中華大典

歷史地理典

域外分典

異物，人無居竈，食山果、魚蝦，穴居樹巢而已。此即《嶺海異聞》所載崐屯山。然云七嶼七門，則翠藍嶼也。姑并存之。

《罪惟錄・外國列傳・占城》 又崑崙山，節然瀛海之中，與占城及東、西竺鼎峙相望。西洋販舶，必順颺七晝夜可過。俗云：『上怕七洲，下怕崑崙。』此山無所產，人火食，蹲穴巢樹而已。

《讀史方輿紀要・廣西七・外國附考》 崑崙國，《唐志》：在林邑南，去交趾海行三十餘日。習俗、文字與婆羅門同。武后時來貢。文明初，廣州都督路元獻爲崑崙商胡所殺，入海而去。

《外國竹枝詞・崑崙山、靈山》 針迷舵失怕崑崙，穴處巢居何足論。惟有黑紋藤竹杖，靈山頂上叩天門。崑崙節然海中，其人穴居樹巢。語云：『上怕七洲，下怕崑崙，針迷舵失，人船莫存』。靈山出黑紋相對藤杖。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三・賓童龍》 有崑崙山，節然大海中，與占城及東西竺鼎峙相望。其山方廣而高，其海即曰崑崙洋。諸往西洋者，必[illegible]七晝夜始得過，故舟人爲之諺曰：『上怕七州，下怕崑崙，針迷舵失人船莫存。』此山無異產。人皆穴居巢處，食果實魚蝦，無室廬井竈。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七州洋之南有大小二山，屹立澎湃，稱爲昆侖，或作崑屯。南洋必由之路。山產佳果，幽寂無人蹟，神龍所宅。昔荷蘭失臺灣，歸途過昆侖，欲建立爲埔頭，龍與爲患。荷蘭以大炮與龍鬥，久之，多發狂病斃，乃揚帆去，至噶羅巴而舟覆。康熙四十五六年，荷蘭又圖昆侖，就海濱營埔頭，夜輒爲鱷魚所吞，又爲廣南海盜所劫，乃仍虛其地。凡中國洋艘過昆侖，天時極晴霽，瞥見黑雲一點，蜿蜒搖曳，狂風立至，頃刻而止，俗呼鼠尾龍雲。雲白者風尤烈，日兩三作，或四五作。舟人焚雞毛、鬉殼，使龍觸穢氣而遠避。過昆侖即無此事。

又 《天下郡國利病書》謂眞臘民色甚黑，號爲昆侖，唐時所謂昆侖奴也。今考南洋諸島番，面色大半皆黑，不獨眞臘爲然，且黑有甚於眞臘者。至昆侖二山，乃南洋小島，蛟龍之宅，寂聞無人，地雖近眞臘，而非其所屬。何以黑民獨稱眞臘，而又以昆侖爲名耶？蓋昆侖爲南洋往來必由之路，海舶皆耳熟其名，遂相沿爲諸番之通稱，而因以爲黑民之別號。唐代正當眞臘強盛之時，嘗役屬南洋諸番部，故又以昆侖專屬之眞臘也。《宋史》稱：波斯入貢，其從者目深體黑，謂之崑崙奴。波斯黑奴當是印度人，似又指西域之崑崙矣。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九・荷領東印度群島》 又七洲洋之南，有大小二山，屹立澎湃，稱爲昆侖，或作崑屯。南洋必由之路。山產佳果，幽寂無人蹟，神龍所宅。昔荷蘭失臺灣，歸途過昆侖，欲建立爲埔頭，龍與爲患。荷蘭以大礮與龍鬥，久之，多發狂病斃，乃揚帆去，至噶羅巴而舟覆。康熙四十五六年，荷蘭又圖昆侖，就海濱營埔頭，夜輒爲鱷魚所吞，又爲廣南海盜所劫，乃仍虛其地。凡中國洋艘過昆侖，天時極晴霽，瞥見黑雲一點，蜿蜒搖曳，狂風立至，頃刻而止，俗呼鼠尾龍雲。雲白者，風尤烈，日兩三作，或四五作。舟人焚雞毛、鬉殼，使龍觸穢氣而遠避。過昆侖即無此事。

老撾部 老告 老丫 哀牢 南掌 潦查

文單

題解

《元史・順帝本紀》 〔至元四年八月〕甲申，雲南老告土官八那遣姪那賽賫象馬來朝，爲立老告軍民總管府。

又 〔至正七年正月〕庚申，雲南老丫等蠻來降，立老丫耿凍路軍民總官府。

《明史・雲南土司傳三・老撾》 老撾，俗呼爲撾家，古不通中國。成祖即位，老撾土官刀線歹貢方物，始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明一統志・雲南・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建置沿革：俗呼曰撾家，自古不通中國。本朝永樂三年，其酋備方物入貢，始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天下郡國利病書・雲貴交阯・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其夷佩雕爪爲飾，俗呼撾家，即古越裳氏，自周以後不通中國。皇朝永樂三年，其酋備方物入

貢，始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廣輿記・外譯・老撾軍民宣慰使司》自司治西北至省城六十八程。建置沿革：俗呼曰撾家，古卽越裳氏。明永樂初內附，立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明史稿・雲南土司傳三・老撾》老撾，俗呼爲撾家，古不通中國。洪武三十五年九月，老撾土官刀綫歹備方物入貢，始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永樂二年四月，以刀綫歹爲宣慰使，命禮部鑄印給之。

《續通典・邊防二・南掌》南掌，古越裳地，居安南、暹羅之間。明成祖永樂初，酋長刁線歹始入貢方物。其俗佩雕瓜爲飾，故呼爲撾家。

《清朝通典・邊防二・南掌》南掌，本老撾部屬。其俗佩雕刀爲飾，故呼爲撾家。古爲越裳氏地。明嘉靖間，始稱南掌。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七・老撾》老撾軍民宣慰使司，俗呼撾家。永樂二年其酋內附，始置。

《滇雲歷年傳》老撾夷，佩雕瓜爲飾，故名。相傳卽古越裳氏。永樂三年入貢，始置老撾軍民宣慰司。

《蠻司合志》永樂三年，撾家生夷酋備方物入貢，置老撾宣慰司。

光緒《雲南通志》雍正七年，老撾南掌國蘇嗎喇薩提拉島孫差頭目奉銷金緬字蒲葉表文、馴象二頭謁臨元鎮，投請入貢。經督撫核明，老撾係俗名，南掌係國號，方言以水爲南，以象爲（裳）〔掌〕，因水土出象，故名南掌。卽古之越裳氏。僻處雲南之極西，與交阯、緬甸交界。其人民繁盛，疆域遼闊，亦與兩國相等。

光緒《續雲南通志稿》我朝雍正七年，老撾南掌國蘇嗎喇薩提拉島孫差頭目奉銷金緬字蒲葉表文、馴象二，請入貢。督撫臣奏：老撾是俗名，南掌是國號，方言以水爲南，以象爲掌，其地出象，故號南掌。

綜述

《文獻通考・四裔考六・哀牢》哀牢，後漢時通焉。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男子。後沈木化爲龍，出水，因舐其男之背。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曰九隆。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背著尾。九隆代代相繼，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光武建武中，其王賢栗等遂率眾人戶二千七百，詣越巂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帝封賢栗等爲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明帝永平中，哀牢王柳貂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四。界去洛陽七千里。明帝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今雲南越巂之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後漢六縣謂不韋、巂唐、北蘇、葉榆、邪龍、雲南，幷今雲南越巂之西。合爲永昌郡，卽今雲南郡。始通博南山，渡蘭倉水。《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得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儋，丁甘反。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染綵文繡，蘭干細布，《華陽國志》曰：蘭干，獠言紵也。織成文章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華有白毳，取毳淹，績緝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二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華陽國志》曰：光珠卽江珠。琥珀、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山海經》云：猩猩知人名。據《華陽國志》曰：永昌郡有猩猩，能言，取其血可以染朱爵。荀卿子曰：猩猩能言笑。淮南萬畢術曰：婦終知來，猩猩知往。註云：并神獸也。後魏酈元注《水經》云：武平郡封溪縣有獸名猩猩，狒形人面，身毛黃，姿顏端正，善學人語，聞者無不酸楚。太原王綱著傳云：阮研曾使封溪，見邑人說猩猩好酒及履，里人置之山谷，嘗行路，百數爲羣，見酒物等，知人設張取之。此獸甚靈，先知其人祖父姓名，而罵曰：『奴欲殺我，舍爾去也。』既去復還，因相呼曰：『試共嘗酒。』及飲乃甘其味，逮乎醉，偕擒之，無遺逸。遂置檻中，隨其所欲飼之。將烹，索其肥者，乃自推擇，泣而遣之。又《禮記》曰：猩猩能言。《廣志》云：猩猩唯聞其嘵，不聞其言，出交阯郡封溪縣。按：前代永昌郡，卽今雲南郡；武平郡，卽今安南郡，幷封略之內。古謂其靈而智，不因人教而解人語，殊爲珍異。秦漢以降，天下一家，卽嶺南獻能言鳥及馴象，西域獻汗血馬，皆載之史傳，以爲奇物，復廣異聞，聲教遠覃，如越裳白雉之類，故彰示後代。則猩猩不劣於鳥、象，何爲獨無獻乎？獲之以充口實，則致之固難也。王莽置漢孺子於西壁中，禁人與語，及長不能名六畜。猩猩若非靈異，自解人語，卽須因教方成，又不可容易而爲庖膳也。是知諸家所說，不加考覈，遞相祖述耳。佑以爲《廣志》尤足徵矣。血染朱爵，偏問胡商，元無此事，故詳而疏之。

《異域志・獠查》俗呼老抓。其地產犀、象、金、銀。人性至狠，下窩弓毒藥殺人。其可笑者，凡水漿之物，不從口入，以管於鼻中吸之，大概與象類同。

《圖書編・哀牢》後漢時通焉。其先有婦人名沙一，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娠十月，產男子。後沉木化爲龍出水，因舐其男之背。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曰九隆。後漸相滋長。四界，去洛陽七千里，即金齒衛地，南中羅鬼悉祖之。

《明大事記・諸夷朝貢・雲南府司沿革》附老撾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俗呼撾家，即古越裳氏，自周以後不通中國。安南黎利之變，陳天平逃至其國。永樂三年，其酋備方物送天平入貢，始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東至水尾，南至交阯，西至八百，北至車里，西北六十八程至雲南府。衣服、飲食類木邦。酋長一代止存一子承襲，絕不育女。居高樓，見人不下，倨見之，所至有定地，名曰等限。使客亦然，設通事引之至其地。

《寰宇通志》卷一一三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在雲南布政司東南六十八程，俗呼曰撾家。國朝永樂三年，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三才圖會・地理・老撾》　老撾，其俗呼曰撾家，自古不通中國。國初永樂三年，其酋備方物入貢。

《萬曆野獲編・補遺・老撾之始》　老撾者，俗呼撾家，亦六慰之一。本古越裳氏之國，自周後不復通中華。至本朝永樂初年，始備方物入貢，因爲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其地在雲南徼外，去八百媳婦尚二千餘里，爲六慰盡處。稱中國皇帝爲『天旺』，蓋天王之訛也。其俗自來無姓。【略】其酋居高樓，見人不下，即天朝使客至彼亦然。又酋長每代止生一子襲爵，絕不生女，亦無支子，此土司之極怪者。至萬曆二十六年，遣使入貢，且請給新印。上允其奏，重鑄老撾軍民宣慰司印賜之。近聞亦入于緬矣。

《西南夷風土記》　老撾倚山帶河，土地延袤，山溪險要，頗與迤西埒。人尤習于水戰，乃莽酋之勁敵。

《滇略・夷略・老撾》　老撾，俗稱撾家，以其夷好佩雕爪云。在八百媳婦西南二千餘里，即越裳氏也。自周以後不通中國。明永樂初，其酋備方物入貢。服食亦類木邦，但性獷悍，身及眉目皆刺花繡。其酋居高樓，見人不下樓，部屬見之，所至有定地，名曰等限。使客亦然，而設通事引之。其酋一代止生一子承襲，繼不生女。國人稱中國皇帝曰『天旺』，即天王之意。又西千餘里，則西洋海矣。自車里至老撾，是爲六慰。

《明書・方域志・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古越裳氏地，俗呼曰撾家，漢武通之，不附。至永樂三年始服，貢方物，乃置司。地阻扼，人性獷悍，文身刺眉花，多建高樓居之。

《滇繫・屬夷・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其夷佩雕瓜爲飾，俗呼撾家，即古越裳氏。自周以後不通中國。明永樂三年，其酋備方物入貢，始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東至水尾界，南至交趾界，西至八百界，北至車里宣慰使司界，自司西北六十八程至布政司。其人衣服、飲食類木邦，但性獷悍，身及眉目皆黥繡花。酋長一代止存一子承襲，絕不育女。居高樓，見人不下，部屬見之，所止有定地，名曰等限。使客亦然，設通事引之以至其地。其國人稱至尊必曰『天旺』，蓋春秋天王之意。其產海貝、犀牛、乳香、訶子。交趾黎利之變，陳天平實由此道入于京師。嘉靖間，緬人破其東之纔掌，蓋老撾屬部地之最荒遠云。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七・老撾》　又老撾土司傳曰：老撾，俗呼爲撾家。古不通中國。其俗與木邦同。部長不知姓，有三等，一曰招木弄，一曰招木牛，一曰招木化，而爲宣慰者招木弄也。代存一子，絕不嗣。其地東至木尾，南至交阯，西至八百，北至車里，西北六十八程至雲南布政司。成祖卽位，土官刀線歹貢方物，始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永樂二年，以刀線歹爲宣慰使。至成化十七年，安南黎灝率兵九萬，開山爲三道，進兵破哀牢，入老撾境，殺宣慰刀板雅及其子二人。其季子怕雅賽走八百，宣慰刀攢那遣兵送至景坎。黔國公沐琮以聞，命怕雅賽襲父職。及怕雅賽欲報安南之仇，覬中國發兵爲助。帝以老撾、交阯皆服屬中國久，恤災解難，中國體也。令琮愼遣人諭之。嘉靖二十四年，雲南巡撫汪文盛言，老撾土舍怕雅聞征討安南，首先思奮，且地廣兵多，可獨當一面。（人）〔八〕百、車里與老撾相近，孟艮在老撾上流，皆多兵象，請備征討，可免其察勘，就令承襲，以備征調。從之。四十四年，時緬勢方張，翦除諸部，老撾亦折而入緬，符印俱失。萬曆二十六年，緬敗，老撾來歸，復鑄印給之。

《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南掌》　南掌，古爲越裳氏地，本老撾部屬。其俗佩雕刀爲飾，故呼爲撾家。南掌之稱，則始于明嘉靖間。其地東南與安

南接，西南與暹羅接，西北至雲南省治六百八十里，皆陸行。貢道由普洱府入。夷性獷悍，身及眉目皆刺花。相傳酋長三等，大曰招木弄，次曰招木牛，又次曰招木化。居高樓，部屬入見不下樓，即所至之地爲等級焉。我朝雍正七年，雲貴總督鄂爾泰疏言：『南掌國王島孫遣使奉編蒲金字表文一道、馴象二隻，求入貢。』奉旨：『嘉獎，沿途護送，從厚支給。』八年二月，遣使表貢，并請定貢期。奉旨：『五年一貢，本年初次納貢，頒賜敕諭一道，并賜文綺等物，令使臣齎捧回國。』九年六月，奉表謝頒敕諭恩。乾隆元年，賜國王島孫彩緞、文綺。八年二月，上以南掌僻處天末，遠道致貢，改爲十年一次。十四年正月，貢馴象。二十六年二月，南掌國王準第駕公滿遣使叭細哩門庭遮昆等賫捧正貢表文，進馴象二隻，又齎捧慶祝皇上五旬萬壽、皇太后七旬萬壽表文，進馴象二隻并貢，請照例交送鑾儀衛一疏，奉旨依議。六月十三日，禮部議：『嗣後各省巡撫於南掌、琉球、蘇祿、安南等國貢使到境，即於同知通判中遴委一員，應用武弁酌派守備一員，伴行長送至京，并知照經過各省，預行添派妥員護送，按省更替，至貢使回國時亦一例辦理。』奉旨依議。又奏：『南掌外藩入貢，使臣俱于陳設鹵簿之日，帶領道旁瞻仰天顏，備覩中朝儀典。今南掌國王準第駕公滿遣使叭哩細哩門遮昆來京，謹擬於七月初八日聖駕起鑾之期，帶領大東門道旁叩見一疏。』奉旨：所奏是，知道了。四十七年，南掌國王遣使臣叭整哄等四人入貢，上於山高水長，連日賜茶果，又於紫光閣賜宴，又於三無私殿賜宴。

《清職貢圖》　老撾，俗呼爲撾家，即南掌夷民也。男子披髮，帶黑漆帽，著青衣，以疋布繞下體。婦女挽髻，以白布抹額，白衣紅領，繫花布桶裙。俱跣足。喜啖生肉。知耕種，勤紡織。其近在普洱府東界外者，常入內地貿易。

又　南掌，古越裳氏地。自周以來，不通中國。明永樂初，部長刀線歹入貢，始置軍民宣慰使。萬曆中猶奉貢。後不復至。本朝雍正八年，其部長素馬喇薩遣其頭目叭猛花等奉金表，稱南掌國王貢牝牡二象。乾隆八年，定爲十年一貢。其部長居高樓，見者以貴賤爲限。貴者披髮覆肩，紅巾紅衣。婦人則挽髮，束以紅帛，短衣長裙。體皆刺花，性多獷悍。

《滇黔志略》　老撾，古越裳氏苗裔，又名南掌國。地在普洱府邊界，周以後不更通中國。明洪武三十三年，老撾部長刀綫歹備方物入貢，始置軍民宣慰使。永樂二年，即以刀綫歹爲宣慰，并鑄印給之，嗣是不復款貢。我朝天威遐暢，雍正七年，南掌國部長素馬喇薩遣其頭目叭猛花等賫牝、牡二象，并捧獻銷金彝字表文。乾隆八年，欽奉恩旨，改五年一貢爲十年，遂爲定例。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南掌》　在雲南省東南。東至水尾界，南至安南界，西至安遠界，北至車里界。其貢道由雲南以達於京師。　建置沿革：　古越裳氏地。自周以來不通中國。其夷佩雕瓜爲飾，俗呼爲撾家。明永樂三年，始備方物入貢，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嘉靖間，緬人破其東之纜掌，亦名南掌，蓋老撾部屬之最荒遠者。本朝雍正八年，南掌國遣頭目叭猛花等奉表貢象二隻，請定貢期。奉旨五年一貢。賜之敕諭，并文綺等物，令使臣齎奉回國。九年，奉表入謝。乾隆元年，上以南掌僻處天末，遠道致貢，未免煩勞，定爲十年一貢。二十六年，南掌國王準第駕公滿遣使齎表慶祝萬壽，與例貢馴象二隻同進。三十六年亦如之。四十六年，南掌國王召翁遣使臣呈進年貢，并慶祝聖壽，進馴象四隻。五十八年，以例進象隻爲數已多，檄知南掌等國，免其呈進，以省該國購覓之勞。六十年，南掌國王召溫猛恭逢國慶，遣使祝釐，特頒敕諭，并允所請，賞駱駝、馬、騾各二。召溫猛於乾隆五十九年請封，已在播遷之際，祇受敕印後，仍未能返其國都，流寓越南昭晉州地方。嘉慶十四年，越南國王阮福映遣員恭繳敕印，邊臣查明情形具奏。上以召溫猛懦弱不振，在外流徙，遺棄敕印，豈能復掌國事，聽其在越南居住，內地不應收留。二十四年，南掌國長召蟒塔度腊遣使進貢，籲懇封號。上准所請，錫之敕印。先是召溫猛流徙越南時，其伯召蛇榮執掌國事。嘉慶四年、十二年，虔修職貢。十四年，越南國王表稱召溫猛流寓該國十有餘載，不敢歸國，繳呈敕印。上以召溫猛懦弱不振，念其流離，不加聲責，該國事聽其以召蛇榮代辦，茲召蛇榮之子召蟒塔度臘復修職貢，敬懇封號。奉旨著加恩俯允所請，再行頒給敕封，以示懷柔。嗣後貢期如前。

《使西紀程》卷一　〔光緒二年二月十八日記〕　上南掌都城曰郎撥拉彭，下南掌都城曰排沙格。排沙格王尚在，而弱小不能立國。上南掌王稱郎王。其南掌地方如克綫當、夢倫、克綫坑、新掠潑杭，并有王及諸酋長。坑王駐扎之地曰夢游。克綫坑東北有城曰思茅，中國邊境也。郎撥拉彭以上有三路通中國：一溯湄江而上，經暹羅、緬甸兩國相爭蹂躪之地，而出緬境，以通雲南；一直北循湄江右支囊呼河以通雲南；一穿東京、安南兩界中抵廣西。

柬埔（治）〔寨〕本大國，爲暹羅所侵。排沙格爲緬甸所侵。南掌境內曰烏棒，曰斯登呑，曰克綫坤，已屬緬甸。曰夢囊，曰夢央，曰夢游。坑王駐扎之地。

《五洲屬國紀略・附錄・亞洲各國》 老撾，古哀牢夷，種名見《明史・土司傳》，部落甚多。國朝雍正後入貢之南掌，亦其一部也。值赤道北十五度至二十一度。北界雲南，東南界越南、柬埔寨，西南界緬甸、暹羅。凡地四十萬方啓羅邁當，多與暹羅犬牙相錯，故暹羅屬地以老撾爲多。老撾分兩大部：南爲暹羅老撾，多老撾人；北爲緬甸老撾，即撣人。其人亦分兩種：東曰白肚番大部落，即南掌也；西曰黑肚番大部落，曰景邁南掌。景邁之北有大部曰景東，亦曰魯瓦撣人。上游爲魯瓦土番，即卡瓦也。附近曰麥岔，曰盧鹿，即玀玀也。大小部落各治其地。曰招孟，番言國主也。曰佐保，番言頭目也。多奉佛教。下老撾人務耕種畜牧，上老撾人則能製造紡織，礦兼五金，物產杭稻、包穀、靛、漆、桄榔、豆蔻爲多，餘同暹羅。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南掌》 南掌，一名老撾。本小國，介緬甸、暹羅兩國間，而分隸焉。其地向多部落，難以備舉。曰宋、曰嘉陵、曰喇瓦，其總名也。自古不通中國。明永樂三年，始備方物入貢。置（大）〔老〕撾軍民宣慰使司。本朝雍正八年，南掌國遣頭目叭猛花等奉表貢象二隻。嗣後五年一貢。乾隆七年，皇上念其僻處天末，遠道致貢，未免煩勞，定爲十年一貢。自七年至四十七年，共進貢五次。今其國土已爲越南、暹羅、緬甸三國瓜分，而夷爲郡縣。地輿家鮮論及之。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二 〔光緒十六年五月十九日記〕 明郎吉之西北，多係野番，曰老撾。其山有金礦，野番用金與撣人兌換食鹽、檳榔子、牛、羊及銀。野番數百家爲一村，各有頭目，常相爭戰。明郎吉備緬甸調遣之兵三千人。又明郎吉之東南，乃湄江兩邊，係江洪國，緬人呼爲江容吉，爲頭目所居至要之地。有合衆聯盟之十二小國，皆江洪所轄。四小國在湄江西，八小國在湄江東。湄西于輕馬地方，與嘎規之野番分開。湄江之東，江洪國在猛拉鎮地方，與中國邊界相接矣，僅有小江一道，由中國思茅鎮來者，在其間相隔而已。此鎮內有雲南與撣地及暹羅各處通商要路一道。江洪鎮坐落湄江之西，居民僅四百家。有宮殿一所，係中國式樣，極華美而堅實。入貢緬甸之物，不過金杯一只，金銀所制花各一朵，又有紬緞及他物，皆小頭目及總頭目所預備。江洪備緬甸調遣之兵五千人。

又 二十日記 按《後漢書・西南夷傳》：『撣國西通大秦』，則撣人一種，由來久矣。撣境之東有南掌國，其弱小不過如土司，而《會典》列之入貢九國之中。詳核各種圖記，又謂之『老撾』，蓋南掌實老撾之轉音也。《海國圖志》謂之『老掌』。

《出使日記續刻》卷五 〔光緒十八年七月〕十九日記 老撾，種人之稱，本哀牢夷種，遍于西南徼外，支裔繁衍。老撾始見于《明史》土司傳，不過老撾部落之一，嘉靖間始稱南掌。蓋雍正以後入貢之南掌國，實即《明史》之老撾土司也。今考老撾全部之地，當赤道北十五度至二十一度，京師西九度至十八度，巴黎東九十六度至一百五度。共得法里四十萬方啓羅邁當。北界雲南，東西南與越南、柬埔寨、緬甸、暹羅爲界。其牙錯午貫于暹羅者，殆三分之二。故暹羅屬地，以老撾爲多。老撾分兩大部：南稱暹羅老撾，多老撾人；北稱緬甸老撾，即撣人。撣人亦分兩種：東曰白肚番，其大部曰纜掌，即南掌也；西曰黑肚番，其大部曰景邁，即古大八百媳婦國也。南掌景邁之北，有大部曰景東，亦曰魯瓦撣人。其上游曰魯瓦野番，蓋即中國所稱爲卡瓦者也。其附近曰麥岔，曰盧鹿，即中國所稱爲羅者也。老撾人性愚而懶，然務耕種畜牧，亦能鑄造紡織。多奉佛教，故皆好生惡殺。

疆域政區

《明史・地理志七・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永樂二年四月置。東南有三關，與安南界。西北距布政司六十八程。

又《雲南土司傳三・老撾》 其地東至水尾，南至交阯，西至八百，北至車里，西北六十八程至雲南布政司。

（并見《明史稿・雲南土司傳三・老撾》。）

《明一統志・雲南・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通考》：東至水尾界，南至交阯界，西至寧遠界，北至車里宣慰使司界。自司治西北至布政司六十八程，轉達于京師。

《明一統名勝志・土司志勝・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去省城以程計者六十八。東界水尾，南界交趾，西界寧遠，北界車里司。俗呼撾家。自古不通中國。

本朝永樂三年，其酋備方物入貢，始置今司。

《天下郡國利病書・雲貴交阯・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水尾界，南至交阯界，西至八百界，北至車里宣慰使司界，自司西北六十八程至布政司。

《滇繫・疆域・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交阯水尾州界，南至交阯界，西至寧遠界，北至車里宣慰使司界。自司治西北至布政司六十八程，轉達京師。古蠻夷地，俗呼曰撾家。累代不通中國。永樂三年來貢，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通考》：老撾土司無姓。酋長有三等，大曰招木弄，〔次曰招木牛，又次曰招木化，而襲宣慰者，則招木弄也。〕其地在八百媳婦之南一千餘里，又西千餘里則西洋海。自車里至老撾所謂六宣慰也。

《讀史方輿紀要・廣西七・外夷附考》 老撾，軍民宣慰命名司，東至交趾水尾州界，南至交趾界，西至寧縣界，北至車里宣慰使司界，自司治北至布政司三十八程轉達於京師。

《明史稿・地理志五・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蠻呼曰撾家，永樂三年始置此司。東南有三關，與安南界。距布政司六十八程。

《滇雲歷年傳》 〔老撾夷〕東至水尾界，南至交址界，西至八百界，北至車里界，自司西北六十八程至雲南省城。

《清朝通典・邊防二・南掌》 東南與安南接，西南與暹羅接，西北至雲南省治六百八十里，皆陸行。貢道由普洱府入。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濱海各國》 南掌，一作纜掌，即老撾。北界雲南，東界暹羅，西南界緬甸，地甚褊小，本緬甸別部。國朝內附，貢馴象。

城市聚落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 〔光緒十六年五月十九日記〕 景東鎮在湄江潞江之中，其地之大，幾于兩江相接。包括莽寧、江駱及他國，從前皆係自主者。江駱在湄江上，昔爲最要之地。景東有城，城內六七百家。緬人呼爲剛人，呼其地爲剛人之三十二城。景東有兵三萬人，備緬甸調遣者五千人。景東經緬甸王阿郎僕拉于一千七百六十五年克復后，中國軍由八募、丹尼兩處攻緬甸三次，卒未獲勝。三十餘年前，暹羅進圍景東，亦爲緬軍擊退，兩國由此不和。又景東屬部曰江墾，係極東之小國，與緬甸有來往。其鎮在柬埔寨江，即湄江之邊。

《出使日記續刻》卷五 〔光緒十八年七月二十日記〕 南掌爲老撾東面部落之最強大者，其都曰隆勃剌邦，當湄公江上游。江由東折而南流，南岡江自東來會，城在山下，適當南岡江會流處，水即穿城而過。值赤道北十九度五十四分，京師西十四度二十二分，巴黎東九十九度四十五分。東北距越南之河內七百四十七里。居民十五萬人，城中二萬人。此國尚號自主。每越八年入貢中國，每次貢象二只。自咸豐七年貢道梗阻，遂不復貢。亦進貢于越南、暹羅。今號爲暹羅屬國，而法人亦有窺伺之意。地多名馬、孔雀、文雉，稻一歲四獲，土地肥沃。同治十二年，有雲南人盜據其地，今尚爲所有云。

農蓋，老撾東面部落衝要之地也，其會城在南掌東南四百二十里湄公江右岸，江自此曲流向東。值赤道北十七度五十五分，京師西十三度十六分。居民六千有奇。農蓋長官入貢于暹羅，管轄二府。

二十一日記 老撾東面各部，有曰邦賽者，在湄公江之南，農蓋之東，居民八千有奇。值赤道北十八度一分，京師西十三度二十八分。有曰薩亞布利者，在邦賽之南，居民七千有奇，城在湄公江東南岸之左，值赤道北十七度三十八分，京師西十二度。有曰幾麻剌地者，城在湄公江右岸，值赤道北十六度三分，京師西十一度十九分。

景邁，爲老撾西面部落之最富足者，即古『大八百媳婦國』，元明間稱爲『八百土司』者也。城在湄南江上游，湄濱江左岸。今地已入暹羅，爲暹地極北之境，東南距曼谷一千七十八里，值赤道北十八度四十八分，京師西十七度三十四分。滇商、暹商轉運貨物，必以景邁爲中路行棧。土地肥沃，產米頗多，山中檜木尤盛，附近有銀礦。居民三十萬人。滇商運售綢緞及五金各貨，轉販米、棉花、象牙、紫梗、白蠟、香料以歸。至堅硬木料，多由水路運至穆爾門，爲外洋造船之要需云。景綫，古『小八百媳婦國』也。城值赤道北二十度十三分，京師西十六度三十八分。其地水陸交衝，自北往南，以景綫爲必由之要路。土沃人稠，物產繁夥，稻米充溢。

二十二日記 蘭邦，在景邁東南四十四里，城跨湄濱江之湄光河兩岸，值赤道北十八度三十五分，京師西十七度二十九分。居民一萬二千人。此城爲宋徽宗建中靖國年間建，至今稱爲富庶之地，產稻米、檜木。蘭貢，在景邁東南一百六十里，城臨湄濱江之湄南斐河岸，南鄰暹羅。值赤道北十八度

十七分，京師西十六度五十七分。居民二萬五千人。產棉花、稻米、漆、檜木，有銅鐵諸礦。山中多象，喀鄰人圈獲以售于市，故此地亦以象市著云。猛奈，值赤道北十八度四十七分，京師西十五度四十四分。猛波勒，值赤道北十八度十分，京師西十六度二十三分。兩地皆近湄南江，土脈肥沃。

老撾北面部落，景東最大，即所稱撣人國，進貢于緬甸者也。地處湄公、薩爾溫兩江中間，爲老撾最高處，山聳水陡，皆會于此。城當赤道北二十一度十九分，京師西十六度四十五分。部落廣袤，東至湄公江岸之江墾，西至薩爾溫江岸之莽寧，共三十二城皆隸焉。景東之北，東有江洪國，在赤道北二十一度五十四分，京師西十五度四十分，當即十三板納土司地；西有葫蘆國，在赤道北二十一度五十八分，京師西十八度十二分，當即卡瓦胡蘆國地。

又卷六〔十一月初三日記〕老撾之江墾城，即孟奈之第二城，有小路西南通景邁，相距十二日程。民多野番，戶口蕭條。景罕城，在南哥克河岸，昔爲老撾各部之都會，景邁、景東皆屬焉，今則或歸暹羅，或歸緬甸，即景罕亦有暹官駐扎。景綫城，亦在南哥克河入湄公江之口。此城最古，每見于老撾、暹羅碑記。景邁于乾隆三十九年歸暹羅保護。

初四日記　孟來，村鎮甚大，周圍皆稻田，爲緊要商路，亦用中國銀錢。孟勇，在南旺河之西，城旁山坡下，有土酋，有緬官。凡由緬甸、老撾至江墾，必過孟勇，蓋車里宣慰司所屬十二板納之一也。景東城，在四五小嶺間，城堞濠溝，周圍十二啓羅邁當，寺廟皆中國式樣。其下有二十二孟官，皆國酋所派，向有緬官二人駐此。孟攸，即景坎，入貢緬甸，與景東國酋爲兄弟行，然不相往來，緬人又挾制之，故常有自立之志。自景東至江洪，必取道孟攸始達云。孟臘，爲細魄松板納四要地之一。孟臘爲往中國之路，孟龍爲往景東之路，孟豐爲往景邁之路，孟啓爲往緬甸之路。

又　二十四日記　車里之南，南掌、景邁之北，有大部曰景東。即康東。法人游歷日記云，亦名孟艮，疑即《明史·地理志》孟艮御夷府地，北距雲南省城三十八程。亦曰魯瓦撣人。其上游曰魯瓦野番，蓋即中國所稱爲卡瓦者也。其附近曰麥岔，曰盧鹿，即中國所稱爲羅羅者也。城在老撾地面最高處，當赤道北二十一度五十四分，京師西十五度四十分。倫敦東一百度四十八分。跨嶺築堞，以磚爲之，環以濠溝，周圍二十一里，有人烟處不過四分之一。所屬三十二孟，有三十二官，皆景東王所派。其上有緬官三人，則阿瓦所派。其地久爲緬屬。當英未得緬時，景東稱緬王爲蒙加阿瓦。『蒙』譯言王，『加』譯言金，老撾稱謂以金爲貴，蓋尊之也。部落廣袤，東至湄公江，即瀾滄江，西至潞江。

《五洲屬國紀略·附錄·亞洲各國》　南掌，西名隆勃剌邦地，當湄公江與南岡江會流處，東北距越南之河內四百十六啓羅邁當，居民十五萬。每八年入貢中國一次。咸豐七年，一千八百五十七年。雲南回亂之後，貢道中絕，遂貢於越、暹，爲兩屬。光緒十一年，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法得越南全境，以此地當孔道，并歸保護。附近有卜雲、維恩善兩小部。卜雲界北圻、隆勃剌之間，分屬越南、南掌。維恩善在其南，則暹羅屬也。卜雲產馬最著，稻一歲四熟，香料尤珍貴。同治時，有雲南人據其地，至今尚爲所有云。

農蓋，亦東面部落衝要之地，東界邦賽，西界克先岡，北界卜雲，南界農罕會城。在南掌東南二百三十五啓羅邁當，湄公江右岸，爲老撾商務棧所，皆自曼谷經哥賴脫以達於農蓋。外轄二府，曰孟豐非耶，曰孟敦昆。再東曰邦賽，曰薩亞布利，曰幾麻剌，皆饒林木。

景邁，在湄南江上游，東南距曼谷六百啓羅邁當，西面部落之最富者。華商自雲南、暹商自曼谷轉運貨物，必以景邁爲中路行棧，居民三十萬人。西南一百六十啓羅邁當，曰景綫，中有蘭邦城，跨湄光河兩岸，爲宋徽宗年建。蘭貢城，臨湄南斐河岸，南鄰暹羅，均產米，木棉花甚多，蘭貢并以象市著名。猛奈、猛波勒皆在比濟魯克東北，近湄南江，故亦以饒沃著。

文化風俗

《明史·雲南土司傳三·老撾》　其俗與木邦同。部長不知姓，有三等：一曰招木弄，一曰招木牛，一曰招木化。而爲宣慰者，招木弄也。代存一子，絕不嗣。

《明一統志·雲南·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風俗：民性獷悍。《郡志》：民皆百夷，衣服、飲食類木邦。性獷悍，身及眉目皆刺花。其酋長有三等，大曰招木弄，次曰招木牛，又次曰招（木）化。而爲宣慰者，即招木弄也。居高樓，其上寬廣，見人不下樓。部屬見之，則所至之地各爲等限。使客亦然，而設通事引之，以至其地，不差尺寸。

《殊域周咨錄·南蠻·占城》　然《贏蟲集》中亦載老撾國人鼻飲水漿，

頭飛食魚。

又《西戎・雲南百夷》附　〔老撾〕其酋長有三等：大曰招木弄，即爲宣慰者，次曰招木牛，又次曰招〔木〕化。居高樓，部屬見之，地有等限。使客亦然，設通事引之，以至其地，不差尺寸。

《咸賓錄・南夷志・老撾》　老撾，古屬哀牢，未通。永樂初，酋招攬章入貢方物，始置宣慰使司。其民皆百夷，性獷悍，身及眉目皆刺花樣，服食器用大類木邦。其酋長有三等，長曰招木弄，次曰招木（中）〔牛〕，又次曰招〔木〕花。爲宣慰者，即招木弄也。居高樓，其上寬廣，見人不下樓。部屬見之，則所至之地各有等限。使客亦然，而設通事引之，以至其地，不差尺寸。

《明一統名勝志・土司志勝・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原無姓。酋長有三等，大曰招木弄，次曰招木牛，又次曰招〔木〕化，而襲宣慰者則招木弄也。撾家者，以其性好佩瞰瓜。地在八百媳婦西南二千餘里。民皆百夷，酋長居高樓，見人不下。部屬見之，所至有定地，名曰等限。使客至，彼亦然，但設通事引之，以至其地，不踰尺寸。其酋一代止生一子承襲，絕不生女。國人稱中國皇帝曰『天旺』，即天王之意。又西千餘里，則西洋海矣。自車里至老撾，是爲六慰。外有底馬撒宣慰司、大古喇宣慰司，俱未詳。

《南詔野史・老撾》　老撾，南掌國，夷類。戴藤篾黑漆帽，寬二尺許，短衣無袴，用襍色布一疋，從膝下兜繞圍結胸前，名打抄子。婦女耳貫大黑漆圈。塞以野花。

《天下郡國利病書・雲貴交阯・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其人衣服、飲食類木邦，但性獷悍，身及眉目皆黥繡花。酋長一代止存一子承襲，絕不育女。居高樓，見人不下，部屬見之，所至有定地，名曰等限。使客亦然，設通事引之以至其地。其國人稱至尊必曰『天旺』，蓋春秋天王之意。

《明史稿・雲南土司傳三・老撾》　其俗與木邦同。其部長不知姓，有三等：一曰招木弄，一曰招木牛，一曰招木化。而爲宣慰者，招木弄也。代存一子，絕不育。

《滇雲歷年傳》　〔老撾夷〕其人衣服、飲食類木邦，身及眉目皆點繡花。其長一代止存一子承襲，絕不育女。居高樓，見人不下，部屬見之，所至有定處，曰等限。使客亦然，設通事引之。其國人稱極尊曰『天旺』。嘉靖間，緬人破其東之纜掌，蓋老撾屬部地之最荒遠者。纜掌即南掌，亦曰藍掌，夷音無正字也。

《續通典・邊防二・南掌》　性獷悍，身及眉目皆刺花。相傳酋長三等，大曰招木弄，次曰招木牛，又次曰招木花。

《清朝通典・邊防二・南掌》　夷性獷猩，身及眉目皆刺花。相傳酋長三等，大曰招木弄，次曰招木牛，又次曰招木化。居高樓，部屬入見，不下樓，即所至之地爲等級焉。

《峒谿纖志》　老撾，其民性悍，遍體花繡，俗類木邦。其爲宣慰者曰招木弄，居高樓，其上寬廣，部屬見之，所至之地，各有等限。通事引之，不差尺寸。

《滇黔志略》　〔老撾〕其居處，蠻長坐高樓，部屬見之，所至有等限。男子性悍，遍體花繡，戴黑漆帽，穿青衣，用布一匹圍繞下身。婦女耳帶黑漆骨圈，身穿白布衣，下着彩布桶裙。皆啖生肉。其俗佩雕爪爲飾，勤紡織，常入內地貿易。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南掌》　風俗：民皆百夷，性獷悍，身及眉目皆刺花。《明統志》：其酋長有三等，大曰招木弄，次曰招木牛，又次曰招〔木〕化。而爲宣慰者，即招木弄也。居高樓，其上寬廣，見人不下樓。部屬見，即所至之地，各爲等限。使客亦然，而設通使引之，以至其地，不差尺寸云。官長紅巾紅衣，老撾黑帽青衣。老撾，俗呼撾家，南掌夷民也。《皇清職貢圖》：貴者披髮覆肩，紅巾紅衣。婦人則挽髮，束以紅帛，短衣長裙。老撾帶黑漆帽，著青衣，以疋布繞下體。婦女以白布抹額，繫花布桶裙，跣足。啖生肉。知耕種，勤紡織。

《竹葉亭雜記》　南掌，古越裳地，自周以後不通中國。明有刁線歹始通貢。【略】每貢用蒲葉金字表文。其貢使稱曰『大怕』，音近怕字之上聲，不知其字，聊記其音耳。從者稱曰『後生』。曰『大怕』者，蓋其貴者尊稱也。大怕衣紅袍帽，則若官轎前劊子手之式，其內衣布，緊纏其身，亦著靴。聞在其地則赤足，且不著褲也。後生或衣藍布袍，或葛布，不帶領，暑日亦戴騷鼠帽，其狀不文。大怕之服當不如此。今所服者，蓋入雲南境後，地方取戲中衣帽使著之，非其國服也。

經濟物産

《明一統志・雲南・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土産：犀、乳香、西木香、鮮子、訶子。

《西南夷風土記》　象牙，諸司皆産，獨老撾居多。

《咸賓録・南夷志・老撾》　土産西木香、鮮子等物。

《天下郡國利病書・雲貴交阯・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其産海貝、犀牛、乳香、訶子。

《廣輿記・外譯・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土産犀、乳香、西木香。

《續通典・邊防二・南掌》　産犀牛、海貝、象及木香、訶子、乳香。

《清朝通典・邊防二・南掌》　南掌，土産有犀牛、海貝、象及木香、訶子、乳香之屬。其貢物則以象爲貴云。

《滇海虞衡志・志香》　乳香出老撾土司地。老撾今名南掌，在九龍江外。西木香，亦出老撾。交趾在東，故以此爲西也。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南掌》　土産：象、入貢。海貝、犀牛、乳香、西木香、訶子。

《出使日記續刻》卷五　〔光緒十八年七月十九日記〕〔老撾〕地産五金各礦。稻則有秔有糯，多包穀，少粟麥，有靛、漆、藤、竹、麻、棉、椰葉、桄榔、甘蔗、檳榔、豆蔻、烟葉、芝麻、花生，而以松木、檜木爲最多，野草可制繩織席。象、牛爲用最大，種亦極繁。景邁有象八千隻，蘭貢有象一萬隻云。

《竹葉亭雜記》　蓋南掌諸國皆瘠而窮，又爲緬甸附庸，意者供億不足，不免旁索。嘉慶己卯，南掌入貢，其從者所過，雖辦差之草簾亦取而留之，鄙可知矣。

紀事

《冊府元龜》卷九六五　〔大曆〕六年十一月，文單國王來朝。詔曰：『周有越裳重譯，漢有槃木獻詩，遠方來儀，從古所記。文單國副王婆彌慕我中朝之化，方通南極之風。義在撫柔，禮當加等，可開府儀同三司，設殿中監。』

又卷九七一　〔天寶十二載〕九月，文單國王子率其屬二十六人來朝。

又卷九七四　〔開元五年〕六月丙子，文單國、眞臘國朝貢使還蕃，幷降璽書及帛五百匹賜國王。文單、眞臘皆南方小國也，嘗奉正朔，職貢不絕，帝嘉之，故有是寵。

又卷九七五　〔天寶十二載〕九月辛亥，文單國王子率其屬二十六人來朝，幷授其屬果毅都尉，賜紫金魚袋，隨何履光于雲南征討。事訖，聽還蕃。

又卷九七六　〔大曆〕六年十一月乙酉，宴文單國王婆彌等二十五人於三殿。

又　〔貞元〕十四年正月壬辰，以文單國朝貢使李頭及爲中郎將，放還蕃。

又卷九九九　代宗大曆六年十一月，文單國王來朝，幷獻馴象一十有一。

《西南夷風土記》　老撾一番僧，駐錫水涯，水内白龜長闊丈餘。僧每誦經，龜必出聽，僧若出游水陸，背乘往還。至今尚存。僧固高僧，而龜亦神龜也。

道明部　堂明

《新唐書・南蠻傳下・眞臘》　道明者，亦屬國。無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無鹽鐵，以竹弩射鳥獸自給。（幷見《文獻通考・四裔考九・眞臘國》。）

《異域志・道明國》　與野人同，國人不著衣服，見著衣者即共笑之。俗無鹽鐵，以竹弩射蟲魚，俗稱脫箇桂板者，此也。

《讀史方輿紀要・廣西七・外國附考》　堂明國，在海岸大灣中，北距日

南七千里，即道明國也。三國吳黃武六年來貢。《唐志》：眞臘去長安二萬七百里，東距車渠，西屬驃，南瀕海，北接道明，東北抵驩州。又陸眞臘，舊曰文單國。又有投河國，舊在眞臘南。

緬甸部

驃國 蒲甘 烏土

題解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驃國》　驃國，《唐史》云：貞元八年春正月，南詔使來朝，驃國王始遣其弟悉利移來朝。華言謂之驃，自謂突羅朱，闍婆人謂之結里掘。（并見《文獻通考・四裔考七・驃國》。）

《明史・雲南土司傳三・緬甸》　緬甸，古朱波地。宋寧宗時，緬甸、波斯等國進白象，緬甸通中國自此始。地在雲南西南，最窮遠，有城郭廬舍，多樓居。

又　〔洪武〕二十七年置緬中宣慰使司。

又　〔永樂元年〕詔設緬甸宣慰使司，【略】於是緬有二宣慰使。

又　〔宣德二年〕緬共推莽得剌權襲，許之。自是來貢者只署緬甸，而甸中之稱不復見。

《萬曆野獲編・補遺・緬甸盛衰始末》　緬甸，古朱波地，漢謂之撣國。和帝永元中，其王獻新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或云即大秦國也。唐謂之驃國，貞元中亦來朝獻。宋謂之緬國。元世祖征服之，大德中封爲緬國王。

《明大事記・諸夷朝貢・平緬甸》　緬人，古朱波也。漢通西南夷謂之撣，唐謂之驃，宋、元至我明謂之緬。因其山川延綿，道（理）〔里〕修亘，名之一曰卜緬，其地通稱；一曰緬甸，朝庭所稱。就中又有數種，曰老緬，曰得楞子，曰阿瓦，如猛別、雍會、普漸、洞吾、擺古，皆其類。大抵各以地相沿爲名，惟擺古最遠而強。

《天下郡國利病書・雲貴交阯・緬甸始末》　緬人，古朱波也。漢通西南夷後謂之撣，唐謂之驃，宋元謂之緬，逮我明立爲緬甸宣慰司。自永昌西南，山川延邈，道理阻修，因名曰緬。

《滇繫・夷屬・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蠻名阿瓦。元世祖至元中，由吐蕃三討之，後于蒲甘緬王城置邦牙等處宣慰使司。明洪武二十九年始歸附，立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明史稿・雲南土司傳三・緬甸》　緬甸，在雲南極邊地，古未通中國。其部落有五城。元至元中屢討之，乃歸附。後於蒲甘緬王城置邦牙等處宣慰使司。太祖初即位，【略】〔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置緬中宣慰使司。【略】〔永樂元年〕命設緬甸宣慰使司。

《續通志・四夷傳六・驃》　驃，古朱波地，自號突羅朱，闍婆國人曰徒里拙。

《滇小記・緬程》　緬甸之名，于古未著，大抵唐時三苗之地，商周當是百濮，漢爲哀牢外徼，唐時尋傳驃國，驃即緬也。

元世祖由吐蕃三討之，後于蒲甘緬王城置邦牙宣慰司。明初，緬甸南速來朝，始置緬甸軍民宣慰，是確稱緬甸，原于明也。

《緬述》　〔緬甸〕其在漢曰撣國，在唐曰驃國，至宋而緬之名始見。元、明以來，或附入中華，或棄之域外，沿革靡定，恐亦非必一姓相傳也。

《海國圖志・東南洋五・緬甸》　案：暹羅國別號赤土國，則緬之號烏土，均以墳壤異色得名。

《緬甸圖說》　緬甸，古朱波地也。在漢爲撣國，在唐爲驃國，元爲邦牙宣慰司，明爲緬甸宣慰司，我朝爲緬甸國。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緬甸》　緬甸，南藩大國也，別名阿瓦，古朱波地。在唐曰驃，宋、元曰緬，明洪武間始內附。

《康有爲遺稿・列國游記・緬甸國記》　閩、廣人呼爲烏肚國。蓋因土人身皆刺以藍印，作鳥獸等形，由斯而呼之。國人自名曰部馬，緬甸之名，中國揣意所命也。

綜述

《舊唐書・南蠻西南蠻傳・驃國》　驃國，在永昌故郡南二千餘里，去上都一萬四千里。其國境，東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五百里。東鄰眞臘國，西接東天竺國，南盡溟海，北通南詔些樂城界，東北拒陽苴咩城六千八百里。往來通聘迦羅婆提等二十國，役屬者道林王等九城，食境土者羅君潛等二百九十部落。

其王姓困沒長，名摩羅惹。其國相名摩訶思那。其王近適則舁以金繩牀，遠適則乘象。嬪姝甚衆，常數百人。其羅城構以塼甃，周一百六十里，濠岸亦構塼，相傳本是舍利佛城。城內有居人數萬家，佛寺百餘區。其堂宇皆錯以金銀，塗以丹彩，地以紫鑛，覆以錦罽。其俗好生惡殺。其土宜菽粟稻粱，無麻麥。其理無刑名桎梏之具，犯罪者以竹五十本束之，復犯者撻其背，數止五，輕者止三，殺人者戮之。男女七歲則落髮，止寺舍，依桑門，至二十不悟佛理，乃復長髮爲居人。其衣服悉以白氎爲朝霞，繞腰而已。不衣繒帛，云出於蠶，爲其傷生故也。君臣父子長幼有序。華言謂之驃，自謂突羅成，闍婆人謂之徒里掘。

古未嘗通中國。貞元中，其王聞南詔異牟尋歸附，心慕之。十八年，乃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詔重譯來朝，又獻其國樂凡十曲，與樂工三十五人俱〔來〕，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詞意。尋以悉利移爲試太僕卿。

《新唐書・南蠻傳下・驃》　驃，古朱波也，自號突羅朱，闍婆國人曰徒里拙。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東鄰眞臘，西接東天竺，西南墮和羅，南屬海，北南詔。地長三千里，廣五千里，東北袤長，屬羊苴咩城。

凡屬國十八：曰迦羅婆提，曰摩禮烏特，曰迦梨迦，曰半地，曰彌臣，曰坤朗，曰偈奴，曰羅聿，曰佛代，曰渠論，曰婆梨，曰偈陀，曰多歸，曰摩曳，餘即舍衛、瞻婆、闍婆也。

凡鎮城九：曰道林王，曰悉利移，曰三陀，曰彌諾道立，曰突旻，曰帝偈，曰達梨謀，曰乾唐，曰末浦。

凡部落二百九十八，以名見者三十二：曰萬公，曰充惹，曰羅君潛，曰彌綽，曰道雙，曰道甕，曰道勿，曰夜半，曰不惡奪，曰莫音，曰伽龍睒，曰阿梨吉，曰阿梨闍，曰阿梨忙，曰達磨，曰求潘，曰僧塔，曰提梨郎，曰望騰，曰擔泊，曰祿烏，曰乏毛，曰僧迦，曰提追，曰阿末邏，曰逝越，曰騰陵，曰歐咩，曰磚羅婆提，曰祿羽，曰陋蠻，曰磨地勃。

繇彌臣至坤朗，又有小崑崙部，王名茫悉越，俗與彌臣同。繇坤朗至祿羽，有大崑崙王國，王名思利泊婆難多珊那。川原大於彌臣。繇崑崙小王所居，半日行至磨地勃栅，海行五月至佛代國。有江，支流三百六十。其王名思利些彌他。有川名思利毗離芮。土多異香。北有市，諸國估舶所湊，越海即闍婆也。十五日行，踰二大山，一曰正迷，一曰射鞮，有國，其王名思利摩訶羅闍，俗與佛代同。經多茸補邏川至闍婆，八日行至婆賄伽盧國，土熱，衢路植椰子、檳榔，仰不見日。王居以金爲壁，廚覆銀瓦，爨香木，堂飾明珠。有二池，以金爲隄，舟楫皆飾金寶。

驃王姓困沒長，名摩羅惹。其相名曰摩訶思那。王出，輿以金繩牀，遠則乘象。嬪史數百人。青甓爲圓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門，四隅作浮圖，民皆居中，鉛錫爲瓦，荔支爲材。俗惡殺。拜以手抱臂稽顙爲恭。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爲壁，錯以金銀，丹彩紫鑛塗地，覆以錦罽，王居亦如之。民七歲祝髮止寺，至二十有不達其法，復爲民。衣用白氎、朝霞，以蠶帛傷生，不敢衣。戴金花冠，翠冒，絡以雜珠。王宮設金銀二鍾，寇至，焚香擊之，以占吉凶。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跽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焚香對象跽，自咎。無桎梏，有罪者束五竹捶背，重者五、輕者三，殺人則死。土宜菽粟稻粱，蔗大若脛，無麻麥。以金銀爲錢，形如半月，號登伽佗，亦曰足彈陀。無膏油，以蠟雜香代炷。與諸蠻市，以江豬、白氎、琉璃罌缶相易。婦人當頂作高髻，飾銀珠琲，衣青娑裙，披羅段，行持扇，貴家者傍至五六。近城有沙山不毛，地亦與波斯、婆羅門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詔以兵彊地接，常羈制之。

《蠻書・驃國》　驃國，在蠻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闍羅鳳所通也。其國用銀錢。以青磚爲圓城，周行一日程，百姓盡在城內。有十二門。當國王所居門前有一大象露坐，高百餘尺，白如霜雪。俗尚廉恥，人性和善少言，重佛法。城中幷無宰殺。又多推步天文。若有兩相訴訟者，王即令焚香向大象思惟是非，便各引退。其或有災疫及不安穩之事，王亦焚香對大象悔過自責。

男子多衣白氈。婦人當頂爲高髻，以金銀眞珠爲飾，著青娑羅裙，又披羅段。行必持扇。貴家婦女皆三人五人在傍持扇。有移信使到蠻界河賧，則以江豬、白氈及琉璃器爲貿易。與波斯及婆羅門鄰接。西去舍利城二十日程。據佛經，舍利城，中天竺國也。近城有沙山，不生草木。《恆河經》云，沙山中過。然則驃國疑東天竺也。

《唐會要・驃國》　貞元十八年春正月，南詔使來朝，驃國王始遣其弟悉利移來朝。華言謂之驃，自謂突羅朱，閣婆人謂之徒里掘。自古來未嘗通中國。魏晉間，有著《西南異方志》及《南中八郡志》者，云：永昌，古哀牢國也。傳聞永昌西南三千里有驃國，君臣父子長幼有序，然無見史傳者。今聞南詔異牟尋歸附，心慕之，乃因南詔重譯遣子朝貢。東北距南詔咩苴城六千八百里，凡去上都一萬四千里，在永昌故郡南二千餘里。其境東西三千里，往來通聘者迦羅婆提等二十國，役屬者道林王等九城，食境土者羅君潛等二百九十八部落。東鄰眞臘國，西接東天竺國，南溟海，北通南詔些樂城界。其王姓困沒長，名摩羅惹。其國相名摩訶斯那。其王近適則輿以金繩牀，遠適則乘象。嬪御甚衆，侍御常數百人。其羅城構以甎甓，周一百六十里，壕亦構甎，相傳本是舍利佛城，內有居人數萬家，佛寺百餘區。其堂宇皆錯以金銀，渥以丹彩，地以紫鑛，覆以錦罽。其俗好生惡殺。其土宜菽粟稻粱，無麻麥。其治無刑名桎梏之具，犯罪者以竹五十本束之，復犯者笞其背，數止五，輕者止三，殺人者戮之。男女七歲則落髮，止寺依桑門，至二十歲不悟佛理，乃復爲居人。其衣服悉以白氈與朝霞繞腰而已。不衣繒帛，云出於蠶，爲傷生也。又獻其國樂，凡二十二曲，與樂工三十五人來朝，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詞意。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驃國，在永昌故郡南二千餘里。東北拒南詔陽苴咩城六千八百里，凡去上都一萬四千里。其國境東西三千里，南北五千五百里。往來通聘者伽羅婆提等二十國，役屬者道林王等九城，食境土者羅君潛等二百九十八部落。東隣眞臘國，西接東天竺國，南盡溟海，北通南詔（些）〔坐〕樂城界。其王姓困（設）〔沒〕長，名摩羅惹。其國相名摩（阿）〔訶〕思那。其王近適則輿以金繩床，遠適則乘象。嬪御甚衆，侍御常數百人。其羅城構以磚甓，周一百六十里，壕亦構磚，相傳本是舍利佛城，內有居人數萬家，佛寺百餘區。其堂宇皆錯以金銀，渥以丹彩，地以紫鑛，覆以錦罽。

《宋史・外國傳五・蒲甘》　蒲甘國，崇寧五年，遣使入貢，詔禮秩視注輦。尚書省言：『注輦役屬三佛齊，故熙寧中敕書以大背紙，緘以匣襆。今蒲甘乃大國王，不可下視附庸小國。欲如大食、交阯諸國禮，凡制詔幷書以白背金花綾紙，貯以間金鍍管籥，用錦絹夾襆緘封以往。』從之。

《太平御覽》卷七八九　《南夷志》曰：驃國，在永昌南七十五日程，閣羅鳳所通也。其國用銀錢。以青塼爲圓城，周行一日程，百姓盡在城內。有十二所堂，當國王所居門前有大象露坐，高百餘尺，白如霜雪。俗尚廉耻，人（壯）〔性〕和善少言，重佛法。城中幷無宰殺。又多推步天文。若有訴訟者，王即令焚香向大象思惟是非，便各引退。或有災疫，王亦焚香對象悔過自責。男子多衣白疊，婦人當頂爲高髻，以金銀眞珠爲飾，着青婆裙，又披羅段，行必持扇。貴家婦女皆三人五人在傍持扇。與波斯及婆羅門接界，西去舍利城六十日程，疑此是東天竺也。

《元史・外夷傳三・緬》　緬國，爲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不遠者，又不知其方幾里也。其人有城郭屋廬以居，有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又次用檳榔葉，蓋騰譯而後通也。

《明史・地理志七・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本緬中宣慰司。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置，尋廢。永樂元年十月復置，更名。北有大金沙江，其上流即大盈江也，源出青石山，自孟養境內流經司北江頭城下，下流注於南海。東有阿瓦河，自孟養流入境，下流入大金沙江。又北有江頭城、太公城、馬來城、安正國城、蒲甘緬王城，謂之『緬中五城』。元後至元四年十二月置邦牙宣慰司於蒲甘緬王城，至正二年六月廢。至元二十六年置太公路於太公城，洪武十五年三月爲府，後廢。領長官司一。東北距布政司三十八程。

《異域志・緬人》　在大理西南，行五十日程可至。種類甚衆。與僰人相隣。其人以大被爲衣。古稱窮荒之國是也。因知中國之制，頗效之。故其風俗似囉囉。其性狼悍，貴勇，尚戰鬥。

《咸賓錄・南夷志・緬甸》　緬甸，古西南夷，未詳何種。元至元中，遣使乞解脫因等持詔諭之。金齒頭目阿必引導至其國。緬王怒，遂發兵侵金齒，虜阿必而去。厚獻，乃釋之。阿必之子阿郭由是恨緬王，因與建寧路安撫使

賀天爵言入緬有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驃甸，一由金齒地界，俱會緬之江頭城。又言其親戚阿提犯在緬掌五甸，戶各萬餘，欲內附，願先招阿提犯及金齒之未降者，以爲引導。會雲南省亦言緬王無降心，去使不通，必須征討。元遂有征緬之志矣。頃之，緬人以阿禾附元，怨之，攻其地。時大理路官忽都、信苴日、脫羅脫孩奉元命討騰越、蒲、驃諸部之未降者。阿禾告急，忽都等遂便道擊之。是時緬衆四萬，忽都等軍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被甲，背負戰樓，兩旁夾大竹筈，置短鎗數十於其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三人分兵各爲一隊。交戰良久，緬人大敗，軍及象馬自相蹂死者盈三丘溝。捕虜甚衆，其脫者又爲阿禾邀殺無幾。元軍皆全。

自是後，元乘勝征緬不休。元帥納速剌丁征之，降戶三萬五千二百。右丞太卜等征之，破江頭城，擊殺萬餘人，以兵守其地。緬王震慴，遣使請納款。元遣使怯烈往其國。未及至，緬王爲其庶子不速速古里囚執，而與大官木浪周等作逆。怯烈合雲南省軍征之，餘緬始平。乃定歲貢方物，請歲輸銀一千五百兩，帛千匹，馴象二十，糧萬石。元從之。大德初，封緬王的立普哇拿呵迪提牙爲緬王，賜以銀印。自是朝貢不絕矣。

我朝洪武中，既平雲南，其酋遣使內附，立緬甸軍民宣慰司。正統時，有功麓川，事已具《滇南志》中。其朝貢自洪武至弘治時不絕。每遇朝廷改元，頒給敕諭一道，銅鑄信符一面，勘合號紙一百張，以『文行忠信』四字爲號，付各宣慰司收掌，遇進貢或奏事情則填寫付京。別有底簿付雲南布政司，以備查對。

《萬曆武功錄・緬甸列傳上》 元至元中，遣將軍兀良吉解擊破之，建邦牙宣慰使。其後，高皇帝二十九年，復建緬甸宣慰使，歲時奉朝貢，稱臣不乏絕。然後詔長安立緬甸邸。

《明大事記・諸夷朝貢・平緬甸》 漢和帝永元五年正月，永昌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繇調遣重譯奉珍寶，賜以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安帝永寧元年，撣國復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跳丸者。【略】唐德宗十八年，驃國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遣其弟悉利移來朝，獻國樂凡十曲，與樂工三十五人。其曲皆演梵音經論詞意，每爲曲齊聲，一低一仰，未嘗不相對，凡五譯而至中國。【略】至元五年，命元帥愛魯擊破之，其叛服不常，乃于蒲甘緬王城置都牙宣慰司。

《天下郡國利病書・雲貴交阯・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蠻名阿瓦。元世祖至元中，繇吐蕃三討之，後于蒲甘緬王城置邪牙等處宣慰使司。皇明洪武二十九年始歸附，立緬甸軍民宣慰使司。永樂間，遣翰林張洪使其地。正統間，宣慰莽剌剖繁叛夷思任，思機獻于京師，益以地。嘉靖初，孟養思倫、猛密思眞連兵侵緬，殺莽紀歲。緬目訴于朝，委官往勘，不聽。本司金牌信符貯永昌府庫中。嘉靖中，紀歲枝子瑞體起洞吾，毒養父，有其地。已計滅得楞之弟兄，遂雄據之。東破纜掌，即老撾。西取土啞，即暹羅。攻景邁，服車里，囚思個，陷罕拔，號召三宣，爲西南雄長。僞稱爲金樓白象召法補元莽噠喇弄。及瑞體死，應裡繼之。萬曆十一年，莽灼來歸，應裡怒攻之，灼奔騰越，應裡以次子思斗莽肘者居之，而洞吾、猛別、雍會等處悉授其弟姪守焉，其詳別具本末。

《續通典・邊防二・緬國》 緬國，古朱波地，在雲南西南徼外。其人有城郭屋廬以居，有象馬以乘，舟筏以濟。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有大城五。宋寧宗時，緬甸進白象。元世祖至元十九年擊緬，克其江頭城及太公城。成宗大德元年，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爲王，賜之銀印，子信合八的爲世子，賜以虎符。後卽其蒲甘城置邦牙等處宣慰使司。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置緬中宣慰使司。成祖永樂元年，置緬甸宣慰使司。於是緬有二宣慰使。宣宗宣德二年，以莽得剌爲宣慰使，而緬中宣慰之名不復見。

《清朝通典・邊防二・緬甸》 緬甸，古朱波國。在雲南永昌府騰越州天馬、虎踞諸關外。其酋居阿瓦城。南至海，西至孟養，北至孟密。所屬有木邦等十三路，地方遼闊。俗尙柔詐。其夷官夷民服飾與南掌相似。婦人束髮穿耳，短衣，圍以錦幅長裙。其地有名老官屯者，多海鹽，恆與內地貿易。土產有蘇木、象牙、翠羽、木棉之屬。元及明初，雖示羈縻，時多反覆。嘉靖後，莽瑞體父子雄長諸部，不通職貢。

《續通志・四夷傳六・緬甸》 緬甸，亦古朱波地。與驃異種而同類。宋寧宗時，嘗進白象。元世祖卽位，屢遣使招諭，不降。至元二十年，詔宗王桑阿克達爾等往征之。破其江頭城，以兵守其地，遣使持地圖奏上。二十四年，緬平。成宗大德元年，詔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爲緬王，賜銀印，其子合八的爲緬世子，賜虎符，以其奉表入朝也。四年，緬王爲其弟阿散哥也等所殺，其子窟麻剌哥撒八逃詣京師，卽封爲王，命將率師往討。八月，緬國

阿散吉牙等赴闕，自言殺主之罪，乃罷兵。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七・緬甸》　宋寧宗時，緬始通中國。緬國爲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不遠者，又不知其爲方幾里。其人有城郭屋廬以居，有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又次用檳榔葉，蓋譯而後通也。是時與波斯國等進白象，爲通中國之始。

又　成宗大德元年，緬遣子奉表入朝，詔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爲緬王，賜銀印。

又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緬始遣使至，時因八百國王諭意故也。次年，置緬中宣慰使司，以土酋卜剌浪爲使。永樂元年，緬酋那羅塔願臣屬中國，詔設緬甸宣慰使司，以那羅塔爲使。於是緬有二宣慰使。至宣德二年，緬甸共推莽得剌爲宣慰使，許之。自是只署緬甸，而甸中之稱不復見。

《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四・緬甸》　緬甸，古稱朱波國。地界雲南永昌府騰越州天馬、虎踞諸關外。其酋居阿瓦城。南至海，西至孟養，北至孟密。所屬有木邦等十三路，地方遼闊。俗尙柔詐。老官屯一帶，山高瘴大，殊難行走。其夷官夷民服飾與南掌相似。婦人束髮，穿耳，短衣，圍以錦幅長裙。老官屯地多海鹽，恆與內地民人貿易。土產有蘇木、象牙、翠羽、木棉之屬。元及明初，雖示羈縻，然柔詐性成，時時反覆。嘉靖後，莽瑞體父子雄長諸部，恃其險遠，不修職貢。

《清職貢圖》　緬甸，古朱波地。在永昌府騰越州天馬、虎踞諸關外。其酋居阿瓦城。元及明初，雖示羈縻，時多反覆。嘉靖後，莽瑞體父子雄長諸部，自稱緬甸國王，不通職貢。本朝順治十八年，吳三桂領兵至阿瓦城東傳諭，緬王傾心向化。乾隆十五年，其王莽達喇製金銀二鈕，篆刻表文，幷貢塗金寶塔、馴象、緬布等物。嗣爲木梳酋長甕藉牙所篡。子懵惱、懵駁相繼佔踞。其夷官夷民服飾與南掌相似。婦人束髮，穿耳，短衣，圍以錦幅長裙。性愛花卉。其文字，呈尊者用金葉書之，次用紙，次用檳榔葉，謂之緬書。

《海錄・西南海・烏土國》　烏土國，在暹羅蓬牙西北，疆域較暹羅更大。由蓬牙陸路行四五日，水路順風約二日到佗歪，爲烏土屬邑。廣州人有客于此者。又北行百餘里到媚麗居，又西北行二百餘里到營工，又西行二百餘里到備姑，俱烏土屬邑。王都在盎畫，由備姑入內河，水行約四十日方至。國都有城郭宮室。備姑鄉中有孔明城，周圍皆女墻，參伍錯綜，莫知其數，相傳爲武侯南征時所築，入者往往迷路，不知所出云。北境與雲南、緬甸接壤，雲南人多在此貿易。衣服飲食大略與暹羅同，而樸實仁厚，獨有太古風。民居多板屋，夜不閉戶，無盜賊爭鬥。國法極寬，有過犯者罰之而已，重則圈禁，旬日而釋，無殺戮撲楚之刑，實南洋中樂國也。男女俱椎髻。婚娶或男至女家，或女至男家，交拜成親。死則聚親友哭之，旋葬於山，不封不樹。土產玉、寶石、銀、燕窩、魚翅、犀角、泥油、紫景、兒茶。寶石藍者爲貴，以其難得也。泥油出土中，可以然燈。紫景亦土中所出，其色紫，土人以代印色。自安南至此及南洋諸國，沿海俱有鱷魚，形如壁虎，是食人。土番有被鱷吞者，延番僧咒之，垂釣于海，食人者即吞鈎而出，其餘則不可得而釣也。由備姑西北行，沿海數千里，重山複嶺，幷無居人。奇禽怪獸，出沒號叫。崇巖峭壁間多古木奇花，所未經覩。舟行約半月方盡，亦海外奇觀也。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緬甸》　建置沿革：古稱朱波國。其酋居阿瓦城。地舊有五城，《明統志》：舊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宋慶元時進白象，始通中國。《明史》：宋慶元時，緬甸、波斯等國進白象。緬甸通中國自此始。元至元中屢討之，後於蒲甘緬王城置邦牙等處宣慰使司。明洪武時，入貢方物，置緬中宣慰使。《明史》：洪武二十六年，八百國使人入貢，因言緬國近其邊，以地遠不能自達。帝乃令西平侯沐春，遣使至八百國王所諭意，於是緬國始遣使來貢方物。永樂中，賜緬甸冠帶印章信符，令三年一朝貢。嘉靖初，緬甸爲孟養、木邦、孟密所破，訴於朝，不報。其後復稍稍雄制諸蠻。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濱海各國》　緬甸，一名阿瓦，種人之名。蠻部大國也。北界野夷，東北界雲南，南掌，東界暹羅，西南距印度海，西北連東印度。其都城距雲南省三十八程。山曰小豹。水曰怒江，一名潞江，又稱大金沙江。發源前藏，歷雲南入緬界，闊五里，緬人恃以爲險。其俗剽悍，性多詐。有室廬以居，象馬以耕，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次用紙，次用檳榔葉，謂之緬書。男子善浮水，綰髻頂前，用青白布纏之，婦人綰髻頂後。事佛敬僧，有大事則抱佛說誓，質之僧然後決。國有五城，以木爲之，曰江頭，曰太公，曰馬來，曰安正國，曰蒲甘緬王城，王所居也。其王稱達喇瓦底。向由雲南入貢。先是英吉利蠶食東印度諸部，將及緬界。道光四年，緬王率大兵迎擊之，英師敗績。已而英人以兵船入內港，即怒江口。

緬人奮力搏戰，爲砲火所轟而潰。英師將逼都城，王不得已議和，讓海濱曠土爲英埔頭。其西南曰馬爾達般，曰達歪。其西北曰阿喀喇。緬人時懷報復之志，尚未動也。英吉利有新闢之地曰阿薩密，在緬甸西北，本土夷地，英人從東印度跨割有之。詳《五印度圖說》。

《海國圖志・東南洋五・緬甸》 緬甸國，建都阿瓦，又謂之馬臘麻。原是三國，一曰阿瓦，一曰阿臘干，一曰秘古，各不相統，恆相爭奪。惟緬甸當衝，受害尤重。千有六百年，明萬曆二十八年。緬甸興兵攻服秘古。迨千有七百年，康熙三十九年。秘古復約荷蘭、西洋兩國之兵同攻緬甸，屢戰屢勝，直抵阿瓦，禽獲緬甸之底布里王，維時緬甸反屬於秘古。然緬人強悍，突有阿羅般部落招集土兵，恢復阿瓦國都，自立爲王，盡收緬甸舊地，遂出師攻滅秘古國。其子山巴領嗣位後，秘古復叛。山巴領又攻勝之，遂乘勝並取暹羅。久仍爲暹羅所敗，僅存麻六甲以西沿海之麻爾古、底呢色領等城耳。山巴領歿，其弟皿底臘疑勒老嗣位，又幷合阿臘干爲一國。此外尚有攻取加渣爾加色等處，軍威可謂勍矣。然以麻爾古之地，皆與孟阿臘接壤。孟阿臘屬於英吉利，兩國接壤，日久復起兵爭。千有八百二十六年，道光六年，英吉利遂起印度之兵攻緬。緬恃其習戰，視英寇蔑如也。然緬軍紀律不嚴，進銳退速，以此爲英軍所挫。英軍亦不習其水土，地險餉艱，瘴惡多疾，難以深入。本欲退師，反聲言直取阿瓦，長驅而進。緬軍屢衄氣阻，遂卑辭求和。乃割阿臘干、麻爾古、達阿依、底尼色領沿海之地，復償英吉利兵餉，始罷兵。然緬甸陸戰全恃堅銳木柵，環遶重濠，有時英吉利兵馬亦爲其所拒。

其國賦稅如東方中國之法，以田地錢糧爲正供，此外征收外國貿易稅餉，不作正項，別貯內庫，緬甸、暹羅、安南皆然。傳聞緬甸國王與西洋搆衅，講和，津貼英軍兵餉，咄嗟立辦，可見其國之富。緬甸、暹羅、安南政事，大略與東方各國相同，權柄專制於王，百官不得專擅。所用律例，皆合中國、印度兩國之律，參酌損益而行。如緬甸之職官，若翁疑士，若撒翁多士，若阿建翁士，皆在國都，助王理政。幷有律官出外分轄各部，征收賦稅，解都供餉。部民有事，先赴訴麥翁衙門，次始上控於羅都衙門，由羅都而達於王，以判斷之。有烙鐵之刑，有咒詛之法，斟酌施用，與印度略同。印度外咸知文字，惟緬甸語音龐雜，有用佛語，有用韃韃里音語，有用中國音語，參雜而成。歐羅巴人不能分其句讀，望之如一長句，說寫俱難。書籍皆編貝葉。

國王則以象牙爲篇頁，以金飾邊，貯以描金盒。幷有雕刻成字，而金飾之者。藏書雖富，專以講諭神明爲主。而史記、音樂、醫學、書譜，謂之雜說小書。惟安南文學，獨遵中國，較緬甸、暹羅爲深奧。緬甸屋舍最陋，以竹插地，用籐繫架，用蓆作牆，而苫覆之，即謂落成。大者不日可完，小者頃刻立就，雖潦草而便易。風雨坍塌，既無推壓之虞，回祿偶遭，亦無蕩貲之戚。伊底河發源西藏，南流經緬甸之麻羅城而入海。案：伊底河，謂雅魯藏布江，即大金沙江也。

又 國史館《郭世勳傳》：乾隆五十五年，暹羅國王鄭華表稱：『乾隆三十六年被烏土國搆兵圍城，國君被陷，其父鄭昭克復舊基僅十分之六，其舊地丹著氏、麻叨、塗懷三城尚被占踞，請詔敕令烏土國割回三城。』詔以烏土國即緬甸別名，前此緬酋孟駁與暹羅紹氏搆兵，非新酋孟隕之事。令緬國已易姓，何得上煩中朝追索侵地。命兩廣總督郭世勳檄諭止之。案：暹羅國別號赤土國，則緬之號烏土，均以墳壤異色得名。

《地球圖說》曰：阿瓦國【略】內有三小國，即阿瓦、皮球、馬搭班是也。其百姓約有二百七十萬數。都城名阿瓦城，內民五萬。民矮小而健，不辭勞瘁，善經營，巧勝暹民。但貪心太重，一若以天下與之而猶未足也。首不戴帽，身穿夏布，女裙而不褲，廉耻全無。好佛教，日以瓜果食物供養其僧，僧皆黃衣遊食。近有耶蘇門徒傳授聖教焉。刑政與他國迥異。君之名固不敢呼，君之姓亦毋題說，有觸即加大辟。又男至二十歲以上者，三年內必以一年供王事，或佃或兵。有至大之江名伊黎瓦。地產金、寶石、大樹、土油、鹽硝、象、鹿、牛、馬等。所貨物布帛、茶葉等。

《地理備考》曰：阿瓦國，在亞細亞州之南。北極出地六度至二十七度十分止，經線自東八十九度四十五分起至九十八度五十分止。東至中國雲南暨暹羅國，西連印度國，南接榜加剌海灣，北界亞桑國。南北相距五千五百里，東西相去二千里。地面積方約四十萬零五千里。烟戶七兆餘口。本國地勢，北方則岡嶺層疊，迤邐綿亘，中央則丘陵稀疎，峻峭無幾，南方則平原坦闊，恆遭淹浸。

又 阿剌干部，在阿瓦國之西。長約一千八百里，寬約二百里。烟戶二兆六億口。境內岡嶺平原，兩相間隔，田土肥饒，穀果豐稔，鳥獸草木，靡弗充斥。土產金、銀、鹽、蠟、象牙等物。地氣濕熱，技藝寥寥，貿易興隆。

首郡一名阿剌干，昔自爲一國，今爲英吉利所兼攝。

馬爾達般部，東連暹羅國，西枕大河，南接業地，北界北古地。統計地面積方約一萬三千五百里。烟戶五萬餘口。境內岡陵絡繹，田土腴厚，穀果豐登。土產米、鹽、藍靛、綿花、荳蔻、烟葉、象牙、木料等物。地氣溫和。昔本阿瓦國一部，今爲英吉利兼攝之地。

達威部，東接暹羅山，西枕海，南界巴展河，北連馬爾達般部。長一千一百五十里，寬一百五十里。地面積方約一萬七千里。烟戶三萬口。境內岡陵延袤，田土膏腴，穀果豐稔，鳥獸草木，靡弗蕃衍。土產錫、蜜、鹽、靛、象牙、燕窩、沙籐、材木、豆蔻、香料等物。地氣溫和，人安物阜。其地分爲三部，一名業，一名達威，一名德邦塞靈。昔本阿瓦國之部，今亦爲英吉利兼攝之地。以上皆受東印度榜加剌兵帥節制。

《外國史畧》曰：緬甸內英吉利屬地，皆緬甸讓出海邊地，在緬南。北極出地十一度及十八度。長一百六十里，闊十四里。海邊別有多島，或居民，或荒蕪。東界皆山，高約三四百丈。地亦豐盛，林多堅木，可建船屋。所出之物，如蠟、象牙、兕角、鹿肉、燕窩、海參、胡椒、檳榔、蠔、鰲，山內出紅鉛錫。居民多緬人，時英人據其地，共十一萬二千四百口。因與暹羅交戰，大半荒蕪。英人招百姓以保護其地，民數頓增。民多文萊人流徙至海邊者。山內有加連土蠻，未向化，卻喜聽耶蘇之教。別有英國所據之地曰馬他班，在三支河間，地豐盛。北方歸緬甸。天氣清爽，不苦熱。地荒蕪，蓋緬甸、暹羅兩國戰場也，現已平靖，而民未興復，惟隣國之民及漢人咸遷其地爲氓。英人築新城在港口，曰安黑。其土產木料、胡椒、綿花、青黛、烟、象牙、檳榔、荳蔻、顏色等物。多奉耶穌教，敬事教主。他威部，北極出地自十度三十五分及十五度三十分。長百一十里，闊十里。沿海東連暹羅，廣延皆山，高四百丈。其海邊多港汊，其洲低，其島皆石。產錫，多象牙、木、油、紅木、燕窩、海參、木料、檳榔。民性愚野，奉天主教。前緬甸官勒索居民，有貲即奪，故百姓嬾惰，今則各安其分。又漢人多遷居之。每年國所費銀五萬五千兩。其護守兵千五百丁，水師船三隻。地那悉林部，地最窄，在海邊，南及蕪來由地，皆密林，難通路。其島繁多，地甚磽瘠。產檀香、巴馬油、紫梗、樹脂、乳香，南果尤香美。在海邊，燕窩、海參、珍珠，皆歛之民。其民無居處，惟浮海面，絕不耕田，止以海味爲食。其都會曰墨危，英軍士常攻擊。此處蓋阿瓦國都，恃地險瘴惡爲負固。其瀕海之地，則暹羅、英吉利常吞幷之焉。

《清朝柔遠記》卷四　辛未，乾隆十六年夏六月，緬甸遣使來朝貢。緬甸國，古朱波地。漢通西南夷，謂之撣，唐謂之驃，宋元謂之緬，又稱蒲甘乃。其王城在滇徼永昌南二千里，北界騰越野夷，東北界雲南，南掌即老撾，南界暹羅幷榜加剌海，西界東印度英吉利屬地，西北界前藏。北極出地自十五度至二十七，西綫自東八十九度至九十八。水有瀾滄江、怒江，怒一作潞。西有大金沙江，即檳榔江所匯，源出西藏，名雅魯藏布江。皆自雲南貫境，國中恃以爲險。而大金沙西南與東恆河合流，入南海。天時溫熱，穀果極豐，禽獸繁衍，虎象甚多。產五金、鋼鑽、鹽硝、硫磺、信石、紅藍寶石。性貪詐，尚佛教。

唐宋皆貢中國，元數征之，明初置宣慰使司。明宣慰使司有六：曰車里，曰木邦，曰八百大甸，曰老撾，曰孟養，其一即緬甸，後增爲十。萬曆間，其酋莽體瑞幷吞諸部，又臣木邦、蠻暮、隴川、干崖、孟密諸土司，屢犯邊。

又卷五　〔乾隆五十五年〕緬甸遣使來朝貢，詔封孟雲緬甸國王。時值上八旬萬壽，緬酋孟雲遣使朝貢，乞敕封。又緬自中國閉關市以來，土產象牙、蘇木、翡翠、碧玓，銅廠恃雲南官商採買者，皆壅滯，且頻年用兵暹羅，國用日絀，至是幷請開關市。皆許之。旋遣使賜敕印，封孟雲緬甸國王，定十年一貢。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二　〔光緒十六年五月〕十七日記　查舊卷，丙戌之春，英外部尚書伯爵勞偲伯力，照覆曾侯。大略云：沙力思伯里侯前曾論于緬甸立一教王或喇嘛，辦理十年遣使饋送儀物之事，經印度總督查探，萬不能行。今擬由英廷吩咐駐緬之大員，接辦十年遣使之事。英廷將管理緬甸境內潞江以東撣人地方之一切權柄，讓與中國。今閱來文，知中朝可允接受此權。至論其在西之邊界，英廷雖不能允劃界循厄勒瓦諦江之東岸，直至瑞麗江匯流之處及八募，統歸中國，然已商問印度總督，或可聽中朝設一船埠于厄勒瓦諦江上，爲中國通海之埠。英廷盼望駐緬甸官員于此節速有回音，幷望商議如何可使中緬商務日見興旺。按：瑞麗江即龍川江下游也。

譯外部所送印度報單云：潞江以東撣人之地，北緯度自二十度起至二十四度止。東經度自九十七度起至一百零一度止，東以湄江，又名柬埔寨大江

爲界，間有數處越過湄江者，北以雲南爲界，南邊初以紅嘎鄰地爲界，後以湄江爲界。撣人各國，頗獻貢物于暹羅，然緬甸常有上邦之權于其全地。地勢高低不平，有大山自北至南，綿亘不斷，略依湄、潞兩江形勢。兩江中段之地，亦即爲湄南江，又名暹羅江之發源處。潞江皆係石岸，水流頗急，因由山隘經過故也。兩岸居人極少，據云小船可行至北緯二十度四十分，且可入雲南。湄江形狀大概同潞江，惟江面較寬，水勢較大，其在中國境內一段則甚窄，有數處可駕鐵橋而過。江洪地方之江面，寬五十四丈，深一丈五尺，底皆礁石，兩邊石岸，寬一百六十二丈，可行小船，頗危險。湄江昔日有行船貿易，五十餘年前已停止。因暹羅毀壞雲章地方，故貿易不行。各山皆居有野人。老撾之人，遍地皆有，撣人以此類人爲半教化土番之后裔。其人善治農事，種靛青、甘蔗、木棉，又能打鐵制造刀槍。身矮貌陋。最大及自主之土番，皆居孟林之北。

十八日記　印度報單撣人節略又云：嘎規人即山中之番人，江洪及江東地方皆有之。老猓人居湄江東者，常入貢于江洪。又野陰番、滕木番、滕奴番及別類番，各處皆有。又滕木、滕奴人，皆緬語，或其祖由緬遷居于此。又湯兵及泰尼等處，近中國邊界者，皆種茶之地。其人勤敏和藹，善染顏色，爲木匠、鐵匠，短小壯健而白色，衣服與撣人同。以上各種土番，皆寄居各山中及荒野。海面甚高，天氣溫和，滿山皆杉木，其木之茂盛，南抵上忒納色林省，至與檜方相近處。檜方者，山中專產檜木者也。天氣寒冷，冬季田中不能種稻者，皆種烟及落花生。山溪之間多裝水磨，用水力運輪機以制糖。有數處田盡墾闢，不見樹木。人戶富饒。所出牛羊牲口極多。

英屬緬甸之撥郎泰特茅及別處所出穀米，足敷食用。惟出產不勻，須資貿易以通有無。茶葉一項，爲緬甸貿易之大宗。其貿易大路，一由納的克及別口，至緬甸都城莽達拉，及上緬甸厄勒瓦諦江上之各大鎮；二由泰尼至雲南之西南；三由納克的克古吉，或再迤南各口至湯古，或至撥郎；四越巴黨及箕柯嶺至湯古；五由卡勒尼至木緬。

緬甸國家有極大權勢，足以駕馭潞江以西之各地主。王及大臣，有廢立地主之權，緬軍大隊常駐猛乃以鎮轄之。木比江上巴亞貢地方之炮臺，亦扎緬軍。至潞江以東抵景東，及其附庸各小地，則緬甸權勢稍減矣。

撣人各地之君，雖入貢于緬，而其起居排場，則與緬王無異。駐扎撣地之緬官，名曰博模民塔，亦駐猛乃。撣君位係世傳，由緬王于君家擇賢而立。撣人皆不喜緬甸，人心皆向英國，惟不欲將繼嗣一道革除。撣人亦慕中國，惟距中國官憲太遠耳。

十九日記　撣人節略又云：撣人共有幾國，殊難查考。緬人云有九十九國，此其常用之數，已滅亡之孟艮、孟養兩國亦在內。又有輕馬、梅明者，係潞江外極北之國，兩國聯盟合爲一國。輕馬乃九城之一。此國土地廣大，入貢緬甸。該處田地灌溉極美，居民力農最衆。博東吉大銀礦，從前地圖誤以爲在潞江之西、湯兵相近處者。想必在此境內。梅明地方出銀之外，又有銅、鐵、錫及石鹽、麝香。又丹尼與輕馬中間，又有一小國曰明田。國中有一大寺，寺中老僧曾進緬都至蘭貢赴大塔進香。又明田之南有一鎮曰明郎，再南曰明郎吉。

又卷四　〔九月〕十七日記　緬甸于漢爲朱波，唐爲驃國，至元始爲邊患，世祖、成祖征之，不克。明初，立緬甸、孟養、木邦爲宣慰司，蠻暮、孟密爲宣撫司，勢力本相敵也。厥后，諸土司稍稍服屬于緬。正統間，以麓川司任發遁緬。萬曆間，以緬酋莽瑞體入寇。兩次用兵，連年不解。國朝順治年間，吳三桂以兵臨緬，李定國走死孟艮，緬人縛獻桂王，然未朝貢也。滇邊斜袤四千里，處處與緬連界。大金沙江，即洋人所謂厄勒瓦諦江也，由西藏貫緬甸全國，入于南海。海口富魚鹽，緬人載以上行，十餘日抵老官屯、新街、蠻暮鬻之。而江以西爲孟拱土司地，出琥珀，江以東爲孟密，有寶井，多寶石。又波竜山者，產銀。華人出邊商販，及屯聚開礦者，常數萬。迤東有茂隆廠，亦產銀。乾隆十年，葫蘆酋長以獻，遂屬內地，然與緬地犬牙相錯。十八年，廠長吳尚賢思挾緬自重，始說緬入貢，貢馴象、塗金塔。其冬，緬酋麻哈祖，爲白古夷人撒翁所敗，擒而沉之江。撒翁據阿瓦五年。緬屬之木梳頭甕藉牙起兵，攻白古，走之，遂王緬甸，漸以兵脅服諸土司。于是東至整欠、景邁、孟艮、孟勇，西北至蠻暮、木邦、孟拱，均爲緬屬。西南邊外，騷然多事矣。滇督劉藻、楊應琚，皆以失機獲罪，傅文忠、阿文成諸公，屢興師征之，不能克也。緬雖納貢議和，不過羈縻而已。后數十年，英人先攻奪其傅海南半國之地，即今洋圖所謂南緬甸者。光緒十一年，乘緬王之昏暴，及中國因法越事厭兵之際，一舉滅之。蓋甕藉牙傳國數世，已一百二十餘年矣。

十八日記　閱王蘭泉侍郎《征緬紀略》：緬人致書求和，其書云：『暹羅國、得楞國、得懷國、白古國、一勘國、罕紀國、結岁國、大耳國，及金銀寶石廠、飛刀飛馬飛人，有福好善之王殿下掌事官，拜書領兵元帥』等語。所叙各國雖不盡可考，然緬勢方強，各國爲緬所脅制，概可想見。蓋緬酋孟駮，于乾隆三十六年攻滅暹羅，國王詔氏竄迹他所。四十三年，暹羅遺民推其遺臣鄭昭爲王，起兵盡復舊封，進侵緬地。四十六年，航海來貢。緬酋孟云懼不能支，乃東徙居蠻得，即今所謂莽達拉城也。暹羅掣緬甸之肘，遏其方張之焰，實有功於中國。自是列於朝貢之國，至今王暹羅者尚屬鄭氏，實華種也。咸豐年間，因道路阻塞，貢使遂絕。數十年來，暹羅宗尚西法，與英法諸國交誼頗親，國勢尚稱完固。蓋東洋諸國力摹西法者，日本也；南洋諸國力摹西法者，暹羅也。南洋各邦，若緬甸，若越南，若南掌，或亡或弱矣，而暹羅竟能自立，不失爲地球三等之國，殆西法有以輔之。然則今之立國，不能不講西法者，亦宇宙之大勢使然也。

十九日記　乾隆十八年，緬甸始入貢一次。厥后，國內擾亂。而甕藉牙之兵起，吞滅諸部，勢焰益横。雖武臣精卒，征調半天下，而緬終不服。傅文忠公征緬之役，雖與議和退師，而貢使終不至。迨暹羅興而緬勢稍替。五十二年，緬酋孟雲畏暹羅之逼也，遣官賫金葉表文，貢金塔一、馴象八、寶石、金箔、檀香、大呢、象牙、漆盒諸物。五十四年，復具表祝萬壽，并請封號，願十年一貢，請開關禁以通商旅。乃封爲緬甸國王，賜敕書金印，及御制詩章、珍珠手串，用示優異。由是按期入貢。自道光二十三年入貢后，因道路梗塞，貢使久停。光緒元年又入貢一次。十一年冬，英國印度派兵襲滅緬甸。明年六月，總理衙門與英署使歐格納議約五條。第一條內，緬甸每届十年向有派員呈進方物成例，英國允由緬甸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循例舉行，所派之員，應選緬甸國人。當時中外注意專在申明成例，惟未計及緬甸應於何年入貢，大約須在光緒二十一年矣。

二十日記　明萬曆間，緬吞諸部，并臣木邦、木邦蓋在大金沙江之東新街之南。蠻暮、隴川、千崖、孟密諸土司，獨孟養再破緬而卒并於緬，遂爲貝葉書與中國，自稱『西南金樓白象主』，與敵者惟南掌、暹羅、景邁、古剌諸國。國朝雍正九年，景邁求入貢，不許。景邁者，古八百媳婦國也。居景邁城者爲大八百，居景綫城者爲小八百，在緬甸國東，戶十萬。明世，與緬同爲宣慰司，中滅於緬，旋恢復。緬偵其貢見卻，興兵攻之，并地日廣，兼有十三路。南路近海，爲洞吾，古剌。似即今之仰光等處，英人所謂南緬甸也。北路爲孟密，在大金沙江東岸。孟養、孟拱。孟拱在大金沙江西岸。東路爲木邦、孟艮。絕長補短，約三千里。其孟密之蠻暮、新街、老官屯，爲大金沙江達阿瓦之道，直虎踞關外，明桂王舟行入緬之路也。其東木邦、孟艮，在耿馬土司滾龍江南，直普洱邊外，地稍平，李定國、吳三桂趨阿瓦之路也。傅文忠公征緬之役，初議出九龍江，又欲出臼小，皆不果，遂出萬仞關，由戛鳩而進。又議曰，元伐緬甸，由阿禾、阿昔二江進兵。今其迹不可考矣，意爲大金沙江無疑。前聞騰越之銀江，下通新街；南甸之檳榔江，流注蠻暮。兩江皆在萬山中行，石磴層布，舟楫不可旋也。余按銀江殆即大盈江，亦即檳榔江之下游；而蠻暮、新街，本係一地。然則兩江實一江也。

二十一日記　乾隆年間緬甸猖獗之時，滇督楊應琚移駐永昌。遣軍一路駐宛頂，進剿木邦；一路由鐵壁關進駐新街；提督駐杉木籠山，居中調度。而賊勢益横，乃議大舉，分兵五路進剿。東路由孟艮及木邦錫箔，中路由孟密，西路渡南大金沙江由孟拱、孟養，水路從新街下阿瓦。議未用，旋獲罪。將軍明瑞之征緬也，自宛頂木邦，進渡錫箔江，至象孔糧盡而還；又一路兵至虎踞關，由孟密至新街，水路進攻老官屯，弗能下。傅文忠公之征緬也，經略由江西戛鳩路，阿桂由江東孟密路，阿里袞由水路會軍，進抵老官屯，用大炮擊賊。賊懼請和，乃班師。而阿文成公嘗奏稱：蠻暮、木邦、孟密三土司外，始有緬人村落，距邊已二千餘里。偏師不可以深入，若出近邊，則所殲戮者乃野人濮夷，無損於緬。綜此觀之，則滇緬中間之形勢，大略可睹矣。《水道提綱》曰：雲南通緬甸諸夷水路，世但知有大金沙江可通大舟，不知潞江車里一派，可通擺古，瀾滄鎗竜一派，可通八百、交趾，皆可舟可航之水。此又西南水道形勢也。

《出使日記續刻》卷六　（光緒十八年）十一月乙酉朔日記　緬甸居中國西南極邊，土地膏腴，人民殷庶。所轄土司，坐把譯言土司。九十有九，繆蘊譯言城官。百餘，村寨數萬，丁口數千萬。所產美玉、琥珀、寶石、碧霞、犀、象、燕窩、石油、樹蜜、竹、木、魚、鹽、布、棉、菽、粟，其利甚溥，海舶連檣，轉鬻各國，誠西南一大都會也。自漢唐通中國，元明羈縻而已。語言、文字、風俗與印度同。其往來文表，必經重譯而後通曉。是以朝鮮、

交趾、琉球各朝貢之國，皆有圖籍掌于外史，而緬甸未有者，蓋其國禁綦嚴，所屬輿圖秘藏故也。自乙酉冬失事以後，載籍圖書紛然散出。以華字譯緬書，中外音字各異，僅譯得土司二十有六，繆蘊九十有五，其中蹄駮之處不可枚舉，若莫勒江之爲瑞利江，木梳之爲猛肅，羽吾之爲洞烏。戛鳩、喳哩則未著其名，猛養、得楞、擺古、猛密各土司則并沒其處，太公城、江頭城則今不知爲何地，蓋其圖亦甚疏略云。

又〔十九年正月十二日記〕　全緬皆印度及中國蒙古種。其初遷于周景王時，越六百年又徙他處。漢通西南夷時，稱曰撣國。和帝永元五年，撣國王雍由調遣驛奉國珍寶。宋崇寧四年，緬甸始見於史。元設路于緬甸各地，是時緬都蒲甘。順帝至元四年，置邦牙宣慰司於蒲甘，不久旋廢。至二十三年，緬始都阿瓦。明初設滇南六宣慰司，後增爲十。其緬甸軍（明）〔民〕宣慰使司所轄，北有大金沙江，東有阿瓦河及江頭城、太公城、馬來城、安正國城、蒲甘緬王城，他若孟密、孟養、木邦等司，各有分地。嘉靖初，孟養酋糾木邦、孟密破緬，殺宣慰莽紀歲。越十餘年，紀歲子體瑞起洞吾，奪古喇，盡復舊地，而木邦、潞江兩宣撫皆淪於緬。體瑞遂襲孟密，據隴川西界，出入蠻暮等處，惟孟養未下，卒爲所幷。萬曆十年，體瑞子應里起兵象數十萬，分道內侵，施甸、順寧、盞達等地被殘，騰冲、永昌、大理、鎮沅諸郡戒嚴。幸滇撫劉世曾調劉綎、鄧子龍爲游擊參將，大破緬兵于姚關，乘勝出隴川、孟密，直搗阿瓦，緬將之守孟養、蠻暮者望風迎降。

又〔十四日記　乾隆〕三十六年，暹羅爲緬所滅，暹民奉其遺臣鄭昭爲王，盡復故土。緬酋孟雲不能支，東徙蠻得，時合阿拉干爲一國。及中國封暹羅，緬遂入貢。五十二年，遣使封爲緬甸國王。是時緬疆南盡南海，北迄孟拱，西包阿拉干，東聯麻爾古，土沃兵強，覬英屬印度之富。道光六年，起兵侵孟加臘，大敗而還。

十六日記　緬軍敗於孟加臘之后，英人以兵船入內港，聲言直搗阿瓦。王懼，求成，償兵費三百萬兩，割阿拉干、底尼色領沿海之地以畀英。咸豐二年，再與英戰，又割擺古以和，以緯綫十九度三十分爲界。英乃設官治之。所謂下緬甸者，卽擺古、厄勒瓦諦、阿拉干、底尼色領也，會城名曰仰光。復溯厄勒瓦諦江至八募，駐公使于緬都。緬王貪虐無道，光緒九年，法蘭西盡取越南，暹羅亦派官分駐老撾各部。英人慮法之取緬也，先發制之。光緒十一年十月，英相沙力斯伯里侯定議伐緬，遂借判斷木商歇業爲名，由印度派兵進攻，入莽達拉，擒其王，流之印度馬拉師海濱，遂據全緬，并取所屬撣人地。惟入貢中國，仍遵舊例。設全緬巡撫，仍駐仰光，而統轄於印度總督。

又卷九　〔十一月〕二十六日記　緬甸，英人再用兵，僅得下緬甸地。其得上緬甸，則在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下緬甸地在厄勒瓦諦江口，地形平坦，至潑羅姆在擺古。以上，則高而多山。沿江產米甚旺，出口者多，柚木亦然。上緬甸土肥沃，富礦產，金、銀、寶石、鉛、鐵、錫、煤、煤油皆備。自仰光至八募以上九百英里，舟皆可達。陸地貨亦可達于撣人，通于中國。盛行佛教。鐵路已通莽達拉，開拓尚未已也。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上緬甸有英兵一萬一千四十，另巡捕兵一萬五千。地方費用漸減，自丙戌至戊子年，歲需英金二百六十一萬餘鎊；庚寅、辛卯年，僅需一百八萬餘鎊。下緬甸首城曰仰光，或作冷宮，亦曰漾貢。城中居民十八萬有奇；曰穆爾覃；曰吞納叟林。上緬甸首城曰莽達拉，城中戶口與仰光相若；又有近中國境之八募，爲商賈輻湊之區；潘干卽盆干。多佛廟，以聖地名。

《緬甸新紀》　緬甸全境，東連雲南，西極仰光、荷懷、大紐以至於海，南界暹羅，北毗印度。廣袤約三千餘里。東北多崇山峻嶺，野人巖居穴處，無衣冠禮樂。女子及笄，而刺花繡，以紅藍色染之。緬王不能制，但羈縻之而已。西南瀕海，輪船不過四日可抵南洋之檳榔嶼，六日可抵新嘉坡。從前洋船未通，與雲南人互市，出入配帶貨物，以騾馬馱之。自英人經營仰光，輪船如織，雲貴一隅通商漸少矣。地去中國偏西二度，天氣視中國爲熱。近瓦城諸處，每年大雨不過數次，餘俱炎天。赤日如張火繖，遞年二三四月尤爲酷熱，寒暑鍼高至百度外。五六月後，炎威略減。十一月至正月，微有朔風。晨起御棉，晚間挾纊，祇巳午未三時如常。一日之間，倏冬倏夏，時序頓異。西南隅仰光、普魯、緬、荷懷、北省等處故老云：遞年晴雨各半，九十月後始晴，四五月後始雨。當其晴，欲求涓滴難於甘露，當其雨，欲陽光一照而不可得。今則時雨時晴，不似從前矣。英人統轄全境後，東西分置車路，西自仰光達庇廟，約英路一百六十里；東由仰光達瓦城，約英路三百八十四里。每日火車往來，行人便之。惟西南荷懷、大紐、普魯、緬、北省諸處陸路不通，須改由輪船。曆法視中曆，常先一日。月亦有大小之分。正朔

則無定期。大約中國三月中旬前後，爲彼國元旦。商建丑，周建子，始皇建亥，今彼居然建辰矣。元旦三日，男女童穉咸以灑水爲樂，無論相識與否。男女既長，父母不爲婚配，聽其自偶。或父母不喜其壻，女偕壻私逃，七日復回，亦不敢問。從前瓦城，城作四方形，每方約長英路一里。四周以蓮池爲濠，有雉堞垣，苦不高。內木城一層，土城一層，凡三層始至緬王金殿。今英人毀去土木二城，僅存方城一座。金殿改爲督署。城內駐印度兵，以爲重鎮。當緬王在位時，有丞相一人，總握鈞軸。王出遊乘象，象前導，鹵簿從之。徵民爲兵，無軍資糧食，民皆枵腹從公。英人之入瓦城，前徒莫不披靡，兵不血刃，唾手而得。蓋民間望英人之來，如大旱雲霓，不至於倒戈相向，幸矣。

《緬甸圖說》　其地初不甚廣，所有孟養、孟磌、蠻募、猛密、猛育、木邦、孟艮、八百、車里皆爲土司，同奉中朝正朔。明時邊境，西逾大金沙江千餘里，寶井、金玉等廠，皆遣中使採辦。自明季莽瑞體崛起，侵奪孟養、孟磌、蠻募、猛密、猛育、木邦各土司地，而勢漸強。陳用賓設八關，築平麓城，開二十二屯田以禦之。設蠻哈守備，統兵五百，駐銅壁關，轄萬伃、巨石、神護等處。設隴把守備，統兵五百，駐隴川，轄鐵壁、虎踞、天馬、漢龍等處。國朝乾隆中，緬酋達拉，爲得楞錫箔所殺。木梳頭人甕藉牙起兵復仇，據有其地。其子莽紀覺繼之，勢強甚，幷吞鄰封，若景線、整賣、孟艮、整欠、木邦，俱爲所有，內侵沿邊土司地。

又　謹攷緬甸國，其地居西南極邊。南至海，北至吐蕃，西至印度，東與中國連。廣袤七千餘里。土地膏腴，人民殷庶。所轄土司坐把譯言土官。九十有九，繆蘊譯言城官。百餘，村寨數萬，丁口數千萬。所產美玉、琥珀、寶石、碧霞、犀、象、燕窩、石油、樹蜜、竹、木、魚、鹽、布、棉、菽、粟，其利甚溥，海舶連檣，轉鬻各國，誠西南一大都會也。自漢唐通中國，元明羈縻而已。語言、文字、風俗與印度同。其往來文表，必經重譯而後通曉。是以朝鮮、交趾、琉球、日本各朝貢之國，皆有圖籍掌於外史。而緬甸未有者，蓋其國禁綦嚴，所屬輿圖祕藏於內。自去冬失事，載籍圖書紛然散出。陳丞宗海購得其輿地全圖，然華人能通其語者，不能譯其字也。今春辦防駐騰，聞張孝廉成濂，生長於緬，解緬語悉緬書，令其以華字譯出。惟中外殊稱，音字各異，僅譯得土司二十有六，繆蘊九十有五，其中踳駁之處，不可枚舉。若莫勒江之爲瑞利江，木梳之爲猛肅，洞吾之爲洞烏，戛鳩、喳哩則未著其名。猛養、得楞、擺古、猛密各土司，則幷沒其處。太公城、江頭城則今不知爲何地。亦僅即其所知者譯之而已。乃復與余守澤春詳攷前籍，悉爲更正綴繪成冊，以便披覽。

《緬甸考略》　緬甸，南藩大國也。別名阿瓦，古朱波地。在唐曰驃，宋、元曰緬，明洪武間始內附。永樂朝使編修張洪至其國。嘉靖初，外夷以重兵侵之，殺其王莽紀歲，緬訴於朝，遣員前往解釋，不聽。迨紀歲庶子瑞體起兵洞吾，復其地。東破南掌，南取暹羅，攻服鄰封諸部，雄鎮西南，聲威大震。瑞體死，應裏繼之。萬曆十三年，族弟莽灼來歸。應裏怒，攻之，灼奔騰越。自是屢爲邊患，滇南騷擾無甯歲。迨後爲暹羅所攻，不暇內犯，邊陲因而安謐。國朝定鼎之初，首先效順，投誠列服。乾隆中，懷貳犯邊，旋仍賓服，迄今仍之。初，國本三分，曰阿瓦，曰阿臘干，曰祕古，各不相能，互爲爭奪。阿瓦適當其衝，屢遭蹂躪，頗以爲苦。萬曆二十八年，阿瓦志懷報復，突與爭衡，遂服祕古，垂百四十年相安無事。乾隆初，祕古復叛，血戰十餘稔，卒獲全勝，直抵阿瓦都，生擒其王，而國反屬於祕古焉。阿羅般以甕牖繩樞之子，揭竿起事，招集士兵，恢復阿瓦國都，自立爲王，盡收其舊地，又出師攻滅祕古。數年，祕古又叛。王山巴領親征平之，遂乘勝取暹羅。久之，仍受衂敗，勞軍糜餉，貽他人笑。乾隆四十八年，皿底臘疑勃老立，起師攻取阿臘干，合爲一國，軍威大振。會西鄙之民與孟加臘英屬部人屢肇衅，致與英人失睦。道光六年，英人率印度兵來攻，緬人恃其習戰，視英人蔑如也。然紀律不嚴，進銳退速，卒爲英軍所挫，進逼都城。緬軍大懼，不得已卑辭求和，割阿臘干等地與之，賠償兵費數百萬兩，事始寢。咸豐二年，又以搆衅議和，盡失南方祕古等地。而目下緬甸疆域，僅存彈丸黑子矣。

《緬事述略》　按緬酋之先，於漢則有雍由調，於唐則有雍羌，前明則有雍罕，於今則有雍籍牙。雍甕同音。其屢次差授緬文，每稱相傳一千七百餘年。蓋自漢和帝永元九年戊戌，雍由調受金印紫綬，以至於今乾隆庚戌，凡一千六百九十三年也。自明莽瑞體開疆蠶食，凡隸我邊圉，如木邦、蠻暮、猛拱、猛養、猛密、景綫、景邁、孟艮及大小古喇等部落，雖叛服無常，無不攝其兵威，聽其驅使，故知眾建而少其力，爲制邊馭夷之要術也。緬地近

佛郎機，安南之西貢埠，非佛郎機之本國也。西洋貨物聚於漳共，閩廣皆通。火器皆西洋製法，用兵號令精嚴，勝則賞甚厚，賜名號爲官，負則殺無赦。於軍前逃回者，將其家小全行抄殺。故有逃者，其家必令之出，無敢逃者。各頭目無俸，隨其貿易以取利。漢人亦不任用。其地有漢人街，則擇漢人爲街長。其性多疑，犬羊性也。所服一人，始終不變。總兵哈國興，自林岡寨角勝爲所畏服。故每乞和，必求見哈國興。得魯蘊尤與之熟。蠻性如此。是舉也，一壞於刀派春、楊重穀之貪殺，再壞於劉總制、楊閣老之張皇，三壞於辦理軍糧者之草率。明將軍徒提孤軍，餉運不繼，進退兩難，雖額爾登額果能如期，終難徑抵阿瓦，不得已遂以身殉。忠勇公以經略莅事，精詳審愼，士飽馬騰，柰暑月進兵，雨阻瘴興，有地利而無天時焉。然受款息師，邊民受其賜矣。大抵緬穴於滇之西南，天則炎溽煩蒸，地則水土惡劣。粵爲前門，滇乃後戶。如必盡榛荆而披斛之，粵以舟師搗其巢，滇以屯練奪其隘，約十土司各自爲戰，斯可矣。爨龍顏碑云：緬戎寇場。是緬已見於劉宋。現今緬酋孟隕，奏改阿瓦王名號，薄緬弗居，甕也、孟也、蒙也，音可相通，孟氏其亦蒙之末裔歟。按樊綽《雲南城鎮志》：如鎮西越禮銀生開，南接吐番界。彌臣達波斯鄰小婆羅門諸部，必四五譯乃通大理。所稱望苴子，即騰越之野人，倘撫而用之，實平緬勁旅云。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緬甸》 緬甸，古朱波地。漢爲撣國，唐爲驃國，元爲邦牙宣慰司，明爲緬甸宣慰司。當赤道北二十七度至十度。東界南掌、暹羅，西界孟阿拉地。初不廣，明季莽瑞體侵奪孟養、孟拱、蠻暮、孟密、孟育諸土司地，由是強大。國朝康熙三十九年，一千七百年。爲擺古所敗，緬酋被擒。未幾還，滅擺古，恢復舊地。乾隆十九年，一千七百五十四年。又爲錫箔諸夷所滅。木梳土司甕籍牙起兵復之，并滅景線、景邁、孟艮、整欠、木邦，內侵沿邊諸土司地。高宗命將討之。先明瑞由木邦，額爾登額由老官屯，皆失利。迨傅恆督師由蠻暮夾江而下，緬乃求和，納貢如初。三十六年，一千七百七十一年。緬滅暹羅。暹民奉鄭昭爲王，盡復故土。緬酋孟雲不能支，徙都蠻得，即莽達拉也，緬始都蒲甘，後都阿瓦，至是徙而益東。五十二年，一千七百八十七年。受我朝封爲緬甸王。是時，緬疆南盡南海，北迄孟拱，西包阿拉干，東連麻爾古，土沃兵強。道光六年，一千八百二十六年。遂侵英屬孟加拉，大敗而還。英以兵船入內港，割阿拉干、底尼色領沿海之地以和。咸豐二年，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又割擺古，以緯線十九度三十分爲界，英乃設官治之，所謂下緬甸也。會城曰仰光，亦曰漾貢。底尼色領亦作田納薩林，皆音轉也。英復溯厄勒瓦諦江至八募，駐使於緬都。光緒九年，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法取越南，英慮法之及緬也，先由印度伐之，入莽達拉，流其王於印度馬拉師海濱，遂據全緬，并取撣人各地，設巡撫駐仰光，而統轄於印度總督。舊得下緬甸地分四部：曰擺古、厄勒瓦諦、阿拉干、底尼色領。新得上緬甸地分六部：曰北部、中部、拉歇部、南部、東部、喀倫部。下緬亦曰南緬，上緬亦曰北緬，共屬縣三十六，積方十七萬餘英里，或云連野人山共二十八萬英方里。緬甸於是遂亡。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緬甸》 初，國本三分，曰阿瓦，曰阿臘干，曰秘古。各不相能，互爲爭奪。阿瓦適當其衝，屢遭蹂躪，頗以爲苦。萬曆二十八年，阿瓦志懷報復，突與爭衝，遂服秘古，垂百四十年，相安無事。乾隆初，秘古復叛，血戰十餘稔，卒獲全勝，直抵阿瓦都，生擒其王，而國反屬於秘古焉。阿隆般以甕牖繩樞之子，揭竿起事，招集土兵，恢復阿瓦國都，自立爲王，盡收其舊地，又出師攻滅秘古。數年，秘古又叛。王山巴領親征，平之，遂乘勝取暹羅。久之，仍受衄敗，勞軍糜餉，貽他人笑。乾隆四十八年，皿底臘疑勃老立，起師攻取阿臘干，合爲一國，軍威大振。會西鄙之民與孟加臘英屬部人屢肇衅，致與英人失睦。道光六年，英人率印度兵來攻，緬人恃其習戰，視英人蔑如也。然紀律不嚴，進銳退速，卒爲英軍所挫，進逼都城。緬軍大懼，不得已卑辭求和，割阿臘干等地與之，賠償兵費數百萬兩，事始寢。咸豐二年，又以搆衅議和，盡失南方秘古等地。又數年，并將所留彈丸之地盡數殲滅，於是緬甸國之名，僅存畫餅矣。

《康有爲遺稿・列國游記・緬甸國記》 南部濱海之埠頭曰秧崗，閩廣人呼爲仰光。嘉慶間被英人所據。商務頗繁。由秧崗東北行一千三百余里曰曼嗒哩，即王之都城，城圍約五六里。光緒十一年，英人以詭計擁兵入城，擒其王唏吧，由是全國爲英人所據，英人遷王與宮妃等于孟加拉幽之，給其俸食，今尚在。王被擄後，英人驅逐城中百姓于城外居之。今城中王之宮殿猶在，其殿悉以木爲之，不用磚瓦，盡貼飛金。乾隆間，其國分南、北二部，南部曰底勒，北部曰部馬。南部王以兵力欲吞北部，北部王欽崇佛教，具慈悲心，不忍生靈受害，任其擒獲而去，由是北部即爲南部所并。旋有獵戶名門翁幾

約聚衆起義，殺南部王而自立，是爲今王十一世祖也。門翁幾約既立，旋即滅南部，乘勝滅咦堪，攻暹羅。暹羅不能敵，求救中國，中國命潮州人鄭某發兵救援，門翁幾約料不可敵，未及交鋒即退兵回國。由是兵戈不起，歷百四十餘年，至光緒十一年國亡矣。今被擄之王唏吧，乃門翁幾約十一世孫也。

又　論曰：緬甸奉佛教最早，而且虔，是故國人唯知持戒作善，以慈悲忍辱爲教化，而強兵備敵之事從未精習，加以地土豐饒，物產迥勝他國，爲英人垂涎久矣。況緬人柔弱，素不知兵，故英人乘其未備，一鼓而得之，易如翻掌，不啻虎搏豕羊之勢。予不怪英人得緬國之易，而哀緬人無知可鄙也。英人據秧崗之際，緬人尚不知有大患在後，猶在睡夢鼓中。及大敵臨頭，則措手不及，既而國君被擄，朝中文武鳥獸而散，竟不見有一二忠義之士圖報大讎，而甘心奴隸，聽其驅使。嗚呼哀哉！有國者可不以緬人爲鑒乎！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七・英領緬甸省》　緬甸，慕《志》云：緯綫自赤道北十六度至二十七度，經綫自中國順天偏西十六度至二十三度。東界中國、暹羅，西連印度，南距孟加拉海灣，北界亞桑。長三千里，廣六百里，總計八十萬方里。謝《志》云：北緯十度三分至二十八度三十分，東經九十二度三十分至百三度。北溫帶過其國之中央，面積約二百八十八萬方里。《課程》云：在亞洲極南地脊之西偏北，當藏地喀木南境。東北界雲南之騰越、龍陵邊，東界暹羅及老撾西北各部，東南界馬來隅，西北界印度之阿薩密、孟加拉邊，西南與南瀕孟加拉海灣。而喀木之南，騰越之西，阿薩密之東，緬甸之北，爲野人山境。暹羅之西，緬甸之東，爲撣人地。野人、撣人俱無所屬，然英得緬後，極力經營，撣境終必爲所有，野人亦必隨之。茲以撣人、野人地併入緬甸計之，南自赤道北十度，北盡北二十七度，東自順天西十五度，西盡西二十四度。南北三千三百里，東西千九百里，面積十三萬九千九百三十一方里。

又《緬甸》　緬甸，地近熱帶，氣候常炎熱。西南臨海，尚溫潤而不乾燥，北境深林密箐，水土之惡劣，略與暹羅等。然土地肥沃，礦產豐饒，有伊洛瓦底江之洪流以資轉運，識者謂暫雖榛莽，久必開通。民口七百五十五萬四千四百十人。性情怠惰，乏忍耐。通國崇信佛教者約十之八，其回教及天理、天性教居十之一，印度教與耶穌教居十之一。舊雖爲亞洲王國，然聚羣土司爲治，政教未嘗畫一。其境內計四千六百餘土司，世守尺寸之地，各自稱雄。強則臣服，弱則相角。朘民脂膏，恣其暴虐。緬王復昏庸多忌，自殘其勳舊親戚，以覆本根。以區區數千里之土地，供數千虎狼之蹂躪，雖欲不亡，得乎？自屬英後，英人設官治之。而北部土司之大者，仍未鋤滅，但部勒之，使僅衣食租稅而已。蓋欲以治印度者治緬甸也。其地歸印度長官統轄。所築鐵路，於十年前計千七八百里，近年增修，已抵八莫及孟拱，加長殆千餘里。物產有稻米、材木、棉花、煙葉、野茶、橡樹膠。獸類以象爲最多，人家畜之，等於牛馬，使之引重致遠。惟白象國人均尊異之，奉之如神明。其他虎、豹、犀、熊均有。水族饒魚鼈，尤多鱷魚。礦產以金、銀、寶石、琥珀爲珍貴。商埠之大者，在南爲仰光，爲巴森，爲穆爾謇，爲厄開培；在北爲八莫，爲蠻得勒，爲阿馬拉普剌，爲阿瓦，爲織耿。商民分二等，一爲行貨之商，一爲居貨之賈。華人旅其地者甚多，人皆忠信謹愿，又習其風土，故緬人最信賴之。

分述

地理環境

《明一統志・雲南・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山川：金沙江。《郡志》：地勢廣衍，有金沙大江，闊五里餘，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爲險。

《咸賓錄・南夷志・緬甸》　地勢廣衍。有金沙江，多嵐瘴，隆冬人過，雖袒裼皆流汗，惟雨中及夜渡無害。江中沙色皆黃，故名。緬人恃以爲險。

《西南夷風土記》　緬甸有江名粘利，其流百折，其水鹹黑，人馬皆不敢行飲。旋過此，回回夷汲水以濟其渴。

《天下郡國利病書・雲貴交阯・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其山曰小豹，江曰金沙，闊五里餘，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爲險。

《滇繫・夷屬・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其山曰小豹，江曰金沙，闊五里餘，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爲險。

《廣輿記・外譯・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山川：金沙江。緬人恃以爲險。

《滇小記・緬程》　其山曰小豹，江曰金沙，江闊水惡，緬人據以爲險。

《海國圖志・東南洋五・緬甸》　緬甸之西，與五印度國分壤，以大金沙江爲界。其源出於西藏，即雅魯藏布江也。源出後藏西界之阿時達木楚克略

巴布山，會諸水東流，二千五百餘里入中藏，復會木倫江，東南流千二百餘里，經中藏之南界，過緬甸之阿瓦都城，轉西南流至東印度，會恒河注南海。其源流皆不入雲南境。滇人謂之大金沙江，對岷江所會之小金沙江而言。小金沙江入東海，大金沙由緬甸入南海。故黃貞元謂此即《禹貢》之黑水。其說曰：大金沙江、瀾、潞三水，雖同出吐番，同入南海，然大小遠近迥殊。潞四倍於瀾，大金沙十倍於潞。【略】自里麻、茶山至孟養極北，號赤髮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繩，弱水不任舟楫。土人惟遠見川外隱隱有人馬形，皆生番之域也。今姑畧其源，惟自經流支流入海可見者言之。水流至孟養陸阻地，合大居江、檳榔江二水，方名大金沙江，蓋以別麗江、北勝、武定、馬湖之小金沙江耳。自此南流至猛掌，有一江西來入之，又南下經蠻莫有大盈江。自騰越經鎮夷、南甸、干崖，受展西、茶山、古湧諸水，伏流南牙山麓，出蠻莫來入之，又經蠻法、魯勒、孟拱、遮龍、管屯、大小莫蒲峽至戛撒。昔年緬人攻孟養，以船運餉到戛撒，爲孟養所敗者，此江也。正統中，蔣雄率兵追思機法，爲緬人所壓殺於江中，亦此江也。江自蠻莫以上，山聳水陡。正統中，郭登自貢章順流不十日至緬甸者，亦此江也。下流經溫板，有龍川江自騰越經界尾高黎其山、隴川、猛乃、猛密所部來入之。下流又經猛吉、準古、溫板、猛戛、馬達剌至江頭，江中有大山，極秀聳，山有大寺。又有一江，自猛辨、洗戛母南來入之，又經止即龍、大馬革、底馬撒、躋馬入南海。其江自蠻莫以下，地勢平衍，濶可十五里有奇，益南江益寬，流益緩。緬人操舟如涉平地，至是江海之水瀦爲一色矣。按此說所指大金沙江，其上流即今雅魯藏布江。在西南荒徼外，其下流又逕緬甸，始終不入雲南，去《禹貢》雍、梁二州甚遠，因難爲禹迹所導之黑水。然此江中段則爲緬甸與東印度分界，下游則金沙江會岡噶江，全由東印度入海。岡噶江者，即佛經之恆河。其與金沙江會以後，謂之安日得河，又曰安治布河，又曰漰治斯河。故《坤輿全圖》無大金沙江，蓋統歸於安日得河也。英夷所繪《大清國圖》，有雅魯藏布江會恆河入海，所繪印度圖，則有蒲蘭蒲達江，自東而西會漰治澌河入海，即大金沙江西會恆河之異名。蓋圖中國則用中國之名，圖外國則用外國名也。榜葛剌跨恆河之東西兩岸，惟以東距大金沙江，與緬甸、廓喀等國分界。英吉利曾攻印度，乘舟溯流直向阿瓦，而澳夷新聞錄中，又嘗恐中國兵假道緬甸攻東印度，皆以此江下游，直抵孟加臘之故。《一統志》謂其西南流入厄訥特珂國，亦指其下游入東印度之恆河而言。第語之不詳，故於《坤輿圖說》之安日得河，欲指爲恆河，則無大金沙；指爲大金沙，則無恆河，不知二大水下游匯合爲一也。大金江未會安日得河以前，其東岸爲緬甸，西岸爲廓爾喀諸國。及會安日得河以後，東南岸下游爲英夷所奪緬地，西南岸爲榜葛剌。蓋古里地介金沙江及恆河之間，而榜葛剌則在恆河入海口岸，皆東印度境。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三 〔光緒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記〕 緬甸舊都阿瓦城，在大金沙江西岸。大金沙江者，中國圖志謂其上源即雅魯藏布江，曲折經行西藏數千里，流入番境，又流入緬甸境爲大金沙江，南行數千里入於南海，而洋圖謂之厄勒瓦諦江，又謂即怒江之別名。然按中國舊圖，則以怒江爲潞江之上源。夫潞江在大金沙江之東，洋圖所謂薩爾溫江者也。今考緬境最大之江，薩爾溫與厄勒瓦諦幷流南下，東西相望。然則謂潞江即怒江，或謂大金沙江即怒江者，必有一誤。余意怒江源流不在中國境內，從前圖志或考之未審。若洋人之圖，則皆躬親涉歷，或精心測量，不僅恃傳聞影響之談。則潞江似與怒江絕不相涉，而謂大金沙江即雅魯藏布江之下流者，又未必盡然。且考洋圖雅魯藏布江自有入海之口，或其枝派流入番境，變其名曰怒江，再流入緬境，謂之大金沙江，固未可知。總之，大金沙江之上源，雖洋人亦不甚明晰，蓋由藏入番，中間有千數百里之地，人迹所不能到者也。

《出使日記續刻》卷六 〔光緒十九年正月十七日記〕 全緬山澤之地多於平原，共有四千六百餘土司。西軒之山，由西藏而下，經厄薩密、孟力坡、拉歇部、阿拉干部，直趨巴心以迄南海，西人隨地命名，而統謂之偉斯登爾崙嶇斯，譯言西山嶺也。尖峰攢簇，皆在五千尺以上。東界北緬甸，西界東印度。著名之山，曰森格爾克嵐，曰嵋爾薩雷蒙，曰剖崙克嵐。南爲阿拉干遙嵋，沿海斜趨。以上諸山，高自七千四百餘尺至七千尺不等。在阿拉干省曰卻披崗，曰孛路蒙脫，譯言藍山。曰仰供，曰昔開，曰開模拔，曰拔克嵐，曰姚嵋，曰嶔昔干，高自七千餘尺至四千餘尺不等。嶔昔干高六千餘尺，迤邐至跋散，東襟大江，西負滄海，至納軋力斯，愈南愈低，僅高三百尺矣。中干之山，居厄勒瓦諦江、西當江之間，發脉阿瓦之南，至擺古北界，分爲兩支，盡于仰光，總名爲擺古遙嵋山，此山高處約二千尺。撣人遙嵋山，則在西當江之東，可稱東干之山，最著稱者爲崗侖山，在潞江、西當江之間，

北經喀倫尼，南至馬爾達班，其高處七千尺至九千尺。又底尼色領遙嵋山，即底尼色領部土股之骨，在夸開列山嶺內有高峰二：曰穆開，六千三百尺；曰穆拉，五千五百尺。此山別爲一干，北跨撣人地，越滇境折向西藏，直接喜馬拉雅山。又有屯通依山，斜延潞江左右。此全緬群山大略也。

十八日記　緬甸之水，莫大於厄勒瓦諦江，即大金沙江也。江有二源，東名恩梅開江，西名邁立開江。東源在西藏界口，赤道北二十八度以上。在野人山境流已極細，地學家謂其源必不能高至二十八度三十分以上。西源出于野人山中之坎底，約在赤道北二十七度四十分萬山之中。江至冷脫猶，西與南龍江相會。東南行四十五英里，有南琛江自西藏邊境來會。曲折南行，合無數小水，約行一百零三英里至古拖渡口之南，赤道北二十五度四十分有奇。恩梅開江由薩騰野人境，合南明、南里二江，自東來會。又東南流二十八英里，西經米紀納，復兩里而至允帽，江面乍闊，中有數大洲，爲橡樹漿廠之要埠，形勢必爭之地也。又行一百零二英里至升威陘，孟拱江合孟養江及恩陀峴湖之水，自西北來會。江之東岸，平原沃壤，土宜五穀，疑即土人所稱『大地方』也。又行五十二英里，穆雷江來會之。又三英里至撣人舊城藏波能勾，大盈江亦曰大平江、海珀江、洗帕江。會檳榔江合無數小水來會。復流里許，即爲八募城。自八募至仰光，約行七百英里，復受擺古江水，約行三十英里而入海。

十九日記　厄勒瓦諦江之東，緬甸川瀆之大者尚有二江。一名西當江，或作白龍江。發源撣人遙嵋山，有東西二源，亦名深陲江，在赤道北二十度三十分，下流經洞吾、歇衛陘兩大城，計行二百六十五英里，受小水無數而入馬爾達般海灣。一名潞江，西稱薩爾溫一作撒路音。江，由中國孟定土府界外南下，受南丁、南卡諸水，經康東西境及芒浦、芒得而至陽鐵，南品江由孟育東境受無數小水來會。地爲喀倫尼山人所居，濱江一帶，木商要埠也。有捧江合衆水，越喀倫尼境自東來會。曲折南行，經暹羅邊境，有米能江合湯盈江東來入之，復合無數小水，至馬爾達班入海。三江之外，沿海一帶小江歧出，源不遠，流不長。其最著者，潞江、西當江之間有別凌江，長百英里。餘水如泰盈江、芹江，其次也。底尼色領之地，以底尼色領江爲最巨，發源遙嵋山中，南流至底尼色領城，計行二百五十英里入海。若亨特洛衛江、垂特模江，發源暹羅邊界，行遙嵋山中百十英里，至穆爾亹入海，尤稱海埠要地。其上緬甸西境，阿拉干之北，以開屯而屯江爲最長，發源阿拉干遙嵋山中，行二百五十英里，至阿開倍入海。餘如美遙江、來模遙江次之。阿開倍之南，阿恩江、泰兌江、散陀威江，其源俱近際山麓，又其次也。

《緬甸考略》　其國東西相距約千四百里，南北相距較廣。東界滇省，西界印度，南接暹羅、秘古及馬耳達萬等印度屬部，西北界英屬阿薩密國，東南以所屬南掌北陲爲界。考其形勢，北境岡嵐層疊，鳥道崎嶇，南則平原寬衷，一望無際。國中長河聯貫，田土膏沃。其京都遷徙無常，故都曰阿瓦，曰安拉補臘，曰孟卓包，曰滿大來，今定鼎於滿大來。

又　國有大河二。東曰潞江，一名怒江，發源前藏，歷雲南入緬，南向直流入海。西曰伊底河，亦自北而南，貫通全地，入秘古，至蘭雲城南入海。說者謂潞江即瀾滄江，或曰即雅魯藏布江及恆河。其說非是。考《輿圖》瀾滄江在東，自前藏順流而下，經雲南入緬屬之老撾，即南掌地，繼達屬暹之南掌地，卒由東埔寨入海。自是而潞江，而伊底，源分流異，昭然若揭，殊不可混也。至雅魯藏布江及恆河，則已深入印度，更不可與之淆混。考據詳明，毋庸贅辨。

《緬甸圖說》　其地南至海，北至西藏，西至中印度，東抵各土司界。南北五千餘里，東西二千餘里。大金沙江自西藏來，中貫其國，直抵大海。其東境之水，皆自華人大金沙江。國城都於阿瓦，上距孟養約二千餘里。道光間，漾貢爲暎所有，上至們臘一千餘里，暎緬在此交界。由水路至瓦城僅一千四百餘里，長江平流，無險可扼，故其失也易。

又　大金沙江，發源於西藏岡底斯山，東南流爲雅魯藏布河，梵書所謂恆河也。至緬國孟養土司之陸阻地入境，經宦猛、莫瞰、莫即等地至戛鳩，爲戛鳩江，百通小舟。南流至猛掌，受西來之水，又南至猛砉，納猛砉之水，又南至蠻募，納大盈江水，始名爲大金沙江。再南至新街，則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可容輪船矣。又南經速帕、老官屯、尼孤至溫板，爲溫板江。過江頭城，納龍川江水，又南過止即龍，至阿瓦都城，約三千餘里。由瓦城南流一千餘里至們臘，則暎緬交界之處。至此以下一千餘里，至漾貢入海。

大盈江，源於騰越廳城，【略】出蠻募入大金沙江焉。

龍川江，源出西藏喀木之春多嶺，南流爲薄藏布河，經茶山野夷，入騰越大塘隘爲龍川江，南經界頭曲石，右納明光諸河，左納雪山、高黎貢山西麓之水，至龍陵界，納香柏河、猛淋水，西南至南甸土司界，納杉木籠水，

南至隴川、遮放各土司地，納芒市河水，西經猛卯，納碗頂河水，過漢龍關，至天馬關，出邊走緬國之猛密地，爲莫勒江，又西南經太公城、江頭城，入大金沙江。

潞江，源於西藏哈拉腦兒東南，入喀木界，名哈拉烏蘇，即《禹貢》之黑水也。【略】出邊入緬甸木邦界，經猛乃，至擺古入南海。

瀾滄江，源出喀木之格爾玳欒噶兒山，名欒楮河，入滇爲瀾滄江，【略】出邊東南流，右爲緬甸之猛竜地，左爲暹羅之猛辛地。又東南至南掌，爲南龍江。左爲臨安三猛地。又東南會藤條江，右爲老撾地，左爲越南地。又東爲富良江，入於海。

《征緬紀略》 緬，於唐爲驃國。【略】緬地亘數千里，其酋居阿瓦城。城三面皆距南大金江，發源於番境，至蠻暮南來河匯之，至速怕又合猛卯江及近阿瓦之堵禦營，則錫箔江又入焉，南流以注於南海。沿海富魚鹽，緬人載之以上行，十餘日抵老官屯、新街、蠻暮粥市，邊內外諸夷人皆賴之。而江以西爲猛拱土司地，出虎魄。江東爲猛密，有寶井，多寶石。又波竜山者，產銀。是以江西、湖廣及雲南大理、永昌人出邊商販者甚衆，且屯聚波竜，以開銀礦爲生，常不下千萬人。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緬甸》 全緬地勢，山澤多於平原。西幹之山，由西藏來，經阿薩密孟力坡拉歇部、阿拉干部，以趨巴心，訖於南海，西人統謂之韋斯登爾侖區斯，譯言西山嶺也。高五千尺至七千餘尺，愈南愈低，至納軋力斯僅三百尺。中幹之山，居厄勒瓦諦、西當江之間，發脈阿瓦之南，至擺古北分兩支，盡於仰光，總名曰擺古遙嶋，高二千尺。西當江東，撣人遙嶋則爲東幹之山。其著者曰同侖山，在西當江、潞江之間，北經喀侖尼，南至馬爾達般，高七千尺至九千尺。又底尼色領之山，別爲一幹，北跨撣人，越滇境而入西藏，直接伊瑪拉亞山。水莫大於厄勒瓦諦江，即大金沙江也。江有二源，東源出西藏，西源出野人中之坎底江，流至允帽始濶，中有大洲，爲橡樹漿廠之要埔。南龍、南琛、孟拱、孟養、穆雷、大盈諸江，皆會於厄勒瓦諦，至仰光而入海。西當江即白龍江，源出撣人遙嶋，流經洞吾、歇會陘兩城，受諸小水而入馬爾達般海灣。潞江西名薩爾溫江，由中國孟定土府界外南下，合南品捧江、米能諸江，亦至馬爾達般入海。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緬甸》 國有大河二。東曰潞江，一名怒江，發源前藏，歷雲南入緬，南向直流入海。西曰伊底河，亦自北而南，貫通全地，入秘古至蘭雲城南入海。說者謂潞江即瀾滄江，或曰即雅魯藏布江及恆河。其說非是。考《輿圖》瀾滄江在東，自前藏順流而下，經雲南入緬屬之老撾即南掌地，繼達屬暹之南掌地，卒由柬埔寨入海。自是而潞江，而伊底，源分流異，昭然若揭，殊不可混也。至雅魯藏布江及恆河，則已深入印度，更不可與之淆混。考據詳明，毋庸贅辨。緬甸惟迤北有山，南方不概見，平原饒腴。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七・英領緬甸省》 雷《志》云：英省包有亞劣肯與推耐塞里摩，西至湄江上流爲界。先謙案：《課程》云：山澤之地多於平原。山自岡底斯山分東支入藏地，至騰額里海。分支由怒江源之南，雅魯藏布江之北，東南迤經喀木境，至野人境北之蘭開山伊洛瓦底江東源出處。分二支。西支西南迤於更的宛江伊洛瓦底江之西源。之西，經阿薩密境，又南經曼尼坡境，自主小土部。先謙案：矢《志》作參尼蒲兒。拉歇部境，阿臘干部境，南盡於海。西人統名此山脈爲偉斯登爾錄嶇斯，譯言西山嶺也。高峯自五千尺至七千餘尺。東支南迤於伊洛瓦底江之東、怒江之西，東南入雲南永昌府西境，南出邊，經木邦境，爲抹能江發源處，又西南迤於怒江之西、抹能江之南，至錫箔西南西當江發源處。又分二大支，一支南迤於怒江之西，西當江之東；一支南迤於西當江之西，伊洛瓦底江之東，俱南盡於擺古境。其山在北，統名撣人遙嶋山，在南統名擺古遙嶋山，最高峰至九千尺。兩山之間，大水之瀕，往往沃野數百里。近海尤平衍，稱腴壤。有伊拉瓦第江以灌溉之。謝《志》云：與中國、印度接壤處，連山成帶，故地向南斜，中央低地多池沼。大河二：西曰伊拉瓦第江，出西藏西南流三千六百里入孟加拉灣河口有大三角洲，計十七萬方里。輪舟上溯，可行二千四百里；東曰怒江，入緬甸界，南流二千四百里，入瑪達班海股，灌溉甚便，土地肥沃。《課程》云：大水三：東怒江，西伊洛瓦底江，中間流不甚長者曰西當江。怒江詳暹羅。伊洛瓦底江二大源：在西名更的宛江，又名坦拉瓦底江。在東爲正源，亦有二：東源曰恩梅開江，出薩騰野人境，在喀木東南野人山交界處。南偏西流至赤道北二十五度四十分處，古拖渡口之南，與西源會，西源曰邁立開江，出野人山境坎底北界喀木。之南開山，約在赤道北二十七度四十分。南流入開歇斯野人山部落名。境，經郎套一作冷脫猶。東，又東南流經邁羅薩叨，東至古拖渡口，南與東源會。又南流經美特基納東，又南經允冒西，又南經戛鳩西北，又南流雲龍江，即槟榔江，西圖作太平江。東自雲南來會之。又過八莫即新街。西，又西過瑞姑北，又西南流龍川江，東自雲南來會之。又南過大公城西，又南過蠻得勒西，又西南過阿瓦北，又西南流與更的宛江會。更的宛江出阿薩密北境柏脫可山，南偏西流至曼尼坡東、孟拱西，均在

北緯二十四度五十分處。會東北孟拱諸水，又南流會曼尼坡諸水，又南會伊洛瓦底江，又南過蒲甘西，又南過普羅美西，又南流分爲數十支，約在北緯十七度五十餘分。其最西支西南流，經巴森之西入海；最東支東南流，經仰光之西南入海。江深廣冠西南諸水，火輪巨艦通行，故瀕江多巨鎮。英船早至八莫，近更，上溯及允冒矣。華人舊稱大金沙江，蓋誤爲雅魯藏布江之下游。雅魯藏布下游，實印度之布蘭瑪普拉河也。西當江出蠻得勒東南，錫箔西南撣人遙崛山，中上游曰白龍江，南流經洞吾東，又南流經歇衛陘西，又南入海，行千餘里，甚便舟楫。《異名記》云：當即《世界地誌》之霞典爾普江。

疆域政區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驃國》 東北距南詔陽苴咩城六千八百里，凡去上都一萬四千里，在永昌故郡南二千餘里。其國境東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五百里。往來通聘者迦羅婆提等二十國，役屬者道林王等九城，食境土者羅君潛等二百九十八部落。東鄰眞臘國，西接東天竺國，南盡溟海，北通南詔些樂城界。

《嶺外代答・外國門上・蒲甘國》 蒲甘國，自大理國五程至其國。自宓裏國六十程至之。隔黑水淤泥河，則西天諸國不可通矣。

《玉海》卷一五三　傳驃國，古朱波也。凡屬國十八，部落二百九十八。

《文獻通考・四裔考七・驃國》 東北距南詔咩苴城六千八百里，凡去上都萬四千里，在永昌故郡南二千里餘。其國境東西三千里，往來通聘者迦羅婆提等二十國，役屬者道林王等九城，食境土者羅君潛等二百九十八部落。東鄰眞臘國，西接東天竺國，南盡溟海，北通南詔些樂城界。

《明一統志・雲南・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木邦宣慰使司界，南至南海，西至戛里界，北至隴川宣撫司界。自司治東北至布政司三十八程，轉達于京師。建置沿革：古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舊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至元中廣討之，後於蒲甘緬王城置邦牙等處宣慰使司。本朝洪武二十九年始歸附，立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三才圖會・地理・緬國》 緬國，爲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不遠者，又不知其方幾里。東至木邦，南至南海，西至戛里，北至隴川。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

《圖書編・驃國》 東北距南詔咩苴城六千八百里，凡去上都萬四千里，在永昌故郡南二千餘里。其國境東西三千里。往來通聘者迦羅婆提等二十國，役屬者道林王等九城，食境土者羅（道）〔君〕潛等二百里，九十八部落。東鄰眞蠟國，西接東天竺國，南盡溟海，北通南詔（竺）〔些〕樂城界。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緬》 緬，卽雲南緬甸宣尉使司等處。按：緬國爲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不遠者，又不知其方幾里。東至木邦，南至南海，西至戛里，北至隴川。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

《明一統名勝志・土司志勝・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去省城以程計，凡三十八。東界木邦司，西界戛里夷，南界南海，北界隴川司。

《明大事記・諸夷朝貢・平緬甸》 其地東至八百，南至海，西至孟養，北至孟密，東北行三十八程至雲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雲貴交阯・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其疆東至八百宣慰使司界，南至海西至孟養界，北至猛密宣撫司界，自司東北三十八程至布政司轉達於京師。

孟艮府，蠻名孟掯，在姚關東南二千里，東爲車里界，南爲八百界，西爲木邦界，北爲孟璉界。自古與中國絕。永樂四年來歸，置孟艮府，編差發黃金十六兩。後爲木邦兼併。嘉靖間，附于緬，與景邁奔應龍相表裏，然亦未敢背漢云。其酋名怕詔，所居層樓，有妻數百人晡候，乘象出，浴于江，浴畢，罽服羅拜，酋解約臂金鐲授者。當夕，其官師曰司祿刀猛，卒伍曰皆崣。出入以象，名曰象馬。兵革犀利，男女俱警捷。沃野千里，最稱殷富。地多虎，農者于樹杪結草樓以護禾。衣皆套項，鵝毛爲褥。雲南知府趙渾曾以撫夷入其地，酋長偃蹇，不以使命禮遇之，後無人至者。

又　猛密宣撫司，有磚城，無戍樓。產花果瓜蔬，與中國同。又有寶井金鑛，估客雲集。南牙山峙之摩勒、金沙二水環焉。山高田少，米穀騰貴，又多地羊鬼，爲行人祟。北距騰冲一千一百里，南通緬一千里。一繇木邦、錫波入，一繇猛卯至猛廣入，一繇邦抗、魯祖渡莫勒江過南牙而入，一繇蠻莫入。永樂間，木邦宣慰罕賓以征八百、緬甸功，授以猛密十三處。成化間，夷目思歪據寶井叛，木邦占奪其地，都御史程宗奏設猛密安撫司，授歪以安撫。嘉靖初，思奔、思混爭立，緬殺奔立混，混德緬，遂以地附焉。萬曆十

二年，混率司化思恨、丙測齋僞印，改名思忠來歸，遂陞爲宣撫。忠故，十六年，緬攻猛密，忠母罕烘弱不能支，率其孫思禮、思仁奔猛廣，而猛密失。十八年，緬復攻猛廣，罕烘，思禮奔隴川，思仁、丙測奔工回，而猛廣又失。二十年，仁以象馬入隴川，爲宣撫多思順所拒，忿歸於緬，緬以思仁食其地。

蠻莫宣撫司，地在騰越西蠻哈山下，山如象鼻，行者累足自布嶺三日至其地。田地饒衍，風俗與隴川、猛密同。東有等練山，環以那莫江，直走金沙，當緬人水陸之衝，實隴川右臂，舊爲猛密分地，後酋長稍強，擅而有之。萬曆初，土酋思恨與賊鳳相表裡，岳罕平，思恨懼而來歸，題授宣撫，尋叛附緬。其母罕送明順逆，返戈擊緬，勢孤不能居，遁去，適猛密頭目思化與思威敗緬于送速，緬逐之入居其地。當事者嘉其爲緬敵而內附，遂畀以蠻莫而樹之。二十二年，緬大舉來襲，化奔隴川，巡撫陳用賓檄諸酋合師擊緬，緬宵遁。化死，子正嗣。二十九年，緬又潛師萬餘，繇間道攻正，正奔騰衝，緬兵過內地，挾取正首而去，僞立多罕，蠻莫遂爲多罕有。議者謂正爲我守戶之犬，奔內地而不能逃死，有遺憾焉。三十二年，官兵討多罕，執之，立思正弟衍忠。緬又僞立思線，衍忠不能支，奔干崖。當事者安插於猛卯，近復娶思線女，又與盞達結爲姻親。議者懼其飽則颺去，宜預爲之防云。

又　茶山長官司，騰越州西北去可五日程，距高黎貢山，極高而寒，五穀不塒。其人強獰喜鬥，土酋早姓，舊屬孟養。永樂三年，孟養糾上江刀猛永叛，夷目早章憤其不忠，遂不附。五年詣闕下，賜印綬，早章爲茶山長官。十五年，章舉頭目早甕爲副，至早玉授正長官。其北與麗江野人接境。近年副長官早大宸所部爲野人殺，鹵無孑遺，奔入內地阿幸爲寓公，惟正長官早鄧所部尚存耳。其南至南甸，西至里麻。

里麻長官司，東與茶山接，西北皆野人。有整冬、溫冬二山。部夷皆峨昌蠻，舊屬孟養。永樂三年，孟養叛，土酋早姓有拒賊功。六年，頒印世授長官。萬曆中，刀思慶襲正長官，早奔副之。今沿至刀思虎，爲野人所掠，盡棄其地，與把事李廷高奔赤石坪，副長官早堪信被殺，無噍類焉。

《滇繫・夷屬・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其疆東至八百宣慰使司界，南至海，西至孟養界，北至猛密宣撫司界。自司東北三十八程至布政司，轉達于京師。

《廣輿記・外譯・緬甸軍民宣慰使司》自司治東北至省城三十八程，其境南至海。建置沿革：古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舊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置邦牙宣慰司。明改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續通志・四夷傳六・驃》　在永昌南二千里，東距眞臘，西接東天竺，西南墮和羅，南屬海，北南詔。地長三千里，廣五千里，東北袤長，屬羊苴咩城。凡屬國十八：曰迦羅婆提，曰摩禮烏特，曰迦黎迦，曰半地，曰彌臣，曰坤朗，曰偈奴，曰羅聿，曰佛代，曰渠論，曰婆黎，曰偈陀，曰多歸，曰摩曳，餘即舍衛，瞻婆，闍婆也。凡鎮城九，部落二百九十八。繇彌臣至坤朗，又有小崑崙部，俗與彌臣同。又有大崑崙國，川原大于彌臣。繇崑崙小王所居，半日行至磨地勃柵，海行五月至佛代國。有江，支流三百六十。有川名思利毗離芮。土多異香。北有市，諸國估舶所湊，越海即闍婆也。十五日行，踰二大山，一曰正迷，一曰射鞮，有國，俗與佛代同。經多茸補邏川至闍婆，八日行至婆賄伽盧，國皆服屬于驃。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緬甸》　緬甸，在雲南騰越關外。南至海，西至孟養，北至孟密，所屬有木邦等十三路。其貢道由雲南以達於京師。

《緬述》　國之四境，東界眞臘，西接東天竺，南屬海，北盡蠻幕。地袤三千里，廣五千里。舊稱屬國十八，今僅有七，曰魏薩離，曰格色，曰魚看，曰約，曰得楞，曰羣，曰有得亞。部落二百九十八，今所稱者，惟木邦、錫卜、猛拱、摸壁、挾邊、摸狗、戶拱、洞烏、得外、夜儼講、白石、近道及蠻幕、漾貢而已，餘亦不甚著。

《海國圖志・東南洋五・緬甸》　緬甸國，東界南掌、暹羅，西界孟阿臘，南界海，北界西藏、雲南。以阿瓦爲國都，領部落四十有八，戶口約四百萬名。原本。阿瓦、國都。門額爾、西麼、哥里布、江墩、凍米、拉比那古、巴爾麻、芝補、窮皿、打梗、翁幾拉布拉、光墩、邦布、磨觀、邊定、拉公厘、高梗、蒙厘布、郎欲河、班沙、巴岩謬、麻拉、西格呀都、麻渣布、阿拉干、渣岩、特曩休、蔑都、皿特、新達、比衣謬、呢特、濟騷、麻欲疎、蘭梗、皿巴、麻爾打曼、東俄、底奴彪、波丹謬、哥士皿、衣岩、知那麻幾爾、巴三、西利嗳、麻羅、大金沙江由此城西入東印度。母哇。原本止此。

《出使日記續刻》卷三　〔光緒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記〕　緬之藪澤利源，多在土夷土司境內。該境兩倍腹地，自東北而西南，共分九十九司。其境廣民殷，以省膩爲第一。然江東、慕乃、錫卜、似即錫箔。聳澤、穩祚、摩谷、

勒洽、澤抓、南坎九司，亦爲富庶衝要之地。省膩，即木邦也，緬人改易其名，猶猛密改爲摩媒，新街改爲八募也。木邦、蠻暮、猛珙，同爲內屬之三司，書志可考。

又卷六　〔十一日記〕　《地理字典》：上緬甸連野人山在內共十五萬一千八百九十九英方里，下緬甸共八萬八千五百五十六英方里。《緬甸小志》：翹恩斯登撰。上下緬甸共積二十八萬英方里，比較英三島三倍之大，比較印度得六分之一。其地界北至赤道北二十七度，南至赤道北十度，東至英京東一百零三度，西至英京東九十二度。

又　〔光緒十九年正月十二日記〕　緬甸四境所至，南起麻六甲土股上游，約赤道北十度；北至上阿薩密之丕可侖嶇山，合野人山地，約赤道北二十七度；東起湄江，約京師十五度有奇；西至阿拉干海濱，約京師二十四度有奇。廣七百英里，長千二百英里，積二十八萬英方里。

又　十七日記　英據全緬，大勢趨重海口。舊得南緬甸地，分爲四部：曰擺古，曰阿拉干，曰厄勒瓦諦，曰底尼色領。新得北緬甸地，分爲六部：曰北部，曰中部，曰拉歇山嶺，曰南部，曰東部，曰喀倫山嶺。

又　二十四日記　撣人立國最古。自漢通西南夷，撣即遣使入貢。其地東際湄江，西界緬甸，南界暹羅，北界雲南，橫亘潞江中段及西當江上游。族類繁而自爲長雄，幅員長而不聯聲勢，故其地雖與全緬相埒，受命于人，供其徭役，不能自達于中國。英既據緬，因其故地區畫疆界。分北撣人爲五部，曰孟密，曰湯平，曰北省膩，曰南省膩，曰錫箔；南撣人爲十七部，曰馬克模，曰芒安，曰木梳，曰孟曩，曰厓次克，曰孟金，曰孟派，曰律茄，曰薩模厓勒克，曰奈恩喬，曰薩茄，曰派控，曰賽當，曰孟榜，又附三小部；潞東撣人爲七部，曰康東，曰江墾，曰芒浦，曰孟龍，曰麻塔，曰卡瓦，曰胡盧。緬人舊云撣人有九十九國，蓋舉其全數，幷土司之隸于中國及歸入暹羅者言之。

又　二十五日記　野人山地，東界騰越、維西兩廳邊外之雪山，西界更的宛河西境之孟力坡，南界八募、孟拱，北界西藏米納隆南之曼諸。其經緯綫約起赤道北二十四度至二十七度半，京師西十九度至二十三度有奇。全境據厄勒瓦諦江及更的宛河上游。更的宛河源之山多琥珀礦，地名烘貢。距此西北約三百英里，爲柏脫可山嶺，一譯丕可山。嶺北納軋山，英厄薩密邊吏管理之所也。循嶺南即孟力坡，至雪移馥山峰，高八千二百六十六英尺，是爲野人山極西之境。循嶺而北至峭千山峰，峰陰爲厄薩密之狄欣江，野人分境即在此峰，蓋厄勒瓦諦江西境之地，實逾江東地數倍也。東界接壤中國，南起天馬關外，逾太平、穆雷、南太白三江。所有紅髮野番，異常兇惡。

又卷九　〔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上緬甸省，八萬三千餘英方里，屬縣十七，民二百九十四萬有奇；下緬甸省，以上二省歸緬甸。八萬七千餘英方里，屬縣十九，民四百六十五萬有奇。

《征緬紀略》　緬人尊其主曰莽達剌，以故緣邊夷眾，或稱爲莽，或稱爲木。有司不及知，謂夷種別有二，其實皆緬甸也。自明初葉立緬甸、孟養、木邦爲宣慰司，蠻暮、猛密爲宣撫司，勢力相敵。莽瑞體後，諸夷稍稍服役於緬。至甕藉牙立，令頭目播定鮓等以兵脅諸夷，於是諸夷震懾。東至整欠、景邁、孟艮、猛勇，西北至猛拱及木邦、蠻暮，均爲緬屬。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緬甸》　緬之利藪，多在土夷土司境內。自東北而西南共九十九司，而以省膩爲最富庶。省膩，即木邦也。野人山地，東起騰越、維西兩廳邊外之雪山，西至更的宛河西境之孟力坡，南接八募、孟拱，北界西藏米納隆南之曼諸，隔越中緬，據往來之要道。光緒十七年，一千八百九十一年。野人有殺斃英人之案，英人焚漢董、戶董、羅哄三野寨以報之，又遣兵查看整控一帶地界，進駐麻湯壘弄。十八年，復進兵昔董昔馬，以窺滇邊。于是滇界議起，駐英使者爭畫野人山，畫大金沙江爲界，皆不得。

又　撣人部在緬甸之東，東際湄江，南界暹羅，北界雲南，橫亘潞江中段及西當江上游。其水道中部皆歸潞江，西部歸抹能江，南東各部則歸湄江。或云撣人當作檀人，音善。考漢通西南夷，撣即遣使入貢，是其立國最古。英既據緬，分北撣人爲五部：曰孟密、湯平、北省膩、南省膩、錫箔；南撣人爲十七部：曰馬克模、芒安、木梳、孟曩、厓次克、孟金、孟派、力迦、薩模、厓力克、奈恩喬、薩迦、派控、賽當、孟榜，附三小部。又潞東撣人七部：曰康東、江墾、芒浦、孟龍、麻塔、卡瓦、胡盧。康東即景東，老撾北面部落之大者，地處湄公、薩爾溫兩江之中，老撾最高處也。

又　乾隆前，雲南老界，西包孟拱、孟養、蠻暮，南包孟艮、木邦、孟密六土司在內。後爲緬踞，于是以騰越屬之南甸、隴川、孟卯、干崖、盞達、龍陵屬之遮放、芒市，普洱屬之車里十三猛土司爲新界，西至大金沙江而止，

野人山猶在新界內也。

又　南緬擺古部，據全緬沃壤，扼水陸要衝，分爲四屬：曰亭塔瓦諦，曰擺古，曰薩瀼瓦諦，曰別牟。仰光，即亨塔瓦諦之會城。在北緯十六度四十七分，西經二十度二十分四十八秒。有八家塔，即明設長官司地也。擺古在其東，薩瀼瓦諦在其北，再北則爲別牟。又作別羅模。阿拉干部四屬：曰厄開培，曰阿拉干北山地，曰遙克非酉，曰散陀威。厄開培爲首邑。北山地在其北，首邑即七塔港，又作徹地釭，又作出他硬。遙克非酉在其南。拉摸里開達拔屬之再南，爲散陀威。厄勒瓦諦部四屬：曰巴心，曰通加匯，曰亨石埭，曰泰厓摸遙。巴心或作跋散。通加匯在其東，亨石埭在其北。泰厓摸遙不相連屬，介乎別牟、遙克非酉之間，地甚險要，昔時用兵處也。底尼色領部六屬：曰阿模黑土脫，在潞江南，穆爾門其首邑也；曰洞吾，在極北境；曰歇衛陘，在洞吾南，跨西當江；曰徹路陘，與暹羅界；曰達歪；曰邁基，皆在南境。邁基，即麻爾古羣島也。達歪，或作德外，亦島地。

北緬北部，分五屬：曰莽達拉，爲都城；曰瑠玼邁匿斯，在其北，譯言紅寶石鑛也；曰肅衛巴；曰麻硐又，在其北；曰八募，在北緯二十四度十五分，西經十九度三十五分三十五秒。中部在北部東跨更的碗河兩山之間，分五屬：曰職耿，或作薩艮，首城即阿瓦也；曰皎澤，在東南；曰下更的碗，上更的碗在其北；曰尤湖，在肅衛巴與更的碗之間，地最小。拉歇山嶺部，在更的碗西南，接阿拉干北界。阿薩密南部，在北緬西南，分四屬：曰緬降，在職耿西南，蒲甘舊都在焉；東南曰木隗；再西曰明濮；再北曰泓考克。東部在北緬東南，分三屬：曰美克剔拉，最北；曰厓摸昇；曰品麥南，最南。喀倫尼山嶺部，在潞江西南、北緬之間，大牛野人山地。

《康有爲遺稿・列國游記・緬甸國記》　緬甸亦南洋大國，由星架坡西北海程行五千余里即抵南濱埠頭。其地南臨小西洋海，北連雲南，只隔一野人山二百餘里，即雲南騰越州之地，東接暹羅，迤西與東印度相望，中隔格搜、咦堪二小國，縱橫約二千四百余里。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七・英領緬甸省》　滿大來，先謙案：《課程》作蠻得勒，《世界圖》作滿大類，樋《志》作曼得來，《地理問答》作曼德來，又作曼大雷，矢《志》作孟達來，謝《志》作滿德雷，周《志》作曼特來，《漢文圖》作滿大列，《圓球圖》作曼豆拉，《世界地學》作門達列，《外國地理》作孟特力，《括地畧》作孟作罷，《平方圖》作曼得拉。在上緬甸，每歲雨水二十七英寸，人十八萬八千八百十五口。郎昆，先謙案：謝《志》作郎棍，《世界圖》作蘭貢，《印度札記》作漾貢，《萬國地志》作倫供，矢《志》作蘭奉，樋《志》作冷宮，《課程》作仰光，《世界地學》作南貢，《漢文圖》作拉奴孤翁，《圓球圖》作拉哈果恩，魏《志》作蘭雲。熱度中數七十九度，極寒七十五度，極暑八十五度。雨水九十九英寸。人十八萬三百二十四口。木爾們，先謙案：《課程》作穆爾亶，《異名記》作穆爾門，《萬國圖》作木耳門。人五萬五千七百八十五口。徐《志》云：緬甸，一名阿瓦，種人之名，蠻部大國也，北界野夷，東北界雲南，南掌，東界暹羅，西南距印度海，西北連東印度，山曰小豹，水曰怒江，一名潞江，又稱大金沙江。此稱誤，說見前。發源前藏，歷雲南入緬界。闊五里，緬人恃以爲險。其俗剽悍，性多詐。有室廬以居，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次用紙，次用檳榔葉，謂之緬書。男子善浮水，綰髻頂前，用青白布纏之。婦人綰髻頂後。事佛敬僧，有大事則抱佛說誓，質之僧然後決。國有五城，以木爲之。曰江頭，曰太公，曰馬來，曰安正國，案：即阿馬拉普剌城。曰蒲甘緬王城，王所居也。其王稱達喇瓦底，向由雲南入貢。先是，英國蠶食東印度諸部，將及緬界。道光四年，緬王率兵擊之，英師敗績。已而英人以兵船入內港，即怒江口。緬人奮力搏戰，爲礮火所轟而潰。英師將逼都城，王不得已議和，讓海濱曠土爲英埔頭。其西南曰馬爾達般，曰達歪；其西北曰阿喀喇。緬人時懷報復之志。英有新闢之地，曰阿薩密，在緬甸西北。本土夷地，英從東印度跨割有之。詳《印度圖說》。又云南掌，一作纜掌，即老撾。北界雲南，東界暹羅，西南界緬甸。地甚褊小，本緬甸別部。國朝內附，貢馴象。案：互見暹羅。又云《郡國利病書》言，緬人古朱波也，漢通西南夷，後謂之撣，唐謂之驃，宋元謂之緬。自永昌西南，山川延邈，道里修阻，因名之曰緬也。漢和帝永元五年，撣國王雍緜調重譯奉珍寶，賜以印綬。安帝永寧元年，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唐德宗十八年，驃國王雍羌遣其弟悉利移來朝，獻國樂，其曲皆梵音經論。憲宗元和元年，懿宗太和六年，皆遣使來貢。宋徽宗崇寧四年，緬甸貢白象。五年，蒲甘入貢。高宗紹興間俱來貢。元世祖至元中，由吐番三討之，後於蒲甘緬王城置邦牙等處宣慰使司。明洪武間歸附。永樂間遣翰林張洪使其地。正統間，宣慰莽次剖繁麓川叛夷思任，思機來獻，益以地。嘉靖初，孟養、思倫、猛密、思眞連兵侵緬，殺莽紀歲，緬訴於朝，委官往勘，不聽。嘉靖中，紀歲支子瑞體起洞吾，復有其地，東破纜掌，即南掌。南取土啞，暹羅地。攻景邁，服車里，囚思個，陷罕拔，號召三宣，爲西南雄。瑞體死，應裏繼之。萬曆十三年，其族弟莽灼來歸，應裏怒，攻之，灼奔騰越，自是屢爲邊患，滇南爲之騷然，後爲暹羅所攻，乃不暇內犯云。余按：滇南諸蠻部，即漢之徼外西南夷，種類甚繁。明初置緬甸等六宣慰使司，後又增而爲十。

此外則孟定、孟艮、威遠、灣甸、鎮康置土府州，南甸、千崖、隴川、耿馬、孟密、蠻莫、潞江置宣撫司，芒市、孟璉、茶山、里麻、紐兀置長官司。後諸蠻蠢動，屢煩征討。麓川之役，二思授首，勞費半天下。緬甸則莽氏創霸，後頻歲窺邊。蠻人好反，其性固然。我朝自鄂爾泰建改土歸流之議，草雞禽獼，經營八九年而後定，由是諸蠻部盡入版圖。其南荒列外藩者，僅有南掌、緬甸兩國。南掌弱小，不足言。緬甸則依山負海，疆土遼闊。我朝定鼎之初，助鋤明孽，首先效順。乾隆中，崛強犯邊，旋仍賓服。先謙案：《課程》云，明洪武二十七年，置緬甸軍民宣慰使司，以授其酋普剌浪，與車里、在普洱府西南邊，瀾滄江西岸。老撾、在安南西，暹羅東，夾瀾滄江而居。八百大甸、在車里南，暹羅北，瀾滄江西，怒江東。木邦、在八百大甸西，伊洛瓦底江東，遮放副宣府及孟璉長官、孟艮土府與龍川江之南，抹能江之北。孟養、在伊洛瓦底江西，更的宛江東，孟拱、孟坑南，緬甸北。等五宣慰司，稱六慰。嘉靖初，孟養、木邦破緬甸，瓜分其地。三十三年，莽瑞體計奪古剌，復緬舊疆，又北幷木邦所分之孟密宣撫司，在木邦西境。進掠孟養，東侵木邦，八百、車里，老撾之境。隆慶中，木邦附於緬，孟密所分之蠻莫宣撫司亦附焉。萬曆七年，緬盡據孟養地。十一年，復據木邦地，漸侵雲南邊內土司，爲劉綎、陳用賓所敗。古剌者，永樂初內附之夷部也，又名擺古，置大古剌宣慰司，與緬甸、底馬撒、即地那悉林。靖定、不知所在。平緬、今騰越西南龍川宣撫司境內。木邦、孟養、八百、車里、老撾，稱西南十慰。後爲緬囊食。惟古剌世爲勁敵，嘉靖中殲於莽瑞體，不久復自立。康熙三十九年，古剌以荷蘭兵攻緬甸，下之，緬人起兵復國。乾隆十九年，緬酋莽氏復爲錫箔諸夷在木邦南，怒江西，北濮抹能江，蓋撣人也。所滅。有雍籍牙者，木梳部亦撣部落。頭人也，起兵復緬舊疆而王之，遂南併古剌，於是緬境南包洞吾、古剌，北有孟養，孟拱，孟密，東據木邦，孟艮及撣人各部，西極於西山麓，遂犯普洱邊。乾隆三十二年、三十四年，大兵兩次征之，緬甸始請款。先謙案：明瑞敗死，傅恆病卒，上命阿桂用兵襲擊，旋以其出兵遲延黜之，改命溫福襲擊，非有兩次征緬也。緬亦無請款之事。後因金川叛，命溫福移師征之。金川滅，緬酋懼而請款。《課程》所紀全誤。三十六年，古剌叛緬，緬克之，遂滅暹羅。四十三年，暹羅遺臣鄭昭復國，緬酋乃款關乞封。五十三年，封緬甸國王，十年一貢。道光四年，覬覦英屬印度，以兵侵孟加拉，不克。英人以兵船入伊洛瓦底江，聲言直取阿瓦。先謙案：謝《志》作阿法。緬懼而求成，割沿海底馬撒及古剌西北之地與英。咸豐三年，英取古剌，乃名所得南緬地爲英吉利緬甸，名緬甸舊疆爲北緬。分南緬爲三部：曰擺古，古剌舊疆也；曰地那悉林，底馬撒舊疆也；曰阿剌干，古剌西北地也。西隸於印度總督。自是緬人無南出之海口，國窮蹙日甚，益虐待其民。光緒九年，法取安南，英慮其自北圻西侵北緬也，又乘緬民之怨其上，於光緒十一年以兵力奪緬全境，流緬王於印度海濱。緬之宗祀遂絕。英復取撣人地，析擺古部，置伊洛瓦底部。於是南緬部四：曰擺古部、伊洛瓦底部、地那悉林部、阿剌干部。北緬部六：曰北部、中部、拉歇山嶺部、南部、東部、喀倫尼山嶺部。置巡撫統治。十部，仍隸印度。

南緬四部：擺古部，異名見前。明大古剌宣慰司地，在緬甸南境，東地那悉林，西北阿剌干，西南伊洛瓦底，南馬爾達般海灣，孟加拉海灣內之小海灣名。先謙案：徐《志》作達馬爾達般，《世界圖》作茂爾地班，《圓球圖》作麻塌班，《問答》作瑪達班。北界伊洛瓦底所屬之泰厓模遙。伊洛瓦底、西當二江，俱在部南入海，土地平沃，長二百五六十里，惟低窪，不免水患。領小部四：曰亨塔瓦諦，案：《中外圖》作亨查達。在擺古南境，首城名仰光。異名見前。在赤道北十六度四十七分，順天西二十度十三分，英置巡撫駐此，爲全緬十部之會城。城南臨伊洛瓦底江東支，南距海口七十里，商務繁盛，英屬印度列第三。有八家塔，緬人稱周簡王元年創建。《明史・地志》：有八家塔長官司，在西南極邊，仰光此塔足當之。產五穀、佳樹，西南境產鹽，製磁器。曰擺古，在亨塔瓦諦之北，首城同名，在仰光北百七十里，赤道北十七度三十三分，順天西二十度十一分。西臨擺古，水南流至仰光西南入伊洛瓦底江，當鐵路南北往來要處。《明志》：大古剌軍民宣慰司治此城，部境西北倚山，東接西當江。產檜木、五穀。曰薩瀼瓦諦，案：《學會圖》作薩漾瓦。在亨塔瓦諦西北，普羅美東南。有薩瀼瓦諦水，南流入伊洛瓦底江。有支流，曰來內水。又東南達仰光部境，居薩瀼瓦諦，伊洛瓦諦二水間，地平坦，產麥。無大城，有薩瀼瓦諦鎮，約居伊洛瓦底江東岸，爲仰光至普羅美鐵路必經處，米商大車多於此寄卸。曰普羅美，在薩瀼瓦諦西北，首城同名。在仰光西北三百里，赤道北十八度四十八分，順天西二十一度二十四分。西瀕伊洛瓦底江，爲南北緬衝要，商業以米、煙葉、水果爲盛。伊洛瓦底部，明大古剌宣慰司地，在緬甸南境。以居伊洛瓦底江入海處，故名。東北擺古，西北阿剌干，西南瀕海，惟泰厓模遙一小部，懸隔在北境，東界地那悉林，南界擺古，西界阿剌干，北界北緬之南部。伊洛瓦底江自部之北境，分無數支派南入海。其最東支東南流，最西支西南流，兩支間地上斂，上侈，形略如三角，中間港汊交灌，爲海隅沃壤。惟西境瀕海，有阿剌干、遙崛山，自北而南，長亘如牆。泰厓模遙境內，亦東西兩山遙夾，瀕水處稍平衍。領小部四：曰巴森，先謙案：《世界圖》作拔森。在本部西境，首城同名。魏《志》作巴心。西瀕巴森江，即伊洛瓦底江西支也。南距海口二百里，爲伊洛瓦底全部會城，赤道北十六度四十八分，順天西二十一度三十九分。饒水利，產米、魚、鹽、磁器。曰通加匯，在巴森東，仰光西，首城同名。一作陽洞。北瀕支港，赤道北十六度四十二分，順天西二十度五十一分。部境支津交貫，地段宛如羣島，水漲泛溢恆數十百里。產米。曰亨石埭，在巴森通加匯之北，首城同名。東北瀕伊洛瓦底江東支，西北距分支處三四十里，上游米船每由此分注仰光、巴森。赤道北十七度四十分，順天西二十度八分。地居兩支江間，西北有山縣亘，故肥饒而無水患，西境產佳木。曰泰厓模遙，在擺古所屬普羅美

之北約百里，首城同名。東瀕伊洛瓦底江，赤道北十九度十六分，順天西二十一度二十九分，居南北緬之間。昔英之未取北緬也，恆視此爲險要，設有兵房、礮臺，蓋緬甸與大古剌舊界亦在此，其設險已久。兩岸皆童山，無草木，產五穀、棉花、煙葉、虎、豹、象。阿剌干部，先謙案：《括地畧》作阿臘干，一作阿拉根，《萬國圖》作阿剌根，《萬國地志》作阿雷根，樋《志》作阿剌棍，《平方圖》作阿剌喀，《圓球圖》作喻來刊。似即《後漢書》之敦忍乙國，敦忍乙，在永昌郡徼外，《紀要》謂在緬甸西境。《唐會要》之彌臣國，云驃國之西，別有彌臣國。在緬甸西境，北界印度孟加拉，東北界北緬之拉歇山嶺部，東之北段界北緬中部，南部，東之南段界南緬擺古部，伊洛瓦底部，南界伊洛瓦底部，西瀕孟加拉海灣，東倚西山嶺，西臨海。南北長亘千四五百里，實緬甸西山外之別一區。海中羣島，亦屬部境。瀕海沃衍，傍山多林木，產礦及石油，低處產茶、煙、棉、果、竹。領小四部：曰厄開培，案：《學會圖》又作亞爾雅布。在本部中央，首城同名。在仰光西北千餘里，東臨阿剌干水入海之口，爲阿剌干全部會城。道光六年，英人圖緬，首踞此城。商業頗盛。赤道北二十度九分，順天西二十三度三十三分。厄開培城之東百五六十里，有阿剌干城，亦名城也。曰勢他加，乃阿剌干北山地，在厄開培之西北，舊屬印度孟加拉，英得北緬後，始割屬阿剌干。首城名勢他加，在厄開培西北約六百里，南臨勢他加水入海之口。口南成良港，華商頗多。《明史・榜葛剌傳》：自蘇門荅剌海行至浙地港更小舟，即此港也。陸路西北通加爾各搭。赤道北二十二度二十一分，順天西二十四度三十四分。部境北接大貝剌赫爾土部，與野人近。萬山叢雜，材木饒足。俗與緬異，不通婚嫁。英使南屬，欲其漸相習洽也。產棉花，製布疋、竹器。曰遙克非酉，在厄開培之東南，首城同名。在藍木利島北背，東瀕海汊，東對安吉水口，北對里木魯水口，約六七十里。商業蔗糖爲大宗，糖坊多至千九百餘所，水埠長近十里，爲緬西最富之區。赤道北十九度二十四分，順天西二十二度五十二分。部境爲海疆，與羣島合成。島最大者爲藍木利及其西南之徹達巴。案：《學會圖》木訛水，徹訛散，《列國圖徵》不誤。瀕海多叢林，產綢布、靛青、蔗、煙葉、芝麻。徹達巴島有火山，有石油井。曰散多威，在遙克非酉東南，首城同名。北瀕散多威水，西北距海口三十餘里。地多清曠，居人宜於衛生。赤道北十八度二十六分，順天西二十一度五十八分。部境東倚山林，西瀕海，平衍。產布、米及蕉葉、草蓋。地那悉林部，先謙案：樋《志》作田納薩林，《萬國地志》作得那斯來。在緬東南海隅，明底馬撒宜慰司地，東界暹羅，東北界北緬之喀倫尼山嶺部，北界北緬東部，西界伊洛瓦底部之泰厓模遙及擺古部，西南瀕海，南界馬來隅。地形環長，沿海一帶長二百五六十里，南境有羣島附焉。部內山峰稠疊，在北者爲擺古遙嶺山，在南者爲怒江，以東湄南江，以西自暹羅南來之山脈。產穀、竹、檜木，多礦，饒畜牧，擅漁利。領六小部：曰阿模黑士脫，

《圓球圖》作愛謀耳斯特。在本部中央，首城名穆爾謹。在仰光東偏南三百里。赤道北十六度二十九分，順天西十八度四十七分。西臨怒江入海之口。當怒江口穆爾謹西南海中有羣路占島，南北長而東西狹。分怒江入海處爲二支，北支自島北西流入海，南支自島東南流入海。穆爾謹值島之東北岸，遇西南風極宜停泊。市埠頗盛，設有船塢。華、歐人多居之。有市鎮二：一馬爾達般，在穆爾謹北十里許，東臨怒江口，兩處隔江，南北相望；一阿模黑士脫，在穆爾謹南八十里，西北臨海，北對羣路占島南岸三十里，亦繁鎮也。部境東倚山，西瀕江海，有石灰山、溫泉。產檜木、鐵木。陸以象運出山，水由怒江順流下，故木商極盛。近海產蔗。曰恫吾，《滇紀》作洞武。在地那悉林北境，土酋據之。明嘉靖中，爲莽瑞體所幷。首城同名。在穆爾謹之西北六百餘里。擺古之北三百餘里，赤道北十八度五十七分，順天西二十度二分。東瀕西當江，北境多山，產文石、杉木。平原宜稻，山民業鹽。曰歇衛陘，在阿模黑士脫西北，洞吾東南，擺古東北，首城同名。赤道北十八度四分，順天西十九度四十分。居西當江東岸，距鳩克基水入江處十里。東西山巒夾峙，南境有別林江，西北流入西當江。水兩岸叢林，中多牧象草地。產五金礦，民業造磁器、綢布、煮鹽。西境爲仰光至蠻得勒鐵路所經。曰撒爾溫，先謙案：一作薩爾溫。在阿模黑士脫之北，歇衛陘之東，南居怒江之濱。怒江，一名撒爾溫，故以名部。案：《學會圖》有薩爾溫河，而無薩爾溫。東與暹羅接壤，峰巒叢雜，榛莽荒蕪。山谷淤泥甚厚，宜稻。產檳榔，戶口未清。無首城，有什威格溫鎮，在穆爾謹北百六七十里。赤道北十七度十分，順天西十八度五十分。曰達歪，在阿模黑士脫之南，首城同名。魏《志》作達阿依。赤道北十四度五分，順天西十八度十六分。南距海港三十里。部境東倚山與暹羅接，西臨海，島嶼羅列。山產礦極盛，多堅木。曰墨爾階，在達歪南，首城同名。魏《志》作麻爾古。赤道北十二度三十分，順天西十七度四十六分。西南臨地那悉林水入海口。口外羣島環列，停泊極便。有地那悉林鎮，在墨爾階城東南百里。北瀕地那悉林水，地那悉林部因此而名。魏《志》作底尼色領。部境爲長狹海岸與羣島所合。大小百餘島。東倚山，深林二百里不斷。產五金礦極盛。多華人開採。獸多虎、豹、犀、象。瀕湖產燕窩、魚翅。商路南通麻剌甲。北部，在北緬東北境，明爲緬甸宣慰司、孟養宣慰司、孟密宣撫司、蠻莫宣撫司地，跨伊洛瓦底江兩岸。東北界雲南永昌府邊，東南界撣人各部，南界中部之皎澤、織耿，西界中部之下更的宛、尤胡、上更的宛，北界野人山。領五小部：曰蠻得勒，在北部南境，元爲邦牙宣慰司地，明爲緬甸宣慰司地。北界瑠玼邁匿斯，東界北撣之錫箔部，南界皎澤，西南界織耿，西界蕭衛巴。首城同名。《聖武記》作蠻得，即《紀要》之馬來城。緬王於咸豐十年自阿馬拉普剌遷此，爲新都。英得北緬，以此爲北部會城。赤道北二十一度五十九分，順天西二十度十四分。西瀕伊洛瓦底江。城之東北有高山曰蠻得勒，因以名城。城內宮殿、街衢頗壯麗，佛塔尤宏廓，有古塔，內懸大鐘，高近二丈，聲震全城，西人稱地球第二大鐘。案：第一大鐘在俄國曼斯科城。商業金箔爲大宗，以飾佛

像。有阿馬拉普剌城，案：即徐《志》之安正國城。在蠻得勒城南三十四里。西瀕伊洛瓦底江，緬王舊都。乾隆四十八年建，自阿瓦徙都之，城内多佛寺，滇商居此者三千家。部境東多山，瀕江沃衍，宜五穀。曰瑠玼邁匿斯，譯言紅寶石礦。案：二圖無此部名。在北部東境。元及明初爲木邦地，成化後爲孟密地。咸、同間英人以其地產寶石，與緬立約開採，遣兵鎮之，既得北緬，始割孟密西南產寶之區置此部。南界蠻得勒，東南界錫箔，東界北撣之湯平及孟密，東北界八莫，西北界格沙，即麻咖。西界肅衛巴。首城名摩谷，在蠻得勒城北偏東百七十餘里。赤道北二十二度五十五分，順天西一十九度四十八分。寶石礦爲地球第一。本屬木邦，明天順中，宣慰司罕樸使其壻思歪領孟密，思歪因寶井之利，遂據以叛，爭戰不息。成化初，思氏以寶石賂朝貴，因得奏設安撫司，朝廷亦每遣中使采辦。摩谷居萬山中，周圍產寶之區約千五百方里。英人先用印度石工鎚鑿，運往倫敦加以琢磨，重至二兩者值銀八萬兩。有勃納模遙鎮，在摩谷西北三十四五里，英與緬立約駐兵於此，以監開採。又有大公城，在摩谷西北，西瀕伊洛瓦底江。赤道北二十三度三十分，順天西二十度二十二分。《元史》：至元十九年，緒王相荅吾兒拔大公城。即此。部境東之南插入孟密、錫箔間，蓋產寶地也。北境狹長，俱西瀕伊洛瓦底江，北盡龍川江。曰肅衛巴，在北部中央，明緬甸宣慰司地及孟養南境，東之南界蠻得勒，東之北界瑠玼邁匿斯，北界格沙，西界尤胡，西南界下更的宛，南界織耿。首城同名。赤道北二十二度三十五分，順天西十二度四十二分。似即《紀要》之速送城。英人鐵路近已自阿瓦渡江，北經肅衛巴以達格沙。有密堵城，案《學會圖》，堵誤渚。在肅衛巴西北百四十里，西瀕繆江，《紀要》言密堵，速送二城俱在孟養司南十餘程，爲別部所居是也。部境居伊洛瓦底江之西，繆江之東。繆江北出孟養西南山中，南流至阿瓦西六七十里入伊洛瓦底江，即《紀要》之阿瓦河，所謂緬甸司境北面之險也。北有山，南皆平壤。曰格沙，或作麻咖，但麻咖城在伊洛瓦底江東南岸瑠玼邁匿斯境内，今依《野人山圖》作格沙。在北部北境，舊爲孟養宣慰司地。南界肅衛巴，東南界瑠玼邁匿斯，東北界八莫，西界上更的宛，西南界尤胡。首城同名。赤道北二十四度十分，順天西二十度三分。東瀕伊洛瓦底江。《紀要》有戛撒城，在孟養之南，爲南出緬甸險要，即此城也。英人修鐵路，自此北達孟拱城。有地名孟養，在格沙北百六七十里，赤道北二十四度四十七分，順天西二十度。木養宣慰司故治，元雲遠路是也。西瀕孟養江，其水東北流。有孟拱江，自西北來會，東南流入伊洛瓦底江。部境東瀕江，多平地，西北山峯叢疊。曰八莫，先謙案：謝《志》作巴摩。在北部最東北境，舊爲孟養宣慰司及蠻莫安撫司地。明成化十九年，析木邦置孟密宣撫司，萬曆十三年，析孟密置蠻莫安撫司。東界雲南騰越邊，東南界撣人之北省臘，南界撣人之孟密及瑠玼邁匿斯，西南界格沙，約二百里。西界上更的宛，北接野人山。首城同名。赤道北二十四度十五分，順天西十九度十一分。西瀕伊洛瓦底江，北距雲龍江入伊洛瓦底江口僅五里，凡雲南商貨均由雲龍江順流運下，聚集於此。中有滇商所居之新街，故此城又名新街。蠻得勒之象牙、寶石，孟加拉之鴉片及各洋貨，則自下游而上，孟拱之寶石、樹膠，則自上游而下。蓋東通雲南則有雲龍江，西北通孟拱則有孟拱江，北達允冒、戛鳩，南達仰光、巴森，則有伊洛瓦底江。北緬第一商埠也。英人於此築礮臺，駐重兵。元緒王相荅吾兒所拔之江頭城，即此。乾隆中，副將趙宏榜敗死於此。有蠻莫，在八莫東約八十里，爲野人山西麓，北瀕雲龍江，有漢人街二三十家，騰越眾商屯貨之所也。當即蠻莫宣撫司故治。有藏波能勾，在八莫北約五六里，踞雲龍江口北岸，爲古撣國都城。有孟拱，在八莫西北約二百四十里。赤道北二十五度十八分，順天西十九度二十八分。東臨孟拱河與孟養河合流處，舊爲孟養別部。產寶石、碧玉、琥珀及犀象。《紀要》作孟鞏，又作孟坑。有允冒，在八莫北偏東約三百二十里。赤道北二十五度二十二分，順天西十八度五十八分。西瀕伊洛瓦底江，江面至此漸闊，多橡樹、膠廠，野人山南出要埠也，又爲滇西各土司門戶。乾隆三十四年，經略傅恆從孟拱、孟養南搗阿瓦，蓋由此渡江。有戛鳩，在允冒西南約十里，北瀕伊洛瓦底江。有米紀納，在允冒北約十二三里，西瀕伊洛瓦底江，部境東西均大山，惟瀕江一帶爲廣衍沃壤。英人鐵路擬自格沙達孟拱，再由部西北境經曼尼坡山道，直通印度。中部在北緬西北境及中央，舊爲孟養、緬甸兩宣慰司地，跨更的宛河，南境越伊洛瓦底江，以包蠻得勒之南，地勢自西北斜趨東南，略如初月形。東界撣人各部及北部之蠻得勒、肅衛巴、格沙，北界野人山，西北界曼尼坡，西界拉歇山嶺部，西南界阿剌干北山地及南部之派考克，南界南部之緬淊及東部之美克剔拉及撣人各部。領五小部：曰織耿，在中部南境，明緬甸宣慰司地。北之東界肅衛巴，北之西界下更的宛，西界派考克，南界緬淊，東界皎澤，東北界蠻得勒。首城名阿瓦，在蠻得勒西南約五六十里。赤道北二十一度五十二分，順天西二十度二十五分。歷代緬王舊都也。北濱伊洛瓦底江，東臨抹能江支流入伊洛瓦底江處，城周十五六里，居民二萬五千人。王宮巨麗，佛寺尤金碧相映，街衢廣闊，商販雲集。鐵路南通仰光，北達八莫，商務之盛，當未有艾。對岸有城曰織耿，南瀕伊洛瓦底江，西南與阿瓦城相對，百貨所萃，同於阿瓦。臨江水埠環長里許，山後有佛塔，極爲炫耀。然阿瓦、織耿之旁，故宮廢苑，頹垣衰草，令人生麥秀黍離之感。《紀要》有者梗，即織耿也。謂者梗在阿瓦河北，與阿瓦城甚近。其阿瓦河，蓋伊洛瓦底江也。部境南北跨伊洛瓦底江地，皆平壤，爲全緬肥沃之區。曰皎澤，在中部東南境，明緬甸宣慰司地。西界織耿，西南界緬淊及美克剔拉，南界撣人之薩模崖勒部，東界撣人之盧克騷克部，東北界撣人之錫箔部，北界蠻得勒。約八九十里。首城同名，赤道北二十一度三十五分，順天西二十度十五分。爲仰光達蠻得勒鐵路所經。部境居抹能江南，蛰蒙江東。東倚山麓，西偏皆平壤。以產穀著。曰尤胡，在中部中境，舊爲孟養宣慰司地。南界下更的宛，東界肅衛巴，北界格沙，西界上更的宛。首城同名。在蠻得勒西北約三百里，赤

道北二十二度四十七分，順天西二十度五十八分。東瀕繆江，舟楫順江而下，再泝伊洛瓦底江而上，可達阿瓦、織耿。部境褊小，西倚山，東偏瀕繆江一帶稍平衍。曰下更的宛，在中部西南，舊爲孟養宣慰司地。南之東界織耿，南之西與西均界派考克，北之西界上更的宛，北之東界尤胡，東界肅衛巴。首城名蒙尼瓦。在蠻得勒之西偏北二百四五十里，赤道北二十二度七分，順天西二十一度十五分。西瀕更的宛江，更的宛江上游所產之米，盡萃於此。部境跨更的宛江下游，更的宛江自西北流來，江旁地居兩山之間，長七百餘里，闊三十里至六十里不等，名爲科巴，爲全緬產穀上壤，部居科巴山谷南口，故產米甚富。曰上更的宛，在中部西北境，南之西界派考克，南之東界下更的宛，東之南界尤胡，東之北界格沙，東北界八莫，北界野人山，西北界曼尼坡，西界拉歇山嶺，西南界阿剌干部之厄開培。首城名更達特。在蒙尼瓦之西北五百餘里，赤道北二十三度四十三分，順天西二十一度五十八分。西瀕更的宛江，地居上游，北山之琥珀礦，江旁之米，多集於此。有地爲開爾灣，在更達特之南百四五十里，西瀕更的宛江，對岸爲抹薩江入更的宛江之口，水景絕佳，爲上游要埠。曰喀里模遙，在開爾灣之西約四五十里，南瀕抹薩江，抹薩江西南出阿剌干北地界山，東北流入更的宛江之水也。喀里模遙爲抹薩江旁大鎮，居民多茅舍，力稼爲業。《紀要》有戛里，在孟養司西南，爲孟養別部，即此模遙，譯言城鎮也。部境廣袤，中包科巴山谷全地，故產米極富。更的宛河上源與野人山接壤處，產琥珀，土人采之，用爲牟尼珠兼以飾項。拉歇山嶺部，在北緬最西北，舊爲孟養西邊外地，東界上更的宛，北界曼尼坡，西北界印度之亞薩密，西界印度之大貝剌赫爾土部，南界阿剌干北山地。部境萬峰剌天，荒陋未闢，爲北緬極高之地，其最高峯高於海面八千三百餘尺。山中眾水發源，水北流者入亞薩密之蘇爾馬水，西南流入雅魯藏布江，水南流者爲勢他加水，西南流至勢他加入孟加剌海。民皆野番，無城邑市鎮可紀。南部在北緬西南境，明緬甸宣慰司地。東西際山，伊洛瓦底江南北貫流。南界伊洛瓦底部之泰厓模遙，西界阿剌干部之厄開培，北界中部之上、下更的宛，東界中部之織耿、皎澤，東部之美克剔拉、厓模昇、品麥南。領四小部：曰緬淖，在南部東北境，北界織耿，西界派考克，西南界明濮，南界木威，東界美克剔拉，東北界皎澤。首城同名。在蠻得勒之西南二百四五十里，赤道北二十一度二十七分，順天西二十一度。西瀕伊洛瓦底江，氣候最佳，宜於衛生。其重鎮有浦甘城，在緬淖之西南百二十里，赤道北二十一度十分，順天西二十一度三十一分。西瀕伊洛瓦底江，緬甸國舊都也。《紀要》作蒲甘緬城，元置邦牙宣慰司於此，又名倍南奧斯，譯言聖城也。近城四五十里內，寺塔之基彌望，可見當年佞佛之盛。有色列，在蒲甘之西南約八十里，西瀕伊洛瓦底江，居民製造漆器。部境西傍伊洛瓦底江，東倚遙帽山麓。東北一帶產鐵礦頗盛。曰木威，在南部東南境，北界緬淖，西界明濮，南界泰厓模遙，東界厓模昇及品麥南，東北界美克剔拉。首城同名。在蒲甘之南偏東二百三四十里，赤道北二十度九分，順天西二十一度二十七分。西瀕伊洛瓦底江。其重鎮有葉南陽，在木威之北偏西七十里，西瀕伊洛瓦底江，北距葉南水入伊洛瓦底江處僅十餘里。產石油最佳，與米利堅所產之開路升石油相等。附近地有油井五百餘處，土人或呼葉南陽爲油城。部境東北倚山，西南依水，中苞原隰。曰明濮，在南部西南境，南界泰厓模遙，東之南界木威，約十許里。東之北界緬淖，北界派考克，西界厄開培。首城同名。赤道北二十度十一分，順天西二十一度三十分。東瀕伊洛瓦底江。部境西倚山麓，東偏瀕水一帶多平衍。曰派考克，在南部西北境南界明濮，東界緬淖，東北界織耿，北界下更的宛，西北界上更的宛，西界厄開培。首城同名。在蒲甘東北五六十里，赤道北二十一度二十分，順天西二十一度十八分。南瀕伊洛瓦底江，東北距更的宛江入伊洛瓦底江處約四十里。部境西北萬山叢雜，惟東偏近更的宛、伊洛瓦底二水旁皆沃壤。東部在北緬東南境，明緬甸宣慰司地。部境東西均長山南北亘，東山爲怒江與西嘗江中間之山，西山爲西嘗江與伊洛瓦底江中間之山。當北緯二十度至二十一度之間。有山橫連，與東西山接，蓋即蘭開山所分之東支，至此又分支爲二之處也。橫山發源之水，南流者均入西當江南入海，北流者均入蠶蒙江，會抹能江，入伊洛瓦底江，故部內水道甚利。而鐵路南自仰光達洞吾，循西當江而上，踰橫山，又傍蠶蒙江而下，以達阿瓦、蠻得勒，故部內陸運亦甚便。東界南撣各部，北界中部之皎澤，西北界南部之緬淖，西界南部之木威，南界地那悉林部之洞吾。領三小部：曰美克剔拉，在東部最北境，東北界皎澤，西北與西均界緬淖，西南界木威，南界厓模昇，東界南撣之薩模厓勒脫。首城同名。在蠻得勒之南偏西約二百四十里，赤道北二十度五十三分，順天西二十度三十一分。東距洞吾，達蠻得勒鐵路僅三十餘里，有短鐵路相接。其大鎮有美侖，在美克剔拉之西北四十五里；有宛得溫，在美克剔拉之東北七十里，當南北鐵路往來處。部境皆平衍膏腴。曰厓模昇，在東部中境，北界美克剔拉，約百十里。西界木威，南界品麥南，東界南撣之薩模厓勒脫。首城同名。赤道北二十度二十一分，順天西二十度十七分，當南北鐵路之衝。部境跨橫嶺之脊，高原平壤相間。曰品麥南，在東部南境，北界厓模昇，約百三十里。西界木威，東界南撣之薩模厓勒脫，南界洞吾。首城同名。赤道北十九度四十六分，順天西二十度十三分。當南北鐵路之衝。部境東西皆山，中間跨西當江處，多平衍。喀倫尼山嶺部，當北緬之東南隅，南緬之東北隅，跨怒江東西兩岸。西界地那悉林之洞吾，南界地那悉林之歇衛陘，東界暹羅西北境，北界南撣各部。部境萬山叢雜，地面高於海面三千尺至四千尺。舊境僅有怒江以西地，英人慮暹羅之西侵也，遂爭怒江東岸而有之。民皆紅種，居深山。俗尚耕種，信佛教。近西土多入其境設教堂、學舍，并置田產，以濟貧人，故土人亦漸有從西教者。榛莽未闢，無城郭市鎮可紀。

北撣五部，南撣十七部。撣人，即漢代之撣，至今西人尚以舊名稱之。其居怒江西者，舊屬緬甸，在怒江東者，舊與暹羅、八百媳婦、老撾等錯處。自英據緬後，凡撣人

之在怒江西者，英爲之經營區畫。其地北界雲南騰越邊，東界怒江，東南界暹羅，西南界喀倫尼山嶺部，西界南部之品麥南、厓模昇、美克剔拉，中部之皎澤，北部之蠻得勒、瑠玻邁匿斯，西北界北部之八莫。因其故部分爲北撣五部，南撣十七部。其北撣諸部，一曰孟密，居北撣最西北境，明孟密宣撫司地。在八莫之南，瑠玻邁匿斯之東。首城同名。在摩谷北偏東約五十里，赤道北二十三度七分，順天西十九度四十二分。明孟密宣撫司故治。西瀕孟密水。孟密水又名南美漯江，北流入龍川江之水也。部境舊有寶礦，英割其地，置瑠玻邁匿斯部。今境內產茶樹、水果。二曰湯平，明木邦宣慰司地，或以爲即將軍明瑞所至之大山。土司大山，木邦境內之別部也，在孟密之東南，約百里。其西境與瑠玻邁匿斯之摩谷接。首城名那模散。赤道北二十二度五十七分，順天西十九度十七分。居萬山中，其地高於海面三百九十一尺。部境有銀礦，即波龍銀廠也。在那模散之北三四十里，明永明王入緬甸，爲緬所劫，隨從諸人留者，歷百餘年，生聚日衆，自倘曰貴家，據波龍廠采銀，甚富強。有新廠、老廠，基地徑數里，廠丁多至十萬。乾隆中，有宮裏鴈據廠，得衆心，尤善戰鬥，爲緬夷所畏，西南得保無事。永昌知府楊重穀誘宮裏鴈殺之，以邀功，波龍廠遂爲夷有。木邦降緬擾邊，西南之戰事亟矣。三曰北省臘，明木邦宣慰司地。在孟密之東，湯平之東北，其北與騰越南邊之宛頂、遮放各土司接，東傍怒江。首城名省臘。在那模散東北二百餘里，赤道北二十三度十八分，順天西十八度二十五分。部境爲抹能江發源處，山地多於平壤，頗膏腴，產五穀。按《元史》：至元二十七年，以蒙憐甸爲蒙憐路，《紀要》云：蒙憐路，在木邦宣慰司北。按：蒙憐、抹能，實音近，或蒙憐即在抹能江之旁。四曰南省臘，明木邦宣慰司地。在北省臘之南，東傍怒江，西接錫箔。境內水分東西流，東南流者入怒江，西流者入抹能江。無首城，有大鎮曰孟厓，在省臘城之南偏東約二百里，赤道北二十二度二十六分，順天西十八度二十一分。五曰錫箔，在北省臘之西南，南省臘之西，孟密之南，其西南與蠻得勒、皎澤接，爲中國入緬甸路所必經。抹能江貫流境內，自東北而西南，故有錫箔江之名。境內水利灌溉甚廣。首城同名。在蠻得勒之東北三百餘里。赤道北二十二度三十一分，順天西十九度九分。南臨抹能江，繁盛爲諸撣之冠。有要鎮曰孟龍，在錫箔之西北約二百里，赤道北二十二度四十八分，順天西十九度四十六分。地居寶石礦山之陽，山北即摩谷，明瑞聞猛龍有糧，且近孟密，因往就糧者，即此地也。部境產煙葉，又多鹽井。其南撣諸部，一曰馬克模，居南撣最南境，在喀倫尼山嶺部之東北，南傍怒江，境內有南鏗水，自東北向西南流入怒江。首城同名。或譯作芒買。在赤道北二十度十四分，順天西十八度三十九分。居民闌溢，爲南撣大鎮。馬克模之東有孟班部，南與東坳界怒江。首城同名。在赤道北二十度九分，順天西十八度一分。馬克模之東南，在怒江東南岸闌入暹羅境者，有孟摩部，案：《一圖》作猛摩。北界怒江，與馬克模接，西南界喀倫尼山嶺部。首城同名。在赤道北十九度四十四分，順天西十八度二十四分。有美薩公部，北傍怒江，西北接馬克模，東北接孟班，西接孟摩。首城同名，在赤道北十九度五十六分，順天西十八度二十一分。有孟達部，北傍怒江，與孟班接，東界美薩公。首城同名。在赤道北十九度五十六分，順天西十七度四十九分。有孟階特部，西北傍怒江，與孟班接，東接孟達。首城同名，在赤道北十九度五十六分，順天西十七度四十九分。有孟亨部，在孟階特之東，其東北與暹羅北境之景東接。首城同名。在赤道北二十度五分，順天西十七度二十六分。自孟班以下，均在南撣十七部外。據《野人山圖》補。以其與馬克模近，或屬馬克模別部，故附之。後凡附見各部後者，仿此。二曰芒安，在馬克模之北。首城同名。在赤道北二十度三十一分，順天西十八度三十二分。東瀕南鏗江，舊爲名城。芒安東有鏗東部，南與孟班接壤，東傍怒江。首城同名。在赤道北二十度四十五分，順天西十八度五分。或謂芒安屬地跨怒江東岸。鏗東尚在怒江之西，其爲芒安屬地，可知其怒東之地，本屬景東，乃英人割隸芒安者。芒安西有孟錫特部，南接馬克模之西北境。首城同名。在赤道北二十度三十八分，順天西十八度四十八分。三曰律茄，在芒安北。首城同名。在赤道北二十一度十六分，順天西十八度四十四分。四曰孟曩，在律茄東北。首城同名。在赤道北二十一度十九分，順天西十八度十七分。五曰木梳，在孟曩東北。首城同名。在赤道北二十一度五十五分，順天西十七度五十八分。雍籍牙故部也。木梳西北有開斯曼散部，南接孟曩，東北界孟隆及南省臘，與木梳本部實爲懸隔，而屬於木梳。首城同名。在赤道北二十二度五十六分，順天西十八度三十四分。六曰孟金，在孟曩西，其南接律茄，北界錫箔。首城同名。在赤道北二十一度三十九分，順天西十八度五十一分。東瀕南鏗江上游。七曰孟派，在孟金西南，律茄西，孟榜西北。首城同名。或譯作孟平。在赤道北二十一度八分，順天西十九度十四分。西瀕那泥江上游，那泥江北流入抹能江之水也。八曰盧格騷克，或作厓次克，南境東接孟派，北境東接孟金，東北界錫箔，西北界皎澤。首城同名。在赤道北二十一度十五分，順天西十九度三十一分。九曰通基，又名奈恩喬，在盧格騷克之南，東北隅與孟派接壤，部境有奈恩喬湖，一名翠耳湖。眾水所瀦，湖水南出流。順天西十九度二十七分，南距奈恩喬湖十里許。十曰孟榜，在律茄西南，孟派東南，其東南與孟錫特接壤。首城同名。在赤道北二十度四十九分，順天西十九度五十六分。十一曰荷濱，南撣十七部內無名，三小部之一。在孟派南，通基東、孟榜西。首城同名。在赤道北二十度四十八分，順天西十九度十三分。十二曰南和，無名，三小部之二。在荷濱南，通基東，孟榜西。首城同名。在赤道北二十度三十九分，順天西十九度十分。十三曰宛陰，無名，三小部之三。在南和南，通基東，孟榜西南。首城同名。在赤道北二十度二十八分，順天西十九度十分。十四曰賽當，在宛陰南，馬克模西。境內有南丹巴克水，東南流入怒江。壤地褊小，在羣小部中地較腴潤。首城不知何在。十五曰薩加，在通基南，賽當西。首城同名。在赤道北十九度五十四分，順天西十九度二十一分。薩加之北

偏西約六十里，有山喀小部，與薩加連壤，疑即泰勃脫。十六曰派控，在薩加南喀倫尼山嶺部北考之於圖，不見此地名，惟薩加之南喀倫尼山嶺部之西北界外有猛拜小部，或即派控之別名。猛拜。首城同名。在赤道北十九度四十五分，順天西十九度十七分。十七曰薩模厓勒脫，南撣之一大部也。在皎澤南，其西與美克剔拉、厓模昇、品麥南接壤，東與盧格騷克、通基連界，南鄰薩加猛拜。西當江發源部境。境內大鎮頗多，惟不知何爲首城。

又怒東撣人七部：有景東土部者，疆域頗廣。東盡瀾滄，與景坎界，西極怒江，與芒安界，南界暹羅所屬之景邁。各部即明代之孟艮禦夷府也。《紀要》云：孟艮東界車里，南界八百，西界木邦，北界孟連，準今地望，與景東甚合，西人亦云然。本朝亦嘗羈縻及之。乾隆三十一年，設孟艮土指揮使，隸普洱府，後屬於緬。英之併緬也，凡屬於緬者，均收爲屬部，於是景東隸於英，即怒東七撣之一也。首城亦名景東，一作康東，一作克線當。在赤道北二十一度十九分，順天西十六度四十一分。城居山嶺間，跨嶺築堞，以甎爲之，環以溝池，周圍約二十餘里。居民六七百戶，城內有人煙處僅四分之一。寺廟多至二十餘處。部內小部凡三十二，稱爲三十二孟，或作猛，譯言邑也。景東酋置官治之，酋取於民者，無常征，有常備兵三萬人。部境居兩江間，爲兩江間最高處，山峻聳，水奔流。景東之東有景坎部，或作江墾，景東之屬部也。部酋爲景東酋之弟，景東屬英，景坎亦類及之，故列怒東七撣之二。其疆域東逾瀾滄江，與安南之北圻接，北接車里宣慰司。【略】景東之西北有芒浦部，怒東七撣之三。西界怒江，與木梳接。首城同名。在赤道北二十一度五十一分，順天西十七度五十一分。芒浦之北有孟隆部，怒東七撣之四。疆域跨怒江東西，故分倆東、西孟隆。西境接南省臘，東境接孟連宣慰司。【略】首城在怒江西，同名。在赤道北二十二度三十分，順天西十七度四十九分。孟隆之北有麻塔部，怒東七撣之五。疆域略跨怒江之西，西與南省臘接，東接孟連宣撫司。無首城可紀。【略】雲南徼外怒江兩岸，均係石壁，急湍驚瀧，舟行甚險，因之兩岸至絕居人。至景東、芒安以下，水道始暢，隨處有木商佳埠。故以南，怒江之東，舊均屬暹羅。英人因怒江之暢行也，遂爭怒東地而有之。如喀倫尼山嶺部，疆域跨及怒東。馬克模之東南，在怒江東南岸者，有孟摩，美薩公，孟達，孟階特，孟亨等部，皆是也。蓋兩國以水爲界者，水道之利，兩國共之。英人不欲與暹羅共利，必爭得兩岸之地而後已，其用心誠險。其即得香港，又奪九龍，用心亦猶是也。

城市聚落

《萬曆野獲編・補遺・緬甸盛衰始末》 其地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所謂緬中五城也。地在騰衛西南千餘里。

《萬曆武功錄・緬甸列傳上》 緬甸者，古西南夷也。其地故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

《西南夷風土記》 江頭城外有大明街，閩、廣、江、蜀居貨遊藝者數萬。

又 緬甸別有支更城，上建二塔，以金飾之，其下大小寺不可數。猛別城有金塔二，金飾寺數區。

又 〔城郭〕高者不過十餘尺，大小不過三樓里，惟緬甸、擺古、江頭、差宏、闊耳。普坎城中有武侯南征碑，緬人稱爲漢人地方。江頭爲門十二，東入者東出，西入者西出，南北如之，或出入不由故道者，罰之。夾道有走廊，三十里至擺古等溫城，每日中爲市，市之周圍亦有走廊三千餘間，以避天雨。

《明一統名勝志・土司志勝・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古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舊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至元中，屢征服之。後以蒲甘緬王城置邦牙等處宣慰司。皇明洪武二十九年歸附，立今司，其宣慰莽姓。

江頭城，在騰衝西南十五日程。太公城，在江頭城南十五日程。馬來城，在太公城南八日程。安正國城，在馬來城南五日程。蒲甘緬城，在安正國城西南五日程。去大理五十餘程，所謂緬中五城也。

《明太事記・諸國朝貢・平緬甸》 有江頭城，到騰衝十五日。自江頭南十日至太公城，又南八日至馬來城，又南五日至安正國城，又南五日至蒲甘緬王城，所謂緬中五城也。

《明書・方城志・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古西南夷，其地舊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內附，置邦牙軍，明改司。

《滇繫・疆域・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江頭城。在司北，東北去永昌府騰越州十五日程。元至元十九年遣諸王擊緬，分道攻之，拔其江頭城，又于太公城攻其巢穴，拔之，於是金齒與西南夷十二部俱降。《志》云：太公城北去江頭城凡十五日程，馬來城在司□。《志》云：北去太公城八日程，又南五日程爲安正國城。

蒲甘緬城。在司西南。《志》云：城東北去安正國城凡五日程，去大理五十餘程，與江頭諸城爲彼中五城。元至元十三年，以緬酋叛，遣速剌丁伐緬，降其砦三百餘。明年，緬寇蒲甘，復堡金齒，行省丞相賽典赤遣萬戶忽都等迎戰于金齒、南甸，緬

酋敗走。十五年復入寇，又敗去。十九年，命大舉兵擊緬，造船於阿昔、阿禾兩江，得三百艘，進破江頭城及太公等城，明年破緬，始置那牙宣慰司於蒲甘城，命雲南王也先帖木兒移鎮緬。二十五年復還鎮大理。《一統志》作蒲江緬王城，或以爲即緬國故都云。阿若、阿木，即金沙江隨地易名者。

阿瓦城。在司東北，旁有阿瓦河，因名。萬曆四年，緬酋瑞體寇孟養，孟養酋思箇潛發兵至阿瓦河絕其道，據險待之，緬大困。十一年，王師討叛緬，副將劉綎出隴川、孟密，直抵阿瓦。阿瓦酋莽灼與孟密、蠻莫諸酋俱請降。師還，緬復攻阿瓦。莽灼內奔至曩撲塞病死。緬酋復守阿瓦，以拒王師。洞吾城，陸氏《滇記》云：在緬東千五百里，近時爲緬境。東偏要地，常以弟子帥重兵戍守。

普坎。《志》云：在緬甸甸西三百里，旁通蒲甘。《滇記》：諸葛丞相六擒孟獲，復縱使去。獲攜重賂入緬夷木鹿等國，借安都魯兵來戰，大敗，復就擒，自是不復反。武侯乃于普坎立碑紀績，遂班師。按：三國時無緬夷之名，恐未可據。

江橋。在司北跨金沙江上。又有孟霸，亦在司北，皆自司境北出之道也。

桐柏村。在司東八十里。又司東南百十里，地名象腿，皆緬近郊也。又有馬狼、井角等村，皆在江濱，者梗在司東。其相近者又有井梗。《志》云：者梗，竹城茅舍，僅同村落。由此入緬界，過金沙江，舟行至井栖，陸行則至者梗。者梗在阿瓦河北，與阿瓦城甚近。井梗至者梗數十里而近耳。

《續文獻通考・輿地七・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本緬中地，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於蒲甘緬王城置邦牙宣慰司，後廢。洪武二十七年置緬中宣慰司，永樂元年改名。領長官司一，東儻長官司。宣德年置。

《茶餘客話・緬甸》 傅副憲顯自滇歸，語人云：阿瓦城即三江城，舊有甎城一座，高丈餘，周八九里，九門，炮臺二十座。酋長房帖金爲飾，大頭目皆瓦房，小頭目以下皆草房。城內居人約萬家，附郭民約三千家，多有西洋人。城西即大江，東北二面有錫箔江環流，西南一隅通陸路，城市鄉村皆行車。直梗城，與阿瓦城隔江，舊有破城，周八九里，八門。乾隆二十六年始修整，高丈餘。大頭人居住，居房數千，貿易多集此。木梳城，在直梗西一百八十里，甎城，周十里，高丈餘，五門，外有濠溝，寬十餘丈，積水深丈餘，名水城。城內約二萬家，皆草屋。酋長房與阿瓦相等。緬酋或居阿瓦，或木梳。九鈕城，在金沙江邊，去木梳七十里，甎城，周七八里，高七八尺，八門。頭人居住，約萬家，貿易亦多，江邊多船。緬匪兵共萬餘，每名給銀四十兩，購買充當。平時每月每名給穀兩籮，每籮三斗，無餉銀。分中、左、右三營。左漆左腹，右漆右腹，中則全漆。緬俗，三月過年，五月喫齋，至八月十五日止。十六日後放兵四出，搶擄以資衣食。遇出兵，向所轄土司，按戶派夷民爲兵。每戰，使緬兵押夷民前驅迎戰，遇有殺損，亦不愛惜。近與暹羅搆釁，皆水戰，兵船約百隻，緬酋畜象數百隻，給夷民分養。土司襲替，給以象，身故仍收回。輾轉索銀，率以爲常。間亦以象戰。西南民多地闊，前四城外，尚有宴公、白古、董悟三城，皆其所屬。與暹羅接壤。俗尚白，酋長白衣金邊，披髮赤足。民男披抄子，女穿筒裙，冬夏皆單衣。緬地產象牙、棉花、魚、鹽。猛拱產玉石、琥珀。猛密產寶石、碧牙。西波龍章國，峒有銀鑛。

《緬述》 建國之地曰阿瓦，城三重。外城用磚，周十二里，爲門十二。中有木城，周六里，爲門四。商民居之，有街有市，內地之商於彼者自成聚落，曰漢人街。內城環王居，亦用磚，周四里，爲門四，常駐兵數千以守衛。城東北倚山，西南枕江。新街至阿瓦可通舟，計程十數日。其舊都曰木梳城。乾隆間，緬王噠喇爲得楞子所殺，而甕藉牙復敗得楞子，自立於木梳，尋徙阿瓦。

九紐城，距阿瓦四程。乾隆五十五年，緬王孟隕入貢乞封，迎詔使於此。又有城曰直埂，亦商民聚集之所。蠻幕、漾貢，爲南北兩大都會。蠻幕濱江，多滇商。漾貢濱海，多粵商。皆設官，榷其稅。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三 〔光緒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記　仰光，即仰江，亦謂之南緬甸。出口貨物甚富，米爲大宗，去年出口九萬餘噸，值價洋銀四五百萬圓。每包納稅銀一錢八分，約十一包方足一噸，每噸稅銀二兩零。此外玉石、棉花、柚木、牛皮類甚多，收稅更重。田稅亦重於新嘉坡等處。每年入項，除本埠支用外，聞尚溢出金錢三十萬磅解送倫敦。此地一望平陽，可英里二百餘至三百邁，現墾熟田未及三分之一，足稱沃壤。英乘其無備而取之，經營三十五年，竟滅緬甸。今駐英兵，由華城至新街，密邇騰越，大爲近憂。仰光緬人尚守舊曆朔望，頗宗唐風，衣服與中國無異。華人在此者三萬有奇。英、德兩商最大，華商次之。

又　華商華工在仰光者三萬餘人，閩商居三分之一，生意較大，粵人雖多而生意次之。此埠距騰越廳最近，由仰光坐淺水輪船溯流而上，六七日可

到華城，又陸行三四日可到新街，又逾野人山不過三四日，可抵騰越。現英人襲據華城，收餉設戍，直駐新街矣。仰光粵商以新寧人爲最多，建有寧陽會館。此外建立合省公司名目，舉董收費，以備廷請狀師及保護同鄉等事。至此埠英官，向設頭等委員爲最大，屬于加剌吉打總督。

又卷四 〔八月二十五日記〕 英屬南緬甸之都會，譯音曰藍貢，又曰漾貢，《海國圖志》作郎昆，又曰仰光，曰仰江，曰蘭江口，曰琅玕埠。緬都曰莽達拉，一作門得利，又曰曼德來。

又卷五 〔十二月〕二十七日記 緬甸北境，有要城曰八募，在厄勒瓦諦江法音譯作伊拉瓦第江。之東岸，大盈江洋音譯作達奔江，亦曰太平江。之南二啓羅邁當。此係緬甸防中國極邊之要鎮，商務最盛，輪船亦至此而止。八募城中有一街市，中國人呼之曰新街，均係滇商收買棉花、玉石、洋貨、洋鹽之地。八募城名稍有轉音，呼曰蠻暮。蠻暮者，譯言造瓦器之地也。八募之東，尚有兩座舊城遺址。一曰舊八募，在大盈江右岸。一即昔之藏波能勾，佛語呼爲張巴那嘎，係撣人之舊都，爲新坡人所毀矣。自八募至厄勒瓦諦江口，多有緬甸古迹。其間有四大城，曰薩艮，曰阿瓦，曰阿拉馬布拉，曰莽達拉。法音譯作曼德來。四城皆緬甸所嘗建都。其都莽達拉爲最後，而都阿瓦爲最舊。自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至國朝道光二年，有三十五王相繼都此。後經野番之亂，始南遷莽達拉焉。

《出使日記續刻》卷一 〔光緒十七年五月〕初二日記 姚文棟稟稱：緬甸海口之埠凡三處，而仰光扼其要；沿江之埠二十二處，小者二十九處，而阿瓦與新街扼其要。海口商務，閩商主之，沿江商務，滇商主之。粵商生意之大不如閩，人數之多不如滇，等諸自鄰以下而已。

又卷三 〔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記 緬甸海口有三埠：曰暮爾緬，即馬爾達般。曰德瓦，一名吐瓦，曰丹老，本暹羅濱海西境。以漾貢握其總。核計海口華商約二萬四五千人，巨商則閩多于粵。至沿江各埠，生涯全屬滇人。計輪船停泊、裝卸貨客之大埠二十三，小埠二十九。而滇商之衆，首數阿瓦，約萬二千人，次則新街、猛珙，不下五千，其餘各數十百人。至行商貨駝，年常二三萬，秋出春歸。

又 莽達拉，北控八募，南通仰光，全境濱大金沙江，爲北緬會城。南距十二英里爲翁蔑拉布拉，亦緬王舊都也。八募，在太平江口南一英里半，距莽達拉八百六十里，爲緬北第一要區。八募之北稍西八十里爲蠻暮，其河曰蠻暮河，與蠻允連界，中隔野人山。孟拱、坎底均在大金沙江之西。孟養，在坎底東北，與戛鳩江相近，在戛鳩西。孟密，在莽達拉北稍東，瑞麗江之南。南坎，與中國孟卯土司連界，爲緬北要隘。木邦，在南坎東南。省臘，在木邦西南。

又 〔十一月初五日記〕 〔光緒十七年二月〕三十日自嘎爾格達登英公司輪船，三月三日抵仰光。初九日換輪舟，入伊勒瓦諦江。十五日抵阿瓦，緬甸之都城也。二十日換輪舟，二十二日抵新街，洋名八募，通商之要埠也。凡緬甸境內商埠，海口三處，沿江大者二十二處，小者二十九處，其腹地深山之中，商埠亦不下數十處。閩商粵商多在海口，約有萬人；滇商散布于沿江及山中各埠，幾與緬商相埒，約在十萬人左右。此緬甸之情形也。

又卷六 十五日記 緬都莽達拉，距舊都阿瓦城僅三十里。南坎司，與中國猛卯司連界，爲緬北緊要藩籬，距緬都九百八十里。木邦司，在南坎東南，距緬都一千一百二十里。省臘司，在木邦西南，南坎正南，爲緬屬第一富大之司，距都五百五十里。摩娘司，即猛密，在緬都北稍東，瑞麗江之南，距緬都七百七十里，產碧霞犀。八募城，即新街，爲緬北第一要區，距緬都八百六十里，水道輪駛，上六日，下三日。蠻暮城，在新街之北稍西八十里，中隔一河曰蠻暮河，與內地蠻允連界，中隔野人山。孟碑城，在大金沙江之西，緬都西北一千三百里，新街之西稍北四百里。產寶玉、琥珀、象牙等貨，有玉廠、琥珀廠，爲緬西北至珍要之地。坎底司，在大金沙江之西，孟碑城北二百四十里，距緬都一千五百四十里。猛養司，在坎底司東北，大金沙江之西，與戛鳩江相近，在戛鳩西。

又 〔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記 仰光，爲亨塔瓦諦攏古部四屬之一。之會城，英有巡撫駐此。列英國印度海口第三，在赤道北十六度四十七分，京師西二十度二十分四十八秒。江口輪艘如織，貿易極盛。閩粵大商不下萬人，滇商亦十餘家。有八家塔者，前明設長官司地也，建造極古，緬史稱創于周簡王元年。基高一百六十六英尺，頂用鏍金磚，高三百餘尺。大鐘高十六英尺，上鑄史事。

莽達拉，北緬甸北部五屬之一。北控八募，南通仰光，英人新得北緬，以此爲適中之地，遂爲首部。全境濱大金沙江，南北長而東西狹，亦曰蠻得。

昔爲緬都，今爲北緬會城。在赤道北二十二度，京師西二十度二十一分四十八秒。南距十二英里爲翁蔑拉布拉，亦緬王舊都也。紅寶石礦在莽達拉北六十英里高山之中，逼近北撣人之孟密，地名摩谷，多出奇珍，爲地球第一寶礦。八募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十五分，京師西十九度三十五分三十五秒，距太平江口南一英里半。

又卷九　〔十一月二十四日記〕　一千八百二十五年，緬甸始讓阿薩密之地于英，英屬之孟加拉。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始立爲一省，今轄于首康密欣耨。其地在雅魯藏布與搜馬兩江之間，山嶺崇峻，土產米爲大宗。

《緬甸瑣記》　阿瓦城，即三江城。舊有磚城一座，高丈餘，周八九里，九門，礮臺十二座。酋長房貼金爲飾，大頭目皆瓦房，小頭目以下皆草房。城內居民約萬家，附郭民約三千家，多有西洋人。城西即大江，東北二面有錫箔江環流，西南一隅通陸路，城市鄉村皆行車。

直梗城，與阿瓦城隔江。舊有破城，周八九里，八門。乾隆二十六年始修整，高丈餘。大頭人居住，民房數千，貿易多集此。

木梳城，在直梗城西一百八十里，磚城，周十里，高丈餘，五門，外有濠溝，寬十餘丈，積水深丈餘，名水城。城內約二萬家，皆草屋。酋長房與瓦相等，緬酋或居阿瓦，或木梳。

九鈕城，在金沙江邊，去木梳七十里，磚城，周七八里，高七八尺，八門。頭人居住，約萬家。貿易亦多，江邊多船。

又　西南民多地闊，前四城外，尚有宴公、白古、董悟三城，皆其所屬，與暹羅接壤。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緬甸》　商埔，沿江者曰八募、莽達拉、翁蔑拉布拉、阿瓦、哲耿；沿海者曰暮爾緬，即馬爾達般。曰得瓦丹老，而以仰光握其總。計海口華商二萬四五千，閩粵最盛。沿江各埠全屬滇人，滇商之衆尤推阿瓦，約萬二千人，次則八募、孟拱，不下五千。行商貨駝，年常二三萬，秋出春歸。

民族人口

《明一統名勝志・土司志勝・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緬人有數種，有老緬、得楞子、阿瓦，如猛別、雍會、普澣、洞吾、擺古，皆其類也。

《南詔野史・緬人》　緬甸國流入者有老緬、阿瓦、猛別、雍會、普塗、擺古、得楞子等類。

《滇繫・夷屬・緬人》　緬人有數種，曰老緬，曰得楞子，曰阿瓦，如猛別、雍會、普澣、洞吾、擺古，皆其類。大略各以其地名。性貪利好鬥。食不用匙筯。交兵長于鳥銃，其火藥必得中國麥麪（傳）〔搏〕之，其發乃迅疾，且無聲，但其法秘不傳耳。俗好佛。男婦俱以布繫其首，色黑類哈喇。擺古最遠而強。

《出使日記續刻》卷一　〔光緒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記　緬甸稽核戶口，英屬下緬甸約有三百七十三萬人，較諸十年前增多七十萬人；上緬甸約共二百五十萬人。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七・英領緬甸省》　面積十七萬千四百三十英方里，人七百六十萬五千五百六十口。謝《志》云：低地炎熱，五月至十月多西南風，大雨，十一月至四月多東北風，少雨。物產五穀、芝麻、檳榔、靛青、椰子、棉花、甘蔗、煙葉、竹、烏木、紅木、松香、鐵、金砂、紅綠寶石、虎、犀、象牙、蜂蜜、麝香、燕窩。俗奉佛，以白象爲佛前身，卧以絲席，食以金盌，向之膜拜。工藝善鍍金、鑄鐘。慕《志》云：藏書甚富，專以講論神明爲主。許《考》云：地又產琥珀、銅、鉛、錫、石油等。石油出深井，初汲出色青厚，然之出黑煙，蓋未濾清故。盛產堅木梗楠之類，謝、矢《志》云麻栗木。西人稱德克，《講義》作題克，樋《志》作梯克。上海名檜木，造舟楫，累世不朽，多輸入歐洲。其在英屬邊境，爲散司拉塞坎興等種人所居之地，不在以上所言之數，約計面積十一萬英方里，人百四十二萬口。

文化風俗

《嶺表錄異》卷上　蠻夷之樂，有銅鼓焉，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鼓面圓二尺許，面與身連，全用銅鑄。其身偏有蟲魚花草之狀，通體均勻，厚二分以外。鑪鑄之妙，實爲奇巧。擊之響亮，不下鳴鼉。貞元中，驃國進樂，有玉螺銅鼓，即知南蠻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

《太平御覽》卷三五三　《南州八郡志》曰：宋昌郡西南三千里有剽國，以金爲刀戟。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驃國》 古未嘗通中國。魏晉間，有著《西南異方志》及《南中八郡志》者云：永昌，古哀牢國也。傳聞永昌西南三千里有驃國，君臣父子，長幼有序，然無見史傳者。今其王聞南詔異牟尋歸附，心慕之，乃因南詔重譯遣子朝貢。【略】其王姓（困）〔困〕沒長，名摩羅惹。其國相名摩訶斯那。其王近適則輿以金繩床，遠適則乘象。嬪御甚衆，侍御常數百人。其羅城構以甎甓，周一百六十里，壕岸構以塼，相傳本是舍利佛城，城內有居人數萬家，佛寺百餘區。其屋宇皆錯以金銀，渥以丹彩，施以紫纈，覆以錦罽。其俗好生惡殺。其土宜菽粟稻粱，無麻麥。其理無刑名桎梏之具，犯罪者以竹五本束之，撻其背，數至五，輕者三，殺人者戮之。男女七歲則落髮，止寺舍依禁桑門，至二十不悟佛理，乃復長髮爲居人。其衣服悉以白氎與朝霞繞腰而已，不衣繒帛，云出于蠶，而傷生也。又獻其國樂凡十二曲，與樂工三十人來朝獻，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詞意。

《嶺外代答・外國門上・蒲甘國》 蒲甘國王官員皆戴金冠，狀如犀角。有馬，不鞍而騎。王居以錫爲瓦，以金銀裹飾屋壁。有寺數十所，僧皆黃衣。國王早朝，其官僚各持花獻王。僧作梵語祝壽，以花戴王首，餘花歸寺供佛。

《諸蕃志・志國・蒲甘國》 蒲甘國，官民皆撮髻於額，以色帛繫之，但地主別以金冠。其國多馬，不鞍而騎。其俗奉佛尤謹，僧皆衣黃。地主早朝，官僚各持花來獻，僧作梵語祝壽，以花戴王首，餘花歸寺供佛。國有諸葛武侯廟。

《文獻通考・四裔考七・驃國》 古未嘗通中國。魏晉間，有著《西南異方志》及《南中八郡（志）》者云：永昌，古哀牢國也。傳聞永昌西南三千里有驃國，君臣父子長幼有序，然無見史傳者。今其聞南詔異牟尋歸附，心慕之，乃因南詔重譯遣子朝貢。

又 其王姓困沒長，名摩羅惹。其國相名摩訶斯那。其王近適則輿以金繩牀，遠適則乘象。嬪御甚衆，侍御常數百人。其羅城構以甎甓，周一百六十里，壕岸亦構以甎，相傳本是舍利佛城，內有居人數萬家，佛寺百餘區。其堂宇皆錯以金銀，幄以丹彩，施以紫纈，覆以錦罽。其俗好生惡殺。其土宜菽粟稻粱，無麻麥。其理無刑名桎梏之具，犯罪者以竹五本束之，伏犯者撻其背，數止五，輕者止三，殺人者戮之。男女七歲則落髮，止寺住桑門，至二十不悟佛理，乃復爲居人。其衣服悉以白氎與朝霞繞腰而已，不衣繒帛，云出於蠶，爲傷生也。獻其國樂凡二十二曲，與樂工三十五人來朝，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詞意。

《異域志・蒲甘國》 其國至富。自大理五千〔程〕至其國，自宮裏國六十程至之，隔黑水淤泥河，西番諸國不可通。國王戴金冠，金銀飾屋壁，以錫爲瓦用，華麗之甚。

《明一統志・雲南・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風俗：有屋廬以居，舟筏以濟。《元史》：其人有城郭屋廬以居，有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又次用檳榔葉。性柔而詐。《郡志》：緬人形陋體黑，性柔而詐。其酋號曰卜剌浪。男子善浮水。夏熱，穿（洗）白窄袖單衣，冬寒，穿白兜羅錦衣，仍用莎羅布二幅合之纏于上，以爲飾。其富者出入着大袖，白布衫。男子綰髻於頂前，用青白二色布纏之，婦人綰髻於後，不施脂粉。男女皆和白檀、麝香、當歸、姜黃末塗于身及頭面以爲奇。其酋長出入乘平轎，或騎象。坐則在前，從者圍後，皆席地。事佛敬僧。同上：緬人專事佛敬僧，立阿瓦、剌城、邦啞、直根等寺，莊嚴甚整。有大事則抱佛說誓，質之僧然後決。

《三才圖會・地理・緬國》 其人有城廓屋廬以居，有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又次用檳榔葉，蓋譯而後通。至元八年，大理鄯闡路宣慰使都元帥府遣使招諭其王，不至。【略】皇明洪武二十九年始歸附，立緬甸軍民宣慰使等司。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緬》 其人有城郭屋廬以居，有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又次用檳榔葉，蓋譯而後通。

《咸賓錄・南夷志・緬甸》 其地自司治東北至雲南布政司凡三十八程。有城郭廬舍以居，有象馬以乘，有舟筏以濟。人形陋體黑，性柔而詐。男子善浮水，綰髻於頂前，用青白〔布〕纏之。婦人綰髮於後，不施脂粉。男女皆合檀、麝、姜黃，當歸塗體以爲奇。事佛敬僧，有大事則〔拖〕〔抱〕佛說誓，質之僧然後決。進上文字用金葉，次用紙，又次用貝葉、檳榔葉。

《萬曆野獲編・補遺・緬甸盛衰始末》 其夷柔而詐。屋廬、象馬、舟楫之類俱備。又製緬鈴，爲媚藥中第一種，其最上者值至數百金，中國珍爲異寶。男子善浮水，綰髻於頂，以青白布纏之。婦之髻綰於後，不施脂粉。專事佛，有大事則抱佛說誓，或詣僧決之。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書之，次用貝葉，謂之緬書，西南諸夷文契皆用之。其國最爲廣大，本朝洪武間遣使往

諭，尙稱爲緬國，二十九年始內附入貢。永樂元年，緬甸頭目那羅答，遣使郎尋蹇來朝貢方物，以木邦、孟養阻遏貢道爲辭，上優詔答之，爲開立緬甸宣慰司，以羅塔爲宣慰使。

《萬歷武功錄・緬甸列傳上》　有城郭屋廬以爲居。出入乘象馬，水行舟筏，皆類漢。有文書，常通章奏用金葉，次紙，次貝葉，次檳榔葉。其俗男子綰髻於頂前，用青白布纏之。夏則衣（洗）白窄袖單衣，冬則衣白兜羅錦，而以莎羅布二尺合之纏于首，以爲飾。婦人綰髻于後，不施脂粉。男女皆形陋而體黑，然必合白檀香、麝香、當歸、姜黃末塗於身及頭面以爲奇。柔而能詐，其天性也。其酋長名曰卜剌浪，出入乘平轎或象，坐則在前，從者圍後，皆席地。富者出入亦衣大袖白布衫。自酋長以下咸善水。其俗尤好佛敬僧，嘗立阿瓦、剎城、邦啞、直根諸寺，粧飾甚嚴。有大事則抱佛爲誓盟，必質之于僧然後決。前是永昌建都督一人，以隔絕漢夷，故自古無緬患。其後或參將一人，或守備一人，且往來金滄間，相去五六百里，由此與諸夷酋遠，諸夷酋能入邊，而我又不能深入諸夷酋，自是諸夷酋一旦有忿爭及承襲之事，欲皆不請于邊吏，而寧請于緬。

《西南夷風土記》　緬人男女，自生下不剃頭髮，以白布纏之。陽物嵌緬玲，或二或三。

又　緬人崇佛教，凡罪人（顧）〔願〕舍身爲僧者，即止不治。莽瑞體治亦尙寬，有人犯法當死，亦不加刑，惟乘以小舟，量載飲食，置于海洋之外，聽其漂沒自盡，間亦有遇救者，然終不敢返故土也。應理性極慘刻，凡有罪者，群埋土中，露頭于外，以牛耙之，復覆以柴草，舉火焚之，彼自縱觀以爲樂。

又　俗尙佛教，寺塔徧村落，且極壯麗。自緬甸以下，惟事誦經，俗不殺牲，所以鳥獸與人相狎。凡有疾病，祝佛以僧代之，或一年、二年、三年，募人爲之。

《明一統名勝志・土司志勝・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地方平衍數千里。性好鬥而貪利。食不用匙筯。交戰長于鳥銃。色黑類哈喇。男短衣長袴，勢嵌緬鈴，行聲謖謖，然別有一布護之。

又　其國恃（金）沙江爲險，江岸闊五里餘，水勢洶涌，地形廣衍。《元史》云：其人有城郭屋廬以居，有象馬以乘，舟筏以濟。事佛敬僧。有阿瓦、剎城、邦亞、直根等寺，極其莊嚴。有大事抱佛說誓，質之僧然後決。

《滇略》　云：緬甸，古朱波地，亦曰禪，亦曰驃，至宋謂之緬。在騰衝西南千餘里。其人柔而詐，色黑如漆。男子善浮水，綰髻于頂，以青白布纏之。婦綰髻于後，不施脂粉。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書之，次用紙，次用貝葉，謂之緬書。其國雖廣大，近亦衰弱，爲木邦、孟養所殘破也。其酋號卜剌浪。酋長出入乘平轎，或騎象，坐則從者圍繞其後，皆席地。男子皆和白檀、麝香、當歸、姜黃諸末塗身體及頭面以爲奇。漢謂之禪國。和帝永元中，其王雍由調遣使朝賀，獻新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即大秦國也。唐謂之驃國，貞元八年，驃國王及其弟來朝，亦獻其國樂十二曲與樂工三十人。

《明大事記・諸夷朝貢・平緬甸》　其俗柔詐慓悍，長于鳥銃，有火藥，必得中國麥麵（傳）〔摶〕之，發乃迅速且無聲，法秘不傳。與麓川俱倚金沙江爲險，一水可達，世姻世仇。有鹽利，海商所集，諸國皆仰給焉。

《南詔野史・緬人》　長於鳥銃，其火藥用麥麵（傳）〔摶〕之，迅疾無聲。又有緬目者，稱爲莽紀，斷髮文身，漆齒穿耳，蟒衣跣足，頭帶紅緞一方，性喜花草。

《明書・方域志・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其地頗平沃。性柔而詐。事佛敬僧。有城郭、室廬、舟楫、器頗精巧，自有緬字。

《滇繫・夷屬・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其俗柔詐獷猂。有屋廬以居，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次用檳榔葉，謂之緬書。男子善浮水，綰髻頂前，用青白布纏之。婦人綰髻頂後，不施脂粉。事佛敬僧，有大事則抱佛說誓，質之僧然後決。

又　古蹟：有江頭城，至騰衝十五日；太公城，在江頭城南十日；馬來城，在太公城南八日；安正國城，在馬來城南五日；蒲甘緬王城，在安正國西南五日，所謂緬中五城也。

（幷見《天下郡國利病書・雲貴交阯・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續通典・邊防二・驃國》　驃國，在雲南徼外。其王自號突羅朱，青甓爲圓城，有十二門，四隅作浮圖。俗奉佛法。以金銀爲錢，形如半月，號登伽佗。無膏油，以蠟雜香代炷。唐德宗貞元中，其王雍羌聞南詔歸附，遣使獻歌曲，因遣弟舒難陀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皐，獻其國樂。皐譜次其聲，進

諸朝。詔授舒難陀太僕卿。

《續通志・四夷傳六・驃》　驃王姓困沒長，名摩羅惹。其相名摩訶思那。青甓爲圓城，有十二門，四隅作浮圖。其俗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民七歲祝髮止寺，至二十不達其法，復爲民。唐時，南詔兵彊，與驃地接，常羈制之。貞元中，驃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異牟尋遣使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皐請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于是皐作南詔奉聖樂。雍羌亦遣弟舒難陀獻其國樂。上古八音，皆以木漆代之，用金爲簧，無匏音，惟驃得古製，其樂五譯而至。德宗授舒難陀太僕卿，遣還。太和六年，南詔掠其民三千，徙之柘東。

《滇小記・緬程》　其俗柔詐慓悍。居屋廬，陸乘象馬，水濟舟筏。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次用檳榔葉，謂之緬書。男子善浮水，挽髻頂前，用青白布纏之，婦女挽髻頂後，不施脂粉。事佛敬僧，有大事則抱佛說誓，或詣僧誓之然後決。

又　古蹟：有江頭城，至騰衝十五日；太公城，在江頭城南十日；馬來城，在太公城南八日；安正國城，在馬來城南五日；蒲甘緬王城，在安正國城西南五日，所謂緬中五城也。

《緬述》　歲十有二月，四閏月爲一時。有春，有夏，有冬，無秋。單月大建，雙月小建。度歲無定日，三年一置閏，閏皆在五月。推測星度，亦能知日月薄蝕，惟時刻秒分不能無差耳。

歲朝以水澆佛，次及王及妃，王子王孫，大小官屬，無不澆洗。軍民男女相見，亦皆以水互洗。如是者三日，謂之恭喜。又以大竹，長丈餘，實火藥其中，以火然之，升於空，如中國之爆竹。墮入屋上，常壞屋壓斃人，羣向其家稱喜，謂之成佛上天。

五月至八月謂之齋月，國中禁煙酒，不宰殺，不嫁娶，不理詞訟。自王以下皆素服禮佛，廣行善事。

七月，王視水師於江上，王妃及王子王孫、大小官屬咸與焉。舟師有金船、紅船、黑船之分。合操三日，犒賚有加，是爲行慶大典。

八月朔至晦日止，國中廣張燈樂，晝夜嬉遊，士女駢闐，歌笑無忌，略如中國之元夜節。

九月朔，居民戶外皆立燈杆。杆上懸燈，累累如貫珠，多者一戶立數杆，照徹街衢，月盡乃止。十五日夜，爭以橄欖拋屋上，用祓不祥。

十一月，王閱兵於演武場，妃及王子王孫、大小官屬皆與操練，犒賚儀與視水師同。

十二月十五日夜，自王以至於國人，皆用香燭、糯米、羹湯供禮緬佛，以除冬令。王居梁柱皆用金漆，壁用香木，飾以珠寶，瓦用錫。殿上設王座如塔，每視朝，與妃同坐其中。殿凡三十二間，皆有樓，樓梯凡六。前左有佛骨金塔，右有鐘鼓樓。衆官上殿，皆去鞋跣足，俯伏白事。

王妃有正宮、東宮、西宮，以下衆妃常八九人。正宮必親支宗屬，東、西宮或親屬，或大臣之女。惟正宮與王同居同飲食。東、西宮以下皆別居外殿，不得舉火，飲食皆外家供給。

王妃侍王寢，有掌宮婆記注日期，身有妊，即報。王子多者常數十人，長即別居。惟正妃所生得嗣位，餘則以母寵爲貴賤。王子未嗣位以前，曰恩也，猶華言世子也。

王之左右，有史官記言動。書畢，即藏於匱中，王不得啓視。

官制，極貴者曰四大繖。繖亦作萬。其次有繖島。亦作萬綃。有絆繖、清繖、稿繖、梗繖、有瑞歹繖、雞繖、苗繖、講繖、腦繖、夜繖，有線那繖、痛母戁繖，有達也厥蘇紀，有直也墮紀。在外者曰紐繖。紐亦作繆。紐繖之屬，有借改，有直也紀，有那看。亦作那看馱。武官世襲者曰繆息紀。四大繖協理朝政，蓋其國相也。紐繖分地以治，得專賞罰，爲一方之大吏。又有緬軍師，秩視紐繖稍次，而禮遇過之。

國中議事有公廨，謂之魯馱，亦曰魯上。

王視朝，服小袖扣金袍，冠金甕帽，履尖頭金鞋。冠履俱以寶石爲飾。冬服金甲胄，亦多飾珠寶。平日燕居不衣冠，纏首以布或帛絹，無定色。裹體則以通幅帛絹，自肩及膝皆可蔽，謂之抄子。王子以下盡如之。布帛廣狹長短無差等。

王子、王孫、大小官屬，朝服俱冠甕帽，服大袖大領衣。王之親屬用錦緞。四大繖以下俱用倭緞，色用紅，惟緬軍師衣冠得用白。其國制尚白，殊禮也。王坐之四隅，張曲柄白繖二。王子以下，張金繖，自八柄以至一柄，各有差。冠上簪金花，胸前繫金纓花，自十二朵以至三朵，纓自十六股以至三股，亦有等。惟王子王孫不簪花，甕帽上冪以金網。文官朝謁，執蒲扇，

如搢圭笏。武官捧佩刀，刀之飾亦有別。

王出乘象轎。或賜大臣象，以象多者爲貴。王子王孫乘金轎。四大緟以下乘綠轎。繆息紀、借改各官皆騎馬，有鞍無蹬，以足大指夾扁紅豆代之。內地之商，公舉一人爲客長，亦得乘轎，舁轎皆四人，或乘車，駕以馬，亦用人車，式如內地，有四輪，有兩輪。

王妃朝服，戴金冠，飾以珠寶。服扣金衣扣，金桶裙。王子及四大緟妻亦如之。其餘命婦不戴冠。衣裙以花素別貴賤。命婦朝妃，月必數見，見必以贄，亦有時見王。

甕帽豐下銳上，如優戲中之中軍帽，多飾珠寶，五光燦然。桶裙如古帷裳之制，有襞積，無殺縫。鞋如靴子。王之宗屬皆食采地以自給。四大緟以下皆無俸，官於內者，取給於外。外之紐緟，必納銀而後可得。銀之多寡，視地之肥瘠。漾貢、蠻幕，其最沃也。歲納有常數，王取其八，官取其二。外官受代，必先期潛遁，否則必爲新官所窘辱。

又　男女皆蓄髮，男盤髻於額角，女矗髻於頂心。人皆漆齒。以針刺其身，作鳥獸花卉形，塗以硃墨，漆成紅黑文，以文多爲貴。女子穿耳爲大禮，戚鄰餉儀以稱慶，耳不綴環瑱，以金銀筒塞其孔如拇。上披抄子，下圍桶裙，男女皆無褌。

男子欲識字，必投緬寺爲和尚弟子，習誦經，其禮甚鉅。後欲還俗，亦聽其便。王子亦有和尚師傅。字母凡三十五字，每字連十二字，一字又轉十二音。初學又有十九字，多喉音。

緬和尚極尊。國中犯法者，王不得以私宥，惟乞和尚以黃單覆之，即免死，度爲和尚。和尚衣食皆民供給。子爲和尚，父母有跪而進食者。

寺院多建寶塔，富者捐金銀珠玉埋置其中，或密埋他處，不令子孫知，謂留待來生受用。又有奇珍異寶，多割臂肉納其中藏之，創合處隱然隆起。民居以竹爲壁，上蓋木片，中搭地樓。漢人街多掘地窖。以竹木易致火，故火禁嚴，午炊畢，即有頭人挨查。以雞毛帚撣竈中，有火則治以罪。不然燈燭。

俗好水嬉，男女浴水中日數次。王子襲位，亦有洗頭大禮。

男女不習擔荷，舁物者皆戴於首。男工負販，女習紡織。緬布、緬紗皆細密。男女以兩手抱臂稽顙爲恭敬。見貴官上人則蹲身，示不敢比肩也。

食飯不用箸，以手撮入口。飲用勺。坐卧皆席地，或藉以藁，無茵褥。

婚姻無媒妁，男女許自擇。無嫁娶禮。貴而有力者，別營新屋，男女同移具居之。無力者，贅入女家。衣飾之具皆男治。婦人事夫極謹，飲食必跪進。惟離逿亦甚易，不合則去，無留戀。男子出，婦給銀如干。婦棄其夫則倍之，皆有定數。七日後，男得再娶，女得別嫁。

婦人犯姦，罰銀與其夫，亦有定數，即聽判從姦夫去。命婦有犯，罰倍於民妻。惟王妃宮屬有犯，死無赦。民間有殺姦者，亦勿論。

盜禁最嚴，無問贓數之多寡，即盜一針，亦論死。事主殺盜者勿論。人命訟至官，不抵罪，惟斷銀給死者之家。鬥毆以動手之先後判曲直，曲者罰銀與直者，傷重則銀增，傷輕則銀減，增減之數亦有定。戶婚田土皆入銀於官，多者勝，寡者負。

兩造涉訟，各請一訟師對簿，斷定之後，或改請訟師覆對，亦可翻斷，但欲覆對，必先入銀於官。

詞訟案牘及民間簿籍，皆以白石粉書棕皮或黑紙上，事畢即拭去。惟官有奏記於王，及與內地文移，用墨書白紙。其王與督撫移文，紙墨尤倍精潔。

刑有大辟，有丟桶。丟桶者，置水牢，以待重罪之犯。親王大臣犯死罪，縛置甕中，緘其口，沈之江心，不加刑戮。笞用籐，夾用竹，初夾腿，次及腰腹，次及胸，終不承，則夾頸，及頸，則死矣。

宰殺有禁，煙酒有禁，惟不禁賭。設賭局，以官領之，收什一之利，如賦稅然。負者或不償，官爲勝者追比。

漢人與夷人訟，必與客長共聽之。漢人直，則治夷人以罪。夷人直，則罰漢人以銀。罰有不從，則解送內地治罪，無敢擅刑。

漢人娶緬婦，不同歸。歸之日，婦棄其夫去。生男歸父，女歸母。

市物不用錢，代以鉛，或以鹽米。鉛市賤，銀市貴。多寡之數，一曰得，二曰勒，三曰悚，四曰列，五曰阿，六曰巧，七曰苦屯，八曰喜，九曰果，十曰得旦，百謂之鴉，千謂之痛。輕重之數，一分謂之蕊，四蕊爲一拇，十拇爲一甲，十甲爲一亢，十亢爲一砆。物之重者以砆計。砆讀專藹切。字書：砆字音朴，非數名。漢商客緬以意假借之。得、勒皆上聲。

古亦有音律。漢唐時皆進樂於中國，如韋皋所譜奉聖樂，今已失傳。惟口琴、蘆笙、銅鼓、鐃鑼之屬，歲時歌舞，用以合奏，亦尚婉轉可聽。

疾病尙祈禳拜佛誦經，多行善事。醫者有按摩法，藥有丸散，無湯劑。治跌打損傷，多飲臭魚汁。

占卜用雞骨，或用茅草，亦靈驗。

喪葬之禮，王薨，國中齋戒持服七日。妃及王子卒，亦如之。官民有喪，其子孫亦齋戒持服七日。鄉鄰有喪，皆助以資，無資者，助以力，有不赴者，衆議罰。

王與妃用火葬，瘞殿內。新王嗣位，別營宮室以居之。王子以下瘞城外，或兼用水葬。惟下賤及刑辟死者不得用火葬。火葬焚其骨，水葬沉之江。王瘞骨以金罐，次以帛，次以布。築墳如浮屠，內有碑記。

《淸一統志・朝貢各國・緬甸》 風俗：居有屋廬，濟用舟筏，乘象馬，識文字。《元史》：緬人有城郭屋廬以居，有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又次用檳榔葉。綰髮文身以爲飾。《明統志》：緬人形陋體黑，性柔而詐。其酋號曰卜剌浪。男子善浮水。夏熱，穿白單衣，冬寒，穿白兜羅棉衣。其富者出入著大袖白布衫。男子綰髻於頂前，用靑白二色布纏之。婦人綰髻於後，不施脂粉。男女皆和白檀、麝香、當歸、薑黃末塗於身及頭面以爲奇。其酋長出入乘平轎，或騎象。坐則在前，從者圍後，皆席地。事佛敬僧。《明統志》：緬人專事佛敬僧。立阿瓦、刹城、邦啞、直根等寺，莊嚴甚整。有大事則抱佛說誓，質之僧然後決。吉事用樂。其樂有皮鼓、笙簫、銅鑼、瑣琮之屬。國中設樂人肄習，惟奉上用之。

《出使日記續刻》卷六 〔光緒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記〕 緬甸巴瑪至南奔河之電綫，將次告成。成後，距中國蠻允電綫局不滿一百英里，中國卽可引長華綫以與英綫相聯。華英通信，又多一綫矣。

又 〔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記 光緒十七年，全緬民數七百七十萬人。通國崇奉佛教，約五分之四，民之有學者大半信佛。其外，回教及天理天性教，約居十之一，印度教與耶穌教，亦居十之一焉。

《南中雜說・緬甸蠱》 尤可怪者，緬人之蠱不用藥，而用鬼。世傳神呪，能于四月十九日呪牛皮如芥子，號曰牛皮蠱；呪犁頭鐵亦大如芥子，號曰犁頭蠱。下蠱之法，不需飲食，但藏芥子于指甲之內，對人彈之，藥已入腹矣。然不肯無故藥人，必無賴客子侵其妻妾，勒其貲財者，乃以此法治之。漢人中毒而還，彼又計其道里之日月，復誦神呪，則蠱毒大發，肌瘦而腹脹數月而死。

《緬甸瑣記》 緬俗，三月過年，五月喫齋，至八月十五日止。十六日後放兵四出搶擄，以資衣食。遇出兵，向所轄土司按戶派夷民爲兵。每戰，使緬兵押夷民前驅迎戰。遇有殺損，亦不愛惜。近與暹羅搆釁，皆水戰，兵船約百隻。緬酋畜象數百隻，給民夷分養。土司襲替，給以象，身故，仍收回。輾轉索銀，率以爲常。間亦以象戰。

又 俗尙白，酋長白衣金邊，披髮赤足。民男披抄子，女穿筒裙，冬夏皆單衣。

《緬甸志》 其國賦稅如東方中國之法，以田地錢糧爲正供，此外征收外國貿易稅餉，不作正項，別貯內庫。傳聞國王與西洋搆（畔）〔衅〕，講和，津貼英吉利軍兵餉，嗟咄立辦，可見其國之富。政事大略與東方各國相同。權柄專制於王，百官不得專擅。所用律例，皆合中華、印度兩國之律，參酌損益而行。職官若翁疑士，若敬翁多士，若阿達翁士，皆在國都，助王理政。幷有律官出外，分轄各部，征收賦稅，解都供餉。部民有事，先赴訴麥翁衙門，次始上控於羅都衙門，由羅都而達於王，以判斷之。有烙鐵之刑，有呪詛之法，斟酌施用，與印度略同。印度外緬甸與暹羅、安南三國，俱與印度交界，歐羅巴人統謂之印度外。咸知文字，惟緬甸語音龐雜，有用佛語，有用撻撻里音語，有用中國音語，參雜而成，歐羅巴人不能分其句讀，望之如一長句，說寫俱難。書籍皆編貝葉，國王則以象牙爲篇頁，以金飾邊，貯以描金盒，幷有雕刻成字而金飾之者。藏書雖富，專以講論神明爲主，而史記、音樂、醫學、畫譜，謂之雜說小書。惟安南文學獨遵中國，較緬甸、暹羅爲深奧。緬甸屋舍最陋，以竹插地，用藤繫架，用蓆作牆，而苫覆之，卽謂落成。大者不日可完，小者頃刻立就，雖潦草而便易。風雨坍塌，旣無推壓之虞，回祿遇遭，亦無蕩貲之戚。伊底河發源西藏，南流經緬甸之麻羅城而入海。伊底河卽雅魯藏布江，卽大金沙江也。

《緬甸考略》 國中迭經侵削，死亡枕藉之餘，子遺人民僅得四兆。軀幹修短適中，顏面稍形黧黑。男女畜髮甚長，皆綰髻，男子頂前，女子頂後。居恆露頂無冠。尊者之冠，前高聳而後斬削。男女皆穿雙耳，貫金銀環以爲飾。男子服長而窄，束以巾，長至丈有七八尺。女子上衣下裙，略短而較寬。賦性悍勇多詐，懈怠成風。飲食尙節儉，席地無箸，與暹羅同。王宮富麗，民居窪陋。植木地上，以藤繫架，簟蓆爲牆，覆以苫茨。大者不日可成，小

者頃刻立就。民樂爲之，取其便也。俗尚佞佛，赴廟燒香，合十膜拜。每逢大會，踵趾相接，舉國若狂，爭先効力。有大事，必抱佛賭誓，然後可決。建廟、造塔、塑像等役，卽貧窶之家莫不慨然捐助，多方稱貸勿恤也。僧人黃衣髡首，沿塗乞食，狀貌可憐，而國中奉以爲師。男童七歲以上，皆削髮入寺，課讀佛經，兼習詩詞，經史之學則概付闕如。二十歲左右始准還俗，各隨其業。治斯民者，君王懍嚴臨上，操生殺之權，綜攬朝綱政事。下有親政大臣、輔政大臣、副理政事、通事臣各一員。部有帥，郡有守，又下則有土司、調司等職。祿無常制，故賄賂公行，肆無忌憚，殊非民生之福也。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緬甸》 緬民七百餘萬，多奉佛教，亦有回教、天理天性、印度、耶穌教，不過十之一二。

又 緬人謂主爲孟，故其酋、其地多冠以孟字，如孟雲、孟拱，不能悉數。諸葛武侯南征僅及永昌、牂牁諸郡地，而緬地有武侯廟，說者謂孟獲實緬酋，蓋二千餘年土俗猶不改云。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緬甸》 緬甸人民，身軀修短適中，顏面稍形黧黑。男女畜髮甚長，皆綰髻，男子頂前，女子頂後。居恒露頂無冠。尊者之冠，前高聳而後嶄削。男女皆穿雙耳，貫金銀環以爲飾。男子服長而窄，束以巾，長至丈有七八尺。女子上衣下裙，畧短而較寬。賦性悍勇多詐，懈怠成風。飲食尚節儉，席地無箸，與暹羅同。王宮富麗，民居窪陋。植木地上，以藤繫架，簟蓆爲牆，覆以苫茨。大者不日可成，小者頃刻立就。民樂爲之，取其便也。俗尚佞佛，赴廟燒香，合十膜拜。每逢大會，踵趾相接，舉國若狂，爭先効力。有大事必抱佛賭誓，然後敢決。建廟、造塔、塑像等役，卽貧窶之家莫不慨然捐助，多方稱貸勿恤也。僧人黃衣髡首，沿塗乞食，狀貌可憐，而國中奉以爲師。男童七歲以上皆削髮入寺，課讀佛經，兼習詩詞，經史之學則概付闕如。二十歲左右始准還俗，各隨其業。

《康有爲遺稿・列國游記・緬甸國記》 國人皆崇佛教，僧寺不舉火，皆沿門乞食。僧之規模悉依古制，其佛教之興，較暹羅尤優。暹羅敬僧唯謹，敬佛稍怠；緬甸則敬佛唯謹，敬僧尤不怠也。緬僧戒律最嚴，卽如不捉持金銀寶物戒，悉皆依律而行。若暹僧者，竟有賭博之事，優劣可知矣。

又 風俗：人體類中國，稍黑瘦，有名無姓，男女滿頭蓄髮，上着短衫，下圍水幔，赤腳，或着木屣。男人以雜色綢帕裹頭，女人則無。婚姻無媒妁，男女自配，男贅女家。近有漢人于彼婚娶，竟有數世不返中國，而子孫已化彼類者，其中國之語言、文字皆不知也。人死則火化，今漸有殮棺埋葬者，效中國之禮也。人死後七日即不問矣，亦無祭祀之禮。若有喜、喪等事，則營齋供僧，以袈裟應用物件布施。俗人俱受三皈五戒或八戒，最喜買花供佛，一月四次。僧俗俱受一食，法名唔保總。生子例皆出家，或有還俗，任其自便。僧以五月十五日爲結夏安居日，至八月十五日解夏，亦古制也。其佛教之事大概與暹羅同。秧崗有大金塔，名雖得公，高二十餘丈，貼以飛金，金光燦爛，迥出重霄，塔基圍千餘步，四圍以小塔、亭閣環繞，其燒香散花恭敬禮拜，男女老幼接踵往來，日夜相繼不絕。據云此塔係佛初成道坐菩提樹下時，有二商人以麨蜜奉佛，佛說皈戒，二商欲求表記歸國供養，佛隨以手取髮數根付與商人，商人回國造塔供養，即此塔也。由雖得公塔之南二里餘，有塔高十餘丈，先是英人得據秧崗之地，商務漸繁，後因築路造屋，此塔礙于基址，英人欲毀之，即命匠搭架，將欲拆毀，匠工相繼跌死。英人復又用炮火擊之，且云佛若有靈，我必不能毀此塔；佛若無靈，此塔必被我所毀。塔若毀，則佛無靈也；佛無靈，則佛自身尚不能保，何能令人作福耶？言已，即擊之，霎時人皆自斃，塔無摧損，由是英人稍有敬懼之意，卽于塔之周圍樹以鐵欄干，格外保護焉。其他處佛塔遍地皆有，以數萬計，佛像以白玉石琢成。有銅佛像高丈餘，係咦堪王所造，據云造此像時佛尚在世，未曾涅槃，因門翁幾約滅咦堪，奉迎而歸，現供于曼嗒哩，僧俗禮拜接踵而至。其國中戶口，余未詳悉，雲南商賈約千餘，閩廣人約二千餘，其餘印度崩哪、擺咦各不下數千。居民房屋蓋以茅草，僧寺則以木板爲之。天時極炎熱，寒冬時似中國初夏氣候。

又 文字則用三十三字爲母，最易習學，蒙童習三四月能通。言語另自一種，與諸國不同。

經濟物産

《太平御覽》卷九八一 《廣志》曰：鷄舌香，出南海中及剽國。

又 《廣志》曰：艾納出剽國。

《明一統志・雲南・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土産：象、馬、樹頭酒、樹類

椶，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掌。土人以麵納罐中，而以索懸其罐於實下，劃其實取汁，流于罐以爲酒，名曰樹頭酒。或不用麵，惟取其汁熬爲白糖。其葉即貝葉，寫緬書用之。椰子、石油、自石縫流出，臭惡而色黑，可搽毒瘡。白氈布、兜羅綿。

《咸賓錄・南夷志・緬甸》 產有白氈布、兜羅錦、樹頭椶、其實汁可作酒，葉即貝葉也。石油可療惡瘡。爲異。

《萬曆武功錄・緬甸列傳上》 其土所產則犀、象、馬，其珍異則金、銀、寶貝、白氈、兜羅錦、椰子、樹頭酒、石油。

《西南夷風土記》 緬甸所屬，地名孟浩，有樹葉如車蓋，彼土民取之代瓦蓋屋。茶山、光腦產魚，古竹節長丈餘。蠻莫山中多連理。潞江以外，道傍草皆自糾結，謂之揪頭，瘴發則如此也。迤西溪壑之間，有草如蘭，吐穗開花，狀如胡蝶，卸則隨風飄颺，直上爲眞蝶矣，附于高木仍爲花，結子可噉。

又 緬甸金佛寺有佛果樹，結實類人頭也。芭蕉、檳榔實如盌而尖，味皆香美，取以供佛。

又 緬甸有鳥，四足，肉翅，大如鵝，其鳴似鶴，能飛而不能遠。其雛胎生，飛行則負雛于背。不踐稼穡，不食生蟲，殺之必見不祥，故千百爲群，人亦不敢相害也。

又 緬甸所屬地方名板楞，野生嘉禾，不待播種耘耨，而自秀實，謂之天生穀，每季一收，夷人利之。

又 緬甸有山名波羅，四面皆絕壁，獼猿不能升。厓顛有莫結子，纍纍相貫。土人于厓下誦經禮拜，其子自墜。抽去其心，引繩穿之，則數珠也。

《明一統名勝志・土司志勝・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其土產：象，緬地名擺古，距永昌可四千餘里，莽酋居焉。得象，馴而習之，以供戰陣。其梟者直千金，貢象可三百金。景東土官當畜以備宣索。琥珀，產緬曩諸西夷地。相傳松脂入地千年所化，又云楓木精液凝成。其直，血珀及杏紅爲上，金珀次之，蠟珀最下，又其下者可供藥餌而已。宋劉裕南征時，寧州獻琥珀枕，裕大悅，聞能治金創，碎以給將士。今重三五兩以上者，卽不可多得矣。赤藤，直可爲杖，緬婦篾之以爲腰飾。

又產樹頭酒。樹類椶，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掌。土人以麵納罐中，懸之樹下，劃其實，使汁滴罐中，卽成酒。或不用麵，惟承其汁，可熬爲糖，正白。其葉用以寫緬字，卽貝葉也。又產小茄，如拇指，可以散毒，小者尤佳。

《湧幢小品》卷三一 隆、萬間，緬甸有鳥，四足而肉翅。其大如鵝，其鳴似鶴，能飛而不能遠。其雛胎生，飛行則負雛於背。不踐稼穡，不食生蟲。殺之必見不祥。

《天下郡國利病書・雲貴交阯・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其產象、犀、馬、椰子、白氈布、兜羅綿。樹類椶，高五六丈，結實如掌，土人以麵納罐中，以索懸罐于實下，劃實取汁流于罐以爲酒，名曰樹頭酒。或不用麵，惟取汁熬爲白糖。其葉即貝葉，寫緬書用之。石油，自石縫流出，臭惡而色黑，可塗毒瘡。

《滇繫・夷屬・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其產象、犀、馬、椰子、白氈布、兜羅棉。樹類椶，高五六丈，結實如掌，土人以麵納罐中，以索懸罐于實下，劃實取汁，流于罐以爲酒，名曰樹頭酒。或不用麵，唯取汁熬爲白糖。其葉卽貝葉，寫緬書用之。石油，自石縫流出，臭惡而色黑，可塗毒瘡。

《廣輿記・外譯・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土產：象、樹頭酒、樹類椶，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掌，土人以麵納罐中，懸罐於實下，劃實取汁成酒，其葉卽貝葉也，寫緬書用之。兜羅錦、石油、自石縫流出，可搽毒瘡。椰子、白氈布。

《滇小記・緬程》 其產象、犀、馬、椰子、白氈布、兜羅錦。樹頭椶，高五六丈，結實如掌，土人以麪納罐中，以索懸于實下，劃實取汁流于罐以爲酒，名樹頭酒，或取汁熬爲白糖。其葉即貝葉，用寫緬書。有石油，自石縫流出，惡臭而黑，可塗毒瘡。

《緬述》 土產有五穀，無蠶桑。多植木棉，婦功亦善紡織。而地極熱，人不知衣，衣布者亦絕少，悉以售入內地，以供民用。

鉛、錫，產木邦。玉石，產猛拱。琥珀，產戶拱。寶石璞玓之屬，產摸壁、挾邊、摸狗各部落。燕窩，產得外。磁，產白石。井油，產夜儸講，其地有三十二井，皆出油，可治瘡疾，幷佐漆治之用。近道產樹頭酒，一名翁咀。又有象鼻、雞鼻、長五寸許，異物。木變石、竹變魚、猿猴，鸚鵡多白者。

王囿有池，豢黑蟒如虬龍，有鱗無角，有趾無爪，俗謂痴虎。以鐵檻圍池，有重罪犯人，投之池，俾痴虎啖之。痴虎能大能小，善變化。有走失者，豢蟒人卜知其所在，以一線垂水中，卽引起，仍攜歸池中。

捕象法，以家象爲媒，引野象入隘谷中，預設阱，使不得出。飼以芻粟，與之語，食即馴伏爲人用。不食者，雖百計制之，不爲屈，人亦弗強，仍縱之去。十年一貢。

天朝方物中，必有馴象，弭耳伏首率舞而來，靡然從風，帖然向化，是獸也，蓋有人性焉。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緬甸》　土產：寶石、有紅、藍、桃紅及他雜色。象、檀香、白氎布、皆貢品。錦綢、絹、大呢、吉祥寶樹、木化石、元猴皮、犀角、孔雀、頗幹盒，以皮爲之，飾以髹漆。以上俱入貢。椰子、兜羅棉、樹頭酒、《明統志》：樹類椶，高六丈，結實大如掌，土人以麵納罐中，以索懸罐於樹下，劃其實，取汁以爲酒。或不用麵，惟取其汁，熬爲白糖。其葉即貝葉，緬書用之。石油、《明統志》：自石縫流出，臭惡而色黑，可塗毒瘡。蘇木、翠羽。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四　〔光緒十六年十月〕初五日記　緬甸物產，棉花頗多，次則碧霞犀、翡翠玉、紅藍寶石、琥珀。其玉石等物，雲南、廣東售賣較多。近年英人據有全緬，整頓商務，以厄勒瓦諦江爲運貨出入之樞紐。賦稅之旺，雖不如印度，猶勝於新嘉坡等處。出口以米爲大宗，楠木、火油、玉石、棉花、牛皮等次之。

《出使日記續刻》卷二　〔光緒十七年十月〕初四日記　緬甸產翡翠、玉石、碧霞犀、紅藍寶石、猫眼石、琥珀之類。從前中國白玉玩器，多出和闐。自白彥虎、阿古柏之亂新疆，肅清後，和闐遂不產玉。內地近日所貨者，皆緬甸玉也。產玉之山，去阿瓦尚十餘日程。由薄摩溯流而上至蒙江，由蒙江入山尚須數日程。其地林深箐密，爲生番出沒之區，嵐瘴甚盛，水土有毒，群商所不敢到，買玉石者多在口外及蒙江左右候之，俟蠻人攜出，則群集爭購。采玉之法，先掘地見石乃伐薪以火攻之，使石裂，然後采用，可謂拙矣。碧霞犀雖間有之，不及玉石之爲大宗。

又卷二　二十五日記　《代擺報》刊倫敦信云：英國駐緬大臣請于印度總督，在岡波昌河之西岸開一兵船埠頭。此河流入太平江，距八募約六十五啓羅邁當。自八募至邊界之半道，擬設兵駐守，以護往來緬滇之商人，務俾印緬中英之商務益加開拓。英政府又令廣開鐵路，由印度穿緬甸及撣人境以聯接華界。現從柏谷爾販貨至雲南省城，其費每噸英金四十五鎊；倘在模爾綽興造鐵路，則至滇運貨之費，每噸祇須二鎊。英布販滇者，其價可減百分之三十三。滇省窮民購用英布，綽有餘力矣。

又卷六　〔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記〕　物產最旺者爲稻米、材木、棉花，次則烟葉、野茶、珍珠米、黍麥，而北境橡樹膠尤擅利藪。產象最多，人家畜之，引重負遠，其用與驢騾牛馬同。惟白象一種，舉國優異，謂之天使，築宮以居之。海壖產虎、豹、犀、熊，商路多莽不可行，賈客皆賴江運。鐵路新築，長僅六百英里，今已添造，不日可抵八募及孟拱矣。進口貨值英金三百六十九萬九千鎊。大宗之貨爲棉花，爲美國所出。火油爲食物船料。出口貨值四百七十萬二千鎊，大宗之貨爲米，爲新棉花，爲鐵木、楠木。商埠最大者，在厄勒瓦諦江一帶曰八募，曰莽達拉，曰翁蔑拉布拉，曰阿瓦，曰織耿；在沿海一帶曰仰光，曰穆爾薈，曰阿恩培，曰巴心。

《南中雜說・紅珠》　寶吉距蒲紺四站，距騰越二十站。山中碎石，外甚粗，而內蘊精光號曰寶石，又號紅珠，是鑿地而取之，非入水而取之也。緬人甚珍此石，其大而光者皆以歸之于王，細碎而黯黑者則以入市。【略】賈人收石入關，狀如瓦礫，號曰荒石。騰越工人磨之以紫梗，砥之以寶砂，而寶光始出。以赤者爲上，曰玫瑰水，曰鴿子血，曰石榴紅，皆佳品也；曰老紅，則棄物矣。其藍者曰鴉青，白者曰貓兒眼，綠者曰祖母綠，但精光發越皆妙品也。其大如豌豆者曰帽頂，大如黃豆及綠豆者曰寶石，最小者鬼睫眼。

《緬甸瑣記》　緬地產象牙、棉花、魚、鹽。猛拱產玉石、琥珀。猛密產寶石。碧牙西、波竜、章國峒有銀礦。

《緬甸考略》　緬甸惟迤北有山，南方不概見，平原饒腴，年中所產，輒有盈餘。山中多出象、虎、豹、熊等野獸。地又產琥珀、寶玉、象牙、檳榔、銅、鐵、鉛、錫、石油等。石油出自深井，初汲出時，色青厚，然之出黑煙，想未經濾清故。盛產堅木，一種屬梗楠之類，取以造舟楫，作棟梁，堅勁無比，累世不朽，貨財由生，國之寶也。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緬甸》　下緬產米極旺，上緬礦產尤富，金、銀、寶石、鉛、鐵、錫、煤、煤油咸備。莽達拉北山中近孟密地，名摩谷多，出奇珍紅寶石礦，號地球第一。野人山北境產黃果樹，多難勝計，俗呼其地爲樹漿廠，外洋購爲器皿，凡可以鬆緊之物，皆此漿所成。一樹可歲得小洋四百圓，所謂七大利源之一也。近年出口貨值英金四百七十萬二千磅，以米、棉、鐵木、楠木爲大宗；進口貨值三百六十九萬九千磅，以棉花、火油、食

物爲大宗。各處商埔出口貨值，多於進口之數者，惟印與緬，故英倚爲外府，而印、緬亦饒富稱最。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緬甸》 年中所產，輒有盈餘。山中多出象、虎、豹、熊等野獸。地又產琥珀、寶玉、象牙、檳榔、銅、鐵、鉛、錫、石油等。石油出自深井，初汲出時，色青厚，燃之出黑烟，想未經濾清故。盛產堅木一種，屬楩楠之類，取以造舟楫，作棟樑，堅勁無比，累世不朽，貨財由生，國之寶也。

即西人所稱德克，滬上名爲楠木。

《康有爲遺稿・列國游記・緬甸國記》 土產，米最廣，每年運售他處數千萬石。次則寶石、碧硫、翡翠、瑪瑙、白石、金、銀、煤油、煤炭、椰子、芭蕉、五穀、灰象，大木皆良，其土產之廣，他國不及也。

軍事

《緬述》 兵制無營伍，亦無餉餽，有事按門戶抽派，出兵之家裹糧以從，糧盡輒退。師出不盡以律，而賞罰勝負特嚴。勝者賞名號爲官，或予世襲。負者殺無赦，逃者孥戮。

陸戰以象陣爲先。水戰用舟師。駕駛亦矯捷有法。火器多西洋製造，其地蓋近佛郎機云。

《緬甸瑣記》 緬兵共萬餘，每名給銀四十兩，購買充當。平時每月每名給穀兩籮，每籮三斗，無餉銀。分中、左、右三營。左漆左腹，右漆右腹，中則全漆。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緬甸》 英兵一萬一千餘名，巡捕兵萬五千名。

交通

《元史・外夷傳三・緬》 嘗謂入緬有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驃甸，一由阿郭地界，俱會緬之江頭城。

《萬曆武功錄・緬甸列傳上》 緬甸去黔南省二千二百八十里，去三宣撫司數百里。然以間道走茶山、芒市、永昌，不數日遠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雲貴交阯・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貢道。上路：緜永昌過蒲縹經屋牀山，箐險路狹，馬不得幷行。過山至潞江，江外有高黎貢山，路亦頗險。山巔夷人立柵爲砦，在三代爲徼外地。過騰衝衛西南行，至南甸、干崖、隴川三宣撫司。隴川有諸葛孔明寄箭山。隴川之外，一望數千里，絕無山谿。隴川十日至猛密，二日至寶井，又十日至緬甸，又十日至洞吾，又十日至擺古，莽酋居之，即古喇宣慰司，擺古夷語也。下路：緜景東歷者樂甸，行一日至鎮沅府，又行二日始達車里宣慰司之界，行二日至車里之普耳山。其山產茶，又有一山聳秀，名光山，有車里頭目居之，蜀漢孔明營壘在焉。又行二日至一大川原，廣可千里，其中養象，其山亦爲孔明寄箭處，又有孔明碑，苔泐不辨字矣。又行四日，始至車里宣慰司，在九龍山之下，臨大江，亦名九龍江，即黑水之末流也。緜車里西南行八日至八百媳婦宣慰司，又西南行一月至老撾宣慰司，又西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乃擺古莽酋之地也。

《滇繫・旅途・入緬路程》 出銅壁、鐵壁、虎踞三關，皆可乘船赴緬。惟猛卯出天馬關，陸道多於水道。前用兵時，密探其路，自天馬關五十里而小濫，又五十里而蔓布，三十里而猛卡，四十里而蠻空，四十五里而猛老，四十里而猛勒，四十五里而蠻黑，六十里而猛密土司，三十里而不亞，七十里而章谷洞，三十里而尼孤，凡五百九十五里。然後下船，兩日即抵阿瓦，歷彥得、上漿謬、直埂至阿瓦，約三百里，計天馬關至阿瓦水陸口行不過九百里耳。【略】然唐時通天竺，亦取道於騰越。蓋有兩道焉：一自諸葛城南行二百里至樂城入驃國境，即今緬國也，經萬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經突叟城至驃國千里，自驃西度黑山至中天竺迦摩波國千六百里，【略】此則自騰越而南由緬甸城轉西以至東天竺界凡三千五百里，至中天竺二千六百里，共五千一百里也。一自諸葛城西去騰充城二百里，【略】又西南千二百里至中天竺東北界之奔那伐檀那國，與驃國往婆羅門路合。

《滇小記・緬程》 其自騰越至緬凡三十八程。以日計，不以里數。于騰越起程一日至南甸，一日至羅必思，一日〔至〕郎幫，音妙。一日〔至〕甸頭，一日至甸尾，一日至蒙腰，一日至甸藍，一日至蒙憐路，一日至空地，一日至蒙來路，一日至大市，一日至龍江，一日至个地，一日至八列渡，一

日至太公城，一日至景憐些，一日〔至〕些及，一日至馬來安，一日至賴當，一日至山頭，一日至甸頭，一日至阿只，一日至吳細辰，一日至折弓，一日至阿越，以上俱陸路。自阿越下水，無風波所阻，大抵九日可至緬城。其酋住金樓，民居竹樓。其下稱緬酋爲卜剌浪、酋妻曰米潑剌。酋出入乘轎，軍器無弓箭。其金沙江水涸時，尙經五里許，極爲險惡者也。【略】按：緬舊名阿瓦，故有阿瓦舊城，離新城八十里，隔一江，離新城一千五百里。有洞武地，向係緬酋之弟居此。又有吉根城，在緬城西江對岸。又離緬城八十里曰洞怕村。（人）〔又〕離緬城一百一十里，地名象腿，其處有馬得狼江、井角江。又從緬城下大江，舟行五日至古喇界。

《緬述》　緬甸在騰越南一千七百餘里。其道有五，或由茶山，或由木邦，或由鎮康，皆險僻。商販往來，多由南甸、干崖、盞達至蠻幕。而入貢正道，則自蠻幕、敏鐵壁關，由隴川以進騰越，計程九日。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四　〔光緒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記　騰越爲自滇入緬必由之路，亦爲至西南各土司境總匯之區。由騰越城南六十里爲南甸土司。由南甸左行，百十里爲杉木籠山，三十里爲蠻隴，六十里爲隴川，百四十里爲孟卯。由南甸右行，百四十里爲千崖，八十里至盞達，三十里至太平街，三十里至銅壁關。由隴川八十里至臘撒，而戶撒在其北三十里。由臘撒八十里至鐵壁關，左行二十里至蠻等，七十里至虎踞關，一百十里至天馬關。又漢龍一關，在孟密土司境內，亦騰越八關之一也。又由隴川西南十程至孟密，轉達緬甸；由隴川東道十程至木邦，轉達景綫國。又出天馬關三百六十里可至孟密土司，又百三十里至尼孤，又船行兩日即至阿瓦。此則水陸兼行最便捷之道也。又由騰越西行十八程抵孟養境。又由千崖四程至盞達、蠻哈山，十程由蠻暮至孟密，二十七程至緬甸。

《出使日記續刻》卷一　〔光緒十七年四月初五日記〕　計自英京至仰光輪舟二十餘日，仰光至阿瓦火車一晝夜，輪舟須行六七日，因水淺之故。阿瓦至八募輪舟五六日，八募至騰越，商隊行八日，如僱擺夷不過兩晝夜。騰越至省城雲南府共約二十八站，遞送文信，不過十晝夜。統計西洋達雲南大約五十日左右，斷不出兩月也。

又　〔十八年十月〕三十日記　承平日久，從前華緬之要路，今俱改易，或爲野人盤踞，或烟瘴甚大，或地僻路險，野獸傷人。現在通緬之路，則以蠻允外之上中下三路，爲商賈往來大道。中隔野人山三日程，惟行旅久與習熟，往來均亦相安。神護關外，野人挖取玉石，琥珀，進古永販賣，無關稅。由新街進鐵壁關，走猛卯、遮放、芒市至龍陵，路甚平坦，從前貢象出入大道，惟夏秋烟瘴甚大，冬春商貨暢行。其由麻栗壩過喳哩江，走孟定、耿馬，路亦平坦，冬春商貨往來，夏秋烟瘴。普洱出關，則由車里渡九龍江，夏秋仍少人迹。此近來沿邊通緬道里之大略也。

又　〔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記〕　華商至八募者，結隊挺刃乃過。厥路有九：太平江南三路，曰麻湯，曰盆干，曰漢董；太平江北三路，曰下路，中路，上路，皆由蠻允會于蠻暮而至八募；再北亦分三路，曰昔馬，曰昔董，曰古永，皆會于允帽、戛鳩，渡江而至孟拱。九路之內，近滇西邊有雪山障之，西名『果朗雪拱隆』，亦名『屑雪山』。山之南端盡于穆雷江，直接野人山南段，八關九隘之所設也。

《緬甸圖說》　查現在通緬之路，則以蠻允外之上、中、下三路，爲商賈往來大道。中隔野人山三日程，惟行旅久與習熟，來往均亦相安。神護關外，野人挖取玉、白琥珀，進古永販賣，無岡稅，不搶劫。由新街進鐵壁關，走猛卯、遮放、芒市至龍陵。路甚平坦，從前貢象出入大道。唯夏秋煙瘴甚大，冬春商貨暢行。其由麻栗壩過喳哩江，走孟定、耿馬，路亦平坦。冬春商貨往來，夏秋仍少人跡。此近來沿邊通緬道里之大略也。顧道路時有通塞，河山亘古常新。華緬之水，雖派別支分，稱名不一，要之總匯於大金沙江、龍川江、潞江以入海。瀾滄江雖東入越南，而流至思茅爲九龍江，西與緬近。乾隆間，緬人皆由此渡江內犯。大盈江源於騰越，流入大金沙江，而自西北至東南千餘里，悉隣於緬。言邊事者，皆不得略也。今年光緒十二年春，其楨奉檄查閱騰越關隘，布置邊防。隘口既多，道路亦復錯雜。若就通志及永騰府廳各志查考，今昔情形迥異，未足執以爲據。山徑紛歧，設防匪易。若僅將關隘著明，不將土司所屬及緬甸地名著出，偏舉邊隅，亦嫌疏漏。茲將騰水、龍順及普洱、思茅各山川隘口，繙閱圖志，證以見在通行大道，幷道里若干，分晰詳著，閱之一目了然。自三月起，邊務餘閒，日與余守澤春，反復攷證，四閱月而圖攷告成焉。

又　三關至阿瓦道里：出銅壁、鐵壁、虎踞三關，皆可乘船赴緬。惟猛卯出天馬關，陸路多於水路。

又　思茅邊隘道里：【略】又自打洛隘出口六十里至緬甸之猛麻，又七十里至打丙，又七十里至蠻港，又九十里至孟艮，又一千八百餘里至猛乃，又一千二百餘里至阿瓦國城。又自帰竜出口二百五十里至緬甸屬之大猛養，又三百八十里至猛丙，又一百八十里至邦海，又五百八十里至猛章，又二千二百餘里至阿瓦國城。又自猛籠一百里至緬甸屬之猛類，由猛類分走漫牛、猛勇、猛歇各寨。由漫牛走猛麻，由猛歇走猛欠，由猛欠走猛堪，由猛堪走整克，由整克走猛嶺，由猛嶺走猛叭。由猛勇亦走猛叭，由猛叭走猛街，由猛街走猛來，由猛來走猛艮。又由猛街走獨瓦，由獨瓦走猛乃。又由獨瓦至猛八，由猛八至阿瓦國城。又由猛籠走南乃隘出口八十里至暹羅國屬之定邦昂，由定邦昂走猛勇，由猛勇走猛竜，由猛竜走整邁，由整邁走腊木，由腊木走臘管，由臘管走孟呑，由孟呑至暹羅國城。又由猛拿走舊嶺隘出口一百四十里至暹羅國之猛辛，由猛辛渡打丙江，走猛竜合江。又由猛腊走猛潤隘出口一百五十里至南掌國之猛溫。又由烏得走整發隘出口至南掌國之補千掌。

又　緬甸道里：緬國都城，在大金沙江東，其發源之脈，則自內地。高黎貢山西南行，起伏數千里，跌落平陽千餘里，結爲國都。龍川江環其右，潞江繞其左，大金沙江自北貫南入於海。沿江兩岸，繆城鱗次。山海僻遠之區，則以土司治之。今以都城相距遠近，詳譯於左。土司用直書，繆城用橫書，以示區別。江北東岸晉姑，距都城一百二十里，至滿勒三百里，至降牙三百五十里，至得硃四百里，至麻洞四百五十里，至瑞姑六百五十里，地最阨要。由瑞姑東行至掌冬八百里，至瑞利八百九十里，東至南坎司百里。又由瑞姑沿江北行至硃硐八百里，至八募即新街，距緬都陸路八百六十里，水路輪船上行六日，下行至都城三日，再北至蠻募，距新街百二十里。內通蠻允銅壁關，中隔野人山。又北至列繆，距新街三百五十里，距猛硃二百五十里。內與盞達土司連界，直通盞西、古永、萬伋、巨石等處。江北西岸皎渺，距都城一百七十里，北爲壺盧口，水頗險急，至白乃姑三百二十里，頗險，至蠢洞四百五十里，至體捲四百七十里，至格薩五百二十里，至摩打五百七十里。再北爲上壺盧口，水道險急。由摩打西北行至摩魯七百里，至考東八百里，至格雅九百八十里，至滿幹一千二百里，至猛硃一千五百里，距新街四百里，產寶石、美玉、琥珀、犀、象、鹿茸，爲緬國最富之區。又由滿幹西北行至臧綴，距瓦城一千三百里，至苟蚌納一千五百里，至新格棱一千五百四十里。由都城西岸西北行，至西雜二百二十里，至瑞波二百三十里，爲西北要關。由西雜西南至得不引三百二十里，至拔動四百二十里，再西至干你六百里。由瑞波西北行至頃繆三百四十里，再西北至們梗八百里。北通縱徒司，南通格咧司。江南東岸緬都舊城，距都城三十里，至阿瓦城八十里。由阿瓦東行至絞澤一百六十里，由阿瓦沿江南行，至繆薩一百六十里，至得由二百五十里，至緬降三百里，產棉花處。至不干五百里，至巡古六百里，至粵南強七百里，有井產油。至色列七百五十里，至木隗八百里，至棉袞八百六十里，至不塹勒九百三十里，至慶朋歪一千三十里，至阿浪一千一百五十里，至額押一千三百里，至別繆一千五百里，至苗甕一千六百里，至娘董一千七百里，至得奴一千九百里，至漾貢二千五百里。久爲英人所有，極爲富庶，海船往來，洋商畢集。輪船上至都城十二日，下浮海通德外摩而綿，產燕窩等處。又由繆薩南行，至本得勒三百里，至娘偶三百八十里，至交板冬六百二十里，至自戛六百五十里，至白坎額七百里，至交野八百三十里，至毛隴八百五十里，至洞領九百六十里，至額們一千一百里，至洞蘆已一千三百里，至洞蘆城一千三百三十里。此數處產米極多。至四戛一千三百八十里，至瑞京一千六百里，至不果一千七百五十里。又由洞蘆東行至洞烏，距都城陸路一千二百里，爲英緬交界處，重兵駐守。由此東南通戛臘地，東北通各土司地。江南西岸，直梗距都城五十里，至梓勒因一百八十里，至芒紀二百六十里，至阿綿三百二十里，至白坎舉四百七十里，至青鋪堆六百里，至自嶺七百六十里，至們臘九百二十里。此地產綿花，水道要關。至絞磴一千四十里，英緬交界處。至朵強一千二百里，至板洞一千三百二十里，至亨得達一千四百里，再南通漾貢。又由直梗西南行至阿弄三百里，由阿弄自阿棉西行至青興四百七十里，西至體領六百五十里。由青興南至加奔一千五十里，西南至錯繆一千二百里，南至不登一千二百五十里，至格麻一千四百五十里，至三蘆一千五百五十里，至江雅一千六百里，至江板一千七百三十里，至不爭城一千八百五十里，至板得懦一千八百八十里，又南通漾貢西至海。由都城東北至蟒弄司四百二十里，產碧犀。北至猛弄司四百九十里，產紅寶石。東北至摩谷司六百三十里，產紅寶石。北至摩媒司七百七十里，產碧犀。再北至南坎司一千里，與內地猛卯土司連界，亦通隴川，爲緬北屏藩。由都城東行，至聳澤司三百里，地廣民富，爲緬東藩。再東北行至省腻司，距都

城五百五十里，爲緬屬極富之司。【略】由聳澤司東至錫箔司六百六十里，土地廣大。由錫箔北行至木邦司一千二百里，北至猛牙司一千三百里，【略】與內地遮放土司連界，通遮放、芒市、龍陵。由聳澤再東至勒洽司六百六十里，地廣民富。由勒洽北至蟒岡司，距都城亦六百六十里，北與錫箔通。由蟒岡東至猛肅司即木梳。九百里，再北至猛章司九百六十里。東北與鎮康土州連界，猛肅東北與耿馬土司連界，下通漾貢。由猛肅東南行至猛乃司，距都城一千里。地大民富，東通內地思茅、普洱，下通漾貢。由猛乃南行至講東司，距都城一千四百里，地廣民富。東南通思茅、九龍江。由講東西南至賽同司一千四百里，西通浦烏。由都城至絞澤，東南行至銀安司三百二十里，爲緬東南屏藩。東南至娘蕊司五百六十里，地廣民富。由銀安南至牙自司亦五百六十里，地亦廣。南通洞烏，下通戛臘。由都城渡大金沙江，過三臘江，西北至格列司六百五十里，再西抵格色國。由都城至頃繆，西北至稔祚司八百里，地廣民富。西北至縱徒司一千八十里，再西北至澤抓司一千四百里，地大民富。再東北過猛砯至坎砥司，距都城一千五百四十里，距猛砯二百四十里。再北爲猛養司，據大金沙江上游，北通西藏。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緬甸》　緬甸附記：英人由緬通藏有二道：一曰阿桑，在東印度與緬甸之間，英從格薩地方開築鐵路，東通印度，西通緬甸，其北即西藏，此緬西路也；一曰坎底，在騰越野人山之東北，東通永北廳，北通西藏，東北通打箭鑪，此緬北路也。

又　由蠻允至蠻暮有三路：一上路，由五羅過火焰山至弄保而至蠻暮；一中路，西南由白石頭經紅蚌河而至蠻暮；一下路，傍大盈江，南行過蚌洗，經紅蚌河而至蠻暮，又水路一日至新街。即八募。

華商經野人山至八募者，厥路有九：太平江南三路，曰麻湯、盆干、漢董；江北三路，即上蠻允會於蠻暮路也；再北亦分三路，曰昔馬、昔董、古永，會於允帽、戛鳩，渡江而至孟拱，近滇西邊雪山，西名果朗雪拱隆，亦名雪屑山，南盡穆雷江，直接野人山南段，八關、九隘之所設也。明陳用賓設八關於騰衝，築平鹿城，開二十二屯田。蠻哈守備駐銅壁關，轄萬伢、巨石、神護等處。隴把守備駐隴川司，轄鎮擊、虎踞、天馬、漢龍等處。

紀事

《緬述》　緬之先曰莽，明季有莽瑞體，國初順治間有莽猛。自得楞子之亂，噠喇被殺，甕藉牙自立，莽氏絕。今之王皆曰孟。

國王襲位，無年號，無甲子，至今第接稱一千二百一十三年，相傳自漢和帝永元九年雍由調受金印始。按，康熙間，土魯番入貢，疏稱一千八十七年。黎西國貢獅子，亦稱一千六百七十四年。見華亭董含《蓴鄉贅筆》，極言遠方小夷國祚之久。然緬甸在國朝已易莽爲孟。

藝文

《外國竹枝詞・緬甸》　金沙江上建牙軍，貝葉書裝金葉文。釀取樹頭百甕酒，醉騎香象望南雲。地近雲南，倚金沙江爲險，元置邦牙軍。樹頭酒，樹似椶，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掌，以麴納甕中懸樹下，剖實取汁成酒。其葉即貝葉，寫緬書表文用金葉。

頓遜部 典遜

《梁書・諸夷傳・扶南國》　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幷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市。所以然者，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崖岸，船舶未曾得逕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所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

《南史・夷貊傳上・扶南國》 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幷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諸賈人。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易。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

《北堂書鈔》卷一四八 《扶南傳》云：頓遜國，有樹似安石榴，取其花汁，停盆內數日，成好酒，極美醉人。

《藝文類聚》卷七六 《扶南記》曰：頓遜國，屬扶南。西出海中。國主名崑崙。有天竺胡五百家，兩佛圖，婆羅門千餘人。頓遜人敬奉其道，以香花自洗，精進不捨晝夜。香有區撥摩花，冬夏不衰。日載數千車貨之，燥更香好。

《通典・邊防四・頓遜》 頓遜國，梁時聞焉，一曰典遜。在海崎上，地方千里。有五王，幷羈屬扶南，北去扶南可三千餘里。其國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賈人多至其國市焉。所以然者，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涯岸，船舶未曾得逕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種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酒甕中，數日成酒。出藿香，插枝便生，葉如都梁，以裛衣。國有區撥等花十餘種，冬夏不衰，日載數十車貨之。其花燥更芬馥，亦末爲粉，以傅身焉。其俗又多鳥葬。將死，親賓歌舞於郭外，有鳥如鵝，綠色，飛來萬計，家人避之，鳥食肉盡乃去，燒其骨沈海中，以爲上行人也，必生天。鳥若迴翔不食，其人乃自悲，復以爲己有穢，更就火葬，以爲次行也。若不能生入火，又不被鳥食，以爲下行也。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頓遜國，在林邑西南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千餘里。

《太平御覽》卷五五六 《扶南傳》曰：頓遜國，人死，或鳥葬，或火葬。鳥葬者，病困，便歌儛送郭外，有鳥如鵝，綠色，飛來萬計，啄食都盡，斂骨焚之，沉之於海，此上行，必生天。鳥若不食，自悲傷，乃就火葬，取骨埋之，是次行也。

又卷七一九 《扶南傳》曰：頓遜國，有磨夷花，末之爲粉，大香。

又卷七八八 《南州異物志》曰：典遜在扶南三千餘里，本爲別國，扶南先王范蔓有勇略，討服之，今屬扶南。竺芝《扶南記》曰：頓遜國，屬扶南，國主名崑崙。國有天竺胡五百家，兩佛圖，天竺婆羅門千餘人。頓遜敬奉其道，嫁女與之，故多不去，唯讀天神經，以香花自洗，精進不捨晝夜。疾困便發願鳥葬，歌舞送之邑外，有鳥啄食，餘骨作灰，甕盛沉海。鳥若不食，乃藍盛火葬者，投火餘灰，亟盛埋之。祭祠無年限。又酒樹，有似安石榴，取花與汁，停甕中數日乃成酒，美而醉人。《唐書》曰：頓遜國，出藿香，插枝便生，葉如都梁，以裛衣。國有區撥等花十餘種，冬夏不衰，日載十車貨之。其花燥更芬馥，亦末爲粉，以傅身焉。

又卷九八一 《扶南傳》曰：頓遜國，人恆以香花事天神。香有多種，區撥葉逆花、途致各遂花、摩夷花。冬夏不衰，日載數十車於市賣之。燥乃益香，亦可爲粉，以傅身體。

《太平廣記》卷四八二 頓遜國，梁武朝時貢方物。其國在海島上，地方千里，屬扶南北三千里。其俗，人死後鳥葬。將死，親賓歌舞送于郭外，有鳥如鵝而色紅，飛來萬萬，家人避之。鳥啄肉盡，乃去，卽燒骨而沉海中也。

《太平寰宇記・四夷五・頓遜》 頓遜國，梁時聞焉，一曰典遜。徼外諸國賈人多至其國市焉。所以然者，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涯岸，船未曾得逕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種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酒甕中，數日成酒。出藿香，插枝便生，葉似都梁，以裛衣。國有區撥等花十餘種，冬夏不衰，日載數十車貨之。其花燥更芬馥，亦末爲粉，以傅身焉。其俗又多鳥葬。將死，親賓歌舞送于郭外，有鳥如鵝，口似鸚鵡而紅色，飛來萬計，家人避之。鳥食肉盡乃去，燒其骨沈海中，以爲上行人也，必生天。鳥若迴翔不食，其人乃自悲，復以己爲有穢，乃更就火葬，以爲次行也。若不能生入火，又不被鳥食者，以爲下行也。

又 四至：在海崛上，地方千里。王幷羈屬扶南。北去扶南三千餘里。其國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

《通志・四夷傳五・頓遜》 頓遜，梁時聞焉。一曰典遜。在海崎山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幷羈屬扶南。北去扶南可三千餘里，其國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賈人多至其國交易焉。所以然者，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涯岸，賈舶未嘗得逕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種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地出藿香，插枝便生，葉如都梁，以裛衣。國有區撥等花

十餘種，冬夏不衰，日載數十車貨之。其花燥更芬馥，亦末爲粉，以傅身焉。其俗特多鳥葬，人將死者，親賓歌舞送於郭外，有鳥（口）如鵝，（口）似鸚鵡而紅色，飛來萬許，家人避之。鳥食肉盡乃去，燒其骨沈於海中，以爲上行人也，云必生天。鳥若迴翔不食，其人乃自悲傷，自以爲己有穢，乃更就火葬，以爲次行人也。若不能生入火，又不被鳥食，以爲下行人也。

《文獻通考・四裔考八・頓遜》　頓遜國，梁時聞焉。一曰典遜。在海崎山上，地方千里。王幷羈屬扶南。北去扶南可三千餘里，其國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賈人多至其國市焉。所以然者，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涯岸，舶未曾得逕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種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酒甕中，數日成酒。出藿香，插枝便生，葉（似）都梁，以裛衣。國有區撥等花十餘種，冬夏不衰，日載數十車貨之。其花燥更芬馥，亦末爲粉，以傅身焉。其俗又多鳥葬，將死，親賓歌舞（送）於郭外，有鳥如鵝，口（似）鸚鵡而紅色，飛來萬許，家人避之，鳥食肉盡乃去，燒其骨沈海中，以爲上行人也，必升天。鳥若迴翔不食，其人乃自悲，復以爲己有穢，乃更就火葬，以爲次行也。若不能生入火，又不被鳥食，以爲下行也。

《異域志・頓遜國》　國在海島上。人將死，親戚歌舞送於郭外，有鳥如鵝，飛來萬數，家人避之，其鳥食肉盡乃去，即燒骨沉水，謂之鳥葬。

《圖書編・頓遜國》　梁時聞焉。在海崎山上，地方千里，王幷羈屬扶南。徼外諸國賈人多至其國市焉。

陀洹部　褥陀洹

《舊唐書・南蠻西南蠻傳・陀洹》　陀洹國，在林邑西南大海中。東南與墮和羅接，去交趾三月餘日行。賓服於墮和羅。其王姓察失利，字婆末婆那。土無蠶桑，以白氎、朝霞布爲衣。俗皆樓居，謂之干欄。貞觀十八年，遣使來朝。二十一年，又遣使獻白鸚鵡及婆律膏，仍請馬及銅鐘，詔幷給之。

《新唐書・南蠻傳下・墮和羅》　陀洹，一曰褥陀洹，在環王西南海中，與墮和羅接，自交州行九十日乃至。王姓察失利，名婆那，字婆末。無蠶桑，有稻麥麻豆。畜有白象牛羊豬。俗喜樓居，謂爲干欄。以白氎、朝霞布爲衣。親喪，在室不食，燔屍已，則剔髮浴于池，然後食。貞觀時，幷遣使者再入朝，又獻婆律膏、白鸚鵡，首有（數）十紅毛，齊于翅。

《通典・邊防四・陀洹》　陀洹國，在墮和羅西北。大唐貞觀中，遣使獻鸚鵡，毛羽皓素，頭上有紅毛數十莖，與翅齊。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陁陀洹國，在林邑西南大海中。東南與墮和羅接，去交阯三月餘日行。賓服於墮和羅。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褥陁洹》　褥陁洹國，在火羅西北，其王姓察失利，字婆那。其國海行五月至廣州。土無蠶桑，以白疊、朝霞布爲衣。穀有稻麥。皆樓居，謂之干欄。父母死，停喪在室，輒數日不食。燔屍之後，男女幷剔頭，臨池洗浴，然後進食。自古不通中國。唐貞觀十八年，遣使獻鸚鵡，毛羽皓素，頭上有紅毛數十莖，與翅齊。

《續通典・邊防二・陀洹》　陀洹，一曰褥陀洹，在占城西南海中。自交州行九十日乃至。王姓察失利，名婆那。國無蠶桑，有稻麥麻豆。畜有白象牛羊豬。俗喜樓居，謂爲干欄。以白氎、朝霞布爲衣。

無論部

《通典・邊防四・無論》　無論國，隋時聞焉。在扶南西二千餘里。其國大道左右夾種枇杷樹及諸華果，行其下常有玄陰。十里一亭，亭皆有井。食麥飯，飲蒲桃酒，如膠，若飲，即以水和之，味甚甘美。

《太平御覽》卷七九〇　《南州異物志》曰：無論，有大道，左右種桃、枇杷及諸花果。白日行其下，陰涼蔽熱。十餘里一亭，皆有井水。食麥飯，

飲蒲桃酒，如膠，若欲飲，以水和之，其味甘美。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無論》　無論國，隋時聞焉。在扶南西二千餘里。其國大道左右夾種枇杷樹及諸花果，行其下恆有重陰。十里一亭，亭有井。食麥飯，飲葡萄酒，酒如膠，若飲，卽以水和之，其味甚甘美。

《通志・四夷傳五・無論》　無論，隋時聞焉。在扶南西二千餘里。其國有大道，左右夾種枇杷樹及諸華果，人行其下，常有元陰。十里一亭，亭皆有井。俗食麥飯，飲蒲萄酒，如膠，若飲，卽以水和之，味甚甘美。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無論國》　無論國，隋時聞焉。在扶南西二千餘里。其國大道左右夾種枇杷樹及諸華果，行其下，常有元陰。十里一亭，亭皆有井。食麥飯，飲蒲桃酒，酒如膠，若飲，卽以水和之，味甚甘美。

討來思部

《明史・西域傳四・討來思》　討來思，地小，周徑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俗佞佛。婦人主家柄。產牛羊馬駝，有布縷毛褐。土宜稌麥，無稻。交易用錢。宣德六年入貢。明年命中官李貴齎璽書獎勞，賜文綺、綵帛。以地小不能常貢。

《明四夷考・討來思》　討來思，在海中，周徑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然。俗尚佛。婦人主家事。市中多駝羊馬牛，亦有布縷毛褐。交易用錢。土宜麥稌，無稻穀。宣德六年，嘗遣人朝貢。

（幷見《明書・四國傳三・討來思》。）

《圖書編・討來思》　討來思，在海中，周徑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然，古赤土國也。隋大業三年通焉。俗尚佛。婦人主家事。宣德六年，嘗遣人朝貢。

《諸夷考・討來思》　討來思，在海中，周徑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然。俗尚佛。婦人主家事。市多駝羊馬牛，亦有布縷毛褐。交易用錢。土宜麥稌，無稻穀。宣德六年，嘗遣人朝貢。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五・討來思》。）

《咸賓錄・南夷志・討來思》　討來思，卽古赤土國也，隋時通焉。煬帝嗣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駿等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螺擊鼓爲樂。更進金鏁以纜船，月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者，幷致金盤金花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螺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爲盤具。大方丈固謂駿曰：『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矣。』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床，床上幷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豬蝟蝗之肉百餘品。延駿升床，從者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遣那邪迦隨貢方物，幷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螺鼓而送之。駿以明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悅，授駿等執戟都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以後不通中國。

我朝名討來思。宣德六年，遣人朝貢。其國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杜氏《通典》載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遠近，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爲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

其俗皆穿耳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尚釋敬佛教，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頂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爲衣，豪富之室恣意華美，唯金鏁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姻，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配。既娶則分財別居，唯幼子與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搆竹木爲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螺擊鼓以送。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濕，雨多霽少。

其產：甘蔗酒、雜以紫瓜根，味絕美。龍腦香爲奇。

《方輿勝略・外夷・討來思》　討來思，古赤土國也。隋大業（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使至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

舶三十艘來迎，致金盤金花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蠻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王前設兩床，床上幷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豬蝳蝗之肉百餘品。延駿升床，從者于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遣那邪迦隨貢。帝大悅，授駿等執戟都尉。我朝名討來思。宣德六年入貢。其國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杜氏《通典》載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遠近。其俗皆穿耳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敬佛，豪富服色恣意華美，唯金鏁非王賜不得服用。既娶，即分財別居，唯幼子與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爲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蠻擊鼓以送，火焚薪，遂落于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于廟屋。冬夏常濕，雨多霽少。其產則有甘蔗酒、雜以紫瓜根，味美。龍腦香。

《獻徵錄・四夷・討來思》 討來思，地方不百里，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土宜麥稌，無稻穀。以雜色布爲衣。

《裔乘・南夷・討來思》 討來思，古赤土國也。隋煬帝大業三年，遣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賚物五千段賜赤土王。駿等至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蠻擊鼓爲樂，更進金鏁以纜船，禮待甚恭。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爲盤，具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矣。』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王前設兩床，床上幷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食百餘品。延駿升床，從者席地，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遣那邪迦隨貢方物，幷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父）〔文〕以爲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蠻鼓而送之。駿與那邪迦歸報，帝大悅。【略】我朝更名討來思。宣德六年，遣人朝貢。其國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杜氏《通典》載其王姓瞿曇氏。俗皆穿耳剪髮，無跪拜禮。以香油塗身。尚釋敬佛教，重婆羅門。婦人作髻于頂後。富家之室，恣意華美，唯金鏁非王賜不得服用。男子既娶，即分財別居，唯幼子與父同處。俗用火葬。冬夏常濕，雨多霽少。其產甘蔗酒、龍腦香之屬。

《四夷廣記・討來思國》 討來思，在海中，周徑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然。俗尚佛，婦人主家事。市中交易用錢。地多駝羊馬牛，亦有布縷毛褐。土宜麥稌，無稻穀。宣德六年，嘗遣人朝貢。

《罪惟錄・外國列傳・討來思》 討來思，在海中，周徑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俗尚佛。婦人主家事。土宜麥稌，無稻穀。宣德六年，嘗遣人朝貢。

《八紘譯史・討思來》 討思來，古赤土國也，隋時通中國，明時入貢。其國近，山流赤水，望之如火。杜氏《通典》載其王姓瞿曇氏。俗皆穿耳剪髮，無跪拜禮，以香油塗體，敬佛，重婆羅門，男女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爲衣，豪富者任其華，飾惟金鎖非王賜不得用。以蔗造酒，其味絕佳。

打回部 打回回

《明一統志・外夷・打回國》 沿革：前代無考。本朝永樂三年，國王遣其臣麻勿等來朝，幷貢方物。土產：蘇木、胡椒。

《明四夷考・打回》 打回，海外小國，數爲鄰國所苦，已乃治兵器與隣國戰，戰勝，稍得自立。永樂三年，遣麻勿來朝貢。（幷見《武備志・四夷五五・打回》。）

《三才圖會・地理・打回》 打回回，海外小國。皇明朝貢。

《圖書編・打回》 打回，海外小國，數爲鄰國所苦，已乃治兵器與鄰國戰，勝，稍得自立。永樂三年，遣麻勿來朝貢。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打回回》 海外小國，產蘇木、胡椒。

《諸夷考・打回》 打回，海外小國，數爲鄰國所苦，乃治兵器與鄰國戰，戰勝，稍得自立。

《咸賓錄・南夷志・打回》 打回，小國也，永樂三年來貢。其國數爲鄰國所侵，已乃治兵器與鄰國戰，稍得自立。風俗略與上諸國同。物產無奇。

《裔乘・南夷・打回回》 打回回，小國也，數爲鄰國所侵，遂治兵器與

鄰國戰，乃稍得自立。

《明世法錄・南蠻・打回》　打回，海外小國。永樂三年，遣使朝貢。其國數苦隣境侵逼，乃治兵與戰，獲勝，稍得自立。

《明書・四國傳三・打回》　打回，海外小國。數爲鄰國所苦，已乃治兵器，與鄰國戰，戰勝，稍得自立。永樂三年，遣人來朝貢。

《八紘譯史・打回》　打回，國小，數爲隣國所侵，能修戰具。

蒲端部

《宋史・外國傳五・占城》　海上又有蒲端國、三麻蘭國、勿巡國、蒲婆衆國，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陰，幷遣使來貢。先是，咸平、景德中，蒲端國主其陵數遣使來貢方物及獻紅鸚鵡。其後，國主悉離琶大遐至亦以金版鐫表來上，其使已絮漢上言：『伏見詔旨給賜占城使鞍勒馬、大神旗各二，乞如恩例。』有司以蒲端在占城下，請賜雜綵小旗五，從之。

《宋會要輯稿・蕃夷四・蒲端》　蒲端，在海上，與占城相接，未嘗與中國通。眞宗咸平六年九月，其王其陵遣使李陁罕、副使加彌難來貢方物及紅鸚鵡。景德元年正月，詔上元節夜中使命押伴蒲端使觀燈宴飲，仍賜緡錢。五月，遣使李陁罕等來貢方物。九月有司言：『蒲端使多市漢物、金銀歸國，亦有旗幟之類，遠人不知條禁，望令開封府戒諭市人無得私製。』從之。四年六月，王其陵遣使已絮漢等貢玳瑁、龍腦、帶枝丁香、丁香母及方物，賜冠帶衣服器幣緡錢有差。八月，蒲端國使已絮漢上言：『伏見詔賜占城使鞍轡馬二、大神旗二，望如恩例沾賚。』有司言：『蒲端在占城之下，若例賜之，恐無旌別，望改賜雜綵小旗五。』從之。大中祥符四年二月，國主悉離琶大遐至又遣使李于燮以金板鐫表，奉丁香、白龍腦、玳瑁、紅鸚鵡來貢。時祀汾陰后土，命其使至行在。又獻崑崙奴一，帝憫其異俗離去鄉土，命還之。時又有三麻蘭國主娶蘭，遣使貢瓶香、象牙、千年棗、偏桃、五味子、薔薇水、白沙糖、瑠璃瓶、馱子。勿巡國主烏惶蒲、婆羅國主麻勿和勒，幷遣使貢瓶香、象牙，皆海上小國也。六月，詔以李于燮爲懷化將軍，又以三麻蘭國使亞里白地爲柔遠將軍，蒲端羅國使亞蒲羅爲奉化郎將，皆以從祀推恩也。七月，李于燮等奉大國之奏，乞賜旗幟鎧甲，以耀遠方。從之。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占城》　又有蒲端國、三麻蘭國、勿巡國、蒲婆眾國，太平祥符四年祀汾陰，幷遣使來貢。蒲端國王上言：『伏見詔旨給賜占城使鞍勒馬、（人）〔大〕神旗各（各）〔二〕，乞如恩例。』有司以蒲端在占城下，請賜雜綵小旗五。從之。

《讀史方輿紀要・廣西七・外國附考》　蒲端國，志云，與占城接。咸平六年入貢。大中祥符四年，詔授大食、蒲端、三麻蘭、勿巡等國貢使官，自是貢獻屢至。

撣國部 禪國

《後漢書・和帝紀》　（永元）九年春正月，永昌徼外蠻夷及撣國重譯奉貢。

又《安帝紀》　（永寧元年）十二月，永昌徼外撣國遣使貢獻。

又《陳禪傳》　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于庭，安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

又《南蠻西南夷列傳》　（永元）九年，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由調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

又　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喜跳丸，數乃至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于庭，封雍由調爲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彩繒各有差也。

《太平寰宇記・四夷八・禪》　禪音檀。國，後漢時通焉。和帝永元中，

其國王雍由調遣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安帝永寧初，復遣使朝貢，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禪國西南近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于廷，封雍由調爲漢大都尉。

《圖書編・撣國》　後漢時通焉。自言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

拘蒈蜜部

《新唐書・南蠻傳下・盤盤》　東南有拘蒈蜜，海行一月至。南距婆利，行十日至。東距不述，行五日至。西北距文單，行六日至。與赤土、墮和羅同俗。永徽中，獻五色鸚鵡。

《唐會要・拘蒈蜜國》　拘蒈蜜，在林邑之西，陸路三月行。山居饒象，幷養之以供用。顯慶元年閏正月來朝貢。在盤盤、致物國東南，海路一月行，南距婆利國十日行，東去不述國五日行，西北去文單國六日行。風俗物產與赤土國、墮和羅國略同。

彌諾諸部 彌諾 彌臣 橫趺 究原

八都馬 淡邈 大古剌

《蠻書・彌諾國、彌臣國》　彌諾國、彌臣國，皆邊海國也。呼其君長爲壽。彌諾臉白而長，彌臣臉黑而短。性恭謹，每與人語，向前一步一拜。國無城廓。彌諾王所居屋之中有一大柱，雕刻爲文，飾以金銀。彌臣王以木柵爲居，居海際水中，以石獅子爲屋四足，仍以板蓋，悉用香木。王出即乘象。百姓皆樓居，披娑羅籠，男少女多，俗好音樂。樓兩頭置鼓，飲酒即擊鼓，男女攜手樓中蹈舞爲樂。在蠻永昌城西南六十日程。大和九年曾破其國，劫金銀，擄其族三二千人，配麗水淘金。

《太平御覽》卷七八七　康泰《扶南土俗》曰：橫趺國，在優鈸之東南，城郭饒樂，不及優鈸也。

又卷七九〇　《外國傳》曰：究原，有獠民，出錫、鐵、雞舌香及赤白五色鸚鵡鳥。究原達永昌一歲。

《島夷誌略・八都馬》　閙市廣陽，山茂田少，民力齊，常足食。氣候暖，俗尚朴。男女椎髻，纏青布縵，繫甘理布。酋長守土安，民樂其生。親沒，必沐浴齋戒，號泣半月而葬之，日奉桑香佛惟謹。有犯奸盜者，梟之以示戒。有遵蠻法者，賞之以示勸。俗稍稍近理。

地產象牙，重者百餘斤，輕者七八十斤。胡椒亞於闍婆。貿易之貨，用南北絲、花銀、赤金、銅、鐵鼎、絲布、草金緞、丹山錦、山紅絹、白磬之屬。

又《淡邈》　小港去海口數里，山如鐵筆，迤邐如長蛇，民傍緣而居。田地平，宜穀粟，食有餘。氣候暖，風俗儉。男女椎髻，穿白布短衫，繫竹布捎。民多識山中草藥，有疵癘之疾，服之其效如神。

煮海爲鹽，事網罟爲業。地產胡椒，亞於八都馬。貨用黃硝珠、麒麟粒、西洋絲布、粗碗、青器、銅鼎之屬。

《明一統志・雲南・大古剌軍民宣慰使司》　建置沿革：古南宋，本朝正德中始置大古剌軍民宣慰使司。風俗：與木邦同，官制俗同木邦，結親用穀、茶、鷄卵，客至亦供穀茶，手拈而食。

赤土部

《隋書・南蠻傳・赤土》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

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爲號。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爲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幷鄰國王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飛仙、仙人、菩薩之像，懸金花鈴眊，婦女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瓔珞。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幷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壹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薩陀迦羅一人，陀拏達叉二人，迦利蜜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

其俗等皆穿耳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爲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鎖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配焉。既娶，則分財別居，唯幼子與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爲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螯擊鼓以送之，縱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穄、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阯。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名椰漿爲酒。

煬帝卽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螯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鎖以纜駿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幷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幷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螯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爲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人，非復赤土國矣。飲食疎薄，願爲大國意而食之。』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幷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蝳蝑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幷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螯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幷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于交阯。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大悅，賜駿等物二百段，俱授秉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北史・赤土傳》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爲號。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爲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幷鄰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菩薩、飛仙之象，懸金花鈴眊，婦人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纓絡。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幷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前樹一寶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薩陁加邏一人，陁拏達叉一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

其俗，皆穿耳翦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爲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鎖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配。既娶，卽分財別居，唯少子與父居。父母兄弟死，則剔

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爲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蠻擊鼓以送，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穄、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以椰漿爲酒。

隋煬帝嗣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日遇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詣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

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百艘來迎，吹蠻擊鼓樂隋使，進金鎖以纜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幷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二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幷致金盤、金花，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蠻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爲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矣。』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床，床上幷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蝝蝑之肉百餘品。延駿升床，從者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

尋遣那邪迦隨貢方物，幷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蠻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幷山而行。其海水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于交趾。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悅，授駿等執戟都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舊唐書・地理志四・赤土》　赤土國州南渡海，便風十四日，至鷄籠島，即至國。亦海中之一洲。

《通典・邊防四・赤土》　赤土國，隋時通焉。扶南之別種也。直崖州之南，渡海水行，便風十餘日，經雞籠島至其國。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爲號。東波羅刹國，西羅婆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居僧祇城，亦曰師子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面而坐，三重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瓔珞。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遠視如項後。其官：薩陀伽羅一人，陀拏拏，女除反。達義三人，迦利蜜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耶迦一人，鉢帝一人。其俗皆穿耳翦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爲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鏁非王賜不得服用。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穄、音祭。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戲有雙六、雞卜。冬至之日影直在下，夏至日影在南。戶皆北向。

煬帝時，募能通絕域。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應召。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見狼牙修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月餘至其國都。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至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入宴。王前設兩牀，上幷設草葉盤，方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瘃瑁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及還，遣那耶迦隨駿貢方物。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幷山而行，幷，音蒲浪反。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十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連於交趾。六年還卻到中國焉。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赤，因以爲號。東波羅剌國，西婆羅（婆）〔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方數千里。其王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飛仙、仙人、菩薩之象，懸金花鈴耟。婦女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佛）〔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朝衣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纓絡。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納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幷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一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赤土》　赤土國，隋時通焉。扶南之別種也。直

崖州之南，渡海水行百餘日，便風十餘日，經雞籠島至其國。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爲號。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寒。不知有國近遠。居僧祇城，亦曰師子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面而坐，座三重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瓔珞。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遠視之如項後。其官有薩陀迦羅一人，陁拏女除切。達義二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

煬帝時，募能通絕域者。大業時，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應詔。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三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獅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見狼牙修國之山，于是南達雞籠島，至于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鏁以纜駿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幷鏡鑷，金盒貯香油，金鉼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入宴。王前設兩床，其上幷設草葉盤，方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鵝瑠之肉百餘品。延駿升床，從者坐于地席。及還，遣那耶迦隨駿貢方物。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幷山而行，見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于交趾。六年還卻到中國焉。

四至：東則波羅（剌）〔剌〕國，西則婆羅娑國，南則訶羅旦國，北距大海，地方數千里。

土俗物產：其俗皆穿耳翦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敬佛，尤甚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爲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鏁非王賜不得服用。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以稻、穄、音祭。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于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名椰漿爲酒。戲有雙陸、雞卜。冬至之日影直在下，夏至之日影在南，戶皆北向。

《通志・四夷五・赤土》　赤土，隋時通焉。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直崖州之南，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爲號。東波羅剌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寒，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爲道，傳位於利富多寒，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幷隣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菩薩、飛仙之像，懸金花鈴珮，婦人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纓絡。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幷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前樹一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薩陁迦羅一人，陁拏女除反。達義二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皆穿耳翦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敬佛，尤甚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爲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鏁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配。既娶，卽分財別居，唯少子與父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爲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旛，吹蠡擊鼓以送，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氣候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穄、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頗香美。復以椰漿爲酒，亦皆適口。又有雙六、雞卜之戲。

隋煬帝時，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日遇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脩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鏁纜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幷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氎布四條以供使者盥洗。其日，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幷致金盤金花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

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爲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矣。』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幷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鵝瑿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於地布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等貢方物，幷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幷步浪反。山而行，其海水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舟人云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於交趾。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悅，授駿等執戟都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文獻通考・四裔考八・赤土》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爲號，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

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遠近。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爲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幷隣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菩薩、飛仙之象，懸金花鈴珮，婦人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纓絡。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幷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前樹一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薩陀迦邏一人，陀拏達叉二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一人。其俗皆穿耳翦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爲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鎖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姻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配。既娶卽分財別居，唯幼子與父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爲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蠡擊鼓以送，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穄、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名椰漿爲酒。

隋煬帝嗣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日遇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詣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脩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鏁以纜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幷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幷致金盤、金花，以籍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爲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矣。』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幷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蝳蝑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遣那邪迦隨貢方物，幷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幷山而行，其海水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於交趾。駿以明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悅，授駿等執戟都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圖書編・赤土國》　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

又　隋煬帝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等出使赤土。

暹羅諸部暹羅 暹國 羅斛

題解

《明史・外國傳五・暹羅》 暹羅，在占城西南，順風十晝夜可至，卽隋、唐赤土國。後分爲羅斛、暹二國。暹土瘠不宜稼，羅斛地平衍，種多穫，暹仰給焉。元時，暹常入貢。其後，羅斛強，幷有暹地，遂稱暹羅斛國。

又〔洪武〕十年，昭祿羣膺承其父命來朝。帝喜，命禮部員外郎王恆等齎詔及印賜之，文曰『暹羅國王之印』，幷賜世子衣幣及道里費。自是，其國遵朝命，始稱暹羅。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五・暹羅》。）

《明一統志・外夷・暹羅國》 在占城極南。　沿革：本暹與羅斛二國地。暹乃漢赤眉遺種，其國土瘠，不宜耕藝。羅斛土田平衍而多稼，暹人歲仰給之。元元貞初，暹人嘗遣使入貢。至正間，暹始降於羅斛，而合爲一國。本朝洪武初，暹羅斛國王參烈昭毘牙遣使臣柰思俚儕剌識悉替等朝貢，進金葉表，詔賜大統曆。永樂初，其國止稱暹羅國。

《明四夷考・暹羅》 暹羅，本暹與羅斛二國，在南海中。暹土瘠，不宜耕稼，羅斛土平衍，種多穫，暹仰給焉。元至正間，暹降羅斛。洪武四年，暹羅斛國王參烈昭毘牙遣柰思俚儕剌識悉替奉金葉表朝貢，賜大統曆。十年遣子昭祿群膺奉金葉表貢象及方物，遣使賜詔及暹羅國王之印。十六年給勘合文冊，令如期朝貢。永樂元年稱暹羅國。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四・暹羅》。）

《殊域周咨錄・南蠻・暹羅》 暹羅國，在占城極南。自占城海道順風十晝夜可至。其國北岸連于交趾，本暹與羅斛二國之地。暹古名赤土，羅斛古名婆羅剎也。暹國土瘠，不宜耕種，羅斛土田平衍而多稼，暹人歲仰給之。隋大業初，曾遣使常駿自南海道往赤土，人遂訛傳赤土爲赤眉遺種云。後改曰暹，元元貞初，暹人常遣使入貢。至正間，暹降於羅斛，合爲一國。

按別誌云，赤土疆域正與暹羅同。東波羅剌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距大海，地方數千里。常駿自南海郡水行，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獅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于是南達雞籠島，至于赤土之界。林邑今占城也，觀此則以赤土又爲一國，與暹幷壤耳。且《宋史》不載暹羅，豈已前不通中國者耶？

本朝洪武初，遣大理少卿聞良輔往諭之，暹羅斛國王參烈昭毘牙遂遣使入貢，進金葉表文。【略】永樂元年，遣使入賀即位。自是其國止稱暹羅國。

《圖書編・暹羅館》 暹羅國，本暹與羅斛二國。暹國土瘠，不宜耕種。羅斛土衍腴多穫，暹人歲仰給焉。元元貞初，暹人常遣使入貢。至正，暹降于羅斛，合爲一國。

又 永樂元年，遣使入賀，始稱暹羅國。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暹羅》 按：暹羅在占城極南濱，本暹與羅斛二國地。暹乃赤眉遺種，元至正間始降於羅斛，合爲一國。

又 皇明洪武初，暹羅斛國王參烈昭毘牙，遣使臣（祭）〔柰〕思俚儕剌識悉替等朝貢，進金葉表，詔賜大統曆。永樂初，其國止稱暹羅國。

《獻徵錄・四夷・暹羅》 暹羅，在占城極南，本暹與羅斛二國。暹瘠而貧，歲仰給于羅斛。元至正間，羅斛幷暹，爲暹羅斛國。

又 永樂二年，乞量衡爲國中式，予之。是時稱暹羅國。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暹羅》 暹羅，在南海，古赤土及婆羅剎地也。以赤土，故後人訛爲赤眉遺種。

又 其後分爲暹與羅斛二國。暹瘠土，不宜耕稼，羅斛土平衍，而種多穫，暹取給焉。【略】〔元〕至正間，暹降羅斛，遂稱暹羅斛。

又 〔洪武〕九年，國王哆囉祿遣其子昭祿羣膺貢象及方物，下詔褒諭，賜暹羅國王印，自是始稱暹羅。

《明象胥錄・暹羅》 暹羅國，在南海中。自東莞放洋，歷占城西南行，順風七晝夜至。其北岸連交趾，本暹與羅斛二國。暹土瘠，不宜耕稼，羅斛

平衍，多穫，暹仰給焉。或曰暹卽古赤土，斛卽古婆羅剎。赤土亦扶南別種也。隋大業三年，遣屯田主事常駿等使赤土，自南海郡舟行二旬，達雞籠島至其界。王姓瞿曇氏，禮遇甚厚，隨貢方物，獻金芙容冠、龍腦香。鑄金爲多羅葉文，表封以金函。後改名暹。元成宗元貞初，暹國進金字表來貢。至正間，暹降羅斛，爲一國。

又〔洪武〕六年，其子參烈寶毘牙復遣貢，幷獻其國地圖。十年，貢象及方物，命禮部員外郎王恒等賚詔，賜以暹羅國王之印。

《名山藏・王享記二・暹羅》 暹（邏）〔羅〕，在南海，古赤土地，後漢赤眉遺種。本名暹羅斛，暹一國，羅斛一國。居眞臘南。其音聲似東粵，剪髮穿耳，跣，而繚腰及骭前後。珍寶之國也。暹土瘠，不五穀，羅斛莽平宜稼，暹人仰給之。元末，羅斛人降暹，幷稱（斛暹邏）〔暹羅斛〕。

又〔明初〕以高帝九年，遣其子昭祿群膺修世見。上遣禮部員外郎恒賚詔送之歸，稱其內齊家而外睦隣，賜暹羅國王印，自是始稱暹（邏）〔羅〕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暹羅國》 暹羅國，本暹與羅斛二國地，古赤土及婆羅剎也。在占城極南，北直廉州，循海北岸連於交趾。暹國土瘠，不宜耕藝，羅斛土田平衍而多稼，暹人歲仰給之。隋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等自南海郡乘舟使赤土，至今訛傳爲赤眉遺種，後改曰暹。元元貞初，暹人嘗遣使入貢。至正間，暹始降於羅斛，而合爲一國。本朝洪武初，暹羅斛國王參烈昭毘牙遣使朝貢，進金葉表。【略】永樂元年，遣使朝貢，賀卽位。自是其國止稱暹羅國。

《四夷廣記・暹羅・暹羅國統》 隋大業初，遣使常駿往赤土，後改曰暹。元元貞初，暹人遣使入貢。至正間，合爲一國。地廣而兵強，時時侵掠隣境。本朝洪武初，遣大理少卿聞良輔往諭之。【略】永樂元年，遣使入賀卽位，自是其國止稱暹羅國。

《明會要・外蕃二・暹羅》 暹羅，在占城正南，卽隋唐赤土國，後分羅斛與暹二國。暹土瘠，不宜稼，羅斛地平衍，種多穫，暹仰給焉。元時，羅斛強，幷有暹地，遂稱暹羅斛國。洪武四年，其王參烈昭毘牙遣使奉表來貢。十年，世子昭祿羣膺承其父命來朝。帝喜，賜之印，文曰『暹羅國王之印』。自是始稱暹羅。

《讀史方輿紀要・廣西七・外國附考》 暹羅，在占城極南，順風可十日程。本暹與羅斛二國地。暹國土瘠，不宜畊藝，羅斛土地平衍而多稼，暹人歲仰給之。元元貞初，暹人遣使入貢。至正間，暹降於羅斛，自是合爲一國。明初，暹羅斛王參烈〔昭毘〕牙遣使朝貢。永樂初，始止稱暹羅，朝貢不絕。《四夷考》：暹羅，卽古赤土國之地，扶南別種也。土色多赤，故曰赤土。

《續通典・邊防二・暹羅》 暹羅，本扶南之別種，後分爲暹與羅斛二國。暹土瘠，不宜稼，羅斛地平衍，種多穫，暹仰給焉。元成宗元貞元年，暹國進金字表，欲朝廷遣使至其國。比其表至，已先遣使，蓋彼未之知也。賜來使素金符佩之，追前詔，使同往。其後羅斛強，幷有暹地，遂稱暹羅斛國。明太祖洪武四年，其王參烈昭毘牙遣使奉表來貢。十年，賜之印。文曰『暹羅國王之印』。自是其國遵朝命，始稱暹羅。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暹羅》 建置沿革：相傳卽隋唐赤土國，爲扶南之別種。後分暹與羅斛二國地。暹在西北，多大山，土瘠不宜耕種。羅斛在東南，土地平衍多稼，暹人歲仰給之。隋煬帝時，屯田主事常駿至赤土，知其國王姓瞿曇氏云。【略】其後羅斛強，幷有暹地，遂稱暹羅斛國。明洪武三年，命使臣呂宗俊等齎詔往諭之。國王參烈昭毘牙遣使奉金葉表文朝貢。十年，其世子昭祿羣膺承父命復來朝。帝命使齎詔及印賜之，文曰『暹羅國王之印』。自是其國遵朝命，自稱暹羅。

《粵海關志・貢舶一・暹羅國》 暹羅，在占城國西南，順風十晝夜可至。隋唐赤土國，後分爲羅斛、暹二國。暹土瘠，不宜稼，羅斛地平衍，種多穫，暹仰給焉。元元貞初，暹人常入貢。至正間，暹降於羅斛，合爲一國。明洪武初，遣大理少卿聞良輔往諭之，暹羅斛國王參烈昭毘牙遣使奉金葉表朝貢。

又 永樂元年，遣使入賀，始稱暹羅國。

《海國四說・粵道貢國說・暹羅國一》 謹按《明史》及《東西洋考》幷云：暹羅，卽古赤土國。後分爲羅斛、暹二國。羅斛爲暹所幷，明賜以暹羅國王印，始稱暹羅。

《五洲屬國紀略・附錄・亞洲各國》 暹羅，古扶南地，隋赤土國也。後爲暹與羅斛二國，元明間幷爲一，故稱暹羅。

綜述

《島夷誌略・羅斛》 山形如城郭，白石峭厲。其田平衍而多稼，暹人仰之。氣候常暖如春。風俗勁悍。男女椎髻，白布纏頭，穿長布衫。每有議刑法錢穀出入之事，幷決之於婦人，其志量常過於男子。煮海爲鹽，釀秫米爲酒。有酋長。法以貝子代錢，流通行使，每一萬準中統鈔二十四兩，甚便民。

又 次曰彌勒佛，曰忽南圭，曰善司坂，曰蘇剌司坪，曰吉頓力。地無所産，用附於此。

又《暹》 自新門臺入港，外山崎嶇，內嶺深邃。土瘠，不宜耕種，穀米歲仰羅斛。氣候不正。俗尚侵掠。每他國亂，輒駕百十艘以沙糊滿載，舍生而往，務在必取。近年以七十餘艘來侵單馬錫，攻打城池，一月不下。本處閉關而守，不敢與爭。遇爪哇使臣經過，暹人聞之乃遁，遂掠昔里而歸。至正己丑夏五月，降於羅斛。

《西洋朝貢典錄・暹羅國》 論曰：暹羅，世稱赤眉遺種，尙矣，而莫究其詳。繼覽《梁史》云：頓遜之國，其俗多鳥葬，親賓歌舞於郭外，有鳥食盡，乃去，其骨沈海中云云，與馬歡所見者符合。且頓遜，史云東可通交州，而暹羅，歡亦云西北可通雲南，其跡又足徵。然則暹國在梁殆爲頓遜也。

《明一統賦・暹羅》 暹羅國，在占城極南，氣候不正。俗尚侵掠。男女椎髻。事決婦人。貝子代錢。水銀灌屍。洪武初進金葉表。永樂中乞量衡爲式，從之。至今朝貢。

《圖書編・暹羅館》 本朝洪武初，遣大理少卿聞良輔往諭之，暹羅斛國王參列昭毘牙遣使柰思俚儕剌識悉替奉金葉表朝貢，還賜大統曆。七年，遣使沙里拔來朝，自言本國令陪臣柰思俚儕剌識悉替入貢，去年八月舟次烏瀦遇風，舟壞漂至海南，收獲漂餘貢物。上因無表狀可據，疑爲奸商詭言，卻之。後其子參列寶毘牙立，九年，遣子昭祿羣膺奉金葉表貢象及諸方物。上命禮部員外郎王恆、中書省宣使蔡時敏往賜詔及暹羅國主之印。十六年，給勘合文冊，令如期貢。二十年，又貢胡椒、蘇木。二十八年，詔遣中使趙達、宋福等祭其故王參列昭毘牙，賜嗣王昭祿羣膺敕諭。永樂元年，遣使入賀，始稱暹羅國。二年，遣使昆文現表貢方物。四年，復貢方物，且乞量衡爲式。詔賜古今烈女傳，給與量衡。七年，王遣使奉儀物祭仁孝皇后，命中官以告几筵。是歲，復遣坤文現貢方物。先是，南海民何（入）〔八〕觀等流移海島，遂入暹羅，至是因其使歸，傳諭國王遣（入）〔八〕觀等還，毋納流移，以取罪戾。八年貢馬及方物，送中國流移人還，賜敕勞之。十年，復貢。十三年，昭祿群膺卒，其子三賴波磨札剌的嗣位，以兵侵滿剌加國。滿剌加訴于朝，敕諭暹羅國王，令與滿剌加平。十五年來貢。十八年又貢，遣中官楊敏等護貢使歸國，仍厚賚其王。十九年，王遣使柰懷等六十人入貢，謝侵滿剌加國之罪，賜紗幣有差。二十一年又貢，賜使臣及通事總管番伴有差。洪熙、宣德間至如常期。正統、景泰間貢或不常，賜仍舊例。成化十三年，遣使群謝提素英、必美亞二人來貢方物。美亞本福建汀州士人謝文彬也，昔因販鹽下海，爲風飄入暹羅，遂仕其國，嘗至南京，其從子瓚偶遇，識之，爲織殊色錦綺貿易番貨，事覺下吏，始吐實焉。十七年，遣行人姚隆往冊封其王。弘治中，遣給事中林恆復往行冊封禮。正德十年，遣使貢方物，進金葉表。嘉靖元年，暹羅及占城等夷各載番貨至廣東，未行報稅，上乃命贓物照舊入官。三十二年，國王遣使坤隨離等貢白象及方物。三十七年，又貢方物，比舊稍不同。萬曆三年九月，暹羅王招華宋頃遣使握坤哪采思灣等奉金葉表貢方物。六年十月，該舍內閣大學士張閣等題據提督少卿蕭廩呈請，於本館添設暹羅一館，考選世業子弟，馬應坤等十名送館教習。

《明會典・朝貢一・暹羅國》 國濱海，本暹與羅斛二國，後幷爲一。洪武四年，其國王參烈照毘牙遣使奉金葉表來朝，貢方物，賀正旦。六年，參烈寶毘牙復遣貢，幷獻其國地圖。十年，遣人齎詔及印往賜之。十六年，給文冊。永樂元年，遣使乞量衡爲國中式。自後定三年一朝貢，道由廣東。

《明世法錄・南蠻・暹羅國》 暹羅國，在南海中。自東莞放洋，歷占城西南行，順風七晝夜至。其北岸連交趾，本暹與羅斛二國。暹土瘠，不宜耕稼，羅斛平衍多穫，暹仰給焉。或曰暹卽古赤土，羅斛卽古婆羅剎，赤土亦扶南別種也。隋大業三年，遣屯田主事常駿等使赤土，自南海郡舟行二旬，達鷄籠島至其界。王姓瞿曇氏，禮遇甚厚，隨貢方物，獻金芙蓉冠、龍腦香，鑄金爲多羅葉文表，封以金函。後改名暹。元成宗元貞初，暹國進金字表來貢。至正間，暹降羅斛，爲一國。洪武初，遣大理少卿聞良輔往諭之。四年，

其王參烈昭毘牙遣使奉金葉表朝貢，賀正旦。賜大統曆。六年，其子參烈寶毘牙復遣貢，并獻其國地圖。十年，貢象及方物。命禮部員外郎王恆等賚詔賜以暹羅國王之印。

《罪惟錄・外國列傳・暹邏國》　暹邏國，在南海中，古赤土地。北連交趾，自占城西南七晝夜可至。後漢赤眉遺種。本暹與羅斛二國。元至正間，邏斛降暹，并稱暹〔羅〕。暹土瘠，不宜稼，羅斛即古婆羅剎，土平衍，多穫，暹仰給焉。剪髮，穿耳，跣，而繚腰及骭前後。珍寶之國也。地週千里，外山崎嶇，內地潮熱，氣候不正。有西塔，始造時，值鄭和至，削其合尖。後屢合之，不能尖也。王所居宮用黃金塗。帽金帽，若白抹首，屨周于身，以受明封。平時腰束嵌絲帨，獨不剪髮。出跨象，或乘肩輿，張蓋葵葦葉爲之。臣民望見王，合掌傴僂，捫王足三，乃自捫首三，謂之頂上恩。用周正，蝦蟆生則拜月，曰毋使食也。教用釋經，字皆橫書。家及百金，即以其半施佛。大刑烹鋸。男子決于婦人，謂其多智。妻有私，則置酒飲其所私，曰妻美，中人觀也。工刺繡織紝。率爲樓居，貫檳榔片爲板，籐羅之。亦削檳榔之幹爲鏢，以吳牛之革爲鍪，有藥鏃，習水戰。大將俱用聖鐵裹身，刀矢不能入。聖鐵者，腦骨也。行錢用貝，否〔則〕國必大疫。男陽週破之，嵌錫銖十數顆。國有嵌錇業，人任呼也。其富貴者，範金爲空珠，中藏砂子，行則扱扱有聲。不嵌珠，人賤之矣。婚則群僧迎婿至女家，僧取女喜紅貼男額上，稱利市，然後婚。貴人死，則以水銀灌其屍葬之。其下暴屍海沙，飽群鳥，棄骨於海，云鳥葬。釀秫爲酒，甲諸彝，稱暹酒。國西南百里有上水鎮，番貨所聚。紅馬廝肯的石，在紅雅姑肩下，明淨如石榴子，最奇。產白象、獅子、猫、白鼠、六脚龜及黃連、羅褐速香。

《清朝通典・邊防二・暹羅》　暹羅，在廣東省西南，海道四十五晝夜可達。古暹國、羅斛國地。明洪武中，始名暹羅。地方千里，環國皆山。城分八門，官制九等。國分大庫司九，府十四，縣七十二。西北土磽确，爲古暹國地。東南土平衍，爲古羅斛國地。地卑濕，氣候不常，或嵐或濕，人皆樓居。俗修釋教，男女多爲僧尼，居庵寺。文字皆傍行。自明正德時，選留貢使一二人入館肄業，始稍習漢文。

又　〔康熙〕六十一年四月，貢使至，賜其國王及王妃紗緞，諭令運米三十萬石於福建、廣東、寧波等處糶賣，免其徵稅。雍正二年十月，貢稻種、果樹。賞賚如例，又加賜國王蟒緞、玉磁等物。其船捎目九十六人，以住居暹羅數代，雖係漢人，求免回籍，得旨免其回籍。是年，暫停暹羅運米，其隨帶貨物，免其徵稅。嗣後運米至閩浙等處，俱免其稅，永著爲例。六年二月，運米至廈門。

《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五・暹羅》　明洪武中入朝，賜印，文曰『暹羅』，始稱暹羅國。

又　〔康熙〕六十一年四月遣使來貢，賜其國王及王妃紗緞。諭令運米三十萬石於福建、廣東、寧波等處糶賣。并諭大學士等曰：『暹羅國人言，其地米甚饒裕，銀二三錢可買稻米一石。朕諭令分運米石至福建等處，於地方甚有裨益。此三十萬石係官運，不必收稅。』雍正二年十月，貢稻種、果樹。賜國王蟒緞、玉磁等器。其船捎目九十六人，本係漢人，求免回籍。得旨：『暹羅不憚險遠，進獻稻種、果樹，恭順可嘉。其運來米石，令地方官以時直售賣，毋許行戶低昂。隨帶貨物，概免徵稅。捎目九十六人，居住該國歷經數代，實難勒令歸還，應免回籍，以示寬大之典。』六年二月運米入廈門。七年六月，載米船艘因風飄泊，其撈回壓船貨物，并免徵稅。

又　〔乾隆〕八年九月奉旨：『暹羅國商人運米至閩，源源而來，其加恩之處，自當著爲常例。嗣後外洋貨船帶米萬石以上者，免船貨稅銀十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免稅十之三。』十一年九月，暹羅商載米進泊閩海，或四千三百石，或祇三千八百有零，餘皆蘇木、鉛、錫等貨。福建將軍新柱奏：『番船載米不足五千之數，所有船貨額徵未便援例寬免。』上以該番航海遠來，仍加恩免其船貨稅銀十分之二。次年，福撫陳大受奏言：『閩商前赴暹羅販米，其國木料甚賤，應聽造船運回，給照查驗。』報可。自是番地商船益便往來。

臣等謹按：暹羅相傳即隋唐時赤土國。隋煬帝時，屯田主事常駿至赤土，知其國王姓瞿曇氏，豈王崇佛教，故從之耶。考《暹羅館志》則云，人皆有名無姓，雖世隔千年而有姓，無姓語多不符。又暹羅爲扶南別種。《南史・海南諸國傳》：扶南初以女人爲王，號曰柳葉。明王圻《續通考》稱暹羅婦人智量在男子上，其果扶南遺風歟。自元明以來，世與華通。我朝文命遠敷，兼令運載米石，津濟內地，猗歟休哉。比於明鄭和之下海洋，徒收寶物者，何啻霄壤。而該國奉琛王享，慕義無窮，在南方諸國中，蓋與安南比埒云。

《清職貢圖》　暹羅國，在占城西南，即隋唐赤土國。後分羅斛、暹二國，暹復爲羅斛所幷。明洪武時，封爲暹羅國王。入國朝尤恭順，國貢惟謹。其地方千里。有大庫司九、府十四、縣七十二。官制九等，其四等以上戴銳頂金帽，嵌以珠寶，五等以下則以絨緞爲之。衣錦繡及織金，或花布短衣繫錦帶。婦人以金銀爲簪釧、約指，上衣披五色花縵，下衣五綵織金。花幔拖地長二三寸，足履紅革靸鞋。其選舉皆引至王前，咨以民事，應對得當即授官服候用。文字橫書。有事，則具書文朗誦呈之。暹羅地卑濕，民皆樓居，坐卧即以樓板，上籍以氈席。其風俗勁悍，習於水戰。好崇佛齋僧。飼象取牙，以奉夷目。男白布纏頭，衣短衣，曳革履，常佩刀劍。婦女椎髻，上衣披青藍布縵，下衣五色布短裙，性喜遊冶，亦工紡績。俗重女輕男，家事皆取決於婦。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濱海各國》　在湄南河上游沿河一帶，居民皆架屋水中。華人搆瓦屋，樓閣相望。土人所居皆蘆蔑。湄南河勢緩而散，田疇藉以肥沃。農時掉舟耕種，插秧畢而河水至。苗隨水長，不煩薅溉，水退而稻熟矣。米極賤，每石值銀三星，時載往粵東售賣。王衣文彩佛像體貼飛金。用金皿，乘象輦。以閩粵人爲官屬，理國政，掌財賦。俗崇佛。僧沿門募食，各施精飯，食餘則餉鳥雀，蘭若無舉火者。又信番僧符咒。一種人善咒法，刀刃不能傷，名爲（其）〔共〕人，王養以爲兵衛。犯事應刑，合番僧以咒解之，方與施刑。

又　暹羅流寓，閩粵人皆有之，而粵爲多，約居土人六分之一。有由海道往者，有由欽州之王光十萬山穿越南境而往者。其地土曠人稀，而田極肥沃，易於耕穫，故趨之者衆也。然其國多蠱，崇信符咒。風俗政治，遠遜安南。蓋安南夙隸版圖，漸被車書之化。而暹羅則終古荒服，僅達梯航，故宜其相逕庭也。

《海國圖志・東南洋三・暹羅一》　暹羅，建都于曼谷，兩面皆山，一寬長之大谷也。山雖層疊，均不甚高，無過五百丈者。土沃產豐，爲海舶市埠之最，附近各國皆不及。前被緬甸吞幷，國人不服，且地勢阻隔，故緬甸得之旋失之，復爲暹羅所有。陸戰，木柵甚堅，步步爲營，全同緬甸國。王臨朝端坐，威儀甚尊，百官偏袒跣足，屈腰蹲身，盡禮致敬。稱謂以金爲尊，如稱上則曰金首、金目、金鼻、金口、金足之類。緬甸、暹羅、安南三國，大都身短色黑，面扁顴高，絕少姣好，似頑窶黠，似惰實勇。髮多而黑，卻少髯鬚，有即拔去，望若婦人，與阿細亞洲各國不同。然性善泛愛，一見甚殷勤，稍拂輒反目，不若印度之柔和。其居家治生，亦如中國、印度，惟不及兩國人材技藝耳。暹羅人游惰度日，不尚技藝。尤藐視外國人，有商舶至其地，輒待同蠻夷，壹似無能爲役者，惟尊中國而不知有他國也。三國皆尊奉印度佛教。凡事苟且節儉，惟修建寺宇，則窮極華靡。塑像有雕白石者，有鎔赤銅者，或高丈，或高二丈餘尺。金彩曜目，其工匠不亞於歐羅巴，幷有鑄像廠。其價值多寡視像身之大小。出家爲僧，終身不娶。惟暹羅人或爲僧，或返俗，任意往還。且云：『人生不可不出家，不可久出家。不出家則不知規（短）〔矩〕，久出家則虛度光陰。』蓋其出家，猶中國子弟之出外就傅。及冠有室，則不復從師。所習梵典、梵字及術數之類，皆從僧師受之，實非終身被剃之比也。暹羅文學，亦同緬甸，大抵闡揚佛教。其讚頌四百，似有音律，須六禮拜之久，始能誦畢。奉佛，戒禁食肉。然印度僧不盡守戒，或不食家牲，而食野禽，謂不在律禁。其在家，人幷以蟲蛇爲美味。安南、緬甸亦然，蓋近中國閩、廣之風矣。暹羅城沿河而建，遠觀若築柵于筏上，浮水而繫諸岸。服色頗同東方，男女皆耳環、手鐲。地多金鑛，凡酒盃、檳榔盒、器皿，皆赤金。以綢緞爲質，金繡爲文。觀其服，可知其織之差等。女服寬長，而腋下疊褶，略同緬甸。男逸女勞，粗重工作，悉委於女，貿易亦皆女爲之。然謹守禮法，雖在市中，足不踰戶。未嫁之貧女，有與外國人寓所傭工，支持家務，襄理貿易，雖儼如家室，不可干以非禮。此俗安南尤盛。治喪亦各不同。緬甸貴人，棺柩停斂需時，庶人香膏塗屍，而火焚之。暹羅以屍飼飛禽，皆遵佛教茶毘之制。若安南國中遇喪，則慶賀燕宴十二日，奢華甲諸國。彼則失之過慘，此則失之太奢，與其慘又寧奢也。三國皆重技藝，而廟宇中雕刻彩繪，尤各殫其妙。官民俱嗜觀劇，或在人家，或于稠衆，動則扮演，價值甚廉，非若歐羅巴人必有一定之戲臺，昂貴之戲價也。音樂節奏，和暢動人。女音嬌柔，尤似中國。惟意大里之音樂，三國皆不能學。

又　《地球圖說》：暹羅國，東界安南國，南界麻六甲國幷海，西界阿瓦國，北界中國。其百姓約三百萬。郡城名萬國城，內民九萬。宗釋教。現有花旂國、英吉利國人，在此傳授耶蘇聖教。居茅廬，以籐席竹簟爲寢處。不衣褲，而圍小幔。裸體跣足，頭薙而留頂髮。常食檳榔，齒黑口臭。亦有

建屋水上，極其高峻。國君好白象，戰則以白象爲先鋒。現有中國廣東、福建人能駕暹船，與之貿易，或至此務農。其土人形狀與安南相似。地勢低陷，天雨多，則遍地水溢。民風男尊女賤，一男多娶數女，不合則休之無妨。內有至大之江，名湄南。

又《地里備攷》曰：暹羅國，在亞細亞州之南。北極出地八度起至二十一度三十分止，經線自東九十七度起至一百零一度止。東至安南國，西連馬拉加海峽，南接馬拉加國，北界中國雲南。長約三千三百餘里，寬約一千里。地面積方約二十萬零一千一百餘里，烟戶三兆六億口。本國地勢，西方則重岡疊嶺，絡繹延袤。此外則丘阜寥寥，平原坦濶，每遭水患。河之長者，一名美能，一名薩巒，一名賣岡。湖則甚小，爲數無幾。田土膏腴，河濱沃潤。土產金、銅、鐵、錫、鉛、鹽、窩宅、燕窩、象牙、豆蔻、沈香、胡椒、烟葉、甘蔗、木料等物。地氣濕熱，風俗樸素。王位世襲。所奉之教，乃釋教也。其餘別教，人或奉之，槩不禁止。貿易興隆，商賈雲集。粵稽國史，康熙二十七年至乾隆四十六年，與緬甸國日尋干戈，時事屢戮，廢立舉行，名器更易。越三十二載，有哥羅馬甲者即位，戰勝緬軍，國事乃定。首郡名邦哥，乃本國都也，建于美能河口。宮殿廟堂，則用磚瓦。閭閻房屋，俱用木板。其通商衝煩之地，一名西約的亞，一名廬窩，一名耶日約內。其兼攝之地，一名眞臘，即柬埔寨也，一名老撾，即越裳也，一里哥爾，一賓德倫，一巴達尼，一加蘭丹，一的靈加諾，一給達，一仍塞倫島。或隸版圖，或派官居守，或受其貢焉。

《每月統紀傳》曰：暹羅在南海，沿古赤土及婆羅剎地也。其後分爲暹與羅斛二國。暹瘠土不宜耕稼，羅斛土平衍而種多穫，暹賴給焉。元明以來皆稱國，曰暹羅。乾隆年間，緬甸王征勦暹羅，值凶年飢歲，爲緬所服。其後，有漢人在暹國者，亦乘緬甸荒年，起兵報復，破緬凱旋，自立爲暹羅王。嘉慶初年間，暹國內之將軍謀反，令漢王讓位。現在此朝治國，頻數與緬甸打仗，服老撾、占城、馬萊西南方幾國。方欲與安南相戰，蓋暹羅官員殺安南公使。道光年間，英國駐印度之總帥與緬甸王相戰，暹羅與英國盟約，以兵相助，議息攻戰之後，兩國友交。本年亞默利加統邦之治，主亦遣公使結貿易約。

暹羅之田，不勝肥美。其中谷之江，每年漲黃水。自五月一派從海口來，四月插苗，隨水漲而發，水漸高，苗亦漸長，遂至六尺。漲以九月始退，退即稻熟可收。田得水而肥，其米純白，盛供所用，有餘載出口。產物甚多，有白糖、蘇木、翠羽、乳香、降香、象牙、犀角。木頭能造巨艦之桅。有燕窩、海參、海菜、錫等貨。其地向南甚平坦，向北有山嶺。土番與漢人相似，而顏更黑。惟好閒游，卻令外國人代工作。民居樓及竹藤之屋。富者卒後葬以塔。人皆裸體跣足，俯腰蹲踞見尊貴。不衣褲而圍水幔。惟僧言是聽。凡男子皆爲僧幾年，然後爲平民。建廟塔無數，致敬佛象。暹羅有王三位，其民皆視之如佛，敬服如神仙。王宮高廣，以黃金爲飾，雕鏤八卦，備極美麗。有門三重，每門圖畫飛仙、菩薩之狀，懸以金花。王之器皿都是黃金。惟膝行可朝見。

華人駐此娶番女，唐人之數多于土番。惟潮州人爲官屬封爵，理國政，掌財賦。城廓軒豁，沿溪樓閣，羣居水口，每年有上海、寧波、泉州、廈門、潮州、廣東船進其都城，稱萬國，兼占地門貿易。英吉利及亞（黑）〔默〕利加各國之船，皆進萬國黃河江貿易。其女人亦爲商賈。只恨居民懈怠，多荒地。若非漢人代爲耕種經營，甚難度日也。

《外國史略》曰：暹羅國，廣袤萬三千三百三十方里，民居五百萬。北極出地自五度至十九度，南及同名之海隅，北連老掌，東及越南，西連英藩屬地至緬甸。北有山，南方有低谷，黑南河之所南流也。地豐裕，海島星羅棋布。由中國進暹羅港，過七洲，見外羅山，向南則玳瑁洲、鴨洲、崑倫，偏西則大眞嶼、小眞嶼，西北爲筆架山，向北至暹羅港竹嶼，草木茂盛，多磽地，無居民。古分羅國、暹國，後合爲一國。崇佛教，惑風水。王衣彩肉貼飛金，用金皿。陸乘象亭，象輦，駕龍鳳舟。設官屬曰招夸。以裸體跣足，俯腰蹲踞爲禮見尊貴。不衣褲，用小幔圍之。尊敬中國，用漢人爲官屬，理國事，掌財賦。城郭軒朗，沿溪皆樓閣。多鱷魚。從海口至國城，水深濶，洋舶隨之。夾岸皆茂林深竹，猿猴彩雀，上下呼鳴。暹村錯落，田疇沃饒，粟菓長二丈許。播秧後有黃河（水）至，苗隨水長，無滂傷之患，水退而稻熟矣。故其耕種之農，皆棹舟出作，無俟芸鋤。穀熟仍棹舟收獲而歸。黃水至此，其勢散而緩，田疇肥饒。人死則焚尸而後葬，或發願死後以屍飼魚、鳥。將造巨艦，載萬餘石，求桅於深山中，遇大樹，先以咒語求告，如樹神允許，方下斧。產銀、鉛、錫、象牙、犀角、烏木、蘇木、冰片、降香、翠

毛、牛角、鹿筋、豆蔻、燕窩、海參、海菜等貨。暹羅土產之豐，與旁葛拉相等。但暹羅米穀價更賤。高地亦能種麥。其木最堅美，宜于造船，且料多而價賤，較中國造船費惟值半價。又多紅木，或運出新埠，或載廣州、上海、天津、寧波等港。又多種白糖、胡椒，每年六萬餘石，亦運賣與中國，其白糖十萬餘石。漢舶買豆蔻、降香、樹膏、籐、花各項顏色、白糖、紅木、烏木、檀香、象牙、錫、虎骨、虎皮、牛皮、犀角幷雜貨。唐人之船，亦載米、糖賈與南海各島，最多在新埠各海港。所進中國之船，每年約九十隻，小船甚多，俱由海南島。昔有花旂船，載舊鐵砲以易白糖，每年約一二隻，今則少矣。印度國，每年亦有數船到是港，載布匹易白糖等貨。統論漢船每年所載之貨約四萬噸，外國之甲板約二萬噸。向暹人無水手，後有世子仿外國甲板船，亦造數隻赴各國貿易，遂爲通商之始。山產金沙、錫、鋘。所出之果尤美于他國。尊卑貴賤皆築廟建塔。然無路無橋，無一肯捐建者，此其大惑也。男女居俱罕穿衣服，女露胸孀。各剃頭，首頂留髻。男女皆浴身以游。食甚菲薄，不殺牲、破卵，惟請外國人則用之。好建寺廟，不惜費，自居則草寮。惟漢人所寓，始有瓦石。庶民每月必以三分之一供徭役。不樂務本業，蓋稍得蠅頭，官吏則強奪之，故耳。五爵甚多，下品覲其上品，必匍匐不得立起。民許而驕傲，有碍難，即失胆，不敢行動，信輪迴之說。每年有潮州、福建人赴暹羅居住，多取其土女，現所居者二萬餘。棄漢俗衣食，一如暹羅。國王亦擇其聰明者官之，使理征賦，貿易之事。暹軍亦隨時伐鄰國，虜居民遷至本地，其中緬甸、文萊、巫來由、老掌人等甚多。自外來者各操本俗，征餉甚重。居民共計三百萬。惜政令太苛。

暹羅，本古地，元時始知其名，入貢中國。與緬甸、文萊、占臘、于賓等國爲鄰，時時肇衅交戰，或勝或敗。葡萄亞人於萬曆間初至此國，開埠貿易。後英人與佛蘭西皆至此通商。方漢人未到是國以前，貿易祇數萬名。英國公班衙於其地開行。有奸人賄王用事，遂招佛蘭西人。至於康熙二十五年，佛國兵士守港口，于是國人幾盡驅佛蘭西軍，更立新主，通商如故。乾隆三十八年，緬甸軍陷其都城，且火之，虜其民爲奴，全城荒蕪。漢人憤之，倡義起兵驅敵，即今國王之祖也。自後國復興旺，漢氓日增，貿易益廣。道光四年，緬甸與英人交戰之際，暹羅結盟於英，合陣前往，盡復前所失地。於是與英人及花旗等國，大通貿易。但運出者價昂，運進者價低。今王已老，其世子聰明親造火輪船，他國藝術無不講求，習英語，讀英書，能自樹立，在各國中爲無雙矣。道光八年，侵老掌地，虜其人爲奴。又前與安南屢戰屢和，爲爭據占臘國，暹羅與越南各分占其半。兩國搶奪，至今未息。國有五爵，官憲俸祿無多，不足以養其廉也。國所收餉銀百五十萬兩。其所居之族類，各有頭目領之。律例與中國相仿。其經冊皆係咒語。其語音亦絕用梵語。其字樣與華音亦有相似。其書冊太半虛誕，不錄緊要事。唐人翻譯《三國演義》與暹羅人閱看。所有花旗傳耶穌之教者，亦藉此音以叙述之。其書本頗多，或闡教理，或訓藝術。通國分五分。一曰暹，在默南河兩岸，地豐盛，其都曰萬國城，居民二十萬口。板屋列市浮於河，寺殿甚煌，餘皆渺小。民貧之，富者惟漢商及五爵。由此更進，則爲古都，曰由他雅城，已荒廢，居民甚少。海邊又有斬地文萬巴賽等邑，亦通商，多胡椒。二曰老掌所讓地，在北方，皆山林。出紅烏木、象牙等貨。族類多蠻，暹人所虜爲奴者也。其民樸質，事暹人如子事父。惟產業甚微，不能納貢物。三曰占臘，即甘賓地也，新歸暹之版輿。其土豐產，而少人戶焉。四曰文萊國之數分，與英之藩屬及緬甸交界兩國山中，地美而未有墾之者，亦無新民遷之者。五曰巫來由種類之地。其地之一分曰貴他部，與英國之檳榔嶼相對，是出白糖、米穀，餘皆土酋歲貢于暹。

又《東南洋・暹羅國》 劉健《庭聞錄》：暹羅，古剌、景邁三國，皆與緬世仇。明永曆桂王入緬時，其遺臣散入各國。有馬九功者，爲古剌招明潰兵三千。有江國泰者，暹羅妻以女。各遣使約李定國于孟艮，將犄角夾攻緬。而吳三桂兵已攻永曆于阿瓦，于是李定國發憤死，二國之師失望而返。

俞燮《癸巳類稿》：緬東爲葫蘆、廣南，南爲暹羅，物產略同。自與中國搆難以來，緬加戍東北，而力戰東南。經費曠竭，百姓愁怨。四十七年，其酋孟魯殺贅角牙而自立。國人又殺孟魯，立孟雲。而值暹羅之難，暹羅國跨長居緬西南，緬於乾隆三十六年滅之。鄭昭者，中國人也。乾隆四十三年，暹羅遺民憤緬無道，推昭爲王，乘緬匪抗拒中國，人傷財盡之後，盡復舊封。又興師占緬地，贅角牙屢爲所困。暹羅於四十六年入貢，陳其事，朝廷不使，亦不止也。四十七年，鄭昭死，子華嗣。華亦有武略，孟雲不能支，乃東徙居蠻得。五十一年，鄭華受朝封。孟雲懼，五十三年由本邦齎金葉表入貢，送楊重英等出。高宗哀憐之，諭暹羅罷兵。五十五年使賀八旬萬壽，受封爵，

定十年一貢。嘉慶十年秋，暹羅貢表，又言方出師攻緬得勝。頒敕諭解之。冬，緬甸叩關求入貢，蓋乞救也。疆吏以非貢期，拒不納，而緬已削弱矣。《聖武記》：阮光平既篡黎氏，據安南，懼王師再討。又方與暹羅搆兵，恐暹羅乘其後，敏關謝罪乞降。又言，聞暹羅貢使將入京，恐媒孽其短，乞天朝勿聽其言。及阮光平受封後，旋死，其子阮光纘嗣立。而黎氏甥農耐王阮福映者奔暹羅，暹羅妻以女，弟助之兵，克復農耐，農耐，《海錄》作農柰，《海國聞見錄》作祿賴。其國在廣南之南，在柬埔寨之東北，即眞臘東境，與廣南隔一海港。勢日強，號舊阮。屢與新阮戰，奪其富春舊都，并縛獻海賊莫扶觀等于朝，皆中國海賊，受安南東海王僞封，及總兵僞職。又獻其攻克富春時所獲阮光纘封冊金印，時嘉慶四年也。七年十二月，阮福映全滅安南，遣使入貢，乞以越南名國。詔封越南國王。

《瀛環志略》曰：暹羅流寓，粵人爲多，約居土人六之一。有由海道往者，有由欽州王光十萬山穿越南境往者。其地土曠人稀，田肥沃，易耕穫，故趨者眾。然其國多蠱，崇信符咒，風俗、政治遠遜安南。按：毆羅巴諸國，自前明航海東來，處處占立埔頭。安南、暹羅、緬甸，地皆濱海，豈不動其盼羨。安南雖有廣南灣之險，而商船時時販鬻。暹羅則內港深通，乃毆羅巴皆未嘗措意。即緬甸亦僅於海濱曠土草剏一廛，是何以故？且安南雖貧，物產亦夥。暹羅、緬甸夙稱豐饒，西人概從唾棄，何也？蓋西人以商賈爲本，沿海埔頭，專爲牟利，若處處留兵護守，則得不償失。南洋諸島，四面環海，不相聯絡。其人則巫來由番族，性愚懦，不知兵。地形可以周覽，而盡震以火炮，鳥驚獸駭，竄伏不敢動，故西人坦然據之而不疑。至安南三國，毘連華夏；山川修阻，丁戶殷繁，進戰退守，與各島孤懸海中者迥別。又立國皆數千百年，爭地爭城，詐力相尚，意計所至，西人不能測也。留重兵則費不貲，無兵則恐諸國乘其不備。市舶往而埔頭不建，其謂是與？

又　魏源曰：明萬曆中，平秀吉破朝鮮時，暹羅自請出兵，潛擣日本，以牽其後。兵部尚書石星從之，而兩廣督臣蕭彥尼之。滇撫陳用賓約暹羅夾攻緬甸，緬疲于奔命，遂不復內犯。永曆困于緬甸，暹羅復與古剌起兵攻緬，以援李定國之師。其忠于勝朝若是。乾隆中，緬甸不臣，得暹羅夾攻屢捷，而緬甸始貢。阮光平父子篡黎（民）〔氏〕，寇沿海，及暹羅助黎滅阮，俘獻海盜，而南洋息警。其忠于國朝又若是。其國每夏有黃水自海中來，以漸而漲，水尺苗尺，水丈苗丈，水退苗熟。其水將至，則傾國鼓樂、儀仗以迎之，及秋水退亦餞之如初。有播植，無耘耔，有天工，無人力，故穀豐而賤，甲乎南海。自康熙來，歲運洋米數十萬石，以濟閩粵之民食。近以免稅不利粵海關，故關吏陰撓之。始則售米不許置貨，繼則置貨不許免稅，于是觀望不至。若不陰撓之，而且推廣於天津，歲歲采買，積久并可減東南之漕，廣天庾之積，其裨益中國又若是。宜乎聖祖有『天南樂國』之褒，高宗有『炎服屏翰』之額。視朝鮮、琉球僅著恭順，無裨邊疆者何如。視西洋各夷歲叨中國茶黃磁絲之益，反報以鴉片之毒者更何如。暹羅東境斗入大海，廣袤數千里。而滿剌加爲海艘之都會，近日并爲英夷割據。又移滿剌加市埠于柔佛，故地改名新嘉坡。其入寇之兵，食皆恃新嘉坡接濟。暹羅軍柵堅壁同于緬甸，見《四洲志》。戰艦狹長同于安南。《南齊書。扶南傳》。專尊中國，藐英夷，英夷究不能患。《四洲志》。誠使用明季夾攻日本之議，令暹羅出兵，恢復滿剌加、柔佛故地，而南安以札船助之，則英夷有內顧巢穴之憂。與驅策廓夷，鄂夷攻印度之策，并行不悖。昔陳湯用西域之師破康居，王玄策用吐番之師以擣印度，皆洞地利，悉敵情，又皆決機徼外，不由中制，用能建不世非常之烈。不然則築室盈廷，亦終尼于蕭彥、王凝之流而已。暹羅與南掌皆介緬甸、越南之間，接壤雲南之普洱、元江。其曼谷國都，則雲南瀾滄江入海之口，即古之扶南國。其東北尚有海口，曰柬埔寨，即古之眞臘。潮水膏沃同之，亦南洋都會，今皆不屬英吉利。

《清朝柔遠記》卷二　〔康熙九年〕冬十二月，暹羅遣使請貢。暹羅國在東南洋，東界越南，南界海，西南界滿剌加，西界緬甸，西北隅界南掌即老撾，北界雲南。北極出地八度至二十一度，中綫偏西自十四度至十八度。國都曰曼谷。環境皆山。東南海口即舊水眞臘。國有二大水：一瀾滄江，發源青海，經雲南入境，至柬埔寨入海；一湄南河，發源雲南之李仙、把邊等河，由北境會諸水而南入海。國西南有斜仔、一作埽仔。六坤、宋腒勝、一作宋卡。大年、一作大呢。丁葛奴、彭亨諸番部，皆其屬國。地饒沃，產米尤多。百物豐盛，爲海舶市埠之最。有銀、錫、金剛、寶石、犀、象、翡翠、鸚鵡、火鷄、沈香、伽南、降眞諸香，烏木、蘇木、棕竹、貓竹、胡椒、豆蔻、阿魏、冰片諸藥料。材木作船甚堅美。民多習逸，俗崇佛教，寺像華侈。文字皆旁行，後乃稍習中國字。向惟知尊重中國。閩廣人在其地者

甚衆，官屬亦多以中國人爲之。風俗勁悍，習水陸戰，堅木棚爲營，與緬甸同。

其國即古越裳地，晉宋爲扶南王，隋唐爲赤土國及婆羅剎地。後分暹與羅斛二國。元時暹嘗入貢，始知其名。羅斛後幷有暹境。明洪武中貢馴象，給賜印文，始稱暹羅國。與老撾、南掌、占臘、干賓、文萊鄰，後幷爲所屬。【略】其西屬國，舊有滿剌加、柔佛。正德中爲法蘭西所破，而葡萄牙、荷蘭疊據之立市埠。今英吉利於舊柔佛立市埠，即新嘉坡。然暹羅迄崇禎十六年猶入貢，其效順中國如此。至是，遣使請貢，換給印敕勘合。許之。

癸丑，康熙十二年，公元一六七三年。暹羅遣使朝貢。暹羅既得請使還，其國王森烈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噠陸坤司由提呀菩埃遂遣使臣握坤司吝喇邪低邁禮，偕貳貢、三使臣等，具金葉表文，貢馴象、孔雀、鮫布、諸香。有旨褒嘉，頒賜敕印。自後職貢時通，其入貢由海道抵粵東。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四 〔光緒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記 暹羅自乾隆以後入貢中國，咸豐年間因道路梗塞，貢使被劫，遂不復入貢，然非暹王意也。顧以缺貢既久，恐被責問，故不敢來。光緒五年三月，接到中國催貢劄文，乃由駐暹英領事轉遞者。或曰，是年英官以戰船假中國旗號，僞云責貢之師，以脅暹人，使之求助于彼。則劄文虛實，似尚未可知。然暹王向其臣下，具道所以歷年欠貢之故，因貢表內前用跪具字樣，近已改用西禮，不無窒礙，蓋其意未嘗不思轉圜也。然卒莫爲代達于中國者，故不能不與英人倍加親密云。先是，暹王因勢孤意怯，下令臣民俱易西服。大臣日夜泣諫，王太后出爲調停，許以下半體衣裳仍其舊制。今亞洲各國仿效西法者，東洋則有日本，南洋則有暹羅。暹羅王城在曼谷，亦曰船城，彈丸之地也。城外地名班考克，爲通商巨埠。十餘年前，闔境華民約有三十萬人，商務樞紐大半歸之。其地每值夏令，有黃水自海中來，及時播種，水退苗熟，不事耕耘。穀米之豐，甲于南海，每米一石價銀二三錢。故自康熙以來，閩粵等省皆賴暹米接濟。其國史所紀，自魯襄公時起迄于今日，鑿鑿可考也。

《出使日記續刻》卷一 〔光緒十七年六月初八日記〕 《泰晤士報》論法國似蓄狡謀，頗有兼幷暹羅全土之意，力斥暹羅優待法人之非，幷勸暹廷預防法國新派華印總督設謀暗害暹羅之事。

又卷三 〔光緒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記 今暹羅國王，年三十八，在暹人中已稱魁梧，其才德亦較前王爲優。通國賦稅，歲得英金二百萬鎊，又有雜稅等項約百萬鎊。惟用款無多，除支銷外，稍有盈餘。通國人約十兆，而華人居其半，他籍人亦皆有之。國內敝俗甚多，必須設法革除，方能振興國勢。

又 〔十八年二月十三日記〕 法人欲得暹羅魯萬弗來拔地方，今法兵已將踞之矣。法兵之在越南，暹羅交界者，又時越界以與暹人爲難。魯萬弗來拔在瀾滄江之東，地名而亦省名也。

又卷五 〔光緒十八年七月〕十一日記 暹羅之地，自赤道北四度三十分至二十度，值京師西九度十七分五十八秒至十八度十七分五十八秒。按飛鳥道，東西一千六百十七里有奇，南北三千五十四里有奇。然論其國版圖，祇自赤道北十二度起至十七度止，幷有瀕海各地。此外，撣人、老撾各部落，以及柬埔寨之西南、麻剌甲之東北，或土番，或小國，雖屬于暹羅，不過一年一貢，而其地與民皆歸土王及酋長管轄。邇者，英取緬甸，法取越南，土酋皆不能自主。暹人亦懼其逼也，乃遣官分駐其地，爲之保護，所有公牘往來，皆由暹官與土酋會同商酌，加鈐印信方可通行。每歲進款洋銀一千萬元，多則一千五百萬元，有各屬貢品、地丁、錢糧、房稅、船稅、雜稅。綜計居民有一千二百餘萬人，凡暹羅土著三百五十餘萬，華人及暹產華種亦三百五十餘萬，老撾人三百餘萬，緬甸、越南、柬埔寨、日本、印度、巫來由及各種土番共二百餘萬。

又卷七 〔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記〕 西四月朔，法兵攻湄江東岸之敦騰城，一譯作司特隆特隆城。暹羅不敢與戰，遵即退出。法人又欲進收湄江中間之大島曰空地者，一譯作闊納。因其在三水會流處，以形勢外治商務而論，均爲第一要地也。近來法人議論，欲盡逐湄江以東暹兵，然后劃江爲界，以張法國聲勢。

又卷八 〔六月〕初十日記 余囑慶藹堂赴法外部，詰問與暹羅啓釁之故。該部大臣德維勒云：法暹兩國近日局面驟變，皆因暹人受英挑唆，以致愈逼愈緊。問以法國意向如何？德云：瀾滄江左岸之地，原屬越南，近年被暹侵占，逼近越都，所設兵卡，距越都百里之近。法有保護越南之權，應令暹羅反其侵地，劃江爲界，一也。法商前在南掌貿易，忽被暹官驅逐，失業傷財，應令暹羅賠償，二也。法弁越官收復城邑，有被暹官謀害者，應給

恤款，三也。日前法炮船照約入其內河，忽被炮臺轟擊，沉引水之商輪一艘，亦應賠償，四也。四者之外，又須向索兵費以懲開釁，應償三百萬佛郎。本國派前任西貢總督維勒爾赴暹辦事，先告暹羅，限兩日答復，大約暹羅見法意已決，必可就範。法不願滅暹，亦不廢其自主之權，只要所請五事允許，即可講和。

慶云：瀾滄江上游兩岸，皆歸中國管轄。貴國何以有劃江爲界之說？

德云：法不欲占中國屬地。但上游必須分清界限，以杜爭端，此事最易商辦。又云：法暹之事，若非英國播弄，早已和平了結。英非有愛于暹，乃欲激成兵端，從中取利也。即如法越之釁，亦英挑唆。英果眞愛中國，何至乘機吞幷緬甸乎？上年英割暹羅北境沃壤千餘里，而以其餘作英法之甌脫，故法不得不收江左之地以應之耳。

十一日記　法國《勒當報》云：西貢接施敦倫地在湄江南。電：法兵官微拉于初七日清晨，在康島向暹羅開炮。當日得到三炮臺，一唐杜，一唐哥，一唐漢。進圍唐沙炮臺。此臺雖有精營三座保護，初九日亦爲法得。暹兵死者三百，傷者三百，法兵一無損傷。康城及群島，皆爲法兵所據矣。

又　〔六月〕十九日記　昨日曼谷電云：暹羅于十七日照會法使，願悉依法人所索各款，幷允盡割湄江以東越南、柬埔寨之舊地近屬于暹者，歸法管轄。英法當即日會議界務矣，因越南、緬甸、南掌各邊，必有接界之處也。

又　法政府告議院以不攻曼谷之故。據云，曼谷居民三十五萬，大半客籍。轟城之際，或激成內變，有添兵添餉之難，一也。既已傷人，他國可借口保護商民，從中攪擾，二也。城破之後，或礙暹羅自主之權，英國必出而干預，三也。

又　二十一日記　昨日英外部大臣勞思伯里在上議院告沙侯曰：暹羅兩次答允法國兩種戰書。第一次戰書哀的美敦書。係西八月二十九日即中六月十七日。所允。第二次戰書，即第一次戰書之補編。今日下午始知暹羅均已答應，明日即撤去封口矣。

第一戰書：一、認堪波提及越南有統轄湄江一名湄公江。左岸及各島之權；二、限一月內，所有湄江左岸暹羅兵寨全行退出；三、暹羅侵陵在閔南姆江之法船，幷水手及寓暹法民，須愜意賠禮；四、賠銀給受害者之家眷，幷懲辦罪人；五、各種受虧之法民，應賠補法銀二百萬佛郎；六、擔保照行第四第五條所開之事，暹羅立即出銀三百萬佛郎。如不能出銀，即將先利潑一譯作錫模立魄。及班德本一譯作拔得模朋。兩處歸法收稅，以作抵押。

第二戰書：一、法國占據車德、蓬江及湛地門海口，至暹羅兵退出湄江左岸，然後讓還；二、從柬埔寨邊界起，距湄江二萬五千法尺之內合十六英里。不准暹兵入其地；派巡捕保護地方則可。三、暹羅兵船不得入大湖；四、法國有設立領事于孟范一譯作模溫。及哥拉脫之權。

《暹羅別記》　暹羅國者，西洋一夷也。歷朝修貢，皆自福州而入。其人知禮義，有朝鮮之風。其國皆平壤，無城郭。有山相距甚遠。山內多犀象及蘇木、胡椒等樹。番民所居，旁皆栽檳榔，收時王分稅之，以售於中國人。王出入乘象，前導亦鳴金列戟，所戴如兜鍪，而有銳向前，非玉非金，不知其何以爲之也。所衣皆錦，而赤腳跣足，無韡履，此則番夷之俗矣。國民俱造高樓。云其地通黃河，四月水至皆黃色。王亦徙居遠山，民盡登樓以處，牛羊犬豕亦畜於樓上，人則乘舟往來。蔬薪之屬，以小舟貿易。夫黃河發源崑崙，北行入龍門，皆在西徼。今又南注於暹羅之域，豈其地於星宿海相連，而河流由此入海乎？抑行於中國者又別有一道邪。且年有水則多收，無水則歉。禾播於田，隨水之大小，必高出於水上，無淹沒之患，故水之來也，王必排駕出迎。八月水退，王又率臣民出送，始遷舊居，民亦退居樓下矣。其國另有字，與中國異。行禮以拱手上額爲恭。所鑄有錢，兼用貝子。有銅器，聲大而清，今暹羅銅鼓爲音樂所用也。其往來之期，乘南風而來，臘月北風動則去。所帶貨物以布麥爲貴。從別洋以行，非琉球、呂宋之水道也。

《五洲屬國紀略・附錄・亞洲各國》　〔暹羅〕元時國王都猶地亞，嘗侵緬甸、柬埔寨，包有麻六甲，遠及爪哇，稱雄海上。我朝脩職貢甚謹。雍正中嘗賜『天南樂國』、『炎服屏藩』匾額。嗣爲緬甸所破。乾隆三十七年，一千七百七十二年。鄭昭爲王，恢復故土，遷都曼谷。旋與越南分柬埔寨地，服屬老撾之隆勃剌邦及撣人之景邁諸部。至咸豐時，始與歐美各國立約通商，惟北境爲英荐食。光緒十九年，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法又以兵取康島，索賠兵費三百萬方，幷讓瀾滄江左岸之地以和。英法勘界定約，乃聽暹羅自主，彼此不得侵犯暹地，亦不許他國侵犯，論者或擬之爲東方比利時焉。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八・暹羅國》　暹羅國。徐《志》云：暹羅，南洋大國也。北界雲南，東界越南，南臨大海，西南連所屬各番部，西界緬甸，

西北一隅界南掌。其地古分兩國，北曰暹，南曰羅斛，後合爲一國。有大水二：一曰瀾滄江，《西征紀程》云：瀾滄江，西人呼爲湄公河。發源青海，歷雲南入暹羅之東北境，至東埔寨入海；一曰湄南河，發源雲南之李仙、把邊等河，至暹北境會諸水成大河，至羅斛南境入海。海口曰竹嶼，由竹嶼入內港至曼谷一作萬國。都城。長千數百里，水深闊，容洋艘出入。大城皆在河濱，最著者曰湛地門，曰萬巴囉。故都曰猶地亞，在湄南河上游。沿河一帶，居民皆架屋水中，華人構瓦屋，樓閣相望，土人所居皆蘆蓆。湄南河勢緩而散，田疇藉以肥沃。農時掉舟耕種，插秧畢而河水至，苗隨水長，不煩薅溉，水退而稻熟矣。米極賤，每石值銀三星，時載往粵東售賣。王衣文彩佛像體貼飛金，用金皿，乘象輦。以閩粵人爲官屬，理國政，掌財賦。俗崇佛，僧沿門募食，各施精飯，食餘則餉鳥雀，蘭若無舉火者。又信番僧符呪。一種人善呪法，刀刃不能傷，名爲共人，王養以爲兵衛。犯事應刑，令番僧以呪解之，方與施刑。西界有大城曰馬耳大萬。先謙案：馬耳大萬，即馬耳達般，地屬緬甸，徐誤。南界有大城曰剌郡，案：剌郡，見下。皆著名富庶之地。國之西南有斜仔、六坤、宋卡、大哖、吉連丹、丁噶奴諸番部，皆其屬國。所產者銀、鉛、錫、沈香、速香、降香、象牙、犀角、烏木、蘇木、冰片、翠毛、牛角、鹿筋、藤席、佳紋席、藤黃、大楓子、豆蔻、海參、燕窩、海菜。其入貢由海道抵粵東。又云：《郡國利病書》言，暹與羅斛二國地，古赤土及波羅剎也。案：赤土非暹羅，辨見下。暹國土瘠，不宜耕藝，羅斛平衍而多稼，暹人歲仰給之。隋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等自南海郡乘舟使赤土，至今訛傳爲赤眉遺種。元元貞初，暹人常遣使入貢。至正間，暹始降於羅斛，而合爲一國。明洪武初，遣使朝貢，進金葉表。七年、九年、二十年皆入貢。二十八年，遣內臣趙達、宋福等使暹羅，祭故王，賜其嗣王文綺。永樂元年，遣使賀卽位，自是入貢不絕。十七年，遣使諭其國王，俾與滿剌加卽麻喇甲。平。十九年，遣使貢方物，謝侵滿剌加之罪。自正統至嘉靖間，入貢如常期。按：暹羅自我朝定鼎後，修貢職尤恭謹。乾隆中，國爲緬甸所滅，旋恢復。故王無後，推立大酋鄭昭爲長，昭，中國人。子華嗣立，詔封爲暹羅國王，相傳至今焉。暹羅爲蠻方大國，隔以安南、緬甸，與中國地界相接者，僅滇省邊徼之一隅，故自古無擾邊之事，而恪修貢職。自元明迄我朝，五六百年無改易。慕《志》云：緯綫自赤道北四度至二十二度，經綫自順天偏西十一度至十八度，長四千里，廣千五百里，總計百八十萬方里。謝《志》云：地居印度支那土股之中間，在北緯四度至二十一度，東經九十六度至百九十度，面積二百二十萬方里。政體由王專制，位世襲，王侯貴族干預政權，王弟、太子尤甚，稱爲亞王。各部大臣分司庶政。國分四十一省，各有守令，卽爲議員，助王擬定律法。昔年政頗苛虐，近來西法改革，頗有可觀。東北爲南掌地，有老撾族，各分部落，有酋長治理。陸軍有常備兵、民兵。男子二十一歲入營練習，惟納免役稅者則否。聘歐人爲兵官。新軍約二萬人，兵械堅利。宮中侍衛有女兵。海軍有大巡洋艦二，礮船五，小兵船十，水師數萬，武員多任英人。《講義》云：與日本親密，時聘日本人爲各省顧問官。許《考》云：國舊制，縣隸於府，府隸於大庫司，略似中國布政使。矢《志》云：國人自稱曰摸安舍伊，謝《志》作大伊。蓋自由王國之義。《課程》云：暹羅在亞洲極南地脊之中段，北當中國雲南南徼外，東界越南，西界緬甸，東南界柬埔寨，西南界緬甸、馬來隅，南臨暹羅海灣。而暹羅之北，雲南之南，瀾滄江之西，怒江之東，有景東、在最北，當車之西南。景邁、在景東之南偏西。景線、在景東之南偏東，景邁之東北。蘭邦、在景邁之南。南貢、在蘭邦之東南。猛波勒、在南貢之東偏南。猛奈、在景邁之正東，猛波勒之東北。等七土部，卽明代之大小八百媳婦也。大約南自北緯十八度，北盡於雲南之邊，暹羅之東、越南之西，夾瀾滄江而居者，則有老撾土部。老撾爲種人之倆，蓋古哀牢夷種，延偏於西南徼外者，《明史・土司傳》作老撾。《皇朝通典》、《一統志》作南掌，或作纜掌。又或呼爲撾家。其首部曰隆勃剌邦，在瀾滄江東岸，北當龍谷河入瀾滄江之口，思茅廳東南約六百里，赤道北十九度五十四分，順天偏西十四度二十分。先謙案：《平方圖》作琅普拉旁，《圓球圖》作薩恩塔普拉。又有農蓋、在隆勃剌邦之東南，瀾滄江南岸。邦塞、在農蓋之東北，瀾滄江南岸。薩亞布利、在農蓋之東南，瀾滄江西岸。幾麻剌在薩亞布利之南偏東，瀾滄江西南岸。等部，皆老撾之屬也。暹羅之西，緬甸之東，夾怒江而居者，則有撣人，卽漢代之撣，明代六宣慰中之木邦及木邦所分之孟密宣撫司地也。大約南自北緯二十度，北盡騰越邊外，東南入怒江各水旁地及抹能江入伊洛瓦底江之水。旁地，皆是暹羅以北之七部。西人又以景東爲撣人，餘六部爲老撾種，故老撾與撣之北壤，實爲相錯。撣人本屬緬甸，自緬爲英有，而撣反無所屬，近聞有屬暹羅者。老撾本自立，自越南爲法有，暹羅慮老撾之或爲法侵奪，乃遣官駐治，以保

護之。茲以暹羅北之七部，及老撾各部，坿入暹羅疆域計之，南自北緯四度，北盡北緯二十度，東自順天偏西九度，西盡順天偏西十八度，南北長約三千里，東西廣約千六七百里，面積二百三十五萬千九百三十二方里。

分述

地理環境

《瀛涯勝覽・暹羅國》 自占城向西南，船行七晝夜，順風至新門臺海口入港，纔至其國。國週千里，外山崎嶇，內地潮溼。土瘠，少堪耕種。氣候不正，或寒或熱。

《西洋番國志・暹羅國》 暹羅國，自占城開舡向西南行，順風七晝夜，至新門臺海口入港，方到其國。地週千里，外山嶮巇，內地卑濕。其土瘠。氣候不正，或寒或熱。

《星槎勝覽・前集・暹羅國》 自占城順風十晝夜可至。其國山形如城，如白石峭礪。周圍千里，外山崎嶇，內嶺深邃。田平而沃，稼多豐熟。氣候常熱。

《西洋朝貢典錄・暹羅國》 其地方千里，是多山，山形如城。其土氣寒燠無定。

《明四夷考・暹羅》 其國方千餘里，群山環繞，峭拔崎嶇，地下濕，土疎惡，氣候嵐熱不齊。自占城西南舟行七晝夜至其國。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四・暹羅》。）

《殊域周咨錄・南蠻・暹羅》 其國山形如白石峭礪。周千里，外山崎嶇，內嶺深邃，田平而沃，稼穡豐熟。氣候常熱。

又 其里至：占城之極南。其道由廣東、占城七晝夜至其國。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暹羅》 形勝名蹟：大帽山、在王宮後。筆架山、三峯接連，如筆架狀。黎頭山、竹嶼、椰樹灣、黃河水、水自五月一派從海中來，漸而漲田。其地四月插苗，苗隨水漲而發，水漸高，苗亦漸長，遂至六七尺。漲以九月始退，退則稻熟可收。田得水而肥，其米純白，鄰壤多取給焉。三寶港。是港無鰐魚。

《名山藏・王享記二・暹羅》 其國方千里，峰巒峭峻，山色如白石。地濕，土疎惡，嵐熱無常候。

《四夷廣記・暹羅・暹羅山川》 國之山形，如白石峭礪，周千里，外山崎嶇，內嶺深邃。龜山及陸昆，皆國中要害之地。主以阿昆、猛齋，猶華之總兵。甲兵屬焉。崛壠山，狫人所居，產蓬蓬柰。陂隄里，產五穀。奶街，華人流寓者之居。

《海錄・西南海・暹羅》 暹羅國，在本底西，縱橫數千里，西北與緬甸接壤，國大而民富庶。船由港口入內河，西行至國都，約千餘里。夾岸林木葱蘢，田疇互錯，時有樓臺，下臨水際，猿鳥號鳴，相續不絕。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濱海各國》 國有大水二：一曰瀾滄江，發源青海，歷雲南入暹羅之東北境，至柬埔寨入海；一曰湄南河，發源雲南之李仙、把邊等河，至暹北境，會諸水成大河，至羅斛南境入海。海口曰竹嶼。

《暹羅考略》 其地東西有重岡疊嶺，中則平原坦闊，邱阜寥寥。有大水一，曰湄南河，發源自雲南，至暹羅北境會諸水成大河，迤邐至都城曼谷之南數十里達於海。水深而寬，緩而散，田疇藉以灌潤。農時掉舟耕種，插秧卽畢，水卽泛漲，苗隨水長，不煩戽運，待水退而稻熟矣。故米價極賤，歲有餘糧，運以出口。

《五洲屬國紀略・附錄・亞洲各國》 〔暹羅〕地勢當湄公、薩爾溫兩江上游，中間層峰疊嶂，起自衛藏，經緬甸撣人、老撾趨暹羅北境，而下分支展脉及南而平。東盡柬埔寨，西盡麻六甲，其中皆平壤沃土也。湄南江發源老撾山中，在景邁阿拉亨之間，有三十二水交匯，分注至曼谷，復曲折流三十啓羅邁當，至暹羅灣入海。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暹羅》 其地東西有重岡疊嶺，中則平原坦闊，邱阜寥寥。有大水一，曰湄南河，發源自雲南，至暹羅北境會諸水成大河，迤邐至都城曼谷之南數十里達於海。水深而寬，緩而散，田疇藉以灌潤。農時掉舟耕種，插秧既畢，水卽泛漲，苗隨水長，不煩戽運，待水退而稻熟矣。故米價極賤，歲有餘糧，運以出口。

《康有爲遺稿・列國游記・暹羅國記》 米瀾河水深，可通洋船，闊約二

里，河兩岸芭蕉、椰子、檳榔諸雜樹綿密沿岸而生，土民于兩岸水面架茅屋而居。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八・暹羅國》 雷《志》云：有湄南河灌溉之，近因東部爲法人所占，其國境不能過湄江以東，面積二十三萬二千英方里。《講義》云：自西境外多爲獨立土人所占，國境不能明畫，加以歐洲諸國乘隙拓地，侵其國土。千八百九十三年，法人奪其湄公河左岸一帶地。千八百九十五年，英在馬來半島南部又取得管轄之權。此其最著者也。又云領土面積不明，略舉其數，本土十六萬英方里，所領馬來諸州三萬八千英方里。湄公河出西藏，經雲南出撣人諸州入境，至東埔寨，交趾支那入海，其流域皆膏腴。湄南河出北方山中，流八百英里，下派貫磐谷，屈曲注暹羅灣。辻《志》云：面積約二百八十八萬方里，分暹羅國及馬來半島二部，西北山嶽綿亘高峻，中原土地平坦。媚公河，案：媚係湄之字誤，公則江之音變。東流安南之交界。媚南河流於國中，行千五百里。地入熱帶，故四時炎熱多雨。課《程》云：地勢北高而南低，蓋江以南幹山，自瀾滄江發源之格爾吉山分支，南迤於瀾滄江與怒江之間，經喀木境入雲南境，至景邁。北分爲二大支：西支，南迤於怒江與湄南江之間，而南盡於馬來隅南鴉；東支，南迤於瀾滄江與湄南之間，而南盡於柬埔寨。當景邁之北，層峰疊巘，羣山所宮，迤南分支漸多，地勢亦隨之而漸低。瀕湄南江左右之地，長千里，廣四百餘里，均爲平壤沃土，瀕海一帶，則變爲卑溼矣。西人測地者謂景邁各部地高於海面千尺至三千尺，至曼谷僅高於海面二十二尺，故湄南江上游水流亦甚湍激。國大水凡三，在東者爲瀾滄江，在西者爲怒江，二江之間源流稍短，而貫流國中者爲湄南江。瀾滄江詳《安南篇》。怒江，源出衛地即前藏。喇薩之北偏西七百餘里布喀池，池在平野中，其野四圍大山中有巨澤，廣袤二百餘里。向北流出，名哈喇烏蘇，東流入喀木境，轉而東南流入怒夷界，始名怒江。又南流入雲南麗江府西邊，又南入永昌府境，經高黎貢山之東，至龍陵廳之南，出邊經景東等部之西，木邦等部之東，即撣地也。又南爲暹羅、緬甸之界，名薩爾溫河，又南入緬甸境，至馬爾達般之南入海。湄南江凡二大源：西源曰湄濱江，出景邁之北山中，南流經景邁之東，蘭邦之西，至阿賴亨暹羅舊部，見後。之北，約五六十里，會東北自南貢流來之湄南溫河，又南流過阿賴亨之西，東南流至拿公薩王之北，與東源會；東源曰湄南河，出猛波利之北山中，南流經猛波利之西，又南偏西流經雙加羅克之西，又南流至北緯十六度處，會東北自猛奈及比則奴羅克流來之東大源，此源名克定河，上游又名南尼河。又東南流與西源會，又南流分爲二大支，南流入暹羅海灣。東支最大，經曼谷之西入海。湄南上游，急流如駛，在景邁之南，阿賴亨之北，有三十二小水，交匯貫注。兩岸之地頗廣，過此則愈下愈大，水勢亦漸緩，土脉甚肥。湄南江四時皆可行船，惟口外十四里處有攔沙，潮落時水深僅五尺。自江口至曼谷城外，水深約二十尺至三十五尺，上至拿公薩王城外，又淺至三尺有奇，又上至阿賴亨城外，則沙灘不斷，湍急難行矣。又云：地近赤道，氣候常炎熱，寒暑表所測，極暑至三十六度，法表，下同。極寒十四度，常時二十三度至二十八度。近海地時有涼風，可以解慍。內地多山，出雲成雨，亦可解暑延爽。究竟蒸溼之癘，易生疫病。若山中各土部，尤爲林箐深密，水土惡劣，非人所居。國中每歲自三月起，爲西南恆風，多雨，其風恆暴。自八月起，爲東北恆風，則旱而燥。蓋西南爲海疆，東北皆山地耳。國制，人盡爲兵，惟可給假及入貲免役。共計陸軍約八萬人，經泰西人訓練者約五萬人。海軍有兵輪二十餘艘。國之民口共計六百萬，南稠而北疏。性慈善而勤，愼奉佛教。近頗知講求泰西各有用學。歲入約英金二百萬磅，每英金一磅，約合華銀六七兩間，有增減。歲出浮於歲入。鐵路自曼谷北至猶地亞，又東北至沙賴布脫，又東至哥賴脫，共長四百九十里有奇。其通外邦者，自曼谷東南經南旺達西貢，西北逾嶺經地那悉林達仰光。電綫自曼谷東南達西貢，西北達仰光，北達景邁，計五千餘里。民業農，湄南江兩岸之地最肥沃，宜稻。江水每歲四月盛漲，乃棹舟播種，九月水退收穫。凡稼之長茂，視潦之淺深。有播植無耘耔，泛濫所及，即爲膏腴。遇水漲，君率其臣民作樂迎之，水退送之，所以重農也。

疆域政區

《大德南海志・羅斛、暹國》 羅斛國、暹國管上水速孤底。

《海語・暹羅》 暹羅，按：暹羅國，乃暹與羅斛二國。在占城南。

《三才圖會・地理・暹羅》 暹羅，地在占城極南海中。本暹與羅斛二國，暹乃漢赤眉遺種，厥土瘠，不宜耕藝，羅斛土田平衍多稼，暹人仰給之。後元至正間，合一國。國朝洪武初，進金葉表，貢方物。詔賜印，授給勘合，從其請與量衡。其里至占城之極南。

《圖書編・暹羅館》 其國東連大泥，南臨東牛，西接蘭場，北界大海。由廣東香山縣登舟，順風計約四十日可至其國。彼國來貢，必用五六月南風，還則用十一二月北風，過此不敢行矣。其境內有大庫司凡九：曰暹羅，曰可剌細馬，曰疋曹本，曰皮細祿，曰東骨胎，曰果平疋，曰倒腦細，曰討歪，曰六昆。大庫司猶華言布政司也。府十四：曰采納，曰老無，曰北采，曰東板普，曰辣皮，曰疋皮里，曰采野，曰多鐃，曰千無里，曰細辭滑，曰采欲，曰款細灣，曰沾奔，曰魁山。縣七十二，俱分隸各府。其土地東南平衍饒稻，

西北多大山。

《咸賓錄・南夷志・暹羅》　暹羅，本暹與羅斛二國。暹國，漢赤眉之遺種也。〔暹〕土瘠，不宜耕種，羅斛土腴衍，多穫，暹人歲仰給焉。自古不通中國。元至正間暹人降於羅斛，合爲一國。

《廣皇輿考・四夷・暹羅國》占城國極南。　暹與羅斛二國地。暹乃漢赤眉遺種。暹土瘠，不宜種植，羅斛土肥，多稼，暹人仰給之。元至正間，合爲一國。

《方輿勝略・外夷・暹羅》　暹羅，漢赤眉遺種。〔暹〕土瘠，不宜耕種，羅斛土腴衍，多穫，暹人歲仰給焉。元至正間，暹人降于羅斛，合爲一國。

《裔乘・南夷・暹羅》　暹羅，本暹與羅斛二國。暹爲漢赤眉遺種，土瘠不宜耕種，羅斛土腴多穫，暹人歲仰給焉。元至元間，暹爲羅斛所併，乃合爲一國。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暹羅》　形勝名蹟：其國有款細灣、細辭滑、沾奔諸府，皮細祿、倒腦細、可剌諸司。

又　六坤，暹羅屬國也，風土與暹羅盡相類。第六坤地，故產椒，是暹羅所無。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暹羅國》　按：赤土疆域正與暹羅同，東波羅剌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距大海，地方數千里。

《四夷廣記・暹羅・暹羅國疆里》　暹羅國濱海，占城之南，雲南之西。本暹與羅斛二國之地。暹古名赤土，羅斛古名婆羅剎也。元至正間，暹降於羅斛，合爲一國。其國東至婆羅剌國及緬甸界，西至婆羅娑國，南至訶羅旦國，北至交趾國。地方數千里。

《八紘譯史・暹羅》暹羅，本暹與羅斛二國。暹乃赤眉遺種，土瘠難耕；羅斛土腴，暹人仰給。元時，暹降於羅〔斛〕，貢不絕。

《廣輿記・外譯・暹羅國》占城國極南。　沿革：本暹與羅斛二國。暹乃漢赤眉遺種。元至正間，暹降於羅斛，合爲一國。

《海國聞見錄・南洋記》自東埔寨大山繞至西南爲暹羅，由暹羅沿山海而南爲斜仔、六坤、大哖、丁噶呶、彭亨，山聯中國，生向正南，至此而止。又沿海繞山之背，過西與彭亨隔山，而背坐爲柔佛。由柔佛而西爲麻喇甲，即丁噶呶之後山也。由麻喇甲而西，出雲南、天竹諸國之西南，爲小西洋戈什噠。暹羅沿山海至柔佛諸國，各皆有王，均受於暹羅國所轄。古分羅、暹二國，後合爲暹羅國。

《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五・暹羅》　暹羅，東廣南，南柬埔寨，古暹、羅斛兩國地也。地方千里，環國皆山。國分郡、邑、縣，隸於府，府隸大庫司。大庫司者，猶華言布政司也。庫司九：曰暹羅、可剌細馬、足曹本、皮細綠、柬骨胎、果平疋、倒腦細、討丕、六毘。府十四：曰綵納、無老、比采、東板魯、辣皮、疋皮里、采野、多鐃、千無里、細辭滑、采欲、款細灣、沾奔、魁山。縣七十二。西北土磽確，暹地也。東南土平衍，羅斛地也。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暹羅》　暹羅，在占城西南，東連大泥，西接蘭場，北界大海，國周千里。其貢道由廣東以達於京師。

又　其國有大庫司九：猶華言布政司也。一曰暹羅，二曰可剌細馬。三曰足曹本，四曰皮細綠，五曰柬骨胎，六曰果平疋，七曰倒腦細，八曰討丕，九曰六毘。府十四：一曰綵納，二曰無老，三曰比采，四曰東板魯，五曰辣皮，六曰疋皮里，七曰采野，八曰多鐃，九曰千無里，十曰細辭滑，十一曰采欲，十二曰款細灣，十三曰沾奔，十四曰魁山。縣七十二，分隸各府。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濱海各國》　暹羅，南洋大國也。北界雲南，東界越南，南臨大海，西南達所屬各番部，西界緬甸，西北一隅界南掌。其地古分兩國，北曰暹，南曰羅斛。暹多山艱食，羅斛傍水有餘糧，暹乃降於羅斛，合爲暹羅國。

又《亞細亞・南洋各島》　由七洲洋過昆侖，越眞臘之爛泥尾，趨暹羅內海之西岸，地形如股。由西北伸於東南，中有連山如脊，山之東有小國七。極北界暹羅者，曰斜仔，一作埒仔。南爲六坤，一作六坤。再南爲宋卡，一作宋腳，再南爲大哖，一作大年，又作大呢。再南爲吉連丹，一作吉蘭丹。再南爲丁噶奴，一作丁加羅。皆暹羅國。極南爲彭亨。俱由小眞嶼向西分往。自廈門往，水程一百五六十更不等。諸國皆巫來由番族，躲體挾刃，下圍幅幔。所產者黃金、鉛、錫、翠毛、燕窩、海參、籐條、冰片，惟丁噶奴胡椒最良。貿易難容多艘。閩廣販洋之船，時有至者。

《通考・四裔門》云：埒仔，即斜仔。在西南海中。男子服短衣，布幔，跣足，持刀。女子穿花色衣，被絲幔，曳淺拖鞾。土產燕窩、番錫、象牙、棉花。距廈門水程一百八十更。

六崑，即六坤。與埭仔接壤，風俗物產相同。又謝清高《海錄》云：宋卡，一作宋腳，閩音謂腳爲卡，讀如克上聲。或作宋腒膀，在暹羅南。由暹羅陸路十七八日，水路東南順風五六日可到。疆域數百里。土番名巫來由。俗不食猪，與回回同。鬚止留下頷。出入懷短刀自衛。男多贅於女家，俗以生女爲喜，爲可以贅壻養老也。分資財，男女各半。死無棺槨，葬椰樹下，不墓不祭。王傳位必以嫡子，庶子不得立。君臣之分甚嚴，王雖無道，無敢覬覦者。婦人穿衣褲。男子唯穿短褲，裸其上，有事則用寬幅布縫兩端，襲於右肩，名沙郎。民見王及官長俯而進，至前，蹲踞合掌於額，立而言。平等相見，唯合掌於額。山多古木，產孔雀、翡翠、瑇瑁、象牙、胡椒、檳榔、椰子、銀、鐵、沉降速伽楠諸香、海參、魚翅。歲貢於暹羅。大呢，即大哖。在宋卡東南。陸路五六日，水路順風一日夜可到。連山相屬，疆域亦數百里。風俗、土產與宋卡略同。海艘所泊處，謂之淡水港。其山多金，產金處名阿羅帥。中華人多往淘金。國屬暹羅，歲貢金三十斤。

《海國圖志・東南洋三・暹羅一》 暹羅國，東界安南，北界中國，南界海，西界緬甸。以曼谷爲國都，領部落二十有一，戶口約百有三十萬名。緬甸北隅之彌南河，發源雲南，歷暹羅之曼谷國都出海。案：彌南河，當即雲南之瀾滄江，至暹羅土名黃河，水極膏沃。曼谷、國都。義唔、依彌羅、巴于含、金都扁、曼士格、持釐巴、戈臘、木底阿羅、麥爾古、松波、巴爾底阿、達阿依、特那色領、松波巴、青地、波顛、西晏、戈倫比、樟底目、葉希里、加磨阿。以上原本。源案：二十一部落，名目與官書四裔攷不符，姑存備攷。

《粵海關志・貢舶一・暹羅國》 其國東連大泥，南臨東牛，西接蘭場，北界大海。

又 境內有大庫司九：曰暹羅，曰可剌細馬，曰足曹本，曰皮細綠，曰束骨胎，曰果平匹，曰倒腦細，曰討歪，曰六毘。大庫司猶華言布政司也。府十四：曰采納，曰老無，曰比采，曰束板魯，曰辣皮，曰匹皮里，曰采野，曰多鐃，曰干無里，曰細辭滑，曰采欲，曰款細灣，曰沾奔，曰魁山。縣七十二，分隸各府。

《海國四說・粵道貢國說・暹羅國》 地在越南之西，緬甸之南，占城之西北，其西即榜噶喇海也。

《出使日記續刻》卷六 〔光緒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記〕 《叻報》云：暹京郵信言，沙路雲或即薩爾溫。之疆界，前日已經議定。暹國將新地一帶多山之地，約長八百西里，廣二十西里，讓與緬甸管轄；緬人則將江鎮或即江駪。一地，歸之暹國。其他處毗連之區，亦陸續查勘，以期早日妥協。

又卷九 〔二十年甲午正月己卯朔記〕 暹、法在巴黎所議草約六條，又在網咯即曼谷。所立新約十款，暹國割去之地幾占全國二分之一。其中隆勃辣邦南掌都會。爲暹國精華所萃。英商聚居于此，貨物銷流甚多，北境饒礦產，已近中國邊界。英商務局稟求政府保護利權，所重實在此地。然此次新約，只言湄江左岸暹羅不得視爲己有，并未言明歸之法國，蓋亦恐他國出而阻撓，故于約中稍留餘地也。

《暹羅考》 暹羅，東廣南，南柬埔寨。古暹及羅斛兩國地也。地方千里，環國皆山。國分郡、邑、縣，隸於府，府隸大庫司。大庫司者，猶華言布政司也。庫司九：曰暹羅、可剌細馬、足曹本、皮細綠、束骨胎、果平疋、倒腦細、討丕、六昆。府十四：曰綵納、無老、比采、東板魯、辣皮、疋皮里、采野、多鐃、千無里、細辭滑、采欲、款細灣、沾奔、魁山。縣七十二。西北土磽确，暹地也，東南土平衍，羅斛地也。【略】明洪武中入朝，賜印文，始稱暹羅國。

《暹羅考略》 雲南之南，越南之西，有暹羅國。南臨大海，西南毗連各番部，西接英屬部，西北與緬甸錯壤。南北相距三千四百餘里，東西寬處千三百餘里，狹處幾不滿百里。本古暹及羅斛二國地。暹土磽瘠，不宜耕藝，羅斛平衍而多稼，夙稱沃壤，暹人歲仰給焉。逮元至正間，并合爲一。

又 初西南沿海屬部眾多，著者曰六坤，曰吉德，曰大哖，曰吉連丹，曰丁噶奴。此數部旋叛旋復，至今仍隸版圖。南數部曰彭亨，曰舊柔佛，曰麻六甲，曰沙喇俄等，則久懷叛志，自立酋長，不復納貢。至舊柔佛部之新嘉坡島，麻六甲部之內埠，吉德部之檳榔嶼，延袤數百里，皆爲英人割據。南掌，一名老撾，本小國，介緬甸、暹羅兩國間，而分隸焉。北鄙隸緬甸，南部屬暹羅，各自立酋，歲貢方物，相安無事。此外部落尚多，難以備舉，曰宋、曰嘉陵，曰喇瓦，其總名也。地廣人稀，綜計之得五兆有奇。國分郡、邑、縣，隸於府，府隸大庫司。大庫司者，規制略似中朝布政使司。猶地亞爲其故都，在湄南河上游。新都曰曼谷，在湄南河淤島上，周十六里，城中有小河，可通舟楫。房屋富麗，樓臺雄壯，足爲海南各國冠。廟宇更形奢靡，

窮極工巧。都城中復建王城，周二里有奇。宮殿用金裝綵繪，覆以銅瓦，室用錫瓦，街以美石砌成，規制極爲整飭。通國之富裕，由是可見一斑。

《五洲屬國紀略・附錄・亞洲各國》〔暹羅〕緯度自赤道北四度三十分至二十度。東界越南，西界緬甸。東西九百啓羅邁當，南北一千啓羅邁當。

又　全境地分四部：一、京部曼谷，跨湄南江兩岸，爲都，商市所聚也；二、北部，三十二屬，凡正北部五屬，偏東六屬。沙拉布利，爲曼谷至哥拉脫之中路，偏西七屬。阿拉布利城，瀕湄格隆江岸，建有炮臺，中間十屬。拿公薩，王倚山爲城，爲著名舊都。猶地亞，爲暹舊都者四百年，城跨蘇義河，老撾商貨大棧所也；三、西南部，二十屬，地當麻六甲上游，羈縻各部，皆西南部長官轄；四南部，九屬，地當暹羅海灣。巴格囊，在湄南江右岸海口，稍進處有海關、炮臺。湄格隆亦有炮臺，有大鹽池。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暹羅》　雲南之南，越南之西，有暹羅國。南臨大海，西南毗連各番部，西接英屬部，西北與緬甸錯壤。南北相距三千四百餘里，東西寬處千三百餘里，狹處幾不滿百里。本暹及羅斛二國地，暹土磽瘠，不宜耕藝，羅斛平衍而多稼，夙稱沃壤。暹人歲仰給焉。逮元至正間，幷合爲一。【略】初西南沿海屬部衆多，著者曰六坤，曰吉德，曰大年，曰吉連丹，曰丁噶奴。此數部者，雖旋叛旋復，至今仍隸版圖。南數部曰彭亨，曰舊柔佛，曰麻剌甲等，則久懷叛志，自立酋長，不復納貢於暹。至舊柔佛部之新嘉坡島，麻剌甲部之內埠，吉德部之檳榔嶼，延袤數百里，皆爲英人割據。

又　國分郡邑，縣隸於府，府隸大庫司。大庫司者，規制畧似中朝布政使司。

《康有爲遺稿・列國游記・暹羅國記》　暹羅，南洋大國也。縱橫約三四千里，東連安南，南臨大海，西接緬甸，北界南掌擺咦。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八・暹羅國》　邦哥都城，人二十萬口。《課程》云：其地唐以前爲扶南國。《明四夷考》謂即赤土國，非也。《西征紀程》云：《隋書》赤土國，扶南別種，在南海中，又云北距大海。凡南徼之地，北距大海者，非海島不可，是赤土寶島國。北暹羅也。以常駿、王君政所經地望準之，赤土當在南洋羣島中，殆即今之婆羅洲。杜佑《通典》崖洲直南，水行便風十餘日到赤土國。今婆羅洲正直崖州之南，命爲赤土，或不大謬。吳黃武中，始遣使通吳。唐貞觀後，幷於眞臘。宋元間，暹人、羅斛人皆種人名。各立國於扶南故地，後暹降於羅斛，爲暹羅斛國。明永樂中，始曰暹羅。羅斛之未幷暹也，嘗都阿賴亨、比則奴羅克、岡本、拿公薩王，大率自北而南也，至是始都猶地亞。遂割柬埔寨，侵緬甸，幷麻剌甲，且及於爪哇島矣，稱雄海上，閱百六十餘年。緬甸、擺古相繼起，屢伐猶地亞。明嘉靖中，爲緬甸所破。隆慶元年，國王福賴拿雷脫率衆復國，至國朝乾隆中，復爲緬甸所滅。其遺臣鄭昭旋復國，始自（獨）〔猶〕地亞遷都曼谷。及昭子華嗣立，頗有雄略喜事，西人紀載，稱鄭昭爲福賴甫底沙魯抗，鄭華爲法耶沙基利。侵略老撾、撣人等部。咸豐初，其王性敏好學，通華、英語言文字，精於天文算學，始與歐美各國立約通商。同治以來，復效法泰西，變舊制，開利源，居然爲自立之國矣。國有正副二王，正居曼谷，副居猶地亞，爵位體制略相等，議政行權，副當請命於正。惟與各國交涉事則副王掌之。分其地爲四大部，曰京部，曰北部，曰西南部，曰南部，均設長官治之，各主所轄之政事。刑名職略，視中國督撫。惟幅員甚小，一部之地，或不及中國一府一縣。京部治曼谷，先謙案：《列國》、《學會》二圖同，即雷《志》邦哥，《世界圖》、矢《志》作盤谷，謝《志》作邦革革，亦作濱角角、作班喀，《萬國圖》作邦國，《漢文圖》、《講義》、樋《志》作磐谷，《外國地理》作崩曲古，《圓球圖》作班考克，又名般城。即國都也。城居湄南江中小島，市廛跨江之兩岸。當赤道北十三度四十六分，順天西十五度五十六分。南距湄南江入海口五十三里，城內外港汊交貫，往來舟楫甚便。宮殿街衢頗壯麗，商務繁盛。貨物以米爲大宗，他如鐵、蔗糖、棉花、胡椒、香料及松、楢各木均夥。居民土人約十二萬，華人約二十萬，老撾人約二萬五千，擺古人約萬五千，馬來隅人約萬五千，越南人約萬二千，緬甸人約三千，泰西人約四千。先謙案：地在國之南境臨海，其外即暹羅灣，以安南、柬埔寨在東，馬來半島在西，夾抱成灣也。北部地居湄南江兩岸，轄四小部：曰正北部，所屬有阿賴亨城，古國都，在曼谷西北六百七十三里，西臨湄濱江，北距湄濱江、湄南溫江相會處四五十里，赤道北十六度五十四分，順天西十七度十七分。城中居民二萬餘口。土沃民富，物產饒足。比則奴羅克城，古撣人國都，案：撣人，當即暹人。在曼谷北六百十里，西臨克定江，湄南斐江支派。赤道北十六度五十分，順天西十六度十五分。崗本城，古國都，在曼谷北偏西五百七十四里，西臨湄濱江。赤道北十六度三十分，順天西十六度五十六分。雙加羅克城，在阿賴亨

之東北，比則奴羅克之西北，西臨湄南溫江。赤道北十七度十九分，順天西十六度三十六分。比支特城，或作比散義。在比則奴羅克之南偏東約百里，西臨克定江；曰北偏東部，所屬有沙賴布利城，在曼谷東北百八十里，北臨奈薩克江，西南流入湄南河之水。赤道北十四度三十五分，順天偏西十五度三十四分。居民四千人。暹人擬修曼谷至歌賴特鐵路當經此，蓋老撾商務所集。矢《志》云：東北皆老撾民族，昔時爲獨立國，今爲暹羅附庸，每三年貢獻一次。巴舍崩城，在沙賴布利之北，西臨奈薩克江。赤道北十六度十分，順天西十五度二十八分。布瓦荀城，在沙賴布利之北偏東，巴舍崩之南偏東，西臨奈薩克江。赤道北十五度十五分，順天西十五度十四分。嘎板城，在曼谷之東偏北，南臨邦巴公河上游。赤道北十四度，順天西十四度四十三分。貝得留城，在曼谷之東偏南，西臨邦巴公河，西南至海口約百里。赤道北十三度四十三分，順天偏西十五度十分。哥賴脫城，《平方圖》作科拉持。在曼谷東北，北臨南猛河上游，東流入瀾滄江之水。赤道北十四度五十八分，順天西十四度二十二分。爲柬埔寨、老撾等處陸路通商要地。光緒十七年，暹人議修鐵路，由曼谷經沙賴布利達此；案：《講義》云：自磐谷經猶地亞至哥賴脫鐵道已通，凡百六十五英里。曰北偏西部，所屬有阿剌則布利城，在曼谷西百四十七里，西臨湄格隆江，源西北，出地那悉林界山中，東南流約五百餘里入暹羅海灣。東南距海口約六七十里。赤道北十三度三十三分，順天西十六度四十一分。城西多山，有錫礦，惟虎狼出林莽間，不易開采。產桄榔、用以製糖。蘇木、樟木。可製染料。坍城有礮臺。崗布利城，在曼谷西北阿剌則布利之北偏西，南臨湄格隆江。赤道北十四度一分，順天西十六度五十六分。曰北中部，所屬有拿公薩王城，古國都，在曼谷北四百十一里，西臨湄南江，赤道北十五度四十四分，順天西十六度二十四分。城西瀕水，東倚山，山上多佛塔，居民千二百人，蓋昔盛今衰。猶地亞，一作尤提，又名各倫高，《圓球圖》作阿愛卽阿，《世界地學》作阿由加。在曼谷北百十六里，居湄南江分支合流之間，四面環水。赤道北十四度二十分，順天西十五度五十一分。自明永樂間暹人建都此城，近四百年始遷曼谷，案：矢《志》云：百三十年以前，與緬甸爭戰，爲所破壞，故遷都磐谷。爲老撾商貨所集，居民五萬人，多以船爲家，以陸居多瘴易病故耳。城外有樹林、蘆葦周繞，畜牧之場頗廣大。麻拿羅摩城，在猶地亞之北偏西，拿公薩王之南偏東，西瀕湄南江。赤道北十五度二十五分，順天西十六度十九分。賽巴坦城，在猶地亞東北，東瀕奈薩克江。赤道北十五度二分，順天西十五度二十一分。哀達布利城，在猶地亞之北偏西，麻拿羅摩之南偏東，東瀕湄南江東分支。赤道北十五度三分，順天西十六度八分。波羅美城，在猶地亞之北偏西，哀達布利之南偏東，東瀕湄南江東分支。赤道北十四度五十二分，順天西十六度二分。羅佛布利城，在猶地亞北、波羅美東南，西瀕湄南江東分支，赤道北十四度四十八分，順天西十五度四十八分。岡布賴亨城，在羅佛布利之東偏北，東瀕奈薩克江。赤道北十四度五十一分，順天西十五度二十二分。西南部，在曼谷之北與西，所屬曰勃賴都摩大尼城，在曼谷北七十五里，猶地亞南五十六里。赤道北十四度八分，順天西十五度五十三分。曰貝則布利城，在曼谷西南百六十一里，東臨湄南貝則布利江，源西出地那悉林界山，東流入海。東北距海口三十餘里。赤道北十三度七分，順天偏西十六度三十三分。城西倚山，東臨水，城仿西式，新造，城外有王宮，亦仿英國溫則宮之制。曰古夷城，在貝則布利之南，馬來隅之北，東距暹羅海灣十餘里。赤道北十二度四分，順天西十六度三十六分。曰博賴痕城，在貝則布利之南，古夷之北，東距海約十里，赤道北十二度二十三分，順天西十六度三十二分。曰邦打平城，在古夷之南，東南臨海。赤道北十一度十二分，順天西十六度五十六分；南部，在暹羅海灣東西兩岸，瀕海要地也。所屬曰巴格囊城，在曼谷南偏東四十四里，案：《講義》云：自磐谷至巴格囊有鐵道十四英里。西臨湄南江，南距海口十五六里。赤道北十三度三十五分，順天西十五度五十六分。其地設海關，以稽出入貨物。江中有島，置礮臺扼守。居民七千人，多擺古人種。饒稻米，多園圃。曰萬巴囉城，在曼谷東南百二十五里，西北臨邦巴公河入暹羅海灣之口。赤道北十三度二十一分，順天西十五度二十七分。居民三千五百人，以華人爲多。曰湛地門城，在曼谷東南六百三十七里，瀕暹羅海灣東岸小水，南距海口三十餘里。赤道北十二度三十七分，順天西十四度二十分。居民五六千人，多華人及越南人。商務頗盛，華人以華產布匹諸物往售，運回者爲象牙、牛皮、木料、香品、胡椒、蔗糖、白蠟、煙葉、鹹魚之屬。產紅藍寶石及碧玉，緬人居其地開寶石礦十餘年矣。居民耕種之暇，以打獵捕魚爲業。案：萬巴囉、湛地門，皆瀕海大城，與徐合。曰湄格隆城，在曼谷西南百八十里，南臨湄格隆江入暹羅海灣之口。赤道北十三度二十二分，順天西十六度二十八分。地踞衝要，有大礮臺。居民皆中

國商賈，或以煮鹽捕魚爲業。境內有大鹽池，國中取給焉。土沃產饒，有檳榔、煙葉、椒、蔥、瓜之屬。曰格賴脫城，在湛地門之南偏東，居暹羅海灣東岸之地脊上，地脊向南伸出，城居脊北，東西均近海。赤道北十二度十二分，順天西十三度五十六分。先謙案：矢《志》云：離湄南河口三百五十英里，有秦麥府，輪船可以直達。謝《志》云：水行三百五十海里而達晉美府，秦麥、晉美，皆景邁之音變也。據《課程》所述，暹羅輿地有景邁土部，云即明代之大小八百媳婦。又緬甸下記怒東撣人云：一曰景東，疆域東盡瀾滄，西極怒江，南界暹羅所屬之景邁各部，即明代之孟艮禦夷府也。案：景邁以土部而服屬於暹羅，蓋亦撣人之屬矣。其南境曰克剌地峽，見緬甸，疑即徐《志》所稱剌郡。南出延長如帶，曰馬來諸州，《學會圖》作馬來半島。《西征紀程》云：西人稱爲班甯蘇拉峽，三面皆海，中有連山如脊。《世界地學》以爲喜馬拉雅山餘脈。《講義》云：諸州在馬來半島之北部，面積約三萬八千英方里，人約五六十萬口。所列各邦，一吉德，二巴大尼，案：《西征紀程》作巴坦尼。三吉連丹，四丁噶奴，五六坤，六森哥剌，皆諸土人領。先謙案：據二圖，克剌以南當爲：一斜仔；二六坤，濱海有六坤灣；三宋卡，即森哥剌；四巴大尼，即巴大年，有巴大尼河，東北入海；五吉連丹，有吉連丹河，東北入海；六丁噶奴，地勢由北斜屈而東南。以上六國，在半島東北面，而講義不列斜仔。又南則彭亨，歸英屬地。其半島之背有吉德，距英屬海峽檳榔嶼不遠，有鐵路通山前宋仔，自西南而出東北。徐《志》南洋各島云：由七洲洋過昆侖，越眞臘之爛泥尾，趨暹羅內海之西岸，地形如股，由西北伸於東南，中有連山如脊。其東小國七，極北界暹羅曰斜仔，南爲六坤，再南爲宋卡，再南爲大呀，再南爲吉連丹，再南爲丁噶奴，皆暹羅屬國。極南爲彭亨，俱由小眞嶼向西分往，皆馬來番族。倮體，挾刀，下圍幅幔。所產者黃金、鉛、錫、翠毛、燕窩、海參、藤條、冰片。貿易難容多艘，閩廣販洋之船時有至者。又云：《通考・四裔門》言：坍仔即斜仔，案：《西征紀程》作赤仔。在西南海中，男子服短衣布幔，跣足，持刀。女子穿花色衣，被絲幔，曳淺拖鞾。土產燕窩、番錫、象牙、棉花。距廈門水程百八十更。六崑，即六坤。與坍仔接壤，風俗物產相同。謝清高《海錄》言：宋卡，一作宋腳，閩音謂腳爲卡，讀如克上聲。或作宋腳勝，在暹羅南，陸路十七八日，水路東南順風五六日可到。疆域數百里。土番名巫來由。俗不食猪，與回回同。鬚止留下頷。出入懷短刀自衛。男多贅於女家，俗以生女爲喜，可以贅壻養老也。分資財男女各半。死無棺槨，葬椰樹下，不墓不祭。王傳位必以嫡子，庶子不得立。君臣之分甚嚴，王雖無道，無敢覬覦者。婦人穿衣褲，男子唯穿短褲，裸其上，有事則用寬幅布縫兩端，襲於右肩，名沙郎。民見王及官長，俯而進，至前蹲踞合掌於額，立而言。平等相見，唯合掌於額。山多古木，產孔雀、翡翠、瑇瑁、象牙、胡椒、檳榔、椰子、銀、鐵、沈降速伽南諸香、海參、魚翅。歲貢於暹羅。大呢，即大呀。在宋卡東南，陸路五六日，水路順風一日夜可到。連山相屬，疆域亦數百里。風俗、土產與宋卡略同。海艘所泊處，謂之淡水港。其山多金，產金處名阿羅帥，中華人多往淘金。國屬暹羅，歲貢金三十斤。吉蘭丹，即吉連丹。在大呢東南，由大呢沿海順風約日餘可到。疆域、風俗、土產略同大呢，亦無來由種類，爲暹羅屬國。王居在埔頭，洋船灣泊處也。種竹爲城，加以木板，僅一門。居民環竹外。王及官長俱席地而坐，裸體，跣足，無異居民。出則有勇壯數十擁護而行，各持標鎗。見者咸蹲身合掌，王過然後起。王日坐堂，酋長咸入朝環坐。有爭訟者皆持燭一對，俯捧而進，王見燭則問何事，訟者陳訴，命傳所訟者進質，王決以片言，無敢不遵者。如是非難辨，則令沒水，令兩造出外，遇道路童子，各執一人，至水傍，延番僧誦呪，以一竹竿，令兩童各執一端，同沒水中，先浮起者爲曲。又有探油鍋法。盛熱油滿鍋，取一鐵塊投鍋中，番僧誦呪，令兩造探而出之，曲者手爛，直者手不傷。居民皆奉佛甚虔。土番居埔頭者，多操小舟捕魚，早出暮歸。居山中者，或耕種，或樵採。唯剝大樹皮圍其下體，無屋宇，穴居巢處。土番俱善標鎗，能擲殺人於數十步外。爭訟有不能決者，常自請於王，願互用標鎗，死無悔。王亦聽之，但酌令理直者先標，不中則聽彼反標，顧鮮有不中者。凡獻餽食物，皆以銅盤盛之，戴於首而進。飲食不進箸，以右手搏取。重右輕左，若以左手取食物相遺，則怒爲大不敬云。其地有雙戈、呀喇頂等處，皆產金，中國每歲至此者數百人。閩人多居埔頭，販賣貨物，種植胡椒。粵人多居山頂，淘取金沙。納稅按船大小，大者洋銀五六百枚，小者二三百枚，謂之凳頭金。其釀酒、販鴉片、開賭場，稅亦特重。賭帳追比最力，各國多如此。食鴉片則吉蘭丹爲甚。其土產爲檳榔、胡椒爲多。以金三十斤爲暹羅歲貢。此言巫來由土俗最詳，錄之以例其餘。丁加羅，即丁噶奴。在吉蘭丹東南，由吉蘭丹沿海約日餘可到。疆域、風俗與上數國略同，而富強過之。各國俱

喜養象，丁加羅尤甚。聞山中有象，先以木柵圍之，由遠而近，俟其饑困，然後用馴象勾致之。土產胡椒、檳榔、椰子、沙藤、冰片、燕窩、海參、油魚、鮑魚、帶子、蛤類，似江瑤柱。紫菜、孔雀、翡翠、速降伽南諸香。胡椒最佳，甲於諸番。歲貢暹羅、安南及據噶羅巴之荷蘭。彭亨，見下。徐《志》又云：沙剌我西北曰吉德，一作計達。後山與宋卡毘連，土產相類。

城市聚落

《瀛涯勝覽・暹羅國》 國之西北去二百餘里，有一市鎮，名上水，可通雲南後門。此處有番人五六百家，諸色番貨皆有賣者。紅馬廝肯的石，此處多有賣者。此石在紅雅姑肩下，明淨如石榴子一般。中國寶船到暹羅，亦用小船去做買賣。

《西洋番國志・暹羅國》 去國西北二十餘里有市鎮名上水，可通雲南後門，番人五六百家。但有諸色番貨皆出賣。紅馬廝肯的石，此石在紅鴉鶻石肩下，明淨如榴子。中國寶舡到，亦遣小舡到上水買賣。

《西洋朝貢典錄・暹羅國》 國之西北可二百里，有市曰上水，居者五百餘戶，百貨咸集，可通雲南之後。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濱海各國》 由竹嶼入內港，至曼谷都城，一作萬國。長一千數百里。水深闊，容洋艘出入。大城皆在河濱，最著者曰湛地門，曰萬巴曬。故都曰猶地亞。

又 西界有大城曰馬耳大萬，南界有大城曰剌郡，皆著名富庶之地。國之西南有斜仔、六坤、宋卡、大咩、吉連丹、丁噶奴諸番部，皆其屬。

《出使日記續刻》卷七 〔光緒十九年三月〕初二日記 六崑，暹羅屬國也。暹人稱爲蒙六崑，『蒙』者，譯言王也，謂六崑，王所治地也。在赤道北七度至九度，長二百啓羅邁當。其城東北距曼谷六百四十啓羅邁當。在赤道北八度二十五分。明成化間，暹羅王始立六崑爲國。今分兩部，一曰打倫，一曰宋卡。居民共十五萬人，多暹羅種，間有華種、巫來由種、野番種。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海門部》 六崑，在赤道北七度至九度。暹人稱爲蒙六崑。蒙者，譯言王。蒙孟同音，亦猶緬人之稱孟也。凡地四萬四千零三十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五萬。明成化間，爲暹羅所立，今分二部，曰打倫，曰宋卡。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暹羅》 猶地亞爲其故都，在湄南河上游。新都曰曼谷，在湄南河淤島上，周十六里。城中有小河，可通舟楫。房屋富麗，樓臺雄壯，足爲海南各國冠。廟宇更形奢靡，窮極工巧。都城中復建王城，周二里有奇，宮殿用金裝綵繪，覆以銅瓦，室用錫瓦。街以美石砌成，規制極爲整飭。通國之富裕，由是可見一斑。

《康有爲遺稿・列國游記・暹羅國記》 其都城之名曰慢咯，又曰孟咯，曰網咯，曰萬咯。外城周約七八里，高八九尺，今已拆毀，因築鐵路達內城，幷車馬出入有礙之故。內城圍約一里餘，高約七八尺。

民族人口

《廣東新語・黑人》 其曰猓者，出暹羅之崛壠。舉族巢林樾中，有同猿猱。身短小精悍，圓目黃睛，性專愨，不知金帛。夷獠諳其性，常馴擾以備驅使。蒙以敝絮，食以鮀鮆，飲以灘酒，即躍然歡喜。舉族受役，至死不辭。雖歷世不更他姓。嘗使之採片腦、鶴頂，皆如期而獲。授以毒鏢，有犀象輒往剌之，升木而匿。犀象怒，索之弗得，移時毒發而斃，猶取其齒角以輸主人。他姓奪之，亦至死弗畀也。有曰奴囝者，出暹羅國。

《五洲屬國紀略・附錄・亞洲各國》 〔暹羅〕民數一千餘萬，華人居三之一。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暹羅》 綜計居民約得九百萬。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八・暹羅國》 人千萬口。辻《志》云：人約五百萬口。《講義》云：約有九百萬人。佛教最盛，全國寺院五千餘，僧侶六萬餘。教育，僧侶主之。許《考》云：男子十二三皆出家，貴胄不免，居廟宇，學梵典、梵字，受僧師，服役如奴僕，七八九年不等，始還俗，各從所業，故其言曰『人生不可不出家，不可久出家。不出家不知規矩，久出家虛度光陰。』究其所學，依然愚魯，僧師之無心教誨可知。人民喜野味，啖蛇蟲，食檳榔，以黑齒爲美。性柔順，多游惰。居無牀几，以藤席竹簟鋪地而坐。食無箸，以指代。死皆火葬。《課程》云：人身短小，面黃髮黑，鼻平脣厚。男子翦髮留頂，椎髻纏布。女子以金銀爲首飾，紅草染指甲，黑粉塗齒，以

爲美觀。

文化風俗

《島夷誌略・暹》　凡人死，則灌水銀以養其身。男女衣着與羅斛同。仍以貝子權錢使用。

《明史・外國傳五・暹羅》　其國，周千里，風俗勁悍，習於水戰。大將用聖鐵裹身，刀矢不能入。聖鐵者，人腦骨也。王，瑣里人。官分十等。自王至庶民，有事皆決於其婦。其婦人志量實出男子上。婦私華人，則夫置酒同飲，恬不爲怪，曰：『我婦美，而爲華人所悅也。』崇信釋教，男女多爲僧尼，亦居菴寺，持齋受戒。衣服頗類中國。富貴者尤敬佛，百金之產，即以其半施之。氣候不正，或寒或熱，地卑濕，人皆樓居。男女椎結，以白布裹首。富貴者死，用水銀灌其口而葬之。貧者則移置海濱，即有羣鴉飛啄，俄頃而盡，家人拾其骨號泣而棄之於海，謂之鳥葬。亦延僧設齋禮佛。交易用海貝。是年不用貝，則國必大疫。

又　其國有三寶廟，祀中官鄭和。

（并見《明史稿・外國傳五・暹羅》。）

《異域志・暹羅國》　國在海中，民多作商尚利。其名姓皆以中國儒名稱呼。其風俗，男子皆割陰嵌八寶，人方以女妻之。海中有一島，島中之樹，其花鬚一匙二筋，狀如黑漆，人用之飲食，其油膩不能污，若攪茶則化。

《瀛涯勝覽・暹羅國》　其王居之屋，頗華麗整潔。民庶房屋，起造如樓。上不通板，卻用檳榔木劈開，如竹片樣，密擺，用藤扎縛，甚堅固。上鋪藤簟竹席，坐卧食息皆在其上。王者之絆，用白布纏頭，上不穿衣，下圍絲嵌手巾，加以錦綺壓腰。出入騎象或乘轎，一人執金柄傘，茭葦葉做，甚好。王係鎖俚人氏，崇信釋教。國人爲僧，爲尼姑者極多，僧尼服色與中國頗同，亦住庵觀，持齋受戒。其俗，凡事皆是婦人主掌。其國王及下民，若有謀議，刑罰輕重，買賣一應巨細之事，皆決於妻。其婦人志量果勝於男子。若有妻與我中國人通好者，則置酒飯同飲坐寢，其夫恬不爲怪，乃曰：『我妻美，爲中國人喜愛。』男子撮髻用白頭布纏頭，身穿長衫。婦人亦椎髻穿長衫。男子年二十餘歲，則將莖物週迴之皮，如韭菜樣細刀挑開，嵌入錫珠十數顆皮內，用藥封護，待瘡口好，纔出行走，其狀纍纍如葡萄一般。自有一等人開鋪，專與人嵌銲，以爲藝業。如國王，或大頭目，或富人，則以金爲虛珠，內安砂子一粒嵌之，行走玎玎有聲，乃以爲美。不嵌珠之男子，爲下等人，此最爲可怪之事。男女婚姻，先請僧迎男子至女家，就令僧討取童女喜紅，貼於男子之面額，名曰利市，然後成親。過三日後，又請僧及諸親友，拌檳榔綵船等物，迎其夫婦回於男家，置酒作樂待親友。死喪之禮，凡富貴人死，則用水銀灌於腹內而葬之。閒下人死，擡屍於郊外海邊，放沙際，隨有金色之鳥大如鵝者，三五十數，飛集空中，下將屍肉盡食，飛去。餘骨，家人號泣，就棄海中而歸，謂之鳥葬。亦請僧設齋誦經禮佛而已。

又　國語頗似廣東鄉談音韻。民俗囂淫，好習水戰。其王常差部領討伐鄰邦。買賣以海貝當錢使用，不拘金銀銅錢俱使，惟中國歷代銅錢則不使。其王每差頭目將蘇木、降香等寶進貢中國。

《西洋番國志・暹羅國》　王居屋頗華麗整潔。民庶房屋如樓，上用檳榔木、硬木劈如竹片密鋪，用藤扎縛甚堅，上鋪藤席竹簟，坐卧食處皆在其上。王者用白麻布纏頭，上不着衣，下圍絲嵌手巾，加以錦繡壓腰。出入騎象或乘轎，一人執傘蓋。傘以茭葦葉製造，甚好，以金飾柄。其王鎖俚人，崇信釋教。國中爲僧尼極多。僧尼服色與中國頗同，亦住菴觀，受戒持齋。國王謀議刑罰，下民買賣交易，一應鉅細事皆決於妻。其婦人才識亦果勝於男子。若其妻與中國男子情好，則喜曰：『我妻有美，能悅中國人。』即待以酒飯，或與同坐寢不爲怪。男子櫛髻用白布纏頭，身衣長衫，婦人亦椎髻衣長衫。凡男子年二十餘，隨貴賤以金銀爲珠嵌飾陽物。女子嫁則請僧迎男至女家，僧取女紅爲利市，點男女額，然後成親。亦甚可笑。過三日又請僧及諸親友，分檳榔、彩杠等物迎婦，男家置酒作樂。死喪之禮，富貴者死，則用水銀灌腹中而葬之。其餘則舁屍至海濱，有鳥大如鵝，其色如黃金，凡三五十自空飛下，食其肉而去，餘骼棄海中，名曰鳥葬。亦請僧誦經禮佛。

又　國語似廣東鄉音。民俗囂淫，好習水戰。常討伐諸邦。交易以海貝當錢使，王遣常脩□□降眞香等物進貢。

《星槎勝覽・前集・暹羅國》　風俗勁悍，專尚豪強，侵掠鄰境。削檳榔木爲標鎗，水牛皮爲牌，藥鏃等器，慣習水戰。男女椎髻，白布纏頭，穿長衫，腰束青花色布手巾。其酋長及民下謀議，大小之事，悉決於婦，其男一

聽。苟合無序，遇我中國男子甚愛之，必置酒致待而敬之，歡歌留宿。婦人多爲尼姑道士，皆能誦經持齋。服色略似中國之制，亦造菴觀之所。能重喪禮之事，人死氣絕，必用水銀灌養其屍，而後擇高阜之地，設佛事，卽葬之。

《明一統志・外夷・暹羅國》　風俗：氣候不正，俗尙侵掠。煑海爲鹽，釀秫爲酒。男女椎髻，白布纏頭，被服長衫。事決婦人，每有計議，刑法輕重，錢穀出入之事，幷決之婦人，其志量在男子上。貿子代錢，水銀灌屍。以貿子代錢流通。人死則灌水銀，以養其身。已上俱《島夷志》。

《西洋朝貢典錄・暹羅國》　其王之宮潔而麗。民居如樓，藉以檳榔之木，簟以藤竹，寢與食處於其上。其王纏首以白布，上無衣，下圍絲嵌帨，壓腰以錦綺。出入乘象或肩輿，用茭葦之葉疊而爲蓋，柄飾以金。其王鎖俚之人，修浮圖教。是多僧尼，有寺刹而持齋戒。好習水戰，常用師於鄰國。其俗事皆決正於婦。其婦椎髻長衫，繫腰以青花色布，男亦如之。其纏首以白布，其語如廣東之鄉音。以椰子爲酒。貴者年二十則用嵌砂。其送死，富者葬，浸以水銀；貧者棄諸海濱，有金色之鳥羣集而食之，謂之鳥葬；不盡，則家人號哭，沉骨於海而歸，亦命僧齋誦而禮佛。

《海語・暹羅國》　其地沮洳，無城郭。王居據大嶼，稍如中國殿宇之制。覆以錫版，闢東壁爲巨扉，是爲王門。治內分十二塘壩，酋長主焉，猶華之有衙府也。其要害爲龜山，爲陸毘，主以阿毘猛齋，猶華言總兵，甲兵屬焉。有奶街，爲華人流寓者之居。土夷乃散處水棚，板閣蔭以茭草，無陶瓦也。其國右僧，謂僧作佛，佛乃作王，其貴僧亦稱僧王，國有號令決焉。凡國人謁王，必合掌，跽而捫王之足者三，自捫其首者三，謂之頂禮，敬之至也。凡王子始長，習梵字梵禮，若術數之類，皆從貴僧，是故貴僧之權侔於王也。國無姓氏。華人流寓者，始從本姓，一再傳亦亡矣。人皆髡首。恥爲盜竊，凡犯盜及私市者罪之。其犴獄則穴地爲重樓三級，謂之天牢。輕罪置上級，差重置中級，殊死者乃置下級。輕刑以皮鞭，差重斷足十趾，差重斷手十指，罪至殊死者腰斬，或以象蹂之。貴僧爲請於王，王乃宥之，沒爲僧奴，謂之奴囝。賦役省薄，惟給象爲最重。故殊死獲免者不爲奴囝，則以給象終身焉。國無占候，凡日薄蝕，國人見者，則奔告於王，首至者賞。建寅之月，王乃命巫占方，命力者由勝方所向掠人，而剔其膽，雜諸藥爲湯。王懦足，象懦首，以作猛氣。凡用膽，華人爲上。僧不剔，孕婦不剔，瘡痏不剔，是故用膽，視歲甲子爲多寡也。建辰之月，是爲歲首。建巳之月，始作農事。建午之月，潦始漲。建酉之月，潦退。王乃御龍舟，乃祀土，穀禾乃登，始穫。凡稼之長茂，視潦之淺深。稈長丈有三尺，穗八寸，有只稻三盈寸。田畝贍數口，少歉歲也。凡男女先私媾，而後聘婚。既嫁而外私者，犯則出貨以贖，然猶蔽罪於男，謂其爲亂首也。凡婦多慧，巧刺綉織紝，工於中國。尤善醞釀，故暹酒甲於諸夷。婦飾，必以諸香澤其體髮，日夕三四浴。戲狎不禁，雖王之妻妾，皆盛飾倚市，與漢兒貿易，不訝亦不敢亂。居父母若夫之喪，則剪髮如比丘尼，經旬，乃蓄鬢如舊。凡死喪，富夷火尸而葬，貧者舉尸筏而浮諸海。喪屬跽伏於海濱，迎僧而呪，羣大鳥啄而食之，頃之而盡，謂之鳥葬。凡鰐患，夷衆則奔赴於王。王詔貴僧呪飯而投諸鰐所，乃以貝多葉書數符，佩以奴囝，沒水牽數鰐出。貴僧稽其孽跡，多者戮之，剖其腹，有得鉛珠二升者。跡少，乃黥符其背，呪而縱之。國人凡有讐怨，皆謁僧求呪。其呪，土夷遭者，非死即疾苦。施諸華人，則不能害也。凡飯僧，必具十品食也，屑糯若杭也，牛也，羊也，豕也，翰音也，舒雁也，家鶩若魚也，皆熟而薦之。僧呪而後舉，舉必盡數器，不足十品，不以供也。

《明四夷考・暹羅》　王宮壯麗，民樓居，其樓密聯檳榔片，藤繫之，甚固，籍以藤蓆、竹簟，寢處于中。王白布纏首，腰束嵌絲帨，加錦綺，跨象或乘肩輿。尙釋教，國人效之。好爲僧尼。婦人多智，夫聽於妻。妻與中國人私，不爲怪。男陽嵌珠玉，富貴者範金盛珠，行有聲。婚則群僧迎婿至女家，僧取女紅貼男額，稱利市。喪禮，貴者灌水銀葬，民間鳥葬。言語大類廣東。俗澆浮，習水戰，好鬥，喜寇掠。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四・暹羅》。）

《殊域周咨錄・南蠻・暹羅》　風俗勁悍，專尙豪強，侵掠鄰境，削檳榔木爲標槍，水牛皮爲牌，藥鏃等器，慣習水戰。王宮壯麗，民樓居，其樓密聯檳榔片，藤繫之，甚固，籍以籐席，竹簟，寢處於中。王白布纏首，腰束嵌絲帨，加綿綺，跨象或乘肩輿。男女椎髻，白布纏頭，穿長衫，腰束青花手巾。其上下謀議，刑法輕重，錢穀出入，凡大小事悉決於婦人，其志量在男子上。其男一聽荀合無序。遇中國男子甚愛之，必置酒飲待，歡歌留宿。男陽嵌珠玉，富貴者範金盛珠，行有聲。婚則群僧迎送婿至女家，僧取女紅貼男額，稱利市。婦人多爲尼姑道士，能誦經，持齋，服色畧似中國，亦造

菴觀。能重喪禮，人死氣絕，必用水銀灌養其屍，而後擇高阜之地，設佛事葬之。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暹羅》 其國土瘠，不宜耕種，羅斛（斗）〔土〕田平衍而多稼，暹人歲仰給之。俗煑海爲鹽，釀秫爲酒。氣候不正。人尚侵掠。男女椎髻，白布纏頭，被服長衫。每有計議，刑法輕重，錢穀出入之事，幷決之婦人，婦人志量在男子上。貿易以貝子代錢。人死則灌水銀以養其身。

《咸賓錄・南夷志・暹羅》 王宮殿壯麗，民樓居，上聯檳榔片或陶瓦覆之，坐卧即於樓上，籍以氈及藤席，無牀几之制。惟王以受封天朝，故留髮，臣及庶民俱剪髮。婦人留髮，粧髻於後。無姓有名。爲官者稱偍某，爲民上者稱柰某，最下稱隘某。葬有鳥葬、火葬、水葬。王死，水銀灌腹，以帛纏之，同片腦納棺中，停置一年，仍用火化，拾骨葬於塔下。貴人亦然。小罪枷桎遊市，中大罪殺之河邊，浮尸水上。好誦佛經，字皆橫書橫誦。俗頗趨利，敬富笑貧。言語多類廣東。婚姻俗浮澆。習水戰，好鬥，喜寇掠。市物少則用海貝，多則用銀。銀必經王鐵印印過，每百兩入稅六錢，方可通行。無印銀即私銀也，三犯者死。婦人多智，凡事夫決於妻。妻與中國人交，恬不爲恥，反以交多者爲榮。男陽嵌鋭鈴，或一或三，富者金銀，貧者以銅，行則有聲。婚姻用僧取女紅帖男額上。氣候常熱，無霜雪。其譯語：天爲普賴，地爲佃因，日爲脈，月爲晚。

《廣皇輿考・四夷・暹羅國》 其俗，氣候不正，俗尚侵掠。煑海爲鹽，釀秫爲酒。男女椎髻。事決婦人。貝子代錢。水銀灌屍。

《方輿勝略・外夷・暹羅》 王宮殿壯麗，民樓居，籍以氈及藤席，無牀几之制。惟王留髮，臣及庶民俱剪髮。婦人留髮，粧髻于後。無姓有名。爲官者稱偍某，爲民上者稱柰某，最下稱隘某。葬有鳥葬、火葬、水葬。王死水銀灌腹，以帛纏之，用片腦納棺中，停置一年，仍用火化，拾骨葬于塔下。貴人亦然。小罪枷桎遊市，中、大罪殺之河邊，浮尸水上。誦佛，字横書横誦。俗趨利，敬富笑貧。言語類廣東。市用海貝，銀必經王鐵印方可通行，無印紋即私銀也，三犯者死。婦人多智，凡事夫決于妻。妻與中國人交，恬不爲耻，以交多者爲榮。男陽嵌鋭鈴，或一或三。婚姻用僧取女紅貼男額上。氣候常熱，無霜雪。其譯語：天爲普賴，地爲佃因，日爲脈，月爲晚。

《獻徵錄・四夷・暹羅》 其國王宮壯麗，民樓居，上聯檳榔片或陶瓦覆之。王以受封天朝，故留髮。白布纏首，腰束嵌絲帨，加錦綺。（誇）〔跨〕象或乘肩輿。臣及庶民俱剪髮。婦人留髮，粧髻于後。俗尚釋教，經字皆横書、横誦。習水戰，好鬥，喜寇掠。婦人多智，夫聽于妻。喪禮，貴者用水銀葬，民間鳥葬。婚則用僧導送。

《裔乘・南夷・暹羅》 王宮殿壯麗，民樓居，上聯檳榔片或陶瓦覆之。坐卧即于樓上，籍以氈及藤席，無牀几。王蓄髮，臣及庶民俱剪髮。婦人留髮，粧髻于後。無姓有名。爲官者稱偍某，爲民上者稱柰某，最下者稱隘某。有鳥葬、火葬、水葬。王及貴人死亦火化，以骨葬于塔下，貴人亦然。小罪枷桎遊市，中大罪殺而投之河。好誦佛經，字皆横書横誦。俗頗趨利，敬富輕貧。言語多類廣東。俗浮澆，習水戰，好鬥，喜寇掠。市物少則用海貝，多則用銀。銀必以王鐵印爲記，每百兩入稅六錢方可通行，無印紋即私銀也。婦人多智，凡事決于妻。妻與中國人交不爲禁，反以多爲榮。婚姻用僧取女紅貼男額。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暹羅》 其土下濕，氣候嵐熱不齊。民悉樓居，樓密聯檳榔片，藤繫之，甚固，藉以藤席、竹簟，寢處其間。王宮高九丈餘，以黄金爲飾，雕縷八卦，備極弘麗。《隋書・赤土傳》：王居有門三重，每門圖畫飛仙、菩薩之狀，懸金花鈴旄。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燄，夾榻又樹二金鏡。前幷陳金甕金罐，當前置金伏牛。前樹一寶蓋，左右皆有寶扇。然則今之暹羅，猶略祖其華靡也。諸酋見王，禮制甚肅。望門自拜，膝行乃前。王與國人白布纏首，被服長衫，腰束嵌絲帨，王獨加以錦綺，跨象或乘肩輿。尚釋教，國人効之。《赤土傳》曰：其俗敬佛。百金之產，便以其半施佛。婦人多智，丈夫事無大小，悉歸與婦計之，聽其裁決。婦見華人慕悦之，置酒款接，留宿酣狎以爲常，夫不能禁也。《吾學編》曰：男陽嵌珠玉，貴者範金盛珠，行鏗然有聲。婚則羣僧迎壻至女家，僧取女紅帖男額，以爲吉祥。喪禮，以水銀灌之，葬于高埠，蓋塔其上。貧家鳥葬耳。以攀製紙，施煙粉爲白黑。田平而沃，稼穡豐熟。其俗勁悍，善水戰。《星槎勝覽》曰：削檳榔木爲標槍，水牛皮爲牌，藥鏃等器。大將多用聖鐵裹身，刀矢不能入。聖鐵者，人腦骨也。方言謂天爲普賴，地爲佃因，日爲脈，月爲晚。官制凡九等：一曰握啞往，二曰握步剌，三曰握哱，四曰〔握坤，五曰〕握悶，六曰握文，七曰握板，八曰握郎，九曰握救。坤交，則使臣在館

教習譯字生者。

又　形勝名蹟：金城、在王宮。金塔、在殿內，其中金佛無數，高七八尺，小一二尺。三關、其一爲程盡所轄，其二爲木夷所轄，其三爲佛郎機、日本所轄。錫門、華人出入必經之處。鄭和爲建卓楔，扁曰天竺國。禮拜寺、永樂間，鄭和所建。寺甚宏麗，佛高與屋齊。三寶廟、在第二關，祀太監鄭和。西塔。其塔無合尖。聞夷人初建塔，功成，鄭和令削去之，後屢緝不能就。

《明象胥錄・暹羅》　其國方千餘里，山迴環峭立，〔氣〕候嵐熱。王宮壯麗，覆以錫瓦。民多樓居，避濕。樓密聯檳榔片，繫以藤，甚固。俗勁悍，削檳榔木爲鏢鎗，水牛皮爲牌，幷藥鏃。習水戰。大將多用聖銕裹身，刀矢不能入。聖銕者，人腦骨也。王跨象或乘肩輿，白布纏首，腰束錦帨。以受封天朝，獨留髮。國中婦多智，夫聽于妻。遇中國男子，輒私之。以諸香澤其體、髮，日夕三四浴。男陽嵌珠玉，富者範金盛珠，行有聲。婚則取女紅貼男額。沃土力穡。尚釋教，經字皆橫書。家及百金，即以其半施佛。重喪禮，貴人以水銀灌屍，墊高阜地。民間或筏浮於海，迎僧呪，大鳥食之，頃刻盡，謂之鳥葬。釀秫爲酒，甲諸夷，稱暹酒。工刺繡織紝。市用海貝。言語大類廣東。

（幷見《明世法錄・南蠻・暹羅》。）

《名山藏・王享記二・暹羅》　國中有塔，曰西塔。其始造時，值鄭和至，削其合尖，後屢合之不能尖也。王所居宮，用黃金涂。帽金帽，若白抹首，屨周於身。以受明封，獨不剪髮。臣民遙見王，合掌僂僛，捫王足三，乃自捫首三，謂之頂上恩。用周正，蝦蟇生，則拜月，曰毋使食也。教用釋，旁行爲書記。大刑用烹鋸。男子聽決於婦人，謂其多智，許其私也。爲樓居，貫檳榔于藤，四維之。亦削檳榔之幹爲鏢，以吳牛之革爲鋪。行錢用貝，不用貝則國必大疫。其屬國曰（亦）〔六〕坤。

《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暹羅國》占城國極南。　沿革：　暹與羅斛二國地，暹乃漢赤眉遺種。國朝洪武初，上金葉表文入貢。風俗，氣候不正。俗尚侵掠。煮海爲鹽，釀秫爲酒。男女椎髻。事決婦人。貝子代錢。水銀灌屍。

（幷見《地圖綜要・四夷・暹羅》。）

《四夷廣記・暹羅・暹羅制度》　王居無城郭，據大嶼，稍如中國殿宇之制。覆以錫版，闢東壁爲巨扉，是爲王門，治內分十二塘壩，酋長主焉，猶華之有衙府也。國王白布纏頭，上不穿衣，腰束嵌絲手巾，又以錦綺壓腰。出入跨象，或乘肩輿。一人執傘蓋，其傘用茭葦葉砌做。凡國人謁王，必合掌跪而捫王之足者三，自捫其首者三，謂之頂禮，敬之至也。建辰之月，是爲歲首。建巳之月，始作農事。建午之月，潦始漲。建酉之月，潦退。王乃御龍舟，乃祀土，穀禾乃登，始穫。王子始長，習梵字、梵禮。若術數之類，皆從貴僧。故其國右僧，且謂僧作佛，佛乃作王。其貴僧，亦稱僧王，國有號令決焉。其犴獄，則穴地爲重樓三級，謂之天牢。輕罪置上級，差重置中級，殊死者乃置下級。輕刑以皮鞭，差重斷足十趾，差重斷手十指，罪至殊死者腰斬，或以象蹂之。貴僧爲請於王，王乃宥之，沒爲僧奴，謂之奴囝。賦役省薄，惟給象爲最重，故殊死獲免者，不爲奴囝，則以給象終身焉。王之妻妾，皆盛飾倚市，與漢兒貿易，不訝亦不敢亂。國無占候，凡日月薄蝕，國人見者則奔告於王，首至者賞。建寅之月，王乃命巫占方，命力者由勝方所向，掠人而剔其膽，雜諸藥爲湯。王濡足，象濡首，以作猛氣。凡用膽，華人爲上。僧不剔，孕婦不剔，瘡痕不剔，是故用膽視歲甲子爲多寡也。

又《暹羅風俗》　風俗與車里、麓川大同小異。沃野千里，百貨叢集。氣候不齊，寒少而熱多。群山環繞，峭拔崎嶇。其地沮洳皆瘠土。風俗勁悍，專尚豪強。削檳榔木爲剽鎗，水牛皮爲牌，乃製藥鏃等器，慣習水戰。國無姓氏。華人流寓者始從本姓，一再傳則亡矣。民多樓居，無陶瓦，密聯檳榔片，藤繫之，甚固。籍以藤席、竹簟，寢處於中。男女椎髻，白布纏頭，穿長衫，腰束青花手巾。凡男女志淫，先私媾而後聘。婚姻則群僧送婿至女家，僧取女紅貼男額上，稱利市。成親三日，又請僧及親朋分檳榔、彩船等，迎女歸男家。既嫁而外私者，犯則出貨以贖，然猶蔽罪於男，謂其爲亂首也。婦人多巧慧，其上下謀議，刑法輕重，錢穀出入，凡大小事悉決於婦人。婦人之志量在男子上。刺繡織紝，工於中國。尤善醞釀，故暹酒甲於諸夷。婦飾必以諸香澤其體髮，日夕三四浴，戲狎不禁。若有妻者私通中國男子，必置酒飲待，歡歌留宿，曰『吾妻色美，故華人悅之』。凡男子年廿餘歲，將莖物週迴之皮，用韭葉細刀挑開，嵌錫珠十數顆在皮內，藥封瘡好，方可行動。如大頭目及富家，則以金爲空珠，內安砂子，行動有聲。不嵌珠者，是下等人也。與人嵌珠者，有專行，最爲可笑。居父母若夫之喪，則削髮如比丘尼，

經旬乃蓄贅如舊。凡死喪，富貴人死，用水銀灌養其屍，擇高阜葬之。貧者舉屍筏而浮諸海。喪屬跽伏於海濱，迎僧而呪，群大鳥啄而食之，頃之而盡，謂之鳥葬。凡鰐患，夷衆則奔赴於王，王詔貴僧呪飯而投諸鰐所，乃以貝多葉書數符佩，以奴囚沒水牽數鰐出，貴僧稽其孽跡多者戮之，刳其腹，有得鉛珠二升者。跡少乃點符其背，呪而縱之。國人凡有讎怨，皆謁僧求呪，土夷遭者，非死即疾苦，施諸華人則不能害也。凡飯僧必具十品食也，屑糯若秔也、牛也、羊也、豕也、翰音也、舒雁也、家鴈若魚也，皆熟而薦之。僧呪而後舉，舉必盡數器。不足十品，不以供也。釀秫爲酒，又有椰子酒，惟燒酒最賤。煮海爲鹽。其交易不用金銀，以海貝代錢。每一萬箇準中統鈔二十貫。產多象、犀、金、寶。且西洋諸國異產奇貨輻湊其地，故其民饒富。豪酋各據別島而居，奴囚數百口，蓄貨多至數十鉅萬。俗耻爲盜，不蓋藏，亦不虞寇。貨用青白花磁器、印花布、色絹、色緞、銅、鐵、水銀、燒珠、雨傘之類。

《八紘譯史・暹羅》　王宮殿壯麗，民皆樓居，覆檳榔片以代陶瓦，樓鋪氈席而無床几。其王受封，故留髮，民俱剪髮。白布纏首，腰束青巾，王加錦綺，出入乘象。無姓有名，爲官者稱偍某，爲民者稱奈某，最下者稱隘某。王死以水銀灌腹，餘有鳥葬、水葬，隨死者所欲。小罪桎梏遊市，大罪殺之河畔，浮屍水中。好誦梵經。字皆橫書橫讀。敬富笑貧。長於水戰。市用海貝與銀，銀必用王篆印。婦人多智，有事夫決於妻。妻與中國人交，夫以爲榮，愈多愈喜。男陽鑲嵌鋩鈴珠玉，富貴金銀，貧用銅錫，行則琅琅有聲。婚娶羣僧迎送，壻至女家，僧取女紅貼男額，稱利市。其貢香布，氣候常熱。

譯語：普剌，天。佃因，地。脈，日。晚，月。

《廣輿記・外譯・暹羅國》　風俗：氣候不正。俗尚侵掠。煮海爲鹽，釀秫爲酒。男女椎髻。事決婦人。貝子代錢。人死用水銀灌屍。

《廣東新語・黑人》　暹羅最右僧，謂僧作佛。佛乃作王，其貴僧亦稱僧主，國有號令決焉。有罪者沒爲奴囚，富豪酋奴囚至數百口。

《海國聞見錄・南洋記》　〔暹羅〕俗崇佛，王衣文彩佛像肉貼飛金，用金皿，陸乘象亭、象輦，舟駕龍鳳。分官屬曰招誇，以裸體、跣足、俯腰、蹲踞見尊貴。不衣褌而圍水幔。尊敬中國，理國政，掌財賦。城郭軒豁，沿溪樓閣羣居。水多鱷魚。從海口至國城，溪長二千四百里，水深闊，容洋舶隨流出入，通黃河支流。夾岸大樹茂林，猿猴、采雀上下呼鳴。番村錯落，田疇饒廣。農時闔家棹舟耕種，事畢而回。無俟鋤芸，穀熟仍棹收穫而歸。粟蒿長二丈許，以爲入貢土物。因播秧畢而黃河水至，苗隨水以長，水尺苗尺，水丈苗丈，無滂傷之患，水退而稻熟矣。幹河入中國，勢猛而急，支河入西域，歸柬埔寨、暹羅以出海。勢散而緩，田疇藉以肥饒，故產米之國，石可三星。俗語『捕鹿枝頭，牽牛上樓』。蓋鹿爲水漂沒，攜息於樹梢，溪屋爲水注浸，引牛於樓。人有被虎噉鱷吞者，告於番僧。僧呪拘而虎自至，呪攝綿紗於水，而鱷自縛，剖而視之，形骸猶存。有受蠱者，向僧求呪則解，是以俗重佛教。富者卒後葬以挖，即釋氏塔也。又有一種男女，名謂尸羅蠻，與人無異，但目無瞳子，人娶之亦生男女。夜眠魂變爲貍狗，率類向水廁嗜食糞穢，將明附魄。若熟睡翻覆其身，魂不得附歸。女爲經紀，人戲以酸柑擠汁嘿之，眼淚長流而不可忍。人染痢者，若不洗滌，夜爲尸羅蠻舐食，化作小物入穀道而食腸腹。故居暹之人以近水搭廁，便於淨滌。又有一種共人。共者，呪法名也，刀刃不能傷，王養以爲兵衛。犯事應刑，令番僧以呪勸化之，使其自退，共法方與受刑。國多崇魔，相傳三寶到暹羅時，番人稀少，鬼崇更多，與三寶鬥法，勝許居住。一夜各成寺塔，將明，而三寶之寺未及覆瓦，視鬼之塔已成，引風以側之，用頭巾頂插花代瓦幔覆。今其塔尚側，三寶寺殿今朽爛，棬繩猶存於屋瓦。洋艘於篷頂桅上加一布帆，以提弔船身輕快，爲頭巾頂。又於篷頭之傍加一布帆，以乘風力，船無欹側而加快爲插花。番病，每向三寶求藥，無以濟施，藥投之溪，令其水浴。至今番、唐人尚以浴溪澆水爲治病。外洋諸番，以漢人呼唐人，因唐時始通故也。番俗死後焚而後葬爲消除罪孽。又一種生前發願，死後恬問飼鳥、飼魚者。恬問，即捨身也。恬問鳥，摯之山石之上，羣鳥翱翔畢集，然後內一鳥紅嘴足先下而啄，羣鳥集下，頃刻僅存髏骨，收而埋之。恬問魚，焚化存灰，和麪作塊，投之溪。亦有先飼鳥後飼魚，兩者皆兼之矣。國造巨艦，載萬餘石。求桅木於深山大樹，先以呪語告求允許，方敢下斧，不則樹出鮮血，動手者立亡。用牛挽輦，沿途番戲以悅之，呪語以勸之，少有不順，則拔木而自回舊地。挽至廠所，其靈方息。

《續通典・邊防二・暹羅》　其國崇信釋教。氣候不正，或寒或熱。地卑溼，人皆樓居。男女椎結。

《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五・暹羅》 王城分八門，城壞磚砌，周遭十餘里。城中有小河通舟。城外西南居民輳集。王居在城西隅，另建城約三里餘，殿用金裝綵繪，覆以銅瓦，室用錫瓦，階砌用錫裹磚，欄杆用銅裹木。王出乘金裝彩轎，或乘象、車。其傘蓋以茭葦葉爲之。王每旦登殿，官僚於台下設氈，以次盤膝坐，合掌於頂，獻花數朵。有事則具文書朗誦上呈，候王定奪乃退。國王自明洪武中始用中國賜印。國朝往封，賜以駝紐鍍金銀印，文曰『暹羅國王』。其國官制九等，一曰握亞往，二曰握步喇，三曰握蟒，四曰握坤，五曰握悶，六曰握文，七曰握板，八曰握郎，九曰握救。選舉，由鄉舉於大庫司，以文達於王所。王定期試之，咨以民事，應答得當，即授官服補用，否則黜。考課亦以三年爲期。其文字皆旁行，不通漢字。明正德中，選留貢使一二人入館，肄業後乃稍習漢文。其服色，惟王留髮，冠金嵌寶石帽，製似兜鍪，上衣長三尺，用五綵緞，小袖，下用五綵布幔，鞋韈用紅緞。官及庶民皆翦髮，男女椎結，白布纏頭。官一等至四等，金嵌寶石帽，五等至九等，五彩絨緞帽。衣俱兩截，襪履用牛皮。婦人粧髻於後，飾用金銀簪、戒指、鐲釧、脂粉，貧者用銅。上衣披五色飛花布幔，下衣五彩織金花幔，曳地餘二三寸。足著紅黑皮靸鞋。氣候不常，地卑濕，人皆樓居，上聯檳榔片，籐覆之，亦有用陶瓦者。無牀桌椅橙，但以氈及藤席藉之而已。俗信釋教，男女多爲僧尼，亦居庵寺。富貴者尤敬佛，百金之產，以半施之亦不自惜。死者用水銀灌口而葬，貧則移屍海濱，即有羣鴉飛啄，頃刻盡，所親拾其骨，號泣而投之於海，謂之鳥葬。交易以海貝代錢，是年不用貝，則國必大疫。官民有銀不得私用，皆送王所委官，傾瀉成珠，用鐵印印文其上，每百兩入稅六錢，無印文以私銀論罪。初犯斷左指，再犯斷右指，三犯者死。錢穀出入之事，取決婦人。婦多智，夫聽命焉。國人有名無姓。爲官者稱握某，民上者稱奈某，下者稱隘某。風俗勁悍，習於水戰。大將用聖鐵裹身，刀矢不能入。聖鐵者，人腦骨也。

《海錄・西南海・暹羅》 男女俱上裸，男以幅布圍下體，女則被裙。官長所被衣，其製與中國雨衣略同。以色辨貴賤，紅者爲上。右臂俱刺文，形若任字。王則衣文彩，繡佛像其上，飛金貼身首。器皆以金。陸乘象輦，水乘龍舟。凡下見上，裸體跣足，屈腰蹲身。國無城郭，民居皆板屋，王居則以瓦覆其上，臨水爲之。土人多力農，時至則播種，熟則收穫，無事耘鋤，故家室盈寧，稱爲樂土。商賈多中國人。其釀酒、販鴉片煙、開場聚賭三者，摧稅甚重。俗尊佛教，每日早飯，寺僧被袈裟沿門托鉢，凡至一家，其家必以精飯肴蔬合掌拜獻，僧置諸鉢，滿則回寺奉佛。又三分之，僧食其一，鳥雀食其一，以其一飼蟲鼠，終歲如是，僧無自舉火者。出家爲僧，謂之學禮，雖富貴家子弟亦多爲之，弱冠後又聽其反俗。其婚嫁，男家伴以男，女家伴以女，俱送至僧寺，令拜佛，然後迎歸合巹焉。頗知尊中國文字，聞客人有能作詩文者，國王多羅致之，而供其飲食。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暹羅》 風俗：地方千里，環國皆山。氣候不常，或嵐或熱。《瀛涯勝覽》：崇信釋教。不通漢字，惟誦佛經，字皆橫寫。《明史》：男女多爲僧尼，亦居庵寺，持齋受戒。衣服頗類中國。富貴者尤敬佛，百金之產，即以其半施之。死則用水銀灌其口而葬，貧則移屍至海濱，即有羣鴉飛啄，俄頃而盡，人拾其骨，號泣而棄之於海，謂之鳥葬。亦延僧設齋禮佛。煑海爲鹽，釀秫爲酒。《續文獻通考》。男女椎髻，事決婦人。《續文獻通考》：男女椎髻，白布纏頭，被服長衫。每有計議，刑法輕重，錢穀出入之事，并決之婦人。婦人智量在男子上。《瀛涯勝覽》云：婦人多智，夫聽於妻。妻與中國人私，寢食與同，恬不怪也。按：暹羅爲扶南別種。《南史・海南諸國傳》：扶南初以女人爲國，號曰柳葉。今暹羅婦女智量在男子上，其果扶南遺風歟。城分八門，《暹羅館志》：城冢用磚砌，分八門。南北五里，東西十里。城中有小河通舟。城外西南居民湊集。有外城，周遭十餘里。王居在城西隅，另建一城，約三里餘。殿用金裝綵繪，覆以銅瓦，室用錫瓦，階砌用錫裹磚，闌干用銅裹木。地卑溼，民皆樓居，上聯檳榔片，藤覆之，亦有用陶瓦者，坐卧即於樓板上，藉以氈及藤席，無牀桌椅凳之制。官制九等。《館志》：一曰握亞往，二曰握步喇，三曰握蟒，四曰握坤，五曰握悶，六曰握文，七曰握板，八曰握郎，九曰握救。其選舉，由鄉舉於大庫司，審其堪用，以文達於王所，王爲定期面試。至期，大庫司引至王前，咨以民事，應對得當，即授官服候用，否則逐出。考課亦以三年爲期。人皆有名無姓。爲官者稱握某，民上者稱奈某，最下者稱隘某。乘輿飾粧彩，帽製類兜鍪。《館志》：王鎖里人，出乘金粧彩轎，或乘象車。其傘蓋以茭葦葉爲之。每日旦登殿，各官於臺下設氈，以次盤膝而坐，合掌於頂，獻花數朵。有事則具文書朗誦上呈，候王定奪，乃退。遇正日冬節及慶喜事，亦有賞賜。凡頒賜敕諭，王則用原封冠服，行五拜三叩頭禮。又云：其服飾，惟王以受封，故留髮，冠金嵌寶石帽，製類兜鍪，上衣長三尺，用五綵緞，小袖在衽下，用五綵布縵，鞋韈用紅緞。官及庶民皆翦髮。官一等至四等則金嵌寶石帽，五等至九等則五綵絨緞帽。俱著兩截衣，韈履用牛皮。婦人粧髻於後，飾用金銀簪花、戒指、鐲釧、脂粉，貧者用銅。上衣披五色飛花布

縵，下衣五綵織金花縵，拖地長二三寸。足著紅黑皮鞾鞋。風俗勁悍，習於水戰。

《明史》：其大將以聖鐵裹身，刀矢不能入。聖鐵者，人腦骨也。海貝代錢，重禁私銀。《續文獻通考》：貿易以貝子代錢。《瀛涯勝覽》云：市用海貝，一如錢價。西北二百餘里，有市鎮曰上水，通〔雲〕南，居人無慮六百家，各種番貨皆有。《館志》：民多載舟至各國商販，少則用海貝，多則用銀。官民有銀不得私用，皆送王所，委官傾瀉成珠，用鐵印印紋於上，每百兩入稅六錢。無印紋以私銀論，初犯斷左指，再犯斷右指，三犯者死。民家飼象，取牙以奉夷目。短衣革履，常佩刀劍。婦女喜游冶，工紡績。《皇清職貢圖》。

《粵海關志・貢舶一・暹羅國》　土田東南平衍，饒稻，西北多大山，產諸香木、蘇木。城濠用磚砌，分八門。南北五里，東西十里。城中有小河通舟，城外西南民居輳集。有外城，週遭十餘里。王居在城西隅，另建一城，約三里餘。殿用金粧綵繪，覆以銅瓦，室用錫瓦，皆用錫裹磚，欄杆用銅裹木。民樓居，不土處。上聯檳榔片覆之，亦有用陶瓦者。坐卧即於樓板上，藉以氈及藤蓆，無床桌椅凳之制。其服飾，惟王以受封，故留髮，冠金嵌寶石帽，制類兜鍪，上衣長三尺，用五彩緞，小袖，左衽下用五彩布幔，鞋襪用紅緞。官及庶民俱剪髮。官一等至四等冠金嵌寶石帽，五等至九等冠五彩絨緞帽。庶民無帽，俱着兩截衣，襪履用牛皮。婦女粧髻於後，飾用金銀簪花、戒指、鐲釧、脂粉，貧者用銅，上衣披五色飛花布幔，下衣五彩織金花幔，拖地長二三寸，足着紅黑皮鞾鞋。其官制有九等：一曰握啞往，二曰握步喇，三曰握蟒，四曰握坤，五曰握悶，六曰握文，七曰握板，八曰握郎，九曰握救。其選舉由鄉鄰舉於大庫司，大庫司審其堪用，以文達於王所，王爲定期面試。至期，大庫司引至王前，咨以民事，應對得當，即授官服候用，否則逐出。考課亦以三年爲期。人皆有名無姓，爲官者稱握某，民上者稱奈某，最下稱隘某。王出乘金粧彩轎或乘象車。每日旦登殿，各官於臺下設氈，以次盤膝而坐，合掌於頂，獻花數朵。有事則具文書朗誦上呈，候王定奪。習水戰。

《出使日記續刻》卷五　〔光緒十八年七月〕十二日記　暹羅于乾隆三十七年，推鄭昭爲王，由猶地亞遷都曼谷。一作萬國，今譯作邦考克。光緒十一年，暹羅入泰西各國之郵政會，安設電綫，南始曼谷，北止景邁，中通各城，又東至西貢，西接下緬甸，共有電綫五千一百四十里有奇。近且議造鐵路，自曼谷至哥賴脫，長四百九十餘里。

《暹羅考》　王城分八門，城濠甎砌，周遭十餘里，城中有小河通舟，城外西南居民輳集。王居在城西隅，別建宮城，約周三里。有奇殿，用金裝綵繪，覆以銅瓦，室用錫瓦，階砌用錫裹甎，欄杆用銅裹木。王出乘金裝彩轎，或乘象車，其傘蓋以茭葦葉爲之。王每日登殿，官僚於臺下設氈，以次盤膝坐，合掌於頂，獻花數朵，有事則具文書，朗誦上呈，候王可否乃退。國王自明洪武中始用中國賜印。其國官制九等：一曰握亞往，二曰握步喇，三曰握蟒，四曰握坤，五曰握悶，六曰握文，七曰握板，八曰握郎，九曰握救。選舉由鄉舉於大庫司，以文達於王所。王定期試之，咨以民事，應對得宜，始賜章服授官。考課亦以三年爲期。其文字皆旁行，不通漢字。明正德中，選留貢使一二人入館，肄業後乃稍習漢文。其服色，惟王留髮，冠金嵌寶石，形似兜鍪，上衣下裳，段布五采，小袖朱履。臣民皆翦髮，男女椎結，白布纏頭。官一等至四等金嵌寶石帽，五等至九等五彩絨段帽，衣俱兩截，襪履用牛皮。婦人妝髻、簪、戒指、鐲釧、脂粉，略同中國。亦上衣下裳，五彩織金，花幔曳地，皮舄紅黑。炎熱卑溼，人皆樓居。上聯檳榔片，籐覆之，間用陶瓦。無牀桌几凳，皆藉氈席籐而坐。官民有銀不得私用，皆送王所委官傾瀉成珠，用鐵印印文其上。每百兩入稅六錢。無印文者以私銀論罪，初犯斷左指，再犯斷右指，三犯者死。錢穀出入之事取決婦人，婦多智，夫聽命焉。國人有名無姓，爲官者稱握某，民上者稱奈某，下者稱隘某。風俗勁悍，習水戰。

《五洲屬國紀略・附錄・亞州各國》　〔暹羅〕今王效法歐西，改裝更制，遣其世子游英國，學水師，入萬國郵政會，派員整理賦稅，革包辦浸漁之弊，設總局十七處，綜核出入，增收漁稅及樹木、番薯、菜蔬、甘蔗等物，皆值百而抽其九。學校向以祭司長爲師，口授無書，近編小學讀本，如算學、地志等類，國家供其費用，祭司長不得取脩，年終由官稽其勤惰。其宗室及貴爵子弟，設學堂於宮中，又於宮外立女學堂，皆延英美博士爲教習。刑獄參仿西制，江湄立會審署，用暹律斷案，并教囚以攻金、攻木、製器、洗衣等藝，信任比官一員。暹王游歷各國，并得留掌國政。

又　其國王以下，舊有副王，體制相同，惟議政行權皆聽命焉。官制仿中華，有饒斐亞、的斐亞、阿利薩等官，如督撫。頭目治一邑一社者，曰格

南，曰哀方特。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暹羅》　官制有九等，選舉由鄉舉於大庫司，以文達國王。王定期考試，咨以民事，應對咸宜，始賜章授官。考課亦以三年爲期。文字皆旁行，與漢字迥別。明正德中，選留貢使一二人，入館肄業，後皆稍通漢文。國王臨朝端坐，威儀甚尊。百官偏袒跣足，屈腰蹲身以爲敬。有事則具文書，朗誦上聞，俟王可否乃退。王出必乘飾金彩轎，或乘象車，冠金嵌寶石，形似兜鍪。上下衣裳，緞錦五彩，窄袖朱履。元首獨不剪髮，臣民均須修剪。男女椎結，耳環手鐲，白布纏頭。官一等至四等，金嵌寶石帽。五等至九等，五彩絨緞帽。婦女粧髻、簪、釧、戒指、脂粉，差同中國。富貴家男女，俱上衣下裳，五彩織金，花幔曳地，履用牛皮，間染紅黑色。貧賤者類皆跣足，裸上體而下圍以水幔，胸前背後垂大汗巾一幅而已。俗尚佛教，男兒年十二三皆出家爲僧，即天潢貴胄在所不免。其時住居廟宇，學梵典梵字。僧師命其服役，驅策如奴僕。如是者七八年、八九年不等，始准還俗，各從所業。蓋其出家，如中國出外就傅，非終身披剃者比也。故其言曰：『人生不可不出家，不可久出家。不出家則不知規矩，久出家則虛度光陰。』究其所學，則空空洞洞，仍一名一物之不知。蓋僧師怠荒有素，教誨無心，故其生徒返俗之年，依然愚魯，識字者僅十之二三，能書寫通經籍者，更寥寥無聞。人民多嗜野味，罕食家禽，更喜啖蛇蟲。食檳榔，以黑其齒，齒全黑者，乃稱美麗。人身多矮，面黃黑，少髯鬚，多髮。性柔順，兇毆鬥殺之案，鮮有見聞。土壤膏腴，民多游惰。居無牀桌几櫈，皆以藤蓆竹簟，鋪地而坐。食無箸，十指以代。

國中無論君民貧富，人死不葬，概以火燄山爲藏骨地，國人毅然不爲怪。紳富巨室，人之將死，必預延親戚故舊及黃冠羽客，環遶諷經，梵唄之聲，不絕於耳。比氣絕，相嚮號哭。逾刻，將屍身洗濯潔淨，衣以華服，然後舁屍入棺，虛闔焉。棺飾以金，雕鏤綦巧。停棺於室，三日，乃穴壁舁出。謂不由戶而由竇，恐鬼將迎門而返也。棺出，繞屋疾行三匝，乃登舟。執紼送喪者，咸服縞素，艤舟古剎前。送柩入至中庭，架新木成阜，啓棺置屍其上，舉火焚之。送喪者繞立四圍，各薙髮以示哀。火燼，拾其殘肢剩骨以歸，釀酒宴客，豪興飆舉，無論家人親友，莫不終日酣嗫，喜躍欲狂，三日乃已。國君崩，則舉國臣民咸惶惶若有所失。蓋喪禮既盛，則徭役亦多也。崩之日，將屍扶坐令直，如生人。先以水銀由口灌入，乃鑄黃金爲盆，置坐椅下。椅之坐處本空，少頃，其腹中穢濁渣滓，咸由下部瀉入盆，令盡，屍頓枯癟。復提屍屈其兩膝，納金匱中。於是出令，召工師入山伐巨木，擇都城適中處築臺高三十丈，五金嵌鑲，窮極工麗。四週拱立神仙鬼怪馬牛之屬，均以巨材雕琢成像，或以紙帛糊之，斑駁陸離，猙獰可懼。佈置既畢，前後各設布幔，圍作屋數十間，以備送喪文武臣工憩息。工既蔵，乃擇請舉行火禮日期，然距君崩日，已歲星終矣。屆期，奉金匱置御輦上，輦制炫麗奪目，以黃金爲飾。一路儀仗鮮明，管絃嘈雜，國人聚觀，幾至空巷。行抵臺所，將屍取出，納臺上，召梨園子弟開場演劇，連七日夜，然後舉火焉。於是金鼓大震，儡傀雜陳，有騰身蹤舞者，有伸臂弄拳者，種種兒戲，不名一格，入夜則哀絲慘竹作悲怛之音。嗣位新主，每日必登臺，撒下銀錢鈔票數張，觀人攘奪以爲樂。至第七日，新主乃取收貯之雷火，由最下處燃起，烈燄漫天，盡成灰燼。復於焦炭中，拾取殘骨數莖攜歸，和入白泥搗爛，摶成小像一尊，藏之太廟，而臺所已摧爲平地矣。此其火葬之陋俗也。

（幷見《暹羅考略》。）

《康有爲遺稿・列國游記・暹羅國記》　王殿構以樓閣，蓋以五色琉璃瓦。宮中有一寺，寺中無僧，而工料尤精美，四廊以銅鑄成象馬人物，亦有白石琢而成之，地則鋪以銅磚，寺頂作塔形，以五色碎玻璃遍粘之，遙望光輝燦眼。中設法堂，每年數次延僧升座說法，王親率臣僚后妃肅恭席地而聽。有法座，用白玉石雕琢而成，闊五尺餘。堂中金銀寶器雕成佛像，安以玻璃龕，其餘珍寶古玩甚多，俱貴重物也。有灰象五頭，終年養于禁中。禁中之寺，俗人不得擅入，唯僧可隨時游觀無禁。河南有大佛像，高十餘丈，名曰三寶公。城北有假山，高三十餘丈，磊磚石而成，山頂有佛塔，登之可矚百餘里。其餘伽藍百餘所，僧徒約萬餘。有華僧續行，粵東嘉應州人也，于咸豐年間游其國，王重之，于是賜地建寺一所，名曰龍蓮。今僧衆僅十餘，俱粵東人。余挂搭于此六閱月。另有甘露寺、祖師宮、永福寺，僅三五僧而已，以外則無華僧寺也。有安南僧寺五所，僧約五十餘，亦有天主耶蘇教堂，而信其教者無幾，堂唯空寂而已。

風俗。人類中國，稍黑短。有名無姓。男女皆剪髮，以幔圍下體，男裸上體，女以片布圍乳際。男逸女勞，市廛多女人爲之。婚事無媒妁，男女自

配，若兄妹一父二母者，亦可配爲夫婦。若夫婦不和，亦任其各自離婚，則棄其舊而偶其新矣。舉國人民皆奉佛教，敬僧最虔，入寺見僧必拜，僧不答禮，乃至王公拜僧，僧亦不答禮，俗見僧不得與僧幷座，亦不得高座，席地跪坐而已。民見王則蹲踞、合掌、跣足，官見王須曲躬傴僂，宮女見王則脅行，若有公事賜賞群下金銀，王必親手給與。食則席地，以銅盤盛飯，攪之以手，不用箸。僧寺例不舉火，皆沿門托鉢乞食，若營齋供僧，必親自跪獻。生子必出家，還俗願否悉任自便。若未經出家者，人皆鄙之而不通婚娶。其出家還俗者，或三二年，或數月不等。僧飯食不忌葷素，隨施者意。過午不得食，若犯之，有擯責之律焉。未滿二十不得受具足戒，其結夏安居衣不離身，乞食、應供、傳戒等法，均屬古規，唯許僧還俗，不知何時所起也。僧所行法唯沙彌十戒爲最嚴，比丘戒僅二百二十七條，與印度、錫蘭、緬甸俱同。爲比丘者均能記誦，每月二次誦戒，亦古例也。婦女多受五戒、八戒，或一戒、二戒，任其量力而行。學堂訓蒙則教之以三皈五戒及十戒注解之經，故國人無一不知佛法者。僧俗皆願彌勒下坐得預斯會，而彌陀淨土之說無聞焉。及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等名，亦茫然不知也。予不知其何故，竊謂彼國經典不廣，機教未及耳。僧徒修行以戒爲本，內用不淨觀。彼云不淨，係身中三十二物，此似四念處之法，但于禪定性宗之學不甚究心。僧犯小律者，長老責之，犯重律者，交僧官達于王，收其衣鉢方定罪。俗有殺人，若無證據則不定罪，縱有證據，禁錮三年而已，無償命之例也。朝臣宰輔半以粵東潮州人爲之，合國人民約八百餘萬，潮州人十已居五，其餘閩廣人不下數十萬。今王勤于政治，尚奢華，近與西人通商，熙怡之風猶可觀也。王性磊落，猶雅秀。光緒甲午、乙未間，漫游歐洲各國，旋游印度，遍禮佛迹。印度有佛古迹，圮壞者，王輸金而修之。又至楞伽山諸伽藍營齋供僧，隨處輸施，此亦罕事也。其國政不善者莫如賭風，而花會之賭猶巨。有賭場名曰公司，構以廣廈，男女雜聚相博，日夜無休，各埠皆有之。人死以火化，撿骨建塔，亦有貧乏者埋之于土，囚犯死則飽之于鳥，不得葬焉。

又　文字用四十四字爲母，蒙童二三年可盡通。語言則潮語與土語雜用。都城街市寬廣平坦，道路東西亘二十餘里，面臨大江，舟車輻輳，頗覺繁華。土人皆識水性，四五齡小兒亦能浮水，性習然也。男女喜食檳榔，唇齒焦黑。

論曰：暹羅列南洋諸國之魁冠也，視目前之國體猶屬可觀。今王志性瀟灑，精于政治，拳拳不倦，猶稱英明之主。疆界安寧，刀兵不見，熙怡之風，蒸蒸日上，可謂太平之國也。

經濟物産

《島夷誌略・羅斛》　此地産羅斛香，味極清遠，亞於沉香。次蘇木、犀角、象牙、翠羽、黄蠟。貨用青器、花印布、金、錫、海南檳榔□、貝子。

又《暹》　地産蘇木、花錫、大風子、象牙、翠羽。貿易之貨，用硝珠、水銀、青布、銅鐵之屬。

《明史・外國傳五・暹羅》　其貢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羽、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片腦、米腦、糖腦、腦油、腦柴、薔薇水、碗石、丁皮、阿魏、紫梗、藤竭、藤黄、硫黄、沒藥、烏爹泥、安息香、羅斛香、速香、檀香、黄熟香、降眞香、乳香、樹香、木香、丁香、烏香、胡椒、蘇木、肉荳蔻、白荳蔻、蕃茇、烏木、大楓子及撒哈剌、西洋諸布。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五・暹羅》。）

《瀛涯勝覽・暹羅國》　其國産黄速香、羅褐速香、降眞香、沈香、花梨木、白豆蔻、大風子、血竭、藤結、蘇木、花錫、象牙、翠毛等物。其蘇木如薪之廣，顏色絕勝他國出者。異獸有白象、獅子、貓、白鼠。其蔬菜之類，如占城一般。酒有米酒、椰子酒，二者俱是燒酒，其價甚賤。牛、羊、雞、鴨等畜皆有。

《西洋番國志・暹羅國》　其國土産黄速香、羅斛香、沉香、降香、花梨木、白荳蔻、大風子、血結、藤結、蘇木、花錫、象牙、翠毛等物。其蘇木賤如柴薪，且顏色絕紅，勝他國所出者。又産白象、白鼠、獅、貓等異獸。其蔬果與占城同。牛、羊、雞、鴨俱有。酒有米酒、椰子酒，俱燒（賣）（酒）。

《星槎勝覽・前集・暹羅國》　釀蔗爲酒，煑海爲鹽。俗以海貝代錢通行於市，每一萬箇準中統鈔二十貫。地産羅斛香，焚極清遠，亞於沉香。次有蘇木、犀角、象牙、翠毛、黄蠟、大風子油。貨用青白花磁器、印花布、色絹、緞疋、金銀銅鐵、燒珠、水銀、雨傘之屬。其酋感慕天朝遠惠，嘗遣使捧金葉表文貢獻方物。

《明一統志・外夷・暹羅國》　土產：羅斛香、味極清遠，亞於沉香。犀、象、翠羽、蘇木、花錫。

《西洋朝貢典錄・暹邏國》　其交易以金銀、以錢、以海貝。其利珍寶、羽毛、齒、革。其穀宜稻。其畜宜六擾。有石焉，明淨如榴子，其品如紅雅姑，其名曰紅馬廝肯的石。善香四等：一曰降眞，二曰沉香，三曰黃速，四曰羅斛。多花錫、象牙、翠羽、犀角。多花梨木、黃蠟，多白象、白鼠、獅子、貓。有木焉，其葉如櫻桃，其脂液流滴如飴，久而堅凝，紫色如膠，其名曰麒麟竭，食之已折損。其朝貢以三載。洪武四年，其國王參烈昭毘牙遣使臣祭思俚儕剌識悉替等來朝貢，進金葉表幷方物，賀正旦。八年，遣使賫詔及印綬往賜之。十六年，給勘合文冊，凡中國使至，必照驗相同。永樂九年，其王昭祿羣膺哆囉諦剌遣使柰必表貢方物，乞量衡爲國中式。自後定例每三年一朝貢。其貢物：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金戒指、片腦、米腦、糖腦、腦油、腦柴、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眞香、羅斛香、乳香、樹香、木香、烏香、丁香、阿魏、薔薇水、丁皮、碗石、紫梗、藤竭、藤黃、硫黃、沒藥、烏爹泥、肉荳蔻、胡椒、白荳蔻、蓽撥、蘇木、烏木、大楓子、苾布、油紅布、白纏頭布、紅撒哈剌布、紅地紋節智布、紅杜花頭布、紅邊白暗花布、乍連花布、烏邊葱白暗花布、細棋子花布、織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紅絲打布、翦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織雜絲打布、紅花絲手巾、織人象雜色紅花文絲縵。

其產多蘇方木、檳榔、椰子、波羅蜜、片腦、諸香、雜菓、象齒、犀角、金寶、玳瑁之屬。貿易用貝，故其民饒富。豪酋各據別島而居，奴囝數百口，蓄貨多至數十鉅萬，不蓋藏，不虞寇。西洋諸國異產奇貨輻輳其地。匠藝工緻，嵌寶指環，時至中國，一枚值數十金。地廣而兵強，嘗幷有占臘，本扶南屬國。而私其貢賦。以不繫中國利害，置不問也。

《嶺海輿圖・南夷圖紀・暹羅國》　暹羅國本暹與羅斛二國，在占城南。國朝洪武四年，其國王參烈照毘牙遣使臣柰思俚儕剌識悉替等來朝貢，進金葉表。其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金界指、銅鼓、片腦、米腦、腦油、腦柴、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眞香、羅斛香、乳香、樹香、木香、烏香、丁香、阿魏、薔薇水、丁皮、碗石、紫梗、藤竭、藤黃、硫黃、沒藥、烏爹泥、肉荳蔻、胡椒、白荳蔻、蓽撥、蘇木、烏木、大楓子、苾布、油紅布、白纏頭布、紅撒哈剌布、紅地紋節智布、紅杜花頭布、紅邊白暗花布、乍連化布、烏邊葱白暗花布、細棋子花布、織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紅絲打布、翦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織雜絲竹布、紅花絲手巾、織人象雜色紅文絲縵。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海語・暹羅國》　洪武四年，暹羅國王參烈昭毘牙遣使臣柰思俚儕剌識悉替等來朝貢，進金葉表，其物有象牙，有犀角、孔雀尾、翠羽、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金界指、片腦、米腦、腦油、腦柴、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眞香、羅斛香、乳香、樹香、木香、丁香、薔薇水、丁皮、碗石、紫梗、藤竭、藤黃、硫黃、沒藥、烏爹泥、肉荳蔻、胡椒、白荳蔻、蓽茇、蘇木、烏木、大楓子、苾布、油紅布、白纏頭布、紅撒哈剌布、紅邊白暗花布、細棋子花布、織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紅絲打布、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織雜色紅文絲縵。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明四夷考・暹羅》　市用海貝。煮海爲鹽，釀秫爲酒。產寶石、奇香、異木、翠羽、獅、白象、白鼠。蘇木賤如薪，色絕勝。六足龜、珊瑚。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四・暹羅》。）

《明泳化類編・四夷・諸夷貢物》　暹羅：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金界指、銅鼓、片腦、糖腦、腦油、腦柴、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眞香、羅斛香、乳香、樹香、木香、烏香、丁香、阿魏、薔薇水、丁皮、碗石、紫梗、藤竭、藤黃、硫黃、沒藥、烏爹泥、肉荳蔻、蘇木、烏木、大楓子、苾布、油紅布、白綿頭布、紅地紋節智布、西洋布、紅撒哈剌布、紅邊白暗花布、乍連化布、烏邊葱白暗花布、細棋子花布、織人象花文打布、紅花織絲手巾、織人象花文打布、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織人象雜色紅花文絲縵。

《三才圖會・地理・暹羅》　其貢：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金戒指、片腦、米腦、糠腦、腦油、腦柴、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眞香、羅斛香、乳香、樹香、木香、烏香、丁香、阿魏、薔薇水、丁皮、碗石、紫梗、藤竭、藤黃、硫黃、沒藥、烏爹泥、肉荳蔻、胡椒、白荳蔻、蓽撥、蘇木、烏木、大楓子、苾布、油紅布、白纏頭布、紅撒哈剌布、紅地紋節智布、紅杜花頭布、紅邊白暗花布、乍連花布、烏邊葱白暗花布、細棋子花布、織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紅絲打布、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織雜絲打布、紅花絲手巾、織人象雜色紅花文

絲幔。其朝三年一期。

《殊域周咨錄・南蠻・暹羅》 釀秫爲酒，煮海爲鹽。以海貝代錢，每一萬個准中統鈔二十貫。貨用青白花磁器、印花布、色絹、色緞、金、銀、銅、鐵、水銀、燒珠、雨傘之屬。其產：羅斛香、味極清遠，亞于沉香。大風子油、蘇木、其賤如薪。犀、象、犀角、象牙、翠毛、黃蠟、花錫。其貢：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金戒指、片腦、米腦、糠腦、腦油、腦柴、檀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眞香、羅斛香、乳香、樹香、木香、烏香、丁香、阿魏、薔薇水、丁皮、琬石、紫梗、藤竭、藤黃、硫黃、沒藥、烏爹泥、肉豆蔻、白豆蔻、胡椒、華撥、蘇木、烏木、大楓子、苾布、油紅布、白纏頭布、紅撒哈剌布、紅地絞節智布、紅杜花頭布、紅邊白暗花布、乍連花布、烏邊葱白暗花布、細棋子花布、織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紅絲打布、織雜絲打布、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紅花絲手巾、織人象雜色紅花文絲縵。

王圻《續文獻通考・外夷常貢物》 暹羅：象、象牙、犀角、孔雀尾、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金戒指、片腦、糖腦、腦油、腦柴、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眞香、羅斛香、乳香、樹香、木香、烏香、丁香、阿魏、薔薇水、丁皮、琬石、紫梗、藤竭、藤黃、琉黃、沒藥、烏爹泥、肉豆蔻、蘇水、烏木、大風子、苾布、油紅布、白纏頭布、紅地絞節智布、紅杜花頭布、西洋布、紅撒哈剌布、紅邊白暗花布、乍連花布、烏邊葱白暗花布、細棋子花布、織花紅絲打布、紅花絲手巾、織人像花文打布、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織人像雜色紅花文絲縵。

又《西南夷・暹羅》 所產有羅斛香，味極清遠。又有蘇木、花錫、犀、象、翠羽之屬。

《明會典・朝貢一・暹羅國》 萬曆七年，遣使具金葉表文入貢。貢物：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金戒指、片腦、米腦、糠腦、腦油、腦柴、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眞香、羅斛香、乳香、樹香、木香、烏香、丁香、薔薇水、琬石、丁皮、阿魏、紫梗、藤竭、藤黃、硫黃、沒藥、烏爹泥、肉豆蔻、胡椒、白豆蔻、篳茇、蘇木、烏木、大楓子、苾布、油紅布、白纏頭布、紅撒哈剌布、紅地絞節智布、紅杜花頭布、紅邊白暗花布、乍連花布、烏邊葱白暗花布、細棋子花布、織花紅絲打布、織人像雜色紅花文絲縵。

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紅絲打布、織雜絲打布、紅花絲手巾、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織人象雜色紅花文絲縵。

《咸賓錄・南夷志・暹羅》 物產最饒，小民多載舟往它國商販。有金銅錐、薔薇露、羅斛香、味極清遠。奇木，其花鬚類黑漆匙筯，以之飲食，油膩不能污。偶以染茶，隨手而消。白鼠，毛白如雪。奇龜、六足。酒、四夷中酒以暹羅爲第一。爲異。

《廣皇輿考・四夷・暹羅國》 其產：羅斛香、味極清遠。花錫、翠羽、蘇木。其貢：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六足龜、寶石、珊瑚、金戒指、諸腦、諸香、阿魏、薔薇水、丁皮、琬石、紫梗、藤竭、藤黃、硫黃、沒藥、烏爹泥、苾布、油紅布、白纏頭布、紅撒哈剌布、紅地紋節智布、紅杜花頭布、紅邊白暗花布、乍連花布、烏邊葱白暗花布、細棋子花布、織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紅絲打布、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織雜絲打布、紅花絲手巾、織人象雜色紅花文絲縵。其朝三年一期，繇占城入。

《方輿勝略・外夷・暹羅》 其土產則有羅斛香、味極清遠。酒、四夷中酒，暹羅爲最。

《獻徵錄・四夷・暹羅》 產寶石、奇香、犀、象、翠羽、六足龜、珊瑚。

《客座贅語》 大紅繡毬花，中國無此本，沈生予令晉江時，海舶自暹羅國攜至，以遺生予，生予載還，育之數年遂萎。生予言海舶所攜，多外國奇卉，而此花爲尤。

又 紅鸚鵡，沈生予自晉江于暹羅海舶攜歸，形如常畜綠鸚鵡而差大，金自觜距皆淡紅色，羽毛殷赤如腥血，警惠動人。

《裔乘・南夷・暹羅》 氣候常熱，無霜雪。物產最饒，民多載舟往他國商販。所產有金錮錐、薔薇露、羅斛香、奇木、白鼠、奇龜、酒之屬。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暹羅》 物產：珠、徐衷《南方狀》曰：採珠，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海賈云：中秋有月，是歲多珠。珊瑚，《圖經》曰：生海底，作柯枝狀，明潤如紅玉。《海中經》曰：取珊瑚，先作鐵網沈水底。珊瑚貫中而生，歲高三二尺。絞網出之，皆摧折在網中，故難得完好者。今《一統志》云：以絲繩繫五爪鐵貓兒，用黑鉛爲墜，擲海中取之，亦其遺法也。本朝充貢。琥珀，《博物志》曰：松脂淪地中千年，化爲茯苓。又千年，化爲琥珀。貓精石，《寶貨辨疑》曰：貓精出南番，酒色，闊如指而大者，愈大愈好。寶

石、《華夷考》曰：錫蘭高山參天，頂產青美藍石、黃雅鵲石、青紅寶石。每遇大雨，衝流沙中，拾取之。暹羅本朝充貢。金鋼鑽、《抱樸子》曰：金鋼生水底石上，如鍾乳狀，體如紫石英，沒水取之，鐵擊不能傷。《華夷考》曰：金剛砂出深山高頂，人不可到。乃鷹隼打食，卻於野地上鷹糞中獲得。以其能鑽定器，名金剛鑽。犀角、本朝充貢。象牙、本朝充貢。翠羽、本朝充貢。玳瑁、龜筒、《嶺表錄異》曰：人立背上，可附而行。取殼以生，得全者爲貴。初用木換出其肉，楚毒鳴吼如牛。古人謂生龜脫箇指此。工人以其甲通明，黃色者，煮拍陷琦瑁爲器，謂之龜筒。花錫、《爾雅》：錫謂之鞹。鉛、《地鏡圖》曰：草青莖赤，秀下有鉛。羅斛香、《一統志》曰：味極清遠，亞於沈香。本朝充貢。檀香、葉廷珪《香譜》曰：皮實色黃者爲黃檀，皮潔色白者爲白檀，皮腐色紫者爲紫檀，幷堅重清香，白檀尤良。乳香、《佛書》謂之天澤香，言其潤澤也。又謂之伽羅香。降香、本朝充貢。俗呼舶上來者爲番降。片腦、《華夷考》曰：產暹羅諸國。高二三丈，皮理如沙柳，腦則其皮間凝液也。島夷以鋸付犵狫就谷中，尺斷而出，剝採之。有大如指，厚如二青錢者。香味清烈，瑩潔可愛，謂之梅花片。鸚至中國，擅翔價焉。復有數種，其次耳。本朝充貢。薔薇水、《華夷考》：名酴釄露，曰海國所產。天氣凄寒，零露凝結，著他草木，乃冰澌木稼，殊無香韻。惟酴釄花上，瓊瑤晶瑩，芬芳襲人，若甘露焉。夷女以澤體髮，膩香經月不滅。暹羅尤特愛重，競買，略不論直。兜羅緜、瞿睿夫曰：兜羅緜，刀矢不能入。明角、烏角、蠟、見《星槎勝覽》。阿魏、《酉陽雜俎》曰：樹長八九尺，皮色青黃。斷其枝，汁出如飴，名阿魏。《海上耳談》謂傳之暹羅商，云樹如棘，叢生，棘若蝟毛。春初蠶蜕孳逐狂奔，著樹輒死。地產大蟻，壅泥沙，啜之成封垤，夷人乃以竹筒作篦，射壅中，筒溜成藥。彼中食料，以此爛物，如鮑肆忘臭。按唐本註曰：性極臭而能止臭，亦奇物也。獺皮、蘇木、《吾學編》曰：暹羅蘇木賤如薪，色絕勝。本朝充貢。夷瓶、以夷泥爲之，俗名干杯。夏月貯水，可以不敗。大風子、《本草釋名》曰：能治大風疾，故名。紫梗、《本草》名紫鉚。蘇恭曰：紫色如膠，作赤槖皮及寶鈿，用爲假色，亦以膠寶物。云蟻於樹藤皮中爲之，如蜂造蜜。《吳錄》所謂赤膠。沒藥、《圖經》曰：海南諸國有之。根株如橄欖，葉青而密。歲久者，膏液流滴地下，凝結成塊。《一統志》曰：樹高大如松，皮厚一二寸，採時，掘樹下爲坎，用斧伐其皮，脂流於坎，旬餘方取之。本朝充貢。血竭、《本草》名麒麟竭。物如乾血，故名血竭。《南越志》云：是紫鉚樹之脂也。欲驗眞僞，但嚼之，不熳如蠟者佳。孩兒茶、《本草綱目》：一名烏爹泥，曰出暹羅諸國。是細茶末入竹筒中，堅塞兩頭，埋汙泥溝中，日久，取出搗汁，熬制成塊。小而潤澤者爲上，大而焦枯者次之。蓬蓬柰、《華夷考》曰：華言破肚子，蓋果實也。產於暹羅之崛隴。如大棗而青。島夷乾以附遠，漬以沸汁，其皮自脫，圓滿如大李，肉潤膩甘美可啖。檳榔、椰子、酒、《方輿勝覽》曰：四夷中酒，暹羅爲最。犀、《埤雅》曰：犀有四輩。紋如桑椹，或如狗鼻者上。黔犀無文，螺犀紋旋，犀紋細。象、《埤雅》曰：象性久識，能浮水出沒。惟鼻是其本肉。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鼻端有小爪，可以拾鍼。暹羅本朝充貢。鶴頂鳥、楊用修載劉安期曰：鸛鶴，水鳥，黃喙，長尺餘。南人以爲酒器，卽今之鶴頂也。按《華夷考》：海鶴大者，修頂五尺許，翅足稱是。香常鳥如啖魚鱗。晝啄於海，暮宿巖谷間。島夷以小鏢伏於鶴常宿所，刺之。平旦，有獲五六頭者。剝其頂，售于舶估，比至閩廣，價等金玉。又南番大海中有魚，頂中魧紅如血，名鶴魚。以爲帶，號鶴頂紅。有人在達官處，見其鶴頂紅帶，云是鶴頂翦碎夾打而成。孔雀、本朝尾充貢。鸚鵡、《異物志》曰：行則以口啄地，然後足從之。忌以手摸其背，犯者卽不飲啄而卒。故《圖贊》云：鸚鵡慧鳥，棲林啄蕊，四指中分，行則以嘴。六足龜、《大明會典》云：暹羅獻六足龜。白鼠。見《吾學編》。

又　交易：賈舶入港，約三日程至第三關。舟至，則偵者飛報于王。又三日，至第二關。又三日，至佛郎日本關。所至關，輒聽與其近地交易，不必先詣王也。既至王城，以幣帛橙橘之類貢王，然王深居不得見。其俗以海貝代錢。是年不用貝，則國必大疫，故相沿不改。貝，卽今螺巴。《星槎勝覽》云：每一萬，准中統鈔二十貫。貿易輸稅，各有故事。國人禮華人甚摯，倍于他夷，眞慕義之國也。

《明象胥錄・暹羅》　貢物：犀、象、珊瑚、寶石、阿魏、諸香、六足龜、西洋布之屬。其旁國六坤，風土相似，多產椒。

（幷見《明世法錄・南蠻・暹羅》。）

《地圖綜要・四夷・暹羅國》　土產：羅斛香、味極清遠。犀、象、花錫、西洋布、薔薇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暹羅》　近惟嘉靖三十二年八月，遣使坤隨離等貢白象及方物。白象已斃，遺象牙一枝，長八寸，首尾鑲金起花。牙首大五寸七分，鑲石榴子十顆，中鑲珍珠十顆、寶石四顆，尾長一寸，鑲金鋼鑽一顆。金盒內貯白象尾毛爲證。又象牙一十九枝，共三百五觔。烏木三十七株，共二千六百觔。樹香六百觔。藤黃四百八十觔。大楓子五百八十觔。紫梗三百觔。速香二十一株，共八百五十觔。木香三十觔。白豆蔻六十觔。胡椒八百一十觔。蘇木一萬四千二百觔。三十七年八月，遣使坤應命等貢方物。象牙三百觔。樹香六百五十觔。藤黃一百五十

觔。速香三百一十觔。白豆蔻三十觔。蘇木一萬三千二百觔。胡椒四百五十觔。烏木三千八百觔。大楓子五百觔。其視舊獻，頗似不同。

又　暹羅貢獻方物：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金戒指、片腦、米腦、（棟）〔糠〕腦、腦油、腦柴、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眞香、羅斛香、乳香、樹香、木香、烏香、丁香、阿魏、薔薇水、丁皮、琬石、紫梗、藤竭、藤黃、硫黃、沒藥、烏爹泥、肉豆蔻、胡椒、白豆蔻、蕃撥、蘇木、烏木、大楓子、苾布、油紅布、白纏頭布、紅撒哈剌布、紅地絞節智布、紅杜花頭布、紅邊白暗花布、乍連花布、烏邊葱白暗花布、細棋子花布、織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紅絲打布、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織雜絲竹布、紅花絲手巾、織人象雜色紅文絲縵。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暹羅國》　土產：羅斛香、犀、象、花錫、西洋布、薔薇水。

《四夷廣記・暹羅・暹羅物產》　狨，音龍。人屬，出於暹羅之崛壠，短小精悍，圓目而黃睛，性絕專愨，不織金帛，木食，如猿猱，古樝蒙密者率數十巢，蓋舉族所聚也。語咿嚶不可辨。山居夷獠每諳其性，常馴擾以備驅使。蒙以敝絮，食以鮓音鴉。鮆，音貝。夷言小鹹魚。飲以漓酒，即躍然喜，似謂得所主者。舉族受役，至死不避，雖歷世不更他姓。嘗役以採片腦、鶴頂，皆如期而獲。其山多犀、象，主者利其齒、角，授以毒鏢，狨挾以歸。遇犀或象，輒往刺之，升木而匿，犀或象怒，且索毋得也。移刻毒發而殪。狨乃群聚叫嘯，若誇其捷者。相戒聚以守經月，犀、象且腐，所遺如齒、如角。齒則負以數狨，角乃一狨肩之，以輸其主。遇奪他姓，亦至死弗畀也。舶人編竹爲籠，紆深其制，置所必由之徑，機而取之，以獻於夷王。王大愛玩，酬以蘇方木至數千斤，猶衣狨以番錦，飼以嘉實，置之爽塏，狨以非其主終不附也。然稍近煙火，淚目死爾。

稻，稈長一丈三尺，穗長八寸餘，穀三粒長一寸。凡稼之長茂，視潦之淺深。

羅斛香，味極清遠，亞於沉香。降眞香、沉香。蘇木，其多如薪。大風子、白荳蔻、血竭、藤黃、牛、羊、犀牛、象、獅、白鼠、獾猶或作狨，捕鼠捷於貓，諸國皆產，惟暹羅者良，舶估挾至廣州，常貓見而避之，豪家每十金易一云。

鷄、鴨、翠鳥、黃蠟、六足龜。

錫、寶石、珊瑚、緬鈴。

又《暹羅貢物》　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金戒指、片腦、米腦、糠腦、腦油、腦柴、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眞香、羅斛香、乳香、樹香、木香、烏香、丁香、薔薇水、碗石、丁皮、阿魏、紫梗、藤竭、藤黃、硫黃、沒藥、烏爹泥、肉豆蔻、胡椒、白豆蔻、蕃茇、蘇木、烏木、大楓子、苾布、油紅布、白纏頭布、紅撒哈剌布、紅地紋節智布、紅杜花頭布、紅邊白暗花布、乍連花布、烏邊葱白暗花布、細棋子花布、織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紅絲打布、織雜絲打布。紅花絲手巾、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織人象雜色紅花文絲縵。

《八紘譯史・暹羅》　物產：奇龜，身有六足。奇木、花鬚類黑匙筯，以之飲食，油不沾污。暹羅酒，萬國推爲第一。

《廣輿記・外譯・暹羅國》　土產：羅斛香、味極清遠。犀、象、花錫、西洋布、薔薇水、翠羽、蘇木。

《廣東新語・諸番貢物》　暹羅，在占城南。洪武四年，其王參烈昭毗牙遣使柰思俚儕剌識悉替等來朝貢，進金葉表，其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六足龜、龜筒、寶石、珊瑚、金戒指、銅鼓、片腦、米腦、糠腦、腦油、腦〔柴〕、紫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眞香、羅斛香、乳香、樹香、木香、烏香、丁香、丁皮、阿魏、薔薇水、琬石、紫梗、藤竭、藤黃、硫黃、沒藥、烏爹泥、肉豆蔻、胡椒、白豆蔻、蕃茇、蘇木、烏木、大楓子、苾布、油紅布、白纏頭布、紅撒哈剌布、紅地絞節智布、紅杜花頭布、紅邊白暗花布、紅花絲手巾、織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紅絲打布、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織雜絲竹布、紅花絲手巾、織人象雜色紅花文絲縵。

《池北偶談・談故三・三國貢物》　〔康熙丁未〕是歲，暹羅國王森烈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噠陸坤遣貢使握坤司答喇耶邁低禮貢六足龜、孔雀、馴象等物。

《海國聞見錄・南洋記》　〔暹羅〕產銀、鉛、錫、洋布、沉束、象牙、犀角、烏木、蘇木、冰片、降香、翠毛、牛角、鹿筋、藤席、佳文席、藤黃、大楓子、豆蔻、燕窩、海參、海菜。以銀豆爲幣，大者重四錢，中者一錢，

次者五分，小者二分五釐。其名曰潑，皆王鑄字號，法不得剪碎，零用找以海螺巴。

《續通典・邊防二・暹羅》 貢有象、象牙、孔雀、六足龜、寶石、珊瑚、檀速諸香、胡椒、豆蔻之類。

《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五・暹羅》 其土產有龍涎香、速香、金銀香、象牙、胡椒、藤黃、豆蔻、蘇木、烏木、大楓子、薔薇露、西洋閃金花緞之屬，皆充貢物。又金石則有金鋼鑽、寶石、花錫之屬。羽毛鱗介則有孔雀、五色鸚鵡、犀、象、金絲猴、六足龜之屬。花木蔬果則有黃竹、棕竹、猫竹、石榴子、水瓜、土瓜之屬。香則有丁香、沈香、樹香之屬。又產羅斛香，味清遠，似沈香，蓋以其地得名也。

《海錄・西南海・暹羅》 土產：金、銀、鐵、錫、魚翅、海參、鰒魚、琦瑁、白糖、落花生、檳榔、胡椒、油蔻、砂仁、木蘭、椰子、速香、沈香、降香、伽楠香、象牙、犀角、孔雀、翡翠、象、熊、鹿、水鹿、山馬。水鹿，形似鹿而無角，色青，其大者如牛。山馬形似鹿而大，商賈常取其角，假混鹿茸。犀角有二種：色黑而大者爲鼠角，價賤，極大者重二三斤，小者亦重斤餘；其色稍白，而旁有一澗直上者，爲天曹角，其澗直上至頂者亦不貴，若頂上二三分無澗而圓滿，色潤而微紅者，則貴矣。椰木如椶，直幹無枝，其大合抱，高者五六丈，種七八年然後結子。每歲只開花四枝，花莖傍葉而生，長數尺，花極細碎，一枝祇結椰子數顆。四花分四季采之。欲釀酒者，則於花莖長盡，花未及開時，用蕉葉裹其莖，勿令花開，再以繩密束之，砍莖末數寸，取瓦罐承之，其液滴於罐中，每日清晨及午酉亥三時則收其液。清晨所收味清酣，日出後則微酸，俱微有酒味，再釀之則成酒矣。所砍處稍乾則又削之，花莖盡而止。椰肉可以搾油，殼可爲器，衣可爲船纜。故番人多種之。歲以土物貢中國。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暹羅》 〔康熙〕六十一年，諭令暹羅國運米三十萬石於福建等處糶賣，免其收稅。是年，貢使至，諭該國運米三十萬石於福建、廣東等處。并諭大學士等曰：暹羅國人言，其地米甚饒裕，銀二三錢可買稻米一石，朕諭令運米石至福建等處，於地方甚有裨益。此三十萬石，係官運，不必收稅。乾隆八年，諭暹羅商人運米至閩，朕曾降旨免徵船貨稅銀。今歲仍復帶米來閩貿易，似此源源而來，其加恩之處，自應著爲常例。自乾隆八年爲始，凡外洋貨船帶米萬石以上者，免船貨稅銀十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免稅十之三。

又 〔嘉慶〕十二年，有內地商民代駕暹羅貨船來粵貿易，特頒敕諭，永尊例禁。福建船商金協順、廣東船商陳澄發裝載暹羅貨船來粵貿易。經地方官查明，詢問暹羅國貢使，據稱該國民人不諳營運，多倩福潮船戶代駕，呈遞譯書稟結，并非冒飾。兩廣總督吳熊光具奏。仁宗睿皇帝諭軍機大臣曰：外夷貨船來廣貿易，自應專差夷目親身營駕，不得令內地商人代爲販運。今金協順、陳澄發皆以內地客商領駕暹羅船隻，雖訊無假冒捏飾及夾帶違禁貨物，但恐日久相沿，必致奸徒潛往外夷，賒欠詐騙或竟冒爲夷貨，代盜銷贓，不可不防其漸。現已另降諭旨，申明內外體制，令該國王凜遵毋忽。此次飭禁之後，如再有代駕船隻進口者，即當查明懲辦，免滋流弊。至澄海縣商民領照赴暹羅國買米，接濟內地民食，雖行之已閱四十餘年，但此項米船，據報回棹者不過十之五六，而回棹之船所載米石，又與原報數目不符，安知非捏詞影射，藉以通道濟匪，自應停止給照，將此諭令知之。

土產：龍涎香、象牙、胡椒、藤黃、荳蔻、蘇木、西洋閃金花緞、速香、烏木、大楓子、金銀香，以上俱入貢。羅斛香、味極清遠，亞於沉速。沈香、丁香、石榴子、樹香、貓兒眼、寶石、金剛鑽、花錫，《大清會典》：錫之良者，產於南洋諸夷國。番船以時至者，由廣東和買。貓竹、黃竹、棕竹、西洋布、犀、象、孔雀、五色鸚鵡、金絲猴、六足龜、水瓜、土瓜。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濱海各國》 〔暹羅〕國所產者，銀、鉛、錫、沉香、速香、降香、象牙、犀角、烏木、蘇木、冰片、翠毛、牛角、鹿筋、籐席、佳紋席、籐黃、大楓子、豆蔻、海參、燕窩、海菜。其入貢由海道抵粵東。

《海國圖志・東南洋四・暹羅東南屬國今爲英吉利新嘉坡沿革三》 《貿易通志》：東南洋貿易之盛者，莫如暹羅及新嘉坡。暹羅與安南、緬甸相接，而通商最廣。中國買米、買貨之船赴其國者，歲百餘號。所駐中國人五萬有餘。英吉利、亞默利加等國互市，每年貨價約銀五百萬餘圓。

《粵海關志・貢舶一・暹羅國》 煮海爲鹽，釀秫爲酒。土產珍寶，有石榴子及貓兒眼、青紅綠三色石、金鋼鑽、金、銀、鉛、錫、鐵、玳瑁、象牙、犀角、珠母。食貨有胡椒、沉香、速香、降香、木香、丁香、樹香、金銀香、大楓子、馬前、白荳蔻、玉荳蔻、烏藥、兒茶、阿魏、鴉片、冰片、紫梗、籐黃、破肚子、燕窩、沙國米、黃臘、檳榔、椰子。布有西洋布，濶三尺餘，長四五丈，染五色花紋，極工巧。花木有貓竹、黃竹、班竹、勒竹、根竹、棕竹、蘇木、油木、花梨木、鐵力木、樟木、松木、榕木、柏木、涂木、黃楊木、檀木、烏木、石榴、柑、橘、蓮、菊、茉莉、素馨、鶯爪、月桂、綿

葵葛、蒲萄、甘蔗、芭蕉、菱角、棗、薔薇露、波羅蜜。獸有犀、象、虎、豹、熊、猴、猿、貂、鼠、穿山甲、南蛇、山羊、山牛、山猪、海馬、獐、麅、兔、鹿、豺、狐狸、馬、牛、羊、貓、鼠。禽有孔雀、錦雞、鸚雉、鸛、鶴、鴛、燕、雁、鴉、雀、鳩、翡翠、鷺鷥、鴛鴦、水鴨、鴿、鷄、鵝、鴨、鸚鵡有五彩、紅、綠、白數色。魚有鱷、鯉、沙、鯉、膾、鯽、齋、銀、墨、章、莆、帶、鱸、黃、烏、邊鞋底、班宗馬、母大口白甲、箏殼、七星、三賴、鰍、鱔、蝦、螃蟹、蛤、蚌。蔬有東瓜、西瓜、王瓜、甜瓜、木瓜、土瓜、苦瓜、瓠、茄、葱、蒜、韭、芥、莧、蘿蔔、波淩、鹿角、油菜、藤菜、海菜、角荳、扁荳、菜荳、黃荳、紅荳諸物，亦海外一大都會也。

《海國四說・粵道貢國說・暹羅國一》〔康熙三年〕其年，暹羅入貢方物凡十三種，有孔雀、六足龜。

又 四年十一月，國王遣陪臣握坤司吝喇耶低邁禮等齎金葉表文，航海入貢。表稱：【略】御前方物：龍涎香、西洋閃金緞、象牙、胡椒、籐黃、荳蔻、速香、烏木、大楓子、金銀香、蘇木、孔雀、龜，凡十有三種。

又 十二年二月，國王遣陪臣奉金葉表文入貢，表稱：【略】後開貢物。皇帝方物：金葉表文一道、譯字表文一道、龍亭一座、安奉金葉表文。馴象一隻、孔雀四隻、六足龜四隻、龍涎香一觔、盤石一觔、沉水香二觔、犀角六座、速香三百觔、象牙三百觔、安息香三百觔、白荳蔻三百觔、籐黃三百觔、胡椒三百觔、大楓子三百觔、烏木三百觔、蘇木三千觔、胡椒花一百觔、紫梗二百觔、樹皮香一百觔、樹膠香一百觔、翠鳥毛六百張、孔雀尾十屏、兒茶一百觔、鮫綃布六匹、雜花色大布六匹、襳天四條、紅布十匹、紅撒哈喇布六匹、印字花布十匹、西洋布十匹、大冰片一觔、中冰片二觔、片油二十瓢、樟腦一百觔、黃檀香一百觔、薔薇露六十罐、硫黃一百觔。皇后方物，樣減半。內止少馴象。

又 五十九年，國王遣陪臣恭奉金葉表文，貯以金桶，裹以錦袱，上飾金珠三、金圈七、盒三重，內盒飾螺鈿，外盒飾金紫梗牌二。入貢馴犀二隻。又貢使呈稱：『國王命加貢西洋金緞二疋、大西洋闊宋錦一疋。』

又 六十一年四月，國王遣使恭進金葉表文，於貢物外，獻金筒一、螺鈿盒一、貼金盒一、金珠三、金圈七、錦袱二、紫梗牌一、馴犀一。又貢使呈稱：『奉國王命，加貢大西洋金緞二、大西洋闊宋錦一。』

又 又，覆准：暹羅國進貢後，補進犀牛。【略】奉旨：『朕聞暹羅國米甚豐足，價亦甚賤，若於福建、廣東、寧波三處，各運米十萬石來此貿易，於地方有益。此三十萬石米，係爲公前來，不必收稅。禮部問暹羅使人，定議具奏，欽此。』遵旨會問來使。據稱：該國米用內地斗量，每石價值二三錢。今議定：載米到時，每石給價五錢。

又**《暹羅國二》**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廣東巡撫年希堯題報暹羅國運米幷進穀種等項。奉上諭：【略】御前貢物：龍涎香一觔、銀盒裝西洋閃金花緞六疋、象牙三百觔、胡椒三百觔、荳蔻三百觔、籐黃三百觔、蘇木三千觔、速香三百觔、烏木三百觔、大楓子三百觔、金銀香三百觔。

又 〔七年〕七月，國王遣陪臣郎微述申黎呼等齎金葉表文，貯以金箑錦囊，與康熙五十九年同。入貢御前方物：馴象、龍涎香、幼饌石、冰片、沉香、犀角、孔雀尾、翠鳥皮、象牙、速香、安息香、紫降香、荳蔻、籐黃、胡椒、大楓子、烏木、蘇木、紫梗、桂皮、兒茶皮、樟腦、琉黃、檀香、樹膠香、織金頭白袈裟、桃紅袈裟、幼花布、闊幼花布、織金頭白幼布、闊紅布、花布幔、大荷蘭氈、冰片油、薔薇露。皇后前方物不進象，餘物減半。又加貢寶劍、仗劍、金地交枝柳條板帶。

又呈稱：奉國王命，本國所產馬匹甚小，久慕天朝所產馬、駝、騾、驢之高大，請各買三四匹回國。奉旨：著照所請，准其購買。

乾隆元年六月，國王森烈拍照廣拍馬噠陸坤司由提呀菩埃以嗣立，故遣陪臣朗立哇提等齎表及方物，例貢象一隻，因航海故，增一以備。又加進金緞二匹花幔一條。

又 七年，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事務新柱奏：本年七月內，有暹羅國商人方永利一船載米四千三百零，又蔡文浩一船載米三千八百石，幷帶有蘇木、鉛、錫等貨，先後進口。

又 十三年，入貢方物外，附洋船貢黑熊一隻、鬥雞十二隻、太和雞十六隻、金絲白肚猿一隻。

十四年，國王遣陪臣朗呵派提等齎奉金葉表文入貢。御前方物：象二、龍涎香一觔、犀角六、沉香二觔、土璇石十一兩二錢、象牙、紫降香、大楓子、荳蔻、籐黃、烏木各三百觔、胡椒、花桂皮、橄欖齒舌皮、樟腦、檀香、硫黃各百觔，蘇木三千觔、上冰片一觔、冰片二觔、冰片油二十瓢、翠毛六

百副、孔雀尾十屏、紅布幔十疋、荷蘭氈二塊。皇后前不貢象，餘物各減半。又附洋船貢到黑熊、鬥雞、金絲猿，令其進獻。

又〔十八年〕其年二月，入貢方物，加進西洋金花緞番袍、金花緞夾褲各一條，西洋金緞帶三條。幷懇賜人參、纓牛、良馬、象牙及通徹規儀。

又三十一年，國王森烈拍照廣勅馬噠陸坤司由提雅普埃遣陪臣奉金葉表文入貢。御前方物：馴象、犀角、沉香、上冰片、中冰片、降眞香、大楓子、藤黃、烏木、象牙、荳蔻、土璇石、蘇木、樟腦、檀香、硫黃、藦撥、兒茶皮、樹膠香、土桂皮、翠毛、孔雀尾、龍涎香、冰片油、紅布幔、荷蘭氈，凡二十六種。

又四十六年正月，暹羅國長鄭昭遣使朗丕彩悉呢霞握撫突等二人入貢，幷奏稱：【略】所貢之物，賞收象一隻，犀角一擔。其象牙、洋錫、藤黃、胡椒、蘇木，准其在廣省自行變價。

是年入貢，暹羅國長鄭昭恭進例貢外，加進馴象、犀角、象牙、洋錫、藤黃、胡椒六種。

又五十年，暹羅國長鄭華遣使奉金葉表文入貢。御前方物：龍涎香、金鋼鑽、沉香、冰片、犀角、孔雀尾、翠皮、西洋氈、西洋紅布、象牙、樟腦、降眞香、白膠香、大楓子、烏木、白荳蔻、藦撥、檀香、甘蜜皮、桂皮、藤黃、蘇木、馴象二。

又五十五年，暹羅國王具表遣陪臣進貢，幷因慶祝萬壽，加進壽燭、沉香、紫膠香、冰片、燕窩、犀角、象牙、通大海、哆囉呢，凡九種。

又六十年，入貢方物：龍涎香、沉香、檀香、白膠香、降眞香、金鋼鑽、冰片、樟腦、孔雀尾、犀角、象牙、西洋氈、西洋紅布、翠鳥皮、甘蜜皮、桂皮、藦撥、大楓子、荳蔻、藤黃、烏木、蘇木。

〔嘉慶元年〕其年，又遣使齎金葉表文，慶賀太上皇帝歸政，恭進龍涎香、上冰片、中冰片、沉香、金鋼鑽、孔雀屏、犀角、象牙、荷蘭毯、紅毛氈布、翠鳥皮、白檀香、白膠香、樟腦、甘蜜皮、桂皮、藦撥、降眞香、大楓子、白荳蔻、藤黃、烏木、蘇木，凡二十四種。

又十四年，暹羅國遣使祝嘏，進貢壽燭十對、金鋼鑽一觔、冰片二觔、燕窩十觔、沉香二十觔、犀角二十觔、孔雀尾五十屏、翠鳥皮五百張、檀香一百觔、降眞香一百觔、砂仁米一百觔，紫梗一百觔、象牙二百觔、荳蔻二百觔、胡椒二百觔、藤黃二百觔、荷蘭氈二領。

又二十四年，副使至京，進萬壽貢：大壽燭五對、小壽燭五對、冰片二兩、金鋼鑽一觔、沉香二十觔、燕窩十觔、犀角二十觔、檀香一百觔、荷蘭毯二領、降眞香一百觔、荳蔻二百觔、砂仁二百觔、胡椒二百觔、翠鳥皮五百張、孔雀尾五十屏、象牙三百觔、藤黃二百觔、紫梗二百觔。

又《會驗暹羅國貢物儀注》暹羅貢使坤匣泜拍紗來謁，列貢船數以上，具言：『船名烏頭夾板舵正貢船，長九丈九尺，中廣二丈五尺三寸，深一丈五尺四寸，頭廣八尺，尾廣一丈四尺，桅名打馬樹，大者長七丈五寸，圍九尺，次長五丈九尺五寸，圍七尺。象船，長八丈二尺四寸，中廣一丈八尺，深一丈四尺，頭闊四尺八寸，尾闊一丈，大桅長六丈六尺，圍五尺五寸，次桅長五丈三尺八寸，圍四尺。正船空時食水七尺，裝載食水一丈一尺五寸。象船空時食水五尺，裝載食水一丈二寸。以康熙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發本國，正船於閩六月二十日抵虎門。象船於六月初十日自廣南外暹失風，飄至廈門，九月二十一日始至虎門。』

《清朝柔遠記》卷三　壬寅，康熙六十一年暹羅運米至，蠲其稅。時暹羅貢使言，其地米甚饒裕，銀二三錢可買稻米一石。詔令分運米三十萬石，售於閩、廣、浙江，免收其稅。

又〔甲辰，雍正二年春二月〕暹羅貢稻種、果樹。暹羅貢船內梢目、水手九十六人本中國人，貢使求免回籍，許之。

又卷四　癸亥，乾隆八年秋九月，減免暹羅米船商稅。先是，元年六月，暹羅國王咨禮部言：『往時欽賜蟒龍大袍，藏承恩亭上，歷世久遠，難保無虞，懇恩再賜一二。又每年造福送寺需用銅斤，求暫開禁採買。』部議不可。詔特賞蟒緞四匹，加賞銅八百斤，後不爲例。至是，奉旨：『暹羅商人運米至閩，源源而來。嗣後外洋貨船帶米萬石以上者，免船貨稅銀十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免十之三，即載米不足五千之數，亦免船貨稅銀十之二。』嗣是閩撫陳大受奏言：『閩商前赴暹羅販米，其國木料甚賤，應聽造船運回，給照查驗。』報可。閩督又奏准，商人赴暹羅運米至二千石以上者，查明議敍，賞給頂帶。

《出使日記續刻》卷四　〔光緒十八年三月〕初八日記　暹羅地土饒沃，每歲產米約可得一百二十萬噸。除本國所銷七十萬噸外，尚有五十萬噸販運

出口。

又卷五　〔七月十二日記〕　〔暹羅〕土地肥沃，尤宜稻，而易熟。稻凡四十餘種。湄南江之水，歲以五月漲，八月退，淤泥泛濫，糞田極肥。每歲出米九千一百萬石，又產香漆、象牙、犀角、牛皮、茶葉、烟葉、滕黃、藍靛、沙藤、木棉、苧麻、橡膠、包穀、芋薯、沙谷米、罌粟花、甜瓜、黃瓜、李、橘、荔支、椰子、菜蔬，花生榨油，甘蔗制糖，竹器竹席，各物具備。其樹木質堅材巨，如楠木、烏木、文木、鐵木、松、柏，以及蘇木、黃木、染料之木，皆有之。其礦產：鐵、錫、寶石。鳥則孔雀、山鷄、野雉、鷹、鴉爲多。沿海山洞，海燕造窩甚夥，爲南海珍品。厥獸：多象，調馴驅使，人家皆畜之，白者稱靈獸。又有虎、豹、犀、熊、箭豬、水牛、紅角野牛、狼、狐、猿、玃、麝、鹿、黃羊、海騾、灰鼠之屬。每歲曼谷出口貨值洋銀二千六萬圓，進口貨值一千六百四十四萬圓。

又卷六　〔十九年正月初四日記〕　暹羅庚寅年出口貨物，值英金三百二十萬九千六百餘鎊，內出口之米實值二百五十萬八千八百餘鎊。辛卯年出口貨物，僅值英金一百六十九萬六千八百餘鎊，比之上年驟減其半，實以米穀無收之故米價僅得一百零八萬三千餘鎊。是年鐵栗木值二十萬零七鎊，胡椒、乾魚、牛與別物等，俱一律減少。

《暹羅考》　其貢有龍涎香、速香、金銀香、象牙、胡椒、藤黃、豆蔻、蘇木、烏木、大楓子、薔薇露、西洋閃金花段之屬。又金石則有金鋼鑽、寶石、花錫。羽毛鱗介則有孔雀、五色鸚鵡、犀、象、金絲猴、六足龜。花木蔬果則有黃竹、蒌竹、貓竹、石榴子、水瓜、土瓜。又產羅斛香，味清遠，似沈香，蓋以其地得名也。

又　康熙六十一年，詔曰：暹羅國貢使言，其地米甚饒裕，銀二三錢可買稻米一石。朕諭令分運米三十萬石至閩、廣、浙江，於地方甚有裨益，不必收稅。雍正二年，貢稻種、果樹。其船梢目九十六人，本係漢人，求免回籍，許之。

又　乾隆元年六月，咨禮部言：往時，欽賜蟒龍大袍藏承恩亭上，歷世久遠，難保無虞，懇再邀恩賞賜一二。每年造福送寺，需用銅斤，求暫開禁採買。部議不可。詔特賞蟒緞四疋，加賞銅八百斤，後不爲例。八年九月奉旨，暹羅國商人運米至閩，源源而來。嗣後外洋貨船帶米萬石以上者，免其船貨稅銀十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免稅十之三，即載米不足五千之數，亦免其船貨稅銀十分之二。次年，福撫陳大受奏言：閩商前赴暹羅販米，其國木料甚賤，應聽造船運回，給照查驗。報可。

《五洲屬國紀略・附錄・亞洲各國》　〔暹羅〕設鑛務局，以英人爲總辦，并准西人開鑛而收其費，以鑛產百分中之十分報效國家。各國公司咸集，義人在彼建立金鑛公司，又開紅碧寶石各鑛。在曼谷東南二百四十英里，名曰歡林英，有二鑛，曰爾倫、爾拉脫。金鑛四，一在來平省，一爲新嘉坡。暹羅領事，入英籍之華人所開，更有法人開者，皆納租稅於暹。

又　電線始曼谷，北止景邁，又東接西貢，西接下緬甸。鐵路自曼谷至哥拉脫，長二百六十八啓羅邁當。歲入洋銀一千萬至千五百萬員。錢法有金銀、銅銀、錢三種，曰體格，值洋銀六角。每體格分四色冷，每色冷分二飛陽。金錢分色與銀錢同，而價十六倍。銅錢曰息克，值洋銀一分八厘七毫五絲。每息克分二亞脫，每亞脫分二蘇羅脫。各屬多用洋銀，番俗則用海貝，或以貨物交易。國內土地肥沃，稻凡四十餘種。湄南江水長則種，水退則穫。一握來地，暹羅畝名，合中二畝六分有奇。可得米九擔，歲有九千一百萬擔。所產香、漆、象牙、犀角、茶、棉、藤、麻、橡膠、包穀、瓜橘、荔支、花生、竹、蔗咸備。木則楠木、烏木、文木、鐵木、松、柏。獸則多象，視爲家畜，白者尤爲靈獸。鳥則孔雀、山雞。沿海燕窩尤夥。水饒魚、鼈。通國商務，恃湄南江爲轉運，每年出口貨值二千萬餘圓，進口貨值一千五六百萬圓。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暹羅》　康熙六十一年，上諭：暹羅國貢使言，其地米甚饒裕，銀二三錢可買稻米一石。朕諭令分運米三十萬石至閩、廣、浙江，於地方甚有裨益，不必收稅。【略】此外物產，有金沙、銀、鉛、錫、鐵、龍涎香、速香、象牙、翠毛、鹿筋、燕窩、海參、海菜、蘇木、烏木、金鋼鑽、寶石。鳥獸中有孔雀、五色鸚鵡、犀、象、金絲猴等。又產羅斛香，味清遠，似沉香，以地得名。

（并見《暹羅考略》。）

《康有爲遺稿・列國游記・暹羅國記》　其國地土肥沃，穀米最多。種禾時，則雨水自至，不假人力；種已，則稻生草死；稻熟，則雨水自退，是故百餘年未聞荒歉之災。其餘土產，檳榔、椰子、胡椒、芭蕉、寶石、燕窩、樹木爲良。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八・暹羅國》　入口貨值二百二十九萬五千磅，出口貨值三百十二萬二千七百五十磅。米居百分之七十四，鹽、魚、柑、胡椒爲大宗。多與新加坡、香港貿易。辻《志》云：工業不振，每歲交易約四億一千萬元。通商實權歸外人掌握。謝《志》云：歲入不下二千萬圓，出數如之。商貨興盛，就都城計之，歲貨值總額可六千萬圓。《講義》云：北部諸州，產提克木。許《考》云：有羅斛香，味清遠，似沈香，以地得名。《課程》云：物產有鐵、錫、香、木、漆、茶葉、煙葉、藤黃、藍、棉、麻、橡膠、米、薯、芋、蔗糖、檳榔、椰子、胡椒、瓜果、竹，各物尤多。大木其質甚堅，如檜木、烏木、文木、鐵木、松柏之類，可造巨艦。又有黃木、蘇木，可供染料。獸則多象，人家皆畜之，調馴供驅使。他如虎、豹、犀、熊、狼、狐、猿、鹿、牛、羊、灰鼠之屬皆具。又多羽毛文采之鳥，如孔雀、金雞之類是也。通國商務，盡萃於湄南江上曼谷附近處。有修造輪船廠，電氣公司，機器碾米，鋸木廠，各十餘處。貨幣有金、錢、銅三品。銀錢名體格，每體格約值麥西哥銀錢六角。金錢輕重等於銀錢，而價十六倍之。鐵路百七十八英里。辻《志》云：鐵路起盤谷府，南至佩克那磨，東達口拉特及巴克鐘。電信各地相通，全長四千二百餘里。謝《志》云：鐵路已成者四百里，電綫五千里，郵政與萬國聯盟。

軍事

《海錄・西南海・暹羅》　國有軍旅，則取民爲兵。一月之內，其糗糧皆兵自備，越月，然後王家頒發。四鄰小國多屬焉。

《五洲屬國紀略・附錄・亞洲各國》　〔暹羅〕勝兵炮隊四五千人，延英法人教習。海軍輪船二十餘艘，帆船五百餘。

交通

《西洋朝貢典錄・暹羅國》　其國在占城西可一千五百里。由漳州而往，鍼位：見南澳，取東董之山，山之狀如唐冠。又取銅鼓之山。又經獨猪之山。又取外羅之山。又過校杯之嶼，嶼之水十有八托。又過洋嶼。又過靈山，過伽喃模之嶼，位在乙卯，其出水之礁有三。又過羅灣，見赤坎之山。又取崑崙之山。又七更過眞王之嶼，嶼之水十有七托。又過大橫之山，小橫之山。又過筆架之山，又過竹嶼，由大峯之山而入港。由占城而往者入由新門臺。

《海語・暹羅國》　暹羅國，在南海中。自東莞之南亭門放洋，南至烏潭、獨潭、七洲。三洋名。星盤坤未針，海天無際，舶行莫知方位，惟以星盤針定子午而赴之。至外羅。坤申針，四十五程至占城，本古越裳氏之界。舊港，經大佛靈山，其上烽墩，則交趾即安南。屬也。又未針至崐岻山。又坤未針至玳瑁洲、玳瑁額及於龜山。酉針入暹羅港。水中長洲隱隆如壩，舶出入如中國車壩，然亦國之一控扼也。少進爲一關，守以夷酋。又少進爲二關，即國都也。

《順風相送》　福建往暹羅針路：五虎門開船，用乙辰針取官塘山。船行三礁外過，東北邊使用巽巳針，取東沙山。西邊打水六七托用單巳針，三更船平牛嶼，用丁午針，一更坤未，二更坤申，一更平烏坵山，用坤申針七更，船平太武山，遠過用單申針四更，船取大小甘山外過。用坤申針三更，船取南澳山外過。用坤申十五更，船取大星尖。用坤針七更，船取東姜山。坤七更船取獨猪山。單坤及坤未二十更，船取外羅山外過。用丙午針七更，船取校杯嶼及羊嶼外過。用丁午針五更，船取靈山大佛往回放彩船。用坤未針三更，船取伽喃貌。用坤未五更，船取羅灣頭。用坤未五更，船取赤坎山及鶴頂山。洋中有玳瑁州，大山邊有老古石，名曰林郎淺。用坤未及單未針十五更取崑崙。高大，在帆鋪邊來內過，打水十七八托，爛泥地，外過硬沙地。用單庚及庚酉針三更，船取小崑崙山。西邊有礁出水，內過。用庚酉及單酉針八更，取眞嶼山內過。打水十四五托，泥地，外過打水十四托，沙地。遠過只有七八托便是假嶼。山北面水淺不可行船，恐風不順難以出船，至此十分低了又不是正路，只從眞嶼東北邊出水礁南邊過船爲正路。用辛戌針五更，取大橫山外過，南邊打水二十五托爲正路，近北邊水淺只有五托水，船身在南邊見小橫山或三個各山皆是樹木，用辛戌針十更船單戌針，十更船用乾戌，十更船取筆架山。在帆鋪邊用壬亥針五更，船取陳公嶼及黎頭山，用壬子針取烏泥淺打水四五托。用單乾針三更，船取竹嶼。用單子針五更船到淺，打水四五托。用壬子及乾亥針，沿山坤身尾便是暹羅港口也。用子癸針，船尾坐竹嶼入港正路。

回針：港口開船用巽巳針。取烏泥淺尾用單巳針。取陳公嶼用丙午針。五更船取筆架山。開洋用單巳及巽巳針，三十五更取大橫山，若見是小橫山，門中有礁，南邊過船，遠看小橫或三個山俱是樹木。用乙辰針，十更船取眞嶼，東風見假嶼，或二個山，東南邊一個小山，東北尾低西邊高，此小樹木

便假嶼山。看見占臘泥尾，都是坤身，西北邊過船。用單未針，三更船取眞嶼山，遠看看眞嶼或三個山有門開東北邊，有礁出水，外過用甲寅針，內過用甲卯針。二十更船取崑崙頭，有礁，山頭赤色，用癸丑十五更船取赤坎山。船身高恐犯玳瑁州，仔細行船，用丑癸針五更船取伽倆貌。用子癸針三更船取靈山大佛。放彩船。用子針五更船取新州港口。用壬子針七更船取外羅山。用丑癸針二十更船平獨猪山。用單丑癸丑針五更船取銅鼓山。用丑艮針二十更船取弓鞋及東姜山并南亭門。用艮寅二十更船取南墺坪山外過。用艮寅針三更船取大小甘山外過。用艮寅針四更船取太武山。用單艮針七更船取烏坵山。用艮寅針三更船取牛嶼。用艮寅五更取東湧山外過，取東沙山，入閩安鎮，內是福州。

又　暹羅往大泥、彭亨、磨六甲：暹羅出淺用丙午針十更取筆架山，打水十五托外過，有小嶼。用單丙五更取龜山，打水十二托外過，打水十八托，外有小嶼。用丙午三更取碗碟嶼。打水三四托。用單午針五更取穿心山，打水廿四托。用丙午針五更取佛嶼，打水廿五托，泥地。用丙午針三更取欄山，打水廿七托。用丙午五更取塘山，打水廿四托，對門蘇梅山在帆鋪邊，打水二十托。丙午五更取小蘇梅山，在帆鋪邊，打水二十托。用丙午針五更取大蘇梅山，內外三門俱可過船，崑崙邊有一個山名曰葫蘆山，馬戶邊小嶼多。用單午針五更取錫山，平港口，打水十二托。丙巳三更取公婆山，都是崑崙，打水十六托。單午五更取崑崙大山，打水十四托。丙午針五更取六坤港口，打水九托。崑崙外有一嶼名玳瑁州，打水十五托。丙午三更取六坤，仔細行船，打水六七托。用丙午針取角奴猫山孫姑那港口，即堀頭隴，打水十二托，內過打水五六托。丙巳三更取角奴山，打水十二托。丙巳七更取六坤、下池沼崑崙，使西邊巡山入大泥港，中路有淺不可進，記之。大泥港口沿山使七更，船取吉蘭丹港口，丙午四更取三角嶼內，門有大山當頭夾，名角員山，內外可過，單午三更取綿花嶼。單午五更取斗嶼。單午五更取彭亨港口。單午五更取苧盤山，小船可從內過，大船在外過。前去見東西竹及將軍帽、火燒山、猪母山俱在外。丙午七更取羅漢嶼，有淺，仔細，淺上打水八九托，往來須尋白礁爲準，打水十五托。礁在帆鋪邊馬戶邊，亦不可近嶼，防淺，打水八九托正路。用庚酉五更入龍牙門，流水急，夜不可行。出門了又過淡馬錫門，用庚酉幷辛戌針三更取吉里悶山。乾亥三更取崑宋嶼，打水廿五托。單乾五更取射箭山。乾戌五更取五嶼，打水廿五托。前去崑崙，一更卽磨六甲港口也。

又　暹羅往馬軍：離淺用單午十更取筆架山。丙巳五更取大橫山。辰巽八十更取赤土白面山，打水三十二托。丑艮十五更取淡水港。丑艮十更取長腰嶼，此是索羅港口。在馬戶邊，有一崑崙，東北邊有一小嶼，丑艮五更取崑崙山，遠看三個尖山內過。丑艮十更取聖山五嶼，在帆鋪邊。艮寅五更取犀角山。子癸五更取蘿蔔山，門中有青嶼在馬戶邊，帆鋪邊有香爐礁，大小四個。辰巽及巽巳取羅婆畔。甲卯、乙卯三十更取馬鞍山。丑艮十更取巴里山，巡山使丑艮十更取陀羅山，望見馬軍山婆婆門，進港是也。

回針：離淺辛酉五更取陀羅山，丁未十更取巴里山尾，單酉十更、庚酉十更見北邊沙塘淺，有礁出水。單酉十更見冲山，有一大山是七峰山，山尾有處長崑崙在山邊。單酉五更見一小嶼，三牙嶼相對，小嶼不可拋船，水十七八托。庚酉三更見白嶼在帆鋪邊，入門是蘿蔔山。單午及丁午十更取五嶼，取聖山。庚酉十更取眞崑崙山內過。單未五更取長腰嶼。單未十更取淡水港口。東風用辛酉，北風單坤，四十更取東蛇羅。若在赤土白面上放洋用辛戌、單亥五十更、單乾四十五更取筆架山邊。用丑艮取竹嶼，子癸取淺，是港也。

《裔乘・南夷・暹羅》　其國由廣東香山登舟，順風四十日可至。遇東風舟狹可登岸，若飄至萬里石塘山，則十無一存矣。故彼來貢必五六月南風，比去則用十二月北風，過此則不敢行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暹羅國》　隋時，常駿自南海郡水行，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獅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鷄籠島，至于赤土之界。

《四夷廣記・暹羅・隋煬帝遣常駿至赤土水程》　隋大業初，遣常駿自南海郡水行，順風貳拾晝夜至焦石山。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即占城。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獅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鷄籠島，至于赤土之境。

又《廣東東莞縣至暹羅針路》　自廣東東莞縣之南亭門放洋，南至烏猪洋、獨猪洋、七洲洋，星盤坤未針，至外羅。坤申針，肆拾伍程，至占城舊港。經大佛靈山，其上烽墩，則交趾屬也。又未針，至崐岇山。又坤未針，

至玳瑁洲、玳瑁額及于龜山。酉針，至暹羅，由盈和門臺海口入港。水中長洲隱隆如壩，海舶出入，如中國車壩，然亦國之一控扼也。少進爲一關，守以夷酋。又少進爲二關，即國都也。

又《雲南至暹羅》 暹羅北去二百餘里有一市鎮，名上水，可通雲南後門。番人五六百家居之，諸色番貨皆有。

又《廣東往暹羅針路》 南亭門開洋，用坤未針，伍更，船平烏豬山，在馬戶邊。用坤未針，拾叁更，平七洲山。又用坤未針，柒更，平獨豬山。如見獨豬山，可用丁未針，貳拾更，取外羅山。用丙午針，柒更，平校杯嶼及新州港。用丙午針，伍更，船平大佛靈山。用單午，叁更，船平伽藍皃山。用丁午針，平羅灣頭。用坤未針，伍更，船平赤坎山，船身開，恐犯玳瑁州，船身隴，恐犯玳瑁鴨、玳瑁礁。若船身近赤坎山，看不見玳瑁州。用丁未及單未針，拾伍更，船取大崑崙山內過船，打水拾伍陸托。用庚酉針，叁更，船取小崑崙山。用庚酉針，拾更，船取眞嶼山，山內過船，打水拾肆伍托。用辛戌，拾更，船取大橫山，內外可過。船用辛戌針，伍更，船取小橫山，內外可遠山過。船用乾戌針，貳拾伍更，船取筆架山。用壬子針，拾更，船取陳翁嶼。用單壬針，叁更，船上淺，收進暹羅爲妙也。

又《暹羅回廣東針路》 離淺，用丙巳針，平陳翁嶼。用丙午針，拾更，船平筆架山，遠放洋。用單丙針及丙巳針，貳拾伍更，船取小橫山，在帆舖邊。用丙巳針，伍更，船平大橫山，帆舖戶邊。用單辰針，拾更，船取眞嶼山，在帆舖邊。用申卯針及單卯針，拾叁更，船取大崑崙山，在馬戶邊。用單丑及丑癸針，拾伍更，船取赤坎山。若船身開，恐犯玳瑁洲，若船身隴，恐犯玳瑁鴨、玳瑁礁。用單丑，五更，船取羅灣長。用單丑及丑癸針，伍更，船取伽藍皃。用單子針，叁更，船平大佛靈山。用子癸針，伍更，船平校杯嶼及羊角嶼，內是新州港口。用壬子針，柒更，船取外羅山，東邊過船。用丑癸針，貳拾更，船取獨豬山。用丑艮針及單艮，伍更，船平銅鼓山。用丑艮針，貳更，船平七洲山。用丑艮針，拾叁更，船取烏豬山。用單艮針，伍更，船收南亭門姜山爲妙也。

又《暹羅往跋趾針路》 出港離淺水了，用丁午針，拾更，船取筆架山。過洋用單巳及丙巳針，叁拾更，小橫山。用巽巳針，伍更，船取大橫山，船在帆舖邊過。用單辰針及乙辰針，拾更，船取眞嶼。用甲卯針，拾更，船取大小崑崙山。用丑艮針，伍更，船用單丑，拾更，船取赤坎山。用單艮針，伍更，船取羅灣頭。用單癸針，伍更，船取加藍皃山。用子癸針，伍更，船取外羅山。用單子針，伍更，缸取新州洋嶼。用單子針及壬子針，伍更，船取外羅山。用單亥針，伍更，船取占畢羅山。用單亥針，伍更，船取大琅瑚山。用壬子及單子針，拾更，船取黎母山。用單亥及壬亥針，伍更，船取海寶山。正路用單亥及乾亥針，伍更，船取唱鷄門。

又《跋趾回暹羅針路》 在唱鷄門，出辰巽針，伍更，船取海寶山、黎母山。用辰巽針，拾伍更，船取海南山尾。用單巳及巽巳針，拾貳更，船取占畢羅山。用單辰巽針，伍更，船取外羅山。用單午及午針，柒更，船取新州得嶼。用單午針，伍更，船取靈山。用單丁針，伍更，船取伽藍皃。用單丁及丁未針，伍更，船取羅灣頭。用坤未針，伍更，船取赤坎過洋。用單未針，拾伍更，船取大小崑崙山，仔細。用庚酉針，拾更，船取眞嶼。用辛酉針，伍更，船取假嶼。用辛酉針，伍更，船取大橫山。用乾戌針，伍更，船取小橫山。見山一個，都在馬戶邊，不可近迷山。打水五六托，入到中心鼻頭，有淺沙。出水近過，打水三四托，巡灣使，莫中路。過大嶼，有淺橫。入坤申灣尾，有石牌出水，名叫婆剌昭昔利用，可近。過打水陸托，使乙辰針，前見角隴，肆箇嶼，有叁門。若入大門，有嶼在外，肆箇嶼在內，打水拾壹托；次門，叁嶼在內，打水陸托，迭灣使不可貪；在外，有淺沙，打水叁托。過了，用單辰針，遠見白礁，有坤申相見。崐隴港口東邊，有一箇山嶼，在門邊。打水捌托，泥地。在外使單辰針，前取烈，又有角，自忌在，有通公涼老，在近坤申及此嶼。邊有石牌，角烈內外可過，打水拾貳托。又用卯針，取大小攬攬山二嶼，在西邊使入門，不可近坤申山。鼻長有石牌沉水，半浮在邊。使子細大嶼，在馬戶邊，近嶼使，不可從中路使，都是沉石。又有三個嶼，都在馬戶邊，取角攬攬山、鼻長，打水十二三托，水討柴藤嶼灣，都有礁淺。在山長，出對嶼，來有沙灣，高平水有礁淺在頭，不可近山，子細。打水叁肆托，看中路出門。門尾有一小嶼，名叫角阿靈，在帆舖邊。打水伍托，近此嶼，出門了。用單辰針，叁更，船取剌池塔州府。又長員大小嶼，在兩邊門。貳嶼在北邊，有叁箇小嶼，在南邊，有一小嶼，名叫角托落。在魚尾，有沉石牌出水，不可近。使前見都崙山，有叁門，都通過。若入山門，打水叁拾貳托。若入第貳門，過洋用單乾針，貳拾更。船用乾亥針，

取筆架山。用壬亥，叁更，船取黎頭山，連坤申。用單子針，叁更，船取竹嶼。用單子針，伍更，船打水柴捌托，收港入門爲妙也。

又《暹羅往東邊路沿山使收苧麻山》 出港離淺了，用丙針，伍更，船使角思廠。地頭有石牌出水。若從外過，打水拾捌托，遠看北邊高，南邊低。嶼內有三箇小嶼，近大嶼，都在外邊山，使過，打水拾叁托，是正路。用單午針，貳更，船取角婆崙，在外，從內過。用單午針，使前見牛巑山，打水拾玖托，是正路。對坤申，有石礁，可近過不可遠，子細外使。又有一小嶼，大嶼在此。小嶼頭內有沉礁，石牌從嶼面橫出。來到中路，不可從中過，可近坤申河山使。打水捌玖托，用丁未針，叁更，船前見白礁碑，在馬戶邊，子細收用。架巑山頭都小嶼，不可嶼邊過。沿山使，打水拾貳叁托，嶼尾有小嶼，不可近使，有沙淺白礁。巡山使出嶼門尾，前見角臺小菩南途灣，有貳嶼，都在帆鋪邊。前見大菩南途灣，在外及有貳叁個小嶼，都在馬戶邊，又有一小嶼對頭來，名叫角自氣，在帆鋪邊橫出，是正路，可近嶼頭使。有一白小嶼，近大嶼，有淺莫近。過過山，使灣尾，有石牌出水，在帆鋪邊，可近過。打水陸柒托，用甲寅針，近山使，有小嶼在半灣，名忌吉。用甲寅針，取鼻頭山，前見靈祿樹。若打水捌玖托，子細有沉礁在山頭下，打水陸托，是正路。外是角思密，入門，先巡坤申使。打水肆伍托，平山尾過，取角思密頭。近佛家昔過，打水肆伍托，是正路。灣內有所，名叫都崙山。在山邊外過來，都是礁淺，莫過。中路過，出門坤申邊，有肆伍箇小嶼，都在帆館邊。過門口，有小嶼，名叫角華帶，外邊有老古，內外通過。若在內過，打水捌托，泥地，又有單乙針。若要外過，用單卯針，叁更，船取角南稍嶼，是占伴港口。對開洋，遠有光古生浪出水，遠看山，不見坤申，子細使。若打水拾壹托，正看此石。若內過，打水捌玖托，可過。若稱外過，打水拾貳叁托。通過坤申，有三箇小嶼頭，有石牌近。又用乙辰針，伍更，船取角象坎山，在馬戶邊。近嶼，打水捌玖托。中路有老古，不可過。若內過，子細看象中央過。水內外通過，打水五六托，大嶼尾有二三箇小嶼，近嶼使，莫近坤申，怕長腰嶼有淺石牌。遠使過了小嶼尾，前見角匙嶼，山尾是角泰嶼及角骨嶼。打水八九托，用巽巳針，伍更，船取角沙巴及公嶼。在外過，打水十二三托，平朋格刷港，只有一嶼，在外兩邊是正港，近嶼使。丙巳針，叁〔更〕，船取角冲。有一個小嶼，近坤申，有礁，不可近。過，打水十一托，入門角冲及有大小嶼十，中打水二十一托，老古地。若入第叁門中，打水十五六托，也是老古地。若入山門，使到中灣，叁個小嶼，嶼須好拋船，討柴水。使出門，用單巳針，前見角革使嶼，在馬戶邊。打水八托，過了用單巳針，伍更，船取角生，內外通過。若內，打水八托，連大菓子嶼，在帆鋪邊。若在外過，打水十一二托，用單針。若內過，用丙巳針，伍更，船取假嶼。內外通過船，內有叁嶼，名叫角婆囉塵，在帆鋪邊。打水十二托，若戧風，使不得，緊甚甚，又眞假。在帆鋪邊，入去又有一長嶼。在馬戶邊入，打陸托。在眞嶼，好拋船，討柴水。看好日好風，方纔開得。使船在眞嶼開洋，用丙巳針，貳拾更，船打水十五六托。若是白水，是正路。又用丙巳針，拾更，船又用單午針，伍更，船順風，肆拾肆托，沙地，用單午針，伍更，船望見苧蔴山。

《八紘譯史・暹羅》 自東粵香山縣登舟，順風四十日可至其國。來必五六月，乘南風，去必十一二月，乘北風，過此則不敢行。

《讀史方輿紀要・廣西七・外國附考》 暹羅國：隋大業三年，使者常駿自南海郡水行，晝夜二旬至焦石山，又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又南行至獅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南達鷄籠島，至赤土界。杜佑曰：崖州直南水行，便風十餘日到赤土國。其國熱氣特甚。劉昫曰：崖州南渡海，便風十四日至鷄籠島，卽至其國，赤海中之一洲也。又有丹丹國，亦振州東南海中一洲，舟行十日可至。

《指南正法》 大担往暹羅針：大担開舡，用坤未四更柑桔外過。用坤申三更取南澳評外過。用坤申十五更取大星。用坤申七更取東姜。坤未七更取烏豬。用單坤十三更取七州洋，祭獻。用坤未七更取獨豬。用坤未二十二更取外羅。丙午七更取校杯。丙午五更取靈山佛，放彩舡。單午五更取伽倕儼。用丁午五更取羅灣頭。坤未五更取赤坎及覆鼎大山，邊有老古名是林郎淺。單坤十五更取崑崙，東有檳榔嶼在帆鋪尾外過。用庚酉三更取小崑崙，西有沉礁出水。過了用庚酉八更取眞糍，東邊有礁，南邊是正路。三更取假糍，便見占臘泥尾。坤申有小港不可行，恐風不順，難出。辛戌十五更取大橫，南邊正路。用辛戌及乾戌五更取小橫，成三個門，門中有礁，俱是橫木正路。辛戌十五更取筆架，在帆鋪邊。用單子及壬亥五更取陳公嶼及犁頭山。用單子三更取烏頭淺。用單乾三更取竹嶼。單子五更取淺口，用子癸坐竹嶼

進港。

回唐針：淺口開缸，用巽巳取烏頭淺。單巳取陳公嶼及犂頭山。丙午五更取筆架放洋。單巳及巽巳三十五更取大橫南開。單巽十更取眞㮈東見假㮈成三個，東邊有礁，內是占臘港泥尾。用甲卯十一更取崑崙。用丑艮十五更取赤坎，恐犯玳瑁州，子細。單丑五更取羅灣頭。丑癸五更取伽倕儳。用子癸三更取靈山大佛。用壬子五更取羊嶼。單子七更取外羅。單艮五更、丑艮三十九更取弓鞋。丑癸二十更取獨豬。單丑及丑癸五更取銅鼓。用丑癸二十一更見東姜。艮寅二十二更取南澳。用艮寅七更取太武入浯嶼。

又　暹羅往日本針：出淺，用單庚取望高西打水七八托。用單巳三更取烏頭淺外過。單巳五更取陳公嶼。丙午五更取筆架。巽巳及單巳二十五更取小橫門，中有沉礁，南邊過。用辰巽及乙辰十五更取眞㮈外過，遠看有三個門，南邊有一小嶼，東北尾低西邊高，有樹木，卽是假㮈，遠看成三個門。開用甲寅，隴用甲卯，十一更取大崑崙。西有弓鞋石礁赤色。用癸丑十五更取赤坎。丑癸五更取羅灣頭，丑癸五更取伽倕儳。單子三更取靈山大佛。壬子五更取羊角嶼及交杯。壬子七更取外羅，用單丑五更、丑艮十六更取獨豬。丑艮五更取銅鼓山。丑艮二十更取弓鞋。艮寅二十二更取南澳坪外。艮寅七更取太武。艮寅七更取烏坵。艮寅十更取圭籠。甲口二十五更見流界，用艮寅二十一更取天堂外過。壬子十更收入竹篙嶼，妙也。

又　暹羅往長崎日清：五月二十一日晚在筆架放洋，西南倚捍用單丙三更。二十三日原風，丙巳三更半夜原風，丙巳二更半。二十三日夜原風，丙巳六更。二十四日夜原風，丙巳六更。二十五日早見小橫山，在蚱鋪邊過，夜用單巳三更。二十六日單巳二更，下午弔頭巾頂，用辰巽二更，夜用乙卯三更光眞㮈齊身。二十七日用甲卯二更半，夜用單甲及甲寅一更半。二十八早見崑崙頭，晚平崑崙，夜用丑艮光平大崑崙。二十九日丑艮二更半夜用單艮二更半。三十日無風，至中午南風，丑艮一更半，夜用單丑光見鶴頂山。初一日無風，下午西南風，艮寅晚平覆鼎。初二日西南風，艮寅平赤坎見玳瑁州在開。晚至羅灣頭。夜西南風艮寅及丑艮幷子癸光平伽倕儳，用子癸平大伏。夜用子癸光平烟筒，風西。初四早平馬陵橋，風西用單子二更。初四夜原風用子癸三更半光平外羅放洋。南風用子癸及單癸四更，夜西南風用丑癸三更、丑艮一更。初六夜東南風硬獠用丑艮三更光靜。初七晚風東，子癸一更，夜南風用丑艮三更。初八晚靜見員山，夜風微光靜。初九夜風東南，用單寅二更半。初十早原風原針三更，夜南風單艮一更光靜。十一夜東南風微。十二日東南風，夜平弓鞋，用單乙及乙辰光，西南風用單寅六更。十八日南風見圭籠頭。十九日見魚船甚多。用艮寅五更，夜微風單艮一更半。二十日靜風東南用艮寅，夜風東南用艮寅一更半。廿一日夜原風，艮寅三更。念二日夜南風，單寅五更光原風單寅四更，夜南風艮寅四更光，艮寅三更，夜西南風，艮寅四更。廿五日原風艮寅，下午單三更半，夜原風單艮五更半。廿六日單艮五更，下午見溫裕，夜丑艮三更光平天堂，用子癸五更入港。

《海國聞見錄・南洋記》　廈門至暹羅水程，過七州洋見外羅山，向南見玳瑁洲、鴨洲，見崑崙，偏西見大眞嶼、小眞嶼，轉西北取筆架山，向北至暹羅港口竹嶼一百八十八更，入港又四十更，共水程二百二十八更。而東聯柬埔寨，僅水程一百十三更，何以相去甚遠？蓋柬埔寨南面之海，一片盡屬爛泥，故名爛泥尾。下接大橫山、小橫山，是以紆迴外繞而途遠也。由暹羅而南，斜仔、六坤、宋腳皆爲暹羅屬國。

《清朝文獻通考・四夷考五・暹羅》　暹羅貢道由廣東達京師。其國都在廣東省西南海道，約四十五晝夜可至。始自廣東香山縣登舟，乘北風，用午針出七洲洋，十晝夜抵安南海次，中有一山，名外羅，八晝夜抵占城海次，十二晝夜抵大崑崙山，又用東北風，轉舟向未及申三分，五晝夜可抵大眞樹港。五晝夜可抵暹羅港。入港二百里，卽淡水洋，又五日抵暹羅城。其國西南有大山綿亙。由暹羅沿山海而南，爲宋腦勝、坍仔、六崑、大呢，皆暹羅屬國。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暹羅》　自廣東海道約四十五晝夜可至其境。按：暹羅國都，在廣東西南。始自廣東香山登舟，乘北風，用午針，出七洲洋，十晝夜抵越南海次，中有一山名外羅，八晝夜抵占城海次，十二晝夜抵大崑崙山。又用東北風，轉舟向未及申三分，五晝夜可抵大眞樹港，又五晝夜可抵暹羅港，入港二百里卽淡水洋，又五日抵暹羅城。

《粵海關志・貢舶一・暹羅國》　由廣東香山縣登舟，用北風，下指南針向午行出大海，名七洲洋，十晝夜可抵安南海次，中有一山，名外羅，八晝夜可抵占城海次，十二晝夜可抵大崑崙山。又用東北風，轉舟向未兼申三分，五晝夜可抵大眞樹港，五晝夜可抵暹羅港。入港二百里即淡水，又五日抵暹羅城。順風四十日可至，若遇東風，飄舟西行，即舟壞，猶可登山。遇西風

飄入東海中。【略】來貢必用五六月南風，還則用十一二月北風，過此不敢行矣。

《出使日記續刻》卷一　〔光緒十七年六月〕十七日記　暹羅由曼谷造一鐵路，直抵八克那無。一譯作潘干。暹京十一日來電云，是日暹王親自興工，觀者甚衆。

《康有爲遺稿・列國游記・暹羅國記》　地在中國之西南，由上海水程約一萬二千餘里即至都城，由香港用未針，海程約行三千餘里火船行三日夜餘。抵安南之東境。此三日內一片汪洋，四望無山。海名七洲洋，東曰萬里長沙、曰千里石磄。西行曰廣南灣，即安南之海陝。由安南東境沿山行約二百餘里，山麓已盡。又行一千餘里，見昆侖山，此屬南洋中一孤島也。其山周約百餘里，相傳爲蛟龍藏甲之處。予過此境，見一日風雨數作，信不巫也。前荷蘭人欲于此建立埠頭，龍施其威，荷人以巨炮擊之，返被狂風破舟，人幾傷盡，故現今尚無人迹。過昆侖轉向西北，行二日，見大眞嶼。又行二百餘里，見小眞嶼，土人呼爲草鞋洲，周圍僅七八里，高僅數丈，海中之拳石也。由草鞋洲再向西北行千餘里，至暹羅南境，海口有竹嶼山，此處停船驗病，有病者不許進港，須在此醫愈方許登岸，彼恐華人患疫癘者，懼其傳染，故南洋各埠均有驗病，例皆如此。由竹嶼海口進米瀾河一百五十餘里即抵都城。

紀事

《元史・外夷傳三・暹》　暹國，當成宗元貞元年，進金字表，欲朝廷遣使至其國。比其表至，已先遣使，蓋彼未之知也。賜來使素金符佩之，使急追詔使同往。以暹人與麻里予兒舊相讎殺，至是皆歸順，有旨諭暹人『勿傷麻里予兒，以踐爾言』。

大德三年，暹國主上言，其父在位時，朝廷嘗賜鞍轡、白馬及金縷衣，乞循舊例以賜。帝以丞相完澤答剌罕言：『彼小國而賜以馬，恐其鄰忻都輩譏議朝廷』，仍賜金縷衣，不賜以馬。

《明史・外國傳五・暹羅》　成化九年，貢使言天順元年所頒勘合，爲蟲所蝕，乞改給，從之。十七年，貢使還，至中途竊買子女，且多載私鹽，命遣官戒諭諸番。先是，汀州人謝文彬，以販鹽下海，飄入其國，仕至坤岳，猶天朝學士也。後充使來朝，貿易禁物，事覺下吏。

又　〔嘉靖〕三十二年遣使貢白象及方物，象死於途，使者以珠寶飾其牙，盛以金盤，幷尾來獻。帝嘉其意，厚遣之。

隆慶中，其隣國東蠻牛求婚不得，慙怒，大發兵攻破其國。王自經，擄其世子及天朝所賜印以歸。次子嗣位，奉表請印，予之。自是爲東蠻牛所制，嗣王勵志復仇。萬曆間，敵兵復至，王整兵奮擊，大破之，殺其子，餘衆宵遁，暹羅由是雄海上。移兵攻破眞臘，降其王。從此，歲歲用兵，遂霸諸國。（幷見《明史稿・外國傳五・暹羅》。）

《殊域周咨錄・南蠻・暹羅》　〔永樂〕七年，王遣使奉儀物祭仁孝皇后，命中官以告几筵。是歲，復遣坤文琨貢方物。初，南海民何八觀等流移海島，遂入暹羅，至是因其使歸。上命傳諭國王，遣八觀等還，毋納流移，以取罪戾，幷賚王金絨、紵絲、紗羅、織錦。八年，貢馬及方物，送中國流移人還。

又　成化十三年，主遣使群謝提素英、必美亞二人來貢方物。美亞本福建汀州士人謝文彬也，昔年因販鹽下海，爲大風飄入暹羅，遂仕其國，官至岳坤。岳坤猶華言學士之類。至南京，其從子瓚相遇識之，爲織殊色花樣段疋貿易蕃貨。事覺下吏，始吐實焉。

《咸賓錄・南夷志・暹羅》　成化間，其貢使有美亞者，乃本朝汀州士人謝文彬也。昔因販鹽下海，爲風飄入暹羅，遂仕其國。嘗至南京，爲其從子瓚偶遇識之，爲織殊色錦綺貿易番貨。事覺下吏，始吐實焉。嘉靖中，國王遣使貢白象及方物。白象已斃，遺象牙一枝，長八尺。牙首鑲金石榴子十顆，中鑲珍珠十顆，寶石四顆，尾置金剛椎一根，又金盒內貯白象尾爲証。隆慶時，爲東牛國所攻，欽賜印信被兵焚無存，奏請另給。禮部議往彼國取印篆字樣幷精通番字人員赴京教習。後使來，遂賜冠服留教習。

《方輿勝略・外夷・暹羅》　成化間，其貢使有美亞者，乃本朝汀州士人謝文彬也。昔因販鹽下海，爲風飄入暹羅，遂仕其國。嘗至南京，爲其從子瓚偶遇識之，爲織殊色錦綺貿易番貨。事覺下吏，始吐實焉。

《明象胥錄・暹羅》　成化十三年，使來貢。汀州士人謝文彬，以販鹽下海，漂暹羅，仕至坤岳。坤岳者，華言學士。至是偕來貿易蕃貨，事覺下吏。

又　嘉靖元年，暹羅及占城各番舶至廣東，市舶中使牛榮縱僕私貿蘇木、胡椒諸物鬻南京，盤獲伏法。三十二年，貢白象及方物，象斃于途，遺牙一枝，使者飾以珠寶，置金盤，幷象尾獻。

又　隆慶初，東蠻牛求婚，暹羅不許，統沙外兵破其國，虜世子及賜印歸。萬曆初，嗣王擊走東蠻牛。是後，暹羅益強，移攻眞臘，眞臘請降。七年，復遣使具金葉表文來貢。二十二年，緬酋雍罕等從蠻莫遁歸，暹羅卷甲趨之，俘斬數萬，緬勢遂衰。

《名山藏・王享記二・暹羅》　成化間，有汀人謝文彬者，販鹽遇風飄入其國界，遂人仕焉，易名美〔亞〕爲貢使。嘉靖中，遣使貢白象，象道死，使使者取象牙鑲以金石珍寶，留貯白象尾爲證，尾置金〔剛椎〕一。此時其王名勃略坤息利尤池牙。隆慶初年，東蠻牛求婚，暹邏拒之，東蠻牛恚，圍暹邏，破之，王自經死，虜其世子及中朝所賜印以歸。次子攝國，奉表請印，上命給予。暹邏既敗，其後頗爲東蠻牛所制。萬曆間，其國王引兵迎擊東蠻牛，殺東蠻牛，〔餘衆〕宵遁。暹邏遂移軍攻降眞臘，從此年年用兵，雄於海外。

《明世法錄・南蠻・暹羅》　成化十三年，使來貢。汀州士人謝文彬以販鹽下海，漂暹羅，仕至坤岳。坤岳者，華言學士。至是偕來貿易蕃貨，事覺下吏。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暹羅國》　〔永樂〕七年正月，遣使奉儀物致祭仁孝皇后，命中宮官以告几筵。九月，復遣使坤文琨等表貢方物，賜幣遣之。時南海人何八觀等流移海島，遂入暹羅。至是因文琨歸，上令諭其國王，遣八觀等還，毋納逋逃，以取罪戾，幷賜其王金織、紵絲、紗羅、絨錦。八年，遣使貢馬及方物，幷送中國流移人還。

《四夷廣記・暹羅・暹羅國統》　成化十三年，王遣使群謝提素英、必美亞二人來貢方物。美亞，本福建汀州人謝文彬也，因販鹽下海，爲大風飄入暹羅，遂仕其國，官至岳坤，猶華言學士之類。至南京，其從子瓚相遇識之，爲織殊色花樣段疋貿易蕃貨。事覺下吏，始吐實焉。

《罪惟錄・外國列傳・暹羅國》　〔正德〕十一年，王思利波羅麻惹智剌貢使未嘗絕。時譯夷字無識者，大學士梁儲請留來舜一二人在館肄習，從之。汀人謝文彬者，嘗販鹽失風至其國，遂受官坤岳。坤岳者，華言學士也。偕來貿易，下吏。嘉靖中，王勃略坤息利尤池牙遣使貢白象，象中道死，使者取象牙鑲以金石珍寶，留貯白象尾爲證，上之。隆慶初，東蠻牛求婚，暹羅不與。東蠻牛恚，起兵圍暹邏，破之，王自經死，虜其世子及中朝賜印以歸。次子攝國，奉表求印，詔與之。萬曆初，王起兵復仇，東蠻牛宵遁，暹邏遂移軍攻降眞臘，雄海外。

《續通志・四夷傳四・暹羅》　暹國，元成宗朝，遣使上金字表，朝廷亦遣使至其國。以暹與麻里予兒舊相讐殺，幷諭解之。大德中，來求馬，帝以金縷衣賜之。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暹羅》　萬曆間，暹羅嗣王發兵攻破鄰國東蠻牛，又移師破眞臘，降其王，遂霸諸國。

《考察政治日記》　〔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初五日　申初，至克倫坡泊，距芝浦堤二千二百四十七海里。英巡撫濮來克遣陸軍大尉斐伯斯來迓，請往游覽，至撫署晚宴。偕尚星使率參贊三員登岸，以車騎迎至撫署相見。巡撫陪游開來南廟，瞻釋迦卧像及菩提樹、佛藏爪塔。繼游梅揩開恩廟。廟距撫署甚邇，有暹羅親王卓錫于此，披袈裟出迎，白髮童顏，譯談娓娓。自述幼習兵學，爲陸軍將，壯歲充英法各國公使，頗以外交才見稱于歐人。老而爲僧，棲迹此島，作出世間想，亦東亞之畸人矣。贈予照相三：一陸軍將服，一佩寶星使臣服，一僧服趺坐。辭出，往游賽馬場、維多利亞花園，返撫署晚宴，留宿焉。

藝文

《星槎勝覽・前集・暹羅國》　詩曰：海內暹羅國，山形似壘城。三春花草盛，九夏稻禾榮。竟日男安坐，移時婦決行。髻端羅布白，腰下束花青。失序人倫亂，無條禮法輕。富尊酋長貴，豪俠庶民橫。香翠通商販，海貝如鈔行。蠻戎欽帝德，金表貢神京。

《殊域周咨錄・南蠻・暹羅》　弘治中，給事中林恆復奉使行冊封禮。刑部侍郎屠勳送林黃門詩曰：八月星槎萬里行，載將恩雨過蠻城。更籌每用占朝晷，土色還應識地名。陸賈有才堪使粵，班生無處不登瀛。誰云此去滄溟

遠，飛夢時常到玉京。

大學士楊一清贈林黃門詩曰：百年文軌萬方同，地盡暹羅古未通。封建屢崇昭代禮，揄揚兼伏使臣功。天連島嶼蠻煙靜，日射滄溟瘴雨空。聞道越裳王化在，幾多重譯頌聲中。

《外國竹枝詞・暹羅》　白布纏頭青壓腰，海貝買賣斛香燒。女兒斷事男兒聽，偏愛華人夜夜嬌。行錢用貝。燒羅斛香，極清遠。大小事悉決於婦，其夫聽命而已。遇中國男子愛之，必置酒歡飲留宿，其夫恬不爲怪，曰：『吾妻美，中國人喜愛也。』

赤眉遺種染腥風，封銲嵌砂僧點紅。生日裹身皆聖鐵，死時鳥葬海濤中。男子年二十，莖嵌錫珠數顆，用藥封銲。富者嵌砂子一粒，行動嘓嘓有聲。婚姻請僧討童女喜紅點男額，名曰利市。習水戰。大將用聖鐵裹身，刀矢不能入。聖鐵者，人腦骨也。人死將尸放海邊，有各色鳥大如鵝，飛下食之，遺骨棄海中，謂之鳥葬。

八百部 八百大甸 八百媳婦

《明史・地理志七・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元八百等處宣慰使司。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改置。東北有南格剌山，下有河，與車里分界。有八百者乃軍民宣慰使司，永樂二年四月分八百大甸地置，後廢。【略】北距布政司三十八程。

又《雲南土司傳三・八百》　八百，世傳部長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元初征之，道路不通而還，後遣使招附。元統初，置八百等處宣慰司。

洪武二十一年，八百媳婦國遣人入貢，遂設宣慰司。二十四年，八百土官刀板冕遣使貢象及方物。先是，西平侯沐英遣雲南左衛百戶楊完者往八百招撫，至是來貢。帝諭兵部尚書茹瑺曰：『聞八百與百夷搆兵，仇殺無寧日。朕念八百宣慰遠在萬里外，能修職奉貢，深見至誠。今與百夷搆兵，當有以處之。可諭意八百，令練兵固守，俟王師進討。』自是及永樂初，頻遣使入貢，賜予如例。

永樂二年設軍民宣慰使司二，以土官刀招你爲八百者乃宣慰使，其弟刀招散爲八百大甸宣慰使，遣員外郎左洋往賜印誥、冠帶、襲衣。刀招散遣人貢馬及方物謝恩，命五年一朝貢。

又　三年，刀招你等遣使奉金縷表文，貢金結絲帽及方物。帝命受之，仍加賜予。

又　洪熙元年遣內官洪仔生齎敕諭刀招散。宣德七年遣人來貢，因奏波勒土酋常糾土雅之兵入境殺掠，乞發兵討之。帝以八百大甸去雲南五千餘里，波勒、土雅皆未嘗歸化，勞中國爲遠蠻役，非計，止降敕撫諭而已。

正統五年，八百貢使奏：『遞年進貢方物，土民不識禮法，不通漢語。乞依永樂間例，仍令通事齎捧金牌、信符，催督進貢，驛路令軍卒護送，庶無疏失。』從之。十年，給八百大甸宣慰司金牌、信符各一，以前所給牌符爲暹羅國寇兵焚燬也。

成化十七年，安南黎灝已破老撾，頒僞敕於車里，期會兵攻八百。其兵暴死者數千，傳言爲雷所震。八百因遣兵扼其歸路，襲殺萬餘，交人敗還。土官刀攬那以報。黔國公沐琮奏：『攬那能保障生民，擊敗交賊，救護老撾。交人嘗以僞敕脅誘八百，八百毀敕，以象蹴之，請頒賞以旌忠義。』帝命雲南布政司給銀百兩、綵幣四表裏以獎之。二十年，刀攬那遣人入貢。雲南守臣言：『交兵雖退，宜令八百諸部飭兵爲備。』弘治二年，刀攬那孫刀整賴貢方物，求襲祖職。兵部言：『八百遠離雲南，瘴毒之地，宜免勘予襲。』從之，仍給冠帶。

其地東至車里，南至波勒，西至大古喇，與緬鄰，北至孟艮，自姚關東南行五十程始至。平川數千里，有南格剌山，下有河，南屬八百，北屬車里。好佛惡殺，寺塔以萬計。有見侵，乃舉兵，得仇即已，俗名慈悲國。嘉靖間，爲緬所幷，其酋避居景線，名小八百。自是朝貢遂不至。緬酋應裏以弟應龍居景邁城，倚爲右臂焉。萬曆十五年，八百大甸上書請恢復，不報。初，四譯館通事惟譯外國，而緬甸、八百如之，蓋二司於六慰中加重焉。

（幷見《明史稿・雲南土司傳三・八百》。）

《明一統志・雲南・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老撾宣慰使司界，南至波勒蠻界，西至木邦宣慰使司界，北至孟艮府界。自司治北至布政司三十八程轉達于京師。建置沿革：世傳其土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

婦。元初征之，道路不通而還，後遣使招附。元統初，置八百等處宣慰司。本朝洪武二十四年，其酋來貢，乃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風俗：相見把手爲禮。《郡志》：民皆百夷。性頗緩，刺花樣於眉目間。其男女服食皆與木邦同。但與客相見則把手爲禮。亦事佛如緬人。土產：象、土酋畜之騎坐，凡戰鬥用爲前陣。白檀香、安息香。山川：南格剌山，在車里、八百之界，山（上）〔下〕有河，其南屬八百，其北屬車里。

《咸賓錄・南夷志・八百》 八百，世傳其土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及成宗屢遣將征之，竟無功。其酋恃遠，叛服不常。至元統初，平章賽典赤遣使招附，置八百等處宣慰使司。我朝洪武二十四年，其酋力攬那來貢方物，始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每遇改元，則頒給敕諭金牌勘合，與緬甸同。

其地自司治北至布政使司三十八程。其人性頗狡，刺花樣於眉目間以爲飾。男女服食與木邦同。事佛敬僧，亦如緬甸。與客相見無跪拜之節，但把手爲禮。

土產：白檀香、安息香爲異。

《明一統名勝志・土司志勝・八百大甸宣慰使司》 去省城以程計，凡三十八。東界老撾司，南界波勒蠻，西界木邦司，北界孟艮府。世傳其土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元初征之，道路不通而還，後遣使招附。元統初，置八百等處宣慰司，宣慰刀姓。洪武末年，其酋來貢，乃立今司。有南格剌山，其上有洞，北屬車里，南屬本司。俗善畜象，以騎以坐，戰鬥以爲先驅。又產白檀、安息諸香，所謂八百香也。《滇畧》云：八百媳婦與木邦接壤，男女服食皆同，但刺花樣于眉目間。與客相見，則把手爲禮。喜事佛，寺塔極多，一村一寺，每寺一塔，殆以萬計，號慈（悲）國。其酋惡殺，不喜爭，敵侵不得已而應，得所讐而罷。

又 產古喇錦。宋歐陽修《歸田錄》云：家藏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眞寶玩也。此物即古喇錦。

《明書・方域志・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世傳土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曰八百媳婦。元征之，道不通而還。明穎公友德拓得之，立司。地險峻，民愚野，把手爲禮，事佛，刺花眉間。

《滇繫・夷屬・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夷名景邁，世傳其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國。元初征之，不能獲志，後遣使招附，元統初，置八百等處宣慰司。明洪武二十四年，其酋來貢，乃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東至車里宣慰使司界，南至波勒蠻界，西至大古喇界，北至孟艮府界。自姚關東南行至其地五十程。有南格剌山，下有河，南屬八百，北屬車里。平川數千里，轄部廣遠。其產巨象、安息、白檀諸香。民皆黠夷，刺花樣于眉目間。見客則把手爲禮。好佛惡殺，一村一寺，每寺一塔，殆以萬計。有敵入侵之，不得已與戰，舉兵得所讐而罷，名慈悲國。嘉靖間，爲緬所兼，刀氏避居景線，一名小八百，緬以其弟莽應龍住居景邁城爲右臂。萬曆十五年，刀氏以文請兵恢復。議未許，今久爲緬有矣。

（并見《天下郡國利病書・雲貴交阯・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又 南格剌山在司東北，爲車里、八百之界，（上）〔下〕有洞，南屬八百，北屬車里。

《峒谿纖志》 八百媳婦，傳其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故以爲名。其人性緩，刺花鳥於眉目之間以爲飾。俗同緬甸，相見以把手爲禮。

《廣輿記・外譯・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自司治北至省城三十八程。建置沿革：世傳土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元初征之，道路不通而返。明內附，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土產：象、土酋畜之，騎坐。白檀香、安息香。

《外國竹枝詞・八百媳婦》 漢宮嘗說三千女，酋長何居八百妻。應得房中彭祖術，卜年恰與定婚齊。世傳土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故名。元征之，道路不通而返。明立八百大甸司。

《續文獻通考・四裔傳七・八百媳婦國》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詔以軍征八百媳婦國。成宗大德五年四月，調雲南軍征八百媳婦。五月，詔雲南行省自願征八百媳婦者二（十）〔千〕人，人給貝子六十索。武宗至大三年正月，詔諭八百媳婦，遣雲南行省右丞蘇都魯噶招撫之。仁宗皇慶元年六月，敕雲南省右丞阿固台等領蒙古軍從雲南王討八百媳婦蠻。臣等謹按《明史・土司傳》謂，元初征之，道路不通而還。考《元史》皇慶元年、二年、泰定三年，八百媳婦屢有入貢事，詳《土貢考》。蓋其時雖曾通使，究未臣附也。

順帝至正六年，復立八百宣慰司，以土官韓部襲其父爵。臣等謹按《明

史・土司傳》謂，遣使招附，元統初置八百等處宣慰司。考《順帝・本紀》不及載，而於是年謂復立宣慰司，殆史氏之有脫誤也。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設八百宣慰司。永樂二年，以土官刀招你爲八百者乃宣慰使，其弟刀招散爲八百大甸宣慰使。是歲遣內官齎敕諭孟定、孟養等部，道經八百大甸，爲刀招散所阻，弗克進。三年，西平侯沐晟奏，奉命率師及車里諸宣慰兵至八百境內，破其猛利石崖及者答二寨，又至整線寨，木邦兵破其江下等十餘寨。八百恐，遣人詣軍門伏罪，遂敕晟等班師。宣德七年，其貢使奏，波勒、土酋常糾波勒土雅之兵入境侵掠，乞發兵討之。帝以八百大甸去雲南五千餘里，波勒、土雅皆未嘗歸化，勞中國爲遠蠻役，非計，止降敕撫諭而已。成化十七年，【略】黔國公沐琮奏，土官刀攬邦能保障生民，擊敗交賊，救護老撾，交人嘗以僞敕脅誘八百，八百毀敕，以象蹴之，請頒賞，以旌忠義。從之。《明史・土司傳》曰：八百，世傳部長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其地東至車里，南至波勒，西至大吉喇與緬鄰，北至孟艮，自姚關東南行五十程始至。平川數千里，有南格剌山，下有河，南屬八百，北屬車里。好佛惡殺，寺塔以萬計。有見侵乃舉兵，得仇即已，俗名慈悲國。嘉靖間，爲緬所幷，其酋避居景線，名小八百。緬酋應裹以弟應龍居景邁城，倚爲右臂焉。初，四譯館通事惟譯外國，而緬甸、八百如之，蓋二司於六慰中加重焉。

又《輿地七》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元八百宣慰司，洪武二年、四年改置。以孟絹、木安、孟傑三路省入。

《滇海虞衡志・志香》 白檀香，出八百大甸土司，即旃檀。安息香，亦出八百大甸土司，古八百媳婦地。

《蠻司合誌・雲南一・八百》 八百者，乃八百大甸。初附，設立軍民宣慰使司，以刁招你、刁招散爲二宣慰使。

又 其俗事佛敬僧，見客無跪拜之節，把手爲禮，男女皆刺花樣眉目間以爲飾。

登流眉部 單馬令 丹眉流 答兒密 州眉流 丹馬令

《宋史・外國傳五・丹眉流》 丹眉流國，東至占臘五十程，南至羅越水路十五程，西至西天三十五程，北至程良六十程，東北至羅斛二十五程，東南至闍婆四十五程，西南至程若十五程，西北至洛華二十五程，東北至廣州一百三十五程。

其俗以版爲屋，跣足，衣布，無紳帶，以白紵纏其首。貿易以金銀。其主所居，廣袤五里，無城郭，出則乘象車，亦有小駟。地出犀、象、硫石、紫草、蘇木諸藥。四時炎熱，無雪霜。未嘗至中國。

咸平四年，國主多須機遣使打吉馬、副使打臘、判官皮泥等九人來貢木香千斤、鈆鐵各百斤、胡黃連三十五斤、紫草百斤、紅檀一合、花布四段、蘇木萬斤、象牙六十一株。

《嶺外代答・外國門上・眞臘國》 最產名香，登流眉所產爲絕奇，諸番國香所不及也。

《諸蕃志・志國・登流眉國》 登流眉國，在眞臘之西。地主椎髻簪花，肩紅蔽白。朝日登場，初無殿宇。飲食以葵葉爲椀，不施匕箸，掬而食之。有山曰無弄，釋迦涅槃示化，銅象在焉。產白荳蔻，箋、沉、速香，黃蠟、紫礦之屬。

又《單馬令國》 單馬令國，地主呼爲相公。以木作柵爲城，廣六七尺，高二丈餘，上堪征戰。國人乘牛，打鬃跣足。屋舍官場用木，民居用竹，障以葉，繫以藤。土產黃蠟、降眞香、速香、烏楠木、腦子、象牙、犀角。番商用絹傘、雨傘、荷池纈絹、酒、米、鹽、糖、甕器、盆鉢，粗重等物，及用金銀爲盤盂博易。日囉亭、潛邁、拔沓、加囉希類此。本國以所得金銀器，糾集日囉亭等國類聚，獻入三佛齊國。

《大德南海志・單馬令》 單馬令國管小西洋、日囉亭、達剌希、崧古囉、凌牙蘇家、沙風、佛囉安、吉蘭丹、晏頭、丁伽廬、迫嘉、朋亨、吉蘭丹。

《事林廣記・癸集・登流眉》 登流眉，屬眞臘。選人作地主，堆髻，纏帛蔽形。每朝蕃主出座，名曰登場。衆蕃皆拜，拜罷同座，交手抱兩膊爲禮，如中國叉手也。

又《單馬令》 唐紅自眞臘風帆十晝夜方到。其國無王，有地主。宋朝慶元二年，進金三埕、金傘一柄。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州眉流》 州眉流國，東至占臘五十程，南至羅越水路十五程，西至西天竺三十五程，北至程良六十程，東北至羅斛二十五程，南至闍婆四十五程，西南程若十五程，西北至洛華二十五程，東北至廣州三十五程。其俗以板爲屋，跣足，衣布，無紳帶，以白紵纏其首。貿易以金銀。其主所居，廣袤五里，無城郭。出則乘象車，亦如小駟。地出犀、象、硫石、紫礦、蘇木諸藥。四時炎熱，無霜雪。未嘗至中國。宋咸平四年，國主多須機遣使打古馬、副使打臘、判官剳皮泥等九人來貢木香千斤、鈆鐵各百斤、胡黃連三十五斤、紫礦百斤、紅氈一合，花布四段、蘇木萬斤、象牙六十一株。召見崇德殿，賜以冠帶服物。及還，又賜多須機詔書，以敦奬之。

《島夷誌略・丹馬令》 地與沙里、佛來安爲鄰國。山平亘，田多，食粟有餘，新收者復留以待陳。俗節儉。氣候溫和。男女椎髻，衣白衣衫，繫青布縵。定婚用緞錦、白錫若干塊。

民煮海爲鹽，釀小米爲酒。有酋長。產上等白錫、米腦、龜筒、鶴頂、降眞香及黃熟香頭。貿易之貨，用甘理布、紅布、青白花碗、鼓之屬。

《異域志・單馬令》 其國有酋長，無王。宋慶元間，進金五埕、金傘一柄。元求其利，不至。國人多富，尚寶貨，則利爲酋豪。

又《登流眉國》 眞臘之屬郡。椎髻，纏帛蔽身。每朝，番王出座，名曰登場。衆番皆拜罷同座，交手抱兩膊爲禮。

《宋史新編・丹眉流國》 丹眉流國，東北至廣州一百三十五程。其俗以版爲屋，跣足，衣布，無紳帶，以白紵纏其首。貿易用金銀。其王所居，廣袤五里，無城郭。出則乘象車，亦有小駟。地產犀、象、鈆石、紫草、蘇木諸藥。四時炎熱，無霜雪。

《圖書編・州眉流國》 東至占臘五十程，東北至廣州三十五程。宋始入貢。

又《答兒密》 古丹眉流國也。宋咸平初，國主多須機以使九人來貢。我朝永樂，遣使十八人來朝貢。

《咸賓錄・南夷志・答兒密》 答兒密，古丹眉流國也，自古不通。宋咸平初，國主多須機遣使九人來，貢木香十斤、鈆鐵各百斤、胡黃連二十五斤、紫礦百斤、紅毡一合、花布四疋、蘇木萬斤、象牙六十一株。召見崇德殿，賜以冠帶服物。及還，又賜多須機詔書，以敦奬之。我朝永樂中，遣使十八人來朝，貢方物。詔優禮之。

其俗以板爲屋，跣足，衣布，無紳帶，以白紵纏其首。貿易以金銀。其主所居，廣袤五里，無城郭。出則乘象。刑專用箠扑。其產犀、象、硫石、紫礦、蘇木等物。

《方輿勝略・外夷・答兒密》 答兒密，古丹眉流國也。宋咸平初，國主多須機遣使九人來貢。我朝永樂中遣貢。俗跣足，衣布，以白紵纏首。市用金銀。其主所居廣袤五里，無城郭。以板爲屋。其產則有犀、象、硫石、紫礦、蘇木。

《裔乘・東南夷・答兒密》 答兒密，古名丹眉流。自古不通中國。宋咸平初，國主多須機始遣使來貢木香、鈆、鐵、胡黃連、紫礦、紅氈、花布、蘇木、象牙等物。【略】其俗以板爲屋，跣足，衣布，無紳帶，以白紵纏其首。貿易以金銀。其主所居，廣袤五里，無城郭。出則乘象。刑用箠朴。其產犀、象、硫石、紫礦、蘇木之屬。

《八紘譯史・答兒密》 答兒密，古丹眉流國也。宋朝入貢。其俗以板爲屋，跣足衣布，以白紵纏首，出入乘象，國無城郭。

《續通典・邊防二・丹眉流》 丹眉流，在廣州西南。俗皆板屋，跣足，衣布，以白紵纏首。其王所居，廣袤五里，無城郭。出則乘象車，亦有小駟。四時炎熱，無霜雪。土產犀、象、紫草、蘇木諸藥。宋眞宗咸平四年，國王多須機遣使打吉馬等九人來貢，召見崇德殿，賜以冠帶服物。及還，又賜多須機詔書，以敦奬之。

《續通志・四夷傳四・丹眉流國》 丹眉流國，宋趙汝适《諸蕃志》作登流

眉。在廣州西南。俗以版爲屋。四時炎熱。宋咸平四年，嘗遣使貢，賜詔書奬諭之。

盤盤部 槃槃 敎焚洲 敎焚

《梁書・諸夷傳・盤盤國》 盤盤國，宋文帝元嘉，孝武孝建、大明中，幷遣使貢獻。大通元年，其王使使奉表曰：『揚州閻浮提震旦天子：萬善莊嚴，一切恭敬，猶如天淨無雲，明耀滿目，天子身心清淨，亦復如是。道俗濟濟，幷蒙聖王光化，濟度一切，永作舟航，臣聞之慶善。我等至誠敬禮常勝天子足下，稽首問訊。今奉薄獻，願垂哀受。』中大通元年五月，累遣使貢牙像及塔，幷獻沉檀等香數十種。六年八月，復使送菩提國眞舍利及畫塔，幷獻菩提樹葉、詹糖等香。

《南史・夷貊傳上・槃槃國》 槃槃國，元嘉、孝建、大明中，幷遣使貢獻。梁中大通元年、四年，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畫塔，幷獻沉檀等香數十種。六年八月，復遣使送菩提國舍利及畫塔圖，幷菩提樹葉、詹糖等香。

《舊唐書・南蠻西南蠻傳・盤盤》 盤盤國，在林邑西南海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乃至。其國與狼牙修國爲鄰，人皆學婆羅門書，甚敬佛法。貞觀九年，遣使來朝，貢方物。

《新唐書・南蠻傳下・盤盤》 盤盤，在南海曲，北距環王，限少海，與狼牙脩接，自交州海行四十日乃至。王曰楊粟翟。其民瀕水居，比木爲柵，石爲矢鏃。王坐金龍大榻，諸大人見王，交手抱肩以跽。其臣曰勃郎索濫，曰崑崙帝也，曰崑崙勃和，曰崑崙勃諦索甘，亦曰古龍。古龍者，崑崙聲近耳。在外曰那延，猶中國刺史也。有佛、道士祠，僧食肉，不飲酒，道士謂爲貪，不食酒肉。貞觀中，再遣使朝。

《通典・邊防四・槃槃》 槃槃國，梁時通焉。在南海大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國。其王曰楊栗翟。音翅。栗翟父曰楊德武。以上無得而紀。百姓多緣水而居。國無城，皆豎木爲柵。王坐金龍牀，每坐，諸大人皆兩手交抱肩而跽。暨几反。又其國多婆羅門，自天竺來，就王乞財物。王甚重之。其大臣曰勃郎索濫，次曰崑崙帝也，次曰崑崙勃和，胡卧反。次曰崑崙勃帝索甘且。其言崑崙，古龍聲相近，故或有謂爲古龍者。其在外城者曰那延，猶中夏刺史、縣令。其矢多以石爲鏃，矟則以鐵爲刃。有僧尼寺十所，僧尼讀佛經，皆食肉而不飲酒。亦有道士寺一所，道士不食酒肉，讀《阿修羅王經》，其國不甚重之。俗皆呼僧爲比邱，呼道士爲貪。隋大業中，亦遣使朝貢。

又《敎焚》 敎焚州，《抱朴子》云：敎焚洲在南海中，薰綠水膠所出，膠如楓脂矣，所以不可多得者，止患猞猁上音吉，下音屈。獸啖人。此獸大者重十斤，狀如水獺，其頭身及他處了無毛，唯從鼻上以竟脊至尾上有毛，廣一寸許，青毛長三四分許，其無毛處則如韋囊。人張捕得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薪盡而此獸不焦。須以大杖打之，皮不傷而骨碎都盡，乃死耳。

（幷見《文獻通考・四裔九・敎焚》。）

《唐會要・盤盤國》 盤盤國，在林邑西南海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乃至。其國與狼牙脩國爲鄰，習俗與扶南略同。以路遠，不與中國通。梁大同時，來朝貢。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盤盤國，在林邑之南海曲中，與狼牙修國爲隣。

《太平御覽》卷七八七 《宋起居注》曰：孝建二年七月二十日，槃槃國王遣長史竺伽藍婆奉獻金、銀、琉璃、諸香藥等物。

《太平寰宇記・四夷五・盤盤》 盤盤國，梁時通焉。在南海大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國。其王曰楊粟翟。音翅。粟翟父曰楊德武連，亦不知其來。百姓多緣水而居。國無城，皆豎木爲柵。王坐金龍床，每坐，諸大人皆兩手交抱肩而跪。又其國多有婆羅門，自天竺來，就王乞財物，王甚重之。其大臣曰勃郎索濫，次曰崑崙帝也，次曰崑崙勃和，去聲。次曰崑崙勃帝索甘，或謂古龍。蓋其言崑崙、古龍聲相近耳。在外城者曰那延，猶中夏刺史、縣令也。其兵矢多以石爲鏃，矟則以鐵爲刃。有僧尼，皆食肉而不飲酒。亦有道士，不食酒肉，讀《阿修羅王經》，其國不甚重之。俗皆呼

僧尼爲比邱，呼道士爲貪。隋大業中，亦遣使朝貢。

《通志・四夷傳五・槃槃》 槃槃，宋時通焉。在南海大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國。其王曰楊栗翟。音翅。栗翟（以上口）〔父曰〕揚德武連。以上無得而紀。百姓多緣水而居。國無城，皆豎木爲柵。王坐金龍牀，每坐，諸大人皆兩手交抱肩而跽。豎九反。又其國多有婆羅門，自天竺來，就王乞財物，王甚重之。其大臣曰勃郎索濫，次曰崑崙勃和，胡卧反。次曰崑崙帝也，次曰崑崙勃和，胡卧反。次曰崑崙帝索甘且。其言崑崙，與古龍聲相近，故或有謂爲古龍者。其在外城曰那延，猶中夏刺史、縣令。其矢多以石爲鏃，稍則以鐵爲刃。有僧尼寺十所，僧尼讀佛經，皆肉食而不飲酒。亦有道士寺一所，道士不食酒肉，讀《阿脩羅王經》，其國不甚重之。俗皆呼僧爲比邱，呼道士爲貪。宋元嘉、孝建、大明中，幷遣使貢獻。梁中大通元年，其王奉表送佛牙及畫塔，幷獻沈檀等香數十種。六年，復遣使送菩提國舍利及畫塔、菩提樹葉、詹糖等香。隋大業中，亦朝貢於長安。

又 教梵，《抱朴子》云：教梵洲在南海中，薰綠水膠所出，膠如楓脂，不可多得。所以然者，正患猞猁上音詰，下音屈。獸害，人不敢到其地。猞猁大者重十斤，狀如水獺，其頭身及他處了無毛，唯從鼻上以竟脊至尾上有毛，廣一寸許，青毛長三四分，其無毛處則如韋囊。人張捕得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束縛之投諸火中，薪盡而此獸不焦。須以大杖打之，皮不傷而骨碎都盡，乃死耳。

《文獻通考・四裔考八・槃槃》 槃槃國，梁時通焉。在南海大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國。其王曰楊栗翟。音翅。栗翟父曰楊德武連。以上無得而記。百姓多緣水而居。國無城，皆豎木爲柵。王坐金龍牀，每坐，諸大人皆兩手交抱肩而跽。九豎反。又其國多有婆羅門，自天竺來，就王乞財物，王甚重之。其大臣曰勃郎索濫，次曰崑崙帝也，次曰崑崙勃和，胡卧反。次曰崑崙勃帝索甘且。其言崑崙，古龍聲相近，故或有謂爲古龍者。其在外城者曰那延，猶中夏刺史、縣令。其矢以石爲鏃，稍則以鐵爲刃。有僧尼寺十所，僧尼讀佛經，皆肉食，而不飲酒。亦有道士寺一所，道士不食酒肉，讀《阿脩羅王經》，其國不甚重之。俗皆呼僧爲比邱，呼道士爲貪。宋元嘉、孝建、大明中，幷遣使貢獻。梁中大通元年、四年，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畫塔，幷獻香物十種。六年，復遣使送菩提國舍利及畫塔圖，幷菩提樹葉、詹糖等香。隋大業中，亦遣使朝賀。

《圖書編・槃槃國》 梁時通焉。在南海大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國。

《續通志・四夷傳四・盤盤》 盤盤，在南海曲，北距占城，限少海，與狼牙修接。自交州海行四十日乃至。貞觀中再遣使朝。

狼牙修部 凌牙斯加 龍牙犀角

《梁書・諸夷傳・狼牙脩國》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穬、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古貝爲干縵。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以金繩爲絡帶，金鐶貫耳。女子則被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塼爲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毦旗鼓，罩白蓋，兵衛甚設。國人說，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之。王聞知，乃加囚執，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爲神，因不敢害，乃斥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爲王。二十餘年死，子婆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曰：『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衆生，慈心無量。端嚴相好，身光明朗，如水中月，普照十方。眉間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曜，亦如月光。諸天善神之所供養，以垂正法寶，梵行衆增，莊嚴都邑。城閣高峻，如乾陁山。樓觀羅列，道途平正。人民熾盛，快樂安穩。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極尊勝。天王愍念羣生，民人安樂，慈心深廣，律儀清淨，正法化治，供養三寶，名稱宣揚，布滿世界，百姓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歸依。敬禮大吉天子足下，猶如現前，忝承先業，慶嘉無量。今遣使問訊大意。欲自往，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奉薄獻，願大家曲垂領納。』

《南史・夷貊傳上・狼牙脩國》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棧、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古貝爲干漫。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以金繩爲絡帶，金鐶貫耳。女子則被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塼爲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旄旗鼓，罩白蓋，兵衛甚嚴。國人說，立國以來四百餘年，以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乃加囚執，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爲神，因不敢害，乃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爲王。二十餘年死，子婆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通典・邊防四・狼牙修》 狼牙修國，梁時通焉。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其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棧、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披髮，以古貝布爲干漫。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髀，以金繩爲絡帶，金鐶貫耳。女子則披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塼爲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毦旗鼓，罩白蓋，兵衛甚設。武帝天監中，遣使獻方物。其使云，立國以來四百餘年。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狼牙修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廣州二萬四千里。

《太平寰宇記・四夷五・狼牙修》 狼牙修國，梁時通焉。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二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其土偏多棧、沈、婆律等香。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古貝布爲干縵。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髀，簿計切。以金繩爲絡帶，金環貫耳。女則披布，以纓絡纏身。其國累磚爲城，有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毦旗鼓，罩白蓋，兵衛甚設。武帝天監中，遣使貢方物。其使云，立國以來四百餘年。

《通志・四夷傳五・狼牙脩》 狼牙脩，梁時通焉。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棧、沈、婆律等香。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吉貝爲干漫。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以覆髀，以金繩爲絡帶，金環貫耳。女子則披布，以纓絡繞身。其國累磚爲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毦旗鼓，罩白蓋，兵衛甚設。國人說，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乃加囚執，其鎖無故自脫。王以爲神，不敢加害，但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以爲賢，妻以長女。俄而狼牙脩王死，大臣迎還爲王。二十餘年死，子婆迦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諸蕃志・志國・凌牙斯加國》 凌牙斯加國，自單馬令風帆六晝夜可到，亦有陸程。地主纏縵，跣足。國人剪髮，亦纏縵。地產象牙、犀角、速暫香、生香、腦子。番商興販，用酒、米、荷池繪絹、甕器等爲貨。各先以此等物準金銀，然後打博。如酒壹瓶，準銀一兩，準金二錢。米二瓶，準銀一兩，十瓶準金一兩之類。歲貢三佛齊國。

《文獻通考・四裔考八・狼牙脩國》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棧、沈、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吉貝爲干漫。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以金繩爲絡帶，金環貫耳。女子則（披）布，以纓絡繞身。其國累塼爲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毦旗鼓，罩白蓋，兵衛甚嚴。國人說，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乃枷囚執，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爲神，不敢害，乃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脩王死，大臣迎還爲王。二十餘年死，子婆加達多立。梁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島夷誌略・龍牙犀角》 峯頂內平而外聳，民環居之，如蟻附坡。厥田下等。氣候半熱。俗厚。男女椎髻，齒白，繫麻逸布。俗以結親爲重。親戚之長者一日不見面，必携酒持物以問勞之。爲長夜之飲，不見其醉。民煮海爲鹽，釀秫爲酒。有酋長。地產沈香，冠於諸番。次鶴頂、降眞、蜜糖、黃熟香頭。貿易之貨，用土印布、八都剌布、青白花碗之屬。

《星槎勝覽・前集・龍牙犀角》 其地內平而外尖，民下蟻附而居之。氣候常熱，田禾勤熟。俗尚淳厚。男女椎髻，圍麻逸布，穿短衫，以親戚尊長爲重，一日不見，則携酒持殽而問安。煑海爲鹽，釀秫爲酒。地產沉速、降眞、黃熟香、鶴頂、蜂蜜、砂糖，貨用土印布、八都剌布、青白磁器之屬。

詩曰：遙望茲山勢，龍牙犀角峯。居民如蟻附，椎髻似猴容。汲海鹽煎雪，懸崖密掇蜂。布稍圍體厚，秫米造漿濃。氣候常同夏，林花不較冬。問安行禮節，千載見遺風。

《三才圖會・地理・龍牙犀角》 龍牙犀角，其地內平而外尖，民皆蟻附而居之。

《圖書編・狼牙修國》　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

又《龍牙犀角》　其地內平而外凸，民下蟻附而居之。氣候常熱，田禾勤熟。俗尚淳厚。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別錄・龍牙犀角》　其地內平而外尖，民皆蟻附而居之。氣候常熱，田禾勤熟。俗尚淳厚。男女椎髻，圍麻逸布，穿短衫。以親戚尊長爲重，一日不見，則携酒持殽問安。煑海爲鹽，釀秫爲酒。地產沉速、降眞、黃熟香、鶴頂、蜂蜜、砂糖。貨用土印布、八都剌布、青白磁器之屬。

《裔乘・東南夷・龍牙犀角》　龍牙犀角，在中國之東南。其地氣候常熱。俗尚淳厚。煑海爲鹽，釀秫爲酒。男女椎髻。以親戚尊長爲重，一日不見，則携酒殽問安。產有沉速、降眞、黃熟香、鶴頂、蜂蜜、砂糖。貨用土印布、八都剌布、青白磁器之屬。

《外國竹枝詞・龍牙犀角、龍牙門、龍涎嶼》　龍牙犀角可耕田，相對龍門恰過船。更有龍涎香萬里，蘇門市上換金錢。龍牙犀角，多良田。龍牙門，山門相對，如龍角狀，中道過船。龍涎嶼每至春間，羣龍交戲，而遺涎沫，焚之清香可愛。貨於蘇門市，每兩金錢十二枚。

墮和羅部 投和 墮羅鉢底 隋和羅 墮羅

《舊唐書・南蠻西南蠻傳・墮和羅》　墮和羅國，南與盤盤，北與迦羅舍佛，東與眞臘接，西鄰大海。去廣州五月日行。貞觀十二年，其王遣使貢方物。二十三年，又遣使獻象牙、火珠，請賜好馬，詔許之。

《新唐書・南蠻傳下・投和》　投和，在眞臘南，自廣州西南海行百日乃至。王姓投和羅，名脯邪迄遙。官有朝請將軍、功曹、主簿、贊理、贊府，分領國事。分州、郡、縣三等。州有參軍，郡有金威將軍，縣有城、有局。長官得選僚屬自助。民居率樓閣，畫壁。王宿衛百人，衣朝霞，耳金鐶，金縗被頸，寶飾革履。頻盜者死，次穿耳及頰而劓其髮，盜鑄者截手。無賦稅，民以地多少自輸。王以農商自業。銀作錢，類榆莢。民乘象及馬，無鞍韉，繩穿頰御之。親喪，斷髮爲孝，焚尸斂灰于甕，沈之水。貞觀中，遣使以黃金函內表，幷獻方物。

又《墮和羅》　墮和羅，亦曰獨和羅。南距盤盤，北迦邏舍弗，西屬海，東眞臘。自廣州行五月乃至。國多美犀，世謂墮和羅犀。有二屬國，曰曇陵、陀洹。曇陵在海洲中，陀洹，一曰耨陀洹，在環王西南海中，與墮和羅接。自交州行九十日乃至。王姓察失利，名婆那，字婆末。無蠶桑，有稻、麥、麻、豆。畜有白象、牛、羊、豬。俗喜樓居，謂爲干欄。以白氈、朝霞布爲衣。親喪，在室不食，燔屍已，則剔髮浴于池，然後食。貞觀時，幷遣使者再入朝，又獻婆律膏，白鸚鵡，首有十紅毛，齊于翅。因丐馬、銅鍾，帝與之。

《大唐西域記》卷一〇　〔迦摩浪迦國〕次東有墮羅鉢底國。

（幷見《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

《通典・邊防四・投和》　投和國，隋時聞焉。在海南大洲中，眞臘之南。自廣州西南水行百日至其國。王姓投和羅，名脯邪乞遙，理數城。覆屋以瓦，幷爲閣而居。屋壁皆以彩畫之。城內皆王宮室，城外人居可萬餘家。王宿衛之士百餘人。每臨朝，則衣朝霞，冠金冠，耳掛金環，頸掛金涎衣，涎，敘連反。足履寶裝皮履。官屬，有朝請將軍，總知國政，又有參軍、功曹、主簿、城局、金威將軍、贊理、贊府等官，分理文武。又有州及郡、縣，州有參軍，郡有金威將軍，縣有城局，爲其長官。初至，各選官僚助理政事。刑法，盜賊重者死，輕者穿耳及鼻幷鑽髻，私鑄銀錢者截腕。國無賦稅，俱隨意供奉，無多少之限，多以農商爲業。國人乘象及馬。一國之中，馬不過千匹，又無鞍轡，唯以繩穿頰爲之節制。音樂則吹蠡擊鼓。死喪則祠祀哭泣，又焚屍，以甕盛之，沈於水中。若父母之喪，則截髮爲孝。其國市六所，貿易皆用銀錢，小如榆莢。有佛道，有學校，文字與中夏不同。訊其耆老，云：王無姓，名齊杖摩。其屋以草覆之。王所坐塔，圓似佛塔，以金飾之。門皆東開，坐亦東向。大唐貞觀〔中〕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獻金槍、

苦盍反。金鎖、寶帶、犀、象、海物等數十品。

《嶺表錄異》卷中　又有墮羅犀，犀中最大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犀。額上有心花，多是撒豆斑，色深者堪爲胯具，斑散而淺者，卽治爲盤碟器皿之類。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隋和羅國，南與盤盤、北與迦羅舍弗、東與眞臘接，西隣大海，去高州五月日行。

《太平御覽》卷七八八　《隋書》曰：投和國，在南海大洲，眞臘之南。自廣州西南水行百里至其國。王姓投和羅，名脯邪乞遙。理所城，覆屋以瓦，幷爲閣而居，屋壁皆以彩畫之。城內皆王室，城外人居可萬餘家。王宿衛之士百餘人。每臨朝，則衣朝霞，冠金〔冠〕，耳挂金鐶，頸挂金涎衣，叙連切。足履寶裝皮履。官屬有朝請將軍，總知國政，又有參軍、功曹、主簿、城局、金威將軍、贊理、贊府等官，分理文武。又有州及郡、縣，州有參軍，郡有金威將軍，縣有城局，爲其長官。初至，各選官僚助理政事。刑法，賊盜多〔死〕者〔死〕，輕者穿耳及頰，私鑄銀錢者截腕。國無賦稅，俱隨意貢奉，無多少之限。多以農商爲業。國人乘象及馬。一國之中，馬不過千疋，又無鞍轡，唯以繩穿頰爲之節制。音樂則吹蠡擊鼓。死喪則祠祀哭泣，又焚屍以鬠盛之，沉於水中。若父母之喪則截髮爲孝。其國市六所，貿易皆用銀錢，小如榆莢。有佛道，有學校，文字與中夏不同。訊其耆老，云：王無姓，名齊杖摩。王所坐塔，圓（以）〔似〕佛塔，以金飾之。門皆東開，坐亦東向。

《唐書》曰：貞觀中，投和國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獻金榼、苦盍反。金鎖、寶帶、犀、象、海物等數十品。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投和》　投和國，隋時聞焉。在南海大洲中，眞臘之南。自廣州西南行百日至其國。王姓投和羅，名晡邪乞遙。所理城，覆屋以瓦，幷爲閣而居，壁皆彩畫之。城內皆王宮室，城外居人可萬餘家。王金威將軍、贊理、贊府等官，分理文武。又有州及郡、縣，州有參軍，郡有縣有城局。其爲長官，初至，各選官僚助理政事。刑法，盜賊多者死，輕者穿耳及鼻幷鑽鬢，私鑄銀錢者截腕。國無賦稅，俱隨意貢奉，無多少之限。多以農商爲業。國人乘象及馬。一國之中，馬不過千匹，又無鞍轡，唯以繩穿頰爲之節制。音樂則吹蠡擊鼓。死喪則祠祀哭泣，又焚屍以鬠盛之，沈於水中。若父母之喪則截髮爲孝。其國市六所，貿易皆用銀錢，小如榆莢。有佛道，有學校，文字與中夏不同。訊其耆老，云：王無姓，名齊杖摩。王所坐塔，圓（以）〔似〕佛塔，以金飾之。門皆東開，坐亦東向。唐貞觀中，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獻金榼、金鎖、寶帶、犀、象、海物等十數品。

《通志・四夷傳五・投和》　投和，隋時聞焉。在南海大洲中，眞臘之南。自廣州西南水行百日至其國。王姓投和羅，名脯邪迄遙，治數城。覆屋以瓦，幷爲閣而居，屋壁皆彩畫之。城內皆王宮室，城外人居可萬餘家。王宿衛百餘人。每臨朝，則衣朝霞，冠金冠，耳挂金鐶，頸挂金涎衣，足履寶裝皮履。官屬，有朝請將軍，總知國政。又有參軍、功曹、主簿、城局、金威將軍、贊治、贊府等官，分治文武。又有州及郡、縣，州有參軍，郡有金威將軍，縣有城局，其爲長官。初至，各選官僚助治政事。刑法，盜賊重者死，輕者穿耳及鼻幷鑽鬢，私鑄銀錢者截腕。國無賦稅，俱隨意貢奉，無多少之限。多以農商爲業。國人乘象及馬。一國之中，馬不過千匹，又無鞍轡，唯以繩穿頰爲之節制。音樂則吹蠡擊鼓。死喪則祠祀哭泣，又焚屍，以鬠盛之，沈於水中。若父母之喪，則截髮爲孝。其國市六所，貿易皆用銀錢，小如榆莢。有佛道，有學校，文字與中夏不同。訊其耆老，云：王無（始）〔姓〕，名齊杖摩。其屋以草覆之。王所坐榻，圓如佛塔，以金飾之。門皆東開，坐亦東向。唐貞觀中，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獻金榼、金釭、寶帶、犀、象、海物等十數品。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訶陵》　墮和羅，亦曰獨和羅。南距盤盤，北迦羅舍弗，西屬海，東眞臘，自廣州行五月乃至。國多美犀，世謂墮和羅（西）〔犀〕。有二屬國，曰疊陵、陀洹。疊陵在海洲中。陀洹，一曰耨陀洹，在環王西南海中，與墮和羅接，自交州行九十日乃至。王姓察失利，名婆那，字婆末。無蠶桑，有稻、麥、麻、豆。畜有白象、牛、羊、豬。俗喜樓居，謂爲干闌。以白氎、朝霞布爲衣。親喪，在室不食，燔尸已，則剔髮浴於池，然後食。貞觀時，幷遣使者再入朝，又獻婆律膏，白鸚鵡，首有（千）〔十〕紅毛，齊於翅。因勾馬、銅鐘，帝與之。

又《投和國》　投和國，隋時聞焉。在南海大洲中，眞臘之南。自

廣州西南水行百日至其國。王姓投和羅，名脯邪乞遙，理數城。覆屋以瓦，幷爲閣而居，屋壁皆以彩畫之。城内皆王宮室，城外人居可萬餘家。王宿衛之士百餘人。每臨朝，則衣朝霞，冠金冠，耳挂金環，頸挂金涎衣，涎，序連反。足履寶裝皮履。官屬，有朝請將軍，總知國政。又有參軍、功曹、主簿、城局、金威將軍、贊府等官，分理文武。又有州及郡、縣，州有參軍，郡有金威將軍，縣有城局，其爲長官。初至，各選官寮助理政事。刑法，盜賊多者死，輕者穿耳及鼻幷鑽鬢，私鑄銀錢者截腕。國無賦稅，俱隨意貢奉，無多少之限。多以農商爲業。國人乘象及馬。一國之中，馬不過千匹，又無鞍轡，唯以繩穿頰爲節制。音樂則吹蠡擊鼓。死喪則祠祀哭泣，又焚屍，以甕盛之，沈於水中。若父母之喪，則截髮爲孝。其國市六所，貿易皆用銀錢，小如榆莢。有佛道，有學校，文字與中夏不同。訊其耆老，云：王無姓，名齊杖摩。其屋以草覆之。王所坐塔，圓似佛塔，以金飾之。門皆東開，坐亦東向。唐貞觀中，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獻金槍、苦盍反。金（鎖）〔鎖〕、寶帶、犀、象、海物等數十品。

《圖書編・投和國》 隋時聞焉。在南海大洲中，眞蠟之南。自廣州西南水行百日至其國。

《續通典・邊防二・投和》 投和，在眞臘南。設官屬，無賦稅，民以多少自輸。唐太宗貞觀中，遣使以黃金函奉表，幷獻方物。

《續通志・四夷傳四・眞臘》 其南又有投和，自廣州西南海行百日乃至。王姓投和羅，名脯邪迄遙。貞觀中，嘗遣使表獻方物。

哥羅舍分諸部 哥羅舍分 脩羅分 甘畢

《新唐書・南蠻傳下・哥羅舍分》 又有哥羅舍分、脩羅分、甘畢三國貢方物。甘畢在南海上，東距環王，王名旃陀越摩，有勝兵五千。哥羅舍分者，在南海南，東墮和羅。脩羅分者，在海北，東距眞臘。其風俗大略相類，有君長，皆柵郭。二國勝兵二萬，甘畢才五千。

《通典・邊防四・哥羅舍分》 哥羅舍分，在南海之南，其國地接墮和羅國。勝兵二萬人。其王蒲越伽摩，大唐顯慶五年，遣使朝貢。

《唐會要・哥羅舍分國》 哥羅舍分，在南海之南，接墮和羅國。其國王名蒲越摩伽，精兵二萬人。其使以顯慶五年發本國，至龍朔二年五月到京。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哥羅舍分國，在南海之南，東接墮和羅國。其王名蒲伽越摩，精兵二萬人。

又 脩羅分國，居於南海之北。以木柵爲城。東至眞臘國，南至海。其王名尸達摩提婆，精兵三萬餘人。

《太平御覽》卷七八八 《唐書》曰：哥羅舍分國，在南海之南，接墮和羅。勝兵二萬人。其王蒲越伽摩，顯慶五年，遣使朝貢。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哥羅舍分》 哥羅舍分國，在南海之南，接墮和羅國。勝兵二萬餘人。其王名蒲越伽摩，唐顯慶五年，其使發本國，至龍朔二年五月到京朝貢。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哥羅舍分》 哥羅舍分國，在南海之南，接墮和羅國。勝兵二萬人。其王蒲越伽摩，唐顯慶五年，遣使朝貢。

《續通典・邊防二・脩羅分》 脩羅分，地近眞臘。有君長，以木爲城。有勝兵二萬。其風俗與歌羅舍分、甘畢相類。甘畢在南海上，王名旃陀越摩。歌羅舍分在南海南。唐時皆入貢方物。

《續通志・四夷傳四・歌羅舍分》 哥羅舍分，在南海南。修羅分，在海北，東距眞臘，風俗略相類。

邊斗諸部 邊斗 都昆 拘利 比嵩

《藝文類聚》卷八一 《吳時外國傳》曰：都昆，在扶南南三千餘里，出藿香。劉欣期《交州記》曰：藿香似蘇。

《通典・邊防四・邊斗》 邊斗國，一云班斗。都昆國，一云都軍。拘利國，一云九離。比嵩國，幷隋時聞焉。扶南度金鄰大灣南行三千里，有此四國。其農作與金鄰同。其人多白色。都昆出好棧香、藿香及流黃。其藿香樹生千歲，根本甚大，伐之，四五年木皆朽敗，唯中節堅固，芬香獨存，取以爲香。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邊斗四國者，邊斗國，一云班斗，都昆國，一作都軍，拘利國，一作九雅，比嵩國，幷扶南度金鄰大灣南行三千里。

《太平御覽》卷九八二 《吳時外國傳》曰：流黃香，出都昆國，在扶南南三千餘里。

又 《吳時外國傳》曰：都昆，在扶南，山有霍香。

又 《南方草物狀》曰：棧蜜香，出都昆。不知棧蜜香樹若爲，但見香耳。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邊斗四國》 邊斗國，一云班斗。都昆國，一云都君，拘利國，一作九雅。比嵩國，幷隋時聞焉。扶南度金鄰大灣南行三千里，有此四國。其農作與金鄰國同。其人多白色。惟都昆出好棧香、藿香及硫黃。其藿香樹生千歲，根本甚大，伐之，四五年木皆朽敗，惟中節堅貞，芬香獨存，取以爲香。

《通志・四夷傳五・邊斗》 邊斗，一云班斗。都昆，一云都軍。拘利，一云九雉。比嵩，皆隋時聞焉。自扶南渡金鄰大灣南有三千里，有此四國。其農作與金鄰同。其人多白色。都昆出好棧香、藿香及流黃。其藿香樹生千歲，根本甚大，伐之，四五年木皆朽敗，惟中節堅固，芬香獨存，取以爲香。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邊斗》 邊斗國，一云班斗。都昆國，一云都軍。拘利國，一云九離。比嵩國，幷隋時聞焉。扶南度金鄰大灣南行三千里，有此四國。其農作與金鄰同。其人多白色。都昆出好棧香、藿香及流黃。其藿香樹生千歲，根本甚大，伐之，四五年木皆朽敗，唯中節堅固，芬香獨存，取以爲香。

多摩萇部 多摩長 多縻長

《新唐書・南蠻傳下・多摩萇》 又有多摩萇，東距婆鳳，西多隆，南千支弗，北訶陵。地東西一月行，南北二十五日行。其王名骨利，詭云得大卵，剖之，獲女子，美色，以爲妻。俗無姓，婚姻不別同姓。王坐常東向。勝兵二萬，有弓刀甲矟，無馬。果有波那婆、宅護遮、菴摩、石榴。其國經薩盧都、訶盧、君那盧、林邑諸國，乃得（至）交州。

《通典・邊防四・多摩長》 多摩長國，居於海島。東與婆鳳，西與多隆，南與半支跋，華言五山也。北與訶陵等國接。其國界東西可一月行，南北可二十五日行。其王之先龍子也，名骨利。骨利得大鳥卵，剖之，得一女子，容色殊妙，即以爲妻。其王尸羅仇脩伊說即其後也。大唐顯慶中，遣使貢獻。其俗無姓。王居以柵爲城，以板爲屋，坐獅子座，東面坐。衣物與林邑同。勝兵二萬餘人。無馬，有弓刀甲矟。婚姻無同姓之別。其食器有銅、鐵、金、銀。所食尚酥、乳酪、沙糖、石蜜。其家畜有羖羊、水牛。野獸有麞、鹿等。死亡無喪服之制，以火焚其屍。其音樂略同天竺。有波那婆、宅護遮、菴磨、石榴等果，多甘蔗。從其國經薩盧都、思訶盧、君那盧、林邑等國達於交州。

《唐會要・多摩萇國》 多摩萇，居於南海島中。使云：其王先祖骨利，龍之子。利嘗得一鳥卵，剖之，得一女子，容色殊妙，因以爲妻，今尸羅仇脩即其後也。顯慶四年二月，朝貢使至。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多糜長國，居於海島。東與婆鳳，西與多隆，南與半支跋，華言五山也。北與訶陵等國接。其界東西可一月行，南北可二十五日行。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多摩長》　多摩長國，居南海島中。東與婆鳳，西與多隆，南與半支跋，華言五山也。北與訶陵等國接。其界東西可一月行，南北可二十五日行。其王之先祖龍子也，名骨利，嘗得大鳥卵，剖之，得一女子，容色殊妙，即以爲妻，其王尸羅仇傭伊說即其後也。唐顯慶中，遣使貢獻。其俗無姓名。王居以柵爲城，板屋，坐獅子座，仍東向。衣服與林邑同。勝兵二萬餘，無馬，有弓刀甲矟。婚姻無同姓之別。其食器有銅、鐵、金、銀。所食尚酥、乳酪、砂糖、石蜜。無喪葬之制。畜獸頗同中夏。音樂畧同天竺。有波那婆、賤護遮、菴磨、石榴、甘蔗等果。從其國經薩盧都、思訶盧、君那盧、林邑等國方達交州。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多摩長》　多摩長國，居於海島。東與婆鳳，西與東隆，南與半支跋，華言五山也。北與訶陵等國接。其國界東西可一月行，南北可二十五日行。其王之先龍子也，名骨利。骨利得大鳥卵，剖之，得一女子，容色殊妙，即以爲妻。其王尸羅仇傭伊說即其後也。唐顯慶中，遣使貢獻。其俗無姓。王居以柵爲城，以板爲屋，坐獅子座，東面坐。衣物與林邑同。勝兵一萬餘人，無馬，有弓刀甲矟。婚姻無同姓之別。其食器有銅、鐵、金、銀。所食尚（蘇）〔酥〕、乳酪、沙糖、石蜜。其家畜有羖羊、水牛。野獸有麞、鹿等。死亡無喪服之制，以火焚其屍。其音樂略同天竺。有波那婆、宅護遮、庵磨、石榴等果，多甘蔗。從其國經薩盧都、思訶盧、君那盧、林邑等國達於交州。

《續通志・四夷傳四・多摩莫》　又有多摩莫，東距婆鳳，西多隆，南千支，北訶陵。其國經薩盧都、訶盧、君那盧、占城諸國，乃得至交州。顯慶中貢方物。

金鄰部金陣 金陳

《異物志》　金鄰，一名金陳，去扶南可二千餘里。地出銀。人民多好獵大象，生得乘騎，死則取其牙齒。

《文選・左思〈吳都賦〉》　劉良注：有金鄰國，去夫南可二千餘里。土地出銀，人衆多。好獵大象，生得（乘騎），其死則取其牙，酋渠皆豪帥也。

《藝文類聚》卷二　《扶南傳》曰：金陣國，入四月便雨，六月乃止，少有晴日。

《太平御覽》卷一一　《扶南日南傳》曰：金陳國，入四月便雨，六月乃止，少有晴日。六月不雨常晴。歲歲如此。

大泥部大坭 太呢

《鎮海輿圖・南夷圖紀・大坭國》　大坭國，稱隸暹羅助貢國，分節年來貿易。出產：胡椒、乳香、血竭、降香、沒藥、烏丁泥、玉泥、上檀香、蘇木、沉香、黃檀香、藤黃、木食子、龜筒、象牙、打麻、番牛角、灰筒、沉粟香、西洋布、葵張蓆、寶石、蓽撥、珠母殼、明乳香、竹布、片腦、檀香、丁香皮、烏木、玳瑁。

《順風相送》　浯嶼往大泥、吉蘭丹：浯嶼開船綻內開。用丁未及單丁針七更，船平南澳坪山外過。用坤申針十五更，船平大星尖。用坤申針七更，船取南亭門。用單坤五更，取烏豬山。用單坤及坤未針十三更，船平七州洋。用坤未七更，平獨豬山。用坤未針二十更，船取外羅山外過。用丙午針七更，

取校杯嶼及羊嶼。用丙午針五更，船取靈山大佛。用單午針三更，船取伽倫貌山。用丁午針五更，船取靈山大佛。用單午針三更，船取伽倫貌山。用丁午針五更，取羅灣頭。用單坤及坤未針五更，船取赤坎。用坤未針十五更，船取崑崙山外過。用坤申及庚酉針三十更，船取吉蘭丹港口。是泥地拋船。用單申針七更，船（取）六坤，坤身尾有淺，過西邊入港是大泥。

大泥回針：大泥離淺用甲寅針，開山用甲卯針及單卯針，十更船用甲寅針，二十更船取崑崙山外過。用丑癸針，或內用單丑針及丑艮針十五更，船取赤坎山。用丑艮針五更，船取羅灣頭山。用丑癸針五更，船取伽倫貌山。用子癸三更，船取靈山大佛山。用壬子及壬針五更，船取校杯及羊嶼。用子壬針七更，船取外羅山外過。用單丑六更，船二十更，船取獨豬山。用單艮針五更，船取銅鼓山。用丑艮及丑癸針二十更，船取東姜山及南亭門。用艮寅針七更，船到大星尖。用艮寅針十五更，船到南澳。七更，船見浯嶼外羅開船。或直使用單丑針十更，用丑艮針三十二更，取南亭門。或照古使用丑癸針二十更，船平獨豬山。用丑艮二十更，船平弓鞋嶼。用艮寅針二十二更，船平南澳外坪山。用艮寅七更，船平太武爲妙。

又　大泥往池汶針路：港口開船，丙午取三角嶼內過。單午五更取綿花嶼。丙巳五更取斗嶼。單午五更取地盤山。乙辰十更取七嶼。單辰廿五更取吉寧，馬踏在帆鋪邊大山便是。單午三十更取吉里問山，在頭前正手邊對依吧哪大山。用乙辰五更取吉力石港，打水八九托。乙辰八更取雙艮港。丁丑三更取貓里大山。單乙三更取郎木大山，山下便是三巴哇大山，有二個平嶼，嶼頭有老古淺、老古坪、當看頭。單卯五更取高麗大山。單卯五更取火山門。丙午五更取雙排，即急水門。出門齊五更船遠南邊見巡巴尋山。乙辰十五更便是池汶，或是崑崙平。若要南四五更，看見池汶大山。若要北單卯及甲卯池汶大山右邊見。若左邊見便是蘇律大山，不可進。左收山不可高低盡是池汶界也。

《廣東新語・諸番貢物》　大坭，稱隸暹羅助貢國。其來貿易，有胡椒、乳香、血竭、沒藥、片腦、蕃撥、烏爹泥、土檀、黃檀香、降香、沉香、沉粟香、丁香皮、烏木、蘇木、藤黃木、貪子、龜筒、象牙、番牛角、琦瑁、珠殼、寶石、打麻、西洋布、竹布、茭張席、灰筒。

《指南正法》　大泥回長崎日清：戊子年五月十六日西南風在淺尾開船，用甲寅離山暗近五更，夜用甲卯及寅四更光甲寅六更，夜用單寅及艮寅幷申共三更。十八日用單寅及甲卯卒冥茲外用丑艮一更用單寅二更過泥尾，幷開針用辰巽，近合板缸再用子癸在昆身隴，隴寄椗。十九日至晚用甲卯二更，夜甲卯四更，至早飯平泥崙山。二十日幷夜用單丑十更。廿一日丑及艮，下午見覆鼎山，暗平赤坎，開下勢，夜用丑艮，下半冥近山用寅及甲卯返丑癸，在羅灣頭下勢。廿二日用丑艮，夜用子癸，光見烟筒，用子癸及亥，夜用壬亥光在新州下勢。用子癸暗平交杯。夜巡山使。廿五日用子癸暗平馬陵橋。夜風西北用子沿山使。廿七日至外羅沙岐頭，夜沿山使。廿八日到尖筆羅佳船，至六月初二日放洋，用單寅二更艮寅二更。初三日寅及艮三更，夜用艮寅四更。初四日夜用艮寅七更。初五日南風，用艮寅七更。初六日幷夜用艮寅近有五更。初七日夜用單艮八更。初八日夜單艮八更。初九日用艮寅三更，下午見山認未定，東南風硬繚用艮寅二更，下半冥南風，用甲寅三更。初十日風東北用子癸一更，南風，用丑艮及甲三更，夜用甲寅三更。十一日用艮寅及甲七更。十二日用艮寅日小午見魚船，問是大境，開暗平戶門，夜用單艮五更，光見北港大山南勢。十三日夜用艮寅八更。十四日用艮暗見雞籠頭未齊身。夜用單艮五更。十五日幷夜用艮寅十一更，貪艮半字。十六日用艮寅六更，貪艮小半，夜用艮寅五更光單艮六更，半夜用艮寅六更，貪艮。十八日艮寅三更，下午風西，用甲卯及寅一更半，下半冥用壬子癸一更。十九日見山是溫二，用壬子癸及亥一更，無風，至午後風西南，用壬亥，暗見山在東南邊過身。夜用壬亥四更，光見山在東南勢。用壬子癸下午入長崎可也。

又　太武往大泥針路：用單未七更見南澳外過。用坤未十五更取大星。用坤申七更取南亭門。用單坤五更取烏豬。用坤未十三更取七洲。用坤未七更取獨豬。用坤未二十一更取外羅。丙午七更取交杯嶼。用丙午五更取靈山大佛。用丙午三更取伽倫貌。丁丑五更取羅灣頭。單坤及坤未五更取赤坎山。坤未十五更取崑崙山。用坤及庚申三十更取吉蘭丹港口，泥地，好拋船。開辛戌，隴用乾亥巡山駛六崑。下七更打水七八托是宋居勞。又來屈頭隴連至東勢是大泥，有涼傘樹，在崑身岸上。前去崑身尾取六崑，下泥尾有淺，船過西南邊入爲妙。

或見柮可用庚申針來見大泥。大泥身西內馬交大山是屈頭隴，隴上去西北是宋居嘮，宋居嘮上是六坤。

大泥回浯嶼：大泥、六崑、下池離淺，用甲寅針開紅。用甲寅及甲卯十五更，用甲寅及單寅二十更，取崑崙山外過，用丑癸內過。用單丑及丑艮十五更取赤坎山。船身開用單丑，隴用艮寅，五更取羅灣頭。用丑癸五更取伽倆貌。用子癸三更取靈山大佛。用壬子五更取交杯。用壬子七更取外羅，用丑少艮四十六更取南亭門。用艮寅二十更取南澳。用艮寅七更取太武收入廈門爲妙。

《海錄・西南海・太呢》 在宋卡東南。由宋卡陸路五六日，水路順風約日餘可到。連山相屬，疆域亦數百里。風俗、土產均與宋卡略同。民稀少，而性兇暴。海艘所舶處謂之淡水港。其山多金，山頂產金處名阿羅帥。阿，於何切，下同。由淡水港至此，須陸行十餘日，由咭嚩丹港口入，則三四日可至。故中華人到此淘金者，船多泊咭嚩丹港門，以其易于往來也。國屬暹羅，歲貢金三十斤。

《出使日記續刻》卷七 三月癸未朔記 大呢，暹羅屬國也。在赤道北五度三十分至七度，北京西十四度二十七分至十五度四十七分。北界宋卡，西界吉德，南界白蠟、吉蘭丹，東界暹羅海灣。地有一萬二千九百五十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三萬人。昔係麻六甲最大之國。道光十二年，暹羅既勝大呢，恐其控制不易，分裂其地爲九部，守以番酋，而總其事于暹羅。所派之王，曰都寄，曰大呢，曰制令，曰煞伊；其在內地者，曰諦巴，曰丹奈，曰遮羅，曰阿勒忙，曰利漢。以阿勒忙地方爲最大，以大呢居民爲最多。尚佛教。大率畜象及水牛，地多礦產，開礦者皆華人。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海門部》 大呢，北接宋卡，南界白蠟，西連吉德，東際暹羅海灣。凡地一萬二千九百五十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三萬。昔本麻六甲大國，道光十二年，一千八百三十二年。暹羅伐之，遂降，分其地爲九部，曰都寄，曰大呢，曰制令，曰撒伊內地，曰諦巴，曰丹奈，曰遮羅，曰阿里忙，曰利汗。

宋腒勝部宋卡

《清朝通典・邊防二・宋腒勝》 宋腒勝，在西南海中，屬暹羅。俗好事佛。以手團食。男事耕漁，常佩刀。女椎髻，能紡織。土產有牛、鹿肉、蝦米、燕窩、海參、番錫之屬。

本朝雍正七年以後通市不絕。其國距廈門水程一百八十更。旁有埭仔、六崑、大呢諸國。埭仔在西南海中，東北與宋腒勝接。男子服短衣布幔，跣足，持刀。女穿花色衣，被絲幔，足曳淺拖鞋。土產燕窩、番錫、象牙、棉花。其國距廈門水程一百八十更。六崑風俗物產同埭仔，距廈門水程一百五十更。大呢一名大年，在西南海中，東北與六崑接。男女短衣，跣足，佩刀執鎗。土產胡椒、蝦米、燕窩、黃蠟、牛、鹿脯。其國距廈門水程一百五十更。三國自雍正七年以後亦通市不絕。俱暹羅屬國。

《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五・宋腒勝》 宋腒勝，在西南海中，屬暹羅。俗佞佛。以手團食。男蓄髮，削其髯，著衣袴，無鞋襪，首插雉尾，腰繫疋帛，事耕漁，常佩刀。女椎髻，跣足，短衣，長裙，披錦于肩，能紡織。土產牛、鹿肉、蝦米、燕窩、海參、番錫之屬。

本朝雍正七年後通市不絕。其國距廈門水程一百八十更。旁有埭仔、六崑、大呢諸國。埭仔在西南海中，東北與宋腒勝接。風俗男子服短衣，布幔，跣足，持刀。女穿花色衣，被絲幔，足曳淺拖鞋。土產燕窩、番錫、象牙、棉花。其國距廈門水程一百八十更，西與六崑國接。六崑風俗，物產同埭仔，距廈門水程一百五十更。大呢一名大年，在西南海中，東北與六崑接。男女短衣，跣足，佩刀，執鎗。土產胡椒、蝦米、燕窩、黃蠟、牛、鹿脯。其國距廈門水程一百五十更。三國自雍正七年後通市不絕。與宋腒勝俱暹羅屬國。

《清職貢圖》 宋腒勝，乃暹羅屬國。其人多以耕漁爲業。性情褊急。其齋僧、飼象與暹羅相類。男蓄髮，去其髯，首插雉尾，腰束疋帛，短衣而窄

袴，無履襪，常佩刀劍。女椎髻，跣足，短衣，長裙，披帛於肩，頗能知紡績。

《海錄・西南海・宋卡》　宋卡國，在暹羅南少東，由暹羅陸路十七八日，水路東南行順風五六日可到。疆域數百里。《海國見聞》作宋腳，緣閩語謂腳爲卡，故譌。土番名無來由。地曠民稀。俗不食豬，與回回同。鬚止留下頷。出入懷短刀自衛。娶妻無限多寡，將婚，男必少割其勢，女必少割其陰。女年十一二即嫁，十三四便能生產。男多贅於女家，俗以生女爲喜，以其可以贅壻養老也。若男，則贅於婦家，不獲同居矣。其資財則男女各半。凡無來由種類皆然。死無棺槨，葬椰樹下，以溼爲佳，不封土，不墓祭。王傳位必以嫡室子，庶子不得立。君臣之分甚嚴，王雖無道，無敢覬覦者。即宗室子弟，國人無敢輕慢。婦人穿衣褲，男子唯穿短褲，裸其上，有事則用寬幅布數尺，縫兩端，襲於右肩，名沙郎。民見王及官長俯而進，至前蹲踞，合掌于額而言，不敢立，王坐受之。見父兄則蹲踞，合掌于額，立而言，平等相見。唯合掌于額，餘與暹羅略同。山多古木，土產孔雀、翡翠、璹瑁、象牙、胡椒、檳榔、椰子、銀、鐵、沉香、降香、速香、伽楠香、海參、魚翅，貢于暹羅。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宋腳勝》　在西南海中。　建置沿革：古無所考，今爲暹羅屬國。按：暹羅國西南有大山延亘，由暹羅沿山海而南爲宋腳勝國。其國人以耕漁爲業，性情褊急，其齋僧、飼象與暹羅相類。本朝雍正七年後，來粵通市。距廈門水程一百八十更。旁有埠仔、六崑、大呢諸國，皆屬暹羅。埠仔東北與宋腳勝接，六崑東與埠仔接。大呢一名大年，東北與六崑接。三國風俗物產不殊。其來粵通市，距廈門水程，埠仔與宋腳勝同，六崑、大呢，則一百五十更云。風俗：男蓄髮，去其髯，首插雉尾，腰束匹帛，短衣而窄袴，無履韈，常佩刀劍。女椎髻跣足，短衣長裙，披帛於肩，能知紡績。見《皇清職貢圖》。土產：牛、鹿、蝦米、海參、番錫、象牙、棉花、黃蠟。

眞里富部

《宋史・外國傳五・眞臘》　其屬邑有眞里富，在西南偶，東南接波斯蘭，西南與登流眉爲鄰。所部有六十餘聚落。慶元六年，其國王立二十年矣，遣使奉表貢方物及馴象二。詔優其報賜，以海道遠涉，後毋再入貢。

《宋會要輯稿・番夷四・眞里富國》　嘉定九年七月二十日，眞里富國，不知立國始於何年。其國在西南隅，東南接波斯蘭，西南與登流眉爲隣，所管聚落六十餘處。土產象牙、犀角、土獺、降眞、番油、粗香、荳蔻、烏紋木等。其主所居傚佛殿，皆用金器，唐朝紅綿爲幕。國主所服，以白爲尊，帳用白羅銷金。官僚朝見，俛首合掌以爲至禮。帳蓋用乾紅爲之，其次用茜紅，又其次用紅斑，其下用青。凡有移文，黑皮爲冊，白粉成書。其聚落處各有主管。官僚所用惟銀器，幷以花絹爲幕。俗好佛法，凡有不平之訟，則往靈驗寺對飲佛水，平安者爲實，疾病者爲虛。民所樂者，緋紅羅絹、瓦器而已。博易衣食皆用碎鉛。其所用緋紅羅絹、瓦器之類，皆本朝商舶齎到彼博易。欲至中國者，自其國放洋，五日抵波斯蘭，次崑崙洋，經眞臘國，數日至賓達椰國，數日至占城界，十日過洋，傍東南有石塘，名曰萬里，其洋或深或淺，水急礁多，舟覆溺者十七八，絕無山岸，方抵交趾界，五日至欽廉州，皆計順風爲則。謂順風者，全在夏汛，一季南風可到，若回國須俟冬季北風，捨是則莫能致也。慶元六年八月十四日，慶元府言：眞里富國主摩羅巴甘勿丁恩斯里房麾蹙立，二十年遣其使上殿官時羅跋智毛檐勿盧等齎表，其表係金打卷子，國王親書，黑字。貢瑞象二及方物象牙二十株、犀角五十株、土布四十條。詔本府以禮館待，方物令人管押前來，其象留於穩便處飼養，別聽指揮。綱首蒲德脩言：自今年三月離岸，五月二十一日從本國海口放洋，幸遇南風，晝夜行舟，六十日到定海縣。十月一日，軍執進呈次，上曰：眞里富國金表已見之，甚可笑，止是金打小卷子，又於木皮上別寫一

卷，其狀屈曲，皆不可曉，盛書螺鈿匣子又折一足，弊陋之甚，內有數斤緡帛，此必海上小國，如一小州之類。謝深甫等奏：番字一體，絕類琴譜，竟不知所言何事。方欲下慶元府，令譯而來。上曰：可令譯來。既而本府言：蒲德脩等并譯語人吳文蔚將金表章辯譯。表文所有木皮番字一軸，據蒲德脩等譯語，即係金表章副本，意一同，恐天朝難辯識金表字文，本國又令南卑國人書寫番字參合辯照，至是奏上焉。十五日，詔令學士院回答敕書，并支給紅緋羅絹一千匹，緋緞絹二百匹，等第回賜本國進奉人，發遣回國。其瓦器令慶元府权買給賜。同日詔沿海制置司津發眞里富國瑞象二赴行在。嘉泰二年九月十二日，眞里富國進瑞象二隻，及兜羅綿一十段，象衣大布二條。詔令沿海制置司津發赴行在，仍令駝坊差軍兵二人前去同行管押。開禧元年八月二十三日，眞里富國進獻瑞象一隻、象牙二枝、犀角十株。詔令慶元府以禮館待本國所遣官，取所進表并象牙、犀角，差人管押前來。仍詢問表文如係番言，就行仔細辯譯，及約計所進物價，申尚書省以憑文降回賜。所進象令沿海制置司計置津發赴行在。譯表文云：悉哩摩稀陀囉跋囉吽，小心消息，心下意重，知有大朝，日日瞻望。新州近大朝，新欲差一將安竺南旁哮囉差出來，同大朝綱首拜問消息，回文轉新州，已知大朝來去，今差一將出來，不敢空手，有雄象一頭、象牙一對共重九十二斤，犀角一十隻共重一十一斤，盡進奉大朝，望乞回消息，意要欲知大朝，年年進奉不絕。十月間，可發回文。差到人四月初九日出港，分付去行在，進奏院相公悉哩摩稀陀囉跋囉吽送納。既而本府言，已照慶元六年例支給米、麵、酒館待番官外，所進象在海遭風大浪擺，損四脚，兼伏熱不食水草身死，所是象牙，并表文黃封印記，差人管押投進。詔令學士院回答敕書，賜紅綿纈羅一百匹、紅綿纈絹一百匹，仍更給降緋纈絹五十匹，賜所遣來人，令本府等第支散，以禮館待，發遣回歸。仍責委綱首說諭本國所遣官，海道遠涉，今後免行入貢。

又《蕃夷七・歷代朝貢》《玉海》：慶元六年，眞里富國貢象。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眞臘國》 眞里富，眞臘屬國也。其國在西南隅，東南接波斯蘭，西南與登流眉爲鄰，所管聚落六十餘處。慶元六年，慶元府言其國王立。二十年，遣使賫表，貢瑞象二及方物。詔優答之，仍諭本國海道遠涉，今後免行入貢。

參半部

《新唐書・南蠻傳下・眞臘》 文單西北屬國參半，武德八年使者來。（并見《文獻通考・四裔考九・眞臘國》。）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參半國，在眞臘西南千餘里。城臨大海，土地下濕。

《太平御覽》卷七八六 《唐書》曰：武德中，參半國遣使朝貢。其國在眞臘西南千餘里。城臨大海，土地下濕。風俗、物產并與林邑國同。

林陽部

《水經注・河水一》 竺枝《扶南記》曰：林陽國，去金陳國步道二千里。車馬行，無水道。舉國事佛。有一道人命過燒葬，燒之數千束樵，故坐火中。乃更著石室中，從來六十餘年，尸如故不朽。竺枝目見之。夫金剛常住，是明永存。舍利剎見，畢天不朽，所謂智空罔窮，大覺難測者矣。

《太平御覽》卷七八七 康泰《扶南土俗》曰：扶南之西南有林陽國，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數千沙門，持戒六齊，曰魚肉不得入國。一日再市，朝市諸雜米、甘菓、石蜜，暮中但貨香花。

《南州異志》曰：林陽，在扶南西七千餘里。地皆平博，民十餘萬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

奴後諸部 奴後 戎 東冲古剌

《太平御覽》卷七九〇 《外國傳》曰：從林陽西去二千里奴後國，可二萬餘戶，與永昌接界。

《島夷誌略・戎》 山遶溪環，部落坦夷，田畬連成片，土膏腴。氣候不正，春夏苦雨。俗陋，男女方頭，兒生之後，以木板四方夾之，二周後，去其板。四季祝髮，以布縵遶身。以椰水浸秫米，半月方成酒，味極苦辣而味長。二月海榴結實，復釀榴實酒，味甘酸，宜解渴。地產白荳蔻、象牙、翠毛、黃蠟、木綿紗。貿易之貨，用銅、漆器、青白花碗、磁壺、瓶、花銀、紫燒珠、巫崙布之屬。

又《東冲古剌》 巖嶂豐林，下臨淡港，外堞爲之限界。田美穀秀，氣候驟熱，雨下則微冷。風俗輕剽。男女斷髮，紅手帕纏頭，穿黃綿布短衫，繫越里布。凡有人喪亡者，不焚化，聚其骨撇於海中，謂之種植法，使子孫復有生意。持孝之人，齋戒數月而後已。

民不善煮海爲鹽，釀蔗漿爲酒。有酋長。地產沙金、黃蠟、粗降眞香、龜筒、沉香。貿易之貨，用花銀、鹽、青白花碗、大小水埕、青緞、銅鼎之屬。

扶南部 跋南

綜述

《晉書・四夷傳・扶南國》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醜黑拳髮，倮身跣行。性質直，不爲寇盜，以耕種爲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爲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於胡。喪葬婚姻略同林邑。

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載船入海。混潰且詣神祠，得弓，遂隨賈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柳率衆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爲妻，而據其國。後胤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

武帝泰始初，遣使貢馴象。帝以殊方異獸，恐爲人患，詔還之。

《水經注・河水一》 康泰《扶南傳》曰：昔范旃時，有嘾楊國人家翔梨，嘗從其本國到天竺，展轉流賈至扶南，爲旃說天竺土俗。

又《溫水》 〔船官口〕自此外行得至扶南。按竺枝《扶南記》曰：扶南去林邑四千里，水步道通。

《南齊書・東南夷傳・扶南國》 扶南國，在日南之南大海西（蠻）〔灣〕中，廣袤三千餘里，有大江水西流入海。其先有女人爲王，名柳葉。又有激國人混塡，夢神賜弓一張，教乘舶入海。混塡晨起於神廟樹下得弓，卽乘舶向扶南。柳葉見舶，率衆欲禦之。混塡舉弓遙射，貫船一面通中人。柳葉怖，遂降。混塡娶以爲妻。惡其裸露形體，乃疊布貫其首。遂治其國。子孫相傳。至王槃況死，國人立其大將范師蔓。蔓病，姊子旃（慕）〔篡〕立，殺蔓

子金生。十餘年，蔓少子長襲殺旃，以刃鑱旃腹曰：『汝昔殺我兄，今爲父兄報汝。』旃大將范尋又殺長，國人立以爲王，是吳、晉時也。晉、宋世通職貢。

宋末，扶南王姓僑陳如，名闍耶跋摩，遣商貨至廣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載欲歸國，遭風至林邑，掠其財物皆盡。那伽仙聞道得達扶南，具說中國有聖主受命。

永明二年，闍耶跋摩遣天竺道人釋那伽仙上表稱扶南國王臣僑陳如闍耶跋摩叩頭啓曰：『天化撫育，感動靈祇，四氣調適。伏願聖主尊體起居康(御)〔豫〕，皇太子萬福，六宮清休，諸王妃主內外朝臣普同和睦，隣境士庶萬國歸心，五穀豐熟，災害不生，土清民泰，一切安穩。臣及人民，國土豐樂，四氣調和，道俗濟濟，幷蒙陛下光化所被，咸荷安泰。』又曰：『臣前遣使齎雜物行廣州貨易，天竺道人釋那伽仙於廣州因附臣船欲來扶南，海中風漂到林邑，國王奪臣貨易，幷那伽仙私財。具陳其從中國來此，仰序陛下聖德仁治，詳議風化，佛法興顯，衆僧殷集，法事日盛，王威嚴整，朝望國軌，慈愍黎生，八方六合，莫不歸伏。如聽其所說，則化隣諸天，非可爲喻。臣聞之，下情踊悅，若覲奉見尊足，仰慕慈恩，澤流小國，天垂所感，率土之民，幷得皆蒙恩祐。是以臣今遣此道人釋那伽仙爲使，上表問訊奉貢，微獻呈臣等赤心，幷別陳下情。但所獻輕陋，愧懼唯深。伏願天慈曲照，鑒其丹款，賜不垂責。』又曰：『臣有奴名鳩酬羅，委臣(免)〔逸〕走，別在餘處，構結兇逆，遂破林邑，仍自立爲王。永不恭從，違恩負義，叛主之曾，天不容載。伏尋林邑昔爲檀和之所破，久已歸化。天威所被，四海彌伏，而今鳩酬羅守執奴兇，自專很彊。且林邑、扶南隣界相接，親又是臣奴，猶尚逆去，朝廷遙遠，豈復遵奉？此國屬陛下，故謹具上啓。伏聞林邑頃年表獻簡絕，便欲永隔朝廷，豈有師子坐而安大鼠？伏願遣軍將伐兇逆，臣亦自効微誠，助朝廷剪撲，使邊海諸國一時歸伏。陛下若欲別立餘人爲彼王者，伏聽敕旨。脫未欲灼然興兵伐林邑者，伏願特賜敕在所，隨宜以少軍助臣，乘天之威，殄滅小賊，伐惡從善。平蕩之日，上表獻金五婆羅。今輕此使送臣丹誠，表所陳啓，不盡下情。謹附那伽仙幷其伴口具啓聞。伏願愍所啓。幷獻金鏤龍王坐像一軀，白檀像一軀，牙塔二軀，古貝二雙，瑠璃蘇鉢二口，琦瑁檳榔枰一枚。』

那伽仙詣京師，言其國俗事摩醯首羅天神，神常降於摩犖山。土氣恒暖，草木不落。其上書曰：『吉祥利世閒，感攝於羣生。所以其然者，天感化緣明。仙山名摩犖，吉樹數嘉榮。摩醯首羅天，依此降尊靈。國土悉蒙祐，人民皆安寧。由斯恩被故，是以臣歸情。菩薩行忍慈，本迹起凡基。一發菩提心，二乘非所期。歷生積功業，六度行大悲。勇猛超劫數，財命捨無遺。生死不爲猒，六道化有緣。具脩於十地，遺果度人天。功業即已定，行滿登正覺。萬善智圓備，惠日照塵俗。衆生感緣應，隨機授法藥。佛化遍十方，無不蒙濟擢。皇帝聖弘道，興隆於三寶。垂心覽萬機，威恩振八表。國土及城邑，仁風化清皎。亦如釋提洹，衆天中最超。陛下臨萬民，四海共歸心。聖慈流無疆，被臣小國深。』詔報曰：『具摩醯降靈，流施彼土，雖殊俗異化，遙深欣讚。知鳩酬羅於彼背叛，竊據林邑，聚兇肆掠，殊宜剪討。彼雖介遐(休)〔陬〕，舊脩蕃貢，自宋季多難，海譯致壅，皇化惟新，習迷未革。朕方以文德來遠人，未欲便興干戈。王即款列忠到，遠請軍威，今詔交部隨宜應接。伐叛柔服，寔惟國典，勉立殊效，以副所期。那伽仙屢銜邊譯，頗悉中土闊狹，令其具宣。』上報以絳紫、地黃、碧綠紋綾各五匹。

扶南人黠惠知巧，攻略傍邑不賓之民爲奴婢，貨易金銀綵帛。大家男子截錦爲橫幅，女爲貫頭，貧者以布自蔽。鍛金鏁鎖銀食器。伐木起屋，國王居重閣，以木柵爲城。海邊生大箬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覆屋。人民亦爲閣居。爲船八九丈，廣裁六七尺，頭尾似魚。國王行乘象，婦人亦能乘象。門鷄及狶爲樂。無牢獄，有訟者，則以金指鏁若雞子投沸湯中，令探之，又燒鎖令赤，著手上捧行七步，有罪者手皆燋爛，無罪者不傷。又令沒水，直者入即不沈，不直者即沈也。有甘蔗、諸蔗、安石榴及橘，多檳榔，鳥獸如中國。人性善，不便戰，常爲林邑所侵擊，不得與交州通，故其使罕至。

《梁書·諸夷傳·扶南國》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西北流，東入於海。其國輪廣三千餘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出金、銀、銅、錫、沉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鸚鵡。

又 扶南國俗本裸體，文身被髮，不制衣裳。以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徼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塡，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舶入海，混塡晨起即詣廟，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船入海，遂入扶南外

邑，柳葉人衆見船至，欲取之，混塡卽張弓射其船，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擧衆降混塡。混塡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治其國，納柳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況以詐力間諸邑，令相疑阻，因擧兵攻幷之，乃遣子孫中分治諸邑，號曰小王。

盤況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范蔓。盤盤立三年死，國人共擧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略，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窮漲海，攻屈都昆、九稚、典孫等十餘國，開地五六千里。次當伐金隣國，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時爲二千人將，因篡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民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將范尋又殺長而自立。更繕治國內，起觀閣遊戲之，朝旦中晡三四見客。民人以焦、蔗、龜、鳥爲禮。國法無牢獄。有罪者，先齋戒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鍜、雞卵投沸湯中，令探取之，若無實者，手卽焦爛，有理者則不。又於城溝中養鰐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以餧猛獸及鰐魚。魚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鰐大者長二丈餘，狀如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劍，常食魚，遇得鹿及人亦噉之，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

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羶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橫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錦爲之，貧者乃用布。

晉武帝太康中，尋始遣使貢獻。穆帝升平元年，王竺旃檀奉表獻馴象。詔曰：『此物勞費不少，駐令勿送。』其後王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心悅，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擧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憍陳如死，後王持梨陁跋摩，宋文帝世奉表獻方物。齊永明中，王闍邪跋摩遣使貢獻。

天監二年，跋摩復遣使送珊瑚佛像，幷獻方物。詔曰：『扶南王憍陳如闍邪跋摩，介居海表，世纂南服，厥誠遠著，重譯獻賾。宜蒙酬納，班以榮號。可安南將軍、扶南王。』

今其國人皆醜黑，拳髮。所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鑪於其上。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爲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人性貪吝，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

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貢獻。其年死，庶子留陁跋摩殺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幷獻火齊珠、鬱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

《南史・夷貊傳上・扶南國》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從西流東入海。其國廣輪三千餘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出金、銀、銅、錫、沉木香、象、犀、孔翠、五色鸚鵡。

又　扶南國俗本裸，文身被髮，不製衣裳，以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激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塡，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船入海。混塡晨起卽詣廟，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船入海，遂至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船至，欲劫取之。混塡卽張弓射其船，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擧衆降混塡，塡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君其國，納柳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況以詐力間諸邑，令相疑阻，因擧兵攻并之。乃選子孫中分居諸邑，號曰小王。盤況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范蔓。盤盤立三年死，國人共擧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略，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作大船窮漲海，開國十餘，闢地五六千里。次當伐金鄰國，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因篡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人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將范尋又攻殺長而代立。更繕國內，起觀閣遊戲之，朝旦中晡三四見客。百姓以蕉、蔗、龜、鳥爲禮。

晉武帝太康中，尋始遣使貢獻。穆帝升平元年，王竺旃檀奉表獻馴象，詔以勞費停之。其後王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心悅，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擧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憍陳如死，後王持梨陁跋摩，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奉表獻方物。齊永明中，王憍陳如闍邪跋摩遣使貢獻。梁天監二年，跋摩復遣使送

珊瑚佛像，幷獻方物，詔授安南將軍、扶南王。

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貢獻，其年死。庶子留陁跋摩殺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幷獻火齊珠，鬱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

又 國法，無牢獄，有訟者，先齋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鍱、雞卵投沸湯中，令探取之，若無實者手卽爛，有理者則不。又於城溝中養鰐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以餧猛獸及鰐魚，魚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鰐大者長三丈餘，狀似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劍，常食魚，遇得麞鹿及人亦噉之，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

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着橫幅。橫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錦爲之，貧者乃用布。

其國人皆醜黑，拳髮，所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鑪於其上。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爲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人性貪吝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

《新唐書・南蠻傳下・扶南》 扶南，在日南之南七千里，地卑窪，與環王同俗，有城郭宮室。王姓古龍。居重觀，柵城，楛葉以覆屋。王出乘象。其人黑身，鬈髮，倮行。俗不爲寇盜。田一歲種，三歲穫。國出剛金，狀類紫石英，生水底石上，人沒水取之，可以刻玉，扣以殺角，乃泮。人喜鬥鷄及豬。以金、珠、香爲稅。治特牧城，俄爲眞臘所幷，益南徙那弗那城。武德、貞觀時，再入朝，又獻白頭人二。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 〔臨邑〕西南一月至跋南國，舊云扶南。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跋南國有千江口。

《通典・邊防四・扶南》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島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其境廣袤三千餘里。國俗本裸，文身被髮，

裸，郎果反。不製衣裳。其先有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激國人名混潰來伐，柳葉降之，遂以爲妻。惡其裸露形體，乃穿疊布，貫其首，理其國。子孫相傳，至王混盤況死，國人立其大將范師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略，以兵威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開地五六千里。蔓死，國亂，大將范尋自立爲王，是吳、晉時也。

土地坳下而平博，氣候、風俗、物產大較與林邑同。有城邑宮室，國王居重閣，以木柵爲城。海邊生大若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覆屋。國人亦爲閣居。爲船八九丈，廣纔六七尺，頭尾似魚。國王行乘象。人皆醜黑，拳髮，裸身，跣行。耕種爲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爲之。出金鋼，可以刻玉，狀似紫石英。其所生乃在百丈水底盤石上，如鍾乳。人沒水取之，竟日乃出。以鐵鎚之而不傷，鐵乃自損。以殺羊角扣之，潍然冰泮。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類胡。吳時遣康泰、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錦爲之，貧者以布。又有老鵰，入海爲玳，可以裁作馬勒，謂之珂。西晉太始、太康中，皆遣使貢獻。東晉時，有竺旃檀稱王，亦遣使。其後王姓嬌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嬌陳如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令。其國人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爐於其上。居喪則剃除鬢髮。人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

宋、齊、梁幷獻方物。隋時，其國王姓古龍，諸國多姓古龍。訊耆老，言崑崙無姓氏，乃崑崙之訛。隋代，遣使貢獻。大唐武德後，亦頻來貢。貞觀中，又獻白頭國二人於洛陽。

《太平御覽》卷七八六 《隋書》曰：扶南國王遣貢獻。其王姓古龍，諸國多姓古龍。訊耆老言：崑崙無姓氏，崑崙之訛。

《抱朴子》曰：扶南國出金鋼，可以刻玉，狀似紫石英，其所生在百丈水底盤石上，如鍾乳，人沒水取之，竟日乃出。以鐵搥之不傷，鐵反自損，以殺羊角扣之，潍然冰泮。

《外國傳》曰：扶南人若戶中亡器物者，卽以米一升，詣神廟乞神見盜

者，以米着神足下。明日，取米呼戶中奴婢分令嚼之，盜者口中血出，米完不碎，不盜者入口即敗。從日南至徼外悉爾。

又　又曰：扶南國人最大居舍，雕文刻鏤。好布施。多禽獸。王好獵，皆乘象，一去月餘日。

《南州異物志》曰：扶南國在林邑西三千餘里，自立爲王。諸屬皆有官長及王之左右大臣，皆號爲崑崙。

《通志・四夷傳五・扶南》　扶南，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從西流東入海。其國廣輪三千餘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地出金、銀、銅、錫、沈木香、象、犀、孔翠、五色鸚鵡。又出金鋼，可以刻玉，狀似紫石英，其所生乃在百丈水底磐石上，如鍾乳，人沒水取之，竟日乃出。以鐵椎鎚之而不傷，鐵反自損，然以羚羊角扣之，摧然冰泮。又有老鵰，入海化爲玳，可以截作馬勒，謂之珂。國有城邑宮室，王居重閣，以木柵爲城。海邊生大若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覆屋。國人亦爲閣居。爲船長八九丈，廣纔六七尺，頭尾似魚。人皆醜黑拳髮，文身裸體徒跣。以耕種爲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爲之。所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汲引之。俗事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爐於其上。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爲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山野。人性貪吝，男女恣其奔隨。國法無牢獄，有訟者先齋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鐶或雞子投沸湯中，令探取之，若無實者，手卽爛，有理者則否。又於城溝養鰐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以餧猛獸及鰐魚，魚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鰐魚大者長三丈餘，狀如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劍，常食魚，或得麞鹿及人，亦皆噉之。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

其先世以女子爲王，有女王字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激國人名混潰者，善事鬼神，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舶入海。混潰晨起詣神廟，果得弓，遂依夢乘舶入海，入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外國舶至，欲劫取之。混潰引弓射其船，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舉衆降於混潰。混潰納以爲妻，惡其裸露，乃令柳葉穿疊布，貫其首焉。混潰據扶南生七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況以詐力間諸邑，令相疑阻，因舉兵攻幷之。混盤況年九十餘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范蔓。盤盤立三年死，國人共舉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畧，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作大船窮漲海，開國十餘，闢地五六千里。次當伐金鄰國，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因篡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死時，有乳下兒名長，逃在民閒，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將范尋又攻殺長而代立。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衫。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中男子著橫幅。橫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錦爲之，貧者用布。

晉武帝太康中，尋始遣使貢獻。穆帝升平元年，有竺旃檀稱王，奉表獻馴象，詔以勞費停之。其後王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心悅，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憍陳如死後，王持黎陀跋摩，宋元嘉中頻遣使貢方物。齊永明中，王憍陳如闍邪跋摩遣使入獻。梁天監初，跋摩復表送珊瑚、佛像幷珍異物，詔授安南將軍。扶南王自是累遣使入貢。十二年，跋摩死，庶子留陁跋摩殺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八年，復表送天竺旃檀、瑞象、婆羅樹葉，幷火齊珠、鬱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九年累遣獻方物。三年復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曇寶隨使往迎之。隋時，其國王姓古龍，遣使至長安。唐武德後，亦頻入貢。貞觀中，又獻白頭國二人於洛陽。

《文獻通考・四裔考八・扶南國》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島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其境廣袤三千餘里。國俗本裸，文身被髮，裸，郎果反。不制衣裳。其先有女人爲主，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激國人名混潰來伐，柳葉降之，遂以爲妻，惡其裸露形體，乃穿疊布，貫其首，理其國。子孫相傳，至王混盤況死，國人立其大將范師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略，以兵威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開地五六千里。蔓死，國亂，大將范尋自立爲王，是吳、晉時也。

土地坳下而平博，氣候、風俗、物產大較與林邑同。有城邑、宮室，國王居重閣，以木柵爲城。海邊生大若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覆屋。國人亦

爲閣居。爲船八九丈，廣纔六七尺，頭尾似魚。國王行乘象。人皆醜黑，卷髮，裸身，跣行。耕種爲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爲之。出金鋼，可以刻玉，狀似紫石英。其所生乃在百丈水底盤石上，如鍾乳，人沒水取之，竟日乃出，以鐵鎚之而不傷，鐵乃自損，以羚羊角扣之，摧然冰泮。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類胡。吳時遣康泰、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錦爲之，貧者以布。又有老鵰，入海爲玳，可以裁作馬勒，謂之珂。西晉太始、太康中，皆遣使貢獻。東晉時，有竺旃檀稱王，亦遣使。其後王姓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南至槃槃，扶南人聞之，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令。其國人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鑪於其上。居喪則剃除鬢髮。人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

宋、齊、梁幷獻方物。隋時，其國王姓古龍，諸國多姓古龍。訊耆老，言古龍無姓氏，乃崑崙之訛。隋代遣使貢獻。唐武德後頻來貢。貞觀中，又獻白頭國二人於洛陽。

《海國圖志・東南洋四・暹羅東南今爲英吉利新嘉坡沿革》 扶南爲今暹羅國。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崎上斗入海中三千餘里，則今之柔佛、新甲埔也。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則未知爲今之婆羅、小爪哇島歟？抑小爪島歟？至其東方連漲海中，有諸薄州，再東有自然大洲，則南洋諸嶠叢峙，固難一一指實之矣。

分述

地理環境

《北堂書鈔》卷一五一 《扶南傳》云：扶南之西海裏有山，週迴千里。中有大石，名爲海鼓，闊可百丈。海行欲知風暴動，但先聞此石震隆隆如雷，則鯨便起而風也。

疆域政區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扶南國，在日南之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城去海五百里。

《太平寰宇記・四夷五・扶南》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島中。

又 四至：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其境廣袤三千餘里。

《圖書編・扶南》 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島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其境廣袤三千里。

《讀史方輿紀要・廣西七・外國附考》 扶南國，在眞臘西境，北距日南七千里，西去林邑三千餘里。三國吳黃武中入貢，晉太康中亦來貢，隋、唐時亦遣使貢方物。尋幷於眞臘。《通釋》：扶南國，在日南郡南海西大島中。

文化風俗

《異物志》 扶南國，昔但作大扇，遣人持之，不知人各自用也。

《藝文類聚》卷九一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王范尋，以鐵爲鬥鷄假距，與諸將賭戲。

（幷見《初學記》卷三。其中『賭戲』作『博錢』。）

《太平御覽》卷三四五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諸王殺其國人，以刀斫刺，往往有不入者，以汙露塗刀刃，斫之乃入，國人名之曰蟬也。

又卷六四三 《扶南傳》曰：扶南，俗理訟無牢獄、鞭杖，唯以探湯、捧鑌、沒水爲信。先使沐浴、齋戒，乃令以手內湯，或捧熱鑌，或沒水中，無罪者不爛、不燋、不沒，罪者即驗也。

又卷七〇二 《異物志》曰：扶南國，昔但知作大扇，遣人持之，不知人各自用也。及今熱時，各自用也。

又卷七六四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有訟者，燒鐵令赤，以鉗舉鐵

着手行七步，無罪者手不燒，有罪者手即燋。

又卷八九二　《異苑》又曰：扶南王范尋常畜生虎（乃）〔及〕鰐魚。若有訟，未知曲直，便投與魚、虎。虎不噬，則爲有理。穢貊之人祭虎爲神，將有以也。

又卷九三八　《吳時外國傳》曰：鰐魚，大者長二三丈，有四足，似守宮，常吞食人。扶南王范尋敕捕取，置溝壅中。尋有所忿者，縛以食鰐，若罪當死，鰐便食之，如其不食，便解放以爲無罪。

《太平寰宇記・四夷五・扶南》　國俗本倮，文身被髮，不製衣裳。其先有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如男子。其南有激國人名混塡來伐，柳葉降之，遂以爲妻。惡其裸露，乃穿疊布，貫其首，理其國。子孫相傳，至王混盤況死，國人立其大將范師曼爲王。蔓勇健有權畧，以兵伐傍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開地五六千里。蔓死，國亂，大將范尋自立爲王，是中國吳、晉之代也。吳時遣康泰、朱應使于尋國，國人猶裸，惟婦人着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今干縵也。大家乃截錦爲之，貧者用布。晉泰始、太康中，皆遣使貢獻。東晉時，有竺旃檀稱王，亦遣使。其後王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令。其國人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氈敷前，設金盆香爐于其上。居喪則剃除鬚髮。其國法無獄訟，訟者以金環、雞卵投沸湯中，令探取之，若無實者，手即爛，有理者不損。又于城溝中養鰐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以飫猛獸及鰐魚，魚、獸不食者爲無罪，三日乃放之。宋、齊、梁常獻方物。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梁時詔沙門迎之。先是武帝改造阿育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有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即旋屈，如螺蠡形。又《隋書》：其扶南國王姓古龍，諸國亦多姓古龍。訊耆老，言崑崙無姓氏，乃訛矣。唐武德後，頻使人貢獻。貞觀中，又獻白頭國二人于洛陽。

又　土俗物產：土地圾下而平博，氣候、風俗、物產大較與林邑同。有城邑、宮室，國王居重閣，以木柵爲城。海邊生大若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覆屋。國人亦爲閣居。爲船八九丈，廣方六七尺，頭尾似魚。國王行乘象。人無禮義，男女共奔。皆醜黑鬈髮，躲身跣行。耕種爲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彫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爲之。

《續通志・四夷傳四・扶南》　扶南，在日南之南七千里。地卑窪，與占城同俗。有城郭、宮室，治特牧城，爲眞臘所逼，南徙那弗那城。武德、貞觀時，再入朝，又獻白頭人二。

經濟物產

《南方草木狀・草類》　泰康六年，扶南國貢諸蔗，一丈三節。

又《木類》　抱香履：抱木生于水松之旁，若寄生然，極柔弱，不勝刀鋸，乘濕時剖而爲履，易如削瓜。既干則韌，不可理也。履雖狠大，而輕者若通脫木，風至則隨飄而動。夏月納之，可禦蒸濕之氣。出扶南、大秦諸國。泰康六年，扶南貢百雙。

又《竹類》　雲丘竹，一節爲船，出扶南。然今交、廣有竹，節長二丈，其圍一二丈者，往往有之。

《藝文類聚》卷八四　《吳歷》曰：黃武四年，扶南諸外國來獻瑠璃。

又卷八七　〔《世說》〕又曰：扶南蔗一丈三節，見日即消，風吹即折。

又卷九五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王盤況，少而雄桀，聞山林有大象，輒生捕取之，教習乘騎，諸國聞而伏之。

又卷九七　《南州異物志》曰：扶南海中有大螺，如甌，從邊直旁截破，因成杯形。或合而用之，螺體蜿蜒委曲，酒在內自注，傾覆終不盡，以伺誤相罰爲樂。又曰鸚鵡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爲名。肉離殼出，食飽則還殼中。若爲魚所食，殼乃浮出。人所得，質白而紫，文如鳥形，與觴無異，故因其象鳥，爲作兩目兩翼也。又曰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腳，形如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戶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

《太平御覽》卷六九六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人悉着鉤絡帶。

又卷七一七　《扶南傳》曰：扶南國王以純金多羅遺毗賽王。

又卷七六九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國，伐木爲杠，長者十二尋，廣肘六尺，頭尾似魚，皆以鐵鑷露裝，大者載百人。人有長短橈及篙各一，從

頭至尾面有五十人作，或四十二人，隨舡大小。立則用長橈，坐則用短橈，水淺乃用篙，皆當上應聲如一。

又《異苑》曰：扶南國，治生皆用黃金。儻舡東西遠近雇一斤，時有不至所届，欲減金數，舡主便作幻誑，使舡底砥折，狀欲淪滯海中，進退不動。衆人驚怖，還請賽舡合如初也。

又卷八〇八《吳曆》曰：黃龍，扶南諸外國來獻琉璃。

又《梁四公子記》曰：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賣碧頗黎鏡，面廣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內外皎潔。置五色物於其上，向明視之，不見其質。問其價，約錢百萬貫。文帝令有司筭之，傾府庫當之不足。其商人言：此色界天王有福，樂事天澍大雨，雨衆寶如山，納之山藏，取之難得。以大獸肉投之，藏中肉爛類寶，一鳥銜出，而此寶焉。舉國不識，無敢酬其價者。

又卷八一三《抱朴子》曰：扶南有金鋼，可以刻玉，體似紫石英，外國人名爲千延。至於百丈底着盤，以鐵槌打之，不能傷，以羖羊角扣之，則澉然冰泮。

又卷九二四《吳時外國傳》曰：扶南東漲海中有洲，出五色鸚鵡，曾見其白者，如母鷄。

又卷九八二《崔豹古今注》曰：紫旃木，出扶南、林邑。色紫赤，亦謂紫檀也。

《太平寰宇記・四夷五・扶南》出金剛，可以刻玉。狀如紫石英，其所生乃在百丈水底盤石上，如鍾乳，人沒水取之，竟日乃出。以鐵錘之而不傷，鐵乃自損，以羖一作羚。羊角扣之，澉然冰泮。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類胡。

紀事

《宋書・夷蠻傳・扶南國》扶南國，太祖元嘉十一、十二、十五年，國王持黎跋摩遣使奉獻。

《北堂書鈔》卷一二五《吳時外國傳》云：扶南之先，女人爲主，名柳葉。有模趺國人字混慎，好事神，一心不解。神感至意，夜夢人賜神弓一張，教載賈人舡入海。混慎晨入廟，於神樹下得弓，便載大船入海，神迴風令至扶南。柳葉欲劫取之。混慎舉神弓而射焉，貫船通度，柳葉懼伏。混慎因至扶南。

《太平御覽》卷三四七《吳時外國傳》曰：扶南之先，女人爲主，名柳葉。有模趺國人字混慎，好事神，一心不懈。神感至意，夜夢人賜神弓一張，教載賈人舶入海。混慎晨入廟，於神樹下得弓，便載大船入海，神迴風令至扶南。柳葉欲劫取之。混慎舉神弓而射焉，貫船通度，柳葉懼伏。混慎因至扶南。

柬埔寨部 眞臘 本底 金邊

題解

《眞臘風土記》眞臘國或稱占臘，其國自稱曰甘孛智。今聖朝按西番經，名其國曰澉浦只，蓋亦甘孛智之近音也。

《明史・外國傳五・眞臘》眞臘，在占城南，順風三晝夜可至。隋、唐及宋皆朝貢。宋慶元中，滅占城而幷其地，因改國名曰占臘。元時仍稱眞臘。

又 其國自稱甘孛智，後訛爲甘破蔗，萬曆後又改爲柬埔寨。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五・眞臘》。）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柬埔寨》柬埔寨，即古眞臘國也。其國自呼甘孛智，後訛爲甘破蔗。今云柬埔寨者，又甘破蔗之訛也。《風土記》云：西番經名其國曰澉浦只，蓋甘孛智之近音。先爲扶南屬國，王姓剎利氏。至質斯多那，兼扶南而有之，遂雄諸夷。既死，子伊奢那先代立。隋大業十三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至唐，疆土寖闢。神龍以來，國分爲二。北多山阜，號陸眞臘。南近海，號水眞臘。久之仍合爲一。今賈舶至者，大都水眞臘地也。

《名山藏・王享記二・眞臘》眞臘國，本安南之屬國。在占城西南。宋

時，其酋長滅占城，役屬之，號占臘。其國自號曰甘孛智，後訛爲甘破蔗。閩人賈其國，方言曰柬埔寨也。

《四夷廣記・眞臘・眞臘國疆里》　眞臘，一曰占臘，曰吉蔑。其國自稱甘孛智，西番經曰澉浦只，蓋甘孛智遺音也。

《罪惟錄・外國列傳・眞臘》　眞臘，本扶南屬國，在占城西南。隋始通中國。姓剎利氏。唐神龍中，幷扶南，而國分爲二。南近海，爲水眞臘。北多山，爲陸眞臘。後復合爲一。宋宣和初，封爲眞臘國王。有聚落六十餘。慶元中，破占城爲屬國，遂號占臘。又有參半、眞里、登流、蒲甘等國，皆屬眞臘。其國自號曰甘孛智，後訛爲甘破蔗。閩人賈其國，則方言曰柬埔寨也。自占城抵眞蒲，即其境。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柬埔寨》　其國自稱甘孛智，後訛爲甘破蔗，萬曆後改爲柬埔寨。按《皇朝通典》：柬埔寨國無城池，王即山而建府，架竹木爲之，覆以茅葉。民居亦然。每冬春間，浙、閩、粵商人往彼互市，及夏秋乃歸。舟必經七洲大洋，到魯萬山，由虎門入，計程七千三百里，距廈門水程一百七十更。其旁有伊代嗎國，風俗與柬埔寨同。

《五洲屬國紀略・法屬亞洲柬埔寨》　柬埔寨，古眞臘地也。眞臘吞幷占城，爲占臘。嗣又名爲甘孛智，或作金波乍，又轉爲金邊。土產棉花，故又名高棉，音轉爲高蠻。

綜述

《隋書・南蠻傳・眞臘》　眞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剎利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已強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聽政之所。總大城三十，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鈿爲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焰，有同於赤土。前有金香鑪，二人侍側。王着朝霞古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眞珠瓔珞，足履革屣，耳懸金璫。當服白疊，以象牙爲屬。若露髮，則不加瓔珞。臣人服製，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高相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多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以階下三稽首。王喚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閣，侍衛有千餘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爲嗣。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幷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

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洒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飲食多蘇酪、沙糖、杭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搦而食。娶妻者，唯送衣一具，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即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小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其喪葬，兒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哭，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屍，收灰以金銀瓶盛，送于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彩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

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蠱。土宜粱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眞相類。異者，有婆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幷似棗而小異。歌畢他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眞。海中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其形似鮆，嘴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望之如山。

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白豬、白牛、白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者，五穀不登，六畜多死，人衆疾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五千人守衛之。城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祀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幷立像於館。

大業十二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其後亦絕。

《北史・眞臘傳》　眞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剎利氏，名質多斯那。自

其祖漸已強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其王聽政所。總大城三十所，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床，上施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鈿爲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焰，有同于赤土。前有金香，命二人侍側。王著朝霞古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眞珠纓絡，足履革屣，耳懸金鐺。常服白疊，以象牙爲屬。若露髮，則不加纓絡。臣下服制，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相高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羅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於階下三稽首。王呼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閣，侍衛有千餘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陁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爲嗣。王初立日，所有兄弟幷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剿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

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咒。又澡洒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咒。飲食多蘇酪、沙糖、秔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攝而食。娶妻者，唯送女人（女）〔衣〕，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即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小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喪葬，兒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喪，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屍，收灰以金銀瓶盛，送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五彩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

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蟲。宜粱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眞相類。異者，有婆羅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幷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眞。海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形似鮆，觜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望之如山。

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白豬、白牛、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五穀不登，畜多死，人疾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二千人守衛之。城東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祠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幷立像於其館。

隋大業十二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於後亦絕。

《舊唐書·南蠻西南蠻傳·眞臘》　眞臘國，在林邑西北，本扶南之屬國，崑崙之類。在京師南二萬七百里，北至愛州六十日行。其王姓剎利氏。有大城三十餘所，王都伊奢那城。風俗被服與林邑同。地饒瘴癘毒。海中大魚有時半出，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牛豕祠之，不者則五穀不登。其俗東向開戶，以東爲上。有戰象五千頭，尤好者飼以飯肉。與鄰國戰，則象隊在前，於背上以木作樓，上有四人，皆持弓箭。國尚佛道及天神，天神爲大，佛道次之。武德六年，遣使貢方物。貞觀二年，又與林邑國俱來朝獻。太宗嘉其陸海疲勞，錫賚甚厚。南方人謂眞臘國爲吉蔑國。自神龍以後，眞臘分爲二：半以南近海多陂澤處，謂之水眞臘；半以北多山阜，謂之陸眞臘，亦謂之文單國。高宗、則天、玄宗朝，幷遣使朝貢。

水眞臘國，其境東西南北約員八百里，東至奔陀浪州，西至墮羅鉢底國，南至小海，北卽陸眞臘。其王所居城號婆羅提拔。國之東界有小城，皆謂之國。其國多象。元和八年，遣李摩那等來朝。

《新唐書·南蠻傳下·眞臘》　眞臘，一曰吉蔑，本扶南屬國。去京師二萬七百里。東距車渠，西屬驃，南瀕海，北與道明接，東北抵驩州。其王剎利伊金那，貞觀初幷扶南有其地。戶皆東嚮，坐上東。客至，屑檳榔、龍腦、香蛤以進。不飲酒，比之淫。與妻飲房中，避尊屬。有戰象五千，良者飼以肉。世與參半、驃通好，與環王乾陀洹數相攻。自武德至聖曆，凡四來朝。神龍後分爲二半：北多山阜，號陸眞臘半；南際海，饒陂澤，號水眞臘半。水眞臘，地八百里，王居婆羅提拔城。陸眞臘或曰文單，曰婆鏤，地七百里，王號『笪屈』。開元、天寶時，王子率其屬二十六來朝，拜果毅都尉。大曆中，副王婆彌及妻來朝，獻馴象十一。擢婆彌試殿中監，賜名賓漢。是時，德宗初卽位，珍禽奇獸悉縱之，蠻夷所獻馴象畜苑中，元會充廷者凡三十二，悉放荊山之陽。及元和中，水眞臘亦遣使入貢。

《通典·邊防四·眞臘》　眞臘國，隋時通焉。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王姓剎利，自

其祖漸以強盛。至其王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大業中，遣使朝貢。居於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大堂，是其王聽政之所。大城三十所，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坐五香七寶牀，施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鈿爲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焰，有同於赤土。有五大臣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於階下三稽首。王喚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洹二國戰爭。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幷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

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飲食多酥酪、沙糖、粳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飯相和，手揣而食之。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有婆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幷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眞。海中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湖魚，其形似鮂，背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覩之如山。

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卽以白猪、白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五穀不登，六畜多死，人衆疾疫。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年王別殺人，以夜祠禱，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神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立像於館。

大唐武德六年，遣使獻方物。

《唐會要・眞臘國》　眞臘，在林邑之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南接車渠，西接朱江國。其王姓剎利氏。其俗東向開門，國以東爲上。有戰象五千頭。梁大同中，始幷扶南，而有其國。都伊奢那城。風俗與林邑同。

武德六年十月，遣使來朝。貞觀二年十一月，又與林邑國俱來朝貢，太宗嘉之，賜賚甚厚。今南方人謂眞臘國爲吉蔑國。自神龍已後，眞臘分爲二：半以南近海多陂澤處，今謂之水眞臘；半以北多山阜處，今謂之陸眞臘，亦謂之文單國。貞觀中，累遣使朝貢。永徽二年，遣使獻馴象。聖曆元年、開元五年、天寶九年，幷遣使朝貢，幷獻犀牛。

水眞臘國者，其境東西南北約皆八百里，東至奔陀浪洲，西至墮羅鉢底國，南至小海，北至陸眞臘國。其王所處城號娑羅提拔城。國之東有小城，皆謂之國。其國甚多象，餘所出物產及言語，與眞臘同。元和八年，遣使李摩那等來朝。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眞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國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南接車（至）渠國，西有朱江國。其國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聽政之所。總大城三十，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南方人謂眞臘國爲吉蔑國。自唐神龍以後，眞臘分爲二：半以南近海多陂澤處，謂之水眞臘；半以北多山阜處，謂之陸眞臘，亦謂之文單國。水眞臘國，其境東西南北約皆八百里，東至奔陁浪州，西至隋羅鉢底國，南至小海，北卽陸眞臘。其王所居城，號婆羅提拔。國之東界有小城，皆謂之國。

《宋史・外國傳五・眞臘》　眞臘國，亦名占臘，其國在占城之南，東際海，西接蒲甘，南抵加羅希。其縣鎮風俗同占城。地方七千餘里。有銅臺，列銅塔二十有四、銅象八以鎮其上，象各重四千斤。其國有戰象幾二十萬，馬多而小。

政和六年十二月，遣進奏使奉化郎將鳩摩僧哥、副使安化郎將摩君明稽嗯等十四人來貢，賜以朝服。僧哥言：『萬里遠國，仰投聖化，尙拘卉服，未稱區區嚮慕之誠，願許服所賜。』詔從之，仍以其事付史館，書諸策。明年三月辭去。宣和二年，又遣郎將摩臘、摩禿防來，朝廷官封其王與占城等。建炎三年，以郊恩授其王金哀賓深檢校司徒，加食邑，遂定爲常制。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眞臘》　眞臘國，隋時通焉。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王姓剎利，自其祖漸以強盛，有戰象五（十）〔千〕頭。至其王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其國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大業中，遣使朝貢。居于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大堂，是其聽政之所。大城三十，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國同。其王坐五香七寶床，上施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鈿爲壁，床如小屋，懸金光焰，有同于赤土。有五大臣及諸小臣。朝者，輒于堦下三稽首。王喚上堦，則跪，以兩手抱膊，繞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陁桓二國戰爭。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幷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

唐武德六年，遣使貢方物。貞觀二年，又與林邑國俱來朝貢，時太宗嘉之，賜物甚厚。

又　永徽二年，貢馴象。聖曆初、開元五年、天寶九載，幷遣使來朝貢，進犀牛。

其國分爲水、陸二國。水眞臘國者，其境東西南北約皆八百里，東至莽陁浪州，西至墮羅鉢底國，南至小海，北至陸眞臘國。其王所居城，號婆羅提拔城。國之東界有小城，皆謂之國。其國甚多象，餘所出物產幷語言與陸眞臘同。至元和八年，遣使李摩那等來朝貢。

《通志・四夷傳五・眞臘》　眞臘，隋時通焉。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剎利，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以彊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質多斯那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其王聽政之所。總大城三十所，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鈿爲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焰，有同於赤土。前有金香案，命二人侍側。王著朝霞吉貝，縵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眞珠纓絡，足履革屣，耳懸金璫。常服白疊，以象牙爲屬。若露髮，則不加纓絡。臣下服制，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相高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羅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於階下三稽首。王呼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閣，侍衛有千餘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陁桓二國爭戰。其人行止皆持兵杖，若有攻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爲嗣。王初立日，所有兄弟幷刑殘之，或去其一指，或劓其鼻，皆別處供給，不得仕進。

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洒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飲食多酥酪、沙糖、杭粟、米餅。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飯相和，手摶而食之。婚嫁者，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即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小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喪葬，兒女皆十日不食，剔髮而喪。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作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屍，收灰以金銀瓶盛，送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五采畫之。亦有不焚屍，送之山中，任野獸食之。

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蠱。宜粱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眞相類。異者，有婆羅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庵羅，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幷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林禽，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眞。海中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湖魚，形似鮂，觜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覩之如山。

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卽以白猪、白牛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五穀不登，畜多死，人疾疫。近都有陵迦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二千人守衛之。城東有神，名婆利多，祭用人肉。其王年例殺人，以夜祠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幷立像於館。

隋大業中，遣使貢獻，煬帝禮之甚厚。唐武德六年，亦奉表貢方物。

《嶺外代答・外國門上・眞臘國》　眞臘國，遠於占城，而近於諸蕃。其旁有窊裏國、西棚國、三泊國、麻蘭國、登流眉國、第辣撻國，眞臘爲之都會。北抵占城，最產名香，登流眉所產爲絕奇，諸蕃國香所不及也。其國僧道咒法靈甚。僧之黃衣者有室家，紅衣者寺居，戒律精嚴。道士以木葉爲衣。國中望天一隅，常有少痕。其人云，昔女媧所不至也。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眞臘國》　眞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剎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已強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其王聽政所。總三十所，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鈿爲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焰，有同於赤土。前有金香鼎，命二人侍側。王著朝霞古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眞珠纓絡，足履革屣，耳懸金璫。常服白疊，以象牙爲屬。若露髮，則不加纓絡。臣下服制，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落（友）〔支〕，二曰相高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羅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於階下三稽首。王呼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閣，侍衛有千餘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

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爲嗣。王初立日，所有兄弟幷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

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洒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飲食多酥酪、沙糖、杭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攪而食。娶妻者，唯送女人（女）〔衣〕，擇日遣媒人送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即與其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小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喪葬，兒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喪，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屍，收灰以金銀瓶盛，送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五綵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

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蠚。宜粱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眞相類。異者，有婆羅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庵羅，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幷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眞。海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形似鮆，脊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望之如山。

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白豬、白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五穀不登，畜多死，人疾病。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二千人守衛之。城東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祠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神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幷立像於其館。

隋大業十二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於後亦絕。唐武德至聖曆，凡四來朝。神龍後，分爲二半：北多山阜，號陸眞臘半；南濱海，饒陂澤，號水眞臘半。水眞臘地八百里，王居婆羅提拔城。陸眞臘或曰文單，曰婆鏤，地七百里，王號『笪屈』。開元、天寶時，王子率其屬二十六來朝，拜果毅都尉。大曆中，副王婆彌及妻來朝，獻馴象十一。擢婆彌試殿中監，賜名賓漢。是時，德宗初即位，珍禽奇獸悉縱之，蠻夷所獻馴象畜苑中，元會充廷者凡三十二，悉放荆山之陽。及元和中，水眞臘亦遣使入貢。

又　宋政和六年十二月，遣進奉使奉化郎將鳩摩僧哥、副使安化郎將摩君明擒嗯等十四人來。賜以朝服。僧哥言：『萬里遠蕃，仰投聖化，尙拘卉服，未稱嚮慕之誠，願許服所賜。』詔聽之，仍以其事付史館書於策。明年三月辭去。宣和二年，又遣使來，朝廷封其王與占城等。其年，授占城王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懷遠軍節度使，琳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封占城國王，其後又加封邑。其地接占城之南，東至海，西至蒲甘，南至加囉希。其縣鎖風俗與占城無異。地方七千餘里。有銅臺，上列銅塔二十有四，鎖以八銅象，各重四千斤。戰象幾二十萬，馬多而小。建炎三年，以郊恩制授其王金哀賓深檢校司徒，加食邑。後以爲常。紹興元年，廣南市舶司言其國附到蕃信與知州提舉。詔勿受，如可備官用，即估直償之，仍以省物回賜。十七年，宰臣奏其國王降制加恩事。上曰：『日後郊祀，外國家惠，可令先次檢舉，庶知本朝懷遠之意。』其國舊與占城鄰好，歲貢金若干兩。淳熙四年五月望日，占城主以舟師襲其國都，誓必報怨。慶元己未，大舉入占城，更立眞臘人爲主。占城今亦爲眞臘屬國矣。

《島夷誌略・眞臘》　州南之門，實爲都會。有城，周圍七十餘里。石河廣二十丈。戰象幾四十餘萬。殿宇凡三十餘所，極其壯麗。飾以金壁，鋪銀爲磚，置七寶椅，以待其主。貴人貴戚所坐，坐皆金机。歲一會，則以玉猿、金孔雀、六牙白象、三角銀蹄牛羅獻於前。列金獅子十隻於銅臺上，列十二銀塔，鎖以銅象。人凡飲食，必以金茶盤、籩豆、金碗貯物用之。外名百塔洲，作爲金浮屠百座。一座爲狗所觸，則造塔頂不成。次曰馬司錄池，復建五浮屠，黃金爲尖。次曰桑香佛舍，造裹金石橋四十餘丈。諺云『富貴眞臘』者也。

氣候常暖，俗尙華侈，田產富饒。民煮海爲鹽，釀小米爲酒。男女椎髻。生女九歲，請僧作梵法，以指挑童身，取紅點女額及母額，名爲『利市』，云如此則他日嫁人，宜其室家也。滿十歲即嫁。若其妻與客淫，其夫甚喜，誇於人：『我妻巧慧，得人愛之也。』以錦圍身，眉額施朱。酋豪出入，用金車羽儀，體披瓔珞，右手持劍，左手持麈尾。法則劓、刖、刺配之刑。國人犯盜，則斷手足、烙胸背、黥額，殺唐人則死。唐人殺番人至死，亦重罰金；如無金，以賣身取贖。

《西洋朝貢典錄・眞臘國》　其國在占城之南，東臨於海，乃海南都會之

所。王居之城方七十餘里。有石河焉，廣二十丈。宮殿凡三十餘座，咸壯麗。其男女皆椎髻，服以衫。其利魚、鹽、鹵、羽。其穀宜五種。其俗富侈，飲饌之器皆以金銀爲之。其土氣恆燠。歲時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於前，名曰百塔之會。會之日則然香而禮佛。其刑有劓、刖、刺配、斷支之等，有番人、唐人之等。番人殺唐人則誅，唐人殺番人罰金而已。

又　論曰：眞臘肇自剎利氏，章矣。至宋慶元間，大舉於占城，墟其國，更王眞臘氏。是時戰象幾二十萬，地方七千餘里，蓋南海盛強國也。

《宋史新編・眞臘國》　眞臘國，亦名占臘。其國在占城之南。其縣鎮風俗同占城。地方七千餘里。其國有戰象幾二十萬。

《明泳化類編・四夷・眞臘》　眞臘，本扶南屬國，又名占蠟。地廣七千餘里，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至隋始通中朝。興武癸丑，國王忽兒那遣其臣柰亦吉郎等入貢，賜大統、文綺。丁卯，王黎列保昆邪甘菩者遣使貢象及方物，自後朝貢不廢。其俗與占城無異，頗尚華侈。

《殊域周咨錄・南蠻・眞臘》　眞臘國，在占城西南，本扶南屬國。其先女子爲王，號曰葉柳。南有激國人名混潰者，伐葉柳，降之，因以爲妻。其後天竺僧橋陳如自西域來主其國，至其酋姓剎利名質多思那者，日漸強盛。

隋大業中，始通中國。傳至伊今那，當唐貞觀初，幷扶南而有之。扶南即象浦也。永徽初，益幷吞諸小國。神龍以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爲水眞臘；其北多山阜，號陸眞臘。後復合而爲一。宋政和六年，遣使來貢。宣和一年，封爲眞臘國王，與占城等。

《圖書編・眞臘》　隸回回館。眞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漢武帝時，獻萬蛤、夜光珠。久未通，至隋始通中國。【略】洪武六年，國王忽兒那遣奈亦告即表獻方物。賜大統曆、文綺。二十年，正黎列保昆邪甘苦者遣使貢象及方物。景泰二年貢。賜王妃文綺。朝貢至今不絕。其俗尚華侈。東向爲上，右手爲潔。縣鎮風俗，大類占城。

《咸賓錄・南夷志・眞臘》　眞臘，本扶南屬國。漢成帝時，獻萬年蛤、夜光珠。帝以蛤賜趙后，以珠賜婕妤。後久未通。至隋復通中國。唐初，其王質多斯那幷扶南，其勢遂盛。

扶南者，其先有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裸體披髮，不製衣裳。其南有徼國事鬼神者，字混塡，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船入海。混塡晨起即詣廟，于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船入海，至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船至，欲取之。混塡即張弓射其船，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舉衆降混塡。混塡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治其國，納柳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況以詐力間諸邑，令相疑阻，因舉兵攻幷之。乃遣子孫衆分治諸邑，號曰小王。盤況年九十餘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范蔓。盤盤立三年死，國人共舉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略，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窮漲海，攻滅旁十餘國，開地五六千里。後爲其姊子旃篡立。蔓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民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將范尋又殺長而自立。

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出使其國。國人猶裸，惟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大家截錦爲之，貧者用布。晉武帝、穆帝時，俱遣使來貢。其後王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心悅，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後改制度，用天竺法。憍陳如死，其後王《梁書》具載，有世次名號，歷宋、齊、梁，朝貢不絕。梁大同初，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其髮青紺色，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案《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官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是眞爲佛髮也。頃之，其國有人持一碧玻璃鏡來貿易者，鏡廣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內外皎潔，置五色物於其上，向明視之，不見其質。問其價，約錢百萬貫。舉國不議，莫有酬其價者。以示杰公。杰公曰：『是上界之寶也，當爲國王及大臣所藏，爾胡客何由得之？必竊盜至此者。』胡人逡巡不能對。俄而其國遣使追訪，果如其言。隋時，其王姓古龍，遣使貢獻。唐貞觀中，貢白頭國二人，素首白身，如凝脂然。未幾，眞臘滅之，據有其地，扶南遂亡。

眞臘自武德至聖曆間凡四來朝，至神龍中分爲水、陸眞臘二國。大曆中，其副王婆彌及妻來朝，獻馴象十一。擢婆彌試殿中監，賜名賓漢。是時德宗初即位，珍禽奇獸悉縱之。蠻夷所獻馴象畜苑中，元會充庭者凡三十二，悉放荊山之陽。元和中，水眞臘亦遣使貢獻。言屬國有道明國，無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蓋幾與禽獸爲羣矣。宋政和至紹興間，朝貢不絕。朝廷封其王

與占城等焉。淳熙間，占城襲破其國。眞臘人養精蓄銳十有餘年，大舉入占城，更立眞臘人爲王，於是占城遂爲眞臘屬國矣。我朝洪武六年，國王忽兒那遣使表獻方物。賜大統曆、文綺，自是朝貢不絕。

昔元時周達觀出使其國，著有《眞臘風土記》，載其事甚詳。其最異者，言其國主每夜卧一金塔，上有九頭蛇精，係女身，來與國王同寢交媾，二鼓方出，可與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王死期至矣。若王一夜不往，亦必獲災禍。亦有儒、釋、道三種。呼儒爲班詰，於項上以白線掛之，別其爲儒也。呼道爲八思惟，其國中道教少，亦不甚尊。呼僧爲苧姑，其教最盛，王公庶人皆敬畏之如神明。然民家養女至八九歲，必命僧去其童身，名曰陣毯。蓋官司于中國四月內頒命，陣毯之家先行申報，然後行其事，秘不令唐人見之。陣毯後必用金銀布帛等物與僧贖身，否則此女終爲僧有矣。前此父母必與女同寢，以後斥於房外，任其所之。刑無絞斬，重罪則坑之，次則斷手、足、耳、鼻，次則罰金而已。其土地靈，人多術法。如辨盜眞僞，置其手油鍋中，眞爲盜者，手即腐爛，否則皮肉如故。又辨訟曲直，令兩家各坐一小石塔三四日，其理曲者必獲證候或身生各病，理直者略無纖事，謂之天獄。婦多淫。國多兩形人，每日十數成羣，行於墟場間，嘗有招來唐人之意，反有厚餽。人死則擲曠野中，俟有鷹犬類來食。頃刻而盡，則謂父母有福，否則謂之惡報。今亦漸有焚者。男女椎髻，以去髮爲服制。國王仍用塔葬。交易皆婦人。唐商到彼，必納一婦爲便。其見唐人亦頗加敬畏，呼之曰佛云。

余觀《通典》、《通考》、各代史、《異域志》諸書，所載俱未有如此之異者，但言其國地無霜雪，自四月至九月日夕皆雨，水高十丈，巨樹盡沒，民移入山居。至十月，絕無雨水，民復還耕種。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鈿爲壁。其冠履服制大都盡華飾也。民俗亦侈靡，以錦圍身，故諺云『富貴眞臘』。官名與占城同。輒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栢）〔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杖。王初立日，其至戚兄弟幷刑殘之，令別處供給，不得仕進。法無牢獄，有罪者先齋戒三日，乃燒斧極赤，令之捧行七步。蕃殺漢人即償其死，漢殺蕃人罰金而已。人死以五香木燒屍，收灰以金銀盆盛之，貯之水中，貧者或用瓦。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鄰有西棚國，天隅有一竅，極明，土人稱爲天門，云女媧氏之所不至也。其譯語：父爲巴駝，母爲米姑，兄爲邦，弟爲補溫。

又　論曰：眞臘自古通貢，俗同諸夷，而周達觀所紀獨異羣書。至辨盜辨訟事，西南諸國多有此俗，非特眞臘然，此何故也？蓋地邇印度，奉佛甚謹，善惡報驗，佛法固然。常讀內典，見有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佛以慈善根力，舒五指成五獅子以怖醉象事。又有西土龍樹與善咒婆羅門角力，婆羅門化大池蓮坐其上，龍樹化白象入池，鼻舉蓮花高擲婆羅門事。此惡驗也。又有毗奢利國，有人如馬，裸露，見王號呼。王運神力分身爲蠶，頃乃得衣事。又有波斯匿王收五百賊，剜其兩目，棄入坑中，爾時羣賊苦痛，念南無佛。達摩以慈善根力，吹藥令入賊目悉平事。此善應也。諸如此類，不可勝述。余恐士人以眞臘事爲誣，故偶敍之末云。

《方輿勝略・外夷・眞臘》　眞臘，本扶南屬國。漢武帝時，獻萬年蛤、夜光珠。唐初，其王質多斯那幷扶南，而勢遂盛。扶南者，其先有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裸體披髮，不制衣裳，舉衆降混眞。混眞教柳葉穿布貫頭，納柳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號曰小王。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大將范蔓。盤盤死，國人共舉蔓爲王，自號扶南大王，開地五六千里，後爲其娣子旃篡立。吳時，遣中郎康泰使其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大家截錦爲之，貧者用布。其後王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心悅，南至盤盤。扶南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歷宋、齊、梁，朝貢不絕。梁大同時，其國有人持一碧玻璃鏡來貿易。鏡廣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內外皎潔，置五色物于其上，向明視之，不見其質。舉國不識，以示杰公。杰公曰：『是上界之寶也，當爲國王及大臣所藏，爾胡客何由得之？必竊盜至此者。』果如所言。唐貞觀中，貢白頭國二人，素首白身，如凝脂然。至神龍中，分爲水、陸眞臘二國。大曆中，其副王婆彌及妻來朝。元和中，水眞臘入貢，言屬國無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宋淳熙間，占城襲破其國。眞臘養精蓄銳十餘年，大舉，而占城爲眞臘屬國矣。我朝洪武六年，國王忽兒那奉貢。

元時，周達觀出使其國，著有《眞臘風土記》。其最異者，言國主每夜卧一金塔上，有九頭蛇精，係女身，來與國主同寢交（搆）〔媾〕，二鼓方出，可與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王死期至矣。若王一夜不往，亦必獲災

禍。亦有儒、釋、道三種。呼儒爲班詰，於頂上以白線挂之。呼道爲八思，教不甚尊。呼僧爲苧姑，其教最盛，王公庶人敬如神明。民家養女至八九歲，必命僧去其童身，名曰陣毯。蓋官司于中國四月內須命陣毯之家先行申報，然後行其事，秘不令唐人見之。陣毯後，必用金銀布帛等物與僧贖身，否則此女終爲僧有矣。前此父母必與女同寢，以後斥于房外，任其所之。刑無絞斬，重罪則坑之，次則斷手、足、耳、鼻，次則罰金而已。其土地靈，人多術法。如辨盜眞僞，置其手油鍋中，眞爲盜者，手即腐爛，否則皮肉如故。婦多淫。國多兩形人，每日十數成羣，行于墟場間，常有招來唐人之意，反有厚餽。交易皆婦人。唐商人到彼，必先納一婦爲便。其見唐人頗加敬畏，呼之曰佛。人死擲之野，俟鷹犬。頃刻食盡，謂有福，否則謂之惡報。今亦漸有焚者。國王死，用塔葬。地無霜雪，四月至九月皆雨，至十月絕無雨水，民得耕種。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床，冠履服制大都華飾。民俗侈靡，以錦圍身，諺云『富貴眞臘』。其人行止皆持甲杖。蕃殺漢人即償其死，漢殺蕃人罰金而已。其鄰有西棚國，天隅有一竅，極明，土人稱爲天門，云女媧氏之所不至也。其譯語：父爲巴驄，母爲米姑，兄爲帮，弟爲補溫。其山則有陵伽鉢羅山。上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

《裔乘・南夷・眞臘》 眞臘，本扶南屬國。漢武帝時獻萬年蛤、夜光珠。後遂絕，不相聞。至隋，始復通中國。唐初，眞臘王質多斯那（幷扶南，其勢遂盛）。扶南者，其先有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裸體披髮，不製衣裳。其南有徼國事鬼神者，字混溮，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船入海。混溮晨起即詣廟，于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船入海，至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船至，欲取之。混溮即張弓射其船，穿度二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舉衆降。混溮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治其國，納柳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況以詐力間諸邑，令相疑阻，因舉兵攻幷之。乃遣子孫衆分治諸邑，號曰小王。盤況年九十餘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范蔓。盤盤死，國人舉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略，復以兵威攻伐取旁國，自號扶南大王。乃作大船，窮漲海，攻滅旁十餘國，開地五六千里，後爲其姊子旃篡立。蔓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民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大將范尋又殺長而自立。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出使其國。國人猶裸，惟婦人着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中男子着橫幅，大家截錦爲之，貧者用布。晉武帝、穆帝時，俱遣使來貢。其後王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心悅，南至扶南。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憍陳如死，其後王《梁書》具載，有世次名號，歷宋、齊、梁朝貢不絕。梁大同初，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其髮青紺色，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是眞爲佛髮也。頃之，其國有人持一碧玻璃鏡來貿易者。鏡廣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內外皎潔，置五色物于其上，向明視之，不見其質。問其價，約錢百萬貫。舉國不識，莫有酬其價者。以示杰公。杰公曰：『是上界之寶也，當爲國王及大臣所藏，爾胡客何由得之？必竊盜至此。』胡人逡巡不能對。俄而，其國遣使追訪，果如所言。隋時，其王姓古龍，遣使貢獻。唐貞觀中，貢白頭國二人，素首白身，如凝脂然。未幾，眞臘滅之，據有其地，扶南遂亡。

眞臘自武德至聖曆間，凡四來朝。至神龍中，分爲水、陸二國。大曆中，其副王婆彌及妻來朝，獻馴象。擢婆彌試殿中監，賜名賓漢。是時，德宗初即位，悉縱珍禽奇獸，畜蠻夷所獻馴象苑中。元和中，水眞臘亦遣使來貢。宋政和至紹興中國如故，于是封其王與占城等。淳熙間，占城襲破其國。後十餘年，眞臘人大舉入占城，更立眞臘人爲王，於是占城遂爲眞臘屬國矣。我朝洪武六年，國王忽兒那遣使獻方物。賜大統曆、文綺，自後朝貢不絕。

《明象胥錄・眞臘》 眞臘，本扶南屬國，在占城西南。其王質多斯那兼扶南有之，姓剎利氏。隋大業十三年貢獻，始通中國。唐貞觀初，傳子伊奢那，與環王相攻。自武德至聖曆，凡四來朝。神龍後分爲二：南際海，饒陂澤，號水眞臘，北多山阜，號陸眞臘。其後復合爲一。宋政和六年，遣使貢。賜以朝服。宣和二年，封爲眞臘國王。建炎二年，以郊恩授其王金裒賓深簡較司徒，加食邑。所部聚落六十餘。有銅臺，列銅塔二十四、銅象八鎮其上，象各重四千斤。歲時朝會，列玉猿、孔雀、犀、象，名曰百塔州。以金盤碗盛食，因有『富貴眞臘』之諺。其國戰象幾二十萬，馬多而小。閩人有浮海之吉陽軍者，風泊占城，方與眞臘各乘象戰，教占城習騎射，勝之。慶元中，眞臘破占城，更其王，占城轉屬焉。元遣使招諭，眞臘臣服。其習尙詳《隋

書》及永嘉周達觀所作《風土記》。自溫州開洋，經交趾，抵占城。又自占城，可半月抵眞蒲，即其境。地廣七千里。北抵占城，西南距暹羅，各半月程，南距番禺十日程，東瀕大海。國中有金塔及銅、石塔。城上石佛頭五，中飾以金。王三日一聽朝，坐七寶牀。出入擁劒，立象上，迎小金塔、金佛前導。非嫡子不嗣。自王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止以布圍腰。手足幷帶金鐲。以香藥塗體。家奉佛。僧茹魚肉，唯不飲酒。供佛亦以魚肉。疊貝葉爲經，甚華整。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誦經呪文。書以麂鹿皮染黑，蕉粉畫字。亦有通天文者，能推算日月薄蝕。以十月爲歲首，閏悉用九月，夜分四更。候暖，不識霜雪。夏秋多雨，移避山居。產翠羽、諸香、佳樹、異魚。貿易以婦人，貴中國針、梳、鍋、蓆、磁、漆等器。開戶東向。坐以東爲上。手以右爲淨。其大較也。俗稱儒爲班詰，僧爲苧姑，道爲八思。班詰不知所誦何書，但從此入仕爲清貫。彌望沃野，不事蠶織。後暹人來居，得桑與蠶種，縫補織紝，率倩暹婦爲之。洪武初，其國王忽兒那遣奈亦吉郎表賀，獻方物。六年，賜大統曆、文綺。二十年，命行人唐敬使其國，貢象五十九。永樂初，以即位諭海外諸蕃，御史尹綬使眞臘。自廣州發舶，由海道歷占城，經淡水湖、菩提（薩）〔薩〕州，繪山川爲圖以獻。三年，其王參烈婆毘牙卒，命序班王孜往致祭，給事中畢進賫詔封其子嗣王。景泰二年，來貢。賜王及妃文綺。後朝貢不絕。今眞臘訛爲柬埔寨。賈舶止抵海隅篤木州。以柴爲城，華人率寓居。市道甚平。或云即蒲甘國。

《明世法錄・南蠻・眞臘》　眞臘，本扶南屬國，在占城西南。其王質多斯那兼扶南有之，姓剎利氏。隋大業十三年貢獻，始通中國。唐貞觀初，傳子伊奢那，與環王相攻。自武德至聖曆，凡四來朝。神龍後分爲二。南際海，饒陂澤，號水眞臘；北多山阜，號陸眞臘。其後復合爲一。宋政和六年，遣使貢。賜以朝服。宣和二年，封爲眞臘國王。

又　今眞臘訛爲柬埔寨。賈舶止抵海隅篤木州。以柴爲城，華人率寓居。市道甚平。或云即蒲甘國。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眞臘國》　其王姓剎利，日漸強盛。隋時始通中國。傳至伊金那，貞觀初，遂幷扶南而有之。唐人《虬髯客傳》謂兼幷扶南，疑爲寓言。扶南即狼牙脩國。九眞郡水東南流，逕船官口，下注大浦之東湖，潮水日夜長七八尺。從此以西，朔望幷潮，一上七日，水長丈六七。七日後，日夜分爲兩潮，水長一二尺。四時高下一定，水無盈縮也。是曰海連，兼名象浦，一曰象水也。是爲徼外之夷，皆裸身，男以竹筒掩體，女以樹葉蔽形。雖習俗，猶恥無蔽，惟依暝夜與人交市闇中，覺金便知好惡，明朝曉視，皆如其言。蓋自徼外皆然，不獨扶南。其先女子爲王，號曰葉柳。柳音聊，即葉調國。其南有徼國人名混潰來伐，葉柳降之，遂以爲妻。惡其躶，教著貫頭，國內效之。男子著橫幅，今干漫也。其後，天竺僧橋陳如有其國，教國人事天神，每旦誦經咒，故易世既久，眞臘重僧云。民色甚黑，號爲崑崙。婦女多有白者。生女九歲，請僧誦經，作梵法，去其童身，點其額爲吉利，名曰陳毯。十歲即嫁。城周圍可二十里，郭下二萬餘家，石濠廣二十餘丈。餘城三十所，各有數千家。王宮及官舍皆面東。城門上有石佛頭五，飾其中者以金。當國中有金塔、金橋。王宮在其北，近門周圍可五六里，其正室瓦用鉛。凡歲時一會，則羅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於前，名曰百塔洲。金盤、金碗飲食，諺云『富貴眞臘』也。

《四夷廣記・眞臘・眞臘國統》　眞臘，在占城西南，本扶南屬國。其先女子爲王，號柳葉。南有徼國人名混潰者，伐柳葉，（南）〔因〕降之，以爲妻。其後天竺僧僑陳如來主其國。至其酋姓剎利名質多思那者，日漸強盛。隋大業中，始通中國。唐貞觀初，剎利伊金那幷扶南而有之。永徽初，益吞諸小國。神龍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爲水眞臘；其北多山阜，號陸眞臘。後合而爲一。宋政和六年，遣使來貢。宣和二年，封爲眞臘國王。舉兵伐占城，俘其王，更立國人爲王，後爲屬國，號占臘。領部九十，各置官屬，皆以木排柵爲城。有戰象二十萬。

《明會要・外蕃二・眞臘》　眞臘在占城南。宋慶元中，破占城而幷其地，改國名曰占臘，元時仍稱眞臘。洪武三年，遣使齎詔撫諭其國。四年，其國巴山王忽爾那遣使奉表朝貢。十六年，遣使齎勘合文冊賜其王，凡國中使至，勘合不符者，即屬矯僞，許縶縛以聞。其王遣使來貢。永樂二年，王遣使朝貢。初，中官使眞臘，有部卒三人潛遁，索之不得，王以其國三人代之，至是引見。帝曰：『華人自逃，於彼何預而責償？且語言不通，風土不習，吾焉用之？』命賜衣服及道里費遣還。永樂中，貢使以其國數被占城侵擾，久留不去。帝遣中官送之還，幷敕占城王罷兵修好。景泰後，其使不常至。

《八紘譯史・眞臘》　眞臘，扶南屬國。漢成帝時，獻萬年蛤、夜光珠，

懸之宮中，照人無妍媸皆美。帝以賜飛燕、合德。相傳其先有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裸體披髮。有徼國混瑱者，夢神賜之弓，命征柳葉。混瑱乘船入海，柳葉欲取其船，混瑱射斷其楫，柳葉懼，降混瑱。瑱乃教以穿布貫頭，形不復露，納之爲妻，遂王其國。吳時遣中郎將康泰使其國，國人猶裸，惟婦人著貫頭。泰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其王始令國中男子著橫幅，大家截錦爲之，貧者用布。晉武帝時，其國人迎戴婆羅門憍陳如爲王，歷宋、齊、梁，朝貢不絕。唐貞觀中，貢白頭國二人，白首素髮，膚若凝脂。未幾扶南爲眞臘所幷。

《明史稿・外國傳五・眞臘》 洪武三年八月，遣使臣郭徵等齎詔撫諭其國。四年十一月，其國巴山王忽兒那使使進表貢方物，賀明年正旦。詔賜大統曆及綵幣，使者亦給賜有差。六年進貢。十二年，其王參苔甘武者持達志使使來貢，宴賜如前。十三年復貢。十六年遣使齎勘合文冊賜其王。凡中國使至，而勘合不符者，即屬矯僞，許縶縛以聞。復遣使賜織金文綺三十二、磁器萬九千。其王即使使來貢。十九年復遣行人劉敏、唐敬偕中官齎磁器往賜。明年，敬等還，其王使使貢象五十九匹、香六萬斤。尋遣使賜其王鍍金銀印，王及妃皆有賜。其王參烈寶毘邪甘菩者使使貢象及方物。明年復貢象二十八匹、象奴三十四人、番奴四十五人，謝賜印之恩。二十二年三貢。明年復貢。永樂元年，遣行人蔣賁興、王樞以即位詔諭其國。明年，其王參烈婆毘牙使使來朝，貢方物。初，中官使眞臘，有部卒三人潛遁，索之不得，王以其國三人代之，至是引見。帝曰：『華人自逃，於彼何預而責償？且語言不通，風土不習，吾焉用之？』命賜衣服及道里費，遣還。三年，使使來貢，告故王之喪。命鴻臚序班王孜致祭，給事中畢進、中官王琮齎詔封其嗣子參烈昭平牙爲王。進等還，嗣王使使偕來謝恩。六年、十二年再入貢。使者以其國數被占城侵擾，久留不去。帝遣中官送之還，幷敕占城王罷兵修好。十五年、十七年幷入貢。宣德、景泰中亦使使入貢。自後不常至。

（幷見《明史・外國傳五・眞臘》。）

《海國聞見錄・南洋記》 廣南沿山海至占城、祿賴，繞西而至柬埔寨。廈門至占城水程一百更，至柬埔寨水程一百一十三更。柬埔寨雖另自一國，介在廣、暹二國之間。東貢廣南，西貢暹羅，稍有不遜，水陸各得幷進而征之。番係白頭無來由，裸體居多，以布幅圍下身，名曰水幔。讀平聲。

《續通典・邊防二・眞臘》 眞臘，在占城南，其縣鎖風俗同占城。一歲數稔。以十月爲首歲，閏悉用九月。俗尚釋教。民俗饒富，男女椎結。唐神龍後分爲二：北多山阜者號陸眞臘，南饒陂澤者號水眞臘。水眞臘地八百里，王居婆羅提拔城。陸眞臘或曰文單，曰婆鏤，地七百里。玄宗開元、天寶時，王子率屬來朝，拜果毅都尉。代宗大曆中，副王及妻來朝，獻象。憲宗元和中，水眞臘亦遣使入貢。後復合爲一。

《清朝通典・邊防二・柬埔寨》 柬埔寨，在西南海中。海岸多泥，名爛泥尾。北枕大山。國中無城池，王即山而建府，架竹木爲之，覆以茅葉。民居亦然。天時暖而不寒，常若春夏。衣不以鈕扣，披於其身，下則圍以裙，名曰水幔。惟貴者得服綢緞，國人皆布，以是爲等差。人柔弱，喜飼象，教之操演禦敵。飲食甘淡薄咸，用手團。以漁獵耕種爲業。帶劍入山，尋犀角，獻尊長以爲禮。土產有蘇木、象牙、白荳蔻、藤黃、蠻皮、檳榔子、黃蠟。每冬春間，浙、閩、粵商人往彼互市，近則兼市絲斤，及夏秋乃歸。粵人之歸也，舟必經七洲大洋，到魯萬山，由虎門入，計程七千三百里。距廈門水程一百七十更。安南、暹羅附屬國也。其傍有尹代瑪國，距廈門水程一百四十更，亦屬安南、暹羅，風俗略與港口、柬埔寨同。

《續通志・四夷傳四・眞臘》 眞臘國，亦名占臘，在占城之南。東際海，西接蒲甘，南抵加羅希。風俗同占城。唐自武德至聖曆，凡四來朝，以後亦頻有貢獻。宋政和六年，遣使貢。宣和二年又來，封其王與占城等。建炎二年，以郊恩授其王金哀賓深檢校司徒，加食邑，遂定爲制。

又〔貞觀〕十二年，僧高、武令、迦乍、鳩密四國使者朝貢。僧高直水眞臘西北，與占城同俗。其後，鳩密王尸利鳩摩又與富那王尸利提婆跋摩等遣使來貢。永徽以後，僧高等國悉爲眞臘所幷。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三・眞臘》 宋寧宗慶元中，眞臘滅占城，幷有其地，時改其國名曰占臘，至元代仍稱眞臘。臣等謹按：馬端臨《考》不載改名占臘事，《元史》亦無事可見。

明太祖洪武三年，遣使齎詔撫諭眞臘。四年，其國巴山王忽爾那遣使進表朝貢。十六年，遂遣使齎勘合文冊，賜其王參答甘武者持達志。凡國中使至，勘合不符者，即屬矯僞，許縶縛以聞。十九年，賜之印。永樂三年，遣使告喪，命官往祭，幷封其王參烈婆毘牙子參烈昭平牙爲王。其國數被占城

侵擾，帝敕占城王罷兵修好。景泰後，其使不常至。

《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五・柬埔寨》 柬埔寨，在西南海中。海岸多泥，名瀾泥尾。北枕大山。國中無城池，王即山而建府，架竹木爲之，覆以茅葉。民居亦然。其尤近海濱者，潮汐至，則屋爲之浮而上，沈而下。天時暖而不寒，常若春夏。衣不以鈕扣，披于其身，若己解者，下則圍以裙，名曰水幔。首蓄髮，蒙以花帕。自王至於國人無異制，惟貴者始得服綢緞，國人皆布，以是爲等差。人柔弱，喜飼象，教之操演禦敵。飲食咸用手團。以漁獵耕種爲業。帶劍入山，尋犀角，獻尊長以爲禮。父母喪，則薙髮，以黑色爲居喪之服。土產蘇木、象牙、白荳蔻、藤黃、鱟皮、檳榔子、黃蠟。每冬春閒，浙、閩、粵商人往彼互市，近則兼市絲觔，及夏秋乃歸。粵人之歸也，舟必經七洲大洋，到魯萬山，由虎門入，計程七千二百里。距廈門水程一百七十更。國王名辣王丹，女之子篡之，不知其姓名。安南、暹羅附屬國也。其旁有尹代嗎國，距廈門水程一百四十更，亦屬安南、暹羅，風俗略與港口、柬埔寨同。

《清職貢圖》 柬埔寨，即眞臘國。介安南、暹羅間。隋、唐及宋皆朝貢。明初亦嘗至。初稱甘孛智，萬曆中改今名。人情柔弱，善飼象，其演之爲陣，用以禦敵。常帶劍入山，取犀角，獻於夷目。男剪髮裹頭，身衣僅蔽下體。女挽髻露肘臂，惟蔽其乳，圍裙跣足，能採桑飼蠶，亦能織席。

《海錄・西南海・本底》 本底國，在越南西南，又名勘明，疑即占城也。國小而介于越南、暹羅二國之間。其人顏色較越南稍黑，語音亦微異。土產鉛、錫、象牙、孔雀、翡翠、箭翎、班魚脯。又順東北風西行約五六日，至暹羅港口。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柬埔寨》 在西南海中。 建置沿革：古眞臘國，本扶南屬國，亦名占臘，其後幷扶南而有之。《明統志》：眞臘本扶南屬國，其王姓剎利名質多斯那者，始幷扶南而有之。隋大業中，始通中國。《隋書・眞臘傳》：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鈿爲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焰，有同於赤土。前有金香爐，二人侍側。王戴金寶花冠，被珍珠纓珞，足履革屣，耳懸金鐺，常服白氎。以象牙爲觚。若露髮，則不加纓珞。臣下服製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高相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多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於階下三稽首。王命上階，則跪，以兩手自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唐自武德至聖曆，凡四來朝。

又 明洪武四年，國王忽兒那遣其臣柰亦吉郎等表獻方物。永樂間，嘗再入貢，使者以其國數被占城侵擾，久留不去。帝遣中官送之還，幷敕占城王罷兵修好。至景泰後，貢使不至。《明史・眞臘傳》：其國城隍七十餘里，國中有金塔、金橋，殿宇三十餘所。王歲時一會，羅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於前，名曰白塔洲。盛食以金盤、銀碗，故有『富貴眞臘』之諺。

《海國圖志・東南洋四・暹羅東南屬國今爲英吉利新嘉坡沿革》 《每月統紀傳》曰：廣南沿山海至占城祿賴，繞西而至柬埔寨。柬埔寨雖別自一國，界在越、暹二國之間。東貢越南，西貢暹羅。土番爲馬萊西，裸體居多，以布幅帷下身。自柬埔寨大山繞至西南爲暹羅，沿山海而南爲斜仔邑、六坤邑。

《清朝柔遠記》卷四 （雍正七年）西南洋諸國來互市。【略】柬埔寨，即舊眞臘，自稱甘孛智，訛爲湳埔只，轉爲柬埔寨（柬又有訛作東者），一作平波底阿。其地北接占城，南際海，盡處爲爛泥尾。由粵虎門經七洲洋七千二百里。地近赤道，天氣炎熱，禾一歲數稔。土產鉛、錫、犀、象、翠羽、孔雀、琦瑁、蘇木、降眞、沈速諸香、檳榔、豆蔻、海參、燕窩，故舊名『富貴眞臘』。其先本扶南屬國，王姓剎利氏，後幷扶南有之。隋代入貢，至唐分爲二：北多山，號陸眞臘；南多水，號水眞臘。久復合爲一國。宋屢入貢。與占城爲仇，滅之而王其地，改號占臘。明初國猶富盛，職貢不絕。至國初已弱小謹存，爲安南、暹羅所役屬，不復仍眞臘故號，自列於《王會》，竟與港口皆幷於廣南。而廣南又幷安南，稱越南焉。越南以眞臘故地爲西都嘉定省，今爲法蘭西所有，名西貢。

《歐游雜錄》卷上 （光緒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記） 越南之西，爲柬浦寨，小國也。初屬越南，又屬暹羅，今專屬法國。法國派官監國，一切政事均其主持，柬浦國主徒擁虛名。且現在之主，年已五十餘，待其歿後，不再立主，其地即全屬法國矣。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一 （光緒十六年正月十九日記） 柬埔寨有五十州，地約二千里。從前入貢越南、暹羅兩國。在西貢之西，暹羅之東。今法既設官保護，幾已夷爲法之屬地，國王坐食廩祿而已。土產多魚、米、棉花、象牙、犀角、豆蔻之屬。柬埔寨國，土音轉爲金波乍國，又因金波之音轉爲金邊國。

或曰：該國建都金邊埠，因其俗尚佛教，多建高塔，飾之以金，故又名金塔國，亦曰甘孛智國，實即古之眞臘國也。又因地產棉花，土名高棉國，而地圖或遂訛寫爲高蠻國。由西貢至柬埔寨，輪船二日程，由柬埔寨至暹羅，輪船四日程。

二十日記　寅正一刻展輪，辰正二刻出口，舟南行，偏西十五度。午正，寒暑表八十度。船左見小島數座。自展輪至午正，行九十九海里，在赤道北九度二十九分，北京西九度三十二分。未初，舟右見山，蓋柬埔寨角也。

又卷五　〔十二月二十四日記〕　柬埔寨者，古稱眞臘國。唐德宗貞元十六年，西八百年。眞臘始強大，循海以至南掌，皆爲屬土，立國亦最久。康熙三十九年西一千七百年。以後，眞臘始衰。其改國號曰柬埔寨，或在已衰之後。嘉慶年間，西一千八百年後。南境各省皆被安南侵奪，即今法屬之下安南也；即西貢等六省。西面各省亦被暹羅據而有之。漸削漸弱，至今乃歸法保護矣。

《出使日記續刻》卷四　〔光緒十八年四月初五日記〕　法人垂涎柬埔寨土地，已非一日。柬王世子見事勢日去，出奔暹羅，法人因遂奪柬政權。柬民多忿忿不平，然以勢力衰微，莫可如何也。

又卷七　〔十九年二月甲寅朔記〕　柬埔寨國，自隋迄明久通中國，即眞臘也。嘗幷扶南，今暹羅。兼占城。今越南南圻。其後扶南、占城各自立國，國勢日削，介居兩大，入貢暹、越二國。乾隆十五年，廣南王阮惠攻安南，始據柬埔寨東南境，置南圻六省，而水眞臘之地盡亡。嘉慶十四年，暹羅割柬埔寨西北境盎哥爾、巴當邦兩地，而陸眞臘之地亦蹙。同治三年以後，法人始脅歸保護。其時國界自赤道北十度三十分至十三度三十分，京師西十度八分至十二度三十八分止，尙有十七萬九千六百七十方里。十萬啓羅邁當方里。明季，國王都于羅佛克，亦名干波底亞，城瀕東雷薩魄江右岸。康熙三十九年，南徙十四里，都于烏東。同治五年，南徙六十八里，地當四口匯流處，曰布農奔，一作努邦。是爲新都。東南距西貢三百七十七里，在赤道北十一度三十一分，京師西十一度四十六分。國王歲入約洋銀七十五萬圓，駐柬之法官歲入洋銀八十三萬餘圓。土著之居民九十四萬五千有奇，華人十萬六千有奇。國境自王城外，分五部，曰光邦斯瓦，曰達邦克門，曰巴布農，曰布爾沙脫，曰達利洋。

又卷一〇　〔二十年五月十四日記〕　柬埔寨國，已歸法保護。兵權餉權政權，多入法人之手。其王與匹夫無異，法人日給洋銀一千圓爲王養老之費，每歲約需三十六萬圓。王死之後，恐須停給。

《金邊國記》　金邊國，地界越南西貢，犬牙相錯，繡壤毗連。國人賦性怠惰，甘於污穢不潔之體，處若泰然。都城鳳丙，護河兩旁多生草木，菁葱可人。國王名那羅擔，其外尙有三王，二、三王皆與那羅擔居於鳳丙城，第四王則居於內地。那王妃嬪甚衆，約而計之，不下三百，皆由國中羅其美麗者而置之。國中人民，或有爲王之耳目，以偵探各事者，或有爲王之奴僕，以聽驅策者，然皆須輸納賦稅。前年與法國行成後，其二王與首王那羅擔有如冰炭，國中人民切齒，法人恆欲得而甘心焉。地多象，常出沒於叢林茂草間。都城幷無曲巷，祇一直街，長約十三里許。城中屋舍，用磚石建者不上十所，其餘盡是茅茨等料牽補而成，蓋非衙署不用磚石也。所有城中官員，分居兩屋，相距匪遙，中用竹木搭成，編葉爲牆，蓋茨爲瓦。室中器用寥寥無幾，每人祇得竹榻、木桌各一具，竹榻以蓆覆之，餘無多物。其地華人居半，靈敏推爲巨擘。所販中國土產，較諸歐洲所販，華物其值約賤十倍。金榜頭一地爲國之要區，不服法人之黨多有在彼駐紮者。

分述

地理環境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眞臘》　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

《眞臘風土記》　自入眞蒲以來，率多平林叢木。長江巨港，綿亘數百里。古樹修籐，森陰蒙翳，禽獸之聲，雜遝于其間。至半港而始見有曠田，絕無寸木，彌望芃芃禾黍而已。野牛以千百成羣，聚於其地。又有竹坡，亦綿亘數百里。其竹節間生刺，筍味至苦。四畔皆有高山。

《咸賓錄・南夷志・眞臘》　其山川則陵伽鉢羅山。上有神祠，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每以兵二千人守衛之，王及國人甚加敬畏。

《獻徵錄・四夷・眞臘》　地無霜雪，夏秋多雨，水高十丈，民移而山居，冬則復還。耕種一歲數收。

又　山川則陵伽鉢羅山。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柬埔寨》　形勝名蹟：陸伽鉢婆山。《隋書》曰：上有神祠，以兵五千守衛之。城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王別殺人，以夜祀禱，亦守衛千人。

又　淡水洋。《風土記》曰：四月至九月，每日午後下雨。洋中水痕高七八丈，巨樹盡沒，僅留一杪耳。人家濱水者，皆移入山後。十月至三月，點（兩）〔雨〕絕無。洋僅通小舟，深不過三五尺，人家又復移下。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眞臘國》　其國氣候常熱，田穀歲熟，煮海爲鹽。

《四夷廣記・眞臘・眞臘國山川》　葛浪山，高萬丈，腹有洞。有浪鳥，似老鴟，大似駱駝，人過攫食之。後山王取大牛肉置利刃，鳥攫食之，乃死。

《八紘譯史・眞臘》　山川：陵伽鉢羅，山上建神祠，祭用人肉。

《出使日記續刻》卷二　〔光緒十七年七月〕初八日記　柬埔寨之西北有大湖，周七百餘里，暹得西境十之三，柬得東境十之七，利甲南海。而湖水消長以瀾滄江爲樞紐，瀾滄江發源衛藏，經雲南、南掌、暹羅，貫柬埔寨全境，南入于海。柬境以上三千餘里，山峽灘險，節節阻隔。柬境以下七百里至南圻，又三百里入海，水深丈餘，輪舟暢行。江流上下，以努邦城之四岔口爲關鎖，江至此分爲三：一折而北注于大湖，曰湖河；一折而東，分四支入海，曰前江；一折而南入海，曰後江。二江下流皆在南圻，咽喉已爲法所扼。每值夏秋，江水盛漲，泛濫下游，漫溢湖濱方千餘里，水退後變爲稻田，米粟饒富。但各省陸路，恃江流爲命脈；江路一塞，勢成坐困耳。柬境東西北三面皆山。東山與越南橫山同脈，爲橫山之西南幹，蜿蜒迄於海表，是爲瀾滄江之東壁。西山與暹羅之橫山同脈，爲其南幹，逶迤至海，是爲瀾滄江之西壁。江流夾于兩山之間，傾注而下，溜疾水猛，拖泥帶沙，積淤于尾閭，滄海桑田，歲數十頃。下游之地，沃壤日增，而南圻爲得分潤。故水田之利，與南圻相表裏焉。

《五洲屬國紀略・法屬亞洲柬埔寨》　全境東西南三面皆山，東山與越南橫山同脈，爲橫山之西南幹，西山與暹羅橫山同脈，皆蜿蜒迄於海表，而瀾滄江流夾於兩山之間，溜疾，沙多積淤於尾閭，下游沃壤歲增輒數十頃，水田之利與南圻相表裏。瀾滄江自衛藏經雲南、暹羅流貫柬埔寨全境，以上三千餘里灘峽險阻，以下七百里至南圻，又三百里入海。水深丈餘，輪舟暢行。江流至努邦城之四岔口分而爲三：一折而北注於大湖爲湖河，一東流分四支入海曰前江，一南流入海爲後江。二江下游皆在南圻，法實據其喉咽。柬雖有漢埠一處自通於海，而僻在西南，山多勢隔，必假道於南圻大湖，周七百餘里，暹得其三，而柬得其七，漁利甲於南海。

疆域政區

《新唐書・南蠻傳下・婆利》　〔貞觀〕十二年，僧高、武令、迦乍、鳩密四國使者朝貢。僧高直水眞臘西北，與環王同俗。其後鳩密王尸利鳩摩又與富那王尸利提婆跋摩等遣使來貢。僧高等國，永徽後爲眞臘所幷。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眞臘》　今南方人謂眞臘國爲吉蔑國。自神龍以後，眞臘分爲二：半以南近海多陂澤處，今謂之水眞臘國；半以北多山阜處，今謂之陸眞臘國，亦謂之文單國。

又　四至：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

《諸蕃志・志國・眞臘國》　眞臘，接占城之南，東至海，西至蒲甘，南至加羅希。自泉州舟行，順風月餘日可到。其地約方七千餘里。國都號祿兀。天氣無寒。

又　登流眉、波斯蘭、羅斛、三滿、眞里富、麻羅問、綠洋、吞里富、蒲甘、窟裏、西棚、杜懷、潯番，皆其屬國也。

《玉海》卷一五三　眞臘，一名吉蔑，本扶南屬國。東距車渠，西屬驃，南瀕海。【略】神龍後分爲二：陸眞臘，或曰文單、婆鏤；【略】水眞臘。元和初亦來貢。

《大德南海志・眞臘國》　眞臘國管：眞里富、登流眉、蒲甘、茸里。

《資治通鑒・唐高宗永徽四年》　〔林邑諸葛地〕南奔眞臘。胡三省注：眞臘，一名吉蔑，本扶南屬國。去京師二萬九百里，東距車渠，西屬驃，南瀕海，北與道明接，東北抵驩州。貞觀初，幷扶南有其地。

《眞臘風土記》　屬郡九十餘，曰眞蒲，曰查南，曰巴澗，曰莫良，曰八薛，曰蒲買，曰雉棍，曰木津波，曰賴敢坑，曰八廝里。其餘不能悉記。各

置官屬，皆以木排柵爲城。

《明一統志・外夷・眞臘國》東際海，西接蒲甘，南連加囉希，北抵占城國。沿革：本扶南屬國，亦名占臘。其王姓剎利，名質多斯那者，始幷扶南而有之。隋大業中，始通中國。唐自武德至聖曆，凡四來朝。神龍以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爲水眞臘；其北多山阜，爲陸眞臘。後復合爲一。宋政和中，遣使來貢。宣和初，封爲眞臘國王，與占城等。慶元中，國人大舉伐占城，破之，而立眞臘人爲占城王，故當時占城亦爲屬國。其屬國又有參半、眞里、登流眉、蒲甘等國。所領聚落六十餘，地方七千餘里。

《嶺海輿圖・南夷圖紀・眞臘國》眞臘國，本扶南屬國。東際海，西接蒲甘，南連加羅希，北抵占城。

《明四夷考・眞臘》眞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隋始通中國。唐神龍中，幷扶南，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爲水眞臘；其北多山阜，爲陸眞臘。後復合爲一。宋宣和初，封爲眞臘國王。慶元中，破占城，立其國人爲占城王，占城遂爲屬國。又有參半、眞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屬眞臘。聚落頗衆，地亦廣。

《三才圖會・地理・眞臘》眞臘，本扶南屬國。王姓剎利，名質多斯那者，始幷扶南而有之。東際海，西接蒲甘，南連加囉希，北抵占城。唐神龍以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爲水眞臘；北多山阜，曰陸眞臘。後復合爲一。屬國有參半、眞里、登流眉、蒲甘等國。所領聚落六十餘，地方七千餘里。

《殊域周咨録・南蠻・眞臘》隆元中，其酋長大舉伐占城以復讐，殺戮殆盡，俘其王以歸，更立國人爲王，役爲屬國，號占臘。領部郡九十餘處，曰眞蒲，曰查南，曰巴澗，曰莫良，曰八薛，曰蒲買，曰雉棍，曰木津波，曰賴散坑，曰八廝里。其餘不能悉記。各置官屬，皆以木排柵爲城。地方七千餘里，有戰象幾二十萬。

又　其里至：東海，西蒲甘，南加囉希，北抵占城，達於京師。

又　按《吾學編》載眞臘屬國有蒲甘者，而《一統誌》則但謂其西至蒲甘，不言爲屬也。且《宋史》稱崇寧五年，蒲甘遣使入貢，詔禮秩視注輦。注輦，亦海中夷國名。尙書省言：『蒲甘乃國王，不可下視附庸小國，請令如交趾諸國禮。』從之。及考宋時寵遇交趾，每在各夷之上，故眞宗景德四年交趾遣使黃雅成等來貢，會含元殿大宴，眞宗以成雅坐遠，欲升其位，訪於宰相王旦。旦曰：『國家惠綏遠方，優待使客，固無嫌也。』乃升成雅於尙書省五品之次，且詔拜其國王黎龍廷特進檢校太尉，充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推誠順化功臣。夫宋禮交趾其崇如此，而以蒲甘與匹，則蒲甘昔固不屬眞臘也。今蒲甘不聞通使我朝，或宋末國弱，爲眞臘所幷，亦未可知。且宋于各夷既封爲王，復加官爵，如交趾、占城皆然。我朝冊封之外，不雜以品職，庶爲得體。

《圖書編・眞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屬國。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後分爲二國。

又　唐神龍中，幷扶南，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爲水眞臘；北多山阜，爲陸眞臘。後復合爲一。宋宣和初，封爲眞臘國王。慶元中，破占城，立其國人爲占城王，占城遂爲屬國。又有參半、眞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屬眞臘。聚落頗衆，地亦廣。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眞臘》按：眞臘，本扶南屬國，王姓剎利，名質多斯那者，始幷扶南而有之。東際海而接蒲甘，南連加囉希，北抵占城。唐神龍以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爲水眞臘；北多山阜，爲陸眞臘。後復合爲一。屬國有參半、眞里、登流眉、蒲甘等國。所領聚落六十餘，地方七千餘里。

《廣皇輿考・四夷・眞臘國》東至海，西蒲甘，北占城，南加羅希。　扶南屬國。有水眞臘、陸眞臘。又名占臘。

《獻徵録・四夷・眞臘》眞臘，在占城西南，本扶南屬國。隋始通。唐神龍中幷扶南，而國分爲二：其南近水多陂澤，爲水眞臘；北多山阜，爲陸眞臘。頃之復合。宋宣和初，封爲眞臘國王。後破占城，俘其王。其旁參半、眞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役屬之。地方數千里，海中大國也。

《裔乘・南夷・眞臘》其地（南）（東）際海，西接蒲甘，南連加囉希，北抵占城。其鄰有西棚國。天隅有一竅，極明，土人稱爲天門云。其山川陵伽鉢羅山。

《武備志・四夷一四・眞臘》眞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隋始通中國。唐神龍中，幷扶南，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爲水眞臘；北多山阜，爲陸眞臘。後復合爲一。宋宣和初，封爲眞臘國主。慶元

中破占城，立其國人爲占城王，占城遂爲屬國。又有參半、眞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屬眞臘。聚落頗衆，地亦廣。

《地圖綜要・四夷・眞臘國》東際海，北抵占（古）城。沿革：扶南屬國，亦名占臘。國朝洪武初入貢。

（并見《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眞臘國》。）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眞臘國》眞臘國，在占城西南。自占城順風三晝夜可到，或云半月。西南去林邑三千餘里，水步道通。一曰吉蔑，又名甘孛智。本扶南屬國。東距車渠，西有朱波，《唐書》作驃。北近九眞，南瀕海。距廣州十日程。【略】永徽初，并有鳩密、富那、迦乍、武令、僧高等國。神龍以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號水眞臘；其北多山阜，號陸眞臘。後復合而爲一。迄宋通貢不絕。及滅占城，號爲占臘。役參半、眞里、登流眉、道明、蒲甘等國爲屬國。所領聚落六十餘，地方七千餘里。

又　按：眞臘疆域，《一統志》：東際海，西接蒲甘，南連加囉布，北抵占城國。似與古不同。

《四夷廣記・眞臘・眞臘國疆里》在東海濱。其地東至海，西至蒲甘，西南至暹羅十五日，南至加囉希及番禺十日，東北抵占城驩州十五日。延袤七千里。

又　眞臘屬郡凡九十：眞蒲郡、查南郡、巴澗郡、莫良郡、八薛郡、參半郡、眞理郡、登流眉郡、蒲甘郡、道明郡、蒲買郡、雉棍郡、木津波郡、賴敢坑郡。餘缺。

《八紘譯史・眞臘》唐神龍時，國分爲二：其南近海，爲水眞臘；其北多山，爲陸眞臘，後合爲一。其屬有參半、眞里、登流眉、蒲甘等國。

《廣輿記・外譯・眞臘國》東際海，西隣蒲甘，南連加囉希，北抵占城國。沿革：扶南屬國，亦名占臘。隋時始通中國。有水眞臘，南近海，多陂澤。陸眞臘。北多山阜。明洪武初入貢。

《讀史方輿紀要・廣西七・外國附考》眞臘，東際海，西接蒲甘，南連加羅希，北抵占城國。本扶南屬國，亦名占臘，一名吉蔑，又名甘孛智，其王姓剎利名質多斯乃者，始并扶南而有之。隋大業中，始通中國。唐自武德至聖曆，凡四來朝。神龍以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爲水眞臘；北多山阜，爲陸眞臘。後復合爲一。宋政和中，遣使來貢。宣和初，封爲眞臘國王。慶元中，國人大舉伐占城，破之，而立眞臘人爲占城王，故當時占城，城亦爲屬國。其屬國又有參半、眞理、登流眉、蒲甘等國。所領聚落六十餘，地方七千餘里。城三十所，都城可二十里。明初，其王忽（見）〔兒〕那遣使朝貢，至今不絕。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柬埔寨》神龍以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爲水眞臘；其北多山阜，爲陸眞臘。後復合爲一。宋政和中，遣使來貢。宣和初，封爲眞臘國王，與占城等。慶元中，其王大舉兵伐占城，破之，而立眞臘人爲占城王，故當時占城亦爲屬國。其屬國又有參半、眞里、登流眉、蒲甘等國。所領聚落六十餘，地方七千餘里。

《越南地輿圖說・嘉定城》嘉定城，舊領鎮四。嘉定城，即柬埔寨地。阮氏初起兵時，先奪取此城，略定永隆、定祥、邊和、安江四鎮，命其故長子英睿太子鎮守，自督兵進規農耐爲根本。其地爲越南之極南，永隆在其西北，定祥在其北，邊和在其東北，安江在其西。其南面瀕海，一片盡屬爛泥，故名爛泥尾。其後各自爲鎮，不相統轄。今沒於法蘭西。

《方輿紀要》曰：眞臘國，在占城西南。自占城順風三晝夜可到，或云半月。西南去林邑三千餘里，水步道通。一曰吉蔑，又名甘孛智。本扶南屬國。東距車渠，西有朱波，即《唐書》驃國，北近九眞，南濱海，距廣州十日程。其王姓剎利，日漸強盛。隋時始通中國。傳至伊金那，貞觀初，遂并扶南而有之。唐人《虬髯客傳》謂兼并扶南，疑爲寓言。扶南即狼牙脩裸國。其先，女子爲王，號曰葉柳。柳音聊，即葉調國。其國南有徼國人名混浩《晉書》作混潰。來（化）〔伐〕，葉柳降之，遂以爲妻。惡其裸，教著貫頭，《南齊書》貫頭作賓頭。國內效之，男子著橫幅。其後扶南王有范尋者，有神術，常於大雲山鑿池畜鱷魚，每決獄，投其人於池，有罪者魚食之，無罪者魚不食也。後又有天竺僧僑陳如有其國，教國人事天神，每旦頌經咒，故易世既久，眞臘亦重僧云。參用《南齊書》。眞臘城周圍可二十里，郭下二萬餘家，石濠廣二十餘丈。餘城三十所，各有數千家。王宮及官舍皆面東，城門上有石佛頭五，飾其中者以金。當國中有金塔、金橋。王宮在其北，近門周圍可五六里。其正室瓦用鉛。凡歲時一會，則羅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於前，名曰百塔洲。金盤、金碗飲食，故諺云『富貴眞臘』也。永徽初，并有鳩密、富那、迦乍、武令、僧高等國。神龍以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號水眞臘，其北多山阜，號陸眞

臘。後復合而爲一，又分而爲二。迄宋通貢不絕。及滅占城，又號占臘。役參半，眞里、登流眉、道明、蒲甘等國，皆爲所屬，地方七千餘里。元元貞中，遣使諭招之，乃始臣服。明洪武初，國王忽兒郎遣其臣奈亦吉郎等表獻方物。二十七年七月，行人唐敬還自眞臘，其國王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觔。自是朝貢不絕。永樂改元，遣使詔諭卽位，至其國。氣候常熱，田穀歲熟。煮海爲鹽。風俗富饒，男女椎髻，穿短衫，圍梢布，非復裸國矣。其所屬國猶有裸者，見有衣服，人卽笑之。法有劓、刖、刺配，犯盜則斷其手足。民殺中國人償命，中國人殺其民則罰金，無金賣身贖罪。二年八月，國王參列婆毘牙遣陪臣將職等九人朝貢方物，賜錢幣表裏。初，中官往使眞臘，將歸，有從行軍三人遁逃，索之不得，國王以其國中三人從中官歸補伍。至是禮部引見，上曰：『中國人自遁，何預彼事而責償，且得此三人，語言不通，風俗不諳，吾焉用之，況其皆自有家，何樂處此。爾禮部給之衣食與道里費，遣還眞臘。』尙書李至剛等言：『臣意中國人必非遁於彼者，或爲彼所匿，則此三人亦不當遣。』上曰：『逆詐不可爲君，但推天地之心待人可也。』三年，參烈婆毘牙死，命序班王孜往祭之，封其長子參烈照平牙爲王，賜之綵幣等物。十七年三月，參烈照平牙遣使奉金縷表文，貢馴象方物。以後數入貢，使者以其國屢被占城侵擾，久留不去，常遣中官送之還，幷敕占城罷兵修好。景泰後不常至。

《皇朝通典・邊防》南序略曰：柬埔寨，在西南海中。海岸多泥，名爛泥尾。北枕大山，國中無城池，王卽山而建府，架竹木爲之，覆以茅葉，民居亦然。天時煖而不寒，常若春夏。衣不以鈕扣，披於其身，下則圍以裙，名曰水幔。惟貴者始得服綢緞，國人皆布，以是爲等差。人柔弱，喜飼象，敎之操演禦敵。飲食甘淡薄咸，用手團。以漁獵耕種爲業。帶劍入山尋犀角，獻尊長以爲禮。土產有蘇木、象皮、白荳蔻、藤黃、鼈皮、檳榔子、黃蠟，近則兼市絲斤。

按：《瀛環志略》曰：越南柬埔寨，眞臘之故都也。又《東西洋考》曰：眞臘地方幷占城有七千餘里，賈舶未有能到王城者，只到海隅一屬國耳。所謂海隅屬國者，卽柬埔寨也。以七千餘里之國，其王城未必盡僻處於邊，而柬埔寨以南，再無眞臘地，則《東西洋考》所謂賈舶未能到王城，必有確見。《志略》指爲故都，殆未然。

按：嘉定城卽柬埔寨地，本眞臘屬也。明時有其名，而史無專傳，惟於眞臘傳末云：『萬曆後，又改爲柬埔寨。』然從無柬埔寨入貢之事，則已不成爲國矣。陳資齋《海國聞見錄》載：柬埔寨雖另自一國，介在廣、暹二國之間。東貢廣南，西貢暹羅，稍有不遜，水陸各得幷進而征之。是越南未得國以前，柬埔寨情形如是。及阮氏借得暹羅兵，定眞臘之亂，奪取柬埔寨地爲其所有，而暹羅例貢如初，越南亦未敢肆然背之。故其地雖改稱曰嘉定城，而西貢遂成爲名號。至今法夷更其名曰錫庚，猶是西貢之轉音也。

又按《地理備考》載：越南通國分爲五部，一嘉定，卽柬埔寨，又名眞臘，首府曰柴棍。不知眞臘係其本名，總名，眞臘分析之後，始有柬埔寨、柴棍各名。蓋緣國中無主，其臣各霸一方，柴棍已於雍、乾之間析入廣南，而柬埔寨港口等處之入越南，在乾隆之末、嘉慶之初。則是《備考》所載亦未盡的也。

《出使日記續刻》卷二　〔光緒十七年七月〕初七日記　柬埔寨一國，東西廣八百里，南北長六百里。近代以來，國勢陵夷，東敗于越而失占城，西敗于暹而亡北鄙。同治初年，法取南圻，卽占城也。柬旣與法鄰，遂爲法、暹兩屬之國，荷、日、英、葡視爲魚肉，尋割西境以與暹羅，又割南境江套之地以歸南圻。初分五十七郡，爲王畿者四十有一，爲王弟之食邑者五，爲王母之湯沐邑者三，爲丞相之食邑者一，爲五大臣之食邑者七。自歸法保護後，改制度，廢封建，幷五十七郡爲八省。建都于努邦，在瀾滄江之口，四岔口之交，地當要衝，形勢雄勝。首省亦名努邦，屬縣五，曰努邦，曰陸安，曰金鎖，曰白荻，曰和通。努邦之西爲漢埠省，漢疆要區，西南屏障也，屬縣四，曰漢埠，曰洪豐，曰唐，曰港別塞。努邦之東爲巴南省，南圻鄰境，下游重地也，屬縣四，曰巴南，曰塞隴，曰佩文，曰隆德。努邦之北爲洪山省，腹地通衢，沿江巨鎭也，屬縣五，曰洛皮，曰洛維，曰三龍洞，曰賓旅，曰韓三里。努邦東北爲洪豐峽省，乃哀牢交界之區，東境要害也，屬縣五，曰洪豐峽，曰皋墨，曰托敦圖海，曰千美，曰喀蘇定。洪山省之西北爲普薩省，暹、柬接壤，西境藩籬也，屬縣三，曰普薩，曰康，曰世豐。洪山省之北爲洪豐洞省，亦暹、柬接壤，西北關塞也，屬縣四，曰洪豐洞，曰志良，曰洪豐嶺，曰巴萊。洪豐峽之東北爲剴階省，越、柬苗蠻交會之所，東北門戶也，屬縣二，曰剴階，曰三寶。凡八省五十六縣。

《五洲屬國紀略・法屬亞洲柬埔寨》　緯度自赤道北十度三十分至十三度三十分。東界老撾，西界暹羅。東西八百里，南北六百里。明季都於羅佛克，亦名干波底亞。近代以來，東敗於越而失占城，西敗於暹而亡北鄙。同治初年，法取越之南圻，即占城地也。柬與法鄰，遂爲法、暹兩屬之國。尋復爲暹割其西境，又割南境江套之地以歸南圻。初分五十七郡，內有王母、王弟、丞相、大臣諸食邑。自歸法保護，改制幷省，徙都努邦，亦曰布農奔，在瀾滄江口，距西貢三百七十七里。都城之外，復分五部：曰光邦斯瓦，曰達邦克門，曰巴布農，曰布爾沙脫，曰達利陽。

城市聚落

《眞臘風土記》　每一村，或有寺，或有塔。人家稍密，亦自有鎮守之官，名爲買節。大路上自有歇脚去處，如郵亭之類，其名爲森木。因屢與暹人交兵，遂至皆成曠地。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柬埔寨》　伊奢那城，《隋書》曰：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婆羅提拔城，按《唐書》：是水眞臘所居處。眞蒲，《風土記》曰：眞蒲以來，率多平林叢昧。長江巨港，緜亘數百里。古樹修藤，森陰蒙翳，禽聲雜遝其間。至半港始見曠田，絕無寸木，彌望芃芃黍苗而已。篙木州，以木爲城，是華人客寓處。竹坡，《風土記》曰：緜亘數百里。其竹節相閒生刺，筍味苦。四畔皆高山。佛村。《風土記》曰：自查南換小舟，順水十餘日，過半路村、佛村。

民族人口

《出使日記續刻》卷一　〔光緒十七年辛卯三月乙丑朔記〕　柬埔寨一國有華民十六萬之多，華商貿易，較西貢尤爲暢旺。

又卷二　〔七月〕十一日記　柬埔寨民分四種。一曰柬民，本華、印之苗裔。華裔來自秦漢時，取道黑水，稱扶南人。印裔來自漢晉時，取道南海，稱狪莫人，蓋隨佛教而至者。歷年既久，化爲土著。二曰華民，乃近代航海貿遷而來者。三曰越民，乃越南流寓之衆，而風教語言則迥不相同。四曰雜夷。陸有苗蠻，來自北境；水有島夷，來自南洋。約計柬民一百四十萬有奇，華民十四五萬，越民十二三萬。雜夷七八萬，共得一百八十萬衆，此戶口之大略也。今柬民分五類，曰舊世家，曰新世家，曰道士，係印度婆羅門教。曰僧徒，係佛教。曰齊民。新舊世家及僧道共十餘萬人，皆免賦役，取給于民，故民生日困。民又習于惰逸，好佛信巫，故利權多操于華、越商民。華民有商有農，努邦柬都名。約九萬有奇，居都城者二三萬，餘居沿江村邑。漢埠省約二萬五千，剴階省約二萬人，其餘各省約五六千人。努邦居民約五十萬有奇，得全境人數三分之一。華民雖多于南圻，皆耕耨傭工之輩。富商不及十之一二，大半來自南圻，隨時貿遷，未嘗久居。至西國商民不滿二百，蓋憚柬地水土之劣，視爲逆旅而已。

《五洲屬國紀略・法屬亞洲柬埔寨》　居民一百六十萬，內分四種：一曰柬民，皆華、印苗裔，來自秦漢，久成土著，計一百二十萬；二曰華民，計十四五萬；三曰越民，計十二三萬；四曰雜夷，計七八萬，苗蠻島夷俱有。而西國商民不滿二百，不習其水土也。

文化風俗

《朝野僉載》　眞臘國，在驩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設檳榔、龍腦香、蛤屑等以爲賞宴。其酒比之淫穢，私房與妻共飲，對尊者避之。又行房不欲令人見，此俗與中國同。國人不着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俗無鹽鐵，以竹弩射蟲鳥。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眞臘》　土俗：其國俗東向開戶，國以東爲上。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健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飲食多酥酪、沙糖、粔籹〔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撋食之。

又　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卽以白牛、白羊于城西門外祠之。不然，五穀不登，六畜多死，人衆疾疫。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祠禱，有守衛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幷立像于館。

《嶺外代答・志異門・聖佛》　南海諸蕃國皆敬聖佛。相傳聖佛出世，在眞臘國之占里婆城。聖佛，女子也。有夫，渡海而舟爲龍王所蕩。乃謂龍王

曰：『使我登岸，當歲生一子以奉龍王。』既，海神送其舟於占里婆城，乃顯神異。人有慢輕，必降禍焉。人有祈求，必赴感焉。人有自欺於前，必報驗焉。南蕃皆敬事之。凡相爭者，必相要質於聖佛前，曲者不敢往也。南蕃所居皆茅廬，唯聖佛廟貌甚整，黃金飾像四軀，爲四殿，蓋一佛而三夫也。女巫數輩，謂之夷婆。廟多鼓舞，血食無虛日。每歲正月十三日，設廬於廟前，積禾於中，請聖像出廟，而焚禾以祭。十四日，聖佛歸廟。二十日，聖佛生子，乃忽有一圓石出其身。二十日夜，舉國人民不寢，以聽佛之生子。明日，國人皆奉珍寶、犀象獻佛。其所生子，舟載而投諸海，以奉龍王云。六合之外，妖祥怪誕愈多如此。

《諸蕃志・志國・眞臘》　其王裝束，大概與占城同。出入儀從則過之，間乘輦，駕以兩馬，或用牛。其縣鎮亦與占城無異。官民悉編竹覆茅爲屋，惟國王鐫石爲室。有青石蓮花池沼之勝，跨以金橋，約三十餘丈。殿宇雄壯，侈麗特甚。王坐五香七寶床，施寶帳，以紋木爲竿，象牙爲壁。羣臣入朝，先至階下三稽首，升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退。西南隅銅臺上，列銅塔二十有四，鎮以八銅象，各重四千斤。戰象幾二十萬，馬多而小。奉佛謹嚴，日用番女三百餘人舞獻佛飯，謂之阿南，卽妓弟也。其俗淫，姦則不問。犯盜則有斬手、斷足、燒火印臀之刑。其僧道呪法靈甚。僧衣黃者有室家，衣紅者寺居，戒律精嚴。道士以木葉爲衣。有神曰婆多利，祠祭甚謹。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取雜肉羹與飯相和，用右手掬而食之。

《眞臘風土記》　州城周圍可二十里，有五門，門各兩重。惟東向開二門，餘向開一門。城之外皆巨濠，濠之上皆通衢大橋。橋之兩傍，共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將軍之狀，甚巨而獰，五門皆相似。橋之闌皆石爲之，鑿爲蛇形，蛇皆九頭。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勢。城門之上有大石佛頭五，面向四方。中置其一，飾之以金。門之兩旁，鑿石爲象形。城皆疊石爲之，高可二丈。石甚周密堅固，且不生繁草，卻無女牆。城之上，間或種栝榔木，比比皆空屋。其內向如坡子，厚可十餘丈。坡上皆有大門，夜閉早開，亦有監門者，惟狗不許入門。其城甚方整，四方各有石塔一座。曾受斬趾刑人亦不許入門。當國之中有金塔一座，傍有石塔二十餘座，石屋百餘間，東向有金橋一所。金獅子二枚，列於橋之左右。金佛八身，列于石屋之下。金塔之北可一里許，有銅塔一座，比金塔更高，望之鬱然。其下亦有石屋數十間。又其北一里許，則國主之廬也。其寢室又有金塔一座焉。所以舶商自來有『富貴眞臘』之褒者，想爲此也。石塔山在南門外半里餘，俗傳魯般一夜造成。魯般墓在南門外一里許，周圍可十里，石屋數百間。東池在城東十里，周圍可百里，中有石塔、石屋。塔之中有卧銅佛一身，臍中常有水流出，味如中國酒，易醉人。北池在城北五里，中有金方塔一座，石屋數十間。金獅子、金佛、銅象、銅牛、銅馬之屬，皆有之。

國宮及官舍府第皆面東。國宮在金塔、金橋之北，近北門，周圍可五六里。其正室之瓦以鉛爲之，餘皆土瓦，黃色。梁柱甚巨，皆雕畫佛形。屋頗壯觀，修廊複道，突兀參差，稍有規模。其蒞事處有金窗，欞左右方柱，上有鏡約四五十面，列放於窗之旁。其下爲象形。聞內中多有奇處，防禁甚嚴，不可得而見也。其內中金塔，國主夜則卧其下，土人皆謂塔之中有九頭蛇精，乃一國之土地主也。係女身，每夜則見，國主則先與之同寢交媾，雖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與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番王死期至矣。若番王一夜不往，則必獲災禍。其次如國戚大臣等屋，制度廣袤，與常人家迥別，周圍皆用草蓋，獨家廟及正寢二處許用瓦。亦各隨其官之等級，以爲屋室廣狹之制。其下如百姓之家，止用草蓋，瓦片不敢上屋。其廣狹雖隨家之貧富，然終不敢僭府第制度也。

自國主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止以布圍腰。出入則加以大布一條，纏於小布之上。布甚有等級，國王所打之布，有直金三四兩者，極其華麗精美。其國中雖自織布，暹羅及占城皆有來者，往往以來自西洋者爲上，以其精巧而細美故也。惟國主可打純花布，頭戴金冠子，如金剛頭上所戴者。或有時不戴冠，但以線穿香花，如茉莉之類，周匝于髻間。頂上戴大珍珠三斤許，手足及諸指上皆帶金鐲，指環上皆嵌貓兒眼睛石。其下跣足，足下及手掌皆以紅藥染赤色。出則手持金劍。百姓間惟婦女可染手足掌，男子不敢也。大臣國戚可打疎花布，惟官人可打兩頭花布，百姓間惟婦人可打之。若新唐人雖打兩頭花布，人亦不敢罪之，以其暗丁八殺故也。暗丁八殺者，不識體例也。

國中亦有丞相、將帥、司天等官，其下各設司吏之屬，但名稱不同耳。大抵皆國戚爲之，否則亦納女爲嬪。其出入儀從各有等級。用金轎杠、四金傘柄者爲上，金轎杠、二金傘柄者次之，金轎杠、一金傘柄者又次之，止用

一金傘柄者又其次之也。其下者止用一銀傘柄者而已，亦有用銀轎杠者。金傘柄以上官，皆呼爲巴丁，或呼暗丁。銀傘柄者，呼爲廝辣的。傘皆用中國紅絹爲之，其裙直拖地。油傘皆以綠絹爲之，裙卻短。

爲儒者呼爲班詰，爲僧者呼爲苧姑，爲道者呼爲八思惟。班詰不知其所祖，亦無所謂學舍講習之處，亦難究其所讀何書。但見其如常人打布之外，於項上挂白線一條，以此別其爲儒耳。由班詰入仕者，則爲高上之人。項上之線終身不去。苧姑削髮穿黃，偏袒右肩，其下則繫黃布裙，跣足。寺亦許用瓦蓋，中止一像，正如釋迦佛之狀，呼爲孛賴。穿紅，塑以泥，飾以丹青，外此別無像也。塔中之佛，相貌又別，皆以銅鑄成。無鐘鼓鐃鈸，亦無幢幡寶蓋之類。僧皆茹魚、肉，惟不飲酒。供佛亦用魚、肉，每日一齋，皆取辦于齋主之家，寺中不設廚竈。所誦之經甚多，皆以貝葉疊成，極其齊整。於上寫黑字，既不用筆墨，但不知其以何物書寫。僧亦用金銀轎杠傘柄者，若國主有大政亦咨訪之。卻無尼姑。八思惟正如常人，打布之外，但於頭上戴一紅布或白布，如韃靼娘子罟姑之狀而略低。亦有宮觀，但比之寺院較狹。而道教者，亦不如僧教之盛耳。所供無別像，但止一塊石，如中國社壇中之石耳，亦不知其何所祖也。卻有女道士。宮觀亦得用瓦。八思惟不食他人之食，亦不令人見食，亦不飲酒。不曾見其誦經及與人功課之事。俗之小兒入學者，皆先就僧家教習，暨長而還俗，其詳莫能考也。

人但知蠻俗，人物粗醜而甚黑，殊不知居于海島村僻及尋常閭巷間者，則信然矣。至如宮人及南棚婦女多有其白如玉者，蓋以不見天日之光故也。大抵一布纏腰之外，不論男女皆露出胸酥，椎髻跣足。雖國主之妻，亦只如此。國主凡有五妻，正室一人，四方四人。其下嬪婢之屬，聞有三五千，亦自分等級，未嘗輕出戶。余每一入內，見番主必與正妻同出，乃坐正室金窗中，諸宮人皆次第列於兩廊窗下，徙倚以窺視，余備獲一見。凡人家有女美貌者，必召入內。其下供內中出入之役者，呼爲陳家蘭，亦不下一二千。卻皆有丈夫，與民間雜處，只於頷門之前，削去其髮，如北人開水道之狀，塗以銀硃，及塗於兩鬢之傍，以此爲陳家蘭別耳。惟此婦人可以入內，其下餘人不可得而入也。內宮之前後有絡繹于道途間。尋常婦女，椎髻之外，別無釵梳頭面之飾。但臂中帶金鐲，指中帶金指環。且陳家蘭及內中諸宮人皆用之。男女身上常塗香藥，以檀麝等香合成。家家皆修佛事。國中多有二形人，每日以十數成羣，行於墟場間。常有招徠唐人之意，反有厚饋，可醜可惡。

番婦產後，卽作熱飯，拌之以鹽，納於陰戶，凡一晝夜而除之。以此產中無病，且收斂常如室女。余初聞而詫之，深疑其不然。既而所泊之家，有女育子，備知其事。且次日卽抱嬰兒，同往河內澡洗，尤所怪見。又每見人言：『番婦多淫，產後一兩日，卽與夫合。若丈夫不中所欲，卽有買臣見棄之事。若丈夫適有遠役，只數夜則可，過十數夜，其婦必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淫蕩之心尤切。然亦聞有守志者。婦女最易老，蓋其婚嫁產育既早，二三十歲人，已如中國四五十歲人矣。

人家養女，其父母必祝之曰：『願汝有人要，將來嫁千百箇丈夫。』富室之女自七歲至九歲，至貧之家則止於十一歲，必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陣毯。蓋官司每歲於中國四月內，擇一日頒行本國應有養女當陣毯之家，先行申報官司。官司先給巨燭一條，燭間刻畫一處，約以是夜遇昏點燭，至刻畫處，則爲陣毯時候矣。先期一月，或半月，或十日，父母必擇一僧或一道，隨其何處寺觀，往往亦自有主顧。向上好僧，皆爲官戶富室所先，貧者亦不暇擇也。富貴之家，饋以酒、米、布帛、檳榔、銀器之類，至有一百擔者，該直中國白金二三百兩之物。少者或三四十擔，或一二十擔，隨其家之豐儉。所以貧人之家至十一歲而始行事者，爲難辦此物耳。富家亦有捨錢與貧女陣毯者，謂之做好事。蓋以一歲之中，一僧止可御一女，僧既允受，更不他許。是夜，大設飲食、鼓樂，會親隣。門外縛一高棚，裝塑泥人、泥獸之屬于其上，或十餘，或止三四枚，貧家則無之。各按故事，凡七日而始撤。既昏，以轎傘鼓樂迎此僧而歸。以綵帛結二亭子，一則坐女于其中，一則坐僧于其中，不曉其口說何語。鼓樂之聲喧闐，是夜不禁犯夜。聞至期與女俱入房，親以手去其童，納之酒中。或謂父母親隣各點于額上，或謂俱嘗以口，或謂僧與女交媾之事，或謂無此。但不容唐人見之，所以莫知其的。至天將明時，則又以轎傘鼓樂送僧去。後當以布帛之類與僧贖身。否則此女終爲此僧所有，不可得而他適也。余所見者，大德丁酉之四月初六夜也。前此父母必與女同寢，此後則斥於房外，任其所之，無復拘束隄防之矣。至若嫁娶，則雖有納幣之禮，不過苟簡從事。多有先姦而後娶者，其風俗既不以爲耻，亦不以爲怪也。陣毯之夜，一巷中或至十餘家。城中迎僧道者，交錯於途路間，鼓樂之聲，無處無之。

人家奴婢，皆買野人以充其役，多者百餘，少者亦有一二十枚，除至貧之家則無之。蓋野人者，山中之人也。自有種類，俗呼爲撞賊。到城中，皆不敢出入人之家。城間人相罵者，一呼之爲撞，則恨入骨髓，其見輕於人如此。少壯者一枚可直百布，老弱者止三四十布可得。只許于樓下坐卧。若執役，方許登樓，亦必跪膝合掌頂禮而後敢進。呼主人爲巴駝，主母爲米。巴駝者父也，米者母也。若有過，撻之，則俯首受杖，略不敢動。其牝牡自相配偶，主人終無與之交接之理。或唐人到彼久曠者不擇，一與之接，主人聞之，次日不肯與之同坐，以其曾與野人接故也。或與外人交，至於有妊養子，主人亦不詰問其所從來。蓋以其所在不齒，且利其得子，仍可爲異日之奴婢也。或有逃者，擒而復得之，必於面刺以青，或於項上帶鐵以錮之，亦有帶于臂腿間者。

國中語言，自成音聲，雖近而占城、暹人，皆不通話說。如以一爲梅，二爲別，三爲卑，四爲般，五爲孛藍，六爲孛藍梅，七爲孛藍別，八爲孛藍卑，九爲孛藍般，十爲答。呼父爲巴駝，至叔伯亦呼爲巴駝。呼母爲米，姑、姨、嬸姆以至鄰人之尊年者，亦呼爲米。呼兄爲邦，姊亦呼爲邦。呼弟爲補溫。呼舅爲吃賴，姑夫、姊夫、姨夫、妹夫亦呼爲吃賴。大抵多以下字在上，如言此人乃張三之弟，則曰補溫張三。彼人乃李四之舅，則曰吃賴李四。又如呼中國爲備世，呼官人爲巴丁，呼秀才爲班詰。乃呼中國之官人，不曰備世巴丁，而曰巴丁備世。呼中國之秀才，不曰備世班詰，而曰班詰備世。大抵皆如此，此其大略耳。至若官府則有官府之議論，秀才則有秀才之文談，僧道自有僧道之語說。城市村落，言語各自不同，亦與中國無異也。

野人有二種：有一等通往來話言之野人，乃賣與城間爲奴之類是也；有一等不屬教化，不通言語之野人，此輩皆無家可居，但領其家屬巡行于山，頭戴一瓦盆而走。遇有野獸，以弧矢標槍射而得之，乃擊火於石，共烹食而去。其性甚狠，其藥甚毒，同黨中常自相殺戮。近地亦有以種荳蔻、木綿花、織布爲業者，布甚粗厚，花紋甚別。

尋常文字及官府文書，皆以麂鹿皮等物染黑，隨其大小闊狹，以意裁之。用一等粉，如中國白堊之類，搓爲小條子，其名爲梭。拈於手中，就皮畫以成字，永不脫落。用畢則插於耳之上。字跡亦可辨認爲何人書寫，須以濕物揩拭方去。大率字樣，正似回鶻字。凡文字皆自後書向前，卻不自上書下也。

余聞之也先海牙云，其字母音聲，正與蒙古相類，但所不同者三兩字耳。初無印信，人家告狀，亦無書舖書寫。

每用中國十月以爲正月。是月也，名爲佳得。當國宮之前，縛一大棚，棚上可容千餘人，盡掛燈毬花朵之屬。其對岸遠離二三十丈地，則以木接續縛成高棚，如造搭撲竿之狀，可高二十餘丈。每夜或設三四座，或五六座，裝煙火爆杖于其上，此皆諸屬郡及諸府第認直。遇夜則請國主出觀，點放煙火爆杖，煙火雖百里之外皆見之。爆杖其大如砲，聲震一城。其官屬貴戚，每人分以巨燭、檳榔，所費甚夥，國主亦請奉使觀焉。如是者半月而後止。每一月必有一事，如四月則拋毬，九月則壓獵。壓獵者，聚一國之衆，皆來城中，教閱於國宮之前。五月則迎佛水，聚一國遠近之佛，皆送水來與國主洗身。陸地行舟，國主登樓以觀。七月則燒稻，其時新稻已熟，迎于南門外燒之，以供諸佛。婦女車象往觀者無數，國主卻不出。八月則挨藍。挨藍者，舞也。點差伎樂，每日就國宮內挨藍，且鬥豬鬥象，國主亦請奉使觀焉，如是者一旬。其餘月分不能詳記也。國中人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算，但是大小盡卻與中國不同。中國閏歲，則彼亦必置閏，但只閏九月，殊不可曉。一夜只分四更。每七日一輪。亦如中國所謂開、閉、建、除之類。番人既無姓名，亦不記生日。多有以所生日頭爲名者，有兩日最吉，三日平平，四日最凶。何日可出東方，何日可出西方，雖婦女皆能算之。十二生肖亦與中國同，但所呼之名異耳。如以馬爲卜賽，呼雞爲蠻，呼豬爲直盧，呼牛爲箇之類也。

民間爭訟，雖小事亦必上聞國主。初無笞杖之責，但聞罰金而已。其人大逆重事，亦無絞斬之事。止於城西門外掘地成坑，納罪人於內，實以土石，堅築而罷。其次有斬手足指者，有去鼻者。但姦與賭無禁。姦婦之夫或知之，則以兩柴絞姦夫之足，痛不可忍。竭其資而與之，方可獲免，然裝局欺騙者亦有之。人或有死於門首者，則自用繩拖置城外野地，初無所謂體究檢驗之事。人家若獲盜，亦可自施監禁拷掠之刑。卻有一項可取。且如人家失物，疑此人爲盜，不肯招認，遂以鍋煎油極熱，令此人伸手於其中，若果偷物，則手腐爛，否則皮肉如故。云番人有異法如此。又兩家爭訟，莫辨曲直。國宮之對岸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二人各坐一塔中。其外，兩家自以親屬互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坐三四日。其無理者，必獲證候而出，或身上生瘡癤，

或咳嗽發熱之類。有理者略無纖事。以此剖判曲直，謂之天獄。蓋其土神之靈，有如此也。

國人尋常有病，多是入水浸浴，及頻頻洗頭，便自痊可。然多病癩者，比比道途間。土人雖與之同卧同食亦不校。或謂彼中風土有此疾。又云曾有國主患此疾，故人不之嫌。以愚意觀之，往往好色之餘，便入水澡洗，故成此疾。聞土人色慾纔畢，皆入水澡洗。其患痢者十死八九。亦有貨藥於市者，與中國之藥不類，不知其爲何物。更有一等師巫之屬，與人行持，尤爲可笑。

人死無棺，止貯以筵席之類，蓋之以布。其出喪也，前亦用旗幟鼓樂之屬。又以兩杵，盛以炒米，繞路拋撒，擡至城外僻遠無人之地，棄擲而去。俟有鷹鴉犬畜來食，頃刻而盡，則謂父母有福，故獲此報。若不食，或食而不盡，反謂父母獲罪而至此。今亦漸有焚者，往往皆是唐人之遺種也。父母死，別無服制，男子則盡髡其髮，女子則於顖門翦髮如錢大，以此爲孝耳。國主亦有塔葬埋，但不知葬身與葬骨耳。

又　尋常人家，房舍之外，別無桌凳盂桶之類，但作飯則用一瓦釜，作羹則用一瓦銚。就地埋三石爲竈。以椰子殼爲杓。盛飯用中國瓦盤或銅盤，羹則用樹葉造一小碗，雖盛汁亦不漏。又以葵葉製一小杓，用兜汁入口，用畢則棄之。雖祭祀神佛亦然。又以一錫器或瓦器盛水於傍，用以蘸手。蓋飯只用手拿，其粘於手者，非水不能去也。飲酒則用鑞器，可盛三四盞許，其名爲恰。盛酒則用鑞注子。貧人則用瓦鉢子。若府第富室，則一一用銀，至有用金者。國主處多用金爲器皿，制度形狀又別。地下所鋪者，明州之草蓆，或有鋪虎豹麂鹿等皮及藤簟者。近新置矮桌，高尺許。睡只以竹蓆卧於地。近又用矮床者，往往皆唐人製作也。夜多蚊子，亦用布罩。國主內中，以銷金縑帛爲之，皆舶商所饋也。稻子不用礱磨，止用杵臼耳。

轎之制以一木屈其中，兩頭豎起，雕刻花樣，以金銀裹之，所謂金銀轎杠者此也。每頭一尺之內釘鉤子，以大布一條厚摺，用繩繫於兩頭鉤中，人坐於布內，以兩人擡之。轎外又加一物如船篷而更闊，飾以五色縑帛，四人扛之，隨轎而走。

若遠行，亦有騎象、騎馬者，亦有用車者。車之制卻與他地一般。馬無鞍，象卻有凳可坐。

巨舟以硬樹破版爲之。匠者無鋸，但以斧鑿之，開成版，既費木，且費工，甚拙也。凡要木成段，亦只以鑿鑿斷，起屋亦然。船亦用鐵釘，上以葵葉蓋覆之，卻以檳榔木破片壓之。此船名爲新拿，用櫂。所粘之油，魚油也。所和之灰，石灰也。小舟卻以一巨木鑿成槽，以火熏軟，用木撐開，腹大，兩頭尖，無篷，可載數人，止以櫂劃之，名爲皮闌。

又　前此於八月內取膽，蓋占城主每年來索人膽一甕，可千餘枚。遇夜則多方令人於城中及村落去處，遇有夜行者，以繩兜住其頭，用小刀於右脅下取去其膽，俟數足，以饋占城主。獨不取唐人之膽，蓋因一年取唐人一膽雜於其中，遂致甕中之膽俱臭腐而不可用故也。近年已除取膽之事。另置取膽官屬，居北門之裏。

又　地苦炎熱，每日非數次澡洗則不可過，入夜亦不免一二次。初無浴室盂桶之類，但每家須有一池，否則亦兩三家合一池。不分男女，皆裸體入池。惟父母尊年者在池，則子女卑幼不敢入。或卑幼先在池，則尊年者亦須迴避之。如行輩則無拘也，但以左手遮其牝門入水而已。或三四日，或五六日，城中婦女三三五五咸至城外河中澡洗，至河邊脫去所纏之布而入水。會聚於河者，動以千數，雖府第婦女亦預焉，略不以爲恥。自踵至頂，皆可得而見之。城外大河，無日無之。唐人暇日頗以此爲遊觀之樂。聞亦有就水中偸期者。水常溫如湯，惟五更則微涼，至日出則復溫矣。

唐人之爲水手者，利其國中不著衣裳，且米糧易求，婦女易得，屋室易辦，器用易足，買賣易爲，往往皆逃逸于彼。

又　聞在先國主，轍迹未嘗離戶，蓋亦防有不測之變也。新主乃故國主之婿，元以典兵爲職。其婦翁殂，其女密竊金劍以付其夫，以故親子不得承襲。嘗謀起兵，爲新主所覺，斬其趾而安置于幽室。新主身嵌聖鐵，縱使刀箭之屬，著體不能爲害，因恃此遂敢出戶。余宿留歲餘，見其出者四五。凡出時諸軍馬擁其前，旗幟鼓樂踵其後。宮女三五百，花布花髻，手執巨燭，自成一隊，雖白日亦點燭。又有宮女皆執內中金銀器皿及文飾之具，制度迥別，不知其何所用。又有宮女手執摽槍、摽牌爲內兵，又成一隊。又有羊車、鹿車、馬車，皆以金爲飾。其諸臣僚國戚，皆騎象在前，遠望紅涼傘不計其數。又其次則國主之妻及妾媵，或轎或車，或馬或象，其銷金涼傘何止百餘。其後則是國主，立于象上，手持金劍，象之牙亦以金套之。打銷金白涼傘凡二十餘柄，其傘柄皆金爲之。其四圍擁簇之象甚多，又有軍馬護之。若遊近

處，止用金轎子，皆以宮女擡之。大凡出入，必迎小金塔金佛在其前，觀者皆當跪地頂禮，名爲三罷。不然，則爲貌事者所擒，不虛釋也。每日國主兩次坐衙治事，亦無定文。凡諸臣與百姓之欲見國主者，皆列坐地上以俟。少頃聞內中隱隱有樂聲，在外方吹螺以迎之。聞止用金車子，來處稍遠。須臾，見二宮女織手捲簾，而國主已仗劍立于金窗之中矣。臣僚以下，皆合掌叩頭。螺聲絕，方許擡頭。國主隨亦就坐。聞坐處有獅子皮一領，乃傳國之寶。言事既畢，國主尋即轉身，二宮女復垂其簾，諸人各起身。以此觀之，則雖蠻貊之邦，未嘗不知有君也。

《明史·外國傳五·眞臘》 其國城隍周七十餘里，幅員廣數千里。國中有金塔、金橋、殿宇三十餘所。王歲時一會，羅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於前，名曰百塔洲。盛食以金盤、金碗，故有『富貴眞臘』之諺。民俗富饒。天時常熱，不識霜雪，禾一歲數稔。男女椎結，穿短衫，圍梢布。刑有劓、刖、刺配，盜則去手足。番人殺唐人罪死；唐人殺番人則罰金，無金則鬻身贖罪。唐人者，諸番呼華人之稱也，凡海外諸國盡然。婚嫁兩家俱八日不出門，晝夜燃燈。人死置於野，任烏鳶食，俄頃食盡者，謂爲福報。居喪，但髡其髮，女子則額上剪髮如錢大，曰用此報親。文字以麂鹿雜皮染黑，用粉爲小條畫於上，永不脫落。以十月爲歲首，閏悉用九月。夜分四更。亦有曉天文者，能算日月薄蝕。其地謂儒爲班詰，僧爲苧姑，道爲八思。班詰不知讀何書，由此入仕者爲華貫。先時項掛一白線以自別，既貴曳白如故。俗尚釋教，僧皆食魚、肉，或以供佛，惟不飲酒。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五·眞臘》。）

《異域志·眞臘國》 其國極熱，即南回回。凡嫁娶，女子九歲乃會親友，令僧作佛事，以指頭挑破女子童體，以血點於母額，以爲利市，嫁人夫婦和。十歲即嫁。人與其妻通，其夫即喜。國人爲盜即斬手斷足，或以火印烙記黥額。死罪者以木椿穿其尻。

《星槎勝覽·後集·眞臘國》 其國州南之門，爲都會之所。有城周圍七十餘里。石河廣二十餘丈，殿宇三十餘所。凡歲時一會，則羅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於前，名曰百塔洲。次桑香佛舍。飲饌必以金盤、金碗盛食之，諺云『富貴眞臘』也。氣候常熱，田禾豐足，煑海爲鹽，風俗富饒。男女椎髻，穿短衫而圍梢布。法有劓、刖、刺配，犯盜則斷手足。番人殺唐人則償其命，唐人殺番人則罰其金，無金賣身贖罪。

《明一統志·外夷·眞臘國》 風俗：東向爲上，右手爲潔。《賓宇記》：國俗東向開戶，國以東爲上。男婦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縣鎮風俗與占城無異。王三日一視朝，臣階下三稽首。《文獻通攷》：其王三日一視朝，坐五香七寶床，上施寶帳。着朝霞吉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頭帶金寶花冠，被珍珠纓絡，足履革屐，耳懸金璫，嘗服白氎。其臣朝於王者，輒於階下三稽首。王呼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服而去。婚娶燃燈不息。同上：婚娶，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晝夜燃燈不息。視力耕種。《諸蕃志》：厥土沃饒，田無畛域，視力所及而耕種之。俗尚華侈。《島夷志》：國有城，周七十餘里。殿宇三十餘所，頗爲壯嚴。其王及貴人所御之物，多飾以金璧。俗尚華侈。田產富饒。男女椎髮。女滿十歲即嫁。以錦圍身，眉額施朱。諺云『富貴眞臘』者，此也。

《明四夷考·眞臘》 其俗尚華侈，東向爲上，右手爲潔。縣鎮風習大類占城。王三日一視朝。婚娶燃燈不息。

《七修類稿·眞臘二事》 眞臘國在占城之西南。元成帝時，遣永嘉周達觀招諭之，往返一年半，悉得其國之風俗、道里、海物、土產，一一紀焉，名曰《眞臘風土（紀）〔記〕》。予讀而有取其二事，乃中國之難而深可喜者，因錄於左，以見其異。記曰：人家失盜，疑此人不肯招認，遂以鍋煎油待沸，令此人伸手於中，若果是盜，則手腐爛，否則如故，蓋夷人有術如此。又兩家交訟，曲直難辯，則國宮之對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二人各坐一塔中，塔外則兩家親屬自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無理者必得瘡癰、咳嗽發熱之證，有理者略無纖事，謂之天獄，蓋土神之靈如此。觀此，則盜必少而無訟矣！又何必刑政以禁之哉。

《明一統賦·眞臘》 眞臘國，在占城之南，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可到。其地約七千餘里。王視朝坐五香七寶床，上施寶帳，頭戴金寶花冠，被珍珠瓔珞，耳懸金璫。國城周七十餘里，殿宇三十餘所，頗壯麗。以象牙爲壁，文木爲竿，跨以金橋，長二十餘丈。有銅臺，上刻銅象二十四隻，各重四十斤。戰象幾一十萬，馬多而小。奉佛謹嚴，日用舞女二十人舞獻佛飯。民間亦尚華侈，以錦圍身，諺云『富貴眞臘』是也。

《殊域周咨錄·南蠻·眞臘》 其國城周圍約二十里，石濠廣二十餘丈，郭內人家可一萬餘。城三十所，各有數千家。城門之上有大石佛頭五，面向四方，中置其一，飾之以金。當國之中有金塔一座，傍有石塔二十餘座，石

屋百餘間。東向金橋一所，金獅子二枚列於橋之左右。金佛八身列於石屋之下。金塔至北可一里許，有銅塔一座，比金塔更高，望之巍然。又北一里許，則爲王宮。其正室之瓦以鉛爲之，屋頭壯觀，修廊複道，突兀參差。其蒞事處有金窗櫺，列鏡四五十面。王宮之中又有金塔，王夜則卧其上。土人皆謂塔之中有九頭蛇精，乃一國之土地主也，係女身，每夜則見。王先與之同寢交媾，雖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與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蕃王死期至矣。若王一夜不往，則必獲災禍。其次臣僚屋制皆用草蓋，獨家廟及正寢二處許用瓦，亦隨其等級爲廣狹之差。王宮官舍皆東向。男婦率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右手爲淨，左手爲穢。縣鎮風習，占城無異。交易皆婦人爲之。唐人到彼，必先納婦者，兼利其賣買故也。每日一墟，自卯至午即罷。無居鋪，但以蓬席鋪地，亦納官司賃地錢。小交關用米穀及唐貨，次用布，大交關則用金銀。頗敬唐人，呼之爲佛，伏地頂禮。近亦有脫騙唐人者。其民殺唐人則償命，唐人殺其民則罰金，無金賣身贖罪。國中有丞相、將帥、司天等官，其下各設司吏之屬，但名稱不同耳。大抵皆國戚爲之，否則亦納女爲嬪。其出入儀從亦有等級，用金轎扛、四金傘柄者爲上，金轎扛、二金傘柄者次之，以漸而降，其下者止用一銀傘柄而已。海島村僻，人物醜黑，號爲崑崙。至如宮人及南棚乃府第也。婦女多有白如玉者。大抵一布經腰之外，不以男女皆露出胸酥，椎髻跣足，雖國主之妻亦只如此。國主凡有五妻，正室一人，四方四人。其下嬪婢之屬，聞有三五千，未嘗輕出戶。凡人家有女美者，必召入內供役。皆有丈夫，與民間雜處，只於頴門之前削去其髮，塗以銀硃及兩鬢以爲別。自楊陳如教人事天神，每旦誦經咒，故易世猶重僧。生女九歲，請僧作梵法，去其童身，點其額爲吉利，名曰陣毯。人家養女，父母必祝曰：『願汝有人要，將來嫁千百個丈夫。』每歲四月內，當陣毯之家先報官司，給一巨燭，刻畫其間，約是夜點燭至刻畫處，則爲陣毯時候矣。先期擇僧，亦各自有主顧。好僧皆爲富室所取，饋以酒、米、布帛、檳榔、銀器之類，有至一百擔者。所以貧家至十一歲而始行事者，爲難辦此物耳。亦有捨錢與貧女陣毯者，謂之做好事。然一歲中，一僧止御一女。十歲即婚，嫁娶之家，各八日不出，且晝夜燃燈不息。

文書皆以麂鹿皮染黑，用粉磋小條子，其名爲梭，畫以成字，永不脫落。每用中國十月爲正月。亦有燃毬煙火之設，以木接續，縛成棚，可高二十餘丈，裝煙火、爆杖於其上，遇夜則請國主出觀點放，雖百里之外皆見之。爆杖大如炮，聲震一城，國主亦請奉使觀焉。每一月必有一事，如四月則拋毬，九月則壓獵。聚衆數閱。五月則迎佛水，送水與國主洗身，陸地行舟。七月則燒稻，新稻已熟，迎於南門外燒之以供佛。八月則挨藍，伎樂舞也。鬥猪，鬥象。國人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算。但只閏九月，一夜分四更。

民間爭訟，雖小事亦必上聞。初無笞杖之責，但聞罰金而已。其人大逆重事，亦無絞斬之事，止于城西門外掘地成坑，納罪人於內，實以土石，堅築而罷。其次有斬手足指者，有去鼻者。但姦與賭無禁。姦婦之夫或知之，則以兩柴絞姦夫之足，痛不可忍。竭其資而與之，方可獲免。然裝局欺騙者亦有之。又有所謂天獄者。國宮對岸有石塔十二座，爭訟莫辨，令各坐一塔中，其無理者必獲病而出，有理者略無纖事，以此判曲直。如人家失物，盜不肯認，遂煎熱油，令伸手於中，若果偷物則手腐爛，否則皮肉如故。蕃人有法如此。

人死無棺，止以簟席之類，蓋之以布。喪亦用旗幟鼓樂之屬。拋尸僻遠，有鷹犬食盡，則謂父母福報。若不食，則爲有罪。今亦漸有焚者，皆唐人之遺種也。父母死，別無服制，男子則髡其髮，女子則於頴門剪髮如錢以爲孝。國主仍有塔葬埋。

厥土沃饒，田無畛域，隨力所及而耕種之。一歲中三四番收種。蓋四時如夏，不識霜雪故耳。酒有四等，第一曰蜜糖酒，用藥麴，以蜜、水中半爲之。次曰朋牙四，樹葉名也，即以爲釀。次曰包稜角，以米爲之。其下曰糖鑑酒，以糖爲之。又有茭漿酒。茭葉之漿。醝物無禁，濱海處皆可燒。又山間有石，味勝於鹽，可琢成器。婦人不能蠶桑、針線之事，僅能織木綿布。近年暹人來居，却以蠶桑爲業。尋常人家別無桌凳盂桶之類。作飯用瓦釜，作羹用瓦銚，以椰子殼爲杓，以樹葉造小碗，盛羹不漏。若府第富室及國之慶賀，器皿多用金銀，地下鋪虎豹麂鹿等皮，食品用布單。王宮內以銷金縑帛爲之，皆舶商所饋。諺云『富貴眞臘』，爲此故也。

其王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着朝霞吉貝，頭戴金寶花冠，被珍珠纓絡，足履革屐，耳懸金璫，常服白氈。凡出遊時，諸軍馬擁其前，旗幟鼓樂踵其後。宮女三五百，花布花髻，手執巨燭爲一隊，雖白日亦點燭。又有宮女執標槍、標牌爲內兵，自成一隊。又有羊車、馬車，皆以金爲飾。臣僚騎

象前列，其次則王之后，最後則王立於象上，手持寶劍。其四圍象隊甚多，又必迎小金塔、金佛在前，觀者跪地頂禮。否則，爲貌事者所擒。王每日兩次坐衙治事，諸臣及百姓之欲見王者，皆列坐地上以俟。聽內中隱隱有樂聲，在外方吹螺以迎之。須臾，見二宮女織手捲簾，而王乃仗劒立於金窗之中矣。臣僚皆合掌扣頭，螺聲既絕，乃許擡頭。王呼上殿，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畢，跪伏而去。王即轉身入，二宮女復垂其簾。王坐處有獅子皮一領，乃傳國之寶也。

《廣皇輿考・四夷・眞臘國》　其俗，東向爲上，右手爲潔。王三日一視朝，臣階下三稽首。婚娶燃燈。殿宇壯麗。女十歲卽嫁。俗尚華侈，有『富貴眞臘』之諺。

《獻徵錄・四夷・眞臘》　俗尚華侈，以錦纏腰。王三日一聽朝。冠履服制，大有華風。以東向爲上，（左）〔右〕手爲潔。刑有劓、刖、刺、配。蕃殺漢人抵死，漢殺蕃人罰金而已。分疆建職，與占城同。

《裔乘・南夷・眞臘》　其國王夜卧一金塔，上有九頭蛇精化女身與國王同榻，二鼓方去。若此精一夜不見，則王死期至矣。若王一夜不往，亦必獲禍。又有儒、釋、道三種。呼儒爲班詰，於頂上以白線挂之。呼道爲八思，其國中道教少，亦不甚尊，呼僧爲苧姑，其教最盛。民家養女至八九歲，必命僧去其童身，名曰陣毯。刑無絞斬，無牢獄。重罪則坑之，次則斷手足耳鼻，次則罰金而已。其土地靈，人多術法，如辯盜眞僞，置其手油鍋中，眞爲盜者手即腐爛，否則皮肉如故。又辨訟曲直，令兩家各坐一小石塔三四日，其理曲者必獲證候，理直者無恙，謂之天獄。婦多淫。國多兩形人，每日十數成群行于墟場間，常有招來唐人之意。人死則擲野曠中，鷹犬來食，頃刻而盡，則謂父母有福，否則謂之惡報。其後乃有焚者，以五香木舉火，以金銀盆盛之，貯之水中，貧者乃用瓦。男女椎髻，以去髮爲服制。國王仍用塔葬。交易皆婦人，唐商人到彼，必先納一婦。其見唐人亦頗加敬愛，呼曰佛云。其國地無霜雪，自四月至九月，日夕皆雨水，高十丈，巨樹盡沒，民移入山居，至十月不雨，民乃復還耕種。王三日一朝，坐五香七寶床，上施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鈿爲壁。其冠履服制大都盡華飾也。民俗亦侈靡，以錦圍身，故諺云『富貴眞臘』。官名與占城同。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而林邑、陁桓二國數與爭戰。國人行止皆持甲杖。王初立時，凡至戚兄弟皆刑殘之，令不得仕進。番殺漢人卽償其死，漢殺番人罰金而已。其載在周達觀《風土記》及《通輿異域志》諸書甚詳。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柬埔寨》　王城周圍可二十里。城上石佛頭五，飾其中者以金。王宮及府第皆面東，宮殊壯麗。《風土記》曰：莅事處有金窗欞，左右方柱，上有鏡四十八面，列於窗旁。王三日一視朝，坐七寶牀上。著朝霞吉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足履革屐，耳縣金鐺，嘗服白氎。《風土記》曰：男女椎髻，以布圍腰，出入則加以大布，圍小布之上。惟國主打純花布，頭戴金冠。有時穿茉莉之類，周匝髻間，項上戴大珍珠三斤許，手足及指上皆帶金鐲，指（展）〔環〕上嵌貓精石，手掌用紅藥染赤色。臣入見王，稽首階下者三。王呼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國事訖，跪伏而去。《風土記》曰：國主坐衙，欲見者列坐地上以俟。少頃，內中隱隱有樂聲，外吹螺迎之。須臾，二宮女捲簾，國主仗劒立金窗中矣。臣僚合掌叩頭，螺聲方絕。國主隨亦就坐，坐處獅子皮一領，乃傳國之寶。言事畢，國主轉身，二宮女復垂簾。國中有金塔、金橋，歲時一會，羅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於前，名百塔洲。《風土記》曰：用中國十月爲正月，名爲佳得。宮前縛大棚，可容千人，挂燈毬花果之屬。對岸遠離二十丈地，以木接續縛成高棚。每夜裝煙火爆杖，請國主觀燈，如是半月而後止。四月拋毬。九月壓獵。壓獵者，聚國衆皆來城中，教閱宮外。五月迎佛水，聚遠近之佛，皆送水與國主洗身。陸地行舟，國主登樓以觀。七月燒稻，蓋新稻已熟，迎於南門外，燒之供佛。婦女觀者無數，主卻不出。八月挨藍。挨藍者，舞也。點差伎樂，宮內挨藍，且鬥豬鬥象，如是一旬。諺所謂『富貴眞臘』也。生女九歲，擇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陣毯。《風土記》曰：官司每歲四月內，擇日頒行本國有女應陣毯之家，先行申報，給巨燭一條。燭閒刻畫一處，點至刻畫處，則爲陣毯時候矣。先期，父母擇一僧。是夜大會親鄰，以綵帛結二亭子，一坐女子，一則僧坐其中。至期，與女俱入房，手去其童，納之酒中。天明，以鼓樂送僧去。後當（以）布帛與僧贖身，否則女終爲僧有，不得他適。婚娶，男女兩家俱八日不出門，晝夜然燈相續。人死，輿置之野，聽鳥鳶食。頃刻食盡者，以爲福報。居喪但髡其髮，女人於額上翦髮如錢大，曰用此報親。文字，以麂鹿雜皮染黑，隨其廣狹，以意裁之，用粉如白堊類，磋爲小條子，拈於手中，就皮畫以成字，永不脫落。作字，皆從後書向前，卻不自上書下也。沃野彌望，一歲可三四穫。《風土記》曰：糞田種蔬，皆不用穢，嫌其不潔。其國謂儒爲班詰，僧爲苧姑，道爲八思。班詰不知所讀何書，但由此入仕則爲清貫。微時於打布之外，項上挂白綫一絲，以此自別。既貴，

曳白綫如舊。僧皆食肉，直不飲酒。肉亦時以供佛。王有大故，輒僧爲司南。今賈舶未有到王城者，只到海隅一屬國耳。故不覩其麗靡，或云即蒲甘地。按《宋史》，蒲甘入貢，朝議欲待以交阯之禮制。詔書白背金花綾紙，貯以閒金鍍管鑰，用錦絹夾樸，緘封以往。乃本朝貢夷獨無蒲甘，應是爲眞臘所幷無疑矣。

又　形勝名蹟：魯班墓。《風土記》曰：在南門外，周圍十里，石屋數百間。銅臺。《宋史》曰：列銅塔二十四、銅象八以鎮其上。象重四千斤。內中金塔。《風土記》曰：國主夜卧其上。塔中有九頭蛇精，乃國之土地主也。係女身，每夜國主先與同寢，雖其妻不敢入。二鼓乃出，方與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王死期至矣。王一夜不往，必獲災禍。

《武備志・四夷一四・眞臘》　其俗尚華侈。東向爲上，右手爲潔。縣鎮風習大類占城。王三日一視朝。婚娶燃燈不息。視力耕種。

《明世法錄・南蠻・眞臘》　所部聚落六十餘。有銅臺，列銅塔二十四、銅象八鎮其上。象各重四千斤。歲時朝會，列玉猿、孔雀、犀象，名曰百塔洲。以金盤、碗盛食，因有『富貴眞臘』之諺。其國戰象幾二十萬，馬多而小。閩人有浮海之吉陽軍者，風泊占城，方與眞臘各乘象戰，教占城習騎射，勝之。

又　國中有金塔及銅石塔。城上石佛頭五，中飾以金。王三日一聽朝，坐七寶牀，出入擁劍立象上，迎小金塔、金佛前導。非嫡子不嗣。自王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止以布圍腰，手足幷帶金鐲，以香藥塗體，皆奉佛。僧茹魚肉，唯不飲酒。供佛亦以魚肉。疊貝葉爲經，甚華整。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誦經呪。文書以麂鹿皮染黑，蘸粉畫字。亦有通天文者，能推算日月薄蝕。以十月爲歲首，閏悉用九月，夜分四更。候煖，不識霜雪。夏秋（冬）〔多〕雨，移避山居。

又　開戶東向，坐以東爲上，手以右爲淨。其大較也。俗稱儒爲班詰，僧爲苧姑，道爲八思。班詰不知所誦何書，但從此入仕爲清貫。彌望沃野，不事蠶織。後暹人來居，得桑與蠶種，縫補織紝，率倩暹婦爲之。

《地圖綜要・四夷・眞臘國》　風俗：東向爲上，右手爲潔。王三日一視朝，臣階下三稽首。婚娶然燈不息，女十歲卽嫁。俗尚華侈。

（幷見《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眞臘國》。）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眞臘國》　風俗富饒。男女椎髻，穿短衫，圍梢布，非復裸國矣。其所屬國猶有裸者，見有衣服，人卽笑之。法有劓、刖、刺配，犯盜則斷手足。其民殺中國人則償命，中國人殺其民則罰金，無金賣身贖罪。

《四夷廣記・眞臘・眞臘制度》　其國城周圍約二十里，石濠廣二十餘丈，郭內民居可一萬餘。城三十所，各數千家。城門之上有大石佛頭五，面向四方，中置其一，飾之以金。當國之中有金塔，傍有石塔二十餘座，石屋百餘間。東向金橋一所，金獅子二枚列橋之左右。金佛八座列石屋之下。金塔至北可一里許，有銅塔一座，比金塔更高，望之巍然。

又北一里許，則爲王宮，其正室之瓦以鉛爲之，脩廊複道，突兀參差。國王蒞事處有金窗，楞列鏡四五十面。王宮之中又有金塔，王夜卧其上。土人皆謂塔中有九頭蛇，乃國之土地主也，係女身，每夜見。王先與之相接，至於二鼓乃出，與妻妾同寢。若此精一夜不見，則蕃王死期至矣。若王一夜不往，必獲災禍。其次臣僚屋制皆用草蓋，獨家廟及正寢二處許用瓦，亦隨其等級，爲廣狹之差。王宮官舍皆東向。國王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着朝霞吉貝，頭戴金寶花冠，被珍珠纓絡，足履（草）〔革〕屐，耳懸金璫，常服白（氈）〔氈〕。凡出遊時，兵馬擁其前，旗幟鼓樂踵其後。宮女三五百，花布花髻，手執巨燭爲一隊，雖白日亦點燭。又有宮女執標槍、標牌爲內兵，自成一隊。又有牛車、馬車，皆以金爲飾。臣僚騎象，前列其次。王之后最後。王立於象上，手執寶劍。其四圍象隊甚多，又迎小金塔、金佛在前，觀者跪地頂禮，否則爲貌事者所擒。王每日兩次坐衙治事，諸臣及百姓欲見王者，皆列坐地上以俟。聽內中隱隱有樂聲，在外方吹螺以迎之。須臾，二宮女捲簾，王乃仗劍立金窗之中。臣僚合掌叩頭，螺聲旣絕，乃許抬頭。王呼上殿，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畢，跪伏而去，王卽退朝，二宮女復垂其簾。王坐處有獅子皮，乃傳國寶也。國王凡五妻，正室一人，四方四人。其下嬪婢之屬有三五千，未嘗輕出戶。凡人家有女美者，召入內庭供役，皆有丈夫，與民間雜處，只於頤門之前削去其髮，塗以銀硃及兩鬢以爲別。

國中有丞相、將帥、司天等官，其下各設司吏之屬，但名稱不同耳。大抵皆國戚爲之，否則亦納女爲嬪。出入儀從，亦有等級。用金轎扛、四金傘柄者爲上，金轎扛、二金傘柄者次之，以漸而降，其下者止用一銀傘柄而已。每一村，民居稍密，則有鎮守之官。

尋常文字及官府文書，以麂鹿皮等物染黑，隨大小闊狹，以意裁之。用一等粉，如中國白堊之類，碎爲小條子，其名爲梭。拈於手中，就皮畫以成字，永不脫落，字跡亦可辨認爲何人書寫。須以濕物揩拭方去。大率字樣正如回鶻字。凡文書皆自後書向前，卻不自上書下也。其字母音聲，正與蒙古音相鄰，但所不同者三兩字耳。初無印信，人家告狀，亦有鋪書寫。

爲儒者呼爲班詰，無學舍講習之處，亦未究其所讀何書，但如常人打布之外，於項上掛白線一條，以此別其爲儒。由班詰入仕者，則爲第一等人，項上之線終身不去。爲僧者呼爲苧姑，削髮穿黃，偏袒右肩，其下則繫黃布裙，跣足。寺亦許用瓦蓋，中設一像，正如釋迦佛狀，外此別無像也。寺中不設廚竈。所誦之經甚多，皆以貝葉疊成，極其整齊。上寫黑字，既不用筆，不知其以何物書寫。爲道士者呼爲八思惟，正如常人打布之外，但於頭上戴一紅布或白布，如韃靼娘子罟姑之狀而略低。亦有宮觀，但比之寺院較狹，所供無別像，止石一塊，如中國社壇中石。

國中兵馬亦是裸體跣足，右手執標槍，左手執戰牌，無弓箭、炮石、甲冑之屬。傳聞與暹人相攻，皆驅百姓使戰，亦別無智略謀畫。

國人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算，但只閏九月，一夜分爲四更。

民間爭訟，小事亦必上聞。初無笞杖之責，但聞罰金而已。其人大逆重事，亦無絞斬，止於城西門外掘地成坑，納罪人於內，實以土石，堅築而罷。其次有斬手足指者，有去鼻者，但姦與賭無禁。又有所謂天獄者。國宮對岸石塔十二座，爭訟莫辨，令各坐一塔中，其無理者必獲病而出，有理者略無纖事，以此判其曲直。如人家失物，盜不肯認，煎熱油，令伸手於中，若果偷物，則手腐爛，否則皮肉如故。番中有法如此。其民殺唐人則償命，唐人殺其民則罰金，無金賣身贖罪。每日一墟，自卯至午即罷。無居鋪，但以蓬席鋪地，亦納官司賃地錢。

又《眞臘風俗》 其國氣候炎熱，四時常如五六月天，不識霜雪。河水常溫如湯，惟五更微涼，日出復溫。且半年有雨，半年無雨。自四月至九月，每日午後即下雨，十月至三月，點雨絕無。人性氣捷勁。縣鎮風習與占城無異。每用中國十月爲正月，是月名爲佳得。國宮前縛一大棚，掛燈毬花朵，裝烟火、爆杖於上。遇夜，請國主出觀，點放爆杖，其大如炮，聲震一城。如是者半月而止。每一月必有一事，如四月則拋毬，五月則迎佛水。聚一國遠近之佛，送水國主洗身。陸地行舟，國主登樓以觀。七月燒稻。其時新稻已熟，迎於南門外燒之以供佛，此則國主不出觀者。八月則挨藍。挨藍者，舞也。點差伎樂，每日就國宮內挨藍，且鬥豬鬥象。九月則壓獵。壓獵者，聚一國之衆，皆來城中，教閱於國宮之前。

凡生女九歲，請僧作梵法，去其童身，點其額爲吉利，名曰陣毯。人家養女，父母必祝曰：『願汝將來嫁千百個丈夫。』每歲四月內，當陣毯之家，報官司，給一巨燭，刻畫其間，約是夜點燭至刻畫處，則爲陣毯時候矣。先期擇好僧，饋以酒、米、布帛、銀器，有至一百擔者。貧家至十一歲始行事，爲難辦此物耳。亦有捨錢與貧女陣毯，謂之做好事。然一歲中，一僧止御一女。女十歲即出嫁。番婦產後，作熱飯，抹之以鹽，納於陰戶，凡一晝夜而除，以此產中無病，且收斂如室女。次日即抱嬰兒同往河內澡洗。番婦多淫，丈夫不中所欲，有買臣見棄之事。若丈夫有遠役，過十數夜，其婦必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淫蕩之心尤切。然亦聞有守志者。婦女易老，蓋其婚嫁、產育最早，二三十歲人已如中國四五十歲人矣。

國人尋常有病，多入水浸浴及頻洗頭，便自痊可。然多病癩者，往往好色之餘，便入水澡洗，故成此疾。亦有貨藥於市者，與中國不類，不知其爲何物。更有一等師巫之屬，與人行持。人死無棺，止以筵席之類，蓋之以布。其出喪，亦用旗幟鼓樂，又以兩杵炒米繞路拋撒，擡至城外僻遠之地，棄擲而去。父母死，別無服制，男子髡其髮，女於顖門剪髮似錢大，以此爲孝耳。國主仍有塔葬埋。

土人不事蠶桑，婦人不曉針線縫補，僅能織木棉布，而亦不能紡。但手理成條，無機杼以織。將一頭縛腰，一頭搭上梭，亦止用一竹管。近年暹羅人來居，始知蠶桑爲業矣。尋常民家，房舍之外，別無卓凳盂桶。作飯用一瓦釜，作羹用一瓦銚，地埋三石爲竈，以椰子殼爲杓盛飯。地苦炎熱，每日非數次澡洗，則不可耐，入夜亦不免一二次。初無浴室，但每家鑿造一池，否則二三家合一池。不分男女，裸形入池。惟父母尊年在池，則子女卑幼不敢入，或卑幼先在池，則尊長亦迴避之。行輩則無拘也，但以左手掩形入水而已。蓋其國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右手留以拿飯故耳。

海島村僻，人物醜黑，號爲崑崙。至如宮人及南棚，乃府第也。婦女多有白如玉者。大抵一布纏腰之外，不以男女皆露出胸酥，椎髻跣足。國主之妻，

亦只如此。城中婦人多至城外河中漾洗，動以千數。雖府第婦女亦預焉，略不以爲恥。

國人交易，小用米穀及唐貨，次用布。若大交關始用金銀。其交易皆婦人能之。唐人到彼，先納一婦人者，亦利其能買賣故也。土人最朴，遇唐人頗加敬畏，呼之爲佛。見則伏地頂禮。近因唐人之爲水手者，利其國中不着衣裳，且米糧易求，婦女易得，屋室易辦，器用易足，買賣易爲，往往逃逸於彼，始有脱騙欺負唐人者矣。人家奴婢，皆買野人，多者百餘，貧家則無之。蓋山野之人，自有種類，俗呼撞賊，到城中亦不出入人家。城間人相罵者，呼之爲撞，則恨入骨髓。少壯者一枚直百布，老弱者止三四十布。只許于樓下坐卧，若執役方許登樓，必跪膝合掌頂禮而後敢進。其牝牡者自相配偶，主人不與交接。或唐人不擇，主人聞之，次日不與同坐，以其曾接野人故也。有逃者，擒而復得，必於面刺以青，或頂上帶鐵以錮之，亦有帶臂腿間者。

其地不出金銀，以唐人金銀爲第一，五色輕縑帛次之，其次如眞州之錫鐵，溫州之漆盤，泉州之青瓷器，及水銀、銀硃、紙劄、琉黄、焰硝、檀香、白芷、麝香、麻布、黄草、布雨傘、鐵鍋、銅盤、水珠、桐油、篦箕、木梳、針，其麤重則如明州之席。甚欲得者，則菽麥也，然不可將去耳。

《罪惟録・外國列傳・眞臘》 地邇印度。其俗謹於奉佛，尚華侈，東向爲上，右手爲潔。男女椎髻，穿短衫，圍梢布，以香藥塗體。皆奉佛。文書以麂鹿皮染黑，用粉畫之。法有刖、劓、刺配，犯盜者則斷手足。殺中國人必抵〔罪〕。中國人殺之可贖也。有銅臺，列銅塔二十四、銅象八鎮其上，象各重四千觔。王三日一聽朝，坐七寶（林）〔床〕，出入擁劍，立象上，迎小金塔，金佛前導。亦有通天文者，能推算日月薄蝕。以十月爲歲首，閏悉用九，夜分四更。候煖，不識霜雪。俗稱儒爲班詰，僧爲苧始，道爲八思。班詰不知所誦何書，但從此入仕爲清貫。倩暹婦蠶織。

又 論曰：尊中國，通天文，扶南猶可教，其占城之亞欤！

《廣輿記・外譯・眞臘國》 風俗：戶東向，以東爲上，左手爲穢，右手爲潔。王三日一視朝，臣階下三稽首。呼上堦，則跪，以手抱膊，環遶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婚娶，男女二家各八日燃燈不息。女十歲即嫁。俗尚華侈。厥土沃饒，田無畛域，視力所及而耕種之。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柬埔寨》 風俗：東向爲上，右手爲潔。《太平寰宇記》：國俗東向開戶，以東爲上。男婦悉卷髮垂耳。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尚華侈，崇釋教，不知喪葬，不識蠶織。《明史》：民俗富饒。天時常熱，不識霜雪。禾一歲數稔。男女椎髻，穿短衫，圍梢布。刑有劓、刖、刺配，盜則去手足。番人殺唐人罪死，唐人殺番人則罰金，無金則鬻身贖罪。唐人者，諸番呼華人之稱也，凡海外諸國盡然。婚嫁，兩家俱八日不出門，晝燃燈。人死，則置於野，任烏鳶食。俄頃食盡者，謂爲福報。居喪，但髡其髮，女子則額上翦髮如錢大。曰用此報親。文字以麂鹿雜皮染黑，用粉爲小條畫於上，永不脱落。以十月爲歲首，閏悉用九月，夜分四更。亦有曉天文者，能算日月薄蝕。其地謂儒爲班詰，僧爲苧姑，道爲八思。班詰不知讀何書，由此入仕者爲華貫。生時頂掛一白線以自別，即貴，曳白如故。俗尚釋教，僧皆食魚肉，或以供佛，惟不飲酒。尤侗《外國傳》：其俗不識蠶織，後暹人來居，得蠶與桑種。織紝縫補，率請暹婦爲之。禦敵以象，入山取犀。《皇清職貢圖》：人情柔弱。喜飼象，演之爲陣，用以禦敵。常帶劍入山，取犀角獻於夷目。男翦髮裹頭，身衣僅蔽下體。女挽髻露肘臂，惟蔽其乳，圍裙跣足，能採桑飼蠶，亦能織蔗。

《出使日記續刻》卷二 〔光緒十七年七月十一日記〕 柬國法令煩苛，官墨民疲，吏治遠遜越南。故事有三王，一爲正王，一爲前王，一爲副王，即正王之弟。又有護國教主，君民奉若神明。自歸法保護後，改制革弊，廢前王、副王之名，削教主僧道之權。柬王諾洛敦，本法、暹所立，今專屬法，不受暹封。置丞相一，操進退黜陟之柄。大臣四：曰廷尉，曰司農，曰司工，曰司馬。外省設總督，各縣設縣官。法置總都護使于柬都，兼丞相之位，參謀國政，仍受華印總督節制。設四司，曰收發司、文案司、方言司、雜務司，每司置法官二三員、華柬官吏數人。各省置都護正使，稽察吏治，其下置按察使、郵電使、掌權使。柬官雖衆，皆受制于法官。柬王則聽命于法使，徒擁虚名。法亦以其恭順，未肯滅之，非若越王之隔膜猜嫌，尚圖恢復者比，而國勢陵夷，則更甚于越矣。南圻官商早有兼幷之議，爲今總督拉納桑阻止。拉抵任後，赴柬都與王通款，王親至西貢報之，情意相洽，浮言頓息。

十三日記 柬埔寨在秦爲扶南，在漢爲九眞。後爲眞臘國。吞幷占城，爲占臘國，戰勝攻取，威震南洋。自佛法流入國中，始化強悍爲懦弱，變勤奮爲惰逸，遂爲暹羅、越南所困。法得其地，易如拾芥，君臣俯首，恭順無違。然數年前，柬王之弟名倭達者，懼社稷將危，起兵恢復，四方響應，鏖戰不屈者三四年。厥後法軍出境，重立盟約，但歸保護，永不兼幷，干戈始

息。今法兵駐柬者僅三百人，爲郡護諸使之守衛，而柬王則無兵以守，法亦不敢滅之。至其水道咽喉，幷于南圻，陸路關塞，歸于暹羅，固足制其死命。然暹未敢圖柬者，畏法爲之保護也。

《五洲屬國紀略・法屬亞洲柬埔寨》 柬民素重世家，僧道皆免賦稅。故事正王之外，有前王、副王及護國教主，橫行境內。今法盡削其權位，定置丞相大臣四五人，法派總都護使駐於柬都，下設四司，曰收發文案、方言、雜務、參用。華柬官吏，政治號令一聽命於法使，而仍受節制於華印總督。今王亦爲法之所立。十年之前，有王弟倭達起兵恢復，四方響應，連兵不屈者三四年，後乃與法重立盟約，但歸保護，永不兼幷，始得罷兵。今法兵駐柬者僅三百人，柬王雖無一兵，法猶未敢遽滅之也。

經濟物産

《西陽雜俎・前集・木篇》 紫緋樹，出眞臘國。眞臘國呼爲勒佉。亦出波斯國。樹長一丈，枝條鬱茂，葉似橘，經冬而凋。三月開花，白色，不結子。天大霧露及雨沾濡，其樹枝條即出紫緋。【略】眞臘國使折衝都尉沙門陀沙尼拔陀言：蟻運土於樹端作窠，蟻壞得雨露，凝結而成紫緋。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眞臘》 物産：有婆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多樹，花、葉、實幷似棗而小異。歌畢他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其實如李，其大如升。其餘多同九眞。海中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其形似鯉，觜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覩之如山。

《宋會要輯稿・蕃夷七・歷代朝貢》 〔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眞臘國、羅斛國貢馴象。

《諸蕃志・志國・眞臘》 厥土沃壤，田無畛域，視力所及而耕種之。米穀廉平，每兩烏鉛可博米二斗。土產象牙、暫速細香、粗熟香、黃蠟、翠毛、篤耨腦、篤耨瓢、番油、姜皮、金顏香、蘇木、生絲、綿布等物。番商興販，用金、銀、瓷器、假錦、涼傘、皮鼓、酒、糖、醯醢之屬博易。

又《志物・金顏香》 金顏香，正出眞臘，大食次之。所謂三佛齊有此香者，特自大食販運至三佛齊，而商人又自三佛齊轉販入中國耳。其香乃木之脂。有淡黃色者，有黑色者。拗開雪白爲佳，有砂石爲下。其氣勁，工於聚衆香。今之爲龍涎軟香佩帶者多用之，番人亦以和香而塗其身。

又《篤耨香》 篤耨香，出眞臘國。其香，樹脂也。其樹狀如杉檜之類，而香藏於皮，樹老而自然流溢者。色白而瑩，故其香雖盛暑不融，名白篤耨。至夏月以火環其株而炙之，令其脂液再溢，冬月因其凝而取之。故其香夏融而冬凝，名黑篤耨。土人盛之以瓢，舟人易之以瓷器。香之味清而長。黑者易融，滲漉於瓢，碎瓢而爇之，亦得其仿佛，今所謂篤耨瓢是也。

又《沉香》 沉香，所出非一，眞臘爲上，占城次之，三佛齊、闍婆等爲下。俗分諸國爲上下岸。以眞臘、占城爲上岸，大食、三佛齊、闍婆爲下岸。香之大概：生結者爲上，熟脫者次之。堅黑者爲上，黃者次之。然諸沉之形多異，而名亦不一。有如犀角者謂之犀角沉，如燕口者謂之燕口沉，如附子者謂之附子沉，如梭者謂之梭沉，文堅而理緻者謂之橫隔沉。大抵以所產氣味爲高下，不以形體爲優劣。世謂渤泥亦產，非也。一說其香生結成，以刀修出者爲生結沉，自然脫落者爲熟沉，產於下岸者謂之番沉。氣哽味辣而烈，能治冷氣，故亦謂之藥沉。海南亦產沉香，其氣清而長，謂之蓬萊沉。

又《速暫香》 生速，出於眞臘、占城。而熟速，所出非一，眞臘爲上，占城次之，闍婆爲下。伐樹去木而取者，謂之生速。樹僕於地，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生速氣味長，熟速氣味易焦。故生者爲上，熟者次之。熟速之次者謂之暫香。其所產之高下與熟速同。但脫者謂之熟速，而木之半存者謂之暫香。半生熟，商人以刀刳其木而出其香，擇其上者雜於熟速而貨之，市者亦莫之辨。

又《黃熟香》 黃熟香，諸番皆出，而眞臘爲上。其香黃而熟，故名。若皮堅而中腐者，其形如桶，謂之黃熟桶。其夾箋而通黑者，其氣尤勝，謂之夾箋黃熟。夾箋者，乃其香之上品。

又《蘇木》 蘇木，出眞臘國。樹如松柏，葉如冬青。山谷郊野在在有之，聽民採取。去皮曬乾，其色紅赤，可染緋紫，俗號曰窓木。

又《白豆蔻》 白豆蔻，出眞臘，闍婆等番，惟眞臘最多。樹如絲瓜，實如葡萄。蔓衍山谷，春花夏實。聽民從便採取。

又《翠毛》 翠毛，眞臘最多。產於深山澤間，巢於水次。一墜之水止

一雌雄，外有一焉，必出而死鬥。人用其機，飼媒擊諸左手以行。巢中者見之就手格鬥，不復知有人也。右手即以羅掩之，無能脫者。

《玉海》卷一五四　眞臘，在林邑西南。永徽二年獻馴象。

又　《實錄》：大曆六年十一月，文單國王即眞臘也。來朝，獻馴象。

《眞臘風土記》　大抵一歲中可三四番收種，蓋四時常如五六月天，且不識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絕無。自四月至九月，每日下雨，午後方下。淡水洋中水痕高可七八丈，巨樹盡沒，僅留一杪耳。人家濱水而居者，皆移入山後。十月至三月，點雨皆無。洋中僅可通小舟，深處不過三五尺，人家又復移下。耕種者指至何時稻熟，是時水可滃至何處，隨其地而播種之。耕不用牛，耒耜鎌鋤之器雖稍相類，而製自不同。又有一等野田，不種常生，水高至一丈，而稻亦與之俱高，想別一種也。但糞田及種蔬，皆不用穢，嫌其不潔也。唐人到彼，皆不與之言及糞壅之事，恐爲所鄙。每三兩家共掘地爲一坑，蓋之以草，滿則塡之，又別掘地爲之。凡登溷既畢，必入池洗淨。止用左手，右手留以拿飯。見唐人登廁，用紙揩拭者皆笑之，甚至不欲其登門。婦女亦有立而溺者，可笑可笑。

又　山多異木，無木處乃犀、象屯聚養育之地。珍禽奇獸，不計其數。細色有翠毛、象牙、犀角、黃蠟，粗色有降眞、荳蔻、畫黃、紫梗、大風子油。

翡翠，其得也頗難。蓋叢林中有池，池中有魚。翡翠自林中飛出求魚，番人以樹葉蔽身，而坐水濱，籠一雌以誘之。手持小網，伺其來則罩之。有一日獲三五隻，有終日全不得者。

象牙，則山僻人家有之。每一象死，方有二牙，舊傳謂每歲一換牙者非也。其牙以標而殺之者上也，自死而隨時爲人所取者次之，死于山中多年者，斯爲下矣。

黃蠟，出於村落朽樹間，其一種細腰蜂如螻蟻者，番人取而得之。每一船可收二三千塊，每塊大者三四十斤，小者亦不下十八九斤。

犀角，白而帶花者爲上，黑爲下。降眞，生叢林中，番人頗費砍斫之勞，蓋此乃樹之心耳。其外白，木可厚八九寸，小者亦不下四五寸。荳蔻，皆野人山上所種。畫黃，乃一等樹間之脂，番人預先一年以刀斫樹，滴瀝其脂，至次年而始收。紫梗，生于一等樹枝間，正如桑寄生之狀，亦頗難得。大風子油，乃大樹之子，狀如椰子而圓，中有子數十枚。胡椒，間亦有之，纏藤而生，纍纍如綠草子，其生而青者更辣。

國人交易皆婦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先納一婦人者，兼亦利其能買賣故也。每日一墟，自卯至午即罷。無鋪店，但以蓬席之類鋪于地間，各有常處，聞亦有納官司賃地錢。小交關則用米穀及唐貨，次則用布，若乃大交關則用金銀矣。往年土人最朴，見唐人頗加敬畏，呼之爲佛，見則伏地頂禮。近亦有脫騙欺負唐人者矣，由去人之多故也。

其地想不出金銀，以唐人金銀爲第一，五色輕縑帛次之；其次如眞州之錫鐳、溫州之漆盤、泉處之青瓷器、及水銀、銀硃、紙劄、硫黃、焰硝、檀香、草芎、白芷、麝香、麻布、黃草布、雨傘、鐵鍋、銅盤、水珠、桐油、篦箕、木梳、針。其粗重則如明州之蓆。甚欲得者則菽麥也，然不可將去耳。

惟石榴、甘蔗、荷花、蓮藕、羊桃、蕉芎與中國同。荔枝、橘子，狀雖同而味酸。其餘皆中國所未曾見。樹木亦甚各別，草花更多，且香而艷。水中之花，更有多品，皆不知其名。至若桃、李、杏、梅、松、柏、杉、檜、梨、棗、楊、柳、桂、蘭、菊、芷之類，皆所無也。其中正月亦有荷花。

禽有孔雀、翡翠、鸚鵡，乃中國所無。其餘如鷹、鴉、鷺鷥、雀兒、鸕鷀、鸛、鶴、野鴨、黃雀等物皆有之。所無者喜鵲、鴻雁、黃鶯、杜宇、燕、鴿之屬。

獸有犀、象、野牛、山馬，乃中國所無者。其餘如虎、豹、熊、羆、野猪、麋、鹿、麞、麂、猿、狐、狖之類甚多。所不見者獅子、猩猩、駱駝耳。雞、鴨、牛、馬、猪、羊在所不論也。馬甚矮小，牛甚多。生不敢騎，死不敢食，亦不敢剝其皮，聽其腐爛而已，以其與人出力故也，但以駕車耳。在先無鵝，近有舟人自中國攜去，故得其種。鼠有大如猫者，又有一等鼠，頭腦絕類新生小狗兒。

蔬菜有葱、芥、韭、茄、西瓜、冬瓜、王瓜、莧菜。所無者蘿蔔、生菜、苦蕒、菠薐之類。瓜、茄雖正、二月間亦有之。茄樹有經數年不除者。木綿花樹高可過屋，有十餘年不換者。不識名之菜甚多，水中之菜亦多種。

魚鱉惟黑鯉魚最多，其他如鯉、鯽、草魚亦多。有吐哺魚，大者重二斤以上。更有不識名之魚亦甚多，此皆淡水洋中所來者。至若海中之魚，色色有之。鱔魚、湖鰻，此下似有脫字。田雞，土人不食，入夜則縱橫道途間。黿

罷大如合苧，雖六藏之龜，亦充食用。查南之蝦，重一斤以上。眞蒲龜，腳可長八九寸許。鰐魚，大者如船，有四腳，絕類龍，特無角耳。螲，甚脆美。蛤、蜆、螺之屬，淡水洋中可捧而得。獨不見蟹，想亦有之，而人不食耳。

酒有四等：第一等唐人呼爲蜜糖酒，用藥麴，以蜜及水中半爲之。其次者土人呼爲朋牙四，以樹葉爲之。朋牙四者，乃一等樹葉之名也。又其次，以米或剩飯爲之，名曰包稜角。蓋包稜角者，米也。其下有糖鑑酒，以糖爲之。又入港濱水，又有茭漿酒，蓋有一等茭葉生于水濱，其漿可以釀酒。

醯物，國中無禁，自眞蒲、巴澗濱海等處率皆燒。山間更有一等石，味勝于鹽，可琢以成器。土人不能爲醋，羹中欲酸，則著以咸平樹葉。樹既生莢則用莢，既生子則用子。亦不識合醬，爲無麥無豆故也。亦不曾造麴，蓋以蜜水及樹葉釀酒，所用者酒藥耳，亦如鄉間白酒藥之狀。

土人皆不事蠶桑，婦人亦不曉針線縫補之事，僅能織木綿布而已。亦不能紡，但以手捏成條。無機杼以織，但以一頭縛腰，一頭搭窗上。梭亦止用一竹管。近年暹人來居，卻以蠶桑爲業。桑種蠶種皆自暹中來。亦無麻苧，惟有絡麻。暹人卻以絲自織皂綾衣著，暹婦卻能縫補。土人打布損破，皆倩其補之。

《島夷誌略・眞臘》 地產黃蠟、犀角、孔雀、沉速香、蘇木、大楓子、翠羽，冠於各番。貨用金銀、黃紅燒珠、龍段、建寧錦、絲布之屬。

《星槎勝覽・後集・眞臘國》 地產黃蠟、犀、象、孔雀、沉香、蘇木、大風子油、翠毛。貨用金銀、燒珠、錦段、絲布之屬。

《明一統志・外夷・眞臘國》 土產：銅、金顏香、香乃樹脂，有淡黃色者，有黑色者，擘開雪白者爲佳，夾砂石爲下。其氣能聚衆香。番人以之和香塗身。篤耨香，樹如杉檜，香藏於皮，老而脂自流溢者，名曰篤耨。冬月因其凝而取之者，名黑篤耨。盛之以瓢，碎瓢而蒸之，亦有香，名篤耨瓢。沉香，出眞臘者爲上，占城次之。速暫香，出眞臘者爲上。伐樹去木，而取香者謂之生速。樹仆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其樹木之半存者謂之暫香。黃而熟者爲黃熟。通黑者爲夾箋。麝香木，氣似麝臍。白豆蔻，樹如絲瓜，蔓衍山谷，春花夏實。象、《島夷志》：國有戰象。蘇木，翠羽，大風子，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畧似棗。歌畢佗樹，花似林禽，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建同魚，四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丈。浮胡魚，八足，狀如鮲，背如鸚鵡。

《西洋朝貢典錄・眞臘國》 其土物多黃蠟、孔雀、翠羽，多速暫香、沉香。其沉香之品有三：綠洋爲上，三濼次之，勃羅又次之。有木焉，其狀如松，老而脂溢，其名曰篤耨香，其氣清遠，土人以瓢取之。有木焉，其花如林檎，榆葉而李實，其名曰歌畢陀。其花如木瓜，杏葉而楮實，其名曰毗野。有木焉，其狀如菴羅，榆葉而長條，黃花而青子，其名曰蘇方，可用以染。有魚焉，其鼻如象，能吸水上噴，四足而無鱗，其名曰建同。其狀如鮲，口如鸚鵡，八足，其名曰浮胡。其朝貢不常。洪武六年，其王忽兒那遣其臣奈亦吉郎等表獻方物。厥後朝貢不常。其貢物：象、象牙、蘇木、胡椒、黃蠟、犀角、烏木、黃花木、土降香、寶石、孔雀翎。

《嶺海輿圖・南夷圖紀・眞臘國》 唐武德、宋政和中，嘗遣使來貢。國朝洪武六年，其國王忽兒那遣其臣奈亦吉郎等來貢。其物有象、象牙、蘇木、胡椒、黃蠟、犀角、烏木、黃花水、土降香、寶石、孔雀翎。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明四夷考・眞臘》 視力耕種。產銅、金、諸香、象、翠羽、嘉樹、異魚。

《明泳化類編・四夷・諸夷貢物》 眞臘：象、象牙、蘇木、胡椒、黃臘、犀角、烏木、黃花木、土降香、寶石、孔雀翎。

又《眞臘》 產：銅、金顏香、篤耨香、沉香、速暫香、麝香、木〔瓜〕、白荳蔻、蘇木、翠羽、大風子、毗野樹、婆田羅樹、歌畢佗樹、菴羅樹、建同魚、浮胡魚。

《殊域周咨錄・南蠻・眞臘》 其產：銅。金顏香，乃樹脂，有淡黃色者，有黑色者，劈開雪白者爲佳，夾砂石爲下，其氣能聚衆香。番人以之和香塗身。篤耨香，樹如杉檜，香藏於皮，老而脂自流溢者名曰篤耨，冬月因其凝而取之者名黑篤耨。盛以瓢，碎瓢而蒸之，亦香，名篤耨瓢香。沉香，出眞臘者爲上，占城次之。速暫香，出眞臘者爲上。伐樹去木而取香者，謂之生速，樹仆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其樹木之半存者謂之暫香。黃而熟者爲黃熟，通黑者爲夾箋。麝香木，氣似麝臍。白豆蔻，樹如絲瓜，蔓衍山谷，春花夏實。象。蘇木。翠羽。大風子。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畧似棗。歌畢陀樹，花似林禽，葉似榆而厚大，實似

李。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建同魚，四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丈。浮胡魚，八足，狀如鮂，背如鸚鵡。其貢：象、象牙、蘇木、胡椒、黃臘、犀角、烏木、黃花木、土降香、寶石、孔雀翎。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眞臘》　土產多香，銅亦有之。

《明會典・朝貢一・眞臘國》　眞臘，本扶南屬國。其國濱海，後幷有扶南。洪武四年，其國巴山王忽兒那遣使貢方物，賀正旦。六年，復來貢。貢道由廣東。後朝貢不常。貢物：象、象牙、犀角、孔雀翎、寶石、土降香、蘇木、烏木、黃花木、胡椒、黃蠟。

《咸賓錄・南夷志・眞臘》　其產：嘉果、建同、魚也，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四足。浮胡，魚也，嘴如鸚鵡，八足。大魚，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卽以白豬白羊祭之，不然其歲荒矣。風母，似猿，打死得風卽活，惟以菖蒲塞其鼻則死，不復生矣。交趾亦有之。却塵獸，其皮不沾塵，故名。元載寵姬瑤英曾以爲褥，高麗亦有之。金顏香、香乃樹脂，有黃白黑三色，白者爲佳，能聚衆香，番人以之塗身。毗野，實似楮。婆田羅，實似棗。歌畢佗，實似李。鰐魚，大者如船，四足，類龍，特無角耳，肚甚脆美。美人酒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一宿而成。爲奇。

《廣皇輿考・四夷・眞臘國》　其產：銅、金顏香、香乃樹脂，能聚衆香，雪白者佳。篤耨香，樹如杉檜，香藏于皮，老而脂自流溢者，名白篤耨。沉香、眞臘者爲上，占城次之。速暫香，出眞臘者爲上，伐樹去木而取爲生速，樹仆木腐香存爲熟速，樹木之半存者爲暫香。黃而熟者爲黃熟，通黑者爲夾箋。麝木香，氣似麝臍。白豆蔻，樹如絲瓜，蔓衍山谷。象，國有象戰。婆田羅樹，花、葉、實似棗。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實似李。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建同魚，四足，無鱗，鼻似象，吸水上噴，高五六丈。浮胡魚。八足，狀如鮂，背如鸚鵡。其貢：象牙、蘇木、黃花木、土降香、寶石、孔雀翎。由占城入。

《方輿勝略・外夷・眞臘》　其土產則有浮胡、魚，嘴如鸚鵡，八足。大魚，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卽以白猪、羊祭之，免歲災荒。風母，似猿，打死得風卽活，以菖蒲塞其鼻不復生矣。却塵獸，皮不沾塵，故名。元載寵姬薛瑤英曾以爲褥，高麗有。金顏香，黃白黑三色，白者佳。番人以之塗身。毗野，似楮。婆田羅，似棗。歌畢佗，似李。鰐魚，類龍，特無角耳，肚甚脆美。美人酒。美人口中含而侍于一宿而成。

《獻徵錄・四夷・眞臘》　產諸香，翠羽，嘉樹，異香。

《裔乘・南夷・眞臘》　其產：嘉果、建同，魚也，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丈，四足。浮胡，魚也，形如鸚鵡，八足。大魚，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卽以白豬、白羊祭之，不然其歲災荒。風母，似猿，打死得風卽活，惟以菖蒲塞其鼻則死，不復生矣。交趾亦有之。却塵獸，其皮不染塵，故名。金顏香，香乃樹脂，有黃白黑三色。白者能聚衆香。番用塗身。毗野，實似楮。婆田羅，實似棗。歌畢佗，實似李。鰐魚，美人酒。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一宿而成。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柬埔寨》　物產：犀角，《風土記》曰：白而帶花者爲上，黑爲下。象牙，《風土記》曰：以摽殺之上也，自死而隨時爲人所取者次之，死山中多年者爲下。鶴頂、翠羽，《風土記》曰：叢中有池，翡翠飛入求魚。番人以樹葉蔽身，坐水濱，籠一雌誘之，持小網，伺其來則罩。日獲三五隻。銅、金顏香，《一統志》曰：香乃樹脂。擘開雪白者爲佳，夾砂石爲下。其氣能聚衆香。番人以和香塗身。篤耨香，《本草綱目》曰：出眞臘國。樹如松形。香老則溢出，色白而透明者名白篤耨。盛夏不融，香氣清遠。土人取後，夏日以火炙樹，令脂再溢，至冬凝復收之。雜以樹皮者名黑篤耨。《一統志》曰：盛之以瓢，碎瓢爇之，亦香，名篤耨瓢。沈香，《一統志》曰：出眞臘爲上，占城次之。速暫香，《一統志》曰：出眞臘爲上。（代）（伐）樹去木取香者謂之生速，仆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其樹木半存者謂之暫香。降香，《風土記》曰：叢林中，頗費斫伐之勞，此乃樹心，其外白木，厚八九寸。蠟，《風土記》曰：出村落枯樹間一種細腰蜂，番人取得之。一船可收二三千塊。塊大者三四十斤。藤黃，《本草》曰：樹名海藤。花有蘗，散落石上，彼人收之，謂之沙黃。就樹採者，輕妙。布，《風土記》曰：土人不事蠶桑，僅織木緜布。亦不能紡，以手理成條，無機杼，但一頭縛腰，一頭搭上，梭只用一竹管。獺皮、夷瓶，明角，烏角，燕窩，胡椒，《風土記》曰：纏藤而生，纍纍如綠草子。紫梗，《風土記》曰：生樹枝間，如桑寄生狀，頗難得。大風子，《風土記》曰：大樹之子，如椰子而圓，中有數十枚。婆那娑樹，《隋書・眞臘傳》曰：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樹，《隋書》曰：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隋書》曰：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隋書》曰：花、葉、實幷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隋書》曰：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椰子、檳榔，《唐書》曰：客至，削檳榔、龍腦香，蛤以進。豆蔻，《一統志》曰：樹如絲瓜，蔓衍山谷，春花夏實。酒，《風土記》曰：酒有四等。第一呼蜜糖酒，用藥麴以蜜及水爲之。次者呼朋牙四，以樹葉爲之，乃樹葉名也。又次以米或剩飯爲之，名包稜角。包稜角者，米也。其下糖鑑

酒，糖爲之。又入港，濱水有荻漿酒。按《唐書》：眞臘飲酒者，比於淫。顧後人亦漸預醉鄉矣。麝香木，《一統志》曰：氣似麝臍。蘇方木，蘇恭曰：樹似菴羅，花黃，子青，熟黑。其木，人以染絳。《南方草木狀》曰：煎汁忌鐵器，則色黯。犀、象，《宋史》曰：國戰象幾二十萬。慶元二年，貢馴象三。孔雀、鸚鵡、建同魚、《隋書》曰：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浮胡魚。《隋書》曰：形似鮆，嘴如鸚鵡，有八足。

交易：船至篤木，以柴爲城。酋長掌其疆政，果幣將之，遂成賈而徵償。夷性頗直，以所鑄官錢售我，我受其錢，他日轉售其方物以歸。市道甚平，不犯司觚之禁。閒有鯁者，則熟地華人自爲戎首也。《風土記》曰：國人交易，皆婦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必先納一婦，兼利其能買賣故也。每日一墟，自卯至午則罷。無居鋪，但蓬席鋪地。閒亦有司賈地錢。土人見唐人，頗加敬畏，呼之爲佛，見則伏地頂禮。近亦有欺負唐人，由去人之多故也。

《武備志・四夷一四・眞臘》　產銅、金、諸香、象、翠羽、嘉樹、異魚。

《名山藏・王享記二・眞臘國》　〔洪武〕二十年，行人唐敬使其國，國王貢象五十九、香六萬斤。

《明世法錄・南蠻・眞臘》　產翠羽、諸香、佳樹、異魚。貿易以婦人。貴中國針、梳、鍋、席、磁、漆等器。

《地圖綜要・四夷・眞臘國》　土產：金顏香、香乃樹脂，雪白者佳。篤耨香、樹如杉檜，香藏于皮，老而脂自流溢者名曰篤耨。沉香、婆田羅樹、花、葉、實似棗。歌畢佗樹、花似林禽，葉似榆而大，實似李。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眞臘國》　眞臘貢獻方物：象、象牙、蘇木、胡椒、黃蠟、犀角、烏木、黃花木、土降香、寶石、孔雀翎。

《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眞臘國》　土產：金顏香、香乃樹脂，雪白者佳。篤耨香、樹如杉檜，香藏于皮，老而脂自流溢者名曰篤耨。沉香、婆田羅樹、花、葉、實似棗。歌畢佗樹、花似林禽，葉似榆而大，實似李。蘇木、翠羽、象、速暫香。

《四夷廣記・眞臘・眞臘物產》　稻，有長至一丈者，但不用糞穢，嫌其不潔也。做米亦不以磨，止杵舂碓耳。

婆田羅樹，花、葉、實略似棗。歌畢佗樹，花似林禽，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石榴。桃。荔枝，味酸。橘子，味酸。芭蕉。甘蔗。荷花，正月即開。白豆蔻，樹如絲瓜，蔓衍山谷，春花夏實。胡椒，纏藤而生，纍纍如綠草子，其生而青者更辣。木綿花，樹高過屋，十年不壞。

金顏香，乃樹脂，有淡黃色者，有黑色者。劈開雪白者爲佳，夾砂石爲下，其氣能聚衆香。番人以之和香塗身。篤耨香，樹如杉檜，香藏於皮，老而脂自流溢者，名曰篤耨。冬月因其凝而取之，名黑篤耨。盛以瓢，碎瓢而爇之，名篤耨瓢香。沉香，出眞臘者爲上，占城次之。速暫香，出眞臘者爲上。伐樹去木而取香者謂之生速，樹仆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其樹木之半存者謂之暫香。黃而熟者爲黃熟，通黑者爲夾箋。麝香木，氣似麝臍。降眞香，生叢林中，番人頗費砍斫之勞，蓋此乃樹心，其外白，木可厚八九寸，小者亦四五寸。畫黃，乃樹間之脂。番人預先一年以刀斫樹，滴瀝其脂，至次年而始收。紫梗，生樹枝間，正如桑寄生狀，頗難得。大風子油，乃大樹之子，狀如椰子而圓，中有子數十枚。咸平樹，羹中欲酸，則着以咸平樹葉，樹既〔生〕莢則用莢，既生子則用子。朋牙四樹，其葉可以造酒。絡蘇。蘇木。

葱。芥。韭。茄，正月有之，其樹經數年不壞。西瓜。東瓜。王瓜。莧菜。

牛，甚多，生敢騎，死不敢食，亦不敢剝其皮，聽其腐爛，以其與人出力故也。豬。羊。馬，甚矮小。麋。鹿。麞。麂。猿。狐。虎。豹。熊。羆。犀角，白而帶花者爲上，黑爲下。象，每象死，方有二牙，舊傳謂每歲換牙者，非也。其牙，以標而殺之者上也，自死而隨時取得者次之，死於山中多年者斯爲下矣。野牛。山馬。鼠，大如貓。

鷄。鵝。野鴨。黃雀。鶴。鷹。鴉。鷺鷥。雀兒。鸕鷀。鸛。孔雀。鸚哥。翡翠，在叢林有池處，自林中飛出求魚，蕃人以樹葉蔽身，籠一雌以誘之，手持小網，伺其來則罩之。鴨。鵝。

草魚，出淡水洋。鯉魚，出淡水洋。鯽魚，出淡水洋。鱔魚、湖鰻。吐哺魚，重二斤。建同魚，四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丈。浮胡魚，八足，狀如鮆，嘴如鸚鵡。鰐魚，大者如船，有四足，絕類龍，但無角耳，肚甚脆美。龜。鼈。鱉。六藏龜。田鷄，土人不食，入夜縱橫道途間。蝦，重壹斤。蛤。蜆。螄螺，出淡水洋。

黃蠟，出於村落朽樹間，其一種細腰蜂，如蠮螉者，番人取而得之。每一船可收二三千塊，每塊大者三四十斤，小者十八九斤。

又《眞臘貢物》 象、象牙、犀角、孔雀翎、寶石、土降香、蘇木、烏木、黃花木、胡椒、黃蠟。

《八紘譯史・眞臘》 物產：風母，似猿，打死得風即活，以菖蒲塞其鼻，則不復生。郤塵獸，皮不沾塵。大魚，望之如山，五六月中，其來即流毒氣，以白豬羊祭之，乃去。浮胡魚，嘴如鸚鵡，八足。嘉果建同魚，有四足，鼻如象鼻，噴水高五六丈。金顏香，香乃樹脂，有黃白黑三種，白者最佳，能使衆香皆聚。美人酒，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一宿而成。

《廣輿記・外譯・眞臘國》 土產：金顏香、香乃樹脂，雪白者佳。篤耨香、樹如杉檜，香藏于皮，老而脂自流溢者名白篤耨。沉香、婆田羅樹、花、葉、實似棗。歌畢佗樹、花似林禽，葉似榆而大，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麝香木、氣似麝臍。速暫香、伐樹去木而取香者爲生速，樹仆木腐而香存者爲熟速，木之半存者爲暫香，黃而熟者爲黃熟。白荳蔻、樹如絲瓜，蔓衍山谷，春花秋實。建同魚、四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丈。浮胡魚。狀如鮂，八足，嘴如鸚鵡。

《廣東新語・諸番貢物》 眞臘，本扶南屬國。洪武六年，其王忽兒那遣使柰亦吉郎等來貢，其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翎、蘇木、胡椒、黃蠟、烏木、黃花木、土降香、寶石。

《海國聞見錄・南洋記》 〔柬埔寨〕地產鉛、錫、象牙、翠毛、孔雀、洋布、蘇木、降香、沉束諸香、燕窩、海菜、藤。

《續詴書・降眞香》 名香，多出古木【略】篤耨，生於眞臘之杉木。

又《蠟樹》 眞臘種咸平樹，亦可羹。昌予所見之蠟樹，爲尤足貴。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柬埔寨》 土產：犀牛、象牙、翠羽、寶石、金顏香、《明統志》：香乃樹脂，有淡黃色者，有黑色者。以剖開雪白者爲佳，夾砂石爲下。其氣能聚衆香。番人以之和香塗身。篤耨香、《明統志》：樹如杉檜，香藏於皮，老而脂自流溢者名白篤耨。冬月因其凝而取之者名黑篤耨。盛之於瓢，碎瓢而爇之亦有香，名篤耨瓢。沈香、速香、《明統志》：伐樹去木而取香者謂之生速香，樹仆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香。其樹木之半存者謂之暫香。黃而熟者謂黃熟，通黑者謂夾箋。降香、烏木、蘇木、麝香木、氣似麝臍。婆田羅樹、花葉及實略似棗。歌畢佗樹、花似林禽，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毘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白荳蔻、胡椒、黃蠟、建同魚、《隋書》：海中有建同魚，四足，無鱗，其鼻同於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浮胡魚、《隋書》：其形似鮂，嘴如鸚鵡，有八足。

《出使日記續刻》卷二 〔光緒十七年七月〕十二日記　柬埔寨賦稅向准什一，第官吏苛征，數倍正供，民不聊生。自歸法保護後，改定新章。歲入大宗款項有十：一，出入口貨稅，洋銀三十五六萬圓；二，洋藥燒酒稅，約三十萬圓；三，丁稅，約十二萬圓；四，漁稅，約十萬圓；五，客民身稅，約六萬圓；六，賭稅，約六萬圓；七，田賦，約五萬圓；八，堤稅，約三四萬圓；九，林木膠漆之稅，約一萬圓；十，絲棉烟靛等雜課，五六千圓，每歲共得一百三十萬圓。而洋藥燒酒出入貨稅，均有法官征收，歲得六七十萬圓，以充法國官俸兵餉一切經費。洋藥改爲官辦，設廠銷售，如南圻辦法。燒酒包與華商納稅，出入貨稅向皆值百抽十，今改行法國總例，加稅數倍，商民深以爲累，稅課頓覺減色。且法于各省遍設稅關，糜費滋多，此賦稅歸法征收之弊也。其仍歸柬官征收者，歲得四五十萬圓，以充柬王官吏一切經費。第法人言語不通，情形扞格，柬官苛征，莫能稽查。以民爲魚肉，以法爲怨府，此又柬官自征之積弊也。柬王屢以裁冗員節經費爲請，恆爲西貢法官所格。今華印總督拉納爽深知其弊，柬王欲借其聲望，以收權利而杜後患。拉雖許諾，恐難挽回。

柬之食貨，以江湖爲淵藪。湖以魚稱，江以粟著，二者爲出產大宗。惟民惰農疲，田野荒蕪，沃壤雖廣，墾者不及十之五六。所產之糧，雖足自給，無甚盈餘。其土產雜物，如棉、絲、烟、糖、膠、靛、檳榔、肉桂、樟腦、香料、顏料、材木、藥材以及皮革、骨角之屬，華民皆得分其貨利。出口貨約值洋銀二百六七十萬圓；其大宗爲鹹魚，歲銷四十餘萬圓；次鮮魚，銷十二三萬圓；次烟，銷十五六萬圓；次米，銷十萬圓，次膠，銷十萬圓，次棉，銷九萬圓；次木料，銷八九萬圓；次胡椒，銷六七萬圓；次絲、麻、皮革等，銷一二萬圓至四五萬圓不等。而陸路由暹羅、老撾出入之貨不與焉。

《五洲屬國紀略・法屬亞洲柬埔寨》 土產除魚、米之外，有棉、絲、煙、糖、膠、靛、檳榔、玉桂、樟腦、香料、顏料、材木、藥材及皮革、骨

角之屬。每歲出口貨值洋銀二百六七十萬員，進口貨值亦二百五六十萬員。以洋布爲大宗，出入之貨皆道西貢，而陸路則由暹羅、老撾，歲入之款約一百三十萬員。其款有十，曰出入貨稅、洋藥、燒酒稅、丁稅、魚稅、身稅、賭稅、田賦地稅、林木膠漆稅、絲棉煙靛稅，而洋藥、燒酒貨稅兩宗爲大。由法征收，充法官兵俸餉。一切經費，洋藥改爲官辦，燒酒包與華商，貨稅向皆值百抽十，今照法國總例加稅數倍。

軍事

《眞臘風土記》 軍馬亦是裸體跣足，右手執標槍，左手執戰牌，別無所謂弓箭、砲石、甲冑之屬。傳聞與暹人相攻，皆驅百姓使戰，往往亦別無智略謀畫。

交通

《新唐書・地理志七下・安南通天竺道》 自驩州西南三日行，度霧溫嶺，又二日行至棠州日落縣，又經羅倫江及古朗洞之石蜜山，三日行至棠州文陽縣。又經蔂蔂澗，四日行至文單國之算台縣，又三日行至文單外城，又一日行至內城，一曰陸眞臘，其南水眞臘。又南至小海，其南羅越國，又南至大海。

《眞臘風土記》 自溫州開洋，行丁未針。歷閩、廣海外諸州港口，過七洲洋，經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順風可半月到眞蒲，乃其境也。又自眞蒲行坤申針，過崑崙洋，入港。港凡數十，惟第四港可入，其餘悉以沙淺故不通巨舟。然而彌望皆修藤古木，黃沙白葦，倉卒未易辨認，故舟人以尋港爲難事。自港口北行，順水可半月，抵其地曰查南，乃其屬郡也。又自查南換小舟，順水可十餘日，過半路村、佛村，渡淡洋，可抵其地曰干傍，取城五十里。

按《諸番志》稱其地廣七千里。其國北抵占城半月路，西南距暹羅半月程，南距番禺十日程，其東則大海也。舊爲通商來往之國。

聖朝誕膺天命，奄有四海。唆都元帥之置省占城也，嘗遣一虎符萬戶，一金牌千戶，同到本國，竟爲拘執不返。

元貞之乙未六月，聖天子遣使招諭，俾余從行。以次年丙申二月離明州，二十日自溫州港口開洋，三月十五日抵占城。中途逆風不利，秋七月始至，遂得臣服。至大德丁酉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抵四明泊岸。其風土國事之詳，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略亦可見矣。

《殊域周咨錄・南蠻・眞臘國》 永樂初元，徧諭海外諸蕃，告卽位，遣御史尹綬往其國。綬受命，自廣州發舶，由海道抵占城，又由占城過淡水湖、菩提薩州，歷魯般寺而至眞臘。

又 綬既入國，備告朝廷所以遣使之意，辭情慷慨，威信幷伸。夷王畏敬承命。綬歸，凡海道所經，島嶼縈迴，山川險惡，地境連接，國都所見，悉繪爲圖以獻，上大悅。按：元成帝時，遣永嘉周達觀招諭眞臘，往返一年半，悉得其國之風俗、道里、海物、土產，作《眞臘風土紀》，言其國自稱爲甘孛智，自溫州開洋，行丁未針，歷閩廣，過七州洋，經交趾、占城，至眞蒲，乃眞臘境矣。自眞蒲行坤申針，過崑崙洋入港。港凡數十，惟第四港可入，其餘悉以沙淺，故不通巨舟。然而彌望皆修藤古木，黃沙白葦，蒼卒未易辨認，故舟人以尋港爲難事。自港口北行，順水可半月，抵其屬郡曰查南。又換小舟，順水可十餘日，過佛村，渡淡洋，則抵其地矣。大抵航海固必用針以爲向，尤必用磁石以養針。

《順風相送》 往柬埔寨針路：浯嶼開船，用丁未及單未七更，船平南澳彭山外過。用坤申十更，船用單坤五十更，船用單未七更，船取外羅山外過。用丙午針十更，船取羊嶼。用丁未及單丁針十更，船見伽傍貌。用坤未針五更，船取羅灣頭。用坤申五更，船取赤坎山。用單申四更，船取鶴頂山。用庚申二更，取眞嶼。用庚申二更，船取嘴貼頭山。拋船妙也。有瓜石蘭，生開，不出水，去入港，船到使出山頭，用坤未針及坤申針，單申及庚申、辛酉針入港爲妙也。

回針：用甲卯針四更，船用單甲三更，船用甲寅針四更，船取鶴頂山、赤坎山。用艮寅五更，取羅灣頭。用單艮針五更，船取伽傍貌山。單丑三更，取靈山大佛。子癸針及單子針五更，船取羊嶼。用壬子針七更，船取外羅山外過。用單丑十更，船用丑艮針二十五更，用單艮針十更，船取弓鞋山。用艮寅針七更，船取大星尖。用艮寅十五更，船取南澳山外過。用丑癸針十更，

船取浯嶼爲妙。用心看風汛使船，若風東風西，臨時機變。

又　柬埔寨毛蟹洲出淺：毛蟹洲對南出淺，上水漲四托，一路打水三托半，看見毛蟹洲對港口北邊崑崙腰正路。出淺用甲卯針四更，用單寅四更，取鶴頂山及赤坎山。其餘照前針。

又　柬埔寨往大泥：港口開船離淺，打水七八托，用丁午針三更、單申五更、單坤四更見眞嵫。單坤十更、單申五更、庚申十更見寨里大山。用辛戌四更，沿崑崙使沿山使打水十六七托。前去崑崙尾是六坤，下池有淺。過西邊巡山入大泥港也。

回針：大泥開船，用單申八更取石碑礁。西南用甲寅二十二更取眞嵫山。用艮寅八更、用甲寅七更船船尾坐崑崙仔，取柬埔寨南港。

又　柬埔寨南港往筆架幷彭坊西：港口用乙辰看北勢上崑崙尾齊，宜貪東，打水三托，泥沙地，正路。離淺了，用坤申十三更取眞嵫山。用單戌十更取大橫山。用辛戌五更取小橫山。用辛戌二十更取筆架山。用壬子五更取陳公嶼及黎頭嶼。用壬子五更取烏泥淺，沿崑崙約二更見內山有塔是淺，乃彭坊西也。

回針：筆架開船，用單巳及巽巳二十更、用巽巳五更取大橫山。若外過用乙辰，若內過用辰巽。十更取眞嵫山內過。用單寅十三更進南港是也。

柬埔寨往烏丁礁林：宜貪東，用乙辰看崑崙尾齊出淺。用單丁三更離小崑崙山。用丁未十一更、用單未十五更、用坤未十八更取苧盤山，在帆鋪邊。用單坤收入將軍帽。帽內有帽帶生開仔細。用單丁沿崑崙使至羅漢嶼收入，防淺，不可遠不可近，量看使船。港口邊有淺礁出水，水大看不見。頭灣北邊有淺，又轉灣北有礁。船使至半路，收入烏丁礁林，在北邊爲是也。

回針：出港用乙辰，使出羅漢嶼北邊。用單癸及癸丑十一更取苧盤山，內外俱可過。用單癸五更取斗嶼。用單癸二十更、用子癸三十更、用丑癸五更取眞嵫山。沿崑崙使打水三四托，正路。用甲寅十二更到港口，淺上二托水。過西北些兒，莫貪東，恐犯呂宋淺。船尾坐崑崙，收入港下。崎頭內有一假港，使至中州，須南邊行船，讓風頭使至赤面港仔，不從北面欲從南入。使至撻浪港仔口有山，船尾坐山，從東邊入港是也。

柬埔寨往暹羅：出淺開船，用坤未五更、用單坤八更見眞嵫山。用乾亥四更見假眞嵫山。用單辛戌十更取大橫。用乾戌三十五更取筆架山。用子癸取暹羅港是也。

回針：出港開船，用丙午五更取烏頭山。用單午五更取筆架山。放洋用單巳及巽巳三十更取大橫，若不見恐見內山。用單巳及丙巳十二更取眞嵫。恐南風見假嵫，用單巳四更見眞嵫。用甲寅及單寅取南港口，貪隴不可犯淺，仔細入港。

《明世法錄・南蠻・眞臘》　自溫州開洋，經交趾抵占城，又自占城可半月抵眞蒲，即其境。地廣七千里。北抵占城，西南距暹羅各半月程，南距番禺十日程，東瀕大海。

又　永樂初，以卽位諭海外諸蕃。御史尹綬使眞臘，自廣州發舶，由海道歷占城，經淡水湖、菩提薩州，繪山川爲圖以獻。

《指南正法》　大担往柬埔寨針：大担開舡，椗內過，用丁未及單未七更取南澳彭外過。用坤申十五更平大星尖。用坤申七更取東姜幷南亭門。用坤未五更取烏猪。用坤未十三更取七洲洋。用坤未七更取獨猪山。用坤未二十更取外羅外過。用丙午七更取交杯嶼及羊角嶼正路新州港口過。用丙午五更取靈山大佛，往回放彩舡祭獻。用丙午及單午三更取伽倆貌山。用丁未五更取羅灣頭。用坤未五更取赤坎山，身開，恐犯玳瑁州，身隴，玳瑁鴨。用坤申及單申四更取鶴頂山，打水七八托。用單庚二更取一員小嶼，又單庚二更沿山使打水八托，見馬鞍形是外任，看大水好風進港，妙也。

回大担針：毛蟹州出淺，用單卯離州有四五箭遠，用辰巽及乙辰，貪南看毛蟹州對南港口出淺。從北昆身正路用甲卯四更取覆鼎。用單申二更、用艮寅二更、單寅二更取赤坎。用艮寅及丑艮三更取羅灣頭，用丑癸五更取伽倆貌。用單子三更取大佛，放彩舡。用單子及壬子五更取羊角嶼。壬子七更取外羅。用丑癸十更、丑艮十更、艮寅二更，普施用艮寅五更，普施二王艮寅五更，送都公用艮寅五更，用單艮十更取南澳彭外過。用丑艮七更取太武，收入思明。

人物著作

懋柱家天一閣藏本。元周達觀撰。達觀，溫州人。眞臘本南海中小國，爲扶南之屬。其後漸以強盛。自《隋書》始見於外國傳，唐、宋二史幷皆記錄，而朝貢不常至。故所載風土方物，往往疏略不備。元成宗元貞元年乙未，遣使招諭其國，達觀隨行，至大德元年丁酉乃歸。首尾三年，諳悉其俗，因記所聞見爲此書，凡四十則。文義頗爲賅贍，惟第三十六則內記瀆倫神譴一事，不以爲天道之常，而歸功於佛，則所見殊陋。然《元史》不立眞臘傳，得此而本末詳具，猶可以補其佚闕。是固宜存備參訂，作職方之外紀者矣。達觀作是書成，以示吾邱衍。衍爲題詩，推挹甚至。見衍所作《竹素山房詩集》中，蓋衍亦服其敍述之工云。

《讀書敏求記》 周（建）〔達〕觀《眞臘風土記》一卷。（建）〔達〕觀自元貞乙未隨使眞臘，至大德丁酉始歸，述其風土國事甚詳。是冊從元鈔校錄。《說海》中刻者牴牾錯落，十脫六七，幾不成書矣。

藝文

吾邱衍《周達（可）〔觀〕隨奉使過眞臘國作書紀風俗因贈三首》 裸壤無霜雪，西南極目天。豈知雲海外，不到斗天邊。異域聞周化，奇觀及壯年。揚雄好風俗，一一問張騫。

絕域通南舶，炎方接海濤。神化比徐敷，使者得王敖。異俗書能記，夷音孰解操。相看十年外，回首興滔滔。

漢界踰銅柱，蠻邦近越裳。遠行隨使節，蹈海及殊方。鳩舌勞重譯，龍波極大荒。異書君已著，未許劍埋光。

《星槎勝覽·後集·眞臘國》 詩曰：眞臘山崗遠，荒城傍海涯。獸禽多彩麗，人物好奢靡。列塔爲奇異，羅盤逞禮儀。夷風聊可采，吟詠感明時。

《外國竹枝詞·眞臘》 富貴無如眞臘強，金盤銀碗貯桑香。殿頭石塔排儀衛，交拜君王七寶牀。王三日視朝，坐七寶牀，列玉獐、孔雀、犀、象，名百塔洲。以桑香佛舍爲饌，盛以金銀盤盞，云『富貴眞臘』也。

交易經營盡女商，針梳爭買助紅粧。家家夜夜燃燈火，十歲人呼新嫁娘。

貿易皆用婦人。中國針、梳、磁、漆等物最貴。婚娶燃燈不息，女十歲即嫁。

羅刹部

《新唐書·南蠻傳下·婆利》 其東即羅刹也，與婆利同俗。隋煬帝遣常駿使赤土，遂通中國。

《通典·邊防四·羅刹》 羅刹國，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時與林邑人作市，輒以夜，晝日則掩其面。隋煬帝大業三年，遣使常駿等使赤土國，至羅刹。

《唐會要·婆利國》 貞觀四年四月，使至婆利界，有羅刹國。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時與林邑人作市，市以夜而自掩其面。其國出火珠，狀如水晶，日正午時，以珠承影，取艾承之，即火出。其年，林邑國來獻，云羅刹得之。

《太平御覽》卷七八八 《隋書》曰：羅刹國，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時與邑人作市，輒以夜，書〔晝〕日則掩其面。煬帝大業三年，使常駿等使赤土國，（致）〔至〕羅刹國。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羅刹》 羅刹國，在婆利之東。其人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時與林邑人作市，輒以夜，晝日則自掩其面。隋大業三年，使常駿等到焉。其國出火珠，狀如水晶，日正午以珠承影，取艾依之，即火出。唐貞觀四年，林邑國來獻，云于羅刹國得之，或云出師子國。

《通志·四夷傳五·羅刹》 羅刹，隋時通焉。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時與林邑人作市，輒以夜，晝日則掩其面。煬帝大業三年，遣使常駿等使赤土，經其國焉。

《文獻通考·四裔九·羅刹國》 羅刹國，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時與林邑人作市，輒以夜，晝日則掩其面。隋煬帝大業三年，遣使常駿等使赤土，至羅刹。

《圖書編·羅刹國》 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時

與林邑人作市。

《續通志・四夷傳四・羅刹》〔婆利〕其東即羅刹，與婆利同俗。隋煬帝遣常駿使赤土，遂通中國。

白頭部

《新唐書・南蠻傳下・扶南》白頭者，直扶南西，人皆素首，膚理如脂，居山穴，四面峭絕，人莫得至，與參半國接。

《通典・邊防四・扶南》〔白頭國〕其國在扶南之西，在參半之西南。男女生皆素首，身又凝白。居山洞之中，四面巖嶮，故人莫至。與參半國相接。

（并見《文獻通考・四裔考八・扶南國》。）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白頭國，在扶南之西，參半之西南。

《太平寰宇記・四夷五・扶南》〔白頭國〕其國在扶南之西，又當參半之西南。男女生皆素首，身又凝白。居山洞之中，四面巖險，故人莫至。其地界與參半國相接。

《通志・四夷傳五・扶南》云白頭國，在扶南之西，參半之西南。男女生皆素首，身又凝白。居山洞之中，四面巖嶮，故人莫至。與參半國相接。

《續通志・四夷傳四・白頭》白頭者，直扶南西，人皆素首，膚理如脂。居山穴，四面峭絕，人莫得至。

濱邨專部

《太平御覽》卷七八七　康泰《扶南土俗》曰：濱邨專國出騾馬及金。俗民皆有衣被，結髮也。

馬來半島部

綜述

《使西紀程》卷二〔光緒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新嘉坡約二十萬人，西洋人不過二千，番人及印度人盈萬，餘萬〔皆〕閩廣人也，而粵人較多。據胡璇澤云，廣屬人已約七萬之多。總督所轄凡三處，再（四）〔西〕爲麻剌甲，再西爲檳榔嶼，則海中之一島也。由麻剌甲而西，稍北爲威諾斯里，與檳榔嶼相對，亦英埔頭也，并歸其所轄屬。新嘉坡有英國兵船二：一名儒那，總兵波蘭管帶；一名馬古稗，副將安生管帶。是日申刻開行。

三十日，過麻剌甲，距新嘉坡二百一十里。以須一至檳榔嶼，稍繞出西北。

十一月初一日戊午，巳刻至檳榔嶼，洋人名之碧瀾。距麻剌甲九百三十三里，在〔赤〕道北六度，倫敦〔東〕一百度零二十分。居民約十四萬，閩廣人十萬有奇，餘爲番人。有副總督駐此，亦名安生。胡璇澤見示：王文慶閩人。兼

司招商局事。遣人問之，則挈其鄉人七八輩來見，皆短衣番語。內有雲南大理人江姓，以販珠寶爲業。以停船片時即開行，未暇一上岸。北岸爲威諾斯里。約詢地勢，檳榔嶼得見方英里一百零六，英里當中國三里，見方英里當中國九里。新嘉坡得見方英里二百三十六，麻剌甲得見方英里六百餘，至廣大矣。威諾斯里地袤長而狹，得英里三百零五。其地山水明秀，南岸皆高山也，樹木叢密。聞有瀑布，高十六丈，惜未一往觀也。

檳榔嶼兵官段熙奕附船歸國，登舟時，居民鼓樂架小舟十餘相送，必稍有惠愛貽留者。申刻開行。是夕風。

《清朝柔遠記》卷四　〔雍正七年，西南洋諸國來互市。〕柬埔寨西界暹羅內海。暹羅西南海岸有地由西北伸於東南，連山如脊，山東有小國七：首曰埭仔，一作斜仔，距廈門百八十里。南曰六坤。再南曰宋卡，一作宋脚，閩音謂脚爲卡。或作宋腳勝，俗信佛，不食豬，與回回同，惟君臣嫡庶之分甚嚴。再南曰大呢，即大年。再南曰吉蘭丹。中華人多在二處采金。地多瘴癘，惟溪水清涼，浴之可已疾。俗嗜鴉片。土番善標鎗，時出劫殺行人。再南曰丁噶奴，一作丁加羅，國人終身不出境，向無航海者。極南曰彭亨，音近邦項，當海濱地盡處，北極出地一度，離中綫偏西十三度。轉西即舊柔佛，有地曰息力，一作息辣。一名烏丁焦林，一名星架坡。往時丁噶奴、單咀、彭亨皆柔佛所屬，後番部徙別島，遂爲大西洋東來四達扼要之地。嘉慶中，英吉利據其地，名新嘉坡，爲南洋第一埠頭，閩粵人謂之新州府。諸國地各數百里，皆狼朘裸國，巫來由番族類，裸跣夾刃出入，與眞臘同俗，皆歲貢暹羅爲屬國。所產金、銀、鉛、錫、犀、象、翡翠、玳瑁、蜜、蠟、胡椒、檳榔、沙藤、蘇木、冰片、沈速、伽楠香諸物亦略相同。

至是，海禁既弛，諸國咸來互市，粵閩浙商亦以茶葉、瓷器、色紙往市，後幷准帶土絲及二蠶胡絲。其往也，由粵東虎門至魯萬山，經七洲洋，至舊柔佛，用未針計水程九千里。若由柔佛轉循海岸而西北，則爲麻六甲，明代已爲大西洋葡萄牙、和蘭疊據爲市埔矣。今又爲英吉利新藩。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三　〔光緒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記　查舊卷，光緒十二年六月准兩廣總督張癡帥咨開：南洋各埠華民商務情形，現經奏派記名總兵王榮和，內閣侍讀，候選知府余璀，前往小呂宋、蘇祿、衣琅、祿奈、新嘉坡、麻六甲、檳榔嶼、仰江、卑力、新金山、雪梨、噶羅巴、泗里末、三寶壟、般鳥、西貢等處，訪查體察，詳細稟陳等因，茲將王余二委員先后所稟聞見實情，摘錄如左：

新嘉坡鋪戶房產田園，足稱饒富。除英官衙廨公產之外，華人實業八成，洋人不過二成。閩省漳泉幫貿易甚大，粵省潮幫次之，廣幫又次之。通埠華衆有十五萬人。近年英設華民政務司，專理出入華工事宜，定章尙稱公允。而華人招工客館，作奸欺騙之事尙難杜絕。由此西北至麻六甲，輪船十二點鐘海程，又至檳榔嶼，輪船三十六點鐘海程。三埠相連，華人商業房產居多。檳榔嶼繁盛足與新嘉坡相埒。麻六甲生意不多，不過商人住宅田園而已。十一年前，附英之巫來由種，如石郎阿國之吉壠埠，卑力國之罅律埠，華工采錫礦者十餘萬。因其國王貪詐，屢啓戰爭，被華衆削平土地。英官入而代之，拔山通道，保護華人，征收錫烟酒稅，華工均利賴之。今吉壠、罅律等埠，商務亦與三埠相表裏。至嶼埠巨賈甚多，兼通仰江米貨生意。就近各小埠物產，亦皆匯集于此，即坡埠市面亦聽嶼埠號商信息也。罅律埠錫礦甚旺，開礦華人約有三萬，而屬粵人鄭貴者，三分之一。

又卷四　〔十月〕初七日記　新加坡領事左秉隆稟稱：南洋英屬各地，除【略】仰光、薩拉瓦、北慕娘、納閩、文萊暨澳大利亞各埠，暫置不論外，其歸新加坡巡撫統轄者，若檳榔嶼、麻六甲皆全屬英者也。若白蠟、石蘭莪、芙蓉、彭亨，皆歸英保護者也。柔佛名爲自主之國，實陰受英約束者也。其距新加坡道里，柔佛不及一邁，麻六甲約一百十邁，芙蓉一百六十邁，石蘭莪二百三十邁，白蠟三百二十邁，檳榔嶼三百八十邁，彭亨二百邁。各處華民之數，新加坡約十四萬，檳榔嶼及其附近屬地共約十萬，麻六甲約三萬，白蠟約八萬，石蘭莪約十一萬，芙蓉、彭亨各約二萬，柔佛約十萬，通共約六十萬人。如欲設官統轄，宜先與英外部議，請以新加坡領事爲新加坡、檳榔嶼、麻六甲暨其附近保護諸國之總領事，幷准其酌派領事或副領事等官。大約檳榔嶼、麻六甲應作一起辦法，白蠟、石蘭莪、芙蓉應作一起辦法，柔佛作一起辦法。彭亨新歸英國保護，生理尙不甚旺，似可從緩。檳埠宜派正領事，麻埠可派副領事。至白蠟等國，半屬英國，半屬土酋，須兩國允許，方能派員。該國各有華商一人充當甲必丹，既爲華民素所仰望，如飭兼充領事，或可允從。

又卷五　十二月丙申朔記　英國新加坡附近各島，于光緒十一年定其總

名曰海門。凡海門所統轄之地，曰新加坡島，曰麻六甲省與城麻六甲，即《明史》滿剌加國也，曰丹定斯群島，曰檳榔嶼，曰威利司雷省暨其屬部，曰科科斯群島。內分二十小島。以上各地，共有四十二萬三千餘人，內有華民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七名。其歸海門保護各邦，曰白蠟，共十一萬人，內華民六萬餘，曰石蘭莪，共四萬六千餘人，內華民二萬八千，曰松蓋芙蓉，共一萬四千餘人，內華民一萬。此皆五年前之民數也。

又　二十四日記　法人斯各賴脫新出《輿地圖說》，以緬甸、暹羅、越南三國，謂之『中國印度』，而柬埔寨、一譯作甘孛智。南掌即老撾之轉音。各國，撣人、野人各種，亦包在內。其地雖非悉屬中國，而地勢與中國相連，故以別于英屬之五印度也。茲撮錄其梗概如左：據所考史事云，安南之屬中國，始于秦始皇三十三年，耶穌降生以前二百十四年。印度之佛教亦同時而入。迨齊明帝永元二年，耶穌降生五百年。當時佛教自錫蘭傳至白古、下緬甸，即仰光。漸入緬甸、暹羅、柬埔寨，又百年即至南掌國。蓋安南之佛教，本自中國來，然未嘗盛行也。

又　西人之至『中國印度』，據有其地，在近百年間。道光四年，西一千八百二十四年。英人據新嘉坡，明年，據麻剌甲，明年，入阿拉岡及臺訥搜力毋。咸豐二年，取白古及下緬甸。光緒十一年，西一千八百八十五年。遂滅緬甸。暹羅于康熙年間，遣使至法國通好。法人自同治元年奪據下安南三省，六年又奪得三省，爲今西貢等六省。光緒十一年，越南歸法爲屬國。

《出使日記續刻》卷二　〔光緒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記　馬來斯之地，馬來斯一作巫來由。印度佛經稱爲『蘇佛爾那波米』，譯言金地，蓋佛教來此最先也。宋寧宗慶元六年，暹羅人至其北面，同時蘇門答臘之馬來斯人亦至其南面。其地以麻剌甲一城爲最古，故稱全境亦曰麻剌甲。而兵政商務所薈萃之處，則在新嘉坡。新嘉坡譯言獅子城，在馬來斯土股極南，與柔佛隔一薩賴當博羅海峽，亦稱舊峽，屹然爲南洋重地。地據兩大洋中間，又在土股盡處，遂成印度極東總匯之所。光緒十一年，英政府聯合新嘉坡附近各地，定其名曰海門屬部，而設一總督以統轄之。先是明正德六年，葡萄牙人始據麻剌甲，其時號稱極盛，爲泰西人極東最大商埠。崇禎十四年，荷蘭人奪之。本朝乾隆五十年，英人從吉德購得檳榔嶼。道光四年，與荷蘭立約，以蘇門答臘之萬古累，易麻剌甲。而新嘉坡一島，則嘉慶二十三年向柔佛購得之。此島當中國海、印度洋之衝，爲諸海國之中市。英人據以通商屯兵，稱天下要口。蓋百年之間，墾辟經營，幾全有馬來斯之地矣。

二十八日記　馬來斯即巫來由之轉音。南洋之人，多巫來由種也，因以名其地焉。實即《梁書・海南諸夷傳》所稱『扶南海崎上之頓遜國』，《元史・外夷傳》所稱之『麻里予兒國』。按：曲岸曰崎。泰西地志稱『馬來斯』，或謂之土股，或謂之地嘴，以其三面臨海，一面瀕岸也，則《梁書》所謂『海崎』者是已。《元史》言麻里予兒與暹人舊相仇殺，后漸歸順。今馬來斯諸國雖多屬英，然昔固屬暹也，則西志所謂『馬來斯』，以音求之，蓋麻里予兒是已。至《明史・外國傳》之『滿剌加』，只據今麻六甲一城言之，非馬來斯全境也。其地狹而長，斗入海中，海水環其三面，惟北面接暹羅。東有暹羅海灣及中國海，西有秘古海灣及麻六甲海峽，與蘇門答臘隔海相望。自赤道北十三度三十一分暹羅海灣起，至赤道北一度二十二分三十秒阿羅馬尼角及新嘉坡島止，共長一千五百三十啓羅邁當。合中國三千餘里。地形自北趨南，又自南斜伸稍向東。其極狹處曰克老，在赤道北七度，寬只七十啓羅邁當。其極寬處曰卑剌克，在赤道北五度。自北京西十二度零七分至十八度零七分，寬約三百三十啓羅邁當。馬來斯諸地，有舊屬暹羅或進貢之國，有新屬英吉利或保護之國，有馬來斯蘇丹自主之國。暹羅所屬之地，自赤道北三十度三十分起至四度止，約長一千一百四十五啓羅邁當。克老以北各部，其民多暹羅人，其酋皆由暹羅派之。六昆以南各部，其民與酋多馬來斯人，皆進貢暹羅，爲其屬國。至吉德、大呢、吉蘭丹諸國，則係自主，雖亦入貢暹羅，然一年一次，不過金花銀瓶而已。若英國屬部，則有威利斯雷省、麻六甲、丹定斯、檳榔嶼、新嘉坡諸地，歸其保護者，則有白蠟、石蘭莪、芙蓉諸國。昔時以印度總督轄之，今則別立海門屬部，復設一總督治其事焉。

二十九日記　馬來斯自主之國凡三：曰柔佛，二萬零七百二十啓羅邁當方里，居民十萬；曰彭亨，二萬五千九百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五萬；曰尼格利桑比郎，先有合衆九國，今只有五國，曰繞阿爾，或曰爪訶拉。曰泗里忙打尼，或曰美囊底。曰宗波爾，曰質賴，或曰遮利。曰烏魯茅，合賽嘎麻爲一國。五千一百八十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三萬。暹羅屬國及進貢之國凡五：曰六昆，四萬四千零三十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五萬；曰吉德，九千三百二十四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三萬；曰大呢，一萬二千九百五十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三

萬；曰吉蘭丹，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二萬；曰丁葛奴，一萬五千五百四十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五萬。英國保護之國凡三：曰白蠟，二萬零七百二十啓羅邁當方里，居民十一萬；曰石蘭我，一萬二千九百五十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五萬；曰芙蓉，一千二百九十五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一萬四千。英國海門屬部凡五：曰新嘉坡，五百八十啓羅邁當方里，居民十三萬九千二百；曰檳榔嶼，二百七十七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九萬九百五十一；威利斯雷省，六百七十八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九萬七千九百五十；麻六甲，一千六百五十七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九萬三千五百七十九；丹定斯，五百五十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二千。以上統共十九萬零四百八十一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九十五萬七千六百八十九人。

又卷四　〔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記　麻六甲開辟獨早，本屬暹羅，後歸葡萄牙，旋隸荷蘭，嘉慶年間乃歸于英。華人有居此二百餘年者，豪富多置田園于此。然其地只宜稻麥，絕無礦產，出入口貨物僅及新嘉坡之什一，第爲耆老退居之所，非商賈所萃也。檳榔嶼四面環海，山水清秀，雖土產無多，各埠所產鉛、錫、象牙、胡椒、蘇木、甘蜜之類，多轉輸于此。十餘年來，貿易日盛，高閣連雲，頗有泰西景象。其歸英保護者，曰石蘭我之吉隆，本巫來由地。華人得之，力不能自庇，乃求庇于英，歸英保護不過二十餘年。而其地產錫甚旺，歲出息二百餘萬圓，華人麇集，日增月盛。曰芙蓉，地亦產錫，戶口不過一小都邑。曰大小白蠟，均產錫，華工雲集，頗有因此暴富者。小白蠟近海，由此乘火車一二時可至大白蠟。凡此各埠，英政崇尚寬大，進出口貨皆不課稅，惟出產最旺之錫，課落地稅，無過什一。其歸商承餉、征收較重者，曰鴉片烟，曰酒，曰當，曰賭，四者而已。此外，則照歐洲通例，課門稅、車稅、馬稅以供修道途、點街燈、養巡差之用。各地利權，歸于華人者十之七八，歐人與巫來由人僅得十之二三而已。華人如漳、泉、廣、惠、潮、嘉人，均有豪富。每歲由華來者約有萬人，近年戶口日增盛矣。

又卷七　〔十九年三月初二日記〕　以上巫來由諸地，凡爲暹羅屬國者五。又昔稱自主、今爲英附庸之國三，彭亨、柔佛、尼格里桑比郎是也。歸英保護之國三，白蠟、石蘭我、松蓋芙蓉是也。其餘則皆爲英屬地矣。蓋附庸猶不失爲半主之國，歸英保護，則權已八九在英，再降必爲屬地。

又卷八　〔六月〕初六日記　新嘉坡總領事黃遵憲稟稱：大小白蠟及石蘭我之吉隆一地，產錫最旺，華人日增，氣象方興未艾。擬請大小白蠟共設副領事一員，吉隆設副領事一員。去歲，吉隆出錫益多，集工益衆，商賈麇集，貨物雲屯，英官方于大小白蠟之間建火車路以資轉運，數年之後，將成一大都會。華人之商于大小白蠟、吉隆者，多獲厚利。一年之中，大小白蠟增工役數萬，吉隆增工役二萬有餘。今歲，傭工由閩、越至新嘉坡者已有三萬六千，大抵散居于白蠟、吉隆者爲多。流寓日衆，良莠不齊，舉凡財產、錢債、賭博、鬥毆之事，慮其輕于犯法，易于啓爭，必設領事，可資約束而籌保護。此雖係英人保護之土，各國尚未設官，然此處寄寓只有華民，并無他族，是中國設官，更屬名正言順。先是，總督施密司謂白蠟、石蘭我等處皆華民，係英國保護之邦，不必盡用英律，因囑將《大清律例》財產各條抄出。已爲抄《戶律·戶役門》凡八條。施督即譯英文，札交各處承審官一體遵辦，爲英人絕無僅有之事。施督于華民保護甚周，其行政時有將就華民之處。趁其在位，趕設領事，此亦事機之不可失者也。

又卷一〇　〔二十年三月〕二十九日記　法國所屬印度氈拿疆土，共有四地：一曰高氈芝拿，即西貢等省。一曰東京，即越南北圻之地。一曰越南，即中圻、南圻之地。一曰金邊，即柬埔寨，亦即眞臘國也。四地統歸西貢總督管理，而分設大員駐之。金邊于同治三年認法保護，四年法始兼理其政治。越南于光緒元年認法保護，十一年訂立約章，政由法出，明年進攻東京，嗣中法講和，始專爲法屬土。高氈芝拿一地，廣二萬三千英方里，民二兆零三萬有奇。金邊，地廣三萬八千六百英方里，民一百五十萬。越南，地廣四萬七千英方里，民三百萬有奇。東京，地廣三萬四千英方里，民約九百萬。高氈即交趾之轉音，芝拿爲支那之异文，猶言中國交趾也。

四月丁未朔記　法屬東方四地，膏腴以東京及高氈芝拿爲最。越南則中界峻嶺，外接大洋，內爲曠野，濱臨湄江。產穀米、棉花、香料、烟、糖；礦多產煤，五金亦多。港口以海防、西貢及越南之會安爲最良。四屬經費，初時歲用至法銀一千一百萬方；今漸撙節，歲費五百萬方而已。法兵駐防者一萬四千名。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海門部》附六崑諸國。　南洋島嶼千數，如星如棋，如臂如股，分屬各國，綺交而繡錯。其東起暹羅海灣，沿中國海以西，有秘占海灣及麻六甲、新嘉坡止，北接暹羅，南與蘇門答臘隔海相望者，是

爲馬來斯羣島。雖以島名，而三面濱海，一面通陸，故泰西地志稱馬來司、土股，又稱地嘴。《梁書》所謂『扶南海崎上頓遜國』，《元史》所謂『麻里予兒』。麻里予兒、馬來斯實皆巫來由之轉音也。其地形自北趨南，斗入海中，極狹處曰克老，約七十啓羅邁當；極寬處曰卑剌克，約三百三十啓羅邁當。緯線赤道北十三度三十一分至北一度二十二分三十秒，長約合中國三千餘里。克老以北，各部民多暹人；六崑以南，各部民多馬來斯人。計英屬部五：曰新嘉坡，曰麻六甲，曰檳榔嶼，曰威烈司雷省，曰丹定司羣島。保護之國六：曰白蠟，曰石蘭莪，曰芙蓉，曰柔佛，曰彭亨，曰尼格里桑比郎。本轄於印度總督，光緒十三年，一千八百八十七年。乃別立海門屬部，英語曰寔得力塞多爾曼士，設總督統之。尚有屬暹五國：曰六崑，曰吉德，曰大尼，曰吉蘭丹，曰丁噶奴，附錄於後。今人多知英得印度之富，不知其沿海商埠，西自孟買，以東包孟加拉海灣至底尼色領，以達新嘉坡，沿海七八千里，大埠十餘，尤得各國精華之地，故能握東南洋商務之樞紐也。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七・遠印度半島》先謙案：卽徐《志》南洋濱海各國也。《志》云：亞細亞大地由中國西南斜伸入海，迤邐漸削，至彭亨、息力而盡，東爲中國之南洋，西爲小西洋，中間大國三，曰越南，曰暹羅，曰緬甸；小國一，曰南掌。四國內附多年，南掌彈丸地，不濱海，今記南洋諸國連類及之。遠印度，雷《志》云：爲支那與印度之間一大半島，南以馬來半島爲界。河之大者曰伊拉瓦第江、先謙案：矢《志》作伊臘滑德，樋《志》作依拉瓦的，《世界圖》作伊拉瓦的，《列國》《中外》二圖作伊洛瓦底，《萬國圖》作額拉瓦第，周《志》作歐拉渭特，《世界地學》作意蘭瓦，其《地誌》作依拉瓦諦，《外國地理》作依拉華敵。湄江、先謙案：《萬國圖》又作眉公江，《地誌》又名西貢河，一名默南君河，一名柬埔寨河。湄南河，先謙案：《世界地誌》作麥那母，《外國地理》作咩難。均自北南流，中有羣山以間隔之。其在北部者甚高遠。印度半島大半在熱帶之內，且時有大風。先謙案：遠印度，一名印度支那。《講義》云：亞細亞大陸之東南部有大半島，曰印度支那。全面積約八十二萬一千英方里。此半島擁孟加拉灣與中國南海，向南突出，其端馬來半島，與蘇門答臘島對峙，中間有麻拉加海峽，爲世界交通要路。海岸綫極長，東有東京灣，南有暹羅灣，西有馬爾達班灣，皆深深灣入。陸則有喜馬拉耶山支脈數條，蜿蜒南北，其最有名者，曰絨麻山脈、暹羅山脈，限緬甸北界者，曰巴得科伊連山。有三大平原，曰白古平原，白古，案卽擺古，慕《志》作北古，《圓球圖》作丕果，《平方圖》作丕古，樋《志》作必辜，矢《志》作柏克，《萬國地志》作披及，或作不果。曰暹羅平原，曰東京平原。又有四大河，悉由南渡，曰伊洛瓦底河，行千二百英里。曰薩爾溫河，行七百五十英里。曰湄南河，行九百英里。曰湄公河，行千六百英里。此半島除中央暹羅國外，餘皆英、法二國分領。英治其西部，法治其東部。謝《志》云：印度支那爲亞洲東南土股，或名後印度，又曰恆河外之印度。地西緬甸，東暹羅，東安南，其南端伸入海中者，曰麻喇甲土股。

又《英領馬來諸國》潘劣克、沙剌我、聖皆烏藏、尼格里諸小國、彭亨、朝霍爾。《雷志》云：馬來諸國，歸英保護者，面積三萬三千二百八十英方里，人六十二萬口，多在新加坡貿易，出口貨錫。先謙案：《講義》馬來諸州云：馬來半島之地，山嶽彙集，山脈有聳至八千尺以上者，至南漸次低下。物產以錫爲大宗，世界之錫，此供其半。又產金、鐵、良材、米、岡比亞胡椒等。動物有虎、豹、象、犀、蛇、鱷魚。半島南部，諸土人所領，卽爲英保護馬來諸州，面積三萬五千英方里，人八十萬口，或云百萬。一，潘劣克，在最北部，土人領地。沿岸甚低平，內地則山脈連亘。錫爲本州之富源。首府太平，英國官吏駐之。鐵道已成者八十英里。面積一萬英方里，人二十一萬五千口。二，沙剌我，《圓球圖》作薩拉恩果，杜宗預云：一作石蘭栽，古石郎國。在潘劣克之南。首府夸剌隆普爾。鐵道已成者七十英里，面積三千英方里，人十六萬口。三，尼格里，色米蘭、聯邦、聖皆烏藏。土人領者，勤普土人領，勒母波土人領，丹平土人領，其最重要者也。全面積二千六百六十英方里，人八萬餘口。四，彭亨，在半島之東側，首府彭坑。面積一萬英方里，人七萬口。五，柔佛，在半島之南端。產鐵最多，錫次之。首府新柔佛，對新加坡。面積九千英方里，人二十餘萬口。案：雷《志》無柔佛，《講義》無朝霍爾，是朝霍爾卽柔佛也。《列國》《學會》二圖有沙剌我、彭亨、柔佛及沙剌我之首府夸剌隆普爾，餘漏載。《世界圖》彭亨作旁恆。徐《志》又云：與上引丁噶奴文接。彭亨在丁加羅南，由丁加羅陸路約二日可到。疆域、風俗、民情均與上數國同。亦產金，而麻姑所產爲最。土產胡椒、冰片、沙穀米。由彭亨東南行約日餘，復轉西入白口，順東南風約日餘，則到舊柔佛。又《薄海番域錄》言：彭亨一名彭坑，土沃候溫，宜稼，饒蔬果。俗尚佛，殺人血祭。明洪武中貢方物。余按：明初入貢諸國，有彭亨之名，而丁噶奴以北六國無聞，或因夙事暹羅，荒服附庸，不能自達於中朝耳。眞臘盛時，常幷有鳩密、富那、迦諸國，當卽斜仔至彭亨一帶。其人倮體，與眞臘同俗，蓋皆狼朘倮國之種類也。徐《志》又云：沙剌我亦馬來番國，山中皆黎人，裸體跣足，不與馬來爲婚。舊柔佛在彭亨後，疆域亦數百里，風俗與彭亨同。并詳海峽屬地下。

又《英領海峽屬地》《講義》云：海峽屬地者，馬來半島極南之新加坡，西岸麻剌甲、威司爾，西方檳榔嶼等地之總稱。先謙案：與上暹羅所屬六坤諸州，英屬潘

劣克諸國，同一半島地。雷《志》：置緬甸、暹羅之間，今移此。

檳榔嶼、麻喇甲、新加坡，辻《志》云：海峽殖民地在馬來半島南端，北接暹羅，西南隔馬剌加海峽，以對馬來羣島之蘇門答臘，東隔南海與婆羅洲相望，面積約九千方里。分馬剌加、案：即麻喇甲。新加坡、彼南島案：即檳榔嶼。三部，而馬剌加接壤大陸，新加坡南皆海中小島。其地勢狹長，丘陵縱貫其中，不甚高峻，湖河無大者。氣候炎熱，夏雨屢至，可減酷暑。英國命官駐新嘉坡，統轄政務，有參事院參與行政。歲收額千四十萬圓，支額千十二萬圓。土產米、糖、胡椒、藍金、香料，林木繁茂。電綫通各處口岸。雷《志》云：英屬地包有鄰近諸境，全面積千五百四十三英方里，人五十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二口。入口貨值千九百六十六萬六千磅，出口貨值千七百十三萬七千三百六十磅。錫、香料、染料、樹膠即檳榔膏也，本名甘瀝，可入藥。爲大宗。貨物入口，隨即出口，爲轉輸所經之地而已。多與英本國、印度、荷屬東印度羣島、馬來半島貿易，入款四十一萬千四百五十磅，國債無。徐《志》南洋各島云：過昆侖，入白石口，轉而西北，即彭亨至斜仔一山之背，地形如帶，與蘇門答臘相對。彭亨之南，當地盡處，谽谺成內港，有地曰息力。作息辣，一作實力，英人名爲新加坡，一作生嘉坡，又作新奇坡，又作星隔伯克。嘉慶二十三年，英人取之，免稅以聚商船，東西商貨畢萃，爲南洋西畔第一埔頭。每年交易之貨，價數千餘萬圓。英人築樓館以居。戶口無多，閩廣流寓萬餘人，馬來土人蕪吉客民居海濱。由新加坡循海岸而西北三百餘里曰麻喇甲，即滿剌加，一作麻六甲。本暹羅屬國，前明時葡萄牙據之，又爲荷蘭所奪。嘉慶間，地歸英，立爲埔頭，繁盛不如新加坡。其西北海中有島曰檳榔嶼，案：《萬國圖》作庇能島，《世界地學》作卑南，《外國地理》作偏難島。英稱新埠。山水清勝，居民五萬四千。英有大酋駐新加坡，總理三埠貿易之事。由麻喇甲西北過紅毛淺，有沙剌我國，亦馬來番部。山中皆黎人，裸體跣足，不與馬來爲婚。沙剌我西北曰吉德，一作詐嗹。後山與宋卡毗連，土產相類，閩粵商船間有至兩國貿易者。過此則緬甸南界，接連印度諸部，稱爲小西洋內地，舟楫不能往矣。又云《明史》：柔佛，近彭亨，一名烏丁礁林。萬曆間，其酋好搆兵，鄰國丁機宜、彭亨被其患。華人販他國者，其人多就之貿易，時或邀至其國。國中覆茅爲屋，列木爲城，環以池。無事通商於外，有警召募爲兵，稱強國焉。字用茭葦葉，以刀削之。見星方食。歲序以四月爲首。死者皆火葬。產犀、象、玳瑁、片腦、沒藥、血竭之類。又謝清高《海錄》言：舊柔佛在彭亨之後，陸路約四五日可到。疆域亦數百里，風俗與彭亨等國略同，爲巫來由種類。本柔佛舊都，後柔佛土番徙於別島，故名舊柔佛。嘉慶年間，英人墾闢土地，招集商民，薄其賦稅，數年來海船輻輳，樓閣連亘，遂爲勝地。番人稱其地爲息辣，閩粵人謂之新州府，亦或作新加坡。土產胡椒、檳榔膏、沙藤、紫菜。余按：息力舊本荒僻小番部，無足輕重。自英設埔頭，遂爲東西扼要之地。英船東來至息力，如歸故土，行旅之困乏，或取辦於此。近年中國盛傳新奇坡，意其爲廣土眾民，洋洋大國，不知固海濱一廛也。又云，《郡國利病書》言：滿剌加國，古哥羅富沙也，漢時常通中國，後爲頓遜所羈屬。其國傍海，山孤人少，受役屬於暹羅，每歲輸金爲稅。明永樂三年，遣使入貢。十年，命太監鄭和等統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舶四十八艘，往諸番島開讀賞賜，封西利八兒達剌爲國王。九年七月，嗣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陪臣九百四十人來朝京師，厚加賞賜遣歸。嗣後朝貢不絕。按：滿剌加即麻剌甲也。先謙案：《講義》新加坡島云，隔俄爾託海峽，接半島之南端，中間相距一英里，島長二十英里，廣四十英里。杜宗預云：英人購自義火，可握土番爲屬地。產鳳梨，岡比亞胡椒甚盛。島南新加坡港，爲世界大商業中心地。自中國、日本、澳洲來之商品，與歐洲、印度西來之貨物，於此互換。明治三十四年，輸入額二萬萬五千四百十二萬八千三百十五弗，輸出額二萬萬一千十萬八千八百二十六弗。入口貨錫、米、烟草、木棉織物、香料、石炭、檳榔膏、糖。出口貨錫、米、加達貝爾的香料、岡比亞藤、魚類、曬木棉、糖物，其大宗也。自日本輸入者，石炭、磷寸、漆器、布絹、人力車、洋繖、銅等物，歲值七百六十六萬千七百三十八圓。輸往日本者，錫、米、皮藍、生棉等物，歲值百四十六萬四千九百十九圓。新加坡與香港俱未設稅關，繁華相埒。千八百二十六年，與麻六甲、檳榔嶼同爲海峽殖民地。又麻六甲，云此島最古之殖民地也。千五百十一年，葡人阿爾普克爾克始占領之，後爲荷奪，千八百二十五年歸英。昔時貿易甚盛，自新加坡開闢，稍衰退矣。又威爾士云：千八百〇〇年歸英領，區域甚小，然地味豐饒，產米、胡椒。曹典球云：《野誌》言：威爾士在檳榔島對岸，長七十二粁，廣六粁，或十七粁，面積六百九十方里。又檳榔嶼，云千七百八十六年屬英，距新加坡西北三百六十英里，隔半島止二英里，本良港，貿易雖爲新加坡所奪，地方商業實盛。又丁丁諸島，云千八百七十四年合并，在檳榔嶼南七十英里。謝《志》云：新嘉坡，一名星嘎波，長八十里，廣二十里，面積二千方里，居民約二十萬，首府同名，在島東南，殖民地總督駐此。麻喇甲，首府同名，產米、糖、樹膠，居民九萬。檳榔嶼，面積一千方里，居民二十四萬，首府曰卓支盾。

英領坎林羣島、克力司墨司羣島。坎林羣島，雷《志》云：面積八英方里，人六百十一口。克力司墨司羣島，雷《志》云：面積三十九英方里，人二十二口。案：人下有脫文。均在印度洋內，賴英保護地，產椰子。先謙案：《講義》云：坎林羣島，又名科科司，在爪哇之南五百英里海中，合二十餘珊瑚島而成。千六百九年，爲船長坎林所發見。克力司墨司島，在爪哇之南二百英里，森林密深，千八百八十九年并入英領。

分述

地理環境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五　〔光緒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記　法人圖說所謂『中國印度』者，幅員之廣，共約地面二百十一萬四千啓羅邁當，每一千爲啓羅，每二尺有奇爲邁當；每啓羅邁當合中國二千七百九十三尺，每一華里合法國五百七十八邁當。比較法國五十三萬六千四百零八啓羅邁當方里幾大四倍。其中大江有五。一曰伊拉瓦第江，即怒江，亦曰大金沙江。發源西藏，流至布婁莫，分爲兩派，在西曰巴綫河，在東即伊拉瓦第江，至入海處，散爲汊港無數。二曰撒倫江，即瀘江，一譯作薩爾溫江。發源西藏，南流至緬甸之穆爾門入海。三曰湄南江，分爲兩派，一曰湄明，一曰湄南，過暹羅都城邦勾克一作曼谷，或作班考克。入海。四曰眉公江，即瀾滄江，下流亦曰柬埔寨河，《海國圖志》謂之默南君河，西人名之爲西貢河，發源西藏。由西北流至東南，水勢盤曲，湍流奔駛，有時間斷，惟江口頗利行船，自發源至出滇徼，已五千餘里，經歷南掌、暹羅、柬埔寨，又五千餘里，至布農奔之地，布農奔，一譯作努邦，即柬埔寨都城。忽作兩岔，新江名巴撒克。在西，舊江名天商。在東，此兩派江流及其餘支河，總匯于下安南，過西貢入海。五曰富良江，即紅河。發源雲南境內，近爲滇越通商要路，流至越南山西山西譯音或作桑臺。地方分流，稍南與他處之水及太平河之水合焉。此其江河之大略也。

自西北至東南，山嶺狹長而聳峻，山峽成峪，江流其中。由此峪往彼峪，甚不易過，水土亦迥不相同。海濱石山巉岩，若連若斷，而以緬甸之阿拉岡及孟加臘灣尼格來地角數處爲最高。阿拉岡山高二千一百六十四邁當，山以東即伊拉瓦第江，此山直至內格來地角，包裹西南一帶，曰北古山，介在伊拉瓦第江及西當江一作白龍江。之間，高六百邁當。曰商由馬山，一名奔侖山。在西當江之東，撒倫江之西，高三千一百九十四邁當。撒倫江之東，又有山名大能通志，稍南即與商由馬山合幷，直趨麻剌甲全境，支幹紛歧。此其山嶺之大略也。

地在溫帶，氣候與印度相同。其山樹木多叢茂。其地氣和平。人烟稠密之處，以伊拉瓦第江、湄南江、眉公江、富良江下游一帶爲勝，文教亦最盛。

疆域政區

《康有爲遺稿・列國游記・巫來由記》　巫來由，南洋散種也。部落最多，管轄之地大小各分其部。東至婆羅洲，東南至格囉吧，西南蘇門嗒喇，西北檳榔嶼、吉龍，直抵暹羅南界。縱橫七八千里，群島羅列，皆稱巫來由。今時商務最盛之地，星架坡即息叻。之外無另焉。

城市聚落

《出使日記續刻》卷七　〔光緒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記　威利司雷省，在巫來由土股西海岸。昔爲白蠟地，介于吉德、白蠟之間，與檳榔嶼隔一海峽。英海門屬部之一，共有六百七十八英方里，地無城垣。居民九萬七千九百餘人，有華人、印度人、巫來由各種。

丹定斯群島，亦海門屬部之一。在赤道北四度二十分，倫敦東一百度三十五分。近傍巫來由土股西海岸，麻六甲海峽之內，北距檳榔嶼一百啓羅邁當。其大島曰布路丹定。『布路』譯言島也，正對白蠟之拉魯江口入海處，故稍割白蠟瀕海地以益之。其小島曰桑比郎，曰遮拉。

又　二十九日記　尼格里桑比郎，譯言合衆九國也。在土股西南。昔以九部合爲一國，今則只有五國，曰繞阿。或曰爪亞。曰泗里忙打尼，曰宗波爾，曰賀賴或曰遮利。曰烏魯茅。或曰對拉宣，又曰賽嘎麻，亦曰茅，今合烏魯茅及賽嘎麻爲一國。其餘四國，曰那寧，今幷入英屬麻六甲，曰芙蓉，曰遮爾布，曰阿郎波，皆歸英屬保護。今合衆五國，北界彭亨，東界柔佛，南界海峽及麻六甲之那寧，西界英屬之阿郎波、芙蓉、石蘭莪。其地約有五千一百八十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三萬人。五國各有一酋，治理其事，稱爲打都邦古路，而條例不同，亦有議院。其總攝五國者，爲泗里忙打尼之酋。當光緒八年，

英人用兵據泗里忙打尼，而芙蓉遂分出歸英保護。未幾，而阿郎波、遮爾布亦屬焉。近來五國有事，皆由英海門總督派員辦理，已立約章。其國東南有阿斐爾山，坡谷之地尤爲肥沃，產米極多，果木亦盛。

民族人口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五〔光緒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記〕人民約分五種。一曰安南、南掌、暹羅、緬甸，爲一類。其人略與中國相同，惟緬甸西境逼近印度，故稍與印度人相雜。此種人身材稍小，膚黃髮重，眼小而略斜。二曰柬埔寨，爲一類，頗與印度人相似。三曰野人，爲一類，散處內地，無人知之。在安南者曰莫夷，曰冥，在緬甸者曰哈肯，莫能詳考也。四曰麻剌甲番人，爲一類。此種蓋內格來人同族，然多有與馬來人相仿佛者。五曰馬來一譯作巫來由，即南洋群島人。人，爲一類，不但在麻剌甲一帶，即暹、緬、越南亦有之。

又 二十六日記 暹羅今爲自主之國，南掌亦歸附之。麻剌甲之地，有數小國，亦爲自主。其餘或爲暹羅屬國，或爲英國屬部。茲將法人所表地面大小、民數多寡，摘其大略。法之量地，皆以啓羅見方里數起算。緬甸阿拉岡及英屬臺訥搜力母，六十八萬七千方里，七百七十萬人。英屬馬尼布，一萬九千五百方里，十二萬五千人。愛賽母之東之南自主各地，六萬五千五百方里，二十萬人。暹羅，七十二萬六千八百方里，五百七十萬人。越南北圻，四十三萬方里，一千八百三十萬人。柬埔寨，十萬方里，九十萬人。麻剌甲自主各地，括柔佛、彭亨諸小國言之。八萬一千五百方里，三十萬人。麻剌甲英屬各地，括新加坡、檳榔嶼等言之。三千七百方里，四十萬人。以上惟南掌一國暨法屬南圻六省，未著里數民數，似尚缺而未備。余又聞柬埔寨實有一百八十萬人，則法人所表，容有未核者，姑志之以備考。

《出使日記續刻》卷一〔光緒十七年四月〕十二日記 客秋，英國稽核南洋各島民數：麻六甲八萬五千餘人，檳榔嶼二十二萬八千五百餘人，白蠟十七萬五千人，惟內有五千人係在鄉間居住，新嘉坡十八萬四千五百餘人。追溯前十年，男婦僅有十三萬九千餘人，前二十年僅有九萬七千餘人。

又 五月甲子朔記 石蘭莪，亦曰吉隆，去年核計民數，西人、巫來由人、華人、印度人、雜種人，共男女八萬一千四百有奇，內華人五萬一千一百名。白蠟民數二十一萬四千七百有奇，內華人九萬四千四百有奇。又統新嘉坡、檳榔嶼、麻六甲三府民數，男女共五十萬二千有奇。

又卷四〔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記 去年英屬南洋戶口總冊：新嘉坡男女共十八萬四千五百餘人，檳榔嶼及鄰寧一帶共二十五萬三千餘人，麻六甲共九萬二千餘人。其歸英保護者，白蠟共男女二十一萬四千餘人，石蘭莪共八萬一千餘人，芙蓉二萬三千六百餘人，拿吉里士美蘭即尼格利桑比郎。四萬一千六百餘人，彭亨六萬四千餘人。以上總數，共有九十三萬七千九百七十人。較之十年前增多八萬八千九百五十八人。

又卷九〔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記〕其戶口于同治辛未，嶼則十三萬三千有奇，坡九萬一千有奇，甲七萬七千有奇。光緒辛巳，嶼十九萬五百有奇，坡十三萬九千有奇，甲九萬三千有奇。辛卯，嶼二十二萬七千有奇，坡十八萬二千有奇，甲九萬九百有奇。

經濟物產

《使西紀程》卷二〔光緒二年十月〕廿五日 馬格里出示英國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經制所入，【略】新嘉坡三處所入約百餘萬。

劉錫鴻《英軺日記》 新嘉坡、馬拉甲、檳榔嶼等處，所產有椰子、檳榔、香蕉、波羅蜜、胡椒、玉果、檬果、加非、茶葉、薯莨、藤條、甘蔗、樹漿皮、沙穀米、佳紋席、蘇木、丁香、木香、降香、龍涎香、翠毛、燕窩、牛皮、牛角、羚羊角、犀角、象牙、蛤蜊、螺蚌殼，有如盤、如碗、如杓、如大葵花者。金剛鑽石、金、銀、鉛、錫之類。錫蘭亦大略相同，而寶石、玳瑁、明珠、象牙、檀香、烏木、肉桂爲多，肉桂勝于粵產。貨寶充盈。英人以此地爲西南洋衝要，姑薄其稅，招徠商賈，冀成大埠，以供其往來困乏之需。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五〔光緒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記〕至于諸山，礦苗甚旺，如鉛、鐵、金、銀、銅、錫之屬多產其地，而以麻剌甲各地產錫爲最盛，每年所得皆過八百萬佛郎。緬甸多玉石。北圻多煤礦。近在阿拉岡山東面，尋得火油來源，已設法開采矣。

又 地產五穀，以米爲大宗，尤以緬甸、下安南、北圻三處爲最多。此

外，緬甸產茶，北圻產棉花。制造之物，則緬之南境，如綢緞、氈毯、金銀、象牙皆有之。北圻亦織綢緞，仍以鑲嵌油漆器具爲最精。此其民生物產之大略也。

《出使日記續刻》卷七　〔光緒十九年五月〕十九日記　去年新嘉坡入口貨值洋銀一萬零六百九十七萬餘圓。出口貨值九千七百八十五萬餘圓。檳榔嶼入口貨值洋銀四千一百四十二萬餘圓，出口貨值四千三百六十七萬餘圓。麻六甲入口貨值洋銀一百六十八萬餘圓，出口貨值一百四十八萬餘圓。

紀事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四　〔光緒十六年庚寅八月〕十一日記：總理衙門五月十四日咨開：准北洋大臣咨，據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文稱：『去冬奉令巡洋，抵新加坡各島，目擊流寓華民，交涉懋遷尚稱安謐。惟未設領事之處，多受洋人欺陵剝削，環求保護，未便壅不以聞。查新加坡附近英屬各島，曰檳榔嶼，曰麻六甲，曰柔佛，曰芙蓉，曰石蘭莪，即石郎阿國。曰白蠟，即卑力國。華商亦頗繁多。新加坡領事既無兼管各埠明文，亦遂無遙制各埠權勢。擬請以新加坡領事改爲總領事，其餘各島設立副領事一員，即以華民公正殷實者攝之，統轄於總領事。每年經費若干，由總領事查明，撙節議章稟辦，仰祈咨商核辦。』等因，本衙門查外洋各屬境添設領事，均須先與彼國外部商定，核給准照，方能次第籌議。相應摘叙原文，咨行貴大臣酌度情形，試與英國外部商議。如能辦到，實于華民有裨。須至咨者。

彭亨部　婆皇　婆皇　彭坑　彭坊　邦項

綜述

《宋書・夷蠻傳・婆皇國》　婆皇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婆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四十一種。太祖策命之爲婆皇國王曰：『惟爾仰政邊城，率貢來庭，皇澤凱被，無幽不洽。宜班典策，授茲嘉命。爾其祗順禮度，式保厥終，可不愼歟。』二十八年，復貢獻。世祖孝建三年，又遣長史竺那婆智奉表獻方物。以那婆智爲振威將軍。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大明八年、太宗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太宗以其長史竺須羅達、前長史振威將軍竺那婆智幷爲龍驤將軍。

《南史・夷貊傳上・婆皇國》　婆皇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婆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四十一種，文帝策命之爲婆皇國王。二十八年，復遣使貢獻。孝武孝建三年，又遣長史竺那婆智奉表獻方物，以那婆智爲振威將軍。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大明八年、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明帝以其長史竺須羅達、前長史振威將軍竺那婆智幷爲龍驤將軍。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婆皇》　婆皇國，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婆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四十一種，文帝策命之爲婆皇國。二十八年，孝武孝建三年，俱遣使入貢方物，以其使爲振威將軍。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大明八年、明帝泰始二年，俱入貢，官其使。

《明史・外國傳六・彭亨》　彭亨，在暹羅之西。洪武十一年，其王麻哈惹答饒遣使齎金葉表，貢番奴六人及方物，宴賚如禮。永樂九年，王巴剌密瑣剌達羅息泥遣使入貢。十年，鄭和使其國。十二年，復入貢。十四年，與古里、爪哇諸國偕貢，復令鄭和報之。其國土田沃，氣候常溫，米粟饒足。

煮海爲鹽，釀椰漿爲酒。上下親狎，無寇賊。然惑於鬼神，刻香木爲像，殺人祭賽，以禳災祈福。所貢有象牙、片腦、乳香、速香、檀香、胡椒、蘇木之屬。

至萬曆時，有柔佛國副王子娶彭亨王女，將婚，副王送子至彭亨，彭亨王置酒，親戚畢會。婆羅國王子爲彭亨王妹壻，舉觴獻副王，而手指有巨珠甚美，副王欲之，許以重賄。王子靳不予，副王怒，即歸國發兵來攻。彭亨人出不意，不戰自潰。王與婆羅王子奔金山。淳泥國王，王妃兄也，聞之，率衆來援。副王乃大肆焚掠而去。當是時，國中鬼哭三日，人民半死。淳泥王迎其妹歸，彭亨王隨之，而命其長子攝國。已，王復位，次子素凶悍，遂毒殺其父，殺其兄自立。

（并見《明史稿・外國傳六・彭亨》。）

《明一統志・外夷・彭亨國》 沿革，前代無考。本朝永樂中，國王遣其臣蘇麻固門的里等來朝，并貢方物。

《明四夷考・彭亨》 彭亨，在東南海島中，并山，山傍多平原，禽獸稀少，草樹繁茂，沃土宜穀，饒蔬果。洪武十一年，遣人奉金葉表朝貢，賜綵幣。永樂十二年，遣蘇麻固門的里來朝貢。其俗，上下親狎，無寇盜。男女椎髻，好誦佛經。煑海爲鹽，釀椰爲酒。產片腦、諸香、花錫。

《圖書編・彭坑國》 在暹羅西。石崖周匝崎嶇，遠如平塞。田沃穀盛，氣候常濕。風俗尚怪，刻香木爲神，殺人血祭禱。煑海爲鹽，釀椰漿爲酒。

又 彭亨，東南海島中，并山，山傍多平原。洪武十一年，遣使奉金葉表朝貢，賜綵幣。永樂十二年，遣蘇麻固的里來朝貢。其俗上下親狎，無寇盜。

《咸賓錄・南夷志・彭亨》 彭亨，在海島中。洪武、永樂間，其王麻哈剌惹答饒俱遣使朝貢，獻番奴及方物。地多平原，禽獸稀少，草茂土沃，物產無奇。

《廣皇輿考・四夷・彭亨國》 永樂中始通貢。其俗，富者頸帶金圈數四，常人則以五色燒珠圈束之。煑海爲鹽，椰漿爲酒。其山則石崖。其產則片腦、沉香、花錫、椰子。

《方輿勝略・外夷・彭亨》 彭亨，地多平原，草茂土沃，洪武、永樂間，其王麻哈剌惹答饒俱遣貢獻番奴及方物。物產無奇。

《獻徵錄・四夷・彭亨》 彭亨，在海島中，并山，草木繁茂，饒穀蔬。洪武中，其王麻哈剌惹答饒遣使朝貢，永樂十二年至。產片腦、諸香、花錫。

《裔乘・東南夷・彭亨》 彭亨，在東南海島中，暹羅迤西。其地多平原，禽獸稀少，草茂土沃。其俗尚怪，常刻木香爲人，殺人血祭禱，祈福禳災。喜供佛。其產片腦、沉香、花錫、椰子。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彭亨》 其後二百數十年，而有柔佛之事。先是婆羅王子者，彭亨王妹之壻也，贅于彭亨。柔佛之副王，精悍好鬥，其子娶彭亨王女，將婚，副王送子之彭亨。彭亨王宴柔佛副王，戚屬俱會。酒半，婆羅王子舉觴爲壽，手指一巨珠，光耀倍常。副王心欲之，曰王子以是珠見餉者，不惜重貲爲報。王子固靳之。副王恚甚，歸而起兵攻彭亨矣。二國初爲婚媾，賊出意外，彭亨人人惴恐，不戰自散。王與婆羅王子奔金山。彭亨王妃者，淳泥王之妹也，率衆來援。副王焚掠其城郭宮室以歸。是時，彭亨國中，鬼哭三日。淳泥王迎其妹還淳泥，彭亨王隨之，而命其長子攝國。久之，王歸彭亨。其次子驍而多智，遂毒殺父誅兄自立，至今尚爲王。每爲毛思賊逋逃主買所掠人，遠近苦之。毛思賊者，婆羅屬夷也。劫掠海上生人至彭亨賣之，代作崑崙奴。不如指者，則殺以供祭。每人得直三金。

《明象胥錄・彭亨國》 彭亨國，一名彭坑。直暹羅西，在東南海島中。石崖崎嶇，傍多平原，望之坦迤如案。土沃候溫，宜稼穡，饒蔬果，而稀鳥獸。誅茅覆屋。木城廣可數里。粒食。誦梵經。煑海爲鹽，釀椰爲酒。上下親狎，恥爲盜。椎髻，繫單裙。富家女子飾金圈四五于頂髮。俗尚怪，刻香木爲人，殺人血祭禱，以祈禳，蓋漸於夷風矣。洪武十一年，其王麻哈剌惹答饒遣使奉金葉表，貢番奴及方物，賜綵幣。永樂十二年，復朝貢，貢物有金水罐。地產片腦、諸香、花錫。今附舶香山濠鏡灣貿易。或曰其國鄰柔佛。柔佛之副王精悍健鬥。其子娶彭亨王女，將婚，副王送子之彭亨。王張宴，戚屬畢會。婆羅王子者，彭亨王妹壻也，贅于彭亨，時與席，起爲壽，手指一巨珠，光耀異常。副王心欲之，王子固靳不予。副王恚，歸而治兵攻彭亨。王與婆羅王子奔金山。會淳泥王以妹爲王妃，率衆來援。副王焚掠其宮室去。彭亨王命長子攝國，隨妃往淳泥。久之歸，而次子驍，殺父兄自立。有婆羅屬夷曰毛思賊，每掠人口海上，賣彭亨充崑崙奴云。柔佛一名烏丁礁林，王服帶雙刀，諸酋望見王，弃刀于地，和南序立。字用茭葦，以刀刺之。歲首

以四月。地不產穀。椎跣，喜兵。彭亨、丁機宜之間幾無寧日。

《名山藏・王享記三・彭亨》 洪武十一年，國王麻哈剌惹答饒遣使奉表貢番奴、方物。永樂十二年再至，故志。

又 萬曆中，而其國中有柔佛之事。柔佛，彭亨鄰國也。其國有副王，爲人強悍鬥狠。副王子娶彭亨王女，將婚，副王送子之彭亨。彭亨王享副王，爲置宴。戚屬而有婆羅王子者，彭亨王妹之婿也，贅于彭亨。酒半，婆羅王子舉觴爲壽，其手指有巨珠甚美。副王心欲之，且許之重貲。王子固靳不與。副王恚甚，歸而起兵攻彭亨。彭亨、柔佛兩國相婚媾，柔佛人猝至，莫爲防，不戰自廢。王與婆羅王子奔金山。彭亨王妃，浡泥王之妹也，率衆來援。副王大焚掠其城郭、宮室以歸。是時也，彭亨國中鬼哭三日。浡泥王迎其妹還浡泥，彭亨王隨之，命其長子擁國王歸彭亨。其次子亦驍悍，遂毒父誅兄自立，今尚爲王也。

《明世法錄・南蠻・彭亨》 或曰，其國鄰柔佛。柔佛之副王精悍健鬥，其子娶彭亨王女；將婚，副王送子之彭亨。王張宴，戚屬畢會。婆羅王子者，彭亨王妹壻也，贅與彭亨，時與席，起爲壽，手指一巨珠，光耀異常。副王心欲之，王子固靳不予。副王恚，歸而治兵攻彭亨，王與婆羅王子奔金山。會浡泥王以妹爲王妃，率衆來援，副王焚掠其宮室去。彭亨王命長子攝國，隨妃往浡泥。久之歸，而次子驍，弒父兄自立。有婆羅屬夷曰毛思賊，每掠人口海上，賣彭亨充崑崙奴云。

《明書・四國傳三・彭亨》 彭亨，在東南海島中，幷山，山傍多平原，禽獸稀少，草樹繁茂，沃土宜穀，饒蔬果。洪武十一年，遣人奉金葉表朝貢，賜綵幣。永樂十二年，遣人來朝貢。其俗上下親狎，無寇盜。男女椎髻，好誦佛經。煑海爲鹽，釀椰爲酒。產片腦、諸香、花錫。

《四夷廣記・彭坑》 其處在暹羅之西。石崖周匝崎嶇，遠望山平如寨。氣候溫和，田沃，米穀豐足。男女椎髻，繫單裙。富家女子金圈四五飾於頂髮，常人五色燒珠穿圈。風俗尚怪，刻香木爲人，殺人血祭禱，求福禳災。煑海爲鹽，釀漿爲酒。貨用金銀、色絹、爪哇布、銅鐵器、鼓板之屬。地產黃熟香、沉香、片腦、花錫、降香。

《明會要・外蕃二・彭亨》 彭亨，在暹羅之西。洪武十一年，其王麻哈剌惹答饒遣使齎表來朝，貢方物，宴賚如禮。永樂九年，王巴剌密瑣剌達羅息泥遣使入貢。十二年、十四年，復入貢。

《罪惟錄・外國列傳・彭亨國》 萬曆中，其國有柔佛之事。柔佛，彭亨鄰國也，一名烏丁礁林，王每服帶雙刀，諸酋望見，棄刀和南序立。刺葵葦爲字。歲首以四月。時有副王者，送子就彭亨王女爲婚。彭亨王宴之，而在座彭亨王妹婿婆羅王子者，手指繫珠甚美。副王心欲之，許重貲以易。婆羅王子不與，副王恚，猝起兵襲彭亨。王與王子奔金山。王妃，浡泥王之妹也，率衆來援。副王掠而去。是時，彭亨國中鬼哭三日。彭亨〔王〕隨妃至浡泥，令長子攝國。其次子殺兄，尋弒父自立。

《續通典・邊防二・彭亨》 彭亨，在暹羅之西。氣候常溫，米粟饒足。煑海爲鹽，釀椰漿爲酒。上下親狎，無寇賊。俗尚巫覡。明太祖洪武十一年，彭亨王麻哈剌惹答饒遣使齎表來朝。成祖永樂九年，其王巴剌密瑣剌達羅息泥復遣使至。十年、十四年，兩遣鄭和報之。所貢有象牙、片腦、乳香、蘇木、胡椒之屬。

《清朝通典・邊防二・柔佛》 彭亨國，與柔佛連山相接，內地商民往柔佛者，每轉附番舶至其國貿易。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三・彭亨》 明太祖洪武十一年，彭亨王麻哈剌惹答饒遣使齎表來朝。至永樂九年，復遣使至，其王名巴剌密瑣剌達羅息泥。十年、十四年，兩遣鄭和報之。《明史・彭亨傳》曰：彭亨，一作溢亨，一作彭坑。在暹羅之西。其國土田沃，氣候常溫，米粟饒足。煑海爲鹽，釀椰漿爲酒。上下親狎，無寇賊。然惑於鬼神，刻香木爲像，殺人祭賽，以禳災祈福。至萬曆時，有柔佛國副王送其子至彭亨娶王女，王置酒，親戚畢會。婆羅國王子爲彭亨王妹婿，舉觴獻副王，而手指有巨珠甚美。副王欲之，許以重賄。靳不與。副王怒，即歸國發兵來攻。彭亨人出不意，不戰自潰。王與婆羅王子奔金山。浡泥國王，彭亨國王妃兄也。率衆來援。副王乃大肆焚掠而去。當是時，國中鬼哭三日，人民半死。浡泥王迎其妹歸，彭亨王隨之，而命其長子攝國。已，王復位，次子素凶悍，遂毒殺其父、弒其兄自立。

《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五・彭亨國》 彭亨國，與柔佛連山相枕。內地商民往柔佛國，有轉附番舶至其地貿易者。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彭亨》 在西南海中。 建置沿革：一名溢亨，又稱彭坑，在暹羅之西。明洪武十一年，其王麻哈剌惹遣使齎表貢番奴及方物。

永樂中，屢入貢。鄭和亦至其國。萬曆時，爲柔佛所破，王奔淳泥。後命其長子攝國，旋爲次子所篡。【略】其國與柔佛連山相枕。內地商民有附番舶至其境者。按《皇朝文獻通考》：雍正七年，弛南洋之禁，內地商民往柔佛國，有轉附番舶至彭亨國貿易者。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彭亨，在丁加羅南，由丁加羅陸路約二日可到。疆域、風俗、民情均與上數國同。亦產金，而麻姑所產爲最。土產胡椒、冰片、沙穀米。由彭亨東南行約日餘，復轉西入白石口，順東南風約日餘，則到舊柔佛。又《薄海番域錄》云：彭亨，一名彭坑。土沃候溫，宜稼，饒蔬果。俗尚佛，殺人血祭。明洪武中貢方物。余按：明初入貢諸國，有彭亨之名，而丁噶奴以北六國無聞，或因夙事暹羅，荒服附庸，不能自達於中朝耳。眞臘盛時，常幷有鳩密、富那迦諸國，當即斜仔至彭亨一帶。其人躶體，與眞臘同俗，蓋皆狼牙脩躶國之種類也。

《海國圖志・東南洋四・暹羅東南屬國今爲英吉利新嘉坡沿革》　又曰：彭亨，在丁加羅南。音近邦項，本無正字也。此由丁加羅陸路約二日可到。疆域、風俗、人情均與上數國同。亦產金，而麻姑所產爲最。土產胡椒、冰片、沙穀米。胡椒，藤木，初種時長尺餘，年餘長至數尺，則卷成圈。復取土掩之，俟再生，然後開花結子。十餘年，藤漸弱，則取其旁舊土，或有雜木葉霉敗其中者糞之，復茂，不可以他物糞。至三十餘年，則不復結子，須擇地另種。舊地非百年後不能復種。自安南至麻倫呢諸國皆有。唯丁加羅所產爲最。冰片，米液也。周流木內，夜則上于樹杪，明則下于樹根。土番夜聽其樹，而知其上下老嫩。俟其老時，四鼓潛往，以刀削其根數處，如中國之取松脂然。天明，其液流從砍處落地，滴滴成片。若未老，則出水而已。沙穀米，亦以木液爲之。其木大者合抱，砍伐破碎舂之成屑，則以水洗之，去其滓，俟其水澄，即其下凝者，暴乾成粉，復以水洒之，則累累如顆珠，煮食之可以療飢。以上數國，閩粵人多來往貿易者。內港船往各國，俱經外羅山南行，順風約一日過烟筒大佛山，又日餘經龍牙口過崑崙海，日餘見崑崙山。至此然後分途而行，往宋卡、暹羅、大呢、吉蘭丹各國，則用庚申針，轉而西行矣。由彭亨東南行，約日餘復轉西入白石口，順東南風，約日餘則到舊柔佛。《明史》：彭亨，在暹羅之西。洪武十一年，其王貢表。永樂十年，遣中官鄭和使馬。其國土田沃，氣候常溫，米粟饒足。煮海爲鹽，釀椰漿爲酒。上下親狎，無寇賊。然惑於鬼神，刻香木爲像，殺人祭賽，以禳災祈福。所貢有象牙、片腦、乳香、速香、檀香、胡椒、蘇木之屬。魏源曰：彭亨、柔佛等國，明以前不見于史，蓋即《梁書》之丹丹。《廣書》年單單在振州東南。而隋、唐《書》幷言往婆利州者，先由赤土、丹丹而至其國。赤土爲扶南，則丹丹必其相連之東南境。故有唐人墓方，梁、宋碑記云。

《出使日記續刻》卷七　〔光緒十九年二月十九日記〕　彭亨者，巫來由自主之國也，在東南海岸。赤道北二度四十分至四度五十分，京師西十二度五十七分至二十四度零七分。北界丁噶奴、吉蘭丹，南界柔佛，西北界白蠟，西界石蘭莪、尼格利桑比郎，長一百五十啓羅邁當，共有二萬五千九百啓羅邁當方里。彭亨江流貫其中，入于中國海。居民五萬人，華民不過二三百人，皆作礦工。彭亨諸部落，其酋皆得自主，不相統轄。其會城曰貝幾，在彭亨江口，回王居焉，頗受英國節制。又有一王，尙認暹羅爲上國，歲有金花銀瓶之貢。

《薄海番域錄》　彭亨，一名彭坑。土沃候溫，宜稼，饒蔬果。俗尙佛，殺人血祭。明洪武中貢方物。

《五洲屬國紀略・英國亞洲海門部》　彭亨，在東南海岸。北界丁噶奴、吉蘭丹，南界柔佛，西北界白蠟，西界石蘭莪、尼格里桑比郎。凡地二萬五千九百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五萬。會城曰貝幾。彭亨江流貫其中，入於中國海。土產冰片、胡椒、沙穀米等。冰片，木液也，夜上樹杪，明下樹根，土番聽而知之，俟其老，以刀削其根，液至削處，滴地成片。沙穀米，亦木液爲之，大者合抱，舂之成屑，水澄其滓，暴乾成粉，可以療饑。

分述

地理環境

《島夷誌略・彭坑》　石崖週匝崎嶇，遠如平寨，田沃，穀稍登。氣候半熱。

《星槎勝覽・後集・彭坑國》　在暹邏之西。石崖周匝崎嶇，遠如平寨。田沃，米穀常熟。氣候常溫。

《明一統志・外夷・彭亨國》　山川：石崖，其國石崖周匝，崎嶇如柵寨。

《西洋朝貢典錄・彭亨國》　其國在廣大海之南，石崖環之如城。

《三才圖會・地理・彭亨》　彭亨，一曰彭坑，地在東南海中，暹羅迤西。皇明遣使朝貢。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彭亨》　彭亨者，東南島中之國也。《星槎勝覽》名彭坑。《續文獻通考》曰暹羅迤西。國幷山，山旁多平原。草樹繁茂，然鳥獸希少。沃土宜穀，蔬果亦饒。

又　形勝名蹟：石崖、《一統志》曰：其國石崖周匝，崎嶇如柵寨。金山、其上出金，有大酋守之，日遣百餘人採取，月進王二十金。地盤山、織嘉文席處。狼賓。

《武備志・四夷一五・彭亨》　彭亨，在東南海島中，幷山，山傍多平原，禽獸稀少，草樹繁茂，沃土宜穀，饒蔬果。

《名山藏・王享記三・彭亨國》　彭亨國，在暹羅之西。石崖周匝，遠望則平。田沃，豐米穀，氣候溫。

《明世法錄・南蠻・彭亨國》　彭亨國，一名彭坑。直暹羅西，在東南海島中。石崖崎嶇，傍多平原，望之坦迤如寨。土沃候溫，宜稼穡，饒蔬果，而稀鳥獸。

《罪惟錄・外國列傳・彭亨國》　彭亨，亦曰彭坑，在暹羅之西。石崖周匝，遠望則平。田沃，豐禾穀。氣候常溫。木城廣數里。

《廣輿記・外譯・彭亨國》　暹羅西，在東南海島中。其貢道由廣東達京師。山川：石崖山。

文化風俗

《島夷誌略・彭坑》　風俗與丁家盧小異。男女椎髻，穿長布衫，繫單布捎。富貴女頂帶金圈數四，常人以五色焫珠爲圈以束之。凡講婚姻，互造換白銀五錢重爲准。

《星槎勝覽・後集・彭坑國》　風俗尚怪，刻香木爲神，殺人血祭禱，求福禳災。男女椎髻，穿長衫，繫單布。富家女子金圈四五飾于頂髮，常人五色珠圈。

《明一統志・外夷・彭亨國》　風俗：田沃，穀稍登。《島夷志》。男女椎髻，同上。男女椎髻，衣長布衫，繫單衣，富家頸帶金圈數四，常人則以五色燒珠爲圈束之。煮海爲鹽，釀椰漿爲酒。同上。

《西洋朝貢典錄・彭亨國》　其王好怪，雕香木以爲神，以人爲牲而禱。其土氣溫和。其王妃以金爲圈，四五飾於頂髮。其民下以五色燒珠圈飾之。其男女椎髻，服以長衫，繫以單衣。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彭亨》　彭亨，一曰彭坑。地在東南海島中，暹羅迤西。俗尚怪，常刻木香爲人，殺人血祭禱，祈福禳災。喜供佛。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彭亨》　其城以木圍之，方廣可數里。誅茅覆屋。男女椎髻，衣長布衫，繫單衣。富者頭著金圈數枚，貧人則五色燒珠爲圈束之。煮海爲鹽，釀椰漿爲酒。古稱上下親狎，民無寇盜。好佛誦經，而久乃寖漓也。俗漸好怪，刻香木爲人像，殺生人血以祭。云用此祈禳。

《武備志・四夷一五・彭亨》　其俗，上下親狎，無寇盜，男女椎髻，尊佛，其誦佛經。故俗也。

《名山藏・王享記三・彭亨》　上下親狎，無寇盜，男女椎髻，尊佛，其

《明世法錄・南蠻・彭亨》　誅茅覆屋，木城廣可數里。粒食。誦梵經。煮海爲鹽，釀椰爲酒。上下親狎，恥爲盜。椎髻，繫單裙，富家女子飾金圈四五于頂髮。俗尚怪，刻香木爲人，殺人血祭，禱以祈禳，蓋漸于夷風矣。

《罪惟錄・外國列傳・彭亨國》　風俗尚怪，刻香木爲人，殺人血祭禱，求福禳災。男女椎結，繫單裙。富家女子金圈四五飾于頂髮，常人則以五色燒珠爲之。上下親狎，無盜賊。尊佛。

《廣輿記・外譯・彭亨國》　風俗：田微沃，穀稍登，饒蔬果，而稀鳥獸。男女椎髻，衣長布衫，繫單衣。富家頸帶金圈，常人則以五色燒珠爲圈。煮海爲鹽，釀椰漿爲酒。人耻爲盜。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彭亨》　風俗：煮海爲鹽，釀椰漿爲酒。《明史》：其國土地肥沃，氣候常溫，煮海爲鹽，釀椰漿爲酒。俗惑鬼神，祭賽祈福。《明史》：上下親狎，無寇賊。然惑於鬼神，刻香木爲像，殺人祭賽，以（釀）〔禳〕災祈福。

經濟物産

《島夷誌略・彭坑》　民煮海爲鹽，釀椰漿爲酒。有酋長。地産黃熟香頭、沉速、打白香、腦子、花錫、粗降眞。貿易之貨，用諸色絹、閣婆布、銅鐵器、漆磁器、鼓板之屬。

《星槎勝覽・後集・彭坑國》　煮海爲鹽，釀椰漿爲酒。地産黃熟香、沉香、片腦、花錫、降香。貨用金銀、色段、爪哇布、銅鐵器、鼓板之屬。

《明一統志・外夷・彭亨國》　土産：片腦、沉香、花錫、椰子。

《西洋朝貢典錄・彭亨國》　其利魚鹽。其土沃，其穀宜稻。有椰子酒，多花錫、降香、沉香。有樹焉，其狀如杉，其子如荳蔻，皮有甲錯，其脂名曰片腦，一曰龍腦，食之已痔。其朝貢無常。洪武十一年，遣使奉金葉表，貢番奴及方物。永樂十二年，復遣其臣蘇麻固門的里等來朝貢。其貢物：金、水罐、檀香、乳香、速香、片腦、胡椒、象牙。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彭亨》　其産片腦、沉香、花錫、椰子。

《明會典・朝貢一・彭亨國》　國濱海。洪武十一年，其王麻哈剌惹答饒遣使奉金葉表貢番奴及方物。永樂十二年，復遣使朝貢。貢物：金水罐、象牙、乳香、速香、檀香、片腦、胡椒。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彭亨》　物産：沙金、即金山所採者，排沙揀金。金末在鎔，雖黃光閃鑠，視亦復類沙。既煎，乃始成塊。犀角、象牙、鶴頂、玳瑁、花錫、見《一統志》。沈香、見《一統志》。速香、本朝充貢。降香、片腦、是狼賓所出者，本朝充貢。嘉文席、嘉文草，蔓生有脊，用刀刺脊，踢去之，織以爲席。溫柔妍雅，帖人肌，夏微涼而冬微溫，故價直逾侈。其製狹而長，蓋夷中一席只卧一人，故狹。等身之外，捲以作枕，故長。燕窩、胡椒、本朝充貢。西國米、椰子、見《一統志》。檳榔、蓽吉柿、蒒藤，蔓抽被地，無枝葉，有皮裹其外，如竹皮，剝之則落。藤長數丈，不值翦伐，可繚繞數圍。狼賓出者爲多。犀、象。

交易：舟抵海岸，國有常獻。國王爲築鋪舍數閒，商人隨意廣狹，輸其稅而託宿焉。即就鋪中以與國人爲市。鋪去舟亦不甚遠，舶上夜司更，在鋪中卧者，音響輒相聞。

《武備志・四夷一五・彭亨》　煮海爲鹽，釀椰爲酒。産冰腦、諸香、花錫。

《明世法錄・南蠻・彭亨》　永樂十二年復朝貢，貢物有金水罐。地産片腦、諸香、花錫。今附舶香山濠鏡灣貿易。

《罪惟錄・外國列傳・彭亨國》　洪武十一年，國王麻哈剌惹答饒遣使表貢，貢物有番奴及金水罐。産片腦、諸香、花錫。

《廣輿記・外譯・彭亨國》　土産：片腦、沉香、花錫、椰子。

《海錄・西南海・邦項》　邦項，讀平聲。在丁咖囉南。古志多作彭亨，以謝清高所述音近邦項，故改從此二字，其餘亦多類此。由丁咖囉陸路約二日可到。疆域、風俗、民情均與上數國同。亦産金，而麻姑所産爲最。土産胡椒、冰片、沙穀米。胡椒，藤本，初種時長尺餘，年餘長至數尺，則卷成圈，復取土掩之，俟再生，然後開花結子。十餘年，藤漸弱，則取其旁舊土，或有雜木葉霉敗其中者，糞之復茂，不可以他物糞。至三十餘年，則不復結子，須擇地另種，舊地非百年後不能復種也。子熟採而乾之，色黑而縐，味辛辣而性溫。其極熟者則雖乾而圓滿。去其皮，是爲白椒，其性更烈。自安南至麻倫呢諸國皆有，唯丁咖囉所産爲最。冰片，木液也。周流木內，夜則上于樹杪，明則下于樹根。土番夜聽其樹，而知其上下老嫩。俟其老時，四鼓潛往，以刀削其根數處，如中國之取松脂然。天明其液流從砍處落地，滴滴成片。若未老則出水而已。沙穀米，亦以木液爲之。其木大者合抱，砍伐破碎，舂之成屑，則以水洗之，去其滓。俟其水澄，取其下凝者暴乾成粉。復以水洒之，則累累如顆珠。煮食之，可以療饑。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彭亨》　土産：象牙、片腦、乳香、速香、檀香、胡椒、蘇木。

交通

《順風相送》　彭坑山形水勢之圖：斗嶼：船身東邊過五更，船是彭坊港口也。鐵鑽嶼：斗嶼相望。打造船山：鐵鑽嶼對此山是大形尖長高，不當對開。北邊有斷嶼，仔細。南邊連大山，下嶼有樹木，邊看似船帆，連生坤身拖尾。坤身：船連尋坤身，坤身上有多南尾去，遠看亦似沙處，是彭坊港口，亦是大小船出入。彭亨港口：東邊有沙，惟港口淺，過南正路二十半

托，東南邊處是苧盤山，打水四托，拋船妙。

又　太武往彭坊針路：丁針四更船平州山。開用未針三更取南澳。用坤申針十五更取大星。用坤未七更取東姜山。用單坤五更船取烏猪山。用單坤十五更取七州洋。用單坤針七更取獨猪山。用坤未針二十更取外羅山外過。用丙午針七更船取校杯嶼及羊嶼。用丙午針七更船取靈山大佛。用單午針三更取伽倆貌。用丁午針五更船取羅灣頭。用坤未針五更船取赤坎。身開，恐犯玳瑁州；籠，恐犯玳瑁礁及玳瑁鴨。在山兜用單未十五更船取崑崙山。用坤未四十更船取彭坊港口爲妙。

回針：彭坊港口回澳，用艮寅六更船取綿花嶼。用單艮針七更，又用艮幷丑艮針六更，船用單丑及丑癸二十更船取崑崙山外過。用丑癸十五更取赤坎。用丑艮五更船取羅灣頭。用丑癸五更船取伽倆貌。用子癸三更船取靈山大佛。用壬子單壬針五更船取校杯嶼及羊嶼。用壬子針七更船取外羅山外過。用丑癸及單丑二十更船取獨猪山。用單艮五更船取銅鼓山。用艮寅針十三更取東姜。用艮寅針七更船取大星尖。用單寅針十五更船取南澳。用艮寅二更取甘山。用艮寅三更取太武妙。

《指南正法》　太武往彭亨：太武開船，依大泥針直取崑崙。用坤未四十更取彭亨港。

彭亨回太武針：彭亨開船，用艮寅六更取綿花及斗嶼。用丑艮十三更、單丑及丑癸二十更取崑崙山外過。其依大泥針回太武入浯嶼，妙哉。

《海錄・西南海・邦項》　以上數國，閩粵人多來往貿易者。內港船往各國，俱經外羅山南行，順風約一日過煙筒大佛山，又日餘經龍柰口，過崑崙海，日餘見崑崙山，至此然後分途而行，往宋卡、暹羅、太呢、咭嚨丹各國，則用庚申針，轉而西行矣。由邦項東南行約日餘，復轉西入白石口，順東南風約日餘則到舊柔佛。

藝文

《星槎勝覽・後集・彭坑國》　詩曰：嗟彼彭坑國，溫和總是春。傷生在求福，刻木慣爲神。尊敬惟從長，催科不到民。焉知施禮樂，立教序彝倫。

《外國竹枝詞・彭亨》　平原一半石崎嶇，刻木爲神紛史巫。女兒生小不穿袴，髮髮常盤五色珠。風俗尚怪，刻香木爲神，殺人血祭。女子繫單裙，頂髮飾金圈四五，或五色珠圈。

柔佛部

綜述

《明史・外國傳六・柔佛》　柔佛，近彭亨，一名烏丁礁林。永樂中，鄭和遍歷西洋，無柔佛名。或言和曾經東西竺山，今此山正在其地，疑即東西竺。萬曆間，其酋好搆兵，鄰國丁機宜、彭亨屢被其患。華人販他國者多就之貿易，時或邀至其國。國中覆茅爲屋，列木爲城，環以池。無事通商於外，有事則召募爲兵，稱強國焉。地不產穀，常易米於鄰壤。男子雍髮徒跣，佩刀，女子蓄髮椎結，其酋則佩雙刀。字用茭葦葉，以刀刺之。婚姻亦論門閥。王用金銀爲食器，羣下則用磁。無匕筯。俗好持齋，見星方食。節序以四月爲歲首。居喪，婦人薙髮，男子則重薙，死者皆火葬。所產有犀、象、玳瑁、片腦、沒藥、血竭、錫、蠟、嘉文簟、木棉花、檳榔、海菜、窩燕、西國米、蓽吉柿之屬。始其國吉寧仁爲大庫，忠於王，爲王所倚信。王弟以兄疏己，潛殺之。後出行墮馬死，左右咸見吉寧仁爲祟，自是家家祀之。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六・柔佛》。）

《海國聞見錄・南洋記》　柔佛一國，山雖聯於彭亨，其勢在下。水程應到崑崙，用未針取茶盤轉西至柔佛，計廈門水程一百七十三更。番情與上諸國相似，而所產相同，較之畧美而倍多，年經商可容三四舶，就舟交易。產沙金。國以鑄花小金錢爲幣，重四五分，銀幣不行。

《續通典・邊防二・柔佛》　柔佛，一名烏木礁林，近丁機宜。明神宗萬

曆閒，其酋好搆兵，鄰國丁機宜與彭亨屢被其患。國中覆茅爲屋，列木爲城，環以池。無事則通商於外，有事則召募爲兵。地不產穀，常易米於鄰壤。俗好持齋，見星方食。節序以四月爲歲首。喪用火葬。所產有犀、象、玳瑁、片腦、沒藥、錫、蠟之屬。

《清朝通典・邊防二・柔佛》 柔佛，在西南海中，背山而國，前臨大海，歷海洋九千里達廣東界。國中無城郭宮室，民皆環山而居，支以竹木，蓋以茅葉。天時雖秋冬亦暖。相見以合掌拱上爲禮。土產有降香、烏木、西國米、冰片、海參、胡椒、燕窩之屬。康熙五十七年五月，柔佛國番人利哈等五十三名遭風漂至廣東，船壞，官給貲糧，幷給內地船遣歸。雍正七年，弛南洋商販之禁，自後通市不絕。柔佛屬國有丁機奴、單咀、彭亨。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三・柔佛》 又《柔佛傳》曰：柔佛，近彭亨，一名烏木礁林。永樂中，鄭和遍歷西洋，無柔佛名。或言和曾經東西竺山，今此山正在其地，疑是東西竺。萬曆間，其酋好搆兵，隣國丁機宜、彭亨屢被其患。華人販他國者多就之貿易，時或邀至其國。國中覆茅爲屋，列木爲城，環以池。無事通商於外，有事則召募爲兵，稱強國焉。地不產穀，常易米於隣壤。男子薙髮徒跣，佩刀，女子蓄髮椎結，其酋則佩雙刀。字用葵葦葉，以刀刺之。婚姻亦論門閥。王用金銀爲食器，羣下則用磁。無匕箸。俗好持齋，見星方食。節序以四月爲歲首。居喪，婦人薙髮，男子則重薙。死者皆火葬。所產有犀、象、玳瑁、片腦、沒藥、血竭、錫、蠟、嘉文簟、木棉花、檳榔、海菜、燕窩、西國米、菴吉柿之屬。始其國吉寧仁爲大庫，忠於王，爲王所倚信。王弟以兄疏己，潛殺之。後出行墮馬死，左右咸見吉寧仁爲祟，自是家家祀之。

《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五・柔佛》 柔佛，在西南海中，背山而國，前臨大海，歷海洋九千里達廣東界，經七洲大洋到魯萬山，由虎門入口。國中無城郭，宮室，王府即建於海濱。府治非磚瓦所成，支以竹木，蓋以茅葉。民皆環山而居，亦竹木茅葉爲之。崇山峻嶺，樹木叢雜，野獸縱橫。天時雖秋冬亦暖。王以柳葉爲衣，左衽下裳，密綴小花，爲之佩刀。首蓄髮，長二三寸，蒙以金花帕，跣足。民人冠用銅線爲胎，幔以白布，衣短衫，或裸，而以裳圍其下體。婦女織席，挽椎髻，肩披錦。父母喪，則薙髮，衣黑衣爲喪服。夫皆贅於婦。相見以合掌拱上爲禮。俗輕生好殺，尚佛教，喜鬥雞，伐烏木，拾海菜。時出海劫掠。飲食用手。忌猪肉。嗜烟。歲齋一月，舉國絕食，見星乃食，歷三十日始止。土產降香、烏木、西國米、冰片、海參、胡椒、燕窩之屬。亦產沙金。鑄花小金錢爲幣。康熙五十七年五月，柔佛等國番人利哈等五十三名遭風飄至新安等縣，船壞，官給貲糧贍恤。兩廣總督楊琳奏言：『柔佛等國無內地商船到彼，閩、粵二省亦無彼國船隻，今原船已壞，利哈等永無還鄉之日，情殊可憫，請給內地船一隻，令難番附合駕歸。嗣後如有飄至內地難番，原船可修者，給貲修整，如船已損壞者，給船遣歸。』奏入，上從之。時方嚴南洋諸國商販之禁，迨雍正七年弛禁後，其國通市不絕。距廈門水程一百八十更。【略】柔佛屬國有丁機奴、單咀、彭亨。雍正七年後皆通市不絕。

《清職貢圖・柔佛國》 柔佛國，在西南海中。其地有東西竺山。覆茅爲屋，列木爲城。地不產穀，常易於隣壤。尚釋教，持齋累月，見星方食。以刀刺葵葦葉爲文字。婚姻亦論門閥。男剪髮跣足，帽如覆碗，銅絲爲胎，冪以白布，衣袴俱短，圍花巾於腰，身不離刃。婦垂髻跣足，短衣長裙，披錦繪於肩。與蘇祿相似，善織席。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柔佛》 在西南海中。 建置沿革：一名烏丁礁林，或言即東西竺。《明史》：永樂中，鄭和遍歷西洋，無柔佛名。或言和曾經東西竺山，今此山正在其地，疑即東西竺。明萬曆時，其酋好搆兵，鄰國丁機宜、彭亨屢被其害，蓋西洋強國也。《明史》：列木爲城，環以池。無事通商於外，有事則召募爲兵，稱強國焉。地不產穀，常易米於隣壤。華人販他國者，多就之貿易，時或邀至其國。國中崇山峻嶺，樹木叢雜，野獸縱橫。天時雖秋冬亦暖。王柳葉爲衣，左衽跣足，下裳密綴小花爲之。蓄髮長二三寸，蒙以金花。無城郭，王府即建於海濱。府治非磚瓦所成，支以竹木，蓋以茅葉。民皆環山而居，亦竹木茅葉爲之。本朝康熙年間，柔佛國番人利哈等五十三人遭風漂至廣東。地方官給以貲糧，其原船已壞，時閩、粵二省亦無該國船隻，請給內地船遣歸。奏入，上從之。雍正七年，弛南洋商販之禁，自後通市不絕。歷海洋九千里達廣東界，距廈門水程一百八十更。其屬有單咀國，亦來中國互市，風俗土產與柔佛同。

《海國圖志・東南洋四・暹羅東南屬國今爲英吉利新嘉坡沿革》 《每月統紀傳》：【略】柔佛，爲亞西亞諸國極南入海之大山，馬萊酉王管之。又彭

亨有金沙、錫礦。福建船希往彼。永樂年間，二王遣公使朝貢。蓋柔佛與彭亨王兩國好鬥，正是馬萊西各族之性情也。此外各島，在東海濱，朝貢暹羅王，奉金葉表諸方物。都是小地方，居民甚懈惰。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三 〔光緒十六年七月初四日記〕 柔佛一國，居麻剌甲之西南，與新嘉坡僅隔一水。由坡至佛僅兩點鍾。地頗寥闊，華民在彼貿易種植者，十餘萬。

《出使日記續刻》卷七 〔光緒十九年二月十九日記〕 柔佛國，在巫來由土股極南，北界彭亨，南界薩賴當博羅海峽，亦名舊峽。過此峽即爲新嘉坡島。明正德七年，有麻六甲蘇丹名煞者，被葡萄牙人所逐，至此建城，名曰柔佛，因爲國號焉。城距海岸三十二啓羅邁當，中跨大河，在新嘉坡東北五十六啓羅邁當。【略】柔佛王今居蘭嘎南臨老港，即舊峽也。已歸英國保護矣。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海門部》 柔佛，在馬來斯土股極南，與新嘉坡隔峽相對，北界彭亨。凡地二萬七百二十啓羅邁當方里。居民十一萬，內華人七萬。明正德中，一千五百十年。麻六甲蘇丹名薩者，爲葡萄牙所逐，遯居此島，築城曰柔佛。距新嘉坡東北五十六啓羅邁當，中跨大河，因以名國。今王所居城曰蘭嘎，南臨舊峽，地多磽瘠，賴華人開荒墾種，漸臻富庶。

分述

地理環境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柔佛》 形勝名蹟：東西竺。《星槎勝覽》曰：山與龍牙門相望，海洋中山形分對，若蓬萊、方丈之間。

《海錄・西南海・柔佛》 柔佛國，在舊柔佛對海，海中別一島嶼也。舊柔佛番徙居於此。周圍數百里。由白石口南行約半日即到。

《柔佛略述》 柔佛一部，濱海而立。其陸地北越彭亨、六坤等七部即入暹境，由暹達華，是與中國同一疆土，而爲亞洲極南地盡處之一隅，遙與中國雲南、四川、甘肅同一經綫，在赤道北二三度之間。向事暹羅，自比於附庸之列，今則自立。

又 其地雖近赤道，而天氣溫和，不覺炎熱。因其處樹木叢茂，蒼翠橫空，赤日之炎威，被所遮閉，而夜露散涼，足消酷暑，故其天氣宜人。

城市聚落

《柔佛略述》 其國中有地名新山者，柔王之宮室在焉。官府獄禁皆備，境內別無分治。王宮左偏有小街衢，華國商民與土人相錯而居。綜其大略，有類中國一小村市。

民族人口

《柔佛略述》 彼境戶口，土人約共五萬名，中國人民種植於其土者十萬衆，至於西人之旅居其土者刻僅寥寥數人。彼境原有土民，皆深居內山，斂迹不出。新山市中之土民，則皆由新嘉坡或他處遷往，頗自矜異，而呼原有地主爲山人焉。山人深藏於幽谷之中，居無定所，衣無布帛，食無穀粱，其所資以爲生者，獨異乎衆。有上古巢居穴處之風，有時就樹爲屋，猱升棲止。有時依山爲穴，洞處如仙。其人不分男女，皆科頭赤足，縛蕉葉、樹皮之類於腰腹下，即蔽體裝也。其食也，不耕不植，專事採果獵獸，用以資生。蓋其心思魯鈍，知覺未開，天地清明之氣至此杳矣。然其人不忮不爭，得無懷氏之妙諦，未可以愚魯而非之，此內山土人之大略也。另有一種人呼之爲海民，小舟一葉，家人父子咸集其中，生生世世不諳陸居。出沒洪波巨浪之中而不知懼，常泊青山綠水之旁而不知樂，以漁爲食，迹類浮鷗。其人因食魚過多，受濕熱之毒，故皮膚多生瘡疾，身無點瑕者，百無一二。斯二者乃柔境原有之民也。彼族無文，無從考其肇始之由來。至土民獵獸之法，不用火器，專以標槍、毒矢、吹筒之類爲械，而麋鹿是獲。蓋其人善馳，可與猛獸齊驅，故能期於必得。

《出使日記續刻》卷七 〔光緒十九年二月十九日記〕 柔佛居民十一萬五千人，內有華民七萬五千人，巫來由四萬人。

又卷九 〔十月十一日記〕 柔佛國有華人數萬，開荒墾種，國賴以富。

該國方廣爲招徠，故政稍寬大。

文化風俗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柔佛》 柔佛，一名烏丁礁林。男子削髮徒跣，圍幔佩刀，婦人蓄髮椎結。王服與下無別，第帶雙刀耳。酋見王，棄刀于地，和南而立，各有尊卑位次。字用茭葦，以刀刺之，又置烏簿。書浩大及秘密事情，外以繩縛之，塗泥封固，印識其上。宮室覆茅，插木爲城，其外有池環之。港外多列沙垓。猶中華鹿戶。無事以船載貨國外，有警或出征戰，則募召爲兵，稱強國焉。婚姻，王與隣國王家自相配偶，餘人締結亦論門閥相宜。王用金銀器盛食，民家磁器，都無匕筯，以手拈之而已。持齋，見星方食。節序以四月爲歲首。居喪，婦人方加剃，男子則再削髮。逝者，火葬也。其酋好鬥，屢開疆隙，彭亨、丁機宜之閒，迄無寧日。先年，有大庫吉寧仁，忠於王，王大信用。二王以兄疏己，謀殺吉寧仁。其後二王出，騎馬墮地死，從者皆見吉寧仁爲祟。至今人家祀之，競傳靈應。蓋夷俗尚鬼，其固然矣。

《名山藏・王享記三・柔佛》 柔佛國，強國也。其人好鬥。

《明世法錄・南蠻・柔佛》 柔佛，一名烏丁礁林。王服帶雙刀，諸酋望見王，棄刀于地，和南序立。字用茭葦，以刀刺之。歲首以四月。地不產穀。椎跣。喜兵，彭亨、丁機宜之間，幾無寧日。

《海錄・西南海・柔佛》 土番爲無來由種類，性情兇暴，以刦掠爲生。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柔佛》 風俗：以刀爲佩。字用茭葦葉。《明史》：男子薙髮，徒跣，佩刀。女子蓄髮椎髻。其酋則佩雙刀。字用茭葦葉以刀刺之。食無匕筯。死則火葬。《明史》：王用金銀爲食器，羣下則用磁，無匕筯。俗好持齋，見星方食。節序以四月爲歲首。居喪，婦人薙髮，男子則重薙。死者皆火葬。輕生好殺，出海劫掠。《皇朝文獻通考》：俗輕生好殺。尚佛教。喜鬥雞。伐烏木，拾海菜。時出海劫掠。忌豬肉。嗜煙。衣袴皆短，織席爲業。《皇清職貢圖》：婚姻亦論門閥。男子帽如覆碗，銅絲爲胎。冪以白布，衣袴皆短，圍花巾於腰。婦短衣長裙，披錦繪於肩，善織席。

經濟物産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柔佛》 物産：犀角、象牙、玳瑁、錫、片腦、蠟、嘉文席、是東西竺所織者。《星槎勝覽》曰：地出蕉心簟，想嘉文席之所自始也。木緜布、見《星槎勝覽》。椒、燕窩、西國米、血竭、沒藥、檳榔、見《星槎勝覽》。海菜、蓽吉柿。

交易：柔佛地不產穀，土人時駕小舟載方物，走他國易米。《星槎勝覽》曰：田瘠，不宜稼穡，歲藉諸邦淡洋米以食。道逢賈舶，因就他處爲市，亦有要之入彼國者。我舟至止，都有常輸。貿易只在舟中，無復舖舍。

《海錄・西南海・柔佛》 土産檳榔膏、沙藤、椰子、冰片。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柔佛》 土産：犀、象、玳瑁、片腦、沒藥、血竭、錫、嘉文簟、木棉花、檳榔、海菜、燕窩、西國米、蓽吉柿、以上見《明史》。降香、烏木、冰片、胡椒。

《柔佛略述》 其土産有藤條、竹木、羔丕、碩莪、甘蜜、胡椒、打馬之屬。墾植之工，率皆借資華人力。甘蜜，乃染紅色之用，運銷於歐洲者甚夥。胡椒，烏色者，由新嘉坡每年商販出口，柔椒佔三分之二，可見其收産之豐。打馬，乃以火炙樹流出之精液結成，除然以照夜之外，可作下料之漆，運往美洲、中國兩地爲多。其地尚産一種紅木，樹皮可用以染牛皮。新嘉坡之柴薪皆取資於此。刻下華人之在彼種植者，其法先縱火燒山，焚其林木，然後墾以植物，一園成熟，則遽易去，另墾新地。蓋緣其地雖肥沃，而無再添之肥，恐地力不能久持，故累易以豐其獲耳。

交通

《柔佛略述》 新山與新嘉坡一河之隔。由坡陸路往，相距十五西里，策馬驅車，半日即可往還，若櫂舟往遊，共得水程三十西里。

丁機宜部 丁機奴 丁家羅 丁家盧 丁噶呶 丁加羅 丁咖囉

綜述

《明史・外國傳六・丁機宜》 丁機宜，爪哇屬國也，幅員甚狹，僅千餘家。柔佛黠而雄，丁機宜與接壤，時被其患。後以厚幣求婚，稍獲寧處。其國以木爲城。酋所居，旁列鐘鼓樓，出入乘象。以十月爲歲首。性好潔，酋所食啖，皆躬自割烹。民俗類爪哇，物產悉如柔佛。酒禁甚嚴，有常稅。然大家皆不飲，維細民無籍者飲之，其曹偶咸非笑。婚者，男往女家持其門戶，故生女勝男。喪用火葬。華人往商，交易甚平。自爲柔佛所破，往者亦鮮。（幷見《明史稿・外夷傳六・丁機宜》。）

《明象胥錄・丁機宜》 丁機宜，幅員最狹，酋衆僅千餘。其國以木爲城。王居列鍾鼓樓，出入騎象。以十月爲歲首。性好潔。俗近爪哇。而酒禁甚嚴，上族輒不御酒。客至，以扶留藤、檳榔代茗。惟細民無賴時時闌入醉鄉，曹偶共笑之。地接柔佛，爲所侵，始通姻好。與華人舟中互市。產犀、象、黃蠟、嘉文席。

《明世法錄・南蠻・丁機宜》 丁機宜，幅員最狹，酋衆僅千餘。其國以木爲城。王居列鐘鼓樓，出入騎象。以十月爲歲首。性好潔。俗近爪哇。而酒禁甚嚴，上族輒不御酒。客至，以扶留藤、檳榔代茗。惟細民無賴時時闌入醉鄉，曹偶共笑之。地接柔佛，爲所侵，姑通姻好。與華人舟中互市。產犀、象，黃蠟、嘉〔文席〕。

《罪惟錄・外國列傳・爪哇國》 附丁機宜。 而丁機宜，地最狹。王出入騎象。以十月爲歲首。酒禁甚嚴，客至，以扶留藤、檳榔代茗。

《續通典・邊防二・丁機宜》 丁機宜，爪哇屬國也，幅員甚狹，僅千餘家。時被柔佛侵擾，後以厚幣求婚，稍獲寧處。其國以木爲城。酋所居，旁列鐘鼓樓，出入乘象。以十月爲歲首。民俗類爪哇，物產悉如柔佛。酒禁甚嚴，有常稅。大家皆不飲，惟細民無籍者飲之，其曹偶咸非笑焉。

《清朝通典・邊防二・柔佛》 丁機奴，在西南海中，風俗畧同柔佛。土產有胡椒、沙金、沙藤、速香等物。國人終身不出境，無航海而來中國者。各歲冬春間，粵東商人以茶葉、磁器、色紙諸物往其國互市。乾隆二十九年，以兩廣總督蘇昌奏准帶土絲及二蠶湖絲。浙、閩人亦間有往者，及夏秋乃歸。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三・丁機宜》 又《丁機宜傳》曰：爪哇屬國也，幅員甚狹，僅千餘家。柔佛黠而雄，丁機宜與接壤，時被其患。後以厚幣求婚，稍獲寧處。其國以木爲城。酋所居，旁列鐘鼓樓，出入乘象。以十月爲歲首。性好潔，酋所食啖，皆躬自割烹。民俗類爪哇，物產悉如柔佛。酒禁甚嚴，有常稅。然大家皆不飲，惟細民無籍者飲之，其曹偶咸非笑。婚者，男往女家持其門戶，故生女勝男。喪用火葬。華人往商，交易甚平。自爲柔佛所破，往者亦鮮。

《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五・丁機奴》 丁機奴，在西南海中。四時皆暖，雖隆冬無霜雪。崇山峻嶺，蜿蟺相望。風俗略同柔佛。土產胡椒之美甲於他番，餘則沙金、冰片、沙籐、速香等物。其國人終身不出境，無航海而來中國者。每歲冬春閒，粵東本港商人以茶葉、瓷器、色紙諸物往其國互市。乾隆二十九年，以兩廣總督蘇昌奏准帶土絲及二蠶湖絲。浙、閩人亦閒有往者，及夏秋乃歸。必經七洲大洋至魯萬山，由虎門入口達廣東界，計程九千里。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丁機奴》 在西南海中。 建置沿革：即丁機宜，爪哇屬國也。自古不通職貢。幅員甚狹，僅千餘家。明時，柔佛黠而雄，丁機奴與接壤，屢被其害。後以厚幣求婚，稍免侵侮。其國以木爲城。酋所居，旁列鐘鼓樓，出入乘象。以十月爲歲首。四時皆暖，雖隆冬無霜雪。崇山峻嶺，蜿蟺相望。其國人終身不出境，無航海來中國者。華人往市，交易甚平。自爲柔佛所破，往者亦稀。本朝雍正七年後，通市不絕。每歲冬春間，粵東本港商人，以茶葉、磁器、色紙諸物往其國互市。乾隆二十九年，准帶土絲

及二蠶湖絲。浙、閩人亦間有往者，及夏秋乃歸。必經七洲大洋，至魯萬山，由虎門入口達廣東界，計程九千里。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丁加羅，即丁噶奴。在吉蘭丹東南，由吉蘭丹沿海約日餘可到。疆域、風俗與上數國略同，而富強過之。各國俱喜養象，丁加羅尤甚。聞山中有象，先以木柵圍之，由遠而近，俟其饑困，然後用馴象勾致之。土產胡椒、檳榔、椰子、沙籐、冰片、燕窩、海參、油魚、鮑魚、帶子、蛤類，似江瑤柱。紫菜、孔雀、翡翠、速降伽楠諸香。胡椒最佳，甲於諸番。歲貢暹羅、安南及據噶羅巴之荷蘭。

又　崗甲嶼，又名丁機宜。產鉛、錫。（最）〔木〕材甚富，船廠皆取給焉。現分三部：曰比斯加亞列下等，會城頗繁盛，爲羊毛總聚之地；曰給不斯孤列下等，城建山麓，爲北境鎖鑰。嘉慶十八年，佛郎西來侵，屋宇、炮臺俱成灰燼。事定之後，修復如初；曰亞拉襪列下等。【略】《薄海番域錄》云：丁機宜，地近柔佛，屢爲所侵，始通姻好。幅員最狹，酋衆僅千餘。以木爲城，王居列鐘鼓樓。與華人舟中互市。歲首十月，蓋奉爪哇正朔云：按《海國聞見錄》謂丁機宜在呂宋羣島之南，與萬老高、芒佳虱同居巳方。頃余在廈門，晤老舵師陳姓，往來西南洋最熟，曾屢至丁機宜。詢其方向，則云：『過昆侖用未針，與噶羅巴相近。』所言與《海國聞見錄》異，甚以爲疑。近閱《薄海番域錄》云：丁機宜地近柔佛，乃知即蘇門答臘東境之崗甲嶼。老舵師之言信不誣矣。其地產錫，故廈門販洋之船，時往貿易。

《海國圖志・東南洋四・暹羅東南屬國今爲英吉利新嘉坡沿革》　又曰：丁加羅國，一作丁葛奴，疑即丁機宜也。源案：此語誤甚。丁機宜別自一島，在蘇門答剌之東，非暹羅相連之地。在吉蘭丹東南。由吉蘭丹沿海約日餘可到。疆域、風俗與上數國略同，而富強勝之。各國王俱喜養象，聞山中有野象，王家則令人砍大木，於十里外周圍柵環之，旬日漸移而前，如此者數次，柵益狹，象不得食。俟其羸弱，再放馴象與鬥，伏則隨馴象出，自聽象奴驅遣。土產胡椒、檳榔、椰子、沙藤、冰片、燕窩、魚翅、海參、油魚、鮑魚、螺頭、帶子、紫菜、孔雀、翡翠、速香、降香、伽楠香。帶子，角帶也，形若江瑤柱。胡椒最佳，甲於諸番。歲貢暹羅、安南及鎮守葛剌巴之荷蘭。陳倫炯《海國聞見錄》：由暹羅西南斜仔、六坤、宋腳皆暹羅屬國。大呢、吉蘭丹、丁葛奴、彭亨諸國，沿山相續，俱由小眞嶼向西分往，水程均一百五六十更不等。土產鉛、錫、翠毛、佳文席、燕窩、海參、科藤、冰片等類相同，惟丁葛奴胡椒甲於諸番。番皆無來由族類，不識義理，裸體，挾刀，下無幅幔。檳榔夾烟嚼，生米和水吞。貿易難容多艘。

《出使日記續刻》卷七　〔光緒十九年三月初一日記〕　丁噶奴，暹羅屬國也。在東海岸。北界吉蘭丹，南界彭亨。王宮如炮臺，牆有炮洞，裝古銅炮。華民房屋整齊，巫來由人以板爲屋，其陋已甚。

《薄海番域錄》　丁機宜，地近柔佛，屢爲所侵，始通姻好。幅員最狹，酋衆僅千餘。以木爲城。王居列鐘鼓樓。與華人舟中互市。歲首十月，蓋奉爪哇爲正朔云。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海門部》　丁噶奴，西北距吉蘭丹一百五十啓羅邁當，凡地一萬五千五百四十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五萬。民多畜象，胡椒尤有名。胡椒係藤本，長數尺，掩土復生，然後開花結子，東南諸國皆有，而以丁噶奴爲最佳。

分述

地理環境

《島夷誌略・丁家廬》　三角嶼對境港，已通其津要。山高曠，田中下，民食足。春多雨，氣候微熱。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丁機宜》　形勝名蹟：獨石門、鐵釘嶼、以形尖故名。其外水流甚急。鰐魚嶼、亦以其形似鰐也。其水晝則南流，夜則北流。

《海國聞見錄・南洋記》　大哖、吉連丹、丁噶呶、彭亨諸國，沿山相續，俱由小眞嶼向西分往，水程均一百五六十更不等。

《海錄・西南海・丁咖囉》　丁咖囉國，一名噠拉岸，疑即丁機宜也。在咭嘰丹東南。由咭嘰丹沿海約日餘可到。

文化風俗

《島夷誌略・丁家盧》 風俗尙怪。男女椎髻，穿綠頡布短衫，繫遮里絹。刻木爲神，殺人血和酒祭之。每水旱疫癘，禱之立應。及婚姻病喪，則卜其吉凶，亦驗。今酋長主事貪禁，勤儉守土。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丁機宜》 丁機宜，爪哇屬國也。幅員最狹，酋衆僅千餘。柔佛黠而雄，丁機宜境相接也。柔佛狡焉，有啓疆之思，動爲國患，悉索敝賦無寧日，近始求通姻好，然安忍無親，善事之猶恐其不得當也。其國以木爲城。王居旁列鐘鼓樓，出入騎象。以十月爲歲首。性好潔，食啖所須，手自操割。民俗都類爪哇。大率爪哇一帶酒稅甚廣，而酒禁乃甚嚴。民閒攜酒具取水釀酒，國有常賦。然上族之家輒不復御酒，惟細民無賴者時時闌入醉鄉，則曹偶笑之。上族客至，以扶留藤、檳榔代茗。若開宴，則人具一大盤。盤有足，置地上，雜貯肴核。每進一物，客甫嘗畢，則客之從人徑從後取食之，曰：『不敢留殘，溷主翁也。』婚者，男往女家爲持門戶，故生女勝男。喪用火葬。

《海國聞見錄・南洋記》 〔丁噶呶〕番，皆無來由族類。不識義禮，裸體挾刀，下圍幅幔。檳榔夾烟嚼，穀米和水吞。貿易難容多艘。

《海錄・西南海・丁咖囉》 疆域風俗，與上數國略同，而富彊勝之。各國王俱喜養象，聞山中有野象，王家則令人砍大木，於十里外周圍柵環之，旬日漸移而前，如此者數，柵益狹，象不得食，俟其羸弱，再放馴象與鬥，伏則隨馴象出，自聽象奴驅遣。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丁機奴》 風俗：性好潔。酒禁甚嚴。《明史》：性好潔。酋所食啖，皆躬自割烹。酒禁甚嚴，有常稅。然大家皆不飲，惟細民無籍者飲之，其曹偶咸非笑。男贅於女。喪用火葬。《明史》：婚者，男往女家持其門戶，故生女勝男。喪用火葬。

經濟物産

《島夷誌略・丁家盧》 地産降眞、腦子、黃蠟、玳瑁。貨用青白花磁器、占城布、小紅絹、斗錫、酒之屬。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丁機宜》 物産：犀角、角牙、黃蠟、嘉文席、西國米、血竭、沒藥、檳榔、海菜。

交易：夷亦只就舟中與我人爲市。大率多類柔佛，而俗較馴，而貨較平。自爲柔佛所侵，彼國有風聲鶴唳之虞，而舶人亦抱林木池魚之患。此揚帆者所以掉臂希顧也。

《海國聞見錄・南洋記》 〔丁噶呶〕土産：鉛、錫、翠毛、佳文蓆、燕窩、海參、科藤、冰片等類相同，惟丁噶呶胡椒甲於諸番爲美。

《海錄・西南海・丁咖囉》 土産胡椒、檳榔、椰子、沙藤、冰片、燕窩、魚翅、海參、油魚、鮑魚、螺頭、帶子、紫菜、孔雀、翡翠、速香、降香、伽楠香。帶子，角帶也，形若江瑤柱。胡椒最佳，甲于諸番。歲貢暹羅、安南及鎮守噶喇吧之荷囒。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丁機奴》 土産：胡椒、其美甲於他番。沙金、冰片、沙藤、速香。見《皇朝文獻通考》。

藝文

《外國竹枝詞・丁機宜》 秦風建亥曆新開，鐘鼓樓前騎象來。市上醉人相視笑，扶留藤子勸君杯。以十月爲歲首。王居建鐘鼓樓，騎象出入。大家不御酒，客至以扶留藤、檳榔代茗。惟細民無賴時時闌入醉鄉，衆共笑之。

吉蘭丹部 丹丹 單單 急蘭丹 單咀 咭嚩丹 躭蘭洲

綜述

《梁書・諸夷傳・丹丹國》 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至德仁治，信重三寶，佛法興顯，衆僧殷集，法事日盛，威嚴整肅。朝望國執，慈愍蒼生，八方六合，莫不歸服。化隣諸天，非可言喻。不任慶善，若暫奉見尊足。謹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軀，幷獻火齊珠、古貝、雜香藥等。』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瑠璃、雜寶、香藥等物。

《南史・夷貊傳上・丹丹國》 丹丹國，中大通三年，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畫塔二軀，幷獻火齊珠、古貝、雜香藥。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瑠璃、雜寶、香藥等物。

《新唐書・南蠻傳下・單單》 單單，在振州東南，多羅磨之西，亦有州縣。木多白檀。王姓剎利，名尸陵伽，日視事。有八大臣，號八坐。王以香塗身，冠雜寶瓔，近行乘車，遠乘象。戰必吹蠡擊鼓。盜無輕重皆死。乾封、總章時，獻方物。

《通典・邊防四・丹丹》 丹丹國，隋時聞焉。在多羅磨國西北，振州東南。振州，今延德郡，珠崖同島山上。王姓剎利，名尸陵伽。理所可二萬餘家，亦置州縣，以相統領。王每晨夕二時臨朝。其大臣八人，號曰八座，幷以婆羅門爲之。王每以香粉塗身，冠通天冠，掛雜寶瓔珞，身衣朝霞，足履皮屨。近則乘輿，遠則馭象。其攻伐則吹蠡擊鼓，兼有幡旗。其刑法，盜賊無多少皆殺之。土出金、銀、白檀、蘇方木、檳榔。其穀唯稻。畜有沙牛、羖羊、豬、雞、鵝、鴨、麞、鹿。鳥有越鳥、孔雀。果蓏有蒲桃、石榴、瓜瓠、菱、蓮。菜有葱、蒜、蔓菁。

《太平御覽》卷七八八 《梁書》曰：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送象牙及畫塔二軀，幷獻火齊珠、古貝、雜香藥。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琉璃、雜寶、香藥等物。《隋書》曰：丹丹國，在多羅摩羅國西北，振州東南，振州，今延德郡，朱崖同島上。王姓剎利，名尸陵伽，理所可二萬餘家，亦置州縣，以相統領。王每晨夕二時臨朝。其大臣八人，號曰八座，幷以婆羅門（朝其）〔門爲〕之。王每以香粉塗身，冠通天冠，掛雜寶瓔珞，身衣朝霞，足履皮屨。近則乘輿，遠則馭象。其攻伐則吹蠡擊鼓，兼有幡旗。其刑，盜賊無多少，皆殺之。土出金、銀、白檀、蘇方、檳榔。其穀唯稻。畜有沙牛、羖羊、豬、雞、鵝、鴨、麞、鹿。鳥有越鳥、孔雀。果蓏有蒲桃、石榴、瓜瓠、菱、蓮。菜有葱、蒜、蔓青。

《通志・四夷傳五・丹丹》 丹丹，隋時聞焉。在（多）羅摩羅國西北，振州東南，振州與珠崖同島上。王姓剎利，名尸陵迦。治所可二萬餘家，亦置州縣，以相統領。王每晨夕二時臨朝。其大臣八人，號曰八座，幷以婆羅門爲之。王每以香粉塗身，冠通天冠，挂雜寶纓絡，身衣朝霞，足履皮履。近則乘輿，遠則馭象。其攻伐則吹蠡擊鼓，兼有幡旗。其刑法，盜賊無多少，皆殺之。土出金、銀、白檀、蘇方木、檳榔。其穀唯稻。畜有沙牛、羖羊、豬、雞、鵝、鴨、麞鹿。鳥有越鳥、孔雀。果蓏有蒲桃、石榴、瓜瓠、菱、蓮。菜有葱、蒜、蔓菁。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丹丹》 丹丹，在多羅磨羅國西北，振州東南。振州，唐延德郡，朱厓同在島山。王姓殺利，名尸陵伽。治所可二萬餘家，亦置州縣，以相統領。王每晨夕二時臨朝，其大臣八人，號曰八坐，幷以婆羅門爲之。王每以香粉塗面，身冠通天冠，挂雜寶瓔絡，身衣朝霞，足履皮屨。近則乘輿，遠則馭象。其攻伐則吹蠡擊鼓，兼有幡旗。其刑治，盜賊無多少，皆殺之。土出金、銀、白檀、蘇方木、檳榔。其穀唯稻。畜有沙牛、羖羊、豬、雞、鵝、鴨、麞。鳥有越鳥、孔雀。果蓏有蒲桃、石榴、瓜瓠、美蓮。菜有葱、（蘇）〔蒜〕、蔓菁。梁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送象牙及畫塔二軀，幷獻火齊珠、吉貝、雜香藥。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琉璃、雜寶、

香藥等物。唐總章時，又獻方物。

《明史・外國傳七・急蘭丹》　急蘭丹。永樂九年，王麻哈剌查苦馬兒遣使朝貢。十年命鄭和齎敕獎其王，賚以錦綺、紗羅、綵帛。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七・急蘭丹》。）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大泥》吉蘭丹。　吉蘭丹，即渤泥之馬頭也，風俗俱同渤泥。嘉靖末，海寇餘衆遁歸于北，生聚至二千餘人，行劫海中，商舶苦之。或謂吉蘭丹即小葛蘭國。按小葛蘭與柯枝接境，而吉蘭丹在大泥相連，去彼遠甚。但大泥、吉蘭丹俱鑄金爲錢，而柯枝與小（吉）〔葛〕蘭亦俱用金錢，以此相同，影響之所自起也。姑載之以破疑。

《罪惟錄・外國列傳・急蘭丹》王會諸國。　急蘭丹國，與奇剌泥國、夏剌比國、窟察泥國、鳥涉剌踢國、魯密國、彭加那國、捨剌齊國、八可意國、坎巴夷替國、喃渤利國、千里達國、沙里灣泥國，以上共十三國，皆海外小彝，不詳風土。永樂中皆遣使朝貢。

《清朝通典・邊防二・柔佛》　單呾，在西南海中，距廈門水程一百三十更。風俗、物產與柔佛同。

《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五・單呾》　單呾，在西南海中，距廈門水程一百三十更。風俗、衣服、飲食、土產與柔佛同。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吉蘭丹，即吉連丹。在大呢東南，由大呢沿海順風約日餘可到。疆域、風俗、土產略同大呢。亦無來由種類，爲暹羅屬國。王居在埔頭。埔頭，洋船灣泊處也。種竻竹爲城，加以木板，僅一門，民居環竹外。王及官長俱席地而坐，裸體跣足，無異居民。出則有勇壯數十擁護而行，各持標槍。見者咸蹲身合掌，王過然後起。王日坐堂，酋長咸入朝環坐。有爭訟者，皆持燭一對，俯捧而進。王見燭則問何事，訟者陳訴，命傳所訟者進質，王決以片言，無敢不遵者。如是非難辨，則令沒水。令兩造出外，遇道路童子，各執一人至水旁，延番僧誦咒，以一竹竿令兩童各執一端，同沒水中，先浮起者爲曲。又有探油鍋法。盛熱油滿鍋，取一鐵塊投鍋中，番僧誦咒，令兩造探而出之，曲者手爛，直者手不傷。居民皆奉佛甚虔。土番居埔頭者，多操小舟捕魚，早出暮歸。居山中者，或耕種，或樵採，唯剝大樹皮圍其下體，無屋宇，穴居巢處。土番俱善標槍，能擲殺人於數十步外。爭訟有不能決者，當自請於王，願互用標槍，死無悔。王亦聽之，但酌令理直者先標，不中，則聽彼反標，顧鮮有不中者。凡獻餽食物，皆以銅盤盛之，戴於首而進。飲食不用箸，以右手搏取。重右輕左，若以左手取食物相遺，則怒爲大不敬云。其地有雙戈呀喇頂等處，皆產金，中國每歲至此者數百人。閩人多居埔頭，販賣貨物，種植胡椒。粵人多居山頂，淘取金沙。納稅按船大小，大者洋銀五六百枚，小者二三百枚，謂之竟頭金。其釀酒、販鴉片、開賭場稅亦特重。賭賬追比最力，各國多如此。食鴉片則吉蘭丹爲甚。其土產唯檳榔、胡椒爲多。以金三十斤，爲暹羅歲貢。

《海國圖志・東南洋・暹羅東南屬國今爲英吉利新嘉坡沿革》　又曰：吉蘭丹國，在大呢東南，由大呢沿海順風約日餘可到。疆域、風俗、土產略同大呢。亦無來由種類，爲暹羅屬國。王居在埔頭。埔頭者，朝市之處，而洋船所灣泊也。周圍種竻竹爲城，加以木板，僅一門，民居環竹外。王及官長俱席地而坐，裸體跣足，無異居民。出則有勇壯數十擁護而行，各持鏢槍。見者咸蹲身合掌，王過然後起。政簡易，王日坐堂。酋長有稱萬者，有稱斷者，咸入朝環坐議政事。有爭訟者，不用呈狀，但取蠟燭一對，俯捧而進。王見燭，則問何事，訟者陳訴，王則命宣所訟者進質，王以片言決（無）曲直，無敢不遵者。或是非難辨者，令沒水。沒水者，令兩造出外，遇道路童子，各執一人至水旁，延番僧誦咒。以一竹竿，令兩童各執一端，同沒水中。番僧在岸咒之，所執童先浮者則爲曲，無敢復爭。童子父母習慣，亦不以爲異也。又其甚者，則有探油鍋法。盛熱油滿鍋，番僧誦咒，取一鐵塊置鍋中，令兩造探而出之。其理直者則毫無損傷，否則鼎沸傷人，終不能取。非自度無愧者，鮮不臨鍋而服罪。故訟者無大倔強。而君民俱奉佛甚虔。王薨，或子繼，或弟及，雖有遺命，然必待民心之所歸，而後即位。若民不奉命，而兄弟叔姪中有爲民所戴者，則讓之，而退處其下。不然，雖居尊位，而號令亦不行也。土番居埔頭者，多以捕魚爲生。每日上午，各操小舟乘南風出港，下午則乘北風返棹。南風謂之出港風，北風謂之入港風。日日如此，從無變易，殆天所以養斯民也。其居山中者，或耕種，或樵采。上無衣，下無褲，唯剝大樹皮圍其下體。亦無屋宇，穴居巢處。凡土番俱善標鎗，能擲殺人於數十步外。乘便行劫，避匿老林，故山谷僻處鮮有行人。爭訟有不能決者，常自請於王，願互用標鎗，死無悔。王亦聽之，但酌令理直者先標，中而死，則彼家自以屍歸，不中，則聽彼反標，顧鮮有不中者。婦女淫亂，而禁嫁華人。故閩、粵人至此鮮娶者，有妻

皆暹羅女也。犯姦者事發，執而囚之，度其身家厚薄，而罰其金。凡犯令者亦然，少笞杖之刑。國有大慶，王先示令擇地爲場。至期，于場中飲酒演戲，國人各以土物貢獻。王受其儀，于場中賜之飲食。四方來觀之，華夷雜沓，姦賭無禁，越月而後散。凡獻餽儀物，皆以銅盤盛之，戴于首而進。飲食不用箸，多以右手搏取，故重右而輕左。人如以左手取食物相贈遺，則怒，爲大不敬云。地多瘴厲，華人至此，必入浴溪中，以水灌頂，多至數十桶，俟頂上熱氣騰出然後止。日二三次，不浴則疾發。居久則可稍減，然亦必日澡洗。卽土番嬰疾，其傷於風熱者，多淋水卽瘳，無庸藥石。凡南洋諸國皆然。其地有雙戈及呀喇頂等處，皆產金。由吉蘭丹埔頭入內河，南行二日許，西有小川，通太呢阿羅師。又南行日餘，雙戈水會之。又南行十餘日，則至呀喇頂，與彭亨後山麻姑產金處相連。河中巨石叢雜，水勢峻厲。用小舟逆挽而上行者甚艱。中國至者歲數百，閩人多居埔頭，粵人多居山頂。於山頂則淘取金砂，埔頭則販賣貨物及種植胡椒。凡洋船到各國，王家度其船之大小，載之輕重，而榷其稅。船大而載重者，納洋銀五六百枚，小者二三百不等，謂之覓頭金。客人初到埔頭，納洋銀一枚，居浹歲，又納丁口銀一枚。居吉蘭丹山頂淘金欲回中國者，至埔頭必先見王，納黃金一兩然後許，年老不復能營生者減半，若甲必丹知其貧而爲之請則免。甲必丹者，華人頭目也。凡洋船造船出賃者謂之板主，（暹）〔看〕羅盤指示方向者謂之伙長，看柁者謂之太工，管理銀錢出入者謂之財庫，艙口登記收發貨物者謂之清丁，而出資賃船置貨貿易則爲船主。船中水手，悉聽指揮，故有事亦唯船主是問。其釀酒、販鴉片、開賭場者，稅亦特重。私家逋負，酋長嘗置若罔聞，而賭賬則追捕甚力，各國多如此。食鴉片烟，則吉蘭丹爲甚，客商鮮不效尤者。其土產唯檳榔、胡椒爲多。亦以三十斤金，爲暹羅歲貢。源案：吉蘭丹，卽大呢之馬頭也。風俗俱同太呢。嘉靖末，海寇餘衆遯歸於此，生聚至二千餘（年）〔人〕，行刼海中，商船苦之。或謂吉蘭丹卽小葛蘭國。按小葛蘭與柯枝接境，而吉蘭丹與太呢相連，去彼遠甚。但太呢、吉蘭丹俱鑄金爲錢，而柯枝與小葛蘭亦俱用金錢，以此相同，影響之所自起也。姑載之以破疑。

《出使日記續刻》卷七　〔光緒十九年三月初一日記〕　吉蘭丹，暹羅屬國也。在巫來由東海岸，東南距丁噶奴一百五十啓暹邏當。居民六萬五千，中有華人一萬五千，餘皆巫來由人。

分述

地理環境

《舊唐書・地理志四・丹丹》　丹丹國，振州東南海中之一洲，舟行十日至。

《太平寰宇記・四夷傳六・丹丹》　丹丹國，隋時聞焉。在多羅磨羅國西北，當振州之東南。振州今爲崖州也。

《島夷誌略・吉蘭丹》　地勢博大，山瘠而田少，夏熱而倍收，氣候平熱。

《續通志・四夷傳六・名蔑》　單單，在振州東南，多羅磨之西，亦有州縣。乾封、總章時獻方物。

《海錄・西南海・咭嚩丹》　咭嚩丹國，在太呢東南，由太泥沿海順風約日餘可到。疆域、風俗、土產略同太呢。亦無來由種類，爲暹羅屬國。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海門部》　吉蘭丹，在東海岸。凡地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啓羅邏當方里。居民二萬。

文化風俗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丹丹》　王姓剎利，名戶陵伽。理所可二萬餘家，亦置州縣，以相統領。王每晨夕二時臨朝。其大臣八人，號曰八座，幷以婆羅門爲之。王每以香粉塗身，冠通天冠，掛雜寶瓔珞，身衣朝霞，足履皮履。近則乘輿，遠則馭象。其攻伐，則吹螺擊鼓，兼有幡旗。其刑法，盜賊無多少，皆殺之。

《島夷誌略・吉蘭丹》　風俗尚禮。男女束髮，繫短衫布皂縵。每遇四時節序、生辰、婚嫁之類，衣紅布長衫爲慶。

《海錄・西南海・咭嚩丹》　王居在埔頭。埔頭者，朝市之處，而洋船所灣泊也。周圍種竹爲城，加以木板，僅一門，民居環竹外。王及官長俱席

地而坐，裸體跣足，無異居民。出則有勇壯數十擁護而行，各持標鎗，謂之景子。見者咸蹲身合掌，王過然後起。景子，猶華言奴僕也，王及酋長富家俱有之。政簡易，王日坐堂。酋長有稱萬者，有稱斷者，咸入朝環坐議政事。有爭訟者，不用呈狀，但取蠟燭一對俯捧而進，王見燭則問何事。訟者陳訴，王則命景子宣所訟者進質，王以片言決其曲直，無敢不遵者。或是非難辨，則令沒水。沒水者，令兩造出外，見道路童子，各執一人至水旁，延番僧誦咒，以一竹竿令兩童各執一端同沒水中，番僧在岸咒之，所執童先浮者則爲曲，無敢復爭。童子父母習慣，亦不以爲異也。又其甚者，則有探油鍋法。探油鍋者，盛油滿鍋，火而熱之，番僧在旁誦咒，取一鐵塊，長數寸，寬寸餘，厚二三分許，置鍋中，令兩造探而出之。其理直者引手入滾油中，取出鐵塊，豪無損傷。否則，手始入油鍋，即鼎沸傷人，終不能取。非自反無愧者，始雖強詞，鮮不臨鍋而服罪。國有此法，故訟者無大崛強。而君民俱奉佛甚虔也。王薨，或子繼，或弟及，雖有遺命，然必待天意之所歸而後即安。故嗣王雖即位，若天心不屬，民不奉命，而兄弟叔姪中有爲民所戴者，則讓之而退處其下，不然，雖居尊位而號令亦不行也。土番居埔頭者，多以捕魚爲生，每日上午各操小舟乘南風出港，下午則乘北風返棹。南風謂之出港風，北風謂之入港風。日日如此，從無變易，是殆天所以養斯民也。其居山中者，或耕種，或樵採，窮困特甚。上無衣，下無褌，唯剝大樹皮圍其下體。亦無屋宇，穴居野處，或於樹上蓋小板屋居之。凡土番俱善標鎗。標鎗者，飛鎗也，能殺人於數十步外。出入常以自隨，乘便輒行劫殺人。其山多木，易于避匿，故山谷僻處，鮮有行人。有爭訟而酋長不能斷者，常自請于王，願互用標鎗，死無悔。王亦聽之，但酌令理直者先標，中而死，則彼家自以屍歸，不中，則聽彼反標，顧鮮有不中者。俗淫亂，而禁婦女嫁中華人。故閩、粵人至此鮮娶者，有妻皆暹羅女也。犯姦者事發，執而囚之，度其身家厚薄而罰其金，謂之阿公。凡犯令者亦然，少笞杖之刑。其金一日不納，則次日倍罰。若亢不納，則囚禁無釋時，亦無敢亢者。若本夫覺其姦，執殺之，亦不禁。國有大慶，王先示令擇地爲場，至期，于場中飲酒、演戲。國人各以土物貢獻，王受其儀，于場中賜之飲食。四方來觀之華夷雜沓，姦賭無禁，越月而後散。凡進獻及餽賀，其儀物皆以銅盤盛之，使者戴于首而行。飲食不用箸，多以右手抓取，故重右手，而輕左手。人若以左手取食物相贈遺，則怒，以爲大不敬云。地多瘴癘，中華人至此，必入浴溪中，以小木桶舀水自頂淋之，多至數十桶，俟頂上熱氣騰出然後止。日二三次，不浴則疾發。居久則可少減，然亦必日澡洗。即土番亦然。或嬰病，察其傷於風熱者，多淋水即瘳，無庸藥石。凡南洋諸國皆然。

經濟物産

《太平御覽》卷七八七 康泰《扶南土俗》曰：諸薄之西北有毗蘭之洲，出鐵。

又卷八一三 《南方草物狀》曰：鐵出毗蘭州，裨夷莊舡載鐵，至扶南賣之。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丹丹》 土産金、銀、白檀、蘇方、檳榔。其穀畜果菜頗類中夏。

《島夷誌略・吉蘭丹》 民煮海爲鹽，織木綿爲業。有酋長。地産上等沉速、粗降眞香、黄蠟、龜筒、鶴頂、檳榔。外有小港，索遷極深，水鹹魚美。出花錫。貨用塘頭市布、占城布、青盤、花碗、紅綠焇珠、琴阮鼓板之屬。

《嶺海輿圖・南夷圖紀・急蘭丹國》 急蘭丹國，正德四年來貿易。出産：胡椒、烏木、丁皮。

《廣東新語・諸番貢物》 急蘭丹，正德四年來貿易，有胡椒、烏木、丁皮。

《海錄・西南海・咭嚩丹》 其地名雙戈及呀喇頂等處皆産金。由咭嚩丹埔頭入內河，南行二日許，西有小川通大呢阿羅帥，又南行日餘，雙戈水會之，又南行十餘日，則至呀喇頂，與邦項讀平聲。後山麻姑産金處相連。河中巨石叢雜，水勢峻厲。用小舟逆挽而上，行者甚艱。中國至此者歲數百。閩人多居埔頭，粵人多居山頂。山頂則淘取金砂，埔頭則販賣貨物及種植胡椒。凡洋船到各國，王家度其船之大小，載之輕重，而搉其稅。船大而載重者納洋銀五六百枚，小者二三百不等，謂之凳頭金。客人初到埔頭，納洋銀一枚，居者歲又納丁口銀一枚，謂之亞些。各貨稅餉謂之碼子。居咭嚩丹山頂掏金欲回中國者，至埔頭必先見王，納黄金一兩然後許，年老不復能營生者減半，若呷咾丹知其貧而爲之請，則免。呷咾丹者，華人頭目也。居埔頭者則俱免。

若洋船有藏匿，覺察則船主阿公。船主是洋船出資本置買貨物者。凡洋船，造船出貲者謂之板主，看羅盤指示方向者謂之夥長，看柁者謂之太工，管理銀錢出入者謂之財庫，艙口登記收發貨物者謂之清丁，而出資貲船置貨貿易則爲船主。船中水手悉聽指麾，故有事亦唯船主是問。其釀酒、販鴉片、開賭場者，碼子亦特重。私家逋負，酋長嘗置若罔聞，而賭賬則追捕最力，各國多如此。食鴉片煙則咭嚼丹爲甚，客商鮮不效尤者。其土產唯檳榔、胡椒爲多。亦以三十斤金爲暹羅歲貢。

沙喇我部 沙剌我 石蘭莪

《海錄・西南海・沙喇我》 沙喇我國，在麻六呷西北。由麻六呷海道順東南風二三日，經紅毛淺。下有浮沙，其水不深，故曰淺，謂之紅毛，則不知其何取也。此國在紅毛淺東北岸，疆域數百里。民頗稠密，性情兇獷。後山與丁咖囉、咭嚼丹相連。山中土番名獠子，裸體跣足，鳩形鵠面，自爲一類。亦服國王管轄，但與無來由不相爲婚。嘗取蜜蠟、沙藤、沉香、速香、降香、犀角、山馬、鹿脯、虎皮等物，出與國人交易。閩粵人亦有到此者。其產錫、冰片、椰子、沙藤。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由麻喇甲過紅毛淺，有國曰沙剌我，亦巫來由番部。山中皆獠人，裸體跣足，與巫來由不相爲婚。

《出使日記續刻》卷七 （光緒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記） 石蘭莪，即《地理備考》之北剌克，《瀛環志略》之沙剌我。英國保護部落也。在巫來由土股西南海岸，北界白蠟，南界松蓋芙蓉，東界彭亨，西瀕麻六甲海峽。自赤道北二度四十五分至三度五十八分，倫敦東一百度四十二分至一百一度五十六分。地二千九百啓羅邁當方里。昔係土番，事迹荒略。其酋稱蘇丹，奉回教，性狠嗜戰。同治六年，吉德蘇丹之弟爲石酋女婿，總庶政，國人不服。石酋之孫興兵來攻，連戰不息。十二年，華人爲礦丁者助酋孫逐酋婿，彭亨、蘇丹借英兵來平亂，遂歸英國保護，遣官駐扎。雖至今尚有蘇丹，僅擁虛位，爲議院之長而已，一切聽命于海門總督。居民九萬七千有奇，內華民七萬三千有奇，巫來由人二萬一千有奇，西人百五十餘而已。所出之錫，歲值法銀約二千九百萬方。巫來由海崎平原之地，東以彭亨爲大，西以石蘭莪爲大，中亘大嶺以爲之界。地分六府。挂拉郎布者，石蘭莪之會城也，在赤道北三度十分，倫敦東一百零一度四十九分。其海口要埠曰吉壟，在赤道北三度三分，巴黎東九十九度九分。此地自歸英保護以後，礦政商務，蒸蒸日上矣。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海門部》 石蘭莪，《志略》謂之沙剌我。北界白臘，南界芙蓉，東界彭亨，西臨麻六甲（海）峽。自赤道北二度四十分至三度五十八分。凡地一萬二千九百啓羅邁當方里。本係土番，同治時與吉德搆兵，英平其亂，遂歸英保護，蘇丹亦爲議院之長而已。馬來斯海崎平原之地，東以彭亨爲大，西以石蘭莪爲大，中隔大嶺爲界。地分六府，會城曰加拉郎布，海口要埔曰吉壟。與白蠟之罅律埔，皆有錫礦甚旺，華民往採者十餘萬人。商務與坡嶼甲三埔爲表裏。光緒十八年，一千八百九十二年。英督施密司以白蠟石蘭莪，等處悉是華民，不必盡用英律，曾屬中國領事鈔錄《大清律例》財產各條，譯出英文，札交各處承審官照辦。大公無我，亦中外交涉以來創舉也。

白蠟部

《白蠟遊記》 南洋羣島中有名白蠟者，或譯作霹靂，聲相似也。近接檳榔嶼，由檳榔嶼對岸陸路可通。其地綿亘數百里，層巒疊嶂，林密山深，向爲穆拉油人所居，今則屬於英國。洪荒以來，未經開闢。同治間，南洋傭工日衆，始有至白蠟採錫者。其地錫苗甚旺，出產極多。英人設關徵收稅項，每年不下數十萬金。通島分大白蠟、小白蠟二境，以一河爲界。自司馬墩起溯流而上，由是而篤亞蘭、務邊、夾版、巴羅、巴門、密裏洞、剌克、沙瀝。

又由務邊而南至米棚、織鵝絨、彭亨、大泥、金山，均大白蠟境也。又由沙瀝綾羅口過河，則葫蘆、江素、太平、新港，均小白蠟境也。從前草創，民舍多結茅爲之，近亦有灰泥版築者。土產檳榔、椰、山竹、榴蓮、波羅諸果，此外往往有不識名者。通島產錫，惟彭亨兼產金。顧天氣不時，嵐瘴甚盛，故名人亦所罕到。錫米形如碎砂而黑，沙瀝所產，有重至數百斤者。有巨石一方，巋然危立，土人名曰錫米王，見者必死，行人避途相戒，不敢視，前後死者不知凡幾。十年前，爲天雷所殛，今則無矣。島產五金、煤炭、玉石亦間有之，然不常見。數年前，有粵人某流落其地，採錫餬口，一日於土中掘得巨石，五色斑駁，少去其角，則滿中皆翡翠也，郵回粵垣，得值數千金。土番無部落，不相統屬。間有強酋，亦自君其地，不能兼轄他境。國無官制，亦無兵。其酋與民一體，無所區別。居深山窮谷中，鑿井耕田，遷徙無常。性悍戾好鬥，一言不合，拼死相持。往往在僻處謀殺過客。英人以其地窵遠，東西梗阻，雖有輪船往來，不能駛入內河。近擬開造車路，俾東西南北四達周行矣。

《出使日記續刻》卷一〔光緒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記〕白蠟，即卑力國也。去年所收稅課，共洋銀二百五十萬元，支費共二百四十四萬七千九百餘元。

又卷二〔八月十七日記〕南洋群島中有白蠟者，一名卑力國，又譯作譬靂。近接檳榔嶼，由嶼對岸陸路可通，綿亘數百里，層巒疊嶂，向爲巫來由一作穆拉油。人所居。洪荒初闢，近屬于英。同治間，華傭始來采錫，苗旺產多，英人設關征稅，歲得數十萬金。通島分大白蠟、小白蠟，二境以一河爲界。草創之初，民多茅舍，今始有灰泥版築者。土產檳榔、椰、山竹、榴連、婆羅諸果。此島產錫最多，惟彭亨兼產金，白蠟亦偶產翡翠、玉石。土番無部落，不相統屬。間有強酋，亦自君其地，不能兼轄他境。其地無官無兵，故其酋與民無所區別。性悍戾好鬥，亦常劫殺過客。英人得白蠟後，雖有輪船往來，不能駛入內河，近擬造車路以便行旅。

又卷七〔十九年二月二十日記〕白蠟，在巫來由土股西海岸，赤道北五度五十分至三度四十五分，巴黎東九十八度二分至九十九度二十分。北界吉德、大呢，東界吉蘭丹、彭亨，南界石蘭莪，西界麻六甲海峽及英屬威利司雷、丹定斯兩省。長二百二十五啓羅邁當，寬一百五十啓羅邁當，共有二萬零七百二十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二十一萬四千餘人，內有華民九萬四千餘人，而西人只六百餘。會城曰挂拉岡煞。白蠟江至此城，其流始大，此江亦名松蓋白臘，白臘譯言銀，松蓋譯言江也。其地有佳礦，以錫爲大宗。進口貨歲值洋銀八百萬圓，出口貨值一千三百萬圓，亦以錫爲大宗。白蠟本蘇丹自主之國。昔有拉魯總督蒙得利者，監查礦政，所有蘇丹稅餉皆歸經理。漸招華人開礦，已立一城曰太平。礦工漸多，屢有爭戰，拉魯總督不能制，蘇丹不得已，求英國總督相助。英船既到，海岸肅清，英亦派大酋駐其國，彈壓華人。蘇丹割瀕海丹定一地及邦哥爾島酬謝英國，英兵始退。然巫來由人與英駐扎大臣不和，光緒元年，刺殺之。英督大怒，派兵遷蘇丹與其大臣於印度洋之荒島，拉魯總督蒙得利亦與焉。英人遂立阿拉喳摩德由素夫爲攝政蘇丹，歸英保護。光緒十三年，阿拉喳意得利士繼之，國中政事悉歸海門總督管理，設立議事院，以蘇丹爲首，而英駐扎大臣監之。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海門部》白蠟，又作卑力。當赤道北五度五十分至三度四十五分。北界吉德、大呢，南界石蘭莪，東界吉蘭丹、彭亨，西界麻六甲海峽。分大小白蠟二境，以河爲界。本蘇丹自主國也，無官無兵，其酋與民無別。前因礦工內亂，請英相助，英遂派大員駐其地，割其丹定司及邦哥爾島。旋有土人作亂，刺殺英員。英怒，乃遷蘇丹於印度洋之荒島，別立攝政蘇丹，歸英保護。光緒十三年，英設海門總督於白蠟，設議事院，以蘇丹爲首，而英大臣監之。其地凡二萬零七百二十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二十一萬，華民九萬。會城曰加拉岡薩。白蠟江至此城，其流始大，西人謂之松蓋白蠟。白蠟譯言銀，松蓋譯言江也。土產檳榔、山竹、榴連、婆羅諸果，亦有翡翠、玉石。

又威利司雷省，在西海岸，介乎吉德、白蠟之間，昔爲白蠟地。凡六百七十八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九萬七千。丹定司，一作顛頂，西岸羣島也。大者曰布路丹定對，白蠟之位魯江口入海處。小者曰桑比郎，曰遮拉。凡五百五十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二千有奇。

又彭楷之東爲比力頓，或作弼立登，地凡一千八百五十六方里。

哥羅部

《新唐書・南蠻傳下・盤盤》附　其東南有哥羅，一曰箇羅，亦曰哥羅富沙羅。王姓矢利波羅，名米失鉢羅。累石爲城，樓闕宮室茨以草。州二十四。其兵有弓矢矟殳，以孔雀羽飾纛。每戰，以百象爲一隊，一象百人，鞍若檻，四人執弓矟在中。賦率輸銀二銖。無絲紵，惟古貝。畜多牛少馬。非有官不束髮。凡嫁娶，納檳榔爲禮，多至二百盤。婦已嫁，從夫姓。樂有琵琶、橫笛、銅鈸、鐵鼓、蠭。死者焚之，取燼貯金罌沈之海。

《通典・邊防四・哥羅》　哥羅國，漢時聞焉。在槃槃東南，亦曰哥羅富沙羅國云。其王姓矢利婆羅，名米失鉢羅。其理城累石爲之，城有樓闕，門有禁衛，宮室覆之以草。國有二十四州，而無縣。庭列儀仗，有纛，以孔雀羽飾焉。兵器有弓箭、刀矟、皮甲。征伐皆乘象，一隊有象百頭，每象有百人衛之。象鞍有鉤攔，其中有四人，一人執矟，一人執弓矢，一人執殳，一人執刀。賦稅人出銀一銖。國無蠶絲、麻紵，唯出古貝布。畜有牛，少馬。其俗非有官者，不得上髮裹頭。又嫁娶，初問婚惟以檳榔爲禮，多者至二百盤。成婚之時，唯以黃金爲財，多者至二百兩。婦人嫁訖，則從夫姓。音樂有琵琶、橫笛、銅鈸、鐵鼓、簧、吹蠭、擊鼓。死亡則焚屍，盛以金罌，沈之大海。

《太平寰宇記・四夷五・哥羅》　哥羅國，漢時通焉。在盤盤東南，亦曰哥羅富沙羅云。其王姓矢梨婆羅，名米矢鉢羅。其理城疊石爲之，城有樓闕，門有禁衛，宮室覆之以草。國有二十四州，而無縣。庭列儀仗，有纛，以孔雀羽飾焉。兵器有弓箭、刀矟、皮甲。征伐乘象，一隊有象百頭，每象有百人衛之。象鞍有鉤欄，欄中有四人，一人執矟，一人執弓矢，一人執殳，一人執刀。賦稅人出銀一銖。國無蠶絲、麻苧，惟有古貝布。畜有牛，少馬。其俗，非有官者，不得上髮裹頭。又嫁娶，初問婚惟以檳榔爲禮，多者至二百盤。成婚之時，惟以黃金爲財，多者至二百兩。婦人嫁訖，則從夫姓。音樂有琵琶、橫笛、銅鈸、鐵鼓、簧、吹蠭、擊鼓。死亡則焚屍，盛以金罌，沈之大海。自唐天寶初至乾元中，幷來朝貢。

《通志・四夷傳五・哥羅》　哥羅，漢時聞焉。在槃槃東南，亦曰哥羅富沙羅國云。其王姓矢利婆羅，名米矢鉢羅。其所治城，累石爲之，城有樓闕，門有禁衛，宮室覆之以草。國有州二十四，而無縣。庭列儀仗，有纛，以孔雀羽飾焉。兵器有弓箭、刀矟、皮甲。征伐皆乘象，一隊有象百頭，每象有百人衛之。象鞍有鉤攔，之中有四人，一人執矟，一人執弓矢，一人執殳，一人執刀。賦稅人出銀一銖。國無蠶絲、麻紵，唯出吉貝布。畜有牛，少馬。其俗，非有官者，不得上髮裹頭。又嫁娶，初問婚，唯以檳榔爲禮，多者至二百盤。成婚之時，唯以黃金爲財，多者至三百兩。婦人嫁訖，則從夫姓。音樂有琵琶、橫笛、銅鈸、鐵鼓、鼓簧、吹蠭、擊鼓。死亡則焚屍，盛以金罌，沈之大海。

《文獻通考・四裔考八・哥羅》　哥羅國，漢時聞焉。在槃槃東南，亦曰歌羅富沙羅國云。其王姓矢利婆羅，名米失鉢羅。其治城累石爲之，城有樓闕，門有禁，宮室覆之以草。國有二十四州，而無縣。庭列儀仗，有纛，以孔雀羽飾焉。兵器有弓箭、刀矟、皮甲。征伐皆乘象，一隊有象百頭，每象有百人衛之。象鞍有鉤闌，其中有四人，一人執矟，一人執弓矢，一人執殳，一人執刀。賦稅人出銀一銖。國無蠶絲，麻紵，唯出吉貝布。畜有牛，少馬。其俗，非有官者，不得上髮裹頭。又嫁娶，初問婚惟以檳榔爲禮，多者至二百盤。成婚時，惟以黃金爲財，多者至二百兩。婦人嫁訖，則從夫姓。音樂有琵琶、橫笛、銅鈸、鐵鼓、簧、吹蠭、擊鼓。死亡則焚屍，盛以金罌，沈之大海。

《圖書編・哥羅國》　漢時（開）〔聞〕焉。在槃槃東南，海國，有四十二州，而無縣。

《續通志・四夷傳四・哥羅》　〔盤盤〕其東南有哥羅，統州二十四。又東南有拘藁密，海行一月至。南距婆利，東距不述，西北距文單。俗與赤土、墮和羅同。永徽中入獻。

淡巴部 澹巴

《明史・外國傳六・淡巴》 淡巴，亦西南海中國。洪武十年，其王佛喝思羅遣使上表，貢方物，賜賚有差。其國，石城瓦屋。王乘輿，官跨馬，有中國威儀。土衍水清，草木暢茂，畜產甚夥。男女勤於耕織，市有貿易，野無寇盜，稱樂土焉。厥貢：苾布、兜羅緜被、沉香、速香、檀香、胡椒。（幷見《明史稿・外國傳六・淡巴》。）

《明四夷考・淡巴》 淡巴，在西南海中。洪武十年，國王遣人來貢，賜之金幣。其國風景秀贍，土地廣衍，泉甘而水清，草木暢茂，畜產甚夥。城以石築，屋以瓦覆。王乘輿，官跨馬，頗有威儀。國人勤生種藝，織縷抱布。男女咸務常業，市有交易，野無寇盜，稱樂土矣。（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五・淡巴》、《明書・四國傳三・淡巴》。）

《明泳化類編・四夷・諸夷貢物》 淡巴：苾布、兜羅錦被、沉香、檀香、速香、胡椒。

《三才圖會・地理・淡巴》 淡巴，地在西南海中。皇明朝貢。

《圖書編・淡巴》 淡巴，在西南海中，古狼牙修國也。梁時通焉。我朝洪武十年，國王遣使來貢，賜之金幣。其國風景秀贍，土地廣衍，泉甘而水清，草木暢茂，畜產甚夥。城以石築，屋以瓦覆。王乘輿，官跨馬，頗有威儀。國人勤生種藝，織縷抱布，男女咸稱常業，市有交易，野無寇盜，稱樂土矣。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淡巴》 地在西南海中。君臣頗有威儀。畜產（甚夥）。城屋亦備。市有交易，野無寇盜，稱樂土云。

《明會典・朝貢一・淡巴國》 在西南海中。洪武十年，國王佛喝思囉遣使奉表朝貢。貢物：苾布、兜羅緜被、沉香、檀香、速香、胡椒。

《咸賓錄・南夷志・淡巴》 淡巴，古狼牙修國也。梁時聞焉。天監中，遣使阿撒多奉表，辭皆佛語。其使言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乃囚執之，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爲神，不敢害，逐之，奔天竺，天竺妻以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爲王。今上表者，乃其子婆伽達多也。自後不通中國。我朝名淡巴。洪武十年，國王佛喝思羅遣使朝貢。其國風景秀贍，地廣產多，石城瓦屋。王出入乘輿跨馬，頗有威儀。男女咸務耕織常業，市有交易，國無寇盜，稱樂土矣。物產大略與眞臘同。

《諸夷考・淡巴》 淡巴，在西南海中。風景秀贍，土地廣衍，泉甘而水清，草木暢茂，畜產甚夥。城以石築，屋以瓦覆。王乘輿，官跨馬，頗有威儀。國俗勤生種藝，織縷抱布，男女咸務常業，市有交易，野無寇盜，稱樂土矣。

《廣皇輿考・四夷・淡巴》 國朝洪武十年，遣使奉表朝貢。厥貢：苾布、兜羅錦被、沉香、檀香、速香、胡椒。

《方輿勝略・外夷・淡巴》 淡巴，古狼牙修國也。梁天監中，遣使阿撒多奉表，辭皆佛語。其使言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乃囚執之，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爲神，不敢害，逐之，奔天竺，妻以女。俄而狼牙王死，迎還爲王。今上表者，其子婆伽達多也。我朝名淡巴。洪武十年，國王佛喝思囉遣貢。其國男女咸務耕織，國無寇盜，稱樂土矣。

《獻徵錄・四夷・淡巴》 淡巴，在西南海中。古狼牙脩國。【略】其國風景秀贍，土衍水清。種藝織縷，皆有常業。上下成儀，亦足觀焉。

《裔乘・西南夷・淡巴》 淡巴，在西南海中，即古狼牙修國。梁天監中，國王婆伽達多遣使阿撒多奉表，辭皆佛語。狼牙〔修〕自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達多父其族人也，有賢德，國人歸向，王聞而囚執之，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爲神，不敢害，逐奔天竺。天竺妻以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爲王。自後不通中國。我朝更名淡巴。洪武十年，遣人來貢。其國風景秀贍，地廣產多。石城瓦屋。王出入乘輿跨馬，頗有威儀。男女咸務耕織常業，市有交易，野無寇盜，稱樂土云。物產大略與眞臘同。

《名山藏・王享記三・淡巴》 淡巴，古狼牙脩國，西南海中國也。洪武十年，國王佛喝思囉遣使貢。其國風景秀贍，土衍水清。石城而瓦屋。王與其臣出入，導從具威儀。耕織勤生，市有交易，野無寇盜，樂土也。

《明會要・外蕃二・淡巴》 淡巴，在西南海中。洪武十年，王佛喝思羅

遣使上表，貢方物，賜賚有差。其國，石城瓦屋，王乘輿，官跨馬，有中國威儀。男女勤於耕織，市有貿易，野無寇盜，稱樂土焉。

《罪惟錄・外國列傳・淡巴》 淡巴，古狼牙修國，在西南海中。【略】其國風景秀贍，土衍水清，石城而瓦屋。王與其臣出入，導從具威儀。耕織勤生事，市有交易，野無盜寇，樂土也。貢物：苾布、兜羅錦被、沉香諸香、胡椒。

《外國竹枝詞・淡巴、甘巴里》 石城瓦屋景清嘉，滿地禾麻滿樹花。苾布縫裳踰織錦，淡巴端不羨甘巴。土廣景秀，泉甘草肥，石城瓦屋，市肆棋置，車馬威儀甚都。土產苾布。甘巴里小國，人多織錦。

《續通典・邊防二・澹巴》 澹巴，在西南海中。明太祖洪武十年，其王遣使（土）〔上〕表，貢方物。其國石城瓦屋，土衍水清，草木暢茂，畜產甚夥。男女勤耕織，市有貿易，野無寇盜，稱樂土焉。

龍牙門部 龍牙

《島夷誌略・龍牙門》 門以單馬錫番兩山，相交若龍牙狀，中有水道以間之。田瘠稻少。天氣候熱，四五月多淫雨。俗好劫掠。昔曾長掘地而得玉冠。歲之始，以見月爲正初，曾長戴冠披服受賀，今亦遞相傳授。男女兼中國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繫青布捎。

地產粗降眞、斗錫。貿易之貨，用赤金、青緞、花布、處瓷器、鐵鼎之類。蓋以山無美材，貢無異貨。以通泉州之貨易，皆剽竊之物也。

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問。回船之際，至吉利門，舶人須駕箭棚，張布幕，利器械以防之。賊舟二三百隻必然來迎敵。數日，若僥倖順風，或不遇之。否則人爲所戮，貨爲所有，則人死係乎頃刻之間也。

《星槎勝覽・後集・龍牙門》 在三佛齊之西北也，山門相對，若龍牙狀，中通過船。山塗田瘠，米穀甚厚。氣候常熱，四五月間淫雨。男女椎髻，穿短衫，圍稍布。擄掠爲豪，遇有番船，則駕小船百隻迎敵。若得數日順風，僥倖而脫，否則被其截劫財貨，泛海者宜防之。

詩曰：山峻龍牙狀，中通水激湍。居人爲擄易，番舶往來難。入夏常多雨，經秋且不寒。從容陪使節，到此得遊觀。

《三才圖會・地理・龍牙門》 龍牙門，在三佛齊之西北，山門相對，若龍角狀，中通過船。

《圖書編・龍牙門》 在三佛齊西北，山門相對，若龍角狀，中通過船。山塗田瘠，米穀甚厚。氣候常熱，四五月間泗雨。男女椎髻。擄掠爲豪，遇番船則駕小舟百隻迎敵。若得數日順風，僥倖而脫，否則被其截劫財貨，泛海者宜防之。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別錄・龍牙門》 在三佛齊之西北。山門相對若龍角狀，中通過船。山塗田瘠，米穀甚厚。氣候常熱，四五月間淫雨。男女椎髻，穿短衫，圍稍布。擄掠爲豪，遇有番船，則駕小船百隻迎敵。數日若得順風，僥倖而脫，否則被其截劫。泛海之客，宜當謹防。

《諸夷考・龍牙門》 龍牙門，在三佛齊西北，山門相對若龍牙狀，中通船過。田瘠穀薄，常暑多雨。男女椎結，短衫。剽掠爲豪，遇番舶則集小舟百數邀截。順風徑脫，否則被劫殺矣。

《裔乘・西南夷・龍牙門》 龍牙門，有山門相對若龍角狀。其地米穀甚厚。氣候常熱，四五月間淫雨。男女椎髻，好掠商船。

《四夷廣記・龍牙門國》 其處在三佛齊西北，山門相對，若龍牙狀，中通船過。山田瘠，米穀甚薄。氣候常暑，四五月淫雨。男女椎髻，穿短衫，圍稍布。擄掠爲豪，遇番船則以小舟百數迎敵。若順風僥倖而脫，否則被其劫殺。舟客于此防之。永樂七年，寶船至其國。

《罪惟錄・外國列傳・三佛齊》 龍牙門，在三佛齊西北，山門相對若龍牙狀，常以小舟百數迎劫番舶。與龍牙相望，爲東、西竺，山形分對，嵯峨若蓬萊、方丈之間。而舊屬百花國，即《宋史》嶂注地。天氣常燠如春，多產奇花，故名。民俗饒富，尚釋教。

《海錄・南海・龍牙》 龍牙國，在舊港北，由峽口水路到此，順風約三日。由此北行日餘，則爲柔佛。西北行日餘，則至霞哩。此山多木，大者數十圍。中華洋船至此，多換桅柁。凡霞哩、錫哩、大小亞齊、蘇蘇、叭嘗、

茫咕嚕、舊港、龍牙九國，實同此一山，皆無來由種類。唯大亞齊、蘇蘇民稍淳良，餘俱兇惡，以盜劫爲生涯。凡無來由各國，俱產黑燕窩、速香、降香、雞骨香、檳榔、椰子、海菜。

東西竺部

《島夷誌略・東西竺》 石山嵯峨，形勢對峙。地勢雖有東西之殊，不啻蓬萊、方丈之爭奇也。田瘠不宜耕種，歲仰淡淨米穀足食。氣候不齊，四五月淫雨而尚寒。俗樸略。男女斷髮，繫占城布。

煮海爲鹽，釀椰漿爲酒。有酋長。地產檳榔、老葉、椰心簟、木綿花。番人取其椰心之嫩而白者，或素或染，織而爲簟，以售唐人。其簟冬煖而夏凉，亦可貴也。貿易之貨，用花錫、胡椒、鐵器、薔薇水之屬。

《星槎勝覽・後集・東西竺》 山形分對嵯峨，若蓬萊、方丈之幽。田瘠不宜稼穡。歲藉隣邦淡洋米穀以爲食。氣候不齊。煮海爲鹽，釀椰子爲酒。男女斷髮，繫稍布。地產檳榔、木綿、椰心簟。貨用花錫、胡椒、鐵器也。

詩曰：東西分海境，民物異於常。果啖檳榔實，酒傾椰子漿。貿椒知價值，織簟貨經商。動我遐觀意，吟哦記短章。

《圖書編・東西竺》 其山與龍牙門相望，山形相對嵯峨，若蓬萊、方丈之幽。田瘠不宜稼穡，歲藉隣邦淡洋米穀以爲食。氣候不齊。煮海爲鹽，釀椰子爲酒。

《諸夷考・東西竺》 東西竺，與龍牙門相望。田瘠不宜稼，歲藉諸番淡洋米穀爲食。男女斷髮，繫稍布。產檳榔、木棉布、蕉心簟。

《四夷廣記・東西竺》 其山與龍牙門相望海洋中，山形分對嵯峨，若蓬萊、方丈之間。氣候不齊，田瘠不宜稼穡，歲藉諸邦淡洋米穀以食。男女斷髮，繫稍布。煮海爲鹽，釀椰子爲酒。貨用花錫、胡椒、鐵器之屬。地產檳榔、木綿布、蕉心簟。土人取椰心嫩者織而成簟，寢之冬暖夏凉。永樂七年，寶船至其國。

《外國竹枝詞・東西竺九洲山》 東西兩竺景幽幽，一棹還堪歷九洲。採得荃蕪八九尺，飄颻疑與白雲遊。東西竺山，幽深如蓬萊、方丈。九洲產黃熟、沉香。鄭和遣官兵採之，有長六七丈、徑八九尺者。

九洲山部 九州山

《星槎勝覽・前集・九洲山》 其山與滿剌加國接境。產沉香、黃熟香。水木叢生，枝葉茂翠。永樂七年，正使太監鄭和等差官兵入山採香，得徑有八九尺、長八九丈者六株，香清味遠，黑花細紋，其實罕哉。番人皆張目吐舌，悉皆稱讚天兵之力，最最之神，蛟龍走，兎虎奔也。

詩曰：九洲山色秀，遠見鬱蒼蒼。四面皆環海，滿枝都是香。樹高承雨露，歲久表禎祥。採伐勞天使，回朝獻帝王。

《三才圖會・地理・九州山》 九州山，與滿剌加隣，其山產沉香。

《圖書編・九洲山》 其山與滿剌加國接境。產沉香、黃（熟）〔熟〕香。水木叢生，枝葉茂翠。永樂七年，正使太監鄭和等官差兵入山採香，得徑有八九尺、長八九丈者六株，香味清遠。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九州山》 與滿剌加隣。其山產沉香、黃熟香。永樂七年，鄭和奉表往諭諸番，遣官兵入山採香時，得徑八九尺、長六七丈者六株，香味清遠，黑花細紋。其山人駭然，皆嘆天朝之兵威力若神云。

《諸夷考・九州山》 九州山，與滿剌加近。產沉香、黃熟香。林木叢生，枝葉茂翠。永樂七年，鄭和差兵入山採香，得徑有八九尺、長六七丈者六株，香味清遠，黑花細紋。山人張目吐舌，言天朝兵威若神。

《四夷廣記・九州山》 其山與滿剌加近。產沉香、黃熟香。林木叢生，枝葉茂翠。永樂七年，鄭和等差官兵入山採香，得徑有八九尺、長六七丈者

六株，香味清遠，黑花細紋。山人張目吐舌。

《八紘譯史・九州山》　九州山，近滿剌迦地。香木叢生，枝葉翠茂。明永樂間，太監鄭和遣兵入山採香，有長六七丈、徑八九尺者，不知凡幾。

古里班卒部 班卒

《島夷誌略・班卒》　地勢連龍牙門後山，若纏若斷，起凹峰而盤結，故民環居焉。田瘠，穀少登。氣候不齊，夏則多雨而微寒。俗質，披短髮，緞錦纏頭，紅紬布繫身。煮海爲鹽，釀米爲酒，名明家西。有酋長。地產上等鶴頂、中等降眞、木綿花。貿易之貨，用絲布、鐵條、土印布、赤金、瓷器、鐵鼎之屬。

《明史・外國傳七・古里班卒》　永樂中，嘗入貢。其土瘠穀少，物產亦薄。氣候不齊，夏多雨，雨即寒。

（并見《明史稿・外國傳七・古里班卒》。）

《明一統志・外夷・古里班卒國》　沿革：前代無考。本朝永樂三年，國王遣其臣馬的等來朝，并貢方物。風俗：田瘠，穀少登。氣候不齊，夏則多雨多寒。俗質，男女被短髮，假錦纏頭，紅油布繫身。

《明四夷考・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在海中。永樂三年，國王遣人馬的來朝貢。其俗土瘠，穀少登。氣候不齊，夏多雨，雨即寒。俗質樸，男女被短髮，假錦纏頭，紅油布繫身。物產甚薄。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五・古里班卒》。）

《三才圖會・地理・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地在海中，土瘠穀少。

《圖書編・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在海中。永樂三年，國王遣人馬的來朝貢。其俗土瘠，穀少登。氣候不齊，夏多雨，雨即寒。俗質樸。物產甚薄。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古里班卒》　地在海中。土瘠穀少，物產甚薄。

《咸賓錄・南夷志・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小國也。永樂三年，國王遣使朝貢。其地土瘠產薄。氣候不齊，夏則多雨多寒。俗質樸，男女披短髮，假錦纏頭，紅布繫身。物產無奇。

《諸夷考・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在海中。土瘠穀少登，物產甚薄。氣候不齊，夏多雨，雨即寒。俗質樸，男女披短髮，假錦纏頭，紅油布繫身。

《廣皇輿考・四夷・古里班卒國》　永樂中貢方物。其俗，氣候不齊，夏多雨多寒。

《方輿勝略・外夷・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產薄，夏則多雨多寒。永樂三年入貢。

《獻徵錄・四夷・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俗質樸。土瘠產薄，夏則多雨。

《裔乘・西南夷・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地在海中。我朝永樂三年，國王遣人馬的等來朝貢。其地土瘠產薄，夏多雨。俗質樸，男女披短髮，假錦纏頭爲飾。

《名山藏・王享記三・古里班卒國》　古里班卒國，在海中。永樂三年，國王遣人馬的來朝。其俗質樸，土瘠物薄。夏天多雨，雨（候）〔後〕即寒。

《明書・四國傳三・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在海中。永樂三年，國王遣人來朝貢。其俗土瘠，穀少登。氣候不齊，夏多雨，雨即寒。俗質樸，男女被短髮，假錦纏頭，紅油布繫身。物產甚薄。

《八紘譯史・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土瘠產薄，氣候不齊，夏日或寒或暑。

歌營部 加營

《洛陽伽藍記》卷四　南中有歌營國，去京師甚遠，風土隔絕，世不與中國交通，雖二漢及魏亦未曾至也。今始有沙門善提拔陀至焉。自云：北行一

月，至句稚國，北行十一日，至典孫國，從典孫國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爲強大。民戶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精珍異、饒檳榔。

《通典・邊防四・火山》　又有加營國，北諸薄國，西山周三百里。從四月火生，正月火滅。火燃則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績爲火浣布。

（并見《文獻通考・四裔九・火山國》。）

《太平御覽》卷三五九　康泰《吳時外國傳》曰：加營國，王好馬。月支賈人常以舶載馬到加營國，國王悉爲售之。若於路失鞦靽，但將頭皮示王，王亦售其半價。

又卷七九〇　《南州異物志》曰：歌營，在句稚南，可一月行到。其南大灣中，有洲名蒲類，上有居人，皆黑如漆，齒正白，眼赤。男女皆裸形。康泰《扶南土俗》：大載而去，常望海，過則遮舡，將鷄、豬、山果易鐵器。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火山》　又有加營國，皆社薄國西，有山周三百里。從四月火生，正月火滅，則草葉落，如中國寒時。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績爲布，同火山所成也。

《通志・四夷五・火山》　又有加營國，在諸薄國西，有山周三百里。從四月火生，正月火滅。火然則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績爲火浣布。

羅越部 羅衛

《新唐書・南蠻傳下・羅越》　羅越者，北距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羅。商賈往來所湊集。俗與墮羅鉢底同。歲乘舶至廣州，州必以聞。

《島夷誌略・羅衛》　南眞駱之南，實加羅山，即故名也。山瘠田美，等爲中上。春末則禾登，民有餘蓄，以移他國。氣候不時，風俗勤儉。男女文身爲禮。以紫縵纏頭，繫溜布。以竹筒實生蠟爲燭。織木綿爲業。煮海爲鹽。以葛根浸水釀酒，味甘軟，竟日飲之不醉。有酋長。地產粗降眞、玳瑁、黃蠟、綿花。雖有珍樹，無能割。貿易之貨，用棋子手巾、狗跡絹、五花燒珠、花銀、青白碗、鐵條之屬。

《續通志・四夷傳六・名茂》　羅越，北距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羅。商賈往來所湊集。俗與墮和羅鉢底同。歲乘舶至廣州，州必以聞。

龍牙菩提部 龍牙善提

《島夷誌略・龍牙菩提》　環宇皆山，石排類門。無田耕種，但栽薯芋，蒸以代糧。當收之時，番家必堆貯數屋，如中原人積糧，以供歲用，食餘則存下年之不熟也。園種果，採蛤、蚌、魚、蝦而食，倍于薯芋。氣候倍熱，俗樸。男女椎髻，披絲木綿花單被。煮海爲鹽。浸葛根汁以釀酒。地產速香、檳榔、椰子。貿易之貨，用紅綠燒珠、牙箱錠、鐵鼎、青白土印布之屬。

《星槎勝覽・後集・龍牙善提》　周環皆山，石排壘門。無田耕種，但栽薯蕷代糧，常熟收堆，以供歲月。氣候多熱少寒，俗樸而淳。男女椎髻，披木綿布。煮海爲鹽。浸苧麻根釀酒。地產速香、檳榔、椰子。貨用燒珠、鐵鼎、色布之屬。

詩曰：壘石爲門限，天生在海洋。稻粱全不種，薯蕷亦多藏。海水煎鹽白，蔴根釀酒香。雖云風俗樸，氣候有炎涼。

佛羅安部 佛囉安

《嶺外代答・外國門上・三佛齊國》　其屬有佛羅安國，國主自三佛齊選差。地亦產香，氣味腥烈，較之下岸諸國，此爲差勝。有聖佛，三佛齊國王再歲一往燒香。

《諸蕃志・志國・佛囉安國》　佛囉安國，自凌牙斯加四日可到，亦可遵陸。其國有飛來佛二尊，一有六臂，一有四臂。賊舟欲入其境，必爲風挽回，俗謂佛之靈也。佛殿以銅爲瓦，飾之以金。每年以六月望日爲佛生日，動樂鐃鈸，迎導甚都。番商亦預焉。土產速暫香、降眞香、檀香、象牙等。番以金、銀、瓷、鐵、漆器、酒、米、糖、麥博易。歲貢三佛齊。其隣蓬豐、登牙儂加、吉蘭丹類此。

《異域志・佛羅安國》　自三佛齊國風帆四晝夜可到其國，亦可遵陸。有地主。國有飛來銅神二箇，一箇六臂，一箇四臂，六月十五日生日。如有他國人來劫，大風驟作，船不可進。

茶盤部 苧盤

《海國聞見錄・南洋記》　茶盤一島，居崑崙之南，毗於萬古屢山之東，皆南洋總路水程分途處。島番捕海爲生，產佳文草，頂細而長者，年僅足二蓆之用。入王家，辟蟲蟻，值價四五十金。次者二三十金，再次十金，值一二金者，猶錦繡布褐之相去也。

《順風相送》　苧盤往舊港并順塔針路：苧盤山南邊生角尖有山嶼。西頭低，用丙午針過東西竹山。用丙午針十更取長嶼。用丁午針十更取龍牙門山，在馬戶邊來過山。用單午針三更取饅頭嶼。用單丁三更船取七嶼。在帆鋪邊第二山有沉礁。用坤申針取舊港正路。用辰巽針十更船取進峽門。用丙巳針，南邊打水四五托，北邊打水八九托。用單申針三更，船打水十托，沙泥港地連坤身。使單丁針及丁午針五更船，丁未船五更船都取麻橫港口。單午針收林麻塔，有淺不可近，嶼身外打水有九托。離了嶼用乙辰三更船見奴沙喇，在帆鋪邊來，打水十四托。離了用丁午針三更船遠望見類旦大。單午針五更船取石旦港口。有五嶼在馬戶邊，二嶼在帆鋪邊，近正門打水四五托，拋錠平安。前來南邊六更船使是順塔，進入爲妙。

又　苧盤往丁機宜針：苧盤開船，五更過東西竹、將軍帽，有帽帶礁，仔細。丙午四更見緬丹山及過長腰嶼。用坤未及單坤入長腰第二嶼齊，用單坤入門妙。出猪母頭用庚酉、庚申二更見崑崙，使沿崑崙去，見港須認是也。

回針：出獨石門，用單卯五更見後面山。用甲寅并單艮，又用丑癸及子癸，五更取長腰嶼。用壬子及單壬十更取失力馬鞍嶼山。用壬子、壬亥二更取東西竹，前去苧盤是也。

又　苧盤往文萊：在苧盤開，用乙卯十五更取林哪喏山，在帆鋪邊。乙卯二十五更見東邊有大山，即是東西蛇羅山，番名叫單戎獨山，并有小嶼。用單寅二十更取單戎嘮梅山，番名叫單絨絲立山，小平是崑崙，并有淺，打水三托。用單寅十一更取赤土白面山，遠看山上有石壁似帆樣。沿山使十更取淡水港口，亦有淺，打水三四托，船不可開。甲寅并單寅十更取文萊港口，有二個小嶼是石，東邊有大山，北是長腰嶼，港口取毛花蠟，住船爲是。

回針：文萊港口開船，二嶼是石。單辛并庚十更取淡水港口，船不可開，打水三托有淺，便是港口。沿山使十更取赤土白面，遠看山上有石壁似船帆樣。單庚十更取單哦嘮梅山，一小平生是崑崙，對開有淺，打水三托。單申二十更取西蛇龍山，辛酉二十五更取林嘮喏山，在馬戶邊。辛酉十五更取苧盤，是也。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由昆侖而西南，有小島曰茶盤，爲西南洋分路之地。往息力者西行，往噶羅巴者南行。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九・荷領東印度群島》　由昆侖而西南，有小島曰

茶盤，爲西南洋分路之地，往息力者西行，往噶羅巴者南行。

芙蓉部 松蓋芙蓉

《出使日記續刻》卷七 〔光緒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記〕 松蓋芙蓉，亦英國保護部落也。在巫來由土股西南海岸，壤地褊小。西北界石蘭莪，東南界麻六甲，東界拿吉里士美郎，即尼格利桑比郎。西瀕麻六甲海峽。自赤道北二度二十四分至五十四分，巴黎東九十度二十分至四十四分。地得一千七百啓羅邁當方里。本尼格利桑比郎九部落之一，因與鄰部阿倫波爭蘭惹河道，輒有戰爭。英人爲之定界通路，同治十三年，遂自立爲國，歸英保護，由海門總督遣官駐紮，經理錫礦諸事。光緒十一年，復以遮爾布部益之。有議院，蘇丹爲首領，英官副之。居民二萬五千有奇，內華人一萬八千，餘皆巫來由人。出口貨歲值法銀四百二十二萬七千方，錫居四分之三；進口貨值三百五十九萬七千餘方，鴉片居六分之一。瀕海之地有五十啓羅邁當。蘭惹河中貫全境，自北而南入麻六甲海峽上游，山中礦場大開。會城曰賽郎邦，在新嘉坡西北二百五十五啓羅邁當。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海門部》 芙蓉，亦稱松蓋芙蓉，在西南海岸。自赤道北二度二十四分至五十四分。凡一千七百啓羅邁當方里。本尼格里桑比郎九部之一，因與鄰部阿郎布爭蘭若河道，英爲之定界通路。同治十三年，一千八百七十四年。自立爲國，歸英保護。光緒十一年，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復以遮爾布部益之。居民二萬五千，華民萬餘。蘭若河中貫全境，南流入麻六甲海峽。會城曰賽郎邦，在新嘉坡西北二百五十五啓羅邁當。

針路諸部 針路 屈都乾 無枝拔 蒲羅中國 句稚 師漢 尼格里桑比郎 可可斯羣島

《水經注・溫水》 〔朱吾〕縣民，漢時不堪二千石長吏調求，引屈都乾爲國。《林邑記》曰：屈都，夷也。

《太平御覽》卷七八七 吳時，康泰爲中郎，表上扶南土俗。舶利正東行，極崎頭。海邊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羅中國，其俗食人。

又卷七九〇 《南州異物志》曰：句稚，去典遊八百里。有江口，西南向東北行，極大崎頭。出漲海，中淺而多磁石。

又 《南州異物志》曰：師漢國，在句稚西，從稚去，行可十四五日乃到。其國亦稱王，上有神人及明月珠，但仁善不忍殺生。土地平博，民有萬餘家。

又 《外國傳》曰：從波遼國南去，乘船可三千里，到屈都乾國土地，有人民可二千餘家，皆曰朱吾縣民叛居其中。

《島夷誌略・無枝拔》 在闍麻羅華之東南，石山對峙，民墾闢山爲田，鮮食，多種薯。氣候常熱，獨春有微寒。俗直。男女編髮纏頭，繫細紅布。極以婚姻爲重，往往指腹成親。通國守義，如有失信者，罰金二兩重，以納其主。民煮海爲鹽，釀椰漿、蕨粉爲酒。有酋長。產花斗錫、鉛、綠毛狗。貿易之貨，用西洋布、青白處州磁器、瓦壜、鐵鼎之屬。

又《針路》 自馬軍山水路，由麻來墳至此地，則山多鹵股，田下等，少耕植。民種薯及胡蘆、西瓜，兼採海螺、螃蛤、蝦食之。內坪下小溪，有魚蟹極美。民間臨溪每一舉網，輒食數日而有餘。氣候差熱。俗惡。男女以紅綿布纏頭，皂縵繫身。民煮海爲鹽，織竹絲布爲業。有酋長。地產芎蕉。

貝子通暹准錢使用。貿易之貨，用銅條、鐵鼎、銅珠、五色綃珠、大小埕、花布、鼓、青布之屬。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海門部》 尼格里桑比郎，譯言合衆九國也。今祇五國：曰爪亞，曰美賽底，曰中波耳，曰遮利，曰烏魯毛。合賽嘎麻爲一國。凡地五千一百八十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三萬。其酋號曰打都邦古魯。東南有阿斐爾山，坡谷之地產米極多，果木亦盛。其餘四國：曰那寧，并入麻六甲；曰芙蓉，別爲一國；曰遮郎布；曰阿郎，俱爲英割裂分并，非其舊矣。

又有可可斯羣島者，一名啓令。在印度洋巽他峽口，西南值赤道南十一度四十九分至十二度十二分。共二十三島，面積二十二啓羅邁當方里。明萬曆中，英人啓令尋地得此，因地多椰樹，故以可可斯名之。光緒四年，一千八百七十八年。遙隸錫蘭。十一年，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改隸海門，蓋地雖不屬，而勢實相連也。

吉德部 蘇洛鬲

《島夷誌略・蘇洛鬲》 洛山如關，幷溪如帶，宜有聚落。田瘠穀少，氣候少暖。風俗勇悍。男女椎髻，穿青布短衫，繫木綿白縵。凡生育後，惡露不下，汲井水澆頭即下。有害熱症者，亦皆用水沃數四則愈。民煮海爲鹽。有酋長。地產上等降眞、片腦、鶴頂、沉速、玳瑁。貿易之貨用青白花器、海南巫崙布、銀、鐵、水埕、小罐、銅鼎之屬。

《海錄・西南海・吉德》 吉德國，在新埠西北，又名計噠。由新埠順東南風日餘可到。後山與宋卡相連，疆域、風俗亦與宋卡略同。土曠民稀，米價平減。土產錫、胡椒、椰子。閩、粵人亦有至此貿易者。由此陸路西北行二三日，海道日餘，到養西嶺。陸路又行三四日，水路約一日，到蓬呀。俱暹羅所轄地。自宋卡至此，皆無來由種類。性多兇暴，出入必懷短刀。以花鐵爲之，長六寸有奇，鑲以金，海馬牙爲柄。其刀末有花紋者持以相鬥，刀頭有紋者則佩之以爲吉慶，王及酋長皆然。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沙剌我之西北曰吉德。亦名計噠。後山與宋卡毗連，土產亦相類。閩粵商船間有至此兩國貿易者。過此，則緬甸南界，接連印度諸部，稱爲小西洋，內地舟楫不能往矣。

《出使日記續刻》卷七 〔光緒十九年三月初二日記〕 吉德，暹羅屬國也。在赤道北五度至七度。北界六昆，南界白蠟，東界吉蘭丹、大呢，西界英屬威利斯雷省及孟加拉海灣。地分一百零五社。居民六萬，皆暹羅及巫來由種。其會城在西海岸，南距檳榔嶼之柔爾日敦城一百九十啓羅邁當。錫礦極多，惟金較少。

又卷九 〔十月十一日記〕 〔檳榔〕嶼之對面有小島名曰吉德者，一小國也。英人初得檳榔嶼，每歲以一萬元向吉德賃其地，後改六千元永歸英轄。近嶼之威烈斯省，亦向吉德劃來。吉德雖極微小，內政仍得自主。流寓華民約有萬人，多以種植爲生。惟吉德毫無綱紀，每遭荼毒，無可申訴。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海門部》 吉德，以吉打大山而名，德打一聲之轉也。值赤道北五度至七度。東界吉蘭丹、大呢，西界孟加拉海灣。分一百五社，居民三萬。會城在西海岸，距檳榔嶼會城之北一百九十啓羅邁當。

滿剌加部 滿剌伽 麻六甲 馬拉甲 嘛六甲 麻喇甲 麻六呷 磨六甲 滿喇咖 瞞剌咖

綜述

《明史・外國傳六・滿剌加》 滿剌加，在占城南。順風八日至龍牙門，

又西行二日即至。或云即古頓遜，唐哥羅富沙。

永樂元年十月遣中官尹慶使其地，賜以織金文綺、銷金帳幔諸物。其地無王，亦不稱國，服屬暹羅，歲輸金四十兩爲賦。慶至，宣示威德及招徠之意。其酋拜里迷蘇剌大喜，遣使隨慶入朝貢方物，三年九月至京師。帝嘉之，封爲滿剌加國王，賜誥印、綵幣、襲衣、黃蓋，復命慶往。其使者言：『王慕義，願同中國列郡，歲効職貢，請封其山爲一國之鎮。』帝從之。製碑文，勒山上，末綴以詩。【略】慶等再至，其王益喜，禮待有加。

五年九月遣使入貢。明年，鄭和使其國，旋入貢。九年，其王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餘人來朝。抵近郊，命中官海壽、禮部郎中黃裳等宴勞，有司供張會同館。入朝奉天殿，帝親宴之，妃以下宴他所。光祿日致牲牢上尊，賜王金繡龍衣二襲、麒麟衣一襲、金銀器、帷幔衾褥悉具，妃以下皆有賜。將歸，賜王玉帶、儀仗、鞍馬，賜妃冠服。瀕行，賜宴奉天門，再賜玉帶、儀仗、鞍馬、黃金百、白金五百、鈔四十萬貫、錢二千六百貫、錦綺紗羅三百匹、帛千匹、渾金文綺二、金織通袖膝襴二；妃及子姪陪臣以下，宴賜有差。禮官餞於龍江驛，復賜宴龍潭驛。十年夏，其姪入謝。及辭歸，命中官甘泉偕往，旋又入貢。

十二年，王子母幹撒于的兒沙來朝，告其父訃。即命襲封，賜金幣。嗣後，或連歲，或間歲入貢以爲常。

十七年，王率妻子陪臣來朝謝恩。及辭歸，訴暹羅見侵狀。帝爲賜敕諭暹羅，暹羅乃奉詔。二十二年，西里麻哈剌以父沒嗣位，率妻子陪臣來朝。

宣德六年遣使者來言：『暹羅謀侵本國，王欲入朝，懼爲所阻，欲奏聞，無能書者，令臣三人附蘇門答剌貢舟入訴。』帝命附鄭和舟歸國，因令和齎敕諭暹羅，責以輯睦鄰封，毋違朝命。初，三人至，無貢物，禮官言例不當賞。帝曰：『遠人越數萬里來慰不平，豈可無賜。』遂賜襲衣、綵幣，如貢使例。

八年，王率妻子陪臣來朝。抵南京，天已寒，命俟春和北上，別遣人齎敕勞賜王及妃。洎入朝，宴賚如禮。及還，有司爲治舟。王復遣其弟貢駝馬方物。時英宗已嗣位，而王猶在廣東。賜敕獎王，命守臣送還國。因遣古里、眞臘等十一國使臣，附載偕還。

正統十年，其使者請賜王息力八密息瓦兒丟八沙護國敕書及蟒服、傘蓋，以鎮服國人。又言『王欲親詣闕下，從人多，乞賜一巨舟，以便遠涉』。帝悉從之。

景泰六年，速魯檀無答佛哪沙貢馬及方物，請封爲王。詔給事中王暉往。已，復入貢，言所賜冠帶燬於火。命製皮弁服、紅羅常服及犀帶紗帽予之。

天順三年，王子蘇丹芒速沙遣使入貢，命給事中陳嘉猷等往封之。越二年，禮官言：『嘉猷等浮海二日，至烏豬洋，遇颶風，舟壞，飄六日至清瀾守禦所獲救。敕書無失，諸賜物悉沾水。乞重給，令使臣復往。』從之。

成化十年，給事中陳峻冊封占城王，遇安南兵據占城不得入，以所齎物至滿剌加，諭其王入貢。其使者至，帝喜，賜敕嘉獎。十七年九月，貢使言：『成化五年，貢使還，飄抵安南境，多被殺，餘黥爲奴，幼者加宮刑。今已據占城地，又欲吞本國。本國以皆爲王臣，未敢與戰。』適安南貢使亦至，滿剌加使臣請與廷辯。兵部言事屬既往，不足深較。帝乃因安南使還，敕責其王，并諭滿剌加，安南復侵陵，即整兵待戰。尋遣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冊封王子馬哈木沙爲王。二人溺死，贈官賜祭，予廕，恤其家，餘敕有司海濱招魂祭，亦恤其家。復遣給事中張晟、行人左輔往。晟卒於廣東，命守臣擇一官爲輔副，以終封事。

正德三年，使臣端亞智等入貢。其通事亞劉，本江西萬安人蕭明舉，負罪逃入其國，賂大通事王永，序班張字，謀往浮泥索寶。而禮部吏侯永等亦受賂，僞爲符印，擾郵傳。還至廣東，明舉與端亞智輩爭言，遂與同事彭萬春等劫殺之，盡取其財物。事覺，逮入京。明舉凌遲，萬春等斬，王永減死罰米三百石，與張字、侯永并戍邊，尚書白鉞以下皆議罰。劉瑾因此罪江西人，減其解額五十名，仕者不得任京職。

後佛郎機強，舉兵侵奪其地，王蘇端媽末出奔，遣使告難。時世宗嗣位，敕責佛郎機，令還其故土。諭暹羅諸國王以救災恤鄰之義，迄無應者，滿剌加竟爲所滅。時佛郎機亦遣使朝貢請封，抵廣東，守臣以其國素不列王會，羈其使以聞。詔予方物之直遣歸，後改名麻六甲云。

（并見《明史稿・外國傳六・滿剌加》。）

《瀛涯勝覽・滿剌加國》　自占城向正南，好風船行八日到龍牙門，入門往西行，二日可到。此處舊不稱國，因海有五嶼之名，遂名曰五嶼。無國王，止有頭目掌管。此地屬暹羅所轄，歲輸金四十兩，否則差人征伐。永樂七年己丑，上命正使太監鄭和等統齎詔敕，賜頭目雙臺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城，

遂名滿剌加國。是後暹羅莫敢侵擾。其頭目蒙恩爲王，挈妻子赴京朝謝，貢進方物，朝廷又賜與海船回國守土。

《西洋番國志・滿剌加國》 滿剌加國，自占城開舡向西南行，好風八日到龍牙門，入門西行二日可到。此處舊名五嶼，無國王，只有地主，受暹羅節制，歲輸金四十兩，否則加兵。永樂七年己丑歲欽奉上命遣使往諭諸番，到於本處，宣布詔旨。特恩賜其地主以雙臺銀印冠帶袍服，主國封王，建城豎碑。遂與諸番爲敵體，而暹羅莫敢侵犯。

《明一統志・外夷・滿剌加國》 本朝永樂三年，其國王西利八兒速剌遣使朝貢。朝廷賜以印誥，封爲滿剌加國王。九年，其嗣王拜里迷蘇剌親率其妻子來朝，厚賚而還。自是朝貢不絕。天順三年，國王無答佛哪沙卒，其子蘇丹茫速沙請命，復遣使賚詔往封焉。

《海語・滿剌加》 按：滿剌加國在占城南，前代不通中國。滿剌加在南海中，始爲暹羅屬域，厥後守土酋長判其主而自立，開國無可考矣。自東莞縣南亭門放洋，星盤與暹羅同道，至崐崙洋，直子午，收龍牙門港，二日程至其國。爲諸夷輻輳之地，亦海上一小都會也。王居前屋用瓦，乃永樂中太監鄭和所遺者。餘屋皆僭擬殿宇，以錫箔爲飾。遇制使若列國互市，王即盛陳儀衛，以自儆備。其民皆土室而居。其尊官稱姑郎伽哪，巨室稱南和達。民多饒裕，南和達一家，胡椒有至數千斛，象牙、犀角、西洋布、珠具、香品，若他止蓄無算。俗不尚鬼，男子雞鳴而起，仰天呟呟而呼哈喇。蓋哈喇者，天地父母之通謂也。文字皆梵書。貿易以錫行，大都錫三斤當銀一錢耳。牙儈交易，搦指節以示。數千金貿易，不立文字，指天爲約，卒毋敢負者。不產五穀，米稻皆暹羅、崛嶨、陂隄里所貨鬻。俗禁食豕肉。華人流寓或有食者，輒惡之，謂厭其穢也。其地多酥酪，富夷以和飯而啖。鷄、犬、鵝、鴛常仰販於他國，故一物之價，五倍於華也。民性獷暴而重然諾，鈀鑞刃類也。不離頃刻。生男二歲即造小鈀鑞而佩之。一語不合，便剚刃其胸，死即刃者輒逃匿山谷，踰時乃出，死者之家不復尋讐，姑郎伽哪亦不復追論矣。交會，則交捫其心以爲禮，誤捫其手，則勃然忿爭。貧民頗事剽掠，遇獨客輒殺而奪其貨。舶商假館，主者必遣女奴以服役，猶日夕饋食飲，少不知戒，即腰纏皆爲所掩取矣。婚嫁尤論財，男聘以十四，而責女之奩賚嘗數倍，陪送奴囝有五六房者。市井罵詈，止於其身，雖甚辱，不大較。若罵子孫而及父祖，罵奴而及家長，輒以死鬥。故傭奴以土著爲上，謂其能扞主也。婦女以夜爲市，禁以二鼓爲罷。脫有過禁者，遇巡徼，姑郎伽哪即執而戮之，王亦不詰也。輕刑鞭撻，罪至死者，斷木爲高椿，而銳其末，入土二尺許，以囚大孔貫銳端，輾轉哀嗷，頃之洞腹而死。喪事，貧者舉屍而焚，富人則以樟腦實棺中而後焚之，詰旦而視，骨爲揚灰矣。其地多崇山大谷，陸行可達暹羅。嘗幷有爪哇之國。本婆古闍國。然爪哇之夷，素號兇狡，凡受傭其地，而戕害其主者十八九。惟善制藥筒，中其矢者，無不立死。正德間，佛郎機佛郎機不知何種，素不通中國。正德丁丑，假作貢獻，來至近廣，恃火銳設柵自固，擄嬰兒烹食之。守臣率來軍攻殺之，遁去。之舶互市爭利而鬨，夷王執其哪噠而囚之。佛郎機人歸愬於其主，議必報之，乃治大舶八艘，精兵及萬，乘風突至。時已逾年，國中少備，大被殺掠。佛郎機夷酋進據其宮，滿剌加王退依陂隄里。老幼存者，復多散逸。佛郎機將以其地索賂於暹羅而歸之，暹羅辭焉。佛郎機整衆，滿載而去，王乃復所。

《明四夷考・滿剌加》 滿剌加，永樂三年，王西利入兒速剌遣使奉金葉表朝貢，言願內附爲屬郡，效職貢。七年，太監鄭和充冊封使，賜印誥錦綺，封爲滿剌加國王。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妃及子五百四十人來朝，上御奉天門宴王，賜玉帶、羽儀、鞍馬、金銀錢鈔、錦綺，王妃冠服，子姪傔從賞各有差。十年，遣使送還國。十二年，王母來朝貢，厚賜之。二十二年，宣德九年，王復來朝貢，賜亦厚。正統十年後，數遣使來朝貢。天順三年，王無答佛哪沙卒，子舟茫速沙請封，遣使冊立爲王。【略】其國舊名五嶼。東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鹵，故未稱國，隸暹羅，歲輸金五千兩。即奉我正朔，始不隸暹羅。王白帛纏首，衣青花袍，躡皮屨，乘轎。俗淳樸，尚回回教。民舍如暹羅。婚喪大類爪哇。聯榻趺坐，刳木爲舟，泛海而漁。旁海人畏龜龍。龜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即嚙，嚙即死。山有黑虎，視虎差小，或變人形，白晝群入市，覺者擒殺之。

《明泳化類編・四夷・滿剌加》 滿剌加國，在占城之南，自古不聞聲教。永樂乙酉，其酋西利入兒速剌遣使入貢，且願內附。詔封爲國王，給印誥。又請封其國西山，詔封爲鎮國之山，仍御製碑文賜之。己丑，鄭和奉表往封爲滿（利）〔剌〕加國王，賜銀印、冠帶、袍服，遂樹碑于此，云自是暹羅國始不敢擾之。辛卯，嗣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妃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人來朝貢，

賜錦繡龍衣二套、麒麟衣二套，及金銀器皿、帷帳袱褥。明年，遣使送之國。甲午，王母來朝貢，自後下絕。天順己卯，王無荅佛哪沙卒，其子蘇丹茫速沙請封。成化末，遣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往，册立爲王，尋溺海死。

《三才圖會・地理・滿剌加》　滿剌加，地在占城南海之中。前代未通中國。國朝永樂中，其王西利八兒速遣使朝貢，賜印誥，封滿剌加國王，賜鎮國西山，御製碑文。永樂三年，遣使，有金表。九年，國王率妻子及陪臣五百五十人來朝，命官往勞，上御奉天門錫宴。十年使來。十二年王母來。二十二年及宣德九年王來。正統後，奉貢不絕。其山曰鎮國。其貢番小廝、犀角、象牙、玳瑁、鶴頂、鸚鵡、黑羆、黑猿、白麅、鎖袱、金母鶴頂、金鏤戒指、撒哈剌、白苎布、蕈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縵、片腦、梔子花、薔薇露、沉香、乳香、黃速香、金銀香、降眞香、紫檀香、丁香、烏木、蘇木、大楓子、番錫、番鹽。其里至在占城之南。其入貢自廣東達于京師。

《明一統賦・滿剌伽》　滿剌伽國，在占城之南，前代不通中國，永樂三年始來朝貢，賜印誥，封爲王。九年，其嗣王親率妻子來朝，厚賚而還，詔封其山爲鎮國山，御製碑文賜之。

《殊域周咨錄・南蠻・滿剌加》　滿剌加國，古哥羅富沙也。在占城極南，自爪哇、舊港順風八晝夜可至。其國瀕海，山孤人少。漢時嘗通中國。受羈屬於暹羅，每歲輸金四十兩爲稅，故未嘗稱國。本朝永樂三年，其王西利八兒速剌遣使奉金葉表文朝貢，賜王綵段襲衣。七年，命中官鄭和等持詔封爲滿剌加國王，賜銀印、冠帶、袍服。使者言，王慕義，願同中國屬郡，歲効職貢。又請封其國之西山，定疆域界，俾暹羅不得侵擾。上悉從之，詔封西山爲鎮國山，賜以御製碑文，勒石其上。

又　其國舊名五嶼。【略】其國自奉正朔後，不屬暹羅。

《圖書編・滿剌加》隸回回館。　滿剌加，永樂三年，王西和入兒速剌遣使奉金葉表朝貢，言願內附爲屬郡，效職貢。七年，太監鄭和充冊封使，賜印誥錦綺，封爲滿剌加國王。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妃及子姪五百四十人來朝，上御奉天門宴王，賜王帶、羽儀、鞍馬、金銀錢鈔、錦綺，王妃冠服，子姪傔從賞各有差。十年，遣使送還國。十二年，王母來朝貢，厚賜之。二十二年、宣德九年，王復來朝貢，賜亦厚。天順三年，王無荅佛哪沙卒，子舟茫速沙請封，遣使冊立爲王。成化末，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奉使溺海死，廕子入監讀書。其國舊名五嶼。東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鹵，故未稱〔國〕焉，隸暹羅，歲輸金五千兩。既奉我正朔，始不隸暹羅。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滿剌加》　其國傍海，自三佛齊至此十日程。山孤人少，受制于暹羅，每歲輸金四十兩以爲納稅。皇明永樂七年，太監鄭和奉詔賜以雙臺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域爲滿剌加國，暹羅始不敢擾。十二年，酋長挈妻子入貢方物，受賞歸國。

《明會典・朝貢二・滿剌加國》　永樂三年，其酋長拜里迷蘇剌遣使奉金葉表朝貢，詔封爲國王，給印誥。使者言，王慕義，願同中國屬郡，歲效職貢，又請封其國西山。詔封爲鎮國之山，御製碑文賜之。九年，國王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餘人朝貢，命官往勞。上御奉天門宴之。十年，遣使來貢。十二年，國王子母斡撒于的兒沙來朝，告父卒。命嗣封。二十二年及宣德九年，國王復來。正統十年以後，屢遣使來貢。貢道由廣東。天順三年，其王嗣子請封，遣使行禮。

《咸賓錄・南夷志・滿剌加》　滿剌加，永樂三年，王西利八兒速剌遣人朝貢。七年，我遣太監鄭和賜印誥，封爲王。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妃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人來朝。上御奉天門宴王，賜王幷妃及子姪賞各有差。十二年，國王子母斡撒子的兒沙來朝，告父卒。詔命嗣封。以後宣德、天順、成化時輒遣使來貢。

《廣皇輿考・四夷・滿剌加國》占城國南。　前代不通中國。國朝永樂初朝貢，賜印誥，復請鎮山，御製碑文。國王率妻子陪臣來朝，命官往勞，上御奉天門賜宴。嗣後，來朝奉貢不絕。其山則鎮國。

《方輿勝略・外夷・滿剌加》　滿剌加，永樂三年，王西利八兒速剌遣貢。七年，遣太監鄭和賜印誥，封爲王。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妃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人來朝。上御奉天門宴王，賜賞有差。十二年，國王子母幹撒于的兒沙來朝。

《獻徵錄・四夷・滿剌加》　滿剌加，在占城極南。自爪哇、舊港舟行八日可至。羈屬暹羅，歲輸金五千。永樂三年，酋長拜里迷蘇剌遣使入貢，請內屬，比郡縣。上遣中使鄭和封爲滿剌加國王。九年卒，其妻子及部臣五百四十餘人入朝。

《裔乘・南夷・滿剌加》　滿剌加國，傍海，距三佛齊十日。山孤人少，

服屬暹羅，歲輸金四十兩以爲常。我朝永樂三年，王西利八兒速剌遣人朝貢。七年，遣太監鄭和賜印誥，封爲王，暹羅自是不敢復擾云。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妃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人來朝。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麻六甲》 麻六甲，即滿剌加也，古稱哥羅富沙，漢時已通中國。後頓遜起自扶南，三千餘里皆屬之。其東界通交州，即哥羅富沙地也。唐永徽中，以五色鸚鵡來獻。《唐書》曰：哥羅，一曰箇羅，亦曰哥羅富沙羅，王姓矢利波羅，名米失鉢羅。舊隸暹羅，歲輸黃金爲賦。蓋所部瘠鹵，尚未稱國云。永樂三年，酋西利八兒速剌遣使上表，願內附爲屬郡，効職貢。七年，上命中使鄭和封爲滿剌加國王，賜銀印、冠服，從此不復隸暹羅矣。九年，嗣王拜里迭蘇剌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人來朝。【略】十二年，王母來朝，賜如王妃。十七年，王亦思罕答兒沙嗣，更率妻子來朝，言爲暹羅所侵，惟陛下卵翼之。上爲降詔暹羅國王，無開兵隙。暹羅旋遣使來謝侵伐之罪。滿剌加所得保境息肩者，皆中國賜也。二十二年，王西里麻哈剌來朝。宣德九年，王復至。後先賜予甚厚。其後貢使不絕。

《武備志・四夷一五・滿剌加》 滿剌加，永樂三年，王西利入兒速剌遣使奉金葉表朝貢，言願內附爲屬郡，效職貢。七年，太監鄭和充冊封使，賜印誥、錦綺，封爲滿剌加國王。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妃其子五百四十人來朝。上御奉天門宴王，賜玉帶、羽儀、鞍馬、金銀錢鈔、錦綺，王妃冠服，子姪傔從賞各有差。十年，遣使送還國。十二年，王母來朝貢，厚賜之。二十二年、宣德九年，王復來朝貢。

《職方外紀・蘇門答剌》 其東北滿剌加國，地不甚廣，而爲海商輻輳之地，正居赤道下，春秋二分正當於人頂。氣候極熱，賴無日不雨，故人可居之。產象及胡椒，多佳果木，終歲不絕。人良善，不事生業，或彈琵琶閒游而已。

《明象胥錄・滿剌加》 滿剌加，舊名五嶼，【略】羈屬暹羅，歲輸金四千兩，向未稱國。永樂三年，其酋長拜里迷蘇剌遣使奉金葉表朝貢，願內附爲爲屬郡。七年，中使鄭和齎詔敕銀印，封爲滿剌加國王。請定疆域，幷封其國西山，俾暹羅無侵擾。詔封爲鎮國之山，賜御製碑文勒石。

又 〔永樂〕九年，王率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餘人來貢。【略】十二年，王母來朝，厚賜之。宣德九年，嗣王西哩麻哈剌者復來朝貢。

又 正德中，被佛郎機仇殺，其王蘇端媽末見逐，退（休）〔依〕陂隄，兵去復國。【略】今其國爲佛郎機所據，訛稱麻六甲。或云即古哥羅富沙。

《名山藏・王享記三・滿剌加》 滿剌加國，古哥羅富沙也。在占城極南，諸番之會也。暹羅羈屬。永樂初，中使自閩中至其國，繇是而達西洋古力里士國，分艘徧往支柯丹，拐葛剌、忽魯謨斯等處。迨其反也，咸於是聚齊焉。永樂七年，封其酋西剌八兒速剌爲王。逮已爲國王。遣使來請封其國之西山，得保疆，毋生心於暹羅。詔封爲鎮國山。【略】而自是不羈屬暹羅如舊時矣。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陪臣五百餘人來朝。【略】十七年，國王亦思罕答兒沙嗣立，復率妻子（來）朝。後來使言，暹羅國欲攻之。詔暹羅與平。亦思罕答兒沙卒，二十年，其子西哩麻哈剌率其妃及陪臣來朝。宣德九年復至。

又 正德十三年，國王蘇端媽末爲佛郎機酋所逐，而據其地，【略】佛郎機所據，漸奉之爲眞主矣。

《明世法錄・南蠻・滿剌加》 滿剌加，舊名五嶼。直占城極南。自舊港順風八晝夜至。或云自東莞放洋至崐崘，收龍牙門港二日程。東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鹵，羈屬暹羅，歲輸金四千兩，向未稱國。永樂三年，其酋長拜里迷蘇剌遣使奉金葉表朝貢，願內附爲屬郡。七年，中使鄭和齎詔敕銀印，封爲滿剌加國。王請定疆域，幷封其國西山，俾暹羅無侵擾。詔封爲鎮國之山，賜御製碑文勒石。

又 今其國爲佛郎機所據，訛稱麻六甲。或云即古哥羅富沙。

《地圖綜要・四夷・滿剌加國》 占城國南。 沿革：前代不通中國。國朝永樂間朝貢，賜印誥，封國王。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滿剌加國》 滿剌加國，古哥羅富沙也。漢時嘗通中國，後爲頓遜所羈屬。頓遜在海崎山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幷羈屬扶南，去扶南可三千里。東界通交州，即古哥羅富沙也。其西界接天竺徼外諸國。其國城接閣婆，故又名大閣婆，今稱重迦羅。東有吉里地悶。故其處舊不稱國。自舊港順風八晝夜可至。其國傍海，山孤人少，受羈屬於暹羅，每歲輸金四十兩爲稅。本朝永樂三年，其王西利八兒速剌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十年，命正使太監鄭和等統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船四十八艘，往諸番夷開讀賞賜，詔封爲滿剌加國王，賜銀印、冠帶、

袍服，且建碑立界。暹羅始不敢侵擾。九年七月，嗣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人來朝。【略】十二年，國王母來，賜宴如王妃。二十年三月，其王西哩麻哈剌率其妃及頭目來朝貢方物，以父歿新嗣位故也。宣德九年，國王復來。天順三年，國王無答佛哪沙卒，其子蘇丹茫速沙請命，復遣使冊封。自建國以來，朝貢至今不絕。按：滿剌加疆域，在占城國南。其朝貢自廣東以達京師。

《明會要・外蕃二・滿剌加》　滿剌加，在占城南。國有山出泉，流爲溪。土人淘沙取錫，煎成，名曰『斗錫』。田瘠少收，民皆淘沙捕魚爲業。永樂元年，遣中官尹慶使其地，宣示威德及招徠意。其酋大喜，遣使至京，因封爲滿剌加國王，賜誥印。使者言：『王慕義，願同中國列郡，歲效職貢。請封其山爲一國之鎮。』帝從之。九年，王率其妻子陪臣來朝，宴賚極厚。嗣後或連歲或間歲入貢，以爲常。正德末，佛郎機舉兵侵奪其地，王出奔，遣使告難。世宗嗣位，敕責佛郎機，令還其故土；諭暹羅諸國王以救災恤鄰之義，迄無應者。滿剌加竟爲所滅。

《罪惟錄・外國列傳・滿剌加國》　滿剌加國，古哥羅富沙也，亦名五嵕，故未稱國。隸暹羅，歲輸金五千兩作貢。在占城極南，自占城南西行十月可到，爲諸番之會。無國王，止有頭目。永樂三年，頭目西利八兒速剌一曰拜里迷剌。遣使表貢，願內附。七年，鄭和奉敕賜双臺銀印、冠帶、袍服，封爲滿剌加國王。幷封其國之西山爲鎮國山，御製碑文，係之以詩。【略】自奉我正朔，始不隸暹羅，自爲國。

又　永樂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陪臣五百餘人朝貢。賚賜甚厚。十二年，王子母幹撒干的兒沙來告父卒。詔嗣封。十七年，王亦思罕答兒沙嗣立，復率妻子來朝，言暹羅欲攻之。詔暹羅與平。王卒，子西哩麻哈剌嗣立，來朝。宣德九年復至。

又　正德十三年，國王蘇端媽木爲佛郎機酋所逐，保陂隄，佛郎機據其地。滿剌（加）來訴，御史丘道隆、何鰲等，疏請驅絕佛郎機，王得復國。滿剌加人所苦：龍龜，高四尺，四足，有鱗甲，露長牙，逢人即嚙死；山有黑虎，視虎差小，或變人形入市殺人，有覺之者集衆擒殺之；與佛郎機爲三害。

又　今其國竟爲佛郎機所據，訛稱麻六甲云。

《讀史方輿紀要・廣西七・外國附考》　滿剌加，在占城南。自三佛齊順風八晝夜可至其國。前代不通中國。永樂三年，其王西利八兒速剌遣使朝貢，詔册爲王，自是朝貢不絕。道出廣東以達於京師。《四夷考》：滿剌加國，古哥羅富沙之地。又有頓遜國，在海崎山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去扶南可三千里，亦羈屬扶南。又與闍婆相近，一名大闍婆，後稱重迦羅，滿剌加舊羈屬焉。明初，羈屬於暹羅。

《海國聞見錄・南洋記》　由柔佛而西〔有〕麻喇甲，亦係無來由族類。官屬名曰惡耶，國王彷暹羅，用漢人理國事，掌財賦。產金、銀、西洋布、犀角、象牙、鉛、錫、胡椒、降香、蘇木、燕窩、翠毛、佳文蓆等類。金錢銀幣皆互用。往西海洋，中國洋艘從未經歷，到此而止，廈門水程二百六十更。至於小西洋、烏鬼國、大西洋，雖與大塊相聯，西洋呷板來往，語具大、小《西洋記》。

《續通典・邊防二・滿剌加》　滿剌加，在占城南。有山出泉，流爲溪。土人淘沙取錫，煎成塊，曰『斗錫』。氣候朝熱暮寒。男女椎結，身體黝黑，閒有白者，則異種也。俗淳厚，市道頗平。明成祖永樂元年，遣中官尹慶使滿剌加，宣示威德及招徠意。其酋大喜，遣使至京，因封爲滿剌加國王。後率其妻子陪臣相繼來朝，宴賚極厚。武宗正德末，佛郎機奪其地，改名麻六甲。其所貢物有瑪瑙、珊瑚、犀角、象牙、薔薇露、蘇合油、沈速香、阿魏之屬。

《清朝通典・邊防二・麻六甲》　舊港西南有麻六甲，人性靈巧，善經商。風俗亞於噶喇巴，惟不燔炙。土產錫、葑藤、胡椒。雍正七年後，通市不絕。東北距廈門水程一百八十五更。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三・滿剌加》　明成祖永樂元年十月，遣中官尹慶使滿剌加。其地無王，亦不稱國，服屬暹羅，歲輸金四十兩爲賦。慶至，宣示威德及招徠意。其酋拜里迷蘇剌大喜，遣使至京，帝嘉之，封爲滿剌加國王。其使者言：『王慕義，願同中國列郡，請封其山爲一國之鎮。』御製碑文，勒山上，末綴以詩。九年，王率妻子陪臣來朝，宴賜甚厚。十二年，王子母幹撒子的兒沙來朝，告其父訃，即命襲封。十七年，率妻子陪臣來朝，幷訴暹羅見侵狀，帝賜敕諭暹羅。二十四年，西里麻哈剌以父歿嗣位，來朝。宣德六年，暹羅謀侵其國，遣使三人附蘇門答剌貢舟入訴，復使齎敕諭暹羅。

正統十年，從其使者請，賜王息力八密息瓦兒丟八沙護國敕書及蟒服、傘蓋，以鎮服國人。又王欲親詣闕下，從人多，賜一巨舟，以便遠涉。景泰六年，封速魯擅無答佛哪沙爲王。天順三年，封其王子蘇丹芒速沙。成化十七年，封王子馬哈木沙爲王。正德末，佛郎機強，舉兵侵奪其地，王蘇端媽末出奔，遣使告難。時世宗嗣位，敕責佛郎機，令還故土，諭暹羅諸國王以救災恤鄰之義，迄無應者，滿剌加竟爲所滅，後改名嘛六甲。《明史·滿剌加傳》曰：在占城南，順風八日至龍牙門，又西行二日即至。或云即古頓遜，唐哥羅富沙。有山出泉，流爲溪。土人淘沙取錫，煎成塊，曰『斗錫』。田瘠少收，民皆淘沙、捕魚爲業。氣候朝熱暮寒。男女椎結，身體黝黑，間有白者，唐人種也。俗淳厚，市道頗平。自爲佛郎機所破，其風頓殊，商舶稀至，多直詣蘇門答剌。然必取道其國，率被邀劫，海路幾斷。其自販於中國者，則直達廣東香山澳，接跡不絕云。

《清職貢圖》 嘛六甲，即滿剌加，在占城南。明初服屬暹羅。永樂中，其酋遣使入貢，封爲國王，幷勒碑文於其國之鎮山。後爲佛郎機所侵奪。嘉靖時，敕還其地，迄無應者。今則爲荷蘭所屬。其性情機巧。器用精緻，亞於咖喇吧。男以色布纏頭，長衣短袴，露脛曳履。女椎髻跣足，垂珠於項，短衣長裙，頗工縫紉。

《海錄·西南海·麻六呷》 麻六呷，在舊柔佛西少北。東北與邦項後山毗連，陸路通行。由舊柔佛水路，順東南風半日過琴山徑口，又日餘到此。土番亦無來由種類。疆域數百里。崇山峻嶺，樹木叢雜。民情兇惡，風俗詭異。屬荷囒管轄。初小西洋各國番舶往來中國，經此必停泊，採買貨物。本爲繁盛之區，自暎嘆咭利開新州府，而此處浸衰息矣。土產錫、金、冰片、沙藤、胡椒、沙穀米、檳榔、燕窩、犀角、水鹿、璃瑁、翡翠、降、速、伽楠各香。閩粵人至此採錫及貿易者甚衆。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嘛六甲》 在占城南。 建置沿革：即滿剌加，或云即古頓遜，唐哥羅富沙。明永樂三年，其酋拜里迷蘇剌遣使貢方物，封爲滿剌加國王，賜誥印綵幣。其使者言，王慕義，願同中國列郡，歲效職貢，因請封其山爲一國之鎮。帝從之。九年，其王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餘人來朝。宴賜有加禮。及歸，又賜宴龍潭驛以餞之。至王子母幹撒于的兒沙襲封，亦賜金幣。後屢爲暹羅所侵，入訴於朝。《明史》：永樂十七年，王率妻子來朝，訴暹羅見侵狀。帝爲賜敕諭暹羅。宣德六年，遣使者來言，暹羅謀侵，本國王欲入朝，懼爲所阻。欲奏聞，無能書者，令臣三人附蘇門答剌貢舟入訴。帝命附鄭和舟歸國。因令和齎敕諭暹羅，責以輯睦隣封，毋違朝命。成化中，滿剌加又爲安南所侵陵。《明史》：成化十七年，貢使言，安南已據占城，又欲吞本國。本國以皆爲王臣，未敢與戰。適安南貢使亦至，滿剌加使臣請與廷辯。帝乃因安南使還，敕責其王，幷諭滿剌加，安南復侵陵，即整兵待戰。正德三年，遣使臣端亞智等入貢。後佛郎機強橫海上，舉兵侵奪其地。國王蘇端媽末出奔，遣使告難。朝廷敕責佛郎機，令還其故土。又諭暹羅諸國王以救災恤鄰之義，迄無應者。滿剌加竟爲所滅，後改名嘛六甲。令則爲荷蘭所屬。按：《皇清職貢圖》：嘛六甲，明初服屬暹羅，後爲佛郎機所侵奪。嘉靖時，敕還其地，迄無應者，今則爲荷蘭所屬云。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由息力循海岸而西北約三百餘里，曰麻剌甲，即滿剌加，一作麻六甲。本暹羅屬國。前明時，葡萄牙據之，旋爲荷蘭所奪。嘉慶年間，地歸英吉利，立爲埔頭，繁盛不如息力。

又 《天下郡國利病書》云：滿剌加國，古哥羅富沙也。漢時常通中國，後爲頓遜所羈屬。其國傍海，山孤人少，受役屬於暹羅，每歲輸金爲稅。明永樂三年，遣使入貢。十年，命太監鄭和等統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舶四十八艘，往諸番島開讀賞賜，封西利八兒達剌爲國王。九年七月，嗣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陪臣九百四十人來朝京師，厚加賞賜遣歸。嗣後朝貢不絕云云。按：滿剌加，即麻喇甲，本暹羅屬國。明初，其王率妻子陪臣傾國來朝，慕義可謂至矣。後爲葡、荷兩國所據，今爲英吉利埔頭。其或僅據海口，如爪哇之拳蠻，抑竟琐尾流離，如柔佛之他徙，不可得而知也。

《海國圖志·東南洋四·暹羅東南屬國今爲英吉利新嘉坡沿革》 《每月統紀傳》曰：麻剌甲，地方毘連于柔佛、丁葛奴、大年、吉連丹、宋腳諸國，沿大山相續。土番爲無來由族類，不識義理。裸體，挾刀，下圍幅幔。檳榔夾烟嚼。貿易難容多艘。土產鉛、錫、翠毛、佳紋席、燕窩、海參、藤、胡椒等貨。諸國相似，所產相同。麻剌甲在明朝時，有馬萊由之王，馬萊由，一作無來由。因暹屬侵地，麻剌甲遣貢使至北京控訴。永樂三年，詔暹羅國王勿開兵隙。暹羅王遣使謝罪，然陽奉陰違，竟侵服之。嘉靖年間，葡萄牙兵船往麻剌甲，盡力征服，設官治之。天啓、崇禎年間，荷蘭又戰勝葡萄牙，而有其地。至嘉慶年間，英吉利以萬古累易之，于是麻剌甲爲英吉利新藩。開英華院，以教唐人與土人。且義學甚多，男女不論土番、漢人，皆知讀書。

故廣東與福建人居此，種園耕田，與寔力嶼、檳榔嶼貿易。柔佛爲阿細亞大山諸國極南入海之山，副馬萊酉王管之。彭亨有金沙，錫甚盛。福建船希往彼，以柔佛、彭亨〔性〕悍好鬥，正是馬萊酉族類之習。此外海濱國屬于暹羅者，皆地小，不足比數。

又　麻剌甲地方與柔佛、丁機宜或丁葛奴、大年、吉連丹、宋腳諸國，沿大山相續。土番爲馬萊酉族類，不識義理。裸體，挾刀，下圍幅幔，檳榔夾烟嚼。貿易難容多艘。土產鉛、錫、翠毛、佳紋席、燕窩、海參、藤、胡椒等貨。麻剌甲向來有馬萊酉土君，因暹羅王於明朝時侵伐，其國服之。嘉靖年間，葡萄牙人往麻剌甲，盡力征服，設官治之。天啓、崇禎時，爲荷蘭所奪，自是荷蘭管其國。至道光年間，英吉利以萬古累島易之。英人因於麻剌甲開新藩，立英華院，教唐人在其土所生之子，兼通中西文藝。且多設義學，無論男女、土番、漢人，皆令讀書。故閩、廣人居此種耕，與息力、檳榔嶼生理甚旺。

又　《地里備考》曰：馬拉加國，在亞細亞州之南。北極出地一度二十二分起至九度三十分止，經線自東九十六度二十分起至一百零二度止。東西南三面枕海，北界暹羅國。長約二千餘里，寬約五百里。地面積方約十萬里，人烟希疎。地勢嶄巖，岡陵綿亘，叢林廣布，水澤瘴癘，島嶼充斥，樹木蔚茂，湖河希小，貫徹其地，田土頗瘠，果寔略多，禽獸繁衍，魚鹽豐盈。土產金、鐵、錫、蜜、蠟、珍珠、燕窩、豆蔻、檳榔、血竭、兒茶、象牙、牛皮、甘蔗、木料、沙穀米、巴馬藤、油各等物。地氣溫和。王位世襲。所奉之教，乃回教也。貿易興隆，商賈輻輳。國內地方里哥爾等處，現歸暹羅國。兼攝：一北剌克部，一薩靈哥爾部，一惹河爾部，一巴杭部，一隆波部。各處自爲立主，不相統屬。國人號曰馬來由，然猶有薩忙的公北奴之目焉。

又　《外國史略》曰：馬六加，古國也。北極出地二度及十度。長二百六十五里，闊四十里。其地半無來由族類。中間黑山遍延，內多支溪，下流入海，有沙線入海口。居民甚罕，惟伐木搭棚而已。山內盡黑面人，無衣服居處，向屬暹羅管轄。其馬六加之君，于宋德祐三年始創立國。明武宗正德五年，暹羅大軍攻其城，敗退。葡萄亞水師攻陷其地，自後歸葡萄亞。順治元年，荷蘭又降其城邑。嘉慶間，英人又破之。是時，有耶穌門徒開學館，教化其俗。當此際，有英吉利官管頭。但通商甚微，物產不多，如金沙、錫、南果、胡椒、五穀，悉由外國運入。天氣清爽，無瘴氣。民居罕少，亦有無萊由，幷印度人。其山水特美麗。

又曰：無來由列國，沿南洋海，斗出甚長。其中多山，草木茂盛。多檀香、沈香、沙藤，山多錫礦，溪有金沙，海邊多椰子。民惰地荒，獨海邊有數屋，皆竹葵爲之。附近種蕉樹，食其果。終日嚼檳榔，青烟，以水和飯，日用不多，故頗自足。每日多眠睡，間出爲海盜，乃盡力劫掠。體矮，而帶喜色，若激其怒，則憤烈如虎。然無膽略，易奔潰。沿海各處有土酋，皆甚貧乏，賴中國人代理其貿易，最多者廈門等處之人。其餘若無來由之列地，由暹羅而南，斜行到六坤、宋腳，此地之民，半暹羅語音，喜拜佛像；半無來由各類，幷回回人，拜天地眞主。暹羅之官，在此者每酷虐無族。其大尼、單丹、丁葛奴等地，沿山陸續，皆以金銀樹貢暹羅，且准貢使買五穀而回。南連此地者曰彭亨。南方之極南者曰柔佛。另有微地，難細述。風俗多相似。所產亦相同。中國閩廣人至此貿易，每獲厚利。民以金錢爲幣，重四五分，不用銀，惟用番頭以爲通行之寶。經商每年僅可容三四舶，所市者金沙、胡椒、沙藤、冰片、海參、燕窩、翠毛、佳文席，亦以鴉片、布疋易胡椒等物。

劉錫鴻《英軺日記》　新嘉坡西北約二百餘里，爲馬拉甲。對面有島，不知其名。馬拉甲先屬葡萄牙。乾隆間，荷蘭奪之。嘉慶元年，英吉利又奪之。計中尺五百七十六里，土民五萬八千名，自新嘉坡至錫蘭，土民皆以花布裹頭及腰以下，不衣不履襪，面微黑。其色如鍋底者，則亞非利加之民也。華民一萬三千四百五十六名。廿九日申正由新嘉坡開船，戌初遙見此洲，三十日辰刻猶未盡度也。

《出使日記續刻》卷七　〔光緒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記〕　麻六甲，即《明史》滿剌加國也，爲巫來由土股最古之國。在西海岸，舊屬暹羅。宋德祐元年，其酋自立爲國。明正德六年，爲葡萄牙人所據。崇禎十四年，荷蘭奪之，失而復得。國朝道光四年，讓與英國，英人以蘇門答臘之萬古累易之。英人考求東方之事，實自麻六甲始。今爲海門屬部之一，合尼格利桑比郎之那寧爲一地，計有一千六百五十七啓羅萬當方里，居民九萬三千五百餘人。北有蘭嘎河，與松蓋芙蓉爲界；南有幾桑河，與尼格利桑比郎之茅國爲界；東有阿非爾、阿倫邦、太平諸山，與尼格利桑比郎合衆國爲界。城瀕海岸，傍海峽，在赤道北二度十一分二十四秒，巴黎東九十九度五十四分三十六

秒；城中居民二萬人。自英開檳榔嶼、新嘉坡兩埠，麻六甲商務遂衰，然交易糧食猶極繁盛。光緒六年，進口貨值二千零三十萬餘佛郎，出口貨值一千九百二十六萬餘佛郎。麻六甲自赤道北五度起，至一度新嘉坡止，西北向東南，共長七百七十八啓羅邁當。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海門部》　麻六甲，《明史》滿剌加國也。在西海岸北有蘭嘎河，與芙蓉爲界，南有幾桑河，東有阿非爾、阿侖邦、太平諸山，與尼格里桑比郎爲界。爲馬來斯中最古之國，嘗入貢於明。正德中，葡萄牙據之。崇禎時，爲荷蘭所奪。國朝道光四年，一千八百二十四年。英以蘇門答拉之茫古魯易之，英人考東方之事自此始。西北與蘇門答拉相隔處爲麻六甲峽，實印度洋以東第一海峽也。今合尼格里桑比郎之那寧爲一地，凡一千六百五十七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九萬三千，華人有居二百餘年者，豪富多置田園於此，第爲耆老退居之所，非商賈所萃也。地宜稻、麥，獨無礦產。出入口貨不及新嘉坡之十一。

分述

地理環境

《瀛涯勝覽・滿剌加國》　其國東南是大海，西北是老岸連山，皆沙滷之地。氣候朝熱暮寒，田瘦穀薄，人少耕種。有一大溪河水，下流從王居前過入海。其王於溪上建立木橋，上造橋亭二十餘間，諸物買賣俱在其上。

《西洋番國志・滿剌加國》　其地東南是海，西北是老岸連山，大概沙滷之地，田瘦穀薄。氣候朝寒暮熱。有一大溪〔焉〕，經王居前過而入海，王於溪上建立木橋，橋上造亭二十餘間，諸貨買賣皆集於此。

《明一統志・外夷・滿剌加國》　在占城國南。其朝貢自廣東以達于京師。　山川：鎮國山。永樂中，詔封其國之西山爲鎮國山，御製碑文賜之，勒石其上。

《殊域周咨錄・南蠻・滿剌加國》　東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鹵，田少收。【略】氣候朝熱暮寒。

《咸賓錄・南夷志・滿剌加》　其山：鎮國西山。永樂中，賜御製碑文。

《方輿勝略・外夷・滿剌加》　其山則有鎮國西山。永樂中賜碑文。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麻六甲》　形勝名蹟：鎮國山、永樂中，詔封其國之西山爲鎮國山，御製碑文賜之，勒石其上。五嶼、未稱國時，酋鎮于此。龍雅山。在滿剌加港外，其山甚高。

《武備志・四夷一五・滿剌加》　其國舊名五嶼。東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鹵，故未稱國，隸暹羅，歲輸金五千兩。既奉我正朔，始不隸暹羅。

《明象胥錄・滿剌加》　東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鹵。【略】往滿剌加，入龍牙門，蓋山門相對若龍牙，中通船。南有涼傘礁。俗以據掠爲豪，遇番舶多擁小舟迎劫，非順風罕有脫者。

《明世法錄・南蠻・滿剌加》　往滿剌加，入龍牙門，蓋山門相對若龍，中通船。南有涼傘礁。俗以據掠爲豪，遇番舶，多擁小舟迎劫，非順風罕有脫者。

《四夷廣記・滿剌加・滿剌加山川》　鎮國山，在國之西，永樂三年御製碑文。五嶼，在海中。錫山，產錫。

疆域政區

《四夷廣記・滿剌加・滿剌加國疆里》　滿剌加國，舊名五嶼，即哥羅富沙也。在占城東南，好風八日可到。其國東至海，西至山，南至海，北至山。

文化風格

《明史・外國傳六・滿剌加》　氣候朝熱暮寒。男女椎髻，身體黝黑，間有白者，唐人種也。俗淳厚，市道頗平。自爲佛郎機所破，其風頓殊。商舶稀至，多直詣蘇門答剌。然必取道其國，率被邀劫，海路幾斷。其自販於中國者，則直達廣東香山澳，接跡不絕云。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六・滿剌加》。）

《瀛涯勝覽・滿剌加國》　國王、國人皆從回回教門，持齋受戒誦經。其王服用，以細白番布纏頭，身穿細花青布長衣，其樣如袍，脚穿皮鞋，出入

乘轎。國人男子方帕包頭，女人撮髻腦後，身體微黑，下圍白布手巾，上穿色布短衫，風俗淳樸。房屋如樓閣之制，上不鋪板，但高四尺許之際，以椰子樹劈成片條，稀布於上，用藤縛定，如羊棚樣，自有層次。連牀就榻，盤膝而坐，飲臥廚竈，皆在上也。

《西洋番國志・滿剌加國》 王及國人皆從回回教門。王用細白番布纏頭，身衣細花布如袍長，足以皮爲鞋，出入乘轎。國人男子方帕包頭，女撮髻腦後，身體微黑，下圍白布幷各色手巾，上衣色布短衫，風俗淳樸。居屋如樓，各有層次，每高四尺許，即以椰木劈片，藤扎縛如羊棚狀。連牀就榻，盤膝而坐，廚竈亦在其上。

《星槎勝覽・前集・滿剌加國》 氣候朝熱暮寒。男女椎髻，身膚黑漆，間有白者，唐人種也。俗尚惇厚，以淘釣於溪，網漁於海。房屋如樓閣，即不鋪設，但有（不）〔木〕條稀布，高低層次，連床就榻，箕倨而坐，飲食廚厠俱在其上也。

《西洋朝貢典錄・滿剌加國》 其土氣朝燠而暮寒。有溪焉，經帶王宮而入於海，王則作梁溪上。而齋戒，纏首以白布，服花青布，長衣而革履，出入肩輿。其民男纏首以方帕，女撮髻短衫，下圍色布幌。其俗淳樸。其語音、書記、婚喪與爪哇同。其居如樓，高可四尺許，片劈椰木，藤以緝焉。跏趺其上，竈榻弗殊。其刳舟以獨木。其交易以花錫，鑄如斗形，其重一斤而八兩。十斗小把，四之而爲大把，以籐束之。

又 其屍頭蠻之妖與占城同。

《殊域周咨錄・南蠻・滿剌加國》 男女椎髻，身膚黑漆，間有白者，唐人種也。俗尚淳厚。民淘錫、網魚爲業。屋如樓閣而不鋪板，但用木高低層布，連床就榻，箕踞而坐，飲食廚厠俱在上。

《咸賓錄・南夷志・滿剌加》 其地瘠鹵，舊名五嶼，隸暹羅，未稱國。既奉我正朔，遂不入暹羅貢。俗淳樸，尚回回教。王白布纏頭，身穿細花番布如袍，出入乘轎。男方帕包頭，女人撮髻腦後，俱上穿色布短衫，下圍白布各色手巾。身膚黑如漆，間有白者，唐人種也。民舍如暹羅，婚喪大類爪哇。地瘠少收，人多泛海取魚蚌爲業。國有一山，泉流溪下，民以溪中淘沙取錫，煎銷成塊，及織茭葦簟以通市。有龜龍，四足，長牙嚙人。又有黑虎，能變人形入市。其譯語：呼天爲安剌，地爲布迷，日爲哈利，月爲補藍。

《方輿勝略・外夷・滿剌加》 其地瘠鹵，俗淳樸，尚回回教。身膚如漆，間有白者，唐人種也。民舍如暹羅，婚喪大類爪哇。

又 其譯語：呼天爲安剌，地爲布迷，日爲哈利，月爲補藍。

《獻徵錄・四夷・滿剌加》 其地瘠鹵，舊名五嶼。俗淳樸，尚回回教。王白布纏首，衣青花袍，乘轎。男方帕包頭，女撮髻腦後，俱衣色布短衫，下圍白布。婚葬大類爪哇。

《裔乘・南夷・滿剌加》 其地瘠鹵，舊名五嶼。俗淳樸，尚回回教。王白布纏頭，身穿細花番布如袍，出入乘轎。男方帕包頭，女人撮髻腦後，身膚黑如漆，間有白者，唐人種也。民舍如暹羅，婚喪大類爪哇。地瘠少收，人以魚蚌爲業。國有一山泉成溪，民從溪中淘沙取錫，煎銷成塊，及織茭葦簟以通市。有龜龍，四足，長牙嚙人。又有黑虎，能變人形入市。其山鎮國西山。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麻六甲》 王以帛纏首，衣青花袍，躡皮履，乘轎。俗敦樸，尚回回教。居處如暹羅，婚喪大類爪哇。《唐書》曰：嫁娶檳榔爲禮，多至二百盤。婦已嫁，從夫姓。死者焚之，取燼貯金罌，沈之海。民用（陶）〔淘〕錫、網魚爲業。屋如樓閣，然不更鋪板，但疊木高低層布，連榻趺坐，飲食廚厠皆在其閒。男女椎髻。《唐書》曰：非有官，不束髮。肌膚黑漆，閒有白者，華人也。後佛郎機破滿剌加，入據其國，而故王之社遂墟，臣隸俛首，無從報仇，久乃漸奉爲眞主矣。古稱旁海人畏龜龍。龜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則嚙，無不立死。山有黑虎，虎差小，或變人形，白晝入市，覺者擒殺之。今合佛郎機，足稱三害云。

《武備志・四夷一五・滿剌加》 王白帛纏首，衣青花袍，躡皮履，乘轎。俗淳樸，尚回回教。民舍如暹羅，婚喪大類爪哇。聯榻趺坐，刳木爲舟，泛海而漁。旁海人畏龜龍，龜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即嚙，嚙即死。山有黑虎，視虎差小，或變人形，白晝羣入市，覺者擒殺之。

《明象胥錄・滿剌加》 其俗淳樸，尚回回教。王白帛纏首，衣青花袍，躡皮履，乘轎。男女椎髻短衫，圍白布。膚黑漆，間有白者，唐人種也。候朝熱暮寒，無它產。有山泉流爲溪，於溪中淘沙取錫，煎成塊，曰斗錫。民以淘錫、網魚爲業，及織芭蕉簟。屋如樓閣，用木高低層布，聯榻趺坐。王居飾以錫箔。婚喪大類爪哇。

《明世法錄・南蠻・滿剌加》 其俗淳樸，尚回回教。王白帛纏首，衣青花袍，蹺皮履，乘轎。男女椎髻，短衫，圍白布。膚黑漆，間有白者，唐人種也。候朝熱暮寒。無他產，有山泉流爲溪，於溪中淘沙取錫，煎成塊，曰斗錫。民以淘錫、網魚爲業，及織芭蕉蓆。屋如樓閣，用木高低層布，聯榻趺坐。王居飾以錫箔。婚喪大類爪哇。物價視華五倍。山有黑虎，視虎差小，或變人形，白晝入市。龜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嚙即死，旁海人畏之。

《四夷廣記・滿剌加・滿剌加國統》 滿剌加國，舊爲暹羅屬域，不稱國。因海有五嶼，遂有五嶼之名。其國爲諸夷輻輳之地，亦海上一小都會也。舊亦無王，祇頭目管事，歲輸金四十兩於暹羅。

又 滿剌加制度：國王、國人皆從回回教門，持齋受戒。王服用細白番布纏頭，身穿細花青布如袍，腳穿皮鞋，出入乘象、轎。王居，前屋用瓦，乃永樂中太監鄭和所遺者，餘屋皆僭擬殿宇，以錫箔爲飾。遇制使，若列國互市，王即盛陳儀衛以自儆備。樹木爲柵，設有四門，夜則巡警。婦女以夜爲市，禁以二鼓而罷，脫有過禁者，遇巡徼，姑郎伽哪即執而戮之，王亦不詰也。輕刑鞭撻，罪至死者，斷木爲高樁而銳其末，入土二尺許，以囚大孔貫銳端，輾轉哀嗷，頃之洞腹而死。

又《滿剌加風俗》 其國東南傍海，西北多山，地沙澳，氣候朝熱暮寒，田瘠少收。內有山泉，流成大溪，國人淘沙取錫。其水遶王居而東以達於海，王於溪上建立木橋，造亭二十餘間，諸凡貿易俱在橋上。男子方帕包頭，女子撒髻腦後，上穿色布短衫，下圍白布，各色手巾。身膚漆黑，間有白者，唐人種也。其尊官稱姑郎伽哪，巨室稱南和達。民多饒裕，南和達一家，胡椒有至數千斛，象牙、犀角、西洋布、珠貝、香品蓄積無算。俗不尚鬼。男子鷄鳴而起，仰天呟呟而呼哈喇。蓋哈喇者，天地父母之通謂也。文字皆梵書。貿易以錫行，大都錫三斤當華銀一錢耳。牙儈交易，搦指節以示數，千金貿易不立文字，指天爲約，卒無敢負者。不產五穀。米稻皆暹羅、崛壟、陂隄里所貨鬻。俗禁食豕肉。華人流寓或有食者，輒惡之，謂其厭穢也。其地多酥酪，富夷以和飯而啖。鷄、犬、鵝、鴨常仰販於他國，故一物之價，五倍於華也。民性獷暴，而重然諾。鈀鑼不離傾刻，生男二歲，即造小鈀鑼而佩之。一語不合，便戡刃其胸，死即刃者輒逃匿山谷，踰時乃出，死者之家不復尋讎，姑郎伽哪亦不復追論矣。交會，則交捫其心以爲禮，誤捫其首，則勃然忿爭。貧民頗事剽掠，遇獨客，輒殺而奪其貨。舶商假館，主者必遣女奴服役，日夕餽飲食，少不知戒，則腰纏皆爲所掩取矣。婚嫁尤論財，男聘以十四，而責女之奩資嘗數倍，陪送奴囝有五六房者。市井罵詈，止於其身，雖甚辱不大較。若罵子孫而及父祖，罵奴而及家長，輒以死鬥。故傭奴以土著爲上，謂其能扞主也。房屋似樓閣，上下鋪板，但高及五尺許之際，即以椰子樹劈開成條稀布，用藤縛定，如羊棧樣，自有層次。連床就榻，蟠膝而坐，飲食廚厠俱在其上。民自淘錫之外，多以漁爲業，用獨木刳舟泛海取魚。其貨用青白磁器、五色燒珠、色絹、金銀之屬。

《罪惟錄・外國列傳・滿剌加國》 氣候朝熱暮寒，田瘠穀薄。國人大率從回回教。王白番布縛首，衣青布花袍，蹺皮履，乘肩輿。民俗男纏首方布，下圍布幌，女椎結短衫。身黧黑，其白者華人產也。屋高廠，以椰子劈片層之，每懸四尺許，連床就榻，箕踞其上，寢食廚厠皆不離此。飲茭葦酒。國語、書記、婚喪大類爪哇。王居之前有溪達海，跨梁列屋其上，百貨交易唯此。

《八紘譯史・滿剌加》 滿剌加，卽馬古路，明時入貢。其俗淳樸，尚回回教。王白布纏頭，身衣花錦。男女膚黑如漆，間有白者，唐人種也。婚喪類爪哇。地瘠少收，人多泛海取魚蚌爲業。國有一山，泉流溪下，民於溪中淘沙取錫。織茭葦簟以通市。丁香胡椒最多，折枝插地卽活，樹傍他草盡（槁）〔槁〕，以其性熱故。譯語：安剌，天。布迷，地。哈利，日。補藍，月。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嘛六甲》 風俗：淘沙取錫，捕魚爲業。《明史》：有山出泉，流爲溪。土人淘沙取錫。田瘠少收，民皆捕魚爲業。氣候朝熱暮寒。男女椎髻，身體黝黑，間有白者，唐人種也。俗喜邀劫，商舶稀至。《明史》：俗淳厚，市道頗平。自爲佛郎機所破，其風頓殊，商舶稀至，多直詣蘇門答剌。然必取道其國，率被邀劫，海路幾斷。性情機巧，器用精緻。《皇清職貢圖》：性情機巧，器用精緻。男以色布纏頭，長衣短袴，露脛曳屨。女椎髻跣足，垂珠於項，短衣長裙，頗工縫紉。

經濟物產

《明史・外國傳六・滿剌加》 滿剌加所貢物有瑪瑙、珍珠、玳瑁、珊瑚

樹、鶴頂、金母鶴頂、瑣服、白苾布、西洋布、撒哈剌、犀角、象牙、黑熊、黑猿、白麅、火雞、鸚鵡、片腦、薔薇露、蘇合油、梔子花、烏爹泥、沉香、速香、金銀香、阿魏之屬。有山出泉流爲溪，土人淘沙取錫，煎成塊，曰斗錫。田瘠少收，民皆淘沙、捕魚爲業。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六・滿剌加》。）

《瀛涯勝覽・滿剌加國》 人多以漁爲業，用獨木刳舟泛海取魚。土產黃速香、烏木、打麻兒香、花錫之類。打麻兒香，本是一等樹脂，流出入土，掘出如松香、瀝青之樣，火燒即着，番人皆以此物點照當燈。番船造完，則用此物熔塗於縫，水莫能入，甚好。彼地之人，多採取此物，以轉賣他國。內有明淨好者，卻似金珀一樣，名損都盧廝，番人做成帽珠而賣，今水珀即此物也。花錫，有二處山塲錫場，王命頭目主之，差人淘煎，鑄成斗樣，以爲小塊輸官。每塊重官秤一斤八兩，或一斤四兩。每十塊用藤縛爲小把，四十塊爲一大把。通市交易，皆以此錫行使。其國人言語幷書記、婚姻之禮，頗與爪哇同。山野有一等樹，名沙孤樹，鄉人以此物之皮，如中國葛根，擣浸澄濾其粉，作丸如菉豆大，曬干而賣，其名曰沙孤米，可以作飯喫。海之洲渚岸邊，生一等水草，名茭葦，葉長如刀茅樣，似苦笋殼厚，性軟，結子如荔枝樣，雞子大。人取其子釀酒，名茭葦酒，飲之亦能醉人。鄉人取其葉結竹細簞，止闊二尺，長丈餘，爲席而賣。果有甘蔗、巴蕉子、波羅蜜、野荔枝之類。菜、葱、薑、蒜、芥、東瓜、西瓜皆有。牛、羊、雞、鴨雖有而不多，價亦甚貴。其水牛一頭，直銀一斤以上。驢、馬皆無。其海邊水內常有鼉龍傷人。其龍高三四尺，四足，滿身鱗甲，背刺排生，龍頭撩牙，遇人即嚙。山出黑虎，比中國黃虎略小，其毛黑，亦有暗花紋，其黃虎亦間有之。國中有虎化爲人，入市混人而行，自有識者，擒而殺之。如占城屍頭蠻，此處亦有。

《西洋番國志・滿剌加國》 人多以漁爲業，用獨木刳舟泛海取魚。少耕種。土產黃速香、打麻兒香、烏木、花錫之類。打麻兒香，乃一種樹脂，流入于土，掘出如瀝青，可以點燈及塗舡不漏。土人多採取賣之，他國亦販去。間有明淨土如金珀，番名損都盧廝，或碾成帽珠而賣，所謂水珀是也。花錫有二山場出產，王令頭目主之，遣人淘鑄成塊如斗狀輸官。每塊官秤重一斤八兩或一斤四兩者，每十塊用藤縛一把，四十塊爲一大把。通市交易，皆以此物。國語幷書記及婚喪之禮頗與爪哇同。山野有樹名沙孤，鄉人取其皮擣浸澄濾成粉，丸綠豆大，曬乾名沙孤米，賣與人做飯。洲渚邊有木草名茭葦，葉長如刀茅，厚如笋殼，柔軟堅靭，結子皮蓊如荔枝，實如雞子，土人取其子釀酒飲之，能醉人。或取其葉織成細簞，闊二尺，長丈餘，出賣。果有甘蔗、芭蕉、波羅蜜、野荔枝之類。蔬有葱、蒜、薑、芥、東瓜、西瓜。牲畜有牛、羊、雞、鴨不廣，其價亦貴。水牛一頭賣銀一斤以上。驢、馬皆無。近海有龜龍傷人。龜龍高三四尺，鱗甲被身如刺，龍頭棘牙，遇人則齒出。黑虎似虎而小，毛黑有暗紋，亦有黃虎，其虎能變幻入市中，混人而行。有識者即擒之，其怪與占城屍頭蠻同。屍頭此處亦有之。

《星槎勝覽・前集・滿剌加國》 其處舊不稱國，自舊港起程，順風八晝夜至此。傍海居之，山孤人少。受降於暹羅，每歲輸金四十兩以爲稅，田瘠少收。內有一山泉流溪下，民以流中淘沙取錫，煎銷成塊，曰斗塊，每塊重官秤一觔四兩，及織蕉心簞，惟以斗錫通市，餘無產物。

又 貨用青白磁器、五色燒珠、色絹、金銀之屬。

《明一統志・外夷・滿剌加國》 土產：錫、布、蘇木、胡椒、象牙、犀角、硫黃、玳瑁。

《西洋朝貢典錄・滿剌加國》 其利魚。其穀宜一種。其畜宜牛、馬、鷄、鴨。多甘蔗、蕉子、波羅蜜、野荔枝。多黃速香、烏木。多薑、葱、芥、蒜、諸瓜。有樹焉，其皮如葛根，擣之澄以爲粉丸，如菉豆，曰乾以鬻，其名曰沙菰米，可以作飯。有草焉，其狀如茅，其厚如笋皮，子如荔枝，其名曰茭葦葉，子可釀酒，葉可織簞。有魚焉，足高四尺，龍首而鱗身修牙，其名曰龍，是嚙人。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小，黑質花紋而善幻，其名曰星虎。有香焉，其脂如松香，可燃照爲燈，鎔而拭舟，可以辟水，其名曰打麻兒。其明瑩如金珀，可爲帽珠者，其名曰損都盧斯。其與滿剌加接境有九洲之山，其中多沉香、黃熟香。永樂之歲，鄭和採香於此，獲六株焉。其徑八九尺，其長八九丈，是皆黑花細紋，人所未覩焉。

又 其朝貢不絕。永樂三年，其頭目西利八兒速剌遣使奉金葉表來朝貢，詔封爲滿剌加國王，給印及誥。其王慕義願同中國屬郡，歲効職貢。又請封其國西山。詔封爲鎮國之山，御製碑文賜之。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餘人朝貢。命官往勞，上御奉天門宴之。十年，遣使來貢。十二年，國王母來。二十二年，宣

德九年，國王復來。正統十年以後，屢遣使來貢。其貢物：番小廝、犀角、象牙、玳瑁、鶴頂、鸚鵡、黑熊、黑猿、白麅、鎖袱、金母鶴頂、金廂戒指、撒哈剌、白苎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緩、片腦、梔子花、薔薇露、沉香、乳香、黃速香、金銀香、降眞香、紫檀香、丁香、烏木、蘇木、大楓子、番錫、番鹽。

《嶺海輿圖・南夷圖紀・滿剌加國》 滿剌加國，在占城南，前代不通中國。國朝永樂三年，其國王西剌八兒速剌遣使奉金葉表來朝貢。其物有番小廝、犀角、象牙、玳瑁、鶴頂、鸚鵡、黑熊、黑猿、白麅、鎖袱、金母、鶴頂、金廂戒指、撒哈剌、白苎布、蕳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緩、片腦、梔子花、薔薇露、沉香、乳香、黃速香、金銀香、降眞香、紫檀香、丁香、胡椒、血竭、烏爹泥、象牙、肉荳蔻、珠母殼、沒石子、阿魏、窩鉛、片腦、肉菓、馬腦、珠、丁皮、塘、速香、竹布、蘇合油、烏木、蘇木、大楓子、番錫、番鹽。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正統間復來朝貢。

《海語》 永樂三年，滿剌加國王西剌八兒速剌遣使奉金葉表來朝貢，其物有番小廝、犀角、象牙、玳瑁、瑪瑙、鸚鵡、黑猿、黑熊、白麅、鎖袱、金母鶴頂、珍珠、珊瑚、撒哈剌、白苎布、蕳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片腦、梔子花、薔薇露、沉香、乳香、速香、金銀吉、降眞香、檀香、丁香、烏木、蘇木、大楓子、番錫、番鹽。

《明泳化類編・四夷・諸夷貢物》 滿剌加：番小廝、犀角、象牙、玳瑁、鶴頂、鸚鵡、黑熊、黑猿、白麅、鎖袱、金母鶴頂、金廂戒指、撒哈剌、白苎布、蕳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緩、片腦、梔子花、沉香、薔薇露、乳香、黃速香、金銀香、降眞香、紫檀香、丁香、烏木、蘇木、大楓子、番錫、番鹽。

又《滿剌加》 國產錫布、蘇木、胡椒、象牙、犀角、硫黃、玳瑁。

《殊域周咨錄・南蠻・滿剌加》 內有山泉流爲溪，于中淘沙取錫，煎成塊，曰斗錫，每塊重官秤一斤四兩，及織芭蕉心簟，惟以斗錫通市，無他產。

又 貨用青白磁器、五色燒珠、色絹、金、銀之屬。其山曰鎖國。其產曰錫布、蘇木、胡椒、象牙、犀角、硫黃、玳瑁。其貢：番小廝、犀角、象牙、玳瑁、鶴頂、鸚鵡、黑熊、黑猿、白麅、鎖袱、哈烈亦產，一名梭服，烏龜爲之，紋如紈綺。金母鶴頂、金廂戒指、撒哈剌、白苎布、蕳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緩、片腦、梔子花、薔薇露、沉香、乳香、黃速香、金銀香、降眞香、紫檀香、丁香、烏木、蘇木、大風子、番錫、番鹽。其道由廣東。

按別誌云：滿剌加國海旁之人，亦能刳木爲舟以取魚。然海中有所謂龜龍者，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即嚙，嚙即死，漁人甚畏其害。又山有黑虎，視虎差小，能變人形，白晝群入于市，人有覺其爲虎者，乃擒殺之。

《明會典・朝貢二・滿剌加國》 貢物：犀角、象牙、玳瑁、瑪瑙珠、鶴頂、金母鶴頂、珊瑚樹、珊瑚珠、金鑲戒指、鸚鵡、黑熊、黑猿、白麅、鎖服、撒哈剌、白苎布、蕳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緩、薔薇露、梔子花、烏爹泥、蘇合油、片腦、沈香、乳香、黃速香、金銀香、降眞香、紫檀香、丁香、樹香、木香、沒藥、阿魏、大楓子、烏木、蘇木、番錫、番鹽、番小廝。

《咸賓錄・南夷志・滿剌加》 其產：火雞，紫赤，其子殼厚踰重錢，或斑或白，島夷采之以爲飲盞，能食火吐氣，故名。與出三佛齊者不同。黑熊、黑猿、白麅，波羅密，做打麻，樹脂結成者，夜點有光，塗舟，水不入。茭葦簟，其葉織成簟，子如荔枝，釀爲酒。鼈鼈，觀書可助目明。沙孤樹取其皮擣作粉，謂之沙孤米。爲奇。

《廣皇輿考・四夷・滿剌加國》 其產：錫、布、蘇木、珊瑚樹。其貢：番小廝、黑熊、黑猿、白麅、金母鶴頂、金廂戒指、撒哈剌、白苎布、蕳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緩、片腦各香。繇廣東入。

《方輿勝略・外夷・滿剌加》 取魚，蚌爲業。國有一山泉流溪下，民以溪中淘沙取錫，煎成塊，及織茭草簟以通市。有龜龍，四足，長牙嚙人。又有黑虎，能變人形入市。

又 其土產則有做打麻、樹脂結成者，夜點有光，塗舟水不入。鼈鼈，觀書可助目明。沙孤樹。取皮擣作粉，謂之沙孤米。

《獻徵錄・四夷・滿剌加》 產錫、布、蘇木、胡椒、火鷄、茭葦簟、沙孤樹。海中有龜龍，高四尺，四足，善嚙人。山多黑虎，能變人形，白晝入市中。

《裔乘・南夷・滿剌加》 其產火鷄、黑熊、黑猿、白麅、波羅密、做打麻、茭葦簟、鼈鼈、沙孤樹之屬。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麻六甲》 物產：貓睛石、《華夷考》曰：中

含活光一縷。珠、《一統志》：滿剌加出石榴子珠。犀角、本朝充貢。象牙、本朝充貢。玳瑁、本朝充貢。翠羽、鷸鷸、俗名眼鏡。《華夷考》曰：大如錢，質薄而透明，如琉璃，色如雲母。每目力昏倦，不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筆畫倍明。出滿剌國。鷸鷸，乃輕雲貌，如輕雲之籠日月，不掩其明也。若作瞖翳亦可。斗錫、《星槎勝覽》曰：內有山泉流爲溪，於溪中陶沙取錫，煎成塊，曰斗錫。每塊重一斤四兩。本朝充貢。乳香、本朝充貢。片腦、本朝充貢。蘇合油、蕉心簟、見《星槎勝覽》。按：《華夷考》稱滿剌加取茭葦葉織成細簟，闊二尺，長丈餘，即此類也。明角、烏角、蠟、做打麻、《方輿勝覽》曰：樹脂結成者，夜點有光，塗舟水不能入。《華夷考》曰：樹枝流落膠汁土內，掘出如松歷青，內有明淨好者，都似金珀一般。出滿剌加國。硫黃、見《一統志》。沒藥、夷瓶、燕窩、檳榔、椰子、沙孤米、《華夷考》曰：山野有樹，名沙孤樹。將樹皮如中國葛根搗浸澄濾，取粉作丸，曬乾賣之。出滿剌加。茭葦酒、《華夷考》曰：茭葦葉似苦笋殼厚，性柔軟，結子如荔枝樣，雞彈大。取其子釀酒，飲亦醉人。出滿剌加。犀、象、黑熊、本朝充貢。火雞、《華夷考》曰：出滿剌加。大如鸛，多紫赤色，能食火，吐氣亦煙焰也。子如鵝胎，殼厚，踰重錢，或斑或白。島夷採爲飲盞，見者珍之。鸚鵡。唐時來獻。

交易：本夷市道稍平。既爲佛郎機所據，殘破之後，售貨漸少。而佛郎機與華人酬酢，屢肆輒張，故賈船希往者。直詣蘇門答剌，必道經彼國，佛郎機見華人不肯駐，輒迎擊于海門，掠其貨以歸。數年以來，波路斷絕。然彼與灣夷同種，片帆指香山，便與粵人爲市，亦不甚藉商舶彼閒也。

《明象胥錄・滿剌加》 物價視華五倍。山有黑虎，視虎差小，或變人形，白晝入市。龜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嚙即死，旁海人畏之。貢物有金母鶴頂、白麅、黑猿、鎖服、花縵、黑小廝、番鹽、錫。

《名山藏・王享記三・滿剌加》 滿剌加海有龍龜，高四尺，四足，有鱗甲，露長牙，嚙人立死。山有黑虎，或變人形，入市殺人。合佛郎機爲三害。

《明世法錄・南蠻・滿剌加》 貢物有金母鶴頂、白麅、黑猿、鎖服、花縵、黑小廝、番鹽、錫。

《地圖綜要・四夷・滿剌加國》 土產：象牙、犀角、玳瑁、珊瑚樹。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滿剌加》 滿剌加貢獻方物：番小廝、犀角、象牙、玳瑁、鶴頂、鸚鵡、黑熊、白鹿、鎖袱、金母鶴頂、金廂戒指、撒哈剌、白苾布、薑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縵、片腦、梔子花、薔薇露、沉香、乳香、黃速香、金銀香、降眞香、紫檀香、丁香、烏木、蘇木、大楓子、番錫、番鹽。

《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滿剌加國》 占城國南。　沿革：前代不通中國。國朝永樂初朝貢，賜印誥封國王。土產：象牙、犀角、玳瑁、珊瑚樹、錫、胡椒。

《四夷廣記・滿剌加・滿剌加物產》 沙孤米、山野有沙孤樹，人剝其皮，如中國之葛根，搗浸澄濾，取粉作丸，如菉荳大，曬乾而賣，可以爲飯。波羅蜜、野荔枝、芭蕉、甘蔗、胡椒、茭葦葉、葱、薑、蒜、芥菜、東瓜、西瓜、蘇木、打麻樹、其膠汁流落土內，掘出如松香、瀝青樣，火燒即燃，番人以此作燈點照，風雨不滅。番船造完，溶此物塗其縫隙，水不能入。其明淨者，卻似金箔一般，番人做成帽珠，號爲水珀。水牛、每一頭值銀十六七兩。羊、虎、有黑，有黃，有白，有赤，比虎差小，能變人形，白晝群入于市，人有覺其虎者，乃擒殺之。鷄、火鷄、出滿剌加山谷，大如鶴，多紫赤色，能食火吐氣，亦煙焰也。子如鵝胎，殼厚，踰重錢，或斑或白。島夷採爲飲器，注酒自熱。成化乙未，滿剌加國貢火鷄，高二尺餘，身與凡鷄不同，毛似黑綿羊，亦粗，項上無毛，皮加斜紋，項間一黑角，投小塊帶火炭即啄之。又白馬一，瑩白無比，長項而高身，紅嘴銳，飼以白砂糖和菉荳。時華亭張汝弼爲車駕郎中，目擊之。山鳳、喙首如鶴頂，足率七八尺，翅翮過之，能吞衆鳥，敵人而啄，其腦若刀斧，然子大如椰。甌鴨、龜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即嚙，嚙即死，漁人每被其害。花錫、產自山中。每山，王令頭目管之，差人淘出，煎鑄成塊，曰斗錫。每塊官秤重壹斤八兩，或壹觔四兩。每十塊用籐縛爲小把，四十塊爲大把。硫黃。

又《滿剌加貢物》 犀角、象牙、玳瑁、瑪瑙珠、鶴頂、金母鶴頂、珊瑚樹、珊瑚珠、金鑲戒指、鸚武、黑熊、黑猿、白鹿、鎖服、撒哈剌、白苾布、薑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縵、薔薇露、梔子花、烏爹泥、蘇合油、片腦、沉香、乳香、黃速香、金銀香、降眞香、紫檀香、丁香、樹香、木香、沒藥、阿魏、大楓子、烏木、蘇木、番錫、番鹽、黑小廝。

《罪惟錄・外國列傳・滿剌加》 其地亦頗有屍頭蠻。人以漁爲業，剖木爲舟出海。淘沙取錫，曰花錫，鎔成斗樣，通使交易。有打麻兒香，嘗以燃火塗舟縫，水不能入，其明淨如金珀，即所謂水珀也，名損都盧斯。地無驢馬。貢物有金母鶴頂、白麅、黑猿、鎖服、黑小廝、番鹽、錫。

《八紘譯史・滿剌加》 物產：龜龍，四足，長牙嚙人，其殼盈丈，戰時用以爲盾。黑虎，能變人形入市。火鷄，其色紫赤，能食火，其卵殼厚，

或斑或白，可爲酒盞，與三佛齊者不同。做打蔴，樹脂結成，然之有光，塗舟航水不能入。鼈鼈，觀書可以明目。沙孤樹，其木可以磨而成粉，謂之沙孤米。

《廣輿記・外譯・滿剌加國》 滿剌加國，占城之南。其貢道自廣東達京師。土產象牙、犀角、玳瑁、珊瑚樹、鎖袱。鳥嘉爲之。

《廣東新語・諸番貢物》 滿剌加，在占城南。永樂三年，其王西剌八兒速剌遣使奉金葉表來朝貢，其物有番小廝、犀角、象牙、珠母殼、琇瑁、鶴頂、鸚鵡、黑熊、黑猿、白麂、鎖袱、金母鶴頂、金廂戒指、撒哈剌、白苎布、蕈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縵、片腦、梔子花、薔薇露、沉香、乳香、黃速香、金銀香、降眞香、紫檀香、丁香、丁皮、蓽、胡椒、血竭、烏爹泥、肉豆蔻、沒石子、阿魏、窠鉛、片腦、肉果、瑪瑙珠、竹布、蘇合油、烏木、蘇木、大楓子、番錫、番鹽。

《坤輿圖說・蘇門答剌》 其東北滿喇加國，地不甚廣，爲海商輻輳。正在赤道下，春秋二分，氣候極熱，賴無日不雨，故可居。產象及胡椒、佳果木，終歲不絕。人良善，不事生業，或彈琵琶閒游。

交通

《西洋朝貢典錄・滿剌加國》 其地在占城南可二千里，大海在其東南，老岸連山在其西北。舊港而往，針位：十更過官嶼之左，又五更至長腰之嶼，見三佛之嶼、鰲魚之嶼。又五更至甘巴門之水。其溜迅急，右曰仁義之礁，左曰牛尾之礁，前曰鬼嶼。又五更平披宋之嶼。又五更取射箭之山。又五更至五嶼。循山而至其國。或曰入由龍牙山門，門之狀如龍角，是多寇鈔。以國有五嶼也，舊名五嶼。嘗羈事暹羅，而歲輸黃金焉。永樂初，詔賜頭目雙臺銀印冠帶袍服，名滿剌加國。暹羅遂不復擾云。

《順風相送》 廣東往磨六甲針：南亭門放洋，用坤未針五更船取烏猪山。用單坤十三更取七州洋。坤未針七更船平獨猪山。單未針二十更取外羅山外過。丙午針七更船平校杯及羊嶼。內外可過，船沿山使前是占城新州港口嶼外過船。用丙午針五更是靈山大佛，放彩船。丙午針三更取伽儞貌。用丁午針五更船取羅灣頭，用坤未針五更船取赤坎山。船身開，恐犯玳瑁州；籠，恐犯玳瑁礁。用坤未十五更船取崑崙山外過。用丁未二十更船用單未二十五更船取苧盤山及東西竹，將軍帽。遠看見將軍帽內及火燒山。丁未針十五更船取白礁。北及南鞍幷羅漢嶼。白礁在帆鋪邊過船。用單酉針五更船取龍牙門。夜不可行船，防南邊有牛屎礁。過門平長腰嶼，防南邊沙淺及涼傘礁。用辛戌針三更船取吉里悶山。乾亥針五更船平崑宋嶼，單亥針五更船取前嶼乾針五更取五嶼。沿山使取磨六甲妙。

又 滿喇咖回廣東針路：浯嶼門放洋，用辰巽五更船平射箭山。打水十九托，用辰巽五更船取崑宋嶼。打水十二托。對門南有泥淺，北邊坤身尾有老古石淺。單巽針三更取吉里悶山，沿山使北邊坤身尾謹防。單辰幷乙辰，二更取長腰嶼不可行，南，恐犯涼傘礁及沙塘淺。出龍牙門，夜間不可行船。單卯針取官嶼，防北邊牛屎礁。甲卯針五更船取白礁北邊過行船，打水十五托正路，防北邊羅漢嶼，有礁，打水六七托正路，要防礁淺，方出門離白礁遠。用丑癸十更船平苧盤山外，東西竹在東邊內過。用子癸針及單癸四十五更船取崑崙山，照前取浯嶼爲妙。

又 磨六甲回暹羅：五嶼放洋，巽巳針五更船取射箭山。單巽五更取崑宋嶼，南邊有淺。用辰巽五更取吉里悶山。沿崑崙使北邊，用乙辰三更取淡馬錫門及長腰嶼，防南邊涼傘礁幷沙塘淺。出龍牙門南邊有牛屎礁，夜間不可行船。用乙辰五更取羅漢嶼，嶼邊有白礁，門中可過，防北崑崙尾淺，打水八九托正路。子癸幷單癸三更取火燒山、將軍帽，見東西竹，前去苧盤山。用單子五更取彭亨港口。單子五更取綿花嶼，西南邊有沉礁。單子三更取三角嶼幷吉蘭丹港口。單子七更取六坤、下池是大泥港口。壬子五更取孫姑那港口，是即堀頭壠。壬子十更取玳瑁州內過。單子十五更取大小蘇梅山門中過。壬子十更取佛嶼。壬子十更取龜山。壬子五更取筆架山。單子五更取陳公嶼。子癸五更取竹嶼崑崙，船尾坐竹嶼，進去是港。

又 磨六甲往阿齊：五嶼開船，單乾幷乾戌五更取假五嶼。單乾五更取綿花嶼，辛戌過洋，四更過淺，取雞骨嶼。乾戌十更取雙嶼。乾戌幷辛戌四更取單嶼。辛戌十更取亞嶼港口，防沙淺。辛戌、乾亥離山遠了。乾戌十五更取巴鹿頭。單亥幷乾亥五更取急水灣頭，水八九托，有礁淺，仔細遠過妙。辛酉五更取蘇門噠喇爲妙。

又 回針：開船艮寅，離山乙辰，取急水灣，頭內有礁淺，船隴行妙。

辰巽沿山五更，又五更取巴鹿頭。辰巽十五更取亞路港口，辰巽五更取單嶼內過。單辰、辰巽四更取雙嶼。又單辰、辰巽十五更取雞骨嶼。乙辰三更取綿花嶼，水廿四托，正路。辰巽五更取假五嶼進入妙也。

又　瞞喇咖往舊港：開船用辰巽五更取射箭山，打水二十托。辰巽三更取崑宋嶼，西邊有淺，打水四五托。巽巳、單巳五更取吉里問山，夜不可行。丙巳、單巳四更取鬼嶼東南過，西南恐犯牛屎礁，水漲不見，對過是甘巴港口，有仁義礁。單巽四更取甘巴門過。單丙及丙巳十更取鱷魚嶼。單巳四更取佛寺嶼西邊過。單巳四更取單嶼。單巳及丙巳五更沿山打水六七托，使五更取舊港口，中有一州是正路，須認眞爲是。

又　回針：開船壬亥三更取彭家山尾，中間有沉礁，沙淺可過，帆鋪邊沿崑崙使，打水六七托。壬癸、單癸十更取單嶼。單壬四更取佛堂嶼。單亥四更取鱷魚嶼。壬亥、單壬十更取甘巴門。單乾四更取仁義礁。對甘巴門港口可防，恐犯牛屎礁，水漲不見，近北邊中央行妙。單壬及壬癸取鬼嶼東邊過。單壬四更取吉里問山。單亥四更取崑宋嶼過，西邊有淺打水四五托。單亥、乾亥取大小射箭山。單乾五更取五嶼，內是瞞喇咖。

若船往柬埔寨，至靈山大佛，單丙三更取伽倆貌。丁未五更取羅灣頭。坤未五更取赤坎。坤申三更取鶴頂山。坤壬四更收外任山落碇。看水漲船頭，對南船尾坐外任山。使一二更之久，便見西南有毛蟹州。欲入港，船頭對毛蟹州，船尾坐甲卯，使至淺打水四托乃正路。船當近毛蟹州北邊邊過，內崑身腰見港口入港內，船沿北邊崑崙使甚妙，不可偏南。使四五日至外崑廊。若船柬埔寨出港口，離坤身船頭對毛蟹州，尾去近毛蟹州，可轉北邊出淺。船頭對東近看見州近或泥或沙無防，當用甲卯離毛蟹州崑身至淺上打水只有三四托，乃是正路。用甲卯四更取鶴頂山，餘依前法而行爲妙也。

《明象胥錄・滿剌加》　直占城極南。自舊港順風八晝夜至。或云自東莞放洋至崐屯，收龍牙門港二日程。

《四夷廣記・滿剌加・廣東至滿剌加針路》　自廣東東莞縣南亭門放洋，南至烏猪洋、獨猪洋、七洲洋。星盤坤未針至外羅，坤申針四拾五程至占城舊港，經大佛靈山，其上烽墩則交趾屬也。又未針至崐屯山洋，直子午收龍牙門港，西行貳日程至其國。

又　滿剌加國陸行可達暹羅國。

又《崑崙往暹羅、暹羅往滿喇咖針位》　離淺，用子午針，拾更，船平佛嶼。用單丙針，拾更，船大小蘇梅山。山內有三門，都是可過船。用單午針，拾伍更，船平玳瑁嶼，嶼內是中朴淺，船不可近。坤申行，用丙午針，拾更，船平孫姑那港口，有三嶼，名叫角奴角貓。外過，船用丁午針，伍更，船取六坤、下池。其坤申尾有淺，生開是孛大泥地方。用單丙針，柒更，船平吉蘭丹港口。用丙午針，肆更，船平三角嶼。內（遇）〔過〕，船見吉貝嶼在船頭，并有一圓光嶼，可近外大嶼，行妙。內有小嶼，不可近也。用單午針，伍更，船平斗嶼，內（遇）〔過〕，船用單丙針，伍更，船取坊彭港口。用單丙針，伍更，船平地盤山及東西竹、將軍帽，俱在外火燒山及猪母山，俱放在內門也，可行。丙午針，柒更，船取達羅漢嶼。嶼北邊坤申有淺，船在達羅漢嶼，內過船妙。若不行內門，往外尋白礁，望白礁，打水拾伍托，正路。若白礁在馬戶邊，過船，又不可近羅漢嶼。用庚酉針，伍更，船入龍牙門，流水緊，夜間不可行。船用庚戌及辛戌針，叁更，船取吉里悶山。用乾戌針，叁更，取崑宋嶼。用單乾針，伍更，取射箭嶼。用乾亥針，伍更，船取五嶼。肆伍托拋船，坤申，是滿喇咖爲妙也。

又《滿喇咖回暹羅針路》　五嶼開船，用巽巳針，伍更，船平射箭嶼。用單巽針，伍更，船取昆宋嶼。南邊有淺，用單辰針。叁更，取吉里悶山。沿北邊坤申，使用乙辰針，叁更，船取長腰嶼、防嶼。南邊有凉傘礁及塘淺沙，入龍牙門，防北邊牛屎礁。用乙卯針，伍更，船取馬鞍嶼，嶼內可過船，防北邊坤申尾有淺。若是外出，望白礁，打水拾伍托，正路，船在白礁凡舖過船，離礁遠。用單子針及子癸針，伍更，船平火燒山及外東西竹并將軍帽，并前地靈山。用單壬針及壬癸針，伍更，船平彭坊港口。用單子針，拾更，船取斗嶼，船在內過。用壬子針，伍更，船取吉貝嶼及一員頂嶼，俱在外過。船在此嶼內行妙，不可貪。西邊小嶼有沉礁，前頭是三角嶼，放在外，上內有小嶼，放在內邊，缸往中行。用壬子針，肆更，船取吉蘭丹港口。用單子針，柒更，船取孛大泥及六神下地，其坤申尾有淺生開，用壬子針，伍更，船取孫那姑港口。口外有二嶼，名喚奴角貓。用壬子針，拾更，船取玳瑁嶼，內過，防坤申邊。中朴淺生開，打水肆伍托，行爲妙。用單子針，拾更，般取大小蘇梅山。山內有三門，都可過。船用壬子針，拾更，船取佛嶼。用單壬針，拾更，船取龜山。用單壬針，伍更，船平筆架山。用單子針，拾更，

船收暹羅港口爲妙也。

《指南正法》 浯嶼往麻六甲針路：依前崑崙針路，用坤未、單未四十五更取茶盤及東西竹。遠看將軍帽在內及火燒山。用丁未十更取白礁及馬鞍山幷羅漢嶼，沿白礁外邊過。用單酉五更取龍牙門，夜間不可行船，切防。南邊有半床礁是長腰嶼，亦防南邊有淺沙塘幷涼傘礁。用辛戌三更吉里汶，又單乾三更取崑宋嶼，打水十三托。用單亥五更取大小射箭嶼。用乾亥五更取五嶼，沿山駛是麻六甲，妙也。

又 麻六甲回浯嶼針路：開駕用辰巽，五更取射箭嶼。用辰巽三更取崑宋嶼，打水十三托，對開有淺。北返有崑身尾。在老古石淺。用巽巳三更取吉里汶，前北邊崑身尾須防。用單辰及乙辰三更，取長腰嶼，切莫過南邊，宜行北邊過船，打水十四五托，又防北邊羅漢嶼北有礁，打水十七八托，正路打水出門須防白礁嶼。用亥幷壬子五更取茶盤。一更開用子癸四十更，打水三十托，見崑崙在船頭上勢角。用單癸平崑崙。三更開，依前針路而行，妙哉。

紀事

《瀛涯勝覽・滿剌加國》 凡中國寶船到彼，則立排柵，如城垣，設四門更鼓樓，夜則提鈴巡警。內又立重柵，如小城，蓋造庫藏倉廒，一應錢糧頓在其內。去各國船隻回到此處取齊，打整番貨，裝載船內，等候南風正順，於五月中旬開洋回還。其國王亦自採辦方物，挈妻子，帶領頭目，駕船跟隨寶船赴闕進貢。

《西洋番國志・滿剌加國》 中國下西洋舡以此爲外府，立擺柵牆垣，設四門更鼓樓。內又立重城，蓋造庫藏完備。大綜寶舡已往占城、爪哇等國，幷先綜暹羅等國回還舡隻，俱于此國海濱駐泊，一應錢糧皆入庫內〔頓〕貯。各舡幷聚，又分綜次前後諸番買賣以後，忽魯謨廝等各國事畢回時，其小邦去而回者，先後遲早不過五七日俱各到齊。將各國諸色錢糧通行打點，裝封倉儲，停候五月中風信已順，結綜回還。其國既受皇恩深重，其年乃攜妻子赴闕謝恩。又賜造完大舡令其乘駕歸國守土。自前至今歲方物不缺進貢。

《西洋朝貢典錄・滿剌加國》 論曰：傳云，海島邈絕，不可踐量。信然矣，況夷心淵險不測，握重貨以深往，自非多區略之臣，鮮不敗事也。予觀馬歡所記載滿剌加云，鄭和至此，乃爲城柵鼓角，立府藏倉廒，停貯百物，然後分使通於列夷，歸綜則仍會萃焉。智哉其區略也。滿剌加昔無名號，素苦暹羅。永樂初始建碑封城，詔爲王焉。其內慕柔服，至率妻子來朝，實若藩宗之親矣，則和之貯百物於此也，曷有他慮哉！智哉其區略也！

《罪惟錄・外國列傳・滿剌加》 論曰：【略】正德中，江西南城、萬安二縣人蕭明舉等，因事逃入滿剌加，後爲通事，伴送進貢。

藝文

《明史・外國傳六・滿剌加》 〔永樂三年，〕復命慶往。其使者言：『王慕義，願同中國列郡，歲効職貢，請封其山爲一國之鎮。』帝從之，製碑文，勒山上，末綴以詩曰：『西南巨海中國通，輸天灌地億載同。洗日浴月光景融，雨崖露石草木濃。金花寶鈿生青紅，有國於此民俗雍。王好善義思朝宗，願比內郡依華風。出入導從張蓋重，儀文褒襲禮虔恭。大書貞石表爾忠，爾國西山永鎮封。山君海伯翕扈從，皇考陟降在彼穹。後天監視久彌隆，爾衆子孫萬福崇。』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六・滿剌加》。）

《星槎勝覽・前集・滿剌加國》 詩曰：滿剌村寥落，山孤草木幽。青禾田少種，白錫地多收。朝至熱如暑，暮來涼似秋。嬴形漆膚體，椎髻布纏頭。鹽煮海中水，身居柵上樓。夷區風景別，賦咏採其由。

《名山藏・王享記三・滿剌加國》 〔永樂七年，詔封其國之西山爲鎮國山，〕賜御製碑文，勒石。係詩曰：西南鉅海中國通，輸天灌地億載同。洗日浴月光景融，〔兩〕〔雨〕崖露石草木濃。金花寶鈿生青紅，有國于茲民俗雍。王好善義思朝宗，願比內郡依華風。出入導從張蓋幢，儀文褒襲禮虔恭。

大書貞石表爾忠，爾國西山永鎮封。山君海伯翕扈從，皇考陟降在彼穹。後天監視久益隆，爾衆孫子〔子孫〕萬福崇。

《罪惟錄・外國列傳・滿剌加》　〔永樂七年〕幷封其國之西山爲鎮國山，御製碑文，係之以詩曰：『西南巨海中國通，輸天灌地億載同。洗日〔落〕〔浴〕月光景融，〔兩〕〔雨〕崖露石草木濃。金花寶鈿生青紅，有國于茲民俗雍。王好善義思朝宗，願比內郡依華風。出入導從張蓋幢，儀文〔楊〕〔禓〕襲禮虔恭。大書貞石表爾忠，爾國西山永鎮封。爾衆子孫萬福崇。』

《外國竹枝詞・滿剌加》　溪上環橋橋上亭，蕉心簟細打麻聲。奉天門外曾陪讌，攜取龍文勒御銘。王居有溪，溪上造橋，橋亭二十餘間，市肆聚焉。有水草織蕉心簟。又有打麻兒香。永樂中來朝，上御奉天門賜宴，封其國西山爲鎮國，御製碑銘，命尚書焘義以金龍文箋書焉。

新加坡部 新嘉坡 舊柔佛 息力 息辣 新州府 星架坡

綜述

《海錄・西南海・舊柔佛》　舊柔佛，在邦項之後，陸路約四五日可到。疆域亦數百里。民情風俗略與上同。土番爲無來由種類。本柔佛舊都，後徙去，故名舊柔佛。嘉慶年間，暎咭利於此闢展土地，招集各國商民在此貿易、耕種，而薄其賦稅，以其爲東、西、南、北海道四達之區也。數年以來，商賈雲集，舟船輻輳，樓閣連亘，車馬載道，遂爲勝地矣。番人稱其地爲息辣，閩粵人謂之新州府。土產胡椒、檳榔膏、沙藤、紫菜。檳榔膏即甘澥，可入藥。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過昆侖，入白石口，轉而西北即彭亨。至斜仔，一山之背，地形如帶，與蘇門答臘相對。彭亨之南，當地盡處，谿岐成內港，有地曰息力，一作實力，一作息辣，舊名柔佛。英人名爲新嘉坡，一作生嘉波，又作新奇坡，又作星隔伯兒。舊本番部。嘉慶二十三年，英吉利有之。其地當南洋，小西洋之衝，爲諸海國之中市，英人免稅以聚商船。西洋夾板，每歲來者以數百計。閩粵販洋之船，南洋諸國之船，亦時至。帆檣林立，東西之貨畢萃，爲南洋西畔第一埔頭，每年交易之貨價，數千餘萬圓。英人築樓館以居，戶口無多。閩廣流寓萬餘人。巫來由土人與蕪吉客民居於海濱。由息力循海岸而西北約三百餘里曰麻剌甲，即滿剌加，一作麻六甲。本暹羅屬國。前明時，葡萄牙據之，旋爲荷蘭所奪。嘉慶年間，地歸英吉利，立爲埔頭，繁盛不如息力。麻喇甲西北海中有島曰檳榔嶼，英人稱爲新埠。內有高峰，山水清勝，居民五萬四千，閩廣人居五分之一，亦歸英吉利管轄。英有大酋駐息力，總理三埠貿易之事，息力、麻剌甲、檳榔嶼。三埠所產者，金、銀、鉛、錫、犀角、象牙、胡椒、玉果、降香、蘇木、燕窩、翠毛、佳紋席之類。廈門至息力水程一百七十三更。息力至麻喇甲七更。【略】《明史》：柔佛，近彭亨，一名烏丁礁林。萬曆間，其酋好搆兵，鄰國丁機宜、彭亨屢被其患。華人販他國者，其人多就之貿易，時或邀至其國。國中覆茅爲屋，列木爲城，環以池。無事通商於外，有警召募爲兵，稱強國焉。字用茭葦葉，以刀刺之。見星方食。歲序以四月爲首。死者皆火葬。產犀、象、玳瑁、片腦、沒藥、血竭之類。又謝清高《海錄》云：舊柔佛在彭亨之後，陸路約四五日可到。疆域亦數百里。風俗與彭亨等國略同，爲巫來由種類。本柔佛舊部，後柔佛土番徙於別島，故名舊柔佛。嘉慶年間，英吉利以此爲海道四達之區，墾闢土地，招集商民，薄其賦稅，數年來海船輻輳，樓閣連亘，遂爲勝地。番人稱其地爲息辣，閩粵人謂之新州府，亦或作新嘉坡。土產胡椒、檳榔膏、沙籐、紫菜。檳榔膏即甘澥，可入藥云云。余按：息力，舊本荒僻小番部，無足輕重。自英吉利創設埔頭，遂爲東西扼要之地。英船東來至息力如歸故土，行李之乏困，咸取辦於此。近年中國盛傳新奇坡，意其爲廣土衆民，洋洋大國，而不知固海濱一廛也。

《海國圖志・東南洋四・暹羅東南屬國今爲英吉利新嘉坡沿革》　舊柔佛，在彭亨之後，陸路約四五日可到。疆域亦數百里。民情風俗略與上同。

土番爲無來由種類。本柔佛舊都，後徙去，故名舊柔佛。嘉慶間，英吉利以此爲海道四達之區，墾闢土民，招集商民，貿易耕種，而薄其賦稅。數年來，舟船輻輳，樓閣連亘，遂爲勝地。番人稱其地爲息辣，閩粵人謂之新州府，亦或作新嘉坡。土產胡椒、檳榔膏、沙藤、紫菜。檳榔膏，即甘澥，可入藥。《明史》：柔佛，近彭亨，一名烏丁礁林。永樂中，鄭和遍歷西洋，無柔佛名，或言和曾經東西竺山，今此山正在其地，疑即東西竺。萬曆間，其酋好搆兵，鄰國丁機宜、彭亨屢被其患。華人販他國者，其人多就之貿易，時或邀其（國）至國中。覆茅爲屋，列木爲城，環以池。無事通商于外，有警則召募爲兵，稱強國焉。地不產穀，常易米于鄰壤。宇用茭葦葉，以刀刺之。見星方食。節序以四月爲歲首。居喪，婦人薙髮，男子則重薙。死者皆火葬。所產犀、象及玳瑁、片腦、沒藥、血竭、錫、蠟、嘉文簞、木棉花、檳榔、海棠、燕窩、西國（米）、冰片、米吉柿之屬。《皇清通考·四裔門》：柔佛，在西南海中。背山而國，前臨大海。歷海洋九千里達廣東界，經七洲大洋到魯萬山，由虎門入口。國中無城郭宮室，王府即建于海濱，支以竹木，蓋以茅葉。民皆環山而居。崇山峻嶺，樹木叢雜，野獸縱橫。天時雖秋冬亦暖。王以柳葉爲衣，左衽下裳，密綴小花爲之，佩刀。首蓄髮長二三寸，蒙以金花帕，跣足。民人冠用銅綫爲胎，幔以白布，衣短衫或裸，而以裳圍其下體。婦女織席，挽椎髻，肩披錦。父母喪，則薙髮，衣黑衣爲喪服。夫皆贅於婦。相見以合掌拱上爲禮。俗輕生好殺，尚佛教，喜鬥雞，伐烏木，拾海菜，時出海刼掠。飲食用手，忌豬肉，嗜烟。歲齋一月，舉國絕食，見星乃食，歷三十日始止。土產降香、烏木、西國米、冰片、海參、胡椒、燕窩之屬。亦產沙金。鑄花小金錢爲幣。康熙初，嚴南洋諸國商販之禁，故閩粵無柔佛之船，而內地商船亦無往其國者。迨雍正七年弛禁後，其國通市不絕。距廈門水程一百八十更。七洲洋中有神烏，狀如海雁而小，長喙色紅，腳短而綠尾，羽如箭，長二尺許，能導人水程，呼「是」則飛去，曰「否」則仍飛而來，獻紙謝神，翱翔不知所之矣。柔佛屬國，有丁葛奴、單咀、彭亨，皆雍正七年後通市。丁葛奴亦瀕南海，四時皆暖，無霜雪。崇山峻嶺，蜿蟺相望。風俗略同柔佛。土產，胡椒之美甲于他國。餘則沙金、冰片、沙藤、速香等物。其國人終身不出境，無航海而來中國者。每歲冬春間，粵東本港商人以茶葉、磁器、色紙諸物，往其國互市。乾隆二十九年，以兩廣總督蘇昌奏准帶土絲及二蠶胡絲，浙、閩人亦間有往者，及秋夏乃歸。必經七洲大洋，至魯萬山，由虎門入口，達廣東界，計程九千里。單咀，距廈門水程一百三十更。風俗、衣服、飲食、土產與柔佛同。彭亨國，與柔佛連山，相枕內地。商民往柔佛國，有轉附番舶至其地貿易者。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柔佛國，山雖聯于彭亨，其勢在下。水路應到崑崙，用未針，取茶盤轉西至柔佛，計廈門水程一百七十三更。番情與上諸國相似，所產亦相同，惟較之略美而倍多。每年經商可容三四舶，就舟交易。產沙金，國以鑄花小金錢爲幣，重四五分，銀幣不行。

又　顏斯綜《南洋蠡測》曰：塘之西爲白石口，附近有一埠，四面皆山，一峽通進，平原曠野，頗有土人，并無酋長。產胡椒、沙藤。有唐人墳墓，碑記梁朝年號及宋代咸淳。或云此暹羅極東邊境。十餘年前，英吉利據此島，名之曰新忌利坡，召募開墾。近聞已聚唐人、雜番數萬。閩粵之輕生往海外者，冒風濤蹈覆溺而不顧，良由生齒日衆，地狹民稠，故無室無家之人，一往海外，鮮回鄉者。此島由外洋至粵十餘日，由七洲洋至粵僅七八日。近來英吉利甘心留粵，一則恃南洋港腳諸番沿途俱有停泊，二則恃星忌利坡離粵不遠，彼國雖隔數萬里之遙，今則無異鄰境。此外海岸土瘠產稀，如飛頭蠻等處，雖常到不屑顧。其志蓋欲扼此東西要津，獨擅中華之利，而制諸國之咽喉。古今以兵力行商賈，以割據爲壟斷，未有如英夷之甚者。

《貿易通志》曰：【略】新嘉坡，本非國，乃斗入南海中一大峽，地方二千里。距澳門水程十更，向爲閩、廣客民流寓，約二萬餘人。英吉利屢以兵船爭奪，嘉慶二十三年，襲而據之。置城戍兵，營肆貨，招商賈，設英華書院。凡國中書籍，皆鏤板翻譯，延華人教其子弟，屹然爲巨鎮。計閩、廣船歲往者八九十艘，安南三十六艘，暹羅四十艘，各南洋小船千三百餘艘，夾板船四百七十四艘。貨物出入，約計銀各八百餘萬員。其地近中國，故凡紅毛船之自澳門歸，與自西洋至者，均以此爲總匯。此外麻剌甲、檳榔嶼等處，亦英吉利公司所據，而貿易有限，不及新嘉坡三分之一。

又　《每月統紀傳》曰：【略】又曰新甲埔，一名息力，此小島舊是馬萊西土君所轄，爲海賊之藪，近歸英國所管。地雖極小，其生理爲南海至盛，不但西洋夾板斷續往來，且武吉及馬萊西之船，安南、暹羅各國之船，皆無數出入。英國之官，不納餉稅，任人貿易，商賈輻輳，福建、廣東人往此爲商、匠、士、農者無數。英吉利有營汛炮臺。

《地理備考》曰：【略】又息辣島，一名新嘉坡，在馬拉加海峽口。田土膴腴，果木豐茂，貿易昌盛，商賈雲集。其馬拉加舊國，近日人烟反少，貿易蕭疎。以上各處，于道光十年，皆受駐榜加剌之兵帥節制。

《外國史略》曰：【略】新嘉坡，或稱新埠頭，海峽中之嶼。北極出地一度十五分，偏東一百零四度。土甚磽。大林多虎。出胡椒、

檳榔膏。爲印度繞至中國之路，海由西轉東，此峽爲所必經。故英國公班衙，于嘉慶二十三年買以開埠。其始居民僅百五十口，頓增至二萬餘，中多唐人，盡免稅餉。道光十四年，各西國及他國之甲板四百七十二船，中國之商二十七船，越南（九四十）〔四十九〕船，暹羅二十四船，蕪來由七十二船，婆羅島一百三十八船，西里白島五十五船，巴里嶼六十三船，牙瓦島七十二船，蘇門他拉島五百一十四船，檳榔嶼八船，馬六加六十船，西邊無來由族類四十六船，料嶼二百五十一船，附近之列嶼二百二十船。各國所運入貨物，約共一千萬員，而運出之物有加于此。各方雲集，遂爲亞細亞之大市。新嘉坡實當島，荷蘭在此築炮臺，開市，稱曰料嶼。出胡椒、檳榔膏。土民所食者參蓩葉、檳榔子製造物件。多潮州人。通商不廣，收餉甚微。設兵守島，有巡船捕海盜。有蕪來由島酋，代辦島務。實當島所屬令音嶼，蕪來由以劫盜爲務。荷蘭與約給俸祿，令其毋爲海賊，有犯即刑。其地磽，出錫，無他產，亦不出五穀。此島之北向，有亞南巴邦土那處，荒島，爲海賊所潛匿。

又《萬國地理全圖集》曰：麻海（陝）〔峽〕之東口有新嘉坡埠。北極出地一度十五分，偏東一百零四度。嶼地不大，獨出胡椒、檳榔膏。嘉慶二十三年，英國官憲買其嶼以後，廣開商路，不論何國船隻赴市，概免稅餉，遂爲南海各島買易之中市。中國船隻每年幾十巨艦，常駕閩粵客數十人到此買賣、耕作。所居漢人，其一萬有餘丁。此外列西國夾板，每年幾百隻。運進布帛、器皿，以南洋物產易之。居民早夜奔馳，日無寧晷，蕪吉、蕪來由等人住其海濱，皆屬英人管轄。每年運進載出之貨，價共計銀八千九百萬員。又曰：檳榔嶼在西北，有高峰。其土種植玉果、胡椒，所出不少。山水甚美。居民五萬四千丁，其中有一萬係漢人。對面沿海地方又歸英國轄，故立總文官兼攝檳、馬、新等處。又曰：南洋島之沿海，蕪來由族居之。身體弱矮，面紫，髮黎甚長，纏頭，赤腳，腰圍紋布，穿裩。各帶短刀，怒即刺人。時喫檳榔。游玩幷不務工，駕船捕魚，爲海賊。奉回回教，往其教主葬處燒香，歸則庶民敬仰其人。內地居民不同，面有紫、黑二類。黑面者寓山穴叢林，爲其原土人。智量有限，是以中國人乘機取利。廣州府與嘉應州人爲工，潮州府人爲農，福建人爲商，最獲利者乃廈門、漳州之商。大半留住不歸，每年一次寄信及銀，以補親戚之用。一歸故鄉，盡皆耗費，仍返棹尋利矣。凡出外國之人，多係內地棍徒，離家庭，走絕域，但不帶婦女，與土女結親生子，而自新者鮮。迄地吃鴉片、賭錢，澆風日熾。至西國之人，荷蘭操權九廣。此國之西賈少，皆屬文武，與土人來往，溫良不驕。是班牙國人，好逸避勞。土人但崇天主教，有大權者乃僧也。其商賈甚少，幷不出其本國之島。英人惟據三島，以通商爲重，故開港免餉，以招四方之商賈。然與土人仍無往來之理，蓋教門、語言、嗜尚不相通也。

魏源曰：英夷開闢，新嘉坡富庶，聞於中國，已數十年，皆不知爲古時何國。閱《海錄》及英夷海圖，始知即柔佛、滿剌加故墟。蓋明以前，滿剌加爲南洋之都會，英夷始移其貿易於柔佛。新嘉坡有堅夏書院，彌利堅國人所建。麻六甲有英華書院，英吉利所建。皆外夷習學漢文及翻刻漢字書籍之所。故所刻書，皆署此兩書院藏板。皆暹羅之東南境，海岸相連，幷非島嶼。距大嶼山僅五百日程，平衍數百里，斗出海中，形如箕舌，扼南洋之要衝。乾隆以前，多爲閩（夸）〔粵〕人流寓。自英人以兵奪據，建洋樓，廣衢市，又多選國中良工技藝徙寔其中。有鑄炮之局，有造船之廠。幷建英華書院，延華人爲師，教漢文、漢語，刊中國經史子集圖經地志，更無語言文字之隔，故洞悉中國情形虛寔，而中國反無一人瞭彼情僞，無一事師彼長技，喟矣哉。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海門部》　新嘉坡，一作星架坡，爲馬來斯土股極南之地，譯言獅子城也。舊作息力，按：息力大山在婆羅洲島，而新嘉坡乃蒙息力之名，疑前人誤以兩島爲一，猶蘇祿別爲一島，而舊圖誤與馬來斯島相連，故有是名。或誤以吉打大山爲息力大山。今按其地南與柔佛隔一撒拉當博羅海峽，緯線值赤道北一度十五分至二十八分，經線值北京西十三度。凡五百四十啓羅邁當方里。英海門屬部之都會也。宋紹興中，巫來由王始築城建國。國朝道光六年，一千八百二十六年。英人以金萬五千磅購於柔佛王，或云嘉慶二十三年，一千八百十八年。英以兵船奪據之。開埠之先，不稅進出口貨物，以廣招徠，由是商賈雲集。物產已詳《瀛寰志略》，惟不生五穀、棉花。近歲進口貨值洋銀一千萬餘員，出口貨值八百萬餘員。祇抽洋藥酒稅，月得八十五萬元。居民十五六萬，而華民居多。先是南洋商埔，以麻六甲爲最盛。迨檳榔嶼興，而麻六甲衰。今新嘉坡興，而檳榔嶼又漸衰。光緒十六年，一千八百九十年。中國設總領事駐新嘉坡，以副領事駐檳榔嶼，經理商務，保護華民。英國所駐中國洋面水師，北自卑令海峽，南至新嘉坡，管轄數千里，而以香港、新嘉坡兩埠爲扼要之地，向以香港爲第一，而新嘉

坡次之。自俄、日爭雄，東方多事，俄、法、德三國艦隊來往必由新嘉坡，當東西兩洋之咽喉，故又以新嘉坡爲第一。英既新築大船塢於新嘉坡，又在可郎埔造築船渠，費金三十一萬八千磅。新嘉坡、香港等處商造之塢，足容五百英尺之巨艦。船塢完成，近接孟哥兒波兒尼產煤之處，東洋形勢遂無一國可以爭勝者。

分述

地理環境

《漫游隨錄・新埠停橈》〔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新埠疆域廣袤，華人多居平地。深山邃谷，多爲華人足迹之所未到。層巒疊嶂之間，樹木叢茂，林箐深密，皆土番之所處，結廬種地，自樂其天，即其地之古民焉。善符咒，咒物能生致之。咒林中飛鳥立墮。咒虎能使之馴伏，牽入市中售之于人，初不虞其噬也，其擅異術如此。

劉錫鴻《英軺日記》〔光緒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寅刻，坡與香港，皆群山環抱一水，船可放碇避風，故洋人利之。港山高峻，入口出口處較狹；坡則岡阜連延，或起或伏，長八十一里，廣五十二里，不知港之收束，而地勢舒展、物產豐盈則過之。十月猶有波羅蜜、枇杷、檬果、茄、瓠、黃瓜諸物。

《新嘉坡風土記》考之古冊，斜仔以下，皆頓遜地。其後析爲列國，而柔佛處極南，叻地屬焉。然百年前榛莽未啓，一荒島耳。華人之懋遷南洋者，既乏問津。即歐洲諸邦如荷蘭，如葡萄牙，爭據羣島，亦未厝意及此。嘉慶二十三年，英人名士淡不公者始得之，以爲海道四達之區，上於政府，伐木開道，遂設商埠。是爲開闢新嘉坡之祖，西人嘗鑄銅像，以誌勿諼。

又　坡中平陽多而山少。山亦不高，惟居全坡適中之一山，高五十餘丈。英總督署即建其上。輪船入口，首先望見，此爲最高。他如大小坡分界處之王家山，及迤西瀕海一帶諸山，俱高不過十餘丈。王家山有石磴可登，磴止三十餘級。輪船入口，王家山及迤西一山，俱升旗幟以報。各商瞻其旗號，可識何國何行何船從何處來。二山因俱名升旗山。

又　坡中道途寬坦，修治之工，終年不輟。橋梁多以精鐵爲之，較之上海租界各橋，更形堅固。馬車路四通八達，無往不利。每於申酉之交，馳車騁遊，沿海濱以入山內，濃陰深樹，細草疏花，不絕於目。時或一谿一橋，兩三茅屋，或層樓傑閣，隱約林間。昔人所謂入山陰道，應接不暇，殆亦似之。夕陽將下，聞猩猩喔喔聲，恍惚峰泖景象，幾忘其置身萬里外也。西人所謂花園，與中國異。幷無樓臺廊榭，惟擴地一區，多植樹木，其中羅列名花奇卉，供人清賞，豢養珍禽異獸，廣人眼界，而花徑縱橫，亦頗引人入勝。坡中之公家花園，即此類也。然草多花少，有禽無獸，尚不如香港之園。此外富商巨賈購地爲園，則略有樓臺，以時宴客，亦頗饒幽致。叻中無名勝地。然一草一木，無不向日似笑，禽言鳥語，盡含歡聲。日晡時，瀕海遠望，帆檣林立，中浮巒數疊，隱隱送青，此景不可多得。至如公家花園，雖無足觀，亦甚幽曠。而兩處出水之山，一泓清水，周以鐵闌，旁蒔花草，別饒佳趣。

疆域政區

《新嘉坡風土記》自暹羅直南，伸如舌，長如股，中有山如脊，斗入於海，皆巫來由種人居之，西人統名之曰下暹羅。其國有十，曰斜仔，曰大坤，曰宋卡，曰大年，曰吉連丹，曰丁噶奴，曰彭亨，曰柔佛，在山之東曰吉德，曰沙剌我。在山之西，地至柔佛盡處，爺砑一水，隔二三里而得一島。西以蘇門答臘爲蔽，南以爪亞爲屏，東以婆羅洲爲障，四面環水，如驪龍頷下珠，即英人所謂新嘉坡也。舊名息力，又稱呾叻，華人或稱新州府。其地南距赤道三百零四里。

又　全坡之地，南北十四英里，得中國四十六里有差；東西二十七英里，得中國八十九里有差。中有河，自東達西，劃分南北。居人名其北曰小坡，南曰大坡。蘇門答臘、爪亞、婆羅洲三島，遙爲屏蔽，皆在數百里、千餘里外。對坡一島，綿亘東西，東曰廖嶼，西曰吉德門，天然近障也。吉德門十餘小島，若斷若續，直與坡接。窄處不過數丈，寬處不及一里。輪船自西南來者從此入。其東自柔佛之羅漢嶼與廖嶼之馬案山相對處，中間海道闊十里，而羅漢嶼如髻如拳，錯列海中，下有礁石，舟不能近。論其形勢，兜

裏層層，南洋各島皆不能及。

又　叻西北三百餘里，柔佛之上，沙剌我之下，有埠曰麻六甲。本暹羅屬國，葡與荷嘗迭據之，道光初歸於英。麻六甲西北九百里海中，有島曰檳榔嶼，亦屬英。兩處華人共十餘萬。英設總督於叻，統轄三埠。按：英人以此三埠統言之曰三州府。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一　〔光緒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記〕　新加坡南北十四洋里，東西倍之，舊名『息力』，本柔佛國地。嘉慶二十三年，英以兵船奪據之，其王退居近島。今國王頗有能名，通英法語言文字，善于酬應，常游歐洲，廣交英國名公巨卿及各國領事，所以英不廢之，認爲自主之國，然與他國交涉，仍須聽英之命。

《出使日記續刻》卷七　〔光緒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記　新嘉坡，番言獅子城也。或作息辣，或作息力，又作實得力，爲英國海門屬部之都會，海門總督駐焉。巫來由土股極南之島，與柔佛隔薩賴當博羅海峽。通島地方五百三十四啓羅邁當，自赤道北一度十五分十二秒至一度二十八分三十四秒，巴黎東一百零一度十七分至一百零一度四十分。宋紹興二十年，巫來由王始築城建國于此，附近各酋及印度洋各島皆屬焉，及麻六甲始盛，而新嘉坡遂衰。國朝嘉慶二十三年，英印度公司始至其地，道光四年，乃購此島于柔佛王，價洋銀六萬圓，每年復償租費二千四百圓。維時英方歸爪哇諸島于荷蘭，得此，兵政商務足與荷蘭相敵，且駕爪哇之上矣。

《康有爲遺稿・列國游記・巫來由記》　由暹羅都城東南行三千六百餘里至新嘉坡，亦曰星架坡，曰實叻坡，曰息叻。南洋商務之總埠，西人東來必由之門戶也。地勢由暹羅南境東南斜伸入海，綿亘長約三千餘里，闊僅二三百里，實叻乃地盡之處。東翼曰丁家奴，曰大呷，曰斜仔，曰六坤，曰宋卞。西翼曰嘛喇甲，曰小呤喇，曰大呤喇，曰吉隆，俱巫來由部落。先本暹羅屬境，道光初年，英人踞其地，擒其酋，暹人不能救，由是各部相繼歸英。

民族人口

《漫游隨錄・新埠停橈》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新嘉坡古名息力，華人之貿易往來者，不下十餘萬。多有自明代來此購田園、長子孫者。雖居處已二百餘年，而仍服我衣冠，守我正朔，歲時祭祀，仍用漢臘，亦足見我中朝帝德之長涵、皇威之遠播矣。聞前時斌京卿椿持節過此，曾有頂帽補服前來謁見者，其念念不忘名器之尊、故土之樂，有可知已。使我朝能以一介之使式臨其地，宣揚恩惠，憑藉聲靈，俾其心悅誠服，歸而向我，樂爲我用，豈非于海外樹一屏藩哉！

劉錫鴻《英軺日記》　〔光緒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寅刻，是處墾荒六十年，洋人寓此者不及二千，多由印度、錫蘭來。華人則不下十萬。廣東五大縣及新寧人共二三萬，潮嘉等屬共五六萬，其餘則閩產。

《隨使英俄記》　〔光緒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午正，行七百二十里至新嘉坡，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

又　記：此地居民，西人二千餘，華人十萬衆。

《新嘉坡風土記》　居民冊籍約分五種，曰中國，曰歐羅巴，統英、法、俄、德各國；曰巫來由，統南洋各島國，曰亞墨利加，統南北花旗各國，曰東方諸國，統五印度以上諸小國及緬甸、暹羅等國。五種人數，以中國爲最多，其次巫來由。華人住坡戶口最難詳確。查光緒七年英人所刊戶口冊云，福建男女二萬四千九百八十一人，廣州一萬四千八百五十三人，潮州二萬二千六百四十四人，嘉應州六千一百七十人，瓊州八千三百十九人，三州府生長之華人九千五百二十七人，不列籍之華人二百七十二名，統計八萬六千六十六人。近五六年來，雖少有參差，總在八九萬之閒。而歷來居叻游叻者，動稱十餘萬，皆約略之詞。雖西人所報未必盡確，不列籍者不止此數，然總不過十萬人。

巫來由人，通謂之土人，有書作穆拉油者。閩、廣人讀無爲莫之去聲，故巫亦讀穆。其自印度一帶來者，謂之吉靈人。又有波斯一帶者，謂之齊智人。土人有黑有白。吉靈、齊智俱膚黝如墨。其以布蔽下體，不衫不袴。三種人大略相同。

巫來由柔佛國王都城，在坡北岸。一衣帶水，相望可接。坡中有行宮，時往來其閒。其民之在坡者，皆貧無生計。西人役以工作，幾若牛馬。華人亦有用之服役者。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一　〔光緒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記〕　〔新加坡〕十五六年前，華民居此者八九萬，今則十五六萬矣。此間人民最雜，

約有十數種，如閩、粵、瓊州、嘉應州，印度暨噶羅巴所轄諸島如西里百、爪哇、今亦稱爪華。吉寧，言語格不相入。除華民外，巫來由族及印度人約有十萬，英人三千。巫來由，土著，最舊，其人黧黑，蠢陋如鹿豕，男女同蓄髮，赤足，腰短褲而披紅袱，右鼻孔恆穿一銅環，耳輪則穿六七，負物皆以頂戴，無肩荷者，運重以雙牛挽車。

《出使日記續刻》卷七　〔光緒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記　〔新加坡〕英始豎旗，此島居民僅二百人，期年乃至一萬，今戶口十八萬四千有奇，而華人得十二萬二千，西人五千二百有奇。

《出使九國日記》卷一二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詢知本埠華人凡二十八萬人，廣人居百分之五十，閩人居百分之四十五，其餘則各省人也。華商銷售之貨，以各島錫礦、樹膠、胡椒、甘蜜、沙藤、薯粉爲大宗。有廣益銀行，粵人所設，資本四十餘萬元。有報館二，曰南洋總匯報，曰叻報，日出共八百餘紙。有學堂二，曰華英學堂，其來已久，專教英文，規模未備；曰應新學堂，乃本年廣東客籍所設，生徒五十人。商會近又倡辦廣肇養正學堂，尚未成立也。有輪船往來各島，二千噸以上者四艘，千噸以上者五艘。

《考察政治日記》　〔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初十日　中國僑民，閒現有二十八萬餘。合東西各國及土人居此埠者計之，華人數占十之八。輪舶有二千噸以上者四艘，往來上海、廈門，一千噸以上者五艘，五百噸以上者五十餘，往來附近各島。惟無商會，無公司，無銀行，一任外人之鈐勒操縱。有居此數世，子姓從無教育者，故日益愚弱。英人復特許設鴉片館、番攤，而斂其稅，月可收四十五萬元，幾盡人皆溺于烟賭。治華民之局員，即以生于彼埠，世世奴役于彼者爲之。名以華人治華人，實則藉其傭力，朘其膏液，以彼族二三千人，衡軋我數十萬人，爲開拓之策，且時以野蠻腐敗號之。其生于彼土者，亦習焉若忘，或且稱彼爲『祖國』，英物曰『祖居物』，兵頭曰『大王』，其愚亦可哀矣。孫領事云，閏月間方勸立一商會，又與坡督商請刪除華人赤身驗疫之苛例與禁售戒烟藥之例，或將有振衰起廢之望乎！

文化風俗

《航海述奇》　〔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戊申　〔新加坡〕其地華人貿易者，以六七萬計。天氣酷熱，地多山岡，又有洋人建造樓房。本地屋宇極陋，土人面極黑，深目而高鼻，妝飾服色不一。有剃禿者，纏頭者。男子以藍白紅黃四色涂面，有自額前畫至準頭一綫者，有涂在眉間者，人之貴賤即以此分。耳墜雙環，女子七孔。飾以白點，手十指戴環，足大指戴一金環。男女皆赤身跣足，腰圍紅白洋布一幅，一頭搭于肩上。珍禽異獸，爲中土所罕有。是日上岸，乘馬車亦如安南者，四輪一馬，四面玻璃窗。御者黑身，腰圍紅布，面塗藍點，耳有小環。車行六七里，見高山開闢，路途平坦，街市與房屋皆似安南。至一法國旅店名『大羅卜』，入內上樓，前有廠廳，捲簾四望，見百花爭艷，群鳥呼晴。左右洋樓林立，前臨大海，舳艫艇艘，萃集其處。是日天朗氣清，薰風徐拂，波瀾不驚，神怡心曠，寵辱頓忘，把酒臨風，爲之一快。已而酒醒茶罷，去樓登車，復馳驅十餘里，至英國炮臺。環繞而上，鐵闌三道，兩邊濠溝鐵鎖甚固。後至一門如城，四圍高壘數十里，列大炮三十餘尊，炸炮數堆，藥庫四座。登高而望，見山海毗連，直抵天涯。下面溝壑極深，多洋樓，皆英人駐房，上有仙鶴、火鷄等。炮傍有千里眼，長八尺許。把守兵丁，皆紅衣白褲。去此行數里，見土人在溪邊浣衣，曬于草上。蓋洋船隔三五日至一處，客人衣服皆交與『嘎拉桑』，自有土人取去洗滌，開船之時送回。又至一花園名『酷地闊』，園亦英人創造者，廣可百里，內極清雅，并無一人。花草樹木，爲《山經》所不及載。中有平原，樹下皆設立床榻。盤桓少許，登車而回。一路村市，多似安南者。土音酷似中土北方人。又有墳墓，前一石碣，上鐫字云『某處誥封某某之墓』，旁有年月。此地平原少，高阜多，坑壑滿水，內長雜樹。馬小善走。其地無煤，煤皆自英法國公司所運來者。從英法至中國，所用煤塊無算，而船不能盡載，故寄囤于各口碼頭，以備輪船一路之燒用耳。晚有黑人以鐵桶係火機煤灰，拋于海內。此等人乃赤道之地所生，不畏酷熱，故終日在火倉內而無病。停泊後，衆黑人于拋煤灰時，群相擊掌，大呼而歌，且以腳擊船跳舞，徹夜不休。

《乘槎筆記》　〔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　查新嘉坡古名息力，與麻六甲

舊皆番部，屬暹羅，今則咸稱爲新嘉坡。小船刳木爲之，銳其兩端。小兒鼓棹啁啾，客皆以銀錢擲海中，則群躍沒入，少頃握錢出。蓋洋艘至，必以此爲戲。故兒童見舟，皆拍手笑樂，如拾韓嫣彈丸也。車制與安南小異，御者亦皆麻六甲人，肌黑如漆，唇紅如血，首纏紅花布則皆同。十餘里至市廛，屋宇稠密，仿洋制，極高敞壯麗。市肆百貨皆集，咸中華閩廣人也。歸舟，有頂帽補服來謁者，都司職銜，閩人陳鴻勛，貿易居此。云此間較本鄉易于謀生，故近年中土人有七八萬之多，不憚險遠也。山多虎，每出覓人食，且有渡水者。猿猴小者不盈尺。珍禽尤夥，五色俱備。舟人購畜者，以數百計，大可悅目。有售西國金銀錢者，各種皆布地上，舟人多以番銀交易。

《新嘉坡風土記》　駐叻英官，總督而下，曰輔政使司，曰按察司，曰參政司，曰正副經歷司，曰戶口司，曰庫務司，曰地理司，曰營造司，曰巡理府，曰護衛司，曰船頭官。巡理有三堂，分理坡中各案件，略別大小輕重。護衛司專管華人一切事，名爲護衛華人，實則事事與華人爲難。

又　各國駐坡領事，中國外，曰美，曰德，曰俄，曰法，曰奧，曰意大利，曰丹，曰荷蘭，曰葡萄牙，曰西班牙，曰巴西，曰比利時，曰哈華亞，曰暹羅，曰瑞典、那威，二國幷一領事，共十有六。中國領事之設，始於光緒三年。郭侍郎使西過叻，體察情形，奏請設南洋總領事，兼新嘉坡領事官。經總署議，以總領事事，宜姑緩籌辦，准設新嘉坡領事一員，隨員一員。初設領事時，議以華人戶口、年貌、身格費及船牌費抵俸薪各項，後戶口、身格費未行，船牌費不足抵用。光緒五年，始定仿照出使美國、日本章程，領事、隨員俸薪，由出使經費內支給，而船牌費仍收取抵用。查船牌費，每重一噸收洋四占半，合銀三分有奇。此項歲入不過數百金，僅抵一月經費。而船戶涉險犯難，獲利無多，似當議除，以示體恤。

泰西各國，凡屬通商埠頭，他國領事不預聽斷之權。而洋人之在中國不然，如上海租界所設公廨，華洋會審，已非西例。西官又好攬事權，必欲華官仰其鼻息，志士憤焉。駐叻各國領事，概從西例，不預審斷。而華人生聚既繁，事端日出，亦有領事可辦之件，皆爲護衛司侵奪，動多掣肘。故除給發船牌外，惟勸興義學，講聖諭，開文會，以行教化而已。

居民犯事，統歸巡理府審斷，輕者判罰，重者監禁。監在西南山坡上，周以垣墉，巡差負槍晝夜邏察。查西曆上年底止，獄中重罪，經臬司判禁一年以上者，華人共存四百八十三名，巫來由人七十五名，吉靈人四十三名。其所犯輕罪，經巡理府判以罰款，或不能完繳，以監禁抵銷者。一年之中，華人入監共二千八百九十人，此中期滿出獄者二千六百七十九人，入獄後具貲贖出者一百五人。巫來由人一年共入一百九十七人，吉靈共入一百八十八人。獄中寬敞潔淨，每犯日食兩餐，葷素菜各一肴。雖曰拘禁，實則倘佯自在，勝於在外作苦。故犯事人往往不願納鍰，甘住獄。近西官察知其弊，議裁葷菜云。

又　居民生死，每月有冊刊報。查西曆二月冊載，居民生育男女一百五十七，死三百五十。三月生二百一，死五百十六。四月生二百十五，死五百二十五。五月生一百九十五，死五百三十二。觀此亦可參知民數矣。生死報冊俱有限。生育者，三禮拜內不報，查出罰洋五元。死者逾一晝夜、二十四點鐘不報，即議重罰。蓋恐有別故隱匿，故特重其罰也。在坡生長之華人，一經報冊，即隸英籍。其質性良者恆諱而不言，桀者且以自大。入耶穌教者尤甚，竟有父子不相能，如陌路者。風俗人心之壞，不待言已。

年來賑捐防捐，富商樂輸巨款，核獎得虛銜封典者比比。其門前勝大夫第、中憲第、朝議第，一如內地。至頂戴冠服，則惟歲首及婚嫁用之。尋常酬應往來，或穿單長衣一領，已不多覯。居恆短衣跣足，坦率習慣。冠履，忽華忽洋。出門必戴帽，或洋帽，或巫來由人帽，戴中國小帽者甚少。惟御長衣必戴小帽，雖甚熱不露頂，亦風俗使然也。閩人髮辮，俱用紅線爲綰，雖老不改，亦其風俗使然。故見紅辮者，望而知爲漳、泉二府人也。

土人所操巫來由語，通行南洋各島。華人久居坡中，及在坡生長者，無不習之。又多習英語。同儕往來，時而巫語，時而英語，時而閩、廣土語，他省初到人，往往對之如木偶。

久居叻之華人，多娶土人女爲室。其裝飾與安南女子略同，窄袖寬衣，其長沒足。因而所生之女，亦從土裝。聞閩人、潮人家中，竟無一漢裝婦女者，不若男子尚有一辮，存其本眞也。閩、廣士子在叻授徒者，頗不乏人。叻中子弟讀書，圖回籍考試者，亦不少。然叻地無書，又無明師友切磋琢磨，大都專務制藝。而所習亦非上中乘文字。近年領事官倡立文社，制藝外兼課策論，稍稍有文風矣。

地近赤道，有熱無寒，然熱不過八十度。廣廈深居，時有涼風習習，此

候擬之江南，在梅子黃時，枇杷熟後。惟日中行路，則杲杲之勢，甚於內地炎歊。彼工作、負販、挽車輩，日必沖涼數次，或有身塗土人所製一種油，以避烈日者。幸時晴時雨，且多樹木，故少觸熱路斃之人。

沖涼之法，自首至足，以水礶灌，如醍醐灌頂，透入心中，立解煩熱。久居此地者，日必一二次，亦習慣使然，非是不適。初到者往往不敢輕試，然當日中行路後，亦不可不一沖也。

坡中時有風，而無颶風，時有雨，而無淫雨。卯初日出，酉末日入，終歲不改。日中則熱，夜分則涼，四時皆然。居民單衣一領，若將終身，故甚利窮人。

西人之記晴雨者云，近歲最多雨之年，共一百四十日，最少之歲，年一百十二日。然晴雨甚調，五日中，三日晴，兩日雨，從無久旱不雨，一雨經旬者。

叻地一年內有元旦三。華人元旦，一定者也。西人用西曆，無定而有定者也。若巫來由人元旦，則有定而實無定。其將近元旦之前數日夜半，彼教中牧師登高處望日出，見天際一線日光出地，即欣然曰，明日元旦矣。於是集衆教堂中立誓，以爲實見日出。每年元旦，在中國六月初。設遇風雨連朝，陰晦無日，有遲至中旬者，今年中曆有閏，故五月初二日爲其元旦。是日乘車賀年，亦紛紛不絕於道。

又　兩升旗山，俱有炮臺。王家山每日十二點鐘放炮一響，以準鐘表。禮拜日改一點鐘放。黎明五點鐘，黃昏九點鐘，各放炮一響，以定晝夜。

凡遇火警，傳電至王家山，即放炮、放火箭，日則懸旗，夜則懸燈。炮之響數，箭與旗、燈之顏色，分出地段，使人一望而知。救火車聞炮即出，沿途皆有水門，澆灌甚便，故無大火。

坡中廟宇寥寥，會館亦少宏壯，而教堂林立。有天主、耶穌、天方各教之別。若大若小，或崇或陴，不下二十餘處。

又　煤氣燈徹夜不熄。各鋪戶門首俱懸神燈，初二、十六之夜，家家點燈，至九點鐘方熄。

牛車水一帶，妓館櫛比。聞注籍於護衛司之妓女，共有三千數百人，而此外之私娼女伶，尚不計其數。皆廣州府人，或自幼賣出洋，或在坡生長者。頻年香港販幼女來坡，賣入妓院者踵相接。領事憫之，率同華紳，言於英總督，允下護衛司議章保護，設保良局，以時查察，於是此風少息。

戲園有男班，有女班。大坡共四五處，小坡一二處，皆演粵劇，間有演閩劇、潮劇者，惟彼鄉人往觀之。戲價最賤，每人不過三四占，合銀二三分，并無兩等價目。

叻中酒樓無多，廣菜、番菜各一二家。凡宴客，在各家園林者多，菜兼中西，酒飲白蘭地、威四揲、香檳等番釀，飲粵東糯米等酒者已少，紹興酒則如瓊漿玉液矣。

客寓亦寥寥無多，不如香港、粵垣、上海遠甚。輪船到埠，亦無接客之人，必須自雇小艇，運行李至岸，另喚腳夫，或雇馬車裝載。然腳夫多閩人，馬夫多土人，言語不通，易受需索。故孤客遠臨，極形不便。

南洋鴉片煙貴於中國數倍，以其稅重也。叻中每錢需洋二角，聞加拉巴、亞齊等處，每錢五角云。然吸煙者并不見少，且窮人尤多。彼拉手車者，日夜可得洋一元，繳租四角，可餘六角，苟無煙癖，度日有餘。乃十人中無煙癮者不得一二。炎蒸汗血，博得之蠅頭，盡入煙斗，殊可憐也。

英人賭禁綦嚴，然叻中賭風甚盛。有一局名天師公司，專誘人賭。黨與極多，無法禁絕。前年有華人上條陳於議政局，請照荷蘭辦法，盡弛禁令，重征其餉，歲可入數十萬元。當時頗有難其議者，而輔政使司謂英國不能如荷蘭辦法，致傷政體，屏置不議。仍求禁絕之法，此亦可謂能識大體者矣。

十年前，途中但有馬車載人，牛車載物。後有東洋手車，近又有火車。雖曰并行不害，究之火車興，而手車牌額截止，舊者汰而新者不得增。往時有四千輛者，今不過二千餘矣。貧民失業，無以餬口，往往流爲盜賊，劫掠搶竊之案，層見迭出。西官不究其源，但遇案治之，護犯懲之而已。

居民食米，來自安南、暹羅、緬甸，每百斤約洋三元。食物中魚最鮮美，價亦廉。其他豕、羊、雞、鳧之類，均視粵省昂貴，而菜蔬尤甚。

西人於西北山高處，尋泉源鑿池蓄水，用沙濾清，以鐵管引至人煙稠密處。復於山上鑿池，激而上之，再用沙濾，散入支管，便民取用。居民多通管入屋，量出水口門多少取值，不限用度。惟數日不雨，則受之以節云。

西國於大小書院外，別有博物院。所以考平日之耳聞，徵諸目見，實與書院相輔而行，於學問一道大有裨益者也。叻中博物院，規制甚隘，儲物無多。然倮之族有巨人全體之骨焉。毛之族有虎、豹、犀、象及馬、牛種種焉。

羽之族有射屏之孔雀焉。鱗介之族有鰐魚、巨龜焉，皆習聞而罕見者。至如獺之類，十有餘。鼈之類，二十有餘。蝶之類，百有餘。鸚鵡綠者正色，而或朱、或黃、或白、或黑。蝟之毫如刺，西人取以爲筆，而其形如狼而無尾。豕與羊有一首而二身者。魚之首有如人面者。蟒之長有十餘丈者。又若各國古衣冠、古戰具、古錢，奇奇怪怪，莫殫其數。然聞倫敦博物院百倍於此，殊興望洋之歎矣。

西人醫院之設，所以惠濟窮黎非淺。其治法有與中國不同者，故華人每震驍不敢入。然其規制之善，固可仿行。嘗見澳門華商所創之鏡湖醫院，其中養病所，分內症、外症、瘋症，男女各別，一切皆如西醫院，而醫生則華人爲之。仍用刀圭方藥，此仿西人規制，而能通其變者，宜乎仁壽一方也。坡中醫院，爲英人所設，地寬廣，病房潔淨透風，人設一榻外，又具長棹櫈，以時食息。病者或偃或立，或坐或行，無拘苦狀。因思中國各城邑施醫施藥，不乏善政，其大都會善堂林立，亦有留養病民者。然房舍傴仄，穢氣薰蒸，無病人入之，難免生病，病者其何能瘳。如西醫院不過拓地數畝，增屋數楹，雇打掃夫數名，而惠不大且實乎。閩、廣沿海人民至南洋各島謀生，雖已日久，然皆貿易之商賈，或以負販營生，一廛受處，即傭工之輩，往時航海而來，亦多有依託。二十年來，西人開墾招工，傭值頓貴，於是販賣人口出洋者，名曰賣猪仔。設館於澳門，公然買賣。沿海人民，或被騙，或被劫，一入番舶，如載豚豕。西人以賣者賤視之，即亦虐役之，其慘有不可言狀者。迭經查禁，一時稍戢，日久網疏，此風漸長。近來廈門、香港，每一輪船開行，搭客多至千人，少至四五百，其中自願出洋者固多，被拐者當亦不少。去歲竟有拐同母兄及從兄來坡者，經粵省大憲訪聞行查，遞籍其由，領事就地訪確，超拔遣回者，近歲較多。

華人來南洋做工者，抵坡，先投客館。客館者，奸商所設，即猪仔館也。客或自備舟資，稍有旅費者，不敢虐視。若迫於生計，倉卒出洋，身無長物，一投客館，則此身非己有矣。固不必被拐而來，始落陷阱也。在叻華官紳，屢欲清其源，而爲英官所持，卒不得行。

中國犯罪之徒，皆以南洋爲逋逃藪。地方官訪查得確，移文領事請提，皆以約章未載，爲西人所持，此例不通，關繫政令非小。

生齒日繁，莠民難糅，結黨立會，爭立名目。西官迭次嚴禁，現存一會，名目有五，西人統謂之危險會。凡入會有冊，每年報護衛司。據報上年新入者六千三百五十人，其歷年入會總冊，共有五萬六千二百餘人，誠可云危險矣。

坡中開埠伊始，西人政尚寬大，以廣招徠。閩、廣人接踵而至，懋遷有無，日新月異。當道光末、咸豐初，已成巨埠。同治間稱極盛。踵事增華，至今日而發洩已極。近年商務雖未減色，然風氣之開，害多利少，姦僞變詐，情狀百出，殆亦運會將下之機也。蚩蚩者氓，方謂蒸蒸日上，不知保泰持盈，微識者代用隱憂。

經濟物産

《海國圖志・東南洋三・暹羅一》　《地球圖說》曰：又麻六甲國之南有一地，名新嘉坡，與中國人通商之處。產鹿角、牙、白豆蔻、胡椒、各樣香料、米、鹽、錫、藤、木料、牛、虎等皮。所進入之貨，大抵購自中國。

《漫游隨錄・新埠停橈》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新埠〕每日必雨，以潤生物。雨過日出，晴晦之狀，頃刻萬變。多產果實，結子累累于樹間，翠綠紅黃，絢爛可觀。土人日必一浴。生長于其地者，亦必以冷水灌頂，否則必患熱病。米穀既饒，鷄豚亦賤，居者易于謀生。終年一襲單衣，可卒歲矣。多產鸚鵡，白羽翠毛，紅咮黃距，其色不一。余購二頭，籠歸船上。閱日，偶疏羈靮，即飛去。

《新嘉坡風土記》　叻自開埠以來，進出口各項貨物，一概免稅，惟煙酒重徵。由華商設立公司包納，煙公司月包稅八萬六千元，酒公司二萬一千元，二項爲入款大宗。地租估屋值十取一。其他抽捐名目尚多，惟皆不苛取。

西人每至年終，預將來歲一年進出款目核議，登諸日報，是亦量入爲出之道。查本年叻中進款，應有三百六十七萬元，出款三百六十三萬五千四百四十四元。舉此可得歷年進出款大略。又按檳榔嶼上年入賦稅一百二十一萬六千六百八十八元，支款九十七萬七千五百二十九元，計餘存二十三萬九千一百五十九元。

坡中用錢不用銀，用洋錢不用中國制錢。自一鐳至一元凡四等。最小爲鐳，合制錢二文五六毫。四鐳爲一占，又名先士。十占爲一角。十角爲一元。

角與元以銀爲之，鏍與占以紅銅爲之。通用之一元洋錢，鑄自日本，輕重與英洋同。英洋光者可用，然甚少。其一二角之小洋錢，皆倫敦及香港所鑄。占、鏍、銅、餅，則港與坡幷鑄之。

叻地商務，以胡椒、甘蜜爲大宗，歲必售銷數千萬元。然皆出自他島，叻蓋聚貨不產貨者也。叻所出者，惟榴連、檳榔、椰實、波羅、杧果、山竹、波羅密、甘蔗、洋桃、香蕉、生薑等。果食有人參果者，形如龍眼，味若雞心，柿名。最稱美品。胡椒始種於印度之錫蘭，運往歐洲，西人以製油佐食。既而蘇門答臘亦種之。今則南洋大小各島，無不種植。而運售皆在叻地，商人設公局以主之。甘蜜樹高與人齊，其葉長三寸，兩端銳，中寬寸餘，採而搗之，其漿成蜜，甘與蜂蜜相埒。歐洲各藥中多用之，銷行甚廣。與胡椒二項，同一公局。主其事者，由華商公舉，經柔佛國王諭充。

自柔佛以上，各國港口繁多，俱產椒、蜜。華人之散處各港者，實數十萬。大都占地爲園，雇工種樹，名曰園主。每一港推園之最大者爲港主。叻中富商，設號各港，以收椒、蜜，如中國花、米、絲、茶等項坐莊者然。潮商多業椒、蜜，閩商以各項海貨及往來各埠之輪船爲宗，資本俱鉅，他商不能及。

各貨價目，漲落不定。擇其大者記之，以備留心商務者參考。烏椒每擔二十一元。白椒四十一元。甘蜜四等，自十一元至六元。上甲錫每担三十八元。乳紅白十有四種，自九十元至十七元。牛皮八種，自十七元至十元。籐七種，自七元至三元。椰肉六種，自四元至三元。犀角三等，每斤自四十元至二十六元。魚膠每擔一百二十元。白魚翅三等，每擔一百一十元至四十三元。烏魚翅三等，三十九元至十五元。海參二十餘種，自六十元至四五元。玳瑁七等，自一千元至一百六十元。白燕每斤十七八元。毛燕，上，每擔三百二十元。毛燕，中，一百八十元。其他雜貨不載。

叻中華人最多亦最富，有擁貲稱千萬者，有數百萬者，若十萬八萬之戶，但云小康，不足齒於富人也。然究其發跡，多在三四十年前，近則鮮有暴富者矣。土人最貧，吉靈人亦鮮充裕，惟齊智及阿剌伯人不少殷實。齊智人專以放債爲生，重利盤剝，如中國印子錢之類。華商資本缺乏，或向告貸，一時濟急，久則剝膚，時有涉訟不了者。

又　市廛繁盛，莫若大坡。洋行、銀行、信館、海關均在大坡海濱。小坡雖有市集，皆土人所設土貨及各項食物，無一巨肆。其迤北一帶多園林樹木，境最幽靜。有地名牛車水者，在大坡中，酒樓、戲園、妓寮畢集，人最稠密，藏垢納污，莫此爲甚。

又　叻地樹木繁盛，尤多椰林，其次檳榔、榴連、菩提等樹最多。然皆不甚高大，欲求一百尺之材、十圍之木無有也。或曰，故多喬柯，六十年前，西人開山，被伐殆盡云。松有孤幹挺特，高八九丈者，枝葉層層皆圓，其下寬二三圍，漸上漸小，多至數十重，其形似塔，因名塔松。初見疑經翦紮，後知自然生成。又有扇蕉，形似扇，其根出地四五尺，兩旁各茁葉七八瓣，排列甚勻，遠望宛然一扇。此二種皆不多覯。椰實，有大如斗者，其汁甚清，微有酒味，土人多食之。按：《南方草木狀》云：昔林邑王與越王有故怨，遣俠客刺得其首，懸之於樹，俄化爲椰子。林邑王憤之，命剖之以爲飲器。南人至今效之。當客刺時，越王大醉，故其漿猶如酒云。嘻，其信然耶。叻中向多虎患，西官懸捕虎之賞，歲有所獲。近年開路愈多，人烟日密，虎斂跡矣。然聞西北山深林密處，猶有虎穴在。鰐魚，形似守宮，自首至尾大者長十餘丈。自昌黎驅後，中國海面罕或見矣。而近叻一帶甚多，每於夜閒游泳，傍舟掉尾，掠人落海吞噬，聞每歲中輒有被其害者。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一　〔光緒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記〕　〔新加坡〕今只抽洋藥稅、酒稅，每月可得八十五萬圓。貿易之盛，歲值至千餘萬圓。土產錫、鉛、蔗糖、檳榔、胡椒、椰子、沙藤、紫菜、甘蜜、《瀛環志略》謂之甘澥，即檳榔膏，用入藥品。犀角、象牙、降香、蘇木、江珧柱、燕窩、翠羽、螺蚌、文貝之屬。不生五穀、棉花，俱由他埠運來。地氣極旺，最宜養生，爲南洋群島之冠。

又　英人不稅進出口貨物，以示招徠，由是商舶雲集。

《出使日記續刻》卷二　〔光緒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記〕　據核本年歲餉，【略】新嘉坡可收至三百八十九萬七千元，【略】坡稅減于去歲三十七萬二千元。

又卷七　〔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記　進口貨歲值洋銀一萬零八百十一萬二千餘圓，出口貨值八千七百十四萬三千餘圓。

《康有爲遺稿·列國游記·巫來由記》　息叻商賈，華人爲最繁，近約百餘萬，華人中粵人又不及閩人之半也。富戶甲于洲，商務極盛，而適閑取樂，

游目騁懷，則亞于上海矣。

《出使九國日記》卷一二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又，新嘉坡征收賦稅，除地稅、港門稅、郵政鐵路門牌稅及各雜種稅外，惟鴉片烟、酒稅歲征四百四十餘萬。酒稅約十之一，烟稅約十之九。每年烟稅一項，計四百萬圓。查鴉片專銷于華僑，歲輸至四百萬圓，皆盡華僑之脂膏也；而英人政策，且嚴禁售賣戒烟丸藥。本年照會坡督，始許設立戒烟所，一月已有成效，今已由紳商集款舉辦振武社、戒烟所云。

軍事

劉錫鴻《英軺日記》　〔光緒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寅刻，炮臺因山爲之，布置殊疏略。臺下棟宇雲連，絕礙施炮。守臺兵一百三十名，頭等月餉洋銀十圓，二等七圓。列二等者，狀貌齷齪，委瑣不堪用。有豪杰者出，以衆數百，泛漁舟，循山麓上，借屋宇自障蔽，直突其壘，斷非其炮所能抵御。由是別築炮壘于水口及沿岸以守，英人得毋有南顧之憂乎？

《歐游雜錄》卷上　〔光緒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記　新加坡之英國炮臺，俱用六十八磅彈之生鐵前膛光炮，共十餘尊。另有一百四十磅之田鷄炮四尊。其炮臺之制，即以山坡爲外斜坡，在半山挖溝爲濠，濠內就山爲土牆，內再挖低爲子牆，以置炮。再上又留山坡爲內層牆，內又挖低作子牆，以置炮。內外二牆，相距十餘丈。內高外低，俱依山坡之勢，作外斜坡。炮臺之周圍，約二里餘。再于內牆之內，將山頂挖平，上造官房及兵房，俱極寬大整潔。又有藏軍器及大輪小炮房數座。房內各件，均排列整齊。每二三炮，有藏火藥之小庫一座，近于炮處。庫內地面，低于庫外地面四尺。四周作溝，寬六尺，深五尺。庫頂以石作穹蓋，厚三尺。上加土厚五尺，築實。四旁之牆亦如之。上面塗以柏油，以防雨水滲漏。山頂鏟平成一大平地。除房屋外，尚留空地作操場，植花木。各路縱橫，俱甚寬平，四通八達，便于往來應敵。炮臺內住兵一百五十名，內有攜眷者十五人。

英國去年于舊臺西十里新造一臺。因其時英俄稍有違言，而新加坡地爲東來一綫之樞紐，故預修戰備。現尚造未完工，計其工程告成，需款十萬鎊，炮與器械不在內。此炮臺俱用新式來福炮。舊炮臺中新豎一空心鐵旗杆，中空如桶，能容一椅。人坐此椅，可用機器升至杆頂之望樓，旁有一小房，內置大千里鏡。有二人常川在內，瞭望海面。

《新嘉坡風土記》　海口炮臺，西南二座，俱在山顛，最得形勢。其東一座，在羅漢嶼西二十里椰林中，平地高四五尺，臺面細草茸茸，自海中閒望，倉卒不可辨認，是處海面不及三里。

又　英國駐叻軍額，計英炮手一隊二百四十八人，外兵總六員，修理軍械匠十八人，步兵一隊八百九十三人，又印度炮隊幷修理軍械匠共二百七十五人，管理炮隊糧道官二員，炮隊繪師一名，營醫十四名，統共一千三百五十七人。較香港少三百五十七人。其水師兵船則游泊無定云。兵房二處，一在升旗山，一在公家花園對面山坡上。平時不見一人，逢操演，齊出至臨海拋球場中。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一　〔光緒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記〕　〔新加坡〕英人于山南山北皆設兵房，炮臺因山疊壘，絕居形勝。

又卷四　〔八月〕二十七日記　英屬新加坡炮臺，因山建築，有外斜坡以護壘牆避敵彈之擊。壘牆與外斜坡，皆用泥土，不用三合土，始可任擊不壞。與中國沿海各炮臺，以三合土作大平面之牆顯露于外者不同。此法，滬局所譯之書已詳言之。英臺規模極大，牆有三重，臺內兵房寬敞精潔，火藥庫七八座，軍械庫數座，共費銀三十餘萬兩，此舊臺也。光緒五六年間，又于西面添建新臺。其工程更巨更堅，凡四五年而後蔵事，共用經費銀七八十萬兩云。

交通

《航海述奇》　〔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戊申　由安南至新嘉坡，計水程一千九百一十五里。

《新嘉坡風土記》　自香港乘輪船指西南行，計程三千四百七十七里至越南之西貢，自西貢指南偏西行二千四百二十一里至新嘉坡。風順六日可到，風逆或至七八日。如灣泊瓊州、西貢各口，又需時日。

人物著作

《新嘉坡風土記》叙言　光緒二年丙子六月，鍾玨始游京師，識青浦席淦翰伯，因翰伯識元和汪鳳池藥階、鳳藻芝房昆仲暨漢軍左秉隆子興。藥階以乙亥舉人，供職內翰。三子者皆外省同文館生，學成上貢，充總署天文館副教習。時鍾玨寓居崇文門內，晨夕過從，親若骨肉。閱三月，束裝南歸，臨歧握別，情各難遣。僉謂聚散不常，嘉會難再，盍效世俗通譜之誼，以爲他日左券。於是翰伯齒最長，藥階次之，子興、芝房又次之，鍾玨最後。蓋衣帶束帛之贈，古人有不能已者，朋友以齒相敘，比於兄弟之倫，事難非古，其情均也。越二年，戊寅，子興以奉使英法大臣奏調出洋充繙譯官，旋任新嘉坡領事。壬午，芝房舉京兆第二，明年癸未入詞林。翰伯、藥階亦已晉級。獨鍾玨侘傺如故，每以青雲難致，良朋相見無期，用懷慚憤。丙戌，以優貢北上，恭應廷試，獲與翰伯、藥階、芝房重話舊好。中酒輒言曰：『今日歡樂，不減疇昔，顧安得飛身天南，復與子興把臂乎。』八月出都，家居無慘，時動南游之念，請於吾母，曰可。十二月，航海至粵，先以書達子興，約來歲二月赴新嘉坡。丁亥正月杪至香港，得吾母病耗，折而歸。疾已痊可，居一月，母將成子之志，促裝戒行。三月中旬，重至粵東，游澳門旬日。四月下旬，始自香港乘輪船南發，行九日而至，蓋後四月朔也。昔張敏與高惠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途，即迷不知路，故沈約詩曰：『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今鍾玨一歲之中，南北萬餘里，外尋舊盟，敦夙好，十年之思，一旦盡慰，以視張敏，其樂何如。蓋夢虛境也，游實跡也，虛者之不若實，天下事大抵然矣。既與子興見，下榻公署，談論不輟，如班尹之永夕，幷乘遨游，如郭李之同舟，視昨歲京中與翰伯諸子歡樂，不更有加耶。居市月，雜記風土若干則，錄而存之，以誌鴻爪。敍其緣起如此，亦以見斯游之非偶焉爾。上海李鍾玨。

雜録

《乘槎筆記》　〔同治五年二月〕十七日　晴，熱甚。向正南行。午正，計行九百里。

十八日　卯刻向西行，辰刻至新嘉坡，巳初泊舟。計行六百八十四里。登岸，買車作竟日游。英國炮臺在其麓，周歷一過，形勢雄壯。午間，坐客舍洋樓，頗閎整，飲茶小憩。晚，歸。

十九日　晴。巳初開船。午後雲氣蔽空，始稍涼。至晚，雷雨大作，舟行不息也。

二十日　晴。巳刻過波羅雜哈，距新嘉坡八百餘里，山形團圞，樹木叢茂，如揚子江之焦山。至午正，計程九百三十六里。是日，所見飛魚甚多。

《航海述奇》　〔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戊申　晴。辰正抵新嘉坡，地係暹羅國界也，現屬于英。

十九日己酉　晴。巳初開船西南行，甚穩。見東岸下打魚木閘，曲曲無數。其地已過日南，正午則人影在南。至晚，暴雨。

二十日庚戌　天陰，水黑色。午初見北面小山數座，遠近相銜。午後又雨，未刻水變碧色。晚有巨魚長五六尺，飛躍而上，出水三四尺，如人立攫物狀。

二十一日辛亥　晴。見船頭有人，面黑而黃，頭戴小白帽，兩耳共穿五孔，着以赤金環，露臂跣足，而未詳何許人，爲之詫異者良久。午刻，船主查點各項執事人等，恐其中有病者。衆皆排立數行。黑人皆換新白衣藍褲、小紅帽；水手藍衣藍褲、小黃草帽；廣東人白汗衫、月白褲、高襪厚底鞋；餘者亦皆換新服。查畢散去。一路水平無紋，西行稍北，一帶大山，名蘇門答臘，乃馬六甲之南界，現屬于荷蘭。

《漫游隨録・新埠停橈》　余至香海，與西儒理君雅各譯《十三經》。旋理君以事返國，臨行約余往游泰西，佐輯群書。丁卯冬，書來招余，遂行。香海諸君餞余于杏花酒樓，排日爲歡。〔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日，附公司輪船啓行，巳正展輪。與余左右房相鄰者，爲法國醫士備德、普國船主堅吳，

略通華言。船中無物不具。侍役皆西人。房外即飯廳，非食時亦可小坐觀書。舟離香海未卅里，即覺簸蕩，供午餐不能食，僵卧至晚。既夜，燈燭輝煌，朗如白晝。翌晨頭暈稍可，強登舵樓以遠眺，彌望汪洋，浩無涯涘。海面遙見飛魚成群，鼓翅翱翔，似有行列。

二十七日辰正抵新嘉坡，泊舟正埠，距廛市尚十許里。賃車登岸，覓寓于海濱一酒樓。園囿寬廣，樓臺軒敞，叢樹雜花，風景清綺。晚餐肴饌精美，器具雅潔，丹荔黃蕉，盈盤璀璨。座客皆供以冰。時序正當嚴寒，而其地熱如盛夏，黃赤道氣候之異如此。

持友人書往訪宋佛儉，同乘馬車環游一周，爲言余舊識邱天生亦在此。走詢其家，妻孥團聚。其二女木屐、桶裙，作馬來妝，見余仍操上海土音。各喜海外相逢，出于意外。邱嫂略知上海烹炮法，殺鷄爲黍以款余。久不嘗鄉味，食之殊美。夕留余宿，小屋三椽，云是新築，自上海回出囊資所購者。

清晨，天生偕其子爲余入市售食物。余問：『此間闤闠熱鬧，可往觀乎？』曰：『可。』乃以車代步。市中亦有酒爐茗寮，仿佛粵垣。登樓買酒，所飲無算。地多潮郡女子，多作異樣裝束，衣履與粵垣迥殊，然點綴生新，亦饒別趣。

劉錫鴻《英軺日記》　〔光緒二年十月〕廿三日寅刻，由香港起輪，行南而略西。辰初，過驢耳山。廿五日，遙見西面山影，則安南境也。廿八日午刻，至新嘉坡，水程凡四千三百一十一里，途間蒸熱不能重衣。【略】至之日，坡督哲威斯總督兼轄檳榔嶼、馬拉甲、衛麗斯厘。三處巡行時及之，而以新嘉坡爲常駐之地。遣其副德格力暨中軍巴屯以馬車來迎。

時福建船政廠之『揚武』兵船亦巡洋至此，帶兵官蔡國祥、國喜兩提督，國祥號瑞庵，國喜號月卿，兄弟皆以船勇轉戰江南有功，薦升今職，廣東香山人也，洋烟癖疾形于面。偕本坡客長胡璇澤來見。璇澤號瓊軒，年六十，攜眷經商于此三十餘年，番禺黃埔鄉人，洋人呼之曰黃埔，以其秉性忠直，咸崇信之，俄羅斯封以男爵，英亦賜以四等寶星。璇澤請先憩于其圃，然後往拜坡督。蓋其客居積產殊富，園中所蓄珍禽异物，多目所未經睹也。物之尤異者，一曰駝鳥，鳥甚巨而首如駱駝。一曰袋鼠，鼠面而形如小狗，前兩足長僅二三寸，后兩足長尺餘。一曰六足大龜，龜背徑尺五六寸，其足縮于內，如栗子綴成。一曰魚頭錐，長七八尺，銳其末，海中巨魚頭戴之，如人之插雉尾，遇兵船則以此相刺。其所謂鸞鳥者，羽毛淺紺色，遍身白點如碎花，而紅爪。雄者曳長尾，雌則否。風雨至乃鳴，開屏時彩色焜耀逾孔雀也。坡督鳴炮列隊，率其刑司費力樸等相接，儀如香港，幷見其妻及二女。

又　歲征稅課英金錢三十六萬磅。合總督所轄四處言之。每磅時價值洋銀三兩三錢有奇，蓋銀實百餘萬矣。詢之坡督，類皆茫然。請觀于其學館、監獄，則謂監獄整肅不如香港，無可寓目；學館須俟料理，明日乃游覽也。地處偏僻，不生戎心，亦無屬耳目之衆。故官此土者樂養庸福，諸事輒不經意。雖以英人之喜炫才力，亦不免頹廢焉，豈非勢使之然哉！

廿九日，哲威斯與其翻譯官必麒麟到輪舟報拜。送客畢，遂啓行。

《歐游雜録》卷上　〔光緒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六點到新加坡，船靠海邊碼頭，七點裝煤，小工抬筐，蟻附而上。中國領事官胡璇澤號瓊軒，派委員蘇玉庭名滙清來船謁見。時天氣熱甚，因上煤不得開窗，終夜人聲喧鬧，煤屑污船，苦不可耐。

二十五日　八點，胡領事派家人以馬車來迎。十一點，同蘇委員、陳翻譯號敬甫往觀英國炮臺。其制與所譯《攻守制宜》所載相同，有外斜坡、子牆、外牆。一點回至胡領事花園赴宴，肴饌甚豐。同席者胡領事昆仲、蘇委員、陳翻譯幷教讀。三點，領事令蘇委員、陳翻譯以馬車送回輪船。四點半開船。天氣甚熱，換穿紗葛，尚揮汗不止。

新加坡系巫來由土番舊地，六十年前英國租得之，每年繳租價洋銀一千圓，至今不改。所收地稅、房捐，與香港、西貢相似。官制與香港亦同。鴉片與酒，亦歸一公司包稅承辦，每年收捐銀四十二萬兩。所過香港、西貢、新加坡三處，鴉片與酒均用公司包辦之法，由公司自行緝私，欲其便于納重課也。

今鎮江洋藥捐，尚未有一家獨攬之實據，而英國達領事惟恐如此，負氣與滬道呶呶爭辯，甚可怪也。平心論之，中國即仿香港、西貢、新加坡之法，以一公司包辦，亦與英國無干，安能阻止？惟據英國派駐牛莊領事雅妥馬云，該三處因不收進口稅，故可如此辦理。

《海國勝遊草・至新嘉坡》　小兒刳木爲舟，見商船擲銀錢海中，則沒水取也。瓜皮艇子小于舟，蕩槳兒童水上浮。自古南蠻稱鴃舌，果然群作語啁啾。一齊嬉笑躍深淵，碎影冲開水底天。趨利從來眞若鶩，不辭辛苦覓金錢。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一　〔光緒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記〕　丑正到新加坡停輪候潮。卯正進口，泊碼頭。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北京西十二

度三十八分。自昨日午正至此，行二百海里，距西貢六百三十七海里。領事官、鹽運使銜、分省知府左秉隆子興，率其侄、隨員、即選知縣左棠樹南來謁，御亮紗袍褂、緯帽、翎扇。據云，終歲衣服如此。左君在此爲領事九年，精明幹練，熟諳洋語，與英官皆浹洽，辦事頗稱穩愜，蓋領事中之出色者。巳初，以馬車迎余及參隨各員，登岸行四五里，到領事府宴叙。午正，余率領事及翻譯那華祝，往拜英巡撫施密司。未刻，施君帶一武員來領事府答拜。施君在廣東多年，熟悉中國之事，人亦練達，頗致殷勤，云須于出口時聲炮相送。有頃辭去。

英國官制，駐香港、新加坡等處者，謂之『拿物納』，猶中國巡撫也。駐印度者，曰『拿物納萃乃蘭』，猶中國總督也。巡撫管理新加坡、檳榔嶼、麻六甲全境，其下有按察司、輔政司管理民事。水陸兵房二所，約有兵丁三千。有機器廠大小五所，書院三所，而中國亦有一所，曰『萃英書院』者，商人陳金鍾所創也。設領事于此者，凡十六國。中、法、荷、意、德、美、日本、西班牙八國係特派，俄、奧、比、葡、瑞典、挪威、巴西、暹羅八國係商人兼充。

又　余偕子興等往游胡家花園，前領事黃埔胡璇澤故園也。園中多蓄珍禽异物，郭侍郎《使西紀程》已略志之，故不復贅。

新加坡、麻六甲、檳榔嶼全境，英總名『司曲來脫舍脫門此』。『司曲來脫』譯言海峽，『舍脫門此』譯言埠也。各國領事皆兼三埠，中國則專司新加坡事，緣設領事之初，忘叙及兩埠。然麻六甲、檳榔嶼華人有事，亦有來告領事者，但與英官辯論較多周折耳。此事當俟機會更正之。

英巡撫近奉本國政府檄，以新加坡出款浮于入款，欲籌養兵之費，俾商民任四之三，本國任四之一。巡撫舉華商之公正者爲董事，福建五人，廣州二人，潮州四人，瓊州一人，欲令商辦籌餉事，聞商民尚未允也。

閩商、候選道兼暹羅領事官陳金鍾來謁。金鍾字呾音，原籍海澄，居新加坡數世矣，以商致富數百萬金，其祖若父幷受暹羅顯職。金鍾頗疏財好義，即創萃英書院者也。丁丑晉賑，捐銀十餘萬，係丁雨生中丞派人來勸者，及左文襄公勸辦海防，復捐萬金。年六十餘，有十子，尚中國衣冠，惟言語不通，須用人傳話。自稱不忘中國，日后有事極願效力，余頗獎勵之，以備他日之用。

酉初一刻啓碇，炮臺相距較遠。遙望見冒白烟，風又不順，諦聽似有十數聲。是日晴，午后雨，即止。寒暑表九十二度。

二十三日記　晨雨，旋晴。風微，舟平。寒暑表八十六度。自展輪至今日午正，行二百六十二海里，在赤道北三度二十九分，北京西十六度十五分。巴黎東九十七度五十四分。舟向西北，過麻六甲海峽，蓋右麻六甲而左蘇門答臘也。水現淡藍兼黃色。

二十四日記　黎明薄霧，頻響氣筒。不一刻，即出霧界。舟西北行。午正，在赤道北五度四十七分，北京西二十一度四分。巴黎東九十三度五分。自昨午至今日午正，行三百四十一海里。寒暑表八十六度。船右見山，樹木葱翠，洋人名之曰『渭』。船左島上有塔燈，乃蘇門答臘之西北盡處，西名『勃臘司』也。過此，入印度洋矣。

是日晨，大雨，旋晴。屢逢陣雨，風逆，舟蕩。

二十五日記　午雨午止。舟指正西，風大，舟甚蕩，嘔者極多。寒暑表八十四度。昨午至今午，行三百三十一海里，在赤道北六度四分，北京西二十六度三十一分。巴黎東八十七度三十八分。

余與同人談及，昨所經之香港、新加坡等埠，五六十年前皆荒島也。洋人借經營商務，辟荒島爲巨埠，而英人尤擅能事，以英人于商務最精也。當締造之初，必審其地爲水陸要衝，又有泊船避風之澳，有險要可以扼守，有平地可以建屋；于是招致商民，創辟市廛。未幾，而街衢、橋梁、闤闠、園林無不畢具；又未幾，而電綫、鐵路、炮臺、船塢無不畢具；寖至商稅之旺，民物之殷，輒與中國之上海、漢口相頡頏。

《出使九國日記》卷一二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雨。舟行平。自昨午至是，行三百三十九海里。午后二時，到新嘉坡（Singapore）港口。是處山明水秀，夾岸樹陰，商船往來，貨物盈積，風景遠過吳淞。三時泊岸，總領事孫士鼎及隨員、衆商家來見，因偕同拜英駐坡總督。五時，往赴振裕園公宴，園主人李清棚接待甚殷。此園爲本埠佳勝之處，前醇親王、倫貝子、振貝子道經時，皆嘗至此。席未畢，復往中華商務總會華商公宴。商會以前月開辦，規模宏壯。正總理吳世奇壽珍、副總理陳景仁雲秋主席，宣頌詞。在坐有廣西道羅乃馨，游歷至此，餘皆商人也。席散登船，已九時矣。是日，大雨竟日不休，雖在埠游行一周，而不能瀏覽，殊可惜也。孫領

事仍送至船。

又　按：新嘉坡爲南洋群島之總匯，其地周圍六十六英里，人口三十三萬餘人。開闢後于檳榔嶼，而繁盛遠過之。華商居此者，多富有資財，不忘祖國。近者創銀行、設商會、立學堂，高掌遠蹠，聯絡團體，可謂能見其大矣。比者，劉大令鳴博奉大府命視學來此，誘掖獎勵，不遺餘力。由茲以往，知其必有可觀也。顧僑民居此，以國力所不及，而寄命外人，仰鼻息以爲安，其無權利之可言久矣。當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英人設華民政務司。翌年，光緒四年，吾國乃設領事。光緒十九年，改爲總領事，兼轄檳榔嶼、麻六甲各島。今孫領事至，首與坡督力爭，得免華人裸體驗疫之丑，復謀所以增進利益、挽回積弊之術，商人稱道翕然，謂設官以來所未見也。雖然，又以知外人之未嘗不可以理奪也。

近十年來，新埠商務日見減色。推原其故，大抵以商力綿薄，團體渙散。于是，各國銀行不肯揭借，即物產不能轉輸；又無公司以總其成，故不能持久待價。補救之法，惟有設銀行、立公司二者爲不易之辦法，外此無有更急者矣。自光緒二十九年廣益銀行開始，規模尚未推廣，有存放揭項而無匯兌。迄今年商會成立，雖尚幼稚，然新埠商務之前途必受影響，則可決也。

二十二日　晴。早，領事孫士鼎及衆商來送行，醫生林文慶來見。十時三十分，啓行。自檳榔嶼至此，行麻六甲海峽間，船甚安適。此后，乃北行入七洲洋矣。

《考察政治日記》（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初十日　亥初至新嘉坡口外，停輪時許。待引港人至，復行。

十一日　卯正一刻抵新嘉坡泊。距克崙坡一千五百七十海里。總領事孫士鼎率翻譯官、商會董、學生等來謁，請往商會公所午宴。巳正二刻，英總督派軍官來迎，以軍樂隊導往坡督署拜晤，少頃回舟。以展輪時促，辭商會宴。

檳榔嶼部

新埠　庇能

《海錄・西南海・新埠》　新埠，海中島嶼也。一名布路檳榔，又名檳榔士。暎咭利于乾隆年間開闢者。在沙喇我西北大海中，一山獨峙，周圍約百餘里。由紅毛淺順東南風約三日可到，西南風亦可行。土番甚稀，本無來由種類。暎咭利招集商賈，遂漸富庶。衣服、飲食、房屋俱極華麗，出入悉用馬車。有暎咭利駐防番二三百，又有敘跛兵千餘。閩、粵到此種胡椒者萬餘人。每歲釀酒、販鴉片及開賭場者，摧稅銀十餘萬兩。然地無別產，恐難持久也。凡無來由所居地有果二種，一名流連子，形似波羅蜜而多刺，肉極香酣，一名茫姑生，又名茫栗，形如柿而有壳，味亦清酣。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麻喇甲西北海中有島曰檳榔嶼，英人稱爲新埠。內有高峯，山水清勝，居民五萬四千，閩廣人居五分之一，亦歸英吉利管轄。英有大酋駐息力，總理三埠貿易之事，息力、麻剌甲、檳榔嶼。三埠所產者，金、銀、鉛、錫、犀角、象牙、胡椒、玉果、降香、蘇木、燕窩、翠毛、佳紋席之類。

《海國圖志・東南洋四・暹羅東南屬國今屬英吉利新嘉坡沿革》　《地理備考》曰：又新埠島，【略】一名布路檳榔，在馬拉加海峽之間。長六十里，寬三十里。地多肥饒，菓木茂盛。

又　《外國史略》曰：亞西亞地嘴，西出蘇門、馬六加二地，中間爲海峽各島，散布如星棋，最大者檳榔嶼。在西邊，距對面貴他大山不遠。北極出地五度二十五分，偏東一百度九分。廣袤方圓五百。居民五萬有一千。嶼有高山，有溪。地氣和暖，山水甚美。前本荒島，乾隆五十年，英國公班牙買爲船廠，開墾豐盛，每年出胡椒二萬石，丁香、豆蔻價值銀十萬員。對面之貴他島亦種甘蔗，產物三萬石。日增月盛，四方雲集，福建人尤多，居然都會。國家所費有限，而收餉過之。

又　何大庚《英夷說》：英吉利者，昔以其國在西北數萬里外，距粵海極遠，似非中國切膚之患。今則駸駸移兵而南，凡南洋瀕海各國，遠若明呀喇、曼噠喇薩、孟買等國，近若吉蘭丹、丁加羅、柔佛、烏土國以及海中三佛齊、葛留巴、婆羅諸島，皆爲其所脅服，而供其賦稅。其勢日盛，其心日侈，豈有厭足之日哉！近粵洋海島有名新埠者，距大嶼山僅十日程，沃土三百里。閩、粵人在彼種植，以盡地利者，不啻數萬。阡陌田園，一歲再熟，即粵人所謂洋米是也。英夷以強力據之，撥叙跋兵二千駐防其地，與新嘉坡相犄角，居然又一大鎮矣。

又　《每月統紀傳》曰：檳榔嶼，亦是英國所管，附大山。乾隆年間，英國人開此地方，幷作胡椒、丁香園。故息力、檳榔嶼之屋不勝光耀。島之南北大島六，曰桑濟爾，曰西昂，曰邦加，曰書拉，曰布敦，曰薩拉夜爾，餘不記。

《漫遊隨錄・庇能試浴》　東南洋中諸島嶼，皆林樹叢茂，遙望之，葱鬱之氣，撲人眉宇。從新嘉坡行二日，乃抵庇能。是島亦英之屬地。『庇能』，閩人音。一名碧瀾，亦曰檳榔嶼。山水明秀，風景清美，洋房櫛比，氣象喬皇。輪舟至此，例停四時許，以便裝載煤炭。

余與二西人登岸，同乘四輪高車，游行各處。醫士備德謂山頂有泉可浴，盍往一觀。車行由漸而上，初不覺其高，至，則同舟人大半皆在。室甚軒敞，坐甫定，即進酒醴，供餅餌，意甚敬恭。須臾，館人請浴，曰湯已具矣。導入浴房，則每人各據一室。余推扉而進，拾級以上，則方池開廣，可容十餘人。試之，冷水一泓，深不可測。不敢縱身入內，祇坐石上洗濯，然已寒意襲兩腋間，殊不可耐矣。亟趨而出，呼酒狂飲。

船主堅吳謂時尚早，此地不可久淹，盍覓佳處以暢襟懷，驅車遂行。所經多別墅名園，碧樹綠蔭，紅花翠萼，點綴其間，殊覺絢爛。其屋皆孤峙園中，四周圍以欄檻。入其內，湘簾棐几，氍毹貼地，潔無纖塵。出而迓客者皆女子，肌膚如淡墨色。視其眉目，頗覺娟好，殆『媚豬』之儔也。見客殷勤款留，捧銀盤以檳榔進。余出，笑問堅吳曰：『此何地歟？』堅吳曰：『此妓室也。』堅吳蓋好作狹斜游者，令車夫爲先導。車夫探懷中冊以示，則皆紀妓之著名者也。又至一家，較勝于前，堅吳乃喜形于色。余與備德舉杯對酌，摘樹上果爲下酒物，意蕭然也。

歸舟，見麻六甲人持器物求售，如珠寶鑽石之屬，多贋品，揮之乃去。時舟尚未開，余造舵樓憑欄眺望，見水中拍浮者，皆群小兒也。齒白唇紅，其肉黑幾如漆，見客嬉笑乞錢。所駕小舟，刳木爲之，首尾兩槳，掉之如飛。偶以兩足踏船，翻身落水中，船亦隨覆，出沒波浪中，狎之如鷗鷺。洋客競投以銀錢，群于水中捫得之，高擎其手，舉以示客。象罔求珠，無此靈捷也。

埠中貿易者約數萬人，閩人多而粵人少。聞有許君其人者，頗風雅，曾爲甲必丹，擁資巨萬。土人猿狖未變，亦巫來由種類。所產異鳥、小猿，亦足珍重。迤南高山峻嶺直接霄漢，瀑布長十餘丈，亦殊可觀，惜未及往。

數日舟行殊穩，風浪平靜，如居室中。所歷小嶼，多作團圞形，林木暢茂。舟中無事，剖椰子食之，作青色者尚嫩，甘漿盈溢，可以解渴吻、祛睡魔。天氣晴朗，群山皆出舟之南面。環青聳碧，綿亘數百里者，爲蘇門答臘。按東南洋諸小國，列于職方，歲時朝貢，以備共球。自明中葉至今，盡爲歐洲列國所分踞，視爲東來之要道，蠶食鯨吞，幾無寸土，而海外之屏藩撤矣。予偶與備德言之，亦爲欷歔不置。爲言此間如新嘉坡等處亦有藩王，即古之君于其國者，爲英官所節制，僅擁虛位，食廩祿而已。嗚呼！盛衰無常，可勝嘆哉！

劉錫鴻《英軺日記》　〔光緒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午至檳榔嶼。嶼廣二十七里，長四十二里，距新嘉坡凡一千一百四十三里。其民六萬一千七百九十七名，華產實十之七八焉。華產者，亦自稱英人，若不知有中國者，蓋生聚于此久矣。山色葱秀，瀑布長十八丈。惜是日雨甚，未獲登岸一游。嶼之對河，爲衛麗斯厘，地廣二百一十二里，舊稱格大國。乾隆五十二年，英人得之，謂是格大國王所讓也。其民七萬一千四百三十三名，華產惟二萬。與馬拉甲、檳榔嶼，均轄于新嘉坡酋。有協尉段熙奕駐守于此，是日適其請假回國，附載于余所乘舟。華民製『忠勤正直』四字旗以頌功德，鼓樂送之行。凡洋官離任，民商有所饋獻，則什襲之以傳子孫。好名之心，較中國爲勝矣。

抵檳榔嶼，稍停泊。夜間仍開船折而南，經蘇門答臘，乃西上。凡行三千六百三十九里，于初六日夜至錫蘭。出新嘉坡西口，即遙見蘇門答臘，本可由此逕西以達錫蘭。其繞赴檳榔嶼者，英船往其屬埠頭載客耳。故既至檳榔嶼，仍須折而南，取道于蘇門答臘也。

《隨使英俄記》　〔光緒二年十一月初一日〕　辰正抵檳榔嶼。【略】其

地產胡椒、肉桂、魚翅、冰片、海參等物。

又記：由新嘉坡至檳榔嶼一千一百四十三里。地在赤道北二度，北京西十一度二十分。原屬麻來亞，前于西曆一千七百八十六年，即乾隆五十一年。麻國王開文以之奉給英國。地長四十五里，寬二十七里。居民六萬一千七百九十七名，口內有閩、粵商賈數萬。山明水秀，迤南皆高山，樹木暢茂，瀑布高十餘丈，亦美景也。

《檳榔嶼遊記》　至檳榔嶼數月，散步河干，臨流北望，山巒重疊，煙霧迷濛，以爲濱海蠻荒，未作往遊之想。一日薄暮，偕友郊行，一客遙指以告曰：『越此鴻溝，即亞細亞洲極南之界。直向北行，過暹羅嶼，南可達中國之雲南。惜其路未通，不能作安車故土之適也。』余叩之曰：『彼境主者爲誰？今目力所及者，有村市人物也乎？』客曰：『此皆隸於英國，設公堂，立捕房，以治其事。中多沃壤，土客之民，讓畔以耕。其東西北三面皆爲吉打國之疆界。而吉打又稱藩於暹羅，比諸附庸之列，是亦天南之弱部耳。』余念地接中國，又有景物之勝，不可不一往遊觀，藉審形勢。因於中秋前一日未初，約導師孫君偕至官碼頭，登渡客小輪船，展輪東馳。時值風逆潮湧，該船汽機微小，力不足敵，行甚緩。縱觀嶼港，共泊有大小火船十二艘，夾板帆船兩號，其餘華民所乘，土番所置，來往各近埠之船，又數百艘。帆檣林立，足徵商販之盛。少刻，船傍北岸行。孫君曰：『過海一帶，英之屬境，統歸嶼轄。共設公堂五，一在北海，一在笨仔牙，一在高淹，一在大山腳，一在武吉淡門。承審官額，設如知府者一員，會同嶼府三堂兩官，分期就各堂聽鞫，重案則解由嶼臬科判。其各村落適中之處，分置捕房彈壓，是皆英國之所以安良也。』言次，舟入對港內河口門，左岸設有船塢，爲修理輪舶之區。口內有水巡捕船一艘，橫泊爲鎮。再前行百十丈，小船停輪依岸，眾皆舍舟登陸。沿岸有村店數家，售賣茶果。孫君爲雇定印度人所御之馬車一乘，車製四方，式如小亭，僅容二人并坐。車輕馬快，馳行最捷。余就道旁小憩，即起乘車東馳。路爲公家所築，極平坦。向內行里許，舉目四望，一綠千頃，非蔗即稻，畦隴井井，種植有方，不負沃壤之稱。又行數里，見道旁樓舍高矗雲際，詢知爲英商機器製糖公司。是日爲西禮拜日，照例停工。過此前行，又換一番氣象，桑麻鋪綠，荷鍤成雲，頗類中國蘇杭鄉景，不復知身在萬里外矣。諸土民男女老幼莫不有事於田間，拔秧分種者有之，俯身栽插者有之，方知中國先農遺法，竟有不約而同者也。而道旁活水潺潺，分流潤澤，諸農人但有播種之勞，而無灌溉之苦，坐待收成，此誠千百世不變之利。余詢停車飲馬之際，呼問田畔老農一歲幾作。農曰：『每年七八月之間，雨多水足，播種一次。收穫之後，業有餘糧，不勞再作。至明年夏，就芟其草，引水灌之，日曬草腐，力足肥田，然後再種之，此古傳之法也。』余又詢其爲何部之民。農曰：『吾世奉回教，爲穆勝優人，現隸治於檳榔嶼，蓋亦不自知其爲何國之人矣。』葛天歟，無懷歟，爲之神往。登車再前，至一鎮，依於小山之麓。店鋪數十家，居民百餘戶，印度、土著各半，餘皆中國之赤子。鎮中建有捕房，內置炮械，以資彈壓。至此換車，取路再前，一路田少園多，各園非蔗即椰，幾無曠土。酉初又至一村，鎮名曰新邦安拔，譯以華音即十字路口也。其處有河可達於海，河下泊帆船數艘，乃用以載運出入者也。市中店鋪數十家，日用之物，莫不粗備。捕房建於通衢。再前則無官路，乃取道承順興公司園路而入。約行三四里至承順興公司糖廠，業已鐘報六點，暮色迷離，遊興雖勇，不復能進，乃就其司事謝君借宿。主人出盤餐款客，食訖出步園中，仰見月色滿林，煙迷遠樹。余獨信步出園，捉螢爲戲。數十步外，忽聞有擊鼓而歌者，其聲悲愴，不忍卒聽。尋聲覓之，見有茅舍數間，印度男婦十餘人，聚歌樹下。忽覩余至，拍手來迎，強拉至其屋前，出片席掖余坐。有嫗奉苦酒於前，眾咸停歌，操土音就余問訊。余未解方言，而視其意頗不惡。坐久，遙聞有相呼之聲，乃別眾而行，方知爲牧童叱牛夜歸者也。余亦信步回園，遍覽其製糖機器，蓋皆購從泰西。汽鑪一副，日可製白糖五千斤，若紅糖則可日成萬斤。另有壓蔗機器，用二牛輪轉以行。蔗過其下，汁流於前，渣出於後，法至捷也。聞該公司有田千頃，遍種蔗、椰二物，雇用園工數百人，印民十之一，華民十之六七，皆有工頭管領，雖眾不亂，亦可謂之巨製矣。入夜苦蚊，與孫君清談不寐，俟至黎明，即共踏露遄歸。行至十字路口鎮，天方大明，乃就車循故道而回。余至南洋五年，以此遊爲最勝。固知民勤耕植，大得以食爲天之道也。彼營營擾擾，日出機心者，方茲褊矣。

《出使日記續刻》卷二　〔光緒十七年七月〕十七日記　大東公司已與荷蘭商准，由檳榔嶼設電綫以達日里埠，期以一年竣工。

又卷七　〔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記　檳榔嶼，英文譯音碧瀾。一名布路

檳榔，『布路』譯言島，近又稱勃蘭斯特嘎勒島。『勃蘭斯』譯言王，『嘎勒』今英太子名也。在赤道北五度十五分至三十分，巴黎東九十七度五十二分至九十八度十一分。其地共有二百七十八啓羅邁當方里，爲英海門屬部之一。此島初稱吉德國。乾隆五十年，英有甲必丹利斯者，娶吉德王女，因以島爲贈，遂歸入英印度屬部。其會城曰打尙，巫來由人居之，海岸之城曰柔爾日敦，各國之人貿易于此，皆在島之東北。西面多山。此島天氣既佳，土脈尤肥，蓋勝于新嘉坡。自山下觀之，皆係檳榔樹云。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華民有四萬五千餘人，約得全島居民之半，泰西人有六百。此島與威利司雷省隔一海峽，自南至北，長二十五啓羅邁當，北面寬三啓羅邁當，中間約十一啓羅邁當，水深十拓至十二拓，合十八邁至二十邁。

又卷九　〔十月〕十一日記　新嘉坡總領事黃遵憲稟稱：檳榔嶼商務日微，局勢大變。蓋嶼本一島，素無土產，全賴他處轉輸。從前盛時，英屬大小白蠟之錫，荷屬阿齊、伊里之胡椒，勞匿之甘蜜，日里之呂宋烟、加非，商人營運，多得厚利。近因荷蘭征阿齊不克，每封禁各海港，商人遂多耗折。小白蠟出錫極微，大白蠟錫雖極旺而徑運新嘉坡，故華商報窮倒閉之案甚多。去年嘉應商李姓倒閉，欠債數十萬。本年閩商王姓倒虧六七十萬，閩商李姓倒虧一百六七十萬。此皆華人最著名之富家，一經倒閉，牽連俱敗者數十家。商務江河日下，殆將與麻六甲相等。當葡人得麻六甲時，貿易推南州冠冕。雖其後稍衰，巫來由諸部猶以此爲總匯之區。乾隆五十一年，英人得嶼，遂以嶼爲總匯。道光六年，嶼與新嘉坡合而爲一。近則以坡爲總匯，而嶼亦衰矣。

又　二十三日記　檳榔嶼在赤道北五度十六分至三十分，英京東百度九分至二十五分。循麻六甲海峽西上，出麻六甲、蘇門答臘之間，爲海門各島，散布如星如棋。最大者檳榔嶼，距對岸吉打大山不遠。乾隆五十一年，爲嶼開埠之期。蓋是年吉德酋長既以嶼讓英，后十四年又以威烈斯雷省畀英，兩次皆未奏聞暹王。暹王怒，道光元年伐之，奪其疆土。吉酋懼，逃往檳榔嶼。六年，嶼與坡、甲兩埠合而爲一，仍以嶼爲總匯。而麻六甲益衰，新嘉坡漸興。未幾，南洋各埠以坡爲總匯，而嶼亦衰。光緒十一年，聯合坡、嶼、甲及顚頂群島、威烈斯雷省、科科斯群島，暨歸英保護之碩蘭我、大小白蠟、彭亨諸國，定其名曰『實得力塞多爾曼士』，譯即海門屬部，而總督則駐新嘉坡。

二十四日記　嘉慶十年，東印度公司始在嶼埠設大酋，與麻打拉薩、孟買兩處大酋幷行。道光九年，始裁嶼酋而以他員代之。十七年，英始改建總匯于坡埠而嶼次之。檳榔嶼所設之官，則有參政司、議政局、地租司、山林司、庫務司兼印務司、營造司兼量地司、華民副護衛司、參事局、船政司、機器測量司、郵政司、按察司、律政司、錢債司、教師、監院、醫官、巡理廳、巡捕廳、司獄、統兵官、工部局員。其各國所設領事官，除中國新設副領事外，則有荷國領事、暹國正領事、德國副領事、奧國正領事、比國副領事、丹國葡國副領事、法國委辦領事、美國意國委辦領事。

又　二十五日記　檳榔嶼城，建嶼之東北，英人名卓耳治城。前臨海峽，水闊而深。嶼中有高山名蛇苺子，怪石人立，古樹參天，石磴瀉泉，英人引自來水于此。有海珠嶼，一名寶珠，距城五六里，境幽深。有寶樹岩，徑皆羊腸，亦幽境也。其爲官商別墅者，曰長春塢，曰友石廬，曰竹士居。又天香山上，有石磴千二百級。有平章會館，閩、粵人合建。有南華醫院，閩、粵人施醫地。嶼中義塾借平章會館爲之者，閩塾、粵塾各一，在會館左右。英設義學四十二所，教華文者一，教英文者五，教巫來由者三十二。此埠人才聰敏，爲南島冠。藏書家以林培元爲最，謝增煜次之，餘如溫震東、林振琦、林汝舟、吳春程、林載陽，皆有儲蓄。有波知滑冢亭，閩人公建。有百年適成亭，閩人新購叢葬處也。風俗則中華流寓既多，頗重風雅，喜逢迎，善褒獎。童子見客，揖讓爲禮。人情古厚，甲于海南群島。守家禮，重文教。婚則六禮俱備，無不親迎。新婦入門，合巹畢，皆謁家廟。喪不停柩，逾月而葬。親執紼，必素冠，婦女亦徒跣，虞祭仍凶服。或用墓志，祭典極豐。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海門部》　檳榔嶼，一名布路檳榔。布路，譯言島也。元征爪哇，次句欄山，修理船艦。《明史》稱交欄山，均卽此地。今又稱孛蘭斯特嘎勒島。孛蘭斯，譯言王，嘎勒，英太子名也。在麻六甲之西別爲一島，遙對吉打大山。自赤道北五度十五分至三十分。初爲吉德國地，乾隆五十一年，一千七百八十六年。英始開埠，每歲以洋銀萬員，向吉德王租其地，後改六千員，永歸英屬。或云英王利斯娶吉德王女，以島爲贈也。先爲印度屬部，今屬海門。凡地二百七十八啓羅邁當方里。居民九萬。會城在嶼東北，曰卓爾治，商埔曰柔爾日敦。境內山水清勝，有海珠嶼、寶樹岩，

皆幽境也。官商別墅有長春塢、友石廬、竹士居。閩粵人有施醫院、義學塾。又有藏書家曰林培元、謝增煜、溫振東、林振琦、林汝舟。中華流寓既多，頗守家禮，重文教，人情古厚，轉較內地爲勝云。

《康有爲遺稿・列國游記・巫來由記》 由星架坡西北行二千餘里，海中有孤島，曰檳榔嶼，巫來由之別部也。廣人呼爲新埠，土人呼爲嘮嚕檳榔，英人呼爲奔冷，周圍約百余里，東隅與陸地相近，隔海港二十余里，此島山水清秀，猶稱幽雅之境。山中奇花异果四季不絕，遍地植椰樹、芭蕉、檳榔，綿密如竹林。聞嘉慶年間，英人以詭計引王登舟載之去，于是不費一兵一彈之力，遽爲英人所奪，蓋英人先有檳榔后有息叻。今則道路平坦，樓閣相望，頗屬繁盛，閩、廣巨商于他處貿易者，多移家于此居焉，而殷富之家尤不勝指。有福建鼓山僧妙蓮于其處買地建寺，曰極樂，工資甚巨，頗堪稱譽，其能于蠻夷之域興隆聖教，亦壯爲者也。巫來由人性極狡猾，盜風尤盛，貧苦尤多。男剃髮，女蓄之，女行路以布幪其頭，男女皆圍幔，着短衫。食則席地以手攫之，不食豬肉，多奉回教，亦有奉佛教者，甚少，其僧之規模，余未詳悉。

《出使九國日記》卷一二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二十日 晴。早六時三十分到檳榔嶼（Penang），檳埠領事梁廷芳璧如等來見，商人及中華學校生徒皆列隊恭迎岸次。余與午帥繞行街市，遂至梁家，延見商人胡國廉子春、張儁光舜卿、弼士太僕之弟。謝春生夢池、林花鐕汝舟及黃學文、伍連德等，勉以兩宮廑念海外僑民，雖寄迹异國，勿忘朝廷，如內地路礦等政，皆當效力興辦等語，咸唯唯。就此早宴，坐有報館司事，因告以本朝銳意維新，兩宮一心，慈孝無間，勿爲莠言所惑。飯罷，乘馬車遍游全埠，乃下船。檳埠一譯庇能。華民寓此者十二萬人，大約皆閩、廣籍，而閩較產巨，廣較人衆，廣幫又以潮屬爲多。富商皆各建第宅，有祠堂，衡宇相望，儼然成一村落。有中華學校一，學生凡百餘人，皆男生也。有報館一，曰檳報。領事皆由商家輪充，而駐英使臣委派之。辦公費僅百金，不敷甚巨也。

蘇門答剌部 須文答剌 須文達那 蘇門答拉 那哈

綜述

《明史・外國傳六・蘇門答剌》 蘇門答剌，在滿剌加之西。順風九晝夜可至。或言即漢條枝，唐波斯、大食二國地，西洋要會也。

成祖初，遣使以即位詔諭其國。永樂二年遣副使聞良輔、行人寧善賜其酋織金文綺、紵錦、紗羅，招徠之。中官尹慶使爪哇，便道復使其國。三年，鄭和下西洋，復有賜。和未至，其酋宰奴里阿必丁已遣使隨慶入朝，貢方物。詔封爲蘇門答剌國王。賜印誥、綵幣、襲衣。遂比年入貢，終成祖世不絕。鄭和凡三使其國。

先是，其王之父與鄰國花面王戰，中矢死。王子年幼，王妻號於衆曰：『孰能爲我報讎者，我以爲夫，與共國事。』有漁翁聞之，率國人往擊，戮其王而還。王妻遂與之合，稱爲老王。既而王子年長，潛與部領謀，殺老王而襲其位。老王弟蘇幹剌逃山中，連年率衆侵擾。十三年，和復至其國，蘇幹剌以頒賜不及己，怒，統數萬人邀擊。和勒部卒及國人禦之，大破賊衆，追至南渤利國，俘以歸。其王遣使入謝。

又 迨萬曆間，國兩易姓。其時爲王者，人奴也。奴之主爲國大臣，握兵柄。奴桀黠，主使牧象，象肥。俾監魚稅，日以大魚奉其主。主大喜，俾給事左右。一日隨主入朝，見王尊嚴若神，主鞠躬惟謹，出謂主曰：『主何恭之甚？』主曰：『彼王也，焉敢抗。』曰：『主第不欲王爾，欲之，主即王矣。』主詫，叱退之。他日又進曰：『王左右侍衛少，主擁重兵出鎮，必入

辭，請以奴從。主言有機事，乞屏左右，王必不疑。奴乘間刺殺之，奉主爲王，猶反掌耳。』主從之，奴果殺王，大呼曰：『王不道，吾殺之。吾主即王矣。敢異議者，齒此刃。』衆懾服不敢動，其主遂篡位，任奴爲心腹，委以兵柄。未幾，奴復殺主而代之。乃大爲防衛，拓其宮，建六門，不得闌入，雖勳貴不得帶刀上殿。出乘象，象駕亭而帷其外，如是者百餘，俾人莫測王所在。

其國俗頗淳，出言柔媚，惟王好殺。歲殺十餘人，取其血浴身，謂可除疾。貢物有寶石、瑪瑙、水晶、石青、回回青、善馬、犀牛、龍涎香、沉香、速香、木香、丁香、降眞香、刀、弓、錫、鎖服、胡椒、蘇木、硫黃之屬。貨舶至，貿易稱平。地本瘠，無麥有禾，禾一歲二稔。四方商賈輻輳。華人往者，以地遠價高，獲利倍他國。其氣候朝如夏，暮如秋，夏有瘴氣。婦人裸體，惟腰圍一布。其他風俗類滿剌加。篡弒後，易國名曰啞齊。

又《須文達那》 須文達那，洪武十六年，國王殊且麻勒兀達胎遣使俺八兒來朝，貢馬二匹，幼苎布十五匹，隔著布、入的力布各二匹，花滿直地二，番縣紬直地二，兜羅綿二斤，撒剌八二箇，幼賴革著一箇，撒哈剌一箇，及薔薇水、沉香、降香、速香諸物。命賜王《大統曆》、綺羅、寶鈔、使臣襲衣。或言須文達那即蘇門答剌，洪武時所更。然其貢物與王之名皆不同，無可考。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六・蘇門答剌》。）

《明一統賦・蘇門答剌》 蘇門答剌國，田磽穀少。男女椎髻，繫紅布。其酋長色日三變，每殺人，取血以浴其身，人皆畏服。產大茄，如西瓜，重十餘斤，以梯摘之。永樂以來朝貢。

《圖書編・蘇門答剌國》 古名須文達那，與花面國相接。即漢條支，唐波斯、大食皆其地也。漢章帝時，進異鳥。唐貞觀，貢水晶珠。後爲大食王所侵。永徽初，大食王遣使朝貢，終宋世，朝貢不絕。村落傍海，田瘠少收。風俗頗淳，民網魚爲生，朝駕獨木刳舟張帆而出海，暮則回舟。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那哈》 即蘇門答剌，（師）〔即〕古須文達那國是也。其處乃西洋之總路頭。船自滿剌國向西南，好風行五晝夜，先到濱海一村，地名答魯彎，繫船，往東南十餘里可到。其國無城郭，有一大溪，淡水流出於海，一日二次潮水長落。其海口浪大，常有船投沒。其國南去有百里之遠是大深山，北是大海，東亦是大山，至阿魯國界，正西邊海，山連小國二處，先至那孤兒王界，後至黎代王界。那孤兒，即花面國，風俗、器用俱見前。

《獻徵錄・四夷・蘇門答剌》 蘇門答剌，西洋之要會。漢條支，唐波斯、大食皆其地也。自滿剌加舟行九晝夜可至。【略】其國無城郭。有大溪入海，海口波濤惡，善溺舟。田磽穀少。男白布纏頭，腰圍摺布；女椎髻，腰圍色布。與花面國鄰。

又《須文達那》 須文達那，洪武十六年，國王殊且麻勒兀達胎遣使俺八兒來貢。傳者誤以爲即蘇門答剌。

《裔乘・西南夷・蘇門答剌》 蘇門答剌，即漢條支，唐波斯、大食地也。人衆甚多，爲安息屬國。又有弱水，漢使者往來莫有能至者。章帝時進鴆鵲鳥，高七尺，能解人言。和帝時，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不果。後條支故地爲波斯所據，波斯匿王乃大月氏別種，子孫以王父爲氏，遂世爲國號，戶十餘萬。東距中國萬餘里，西距海數百里，東南至穆國四千餘里，西北至佛菻國四千五百里。國人號王曰噂噴，妃曰陟，率王之諸子曰殺野。【略】唐貞觀中獻水珠，行軍乏水，置土中，水自出。又獻活槫蛇，狀類鼠，色正青，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

又 其國在泉州西北，據諸番要衝。自泉州發船可百日至。其所產多運載與三佛齊貿易，商賈轉販以至中國。其地廣袤，民俗侈麗，甲於諸蕃。天氣多寒，雪厚二三尺。其王錦衣玉帶，朔望則戴百寶純金冠。其居以瑪瑙爲柱，綠甘爲壁，水晶爲瓦，碌石爲磚，活石爲灰，帷幕之屬悉用百花錦。官有丞相、太尉，各領兵二萬餘人。馬高七尺，士卒驍勇。民居屋宇與中國同。其酋長一日必三變色，或黑，或赤，或黃。每歲必殺十餘人，取血浴身，云不生疾疹。

又 其屬國有勿斯里、勿斯離、吉慈尼、麻離拔、黎伐、白達。

《職方外紀・蘇門答剌》 一名須文達那。蘇門答剌地廣十餘度，跨於赤道之中。至濕熱，他國人至者多病。君長不一。其地產金甚多，向稱金島，亦產銅、鐵、錫及諸色染料。有大山，有油泉，可取爲油。多沉香、龍腦、金銀香、椒、桂。人強健習武，恆與敵國相攻殺。多海獸、海魚，時登岸傷人。

《名山藏・王享記三・蘇門答剌國》 蘇門答剌國，漢之條支，唐之波

斯、大食，皆其地也。其西有蘇鄰國，摩尼佛生焉，號具智大明使，自唐時入中國。相傳老子西入流沙五百餘歲，當漢獻帝建安之戊子，寄形棕暈，國王拔帝之后食而甘之，遂有孕，擘胸而出，是爲摩尼佛。棕暈者，禁苑石榴也。其說與摯李樹出脅相應。其教曰明，衣尚白，朝拜日，夕拜月，了見法性，究竟廣明，蓋合釋老而一之，行於佛菻、火羅諸國。晉武帝太始丙戌，滅度于波斯。太祖有天下，以其教門上逼國號，禁除之。

又　須文達那，宋名也。洪武十六年，其國王表貢，請改曰蘇門答剌。然其貢物與須文達那異。

《明會要・外蕃二・蘇門答剌》　蘇門答剌，在滿剌加之西。國俗頗淳，惟王好殺，殺人輒取血浴身，謂可除疾。四方商賈輻輳，華人往者，以地遠價高，獲利倍他國。洪武十六年，有須文達那國王殊旦麻勒兀達胡遣使來朝，貢馬、布、兜羅棉等物及薔薇水、沈速諸香。賜王《大統曆》、綺、鈔、使臣襲衣。或言須文達那即蘇門答剌，洪武時所更。然其貢物與王之名皆不同，無可考。

《罪惟錄・外國列傳・蘇門答剌國》　蘇門答剌，漢之條支，唐之波斯、大食，宋之須文達那。西洋要會也。其西有蘇隣國，摩尼佛生焉。其地東南火山，山連阿魯、那孤兒、黎伐三國。自滿剌加西南順颺五晝夜可至。氣候常熱如夏。風俗淳厚，與滿剌加同。市用金、錫錢，金錢曰（那底）〔底那〕兒。山不生草木，土石皆焦，惟生旱稻二收，無麥。產胡椒、芭蕉子、畢吉柿、玻羅蜜、賭爾烏、俺拔，黑羊，無白者。國無城郭。有大溪入海，海口最險，舶常溺。大祖有天下，以其教門上擬國號，禁除之。王遣使表貢，請改國名，詔以爲蘇門答剌。

《讀史方輿紀要・廣西七・外國附考》　蘇門答剌，在西南海濱，自滿剌加順風九晝夜可至其國。其西去一晝夜有龍涎嶼，在南巫里洋之中，國人採龍涎香於此。洪武中，稱須文達那國，遣使貢獻。永樂三年，封其首鎖丹漢阿必鎮爲蘇門答剌國王，自是朝貢不絕。其旁有南勃等國，亦常來貢。《四夷考》：蘇門答剌在占城之西洋中，南接賓童龍國，東北接雪山、葱嶺，蓋即古之大食國。宋熙寧以後，分爲勿斯離、弼（邑）〔琶〕囉、拔跋等國。而蘇門答剌出龍涎香、布，那姑兒產硫黃。

《坤輿圖說・蘇門答剌》　蘇門答剌島，至濕熱，人至其地者多病。君長不一。產金甚多，及產銅、鐵、錫、諸色染料。有大山油泉，可取爲油。多沉香、龍腦、金銀香、椒、桂。人強武，恆與敵國相攻殺。多海獸海魚，時登岸傷人。

《續通典・邊防二・蘇門答剌》　蘇門答剌，在滿剌加之西。或言即漢條枝，唐波斯、大食二國地。與花面國相接。俗頗淳。地瘠無麥，有禾，一歲二稔。所產瑪瑙、水晶、沈速香、胡椒、蘇木之屬。四方商賈輻輳。其氣候朝如夏，暮如秋，夏有瘴氣。明太祖洪武中，國王遣使奉金葉表入貢。成祖永樂中，其王與花面王戰，中矢死，子弱不能復仇，其妻號於眾曰：『能復此仇者我以爲夫，共國事。』有漁翁聞之，率眾殺花面王，其妻遂從之，稱爲老王。既而王子年長，率部眾殺老王而自立。老王弟蘇幹剌逃山中，連年率眾侵擾。王子遣使來訴，命中官鄭和率兵往捕蘇幹剌，歸獻闕下，國乃寧。王子感恩，貢方物，自後朝貢不絕。按：明洪武十六年，有須文達那國王殊旦麻勒兀達胡遣使來朝，貢馬、布、兜羅綿等物，及薔薇水、沈速諸香，賜王《大統曆》、（綺）〔綺〕、鈔及使臣襲衣。或言須文達那即蘇門答剌，明洪武時所更，然亦無確據，今從《明史》之例，附見於此。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二・蘇門答剌》　須文達那附　明成祖永樂三年，蘇門答剌酋宰奴里阿必丁遣使來朝，詔封爲國王。先是，其王之父與隣國花面王戰，中矢死。王子年幼，妻號於眾曰：『孰能爲我報仇者，我以爲夫，與共國事。』有漁翁聞之，率國人往戮其王而還。王妻遂與之合，稱爲老王。既而王子年長，潛與部領謀殺老王而襲其位。老王弟蘇幹剌逃山中，連年率眾侵擾。十三年，中官鄭和至其國，蘇幹剌以頒賜不及己，怒，統數萬人邀擊。和勒部卒及國人大破之，追至南渤利國，俘以歸，其王遣使入謝。宣德九年，王弟哈利之漢來朝。明年，遣弟哈尼者罕入朝，言王老不能治事，請傳位於子，乃封其子阿卜賽亦的爲王。

《明史・蘇門答剌傳》曰：蘇門答剌，在滿剌加西，順風九晝夜可至。或言即漢條枝，唐波斯、大食二國地，西洋要會也。治萬曆間，國兩易姓。其時爲王者，人奴也。奴之主爲國大臣，握兵柄。奴桀黠，一日隨主入朝，見主鞠躬惟謹，出謂主曰：『主何恭之甚？』主曰：『彼王也，焉敢抗？』曰：『主第不欲王爾，欲之，主即王矣。』主詫，叱退之。他日又進曰：『王左右侍衛少，主擁重兵，出鎮必入辭，請以奴從。主言有機事，乞屏左右，

王必不疑，奴乘閒刺殺之，奉主爲王。』主從之，奴果殺王。其主遂篡位，任奴爲心腹，委以兵柄。未幾，奴復殺主而代之。其國俗頗淳，出言柔媚，惟王好殺，歲殺十餘人，取其血浴身，謂可除疾。貨舶至，貿易稱平。地本瘠，無麥有禾，禾一歲二稔。四方商賈輻輳。華人往者，以地遠價高，獲利倍他國。其氣候朝如夏，暮如秋，夏有瘴氣。婦人裸體，惟腰圍一布。其他風俗類滿剌加。篡殺後，易國名曰啞齊。

又曰：洪武十六年，須文達那國王殊旦麻勒兀達盼遣使俺八兒來朝貢，或言即蘇門答剌，洪武時所更，然貢物與王之名皆不同，無可考。

臣等謹按《一統全圖》，蘇門答剌在爪哇之東南，由南而西爲三佛齊，爲丁機宜，而後爲滿剌加，則《明史》謂在滿剌加西者，誤也。

《海國圖志・東南洋・英荷二夷所屬亞齊及三佛齊島》　《地里備考》曰：蘇麻答剌島，亦曰蘇門答剌，在南洋之極西。緯度自北五度起至南五度止，經度自東九十三度起至一百零三度止。長約三千五百里，寬約五百五十里，烟戶六兆餘口。本島地勢，重岡疊嶺，迤邐延袤，其最大者曰柯非爾山，曰古農哥孫巴拉山。火山不一，地震時作。田土膴腴，穀果豐稔。叢林稠密，禽獸蕃衍。土產金、銀、銅、鐵、錫、硝、磺、冰片、胡椒、椰子、甘蔗、藥材、沙穀米等物。地氣互異，每多陰雨。商賈雲集。本島疆域，不屬別國管轄，惟一處歸賀蘭國兼攝。其自爲國者三：曰亞齊，在島之北，疆域狹窄，人烟稀疎，都城建於西北，屋宇樸陋，街衢灣曲。曰西亞哥，在島東之西亞哥河兩岸，數酋分攝，各霸一方，海濱之人，多務劫掠，都城貿易蕭條。曰巴達斯，在島西海濱，與亞齊毗連，數酋分攝，不相統屬。其歸賀蘭攝者：一名巴當，在島之西，地勢褊小，貿易則盛。一名美囊加布，在島之東。一曰巴稜邦，在島之東，田土肥饒，稼穡豐茂。一名檳榔，在島之南，地多洿澤，人烟稀疎。島之東西，小島臚列，各設酋長。東島：一名盧巴，一名邦八爾，一名靈安，長約一百八十里，寬約一百里；一名兵當，長約一百里，寬約四十里。一名當容比囊，內有里約城，商賈輻輳。一名邦加，長約五百四十里，寬約一百五十里，人烟寥落，錫礦繁衍。一名比辮敦，多產黑金。西島：一名英加諾，迴環約一百里，田土膴腴，地氣嚴寒。一名波日，又曰那搔，島嶼甚多，（不）〔地〕產秔稻、椰、竹、沙穀米等，甚屬蕃衍。一名波拉，又曰細波拉，島嶼不一，大者長約三百里，寬約六十里。一名細比盧，長約二百七十里，寬約四十里，內有火山，晝夜吐焰不熄。一名巴都；一名尼亞斯，長約一百八十里，寬約六十里，田土膏腴，穀果豐稔。一名巴比；一名巴比亞哥，長約六十里，寬約二十里。

《每月統紀傳》曰：蘇門答剌，大州嶼一帶皆山，於其州中間分州兩分。瘦嶺磽地，只產錫、金、沙籐、胡椒、檳榔、椰子、冰片等貨，英吉利人又種豆蔻、丁香樹。其金鳳有大聲名，不勝其美。土番皆馬萊西族類，不勝數。回民居住，由來已久，強悍刁頑，肆爲不法。年年往默底那國拜其聖人穆罕默德鐵棺椁。各處皆有小土酋。沿溪居茅，不善生理，故上下窮苦。唐時爲亞齊國，權勢甚大。今則西洋蕃屬。

《外國史畧》曰：蘇門他拉，此爲長島，與牙瓦島以孫他海峽相隔。長約三千五百里，闊約五百五十里。地分三分：東北甚低，有血竭，產沙米穀、米、安息香。大河由此入海，海濱出胡椒。地雖低，無大澤；西北高，多出檳榔。中多高山，有千三百八十四丈。山下廣坦，暑月亦涼，土人樂之。又多湖澤，西則溪川四處灌溉。地常震，火山出火漿。又多金、銅、鐵、硫磺等礦，石炭、石油、硝等物，但居民未悉采之法。金礦每年可出三萬兩。游山者或偶遇之，有一塊重九兩者。其穀僅能足居民食用。惜地未開墾，草木暢茂，爲野獸之藪。產胡椒、檳榔及冰片之樹。計冰片數斤，必伐木三百株。惟中國貴之，每年運出六千六百五十斤。耕田以水牛。林多犀、象、虎、猴、狒狒。水中多蝦蟆、蛤蜆、蠔蝮。林中有金雞、神鷹、鶴、鴉鵲、鸚鵡。運出之物，如安息香、桂皮、緜花、加非等貨，計萬萬石。又有乳香、楠、沈、紅木、烏木等料。居民多蕪來由族類，崇回回教，其教師嚴禁鴉片及各葷物。民色紫，尊貴人以金鑲齒。居民恆帶短刀，有要事則誓諸墓，以舊器爲盟。在海口販人爲奴。百姓不好城居，自建鄉里，竹葵爲寮。食不用箸，以手搏之，飯惟魚、蝦，花椒等物。以老男女爲醫生，不必通其藝，隨意令病者服藥。教外之人皆好賭博、食鴉片，海邊居民以搶劫商船爲事，其內地民則樸實。有大城曰黑囊加報城，亦蕪來由族類。此族人在元以前獨住蘇門他拉一島，後散布羣島，不啻千萬，仍以此城爲聖城，赴其廟以祀神。地多產金，居民皆造金器。亦善造火器、火藥、短刀。乾隆間，土酋互相戰鬥。嘉慶間，請荷蘭兵助，遏其教師，荷蘭遂據其地。蘇島有名之國曰亞珍，或曰亞齊，昔與中國通。其君住草舍，道甚微，居民憚勞苦。此國之南方，有

巴答蠻者，雖向化，辯字務農，卻食人肉。戰則虜人爲糧，或父母老邁，即食其肉。昔耶穌教師至此，欲化之，爲土民所殺，後遂無入境者。在南方有離利讓等族類，崇佛教，其民惰貧。明萬曆間，葡萄亞船在此島通商，與海賊肇衅。英人隨之在西南海邊開賓古林埠，二百餘年，以胡椒貿易，乾隆年間，始種丁香、豆蔻。後以此地讓荷蘭。順治年間，在西海邊開巴當海口，亦在東邊占巴林邦所據之地，道光年間始爲全島之主。由此衅起，與土人久戰，亡其軍，再戰始勝之，然耗兵糜餉。始令民種加非樹，土產日增。惟西北各金山歸荷蘭。唐船每年有一二到巴林邦口，買沙籐、錫、胡椒等貨。海邊又任漢人開市。百姓爲荷蘭管束，不敢遠出。

附近此島各地：一曰罔加島，在蘇門之東。其地磽，產紅石、錫礦甚盛，每年出六十萬餘石。爲荷蘭所轄。廣東嘉應州人多在此開錫山，收餉頗重。一曰北里屯島，距罔加不遠，多海賊，航船者難之。又蘇門西爲尼押羣島，居民愚蠢，無來由虜賣之爲奴。地亦豐盛，惜無人開墾。

又　魏源曰：三佛齊國，自宋以來臣服中國。蘇門答剌亦終明世職貢不衰。國朝獨不列王會之圖，則知爲西夷窟穴久矣。其地自宋以前則爲婆利洲，梁、隋、唐皆入貢，而隋、唐書言婆利國。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赤土即古扶南，今暹羅。而丹丹即今柔佛等國。地望相準，且唐以後無婆利，宋以前無三佛齊。今此昔彼，亦沿革相承。又史言，婆利東西南北數千里，爲海南大國，舍是島外，更無大洲足當婆利。故壞者斷非《明史》南渤利、南巫里、梨我、阿魯、那孤兒等小嶼，居民千餘家之倫。至《明史》沿王圻之謬，以蘇門答剌爲古大食、波斯等國，烏乎！何以至是。

《五洲屬國紀略・荷屬亞洲南洋各島》　由爪哇而西，過巽他峽爲蘇門答拉，舊稱霤里、錫里、蘇蘇、舊港等國，皆在此島。明鄭和使西洋，嘗於此擒海賊陳祖義等，諸番讋服。萬曆二十八年，一千六百年。英荷幷立埔頭，後英以易麻六甲，乃全屬於荷。共十七萬三千六百五十方里。商埠曰日裏，曰亞齊，曰茫古魯，曰巴當，曰巴林傍。巴當之西海中有尼士國，民不食五穀，以沙穀米合香蕉食之。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南洋羣島》　南洋羣島中最西者，曰蘇門答剌。在麻剌甲西南，長約二千六百里。溪流縈繞，山阜盤紆。有火山四，至高之峰得一千二百餘丈。地居赤道，氣候炎蒸。西濱多癘疫，東岸涼爽可人。全島居民約四兆。其間亞珍與西亞克立國有年，巴唐與巴郎旁均屬他國。按亞珍一名亞齊，在島之西境，唐天祐元年始貢中國，宋建隆以後數四來朝，勝國時入貢尤勤，詳見《明史》。地肥瘠不同。都城因國名亦曰亞珍，築於西濱，離海僅十里許。城中茅屋萬家，大率篳門圭竇，編篛爲蓋，刱竹爲棟，建於三尺高之橛杙上，恐潮漲也。有小河環繞，漁舟小舶，絡繹其間。王居築於高阜，圍以巨炮，嚴行防衛。王出坐象車，圍以幕，凡百餘乘，令人不知王之所在。西亞克在島中央，古時頗盛，今衰矣。巴唐在島之南，巴郎旁在東，舊爲部落。國朝初，荷蘭人始居其地，設埠行商，流通百貨。計兩地人民四十餘萬。土產有沙穀米、安息香、胡椒、冰片、檳榔、燕窩、山中產黃金、銅、鐵、硫磺，河中產金沙。生馬健，身小輕捷。椰子樹在在成林。蘇門答剌東北有邦甲與比里東二島，乾嘉間，荷蘭人收爲己有。產鉛、鐵礦最富。邦甲一島，挖礦華人多至二千，歲得鉛四萬墩。東有海峽名巽他，一名舊港，與噶羅巴分界，窄處僅四十餘里，闊處百餘里。舊時歐洲人自大浪角東來，取道於此，目爲南洋門戶。自蘇彝士河疏通後，皆由麻剌甲海峽而至，則又近而捷矣。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九・荷領東印度群島》　蘇門答臘。《徐志》云：息力之南，噶羅巴之西，有大島橫亘西南，曰蘇門答臘，一名亞齊。長約二千餘里，中有大山綿亘，曰萬古屢。迤東窪下，海潮侵漲，林莽穢雜，道路難通。迤西平坦，有大河縈帶。地產沙穀米、沙藤、胡椒、檳榔、血竭、冰片、安息香、金、銅、鐵、硫磺、金沙、龍涎香。獸多水馬、狒狒、熊、虎。木多椰子，處處成林。部落之大者曰大亞齊，在此島北面之西，界西洋，人稱爲亞珍。唐、宋以來朝貢中國，封蘇門答臘王者，即此國也。大亞齊之東曰錫里，再東曰霤里，與息力隔海相對。大亞齊西盡海，轉而至島之南面曰小亞齊。小亞齊迤東曰蘇蘇，再東曰叭嗲，再東曰茫古魯。或作南勃利。茫古魯之東盡海，轉而北入峽口，峽之兩岸曰舊港，本名三佛齊，王居峽西，乃東界部落之大者。出峽口而西北，又至島之北面海中，別一嶼曰岡甲，一名丁機宜。產鉛、錫最多，荷蘭設官榷稅。再西北別一嶼曰龍牙，龍牙之西即新柔佛，與霤里相望。諸部皆馬來番族，荷、英分據，海口各立埔頭。近年英以此島埔頭易麻喇甲，遂全歸荷。大埔頭在南界者曰巴唐，即叭嗲。在東北界者曰巴鄰旁，即舊港之西岸，東岸爲噶羅巴之西界。巽他峽口闊止數十里，歐人東來必取道於此，是爲南洋之總門戶。若由麻喇甲、息力轉折而來，則閒道也。巴唐西南小島曰呢土，一作呢是。亦產鉛、錫。大亞齊之西北海中有

孤島曰尼古巴拉，野番所居以椰子、魚爲糧，不穀食。又云：《郡國利病書》言：蘇門答臘，或稱須文達那。宋初與占城通貢，南唐遂達於宋。淳化四年，舶主蒲希密獻方物，後與賓童龍國來朝，自是入貢不絕。尋分部領勿斯離、疑卽錫里。窣琶羅、巴跋布、疑卽巴唐。那姑兒、疑卽茫古魯。等國。洪武閒，蘇門答臘入貢。永樂三年，酋長宰奴里阿必丁隨中官尹慶朝貢，封蘇門答臘國王。宣德六年復來貢。十八年，請封其子爲王。初太監鄭和奉使至蘇門答臘，僞王蘇幹剌方謀奪王位，怨使臣賜不及己，邀擊官軍，和擊敗之，追至南勃利國，卽茫古魯。幷其妻子俘以歸，永樂十三年斬於行在。蘇門答臘西去一晝夜程有龍涎嶼，每至春閒，羣龍交戲於上遺涎，則國人駕獨木舟採之以爲香，一斤值其國金錢百九十二枚。嘉靖閒，奉旨採辦，每斤給銀千二百兩。又言：三佛齊國，古干陀利也，居眞臘、爪哇之閒。其王號詹卑，其人多姓蒲。梁天監元年入貢，後絕。唐天祐初始通中國，宋建隆初遣使朝貢，淳化閒爲闍婆所侵役，卽喃羅巴之萬丹。南渡後入貢不絕。明洪武二年，遣行人趙述使其國，隨入貢，封三佛齊王。後爲爪哇卽喃羅巴。所廢，以其地爲舊港，仍立頭目司市易。永樂三年，遣行人譚勝受、千戶楊信等往舊港，招撫廣州逃民梁道明。五年九月，太監鄭和使西洋諸國，還至舊港，遇海賊陳祖義等，與戰，殺其黨五千餘人，擒祖義，械送京師，斬於市。是年，舊港頭目施進卿遣使入貢，詔以進卿爲舊港宣慰使，自是朝貢不絕。又謝清高《海錄》言：三佛齊及蘇門答臘島，在新柔佛島對渡。舊柔佛爲西人所據，其土番徙新島，在息力南，周圍數百里。西南海中別峙一大洲，九國環之，曰爨里，曰錫里，曰大亞齊，曰小亞齊，曰蘇蘇，曰叭嗲，曰茫古魯，曰舊港，曰龍牙。大、小亞齊及蘇蘇皆蘇門答臘故地。舊港則三佛齊故地也。爨里在柔佛西南，由柔佛渡海而南，約日餘可到，疆域數百里，風俗、土產與柔佛同，潮州人多貿易於此。錫里在爨里西北，疆域、風俗與爨里同，由爨里買小舟沿海行，約四日可到，海東與麻剌甲相對，土產魚肚、冰片、椰子、胡椒。大亞齊在錫里西北，疆域稍大，由紅毛淺外海西北行，日餘卽到，由國都西北陸行，五六日則至山盡處，俱屬大亞齊地，風俗與巫來由各國同，山盡處與新埠卽檳榔嶼。斜對，土產金、冰片、沙籐、椰子、香木、海菜。由大亞齊山盡處北行少西，順風約十一二日至尼古巴拉，海中小島也，土番皆野人，性情淳良，日食椰子、熟魚，不食五穀。案：此島去蘇門答臘甚遠，不在九國之中。小亞齊一名孫支，在大亞齊西，由大亞齊西北行，經山盡處轉東南行，約日餘可到，疆域亦數百里，與大亞齊同，土產金、胡椒、椰子、冰片、沙籐。蘇蘇在小亞齊南，水路順風約二日可到，疆域、風俗、土產與小亞齊同。叭嗲在蘇蘇東南，水路順風亦二日可到，疆域、風土與上略同。叭嗲之西有島峙海中，曰呢土，卽亞尼。又名哇德，民似中國而小，常相擄掠販賣，出入持標鎗，不食五穀，惟以沙穀米合香蕉煎食。其地產鉛、錫。案：此亦與蘇門答臘一土不連。茫古魯在叭嗲東，水路順風約五六日可到，沿海都邑，近爲英奪，國王移居內山，案：英近年以蘇門答臘所得地易麻剌甲於荷蘭，卽此錄所云茫古魯與舊港也。土產海參、丁香、荳蔻、胡椒、椰子、檳榔。舊港卽三佛齊也，在茫古魯東，疆域稍大。由茫古魯東南行約三四日，轉北入葛剌巴峽口，卽異他峽口。順風行半日方出峽，峽東西皆舊港疆土。峽西迤北大山名網甲，卽崗甲。別峙海中，產鉛、錫。山麓有文都、上盧寮、下盧寮、新港等處。文都有英人鎮守，榷錫稅，近已歸荷。國王所都在峽西，由文都對海入小港西行，四五日方至。兩岸居民俱臨水起屋，頗富庶，土產金、錫、沙藤、速香、降香、胡椒、椰子、檳榔、水鹿。龍牙在舊港北，由峽口水路到此約三日，由此北行日餘則至柔佛，西北行日餘則至爨里。龍牙多木，大者數十圍，中華洋船至此多換桅柁。凡爨里、錫里皆巫來由種類，惟大、小亞齊及蘇蘇民稍淳良，餘俱兇悍，以盜劫爲生。余按：蘇門答臘一土，古名婆利洲，爲西南洋大島。此島部落尙有層檀、黎伐之屬。時代變更，譯音轉易，莫得而稽。近惟謝氏《海錄》最詳確。西界雖分數部，而以大亞齊爲綱領，獨擅全島之名稱。蘇門答臘國固南洋大部也，東界之三佛齊，爲自古朝貢之國，自爪哇廢其國爲舊港，漸以式微。明中葉後，荷人據沿海要口，營立埔頭，諸番族爲所鈐制，不復能自列於王會矣。又云：《薄海番域錄》言：丁機宜，地近柔佛，屢爲所侵，始通姻好，幅員最狹，酋眾千餘，以木爲城，王居列鐘鼓樓，與華人舟中互市，歲首十月，蓋奉爪哇正朔。按：《海國聞見錄》謂丁機宜在呂宋羣島之南，與萬老高、芒佳虱同居巳方。頃余在廈門，晤老舵師陳姓，往來西南洋最熟，曾屢至丁機宜，詢其方向，則云過昆侖，用未針；與噶羅巴相近，所言與《海國聞見錄》異，甚以爲疑。近閱《薄海番域錄》云：丁機宜地近柔佛，乃知卽蘇門答臘東境之崗甲嶼。老舵師之言，信不誣矣。其地產錫，故廈門販洋之船，時往貿易。又云：西人《萬國地理書》言：南洋諸島沿海土人皆巫來由番族，黑面長髮，頭纏布，赤足，腰圍花紋布，穿裩，插短刀，多駕船捕魚，或爲海盜，皆奉回回教。內地有黑面土番，居山穴樹林，如中國苗猓之類。中國流寓甚眾，廣州、嘉應人爲農，泉、漳人爲商，多獲利。閩、粵游手謀生無策，往往自投絕域，不復首丘，或娶番婦，生子女，遂化爲異族。又云：南洋萬島環生，補巽維之空缺，漢平南越，諸番稍通貢獻，唐宋兩朝，番舶聚於粵東。明成祖好勤遠略，特遣詔使偏歷各番島開讀，於是諸番島喁喁內嚮，效共球者數十族，如呂宋、爪哇、婆羅洲、蘇門答臘之類，幅員差廣，可稱爲國。亦有叢爾洲島，戶不盈千，仰慕威靈，攜孥求覲，遂至漁獵蜑戶，概錫王封。雖云盛事，未免夸濫矣。中葉以後，歐人東來，蓄謀襲奪，番族愚懦，不能與校，於是呂宋羣島爲西班牙所據，而蘇門答臘以東大小數十島處處有荷蘭埔頭。萬曆後，諸番國朝貢之舟，無復抵香山澳者，以爲遠人日久寖疎，而不知其地爲他國有也。自泰西據南洋諸島，城池堅壯，樓閣華好，市廛繁富，舟楫精良，與前此番族之荒陋氣象固殊，而中土之多事亦遂萌芽於此。英吉利諸埔頭在息力以西，南洋諸島非其有也。然國勢既強，西班牙、荷蘭

非其匹敵，莫敢迕視，其視南洋諸島若己有之，修船炮，備糗糧，諸島皆奉承唯謹，不必涉息力以西而後能辦應也。昔之南洋爲侏儒之窟宅，今之南洋乃歐羅之逆旅，事勢積漸，蓋三百餘年於兹矣。又云：《郡國利病書》言：漢時，朱崖之南有都元、謎離、夫甘都盧、黄支等國，近者十餘日，遠至四五月程，前後遣使入貢，多異物。武帝時，遣應募人與其使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齎黄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廩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夷珍貨流入中國始此。桓帝時，扶南之西，天竺、即五印度。大秦即羅馬。等國皆由南海重譯貢獻，而賈胡自此充斥揚粤。其貢玳瑁、象齒、古貝、樹名，可以作布。沈水香、琥珀。獸則馴象、元犀、猩猩之屬，不可殫紀。吴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使諸番國，其所經及，傳聞有數百國，康立傳說，謂之扶南土國，曰蒲廬中，曰優空，曰横跌，曰諸簿，曰北據，曰濱那專，曰烏叉，曰斯調，曰林陽，曰馬五洲，曰薄歎洲，曰躭蘭洲，曰亘延洲。晉武帝平吴後，入貢者林邑、扶南之外，曰牟羅，曰横盧，曰未利，曰卑離，曰滿都，曰纏余，曰沙樓，曰蒲林，皆昔所未聞者也。劉宋蕭齊時，入貢者有師子、毗加梨、即孟加拉。干陀利、即三佛齊。闍蒲、即噶羅巴。婆黄阿羅陀、即麻剌甲。阿羅單、婆使、狼牙修、即錫蘭。盤盤、頓遜等十餘國。梁武帝時，通貢者有婆利、即蘇門答臘。丹丹、即萬丹。毗騫即噶羅巴。等國。隋時入貢者益多，有投和、邊斗之屬。其貢大抵金寶、香藥等物，亦有獻佛牙、舍利者，皆奉婆羅門教故也。余按：以上諸番國，歷代異名重譯之餘，展轉淆訛，莫可究詰其爲今何國何島，有可考，有不可考，大約近者爲南洋諸番，遠者至五印度而止。海外諸番之通貢，實萌芽於兩漢。歐羅巴諸國市舶之來粤，則始於前明。今南洋、印度諸島國皆變爲歐羅巴諸國埔頭地，則猶是而主者，非其舊矣。

先謙案：雷《志》蘇門答臘與徐同，《列國》、《學會》、《平方》三圖作蘇門答剌，《圓球圖》作蘇麻特拉，《世界圖》作蘇馬特臘，周《志》作斯馬得拉。東南接爪哇島，西南接印度海，東北與馬來半島相對，謂之麻剌甲海峽，北面西界，二圖標大名曰亞珍，即徐之大亞齊，《漢文圖》作阿丁，《地理問答》作阿眞，《圓球圖》作愛栖恩，下標曰亞齊，極西北端亦標亞丁。謝《錄》云：山盡處俱大亞齊地，與檳榔嶼斜對。許《考》云：都城因國名，亦曰亞珍，築於西濱，離海十里許，城中茅屋萬家，大率篳門圭竇，編篾爲蓋，削竹爲棟，建於三尺高之橛杙，恐潮漲也。有小河環繞，舟舶絡繹。其閒王居築於高阜，圍以巨炮，防衛甚嚴。王出坐象車，圍以幕，凡百餘乘，令人不知王之所在。其西北有呢古巴拉羣島，謝《錄》作尼古巴拉，與徐合，《圓球圖》作逆科巴，即尼科巴也。由島西北端轉而南曰拔的，又南曰利甲斯，又南曰亞納剌布當，即徐之小亞齊地。謝《錄》云：由大亞齊西北行經山盡處，轉東南行日餘可到，此爲近之。又南曰已土，又南曰坦怕寄，又南曰特魯蒙，又南曰新佉爾，又南曰巴拉斯當，即徐之蘇蘇境。謝《錄》云：蘇蘇在小亞齊南，水路順風二日可到，此爲近之。又南有西波加，又南有葩當，又南有納大耳，又南有葩薩民，又南有浦拉民，又南有巴唐，即徐之叭嗲，《括地略》作巴當，謝《志》作巴登，《圓球圖》作帕塔恩，屬邁南喀東北，與霤里等隔山相對，西北與呢士島相值。謝《錄》云：叭嗲在蘇東南，水路順風亦二日可到。巴唐西北有島曰呢士，徐作西南，誤，《圓球圖》作呢阿斯，《西征紀程》以爲即古龍涎嶼，其西南乃民大威羣島也。民大威羣島，在南曰南葩格，其北曰北葩格，總爲拿騷羣島。又北有西卜路民峽，又西北曰雪必路，《圓球圖》作賽比魯，又西北曰雪必路峽，又西北曰巴剌，曰馬薩，曰平吉，總爲巴土羣島。又西北曰格羅色爾峽，峽之北即呢士也。呢士之北曰北峽。峽之北曰巴尼亞克羣島，《漢文圖》作三馬兒諸島。其西北最遠者，即呢古巴拉矣。自巴唐而南曰排南，又南曰莫科，又南曰亦浦，又南曰來斯，又南曰班庫蘭，《圓球圖》作本庫楞，謝《志》作奔古倫，《平方圖》作邦古連。又南曰色路馬，又南曰芒納。三地相距不遠，以方位推之，即徐之茫古魯也。茫古魯之東有德羅克貝當，即三佛齊。其西南濱海曰卡威爾，曰克羅希，曰納拉斯，曰佛剌支，轉而東北入巽他海峽。其南即爪哇西端。謝《錄》所謂東西皆舊港疆土者也。出峽轉而北行，直北有大島曰邦加，即綱甲，《地理問答》作班嘎，《萬國圖》作邦喀，《世界地學》作班加，即徐之崗甲嶼。崗甲東南曰巴當，即比利敦，《萬國圖》作比力頓，《圓球圖》作必來唐，一作比里東，謝《志》作比利登，云島產鐵木，居民三萬四千，旁島甚多，總爲沙佛基耳羣島。與邦加相距處曰加斯巴峽，邦加之西北端有蒙多克，即謝《錄》所稱山麓之文都也。蒙、文、多、都一音之轉。謝《志》作孟托克，云以錫鑛著，華人在彼采取者千餘，荷設官駐。邦加之西，隔峽相對者曰巴鄰旁，徐所云荷蘭埔頭在東北界者也。《圓球圖》作拉母傍，《地理問答》作巴連旁，《萬國圖》作怕廉邦，一作巴郎旁，謝《志》作巴達那。蒙多克西北有島曰竜加，即徐之龍牙，《圓球圖》作凌噶，《平方圖》作龍加，即古龍牙門。謝《錄》所謂峽口水路到此約三日，由此北行日餘則至柔佛，西北行日餘則至霤里也。又西北曰色邦卡，曰利俄，即徐之新柔佛。二《圖》以新加坡爲柔佛，則徐所云柔佛舊都也。自利俄至竜加一帶，其西南與蘇門答臘島相距，謂之布拉哈剌峽，更西行至卡里門，即徐之紅毛淺矣。卡里門之西有錫亞克，即徐之霤里。謝《錄》云：霤里在柔佛西南，由柔佛渡海而南日餘可到，《圓球圖》作西阿克。許《考》云：錫亞克在島中央，立國有年，古盛今衰。再西爲的里，即徐之錫里，《郡國志》之勿斯離，《平方圖》作德里，一作日裏。謝《錄》云：錫里東與麻剌甲相對，由霤里買小舟，沿海行四日可到二里，皆在古大亞齊境。謝《志》云：地當赤道，長三千五百里，最廣處九百里，面積百六十萬方里，大山直貫境內，火山十六，或噴或熄。東土低窪，道途險阻，而涼爽宜人，西土平原，水多土沃，而氣候炎熱，時多疫癘，地震頻仍，物產尤著者爲胡桃，有奇花曰辣夫力西亞，爲藤本寄生，無幹葉，花徑三尺有半，五瓣。人三百五十萬，皆瑪雷人。內地有勃達司，嗜食人肉，和以鹽椒而生

啖之。先屬英，後歸荷，時與土酋爭戰，迄今未全平。許《考》云：山產金、銅、鐵、硫磺。河產金沙。生馬身小而健捷。椰子樹隨在成林。矢《志》云：此島亞盆山、奧弗爾山高萬二三千尺。彭嘎島、孛列頓島有錫鑛，拍淡乃要港。

分述

地理環境

《島夷誌略・須文答剌》 峻嶺掩抱，地勢臨海，田磽穀少。

《瀛涯勝覽・蘇門答剌國》 蘇門答剌國，即古須文達那國是也。其處乃西洋之總路。寶船自滿剌加國向西南，好風五晝夜先到濱海一村，名答魯蠻繫船，往東南十餘里可到。其國無城郭。有一大溪，皆淡水，流出於海，一日二次潮水長落。其海口浪大，船隻常有沈沒。

又 其國四時氣候不齊，朝熱如夏，暮寒如秋，五月七月間亦有瘴氣。

《西洋番國志・蘇門答剌國》 蘇門答剌國，即古須文達那國也。其國乃西洋總路頭。舡自滿剌加國向西南行，好風五晝夜先到海濱一村，番名答魯蠻泊舡，往東南行十餘里即王國。其國無城郭。有一大溪通海，每日二潮。其海口浪大，常覆舡。

又 其國四時氣候不齊，朝熱如夏，暮寒若秋，五七月間亦有瘴氣。

《星槎勝覽・前集・蘇門答剌國》 古名須文達那，與花面國相近。村落傍海，田瘠少收。

《西洋朝貢典錄・蘇門答剌》 有溪入於海，是達潮汐。其土氣朝燠如夏，暮寒如秋。其秋夏之間是多瘴。其山童，而土石俱黃。

《明四夷考・蘇門答剌》 其國無城郭，有大溪入海，海口大濟，舶至此往往沒溺。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四・蘇門答剌》。）

《廣皇輿考・四夷・蘇門答剌國》 濱海。或曰即須文達那地。國朝永樂初朝貢，後爲常。

《明象胥錄・蘇門答剌》 無城郭，有大溪入海，海口濤惡，善溺舟。

《地圖綜要・四夷・蘇門答剌國》 濱海，或曰即須文達那地。

《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蘇門答剌國》 沿革：濱海，或曰即須文達那地。國朝永樂初朝貢。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息力之南，噶羅巴之西，有大島橫亘西南，曰蘇門答臘，一稱亞齊。長約二千餘里，中有大山綿亘，曰萬古屢。迤東窪下，海潮侵漲，林莽穢雜，道路難通。迤西平坦，有大河縈帶。

疆域政區

《瀛涯勝覽・蘇門答剌國》 其國南去有百里數之遠是大深山，北是大海，東亦是大山，至阿魯國界，正西邊大海。其山連小國二處，先至那孤兒王界，又至黎代王界。

《西洋番國志・蘇門答剌國》 本國南去百里乃大深山，北臨大海，東亦大山，至阿魯國界，正西邊海。其地有二小國相連，先至那孤兒界，次至黎代界。

《西洋朝貢典錄・蘇門答剌》 其地南環大山，北臨大海，東抵阿魯國，西連那孤兒、黎代國。

《明四夷考・蘇門答剌》 蘇門答剌即古蘇文達那。西洋之要會也。東南大山，西北距海，山連阿魯、那孤兒、黎伐三國。自滿剌加西南行，順風五晝夜至答魯蠻村，舍舟陸行十里至。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四・蘇門答剌》。）

《三才圖會・地理・蘇門答剌》 蘇門答剌，即古蘇文達那也。與花面國相接，爲西洋要會。東南大山，西北距海。

又《那哈》 即蘇門答剌，（師）〔即〕古須文達那國是也。其國南去有大深山，北大海，東亦大山。

《殊域周咨錄・西戎・蘇門答剌》 蘇門答剌國，古大食國也，在占城之西洋中，南接目連所居寶童龍國，東北近雪山葱嶺，皆佛境，西北與大秦相鄰，爲其屬。

又 後又分部領爲勿斯離、弼琵囉、勿跋等國，復并名爲須文達那。本

朝洪武間，遣使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改名蘇門答剌。

《圖書編・蘇文達那》 洪武十四年，國王殊且麻勒兀達盼遣使來貢。或云即蘇門答剌，非也。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蘇門答剌》 即古蘇文達那也。與花面國相接，爲西洋要會。東南大山，西北距海，自滿剌加順風九晝夜可至。

《咸賓錄・西夷志・蘇門答剌》 其屬國有勿斯里、經八九十年始一見雨。每二三年間必有老人自江中出，國人拜問吉凶，笑則豐稔，悲則饑疫，良久復入水中。其塔頂有神鏡，若他國兵至，則先照見。勿斯離、有天生樹，其果名曰蒲蘆，可採食之。次年復生，名麻茶澤。三年再生，名沒石子。吉慈尼、地極寒，春雪不消，產雪蛆，狀如瓠瓜，食之味美，大治內熱。麻離拔、貴人以金線挑花帛纏頭，市用金銀錢。黎代、國民僅二三千家，語言動用與蘇門答剌同，亦附蘇門答剌進貢。白達。地多珍寶，人食酥酪餅肉，白布纏頭，兵強，他國不敢侵犯。

又《蘇文達那》 蘇文達那，洪武十四年，國王殊且麻勒兀達盼遣使來貢。或云即蘇門答剌，非也。

《明象胥錄・蘇門答剌》 蘇門答剌，一云即須文達那國。東南大山，西北距海，龍涎嶼西去一晝夜程，乃西洋要會。或曰漢條支，唐波斯、大食即其地也。自滿剌加西南行，順風五晝夜至答魯蠻村，舍舟陸行十餘里至其國。

又 其國一名啞齊。有山連阿魯、那孤兒、黎伐三國。

《明世法錄・南蠻・蘇門答剌》 蘇門答剌，一云即須文達那國。東南大山，西北距海，龍涎嶼西去一晝夜程，乃西洋要會。或曰漢條支，唐波斯、大食即其地也。自滿剌加西南行，順風五晝夜至答魯蠻村，舍舟陸行十餘里至其國。無城郭，有大溪入海，海口濤惡，善溺舟。

又 其國一名啞齊。有山連阿魯、那孤兒、黎伐三國。

《廣輿記・外譯・蘇門答剌國》 東南大山，西北距海。其貢道由廣東達京師。沿革：前代無考，或曰即須文達那地。

城市聚落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部落之大者曰大亞齊，在此島北面之西界，西洋人稱爲亞珍。唐宋以來朝貢中國，封蘇門答臘國王者，即此國也。大亞齊之東曰錫里，再東曰霤里，與息力隔海相對。大亞齊西盡海，轉而至島之南面曰小亞齊。小亞齊迤東曰蘇蘇，再東曰叭嗲，再東曰茫古魯，即萬古屢，或作南勃利。茫古魯之東盡海，轉而北入峽口。峽之兩岸曰舊港，本名三佛齊。王居峽西，此東界部落之大者。出峽口而西北，又至島之北面，海中別一嶼曰崗甲，再西北別一嶼曰龍牙。龍牙之西，即新柔佛，與霤里又相望矣。諸部皆巫來由番族。荷蘭、英吉利分據海口，各立埔頭。近年英吉利以此島埔頭易麻剌甲，遂全歸於荷蘭。其大埔頭在南界者曰巴唐，即叭嗲。在東北界者曰巴隣傍。巴隣傍即舊港之西岸，東岸爲噶羅巴之西界。峽口闊止數十里，名曰巽他。歐羅巴諸國東來，必取道於此，是爲南洋之總門戶。若由麻剌甲、息力轉折而來，則間道也。

《南行記》 〔光緒辛巳八月〕初十晚九點鐘過蘇門答剌北南，名阿秦，有燈遠燭。

文化風俗

《島夷誌略・須文答剌》 男女繫摺布縵。俗薄。其酋長人物修長，一日之間必三變色，或青或黑或赤。每歲必殺十餘人，取自然血浴之，則四時不生疾病，故民皆畏服焉。男女椎髻，繫紅布。

《瀛涯勝覽・蘇門答剌國》 其國風俗淳厚，言語、書記、婚喪、穿拌衣服等事，皆與滿剌加國相同。其民之居住，其屋如樓，高不鋪板，但用椰子、檳榔二木劈成條片，以藤札縛，再鋪藤簟，高八尺，人居其上。高處亦鋪閣柵。

《西洋番國志・蘇門答剌國》 其國風俗淳厚，語言、衣服、婚喪等事，皆與滿剌加國相同。其民居屋如樓，上不鋪板，但以椰子或檳榔木劈成條片，以藤扎縛，即鋪藤簟，就上居處。高處亦布闌柵。

《星槎勝覽・前集・蘇門答剌國》 風俗頗淳。民下網魚爲生，朝駕獨木刳舟張帆而出海，暮則回舟。男子頭纏白布，腰圍摺布。婦女椎髻裸體，腰圍色布手巾。

《明一統志・外夷・蘇門答剌國》 風俗：田磽穀少。島夷志。男女繫布縵，椎髻，繫紅布。同上。酋長殺人取血浴身。同上。其酋長人物脩長，一日之

間必三變色，或黑或赤。每歲必殺十餘人，取自然血浴之，則四時不生疾疹，故民皆畏服焉。

《西洋朝貢典錄・蘇門答剌》 國無城郭。其俗淳。其語音、婚喪、服飾與滿剌加同。其民居如樓，藉以椰子、檳榔之木。其蠶繭而不綿。其漁於海，朝出而暮歸。

《明四夷考・蘇門答剌》 風俗淳厚，言語和媚。室廬、婚喪、衣服、物產類滿剌加。田磽，穀少熟。番舶往來，財貨充牣，人饒富。市用金錫錢。惟酋長好殺，殺人輒取血浴身。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四・蘇門答剌》。）

《殊域周咨錄・西戎・蘇門答剌國》 其俗：男女髻，繫紅布。國主軀幹脩長，一日之間必三變色，或黑或赤。每歲殺十餘人，取自然血浴之，謂能厭邪，四時不生疾疢，故民皆畏服焉。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蘇門答剌》 其俗頗淳。

《咸賓錄・西夷志・蘇門答剌》 其地大抵從泉州西南舟行，順風大約百日可抵其國。田磽穀少。男白布纏頭，腰圍摺布。女椎髻，腰圍色布手巾。其酋長人修，一日之間必三變色，或黑，或赤，或黃。每歲必殺十餘人，取血浴身，云四時不生疾疹，故民皆畏服焉。王居以瑪瑙爲柱，綠甘爲壁，水晶爲瓦，碌石爲磚，活石爲灰，帷幕之屬悉百花飾。官有丞相、太尉。馬高七尺，士卒驍勇，民居與中土同。技藝咸精，番商往來。

《廣皇輿考・四夷・蘇門答剌國》 其俗，酋長一日之間必三變色，每歲殺十餘人，取自然血浴之，則四時不生疾疹。

《明象胥錄・蘇門答剌》 或曰今其王再易姓，大治宮室，凡六門，門不得闌出入。王出乘象，鹵簿傳呼甚盛，法嚴於他國。俗頗淳，椎髻裸體，腰圍色布。

又 酋長好殺，輒取人血浴。釀茭樟子爲酒。

《名山藏・王享記三・蘇門答剌國》 其國風俗醇良，言語和媚。民居、技藝與中土同。

《明世法錄・南蠻・蘇門答剌》 或曰今其王再易姓，大治宮室，凡六門，門不得闌出入。王出乘象，鹵簿傳呼甚盛，法嚴於他國。俗頗淳，椎髻裸體，腰圍色布。剖獨木爲舟，漁海上。土產類滿剌加。田瘠，穀少熟，胡椒蔓生。番舶往來，貨充牣。市用金錫錢。酋長好殺，輒取人血。俗釀茭樟子爲酒。

《地圖綜要・四夷・蘇門答剌國》 風俗：男女椎髻，繫紅布。其酋長一日之間必三變色，每歲殺十餘人，取自然血浴之，則四時不生疾疹。

（并見《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蘇門答剌》、《廣輿記・外譯・蘇門答剌國》。）

經濟物產

《島夷誌略・須文答剌》 土產腦子、粗降眞、香味短。鶴頂、斗錫。種茄樹，高丈有餘，經三四年不萎，生茄子以梯摘之，如西瓜大，重十餘斤。貿易之貨，用西洋絲布、樟腦、薔薇水、黃油傘、青布、五色緞之屬。

《瀛涯勝覽・蘇門答剌國》 山產硫黃，出於巖穴之中。其山不生草木，土石皆焦黃色。田土不廣，惟種旱稻，一年二熟，大小二麥皆無。其胡椒，倚山居住人家置園種之，藤蔓而生，若中國廣東甜菜樣，開花黃白色，結椒成實。生則青，老則紅，候其半老之時，摘採曬干貨賣。其椒粒虛大者，即此處椒也。每官秤一百斤，彼處賣金錢八十，直銀一兩。果有芭蕉子、甘蔗、莽吉柿、波羅蜜之類。有一等臭果，番名賭爾烏，如中國水雞頭樣，長八九寸，皮生尖刺，熟則五六瓣裂開，若爛牛肉之臭。內有栗子大酥白肉十四五塊，甚甜美可食，其中更皆有子，炒而食之，其味如栗。酸橘甚廣，四時常有，若洞庭獅柑綠橘樣，其味不酸，可以久留不爛。又一等酸子，番名俺拔，如大消梨樣，頗長，綠皮，其氣香烈。欲食，簽去其皮，批切外肉而食，酸甜甚美，核如雞子大。其桃李等果俱無。蔬菜有葱、蒜、薑、芥。東瓜至廣，長久不壞。西瓜綠皮紅子，有長二三尺者。人家廣養黃牛，乳酪多有賣者。羊皆黑毛，并無白者。雞無嗉者，番人不識扇雞，惟有母雞。雄雞大者七斤，略煮便軟，其味甚美，絕勝別國之雞。鴨腳低矮，大有五六斤者。桑樹亦有，人家養蠶，不會繅絲，只會做棉。

又 此處多有番船往來，所以國中諸般番貨多有賣者。其國使金錢、錫錢。金錢番名底那兒，以七成淡金鑄造。每箇圓徑官寸五分，而底有紋，官秤二分三釐，一曰每四十八箇重金一兩四分。錫錢番名加失，凡買賣恆以錫

錢使用。國中一應買賣交易，皆以十六兩爲一斤數論價，以通行四方。

《西洋番國志・蘇門答剌國》　田土不廣，惟種旱稻，一年二熟。大小麥俱無。土產硫磺。其出硫磺處草木不生，土石皆焦黃。山居人多置園種胡椒。此椒蔓生，花黃白，結子成穗，嫩青老紅。候半老時採擇，曬乾賣之，凡椒粒虛大者此處椒也。每官秤一百斤賣金錢八箇，直銀一兩。果有芭蕉、甘蔗、莽吉柿、波羅蜜之類。又有一種臭菓，番名都爾烏，狀如雞頭，長八九寸，皮生尖刺，及熟有瓣裂開，氣如臭牛肉。內有肉十四五塊，大如栗，其白如酥，甜美可食。肉中有子，炒食如栗。柑橘甚多，四時皆有，狀與洞庭獅柑綠橘同，其味不酸，可以久留不腐。又一種酸子，番名俺拔，大如消梨而長，色綠氣香，削皮而食之酸甜，有核大如雞子。桃李等果俱無。蔬有葱、蒜、薑、芥。冬瓜至廣，亦可以久留不腐。西瓜綠皮紅子，有長一二尺者。人家多畜黃牛，乳酪多。羊皆黑，無白者。雞無線者，其大者重六七斤，煮易爛，味美。鴨有五六斤者，其掌褊大。人家亦養蠶繰絲，不能治綿。

又　此處是總路頭，所以番舡多經，物貨皆有。王以七成淡金鑄錢，名底那兒，圓徑官寸五分，底面有紋，官秤重三分五厘。國中使用。買賣則用錫錢。

《星槎勝覽・前集・蘇門答剌國》　胡椒廣產，椒藤延附樹木而生，其葉如匾豆，其花開黃白，結椒乃纍垂如棕櫚子，而粒少也。祇番秤一播荷，抵我官秤三百二十觔，價銀錢二十箇，重銀六兩。金抵納即金錢也，每四十八箇，重金壹兩四分。

又　產鶴頂。其瓜、茄、橘、柚，酸甜之菓，一種五年，常花常結。有一等菓，皮若荔枝，如瓜大，未剖之時，甚如爛蒜之臭，剖開取囊如酥油，美香可口。煑海爲鹽。貨用青白磁器、銅錢、金銀、爪哇布、色絹之屬。

《明一統志・外夷・蘇門答剌國》　土產：鶴頂、錫斗、蘇木、胡椒、闊布、大茄。樹高丈餘，經三四年不瘁，子大如西瓜，重十餘斤，以梯摘之。

《西洋朝貢典錄・蘇門答剌》　其交易以金錢、錫錢。金曰底那兒，淡金鑄，圓徑官寸五分，面底有紋，重官秤三分五釐。一曰每四十八箇重金一兩四分。恆用錫錢。其利硫、椒。其穀宜稻，歲二穫。其畜宜牛、羊、鷄、鴨，羊皆驪毫。硫黃出於巖穴。椒則山園種之，蔓生，如廣東甜菜，花黃白，結椒成穗，生青老紅，摘取日乾，粒虛大。官秤百觔易本處金錢百箇，值銀一兩。一曰官秤三百二十觔，價以銀錢二十箇，重六兩。其土物多甘蔗、芭蕉子、莽吉柿、波羅蜜、柑橘。其柑橘四時不絕，獅橘、綠橘不酸壞而可藏。有果焉，其狀如消梨，綠皮而圓核，香烈而備五味，其名曰掩拔；其狀如芡實，臭菓而刺皮，熟則瓣開，其肉白而味如栗，其名曰賭兒焉。多葱、芥、蒜、薑、諸瓜。西瓜紅仁綠皮，有長至二三尺者。

又　其貢物：馬、犀牛、龍涎、撒哈剌、梭服、寶石、木香、丁香、降眞香、沈速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番刀、弓、石青、回回青、硫黃。

《嶺海輿圖・南夷圖紀・蘇門答剌國》　蘇門答剌國，前代無考。國朝永樂三年，其國王鎖丹罕難阿必鎮遣其臣阿里來朝貢。其物有馬、犀牛、龍涎、撒哈剌、梭眼、寶石、木香、丁香、降眞香、沉速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番刀、弓、石青、回回青、硫黃。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明泳化類編・四夷・諸夷貢物》　蘇門答剌：馬、犀牛、龍涎、撒哈剌、梭眼、寶石、木香、丁香、降眞香、沉速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番刀、弓、石青、回回青、硫黃。

《殊域周咨錄・西戎・蘇門答剌》　民網魚爲生。獨木刳舟，朝則張帆出海，暮則回。田瘠少收。胡椒蔓生，延蔓附樹，枝葉如扁豆，花間紅白，結椒纍垂。番秤一播荷，抵我官秤三百二十斤，價銀錢二十個，重銀六兩。其瓜茄一種五年，結小再種。橘柚酸甜之果，常花常結。有瓜一種，皮若荔枝，未剖之時甚臭，既剖味如酥油，香甜可口。又產鶴頂、錫斗、蘇木、闊布、大茄，樹高丈餘，經三四年不瘁，子大如西瓜，重十餘斤，以梯摘之。煑海爲鹽，釀茭樟子爲酒。貨用青白磁器、銅、鐵、爪哇布、色絹之屬。

又　其貢：馬、犀牛、龍涎、撒哈剌、梭眼、寶石、木香、丁香、降眞香、沉速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番弓、石青、回回青、硫黃。

王圻《續文獻通考・外夷常貢物》　蘇門答剌：馬、犀牛、龍涎、撒哈剌、梭眼、寶石、木香、丁香、降眞香、沉速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番刀、弓、石青、硫黃、回回青。

又《西南夷・蘇門答剌》　其產：鶴頂、錫斗、蘇木、胡椒、闊布、大茄。

《明會典・朝貢一・蘇門答剌國》　國濱海。永樂三年，其酋長宰奴里阿

必丁遣使朝貢，詔封爲國王，給印誥。五年至宣德六年，屢遣使來貢，表用金葉。十年，復請封其子爲王。或曰即須文達那國。貢物：馬、犀牛、龍涎、寶石、瑪瑙、水晶、石青、回回青、錫、硫黃、番刀、弓、撒哈剌、梭眼、木香、丁香、降眞香、沈速香、胡椒、蘇木。

又《須文達那國》　洪武十六年，其國王殊旦麻勒兀達肹遣使奉金葉表來貢。貢物：馬、幼苳布、隔著布、八的力布、花滿直地、番綿紬直地、兜羅綿、撒剌八、幼賴隔著、撒哈剌、薔薇水、降香、沈速香。

《咸賓錄・西夷志・蘇門答剌》　貢物有：揀香、白龍腦、白沙糖、白越諾、薔薇水、琉璃瓶、象牙、賓鐵、紅絲、吉貝、五色雜花番錦、乳香、無名異、臍肭臍、龍鹽、千年棗、偏桃、五味子、駝毛褥、錦襆、番花簟、金飾壽帶、連環臂鈎等物。

又　其產：美菜、長六七尺。偏桃，其形偏，肉苦難食，惟子味佳。尋枝瓜、極大，十人方可共噉一枚。石榴，重五六斤。臭果，長八九寸，開之甚臭，內有大酥白肉十四五斤，甜美可食。酸子，大如梨，其味香烈。蒲桃，大如雞子。竹雞，略煮便熟，味美勝各處者。鷲鳥，高四尺，足似駱駝，卵大如二升，噉羊。名馬，馬與龍交所產。胡羊，尾大如扇，春剖腹取其膏數十斤，以藥線縫合之，羊如故，不割則死。螺子黛，寶也，每顆值千金。龍涎香，龍鬥則涎出，國人以計取之，和香極奇。薔薇水洒衣，經藏香氣不散。爲奇。

《廣皇輿考・四夷・蘇門答剌國》　其產：龍涎、大茄樹、子如大瓜。鶴頂、錫斗、蘇木、沉速香、寶石。其貢：馬、犀牛、龍涎、撒哈剌、瑪瑙、梭（眼）〔服〕、寶石、各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番刀弓、石青、回回青。

《獻徵錄・四夷・蘇門答剌》　產鶴頂、錫斗、蘇木、胡椒、闊布、大茄、龍涎石諸物。

《裔乘・西南夷・蘇門答剌》　其產有美菜、偏桃、尋枝瓜、石榴、臭果、酸子、蒲桃、竹雞、鷲鳥、名馬、胡羊、螺子黛、龍涎香、薔薇水之屬。

《明象胥錄・蘇門答剌》　貢物有犀牛、龍涎、水晶、石青、回回青。

又　剖獨木爲舟，漁海上。土產類滿剌加。田瘠，穀少熟，胡椒蔓生。番舶往來，貨充牣。市用金錫錢。

《名山藏・王享記三・蘇門答剌國》　賄貨充牣，其地遼遠，至者倍利。其西海中有龍涎嶼焉，羣龍交戲，遺涎其上，是名龍涎之香。

《明世法錄・南蠻・蘇門答剌》　貢物有犀牛、龍涎、水晶、石青、回回青。

《地圖綜要・四夷・蘇門答剌國》　土產：龍涎、大茄。樹高丈餘，經三四年不悴，子大如瓜。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蘇門答剌國》　蘇門答剌則出龍涎香者也，布那姑兒則產硫黃者也。又有層檀國，在南海傍城，距海二十里。熙甯四年始入貢。順風行百六十日，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多產香藥。其風俗、語音與大食同。蘇門答剌貢獻方物：馬、犀牛、龍涎香、撒哈剌、梭綿布、寶石、木香、丁香、降眞香、沉速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番刀、番弓、石青、回回青、硫黃。

《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蘇門答剌國》　土產：龍涎、大茄、樹高丈餘，經三四年不悴，子大如瓜。鶴頂、錫斗。

《廣輿記・外譯・蘇門答剌國》　土產：龍涎、大茄、樹高丈餘，經三四年不悴，子大如瓜。石青。

《廣東新語・諸番貢物》　蘇門答剌，永樂三年，其王鎖丹罕難阿必鎮遣使阿里來朝貢，其物有馬、犀牛、龍涎、撒哈剌、梭眼、木香、丁香、降眞香、沉速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寶石、石青、回回青、硫黃、番刀弓。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蘇門答剌〕地產沙穀米、沙籐、胡椒、檳榔、血竭、冰片、安息香。山產黃金、銅、鐵、硫磺。河產金沙。海產龍涎香。獸多水馬、狒狒、熊、虎。木多椰子，處處成林。

交通

《西洋朝貢典錄・蘇門答剌》　其國在滿剌加西南可一千里。由滿剌加而往，五更至假五之嶼。嶼之水三十托。又五更過吉貝之嶼之淺。又四更平雞骨之嶼。又八更至雙嶼。又四更過單嶼之左。又五更至阿魯國之港。又十更至淡洋。又五更至大魚之港。又五更至巴剌之嶼。又五更至急水之灣，有泥礁而鼓浪焉。又五更至國。國人稱爲古須文達那國，乃西洋轄路。滿剌加西

南行五晝夜至濱海一村，番名答魯蠻繫船。又東南行十餘里至國。

《殊域周咨錄・西戎・蘇門答剌》　自滿剌加國順風九晝夜可至。其道亦由廣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蘇門答剌國》　蘇門答剌國，古大食也，一曰須文達那。自滿剌加順風九晝一夜可至。

《四夷廣記・蘇門答剌國至榜葛剌路程》　自蘇門答剌國開船，取收貌山并翠藍島投西北，順風行二十日，先到海口察地港，有抽分所，海船俱舶於此。復用小船入港五百餘里，至地名鎖納兒港，登岸西南行三十餘站至。國中有城郭，大小衙門俱在城內。

紀事

《瀛涯勝覽・蘇門答剌國》　其蘇門答剌國王，先被那孤兒花面王侵掠，戰鬥身中藥箭而死。有一子幼小，不能與父報仇。其王之妻與衆誓曰：『有能報夫死之讐，復全其地者，吾願妻之，共主國事。』言訖，本處有一漁翁奮志而言：『我能報之。』遂領兵衆，當先殺敗花面王，復雪其讐。花面王被殺，其衆退伏，不敢侵擾。王妻於是不負前盟，即與漁翁配合，稱爲老王，家室地賦之類，悉聽老王裁制。永樂七年，勃職進貢方物，而沐天恩。永樂十年復至。其國其先王之子長成，陰與部領合謀，弒義父漁翁，奪其位，管其國。漁翁有嫡子名蘇幹剌，領衆挈家逃去隣山，自立一寨，不時率衆侵，復父讐。永樂十三年正使太監鄭和等統領大艦寶船到彼，發兵擒獲蘇幹剌赴闕，明正其罪。其王子感荷聖恩，常貢方物於朝廷。

《星槎勝覽・前集・蘇門答剌國》　永樂十一年，僞王蘇幹剌寇竊其國。王遣使赴闕，陳訴請救。上命正使太監鄭和等統率官兵勦捕，生擒僞王，至永樂十三年歸獻闕下，諸番振服。

《明四夷考・蘇門答剌》　永樂三年，國主鎖丹罕難阿必鎮遣阿里來朝貢，封爲蘇〔門〕答剌國王，賜印誥金幣。五年，使來貢。已而，王與花面王戰敗，中矢死，子弱不能復讐。其妻發憤，令于國曰：『能復此讐者，我以爲夫，與共國事。』有漁翁聞之，率衆敗殺花面王。王妻遂從漁翁。永樂七年，王來貢，上喜，厚賜之。十年，遣使至。其國故王假子率部衆殺漁翁王，王子蘇幹利率衆奔于峭山，時時相侵，欲復讐。十一年，太監鄭和擒送京伏法。漁翁王子感激，貢方物甚夥。宣德中貢使數至，用金葉表。十年，封其子嗣王，皆有賜。至今朝貢不絕。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四・蘇門答剌》。）

《殊域周咨錄・西戎・蘇門答剌國》　宋淳化四年，廣州番長以書招諭，舶主蒲希密遂至南海，以老病不能詣闕，乃以方物來獻。其表有曰：『涉歷龍王之宮，瞻望天帝之境，庶尊玄化，以慰宿心。今則雖届五羊之城，猶賒雙鳳之闕。』自是廣州至今多蒲姓者，皆其裔也。後與賓童龍國使來朝貢。熙寧中，其使辛押拖羅請進銀錢助修廣州城，不納。

又　永樂三年，酋長宰奴里阿必丁隨中使尹慶入貢。封爲蘇門答剌國王，給與印誥。五年，嗣王鎖丹罕阿必鎮遣使阿里入貢。時中官鄭和偕行人奉使西洋諸番，賞賜其主，貿易珍物，統軍二萬七千餘，海舶四十，過其國。其臣蘇幹剌專國，弒國主自立，怨朝賜不及己，領衆數萬邀擊官軍。和與戰，敗之，蘇幹剌走，追至喃渤國，并其妻子獲之，獻於行在。論以大逆不道，伏誅。番夷聞之震慄。

按別誌，永樂五年，國王與花面王戰敗，中矢死。子弱不能復讐，其妻發憤，令於國曰：『能復此讐者，我以爲夫，與共國事。』有漁翁聞之，率衆攻殺花面王，王妻遂從漁翁。永樂七年，漁翁王來貢。上喜，厚賜之。十年，遣使至其國。故王假子率部衆殺漁翁王，其子蘇幹剌率衆奔於哨山，時時相侵，欲復讐。十一年，太監鄭和擒假子送京伏法。漁翁王子感激，貢方物甚夥，花面王者，即那孤兒王也，國小僅比大村，祇千餘家。人皆釐面，以故號花面。風俗、語言類蘇門答剌。其事與此稍異，姑附記之。

宣德六年，其國來進馬，賜王錦二段、紗羅各四疋、絹十三疋，妃文綺、紗羅有差。九年，國王復來貢馬，回賜綵段二十表裏，以後俱照此例。正使賞綵段五表裏，并其妻及頭目通事各賞有差。十年，請封其子爲王。正統十年、天順三年皆來貢。成化二十二年，番人馬力麻者爲海商，詭稱蘇門答剌使臣，私通販易。市舶中官韋眷利其貨，不究問之。廣東布政使陳選發其奸，抵罪。自後其國間一朝貢。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蘇門答剌》　永樂乙酉，國王鎖丹罕難阿

必鎖遣其臣阿里來朝貢，詔封蘇門答剌國王，賜印誥金幣。五年，又遣使來貢。已而，王與花面王戰，敗，中矢死。子弱不能復讎，其妻發憤，令于國曰：『能復此讎者，我以爲夫，共國事。』有漁翁聞之，率衆敗殺花面王，其妻遂從漁翁。七年，王來朝，詔厚賜之。十年，其國故王之子率部衆殺漁翁王，自立。漁翁王子蘇幹剌奔峭山，思復父讎。故王子遣使來訴。十一年，命太監鄭和率兵往捕蘇幹剌。十三年，歸獻闕下，國乃寧。王子感恩，貢方物甚夥。

《咸賓錄・西夷志・蘇門答剌》 我朝洪武初，國王遣使貢馬及方物。永樂初，國王宰奴里阿必丁遣使朝貢，封爲蘇門答剌王，賜印誥金幣。既而國王與鄰國花面王戰敗死，子幼，有一漁翁奮志領兵攻殺花面王，遂妻故王妻，自稱老王而得其國。遣使來貢。無何，故王之子長大，陰與部目謀殺漁翁，復其故位。而漁翁之嫡子蘇幹剌者，逃居鄰谷，自立爲王，率衆復父之仇。會太監鄭和至其國，發兵擒蘇幹剌，赴京伏誅。王子感上德意，貢方物甚夥，至今不絕。

《裔乘・西南夷・蘇門答剌》 我朝洪武初，國王遣使貢馬及方物。永樂初，國王宰奴里阿必丁遣使朝貢，封爲蘇門答剌王，賜印誥金幣。既而國王與花面王戰，敗死，子幼，王妻募能復讎者，我以爲夫。于是有一漁翁領兵攻殺花面王，遂妻故王妻，自稱老王，而得其國，遣使來貢。無何，故王子長，陰與部目謀殺漁翁，復故位。而漁翁之嫡子蘇幹剌者，逃居鄰谷，自立爲王，率衆攻故王子。會太監鄭和至其國，發兵擒獲蘇幹〔剌〕，赴京伏誅。王子感上德，貢方物甚夥，至今不絕。

《明象胥錄・蘇門答剌》 永樂三年，其酋宰奴里阿必丁遣使朝貢，詔給印誥，封爲蘇門答剌國王。五年，使來貢。頃之，王與花面王戰，中矢死。子弱，其妻號于國曰：『能復讎者，我以爲夫，與共國事。』有漁翁率衆殺花面王，王妻遂從焉。亡何，故王假子攻殺漁翁，王子蘇幹剌奔峭山。永樂十一年，中使鄭和擒假王送京伏法，諸番震服。宣德中，貢使數至，用金葉表。十年，封其子嗣王。成化二十二年，番商馬力麻詐稱蘇門答剌使臣，私販易。廣東右布政使陳選發其奸，抵罪。是後間一朝貢。

《名山藏・王享記三・蘇門答剌國》 永樂三年，酋長宰奴里阿必丁遣使朝貢，詔封爲國王。王與鄰國花面王戰，死，其子鎖丹罕阿必鎖幼，其妻號於國曰：『誰復此讐，我以爲夫。』國中有漁父者，遂爲王妻殺花面王。妻曰『夫我』，遂尊漁父爲王，號爲老王。老王遣使來貢。久之，鎖丹罕阿必鎖長，陰與部曲謀殺漁父。而漁父之子蘇幹剌者復謀殺鎖丹罕阿必鎖，爲父報讎。鄭和入海賜諸番，蘇幹剌怨朝賜僅及鎖丹罕阿必鎖，領衆邀擊和軍，和與戰，敗之。蘇幹剌走，追至喃渤國，幷獲其妻子，俘行在伏誅。宣德中，一再貢，厚賜之。九年，王弟哈利之漢來貢麒麟、象。

又 萬曆中爲國王者，其國中之大酋奴也。奴爲其大酋牧象，象肥大，酋喜，使掌魚，入其稅。奴得大魚，輒上酋，不以充稅，酋益喜，甚親之。大酋爲其國王掌兵，兵皆在大酋手。大酋入見王甚恭，大酋出，奴曰：『主何恭？』大酋曰：『王也。』奴曰：『主不欲耳，欲之，王矣。』因言：『我國王坐殿中甚肅，第左右數人耳。主入見，請王屏左右，密言事，王必從，奴直上刺殺王，主可王矣。』大酋從之，其計果行，遂刺殺王，大呼殿上曰：『吾主王矣，孰敢不從？』其殿下卒不知所爲，大酋所掌兵又在門外，因誅其偶語者數人，其餘悉授官。大酋益德奴，與之以所掌兵。他日，奴又以其兵刺殺大酋，而自爲王。

《明世法錄・南蠻・蘇門答剌》 〔永樂〕五年，使來貢。頃之，王與花面王戰，中矢死，子弱，其妻號于國曰：『能復讐者，我以爲夫，與共國事。』有漁翁率衆殺花面王，王妻遂從焉。亡何，故王假子攻殺漁翁，王子蘇幹剌奔峭山。永樂十一年，中使鄭和擒假王，送京伏法。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蘇門答剌國》 洪武間，遣使奉金葉表貢馬幷方物。國名須文達那。永樂三年，酋長宰奴里阿必丁隨中官尹慶朝貢，封爲蘇門答剌國王，給印及誥。五年，嗣王鎖丹罕阿必鎖遣使阿里來朝，幷貢方物。宣德六年，復來貢。十年，復請封其子爲王。初，太監鄭和奉使至蘇門答剌，僞王蘇幹剌方謀殺宰奴里阿必丁，以奪其位，且怨使臣賜不及己，領兵數萬邀擊官軍。和率衆及其國兵與戰，蘇幹剌敗走，追至南勃國，幷其妻子俘之以歸。永樂十三年九月獻於行在，以大逆不道伏誅，諸番畏服。

《罪惟錄・外國列傳・蘇門答剌國》 永樂三年，酋長宰奴里河必丁遣阿里朝貢，詔封酋長爲國王。五年再貢。已而王與花面王戰敗，中矢死。子鎖丹罕難阿必鎖幼，王妻號于國曰：『誰復此仇，吾以爲夫。』國中有漁父者，起兵殺花面王。王妻曰『夫我』，遂尊漁父爲老王。七年，遣其臣阿里表貢。

久之，故王子長，陰與部曲謀殺漁父。而漁父之子蘇幹剌一曰利。者，復起兵哨山，爲父報仇。會鄭和入海賜諸番，蘇幹剌怨朝賜僅及鎖丹罕難阿必鎖，領衆邀擊和軍。和與戰，敗之，蘇幹剌走，追至南浡國，幷獲其妻子，俘行在伏誅。宣德中，一再表貢。九年，使弟哈利之漢來貢麒麟。禮部尚書胡濙請表賀，不許。王弟卒京師，贈之漢鴻臚寺少卿，治喪葬，給守塚。十年，請封其子爲王。其後再易姓。萬曆中爲國王者，國中之大酋奴也。奴爲其大酋牧象，象肥大，酋喜。使主魚，輒上魚大酋，而不以充稅，大酋益喜。時大酋入見王甚恭，奴曰：『主不欲之乎？欲之，王矣。』因促謀大酋上殿，與王密言事，屏左右，奴直入刺殺王，大呼：『吾主王矣。』大酋故掌兵，無敢與大酋難者。或偶語，兵輒收之。大酋德奴，與之以所掌兵。他日，奴又以其兵刺殺大酋，而自爲王。

《八紘譯史・蘇文達那》　蘇文達那，有云即蘇門答剌，或辨是非。

藝文

《星槎勝覽・前集・蘇門答剌國》　詩曰：一覽蘇門境，山泉劃界流。胡椒林炒結，民屋海邊幽。地瘠收禾薄，山高產木稠。三春霑雨浩，四季瘴烟浮。男子頭纏布，嬰孩體木猴。瓜茄常歲有，橘柚不時收。朝熱渾如暑，暮寒還似秋。精鹽色霜雪，臭菓味酥油。若箇夷風俗，中華解此否？

《外國竹枝詞・蘇門答剌》　須文達那舊名邦，何事漁翁稱老王。一自天誅蘇幹剌，孩兒不敢跳西洋。古須文達那國。王爲那孤兒所殺，子幼，王妻立誓：『有能報仇者，願妻之，共國事。』一漁翁領兵殺花面王。王妻遂與之合，稱爲老王。其後子長，謀殺漁翁，復其國。翁子蘇幹剌走據峭山，率衆侵犯。詔使鄭和發兵擒滅之，王子感激，貢方物甚夥。

雜録

《乘槎筆記》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晴。巳初，過勾勒凳山、歐拉番山。午刻北面有山，名婆羅圍諸山。南面爲蘇門答臘南洋大島，長二千餘里，自唐宋至明，朝貢中國。龍涎嶼在其西。每春日，龍交戲其上，遺涎可采爲香。明嘉靖時，詔采辦，每斤給價銀一千二百兩。午正，計行程八百四十里。

飛魚大者長丈許，躍出水面以數百計，且有排列如隊伍式，眞奇觀也。

《使西紀程》卷二　〔光緒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午正，行六百八十四里，在赤道北五度五十七分。由檳榔嶼折而南，相距赤（度）〔道〕約計九里倫敦東九十六度三十五分。南望蘇門答臘，相距約四十里，見大山綿亘，即所謂萬古魯山也。蘇門答臘透長二千餘里，起息力之南，橫出檳榔嶼西千餘里，中間小島尚不可以數計。《瀛寰志略》圖載檳榔嶼于蘇門答臘之西北，非也。近年荷蘭衰弱，酋長之居蘇門答臘者撫綏無術，遂至畔亂。荷蘭又不能以兵力勝之，方相與攻戰未已也。是夕，風逾大。

《隨使英俄記》　〔光緒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己未，晴。水平船穩，西行大山綿亘，疊嶂入雲，乃蘇門答臘之西北境也。午正行六百八十四里，在赤道北五度五十七分。申初，正南高山起伏，翠黛千里，四面白氣如絮，倏忽萬變，繼而大雨一陣。酉正，見正南一燈，乃蘇門答臘西北界臨海三里外之小島燈樓也，樓名『比婁布拉斯』。

亞齊諸部 亞齊 啞齊 阿齊 大亞齊 小亞齊

綜述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啞齊》　啞齊，即蘇門答剌國，一名蘇文達那，西洋之要會也。【略】其先爲大食國，蓋波斯西境也。隋大業中，有牧者

探穴得文石，詭言應瑞當王，聚衆剽略，遂王其地。《舊唐書》云：胡人牧駐，忽有獅子人語曰：『此山有三穴，穴中大有兵器，幷有黑石白文，讀之便作王。』胡人依言，果得穴中石及刃甚多，教其反叛，於是糾合亡命，劫奪商旅，其衆遂盛，自立爲王。波斯、拂林各遣兵討之，皆爲所敗。於是遂強幷諸國，勝兵得四十萬。【略】其先爲白衣大食，至阿蒲羅拔以來，爲黑衣大食。《唐書》曰：白衣大食有二種，一盆尼末換，二奚深末換，殺兄自王，下怨其忍，將討之，徇衆曰：『助我者皆黑衣。』俄衆數萬，即殺末換，求奚深孫呵蒲羅拔爲王，號黑衣大食。【略】入明，始稱蘇門答剌。洪武初，國王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永樂三年，王鎖丹罕難阿必鎖遣使入貢，詔封爲蘇門答剌國王，賜印誥金幣。五年，再使來貢。已而王與花面王戰，中流矢死，子弱，不任嘗膽。其妃飲泣，令于國曰：『能復讐者，我與爲夫，共圖國事。』有漁翁聞之，率衆殺花面王，妃遂從漁翁。《吾學編》曰：永樂七年來貢，厚賜之。十年遣使至其國。久之，故王假子率所部殺漁翁王，王子蘇幹剌以衆奔峭山。十一年，中貴人鄭和擒假王，俘至京伏法。漁翁王子感激聖天子威靈，條進方物甚夥。【略】數傳後，凡再易姓而爲今王。今王者，人奴也。先是其主爲大將，使奴牧象，而象肥。主以爲能，呼語之曰：『而牧象良苦，其爲我監捕魚稅，坐而受直。』奴前謝，從此往稅捕魚，得大魚輒遺其主，自取小者。主後聞之曰：『奴忘其食指而奉我耶！』命侍左右，出則捧檳榔盤後隨。一日，王召諸大酋議事，奴從主仗劍入。王居起尊嚴若神，而主跼蹐惟謹。奴出謂主曰：『主自視雖貴，孰與王？』主笑曰：『臣何敢與王齒！』奴曰：『主第不欲王耳，是可取而代也。』主驚顧：『無妄言！將赤吾族。』奴因閒進曰：『吾主行擁重兵，出鎮海隅，詰旦入辭，奴從而後，主誠乘閒請屏左右，以畢所私，王必不疑。五步之內，奴抽刃刺王，灑王頸血，爲主盟手。主兵柄在握，誰敢不服？咄嗟而事可定矣。』主詰朝果入辭，如奴約。白王曰：『臣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有所私布，請屏左右。』王叱左右出，奴突引王裾，前刺王，掖其主上殿，號殿下曰：『王爲不道，吾殺之，吾爲若主。』時所擁兵悉集殿外，諸酋股慄，無敢鬨者，因誅其偶語者若而人，餘悉拜官有差。主既爲王，命奴代爲大將，隸以所部。居亡何，奴弒王自立，是爲今王。於是大爲防衛于國，拓其宮，規制宏壯。宮凡六門，門不得闌出入，雖勳貴不得帶劍上殿。王出乘象，象列綺架亭，而帷其外。又列象百餘，披結俱如王所乘象，望者不知王在何許。鹵簿傳呼甚盛，犯者無赦，法制嚴於他國矣。

《清朝通典・邊防二・亞齊》 亞齊，在西南海中，相傳即蘇門答剌國，明萬曆時易今稱。其王嚴防衛，拓宮殿，建六門，雖勳貴不得帶刀上殿。出乘象，象駕亭而帷其外，如是者百餘，俾人莫測王所在云。男女穿長衣，頭纏白布。土產有西洋布、丁香、肉果、水安息、蘇合油之屬。無麥有禾，一歲二稔。市道稱平，內地商船每附番舶至其地貿易。

《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五・亞齊》 亞齊，在西南海中，相傳舊爲蘇門答剌國，明萬曆中乃易今稱。其王嚴防衛，拓宮殿，建六門，雖勳貴不得帶刀上殿。出乘象，象駕亭而帷其外，如是者百餘，俾人莫測王所在云。風俗男女穿長衣，頭纏白布。土產西洋布、丁香、肉果、水安息、蘇合油之屬。地本瘠，無麥有禾，一歲二稔。市道稱平，內地商船常往其地貿易。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啞齊》 在西南海中。建置沿革：古蘇門答剌，在滿剌加之西，或言即漢條枝，唐波斯、大食二國地，西洋要會也。《續文獻通考》又云：即古蘇文達那。明洪武中，遣使奉表入貢。永樂三年，其酋宰奴里阿必丁已遣使入貢，詔封爲蘇門答剌國王。比年入貢，終成祖世不絕。鄭和凡三使其國。《續文獻通考》：其國與花面國相接。先是，蘇門王與花面王戰，中矢死，王子年幼，不能復讐。其妻令曰：『孰能復此讐者，我以爲夫，與共國事。』有漁翁聞之，率衆往擊殺花面王而還，遂稱爲老王。既而王子年長，率部衆殺之。漁翁子蘇幹剌奔峭山，思復父讐。王子遣使來訴，乃命太監鄭和往捕蘇幹剌以歸，獻闕下，國乃安。迨萬曆間，國兩易姓，易國名曰啞齊。《明史》：啞齊王者，其始本人奴也。奴之主爲國大臣，握兵柄。一日隨主入朝，出謂主曰：『王左右侍衛少，請乘間刺殺之，奉主爲王，猶反掌耳。』主從之，遂篡王位，任奴爲心腹，委以兵權。未幾，奴復殺主而代之。乃大爲防衛，拓其宮，建六門，不得闌入，雖勳貴不得帶刀上殿。出乘象，象駕亭而帷其外，如是者百餘，俾人莫測王所在云。內地商船每附番舶至其地互市。其國近爲英吉利所屬云。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蘇門答臘島〕部落之大者曰大亞齊，在此島北面之西界，西洋人稱亞珍，唐宋以來朝貢，中國封蘇門答臘王者，即此國也。大亞齊之東曰錫里，再東曰霧里，與息力隔海相對。大亞齊西盡海，轉而至島之南面曰小亞齊。

《出使日記續刻》卷六 〔光緒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記〕 亞齊一島，荷官欲以勢力服之，無如各部土人負嵎不服，荷官憂之數十年矣。近聞海濱

有巴山根一區，其土酋擁衆六七年，皆執精利軍器，向與荷爲勁敵。一日忽請降于荷，荷官已于巴山根城豎立荷旗。其投誠之故，因其所轄土地被荷船封其海口，諸多不便，今欲求荷官弛禁也。

分述

地理環境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咬齊》　形勝名蹟：俱紛摩地那山、大食王牧處，得黑石白文于此。《舊唐書》曰：在國西南，鄰於大海。膏勝樹山、澗中出油，王出征戰，取油倒水上燃之，能飛渡作火攻。人死，以油塗之，能堅其尸，千年不壞。椰嶼、在港口，嶼上有三寶廟。恆曷水、《舊唐書》曰：大食王糾合亡命，渡恆曷水，劫奪商旅。急水灣、龍涎嶼、《星槎勝覽》曰：蘇門答剌西去一晝夜，浮灕水面，波激雲騰。每春，羣龍來集於上交戲，而遺涎沫，番人駕獨木舟登嶼採取而歸。或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旁，一手揖水而得至岸。翠藍嶼。《星槎勝覽》曰：在龍涎嶼之西北，大小七門，門中皆可過船。傳聞釋迦經此山，浴水被竊袈裟。佛云：「後穿衣者，必爛皮肉。」由此男女今皆無衣，止樹葉紐結而遮前後。

《海國聞見錄・南洋記》　麻喇甲南隔海對峙大山爲亞齊，係紅毛人分駐。凡紅毛呷板往小西洋等處埔頭貿易，必由亞齊經過，添備水米。自亞齊大山生繞過東南爲萬古屢，盡處與噶喇巴隔洋對峙。紅毛回大西洋者必從此洋出，然後向西南過烏鬼呷，繞西至大西洋。

《海錄・南海・大亞齊》　大亞齊國，在錫哩西北，疆域稍大，由紅毛淺外海西北行日餘即到。由國都向西北陸行五六日，水路順風一二日，則至山盡處，俱屬大亞齊。風俗與無來由各國同。海東北岸爲沙喇我國，山盡處則與新埠斜對。

又《小亞齊》　小亞齊國，一名孫支，在大亞齊西。由大亞齊西北行，經山盡處轉東南行，約日餘可到。疆域亦數百里。風俗與大亞齊同。

文化風俗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咬齊》　王裝束類滿剌加。官屬畢具，宮有內闈百餘，蓋他國所無云。相傳風俗頗淳，語言和媚。惟酋長好殺，殺人輒取血浴身。《島夷志》曰：酋長人物修長，一日之閒必三變色，或黑，或赤。每歲殺十餘人，取自然血浴之，則四時不生疾疹，故民畏服焉。田磽少熟，然賈舶還往，財物充牣，雅稱富饒。貧民捕魚爲生活，朝駕獨木舟，張帆破浪，抵暮卻回，國徵其賦以爲常。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咬齊》　風俗：商賈輻輳，市道稱平。《明史》：其國俗頗淳，出言柔媚。貨舶至，貿易稱平。地本瘠，無麥有禾，禾一歲二稔。四方商賈輻輳。華人往者，以地遠價高，獲利倍他國。其氣候朝如夏，暮如秋，夏有瘴氣。婦人裸體，惟腰圍一布。其他風俗類滿剌加。白布纏頭，束腰佩劍。《皇清職貢圖》：白布纏頭，蓄鬚髮，著素衣，肩披花帛，束腰佩劍。婦披髮不笄，頷下胸前多飾金珠。家居常喜現體跣足，出行仍以大布蒙首至踵。

經濟物産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咬齊》　物産：寶石、《本草綱目》曰：《山海經》謂之采石。碧者，唐人謂之瑟瑟。紅者，宋人謂之靺鞨。今通呼爲寶石。大者如指頭，小者如豆粒，皆碾成珠狀。瑪瑙、《格古論》曰：非玉非石，堅而且脆，中有人物、鳥獸形者最貴。《負暄錄》曰：瑪瑙産有南北。南瑪瑙，産大食，色正紅無瑕，可作杯斝。琥珀、宋時充貢。玳瑁、犀角、象牙、《埤雅》曰：象牙生花，必因雷聲，故古以爲器飾。鶴頂、琉璃、宋時，以瓶及甕盛物來獻。照身鏡、《梁四公子記》云：扶南賣碧頗黎鏡，廣一尺半，重四十斤，內外皎潔，向明視之，不見其質。蔡絛云：御庫有玻黎母，乃大食所貢。鼈皺、龍涎香、《遊宦記聞》云：龍涎香最貴重，出大食國海旁。常有雲氣出，山閒土人即知龍睡其下，更相守之，俟雲散，知龍已去，往求必得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清氣，雖數十年香味仍在。得其眞，和香焚之，翠煙裊空，結而不散。或言涎有三品，一曰汎水，一曰滲沙，一曰魚食。汎水則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隨取之。滲沙則凝積多年，滲入沙中。魚食則化糞，散於沙磧。又魚食亦有二種，海旁有花若木芙蓉，花落海，大魚吞之腹中，先食龍涎，花嚥入久即脹悶，昂

頭向石上吐沫，乾枯可用。惟糞者不佳，若散碎，皆取自沙滲，力薄。欲辨眞僞，投沒水中，須臾突起，直浮水面。或取一錢口含之，微有腥氣，經一宿，細沫已嚥，餘結膠舌上，取出就淳稱之，亦重一錢。將淳者又乾之，其重如故。雖極乾枯，用銀簪燒熱，鑽入枯中，抽簪出，其涎引絲不絕。驗此，不分褐白、褐黑皆眞。《星槎勝覽》曰：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腥氣。焚之，清香可愛。片腦、宋時獻。安息、木香、本朝充貢。乳香、宋時獻。丁香、本朝充貢。薔薇水、宋時獻。蘇合油、天鵝祴、《本草綱目》謂鵠爲天鵝，云皮毛可爲服飾，謂之天鵝祴。《華夷考》曰：海東青，小而健，能擒天鵝，卽此也。華人以祴織之，沿爲僞物。瑣服、《一統志》名瑣服，曰：又名梭服。以鳥毳爲之，紋如紈綺。兜羅緜，亦毛毳織成，長者每足至六七丈，今人呼爲哆囉連。駝毛縐面、《埤雅》曰：駝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今其毛縐溫厚，煖於狐貉，極堪禦寒。遇夏，退毛至盡，乃能避熱。故古者冬取皮於狐類而裘成，夏取毛於駝類而褐成。宋時來獻。花錦、宋時獻。西洋布、《一統志》名闍布。《華夷考》曰：西洋布，幅廣至四五尺，精者價乃勝段。錫、本朝充貢。賓鐵、宋時獻。蠟、臍肪臍、卽《唐書》所謂骨肪獸，俗名海狗腎。燕窩、胡椒、《星槎勝覽》曰：蔓附樹枝結椒，纍垂如栟櫚子，但粒小耳。本朝充貢。石蜜、《唐書・大食傳》曰：刻石蜜廬如輦狀。沒藥、孩兒茶、卽烏爹泥，《本草》一名烏疊泥，或作烏丁，皆夷語，無正字。血竭、千年棗、宋時獻。大茄、《一統志》曰：樹高丈餘，經三四年不瘁，子大如西瓜，重十餘斤，以梯摘之。無名異、《本草集解》曰：出大食國。生石上，狀如黑石灰。番人以油鍊如鼈石，嚼之如餳。瓜、《星槎勝覽》曰：皮若荔枝，未剖臭如爛蒜，剖開如囊蜜，味如酥油，香甜可口。犀、宋太宗問蒲押陀黎：『犀，象何法可取？』對云：『犀，使人升大樹，操弓矢，伺至，射殺之。小者，不用弓矢，可捕獲。』本朝充貢。象、蒲押陀黎曰：『象，用象媒誘至，漸以大繩繫之。』駿馬、《唐書》曰：有千里馬，號爲龍種。鸚鵡。

交易：舶到，有把水瞭望，報王，遣象來接。舶主隨之入見，進果幣于王，王爲設食。貿易輸稅，號稱公平。《星槎勝覽》曰：胡椒，番秤一播，抵我官秤三百二十斤。價銀錢二十箇，重銀六兩。金抵納，卽金錢也，每二十箇重金五兩二錢。龍涎嶼香，一兩用金錢十二，一斤該金錢一百九十二箇，準中國銅錢九千，價亦非輕。此國遼遠，至者得利倍于他國。蓋宋時稱本肆多金、銀、綾、錦，工匠技術，咸精其能，至今富饒猶昔也。

《海錄・南海・大亞齊》 土產：金、冰片、沙藤、椰子、香木、海菜。

又《小亞齊》 土產：金、沙藤、胡椒、椰子、冰片。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啞齊》 土產：硫黃、賄爾馬果、外皮甚臭，剖開取囊，如酥油香美。俺拔果、其味酸甜香冽。寶石、瑪瑙、水晶、石青、回回青、馬、犀、龍涎香、沈香、木香、丁香、速香、降眞香、斗錫、胡椒、蘇木。

交通

《順風相送》 阿齊回萬丹：阿齊開船港口出淺，一更到山尾名蠻突，有一小嶼出椰子，嶼上有聖人。出急水門有嶼四個在西邊，不可近，不可拋出額頭，巡山邊開勢流水急。單午四更取匏呂你沙，有人家可拋船，打水二十托。丙午四更匏呂你沙開，有嶼可拋，內可過，打水十托。沿崑崙在北邊大山，單巳二更、巽巳三更取單戎十馬厭，打水十托可拋。單巽四更沿崑崙打水十托，單巽三更是泥地，辰巽二更打水三十五托，到大山沿山行，辰巽四更、巽巳二更到蘆水澳，有小人家可拋。巽巳四更到浮呂觔，內有老古石，打水二十托，是泥地。丙午三更沿崑崙有死樹高高看見，有港口，開有老古淺，打水四托，仔細內過，不可開西邊。對開有尖山三個，崑崙尾近東北行，有小嶼三個。辰巽四更巡崑崙收入猫律港，港口前面有老古石，後面可拋開，有大山出泉在半山，白色流落。須認此山爲記。

又 加里仔蠻回萬丹：加里仔蠻開船，丙午四更到浮呂，有小嶼四個。丙巳七更到雞里蠻，丙午五更到崑崙，打水十五托，沙地。巽巳九更到大山，下是浮呂螺岐，外有浮呂居靜，浮呂池掘二嶼，內行，十六托水。單巳四更、巽巳五更到大山尾，看山行船，不可開，流水拖開甚緊，到息里巫洋。辰巽七更取大山尾，巽巳三更到雞里蠻，嶼內過，打水二十托，近嶼行，不可貪灣。單卯五更到浮呂勿系可拋。單卯三更浮呂上香順覽旁邊仔盡了，須看風汛可緊過門，門中流水甚緊，拋南。單卯四更取師公大山，巡山行入班讓進港。

又 阿齊往羅里：開船單子離山遠，乾戌十二更取伽傍貌，龍涎嶼北邊時月早過洋。辛戌、單辛十更取翠蘭嶼山。單亥十更、辛戌五十更取色蘭山，番名僧伽那。若船身高有鶯歌嘴，恐犯石城礁，開過妙。沿山二十更取竹牌、鐵鑽嶼。單酉、庚酉八更取大佛堂，辛酉五更取牙里坎，有礁打浪，開妙。壬亥十更取羅里山進港，妙。

回針：開船，丙午十更取牙里坎放洋，乙卯五更取大佛堂，單卯八更取鐵鑽山幷竹牌礁，若看見鶯歌嘴放開使，若船身高見色蘭山，用乙辰五十更，單巳三十更取翠蘭山。乙辰針時月早過洋，取龍涎幷伽倕貌。辰巽十二更沿山使單午取阿齊。

又　阿齊往傍伽喇：開船，單子離山遠，乾戌十二更取伽倕貌山邊。單乾、乾亥四十五更取安德蠻南頭山。單壬及子十二更取平中尖大小山。單亥五十更取赤塗山，水十托。單亥五更見瀼列當頭來，水六七托，尋擦地港口入門，是傍伽喇矣。

回針：離淺單坤六更水廿五托，單坤五更，單巳六十更取佛心米山。若緊見山，單丙、丙巳五更取竹牌礁。若淺戧起用辛戌，水四十托，北頭正路水四托，過淺用巽巳七更平渤住速山，單巳平九嶼各門速過船。單午二十更取阿齊、蘇文噠喇是也。

又　阿齊往古里：開船用乾戌，沿山十五更取伽倕貌山。庚針離華蓋雙星八指，辛酉二十更、辛戌五十更、乾亥五更，看華蓋雙星七指三角，取色蘭山。壬亥五更、壬子十五更、單子十五更、壬子十五更，取甘巴里山頭。壬子十更取小葛蘭山，單子、壬子十五更取柯枝，子癸針沿山使收古里也。

回針：離山單午幷丙午取柯枝。丙午十五更取小葛蘭山。丙午十更取甘巴里山頭開洋。用單午十更、丙午十五更、丙巳五更取色蘭山，離華蓋雙星八指，甲卯七十更取伽倕貌山。沿山使落用辰巽五更取蘇文噠喇也。

三佛齊部 舊港

題解

《瀛涯勝覽・舊港國》　舊港，即古名三佛齊國是也，番名曰浡淋邦，屬爪哇國所轄。

《西洋番國志・舊港國》　舊港國，即三佛齊國也，番名佛林邦，受爪哇節制。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舊港》　詹卑。舊港，古三佛齊國也，初名干陀利，又名渤淋。在東南海中，本南蠻別種。居眞臘、爪哇之閒。王號詹卑，故今王所部號詹卑國。而故都爲爪哇所破，更名舊港，以別於彼之新村云。俗名吉寧邦。

《明象胥錄・三佛齊國》　或云三佛齊王號詹卑，今王所部稱詹卑國。而故都爲爪哇所破，更名舊港，以別於新村。

《名山藏・王享記三・三佛齊國》　永樂中，竟爲爪哇所兼，國亡，廢其國都曰舊港。

綜述

《宋史・外國傳五・三佛齊》　三佛齊國，蓋南蠻之別種。與占城爲隣，居眞臘、闍婆之間，所管十五州。土產紅藤、紫礦、篋沉香、檳榔、椰子。無緡錢，土俗以金銀貿易諸物。四時之氣，多熱少寒，冬無霜雪。人用香油塗身。其地無麥，有米及青白豆，鷄、魚、鵝、鴨頗類中土。有花酒、椰子酒、檳榔酒、蜜酒，皆非麴蘗所醞，飲之亦醉。樂有小琴、小鼓，崑崙奴踏曲爲樂。國中文字用梵書，以其王指環爲印，亦有中國文字，上章表卽用焉。累甓爲城，周數十里，用椰葉覆屋。人民散居城外，不輸租賦，有所征伐，隨時調發，立酋長率領，皆自備兵器糧糗。汎海使風二十日至廣州。其王號詹卑，其國居人多蒲姓。

《事林廣記・癸集・三佛齊國》　自廣州發舡取正南去，冬日乘北風，半月連夜至凌牙門，五日方入三佛齊國，以木作柵爲城，別無產物。國人俱姓蒲。習水、陸戰，臨敵敢死，官兵服藥，刀箭皆不能傷，以此霸於諸國。前後每國王，先用金鑄形質以代其軀，運一室，以金爲器皿，供奉甚嚴。其金像、器皿各鐫誌，示後人勿毀，代代如此。近世有一王，見所積金器頗多，竊之則罪至死，儲之則不敢開。盡載之舟，至大海沉之。舊傳其國地面忽然

穴出生牛數萬，人取食之，後用竹木窒其穴，乃絕。屢入貢於中國。

《萍洲可談》卷二　海南諸國，各有酋長，三佛齊最號大國。有文書，善算，商人云日月蝕亦能預知其時，但華人不曉其書爾。地多檀香、乳香，以爲華貨。三佛齊舶賫乳香至中國，所在舶司以香係榷貨，抽分之外盡官市。近歲三佛齊國亦榷檀香，令商就其國主售之，直增數倍，蕃民莫敢私鬻，其政亦有術也。是國正在海南，西至大食尚遠，華人詣大食，至三佛齊修船，轉易貨物，遠賈輻湊，故號最盛。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三佛齊國》　三佛齊國，蓋南蠻之別種。與占城爲隣，閒於眞臘、闍婆之閒，所管十五州。土產紅藤、紫鉚、篋沈香、檳榔子。無緡錢，土俗以金銀貿易諸物。四時之氣，多熱少寒，冬無霜雪。人用香油塗身。其地無麥，有米及青白豆，雞、魚、鵝、鴨頗類中土。有柳花酒、椰子酒、檳榔酒，皆非麴蘗所醞，飲之亦醉。樂有小琴、小鼓，崐崘奴踏曲爲樂。國中文字用蕃書，以其王指環爲印。亦有中國文字，上章表卽用焉。累甓爲城，周數十里，用椰葉覆屋。人民散居城外，不輸租賦，有所征伐，隨時調發，立酋長率領，皆自備兵器、糧糗。汎海便風，二十日至廣州。如泉州，舟行順風，月餘亦可到。國人多姓蒲，習水陸戰，臨敵敢死，伯於諸國。其國在海中，扼諸蕃舟車往來之咽喉。若商舶過不入，卽出船合戰，期以必死，故諸國之舟輻湊焉。

《明史・外國傳五・三佛齊》　三佛齊，古名干陀利。劉宋孝武帝時，常遣使奉貢。梁武帝時數至。宋名三佛齊，修貢不絕。

洪武三年，太祖遣行人趙述詔諭其國。明年，其王馬哈剌札八剌卜遣使奉金葉表，隨入貢黑熊、火雞、孔雀、五色鸚鵡、諸香、苾布、兜羅被諸物。詔賜《大統曆》及錦綺有差。戶部言其貨舶至泉州，宜徵稅，命勿徵。

六年，王怛麻沙那阿者遣使朝貢，又一表賀明年正旦。時其國有三王。七年，王麻那哈寶林邦遣使來貢。八年正月復貢。九月，王僧伽烈宇蘭遣使，隨招諭拂菻國朝使入貢。

九年，怛麻沙那阿者卒，子麻那者巫里嗣。明年遣使貢犀牛、黑熊、火雞、白猴、紅綠鸚鵡、龜筒及丁香、米腦諸物。使者言：『嗣子不敢擅立，請命於朝。』天子嘉其義，命使臣齎印，敕封爲三佛齊國王。時爪哇強，已威服三佛齊而役屬之，聞天朝封爲國王與已埒，則大怒，遣人誘朝使邀殺之。天子亦不能問罪，其國益衰，貢使遂絕。

三十年，禮官以諸蕃久缺貢，奏聞。帝曰：『洪武初，諸蕃貢使不絕。邇者安南、占城、眞臘、暹羅、爪哇、大琉球、三佛齊、浡泥、彭亨、百花、蘇門答剌、西洋等三十國，以胡惟庸作亂，三佛齊乃生間諜，紿我使臣至彼。爪哇王聞知，遣人戒飭，禮送還朝。由是商旅阻遏，諸國之意不通。』

又　時爪哇已破三佛齊，據其國，改其名曰舊港，三佛齊遂亡。國中大亂，爪哇亦不能盡有其地，華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據之。有梁道明者，廣州南海縣人，久居其國。閩、粵軍民泛海從之者數千家，推道明爲首，雄視一方。會指揮孫鉉使海外，遇其子，挾與俱來。

永樂三年，成祖以行人譚勝受與道明同邑，命偕千戶楊信等齎敕招之。道明及其黨鄭伯可隨入朝，貢方物，受賜而還。

四年，舊港頭目陳祖義遣子士良，道明遣從子觀政幷來朝。祖義，亦廣東人，雖朝貢，而爲盜海上，貢使往來者苦之。五年，鄭和自西洋還，遣人招諭之。祖義詐降，潛謀邀劫。有施進卿者，告於和。祖義來襲被擒，獻於朝，伏誅。時進卿適遣壻丘彥誠朝貢，命設舊港宣慰司，以進卿爲使，錫誥印及冠帶。自是，屢入貢。然進卿雖受朝命，猶服屬爪哇，其地狹小，非故時三佛齊比也。二十二年，進卿子濟孫告父訃，乞嗣職，許之。洪熙元年遣使入貢，訴舊印爲火燬，帝命重給。其後，朝貢漸稀。

嘉靖末，廣東大盜張璉作亂，官軍已報克獲。萬曆五年商人詣舊港者，見璉列肆爲蕃舶長，漳、泉人多附之，猶中國市舶官云。

其地爲諸蕃要會，在爪哇之西，順風八晝夜可至。轄十五洲，土沃宜稼。語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收獲盛而貿金多也。俗富，好淫。習於水戰，隣國畏之。地多水，惟部領陸居，庶民皆水居。編筏築室，繫之於樁。水漲則筏浮，無沉溺患。欲徙則拔樁去之，不費財力。下稱其上曰詹卑，猶國君也。後大酋所居，卽號詹卑國，改故都爲舊港。初本富饒，自爪哇破滅，後漸致蕭索，商舶鮮至。其他風俗、物產，具詳《宋史》。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五・三佛齊》。）

《異域志・三佛齊國》　其國在南海之中，自廣州發舶，取正南半月可到。諸番水道之要衝。以木柵爲城。國人多姓蒲，縛排浮水而居。官兵服藥，刀箭不能傷人，以此覇於諸國。舊傳其國地面忽有一穴，出生牛數萬，人取

食之。後用竹木窒其穴，乃絕。產犀、象、珠璣、異寶、香藥之類。

《明泳化類編・四夷・三佛齊》 三佛齊，即舊港也，界眞臘、爪哇之間，又與占城接壤。土沃宜稼穡，番舶輻輳。多廣東、漳、泉人。俗臨敵敢死。好水居。用梵書。

又 洪武初，王恆麻沙那阿稱臣入貢。辛亥，遣王的力馬罕亦里思麻入貢，賜《大統曆》、文幣。未幾，爲爪哇所幷。癸丑，遣使入賀正旦方物。乙卯，復遣使招諭拂菻國，遂入貢。十年，遣使奉表請印綬，詔賜。永樂丁亥入貢。辛卯，恆麻沙那阿卒，賜其子麻那者巫里三佛〔齊〕國印，印駝鈕銀質鍍金云。乙未，鄭和統舟師往諸番，會海寇陳祖義聚衆三佛〔齊〕國，劫掠番商，時卻犯我舟，和等設伏，敗之，俘其首惡歸闕下，由是海島肅清，貢使不絕。

《圖書編・三佛齊》 即舊港，又名浡淋。在東南海中。本南蠻別種，初隸爪哇，有地十五州。東去爪哇，東南距滿剌加，南距大山，西北濱海。番舶輻輳，多廣東、漳、泉人。土沃宜稼穡。遇敵敢死，隣國畏之。水多土少，將領得居陸，民率架筏水中，架木柱。語言如爪哇。市用錢布。字用梵書。其屬有（箚）〔單〕馬令、凌牙斯、蓬豐、登牙儂、細蘭諸國。唐天祐，貢方物、米。自建隆以至淳熙，朝貢不絕。我朝洪武初，王恆麻沙那阿稱臣入貢。四年，遣玉的力馬罕亦里麻思奉金字表朝貢，賜《大統曆》、文幣。六年，使來貢。八年，使從我招諭拂菻。十年，恆麻沙那阿卒，賜王子麻那者巫里三佛齊國王印，印駝鈕，銀質鍍金。是時，廣東有祖義者，脫罪避居其國，久之得爲將領，暴橫掠過客。永樂中，太監鄭和統海船下西洋，至三佛齊。

《方輿勝略・外夷・三佛齊》 三佛齊，即舊港國，又名浡淋。東南海中大國也。唐天祐初，宋自建隆以至淳熙朝貢，貢物有水晶、火油、象牙、琉璃瓶、珊瑚樹、崐崘奴。崐崘奴者，能踏曲爲樂者也。我朝洪武時，國王怛麻沙那凡三遣貢，其使從我招諭拂菻。

《獻徵錄・四夷・三佛齊》 三佛齊，即舊港，隸爪哇，古干佗利地。唐、宋皆爲國。建隆、淳熙間入貢不絕。洪武四年，遣趙述等使其國，其王馬哈剌札八剌卜奉表貢方物。未幾，傳恆麻來沙那阿者，凡三貢。以洪武十年卒，封其子麻那者巫里嗣王，賜鍍金銀印。其地綰轂諸番，使節所往來。習水戰，輕生敢死，鄰國憚畏之。後稍侵留使者，阻絕商舶，上命禮部激暹羅轉諭爪哇戒戢之。旋爲爪哇所併，廢其國，而舊港宣慰司數入貢。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三佛齊國》 三佛齊國，古干陀利也，在占城之南，相距五日程。居眞臘、爪哇之間，所管十五州。其屬國有單馬令、凌牙斯、蓬豐、登牙儂、細蘭等國。其王號詹卑。其人多姓蒲。梁天監元年入貢，後絕。唐天祐初，始通中國。宋建隆初，其王悉利胡大霞里遣使朝貢。淳化三年冬，廣州上言，其使蒲押陀黎前年來貢，自京回，聞本國爲闍婆所侵，即爪哇。住南海一年，今春乘舶至占城，偶風信不利，復還，乞降詔諭本國，從之。熙寧十年，使大酋領地華伽囉來，以爲保順慕化大將軍，入見，以金蓮花貯珍珠、龍腦撒殿。元豐中，使至者再，廣州受其貢獻方物，表入，言俟報，乃護至闕下。《廣州舊志》：治平中，地華伽囉遣使至囉囉入貢，遇大風，船幾覆。至囉囉，禱於天，有老翁見雲端，風浪息。時值儂寇燬廣州，天慶觀老君像在瓦礫中，至囉囉覩之，即向所見者也，及還以告。地華伽囉即遣思離沙文詣廣，購材鳩工重建。落成，請道士羅盈之爲住持，何德順爲監臨，施錢十萬，置山田於番禺甩塘，以充常住，鑄大鐘，覆以樓，費錢四十萬，又施錢四十萬，增置田於清遠蓮塘莊。明年，地華伽囉歿，剪其爪髮，送道士葬之塘，至今祭焉。南渡後入貢不絕。明朝洪武二年二月，遣行人趙述使其國。四年，趙述還國，王馬哈剌札八剌卜遣使隨述奉金字表文來朝貢，賜《大統曆》及織金、紗羅、文綺。六年，復遣使賀正旦，幷貢方物。八年，復遣使從招諭拂林國朝使來貢。九年，其王卒，遣使奉表乞詔封，請印綬。命鑄駝鈕鍍金銀印賜之。十月，詔封其嗣子麻那者巫里爲三佛齊國王。【略】三十年六月，以胡惟庸謀亂，乃生間諜，紿我使臣。命禮部移文暹羅達於爪哇，俾責戒焉。【略】其後爲爪哇所廢，以其地爲舊港，仍立頭目以司市易。永樂三年正月，遣行人譚勝受、千戶楊信等往舊港招撫廣東逃民梁道明。【略】時道明挈家居於彼者累年，廣東、福建軍民從之者至數千人，推道明爲首。【略】五年九月，太監鄭和使西洋諸國，還至舊港，遇海賊陳祖義等，遣人招諭之。祖義等詐降，潛謀要刼。和覺之，整兵隄備。祖義兵至，與戰，大敗之，殺其黨五千餘人，擒祖義等械送京師，悉斬於市。諸番聞之，莫不警服。是年，舊港頭目施進卿遣婿丘彥誠朝貢，詔設舊港宣慰使司，命進卿爲宣慰使，賜印誥、冠帶、文綺、紗羅，後卒。二十一年，子濟孫遣彥誠請襲，且言印爲火所燬。遂命濟孫襲宣慰使，賜紗帽、級金花帶、織金文綺、襲衣、銀印，令中官鄭和賫往賜之。自是朝貢不絕。

按：舊港不復爲國，轄於爪哇。順風八晝夜可至，由港口入。其地土

沃，倍於他壤，民故富饒。俗囂，好淫。水戰甚慣。其朝貢自廣東以達京師。

《四夷廣記・三佛齊・三佛齊國統》 國王號詹卑。相傳其王爲龍精。不火食，食則大荒；不水浴，浴則大潦，惟食沙糊，浴薔薇露而已。有百寶冠，甚重，惟王能戴之。傳禪則集諸子，能勝者嗣位。其人多蒲姓。【略】其後，爪哇併三佛齊而國廢。其地有舊港，商舶所聚，爪哇置小酋以司市易。

《明會要・外蕃二・三佛齊》 三佛齊，與占城爲鄰，其地爲諸番要會。俗富，好淫。下稱其上曰詹卑，猶國君也。洪武三年，遣使詔諭其國，王遣使奉金葉表隨入貢。戶部言：『其貨舶至泉州，宜徵稅。』命勿徵。其國有三王，先後來貢。

又 〔洪武〕三十年，爪哇據其國，改名舊港，亦不能盡有其地。華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據之。

《罪惟錄・外國列傳・三佛齊國》 三佛齊，即舊港，古（牙）〔干〕陀利，又曰浡淋，羈事爪哇者也。東距爪哇，八晝夜可至，西距滿剌加。通番者先至淡港乃入。有地十五州。其屬有單馬令、凌牙斯、蓬豐、蓉牙儂、細蘭諸國。國主有號曰詹卑，遂傳詹卑國。其人多蒲姓。扼諸番咽喉，商舶不入其境者，輒出舟與戰，以故其地爲商舶湊。土沃宜稼。

又 永樂中，爲爪哇所兼幷，國廢，更置小酋市易，曰舊港。

論曰：商舶湊，繁華異諸國。永樂中，設舊港宣慰使司，是版其地也，名耳。或欲以榷貨云。

《八紘譯史・三佛齊》 三佛齊，即舊港，又名浡淋，東南海中大國也。唐宋時，朝貢不絕，貢物多珍異，有崑崙奴。崑崙奴者，能踏曲爲樂者也。其王號詹卑，人多姓蒲。

《讀史方輿紀要・廣西七・外國附考》 三佛齊，在占城國南五日程，本南蠻別種，與占城爲鄰，居眞臘、爪哇之間，所管十五州。其屬國有單馬令、凌牙斯、蓬豐、登牙儂、細蘭等國。其王號詹卑。其人都姓蒲。一名干陀利國。梁天監初入貢，後絕。唐天祐初，始通中國。宋建隆初，其王悉利胡大霞里檀遣使朝貢，其後屢至。明朝洪武四年，土王哈剌札八剌卜遣其臣來朝貢。永樂初，爲爪哇所幷，以其地爲舊港。五年，設舊港宣慰使司，授頭目施進卿，嗣是朝貢不絕。道出廣東以達於京師。

《清朝通典・邊防二・舊港》 舊港，即三佛齊國，在西南海中，舊爲巫來由種類，噶喇巴屬國也，地方袤廣數千里。國無城池，隨民居之，所聚爲村落。傍山建王府，以磚瓦爲之。地氣多煖。土產有胡椒、沙藤、錫、棉花之屬。王姓名世系不可考。雍正七年，粵省商船載磁器、缸瓦、色紙、京菓諸物往彼互市。乾隆二十九年，准加市絲斤。至廣東計程一萬一千餘里。

《續通志・四夷傳四・三佛齊》 三佛齊，古名干陀利國，與占城爲鄰，居眞臘、闍婆之閒，管十五州。四時多熱少寒。其地無麥有米。文字用梵書，以王指環爲印，亦有中國文字，上章表用之。累甓爲城數十里，用椰葉覆屋，人民散居，不輸租賦，有征伐隨時調發。稱王曰詹卑。國人多蒲姓。宋建隆以後，其王屢遣使來貢。咸平六年，遣使奏本國建佛寺，以祝聖壽，願賜名及鐘。詔寺爲承天萬壽，鑄鐘以賜，加其使爲將軍。大中祥符元年又來貢，詔其使赴泰山，陪位朝覲壇。天禧元年、天聖六年遣使貢，後貢使數至。南渡後，紹興、淳熙兩來貢。凡貢者皆館於泉州。以後頻有貢獻。元絕不通。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二・三佛齊》 明太祖洪武三年，遣使詔諭三佛齊。明年，其王馬哈剌札八剌卜遣使奉表入貢。時其國有三王，曰怛麻沙那阿者，曰麻那哈寶林邦，曰僧伽烈宇蘭。九年，怛麻沙那阿者卒，子麻那者巫里嗣，明年遣使言嗣子不敢擅立，請命於朝，敕封爲三佛齊國王。時爪哇強，已威服三佛齊而役屬之，聞天朝封與已埒，則大怒，遣人誘朝使，邀殺之，天子亦不能問罪，其國益衰。三十年，爪哇據其國。改其名曰舊港，三佛齊遂亡。國中大亂，爪哇亦不能盡有其地，華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據之。有梁道明者，廣州南海縣人，久居其國，閩、粵軍民泛海從之者數千家，推道明爲首，雄視一方。會指揮孫鉉使海外，遇其子，挾與俱來。永樂三年，以行人譚勝受與道明同邑，命齎敕招之，道明及其黨鄭伯可隨入朝。四年，舊港頭目陳祖義遣子士良，道明遣從子觀政幷來朝。祖義亦廣東人，雖朝貢，而爲盜海上，貢使往來者苦之。詐降於中官鄭和，有施進卿者告之，爲和所禽，獻於朝，伏誅。時施進卿適遣壻丘彥城來朝，命進卿爲舊港宣慰使。雖受朝命，猶服屬爪哇。其地狹小，非故時三佛齊比也。二十二年，進卿死，許其子濟孫嗣。洪熙元年，訴舊印爲火燬，命重給之。嘉靖末，廣東大盜張璉作亂，官軍已報克獲。萬曆五年，商人詣舊港者，見璉列肆爲蕃舶長，漳、泉人多附之，猶中國市舶官云。《明史・三佛齊傳》曰：其地爲諸蕃要會，在爪哇之西，順風八晝夜可至，轄十五洲。土沃宜稼，語云：『一年種穀，

三年生金。』言收獲盛而貿金多也。俗富好淫。習於水戰，隣國畏之。地多水，惟部領陸居，庶民皆水居，編筏築室，繫之於樁，水漲則筏浮，無沈溺患，欲徙則拔樁去之，不費財力。下稱其上曰詹卑，猶言國君也。後大酋所居即號詹卑國，改故都爲舊港。初本富饒，自爪哇破滅後，漸至蕭索，商舶鮮至。

臣等謹按馬端臨《考》，三佛齊與干陀利各自爲國，《明史》則謂三佛齊古名干陀利，宋孝武、梁武帝皆通使，至宋爲三佛齊。顧炎武《日知錄》謂韓愈《廣州記》有干陀利，註家皆闕。以史考之，《梁書・海南諸夷傳》：干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吉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最。梁王僧孺有《謝賜干陀利所獻檳榔啓》。《周弘正傳》：有罪應流徙，敕以賜干陀利國。《陳書・世祖紀》：天嘉四年，干陀利國遣使獻方物。惟《宋書・孝武帝紀》：孝建二年，斤陀利國遣使獻方物。《南史同》。則又誤以干爲斤矣。

《海錄・南海・舊港》 舊港國，即三佛齊也。在茫咕嚕東，疆域稍大。由茫咕嚕東南行約三四日，轉北入噶喇吧峽口，順風行半日方出峽。峽東西皆舊港國疆土。峽西大山名網甲，別峙海中。山麓有文都、上盧寮、下盧寮、新港等處。山南復有二小島，一名空殼檳榔，一名朱麻哩，皆產錫，閩粵人到此採錫者甚衆。文都有暎咭利鎮守，而搉錫稅。凡採錫者俱向借資斧，得錫則償之。每百觔止給洋銀八枚，無敢私賣。國王所都在峽西，由文都對海入小港，西行四五日方至，亦有荷囒鎮守。兩岸居民，俱臨水起居，頗稱富庶。國王殿廷爲三級，每日聽政，王坐於上，次列各酋長。庶民爭訟者俱俯伏於下，體制嚴肅。而民性兇惡，多爲盜賊。不知尊中國，而畏荷囒、暎咭利如虎，凡有誅求，無敢違抗者。無來由番皆然，不獨此國也。土產金、錫、沙藤、速香、降香、胡椒、椰子、檳榔、冰片、水鹿。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舊港》 在西南海中。建置沿革：古名三佛齊，南蠻別種，或云即干陀利。與占城爲鄰，居眞臘、闍婆之間，所管五十州。從廣州府汎海，使風二十日可至。其王號詹卑，其國居人多蒲姓。唐天祐元年，始遣使入貢。宋太平興國五年，其王夏池遣使茶龍眉來貢。咸平六年復來，且言本國建佛寺以祝聖壽，願賜名及鐘，乃詔以承天萬壽爲寺額，幷鑄鐘以賜之。嗣後朝貢不絕。明洪武四年，其王馬哈剌札八剌卜遣使入貢。九年，命使者齎印敕封爲三佛齊國王。時爪哇強，已威服三佛齊而役屬之，聞封爲國王，與己埒，則大怒，遣人誘朝使，邀殺之。尋破三佛齊，據其國，改其名曰舊港。然亦不能盡其地，華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據之。《明史》：有梁道明者，廣州南海縣人，久居其國，閩粵軍民泛海從之者數千家，推道明爲首，雄視一方。永樂三年，以行人譚勝受與道明同邑，命偕千戶楊姓等齎敕招之，道明及其黨鄭伯可隨入朝，貢方物，受賜而還。四年，舊港頭目陳祖義遣子士良、道明遣從子觀政幷來朝。祖義亦廣東人，雖朝貢，而爲盜海上，貢使往來者苦之。五年，鄭和自西洋還，祖義潛謀邀劫。有施進卿者告於和，祖義來襲被擒，獻於朝，伏誅。因命設舊港宣慰司，以進卿爲使，錫誥印及冠帶，自是屢入貢。然進卿雖受朝命，猶服爪哇。其地狹小。非故時三佛齊比也。嘉靖末，廣東大盜張連作亂，官軍已報克獲。萬曆五年，商人詣舊港者見連列肆爲番舶長，漳、泉人多附之。本朝雍正七年，粵省商船載瓷器、紙、果諸物往彼互市。乾隆二十九年，准加市絲斤。其國至廣東計程一萬一千餘里。

分述

地理環境

《嶺外代答・外國門上・三佛齊國》 三佛齊國，在南海之中，諸蕃水道之要衝也。東自闍婆諸國，西自大食、故臨諸國，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者。

《瀛涯勝覽・舊港國》 人甚富饒，地土甚肥，諺云『一季種穀，三季收稻』，正此地也。地方不廣。

《西洋番國志・舊港國》 地土肥美，諺謂『一季種穀，三季收稻』，正此處也。其處水多地少。

《星槎勝覽・前集・舊港》 古名三佛齊國，自爪哇國起程，順風八晝夜至。自港入去，田土甚肥，倍於他壤。古云：『一季種穀，三季生金。』言其米穀盛而爲金也。

《咸賓錄・南夷志・三佛齊》 其地自廣州發舟正南行半月可至。自泉州行月餘可至。番舶輻湊，多廣東、漳、泉人。土沃宜稼穡，諺云：『一季種

穀，三季生金。』言米穀盛而爲金也。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舊港》　其地故稱沃土，諺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其米穀盛而多貿金也。冬無霜雪。

又　形勝名蹟：彭家山、在港外。承天萬壽寺。宋時賜額，今廢。

《明象胥錄・三佛齊國》　土沃倍它壤，語稱：『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富米穀多貿金也。

（幷見《明世法錄・南蠻・三佛齊》。）

《名山藏・王享記三・三佛齊國》　三佛齊扼諸番咽喉，商舶不入其境者，輒出舟與戰，以故其地爲商舶湊。而我使者欲往海外番者行不絕。自羈留我使臣，恐誅，道不通，番商絕。

又　多熱少寒，土沃倍（地）〔他〕壤。彼夷相傳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穀熟多也。自國破以後，不逮往時矣。

疆域政區

《嶺外代答・外國門上・三佛齊國》　其屬有佛羅安國，國主自三佛齊選差。地亦產香，氣味腥烈，較之下岸諸國，此爲差勝。有聖佛，三佛齊國王再歲一往燒香。

《諸蕃志・志國・三佛齊國》　三佛齊，間於眞臘、闍婆之間，管州十有五。在泉之正南，冬月順風，月餘方至凌牙門。經商三分之一，始入其國。

又　蓬豐、登牙儂、凌牙斯加、吉蘭丹、佛羅安、日羅亭、潛邁、拔沓、單馬令、加羅希、巴林馮、新拖、監篦、藍無里、細蘭，皆其屬國也。【略】其國東接戎牙路。或作重迦盧。

《大德南海志・三佛齊國》　三佛齊國管小西洋：龍牙山、龍牙門、便塾、欖邦、棚加、不理東、監篦、啞魯、亭停、不剌、無思忻、深沒陀囉、南無里、不斯麻、細蘭、沒里琶都、賓撮。

《瀛涯勝覽・舊港國》　東接爪哇國，西接滿剌加國界，南距大山，北臨大海。諸處船來，先至淡港，入彭家門裏，繫船於岸，岸上多磚塔，用小船入港內，則至其國。國人多是廣東、漳、泉州人逃居此地。

《西洋番國志・舊港國》　其國東即接爪哇，西抵滿剌加國，南距山，北枕海。諸處舡來，先淡水港入彭家門，繫舡岸邊，名石塔，易小舡入港，乃至其國。國多廣東、福建漳、泉人。

《明一統志・外夷・三佛齊國》　在占城國南五日程。其朝貢自廣東以達於京師。本南蠻別種。與占城爲隣，居眞臘、爪哇之間。所管十五州。其屬國有單馬令、凌牙斯、蓬豐、登牙儂、細蘭等國。其王號詹卑，其人多姓蒲。唐天祐初始通中國。

《西洋朝貢典錄・三佛齊國》　其國在占城南可一千里，東屬爪哇，西抵滿剌加，南倚大山，北臨大海，是爲舊港。

《明四夷考・三佛齊》　三佛齊，即舊港，又名浡淋。在東海中。本南蠻別種，初隸爪哇。有地十五州。東距爪哇，西距滿剌加，南距大山，西北濱海。番舶輻輳，多廣東、漳、泉人。

又　其屬有單馬令、凌牙斯、蓬豐、葛牙儂、細蘭諸國。

《宋史新編・三佛齊國》　三佛齊國，蓋南蠻之別種。與占城爲鄰，居眞臘、闍婆之間，所管十五州。

《三才圖會・地理・三佛齊》　三佛齊，本南蠻別種，居海中舊港，與占城爲鄰，相去五日程。居眞臘、爪哇之間。田土甚肥，饒米穀。所管十五州。

《殊域周咨錄・南蠻・三佛齊》　三佛齊，前代至洪武間爲國，今爲舊港宣慰司地，古干陀利也。在占城之南，相距五日程，居海中。或曰居眞臘、爪哇之間。

又　爲國時，所管十五州。又有旁近屬國，曰單馬令、凌牙斯、蓬豐、登牙儂、細蘭諸種。國主號曰詹卑。其人多姓蒲。

又　三佛齊，本南蠻別種，初隸爪哇，有地十五州。東距爪哇，西距滿剌加，南距大山，西北濱海。

又　其里至，占城國南五日。其入貢，自廣東達于京師。

《圖書編・三佛齊國》　南蠻別種。與占城爲鄰，在眞蠟、闍婆之間。所管十五州。汎海便風二十日至廣州，如泉州舟行順風月餘亦可到。其國在海中，扼諸番舟車往來之咽喉，故諸國之舟輻輳焉。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三佛齊》　按：三佛齊，本南蠻別種。居海中舊港，與占城爲隣，相去五日程。居眞臘、爪哇之間。田土甚肥，饒米穀。所管十五州。屬國有單馬令、凌牙斯、蓬豐、登牙儂、細蘭等國。王號

詹卑。其人多姓蒲。

《廣皇輿考・四夷・三佛齊國》占城國南。　南蠻別種。有十五州。唐通中國。

《武備志・四夷一四・三佛齊》　三佛齊，即舊港，又名浡淋，在東南海中。本南蠻別種，初隸爪哇，有地十五州。東距爪哇，西距滿剌加，南距大山，西北濱海。番舶輻輳，多廣東、漳、泉人。土沃宜稼穡。

又　其屬有單馬令、凌牙斯、蓬豐、葸牙儂、細蘭諸國。

《明象胥錄・三佛齊國》　三佛齊國，在東南海中，即舊港，又名浡淋，本南蠻別種。有地十五州。東距爪哇，西距滿剌加，南距大山，西北濱海。自爪哇南向順風八晝夜至。或云與占城隣，居眞臘、闍婆間。汎海二十日至廣州。

《名山藏・王享記三・三佛齊國》　三佛齊國，古干陀利，又曰浡淋，羈事爪哇者也。有地十五州，又有旁近單馬令、凌牙斯、蓬豐、登牙儂、細蘭諸種屬。國主號曰詹卑。其人多蒲姓。

《明世法錄・南蠻・三佛齊國》　三佛齊國，在東南海中，即舊港，又名浡淋。本南蠻別種。有地十五州。東距爪哇，西距滿剌加，南距大山，西北濱海。自爪哇南向，順風八晝夜至。或云與占城隣，居眞臘、闍婆間。汎海二十日至廣州。

又　或云三佛齊王號詹卑，今王所部稱詹卑國。而故都爲爪哇所破，更名舊港，以別於新村。詹卑市價，償金以椒。喜買夷婦，他國多載女子，易椒以歸。

《明書・四國傳一・三佛齊》　三佛齊，即舊港，又名浡淋，在東南海中。本南蠻別種，初隸爪哇，有地十五州。東距爪哇，西距滿剌加，南距大山，西北濱海。

又　其屬有單馬令、凌牙斯、蓬豐、登牙儂、細蘭諸國。

《地圖綜要・四夷・三佛齊國》占城國南。　沿革：南蠻別種。有十五州。國朝洪武初朝貢。

（并見《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三佛齊》。）

《四夷廣記・三佛齊・三佛齊國疆里》　三佛齊國，古干陀利也，番名浡淋邦，今爲舊港宣慰司。在占城之南，相距五日程，居東南海中。本南蠻別種，或曰居眞臘、爪哇之間。其國東至爪哇國，西至滿剌加，南至大山，北至大海。

《八紘譯史・三佛齊》　居爪哇、眞臘間，有十五州。其屬有單馬令、（支）〔凌〕牙斯、蓬豐、登牙儂、細蘭等。

《廣輿記・外譯・三佛齊國》占城國南，東距爪哇，西距滿剌加，南距大山，西北濱海。　沿革：南蠻別種，有十五州。

《續通典・邊防二・三佛齊》　三佛齊，與占城爲隣，居眞臘、闍婆之間，所管有十五州。氣候多熱少寒。

又　（明太祖洪武）三十年，爪哇據其國，改名舊港。亦不能盡有其地，華人往往寓焉。其地爲諸番要會，俗習水戰，鄰國多畏之。

文化風俗

《嶺外代答・外國門上・三佛齊國》　國無所產，而人習戰攻，服藥在身，刃不能傷。陸攻水戰，奮擊無前，以故鄰國咸服焉。蕃舶過境，有不入其國者，必出師盡殺之，以故其國富犀、象、珠璣、香藥。其俗縛排浮水而居。

《諸蕃志・志國・三佛齊國》　國人多姓蒲。累甓爲城，周數十里。國王出入乘船，身纏縵布，蓋以絹傘，衛以金鏢。其人民散居城外，或作牌水居，鋪板覆茅。不輸租賦，習水陸戰，有所征伐，隨時調發。立酋長率領，皆自備兵器、糗糧，臨敵敢死，伯於諸國。無緡錢，止鑿白金貿易。四時之氣，多熱少寒。豢畜頗類中國。有花酒、椰子酒、檳榔蜜酒，皆非麴蘗所醞，飲之亦醉。國中文字用番書，以其王指環爲印，亦有中國文字，上章表則用焉。國法嚴，犯姦男女，悉置極刑。國王死，國人削髮成服，其侍人各願殉死，積薪烈焰，躍入其中，名曰同生死。有佛名金銀山，佛像以金鑄。每國王立，先鑄金形以代其軀。用金爲器皿，供奉甚嚴，其金像、器皿各鐫誌，示後人勿毀。國人如有病劇，以銀如其身之重，施國之窮乏者，示可緩死。俗號其王爲龍精，不敢穀食，惟以沙糊食之，否則歲旱而穀貴。浴以薔薇露，用水則有巨浸之患。有百寶金冠，重甚，每大期會，惟王能冠之，他人莫勝也。傳禪，則集諸子以冠授之，能勝之者則嗣。舊傳其國地面忽裂成穴，出牛數

萬，成羣奔突入山，人競取食之。後以竹木窒其穴，遂絕。

《島夷誌略・三佛齊》 自龍牙門去五晝夜至其國。人多姓蒲。習水陸戰，官兵服藥，刀兵不能傷，以此雄諸國。其地人煙稠密，田土沃美。氣候暖，春夏常雨。俗淳。男女椎髻，穿青綿布短衫，繫東冲布。喜潔淨，故於水上架屋。

又《舊港》 自淡港入彭家門，民以竹代舟。道多磚塔。田利倍於他壤，云『一季種穀，三年生金』，言其穀變而爲金也。後西洋人聞其田美，每乘舟來取田內之土骨，以歸彼田爲之脈而種穀。舊港之田金不復生，亦怪事也。氣候稍熱，男女椎髻，以白布爲捎。煮海爲鹽，釀椰漿爲酒。有酋長。

《瀛涯勝覽・舊港國》 人多操習水戰。其處水多地少，頭目之家都在岸地造屋而居，其餘民庶皆在木筏上蓋屋居之。用椿纜拴繫在岸，水長則筏浮，不能淹沒。或欲於別處居者，則起椿連屋移去，不勞搬徙。其港中朝暮二次暗長潮水。國人風俗，婚姻死喪之禮，以至言語及飲食衣服等事，亦皆與爪哇相同。

《西洋番國志・舊港國》 人多習水戰。頭目皆岸上造屋以居，其餘民庶俱於水上編竹爲筏，葦葉作房居之。筏用椿纜隨水長落，欲遷居則連筏移去，不勞搬徙，亦甚便。港中朝暮二次暗潮。國甚富饒。其風俗、婚姻、死葬、語言皆與爪哇同。

《星槎勝覽・前集・舊港》 民故富饒，俗囂，好淫，有操略，水戰甚慣。其處水多地少，部領者皆在岸邊居室之，周匝民僕而宿，其餘民庶皆置木筏上，蓋屋而居。若近溪，船以木樁拴閘，設其水漲，則筏浮起，不能淹沒也。或欲別居，起樁去之，連屋移拔，不勞其力。此處之民，爪哇所轄，風俗與爪哇大同小異。

《明一統志・外夷・三佛齊國》 風俗：人用香油塗身。《宋史》：四時之氣多熱少寒，冬無霜雪。人用香油塗身。俗以金銀貿易，同上：地無麥，有米及青白豆。無錢。土俗以金銀貿易諸物。鷄、魚、鵝、鴨，頗類中土。人民散居城外，同上：累甓爲城，用椰葉覆屋，人民散居城外。不輸租賦，有所征伐，隨時調發，立酋長率領，皆自備兵器、糧糗。文字用梵書，同上：國中文字用梵書，以其王指環爲印。亦有中國文字，上表章用焉。臨敵敢死，《文獻通考》：習水陸戰，臨敵敢死，伯於諸國。番舶輻輳，同上：其國在海中，扼諸番舟車往來之喉咽，若商舶過不入，輒出船合戰，故諸國之舟輻輳。水上架屋，《島夷志》：男女椎髻，穿青綿布衫，繫東冲布，喜潔淨，故於水上架屋。官兵服藥，刀兵不能傷。同上。

《西洋朝貢典錄・三佛齊國》 其俗與爪哇大同。其土沃而民富，水多地少。民皆屋筏，維岸而居。水長而浮也，則遷於他。多習水戰。其博戲有三：一曰奕棋，二曰鬥鷄，三曰把龜。其交易用中國歷代錢及布帛。

《明四夷考・三佛齊》 土沃宜稼穡。人好賭博。習水戰，服藥，刀不能傷。遇敵敢死，鄰國畏之。水多土少，將領得居陸，民率架筏水中，架梁柱。語言如爪哇。市用錢布。字用梵書。

《宋史新編・三佛齊國》 土有花酒、椰子酒、檳榔酒、蜜酒，皆非麴蘗所醞，飲之亦醉。亦有中國文字，上章表卽用焉。累甓爲城，周數十里。用椰葉覆屋。人民不輸租賦，有所征伐，隨時調發，立酋長率領，皆自備兵器、糧糗。汎海便風二十日至廣州。其王號詹卑。其國居人多蒲姓。

《明一統賦・三佛齊國》 三佛齊國，本南蠻別種，與占城爲隣，在泉州之正南，管十五州，國人多姓蒲。王出入乘舡，身纏花布，衛以金鏁。民居蓋以椰葉。習水陸戰。男女椎髻，好潔。天氣多熱少寒。俗稱其王爲龍精，不火食，食則大荒；不水浴，浴則大潦，惟食沙糊，浴薔薇露而已。有百寶冠，甚重，每大朝會，惟王能戴之。傳禪則集諸子，能勝之者嗣位。自洪武以來朝貢不絕。

《殊域周咨錄・南蠻・三佛齊》 其國在海中，扼諸番舟車往來之咽喉，商旅過不入，輒出船合戰，故諸國之商舶輻輳。累甓爲城，人民散處城外。水多地少，部領者皆在岸造屋居之，周匝皆僕從住宿。其餘民庶皆於水架木筏，蓋屋而居，覆以椰葉，以木樁拴闌。或水長則筏浮起，不能沒也。或欲別居，起樁去之，連屋移徙，不勞財力。四時之氣，多熱少寒，冬無霜雪，土沃倍于他壤。古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其米穀盛而多貿金也。民故富饒，俗囂，好淫。男女椎髻，穿青綿布衫，用香油塗身。以金銀貿易，貨用燒五色珠、青白磁器、銅鼎、五色布、絹、色段、大小磁甕、銅錢之屬。民習水陸戰，臨敵敢死，服藥，兵刃不能傷擊。兵隨時徵發，立酋長統率之，自備兵糧，平時亦不輸徵稅。凡文字用梵書，其王指環爲印，亦有中國文字，上表章用焉。

《咸賓錄・南夷志・三佛齊》 習水戰，服藥，刀不能傷。遇敵敢死，鄰國畏之。水多土少，惟將領陸居，民率架筏水中，架梁柱。不輸租賦，有事隨時調發。語言如爪哇。市用錢布，幷燒煉五色珠。字用梵書，以其王指環

爲印。王出入乘船，身纏花布，衛以金鏢。俗稱其王爲龍精，不火食，食則大荒；不水浴，浴則大潦，惟食沙糊，浴薔薇露而已。前後國王各先用金鑄其形質，代代勿毀。舊傳其國地面忽然穴出生牛數萬，人取食之。後用竹木窒其穴，乃絕。

《廣皇輿考・四夷・三佛齊國》　其俗人以香油塗身。文字用梵書。交易用金銀。居海中，諸番舶輻輳。諸官兵服藥，刀矢不能傷。食用類中國。

《方輿勝略・外夷・三佛齊》　土沃，宜稼穡，諺云：『一季種穀，三季生金。』言米穀盛。水多土少，民率架筏水中，架梁柱。不輸租賦。語言如爪哇。市用錢布。以其王指環爲印。俗稱其王爲龍精，不火食，食則大荒；不水浴，浴則大潦，惟食沙糊，浴薔薇露而已。

《獻徵錄・四夷・三佛齊》　地宜稼穡，諺云：『一季種穀，三季生金。』然土少水多，惟首領陸居，民率架筏水中，搆屋梁其上。不輸租賦。隨時調發。語言如爪哇。市用錢布，幷燒煉五色珠。字用梵書。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舊港》　累甓爲城，民散居城外。香油塗身。覆屋多用椰葉。市用錢布。字仿梵書，以國王指環爲印。《宋史》曰：亦有中國文字，上章表時即用焉。俗囂，好淫。水戰甚慣。《文獻通考》曰：習水陸戰，臨陣敢死，霸於他國。其國多水而少陸，部領乃聚岸作屋以居，僮僕環之。其餘民庶悉架室木筏上，以木樁拴閘。水長則筏浮起，不能沒也。或將別居，則起樁去之，連屋移徙，不勞財力。《島夷志》謂好潔淨，故於水上架屋。與此不同。其樂有小琴、小鼓、崑崙奴踏曲之類。劉宋孝武世，始貢中國。《南史・干陀利傳》曰：王釋羅那鄰陀遣長史竺留陀獻金銀寶器。

《武備志・四夷一四・三佛齊》　人好賭博。習水戰，服藥，刀不能傷。遇敵敢死，鄰國畏之。水多土少，將領得居陸，民率架筏水中，架梁柱。語言如爪哇。市用錢布。字用梵書。

《明象胥錄・三佛齊國》　俗饒而囂。水多地少，部領得陸居，餘架筏水中，爲梁柱蓋屋。水長則筏浮，便遷徙。【略】番舶輻輳，率漳、泉、東粵人。以錢布市。用梵書，視王指環爲印，亦有中國文字。累甓爲城，周數十里。覆屋以椰葉。不輸租賦，有征伐則調發。習水戰，敢死，海上幷畏之。其國人多蒲姓。

（幷見《明世法錄・南蠻・三佛齊國》。）

《名山藏・王享記三・三佛齊國》　其地累甓爲城，人民散處城外。部領居岸，餘皆屋木筏。

《明書・四國傳一・三佛齊》　番舶輻輳，多廣東、漳、泉人。土沃宜稼穡。人好賭博。習水戰，服藥，刀不傷。遇敵敢死，鄰國畏之。水多土少，將領得居陸，民率架筏水中，架梁柱。語言如爪哇。市用錢布。字用梵書。

《地圖綜要・四夷・三佛齊國》　風俗：人用香油塗身。文字用梵書。番舶輻輳。官兵服藥，刀矢不能傷。

（幷見《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三佛齊國》。）

《四夷廣記・三佛齊・三佛齊制度》　其國在海中，扼諸番舟車往來之咽喉，商旅過不入，輒出船合戰，故諸國之商船輻湊。民習水陸戰，臨敵敢死，服藥，兵刃不能傷擊。兵隨時徵發，立酋長統率之，自備兵粮，平時亦不輸徵稅。凡文字用梵書，其王指環爲印。亦有中國文字，上表章用焉。

又《三佛齊風俗》　四時之氣，多熱少寒，冬無霜雪，土沃倍於他壤。古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其米穀盛而多貿金也。福建、廣東寓居者衆。民皆富饒，俗囂，好淫。男女椎髻，穿青綿布衫，用香油塗身。其互市用金銀幷錢布。婚喪、語言與爪哇大同小異。亦知賭戲錢物，如鬥鷄、奕棋、把鬮。貨用燒珠、青白磁器、銅鼎、布絹、色段、大小磁甕之類。

《罪惟錄・外國列傳・三佛齊國》　人好賭博，如把龜、奕棋、鬥鷄，皆索錢具也。習水戰，服藥，刀不能傷。遇敵敢死，鄰國畏之。土窄民繁。將領居陸，其下率浮筏架屋其上，便迁徙。市用錢布。字用梵書。

《八紘譯史・三佛齊》　土沃宜稼，語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故民富。有椰子酒、檳榔酒、柳花酒。習水戰，服藥，力不能傷。國在海中，扼諸蕃往來之要，若商舶過而不入，即出戰，期以必死，故諸國畏之，商舟輻湊。水多地少，惟將領得陸居，民庶皆樹屋於木筏之上，植樁爲固，欲移徙則起樁而去。不輸租賦，有事隨時調發。字用梵書。王出入乘船，身纏花布。其俗稱王爲龍精，不火食，食則大荒；不水浴，浴則水潦。惟食沙糊，浴薔薇露而已。國王皆金鑄其形，代代勿毀。

《廣輿記・外譯・三佛齊國》　風俗：四時多熱少寒，冬無霜雪。人用香油塗身。文字用梵書。官兵服藥，刀矢不能傷。習水戰、陸戰，臨敵敢死，雄於諸國。其國扼諸番舟車往來之衝，故番舶輻輳。

《續通典・邊防二・三佛齊》 城周數十里。椰葉覆屋。不輸租賦。其王號詹卑。其國居人多蒲姓。庶民皆水居，編筏築室，係之於椿，欲徙則拔椿去之。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舊港》 風俗：香油塗身。椰葉覆屋。《宋史》：其人用香油塗身。又曰：累甓爲城，周數十里。用椰葉覆屋。土沃宜稼。民皆水居。《明史》：土沃宜稼，語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收穫盛而貿金多也。俗富，好淫。習於水戰，鄰國畏之。地多水，惟部領陸居，庶民皆水居。編筏築室，繫之於椿，水漲則筏浮，無沈溺患。欲徙則拔椿去之，不費財力。國無城池。地氣多暖。《皇朝通典》：地方袤延數千里，國無城池，隨民居所聚，以爲村落。傍山建王府，以磚瓦爲之。地氣多暖。

經濟物産

《宋史・外國傳五・三佛齊》 開寶四年，遣使李何末以水晶、火油來貢。五年，又來貢。七年，又貢象牙、乳香、薔薇水、萬歲棗、褊桃、白沙糖、水晶指環、瑠璃瓶、珊瑚樹。八年，又遣使蒲陁漢等貢方物，賜以冠帶、器幣。

太平興國五年，其王夏池遣使茶龍眉來。是年，潮州言，三佛齊國蕃商李甫誨乘船載香藥、犀角、象牙至海口，會風勢不便，飄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藥悉送廣州。八年，其王遐至遣使蒲押陁羅來貢水晶佛、錦布、犀牙、香藥。

又 天禧元年，其王霞遲蘇勿吒蒲迷遣使蒲謀西等奉金字表，貢眞珠，象牙、梵夾經、崐崙奴。

又 元豐中，使至者再，率以白金、眞珠、婆律薰陸香備方物。

又 五年，遣使皮襪、副使胡仙、判官地華加羅來，入見，以金蓮花貯眞珠、龍腦撒殿。

《宋會要輯稿・蕃夷七・歷代朝貢》 〔開寶〕四年四月二日，三佛齊國遣使貢方物。《玉海》：貢水晶、火油。

又 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三佛齊國遣蒲押羅貢方物。《玉海》：貢通犀、大食錦、越諾布、琉璃瓶。

又 〔端拱元年〕《宋史》：是年，三佛齊國貢佛經，納青木函、琥珀、青紅白水晶、紅黑木、槵子念珠各一連，并納螺鈿花形平函毛龍一，納法螺二口、葛籠一，納螺杯二口、染皮二十枝、金銀蒔繪筥一合，納髮鬘二頭又一合。納參議正四位，上籐優理手書二卷，及進奉物數一卷、表狀一卷，及金銀蒔繪硯一、筥一合，納金硯一、鹿毛筆、松烟墨、金銅水瓶、鐵刀，又金銀蒔繪硯一、筥一合，納繪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螺鈿梳函一對。其一納赤木梳二百七十，其一納龍骨十橛，螺鈿書案一、几一、白鈿布五疋、鹿皮龍一，納貂裘一領、螺鈿鞍轡一副、銅鐵鐙紅絲鞦泥障、倭畫屏風一雙、石流黃七百斤。

又 天禧元年四月二日，三佛齊國王霞遲蘇勿吒蒲迷遣使奉金字表，貢珠、象牙、梵夾經、崑崙奴。

又 〔六月〕《玉海》：是月，三佛齊國以先天節獻香。

又 〔二年〕《山堂考索》：是年正月，三佛齊貢龍涎一塊三十六斤、眞珠一百一十三兩、珊瑚一株二百四十兩、犀角八株、梅花腦版三片、梅花腦二百兩、琉璃三十九事、金鋼鑽三十九箇、貓兒眼指環、青瑪瑙指環、大眞珠指環共一十三事，腽肭臍二十八兩、番布二十六丈、大食糖四瑠璃瓶、大食棗十六琉璃瓶、薔薇水一百六十八斤、賓鐵長劍九張、乳香八萬一千六百八十斤、象牙八十七株共四千六十五斤，蘇合油二百七十八斤、木香一百一十七斤、丁香三十斤、血竭一百五十八斤、阿魏一百二十七斤、肉荳蔻二千六百七十四斤、胡椒一萬七百五十斤、檀香一萬九千九百三十五斤、篋香三百六十四斤。

又 〔元祐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三佛齊貢奉人請以金蓮花一十五兩、眞珠五兩、龍腦一十兩，依例撒殿，從之。

又 〔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三佛齊國進奉使司馬傑廚盧圖打根加越仲蒲晉、副使馬傑囉嗏華離蒲遐邇、判官司馬傑旁胡凌蒲押陁囉到闕朝見，表貢龍涎一塊三十六斤，眞珠一百一十三兩，珊瑚一株二百四十兩，犀角八株，梅花腦板三片，又梅花腦二百兩，琉璃三十九事，金剛錐三十九箇，貓兒眼睛指環，青瑪瑙指環，大眞珠指環共十三箇，腽肭臍二十八兩，番布二十六條，大食糖四琉璃瓶，大食棗十六琉璃瓶，薔薇水一百六十八斤，賓鐵長劍九張，賓鐵短劍六張，乳香八萬一千六百八十斤，象牙八十七株共四千六十五斤，蘇合油二百七十八斤，木香一百一十七斤，丁香三十斤，血竭一百五十八斤，阿魏一百二十七斤，肉荳蔻二千六百七十四斤，胡椒一萬七百五十斤，檀香一萬九千九百三十五斤，篋香三百六十四斤。

又〔淳熙〕五年正月六日，三佛齊國進表貢眞珠八十一兩七錢、梅花腦板四片共一十四斤、龍涎二十三兩、珊瑚一匣四十兩、瑠璃一百八十九事、觀音瓶十、青琉璃瓶四、青口瓶六、闊口瓶大小五、環瓶二隻、口瓶二、淨瓶四，又瓶四十二、淺盤八、方盤三、圓盤三十八、長盤一，又盤二、滲金淨瓶二、滲金勸盃連蓋一副、滲金盛水瓶一、屈巵三、小屈巵二、香爐一、大小罐二十二、大小盂三十三、大小楪四、大小蜀葵楪二、小圓楪一、番糖四瑠璃瓶共一十五斤八兩、番棗三瑠璃瓶共八斤、梔子花四瑠璃瓶共一百八十兩、象牙六十株共二千一百九斤九兩六錢、胡椒一千五百五十斤、夾箋黃熟香八十五斤、薔薇水三千九斤、肉荳蔻八十斤、阿魏二百三十斤、沒藥二百八十斤、安息香二百一十斤、玳瑁一百五斤、木香八十五斤、檀香一千五百七十斤、貓兒睛一十一隻、番劍一十五柄。

《諸蕃志・志國・三佛齊國》　土地所產：璿瑁、腦子、沉速暫香、粗熟香、降眞香、丁香、檀香、荳蔻外，有眞珠、乳香、薔薇水、梔子花、臘肭臍、沒藥、蘆薈、阿魏、木香、蘇合油、象牙、珊瑚樹、貓兒睛、琥珀、番布、番劒等，皆大食諸番所產，萃於本國。番商興販，用金、銀、磁器、錦綾、繒絹、糖、鐵、酒、米、乾良薑、大黃、樟腦等物博易。其國在海中，扼諸番舟車往來之咽喉，古用鐵纜爲限，以備他盜。操縱有機，若商舶至則縱之。比年寧謐，撤而不用，堆積水次，土人敬之如佛，舶至則祠焉。沃之以油則光焰如新，鰐魚不敢踰爲患。若商舶過不入，卽出船合戰，期以必死，故國之舟輻湊焉。

又《志物・安息香》　安息香，出三佛齊國，其香迺樹之脂也。其形色類核桃瓤，而不宜於燒，然能發衆香，故人取之以和香焉。《通典》叙西戎有安息國，後周天和、隋大業中曾朝貢，恐以此得名，而轉貨於三佛齊。

又《降眞香》　降眞香，出三佛齊、闍婆、蓬豐、廣東、西諸郡亦有之。氣勁而遠，能辟邪氣。泉人歲除，家無貧富，皆爇之如燔柴然，其直甚廉，以三佛齊者爲上，以其氣味清遠也。一名曰紫藤香。

又《黃蠟》　黃蠟，出三嶼、麻逸、眞臘、三佛齊等國。蜂生於深山窮谷中，或窠老樹，或窠芭蕉樹，或窠巖穴。較諸中國之蜂差大而黑。番民以皮鞔軀，先用惡草作煙，迫逐群蜂飛散，隨取其窠，擠去蜜，其滓卽蠟也。鎔範成碗，或雜灰粉鹽石。以三佛齊者爲上，眞臘次之，三嶼、麻逸、蒲哩嚕爲下。

《玉海》卷一五四　南蠻別種，與占城隣，管十五州。建隆元年九月癸卯貢方物。二年十一月貢象牙、孔雀。開寶四年四月貢水晶、火綢。興國八年十一月貢通犀、大食錦、越諾布、琉璃瓶。天禧元年四月奉金字表貢珠，六月以先天節獻香。

《文獻通考・四裔九・三佛齊國》　開寶四年，遣使以水晶、火油來貢。五年，又來貢。七年，又貢象牙、乳香、薔薇水、萬年棗、偏桃、白沙糖、水晶指環、瑠璃瓶、珊瑚樹。

又　天禧元年，遣使奉金字表，貢珍珠、象牙、梵夾經、崐崘（雙）〔奴〕。

又　元豐中，使至者再，率以白金、眞珠、婆律、薰陸香備方物。廣州受表入言，俟報乃護至闕下。

又　五年，廣州南蕃綱首，以其主管國事國王之女唐字書寄龍腦及布與提舉市舶孫迥，迥不敢受，言於朝。詔令估直輸之官，而市采帛以報。元祐三年，遣使入見，以金蓮花、眞珠、龍腦撒殿。

又　紹興七年，有司議：三佛齊國王敕告綾紙幷欲用黃色，餘依所賜大食國例。從之。

又　乾道八年，國王書，乞將銅搭船，僱人造瓦回蕃。詔從之。

《島夷誌略・三佛齊》　採蚌蛤爲鮓，煮海爲鹽，釀秫爲酒。有酋長。地產梅花片腦、中等降眞香、檳榔、木綿布、細花木。貿易之貨，用色絹、紅焇珠、絲布、花布、銅鐵鍋之屬。舊傳其國地忽穴出牛數萬，人取食之，後用竹木塞之，乃絕。

又《舊港》　地產黃熟香頭、金顏香，木綿花冠於諸蕃，黃蠟、粗降眞、絕高鶴頂、中等沈速。貿易之貨，用門邦丸珠、四色燒珠、麒麟粒、處磁、銅鼎、五色布、大小水埕甕之屬。

《瀛涯勝覽・舊港國》　土產鶴頂鳥、黃速香、降眞香、沉香、金銀香、黃蠟之類。金銀香，中國與他國皆不出。其香如銀匠鈒銀器黑膠相似，中有一塊似白蠟，一般在內，好者白多黑少，低者黑多白少。燒其香，氣味甚烈，觸人鼻，西番幷鎖俚人甚愛此香。鶴頂鳥，大如鴨，毛黑，頸長，嘴尖。其腦蓋骨厚寸餘，外紅，裏如黃蠟之嬌，甚可愛，謂之鶴頂，堪作腰刀、靶鞘、

擠機之類。又出一等火雞，大如仙鶴，圓身簇頸，比鶴頸更長。頭上有軟紅冠，似紅帽之狀，又有二片生於頸中。嘴尖。渾身毛如羊毛，稀長，青色。腳長鐵黑，爪甚利害，亦能破人腹，腸出即死。好吃炕炭，遂名火雞。用棍打碎莫能死。又山產一等神獸，名曰神鹿，如巨豬，高三尺許，前半截黑，後一段白，花毛純短可愛。嘴如豬嘴，不平。四蹄亦如豬蹄，卻有三跲。止食草木，不食葷腥。其牛、羊、豬、犬、雞、鴨幷蔬菜、瓜果之類，與爪哇一般皆有。彼處人多好博戲，如把龜、弈棋、鬥雞之類，皆賭錢物。市中交易亦使中國銅錢，幷用布帛之類。國王亦每以方物進貢朝廷，逮今未絕。

《西洋番國志・舊港國》 土產金銀香、黃速香、降眞香、沉香、鶴頂、黃蠟之類。其金銀香如中國銀匠所用黑膠，中有白塊如蠟，白多黑少者爲上，黑多白少者次之。此香氣烈，觸鼻薰腦，西番幷鎖俚人甚愛之。其鶴頂之鳥，大如鴨形，黑毛頸，尖嘴。腦骨厚寸餘，外紅，內黃如蝎，嬌潤可愛。其嘴之尖極紅，但作腰帶鉤環。鋸解腦骨作坯，卻刮取嘴尖之紅，貼爲花樣，以燒熱鐵板鉗合成塊，任意製造，亦可作刀靶、擠機之類。又產火雞、神鹿。其火雞大如鶴，圓身長頸，尖嘴高腳，頸比鶴長，有軟冠二片如紅絹子，生於頸中，腳如鐵黑，能爪人破腹出腸。或以杖之，卒莫能死。食炕炭，因名火雞。神鹿大如巨豕，高三尺許，前半體黑，後半體白，毛色可愛。蹄與喙皆如豕，蹄有三跲而喙不尖。食草木，不茹腥穢。其他牛、羊、豬、犬、雞、鴨、蔬菜、果，皆與爪哇同。

人喜博戲，如奕棋、把龜、鬥雞，皆賭財物。行市交易用中國銅錢幷布帛之類。其王亦採方物赴中國進貢。

《星槎勝覽・前集・舊港》 地產黃熟香、速香、降香、沉香、黃蠟幷鶴頂之類。貨用燒煉五色珠、青白磁器、銅鼎、五色布絹、色段、大小磁器、銅錢之屬。

《明一統志・外夷・三佛齊國》 土產：金、銀、水晶珠、瑠璃、犀角、象牙、安息香、樹脂，其形色類核桃瓤，不宜於燒，然能發衆香，故人取以和香。龍腦香、檀香、烏橘木、單馬令國出。樹似椶櫚，可爲器用。貓睛石、細蘭國出，瑩潔明透，如貓眼睛。沉香、乳香、樹類榕，以斧斫之，脂溢于外，凝結而成。其品十有三，有滴乳、□乳、袋香、黑楊、纏末之別。薔薇水、即薔薇花上露，花與中國薔薇不同。土人多取其花浸水以代露，故多僞者。以瑠璃瓶試之，翻搖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爲眞。萬歲棗、木香、樹類絲瓜，冬取根曬乾。褊桃、婆律香、薰陸香、蘆薈、草屬，狀如鼠尾，採之，以玉器搗研成膏，名曰蘆薈。梔子花、色淺紫，香清越，其花稀有。土人採之曝乾，藏瑠璃瓶中。沒石子、樹如樟，開花結實如中國茅栗。蘇合油、以濃而無澤者爲上。臍肭臍、獸形如狐，腳高如犬，走如飛，取其腎以瀆油，名臍肭臍。阿魏、樹不甚高，土人納竹筒於樹梢，脂滿其中，冬月破筒取脂，即阿魏也。或曰其脂最毒，人不敢近，每採時，繫羊樹下，自遠射之，脂之毒著於羊，羊斃即爲魏。珊瑚、生海中最深處。初生色白，漸長變黃。以絲繩繫五爪鐵貓兒，用黑鉛爲墜，擲海中取之。初得肌理軟膩，見風則乾硬，變紅色者爲貴。若失時不取，則蠹敗。沒藥、樹高大如松，皮厚一二寸。採時掘樹下爲坎，用斧伐其皮，脂流於坎，旬餘方取之。血竭。樹略同沒藥，採亦如之。自乳香以下諸物，多大食諸蕃出，而萃于三佛齊。

《西洋朝貢典錄・三佛齊國》 其穀宜稻，其畜宜六擾。其土物多黃速香、黃蠟、降香、沉香。有鳥焉，其狀如梟，黑翼、鶴頸、鷺喙，腦骨厚寸餘，外紅內黃，其名曰鶴頂，可以爲帶靶擠機。有鳥焉，其名曰火鷄，其狀如鶴，長喙，羊毫而圓身，紅冠而青翼，黑足利爪，喜食炕炭，擊之不死。有獸焉，其狀如巨豕，其高三尺，其毫前黑而後白，豕喙而三跲，其食草木，其名曰神鹿。

又 其貢物：黑熊、火鷄、孔雀、五色鸚鵡、諸香、兜羅綿被、苾布、白獺、龜筒、烏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腦。

《嶺海輿圖・南夷圖紀・三佛齊國》 三佛齊國，本南蠻別種，在占城南。宋建隆初，嘗遣使朝貢。國朝洪武四年，其國王哈剌札八剌卜遣其臣玉的力馬罕、亦里麻思奉金字表來朝貢。其物有黑熊、火鷄、孔雀、五色鸚鵡、諸香、兜羅綿被、苾布、白獺、龜筒、胡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腦。六年，復來朝貢。

《明四夷考・三佛齊》 產鶴頂、火鷄、神鹿、金、銀、水晶珠、瑠璃、珊瑚、犀角、象牙、龍腦、諸香、貓睛石、薔薇水、阿魏、沒藥、血結。鶴頂鳥大於鴨，腦骨厚寸餘，外青內赤，鮮麗可愛。火鷄大於鶴，頸足亦似鶴，軟紅冠，銳觜，毛如青羊色，爪甚利，傷人腹致死，食炭。神鹿大如巨豕，高可三尺，短毛，豕喙，蹄三跲。

《明泳化類編・四夷・諸夷貢物》 三佛齊：黑熊、火鷄、孔雀、五色鸚鵡、諸香、兜羅錦被、苾布、白獺、龜（簡）〔筒〕、胡椒、肉荳蔻、番油子、米腦。

又《三佛齊》其產：金、銀、水晶珠、瑠璃、犀角、象牙、安息香、龍腦香、檀香、貓睛石、沉香、乳香、薔薇木、萬歲棗、木香、褊桃、婆律香、薰陸香、蘆薈、梔子花、沒石子、蘇合油、臘肭臍、阿魏、珊瑚、沒藥、血蝎。

《殊域周咨錄・南蠻・三佛齊》其產：金、銀、水晶珠、瑠璃、犀、象、象牙、安息香、樹脂，其形色類核桃穰，不宜于燒，然能發衆香，故人取以和香。龍腦香、檀香、烏楠木，單馬令國出，樹似土槐，可爲器。貓睛石、細蘭國出，瑩潔明透，如貓眼睛。沉香、乳香、樹如榕，以刀斫之，液溢于外，凝結而成。其爲品十有（三），其名滴乳、餅乳、袋香、黑楊、纏末之別。薔薇水、即薔薇花上露，花與中國薔薇不同。土人多取其花，水以浸代露，故僞者多。以瑠璃餅試之，翻搖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爲眞。萬歲棗、木香、樹類絲瓜，冬取根晒乾。褊桃、婆律香、薰陸香、蘆薈、草屬，狀如鼠尾，採之，以玉器搗研成膏，名曰蘆薈。梔子花、色淺紫，香清越，其花稀有之，土人採之曝乾，藏瑠璃瓶中。沒石子、樹如樟，開花結實如中國茅栗。蘇合油、以濃而無滓者爲上。臘肭臍、獸形如狐，腳高如犬，走如飛，取其腎以漬油，名曰臘肭臍。阿魏、樹不甚高，土人納竹筒於樹梢，脂滿其中，冬月破筒取脂，即阿魏也。或曰其脂最毒，人不敢近，每採時，繫羊樹下，自遠射之，脂之毒着於羊，羊斃即爲魏。珊瑚、生海中最深處。初生色白，漸長變黃。以絲繩繫五爪鐵貓兒，用黑鉛爲墜，擲海中取之。初得肌理軟膩，見風則乾硬，變紅色者爲貴。若失時不取，則蠹敗。沒藥、樹高大如松，皮厚一二寸。採時掘樹下爲坎，用斧伐其皮，脂流於坎，旬餘取之。血竭。樹略同沒藥，採亦如之。自乳香以下諸物，多大食諸蕃出，而萃于三佛齊。

又產鶴頂、火雞、神鹿。鶴頂鳥大于鴨，腦骨厚寸餘，外黃內赤，鮮麗可愛。火雞大于鶴，頸足亦似鶴，軟紅冠，銳嘴，毛如青羊色，爪甚利，傷人腹致死，食炭。神鹿大如巨豕，高可三尺，短毛（豕）喙，蹄三跲。其貢：黑熊、火雞、孔雀、五色鸚鵡、諸香、兜羅錦被、苾布、白獺、龜筒、胡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腦。

王圻《續文獻通考・外夷常貢物》三佛齊：黑熊、火鷄、孔雀、五色鸚鵡、諸香、苾布、兜羅錦被、白獺、龜筒、胡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腦。

《明會典・朝貢一・三佛齊國》國居海中，即舊港。本南蠻別種。有地十五州。洪武初，其國王怛麻沙那阿者稱臣入貢。四年，遣使奉金字表朝貢。六年，遣賀正旦，貢方物。八年，復遣使從招諭拂菻國。十年，其子麻那者巫里嗣立，奉表請封。遣人齎駝鈕鍍金銀印賜之。貢物：火雞、五色鸚鵡、孔雀、龜筒、黑熊、白獺、諸香、米腦、苾布、兜羅綿被、肉豆蔻、番油子、胡椒。

《咸賓錄・南夷志・三佛齊》三佛齊即舊港國，又名浡淋，東南海中大國也。唐天祐初遣使貢方物。宋自建隆以至淳熙，朝貢不絕。貢物則有水晶、火油、象牙、乳香、薔薇水、萬年棗、偏桃、白沙糖、水晶指環、琉璃瓶、珊瑚樹、崑崙奴。崑崙奴者，能踏曲爲樂者也。

又其產物亦多，有火鷄、頂有軟紅冠，如紅絹二片，渾身如羊毛，青色，其爪甚利，傷人致死。好食火炭，故名。用棍扑擊不能死，與滿剌加出者不同。神鹿、高三尺，大如巨豕。鶴頂、海鶴頂也，爲帶甚佳。血結、治傷妙藥。薔薇水、金銀香、色白如銀。臘肭臍形如狐，走如飛，取其腎以漬油，名臘肭臍。爲奇。

《廣皇輿考・四夷・三佛齊國》其產：安息香、樹脂，其形色類核桃，能發衆香。龍腦香、檀香、烏楠木，單馬令國出，可爲器。貓睛石、細蘭國出，瑩潔明透，如貓眼睛。沉香、乳香、樹類榕，斧砍之，脂出凝結而成。其爲品有滴乳、餅乳、袋香、黑楊、纏末之別。薔薇水、即薔薇花上露，與中國薔薇不同。萬歲棗、木香、冬取根曬乾。褊桃、婆律香、薰陸香、蘆薈、草屬，採之以玉器搗研成膏。沒石子、實如中國茅栗。蘇合油、能發衆香。臘肭臍、有獸如狐，取其腎以漬油，名曰臘肭臍。阿魏、土人納竹筒於樹梢，脂滿其中，冬月破筒取之，即阿魏也。或曰其脂最毒。珊瑚、海中最深處。初生白，漸長變黃，以繩繫五爪鐵貓兒擲海中取之。初得軟膩，見風則乾硬，變紅色者爲貴。沒藥、樹皮厚一二寸，採時掘樹下爲坎，用斧伐皮，脂流于坎，取之。血竭。樹略同沒藥，採亦如之。其貢：黑熊、火雞、孔雀、五色鸚鵡、諸香、兜羅錦被、苾布、白獺、龜筒、胡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腦。自廣東入。

《方輿勝略・外夷・三佛齊》其土產則有火雞、好食火炭，其爪傷人致死。血結、臘肭臍，形如狐，走如飛，取其腎以漬油。金、銀、香。色白。

《獻徵錄・四夷・三佛齊》產鶴頂、水晶、珠、瑠璃、珊瑚、犀角、象牙、龍腦諸香、貓睛石、薔薇水、阿魏、沒藥、血竭。又有火雞，能食炭。神鹿，高三尺，短尾，豕喙，蹄三跲，此其異者。貢則黑熊、火雞、孔雀、五色鸚鵡及諸香、兜羅錦被、苾布等物。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舊港》物產：珠、《宋史》曰：以珠獻宰臣秦

檜。檜已死，詔賞直收之。金、銀、宋時入貢。珊瑚、宋時充貢。犀角、宋時入貢。象牙、宋時入貢。瑠璃、宋時入貢。魏仲培《鼠璞》曰：此自然之物，彩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常，今皆銷冶石汁，以衆藥成之，非其物也。摩娑石、《庚辛玉冊》云：陽石也，出三佛齊、海南。有山五色，擊取燒之，作硫黃氣。以形如黃龍齒而堅重者佳。姚（寬）《西溪叢話》曰：舶過山下，愛其石，以手捫之，故名摩娑。水晶、宋時入貢。沈香、見《宋史》。安息香、《一統志》曰：樹脂，其形色類核桃瓤。不宜於燒。然能發衆香，故人取以和香。龍腦香、宋時充貢，使者來朝，至以檄殿。乳香、《一統志》曰：樹類榕。以斧斫之，脂溢于外，凝結而成。其品十有三，有滴乳、鈲乳、袋香、黑楊、纏末之別。宋時入貢。降香、金銀香、《華夷考》曰：其香如銀匠攢糖相似，中有白蠟一般白塊在內，好者白多，低者白少，焚之香美。出舊港國。木香、《一統志》曰：樹類絲瓜，冬取根曬乾。薔薇水、《一統志》曰：即薔薇花上露。花與中國薔薇不同。土人多取其花，浸水爲露，故多僞者。以瑠璃瓶試之，翻搖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爲眞。蘇合油、《一統志》曰：濃而無滓者爲上。猛火油、《華夷考》曰：樹津也，一名泥油。大類樟腦。第能腐人肌肉。燃置水中，光焰愈熾。蠻夷以制火器，其烽甚烈，帆檣樓櫓，連延不止。魚鼈遇者，無不燋爛。膃肭臍、《圖經》曰：舊說似狐而大，長尾。今滄州所圖，乃魚類而豕首，兩足，其臍紅紫色，上有紫斑點。欲驗其眞，取置睡犬旁，犬忽驚跳若狂。吉貝、椒、國中最多，他港取給焉。阿魏、蘆薈、沒藥、血碣、《一統志》曰：樹略同沒藥，採亦如之。烏橘木、《一統志》曰：單馬令國出。樹似楸櫚，可爲器用。扁桃、《北戶錄》曰：詹卑國出。扁核桃，形如半月狀，取食絕香美。沒石子、《一統志》曰：樹如樟，開花結實，如中國芋栗。萬歲棗、見《一統志》。火雞、《瀛崖勝覽》曰：三佛齊出火雞，大如鶴，身圓頸長，頸有二紅軟冠，狀如紅褐，嘴尖，毛如羊毛，腳長，其爪甚利。好食熱炭，因名火雞。

交易：舟至，獻果幣有成數。詹卑人商量物價，雖議價金多少，然非價金，實償椒也。如值金二兩，則償椒百石，其大較云。喜買夷婦，他國多載女子易其椒以歸。舊港則用鉛錢矣。三佛齊夙稱蕃盛，國破以後，漸覺故都滿目蕭條，賈人亦希造。《續文獻通考》曰：萬曆丁丑，中國人見大盜林朝曦在三佛齊列肆爲番舶長，如中國市舶官。

論曰：閩婆、眞臘，故島外繁華地也。東西之王，水陸之國，嚮化已非一朝。渤泥、三佛齊，亦雄視諸部，而或以守祧，或以易姓，華人逋入，司彼國鈞，傭中佼佼，輒復驅簸遠夷，益以覘皇靈之無外矣。

《武備志・四夷一四・三佛齊》 產鶴頂、火雞、神鹿、金、銀、水晶、珠、瑠璃、珊瑚、犀角、象牙、龍腦、諸香、貓睛石、薔薇水、阿魏、沒藥、血結。鶴頂鳥大於鴨，腦骨厚寸餘，外黃內赤，鮮麗可愛。火雞大於鶴，頸足亦似鶴，軟紅冠，銳觜，毛如青羊色，爪甚利，傷人腹致死，食炭。神鹿大如巨豕，高可三尺，短毛，豕喙，蹄三跲。

《明象胥錄・三佛齊國》 天禧中，奉金字表，貢眞珠、象牙、梵夾經、崑崙奴。元豐五年，貢使入見，以金蓮花貯眞珠、龍腦撒殿。紹興中，張運爲度支郎中，嘗請將戶部所儲三佛齊國貢乳香九萬餘斤，直可百二十餘萬緡，分鬻江、浙、荆湖漕司充餉。

又 產神鹿、貓睛石、膃肭臍、薔薇水、龍腦、諸香。神鹿如巨豕，高三尺。膃肭臍，魚類，豕首，兩足，其臍紅紫色，上有紫斑，置睡犬旁，驚跳若狂。貢物有火雞、五色鸚鵡、黑熊、白獺、龜筒、苾布、兜羅綿被。

又 詹卑市價，償金以椒。喜買夷婦，它國多載女子易椒以歸。

《名山藏・王享記三・三佛齊國》（洪武九年，）貢犀牛、黑熊、火雞、紅綠鸚鵡、白猴、龜筒及諸雜物，又貢小番奴一人。

《明世法錄・南蠻・三佛齊》 產神鹿、貓睛石、膃肭臍、薔薇水、龍腦、諸香。神鹿如巨豕，高三尺。膃肭臍，魚類，豕首，兩足，其臍紅紫色，上有紫斑，置睡犬旁，驚跳若狂。貢物有火雞、五色鸚鵡、黑熊、白獺、龜筒、苾布、兜羅綿被。道廣東。

又 天禧中，奉金字表，貢眞珠、象牙、梵夾經、崑崙奴。元豐五年，貢使入見，以金蓮花貯眞珠、龍腦撒殿。

《明書・四國傳一・三佛齊》 產鶴頂、火雞、神鹿、金、銀、水晶、珠、瑠璃、珊瑚、犀、象、龍腦、諸香、貓睛石、薔薇水、阿魏、沒藥、血結。鶴頂鳥大於鴨，腦骨厚寸餘，外黃內赤，鮮麗可愛。火雞大於鶴，頸足亦似鶴，軟紅冠，銳觜，毛如青羊色，爪甚利，傷人腹致死，食炭。神鹿大如巨豕，高可三尺，短毛，豕喙，蹄三跲。

《地圖綜要・四夷・三佛齊國》 土產：貓睛石、薔薇水。土人多取其花浸水以代露，故多僞者。以琉璃瓶試之，翻搖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爲眞。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三佛齊國》 三佛齊貢獻方物：黑熊、火雞、孔雀、五色鸚鵡、諸香、兜羅錦被、苾布、白獺、龜筒、胡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腦。

《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三佛齊國》　土產：貓睛石、薔薇水、土人多取其花浸水以代露，故多僞者。以琉璃瓶試之，翻搖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爲眞。金、銀、水晶、珠。

《四夷廣記・三佛齊・三佛齊物產》　稻、萬歲棗、木香、樹類絲瓜，冬取根曬乾。褊桃、婆律香、薰陸香、蘆薈、草屬，狀如鼠尾，採之，以玉器搗研成膏，名曰蘆薈。梔子花、色淺紫，香清越，土人曝乾藏瑠璃瓶中。沒石子、樹如樟，開花結實，如中國茅栗。蘇合油，以濃而無滓者爲上。阿魏、樹不甚高，土人納竹筒於樹梢，脂滿其中，冬月破筒取脂，即阿魏也。或曰其脂最毒，人不敢近，每採時，繫羊樹下，自遠射之，脂之毒着于羊，羊斃即爲魏。沒藥、樹高大如松，皮厚一二寸，採時，掘樹下爲坎，用斧伐其皮，脂流于坎，旬餘取之。血竭、樹略同沒藥，採亦如之。金銀香、如銀匠攪糖相似，中有白蠟一般白塊在內，白多者高，黑多者低，其氣味甚冽，能觸人鼻。安息香、其樹脂形色類核桃穰，不宜于燒，然能發衆香，故人取以和香。龍腦香、檀香、烏橘木、單馬令國出，樹似土槐，可爲器。沉香、乳香、樹如榕，以刀斫之，液流於外，凝結而成，其名品有滴乳、餅乳、袋（者）〔香〕、黑楊、纏末等類。薔薇水、即薔薇花上露，其僞者取其花浸水以代露，用瑠璃餅試之，翻搖四五次，其泡周上下者爲眞。

牛、羊、猪、犬、犀牛、象、膃肭臍、獸形如狐，腳高如犬，走如飛，取其腎以瀆油，名曰膃肭臍。神鹿、大如巨豕，高可三尺，短毛，豕嘴，前黑後白，蹄如猪蹄，脚有三跲，止食草木，不食葷。鷄、鶴頂鳥、大如鴨，黑毛，長頭，尖嘴，頂有軟紅冠，腦骨厚寸餘，外紅色，內黃如蠟，堪作腰帶。火鷄、其大如鶴，頸足亦似，有軟紅冠，毛如青羊，銳嘴，利爪，傷人腹輒斃，好食火炭，用棍擊之不死。鴨。

崑崙奴。能踏曲爲樂。

猫睛石、細蘭國出，瑩潔明透，如猫眼睛。珊瑚、水晶、珠、瑠璃。

又《三佛齊國貢物》　火鷄、五色鸚鵡、孔雀、龜筒、黑熊、白獺、諸香、米腦、苾布、兜羅綿被、肉豆蔻、番油子、胡椒。

《罪惟錄・外國列傳・三佛齊國》　其地相傳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穀熟多也。鶴頂鳥，大于鴨，脛長，腦骨厚寸餘。火鷄，大於鶴，毛如青羊色，食火炭，爪傷人腹死。神鹿，大如猪，短毛，豬喙，蹄亦如之。有犀牛、黑熊、紅綠鸚鵡、白龜筒、黑熊、白獺。又產猫睛石、膃肭臍、薔薇水、龍腦諸香。膃肭臍，魚類，豕首，兩足，其臍紅紫色，上有紫斑，置睡犬傍，驚跳若狂。及苾布、兜羅綿被。

《八紘譯史・三佛齊》　物產：火鷄、與滿剌加者有異，頂有軟紅冠，如紅絹二片，毛如羊而青色，爪甚利，傷人致死，擊之不損，好食熾炭，故以火名。

《廣輿記・外譯・三佛齊國》　土產：猫睛石、薔薇水、土人多取其花浸水以代露，故多僞者。以琉璃瓶試之，翻搖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爲眞。萬歲棗、木香、狀如絲瓜，冬取根曬乾。乳香、樹類榕，以斧斫之，脂溢于外，凝結而成，其爲品十有三。蘆薈、草屬，狀如鼠尾，採之，以玉器搗研成膏，名曰蘆薈。梔子花、色淺紫，香清越，其花稀有，土人採之曝乾，藏瑠璃瓶中。沒石子、樹如樟，開花結實，如中國茅栗。蘇合油，以濃而無滓者爲上。膃肭臍、獸形如狐，腳高如犬，走如飛，取其腎以瀆油，名曰膃肭臍。阿魏、樹不甚高，土人納竹筒於樹梢，脂滿其中，冬月破筒取脂，即阿魏也。其脂最毒，人不敢近。珊瑚、生海中最深處，初生色白，漸長變黃，以絲繩繫五爪鐵貓兒，用黑鉛爲墜，擲海中取之。初得肌理軟膩，見風則乾硬變紅色，若失時不取則蠹敗。沒藥、樹高大如松，皮厚二寸，採時掘樹下爲坎，用斧伐其皮，脂流于坎，旬餘方取之。血竭、樹略同沒藥，採亦如之。自乳香以下諸物，多大食諸番出，而萃于三佛齊。

《廣東新語・諸番貢物》　三佛齊，本南蠻別種，在占城南。洪武四年，其王哈剌札八剌卜遣使玉的力馬罕，亦里麻思奉金字表來朝貢，其物黑熊、白獺、火鷄、孔雀、五色鸚鵡、諸香、兜羅錦被、苾布、龜筒、胡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腦。

《續通典・邊防二・三佛齊》　土產紅籐、紫礦、沈香、檳榔、椰子之屬。無麥，有米、豆。鵝、鴨、雞、魚，頗類中土。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舊港》　土產：紅籐、紫礦，見《宋史》。貓睛石、膃肭臍、薔薇水、龍腦香、沈香、金銀香、神鹿，如巨豕，高三尺，蹄三跲。鶴頂、火雞，黑熊、白獺、五色鸚鵡、龜筒、苾布、兜羅綿、胡椒、棉花。

交通

《西洋朝貢典錄・三佛齊國》　由爪哇新村而往，鍼位五更至杜板，又五

更平那參之山，又四更平胡椒之山，又四更至吉里門之山，又三十五更至三麥之嶼，又五更至夾門大山，又五更至舊港。其淡港潮汐咸二。港之兩涯是多磚塔，自港而入爲彭家門，由是至國。

《順風相送》 舊港往杜蠻：開洋，用乙卯沿山使十更取山尾，見三麥嶼門，用巽巳三更取三麥東門過，打水八九托正路，西門打水四五托，硬沙地邊有老古淺可防。用乙辰十更，辰巽二十更見香爐嶼幷大高山在西邊，用乙辰五更見吉里問山在船頭。用單辰三更取胡椒山及那參、杜蠻、饒潼是也。

回針：饒潼開船用壬子，離山遠了用單亥，五更取吉里問山，東邊過，用單亥五更、乾戌三十更取三麥嶼東邊過，打水七八托正路，切不可近嶼。進西門打水四五托，用壬子進門內。使三更取彭家山港口。在馬戶邊及有一嶼名郎家嶼不可近，有老古淺。生開，對帆鋪邊崑崙尾嘴生去有淺，不可近。用乾戌十更收舊港正路，中有一州，左右看有人家是也。

《方輿勝略・外夷・三佛齊》 其地自廣州發舟，正南行半月可至，自泉州月餘可至。

紀事

《夷堅志・甲志》 泉州僧本俛說，其表兄爲海賈，欲往三佛齊，法當南行三日而東，否則值焦土，船必糜碎。此人行時，偶風迅，船駛既二日半，意其當轉而東，卽回柁，然已無及，遂落焦土，一舟盡溺。此人獨得一木，浮水三日，漂至一島畔，度其必死，捨木登岸。行數十步，得小逕，路甚光潔，若常有人行者。久之，有婦人至，舉體無片縷，言語啁吪不可曉。見外人甚喜，攜手歸石室中，至夜與共寢。天明舉大石窒其外，婦人獨出，至日晡時歸，必齎異果至，其味珍甚，皆世所無者。留稍久，始聽自便。如是七八年，生三子。一日，縱步至海際，適有舟抵岸，亦泉人，以風誤至者，乃舊相識，急登之。時婦人繼來，度不可及，呼其人罵之，極口悲啼，撲地氣幾絕。其人從篷底舉手謝之，亦爲掩涕。此舟已張帆，乃得歸。

《瀛涯勝覽・舊港國》 昔洪武年間，廣東人陳祖義等全家逃於此處，充爲頭目，甚是豪橫，凡有經過客人船隻，輒便劫奪財物。至永樂五年，朝廷差太監鄭和等統領西洋大緦寶船到此處。有施進卿者，亦廣東人也。來報陳祖義兇橫等情，被太監鄭和生擒陳祖義等回朝伏誅。就賜施進卿冠帶，歸舊港爲大頭目，以主其地。本人死，位不傳子，是其女施二姐爲王，一切賞罪黜陟，皆從其制。

《西洋番國志・舊港國》 洪武初，廣東人陳祖義等挈家逃竄于此。後祖義充頭目，橫甚，往往劫奪客舡財物。有施進卿者亦廣東人。永樂五年奉朝命往西洋，寶舡過此，施進卿來，執擒祖義等送京斬之。朝廷命進卿爲大頭目，以主其地。進卿死，位不傳子，其女二姐爲主，賞罰黜陟，悉聽裁制。

《星槎勝覽・前集・舊港》 永樂三年，我朝太宗文皇帝命正使太監鄭和等統領舟師往諸番國。海寇陳祖義等聚衆三佛齊國，抄掠番商，亦來犯我舟師，被我正使深機密策，若張網獲獸而殄滅之。生擒厥魁，獻俘闕下，由此海內振肅。

《殊域周咨錄・南蠻・三佛齊》 泉州僧本稱說，其表兄爲海賈，欲往三佛齊，法當南行二日而東，否則值焦土，船必糜碎。此人行時遇風迅，船駛既二日半，意其當轉而東，卽回柁，然已無及，遂落焦土，一舟盡溺。此人獨得一木，浮水三日，漂至一島畔，度其必死，捨木登岸。行數十步，得一小徑，路甚光潔，若常有人行者。久之，有婦人至，舉體無片縷，言語啁吪不可曉。見外人甚喜，攜手與歸石室中，至夜與共寢。天明舉大石塞其外，婦人獨出，至日晡時歸，必齎異果至，其味珍甚佳，世所無者。留稍久，始聽自便。如是七八年，生三子。一日，（總）（縱）步至海際，適有舟抵岸，亦泉人，以風誤至者，乃舊相識，急登之。婦人奔走，號呼戀戀，度不可回，卽歸取三子，對此人裂殺之。其島甚大，然但有此一婦人耳。

又 三佛齊，本臣屬於爪哇者。本朝開國之初，海外諸番通使不絕，商旅便之。自胡惟庸謀亂，三佛齊因而遣間諜，紿我使臣，羈留于境。爪哇國王聞知其事，戒三佛齊，令其禮送還朝，自後諸國道路不通，商旅阻絕。上欲遣使諭爪哇國，恐三佛齊中途阻之，命禮部移咨暹羅國王，轉達爪哇，曰：「自有天地以來，卽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國四夷之禮，自古皆然。我朝混一之初，安南、占城、眞臘、暹羅、大琉球皆修臣職，惟三佛齊梗我聲教。夫智者憂未然，勇者能從義，彼三佛齊以蕞爾之國，而行奸于中國之中，可謂不畏禍者矣！爾暹羅國王猶守臣職，我皇上眷愛如此，可轉達爪

哇，俾以大義告于三佛齊。三佛齊係爪哇統屬，其言必信，或能改過從善，則與諸國咸禮遇之如初，勿自疑也。』其後爪哇幷三佛齊，廢其國。其地有舊港，商舶所聚，爪哇置小酋以司市易。南海商人梁道明棄鄉里來居，積歲聚衆，爲之酋長。永樂三年，遣行人譚勝受招之還。詳具《爪哇傳》中。

又　五年，中使鄭和往西洋還，泊舊港，遇海賊陳祖義等，招之。陳祖義者，廣東人，脫罪避居舊港，久之，得爲三佛齊將領，暴横掠過客。至是因鄭和之招，詐降，潛謀邀劫和。有施進卿者，祖義鄉人也，訴于和。和整兵擒祖義，誅其黨五千餘人。承制官進卿留舊港爲將領，祖義械送京師，斬于市。諸番聞之，皆讋服。是年，舊港酋長施進卿遣婿丘彦誠入貢，詔設舊港宣慰使司，命進卿爲宣慰使，賜印誥、冠帶、文綺。二十一年，進卿子濟孫復遣彦誠奏父卒，請封，幷言印爲火所毀，請復給。命濟孫襲宣慰使，賜冠帶、織金、文綺、襲衣、銀印，中使鄭和齎往賜之。自是比諸番國，朝貢不絕。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三佛齊》　嘉靖四十一年，廣東大盜張璉、林朝曦、黄啓鳶等築城紀元，建官攻劫。上以都督劉顯、參將俞大猷往剿。顯等陰賂璉，以脅從數百人就戮報捷，璉等遁入三佛齊國。萬曆丁丑，中國人見璉等在三佛齊列肆爲番舶長，泉、漳人多主之，如中國市舶官體統云。

《咸賓錄・南夷志・三佛齊》　有廣東人陳祖義者，脫罪避居其國，久之得爲將領，暴掠番商。永樂中，太監鄭和至三佛齊。祖義鄉人名施進卿者訴於和。和擒祖義，獻俘闕下，以進卿代之。進卿沒，女二姐嗣。

《方輿勝略・外夷・三佛齊》　廣東人陳祖義者，脫罪避居其國，久之得爲將領，暴掠番商。永樂中，太監鄭和至三佛齊，祖義鄉人名施進卿者訴於和，和擒祖義，獻俘闕下。

《獻徵錄・四夷・三佛齊》　初粤人陳祖義避罪之三佛齊，爲其將領，暴掠諸番商。適中使鄭和過其地，祖義鄉人施進〔卿〕者奔訴和，和俘祖義獻闕下，承制官進〔卿〕爲宣慰使。進〔卿〕死，子濟孫襲。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舊港》　永樂初年，三佛齊竟爲爪哇所破，廢爲舊港。是時，南海豪民梁道明竊泊茲土，衆推爲酋，閩、廣流移從者數千人。廷議遣行人譚勝受往招之，道明隨勝受來歸，《廣東通志》云：譚勝受，南海人，鄉薦，授臨桂丞，以最召拜監察御史，坐事降行人，時閩、廣流徙從梁道明者數千人，指揮孫鉉使海南，遇其子及二奴，挾與俱來。上以勝受同鄉，令偕其二奴，齎敕往招。道明遂從入朝，賜道明襲衣，鈔百五十錠，文綺二表裏，絹七十二疋。勝受奏事稱旨，擢浙江按察使。留副酋施進卿代領其衆。五年，中貴鄭和奉使西洋，還過舊港，遇流賊陳祖義。祖義詐降，潛謀要劫。和料賊無歸順意，整兵以待。賊猝至，與戰，大破之，斬獲無算，械祖義至京伏誅。諸夷聞之震懾，曰：『眞天威也，吾曹安意內向矣。』是年，施進卿遣壻朝貢，詔命進卿爲舊港宣慰使，賜印誥、冠服及文綺。後進卿卒，二十一年，以子濟孫嗣。印燬于火，詔給之。

《武備志・四夷一四・三佛齊》　是時，廣東有陳祖義者，脫罪避居其國。久之，得爲將領，暴横掠過客。永樂中，太監鄭和統海舶下西洋至三佛齊。有施進〔卿〕者，祖義鄉人也，訴于和。和擒殺祖義。承制官進〔卿〕仍留舊港爲將領。進〔卿〕沒，女嗣官。

《明象胥錄・三佛齊國》　其國初隸爪哇，後爲所幷，國廢，於舊港置小酋市易。南海商梁道明聚居積歲，遂糾衆爲之長。永樂二年，命行人譚勝〔受〕招還。而陳祖義以廣東人亡命爲將領，横掠行旅。五年，中使鄭和充〔統〕舶下西洋，祖義鄉人施進卿憩和擒殺之。承制官進卿留長舊港。是年，遣婿丘彦誠入貢。詔設舊港宣慰使司，以進卿爲宣慰使。二十一年，子濟孫襲，脩貢同諸番。

（幷見《明世法錄・南蠻・三佛齊國》。）

《名山藏・王享記三・三佛齊國》　有南海人梁道明者，棄鄉里往居之。閩、廣民從爲商者以數千，推道明爲酋長，施進卿副之。永樂三年，指揮孫鉉使諸番，遇道明子及二奴，挾與歸以聞。成祖遣行人譚勝受招之。道明隨使者入，以其衆屬進卿。成祖喜，賜襲衣及文綺、繒帛甚盛。而廣人陳祖義者，故有罪，亡入其國，久之亦有衆。與進卿爭長。上使中官鄭和下蕃。和至，進卿以告，使招之。祖義詐降，而潛謀邀劫，爲和所覺，勒兵與戰，殺其黨五千餘人，擒之俘京師，斬于市。是年，進卿遣其婿彦誠入貢，詔設舊港宣慰使司，命進卿爲宣慰使。二十一年，進卿卒，子濟孫奏襲，許之。復命鄭和齎賜往，自是朝貢比諸番。

《明書・四國傳一・三佛齊》　是時，廣東有陳祖義者，脫罪避居其國。久之，得爲將領，暴掠過客。永樂中，太監鄭和統海舶下西洋，至其地。有

施進〔卿〕者，祖義鄉人也，訴於和。和擒殺祖義，承制官進〔卿〕仍留舊港爲將領。進〔卿〕沒，女嗣官。後朝貢不絕。

《四夷廣記・三佛齊・三佛齊國統》 南海商人梁道明，聚衆自立爲酋長。永樂三年，遣行人譚勝受招之。五年，中使鄭和往西洋，還舶舊港。海賊陳祖義者，廣東人，脫罪居舊港，得爲三佛齊將領，橫掠過客。至是，因鄭和招，詐降，潛謀邀劫。有施進卿者，祖義鄉人也，報和，和整兵擒祖義，誅其黨，即與進卿冠帶，留舊港爲將領，祖義械送京師，斬於市。是年，舊港酋長施進卿遣婿丘彥誠入貢，詔設舊港宣慰使司，命進卿爲宣慰使，賜印誥、冠帶、文綺。二十一年，進卿子濟孫復遣彥誠奏父卒，請封，并言印爲火所毀，請復給。命濟孫襲宣慰使。

《罪惟錄・外國列傳・三佛齊國》 有南海人梁道明者，棄鄉里往居之。閩、廣之從爲商者數千，推道明爲酋長，而施進卿副之。三年，指揮孫鉉使諸番，以道明聞。上招歸，厚賜之，而進卿獨爲制。廣人陳祖義者，故有罪，卞入其國，久之，亦得衆，與進卿爭長。上使中官鄭和下番，進卿以告，上使招之。祖義詐降，而潛謀邀劫，和勒兵與戰，殺其黨五千餘人，俘祖義，京師伏法。進卿遣其婿彥誠貢謝，詔設舊港宣慰使司，命進卿填之。二十一年，進卿卒，女施二姐襲其職。已而子濟孫奏襲，許之。

藝文

《星槎勝覽・前集・舊港》 詩曰：瀕海沙泥地，田禾熟倍金。男兒多狠暴，女子甚哇嗟。地僻蠻夷逆，天差正使擒。俘囚獻闕下，四海悉欽遵。

《外國竹枝詞・三佛齊》 王號詹卑國姓蒲，金蓮花裏撒眞珠。泰山壇上曾陪位，神鹿牽來獻瑞符。宋祥符中，貢使赴泰山陪祀。元豐入貢，以金蓮花貯眞珠撒殿。神鹿高三尺，前黑後白，毛短，蹄三跲。

寄居木筏自浮沉，椰葉遮檐滿渟林。填却洪波皆沃土，一年種穀便生金。國有舊港，曰渟林。水多地少。民置木筏蓋屋而居，覆以椰葉。田土甚肥。諺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

室利佛逝部 金利毗逝 金利毗迦

《新唐書・南蠻傳下・室利佛逝》 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過軍徒弄山二千里，地東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遠。有城十四，以二國分總。西曰郎婆露斯。多金、汞砂、龍腦。夏至立八尺表，影在表南一尺五寸。國多男子。有橐它，豹文而犀角，以乘且耕，名曰它牛豹。又有獸類野豕，角如山羊，名曰雩，肉味美，以饋膳。其王號『曷蜜多』。咸亨至開元間，數遣使者朝，表爲邊吏侵掠，有詔廣州慰撫。又獻侏儒、僧祇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爲折衝，以其王爲左威衛大將軍，賜紫袍、金鈿帶。後遣子入獻，詔宴于曲江，宰相會，冊封賓義王，授右金吾衛大將軍，還之。

《唐會要・金利毗迦國》 金利毗迦在京師西南四萬餘里，行經日亘國、訶陵國、摩訶國、新國、多薩國、者埋國、婆婁國、多郎婆黃國、摩羅遊國、眞臘國、林邑國，乃至廣州。東去至物國二千里，西去赤土國一千五百里，南距婆庭舍。衣朝霞白氎。每食，先泥上鋪席而後坐。其國王名本多陽牙，前有隊仗甲鎁，甲用貝多樹皮。風俗、物產與眞臘國同。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金利毗逝國，在京西南四萬餘里，東去致物國二千里，西去赤土國一千五百里，南去波利國三千里，北去柳衢國三千里。其國有城邑、庭舍。

《太平御覽》卷七八八 《唐書》曰：金利毗逝國，在京西南四萬餘里，東去致物國二千里，西去赤土國一千五百里，南去波利國三千里，（北去）柳衢國三千里。其國有城邑、庭舍，衣朝霞白氎。每食，先泥上鋪席而後座。國王名本多楊牙，前有隊仗，甲鎁貝多樹皮。及其風俗、物產與眞臘同。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金利毗逝》 金利毗逝國，在京西南四萬餘里，行經旦旦國、摩訶新國、多隆國、者埋國、婆樓國、多郎婆黃國、摩羅逝國、眞臘、林邑國，乃至廣州。東去致物國二千里，西去赤土國一千五百里，南

去波利國三千里，北去柳衢國三千里。其國有城邑、庭舍，衣朝霞白氎。音牒。每食，先泥上鋪席而後座。國王名本多揚牙，前有隊仗甲鋭，甲用貝多樹皮。其風俗、物產與眞臘同。

《續通典・邊防二・室利佛逝》 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過軍徒弄山二千里至其國。有城十二。地產金、汞砂、龍腦。唐高宗咸亨、文宗開成間，數遣使來朝。

《續通志・四夷傳六・室利佛逝》 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過軍徒弄山二千里，地東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遠。有城十四，以二國分總。西曰郎婆露斯。咸亨至開元閒，數遣使朝。爲邊吏侵掠，有詔廣州慰撫。又獻侏儒、僧祇女歌舞，官以其國王爲左威衛大將軍。後遣子入獻，詔封賓義王，授右金吾衛大將軍，遣還。

南渤利部 藍里 藍無里 喃呶哩 南淳里 南巫里 南泥里

《嶺外代答・外國門上・故臨國》 故臨國，與大食國相邇。廣舶四十日到藍里住冬，次年再發舶，約一月始達。

《諸蕃志・志國・藍無里國》 藍無里國，土產蘇木、象牙、白藤。國人好鬥，多用藥箭。北風二十餘日到南毗管下細蘭國。

《島夷誌略・喃呶哩》 地當喃呶哩洋之要衝，大波如山，動盪日月，望洋之際，疑若無地。居民環山，各得其所。男女椎髻露體，繫布捎。田瘠穀少。氣候暖。俗尚劫掠，亞於單馬錫也。

地產鶴頂、龜筒、玳瑁，降眞香冠於各番。貿易之貨，用金、銀、鐵器、薔薇水、紅絲布、樟腦、青白花碗之屬。

夫以舶歷風濤，回經此國，幸而免於魚龍之厄，而又罹虎口，莫能逃之，其亦風汛之乖時使之然歟！

《明史・外國傳六・南渤利》 南渤利，在蘇門答剌之西，順風三日夜可至。王及居民皆回回人，僅千餘家。俗樸實，地少穀，人多食魚蝦。西北海中有山甚高大，曰帽山。其西復大海，名那沒黎洋，西來洋船俱望此山爲準。近山淺水內生珊瑚樹，高者三尺許。永樂十年，其王馬哈麻沙，遣使附蘇門答剌使入貢。賜其使襲衣，賜王印誥、錦綺、羅紗、綵幣。遣鄭和撫諭其國。終成祖時，比年入貢，其王子沙者罕亦遣使入貢。宣德五年，鄭和遍賜諸國，南渤利亦與焉。

又《外國傳七・南巫里》 南巫里，在西南海中。永樂三年遣使齎璽書、綵幣撫諭其國。六年，鄭和復往使。九年，其王遣使貢方物，與急蘭丹、加異勒諸國偕來。【略】十四年再貢。命鄭和與其使偕行，後不復至。

（并見《明史稿・外國傳六、七・南渤利、南巫里》。）

《瀛涯勝覽・南淳里國》 自蘇門答剌往正西，好風行三晝夜可到。其國邊海，人民止有千家有餘，皆是回回人，甚是樸實。地方東接黎代王界，西、北皆臨大海，南去是山，山之南又是大海。國王亦是回回人。王居屋處，用大木高四丈，如樓起造。樓下俱無裝飾，縱放牛羊牲畜在下。樓上四邊以板折落，甚潔，坐卧食處皆在其上。民居之屋與蘇門答剌國同。其處黃牛、水牛、山羊、雞、鴨、蔬菜皆少，魚蝦甚賤，米穀少。使用銅錢。山產降眞香，此處至好，名蓮花降。并有犀牛。國之西北海內有一大平頂峻山，半日可到，名帽山。其山之西，亦皆大海，正是西洋也，名那沒嘹洋。西來過洋船隻收帆，俱望此山爲準。其山邊二丈上下淺水內生海樹，彼人撈取爲寶物貨賣，卽珊瑚也。其樹大者高二三尺，根頭有一大拇指大，根如墨之沈黑，如玉石之溫潤，稍上椏枝婆娑可愛，根頭大處可碾爲帽珠器物。其帽山腳下亦有居民二三十家，各自稱爲王。若問其姓名，則曰『阿菰喇楂』，我便是王以答。或問其次，則曰『阿菰喇楂』，我亦是王，甚可笑也。其國屬南淳里國所轄。其南淳里王常跟寶船，將降眞香等物貢於中國。

《西洋番國志・南淳里國》 南淳里國，自蘇門答剌國正西依山行好風三晝夜可到。其國邊海，人民只有千餘家，皆回回，人甚樸實。地方東接黎代王界，西、北皆臨大海，南距大山，山南又大海。王亦回回人。王居屋用木，木高三四丈，如樓起造，樓下縱牛羊牲畜往來。樓上四面用板裝脩，甚潔淨，坐卧食處皆在其上。庶民居屋與蘇門答剌國同。

其處黃牛、水牛、山羊、雞、鴨皆有，魚蝦賤，蔬菜稀少，米穀貴。銅錢使用。山產降眞香，至好，俗呼蓮花降。幷出犀牛。

國之西北海中有一大平頂高山，名帽山，半日可到。山西大海即西洋也，番名那沒嘹洋，凡西洋過來紅俱（收）〔投〕此山爲準。其山邊約二丈許，有海樹生淺水中，名曰珊瑚。其樹大者高二三尺，根如拇指大，其黑如墨，其潤如玉，稍上椏枝婆娑可愛。土人以爲寶，或碾成珠及器物賣之。

帽山腳下亦有居人二三十家，皆自稱爲王。若問其姓名，則曰『阿孤剌揸』，蓋云我便是王也。或問其次，亦曰『阿孤剌揸』，可笑也。屬南浡里國。其南浡里國王嘗親齎土產珍異，隨寶舡朝貢中國。

《西洋朝貢典錄・南浡里國》 其國在蘇門西可六百里，一曰南巫里國。由沙里八丹而入，鍼位：十晝夜見觀延之嶼，又平中央之嶼，又巡牛嶺之山，以至其國。蘇門西行，善風三晝夜到國。

其地東接黎代，西、北臨大海，南繞大山。其王與民咸回回人。王之宮室如樓，藉以木，是用食處，其高可四丈。樓之下囿養六擾。民居與蘇門同。其俗樸。

其交易以銅錢。其利魚。其畜宜牛、羊、鷄、鴨。多犀角、蓮花降香。其西北海內有山焉，龍盤平頂，名曰帽山。山之西有大海，是曰西洋，一曰那沒嘹洋。西來海舶，向山爲準。山民戶二三十餘，皆稱爲王。問其姓，答曰：『阿孤喇揸。』有海樹焉，生於海底，其狀如枝柯，明潤如紅玉，其高二三尺，其名曰珊瑚，可以已目瞽。生山邊二丈上下淺水內，番人撈取爲寶，鬻賣，亦常碾其根以爲數珠。

其朝貢無常。永樂七年，王率臣下數十人自隨寶船至京進貢。

論曰：南浡里戶不過千餘，而王與牛羊雜處，其亦不足爲國也矣。而往錫蘭諸國者必經焉，且其王嘗親浮海稽首於紫庭，斯可取也。

《明四夷考・南泥里》 南泥里，隸浡泥。自蘇門答剌舟行三晝夜可至。東距黎伐，西、北距海，南連大山，山南際海。僅千餘家，皆回回人，俗樸實。王居類樓高廣，嚴整幽潔。市用銅錢。少穀食，食魚蝦。西北大海即西洋，中有帽山，平頂，土人稱爲那沒黎，番舶皆以此山爲指南。山下淺水有珊瑚樹，大者高二三尺，分枝婆娑可愛。依山居人二三十家，皆稱王，問其爲誰，輒曰『阿孤揸』，華言王也。或曰南泥里即南巫里。

《三才圖會・地理・南浡里》 南浡里，其國邊海，人民僅千餘家，皆回回人。

《明一統賦・藍無里》 藍無里國，國人好戰，多用藥箭。

《圖書編・南浡里國》 其國邊海，止千餘家，皆回回人。山產降眞香，名蓮花降，此處最佳。國之西北海內有一大平頂峻山，半日可到，名帽山。山之西大海，正是西洋也。西來過洋船，俱投此山爲準。其山邊二丈上下海水內生海樹，彼人撈取爲寶物貨者，即珊瑚也。其樹大者高三二尺，根大如大拇指。按《星槎勝覽》及《瀛（海）〔涯〕勝覽》所載西洋諸國，本無關中國利害，雖各國所產之物有可寶玩者，而先王不寶遠物，亦何足爲中國輕重哉！

又《南巫里》 小國也。洪武初，遣使貢眞香等物。其地自蘇門答剌西風一日夜可至。其國民千餘家，皆回回人。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別錄・南浡里》 自蘇門荅剌往西，好風行晝夜可到。其國邊海，人民止有千餘家，皆是回回人。王居房屋用大木，高三四丈，如樓起造，樓下幷不裝飾，縱放牛羊牲畜于其內，止將樓上四圍以板拆落，甚潔，坐卧食處皆在其上。民居之屋與蘇門同。黃牛、水牛、山羊、鷄、鴨皆有，蒜菜皆少，魚蝦至賤，米穀當錢使用。山產降眞香，名蓮花降，此處最好。亦有犀牛。國之西北海內有一大平頂峻山，半日可到，名帽山。之西大海，正是西洋也，番名那沒嘹洋，西來過洋船隻俱投此山爲準。其山邊二丈上下海水內生海樹，被人撈取爲寶物貨賣，即黑珊瑚也。其樹大者高二三尺，根頭有大拇指大，如墨之黑，似玉石之溫潤，稍〔上〕有椏枝，婆娑可愛。根頭大處可碾爲數珠。其帽山腳下，亦有居人二三十家，各皆自稱爲王，若問伊姓名，則曰『阿孤喇揸』，我便是王。或問其次，曰『阿孤剌查』，我亦是王，甚可笑也。其處屬南浡里國所轄。其南浡里王將降香等物進於中國。

《諸夷考・南泥里》 南泥里，隸浡泥。自蘇門答剌舟行三晝夜可至。東距黎代，西、北距海，南連大山，山南際海。僅千餘家，皆回回人，俗樸實。王居類樓高廣，嚴整幽潔。市用銅錢。少穀食，食魚蝦。西北大海，即西洋。中有帽山，平頂，土人稱爲那沒黎，番舶皆以此山爲指南。山下淺水有珊瑚樹，大者高二三尺，分枝婆娑可愛。依山居人二三十家，皆稱王，問其爲誰，

輒曰『阿孤楂』，華言王也。或曰南泥里即南巫里。

《咸賓錄・西夷志・南巫里》　南巫里，小國也。洪武初，遣使貢降眞香等物。其地自蘇門答剌西風一日夜可至國。民千餘家，皆回回人。王服飾略同阿丹。宮室用大木，高三四丈如樓。樓上甚潔。聽政寢食皆在其中；下則畜牛羊等物矣。民俗與蘇門答剌略同。

其山川：帽山，山下民戶二三十餘，各自稱王，屬南巫里。

其產：降眞香，惟此國者爲佳。黑珊瑚大如拇指，其色如墨，其潤如玉，有椏枝，婆娑可愛。爲奇。

《獻徵錄・四夷・南巫里》　南巫里，小國，多回回人。地少穀食。王居高樓，甚嚴潔。有帽山，土人名那沒黎，番舶以此山爲指南。產降眞香、黑珊瑚。永樂中累入貢。自蘇門答剌舟行三晝夜可至。又有南泥利國，其王馬哈麻沙，亦於永樂中遣使入貢。或云即南巫里，非也。

《裔乘・西南夷・南浡里》　南浡里，在蘇門答剌之西。其國邊海，止有千餘家，皆回回人。居屋與蘇門答剌同。山產降眞香，名蓮花降。又有犀牛。國之西北海內有一大平頂峻山，半日可到，名帽山。山西大海，即西洋也，番名那沒嘹洋，西來過洋船隻，俱以此山爲準。其山邊海水內有海樹，即黑珊瑚也。帽山腳下亦有居人二三十家，各自稱爲王。屬南浡里國所轄，故南浡里王嘗將降香等物進貢中國。

《明象胥錄・南巫里》　南巫里，小國，隸浡泥。自蘇門答剌舟行三晝夜至。龍涎嶼獨峙南巫里洋中。東距黎伐，西北距海，南連大山，山南際海。僅千餘家，皆回回人，俗樸。少穀，食魚蝦。市用銅錢。王居類樓，甚嚴潔。西北海洋中有帽山，平頂，土人稱爲那沒黎，番舶皆以此山爲指南。山下淺水有珊瑚，大者高二三尺，枝婆娑可愛。依山居人數十家，皆稱『阿孤楂』，華言王也。永樂中入貢。產降眞香、黑珊瑚。又，南泥利國其王馬哈麻沙亦於永樂中遣使入貢。或云即南巫里。

（幷見《明世法錄・南蠻・南巫里》。）

《名山藏・王享記三・南巫里國》　南巫里國，或曰即南泥里。永樂三年來朝貢。其國隸浡泥。自蘇門答剌舟行三晝夜可至。東距黎伐，西、北距海，南連大山，山南際海。僅千餘家，皆回回人，俗樸實。王居類樓，高廣整潔。市用錢，少穀食，食魚蝦。西北大海即西洋，中有帽山，番舶以爲指南，土人名之曰那沒黎。山下淺水有珊瑚樹，大者高二三尺。依山居人二三十家，皆稱王。問其爲誰，輒曰『阿孤楂』，華言王也。或曰南泥里即南巫里。

《明書・四國傳二・南泥里》　南泥里，又曰南巫里，隸浡泥。自蘇門答剌舟行三晝夜可至。東距黎代，西、北距海，南連大山，山南際海。僅千餘家，皆回回人，俗樸實。王居類樓高廣，嚴整幽潔。市用銅錢。少穀食，食魚蝦。西北大海即西洋，中有帽山，平頂，土人稱爲那沒黎，番舶皆以此山爲指南。山下淺水有珊瑚樹，大者二三尺，分枝婆娑可愛。依山居人二三千家，所謂『阿孤楂』者，華言王也。

《明會要・外蕃二・南渤利》　南渤利，與蘇門答剌相近。王及居民皆回回人。地少穀，人多食魚蝦。西北海中有山，甚高大，曰帽山；山西大海名那沒黎洋，西來洋船俱望此山爲準。近山淺水內生珊瑚樹，高者三尺許。

《罪惟錄・外國列傳・蘇門答剌國》　南浡國，在蘇門答剌正西，舟三晝夜可至。亦止千餘家，王與居民率回回人。所貢止降眞香。西北有大平領峻山，又半程爲帽山，山西即西洋大海，名那沒黎洋，番船往來俱望此山爲的。山麓淺水生珊瑚樹，長可三尺，根有二丈，拇指根色黑。帽山居民不過二三十家。

又《浡泥國》　其屬國吉蘭丹外，又有南巫里。自蘇門答剌三晝夜可至。俗樸。少穀，食魚蝦。市用銅錢。王居類樓，甚嚴潔。西北洋有帽山，土名沒那黎，番舶以爲指南。山下淺水生有珊瑚，高二三尺。依山居人數十家，皆稱『阿孤剌楂』，華言王也。永樂中入貢。又南浡里，一云南泥利國。永樂中，其王馬哈麻沙遣使入貢。或云即南巫里。

《八紘譯史・南巫里》　南巫里，小國也，或曰即南泥里。民千餘家，皆回回。王宮室架高樓甚潔，聽政寢食，皆在其上。洋中有帽山，山下淺水，有珊瑚樹。依山居人，雖二三十家，皆稱王。服飾如阿丹，風俗似蘇門答剌。

《外國竹枝詞・南巫里》　海邊網取黑珊瑚，香降蓮花百蘊殊。堪笑帽山腳下住，人人自道我阿孤。海中生樹，撈取貨買，即黑珊瑚也。山產降眞香，名蓮花降。帽山腳下有居人二三十家，問其姓氏，則曰『阿孤楂』，言我便是王。或問其次，曰『阿孤楂』，我亦是王也。

《續通典・邊防二・南渤利》　南渤利，與蘇門答剌相近。明成祖永樂十年，附其使臣入貢。俗樸實。地少穀，多魚蝦。其西北海中有山甚高大，名

帽山，西來洋船俱望此山爲準。宣宗宣德五年，使鄭和遍賜諸國，南渤利與焉。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南渤利》在西南海中。建置沿革：亦稱南浡里，自古不通中國。相傳自蘇門答剌而西，順風三日夜可到。王及居民皆回回人，僅千餘家。其國境西北有山，甚高峻，曰帽山。山西大海即西洋也，番名那沒黎洋。往來洋船俱望此山爲準。山下亦有居人二三十家，皆自稱爲王。問其姓名，則曰『阿孤喇揸』。或問其次，則曰『阿孤喇杳』。屬南渤利國所轄。明永樂十年，其王馬哈麻沙遣使附蘇門答剌使入貢。宣德五年，鄭和遍賜諸國，南渤利亦與焉。風俗：俗樸實。地少穀，人多食魚蝦。《明史》。土產：降眞香、犀牛、黑珊瑚。《續文獻通考》：帽山近海，水內生黑珊瑚樹，大者高二三尺，如墨之黑，如玉之潤，有枝婆娑可愛。

阿魯部 啞魯

《明史・外國傳六・阿魯》阿魯，一名啞魯，近滿剌加，順風三日夜可達。風俗、氣候，大類蘇門答剌。田瘠少收，盛藝芭蕉、椰子爲食。男女皆裸體，以布圍腰。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六・阿魯》。）

《瀛涯勝覽・啞魯國》自滿剌加國開船，好風行四晝夜可到其國。有港名淡水港一條，入港到國。南是大山，北是大海，西連蘇門答剌國界。東有平地，堪種旱稻，米粒細小，糧食頗有，民以耕漁爲業。風俗淳樸，國內婚喪等事，皆與爪哇、滿剌加國相同。貨用稀少。棉布名考泥，幷米穀、牛、羊、雞、鴨甚廣。乳酪多有賣者。其國王、國人皆是回回人。山林中出一等飛虎，如猫大，遍身毛灰色，有肉翅，如蝙蝠一般，但前足肉翅生連後足，能飛不遠，人或有獲得者，不服家食，即死。土產黃速香、金銀香之類。乃小國也。

《西洋番國志・啞魯國》啞魯國，小邦也。自滿剌加國開舡，好風行四晝夜可到其國。有淡水港，先入港然後到國。南是大山，北大海，西連蘇門答剌國界。東有平地，種收（早）〔旱〕稻，糧食不缺。

王及國人皆回回。人民以耕漁爲業。風俗淳樸。國婚喪等事皆與爪哇、滿剌加國相同。

貨物稀少。土產黃速香、金銀香之類。及山林中出飛虎，大如貓，皮毛灰色，有肉翅生連前後足如蝙蝠狀，能飛不遠，此物不服家食，獲即死。出綿布，番名考泥，幷米穀、牛、羊甚廣，雞、鴨亦多，乳酪多有賣者。

《明一統志・外夷・阿魯國》沿革前代無考。本朝永樂五年，國王速魯唐忽先遣其臣滿剌哈三等來朝，幷貢方物。

《西洋朝貢典錄・阿魯國》其國在滿剌加西南可八百里，善風四晝夜程，由淡水港入國。其地西接蘇門答剌，南環大山，北臨大海。其婚喪諸俗與爪哇同。

其利布帛暨魚。其穀宜稻，其畜牛、羊、鷄、鴨。有獸焉，其狀如貓，灰毫而肉翅，其名曰飛虎，獲之即死。有樹焉，其脂類薰陸，其色赤紫，焚之烟如凝漆而清婉，其名曰金顏香。有伐樹而取，堅皮而黑理，其名曰黃速香。

其朝貢無常。永樂五年，其王速魯唐忽先遣其臣滿剌哈三等附古里等國來朝幷貢物。其貢物：象牙、熟腦。

論曰：西洋諸國，永樂間初來朝貢者四十有二。其阿魯雖瑣細島夷，因中使臨顧其地，故得牽聯而載之。若娑羅至日落等二十九國，皆未嘗至焉，不得誣而書也。

《明四夷考・阿魯》阿魯，一名啞魯，在西南海中。土廣人稀，物產亦薄。永樂五年，國王速魯唐忽先遣滿剌哈三附古里諸國來朝貢。令內臣至其國，賜王文綺。

《明泳化類編・四夷・諸夷貢物》阿魯：象牙、熟香。

《三才圖會・地理・啞魯》啞魯，其國南是大山，北是大海，西是（西）〔蘇〕門答剌國界，東有平地，堪種稻穀。

又《阿魯》在西南海中，與九州山相望。皇明朝貢。

《圖書編・阿魯》阿魯，一名啞魯，在西南海中。土廣人稀，物產亦

薄。永樂五年，國王速魯唐忽先遣滿哈三附古里諸國來朝貢。令內臣至其國，賜王文綺。

又〔啞魯國小邦〕自淡水港入。風俗淳樸，國語、婚喪與爪哇同。其國王皆回回人。山林有飛虎，大如猫，灰色，有肉翅如蝙蝠。肉翅生連後足，能飛不遠。人有獲者，不服家食，即死。

王圻《續文獻通考・外夷常貢物》 阿魯：象牙、熟腦。

又《西南夷別錄・啞魯》 自滿剌加國開船，好風行四晝夜可到。有淡水港一條，入港到國。其國南是大山，北是大海，西是蘇門塔剌國界。東有平地，堪種稻穀，米粒細小，糧食頗有，民以耕種爲業。風俗淳樸，國語、婚喪等事，皆與爪哇相同。貨用稀少。棉布名考泥泥，幷米穀、牛、羊、鷄、鴨甚廣。乳酪多有賣者。其國王、國人皆是回回人。山林中出一等飛虎，如猫之大，遍身毛灰色，有肉翅如蝙蝠，但前足肉翅生連後足，能飛不遠，人有獲者，不服家食，即死。土產黃速香、金銀香之類。乃小邦也。

又《阿魯》 一名啞魯，在西南海中，與九洲山相望。

《明會典・朝貢一・阿魯國》 在西南海中。永樂五年，其王速魯唐忽先遣使附古里諸國朝貢。貢物：象牙、熟腦。

《諸夷考・阿魯》 阿魯，與九州山相望，自滿剌加順風三晝夜可至。風俗、氣候與蘇門答剌大同小異。土廣人稀，田瘠少收。種芭蕉、椰子爲食。男女裸體，腰圍稍布。捕魚採香爲生。產鶴頂、片米、糖腦，以售商舶。

《咸賓錄・南夷志・啞魯》 啞魯，小國也。洪武初詔諭海南，其國來貢。俗淳朴，言語、婚姻等事皆與爪哇相同。產飛虎、大如猫，遍身灰色，有肉翅如蝙蝠，能飛不遠。金銀香見前。爲奇。

《廣皇輿考・四夷・阿魯》 前無考。永樂五年遣使附古里諸國朝貢。其貢象牙、熟腦。

《方輿勝略・外夷・啞魯》 啞魯，洪武初來貢。俗與爪哇同。其產則有飛虎。大如貓，灰色，肉翅如蝙蝠，能飛不遠。

《獻徵錄・四夷・阿魯》 阿魯，一名啞魯，在西南海中，土廣人稀，物產薄。俗稍淳樸，言語、婚姻皆與爪哇同。

《裔乘・西南夷・阿魯》 阿魯，一名啞魯，在西南海中，與九洲山相望。

《武備志・四夷一五・阿魯》 阿魯，一名啞魯，在西南海中。土廣人稀，物產亦薄。

（幷見《明書・四國傳三・阿魯》。）

《明象胥錄・阿魯國》 阿魯國，在西南海中，一名啞魯。自滿剌加順風三晝夜至。風俗、氣候大同蘇門答剌。土瘠產薄，種芭蕉、椰子爲食。男子裸體，圍梢布。常駕獨木舟入海捕魚，或山行採米腦香物售商舶。防身以藥鏃弩。永樂五年，其王速魯唐忽先遣使附古里諸國朝貢，令中使往賜王文綺。貢物象牙、熟腦。

《名山藏・王享記三・阿魯國》 阿魯國，一名啞魯。其國廣人稀，物產亦薄。

《明世法錄・南蠻・阿魯國》 阿魯國，在西南海中，一名啞魯。自滿剌加順風三晝夜至。風俗、氣候大同蘇門答剌。土瘠產薄，種芭蕉、椰子爲食。男子裸體，圍梢布。常駕獨木舟入海捕魚，或山行採米腦香物售商舶。防身以藥鏃弩。永樂五年，其王速魯唐忽先遣使附古里諸國朝貢，令中使往賜王文綺。貢物象牙、熟腦。或曰淡洋與阿魯山接，山圍繞，有港通大溪，千里奔流出海，味甘淡，舟人往來汲之，名淡洋。田肥禾盛，米粒小而香，東西竺歲仰食焉。

《明會要・外蕃二・阿魯》 阿魯，亦名啞魯，近滿剌加。永樂九年，王速魯唐忽先遣使附古里諸國入貢。

《罪惟錄・外國列傳・阿魯國》 阿魯一曰啞魯。國，西南海中，自滿剌加四晝夜可至。西連蘇門答剌界。土廣人稀，物產亦薄。婚嫁稍與爪哇同。永樂五年，王速魯唐忽先遣滿剌哈三附古俚諸國來朝貢。國王率是回回人。產有飛虎，如猫大，色灰，有肉翅如蝙蝠，飛不甚遠，不傷人。男女裸體，圍梢布。乘獨木舟入海捕魚，入山採米腦香物爲生。地產鶴頂、片米、糖腦以售商舶。近有淡洋，海舶過此，每汲之。又有肥米香。俗淳，男女椎結，圍梢布。

又《滿剌加國》 自滿剌加舟行四晝夜到啞魯國。南依大山，北大海，西連蘇門嗒剌，東平衛。風俗、土產頗與爪哇、滿剌加相似。國大率回回人。山有飛虎，灰色，有肉翅如蝙蝠。

《八紘譯史・啞魯》 啞魯，小國。其俗淳厚，稍類爪哇。物產：飛虎，

其大不過如貓，灰色，身有肉翅，飛不能遠。

又《阿魯》　阿魯，在西南海中，或云卽啞魯，非是。

《外國竹枝詞・阿魯》　耕田而食用牛犁，織布而衣號考泥。山家多喜餧飛虎，肉翅剛搶三尺低。地宜稻穀，布名考泥。山中出飛虎如貓大，前後足相連，有肉翅，能飛不遠。人有獲者，不服家食，死。

《續通典・邊防二・阿魯》　阿魯，亦名亞魯，近滿剌加，順風三日夜可至。田瘠少收，盛藝甘蕉、椰子爲食。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三・阿魯》　明成祖永樂九年，阿魯王速魯唐忽先遣使來朝，時附古里諸國至。見《土貢考》。十七年，王子段阿剌沙遣使來。《明史・阿魯傳》曰：阿魯，亦名亞魯，近滿剌加，順風三日夜可至。風俗、氣候大類蘇門答剌。田瘠少收，盛藝芭蕉、椰子爲食。男女皆裸體，以布圍腰。

臣等謹按王圻《續考》，阿魯後載九州山，謂與滿剌加隣，其山產沉香、黃熟香。永樂七年，鄭和往諭諸番，遣官兵入山采香，得徑八九尺、長六七丈者六株，香味清遠，黑花細紋。其山人皆駭歎天朝之兵威力若神。考《明史》亦不載。

花面部 那孤兒

《島夷誌略・花面》　其山逶迤，其地沮洳，田極肥美，足食有餘。男女以墨汁刺於其面，故謂之花面，國名因之。氣候倍熱。俗淳，有酋長。

地產牛、羊、雞、鴨、檳榔、甘蔗、老葉、木綿。貨用鐵條、青布、粗碗、青處器之屬。舶經其地，不過貿易以供日用而已。餘無可興販也。

《明史・外國傳六・那孤兒》　那孤兒，在蘇門答剌之西，壤相接。地狹，止千餘家。男子皆以墨剌面爲花獸之狀，故又名花面國。猱頭裸體，男女止單布圍腰。然俗淳，田足稻禾，強不侵弱，富不驕貧，悉自耕而食，無寇盜。永樂中，鄭和使其國。其酋長常入貢方物。

（并見《明史稿・外國傳六・那孤兒》。）

《瀛涯勝覽・蘇門答剌國》附那孤兒國。　那孤兒王，又名花面王。其地在蘇門答剌西，地里之界相連。止是一大山村，但所管人民皆於面上剌三尖青花爲號，所以稱爲花面王。地方不廣，人民祇有千餘家。田少，人多以耕陸爲生。米糧稀少，豬、羊、雞、鴨皆有。言語動靜與蘇門答剌國相同。土無出產，乃小國也。

《西洋番國志・那孤兒》　那孤兒，小邦也。在蘇門答剌國西北方，不廣，只一大山村，人民千餘家。其地與蘇門答剌國相連。凡其人皆於面剌三尖青花爲號，所以其王又呼爲花面王。田少人多，以陸種爲生。米穀稀少，豬、羊、雞、鴨皆有。語言動用皆與蘇門答剌國相同。無他出產。

《星槎勝覽・前集・花面國》　其處與蘇門答剌國接境。逶迤山地，田足稻禾，氣候不常。風俗尚厚。男女大小皆以黑汁剌面爲花獸之狀，猱頭裸體，單布圍腰。孳生牛、羊，鷄、鴨羅布。強不奪弱，上下自耕自食。富不倚驕，貧不生盜，可爲一區之善也。

詩曰：蠻域觀風異，融和草木深。山高分地界，物阜慰民心。腰布羞還掩，顏花墨半侵。牛羊迷綠野，鷄鴨賣黃金。頗富知仁義，雖貧肯濫淫。那堪採夷俗，援筆寫新吟。

《西洋朝貢典錄・蘇門答剌》　其國之西曰那孤兒，戶千餘。其穀宜稻，其畜宜牛羊。其俗猱頭而文面，上下并耕而食。

《明四夷考・蘇門答剌》　花面王者，即那孤兒王也。國小，僅比大村，祇千餘家。人皆勞面，以故號花面。風俗、語言類蘇門答剌。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四・蘇門答剌》。）

《三才圖會・地理・花面》　花面，與蘇門答剌接境。花面者，男子皆以墨剌面爲花獸狀，故名。皇明入貢。

《圖書編・花面國》　其處與蘇門答剌國接境，即那孤兒國也。迤邐山地，田足稻禾，氣候不常，風俗淳厚，強不奪弱，上下自耕而食，富不倚驕，貧不爲盜，可謂一區之善也。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花面》　地與蘇門答剌接境。花面者，男子皆以墨剌面爲花獸狀，故名。俗淳厚，強不奪弱，上下自耕而食，富不驕，

貧不盜，稱善地焉。田足稻禾，他產亦盛美。皇明國初，有使臣以海船駐札蘇門答剌，遣人往其山採硫黃，酋長感德，遂入貢。

《咸賓錄・西夷志・蘇門答剌》 有那孤兒國，卽花面王國也。國小，僅比大村。猱頭裸體如獸類然。人皆黥面，故名。

《裔乘・西南夷・花面》 花面，地連蘇門答剌。其男子以墨刺面爲花獸狀，故名。俗淳厚，強不奪弱，上下自耕而食。富不驕，貧人不爲盜。田足稻禾，他產亦盛。我朝洪武初，有使臣至蘇門答剌，遣人往其山採硫黃，其酋長遂入貢，蓋至是始通中國云。

又《蘇門答剌》 其隣【略】又有那孤兒國，卽花面王國也。國小，僅比大村。猱頭裸體，人皆黥面，故名。

《明象胥錄・蘇門答剌》 花面王者，卽那孤兒王也。國小，僅比大村，可千餘家。以墨刺面爲花獸狀，故名花面。風俗大類蘇門答剌。山產硫黃。

（幷見《明世法錄・南蠻・蘇門答剌》。）

《名山藏・王享記三・蘇門答剌國》 其鄰有【略】那孤國。【略】那孤國，卽花面王所居國也。或曰是國也，卽須文達那國。

《明會要・外蕃二・那孤兒》 那孤兒，在蘇門答剌之西，地狹，止千餘家。男子皆以墨刺面爲花獸之狀，故又名花面國。永樂中，鄭和使其國。其酋長常入貢方物。

《罪惟錄・外國列傳・蘇門答剌國》 花面，卽那孤兒國，止千餘家。地宜稻禾，風俗淳厚。男子皆以墨刺面爲花獸之狀，猱頭裸體，單布圍腰，婦女圍色布，披手巾，椎髻腦後。不奪不盜，上下自耕而食。地產香味青蓮花近布，境內一山產硫黃，常貢方物。界近南巫里洋。

《八紘譯史・花面》 花面國，猱頭裸體，單布圍腰。人皆刺面爲鳥獸花蕊之形，離奇燦目。其地氣候不常，然風俗淳厚，強不奪弱，富不驕貧，上下自耕而食，絕無盜竊。

《外國竹枝詞・花面》 富不驕淫貧不阿，滿街雞鴨滿田禾。傍人莫笑儂花面，只恐君心花更多。卽那孤兒，男女大小皆於面上刺三尖青花爲號，上下自耕自食，牛羊雞鴨羅市。富不驕，貧不盜。

《續通典・邊防二・那孤兒》 那孤兒，在蘇門答剌之西，壤相接。地狹，止千餘家。男子皆以墨刺面爲花獸形，故又名花面國。俗淳，田足稻禾，自耕而食，無寇盜。明永樂中，鄭和使其國，其酋長常入貢方物。

黎代部 黎伐

《明史・外國傳六・黎伐》 黎伐，在那孤兒之西。南大山，北大海，西接南渤利。居民三千家，推一人爲主。隸蘇門答剌，聲音、風俗多與之同。永樂中，嘗隨其使臣入貢。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六・黎代》。）

《瀛涯勝覽・黎代國》 黎代之地，亦一小邦也，在那孤兒地界之西。此處南是大山，北臨大海，西連南淳里國爲界。國人三千家，自推一人爲王，以主其事。屬蘇門答剌國所轄。土無所產。言語、行用與蘇門答剌同。山有野犀牛至多，王亦差人捕獲。隨同蘇門答剌國以進貢于中國。

《西洋番國志・黎代》 黎代，亦小邦也，又在那孤之西。其地南距大山，北臨大海，西連南淳里國界。國人一二千家，自推一人爲主，以主國事。受蘇門答剌國節制。語言、服用亦與蘇門答剌國相同。土無所出，只出野犀牛，王亦遣人採捕。隨蘇門答剌國進貢。

《西洋朝貢典錄・蘇門答剌》 又西曰黎代，戶二千餘。其都倚山臨海，多野犀牛。二國（那孤兒、黎代）皆羈事於蘇門。

《明四夷考・黎伐》 黎伐，小國。南連大山，北際海，西距南泥里，東南連那孤兒。居民一二千家，推一人爲首領。隸蘇門答剌。言語、服用與蘇門答剌同。山多野犀。

（幷見《諸夷考・黎代》、《明書・四國傳二・黎代》。）

《三才圖會・地理・黎代》 黎代，在那孤兒王地界之西。其南大山，北臨巨海，西連淳里國爲界。

《圖書編・黎伐》 黎伐，小國。南連大山，北際海，西距南泥里，東南連那孤兒。居民一二千家，惟一人爲首領，隸蘇門答剌。言語、服用與蘇門

荅剌同。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別錄・黎代》 黎代，又在那孤兒王地界之西。其處南是大山，北臨巨海，西連涔里國爲界。國民一二千家，自推一人爲王，以主其事。屬蘇門答剌國所管。土無所產。語言、動用俱與蘇門相同。山有野犀牛至多，王亦差人捕獲。隨蘇門進貢。

《裔乘・西南夷・黎伐》 黎伐，在那孤兒（王）〔國〕之西界。南面大山，北臨巨海，西連涔里國。民三千家，自推一人爲王。屬蘇門荅剌。土無所產。語言、動用俱與蘇門同。山多野犀牛，王嘗捕獲，隨蘇門入貢。

《明象胥錄・黎伐》 黎伐，小國。南連大山，北際海，西距南泥里，東南連那孤兒。居民千家，推一人爲首領。隸蘇門答剌。言語、服用皆同。山多野犀。

《明會要・外蕃二・黎伐》 黎伐，在那孤兒之西。南大山，北大海，西接南渤利，隸蘇門答剌，聲音、風俗多與之同。永樂中，常隨其使臣入貢。

《罪惟錄・外國列傳・蘇門答剌國》 東有黎代，部三千餘家，自推一人爲王，屬蘇門答剌所轄。

《續通典・邊防二・黎伐》 黎伐，在那孤兒之西，西接南渤利，南大山，北大海。隸蘇門答剌。聲音、風俗與之同。明成祖永樂中，常隨使臣入貢。

婆登部 墮婆登

《舊唐書・南蠻西南蠻傳・墮婆登》 墮婆登國，在林邑南，海行二月。東與訶陵、西與迷黎車接，北界大海。風俗與訶陵略同。其國種稻，每月一熟。亦有文字，書之於貝多葉。其死者，口實以金，又以金釧貫於四肢，然後加以婆律膏及龍腦等香，積柴以燔之。貞觀二十一年，其王遣使獻古貝、象牙、白檀。太宗璽書報之，并賜以雜物。

《新唐書・南蠻傳下・墮婆登》 墮婆登，在環王南，行二月乃至。東訶陵，西迷黎車，北屬海。俗與訶陵同。種稻，月一熟。有文字，以貝多葉寫之。死者實金于口，以釧貫其體，加婆律膏、龍腦衆香，積薪燔之。

（并見《文獻通考・四裔考九・訶陵》。）

《通典・邊防四・婆登》 婆登國，在林邑南，海行二月。東與訶陵、西與迷黎車接，北鄰大海。風俗與訶陵同。種稻每月一熟。有文字，書於貝多葉。其死者口實以金，又以金釧貫於四支，然後加以婆律膏及檀、沈、龍腦等香，積薪以燔之。大唐貞觀二十一年，遣使朝貢。

（并見《文獻通考・四裔考九・婆登國》。）

《唐會要・婆登國》 婆登，在林邑之南，海行二月。東與訶陵、西與迷黎連接，北鄰大海。風俗與訶陵國同。種穀每月一熟。亦有文字，書之于貝多葉。其死者口實以金，又以金釧貫于四肢，然後加以婆律膏及沈、檀、龍腦等香，積薪以燔之。

《太平御覽》卷七八八 《唐書》曰：墮婆登國，在林邑南。海行二月。東與訶陵、西與迷黎車接，北界大海。風俗與訶陵同。種稻每月一熟。有文字，書於貝多葉。其死者口實以金，又以金釧貫於四支，然後加以婆律膏及檀、沉、龍腦等香，積薪以燔之。貞觀中，遣使獻金花等物。王之所居，堅木爲城，造大屋重閣，覆以椶櫚皮。所坐床悉以象牙爲之，亦以象牙爲席。食以手摸之。又以椰樹花爲酒，飲之亦醉。有山穴，海湧而出鹽，國人取食。其國人有毒，與常人同止宿，即令身生瘡，與之交會便死。若涎液霑著草木即枯。其人身死不臭不爛。

《太平廣記》卷四八二 墮婆登國，在林邑東，南接訶陵，西接述黎。種稻，每月一熟。有文字，書于貝多葉。死者口實以金，（缸）〔釧〕貫于四支，然後加以婆律膏及檀、沉、龍腦，積薪燔之。出《神異經》。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婆登》 婆登國，在林邑南，海行二月到。東與訶陵、西與迷黎連接，北隣大海。風俗與訶陵同。稻每月一熟。有文字，書于貝多葉。其死者口實以金，又以金釧貫于四支，然後加以婆律膏及檀、沈、龍腦等香，積薪焚之。唐貞觀二十一年遣使朝貢。

《異域志・婆登國》 其國與回鶻類，在林邑之東，西接迷離國，南接訶陵。種稻每月一熟。有文字，即書於貝葉。死者以金釧貫於四肢，後加婆律

膏及沉、檀、龍腦，積薪以焚之。

淡洋部

《島夷誌略・淡洋》　港口通官場百有餘里，洋其外海也。內有大溪之水，源二千餘里，奔流衝合於海。其海面一流之水清淡，舶人經過，往往乏水，則必由此汲之，故名曰淡洋。過此以往，未見其海洋之水不鹹。取其水灌田，常熟。氣候熱。風俗淳。男女椎髻，繫溜布。有酋長。

地產降眞香、葦粟，其粒與亞蘆同，米顆雖小，炊飯則香。貿易之貨，用赤金、鐵器、粗碗之屬。

《星槎勝覽・後集・淡洋》　其處與阿魯山相連，去滿剌迦三日之程。山遠，周圍有港，通內大溪深，汪洋二千餘里，奔流出海。之中一流清淡味甘，舟人過往汲水日用，名曰淡洋。田肥禾盛，米粒小，然炊飯甚香。地產降香。民俗淳厚。氣候常熱。男女椎髻，腰圍稍布。貨用金銀、鐵器、磁碗之屬。

詩曰：清流甘且淡，奔出海中央。畎畝饒滋味，舟人過汲漿。貿交金闕赤，米小飯炊香。民俗風淳厚，那知在異方。

《圖書編・淡洋》　其處與（山河）〔阿〕魯山相連，去滿剌加三日。山（遠）〔遶〕周圍，有港內通大（浮）〔溪〕，汪洋二千餘里，奔流出海。一流清淡味甘，舟人過往，汲水日用，名曰淡洋。田肥禾盛，米粒小，炊飯甚香。

《諸夷考・淡洋》　淡洋，與阿魯山地連接，去滿剌加三日程。山遶周圍，有港內通大溪，汪洋千里，奔流出海，清淡味甘，舟人過往汲之，故名淡洋。田肥禾盛，米粒尖小，炊飯甚香。民俗頗淳。氣候常熱。男女椎髻，腰圍梢布。

《明象胥錄・阿魯》　或曰淡洋，與阿魯山接。山圍繞，有港通大溪，千里奔流出海，味甘淡，舟人往來汲之，名淡洋。田肥禾盛，米粒小而香，東西竺歲仰食焉。

《八紘譯史・淡洋》　淡洋，與滿剌迦相近。山周繞，有港內通大溪，奔流出海，其味清甘。舟人過此，必來汲飲。

《外國竹枝詞・淡洋》　阿魯山邊海水鹹，淡洋一勺獨涓涓。不知陸羽曾過此，品作番家第幾泉？與阿魯山接，周遶，有港內通大溪，奔流出海，清淡味甘，舟人過往汲用。

碟里部 牒里

《明史・外國傳五・碟里》　碟里，近爪哇。永樂三年遣使附其使臣來貢。其地尚釋教，俗淳少訟。物產甚薄。

（并見《明史稿・外國傳五・碟里》。）

《明一統志・外夷・碟里國》　沿革：前代無考，本朝永樂三年，國王遣其臣馬黑木等來朝，并貢方物。土產：蘇木、烏木。

《明四夷考・碟里》　碟里國，在東南海中大洲上，洲有諸港通海。人淳少訟，尚佛。物產甚薄。永樂三年，國王遣使馬黑木來朝貢。

（并見《明書・四國傳三・碟里》。）

《三才圖會・地理・碟里》　碟里，地在西南海中大洲上，有諸港可通海。皇明朝貢。

《圖書編・碟里》　碟里，在東南海中大洲上，洲一，諸港通江。人淳少訟，尚佛。物產甚薄。永樂三年，國王遣使馬黑木來朝貢。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碟里》　地在西南海中大洲上，有諸港可通海。產蘇木、烏木。人淳少訟，尚佛。

《諸夷考・碟里》　碟里國，在東南海中大洲上，洲有諸港通海。人淳少訟，尚佛。物產甚薄。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五・碟里國》。）

《咸賓錄・南夷志・碟里》　碟里，小國也。永樂三年，國王遣使朝貢。

其地人淳產薄，尙佛耻訟。

《方輿勝略・外夷・碟里》　碟里，永樂三年朝貢，人淳產薄，尙佛。

《嶰乘・西南夷・碟里》　碟里，小國也。永樂三年，國使入貢。其地人淳產薄，尙佛耻訟。

《明象胥錄・碟里國》　碟里國，在東南海中大洲上，有諸港通海。人淳產薄，尙佛少訟。永樂三年，國王遣使馬黑木來朝貢。

（幷見《明世法錄・南蠻・碟里國》。）

《名山藏・王享記三・碟里國》　碟里國，在東南海中。尙佛，人淳，物產薄。永樂三年，遣使馬黑木來朝。

《罪惟錄・外國列傳・爪哇國》附牒里。　又牒里國，大洲上，人淳產薄，尙佛少訟。

多蔑部名蔑

《新唐書・南蠻傳下・名蔑》　名蔑，東接眞陀桓，西但游，南屬海，北波剌。其地一月行，有州三十。以十二月爲歲首。王衣朝霞氎。賦二十取一。交易皆用金準直。其人短小，兄弟共娶一妻，婦總髮爲角，辨夫之多少。王號斯多題。龍朔初，使者來貢。

《通典・邊防四・多蔑》　多蔑國，大唐貞觀中通焉。在南海邊，國界周迴可一月行。南阻大海，西俱游國，北波剌國，東陁桓國。戶口極多，置三十州，不役屬他國。有城郭、宮殿、樓櫓，幷用瓦木。以十二月爲歲首。其物產有金、銀、銅、鐵、象牙、犀角、朝霞、朝雲等布。其俗交易用金、銀、朝霞等衣服。百姓二十而稅一。五穀、蔬菜與中國不殊。

《唐會要・多蔑國》　多蔑居大海之北，周迴可兩月行，南至海，西俱遊國，北波剌國，東眞陀洹國。其王姓摩伽，名失利。戶口極衆，置三十州，又役屬他國。有城郭、樓櫓、宮殿幷瓦木。常侍衛兵可四千人，雖有弓箭、刀楯、甲鞘，而無戰陣。有刑典書記，及婚聘之禮。事佛及神，亦以十二月爲歲首。畜有犀、象、馬、牛，果有檳榔子，其桃、棗、瓜、李及園蔬、五穀，與中國不殊。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多蔑國，在南海外，國界週迴可一月行。南阻大海，西阻俱遊國北。

《太平御覽》卷七八八　《唐書》曰：多蔑國，貞觀時通焉。在南海外，國界周迴可一月行。南阻大海，西俱遊國，北波利利剌國，東眞陁桓國。戶口極多，置三十州，不役屬他國。有州郭、宮殿、樓櫓，幷用瓦木。以十二月爲歲〔首〕。其物產有金、銀、銅、鐵、象牙、犀角，朝霞、朝雲等布。其俗交易用金、銀、朝霞等爲貿。百姓二十而稅一。五穀、菜蔬與中國不殊。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多蔑》　多蔑國，唐貞觀中始通焉。在南海邊，國界周迴可一月行。南阻大海，西俱遊國，北波剌國，東眞陁洹國。戶口極多，置三十州，不役屬他國。有州郭、宮殿、樓櫓，幷用瓦木。以十二月爲歲首。其物產有金、銀、銅、鐵、象牙、犀角，朝霞、朝雲等布。其俗交易用金、銀、朝霞等衣服爲貿。百姓二十而稅一。五穀、菜蔬與中國不殊。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多蔑》　多蔑國，其人短小，兄弟共娶一妻，婦總髮爲角，辨夫之多少。唐貞觀中通焉。在南邊，國界周迴可一月行。南阻大海，西俱遊國，北波剌國，東眞陀桓國。戶口極多，置三十州，不役屬他國。有州郭、宮殿、樓櫓，幷用瓦木。以十二月爲歲〔首〕。其物產有金、銀、銅、鐵、象牙、犀角，朝霞，朝雲。其俗交易用金、銀，朝霞等衣服。百姓二十而稅一。五穀、菜蔬與中國不殊。

《續通典・邊防二・名蔑》　名蔑，所屬有州三十。以十二月爲歲首。賦二十取一。唐高宗龍朔初，遣使來貢。

《續通志・四夷傳六・名蔑》　名蔑，東接眞陀桓，西但遊，南屬海，北波剌。有州三十。以十二月爲歲首。王號斯多題。龍朔初來貢。

呵羅單部 訶羅陁 阿羅單 阿羅陀

《宋書・夷蠻傳・訶羅陁國》 西南夷訶羅陁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國界。城郭莊嚴，清淨無穢，四衢交通，廣博平坦。臺殿羅列，狀若衆山，莊嚴微妙，猶如天宮。聖王出時，四兵具足，導從無數，以爲守衛。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富，珍賄無量，王法清整，無相侵奪。學徒遊集，三乘競進，敷演正法，雲布雨潤。四海流通，萬國交會，長江眇漫，清淨深廣，有生咸資，莫能銷穢，陰陽調和，災厲不行。誰有斯美，大宋揚都，聖王無倫，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物，平等忍辱，怨親無二，濟乏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達，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良，羣臣貞潔，盡忠奉主，心無異想。伏惟皇帝，是我眞主。臣是訶羅陁國王，名曰堅鎧，今敬稽首，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表此丹誠。所遣二人，一名毗紐，一名婆田，令到天子足下。堅鎧微薄，誰能知者，是故今遣二人，表此微心，此情既果，雖死猶生。仰惟大國，藩守曠遠，我卽邊方藩守之一。上國臣民，普蒙慈澤，願垂恩逮，等彼僕臣。臣國先時，人衆殷盛，不爲諸國，所見陵迫，今轉衰弱，鄰國競侵。伏願聖王，遠垂覆護，幷市易往反，不爲禁閉。若見哀念，願時遣還，令此諸國，不見輕侮，亦令大王名聲普聞，扶危救弱，正是今日。今遣二人，是臣同心，有所宣啓，誠實可信。願敕廣州時遣舶還，不令所在有所陵奪。願自今以後，賜年年奉使。今奉微物，願垂哀納。』

又《呵羅單國》 呵羅單國，治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鐶、赤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十年，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爲世間道，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村邑聚落，次第羅匝，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宮殿高廣，樓閣莊嚴，四兵具足，能伏怨敵，國土豐樂，無諸患難。奉承先王，正法治化，人民良善，慶無不利，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八味清淨，周匝屈曲，順趣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宋揚都，承嗣常勝，大王之業，德合天心，仁廕四海，聖智周備，化無不順，雖人是天，護世降生，功德寶藏，大悲救世，爲我尊主，常勝天子。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稽首問訊。』其後爲子所篡奪。十三年，又上表曰：『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羣生，想好具足，天龍神等，恭敬供養，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日初出，眉間白豪，普照十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淨如華，顏色照曜，威儀殊勝，諸天龍神，之所恭敬，以正法寶，梵行衆僧，莊嚴國土，人民熾盛，安隱快樂。城閣高峻，如乾陀山，衆多勇士，守護此城，樓閣莊嚴，道巷平正，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最殊勝吉。揚州城無憂天主，愍念羣生，安樂民人，律儀清淨，慈心深廣，正法治化，共養三寶，名稱遠至，一切幷聞。民人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一切人天，恭敬作禮。呵羅單跋摩以頂禮足，猶如現前，以體布地，如殿陛道，供養恭敬，如奉世尊，以頂著地，曲躬問訊。忝承先業，嘉慶無量，忽爲惡子，所見爭奪，遂失本國。今唯一心，歸誠天子，以自存命。今遣毗紐問訊大家，意欲自往，歸誠宣訴，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命得存，亦由毗紐，此人忠志，其恩難報。此是大家國，今爲惡子所奪，而見驅擯，意頗忿惋，規欲雪復。伏願大家，聽毗紐賈諸鎧仗袍襖及馬，願爲料理毗紐，使得時還。前遣闍邪仙婆羅訶，蒙大家厚賜，悉惡子奪去，啓大家使知。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此後又遣使。二十六年，太祖詔曰：『訶羅單、媻皇、媻達三國，頻越遐海，款化納貢，遠誠宜甄，可幷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曰：『惟爾慕義款化，效誠荒遐，恩之所洽，殊遠必甄，用敷典章，顯茲策授。爾其欽奉凝命，永固厥職，可不愼歟！』二十九年，又遣長史媻和沙彌獻方物。

《南史・夷貊傳上・訶羅陁國》 西南夷訶羅陁國，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世界。今故遣使二人，表此微心。』

又《呵羅單國》　呵羅單國，都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赤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十年，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爲世間導，是名如來，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其後爲子所篡奪。十三年，又上表。二十六年，文帝詔曰：『呵羅單、婆皇、婆達三國，頻越遐海，款化納貢，遠誠宜甄，可幷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二十九年，又遣長史婆和沙彌獻方物。

《北堂書鈔》卷一三四　《宋元嘉起居注》云：訶羅單國奉孔雀蓋一具。

《藝文類聚》卷七六　《宋元嘉起居注》曰：阿羅單國王毗沙跋摩遣使云：『諸佛世尊，常樂安隱，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以味清淨，周迴屈曲，從趣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

《太平御覽》卷七八七　宋《元嘉起居注》曰：去年六月，闍婆洲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遣使獻奉。又曰：十一年，呵羅單國王尸梨毗遮耶獻銀滲柈等。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呵羅單國》　呵羅單國，都闍婆洲。宋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及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吉貝、葉波國吉貝等物。十年，呵羅單國王毘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國，爲世間導，是名如來，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其後爲子篡奪。十三年，又上表。二十六年，文帝詔曰：『呵羅單、婆皇、婆達三國，頻越遐海，教化納貢，遠誠宜甄，可幷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二十九年，又遣長史婆和沙彌獻方物。

又《阿羅陀國》　西南夷阿羅陀國，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世界，今故遣使二人，表此微心。』

毗騫部

《梁書・諸夷傳・扶南國》　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頸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所限也。國法，刑罪人，幷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遣使與書相報答，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堰，名爲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幷論善事。

《南史・夷貊傳上・扶南國》　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頸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所限也。國法，刑罪人，幷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遣使與書相報答，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堰，名爲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幷論善事。

《通典・邊防四・毗騫》　毗騫國，梁時聞焉。在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尺，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其王神聖，知將來事。南方號曰長頭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國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有大江廣十里，西北流，東入於海。

《太平御覽》卷七八八　《南史》曰：毗騫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國內不受賈客，有往者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使與書相報答，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堰，名爲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

竺芝《扶南史紀》曰：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在海中。國王身長三

丈，頸長三尺，自古以來不死，知神聖未然之事。亦有子孫，子孫生死如常人，唯此王不死耳，號曰長頸王。食器皆純金，金如此間之石，無央限也。不聽妄取，有偷者，知則殺食之。長頸王亦能作天竺書，自道宿命所經，與佛語相似。作書可三千言，皆道是事。其國法，有罪者，共在王前食之，平常不噉人也。

《太平寰宇記・四夷五・毗騫》　毗騫國，梁時聞焉。在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其王神異，知將來事，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

《通志・四夷傳五・毗騫》　毗騫，梁時聞焉。在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尺，頭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頭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央限也。國法刑人，并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使與書相報答，贈遺人食器，如圓盤，又如瓦堰，名爲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出，與佛經相似，并論善事。

《文獻通考・四裔考八・毗騫》　毗騫國，梁時聞焉。在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尺，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其王神聖，知將來事，南方號曰長頭王。國俗有室居、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國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惟王不死。

又　毗騫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并論善事。

《圖書編・毗騫國》　梁時聞焉。在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去扶南八千里。

覽邦部

《明史・外國傳六・覽邦》　覽邦，在西南海中。洪武九年，王昔里馬哈剌札的剌札遣使奉表來貢。詔賜其王織金文綺、紗羅，使者宴賜如制。永樂、宣德中，嘗附鄰國朝貢。其地多沙礫，麻麥之外無他種。商賈鮮至。山坦迤無峰巒，水亦淺濁。俗好佛，勤賽祀。厥貢：孔雀、馬、檀香、降香、胡椒、蘇木。交易用錢。

（并見《明史稿・外國傳六・覽邦》。）

《明四夷考・覽邦》　覽邦，洪武九年，遣人來朝貢。永樂、宣德中，嘗附鄰國貢方物。其國去西域遠甚，無市賈販。地多沙礫，麻麥之外無他穀。山坡坨無峰巒，水亦淺濁。俗亦好佛，勤賽祀。有駝、馬、牛、羊。市亦用錢。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四・覽邦》。）

《明會典・朝貢一・覽邦國》　洪武九年，國王昔里馬哈剌扎的剌扎遣使奉表來貢。永樂、宣德中，附鄰國貢方物。貢物：馬、孔雀、胡椒、蘇木、檀降香。

《咸賓錄・西夷志・覽邦》　其王戴金獅子冠，每歲嘗供送於突厥。其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人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勝兵有二千人。地多沙磧，少壤土。俗尚詭詐，生子亦束頭取褊。其人文身碧瞳。

又　地多沙礫，產惟麻麥，無奇。

《獻徵錄・四夷・覽邦》　覽邦，地多沙礫，麻麥之外無他穀。

《明象胥錄・覽邦國》　覽邦國，地多沙礫，麻麥外無它穀。山坦迤無峰巒，水亦淺濁。俗好佛，喜賽祀。有駝、馬、牛、羊。市亦用錢。洪武九年，國王昔里馬哈剌札的剌札遣使奉表來貢。永樂、宣德中，附鄰境貢方物，有

胡椒、蘇木、檀降香、孔雀。或曰其國好食人，故覽邦港口舶無維纜者。外有小嶼，名奴沙牙。近嶼打水，用丁午針，六更，望錫蘭山不遠。

《名山藏・王享記三・覽邦》 洪武九年，國王昔里馬哈剌的剌札遣使朝貢。永樂、宣德中，附鄰國貢方物。

《明世法錄・南蠻・覽邦》 覽邦國，地多沙礫，麻麥外無他穀。山坦迤，無峯巒，水亦淺濁。俗好佛，喜賽祀。有駝、馬、牛、羊，市亦用錢。洪武九年，國王昔里馬哈剌札的剌札遣使奉表來貢。永樂、宣德中，附鄰境貢方物，有胡椒、蘇木、檀降香、孔雀。或曰其國好食人，故覽邦港口舶無維纜者。外有小嶼名奴沙牙。近嶼打水用丁午針六更，望錫蘭山不遠。

《明書・四國傳三・覽邦》 覽邦，洪武九年，遣人來朝貢。永樂、宣德中，常附鄰國貢方物。其國去西域遠甚，無市貿。地多沙礫，麻麥之外無他穀。山坡坨無峰巒，水亦淺濁。俗好佛，勤賽祀。有駝、馬、牛、羊。市亦用錢。無他奇物。

《四夷廣記・覽邦國・覽邦國貢物》 馬、孔雀、胡椒、蘇木、檀降香。

《明會要・外蕃二・覽邦》 覽邦，在西南海中。其地多沙礫，麻麥之外無他種。商賈鮮至。洪武九年，王昔里馬哈剌札的剌札遣使奉表來貢。宴賜如制。永樂、宣德中，嘗附鄰國朝貢。

《罪惟錄・外國列傳・覽邦國》 洪武九年，國王昔里馬哈剌札的剌札遣使朝貢。永樂、宣德中，附鄰國表貢方物。或曰其國好食人，故港口無維纜者。

《續通典・邊防二・覽邦》 覽邦，在西南海中。明太祖洪武九年，其王遣使奉表來貢。永樂、宣德中，嘗附鄰國朝貢。其地多沙礫，麻麥之外無他種。山無峰巒，水亦淺濁。俗好佛，勤祭祀。

干陁利部 干陀利 斤陁利

《梁書・諸夷傳・干陁利國》 干陁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古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郎憐陁遣長史竺留陁獻金銀寶器。

天監元年，其王瞿曇脩跋陁羅以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脩跋陁羅初未能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貿，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高祖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後跋陁死，子毗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樂，六通三達，爲世間尊，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邑居聚落，次第羅滿，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具足四兵，能伏怨敵。國土安樂，無諸患難，人民和善，受化正法，慶無不通。猶處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淨，百川洋溢，周回屈曲，順趨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揚都天子，仁蔭四海，德合天心，雖人是天，降生護世，功德寶藏，救世大悲，爲我尊生，威儀具足。是故至誠敬禮天子足下，稽首問訊。奉獻金芙蓉、雜香藥等，願垂納受。』普通元年，復遣使獻方物。

《南史・夷貊傳上・干陁利國》 干陁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古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鄰陁遣長史竺留陁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王瞿曇脩跋陁羅以四月八日夢一僧謂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

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乃於夢中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幷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帝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敬禮。後跋陁死，子毗針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奉表獻金芙蓉、雜香藥等。普通元年，復遣使獻方物。

《通典・邊防四・干陁利》　干陁利國，梁時通焉。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古貝、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極。武帝天監中，遣使貢方物。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干陁利國，在南海洲上。

《太平御覽》卷七八七　《宋起居注》曰：孝建二年八月二日，斤陁利國王釋陁羅降陁遣長史竹留陁及多奉表獻方物。

《太平寰宇記・四夷五・干陁利》　干陁利國，梁時通焉。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古貝、檳榔。檳榔精好，爲諸國之極。武帝天監初，遣使入貢，後無聞焉。

《通志・四夷傳五・干陀利》　干陀利，宋時通焉。在南海洲土。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吉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最。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隣陁遣長史竺留陀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王瞿曇跋陁羅夢一僧謂曰：『江表有聖人，汝當遣使奉禮，則土地豐樂。不然則境內不得自安。』陁羅未之信也。既而又夢此僧云：『汝既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乃於夢中至建鄴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質，仍遣使幷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模寫帝形，回校本畫無少異焉。後陁羅死，子毗針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貢金芙蓉、雜香藥等。普通初，復獻方物。自後無聞。

《文獻通考・四裔考八・干陀利國》　干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吉貝、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郡隣陀遣長史竺留陁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王瞿曇脩跋陀羅以四月八日夢一僧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乃於夢中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質，飾以丹青。乃遣使幷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帝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後跋陀死，子毗針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奉表獻金芙蓉、雜香藥等。普通元年復遣獻方物。

按：干陀利王夢僧所言一段：《南史・夷貊傳》所載，杜氏《通典》削之。蓋梁武好佛之志通於華夷，適干陀利以其時入貢，佞臣黠僧，遂立此說，導之以納諂，非事實也。島夷朝貢，不過利於互市，賜予，豈眞慕義而來？諷以希旨，宜無不可。況所謂瞿曇脩跋陀羅者，本佛之徒，亦欲其教之行於中土，又安知其不自神其說，以中帝之欲乎！越裳氏所以贊武王、周公者，梁武豈足以當之哉！

《圖書編・干陀利國》　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

龍涎嶼部

《島夷誌略・龍涎嶼》　嶼方而平，延袤荒野，上如雲塢之盤，絕無田產之利。每值天清氣和，風作浪湧，羣龍游戲，出沒海濱，時吐涎沫於其嶼之上，故以得名。涎之色或黑於烏香，或類於浮石，聞之微有腥氣。然用之合諸香，則味尤清遠，雖茄藍木、梅花腦、檀、麝、梔子花、沉速木、薔薇水衆香，必待此以發之。

此地前代無人居之，間有他番之人，用完木鑿舟，駕使以拾之，轉鬻於他國。貨用金銀之屬博之。

《星槎勝覽・前集・龍涎嶼》　獨然南立海中。此嶼浮艷海面，波擊雲騰。每至春間，羣龍所集於上，交戲而遺涎沫。番人乃架獨木舟登此嶼，採取而歸。設遇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傍，一手楫水而至岸也。其龍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之氣，久則成就大泥。或大魚腹中剖出，若斗大圓珠，亦覺魚腥。間焚之，其發清香可愛。貨於蘇門之市，價亦非輕。官秤一兩，用彼國金銀十二個。一斤該金錢一百九十二個，準中國銅錢四萬九

十文，尤其貴也。

詩曰：一片平方石，羣龍任往還。身騰霄漢上，交戲海波間。吐沫人爭取，拏舟路險難。邊夷曾見貢，懽笑動天顏。

《殊域周咨錄・西戎・蘇門答剌》 其西去一晝夜有龍涎嶼，獨峙南巫里洋之內，浮灩海面，波激雲騰，每至春間，群龍交戲於上。而（潰）〔遺〕涎沫洋水，則國（大）〔人〕駕獨木舟，伺龍出沒隨而採之。或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旁，一手楫水而得至岸。其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氣，久則成大塊。或大魚腹中刺出，如斗大，焚之清香可愛，名曰龍涎。其品有三，浮水者爲上，滲沙次之，魚食爲下。每香一斤，直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枚。准中國銅錢九千文。

《圖書編・龍涎嶼》 獨然南立海中。此嶼浮灩海面，波擊雲騰。每至春間，群龍來集，於上交戲而遺涎。番人乃駕獨木舟，登嶼採取而歸。設遇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楫水而至岸。其龍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之氣，久則成大塊。或大魚腹中剖出，若斗大圓珠，亦覺魚腥，間焚之，其香清遠可愛。貨於蘇門之市，價亦匪輕。官秤一兩，用彼國金錢十二箇，一斤該金錢一百九十二箇，准中國銅錢四萬九千文，尤其貴也。

《續文獻通考・西南夷別錄・龍涎嶼》 此嶼浮灩海面，波擊雲騰。每至春間，羣龍來集，於上交戲而遺涎沫。番人乃架獨木舟，登嶼採取而歸。設遇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楫水而至岸也。其龍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之氣，久則成大塊。或大魚腹中剖出，若斗大圓珠，亦覺魚腥，間焚之，其香清遠可愛。貨於蘇門之市，價亦匪輕。官秤一兩，用彼國金錢十二箇，一斤該金錢一百九十二箇，准中國銅錢四萬九千文，尤其貴也。

《諸夷考・龍涎嶼》 龍涎嶼，離蘇門答剌西去一晝夜程，以產龍涎香得名，詳見《嶺海異聞》龍涎香條下。然嘉靖中，竭中國之力，求取萬方，竟不可致，豈群龍遊戲吐涎，亦偶然遇之，不可以爲常歟。

《裔乘・西南夷・龍涎嶼》 龍涎嶼，浮灩海面，波擊雲騰。每至春間，群龍來集，於上交戲而遺涎沫。番人乃架獨木舟，登嶼採取而歸。其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之氣，久則成大塊。或大魚腹中剖出，若斗大員珠，亦覺魚腥，焚之清香可愛，其價甚高。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蘇門答剌國》 其西去一晝夜程有龍涎嶼，獨峙南巫里洋之中。每至春間，羣龍交戲於上遺涎，則國人駕獨木舟採之以爲香。一觔值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枚，以准中國銅錢九千文。《星槎勝覽》：採之或遇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旁，一手挹水而得至岸。其龍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氣，久則成大塊。或大魚腹中剖出，若斗大，亦覺魚腥，焚之清香可愛。貨於蘇門答剌之市，官秤一兩，用彼國金錢十二枚，一觔則一百九十二枚也。《遊宦記聞》：諸香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不下五六十千，乃番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出草山間，即知有龍睡其下，土人更相守之，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入香合和，能收斂腦麝清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得其眞者，和香焚之，則翠煙浮空，結而不散。或言涎沫有三品，一曰泛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泛水則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沒，隨而取之。滲沙則凝積多年，氣味盡滲於沙中。魚食則化糞，散於沙漬。惟泛水者可入香用。

占卑部 畢占

《唐會要・占卑國》 大中六年十二月，占卑國佛邪葛等六人來朝，兼獻象。宰相魏謩以性不安中土，請還其使，從之。

《北戶錄》 占卑國出偏核桃，形如半月狀。波斯人取食之，絕香美，極下氣力。比於中夏桃仁，療疾不殊。《會最》云：偏桃仁，勃律國尤多，花殷紅色。郎中解忠順使安西，以蘿蔔插接之而生，桃仁肥大，其桃皮不堪食。解忠順郎中使安西，以異木插蘿蔔，至此皆活。

《嶺表錄異》卷中 偏核桃，出畢占國。肉不堪食，胡人多取其核，遺漢官以稱珍異。其形薄而尖，頭偏如雀嘴。破之，食其桃仁，味酷似新羅松子。性熱，入藥亦與北地桃仁無異。

甘棠部甘堂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甘棠國，在大海之南。崑崙人也。

《太平御覽》卷七八八　《唐書》曰：甘堂國，在大海之南，崑崙人也。貞觀十年，與（未）〔朱〕俱婆國同日朝貢。太宗謂侍臣曰：『南荒西域自遠而至，其故何也？』房玄齡對曰：『當中國乂安，帝德遠被也。』太宗曰：『誠如公言，向使中國不安，何緣至？朕何德以堪之？』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甘棠》　甘棠國，在大海之南，崑崙人也。唐貞觀十年，與朱俱婆國朝貢使同日至。《唐史》云：太宗謂羣臣曰：『南荒西域自遠而至，其故何也？』房玄齡對曰：『中國乂安，帝德遐被也。』太宗曰：『誠如公言，向使中國不安，何緣而至？朕何德以堪之？觀此番使懷懼，所望卿等匡朕不逮也。』

甘軍部甘畢

《新唐書・南蠻傳下・甘畢》　甘畢，在南海上，東距環王。王名旃陀越摩，有勝兵五千。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甘軍國，居於南海之濱，東接林邑。其王名旗陁越摩，精兵可五千人。

《續通典・邊防二・修羅分》　甘畢，在南海上，王名旃陀越摩。

《續通志・四夷傳四・甘畢》　甘畢，在南海上，東距占城。

婆達部婆達

《宋書・夷蠻傳・婆達國》　婆達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獻方物。太祖策命之爲婆達國王曰：『惟爾仰化懷誠，馳慕聲教，皇風遐暨，荒服來款，是用加茲顯策，式甄義順。爾其祗順憲典，永終休福，可不愼歟！』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復遣使獻方物。

《南史・夷貊傳上・婆達國》　婆達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獻方物，文帝策命之爲婆達國王。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復遣使獻方物。

（并見《文獻通考・四裔九・婆達國》。）

麻葉甕部麻逸凍

《明史・外國傳四・麻葉甕》　麻葉甕，在西南海中。永樂三年十月遣使齎璽書賜物，招諭其國，迄不朝貢。自占城靈山放舟，順風十晝夜至交欄山，其西南卽麻葉甕。山峻地平，田膏腴，收穫倍他國。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男女椎結，衣長衫，圍之以布。俗尚節義，婦喪夫，勞面剃髮，絕粒七日，與屍同寢，多死。七日不死，則親戚勸以飲食，終身不再嫁。或於焚屍日，亦赴火自焚。產玳瑁、木棉、黃蠟、檳榔、花布之屬。

（并見《明史稿・外國傳四・麻葉甕》。）

《三才圖會・地理・麻逸凍》　麻逸凍，在交欄山之西南洋海中，山峻地

平。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麻逸凍》 其地在交欄山之西南洋海中。山峻地平，氣候稍熱，田禾倍收。國尚節義，婦人喪夫，則削髮勞面，絕食七日，多有幷逝者，得甦亦不再嫁，至焚夫日多自赴火死。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產木棉、黃蠟、玳瑁、〔檳〕榔、花布，貨用銅鼎、鐵塊、五色布絹之屬。

《諸夷考・麻逸凍》 麻逸凍，在交欄山之西南海中。山峻地平，夾溪而居。田膏腴，倍收他國。俗尚節義，喪夫則削髮勞面，絕食七日，與死夫同寢，多幷逝者。七日不死，則親戚交勸飲食，即得甦，終身不嫁矣。焚夫日，有赴火死者。煮海釀蔗。產木綿、玳瑁、蠟、花布、檳榔。

《商舶・西南夷・麻逸凍》 麻逸凍，在交欄山西南洋海中。山峻地平，氣候稍熱，田禾倍收。國尚節義，婦人喪夫則削髮不嫁，至焚日多有自赴火死者。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產木綿、黃蠟、玳瑁、〔檳〕榔、花布，貨用銅鼎、鐵塊、五色布絹之屬。

《罪惟錄・外國列傳・假馬里丁國》 麻逸凍　又麻逸凍，在交欄之西。地腴。尚節義，夫死削髮勞面，絕食七日，或不死，稍勸以飲食得甦。焚夫日，往往赴火死，終身不嫁。自麻逸凍順風三晝夜至龍牙加貌，田禾勤熟，俗尚敦厚，男女椎結圍布。重親長。

《八紘譯史・麻逸凍》 麻逸凍，在交欄之西，山峻地平，氣候稍熱，田腴倍收。國尚節義，婦人夫死則削髮絕食，多幷逝者，七日不死，親戚勸以飲食，亦終身不再嫁，至焚夫日，多赴火死。

《外國竹枝詞・麻逸凍》 椎髻長衫奉檳巾，伴夫七日竟焚身。遐荒殉節能如此，愧爾淫奔鄭衛人。俗尚節義，夫亡，其婦削髮碎面，絕食七日，與夫尸同寢，多與幷逝。若過七日或甦，亦終身不嫁矣。或生，焚夫尸，則赴火而死。

《續通典・邊防二・麻葉甕》 麻葉甕，在西南海中。自古城靈山放舟順風十晝夜至交欄山，其西南即麻葉甕。山峻地平，田膏腴，收穫倍他國。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男女椎結，衣長衫，圍之以布。俗尚節義，婦喪夫，勞面剃髮，終身不改嫁。產（武）〔玳〕瑁、木綿、黃蠟、檳榔、花布之屬。又有葛布及速兒米囊二國。明成祖永樂三年，遣使齎璽書賜物招諭，與麻葉甕俱未朝貢。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麻葉甕》 在西南海中。　建置沿革：　又名麻葉凍，自古不通中國。明永樂三年，遣使齎璽書賜物招諭，迄不朝貢。相傳自占城靈山放舟，順風十晝夜至交欄山。其西南即麻葉甕也。交欄山甚高，廣饒竹木。元時史弼、高興伐爪哇，遭風至此山下，舟多壞，乃登山伐木重造，遂破爪哇。其病卒百餘人留養不歸，後益蕃衍，故其地多華人云。

風俗：　氣候稍熱。俗尚節義。《續文獻通考》：山峻地平，氣候稍熱，田禾倍收。俗尚節義，婦人喪夫，則勞面薙髮，絕粒七日，多有死者，得甦亦不再嫁。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續文獻通考》。男女椎結，衣長衫，圍之以布。《明史》。貨用銅鼎、鐵塊、五色布絹。《續文獻通考》。

土產：　玳瑁、木棉、黃蠟、檳榔、花布。

假里馬打部 假里馬丁 假馬里丁

《島夷誌略・假里馬打》 山列翠屏，闤闠臨溪，田下，穀不收。氣候熱。俗澆薄。男女髡頭，以竹布爲桶樣穿之，仍繫以捎，罔知廉恥。採蕉實爲食。煮海爲鹽，以適他國易米，每鹽一斤易米一斗。地產番羊，高大者可騎，日行五六十里，及玳瑁。貿易之貨，用硫磺、珊瑚珠、闍婆布、青色燒珠、八都剌布之屬。

《星槎勝覽・後集・假里馬打國》 其地與交欄山相望海洋中。山列翠屏，溪田雖有，米穀少收。氣候常熱。俗甚澆薄。男女髡髮，竹布爲衣。種芭蕉，採其實以代粱。煑海爲鹽，釀蔗爲酒。地產玳瑁、羖羊。貨用爪哇布、燒珠、印布之屬。

詩曰：　假里山環翠，民風醜不知。羖羊行作隊，玳瑁出爲奇。答應呢喃語，生成鼻薄姿。田收佳穀少，熱候不相宜。

《三才圖會・地理・假里馬丁》 假里馬丁，與交欄山相望海洋中，其地山列翠屏，氣候常熱。

《圖書編・假里馬丁國》　其地與交欄山相望海洋中，山列翠屏。溪田雖有米穀，少收。氣候常熱。俗甚囂薄。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別錄・假里馬丁》與交欄山相望海洋中。其地山列翠屏。溪田雖有，米穀少收。氣候常熱。俗甚囂薄。男女髡髮，竹布爲衣。種芭蕉，採其實以代糧。煮海爲鹽，釀蔗爲酒。地產玳瑁、羖羊。貨用爪哇布、燒珠、印布之屬。

《諸夷考・假馬里丁》　假馬里丁，與交欄山相望海中，山列翠屏。引溪水溉田，禾穀少收。氣候常熱。俗囂薄。男子髡髮，穿竹布短衫，圍梢布。種芭蕉，採其實以代糧。煮海釀蔗。產玳瑁、羚羊。貨用爪哇布、燒珠、印花布、米穀之屬。

《裔乘・西南夷・假里馬丁》　假里馬丁，在西南海洋中與交欄山相望。其地氣候常熱，米穀甚少。俗囂薄。男女髡髮，竹布爲衣，採芭蕉實以代糧。煑海爲鹽，釀蔗爲酒。地產玳瑁、羖羊，貨用爪哇布、燒珠、印布之屬。

《罪惟錄・外國列傳・假馬里丁國》　假馬里丁國，與交欄山相望海洋中。氣候常熱。俗囂薄。採芭蕉以代糧。煮海爲鹽，釀蔗爲酒。地產玳瑁、羚羊。而交欄山最高，叢林藤竹。元高興、史弼以兵征闍婆，遇風山下，船壞，復登此山造船，得勝。至今有中國人雜處，蓋此時病卒百餘留不得歸也。地少米穀，以射獵爲業。

北旵洲諸部 北旵洲 薄歎洲 監篦 日麗 嘯噴 急水灣 龍牙加貌 龍牙如貌 霤哩 蘇蘇 叭噹 呢是 茫咕嚕

《太平御覽》卷七八七　康泰《扶南土俗》曰：諸薄之東南有北旵洲，出錫，轉賣與外徼。

又　康泰《扶南土俗》曰：諸薄之西北有薄歎洲，土地出金，常以採金爲業，轉賣與諸賈人，易糧米雜物。

《諸蕃志・志國・監篦國》　監篦國，其國當路口，舶船多泊此。從三佛齊國風帆半月可到。舊屬三佛齊，後因爭戰，遂自立爲王。土產白錫、象牙、眞珠。國人好弓箭，殺人多者，帶符標榜，互相誇詫。五日水路到藍無里國。

《島夷誌略・日麗》　介兩山之間，立一關之市。田雖平曠，春乾而夏雨，種植常違其時，故歲少稔，仰食於他國。氣候多暖。風俗尚節義。男女椎髻，白縵纏頭，繫小黃布。男喪妻不嫁。

煮海爲鹽，釀漿爲酒。有酋長。土產龜筒、鶴頂、降眞、錫。貿易之貨，用青磁器、花布、粗碗、鐵塊、小印花布、五色布之屬。

又《嘯噴》　繇監毗，吉陀以東，其山陂延袤數千里。結茅而居，田沃，宜種粟。氣候常暖。俗陋。男女椎髻。以藤皮煮軟，織粗布爲短衫。以生布爲捎。

地產惟蘇木盈山，他物不見。每歲與打網國相通，貿易通舶人。貨用五色硝珠、磁器、銅鐵鍋、牙錠、瓦甕、粗碗之屬。

又《急水灣》　灣居巴綠嶼之下，其流奔驁。舶之時月遲延，兼以潮汐南北，人莫能測，舶洄漩于其中，則一月莫能出。昔有度元之舶，流寓在其中二十餘日，失風，針迷舵折，舶遂閣淺，人船貨物，俱各漂蕩。偶遺三人於礁上者，枵腹五日，又且斷舶往來，輒采礁上螺蚌食之。當此之時，命懸於天。忽一日，大木二根浮海而至礁旁。人抱其木，隨風飄至須門答剌之國，幸而免溺焉。

《諸夷考・龍牙加貌》　龍牙加貌，離麻逸凍順風三晝夜程。內平外峰，蟻附而居。氣候常熱，田禾頗熟。男女椎結，圍布，穿短衫。俗尚敦厚，以親戚尊長爲重，一日不見，則攜酒肴問安。煮海釀秫。產沉香、鶴頂、蠟、蜜、沙糖。

《八紘譯史・龍牙如貌》　龍牙如貌，氣候常熱，田禾豐利。俗尚敦厚，以親戚尊長爲重，一二日不見，則攜酒殽相問。

《海錄・南海・霤哩》　霤哩國，在柔佛西南海中，別峙一大山，不與柔佛相連。由柔佛渡海而南行，約日餘可到。疆域約數百里。風俗土產與柔佛

同。土番較強盛。潮州人多貿易于此。海東北爲琴山徑。

又《蘇蘇國》 蘇蘇國，在小亞齊南，水路順風亦二日卽到。疆域、風俗、土產與小亞齊同。

又《叭嗲國》 叭嗲國，在蘇蘇東南，水路順風約二日可到。疆域、風俗、土產均與上略同。海西別有一島爲呢是國。

又《呢是國》 呢是國，又名哇德，在蘇蘇、叭當二國之西，海中獨峙一山。民似中國而小，常相擄掠販賣。出入必持標鎗，懼炮火。不食五穀，唯以沙穀米合香蕉煎食。年老者，子孫則抱置樹杪，環其下而搖之，俟跌死而後已，其滅絕倫理至於此極，豈其性然耶！亦未沐聖人之化，無以復其初也。自此以西，海中多大石，風濤險阻，難以通行。故大西洋海舶往小西洋各國貿易，必由叭當之西、呢是之東。

又《茫咕嚕》 茫咕嚕，在叭當東，水路順風約五六日可到，陸路亦通，但山僻多盜賊，故鮮有行者。沿海都邑近爲暎咭利所奪，國王移居山內。然暎咭利居此者不過數十人，敍跛兵數百而已。土產海參、丁香、豆蔻、胡椒、椰子、檳榔。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小亞齊迤東曰蘇蘇，再東曰叭嗲，再東曰茫古魯。卽萬古屢，或作南勃利。

爪哇部下港

題解

《明史·外國傳五·爪哇》 其國一名莆家龍，又曰下港，曰順塔。（幷見《明史稿·外國傳五·爪哇》。）

《明四夷考·爪哇》 爪哇，古闍婆國，又名莆家龍，元稱爪哇。

《三才圖會·地理·爪哇》 爪哇，卽古闍婆國，濱海，又名莆家龍。爲東南諸番之衝要。元時稱爪哇。

《圖書編·爪哇》 爪哇，古闍婆國，酋名莆家龍。漢、晉以前未聞。唐爲訶陵，宋爲闍婆，元爲爪哇。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爪哇》 按爪哇卽古闍婆國，濱海，又名莆家龍。爲東南諸番之衝要。元時稱爪哇。

《咸賓錄·南夷志·爪哇》 爪哇，漢晉以前未聞。唐爲訶陵，宋爲闍婆，元爲爪哇，國朝因之。

《獻徵錄·四夷·爪哇》 爪哇，唐爲訶陵，宋爲闍婆，元爲爪哇。

《裔乘·南夷·爪哇》 爪哇，漢晉以前未聞，唐爲訶陵，宋爲闍婆，元以後爲爪哇。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下港》 下港，一名順塔，唐稱闍婆，在南海中者也。一名訶陵，亦曰社婆，元稱爪哇。《一統志》：又名蒲家龍。甲兵爲諸番之雄。

《武備志·四夷一四·爪哇》 爪哇，古闍婆國，又名莆家龍，元稱爪哇。

《明象胥錄·爪哇》 爪哇，古闍婆國。在南海中，一名蒲家龍，今稱下港。

《名山藏·王享記三·爪哇》 爪哇，唐訶陵國也，一曰闍婆，一曰莆家龍。

《明世法錄·南蠻·爪哇》 爪哇，古闍婆國，在南海中，一名蒲家龍，今稱下港。每移文，書千三百七十六年，疑肇啓漢初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爪哇國》 爪哇國，古訶陵也，一曰闍婆，又名莆家龍。

《罪惟錄·外國列傳·爪哇國》 爪哇，唐訶陵國也，古曰闍婆，一曰蒲家龍，今稱下港。

綜述

《元史・外夷傳三・爪哇》 爪哇，在海外，視占城益遠。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後至其國。其風俗土產不可考，大率海外諸蕃國多出奇寶，取貴於中國，而其人則醜怪，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

《島夷誌略・爪哇》 爪哇，即古闍婆國。門遮把逸山係官場所居，宮室壯麗，地廣人稠，實甲東洋諸番。舊傳國王係雷震石中而出，令女子爲酋以長之。其田膏沃，地平衍，穀米富饒，倍於他國。民不爲盜，道不拾遺。諺云『太平闍婆』者，此也。俗樸，男子椎髻，裹打布。惟酋長留髮。

大德年間，亦黑迷失、平章史弼、高興曾往其地，令臣屬納貢稅，立衙門，振綱紀，設舖兵，以遞文書。守常刑，重鹽法，使銅錢。俗以銀、錫、鈆、銅雜鑄如螺甲大，名爲銀錢，以權銅錢使用。

地產青鹽，係曬成。胡椒每歲萬斤。極細堅耐色印布、綿羊、鸚鵡之類。藥物皆自他國來也。貨用硝珠、金銀、青緞、色絹、青白花碗、鐵器之屬。

次曰巫崙，曰希苓，曰三打板，曰吉丹，曰孫剌等。地無異產，故附此耳。

《明史・外國傳五・爪哇》 爪哇在占城西南。

又 洪武二年，太祖遣使以即位詔諭其國。【略】十年，王八達那巴那務遣使朝貢。其國又有東、西二王，東蕃王勿院勞網結，西蕃王勿勞波務，各遣使朝貢。【略】十四年，遣使貢黑奴三百人及他方物。明年，又貢黑奴男女百人、大珠八顆、胡椒七萬五千斤。二十六年再貢。明年又貢。

成祖即位，詔諭其國。永樂元年又遣副使聞良輔、行人寧善賜其王絨、錦、織金文綺、紗羅。使者既行，其西王都馬板遣使入賀，復命中官馬彬等賜以鍍金銀印。西王遣使謝賜印，貢方物。而東王孛令達哈亦遣使朝貢請印，命遣官賜之。自後，二王幷貢。

三年，遣中官鄭和使其國。明年，西王與東王搆兵，東王戰敗，國被滅。適朝使經東王地，部卒入市，西王國人殺之，凡百七十人。西王懼，遣使謝罪。帝賜敕切責之，命輸黃金六萬兩以贖。六年再遣鄭和使其國。西王獻黃金萬兩，禮官以輸數不足，請下其使於獄。帝曰：『朕於遠人，欲其畏罪而已，寧利其金耶？』悉捐之。自後，比年一貢，或間歲一貢，或一歲數貢。中官吳賓、鄭和先後使其國。時舊港地有爲爪哇侵據者，滿剌加國王矯朝命索之。帝乃賜敕曰：『前中官尹慶還，言王恭待敕使，有加無替。比聞滿剌加國索舊港之地，王甚疑懼。朕推誠待人，若果許之，必有敕諭，王何疑焉。小人浮詞，愼勿輕聽。』

十三年，其王改名揚惟西沙，遣使謝恩，貢方物。時朝使所攜卒有遭風飄至班卒兒國者，爪哇人珍班聞之，用金贖還，歸之王所。十六年，王遣使朝貢，因送還諸卒。帝嘉之，賜敕獎王，幷優賜珍班。自是，朝貢使臣大率每歲一至。

又 其國近占城，二十晝夜可至。元師西征，以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發泉州，明年正月即抵其國，相去止月餘。宣德七年入貢，表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蓋漢宣帝元康元年乃其建國之始也。

又 萬曆時，紅毛番築土庫於大澗東，佛郎機築於大澗西，歲歲互市。中國商旅亦往來不絕。其國有新村，最號饒富。中華及諸番商舶，輻輳其地，寶貨填溢。其村主即廣東人，永樂九年自遣使表貢方物。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五・爪哇》。）

《異域志・爪哇國》 古闍婆國也，自泉州發舶一月可到。天無霜雪，四時之氣常燠。地產胡椒、蘇木。無城池兵甲，無倉廩府庫。每遇時節，國王與其屬馳馬執鎗校武，勝者受賞，親朋踴躍以爲喜。傷死者，其妻不顧而去。飲食以木葉爲盛，手撮而食。宴會則男女列坐，笑喧盡醉。凡草蟲之類，盡皆烹食。市賈皆婦女。婚娶多論財。夫喪不出旬日而適人。與中國爲商，往來不絕。

《明泳化類編・四夷・爪哇》 爪哇，本古闍婆國也。國分東西二王。【略】洪武庚戌，國王昔里八達剌遣八的占必等朝貢，幷納元所授宣諭。俄而我使至三佛齊，爪哇要而殺之。庚申，國王達那巴那務遣阿烈彝烈時上金葉表朝貢，及黑奴三百人，不受，詔切責王，遂絕其使。永樂甲申，東王遣使朝貢，且請印。詔賜鍍金銀印。丁亥，西王都馬板戰，滅東王。時朝廷遣太監鄭和率舟師往諭，過東王城，西王遂殺我百七十人。西王懼，遣亞烈加恩謝罪，敕詰責西王，令償死者黃金六萬兩。已而遣人貢萬金，禮官請索如數。

上曰：『朕利金耶？令遠人知畏耳。』蠲其金，賜鈔幣諭之。戊戌，西王楊惟西沙遣人獻白鸚鵡。正統八年，令三年一貢。按鄭端簡公謂，彼國有新村者，村主廣東人，番舶至此互市，金寶充溢，人富饒。又蘇魯馬益，亦甲申國人居之，是夷狄而中國者也。竊觀丁亥償金事，聖謨淵哉！蓋遠人窺我者以利，而畏我者以聲教耳，聲教達，則遠人益畏而服之哉。

《明一統賦・爪哇國》 爪哇國，即古闍婆國，於泉州爲丙巳方。冬日發紅乘北方之便晝夜行，百餘日可到。其王椎髻戴金鈴，衣錦花。出入乘象，壯士五七百人執兵器以從。土人被髮纏胸。有名無姓，尚氣好鬥。屋宇皆飾以金碧。剪銀葉爲錢。飲食豐潔，民不爲盜，路不拾遺，諺云『太平闍婆』是也。約至京師三萬五千餘里。

《圖書編・爪哇》 洪武三年，王昔里入達剌遣八的占必奉金葉表，貢方物及黑奴三百人，納元所授宣敕。已而我使至三佛齊，爪哇要而殺之。十三年，王八達那巴那務遣阿烈彝烈時奉金葉表朝貢，上遣其使還，詔諭責王，遂絕其使。永樂三年，其國東王遣使朝貢，請印，與之。五年，西王都馬板與東王戰，滅東王，時我舟過東王城，西王殺我百七十人。西王懼，遣亞烈加恩謝罪，詔敕詰責西王，令償死者黃金六萬兩。已而遣人貢萬兩，禮官請索如數。上曰：『朕利金耶？令遠人知畏耳。』蠲其金，賜鈔幣諭之。十六年，西王楊惟西沙遣人獻白鸚鵡。正統八年，令三年一貢。

《明會典・朝貢一・爪哇國》 國濱海，即古闍婆。有東西二王。洪武五年，其國王昔里八達剌八剌蒲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并納元所授宣敕。十四年，來貢如初，有黑奴三百人。後絕其貢。永樂二年，其國東王孛令達哈遣使朝貢，請印，賜塗金銀印。五年，西王都馬校滅東王，遣使謝罪。正統八年，令三年一貢。後朝貢無常。

《方輿勝略・外夷・爪哇》 爪哇，漢、晉以前未聞。唐貞觀中，訶陵王貢金花等物。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爲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拾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郎）〔郊〕，行者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蹴金，悉莫怒，將斬之，羣臣因請。悉莫曰：『而罪實本于足，可斷趾。』羣臣復爲請，乃斬指以狥。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咸通中，獻女樂、金花帳、溫涼床、龍鱗席、鳳毛褥、玉髓香、瓊膏乳。宣宗陳之，以迎佛骨。宋淳化初，國王穆茶羅遣貢，言其國與三佛齊有仇怨。山多猴，呼以霄霄之聲，猴即出。或投以果實，則有大猴二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大夫。食畢，羣猴食其餘。大觀後，對爲闍婆國王，食邑二千餘戶。元至元中，詔史弼、高興等征爪哇，水陸并進軍。會舡中無水，士饑渴，史弼等拜天祝之，尋以鎗折海灘中，清泉涌出，因名聖水。尋撫諭降之。我（不）朝，其國分東西二王。洪武時，遣使來貢。已而我使至三佛齊，爪哇要而殺之，置之問。永樂五年，西王都馬板滅東王，時我使過東王城，西王殺我百七十人。後懼，遣使貢金萬兩謝罪。上蠲其金曰：『朕利其金耶？令遠人知畏爾。』其國無霜雪，四時常熱。王無常居，往來四處之間。

又 其東則有女人國，見《朝鮮志》。愈東則尾閭之所洩，非人世矣。亦有飛頭食人者，衆共祠之，名曰蠱落，因號落民。地自泉州發舟一月可至。

《獻徵錄・四夷・爪哇》 洪武二年，遣使詔諭之，并歸其國人之使元者。五年，國王昔里八達剌遣使八的古必奉金葉表，貢方物，納元所授宣敕。十年，王八達那邑那務貢白鹿、孔雀諸物。已而我使封三佛齊，道其境，爪哇邀殺之。上因其使至，降敕切責。其後國分東西。永樂元年，西王都馬板，二年，東王孛令達哈，皆遣使貢，并賜文綺，給鍍金銀印。已，東王復貢神鹿。亡何爲西王所攻殺，并其國。時我使以往諸番過東王城，蒙亂，死者百七十人。西王懼，遣使謝罪。上敕西王曰：『爾國東西并建，共事朝廷，而爾擅滅東王，有其地，禍延于我使臣，朕將爾討，以爾知悔于厥心，姑止兵勿進，其輸黃金六萬償死者。』西王進萬金，禮臣請徵如敕。上曰：『朕令彼知畏耳，寧利金耶？罷勿徵。』仍賜鈔幣諭之。使者往，王禮之益恭。其國有舊港宣慰司，介爪哇、滿剌加間。或傳我欲割其地界滿剌加，爪哇大恐。上聞之，諭非朝廷意，毋自疑。其王楊惟西沙遣使謝。楊惟西沙，都馬板更名也。自是入貢不絕。正統間，使臣亞烈馬用良、八諦南巫先後乞賜金銀帶，予之。亞烈、八諦皆官名。用良與通事良殷、南文旦皆漳州人，殷乞還鄉，用良、文旦乞便道過里，仍還國，從之，命有司給道里費。時眞臘等十一國使臣歸，敕爪哇護其行。廣東參政張琰言：『瓜哇朝貢頻數，供億煩費，敝中國以事遠夷，非計。』上是其言，諭三年一貢。是後遂稍疎。景泰間，國王爲巴剌武。

又 旁有碟里、日夏羅治、金猫里三國，永樂三年遣使附爪哇入貢，後遂絕。

《裔乘・南夷・爪哇》 唐貞觀中貢金花等物。至上元間，女王悉莫威令嚴肅，道不拾遺。大食君聞之，置金其郊，三年無敢取者。太子過之，以足躪其金，悉莫怒，將斬之。群臣爲請，悉莫曰：『罪本于足，可斷趾。』群臣復爲請，乃斬指以狥，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大曆中，使者三至。元和中，獻五色鸚鵡、頻伽鳥。咸通中，獻女樂，又獻金花帳、溫凉床、龍鱗席、鳳毛褥、玉髓香、瓊膏乳，宣宗陳之，以迎佛骨。自後罕通焉。〔劉〕宋元嘉中復通中國，後絕。淳化初，國王木羅茶遣使貢方物，詔賜金幣甚厚，又請良馬、戎具，從之。【略】至我朝，其國分東西二王。【略】〔永樂〕五年，西王都馬祓滅東王。【略】十六年，西王楊維西沙獻白鸚鵡。

《職方外紀・爪哇》 爪哇，大小有二，俱在蘇門答剌東南，離赤道南十度。海島各自有主。多象，無馬騾，僅產香料、蘇木、象牙之屬。不用錢，以胡椒及布爲貨幣。人奸究兇急，好作魔魅邪術。諸國每爭白象，即治兵相攻擊。爭白象者，白象所在，即爲盟主也。

《明象胥錄・爪哇》 每移文，書千三百七十六年，疑肇啓漢初云。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阿陁羅跋摩嘗遣使奉表。唐曰訶陵。南瀕海，北眞臘。王居闍婆城。貞觀中入貢。至上元間，推女子爲王，號悉莫，令最嚴肅。大曆中，訶陵使者三至。元和八年，獻頻伽鳥。朝貢訖咸通。宋仍號闍婆。【略】元號爪哇。

《名山藏・王享記三・爪哇》 〔洪武〕十三年，獻黑奴三百。【略】是時，其國已分爲東西二王，東王王東海，西王王西海矣。成祖即位，西王都馬板遣使入賀，賜其王襲衣、文綺。二年，東王孛令達哈遣貢，求王印，予之。

又 〔永樂〕三年，西王復使貢。其旁近牒里、日夏羅治、金貓里三小國，亦附之來。四年，二王皆貢。五年，西王擊東王滅之。【略】十三年，更都馬板曰楊維西沙。

又 正統中，令其三歲爲期，其後亦間貢耳。而東王竟久不至，蓋先是爲西王所破，詭言欲立其子，竟不果，而遂滅〔一〕〔之〕。

《明世法錄・南蠻・爪哇》 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阿陁羅跋摩嘗遣使奉表。唐曰訶陵。南瀕海，北眞臘。王居闍婆城。貞觀中入貢。至上元間，推女子爲王，號悉莫，令最嚴肅。大曆中，訶陵使者三至。元和八年，獻頻伽鳥。朝貢訖咸通。宋仍號闍婆。【略】元號爪哇。

《名山藏・王享記三・爪哇》 〔洪武〕十三年，獻黑奴三百。【略】是時，其國已分爲東西二王，東王王東海，西王王西海矣。成祖即位，西王都馬板遣使入賀，賜其王襲衣、文綺。二年，東王孛令達哈遣貢，求王印，予之。

又 〔永樂〕三年，西王復使貢。其旁近牒里、日夏羅治、金貓里三小國，亦附之來。四年，二王皆貢。五年，西王擊東王滅之。【略】十三年，更都馬板曰楊維西沙。

又 正統中，令其三歲爲期，其後亦間貢耳。而東王竟久不至，蓋先是爲西王所破，詭言欲立其子，竟不果，而遂滅〔一〕〔之〕。

《明世法錄・南蠻・爪哇》 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阿陁羅跋摩嘗遣使奉表。唐曰訶陵。南瀕海，北眞臘。王居闍婆城。貞觀中入貢。至上元間，推女子爲王，號悉莫，令最嚴肅。大曆中，訶陵使者三至。元和八年，獻頻伽鳥。朝貢訖咸通。宋仍號闍婆。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爪哇國》 木爲城。有文字。知星曆。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宋元嘉九年，始通中國，後絕。至唐貞觀二十一年，與墮和羅、墮婆登皆遣使入貢。天寶中，自闍婆遷於婆露伽斯城。宋淳化五年，其王穆羅茶遣使朝貢。元時始稱爪哇。

又 〔洪武〕三十年，諸番阻絕，無商旅。以三佛齊爲爪哇屬國，命禮部移文暹羅，轉達爪哇知之。後分爲東西二國。永樂元年九月，西王都馬板遣使奉表朝賀即位，貢五色鸚鵡、孔雀及方物，賜鈔幷襲衣、文綺、表裏。二年十月，東王孛令達哈遣〔使〕朝貢方物，且奏請印章。命鑄鍍金銀印賜之，幷賜鈔幣。三年，西王都馬板遣使奉表，貢方物。時，其傍近牒里、日夏羅治、金貓里三國，各遣使以方物同來朝貢。俱賜文綺、襲衣。四年三月，西王復來貢珍珠、珊瑚、空靑等物。三月，東王遣使貢馬，俱賜錢鈔及幣有差。四年閏七月，西王遣使朝貢，且言東王不當立，已擊滅之。【略】十三年，更名楊惟西沙，遣使謝恩。十六年、十九年皆貢，而東王久不至，蓋已爲所幷矣。天順四年八月，其王都馬班遣使奉表朝貢方物。

《四夷廣記・爪哇・爪哇國統》 漢時，鬼子魔天與靑面紅身赤髮罔象生子百餘，啖爪哇國人幾盡。忽雷震石裂，中坐一人，領餘衆驅逐罔象，自是生齒安業。其王舊居闍婆城，祖吉延東遷於婆露伽斯城。唐太宗貞觀中，與墮和羅、墮婆登皆入貢。至上元間，國人立女子爲王，號令整肅，道不拾遺，大食諸國聞而畏之，不敢加兵。

又 〔洪武〕三十年，上以爪哇所屬三佛齊國挾詐，阻絕商旅，禮部移文暹羅，轉達其國諭之。後其國分爲東、西。永樂二年，西王都馬板遣使奉表賀即位。二年，東王孛令達哈亦遣使朝貢。【略】三年，遣行人譚勝受往爪哇招流民梁道明等。是年，西王復貢。其旁近牒里、日夏羅治、金貓里三小國，各遣使同至朝貢。【略】四年，西王貢珍珠、珊瑚、空靑等物，東王亦貢馬。既而西王與東王相戰，遂殺東王。【略】十三年，西王都馬板更名楊惟西

沙。

《明會要・外蕃二・爪哇》 爪哇，在占城西南。【略】其國有東西二王：東王勿院勞網結，西王勿勞波務，各遣使朝貢。永樂元年，西王都馬板遣使入賀，命賜以鍍金銀印。西王遣使謝印，貢方物。而東王孛令達哈亦遣使朝貢，請印。命遣官賜之。自後二王幷貢。四年，西王與東王搆兵，東王戰敗，國被滅。適朝使經東王地，部卒入市，西王國人殺之，凡百七十人。西王懼，遣使謝罪。

《罪惟錄・外國列傳・爪哇國》 舊傳鬼子魔王青面紅身赤髮，與一罔象相合，生子百餘。適雷震石裂，中坐一人，衆推之爲王，遂驅罔象，生齒繁焉。

又 〔洪武〕十三年，遣使阿烈彝烈時表貢，獻黑奴三百，上切責之，絕其後獻。是時其國已分爲二王。永樂二年，其國東王孛令達哈遣使朝貢，請印，與之。西王都馬板亦遣使一再入賀。其旁近牒里、日羅夏治、合貓里三小國亦附之來。五年，西王擊東王滅之。【略】其王爲楊維西沙。

又 論曰：國近三佛，大約以慈柔治。率猿子乃亦有閩粵人雜處之乎。

《八紘譯史・爪哇》 爪哇，唐爲訶陵，宋爲闍婆，元爲爪哇。唐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爲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拾遺。大食君聞之，攜金一囊置其郊外，行者輒避。太子過之，躡之以足，悉莫怒將斬之。羣臣請曰：罪本於足，可斷足趾，斬指以狥。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咸通中，獻金花帳、溫涼床、龍鱗席、鳳毛褥。山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聲即出。投以果實，有二大猴，猴王、猴夫人先至，食畢，羣猴方食其餘。又聞其國有一大洲，猿猴竟成一國，求子者時至其地。宋時入朝受封。元嘗征之。明時，其國分而爲二，有東王、西王。西王曾殺明使，尋貢金謝罪。其國天無霜雪。王居不麗，民皆茅茨。民有番人、唐人、土人三種。土人有名無姓，猱頭赤腳，食蛇蟻蟲蚓。生子一歲，佩以匕首，曰不刺頭，至老不釋。偶有鬥爭，即拔刀相刺。殺人逃三日而出，即無事矣。刑禁，輕者罰金，重者懸藤而死。民不爲盜，故云『太平闍婆』。書同瑣里，無紙筆，以尖刀刻於木葉之上，亦有字法。市用中國古錢。女人有毒，中國人接之，非死則病。舊傳鬼子魔於此地，與一罔象相合，生子百餘人，被啖盡。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衆駭異之，奉以爲主，驅逐罔象，始不爲害。旁有蘇吉丹國，裸體跣足。其東則女人國。愈東則爲尾閭，非人世矣。亦有飛頭食人者，衆共祠之，名曰蠱落。

《讀史方輿紀要・廣西七・外國附考》 〔爪哇，〕劉宋元嘉九年，始通中國，後絕。《唐志》：闍婆國，一名訶陵國，在南海中。以木爲城，有文字，知星曆。唐貞觀二十一年來貢。天寶中，自闍婆遷於婆路伽斯城。宋淳化三年，其王穆羅茶遣使朝貢。大觀中復至。元時稱爪哇國。至元二十九年，遣史弼等自福建擊爪哇。時爪哇國王爲鄰境葛郎國所殺，其婿土罕必闍耶求救於弼，弼遂幷取葛郎國王以歸。既而爪哇復叛，弼力戰得還。後竟不至。明初，其王悉里入達剌遣使朝貢。洪武末，分爲東西二國。永樂三年，其附近牒里、日夏羅治、金貓里三國皆來朝貢。四年，東爪哇爲西爪哇所幷。朝貢至今不絕。

《坤輿圖說・爪哇》 爪哇，大小有二，俱在蘇門答剌東南，海島各有主。多象，無馬騾。產香料、蘇木、象牙。不用錢，以胡椒及布爲貨幣。人奸宄兇急，好作魘魅妖術。諸國每治兵爭白象，白象所在即爲盟主。

《續通典・邊防二・爪哇》 爪哇，即古闍婆國，亦號訶陵。近占城，行二十晝夜可至。爲東南諸番之衝。水有八節澗，乃爪哇咽喉。其建國始於漢宣帝元康元年。地廣人稠。性兇悍，男女無少長，皆佩刀，稍忤，輒相賊。其甲兵爲諸番之最。字類瑣里。氣候常似夏。稻歲二稔。唐太宗貞觀中，遣使入貢。太宗以璽詔優答。高宗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爲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拾遺。代宗大曆中，訶陵使者三至。憲宗元和、文宗太和、懿宗咸通時皆來朝貢。宋太宗淳化三年，闍婆國王遣使來朝。徽宗大觀中復貢。元時改名爪哇。世祖至元二十九年，詔出師征爪哇，值爪哇方與鄰國葛郎搆難，即納降於元，誘元兵共攻破葛郎。後反攻元兵，元兵失傷甚衆。明太祖洪武二年，遣使以即位詔諭爪哇，三年，又以平定沙漠頒詔於其國。其國王遣使奉金葉表來朝，自是率每歲一至。其國自元末分東、西二王。成祖永樂四年，東王爲西王所滅。宣宗宣德七年入貢者，乃西王也。其國有新村，最饒富，中華及諸番商船輻輳其地，寶貨填溢。永樂時，其村主自遣使表貢方物。

《續通志・四夷傳四・爪哇》 爪哇，在海外，視占城益遠。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後至其國。元初通使。至元二十九年，以其刺詔使孟右丞之面，詔除史弼等平章政事，會福建、江西、湖廣三行省兵征爪哇。十二月，自泉州

後渚啓行，三十年至爪哇之杜幷足，水陸進軍，爪哇主婿土罕必闍耶舉國納降。三月一日，會軍八節澗。會葛郎王來侵爪哇，土罕必闍耶求援，分兵屢敗其眾，遂伐葛郎，受其王哈只葛當之降。土罕必闍耶旋叛去，留軍拒戰，傷萬戶孫智密鼎等數人，師還，得哈只葛當妻子官屬百餘人及地圖、戶籍、所上金字表以進。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二・爪哇》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二月，詔出師征爪哇。先是遣臣使右丞孟琪往，黥其面，乃大舉兵西征。十二月，福建、江西、湖廣三省軍會泉州，自後渚啓行，明年正月水陸幷進，破其國而還。

臣等謹按《元史・爪哇傳》在海外，視占城益遠。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後至其國。其風俗土產不可考。大率海外諸番國多出奇寶，取貴於中國。而其人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王圻《續考》謂爪哇即古闍婆國，則風俗、土產，馬端臨考具詳之。又《明史》列傳則云：闍婆古曰闍婆達，宋元嘉時始通中國。唐曰訶陵，又曰社婆。其王居闍婆城，宋曰闍婆，皆入貢。洪武十一年，其王摩那駝喃遣使來，後不復至。或曰爪哇即闍婆，然《元史・爪哇傳》不言，且曰其風俗、物產無所考。又太祖時，兩國幷時入貢，其王之名不同。或本爲二國，其後爲爪哇所滅，然不可考矣。

明太祖洪武二年，遣使以即位詔諭爪哇。三年，又以平定沙漠頒詔於其國。九月，其王昔里入達剌蒲遣使奉金葉表來朝。嗣是貢使屢至。其國又有東西二王，東蕃王勿院勞網結，西蕃王勿勞波務。至永樂四年，西王都馬扳與東王搆兵，東王戰敗，國被滅。適朝使經東王地，部卒入市，西王國人殺之，凡百七十人。西王懼而謝罪，帝賜敕切責，命輸黃金六萬兩以償。已而獻萬兩，禮官請索如數。帝曰：『朕欲使遠人畏罪耳，寧利其金耶？』悉捐之。天順四年，其使者回至安慶，酖酒與入貢番僧門，僧死者六人。禮官請治伴送行人罪，使者敕國王自治，從之。弘治十二年以後，其使鮮至者。王圻曰：有與爪哇相接者爲重迦羅。高山奇秀，內有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一二萬人。田穀、氣候與爪哇略同。風俗頗醇。國無酋長，推年高有德者主之。又去數程，曰孫陀羅、〔曰〕琵琶拖，曰丹重，曰圓嶠，曰彭里，不事耕作，專尚寇掠。與吉陀□諸國相通，商舶少至。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三 〔光緒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記〕 爪亞，即爪華。即古爪哇國。島內之噶羅巴、三寶隴、泗里末等埠，皆屬于荷蘭。此島甚大，《瀛環志略》統謂之噶羅巴，而洋人則謂之爪亞島云。荷蘭有總督駐噶羅巴，該處有華民七萬有奇，衙署在茂物山頂，總督兼轄三寶隴，及疏羅，及麥里芬，及泗里末，及噓架等處，皆荷蘭屬地，華民共二十餘萬。

《出使日記續刻》卷二 〔光緒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記〕 爪哇，故南洋巫來由番國。宋文帝元嘉中始通中國。當時皆奉佛教，厥後改奉回教。唐昭宗天復間，全島歸一土酋治之。明洪武初，東西二王分治其地。未幾，西王攻滅東王。萬曆二十四年，荷蘭人始至萬丹，地在島之極西。後設商埠以興貿易，造炮臺，屯兵丁。越二十年，荷蘭遂設總督，駐紮于噶羅巴，改稱爲巴達維亞，爲荷蘭屬島要口，島中商務兵事總匯于此。復分占全島各部，服屬附近各島。其故有之土番蘇丹，或歸建置，或就滅絕，鮮有存者。國朝嘉慶十四年，英吉利以舟師大炮攻巴達維亞，奪之，荷蘭不敢與敵。越四年議和還地，復屬于荷。凡華人至其地者，自明迄今已數百年，置田園，長子孫，其魁杰者爲荷之甲必丹。故今爪哇二十三省，無一處無華人。

《五洲屬國紀略・荷屬亞洲南洋各島》 爪哇島，在赤道南五度五十二分至八度四十六分，東西狹長一千啓羅邁當，寬自一百至二百啓羅邁當。南界印度洋，北界爪哇海，東界巴里海峽，西界巽他海峽。合方五萬八百六十英里。分二十三省，約爲三大段。西段五省，都城曰巴達維亞，即舊所稱噶留巴也。城建爪哇北岸，左爲萬丹，右爲井裏汶。中段九省，以薩麻郎爲要埔，即三寶壠也。東段九省，以蘇拉巴亞爲要埔。有馬都拉島爲外屏，尤可避風寄椗，即土里末也。全境山重水複，有火山四十五，大者曰撒拉克，在巴達維亞之南，《志略》所謂火燄山也。大河曰索羅江，源出美勒比山；曰給的里河，源出欠米魯山。本巫來由番國。宋文帝永嘉中始通中國。明時，分東西二王，東王旋爲西王所滅。萬曆二十四年，一千五百九十六年。荷人始至萬丹，設商埔於島西。越二十年，遂設總督，改噶留巴爲巴達維亞。嘉慶中，爲英人所奪，後議和返地，復屬於荷。居民一千九百餘萬，內華民約二十萬，西人二萬，餘爲土番。華民多改西洋服式，隸荷籍者，荷或以爲馬要、甲必多等官，崇理華民事務，而受成於荷。華民往者，皆有荷領事執照，留居一年即迫令入籍。土民本奉佛教，亦有回教。水陸軍三萬七千餘名，內有西軍一萬七千名。各埔均有鐵路。出口之貨，以糖、煙、加非、藍靛、錫爲大宗。有新出火油井，每月出口火油至四萬五千箱。井深自二百尺至二千尺不等。

華民亦有在彼設立公司購地開掘者，尤近年增闢之利源也。

分述

地理環境

《星槎勝覽・前集・爪哇國》　古名闍婆。自占城起程，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地廣人稠，實甲兵器械，乃爲東洋諸番之衝要。

《明一統志・外夷・爪哇》　山川：保老岸山、在蘇吉丹國。凡番舶未到，先見此山，頂聳五峰，時有雲覆其上。鸚鵡山、出鸚鵡，故名。八節澗。澗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莆奔大海，乃爪哇咽喉必爭地。元史弼、高興嘗會兵於此。

《西洋朝貢典錄・爪哇國》　有山焉，峻而廣，內多熊豹，其名曰交欄之山，人以射獵爲業。相傳高、史征爪哇時登此造船，留病卒百餘而蕃育者也。

其與爪哇相接者曰重迦羅，高山秀石，下有石洞，前後三門，是容萬人。煮海爲鹽，釀秫爲酒。是多殺羊、鸚鵡、木綿、椰子。

其山下水程有五：一曰孫陀羅，二曰琵琶施，三曰丹重，四曰圓嶠，五曰彭里。其人以寇鈔爲業，與吉陀、亞崎諸國相通，商舶少能至也。

《殊域周咨錄・南蠻・爪哇》　其山川：曰保老岸山，在蘇吉丹國。凡番舶未到，先見此山，頂聳五峰，時有雲覆其上。曰鸚鵡山，產鸚鵡。曰八節澗。乃爪哇咽喉必爭地，元史弼嘗會兵於此。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爪哇》　其水，有八節澗，乃爪哇咽喉必爭地。元史弼、高興嘗會兵于此。

《咸賓錄・南夷志・爪哇》　其山川：鸚鵡山、出鸚鵡。八節澗。元史弼、高興會兵於此。

《廣皇輿考・四夷・爪哇》　其山則鸚鵡、極峭峻。保老岸。其川則八節澗。下通大海，乃咽喉地。

《方輿勝略・外夷・爪哇》　其山川則有鸚鵡山、八節澗。史弼、高興會兵處。

《獻徵錄・四夷・爪哇》　山川有老岸山、鸚鵡山、八節澗。

《商乘・南夷・爪哇》　其山川：鸚鵡山、八節澗。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下港》　形勢名蹟：西山、中有人三百餘歲，身穿紙衣，卧樹上，辟穀，能知吉凶，呼爲老仙。覆鼎山、其上似釜，故云。【略】漳估山、賈人登岸之處。郎卑野州、《唐書》曰：王嘗登之以望海。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鸚鵡山、出鸚鵡，故名。石椗。相傳是鄭和所遺者，重只百斤，二千餘人搉之不起。及徙置他所，瘟疫甚多，國王乃移還其處。

《四夷廣記・爪哇・爪哇山川》　保老岸山、在蘇吉丹國。凡番舶未到，先見此山。頂聳五峰，時有雲覆其上。鸚鵡山、產鸚鵡。八節澗。乃爪哇咽喉必爭地，元將史弼嘗會兵於此。

《廣輿記・外譯・爪哇國》　山川：保老岷、鸚鵡山、八節澗。

《讀史方輿紀要・廣西七・外國附考》　〔爪哇〕保老岸山、在蘇吉丹國。凡番舶未到，先見此山，頂聳五峰，時有雲覆其上。八節澗、《志》云：澗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蒲奔大海，乃爪哇咽喉必爭之地，元史弼、高興常會軍於此。新村。爪哇馬頭也。《四夷考》：由港口而入，曰新村馬頭，爲商旅聚集處。後幷三佛齊，名馬頭曰舊港，以別於新村。

《出使日記續刻》卷二　〔光緒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記〕　島以山爲脊，岡嶺疊疊，若連若斷。火山四十五，東面已熄，西面今尚出火。其大者曰煞拉克，在巴達維亞之南，《志略》所稱火焰山也。因之島中時有地震，或顛崖迸裂，火石飛空，泥土泄流，烟焰毒厲，陷地傷人。江河深通，可行輪楫，如索羅江發源于美勒比山，給的利河發源于蹇邁魯山。其口岸可灣泊者，如巴達維亞灣、三寶壠灣皆是。而蘇拉巴亞灣尤足以避風停船，因馬都拉島在其外，爲之蔽也。

疆域政區

《明一統志・外夷・爪哇國》東抵古女人國，西抵三佛齊國，南抵古大食國，北抵占城國。　沿革：本古闍婆國，又名莆家龍。其屬國有蘇吉丹、打板、打(綱)〔網〕、底勿等國。劉宋元嘉中始通中國，後絕。至宋淳化中，其王穆羅茶遣使來朝貢。大觀中，復遣使入貢。元時稱爪哇國。

《嶺海輿圖・南夷圖紀・爪哇國》　爪哇國，古本闍婆國。東抵古女人國，西抵三佛齊國，南抵古大食國，北界占城國。

《明四夷考・爪哇》　其國分東西二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綱）〔網〕、底勿諸國。洪武三年，王昔里八達剌，遣八的占必奉金葉表，貢方物及黑奴三百人。

又　永樂二年，其國東王遣使朝貢，請印，與之。五年，西王都馬板與東王戰，滅東王。【略】十六年西王楊惟西沙遣人獻白鸚鵡。

《三才圖會・地理・爪哇》　東抵古女人國，西抵三佛齊，南抵古大食國，北抵占城。屬國有蘇吉丹、打板、打（綱）〔網〕、底勿諸國。其在海外，視占城益遠。

《殊域周咨錄・南蠻・爪哇》　爪哇國，古訶陵也，一曰闍婆。在眞臘之南，濱海，一云在海中。自占城起程，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其屬夷有蘇吉丹、打板、〔打〕（綱）〔網〕、底勿數種。

又　其里至：東古女人國，西爲三佛齊國，南古大食國，北占城國，達於京師。

《圖書編・爪哇》　其國分東西二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網、底勿諸國。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爪哇》　東抵古女人國，西抵三佛齊，南抵古大食國，北抵占城。屬國有蘇吉丹、打板、打（綱）〔網〕、底勿諸國。其在海外，視占城益遠，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後至其國。

《咸賓錄・南夷志・爪哇》　至我朝，其國分東西二王。洪武時凡兩遣使來貢。已而我使至三佛齊，爪哇要而殺之。置不問。至永樂三年，東王孛令達哈遣使請印，與之。五年，西王都馬板滅東王。

《獻徵錄・四夷・爪哇》　在占城南。自泉州開洋一月可至。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網、底勿諸國。

《廣皇輿考・四夷・爪哇國》　爪哇國，東古女人國，西三佛齊國，南古大食國，北占城。古闍婆國。

《裔乘・南夷・爪哇》　東抵古女人國，西抵三佛齊，南抵古大食國，北抵占城。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網、底勿等國。其地在海外，爲東南諸番之衝。自泉南登舟，道必經占城。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下港》附加留吧。　永樂元年，西王都馬扳奉表賀卽位。二年，東王孛令達哈遣使朝貢，請印，與之。西王亦歲歲貢使來朝。五年，西王與東王戰，滅東王。【略】十三年，都馬扳更名楊惟西沙。

又　加留吧，下港屬國也。半日程可到，風土盡相類云。

《武備志・四夷一四・爪哇》　爪哇，古闍婆國，又名莆家龍，元稱爪哇。其國分東西二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扳、打（綱）〔網〕、底勿諸國。【略】永樂二年，其國東王遣使朝貢，請印，與之。五年，西王都馬板與東王戰，滅東王。【略】十六年，西王楊惟西沙遣人獻白鸚鵡。

《明象胥錄・爪哇》　後其國分東西二王。永樂二年，東王孛令達哈遣使朝貢，請印，以鍍金銀印賜焉。五年，西王都馬板滅東王。【略】十三年，西王更名楊惟西沙。

又　所屬蘇吉丹、丁機宜、打板、打網、底勿諸國。其旁國碟里、日羅夏治、合貓里。

《名山藏・王享記三・爪哇》　其國東古女人，西三佛齊，南古大食，北眞臘。其屬夷有蘇吉丹、打板、〔打〕（綱）〔網〕、底勿數種。而三齊佛亦羈事之。

又　其屬國曰加留吧、丁機宜、蘇吉丹。主蘇吉丹國者曰吉力石，吉力石有王百餘歲，能知吉凶。

《明世法錄・南蠻・爪哇》　所屬蘇吉丹、丁機宜、打板、打網、底勿諸國。其旁國碟里、日羅夏治、合貓里。

《地圖綜要・四夷・爪哇國》西抵三佛齊國，北界占城。　沿革：古闍婆國，國朝洪武初朝貢。

（幷見《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爪哇國》。）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爪哇國》　在眞臘之南海中洲上。《舊唐書》：東與婆利、西與墮婆登、北與眞臘接，南臨大海。《宋史》：東至海，一月泛海，半月至崑崙國。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泛海，五日至大食國。北至海，四日。西北泛海，十五日至渤泥國，又十五日至三佛齊國，又七日至暹羅國，又十日至柴歷亭抵交趾，達廣州。其屬國有蘇吉丹、打板、打（綱）〔網〕、底〔勿〕等國。

又　按：爪哇疆域，《一統志》：東抵古女人國，西抵三佛齊國，南抵古大食國，北界占城國。自占城起程，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地廣人稀，甲兵藥銃，爲東洋諸番之雄。佛書所云鬼國，卽此地也。

《四夷廣記・爪哇・爪哇國疆里》　爪哇國，相近牒里，濱海，有東、西

二王，古訶陵也。佛書云鬼國。一曰闍婆，又名蒲家龍。在眞臘之南，濱海。《唐書》云：在南海中，其國東至婆利國，西至三佛齊，南至海，北至眞臘，屬國二十八。

《罪惟錄・外國列傳・爪哇》 其國南瀕海，北眞臘。其屬彝有蘇吉丹、打板、〔打〕網、底勿及加留玭、丁机宜諸國，而三佛齊亦羈事之。王所居處名滿者伯夷。

《廣輿記・外譯・爪哇國》 西抵三佛齊國，東至古女人國，南隣古大食國，北界占城。沿革：古闍婆國。劉宋元嘉中始通中國，後絕。元時稱爪哇。

《讀史方輿紀要・廣西七・外國附考》 爪哇，東抵古女人國，西抵三佛齊國，南抵古大食國，北界占城國。本名闍婆國，一名徐狼，又名蒲家龍。其屬國有蘇吉丹、打板、打（綱）〔網〕、底勿等國。

《出使日記續刻》卷二 〔光緒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記〕 爪哇島在赤道南五度五十二分至八度四十六分，自京師西一度五十三分至十一度十五分。巴黎東一百二度五十二分至一百十二度十四分。自東而西，島形狹長一千啓羅邁當，縱寬一百至二百啓羅邁當，合附近小島，共得十三萬一千七百二十三啓羅邁當，較之荷蘭本國大至四倍。南界印度海，北界爪哇海，過此即婆羅洲，東界巴利海峽，過此即巴利島，西界巽他海峽，過此即蘇門答臘島。其地今分二十三省，合之爲三大段。西段五省，以巴達維亞爲都會，《瀛環志略》所稱噶羅巴也。中段九省，以薩麻郎爲要埠，即所稱三寶壠也。東段九省，以蘇拉巴亞爲要埠，即所稱泗里末也。

城市聚落

《瀛涯勝覽・爪哇國》 爪哇國者，古名闍婆國也。其國有四處，皆無城郭。其他國船來，先至一處，名杜板，次至一處，名新村，又至一處，名蘇魯馬益，再至一處，名滿者伯夷，國王居之。

又 杜板，番名賭斑，地名也。此處約千餘家，以二頭目爲主，其間多有中國廣東及漳州人流居此地。雞、羊、魚、菜甚賤。海灘有一小池，甘淡可飲，曰是聖水。傳言大元時，命將史弼、高興征伐闍婆，經月不得登岸，船中之水已盡，軍士失措。其二將拜天祝曰：『奉命伐蠻，天若與之則泉生，不與則泉無。』禱畢，奮力插鎗海灘，泉水隨鎗插處湧出，水味甘淡，衆飲而得全生，此天賜之助也，至今存焉。於杜板投東行，半日許至新村，番名曰革兒昔。原係沙灘之地，蓋因中國之人來此栖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廣東人也，約有千餘家。各處番人多到此處買賣，其金子、諸般寶石一應番貨多有賣者，民甚殷富。自新村投南，船行二十餘里，到蘇魯馬益，番名蘇兒把牙。其港口流出淡水，自此大船難進，用小船行二十餘里始至其地。亦有村主，掌管番人千餘家，其間亦有中國人。其港口有一洲，林木森茂，有長尾猢猻萬數聚於上，有一黑色老雄獼猴爲主，卻有一老番婦隨伴在側。其國中婦人無子嗣者，備酒飯果餅之類，往禱于老獼猴。其老猴喜，則先食其物，餘令衆猴爭食，食盡，隨有二猴來前交感爲驗，此婦回家即便有孕，否則無子也，甚爲可怪。自蘇兒把牙小船行七八十里到埠頭，名章姑。登岸投西南行，一日半到滿者伯夷，即王之居處也。其處番人二三百家，頭目七八人，以輔其王。

《西洋番國志・爪哇國》 爪哇國，古名闍婆國也。其國有四處，一曰杜板，一曰新村，一曰蘇魯馬益，一曰滿者伯夷，俱無城郭。寶舡到彼，皆於海中駐泊，官軍人等惟駕三板舡於各處來往。其他國有舡來者，先至杜板，後至新村，次至蘇魯馬益，次至滿者伯夷。

又 杜板，番名賭班。此地約千餘家，中國廣東及漳州人多逃居于此，以二頭目爲主。其海灘上有小池，甘淡可飲。傳說元朝命將史弼、高興伐闍婆，經月阻風，不得登岸，軍士渴欲死。二將仰天祝曰：『奉命伐蠻，天若與之則泉生。』乃以鎗劚地，泉隨涌起，至今呼爲聖水云。其地雞、羊、魚、菜賤。

杜板向東行半日許至新村，番名革兒昔。此地原爲枯灘，因中國人逃來，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廣東人也。約千餘家，各處番舡皆聚此，出賣金、寶石及一應諸番貨，居人甚殷富。

新村向南行，日許到蘇魯馬益港口，水淡沙淺，大舡難進。用小舡行二十餘里到蘇魯馬益，番名蘇兒把牙。亦有村主，管番人千餘家門。亦有中國人。其港口有一洲，林木森森，上有長尾猴萬數，中有黑色老雄猴爲主，有一老番婦人隨其側。國人婦女無子者，皆備酒飯果餅往禱，老猴喜則先食其物，衆猴爭食其餘。食盡，隨有公母二猴近前交應，此婦回即有孕，否則無

也。可怪哉！

於蘇魯馬益小舡行八十里到埠頭，名漳沽。登岸向西南行半日到滿者伯夷，則王居處也。其處有番人二三百家，頭目七八人輔王。

《星槎勝覽・前集・爪哇國》　港口以入去馬頭曰新村，居民環接，編茭樟葉覆屋，舖店連行爲市，買賣聚集。

又　蘇魯馬益亦一村地名也，爲市聚貨商舶米粮港口。

又　杜板一村，亦地名也。海灘有水一泓，甘淡可飲，稱曰聖水。元時使將史弼、高興因征其國，經月不下雨，舟中乏粮，軍士失措。史、高二將拜天祝曰：『奉命伐蠻，如天與水即生，不與之則死。』祝之，插鎗鹹苦海灘，其泉水隨鎗湧出，水味甘甜，衆軍吸而飲之。

《西洋朝貢典錄・爪哇國》　其都曰滿者伯夷。滿者伯夷，地名。番舶來會，先至杜板，而新村，次蘇魯馬益，然後至王治所。按《元史・爪哇國傳》，八節澗上接杜馬班王府，其譯人訛爲杜板耶？

又　其番人居杜板者戶千餘。杜板之水曰聖水。杜板，番名賭班，《元史》曰杜馬班，夷長主之，其間多廣東、漳州流戶。海濱一池，國人傳云：元將史弼、高興征闍婆，經月不得登岸，絕水。高、史祝天，甘泉湧出，故名聖水。居新村者戶千餘，一曰革兒昔。杜板東行半日至革兒昔，原初亦古灘，以國人創居，遂名新村。村主廣東人。番舶咸聚，貨寶俱備。村之人甚富，編茭葦葉覆屋，舖肆聯次爲市。

居蘇魯馬益者戶千餘，一曰蘇兒把牙。新村南行一日，抵淺港，小舟行二十餘里始至。其地多猴，欲孕者禱之。港有洲焉，林木森鬱，中棲長尾猴萬餘，老黑雄猴爲之長，一老番婦隨之。凡無子之婦，持酒肴花果飯餌禱於老猴。老猴喜則食，衆猴食其餘。隨有雌雄二猴前來交感，歸即孕矣，不食不交則無孕。土傳唐之時有民丁五百餘口，皆無賴。有神僧至其家，嘆化爲猴，止留一嫗不化。舊宅尚存。按《宋史》，山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聲則出。或投以果實，則其大猴二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羣猴食其餘。無求孕事。居滿者伯夷者戶三百餘。蘇兒把牙小舟行七八十里，至一埠，番名漳沽，登岸西南行半日至國。

《明四夷考・爪哇》　其國四鄉，初至杜板，僅千家，二酋主之，流寓多廣東、漳泉人。又東行半日至廝村，中國人客此成聚落，遂名新村，約千餘家，村主廣東人。番舶至此互市，金寶充溢，人富饒。又南，水行可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益，亦有千餘家，半中國人。港傍大洲，林木蔚茂，有長尾猱數萬。又水行八十里至漳沽，登岸，西南陸行半日至王所居，滿者伯夷，僅二三百家，總領七八人。

《明一統賦・打板》　打板國，號重迦盧。（東速）〔東連〕闍婆國。其地平坦，有港通舟往來。番官勇猛，與水邊賊爲姻，每以省親爲由，番舶多遭劫掠，或俘人貨賣。

《殊域周咨錄・南蠻・爪哇》　其地名蘇魯馬者，爲商舶所聚，米糧貨物甚衆。猢猻數百成群。唐時有一人家五百餘口，男婦兇惡，忽（日）一（日）僧至其家，與論吉凶之事，其僧取水噀之，俱化爲猿猴，止留一老嫗不化，今舊宅尚存。土人及商者常設飲食、檳榔、花果、肉類以祭之，不然則禍，甚驗也。其村有杜板者，在海灘有水一泓，甘淡可飲，稱爲聖水。元世祖嘗舉兵伐其國，不克，後遣將史弼、高興征之，數月不下。舟中乏水，糧盡，二將拜天祝曰：『奉天伐蠻，若天與我水即生，不與則死。』遂插鎗鹹苦海中，其泉隨鎗湧起，水味甘甜，衆軍汲而飲之。

又　其港口入北馬頭曰新村，居民環接，編茭樟葉覆屋，舖店連行，爲市買賣。其地富饒，珍珠、金、銀、鴉鶻石、猫睛、青紅珅璞、瑪瑙、荳蔻、草蔻子、花木香、青鹽，無所不有，蓋通商旅最衆也。

又　其國四鄉。初至杜板，僅千家，二酋主之，皆廣東、漳、泉人流寓最久。又東行半日至廝村，中國人客此成聚落，遂名新村，約千餘家，村主廣東人。番舶至此互市。又南，水行可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亦有千餘家，半中國人。港旁大洲，林木蔚茂，有長尾猱數萬。又水行八十里至漳沽，登岸，西南陸行半日至王所居，僅二三百家，總領七八人。

《圖書編・爪哇》　其國四鄉：初至杜板，僅千家，二酋主之，流寓多廣東、漳、泉人。又東半日至廝村，中國人客此成聚落，遂名新村，約千餘家，村主廣東人。番舶至此互市，金寶充溢，人富饒。又南行可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益，亦有千餘家，半中國人。港旁大洲，林木蔚茂，有長尾猱數萬。又水行八千里至漳沽，登岸西南陸行半日至王居滿者伯夷，僅二三百家，總領七八人。王宮磚墉，墉高踰三丈，方三十餘里。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爪哇》　其國四鄉。初至杜板，僅千家，二酋主之，流寓多廣東、漳、泉人。又東行半日至廝村，中國人客此成聚落，遂名新村，約千餘家，村主廣東人。番舶至此互市，金寶充溢，人富饒。又南，水行可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益，亦有千餘家，半中國人。港傍大洲，林木蔚茂，有長尾猱數萬。又水行八十里至漳沽，登岸，西南陸行半日至王所居（溝）〔滿〕者伯夷，僅二三百家，總領七八人。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四・爪哇》。）

《咸賓錄・南夷志・爪哇》　其國天無霜雪，四時常熱。王居不甚麗，民皆茅茨。其國有四處，王無常居，往來四處之間。一曰杜板，民千餘家，二人爲長，聖水在焉。一曰新村，原係沙灘之地，因中國人來此居，遂成村落。民甚殷富，各國番船到此貨賣。一曰滿者伯夷，民二三百家，頭目七八人，以輔其主。一曰蘇魯馬益，民（十）〔千〕餘家，亦有村主。有大洲，聚猴數萬，惟一老雄猴爲主，一老番婦人侍立其傍。俗婦人求嗣者，備酒肉餅果等物，禱於老猴。老猴喜，則先食其物，衆猴隨分食之。尋有雌雄二猴前來交感爲驗，此婦歸家便即有孕，否則無孕，且又能作禍，故人家多備食物祭之。傳言唐時其家人有五百口，男婦兇惡，忽一日有僧至其家，取水嘆之，五百人皆化爲猴，惟一老嫗未化。今舊宅猶存，此亦大奇事也。

《方輿勝略・外夷・爪哇》　一曰杜板，民千餘家。一曰新村，原係沙灘，中國人聚居，遂成村落，各國番船到貨賣處。一曰滿者伯夷，民二三百家，頭目七八人，以輔其主。（一）曰蘇魯馬益，民千餘家，亦有村主。有大洲，聚猴數萬，惟一老雄猴爲主，一老番婦人侍立其傍。傳言唐時其家人有五百口，男婦兇惡，忽一日有僧至其家，取水嘆之，五百人俱化爲猴，惟一老嫗未化。今舊宅猶存。

《獻徵錄・四夷・爪哇》　國有四鄉，初至杜板，僅千家，多閩粵人。水行半日至新村，華人居之成市，番舶輻輳，饒金寶，去蘇魯馬益一舍而近。蘇魯馬益多林木，產長尾猱。水行八十里，陸行半日至滿者伯夷，即王居也。

《裔乘・南夷・爪哇》　國有四鄉，王無常居，往來其間。一曰杜板，約千餘家，二人爲長。一曰新村，原沙灘地，中國人居之，遂成村落，村主廣東人，番舶貿易，民甚殷富。半日至淡水港。一曰蘇魯馬益，自淡水至此二十餘里，亦有村主，港傍大洲，林木蔚茂。有長尾猱數萬，惟一老雄猴爲主，一老番婦人倚其傍。凡婦人求嗣者，以酒肉餅果禱老猴，老猴喜則先食其物，衆猴隨分食之。尋有雌雄二猴前來交感爲驗，此婦歸家即有孕，否則無孕。又能作禍，故人家多備物祭之。世傳唐時有某家人，男婦五百口，恣行兇惡。忽一日有僧至其家，取水嘆之，五百人俱化爲猴，惟一老嫗未化，今舊宅猶存。亦奇事也。一曰滿者伯夷，自蘇魯馬益至此百餘里，民數百家，有頭目七八人輔其主云。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下港》　形勝名蹟：新村、舊名廝村。中華人客此成聚，遂名新村。約千餘家，村主粵人也。賈舶至此互市，百貨充溢。【略】蘇魯馬益、港傍大洲，林木蔚茂，千餘家，強半是中國人。又有長尾猿數萬，人相傳唐時族衆兇惡，一日有僧至其家，取水嘆之，俱化爲猿，止留一嫗不化，至今餘種猶存。麻喏巴歇村。《元史・爪哇傳》曰：由戎牙路，於麻喏巴歇，浮梁前進。又葛郎王追殺至麻喏巴歇，後人訛爲滿者伯夷。中有二三百家，總領七八人。【略】吉利門，《元史》曰：大軍繼進吉利門。闍婆城，《唐書・訶陵傳》：王居闍婆城。婆露伽斯域，《唐書》：吉延東遷處，旁國二十八，莫不臣服。淡水港。去蘇魯馬益二十里。

《明象胥錄・爪哇》　其國四鄉。初至杜板，僅千家，主以二酋，流寓多廣東、漳、泉人。有水一泓，甚甘，稱聖水。相傳元將史弼、高興往征，經川乏水，祝天，泉隨湧。東行半日至廝村，中國人留客成聚，名新村，約千餘家，編茭樟葉覆屋，村主廣東人。番舶至此互市，琛寶充溢。又南，水行可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益，米糧所湊，亦近千餘家，半中國人。港旁大洲，林木茂蔚，有長尾猱數萬。又水行八十里至漳沽，登岸，西南陸行半日抵王居。磚墉高踰三丈，方三十餘里，官宇鋪板，蒙以藤花蓆，頗宏麗。

《明世法錄・南蠻・爪哇》　其國四鄉。初至杜板，僅千家，主以二酋，流寓多廣東、漳、泉人。有水一泓，甚甘，稱聖水。相傳元將史弼、高興往征，經川乏水，祝天，泉隨湧。東行半日至廝村，中國人留客成聚，名新村，約千餘家，編茭樟葉覆屋，村主廣東人。番舶至此互市，琛寶充溢。又南，水行可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益，米糧所湊，亦近千餘家，半中國人。港旁大洲，林木茂蔚，有長尾猱數萬。又水行八十里至漳沽，登岸，西南陸行半日抵王居。磚墉高踰三丈，方三十餘里，官宇鋪板，蒙以藤花蓆，頗宏麗。

又《順哈》　順哈，亦海中小國也。人醜而黑，衣布帛，飲食生食相半，婚姻不論貴賤，意合則從。產胡椒、象牙、丁香、荳蔻。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爪哇國》　其港口入去馬頭曰新村，屋店連行爲市，買賣商旅最衆。三佛齊爲其所幷，名舊港，以別於新村。

《四夷廣記・爪哇・占城至爪哇國路程》　自占城起程，順風二十晝夜至其國。港口有村，曰杜板，僅千家，二頭目主之，人多閩、廣流寓者，鷄、羊、魚、菜甚賤。海灘一小池，曰聖水，甘淡可飲，即元將史弼、高興鋪鎗海中，祝天而湧者也。又東行半日入北馬頭，曰廝村，中國人成聚落，遂名新村，約千餘家。居民環接，編茭樟葉覆屋，鋪店連村，各處番舶至此互市金寶番貨。又南，水行半日至淡水港，其港流出淡水，沙淺，大船難進，只用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益，有千餘家，半中國人。港旁大洲，林木蔚茂，多長尾猢猻。又水行八十里至漳沽，登岸，西南陸行半日至滿者百夷，國王所居之地，僅二三百家，總領七八人。王宮磚墉，墉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板。其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網、底勿數種。

又《蘇魯馬益村》　屬爪哇。港口有一洲，林木森茂，有長尾猴數萬集於樹，一黑老雄猴爲主，劫一番婦隨之。國人無子者，使其妻備酒殽、蔬菓往禱於老猴，喜則先食其物，餘令衆猴爭奪，盡食之。隨有雌雄二猴前來交感爲驗，則婦人回即有孕。若不食不交感，則無子矣。其地鸚鵡大於雞，有白者、紅者、綠者、五色者。柿，狀如石榴，皮厚如橘，囊肉四瓣，味甜酸，甚佳。蔗，色白，而長二三丈。父母將死，則子問身後欲犬食，或火，或棄水中，隨所願，死則依言送之。如欲犬食者，則舁屍至海邊或野外，其犬數千，食之盡者爲孝子，若有餘，則子女悲號，舉其餘棄諸海。

《出使日記續刻》卷三　（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記）　巴達維亞，在爪哇島北岸西邊，左爲萬丹，右爲井裏汶，中國稱爲噶羅巴，爲爪哇之會城。明萬曆四十七年，荷蘭總督在亞細亞各島尋駐紮之所，遂據其地，明年建城，改稱今名。現有華民三萬三千人，居于城河西岸，街道店鋪宛有粵東風景，合散處各地者在內，則共有七萬二千五百餘人。三寶壠，在島之中段北岸，瀕爪哇海，城建于三寶壠河口，西距巴達維亞四百二十啓羅邁當。華人居于城之上游三寶壠河左岸，現有一萬四千二百餘名。蘇拉巴亞，在島之東段北岸，即《志略》之土里莫，今作泗里末，華民一萬一千七百餘人。

民族人口

《明史・外國傳五・爪哇》　人有三種：華人流寓者，服食鮮華；他國賈人居久者，亦尚雅潔；其本國人最污穢，好啖蛇、蟻、蟲、蚓，與犬同寢食，狀黝黑，猱頭赤腳。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五・爪哇》。）

《瀛涯勝覽・爪哇國》　國有三等人。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國爲商流落此地，衣食諸事皆清致。一等唐人，皆是廣東、漳、泉等處人竄居此地，食用亦美潔，多有從回回教門受戒持齋者。一等土人，形貌甚醜異，猱頭赤腳，崇信鬼教，佛書言鬼國，其中即此地也。人吃食甚是穢惡，如蛇、蟻及諸蟲蚓之類，略以火燒，微熟便吃。家畜之犬，與人同器而食，夜則共寢，略無忌憚。

《西洋番國志・爪哇國》　而其國人有三等。一等西番回回人，因作商賈流落於此，日用飲酒清潔。一等唐人，皆中國廣東及福建漳、泉州下海者逃居於此，日用食物亦潔淨，皆投禮回回教門。一等土人，形貌醜黑，猱頭赤腳，崇信鬼教，佛書所謂鬼國即此地也。其人飲食穢惡，蛇、蟻、蟲、蚓，食啖無忌。家畜之犬與人同食，夜則共寢，恬不爲怪。

《西洋朝貢典錄・爪哇國》　其國人惟三等：回回人、唐人、土人。回回人皆諸番商之流寓者。唐人皆廣、漳、泉人竄居者，服食俱美潔。土人形貌醜黑，猱頭跣足，崇信鬼教，飲食穢惡，蛇、蟻、蚯蚓火炙而食。食寢皆與犬同。其國有罔象之妖。

《明四夷考・爪哇》　國人大抵三種。西番貢胡居久者，服食皆雅潔。中國流寓者，尚回回教，持齋受戒，曰唐人。土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鬥，顏色黝黑，猱頭赤腳，信鬼。坐卧無椅榻，飲食無匙箸，啖蛇、蟻、蟲、蚓，與犬同寢食，不爲穢也。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四・爪哇》。）

《殊域周咨錄・南蠻・爪哇》　國人大抵三種：西番賈胡居久者，服食皆雅潔；中國流寓者，尚回回教，持齋受戒，曰唐人；土人顏色黝黑，坐卧無椅榻，飲食無匙箸，啖蛇、蟻、蟲、蚓，與犬同寢食，不爲穢也。

《咸賓錄・南夷志・爪哇》　其四處人亦有西番胡人、唐人、土人三種。胡人久居，服食雅潔。唐人持齋受戒。土人有名無姓，猱頭赤腳，無椅榻匙箸，啖食蛇、蟻、蟲、蚓，與犬豕同寢食，不爲穢也。

《方輿勝略・外夷・爪哇》　其地有西番胡人、唐人、土人三種。胡人服食雅潔。唐人持齋受戒。土人有名無姓，猱頭赤腳，無椅榻匙箸，啖食蛇、蟻、蟲、蚓，與犬豕同寢食，不爲穢也。

《裔乘・南夷・爪哇》　四鄉中有西番胡人、唐人、土人之種。胡人久居，服食雅潔。唐人尚回回教，持齋受戒。土人有名無姓，猱頭赤脚，顏色黝黑，好鬥，信鬼，無几榻、匙箸，啖食蛇、蟻、蟲、蚓，與犬豕同寢食。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下港》　鄭端簡謂其國人大抵三種，唐人、土人而外，西番賈胡，居久者，服食皆潔。近紅毛番建禮拜寺彼中，蓋其別種，由來漸矣。

《四夷廣記・爪哇・爪哇風俗》　大抵國人三種。一等回回人，西番各國商販寓此，服食雅潔。一等廣東及漳人逃居其間，有尚回回教，持齋受戒者，曰唐人。一等土人，顏色黝黑，有名無姓，尚氣好鬥，猱頭赤脚，信鬼。坐卧無椅榻，飲食無匙箸，以盤滿盛，飯攪酥油，湯汁和之，用手撮入口。蛇、蟻、蟲、蚓，略以火炙便喫。家畜犬，與人同寢食，不爲穢也。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五　〔光緒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記　新加坡《太晤士日報》云：荷蘭領事開列華人先爲佣于坡埠，而後就鬻于別埠者之總數，前年共有十六萬四千餘人，去年共約十五萬人。所以較少于前年者，緣近日荷蘭駐華之領事知會華官，准由汕頭裝載華佣直往日里埠，不必如前者到坡之後而始折往也。由斯以觀，荷蘭南洋各島之不能不招華佣明矣。抑聞荷人苛待華工，甚于英法等國，華人往往不得其所，且迫之入籍，所以多去而少還。而荷人之不願中國設領事官者，亦實由此。然領事之設，實爲要着。倘彼不允我設領事，我亦不准彼招工，彼斷無不就范之理。若但用文牘往商，口舌辯論，殆無益也。

《出使日記續刻》卷三　〔光緒十七年辛卯十一月辛酉朔記〕　爪哇中東西三段，共二十三省，方十三萬七百十四啓羅邁當。華民十九萬八千二百餘人，泰西二萬八千六百餘人，土番一千八百五十五萬九千五百餘人，此光緒五年清冊也。七年，增至一千九百二十萬九千餘人。內有陸軍泰西人一萬六千八百餘名，土軍一萬六千二百餘名，水軍西人二千八百餘名，土軍一千六百餘名，共計水陸軍三萬七千六百餘名。

文化風俗

《明史・外國傳五・爪哇》　地廣人稠。性兇悍，男子無少長貴賤皆佩刀，稍忤輒相賊，故其甲兵爲諸蕃之最。字類瑣里，無紙筆，刻於茭葦葉。氣候常似夏，稻歲二稔。無几榻、匕箸。

又　崇信鬼道。殺人者避之三日即免罪。父母死，舁至野，縱犬食之，不盡，則大戚，燔其餘。妻妾多燔以殉。

（并見《明史稿・外國傳五・爪哇》。）

《瀛涯勝覽・爪哇國》　其王之所居，以磚爲牆，高三丈餘，週圍約有二百餘步。其內設重門，甚整潔。房屋如樓，起造高每三四丈，即布以板。鋪細藤簟，或花草席，人於其上盤膝而坐。屋上用硬木板爲瓦，破縫而蓋。國人住屋以茅草蓋之。家家俱以磚砌土庫，高三四尺，藏貯家私什物，居止坐卧於其上。國王之絆，髻頭，或帶金葉花冠。身無衣袍，下圍絲嵌手巾一二條，再用錦綺或紵絲纏之於腰，名曰壓腰。插一兩把短刀，名不剌頭。赤腳出入，或騎象，或坐牛車。國人之絆，男子髻頭，女子椎髻。上穿衣，下圍手巾。男子腰插不剌頭一把，三歲小兒至百歲老人皆有此刀，皆是兔毫雪花上等鑌鐵爲之。其柄用金或犀角，象牙，雕刻人形鬼面之狀，製極細巧。國人男婦皆惜其頭，若人以手觸摸其頭，或買賣之際錢物不明，或酒醉顛狂，言語爭競，便拔此刀刺之，強者爲勝。若戳死人，其人逃避三日而出，則不償命。若當時捉住，隨亦戳死。國無鞭笞之刑，事無大小，即用細藤背縛兩手，擁行數步，則將不剌頭於罪人腰眼或軟肋一二刺即死。其國風土無日不殺人，甚可畏也。中國歷代銅錢通行使用。

又　國人坐卧無床凳，吃食無匙箸。男婦以檳榔老葉聚蜊灰，不絕口。欲吃飯時，先將水嗽出口中檳榔渣，就洗兩手乾淨，圍坐，用盤滿盛其飯，澆酥油湯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若渴則飲水。遇賓客往來，無茶，止以檳榔待之。

又　舊傳鬼子魔王青面紅身赤髮，正于此地與一罔象相合，而生子百餘。

常啖血爲食，人多被食。忽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衆稱異之，遂推爲王。即令精兵驅逐罔象等，衆而不爲害。後復生齒而安焉，所以至今人好兇強。年例有一竹鎗會，但以十月爲春首。國王令妻坐一塔車于前，自坐一車于後。其塔車高丈餘，四面有窗，下有轉軸，以馬前拽而行。至會所，兩邊擺列隊伍，各執竹鎗一根。其竹鎗實心，無鐵刃，但削尖而甚堅利。對手男子各攜妻奴在彼，各妻手執三尺短木棍，立於其中，聽鼓聲緊慢爲號。二男子執鎗，進步抵戳，交鋒三合，二人之妻各持木棍格之，曰『那剌那剌』，則退散。設被戳死，其王令勝者與死者家人金錢一箇，死者之妻隨勝者男子而去，如此勝負爲戲。其婚姻之禮，則男子先至女家，成親三日後迎其婦，男家則打銅鼓銅鑼，吹椰殼筒，及打竹筒鼓，幷放火銃，前後短刀、團牌圍繞。其婦披髮，裸體跣足，圍繫絲嵌手巾，項佩金珠聯絡之飾，腕帶金銀寶裝之鐲。親朋隣里以檳榔老葉線紐草花之類，粧飾綵船而伴送之，以爲賀喜之禮。至家則鳴鑼擊鼓，飲酒作樂，數日而散。凡喪葬之禮，如有父母將死，爲兒女者先問於父母，死後或犬食，或火化，或棄水中。其父母隨心所願而囑之，死後即依遺言所斷送之。若欲犬食者，即擡其屍至海邊，或野外地上，有犬十數來食，盡屍肉無遺爲好。如食不盡，則子女悲號哭泣，將遺骸棄水中而去。又有富人及頭目尊貴之人將死，則手下親厚婢妾，先與主人誓曰：『死則同往。』至死後出殯之日，木搭高棚，下垛柴堆，縱火焚棺，候燄盛之際，其原誓婢妾二三人，則滿頭帶草花，身披五色花手巾，登跳號哭良久，攛下火內，同主屍焚化，以爲殉葬之禮。番人殷富者甚多，買賣交易，行使中國歷代銅錢。書記亦有字，如鎖俚字同。無紙筆，用茭葦葉，以尖刀刻之。亦有文法，國語甚美軟。斤秤之法，每斤二十兩，每兩十六錢，每錢四姑邦。每姑邦該官秤二分一釐八毫七絲五忽，每錢該官秤八分七釐五毫，每兩該官秤一兩四錢，每斤該官秤二十八兩。升斗之法，截竹爲升，爲一姑剌，該中國官升一升八合。每番斗一斗爲一榛黎，該中國官斗一斗四升四合。每月至十五、十六夜，月圓清明之夜，番婦二十餘人，或三十餘人，聚集成隊。一婦爲首，以臂膊遞相聯絡不斷，于月下徐步而行。爲首者口唱番歌一句，衆皆齊聲和之。到親戚富貴之家門首，則贈以銅錢等物，名爲步月行樂而已。有一等人，以紙畫人物、鳥獸、鷹蟲之類，如手卷樣，以三尺高二木爲畫幹，止齊一頭。其人蟠膝坐於地，以圖畫立地。每展出一段，朝前番語高聲解說此段來歷。衆人圍坐而聽之，或笑，或哭，便如說平話一般。國人最喜中國青花磁器，幷麝香、銷金、紵絲、燒珠之類，則用銅錢買易。國王常差頭目，以船隻裝載方物進貢中國。

《西洋番國志・爪哇國》 其滿者伯夷之王居處以磚爲牆，高三丈餘，週圍約二百餘步。內其屋如架樓，約高三四丈餘，間以板鋪閣，加細藤簟或花席於其上，人皆盤膝而坐。上用堅木爲板交搭蓋覆。以下國人居屋皆用茅蓋，亦以磚砌土庫高三四尺，家私物件，盡藏庫內，居止坐卧俱在於上。

其國王髽頭跣足，頭戴金葉花冠，身無衣袍，腰以下圍絲嵌手巾，出入坐牛車，或騎象。國人男子髽頭，婦人椎髻，上不著衣，下圍手巾。其手巾比世用者倍闊，名曰打布，男女皆從腰下臀上圍起，至於面臍下掩閉，卻以狹布巾一條繫於打布上面，名爲壓腰。所食檳榔苗葉就于壓腰巾內包裹腹前，行走坐卧嚼咂不止，惟睡着時不食。其檳榔、椰子類同茶飯，不可稍缺。

國人之性，專以彊梁競其勝負。但是男子，隨身皆有刀一把，僅長一尺有餘，刻木作套，裝護其刃，貼肉插于腰間。怒欲刺人，隨手舉執，兇惡可懼。其刀名卜剌頭，俱以兔（兒）〔毫〕雪花鎔鐵爲之，兩刃尖利之甚，短靶用木作人形鬼面，細巧堪愛。最忌人弄小兒摸其頭，伊父見知，務必追執，以刀刺殺。尋常往來，但與爭鬥抵觸者，即拔腰間所插之刀，刺死其人。彼即脫走，過三日後即不償命。或其時就執之者，隨亦戮死不論。凡在市賣物皆是婦人，與之交易近傍之門，因彼裸體，其乳被人捫弄，惟對笑而已。其夫雖見，佯若不知。國無鞭笞之刑，但犯罪不拘輕重，皆用藤縛兩臂，拘擁而去，則以卜剌頭刀刺腰及脇即死。國之風土無日不殺人，甚可畏也。中國銅錢通使。

又 國人坐卧無床榻，飲食無匙箸。飯用盤盛，沃以酥汁，手撮而食。凡魚蝦蛇蚓蛆蟲等物，以火燎過即啖之。或有聚飲者，列坐於地，酒乃茭葦、椰子所釀，盛于瓦罈，以旋採樹葉篾簽作盞杓，一人傍執舀酒，傳遞到手即飲之，擲於地以伺再傳，淋漓不顧。其過酒之物蝦、魚、蛆虫、蔬菜，亦以篾簽盤楪飣擺于地，人各一份，盡醉。

又 人云昔有鬼子魔王青面紺髮紅身，與一象合生子百餘，常啖食人。忽震雷裂石，中有一人，衆立爲王，盡降於象，而不爲害。土人乃其遺種，至今尚有強狠之習。

每歲以十月爲春首。有竹鎗會，王與其妻各乘塔車，塔車高丈餘，四面有窗，下有轉軸，以馬駕之，王後妻前，同至會所。兩邊擺列隊伍，各執竹鎗。其竹實心，不施鐵刃，但削尖用火焠其鋒，相持對敵。男子各帶妻孥隨行，其妻孥亦各執木棍長三尺許在於敵場，聽鼓聲緩急。男子交鎗既三合，各妻就以手執木棍格之，呼曰『那拉那拉』，則皆退散。或甲與乙敵傷死，王就令甲出金錢一枚與乙家，其妻隨甲去，以比較勝負爲戲。

其婚姻：則男先至女家成親，三日後乃迎回。男家擊銅鼓、銅鑼，吹椰筒及打竹筒鼓，并放火銃，前後短刀、團牌圍繞。其婦則被髮裸體跣足，腰圍絲嵌手巾，項佩金珠聯絡之飾，臂帶金銀寶鐲。其親友鄰里俱以檳榔菌葉綫紉花草之類裝插綵缸而送之，以爲賀禮。

其喪葬：父母將死，則問父後欲犬食、欲火化或欲棄水中，隨父母所願欲而行之。若欲犬食，則舁屍至海濱或野外，有犬十數來食其肉。盡爲好，食不盡，子女皆悲號哭泣，棄其餘水中而歸。又富翁及貴人將死，有所愛婢妾，輒與誓曰：『死則同往。』及死出殯，積柴薪焚主翁屍。及火焰盛，所愛妾二三人皆戴草花，披五色花手巾，登跳號哭，遂投火中，同主屍燒化，以爲送葬之禮。

國人多富，買賣俱用中國銅錢。歷代書記亦有字，與鎖俚相類，以茭葦葉用刀刻畫。亦有文法，語甚美軟。

其衡法：每斤二十兩，每兩十六錢，每錢四姑邦。每姑邦該中國秤二分一厘八毫七絲五忽，每錢該官秤八分七厘五毫，每兩該官秤一兩四錢，每斤該官秤二十八兩。量法：截竹爲升，名曰姑剌，該中國一升八合。以八升爲斗，名曰捺黎，該中國一斗四升四合。

每月十五六夜月色好，則番婦集二十人或三十人於月下聯臂徐行。一婦爲首，先唱番歌一句，衆皆應聲齊和。過親戚及富貴家，皆贈以銅錢等物，名爲步月行樂。又有一等人雜畫人物魚獸蟲豸，如中國所爲手卷狀，以二木高三尺爲畫桿，止齊一頭。其人盤膝坐地，以圖畫立地上，展出一段則朝前用番語高說此段來歷，衆人環坐而聽之，或笑或哭，如中國說平話然。

國人最喜青花磁器并麝香、花繡、紵絲、硝子珠等貨。國人常採方物，遣使進貢中國。

《星槎勝覽・前集・爪哇國》 舊傳鬼子魔天，正於此地，與一罔象青面紅身赤髮相合，凡生子百餘，常食啖人血肉。佛書所云鬼國，即此地也。其中人被啖幾盡。忽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衆稱異之，遂爲國主。即領兵驅逐罔象而不爲害，後復生齒而安業，乃至今。國之移文，後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考之肇啓漢初，傳至我宣德七年。

又 民俗好兇彊，但生子，一歲則置刀於被，名曰不剌頭。以金銀象牙彫刻爲鞘，凡男子自幼至老，貧富皆有，插於腰間。若有爭論，不通罵詈，即拔刀刺之，彊者爲勝。設被殺之，藏躲三日而出，即無事也。男子猱頭裸身，惟腰圍單帶手巾，能飲酒酗，重財輕命。婦人亦然，惟項上金珠聯紉帶之，兩耳塞茭樟葉圈於竅中。其喪事，凡其主翁之死，婢妾之衆而對誓曰：『死則同往。』臨殯之日，妻妾奴婢皆滿頭帶花草，披五色手巾，隨屍至海邊或野地，將屍於沙地，得衆犬食盡爲好，如食不盡，則悲泣號歌，柴堆於傍，衆婦坐其上，良久之際，縱火燒柴而死，則殉葬之禮也。

又 有洲，聚猢猻數百，傳聞於唐時其家五百餘口，男婦兇惡，忽一日有僧至其家，乃言吉凶之事，其僧取水噀之，俱化爲獼猴，止留其老嫗不化，今存舊宅。本處及商者常設飲食、檳榔、花菓、肉類而祭之，不然則禍，（福）甚有驗也。此怪誕之事，本不可記，尤可爲之戒矣。

《明一統志・外夷・爪哇國》 風俗：室宇壯麗。飲食豐潔。《宋史》：室宇壯麗，飾以金碧。剪銀葉爲錢，博易。飲食豐潔。地不產茶，其酒出於椰子及蝦蟆丹樹。被髮纏胸。有名無姓。同上：土人披髮，其衣裝，纏胸以下至於膝。疾病不服藥，但禱神求佛。其俗有名而無姓。坐俟王過，同上：其王椎髻，戴金鈴，衣錦袍，躡革履，坐方牀，官吏日謁三拜而退，出入乘象或腰輿，壯士五七百人執兵器以從。國人見王皆坐，俟其過乃起。婚聘無媒，同上：土俗婚聘無媒妁，但納黃金於女家以娶之。五月遊船，十月遊山。有山馬可乘跨，或乘軟兜。樂有橫笛、皷板，亦能舞。尚氣好鬥，《諸蕃志》。不設刑禁，同上：不設刑禁，雜犯罪者，隨輕重出黃金以贖，惟寇盜則置諸死。民不爲盜，《島夷志》：其田膏腴，地平衍，穀米富饒，倍於他國。民不爲盜，道不拾遺。諺云『太平闍婆』者，此也。男女纏頭，被服長衫，同上。

《西洋朝貢典錄・爪哇國》 國無城郭。其王之宮室巍牆而重門。其制如樓，蓋以板，坐以簟席。牆高三丈餘，以磚爲之，周二百餘步，以堅木板代瓦，宮室甚整潔。每三四（人）〔丈〕布板，展細籐簟或花草席，踞趺其上。其民之居蓋以茅。其藏百物咸以庫。庫以磚爲之，其高三四尺，居止坐卧於

其上。

其王被髮，或冠金葉花冠，躶而跣，下圍絲嵌帨，腰纏以錦綺，佩以刀，其名曰不剌頭。其出入乘象或牛車，其輔八人。其國人男子被髮佩刀。三歲以上無貴賤俱佩不剌頭，皆兔毫雪花最上鑌鐵爲之，以金爲柄，或以犀角、象牙雕鏤人物之狀。女子椎髻，上衣，下圍帨。男女咸愛其首，觸之則出刀以剌。國無鞭笞，其刑惟戮。其戮也，以籐反縛，擁行數步而剌焉。殺人者，避之三日則原，即獲者死。

又　其國寢無榻，食無匕箸。其食也，噉盥而團坐，盛以酥飯，撮而食，飲水以檳榔蠭葉灰，其饗賓也亦然。

又　其上下移文稱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考之肇於西漢。其建歲首以十月。是月也，王乘塔車出，作竹鎗會。凡往會所，妃前王後，俱乘塔車。車高丈餘，四牖兩輪，服以馬。民各攜其妻伍列而執剉竹之槍，妻執三尺木梃。鼓嚴而鬥，緩而止。凡三交，妻各以木梃格之，曰『那剌那剌』，則退。凡剌死敵人者勝，勝者以金錢一文與死者之家人，而有其妻。

其婚禮會於女家，三日歸。歸則迎以樂，送以綵舟。男之父母迎歸，擊銅鼓、鑼、吹椰殼筒，環以火銃、短刀、團牌。婦被髮躶跣，圍絲嵌帨，項被金珠絡，腕有寶鐲，親朋鄰黨以檳榔葉絲紉草花粧插彩船送之爲禮。至其家，開宴數日。其送死有三：一曰火化，二曰棄水，三曰犬食。其妻妾多殉死。父母將死，子先請所欲，以遺言終事。欲犬食者委屍於野，食盡則喜，不盡則悲號而棄於海。凡頭目妻妾之誓殉死者，架木塔積薪，焚棺之際，簪飾草花，披五色花帨，哭踴赴火同焚。

其民富。其交易用中國銅錢。其穀宜稻、菽，歲二穫。其富宜六擾。其書記以刀刻茭葦葉，文字如鎖俚。凡爲權衡，二分二厘爲姑邦，姑邦四之而爲錢，錢十六之爲兩，兩二十之而爲斤。凡爲量，截竹爲之，升之名爲姑剌，其容一升八合。斗之名爲捺黎，其容倍於升者八。其婦女以月盈之夕，歌於路，其音美軟。凡歌，番婦二三十人歡集，一婦爲首，臂挽徐步，唱番歌一句，衆婦齊聲和之。過親故之門，皆贈錢物。其國人以圖畫相解說，紙圖人物、鳥、獸、蟲、魚之形如手卷，以三尺木爲軸，坐地展圖朗說，番人環聽笑語。

《明泳化類編・四夷・爪哇》　俗尚氣好鬥，民不敢爲盜，稱『太平闍婆』。然室宇壯麗，飲食豐潔。

《明四夷考・爪哇》　王宮磚墉，墉高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板，蒙藤花蓆，跏趺而坐。民居茅茨磚庫，坐卧于內。王蓬頭，頂金葉冠，胸縈嵌絲帨，腰束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民男蓬頭，女椎結，上衣下帨。男必腰刀，刀極精巧。刑無鞭朴，罪不問輕重，藤繫刃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于中國。〔貴〕磁、麝、綺帛。

又　婚，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前後甚都。婦裸，被髮跣足，縈嵌絲帨，戴被金珠，綵飾寶粧。喪，有水葬、火葬、犬葬，惟死者所欲。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四・爪哇》。）

《殊域周咨錄・南蠻・爪哇》　舊傳鬼子魔天與一罔象青面紅身赤髮相合，凡生子百餘，常食啖人血肉。佛書所云鬼國，即此地也。其被啖幾盡。忽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衆稱異之，遂爲國王。即領餘衆驅逐罔象，而除其害，自是生齒安業。至今其國之遺文載此事已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考之當在漢時。國中以木爲城，有文字，知星曆。國王以其子三人爲副王。官有落佶連四人，共治國事，如中國宰相，無月俸，隨時量給土產諸物。次有文吏三百餘員，目爲秀才。又有卑官殆千員。

又　王宮磚墉，墉高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板，蒙藤花蓆，跏趺而坐。民居茅茨磚庫，坐卧于內。刑無鞭朴，罪不問輕重，藤（擊）〔繫〕刃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于中國。

又　其婚姻無媒妁，惟納黃金于女家，男造女家，後五日迎歸，金鼓刀盾前後甚都。婦被髮跣足，縈嵌絲帨，戴被金珠，綵飾寶粧。其國地廣人稠，甲兵火銃爲東洋諸番之雄。其俗尚氣好鬥，生子一歲便以匕首佩之。刀極精巧，名曰不剌頭，以金、銀、象牙雕琢爲靶。凡男子，老幼貧富皆佩于腰間，若有爭詈，即拔刃相剌，蓋殺人逃三日而出即無事矣。男子猱頭裸身，赤腳，腰圍單布手巾，能飲酗酒，重財輕命。婦人亦然，惟項金珠聯紉帶之，兩耳塞茭樟葉圈于竅中。有病不服藥，但禱神求佛。其喪事，凡主翁病死，婢妾輩相對而誓曰：『死則同往。』臨殯之日，妻妾奴婢皆滿頭簪草花，披五色手巾，隨屍至海邊或野地，舁屍于沙地，俾衆犬食盡爲好。如食不盡，則悲歌號泣，堆柴于旁，衆婦坐其上，良久乃縱火燒柴而去死，蓋殉葬之禮也。其

王椎髻，戴金鈴，衣錦袍，躡革履，坐方牀。官吏日謁，三拜而退。出入乘象，或乘牛，或腰輿，壯士五七百人執兵器以從。國人見王皆坐，俟其過方起。不設刑禁，犯罪者隨輕重出黃金以贖，惟寇盜則置諸死。剪銀葉爲錢博易。室宇壯麗，飾以金碧。飲食豐潔。土不產茶，其酒出于椰子及蝦蟆丹樹，或以桄榔、檳榔釀成，亦甚香美。其田膏腴，地平衍，穀米富饒，倍于他國。民不爲盜，道不拾遺。人有名而無姓。五月遊江，十月遊山。或乘山馬，或乘軟兜。樂有橫笛、鼓板，亦能舞。諺云『太平闍婆』者，此也。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爪哇》 王宮磚墉，墉高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板，蒙藤蓆，跏趺而坐。民居茅茨磚庫，坐卧于內。王蓬頭，頂金葉冠，胸縈嵌絲帨，腰束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民男蓬頭，女椎結，上衣下帨。男必腰刀，刀極精巧。刑無鞭朴，罪不問輕重，藤繫刃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于中國。〔貴〕磁、麝、綺帛。國人大抵三種。西番賈胡居久者，服食皆雅潔。中國流寓者，尚回回教，持齋受戒，曰唐人。土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鬥，顏色黝黑，猱頭赤脚，信鬼，坐卧無椅榻，飲食無匙箸，啖蛇、蟻、蟲、蚓，與犬同寢食不爲穢也。婚，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前後甚都。婦裸，披髮跣足，縈嵌絲帨，戴被金珠，綵飾寶粧。喪有水葬、火葬、犬葬，惟死者所欲。

又 其人丑怪，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

《咸賓錄・南夷志・爪哇》 男必佩刀，刀極精巧。不設刑禁，輕者許以物贖，重者藤繫殺之。其民不爲盜，道不拾遺，諺云『太平闍婆』是也。

書同瑣里，無紙筆，惟以尖刀刻於茭葦葉上，亦有字法。市用中國古錢。病不服藥，但禱神求佛。其人死，屍不朽。喪有水葬、火葬、犬葬，惟死者所欲。女人有毒，中國人與之交接則苦瘡，或致死。若涎液露著草木即枯。其國俗，四季每月望夜前後，番婦數十人聚衆成隊，一婦爲首，衆婦隨行月下，首婦唱則衆婦皆和，至親友富貴家則贈以鈔帛等物。

每十月有竹槍會，其國王及妃各乘一車至會所，令男子二人爲偶，各執竹鎗，妻各執短木列其旁，及交敵三合，妻各以短木隔之，曰『那剌那剌』，則退。設中槍死，王令勝者與死者金錢一個，死者妻即隨勝者而去。舊傳鬼子魔於此地與一罔象相合，生子百餘，啖人血肉，人被啖盡。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衆異之，奉爲國主，即領兵驅逐罔象，而不爲害，相傳至今。其國之移文後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考之乃肇啓漢初時也。

《廣皇輿考・四夷・爪哇國》 其俗：室宇壯麗，飲食豐潔，婚娉無媒，好游好鬥，不設刑禁，民恥爲盜，有『太平闍婆』之諺。

《方輿勝略・外夷・爪哇》 不設刑禁，輕者許以物贖，重者藤繫殺之。無紙筆，惟以尖刀刻於（菱）〔茭葦〕葉上，亦有字法。市用中國古錢，喪有水葬、火葬、犬葬，惟死者所欲。其國俗，四季每月望夜前後，番婦數十人聚衆成隊，一婦爲首，衆婦隨行月下，首婦唱則衆婦皆和，至親友富貴家，則贈以鈔帛等物。每十月有竹槍會，其國王及妃各乘一車至會所，令男子二人爲偶，各執竹槍，妻各執短木列其旁。及交敵一合，妻各以短木隔之，曰『那剌那剌』，則退。設中槍死，王令勝者與死者金錢一個，死者妻即隨勝者而去。舊傳鬼子魔于此地與一罔象相合，生子百餘，啖人血肉，人被啖盡。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衆異之，奉爲國主，即領兵驅逐罔象，而不爲害，相傳至今。其國之移文後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考之乃肇啓漢初時也。

《獻徵錄・四夷・爪哇》 王居磚墉，高餘三丈，周三十餘里。民居亦壯麗。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于中國。俗少盜，不設刑禁，輕者許以物贖，重者藤繫殺之。書同瑣里，無紙筆，惟以尖刀刻於（菱）〔茭〕葦葉上。男子必佩刀，刀極精巧。坐卧不設椅榻，飲食無匙箸。啖蛇、蟻、蟲、蚓，與犬同寢食不爲穢也。婦女數十成隊，月下唱和，至親友家，輒贈以錦帛。婚則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前後甚都。婦裸，被髮跣足，縈嵌絲帨，被金珠，綵飾寶粧。葬則水、火，或犬食之。其國移文，嘗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豈肇啓漢初時耶。

《裔乘・南夷・爪哇》 其地無霜雪，四時常熱。王居不甚麗，民用茅茨。國有四鄉，王無常居，往來其間。一曰杜板，約千餘家，二人爲長。一曰新村，原沙灘地，中國人居之，遂成村落，村主廣東人，番舶貿易，民甚殷富。半日至淡水港。一曰蘇魯馬益，自淡水至此二十餘里，亦有村主，港傍大洲，林木蔚茂。有長尾猱數萬，惟一老雄猴爲主，一老番婦人倚其傍。凡婦人求嗣者，以酒肉餅果禱老猴，老猴喜則先食其物，衆猴隨分食之。尋有雌雄二猴前來交感爲驗，此婦歸家即有孕，否則無孕。又能作禍，故人家多備物祭之。世傳唐時有某家人，男婦五百口，恣行兇惡。忽一日有僧至其家，取水噀之，五百人俱化爲猴，惟一老嫗未化，今舊宅猶存。亦奇事也。

一曰滿者伯夷，自蘇魯馬益至此百餘里，民數百家，有頭目七八人輔其主云。四鄉中有西番胡人、唐人、土人之種。胡人久居，服食雅潔。唐人尚回回教，持齋受戒。土人有名無姓，猱頭赤脚，顏色黝黑，好鬥，信鬼，無几榻、匙箸，啖食蛇、蟻、蟲、蚓，與犬豕同寢食。刑無鞭朴，罪輕者許以物贖，重者藤繫殺之。市用中國古錢，量衡重于中國。民不爲盜，道不拾遺，諺云「太平闍婆」是也。書同瑣里，無紙筆，惟以尖刀刻（菱）〔茭〕葦葉上，亦有字法。病不服藥，但禱神求佛。人死不朽，有水葬、火葬、犬葬，惟死者所欲。女人有毒，中國人與之交則苦瘡，或至死，若涎液著草木即枯。其俗，四季每月望夜前後，番婦數十人聚衆成隊，一婦爲首，衆婦隨行月下，首婦唱則衆婦皆和，至親友富貴家，則贈以錢帛等物。每十月有竹槍會，其國王及妃各乘一車至會所，令男子二人爲偶，各執竹槍，妻各執短木列其旁，及交敵三合，妻各以短木隔之，曰『那剌那剌』，則退。設中槍死，王令勝者與死者金錢一個，死者妻即隨勝者而去。舊傳鬼子魔于此地與一罔象相合，生子百餘，啖人血肉，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衆異之，奉爲國主，即領兵驅逐罔象，而不爲害。其國之移文，後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考之，乃漢初時也。其旁爲蘇吉丹國，裸體跣足，俗甚醜惡。其東則女人國。又東則尾閭之所洩，非人世矣。亦有飛頭食人者，衆共祠之，名曰蟲落，因號落民地。自閩泉州發舟，一月可至。其山川：鸚鵡山、八節潤。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下港》　王宮甎墉，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宋史》曰：室宇壯麗，飾以金碧。地覆板，蒙藤花席，跏趺而坐。《唐書》曰：象牙爲牀若席。王蓬頭，頂金葉冠，胸縈嵌絲帨，腰束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前道有金鎗、珠箑及孔雀尾繖之屬。《宋史》曰：其王椎髻，戴金鈴，衣錦袍，躡革履，坐方牀。官吏日謁，三拜而退。出入乘象或腰輿，壯士五七百人執兵器以從。國人見王皆坐，俟其過乃起云。《宋史》曰：王子三人爲副。王官有落佶連四人，共治國事，如宰相，無月俸，隨時量給。次有文吏三百員，目爲秀才，掌文簿，總計財貨。又有卑官千員，分主城池、帑藏及軍卒。其領兵者，每半歲給金十兩。勝兵三萬，亦給金，有差。民居茅茨甎庫。男蓬頭，女椎結，衣裝纏胸以下。姻娉無媒妁，但以黃金爲禮。將婚，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以牛車載綵棚，實綉女其中。又作假新人、新婦一雙，妝束相類，迎向禮拜寺訂盟，然後抵家。其俗有名而無姓。五月遊船，十月遊山。《方輿勝略》曰：每月望夜前後，婦數十人聚衆成隊，一婦爲首，衆婦隨行月下，首婦唱，則衆婦皆和，至親友富貴家，贈以鈔帛等物。每十月有竹槍會，其國王及妃各乘一車至會所，令男子二人爲偶，各執竹槍，妻各執短木，列其旁。及交敵一合，妻各以短木隔之，曰『那剌那剌』，則退。設中槍死，王令勝者與死者金錢一個，死者妻即隨勝者而去。樂有橫笛、鼓板，自爲夷舞。諺所謂『太平闍婆』之徵也。《元史》曰：多出奇寶，取貴於中國。人則醜怪，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病不服藥，但禮佛祈禳。喪有水葬、火葬、犬葬，惟逝者所欲而已。生子甫一歲，以匕首佩之，名曰不剌頭，俗云吧六頭。金、銀、象牙，雕琢爲靶，無貧富悉佩腰閒，值忿爭，即拔刃相刺。國人居相語曰：『病死天之所厭，不如刺死者，身自爲雄也。』其輕命捐生類如此。劉宋元嘉時，始入中國。《南史》曰：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阿陀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敎化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我雖在遠，亦霑靈潤。』至唐貞觀中，遣使入貢。《唐書》曰：王居闍婆城。其祖吉延東遷於婆露伽斯城。旁小國二十八，莫不臣服。上元閒，國人推女子爲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拾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蹴金，悉莫怒，將斬之。羣臣固請，悉莫曰：『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羣臣復爲請，乃斬指以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

《明象胥錄・爪哇》　其俗有名無姓，尚氣好鬥，生子一歲便以匕首佩之。蓬頭跣足，上衣下帨。初婚，以五日後迎，新婦裸而跣，被金珠綵飾。王頂金葉冠，腰束錦綺。跏趺坐，或跨象乘牛。市用中國古錢，衡量以倍。華船上澗貿易，晨集午罷，王日徵其稅。澗東紅毛番，澗西佛郎機，各起土庫，歲以哈板船往來，用銀錢互市，本夷則用鉛錢。書同瑣里，無楮筆，以刀刻葉上。西番賈胡及唐人雜居，服食多雅潔。土人啖蛇、蟻、蟲、蚓，無匕箸，至與犬同寢食。信鬼，好游，或乘軟兜。寇盜少，不設刑禁，輕者金贖，重即以藤繫刃殺之。葬以水、火，或令犬食，曰犬葬。樂有橫笛、鼓板，自爲夷舞。銅鼓響欲遏雲，價值可數十金。

《名山藏・王享記三・爪哇》　爪哇人黝面髡跣，腥食，啖蛇、蟻、蟲豸，至與犬同卧啜。俗好鬥，子生一歲，佩之匕首，以金、銀、象牙爲靶，名曰不剌頭。忿則挾相剌，殺人者能逃匿出三日，即不復抵罪。婚則男過女家者，五日乃迎婦歸。婦披髮裸跣，縈繒被金寶，前後擁衛如軍容。病則禱，不服藥。葬用水、火、犬三，惟死者所命之。貴人死，婢妾隨至野，委貴人

屍於衆犬，自焚以殉之。其王蓬首，冠金葉，胸縈縑，腰束錦。四丈之宮，磚墉以居，藤蓆而跏趺，乘象或牛。罪無輕重，皆用刑殺。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中國。鄭和至其國時，遺石（控）〔棺〕，可百斤，其重二千餘人不能舉也。一日舉之□所，國中大瘟疫，國王乃移還和所置處。故志其國四鄉，富饒澹溢。閩粵、西番人至，久賈長子孫。地廣人稠，爲東洋諸番冠。而余嘗至粵下，博問諸賈胡，謂爪哇窮儉，酗酒，嗜財，好毒劫，豈隆窳良悍，夷亦有時也？

《地圖綜要・四夷・爪哇國》 風俗：室宇壯麗，飲食豐潔，婚聘無媒，尚氣好鬥，不設刑禁，民耻爲盜。

（幷見《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爪哇國》。）

《四夷廣記・爪哇・爪哇制度》 國無城郭。其王椎髻，戴金鈴寶冠，衣番衣錦袍，下圍絲嵌手巾一條，再用錦綺加上，躡革履，坐方牀。官吏日謁，三拜而退。出入乘象，或乘牛，或腰輿，壯士五七百人執兵器以從。國人見王來皆坐，俟其過方起。以木爲城，室宇壯麗，內設重門，飾以金碧。民居茅茨磚庫，坐卧于內。不設刑禁鞭杖，犯罪者隨輕重出黃金以贖。事大如寇盜之類，用細藤背縛兩手，擁行數步，即以扒刺頭於罪人腰根或軟脇刺死。斯國無日不行殺戮，可駭也。其官爵，國王以其子三人爲副王，官有落佶連四人，共治國事，如中國宰相。無月俸，隨事量給土產諸物。次有文吏三百餘員，目爲秀才。又有卑官殆千員。

又《爪哇風俗》 天氣常熱如夏。有文字，知星曆。其國地廣人稠，甲兵火銃爲東洋諸番之雄。其俗尚氣好鬥，生子一歲，便以匕首佩之，刀極精巧，名曰扒刺頭。以金、銀、象犀雕琢人鬼爲靶，男子無老幼貧富皆佩。若有爭詈，即拔刃相刺，蓋殺人當時拿獲者抵死，逃三日而出則不抵死矣。男子猱頭，裸身赤脚，腰圍單布手巾。能飲酗酒，重財輕命。婦人亦然，惟項金珠聯紉帶之，兩耳塞茭樟葉圈於竅中。其婚姻，男子先至女家，成親三日後迎女歸男家，則打銅鼓，吹椰殼筒，放起火及銃，前後短刀、團牌圍繞。其婦披髮，裸身跣足，圍纏嵌絲手巾，（頂）〔項〕佩金珠，腕帶金銀。親朋裝插（採）〔彩〕船以賀。至家飲酒作樂，數日而止。喪葬，父母將死，先問其欲焚、欲棄水中？死後依遺命爲之。若與犬食，擡其屍至海濱或野地，俾犬食盡爲好，如食不盡，則悲歌號泣。又有富人及尊貴者將死，其親厚婢妾誓曰：『死則同往。』至期，堆柴于旁，衆婦盛粧坐其上，登跳號哭，投入火內殉葬。

其田膏腴，地平衍，穀米富饒倍於他國。民不爲盜，道不拾遺。人有名而無姓。五月遊江，十月遊山，或乘山馬，或乘軟兜。樂有橫笛、鼓板，亦能舞。諺云『太平闍婆』也。每月月明之夜，番婦數十成群，以臂遞相聯挽，行歌互答，步月行樂。新年有竹鎗會，國王及妻乘高車往觀之。其鬥竹鎗之人，妻孥皆執木棍以從，如被戳死，王令勝者出金錢一箇與死者之家，死者之妻即隨勝者以去。其互市行使中國歷代銅錢，或剪銀葉爲錢。衡量倍于中國。書記無紙筆，用尖刀刻茭樟葉，字如鎖俚字，亦有文法。賓客往來無茶，以檳榔、蓼葉代之。有病不服藥，但禱神求佛。

又 有毒女人，與接輒苦瘡。其酒以柳花子及蝦蟇丹樹，或以桃榔、檳榔釀成，亦甚香美。田禾一年兩熟。亦有講說前朝故事平話，人卷一紙畫，蟠膝坐地上，展出一段前代故事，番語高聲解說。貨用中國青花磁器、麝香、花絹、紵絲、燒珠之類。

《罪惟錄・外國列傳・爪哇國》 爪哇人黝面，髡跣，腥食，啖蛇、蟻、蟲、蚓，至與犬同卧噉不穢也。生子一歲，佩之匕首，名曰不剌頭。殺人者逃匿踰三日，卽不復抵罪。歲有竹鎗會，王令其妻坐塔干車，身亦一車隨後，至會所。凡會者，各攜其妻對列，執實心竹鎗，交三合，各妻持三尺木棍格之，曰『那剌』。或一不勝死，其勝者與一金錢死者家，而死者之妻隨勝者而去，如此以爲戲。葬用水、火、犬三法，唯死者之命之。或命犬，死隨至野，委屍于衆犬，必盡，遺則泣而投諸水。或婢妾願從火葬，幷焚以殉之。其王蓬首，冠金葉，胸縈縑，腰束錦。四丈之宮，重門磚墉以居，藤蓆或花草席而跏趺其上，跣，乘象或牛。國人亦樓居，以芳草覆之。人腰短刀。女子椎髻。男婦皆護首，觸首卽拔刀相撞。罪無輕重，用藤繫，輒刃之。市用中國古錢，量衡倍中國。書記亦有字，無楮筆，用茭葦，以尖刀刻之。土人有名無姓。其國四鄉富饒，有淡溢，閩粵、西番人至久賈，長子孫，甚殷富。婦人每月望，女二三十人相挽，一歌衆和，名曰步月。邊海一池，甘淡可飲，曰聖水。相傳元時史弼、高興征伐闍婆水盡，祝天，隨插而得。其地有蘇盧馬益，產長尾猿數萬，中一老牡主之，常挾一番婦作伴。或婦人無子，攜酒果禱老牡，老牡食之喜，則意令二猿與婦人交，婦輒有孕。其俗坐卧無床榻，

食無匙箸，以手撮入口。崇信佛教，佛書言鬼國，即其國也。

《廣輿記・外譯・爪哇國》　風俗：室宇壯麗，飲食豐潔，婚聘無媒，尚氣好鬥，不設刑禁，民耻爲盜，人皆有名無姓，病但禱無醫。

經濟物産

《瀛涯勝覽・爪哇國》　天氣長熱如夏，田稻一年二熟，米粒細。白芝蔴、菉豆皆有，大小二麥絶無。土産蘇木、金剛子、白檀香、肉豆蔻、蓽撥、斑猫、鎖鐵、龜筒、玳瑁。奇禽有白鸚鵡，如母雞大。紅綠鶯哥、五色鶯哥、鶻哥，皆能效人言語。珍珠雞、倒掛鳥、五色花斑鳩、孔雀、檳榔雀、珍珠雀、綠斑鳩之類。異獸有白鹿、白猿猴等。畜其猪、羊、牛、馬、雞、鴨皆有，但無驢與鵝耳。果有芭蕉子、椰子、甘蔗、石榴、蓮房、莽吉柿、西瓜、郎扱之類。其莽吉柿如石榴樣，皮内如橘囊樣，有白肉四塊，味甜酸，甚可食。郎扱如枇杷樣，略大，内有白肉三塊，味亦甜酸。甘蔗皮白，粗大，每根長二三丈。其餘瓜茄蔬菜皆有，獨無桃、李、韭菜。

《西洋番國志・爪哇國》　天氣長熱如夏，田稻一年二熟，米粒細白。芝蔴、菉豆皆有，惟無大小麥。土産蘇木、金剛子、白檀香、肉豆蔻、蓽茇、斑猫、鎖鐵、龜筒、玳瑁。鸚鵡大如母雞，及紅綠鶯哥、五色鶯哥、鶻哥，皆能效人言語。珍珠雞、倒掛鳥、孔雀鳥、檳榔雀、綠斑鳩之類。又有白鹿、白猿、白猴等獸。其牲畜則有猪、羊、牛、馬，惟無驢及鵝。果有芭蕉、椰子、甘蔗、石榴、蓮房、西瓜、郎扱果、莽吉柿之類。莽吉柿狀如石榴，匾形，紫色，皮厚，内有白肉四塊，甘酸可食。郎扱狀如枇杷而大，内有白肉三塊，亦酸甘可食。甘蔗長二三丈，皮白。其餘瓜茄菜蔬皆有，惟無桃、李。

《星槎勝覽・前集・爪哇國》　其國富饒，珍珠、金、銀、鴉鶻、貓睛、青紅等石，珅璞、瑪瑙、荳蔻、蓽茇、梔子花、木香、青鹽，無所不有，蓋在通商之處也。其鸚鵡、嬰哥馴能言語歌曲。其倒掛鳥身如雀大，被五色羽，日間焚香於其傍，夜則張羽翼而倒掛，張尾翅而放香。

《明一統志・外夷・爪哇國》　土産：金、銀、眞珠、番名沒爹蝦囉。犀角，番名低密。象牙，番名家囉。玳瑁、沉香、茴香、青鹽、不假煎煮，日曬而成。檀香、樹與葉似荔支。龍腦香、丁香、蓽澄茄、其藤蔓衍，春花夏實，花白而實黑。木瓜、椰子、蕉子、甘蔗、芋、檳榔、胡椒、樹如蒲桃，以竹木爲棚架，正月花，四月實，五月收采曬乾。硫黄、紅花、蘇木、桄榔木、吉貝、絞布、有繡絲絞、雜色絲絞。裝劍、藤簟、白鸚鵡、猴。國中山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聲即出，或投以果實，則其大猴二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群猴食其餘。

《西洋朝貢典錄・爪哇國》　其土氣恆燠。其土物多蘇木、金剛子、白檀香、肉豆蔻、鎖鐵、龜筒。多紅綠鸚鵡、珍珠鷄、倒掛鳥、孔雀、檳榔雀、珍珠雀、綠斑鳩。多白鹿、白猿。多蕉子、椰子、甘蔗、石榴、蓮房、茄瓜。有果焉，其狀如石榴，厚皮而肉白，其名曰莽吉柿。其狀如枇杷，内有白肉甚美，其名曰郎扱。有草焉，其葉如蒟醬，其莖如筋，三月而花，其子如椹而緊細，其名曰蓽撥，食之已疫癖，其根已核腫。有龜焉，其首背如鸚鵡，大口盤背，甲有紅點斑文，其名曰琦瑁，佩之可以辟蠱毒。

又　其朝貢無常。洪武三年，其王昔里八達剌遣其臣八的占必等貢方物，幷納元所授宣諭二道。十四年上金葉表來貢，及黑奴三百人。後絶其貢。永樂二年，其國東王遣使朝貢，且請印章。命鑄鍍金銀印，遣使賜之。正統八年，定每三年一貢。自後朝貢無常。其貢物：胡椒、蓽茇、蘇木、黄蠟、烏爹泥、金剛子、烏木、番紅土、薔薇露、奇南香、檀香、麻滕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龍腦、血竭、肉豆蔻、白豆蔻、藤竭、阿魏、蘆薈、沒藥、大楓子、丁皮、番木鱉子、悶蟲藥、碗石、蓽澄茄、烏香、寶石、珍珠、錫、西洋鐵、鐵槍、摺鐵刀、苳布、油紅布、孔雀、火鷄、鸚鵡、玳瑁、孔雀尾、翠毛、鶴頂、犀角、象牙、龜筒、黄熟香、安息香。

《籌海輿圖・南夷圖紀・爪哇國》　宋淳化大觀中，嘗遣使朝貢。國朝洪武三年，其王昔里八達剌，遣其臣八的占必等來朝貢。其物有胡椒、蓽茇、蘇木、銅鼓、黄蠟、烏爹泥、金剛子、烏木、番紅土、薔薇露、奇南香、檀香、麻滕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龍腦、血竭、肉豆蔻、白豆蔻、藤竭、阿魏、蘆薈、沒藥、大楓子、丁皮、番木鱉子、悶蟲藥、碗石、蓽澄茄、烏香、寶石、珍珠、錫、西洋鐵、鐵槍、摺鐵刀、苳布、油紅布、孔雀、火鷄、鸚鵡、玳瑁、孔雀尾、翠毛、鶴頂、犀角、象牙、龜筒、黄熟香、安息香。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永樂二年，復來朝貢。

《明四夷考・爪哇》　産金、珠、銀、犀角、象牙、玳瑁、青鹽、檳榔、椒香、蘇木、桄榔木、吉貝、倒掛鳥、綵鳩、綠鳩、紅綠白鸚鵡、白鹿、白猿猴。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四・爪哇》。）

《明泳化類編・四夷・諸夷貢物》 爪哇：胡椒、蕃芟、蘇木、黃蠟、烏爹泥、金剛子、烏木、番紅土、薔薇露、奇南香、檀香、麻滕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龍腦、血蝎、肉豆蔻、白荳蔻、藤竭、阿魏、蘆薈、沒藥、大楓子、丁皮、番木鼈子、碗石、悶蟲藥、蕃澄茄、烏香、寶石、珍珠、錫、西洋鐵、鐵槍、摺鐵刀、苾布、油紅布、孔雀、火鷄、鸚鵡、玳瑁、孔雀尾、翠毛、鶴頂、犀角、象牙、龜筒、黃熟香、安息香。

又《爪哇》 其產金、銀、珍珠、犀角、象牙、玳瑁、沉香、茴香、青鹽、檀香、龍腦香、丁香、華澄、茄木瓜、柳子、蕉子、甘庶、芋、檳榔、胡椒、硫黃、紅花、蘇木、桄榔木、吉貝、絞布、裝劍、籐簟、白鸚鵡、猴。

《殊域周咨錄・南蠻・爪哇》 其產：金、銀、珍珠、番名沒爹蝦羅。犀角、番名低蜜。象牙、番名象羅。玳瑁、沉香、茴香、青鹽、不假煎煮，日曬而成。檀香、樹與葉似荔枝。龍腦香、丁香、番名香爲崐崘盧林。蕃澄茄、其藤蔓衍，春花夏實，花白而實黑。木瓜、椰子、蕉子、甘蔗、芋、檳榔、胡椒、樹如葡萄，以竹木爲棚架，三月花，四月實，五月收采曬乾。硫黃、紅花、蘇木、桄榔木、吉貝、絞布、有綉絲絞、雜色絲絞。裝劍、藤簟、白鸚鵡、能馴言語歌曲。孔雀、倒掛鳥，身形如雀，而羽五色，日間聞好香則收而藏之羽翼間，夜則張尾翼而倒掛以放香。猴。國中山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聲即出，或投以果，則二大猴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群猴食其餘。其貢：胡椒、蕃芟、蘇木、黃臘、烏爹泥、金剛子、烏木、番紅土、薔薇露、奇南香、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龍腦、血竭、肉豆蔻、白豆蔻、藤竭、阿魏、蘆薈、沒藥、大楓子、丁皮、番木鼈子、悶蟲藥、碗石、蕃澄茄、烏香、寶石、珍珠、錫、西洋鐵鎗、摺鐵刀、苾布、紅油布、孔雀、火鷄、鸚鵡、玳瑁、孔雀尾、翠毛、鶴頂、犀角、象牙、龜筒、黃熟香、安息香。其入貢三年一期，正統八年定。後無恆。

王圻《續文獻通考・外夷常貢物》 爪哇：椒、蕃（艾）〔芟〕、蘇木、黃蠟、烏爹泥、金剛子、烏木、番紅土、薔薇露、奇南香、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龍腦、血竭、肉豆蔻、藤竭、阿魏、蘆薈、沒藥、大風子、丁皮、番木鼈子、碗石、悶蟲藥、蕃澄茄、烏香、寶石、珍珠、錫、西洋鐵、鐵鎗、摺鐵刀、苾布、油紅布、孔雀、火鷄、鸚鵡、玳瑁、孔雀尾、翠毛、鶴頂、犀角、象牙、龜筒、黃熟香、安息香。

又《西南夷・爪哇》 產金、珠、銀、犀角、象牙、玳瑁、青鹽、檳榔、椒香、蘇木、桄榔木、吉貝、倒掛烏、綵鳩、綠鳩、紅綠白鸚鵡、白鹿、白猿猴。

又 所產金、銀、珍珠、玳瑁、沉檀、龍腦、犀、象、吉貝、絞布、檳榔、桄榔、胡椒之屬。

《明會典・朝貢一・爪哇國》 貢物：火雞、鸚鵡、孔雀、孔雀尾、翠毛、鶴頂、犀角、象牙、玳瑁、龜筒、寶石、珍珠、薔薇露、奇南香、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黃熟香、安息香、烏香、龍腦、丁皮、沒藥、肉豆蔻、白豆蔻、藤竭、血竭、蘆薈、阿魏、大楓子、番木鼈子、蕃澄茄、蕃芟、悶蟲藥、黃蠟、番紅土、烏爹泥、金剛子、碗石、錫、西洋鐵、摺鐵刀、鐵鎗、苾布、油紅布、蘇木、烏木、胡椒。

《咸賓錄・南夷志・爪哇》 山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聲即出。或投以果實，則有大猴二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羣猴食其餘。

又 其產有：綵鳩、綠鳩、紅白鸚鵡、倒挂鳥、白鹿、白猿、白猴、俱純白色。唐宣宗時，南海蠻獻白猿脂數甕。椰扱，如枇杷，內有白肉二塊，味佳。莽吉柿，如石榴。蝦蟆丹，樹也，其中出酒，又有桄榔柳花酒。鹽，從山穴中湧出，國人食之。爲奇。

《廣皇輿考・四夷・爪哇國》 其產：金、銀、眞珠、犀角、象牙、玳瑁、沉香、茴香、青鹽、不假煎煮，日曬而成。檀香、樹與葉似荔枝。龍腦香、丁香、蕃澄茄、花白實黑。檳榔、胡椒、樹如蒲萄，五月收采曬乾。絞布、有繡絲絞、雜色絲絞。裝劍、藤簟、白鸚鵡、猴、山中多猴，人呼卽出，投以果，則二大猴先至，曰猴王、猴夫人，食畢，羣猴方食。其貢：烏爹泥、金剛子、薔薇露、奇南各香、血竭、肉豆蔻、白豆蔻、藤竭、阿魏、蘆薈、沒藥、寶石、珍珠、錫、西洋鐵、鐵鎗、摺鐵刀、苾布、油紅布、孔雀、火雞、火雉、鸚鵡、玳瑁、翠毛。其貢三年一期，繇占城入。

《方輿勝略・外夷・爪哇》 其土產則有椰扱，似枇杷。（蚕）〔蚕〕吉柿，如石榴。蝦蟆丹，樹也，其中出酒。又有桄榔、柳花酒。鹽。從山穴中涌出，國人食之。

《獻徵錄・四夷・爪哇》 產金、銀、眞珠、犀角、象牙、玳瑁、青鹽、

龍腦香、蓽澄茄、桄榔木、吉貝、白鸚鵡、白鹿、白猿猴。

《裔乘・南夷・爪哇》 其產有綵鳩、綠鳩、紅白鸚鵡、倒挂〔鳥〕、白鹿、白猿、白猴、榔极、(蚕)〔蛬〕吉柿、蝦蝚丹、鹽之屬。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下港》 物產：金、銀、《唐書》曰：出黃白金。眞珠、《宋史・闍婆傳》曰：方言謂眞珠爲沒爺蝦羅。宋及本朝皆充貢。犀角、《宋史》曰：方言謂犀爲低密。其角，宋及本朝充貢。象牙、《宋史》曰：方言謂牙爲家囉。宋及本朝充貢。玳瑁、宋時充貢。沈香、《宋史》曰：方言謂香爲崑燉盧林。檀香、宋及本朝充貢。丁香、生深山中，樹極辛烈，不可近。熟則自墮，雨後洪潦漂山，丁香乃涌澗溪而出，撈拾數日不盡。宋時充貢。銅鼓、即今華人所用者。諸國以爪哇爲最。振響遏雲，價直可數十金。龜筒、本朝充貢。絞布、《宋史》有繡紋絞、雜色絲絞。本朝充貢。吉貝、見《宋史》。藤花簟、宋時充貢。硫黃、見《宋史》。紅花、習鑿齒所謂紅藍者也。《爾雅翼》曰：花生時，但作黃色，茸茸然，故又名黃藍。杵灌水淘絞，去黃汁，更杵擣以清酸粟漿淘之，絞如初，即收取染紅。夷瓶、下港出者，其色紅。蘆薈、《本草》曰：一名訥會，一名奴會。俗呼象膽，以味苦如膽也。《一統志》曰：草屬，狀如鱟尾，採之，以玉器搗研成膏。阿魏、《一統志》曰：土人納竹筒樹梢，脂滿其中，冬破筒取脂。或曰脂毒，人不敢近，繫羊樹下，自遠射之，毒著羊，羊斃，即爲魏。胡椒、樹如蒲桃，葉如扁豆，實如浮葵子，蔓生梧桐上，故國人語曰：『未種椒，先種桐。』青鹽、《唐書》曰：訶陵最富，有穴自涌鹽。按《魏地記》鹽大而青白，名青鹽也。木瓜、《爾雅》謂之楙。何承天賦所謂『方朝華而繁實，比沙棠而有耀』者也。《宋史》載爲爪哇所產。檳榔、見《宋史》。椰子、《舊唐書》曰以椰樹花爲酒。其樹生花，長三尺餘，大如人腦，割之取汁成酒，味甘，飲之亦醉。蝦蝚丹樹、《宋史》曰：其酒出於椰子及蝦蝚丹樹，蝦蝚丹樹，華人未嘗見。波羅密、蓽澄茄、《一統志》曰：藤蔓，春花夏實，〔花〕白而實黑。莽吉柿、《華夷考》曰：如石榴樣，皮厚潤，有橘囊，(櫸)〔有〕白肉四塊，甘酸可食。出爪哇國。夷人呼爲網滑。赤白豆蔻、本朝充貢。海菜、《海物異名記》曰：海生而紫蔓，其大者爲鹿角菜，一名猴葵。《南越考》曰：猴葵色赤，生石上，謂之鹿角，以其莖有歧也，故名。思君、似婆羅蜜而中無子，烘食之似芋。茴香、見《宋史》。蘇木、《南州記》云：生海畔，葉似絳，木若女貞。犀、象、見《宋史》。白鹿、見《吾學編》。猴、《宋史》曰：國中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聲，即出，投以果實，則二大猴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羣猴食其餘。孔雀、本朝充貢。《博物志》曰：尾多變色，喻如雲霞。人拍其尾則舞。尾有金翠，五年始成。鸚鵡、《埤雅》曰：衆鳥足趾，前三後一，其目下瞼眨上，惟鸚鵡四趾齊分，兩瞼俱動。《雅翼》曰：五色尤慧，白次之，青爲下。按白者，(閻)〔闍〕婆宋(畤)〔時〕充貢。傾伽鳥、唐時入貢。倒掛鳥、《星槎勝覽》曰：身形如鵲，而羽五色。日閒焚香，則收藏之羽翼閒，夜則張尾翼而倒掛以放香。綠鳩、似鸚鵡而小，不復能言。俗名柑樵鳥。其五彩者名彩鳩。

交易：華船將到，有酋來問，船主送橘一籠、小雨繖二柄，酋馳信報王。比到港，用果幣進王。立華人四人爲財副，番財副二人，各書訖。華人諸夷語者爲通事，船各一人。其貿易，王置二澗，城外設立舖舍。《宋史・闍婆傳》曰：中國賈人至者，待以賓館。凌晨，各上澗貿易，至午而罷，王日徵其稅。又有紅毛番來下港者，起土庫在大澗東，佛郎機起土庫在大澗西。二夷俱哈板船，年年來往貿易。用銀錢，如本夷則用鉛錢。以一千爲一貫，十貫爲一包。鉛錢一包，當銀錢一貫云。下港爲四通八達之衢，我舟到時，各州府未到商人，但將本貨兌換銀錢鉛錢，迨他國貨到，然後以銀鉛錢轉買貨物。華船開駕有早晚者，以延待他國故也。

《明象胥錄・爪哇》 貢物：鶴頂、火雞、犀、象、珍珠、諸名香藥及西洋鐵。鶴頂鳥，腦骨厚寸餘，外黃內赤。火雞，軟紅冠，銳嘴，食炭，大於鶴。產倒掛鳥，形如雀，羽五色，每焚異香，取貯翼間，夕則張尾翼倒掛以散焉。亦饒吉貝、桄榔木、青鹽、綵鳩、白鹿、白猿猴。

(幷見《明世法錄・南蠻・爪哇》。)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爪哇國》 爪哇貢獻方物：胡椒、蓽茇、蘇木、黃蠟、烏爹坭、金剛子、烏木、番紅土、薔薇露、奇南香、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龍腦、血竭、肉豆蔻、白豆蔻、藤竭、阿魏、蘆薈、沒藥、大楓子、丁皮、番皮、鱉子、悶蟲藥、碗石、蓽澄茄、烏香、寶石、珍珠、錫、西洋鐵、鐵槍、摺鐵刀、苾布、油紅布、孔雀、火鷄、鸚鵡、玳瑁、孔雀尾、翠毛、鶴頂、犀角、象牙、龜筒、黃熟香、安息香。

《地圖綜要・四夷・爪哇國》 土產：眞珠、番名沒爹蝦囉。犀角、番名低密。象牙、番名家囉。玳瑁、沉香、青鹽、曬成。絞布、白鸚〔鵡〕、薔薇露。

(幷見《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爪哇》。)

《四夷廣記・爪哇・爪哇物產》 稻米，粒細白。芝蔴、菜菪、椰子、石榴。莽吉柿，形如石榴，皮厚潤，內如橘囊，有白肉四塊，味甘酸。椰柣，形如枇杷而大，內有白肉二塊，味甘酸。甘蔗、芭蕉、蓮子、西瓜、茄、東瓜、芋、沉香、茴香。檀香，樹與葉似荔枝。龍腦香、丁香。蕃澄茄，其藤蔓衍，春花夏實，花白而實黑。木瓜、檳榔、胡椒，樹如蒲萄，以竹木爲棚架，三月花，四月實，五月收採曬乾。紅花、蘇木、桄榔木、吉貝、肉荳蔻、班猫、裝劍藤。

猪、羊、馬、牛。犀牛，卽墮和國犀，甚美。象。猴，相傳唐時一家兒惡，男婦五百餘口，悉化爲猴。土人及商常祭之，不然有禍。番婦無嗣，祷之，卽有二猴至前交合爲驗。白鹿、白猿猴、鷄、鴨、孔雀。五色鸚鵡，能言語歌曲。倒掛鳥，身形如雀，羽毛五色，日間聞香則收而藏之羽翼，夜則張尾翼倒掛以放香。花斑鳩、頻伽鳥、玳瑁。

金、銀、鐵、珍珠、硫黃。青鹽，不假煎煮，日曬而成。

銃，今中國所傳銃，大者爲佛郎機，小者爲爪哇。其國人用之極精，擊雀於數十步外，皆奇中。

又《爪哇國貢物》 火鷄、鸚鵡、孔雀、孔雀尾、翠毛、鶴頂、犀角、象牙、玳瑁、龜筒、寶石、珍珠、薔薇露、奇南香、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黃熟香、安息香、烏香、龍腦、丁皮、沒藥、肉豆蔻、白豆蔻、藤竭、血竭、蘆薈、阿魏、大楓子、番木鼈子、蕃澄茄、蕃茇、悶蟲藥、黃蠟、番紅土、烏爹泥、金剛子、碗石、錫、西洋鐵、摺鐵刀、鐵鎗、苎布、油紅布、蘇木、烏木、胡椒。

《罪惟錄・外國列傳・爪哇》 稻二熟，無麥。果有莽吉柿，如橘。郎扱，如枇杷，殊皆甜酸。蔗長二三丈。無桃李。產蘇木、金剛子、句檀、賓鐵、龜筒、玳瑁，及五色鸚哥、鶻哥，皆能言。珍珠、鷄與雀、白鹿、白猿，無驢與鵝。

《八紘譯史・爪哇》 物產：蝦蟆丹樹，其中出酒，又有桄榔柳花酒。鹽，從山穴中涌出。

《廣輿記・外譯・爪哇國》 土產：眞珠、番名沒爹蝦囉。犀角、番名低密。象牙、番名家囉。玳瑁、沉香、青鹽、曬成。絞布、白鸚鵡、薔薇露。猴。

《廣東新語・諸番貢物》 爪哇，本古闍婆國。洪武三年，其王昔里八達剌，遣使八的占必等來朝貢，其物有胡椒、蕃茇、黃蠟、烏爹泥、金剛子、蘇木、烏木、番紅土、薔薇露、奇南香、檀香、麻滕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黃熟香、安息香、烏香、蕃撥、茄、龍腦、血竭、肉豆蔻、白豆蔻、藤竭、阿魏、蘆薈、沒藥、大楓子、丁皮、番木鼈子、悶蟲藥、碗石、寶石、珍珠、錫、西洋鐵、鐵槍、摺鐵刀、銅鼓、苎布、油紅布、孔雀、火鷄、鸚鵡、瑇瑁、孔雀尾、翠毛、鶴頂、犀角、象牙、龜筒。

《出使日記續刻》卷三 〔光緒十七年辛卯十一月辛酉朔記〕 〔爪哇〕 居民耕種稻田，居十之五，其他田地則又倍之。產米雖多，尙不敷本地之食。近來商務日盛。光緒七年出口貨，值法銀四萬四千萬佛郎，以糖、烟、藍靛、加非、錫爲大宗，進口貨值法銀三萬五千八百萬佛郎。創設鐵路于巴達維亞、三寶壠、蘇拉巴亞各埠，共長五百六十二啓羅邁當，皆由官經辦者也。

交通

《西洋朝貢典錄・爪哇國》 其國在占城南可一千里。由占城而往針位：取靈山，靈山之水可六十托。又五十更曰蜈蚣之嶼。由嶼尾礁而西，五更平冒山。又十更望東蛇龍之山。貫圓嶼、雙嶼之中。經羅幛之山，山之水十有八托。又五更取竹嶼。又四更取雞籠之嶼。又十更至勾攔之山，可以治薪、水。又三十更平吉里門之山。又五更平胡椒之山。又三更平那參之山，由是而至杜板。又五更而至爪哇之新村。

《順風相送》 爪蛙回靈山來路：東董山，遠似紗帽樣，山頭拖尾，西邊有礁，西邊正路。

西董山，遠看似石礁樣，西正路。

馬鞍山，遠看似馬鞍，邊有老古石，西邊正路。

塔林嶼，遠看山尖有老古生開，西邊正路。

西蜈蚣，東邊有老古石，西邊正路，單丙取十二子山。

十二子山，遠看高，東邊二箇小嶼似蛇樣相連，西邊二箇嶼，南有兩箇礁，東正路。

眞里馬，遠看帽樣。西邊有一嶼用單丙取假里馬，打水硬地。

假里馬，看有大嶼六箇，高多，中央門西邊看中有塊大，用單午針，去

取交蘭山。

交蘭山，東邊二高塊，尾大，西邊拖長。門中有嶼，西邊正路，莫過東邊，有淺，西好拋船。

吉里悶，遠看似大船牽杉板，東邊對西邊小嶼四個，有老古石淺，用辰巽針取麻里東山及杜板也。

蘇魯馬，中央有石排礁出水，打水十托，泥地。港中新村拋船，打水十二托，泥地。

佛嶼，內有十四托水，有泥港口十九托，泥地。杜板有三四托水，都麻好拋船，四五托水，泥地，外二十托水。

須奴盆，十二托水，邊有個雞魚礁，近邊有礁，水大不出，落帆。

新村前，有三十托水，泥地，好拋船。

佛嶼，內有三十托水，平，港口有淺，三四托水，泥地。

平洋嶼，東邊有二十托水，七更取麻里東山。

麻里東山，遠看北來嶼，平十四托水，行船六托水。有杉板嶼，見坤身。杉板嶼，船從東邊過，九托水，南邊五托，近嶼有一半水，近嶼南有淺，泥地，七托水。

沉礁山，對開九托水，第三鼻頭中央行船，平彭家山，是舊港口，七八托水，好拋船。

官嶼，有七八托水，泥地，近三十托，門中有一礁出在北邊。正路打水十三托。前是平嶼。

平嶼，西邊出礁，打水十七八托，泥地。

三佛嶼，遠看三個嶼，八九托水，泥地。用壬寅及單寅針，三更船平坤身，打水十四托。

鰲魚嶼，遠看甘巴門口北邊二嶼頭，九托水，泥地，西邊有仁義嶼。中央行船宜十分仔細，莫去到仁義礁，出中央門。

甘巴門港口，船身平牛尾排礁有三四個，莫過，中央行船甚妙。

鬼嶼，東邊淺近出有員礁生開，打水四十五托。東邊正路八托水，行船仔細。

又　新村爪蛙至瞞喇咖山形水勢之圖：佛嶼，嶼生得平樣，杜板在灣中，有門。

紫嶼，蓉所、坤邊、嘴哪三地方。

胡椒山，東低南高，有員嶼，邊正。洋中打水三十托。

吉里悶，東高西低，有小嶼四五個。西老古石淺，東正路。

半洋嶼，在洋中打水三十六托。

麻里東山，不是正路，帆風西使不得。

鐵山，頭山梓彭家山。

三麥門，嶼生洋中看不是坤身，東進打水九托，西四五托。

舊港口，坤山無山，港口有州，在馬戶邊。

彭家山，高山山嘴第三鼻對開有沙礁，船身貪坤身，行船妙也。

長腰嶼，官澳，仁義礁，甘巴門，金魚礁，二牛屎礁俱見上。射箭山，麼六甲，五嶼在外拋船妙也。

又　順塔往舊港及苧盤針路：港口放洋前去西北六更，船取石旦。甲寅針取交剌。單丑針十更船打水二十五托是正路。用單子一路打水十二托，用壬子針十更船打水七八托是三麥嶼。左邊淺有淺，右邊深可過船，打水四五托。沿坤身使十更，船打水五六托見帆鋪邊有港口，有一州在馬戶邊來，便是舊港。

又　福建往爪蛙針路：浯嶼開船，照前使取外羅山外過，用丙午針七更船取羊嶼。用丙午針五更船平大佛山。用丙午針十三更船取東西董山。用丙午十五更，用單午三十更取東蛇龍山，遠過打水四十托，低不見蛇龍山，只是蜈蚣嶼生得平平，近看坤身相連。蜈蚣嶼若見門向東南都是坤身相連若見。用單巳針四更船使過東蛇龍山，北邊有三個小嶼內有大山，一個是大龜山，東南大山是銅鼓山。入門打水十五托，近看是坤身，門中二邊都是小嶼平平，號名沙湖嶼，使往東邊過。用單丁七更船平大山尾，有一大嶼有一箇小嶼，生門在外過，西邊正路。用丁午四更船平雞籠嶼，四邊低長，北邊拖尾門中有小嶼一個，西邊正路。丁午針十更平交蘭山，見東邊高大，北邊有一個小嶼，西邊過船是正路。出門莫得東邊有淺。用單午針三十更取吉里悶。用單午針五更取胡椒山。沿山使用丙午及巽巳針十更船取杜板山，卽是爪蛙也。

回針：爪蛙放洋，用壬亥針十更船取吉里悶山。遠看似大船牽杉板，近看東頭高成九個大山，西邊有坤身尾老古離山遠是。西南風用壬子針，若東南風用單子針，十五更船打水十七八托，硬地，是正路。壬子針十更見交蘭

山，東邊山高大，北邊有二個嶼似雞籠樣，西南邊有一嶼，打水十五托。用單壬針使三更見十二子山。遠看三個大山，近看六七個，遠看四五個大嶼，東頭低西頭低，有小嶼有老古。南有門好行船，北邊有一礁相似船帆樣，號石屎杇白泥山爲准。離山單壬針十五更見蜈蚣嶼。遠看蜈蚣樣，近看似橄欖樣。西北路打水十五六托。用單壬針五更船取塔林嶼，遠看尖西北正路。用壬子針五更船取馬鞍嶼，遠看是南鞍，近打水四十六托近去，防南邊有礁出水，名做帽頭礁。離山放洋用壬子針及壬亥針四十五更取赤坎山，用單丑針五更取羅灣頭。照前取浯嶼妙。

又　順塔外峽：浮呂開船，壬子六更，又用單辰取奴沙剌山，中有一條大沙線。西南風用單丑十更，用丑艮十更。恐東南風，用艮寅針，取忙甲山皮大山頭脫落山尾第一門。用單子三更出門了。前面有一大山似筆架樣，西邊有二個白嶼仔，西北邊有二個白礁，西邊個水漲不見不可近。用單壬二十更，用壬亥二十更，見東西竹及苧盤。

又　萬丹往池汶精妙針路：萬丹出嶼外，用乙卯、單卯、甲卯，沿茭綠巴、茭老園頭、遮里問、吧哪大山及胡椒山，對開是吉里問山，西邊有嶼四五個。乙卯八更取雙印嶼，遠看見是印樣，此嶼在隴。甲卯十更取勿流哪山，山頭內是饒潼、吉力石暨雙銀塔門在內，亦可過。巡山使盡生得平平長長，山尾有門三個，頭門尾有老古淺，二門正路，三門有礁可防。用丙午三更取本仔女千山，遠看似香爐樣。用乙辰三更取麻離大山。用乙卯三更取郎木山。乙卯八更灣內是三巴哇大山，不可入灣。灣尾盡見有崑崙平嶼二個，嶼頭有老古淺，石坪看頭仔細。用乙卯針三更見一員嶼，取高螺大山東頭，山尾有三個饅頭嶼，一大二小似饅頭樣，內有灣遠看成門，與麻離大山相對連。用辰巽五更取火山門過。門右邊山尾近看似山寨嘴頭，有老古淺，東邊是火山二尖，東邊山尖高，西邊山尖出火，船近火山進門妙。過門右邊有灣好泊船，待流水過急水門祭獻。單巽更半取急水門右邊是色力礁牌港，門中有嶼一列四五個不可近，東北邊有老古坪，對中央流勢是。丙午更半取單戎武岩。山頭邊看是鵝角樣嘴頭，開有嶼，流水甚急。出門外用乙辰三更取髻仔山，山尖似髻樣。對開南邊有見巡巴山港口亦出香。前去見雲螺二大小山，用乙卯針八更見蘇律門，乃是佛郎所住之處，在左邊，右邊是池汶山。用甲卯五更收山，不可高低。大山尖下是居邦，欲收北面港口是息里尖，對開有一嶼使進是老虎，使過是美膏港，此是王居之地，出香甚多。過是啞森，前有一石頭白，過是吧哪吉知，過是六圭，又過是匏笨出納之處。欲收南山之門，從居邦面前對南山門，出見一白石頭是吧哪匏滴，過是脩脩，過是啞媽魯班，此處出香多，過是柯東央，過是匏洛，過是西寧，俱是一灣頭內，即是港門。但欲收南山，流水甚急，俱是挨洋東南起早難拋船。此一針路詳考無差。美膏港門亦有淡水，港頭隴是灣，兩邊是老古，佛郎亦居此港。對面是魚油山、麻力汝沙山暨一連是食人山，天山明亮見之。

又　順塔往遮里問、淡目：港口開船，用乙卯三更取茭祿巴山。用乙辰三更又辰巽沿山使巡崑崙，使四更，用乙辰三更平崑崙尾。用乙辰及丁午沿使四更取遮里問。前面有出烟大山名特結。用辰巽三更、乙辰三更取五角嶼。用卯三更見崑崙淡目港口，打水十托，正路，防淺。

回針：淡目開船，用辛酉三更取五角嶼。辛戌三更、乾戌沿崑崙使六更見出烟大山，遮里問大山對開。一更有三角嶼一個可防。若船在遮里問港內，開船用子癸。離嶼用辛戌四更平崑崙尾，用辛戌三更、乾戌四更、又辛戌四更取茭祿巴大山。單酉及辛酉近隴嶼淺。三更取順塔，崑崙開嶼，南邊有淺沙壇防之，使一更收入妙。

又　萬丹往馬神：港口開船，用乙卯、乙辰針沿崑崙使，十七更取遮里問，見出烟大山。用乙卯單卯十更取吧哪大山開，是吉里問山。放洋用艮寅三十更取三密港口。沿崑崙用乙卯二更至龜嶼。開勢有石大小六七塊，名猫着萬里淺，生帶嶼，遠看似船帆樣，赤色坐北邊，若見石夜間使船防，東南崑崙甚長。用單巳三更取單戎占萬丹，有淺，打水三托，不可行，五托正路，看崑崙不見。用單巳及巽巳，四更，用辰巽收隴取美啞柔港口。前面有大山，中是馬神港口。船入港不可貪西，東邊打水四五托，正路。

回針：港口開船，用單坤三十更取吉里問，沿山使至萬丹入港。

又　浯嶼往杜蠻饒潼：太武、浯嶼照前原針順行，取靈山大佛。用丙午十三更取東西董。用丙午十五更單午三十更見龍蛇山，東西邊有大小山是銅鼓山，入門打水十五托，近看都是崑崙，門中有一小嶼名沙湖皮，東邊過船正路。用丁午四更取雞籠嶼。單午十四更取色蘭山，東邊高大，北邊看一小嶼是雞籠樣，西邊低長，北邊拖尾，門中有小嶼，東邊西淺，西邊過船正路。用丙午三十更取吉里問山，單午及丙午五更取胡椒山，丁巳及丙巳十更取猪

蠻。饒潼地與猪蠻相連。吧哪即吉里問山對籠。

回針：饒潼開船，壬子十五更取吉里問山，遠看似大船牽杉板樣，近看東頭高大成一行大山。西邊崑崒尾有老古。離山若是南風，用壬子針，若是東南用單子，十更打水十七八托，硬地。用壬子十更取色蘭山。用子癸及單癸十更取假里馬。單子十五更取蜈蚣嶼。單壬五更取塔林嶼，壬子五更取馬鞍嶼，壬子及單亥四十更取赤坎，照前針收入浯嶼。

猪蠻饒潼回針再詳：至色蘭山，離了用單壬及壬子十五更取假里馬，遠看似帽樣，西南有一小嶼，打水十五托。用單壬五更見十二子山，遠看二三個，近看六七個，看相似，有大山東高西低。又一嶼有老古石，南邊過，北邊有礁似帆樣，鳥屎污白頂山爲準。離了用單壬放洋，用壬子及壬亥四十五更取赤坎。

又　猫律回加里仔蠻：港口開船，丙午七更巡崑崒到浮呂武郎員，員內過可抛。巡大山，單午六更，打水二十托，西邊有崑崒一條不可開使，內有大尖山一個。丙巳六更到掘心蠻港口，有人物。丙巳三更到池渠面有小嶼三個，中嶼可抛。辰巽三更到加里仔蠻山，似筆架樣，港口有老古石線二條，開有小嶼三個，頭嶼可抛，嶼上有井不可取水，有聖人在焉。

《明世法錄・南蠻・爪哇》　舟行，自泉南經占城至其國，程可一月。或曰自東莞開洋至占城，順風二十晝夜至。

（并見《明象胥錄・爪哇》。）

《四夷廣記・爪哇・爪哇國至三佛齊路程》　自爪哇起程，順風八晝夜可至其國。自淡港入鼓家門裏繫船，岸多塔。用小船入港，至其國。累甓爲城，多廣東、漳、泉人流寓。地方不廣，水多地少。頭目之家皆在岸上造屋居住，其餘民庶於木筏上蓋屋而居，覆以椰葉，用木樁拴繫，水長則筏浮。或欲別居，起樁去之，不勞財力。港中朝暮二次暗長潮水。今爲爪哇所轄，有十五州。又有旁近屬國：曰單馬令、凌牙斯、蓬豐、登牙儂、細蘭。凡往三佛齊，法當南行貳日，即轉而東，否則值焦土，船必糜碎。

又《廣州往爪哇針位》　南亭門開洋，用坤位未針，伍更，船平烏猪洋。用坤未針，拾叁更，船取七洲洋。用坤未針，柒更，船用未針。貳拾更，船取外羅山。用丙午針，柒更，船取校杯嶼及羊嶼。用丙午針，伍更，船取大佛山。用丙午針，拾叁更，船取東董山。用丙午針，拾伍更，船用單午針，叁更，船取陀龍山。東南邊大山是銅鼓山。入門，打水拾伍托，近看都是坤申門。中西邊有小嶼，名叫沙潮皮，東邊過船。正路用單丁針，柒更，船取大嶼。一小嶼生開在外，西邊過船。正路用丁午針，肆更，船取鷄籠嶼。用午針，拾更，船取美蘭山。東邊高大，北邊看有一個小嶼，是鷄籠嶼樣，西邊抵長北、長抛尾門，中一小嶼，東有泥淺。西邊過船，正路用丙午針，拾叁更，船取吉里悶山。用單午針及丙午針，伍更，船取梢椒山。用丙巳及單巽針，拾更，船取是爪哇。

又《爪哇回廣東》　那霖開洋，用壬子針，拾更，船取吉里悶山。邊看，使大船牽松板樣，近東長高大，成一個大山，西邊坤申尾有老古離山。若是東南風，用壬子針。若是東風，用壬子針。拾更，打水十七八托，硬地。用壬子針，拾更，船取美蘭山。用癸子針及單癸針，取假里馬打山。用單壬針，拾伍更，船取嗼嘆嶼。用單壬針，伍更，船取搭林嶼。用壬子針，伍更，船取馬鞭山。用壬子及壬癸針，肆拾伍更，船取赤坎山。用單丑針，伍更，船取羅湾。用癸丑針，肆更，船取伽藍貌山。用子癸針，叁更，船取大佛靈山。用子針，伍更，船取校杯嶼及羊嶼。用子癸針，柒更，船取外羅山。用子癸針，貳拾更，船平獨猪洋。用單癸針，柒更，船平七州洋。用癸丑針，拾叁更，船平烏猪洋。用單癸針，柒更，船取南亭門是也。

又《地滿〔山〕往舊港針路》　乃爪哇地方。地滿山生東角尖，用丙午，過，用單午針，是東西竹。又丙午針，十更，船取長腰嶼。用丁午針，十更，船見龍牙門山，在馬鋪邊過。單午針，三更，船取饅頭嶼。用單午及丁午針，三更，船見七嶼，在帆鋪邊來。用單午針及丁未針，四更、七更，船平家，在帆鋪來西南山第二山，見沉礁。用坤申針，收舊港，見坤申三港，中間一港，是正路也。

又《舊港收回地滿山針路》　出港口，用壬子針，四更，船取七嶼。用單癸針，三更，船取饅頭嶼。癸丑及子癸針，十更，船取龍牙門。用壬子針，十更，船取長嶼。用單子針，取東西竹，收到地滿〔山〕是也。

又《爪哇往舊港針路》　爪哇杜板開洋，用壬子針，離用（用）乾亥針，十二更，船取吉里悶山，東北外過。單乾針，使五更，用乾戌針，三十更，船取三麥嶼。打水九托、十托，北邊過船，正路。打水八九托，南邊過船。打水四五托，用壬亥針，進峽門。用單乾戌針，十更，船取港口。坤申有三

港，中間一港有小嶼，是正路，入港是也。

又《舊港回爪哇針路》 舊港開洋，用乙卯針，平第一坤身尾。用单辰針，沿坤身使取彭家山尾，見三麥嶼。用巽巳針，前面南北二邊有淺水，打水四五托，嶼邊有老古石，不可近嶼，使東邊過船。東風，用巽辰針，三更，船用乙辰針，七更，船用辰巽針，二十更，船見香爐山。南邊山高大，若西南風，用乙針，使見山。在尾後，打水三十二三托，用乙辰，五更，船見吉里悶山。在船頭對來，用單辰針，取梯椒山、剌嗲麻里東山，收托極是也。

又《崑崙往爪哇針路》 崑崙放洋，用丁未針，貳拾更，船用單未針，貳拾伍更，船取苧麻山及東西竹山。用丙午針，拾更，船取長腰嶼。用丁午針，拾更，船見龍牙門山，在馬戶邊。用單午針，叁更，船取彭家山，在帆舖邊。用辰巽及單巽針，拾更，船是進夾門。用單丙針，見麥嶼，南北貳邊有淺，打水肆伍托，嶼邊有老古石，不可近，嶼東邊過船，是正路。東風，使用辰巽針及單巽針，二十更，船見香爐山在南邊，山高大。若西南風，用單乙針，使見山在頭尾後，打水六七托。用單辰針，伍更，船見吉里悶山，在船頭對來。用單辰針，見梯椒山、剌嗲麻里，東收托極是也。

又《爪哇回崑崙針位》 爪哇開洋，用壬子針。離山遠，用乾亥針，拾貳更，船取吉里悶山。外過，單乾針，伍更，船用乾戌針，三十更，船取三麥嶼，打水九托，十托，東北邊過船，正路。打水八九托，南邊過船，四五托，用壬癸針，進峽門，用單乾針及乾戌針，拾更，船平舊港口外，是彭家山。用壬子針，叁更，船見七嶼。用癸針，叁更，船取饅頭嶼。用癸丑針，拾更，船平龍牙門大山。用壬子針，拾更，船取長腰嶼。用單子針，拾更，船取東西竹及苧麻山。用子丑針及單癸針，四十五更，船取崑崙是也。

紀事

《殊域周咨錄・南蠻・爪哇》 （洪武）三十年，上以爪哇所屬三佛齊國挾詐，阻絕商旅，禮部移文暹羅，轉達其國諭之。後其國分爲東西。永樂元年，西王都馬板遣使奉表賀卽位，貢五色鸚鵡、孔雀。福建參議辛彥博伴押至京，賜其王襲衣、文綺。二年，東王孛令達哈亦遣使朝貢。

又 （永樂）三年，遣行人譚勝受往爪哇招流民梁道明等。初，南海梁道明貿易於爪哇國，久而情熟，挈家住居，積有年歲，閩、廣軍民棄鄉里爲商，從之者至數千人，推道明爲長。指揮孫鉉使海南諸蕃，遇道明子及二奴，挾與俱歸，聞於朝，乃遣勝受同千戶楊信齎敕往招之。道明屬其副施進卿代領其衆，自隨勝受偕鄭伯可寄來朝，貢方物。賜道明等襲衣，幷文綺繒帛甚盛。

又 是年，西王復貢。其旁近三小國，各遣使同至朝貢，俱賜文綺、襲衣。三國：牒里、日夏羅治、金貓里。四年，西王貢珍珠、珊瑚、空青等物，東王亦貢馬。既而西王與東王相戰，遂殺東王。時我使人舟過東王城，被西王殺我百七十人。西王遣使言東王不當立，已擊滅之矣。

又 十三年，西王都馬板更名楊惟西沙，遣使謝恩。十六年，西王遣使獻白鸚鵡。十九年，又貢。而東王久不至，蓋爲其幷，不復果立矣。西王自宣德後，亦久不至。

《明象胥錄・爪哇》 正統三年，復來貢。使臣亞烈馬用良、八諦南巫先後乞賜金銀帶，予之。亞烈、八諦皆官名。用良與通事良殷、南文旦幷漳州人。殷乞還鄉，用良、文旦乞便道過里，仍還國，皆報可，命有司給道里費。時眞臘等十一國使臣歸，敕爪哇護其行。

（幷見《明世法錄・南蠻・爪哇》。）

《罪惟錄・外國列傳・爪哇國》 正統三年，使臣西烈馬用良、八諦南巫先後至。西烈、八諦其官名。用良與通事良殷、南文旦皆漳州人，乞省故里，詔許之。

藝文

《星槎勝覽・前集・爪哇國》 詩曰：古是闍婆國，曾遭鬼母殃。震雷驚石裂，深穴見人藏。歡忭皆知異，扶持衆立王。人民從教化，罔象被驅亡。婦女誇家富，男兒縱酒強。嬰哥時刷翠，倒掛夜分香。婚娶吹椰殼，人隨禦竹鎗。田疇禾稼盛，商賈貨財昌。洲上獼猴聚，溪邊祭祀忙。蠻夷遵聖詔，永世沐恩光。

《外國竹枝詞・爪哇》　種傳罔象變猢猻，生小銜刀不刺頭。幷駕塔車坐妻小，竹槍會上鬥風流。舊傳鬼母與罔象合，生子百餘，嘗食人。忽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衆異之，遂爲國王，領兵驅滅。一村男女兇惡，有異僧取水噀之，化爲猢猻，獨一老嫗不化，隨老猴爲侶，称猴王、猴夫人。生子一歲，則置刀一把，名不刺頭。每十月爲春首，有竹槍會，夫婦幷坐塔車至會所，各執竹槍，妻執三尺木棍立其中，以鼓爲號，二男交鋒三合，二妻以棍隔之，曰『那剌那剌』，即退散。若殺死，其王令勝者與死者家金錢一個，死者之妻即隨勝者男子而去。

新村市船聖泉清，喜聽番歌步月行。更愛彩禽能倒掛，聞香時向夜深鳴。新村，番名革兒，中國人所居。海灘有小池，名聖水。元將高興、史弼征闍婆，乏水，拜天禱祝，插鎗地上，泉隨涌出。每月圓夜，番婦二十餘人連臂踏歌，至大家門首，贈以鈔帛，曰步月行。有五色鳥，日間焚香其旁，取貯翼間，夜則張羽倒掛散之。

噶喇吧部　噶喇巴　咖喇吧　噶羅巴　葛留巴　葛剌巴　噶喇叭　咬嘮吧

綜述

《海國聞見錄・南洋記》　就中國往噶喇吧而言，必從崑崙、茶盤，純用未針，西循萬古屢山而至。噶喇吧，廈門計水程二百八十更。原係無來由地方，爲紅毛荷蘭所據。分官屬名曰呷必丹，外統下港、萬丹、池問三處。下港產胡椒，萬丹另埔頭，池問產胡椒、檀香。而噶喇吧甲諸島番埔頭之盛，各處船隻聚集貿易，中國、大西洋、小西洋、白頭、烏鬼、無來由島番，磐珍寶物食，無所不至。荷蘭建城池，分埔頭。中國人在彼經商耕種者甚多，年給丁票銀五六金，方許居住。中國人口浩盛，住此地何啻十餘萬。近荷蘭亦以新唐禁革，不許居住，令隨船而回。

《清朝通典・邊防二・噶喇巴》　噶喇巴，本爪哇故地，巫來由種也，後屬荷蘭國。在南海中，距福建廈門水程二百八十更，計一萬六千八百里。明世，諸番互市未嘗至。本朝初年，始與呂宋、蘇祿等通商閩海。閩海商人多留居不返。康熙五十六年，禁南洋商人往來。雍正五年開洋禁，嗣後通市不絕。初，噶喇巴爲荷蘭人所佔，委夷目鎮守更代，皆聽荷蘭之命。漢人居者甚衆，生長其地者曰土生仔，司漢人貿易者曰甲必丹。人有罪則徙之西隴。西隴在西洋中，距噶喇巴遠甚，荷蘭舊國所屬也。乾隆十五年，福建龍溪縣民陳怡老久居噶喇巴貿易，賄通夷目，謀充甲必丹，於十四年五月潛回廈門，爲地方官訪獲以聞，照例遠遣。二十四年禁絲斤出洋。二十七年開禁，惟南洋噶喇巴飭禁如故。二十九年仍許立限酌帶，以嘉惠番夷云。

《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五・噶喇巴》　噶喇巴，本爪哇故地，巫來由種也，後屬荷蘭國。在南海中，距福建廈門水程二百八十更，計一萬六千八百里。明世諸番互市，其國未嘗一至。至本朝始與呂宋、蘇祿等通商閩海。閩、廣閒人浮海爲業者，利其土產，率潛處番疆，逗遛不返。康熙五十六年，以噶喇巴口岸多聚漢人，恐寖長海盜，禁止南洋往來，其在外人民不得復歸故土。嗣奉恩旨，凡五十六年以前出洋民人，限三年回籍，然亦尚有留者。雍正五年，弛洋禁，嗣後通市不絕。乾隆元年，閩督郝玉麟復請自康熙五十六年例禁後私去者不准歸國，其例前之民願歸者應聽自便，從之。初，噶喇巴爲荷蘭人所佔，委夷目鎮守，更代皆聽荷蘭之命。漢人居之者以數萬計，生長其地曰土生仔。司漢人貿易者曰甲必丹。人有罪則徙之西隴。西隴在西洋中，距噶喇巴遠甚，荷蘭舊國所屬地也。六年閏六月爲羣番所擾，荷蘭力不勝，遣罪人禦之，許立功後令還噶喇巴。罪人奮勇效命，戰屢捷，羣番爲之退卻，荷蘭即有立功贖罪之令。又慮遣還罪人，則西隴孤弱，一再令噶喇巴調無辜漢人往代。時有甲必丹連富者，以漢人在此貿易，惟領票輸銀，無調取之例，不受命。番目拘之，被獲者先後不勝計。於是漢人大恐，鳴金罷市。番目怒，舉火鳴炮相攻，殺傷頗多。

《清職貢圖》　咖喇吧，本爪哇故地，爲荷蘭兼幷。華人之貿易者，多流聚於此。性工巧，饒謀慮。室宇壯麗。器具精緻。夷人花帛纏頭，短衣束腰，繞布幅爲裙，跣足，手持木棒，有爵者鐫字於上以爲別。夷婦垂髻施簪珥，以花布纏上體，短衣長裙，露胸跣足，善裁製縫紉，性嗜啖果。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噶喇巴》在西南海中。　建置沿革：本爪哇故地，即古闍婆國，又名莆家龍，亦曰下港，曰順塔。劉宋文帝元嘉中始通中國，其後復絕。至宋淳化中，其王穆羅茶遣使來朝貢。大觀中復貢。元時稱爪哇，爲西南諸番之衝要。《續文獻通考》：東抵古女人國，西抵三佛齊，南抵古大食國，北抵占城。其在海外，視占城益遠。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後至其國。按《元史》，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發泉州，明年正月即抵其國，相去止月餘，似亦不爲遠也。世祖至元中，大出師伐之，竟不能克。其水有八節澗，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莆奔大海，乃爪哇咽喉必爭地。元史弼、高興嘗會兵於此。其國分東西二王。明洪武中，各遣使入貢。永樂中，東王爲西王所滅。宣德七年，嘗入貢，表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蓋漢宣帝元康元年乃其建國之始也。自弘治後，貢使鮮有至者。萬曆時，荷蘭築土庫於大澗東，佛郎機築於大澗西。歲歲互市，中國商旅亦往來不絕。《明史》：其國有新村，最號饒富，中華及諸番商舶輻輳其地。其國後爲荷蘭所併。本朝初年，閩海華人浮海爲業者，利其土產，多流聚於此。《皇朝文獻通考》：噶喇巴爲荷蘭所佔，漢人居之者以數萬計，生長其地曰土生仔，司漢人貿易者曰甲必丹。康熙五十六年，以噶喇巴口岸多聚漢人，恐寖長海盜，禁止南洋往來。雍正五年弛洋禁，嗣後通市不絕。乾隆二十四年，禁絲斤出洋，後經邊臣奏准，噶喇巴諸國酌帶土絲及二蠶粗絲，以一千六百斤爲率。由是南洋等國皆得衣被章采，奉職彌謹焉。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由廈門趨七洲洋，用未針指西南，過昆侖，越茶盤，歷水程二百八十更，而抵噶羅巴。或作噶剌巴，又稱咬嘮巴，又稱呀瓦，即爪哇國。噶羅巴者，南洋大島。西界與蘇門答臘隔一海港，峽口曰巽他，峽兩岸即舊港地。爲泰西諸國東來必由之路。其國東西橫亘約千餘里，背負南海，以火焰山爲屏障，左曰萬丹，即古闍婆地。右曰井裏汶。其北兩山夾峙如巷，曰狹內。狹南諸嶼羅列，有王嶼、夾板嶼、鼎馬嶼、白嶼、草嶼等名，謂之嶼城。歷嶼城而抵其國，門戶重疊，形勢甚壯。舊本繞阿番部，或稱爪亞，又作爪鴉，又作爝亞，皆繞阿之轉音，乃巫來由別種。《元史》稱爪哇，《明史》稱爪哇。哇即亞之轉音。爪（爪）又爪之轉音也。其王稱巡欄，居於山中，地名覽內。各部之渠稱史丹。王官有雙柄伽頭、山海美色葛、內外淡板公、杯突公、勃壠諸名目。史丹官屬有把智、淡板公、把低等名。自古爲南洋名國，附近諸番島半歸統轄。前明中葉，荷蘭兵船避風入巴地。見其土地雄闊，可建城池，乃入萬丹，餌以卑辭厚幣，借海岸片土修船，又以設立木柵，蔽內外爲請。繞阿貪利，從之。遂襲破萬丹，并取巴地。繞阿震慴，不敢爭，荷蘭與盟約，每歲納租銀。其沿海一帶之地，并歸荷蘭統轄，巴王由是爲荷蘭所制，惟命是從。王死，王子非荷蘭命不得立。除授官職，亦聽命於荷蘭。荷蘭鎮以大酋，於海口建城邑，設市廛，街衢方廣，貨物充牣。閩廣之海船，大小西洋之夾板，每歲往來以千百計，遂爲南洋第一都會。其地當赤道之南，炎熱異常，隆冬如內地之初夏，花木四時相續。春雨秋旱，歲止一收。而土田肥沃，米價極賤。閩廣之民流寓其地者以數萬計，荷蘭擇其賢能者爲甲必丹，歐羅巴官名，如中國州縣之類。專理華人詞訟。近年因華人把持行市，禁新到唐人，不准留住。諸洋番稱中國爲唐人，猶西北諸部之稱漢人。其部落井裏汶之東南爲北膠浪。北膠浪之東北有大埔頭曰三寶壠，商船萃集之地，富盛不亞巴城。再東爲竭力石。又極東臨海爲十里莫。東北臨海爲外南旺。巴城以西之萬丹，古闍婆國。荷蘭據其濱海之地立埔頭，繁盛亞於三寶壠。巴地所產者，米穀、白糖、加非、燕窩。近年學種閩茶，味頗不惡，但不甚多。附近諸番島，以噶羅巴爲總匯之地，貨物畢萃於斯。

《天下郡國利病書》云：爪哇國，即噶羅巴。古訶陵也，一曰闍婆，又名莆家龍。在眞臘之南海中洲上。其屬國有蘇吉丹、打板、打（綱）〔網〕、底〔勿〕等國。即史丹、淡板、公把低之訛誤，以官名爲國名。有文字，知星曆。宋元嘉九年，始通中國，後絕。至唐貞觀二十一年，與墮和羅、墮婆登皆遣使入貢。天寶中，自闍婆遷於婆露伽斯城。宋淳化五年入貢。元時始稱爪哇。世祖大舉兵征之，不克，後命將史弼破其國，擒酋長以歸，尋放還。明洪武二年，遣行人吳用錫以璽書，隨入貢，封其王昔里八達剌爲國王。三佛齊，即舊港，見後。其屬國也。八年二月，令三佛齊、爪哇山川之神，附祭於廣東山川之次。後分爲東西二國，永樂年間，并遣使朝貢。東王尋爲西王所滅。天順四年，復入貢。自是不可考云云。

按：噶羅巴，爲南洋大國。劉宋時，即通中土。西包三佛齊，東括數十番部，筐篚迭貢，儼然海外雄藩。乃一旦爲荷蘭所紿，門庭戶牖悉滋他族，奄然跧伏，幾於陳蔡不羹。彼西人炮火之威，抵禦固非易易。然馬辰以毒流獲全，蘇祿以血戰自保，而噶羅巴乃獨以貪餌釀禍，繞阿素黠，竟智出兩部下乎！荷蘭據巴國海口，年月不可考，大約在明之中葉。自是粵海無爪哇片

帆矣。鯨鯢既已橫絕，鰈鶼無效順之路，可哀也夫。

《海島逸志》云：噶喇巴，海中澤國。由廈門往，水程二百八十更。四季皆如夏候，炎風暴厲，觸之生疾。河水甘涼，浴之却病。米價平賤，人民富庶。貨物皆各處屬國輻輳以赴貿易者，非巴中所產也。地本爪亞之國，和蘭即荷蘭。所居邊海之地十不得一，爪亞之人數百倍於和蘭。俗尚質樸，人愚蠢，性柔怯，畏懼和蘭，聞其名則合掌。主僕之分最嚴，見主人必屈膝合掌，名曰占巴。春雨後田水平滿，拋種於田，不煩耘鉏，自然暢茂，米價極賤。其米粒長而嫕，內地不及也。家計生產，皆婦人主之。生女爲貴，贅婿於室，生男則出贅於人。室如亭，四面開窗。無椅榻，席地而坐，地皆鋪席，施帷幄，男女盤膝雜坐。見客以握手爲禮。俗重檳榔，客至則捧以爲敬。食不設箸，以手掬之。啖牛肉，不食猪犬。女子不施脂粉，不簪花，衣無領，裙而不袴。男子則衣有領，簪簪花，身有袴。百花四季不凋，百果相續不絕，味皆美於閩廣。蔬菜價倍於雞鶩，緣米價賤，人不肯竭力灌園也。巴國以風爲鬼，以水爲藥，凡感冒風熱，浴於河則愈。產婦及小兒出痘，皆浴於河。雖盛暑不敢露體扇風，卧必密室，施帷幙。少冒風，則病立作，所以窗戶皆用玻璃，取不透風而光亮也。以上皆言爪亞土俗。自明初迄今四百餘載，閩廣之人留寓者生齒日繁，富商大賈獲利無窮。因納賄和蘭，求其推舉爲甲必丹。華人角口鬥毆，皆質之甲必丹。長揖不跪，自稱晚生，是非曲直，無不立斷。至犯大罪，幷嫁娶生死，皆申報和蘭。水旱來往，皆給與文憑，使不得濫相出入。人命惟重見證，見證必斬雞發誓，方敢花押定案。所以殺人往往無償，無敢作見證故也。巴城地勢平坦，人居稠密。出鑒光城市也。皆爲園地。而和蘭園林相接，聯絡數十里。其中樓閣、亭臺、橋梁、花樹，曲盡精巧。每七日一禮拜，於巳刻入寺，講經念咒，拱聽者或低首垂淚，似能感發人心也者，約半時許散去。是日不理事，入園林遊賞，盡一日之歡云。此言荷蘭制度風俗。

又　噶羅巴，漳、泉之人最多，有數世不回中華者，語番語，衣番衣，食番食，讀番書，不屑爲爪亞，而自號曰息坐。南字去聲。其寄居未久，及時往來者，服食語言仍華俗。和蘭專設甲必丹，以理華民。爲甲必丹者皆漳、泉人，或以此致富，則滿載歸來不復往。漳人陳嚦，代其堂兄映爲三寶壠甲必丹，番官淡板公往候之，隊馬數百，整肅而來，至柵門外則下馬，入門則膝行而前。嚦危坐，俟其至，乃少欠身。爪亞之敬畏和蘭如此。王柳谷居噶羅巴十年，贅於甲必丹某之家，巴國境內遊歷殆遍，故言巴事最爲詳覈，今摘錄數則於此。

按：海南饒沃之土，以噶羅巴爲最。荷蘭以詭謀取之，遂致富強。明季甲板四出，侵擾閩浙，實倚巴地爲巢穴也。其後漸以掊克爲事。華人販鬻其地者，許置貨，不許攜銀，貨又產於別島，不能時至。華船守候過時，歸途多遭颱颶，以此咸懷怨咨。嘉慶年間，荷蘭王爲佛郎西拿破侖所逼，走死荒野，國爲佛郎西所幷。英吉利恐佛人之兼有巴地也，嘉慶十四年秋，以舟師逼巴城，荷蘭酋堅守不下。逾年復往，以大炮環攻，荷蘭酋遁去，地遂爲英所有。除荷蘭苛法，商旅便之。一時轟傳荷蘭爲英吉利所滅，即此事也。後數年，拿破侖敗，荷蘭復國。其王以卑禮厚幣請於英，英復以巴地還畀之。然英船視巴地爲東道主，荷蘭不敢迕也。

《海國圖志・東南洋・英荷二夷所屬葛留巴島》有二洲相接，一下港，即古闍婆，亦曰訶陵；一曰葛留巴，即小爪哇也，一作交留巴，一作加留巴。　明張奕《東西洋考》：下港，一名順塔，唐稱闍婆。在南海中者也，一名訶陵，亦曰社婆，元稱爪哇。《一統志》又名蒲家龍。甲兵爲諸番之雄。加留巴者，下港屬國也，半日程可到，風土相類。華船將到，先以橘一籠、小雨傘二柄送番目，番目報國王。比到港，以果幣進王。有華人爲財副者四人，番財副二人。華人諳夷書、夷語爲通事，船各一人。其貿易，王置二涧，城外設立舖舍。凌晨，各上涧貿易，至午而罷，王日徵其稅。又有紅毛荷蘭番來下港者，起土庫在大涧東，佛郎機起土庫在大涧西，二夷俱夾板船，年年往來貿易。其本地夷，則用鉛錢，鉛錢十當西洋一。下港爲四通八達之衢，華船與番船貿易，盛甲諸島。

又　《每月統紀傳》曰：三大島之至盛爲呀瓦，即葛剌巴也。產米足敷本島之用，胡椒、燕窩、翠羽、白糖、緜花、咖啡、蘇木、木頭等貨。各樣果實，蕉子、椰子、檳榔、柘榴、柚子、波蘿、菠蘿子、芒果、橙、橘等果。可恨水多鱷魚，亦有鱗蛇。又有火山，頻數地震，火出燒樹屋。土番名呀瓦，回回種也。案：呀瓦，即爪（時）〔哇〕二字之音轉。人甚樸實，勤勞耕田。性溫和，戒爭鬥。惟人觸犯之，則必雪怨乃已。又好賭博，輸田屋子婦，賣身爲奴。偷盜誑騙，莫勝其害，於呀瓦洲爲惡俗。禮拜之時，設虎與水牛相鬥場，或死其一乃息。山內多虎，土番射獵。向來（與）〔數〕土酋分治。此洲

奉天竺國佛教。明天順間，回回兵征服之，自後居民改奉穆罕默德教。萬曆間，荷蘭于其海口建葛剌巴城，以爲市埠。漸乃征其土產，服其民人，迫令輸貢。又別開砥利文、蘇拉圭呀、級馬廊各埔頭，幷荷蘭公班衙主管貿易。倉箱充實，不知荒歉。惟其分官，窮極奢侈，不顧貧窶。自雍正以後，尚無大釁隙，間有土番倍叛，時煩征服。康熙、乾隆間，荷蘭公使朝京都。嘉慶間，佛蘭西王勝服荷蘭祖家，遂派人爲葛剌巴總管。是時，英國方與佛蘭西連年征戰，故英國總管助荷蘭攻呀瓦洲，獲勝，其地仍歸荷蘭。道光間，土酋、土匪謀廢荷蘭之公班衙，荷蘭王遣將統領兵船，大費財力，始征服之。唐人之到呀瓦大洲立埔頭者，自明朝始。及至順治年〔間〕，福建同安人多離本地，往葛剌巴貿易、耕種，歲輸丁票銀五六金。此後每有廈門巨艚船載萬餘石赴葛剌巴及級馬廊埔頭。但因水程甚遠，沙礁無數，必有西洋夥長用渾天儀、量天尺較日出時刻，離水分度，用羅經刻漏沙，以風大小順逆較更數，始知爲某處。近日中國人口浩盛，往此地何啻十餘萬。故荷蘭總管禁革新唐，令隨船回。然漢人流寓，富貴者甚多。荷蘭兼用漢人爲甲必丹，理國政，掌財賦。此外，毘於呀瓦之島多是馬萊西土番所居，兼海賊無數，若地汶島及池門嶼皆有荷蘭與葡萄亞建城鎮守。產檀木、蜜、蠟等貨。馬來西，一作無來由。《島夷志》：爪哇，地平衍，田膏腴，五穀富饒，倍於他國。民不爲盜，道不拾遺，諺所謂「太平闍婆」者是也。

《萬國地理全圖集》曰：呀瓦島，南極出自六度至九度，偏西自一百度至一百九度。巽他海峽隔之，故與蘇島不接。廣袤方圓一十三萬七千方里，居民六百萬丁。內橫一帶山峰，最高者一千二百丈。原有火山，地震。果實繁多，珈琲、米穀、白糖、蕉子、椰子、檳榔、柘榴、柚子、波羅蜜、芒菓，自然生茂。衆地之中，惟呀瓦乃樂土。其土人甚老實溫和，但人觸犯之，埋恨必報，猛如怒虎，不論好惡，觸輒刺殺。最好賭博。禮拜之時，設虎與水牛相鬥之場，衆民雲集。土雖盛，而農夫甚貧。明朝年間，漢人已到呀瓦地，經商獲利。給丁票銀，每年一名五六員。至今中國人口浩盛，住此地何啻十餘萬。荷蘭人歷二百有餘年，據住其地。惟東方尚存土君，毫無權勢。荷蘭自取各物產而賣之，每年將銀五百萬員歸國帑。但內地民往往不悅，肇釁交戰。內海各處，海賊肆剝，而荷派巡船擒治之。其都曰葛剌巴，經商甚盛。另有北濱砥利文、蘇拉圭呀、級馬（廊）〔廊〕埔頭，皆運出珈琲、白糖、米穀。

又　嗚呼，天道循環，無往不復。原夫和蘭夷衆之據有巴地也，以厚幣甘言，與爪亞土番暫稅其牛皮大之曠地，以爲貿易，詭計而得之。數百年於茲，堅固其城池，嚴酷其法令，遠近島嶼之番，莫敢抗衡，悉歸其賦，可謂富強之邦矣。爪亞愚蠢，既餌其利，漸受籠絡，和蘭又設阿片黑煙以誑誘之，使其衆爭服食，自致疲弱，至於絕嗣，且使無志報仇復土。我中華人亦受其欺，一服此物，遂忘故鄉之苦，不以父母妻子爲念，遺害不可勝言。和蘭據此，將謂萬年不拔之基，乃安不思危，漸事剝削，我華人遠販於此，向來皆就所售貨之銀，或置貨，或攜銀回鄉，各從其便。今則嚴禁，不許攜銀出口，必令將銀轉置貨物，方許揚帆，而其貨物又皆產於他處，未到巴地，以致唐船久候風帆過時，年年不能抵廈，甚遭夏秋風颶，人船俱沒，數十年如是，商賈莫不嗟嘆，國課亦因減額，惟付之莫可如何。豈意英圭黎紅毛久伺其利，覬覦已久，及嘉慶十四年秋，遂興其甲板舟師數十，往攻不克，退回其國。越年夏秋間，仍備舟師再往，以大炮環攻而克之。和蘭不敢與敵，逃回祖家，今之巴地悉屬紅毛統轄。除去和蘭酷法，招商如故，人皆悅服，遠近商賈，莫不交通。紅毛此舉，亦海洋之一快也。案：紅毛侵奪葛留巴之事，或以爲英吉利，或以爲佛蘭西，要皆嘉慶初年之事。其後荷蘭旋即奪回此島，見前《每月統紀傳》，此志刊於嘉慶初年，尚未知也。

又《葛留巴所屬島》　《地里備考》：爪哇島，在蘇麻答剌東南。長約二千四百里，寬約五百里。岡陵層疊，峰之峻者曰巴拉呼，曰巴囊古撓，曰巴薩彎，曰拉的科麻，曰墨爾巴布，曰松兵，曰新多羅。河之長〔者〕曰若阿那，曰塞達尼。田腴產豐，穀果備具，林密獸蕃，地氣熇烈。歸賀蘭兼攝，分二十部，設總兵駐劄。五方輻輳，其通商衝繁之地曰薩麻郎，曰蘇拉巴亞，曰巴薩盧昂，曰蘇拉加爾大。

其餘各島，一名馬都拉，在爪哇島之東北。長約三百里，寬約六十里，地面積方一千八百里。五穀之中，杭稻爲最。三酋分攝，各據一方。一名巴利，又曰小爪哇，在爪哇島之東。長約二百七十里，寬約一百六十里，地面積方二千六百一十里。田土肥饒，地氣不馴。土產金、鹽、稻、粟、緜花、烟葉等物。八酋分攝，不相統屬。一名隆波克，在巴利島之東。長約一百八十里，寬約一百五十里。崇山峻嶺，峰巒參天，田土膏腴，五穀豐登。一名

君島，在爪哇島之西北。長約五十里，寬約四十里。田土低陷，叢林稠密。此二島皆屬一酋統攝。

《每月統紀傳》曰：三大州之至盛爲呀瓦。米勝用，胡椒、燕窩、翠羽、白餹、緜花、加非、蘇木、木頭等貨。各樣果實，蕉子、椰子、檳榔、石榴、柚子、波羅、柑子、芒果、橙、橘等無所不備。恨水多鱷魚。地有火山，頻數地震，火出燒樹屋。居者皆以炎暑爲患。

土番皆回回，甚老實，勤勞耕田。其本性溫和，惟人觸犯之，內恨不釋，一定雪怨，瞋怒之際如虎，遇人就殺，不論好歹。倘不觸其怒，安然秩然，甚惡相鬥。但因賭博之好，輸田屋子女，至賣身爲奴。偷盜哄騙，皆生于此，最爲呀瓦洲風俗之害。禮拜之時，設虎與牛相鬥之場，或虎、牛死，就息止。又山內多虎，土番打圍射獵。

向來土番王世管此洲，守天竺國之佛教。天順年間，回回伐國征服之，令居民改崇回教。萬曆年間，荷蘭建葛剌巴城，以爲海船聚集貿易之大埠。番人磐珍寶物食，無所不至。漸漸征土酋而服之，令其人進貢，遵總兵之命。別開砥利文島、蘇拉圭呀島、級馬廊島各埔頭，幷荷蘭公班衙爲主，治管貿易。倉箱充實，任意奢侈，不顧貧窶，結霧打仗。自雍正年以後，未有大釁隙，即有土番背叛，一霎時可服之。乾隆年間，荷蘭公使朝京都。嘉慶年間，佛蘭西國勝服荷蘭祖家，遂奪據葛剌巴。是時，英國與佛蘭西方連年攻戰，故英軍助荷蘭伐征呀瓦洲，獲勝。數年後結平盟，復以呀瓦地歸荷蘭。道光年間，土番君題坡那哦羅者，與土人謀廢荷蘭之權。時荷蘭公班衙已廢，荷蘭王遣兵船戰鬥不息，畢竟仍爲荷蘭所有。明朝年間，唐人已到呀瓦大洲，赴埔頭。順治年〔間〕，福建同安人離本地往駐葛剌巴，經商耕種，年結丁票銀五六金。此後每有廈門巨艚船載萬餘石赴葛剌巴兼級馬廊埔頭。但因水程甚遠，沙礁無數，必有西洋夥長其用混天儀，量天尺較日所出，刻量時辰，離水分度，用羅經刻漏沙，以風大小順逆較更數，即知爲某處。近因中國人口浩盛，往此地何啻十餘萬，歸家鮮矣。作家業，娶土女。故荷蘭總兵禁革新唐，不許居住，令隨船而回。然唐人土著生長富貴人甚多，與荷蘭友睦交接，兼荷蘭亦用唐人爲官屬，爲保甲，名甲必丹，理國政，掌財賦。毗於呀瓦之島等，是巫來西族類土番所居，兼蠻海賊無數，在地本嶼或地門嶼，荷蘭與葡萄亞建城。產檀木、蜜、蠟等貨。

葛留巴土番，有曰武吉族類者，極勇猛，飲血結盟，死不爽信。好行船，往四方生理，措置新民，極聰明，又勤勞，纏綿補葺之。武吉人恭敬婦女，不以婢妾待之。故其女秉心貞靜，有大用。因芒佳瑟之土君甚多，頻數爭鬥不息。蓋回回之教，不澤洽於兆民，不酌定律例，委曲詳明昭示，致相戰不息也。

《每月統紀傳》曰：葛剌巴地，山嶺高千有餘丈。別有火焰山，發火焰硫磺，似大炮之轟。是時山內之石鎔，如水流下，凡所遇物，即燒滅之。亦有大山，頂上有穴隙，周三四里，深十餘丈，底有熱水，滾下滾上，色如牛乳，臭如硫磺，所圍之孔，噴出白烟，終不可近。自巴城而東，隔三百餘里，有大火山。向來多次發火焰，忽一日白雲覆山，地震霹靂，如萬炮齊轟，居民率然驚起，天無門，地無路，要避又避不得，火山發煉石，火灰滿田盈谷，草木房屋皆火，盡燒民三千人，及十鄉毀盡，大山沈陷。斯災禍格外稀奇，一如天地之末劫然。且離巴嶼千有餘里，有三巴哇海嶼。嘉慶二十年三月，其地火山忽然發焰冲天，大石飛起，燒煉溶流，房屋倒塌，五穀盡壞，萬有餘人滅亡也。巴城之中，白日變暗，火灰下如雨雪，遮蓋房屋，塡塞街路，耳聽如雷響。葛剌巴地不比中國之蕃庶，雖田之廣大，有餘糧，可多養幾萬人。惟其居民生齒不繁，且巴人不建城而居，鄉里或百人、或五十人合住一村。茅舍四圍，作園栽樹，摘其果，享其陰。因樹木茂盛，遠望不見房舍。春季大雨淋灑，水漲漫屋，諸村如海嶼。一村之居民，漸增日多，必挪移別所，又開墾焉。初建之時，新村屬舊村所管。漸設保長，每村內有鄉長數人。亦有公所，會集商事之所。別建禮拜寺，及請教師掌理之。臣見王，不穿裋衫，而着緞褲，圍長布。其爪亞王之宮殿，尤四方端正，闊十有餘里，萬人可居。城牆、溝池周之，大火炮防之。殿前大門外有空院，籬笆圍四方。有榕樹甚古，爲御所之記號。前門有階，可登座位。到內門透過裏院，行中道至朝廷，羣臣來此朝見。後有王宮，皆甚雅麗。內地之居民，在本鄉保管下，樸實謙遜，相友相助，孝順父母，愛惜妻子，非邪僻，非驕傲，秩然藹然。惟大邑與埠市之民則不然，因與匪徒往來，放僻邪侈，不依古執迷，能倣法外國之文藝，亦輕信人言之哄騙，甚執妖鬼之誕，守邪術之法。富貴人爲世爵，非常暴虐，惟知積累財帛，勒索百姓。海口之人，斷非儉吝，聰錢即費，買馬車器服。倘旅客到寓，厚待，守賓主之禮，沽名邀譽，是爪亞人所悅。

雖不大膽，卻許多忍耐磨難，還怨欺負，一轉眼發怒報仇，不顧關繫矣。內山虎甚多，鄉人聽有虎，各持鎗圍虎穴，打鼓放火以激之。虎出，衆人殺之。亦有王家養虎，囚於大籠，招民聚集焚火籠，虎走出之時，諸人攻擊。昔有犯死罪之人，但其所供犯法，無實憑據，使之與虎相鬥，若殺虎，無罪，被虎殺，即正罪也。王家戲玩，好將水牛與虎相鬥，牛觸虎齩。旁人或灑沸水，或以荆棘激怒之。水牛因力大，常勝，因被虎傷，亦數日後而死。巴民心性輕浮，最喜小說，甚悅虛談。故本地史記，粧飾參假。漢朝光武帝時，有五印度國人，坐船到巴地交易貨物，恆常往來。因土番蠢蠻，印度人教之建屋、耕田，傳佛教。印度人漸富，專權侵地。土番甘心媚服，雕刻石像，建廟奉佛，其跡處處尚在。元朝時，有國曰摩爪巴佚，盛興，征伐鄰民，收服回教。以後回回力強，令土番進教，去除佛像，奉事眞主一位，佛教日衰。巴地之列王皆喪氣，棄舊從新，不敢抗違，老幼俱奉回回之教。嗣後荷蘭人到洲，爭據其地。萬曆二十年間，回回百姓與兵如蟻，集各國之人協力助陣，終無如荷蘭之火銃何，土番四散奔逃。自斯以後，荷蘭遂永管其地矣。

《外國史略》曰：衆島之中，牙瓦最貴。古名小爪哇，今名葛留巴。南極出自五度三十八分至六度四十分，偏東自一百零五度十一分及一百一十四度三十二分。廣袤二千七百四十五方圓里，居民七百萬。中地山高，自五百丈至一千二百丈。其東方之山，高於海面一千六十一文。此山多峰，有若火山，近日火滅大半，尚有數處出硫磺氣。牙瓦地多支溪，當霖雨時，可舟行者數十處，餘皆供灌溉田。南北均有海灣可泊。南有高磐，北多低澤，甚烟瘴。有泥火山，恆流鹹水，冲出黑泥。其天氣谷熱而山涼，多大雷電，地震。天氣有六變，故所產物亦殊異。牙瓦土肥，出穀米，又出白餹、加非、黛青、胡椒、胭脂、八角、馬芹、畢澄茄、椰子、茶葉及各種嘉果。多蛇、虎。而水牛極高，有力，不獨耕田，亦可推車。此島有八分之七未墾，且不善務農，又官吏迫納餉賦，故無餘蓄。其土民大半紫黑色，樸實耐勞，但不甚聰明，惟上命是聽，受虐不怨。本奉印度佛教，明永樂三年，有回回教師領大軍強服其土民，使棄偶像，而拜回回教主。元時亦入貢中國。葡萄亞船於萬曆間到此島，與土民交易。荷蘭與英人繼之。嗣後兩不相合，荷蘭立城爲藩屬國之都，力戰，土酋服之。教種甘蔗、加非等貨，其利甚厚。嘉慶十五年，佛蘭西欲據此島，英人調兵先取之，立法律，力保土民，通商旅。二十年，復以此地再還荷蘭。當今居民五百有餘萬，服荷蘭所轄者五分之三，其餘屬土酋。道光五年，有土民糾海邊蕪來由族類，起兵攻荷蘭，連兩年不能克，且頭目被擄，荷蘭王益調兵帥，掌全島之政。每三年與議士斟酌法令，所派各大官皆由荷蘭國，至其餘小官皆生長此地。且於僑寓唐人中擇立首領，按本律例，以管所屬之人。又立各族類頭目，使管本地之民，惟聽荷蘭大帥之命。所傳之兩舊土酋，在內地安逸度生而已。各島稅賦，每年銀一千八百萬兩，除給各公費，尚存庫百萬兩。調水師船數十巡羣島，以遏海賊。調兵守各埠，約二萬丁。

運出之貨，道光十六年，加非六十二萬二千五百九十七石，白餹六十三萬六千八百九十一石，米一百九十萬二千九百石，黛青四千零七十八石，錫五萬九千六百七十四石。道光十八年，加非七十三萬七千五百石，白餹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石，米百一十八萬七千五百石，黛青七千四百三十石，錫五萬一千九百六十六石，其貿易可謂甚廣。因多立禁諭，商不得任意運貨往來，故有阻礙包攬之弊。

荷蘭駐札之都曰巴他威城，在西南海邊，居民六萬二千，族類不一種。北面海口曰蘇拉拜，居民五萬丁；撒馬郎，居民三萬八千丁；皆與他島貿易。惟外國之船，獨於巴他威或甲拉巴通商焉。內地土酋所駐之大城曰蘇拉甲他，居民十萬五千口；儒約甲他，十萬口；其殿廷極廣大。

馬士拉，在牙瓦之東北邊，隔以海峽，居民二十二萬丁，崇印度佛教。居民猛勇，陣則爲荷蘭之助。島長三里，闊約六里。多出米穀，以補他島。在牙瓦各海口，亦有唐人經商之富。

巴里島，在牙瓦之東南，隔以同名之海峽。南極出八度四十一分，偏東一百一十四度二十五分。岸高難泊。其居民尚執印度佛教，屍皆焚葬。其前君卒，妃妾七十二人皆願自焚。土人不善駕船。出米、油、檳榔、燕窩等貨。居民八十萬口。鄉里長領之外，餘悉貧乏。自道光十七年以來，土酋各結黨互戰。

屬此島之淪洎，有峰高八百丈。南極八度二十一分，偏東百一十六度二十六分。長十六里，闊約十四里。米穀豐盛，每年三萬有餘石，載甲板賣與中國。居民崇印度佛教，頗勤勞安分。用中國之通寶錢。歷來小土酋結黨相殺，荷蘭人排兵船以定其爭，然終未太平。

距此島不遠爲孫巴瓦，長六百里，闊十三里。出堅木、駿馬、金沙。居民鮮少，未向化，罕與外國往來。有火山，出火石烟、火漿，令四方震動。

弗力島，在八九經度間，偏東自百二十至百二十三度。出金沙、椰油、檀香、蠟、燕窩、玳瑁等貨。前此荷蘭據其東方，令又有布吉據其地，與外國無往來。葡萄牙人在此傳天主教，築禮拜堂。土民面黑，喜鬥，有所獲則販賣爲奴。

地門島，闊八百里，長約十三里，皆山地。出檀香，每年約一萬石。有金沙，禁不准掘。荷蘭人於此開礦，土人殺之。亦出銅、蠟、椰子、椰油等貨。崇耶穌教，各鄉設學館。此島分二分，西分歸荷蘭，其港口曰古邦，東方歸葡萄牙，築炮臺曰和睦。每年由澳門開船前往，買黑奴、蠟、檀香等貨。雖設嚴禁，犯者益多。祇以人口爲買賣之物，甚可恨矣。其居民不似無來人，髮鬈，面黑，皆土著，不樂航船。

外此尚多嶼洲，如鹿地、檀香、勒地等嶼，皆小而微。

葛留巴島舊爲狼牙修沿革。《梁書》：扶南以南，入海中爲頓遜國，其西爲盤盤國，又西南爲丹丹國，海中有毘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又西南爲干陁利。干陁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吉貝、檳榔。天監中，其王遣使貢獻方物。干陁利之西南爲狼牙修島，又西南爲婆利島國，再西南則中天竺，再西南海中獅子國。

按：頓遜在扶南（南）三千里，斗入海中，爲柔佛等地無疑。毘騫去扶南八千里，當是婆羅大洲。干陁利在其西南，當爲今下港。而狼牙修又在其西南，當爲今葛留巴之小爪哇，則正與婆利之爲蘇門島相接，地勢無一不合矣。《明史》以狼牙修爲印度南之師子國，合爲一島。又以干陁利爲三佛齊，與婆利合爲一島。皆與史不合。甚至以蘇門答剌爲條支、大食、波斯之地，則更無足辯矣。

《梁書》：狼牙修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地氣、物產與扶南同。偏多沈、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吉貝爲干縵，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囗，金繩爲絡，金環貫耳。女子被布，以纓絡繞身。其國累樓爲城，重門樓閣。王乘象，有幡毦旗鼓罩臺，蓋兵衛甚設。國人設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之。王聞之，乃加囚執，其鏁無故自斷，王以爲神，不敢害，斥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爲王。二十餘年死，子婆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葛留巴島舊爲闍婆、小爪哇。沿革：《唐書》：訶陵，亦曰杜婆，曰闍婆，在南海中。東距婆利，西墮婆登，南瀕海，北眞臘。木爲城，覆屋以栟櫚，象牙爲床席。出瑇瑁、黃白金、犀、象。國最富有。穴自湧鹽。以柳花、椰子爲酒。有文字，知星曆。王居闍婆城，其祖吉延東遷于婆露伽斯城。旁小國二十八，莫不臣服。其官有三十二大夫，而大坐敢兄爲最貴。山上有郎卑野州，王常登以望海。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貞觀中，與墮和羅、墮婆登皆遣使入貢，太宗以璽詔優答。墮和羅丐良馬，帝與之。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爲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拾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輒避，如是三年。王世子過，以足躪金，悉莫怒，將斬之，羣臣固請，悉莫曰：『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羣臣復爲請，乃斬指以狥。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大歷、元和、太和中皆入貢。

《宋史》：闍婆國，在南海中。其國東至海一月，汎海半月至崑崙國，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汎海五日至大食國，北至海四日，西北汎海十五日至勃泥國，又十五日至三佛齊國，又七日至古邏國，又七日至柴歷亭抵交阯達囗州。其地平坦，宜種植，產稻、麻、粟、豆，無麥。民輸十一之租。煮海爲鹽。多魚、鱉、雞、鴨、山羊，兼椎牛以食。果實有木瓜、椰子、蕉子、蔗、芋。出金、銀、犀、牙、篾沉檀香、茴香、胡椒、檳榔、硫磺、紅花、蘇木。亦務蠶織，有薄絹、絲絞、吉貝布。剪銀葉爲錢博易，官以粟一斛二斗，博金一錢。室宇壯麗，飾以金碧。中國賈人至者，待以賓館。飲食豐潔。地不產茶，其酒出於椰子及蝦蟆丹樹，華人未嘗見，或以桄榔、檳榔釀成，亦甚香美。不設刑禁，雜犯罪者隨輕重出黃金以贖，惟寇盜者殺之。其王椎髻，戴金鈴，衣錦袍，躡革履，坐方牀。官吏日謁，三拜而退。出入乘象，或腰輿，壯士五七百人執兵器以從。國人見王皆坐，俟其過乃起。王子三人爲副。王官有落佶連四人，共治國事，如中國宰相。無月俸，隨時量給土產諸物。次有文吏三百餘員，目爲秀才，掌文簿，總計財貨。又有卑官殆千員，分主城池、帑廩及軍卒。其領兵者，每半歲給金十兩。勝兵三萬，每半歲亦給金有差。土俗婚聘無媒妁，但納黃金於女家以娶之。五月遊船，十月遊山。樂有橫笛、皷板，亦能舞。土人被髮，其衣裝纏胸以下至於膝。

疾病不服藥，但禱神求佛。其俗有名而無姓。先是宋元嘉十二年，遣使朝貢，後絕。淳化三年，貢象牙、眞珠、繡花銷金及繡絲絞、雜色絲絞、吉貝織雜色絞布、檀香、玳瑁、檳榔盤、犀裝劍、金銀裝劍、藤花簟、白鸚鵡、七寶飾檀香亭子。其使別貢玳瑁、龍腦、丁香、藤織花簟。至明州定海縣，其使飾服與嘗來入貢波斯相類。其國與三佛齊有仇怨，互相攻戰。本國山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聲即出。或投以果實，則其大猴二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羣猴食其餘。使即至，上令有司優待，久之，使還，賜金帛甚厚，仍賜良馬、戎具，以從其請。其言鄰國名婆羅門云，大觀三年六月遣使入貢，詔禮之如交趾。又有摩國，太平興國七年，載寶貨至廣州海岸。南毘國，在大海之西南，由三佛齊風駛月餘可至其國。王每巡行，先期遣兵百餘人，持水灑地上，以防颶風揚沙塵。列鼎百以進食，日一易之。置翰林官，供王飲食。俗喜戰鬥，習刀矟，善射。鑿雜白銀爲錢。產珍珠、番布。其國最遠，番舶罕到。時羅巴智力千父子，其種類也，居泉之城南，自是舶舟多至其國矣。

《廣東通志》：爪哇國，古訶陵也，一曰闍婆，又名莆家龍。在眞臘之南海中洲上。東與婆利，西與隋婆登，北接眞臘國，南臨大海。自占城起程，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地廣人稠，甲兵藥銃爲東洋諸番之雄。其港口入去馬頭曰新村，屋店連行爲市，買賣商旅最衆。三佛齊國爲其所幷，改名舊港，以別於新村。源按：幷三佛齊者，乃大爪哇，非此小爪哇也。

《明史》：闍婆，宋元嘉時，始朝中國。唐曰訶陵，又曰社婆。其王居闍婆城。唐、宋皆入貢。洪武十一年，遣使表貢，其後不復至。或曰爪哇即闍婆。然《元史·爪哇傳》不言，且曰其風俗物產無可考。而太祖時，兩國幷時入貢，其王之名不同。或本屬二國，其後爲爪哇所滅，然不可考。源案：闍婆爲下港，小爪哇爲葛留巴，諸書皆以爪哇即闍婆，獨此分之，然尙與大爪哇相混。

魏源曰：葛留巴，昔爲小爪哇，今爲小新荷蘭。其與下港僅隔一峽，凡西洋、南洋之番船，必過過峽中，而後分赴各國。故帆檣麕市，雄甲南海，視婆羅洲之大爪哇尤繁盛。荷蘭之有小爪哇，猶英吉利之有東印度。凡各島駐防之兵，均皆聽號令，受節制焉。其幷于天方也，在明天順。吞于荷蘭也，在明萬曆。交鬨于佛蘭西、英吉利也，在嘉慶之初。天方之服之也以回教，荷蘭之蠱之也以鴉煙，皆陰謀潛伏于無形，而奪人家國。氣運所遷，機智所闚，烏乎，安所極哉！諸書或以闍婆即爪哇，或以噶留巴即大爪哇，而下港爲小爪哇。甚至謂爪哇疆域，南抵大食，而以西南之蘇門答剌當之。不知《唐書》大食王遣人賫金闍婆之郊，陰試女王之令者，蓋商船往來，速郵傳命，詎眞謂萬里波斯之國，雞犬相聞？明洪武中，命外夷山川附祭各省，安南、占城、眞臘、暹羅、鎖里附祭廣西，三佛齊、小爪哇附祭廣東，日本、琉球、淳泥附祭福建，今則大半歸于西洋。

《粵海關志·市舶·噶喇巴國》 噶喇巴，本爪哇故地，巫來由種也，後屬荷蘭國，在南海中。由萬山外羅新州繞陸耐國，後向南行約四日至崑崙山，爲安南境。又南行約五日至柔佛國，又南行一日至網甲峽口，又過三洲洋，正南行三日爲噶喇巴山，名頭峙山，又南行二十餘里至海峙山，過此爲噶喇巴大山。廣袤二百餘里，有城郭，荷蘭番在此約三四千人，別有烏番兵二三千人。明時諸番互市，其國未嘗一至。其地產燕窩、麝香、丁香、沉香、落花生、蔗糖、咖噠。流連子，形如柚而小。孟姑，生形似柿，有核，其味清美。

謹案：噶喇巴，爲巫來由種。巫來由者，莽均達老國也，地在東南海中。雍正七年以後，嘗入中國通市，恭載《皇朝通考》。而《海國聞見錄》以噶喇巴有土番無來由種。謂俗以外番之無可考者爲巫來由，其誤甚矣。

國朝初年，噶喇巴始與呂宋、蘇祿等通商閩海，閩、廣間人浮海爲業者，利其土產，率潛處番地，逗遛不返。康熙五十六年，以噶喇巴口岸多聚漢人，恐寖長海盜，禁止南洋往來，其在外人民不得復歸故土。嗣奉恩旨，凡五十六年以前出洋民人，限三年回籍，然亦尙有留者。雍正五年弛海禁，嗣後通市不絕。乾隆元年，閩督郝玉麟復奏准，自康熙五十六年例禁後，私去者不准歸國，其例前之民願歸者應聽自便。初，噶喇巴爲荷蘭人所占，委夷目鎭守，更代皆聽荷蘭之命。漢人居之者以數萬計，生長其地曰土生仔，司漢人貿易者曰甲必丹。人有罪則徙之西隴。西隴在西洋中，距噶喇巴遠甚，荷蘭舊國所屬地也。六年閏六月，爲羣番所擾，荷蘭力不勝，遣罪人禦之，許立功後令還噶喇巴。罪人奮勇効命，戰屢捷，羣番爲之退却。荷蘭卽有立功贖罪之令，又慮遣還罪人則西隴孤弱，一再令噶喇巴調無辜漢人往代。時有甲必丹連富者，以漢人在此貿易，惟領票輸銀，無調取之例，不受命。番目拘

之，被獲者先後不勝計，於是漢人大恐，鳴金罷市。番目怒，舉火鳴炮相攻，殺傷頗多。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三　〔光緒十六年六月〕三十日記　噶羅巴城爲爪亞全島之都會，亦即荷屬南洋各島之都會。流寓華人七萬有餘，多衣洋衣，隸荷籍。荷擇其賢能者爲馬腰、甲必丹等官，專理華人事務，而審斷之權仍操自荷人。華人往巴貿易，須有荷領事執照，方許留住一年，既留一年，即勒令入籍。

又　噶羅巴，本巫來由部落，明季爲荷蘭所踞，遂占臺灣，爲泰西人入我中國之始。近來荷蘭開辟亞齊，蠶食漸廣。招募華民充兵勇，入西籍。

《葛剌巴傳》　呀瓦，即葛剌巴也。產米、胡椒、燕窩、翠羽、白糖、棉花、咖啡、蘇木、木料等貨。蕉子、椰子、檳榔、柘榴、柚子、波蘿、菠蘿子、芒果、橙、橘等果。多鱷魚、鱗蛇。有火山，頻數地震，火出燒樹屋。土番名呀瓦，回回種也。呀瓦，即爪哇之音轉。人甚樸實，勤勞耕田。性溫和，戒爭鬥。惟人觸犯之，則必雪怨乃已。又好賭博，輸田屋子婦，賣身爲奴，偷盜誑騙，莫勝其害，於呀瓦洲爲惡俗。禮日之時，設虎與水牛相鬥，或死其一乃息。山內多虎，土番射獵。向來數土酋分治。此洲奉天竺國佛教。明天順間，回回兵征服之，自後居民敬奉穆罕默德教。萬曆間，荷蘭於其海口建葛剌巴城爲市埠，漸乃征其土產，服其民人，迫令輸貢。又別開砥利文、蘇拉圭呀、級馬廊各埠頭，幷荷蘭公班衙主管貿易。倉箱充實，不知荒歉。惟其分官，窮極奢侈，不顧貧窶。自雍正以後，尚無大釁隙，間有土番倍叛，時煩征服。康熙、乾隆間，荷蘭公使朝京都。嘉慶間，佛蘭西王勝服荷蘭祖家，遂派人爲葛剌巴總管。是時英國方與佛蘭西連年征戰，故英國總管助荷蘭攻呀瓦洲，獲勝，其地仍歸荷蘭。道光間，土酋土匪謀廢荷蘭公班衙，荷蘭王遣將統領兵船，大費財力，始征服之。唐人諸洋番稱中國人爲唐人。之到呀瓦大洲立埠頭者，自明朝始。及至順治年〔間〕，福建同安人多離本地往葛剌巴貿易、耕種，歲輸丁票銀五六金。此後，每有廈門巨艚船載萬餘石赴葛剌巴及級馬廊埠頭，但因水程甚遠，沙礁無數，必有西洋夥長用渾天儀、量天尺較日出時刻，離水分度，用羅經刻漏沙，以風大小順逆更數，始知爲某處。近日中國人口浩盛，往此地何啻十餘萬。故荷蘭總管禁革新唐，令隨船回。然漢人流寓富貴者甚多，荷蘭兼用漢人爲甲必丹理國政，掌財賦。此外毗於呀瓦之島，多是馬萊酋土番所居，兼海賊無數，若地本島及池門嶼皆有荷蘭與葡萄亞建城鎮守。產檀木、蜜、蠟等貨。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南洋群島》　巽他峽之東，有島曰噶羅巴，古作爪哇，一名牙瓦。長一千六百里，廣二百餘里。火山叢雜，往往噴焰吐烟，流漿湧水，總計火峰四十有六。溪澗約五十，魚族繁多，約六百種。礦苗亦富，惜未開採。產穀米、白糖、茶葉。居民約二十三兆，內華人十五萬，歐人一萬五千。宋元嘉九年，爪哇始通中國。唐貞觀二十一年，遣使入貢。元時分東西二國。永樂間，又遣使來朝。天順四年，復入貢。後絕。正德六年，葡萄牙人始往設埠。萬曆二十四年，荷蘭人奪之。嘉慶十六年，荷有法王拿破侖之患，爪哇爲英人所據，越二十一年，復歸於荷，至今仍之，爲其外藩巨擘。分二十部，會城曰巴達未亞，爲南洋一大埠，商賈麕集，舸艦雲連，樓臺都麗，花木清幽，一俯仰間，亦足舒愁懷而騁遊目，洵勝地也。噶羅巴迤東，島嶼比連，纍纍相望。其較大者，在西曰孫巴瓦，在東曰地木爾。孫巴瓦島，形類槎枒，港澳環曲。長約四百五十里，廣一百六十里。有火山，名當步羅，最猛烈，嘉慶二十一年，山石崩裂，紅焰冲霄，流火飛沙，如海潮決隄而出，居人一萬二千死於是役。土膏沃，產珠寶、金沙、銅鐵、燕窩。居民約八萬人。地木爾島，長七百餘里，廣一百七十里。烟戶紛紜，民約三十萬。土沃腴，物蔥茂。東境有葡萄牙埠，曰點里。西岸有荷蘭埠，曰古邦。其淪泊、弗羅力士等島，與噶羅巴東西平列，景物無甚差池。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九・荷領東印度羣島》　東印度群島，雷《志》云：爪哇及其旁諸藩國，爪哇人二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口，合荷屬牛畿內亞計之七十二萬八千八百三十英方里，人三十三兆六十二萬五千口。入口貨值千三百七十四萬二千磅，出口貨值千七百六十九萬六千七百磅。以加非、煙葉、糖、錫爲大宗，與荷蘭及英屬印度貿易。鐵路千一百十二英里。商船千八百九十三。入款千一百六十一萬七（十）〔千〕七百四十磅。兵額四萬千六百六十一，內歐人萬六千六十六。戰艦二十五，鐵甲一。以上所言諸數，皆單指屬地，與其本國不相干。巴他維亞，人十一萬四千八百六十四口。熱度中數七十九度，極寒七十七度，極暑八十度。雨水七十七英寸。蘇剌喀他，人十萬一千九百二十八口。蘇拉巴雅，人十四萬五千六百九十口。以上要區。先謙案：爪哇，即噶羅巴及其旁諸藩國，甚多，分見於下，以清眉目。

噶羅巴，徐《志》云：由廈門趨七洲洋，用未鍼指西南，過昆侖，越茶盤，歷水程二百八十更而抵噶羅巴。或作噶剌巴，又稱咬颶巴，又稱呀瓦，即爪哇國。案：《地理問答》作加拉巴，《漢文圖》作查法，又作查哇。南洋大島也。西與蘇門答臘隔一海港，其海峽曰巽他，峽兩岸即舊港地。爲西國東來必由之路。其國東西橫亘約千餘里，背負南海，以火焰山爲屏障，左曰萬丹，古闍婆地。右曰井裏汶，其北兩山夾峙如巷，曰狹內，狹南諸嶼羅列，有王嶼、夾板嶼、鼎馬嶼、白嶼、草嶼等名，謂之嶼城。歷嶼城抵其國，門戶重疊，形勢甚壯，本繞阿番部。或稱爪亞，又作爪鴉，皆繞阿之轉音。《元史》稱撾哇，《明史》稱爪哇，哇即亞之轉音，撾（爪）又爪之轉音也。其王稱巡欄，居山中，地名覽內。各部之渠稱史丹。王官有雙柄伽頭山、海美色葛、內外淡板公、杯突公、勃壠諸名目。史丹官屬有把智、淡板公、把低等名目。古爲南洋名國，附近諸番半歸統轄。明中葉，荷蘭兵船避風入巴地至萬丹，卑詞厚幣，借海岸片土修船，又以設立木柵蔽內外爲請。繞阿貪利從之，遂襲破萬丹，取巴地，與巴王約，歲納租銀，沿海一帶歸荷統轄。巴王震慴，惟命是從。王死，王子非荷命不得立，除授官職亦聽命焉。荷鎮以大酋，建城市於海口。閩廣之海船，大小西洋之夾板，每歲往來以千百計，遂爲南洋第一都會。地當赤道之南，隆冬如內地初夏，花木四時相續。春雨秋旱，歲止一收，而土田肥沃，米價極賤。閩廣民流寓者以數萬計，荷擇賢能者爲甲必丹，如中國州縣。專理華人詞訟。近因華人把持行市，禁新到唐人留住其部落。井裏汶東南爲北膠浪，北膠浪東北有大埔頭曰三寶壠，商船萃集，富盛不亞巴城。再東爲竭力石，又極東臨海爲士里莫，東北臨海爲外南旺。巴城西之萬丹，古稱闍婆國，荷據其濱海地，立埔頭，繁盛亞三寶壠。巴地所產者，米穀、白糖、加非、燕窩。近年學種閩茶，味頗不惡，但不甚多。附近諸番島，以噶羅巴爲總匯之地，貨物畢萃。又云，《郡國利病書》言，爪哇國，即噶羅巴。古訶陵也，一曰闍婆，又名莆家龍，在眞臘之南海中洲上。有文字，知星曆。宋元嘉九年，始通中國，後絕。至唐貞觀二十一年，與墮和羅、墮婆登皆遣使入貢。天寶中，自闍婆遷於婆露伽斯城。宋淳化五年入貢。元時，始稱爪哇。世祖大舉兵征之，不克，後命將史弼破其國，擒酋長以歸，尋放還。明洪武二年，遣行人吳用，錫以璽書，隨入貢，封其王昔里八達剌爲國王。三佛齊，即舊港，見後。其屬國也。八年二月，令三佛齊、爪哇山川之神，附祭於廣東山川之次。後分爲東西二國。永樂年閒，并遣使朝貢。東王尋爲西王所滅。天順四年復入貢，自是不可考云。按：噶羅巴西包三佛齊，東括數十番部，儼然海外雄藩。一旦爲荷蘭所紿，門庭戶牖，悉滋他族，其年月不可考，大約在明中葉，自是粵海無爪哇片帆矣。又《海島逸志》言，噶剌巴四季皆如夏候，炎風暴厲，觸之生疾。河水甘涼，浴之卻病。人愚蠢柔怯，畏和蘭，聞其名則合掌。主僕之分最嚴，見主人必屈膝合掌，名曰占巴。春雨後，田水平滿，拋種於田，不煩耘鉏，自然暢茂。其米粒長而嫩，內地不及也。家計、生產皆婦人主之。生女爲貴，贅壻於室，生男則出贅於人。室如亭，四面開窗，無椅榻，席地而坐。地皆鋪席，施帷幄，男女盤膝雜坐。見客以握手爲禮。俗種檳榔，客至則捧以爲敬。食不設箸，以手掬之。啖牛肉，不食猪犬。女子不施脂粉，不簪花，衣無領，裙而不袴。男子則衣有領，鬢簪花，身有袴。百花四季不凋，果味美於閩廣。蔬菜價倍於雞鶩，緣米價賤，人不肯竭力灌園也。巴國以風爲鬼，以水爲藥，凡感冒風熱，浴於河則愈。產婦及小兒出痘，皆浴於河。雖盛暑不敢露體扇風，卧必密室，施帷幙。少冒風，則病立作，所以窗戶皆用玻璃，取不透風而光亮也。以上皆言爪亞土俗。自明初迄今四百餘載，閩廣流寓者生齒日繁，富商大賈獲利無窮。因納賄和蘭，求其推舉爲甲必丹。華人口角鬥毆，皆質之甲必丹。長揖不跪，自稱晚生，是非曲直，無不立斷。至犯大罪，并嫁娶生死，皆申報和蘭。水旱來往，皆給文憑，不得濫出入。人命惟重見證，見證必斬雞發誓，方敢花押定案，所以殺人往往無償，無敢作見證故也。巴城地勢平坦，人居稠密。出鑒光，城市也。皆爲園地。而和蘭園林相接，聯絡數十里。其中樓閣亭臺，橋梁花榭，曲盡精巧。禮拜日不理事，入園林遊賞盡歡云。此言荷蘭制度風俗。又言三寶壠，一作三巴郎。巴國屬區，百貨所聚，賈帆湊集，甲於東南諸洲。北膠浪、膋森其左右翼也，嘮呥哖其倉廩也，堤塒、二胞縿其門戶也。所轄上下數百里，土田肥沃，人民殷富，爲諸邦冠。天氣清涼，人少疾病，遠勝巴國。米價尤賤，市無饑者。風俗質樸，道不拾遺，夜不閉戶。荷蘭有官駐守，職名鵝蠻律，又有杯突、大寫、財副、新蟯、咻嗹等屬，分司各事。巴中甲必丹權分而利不專，三寶壠甲必丹則利權獨擅。煮海爲鹽，丈田爲租，皆甲必丹有膺其職者，富逾百萬。禮拜寺有高樓，鐘聲四達。丑未之初爲一點鐘，至十二點而止。未正、丑正爲二點鐘，則家家閉戶而卧，路無行人。是一日如兩日，一世如兩世矣。此與呂宋同俗，或泰西本有此俗也。又言北膠浪，巴國東南之區，面山背海，列屋而居，南北限以柵，華人萃處其中，俗呼爲八芝蘭，番言街衢。廈屋連延，危樓高聳。西向者爲甲必丹第，有園數畝，樹木亭沼，幽雅特絕。迤北有澤海眞人祠，柵門外爲泊面，番言稅館。徵往來之稅。隨河而北約半里爲外泊面，稽查偷漏。又四五里達於海口，有聖墓極靈，舟楫往來，必具香楮拜禱。浪中有和蘭官杯突駐守，有城有兵。城與八芝蘭隔一河，城南園林深邃，傑閣巍峨，杯突居焉。浪中爲巴國山僻地，景色天然，夕陽漁唱，似楚江音節。河水不深不淺，菱芡縱橫，彷彿蘇杭景象。又言萬丹，古稱闍婆國，在巴國西，爪亞所居。地方寬廣，土田肥沃，貨物繁多，人皆富裕。所產佳紋席、幼席，爲南洋最。荷蘭據海邊，招集諸夷往來交易，納其稅租。史丹爪亞之主。處山中，居第壯麗，外築小城，荷蘭官十二人、兵百人居之，名曰護衛史丹，實鈐禁之。史丹沒，其子非荷蘭命不得立也。爪亞四處散處，雖有國主，惟知畏荷蘭而已。又言噶羅巴，漳、泉人最多，語番語，衣番衣，食番食，讀番書，不屑爲爪亞，自號曰息坐。南字去聲。其寄居未久，及時往來者，服食、語言仍華俗。荷蘭專設

甲必丹以理華民。爲甲必丹者，皆漳、泉人，或以此致富，則滿載歸來，不復往。漳人陳嚦，代其堂兄映爲三寶壠甲必丹，番官淡板公往候之，隊馬數百，整肅而來，至柵門外則下馬入門，膝行而前。嚦危坐，俟其至乃少欠身，爪亞之敬畏荷蘭如此。王大海，居噶羅巴十年，贅於甲必丹某之家，巴境遊歷殆偏，言巴事最詳，録數則於此。又云：按荷蘭取噶羅巴，遂致富強。明季，甲板四出，侵擾閩浙，倚巴地爲巢穴也。後漸以掊克爲事，華人販鬻其地者，許置貨，不許攜銀。貨產別島，不能時至，華船守候過時，歸途多遭颱颶，咸懷怨咨。嘉慶間，荷王爲法王拿破崙所偪，走死荒野，國爲法幷。英人恐法兼巴地，嘉慶十四年秋，以舟師逼巴城，荷酋堅守不下，逾年復往攻，荷酋遁，地爲英有。除荷苛法，商旅便之，一時傳荷爲英所滅，即此事也。後拿破侖敗，荷王請於英，英以巴地還之。然英船視巴地爲東道主，荷不敢迕也。又於噶羅巴迤東，諸島接連，由東南而東北，土禮莫之東曰洛莫，一作淪泊。洛莫東曰麻里。一作巴里，又作猫鳖，又作麻黎。洛莫差大，麻里次之。兩島腴土，產稻最多。麻里東曰松墨窪，一作遜巴瓦。島形槎牙，港澳環曲，地差大於洛莫。松墨窪東南曰薩爾溫，一名檀香嶼。地如松墨窪之半。薩爾溫東北曰佛理嶼，一作弗羅力士。東西狹長，地倍於薩爾溫。佛理嶼之東有六小島相接，六小島南有大島曰池問，一作知汶，又作地門，又名胎墨爾。池問譯言東也，地倍於佛理嶼。東畔有葡萄牙埔頭，西畔有荷蘭埔頭，曰古邦。以上諸島，與噶羅巴東西平列，纍纍相望。由池問而北，隔海面數百里曰武羅，一作木魯。係荷蘭埔頭，地如池問三之一，人戶甚稀，亦無物產。武羅東曰西蘭，一作西爾郎莫，地倍武羅，野番不解耕作，食沙穀米。番島有此種樹，非穀也。伐其枝條，搗碎浸水中，樹汁凝水底成白粉，曬乾爲細末，噴水滾成小珠，形如粟米，煮粥味淡而滑，似倉中陳粟米，南洋島番多以此爲糧。武羅、西蘭之直北有大島曰摩鹿加，一作上羅洛，又作蘇洛，又作美洛居，又作馬洛古。荷蘭所屬。其地形如人臂股，與西里百相似，物產頗豐。摩鹿加之西南曰安門，一作安汶。荷酋所駐，統轄諸島，海口設炮臺。東北曰萬他，有火山，多地震。摩鹿加之西有小嶼曰德拿，其地天時和煦，園林極佳，惟火山一發，徧地灰燼。西蘭東南有吉甯、暴暴諸島。摩鹿加西南有亞羅，地門律兩島，皆野番所居，不屬荷蘭。大抵洛莫至池問，舊皆噶羅巴屬島，迤北諸島亦有歸其統屬者。自噶羅巴制於荷蘭，諸島半屬荷蘭埔頭。其人皆馬來種，亦有野番。野番面黑，或毛髮螺拳，醜惡如夜叉，或深目高準，口闊至耳。男女皆穿耳，而大其孔，瑱以朴。所產者胡椒、燕窩、海參、魚翅、海菜、玉果、藤條、蘇木、玳瑁、鶴頂紅、龍涎香、丁香、木香、豆蔻、血竭之類。又云：考泰西人書，諸島外尚有提讀、義羅羅、巴治安等名，大略皆噶羅巴舊屬。明隆慶間，葡萄牙船抵摩鹿加之德拿嶼，西班牙船相值，爭此羣島，互相攻擊。至泰昌間，荷蘭以兵船逐西國，專擅摩鹿加羣島之利。然所售丁香、豆蔻等物，不足補防守之費，又禁他國貨船入口，故獲利甚微，羣島亦終古荒僻也。先謙案：徐《志》噶羅巴，即雷《志》之爪哇也，謝《志》作加拉巴。其下有蘇門答臘、西里伯及小桑達列島，即雷所云其旁諸藩國也。據《列國》《學會》二圖，自噶羅巴以北海境謂之爪哇海，其與蘇門答臘相隔處曰巽他海峽。《世界圖》作桑達海峽，巽他、桑達一音之轉。《圓球圖》作森笞，矢《志》作孫達，《括地略》作孫大，一作生特，樋《志》作森多，謝《志》作森達。云森達諸島即蘇門答臘、加拉巴附近諸島之總稱也。爪哇之南，《世界圖》有克力斯抹斯島，徐《志》所云背負南海，以火燄山爲屏障者也。其西面北有城，二圖曰巴塔菲亞，《世界圖》作巴他非亞，即雷之巴他維亞。巴他，又爪哇之音變，許《考》作巴達末亞，《萬國圖》作巴他維阿，《平方圖》作巴塔斐亞，《圓球圖》作巴臺斐，《外國地理》作爪他比亞，吳《志》作巴達比亞，周《志》作白他維亞，矢《志》作罷太維亞。云在爪哇西北海岸，椰子、檳榔樹環繞，街市一望蒼然，風景清佳。謝《志》作巴達斐亞，云舊名噶羅巴，荷人改稱之。辻《志》云：荷蘭總督駐此，總轄列島政務，有官署、學堂、議院、病院、兵營，運河貫通，街市繁盛。其前曰挨丹，即徐之萬丹，《圓球圖》作班屯。又北有桃森羣島、邦浦勢羣島，即徐之嶼城也。其東曰徹里濱，《異名記》作琛里奔，即徐之井裏汶。又東曰北膠浪干，即徐之北膠浪。又東曰三馬隴，即徐之三寶壠，《平方圖》作三馬龍，慕《志》作撒馬郎，《圓球圖》作薩麻拉恩。其東南曰蘇拉克挨塔，即雷之蘇拉喀他。又東曰蘇拉巴雅，與雷合，謝《志》作撒拉巴亞，矢《志》作斯拉罷野，《異名記》作蘇拉巴阿。以地望推之，即徐之竭力石。又極東南曰班周灣吉，即徐之士禮莫，《世界圖》仍作士禮莫。士禮莫之北，別一島曰馬都拉，《世界圖》作媽茲喇，《圓球圖》作麻杜拉，《外國地理》作斯馬駝拉。以地望推之，即徐之外南旺，而今昔異名。士禮莫之東有島相接，曰巴里，中爲巴里峽，《世界圖》作巴理，即徐之麻里，《一統志》作合猫里，又名猫里務。巴里之東曰琅波克，其中爲琅波克峽，《世界圖》作倫薄克，即徐之淪泊，亦作洛莫，《世界地誌》作叛伯克，《萬國圖》作隆博，《圓球圖》作琅保克。案：麻里在東，淪泊在西，徐先淪泊而後麻里，誤也。又東曰松巴窪，《世界圖》作松巴瓦，即徐之松墨窪，慕《志》作三寶瓦，《括地略》作速巴瓦，《漢文圖》作蘇保幹，矢《志》作孫拔哇，云全島火山有四十五座。謝《志》作三巴瓦，云島長五百里，居民八萬有大火山曰盾波羅，嘉慶二十一年崩裂，聲聞三十里，近海灰燼厚積二尺，船舶不通，全島半毀，人死四萬。盾波羅，許《考》作當步羅。又東南曰珍達拿，一名松巴，即三多爾島得，《萬國圖》作檀香嶼，《漢文圖》作薩敷，《圓球圖》作散答，《五得》又名巴瓦。以地望推之，即徐之薩爾溫。其東北曰英德，一名佛羅理，一名佛里，《世界地誌》作非列士，《漢文圖》作大老來斯，《世界圖》作布羅力斯，即徐之弗羅力士。其北謂之佛理嶼海，其東爲佛羅理峽。又東有數島，曰薩布老，曰索羅爾，曰蘭布連，曰平塔，曰亞羅爾，曰汪巴耳，即徐所云六島相接也。其南有大島曰約摩爾，《世界圖》作地木，即徐之地

問。許《考》云迤東較大者，在西曰孫巴瓦，在東曰地木爾。謂此島也，長七百餘里，廣百七十里，民三十萬，土腴物茂。《圓球圖》作搭毛耳，又作胎墨耳，《萬國圖》作提摩，謝《志》作第摩耳。西畔有埔頭，曰古邦，與徐合，《圓球圖》作庫盼，《世界圖》作庫胖。其東畔歸葡埔，曰德里，謝《志》作的里，許《考》作點里，《平方圖》作委塔，《圓球圖》作緋透。自蘇門答臘至士禮莫，《世界圖》謂之大桑達列島。自倫薄克至地木，《世界圖》謂之小桑達列島。譚紹裘云：巽他海峽界於蘇門答臘、爪哇之間，故或稱兩島爲大巽他，其餘爲小巽他，見《東南海島圖經》三小桑達。謝《志》作小森達，云諸島天氣宜人，土脈肥沃。產燕窩、玉桂、檀香、蘇木、椰子油等。土番性兇很，半皆盜賊。的摩爾之北海境謂之巽他海。由的摩爾而東有南西羣島，又東迤北有南東羣島，其中大島曰的摩企老特，即徐之吉甯，《圓球圖》作塔毛耳老特，《萬國圖》作提摩勞特，一作第麻耳，《平方圖》作帖甯貝爾。有埔頭，屬荷。又東迤北有阿盧羣島，與澳洲之巴布亞島南北相直，《異名記》作阿魯。杜宗預云：其下一島，徐稱暴暴，亦曰波波，值西蘭東南，屬荷埔頭也。先謙案：阿盧羣島，南有啞啞，北有多波，而無波波之名，存考。阿盧之西有法義羣島。法義之西迤北有瓦土貝剌羣島。瓦土貝剌之西有班達羣島，一作邦達，共島十餘，中有火山。此海境總謂之班達海，《世界圖》作板大。班達海之北有安邦羣島，其在西者曰布魯，《世界圖》作末羅，《萬國圖》作補盧，《漢文圖》作布羅，樋《志》作補羅，許《考》作木魯，即徐之武羅。武羅東曰西蘭，與徐合，《漢文圖》作賽隆母，《萬國圖》作沙浪，許《考》作錫蘭，與布魯總爲安邦羣（島）。武羅西南曰布屯，《圓球圖》作布唐，《異名記》作補唐，近西伯百東支，荷之大酋駐焉。西蘭直北有大島曰摩鹿加，與徐合，并其四旁諸島，總曰摩鹿加羣島，《世界圖》作馬剌加，譚紹裘云：摩鹿加，爲南洋中最多且碎之羣島，大小百二十有奇。東巴布亞、西西里百，西北呂宋羣島，東南澳大利亞，自北緯二度四十三分摩羅丹島起，至南緯八度二十三分胎墨爾勞島，自順天東七度五十四分得利亞島起，至順天東十八度三十二分阿魯羣島，總凡七萬八千六百七十五法方里，見《東南海島圖經》。樋《志》云：摩鹿加諸島，合補羅、西蘭及三四小島而成，因輸出丁香、荳蔻甚多，故有香料島之稱。都府曰奄波以那，在荷屬中爲次於巴達維亞之都府。許《考》云：麻鹿加羣島內土羅落最大，即本島，見上。錫蘭次之，木魯又次之。多火山，常地震。物產富裕。明正德閒，葡人始抵其境，班人踵至，與葡爭地。嘉靖八年，二國盟於撒拉課斯城，班人得二十八萬金，讓島於葡，萬曆三十七年，爲荷所奪，與徐《記》微異。謝《志》作謀勒嘎。云當北緯三四度之閒，共數十島，大者五，曰希羅羅，居北；曰希蘭、安波那、德那德，居中；曰班達，居南，一名苴蔻島。共四十三萬方里。班達島周百里爲一荳蔻樹林。安達波那多丁香，荷設官駐之，統轄諸島，人口三十餘萬。案：希蘭，即西蘭。安波那，二圖作安波拿，德那德作塔魯諾，希羅羅作濟羅羅，即哈耳馬黑拉，一作士羅洛，吳《志》作計路路，一曰香料羣島，西人書作義羅羅，矢《志》作及羅羅。西曰巴珍，即徐之安門，《圓球圖》作友乞恩。東北曰摩羅臺，即徐之萬他，《圓球圖》作來提。摩鹿加之西南有克蘇剌羣島，中最大者曰滿古拉，曰大來波，當即徐之亞羅、地門律諸島。摩鹿加與西里伯相接處爲摩鹿加海峽。自此以西至蘇門答臘，總爲馬來西亞。

分述

地理環境

《海島逸志》〔葛剌巴〕面北背南，後屏火煙山，其外則南海也。左萬丹，右井裏汶，前則嶼城羅列，門戶堅固，城池嚴峻，地域雄闊，街衢方廣，貨物充盈，百夷聚積之區，誠一大都會也。但其地勢卑下，天氣炎熱，四季皆如夏候，炎風暴厲，觸之生疾。河水甘涼，浴之卻病。春雨秋旱，歲只一收。而田土肥沃，耕種易熟。米價平賤，人民富庶。貨物則皆各國輻輳，以赴貿易，非本島所產也。

又　島中有過渡之處，不用舟楫，皆用籬竹數十片，編爲竹筏。不用篙槳，只用大藤一條，長數十丈，橫亘東西兩岸，或立木爲竿以繫之，或繫於大樹之身。又以小藤數條，結於筏環，繫大樹之上。欲渡時，數人手挽大藤，循藤過焉。

兩山相向，中夾一溪，而水深流急，不能造橋。兩岸大樹參天，而樹杪交柯者，用竹筏連綿糾結，闊七八尺，長十餘丈。筏之兩邊，以藤懸挂樹杪，形如月橋浮空搖曳，乍見駭人。番衆過之如履平地。余自壠至浪，必由之徑，無可柰何，乃下輿，戒僕人不得同過，懼其搖曳也。徐步輕涉而進，至其半高處，目不敢下視，懼而躡足，則其搖愈甚，乃伏而坐。番僕欲走進扶掖，余愈懼，急止之。小停，則其搖息，乃徐起，戰戰而下。噫！異域畏途，於茲僅見也。

火煙山，在巴城西南六百餘里。其山極高，人迹罕到。峰頂如竈上之突，日夜不息，晴明則其煙少減，風雨晦冥則其煙愈熾。或有時如鳴巨炮，則天

雨灰，氣味如硫磺。意者南海之極南，乃地氣所發舒也。錄之以備博物者采取。

磁石洋，在南旺之東，山谷間及崖岸皆有磁石。磁石性能引鐵，故其處之船，皆以竹釘爲之，不敢用鐵釘也。來往船楫，悉當颶開，不得相近。或有被狂風驅近者，則被其牽引，不能解脫矣。明宣宗好寶玩，命內監鄭和等至西洋採辦，止於萬丹，實未至巴。而三寶壠有三寶洞，云是星槎遺蹟，極靈應，每朔望，士女雲集拜禱。

大海之中，遇風雨晝晦，龍在黑雲中，如鍼下垂，則水爲之滌洄湔湃。遠者無妨，近則燒雞羽，放花爆，而水桶、水櫃皆當用綿被、衣服遮蓋，不然盡被吸去矣。海水味鹹，騰而上者則淡。海上之虹，遠者不異，近者竟如環無端。吉里門之電，青而不條。余嘗往馬辰，經其地，果見不紅而深青，其光散漫無端緒。

疆域政區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噶羅巴，迤東諸島接連，由東南而東北。土里莫之東曰洛莫，一作淪泊。洛莫之東曰麻里。一作巴里，又作貓螯，又作麻黎。洛莫差大，麻里亞之。兩島土腴，宜稻，平疇萬頃，產米最多。麻里之東曰松墨窪，一作遜巴瓦。島形槎牙，港灣環曲，地差大於洛莫。松墨窪之東南曰薩爾溫，一名檀香嶼，地如松墨窪之半。薩爾溫之東北曰佛理嶼，一作弗羅力士，東西狹長，地倍於薩爾溫。佛理嶼之東有六小島接連相望。六小島之南，有大島曰池問，一作知汶。又作地門，又名胎墨爾。池問譯言東也，地倍於佛理嶼。東畔有葡萄牙埔頭，西畔爲荷蘭埔頭，曰古邦。以上諸島，皆與噶羅巴東西平列，纍纍相望。由池問而北，隔海面數百里曰武羅，一作木魯，係荷蘭埔頭。地如池問三之一，人戶甚稀，亦無物產。武羅之東曰西蘭，一作西爾郎莫，地倍武羅，野番不解耕作，食沙穀米。沙穀米，非穀也，番島有此種樹，伐其枝條搗碎浸水中，樹汁凝水底成白粉，取粉曬乾爲細末，噴水滾成小珠，形如粟米，煮粥味淡而滑，似倉中陳粟米，南洋島番多以此爲糧。

又 考泰西人書，諸島之外，尚有提讀、義羅羅、巴治安等名，與王《志》、謝《錄》所云各島地名多不同，大半皆噶羅巴舊屬。爾時南洋東畔無

顯國，獨噶羅巴早通中土，其聲名足以自耀。又疆宇恢闊，市舶通行，諸島之影附響臻，亦勢所必然。自噶羅巴遭荷蘭禁錮，號令不行於四境，諸島亦隨風而靡，半爲荷蘭役屬。大者且不能抗，況於培嶁之瑣瑣。

《海島逸志》 葛剌巴國，其地一綫之橫，背負南海，左萬丹，右自井裏汶、直葛、北膠浪、三寶壠、二肥緣、脅森、竭力石、四里貓至外南旺，不過三四十日，可以陸路相通。其地輿水鄉澤國，入巴國經營者，東至於萬瀾，西至於巴東，南背於南海，北蔽於峽。巴國港口，浮嶼羅布，曰王嶼、甲板嶼、爝焞嶼、白嶼、草嶼，不可枚舉。總而言之，曰嶼城。巴國統轄屬國，東有望加錫、安汶、萬瀾、澗仔低，東北有馬辰，西有巴東，西北有麻六甲、柔佛。其餘荒壤之國，但入貢而已。西北大海之中有澤國數處，土地甚大，皆屬和蘭統轄。但華人未到其處，不能盡詳其風土。今述其就近屬島，可知者於左。

又 其所統轄有北膠浪、三寶壠、竭力石、四里貓、馬辰、望加錫、安汶、萬瀾、澗仔低、萬丹、麻六甲等處，不下數十島。

城市聚落

《異域志・莆家龍》 南海之東，廣州發舶順風一月可到。國王撮髻腦後，人民剃頭。以椰子撻水漿爲酒，其色紅白，而味極佳。出胡椒、檀香、沉香、丁香、白荳蔻，常入貢。

《清朝通典・邊防二・曼加薩》 附萬丹 相近有萬丹國、思吉港國，風俗、土產略同內地。商民往噶喇巴者，多轉附番舶至彼貿易。

《海錄・南海・萬丹》 萬丹國，在噶喇叭南，疆域甚小，與噶喇叭同一海島，由噶喇叭陸路南行三四日可到。亦無來由種類，風俗與噶喇叭同。土產珍珠，佳紋席極佳。國南臨大海，海中有山，層巒疊巘，峯兀崚嶒，時有火燄，引風飄忽，入夏尤盛，俗呼爲火燄山。蓋南方秉離火之精，是山又居其極，故火氣蒸鬱，乘時發露焉。西洋番云：其國常有船至此者，船中人上山探望，攀危躡險，遙見山番穴處而食生魚。覺人窺伺，噪而相逐，羣趨而逃，後者輒爲所殺，爭生食之。比回船，僅存十六人，急掛帆而遁，自此無敢復至者。

又《三巴郎》　三巴郎國，在蔣哩悶南少東。海道順風約二三日可到。疆域頗大。閩粵人至此者亦多。土產沈香、海參、沙藤、燕窩、蜜蠟、冰片、菸。以上三國，皆無來由種類。爲荷囒所轄，即在噶喇叭東北。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三寶壠，一作三巴郎。巴國所屬之區。百貨所聚，賈帆湊集，甲於東南諸洲。北膠浪、膋森，其左右翼也。嘮呥哖，其倉廩也。堤塒、二胞縿其門戶也。所轄上下數百里，土田肥沃，人民殷富，爲諸邦之冠。天氣清涼，人少疾病，遠勝巴國。米價尤賤，市無饑者。風俗質樸，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和蘭有官駐守，職名鵝蠻律，又有杯突、大寫、財副、新蟯、咖嗹等屬，分司各事。凡推華人爲甲必丹，必申詳其祖家。巴中甲必丹，權分而利不專。三寶壠甲必丹，則利權獨擅。煮海爲鹽。丈田爲租，皆甲必丹有也。故得膺其職者，則富逾百萬矣。禮拜寺有高樓，鐘聲四達。丑未之初爲一點鐘，至十二點而止。未正、丑正爲二點鐘，則家家閉戶而卧，路無行人。是一日如兩日，一世如兩世矣。此與呂宋同俗，或泰西本有此俗也。

北膠浪，巴國東南之區，面山背海，列屋而居。南北限以柵，華人萃處其中，俗呼爲八芝蘭，番言街衢。廈屋連延，危樓高聳。西向者爲甲必丹第，有園數畝，樹木亭沼，幽雅特絕。迤北有澤海眞人祠，柵門外爲泊面，番言稅館，徵往來之稅。隨河而北約半里爲外泊面，稽查偸漏。又四五里達於海口，有聖墓極靈，舟楫往來，必具香楮拜禱。浪中有和蘭官杯突駐守，有城有兵，城與八芝蘭隔一河。城之南園林深邃，傑閣巍峨者，杯突居焉。浪中爲巴國山僻之地，景色天然，不假修飾。夕陽在山，漁歌互答，有似楚江意節。河水不深不淺，菱芡縱橫，仿佛蘇杭景象。俯仰之間，皆足以遊目騁懷者也。

萬丹，古稱闍婆國。在巴國之西，爪亞所居。地方寬廣，土田肥沃，貨物繁多，人皆富裕。所產佳紋席、幼席爲南洋最。和蘭據海邊，招集諸夷，往來交易，納其租稅。史丹爪亞之主，處於山中，居第極壯麗。第外築一小城，和蘭官十二人，兵百人居之，名曰護衛史丹，實鈐禁之。史丹歿，其子非和蘭命不得立也。爪亞四處散處，雖有國主，惟知畏和蘭而已。

《海島逸志》　三寶壠，巴國所屬，形勝之區也。地方寥闊，物產繁多，賈帆湊集，甲於東南諸洲。北膠浪、膋森其左右翼也。勞冉年其倉廩也，堤塒、二胞縿其門戶也。所轄上下數千里。田土肥沃，人民殷富，爲諸邦之冠。天氣清涼，勝於巴城。人少疾病，糧食廉於各處，世無饑苦。風俗質樸，道不拾遺，法度嚴峻，夜戶不閉。其所鎭之和蘭酋，職名鵝蠻律，又有杯突、大寫、財副、新蟯、州連等分司其事，不相混雜。凡推華人爲甲必丹者，必申詳其祖家。甲必丹擇吉，招集親友門客及鄉里之投契者數十人，至期，和蘭一人捧書而來，甲必丹及諸人出門迎接。和蘭之人入門，止於庭中露立，開書捧讀，上指天，下指地，云：『此人俊秀聰明，事理通曉，推爲甲必丹，汝等鄉耆以爲何如？』諸人齊應曰：『甚美，甚善。』和蘭俱與諸人握手爲禮，畢，諸人退，方與甲必丹攜手升階，至堂中，繾綣叙賓主禮。其籠絡人皆此類。巴中甲必丹之權分而利不專，三寶壠甲必丹之權專而利攸歸。煮海爲鹽，丈田爲租，皆甲必丹所有。得膺其職者，則富逾百萬矣。華人自相婚姻，不屑巴產。果得佳壻，蠟燭一雙，即可爲聘。入贅以後，奉養極侈。婢僕百十人，各執一事。主僕分嚴，見必屈膝。妻曰嬖，人多懼內，家事必由主裁，婢妾必由管束，防閑謹密，其鋒不可犯。夫婦攜手而行，幷肩而坐，甚至攬臂狎抱，不避左右。婢妾持傘障日，羽葆扇風，執帨捧盒而服事於前後者，風俗恬然，無足怪也。國中惟重食與眠，雖有急事，不即通報，必俟其食畢眠起，方敢以聞。禮拜寺樓極高，鐘聲四聞，日夜撞擊。子午爲一點鐘，至十二點而止。午後爲二點鐘，則家家閉戶而卧，路無行人。是一日如兩日，一世如兩世矣。余謂西南洋爲極樂之地。蓋中華有禮義，以自節制，不敢恣其所欲。洋夷則不知禮義廉恥爲何物，惟窮奢極欲，以自快其身心而已矣。

北膠浪，爲巴國東南之區，亞於三寶壠。面山背海，列屋而居，可五六十家。南北限以柵，華人息居其中，俗呼爲入芝蘭，謂街衢也。廈屋連綿，危樓高聳，西向者爲甲必丹第。古有園一所，可三四畝，樹林陰翳，亭名閒雲，甲必丹公餘游息之所。亭東百卉俱備，四時長放，殆同仙景。南有魚池、柑園，西有絲里園。絲里者，荖葉也。兩園相接，界以牆，而門通焉。園後椰樹數十株，亭亭凈直，圍可合抱，其葉類葵扇而長，迎風瑟瑟。由入芝蘭以北有廟，爲澤海眞人祠。姓郭，名六官，經商，帆海舟。番窺其貨，萌惡念。眞人赴海以行，瞬息不見。風大作，番衆盡沒。華人謚爲澤海眞人，祀焉。柵門外爲泊面，餉館，以徵來往之賦稅。隨河而北可半里爲外泊面，所以稽察遺漏。又四五里達於海口，其地有聖墓，極靈，舟楫來往必具香楮拜禱。由入芝蘭南至苗冬

可三十里，苗冬有蔗部二處，舊分東西，今合爲一。至魯閩三十里，其地產木片、籬竹。又五十里至海坡，但見碧海漫漫，白雲無際，天長路遠，頓起故鄉之思。坡盡入林，至凹務灣館，其地當萬山深翠之中，寥寂異常，晝則猿吟虎嘯，鴟鳴鶴唳。行旅往來，必結伴操戈，方敢出入其間。可四十五里，經藤橋至日踏館。以上皆浪中統轄。其下由岸咀葛里嶺峨至三寶壠，不過百里。出入芝蘭由西過河，濟竹筏之渡，即磁頭禮些，鄉鎮。有淡扳公番官居此處。又二十里至勞冉年，地沃土肥，夷民星聚，三寶壠之倉廩也。自此由八馬壠至井裏汶，計程六百里。自汶至巴城各處禮些，皆屬巴中統轄。陸路十日可達巴城，但皆險阻難行，惟烏扳馬來往不絕。浪中所鎮者爲杯突，理刑者名曰大寫，理錢穀者曰財副。有城曰班，有兵丁曰喏呀。城與入芝蘭只隔一河，城之南園林深邃，傑閣巍峨者，杯突居焉。巴城華夷聚會之區，街衢方廣，宮室華麗。浪中山僻之地，不假修飾，自有山高水長天然景色。至於夕陽在山，漁人返櫂，行歌互答，欸乃相聞，有似楚江音節。河水不深不淺，菱芰縱橫其中，仿佛蘇杭景象。

萬丹，在葛剌巴之西境，古稱闍婆國，爪亞所居也。地廣土沃，貨繁人富。所產經紋幼席，爲西洋最。和蘭輸其租稅，據海口，以聚集諸夷來往交易。爪亞之番，四處星聚，雖有國主，惟畏和蘭，遵循維謹。其史丹爪亞之主。處於山中，所居王府，極其壯麗。王府之外，築一小城。和蘭十二人，夷兵百人，居小城中，名曰護衛，實所以挾制史丹也。其史丹沒，諸子非和蘭之命不得立。爪亞性愚蠢，皆曰彼畏我，所以輸我土地之稅，彼敬我，所以設城親自護衛。計爪亞之人，東自巴城、井裏汶、北膠浪、三寶壠、膋森、竭力石、四里貓、外南旺，西自柔佛、巨港、占卑、覽房等數十區，皆其種類，衆奚止百萬。和蘭人數千，不及其百一，大相懸絕，而能以威脅之以利誘之，足以懾服其心，就我籠絡。古人尚智不尚力，信夫！

葛剌巴，古爪亞之國。和蘭所居沿海邊地，未及十分之一，爪亞人數百倍於和蘭。俗質實，人愚蠢，性柔怯，皆懼和蘭，聞其名則合掌。居民雜處山谷間，種田歲只一收。於春雨後，田水平滿，散粟於田，則自發生，并無耘鋤，稂莠不生，一穗數百粒，故南洋米價平賤。山陂斜處，亦可種粟。以錐鑿地，實粟數粒，及時則自蕃茂。其粟不用磨（舂）〔舂〕，以長木槽，數人用直杵舂之，脫粟簸出，乃再舂。米粒長而輭，內地不及也。家計生產，皆婦人主之。生女爲貴，贅人於室，生男則出贅於人。其室如亭，四面開窗。無椅榻，席地而坐。房中地皆鋪席。施帷幄，狀亦不高。坐褥茵，輭枕疊如塔，大小六七級。坐則盤膝趺坐。見客以握手爲禮，以檳榔爲敬。富者用金銀器盛之，常人用銅。唾壺大如花瓶，用以盛吐檳榔之汁。男女渾坐，無禁忌也。食不設箸，以手掬之。以牛爲烹，不食犬豕。女子腳不纏，面不脂粉，首不簪花，衣不帶領，裾而不袴。男子則衣有領，簪簪花，有袴，可謂顛倒矣。百花四季不凋，開放無歇。百果花實相續，味皆美於閩廣。然壤地既異，物性亦遷。黃梨、黃瓜之類，性本濕熱，乃竟以爲清涼之藥。凡感觸暑氣及風邪者，服之反能卻病。蔬菜倍貴於雞鶩，緣米糧平賤，人皆不肯竭力灌種也。以風爲鬼，以水爲藥。凡有感冒風熱病作者，浴於河則愈。產婦及小兒出痘，皆浴於河，且以鍼挑破痘珠，揉出濃漿，竟無害者，不亦奇乎！雖盛暑，不敢露體扇風，卧必密室，施帷幄，少冒風則病立作。故樓房屋宇，皆用玻璃爲窗戶，取其不透風，而內外明亮也。歷覽野史所載，皆豔仙家島嶼，有四時不絕之花，玻璃爲戶，玳瑁爲梁，南洋處處皆然，無足怪者。

里罵，在望加錫之東，無來由所居，不屬和蘭經管。地理偏僻，風俗貪暴。土產良馬，鮮有經商之舟。每年惟載良馬入貢巴國而已。

安汶，在巴國之東南，與萬瀾、澗仔低相鼎峙。色仔年、息覽、無來由什處其地。其屬國浮嶼、有些罷、賴余、膋亞哥、膋里哥、務里、萬里罷。土產海參、丁香、老孛、鸚哥、霧鳥、花油、盒蜜。

萬瀾，在巴國極東南之地，與蘇洛、宿務相近。相傳從此回廈，較之巴國爲近，但未有行之者。土產海參、玳瑁、沙金、珍珠等物。其浮嶼屬國尚多。

西壠，在西北海之隅，地極廣大，距葛留巴極遠。和蘭、紅毛、佛蘭西、呂宋諸國錯處其間。產金銀、寶石五色俱備，光彩奪目。地屬和蘭管轄。徙葛留巴之犯流罪者，悉竄於此。華人之犯罪者，亦竄於此。餘則不能到也。

壠，在西北大海中，一大聚會之區，華人未之到。

龜靜，在西北海之濱，與壠、西壠三處鼎峙，地方甚大。和蘭聚集居處其間，人煙稠密，不亞葛留巴。但華人未有到其地者。

澗仔低，在巴島極東南地。土產海參、玳瑁、沙金、珍珠。其屬國有七。

鑿齒，馬辰之別種。俗尚經教，不食豬犬。人死則拔鬚、去齒、赤體以

葬，云生不帶來，死不帶歸。

穆迦，俗曰佛地，濱於南海。眞修者持齋受戒，數年而出，稱老君。

鴿，荷蘭歸其祖家，至此爲半途，必停泊更換水手，添裝伙食，然後再駛。在船有華人，或傭雇在舟者，必令暫處於鴿，別配船轉，不令往其祖家。相傳來三三月也。去五，五月也。來則風水順，去則風水逆也。又云，將至祖家，有暗洋，不見日月，舟行二三日始出。

明絞脅，在望久里西，四夷雲集。土產大哞、羽毛、嘩嘰。

高奢國，在巴國之西，約水程有二百餘更，華人稱爲些逸。其人高大而多鬚，狀甚魁梧。衣花錦襖，白練裙。以白布纏首，手持念珠。國甚富，土產西洋幼布，名絞只，次名毛里，上者每疋百餘金。有袈裟，薄如蟬翼，中有紋綵，極其精緻。

民族人口

《海島逸志》　華人呼和蘭通稱曰段。和蘭呼華人爲秦，通稱曰稽。和蘭居於西北海，其人隆準赤髮，面粉眼綠，不蓄髭鬚，衣服精潔，短身狹袖，步履佻達，與紅毛、佛蘭西三國鼎峙。紅毛國，貧而強，又居咽喉之地，每被其欺陵。和蘭占巴國二百餘年，始因避風入巴地，見其土地雄闊，可建城池，故假守風入萬丹，卑辭厚幣，求於史丹，爪亞渠魁，鎮於萬丹。以暫借海濱之地，修理舟楫爲名。未幾，又以設立木柵，蔽內外爲請，增其歲幣。爪亞愚直無謀，又貪其利，遂被其襲破萬丹，并巴地。萬丹者，巴國門戶，必爭之地也。乃與巡欄爪亞之國主，處覽內。盟約，每年輸納地租，而沿海之地盡歸和蘭統轄。建立城池，蠶食附近。相傳至今，武備嚴謹，各城門鋪塘，番語曰啫呀。營卒羅守，晝夜匪懈，衣甲未嘗去身，竟歲不聞盜賊。創立美色近厝，俗名病厝。以收養貧病鰥寡之徒。凡人臨危無至親者，則喚梁礁和蘭代書。作字，一如病人之意，鐵案不移，付美色甘和蘭衙門。收貯。俟其親人來領。并有逐年利息，或有園宅婢僕，以及交關欠帳，俱付作字，分文不苟。稍有違約，立致囹圄。有公勃些里，和蘭官。專管山上各地。有沈萬達，專管海洋關口事。例有內外淡扳公，分治城內外。華人并各種番人皆設以甲必丹，使其自申約束。惟大罪及命案皆送付和蘭究治。其創立法度，謹愼嚴明，所以能久遠也。和蘭言其本國嚴寒，九月則見霜雪，草木凋零，人多百歲。及至巴國，地氣蒸熱，草木不凋，頻年沐浴，元氣發洩，人多不壽，五六十歲爲上壽矣。其巴產者，髮不紅而瞳亦黑，地土使然也。明末，和蘭據臺灣，近鹿耳門築小城以居，俗呼曰紅毛城，實卽和蘭也。海寇鄭氏游颺海上，自南京敗還，遂攻臺灣爲負隅之所。和蘭炮銃雖精，然孤城無援，敗歸巴國。其祖家國主怒，卽將敗歸之和蘭致死於巴國城樓上。至今巴國之和蘭，歷歷能道其詳。

爪亞番，其類甚多，自萬丹、巴城、井裏汶、北膠浪、三寶壠、膋森、竭力石、四里貓、外南旺邊海一帶，以及柔佛、巨港、占卑、覽房之處，皆其種類。俱尊三寶壠覽內爲巡欄，其餘各處，但稱史丹而已。其人粗蠢愚直，胸無宿物，怡然聽受，不紀年歲。以十二月爲一歲，見月之日爲初一。其字蹟如蛇蚓，音語則各處有同異。然受制於和蘭，役使如奴隸，遵循維謹，不敢少懈。

華人有數世不回中華者，遂隔絕聲教，語番語，食番食，衣番衣，讀番書，不屑爲爪亞而自號曰息覽。奉回教，不食豬犬，其制度與爪亞無異。日久類繁，而和蘭授與甲必丹，使分管其屬焉。

無來由番，其種類甚多，散居四處。麻六甲、吉礁、巴東、望久里、馬辰、里罵、知汶、把實之屬皆其類也。性狡獪反覆，多有劫掠海洋中者，巢穴處於吉裏門、龍牙等處，內地所謂艇匪者是也。出沒無常，閩廣患之。其言語，和蘭遵之，以通融華夷，如官音然。

武乞氏，居於望加錫。其魁處於山中，自稱膋啫，如爪亞之稱巡欄。南洋諸國皆習武藝，武乞氏爲最勇。武藝精者，父母榮之，鄉里敬之，尊之曰牛實地，大好漢也。能斷一鄉，無不服從者。所以不論男女，十歲以上則演習鎗棒，跳舞諸技。其鎗法、刀法皆有教師秘傳。其教之名色甚多，如太祖達尊、猴拳、鶴勢之類，故其武藝爲南洋之冠。每揚帆海上，賊船遇之，莫不辟易。不受和蘭節制，與盟約爲兄弟而已。土產幼布、海參，二者爲西洋最。友人王砥侯有僕數人隨其駕舟往萬瀾，中途遇盜，舟師大懼，諸僕曰：『我等武乞氏，武藝皆高強，此輩所懾服，無恐也。』戒舟人勿言動，以示懦怯狀。盜見之曰：『此必巴國唐人之船，畏怖如此。』齊登船上。諸僕持刀以待，盜夥一見，皆錯愕曰：『何得武乞氏船。』卽欲遁去。僕大喝，盜長跪，

稱誤犯死罪，各獻所有，叩頭而去。武乞氏女子麗而乖巧，能識人意。余一婢名掌珠，隨往馬辰，中途遇賊，眾寡不敵，倉皇失措。婢云：『無恐。』持鎗而出，守於樓門不動。賊登舟擁至，婢以鎗揮之，立傷數人。賊退而相謂曰：『何得有武乞氏之鎗法？』婢叱曰：『我即武乞氏也。』賊懼而盡披靡。

苗蠻，居於外南旺之東。狀類爪亞，男女皆穿耳而大其洞。女子頗有色性，勤儉持家。不屬和蘭統轄。其地當巴國之極東，四面大海，浮嶼羅布，中多石洞。土產燕窩、海菜、魚翅、海參、翠羽。

武敦，居於望加錫之南，與息聳門相近。狀貌醜黑，性強悍，視死如歸，諸番所畏。其剛猛不亞於武乞氏，而粗豪過之。不屬和蘭統轄。土產長藤、蘇木、海參、鶴頂、龍涎香。

暴暴，居於安汶之東。狀如夜叉，渾身漆黑，毛髮螺拳如艾，醜惡不堪。手足敏捷，上樹如飛。多木處而穴居，不火食，血如濃墨，性多嗜酒。和蘭喜蓄此種爲僕，以其狀醜，便於出入。與西蘭、吉甯比連而處，皆稱烏鬼仔。土產文煙、血結、香木、蘇木、海菜、西國米。

西蘭，鄰於暴暴，風俗亦同，亦稱烏鬼。巢樹上，疾同猨猱，不火食，見一切蟲豸皆喜而食之。土產香木、蘇木、魚翅、玳瑁、羽毛。

吉甯，鄰於西蘭，風俗亦同。土產香木、蘇木、海菜、龍涎香。人短小而黑。余有一婢，頗端，好西洋飲食。服役，羣婢列於左右，余每見則揮去之。內人戲曰：『此古銅如意也，何拒之甚邪？』

知汶，在尾陳之極東。番語東曰知汶，故云。無來由所居，與貓螯鄰，地方磽瘠，人物粗蠢，國貧。不屬和蘭統管。土產香木、丁香、木香、蘇木、海參、海菜。

把實，在馬辰之東。風土略同馬辰，而富裕不及坐地之番。什籍無來由，自有國主，不屬和蘭管轄，每年只納貢稅而已。土產燕窩、長藤、沙金，諸島稱爲富國。

色仔年，華人呼爲烏鬼。無祖系，如巴國設立禮拜寺於城中。其年歲、字蹟、音語，俱遵和蘭。衣服、飲食、器用、宮室，亦幷相同。人物清秀，女子甚美。惟與和蘭婚娶，其他不屑也。其屬多從寫字，或從營伍，性機警，和蘭妬忌，不肯使之爲民上也。

黑貓柔，居於馬辰之西處山中，屬馬辰巡欄統轄。其狀貌略似爪亞。產沙金、長藤、鹿肉。其類皆以抽藤、打鹿、淘沙金爲事。馬辰之國甚富，數處產金。又產銓石，其性最緊，磨之光耀如鏡，可鑑毫髮，閃豔奪目，如月日之精華，入火不滅，磨之光彩依舊。大者無價，小者用米粒兌之。以米十六粒爲一葛力，每葛力價二三十金。和蘭不貴珠玉，以銓石爲至寶，鈕扣、領袖，皆用以爲飾。或云重至十葛力以上者，佩之可辟凶邪。

英圭黎，華人呼爲紅毛。居於西北海之隅，與和蘭相鄰近。其人類和蘭，衣服、制度與和蘭無異，惟音語字蹟各別。製作精巧，其刀銃器皿爲西北諸國之冠。在巴貿易者，皆處以土庫，巨第也。其交關亦遵巴國約束，而和蘭待之甚厚，無敢有失。近有新墾之地，在麻六甲之西，吉礁之南，與大年相鄰，地名檳榔嶼。但其立法苛刻寡恩，華人有在其地者，皆遷徙他處，不能堪焉。

實班牙，華人呼爲宋仔，亦曰大呂宋。居於西北海之隅，國名干絲臘。每發船往高奢國採買西洋布，以販巴國，資本極大，華夷均負其債。

文化風俗

《海錄・南海・噶喇吧》 凡木工多用風鋸，其製先爲一板屋，令四柱皆活，可隨意遷轉。取大木一，長於板屋數尺，圓以爲軸，橫穿左右兩壁，鐵環之，以軸納其中，兩端出於壁外。以一端爲輪，輪十六輻，分兩層環植於軸。內層與外層各八，相間尺餘。其長數尺，編竹篾以爲帆。帆有八，斜張於內外輻上以乘風。兩輻則張一帆，其長視輻，寬則較內外輻之縱而定其尺寸，上復幕以布帆。帆乘風而輸轉，則軸隨之而轉。布帆則視風之疾徐，以爲舒卷，疾則卷，徐則張。屋內軸上環以數鐵鋸，架木于鋸端，以石壓之，鋸隨軸轉，則木自裂矣。所以活屋之四柱，而任意遷徙者，欲以乘八風也。過海次山則至噶喇吧山，山縱橫千里，有城郭廨臺，南海中一大都會也。本荷囒所轄地，後唊咭利師侵而奪之。荷囒行成，仍命管理，而歲收其貢稅焉。荷囒番鎮守此地者三四千人，又有烏番兵數千。凡荷囒分守南洋及小西洋各國者，俱聽噶喇吧差官調遣。土番亦無來由種類。俗尚奢靡，宮室衣服器用俱極華麗，出入皆用馬車。與明呀喇、布路、檳榔、息辣各處相同，而噶喇吧爲尤盛。中國、無來由、大西洋、小西洋各國，莫不罄珍寶貨物商販于此。中華人在此貿易者不下數萬人，有傳至十餘世者。然各類自爲風氣，不相混

也。民情兇暴，用法嚴峻。中華人有毆荷囒番者，法斬手，戲其婦女者，法絞。烏番兵俱奉天主教，死則葬於廟。荷囒番死，則葬於墳園。土番風俗與大泥、咭嚩丹各國同。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噶喇巴》 風俗：室宇壯麗，飲食豐潔。《宋史》。乘輦兜，吹橫笛。《宋史》：其俗以五月遊船，十月遊山，有馬可乘跨，或乘輦兜。樂有橫笛、鼓板，亦能舞。穀米富饒，民不爲盜。《明統志》：其田膏腴，地平衍，穀米富饒，倍於他國。民不爲盜，道不拾遺，諺云『太平闍婆』者，此也。地多流寓，刑無鞭扑。《續文獻通考》：其國四鄉。初至杜板，僅千家，二酋主之，流寓多廣東、漳、泉人。又東行半日至廟村，中國之人，客此成聚落，遂名新村，約千餘家，村主廣東人。番舶至此互市，金寶光溢，人民富饒。又南水行可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益，亦千餘家，半中國人。港傍大洲，林木蔚茂，有長尾猿數萬。又水行八十里至潭沽，登岸西南陸行半日至王所居。王宮磚墉，高三丈，方三十餘里。王蓬頭，頂金葉冠，胸縈嵌絲帨，腰束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民男蓬頭，女椎髻，上衣下帨。男必腰刀，刀極精巧。刑無鞭扑，罪不問輕重，藤繫刃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於中國。尚氣好鬥，寢食污穢。《續文獻通考》：國人大抵三種。西番賈居久者，服食皆雅潔。中國流寓者，尚回回教，持齋受戒，曰唐人。土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鬥，顏色黝黑，猱頭赤腳，坐卧無椅榻，飲食無匙箸，啖蛇、蟻、蟲、蚓，與犬同寢食，不爲穢也。婚姻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前後甚多。婦裸，披髮，跣足，縈嵌絲帨，戴被金珠，綵飾寶妝。喪有水葬、火葬、犬葬，惟死者所欲。好甲兵，無紙筆。《明史》：性兇悍，男子無少長貴賤皆佩刀，稍忤輒相賊，故於兵甲爲諸番之最。字類瑣里，無紙筆，刻於焚葦葉。氣候常似夏，稻歲二稔。工巧多謀，器具精緻。《皇清職貢圖》：性工巧，饒謀慮，器具精緻。夷人花帛纏頭，短衣束腰，繞布幅爲裙，跣足。手持木棒，有爵者鐫字於上以爲別。夷婦垂髻，施簪珥，以花布纏上體，短衣長裙，露胸跣足，善裁製縫紉，性嗜啖果。

《海島逸志》 〔葛剌巴〕閩廣之人揚帆而往者，自明初迄今，四百餘載，留寓長子孫奚止十萬之眾。巴地本爪亞國也，和蘭設計籠絡，納其租稅。施號令，設法度，盤踞海口，征課餉，給文憑，愼出入，嚴盜匪，管束諸夷。其人隆準赤髮，沈潛善慮，故能冠諸夷之上。其官職皆稟命於祖家之國主，巴酋不敢自專也。酋有大王、二王、雙柄伽頭、山海美色葛、內外淡扳公、杯突公、勃壠諸名目。其分鎮各處者，以地之大小，授職之尊卑。爪亞舊酋處於山中，地名覽內，稱巡欄，如漢之稱單于，唐之稱可汗。其餘各處，幷稱史丹，俱尊覽內爲巡欄。其官職有二把智、淡扳公、把低。各有副，如中軍，以代行其事。其陞降黜陟皆聽命於和蘭。華人自明永樂時，三寶太監鄭和等下西洋採買寶物，至今通商來往不絕。於冬至後，廈島開榷，廿餘日可達。巴城連衢設肆，夷民互市，貴賤交易，所謂利盡南海者也。富商大賈，獲利無窮，因而納賄和蘭。其推舉有甲必丹、大雷珍、蘭武直迷、朱葛礁諸名目，俱通稱甲必丹。華人或口角，或毆鬥，皆質之於甲必丹。長揖不跪，自稱晚生，其是非曲直，無不立斷。或拘或撻，無容三思。至犯法大罪，幷嫁娶生死，俱當申報荷蘭。水旱來往，皆給與文憑，不得濫相出入。其用法之森嚴，設稅之周密，大約可見矣。惟人命則不問鄰右，而重見證。見證必審訊，斬雞發誓，方敢畫押定案。所以殺人，或棄之道路，或流之溝洫，皆置而不問者，無敢作見證也。至於和蘭風俗，虛名鮮實，揆之五常，多無合者。上賊其下，肆行貪酷，非仁也。妻反目，聽其改醮，死未周月，由其他適，非義也。長幼無序，男女無別，非禮也。窮奢極欲，以終其身，不爲燕翼貽謀之計，非智也。惟貿易一事，然諾必信，其庶幾乎。至各島生番，怪形異狀，木處穴居，虬髮文身，露體血食，無足齒及。巴城地勢平坦，人居稠密。出鑒光城市以外，皆爲園地。而和蘭園林，相接聯絡數十里，樓閣亭臺，橋梁花樹，窮工極巧。每七日一禮拜，於巳刻入禮拜寺，講念經呪，其拱聽者皆低首垂淚，似能感發人心者也。喧半時許，各自散去。入園林優宴，盡一日之歡。不理事以供遊玩，車塵馬迹，衣香鬢影，相望於道，亦一勝事也。余謂南洋之地有可愛，亦有可惜。天氣不寒，頻年如夏，百花暢茂，四季俱開，冬春之際，夜雨朝晴，此時景之豔陽可愛也。中華流寓既多，俗重風雅，喜逢迎，善褒獎，窮困相投，或通譜，或瓜葛，皆無異視。童子見客揖讓爲禮，婢僕見主屈膝爲敬，此人情之古厚可愛也。地土肥沃，日用平易，斗米二三十錢，雞鶩賤於蔬菜，緡錢便可納婢，此土產之便易可愛也。然去國離鄉，舉目異俗，無中華書籍以資流覽，無知己良朋以抒情懷，無幽崖古剎以肆遊玩，是爲可惜耳。余居巴城未及周歲，輒遷於三寶壠，復之北膠浪。巴中風土人情未能盡悉，爰述大概，以資考鑒，且寄客中之岑寂云爾。

番戲，名曰濃迎。番婦之頗有色者，帶虬髮，纏錦幔，插金花，搖紙箑，裸衣赤腳，歌番歌，舞番舞，搖頭閃目，鶴立鷺行，演唱雜劇，備諸醜態。或兩婦對舞，或三四婦共跳舞，閒人亦可入其中，與之對舞，名曰弄濃迎。

弄畢，則酬以金。每於清夜，遠遠聽之，其音凄切悲楚，所謂異鄉之樂祇令人悲耳。有帶鬼臉演唱者，略同濃迎，但多淫褻不堪之辭，番社中最喜之。華人住居之地嚴拒不許入境焉。又有花英者，類影戲，俗呼皮猴。所演唱皆其爪亞上古故事，未全人形，或飛或遁，如稗官所載諸詭誕不經之事，竹木雜陳，俚鄙不堪注目。

和蘭每宴會必設長席，可坐數十人，名曰鏡實踏。絲竹雜陳，男女對舞，名曰丹六。其俗女子字人聽其自擇，名曰思甲。若兩相愛悅，則對舞以定匹偶。其樂有長如瑟者，其音清朗；有高如人者，立而彈之，其聲高曠；有長如琴者，其音鏗鏘可聽，頗有大雅之風。其樂具精妙，工巧異常，其最者每副價值千金。

國中設賭柵，甲必丹主之，歲納荷蘭稅餉，征其什一之利。日日演戲，甲必丹及富人蓄買番婢，聘漳、泉樂工教之，以作錢樹子。有官音，亂彈泉腔、下南二部。其服色、樂器悉從內地運至。歲臘無停，所以雲集諸賭博之徒，燈籠大書『國課』二字。其賭博之場，帷幄皆書『天下最樂不如賭博』，或寫『樂在其中』。有巡賭者數十人，來往稽察遺漏。雖父子兄弟到其處，不得相管束也。倘欲管束，則巡賭者聞之，立拘其父兄見甲必丹，責云：『教訓子弟，當在家中，此處國課所關，何得浮言惑眾，以亂人心？使國課無徵，罪何可恕！』即有立致囹圄之禍。蓋荒服之國，其背謬類此。

島中車，四輪者駕兩馬，兩輪者駕一馬。四輪者，前輪小而後輪大，用木爲之，外鑲以鐵。或如小亭，大者可坐三四人，小者可坐一二人。雕花綵繪，每兩數百金。王坐鑲金者，有官職及甲必丹皆坐綵繪者，平人坐漆顏色者。其座褥悉呢絨爲之，華麗奢僭。

酣贛教，名如白蓮、尤溪之類。爪亞、無來由、里貓柔皆習之。其教持經呪法語，不論年月，揣摩就，則成爲銅身鐵骨，刀鎗不能傷。惟忌豬犬，以豬油、犬血塗刀鎗，殺之則能飲刃也。

西北和蘭之屬，皆著襪履，戴氈笠，名曰三角帽。東南爪亞之類，皆不冠不履，名曰赤腳番。赤腳番皆能製藥於山僻無人之處，用毒蛇惡獸脂膏合藥，以塗刀鎗之上，製愈久則其毒愈烈，傷人及禽獸，見血立斃，登時潰爛，只存皮骨耳。

暴暴島，地土頗大，物產煩多，商船無敢交易其處，風俗狡獪，如鬼如蜮。懼其煙也，不知何藥所製，於上風高處焚之，聞其煙，舉船之人皆立斃。所以物產卑賤，少有通往之船，必自運出耳。

有疽發於背，腐潰欲絕者，或薦和蘭醫，而病人畏其用刀宰割，固卻之。後痛楚不堪，外科皆束手，不得已乃聘和蘭。入門一見，則曰：『瘡劇矣，何不早告？自作之孽也。』急覓一豕，乃喚其僕於車中攜小箱，出藥酒一瓶，斟以盞，曰：『飲之，則身麻不知痛癢也。』出銀刀，割去瘡之腐潰者，大如盤。縛豕於庭，生割其肉，亦大如盤，操藥敷之，時許，棄其豕肉，臭黑不堪，其毒悉爲拔出矣。如是者三，曰『可矣』，乃敷以膏藥。戒曰：『當慎房事，節飲酒，匝月耳。』三日而平復，我華人外科無其技也，雖華陀、扁鵲何以過焉。葛留巴流寓華人述。

量天尺，形似紙箑，能開闔，有一橫尺，一斜尺，有分寸，俱書和蘭字。每量必於午刻日中之際，其橫尺定均平，斜尺觀道途之遠近。故荷蘭行舟，不重指南車，又能按圖知海中沙石、泥淺之處，毫無差謬。察天筒，以玻璃筒二式，如筆管，長一尺餘，內實水銀，置匣中，旁書荷蘭字。其水銀自能升降，大約晴明則水銀下沈，陰晦則上浮。沈浮有高低，觀旁字，以察風雨晦明，未嘗不驗。

定時鐘，以一日分十二時，鐘分十二點。子時一點，巳末十二點，午時又一點，亥末又十二點。鐘小者盈尺，大者高數尺。鐘鳴之後，又有小鐘十餘事，鏗鏘可聽，名曰鬧鐘。

天船，短小如亭，可容十人。內置風櫃，精巧如渾天儀。數人極力鼓之，便能飛騰揚帆。以量天尺量之，至其處收帆墜下。

風銃，狀與銃相似，有索可挽。用時，實子引索放之，聲不甚響，亦能傷人。荷蘭法度森嚴，民間違禁，有之則究，莫敢置者。

指南車，不用鍼，荷蘭以鐵一片，兩頭尖如梳，中心一小凹，下立一銳承之，或如雨傘，面書荷蘭字，分十六方向，洋帆所向用之。

甲板船，荷蘭在巴海口甲板嶼。所造，定限二十五年則拆毀，其船板可用者用之，否則焚而取其釘鐵。船板厚尺，橫木架隔，兩旁夾鐵板，船板上復用銅鉛板，連片偏鋪。桅三節，帆大小凡四十八片。其旁紐繹絆悉用銅鐵造成，堅固牢實，鮮有誤事。其船艄如女牆，安置大炮數十。大船炮兩層，小者一層，水手每人各司一事，雖黑夜暴雨狂風不敢少懈。法度嚴峻，重者立

斬。船主主之，洋寇不敢相近也。其視唐帆烏合，直兒戲耳。

千里鏡，能觀遠，常製也。有屈曲管者，能觀其室之偏隅，及房戶幽隱之處，無不畢見。佳者每管值千金。用以禦敵，可照敵營虛實。誠鬼工之奇器也。

荷蘭用天炮克敵，紅毛更精巧，每炮尺寸幾何，能及遠幾何，量天尺量敵營遠近，舉炮所中，不踰尺寸。炮向上舉，放到其處，鎗子墮落，旋滾而周偏焉，故以天炮名焉。

經濟物產

《海錄・南海・噶喇吧》 土產：落花生、白糖、丁香、咖噠子、蔗、燕窩、帶子、冰片、麝香、沈香。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噶喇巴》 土產：金、銀、眞珠、犀角、番名低密。象牙、番名家囉。玳瑁、諸名香、烏爹泥、金剛子、蕃澄茄、《明統志》：其藤蔓衍，春花夏實，花白而實黑。鶴頂、鳥名，大於鴨，外黃內赤。火雞、大於鶴，輭紅冠，毛如青羊，食炭。倒掛鳥、形似五色雀。吉貝、桄榔木、蝦蟆樹、《宋史》：其酒出於蝦蟆丹樹。青鹽、綵鳩、白猿、五色鸚鵡。《明統志》：爪哇有鸚鵡山，以出鸚鵡得名。

《海島逸志》 余於十二月廈島揚帆，次年正月初間到巴國，見諸處園林，芙蕖、菊花、蜀葵、茉莉、鳳仙、珠蘭，草本諸花并開，乍見駭異。洵〔詢〕之巴人，皆云頻年長放，相續不絕。然百卉之香皆濃濁，不及中華之清馥。又百卉之種多傳自中華，何至於此而紅者或化爲白，白者或化成紅？蓋地土變幻，四時背戾，使之然也。

薔薇，有白者。

千日紅，亦有白者。

夾竹桃，本紅，而亦有白。

指甲花，本白而亦有紅、淺紅、淡黃，均四季并茂。

樹蘭花，凡園林悉用爲檻，裁翦使中規制，望之如垣。

夷花，有尖指甲，樹大如榕，花如木筆而小，色黃，其香濁。

未脅知，樹如梨，花白，狀如含蕊之素心，其香澀。

君壠夢，樹如柏，花黃，如夜合而長，其香鹽。

倒冒，產西壠，俗呼西壠桂花。樹如枇杷，花生葉下，狀如樹蘭，略似荔奴花，貫串成穗，香清遠，當爲夷花之最焉。

椰，當地稱葛剌巴，樹如檳而大，葉如葵扇而長。皮可打索，又可爲鞋底。實可作黍，可熬油，可釀酒。中有水盈升，青者爲佳味，如蔗漿，食之消渴解暑。殼曰椰瓢，用掬水輕便。渾身無棄物焉。

榛，甘美遠勝閩廣，而粉齏無鬚。其種十餘，有長徑尺者，有瘦而長，圓而短者，有齏如藕，香如木瓜者。蕉，實長者至尺，短者只寸。有形方，有形圓。有紅皮，有白皮，有鵝黃皮。甘飴香美，蕉中之上品也。大約二三十種。

柑、橘、柚并名曰落，華人各據其實稱焉。有香柑、甜柑、酸柑、虎柑，種不悉數，四季花實無間。余有句曰：『芙蓉江上無殘歇，橘柚園中不斷收。』紀其實也。

蔗，種甚多，紅者，白者，烏者，青者。有絲紋如七弦竹者，花如蘆荻，一望無際。

夷果有染霧，樹如桑，實於八九月間。其形如辮墜，上尖下圓。其竅方，中或有子，或無子，或大如桃，細如豆。色深紅、淺紅或白。味清甘，洵夷中佳品。但種多未能悉考。

紅毛丹，樹如楓柏，實如葦麻子，紅如鮮荔，亦有白者、黃者，味皆如荔枝。

阿齊，因果名地。其實核能離肉，是夷果之最佳者。

嘀嘀，樹如羊棗，實附樹身，根際狀如桃而匾，斑紋凹凸，色黃味酸，甚醒酒，婦人尤深嗜焉。

望喫，樹如山茶，實如石榴，皮黑肉白，味甜多漿，消渴，殼可染布。

絲里喈，樹如柰枝，實如松蕾，肉白而多漿，核如黑豆，其甘勝鼎鑊之飴。夷果中稱劣品，余獨以爲佳也。

些六，樹如蕨而大，梗多刺，葉如檳，實於根際，一穗數十枚，形如桃，皮赤黑如蛇皮，肉黃有核，味澀，不足爲佳，荷蘭嗜之。

流連，樹如羊桃，實大如柚，剖之，肉顆顆形如雞蛋，色白有核，其香濃濁不堪，婦人嗜之，華人且掩鼻而過焉。

阿答，樹如檳榔，花實纍纍，下垂如柳絲，葉似椰而闊，可代茅茨覆屋，用頗廣。纍中有子，以糖煮之，果中珍品也。

絲蓮，樹如椰，其心如蕉，花下垂，割之承以竹筒，隔宿而水滿其中，煮之成糖，曰爪亞糖。

露櫸，樹如枇杷，實如梅子，大如指，色黃味甘，誠一佳果也。實纍纍如葡萄然。

弄蚫，樹亦如枇杷，實赤而小，味絕酸，不可口，土番嗜焉。

百果，如葡萄、枇杷、圓眼、羊棗、黃梨、婆羅蜜、黃瓜、西瓜之類，味皆美於閩廣，以無所奇異，故不悉錄。

海濱涯岸，石齒嵯峨，多洞壑，海燕千百爲羣，巢於洞中。自萬丹、巴城、三寶壠、竭力石、南旺、馬辰、貓釐、把實產燕窩者，不下數十處，皆和蘭之有力者掌握焉。逐年稅息，大者數千金，小者數百金。而富商大賈，納其賦稅以採取焉。燕窩者，燕巢也。燕食海菜，吐而成窩。歲冬、夏兩收，不敢多取。譬如取蜂之蜜，數斯敗矣。每採取，則結廬其處，擇吉刑牲，演唱濃迎。番人百十，用竹梯數十，以布囊繫於竹竿之末而取焉。逢其盛者，利無數也。遇其衰者，則虧折矣。

猴墟，在竭力石之南深林亂壑中，猴產最盛。人猴雜處而無猜忌。猴分兩洞，時相格鬥。各有魁者，大如嬰孩，其類擬之如官長然。

海馬，產於望加錫島。常登海岸逐牝馬，故爲人所牢。毛純黑而柔膩，尾長埽地。其陸行與凡馬無異。甚馴，日可行千里。但不敢浴於河，見水則舊興復起，游泳沈潛力甚大，不可復制矣。

海人，產南海之濱。身長三四尺，形體與人無少異，色黃。其臍有帶，長數十丈，蒂於海底石中。每產，必男女相因，無鰥寡焉。和蘭欲窮覽博物，利漁人購得之，根斷則死，浸火酒而進焉。和蘭每聞有奇形異狀之物，不惜工費以致之，用玻璃器實以火酒，藏貯怪禽、異獸、毒蛇、惡魚，無所不有焉。

墨猴，長四五寸，目如瑪瑙，毛純黑滑膩，柔輭如絨。喜食濃墨。甚乖覺，或置之硯頭圖章匣中，俟人作字畢，乃飲其餘墨。不事跳舞，恆叉手趺坐。

霧鳥，產萬瀾、安汶間。狀類錦雞，棲雲霄，飲霧餐霞，未嘗至地，死乃墜落。其羽輕鬆柔媚，兩翅有修翎，長尺餘。其尾如燕，搖曳輕盈，若欲乘風飄去然。

鹿鳥，產安汶山中。形如巨鸛，皮毛如鹿，尾短，無翼，足三趾，無後距。聲如雄鴨。飲食甚豪，樹葉、果殼皆食之。

港口多象，用以禦敵。有老象爲蛇斃，象奴迹之，懸大澤中樹上，蛇繞腹數匝，刀刃不能傷。有老樵識之曰『此弔象蛇也』。暹之山有之，不意在此。然懼火，因燒之，節節自斷，續而量之，可三十餘丈焉。

犀牛，大過於牛。皮如荔殼，而紋大如錢。背皮如馬鞍，以覆其項。足臃腫如象，頭如鼠，觜如龜，好行荊棘中，喜食藤刺。頭一角在鼻梁，世所繪其角在額者，誤也。此余所目覩。其行林中，觸樹多折。

四足蛇，狀如壁虎，尾三棱而長，皮類錦蛇，見人則避，不致爲害。大者長數尺，水陸幷處，如獺。性解毒，熬其油藏之，瘡疥立愈。

蛤蚧，狀如壁虎，頭大尾闊，長及尺，色似銅綠，斑紋通紅如火焰，狀醜惡。棲梁棟或破壁間，夜出，就燈火食飛蟲。云嚙人不救，然不聞傷人。每鳴則數其聲，以卜吉凶，以單數五、七、九爲吉也。

蠉蜒，狀似蜥蜴，長五六寸，身高脊騰，尾長鱗細，行甚捷。棲綠葉上則身青，行於灰則身白，行於炭則身黑，隨物變幻，不可解也。

暴暴雞，大等鴿，身高五六寸，而冠上羽毛高至徑尺。色青藍柔膩，見人則展以相迎，如孔雀之屏然。云可以辟凶邪，卻火災，絕白蟻，凡園囿必羅致蓄養焉。

玳瑁，狀如龜鼈，背負十二葉，取之須倒懸其身，背溼以醋，用火炙之，片片自落，名曰頭瑁，其價昂。放之海，越年更生，網得再炙，則薄而輭，名曰二瑁，其價賤。以黑斑少爲佳，純白最貴，亦罕有也。

海參，海底蟲也。形如長枕，長尺餘，柔輭如絮。煮鹽水，曬之使乾，只二三寸。水愈深，則海參愈多而愈美。名狀至多，以刺參、烏縐爲最。

印魚，狀如鱘，額似豬觜鈎起。放船上則額貼於板，著人則貼手足，俱難脫也。割取其額，云可治難產。又有小魚二依於其腮，如蝦依海鮓，雖釣上不肯離，幷獲不脫。

沙魚，大小不一。其類有狗母沙者，腹大而臍洞開，小沙魚羣游出入，似以母腹爲窩，不亦奇乎。

燕魚，狀似燕，皮黑如墨，無鱗，有翅大徑尺，尾兩條如燕翦，長亦尺。

飛掠水面不能高，每風浪作，則逆風而飛，疾如箭。

鱷魚，狀如壁虎，大者長一二丈。頭如豕，有口無舌。脊騰目閃，尾尖爪利。上岸不波，入水無痕。每食人，則請老君念經呪，沈紗綫於河而引其端。少頃，鱷魚身纏於綫而出焉。鱷魚性淫，雌雄交媾，遺精隨水而流。沿河之婦，不自知而成孕產鱷，無敢加害，必送於河。安南極多，巴地不常有也。

猴，傷於獵，自採草藥以治，愈而成疤。再爲人獲，疤中有物，如石子，圓潤光潔，名曰猴棗，入藥清涼解毒。

寄生，產海濱。是小蟹潛隱死螺殼中，久之生尾，帶殼而走，可玩不可食，俗呼寄生。

海鵝之大，數倍於鵝。卵大五六寸，重一二斤，殼堅，墮地不破。有自西洋攜歸二枚，詭云馬卵。巴中雄雞往往生卵，小如白果，剖之，純白無黃。

飛頭，名絲羅蠻。安南爲多，巴地絕少耳。其名深山土番之婦也，目無瞳，夜能視，飛入人家，食人腸胃。惟忌酸，以酸柑汁瀝之，不敢近。

海和尚，形如人，口闊至耳，見人嘻笑。大海中見之爲不祥，狂風颱颶且立至焉。

尿婆，形如婦人，有翼，飛集船桅之上，則水淫淫下，可以滿艙。急命阿班登桅安置帆索者。赤體上桅，罵以穢語，乃去。安南、港口、六崑、柔佛之地恆有之。

有尾番，居深山中。醜惡，文身，有尾長五六寸，其末有毫數莖，長一二寸。常傭爲舟工至巴，人或識之，則走匿，欲迫而親，則仇矣。

山客，如猩猩，產深山。面略似人，身如猴猻，高二三尺，毛長一二寸，腹大如鼓，不事跳舞。坦腹仰卧，見人則手掩私，似亦知耻然。

蝙蝠，大至數斤，其目晝昏，夕陽西下則羣飛。其翅戾空，自下望之皆紅。多巢於椰樹，食椰肉及白果。爪如鉤。落地不能飛，必登樹墜下乃能飛。番僕去其翅足煮食，味同田鼠。

《出使日記續刻》卷一〇 〔光緒二十年四月十三日記〕 噶羅巴者，荷蘭屬國也。自二十五六年前在此掘得火油井，或深至二百尺而得之，或深至二千尺而得之，至今漸開漸多，每月可出火油四萬五千箱。近聞華人在此立一股份公司購地開掘。得井之後，餘地仍可種植。

交通

《指南正法》 浯嶼往咬嘮吧：依前針取崑崙，單未幷丁未二十五更、單未二十四更取地盤。用丙午三更取東竹。用丙午十更取長腰。用丁未十更取龍牙大山。單午三更取饅頭嶼。丁未三更取七星。丁未七更取彭家大山，卽牛腿琴，缸取西邊南邊第二山頭對峽門。丙巳沿崑身便取三更嶼南打水四五托，東西竹打水七八托，東邊是正路。丙午四更見昆身，打水六七托是高下地。單丁五更打水十托，單子五更取羅山制覽傍大山，離羅牙十里之地一條老古線是沙地。丁未見頭，丁未五更取咬嘮吧爲妙。

又 咬嘮吧往暹羅針：本港用丑癸五更、子癸八更，又用子癸五更取三拔嶼腳，打水十四托，開西勢打水六七托，用壬子入峽門。用壬子八更打水八九托是正路。若收入舊港，缸尾坐艮寅，入中門有嶼是正路。若往暹羅，用艮寅三更開，用丑癸五更取沾嶼。用丑癸七更取七星嶼及龍牙。單子三更、子癸五更、單子五更取長腰嶼。壬子十三更取地盤，內壬子取彭亨港口。單子十更取斗嶼。單亥五更取綿花及員光嶼，內外俱可過缸。單戌見二嶼可近，不可近崑身邊，有淺及石碑礁出水。過門用單乾三更取三角嶼。壬亥三更崑身尾是正路。吉蘭丹港口用辛戌七更沿昆身駛見六坤下池，取大泥。起身用壬子五更取孫姑那港口，外有二嶼仔名用奴角貓。壬子十更取玳瑁嶼內過，可防昆身尾中朴淺，此淺生開打水四十一托。行缸用單子十五更取大小蘇梅嶼，嶼有三門俱可過缸。壬子十更取孛丑。單壬十更平龜山。單壬五更取筆架。若收彭亨西用乾亥收隴。若收暹羅，用單壬爲妙。

又 咬嘮吧回長崎日清：乙丑年四月廿八日在澳內開船，至下午在澳外寄旋。夜五更開船，用丑癸。廿九日寄在鬼仔嶼西南勢，至五更開船，用丑癸及單癸。初一晚寄在嶼頭東南勢，至二更尺開船，風東，用子癸光平頭嶼。初二日風東南子癸幷壬四更夜原風用子癸四更。初三日無定風，下午子癸三更，夜東風，打水十三托，用子癸及丑。近二更拋，至五更開船，用子癸光打水見三麥嶼在下勢。初四日用壬子及乾戌亥小午拋三麥嶼南。下午南風巡西邊昆身開，至三更拋在舊港下東北勢開。初七早西風不得過琴山拋，下午南風，用乾戌亥大暗平琴西。夜用乾壬亥下平，夜用單子光見七嶼在面前東

北勢。小午平七嶼，見前面饅頭嶼。下午風微，用丑癸至饅頭嶼東南勢。夜風東南，用丑癸光平豬母山開。初七日用壬子癸，五更晚至羅漢嶼，夜用子癸及丑光平長腰嶼開，用壬子四更，晚見東西竹在帆下。夜用壬子光見地盤山，船在東勢。開地盤當頭有尖角三個西北邊拖尾。十一日幷夜西南風，用子癸十二更。十二日幷夜原風原針，十二更暗打水十八九托，用癸及子十更光見水色青白。用單癸五更，見崑崙在船頭。用丑癸下半冥平崑崙，在船頭東過。用丑癸光離山三更。十五日丑癸五更，夜用丑癸光見伏鼎，幷見假任及正任。用丑艮寅暗至羅灣頭，下半冥用丑癸及艮光見伽倆儌下勢。用丑癸及子暗至圭籠嶼，夜靜用子癸及丑三更。十八日風嶼用子癸暗過烟筩。上夜用子癸三更光見交杯。用子及壬暗在交杯上光見外羅。在西北上船在東南開勢靜，至日午風東南單子二更，夜南風用子癸及丑光見大小茜諒，離山有三更。二十一日靜晚東南風，用丑癸一更，夜南風用丑癸四更。四更光風東南用丑癸四更，夜風東南丑癸三更光，無定風，夜西南風用丑癸及艮三更。二十四日幷夜風西用單癸六更光見海南山及大洲。二十五日風西用艮寅，用五更略平獨豬，船在東南開勢，夜風西用艮寅四更。二十六日風北硬繚，用丑艮寅二更，至午北風狂坐湧，用未及坤幷丁，暗有四更，夜用丙午丁一更返西南，用艮寅及丑四更。二十七日西風狂坐湧，用艮寅三更，夜用艮寅及丑四更。二十八日夜用艮寅九更。二十九日夜用單艮十一更。三十日用艮寅，六更貪艮，小半夜用艮寅三更。初一日早見山認未定，用艮寅，下午甲寅四更暗見帆下有舡一隻。夜用甲寅及卯四更光見舡在上勢，舡頭角。初二日用艮寅四更暗見魚舡一隻，略在戶門上，夜用艮寅五更。初三日見舡仔舡十餘隻，幷見北港大山在東南勢，又見洋舡二隻。夜用艮寅五更光平淡山下東北上，亦有討魚舡。初四日艮寅六更暗平圭籠頭。夜西北風，用單寅二更半冥西南風，用單寅一更光見梅花嶼在西南邊。初五日用艮寅六更貪寅小半，夜西南風，艮寅三更。初六日夜西風艮寅九更。初七日夜艮寅九更暗見馬齒，舡在東邊過。夜用單子光溫裕在東邊過，幷見南勢野故、南衢、磺山，東北邊是開門山，北邊交力帽，西北邊見天堂。用子癸及壬亥暗在天堂內過，用壬子及乾亥光在紅尾里開。十一早北風創門，用丁午單坤暗在天堂內嶼仔後，西南風用壬亥及乾暗平紅尾里開，夜東風用壬亥光平設身灣在下勢。十二日風東，壬子及亥暗在塔口嶼外，風西北，不得進港，創開隴，十四日方得進港。

又　長崎往咬嗰吧日清：己丑年十一月初九日開舡，用庚申暗平五島中山。夜用庚申光平五島頭南勢，開庚申及酉暗在里甚馬。西北勢見前面小石嶼仔，夜用庚申三更。十一日風東北，用坤申二更，下午用丁未及單未三更，夜用單午五更，下半夜用單丁二更。十二日風順，用單申單五更，夜用庚酉辛三更，下半夜用單申一更光靜，用庚酉申一更，下午風西北用坤未及申二更，夜原風用丙午三更，下半夜用坤未及申三更，光用坤申四更，夜用單坤四更。十五日用坤申四更，夜坤申三更。十六日用庚及申三更，下午用未及坤二更，夜用坤申見梅花嶼在下勢尾角，圭籠頭在舡頭，頭帆尾外。用庚酉申五更，夜用庚申及單申七更。十八夜坤申十更，光見柑桔開。用坤未五更見南澳，有三更。夜用坤申七更，貪坤小半。二十日幷夜用坤申十二更。二十一日用坤申七更略平烏豬，夜用坤未七更。二十三日開，夜坤未七更。二十四日用坤未小午至沙岐下馬陵橋對開。用丙午暗過交杯，夜用丙午七更。二十五日用丁未及單未暗過羅灣頭，幷夜用未及坤至二更。恐隴些，用單未二更坤未三更。或要開去，尋玳瑁州，或要隴，尋赤坎。用單坤取崑崙。夜用未及坤，至二更盡到玳瑁州兩邊硬繚，用乾戌一更至玳瑁州幷鴨東邊過，用申及坤三更。二十八日坤未四更，夜單未六更。二十九日夜丁未十三更光見水色青白。初一日夜丁未十二更。初二日丁未至午見山在上勢，船頭認未定硬繚，用乙辰一更見東勢開，山甚多，東南一山似笠一樣。用坤駛過身西盡暗有一更開後認是失力大山。夜用坤未三更打水四十托，用坤未四更光打水六十托，夜一更盡打水三十五托，用坤未四更光見西邊有一高山，舡頭有一小嶼幷坤身頭，打水二十六托，後是長腰嶼。初五日用丙午四更，夜用丁及午光見豬母山，在舡邊開。初六日用丁及未，日中午至饅頭嶼，在東邊近過，下午單未暗平七嶼西，夜風西用單未光見牛退琴，北面山亦見後過七嶼。初七日至下午在牛退琴北勢，用未及丙午丁用辰巽巳一更寄椗在洒港口開。初八日巡西南昆身，用乙辰巽暗到峽門內一更時分寄椗。光用辰巽及丙午，巡西邊昆身打水四十五托，時在三麥嶼西。夜風北，下半冥風西，用單午五更光北風微微，用單內四更打水十托，夜風西北，用單午及丙光在嶼頭開東勢。初十日丙午丁巡城外駛至東勢，寄椗在鬼仔嶼西北勢，巡五嶼用丁午巡合板嶼東入門，午至淺口住舡。

又　咬嘓吧往臺灣日清：辛卯年四月二十二日開舡，至午寄灣外。下半冥開舡，用丑艮及子光見鬼仔嶼東邊，下午用壬子及癸，下午用子及壬，暗過嶼頭寄椗嶼北。二十四日早風東南，用子及癸，下午用子及壬暗過嶼頭，有一更寄椗，至二更開舡。風東，用子癸一更。二十五日原風用子癸及壬，四更，夜東南風用子癸及壬，光見三麥嶼在頭帆尾外。二十六日用壬亥及乾戌至午入三麥嶼內，一更巡西邊昆身開，用乾戌亥暗寄。二十六日巡昆身到港口，開用戌乾及壬子，暗在牛退琴西，夜用壬子及癸光平七嶼西。二十九日用癸及丑，至午平饅頭嶼東邊過，用癸丑暗在豬母嶼下東南勢，在用丑癸光離山二更。三十日用子癸暗平羅漢嶼頭，舡在羅漢嶼下東南勢開。夜子癸及單子光在長腰嶼上東北。初一日風西南，用壬子暗平東竹開。風輕，用壬子光平地盤，開東南勢失力山。初二日風輕，用子癸三更。初三日風輕，開夜用子癸六更。初四日夜用子癸六更。初五日用子及癸四更，夜風輕用子癸二更。初六日夜風西，用單癸四更。初七日無定風，用子癸一更，夜西南風，用癸及子二更。初九日南風，下午西南，用單酉二更半，下午用酉及辛一更半，夜用辛酉近一更，乾亥子癸一更，半冥一更，北風用坤未及申二更，又單丁二更，光用午及丁未六更，夜丁午及未三更，下半冥丁及坤三更。十四日幷夜坤申八更，光坤申四更，夜坤申及未七更，光坤未及申四更，夜用庚申六更見山是臺。【略】二十七日用丁未，下午平東湧外過，用丁未暗平白犬開。夜用丁未及未七更光見北港大山，在東勢過倚捍用坤申及庚七更。二十九日坤申六更暗平坪山，夜用坤申八更光幷夜用坤申十更。十二月初一日幷夜用坤申十一更光，幷夜用坤申十三更，光用坤申及未四更，午見大州頭在馬戶邊，夜用坤及未六更。初四日用坤未五更，夜用坤未見外羅，在左邊帆鋪外，光過帆開捍用辰巽巳三更暗過外羅。下半冥用丙午，光用丙子，暗平新州港口。夜丙午光平大佛下，用單午及丁未暗過羅灣頭，下半冥用坤未光見覆鼎不只三更開。用單未及坤六更，夜用未及坤七更見光見崑崙在舡下勢，用丁未過山午過崑崙西。用庚酉晚過小崑崙，外看見西邊礁，夜用申及坤午庚七更。初十日幷夜坤申及庚十二更，晚有山認未定，光幷夜用申及庚三更至半冥過帆用壬亥及子癸。十二日用辛酉巡昆身有五更，至一更時分寄椗昆身尾，十三早入淺妙甚。

又　太武往咬嘓吧針：至崑崙用單坤及坤申十更。用單申及庚申十八更取綿花嶼好抛船，取柴水。用單巽五更平斗嶼。用單巳八更取地盤外過。單巳三更取東西竹內過，用單丙十一更過長腰嶼。用單午四更、丁午四更平饅頭嶼。單未四更取七嶼。單未四更取琴山。單未五更、單巽三更、巽巳六更取三麥嶼內過。用丙巳三更、單午八更取頭嶼。用單午幷丙巳入甲板嶼收澳。

咬嘓吧回太武針路：港口放洋，用丑癸八更平頭嶼。用子癸七更、單子四更、壬子二更取三麥嶼。乾戌四更、乾亥六更平琴山。子癸三更、單子四更取饅頭嶼。子癸四更取龍牙大山。子癸十五更取馬鞍嶼。用壬子癸變用五十餘更取崑崙內過。用丑艮十八更取羅灣頭，妙哉。

又　咬嘓吧澳回唐：澳內用子癸平頭嶼。平頭嶼用子癸四更，又子癸三更，打水十三托，用子及癸丑二更，子癸見三麥嶼。三麥嶼用乾戌壬亥，三麥嶼過一更巡西崑身駛，又用乾戌巡崑身到舊港。

舊港用乾戌及壬亥至琴。

琴用丑癸七更取七星嶼。

七星嶼用單癸取饅頭嶼。

饅頭嶼用子癸丑取豬母山。

豬母炁用子癸三更取龍牙大山，門有石產不出水。

龍牙山用壬子十更取長腰嶼。

長腰嶼用子癸及癸十更取東竹。長腰大山用丁午四更取饅頭嶼，打水三十托，南邊有小嶼三四個，用丁未十更取龍牙。

東西竹用乾亥壬子三更取地盤。東竹遠看似馬鞍樣，內外打水二十五托，西邊有小嶼二個，打水二十五托。西竹山亦是馬鞍樣，西邊低，內有將軍帽，有火燒塔及豬母甲子。用丙午十更取長腰，內打水二十二托，西有小嶼二個，打水二十五托。

地盤山。一更開子癸三十更、子十更，打水二十三托，見崑崙在船頭上勢角。用單癸平崑崙。二更開，用丑癸十五更取覆鼎。

覆鼎山。一更開。用丑癸及艮二更取赤坎。

赤坎。用丑癸取羅灣隴，用艮寅取羅灣拆五更遠。

羅灣頭。半更開，用丑癸五更取伽倆儌。一更開用子癸三更取靈山大佛，往回放彩舡。

靈山大佛山。用壬子五更取羊角嶼。壬子七更取外羅。丑癸二十一更取獨豬山。用丑癸三更取銅皷嶼。艮寅二十一更取東姜。

東姜山。用艮寅二十二更取南澳。用艮寅七更取太武，收入浯嶼，妙哉。

《海錄・南海・噶喇吽》　噶喇吽，在南海中，爲荷囒所轄地。海舶由廣東往者，走內溝，則出萬山後向西南行，經瓊州、安南至崑崙。又南行約三四日到地盆山，萬里長沙在其東。走外溝，則出萬山後向南行少西，約四五日過紅毛淺。有沙坦在水中，約寬百餘里，其極淺處止深四丈五尺。過淺又行三四日到草鞋石，又四五日到地盆山，與內溝道合，萬里長沙在其西。溝之內外，以沙分也。萬里長沙者，海中浮沙也，長數千里，爲安南外屏。沙頭在陵水境，沙尾即草鞋石。船誤入其中，必爲沙所湧，不能復行，多破壞者。遇此，須取水板浮于沙面，人卧其上，數日內若有海舶經過，放三板拯救，可望生還。三板，海舶上小舟也，舟輕而浮，故沙上可以往來。若直立而待數刻，即爲沙掩沒矣。七洲洋正南，則爲千里石塘。萬石林立，洪濤怒激。船若誤經，立見破碎。故內溝外溝亦必沿西南，從無向正南行者。由地盆山又南行，約一日到網甲，經噶喇吽峽，出峽口，又南行過三洲洋，約三日到頭次山，即噶喇吽邊境也。上有中華人所祀土地祠。又行二十餘里，到海次山。有數島，一以居中華之爲木工者，一爲瘋疾所居，一爲罪人絞死之所，俗呼爲弔人山，其餘皆以囤積貨物。

《海島逸志》　葛剌巴，南洋一大島國也。廈門揚帆，過七洲，從安南港口歷巨港、麻六甲，經三笠而入嶼城至其澳，計水程二百八十更。每更五十里，距泉州約一萬四千里可到。

紀事

《粵海關志・市舶・噶喇巴國》　乾隆十五年四月，閩督喀爾吉善等奏言：龍溪縣民陳怡老久居噶喇巴貿易，娶夢噶適番女高冷爲妾，賄通夷目，謀充甲必丹，於十四年五月潛回廈門，爲地方官訪獲以聞，照例遠遣。

人物著作

《海島逸志》　連木生，字性惇，居聖墓之蕉園。謝絕時務，工草書，喜管絃，能詩善奕。每禮拜日，賓朋滿座，有孔北海風。園中花果最茂，垂楊拂水，柏樹參天，竹林魚池，幽雅曲折。有得月樓與月橋，人淡如菊矣。

陳豹卿，名曜，漳之石美人。性機警，能知人。其堂兄映爲三寶壠甲必丹，豹卿往訪，輒能佐理其事。映卒，遂襲其職。賈帆數十，發販州府，所到則其利數倍，不數年富甲一方，歌童舞女，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余始至壠，見番官淡扳公往候豹卿，隊馬數百，整肅而來，至柵門外則下騎，入門則膝行而前。豹卿危坐，俟其至乃少欠身。噫！異鄉貴顯，一至於此，眞爲華人生色也。巴中有大第一區，名三寶壠土庫。唐帆初到，客有欲到三寶壠者，則居以土庫，并有船護送至壠。或通譜，或瓜葛，或薦舉，或投奔，悉皆收錄，因才委任，各得其宜。華夷均領其資本經商者，不計其數。壠地賈帆輻輳，貨物充盈，甲於南洋。迨沒之日，賈帆停泊，生涯頓歇，壠中爲之寂寞。語云『人傑地靈』，良有以也。

許芳良，漳郡人也，爲巴城甲必丹。性開擴，有雅量。蔡錫光時爲門下客，每稱其氣量人所不可及。閩果有椶梨者，漳之佳果也，亦不可多得。唐帆或有攜一二枚至島，大者百金，小者數十金。芳良市兩枚付錫光，將以進之巴王。而錫光誤以爲常果，剖而供之。芳良徐曰：『此誠故鄉中珍果也。』悉呼其客及家人共嘗之。安汶有丁香油，用玻璃瓶實之，大者每瓶價百金。錫光拂几誤碎之，香聞遠近，不可隱，遂告之。芳良曰：『生毀有數，何必較也。』巴中宴客，則用玻璃器，杯盤茗椀俱係玻璃，每副價值一二百金。一日宴客，婢失手，盡碎之，長跪請死。芳良曰：『無須。進內但云我誤碎可矣。』蓋巴中法度，馭婢僕甚嚴，僕則自行管束，婢則細君主之，不如是，則婢殆矣。有許雲者，落魄爲傭。時巴中諸許皆貴顯，芳良每以自炫。有人云：『傭者姓許。』芳良即招之曰：『既係子姪行，到巴當即見我，何自苦也？』即錄用之，不數年，竟成巨富。其雅量類如此，不能畢舉焉。

黃井公，漳之漳浦人也。性樸訥，胸無宿物。初爲三寶壠甲必丹，以詩酒自豪，不受約束，遂遭遣謫。又以課項未明，竟至囹圄。或爲井公謀，以其所負於己者，告之上臺，使償己責。井公曰：『緣我一人而累及衆人，吾甯死不爲也。』衆共仰其義，願爲之地，各斂金而出之。長子綿光，在巴奮志經營，頗爲小康，乃奉井公歸養巴中，築園於清漪之沼，日與二三遊侶，嘯咏自適，人皆以爲古厚之報。

佛賓者，三寶壠觀音亭之住持僧，漳之漳浦人也。能書善畫，出言滑稽。公然娶婦，育子女各一，蓄婢僕。客至，喚婢烹茗。蓋西洋僧家有妻有妾無足爲奇。余有戲贈佛賓絕句云：『聞道金仙在此間，禪家事事竟安閒。袈裟自繡閨房裏，待客烹茶喚小鬟。』

漳城東門外深青社有蘇某者，經商南洋，娶婦某氏。數載，以不獲利而歸，遂卒於家。南洋婦聞其訃，且知其家貧，親老子幼，乃孑然帆海至閩，養姑教子，以終其身。又連捷公之妻，遭巴亂，夫死，權貴羨其美，妻佯許，而請祭其夫於江，盡禮而後投於水。此兩婦之節義，求之中華婦女，尚不多得，況荒服僻壤哉。惜未詳其姓氏，爲可憾。

又　歲在辛亥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初旬，梁峰黃先生搆蝨園之樓，落成設宴，羣季俊秀莫不咸集，蓋二十餘人焉。園中綠樹扶疏，迴廊掩映，清流一曲，斜抱長隄，遠黛蛾眉，當門挹翠。登斯樓也，遠望汶山，插天高聳。西盼丹國，沃野千里。其南背負溟海，上國星槎絡繹，從北方而至，俯仰之間，皆足以游目騁懷，信可樂也。酒肴既備，絲竹雜陳。蔡伯友饋蒸羊而佐酒，陳鶴郎獻女優而侑觴。有善歌成卿者，舒皓齒，啓朱櫻，聲如鶯簧。梁連生者，柳敬亭之流也，擊胡板以相和，清歌激揚，響徹雲霄，舉坐莫不傾倒。於時韓君若孚，素稱道學，亦如陳白沙之擅風流焉。長生君斜盼垂青，肖山翁頻浮大白。黃季子存物外之思，憑欄遠眺；蔡錫公忘車笠之分，避席邀遊。延陵舊子弟，車馬翩翩，甯遺世而獨立。潁水新大夫，衣裳楚楚，自顧影而無儔。永居士文質彬彬，純舍人意氣揚揚。其餘或葛巾羽扇而飄搖，或竹杖芒鞋而躑躅。而梁峰先生賓從獻酬，終宴不疲，孔北海何以過焉。淡齋蔡生向余言曰：『今日之會，足堪千古，子其誌之，以彰盛事。昔摩詰作《輞川圖》，子安賦《滕王閣》，羲之作《蘭亭序》，皆君家韻事也。向使三人而不爲之摛華掞藻，則地之勝、辰之良，皆湮沒於荒煙蔓草中矣。』余謝曰：『余不敏，念自癸卯四十八年。文戰不勝，抑鬱無聊，流連島上，每憶吳粵勝遊，耿耿不忘於心，況今日者庭開三徑，鯖合五侯，珠履盈庭，妙鬟唱曲，雖海外風光，傳之中華，未必不以爲盛事也。』

閣婆部 閣婆婆達 閣婆達 杜薄

杜薄 諸薄

綜述

《宋書・夷蠻傳・閣婆婆達國》　閣婆婆達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陁阿羅跋摩遣使奉表曰：

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周，入于涅槃，舍利流布，起無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布，如日照明，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名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閻浮提內，莫不來服。悉以茲水，普飲一切，我雖在遠，亦霑靈潤，是以雖隔巨海，常遙臣屬，願照至誠，垂哀納受。若蒙聽許，當年遣信，若有所須，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陁婆、副使葛抵奉宣微誠，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陁婆所啓，願見信受，諸有所請，唯願賜聽。今奉微物，以表微心。

《南史・夷貊傳上・閣婆達國》　閣婆達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呵陁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敎化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我雖在遠，亦霑靈潤。』

《通典・邊防四・杜薄》　杜薄國，隋時聞焉。在扶南東漲海中，直渡海數十日而至。其國人貌白皙，皆有衣服。國有稻田。女子作白疊華布。出金、銀、鐵，以金爲錢。出雞舌香，可含，以香不入衣服。雞舌，其爲木也，氣辛而性厲，禽獸不能至，故未有識其樹者。華熟自零，隨水而出，方得之。

杜薄洲有十餘國，城皆稱王。

《太平御覽》卷七八八　《唐書》曰：杜薄國，在扶南東漲海中，直渡海數十日至。其人色白皙，皆有衣服。國有稻田。女子作白疊華布。出金、銀、鐵，以金爲錢。出雞舌香，可含，以香不入服。雞舌，其爲（水）〔木〕也，氣辛而性厲，禽獸不能至，故未可識其樹者。華熟自零，隨水而出，方得之。杜薄洲有十餘國，城皆稱王。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社薄》　社薄國，隋時聞焉。在扶南東漲海中，直渡海四十日至。其國人色白皙，皆有衣服。土有稻田。女子作白疊華布。出金、銀、鐵，以金爲錢。出雞舌香，可含。雞舌爲木，氣辛而性厲，禽獸不能至，故未識其樹者。花熟自零，隨水而出，方得之。按社薄即海中大洲之名，其上有十餘國，城皆稱王，不能盡記。

《通志・四夷傳五・杜薄》　杜薄，隋時聞焉。在扶南東漲海中，直渡海數十日而至。其國人貌白皙，皆有衣服。國有稻田。女子作白疊華布。地出金、銀、鐵，以金爲錢。出雞舌香，可含，不入衣服。雞舌之爲木也，氣辛而厲，人與禽獸不能近，故未有識其樹者。華熟自零，隨水而出，人方得之。杜薄洲有十餘國，城皆稱王。

《嶺外代答・外國門上・闍婆國》　闍婆國，又名莆家龍。在海東南，勢下，故曰下岸。廣州自十一月、十二月發舶，順風連昏旦一月可到。國王撮髻腦後，人民剃頭留短髮，好以花樣縵布繳身。以椰子幷撻樹漿爲酒。蔗糖，其色紅白，味極甘美。以銷銀鍮錫，雜鑄爲錢。其錢以六十箇准爲一兩金，用三十二錢爲半兩金。土產胡椒、檀香、丁香、白荳蔻、肉荳蔻、沈香。國人尚氣好鬥戰。王及官豪有死者，左右承奉人皆願隨死，焚則躍入火中，棄骨於水，亦陪水溺死不悔。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闍婆》　闍婆國，在南海中。其國東至海一月，汎海半月至崑崙國，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汎海五日至大食國，北至海四日，西北汎海十五日至渤泥國，又十日至三佛齊國，又七日至古邏國，又七日至柴歷亭，抵交趾，達廣州。其地平坦，宜種植，產稻、麻、粟、豆，無麥。民輸十一之租。煮海爲鹽。多魚、鼈、雞、鴨、山羊，兼椎牛以食。果實有木瓜、椰子、蕉子、甘蔗、芋。出金、銀、犀、牙、篾沈檀香、茴香、胡椒、檳榔、硫黃、紅花、蘇木。亦務蠶織，有薄絹、絲絞、吉貝布。鎔銀葉爲錢博易，官以粟一斛二斗博金錢。室宇壯麗，飾以金碧。中國賈人至者，待以賓館，食豐潔。地不產茶，其酒出於椰子及蝦蟆丹樹之中。蝦蟆丹樹，華人未嘗見，或以桄榔、檳榔釀成，亦甚香美。不設刑禁，雜犯罪者隨輕重出黃金以贖，惟寇盜者殺之。其王椎髻，戴金鈴，衣錦袍，躡革履，坐方牀，官吏日謁，三拜而退，出入乘象或腰輿，壯者五七百輩執兵以從。國人見王皆坐，俟其過乃起。以王子三人爲副王。官有落佶連四人，共治國事，如中國宰相，無月俸，隨時量給土產諸物。次有文吏三百餘員，目爲秀才，掌文簿，總計財貨。又有卑官殆千員，分主城池、帑廩及軍卒。其領兵者，每半歲給金十兩，勝兵三萬，每半歲亦給金有差。土俗婚聘無媒妁，但納黃金於女家以娶之。五月游船，十月游山，有山馬可乘跨，或乘軟兜。樂有橫笛、鼓板，亦能舞。土人被髮，其衣裝纏胸以下至於膝。疾病不服藥，但禱神求佛。其俗有名而無姓。方言謂眞珠爲沒爹蝦囉，謂牙爲家囉，謂香爲崑燉盧麻，（諸）〔謂〕犀爲低密。

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阿陁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人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種智安穩，大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我雖在遠，亦霑靈潤。』其後遂絕。宋太宗淳化三年十二月，其王穆羅茶遣使陀湛、副使蒲亞理、判官李陀那假澄等來朝貢。陀湛云：中國有眞主，本國乃修朝貢之禮，國王貢象牙、眞珠、繡花銷金及繡絲絞、雜色絲絞、吉貝織雜色絞布、檀香、玳瑁檳榔盤、犀裝劍、藤織花簟、白鸚鵡、七寶飾檀香亭子，其使別貢玳瑁、龍腦、丁香、藤織花簟。先是，朝貢使汎舶船六十日至明州定海縣，掌市舶監察御史張肅先釋奏：其使飾服之狀與嘗來入（貢）波斯相類。譯者言云：金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數往來本國，因假其鄉導來朝貢。又言其國王一號曰夏至馬囉夜，王妃曰落肩娑利，本國亦署置僚屬。又其方言目舶王爲勃荷，王妻曰勃荷比尼贖。其船中婦人名眉珠，椎髻，無首飾，以蠻布纏身，顏色青黑，言語不能曉，拜亦如男子膜拜；一子，頂戴金連鎖子，手有金鉤，以帛帶縈之，名阿嚕。其國與三佛齊有讐怨，互相攻戰。本國山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聲即出，或投以果實，則有大猴二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羣猴食其餘。使既至，上令有司優待之，久使還，賜金幣甚厚，仍賜良馬戎具，以從其請。其使云：鄰國名婆羅門，有法，善察人情，人欲相危害者，皆先知之。又有摩逸

國，太平興國七年，載寶貨至廣州海岸。大觀三年，闍婆復遣使入貢，詔禮之如交趾。

又　杜薄國，隋時聞焉。在扶南東漲海中，直渡海數十日而至。其國人貌白皙，皆有衣服。國有稻田。女子作白疊華布。出金、銀、鐵，以金爲錢。出雞舌香，可以含，以香不入衣服。雞舌，其爲木也，氣辛而性厲，禽獸不能至，故未有識其樹者。華熟自零，隨水而出，方得之。杜薄洲有十餘國，城皆稱王。

《明史・外國傳五・闍婆》　闍婆，古曰闍婆達。宋元嘉時，始朝中國。唐曰訶陵，又曰社婆，其王居闍婆城，宋曰闍婆，皆入貢。洪武十一年，其王摩那駝喃遣使奉表，貢方物，其後不復至。或曰爪哇即闍婆。然《元史・爪哇傳》不言，且曰：其風俗、物產無所考。太祖時，兩國幷時入貢，其王之名不同。或本爲二國，其後爲爪哇所滅，然不可考。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五・闍婆》。）

《宋史新編・闍婆國》　闍婆國，在南海中。西北汎海十五日至勃泥國，又十五日至三佛齊國，又七日至古邏國，又七日至柴曆亭，抵交趾，達廣州。其地平坦，宜種植，產稻、麻、粟、豆。民輸十一之租。亦務蠶織。室宇壯麗，飾以金碧。地不產茶，其酒出於椰子及蝦蟆丹樹，其樹華人未嘗見，或以桄榔、檳榔釀成，亦甚香美。不設刑禁，罪隨輕重出黃金以贖，惟寇盜者殺之。以王子三人爲副王。官有落佶連四人，共治國事，如中國宰相。無月奉，隨時量給土產諸物。次有文吏三百餘員，目爲秀才，又有卑官殆千員。其俗有名而無姓。方言謂眞珠爲沒爹蝦羅，謂牙爲家囉，謂香爲崐燉盧林，謂犀爲低密。

《續通志・四夷傳四・闍婆》　闍婆國，在南海中。唐曰訶陵，又曰社婆。社與闍土音同，故亦名闍婆。地平坦，宜種植。煮海爲鹽。其他物產、制度略與占城同。唐貞觀中，與墮和羅、墮婆登皆遣使者入貢。至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爲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拾遺。大曆中，使者嘗三至。元和八年來獻。太和再朝貢。咸通中遣使獻女樂。宋淳化三年，王遣使貢，云中國有眞主，乃修朝貢。其後不至。

疆域政區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杜薄國，在扶南東漲海中，直渡海數十日至。洲有十餘國，城皆稱王。

《宋史・外國傳五・闍婆》　闍婆國，在南海中。其國東至海一月，汎海半月至崑崙國；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汎海五日至大食國；北至海四日，西北汎海十五日至勃泥國，又十五日至三佛齊國，又七日至古邏國，又七日至柴曆亭，抵交趾，達廣州。

《諸蕃志・志國・闍婆國》　闍婆國，又名莆家龍，於泉州爲丙巳方，率以冬月發船，蓋藉北風之便，順風晝夜行月餘可到。東至海，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愈東則尾閭之所泄，非復人世。泛海半月至崑崙國，南至海三日程。泛海五日至大食國，西至海四十五日程。北至海四日程。西北泛海十五日至渤泥國，又十日至三佛齊國，又七日至古邏國，又七日至柴歷亭，抵交趾，達廣州。

《大德南海志・闍婆國》　闍婆國管大東洋：孫條、陀雜、白花灣、淡墨、熙寧、囉心、重伽盧、不直干、陀達、蒲盤、布提、不者囉干、打工、琶離、故鸞、火山、地漫。

《圖書編・闍婆國》　闍婆國，在南海中。

文化風俗

《宋史・外國傳五・闍婆》　不設刑禁，雜犯罪者隨輕重出黃金以贖，惟寇盜者殺之。

其王椎髻，戴金鈴，衣錦袍，躡革履，坐方牀，官吏日謁，三拜而退，出入乘象或腰輿，壯士五七百人執兵器以從。國人見王皆坐，俟其過乃起。以王子三人爲副王。官有落佶連四人，共治國事，如中國宰相，無月奉，隨時量給土產諸物。次有文吏三百餘員，目爲秀才，掌文簿，總計財貨。又有卑官殆千員，分主城池、帑廩及軍卒。其領兵者每半歲給金十兩，勝兵三萬，每半歲亦給金有差。

土俗婚聘無媒妁，但納黃金於女家以娶之。五月遊船，十月遊山，有山馬可乘跨，或乘軟兜。樂有橫笛、鼓板，亦能舞。土人被髮，其衣裝纏胸以下至於膝。疾病不服藥，但禱神求佛。其俗有名而無姓。方言謂眞珠爲沒爹蝦羅，謂牙爲家囉，謂香爲崑燉盧林，謂犀爲低密。

又　先是，朝貢使汎舶船六十日至明州定海縣，掌市舶監察御史張肅先驛奏，其使飾服之狀與嘗來入貢波斯相類。譯者言云：今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數往來本國，因假其鄉導來朝貢。又言其國王一號曰夏至馬囉夜，王妃曰落肩娑婆利，本國亦署置僚屬。又其方言目舶主爲勃荷，主妻曰勃荷比尼贖。其船中婦人名眉珠，椎髻，無首飾，以蠻布纏身，顏色青黑，言語不能曉，拜亦如男子膜拜；一子，項戴金連鎖子，手有金鈎，以帛帶縈之，名阿嚕。其國與三佛齊有讎怨，互相攻戰。本國山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聲即出，或投以果實，則其大猴二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羣猴食其餘。

《諸蕃志・志國・闍婆國》　國有寺二，一名聖佛，一名捨身。有山出鸚鵡，名鸚鵡山。其王椎髻，戴金鈴，衣錦袍，躡革履，坐方牀，官吏日謁，三拜而退，出入乘象或腰輿，壯士五七百輩執兵以從。國人見王皆坐，俟其過乃起。以王子三人爲副王。官有司馬傑、落佶連，共治國事，如中國宰相，無月俸，隨時量給土產諸物。次有文吏三百餘員，分主城池、帑廩及軍卒。其領兵者歲給金二十兩，勝兵三萬，歲亦給金有差。土俗婚聘無媒妁，但納黃金於女家以取之。不設刑禁，犯罪者隨輕重出黃金以贖，惟寇盜則眞諸死。五月遊船，十月遊山，或跨山馬，或乘軟兜。樂有橫笛、鼓板，亦能舞。山中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聲即出，投以果實，則有大猴先至，土人謂之猴王，先食畢，羣猴食其餘。國中有竹園，有鬥鷄、鬥猪之戲。屋宇壯麗，飾以金碧。賈人至者，館之賓舍，飲食豐潔。土人被髮，其衣裝纏胸下至於膝。疾病不服藥，但禱求神佛。民有名而無姓，尚氣好鬥。與三佛齊有讐，互相攻擊。宋元嘉十二年，嘗通中國，後絕。皇朝淳化三年，復脩朝貢之禮。

經濟物產

《北戶錄》　《南越志》云：鷓鴣，陽鳥也。雖復東西迴翔，然而命翮之始，必先南翥。其鳴自號杜薄州，食之亡癘。

《嶺表錄異》卷中　《南越志》云：鷓鴣，雖東西迴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翥，其鳴自呼杜薄州。

《宋史・外國傳五・闍婆》　其地平坦，宜種植，產稻、麻、粟、豆，無麥。民輸十一之租，煮海爲鹽。多魚、鱉、鷄、鴨、山羊，兼椎牛以食。果實有木瓜、椰子、蕉子、蔗、芋。出金銀、犀牙、篋沉檀香、茴香、胡椒、檳榔、硫黃、紅花、蘇木。亦務蠶織，有薄絹、絲絞、吉貝布。剪銀葉爲錢博易，官以粟一斛二斗博金一錢。室宇壯麗，飾以金碧。中國賈人至者，待以賓館，飲食豐潔。地不產茶。其酒出於椰子及蝦蟆丹樹，蝦蟆丹樹華人未嘗見；或以桄榔、檳榔釀成，亦甚香美。

又　先是，宋元嘉十二年，遣使朝貢，後絕。淳化三年十二月，其王穆羅茶遣使陀湛，副使蒲亞里，判官李陀那假澄等來朝貢。陀湛云中國有眞主，本國乃修朝貢之禮。國王貢象牙、眞珠、綉花銷金及綉絲絞、雜色絲絞、吉貝織雜色絞布、檀香、玳瑁檳榔盤、犀裝劍、金銀裝劍、藤織花簟、白鸚鵡、七寶飾檀香亭子，其使別貢玳瑁、龍腦、丁香、藤織花簟。

《太平御覽》卷八〇七　徐衷《南方記》曰：班貝嬴，大者圍之得六十，小者圍之得五十，在於海邊，捕魚人時有得之者。大貝出諸薄、巨延州土地，採賣之以易絳青。

又卷八二〇　《廣志》曰：白疊毛織，出諸薄洲。

又　《吳時外國傳》曰：諸薄國，安子織作白疊花布。

又卷九二四　《南方異物志》曰：鸚鵡鳥有三種，一種青大如鳥臼，一種大如鴟鴞，一種五色。大如青而小於白者，交州以南盡有之。白及五色出杜薄州。凡鳥四指三向後，此鳥兩向前，兩指向後，異於凡鳥也。行則以口啄地，然後足從之。

《宋會要輯稿・蕃夷四・闍婆國》　太宗淳化三年八月，明州言：闍婆國遣使乘大船求貢方物。其使自言：中國眞主聲教所被，本國航海脩貢。十二月，其使陀湛、副使蒲蘇里、判官季陀郎假澄等至闕下，其貢物象牙十株、眞珠二斤半、雜色絲絞三十六段、吉貝織雜色絞布五十六段、檀香四千四百二十三斤、玳瑁檳榔盤二面、犀牙金銀裝霸劍十二口、藤織花簟席四十領、白鸚鵡一、雜色綉花銷金絲絞八段、七寶檀香亭子一，陀湛又進大玳瑁六十

七斤，藤織花簟席二十領、丁香十斤、白龍腦五斤。先是，朝貢使汎海舶六十日至明州定海縣，掌市舶張肅先驛奏，其使服飾之狀，與嘗來入貢波斯相類。

又《蕃夷七・歷代朝貢》〔淳化〕三年八月十八日，闍婆國遣使婆羅欽乘大舶以方物來貢。《玉海》：是年八月丁丑，闍婆遣使航海修貢，十二月至闕下，貢象齒、珠貝、白鸚鵡。

《夢溪筆談・補筆談・藥議》熙寧中，闍婆國使人入貢方物，中有摩娑石二塊，大如棗，黃色，微似花蕊；又無名異一塊，如蓮葯，皆以金函貯之。問其人眞僞何以爲驗，使人云：摩娑石有五色，石色雖不同，皆姜黃汁磨之，汁赤如丹砂者爲眞。無名異，色黑如漆，水磨之，色如乳者爲眞。

《諸蕃志・志國・闍婆國》其地坦平，宜種植，產稻、麻、粟、豆，無麥。耕田用牛。民輸十一之租。煮海爲鹽。多魚、鼈、鷄、鴨、山羊，兼椎馬、牛以食。果實有大瓜、椰子、蕉子、甘蔗、芋。出象牙、犀角、眞珠、龍腦、琦瑁、檀香、茴香、丁香、荳蔻、蓽澄茄、降眞香、花簟、番劒、胡椒、檳榔、硫黃、紅花、蘇木、白鸚鵡。亦務蠶織，有雜色繡絲、吉貝、綾布。地不產茶，酒出於椰子及蝦揉丹樹之中，此樹華人未曾見，或以桄榔、檳榔釀成，亦自清香。蔗糖其色紅白，味極甘美。以銅銀鍮錫雜鑄爲錢，錢六十準金一兩，三十二準金半兩。番商興販，用夾雜金銀及金銀器皿、五色繒絹、皂綾、川芎、白芷、硃砂、綠礬、白礬、鵬砂、砒霜、漆器、鐵鼎、青白甕器交易。此番胡椒萃聚，商舶利倍蓰之獲，往往冒禁潛載銅錢博換，朝廷屢行禁止興販，番商詭計，易其名曰蘇吉丹。

又《志物・檀香》檀香，出闍婆之打〔網〕、底勿二國。三佛齊亦有之。其樹如中國之荔支，其葉亦然。土人斫而陰乾，氣清勁而易泄，爇之能奪衆香。色黃者謂之黃檀，紫者謂之紫檀，輕而脆者謂之沙檀，氣味大率相類。樹之老者，其皮薄，其香滿，此上品也。次則有七八分香者。其下者謂之點星香。爲雨滴漏者謂之破漏香。其根謂之香頭。

《玉海》卷一五四闍婆，在大海中，佛泥國之南。自宋元嘉十二年遣使朝貢，後絕。即唐訶陵也，見上。淳化三年八月丁丑，遣使航海修貢，十二月至闕下，貢象齒、珠貝、白鸚鵡。

訶陵部 阿陵

《舊唐書・南蠻西南蠻傳・訶陵》訶陵國，在南方海中洲上居，東與婆利、西與墮婆登、北與眞臘接，南臨大海。豎木爲城，作大屋重閣，以棧櫚皮覆之，王坐其中，悉用象牙爲牀。食不用匙箸，以手而撮。亦有文字，頗識星曆。俗以椰樹花爲酒，其樹生花，長三尺餘，大如人膊，割之取汁以成酒，味甘，飲之亦醉。貞觀十四年，遣使來朝。大曆三年、四年皆遣使朝貢。元和十年，遣使獻僧祇僮五人、鸚鵡、頻伽鳥幷異種名寶。以其使李訶內爲果毅，訶內請迴授其弟，詔褒而從之。十三年，遣使進僧祇女二人、鸚鵡、玳瑁及生犀等。

《新唐書・南蠻傳下・訶陵》訶陵，亦曰社婆，曰闍婆，在南海中。東距婆利，西墮婆登，南瀕海，北眞臘。木爲城，雖大屋亦覆以枅櫨。象牙爲牀若席。出瑇瑁、黃白金、犀、象，國最富。有穴自湧鹽。以柳花、椰子爲酒，飲之輒醉，宿昔壞。有文字，知星曆。食無匕箸。有毒女，與接輒苦瘡，人死尸不腐。王居闍婆城。其祖吉延東遷於婆露伽斯城，旁小國二十八，莫不臣服。其官有三十二大夫，而大坐敢兄爲最貴。山上有郎卑野州，王常登以望海。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貞觀中，與墮和羅、墮婆登皆遣使者入貢。太宗以璽詔優答。墮和羅丐良馬，帝與之。至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爲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拾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蹴金，悉莫怒，將斬之，羣臣固請，悉莫曰：『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羣臣復爲請，乃斬指以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大曆中，訶陵使者三至。元和八年，獻僧祇奴四、五色鸚鵡、頻伽鳥等。憲宗拜內四門府左果毅，使者讓其弟，帝嘉美，幷官之。訖大和，再朝貢。咸通中，遣使獻女樂。

（幷見《文獻通考・四裔考九・訶陵國》。）

《通典・邊防四・訶陵》　訶陵國，在眞臘之南。大唐貞觀中，遣使獻金花等物。王之所居，豎木爲城，造大屋重閣，覆以梭櫚皮。櫚音閭。所座牀悉以象牙爲之。亦以象牙爲席。食以手摣之，摣，古患反。又以椰樹花爲酒，飲之亦醉。有山穴，每涌而出鹽，國人取之以食。其國別有毒人，與常人同止宿，則令身上生瘡，與之交合，便卽致死，若涎液霑著草木卽枯，其人身死，不爛不臭。

《唐會要・訶陵國》　訶陵，在眞臘之南海中洲。王之所居，（堅）〔豎〕木爲城，造大屋重閣，以象（牙）爲牀。以椰花、椰子爲酒，飲之亦醉。有毒女，與常人居止宿處，卽令身上生瘡，與之交會卽死，若旋液霑著草木卽枯。貞觀二十二年，朝貢使至。元和八年，遣使獻僧祇僮及五色鸚鵡、頻伽鳥幷異香。十三年十一月，獻僧祇女二人，及玳瑁瑿、生犀等。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訶陵國，在眞臘國之南。其王所居，豎木爲城，造大居重閣，覆以梭櫚皮。

《太平廣記》卷四八二　訶陵，在眞臘國之南，南海洲中，東婆利，西墮婆，北大海。豎木爲城，造大屋重閣，以梭皮覆之。以象牙爲牀。以柳花爲酒，飲之亦醉。以手撮食。有毒（女），與常人居止宿處，卽令身上生瘡，與之交會，卽死，若旋液沾著草木卽枯。俗以椰樹爲酒，味甘，飲之亦醉。出《神異經》。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訶陵》　訶陵國，在眞臘之南。王之所居，（堅）〔豎〕木爲城。造大屋重閣，覆以棕櫚皮。以象牙爲床席之具。食則以手摣之。又以椰樹花爲酒，飲之亦醉。有山穴，每涌而出鹽，國人採以調食。唐貞觀二十一年，遣使獻金花等物。云其國別有毒人，與常人同止宿，卽令人身上生瘡，與之交合，便卽致死，若涎液霑著草木卽枯，其人死，不臭不爛。元和十年，遣使貢僧祇僮及五色鸚鵡。

《玉海》卷一五三　《南蠻傳》：訶陵，一曰闍婆，在南海中。木爲城，有文字，知星曆。夏至（亦）〔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貞觀中二十一年。與墮和羅、墮婆登皆遣使入貢。

《異域志・阿陵國》　眞臘之南。其國豎木爲城，造大屋重閣，以（校）〔梭〕皮蓋之。象牙爲床。柳花爲酒。以手撮食。有毒（人），常人同宿即生瘡，與女人交合則必死，（旅）〔旋〕液着草木卽枯。

《咸賓錄・南夷志・爪哇》　唐貞觀中，訶陵王遣使者貢金花等物。至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爲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拾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蹴金。悉莫怒，將斬之。羣臣固請。悉莫曰：『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羣臣復爲請，乃斬指以狥。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

大曆中，訶陵使者三至。元和中，獻五色鸚鵡、頻伽鳥。咸通中，獻女樂，又獻金花帳、溫涼牀、龍鱗席、鳳毛褥、玉髓香、瓊膏乳。宣宗陳之，以迎佛骨。自後罕通。

蘇吉丹部 思吉港

《諸蕃志・志國・蘇吉丹》　蘇吉丹，卽闍婆之支國，西接新拖，東連打板。有山峻極，名保老岸。番舶未到，先見此山，頂聳五峰，時有雲覆其上。其王以五色布纏頭，跣足。路行蔽以涼傘，或皂或白。從者五百餘人，各持鎗劍鏢刀之屬。頭戴帽子，其狀不一，有如虎頭者，如鹿頭者，又有如牛頭、羊頭、鷄頭、象頭、獅頭、猴頭者。旁插小旗，以五色纈絹爲之。土人男剪髮，女打髻，皆裸體跣足，以布纏腰。民間貿易，用雜白銀鑿爲幣，狀如骰子，上鏤番官印記。六十四隻，準貨金一兩。每隻博米三十升，或四十升至百升。其他貿易悉用是，名曰闍婆金。可見此國卽闍婆也。架造屋宇，與新拖同。地多米穀，巨富之家，倉儲萬餘石。有樹名波羅蜜，其實如東瓜，皮如栗殼，肉如柑瓣，味極甘美。亦有荔支、芭蕉、甘蔗，與中國同。荔支曬乾，可療痢疾。蕉長一尺，蔗長一丈，此爲異耳。蔗汁入藥，醞釀成酒，勝如椰子。地之所產，大率與闍婆無異。胡椒最多，時和歲豐，貨銀二十五兩可博十包至二十包，每包五十升。設有凶歉寇攘，但易其半。採椒之人，爲辛氣薰迫，多患頭痛，餌川芎可愈。蠻婦搽抹，及婦人染指甲、衣帛之屬，多用硃砂，故番商興販，率以二物爲貨。厚遇商賈，無宿泊飲食之費。其地

連百花園、麻東、打板、禧寧、戎牙路、東峙、打（綱）〔網〕、黃麻駐、麻篱、牛論、丹戎武囉、底勿、平牙夷、勿奴孤，皆闍婆之屬國也。打板國，東連大闍婆，號戎牙路，或作重迦盧。居民架造屋宇，與中國同。其地平坦，有港，通舟車往來。產青鹽、綿羊、鸚鵡之屬。番官勇猛，與東邊賊國爲姻。彼以省親爲名，番舶多遭劫掠之患。甚至俘人以爲奇貨，每人換金二兩或三兩，以此商貨遂絕。賊國，丹重布囉、琶離、孫他，故論是也。打（綱）〔網〕、黃麻駐、麻篱、牛論、丹戎武囉、底〔勿〕、平牙夷、勿奴孤等國，在海島中，各有地主，用船往來。地罕耕種，國多老樹。內產沙糊，狀如麥麵，土人用水爲圓，大如綠豆，曬乾入包，儲蓄爲糧。或用魚及肉，雜以爲羹。多嗜甘蔗、芭蕉，搗蔗入藥，醞釀爲酒。又有尾巴樹，剖其心，取其汁，亦可爲酒。土人壯健凶惡，色黑而紅，裸體文身，剪髮跣足。飲食不用器皿，緘樹葉以從事，食已則棄之。民間博易，止用沙糊，準以升斗，不識書計。植木爲棚，高二丈餘，架屋其上，障蓋與新拖同。土產檀香、丁香、豆蔻、花簟、番布、鐵劍器械等物。內丹戎武囉、麻籬尤廣袤，多蓄兵馬，稍知書計。土產降眞、黃蠟、細香、瑇瑁等物。丹戎武囉亦有之。率不事生業，相尚出海，以舟劫掠，故番商罕至焉。

又《志物・波羅蜜》 波羅蜜，大如東瓜，外膚礧砢如佛髻。生青熟黃，削其膚食之，味極甘。其樹如榕，其花叢生，花褪結子，惟一成實，餘各（蘗）〔蕉〕死。出蘇吉丹。

又《胡椒》 胡椒，出闍婆之蘇吉丹、打板、白花園、麻東、戎牙路，以新拖者爲上，打板者次之。胡椒生於郊野，村落間亦有。界□中國之葡萄。土人以竹木爲棚。□開花，四月結實。花如鳳尾，其色青紫。五月收採，曬乾藏之倉廩，次歲方發出，以牛車運載博易。其實不禁日而耐雨，旱則所入者寡，潦則所入倍常。

又《蓽澄茄》 蓽澄茄，樹藤蔓衍，春花夏實，類牽牛子。花白而實黑，曬乾入包。出闍婆之蘇吉丹。

《明史・外國傳五・蘇吉丹》 蘇吉丹，爪哇屬國，後訛爲思吉港。國在山中，止數聚落。酋居吉力石。其水漪，舟不可泊。商船但往饒洞，其地平衍，國人皆就此貿易。其與國有思魯瓦及猪蠻。猪蠻多盜，華人鮮至。

（并見《明史稿・外國傳五・蘇吉丹》。）

《明一統賦・蘇吉丹》 蘇吉丹國，闍婆之支國，於泉州爲丙巳方。東至海，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愈東則尾閭之所洩，非人世矣。其王以五色布纏頭，跣足，〔出〕則蔽以涼傘，從者五百餘人，持鎗劍，頭戴帽子，其狀不一，如虎頭、鹿頭者，如象頭、牛頭者。男剪髮，女有髮，皆裸體跣足，以布纏腰。有果名波羅蜜，香美可啖。甘蔗長一丈。

《咸賓錄・南夷志・爪哇》 旁有蘇吉丹國，裸體跣足，俗甚醜惡。其東則女人國，見《朝鮮志》。愈東則尾閭之所洩，非人世矣。亦有飛頭食人者，衆共祠之，名曰蠱落，因號落民地。凡自泉州發舟，一月可至。

《諸夷考・蘇吉丹》 蘇吉丹，乃闍婆之支國。於泉州爲丙巳方。東至海，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逾東，則尾閭之所泄，非人世矣。其王以五色布纏頭，跣足，出則蔽以涼傘。從者五百餘人，各持鎗劍。頭戴帽子，其狀不一，如虎頭、鹿頭、象頭、牛頭者。男剪髮，女打鬃，皆裸體跣足，以布裹腰。波羅蜜果香美，甘庶長一丈。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思吉港》 思吉港者，蘇吉丹之訛也，爲爪哇屬國。其中凡數聚落，而吉力石其主也。吉力石，有王百餘歲，能知吉凶。國在山中，賈舶僅經過。其水漪，而未嘗泊船。彼民出詣饒洞，與華人貿易。華人所泊者，饒洞也。饒洞，原野平衍，以石爲城。其酋出入乘車，車以金飾亭，御四馬或八馬，亦御黃犢，前導百餘，鹵簿皆備。諸夷見王輒避匿不敢出，獨女人合掌伏道旁。其餘風俗多類下港云。其與國爲思魯瓦、爲猪蠻。猪蠻多盜，故華人輒不肯駐。猪蠻有次子名北極，十餘歲時，軀重數百斤，爲盜所劫，負之不能起，今爲那督。饒洞之後，爲金後山，修竹成林，茉莉自花，不假培植。人皆赤身，只一紙蔽其下體。種豆供餐。彊者善射，逐獐鹿猿猩，火焙而食。飢噉其肉，渴飲其血，佐以樹酒，足跡未嘗下山。

形勝名蹟：保老岸山：《一統志》曰：在蘇吉丹國。凡番舶未到，先見此山，頂聳五峰，時有雲覆其上。舶人呼爲巴哪大山。吉里問山、與保老岸山相對，西面拖尾甚長。椒山、在猪蠻國。牛郎山、義里山、白嶼、即饒洞港口。望加黎洲、饒洞國外十餘里。杜板村、即吉力石之港外。是《元史》所云杜幷足也。塔寺、寺外有塔，故名。八節澗、《元史》曰：澗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莆奔大海，乃爪哇咽喉必爭之地，史弼、高興會兵其處。聖水。在杜板村。《星槎勝覽》曰：海灘有水一泓，甘淡可飲，稱爲聖水。元將史弼、高興征其國，舟中乏水糧盡，二將祝天，以槍插海

中，泉隨槍涌起，汲而飲之，軍威大振。

物產：金、銀、珠、犀角、象牙、玳瑁、沈香、檀香、降香、錫、銅鼓、龜筒、夷瓶、蠟椒、檳榔、椰子、血竭、豆蔻、蕃撥、蘇木、犀、象、孔雀、火雞、鸚鵡、傾伽鳥、倒掛鳥。

交易：吉力石，主爪哇，而臣饒洞、蘇魯瓦諸國。他國貨萃下港者，彼中亦時相通。我舟到時，諸屬國鱗次饒洞，以與華人貿易。雖在夐邈，亦蕃盛之鄉也。向就水中爲市，比來販者漸夥，乃漸築舖舍。

《明象胥錄・蘇吉丹》　蘇吉丹，今訛爲思吉港。闍婆支國。直泉州丙巳方。東至海，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逾東，則尾閭所泄，非人世矣。王五色布纏首，跣足，出蔽以傘，從者五百餘，各持鎗劍。頭戴帽如虎、鹿、牛、象狀，不一。剪髮裸體，以布裹腰。波羅蜜果甘美，蕉長踰丈。或曰思吉港聚落頗衆，而吉力石其主也。國在山中，賈舶僅經。其水滀，華人泊饒洞貿易。饒洞曠衍，以石爲城。酋出入乘車、御馬，亦御黃犢，鹵簿皆備。風俗大類下港。饒洞之後，爲金後山，饒有修竹、茉莉。土人以一紙蔽下體。種苴供食，或射鹿佐酒。

（幷見《明世法錄・南蠻・爪哇》。）

《罪惟錄・外國列傳・爪哇國》附蘇吉丹。　所屬蘇吉丹，人訛爲思吉港。東至海，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其王吉力石，嘗百餘歲，能預知吉凶。逾東則尾閭所泄，非人世矣。王五色布纏首，跣足。出，從者五百餘，各持鎗劍。帽如虎、鹿、牛、象狀，不一。剪髮，裸體。風俗近爪哇。貿易處爲饒洞，後爲金後山。土人以一紙蔽下體。

《外國竹枝詞・蘇吉丹》　纏頭跣足出乘車，如虎如牛五百餘。順風莫向女人國，大海終防泄尾閭。其王五色布纏首，跣足，乘車，從者五百餘人，各執鎗劍，如虎、鹿、牛、象狀。東至海，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逾東，則尾閭所泄，非人世矣。

《續通典・邊防二・蘇吉丹》　蘇吉丹，亦爪哇屬國，後訛爲思吉港。國在山中，止數聚落。其水滀，舟不可泊。有地名饒洞者，形勢平衍，商舶皆就此貿易。

重迦羅部 重迦盧 大閣婆

《諸蕃志・志國・蘇吉丹》　打板國，東連大閣婆，號戎牙路。或作重迦盧。

《事林廣記・癸集・大閣婆國》　名重迦盧，離莆家龍風帆八日乃至。舊傳國王係雷震石裂，有一人出，後立爲王，其子孫尚存。人物舉措一如莆家。產青鹽，係海潮入田曝成顆粒。及產綿羊、鸚鵡及眞珠、寶物之類。

《島夷誌略・重迦羅》　杜瓶之東曰重迦羅，與爪哇界相接。間有高山奇秀，不產他木，滿山皆鹽敷樹及楠樹。內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一二萬人。田土亞於闍婆。氣候熱，俗淳。男女撮髻，衣長衫。

地產綿羊、鸚鵡、細花木綿單、椰子、木綿花紗。貿易之貨，用花銀、花宣絹、諸色布。煮海爲鹽，釀（酴）〔秫〕爲酒。無酋長，年尊者統攝。次曰諸番，相去約數日水程：曰孫陀，曰琵琶，曰丹重，曰員嶠，曰彭里。不事耕種，專尚寇掠。與吉陀、亞崎諸國相通交易，舶人所不及也。

《異域志・大閣婆》　其國王係始因雷震石裂，有一人出，後立爲王，其子孫尚存。產青鹽、綿羊、鸚鵡、珍珠、寶貝。又言其國中有飛頭者，其人目無瞳子，其頭能飛。其俗所祠名曰蟲落，因號落民。漢武帝時，因墀國使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澤，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水外。

《星槎勝覽・後集・重迦邏》　其地與爪哇界相接。高山奇秀，滿山皆鹽敷樹及楠枝。內有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一二萬人。田穀（至）〔同〕於爪哇。氣候常暑。俗淳，男女撮髻，穿長衫，圍摺布手巾。無酋長，以尊年高有德者主之。煮海爲鹽，釀秫爲酒。地產羖羊、鸚鵡、木綿、椰子、綿紗。貨用花銀、花絹。其處山約去數日水程，曰孫陀羅，曰琵琶拖，曰丹重，曰圓嶠，曰彭里。不事耕種，專尚寇掠。與吉陀亞崎諸國相通，商舶少能至也。

詩曰：迦羅山奇秀，脩程接爪哇。洞深通窈窕，髻撮甚欹斜。齒長惟尊德，綿多吐細花。如何不耕種，寇掠作生涯。

《三才圖會・地理・重迦羅》 重迦羅，其地與爪哇相接。高山奇秀，內有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一二萬人。田谷氣候與爪哇略同。風俗頗淳，國無酋長，推年高有德者主之。又去數程：曰孫陀羅，〔曰〕琵琶拖，曰丹重，曰圓嶠，曰彭里。與吉陀崎諸國相通。

《圖書編・重迦羅》 重迦羅，其地與爪哇相接。高山奇秀，內有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一二萬人。田穀亞於爪哇。氣候常暑。俗淳，無酋長，以尊年有德者主之。煮海爲鹽，釀秫爲酒。其處約去數日水程：曰孫佗羅，曰琵琶拖，曰圓嶠，曰彭里。〔不〕事耕種，專尚寇掠，與吉佗崎諸國相通，商泊少能至也。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重迦羅》 其地與爪哇相接。高山奇秀，內有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一二萬人。田谷氣候與爪哇畧同。風俗頗淳。國無酋長，推年高有德者主之。煮海爲鹽，釀秫爲酒。地產羚羊、鸚鵡、木棉、椰子、棉紗。貨用花銀、花絹。又去數程，曰孫陀羅，〔曰〕琵琶拖，曰丹重，曰圓嶠，曰彭里。不事耕作，專尚寇剝。與吉陀崎諸國相通，商舶少至。

《諸夷考・重迦羅》 重迦羅，與爪哇相接。高山奇秀，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一二萬人。田穀與爪哇略同。氣候常暑。風俗頗淳。男女撮髻，披單布長衫，無酋長，以年高有行者主之。煑海釀秫。產羚羊、鸚鵡、木棉、椰子、綿紗。貨用銀、絹。

《裔乘・南夷・重迦羅》 重迦羅，與爪哇相接。高山奇秀，有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一二萬人。田谷氣候與爪哇略同。風俗頗淳，國無酋長，推年高有德者主之。風俗頗淳，煮海爲鹽，釀秫爲酒。地產羚羊、鸚鵡、木綿、椰子、綿紗。貨用銀、花絹。又去數程，曰孫陀羅，〔曰〕琵琶拖，曰丹重，曰圓嶠，曰彭里。不事耕作，專尚寇掠。與吉陀崎諸國相通，商舶少至焉。

《四夷廣記・重迦羅》 其地與爪哇界相接。高山奇秀，內有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一二萬人。〔曰〕〔田〕穀與爪哇略同。氣候常暑。風俗頗淳。男女撮髻，身披單布長衫，圍稍布手巾。無酋長，以年高有德者主之。煮海爲鹽，釀秫爲酒。貨用花銀、花絹。地產羖羊、鸚鵡、木棉、椰子、綿紗。其處約去數日水程，曰孫陀羅，〔曰〕琵琶拖，曰丹重，曰圓嶠，曰彭里。不事耕種，專尚寇掠。與吉陀崎諸國相通，所以商舶少能至。永樂七年，寶船至其國。

《罪惟錄・外國列傳・爪哇國》 附重迦羅。 其所界重迦羅國，高山奇秀，內有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一二萬人。無酋長，以年高爲善者主之。風俗頗淳。

《八紘譯史・重迦羅》 重迦羅，地與爪哇相接。高山奇秀，內有一洞，前後三門，可容一二萬人。氣候常暑。風俗頗淳。國無君長，以年老有德者遞主之。又去數程，曰孫陀羅，〔曰〕琵琶拖，曰丹重，曰圓嶠，曰彭里，與吉陀崎諸國相近。

《外國竹枝詞・重迦邏》 孫陀羅接琵琶拖，滿地堆鹽種木緜。前後三門開石洞，洞中可有太虛天。孫陀羅、琵琶拖皆水程名，中有石洞，前後三門，可容一二萬人。

《續通典・邊防二・重迦羅》 重迦羅，爪哇鄰國也。高山奇秀，內有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萬人。田穀、氣候與爪哇略同。國無酋長，推年長者主之。

百花部

《明史・外國傳六・百花》 百花，居西南海中。洪武十一年，其王剌丁剌者望沙遣使奉金葉表，貢白鹿、紅猴、龜筒、玳瑁、孔雀、鸚鵡、哇哇倒掛鳥及胡椒、香、蠟諸物。詔賜王及使者綺、幣、襲衣有差。國中氣候恆燠，無霜雪，多奇花異卉，故名百花。民富饒，尚釋教。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六・百花》。）

《明一統志・外夷・百花國》 沿革：前代無考，本朝洪武十一年，國王剌丁剌者望沙亦遣其臣八智亞壇等來朝，幷貢方物。土產：紅猴、龜筒、

玳瑁、孔雀、倒掛〔鳥〕、胡椒。

《明四夷考・百花》　百花，在海中，依山爲國。國中有奇花嘉樹。民俗饒富，尚釋教。洪武十一年，國王剌丁剌者望沙亦遣八智亞壇奉金葉表朝貢。産紅猴、龜筒、玳瑁、孔雀、倒掛鳥、胡椒。

（并見《武備志・四夷五・百花》。）

《明泳化類編・四夷・諸夷貢物》　百花：白鹿、紅猴、龜同、玳瑁、孔雀、鸚鵡、倒掛鳥、胡椒、象牙。

《三才圖會・地理・百花》　百花，在海中，依山爲國。皇明朝貢。

《圖書編・百花》　百花，在海中，依山爲國。國中有奇花嘉樹。民俗饒富，尚釋教。宋祥符中，國主茶羅遣奉使侍郎婆里三文等奉表來貢。我朝洪武十一年，國王〔剌〕丁剌者望沙亦遣八智亞壇奉金葉表朝貢。

王圻《續文獻通考・外夷常貢物》　百花：白鹿、紅猴、龜筒、玳瑁、孔雀、胡椒、象牙、倒掛鳥。

又《西南夷・百花》　在海中，依山爲國。俗饒富，尚釋教。産紅猴、龜筒、玳瑁、孔雀、倒掛〔鳥〕、胡椒。

《明會典・朝貢一・百花國》　國居海中。洪武十一年，其王剌丁剌者望沙遣使奉金葉表朝貢，貢物：白鹿、紅猴、龜筒、玳瑁、孔雀、鸚鵡、倒掛鳥、胡椒、香、蠟。

《咸賓録・南夷志・百花》　百花，古注輦國也。自古未通中國。宋祥符中，國主羅茶羅乍遣進奉使侍郎娑里三文等奉表來貢。三文等以盤捧眞珠、碧玻璃升殿，布於御坐前，降殿再拜。譯者道其言云：『十年來海無波濤，故老相傳中國有聖人，故來入貢。』其國主表辭不雅馴，大略云：『伏惟皇帝陛下功超邃古，位建大中，衣裳垂而保合乾坤，劍戟鑄而範圍區宇。神武不殺，人民化成。廓明明之德以臨御下民，懷翼翼之心以昭事上帝。至仁不傷於行葦，大信爰及於淵魚。故得天鑒孔彰，帝臨有赫，顯今古未聞之事，保邦家大定之基。竊念臣微類醯雞，賤如蒭狗，世居夷落，地遠華風，虚荷燭幽，曾無執贄。今者竊聽歌頌，普及遐陬，恨年屬於桑榆，阻躬陳於玉帛，矧滄溟之曠絶，任跋涉以稍難。是敢傾倒赤心，遙瞻丹闕。任土作貢，同蠭蟻之慕羶；委質事君，比葵藿之向日。謹遣使三文等五十二人奉土物朝貢。』其使離本國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廣州焉。自是數來朝貢。其使自言願將上等珠就龍牀腳撒殿，頂戴瞻禮，以申向慕之誠。乃奉銀盤升殿，跪散珠於御榻下而退，謂之撒殿。以後來貢者，遂以貢物撒殿爲常矣。

元時未聞，我朝謂之百花國，多奇花，故名。洪武十一年，國王剌丁剌者望沙遣使朝貢。

其俗尚佛。富饒。民有罪即命侍郎一員處治之，輕者繫於木格，笞五七十至一百，重者則斬，或以象踐殺之。其宴則國主與四侍郎膜拜於階，遂共坐作樂歌舞，不飲酒而食肉。俗衣布。亦有餅餌常饌。執事有婦人。其兵陣用象居前，小牌次之，梭槍次之，長刀又次之，弓矢在後。四侍郎分領其衆。

國之東南約二千五百里有悉蘭池國，時相侵伐。

其産：眞珠、象牙、珊瑚、玻璃、龜筒、檳榔、豆蔻、吉貝布。獸有山羊、黄牛、白鹿、紅猴。禽有山雞、鸚鵡、倒挂鳥。果有餘甘、山谷自生，實如橄欖，始嚼味酸，飲水乃佳。藤蘿、千年棗、椰子、甘羅、崑崙梅、婆羅蜜。實生幹上，形似冬瓜，皮若栗，多棘刺，肉肉層疊，味佳，子亦可炒食。其花有白散絲、蛇膏、佛桑、麗秋、青黄碧婆羅、瑤蓮、蟬紫、水蕉爲奇。

《方輿勝略・外夷・百花》　百花，古注輦也。宋祥符中，國主茶羅遣貢，其使離本國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廣州焉。我朝謂之百花國，多奇花，故名。洪武十一年，國王剌丁剌者望沙遣貢。俗尚佛，衣布，亦有餅餌嘗饌，執事有婦人。其宴，則國主與四侍郎膜拜于階，〔遂〕共坐作樂歌，不飲酒而食肉。民有罪，笞五十至一百，重者斬，或以象踐殺之。國之東南約二千五百里有悉蘭池國，時相侵伐。

《裔乘・西南夷・百花》　百花，古注輦國。【略】我朝更名百花，以國多奇花，故名。洪武十一年，國王剌丁剌者望沙遣使朝貢。其俗尚佛。富饒。民有罪，輕者繫於木格，笞五七十至一百，重者斬，或以象踐殺之。其宴則國主與四侍郎膜拜於階，遂共坐作樂歌舞，食肉，不飲酒。俗衣布。其兵陣用象居前，小牌次之，梭槍次之，長刀又次之，弓矢在後。四侍郎分領其衆。其地東南約二千五百里，自廣州千一百里。其相近者有悉蘭池國，時相侵（伐）〔伐〕云。其珍寶則眞珠、象牙、珊瑚、玻璃、龜筒、檳榔、豆蔻、吉貝布。其獸則山羊、黄牛、白鹿、紅猴。其禽則山鷄、鸚鵡、倒掛鳥。其果則餘甘、籐蘿、千年棗、椰子、甘羅、崑崙梅、婆羅密。其花則白散絲、蛇

臍、佛桑、麗秋、青黃碧婆羅、瑤蓮、蟬紫、水蕉之屬。

《明象胥錄・百花》　百花國，居海中，依山爲國。天氣恆燠如春，無霜雪。多嘉樹奇卉，四時葱鬱，故名。俗富饒。尚釋教。或云卽《宋史》注輦國，本役屬三佛齊。洪武十一年，其王剌丁剌者望沙遣使奉金葉表朝貢，貢物有白鹿、紅猴、龜筒、玳瑁、孔雀、倒掛鳥。今附舶香山濠鏡灣貿易。

《名山藏・王享記三・百花》　百花，古注輦國，南海中國也。以多奇花，故名。國東南約二千五百里。民饒，尚釋。貢在洪武十一年，其國王曰剌丁剌者望沙。

《明世法錄・南蠻・百花國》　百花國，居海中。依山爲國，天氣恆燠如春，無霜雪。多嘉樹奇卉，四時葱鬱，故名。俗富饒，尚釋教。或云卽《宋史》注輦國，本役屬三佛齊。洪武十一年，其王剌丁剌者望沙遣使奉金葉表朝貢，貢物有白鹿、紅猴、龜筒、玳瑁、孔雀、倒掛鳥。今附舶香山濠鏡灣貿易。

《明書・四國傳三・百花》　百花，在海中，依山爲國。國中有奇花嘉樹，民俗饒富，尚釋教。洪武十一年，國王剌丁剌者望沙亦遣人奉金葉表朝貢。其地產紅猴、龜筒、玳瑁、孔雀、倒掛鳥、胡椒。

《明會要・外蕃二・百花》　百花，在西南海中，國多奇花異卉，故名百花。洪武十一年，王剌丁剌者望沙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賜賚有差。

《廣輿記・外譯・百花》　在海中。其貢道由廣東。　風俗：尚釋教，民饒富。多奇花嘉樹。天氣恆燠如春。

《外國竹枝詞・百花》　三佛齊邊萬佛家，西來大土等河沙。紅猴白鹿俱歡喜，日日春風鬧百花。屬三佛齊，俗尚佛教。天氣恆燠如春，無霜雪，嘉樹奇卉，四時葱鬱，故名。

《續通典・邊防・百花》　百花，在西南海中。明太祖洪武十一年，其王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其國中氣候恆燠，無霜雪，多奇花異卉。民富饒，尚釋教。

合貓里部

《明史・外國傳四・合貓里》　合貓里，海中小國也。土瘠多山，山外大海，饒魚蟲，人知耕稼。永樂三年九月遣使附爪哇使臣朝貢。其國又名貓里務，近呂宋，商舶往來，漸成富壤。華人入其國，不敢欺陵，市法最平，故華人爲之語曰：『若要富，須往貓里務。』有網巾礁老者，最兇悍，海上行劫，舟若飄風，遇之無免者。然特惡商舶不至其地，偶有至者，待之甚善。貓里務後遭寇掠，人多死傷，地亦貧困。商人慮爲礁老所劫，鮮有赴者。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四・合貓里》。）

《明一統志・外夷・合貓里國》　沿革：前代無考，本朝永樂三年，國王遣其臣回回道奴馬高等來朝，幷貢方物。土產：蘇木、烏木、胡椒。

《明四夷考・合貓里》　合貓里，地小土瘠，國中多山，山外大海，海饒魚蟲，人亦知耕稼。永樂三年，國王遣回回道奴馬高來朝貢。產蘇木、烏木，胡椒。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五・合貓里》。）

《圖書編・合貓里》　合貓里，地小土瘠，國中多山，山外大海，海饒魚蟲，人亦知耕稼。永樂三年，國王遣回回道奴馬高來朝貢。

《明會典・朝貢二・合貓里國》　合貓里國，永樂三年，同爪哇國朝貢。

《諸夷考・合貓里》　合貓里，地小土瘠，國中多山，山外大海，海饒魚蟲，亦知耕稼，產蘇、烏木，胡椒。

《咸賓錄・南夷志・合貓里》　合貓里，小國也。永樂三年，國王遣使朝貢。土瘠，其地多山，山外大海，饒魚蟲。民知耕稼，物產無奇。

《方輿勝略・外夷・合貓里》　合貓里，土瘠多山，民知耕稼。永樂三年朝貢。

《裔乘・西南夷・合貓里》　合貓里，小國也。永樂三年，國王遣使朝

貢。其地土瘠多山，（之）〔山〕外大海，饒魚蟲，民知耕稼，物產無奇。

《明象胥錄・合貓里》 合貓里國，即貓里務。地小，土瘠多山。山外大海，饒魚蟲，人亦知耕稼。永樂三年，同爪哇國朝貢。產胡椒，蘇、烏木。地鄰呂宋，漸成沃土。俗亦近馴，舶人語曰：『若要富，須往貓里務。』蓋亦小邦之善區也。有網巾礁老者，蕩舟爲盜，海上往來甚駛，其國重遭寇掠，遂轉貧困，賈舶多指別島。

（幷見《明世法錄・南蠻・合貓里》。）

《名山藏・王享記三・合貓里》 合貓里國，小國也。土瘠多山，而知耕稼。山外大海，饒魚蟲。永樂三年，國王遣回回道奴馬高附爪哇以貢。

《明書・四國傳三・合貓里》 合貓里，地小土瘠，國中多山，山外大海，海饒魚蟲，人知耕稼。永樂三年，國王遣人來朝貢。產蘇木、烏木、胡椒。

《明會要・外蕃一・合貓里》 合貓里，東海中小國，近呂宋，又名貓里務。永樂三年，遣使附爪哇使臣朝貢。商舶往來，漸成富壤。華人入其國，不敢欺凌，市法最平。華人爲之語曰：『若要富，須往貓里務。』

《罪惟錄・外國列傳・爪哇國》 附合貓里。合貓里，即貓里務，地少，知稼穡，俗近醇。舶人語曰：『若要富，須往毛里務。』【略】有網巾礁老者，蕩舟爲盜，海上往來甚駛，合貓里嘗被掠，轉貧。

《八紘譯史・合貓里》 合貓里，小國，多魚，民知耕稼。

《廣輿記・外譯・合貓里》 合貓里，在大海中，地隣呂宋。風俗，山多土瘠，山外大海，饒魚蟲，人亦知耕稼。土產蘇、烏木，胡椒。

《外國竹枝詞・合貓里》 網巾礁上蕩漁舟，亦有山田十斛收。要富須尋貓里務，貧兒何用執鞭求。舶人語云：『若要富，須尋貓里務。』

《續通典・邊防一・合貓里》 合貓里，海中小國。近呂宋，又名貓里務。其國多山，山外大海，饒魚蟲。人知耕稼。商船往來，漸成富壤。華人入其國，不敢欺凌，市法最平。明成祖永樂三年遣使朝貢。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二・合貓里》 明成祖永樂三年，合貓里遣使來朝。時附爪哇使臣來。《明史・合貓里傳》曰：海中小國也。土瘠多山，山外大海，饒魚蟲，人知耕稼。其國又名貓里務，近呂宋。商舶往來，漸成富壤。華人入其國，不敢欺陵，市法最平，故華人爲之語曰：『若要富，須往貓里務。』有網巾礁老者，最兇悍，海上行劫，舟若飄風，遇之無免者。然特惡商舶不至，偶有至者，待之甚善。貓里務後遭寇掠，人多死傷，地亦貧困。商人慮爲礁老所劫，鮮有赴者。臣等謹按：合貓里四至不可考，考《一統全圖》亦不載，而載有網巾礁腦，在呂宋之南，蘇祿之北，疑即是云。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合貓里》 在東海中。建置沿革：又名貓里務。自古不通中國。明永樂三年，遣使附爪哇使臣朝貢。其國近呂宋，商船往來，漸成富壤。凡華人入其國者，不敢欺陵，市法最平。故華人爲之語曰：『若要富，須往貓里務。』後有網巾礁老者最兇悍，常寇掠其地，人多死傷，遂至貧困。商人慮爲礁老所劫，鮮有赴者。

風俗：地瘠多山。人知稼穡。《明史》：土瘠多山，山外大海，饒魚蟲，人知稼穡。

土產：胡椒、蘇木、烏木。

日羅夏治部

《明史・外國傳五・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近爪哇。永樂三年遣使附其使臣入貢。國小，知種藝，無盜賊。亦尚釋教，所產止蘇木、胡椒。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五・日羅夏治》。）

《明一統志・外夷・日羅夏治國》 沿革：前代無考。本朝永樂三年，王遣其臣文那打時鎖來朝，幷貢方物。土產：胡椒、蘇木。

《明四夷考・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海中小國。無他奇產，產蘇木、胡椒。人頗知種藝，無盜賊，崇佛教。永樂三年，國王遣文那打時鎖來朝貢。

（幷見《明書・四國傳三・日羅夏治》。）

《三才圖會・地理・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西海中小國。皇朝朝貢。

《圖書編・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海中小國。無他奇產，崇佛教。永樂三年，國王遣文羅打時鎖來朝貢。

《諸夷考・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海中小國。無他奇產，產蘇木、胡椒。頗知種藝。無盜賊，崇佛教。

《咸賓錄・南夷志・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小國也。永樂三年遣人朝貢。其地人頗知種藝，崇佛少盜。產惟蘇木、胡椒，與打回同。

《方輿勝略・外夷・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永樂三年朝貢。其土產則有蘇木、胡椒。

《裔乘・西南夷・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西海中小國也。俗崇佛教。產胡椒、蘇木，與打回同。

《武備志・四夷一五・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海中小國。無他奇產，產蘇木、胡椒。人頗知種藝，無盜賊，崇佛教。

《明象胥錄・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海中小國。無它產，產蘇木、胡椒。頗知種藝，奉佛，寡盜。永樂三年，國王遣使朝貢。

（并見《明世法錄・南蠻・日羅夏治》。）

《名山藏・王享記三・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國，海中小國也。產蘇木、胡椒。頗知種藝，崇佛，不盜。永樂三年，遣文那打時鎮來朝。

《罪惟錄・外國列傳・爪哇國》附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頗知種藝，奉佛，寡盜。

《八紘譯史・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國小，知耕，崇佛，少盜。

又　日羅夏治，海西小國，亦曾入貢。

《續通典・邊防二・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與碟里俱近爪哇。俗尚釋教。明成祖永樂三年，各遣使附爪哇使臣入貢。碟里，俗淳，物產甚薄。日羅夏治止產蘇木、胡椒。

斯調部

《異物志》　木有摩廚（樹），生於斯調，厥汁肥潤，其澤如膏，馨香馥郁，可以熬膏。彼州之民，仰爲嘉肴。

又　斯調州，有木名摩樹，汁如脂。

又　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滅。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滑，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污之，則投火中，則更鮮明也。

《洛陽伽藍記》卷四　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爲之，其樹入火不燃。

《太平御覽》卷七八七　康泰《扶南土俗》曰：斯調洲灣中，有自然（監）〔鹽〕，累如細石子，國人取之，一車輸王，餘自入。

《南州異物志》曰：斯調，海中洲名也，在歌營東南可三千里。上有王國，城市街巷，土地沃美。

萬震《南方異物志》曰：斯調國，又有中洲焉。春夏生火，秋冬死。有木生於火中，秋冬枯死，以皮爲布。

又卷八一一　《吳時外國傳》曰：斯調國，作金床。

又卷八二〇　《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滑，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以冬採其（毛）〔皮〕，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污之，便投着火中，則更鮮明也。

打網部

《明一統賦・打網》　打網國，在海島中，其地至險。土人壯健兇惡，色黑而紅，裸體文身，剪髮跣足。飲食無器皿，盛以樹葉，食已則棄之。不識書記。植木爲棚以居。不事生業，往往出海劫掠而已。

《諸夷考・打網國》　打網國，在海島中。有地主、土人壯健兇惡，色黑而紅，裸體文身，剪髮跣足。飲食無器皿，盛以樹葉，食已則棄之。不識書記。植木爲棚以居。不事生業，往往出海劫掠而已。

薄刺部 薄刺洲 波刺 勃焚洲 薄頰洲

《通典・邊防四・薄刺》 薄刺國，隋時聞焉。在拘利南海灣中。其人色黑而齒白，眼正赤。男女幷無衣服。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薄刺洲，在拘利南海灣中，一名勃焚洲。

又 波刺國，東眞陁植國，戶口極多，置三十州，不役屬他國。有州郭、宮殿、樓櫓，幷用瓦、木。

《太平御覽》卷七八八 《唐書》曰：薄刺洲，隋時聞焉。在拘利南海灣中。其人色黑而齒白，眼正赤。男女幷無衣服。一名勃焚洲。

《抱朴子》云：勃焚洲，（在）薰綠水膠所出，〔如〕楓脂矣。所以不可多得者，正患猜猩獸啖人。猜音詰，猩音屋。此獸大者重十斤，狀如水獺，其頭身及他處了無毛，唯從鼻上以竟脊至尾上有毛，廣一寸許，青，長三四分許。其無毛處，則如韋囊。人張捕得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薪盡而此獸不焦。須以大杖打之，皮不傷而骨碎都盡而死。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薄頰洲》 薄頰洲國，隋時聞焉。在拘利南海灣中。其人色黑而齒白，眼正赤。男女幷無衣服。一名敎同勃。樊洲。《抱朴子》云：敎樊洲，在南海中，薰綠水膠所出，如楓脂矣。所以不可多得者，止患猜猩獸猜，音吉。猩，音屈。啖人，斯獸大者重十斤，狀如水獺。其頭身及他處了無毛，唯從鼻上以竟脊至尾上有毛，廣一寸許，青色，長三四分許。其無毛處，則如韋囊。人張捕得之，斬刺不能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薪盡而此獸不焦。須以大棒打之，皮不傷，惟骨都碎盡，乃死耳。

《通志・四夷傳五・薄刺》 薄刺，隋時聞焉。在拘利南海灣中。其人色黑而齒白，眼赤。男女幷無衣服。

火山部 炎山

《藝文類聚》卷八〇 《玄中記》曰：南方有炎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火不然，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葉枝條，至四月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柴以爲薪，燃之無盡時，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

《通典・邊防四・火山》 火山國，隋時聞焉，去諸薄東五千里。國中皆有火，雖雨不息。中山有白鼠。《扶南土俗傳》云：火洲在馬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雨止則火燃。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績以爲布，或作燈炷布，若小穢，投之火中復潔。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火山》 火山國，隋時聞焉，去社薄東五千里。國中山皆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扶南土俗傳》云：火洲在（五馬）〔馬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雨止則火燃。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月採木皮績以爲布，卽火浣也，或作燈炷。

《通志・四夷傳五・火山》 火山，隋時聞焉，去諸薄東五千里。國中山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扶南土俗傳》云：火洲在馬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雨止則火燃。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績以爲布，或作燈炷布，若小穢，投之火中便潔。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火山國》 火山國，隋時聞焉，去諸薄東五千里。國中山皆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扶南土俗傳》云：火洲在馬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雨止則火燃。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績以爲布，或作燈炷布，若小穢，投之火中使潔。

婆利部 薄利

《梁書・諸夷傳・婆利國》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蚶貝羅，初採之柔軟，及刻削爲物乾之，遂大堅強。其國人披古貝如帕，及爲都縵。王乃用班絲布，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爲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毡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焉，而言白淨王夫人卽其國女也。

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王信重三寶，興立塔寺，校飾莊嚴，周偏國土。四衢平坦，清淨無穢。臺殿羅列，狀若天宮，壯麗微妙，世無與等。聖主出時，四兵具足，羽儀導從，布滿左右。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富，充積珍寶。王法清整，無相侵奪。學徒皆至，三乘競集，敷說正法，雲布雨潤。四海流通，交會萬國。長江眇漫，清泠深廣，有生咸資，莫能消穢。陰陽和暢，災厲不作。大梁揚都聖王無等，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民。平等忍辱，怨親無二。加以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燭，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良，羣臣貞信，盡忠奉上，心無異想。伏惟皇帝是我眞佛，臣是婆利國主，今敬稽首禮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此心。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獻金席等，表此丹誠。』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貝智貢白鸚鵡、青蟲、兜鍪、瑠璃器、古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隋書・南蠻傳・婆利》 婆利國，自交阯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剎利邪伽，名護濫那婆。官曰獨訶邪拏，次曰獨訶氏拏。國人善投輪刀，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眞臘，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者鎖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瑚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

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絕。于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國，亦來貢方物，其風俗物產，大抵相類云。

《南史・夷貊傳上・婆利國》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坩貝羅，初采之柔軟，及刻削爲物暴乾之，遂大硬。其國人披古貝如帕，及爲都縵。王乃用斑絲者，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爲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毡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自言白淨王夫人卽其國女。

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金席等。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智獻白鸚鵡、青蟲、兜鍪、瑠璃器、古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北史・婆利傳》 婆利國，自交阯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剎利邪伽，名護濫那婆。官曰獨訶邪拏，次曰獨訶氏拏。國人善投輪，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眞臘，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者鎖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瑚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

隋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絕。

于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國，亦來貢方物，其風俗、物產，大抵相類云。

《舊唐書・南蠻西南蠻傳・婆利》 婆利國，在林邑東南海中洲上。其地延袤數千里，自交州南渡海，經林邑、扶南、赤土、丹丹數國乃至焉。其人皆黑色，穿耳附璫。王姓剎利耶伽，名護路那婆，世有其位。王戴花形如皮弁，裝以眞珠瓔珞，身坐金牀。侍女有金花寶縷之飾，或持白拂、孔雀扇。行則駕象，鳴金擊鼓吹螺爲樂。男子皆拳髮，被古貝布，橫幅以繞腰。風氣

暑熱，恆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有古貝草，緝其花以作布，粗者名古貝，細者名白氎。貞觀四年，其王遣使隨林邑使獻方物。

《新唐書・南蠻傳下・婆利》 婆利者，直環王東南，自交州汎海，歷赤土、丹丹諸國乃至。地大洲，多馬，亦號馬禮。袤長數千里。多火珠，大者如鷄卵，圓白，照數尺，日中以艾藉珠輒火出。產琦瑁、文螺、石坩，初取柔可治，既鏤刻卽堅。有舍利鳥，通人言。俗黑身，朱髮而拳，鷹爪獸牙，穿耳傅璫，以古貝橫一幅繚于腰。古貝，草也，緝其花爲布，粗曰貝，精曰氎。俗以夜爲市，自掩其面。王姓剎利邪伽，名護路那婆，世居位。繚班絲貝，綴珠爲飾。坐金榻，左右持白拂、孔雀翣。出以象駕車，羽蓋珠箔，鳴金擊鼓吹蠻爲樂。

《通典・邊防四・婆利》 婆利國，梁時通焉。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國乃至。其國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蚶火談反。貝羅，初採之柔軟，刻削爲物，暴乾之遂堅硬。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其國人皆黑色，穿耳附璫，披古貝如帕，及爲都漫。王乃用斑絲者，以瓔珞繞身，頭著金長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鐙支足。侍女皆爲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毡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國人善投輪刃，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眞臘。物產同於林邑。王姓嬌陳如。自古未通中國。武帝天監中來貢。隋大業中又遣使貢獻。其王姓剎利耶伽。大唐貞觀中又遣使朝貢。

《西陽雜俎・前集・木篇》 龍腦香樹，出婆利國。婆利呼爲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國。樹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圍，葉圓而背白，無花實。其樹有肥有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龍腦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在木心中，斷其樹劈取之，膏於樹端流出，斫樹作坎而承之。入藥用，別有法。

《唐會要・婆利國》 婆利者，南荒之國也。在林邑東南，海行可萬里，地延袤數千里。暑熱恆如中國盛夏時，穀一歲再熟。王姓剎利邪伽，名護路那婆，世有其位。人皆黑色，穿耳附璫。其王服花冠，飾以眞珠瓔珞。身坐金牀，行則駕象，鳴鼓吹蠻。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或曰其國在林邑東南海中洲上。其地延袤數千里。自交州南渡海，經林邑、扶南、赤土、文單數國乃至焉。

《太平寰宇記・四夷五・婆利》 婆利國，梁時通焉。在林邑東南，海行可萬里，海中洲上。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國乃至其國。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其地延袤數千里。土氣暑熱，常如中國之盛夏。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中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蚶火談切。貝羅，初採之時柔軟，刻削爲物曝乾之，遂堅硬。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其國人皆黑色，穿耳附璫，披古貝如帕，音帕。及爲都縵。王乃用斑絲者，以瓔珞繞身，頭著金長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鐙支足。侍女皆爲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毡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爲之，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國人善投輪刃，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眞臘。物產同於林邑。王姓嬌陳如。自古未通中夏。武帝天監中來貢方物。隋大業中亦來。其王姓剎利耶伽。唐貞觀四年遣使朝貢。

《通志・四夷傳五・婆利》 婆利，梁時通焉。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國乃至。其國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百二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蚶貝羅，初採之柔軟，刻削爲物，暴乾之遂大硬。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其國人皆黑色，穿耳附璫，披吉貝如帕，及爲都漫。王乃用斑絲者，以瓔珞繞身，頭著金長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座，以銀鐙支足。侍女皆爲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毡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爲之，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國人善投輪刃，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者。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眞蠟。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者鎖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用盤貯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自言白淨王夫人是其國女。梁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金席等。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智獻白鸚鵡、青蟲、兜鍪、琉璃器、吉貝、螺杯、雜

香、藥等數十種。隋大業中，又遣使入貢。其王姓剎利耶伽，名護濫郝婆。官曰獨訶耶拏，次曰獨訶氏拏。唐貞觀中，亦遣使朝獻云。

《文獻通考・四裔考八・婆利國》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坦貝羅，初采之柔軟，及刻削爲物暴乾之，遂大硬。其國人披吉貝如帕，及爲都縵。〔王〕乃用斑絲者，以纓絡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爲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毡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自言白淨王夫人即其國女。梁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金席等。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智獻白鸚鵡、青蟲、兜鍪、瑠璃器、吉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其國有舍利鳥，通人言。俗黑身，朱髮而卷，鷹爪獸牙，穿耳傅璫，以吉貝一幅繚於腰。以夜爲市，自掩其面。隋大業中，又遣使入貢。其王姓剎利邪伽，名護路那婆，唐貞觀中，又遣〔使〕朝貢。其東即羅刹也，與婆利同俗。隋煬帝遣常駿使赤土，遂通中國。赤土西南入海，得婆羅。總章二年，其王旃達鉢遣使者與環王使者偕朝。環王南有珠柰者，汎交趾海二月乃至，與婆羅同俗。貞觀二年，使者上方物。九年，甘棠使者入朝，國居海南。十二年，僧高、武令、迦乍、鳩密四國使者朝貢。僧高，直水眞臘西北，與環王同俗。其後鳩密王尸利鳩摩又與富那王尸利提婆跋摩等遣使來貢。僧高等國，永徽後爲眞臘所幷。

又《四裔考九・薄利國》 薄利國，隋時聞焉。在拘利南海灣中。其人色黑而齒白，眼正赤。男女幷無衣服。

《圖書編・婆利國》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行。土氣熱，如中國盛夏。

《續通典・邊防二・婆利》 婆利，在占城東南，地有大洲。多馬。產火珠，大者如雞卵圓，光照數尺，日中以艾藉珠輒火出。其國法，殺人及盜，截其手，姦者鎖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殽，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

《續通志・四夷傳四・婆利》 婆利者，直占城東南，自交州汎海，歷赤土、丹丹諸國乃至。地大，多馬，亦號馬禮。袤長數千里。

馬五洲部

《梁書・諸夷傳・扶南國》 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爲手巾，與焦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汚，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

《南史・夷貊傳上・扶南國》 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汚，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

《通典・邊防四・毗騫》 又傳扶南東界即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有燃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有垢污，則投火，復更精潔。

《太平御覽》卷七八六 〔《外國傳》〕又曰：扶南之東漲海中有大火洲，洲上有樹，得春雨時，皮正黑，得火燃，樹皮正白，紡績以作手巾，或作燈〔注〕〔炷〕，用不知盡。

又卷七八七 康泰《扶南土俗》曰：諸薄之東有五洲，出鷄舌香，樹木多華少實。

《太平寰宇記・四夷五・毗騫》 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有然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有垢污，則投火，復更精潔，即火浣布。或作燈炷，用之不盡也。

《通志・四夷傳五・毗騫國》　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中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織作布，極細，得數尺以爲手（中）〔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污，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盡。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毗騫國》　又傳扶南東界即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有燃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有垢污，則投火，復更精潔。

地問部古里地悶 吉里地悶 遲悶 池悶 地門

綜述

《島夷誌略・古里地悶》　居加羅之東北，山無異木，唯檀樹爲最盛。以銀、鐵、碗、西洋絲布、色絹之屬爲之貿易也。地謂之馬頭，凡十有二所。有酋長。田宜穀粟。氣候不齊，朝熱而夜冷。風俗淫濫。男女斷髮，穿木綿短衫，繫占城布。市所酒肉價廉。婦不知耻。部領目縱食而貪酒色之餘，卧不覆被，至染疾者多死。倘在番苟免，回舟之際，檣風沐雨，其疾發而爲狂熱，謂之陰陽交，交則必死。昔泉之吳宅，發舶梢衆百有餘人，到彼貿易，即畢，死者十八九，間存一二，而多羸弱乏力，駕舟隨風回舶。或時風恬浪息，黄昏之際，則狂魂蕩唱，歌舞不已。夜則添炬輝耀，使人魂逝而膽寒。吁！良可畏哉！然則其地雖使有萬倍之利何益！昔柳子厚謂海賈以生易利，觀此有甚者乎！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別錄・吉里地悶》　居（連）〔重〕迦羅之東。滿山茂林，皆檀香樹，無別產。馬頭，商販聚十二所。有酋長。田肥穀盛。氣候朝熱暮寒。凡商舶，染病十死八九，蓋其地多瘴氣。男女斷髮，穿短衫。貨用金錢、鐵器、磁器之屬。

《諸夷考・吉里地悶》　吉里地悶，在重加羅之東。連山茂林，皆檀樹，無別產。商聚十二所。田肥穀盛。朝熱暮寒。男女斷（髮）〔髮〕，穿短衫。夜卧不蓋其體。商舶到，皆婦女登船交易。人染疾病，十死七八，蓋地常溫及淫污之故。

《裔乘・西南夷・吉里地悶》　吉里地悶，在（連）〔重〕迦羅東。滿山茂林，皆檀香樹，無別產。商船聚集十二所。有酋長。田肥穀盛。氣候朝熱暮寒，地多瘴氣。男女斷髮。貨用金錢、鐵器、磁器之屬。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遲悶》　遲悶者，吉里地悶之訛也。其國居重迦羅之東。田肥穀盛。沿山皆旃檀，至伐以爲薪，其氣蒸人，鮮不病者。地又苦熱，旁午，必俛首向水而坐，差可辟瘴。男女斷髮、短衫。夜卧不蓋體。俗亦以立爲尊。夷人見王，則坐地合掌。無姓氏。不知年歲。亦無文字。紀事，以石片子爲記，如千石，則總于繩上一結。亦有酋長。互訟，則兩造各牽羊入，曲者沒其羊，直者仍帶羊以出。結繩束矢之風，其猶存于絕島乎。

《明世法錄・南蠻・吉里地悶》　吉里地悶，其國在重迦羅東，與爪哇接，今訛爲遲悶。重伽羅山最稱奇秀，沿山皆旃檀，至伐爲薪，氣蒸人。候苦熱，午必俛首向水坐，差可辟瘴，然易染疾死。田肥宜穀，無它產。男女斷髮，（寄）〔穿〕短衫，夜卧不覆體。商舶所聚，去城稍遠。每舶至，王必出臨之。侍衛頗盛，日輸稅亦不苛索也。俗以立爲尊。夷人見王，則坐地合掌。不知年歲，亦無姓氏、文字，以石片紀事，如千石，則總于繩爲一結。訟則兩造各牽羊，曲者沒之。蓋猶有結繩束矢之風焉。

《四夷廣記・吉里地悶》　其國居重迦羅之東。連山茂林，皆檀香樹，無別產。馬頭，商聚十二所。有酋長。田肥穀盛。氣候朝熱暮寒。男女斷髮，穿短衫，夜卧不蓋其體。商舶到彼，皆婦女到船交易。人多染疾病，十死八九，蓋其地瘴氣及其婬污之故也。貨用金、銀、鐵器、磁碗之屬。永樂七年，寶船至其國。

《罪惟錄・外國列傳・爪哇國》附吉里地悶。　重迦羅之東爲吉里地悶國，

又名遲悶。俗以立爲尊，見王則坐地合掌。連山茂林皆檀香，無別產。有酋長。馬頭，商聚十二所。田肥穀盛，朝熱暮寒。男女斷髮、短衫。商舶至，婦女出交易。染疾死十七人。貨用金、銀、鐵器、磁碗之屬。

《清朝通典・邊防二・池悶》 曼加薩西有國曰池悶，巫來由種也，風俗與曼加薩同。產海參、烏木、胡椒、黃蠟之屬。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吉里地悶，即吉里問。滿山皆旃檀，至伐爲薪。田肥宜穀，氣候苦熱，午必俛首向水坐，差可避瘴。男女斷髮、短衫。俗以立爲尊。不知年歲。無文字，以石片記事，滿千石則總於繩爲一結。訟者兩造各牽牛，曲者沒之。蓋猶有結繩束矢之風焉。

又 佛理嶼之東有六小島，接連相望。六小島之南有大島曰池問，一作知汶，又作地門，又名胎墨爾。池問譯名東也，地倍於佛理嶼。東畔有葡萄牙埔頭，西畔爲荷蘭埔頭，曰古邦。

《海國圖志・東南洋・地問》 《地理備考》：地門島，在南洋之西，薩波勞島之東。緯度自南八度三十分起至十度三十分止，經度自東一百二十一度起至一百五十五度止。長約八百里，寬約一百五十里。山陵綿亘，川河紛繁，土膏產饒，叢林茂密，木多上品。地氣不馴，有碍居樓。土產金、銀、檀香、木料等物。閣島共六十三酋分理。東偏本布路亞兼攝，南偏本賀蘭國兼攝。鄰近地門小島不一，曰西毛，曰羅的，曰道，曰薩烏，各有酋長統攝。

余按：諸番通中國自漢始，嶺南榷番稅自唐始。其前求珍異，唐後則榷貨稅益國用。然明中葉，閩廣猶不過南洋、小西洋諸國，無歐羅巴，亦無所謂鴉片也。南宋已患錢幣漏泄。明時亦有奸民假冒之幣，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聖人不寶遠物之意深矣。

《五洲屬國紀略・荷屬亞洲南洋各島》 由爪哇而東，羣島曰洛莫麻里，共四千一百八十方里。由此經孫巴瓦、薩爾溫、佛羅力士而東爲塔毛爾，島之西南曰地問，西班牙屬也。荷屬在島之東北曰古邦，共一萬七千一百四十餘方里。

又《葡屬亞洲各地》 南洋島中，塔毛耳一島，葡人得其東半，曰地問，或者轉爲諦模。葡人以國用不給，嘗議以地問、澳門及阿洲之吉尼威達、摩三、必克三部售之於英，英議以一千二百萬金磅購之。吉尼威達爲葡屬幾內亞之地，摩三、必克其東岸屬部也。

分述

地理環境

《星槎勝覽・後集・吉里地悶》 居重迦邏之東。滿山茂林，皆檀香樹，無別產。馬頭，商聚十二所。有酋長。田肥穀盛。氣候朝熱暮寒。凡其商舶，染病十死八九，蓋其地甚瘴氣。

《三才圖會・地理・吉里地悶》 吉里地悶，居（連）〔重〕迦羅之東，其地多瘴氣。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遲悶》 形勝名蹟：犀頭山。頂有巨石，石有竅。王歲時祀之。有巨蛇由竅中出，食所祭，都盡，石頂人不敢躡。

《明象胥錄・吉里地悶》 吉里地悶，其國在重迦羅東，與爪哇接，今訛爲遲悶。重迦羅山最稱奇秀，沿山皆旃檀，至伐爲薪，氣蒸人。候苦熱，午必俛首向水坐，差可辟瘴，然易染疾死。田肥宜穀，無它產。

疆域政區

《海錄・南海・地問》 地問，在唵門東南海中，別起一大島，周圍數千里。島之西南爲地問，歸西洋管轄；島之東北爲故邦，歸荷囒管轄。山中別分六國，不知其名。天氣炎熱。

文化風俗

《星槎勝覽・後集・吉里地悶》 男女斷髮，穿短衫。

《明象胥錄・吉里地悶》 男女斷髮，穿短衫，夜卧不覆體。商舶所聚，去城稍遠。每舶至，王必出臨之，侍衛頗盛，日輸稅，亦不苛索也。俗以立

爲尊，夷人見王則坐地合掌。不知年歲，亦無姓氏、文字，以石片紀事，如千石，則總于繩爲一結。訟則兩造各牽羊，曲者沒之。蓋猶有結繩束矢之風焉。

《名山藏・王享記三・暹閔》　暹閔國，故吉里地閔也。居重迦羅東。俗以立爲尊，夷人見王則坐地合掌。

《海錄・南海・地閒》　男女俱裸體，圍水幔，而風俗淳厚。不種稻粱，多食包粟。

《薄海番域錄》　吉里地閔，滿山皆旃檀，至伐爲薪。田肥宜穀。氣候苦熱，午必俛首向水坐，差可避瘴。男女斷髮、短衫。俗以立爲尊。不知年歲。無文字，以石片（託）〔記〕事，滿千石則總於繩爲一結。訟者兩造各牽羊，曲者沒之。蓋猶有結繩束矢之風焉。

經濟物産

《星槎勝覽・後集・吉里地閔》　貨用金錢、鐵器、磁碗之屬。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暹閔》　物産：檀香、獨盛他國。蕃撥、豆蔻。

交易：市去城稍遠，每賈舶至，王自出城外臨之，妻子及姬侍皆從，防衛甚盛。日有輸稅，然稅卻不多。夷人砍伐檀香樹，絡繹而至，與商貿易。倘王歸，則貿易者不得自來，慮有紛紜也。須請王更出，乃至。《星槎勝覽》曰：商舶到彼，皆婦女到船交易，與所傳微異，豈習俗至今稍革耶？

《海錄・南海・地閒》　人亦有於此貿易者。土産檀香、蠟、蜂蜜。貨物亦運往噶喇叭售賣。

藝文

《星槎勝覽・後集・吉里地閔》　詩曰：吉里東南海，居人臥飽餐。田肥時有穀，朝熱暮生寒。涉險商求利，聞香水種檀。短衫常覆體，形醜不堪觀。

《外國竹枝詞・吉里地閔》　人無姓氏歲無時，立者爲尊坐者卑。萬事總歸繩一結，赤文綠字爲誰施。俗以立爲尊，見王則坐地合掌。不知年歲，亦無姓氏、文字，以片石記事，如千石，則總於繩爲一結。

優鈸諸部　優鈸　新拖　遐來勿　尖山　八節那間　文誕　蘇門傍　蒲奔　東淡邈　尖筆闌　錫哩　蔣哩悶　麻黎　松巴瓦　松巴　佛羅利斯

《太平御覽》卷七八七　康泰《扶南土俗》曰：優鈸國者，在天竺之東南可五千里，國土熾盛，城郭、珍玩、謠俗與竺同。

《諸蕃志・志國・新拖國》　新拖國有港，水深六丈，舟車出入。兩岸皆民居，亦務耕種。架造屋宇，悉用木植，覆以椶櫚皮，藉以木板，障以藤篾。男女裸體，以布纏腰，剪髮僅留半寸。山産胡椒，粒小而重，勝於打板。地産東瓜、甘蔗、匏、豆、茄、菜。但地無正官，好行剽掠，番商罕至興販。

《島夷誌略・遐來勿》　古泊之下，山盤數百里，厥田中下。俗尚妖怪。氣候春夏秋熱，冬微冷，則人無病；反此則瘴生，人畜死。男女挽髻，纏紅布，繫青綿布捎。凡人死，則研生腦調水灌之，以養其屍，欲葬而不腐。

民煮海爲鹽，釀椰漿爲酒。有酋長。地産蘇木、玳瑁、木綿花、檳榔。貿易之貨，用占城海南布、鐵線、銅鼎、紅絹、五色布、木梳、篦子、青器、粗碗之屬。

又《尖山》　自有宇宙，茲山盤據于小東洋，卓然如文筆插霄漢，雖懸隔數百里，望之儼然。田地少，多種薯，炊以代飯。氣候煩熱，風俗纖嗇。男女斷髮，以紅絹纏頭，以佛南圭布纏身。

煮海爲鹽，釀蔗漿水米爲酒。地產木綿花、竹布、黃（臘）〔蠟〕。粗降眞沙地所生，故不結實。貿易之貨，用牙錠、銅鐵鼎、青碗、大小埕甕、青皮單、錦、鼓樂之屬。

又《八節那間》　其邑臨海，嶺方木瘦，田地瘠，宜種粟麥。俗尙邪，與湖北道澧州風俗同。男女椎髻，披白布縵，繫以土布。一歲之間，三月內，民戶採生以祭鬼酬愿，信不生災害。

民煮海爲鹽。有酋長。地產單茇、花印布、不退色。木綿花、檳榔。貿易之貨，用靑器、紫鑌、土粉、靑絲布、埕甕、鐵器之屬。

又《文誕》　渤山高環，溪水若淡，田地瘠。民半食沙糊，椰子。氣候苦熱。俗淫。男女椎髻，露體，繫靑皮布捎。日間畏熱，不事布種。月夕耕鋤、漁獵、採薪、取水。山無蛇虎之患，家無盜賊之虞。

煮海爲鹽，釀椰漿爲酒。婦織木綿爲業。有酋長。地產肉荳蔻、黑小廝、荳蔻花、小丁皮。貨用水綾絲布、花印布、烏甁、鼓瑟、靑磁器之屬。

又《蘇門傍》　山如屛而石峭，中有窩藏平坦。地瘠田少，多種麥而食。氣候常暖。俗鄙薄，藉他番以足其食，賴商賈以資其國。男女披長髮，短衫爲衣，繫斯吉丹布。

煮海爲鹽。有酋長。地產翠羽、蘇木、黃蠟、檳榔。貿易之貨，用白糖、巫崙布、紬絹衣、花色宣絹、塗油、大小水埕之屬。塗油出於東埕塗中，熬曬而成。

又《蒲奔》　地控海濱，山蹲白石，不宜耕種，歲仰食於他國。氣候乍熱而微冷。風俗果決，男女靑黑，男垂髻，女拳髻，白縵。

民煮海爲鹽，採蟹黃爲鮓。以木板造舟，藤篾固之，以綿花塞縫底，甚柔軟，隨波上下蕩，以木而爲槳，未嘗見有損壞。有酋長。地產白藤、浮留藤、檳榔。貿易之貨，用靑甕器、粗碗、海南布、鐵線、大小埕甕之屬。

又《東淡邈》　皁撻相去有間，近希苓數日程。山瘠民閒，田沃稻登，百姓充給。氣候熱。俗重耕牛。每於二月春米爲餅以飼之，名爲報耕種之本。男女椎髻，繫八丹布。

煮海爲鹽，釀椰漿爲酒。有酋長。地產胡椒，亞於闍婆，玳瑁、木綿、大檳榔。貿易之貨，用銀、五色布、銅鼎、鐵器、燒珠之屬。

《海錄・南海・尖筆闌》　尖筆闌山，在地盆山東少南，南海中小島也。周圍百里，有土番數百人，亦無來由種類。尖筆闌者，華言九也。山有九峰，故土番呼爲尖筆闌。由地盆山東行約二日可到，山西北卽千里石塘。土產檳榔、椰子、冰片。

又《錫哩》　錫哩國，在霤哩西北。疆域、風俗與霤哩同。由霤哩買小舟沿海行約四日可到。海東北爲麻六甲。由此又西北行約二日，仍經紅毛淺。土產魚脯、冰片、椰子、胡椒。

又《蔣哩悶》　蔣哩悶，讀去聲。在馬神東南，沿海順風約二日可到。疆域稍狹。風俗、土產與鄰國同。

又《麻黎》　麻黎國，在三巴郎東南，疆域同三巴郎。沿海順風約四五日可到。土番名耀亞，人多貧窮，而甚勤儉。風俗淳厚，異于無來由。男女俱穿彩衣，無鈕，以繩束之。下體不穿褲，圍以長幅布。男戴帽平頂，女人髻盤于左。喜花，當採各花，以線穿之，掛於頸，如掛珠狀。死則葬于土，無棺槨。每歲迎神賽會，舉國若狂。翦紙爲儀仗，送至水邊，盡棄之。急趨而散，不知其何爲也。娶妻亦童養，夫死不再嫁，年輕者居夫喪亦穿吉服，至二十五歲然後髽髮而居。二十五歲而後寡者，當時卽髽髮，旣髽髮，出必以布蒙其頭，衣不加彩。有犯姦者，事覺則衆人帶至廟中戒飭之，以水灑其面，謂之洗罪。與明呀哩俗略同。國王名耀亞王，居山中。土產珍珠、海參、燕窩、魚（翅）〔翅〕、沙藤、胡椒、沈香、冰片。

《海國圖志・東南洋・地問等島》　《地理備考》：松巴瓦島，在南洋之西，隆坡克島之東。緯度自南八度十分起至七度九分止，經度自東一百十四度二十二分起至一百十六度五十分止。長約七百里，寬約一百五十里。田土肥饒，穀果豐登。土產金沙、燕窩、珍珠、油木等物。島中火山名當波羅，火焰猛烈，日夜不熄。通島分爲十數小國，其略大者六，曰比麻，曰當波，曰松巴瓦，曰當波羅，曰卑加，曰桑加爾。各有酋長統攝，其強雄者推比麻爲首。

又　松巴島，又名桑巴，在南洋州之西，佛羅利斯島之南。長約三百四十里，寬約一百里。田土肥饒，穀果豐稔。島中土產，檀香爲最，餘乃白蠟、燕窩、棉花等物。各酋分攝，不相統屬。

又　佛羅利斯島，在南洋之西，松巴瓦島之東。緯度自南七度五十三分起至九度三分止，經度自東一百十七度三十之分起至一百二十度四十五分止。

長約七百里，寬約二百里。火山眾多，大者名羅瓦的各，日夜吐火不息。土產穀、果、桂皮、檀香、棉花、紅木等物。島之西境屬比麻酋長兼攝，餘俱各酋分攝，不相統屬。

婆羅洲部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由呂宋西南視之，有大島居於午位，曰婆羅洲，一作渟泥，作蠔尼阿。其島周迴數千里，大山亘其中，曰息力。由東北而西南，山之西畔，極北曰文萊，一作文來。極南曰吉里問。一作吉里門，又作吉里地悶，又作蔣里悶。山之東畔，極南曰馬神，一作馬辰。與吉里問接壤。馬神之北曰新當，再北曰卸敖，再北曰戴燕，再北曰萬喇，一作萬瀾，又作萬郎，又稱萬老高。再北曰崑甸，再北曰巴薩，極北曰古達。由古達逾山而西北即文萊界矣。自古達至新當，舊皆馬神所屬，故諸書統稱馬神，而諸部之名不著。山之西，廣莫荒涼。其海濤瀧壯猛，多礁石，舟楫不能近岸。故土番南惟吉里問，北惟文萊，餘皆人迹不到之穢墟。即兩國亦貧甚，多駛船海中爲盜。山之東，物產儥盈，海道通利。又產黃金、銓石，攻礦之工所萃，故丁戶殷盛，部落較多。諸番皆巫來由種類。沿溪箬屋爲居，身不離刃，精於標槍，見血即斃。性喜銅鉦，器皿皆用銅。上衣曰沙郎，下衣曰水幔。貧者以布，富者用中國雜色絲綢，裂條縫集爲文采。俗從回教，七日禮拜，不食猪肉。巫來由皆從回教。回教興於小西洋之亞剌伯，故傳染於南洋。山中別有獠人，性兇頑喜殺，然不敢出山肆擾。諸部舊多噶羅巴屬國。荷蘭船初到此洲，入馬神內港，欲據其地。番畏炮火，避入深山，以毒草漬水上流，荷蘭受毒狼狽去。後卒於海濱立埔頭四，曰八三，即巴薩。曰本田，即崑甸。曰萬郎，即萬喇。曰馬生，即馬神。繁盛遠遜噶羅巴。又海盜時時鈔掠，貿易益微。息力大山金礦極王，別有銓山產銓石。銓石即金剛石，俗名金剛鑽，有五色，金黑紅者爲貴，歐羅巴人以爲至寶。大如棋子者，值數萬金。細碎者，釘磁之工用之。近年粵之嘉應州人，入內山開礦，屯聚日多，遂成土著。初娶獠女爲婦，巫來由女不嫁唐人。生齒漸繁，乃自相婚配，近已逾數萬人。擇長老爲公司理事，謂之客長。或一年，或二年更易。丁口稅銀，由客長輸荷蘭。洋船凳頭金，船稅也。亦荷蘭徵收。番酋聽荷蘭給發，不敢私徵。每歲廣、潮二府有數船入港貿易，獲利甚厚。諸國土產，金與銓石之外，鉛、錫、冰片、豆蔻、胡椒、海參、燕窩、玳瑁、翠羽、烏木、檀香、籐條。由廈門往文萊，取道呂宋。往吉里問、馬神者，取道七洲洋。由茶盤轉而東向。

《薄海番域錄》云：婆羅，一名文萊，負山面海，俗素食，念佛。禁食猪肉，犯者論死。有東、西二王，永樂四年，各遣使來朝。相傳國王閩人，隨鄭和往，因留鎮焉。王府旁有漢字碑。番人嫁娶，請王金印印背，印篆文，獸形，云是永樂間賜。王髡髮，裹金繡巾，腰插雙劍，步行。親屬稱班奇蘭，嚴重亞於王。國有木、石二城，因長腰嶼築岸禦潮，拆石城以爲塘，止存木城云。又云：吉里地悶，即吉里問，滿山皆旃檀，至伐爲薪。田肥宜穀。氣候苦熱，午必俛首向水坐，差可避瘴。男女斷髮短衫，俗以立爲尊，不知年歲。無文字，以石片記事，滿千石，則總於繩爲一結。訟者兩造各牽羊，曲者沒之，蓋猶有結繩束矢之風焉。又《明史》渟泥於古無考，此渟泥當是馬神。宋太宗時，始通中國。洪武三年，遣使自泉州往，閱半年始抵其國。時其國爲蘇祿所侵，頗衰耗。又素屬闍婆，即噶羅巴。闍婆人間之，其王意頗中阻，使者諭以闍婆久臣服中國，爾畏闍婆，反不畏中國耶。乃遣使奉表進貢。洪武八年，命其國山川附祭福建山川之次。永樂三年入貢，封爲國王，賜印敕。其王率妃及子女弟妹陪臣泛海來朝。十月，王卒於館舍。帝哀悼，賜祭葬。諡曰恭順。其子襲封，定爲三年一貢。又乞封其國之後山，即息力大山。敕封爲常甯鎮國之山，御製碑文勒其上。洪熙後，貢使漸稀云。又謝清高《海錄》云：古達，息力大山西北一國也。王居埔頭，有荷蘭人鎮守。由埔頭買小舟，沿西北海順風約一日到山狗王，地名。爲粵人貿易耕種之所。由此登陸，東南行一日到三畫，又名打喇鹿。其山多金，內山有名喇喇者，有名息邦者，又有烏落新泥黎各名，皆產金，而息邦所產爲佳。巴薩在古達南，沿海順風約日餘可到。地不產金，華人居此者，惟事耕種。所轄松柏港，產沙籐極佳。亦有荷蘭人鎮守。崑甸，在巴薩南，沿海順風約日餘可到，海口有荷蘭人鎮守。買小舟入內港，行五里許，分爲南北二河，國王都其中。由北河東北行，

約一日至萬喇港口，萬喇水自東南來會之。又行一日至東萬力。其東北數十里爲沙喇蠻，皆華人淘金之所。萬喇在崑甸東山中，由崑甸北河入萬喇港口，舟行八九日可至。山多鑽石，亦有荷蘭人鎮守。戴燕在崑甸南，由崑甸南河溯流而上，約七八日至雙文肚，卽戴燕境，又行數日至國都。乾隆末，粵人吳元盛刺殺番酋，國人奉以爲主。元盛死，子幼，妻襲其位，至今猶存。卸敖在戴燕南，由戴燕逆流而上，約七八日可至。新當在卸敖南，由內河行，約五六日程。馬神在極南，由崑甸沿海順風行五六日可至。疆域較大，產鑽石、金、籐席、香木、豆蔻、海參、佳紋席、猩猩。有荷蘭人鎮守。蔣里悶卽吉里問。在馬神西，順風約二日可到。疆域稍狹，土產與隣國同。文來卽文萊。在極北界，幅員甚長，中多亂山，絕無居人。土番亦無來由種類，喜中國布帛。土產燕窩、冰片、沙籐、胡椒云云。

余按：婆羅洲爲南洋第一大島，西洋人稱爲蠔尼阿，卽渟泥之轉音。唐高宗總章二年入貢，謂之婆羅國。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入貢，謂之渟泥國。明初入貢，又分吉里地悶、文萊、渟泥等國，蓋渟泥爲此島總名。宋、明之稱渟泥者，乃馬神疆域較大，力能駕諸部之上，故以全島之名爲國名，猶大亞齊之獨稱蘇門答臘耳。陳資齋《海國聞見錄》謂息力大山踞其中，外吉里問、文萊、朱葛焦喇、馬神、蘇祿五國環而居之。今考蘇祿在馬神東北，乃海中三小島，與此土不連。朱葛焦喇，別書不見其名，惟王柳谷《海島逸志》云：荷蘭所推甲必丹，見噶羅巴說。有大雷珍、蘭武、直迷、朱葛焦諸稱呼。似陳《錄》所云，誤以官名爲國名矣。又陳《錄》謂吉里問在文萊之北，與諸書皆不合，自是舛誤。《海島逸志》云：由噶羅巴往馬神，道經吉里門，目睹電光青而不成條。噶羅巴在馬神之西南，往馬神而路經吉里門。其在馬神之西可知。謝清高《海錄》紀此洲最詳，惟歷數諸國，俱云某國在某國東南，揆之西洋圖，地形方向尙有舛誤，今據圖稍更正之。荷蘭人於南洋各島遍設埔頭，諸番皆奉命惟謹，馬神獨能毒流退師，可云錚佼。然卒爲西人所制，番族固無遠謀也。息力大山，夙稱金穴，近年粵東流寓，幾於成邑成都。倘有虬髯其人者，創定而墾拓之，亦海外之一奇歟。

《海國圖志・東南洋・荷蘭所屬婆羅、渟泥、爪哇大島》《萬國地理全圖集》曰：婆羅島，北極出地自五度半至南極四度半，偏東自一百零九度至一百十八度。廣袤方圓七十八萬七千方里。內有廣湖林樹，產金沙、錫、紅鉛、金鋼石、沙藤、胡椒、蘇木。沿海居民乃蕪來由、蕪吉等族類。搭草寮，土蠻食人之肉。若要娶女，預先埋伏，私殺鄰鄉人等，將首獻新婦而後行房。各鄉里常互相抱恨報仇。雖此等狠心，卻與外國交接溫良也。漢人自古以來與此國交易。嘉應人出山開礦，穿山開道，自立國家，擇其長老者稱爲公司，限一年二年辦國政。每年廣州、潮州船數隻到港，開行貿易。其西邊則荷蘭國人，開港口在三入、本田、萬執、馬生等處。但因島之大半曠野，幷無田畝，海賊劫掠，生意微矣。

又《海島逸志》曰：海上之虹，遠者只見其半，如常也，近者竟如環，無端已。余初聞之巴人云，吉理門之電青而不純，余未之信。及往馬辰，道經吉理門，是晚有電，果不紅而深青，其光散漫無條緒。東坡云：天下奇觀到海盡。信哉，是言也。源案：往馬辰，道經吉理門，卽《海錄》所謂蔣里悶，在馬神東南也。《海國見聞錄》言蘇祿、吉里門等國相連，確鑿可證。吉理門在婆羅島，而元兵往爪哇師次吉理門者，其必非葛留巴之小爪哇矣。

《地理備考》曰：婆羅島，又名文萊，在南洋之西。緯度自北七度起至南四度二十分止，經度自東一百零六度四十分起至一百十六度四十三分止。長約二千九百里，寬約二千五百里，地面積方四十萬里，烟戶約三兆餘口。重岡疊嶺，迤邐延袤，火山不一，地震時作，地氣各殊，穀果豐登，禽獸蕃衍。土產金、銀、鐵、錫、鉛、鹽、鑽石、珍珠、檀香、甘蔗、胡椒、鮮薑、荳蔻、丁香、棉花、樟腦、木料等物。島中外人罕到，迄今尙未詳悉。海中地勢廣闊，人烟紛繁。通島分而爲三，一屬賀蘭國兼攝，一歸蘇祿王兼攝，一不受別國管轄。其屬賀蘭國兼攝者，分爲二大部。一名西部，內地曰三巴斯，曰蒙巴瓦，曰崩的亞那，曰蘭達，曰疊古，曰星邦，曰馬丹，曰岡達瓦安。一名東部，內地曰哥麻厄，曰邦不安，曰忙達瓦，曰大達亞哥，曰小達亞哥，曰邦日爾，曰達那勞。此外內地尙有數名，曰達打斯，曰馬爾達不拉，曰加郎音當，曰都古加囊，曰都古齊利，曰都遜。至東北一帶地方，仍歸蘇祿王兼攝。其通商衝煩之地，曰馬盧都，曰巴義丹，曰阿白，曰達拉般。其不受別國管轄者數國，大者曰婆羅，曰巴昔爾，曰哥的，曰蘇祿，曰比亞如。島之四面，小島臚列。大者曰那都納，曰阿難巴，曰加里馬達，皆在西方；曰索倫波，曰不魯勞，皆在南方；曰馬拉都拉，在東方；曰加加言，又曰若羅，曰巴郎般，皆在北方。

《每月統紀傳》曰：波羅，爲諸島之至大。長二千二百五十里，闊一千八百六十里。其山內有大湖，幷多江、溝、渠、沆。茫山林其木可造船、建屋。產物又繁盛，胡椒、檀香、安息香、冰片、燕窩、海參、烏木、籐、金沙、鉛錫窩、金剛寶石。除山內之土蠻食人肉，飲人血，不守五倫，其海上居民，是武吉兼馬來酉，則已知教化矣。武吉者，徧往他國，覓利勤勞。其馬萊酉良者懈惰，惡者爲海賊。各族，各黨，各州有其頭目，頭目各遵土君之命，時相鬥戰，九生一死。荷蘭已久開新蕃地，建炮臺、城池。南方是馬神，西方是阿納三瓦城等。但只管海上，不及山內。廣東幾萬人往此湖之納阿地方，問金山，探金沙。因恐土番之狠，設族黨頭目，如土酋，管治其民。每年有廣東一二船隻往其洲貿易發財。唐人若肯開此大洲之荒地而總統之，其利益甚大。蓋波羅洲比臺灣山十分更貴，不但出白糖、米穀等貨甚足，且具各等寶貝。如許大地方，可養幾百萬飢民，運出貨物利及國家。

又《外國史略》曰：婆羅島，最廣之島也。北極出地五度，及南極四度半。原名曰古曼坦。長二千五百里，闊千有百六十里。其內地未及深入，故未能知其底裏。惟海濱之埠，荷蘭人所開者。在西北兩海邊，蕪萊由民遷此地搭棚，藏匿海盜者。東邊於布吉，開埠貿易。其奴卷髮黑面，皆未向化之俗類也。古今唐人萃焉，廣東嘉應州人最多，或開肆，或采金沙，或販錫、籐、胡椒、烏木。別有一族，專以漁爲業，居民甚罕，共計不過四百萬而已。內地多高山，每年掘金沙者二十萬人，所掘金沙約十萬兩有餘，每月一人出金一兩有餘。其中漢人自立長領，不服他國。亦有大富建廣屋者，亦有務農者。內河產金剛鑽石及他寶玉，一塊價值三十萬兩，爲列西國所貴。亦產紅鉛、珍珠、海參。獸則有野兕、豹、野猪、牛。其居民養水牛、猪等畜。山中有冰片、桂皮。土蠻之中，多蕪萊由族，代之耕作，頗安分。但激其性，則猛如虎。常殺人取首，掛之頸上以爲號，否則無與婚焉。各族互爲仇敵，惟他押族力於耕，朴寔不詐。蕪萊由土君駐邑曰浦尼。前數年，以其所屬地撒拉岦給英人，英國封之爲君，教設律例，彈遏海盜，釋放他押奴，可謂賢君矣。後嗣無道，私殺其善臣。英人怒，討之，且盡力殄滅海盜。荷蘭國之埠共三所，南曰班熱馬星，西曰三巴，曰本地亞納。貿易皆不甚大。昔英國人亦於此間開埠，後復失之。旋又開埠於西北邊拉布安島，與中國火輪船往來貿易。雖產石炭，其嶼尚荒蕪。近婆羅島最著名者曰蘇祿洲，共六七里。北極出六度，偏東百二十度。以婆羅東北向與中國通商、入貢。所居多漢人，廣開墾。出蠟、玳瑁、穀、雲母、殼珍珠，每年值銀二萬五千兩。海菜、桂皮、冰片、烏木、胡椒、沙籐、香等貨。其土民各異，與蕪萊由悉崇回回教。與附近各島通商，此時除西洋甲板船之通商，居民悉海盜，爲商船害。尤與呂宋，是班牙國爲仇，二國調兵船以討之。

又　又按：由廈門放海，首小呂宋，次琉球，西則蘇祿，南文萊、馬辰等，又西南則婆羅大洲，又西南則大小爪哇，又西南則蘇門答臘、亞齊等，已繞出西人新嘉坡之西，而近印度之錫蘭山矣。倘因諸華人流寓島上，舉其雄桀，任以干城，沉思密謀，取醜夷聚而殲旃。因以漳、泉、惠、潮、嘉人爲流雄長其土，破除陳例，歸於簡要，自辟僚屬，略等藩鎮，庶足爲南服鎖鑰歟。

又　魏源曰：中國東南海洋諸洲，以是洲爲最大。其疆域再倍日本，四倍臺灣、呂宋，十倍琉球。計環息利大山十餘國，何國最強，則凡小國皆役屬之。故唐曰婆羅，宋曰渤泥，元曰爪哇，明曰蘇祿，皆洲中雄長迭興之國，而是洲反無一定之總名。考息利大山爲一洲之主，則宜名息利島。而各國環錯，聽其自爲沿革。自史傳不知此法，傅會蜂起，重紕貤繆不可究詰。或以渤泥爲大泥，則移海島於海岸。或以婆羅爲闍婆，則移全洲於下港。或以大爪哇爲小爪哇，則移是洲於葛留巴。誤始明張（奕）〔燮〕、王沂之書，而《明史》襲之，諸志乘又襲之。三人市虎，積非勝是。惟兩爪哇之誤尤甚。夫《元史》征爪哇之軍，先至吉利門，正此洲東岸衝要，而葛郎鄰國來拒，即此洲之朱葛焦喇國也。元世祖用兵海夷，惟日本與爪哇最鉅，苟彈丸小嶼，何足遠怒戈船。明太祖封三佛齊爲國王，爪哇怒其以屬國抗己，殺使阻封。而渤泥又有歲供爪哇片腦之奏。若葛留巴尚不及渤泥、三佛齊之大，安能脅二臣，上抗天朝？今此洲各國已皆服於西洋，號新荷蘭洲。而以葛留巴爲小新荷蘭，是大小爪哇之又一變。

《出使日記續刻》卷三　〔光緒十八年正月辛酉朔記〕　婆羅洲爲亞細亞群島之至大者，正在赤道之下，自赤道北七度六分起至赤道南四度十一分止，京師東二度五十二分二秒起至西七度二十九分十八秒止。巴黎東一百六度三十八分起至一百十七度止。合附近小島，共得七十四萬八千七百啓羅邁當方里，較之法國之地，蓋半倍之。西界中國海，北界蘇祿海，過此即呂宋群島，東

界望加錫海峽，過此即西里百島，南界爪哇海，過此即爪哇島。其地北境今屬英國，東西南沿海各地皆屬荷蘭，或歸保護。內地尚有土番部落，有人所未至者。地濕多雨，南境尤窪，北境稍高。居民皆處海岸，縛木水上，築室以居。島中有大山，自東北而西南，劃分界限，土番稱爲一千一百嶺，即《志略》息力大山也。《明史》『封淳泥國後山爲長寧鎮國之山』當即指此。其江河，在淳泥者，曰淳泥江；在東北岸者，曰慶那伯當岡，此北般鳥薩巴之河；在西北岸者，曰沙拉窪克，此西般鳥沙拉窪之河；在南岸者，曰班熱馬生，此馬神之河；曰達亞哥，此戴燕之河；在西岸者，曰馬當，曰邦的亞那；在東岸者，曰哥的，曰巴昔爾；皆河之大者也。天氣漸熱，不能養人，瀕海寒暑表二十七度至三十二度。法國表度。

初二日記　婆羅洲，在唐曰婆羅，《唐書·南蠻傳》。在宋曰淳泥。《宋史·外國傳》。雖據全島而言，其實，古婆羅國即今埔尼國，《外國史略》。只有北岸之地，古大今削，固尚存也。在明曰婆羅，曰淳泥，不知其爲島之北境一國；曰文郎馬神，即今班熱馬生，制造局圖。則在島之南境。洋文譯音則稱『般鳥』，或稱『慕娘』，土人自稱『蠔尼阿』，蓋皆婆羅、淳泥一聲之轉耳。自唐迄明，土番分部而治，或奉佛教，或奉回教，其大者朝貢中國。明正德十六年，葡萄牙人墨瓦蠟始至淳泥，後西班牙人亦至焉，然未據其地也。萬曆三十七年，荷蘭始至西岸。由是而南而東，或踞其土，或奪其權，寖削寖滅，瀕海之地皆爲所有，昔日諸部土酋，今皆歸荷蘭保護。道光二十六年，遂定爲荷蘭屬部，今所稱東、西、南般鳥皆是也。島之北岸，則東爲薩巴，今屬英，即所稱北般鳥；西爲沙拉窪克，今屬英，亦稱西般鳥；其中埔尼國，即古淳泥，已歸英保護，爲屬部焉。內地多戴燕人，沿海多巫來由人。華人則處處有之，凡開礦、經商、種植諸事，皆賴以辦，亦已漸入漸深。然島中大半榛狉，未盡辟也。

又　〔二月〕十四日記　英與荷蘭所議婆羅洲島分地之事，今已定約畫押。其地自極西至英京以東經度一百一十七度，又自北緯四度二十分而至海，復經雪拔的克一島之北，皆屬于英，餘仍屬于荷蘭。此英荷中分婆羅洲地之始也。

《遊婆羅洲記》　南洋之中，萬島環列。由呂宋西南視之，有島居於午位，曰婆羅洲。而息力山橫亘其中，山之西畔極北曰文萊，山之東畔極北曰古達，而英人近所欲墾之北般鳥在焉。余賦閒在港，久擬作外埠遊，以增見聞而豁襟抱。適去月初間，聞北般鳥島有新闢口岸一事，於是毅然束裝就道，於八月初五早搭海南輪船，由港啓行。十二早始抵北般鳥古達埠，計船行七晝夜，約一千一百餘咪。每咪即華人三里三。船中搭客共三十四名，另西國二人。途遇風雨二晝夜，故船行頗緩。將到埠之際，約二三十里，兩岸對峙，皆是森林，一望無際。及抵岸，則見板屋茶寮四五十間，另有新建甎屋八間，尚未完善。其瓦面牆壁皆赭色，緣物料概由別處運來也。在船早餐後，偕同舟數人登岸遊覽，見有粵人鋪戶十餘間，皆作小買賣。內有新甯李姓數人，於是進內攀談，問其景況。據云，祇到此三四箇月，生理不多，水土亦劣。離埠七八里，始有甜水，取之殊難。五六月間，因傳染疫症死者頗衆，但斯時此患已除，幸獲無恙。本處出產惟有沙籐、木料、樹膠、燕窩等物，仍不甚多。蓋因土人去埠較遠，艱於販運故也。埠上地基廣大，遙望平原，後有小山一帶亦不高，海面則水深岸闊，最合船艘停泊。亦有小河，可通內地。現觀此埠，不過甫闢數月，規模粗具，尚未壯觀。但見英人之伐木焚林，平治道路，極意經營，不遺餘力，諒數年後或成一都會，亦未可定。八月十三日早，船又動輪往山打根埠，至十四日午刻抵岸。余與友人伍蕙南、胡翼南、謝國斌等，暫寄寓於志興隆號內。該號係香邑陳君志廷所開，專做西國伙食生意，獲利頗厚。陳君到此已四五年，乃此埠華人初來之始，性情慷慨，西人甚器重之。余居此多賴其週旋，殊深感佩。同船搭客則分住廣幫各號，亦有暫寓於粵東會館者，各適其宜，差堪告慰。按此埠草萊開闢已閱四載，埠中居民約三千名，內粵人約五百名，閩人二百名，歐洲人三十名，其餘則巫來由及蘇綠土人，而印度人在此當差役者，亦有百數十名。聞鄰近各小埠及內地各處，共有蘇綠土人約三四十萬，俱以覓採沙籐、樹膠、燕窩、捕魚爲業。賦性懶怠，不事種植，故地上之物，以人力出產者絕少。言語則以巫來由族爲通用，識蘇綠土（談）〔語〕者亦有之。錢銀則不論何款，但無印即可通行。此埠坐北向南，後枕高山，海面寥闊，山環水曲，港口極佳，絕無颶風之患。現埠上鋪戶約有百餘家，概係板屋葵寮，并無甎瓦屋宇。其中鋪戶半在水面，半在山坡。因平原地少，又無甎瓦建造，故不得不以此爲暫居計也。現已有人創建甎窰，每月約出甎三四十萬。而灰瓦二窰，亦將次第舉辦。今各商家已源源定買，想不日土木大興，將見樓閣雲連，轉瞬便成一繁華佳

境矣。查此處出產，以沙籐、木料、鮮魚、燕窩、樹膠、冰片爲大宗，其餘海參、魚翅、珍珠殼、膠菜、黃蠟、玳瑁、象牙、犀角等貨亦有之。俱係土人由鄰近港口載來，多有以貨易貨者。余等未到之先，其進口貨物皆由星架坡、剌們二埠運來，頗能獲利。有閩人創設二店，一名鴻源美，一名金永發，到此約三四年，聞已獲資鉅萬，此可謂先步獨登矣。是埠水土極好，其水清甜，涼沁肺腑。雖白雲山甜水無復過之，因此居民於數年來疾病殊少。說者謂埠上之山係鐵礦，水由礦中出，故得如是之佳，未審確否。天氣亦屬平和，早晚涼風襲體，夜間須著夾衣，且無蚊蟲，大可安睡。惟日午頗覺炎熱，週頗如是，獨冬令則雨水略多，消卻一切暑氣。地土又極肥美，無物不生，週年均有出產，因歲間中無有寒暑也。有人攜粵中瓜果菜蔬等物植之，見其質大味甘，比粵產更覺適口。料五穀皆能播種，惟麥子及棉花不甚合宜。二埠中，伙食亦不甚貴，大約每人每月三四圓便可足用，蓋魚米柴三物極平也。惟豬牛羊鷄鴨及零用什物則昂貴異常，價比港地倍之，以罕人販運故也。埠上四週之山，俱樹木深林，舉目皆是，內多產大木，夭矯聳直，動長十丈外，大可合抱，採之不禁。茲英人以闢地爲急務，特雇人將各處林木斫伐，用火焚之。余所見遍地堆積多是美木良材，可勝大用者，皆棄之如遺，雖作柴薪，亦不取之，足見材木之多，殊令人歎惜矣。離埠數百里，聞有雀糞山、燕窩巖、金礦等類，業經查得，但未開採耳。又聞此刻已有多人買受荒地，共計七萬六千餘畝。案英一畝約華人六畝，特爲種植之用。其地俱係鄰近此埠，將來開墾既成，出產日盛，則無難成一都會矣。現埠中設例，凡入口貨物，除米麵麥及日用伙食無稅外，其餘什貨則按報價值百抽稅五圓。洋烟、燒酒二物，歸承餉者徵收。出口貨，則除海中所產各物無稅外，其餘土產各貨，以按值百圓抽銀十圓。埠上地段出投章程，則以地一段，闊三十三尺，深六十六尺，每段以十六圓爲底，地紙寫九百九十九年。每年納地稅銀六圓，如投得之人，願作一次納足十年地稅者，則自後可永遠免納。開墾地段，則任人擇地認領，以英一畝計地價銀一圓，永免地稅。現在各人所取荒地，雖其中樹木叢雜，雇人斫伐，所費亦屬不多，然計英人一畝需銀五圓，國人便樂於從事，尚可得回多少大木，或能稍資彌補也。刻下埠中工匠人役，均極爲稀罕，最要者是做木泥水兩途，計每人每日可得工銀六七毫。其次則手作食力之輩，如整道路、開耕種、伐材木、捕魚介、整船艇等工藝，每日亦可獲銀三四毫。至於商販營生，則必須預攜資本，方能有濟，即多少亦均無不宜。蓋大者則闢地種植，雖數十萬之資亦可動用，其小者則帶貨入港，與土人互易，間有獲利數倍者。

《五洲屬國紀略・荷屬亞洲南洋各島》　〔比力頓〕又東爲婆羅洲，婆羅洲爲羣島中最大。光緒十八年，一千八百九十二年。與英分定地界，荷得東南之地。南埔曰昆甸，曰馬神，《海國圖志》所謂班熱馬生是也。地共二十萬四千二百方里。

又《英屬亞洲南洋各島》　婆羅洲在羣島中最大，故獨稱洲。自赤道北七度六分起至南四度十一分止。合附近小島共得七十四萬八千七百啓羅邁當方里。西界中國海，北界蘇祿，東界望加錫峽，南與爪哇相望。內有大山，自東北而西南，畫分兩界，土番謂之一千一百嶺，《志略》所謂息力大山是也。唐曰婆羅，宋曰勃泥，即今埔坭國。祇有北岸之地，西人譯音謂之般鳥，土人自謂蠔尼，皆一聲之轉耳。明正德中，葡萄牙人里瓦拉始至勃泥，西班牙人繼之，荷蘭人又繼之，東南濱海一帶者爲所有。道光二十六年，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定爲荷蘭屬部，今所稱東西南般鳥，皆是光緒十八年一千八百九十二年。英與荷蘭議分洲地。于是定約，自極西經度英京東一百十七度，又自北緯四度二十分而至海，復經雪拔的克島之北，皆屬於英，餘仍屬荷。今英屬地曰薩巴，即北般鳥；曰沙拉哇克，即西般鳥。而埔坭國亦歸英保護，同屬部焉。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南洋群島》　中國海東南有婆羅洲島，一作渟泥，天下大島。除新幾內外，當首屈一指。縱約二千里，闊處近赤道，在南北均分之地一千六百餘里，共計一兆九億五萬方里，大於法國者約二分之一。岡陵錯疊，溪澗瀠洄。有晶山一，自南而北，縱貫全島，出水晶。北境有山曰幾尼巴路，厥峰最峻，多金、銅、鐵、鉛、錫諸礦，兼產金鋼、珠寶。土肥沃，率未開墾。腹地鮮與外人通，有土番名達亞克，性蠻野，凶狠嗜殺。早經建城設邑，開埠行商。總計居民約二兆，內粵人甚衆，或開肆，或採金。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九・荷領東印度群島》　婆羅洲。徐《志》云：由呂宋西南視之，有大島居午位，曰婆羅洲，一作渟泥，一作蠔尼阿。又周回數千里，大山亘其中，曰息力。由東北至於西南山之西畔，極北曰文萊，一作文來。極南曰吉里問，一作吉里門，又作吉里地悶，又作蔣里悶。山之東畔極南曰馬神，一作馬辰。與吉里問接壤。馬神之北曰新當，再北曰卸敖，再北曰戴燕，再北曰萬喇，一作萬瀾，又作

萬郎，又稱萬老高。再北曰崑甸，再北曰巴薩，極北曰古達。由古達逾山，而西北即文萊界矣。自古達至新當，舊皆馬神所屬，故諸書統稱馬神，而諸部名不著。山西廣莫荒涼，海濤壯猛，多礁石，舟楫不能近岸。故吉里問、文萊兩國土番貧甚，多爲盜，餘皆人迹不到之穢墟。山東戶口殷盛，物產豐盈，又產黃金、銓石，攻礦之工所萃。諸番皆馬來種，沿溪箬屋爲居，身不離刃，精於標鎗，見血即斃。性喜銅鉦，器皿皆用銅。上衣曰沙郎，下衣曰水幔。貧者以布，富者用雜色絲綢，裂條縫集爲文采。俗從回教。山中別有獠人，性凶頑喜殺，然不敢出山肆擾諸部，多噶羅巴屬國。荷蘭船初入馬神內港，番畏炮火，避入深山，以毒草漬水上流，荷人受毒狼狽去。後卒於海濱立埔頭四，曰八三，即巴薩。曰本田，即崑甸。曰萬郎，即萬喇。曰馬生，即馬神。繁盛遜噶羅巴。海盜時鈔掠，貿易益微。息力山產金甚王，別有銓山產銓石，即金鋼鑽石，有五色，金黑紅者爲貴，歐人寶之。大如棋子者值數萬金，細碎者打磁之工用之。鉛、錫、冰片、荳蔻、胡椒、海參、燕窩、玳瑁、翠羽、烏木、檀香、籐條。近嘉應州人往開鑛者，娶黎婦爲來女不嫁唐人。成土著，有數萬。由廈門往文萊者取道呂宋，往馬神、吉里問者取道七洲洋，由茶盤轉而東向。又云《薄海番域錄》言：婆羅，一名文萊，負山面海，俗素食，念佛，禁食猪肉，犯者論死。有東西二王，永樂四年，各遣使來朝。相傳國王閩人，隨鄭和往，因留鎮焉。王府旁有漢字碑。番人嫁娶，請王金印印背，印篆文，獸形，云是永樂間賜。王髡髮，裹金繡巾，腰插雙劍，步行。親屬稱班奇蘭，嚴重亞於王。國有木、石二城，因長腰嶼築岸禦潮，拆石城以爲塘，止存木城云。又言：吉里地悶，即吉里問。滿山皆旃檀，至伐爲薪。田肥宜穀。氣候苦熱，午必俛首向水坐，差可避瘴。男女斷髮短衫。俗以立爲尊。不知年歲。無文字，以石片記事，滿千石則總於繩爲一結。訟者兩造各牽羊，曲者沒之，蓋猶有結繩東矢之風焉。又《明史》浡泥於古無考，此浡泥當是馬神。宋太宗時始通中國。洪武三年，遣使自泉州往，閱半年始抵其國。時其國爲蘇祿所侵，頗衰耗。又素屬闍婆，即噶羅巴。闍婆人聞之，其王意頗中阻。使者諭以闍婆久臣服中國，爾畏闍婆，反不畏中國耶！乃遣使奉表進貢。洪武八年，命其國山川附祭福建山川之次。永樂三年入貢，封爲國王，賜印敕，其王率妃及子女弟妹陪臣泛海來朝，十月王卒於館舍，賜祭葬，謚恭順，其子襲封，定爲三年一貢。又乞封其國之後山，即息力大山。敕封爲常甯鎮國之山，御製碑文勒其上。洪熙後，貢使漸稀云。又謝清高《海錄》言：古達，息力大山西北一國也。王居埔頭，有荷蘭人鎮守。由埔頭買小舟沿西北海，順風約一日到山狗王，地名。爲粵人貿易、耕種之所。由此登陸，東南行一日到三畫，又名打喇鹿，其山多金。內山或名喇喇，或名息邦，或名烏落，或名新泥黎，皆產金，而息邦產爲佳。巴薩在古達南，沿海順風約日餘可到。地不產金，華人居此者，惟事耕種。所轄松柏港，產沙藤極佳，亦有荷人鎮守。崑甸，在巴薩南，沿海順風約日餘可到海口，有荷人鎮守。買小舟入內港，行五里許，分爲南北二河，國王都其中。由此河東北行，約一日至萬喇港口，萬喇水自東南來會之。又行一日至東萬力，其東北數十里爲沙喇蠻，皆華人淘金之所。萬喇在崑甸東山中，由崑甸北河入萬喇港口，舟行八九日可至。山多鑽石，亦有荷人鎮守。戴燕，在崑甸南，由崑甸南河溯流而上，約七八日至雙文肚，即戴燕境，又行數日至國都。乾隆末，粵人吳元盛刺殺番酋，國人奉以爲主，元盛死，子幼，妻襲其位。卸敖，在戴燕南，由戴燕逆流而上約七八日可至。新當，在卸敖南，由內河行約五六日程。馬神，在極南，由崑甸沿海順風行五六日可至，疆域較大，產鑽石、金、藤席、香木、豆蔻、海參、佳紋席、猩猩，有荷人鎮守。蔣里悶，即吉里問。在馬神西，順風約二日可到，疆域稍狹，土產與鄰國同。文來，即文萊。在極北界，幅員甚長，中多亂山，絕無居人。土番亦無來由種類，喜中國布帛。土產燕窩、冰片、沙藤、胡椒。余按：婆羅洲爲南洋第一大島，西洋人稱爲蟠尼阿，即浡泥之轉音。唐高宗總章二年入貢，謂之婆羅國。宋太宗太平興國間入貢，謂之浡泥國。明初入貢，又分吉里地悶、文萊、浡泥等國，蓋浡泥爲此島總名。宋、明之稱浡泥者，乃馬神，疆域較大，力能駕諸部之上，故以全島之名爲國名，猶大亞齊之獨稱蘇門答臘耳。《海國聞見錄》謂息力大山踞其中，外吉里問、文萊、朱葛焦喇、馬神、蘇祿五國環而居。今考：蘇祿在馬神東北，乃海中三小島，與此土不連。朱葛焦喇，別書不見其名，惟王大海《海島逸志》言荷蘭所推甲必丹，見噶羅巴說。有大雷珍、蘭武、直迷、朱葛焦諸稱呼。似陳《錄》所云：誤以官名爲國名。又陳《錄》謂吉里問在文萊之北，與諸書皆不合，自是舛誤。《海島逸志》云：由噶羅巴往馬神，道經吉里門，目覩電光青而不成條。噶羅巴在馬神西南，往馬神而路經吉里門，其在馬神西可知。謝清高《海錄》紀此洲最詳，惟歷數諸國，俱云某國在某國東南，揆之西洋圖，地形、方向，尚有舛誤，今據圖更正之。荷人於南洋各島偏設埔頭，諸番皆奉命惟謹，馬神獨能毒流退師，然卒爲西人所制，番族固無遠謀也。先謙案：婆羅洲，今爲英、荷二國分轄，南歸荷曰婆羅，北歸英曰北婆羅。《世界圖》作薄紐，《萬國地志》作瀑納，《圓球圖》作保尼俄，《世界地學》作布爾涅窩，《西洋史要》作浡泥澳，《地理問答》作拉婆安，《外國地理》作波路尼阿。據《列國》《學會》二圖荷領婆羅之西，有埠曰旁提安挨克，極南有埠曰班遮邁森。《漢文圖》作班查邁星，《地理問答》作笨卡瑪苹，《異名記》作本孰馬星，《括地略》作巴薩馬神，《樋志》作班若馬新，云著名都府。謝《志》云：荷屬大埠曰馬升，在南方巴力托河口東岸。巴力托即圖中之巴里托河。馬升、馬新、邁森一地，以徐《圖》證之，即山東畔極南之馬神矣。古國除馬神外，餘無可考。以二國參證徐《圖》，貝魯當古之崑甸國境，馬哈罕河東西地，當古之萬喇國境，巴豪民大剌特滿卡狄浦，約略當古之戴燕、卸敖、新當三國境。更南即馬神，其息力大山脈西偏南向歧分處，北自普蘭邦干南至蘇卡布密，當古之吉里問國境，西畔正中，地即旁提安挨克，《圓球圖》作旁提阿那克，《異名記》作邦

吉亞納，繁盛地也。謝《志》云：波羅，一名般烏，二圖作般鳥。當赤道下，爲世界第三大島，南北二千五百餘里，東西三千里，面積二百八十萬方里。中有息刀山，息力之誤。自西北向東南，內多火山橫列，海瀕礁石甚多，舟楫不易近岸。天酷熱，幸有海風解之。林中有大猴曰烏拉蕩，能疊石而居。人民二百萬。內地土番，性情嗜殺，項下懸頭顱骨爲飾。少年不能殺人獻首於女郎，則不得妻。許《考》云：土番名達亞克。矢《志》云：婆羅洲，植物最奇者曰拉弗來西亞、藤蘿，寄生於樹根，開花五瓣者，其花甚大，直徑在三尺以上。曰奈奔德斯。葉端懸一囊，其形似瓢，中可置水，有蓋覆其上。又金剛石頗著名。先謙案：婆羅洲，西海中，二圖有納土納羣島，分南、北、大三納土納，《圓球圖》作那吐那，《異名記》作那敦納，《西征紀程》作那突拿，云大那突拿，即徐之茶盤島。納土納之西南，二圖有亞南巴羣島，《圓球圖》作阿能巴，《異名記》作安楠巴，與納土納俱隸荷，設之蘇門答剌長官。

又《英領婆羅洲》　北婆羅洲。雷《志》云：面積三萬一千英方里，人十七萬五千口。以一公司管理其地。入款四萬千五百三十磅，入口貨值二十八萬二百磅，出口貨值十七萬九千七百六十磅，煙葉爲大宗。散德肯，會城，人六千三百二十口。先謙案：雷《志》英領婆羅洲，《列國》《學會》二圖作北婆羅。謝《志》云：西北三部，曰色巴，曰波羅，曰撒拉瓦，現由土酋讓與英人，設婆羅洲招墾公司，廣招華人往墾。近有閩省黃姓，謀諸土酋領土若干畝，招鄉人往彼開墾，著有成效，號其地曰新福州。色巴首府曰山達根，總督駐之。大埠曰可達，在極北海角，波羅撒拉瓦之首府，俱同邦名，商務皆盛。案二圖撒拉瓦作薩拉瓦克，見下。色巴作薩巴，婆羅作婆羅乃。圖東北有山打根灣，知薩巴首城在其地。山打根即山達根，《世界圖》作桑達幹，即雷之散德肯也。婆羅乃，杜宗預云地居山西畔極北，即徐之文萊。西北有角曰古達，即謝《志》之可達。雷布恩。《雷志》云：面積三十英方里，人五千八百五十三口。入口貨值八萬磅，出口貨值六萬二千磅，地產煤。維多利亞，會城，人千五百口。先謙案：《列國》《學會》二圖北婆羅之西側有來比恩小島，標英字。來比恩，即雷《志》之雷布恩也，謝《志》作拉波安，《圓球圖》作拉布恩，《異名記》作剌蒲恩，《萬國地志》作雷盆。

勃路尼國。雷《志》云：馬來國，歸英保護，面積三千一百英方里，人二萬一千口。先謙案：《列國》《學會》二圖北婆羅內山有地名普鹿，蓋即雷《志》之勃路尼，普、勃，鹿、路，音轉變字。沙拉華克。雷《志》云：管理其地者，覓得此地人勃路克君之侄。面積四萬一千英方里，人三十萬口。地產金、銀、煤等。入口貨值三十五萬二千五百十磅，出口貨值三十三萬八千七百九十七磅，入款四萬八千四百五十磅。古金，會城。先謙案：《列國》《學會》二圖北婆羅西半部曰薩拉瓦克，即雷《志》之沙拉華克也。《異名記》作沙拉薩，矢《志》作撒拉滑克，謝《志》許《考》作撒拉瓦。極西有庫琛，即雷之古金。許《考》云：島之西北境有國名淳泥，道光二十年，以迤西撒拉瓦地讓於英人，英人創規模捕海盜，風氣爲之一清。樋《志》云：數十年前，有英人逐海賊於婆羅洲西北，據其地都薩拉瓦克。及其侄嗣立，奉疆土於英政府，政府僅受拉布安，然今已總屬於英國管轄矣。

文萊部　婆羅　勃泥　渤泥　淳泥

娑羅　汶萊　埔泥　大泥　文來

綜述

《新唐書・南蠻傳下・婆利》　赤土西南入海得婆羅。總章二年，其王旃達鉢遣使者與環王使者偕朝。

《宋史・外國傳五・勃泥》　勃泥國，在西南大海中，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皆計順風爲則。

其國以版爲城，城中居者萬餘人，所統十四州。其王所居屋覆以貝多葉，民舍覆以草。在王左右者爲大人。王坐繩床，若出，即大布單坐其上，衆舁之，名曰阮囊。戰鬥者則持刀被甲，甲以銅鑄，狀若大筒，穿之於身，護其腹背。

其地無麥，有麻、稻，又有羊及鷄、魚，無蠶絲，用吉貝花織成布。飲椰子酒。昏聘之資，先以椰子酒，檳榔次之，指環又次之，然後以吉貝布，或量出金銀成其禮。喪葬亦有棺斂，以竹爲轜，載棄山中，二月始耕則祀之，凡七年則不復祀矣。以十二月七日爲歲節。地熱，多風雨。國人宴會，鳴鼓、吹笛、擊鈸，歌舞爲樂。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器盛食，食訖棄之。其國鄰於底門國。有藥樹，取其根煎爲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所傷皆不死。前

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

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遣使施弩、副使蒲亞里、判官哥心等賫表貢大片龍腦一家底，第二等八家底、第三等十一家底、米龍腦二十家底，蒼龍腦二十家底，凡一家底幷二十兩；龍腦版五、玳瑁殼一百、檀香三橛、象牙六株。表云：『爲皇帝千萬歲壽，望不責小國微薄之禮。』其表以數重小囊緘封之，非中國紙，類木皮而薄，瑩滑，色微綠，長數尺，闊寸餘，橫卷之僅可盈握。其字細小，橫讀之。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勃泥國》 勃泥國，在京都之西南大海中，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皆計順風爲則。其國以板爲城，城中居者萬餘人，所統十四州。其王所居屋覆以貝多葉，民舍覆以草。在王左右者爲大人。王坐繩牀，若出，卽大布單坐其上，衆舁之，名曰阮囊。戰鬥者則持刀被甲，甲以銅鑄，狀若大筒，穿之於身，護其腹背。其地無麥，有麻、稻，又有羊皮、雞、魚，無蠶絲，用吉貝花織成布。飲椰子酒。婚聘之資，先以椰子酒，檳榔次之，指環又次之，然後以吉貝布，或量出金銀成其禮。喪葬亦有棺斂，以竹爲轝，載棄山中，二月始耕則祀矣。以十二月七日爲歲節。地熱，多風雨。國人宴會，鳴鼓、吹笛、擊鈸，歌舞爲樂。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器盛食，食訖棄之。其國隣於底門國。有藥樹，取其根煎爲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所傷皆不死。前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遣使齎表貢大片龍腦、光龍腦、蒼龍腦、玳瑁、檀香、象牙。其表以數重小囊緘封之，非中國紙，類木皮，薄，瑩滑，色微綠，而長數尺，闊寸餘，橫卷之僅可盈握。其字小細，橫讀之。以華言譯之云：『渤（海）〔泥〕國王向打稽首拜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願皇帝萬萬歲，今遣使進貢。向打聞朝廷無路得到，昨有蕃人蒲盧歇泊水口，令人迎到州，言自中朝來，比詣闍婆國，遇猛風吹其船不得去。此時聞自中國來，人皆大喜，卽造船船，令蒲盧歇導達入貢朝，所遣使人，只願平善見皇帝，每年令人入朝，每年修貢，慮風吹至占城界，望皇帝詔占城，令有向打船到不得留。臣本國別無異物，乞皇帝勿怪。』其表文如是。詔館其使於禮賓院，優賜以遣之。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貢方物，其使乞從泉州乘海舶歸國，從之。

《明史・外國傳四・婆羅》 婆羅，又名文萊，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唐時有婆羅國，高宗時常入貢。永樂三年十月遣使者齎璽書、綵幣撫諭其王。四年十二月，其國東、西二王幷遣使奉表朝貢。明年又貢。

其地負山面海，崇釋教，惡殺喜施。禁食豕肉，犯者罪死。王薙髮，裹金繡巾，佩雙劍，出入徒步，從者二百餘人。有禮拜寺，每祭用犧。厥貢：玳瑁、瑪瑙、硨磲、珠、白焦布、花焦布、降眞香、黃蠟、黑小廝。

萬曆時，爲王者閩人也。或言鄭和使婆羅，有閩人從之，因留居其地，其後人竟據其國而王之。邸旁有中國碑。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獸形，言永樂朝所賜。民間嫁娶，必請此印印背上，以爲榮。後佛郎機橫，舉兵來擊。王率國人走入山谷中，放藥水，流出，毒殺其人無算，王得返國。佛郎機遂犯呂宋。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四・婆羅》。）

又《外國傳六・淳泥》 淳泥，宋太宗時始通中國。洪武三年八月命御史張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往使。自泉州航海，閱半年抵闍婆，又踰月至其國。【略】乃遣使奉表箋，貢鶴頂、生玳瑁、孔雀、梅花大片龍腦、米龍腦、西洋布、降眞諸香。八月從敬之等入朝。表用金，箋用銀，字近回鶻，皆鏤之以進。

永樂三年冬，其王麻那惹加那遣使入貢，乃遣官封爲國王。賜印誥、敕符、勘合、錦綺、綵幣。王大悅，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來朝。十月，王卒於館。帝哀悼，輟朝三日，遣官致祭，賻以繒帛。東宮親王皆遣祭，有司具棺槨、明器，葬之安德門外石子岡，樹碑神道。又建祠墓側，有司春秋祀以少牢，謚曰恭順。賜敕慰其子遐旺，命襲封國王。

萬曆中，其王卒，無嗣，族人爭立。國中殺戮幾盡，乃立其女爲王。漳州人張姓者，初爲其國那督，華言尊官也，因亂出奔。女主立，迎還之。其女出入王宮，得心疾，妄言父有反謀。女主懼，遣人按問其家，那督自殺。國人爲訟冤，女主悔，絞殺其女，授其子官。後雖不復朝貢，而商人往來不絕。

國統十四洲，在舊港之西，自占城四十日可至。初屬爪哇，後屬暹羅，改名大泥。華人多流寓其地。嘉靖末，閩、粵海寇遺孽逋逃至此，積二千餘人。萬曆時，紅毛番強商其境，築土庫以居。其入彭湖互市者，所攜乃大泥國文也。諸風俗、物產，具詳《宋史》。

（并見《明史稿・外國傳六・淳泥》。）

《明四夷考・婆羅》 婆羅，負山面海，人多念佛，素食，惡殺喜施。永樂四年，國王遣人勿黎哥來朝貢眞珠、玳瑁、馬瑙、車渠，賜王及妃文綺。

《明一統賦・渤泥》 渤泥國，在西南大海中，自廣東至京師一萬二千餘里。以板爲城。王所居覆以貝多葉，民舍以草。王出則坐大布單，衆舁之。服色略倣中國。俗尚奢侈，男女椎髻，以五彩繫服，花錦爲衫。洪武四年始通朝貢。永樂三年詔封麻那惹伽那爲乃王，給印符誥命。六年，率其妻子來朝，卒于南京會同館，詔謚恭靖，賜葬石子岡，其子遐旺襲封還國。遐旺乞封國中元山爲鎮以賜之。至今朝貢不絕。

《圖書編・淳泥》 淳泥，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州。宋太平興國中始入貢。元至元貢方物。我朝洪武四年，王馬沙漠遣亦思麻逸進金表銀箋貢方物，賜金綺。永樂三年，遣使封其王麻耶惹加那乃爲淳泥國王，賜印符誥幣。六年，王率其妃及子來朝，遣使迎勞之福建。至南京，王上金表，獻珍物，妃箋獻東宮。上宴王奉天門。是年，王卒于會同館，謚恭順，葬石子岡，樹碑立祠，有司春秋祀。封其子遐旺嗣，賜玉帶、金銀、綺、幣、器皿，使送歸國。遐旺請封其國後山，賜名長寧鎮國，上爲文刻石。十二年、洪熙元年皆來朝貢。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婆羅》 地負山面海。人多唸佛，素食，惡殺喜施。產珍珠、玳瑁、瑪瑙、車渠。皇明永樂四年，東、西王各遣其臣勿黎哥等來朝貢珍珠、玳瑁、瑪瑙、車渠等。

《諸夷考・婆羅》 婆羅，負山面海。人多奉佛，素食，惡殺喜施。永樂四年朝貢珠、玳瑁、瑪瑙、車渠。

《方輿勝略・外夷・渤泥》 渤泥，本闍婆屬國。宋、元俱貢。我朝洪武四年，王馬合謨沙遣貢。永樂三年，封其國主麻邪惹加那乃爲王。六年，王率妃子及陪臣來朝，卒于會同館，賜謚恭順，葬南京城外石子岡，樹碑立祠，有司春秋致祭，以西南夷人隸籍中國者守之。封其子遐旺嗣，護送歸國。洪熙元年入貢。俗尚奢侈，原田豐贍，敬愛華人，君臣士民之服頗效中國。其山川則有長寧鎮國山，御製碑文賜封。其土產則有藥樹、取根煎膏服之及塗體，刃傷不死。片腦、樹如杉檜，取者必齋沐而往，片似梅花者爲上。貝多葉、王居亦以覆屋。吉貝、以其花織布。加蒙樹、心可爲酒。

《獻徵錄・四夷・婆羅》 婆羅或以爲卽古師子國。在西海中，延袤二千餘里。多產奇寶。四序暄和，稱樂土。宋淳化中，闍婆使來言，其鄰國有婆羅門者，其人有異術，人相危害能先知之。

《裔乘・西南夷・勃泥》 勃泥國，在西南大海中，本闍婆屬國。距闍婆四十五日、三佛齊四十日、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所統十四州。宋以前不通中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遣使賚表貢大片龍腦、米龍腦、蒼龍腦、玳瑁、檀香、象牙。其表以數重小囊械封之，紙類木皮，薄，瑩滑，色微綠，而長數尺，闊寸餘，橫卷之，僅可盈握。其字小細，橫讀之。

又　我朝洪武四年，國王馬合謨沙遣使朝貢。永樂三年，封其國主麻邪惹加那乃爲王。六年，王率其妃子及陪臣來朝。是年至福建，命中官宴勞之，令所過諸郡設宴。至京，王奉金字表，獻方物，妃箋獻中宮、東宮。上御奉天門賜王宴。王卒于會同館，賜謚恭順，葬南京城外石子岡，樹碑立祠，命有司春秋致祀。

《明象胥錄・婆羅國》 婆羅國，一名文萊。負山面海，爲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俗素食，念佛，喜施惡殺，民食猪肉論死。有東、西二王。永樂四年，各遣使朝貢，貢物珍珠、玳瑁殼、焦布、香蠟、黑小廝。相傳其國王爲閩人，隨中使鄭和往，因留鎮焉。王府旁有中國碑。夷人婚娶，請王金印印背，篆文，作獸形，云是永樂間賜。然不載《會典》，或其王假以彈壓夷落，非頒自上方也。王祝髮，裹金繡巾，腰背雙劍，步行。其親屬稱邦奇蘭，嚴重亞於王。向有石城、木城各一。以築岸閉潮，（折）〔拆〕石城於長腰嶼，今止存木城。先是佛郎機來侵，國人走山谷，流藥水出，佛郎機多爲所毒死，因奔呂宋。產車渠、片腦、莓藤。或曰卽古師子國。在西海中，延袤二千餘里。多產奇寶，四序暄和，稱樂土。宋淳化中，闍婆使者來言，其鄰國有婆羅門者，有異術，人相危害，能先知之。按《宋史》，婆羅門卽天竺也。

《名山藏・王享記三・娑羅國》 娑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國有東、西二王。永樂四年，各遣使朝貢。其國負山面海，而謹佛教。今王爲閩人，隨鄭和至留其國者。其府旁有中國碑。王有金印一，上篆文作獸形，云是永樂中所賜。夷人嫁娶，請印印背上。其國嘗爲佛郎機所逐，走入山谷中，放藥水流出毒死之。佛郎機以是奔呂宋之其化。

《明世法錄・南蠻・婆羅國》 婆羅國，一名文萊。負山面海，爲東洋盡

處，西洋所自起。俗素食，念佛，喜施惡殺，民食猪肉論死。有東、西二王。永樂四年，各遣使朝貢，貢物珍珠、玳瑁殼、焦布、香蠟、黑小廝。相傳其國王爲閩人，隨中使鄭和往，因留鎮焉。王府旁有中國碑。夷人婚娶，請王金印印背，篆文，作獸形，云是永樂間賜。然不載會典，或其王假以彈壓夷落，非頒自上方也。王祝髮，裹金繡巾，腰背雙劍，步行。其親屬稱邦奇蘭，嚴重亞於王。向有石城、木城各一。以築岸閉潮，（折）〔拆〕石城於長腰嶼，今止存木城。先是佛郎機來侵，國人走山谷，流藥水出，佛郎機多爲所毒死，因奔呂宋。產車渠、片腦、葑藤。或曰即古師子國，在西海中，延袤二千餘里。多產奇寶，四序暄和，稱樂土。宋淳化中，闍婆使者來言，其鄰國有婆羅門者，有異術，人相危害，能先知之。

《明書・四國傳二・渟泥》 渟泥，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州。洪武四年，王馬漠沙遣使奉金表、銀箋、貢方物。賜金綺。永樂三年，遣使封其國王麻邪惹加邦乃爲渟泥國王，賜印符誥幣。六年，王率其妃及子來朝，遣使迎勞之福建。至南京，王上金表，獻珍物。妃箋獻中宮。上宴王奉天門。是年，王卒於會同館，謚恭順，葬石子岡，樹碑立祠，有司春秋祀。封其子遐旺嗣，賜玉帶、金銀、綺、幣、器皿，使送歸國。遐旺請封其國後山，賜名長寧鎮國，上爲文刻石。後不時入貢。俗以板爲城，以銅鑄甲。煮海爲鹽，釀秫爲酒。喪葬有棺盛□。無器，室宇宏敞。原田豐利，習尚奢侈。愛敬華人。王服頗效中國。產片腦、諸香、象牙、吉貝、玳瑁、鶴頂。

又**《四國傳三・婆羅》** 婆羅，負山面海，人多敬佛，素食，惡殺喜施。永樂四年，國王遣人來朝貢眞珠、玳瑁、瑪瑙、車琚，賜王及妃文綺。

《地圖綜要・四夷・渟泥國》 朝貢自廣東達京師。沿革：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國朝洪武初進金表。永樂初，王率妻子來朝，卒于南京會同館，詔謚恭順，賜葬石子岡，命其子還國。

（并見《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渟泥國》。）

《四夷廣記・娑羅國》 娑羅，負山面海。有東王、西王。人多念佛，素食，惡殺喜施。

《罪惟錄・外國列傳・娑羅國》 娑羅國，一曰婆羅。又曰文萊，或曰古師子國。東洋之盡，西洋所自起也。國有東、西二王。永樂四年，各遣使勿黎哥等朝貢。其國負山面海。而謹佛教，素食，善施，民食猪死。初有閩人隨鄭和至其國，寄久爲其王，其府旁有中國碑。永樂中賜以金印，凡國人嫁娶，必請印印背上，無印不榮。嘗爲佛郎機所侵，走入山谷中，置毒水源流出，飲輒死，佛郎機以是解兵，奔呂宋之其化。貢物有珍珠、玳瑁殼、焦布、香蠟、黑小廝。王祝髮，裹金繡巾，腰双劍，步行。其親屬號邦奇蘭，嚴重亞于王。故有木城、石城各一，今止存木城。產碔礪、葑蓀。延袤二千里。四序暄和，稱樂國。論曰：誠樂國哉。

《廣輿記・外譯・渟泥國》 在西洋大海中。朝貢自廣東達京師。沿革：本闍婆屬，所統十四州。宋太平興國中，始通中國。明洪武初進金表。永樂初，王率妻子來朝，卒於南京會同館，詔謚恭順，賜葬石子岡，命其子還國。

《讀史方輿紀要・廣西七・外國附考》 渟泥，去闍（黎）〔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所統十四州。前代不通中國，宋太平興國中，其國王向打始遣使入貢。元豐中，其國王錫理麻喏復遣使入貢。明朝洪武四年，國王馬謨沙遣其臣朝貢。永樂三年，詔遣使封其王馬麻那惹加那乃爲渟泥國王，自是朝貢不絕。《四夷考》：其國有長寧鎮國山，永樂中，其王屢請封是山以爲一方鎮，因錫是名，蓋其國之後山也。道出廣東，以達於京師。

《續通典・邊防一・婆羅》 婆羅，又名文萊，東洋盡處也。其地負山面海。崇釋教，禁食豕肉，有禮拜寺，每祭用犧。唐高宗時，婆羅國入貢。明成祖永樂三年，遣使者賫璽書綵幣撫諭其王，四年，其國東、西二王并遣使奉表朝貢。神宗萬曆時，爲婆羅國王者乃閩人也，或言鄭和使婆羅，有閩人從之留居焉，其後人竟據有其國。王有金印一，篆文，作獸形，民閒嫁娶，必請此印背上，以爲榮。後佛郎機舉兵來擊，王率國人走山谷中，放藥水流出，毒殺佛郎機人，因得返國。

又**《邊防二・勃泥》** 勃泥，本闍婆屬國也。所管有十四州。以板爲城，城中居者萬餘人。其王所居屋覆以貝多葉，民舍覆以草。在王左右者爲大人。俗以十二月七日爲歲節。地熱多風雨。無麥，有麻、稻及魚、羊。無蠶絲，用吉貝花織成布。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遣使進表貢方物。神宗元豐五年，復遣使入貢。明太祖洪武四年，遣使奉金銀箋來朝。成祖永樂三年，詔封勃泥國王，賜印符誥命。六年，王率妃及子弟妹陪臣凡百五十餘人來朝，貢珍物，賜宴奉天門。乞封其國之後山爲一方鎮，御製碑文賜之。九年，嗣王復

偕其母來朝，至仁宗洪熙元年四入貢。嗣後貢使雖稀，商人來往不絕。

《清朝通典・邊防二・文萊》　文萊，在東南海中，息力大山之西北，古婆羅國也。相傳有東、西二王，王係閩人，明永樂間隨鄭和往留主其地。民風柔順，以伐烏木採葎藤爲業。貿易以布代銀。飲食不用匙箸。土產有烏木、黃蠟、冰片、丁香之屬。雍正七年後，通市不絕。其國距廈門水程一百八十更。

《續通志・四夷傳四・渤泥國》　渤泥國，在西南大海中。其國以版爲城，統十四州。爲王左右者爲大人，戰甲以銅鑄。其地無麥，有麻、稻。無蠶，用吉貝織成布。以十二月七日爲歲節。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始遣使貢，詔館其使禮賓院，優賜遣之。元豐五年，復遣使貢，其使乞從泉州乘海舶歸國，從之。元絕不通。

又《婆羅》　赤（士）〔土〕西南入海得婆羅。總章二年，其王旃達鉢遣使者，與環王使者偕朝。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二・婆羅》　婆羅，明成祖永樂三年十月，遣使者齎璽書綵幣撫諭婆羅。四年十二月，其國東、西二王幷遣使奉表朝貢。《明史・婆羅傳》曰：婆羅，又曰文萊，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唐時有婆羅國，高宗時常入貢。其地負山面海，崇釋教，惡殺喜施。禁食豕肉，犯者罪死。有禮拜寺，每祭用犧。其王薙髮，裹金繡巾，佩雙劒，出入徒步，從者二百餘人。萬曆時，爲王者閩人也。或言鄭和使婆羅，有閩人從之，留居其地，後竟據其國而王之。邸旁有中國碑。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獸形，言永樂朝所賜。民間嫁娶，必請此印印背上，以爲榮。後佛郎機橫舉兵來擊。王率國人走入山谷中，放藥水流（出），毒殺人無算，王得返國。佛郎機遂犯呂宋。

《清職貢圖》　汶萊國，即唐時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明永樂間常入貢。相傳夷目係閩人，隨鄭和往，因據其地。負山面海，崇釋教，惡殺喜施。禁食豕，犯者至死。以伐木、採藤爲業。男剪髮，裹絳帛，去鬚留髯，與蘇祿相似。女散髮垂肩，結巾於項，著衣裙，而跣足。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汶萊》　在東海中，接近西洋。　建置沿革：　即婆羅國。在息力大山之西北，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唐高宗時，常入貢。明永樂三年，遣使者齎璽書彩幣撫諭其王。四年，其國東、西二王，幷遣使奉表朝貢。至萬曆時，其爲王者閩人也。或言鄭和使婆羅，有閩人從之，因留居其地，後人遂據其國而王之。其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獸形，言永樂朝所賜。民間嫁娶必請此印印背上，以爲榮。其國距廈門水程一百八十更。

又《渤泥》　在西南海中。　建置沿革：　本閣婆屬國。前代無可考，宋太平興國中，始遣使入貢。明洪武三年，命御史張敬之往使。自泉州航海，閱半年抵閣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乃遣使奉表箋來貢，表用金，箋用銀，字近回鶻，皆鏤之以進。帝宴賚甚厚。八年，命其國山川附祀福建山川之次。永樂六年八月，其王麻那惹加那泛海入朝，十月，王卒於館，葬於安德門外石子岡，樹碑神道，謚曰恭順，賜敕慰其子遐旺，命襲封國王。又從國王請，封其國之後山爲一方鎮，御製碑文，系之以詩，勒碑山上。至萬曆中，其王卒，無嗣，乃立其女爲王。後遂不復朝貢，然商人猶往來不絕。其國統十四洲。在舊港之西，自占城四十日可至。初屬爪哇，後屬暹羅，改名大泥。華人多流寓其地。嘉靖末，閩粵海寇遺孽逋逃至此，積二千餘人。萬曆時，紅毛番強商其境，築土庫以居。其入彭湖互市者，所攜乃大泥國文也。

《出使日記續刻》卷三　〔光緒十八年正月初四日記〕　渟泥國，或作埔尼，亦稱文萊，通中國最早，全島亦蒙是名。城在赤道北四度四分，京師西一度三十分。倫敦東一百十四度五十八分。唐之婆羅，宋之渟泥，世居于此，號爲大國。至明，則東奪于蘇祿，西侵于荷蘭。近日東西兩境皆屬英國，益復不振。城瀕渟泥江，江寬二啓羅邁當，兩岸有小河穿城而過。此城當明嘉靖間，居民約十六萬人，今只有一萬人矣。

《薄海番域錄》　婆羅，一名文萊，負山面海，俗素食，念佛。禁食猪肉，犯者論死。有東、西二王，永樂四年，各遣使來朝。相傳國王閩人，隨鄭和往，因留鎮焉。王府旁有漢字碑。番人嫁娶，請王金印印背。印篆文，獸形，云是永樂間賜。王髡髮，裹金綉巾，腰插雙劒，步行。親族稱班奇蘭，嚴重亞於王。國有（水）〔木〕石二城，因長腰嶼築岸禦潮，拆石城以爲塘，止存木城云。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南洋》　埔泥，亦稱文萊。通中國最早，故全島亦蒙是名城。瀕渤泥江，值赤道北四度四分。唐宋號爲大國，至明則東奪於蘇祿，西侵於荷蘭。近日，則東西兩境皆歸英轄，益復不振。居民萬戶而已。蘇祿國，亦於光緒十四年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歸英保護。地面共三萬五千

方英里。進出口貨約值一百萬磅。近北般鳥有拉布灣，在粵洋七星洲之南，華人在彼開埔貿易已五十年。至道光三十年，一千八百五十年。英得之於埔坭，埔內外三十英里割歸英轄，設禮時典一員管理。內有華人六七千名。出口貨以穀米、沙籐、冰片、樹膠、煤炭爲大宗。歲入稅項四五千磅。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南洋群島》 唐高宗朝，婆羅國入貢。宋太平興國中，遣使來朝。明太祖遣使往查，半載始至。島王拜受詔，遣使入華，貢鶴頂、玳瑁、孔雀、海參、降眞諸物。永樂三年，復使入貢。降詔封其王，賜印綬。王悅，率后妃弟妹子女泛海來朝。十月，卒於館，上悼之，遣官祭奠，賜葬聚寶門外石子岡，錫謚恭順，王子襲封，命三年一貢。洪熙後，貢使漸疎。正德季年，葡萄牙人探其地，未留寄。萬曆三十二年，荷蘭人據其濱海地。崇禎末年，荷與土人修好，立約通商。乾隆五十二年，索島之南境，島人不敢違，拱手讓之。今分東西二部，東曰本勲馬星，西曰邦西亞納。島之西北境，有國名浡泥，都城因其名。道光二十年，以迤西撒拉瓦地讓於英人。英乃創規模，捕海盜，風氣爲之一清。浡泥與撒拉瓦，生涯俱熱鬧，貿易北與香港，南與新嘉坡尤多。

分述

地理環境

《島夷誌略・浡泥》 龍山礎碑於其右。基宇雄敞，源田獲利。夏月稍冷，冬乃極熱。

《星槎勝覽・後集・渤泥國》 龍山礎磚，地宇横廣。源田種植，豐登甚利。氣候及夏稍寒，冬月極熱。

《明一統志・外夷・浡泥》 山川：長寧鎮國山。永樂六年，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上言，蒙恩封王爵，境上皆屬職方。國有後山，乞封表爲一方之鎮。王卒，其子遐旺復以爲請。遂封爲長寧鎮國山，御製碑文，刻石其上。

《西洋朝貢典錄・浡泥國》 其土氣夏寒而冬燠。【略】其鎮曰『長寧鎮國之山』。永樂六年，國王麻那惹加那上言，王爵境土，皆屬職方，國有後山，乞封表爲一方之鎮。王卒，其子遐旺復以爲請。遂封今名，御製碑文刻石其上。

《三才圖會・地理・婆羅》 婆羅，地負山面海。皇明朝貢。

《殊域周咨錄・南蠻・浡泥國》 其地炎熱，多風雨。【略】其山長寧鎮國。

《咸賓錄・南夷志・渤泥》 其山川：長寧鎮國山。御製碑文賜封。

《廣皇輿考・四夷・浡泥國》 其山則長寧鎮國。

《裔乘・西南夷・浡泥》 其山川：長寧鎮國。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大泥》 形勝名蹟：長寧鎮國山。永樂六年，國王麻耶惹加那乃上言，蒙恩封王爵，境上皆屬職方。國有後山，乞表爲一方之鎮。王卒，子遐旺復以爲請。封爲長寧鎮國山，御製碑文，刻石其上。

又《東洋列國考・文萊》 文萊，即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

又 形勝名蹟：聖山、夷人自號此山爲天下第一山。按于闐國北境通聖山，人跡罕到，此治其名耳。長腰嶼、毛文蠟、鯉魚塘、浮納招廟。神爲國初時，押工總管直庫三人陣亡合葬於此。因廟食其地，賈舶到，必屠牛烹雞，幷獻茉莉花、紅花、梳篦等物以祭。舟中有人不拜，則病。彼國人將行賈，亦獻花禮神。得利回，取雙雞，繫刀於足，俾鬥墓前，雞死，即以謝神，亦大奇也。

《武備志・四夷一五・婆羅》 婆羅，負山面海。

《名山藏・王享記三・浡泥國》 其地炎熱，多風雨。

《海錄・南海・文來》 文來國，在細利窪西北。由細利窪東南入小港，向西北行，順風約五六日可至。由地問北行，順風七八日可至。幅員甚長，中多亂山，絕無居人。奇禽野獸，莫能名狀。

疆域政區

《太平寰宇記・四夷五・渤泥》 復詢其使者云：在上都之西南，居海中，去（蛇）（闍）婆四五十日，去三佛齊四十日，去摩逸三十日，去占城與摩逸同。帆上之日，皆以順風爲計，不則無限日。其國以板爲城，城中萬餘人。其小山州凡一十四。

《諸蕃志・志國・渤泥國》 渤泥，在泉之東南。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去占城與麻逸各三十日程，皆以順風爲則。其國以板爲城，

城中居民萬餘人，所統十四州。

《明一統志・外夷・浡泥國》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去占城三十日程。朝貢自廣東達于京師。沿革：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所統十四州。前代不通中國。宋太平興國中，其國王向打始遣使入貢。元豐中，國王錫理麻喏復遣使入貢。

《西洋朝貢典錄・浡泥國》其國在占城西南可六千里。其所統十有四洲。

《嶺海輿圖・南夷圖紀・浡泥國》浡泥國，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去占城三十日程。

《明四夷考・浡泥》浡泥，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州。

《圖書編・勃泥國》在京都之西南大海中，去闍婆四十五日，去三佛齊四十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皆計順風爲則。所統一十四州。

《宋史新編・勃泥國》勃泥國，在西南大海中。其國以版爲城，所統十四州。

《三才圖會・地理・浡泥》浡泥，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去占城三十日。所統十四州。

《殊域周咨錄・南蠻・浡泥國》浡泥國，在西南大海中，所統十四州。前代屬爪哇，不通中國。宋太平興國中，國主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遣使入貢。

又 其里至：闍婆、四十五日。三佛齊、四十日。占城。三十日。其朝貢自廣東達于京師。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浡泥》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去占城三十日程。所統十四州。前代不通中國。宋太平興國、元豐間，國王向打始嘗遣使入貢。元豐中，國王錫里麻喏來貢。元無聞焉。

《廣皇輿考・四夷・浡泥國》與闍婆、三佛齊、占城諸國連界。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宋太平（興國）通中國。

《明會典・朝貢一・浡泥國》國居海中。本屬闍婆。有地十四州。

《武備志・四夷一五・浡泥》浡泥，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州。

《明象胥錄・浡泥》浡泥，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州。

【略】今稱大泥，隸暹羅。

《西園聞見錄・屬國・渤泥》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歷代未常朝貢，故史籍不載。宋太平興國三年，王向打始因商人蒲蘆歇遣使弩、副蒲亞利、判官哥心等賫表來貢。

《名山藏・王享記三・浡泥國》浡泥國，西南海中國也，州十四，本羈事闍婆。

《明世法錄・南蠻・浡泥》浡泥，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州。【略】萬曆中，國王卒，無子，族衆爭立，相誅殺且盡，乃立女主爲王。今稱大泥，隸暹羅。嘗與回回、錫蘭山國各附舶香山濠鏡灣貿易。

《閩書・島夷志・浡泥國》浡泥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州。

《罪惟錄・外國列傳・浡泥國》浡泥國，統州十四。本羈事闍婆。前代不通中國，宋太平興國中，王向打始因商舶表貢。元豐中亦貢。其地炎熱，多風雨。

又 其屬國吉蘭丹，今稱大泥，亦隸暹羅。

文化風俗

《太平寰宇記・四夷五・渤泥》其表非紙，類木皮而瑩薄，微綠色，長數尺而闊寸餘，橫軸之僅盈掌握，以數小囊重複貯之。其文不可識，字細而橫其行。

又 國王之屋，覆以貝多葉，民舍覆以草。王左右者爲大人，坐以繩床，出入以阮囊，即大布單，坐其上而舁之。戰爭則用長刀，以銅鑄爲甲，若筒之狀，護其腹背。

《諸蕃志・志國・渤泥國》王居覆以貝多葉，民舍覆以草。王之服色略倣中國。若裸體跣足，則臂佩金圈，手帶金練，以布纏身，坐繩床。出則施大布單，坐其上，衆舁之，名曰阮囊。從者五百餘人，前持刀劍器械，後捧金盤，貯香腦、檳榔等從，以戰船百餘隻爲衛。戰鬥則持刀披甲，甲以銅鑄，狀若大筒，穿之於身，護其腹背。器皿多用金。

又 富室之婦女，皆以花錦銷金色帛纏腰。婚聘先以酒，檳榔次之，指環又次之，然後以吉貝布，或量出金銀成禮。喪葬有棺斂，以竹爲轝，載棄

山中。二月始耕則祀之，凡七年則不復祀矣。以十二月七日爲歲節。地多熱。國人宴會，鳴鼓、吹笛、擊鉢、歌舞爲樂。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器，食畢則棄之。其國鄰於底門國。有藥樹，取其根煎爲膏服之，仍塗其體，兵刃所傷皆不死。

《島夷誌略・渟泥》 俗尚侈。男女椎髻，以五采帛繫腰，花錦爲衫。崇奉佛像唯嚴。尤敬愛唐人，醉也則扶之以歸歇處。民煮海爲鹽，釀秫爲酒。有酋長，仍選其國能算者一人掌文簿，計其出納，收稅，無纖毫之差焉。

《異域志・娑羅國》 國人狠戾可畏，男女皆佩刃而行，但與人不睦即刺殺之，奔走他所，一月之內得獲則償命，一月之外出者不論。若他國人至，捫其婦人乳者，自喜曰：『你愛我。』若有私意，即出刃刺殺之。

《星槎勝覽・後集・渤泥國》 俗好奢侈。男女一般椎髻，五彩帛繫腰，花布爲衫。其國之民崇佛像，好齋沐。凡見唐人至其國，甚有愛敬，有醉者則扶歸家寢宿，以禮待之若故舊。煮海爲鹽，釀秫爲酒。酋長之用，不斂民物，生理自如。

《明一統志・外夷・渟泥國》 風俗：以板爲城，其國以板爲城。王所居，屋覆以貝多葉，民舍覆以草。王坐繩床，出卽大布單坐其上，衆舁之，名曰阮囊。以銅鑄甲。戰鬥者則持刀披甲，甲以銅鑄，狀若大筒，穿之於身，護其腹背。其國隣底門國。有藥樹，取其根煎爲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所傷皆不死。喪葬有棺斂，喪葬亦有棺斂，以竹爲轝車，載棄山中。二月始耕則祀之，踰七年則不復祀。婚聘先以椰子酒，婚聘之賓，先以椰子酒，檳榔次之，指環又次之，然後以吉貝布或量出金銀成其禮。盛食無器皿，國人以十二月七日爲歲節。凡宴會，鳴皷、吹笛、擊鉞、歌舞爲樂。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器盛食。食訖棄之。以上俱《宋史》。王之服色略倣中國。基宇弘敞，原田獲利。俗尚奢侈，俗尚奢侈，男女椎髻，以五采帛繫腰，花錦爲衫。煮海爲鹽，釀秫爲酒。愛敬中國人。愛敬中國人，每見中國人醉者，則扶之以歸。以上俱《諸蕃志》。

《西洋朝貢典錄・渟泥》 其俗修浮圖教，像而禮之，善持齋戒。其王之宮室覆以貝多之葉，民居以草。其男女椎髻，以五綵帛繫腰，以花布爲衫。其俗好奢。其途遇中國人也，有醉者則舁之歸，寢其家。

《明四夷考・渟泥》 俗以板爲城，以銅鑄甲。煮海爲鹽，釀秫爲酒。喪葬有棺，盛食無器。室宇弘敞，原田豐利。習尚奢侈，愛敬華人。王服頗效中國。

《宋史新編・勃泥國》 王所居屋覆以貝多葉，民舍覆以草。其國鄰於底門國。有藥樹，取其根煎爲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所傷皆不死。

《殊域周咨錄・南蠻・渟泥》 無城郭，樹木柵以爲固，或曰以板爲城。王所居屋覆以貝多葉，民舍覆以草。王坐繩床，出卽大布單坐其上，衆舁之，名曰阮囊。戰鬥者持刀披甲，甲以銅鑄，狀若大筒，穿之於身，護其腹背。其國隣底門國。有藥樹，取其根煎爲膏，服之及入其體，兵刃所傷皆不死。厥喪葬亦有棺斂，以竹爲轝車，載棄山中。二月始耕則祀之，踰七年則不復祀。婚聘之資，先以椰子酒，次檳榔，又次以指環，然後以吉貝布或量出金銀成其禮。國人以十二月七日爲歲節，取樹實爲漿，澄澱膩如粉，食之能不饑。瀝漿爲酒。凡宴會，鳴鼓、吹笛、擊鉞、歌舞爲樂。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器盛（飲）〔食〕，食訖棄之。厥習尚奢侈，男女椎髻，以五采帛繫腰，花錦爲衫。王之服色略倣中國。基宇弘敞，原田獲利，煮海爲鹽，釀秫爲酒。愛敬中國人，每見中國人醉者，則扶之以歸。番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嚴，五月十三日國人競作佛事。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渟泥》 俗尚奢侈。亦煮海爲鹽，釀秫爲酒。愛敬中國人，見中國人醉者，則扶之以歸。

《咸賓錄・南夷志・渤泥》 俗以板爲城，以銅鑄甲狀，若大筒。室宇弘敞，原田豐贍。習尚奢侈，敬愛華人。君臣土民之服頗效中國。

《廣皇輿考・四夷・渟泥國》 其俗：以板爲城，以銅鑄甲。婚娉先送椰酒。屋覆貝多葉。臘月七日爲歲。服飾、樂器略倣中國。

《獻徵錄・四夷・渟泥》 俗華侈，服飾頗效中國。板城銅甲，有原田之利。

《裔乘・西南夷・勃泥》 其國以板爲城。以銅鑄甲，狀若大筒，護其腹背。王所居屋覆以貝多葉，民舍以草。在王左右者爲大人。王坐繩牀，若出則大布單坐其上，衆舁之，名曰阮囊。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器盛食，食畢棄之。有麻、稻，無蠶絲。飲椰子酒，宴會則鳴鼓、吹笛、擊鉞、歌舞爲樂。習尚奢侈，敬愛華人。其鄰底門國。有藥樹，煎其根爲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所傷皆不死。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大泥》 大泥，卽古渟泥也。本閩婆屬國，今

隸暹羅。其國以板爲城。《宋史》曰：城中居者萬餘人，所統十四州。以銅鑄甲。《宋史》曰：戰鬥者，將刀被甲。甲以銅鑄，狀若大筒，穿之於身，護其腹背。其王所居屋覆貝多葉，王服頗效中國。在王左右者爲大人。王坐繩牀，出即大布坐其上，衆舁之，名曰阮囊。民居覆草，椎髻，以五綵帛繫腰，花錦爲衫。市用金錢。國人宴會，鳴鼓、吹笛、擊鉦、歌舞爲樂。愛敬華人，見華人醉者，扶之以歸。婚聘之資，先以椰子酒，檳榔次之，指環又次之，後量用金錢成禮。喪葬有棺，以竹爲轝，載棄山中。二月始耕則祀之，如是者七年，不復祀矣。原田豐利。臘月七日爲歲節。地熱多風雨。盛食無器，幷以竹編貝多葉貯之，食畢輒棄捐。古稱其鄰有藥樹，取根煎爲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不能傷也。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遣使從商人蒲盧歇爲導，入都朝貢。其表以小囊緘封數重，非中國紙，類木皮而薄，瑩滑，色微綠，長數尺，闊寸餘，橫卷之，僅可盈握。其字細小，橫讀之。使至，詔館於禮賓院，優賜遣歸。

又《東洋列國考・文萊》　俗傳今國王爲閩人，隨鄭和征此，留鎮其地，故王府旁舊有中國碑。先年曾爲佛郎機所逐，國人走山谷中，放藥水流出，毒死佛郎機無數，佛郎機遂奔呂宋。其地故有一石城，一木城。後拆石城於長腰嶼，築岸閉潮。今所遺者，木城耳。王削髮，裹金繡巾，腰佩雙劍，出自步行，從者二百餘輩。其親屬稱邦奇蘭，貴重與王相亞。王有金印一枚，重十六兩，印上篆文，作獸形一隻，云是永樂閒所賜者。夷人婚娶，請印印背上。恐或假寵中國以恫喝其部落，非果鑄自上方也。入禮拜寺，每祭用犧。《吾學編》云：人多念佛，素食，惡殺。民閒不得食猪肉，食猪肉者論死。此地有毛思番，在處行劫，所得人貨，中分與王。

《武備志・四夷一五・淳泥》　人多念佛，素食，惡殺喜施。【略】俗以板爲城，以銅鑄甲。煮海爲鹽，釀秫爲酒。喪葬有棺，盛食無器。室宇宏敞，原田豐利。習尚奢侈，愛敬華人。王服頗效中國。

《明象胥錄・淳泥》　其國以版爲城。王所居覆以貝多葉，坐繩牀，出則擁大布單，衆舁之，名阮囊。地熱多風雨。有麻、稻，無麥、蠶絲。飲椰子酒。鳴鼓、擊鉦爲樂。最敬華人，醉者輒扶以歸。婚聘先以酒，次檳榔，又次指環或金錢成禮。以十二月七日爲歲節。習戰鬥，鑄銅甲，若火筒，護腹背。國有藥樹，煎其根爲膏，服之及塗體，兵刃傷不死。葬用棺，以竹轝載棄山中。二月始耕祀之，如是七年不復祀矣。市率用金錢。以竹編貝葉貯食。（幷見《明世法錄・南蠻・淳泥》。）

《西園聞見錄・屬國・淳泥》　其表用金刻番書，彷彿如回鶻文字，甚鄙陋，不足觀。皇太子牋用銀，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柵爲固。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王綰髻，裸跣，腰纏花布，無輿，出入徒行。城中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剪髮齊額，婦人衣短衫，僅蔽腰胸，繫花布，散髮，跣足。

又　食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之，食畢則棄之。番書典禮，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爲節，國人亦于是日作佛事。若燕饗，則刲羊、豕、鷄、鵝，鳴鼓、擊鉦以爲樂。此其大凡也。

《名山藏・王享記三・淳泥國》　板城銅甲。王綰髻，裸跣，徒行，花帛繚腰。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其民剪髮覆額，女人短衣蔽胸背，花帛繚腰，散髮，跣。其俗漁，煮海爲鹽，瀝椰爲酒，無稻麥，或腥食魚蝦，或食木實漿，曰沙糊。燕樂鳴鼓、擊鉦。刻貝葉行書。事佛謹。

《地圖綜要・四夷・淳泥國》　風俗：以板爲城，以銅鑄甲。婚聘先送椰酒。屋覆貝多葉。以臘月七日爲歲。（幷見《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淳泥國》。）

《罪惟錄・外國列傳・淳泥國》　板城銅甲。王綰髮，裸跣，徒行，上冒大布單名阮囊，花帛繚腰，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坐繩床。其民剪髮覆額，女人短衣蔽胸背，亦花帛繚腰，散髮，跣。習戰鬥，鑄銅甲，有藥塗體及食之，創不死。其俗多漁，煮海爲鹽，瀝椰爲酒，無稻麥。以十二月七日爲歲節。腥食魚蝦，或食木實漿，曰沙糊。死殮棄山中，二月始祀之，祀七年即止。燕樂鳴鼓、擊鉦。刻貝葉行書。事佛謹。論曰：安得其藥塗體，幷食之，以禦金戈。

《八紘譯史・婆羅》　婆羅，負山面海。國人狠戾，男女佩刀而行，殺人奔走他所，一月之內被獲則償命，一月之外即不諭矣。捫其婦人之乳則喜，曰你愛我。若有私意，即刺殺之。

《廣輿記・外譯・淳泥國》　風俗：以板爲城。以銅鑄甲。婚聘先送椰酒。王屋覆以貝多葉，民屋覆以草。盛食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器，食訖棄之。以臘月七日爲歲節。見中國人極愛敬之。

又《婆羅》在東洋盡處，西洋起處。其貢道由福建。風俗：人多素食，惡殺喜施。

《海錄・南海・文來》土番亦無來由種類，喜穿中國布帛。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汶萊》風俗：崇釋教，惡殺喜施。禁食豕肉，犯者罪死。《明史》。王裹金繡巾，佩雙劍出入。有禮拜寺，每祭用犧。同上。伐木採藤。翦髮去鬚。《皇清職貢圖》：以伐木採藤爲業。男翦髮，裹絳帛，去鬚留髯，與蘇祿相似。女散髮垂肩，結巾於項，著衣裾而跣足。

又《淳泥》風俗：以板爲城，以銅鑄甲。《宋史》：其國以板爲城。王所居屋覆以貝多葉，民舍覆以草。王坐繩牀，出則擁大布單坐其上，衆舁之，名曰阮囊。戰鬥則持刀披甲，甲以銅鑄，狀若大筒，穿之於身，護其腹背。盛食無器皿。喪葬有棺斂。婚聘先以椰子酒。《宋史》：國人以十二月七日爲歲節。凡宴會，鳴鼓、吹笛、擊鈸、歌舞爲樂。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器盛食，食訖棄之。喪葬亦有棺斂，以竹輦載棄山中。二月始耕作則祀之，踰七年則不復祀。俗尚奢侈。愛敬中國。《明統志》：男女椎髻，以五采帛繫腰，花錦爲衫。尤愛敬中國人，每見中國人醉者，則扶之以歸。

經濟物産

《太平寰宇記・四夷五・渤泥》渤泥國，載籍不紀，蓋異域多易舊名也。皇朝太平興國二年八月，其國王向打遣使施弩、副使蒲亞利、判官哥心等來朝。【略】詔蒙骨以華言譯之云：渤泥國王向打云云，因蕃人蒲盧歇船到，今得引路進貢大片龍腦六十兩，米龍腦二十兩，倉龍腦二十兩，龍腦板五片，玳瑁殼一個，白檀香三截，玳瑁二千兩，牙六株。

又土之出者有龍腦、玳瑁、蘇木、檳榔、丁香、烏橘木子。民食雞、羊與魚。耕有黃牛、水牛。無麥，有麻與稻。無蠶絲衣，用古貝布。布用花織成。

《諸蕃志・志國・渤泥國》地無麥，有麻、稻，以沙糊爲糧。沙糊，詳見黃麻駐。又有羊及雞、魚，無絲蠶，用吉貝花織成布。有尾巴樹、加蒙樹、柳子樹，以樹心取汁爲酒。

又土地所出，梅花腦、速腦、金腳腦、米腦、黃蠟、降眞香、琦瑁。番商興販用貨金、貨銀、假錦、建陽錦、五色絹、五色茸、琉璃珠、琉璃瓶子、白錫、烏鉛、網墜、牙臂環、臙脂、漆椀楪、青甕器等博易。番舶抵岸三日，其王與眷屬率大人王之左右，號曰大人。到船問勞。船人用錦藉跳板迎肅，款以酒醴，用金銀器皿、襝席、涼傘等分獻有差。既泊舟登岸，皆未及博易之事，商賈日以中國飲食獻其王。故舟往佛泥，必挾善庖者一二輩與俱。朔望幷講賀禮，幾月餘，方請其王與大人諭定物價。價定，然後鳴鼓以召遠近之人，聽其貿易。價未定而私貿易者罰。俗重商賈，有罪抵死者，罰而不殺。船回日，其王亦釀酒椎牛祖席，酢以腦子、番布等，稱其所施。舶舟雖貿易迄事，必候六月望日排辦佛節，然後出港，否則有風濤之厄。佛無他像，茅舍數層，規制如塔，下置小龕，罩珠二顆，是謂聖佛。土人云，二珠其初猶小，今漸大如拇指矣。遇佛節，其王親供花果者三日，國中男女皆至。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蒲亞利等貢腦子、琦瑁、象牙、檀香，其表緘封數重，紙類木皮而薄，瑩滑，色微綠，長數尺，博寸餘，卷之僅可盈握，其字細小，橫讀之。

又西龍宮、什廟、日麗、胡蘆蔓頭、蘇勿里、馬膽逾馬啫，居海島中，用小船來往，服色飲食與渤泥同。出生香、降眞香、黃蠟、琦瑁，商人以白甕器、酒米茶鹽、白絹、貨金易之。

又《志物・腦子》腦子，出渤泥國，一作佛尼。又出賓窣國。世謂三佛齊亦有之，非也。但其國據諸蕃來往之要津，遂截斷諸國之物聚於其國，以俟蕃舶貿易耳。腦子樹如杉，生於深山窮谷中，經千百年支幹不曾損動，則膸有之，否則腦隨氣泄。土人入山採腦，須數十爲群，以木皮爲衣，賫沙糊爲糧，分路而去。遇腦樹則以斧斫記，至十餘株，然後截段均分。各以所得解作板段，隨其板傍橫裂而成縫，腦出於縫中，劈而取之。其成片者謂之梅花腦，以狀似梅花也。次謂之金腳腦。其碎者謂之米腦。碎與木屑相雜者謂之蒼腦。取腦已淨，其杉片謂之腦札。今人碎之，與鋸屑相和，置瓷器中，以器覆之，封固其縫，煨以熱灰，氣蒸結而成塊，謂之聚腦，可作婦人花環等用。又有一種如油者，謂之腦油，其氣勁而烈，秖可浸香合油。

又《琦瑁》琦瑁，形似龜鼈，背甲十三片，黑白斑紋間錯，邊欄缺齧如鋸，無足而有四鬣，前長後短，以鬣掉水而行。鬣與首斑文如甲，老者甲厚而黑白分明，少者甲薄而花字糢糊。世傳鞭血成斑，妄也。漁者以秋間月夜採捕，肉亦可喫。出渤泥、三嶼、蒲里嚕、闍婆諸國。

《玉海》卷一五四　勃泥，在西南海中，以十二月七日爲歲節。前代未嘗朝貢。興國三年九月丁未，其王尚打遣使奉表貢龍腦、玳瑁。

《島夷誌略・渤泥》　地產降眞、黃蠟、玳瑁、梅花片腦。其樹如杉檜，劈裂而取之，必齋浴而後往。貨用白銀、赤金、色緞、牙箱、鐵器之屬。

《星槎勝覽・後集・渤泥國》　地產降眞、黃蠟、玳瑁、片腦。貨用白銀、赤金、色緞、牙箱、鐵器之屬。

《明一統志・外夷・婆羅國》　土產：眞珠、玳瑁、瑪瑙、車渠。

又《渤泥國》　土產：片腦、樹如杉檜，取之者，必齋沐而往。其成片似梅花者爲上，其次有金腳腦、速腦、米腦、蒼腦、札聚腦，又一種如油，名腦油。檀香、象牙、吉貝布、玳瑁、鶴頂、巴尾樹、貝多葉、加蒙樹、二樹心可爲酒。椰子、檳榔、紙、紙類木皮而薄，瑩滑，色微綠。宋時入貢以此紙書表。

《西洋朝貢典錄・渤泥》　其利魚鹽。其穀宜稻秫。有秫酒，多降眞香、黃蠟，有片腦、玳瑁。

又　其貢物：珍珠、寶石、金戒指、金縧環、龍腦、牛腦、梅花腦、降香、沉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黃蠟、犀角、玳瑁、龜筒、螺殼、鶴頂、熊皮、孔雀、倒掛鳥、五色鸚鵡、黑小廝、金銀八寶器。永樂六年，率其妻子來朝，卒於南京會同館。

《明四夷考・渤泥》　產片腦、諸香、象牙、吉貝、玳瑁、鶴頂。（幷見《獻徵錄・四夷・渤泥》。）

《明泳化類編・四夷・諸夷貢物》　渤泥：珍珠、寶石、金縧環、龍腦、牛腦、梅花腦、金戒指、玳瑁、降香、沉速香、檀香、丁香、肉荳蔻、黃蠟、犀角、龜同、螺殼、鶴頂、熊皮、孔雀、倒掛鳥、五色鸚鵡、黑小廝、金銀八寶器。

又　娑羅：黑小廝、花蕉布、珍珠、玳瑁殼、降眞香、黃臘。

《殊域周咨錄・南蠻・渤泥國》　其產：片腦、樹如杉檜，取者必齋沐而往。其成片似梅花者爲上，其次有金腳、速腦、米腦、蒼腦、札聚腦，又一種如油，名腦油。檀香、象牙、吉貝布、玳瑁、鶴頂、巴尾樹、貝多葉、加蒙樹、二樹心可爲酒。椰子、檳榔、紙、紙類木皮而薄，瑩滑，色微綠。宋時入貢以此紙書表。厥貢單目用銀。

《星槎勝覽・後集・渤泥國》　地產降眞、黃蠟、玳瑁、片腦。貨用白銀、赤金、色緞、牙箱、鐵器之屬。

《明一統志・外夷・婆羅國》　土產：眞珠、玳瑁、瑪瑙、車渠。

又《渤泥國》　土產：片腦、樹如杉檜，取之者，必齋沐而往。其成片似梅花者爲上，其次有金腳腦、速腦、米腦、蒼腦、札聚腦，又一種如油，名腦油。檀香、象牙、吉貝布、玳瑁、鶴頂、巴尾樹、貝多葉、加蒙樹、二樹心可爲酒。椰子、檳榔、紙、紙類木皮而薄，瑩滑，色微綠。宋時入貢以此紙書表。厥貢單目用銀。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渤泥》　所產有片腦、檀香、象牙、吉貝布、玳瑁、鶴頂。有貝多、加蒙二樹，心可爲酒。亦產紙，類木皮而薄，瑩滑，色微綠。

《咸賓錄・南夷志・渤泥》　渤泥本閣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前代未通。宋太平興國中，國王向打始遣使貢大片龍腦、粟米龍腦、蒼龍腦、玳瑁、檀香、象牙。其表以數重小囊緘封之，非中國紙，類木皮，瑩滑，色微綠，而長數尺，闊寸餘，橫卷之僅可盈握，其字小，橫讀之。

又　其產有：藥樹，取其根煎爲膏，服之及涂其體，兵刃所傷，皆不能死。片腦、樹如杉檜，取之者必齋沐而往，其片似梅花者爲上。貝多葉、國人以貝多葉與竹編爲食器，食訖棄之。王居亦以覆屋。吉貝、樹也，以其花織爲布。加蒙樹心可爲酒爲奇。

《廣皇輿考・四夷・渤泥國》　其產：片腦、樹如杉檜，取者必齋沐而往。其成片似梅花者爲上，其次有金腳腦、速腦、米腦、蒼腦、札聚腦，又一種如油，名油腦。巴尾樹、貝多葉、加蒙樹、二樹心可爲酒。椰子、檳榔、紙、紙類木皮而薄，瑩滑，色微綠。宋時入貢以書表。其貢：眞珠、寶石、金、龍腦、牛腦、梅花腦、肉豆蔻、龜筒、螺殼、熊皮、倒掛鳥、五色鸚鵡、黑小廝、金銀八寶。厥貢單目用銀。自廣東入。

《明會典・朝貢一・渤泥國》　貢物：單目用銀。五色鸚鵡、倒掛鳥、孔雀、鶴頂、犀角、熊皮、生玳瑁、龜筒、寶石、珍珠、金戒指、金縧環、金銀八寶器、梅花龍腦、米腦、糖腦、降香、沈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黃蠟、螺殼、西洋白布、黑小廝。

又《朝貢二・娑羅國》　永樂四年，東王、西王各遣使朝貢，貢物：珍珠、玳瑁殼、白焦布、花焦布、降眞香、黃蠟、黑小廝。

《裔乘・西南夷・勃泥》　其產片腦、貝多葉、吉貝、加蒙樹之屬。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大泥》　物產金，《星槎勝覽》曰：大金錢名儻伽，小金錢名吧喃。犀角、象牙，《宋史》：充貢。鶴頂，見《一統志》，本朝充貢。

玳瑁、見《宋史》。宋及本朝俱充貢。翠羽、錫、檀香、《宋史》：充貢。降香、本朝充貢。《本草》曰：似蘇方木，紫而潤爲良。片腦、即龍腦香。《一統志》曰：樹如杉檜，取者必齋沐而往。其成片似梅花者爲上，次有金腳腦、速腦、米腦、蒼腦、札聚腦。又一種如油，名腦油。吉貝布、《宋史》曰：無絲蠶，用吉貝花織成布。明角、獺皮、錦魴皮、燕窩、西國米、亦名沙孤米。其樹名沙孤，身如蕉，空心，取其裏皮削之，以水搗過舂以爲粉。細者爲王米，最精。粗者民家食之，以此代穀。今賈舶慮爲波濤所溺，只攜其粉歸，自和爲丸。檳榔、見《一統志》。椰子、見《一統志》。葚藤、《異物志》曰：葚藤，圍數寸，重於竹，可代篾以縛船，勝竹也。巴尾樹、見《一統志》。貝多樹、加蒙樹、《一統志》曰：二樹心可爲酒。犀、象、孔雀、本朝充貢。《爾雅翼》曰：尾展開如車輪，金翠燁然，羽族最華輝者。鸚鵡。本朝充貢。

交易：華人流寓甚多，趾相踵也。舶至，獻果幣如他國。初亦設食待我，後來此禮漸廢矣。貨賣，彼國不敢徵稅。惟與紅毛售貨，則湖絲百斤，稅紅毛五斤，華人銀錢三枚。他稅稱是。若華人買彼國貨下船，則稅如故。

又《東洋列國考・文萊》 物產：眞珠、本朝充貢。玳瑁、本朝充貢。瑪瑙、見《一統志》。車渠、魏文帝賦曰：玉屬也，多纖理縐文。本朝充貢。片腦、《海上耳錄》曰：腦樹出東洋文萊國。生深山中，老而中空，乃有腦。有腦，則樹無風自搖，入夜腦行而上，瑟瑟有聲，出枝葉間。承露日則藏根柢間，了不可得，蓋神物也。夷人俟夜靜，持革索就樹柢掣束，震撼自落。黃蠟、本朝充貢。葚藤。

交易：華船到，進王方物。其貿易則有大庫、二庫、大判、二判、稱官等酋主其事。船即難出港，最宜密行。有時貿易未完，必先駕在港外。

《武備志・四夷一五・渟泥》 永樂四年，國王遣人勿黎哥來朝，貢眞珠、玳瑁、瑪瑙、車渠。

又 產片腦、諸香、象牙、吉貝、玳瑁、鶴頂。

《職方外紀・渤泥》 渤泥島，在赤道下。出片腦極佳，以燃火沉水中，火不滅，直焚至盡。有獸似羊似鹿，名把雜爾，其腹中生一石，能療百病，西客極貴重之，可至百換，國王籍以爲利。

《明象胥錄・渟泥》 前代不通中國。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附使，表貢龍腦、象牙、玳瑁殼。

又 嘗與回回錫蘭山國各附舶香山濠鏡灣貿易。貢物有寶珠、梅花龍腦、生玳瑁、黑小廝、倒掛鳥。產鶴頂、吉貝、西國米、葚藤。

《西國聞見錄・屬國・渟泥》 其物產只黃蠟、降眞、龜筒、玳瑁、檳榔。煮海爲鹽，瀝椰漿爲酒。無稻、麥。捕生魚、蝦、蟹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爲漿，澄澱膩爲粉，食之能不飢。

又 其所貢物：鶴頂、生玳瑁、大片龍腦、黃臘、降眞諸香。

《明世法錄・南蠻・渟泥》 前代不通中國。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附使，表貢龍腦、象牙、玳瑁殼。元豐五年，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貢，乞從泉州乘海舶歸。

又 貢物有寶珠、梅花龍腦、生玳瑁、黑小廝、倒掛鳥。產鶴頂、吉貝、西國米、葚藤。

《閩書・島夷志・渟泥國》 貢物：曰五色鸚鵡，曰倒掛鳥，曰孔雀，曰鶴頂，曰犀角，曰熊皮，曰生玳瑁，曰龜筒，曰寶石，曰珍珠，曰金戒指，曰金縧環，曰金銀八寶器，曰梅花龍腦，曰米腦，曰糖腦，曰降香，曰沉速香，曰檀香，曰丁香，曰肉豆蔻，曰黃蠟，曰螺殼，曰西洋白布，曰黑小廝。

《地圖綜要・四夷・渟泥國》 土產：片腦、樹如杉檜，取者必齋戒而往。加蒙樹、心可爲酒。五色鸚鵡。

（幷見《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渟泥國》。）

《四夷廣記・娑羅國》 娑羅國貢物：珍珠、玳瑁殼、白焦布、花焦布、降眞香、黃蠟、黑小廝。

《罪惟錄・外國列傳・渟泥國》 渟泥貢物有寶珠、梅花龍腦、生玳瑁、黑小廝、倒掛鳥。產鶴頂、貝吉、西國米、葚藤。

《廣輿記・外譯・婆羅國》 土產：眞珠、玳瑁、瑪瑙、車渠、焦布。

又《渟泥國》 土產：片腦、樹如杉檜，取者必齋戒而往。加蒙樹，心可爲酒。五色鸚鵡、紙、類木皮而薄，瑩滑，色微綠。象牙、吉貝布、玳瑁、巴尾樹、鶴頂、貝多葉、椰子、檳榔。

《廣東新語・諸番貢物》 渟泥，本閣婆屬國。洪武四年，其王馬謨沙遣使亦思麻逸朝貢，其物有珍珠、寶石、金戒指、金縧環、金銀八寶器、龍腦、牛腦、梅花腦、降香、沉香、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黃蠟、璃瑁、龜筒、羸殼、鶴、熊皮、犀角、孔雀、倒掛鳥、五色鸚鵡、黑小廝。

《坤輿圖說・渤泥》 渤泥島，在赤道下。出片腦極佳，燃火沉水中，火不滅，直焚至盡。有獸名巴雜爾，似羊、鹿，其腹內生一石，能療百病，極

貴重，至百換，國王藉以爲利。

《海錄・南海・文來》　土產：燕窩、冰片、沙藤、胡椒。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汶萊》　土產：玳瑁、瑪瑙、硨磲、珠、見《續文獻通考》。白焦布、花焦布、降眞香、黃蠟、黑小廝。《明史》。

又《浡泥》　土產：片腦、《明統志》：樹如杉檜，取之者必齋沐而往。其成片似梅花者爲上，其次有金腳腦、速腦、米腦、蒼腦、札聚腦，又一種如油者，名腦油。象牙、鶴頂、吉貝、西國米、檀香、玳瑁、把雜爾、獸名，腹中一石能療百病。西洋布、降眞香、俱見《明史》。貝多樹、加蒙樹。《續文獻通考》有貝多、加蒙二樹，心可爲酒。

交通

《順風相送》　文萊回呂宋：港口開船出鯉塘嶼，單癸五更取長腰嶼門中通，丑艮三更取崑崙，遠看見成三個嶼是崑崙。丑癸五更取望烟山，高大有雲，往回放彩船祭獻。丑艮三更取五崙，丑艮八更取幔山，對開有老古石，行船極仔細。癸五更取淺馬頭。丑癸五更取芭老員。丑癸五更取七峰山。丑癸五更取赤葉，水色清深，打水六十托。丑艮十更取呂蓬山外過。丑癸五更取藤綁大山，是呂宋港口中一雞嶼，北邊是覆鼎安大山。南邊豬黎尾入妙。

又　泉州往勃泥即文萊：長枝頭開船，單丙一夜一日，丙午針好風五日，看見小呂蓬山。丙午一日一夜見芒烟大山，北邊是呂蓬大山，見門內從邊落去。丁未見有一門不可入，沿山邊落用單丁見三牙七峰，洋中有凌礁，礁行船仔細。又使二日一夜見沙奇頭有淺，船使竹山邊，見一列老古，船身半奇頭。單午一夜一日出見大小羅模山，見古幔山，又見聖山，對開來高大有雲，犀角山尖。坤未取崑崙山，外有老古淺，平使船門。坤未、單未沿崑崙使，取長腰嶼有門，丁午取鯉魚嶼，收毛花蠟，是勃泥也，即文萊。

《指南正法》　往汶來山形水勢：呂帆紅面山、文武樓出舡，坤未十三更平麻荼洋。丁未二十更，此內是小羅房山、小烟可窯山、七峰三牙山。七峰山、七個大山頭高尖峰。三牙山、丁未五更取巴老員。巴老員、丁未五更平沙岐頭尾。沙岐頭尾、有老石淺，行舡子細，丁未五更取羅僕山。羅僕山、此山高大。犀角山、丁未八更及單丁取聖山。聖山、充天高大。聖山下、對二個嶼是五嶼。五嶼、丁未五更平三嶼叫崑崙。崑崙山、近看三個，遠看一個，開洋有老古石。坤申更半長腰嶼門巡昆身使。長腰嶼、鯉魚塘、渤黎。亦做毛花蠟，即汶來。

紀事

《明一統志・外夷・浡泥國》　本朝洪武四年，國王馬謨沙遣其臣亦思麻逸進表箋貢方物。永樂三年，詔遣使封浡泥國麻那惹加那乃爲王，給印符誥命。六年，率其妻子來朝，卒于南京會同館。詔謚恭順，賜葬南京城南石子岡。命其子遐旺襲封歸國，自是朝貢不絕。

《西洋朝貢典錄・浡泥》　其朝貢不絕。洪武四年，國王馬謨沙遣其臣亦思麻逸進金表銀箋及方物。永樂三年，遣使封其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爲王，給印符誥命。六年，王率其妃及家屬、陪臣來朝，至福建。遣內臣往宴勞之，令所過諸郡設宴。至京，王奉金字表文及諸珍物，妃進中宮、東宮箋及方物。上御奉天門宴王。是年，王卒於南京會同館，輟朝三日，祭賻甚厚。詔謚恭順，賜葬南京城南石子岡，以西南夷人隸籍中國者守之，樹碑立祠，命有司春秋致祭。復令其子遐旺襲封，遣內官及行人護送還國。十二年及洪熙元年，俱來朝貢。

又　論曰：余嘗游金陵，至石子岡，過勃泥恭順王墓，未嘗不嘆天子待島夷之至而慶恭順之遭也。高皇帝時命都事沈秩、御史張敬之往諭其國，至於撤王座，令列拜於庭。且曰：『皇帝爲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其致詞若此。而吾二臣者又卻其金刀貝布之贈，則其慕中國而樂賓服者，非一日矣乎！

《明四夷考・浡泥》　洪武四年，王馬漠沙遣亦思麻逸進金表銀箋貢方物，賜金綺。永樂三年，遣使封其國主麻邪惹加那乃爲浡泥國王，賜印符誥幣。六年，王率其妃及子來朝，遣使迎勞之福建。至南京，王上金表獻珍物，妃箋獻中宮、東宮，上宴王奉天門。是年，王卒于會同館，謚恭順，葬石子岡，樹碑立祠，有司春秋祀。封其子遐旺嗣，賜玉帶、金銀、綺、幣、器皿，使送歸國。遐旺請封其國後山，賜名長寧鎮國，上爲文刻石。十二年、洪熙元年皆來朝貢。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五・渤泥》。）

《殊域周咨錄・南蠻・渤泥國》 永樂三年，詔遣使封其國主麻那惹加那乃爲王，給印符誥命。六年，王率其妻子、家屬、陪臣來朝，【略】出就會同館復賜宴焉。王卒于館，輟朝三日，祭賻甚厚，謚爲恭順，賜葬南京城南石子岡，以西南蠻人隸藉中國者守之，樹碑建祠，命有司春秋致祭。【略】初，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上言，蒙恩封王爵，境土皆屬職方，國有後山，乞封表爲一方之鎮。王卒，其子遐旺以爲請。六年，詔封其山爲長寧鎮國山，御製碑刻石于上。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渤泥》 永樂乙酉，詔封其國王麻邪惹加那乃爲國王，賜印符誥幣。六年戊子秋八月，王率妃及子弟妹陪臣等凡百五十餘人來朝貢珍物，賜宴于奉天門。冬十月乙亥朔，王卒于會同館。賜謚恭順，葬于安德門外石子岡，爲樹碑立祠，有司春秋致祀。子遐旺甫四歲嗣爵。

《咸賓錄・南夷志・渤泥》 我朝洪武四年，王馬合謨沙遣使朝貢。永樂三年，遣使封其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爲王。六年，王率其妃子及陪臣來朝。是年至福建，命中官往宴勞之，令所過諸郡設宴。至京，王奉金字表獻方物，妃箋獻中宮東宮。上御奉天門賜王宴。王卒於會同館。賜謚恭順，葬南京城外石子岡，樹碑立祠，有司春秋致祭，以西南夷人隸籍中國者守之。

《廣皇輿考・四夷・渤泥國》 國朝洪武初，進金表。永樂初，王率妻子來朝，卒於南京會同館，詔謚恭順，賜葬石子岡，命其子還國。

《明會典・朝貢一・渤泥國》 洪武四年，其國王馬合謨沙遣使以金表銀箋貢方物。永樂三年，遣使往封麻那惹加那乃爲王，給印誥敕符勘合。六年，王率其妃及家屬陪臣來朝，至福建，遣中官往宴勞之，令所過諸郡設宴。至京，王奉金字表獻珍物，妃箋獻中宮東宮。上御奉天門賜王宴。是年，王卒於會同館，輟朝三日，祭賻甚厚，詔謚恭順，賜葬南京城外石子岡，以西南夷人隸籍中國者守之，樹碑立祠，命有司春秋致祭。封其子遐旺嗣，遣中官及行人護送歸國。復從其請，封其國後山爲長寧鎮國之山，御製碑文賜之。十二年及洪熙元年俱來朝貢。

《獻徵錄・四夷・渤泥》 渤泥，爪哇屬國。宋太平興國中，國王向打始通使。洪武四年，王馬合謨沙奉表貢。永樂三年，遣使封麻邪惹加那乃爲渤泥國王。六年，王率其妃子及陪臣來朝，遣中官至福建迎勞之，所過州郡皆設宴。至京表獻方物，妃箋獻中宮，上親宴之奉天門。王卒，賜葬南京城外石子岡，立碑，有司春秋祀，謚曰恭順，以西南夷人隸籍中國者守其墓。封其子遐旺嗣王，護歸國。其國故事，歲輸爪哇片腦四十斤，上敕爪哇罷其徵。十年，遐旺復偕其母妻來朝，宴勞有加，仍厚賜遣歸。洪熙初，遣其叔那萬喏耶入貢。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大泥》 〔永樂〕六年，王率其妻子來朝。【略】是年，王卒于都下，賜謚恭順，葬石子岡，《續文獻通考》曰：在安德門外。樹碑立祠，有司春秋致祭。封其子遐旺爲王，賜玉帶、金、銀、綺帛，他物稱是，禮送還國。遐旺請封其國後山，賜名長寧鎮國，上自爲文，俾勒于石。十二年及洪熙元年，皆來朝貢。

又 萬曆間，國王病卒，無子，族衆爭立，國中相誅殺俱盡，乃立其女主爲王。初，漳人張某爲那督，那督者，大酋之號也。國難既作，那督避禍出奔。女主既立，乃遣人迎那督，復其爵號。其女出入宮中，有心疾，一日，向女主言父欲反。女主大恐，急使人按那督家，那督自殺。已而國人訟那督無反狀，女主尋悔之，絞殺其女，官其子爲酋。紅毛番近築土庫于中，謀入彭湖互市者，攜大泥國文也。事詳《紅毛番考》。

《明象胥錄・渤泥》 永樂三年，命封麻那惹加那乃爲渤泥國王，賜印符誥幣。六年，王率其妃及子來朝。【略】是年，王卒于館。輟朝三日，祭賻甚厚。葬南京城外石子岡，樹碑立祠，以西南夷隸籍中國者守之，謚恭順，所司以春秋祀。封其子遐旺嗣，遣使送歸國。【略】兼封其國山爲長寧鎮國之山，製文刻石，從所請也。十二年及洪熙元年皆來朝貢。

又 萬曆中，國王卒，無子，族衆爭立，相誅殺且盡，乃立女主爲王。

《名山藏・王享記三・渤泥國》 成祖初，麻那惹加那乃爲王，遣使封之。六年，率其妃及弟妹男女陪臣俱來。成祖命中官興勞之閩中，所過縣邑設食宴。既至，親享之奉天門，賜儀仗、銀器，王以下使如中國服。其年，王卒會同館，上輟朝三日，賻贈有加。工部具棺槨、明器葬德安門外，樹碑神道，求西南夷籍中國者爲守塚，有司春秋少牢祠，謚曰恭順。命其子遐旺襲，遣中官謙、行人航護之還國，賜金銀有差。

又 遐旺還國，遣其叔父慶的哩哈盈等百八十人貢方物入謝。其後洪熙中復來貢。表用刻金番字，彷彿回鶻書，其辭固不足觀也。萬曆間，國王病

卒，無子，族衆爭立，相誅殺俱盡，乃立其女主爲王。其屬國曰吉蘭丹。

《明世法錄・南蠻・渤泥》　永樂三年，命封麻那惹加那乃爲渤泥國王，賜印符誥幣。六年，王率其妃及子來朝，泊福州港，守臣以聞，遣中使往勞，所過郡幷設宴。抵京，王奉金字表，獻珍物，妃箋獻中宮東宮。上宴王奉天門，命供張會同館，日給牲牢，上尊賜金玉帶、繡龍襲衣、鞍馬。是年，王卒于館，輟朝三日，祭賻甚厚，葬南京城外石子岡，樹碑立祠，以西南夷隸籍中國者守之，謚恭順，所司以春秋祀。封其子遐旺嗣，遣使送歸國。故事歲輸爪哇片腦四十斤，上敕爪哇罷徵。兼封其國山爲長寧鎮國之山，製文刻石，從所請也。

《閩書・島夷志・渤泥國》　永樂三年，遣使封其國主麻那惹加那乃爲渤泥國王。六年，王率妃子來朝，遣使迎勞之福建。至南京，王表獻珍物，妃箋獻中宮，賜宴奉天門。是年，王卒於會同館，謚恭順，葬石子岡，樹碑建祀之。

《明會要・外蕃二・渤泥》　渤泥，本闍婆屬國也。【略】永樂三年，詔封渤泥國王，賜印符誥命。六年，王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凡百五十餘人來朝，貢珍物。賜宴奉天門，妃以下饗於他所，悉賜冠帶襲衣。王乞封其國之後山爲一方鎮，乃封爲長寧鎮國之山，御製碑文賜之。十年，嗣王遐旺復偕其母來朝，宴賚如前。自十三年至洪熙元年，四入貢。嗣後貢使雖稀，而商人來往不絕。

《罪惟錄・外國列傳・渤泥國》　永樂三年，封其世子麻那惹加那乃爲渤泥國王。六年，王率其妃及子弟妹等來朝，王上金表獻珍物，妃箋獻中宮東宮，上宴王奉天門。是年，王卒會同館，上輟朝三日，賻贈有加。工部具棺槨、明器，葬德安門外，樹碑神道，求西南彝籍中國者爲守塚，有司春秋少牢祠，謚曰恭順。命其子遐旺襲王，護之還。其國故事，歲輸爪哇片腦四十斤，上敕爪哇罷征。封其國之後山爲長寧鎮國山，系詩碑文之後，有『於萬斯年，仰我大明』之句。遐旺還國，遣其叔父慶的哩哈盈等百八十人貢謝。洪熙中復至。萬曆中，王卒，爭立，相殘殺且盡。國人立王女爲王。

藝文

《明史・外國傳六・渤泥》　初，故王言：『臣蒙恩賜爵，臣境土悉屬職方，乞封國之後山爲一方鎮。』新王復以爲言，乃封爲長寧鎮國之山。御製碑文，令謙等勒碑其上。其文曰：上天佑啓我國家萬世無疆之基，誕命我太祖高皇帝全撫天下，休養生息，以治以教，仁聲義問，薄極照臨，四方萬國，奔走臣服，充湊於廷。神化感動之機，其妙如此。朕嗣守鴻圖，率由典式。嚴恭祗畏，協和所統。無間內外，均視一體。遐邇綏寧，亦克承予意。乃者渤泥國王，誠敬之至，知所尊崇，慕尚聲教，益謹益虔，率其眷屬、陪臣，不遠數萬里，浮海來朝，達其志，通其欲，稽顙陳辭曰：『遠方臣妾，丕冒天子之恩，以養以息，既庶且安。思見日月之光，故不憚險遠，輒敢造廷。』又曰：『覆我者天，載我者地。使我有土地人民之奉，田疇邑井之聚，宮室之居，妻妾之樂，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以資其生，強罔敢侵，衆罔敢暴，實惟天子之賜。是天子功德所加，與天地幷。然天仰則見，地蹈則履，惟天子遠而難見，誠有所不通。是以遠方臣妾，不敢自外，踰歷山海，躬詣闕廷，以伸其悃。』朕曰：『惟天，惟皇考，付予以天下，子養庶民。天與皇考，視民同仁，予其承天與皇考之德，惟恐弗堪，弗若汝言。』乃又拜手稽首曰：『自天子建元之載，臣國時和歲豐，山川之藏，珍寶流溢，草木之無葩藹者皆華而實，異禽和鳴，走獸蹌舞。國之黃叟咸曰，中國聖人德化漸暨，斯多嘉應。臣土雖遠，實天子之氓，故奮然而來覲也。』朕觀其言文貌恭，動不踰則，悅喜禮教，脫略夷習，非超然卓異者不能。稽之載籍，自古逿遠之國，奉若天道，仰服聲教，身致帝廷者有之。至於舉妻子、兄弟、親戚、陪臣頓首稱臣妾於階陛之下者，惟渤泥國王一人；西南諸蕃國長，未有如王賢者。王之至誠貫於金石，達於神明，而令名於悠久，可謂有光顯矣。茲特錫封王國中之山爲長寧鎮國之山，賜文刻石，以著王休，於昭萬年，其永無斁。系之詩曰：『炎海之墟，渤泥所處。煦仁漸義，有順無迕。懷懷賢王，惟化之慕。導以象胥，遹來奔赴。同其婦子、兄弟、陪臣，稽顙闕下，有言以陳。謂君猶天，遺以休樂，一視同仁，匪偏厚薄。顧茲鮮德，弗稱所云。浪舶風

檣，實勞懇勤。稽古遠臣，順來怒趙。以躬或難，矧曰家室。王心亶誠，金石其堅。西南蕃長，疇與王賢。矗矗高山，以鎮王國。鑱文於石，懋昭王德。王德克昭，王國攸寧。於萬斯年，仰我大明。』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六・淳泥》。）

《星槎勝覽・後集・渤泥國》 詩曰：渤泥滄海外，立國自何年。夏冷冬生熱，山盤地自偏。積脩崇佛教，扶醉待賓賢。取信通商舶，遣風事可傳。

《名山藏・王享記三・淳泥國》 初，麻那惹加那乃請表其國之後山爲國鎮，遐旺將行，復以請。上封其山爲長寧鎮國山，親賜之碑文曰：上天啓佑我國家萬世無疆之基，肆命朕太祖高皇帝全撫所覆，休養生息，以教以治，薄極照臨，臣服充湊。朕嗣守鴻圖，和協所統。亦克承意。乃者淳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慕尚聲教，益謹益虔，率其眷屬、陪臣，浮海來朝，稽顙陳辭：『遠方臣妾，不冒洪恩，既庶且安。夫天仰則覩之矣，地立則依之矣。天子補天柱地，遠在中華，弗依弗覩，臣誠弗通，是以不憚遠險，輒敢造庭，崩角闕下。』朕曰：『唯天，唯皇考，畀予天下，視民同仁，予夙夜恐弗堪，弗若汝言。』王拜手稽首：『自天子建元之載，臣國和時豐，山川之藏，珍寶流溢，草木之無葩礙者，以實以華，異禽和鳴，走獸蹌舞。國中之叟曰，中國聖人德化所暨，斯多嘉應。是以衿奮而來覲也。』朕繙稽載籍，逿遠之邦，被聞四訖，忽險鑿空，歸身中夏，蓋亦有人，至于挾挾妻子，率該兄弟，總同臣僚，款心玉帛，頫首階陛，自古惟王，西南君長，無如王賢。茲特封王國之山長寧鎮國，賜文刻碑，以著王休。系之詩曰：『炎海之墟，淳泥所處。趨景赴聲，有順無忤。慺慺賢王，唯化之慕。重譯更胥，聿來奔走。同其婦子、兄弟、陪臣，跂伏悅喜，具言以陳。內鑒鮮德，弗稱所云。浪泊風檣，實勞懇勤。稽古遠夷，順來怒趙。以躬或難，矧或家室。鬱崛高山，作鎮王國。傳金勒銀，懋昭順德。王德克昭，王國攸寧。於萬斯年，仰我大明。』

《外國竹枝詞・婆羅》 一國東西有二王，石城潮打木城當。繡巾裹髮腰雙劍，猶向騰山望故鄉。有東西二王，永樂中，各入貢。石城木城各一，築岸閉潮，石城（折）（折），木城獨存。今國王本閩人，隨鄭和往，因留鎮焉。

又《淳泥》 坐踞繩牀出阮囊，竹編貝葉瀝椰漿。家家齋沐皈依佛，却喜扶人入醉鄉。王坐繩牀，出擁大布被，衆舁之，名阮囊。以竹編貝葉貯食，瀝椰子爲酒。崇佛教，好齋沐。愛敬華人，路有醉者，則扶歸寢宿，禮待若故舊。

文郎馬神部 馬辰 馬神

《明史・外國傳四・文郎馬神》 文郎馬神，以木爲城，其半倚山。酋蓄繡女數百人。出乘象，則繡女執衣履、刀劍及檳榔盤以從。或泛舟，則酋趺坐牀上，繡女列坐其下，與相向，或用以刺舟，威儀甚都。民多縛木水上，築室以居，如三佛齊。男女用五色布纏頭，腹背多袒，或著小袖衣，蒙頭而入，下體圍以幔。初用蕉葉爲食器，後與華人市，漸用磁器。尤好磁甕，畫龍其外，死則貯甕中以葬。其俗惡淫，奸者論死。華人與女通，輒削其髮，以女配之，永不聽歸。女苦髮短，問華人何以致長，紿之曰：『我用華水沐之，故長耳。』其女信之，競市船中水以沐。華人故靳之，以爲笑端。女或悅華人，持香蕉、甘蔗、茉莉相贈遺，多與之調笑。然憚其法嚴，無敢私通者。

其深山中有村名烏籠里憚。其人盡生尾，見人輒掩面走避。然地饒沙金，商人持貨往市者，擊小銅鼓爲號，置貨地上，卽引退丈許。其人乃前視，當意者，置金於旁。主者遙語欲售，則持貨去，否則懷金以歸，不交言也。所產有犀牛、孔雀、鸚鵡、沙金、鶴頂、降香、蠟、藤席、葑藤、蕃撥、血竭、肉荳蔻、獐皮諸物。

鄰境有買哇柔者，性兇狠，每夜半盜斬人頭以去，裝之以金。故商人畏之，夜必嚴更以待。

始，文郎馬神酋有賢德，待商人以恩信。子三十一人，恐擾商舶，不令外出。其妻乃買哇柔酋長之妹，生子襲父位，聽其母族之言，務爲欺詐，多負商人價直，自是赴者亦稀。

（幷見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二・文郎馬神》、《明史稿・外國傳四・文郎馬神》。）

《順風相送》 馬神往高兜令銀：港口開船見崑崙稍現。單酉、辛酉五更取單戎占萬丹，有淺，開過。三更崑崙尾，三更見石名貓着萬里，在龜嶼，

對開。有大小六七塊沙淺，共嶼相連，在北邊遠赤似船帆樣可防。二更見三密港口，有淺，開勢過船。四更見芒芒港口，有淺名鱷魚淺，開過。用單酉四更取單戎旁水，一更見單戎母丁生甚長，開充西南仔細。用單酉或庚酉一更盡崑崙尾，打水十外托，急。用壬子一更、癸丑單丑三更過灣，灣內不見崑崙。灣口有白沙，水退出水，不可見或見不可近。船頭見崑崙頭雙艾磨交見崑崙，船頭不可貪東，有沉淺。沿崑崙入港，不可貪開，有淺，過淺方妙。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文郎馬神》　文郎馬神國，以木爲城，城只一半，餘半皆山也。按《水經註》：稱文狼人，野居無室宅，依樹止宿，食生肉，採香爲業，與人交市，若上皇之民。又馬文淵遺兵十餘家，住西屠國不返，土人以其流寓，號曰馬流，世稱漢子孫。今之文郎馬神，疑即其後而播遷茲土云。王宮繡女數百人。王出乘象，或泛舟，以繡女自隨，或典衣，或持劍，或捧檳榔盤。王登舟，趺坐榻上，繡女坐地下，與王相向。或用女人刺舟，威儀甚盛。居民多縛木水上，築屋以居，如三佛齊。男人用五色布纏頭，腹背多裸，或著小袖衣，蒙頭而入，下體以縵圍之。初，盛食以蕉葉爲盤，及通中國，乃漸用磁器。又好市華人磁甕，畫龍其外，人死貯甕中以葬。其俗不淫，姦者論死。華人與夷女通，輒削其髮，以女妻之，不聽歸也。女人蓄髮，髮苦短，見華人髮許長，心慕之，問何以致此。或紿之曰：我生長中華，用華水沐之耳。夷女競市船中水，欲以沐髮。華人故靳之，以爲笑端焉。女人慕悅華人，輒持香蕉、甘蔗及茉莉花相贈，不妨往復嘲謔。第國禁甚嚴，無敢私通者。

入山深處有村名烏籠里彈。其人盡生尾，見人輒掩面，羞澀欲走。然地饒沙金，夷人攜貨往市之，擊小銅鼓爲號，貨列地中，主者退丈許。深山人乃前視貨，當意者，置金于貨之側。主者遙語欲售，則持貨去，不售則懷其金蹣跚歸矣。鄰境又有買哇柔，每夜半，盜斬人頭，以金裝之。故夜必嚴更以待。

形勝名蹟：金山，即烏籠里彈，深處幽澗遡流，驅舟良苦。兩岸繁陰，木多拱抱。每夕景曉雲，禽聲四合，幾斷人腸。華商即乘輿以行，未有不中道返者也。丹戎世力山、末那突大山、班節系禮山、加會嶼。

物產：沙金，是金山出者。夷人持貨往易，每虛往實歸。鶴頂、文郎出者最多。降香、蠟、藤席、紅白色閒雜而成。葑藤、文郎亦獨盛他國。蓽撥、獐皮、血竭、肉豆蔻、犀、孔雀、鸚鵡。

交易：故王有賢德，始開港時，待賈舶大有恩信。王子三十一人，俱不令外出，恐擾遠人也。其妃爲買哇柔國主之妹。故王既殂，嫡子嗣立。買哇柔人導之爲欺詐，買貨輒緩償直，至解維，每多負逋，商人從此希造矣。其地女人悉蕩小舟，以飲食來市。至售貨物，則男人司之。市用鉛錢。

《明象胥錄・文郎馬神國》　文郎馬神國，近山，以木爲城。居民築室，大類三佛齊。五色布纏首，腹背多裸，或着衣小袖，蒙頭而入，下體以縵圍之。初以蕉葉盛食，及通中國，漸用磁器。好市華人磁甕，畫龍其外，人死貯甕以葬。王出乘象，或泛舟，以繡女從，典衣持劍，或捧檳榔盤，威儀甚都。華人與夷女通，輒削其髮，以女妻之，不聽歸也。女蓄髮苦短，見華人髮長，羨之。或詒曰：我長中華，用華水沐耳。夷女競市舟中水，華人故靳，以資嘲笑。間攜香蕉、茉莉相贈。土產鶴頂、葑藤最多。

入山深處有村，名烏籠里彈。其人盡生尾，逢人羞澀，掩面欲避。然地饒沙金，夷人攜貨往市，擊小銅鼓爲號，貨列地上，卻立山中，人前視貨，當意者置金貨側，持去。按《水經注》，其國一稱文狼，或曰馬文淵遺兵流寓，號馬流者，茲殆其苗裔云。

《名山藏・王享記三・文郎馬神國》　其俗不奸，淫者論死。入山深處有村，名烏籠里彈，其人盡生尾。

又　文郎馬神國，或云馬文淵遺兵十餘家其國，故有馬名。

《明世法錄・南壑・文郎馬神國》　文郎馬神國，近山，以木爲城。居民築室，大類三佛齊。五色布纏首，腹背多裸，或着衣小袖，蒙頭而入，下體以縵圍之。初以蕉葉盛食，及通中國，漸用磁器。好市華人磁甕，畫龍其外，人死貯甕以葬。王出乘象，或泛舟，以繡女從，典衣持劍，或捧檳榔盤，威儀甚都。華人與夷女通，輒削其髮，以女妻之，不聽歸也。女蓄髮苦短，見華人髮長，羨之。或詒曰：我長中華，用華水沐耳。夷女競市舟中水，華人故靳，以資嘲笑。間攜香蕉、茉莉相贈。土產鶴頂、葑藤最多。入山深處有村，名烏籠里彈，其人盡生尾，逢人羞澀，掩面欲避。然地饒沙金，夷人攜貨往市，擊小銅鼓爲號，貨列地上，卻立山中，人前視貨，當意者，置金貨側持去。按《水經注》其國一稱文狼，或曰馬文淵遺兵流寓，號馬流者，茲殆其苗裔云。

《罪惟錄・外國列傳・文郎馬神國》　文郎馬神國，一曰文狼。或云馬文

淵常遣兵十餘，號馬流傳世，故以名。以木爲城，居民築室。風俗大類三佛齊。五色布纏首，腹背多裸。初以蕉盛食，後用華人磁器。人死貯甕以葬。王出乘象，或乘舟，以綉女從，甚都。華人與其女通，輒削其髮，留妻之，不聽歸也。女畜髮苦短，華人詭云：中國水可令髮長。率就舟市水。產鶴頂、苺藤。山深處有村烏籠里彈，其人盡生尾，如獸，逢人羞澀，輒掩面。地饒沙金。彝人攜貨列地，竟去，鬻之者置金貨側，價有定，不欺，亦竟去。論曰：生尾如獸，獸矣，非人也。而亦知金貨。

《外國竹枝詞・文郎馬神》 輦前繡女捧檳榔，相謔私貽茉莉香。縱教髡盡華人髮，華水難添雲髻長。王出乘象，或汎舟，以繡女從，典衣、持劍、捧檳榔盤。華人與番女通，輒削其髮，以女妻之，不聽歸也。女髮苦短，見華人髮長，羨之。或紿曰：我用華水沐耳。女競市舟中水，華人故斬，以資嘲笑。閒攜香蕉、茉莉相贈。

《海國聞見錄・東南洋記》 〔蘇祿〕又沿西文萊，即古婆羅國。再繞西朱葛礁喇，大山之正南爲馬神。其山之廣大長短，莫能度測。山中人跡所不到，產野獸亦莫能名其狀。蘇祿、吉里問、文萊三國，皆從呂宋之南分籌，而朱葛礁喇必從粵南之七州洋過崑崙、茶盤向東而至朱葛礁喇，一百八十八更。馬神亦從茶盤、噶喇吧而往，水程三百四十更。廈門由呂宋至蘇祿水程不過一百一十更。共在一山，南北遠近，相去懸殊矣。又隔東海一帶，爲芒佳虱大山。由馬神至芒佳虱水程二十七更。復繞而之東，即係丁機宜，東北係萬老高。而蘇祿、吉里問、文萊、朱葛礁喇，總名皆爲無來由繞阿番。性喜銅鉦，器皿皆銅。沿溪箐屋爲居，俗甚陋。身不離刀，精於標鎗，見血即斃。以采色布帛成幅衣身。經商其地，往來乘莽甲，即小舟。夥從持利器相隨。產珍珠、冰片、玳瑁、海參、燕窩、烏木、降香、海菜、藤等類。而馬神番性相似，人尤狡獪。紅毛人曾據其港口，欲佔其地。番畏火炮莫敢敵，入山以避，用毒草浸洗上流，使其受毒而自去。產鋼鑽、胡椒、檀香、降香、科藤、豆蔻、冰片、鉛、錫、燕窩、翠羽、海參等類。鑽有五色，金黑紅者爲貴，置之暮夜密室，光能透徹；投之爛泥污中，上幔青布，其光透出，各番以爲首寶。大如棋子，值價十萬餘兩，西洋人購之爲至寶。呂宋至吉里問三十九更，至文萊四十三更。此皆東南洋番國。而朱葛礁喇、馬神，非從呂宋，水程應入南洋各國。因同蘇祿、文萊南北大山，是以附載東南洋，俾覽者識其形勢焉。

《續通典・邊防一・文郎馬神》 文郎馬神，處東南海中。以木爲城，其半倚山。民多縛木水上，築室以居。男女用五色布纏頭，腹背多袒。初用蕉葉爲食器，後與華人市，漸用磁器。其俗惡淫，姦者論死。鄰境有買哇柔者，性凶狠，商人畏之，夜必嚴更以待。所產有孔雀、鸚鵡、沙金、降香、藤席等物。

《清朝通典・邊防二・馬辰》 馬辰，在東南海中，息力大山之南。以木爲城，水多地少，惟部領得陸處，人民都架筏水中，蓋屋以居。相傳漢馬援遺兵留寓彼中，號馬留人者，即其苗裔。俗尚佛教。工織蓆。土產有胡椒、番錫、丁香、苺藤、燕窩、豆蔻之屬。雍正七年後，通市不絕。其國距廈門水程三百二十更。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二・文郎馬神》 臣等謹按《一統全圖》，馬神，古稱文狼，在東南之極邊。

《清職貢圖・馬辰國》 馬辰國，即文郎馬神，在東南海中。相傳漢馬援南征士卒之裔。其地多水，惟夷目得陸居，夷人則架筏水上，覆以板屋。俗尚釋教。而性強悍。男女無敢私合。以採藤、拾椒爲業。男剪髮，勒以紅帛，腰圍花罽，出入必佩刀劍。常負竹筐，以盛椒。女袒身，跣足，繫布裙過膝，間披幅帛於胸背。汲水則戴瓦瓶於首。

《海錄・南海・馬神》 馬神，在崑甸南少東。由崑甸沿海順風東南行約二日，經戴燕國境，又行二三日到此。疆域、風俗、上略同。土產鑽石、金、藤席、香木、豆蔻、冰片、海參、佳紋席、猩猩。藤席極佳。鑽石即金剛沙，產此山者色多白，產亞咩哩隔者色具五采，大者雖黑夜置之密室，光能透徹。諸番皆寶之，一顆有值白金十餘萬兩者。西洋人得極大者奉爲至寶，雖竭資購之不惜也。小者則以爲鑽，用治玉石、玻璃，堅無不破，獨畏羚羊角云。山中有異獸，不知其名，狀似猴，見人則自掩其面，或以沙土自壅。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馬辰》 在東南海中。 建置沿革：即文郎馬辰，在息力大山之南。相傳漢馬援南征士卒之裔，一名馬留人。《皇朝通典》：漢馬援遣兵留寓彼中，號馬留人者，即其苗裔。按《寰宇記》：後漢遣馬援討林邑蠻，援自交趾尋海隅，開側道以避海難。從蕩昌縣至九眞郡，自九眞以南，隨山刊木，開陸路至日南郡，又南行四百餘里至林邑國，又南行二千餘里，有西屑夷國。援至其國，鑄二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屑夷分境，以紀漢德之盛。其時以不能還數十人，留於銅柱之下，至隋乃有三百餘家，南蠻呼爲馬留人。國中以木爲城。其半依山。酋蓄繡女數百

人，出乘象，則繡女執衣屨、刀劍及檳榔盤以從。或泛舟，則酋趺坐牀上，繡女列坐其下，與相向，或用以刺舟，威儀甚都。地多水，惟夷目陸處，民多縛木水上，築室以居。有村名烏籠里憚，地饒沙金。商人以貨往市者，擊小銅鼓爲號。《明史》：其深山中有村名烏籠里憚，其人盡生尾，見人掩面走避。然地饒沙金，商人持貨往市者，擊小銅鼓爲號，置貨地上，即引退丈許。其人乃前視，當意者置金於旁，主者遙語欲售，則持貨去，否則懷金以歸，不交言也。始其酋有賢德，待商人以恩信。子三十一人，恐擾商舶，不令外出。其妻乃買哇柔酋長之妹，按《明史》買哇柔，乃馬辰之隣境。其人性兇很，每夜半盜斬人頭以去，裝之以金，故商人畏之，夜必嚴更以待。生子襲父位，聽其母族之言，務爲欺詐，多負商人價直，自是赴者亦稀。本朝雍正七年後，通市不絕。其國距廈門水程三百二十更。

風俗：纏頭用布，蕉葉爲食器。《明史》：用五色布纏頭，腹背多袒，或著小袖衣，蒙頭而入，下體圍以幔。初用蕉葉爲食器，後與華人市，漸用磁器。尤好磁甕，畫龍其外，死則貯甕中以葬。俗惡淫奸，人知畏法。《明史》：其俗惡淫，奸者論死。華人與女通，輒削其髮，以女配之，永不聽歸。婦女苦髮短，問華人何以致長。紿之曰：我用華水沐之，故長耳。其女信之，競市船中水以沐。華人故靳之，以爲笑端。女或悅華人，持香蕉、甘蔗、茉莉相贈遺。多與之調笑，然憚其法嚴，無敢私通者。敬信釋教。出入佩刀。《皇清職貢圖》：俗尚釋教。而性強悍，出入必佩刀劍。拾椒爲業。戴瓶以汲。《皇清職貢圖》：男女以採藤、拾椒爲業。男剪髮，勒以紅帛，腰圍花罽，負竹筐以盛椒。女袒身跣足，繫布裙過膝間，披幅帛於胸背。汲水則戴瓦瓶於首。

土產：犀牛、孔雀、鸚鵡、鶴頂、沙金、降香、蠟、藤蓆、苺藤、蕃撥、血竭、獐皮，以上見《明史》。胡椒、番錫、丁香、燕窩、荳蔻。見《皇朝通典》。

交欄山部 交攔山 勾欄山

《島夷誌略・勾欄山》 嶺高而樹林茂密，田瘠穀少，氣候熱。俗射獵爲事。國初，軍士征闍婆，遭風於山下，輒損舟，一舟幸免，唯存丁灰。見其山多木，故於其地造舟一十餘隻。若檣柁、若帆、若篙，靡不具備，飄然長往。有病卒百餘人不能去者，遂留山中。今唐人與番人叢雜而居之。男女椎髻，穿短衫，繫巫崙布。

地產熊、豹、鹿、麂皮、玳瑁。貿易之貨，用穀米、五色絹、青布、銅器、青器之屬。

《明史・外國傳四・麻葉甕》 交欄山甚高廣，饒竹木。元史弼、高興伐爪哇，遭風至此山下，舟多壞，乃登山伐木重造，遂破爪哇。其病卒百餘，留養不歸，後益蕃衍，故其地多華人。

又有葛卜及速兒米囊二國，亦永樂三年遣使持璽書賜物招諭，竟不至。（幷見《明史稿・外國傳四・麻葉甕》。）

《星槎勝覽・前集・交欄山》 自占城靈山起程，順風十晝夜可至。其山高，而叢林籐竹、舵桿、桅檣、篷篲，無所不備。胡元之時，命將高興、史弼領兵萬衆，駕巨舶征闍婆國，遭風至於交欄山下，其船多損，隨登此山，造船百號，復征闍婆得勝，擒其酋長而歸。至今民居有中國人雜處，蓋此時有病卒百餘留養不歸，遂傳育於此。氣候常暑，少米穀，以射獵爲業。男女椎髻，穿短衫，繫巫崙布。地產豹、熊、鹿皮、玳瑁。貿易之貨，用米穀、五色絹、青布、銅器、青碗之屬。

詩曰：岌業交欄島，叢林擁翠圍。三春稀黍稷，四景有災威。當腦盤髽髻，披肩掛短衣。熊皮多美麗，玳瑁甚稀奇。使節仍臨蒞，遺民亦願歸。遙觀瞻山海，得句樂心機。

《圖書編・交欄山》 其山高，而叢林藤竹、柁桿、桅檣、篷篲，無所不

備。前元之時，令將高興、史弼領兵萬衆，駕巨舶征闍婆國，遭風至交欄山，其舡多損，隨登此山，造舡百號，復征闍婆得勝，擒其酋長。四國是此知之，至今民居有義，中國人雜處。

《諸夷考・交欄山》 占城靈山起程，順風十晝夜可至。其山高，而叢林藤竹、舵桿、桅檣、蓬箬，無所不備。胡元時，命將高興、史弼領兵萬衆，駕巨舶征闍婆，因遭風至交欄山下，其船多損，乃登此山，造船百號，復征闍婆，擒其酋長而歸。至今居民有中國人雜處，蓋此時病卒百餘留養不歸，遂傳育於此。氣候常暑，少米穀，以射獵爲業。男女椎髻，穿短衫，繫巫崙布。產豹、熊、鹿皮、玳瑁。

《咸賓録・南夷志・交欄山》 交欄山，小國也。元時高興、史弼征闍婆國，遭風至其山下，有病卒百餘留居其地生育，至今皆其裔也。我朝永樂中，鄭和至其地。米穀稀少，射獵爲業。男女椎髻短衫。其產惟豹、熊、五色絹、銅器、青碗等物。

《方輿勝略・外夷・交欄山》 交欄山，元時高興、史弼征闍婆國，遭風至其山下，有病卒百餘留居其地，生育成國。米穀少，業射獵。永樂中，鄭和至其地。

《裔乘・南夷・交欄山》 交欄山，小國。元時高興、史弼征闍婆國，遭風至其山下，有病卒百餘留居其地，生育至今，皆其裔也。我朝永樂中，鄭和至其地。米穀稀少，射獵爲業。男女椎髻、短衫。其產有豹、熊、五色絹、銅器、青碗之屬。

《八紘譯史・交攔山》 交攔山，小國也。元時，高興、史弼征闍婆，失風吹至此地，有百餘病卒留居於此，今國人是其苗裔。米穀稀少，射獵資生。

《外國竹枝詞・交欄山》 曾經元將造樓船，蓬箬桅檣出滿山。留下羽林生口在，如何不掛片帆還。元將征闍婆，遭風，造船於此山中，叢林藤竹、柁桿、桅檣、蓬箬畢備。有中國人雜處，當時病卒百餘留養不歸而傳生育也。

巨延洲部 波延洲

《太平御覽》卷七八七 康泰《扶南土俗》曰：諸轉薄之東北有巨（迹）〔延〕洲，人民無田種芋，浮舡海中，截大蚶螺杯往扶南。

又卷七九〇 《外國傳》曰：從屈都乾國東去，舡行可千餘里到波延洲，有民人二百餘家，專採金賣與屈都乾國。

又卷八〇七 《廣州志》曰：貝凡有八，紫貝最爲美者，出交州。大貝出巨延洲，與行賈貿易。

佛泥部 佛坭

《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佛泥國》 《蕃夷傳・佛泥國》：神宗元豐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佛泥國遣使來朝。佛泥不與中國通者九百餘年，至是方入貢。以上《續國朝會要》。《國朝中興乾道會要》無此門。

《大德南海志・東洋佛坭國》 東洋佛坭國管小東洋：麻里蘆、麻葉、美昆、蒲端、蘇疎、沙胡重、啞陳、麻拿囉奴、文杜陵。

北般鳥部 薩巴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三　〔光緒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記　北般鳥一埠，英國設總督駐之。此處僅有房屋四百餘間，華人千餘。土產金沙、燕窩、冰片及沙藤等項，而鹽爲最貴，以其每擔納入口稅洋銀兩圓也。拉畔灣一埠，近北般鳥，亦屬英，全係華人鋪戶。華人在此開埠貿易，逾五十年。至道光三十年，英官得此地于文萊島主，遂將埠內外三十英里全割歸英轄，英設『禮時典』一員管理地方。今埠內有華人五六百名，生意未甚興旺，出口貨物穀米、沙藤、冰片、樹膠、煤炭最多。其省城曰山打根埠，內華人不過數百，散處內地作工者千餘人。土產有堅木、冰片、沙藤、樹膠、燕窩、海參等項，近年又在詩家媽河覓出金礦。但開埠僅六年，地廣人稀，全未開辟，水土尚有毒氣，伐木華工多染腳氣等症，是以未甚暢旺。政治之壞，莫如設立賭稅。又山打根本係英公司租地，所租在般鳥全島不過四分之一，地勢偏北，號北般鳥，周圍有十萬方里。而山打根本港，內地河道甚多，宜于種植。港門外一河，長四百五十里，左右兩岸皆金沙也。

又　二十七日記　北般鳥係英國商人丁地等聯集公司，于光緒七年與般鳥島主議定，將北般鳥三省之地割歸英公司管業，任從開埠及種植，每歲納般鳥王地租洋銀一萬五千餘圓。又與蘇祿王議定，將東般鳥一省之地，割歸公司管理，開埠種植，每歲納蘇祿王地租洋銀五千圓。四省地形相連，周圍方里共有三萬二千英里，比之英倫蘇格蘭尚盈餘二千英里。自英公司稟准英廷在山打根開埠，并請英廷派官監理港務，不過六年。華人數百，板壁鋪戶二百餘家，生意未見繁盛。察看北般鳥英公司四省之地，此時全未開墾。即西般鳥沙拉窪，係英人拉乍布碌之地，華人雖逾二萬，僅種甘蜜、胡椒，所開不及十分之一。此二處地土肥饒，開墾之利必賴華工，英官皆能知之。

又卷四　〔九月〕初四日記　英屬北般鳥海關，去年五月底，總結一歲進口各雜貨稅洋銀二百二十四萬五千餘圓，出口烟稅四百零八萬七千餘圓。今年五月底，總結一歲進口各雜貨稅二百九十萬九千七百餘圓，出口烟稅五百十三萬六千餘圓。

《出使日記續刻》卷三　〔光緒十八年正月〕初五日記　薩巴，即英之北般鳥，譯音即勃里的次諾斯般鳥。在婆羅洲東北。自赤道北三度五十二分古拉山起，至七度二分三十秒桑邦忙休角止，京師西一度八分，至東二度四十六分止，共得七萬八千九百四十八啓羅邁當方里，疆域之廣過于錫蘭。居民逾二十萬。其地斗出海口，踞全島形勢。西界淳泥，南界荷蘭屬部，西北瀕中國海，東北瀕蘇祿海及曼陀羅海。

昔時薩巴之地，分屬蘇祿、淳泥。乾隆二十七年，英人始至其地。同治年間，英商丁地始租地爲公司。光緒三年，復租其北三省之地于淳泥王，歲給洋銀一萬五千圓。未幾，奧領事復將所轄之地售與丁地，遂號爲北般鳥公司，全有薩巴之地，時光緒七年也。于是稟請英廷保護，開埠通商，派官監理。分爲九省，即以管理之人名之，曰阿爾哥克，曰嘎力夫，曰丁地，曰答烏魯斯，曰哀勒非斯多納，曰幾貝爾，曰麻爾丹，曰美居爾日。設一總督統轄之。本地餉項，即由地稅、人稅、烟酒稅抽收。進口貨，如米穀、布匹、機器、銅鐵器、煤油、鴉片、各種酒及水之屬。出口貨，如屋料船料諸木、沙藤、樹膠、籐黃、胡椒、雪茄烟、燕窩、淡菜之屬。開礦淘金，獲利已多。光緒十四年，進口貨值洋銀一百三十萬圓，出口貨值五十二萬圓，稅餉贏餘四十萬元。礦產有石煤、金沙，已由華人設立公司開采。又有銅、鐵、錫礦，有金剛鑽、水銀，有鹽泉，有鐵木、樢木、潮腦、冰片。山打根城，爲北般鳥之都會，瀕海依山，英人所新建也，在赤道北五度五十分二十二秒，京師東一度三十九分。貿易種植，權利俱屬之華人。土番有戴燕人、武吃人，種類不一，而巫來由人爲最多。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南洋各島》　北般鳥，譯音爲勃里的次諾斯般鳥，在洲東北。自北緯三度五十二分古拉山起，至七度二分桑邦忙休角止。西界勃泥，南界荷蘭屬境。凡七萬八千九百四十八啓羅邁當方里。其地形斗出海口，踞全島形勝，先分屬蘇祿、勃泥。同治年間，英始租地爲公司。光緒三年，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復租北三省之地於勃泥王，歲給洋銀一萬五千員。七年，并售得奧商之地，於是號北般鳥公司，請英國家保護，開埠通商。分

地爲九省，卽以管理人名名之，曰阿爾哥克，曰嘎力夫，曰丁地，曰答烏魯司，曰哀勒非斯多納，曰幾貝爾，曰麻爾丹，曰美居日丁地，卽始創公司者也。英廷設一總督以統轄之。會城曰山達根。土產金沙、燕窩、冰片、沙籐等物。近年又在詩家馬河覓得金鑛，又有石煤、銅、鐵、金剛鑽、水銀甚富。饟項卽由本地地稅、人稅、烟酒稅抽收支用，歲可餘稅四十萬員。光緒十四年，一千八百八十八年。進口貨値一百三十萬員，出口貨値五十二萬員。西般鳥在西北岸，以有沙拉哇克河，故名。

近佛諸部 近佛 單重布囉 都督岸 諸葛擔籃 荖維 咕噠 吧薩 崑甸 萬喇 戴燕 卸敖 新當

《嶺外代答・外國門下・東南海上諸雜國》 〔沙華公國〕又東南有近佛國，多野島，蠻賊居之，號麻囉奴。商舶飄至其國，擒入以巨竹夾而燒食之。賊首鑽齒，陷以黃金。以人頭爲食器。其島愈深，其賊愈甚。

《大德南海志・單重布囉國》 單重布囉國管大東洋：論杜、三啞思、沙囉溝、塔不辛地、沙棚溝、塗離、遍奴忻、勿里心、王琶華、都盧□、囉□、西夷塗、質黎、故梅、訖丁銀、呼盧漫頭、琶設、故提、頻底賢、孟嘉失、烏譚麻、蘇華公、文魯古、盟崖、盤檀。

《島夷誌略・都督岸》 自海腰平原，津通淡港。土薄田肥，宜種穀，廣栽薯芋。氣候夏涼多淫雨，春與秋冬皆熱。俗尚節序。男女椎髻，穿綠布短衫，繫白布捎。民間每以正月三日，長幼焚香拜天，以酒牲祭山神之後，長幼皆羅拜於庭，名爲慶節序。不喜煮鹽，釀蜜水爲酒。有酋長。地產片腦、粗速香、玳瑁、龜筒。貿易之貨，用海南占城布、紅綠絹、鹽、鐵銅鼎、色緞之屬。

《順風相送》 浯嶼取諸葛擔籃：太武開船，用前針順取苧盤及東西竹。用乙辰四更，用乙辰、單乙四更，又單乙及乙卯四更，見是獨嶼，名已養顏。遠看北邊高南邊低小，略似弓鞋樣。南風船在嶼北過，見外面獨嶼四個平長。內面是淡勿蘭州府，前去見外嶼一列四五個，又見頭嶼仔大小二個在馬戶邊，俱在嶼內過，俱是北風。又見前頭嶼生開用單午使開，恐西南風內面灣裏嶼多，是三噠氏州府。恐無風船身挨開，看崑岦內獨嶼南頭高員拖尾，又見前頭大小嶼生在馬戶邊來是吉寧馬哪。丙午收第二門過，又在竹嶼邊過，用單申收諸葛擔籃是也。

回針：出港，用辛酉針取竹嶼吉寧馬哪山門。離了用乾戌五更，若遇西風大在繚使二更用乾戌三更前去見然丹山。用辛戌三更，又用辛戌取將軍帽，用壬子取苧盤，照原針取浯嶼。

又 浯嶼往荖維：太武、浯嶼開船，照原針取苧盤放洋。單乙五更見偏舵嶼，乙辰十更取仙丹山在正手邊。單辰七更取旗嶼，東邊有尖山四個甚尖。單午五更見崑岦，便是荖維港口。開勢有二個大山名隴膠山，打水八九托。隴膠山門打水二十三托，流水甚緊。乙辰三更荖維港口有淺甚遠水二三托，入港用丙巳甚妙。

《海錄・南海・咕噠》 咕噠國，疑卽古志所稱爪哇也。在尖筆蘭山東南海中，別起一大山。迤邐東南，長數千里，十數國環據之。或謂之息力大山，此其西北一國也。由尖筆蘭東南行，順風約二三日可到。王居埔頭，有荷囒番鎮守。由埔頭買小舟沿西北海順風約一日到山狗王，地名。爲粵人貿易耕種之所。由此登陸東南行一日到三劃，又名打喇鹿。其山多金，內山有名喇喇者，有名息邦者，又有烏落及新泥黎各名，皆產金，而息邦金爲佳，皆咕噠所轄地。

又《吧薩》 吧薩國，一名南吧哇，在咕噠東南，沿海順風約日餘可到。地不產金，中華人居此者唯以耕種爲生。所轄地有名松柏港者，產沙藤極佳。亦有荷囒鎮守。

又《崑甸》 崑甸國，在吧薩東南，沿海順風約日餘可到。海口有荷囒番鎮守，洋船俱灣泊於此。由此買小舟入內港，行五里許，分爲南北二河，國王都其中。由北河東北行約一日至萬喇港口，萬喇水自東南來會之。又行一日至東萬力，其東北數十里爲沙喇蠻，皆華人淘金之所。乾隆中有粵人羅

方伯者貿易于此，其人豪俠，善技擊，頗得衆心。是時嘗有土番竊發，商賈不安其生，方伯屢率衆平之。又鱷魚暴虐，爲害居民，王不能制，方伯爲壇於海旁，陳列犧牲，取韓昌黎祭文宣讀而焚之，鱷魚遁去，華夷敬畏，尊爲客長，死而祀之，至今血食不衰云。

又《萬喇》 萬喇國，在崑甸東山中。由崑甸北河入萬喇港口，舟行八九日可至。山多鑽石。亦有荷囒番鎮守。

又《戴燕》 戴燕國，在崑甸東南。由崑甸南河向東南遡洄而上，約七八日至雙文肚，即戴燕所轄地，又行數日至國都。乾隆末，國王暴亂，粵人吳元盛因民之不悅，刺而殺之，國人奉以爲主，華夷皆取決焉。元盛死，子幼，妻襲其位，至今猶存。

又《卸敖》 卸敖國，在戴燕東南。由戴燕內河逆流而上，約七八日可至。

又《新當》 新當國，在卸敖東南。由卸敖至此，亦由內河行，約五六日程。聞由此再上，將至息力山頂，有野人，皆鳥首人身云。自戴燕至山頂，皆產金，山愈高，金亦愈佳。特道遠至彼者鮮，故其金歲不多得。自咕噠至萬喇，連山相屬，陸路通行。閩粵到此淘金沙、鑽石及貿易、耕種者，常有數萬人。戴燕、卸敖、新當各國亦有數百人，皆任意往來，不分疆域。唯視本年所居何處，則將應納丁口稅餉交該處客長轉輸荷囒而已。其洋船凳頭金亦荷囒征收，本國王祇聽荷囒給發，不敢私徵客商也。華人居此多娶妻生育，傳至數世者。其婦女淫亂，不知廉恥，唯衣服、飲食稍學中國云。土番皆無來由種類。以十二月爲一歲，不計閏。每歲將終，國中無貴賤老幼，皆禁煙一月。日中唯閉戶安寢，夜靜始舉火具食，念經徹旦，其聲極哀。平時則七日一禮拜，國王亦然。別築禮拜亭，至期，王及酋長有職事者，咸集其中。王坐于上，羣酋列坐其下，念經終日而後散。民居多板屋三層。約束女子甚嚴，七八歲即藏之高閣，令學針黹，十三四歲則贅壻。然必男女自相擇配，非其所願，父母不能強也。合婚之夜，即以所居正室爲新郎卧房，女父母兄弟俱寢於前室。女若不貞，壻嘗立行刺殺，或幷殺其父母兄弟而去，無敢相仇者。夫婦居室無被褥，唯以寬幅布長丈餘，或用絲綢縫兩端，同寢其中，作合歡睡，終其身無相背而寢者。其女亦無嫁中華人者，以不食豬肉，恐亂其教也。其男子若出海貿易，必盡載資財而行，妻妾子女在家，止少留糧食而已。船回則使人告知其家，必其妻親到船接引然後回，否則以爲妻妾棄之，即復張帆而去，終身不歸矣。所穿沙郎水幔，貧者以布，富者則用中國絲綢，織爲文彩，以精細單薄爲貴。王女不下嫁臣庶，唯兄弟相爲婚。王自稱曰亞孤，國人稱王曰斷孤，稱王兄弟叔姪亦曰斷孤，但連其名而稱之。子稱父曰伯伯，稱母曰妮。讀泥馬切。弟稱兄曰亞王，兄稱弟曰亞勒。謂婦人曰補藍攀，謂女子曰吧喇攀，謂夫曰瀝居，謂婦曰米你。自稱其子曰亞匿瀝居，稱其女已嫁者曰亞匿補藍攀，在室者曰亞匿吧喇攀。稱姪及孫俱曰就將，稱姊如兄曰亞王，而加補藍攀吧喇攀，以別出嫁在室者。稱妹曰亞勒，亦如弟，其出嫁在室亦加補藍攀吧喇攀以別之。謂汝曰魯，自稱曰哇。頭謂之呷哈喇，手謂之打岸，足謂之卡居，眼謂之麻打，耳謂之鼓平，鼻謂之氣龍，口謂之靡律。凡稱一爲沙都，二爲路哇，三爲低隔，四爲菴叭，五爲黎麼，六爲安讀阿歡切。喃，七爲都州，八爲烏拉班，九爲尖筆闌，十爲十蒲盧，百爲沙喇殺，都律切。千爲沙哩無，萬爲沙瀝沙。凡食謂之馬千，飯謂之拏敍，酒謂之阿瀝，菜謂之灑油，米謂之勿辣，穀謂之把哩，豆謂之咖將，銀謂之杯讀比耶切。瀝，金謂之亞末，銅謂之打幔呀，鐵謂之勿西，錫謂之帝嗎，錢謂之卑筆。中國所用番銀，則謂之連。無來由各國大略相同也。其民尚利好殺，雖國王亦嘗南塘一出。王薨則以布束其屍棺，擇地爲園陵，以得水爲吉，不封不樹。山中獠子極盛，唯各據一方，不敢逾越，稍有遷徙，輒相殘滅。故雖強盛，而見無來由、荷囒及中華人，皆畏懼不敢與爭，恐大兵動，無所逃遁也。中華人初到彼，所娶妻妾皆獠子女，其後生齒日繁，始自相婚配，鮮有以獠女爲妻者矣。獠性尤兇暴，喜殺，得人首級，則歸懸諸門，以多者爲能云。各國俱產冰片、燕窩、沙藤、香木、胡椒、椰子、藤席。

曼加薩部 茫咖薩 馬加撒 芒佳瑟

《清朝通典・邊防二・曼加薩》 曼加薩，在東南港中，舊爲武訖種類，

近屬噶喇巴。產海參、海菜、黃蠟之屬。西北距廈門水程三百六十七更。

《海錄・南海・茫咖薩》 茫讀莫浪切。咖薩，在麻黎東南，沿海約四五日可到。亦耀亞種類。疆域、風俗、土產均與麻黎略同。二國俱用中國錢，歷代制錢俱有存者。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馬加撒土番，在巫來由中別一種類，稱曰蕪吉，或作武吃氏。剛猛好武，技擊最精。男女自童時即習之，一人持短刀，可敵數十人。每揚帆海上，海賊望而引避，聞其名無不辟易者。其種人散布諸島國，人皆重之，獲利則歸養其親。舊本噶羅巴屬國。魁處馬甲撒山中，自稱脅喏，如爪亞之稱巡欄，不受荷蘭約束，與盟約爲兄弟而已。又一種番名武敦，剛猛類武吃氏，居於馬甲撒之南。諸島物產與呂宋略同，幼布、海參最良。

按：蕪吉在島番中別一種類，泰西人稱爲南海之傑。其人武勇，且知孝養。得此輩數萬可以固圉，可以創霸。而惜其僻處荒島，無奇傑以爲之倡也。果有其人，泰西諸國，何遽能得志於南洋耶。

《海國圖志・東南洋・芒佳瑟》 《每月統紀傳》曰：芒佳瑟洲之形勢，嶇嶮巉巖，環去繞來，一帶遠視，若鋸齒無數，海港內地之山嶺不勝數也。其山之大小長短，莫能測度。亦有火山，亦有金山，亦有硫磺山。其產物：玳瑁、海參、燕窩、蘇木、降香、海菜、籐類、丁香、荳蔻、緜花、金等貨。山內有樹，名烏杷，葉枝包甚毒，故土番浸矢致害死敵。天氣比廣東更熱。其土番有回王管之，皆回回之教，惟在山內有拜太陽之人。南方有五坭國，在海濱，是土番所管，并荷蘭屬轄之地方。向北名馬那土，向南名馬甲颯，無甚土產。

西里百部 西里白 細利窪

《海錄・南海・細利窪》 細利窪，在茫咖薩東南。由海道行約二三日可到。沿海土番爲無來由種類，內山土番爲耀亞種類。耀亞王所居山名伯數奇。風俗各從其類，皆歸荷囒管轄。三國亦與噶喇叭鄰近，其貨物多歸噶喇叭售賣。自咕噠至此，同據息力大山西南半面，而各分港門，其港口皆西向。由此東南行，海中多亂山，周圍或數百里，或數十里，各有山番占據。多無來由，耀亞二種，別有一種名舞吉子。富者攜眷經商，所至即安，無故土之思，亦無一定之寓。貧者則多爲盜劫。其國名未能悉數也。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由呂宋正南視之，有大島踞於巳方，曰西里百，一作失勒密士，又作細利窪。島分四支，如人臂股，汊港尤爲奧曲。北一支曰馬拏多，一作茫拿陀。東向兩支曰多羅、曰摩尼，南向一支曰馬加撒，一作芒佳虱，又作望加錫，又作茫加薩。荷蘭於南北兩支各立埔頭，建炮臺，戍以（具）〔兵〕。

《海國圖志・東南洋・荷蘭所屬婆羅、淳泥、爪哇大島》 《萬國地理全圖集》曰：【略】西里百島，在婆羅東。沿海港汊，形勢古怪。北極出地自一度四十分至南極五度三十分，偏東自一百十九度至一百二十五度。廣袤方圓二十二萬五千方里。產珈琲、蘇木、燕窩、海參、璹瑁等貨。其居民勤勞織布，駛船四方。其名稱曰蕪吉，曰蕪來由。常帶短刀，猛心報仇。內地惟務耕田，不肯出外。此地國君不自主，待居民集會，公舉爲王。荷蘭國南北開港口，南曰馬甲撒，北稱馬拏多，築炮臺，調防兵。

《外國史略》曰：西里白島，形勢千曲萬環。北極出自二度及南極出六度，偏東自百一十九度及百二十五度。廣袤方圓二千五百五十萬里，居民三百萬口。多支港，內地溪河四流，多灣泊處。米穀罕，而珈琲豐盛。有金沙，亦產燕窩、海〔參〕、海菜、玳瑁、魚翅等貨，賣於中國。俗類不一，言語、風俗、教門亦俱不同。最向化者居南方破尼海隅，名曰布吉航。駛南洋開市貿易，設公會。其土君各有五爵襄治，亦有妃及女爲君者。與歐羅巴不通往來，亦不遵他國之命。皆崇回回教。不畏死。內外之民稱曰馬加撒。多奉耶蘇之教。荷蘭國在極南開馬加撒埠，廣袤方圓三百七十五里，居民約五萬四千口。在東北地開默邦多（口）埠二百五十里。運出珈琲，每年約數五萬石。居民善經營，但不敢航海。

《五洲屬國紀略・荷屬亞洲南洋各島》 〔婆羅洲〕又東過望加錫海峽爲西里百島，形支分如人臂股，南爲望加錫，而北爲馬拿多，合共七萬二千七

百餘方里。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南洋群島》 馬加撒海峽之東有數島，大者曰西里白。南北相距約一千三百里，東西相去約四百里。居民三兆餘口。地勢錯落，分四大支。土極腴，穀果俱豐。叢林密布，木多佳品。氣燥烈，海風清涼。產良馬、犀牛、秔稻、棉花、蜜蠟、樟腦、丁香、加菲、燕窩、玳瑁、珍珠、檀香、烏木等物。朝政有二致，一荷蘭官鎮守；一自設酋長，依附荷蘭。荷蘭官鎮守者有四：曰龐達音，居島之南；曰馬羅斯，居島之北；曰馬那多，居島之東北。自設酋長者，有波尼、瓦入、盧呼、馬加撒、曼達爾諸部。明正德七年，葡人探得斯島，佔之。順治季年，荷蘭人奪爲己有。迄今設關榷稅，鈐制諸番，已二百有餘載。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九・荷領東印度群島》 西里百。《徐志》云：由呂宋正南視之，有大島踞於巳方，曰西里百，一作失勒密土，又作細利窪。島分四支，如人臂股，汊港尤爲奧曲。北一支曰馬拿多，一作茫拿陀。東向二支曰多羅，曰摩尼。南向一支曰馬加撒，一作芒佳虱，又作望加錫，又作茫加薩。荷蘭於南北兩支各立埔頭，建炮臺，戍以兵。馬加撒土番在馬來中別一種，稱曰蕪吉，或作武吃氏。其人武猛，技擊最精，男女童時習之，一人持短刀可敵數十人，每揚帆海上，海賊望而引避。其種人散布諸島，人皆重之，獲利則歸養其親。本噶羅巴屬國，魁處馬甲撒山中，自稱脅啫，如爪亞之稱巡欄，與荷蘭盟，不受約束。又一種番名武敦，剛猛類蕪吉，居馬甲撒南諸島。物產與呂宋略同，幼布、海參最良。先謙案：卽雷《志》之西里庇也，《列國》《學會》二圖作西里伯，許《考》作西里白，矢《志》作西列伯，《萬國地志》作西來勃，《外國地理》作西里卑斯，《世界地學》作設列布，《大地誌》作賽拜斯，《世界圖》作謝列倍斯。其北爲謝列倍斯海。謝列倍卽西里百之音變也。北一支曰馬拿多，與徐合，《世界圖》作美拿多，謝《志》作瑪那多。東與摩鹿加相對。東向第一支曰蒙多諾，卽徐之多羅，《圓球圖》作拖羅。與北一支相距中爲它彌尼灣，《世界圖》作特米彌灣。東向第二支曰拖克亞，外有島曰窩窩尼，《圓球圖》作波尼，卽徐之摩尼。南向一支曰馬加撒，與徐合，《平方圖》作馬葛薩，一作馬嘎撒，《漢文圖》作馬喀撒耳，《圓球圖》作麻喀撒耳，《世界圖》作馬喀撒兒。其西與婆羅洲相距爲喀撒兒海峽。謝《志》云：在波羅之東，中隔曼加錫海腰，曼加錫，卽馬加撒。地形爲四土股，中有深灣，如人四肢。產米與燕窩最多。居民約百萬。土人較他處馬來族爲有禮儀。土酋退處山中，荷人鎮守海岸，荷設巡撫駐內地弗拉的俺城。許《考》云：南北約千三百里，東西約四百里。穀果俱豐，木多佳品。產秔稻、棉花、蜜蠟、樟腦、丁香、加非、燕窩、玳瑁、珍珠、檀香、烏木、犀牛、良馬。自設酋長者，有瓦入波、尼盧呼、馬加撒、曼達爾諸部。明正德七年，葡人探佔此島。國朝順治末，爲荷所奪，筦轄二百餘載。《瀛志》云：西里百幅員與愛爾蘭相伯仲。

沙華公國部

《嶺外代答・外國門下・東南海上諸雜國》 東南海上有沙華公國。其人多出大海劫奪，得人縛而賣之闍婆。

《諸蕃志・志國・海上雜國》 沙華公國，其人多出大海劫奪，得人縛而賣之闍婆。又東南有野島，蠻賊居之，號麻囉奴。商舶飄至其國，羣起擒人，以巨竹夾燒而食之。其賊首鑽齒皆以黃金裝飾，取人腦蓋爲飲食器。其島愈深，其賊愈甚。

《異域志・沙華公國》 卽海寇也。其國在東南海中，其人常出大海劫奪人，賣之於闍婆國。

《明一統賦・沙華公國》 沙華公國，在大海中。其人肆行劫掠，商舶或漂至其國，則擒人燒食之。

《諸夷考・沙華公國》 沙華公國，在大海中。其人肆行劫掠，商舶或漂至其國，則擒燒食之。又有一種曰毗舍耶者，與泉州晉江縣相近。其人語言不通，裸袒盱睢，殆畜類也。或時至晉江劫掠，其來不測，多罹生噉之患。喜鐵器及匙箸，人閉戶則免，但刓其門圈而去。擲以匙箸，則俯拾，可緩數步。

《四夷廣記・沙華公國》 沙華公，在東南大海中。其人肆行劫掠，商舶或漂至其國，則擒人燒食之。又有一種曰毗舍耶者，與泉州之晉江縣相近。其人語言不通，裸袒盱睢，殆畜類也。或時至晉江劫掠，其來不測，多（羅）〔罹〕生畜噉之（意）〔患〕。喜鐵器及匙箸，人閉戶則免，但刓其門圈而去。擲以匙箸，俟俯拾，可緩數步。

女人國部

《嶺外代答・外國門下・東南海上諸雜國》（沙華公國）又東南有女人國。水常東流，數年水一泛漲，或流出蓮肉長尺餘，桃核長二尺，人得之則以獻於女王。昔嘗有舶舟飄落其國，羣女攜以歸，數日無不死。有一智者，夜盜船亡命得去，遂傳其事。其國女人遇南風盛發，裸而感風，咸生女也。

《諸蕃志・志國・海上雜國》（沙華公國）又東南有女人國。水常東流，數年水一泛漲，或流出蓮肉長尺餘，桃核長二尺，人得之則以獻於女王。昔常有舶舟飄落其國，群女攜以歸，數日無不死。有一智者，夜盜船亡命得去，遂傳其事。其國女人遇南風盛發，裸而感風，即生女也。

《異域志・女人國》其國乃純陰之地，在東南海上。水流數年一泛，蓮開長丈許，桃核長二尺。昔有舶舟飄落其國，群女攜以歸，無不死者。有一智者，夜盜船得去，遂傳其事。女人遇南風，裸形感風而生。又云，有奚部、小如者部，抵男。其國無男，照井而生。曾有人獲至中國。

《明一統賦・沙華公國》又東南有女人國，水常東流。蓮肉長尺餘，桃核長二尺。其國無男子，其女感風而生女。女貴，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生女從母姓。

《四夷廣記・女人國》女人，在沙華國東南，水常東流。其國無男子，其女感風而生女。女貴，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生女從母姓。蓮肉長尺餘，核桃長二尺。

《茶餘客話・女國》西海中有女國，無男，山有神木，一抱之則感而孕。

摩鹿加部 文老古 美洛居 馬路古 木路各 麻鹿加

《島夷誌略・文老古》益溪通津，地勢卑窄。山林茂密，田瘠稻儉。氣候熱。俗薄，男女椎髻，繫花竹布爲捎。以象齒樹之內室，爲供養之具。民煮海爲鹽，取沙糊爲食。地產丁香，其樹滿山，然多不常生，三年中間或二年熟。有酋長。地每歲望唐舶販其地，往往以五梅雞雛出，必唐船一隻來；二雞雛出，必有二隻，以此占之，如響斯應。貿易之貨，用銀、鐵、水綾、絲布、巫崙八節那澗布、土印布、象齒、燒珠、青甆器、埕器之屬。

《明史・外國傳四・美洛居》美洛居，俗訛爲米六合，居東海中，頗稱饒富。酋出，威儀甚備，所部合掌伏道旁。男子削髮，女椎結。地有香山，雨後香墮，沿流滿地，居民拾取不竭。其酋委積充棟，以待商舶之售。東洋不產丁香，獨此地有之，可以辟邪，故華人多市易。

萬曆時，佛郎機來攻，其酋戰敗請降，乃宥令復位，歲以丁香充貢，不設戍兵而去。已，紅毛番橫海上，知佛郎機兵已退，乘虛直抵城下，執其酋，語之曰：若善事我，我爲若主，殊勝佛郎機也。酋不得已聽命，復位如故。佛郎機酋聞之大怒，率兵來攻，道爲華人所殺。語具《呂宋傳》。

時紅毛番雖據美洛居，率一二歲率衆返國，既返復來。佛郎機酋子卽襲位，欲竟父志，大舉兵來襲，值紅毛番已去，遂破美洛居，殺其酋，立己所親信主之。無何，紅毛番至，又破其城，逐佛郎機所立酋，而立美洛居故王之子。自是，歲搆兵，人不堪命。華人流寓者，遊說兩國，令各罷兵，分國中萬老高山爲界，山以北屬紅毛番，南屬佛郎機，始稍休息，而美洛居竟爲兩國所分。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四・美洛居》。）

《東西洋考・東洋列國考・美洛居》美洛居，俗訛爲米六合。東海中稍

蕃富之國也。酋出威儀甚備，所部合掌伏道旁。男子削髮，女乃椎結腦後。嫁女，多市中國乘酒器，圖飾其外，富家至數十百枚，以示豪侈。讌會，設二大盆，乘酒置坐隅，人手一器，酌而飲之。長大者起爲夷舞，年少環列旁視，遜不敢登場也。

先是佛郎機來攻，國人狼籍請降，赦其酋，令守舊爲政於國，歲輸丁香若干。不設兵戍，令彼國自爲守。和蘭既輸張海外，無安頓處。忽舟師直搗城下，虜其酋語曰：若善事吾，吾爲若主，殊勝白頸。佛郎機人皆白頸，故云。酋唯唯，又裨理國事如故。佛郎機聞之，怒曰：悔不殺奴污吾刃，奴故反耶。亟治兵征美洛居，驅澗內華人命當一隊。刑法酷急，華人中途殺夷王，駕其舟遯歸。事具《呂宋考》。王子自朔霧馳還呂宋，嗣立爲王，飲恨久之，益出兵竟父所志。紅夷雖主美洛，每一二載，大衆輒返國，既去復來。呂宋王兵抵境外，值紅夷空國言返，斬關以入，遂殺美洛居酋，立所親信主之。紅夷繼至，復破呂宋酋，逐之去，更立美洛居酋子爲嗣。自是每歲征鬥，遞爲勝負。華人某者，流寓彼中，慧而黠，有口辯，游說兩國閒，分萬老高山山半爲界，山北屬和蘭，而山南屬佛郎機。各罷兵，幷雄茲土。

形勝：萬老高，即兩國分界處。香山。雨後香墮，沿流滿山，採拾不了，故常帶沙泥之色。王每徼致之，委積充棟，以待他壤之售，民閒直取餘耳。

物產：丁香。東洋僅產於美洛居。夷人用以辟邪。曰多置此，則國有王氣。故二夷之所必爭。

交易：向時舟所攜貨，有爲紅毛夷所特需者。倘遇佛郎機，必怒，謂此舟非關我輩來。直是和蘭接濟，將貨掠去，且橫殺人。故必緘固甚密，不令得見。若紅毛人見有佛郎機所需貨，怒亦如之。解紛之後，稍息睚眦。然一淵兩蛟，商彼者亦難矣。

《職方外紀・馬路古》 呂宋之南有馬路古。無五穀，出沙穀米，是一木磨粉而成。產丁香、胡椒二樹，天下絕無，惟本處折枝插地即活。性最熱，祛濕氣，與水酒同貯，旋即汲乾。樹傍不生他草，土人欲除草萊，惟折其枝插地，草立槁矣。又產異羊，牝牡皆有乳。有大龜，一殼可容一人，或用爲盾以禦敵。

《明象胥錄・美洛居》 美洛居國，於東海中，稍稱蕃富。酋出，盛威儀，所部合掌伏道旁。男子祝髮，女椎結腦後。多市中國酒器豪飲，席間設二大盆盛酒，人手一器飲之。長大者起爲夷舞，年少環視，遜不敢登場也。初佛郎機來攻，願歲輸丁香，請降，遂赦，使自爲守。紅夷既鴟張海外，忽以舟師直搗城下，虜其酋，語曰：若改事吾，殊勝白頸。以佛郎機人頸皆白，故云。酋袖手聽紅夷唯謹。佛郎機聞而急治兵討違命者，會紅夷去，國內空，因誅紅夷所立酋，更立素所親信。已而紅夷繼至，復逐之去。歲相攻殺，遞爲雄長。華人流寓者辨有口，因爲游說，中分兩國，相界處一高山，以山北屬和蘭，山南屬佛郎機，遂各罷兵。然自是其國苦兩屬，賈舶亦饒舌矣。所產多丁香，夷人用以辟邪，東洋獨此地多有之。

（幷見《明世法錄・南蠻・美洛居》。）

《名山藏・王享記三・美洛居》 美洛居，東海中蕃富之國也。屢與佛郎機、利蘭夷爲鬥爭。有紅毛番夷，利蘭也，深目長鼻，毛髮皆赤，故呼紅毛。一名粟果國。萬曆間，欲求市於閩省，閩廣守臣力拒之。其人器械精利，數往來海上，苦諸夷，獨佛郎機與之角。

《明會要・外蕃一・美洛居》 美洛居，俗訛爲米六合，處東海中。地有香山，雨後香墮，沿流滿地，居民取之不竭。其酋委積充棟，以待商舶之售，故華人多往市易。

萬曆時，紅毛番與佛郎機交爭美洛居地，每歲搆兵。華人流寓者，遊說二國，令各罷兵，分國中萬老高山爲界，山以北屬紅毛番，南屬佛郎機，始稍休息。而美洛居竟爲兩國所分。

《罪惟錄・外國列傳・呂宋國》 美洛居酋出，盛威儀，所部合掌伏道傍。男祝髮，女椎髻腦後。既降佛郎機，得自爲守。繼和蘭搗其城，曰：若改事吾，殊勝白頸。以佛郎頸多白，故云。美洛居立酋去，于是佛郎機復兵入誅所立酋，攻殺遞雄長。久乃分山北屬和蘭，山南屬佛郎機。論曰：自折入和蘭、佛郎機，呂宋一鎮耳。以其初從瑣里朝貢，存之。

《坤輿圖說・木路各》 呂宋之南有木路各。無五穀，出沙谷米，是一木磨粉而成。產丁香、胡椒二樹，天下所無，惟本處折枝插地即活。性最熱，祛濕氣，與水酒同貯即吸乾。樹旁不生草，土人欲除草，折其枝插地，草即立槁。又產異羊，牝牡皆有乳。有大龜，一殼可容一人，或用爲盾以禦敵。

《外國竹枝詞・美洛居》 半分白頸半紅毛，山北山南爭界高。買得巨羅幷鑿落，酒酣起舞亦粗豪。先屬佛郎機，和蘭來攻，復降之，曰：若改事我，殊勝

白頸。以佛郎機頸白也。兩國相爭，華人解之，以山爲界，一南一北。國中多市中國酒器，豪飲，長者起舞，少者環視，不敢登場也。

《續通典・邊防一・美洛居》 美洛居，俗訛爲米六合，居東海中，頗稱饒富。酋出，威儀甚備，所部合掌伏道旁。男子削髮，女椎結。地有香山，雨後香墮，沿流滿地，居民拾取不竭。其酋委積充棟，以待商船之售。明神宗萬曆時，紅毛番與佛郎機交爭美洛居地，每歲搆兵，人不堪命。華人流寓者說二國，令各罷兵，分國中萬老高山爲界，山以北屬紅毛番，南屬佛郎機，始稍休息。而美洛居竟爲兩國所分。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二・美洛居》 《明史・美洛居傳》曰：神宗萬曆時，爲佛郎機所攻，其酋戰敗請降。乃宥令復位，歲以丁香充貢，不設戍兵而去。已，紅毛番橫海上，知佛郎機兵已退，乘虛直擣城下，執其酋，語之曰：若善事我，我爲若主，殊勝佛郎機也。酋不得已聽命，復位如故。佛郎機酋聞之大怒，率衆來攻，道爲華人所殺。語具《呂宋傳》。時紅毛番雖據美洛居，率一二歲率衆返國，既返復來。佛郎機酋子既襲位，欲竟父志，大舉兵來襲，值紅毛番已去，遂破美洛居，殺其酋，立己所親信主之。無何，紅毛番又破其城，逐佛郎機所立酋，而立美洛居故王之子。自是，歲搆兵，人不堪命。華人流寓者遊說兩國，令各罷兵，分國中萬老高山爲界，山以北屬紅毛番，南屬佛郎機，始稍休息。而美洛居竟爲兩國所分。

又曰：美洛居，俗訛爲米六合，居東海中，頗稱饒富。酋出，威儀甚備，所部合掌伏道旁。男子削髮，女椎髻。地有香山，雨後香墮，沿流滿地，居民拾取不竭。其酋委積充棟，以待商船之售。東洋不產丁香，獨此地有之，可以辟邪，故華人多市易。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美洛居》 在東海中。　建置沿革：俗訛爲米六合。自古不通中國。明初，以其地有香山，雨後香墮，沿流滿地，居民拾取不竭。其酋委積充棟，以待商船之售，故華人多往市易。萬曆中，佛郎機與紅毛番互爭其地，每歲搆兵，人不堪命。華人流寓者遊說兩國，令各罷兵，分國中萬老高山爲界，山以北屬紅毛番，南屬佛郎機，始稍休息。而美洛居竟爲兩國所分云。按《明史》：萬曆時，佛郎機來攻，其酋戰敗請降，乃令復位，歲以丁香充貢，不設戍兵而去。紅毛番橫海上，知佛郎機已退，乘虛抵城下，執其酋，語之曰：若善事我，我爲若主，殊勝佛郎機也。酋不得已聽命，復位如故。紅毛番雖據美洛居，率一二歲率衆返國，既返復來。佛郎機值紅毛番已去，興兵破美洛居，殺其酋，立己所親信主之。無何，紅毛番至，又破其城，逐佛郎機所立酋，而立美洛居故王之子。自是歲搆兵，人不堪命。華人流寓者說兩國罷兵，中分其地。按：美洛居爲兩國所分，其所立酋長，仍係美洛居故王之子。雖分境服屬，而其國猶存未滅也，故仍稱美洛居云。

風俗：人知敬上，貲用富饒。《明史》：其俗男子削髮，女椎結。酋出入威儀甚備，所部皆合掌伏道旁。尤侗《外國傳》：其國多市中國酒器豪飲，席間設二大盒盛酒，人手一器飲之。長者起舞，年少環視，遜不敢登場也。

土產：丁香。《明史》：東洋不產丁香，獨此地有之，可以辟邪。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武羅、西蘭之直北有大島曰摩鹿加，一作士羅洛，又作蘇洛，又作美洛居，又作馬路古。荷蘭所屬。地形如人臂股，與西里百相似。物產頗豐。摩鹿加之西南曰安門，一作安汶，荷蘭大也所駐，統轄羣島，海口設礮臺。東北曰萬他，有火山，多地震。摩鹿加之西有小嶼曰德拿，其地天時和煦，園林極佳，惟火山一發，遍地皆灰燼。西蘭之東南有吉甯、暴暴諸島。摩鹿加之西南有亞羅、地門律兩島，皆野番所居，不屬荷蘭。大抵自洛莫至池問一帶，舊皆噶羅巴屬島，迤北諸島，亦有歸噶羅巴統轄者。自噶羅巴受制於荷蘭，諸島半屬荷蘭埔頭。其人皆巫來由，亦有野番。野番面黑色，或毛髮螺拳，醜惡如夜叉。又或深目高準，口闊至耳。男女皆穿耳而大其孔，塡以朴。所產者胡椒、燕窩、海參、魚翅、海菜、玉果、籐條、蘇木、玳瑁、鶴頂紅、龍涎香、丁香、木香、豆蔻、血竭之類。

又　當前明隆慶年間，葡萄牙船初抵摩鹿加之德拿嶼，西班牙船適相值，爭此羣島，互相攻擊。至泰昌年間，荷蘭以兵船逐兩國，遂專擅摩鹿加羣島之利。然所售之丁香、豆蔻等物，不足補防守之費，又禁絕他國貨船，不准入口，故獲利甚微，而羣島亦終古荒僻也。

《海國圖志・東南洋・荷佛二夷所屬美洛居島》 一作馬路古，一作木路各，一作摩鹿加各。原無，今補。南懷仁《坤輿圖說》：呂宋之南，有木路各島。無五穀，出沙穀米，是一木磨粉而成。產丁香、胡椒二樹，天下所無，惟本處折枝插地即活。性最熱，祛濕氣，與水酒同貯，即吸乾。樹旁不生草，土人欲除草，折其枝插地，草即立槁。又產異羊，牝牡皆有乳。有大龜，一殼可容一人，或用爲盾以禦敵。

《地理備考》曰：美洛居島，亦號米六谷，亦號麼魯加斯。在南洋之西，塞勒卑斯島之東。緯度自北三度起至南十度止，經度自東一百十七度起至一

百三十度止。島嶼紛繁，火山不一，地震時作，每有不虞。地氣濕熱，不便居棲。田土互異，土產各殊。島中或設酋長管理，或附賀蘭總兵統攝。島之大者曰安波義那，長約二百里，寬約三十里。田地肥饒，地氣炎熱。土產硫磺、丁香、加非、藍靛、沙穀米等物。樹木充斥，東方爲最。禽獸蕃衍，鱗介庶衆。曰塞郎，長約七百五十里，寬約一百五十里。山勢峻峭，田土膴腴，五穀百果，靡弗豐登。諸酋分攝，各據一方。曰布盧，迴環約一百七十里，地面積方約一千六百里。岡陵巍峩，川河紛繁，土肥穀豐，毛羽鱗介充斥。諸酋分攝，各霸一方。曰邦達，內計十島，皆有火山，地震時作。地氣不馴，有礙居棲。其內義辣郎、多義爾、古農阿比、不盧阿義，乃十島中之大者，皆屬賀蘭國兼攝。曰濟羅洛，又名阿拉馬几辣。長約八百里，寬約一百五十里。境土錯落，不相聯絡。田土膴厚，物產豐饒。地氣炎熱，不便居棲。島分三屬。北屬德爾那的島，酋長兼攝。南屬的德爾島，酋長兼攝。中爲本島諸酋分轄，不相統屬。其南北二處，於道光四年，有賀蘭國總兵駐劄於此，始爲兼攝。曰德爾那的，迴環約九十里。內有火山，晝夜吐燄。田土膏腴，金砂實繁。島中一酋統攝，亦歸賀蘭兼轄。曰的德爾，長約十里，寬約八里。本島較德爾那的雖小，而庶民則過之。一酋統攝，亦屬賀蘭兼轄。曰巴將，長約二百里，寬約四十里。田土肥磽，穀果豐茂，金礦蕃衍。一酋管理。曰大科比，長約二百五十里，寬約四十里。田地土產與巴將島相等。諸酋分攝，各霸一方。曰迷索爾，長約一百七十里，寬約五十里。諸酋分攝，不相統屬。曰波波，乃衆島總名也。大者亦名波波，迴環約百七十里。一酋管屬。曰麼爾帶，長約二百二十里，寬約六十里。田土膴腴，人烟寥落。歸於德爾那的島酋長兼攝，不相統屬。曰門日斯，乃衆島總名也。大者三島，皆歸明達撓島酋長兼攝。

《外國史略》曰：東南各嶼曰摩鹿加島，一作美洛居。地磽出粟、蕃薯，并無米。多火山，多地震。山爲谷，谷爲湖，所常見也。居民樸實。出丁香、玉果，出售遠商。與荷蘭往來，多奉耶穌之教。亦有回回族，自爲教門。明萬曆間，葡萄亞初到開埠，與土君戰，是班亞兵船亦爭此地，荷蘭遂乘間而據是嶼。後各島歸荷蘭，包攬丁香、玉果之貿易，且諭土民盡伐其樹，令他國無可買處。如結果太過，恐以是減其價，即燒此果。每年出丁香約六千石、玉果約七千石、豆蔻花約二千石，大半售於歐羅巴各國。他島近亦種是樹，價終減焉。荷蘭調軍士數千駐安本島，築炮臺。其班他悉蘭，在北方黃道之內。特那地，乃火山島。義羅羅大嶼，大半荒蕪。主拱島、地突島、摩得島、馬善布羅島，出好檀香并花木。荷蘭各蕃屬，在羣島之中，廣袤方圓共萬六千四百里，居民千四百六十四萬四千，俱聽荷蘭之命。各島廣袤方圓七千九百五十五里，居民三百八十五萬一千口。

《萬國地理全圖集》曰：摩鹿加羣島，在小呂宋之南，全歸荷蘭轄。居民大半奉耶穌教。地出丁香、玉果、豆蔻、蘇木等貨。各島總帥駐在安門。北極出三度四十分，偏東一百二十八度。海內建炮臺。有萬他不離地，內有火山，常地震。玉果豐結，足以補列國之用。西蘭長嶼，出沙穀米，但民不耕田，故由他嶼運買。其居民尚野，未向化。德拿地，小嶼，稱樂土。周年天氣和暖，但內地火山一動，隣地遍焚毀。提讀島，上有土君，亦管義羅羅島也。出丁香、玉果，但荷蘭人不准運賣。巴治安島，又歸回回土君所治。明隆慶年間，葡萄牙人之船始到德島，不期是班牙人亦至，與葡接戰。泰昌年間，惟荷蘭乘機，力攻兩國，驅其駐防兵，嚴守其權，歷二百年不廢。但所發賣丁香、豆蔻等物，不足以資國費。又絕他國船隻往來買賣，是以生意不盛。又曰：摩鹿加之西，至牙瓦島一帶，嶼曰亞羅，地門律兩島，土蠻人居住，不與外國交通。武羅，乃荷蘭埔頭，少民人，少物產。地門出蠟、檀香。東方葡萄牙居之，西則荷蘭之埔頭曰古邦，西南曰檀香嶼，北係佛理嶼，西曰遜巴瓦、倫泊巴理等島，皆出米。居民尚奉佛教，未向化。

《每月統紀傳》曰：美洛居嶼等，與巴布阿大洲，皆荷蘭管下。本產豆蔻、丁香，每年數萬石，惟荷蘭可載運出之。谷島等國，山嶺多石，故無米。土番食沙穀米，即是樹髓。居民事救世主耶穌，崇拜上帝，與荷蘭交友。只恨人都安逸偷閒。其都會爲安門，是荷蘭總管所治。又有那巴布阿之土番，欲娶妻，必以人顱爲聘，故好殺人，而寶其顱。面黑，性蠻。有鸚鵡、言鳥，各類果食數種。蓋土番可畏，商舟往貿易者鮮矣。道光十年，荷蘭王差人建炮臺、城池，以防海口，教習土番耕田作工，以調理之。又曰：萬古累、巴當二島西南海濱，巴隣、綱甲二島在東北海濱，爲荷蘭所管。建炮臺，開埔頭。因長久與山內之白頭回回僧戰鬥不息，故其地官府時時防範。巴隣、綱甲沿溪樓閣羣居。廣東船進江，買胡椒、藤、錫等貨，勒索太甚。萬古累先爲英國藩屬地，因公費過于稅入，故以麻剌甲邑易之。萬古累地丁香樹、胡

椒園不勝數，惟種之者無利。綱（申）〔甲〕嶼附蘇門答剌洲，歲出錫幾萬石，故荷蘭設官發賣。且廣東人開錫山甚難。米、食物都由外國運出，蓋其地爲石山而已。

又曰：閩堂嶼，是荷蘭所管。有炮臺，在山嶺及大營汎。其產物爲胡椒等貨。潮州府人耕田、買賣，向有幾萬，今其數漸減。馬萊酉君惟治各小嶼，因馬萊西之族類懶惰窮苦，幷米皆無。

又《地理備考》曰：塞勒卑斯島，在南洋之西，婆羅、美洛居二島之間。緯度自北二度起至南六度止，經度自東一百十七度起至一百二十三度止。南北相距約一千七百里，東西相去約七百里，烟戶三兆餘口。本島地勢錯落，不相聯絡。田土極腴，穀果最豐。叢林稠密，木多上品。地氣燠烈，海風清涼。土產金、鐵、硫磺、水晶、杭稻、緜花、丁香、豆蔻、烏木、檀香、椰子、沙穀米各等物。島中朝綱兩端，一係荷蘭派官鎮守，一係自設土酋，仍附賀蘭。其荷蘭派官者有四。一名馬加薩，又名茫加薩，在島之西南，貿易興隆，商賈雲集。一名賓達音，在島之南，去馬加薩二百五十里。一名馬羅斯，在島之北，去馬加薩一百二十里。一名馬那多，在島之東北，諸貨駢臻。其自設土酋者數國，（工）〔互〕相結盟，曰波尼，曰瓦八，曰盧呼，曰馬加薩爾，曰曼達爾，曰違內德，曰索兵，曰昔德靈，曰翁古宜辣，曰哥阿。

又 魏源曰：《坤輿圖說》、《職方外紀》述阿細亞洲海中鉅島，曰日本，曰呂宋，曰浮泥，曰小爪哇，曰蘇門答剌，曰則意蘭，曰馬路古，一作木路各。皆西洋市舶所盛之區。而馬路古不見於史。史言美洛居爲佛郎機、荷蘭共據。又不見於《圖說》、《外紀》，其爲音譯，相互無疑。丁機宜、合苗里，又小不足道矣。乃《明史》此外尚有覽邦、淡巴、南巫里、白葛達、古里、班萃等數十國，僅謂在東南海中，初無疆里沿革，不過漁獵蜑戶，西洋所不屑顧。而鄭和徧致諸王會，史乘概列諸職方，何足算哉。國朝互市諸番，在西北洋者皆夷船來市，惟南洋則華船往市。以冬春往，夏秋歸。康熙初，開東洋海禁，尚未許赴南洋。雍正、乾隆海禁大弛，檣帆鷁舶萬里遄征。然內地商船，遠極印度南洋而止，無至小西洋者。明太監鄭和亦僅遠至小西洋，無至大西洋者。故今志海國以東南洋冠諸首，而盡刪《明史》諸小島。

《五洲屬國紀略·荷屬亞洲南洋各島》 馬拿多之東爲摩鹿加，其南爲安門，其北爲德拿。德拿共十七萬四千九百方里，安門共一萬八千七百餘方里，產丁香、沉香、豆蔻。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南洋群島》 由地木爾轉北，隔海數百里，有麻鹿加羣島。內士羅落島最大，錫蘭次之，木魯又次之。多火山，地震頻仍。土肥厚，物產富裕。出荳蔻、丁香最夥，爲荷蘭生理之大宗。明正德年，葡人始抵其境，班人接踵而至，與葡爭地。嘉靖八年，二國盟於撒拉課斯城，班人得八十二萬金，讓島於葡。萬曆三十七年，荷蘭奪之，設官立酋，分治其地，至今仍之。

唵悶　唵門部

《海錄·南海·唵悶》 唵悶國，卽細利窪東南海中亂山之一也。萬丹南火燄山在國之西北。亦無來由種類，而性稍善良。土產丁香、豆蔻。有荷囒番鎮守。

又《唵門》 唵門國，亦亂山之一。風俗土名與唵悶同。原歸荷囒管轄，近爲暎咭利所奪。

非律賓群島部 斐里比納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南洋群島》 西里白島之北，大小約千島，總名曰斐里比納。居民約四兆。其間呂宋島最大，在閩海東南，距臺灣不遠。縱約一千三百里，橫七八十至五六百里不等。明洪武朝，偕蘇祿諸國來貢。永樂三年，上遣官賫詔撫諭其國。八年，又來朝。厥後久不至。正德時，葡人

麥折倫仕於班國，十四年秋，駕巨艦東來，取道墨洲南境，十六年春，始抵閩粵東南諸島，名之曰桑辣匝祿。嘉靖、隆慶間，西班牙王斐利伯時，班人易島名曰斐利比納，榮其王也。隆慶五年，班人取呂宋等島。崇禎間，荷蘭人據臺灣。順治末年，鄭成功奪之。康熙二十二年，收入中國版圖。若呂宋諸島，至今爲班屬地。萬曆三十年，廣閩人行商呂宋者，多至三萬五千人，欲於所居之地，環築垣牆，藉資衛護。西班牙人疑其作亂，潛謀殺之，死二萬三千人。三十三年，上移檄呂宋，數以擅殺罪。呂宋悔過，復善遇華人，于是稍又往。至崇禎季年，聚有四萬人。後因事支吾，激成巨禍，華人被殺殆盡。康熙四十六年，班人下逐客令，嚴禁逗留。後漸弛禁，往者又衆。

考呂宋諸島，峰巒峻峭，上插雲霄，多火山，屢患地震。颶風暴雨，不時交作。土甚肥，物產富裕，穀果尤夥。又產黃金、水銀、鉛、鐵、錫、硫磺、朱砂、珍珠、寶石、苧麻、花稻、烟葉、白糖、加菲、胡椒、桂皮等物。茂林叢樹，斧斤未入者頗多，禽若獸靡不繁衍。班人據其地，力事開墾。分二十七郡，設官行政。華人亦得受職，專理華人事。祗呂宋一島分十五郡，首郡曰敦多，城在島之西濱，名馬尼剌。西班牙總督、天主教總主教皆駐節於斯。殿宇繁華，樓臺富麗，文藝、修道等院，林立其間。烟戶商舟俱盛，南洋商埠，推巨擘也。所出捲烟，爲生理大宗。人民約二億。有心者計其島中卷烟婦孺，有一萬餘口，每年出捲烟七百兆枚。統計居民約二兆。性情愚鈍，技藝疏庸。然從善如流，易於化導。今概崇天主教，從他教者鮮。呂宋東濱暨內地土番，仍不服班廷管轄。四鄰小島，各有酋長，各霸一方。羣島中有名大諾、班奈、民多羅、巴拉望者，皆土地沃腴，民殷物阜。班人置官司守，或設埠通商，收其利不啻取之外府。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九・美領非律賓羣島》　非律賓羣島，雷《志》云：島以千數，呂宋及明多拿爲最大。面積十一萬四千三百六十八英方里，人七百萬口，馬來人六百十六萬。地皆膏腴，出煙葉、糖、麻、呂宋煙。礦產金、鐵、煤等。入口貨值三百八十三萬六千磅，出口貨值百八十三萬四千磅。鐵路百二十英里。千八百九十八年，併入美國。譚紹衮云：《東南海島圖經》云：非力賓羣島凡五區，北爲呂宋島，中爲維塞亞羣島，南爲民答那島，西爲巴拉灣島，西南爲蘇祿羣島。伊東氏《世界年鑑》載：此羣島數，大小千七百二十五，面積凡十二萬二千英方里。曼尼拉，會城，人十四萬五千口。徐《志》云：呂宋，在臺灣鳳山縣沙馬崎之東南，由廈門往水程七十二更。北境高山，望若鋸齒，名宰牛坑，地形似魚振尾，南北約二千餘里，東西狹。西濱海多腴壤。東山林錯雜，有火峰，常地震。山南野番，黑面拳毛，結茅寮，衣樹皮，與臺灣內山生番相似。本馬來番國，明隆慶中，西班牙遣其臣咪牙蘭東來，行抵呂宋，見其土廣而腴，潛謀襲奪。萬曆間，以數巨艦載兵，僞爲貨船，餽番王黃金，請地如牛皮大陳貨物，王許之。因翦牛皮相續爲四圍求地，稱是月納稅銀。番王已許之，不復校。遂築城立營，猝以炮火攻呂宋，殺番王，滅其國。鎮以大酋，徙人實之。其國負東面西，有內、中、外三湖，各廣三百餘里。西人建城於外湖西海之濱，名曰鷄豆，其地即馬尼喇一作蠻哩喇。也。又作炮臺於城左之庚逸嶼，人稱之曰小呂宋，而以西班牙本國爲大呂宋云。西班牙據此島在萬曆中，而洪武七年，此島入貢，其國即名呂宋，知西班牙之稱大呂宋，客襲主名也。或云西班牙本名呂宋，誤矣。馬尼喇貿易之盛，甲於諸洋。物產稻米、糖、麻、棉花、煙草、加非、訶子、金珠、玳瑁、冰片、燕窩、海參、烏木、紅木。其迤南大小十餘島，閩人稱之曰利仔友，曰甘馬力，曰班愛，曰惡黨，曰宿霧，曰貓霧煙，曰網巾礁腦，一作蚊巾礁老，又名澗仔低。泰西人稱之曰撒馬，曰馬鄰得，即甘馬力。曰把拉灣，即班愛。曰泥鄂巴，即惡黨。曰尼末巴地，曰西武，即宿霧。曰馬迓，即貓霧煙。曰邦閔，曰多羅來地，曰民答那峨，即網巾礁腦。皆馬來族類。又云：邵大緯《薄海番域錄》言：明洪武七年，呂宋同瑣里諸國貢方物。萬曆四年，助討逋賊有功，尋入貢，取道福建。先是，華人販呂宋既夥，留居澗內，名壓冬，積至數萬人。萬曆三十年，有妄男子張嶷，稱呂宋機易山生金豆。時礦務方殷，詔遣漳州郡丞王時和偕嶷往勘。是時，呂宋已爲西班牙所據，守土者乃酋酋。時和至，酋陳兵問：『山各有主，何得越採？且金豆生何樹？』時和不能答。酋自是疑華人，以兵圍而坑之，死者二萬餘，僅餘三百人，華船遂絕迹。臺官奏劾，嶷坐誅，時和悸死。三十三年，遣商船諭呂宋無生事。西酋亦悔前事，復厚遇華人，估帆稍稍復集，其後留者復成聚云。又云：近年諸番來粵東者，多聚於馬尼剌米佛通市，其船皆會集於此。蓋其地爲七洲洋之東岸，轉柁北行，即入長沙頭門而抵粵東。諸番倚爲東道之逆旅，薪水糗糧皆取辦於此。故近來小呂宋之繁盛，爲南洋諸島之最。先謙案：徐《志》呂宋即雷《志》之非律賓羣島也。《列國》、《學會》二圖作菲力賓，《萬國圖》作斐力批，《漢文圖》作斐律平，《括地略》作非利賓，《世界地學》作非律賓，矢《志》作斐律賓，樋《志》作斐利濱，近史作腓列賓，即摩拉格加士，或作飛獵濱，美人近改爲麥荆來。據二圖南距西里伯海，西南距蘇祿海，西北距中國南海，北對臺灣，東距密克羅內西亞島。極北爲呂宋，會城曰馬尼喇，即雷之曼尼喇，徐之馬迓也，《平方圖》作瑪尼剌，《圓球圖》作摩里剌，《萬國圖》作曼尼剌，《西洋史要》作馬尼拉，《漢文圖》作麻尼剌，《外國地理》作馬三拉，《世界地學》作馬里拉。其西北有林加煙灣，謝《志》云：有鐵路，北達林羊海口。林羊即林

煙也。馬尼喇之南曰瑞多羅，《世界圖》作民多羅，《圓球圖》作明朵羅，《異名記》作眠多羅。矢《志》作明度洛，云有蟹爾肯，八千八百六十八尺，爲島中最高峰。其中火山脈甚多，馬容山尚有煙噴出。謝《志》作珉多羅，西人稱曰多羅，即徐之多羅。惟徐不當與來地幷稱耳。瑞多羅之東曰馬鄰得圭，《平方圖》作馬斯貝特，《圓球圖》作麻斯巴臺，即徐之馬鄰得。馬鄰得圭之南曰班艾，即徐之班愛，謝《志》作巴乃，矢《志》作巴奈，《世界地學》作巴賴，《漢文圖》作怕那，《萬國圖》作扳賴。班艾之東南曰泥各羅，即徐之泥鄂巴，《圓球圖》作乃格羅斯。尼各羅之東曰塞布，即徐之宿霧，《世界地學》作設布，《漢文圖》作西布。巴乃、塞布二島，皆西、美苦戰處。塞布之東南曰波荷爾，《圓球圖》作波浩耳。尼各羅之極西南曰巴拉瓜，即巴拉灣，《世界圖》同，即徐之把拉灣，《萬國圖》作巴拉挽，《圓球圖》作帕拉瓦恩，《漢文圖》作帕拉底恩，謝《志》作巴拉完，矢《志》作巴拉潢。馬尼喇之東南曰甘馬力。甘馬力之東南曰撒馬，幷與徐合，《漢文圖》作薩麻，《世界地學》作薩爾馬，《世界圖》作撒馬耳，謝《志》作撒瑪耳，矢《志》作查馬爾。撒馬之西南曰來提，《世界圖》同，《圓球圖》作來伊臺，西人稱曰來地，與多羅本二島，徐誤合爲一。來提之極南曰民答那峨，與徐合，《萬國圖》作民丹腦，《世界圖》作民答撓，矢《志》作民太腦，《萬國地志》作密達諾，《世界地學》作龜丹諾，《外國地理》作眠特拿阿，謝《志》作民答那我，《漢文圖》作民答邦我，一名悉狼郎島灣。其海曰民多羅海。樋《志》云：島民苦西班牙虐政，謀自立，志士阿圭拿度率眾起，建獨立國徽。時美國與班戰勝，告斐利濱亟逐西人，當助其獨立，既而背約。千八百九十九年，斐利濱與美戰敗，美遂取島地，囚阿圭拿度於馬尼剌，以兵力殘脅其民。華人被殺，失業者多，中國不敢過問也。千九百二年，美釋阿圭拿度及同發難者，然島民鬱獨立思想，留學生在美國學校，多至百人，尤有聲譽，他時未可量也。謝《志》云：在波羅洲東北，當北緯五度至十九度，北隔臺灣七百餘里，中爲巴西海腰，共千二百島，大者三十餘，面積百十萬方里。地多邱陵帶，山南北縱列，最高者九千尺。又有大山，往往地震。河雖多而淤淺，天氣炎熱，四月至九月多雨，餘乾旱。田土肥美，物產庶糖、紅木、肉桂、珍珠。矢《志》云：煙草最盛，稱曰呂宋煙，每歲輸出額不下三百十六萬弗。其麻曰馬尼剌麻。許《考》云：島分十五郡，首郡曰敦多。

蘇祿部

綜述

《明史・外國傳六・蘇祿》 蘇祿，地近浡泥、闍婆。洪武初，發兵侵浡泥，大獲，以闍婆援兵至，乃還。

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幷率其家屬、頭目凡三百四十餘人，浮海朝貢，進金鏤表文，獻珍珠、寶石、玳瑁諸物。禮之若滿剌加，尋幷封爲國王。賜印誥、襲衣、冠帶及鞍馬、儀仗器物，其從者亦賜冠帶有差。居二十七日，三王辭歸。各賜玉帶一，黃金百，白金二千，羅錦文綺二百，帛三百，鈔萬錠，錢二千緡，金繡蟒龍、麒麟衣各一。東王次德州，卒於館。帝遣官賜祭，命有司營葬，勒碑墓道，謚曰恭定，留妻妾傔從十人守墓，俟畢三年喪遣歸。乃遣使齎敕諭其長子都馬含曰：『爾父知尊中國，躬率家屬陪臣，遠涉海道，萬里來朝。朕眷其誠悃，已錫王封，優加賜賚，遣官護歸。舟次德州，遭疾殞歿。朕聞之，深爲哀悼，已葬祭如禮。爾以嫡長，爲國人所屬，宜即繼承，用綏藩服。今特封爾爲蘇祿國東王。爾尚益篤忠貞，敬承天道，以副眷懷，以繼爾父之志。欽哉。』

十八年，西王遣使入貢。十九年，東王母遣王叔叭都加蘇里來朝，貢大珠一，其重七兩有奇。二十一年，東王妃還國，厚賜遣之。明年入貢，自後不復至。萬曆時，佛郎機屢攻之，城據山險，迄不能下。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六・蘇祿》。）

《明一統志・外夷・蘇祿國》 本朝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巴都葛叭蘇蘇哩、峒王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幷

貢方物。

《明四夷考・蘇祿》 蘇祿，在東南海中。人鮮粒食，食魚蝦、螺蛤。短髮，纏皂縵。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布爲業。氣候常熱。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王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貢珍珠、玳瑁諸物。賜王冠服、玉金帶、蟒龍、金銀、錢鈔、錦幣、器皿，王妃、王子女、姻戚、頭目賜物各有差。三王者，東王爲尊，西、峒二王副之。〔東王〕歸次德州卒，命有司營葬，爲文樹碑墓道，留其妃妾及傔從十人守墓，令畢三年還國。遣使封其長子都麻合爲蘇祿國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五・蘇祿》。）

《明一統賦・蘇祿》 蘇祿國，國有石崎山，倚爲保障。民食沙糊，短髮，纏頭。永樂十五年，其王率妻子、頭目來朝，并貢方物。

《殊域周咨録・西戎・蘇祿》 本朝永樂十五年，東國王巴都葛叭答剌、西國王巴都葛叭蘇哩、別洞王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妻子、酋長來朝，貢珍珠、玳瑁諸物。賜國主紗帽、金鑲玉帶、金蟒衣、衾褥、器皿鋪陳，賜王妃冠服、文綺、紗羅等物，王子女、姻戚、酋長、使女給賞有差。詔貨物俱給價，免抽分。東王歸次德州卒，上遣禮部郎中陳士啓祭以文曰：『惟王聰慧明達，賦性溫厚，敬天之道，誠事知幾，不憚數萬里，率其眷屬及陪臣國人，歷涉海道，忠順之心可謂至矣。茲特厚加賞（賚）〔賚〕，錫以恩誥，封以王爵，俾爾身家榮顯，福爾一國之人。近命還國，何其嬰疾，遽焉殞逝，訃音來聞，不勝痛悼。今特賜爾謚曰恭定，仍命爾子承爾王爵，率其眷屬回還。於戲！死生者人理之常，爾享榮祿於生前，垂福慶於後嗣，身雖死歿，而賢德令名昭播後世，與天地相爲悠久，雖死猶生，復何憾焉？茲用遣人祭以牲醴，九泉有知，尚克享之。』又命有司營葬，爲文樹碑（基）〔墓〕道。文曰：『王者之治天下，一視同仁，聲教所被，無思不服，故曰明王愼德，四夷咸服。蓋有不待威而從，不假力而致者。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誕膺天命，統御萬方，深仁厚德，薰蒸動徹。近者既悅，遠者必來，莫不懽忻鼓舞於日月照臨之下，猗歟盛哉！肆朕續承大統，君主華夷，繼志述事，惟恐弗逮，勞來綏懷，每殫厥心，而戎狄之君，蠻夷之長，越大小庶邦，亦罔不來廷，朕悉以禮接之。乃者蘇祿國東王巴都噶叭答喇，邈居海嶠，心慕朝廷，率躬眷屬及其國人，航漲海，泛鯨波，不憚數萬里之遙，執玉帛，捧金表，來朝京師，其恭順之誠，愛戴之意，藹然見於辭表，可謂聰明特達，超出等倫者矣。朕特加宴賞，賜以印章，封以王爵，送至還國。道經德州，竟以疾薨，實永樂十五年九月十三日也。訃聞，朕不勝悼痛，遣官諭祭，賜謚恭定，仍命有司爲（瑩）〔營〕葬事，以是年十月三日葬於州城之北。命其子都麻合襲爵，率其屬而還。禮官以襄事告，請樹碑，垂示於後。朕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代天出，治君臣之序，立五典之教，備內外之分，明生人之大慶，實在於斯。故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王慕義而來，誠貫金石，不謂嬰疾，遽殞厥身，其忠義不可泯，故用紀其實，以詔後世。於戲！人孰無死，若王光榮被其國家，慶澤流於後人，名聲昭於史冊，永世而不磨，可謂得其所歸矣。使其區區居海嶠之間，一旦殞歿，身與名俱滅，豈不惜哉！王雖薨逝，蓋有不隨死而亡者，此誠大丈夫矣。乃錫之銘曰：覆載之內，庶類寔蕃。天生聖神，主宰其間。禮樂教化，達於四夷。包含徧覆，恩布德施。敬恭玉帛，朝於明堂。無有遠近，山梯海航。粵自古昔，與今斯同，蘇祿之君，慕義嚮風。攜其室家，暨其耄倪。汎彼鯨波，萬里而至。拜舞婀娜，列辭攄誠。感恩效順，特達聰明。眷爲賢哲，錫（賚）〔賚〕是加。金章赤綬，開國成家。秋風載塗，浩然長驅。神遊逍遙，風馬雲車。平原之岡，佳城蒼蒼。永固厥封，千載之藏。顯顯令聞，垂於無極。後之來者，視此貞石。』上命留其妃妾及傔從十人守墓，令畢三年還國。遣使封其長子都麻合爲蘇祿國東王。

又 十九年，復來貢方物。自後亦不常至，間一來王云。貢道由廣東。

《圖書編・蘇祿國》 居東海之洋，石崎堡障，山塗田瘠，種植稀薄。民下捕魚蝦生啖，螺蛤煮食，俗尚鄙陋。其國有三，曰東王、西王、峒王。永樂十六年，其酋長挈妻攜子涉海來朝，進獻巨珠一顆，重七兩五錢，今古莫能有也。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蘇祿》 地在東南海中。其俗少粒食，食魚蝦、螺蛤。短髮，纏皂縵。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布爲業。氣候常暑。其產竹布、玳瑁、珍珠。皇明永樂丁酉，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王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貢珍珠、玳瑁諸物。賜王冠服、玉金帶、蟒龍、金銀、錢鈔、錦幣、器皿，及妃、子女、姻戚、

頭目賜物各有差。三王，東王爲尊，歸至德州卒。命有司營葬，爲樹碑。封其長子都麻合爲蘇祿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

《明會典・朝貢二・蘇祿國》 國在東南海中。永樂十五年，蘇祿東國巴都葛叭答剌、西國麻哈剌吒葛剌麻丁、峒妻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屬三百餘人奉金鏤表朝貢。各賜印誥，封爲其國王。三王者，東王爲尊，西、峒二王副之。東王歸次德州卒，賜祭，命有司葬以王禮，御製碑文，留其妃妾傔從十人守墓，三年還國。敕諭其子都麻含封爲東王。

《諸夷考・蘇祿》 蘇祿，在東南海中。人鮮粒食，食魚蝦、螺蛤。短髮，纏皂縵。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布爲業。氣候常熱。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答剌、西王蘇哩、峒王剌卜，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貢珍珠、玳瑁諸物。賜王冠服、器皿，王妃、子女、姻戚、頭王各有差。三王者，東王爲尊，西、峒二王副之。〔東王〕歸至德州卒，命有司營葬，爲文樹碑墓道，留其妃妾及傔從十人守墓，令畢三年還國。

《咸賓錄・南夷志・蘇祿》 蘇祿，其國王有三，曰東王、西王、峒王，惟東王爲尊。永樂十五年，三王各率其妻子、頭目朝貢。後東王歸次德州卒，命有司營葬，爲文立碑墓道，留其妃從十餘人守墓，畢三年還國。十九年，嗣王都麻含來朝，獻巨珠一顆，重七兩五錢，前古所罕見也。

《方輿勝略・外夷・蘇祿國》 蘇祿國，有三王，曰東王、西王、峒王，惟東王爲尊。永樂十五年，三王各率其妻子、頭目朝貢。後東王歸次德州卒，命有司營葬，爲文立碑，留其妃從十餘人守墓，三年還國。十九年，嗣王都麻含來朝，獻巨珠一顆，重七兩五錢。其民食沙糊、魚蝦、螺蛤。煮海爲鹽，釀（柘）〔蔗〕爲酒。其山則有石崎山，國倚保障。其產則有青珠，徑寸者形圓。竹布。小竹織成者。

《獻徵錄・四夷・蘇祿》 蘇祿，與渤泥相近。其國分東、西二王，又有峒王。永樂十五年，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女王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屬三百四十餘人奉金鏤表來朝貢。上幷卽其所部封爲王，宴賚優渥，遣歸。東王行至德州卒。命有司營葬，樹碑，謚曰恭定。封其子都麻含嗣。王妃留守墳，三年歸。十九年，遣使貢。或言三王者，東王爲尊，二王佐之。產青珠、竹布。

《裔乘・東南夷・蘇祿》 蘇祿，在東南海中。其國王有三，曰東王、西王、峒王，三王唯東王爲尊。其俗少粒食，食魚蝦、螺蛤。短髮，纏皂縵。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布爲業。氣候常暑。其產竹布、玳瑁、珍（味）〔珠〕。我朝永樂十五年，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王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貢。【略】東王歸至德州卒，命有司營葬，爲樹碑。封其長子都麻合爲蘇祿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獻巨珠一顆，重七兩五錢，蓋古所未有也。

《東西洋考・東洋列國考・蘇祿》 蘇祿，在東南海中。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王巴都葛叭剌卜，各率其妻子、酋目來朝，幷貢方物。賜王冠服、金錢、錦幣、雜器，子女、姻戚、侍從賞賚有差。《會典》曰：賜王紗帽、金（箱）〔鑲〕玉帶、鈒花金帶、金蟒龍衣、金銀錢鈔、錦紵絲紗羅、器皿等物，王妃冠服、銀紗、紵絲等物，餘冠帶衣服諸物。三王者，東王爲長，西王亞之，峒王又亞之。空國來歸，鱗次闕下，亦嚮化之篤也。還次德州，東王以疾殂於驛亭。命有司營葬，更爲文樹碑墓道，留其姬妾內侍十人守墳，滿三載然後還國。遣使冊其子都麻合爲蘇祿國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

《明象胥錄・蘇祿》 永樂十五年，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麻哈剌吒葛剌麻丁、峒王叭都葛巴剌卜，幷率其屬三百餘人，奉金縷表來朝，貢珍珠、玳瑁諸物。賜王冠服、蟒玉、金帶、鈔幣，各給印誥，卽所部封爲王。東王歸次德州卒，命葬以王禮，謚曰恭定，賜祭，御製碑文樹墓道，留其妃妾傔從十人守墓，令畢三年還國。敕封其長子都麻含爲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貢道由廣東。

《名山藏・王享記三・蘇祿》 永樂十五年，權東國者曰巴都葛叭答剌，權西國者曰麻哈剌吒葛剌麻丁（故），權蘇祿峒者之妻曰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屬及隨從頭目三百餘人奉表來朝，獻珍珠、寶石、玳瑁等物。既至，封巴都葛叭答剌爲東王，麻哈剌吒葛剌麻丁爲西王，叭都葛巴剌卜爲峒王。東王爲尊，西、峒副之，所以賜予良厚。既辭歸至德州，東王病卒，命葬以王禮，上爲文碑之，留其妃妾傔從十人守墳，畢三年而後返。敕諭其子都麻含曰：『爾父躬率家屬陪臣，涉海尊中國，朕眷悃誠，錫之王封，優賜護還，舟次德州，遽以疾逝，朕深憫悼，祭葬如禮。今特命爾爲蘇祿東王，爾尙益懋忠貞，承厥父志，欽哉。』

《明世法錄・南蠻・蘇祿》　蘇（羅）〔祿〕國，在東南海中，近浡泥、瑣里。其國分東、西、峒凡三王，各不相屬，東王爲尊，西、峒二王次之。永樂十五年，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麻哈剌吒葛剌麻丁、峒王叭都葛巴剌卜，幷率其屬三百餘人，奉金縷表來朝，貢珍珠、玳瑁諸物。賜王冠服、蟒玉、金帶、鈔幣，各給印誥，即所部封爲王。東王歸次德州卒，命葬以王禮，謚曰恭定，賜祭，御製碑文樹墓道，留其妃妾傔從十人守墓，令畢三年還國。敕封其長子都麻含爲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貢道繇廣東。俗鮮粒食，食魚蝦、螺蛤。釀蔗酒。短髮，纏皂縵。織竹布，煮海爲鹽。貢物有竹布、梅花腦、米腦、蕈（芙）〔芰〕。今賈舶所至城，頗據天險，疑峒王所都。聚落不滿千家。頃歲佛郎機屢擁兵攻之，不能下。其國有珠池，入夜望之，光浮水面。夷人時從鮫室採珠滿袖。賈舶至彼，值歲多珠，得一二攜歸，獲利數十倍，否則所償頓減。每返棹，夷虞我他適，輒留數人爲質。鄰近地名高藥，饒有玳瑁。

《明書・四國傳二・蘇祿》　蘇祿在東南海中。人鮮粒食，食魚蝦、螺蛤。短髮，纏皂縵。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布爲業。氣候常熱。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王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貢珍珠、玳瑁諸物。賜王冠服、玉金帶、蟒龍、金銀、錢鈔、錦幣、器皿，王妃、王子女、姻戚、頭目賜物各有差。三王者，東王爲尊，西、峒二王副之。東王歸次德州卒，命有司營葬，爲文樹碑墓道，留其妃妾及僕從十人守墓，三年還國。遣使封其長子都麻含爲蘇祿國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後間入貢，無常期。

《明會要・外蕃一・蘇祿》　蘇祿，在東海中，近浡泥、闍婆。有珠池，夜望之，光浮水面。土人以珠與華人市易，大者利數十倍。洪武初，發兵征浡泥，大獲其人畜。以闍婆援兵至，乃還。其國分東王、西王、峒王，而以東王爲尊。永樂十五年，三王幷率其妻子來朝，進金縷表文，獻珍珠、寶石等物。因幷封爲國王，賜印誥、襲衣、冠帶及鞍馬、儀仗、器物。居二十七日，三王辭歸。東王次德州，卒於館。帝遣官賜祭，命有司營葬，勒碑墓道，賜謚曰恭定。乃遣使齎敕，封其長子爲蘇祿國東王。十八年，西王遣使入貢。十九年，東王母遣使來朝，貢大珠，其重七兩有奇。明年，東王妃還國，厚賜遣之。二十二年，復入貢。自後不復至。

《罪惟錄・外國列傳・蘇祿國》　永樂十五年，其權東國者曰巴都葛叭答剌，權西國者曰麻哈剌吒葛剌麻丁，或云巴都葛葛叭里。又權蘇祿峒者之妻曰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屬頭目三百餘人表貢，封三人爲蘇祿東王、西王、峒王，所以賜予良厚。歸次德州，東王病卒，命葬以王禮，謚曰恭定，爲文碑之，留其妃妾傔從十人守墳，畢三年而後返。敕其子都麻合爲東王。

《廣輿記・外譯・蘇祿國》　在東南大海，近浡泥、瑣里。　沿革：　國分東、西、峒凡三王，東王爲尊，西、峒二王次之。明永樂間，王率妻子朝貢，次德州卒，葬以王禮，謚曰恭定，遣其妃妾還國。

《續通典・邊防二・蘇祿》　蘇祿，近勃泥、闍婆。明太祖洪武初，發兵侵勃泥，大獲其人畜，以闍婆援兵至乃還。其國分東王、西王、峒王，而以東王爲尊。成祖永樂十五年，三王子來朝，進金縷表文，獻珍珠、寶石等物。因幷封爲國王，賜印誥、襲衣、冠帶及鞍馬、儀仗、器物。居二十七日，三王辭歸。其東王次德州，卒於館。帝遣官賜祭，命有司營葬，勒碑墓道，謚曰恭定。乃遣使齎敕，封其長子爲蘇祿國王。十八年，東王之母遣使來朝貢大珠。神宗萬曆時，佛郎機屢攻之，城據山險，不能下。其地少粟麥，民率食魚蝦、螺蛤。短髮，纏皂縵。煮海爲鹽，釀蔗爲酒。氣候常暑。產竹布、玳瑁諸物。

《清朝通典・邊防二・蘇祿》　〔雍正〕十一年六月，國王奉表謝恩，幷奏伊祖東王於明永樂間入朝，歸至德州病故，所有墳墓及其子孫存留賙恤之處，經隔三百餘年，懇請修理給復。經禮部議覆：『蘇祿國東王巴都噶叭哈答，歿謚恭定，長子都馬含歸國襲封，次子安都祿、三子溫哈喇留居守塋。其子孫以祖名，分爲安、溫二姓，今該國陳詞懇切，應如所請。』飭查王墓所有神道、享亭、牌坊修理整飭，於安、溫二姓中，各遴一人奉祀，給頂帶，永爲例。疏入報可。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二・蘇祿》　明成祖永樂十五年，蘇祿國三王來朝。東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幷率其家屬頭目凡三百四十餘人，浮海朝貢。禮之若滿剌加，尋幷封爲國王。居二十七日辭歸。東王卒於德州，賜祭葬，謚恭定，留妻妾傔從十人守墓，俟畢三年喪遣歸。即封其長子都馬含爲蘇祿國東王。至二十一年，東王妃還國，厚賜遣之。

《清職貢圖・蘇祿》 蘇祿，在東南海中。明永樂間，其國有東、西兩王，又有峒王，俱來朝貢。後不復至。本朝雍正四年，遣使入貢，因定期五年一來。其地氣候常熱。人情強悍。以取蚌珠爲業。山田瘠，寡粟麥，民率食魚蝦。煮海爲鹽，釀蔗爲酒。不食豕肉。剪髮裹頭，去鬚留髯。衣袴俱短，絳帛繫腰，露脛而著履。女椎髻，跣足，短衣，長裙，以幅錦披肩，能織竹爲布。

《海錄・南海・蘇祿》 蘇祿國，在文來北少西，舟由文來小港，順東南風約七八日可至。風俗、土產與文來同。貨物多運往崑甸，馬神售賣。二國同據息力大山東北半面山中，絕巘崇巖，荊榛充塞，重以野番占據，不容假道，故與西南諸國陸路不通。船由廣東往者，出萬山後，向東南行，經東沙，過小呂宋，又南行即至蘇祿海口。由咕嘩往，則須向東南行至細利窪入小港，轉西北沿山行，經文來然後可至。其國西北大海多亂石，洪濤澎湃，故雖與咕嘩比隣，舟楫亦不通也。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蘇祿》 明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噶叭哈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都剌卜，幷率其家屬、頭目來朝貢，進金鏤表文，獻珍珠、寶石、玳瑁諸物。因幷封爲國王，賜印誥、襲衣、冠帶及鞍馬、儀仗、器物。居二十七日，三王辭歸。其東王次德州，卒於館。帝遣官賜祭，命有司營葬，勒碑墓道，謚曰恭定，留妻妾傔從十人守墓，畢三年喪遣歸。乃遣使齎敕封其長子都馬含爲蘇祿國王。十八年，西王遣使入貢。十九年，東王母遣王叔叭都加蘇里來朝，貢大珠一，其重七兩有奇。二十一年，東王妃還國，厚賜遣之。明年入貢。自後不復至。本朝雍正四年，福建巡撫奏：蘇祿國王母漢末母拉律林遣使喇嘛祿達臣襲廷綵、副使巴祿達臣阿石丹，航海奉表貢獻方物。五年，其貢使至京，因欽頒敕諭一道給賜國王，卽令來使齎奉還國，定例五年一貢。十一年，該國王以伊祖東王德州墳墓及其子孫存留賻恤之處，奏懇修理給復。上允之。禮部議：『蘇祿國東王巴都噶叭哈剌，於明永樂間來朝貢，歸至德州病故，賜謚恭定。長子都馬含歸國襲封。次子安都祿、三子溫哈喇留居守塋，其子孫以祖名爲安、溫二姓。今該國王陳詞懇切，應如所請。飭查王墓所，有神道、享亭、牌坊，修理整飭，於安、溫二姓中各遴一人奉祀，給頂帶，永爲例。疏入報可。』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呂宋羣島之西南，婆羅洲之東北，有小國曰蘇祿。接連三島，島俱渺小，而戶口頗繁。本巫來由番族，悍勇善鬥，民多習爲海盜。西班牙既據呂宋，欲以蘇祿爲屬國。蘇祿不從，西人以兵攻之，反爲所敗。其海產明珠、玳瑁、山產蘇木、荳蔻、降香、籐條，又產鸚鵡。戶口繁多，地磽瘠，食不足，糴於別島。廈門商船，時由呂宋往貿易。由廈至蘇祿，水程一百一十更。《海國聞見錄》謂蘇祿與吉里問、文萊共一土，係屬錯誤，今更正之。

又 余按：蘇祿南洋小國，獨喁喁慕義，累世朝宗。當西班牙、荷蘭虎視南洋，諸番國咸遭吞噬，蘇祿以拳石小島，奮力拒戰，數百年來安然自保，殆番族之能自強者哉。

《海國圖志・東南洋・呂宋夷所屬島一》 《萬國地理全圖集》【略】又曰：小呂宋西蘇祿羣島雖小，而物產甚多，出珍珠、玳瑁、蘇木、荳蔻、鸚鵡、降香、藤。福建廈門船屢赴其島互市。居民爲海賊，肆行劫掠，與呂宋兵船交戰獲勝。人戶繁多，五穀不足，必買運別處。

又 呂宋羣島之西南，婆羅洲之東北，有小國曰蘇祿。接連三島，島俱渺小，而戶口頗繁。本巫來由番族，悍勇善鬥，民多習爲海盜。西班牙既據呂宋，欲以蘇祿爲屬國。蘇祿不從，西人以兵攻之，反爲所奪。其海產明珠、玳瑁，山產蘇木、荳蔻、降香、籐條，又產鸚鵡。戶口繁多，地磽瘠，食不足，糴於別島。廈門商船，時由呂宋往貿易。由廈至蘇祿，水程一百一（卅）〔十〕更。《海國聞見錄》謂蘇祿與吉里問、文萊共一土，係屬錯誤，今更正之。

又**《荷蘭所屬婆羅、浡泥、爪哇大島》** 《每月統紀傳》曰：近呂宋之蘇祿，嶼小，有巉巖之嶺。其極南爲石崎山，犀角嶼，珠池。其土產爲珍珠、玳瑁、蓽茇、蘇木、荳蔻、鸚鵡、降香類。因島嶼繞海，內有珍珠。商船至彼，其土番探珠，獲小者不計外，獲巨珠則賫十倍。福建人多往生理。土番爲回回，與婆羅洲芒佳瑟民結友爲海賊，除非呂宋兵船，無人管束之。永樂十五年間，其國王率妻子朝貢中國。雍正六年間，公使至閩貢獻，呂宋兵帥攻其嶼，二次不能服之。此與婆羅洲中之蘇祿地，皆蘇祿國王所轄。雖不同島，而非二國也。

又 《地理備考》：【略】蘇祿島，在南洋之西，佛羅利斯島之東，非婆羅洲之蘇祿也。長約一百里，寬約五十里。田土膴腴，穀果豐登。土產與佛羅利斯島相同。各酋分理，俱爲布路亞國兼攝。薩波勞島，在南洋之西，蘇祿島之北。長約一百四十里，寬約六十里。田土產亦與前島相等。

《清朝柔遠記》卷三　丁未，雍正五年公元一七二七年蘇祿入貢。蘇祿國在南洋小呂宋群島西南，婆羅洲東北，地當赤道下。三島相連，島甚渺小，惟兼有婆羅洲東北隅地。由廈門往，水程百一十更。產明珠、玳瑁、蘇木、降香、籐條、鸚鵡。戶口頗繁，而民食不足。本巫來由繞阿番族，勇悍善鬥，民多習爲海盜。地磽瘠，食不足，糴於別島。廈門商船至蘇祿，水程百二十更。國有東、西、峒三王，明永樂中幷率妻子來朝，後幷爲一。西班牙既據呂宋，再以兵攻蘇祿，反爲所敗。

是年，其王遣使至閩，貢方物，幷求內附。上以其險遠，不許。

又卷四　庚申，乾隆五年公元一七四〇年。秋九月，蘇祿來請朝貢，許之。先是，雍正六年貢方物，求內附，未許。是年，國王送回內地遭風商船，幷請朝貢，許之。

又卷五　甲戌，乾隆十九年公元一七五四年。春二月，蘇祿入貢。禁商民充外洋正副貢使。時蘇祿國蘇老丹嘛喊味安柔律嚀遣使附閩人楊大成船入貢，福建巡撫陳宏謀以聞。部議：『【略】惟查該國以楊大成列爲副使，楊大成即武舉楊廷魁，緣事被斥，復藉出洋貿易，冒充該國副使，若不嚴加懲儆，恐內地民人習以爲常，出洋滋事，不應如該撫所題，僅交原籍管束，請照例改發黑龍江充當苦差，幷行文該督撫知照該國王，嗣後凡內地在洋貿易之人，不得令承充正副使。』

《薄海番域錄》　蘇祿分東、西、峒，有三王。明永樂十五年，東王巴都葛巴叭答剌、西王麻哈剌吒葛剌麻丁、峒王巴都葛巴剌卜幷率其屬三百餘人來貢方物，各給印誥封爲王。東王歸次德州卒，命葬以王禮，令其子都麻舍還國，留次妃葛本甯、次子安都祿等守墓，歲支米七十五石。萬曆中裁，其五世孫安守孫奏復之。國朝雍正間，遣使至閩貢方物，求內附，以其險遠，未之許也。

《蘇祿記略》　蘇祿，亦東南海外一國。近渟泥、瑣里。皆水鄉，民居架屋於淺水上，惟國王所居之城乃實也。國分東、西、峒凡三王，東（峒）王爲尊，西、峒二王次之。有石崎山，以此爲保障。【略】物產則燕窩、海參、眞珠、珊瑚樹、冰片、紅木、烏木等。亦產竹布，居民織以爲業。少銀，以貨交易。用錢小而陋，其寶華錢，以一當二。男女俱無衣服，惟披搭絨一片，遮其身。女脂粉塗面，醜甚，如優人扮癡婦跳街狀，到處自薦，淫濫無恥。亦多竊盜，風斯劣矣。

《蘇祿考》　蘇祿，在中國東南，與朝鮮、琉球、安南、暹羅、西洋、緬甸、南掌皆隸吏部主客司。《大清會典》云：遣陪臣爲使，奉表納貢來朝，今則自主，行將折入於英矣。考《續文獻通考》曰：蘇祿國，地在東洋海中。其俗少粒食，食魚蝦、螺蛤。短髮，纏皂縵。煮海爲鹽，釀蔗爲酒。氣候常暑。其產竹布、玳瑁、珍珠。明永樂十五年，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王叭都葛巴喇卜，各率其妻子來朝，貢獻珍珠、玳瑁諸物。三王中，惟東王爲尊，歸至德州卒，命有司營葬，幷爲樹碑。封其長子都麻合爲蘇祿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明史》曰：渟泥於古無攷。宋太宗時始通中國。太祖洪武三年，其國爲蘇祿所侵，頗衰耗。又曰：永樂十五年，蘇祿國貢大珠，重七兩有零。《海國聞見錄》曰：息利大山之東爲蘇祿。蘇祿、吉里問、文萊三國，皆從呂宋之南分。籌廈門由呂宋至蘇祿，水程不過一百一十更。《薄海番域錄》曰：蘇祿分東、西、峒，有三王。明永樂十五年，東王巴都葛巴叭答喇、西王麻哈剌吒葛剌麻丁、峒王巴都葛巴喇卜，幷率其屬三百餘人來貢方物，各給印誥，封爲王。東王歸次德州卒，命葬以王禮，令其子都麻舍還國，留次妃葛本甯、次子安都祿等守墓，歲支米七十五石。萬曆中裁，其五世孫安守孫奏復之。國朝雍正間，遣使至閩，貢方物，求內附。以其險遠，未之許也。《海錄》曰：蘇祿國，在文來北少西，再由文來小港，順東南風約七八日可至。風俗、土產與文來同。貨多運往崑甸、馬神售賣。二國同據息利大山東北半面，山中絕巇崇巖，荊棘充塞，重以野番占據，不容假道，故與西南諸陸路不通。船由廣南往者，出萬山後，向東南行，經東沙，過小呂宋，又南行即至蘇（祿）海口。由古達往，則須向西南行至細利窪，入小港，轉西北，沿山行經文來，然後可至。其國西北大海多亂石，洪濤澎湃，故雖與古達比鄰，舟楫亦不通也。《地理備考》曰：婆羅州，又名文萊，在南洋之西。通島分而爲三，一屬荷蘭國兼攝，一歸蘇祿王兼攝，一不受別國管轄。其不受別國管轄者數國，大者曰婆羅，曰巴昔爾，曰哥的，曰蘇祿，曰比亞如。《每月統紀傳》曰：近呂宋之蘇祿，嶼小，有巉巖之嶺。其極南爲石崎山，犀角嶼、珠池。其土產爲珍珠、玳瑁、蕃芰、蘇木、荳蔻、鸚鵡、降香類。因島嶼繞海，內有珍珠。商船至彼，其土番探珠，獲小者不計外，獲巨珠則賫十倍。福建人多往生理。土番爲回回，與婆

羅洲芒佳瑟民結友爲海賊，除呂宋兵船，無人管束之。永樂十五年間，其國王率妻子朝貢中國。雍正六年間，公使至閩貢獻。呂宋兵帥攻其嶼，二次不能服之。此與婆羅洲中之蘇祿地，皆蘇祿國王所轄。雖非同島，而非二國也。《外國史略》曰：近婆羅洲最著名者曰蘇祿洲，共六七里。北極出地六度，偏東百二十度，以婆羅東北向，與中國通商入貢。所居多漢人，廣開墾，出蠟、玳瑁、穀、雲母、殼珠，每年值銀二萬五千兩。海菜、桂皮、冰片、烏木、胡椒、沙藤、香等貨。其土民各異，與蕪來由悉崇回回教。與附近各島通商。此時除西洋夾板船，居民悉海盜，爲商船害。尤與呂宋，是班牙國爲仇，二國調兵船以討之。《瀛環志略》曰：呂宋羣島之西南，婆羅洲之東北，有小國曰蘇祿。接連三島，島俱渺小，而戶口頗繁。本巫來由番族，悍勇善鬥，民俱習爲海盜。西班牙既據呂宋，欲以蘇祿爲屬國。蘇祿不從，西人以兵攻之，反爲所敗。其海產明珠、玳瑁、山產蘇木、荳蔻、降香、藤條，又產鸚鵡。地磽瘠，食不足，羅於別島。廈門商船時由呂宋往貿易。由廈至蘇祿水程一百一十更。《海國聞見錄》謂蘇祿與吉里問、文萊共一土，係屬錯誤。《海國圖志》曰：婆羅洲爲南洋第一大島，西洋人稱爲蠔尼阿，卽渟泥之轉音。陳資齋《海國聞見錄》謂息利大山踞其中，外吉里問、文萊、朱葛焦剌、馬神、蘇祿五國環而居。今考蘇祿在馬神東方，乃海中三小島，與此土不連。又曰：由廈門放海，首小呂宋，次琉球，西則蘇祿、文萊、馬辰等，又西南則婆羅大洲。《天涯聞見錄》云：蘇祿國在重洋外壤，與呂宋國接，有明以前從不通商。雍正四年，遣其臣阿石丹進表效貢，表文一道，明珠二顆，燕窩一箱，玳瑁一匣，金花支踏一匣，竹布一匣，上幼牙三十一匣，上幼喝茅一匣，藤席二領，番刀一對，白花曲劍一對，番標一對，活猿一對。其表文有二摺，一係番文，一係漢文。《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云：北般鳥，係英國商人丁地等聯集公司，於光緒七年與般鳥島主議定，將北般鳥三省之地割歸英公司管業，每歲納般鳥王地租洋銀一萬五千餘元。又與蘇祿王議定，將東般鳥一省之地，割歸公司管理，開埠種植，每歲納蘇祿王地租洋銀五千元。以上諸家所紀，有謂蘇祿爲三島者，有謂蘇祿與婆羅洲同一島者，聚訟紛紛，莫衷壹是。不知三島之蘇祿，其王實兼轄婆羅洲之蘇祿也。惟何時三王幷爲一王，莫可考詰耳。近來歐洲以商滅人國，如芬蘭、波蘭、基法、印度、緬甸、越南、暹羅均疆域廣袤，不二十年，覆亡接踵。區區蘇祿，碁子彈丸，爲強英所垂涎。兼轄之婆羅洲，既難瓦全，孤懸之三島，能終鼎峙耶？昔徐松龕謂蘇祿南洋小國，獨喁喁慕義，累世朝宗。當西班牙、荷蘭虎視南洋諸番國，咸遭吞噬。蘇祿以拳石小島，奮力拒戰，數百年來，安然自保，殆番族之能自強者。噫！此特道光中情勢耳。茲者卧榻之旁，有人鼾睡，其患不中於西、蘭，而中於英。初非當時意料所及，此余考蘇祿而慄然懼，慨然嘆者矣，況如蘇祿者，更難更僕數也。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南洋群島》 西里白海中有島百數十區，取名於最大之島，曰蘇祿。與婆羅洲東北境俱屬蘇祿島主。舊與呂宋通好，迨西班牙據呂宋，欲以蘇祿爲屬國，蘇祿不從，班亦莫如之何。統計居民約二十萬。性剛果，亦南方之強也。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九・蘇祿》 徐《志》又云：呂宋羣島之西南，婆羅洲之東北，有小國曰蘇祿。接連三島，地小丁多。本馬來番族，悍勇善鬥。西班牙欲以爲屬國，攻之反爲所敗。土產明珠、玳瑁、蘇木、荳蔻、降香、藤條、鸚鵡。食不足，羅於別島。由廈門至蘇祿，水程百二十更。又云：《薄海番域錄》言，蘇祿分東、西、峒，有三王。明永樂十五年，東王巴都葛巴叭答剌、西王麻哈剌吒葛剌麻丁、峒王巴都葛巴剌卜，幷率其屬三百餘人來貢方物，各給印誥，封爲王。東王歸次德州卒，命葬以王禮，令其子都麻舍還國，留次妃葛本甯，次子安都祿等守墓，歲支米七十五石。萬曆中裁，其五世孫安守奏復之。我朝雍正六年，遣使至閩貢方物，求內附，以其險遠，未之許也。先謙案：蘇祿，謝《志》作蘇魯，云在斐利賓之南。凡大島三，東北曰巴西蘭，中曰蘇魯，西南曰達維達維。各周三百里，人共約十萬口。人性剛強，田土肥沃。物產多珠寶、木香。據《列國》《學會》二圖，諸島總曰蘇祿羣島，東距菲力賓羣島，西距北婆羅，南距西里伯海，北曰蘇祿海。中標蘇祿二字，其西南曰達維羣島，卽謝之達維達維也，東南曰達怕羣島，卽謝之巴西蘭也。諸書不言何屬，蓋仍爲自主國。

分述

地理環境

《島夷誌略・蘇祿》　其地以石崎山爲保障，山涂田瘠，宜種粟麥。

《星槎勝覽・後集・蘇祿國》　居東海之洋，石崎保障。山塗田瘠，種植稀薄。

《明一統志・外夷・蘇祿國》　山川：石崎山。國以此山爲保障。

《西洋朝貢典錄・蘇祿國》　其國在東海之洋，其鎮曰石崎之山。

《三才圖會・地理・蘇祿》　蘇祿，地在東南海中。

《殊域周咨錄・西戎・蘇祿》　其山曰（右）〔石〕崎。以此爲（侍）〔保〕障。

《咸賓錄・南夷志・蘇祿》　其山川：石崎山。國以此爲保障。

《廣皇輿考・四夷・蘇祿國》　東南大海中。國朝永樂間，王率妻子朝貢。

又　其山則石崎。以此爲保障。

《東西洋考・東洋列國考・蘇祿》　今賈舶到者，言其城據巉巖之巔，雅稱天險，疑是峒王所都。佛郎機屢擁兵攻之，不能克。聚落不滿千家。

又　形勝名蹟：石崎山、《一統志》曰：國以此山爲保障。犀角嶼、珠池。入夜登高望之，水面浮光。

《地圖綜要・四夷・蘇祿國》　沿革：東南大海中。國朝永樂間，王率妻子朝貢。

（并見《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蘇祿國》。）

《廣輿記・外譯・蘇祿國》　山川：石崎山。國以此爲保障。

《海國聞見錄・東南洋記》　由呂宋正南而視，有一大山，總名無來由息力大山。山之北爲蘇祿，從古未奉朝貢。雍正戊申六年至閩貢獻。西鄰吉里問。

《清朝通典・邊防二・蘇祿》　蘇祿，在南海中，距呂宋水程一百一十更。貢道由福建達京師。其國氣候常熱，地瘠，寡粟麥。城據山險。

又　蘇祿之西爲吉里問，又西過文萊爲朱葛嘵喇，皆在息力山之北。息力山廣大不可測，山中人跡多不到。產野獸，多異狀。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蘇祿》　在東洋海中，地近浡泥、閣婆。其貢道由福建以達於京師。

又　蘇祿之西爲吉里問，又西爲朱葛嘵喇，皆在息力山之北。息力山廣大不可測，人跡恆不至焉。

疆域政區

《殊域周咨錄・西戎・蘇祿》　蘇祿國，與浡泥、瑣里相近。其國分爲東、西，別有一洞，共三洞王，俱不相統屬。或云東王爲尊，西洞、別洞二王副之。

《明象胥錄・蘇祿國》　蘇祿國，在東南海中，近浡泥、瑣里。其國分東、西、峒凡三王，各不相屬。東王爲尊，西、峒二王次之。

《名山藏・王享記三・蘇祿國》　蘇祿國，在東南海中，與浡泥、瑣里相近。其國分東、西，別有一峒，并不相統攝。

《罪惟錄・外國列傳・蘇祿國》　蘇祿，一名蘇羅國。東南海中，與浡泥、瑣里相近。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蘇祿》　建置沿革：自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國。相傳其國分東、西、峒三王，而以東王爲尊。

文化風俗

《島夷志略・蘇祿》　民食沙糊、魚蝦、螺蛤。氣候半熱。俗鄙薄。男女斷髮，纏皂縵，繫小印花布。

《星槎勝覽・後集・蘇祿國》　民下捕魚蝦，生啖，螺蛤煮食。男女斷髮，頭纏皂縵，腰圍水印花布。俗尚鄙陋。

《明一統志・外夷・蘇祿國》　風俗：民食沙糊、魚蝦、螺蛤。山涂田瘠，間植粟麥，民食沙糊、魚、蝦、螺蛤。氣候半熱。短髮，纏皂縵。俗鄙薄，男女短髮，纏皂縵，繫小印布。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布爲業。以上俱《島夷志》。

《西洋朝貢典錄・蘇祿國》　其男女皆髡，纏首以皂縵，腰圍水印花布。其俗尚鄙惡。

《殊域周咨錄・西戎・蘇祿》　其俗，山涂田瘠，間種粟麥。民食沙糊、魚蝦、螺蛤。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布爲業。氣候半熱。男女短髮，纏皂縵。

《咸賓錄・南夷志・蘇祿》　其俗，民食沙糊、魚蝦、螺蛤。短髮，纏皂縵。煮海爲鹽，釀（柘）〔蔗〕爲酒。

《廣皇輿考・四夷・蘇祿國》　其俗，氣候半熱。釀蔗爲酒，織竹布爲業。短髮，纏皂縵。

《東西洋考・東洋列國考・蘇祿》　山涂田瘠，閒植粟麥。民食沙糊、魚蝦、螺蛤。氣候半熱。男女短髮，纏皂縵，繫小印布。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編竹爲布。時從鮫室中探珠滿袖，自成生涯云。

《明象胥錄・蘇祿》　俗鮮粒食，食魚蝦、螺蛤。釀蔗酒。短髮，纏皂縵。織竹布。煮海爲鹽。

《名山藏・王享記三・蘇祿》　其俗，山涂田瘠，食沙糊、魚蝦、螺蛤。男女短髮，纏皂縵。

《地圖綜要・四夷・蘇祿國》　風俗：氣候半熱。釀蔗爲酒。短髮，纏皂縵。

（并見《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蘇祿國》。）

《罪惟錄・外國列傳・蘇祿》　人鮮粒食，食魚蝦、螺蛤。短髮，纏皂縵。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爲布。氣候常熱。

《廣輿記・外譯・蘇祿國》　風俗：氣候半熱，山涂田瘠。短髮，纏皂縵。釀蔗爲酒，織竹布爲業。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蘇祿》　風俗：地瘠，寡粟麥，民率食魚蝦。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爲布。《明史》：其國氣候常熱。有珠池，夜望之，光浮水面。土人以珠與華人市易，大者利數十倍。商船將返，輒留數人爲質，冀其再來。尤侗《外國傳》云：今賈舶所至城，頗據天險，疑峒王所都。聚落不滿千家。所食魚蝦、螺蛤。織竹帛爲業。短髮，纏皂縵，腰圍水印花布。男以絳帛繫腰，女以幅錦披肩。《皇清職貢圖》：人情強悍，以取蚌珠爲業。不食豕肉。翦髮裹頭，去鬚留髯。衣袴俱短，絳帛繫腰，露脛而著屨。女椎髻，跣足，短衣長裙，以幅錦披肩。

經濟物産

《島夷志略・蘇祿》　煮海爲鹽，釀蔗漿爲酒，織竹布爲業。有酋長。地產中等降眞條、黃蠟、玳瑁、珍珠，較之沙里八丹，第三港等處所產，此蘇祿之珠，色青白而圓，其價甚昂。中國人首飾用之，其色不退，號爲絕品。有徑寸者，其出產之地，大者已值七八百餘錠，中者二三百錠，小者一二十錠。其餘小珠一萬上兩重者，或一千至三四百上兩重者，出於西洋之第三港，此地無之。貿易之貨，用赤金、花銀、八都剌布、青珠、處器、鐵條之屬。

《明史・外國傳六・蘇祿》　地瘠寡粟麥，民率食魚蝦。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爲布。氣候常熱。有珠池，夜望之，光浮水面。土人以珠與華人市易，大者利數十倍。商舶將返，輒留數人爲質，冀其再來。其旁近國名高藥，出玳瑁。

（并見《明史稿・外國傳六・蘇祿》。）

《星槎勝覽・後集・蘇祿國》　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布。採眞珠，色白。絕品珠有徑寸者，已值七八百錠，中者二三百錠。永樂十六年，其酋長感慕聖恩，乃挈妻攜子涉海來朝，進獻巨珠一顆，重七兩五錢，罕古莫能有也。皇上大悅，加勞厚賜金印冠帶歸國。地產眞珠、降香、黃蠟、玳瑁、竹布。貨用金銀、八都剌布、青珠、磁器、鐵銚之屬。

《明一統志・外夷・蘇祿國》　土產：竹布、玳瑁、眞珠、色青白而圓，有至徑寸者。蔗。

《西洋朝貢典錄・蘇祿國》　其田瘠，不宜於穀，以漁鹽爲業。是食魚蝦、螺蛤。有蔗酒。其利竹布、珠璣。珠徑寸者，價以千金。

其朝貢無常。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巴都葛叭蘇里、峒王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妻子、頭目來朝貢。十九年遣使來貢。其貢物：梅花腦、竹布、綿布、玳瑁、降香、蘇木、胡椒、蓽茇、黃蠟、番錫。

論曰：余於《廣志》、《漢書》觀二寸珠事。及讀《列仙傳》云：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有朱仲者獻焉，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得四寸珠。以爲誣矣。今《星槎篇》載蘇祿王所獻巨珠重幾八兩，乃始信之。宜乎金印之報錫也。雖然不寶遠物，則遠人格，天朝之致，此亦有由矣！

《明泳化類編・四夷・諸夷貢物》 蘇祿：梅花腦、米腦、竹布、綿布、玳瑁、降香、蘇木、胡椒、蕃茭、黃蠟、番錫。

《殊域周咨錄・西戎・蘇祿》 其產：竹布、玳瑁、珍珠、色可照而圓，有至徑寸者。蕉。其貢：梅花腦、米腦、竹布、綿、玳瑁、降香、蘇木、胡椒、（華）〔蕃〕茭、黃臘、番錫。

《明會典・朝貢二・蘇祿國》 （永樂）十九年，遣使來貢。貢物：梅花腦、米腦、竹布、綿布、玳瑁、降香、蘇木、胡椒、蕃茭、黃蠟、番錫。

《咸賓錄・南夷志・蘇祿》 其產：青珠，有至徑寸者，形圓。竹布小竹織成者。爲奇。

《廣皇輿考・四夷・蘇祿》 其產：竹布、玳瑁、眞珠、色青白而圓，有至徑寸者。蕉。其貢：梅花腦、竹布、綿布、番錫。

《東西洋考・東洋列國考・蘇祿》 物產：眞珠，《一統志》曰：色青白而圓，有至徑寸者。玳瑁、本朝充貢。珠殼、片腦、本朝充貢。番錫、本朝充貢。降香、本朝充貢。竹布、本朝充貢。緜布、本朝充貢。蕃茭、本朝充貢。黃蠟、本朝充貢。蘇木、本朝充貢。豆蔻、鸚鵡。

交易：舟至彼中，將貨盡數取去。夷人攜入彼國深處售之，或別販旁國，歸乃以夷貨償我。彼國值歲多珠時，商人得一巨珠攜歸，可享利數十倍。若夷人探珠獲少，則所償數亦倍蕭索，顧逢年何如耳。夷人慮我舟之不往也，每返棹，輒留數人爲質，以冀後日之重來。

高藥，與蘇祿相近，出玳瑁。

《明象胥錄・蘇祿》 貢物有竹布、梅花腦、米腦、蕃茭。今賈舶所至城，頗據天險，疑峒王所都，聚落不滿千家。頃歲佛郎機屢擁兵攻之，不能下。其國有珠池，入夜望之，光浮水面。夷人時從鮫室探珠滿袖。賈舶至彼，值歲多珠，得一二攜歸，獲利數十倍，否則所償頓減。每返棹，夷虞我他適，輒留數人爲質。鄰近地名高藥，饒有玳瑁。

《名山藏・王享記三・蘇祿》 （永樂）十九年，都麻含來朝，獻巨珠一顆，重七兩五錢，蓋其國有珠池云。【略】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爲布。中國人往賈者，冀其復來，臨歸輒留數人爲質。

《地圖綜要・四夷・蘇祿國》 土產：竹布、眞珠、色青白而圓，有徑寸者。玳瑁。

（并見《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蘇祿國》、《廣輿記・外譯・蘇祿國》。）

《罪惟錄・外國列傳・蘇祿》 （永樂）十九年，都麻合來朝，獻巨珠一夥，重七兩五錢。蓋其國有珠池，云入夜望之，光浮水面。亦產寶石、玳瑁等物。貢物有梅花腦、米腦、蕃（茭）〔茭〕。

《清朝通典・邊防二・蘇祿》 器皿皆銅爲之。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爲布。土產有珍珠、玳瑁、金頭牙薩、描金花布、白洋幼布、蘇山竹布、龍頭花刀、滿花番刀、夾花標鎗，及燕窩、藤席之屬。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蘇祿》 土產：珍珠、玳瑁、描金花布、金頭牙薩、燕窩、白洋幼布、蘇山竹布、龍頭花刀、夾花標槍、滿花番刀、藤席、猿。以上俱入貢。

交通

《順風相送》 泉州往杉木：長枝頭開船，丙午七更取彭湖。丙午三十更、丙巳取三嶼。沿山使丙午收表。丙巳見里銀大山。辰巽入呂宋。單巽取芒烟大山，沿山使用巽巳，取平嶼過洋。單辰五更取高西山右邊離山。辰巽取里沙大山，沿山落丙巳取大山尾，丙巳好風二十更單巳取麻安大山，單午見雙里山，船在山西邊過。丙午十五更取蘇祿。單酉并坤申出崑莘門，庚酉并辛酉三十更取麻里犇山，在北邊離山。巽巳十更入崑莘尾，在右邊來。單巳取筆架山入港，東加蠟拋船，是杉木。

杉木回浯嶼：東加蠟開船見麻里犇山。離崑莘尾用乾亥取麻里奔山，若見半洋小嶼，在東邊過船。乾亥取麻里奔山，離山尾壁頭起身。子癸五更取半洋離崑莘。子癸十更壬子并壬癸取三牙七峰，沿山使見南頭高。單酉取糞箕嶼。單亥取蘇祿出門過洋。乾亥五更單亥離巴漢頭山。十更單子取里銀山，并麻里荖表。壬子廿五更取浯嶼洋中，壬子廿五更取浯嶼也。

藝文

《星槎勝覽・後集・蘇祿國》 詩曰：蘇祿分東海，居民幾萬家。丸烹爲水布，生啖愛魚蝦。徑寸珠圓潔，行舟路去賒。獻金朝玉闕，厚賜被光華。

《殊域周咨錄・西戎・蘇祿》 知州寗和《蘇祿王墳》詩曰：花謝紅香颺曲溪，藤枝深護小堂低。春風細草埋翁仲，夜雨空梁落燕泥。萬里海天愁思迥，百年蘇祿夢魂迷。多情惟有芳林鳥，不爲凄涼依舊啼。

《外國竹枝詞・蘇祿》 蔗漿釀酒啖魚蝦，皂縵纏頭水印花。採得巨珠歸漢闕，何須徑寸問靈蛇。國有珠池，入夜望之，光浮水面。永樂中，其王挈妻子來朝，獻巨珠一顆，重七兩五錢。上大悅，賜金印、冠帶歸國。水印，花布也。

呂宋部小呂宋

題解

《海錄・南海・小呂宋》 小呂宋，本名蠻哩喇。在蘇祿尖筆闌之北，亦海中大島也，周圍數千里。爲呂宋所轄，故名小呂宋。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建城之地，名馬尼剌，一作蠻哩喇。人稱爲小呂宋，而以西班牙本國爲大呂宋云。或謂西班牙本名呂宋，故以馬尼剌爲小呂宋。殊不知西班牙之據此島在萬曆年間。而洪武七年入貢，其國即名呂宋。本係客襲主名，反謂主借客名。蓋亦未考其緣起耳。

又 呂宋，在中國東南洋，與歐羅巴相去絕遠。西班牙於前明中葉探得之，立爲埔頭。由是其商船來粵東者，率稱大、小呂宋，或稱宋仔，而西班牙之名轉隱。

《海國圖志・東南洋・呂宋夷所屬島一》 《明史》：呂宋島居南海中，【略】時佛郎機強，與呂宋互市。源案：呂宋島，本名蠻里喇，明季爲西洋呂宋夷船所據，中國人因呼曰小呂宋，蓋對其本國而稱之。猶爪哇島之稱改新荷蘭也。《明史》誤以呂宋爲此島本名，因妄謂呂宋島滅於佛郎機，誤甚。至今此島尚有呂宋鎮守之兵，無佛郎機之兵。

又 《地理備考》曰：呂宋島，原名非里比納斯，又名桑拉薩羅，在南洋之西。

綜述

《明史・外國傳四・呂宋》 呂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洪武五年正月遣使偕瑣里諸國來貢。永樂三年十月遣官齎詔，撫諭其國。八年與馮嘉施蘭入貢，自後久不至。萬曆四年，官軍追海寇林道乾至其國，國人助討有功，復朝貢。時佛郎機強，與呂宋互市，久之見其國弱可取，乃奉厚賄遺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詐而許之，其人乃裂牛皮，聯屬至數千丈，圍呂宋地，乞如約。王大駭，然業已許諾，無可奈何，遂聽之，而稍徵其稅如國法。其人既得地，即營室築城，列火器，設守禦具，爲窺伺計。已，竟乘其無備，襲殺其王，逐其人民，而據其國，名仍呂宋，實佛郎機也。先是，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者至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佛郎機既奪其國，其王遣一酋來鎮，慮華人爲變，多逐之歸，留者悉被其侵辱。

二十一年八月，酋郎雷敞裹系勝侵美洛居，役華人二百五十助戰。有潘和五者爲其哨官。蠻人日酣卧，而令華人操舟，稍怠，輒鞭撻，有至死者。和五曰：『叛死，箠死，等死耳，否亦且戰死，曷若刺殺此酋以救死。勝則揚帆歸，不勝而見縛，死未晚也。』衆然之，乃夜刺殺其酋，持酋首大呼。諸蠻驚起，不知所爲，悉被刃，或落水死。和五等盡收其金寶、甲仗，駕舟以歸。失路之安南，爲其國人所掠，惟郭惟太等三十二人附他舟獲返。時酋子郎雷貓吝駐朔霧，聞之，率衆馳至，遣僧陳父冤，乞還其戰艦、金寶，戮仇人以償父命。巡撫許孚遠聞於朝，檄兩廣督撫以禮遣僧，置惟太於理，和五

竟留安南不敢返。

初，酋之被戮也，其部下居呂宋者，盡逐華人於城外，毀其廬。及貓吝歸，令城外築室以居。會有傳日本來寇者，貓吝懼交通爲患，復議驅逐。而孚遠適遣人招還，蠻乃給行糧遣之。然華商嗜利，趨死不顧，久之復成聚。

其時礦稅使者四出，奸宄鑾起言利，有閩應龍、張嶷者，言呂宋機易山素產金銀，採之，歲可得金十萬兩、銀三十萬兩，以三十年七月詣闕奏聞，帝卽納之。命下，舉朝駭異。都御史溫純疏言：『近中外諸臣爭言礦稅之害，天聽彌高。今廣東李鳳至污辱婦女六十六人，私運財賄至三十巨舟、三百大扛，勢必見戮於積怒之衆。何如及今撤之，猶不失威福操縱之柄。緬酋以寶井故，提兵十萬將犯內地，西南之蠻，岌岌可憂。而閩中奸徒又以機易山事見告。此其妄言，眞如戲劇，不意皇上之聰明而惑聽之。臣等驚魂搖曳，寢食不寧。異時變興禍起，費國家之財不知幾百萬，倘或剪滅不早，其患又不止費財矣。臣聞海澄市舶高宗已歲徵三萬金，決不遺餘力而讓利。卽機易越在海外，亦決無遍地金銀，任人採取之理，安所得金十萬、銀三十萬以實其言？不過假借朝命，闌出禁物，勾引諸番，以逞不軌之謀，豈止煩擾公私，貽害海澄一邑而已哉！昔年倭患，正緣奸民下海，私通大姓，設計勒價，致倭賊憤恨，稱兵犯順。今以朝命行之，害當彌大。及乎兵連禍結，諸奸且效汪直、曾一本輩故智，負海稱王，擁兵列寨，近可以規重利，遠不失爲尉佗。於諸亡命之計得矣，如國家大患何！乞急置於理，用消禍本。』言官金忠士、曹于汴、朱吾弼等亦連章力爭，皆不聽。

事下福建守臣，持不欲行，而迫於朝命，乃遣海澄丞王時和、百戶干一成偕黥往勘。呂宋人聞之大駭。華人流寓者謂之曰：『天朝無他意，特是奸徒橫生事端。今遣使者按驗，俾奸徒自窮，便於還報耳。』其酋意稍解，命諸僧散花道旁，若敬朝使，而盛陳兵衛迓之。時和等入，酋爲置宴，問曰：『天朝欲遣人開山。山各有主，安得開？譬中華有山，可容我國開耶？』且言：『樹生金豆，是何樹所生？』時和不能對，數視黥，黥曰：『此地皆金，何必問豆所自？』上下皆大笑，留黥，欲殺之。諸華人共解，乃獲釋歸。時和還任，卽病悸死。守臣以聞，請治黥妄言罪。事已止矣，而呂宋人終自疑，謂天朝將襲取其國，諸流寓者爲內應，潛謀殺之。

明年，聲言發兵侵旁國，厚價市鐵器。華人貪利盡鬻之，於是家無寸鐵。酋乃下令錄華人姓名，分三百人爲一院，入卽殲之。事稍露，華人羣走荣園。酋發兵攻，衆無兵仗，死無算，奔大崙山。蠻人復來攻，衆殊死鬥，蠻兵少挫。酋旋悔，遣使議和。衆疑其僞，撲殺之。酋大怒，斂衆入城，設伏城旁。衆飢甚，悉下山攻城。伏發，衆大敗，先後死者二萬五千人。酋尋出令，諸所掠華人貲，悉封識貯庫。移書閩中守臣，言華人將謀亂，不得已先之，請令死者家屬往取其孥與帑。巡撫徐學聚等亟告變於朝，帝驚悼，下法司議奸徒罪。三十二年十二月議上，帝曰：『黥等欺誑朝廷，生釁海外，致二萬商民盡膏鋒刃，損威辱國，死有餘辜，卽梟首傳示海上。呂宋酋擅殺商民，撫按官議罪以聞。』學聚等乃移檄呂宋，數以擅殺罪，令送死者妻子歸，竟不能討也。其後，華人復稍稍往，而蠻人利中國互市，亦不拒，久之復成聚。

時佛郎機已幷滿剌加，益以呂宋，勢愈強，橫行海外，遂據廣東香山澳，築城以居，與民互市，而患復中於粵矣。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四・呂宋》。）

（幷見《明四夷考・呂宋》。）

《明四夷考・呂宋》　呂宋，在海中，其國甚小。顧產黃金，以故亦富厚。人頗質樸，不喜爭訟。永樂三年，國王遣隔察老來朝貢。

（幷見《明書・四國傳三・呂宋》、《圖書編・呂宋》。）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呂宋》　呂宋，海中小國。產黃金，以故人多富厚。且頗質朴，不喜爭訟。

《咸賓錄・南夷志・呂宋》　呂宋，小國也。其地產黃金，以故人亦富厚。俗樸耻訟。洪武、永樂初俱遣使朝貢。萬曆四年助討逋賊有功，來貢。貢道由福建入，於正賞外加賜如朝鮮國。

《方輿勝略・外夷・呂宋》　呂宋，其地產金。洪武、永樂初朝貢。萬曆四年，助討逋賊有功。貢道由福建入。

《裔乘・西南夷・呂宋》　呂宋，小國也。其地產黃金，人多富厚。俗樸耻訟。

又　外史氏曰：呂宋與閩密邇，閩人常往貿易，于法不禁。蓋其俗用銀錢，而酷喜中國方物。故閩人至其國者，往往得利數倍而還，甚且數十倍焉。于是留居者不可勝數矣。邇年搆隙相讎殺，初以厚值易吾兵器，吾人爲其所愚，爭起而市之。既而大逞，遂以空拳不敵，被殺傷至二萬餘人，其狡詐不過吾中國哉，嗟嗟慘矣！然今尚相率而往，而彼亦不我阻絕，蓋亦有所利之

也。

《東西洋考・東洋列國考・呂宋》　呂宋，在東海中。初爲小國，而後寖大。《吾學編》曰：產黃金，以故亦富厚。人質樸，不喜爭訟。永樂三年，國王遣其臣隔察老來朝，并貢方物。其地去漳爲近，故賈舶多往。有佛郎機者，自稱干系蠟國，從大西來，亦與呂宋互市。酋私相語曰：『彼可取而代也。』因上黃金，爲呂宋王壽，乞地如牛皮大蓋屋，王信而許之。佛郎機乃取牛皮，翦而相續之，以爲四圍，乞地稱是。王難之，然重失信遠夷，竟予地，月徵稅如所部法。佛郎機既得地，築城營室，列銃置刀盾甚具。久之，圍呂宋，殺其王，逐其民入山，而呂宋遂爲佛郎機有矣。干系蠟國王遣酋來鎮，數歲一更易。今華人之販呂宋者，乃販佛郎機者也。華人既多詣呂宋，往往久住不歸，名爲壓冬。聚居澗內爲生活，漸至數萬，閒有削髮長子孫者。萬曆二十一年八月，酋郎雷氏敝裏系勝征美洛居，役諸流寓二百五十人，充兵助戰。《政和堂集》曰：高肖爲把總，魏惟秀、楊安頓、潘和五、洪亨五爲哨官，鄭振岳爲通事，郭惟太等爲兵。夷人偃息卧船上，使華人日夜駕船，稍倦，輒箠之，或刺殺，苦毒備嘗。潘和五等謀曰：『叛死，箠死，刺死，等死耳，不然亦且戰死，不若殺酋以洩吾忿，勝則揚帆故鄉，即不勝，死未晚也。』議既定，夜半入卧內刺酋，持酋頭大呼。夷人驚起，不知所爲，悉被刃，或落水死。和五等悉獲金寶兵器，駕其船以歸，失路之廣南，爲交酋所掠。獨郭惟太等三十二人走免，附舟返舍。酋既死，子郎雷貓吝擁兵駐朔霧，馳回，代立爲酋，遣僧來訴。明年，閩撫遣賈舶招回久住呂宋華人。酋爲給糧以歸，致書及辭，重訴父冤。呂宋嗣王具文一道，用金篋封識，另小書川紅羅包裹，付賈舶攜來。內稱：『郎雷氏敝裏系勝，是貓吝爺氏，奉干系蠟國主命，鎮守東洋呂宋等處。蒙差官來探日本消息，招回唐人。日本近雖稱兵入境，然彼國有征伐之兵，敝國有備禦之固。況日本熟知敝國士卒精壯，遇敵無不爭鋒，何足以懼。前革回唐人，係是久住，不安生理。今之革者，因敝國狹窄，米穀稀少，糧食不給，別無他端。伏望尊慈鑒察，其被害戰船，乞追軍器金銀寶貝，并究殺父之人償命，以警後人，以正法紀。從兄巴禮於舊年十月，駕船往貴省，奔訴父冤。萬里懸情，惟冀秉公嚴追究治。從兄巴禮厚遣歸國，感佩圖報。又訴詞一紙，爲辯明父冤事。緣父守國，欲討美洛居，時有澗內唐民，願充助敵者二百五十人，自備行糧，立功給賞。時父與兵同船，開駕到交逸地方，有佛郎人與唐兵言競，父責番人，弔在船桅懲戒。原船裝載金銀貨計，同船番目各帶寶貝銀錢數多。船進合萬門灣泊，父令唐人牽罟捕魚，共烹而食。卧至半夜，唐人心貪財寶，陰謀不軌，將父并番目四十餘命，盡行殺死，僅存巴禮書記二人報息，將本船寶貝駕逃。僕時奉命帶兵，駐劄朔霧。各屬聞變，共議報冤，將城內舊澗拆卸。僕聞計，回國勸諭，不許生端報怨，復議設新澗城外。慮及番兵橫爲擾害，著頭目四人逐日在澗看守，以便唐人生理。不想起蓋未完，而日本報警。番目思見澗地，接邇城廓，兼之唐人每有交通之情，恐招蕭牆之禍。再議移澗，此非本心。革回唐人，每船給米五十包資助，想來人必能道其詳者。激切含冤，伏望作主，轉達施行。』閩撫許孚遠具疏以聞。許中丞疏略曰：『我民往販呂宋，中多無賴之徒，因而流落彼地，不下萬人。番酋築蓋舖舍，聚劄一街，名爲澗內，受彼節制，已非一日。去秋彼酋抽取我民二百餘人爲兵，刑殺慘急，遂致激成此變。夫以番夷豺狼之性，輕動干戈，不戢自焚，固其自取。而殺其酋長，奪其寶貨，逃之交南，我民狼毒，亦已甚矣。』檄兩廣督臣以禮遣僧歸國，置惟太等於理，潘和五竟留交夷不敢還。夷人故奴視華人，徵賦溢格，稍不得當，呵辱無已時，犯者即嚴置以法。自茲釁既結，疑貳日深，夷益虜使我矣。其後又有機易山之事。自採金中貴，蠆尾四出。妄一男子張嶷，更爲新奇其說。上疏曰：『呂宋有機易山，其上金豆自生，遣人採取之，可得巨萬，無禁。』有詔下閩，廷臣力言其謬，不報。閩當事持之，乃遣海澄丞王時和及百戶干一成往勘其地。夷初聞使至，大駭。諸華人流寓者見酋，言華無他，特奸人橫生事端，今遣使者來按茲土，使奸人自窮，便於還報耳。酋意稍解，令夷僧散花道旁迎使者。諸流寓先結蓬席爲廠，如公署狀。酋盛陳兵衛，邀丞入，亦爲丞設食，然氣豪甚。問丞曰：『汝華言開山，山各有主，安得開也？且金豆是何樹生來？』丞無以對，數目嶷。嶷云：『此地皆金，不必問豆所自。』蓋嶷欲借朝命臨之，襲破其國耳，至是不敢顯言。夷人皆大笑，酋留嶷，欲兵之，諸流寓苦解，俾歸爲戮於司寇，乃釋令登舟，時三十年四月也。丞歸，病悸死。嶷以奏事不實，坐誅，傳首海外。然夷竟疑中國有啓疆意，益暴虐諸流寓。諸流寓無賴者聲言：『今日之事，汝爲政，一旦天兵下海門，汝輩寧爲石人乎？』語稍稍傳布，夷益疑。明年，夷遂決計謀殺諸流寓。詭言將征他國，凡華人寸鐵，輒厚售之，即切肉小刀，價至數錢。華人利其直，輒聽鬻去，家家無復寸鐵。乃約日勒點名籍，分三百人爲一院，入即殺之。事稍露，諸流寓乃糾衆走菜園，屯聚爲亂。八月朔日，夷兵大起攻菜園，死傷無數。次日，聚大崙山，揭竿應敵，夷亦少挫。酋旋悔禍，遣人請和。華人慮其誘我，撲殺彼使。夷怒，設伏城旁。初三日，華人在大崙山飢甚不得食，冒死攻城。夷人伏發，然銅銃擊殺華人萬餘。華人大潰，或逃

散餓死山谷閒，橫尸相枕，計捐二萬五千人，存者三百口而已。是役倉皇無主盟，又糧與刃俱乏，故搏手困窮，膏塗遠嶼。華人在大崙時，風雨大作，人立雨中，夜半，望見長天有光炯燦，大地震動，每驚突自相觸殺，夷乘其斃而屠之。是月，漳亦大水，漂沒萬家。受禍同時，陽九之均厄也。後夷酋下令招撫，其所掠華人貨，悉封識貯庫中，移書閩當事，俾諸戚屬往領。明年，賈舶乃稍稍去。奸商黃某者，與酋善，輒冒領他貨，稱爲某子甲姻黨，緝載乾沒云。三十三年，有詔遣商往諭呂宋，無開事端，至是禍良已，留者又成聚矣。

佛郎機身長七尺，眼如貓，嘴如鷹，面如白灰，鬚密捲如烏紗，而髮近赤。其僧擁重權，國有大故，則酋就僧爲謀主。人論死者，僧誦經勸之，首肯，然後行刑。中罪用拘，輕拘一足，重則拘兩足。婦女歲時詣寺讖悔，有陰事，輒密向僧自輸。僧爲說法，鞭之數十，忍痛不敢言。夜留宿寺中，聽僧意所指畫，唯唯而已。婚姻父母不能定，惟僧所決之。人死貯以布囊，就寺以葬，所畜財產，半入僧室矣。先是，呂宋國王兄弟勇甚，既爲佛郎機所戕，輒崇於國。國人每值死日，夷僧爲摽牛厭之。摽牛者，棚木爲場，置牛數十頭於中，環射之，牛叫擲死，以此逐鬼云。性婪甚，靡國不至，至則謀襲人，呂宋、滿剌珈遂至易社。在呂宋者，初嘗攻破婆羅，婆羅放藥水毒殺之，故奔呂宋。其在中國香山盤據，爲日已久，今則馬非馬，驢非驢，儼然金城，雄其灣中矣。

《武備志・四夷一五・呂宋》　呂宋，在海中。其國甚小，顧產黃金，以故亦富厚。人頗質樸，不喜爭訟。永樂三年，國王遣使馬黑木來朝貢。

《明象胥錄・呂宋國》　呂宋國在海中。其國甚小，以產黃金，故富厚。人勤樸，不喜爭訟。交易不立契書，身衣衫袴，足穿皮履，出入佩刀自衛，亦時禮佛誦經。洪武五年，同瑣里諸國貢方物。永樂三年，遣使朝貢，賜文綺，命廣東布政司宴勞。萬曆四年，助討逋賊有功，來貢，道福建。其地去漳近，故多賈舶。今附香山濠鏡灣貿易，而中國通倭者，率闌入呂宋以爲常。初，佛郎機從大西來，自稱干系蠟國，與呂宋互市。因上黃金爲王壽，求地如牛皮大蓋屋，王許之。佛郎機乃剪牛皮相續爲四圍，求地稱是。王重失信，竟予地，月徵稅。因築城營室，列銃置刀盾。久之，圍呂宋，殺其王，而地幷於佛郎機矣。其國王遺酋來鎮，數歲一易。華人販呂宋既夥，留居澗內，名壓冬，寖至數萬。

萬曆二十一年八月，酋郎雷氏敝裏系勝征美洛居，以華人潘和五等二百五十人從。夷偃卧船上，令華人日夜駕船，稍倦輒箠殺之。潘和五等不勝荼苦，謀夜半入卧內刺酋，持其頭大呼，夷驚起辟易，悉赴水死。和五等盡獲金寶兵器，駕其船回，失道走廣南，爲交酋所掠，竟被留，獨郭惟太等三十二人得歸。明年，酋子郎雷猫吝從朔霧往代，遣僧來閩訴。時都御史許孚遠疏聞，因以禮遣僧，置惟太等于理。始夷故奴視華人，至是釁益結。而中朝采金之使四出，妄一男子張嶷且詭稱，呂宋機易山多生金豆也。三十年，詔閩遣海澄丞王時和往勘。酋聞大駭，華人流寓者爲游說，結蓬爲廠，如公署。夷亦令僧散花道旁迎使者，盛陳兵衛，邀丞入，爲設食。問丞：『華言開山，山各有主，安得開？且金豆生何樹？』丞數目嶷，嶷無以應。夷大笑，欲兵之，華人曲解釋。登舟。丞悸死，嶷坐誅，傳首海外。然夷益疑華人且啓疆，決計殲諸流寓矣。明年，遂謬言將征他島，凡華人寸鐵，厚斂之。華人利其直，無持寸鐵者。乃刻期攻華人，華人覺，走屯菜園。八月朔，夷攻殺無算。華人羣聚大崙山，饑甚，夷復擊殺萬餘，橫屍枕籍，存者三百人耳。是月漳亦大水。頃之，夷悔禍，下令招撫。藉華人貨，移書閩當路，俾戚屬往領，賈舶復稍稍去。三十三年，詔遣商諭呂宋，無生事端。其後留者復成聚云。

或曰呂宋相連曰吶嗶嗶，在海畔，稍紆入山曰沙瑤。其俗椎髻，跣足，耳穿大孔，垂金銓，衣錦綺，多剪服之。最奉佛，所至拜寺，以兩手和南。尤嚴男女之禁，有與妻嘲笑，即從以刃。盜無大小論死，其人願抵家別者聽。及期，妻子送詣酋，登高棚，自剖腹死。孕婦以水灌之，所生子置水中。築版爲城，覆茅爲屋。又有班隘者，即蚊罩山。山頭火光不斷，亦名火山，奇險不可到。人多扁頭赤身，不受佛郎機部署。此皆呂宋鄰壤諸夷也。佛郎機未據呂宋時，先聚朔霧，與其國人親好。其破呂宋，朔霧與有力焉。今以一大酋擁重兵守之，且通婚媾，亦居然一附庸矣。

《名山藏・王享記三・呂宋》　呂宋，海中小國也。其國王以永樂三年遣其臣隔察老朝貢，而今亦爲佛郎機所有，名曰呂宋，實佛郎機也。初呂宋王有兄弟二人，武而有信。佛郎機互市其國，利其爲西洋諸番通貨之會，奉黃金爲呂宋王壽，從王乞地，地如牛皮許大，許之。佛郎機歸而截牛皮縫長之，方四圍。呂宋王有難意，業許之，不得辭，歸地於佛郎機。佛郎機有呂宋地，

築城屋，列兵器。久之，殺王兄弟，逐呂宋民入山中。凡中國以貨來者，皆主之干系臘國，使大酋來鎮之，數歲則易一王。其地邇閩，閩漳人多往焉，率居其地，曰澗內者。其久賈以數萬，間有削髮，長子孫。中國人衆，不能無生貪黠，而佛郎機輕侮役屬之。美洛者，海上國也，佛郎機酋征而奪之，揀中國人助戰，人以貳百餘。中國人晝夜爲佛郎機警備，佛郎機酋高枕而已。中國人稍懈，輒鞭箠，或刺殺之。中國人皆怨，有潘（利）〔和〕五者，夜入酋卧內，刺殺酋，持酋首大呼，佛郎機人大驚起，不知所爲，悉被刃，或落水死。（利）〔和〕五與其黨大載佛郎機貨物以歸，失水道，誤入交，而交人掠之，獨郭惟泰等三十餘人走免。酋死，其子代酋，遣僧人入閩，訴之巡撫都御史。都御史使人招回中國人，酋人給米爲歸，復致書訟父冤。事聞，檄兩廣督臣以禮遣僧，置惟泰等于理，萬曆三十一年也。三十二年，天子採金方內，有妄男子張嶷，上書言呂宋有機易山，其上金豆自生，可採也。天子下其書，廷臣力言謬，不報。閩巡撫都御史使海澄丞王時和及百戶一人與嶷往。佛郎機款丞酒，問丞金豆生何樹也。丞無以對，數目嶷。嶷爲大言：『大地皆金，何必問樹？』夷酋大笑，幾殺丞。丞歸，病悸死，嶷無以報天子。天子誅嶷，傳首海外。夷人故虐侮中國人，至是益疑。會中國人被夷虐者，怨望出大言，夷益恐，盡買中國人手中鐵，雖機上刀、竈上釜，悉厚倍其直。諸中國人鐵皆空，遂大殺中國人，死者二萬餘。酋猶慮中國興兵問罪，入廣東香山灣偵諜，中國乃寂然。閩、廣當事者草草聞上，而不敢盡言，上下旨呂宋無開事端。已而中國人又商販其處矣。其屬夷有大港，有南旺，有玳瑁港，有呂逢，有磨老央，有以寧，有屋當，有朔霧，而皆佛郎機主之。佛郎機破中國人，朔霧有力焉，佛郎機德之。既奄有諸土，率虜使其民，獨與朔霧爲婚媾。其人敬天，稱天曰寥氏。

《明世法錄・南蠻・呂宋》 其地去漳近，故多賈泊，今附香山濠鏡灣貿易。而中國通倭者，率闌入呂宋以爲常。初，佛郎機從大西來，自稱干系蠟國，與呂宋互市，因上黃金爲王壽，求地如牛皮大蓋屋，王許之。佛郎機乃剪牛皮相續爲四圍，求地稱是。王重失信，竟予地，月徵稅。因築城營室，列銃置刀盾。久之，圍呂宋，殺其王，而地幷於佛郎機矣。其國王遣酋來鎮，數歲一易。華人販呂宋既夥，留居澗內，名壓冬，寖至數萬。萬曆二十一年八月，酋郎雷氏敝裏系勝征美洛居，以華人潘和五等二百五十人從。夷偃卧船上，令華人日夜駕船，稍倦輒箠殺之。潘和五等不勝荼苦，謀夜半入卧內刺酋，持其頭大呼，夷驚起辟易，悉赴水死。和五等盡獲金寶兵器，駕其船回，失道走廣南，爲交酋所掠，竟被留，獨郭惟太等三十二人得歸。明年，酋子郎雷貓吝從朔霧往代，遣僧來閩訴。時都御史許孚遠疏聞，因以禮遣僧，置惟太等于理。始夷故奴視華人，至是釁益結。而中朝采金之使四出，妄言男子張嶷且詭稱呂宋機易山多生金豆也。三十年，詔閩遣海澄丞王時和往勘。酋聞大駭，華人流寓者爲游說，結蓬爲廠，如公署。夷亦令僧散花道旁迎使者，盛陳兵衛，邀丞入，爲設食。問丞：『華言開山，山各有主，安得開？且金豆生何樹？』丞數目嶷，嶷無以應。夷大笑，欲兵之，華人曲解釋。登舟，丞悸死。嶷坐誅，傳首海外。然夷益疑華人且啓疆，決計殲諸流寓矣。明年，遂謬言將征他島，凡華人寸鐵，厚斂之。華人利其直，無持寸鐵者。乃刻期攻華人，華人覺，走屯荥園。八月朔，夷攻殺無算。華人羣聚大崙山，饑甚，夷復擊殺萬餘，橫屍枕籍，存者三百人耳。是月，漳亦大水。頃之，夷悔禍，下令招撫。藉華人貨，移書閩當路，俾戚屬往領，賈舶復稍稍去。三十三年，詔遣商，諭呂宋無生事端。其後留者復成聚云。

《閩書・島夷志・呂宋》 呂宋，在海中，國甚小。顧產黃金，以故富厚。

《明會要・外蕃一・呂宋》 呂宋，居東南海中，在臺灣鳳山沙馬踦（東南）。洪武五年，遣使入貢。永樂三年，帝遣官齎詔撫諭其國。八年，復來貢。自後久不至。萬曆四年，官軍追海寇，至其國。國人助討有功，復朝貢。時佛郎機強，與呂宋互市，久之，築室其地，竟乘其無備，襲殺其王而據其國。名仍呂宋，實佛郎機也。

《罪惟錄・外國列傳・呂宋國》 呂宋，海中小國也。與閩漳州近。產黃金，以故亦富厚。頗淳，無訟。洪武五年，同瑣里朝貢。永樂三年，遣使隔察老朝貢。後爲佛郎機所襲。初，呂宋王兄弟二人，武而有信，佛郎機以其國爲西番所會，從大西來，自稱干系臘國，願互市，上壽乞地如牛皮許大，王許之。已而綴牛皮縱橫四圍，求地稱是，呂宋王頗難之，業已許，不得辭。佛郎機乃卽其地築城屋，列兵器。久之，殺王兄弟，逐呂宋民入山中。凡中國以其貨來者，皆主之，于是呂宋徒以其名矣。干系臘國使大酋來鎮之，數歲則易一王。其地曰澗內者，中國人賈以數萬，名壓冬，間有削髮長子孫者。

萬曆中，佛郎機酋郎雷氏敝裏系勝，以美洛居繁富起兵，用中國人爲前鋒，一戰有之，而強中國人爲警備。中國人皆怨，潘（利）〔和〕五者乃夜入酋卧，刺殺酋，大載酋貨以歸。失水道，誤入交，交人掠之，獨郭惟泰等三十餘人走免。酋子郎雷貓吝從朔霧往代。酋遣僧至福建巡撫訟冤，詔置惟泰等于理。三十二年，天子採金方內，有妄男子張嶷上書：『呂宋機易山有樹，金豆自生，可採也。』天子下其書，遣海澄丞王時和與嶷往。佛郎機款丞酒，問丞：『金豆生何樹也？』丞無以對，數目嶷。嶷爲大言：『大地皆金，何必問樹？』酋大笑，幾殺丞。丞歸病悸死，嶷坐妄言伏誅。酋于是益虐侮中國人，中國人頗怨望。酋乃令人盡買中國人所有鐵，值數倍，中國人貪，墮其計，雖機剪竈釜幷以易金。鐵盡而兵作，無以抵戰，見殺二萬餘人。閩廣當事略以聞，詔呂宋無開事端而已。尋中國人復商販其地。其屬彝有大港，有南旺，有玳瑁港，有呂逢，有磨老央，有以寧，有屋當，有朔霧。佛郎機破中國人，朔霧與有力焉，德之，與爲婚媾，諸率鹵使之。其人敬天，稱天曰寥民。

《海國聞見錄・東南洋記》　〔臺灣〕鳳山沙馬崎之東南有呂宋，居巽方。廈門水程七十二更。北面高山一帶，遠視若鋸齒，俗名宰牛坑。山有土番，屬於呂宋。與沙馬崎西北、東南遠拱。中有數島，惟一島與臺灣稍近者，名曰紅頭嶼。有土番居住，無舟楫往來，語言不通，食薯芋、海族之類。產沙金。臺灣曾有舟到其處。呂宋大山，北從宰牛坑延繞東南，昔爲大西洋干絲臘是班呀所據。地宜粟米，長者五六分。漳、泉人耕種營運者甚盛。年輸丁票銀五六金方許居住。經商惟守一隅，四方分定，不許越界，廣納丁票，聽憑貿易。東南洋諸番惟呂宋最盛，因大西洋干絲臘是班呀番舶運銀到此交易，絲綢、布帛、百貨盡銷，島番土產雲集。西洋立教，建城池，聚夷族。地原係無來由番，今爲據轄。漢人娶無來由番婦者必入其教，禮天主堂，用油水畫十字於印堂，名曰澆水。焚父母神主，老終歸天主堂，挖坑土，親膚而埋。富者納資，較多寡埋堂上基內，貧者埋牆外，三年一清，棄骸骨於深澗。所有家資明於公堂，天主、妻、子作三股均分，其蠱殊甚。母傳女而不傳子。卽如牛皮火腿，呪法縮小如沙，令人食而脹斃。又有蝦蟆、魚蠱之類，彼能呪解，從口躍出成盆。禁龍陽，父子兄弟亦不得共寢席。夜啓戶，聽彼稽察，拭床席驗有兩溫氣者，捕以賈罰。晨鳴鐘爲日，方許開市肆經營。午鳴鐘爲夜，闔市寂閉，不敢往來。昏鳴鐘爲日，燈燭輝煌，如晝營生。夜半鳴鐘爲夜，以閉市肆。晝夜各以三時辰爲日爲夜。傍午捉夜禁，闔地皆鬼市。下接利仔爰水程十二更，至甘馬力水程二十一更。二處漢人，從呂宋舟楫往彼貿易。利仔爰之東南，隔海對峙有五島：班愛、惡黨、宿務、貓務烟、網巾礁腦，中國俱有洋艘往通。亦係無來由族類。山海所產與呂宋同，如鹿麂、牛皮、筋脯、蘇木、烏木、降香、速香、黃蠟、燕窩、海參等類。水程必由呂宋之利仔爰海而南，呂宋至班愛十更，至惡黨二十三更，至宿務二十四更，至網巾礁腦五十八更。人愚，罔有知識。家無所蓄，需中國布帛以蔽身。國各有王，惟謹守國土。其東南又有萬老高、丁機宜二國，居於巳方。國土人物產類相似。水程，呂宋至萬老高一百七十四更，至丁機宜二百一十更。

《續通典・邊防一・呂宋》　呂宋，居東南海中，在臺灣鳳山沙馬崎之東南。俗少爭訟，出入佩刀自衛。國有機易山，產金銀。明太祖洪武五年，遣使入貢。成祖永樂三年，遣官齎詔撫諭其國。八年復來貢。自後久不至。神宗萬曆四年，官軍追海寇至其國，國人助討有功，復朝貢。時佛郎機強，與呂宋互市，久之築室其地，竟乘其無備襲殺其王，而據其國。名仍呂宋，實佛郎機也。

《清朝通典・邊防二・呂宋》　呂宋，居南海中，在臺灣鳳山沙馬崎東南，至廈門水程七十二更。閩人以其地富饒，多往商販，或久居不返，至長子孫。俗醇樸，無爭訟。出入以刀自衛。明萬曆中，法蘭西襲殺其王，據其國，名仍呂宋。我朝順治三年番使至，四年六月，上賜以服物，幷頒賜敕諭遣歸本國。康熙五十六年，以呂宋等國口岸多聚漢人，恐滋成寇盜，奉諭禁止南洋貿易。雍正七年，復通市如故。十三年正月，呂宋載米及銀至廈門，請易麥三千石，得旨許之。呂宋隔海對峙有五島：曰班愛，曰垄黨，曰速巫，曰貓務，曰煙島，各有王。其東南又有萬老高島，人物、土產與呂宋相類。

《續文獻通考・四裔二・呂宋》　明太祖洪武五年正月，呂宋遣使偕瑣里諸國來朝。永樂三年十月，遣官齎詔撫諭其國。至萬曆時，佛郎機強，與呂宋互市，久之，見其國弱可取，乃奉厚賄遺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詐而許之，其人乃裂牛皮，聯屬至數千丈，圍呂宋地，乞如約。王大駭，然業已許諾，無可奈何，遂聽之，而稍徵其稅如國法。其人既得地，

即營室築城，列火器，設守禦，具爲窺伺計。竟乘其無備，襲殺其王，逐其人民，而據其國。名仍呂宋，實佛郎機也。

又　臣等謹按《一統全圖》，呂宋今爲干系臘所屬之國，一名敏林臘。又干系臘在西北絕境，今爲呂宋祖國云。

《清朝文獻通考・四裔五・呂宋》　呂宋，居南海中，在臺灣鳳山沙馬崎東南，至廈門水程七十二更。其國北面高山，遠視若鋸齒，俗曰宰牛坑。山有土番，屬於呂宋。閩人以其地富饒，商販者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俗淳樸，無爭訟，出入佩刀自衛。亦時禮佛誦經。父子兄弟不同寢席。晨鳴鐘爲日，午鳴鐘爲夜，昏鳴鐘爲日，夜半鳴鐘爲夜，傍午嚴夜禁，黃昏張燈火成市。國有機易山，產金銀，傳聞樹生金豆，按驗亦不實也。明萬曆中，佛朗機自西北來，見呂宋國弱可取，遣酋襲殺王，據其國，名仍呂宋。本朝崇德中，呂宋遣使進貢於明，使臣留閩未還，順治三年，福建平，守臣送其使入京師，四年六月，上賜以服物，賜敕諭於其王，遣歸本國。康熙五十六年，呂宋等國口岸多聚漢人，聖祖仁皇帝諭令商船禁止南洋貿易。雍正五年後通市如故。十三年正月，呂宋以麥收歉薄，附洋船載穀二千石、銀二千兩、海參七百觔，來廈門欲易麥二三千石。時提臣王郡以例禁五穀出洋，奏請得旨：『朕統御寰區，內外一體。呂宋雖隔重洋，朕心并無歧視。國家所以嚴禁五穀不許出洋者，乃杜奸商匪類暗生事端。若該國缺少米糧，以實情奏聞，朕尚酌量豐餘以濟之，今載穀易麥，更爲情理，當從。著轉飭有司均平糶糴，俾番船載回，以濟其用。并將朕旨傳諭來商知之。』乾隆十八年六月，呂宋番官龍番教魯那羅船被風飄入內地，照例支給口糧，護送歸國。

又　臣等謹按：呂宋自故明時爲佛朗機所據，今之通商互市者，大率佛朗機人居多。然佛朗機本國自在西北海中，勢不得以西北舊名名其東來盤踞之地，故於此仍名呂宋云。至明萬曆時，奸民望風滋擾，欲往機易山開採，呂宋以并無其事，拒而不許，事具前史，故不悉載。

《清職貢圖》　呂宋，居南海中，去閩之漳州甚近。明初朝貢。萬曆中，爲佛郎機所并，而仍其國名佛郎機。在占城西南。先是滅滿剌加，又與紅毛中分美洛居，至是破呂宋，益富強，多僑居香山、澳門貿易。夷人居呂宋者，長身、高鼻、貓睛、鷹嘴，服飾與大小西洋略同。婦盤髻施簪珥，方領露胸，短衣長裙，裙裏襯藤圈二三層，常執帕以蓋髻。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呂宋》　在東海中。　建置沿革：　自古不通中國。明洪武五年，始遣使偕瑣里諸國來朝。永樂三年，遣官齎詔撫諭其國，八年，與馮嘉施蘭入貢，自後久不至。萬曆四年，官軍追海寇林道乾至其國，國人助討有功，復朝貢。尋爲佛郎機所并，然與中國貿易仍稱呂宋。《明史》：萬曆時，佛郎機強，與呂宋互市。久之，見其國弱可取，乃奉厚賄遣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詐而許之。其人乃裂牛皮，聯屬至數千丈，圍呂宋地，乞如約。王大駭，然業已許諾，無可奈何，遂聽之，而稍徵其稅如國法。其人既得地，即營室築城，列火器，置守禦，具爲窺伺計。已，竟乘其無備，襲殺其王，逐其人民而據其國。名仍呂宋，實佛郎機也。三十年，礦稅方行，有奸徒言：『呂宋機易山素有金，開之歲可得金巨萬。』帝納其說，遣官往勘。呂宋人大駭，盛兵衛迓之，欲殺朝使，久之，乃獲釋歸。守臣以聞，奏請治妄言者罪，事遂止。而呂宋人終疑天朝欲襲取其國，華人流寓者爲內應，設謀殺之，死者無算。閩中守臣告變，帝驚悼，移檄呂宋，責以擅殺之罪，而不能討也。其後互市如故。《明史》：先是，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者至數萬，久居不返。佛郎機既奪其國，遣一酋來鎮，慮華人爲變，多逐之，留者悉被侵辱。其時礦稅使者爭起言利，有閹應龍、張嶷者，言呂宋機易山有金，開之歲可得金十萬兩，銀三十萬兩。萬曆三十年奏聞，帝即納之。廷臣交章力爭，不聽，即遣嶷等往勘。呂宋人大駭，盛兵衛以迓，留嶷等欲殺之，得諸華人解，乃釋歸。呂宋人終自疑，謂天朝將襲取其國，諸流寓者爲內應。聲言發兵侵旁國，厚價市鐵器，華人貪利，盡鬻之，家無寸鐵。酋發兵攻之，死者二萬五千人。巡撫徐學聚告變，帝驚悼，下法司議嶷等罪，移檄呂宋，責以擅殺之罪，而不能討也。其後華人復稍稍往，而蠻人利中國互市，亦不拒。

本朝順治三年，福建平。呂宋前遣使明貢臣，尚留閩未還。守臣送其使入京師，上賜以服物，遣歸本國。康熙五十六年，呂宋等國口岸多聚漢人，諭令禁止南洋貿易。雍正五年，復通市如故。十三年，呂宋以麥收歉薄，附洋船載穀二千石來廈門，欲以易麥。邊臣以五穀出洋，久有例禁，奏入。上特沛殊恩，飭地方官均平糶糴，使原船載歸，以濟其乏。時提臣王郡以例禁五穀出洋奏請，奉上諭曰：『朕統御寰區，內外一體。呂宋雖隔重洋，朕心并無歧視。國家所以嚴禁五穀不許出洋者，乃杜奸商匪類暗生事端。若該國缺少米糧，以實情奏聞，朕尚酌量豐餘以濟之。今載穀易麥，更爲情理，當從。著轉飭有司均平糶糴，俾番船載回，以濟其用。』呂宋隔海對峙有五島：曰班愛，曰堅黨，曰速巫，曰貓務，曰煙島，各有王。其東南又有萬老高島，人物土產，與呂宋相類。按呂宋自故

明時爲佛郎機所據，今之通市，大率佛郎機人居多。然佛郎機本國自在西北海中，不得以西北舊名名其東來盤踞之地，故仍名呂宋焉。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山內野番，黑而拳毛，結茅寮，衣樹皮，與臺灣內山生番相似。地本巫來由番國，前明隆慶年間，歐羅巴之西班牙國遣其臣咪牙蘭駕巨艦東來，行抵呂宋，見其土廣而腴，潛謀襲奪。萬曆年間，以數巨艦載兵，僞爲貨船，餽番王黃金，請地如牛皮大，陳貨物。王許之，因翦牛皮相續爲四圍，求地稱是，月納稅銀。番王已許之，不復校。遂築城立營，猝以炮火攻呂宋，殺番王，滅其國。西班牙鎮以大酋，漸徙國人實其地。其國負東向西，有內中外三湖，各廣三百餘里。西人建城於外湖西海之濱，名曰龜豆。又於城之左角曰庚逸嶼者，作炮臺以控扼之。

邵星巖大緯《薄海番域錄》云：明洪武七年，呂宋同瑣里諸國貢方物。萬曆四年，助討逋賊有功。尋入貢，取道福建。先是華人販呂宋既夥，留居澗內，名壓冬，積至數萬人。萬曆三十年，有妄男子張嶷，稱呂宋機易山生金豆。時礦務方殷，詔遣漳州郡丞王時和偕嶷往勘。是時呂宋已爲西班牙所據，原文誤爲佛郎西，今更正之。守土者乃西酋。時和至，酋陳兵，問：『山各有主，何得越採？且金豆生何樹？』時和不能答。酋自是疑華人，以兵圍而坑之，死者二萬餘，僅餘三百人，華船遂絕迹。臺官奏劾，嶷坐誅，時和悸死。三十三年，遣商船諭呂宋無生事。西酋亦悔前事，復厚遇華人，估帆稍復集，其後留者復成聚云。又《海國聞見錄》云：呂宋原係土番，今爲是班牙卽西班牙。據轄。漢人娶本地土番婦者，必入其教。禮天主堂，用油水畫十字於印堂，名曰澆水。焚父母神主，老終歸天主堂，穵坑土，親膚而埋之。富者納貲，較多寡，埋堂上基內，貧者埋墻外。三年一清，棄骸骨於深澗。所有家貲，天主、妻、子作三股均分。土番善爲蠱，母傳女而不傳子。如牛皮火腿，咒法縮小如沙，令人食而脹斃。又有蝦蟆、魚蠱之類，彼能咒解，從口躍出成（爲）〔盆〕。晨鳴鐘爲日，方許開市，午鳴鐘爲夜，闔市寂閉，不敢往來。昏鳴鐘爲日，燈燭輝煌如晝。夜半鳴鐘爲夜，以閉市肆。晝夜各以三時辰爲日、爲夜，日方午而禁夜，亦異俗也。

又黃毅軒可垂《呂宋紀略》云：呂宋爲干絲蚋，一作干絲臘。干絲蚋在海西北隅，地多產金銀。產於南北亞墨利加、墨西哥、秘魯諸國，乃干絲臘屬藩，非其本國也。與和蘭、卽荷蘭。勃蘭西、卽佛郎西。紅毛、卽英吉利。相鼎峙。俗呼爲宋仔，又曰實斑牛，卽西斑牙轉音。人之狀貌類中華，帽高角，衣狹袖，飲食器用略同於和蘭。閩廣所用銀餅，肖其國王之貌而鑄者也。閩海之東南數千里，卽呂宋在焉。東界萬瀾、澗仔低大海，西界閩、廣大海，南界蘇祿大海，北界萬水朝宗大海。計其地三千里有奇，南北東西相去各千餘里。此不甚確，其地南北長而東西狹。土番戶口不下數十萬餘。金、珠、玳瑁、冰片、燕窩、海參、烏紅木、魚、鹽之利，甲於海外。前明時，干絲蚋據其國，設巴禮院，卽天主教。行禮拜之教。巴禮者，番僧也，天主教之師。以濂水爲令，不祀先祖，所奉之神，惟吽氏而已，卽耶蘇。濂水者，以巴禮王卽羅馬教王。之尸，煎爲脂膏。將奉教之時，令人自誓其身爲吽氏所出，巴禮將脂水滴其頭，故曰濂水。娶妻謂之牽手。親迎之日，教父卽教師。以鍊環男女之頸，每七日至院乞巴禮改罪，曰看彌卅。有女尼院，專司財賄，以供國用。其院封鎖甚嚴，男子絕跡。日用所需之物，壁上用轉斗傳進。女子有欲進院修行者，悉入焉。

余按：呂宋一島，在閩海東南，距臺灣不遠，地形風土俱相似。臺灣頃爲荷蘭所據，鄭氏奪還，遂歸版籍。呂宋稍遠，西班牙以詭謀取之，倚爲外府者數百年矣。陳、黃兩書所記，大半皆天主教規，乃西班牙本國之俗。其以一晝夜爲兩晝夜，相傳爲防變而起。惟種蠱之說，泰西向無此事，當是土番舊俗耳。地近閩疆，漳、泉兩郡之民流寓其地者不下數萬。其例，內地客民每年輸丁票銀五六兩，方許居住。當臺灣未開之前，呂宋之米時時接濟閩中。近廈門通商，呂宋之米復至。較之珍奇玩好，其爲利益也大矣。近年諸番來粵東者，多聚於馬尼剌。米利堅、佛郎西遣酋來通市，其船皆會集於此。蓋其地爲七洲洋之東岸，轉柁北行卽入長沙頭門而抵粵東。諸番倚爲東道之逆旅，薪水糗糧皆取辦於此。故近來小呂宋之繁盛，爲南洋諸島之最。

又黃毅軒《呂宋紀略》云：乾隆年間，西北海之英黎，卽英吉利。猝造甲板船十餘，直溯呂宋，欲踞其地。化人巴禮納幣請解，英黎乃返。余按：化人巴禮，卽天主教之師。泰西人皆奉天主教，每用其人以解紛。然英人之遽肯收兵，亦非信巴禮之說也。西班牙之有呂宋，已二三百年，不特市舶流通，資爲外府，而國勢之所託，儼然東西兩境。若爲英人所奪，則干絲臘亡其半矣。彼卽中衰，究係西洋大國，命脈所關，勢且背城借一。英國雖強，豈遽能滅此朝食？割土於重譯之外，延敵於門閾之間，非計也。故呂宋之不

可奪，英人亦明知之。特脇之以威力，待其哀請而罷兵，使之畏我、德我，不敢抗我顏行，然後我之市舶東來，即以彼土爲東道主，而彼不敢靳。噶羅巴之已奪而復還，亦同此意，皆情勢之顯然可見者。

《海國圖志・東南洋・呂宋夷所屬島一》《萬國地理全圖集》曰：小呂宋島，在中國東南。北極出地自十二度至十九度，偏東自一百二十四度至一百二十八度。長一千二百里，闊三百四十五里。居民六十萬丁。其內地甚高，樹林稠叢。有火山，往往地震。出白糖、棉花、麻、加非、煙、柯柯子，即外國人等所用烹爲飲也。泉州人年年駕船至呂宋港，稱爲馬尼剌。古時未屬是班牙國，土蠻居之。山內墨面之族，鬈髮，服樹皮，棲茅屋。土雖膏腴，卻憚勞，甯餓死不工作。明永樂間，國王遣臣進貢，往往招漢人來居其國。隆慶四年，是班牙兵船取其地，爲本國之藩屬。開墾勤勞，與澳門英吉利、亞默利加各國通商。馬尼剌城，晨時鳴鐘爲日，方許開市經營。午亦鳴鐘，夜時闔市。其風俗與澳門西洋差不多。父母已聘，僧設婚姻，世務亦是僧所料理。人死貯以布囊，富者納資，較多寡埋堂上基內，貧者埋牆外。三年一清，棄骸骨於深澗。其民大半奉天主教，餘尚固執己見，不肯曰化。其僧理其內地如官憲，且百姓拜之如菩薩然。

謝占壬曰：【略】呂宋距閩最近。其疏濬海口之法，中國似可仿行。蓋二十年前，呂宋內河入海之鷄峙口洋面，計長三百六十里，闊二百餘里。因內河流沙入海，口門淤淺，舟行阻滯，而汪洋一望，難從水底施工。會英吉利番船至彼，不能進口。英吉利人固多巧技，精於樞紐轉旋之法，遂置轉盤器具，設法疏濬，縱橫數百里淺沙，不半年悉皆通暢，從此大船揚帆直入，均無阻礙。其法皆借轉輪之力，以代人工。所用器具，以長方式船若干隻，自船腰以至船頭，分開兩叉如凹。叉中橫插車盤，一如水車式，車邊離水底數寸，深淺伸縮。船面橫眠轉輪一道，若干人踏之，使車盤轉動。再用太播箕一，可裝土數千觔。箕底設車輪兩道，箕口鑲鐵，如耕田之犁。再用兩鐵索，長數丈，一頭繫於車盤，一頭縛於箕口，車轉輪動，則播箕扯近船邊，鐵犁耕過，則沙土捲入箕內，面上別設鶯架，車起播箕，將沙傾小船，剝往他處。其船四面拋定錨纜，不令移動。專在中洪逐節挑深，使河溜奔激，中洪自能逐漸深闊。既省人力，又易成功。此某昔游閩中，與呂宋舵工交好，覽其所計海道鍼譜，內附此法，惜未目覩一切器具爲恨。近在天津，偶與海船舵工談及，方知有鎮海王思高者，昔爲呂宋舵工，今因年老退歸，曾親見此項工程，言之尤備。

源案：此說疏濬海口法，專在中洪，逐節濬深，使河流奔激，中流自能逐漸深闊。蓋先仿河工混江龍鐵掃帚之法，以引水歸槽，繼即用對埧偪溜之意，以水力攻沙，非全恃船輪、人力，即能浚深數百里海口于半載之中也。其船四面拋定錨纜，不令移動，亦非梭船來往梭織之謂。

《貿易通志》曰：西班牙所據之新地爲呂宋島，近閩粵。產米及白糖、椰油、珈琲、麻、煙等。道光十二年，甲板船百三十六隻入口、出口貨各百三四十萬員。居民二百餘萬。納稅甚重，然商賈趨之如鶩也。其餘南海各洲，若蕪萊酉，若丁葛盧，若彭亨，各爲番君所自治者，稅餉皆苛，故貿易不盛。

《地理備考》曰：呂宋島，原名非里比納斯，又名桑拉薩羅，在南洋之西。緯度自北五度起至二十度止，經度自東一百十四度起至一百二十五度止。統計千島，大者名曰呂宋，其明達撓、蘇錄、巴拉彎等則次之。岡陵巍峨，火山紛繁，地震時作。地氣炎熱，飄風暴雨，不時交作。田土極腴，穀果最豐。叢林稠密，木多上品。土產金、鐵、鉛、麻、水銀、硫磺、朱砂、寶石、甘蔗、桂皮、加非、胡椒等物。各種禽獸，靡弗蕃衍。島列四名：一名非里比納斯，一名明達撓，一名蘇錄，一名巴拉彎，序列於左。一非里比納斯，內島紛繁，呂宋乃其大者也。長約一千四百里，寬約四百里。境土兩屬，一屬大呂宋國兼攝，一自設酋長管轄。其屬大呂宋者，兼攝十有五部。曰敦多部，首郡名馬尼辣，人烟稠密，五方輻輳，泊所穩闊，帆檣如林。曰加維德，首郡亦名加維德。曰瓦稜加斯，首郡亦名瓦稜加斯。曰不拉干，首郡亦名不拉干。曰拉古納，首郡名巴薩尼亞斯。曰巴當阿，首郡亦名巴當阿。曰達亞巴，首郡亦名達亞巴。曰邦邦阿，首郡波哥羅爾。曰桑巴勒，首郡名黎昆。曰邦加西囊，首郡名靈加言。曰義羅各斯，首郡酋維安。曰加加言，首郡名義拉安。曰新厄西乍，首郡名巴勒爾德。曰加馬里內斯，首郡名那加。曰阿爾白，首郡亦名阿爾白。其自設酋長管轄者，東方海濱暨島中一帶地方，皆各立酋長管理。其桑馬爾島，外屬大呂宋國兼攝，中屬酋長管轄。其勒德島，西方海濱屬大呂宋國兼攝，餘皆酋長管屬。曰塞布，曰波和，皆屬大呂（宋）國兼攝。曰內哥羅斯，其海濱係大呂宋國兼攝，餘皆酋長管轄。曰巴乃，其海濱係大呂宋國兼攝，內地爲酋長管轄。曰加拉米亞那，屬大呂（宋）國兼

攝。曰明多羅，大呂宋國兼攝無幾，酋長管轄居多。一明達撓島，又名馬仁達撓。長約一千里，寬約五百里，迴環二千八百里。地分三屬，一屬大呂宋國兼攝，一屬明達撓王統轄，一係酋長自爲管屬。其屬大呂宋國者，分爲三部：首郡曰桑波昂安，在西南方；曰迷薩米斯，在北海濱；曰加拉加，在東海濱。其屬明達撓王者，境土廣闊，首郡名塞蘭安建，於北蘭曰海濱，乃本國都也。其酋長管屬者，在西方，內設三十三酋，各霸一方，互相結盟。一蘇錄島，小島紛繁，大者有三：曰蘇錄，曰達維，曰巴黎蘭，皆屬蘇錄王統攝。首郡名北彎，乃國都也。土人多務劫掠，海面尤爲滋擾。一巴拉彎島，又名巴拉瓜。長約九百五十里，寬約一百二十里。內地土人自理，海濱大半爲蘇錄王兼攝，東北海濱爲大呂〔宋〕國兼攝。

《萬國地理全圖集》曰：南海各島，北極出自十二度至南極十度，偏東自八十五度至一百三十五度。各出南地物產。天氣雖熱，然海風常吹，霖雨時沛，草木暢茂，四時之景，各極其佳。又曰：南海各小島，在小呂宋之南者有撒馬島、馬鄰得島、把剌灣、泥鄂巴島、尼末巴地島、西武島、馬垽島、邦閔島、多羅來地島。天氣、物產與呂宋不異。大半歸是班牙所轄。居民共計二百二十四萬丁。

又　《外國史略》曰：小呂宋各島，在中國之東南。廣袤方圓四千七百里，居民六百萬丁。其島嶼洲甚多，延自北極出五度及二十度。多雨，有火山，常地震，而土則豐盛。出米、煙、糖、加非、蒿蒿甚盛，米穀有餘，皆運售中國。有大樹，可爲桅。又出蠟、（密）〔蜜〕、糖、好馬、野牛。其土人體矮，語音、風俗各殊。百姓順長敬尊，然素性謊詐，販賣人口爲奴。今多歸天主教，固守禮義。其奉回回教者，以海盜爲業。山內則皆黑面人，未向化，以草木爲食。明朝時，島君入貢中國。自明以來，多福建泉州人，每年商船大集，亦多遭壞。其羣島曰閔他邦島、撒馬島、米地島、巴尼島、西布島、閔多羅。其最大者惟呂宋，爲是班牙國兵所駐。於明嘉靖三十九年，是班牙船始到此島。隆慶二年，調師船往據其地。其土人多不服，及今日尚有島不屬所轄者。是班牙既與中國、日本開通商之路，貿易歲倍。唐人來不勝數，釀成巨衅，爲是班亞所誘戮者幾萬人。乃立法律，惟淮商賈居住，船回商亦回。惟入天主教，始准任意居住焉。更兼管束，其貿易禁例煩擾。惟泉州船恒時來往。乾隆二十六年，是班亞國與英人戰，英人將奪其地，許以重賂，始退兵焉，然其銀今日尚拖欠也。後與亞默利加通商，每年二三巨艦，裝十五萬石，價值約千二百萬員。由亞默利加所運出者多銀條，或中途與他國交戰，而失其船，則所損重矣。嘉慶年間，亞默利加藩屬地自立爲國，不受是班管轄，廣開港口，所獲利漸微，乃復調兵帥以代治其島，會同土人護守之。每年國帑所收銀百五十萬員，所運入之貨約銀五百十五萬七千餘員，所運出者約銀百四十三萬六千員。其土產每年益增，准外國任意往來，不復禁止，故通商愈興旺。惟國帑久空，所收稅務未足償還本國欠項也。其都在呂宋島，曰馬尼臘。內多禮拜堂，教師甚盛。臺灣、呂宋之中間，尚有數島屬是班亞國者，其居民不多，出糧食，與他國不往來。惟有遭風，船到彼，尚蒙接濟其難民焉。

《粵海關志・市舶・呂宋國》　呂宋，居南海中，在臺灣鳳山沙馬崎東南，至廈門水程七十二更，或曰即意氏班牙。《海國聞見錄》作是班牙，爲呂宋之祖家也。其國北面高山，遠視若鋸齒，俗曰宰牛坑。山有土番，屬於呂宋。閩人以其地富饒，商販者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俗淳樸，無爭訟。出入佩刀自衛。亦時禮佛誦經。父子兄弟不同寢席。晨昏鳴鐘，嚴夜禁，黃昏張燈火成市。

又　國中有機易山，產金銀，傳聞樹生金荳。有中國奸民望風滋擾，欲往採，呂宋拒不納。而佛郎機者素與互市，久之，見呂宋弱可取，乃奉厚賄遺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詐而許之。其人乃裂牛皮，聯屬至數千丈，圍呂宋地，乞如約。王大駭，然業已許諾，無可奈何，遂聽之。而稍徵其稅如國法。其人既得地，則營室築城，列火器，設守禦，具爲窺伺計。已，竟乘其無備，襲殺其王，逐其人民，而據其國，仍名呂宋，其實佛郎機人也。呂宋大山，從宰牛坑延繞東南至利仔友，水程十二更，又南至甘馬力，水程二十一更。隔海對峙有五島：曰班愛，曰惡黨，曰速巫，曰貓務，曰烟島，各有王，人家無所蓄。其東南又有萬老高，人物、土產俱與呂宋相類。《職方外紀》言呂宋產一鷹王，又言有一樹，百獸不得近之，一過其下即斃，似近妄誕云。

《裨海紀游・西洋國》　閩人多有逐利呂宋者，謂紅毛政令一如西洋之法，分呂宋爲二十四郡，有西洋化人共操其柄。禁民不得晝作，必使晝寢夜興。又寢室不容閉戶，夫婦共寢榻上，邏者時時繞榻前偵視。有女及笄，父

母不得主婚配，必候巴黎按選。稱僧曰巴黎。其稍有姿者率爲巴黎所留，色衰放歸，始令擇配。父母死，人子不得殮埋，巴黎假度亡之說，舁置萬人坑中，積久坑溢，揚灰弃之。民人有貲，歲與中分，四歲之後，十不存一矣。其禁畫作者，防民之叛也。歲中分其貲者，務貧其民，使不得爲所欲爲也。死者不令瘞埋，恐山川毓靈，復生英傑，與爭國也。用意設想，皆在人性之外。

《清朝柔遠記》卷一 丁亥，順治四年公元一六四七年。夏六月，遣小呂宋使臣歸國。小呂宋本名蠻里喇，一作馬尼剌，在臺灣沙馬崎東南，距廈門水程七十二更。海中行船，分一晝夜爲十更，炷香爲度，每更約行六十里。旁多小島，而以小呂宋爲大，四周各千餘里，土蠻居之。明洪武五年，其使偕瑣里諸國來貢。永樂八年，與馮嘉施蘭復貢。後久不至。地產金、珠、璹瑁、燕窩、海參、烏紅木、煙、糖、米、穀。閩人商販者至數萬人。

嘉靖中，是班牙來其地互市。是班牙即西班牙。同治三年和約稱日斯巴尼亞，或稱日國。隆慶中，遣其臣墨瓦蘭一作米牙蘭。駕巨艦東來，抵蠻里喇，艷其土廣腴，謀襲取。乃厚賄遺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詐，許之。乃製牛皮聯屬至數百丈，乞如約。王業許諾，遂聽之。是班牙漸營室築城，設守禦。萬曆初，突以兵船襲殺其王，以其地爲屬藩，遣一酋來鎮。

萬曆四年，官軍追海寇林道乾至其地，國人助討有功，復朝貢。自是與中國通商貿易，歲倍已。又慮華人爲變，多逐之，歸留者悉被侵奪。二十一年，其酋侵美洛居，役華人助戰。有潘和五者爲其哨官，蠻人待華人虐甚，因謀刺殺其酋。和五等盡取其金寶甲仗，駕舟以歸，失路之安南。時酋子郎雷貓吝駐朔霧，聞之率衆馳至，遣僧至閩陳冤，乞戮仇人償父命。巡撫許孚遠以聞。上飭閩浙督撫禮遣之。

初，酋人被戮也，其部下居呂宋者盡逐華人於城外，孚遠遣人招還。然華人嗜利，趨死不顧，久之復成聚。【略】後呂宋疑天朝將襲取其國，諸流寓者爲內應，謀盡殺之，先後死者二萬五千人。【略】其後華人復稍稍往，而蠻人利中國互易，亦不拒。

《出使日記續刻》卷七 （光緒十九年二月）初二日記 呂宋，南洋大島也。北對臺灣沙馬崎，南達斐濔濱群島，東濱太平洋，西枕中國海。其北角在赤道北十九度，南角在赤道北十二度，其西面值京師東四度，東面值京師東八度，共有十二萬二千六百九十五啓羅邁當方里。本巫來由番國，明初始通中國，朝貢時至。隆慶年間，西班牙屢遣兵船窺呂宋，取馬尼剌，築城踞守，呂宋始服屬西班牙，久之遂爲所幷。

又 擅工商之業者，華人爲多。華人之至呂宋，實先于西班牙人，皆娶番婦，長子孫。今華種人約二十一萬有奇，西班牙種人只一萬有奇。全島電局三十七所，綫長一千一百四十九啓羅邁當。土產以阿巴加麻、雪茄烟名天下。麻質純淨，可爲布匹，織之爲帕，泰西視爲珍品。嗶嘰、羽紗，亦此麻所制。原料之麻，約歲值洋銀八百八十九萬圓。織成之麻，值洋銀十三萬六千圓。雪茄烟歲值洋銀五十七八萬圓。林木尤繁，烏木、紅木、樟木，佳料頗多。居民三百五十萬人，野番居內地，巫來由番人居沿海，華人、洋人居商埠要區。馬尼剌部在島西南，爲都會之地，值赤道北十四度三十五分二十六秒，京師東四度三十分四十一秒。

《海島逸志》 呂宋，在巴地東數千里，爲西北海干絲臘佔據。計其地南北東西各千餘里，形勢負東面西。內外中三湖，各廣三百餘里。土番數萬戶口。金、珠、玳瑁、冰片、燕窩、海參、烏木、紅木、魚、鹽之利，甲於海外。其俗重番僧，設巴禮院，行禮拜之教。不祀先祖，所奉惟吙氏，令人自誓其身爲吙氏所出，頂滴濂水，以巴禮王之尸煎爲膏。每七日至院，乞巴禮改罪，男女老幼咸信而行之。巴禮王見院主，必以鼻味其手，常人見之味其足，例如是也。

黃可垂《呂宋紀略》 呂宋島，爲干絲臘屬國。干絲臘在海西北隅，地多產金銀，與和蘭、勃蘭西、紅毛相鼎峙，俗呼爲宋仔，又曰實斑牙，一作是班牙。人之狀貌類中華，帽高角，衣狹袖，飲食器用略同於和蘭。閩廣中所用銀餅，肖其國主之面而鑄者也。閩海之東南數千里外，即呂宋島焉。東界萬瀾，澗仔低大海，西界閩廣大海，南界蘇祿大海，北界萬水朝宗大海。計其地三千里有奇，南北東西相去各千餘里，與海相距亦數千里。形勢負東向西，內、外、中三湖各廣三百餘里，土番戶口不下數十萬餘。金、珠、玳瑁、冰片、燕窩、海參、烏紅木、魚、鹽之利，甲於海外。前明時，干絲臘據其國，建龜豆城於外湖西海之濱，鎮庚逸嶼於城之西左角，以控制遐邇。土風最重番僧，設巴禮院，行禮拜之教。巴禮者，番僧也。以濂水爲令，將晝作夜。院各擊鐘以定時，子午爲中天初點，未亥各十二點，鐘重高聿。不祀先祖所奉之神，唯吙氏而已。尤可怪者，巴禮爲人改罪，人俱以爲榮。濂

水者，以巴禮王之尸煎爲膏脂，有教父掌之。將奉教之時，令人自誓其身爲吹氏所出，誓畢，巴禮將尸水滴其頭，故曰濂水。親迎之日，教父以鍊環男女之頸，每七日至院，乞巴禮改罪，曰看彌卅。有女尼院，專司財賄，以供國用。其院封鎖極嚴，男子絕迹，威望極尊。日用所需之物，壁上用轉斗傳進。女子有欲進院修行者，悉入焉。干絲臘所造夾板船極大，帆檣甚固，鎗炮畢備，洋寇不得近。往來呂宋間，皆用量天尺、照水鏡，淺石沈礁，無不洞悉，其法更妙於指南車。華人之客呂宋者，恆樂其舟楫之利，而喜其制度之巧焉。其夾板船來呂宋，計程行三月。迨其船回本國，水性不同，須五月。華人貿易往來，相安數百年矣。國朝乾隆年間，西北海之紅毛英圭黎，猝遣船十餘，直逼呂宋，欲踞其地。化人巴禮，願納幣請解，英圭黎遂返。余因經商呂宋，爰紀其略。

《薄海番域錄》 明洪武七年，呂宋同瑣里諸國貢方物。萬曆四年，助討逋賊有功，尋入貢，取道福建。先是，華人販呂宋既夥，留居潤內，名壓冬，積至數萬人。萬曆三十年，有妄男子張嶷稱呂宋機易山生金豆，時礦務方毀，詔遣漳州郡丞王時和偕張嶷往勘。是時，呂宋已爲西班牙所據，舊作佛郎西。守土者乃西酋。時和至，酋陳兵問：『山各有主，何得越採，且金豆生何樹？』時和不能答。酋自是疑華人，以兵圍而坑之，死者二萬餘，僅餘三百人，華船遂絕迹。遣官奏，張嶷坐誅，時和悸死。三十三年，遣商人諭呂宋無生事。西酋亦悔前事，復厚遇華人，估帆稍稍復集，其後留者復成聚云。

《五洲屬國紀略・西屬亞洲呂宋》 呂宋，南洋大島也。附近羣島千餘，西人統謂之非里比納羣島，而以呂宋爲最大。北對臺灣沙馬崎，東濱太平洋，西枕中國海，北角在赤道北十九度，南角在十二度，西值京東四度，東值八度。共十萬二千六百九十五啓羅邁當方里。本巫來由番國。明初始通朝貢於中國。萬曆二十八年一千六百年。間，西使抵呂宋，陰謀奪之，乃餽番王黃金，請得牛皮大地陳貨，因剪牛皮爲縷，相續四圍，求地稱是，月納稅銀。番王不能拒，因漸以兵攻殺番王，幷其國。世稱西班牙爲大呂宋，因於此加小字以別之。居民三百五十萬，華人二十餘萬。都會曰馬尼拉，在島西南。有內、外、中大湖三。高山雄峙，河道四通，地土甚沃。土產煙葉、棉花、麻、糖、紅木、加非、可可、玳瑁、燕窩、冰片，鑛產金、銅、煤、鐵、水銀、硝。每年進款約三四十兆員，稅重民困，時時內亂。光緒二十二年，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島民謀爲自主。西國增守備隊至一萬七千六百六十六人，且議設海軍工廠，卒不能靖。今年西、美開戰，遂有島民內應之舉。

分述

地理环境

《三才圖會・地理・呂宋》 呂宋，海中小國。皇明入貢。

《東西洋考・東洋列國考・呂宋》 形勝名蹟：覆鼎山、其形似鼎倒覆，故名。上有野夷，巢居樹巔，射鳥獸鮮食之，人跡不到。文武樓、遠望山容甚偉，故華人蒙以佳號。大崙山、華人與呂宋相攻時，屯聚於此。圭嶼、爲其山與吾澄圭嶼相類，因襲今名。半邊山、望之半缺，故名。加溢城、初只一山，夷人以其要害地也，慮紅毛出沒，始築城伏銃其內。賊至，以銃擊之，敵不敢窺。張嶷所稱機易山，想卽加溢之訛耳。大湖、假港。卽呂宋港口。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呂宋，在臺灣鳳山縣沙馬崎之東南。由廈門往，水程七十二更。北面高山一帶，望若鋸齒，俗名宰牛坑，卽呂宋之北境也。地形似魚振尾，南北約二千餘里。西界濱海一帶多腴壤，迤東山嶺錯雜，林莽深阻，有火峰，時時地震。

《海島逸志》 呂宋，在巴地東數千里，爲西北海干絲臘佔據。計其地南北東西各千餘里，形勢負東面西，內、外、中三湖各廣三百餘里，土番數萬戶口。

葉羌鏞《呂宋記略》 呂宋，乃東南海外小國，古名岷裏臘。地形四面皆山，惟西北有水路可通。周千餘里，地皆平坦。

城市聚落

《東西洋考・東洋列國考・呂宋》 大港，是東洋最先到處，彼中一大部落也。砌石爲城，佛郎機以酋來鎮。米穀繁盛，他產不過皮角之屬。未至港，

有筆架山。

南旺，在大港相連。再過爲密雁，爲雁塘，皆小小村落。所產皮角子花。

玳瑁港，地勢轉入，故稱玳瑁灣。而表山環其外，凡舟往呂宋，必望表而趨，故茲山推望鎮焉。灣名玳瑁，然玳瑁非其所出，所出蘇木耳。再進爲里銀中邦，是海中一片高嶼。

呂蓬，在呂宋之南，產螺蛤。

磨老央，在呂宋之後。產子花、油麻、椰子。

以寧，從文武樓一葦可達。產只蘇木。其地有龍隱山，最大。屋黨，亦名屋同，城郭森峙，夷酋屯聚糧食處所也。其咽喉名漢澤。

朔霧，俗名宿霧。佛郎機未據呂宋時，先聚彼中，與其國人相親好。佛郎機之破呂宋，朔霧人有力焉。佛郎機德之，既奄有諸土，率虜使其民，獨與朔霧爲婚媾。城戍儼然，一大酋擁重兵守之。向歲，呂宋王之子求報父冤，自稱奉命駐劄朔霧是也。所產蘇木、子花、海菜。以上俱呂宋屬國，佛郎機人主之者也。呂宋王如中國總兵官，巴禮如文吏。諸國酋皆呂宋王所遣偏裨，爲政其閒。所在各建禮拜寺，咸有巴禮，司彼夷化。謂國風俗與呂宋盡相類，故附列焉。

《海錄・南海・小呂宋》 所屬地有名伊祿咕者，小呂宋一大市鎮也，米穀尤富。其東北海中別峙一山，名耶黎，亦屬呂宋，其人形似中國，其地產海參。

《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五・呂宋》 呂宋大山從宰牛坑延繞，東南至利仔夭，水程十二更，又南至甘馬力，水程二十一更。隔海對峙有五島，曰班愛，曰惡黨，曰速巫，曰貓務，曰烟島，各有王，人家無所蓄。其東南又有萬老高，人物土產俱與呂宋相類。由呂宋正南行有山名息力大山，山之東爲蘇祿國。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呂宋迤南大小十餘島，閩人稱之曰利仔夭，曰甘馬力，曰班愛，曰惡黨，曰宿霧，曰貓務烟，曰網巾礁腦，一作蛟巾焦老，又名澗仔低。泰西人稱之曰撒馬，曰馬隣得，曰把拉灣，曰泥鄂巴，曰尼末巴地，曰西武，曰馬迓，曰邦閔，曰多羅來地，曰民答那峨。皆巫來由土番族類。天時與呂宋相倣。中國商船由呂宋分往貿易。所產鹿麅、牛皮、筋脯、蘇木、烏木、降香、速香、黃蠟、燕窩、海參之類。島番愚蠢，無蓄積，須中國布帛以蔽形。大半歸西班牙管轄。

《海國聞見錄》云：呂宋下接利仔夭水程十二更，至甘馬力二十一更，至班愛十更，至惡黨二十三更，至宿霧二十四更，至網巾礁腦五十八更。其圖附於《四海總圖》，以意爲之，殊不足據。泰西人所繪圖，呂宋迤南大小凡十餘島，而其地名與《聞見錄》全不同，蓋以閩音譯番語，已多恍惚，而以漢字書番語，尤言人人殊。且歐羅巴人多隨意命名，不盡係各島本名。今就各島地名詳譯之：甘馬力似卽馬隣得，班愛似卽把拉灣，惡黨似卽泥鄂巴，宿霧似卽西武，貓務煙似卽馬迓。最南一島較大，《海國聞見錄》稱爲網巾礁腦，似卽歐人所云民答那峨，《海島逸志》稱爲澗仔低者。究亦未知其是否也。

《粵海關志・市舶・呢喇喇國》 呢喇喇，即小呂宋。其地宜稻，米賤時石值三四錢，即昂貴亦不過一兩。遇風便十日可至澳門。

文化風俗

《明世法錄・南蠻・呂宋國》 呂宋國，在東洋中，國甚小。以產黃金，故富厚。人勤樸，不喜爭訟。交易不立契繫。身衣衫袴，足穿皮屨，出入佩刀自衛，亦時禮佛誦經。

《八紘譯史・呂宋》 呂宋，小國。以地產黃金，故人富厚。俗淳，恥訟。

《海錄・南海・小呂宋》 地宜五穀。土番爲英酉鬼，與西洋同俗。性情強悍，樂于戰鬥。呂宋在此鎮守者有萬餘人。中華亦多貿易于此者，但各寓一方，不能逾境，欲通往來，必請路票，歲輸丁口銀甚重。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呂宋》 風俗：地近中華，人多貿易。《明史》：去漳州甚近，商販久居，至長子孫。禮佛誦經。淳樸無訟。尤侗《外國傳》：人淳樸，無爭訟，衣衫袴皮屨，出入佩刀自衛。亦時禮佛誦經。長身高鼻，服飾與西洋同。《皇清職貢圖》：夷人長身高鼻，貓睛鷹嘴，服飾與大小西洋同。婦盤髻，施簪珥，方領露胸，短衣長裙，裙裏襯藤圈二三層，常執帕以蓋髻。

《海島逸志》 〔呂宋〕其俗重番僧，設巴禮院，行禮拜之教。不祀先祖，所奉惟吙氏，令人自誓其身爲吙氏所出，頂滴濂水，以巴禮王之尸煎爲膏。每七日至院，乞巴禮改罪，男女老幼咸信而行之。巴禮王見院主，必以鼻味

其手，常人見之，味其足，例如是也。

葉羌鏞《呂宋記略》　置有數十州府，俱無城郭。唯□內一城，以石壘之，低而堅，有五門。城門及市易處，俱有步兵，持自來火鳥鎗、懸刀站立。鳥鎗如中國所造之形，惟柄有鎗頭。人民稠密。閩人寄居者亦不下六七千人。前數十年，英咭唎奪其地，國王退入深山以自保。【略】土番稱鎮臣曰新尤禮，稱閩人爲唐人，或廈郎，稱江南人爲郎金。唐人稱鎮臣曰番王，通稱曰化郎。其後紅毛爭其地，化郎不能敵，退歸故國。紅毛得之，又因其地所入寡，不足用，復還化郎，故至今仍爲英咭唎地。以故國爲祖家，祖家或稱甘細臘。三年兩次有船到呂宋。船有萬擔，裝洋錢及珠寶細貨。故唐船遇之，輒獲厚利。據云，路計十二萬四千餘里，來須三月，去二月。在呂宋西北，以風信不同，故來遲而去速。

呂宋地溫，天氣常如五六月，晝熱夜涼。至五六月，則涼如八九月，多西南風。風至則雨，如黃梅天氣，亦霉爛物件。乍雨乍晴，晴則仍熱。《滇南記略》云：四時常似夏，一雨便成秋。似之矣。無曆日，每七日一拜禮，積算周一年，亦無差訛。不置閏，有廿七八日，卅二日爲一月者。日夜以自鳴鐘爲則，子時初鳴鐘一聲，爲一點，子時之半又鳴二聲，爲二點，至巳時十二點。午時重起一點，至亥時十二點。一周時共二十四點。午時一點以後，人皆寢，即閉戶矣。過三點，則市易如故。土雖砂磧，可耕種。產米、麥、蔬菜、瓜果，係閩人移種者。多禾，七月插秧，十月、十一月收割。六畜以及水族諸品俱有。所出紬布極細密。無地稅，有丁稅。土番人每年稅洋錢六友，閩人稅六圓六友。閩廣人在彼娶妻，必皈依天主教。先納洋錢六圓，後非大贏餘不能還鄉。如隻身謀歸，亦須預納三年稅銀，同鄉人保結，方許歸。如不欲再至，須保人申死狀才免稅。

化郎俱蓄髮，髮黃而拳，白面、碧眼、高鼻。白布衫無鈕，前後無縫，惟開大領，從頭套下，長齊腰。褲連襪間。有另者衫褲，俱緊貼著身。長衣或黑色，雜色，俱小袖狹腰，下如袍式。黑冠，織蒲爲之，頂平而圓，高五六寸，有狹邊，有闊邊捧頂者。履尖頭，革爲之。化婆短衣齊腰，亦緊貼著身，其薄如蟬殼，亦無紐，頸下開方孔，穿裙二襲，無褲，亦有穿襪者。裙或綾或布，腰如褲，不開馬門，亦從頭套下。間有衣裙俱白者。兜頭用番紬，色亦白，髮挽髻墜項後。項圍番紬一方，或披番紬一塊，無簪飾，惟耳懸環。履革，或繡花，或金線織成，多艷色可觀。土番凹眼，而皮黑甚，有黑如漆者，與另一種烏鬼番，其黑同。髮留中，四邊翦令短，亦挽結。短衣略長，褲大管。富者用烏綾，或繡花，繡工貴七八番銀之多。冠如化郎，間有佳紋蓆爲之。無襪，履革，有後跟。番婆短衣，如化婆，亦穿裙二襲，無褲。貧者番布圍於裙外，髮挽結，無簪，有環。赤足，履革，無後跟，拖鞋而行。坐高櫈，則套四趾，出一大趾，鉗之而宕。閩人華服，或辮髮，或挽結，生子女則番服。不拘男女，頭俱帶番紬，大抵男婦之妍媸，與中華同。番王亦無威嚴，每日至城外乘涼，其冠服與衆同，惟駟馬駕車則異耳。官員則肩著累絲落索，分品級，或金，或鍍金，或銀，或左肩，或右肩，或左右俱有。人人手持一棒，長二尺餘。有職者柄上鑲頭，金爲上，銀次之，亦分品級，名曰揮手。閩人亦有持者，名曰傍手。相見無跪拜禮，惟擡手舉帽，上下相同。無五刑，罪至重，先縊死，後斷頭，餘則鞭撲而已，故民不知畏懼，往往自相殘殺。頗喜侮弄唐人，或搶頭上番紬，或以石子破傘。若與之校，即拔刀相向。故日將夕時，唐人不敢行於路云。

通國皆服天主教，敬天地日月，無神號。崇奉孫悟空爲祖，朝暮唄聲如雷。七日禮拜期，齊至祖堂，跪拜諷經，看拜禮，做米柵，謂之好日，不做買賣。民間俱供奉其祖之像，通稱爲柳細三打麻歷。出會謂之出采，每年二三月間出三日，扮演其祖遇難，死而復生，母子重逢故事。人人項挂一袋，藏十字木架於其中，云其祖釘死其上，故佩之身，以志不忘。祖堂謂之拜禮院，有五六處。司事者名曰拜禮，亦曰拜壘，即中華之和尚。有二種，衣白或牛絨者貴，衣黑者次等。有邪術，亦有僧綱蓄髮娶妻。和尚頭稱爲拜禮王，與番王抗禮，管民事。民間嫁娶，無父母命，媒聘。男女先姦合，後必申明拜禮，彼首肯，再著人在近處叫街，言某人將與某女成夫婦，如此三日，方能同居。無拜告天地之禮，如有人言某人有妻未死，則治其人之罪，言某婦有夫，則治其女之罪，皆不得爲夫婦。生孩三朝，即抱至拜禮院，請拜禮命名，謂之過稅。無氏族世系，故每多外內亂，鳥獸行。拜禮每年爲人解罪一次，即子母、父女相姦，及劫盜、殺人罪至大者，云皆可解脫。惟戒後，此不可而已。禁龍陽，倘被獲，二人俱以柴圍而火之。男女姦淫者，如女未適人，則竟配爲夫婦。有夫，男女皆監禁，有銀使費亦無事，不則鞭之。若其夫不願領回者，則爲尼，幽閉一室，每年歸探父母一次。設養病院在拜禮院

側，番人、化人、唐人無親戚、無醫藥資者，皆聽入。病痊則出。而外證入者，十有九生，內證入者，百無一生焉。義學，貧富皆入肄業，有醫學書，有天主教經典。其番字則橫寫，如雁行。

俗好樓居，或三面開窗，或作走馬樓，以玻璃明瓦爲格，頗華美。無廳堂，天井旁作樓，亦高敞。工作極貴，每一起造費輒六七千金，或至萬金，比比也。貧者草屋，竹爲梁柱，以棕葉蓋之。地卑濕，草屋亦多架以樓。食不用箸，以手食物。亦有蠱，中之即發，閩人有能解者。洗澡無熱湯，富家汲水缸中浴之，貧者男女皆於河浴。時以水從頭灌下，云可已疾。人死無棺，拜禮院祖堂下有格斗，如匣，則以屍藏其中。俟皮肉盡化，取骨傾於坑內，有職者，以骷髏供院前。閩人曾入教爲過稅，其亡者使費數十金，埋於院前，蓋以石板。不則埋於海灘孟孤山。土番懶惰成性，率皆游手，日鬥鷄樗蒱爲戲。其輸贏極大，頃刻間可進出洋錢數千，以故多貧而少富。買賣俱婦女爲之。持物善戴，不善負。近年頗多竊盜淫亂，惜哉！地皆膏腴，無地主糧稅，不事開墾。男甘爲寇攘，女則賣姦無忌。此皆在上者政令不善，相習成風，恬不爲怪，有自來矣。通事者如縣官，理民事有俸，稱曰甲必丹，其上任曰過甲。各鋪賀禮至千金，署曰館，告狀曰上館。一年一代，俱閩人。泉、漳人輪流交代。服式如平人，外罩黑紗，小袖，外套一件黑佳紋蓆，闊邊冠，持揮手一根，無威儀。煙酒極重，皆王家榷賣。設禁嚴，唐人帶去私賣，甚有利，被偵者搜獲則沒入官。葡萄酒味濃厚，每瓶觔餘，價須洋錢一圓二角半。又一種色黑，濃如油，大戶飲不過五六杯徑醉矣。此二種皆出自祖家。大街所售，高者名阿連，亦貴，每觔四百餘文，能祛傷。次者每觔百文，即椰酒。煙以葉捲筆管形，長二寸餘，每洋錢一圓買一百廿八支。洋船之進口也，其貨物逐一點稅，雖小不漏。客寓曰土庫，形式如八卦，週圍牆門二，俱有兵丁看守。可寓八條洋船，人客貨物則俱貯以樓。自嘉慶十三年不戒於火，後易平屋，亦寬敞。其洋錢上之佛頭，即是番王像，四邊之ＩＵＩＩＯ，均係番字，衣折下字，乃彼國之年分。余聞知四月二十二日是英咭唎國王誕辰。是日進城，見懸其像於呂宋國王府前，其容酷似今所用之羅漢頭洋錢。民間零用以八開頭小洋錢爲一友，十六開洋錢爲半友。如交易布，則曰幾友一疋。錢紫銅質，無孔，花紋亦如小洋錢，名曰瓜，半瓜曰微禮。每洋錢一圓，換瓜一百三十六文。買賣小物則論幾瓜。稱，俗作秤。鐵梗而方，以二十五痕爲一路，五路十二痕半爲一百觔。痕，閩人呼作粒。市居喧雜，曾見甲必丹曉諭告示，上一行奉大清亦有稱唐者。嘉慶十七年，下一行稱化西士一千八百十二年，奉正朔，遵西教，此其兩盡云。

經濟物産

《明一統志・外夷・呂宋國》 土産：黃金。

《廣皇輿考・四夷・呂宋》 前無考。國朝永樂三年朝貢。其産黃金。

《閩小記・蕃薯》 萬曆中，閩人得之外國。【略】蓋度閩海而南有呂宋國，國度海而西爲西洋，多産金銀，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國金銀，皆轉載於此以（過）〔通〕商，故閩人多賈呂宋焉。其國有朱薯，被野連山而是，不待種植，彝人率取食之。其莖葉蔓生，如瓜蘆、黃精、山藥、山蕷之屬，而潤澤可食，或煮，或磨爲粉。其根如山藥、山蕷，如蹲鴟者。其皮薄而朱，可去皮食，亦可熟食之。可熟食者，亦可生食，亦可釀爲酒。生食如食葛，熟食色如蜜，其味如熟荸薺，器貯之有蜜氣，香聞室中。彝人雖蔓生不訾省，然恓而不與中國人。中國人截取其蔓咫許，挾小盒中以來，於是入閩十餘年矣。其蔓雖萎，剪插種之，下地數日即榮，故可挾而來。其初入閩時，值閩饑，得是而人足一歲。其種也，不與五穀爭地，凡瘠鹵沙岡，皆可以長，糞治之，則加大，天雨根益奮滿，即大旱、不糞治，亦不失徑寸圍。泉人翫之，斤不值一錢，二斤而可飽矣。於是耄者童孺，行道丐乞之人，皆可以食。饑焉得充，多焉而不傷，下至雞犬皆食之。

《獻徵錄・四夷・呂宋》 呂宋，國小，然産黃金，故人亦富厚。商舶多至。

《東西洋考・東洋列國考・呂宋》 物産：金、永樂時充貢。奸人所捉影而唱金豆之說也。銀錢、大者七錢五分，夷名黃幣峙。次三錢六分，夷名突屑。又次一錢八分，名羅料釐。小者九分，名黃料釐。俱自佛郎機攜來。子花、即吉貝花。蘇木、夷名巴勝居。椰。夷名哥貝。

交易：舟至，遣人馳詣酋，以幣爲獻，徵稅頗多，網亦太密。我人往往留彼不返者，利其近，且成聚故也。釁隙而後，彼亦戒心於我，恐族類既繁，後復爲亂。輒下令每舶至，人只二百爲率，毋溢額。舶歸，所載回必倍以四

百，毋縮額。我人當放舟時，多詭名充數，聽其查驗，中流輒逃回彼土。市名潤內，舊在城中。後既猜嫌，改設城外新潤。

《職方外紀・呂宋》 廣州之東南爲呂宋。其地產一鷹，有鷹王，飛則衆鷹從之，或得禽獸，俟鷹王先取其睛，然後羣鷹方啖其肉。又有一樹，百獸不得近之，一過其下即斃矣。

《閩書・南產志上・蕃薯》 萬曆中，閩人得之外國。瘠土砂礫之地，皆可以種。用以支歲，有益貧下。予當作《蕃薯頌》，可以知其概也。頌曰：度閩南而南，有呂宋國。國度海而西，爲西洋。多產金銀，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國金銀，皆轉載于此以通商，故閩人多賈呂宋焉。其國有朱薯，被野連山而是，不待種植，夷人率取食之。其莖葉蔓生如瓜蓏，黃精、山藥、山蕷之屬，而潤澤可食，或煮，或磨爲粉。其根如山藥、山蕷，如蹲鴟者。其皮薄而朱，可去皮食，亦可（屬）〔熟〕食之。可熟食者，亦可生食，亦可釀爲酒。生食如食葛，熟食色如蜜，其味如熟荸薺，生貯之有蜜氣，香聞室中。

《八紘譯史・呂宋》 物產：鷹有鷹王，飛則衆鷹從之，或得禽，俟鷹王先取其睛，羣鷹方啖其肉。奇樹，有一樹，獸不得近，過其下者即斃。

《坤輿圖說・呂宋》 廣州之東南爲呂宋。其地產鷹，鷹王飛則衆鷹從之，或得禽獸，俟鷹王先取其睛，然後羣鷹方啖其肉。又有一樹，百獸不得近，一過其下即斃矣。

《茶餘客話》 烟，一名相思草，滿文曰淡巴菰。初出呂宋，明神宗時始入中國，繼而北地多有種者。一畝之獲，十倍於穀，後乃無人不用。

《海錄・南海・小呂宋》 土產：金、烏木、蘇木、海參。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呂宋》 土產：金、銀。

《癸巳存稿・喫煙事述》 煙草出於呂宋，其地名曰淡巴姑。明時，由閩海達中國，故今又稱建煙。

《瀛環志略・亞細亞・南洋各島》 馬尼剌，帆檣輳集，百貨流通，埔頭之盛，甲於諸洋。土肥濕，宜稻，產米最多。又產白糖、棉花、麻、烟草、加非、可可子、加非似扁豆，青黑色，炒而煮之，味苦香似茶，西洋人用以代茶，或沃糖酥飲之。可可子亦果名，即藥料中訶子，西洋人亦以代茶。金、珠、玳瑁、冰片、燕窩、海參、烏木、紅木。

《粵海關志・市舶・小呂宋》 小呂宋，爲產米之區，其程途又較別國最近，一帆直達，可以計日往還。

又 嘉慶十一年，小呂宋及暎咭唎之孟雅拉皆運米進口。

又 〔道光十二年〕茲據洋商稟稱，夷船載米來粵，其米多產自小呂宋，亦有由噶喇巴埠頭裝載來者。凡裝米來粵之各國夷船，均係各由本國駛船前往小呂宋等處買米裝載來粵，該處市價，每百觔洋銀或一圓一二毫，或一圓三四毫不等，總以價在一圓五毫之內。各米船裝米，每船多者不過四五千石，少者止二三千石，在六七千石以上者頗少。

《清朝柔遠記》卷四 乙卯，雍正十三年公元一七三五年。春正月，小呂宋來廈門乞糴。小呂宋麥收歉薄，附洋船載穀二千石、銀二千兩、海參七百斤來廈門易麥。提臣王群以例禁五穀出洋奏請。詔曰：『國家嚴禁五穀出洋者，乃杜奸商匪類暗生事端，若各國米糧缺少，隨時奏聞，朕尚酌量豐餘以濟之，今載穀易麥，更近情理，著均平糶糴以濟其用。』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二 〔光緒十六年〕五月己巳朔記　查得小呂宋入口貨物，由華人自香港運往銷售。以米爲大宗，每年價洋銀二百餘萬圓至三百萬圓不等。因土人性懶，不肯耕種之故。麵粉每年五六十萬圓。其餘中國物產，如紬匹、油蠟、食物、紙張之類，只銷三十萬圓以內。洋布入口最多，則由歐美各商運到，而華商爲之運銷全島各內埠，每年價自五百五十餘萬圓至七百餘萬圓不等。至出口貨物，以白糖、烟葉兩項爲大宗，每年價自四百餘萬圓至五百餘萬圓不等。其次加非，出口每年銷至二百餘萬圓。又白麻繩索，每年銷價數十萬圓或百萬圓不等。以上貨物運銷歐美各洲，洋人居十之六七，華人居十之三三。而白糖、加非則皆運銷內地者也。爲洋商經紀者，華人居多。此小呂宋近年出入口貨物之大較也。至海關出入口稅餉，每年共得二百十餘萬圓。此外，華人店稅，每年納銀六十餘萬圓，華人丁稅，每年三十餘萬圓。小呂宋省城，即馬尼喇，大埠也。

《海島逸志》 〔呂宋〕金、珠、玳瑁、冰片、燕窩、海參、烏木、紅木、魚、鹽之利，甲於海外。

葉羌鏞《呂宋記略》 物產：高麗菜，形類扁葉芥，色淡青，味如中國之筍，鮮稍遜，乃美品也。至竹筍，味劣薄，不登食品。此菜先時化郎所種，極貴重，一株觔餘，售洋錢一圓。後種者多，價亦稍殺，每株洋錢二三友。紅梨，草木，葉如蘆，高尺餘，實如甜瓜，稍大，斑如魚鱗，去皮食，味甘，

生則酸。葉抽絲爲布，極潔白細密，價比杭紡更貴。酸子，形如瓜，色黃，味甘，此與紅梨二種，差可食。餘則瓜果甚多，俱不堪食。椰，形如西瓜，即椰瓢。破開清水一盂，味淡，能解裏檳榔之石灰毒，亦可釀酒，性寒，多飲則成嘔吐病，內有白肉，嫩時甘脆可食。芭蕉，多花，亦多子，名曰金蕉，味甘，常年開花結子不絕。花生，肥而香美，不讓福菓。玳瑁，形如龜，四足，背殼十三塊，即中土飾器之玳瑁也。珠，色白者絕少，每見大珠，竟有將蚌殼突起，有珠光者鑿下磨光，以白蠟揩，如眞色貨賣。火雞，身、足、喙俱如雞，項以鵝，無冠，尾長，能食火炭，故得火名。喜則翅尾俱張如扇，頷下紅珠纍纍，頂上紅縧下垂。金蛇，巨者數十丈，頭如笆斗，食人，深山中往往有之。土人日中以竹刀插洞（日）〔口〕，夜間出洞尋食，觸刀自破其腹則死。肉可啖，皮可張弦子，膽可愈瘡瘍。洋布，高者長衫料每件價洋銀三四圓，低一圓。番紬，高低不等，高者價至洋錢二十圓以外，或十圓、七八圓，低不過半圓。番紬與洋布均非土產。色盆，即肥皂，出自祖家者佳，能去油跡，價亦貴。洋刀，銛利無比，每把價洋錢一圓。長寸餘，可削鐵。此來自烏羅巴國者，故良，餘皆不及。

又　凡海中記里以百里爲一更，由上海至甯波十二更，甯波至廈門四十更，廈門至呂宋七十二更，共計一百二十四更，計程一萬二千四百里。如遇西北、東北風大七日夜可到，不則不可計日，然一月之內爲極遲矣。走暹羅爲廣西洋，走呂宋爲建西洋，故暹羅寄居廣人多於閩人，呂宋寄居閩人多於廣人云。建西洋收上海者有五條，大者四千餘擔，小者不上三十擔。客附舟者，有二千洋錢貨，可帶一弟兄，即駕船水手。公司與擔位，八擔貨倍之，所帶亦多一人，漸次而加。本大者一人不能照管，帶一友相助，不事駕舟。無擔位客人，自與八擔水腳銀。船主領之，謂之公司。船主之子弟、親戚，謂之親丁。其主客飲食者曰小公司。職爨曰總哺，管賬曰財副。舵工，上海至廈門謂之大公，廈門至西洋謂之夥長。公管衆弟兄爲押班。在船各司其事，俱井井有條。舟至洋山，公司具三牲獻神。至普陀，以清香茶果齋供，衆客遙拜，焚金紙。至廈門，公司獻供天后。至華夷交界，公司送彩船，衆客助金紙。晚做好事，衆客助金紙。近西洋，衆客捐看山銀或洋錢一圓或二圓。至頭巾堆，做好事，衆客助金紙。至雞嶼口，雞嶼山，在呂宋海口，平夷綿亘約十餘里。東西有兩覆鼎山，高出雲表，林木四季青葱可愛。有東西兩口，東口建船進出，西口廣船及暎咭唎諸夷船進出。海中石觀音一尊，在雞嶼山北腳水中，塊石結成寶相，宛如菩薩端坐蓮臺，面北而望，舟人至此，鳴金焚香。公司齋供，衆客焚金紙。返棹亦如之。舟泊口外，即有汛兵到。及進口泊，即有番官到。二三次俱點人數，謂之驗疤痣。以後船主入城見番王，亦用擡手舉帽禮，遵其俗也。洋船之棧房名曰土庫，將貨物逐件點明，估價消貨，後公司抽分，客銀加二三五。走暹羅，去貨無利，船主無抽分。關稅即於抽分內拔十分之六。管稅務者曰土庫官。初客人於上海登舟，須備順風紙、金紙費，不過洋錢一圓，或錢四五百文。金漆面桶一隻，小瓦茶壺一把，茶盃一隻，酒盃四隻，茶葉二觔，烟三四包。於呂宋上岸，檢衣箱中一二包烟，番人聽留，多則恐販賣，遂取去，至開船時仍交還。以本國烟酒俱設禁嚴，唐人私帶，搜得則沒入官也。所售賣貨物，船主事冗，或多疎忽，客伴中相好者可互相照應。如初次到，店家之好否，亦可詢之。客伴中出售之貨，總無當收現銀，七八日者即作現銀交易。交貨交銀偶有之耳。每拜六日討賬，往往其人他適，則無可追尋。凡客一千洋錢下船者，派定裝二十幾擔，回貨若要多裝，向弟兄買擔位，但水腳銀比公司略貴。然惟布紬緞有擔位，雜貨物皆無之。所買呂宋貨，只有紅木、烏木、燕窩、海參，餘皆由別國來，不可買。燕窩，蘇祿出者成瓣。白色者，即名官燕。呂宋出者，名曰條菜，燕窩之中至高者。俱要現銀，無賒欠。故如去貨，雖以布爲主，須帶雜貨，乃易於變銀，見彼貨可買即買之矣。

交通

《順風相送》　太武往呂宋：太武開船，辰巽七更取彭湖山。巳丙五更見虎仔山。單丙及巳丙六更取沙馬岐頭。單丙二十更取筆架山，與大港口相對及紅荳嶼。丙午七更取射崑美山。丙午及單巳十更取月投門。單丙三更、坤未三更取麻里老表山，平長，遇夜不可貪睡，可防。丙午及單午五更取里銀大山，二港相連開勢沙表，表生在洋中可防，表尾記之極仔細。巳丙五更取頭巾礁，單午五更取呂宋港口，雞嶼內外俱可過船，無沉礁有流水。其船可從東北山邊入港爲妙。

回針：往回或遇春冬，宜加節衷。雞嶼出洋，壬子、單亥十更，壬亥、單亥七更，取麻里老，見表放洋。壬子、單子二十五更往回取彩船祭獻。此處

流界甚多，則是浯嶼洋。壬子、壬亥二十更，單亥五更，取太武。

表上放洋：若表上放洋，壬子二十更取射嵐美大山。單子三更取紅荳嶼。丑癸十更是浯嶼洋。丑癸八更取沙馬歧頭。癸十一更取彭湖。壬亥七更取太武入浯嶼。

又　呂宋往文萊：雞嶼開船，用巳丙及乙辰十更沙塘石開船，到呂蓬港口。若是呂蓬山外過討麻里呂。坤未五更取芒烟山。丁未及午丁十更取麻干洋了討鬱山，無風搖櫓二日三夜。單午及丁未取小烟山前密。丁未五更取三牙七峰山。單丁五更取芭老員。丁未五更取蘿蔔山文滴古幔山頭，高大有雲，犀角山。單未、單丁見聖山。單未、坤未取崑崙山外有老古石過門去。坤未、坤申使見長腰嶼。丁未討鯉塘嶼，丁未便是文萊勃泥港也。

又　松浦往呂宋：柯子門開船，丙、丁午及丁未十更見五島山。過去遠用坤申放洋五十四更，若不見山，用丁未二更見小琉球雞籠頭山。巡山使上用丙午六更見北港沙馬頭大灣山。丙午三十五更取射嵐美山。丙午、單巳十更取月投門。丙午三更、坤未三更取麻里老表崎尾邊平過，夜不可睡，仔細。單巳五更取東樓山，丙午五更取里銀山。壬丙五更取里安山。丙巳五更取覆鼎安山，上是大小藤綁山，下是呂宋港，有雞嶼，內外俱可過船，無沉礁，有流水，進從東北邊妙。南邊是佳逸，拋佛郎船，取銃城，妙矣。

又　呂宋回松浦：雞嶼開船離洋，巳亥及壬子五更取里安山。丑癸五更取里仁大山。單癸五更取東樓山。壬亥、單亥五更取麻里老表。俱是平平崑崒，過夜不可睡。用壬子放洋二十五更取浯嶼，放彩船。單癸、子癸十更取沙馬頭大灣內山。巡山使子癸六更見雞籠頭山爲準。離山有四五更放洋，艮寅五十六更見山。船身在南，見野故山，在北有雲貳山、天堂。欲至松浦，船過天堂，用壬亥、壬子十更收入柯子門。松浦卽平戶津，土名魚麟島。港內水急，中有一小員嶼，須當水平進。欲往護屋，平戶出港用艮寅三更收入護屋，卽隴車仔也。若去西北風大，或從雞籠後過之，若來西南風大，或雞籠後過有之，須當仔細。

《指南正法》　雙口針路：大担開船，用辰巽七更取澎湖。丙巳針，七更取虎頭山。單丙六更取沙馬岐頭門。又單丙十更、又丙午十二更取剖牛坑上。丙午五更過四嶼，入是玳瑁。四嶼丙午五更過埭，丙午及單丙十更取艮白埭仔生開洋，仔細須防之。丙巳十更取雙口港雞嶼口，算風觀水入爲妙也。雙口往惡黨：雞嶼南過用丙午取文武樓門。用巽巳五更取以寧山，用單巽四更取鬱司嶺大山。用單巽四更取漢澤大山尾。用單午沿山直落取惡黨內嶼，妙哉。

回針：惡黨開針，用坤未使盡筆架山。用乾亥在嘮東山外過。用乾亥三更見一小嶼如白土，遠如船頭來可防。用乾亥七更取以寧山，以寧山外一連大山萬里擺限，山用單亥四更取呂帆。用壬亥取頭巾礁回唐可也。

又　三岳貌山：龍梅嶼、蘇安、邦仔系蘭、貓里老、東邦大山、里安大山、中邦里銀、大藤捧、小藤捧、頭巾礁、假覆鼎、正覆鼎、猪母禿、雞嶼。雙口至宿霧山形水勢：雞嶼、糧裏、猪勝尾、麻里驢、石仔港、龍陌大山、馬蘇未、白表仔、竹篙嶼。

宿霧回雙口：竹篙嶼、市武祿、對開班愛大山、腳桶嶼、市武淵大山、慰交頭、竹嶼、老降頭、里呂大山、五虎下山、海蹈大山、外文武樓、呂蓬外山、現平坪山、覆鼎山。

往網巾礁老、萬老膏：紅面大山，沿山使一更，取以能外文武大樓大山門中過。

能久大山。

以能嶼：外過放洋仔，乾巽八更開嶼收。

高樂山。

漢降岐山：壬丙九更、單巳六更取繫羅裙山。

繫羅裙山：沿山使，盡山尾是交逸泉，番仔甚多，可防。

交逸山：沿山使去，有港便是三寶顏。

三寶顏：對開南面大山是獨奇馬山。

獨奇馬山：有三州相連，二邊可行舡，落去是山尾。

三寶顏山尾：有嶼斷腰，內深可行舡，單卯五更取里高耀。

網巾礁老：里高耀沿山使盡四更，大灣卽網巾礁老。

小相逸：巽巳十三更取沿山，名曰髻仔山。

髻仔山：其山甚大，五個山頭，東高西低，有一烈嶼仔七八個。

龜魚山。

大相逸：此山卽腳桶嶼千仔致大山。

紹舞：到萬老膏。

又　浯嶼往雙口針：浯嶼開舡，用辰巽七更取澎湖。用丙巳五更取虎仔山。用單丙及丙巳六更取沙馬岐頭。單丙二十更取筆架山及紅豆嶼。用丙午取刣牛坑。用丙午十更取投門。單丙五更取里銀大山，二港相連。開有白表仔生在洋中，當可防。表尾盡不可用丙巳，可用丁午。開二三更過白表仔，用丙巳五更取頭巾礁。單午五更取圭嶼南過。候水漲進港可也。

回浯嶼針：圭嶼放洋，用單亥及壬亥七更取麻哩老表，放洋用壬子、單壬二十更，往回祭獻。此處流水甚多，即是浯嶼洋。用壬子及壬亥針二十更，單亥五更取太武。若表上放洋，用壬子十七更取浯嶼洋。癸丑八更取沙馬岐頭。用單癸十一更取澎湖。

長岐往雙口針路：長岐開舡用坤申二更、單申五更、坤申五十五更，舡頭對烏坵山。用單丁三更、下午五更，見澎湖山。用丁午五更、單午五更，又單午幷丙午十五更、丙巳五更、單巳三更、用巽巳四更見表山。巡山進入圭嶼，水漲入港爲妙。

回長岐針：圭嶼回山使見表尾。單壬五十更見太武。西南風用艮寅幷丑艮五更見烏坵。南風單寅六更過圭籠頭。用艮寅二十更、用單艮十五更、單寅十一更收入天堂。

又　雙口往東埔寨：二月初七雙口開舡，東南風用單辛三更，北風用單酉及單辛六更，又東風用單酉四更，北風單酉五更，初十上午用單庚七更，十二日用單坤七更，夜單庚七更，取外任進港。

回針：五月十四日出淺用單卯五更、用甲卯四更，十五日見東洞、西洞及玳瑁中央過。單乙五更，十六日用單卯五更，又用單卯五更，十七日甲卯五更，夜用甲卯五更，十八日甲卯二更夜無風，十九日念三日東北風，至念四日南風用乙卯四更，夜東北風至三十日俱無風，到文武樓收入港爲妙。

《海錄・南海・小呂宋》　船由呂宋北行，四五日可至臺灣，入中國境。若西北行，五六日經東沙，又日餘見擔干山，又數十里卽入萬山，到廣州矣。東沙者，海中浮沙也，在萬山東，故呼爲東沙。往呂宋、蘇祿者所必經。

葉羌鏞《呂宋記略》　凡海中記里，以百里爲一更。由上海至甯波十二更，甯波至廈門四十更，廈門至呂宋七十二更，共計一百二十四更，計程一萬二千四百里。如遇西北、東北風大，七日夜可到，不則不可計日，然一月之內爲極遲矣。走暹羅爲廣西洋，走呂宋爲建西洋。故暹羅寄居廣人多於閩人，呂宋寄居閩人多於廣人。

藝文

《外國竹枝詞・呂宋》　當年失國一牛皮，何處天生金豆枝？可恨大崙遮殺後，澗頭不剩壓冬兒。佛郎機以黃金求地如牛皮大蓋屋，王許之，乃剪牛皮，相續爲四圍，求地稱是，築城居之，遂滅呂宋。華人流寓澗內者，名壓冬，衆至數萬。妄男子張疑詭稱機易山產金豆，遣官往勘無有也，疑坐誅。酋疑華人，攻殺之，追至大崙山殲焉。

麻逸部　摩逸

《宋史・外國傳五・闍婆》　又有摩逸國，太平興國七年，載寶貨至廣州海岸。

《諸蕃志・志國・麻逸國》　麻逸國，在渤泥之北。團聚千餘家，夾溪而居。土人披布如被，或腰布蔽體。有銅佛像散布草野，不知所自，盜少至其境。商舶入港，駐於官場前。官場者，其國闕闕之所也。登舟與之雜處。酋長日用白傘，故商人必賚以爲贐。交易之例，蠻賈叢至，隨笈簏搬取物貨而去。初若不可曉，徐辨認搬貨之人，亦無遺失。蠻賈迺以其貨，轉入他島嶼貿易。率至八九月始歸，以其所得，準償舶商。亦有過期不歸者，故販麻逸舶回最晚。三嶼、白蒲延、蒲里嚕、里銀、東流新、里漢等皆其屬也。土產黃蠟、吉貝、眞珠、琦瑁、藥、檳榔、于達布。商人用鼇器貨金、鐵鼎、烏鉛、五色琉璃珠、鐵針等博易。

《島夷誌略・麻逸》　山勢平寬，夾溪聚落，田膏腴，氣候稍暖。俗尙節義。男女椎髻，穿青布衫。凡婦喪夫，則削其髮，絕食七日，與夫同寢，多

瀕於死。七日之外不死，則親戚勸以飲食，或可全生，則終身不改其節。甚至喪夫而焚尸，則赴火而死。酋豪之喪，則殺奴婢二三十人以殉葬。民煮海爲鹽，釀糖水爲酒。地產木綿、黃蠟、玳瑁、檳榔、花布。貿易之貨用鼎、鐵塊、五采紅布、紅絹、牙錠之屬。蠻賈議價領去博易土貨，然後準價舶商。守信事終如始，不負約也。

《星槎勝覽・後集・麻逸國》　在交欄山之西。山勢峻，地平寬，夾溪聚居。氣候稍熱。男女椎髻，穿長衫，圍色布手巾。田多膏腴，倍收他國。俗尚節義，婦喪其夫，則削髮碎面，絕食七日，與夫屍同寢，多與幷逝矣。七日外不死，則親戚勸以飲食，或得甦命，乃終身不再嫁矣。或至焚夫屍日，則赴火而死，蓋其節義之不改也。煮海爲鹽，釀蔗爲酒。地產木棉、黃蠟、玳瑁、檳榔、花布。貨用銅鼎、鐵塊、五采布、絹之屬。

詩曰：美哉麻逸國，山峻地寬平。尚節心無異，耕田穀倍登。檳榔資咀嚼，玳瑁照晶熒。布染花生彩，糖香酒自清。溪濤含蕩漾，海日上高明。蠻土知仁化，駸駸禮義行。

《明一統賦・麻逸》　麻逸國，在渤泥之北，團聚千餘家。土人披布如被單，或腰布蔽體。番舶到其闤闠前，酋長登舟，蠻賈叢至，搬取物貨而去，初若不可曉，然一無遺失。

《圖書編・麻逸國》　在交欄山之西，山勢峻，地平廣，夾溪聚居。氣候稍熱。男女椎髻。田多膏腴，倍於他國。俗尚節義，夫喪，則婦削髮碎面，絕食七日，與夫同寢，多有幷逝者。七日不死，則親戚勸以飲食，或得生，終身不嫁。或至焚夫屍日，赴火而死，蓋其節義不改。煮海爲鹽，釀蔗漿爲酒。

《諸夷考・麻逸》　海國有麻逸凍矣，又有麻逸國，在渤泥之北，團聚千餘家。土人披布如被單，或腰布蔽體。番船到其闤闠前，酋長登舟，蠻賈叢至，悉搬取物貨而去，初若不可曉，然一無遺失。

三嶼部三島

《諸蕃志・志國・三嶼》　三嶼，乃麻逸之屬，曰加麻延、巴姥酉、巴吉弄等。各有種落，散居島嶼，舶舟至則出而貿易，總謂之三嶼。

其風俗大略與麻逸同。每聚落各約千餘家。地多崇岡疊嶂，峭拔如壁，憑高依險，編茅爲屋。山無水源，婦女以首纍擎二三甕，取水於溪，登陟如履平地。窮谷別有種落，號海膽，人形而小，眼圓而黃，虬髮露齒，巢於木顛。或三五爲羣，跧伏榛莽，以暗箭射人，多罹其害。投以瓷椀，則俯拾忻然跳呼而去。番商每抵一聚落，未敢登岸，先駐舟中流，鳴鼓以招之。蠻賈爭棹小舟，持吉貝、黃蠟、番布、椰心簟等至與貿易。如議之價未決，必賈豪自至說諭，餽以絹、傘、瓷器、籐籠，仍留一二輩爲質，然後登岸互市，交易畢則返其質。停舟不過三四日，又轉而之他。諸蠻之居，環繞三嶼，不相統屬。其山倚東北隅，南風時至，激水衝山，波濤迅駛，不可泊舟。故販三嶼者，率四五月間即理歸棹。博易用瓷器、皂綾、繒絹、五色燒珠、鉛網墜、白錫爲貨。

《元史・外夷傳三・三嶼》　三嶼國，近瑠求。世祖至元三十年，命選人招誘之。平章政事伯顏等言：『臣等與識者議，此國之民不及二百戶，時有至泉州爲商賈者。去年入瑠求，軍船過其國，國人餉以糧食，館我將校，無它志也。乞不遣使。』帝從之。

《島夷誌略・三島》　居大崎山之東，嶼分鼎峙，有疊山層巒，民傍緣居之。田瘠穀少，俗質朴，氣候差暖。男女間有白者。男頂拳髮，婦人椎髻，俱披單衣。男子嘗附舶至泉州經紀，罄其資囊，以文其身。既歸其國，則國人以尊長之禮待之，延之上坐，雖父老亦不得與爭焉。習俗以其至唐，故貴之也。

民煮海爲鹽，釀蔗漿爲酒。有酋長。地產黃蠟、木綿、花布。貿易之貨

用銅珠、青白花碗、小花印布、鐵塊之屬。

次曰答陪，曰海贍，曰巴弄吉，曰蒲里唎，曰東流里。無甚異產，故附此耳。

《星槎勝覽・後集・三島》 其處與琉球大崎山之東鼎峙。有壘山層巒，民倚邊而居。田瘠少收。以網魚於海，織布爲業。俗尚樸質。男生拳髮，婦女椎髻，單布披之爲衣，不解裁縫。凡男子得附舶之中國，然罄其資，身歸本處，鄉人稱爲能事，尊之有德，父兄皆讚焉。煮海爲鹽，釀蔗漿爲酒。地產黃蠟、木綿布。貨用金、銀、磁器、鐵塊之屬。

詩曰：幽然三島國，花木茂常春。氣質尤宜樸，衣裳不解紉。游歸名讚德，賀禮酒頻傾。採吟荒嶠外，得句自逡巡。

《明一統賦・三嶼》 三嶼國，散居南海中，每一聚落約一千餘家。地多崇崗疊嶂，憑高依險，編茅爲屋。其人形短而小，眼圓面黃，虬髮露齒。巢于木顛，或三五爲群，跧伏草莽，以暗箭射人。授以瓷碗，則俯拾跳呼而去。

《圖書編・三島國》 其地幽然山島，花木常茂，民倚邊而居。田瘠少收，網魚於海，織布以葉，俗樸質。凡男子得附舶至中國，罄資歸，鄉稱爲能事，尊之有德，父兄皆讚焉。煮海爲鹽，釀蔗漿爲酒。

《諸夷考・三嶼國》 三嶼國，散居南海中。每一聚落約千餘家。地多崇岡疊嶂，憑高依險，編茅爲屋。其人形短而小，眼圓面黃，虬髮。露巢于木顛，或三五爲群，跧伏草莽，以暗箭射人。投以瓷椀，則俯拾跳呼而去。

《酌乘・東南夷・三嶼》 三嶼國，近（球璃）〔琉球〕。元世祖至元三十年，欲遣人招之。平章政事伯顏等言：『此國之民不及二百戶，乞不遣。』乃止。

《四夷廣記・三嶼國》 三嶼國，散居南海中，近瑠球。每一聚落約一千餘家。地多崇岡疊嶂，憑高依險，編茅爲屋。其人形短而小，眼圓面黃，虬髮露齒。巢于木巔，或三五爲群，跧伏草莽，以暗箭射人。授以瓷碗，則俯拾跳呼而去。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命選人招誘之。平章政事伯顏等言：『與瑠球之民不及二百戶，時有至泉州爲商賈者。去年入瑠球，軍船過其國，國人餉以糧食，館我將校，無它志也，乞不遣使。』帝從之。

《外國竹枝詞・三島》 蓬萊方丈及瀛洲，此地何如三島侔。中有健兒誇好事，舶船曾到大唐遊。凡男子得附舶至中國，雖罄其資，身歸本處，鄉人稱爲能事，父兄皆讚焉。

《續通典・邊防一・三嶼》 三嶼，近琉球。元世祖至元三十年，欲選人招誘之。平章政事巴延等言：『此國之民不及二百戶，去年軍船入琉球，過其國，國人餉以糧，館我將校，無他志也，乞不遣使。』帝從之。

《續通志・四夷傳一・流求》 又有三嶼國，亦近流求，居民不及二百戶，時有至泉州爲商賈者。

古麻剌朗部古麻剌 麻剌

《明史・外國傳四・古麻剌朗》 古麻剌朗，東南海中小國也。永樂十五年九月遣中官張謙齎敕撫諭其王幹剌義亦奔敦，賜之絨錦、紵絲、紗羅。十八年八月，王率妻子、陪臣隨謙來朝，貢方物，禮之如蘇祿國王。王言：『臣愚無知，雖爲國人所推，然未受朝命，幸賜封誥，仍其國號。』從之，乃賜以印誥、冠帶、儀仗、鞍馬及文綺、金織襲衣，妃以下幷有賜。明年正月辭還，復賜金銀錢、文綺、紗羅、綵帛、金織襲衣、麒麟衣，妃以下賜有差。王還至福建，遘疾卒。遣禮部主事楊善諭祭，謚曰康靖，有司治墳，葬以王禮。命其子剌苾嗣爲王，率衆歸，賜鈔幣。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四・古麻剌朗》。）

《明一統志・外夷・古麻剌國》 沿革：前代無考。本朝永樂中，國王哇來頓本親率其臣來朝，至福州卒，詔謚曰康靖，敕葬閩縣，有司歲時致祭。

《明四夷考・古麻剌》 古麻剌，在東南海中。永樂時，王哇來頓本率其臣來朝，至福州卒，賜謚康靖，敕葬閩縣，有司歲時祭。

（幷見《諸夷考・古麻剌》、《武備志・四夷一五・古麻剌》。）

《三才圖會・地理・古麻剌》 古麻剌，地在東南海中。前代無考。皇明朝貢。

《明一統賦・古麻剌》 古麻剌國，其國有百餘州，有城四重。國人白

淨，禁葷食。有佛宇四千區，蓄四萬餘妓，每日兩次歌獻佛飯。有戰象四百，兵馬約千萬。王出入乘象，戴金冠，從者皆騎兵持劍。永樂中，其王哇來頓本來朝，至福州卒，詔謚康靖，敕葬閩縣，有司歲時致祭云。

《殊域周咨錄・西戎・麻剌國》 麻剌國，前代無考。本朝永樂中，國王哇來頓本率其臣來朝，至福州卒。詔謚康靖。

按：當時之夷，沒葬於中國者，如淳泥、蘇祿、麻剌共三人焉。非我朝德威遠被，烏能使海外遐酋傾心殞身如此哉！

敕葬閩縣，令有司歲時祭之。十三年，又遣使獻麒麟。

《圖書編・古麻剌》 古麻剌，在東南海中。永樂時，哇來頓本率其臣來朝，至福州卒，賜謚康靖，敕葬閩縣，有司歲時祭之。其國有百餘州，有城四重。

王圻《續文獻通考・西南夷・古麻剌》 地在東南海中。前代無考。皇明永樂中，國王哇來頓本率其臣入朝，至福州卒，賜謚康靖，敕葬閩縣，有司歲時致祭。

《明會典・朝貢二・古麻剌國》 國在東南海中。永樂十八年，國王斡剌義亦敦奔率妻子及陪臣來朝，貢方物，請封，給印誥，仍其舊號。行至福州卒，詔謚康靖，敕葬閩縣，令有司歲致祭。

《咸賓錄・南夷志・古麻剌朗》 古麻剌朗，永樂時國王哇來頓本率妻子及陪臣來朝。行至福州卒。賜謚康靖，敕有司葬，歲祀之。其國有百餘州，有城四重。國人不葷食。有佛宇四千區，四萬餘妓每日歌舞以獻佛飯。王出入乘象，戴金冠，從者騎馬持劍隨之。

《廣皇輿考・四夷・古麻剌國》 永樂中，其王率臣來朝，卒于福州，詔謚康靖，葬于閩縣，有司歲時致祭。

《方輿勝略・外夷・古麻剌》 古麻剌，永樂時，國王哇來頓本率妻子及陪臣來朝，行至福州卒，賜謚康靖，敕有司葬，歲祀之。其國城四重，有百餘州，佛宇四千區。國人不葷食。四萬餘妓，每日歌舞，以獻佛飯。王戴金冠，出入乘象，從者騎馬持劍隨之。

《獻徵錄・四夷・古麻剌》 麻剌國，有百餘州，佛宇至四千區。前代俱未通中華。永樂中，國王哇來頓本率妻子及陪臣入朝，行至福州卒，敕有司治葬，歲祀之，謚曰康靖。

《裔乘・東南夷・古麻剌》 古麻剌，在東南海中。前代無考。我朝永樂時，國王哇來頓本率妻子及陪臣來朝，行至福州卒，賜謚康靖，敕有司葬，歲祀之。其國有百餘州，有城四重。國人不葷食。佛宇四千區，有妓四萬餘，每日歌舞以獻佛飯。王出入乘象，戴金冠，從者騎馬持劍隨之。

《明象胥錄・古麻剌國》 古麻剌國，在東南海中。永樂十八年，國王幹剌義亦敦奔率妻子及陪臣來朝貢方物，請封，給印誥，令仍舊號。次福州卒，賜謚康靖，敕葬閩縣，有司歲時祭焉。或曰：麻剌國有州百餘，佛宇至四千區，向未通中華。

《名山藏・王享記三・古麻剌》 古麻剌國，東南海中國也。國有百餘州，佛宇四千餘。永樂十八年，國王幹剌義亦敦奔率妻子陪臣來朝，封爲國王。歸至福州卒，詔謚康靖，敕葬閩縣，有司歲時祭。

《閩書・島夷志・麻剌》 麻剌國，在東南大海中。永樂十八年，國王幹剌義亦敦奔率妻子及陪臣來朝，貢方物，請給印誥，仍其舊號。行至福州卒，詔謚康靖，敕葬閩縣，令有司歲致祭，陪臣子孫皆與廩食於官。

《明會要・外蕃一・古麻剌朗》 古麻剌朗，東南海中小國。永樂十五年，遣中官張謙齎敕撫諭，賜之紵錦、紵絲、紗羅。其王幹剌義亦奔敦率妻子陪臣隨謙來朝，貢方物。禮之如蘇祿國，賜以印誥、冠帶、金錢、文綺。明年還。中途遘疾卒。賜謚康靖，命其子苾剌嗣爲王，賜鈔幣，率衆歸。

《罪惟錄・外國列傳・古麻剌》 古麻剌國，東南海中，統百餘州。佛宇四千餘。向未通中國。永樂十八年，國王幹剌義亦敦奔，一云哇來頓本。率其妻子、陪臣來朝，予敕封王。歸次福州病卒，賜謚康靖，敕葬閩縣，有司歲祀。

《外國竹枝詞・古麻剌》 麻剌方州一百餘，中藏佛宇四千區。敦奔何幸名康靖，旗鼓山前築墓廬。王幹剌義亦敦奔，永樂中率妻子來朝，歸次福州卒，賜謚康靖，葬閩縣，有司祭焉。

《續通典・邊防一・古麻剌朗》 古麻剌朗，東南海中小國。明成祖永樂十五年，遣中官張謙齎敕撫諭，賜之紵綿、紵絲、紗。其王幹剌義亦奔敦率妻子陪臣隨謙來朝，貢方物，禮之如蘇祿國，賜以印詔、冠帶、金錢、文綺。明年還，中途遘疾卒。賜謚康靖。命其子苾剌嗣爲王，賜鈔幣，率衆歸。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二・古麻剌朗》 明成祖永樂十五年九月，命使撫

諭古麻剌朗。時遣中官張謙齎敕及賜物撫諭之。十八年八月，其王幹剌義亦奔敦率妻子陪臣隨謙來朝，禮之如蘇祿國，賜以印誥、冠帶等物。明年正月辭還，至福建遘疾卒，遣官諭祭，謚康靖。命其子剌苾嗣爲王，率眾歸。

臣等謹按王圻《續考》及《明史·外國傳》，古麻剌朗，東南海中小國也。前此無可考，明代事亦止此。

馮嘉施蘭部 彭家施闌 邦仔系蘭

《明史·外國傳四·馮嘉施蘭》　馮嘉施蘭，亦東洋中小國。永樂四年八月，其酋嘉馬銀等來朝，貢方物，賜鈔幣有差。六年四月，其酋玳瑁、里欲二人，各率其屬朝貢，賜二人鈔各百錠、文綺六表裏，其從者亦有賜。八年復來貢。

（并見《明史稿·外國傳四·馮嘉施蘭》。）

《明會要·外蕃一·馮嘉施蘭》　馮嘉施蘭，東洋小國。永樂四年八月，其酋嘉馬銀等來朝，貢方物。賜鈔幣有差。六年、八年，復來朝貢。

《順風相送》　泉州往彭家施闌：長枝開船，丙巳七更取彭湖。丙午七更取虎尾山。沿山五更取沙馬頭，住船二邊有雞籠嶼。辰巽十更取毛架及五嶼，遠看見是紅荳嶼并東浮甲在東邊及甘里，輕取大港，若風東用辰巽取小港出港。辛酉七更取射崑美，若見紅荳嶼，如不收入大港，當用丙午沿山使一二更，取哪哦山尾見白土山，沿山使好風，使一日一夜收三嶼密雁港口，便是噗頭門，即殺牛坑。丙午、單午十一更取十六兒山，下是四嶼，單巳五更取郎梅嶼下住船。單午取麻里荖斷嶼，丁午五更取蘇安港，沿山使是玳瑁港，過東是傍家施蘭港。

《指南正法》　泉州往邦仔系蘭山形水勢：澎湖山，巽巳七更取虎頭山，即打狗仔。

虎頭山，沿山使十更取沙馬岐頭山，灣內好拋缸是雞母。

雞母岫，單午十五更取紅頭嶼。

沙馬岐頭門，乙辰十一更見紅頭嶼，東是昆身，南是百里經。

筆架，取五嶼南邊東浮中風東用巽巳收入大港。辛酉取射昆米收入大港。

射昆米，二更取哪哦山。

哪哦，皇山尾。沿山使一日好風見一二三嶼是月投門。

月投門。

《續通典·邊防一·馮嘉施蘭》　馮嘉施蘭，東洋小國。明成祖永樂四年八月，其酋嘉馬銀等來朝貢方物。賜鈔幣有差。六年、八年復來朝貢。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二·馮嘉施蘭》　明成祖永樂四年八月，馮嘉施蘭酋嘉馬銀等來朝，敕賜鈔幣有差。六年、八年又至，從者亦有賜。

臣等謹按：馮嘉施蘭，其四至不可考。考王圻《續考》及《明史》，俱載於爪哇之後，文郎馬神之前，故附於此。

貓里務部 麻里吕

《東西洋考·東洋列國考·貓里務》網巾礁老。　貓里務，即合貓里國也。地小土瘠，國中多山，山外大海。海饒魚蟲，人亦知耕稼。永樂三年，國王遣使回回道奴馬高奉表來朝，并貢方物。國於呂宋鄰壤，故與呂宋使者偕來。其後漸成沃土，俗亦近馴。故舶人爲之語曰：『若要富，須往貓里務。』蓋小邦之善地也。有網巾礁老者，數爲盜海上。駕舟用長橈，其末如瓠之裁半，虛中以盛水者，入水蕩舟，其行倍疾。望遠濤中，僅微茫數點，倏忽賊至，趨避不及無脫者。貓里務既重遭寇害，死亡數多，遂轉貧困。賈舶往者，慮爲賊所急，稍稍望別島以行。

形勝名蹟：羅黃山。上有白石。

物產：蘇木、子花。

交易：小國見華人舟，跫然以喜，不敢凌厲相加，故市法最平。礁老在

海上行劫，第欲人之詣彼土也。舟往販者，每善待，蓋自藏其殺機焉。

《名山藏・王享記三・貓里務》　貓里務國，即今貓里國，善國也。舶人爲之語曰：『若要富，從往貓里務。』比爲其鄰國島網巾礁老所寇盜，國轉貧。

《順風相送》　浯嶼往麻里呂：太武開船，單巳廿五更取浯嶼洋，往來放彩船祭獻，丙巳取射崑美山。沿山使三更取白土山幷萬安旦港口及玳瑁港討蘇安。單丙四更取麻里老斷嶼過表是里銀幷陳公大山，尾見里安大山。看見八個安山開洋，中是呂蓬山，平沿山使取呂宋港口，有雞嶼，下是居民港，看見豬來尾山。貓老英開山是呂里山，上有白處是麻里呂也。

回針：貓里呂開船，丑癸單丑四十更取里銀山幷麻里老表平平長。壬子、壬癸廿五更取浯嶼洋中，用壬子廿五更取浯嶼入太武也。

沙瑤 吶嗶嘽部

《明史・外國傳四・沙瑤、吶嗶嘽》　沙瑤，與吶嗶嘽連壤。吶嗶嘽在海畔，沙瑤稍紆入山隈，皆與呂宋近。男女蓄髮椎結，男子用履，婦女跣足。以板爲城，豎木覆茅爲室。崇釋教，多建禮拜寺。男女之禁甚嚴，夫行在前，其婦與人嘲笑，夫卽刃其婦，所嘲笑之人不敢逃，任其刺割。盜不問大小，輒論死。孕婦將產，以水灌之，且以水滌其子，置水中，生而與水習矣。物產甚薄，華人商其地，所攜僅磁器、鍋釜之類，重者至布而止。後佛郎機據呂宋，多侵奪鄰境，惟二國號令不能及。

（幷見《明史稿・外國傳四・沙瑤、吶嗶嘽》。）

《東西洋考・東洋列國考・沙瑤、吶嗶嘽班隘》　沙瑤、吶嗶嘽，其地相連。吶嗶嘽在海畔，沙瑤稍紆入山隈，皆呂宋一帶，第不屬佛郎機部署。男女蓄髮椎結。衣服無內外領，或用布丈餘抄摺，男子多襲以二三重，婦人一襲而止。男著皮履，婦人乃卻跣足，足極細潤。耳皆穿大孔，令可容極重金錢。衣服卽錦綺，或甚奇細之布，必翦破服之，以衣服多爲富。字亦用紙筆，第畫不可辯。築版爲城，豎木覆茅爲宮。拜則兩手和南，伸身直伏，跪屈足而俯，兩手支地。人多奉佛，在處禮拜寺甚夥。凡入寺者，將死，堆柴坐其上，自下焚之。男女之禁甚嚴，夫行在前，其妻與人嘲笑，夫徑刃其妻，所嘲笑之人亦不敢逃，聽其刺割。盜不問大小，輒論死。其人願到家與妻子別，輒聽去，及期，妻子自送詣酋，酋令架高棚，登棚自剖其腹。孕婦以水灌之，仍用水滌所生子，置子水中，生而與水習矣。又有班隘者，卽蚊罩山。山甚奇，往往有仙人出沒。山頭火光，日夜不斷，故亦名火山。險巇倍常，人跡罕到其上，極至半山而止。人皆扁頭赤身。亦佛郎機號令所不到處也。

形勝：海山。

物產：蘇木、子花。

交易：僻土無他長物，我舟往販，所攜亦僅磁器、鍋釜之類。極重至布疋，然竟少許，不能多也。舟至詣酋，亦有微贈。交易樸直。

《名山藏・王享記三・貓里務》　有沙瑤、吶嗶嘽二國。吶嗶嘽在海畔，沙瑤稍紆入山陰，皆呂宋一帶。有班隘，其人皆〔扁〕頭赤身。其山甚奇，有仙人出沒焉。

《明世法錄・南蠻・呂宋國》　或曰呂宋相連曰吶嗶嘽，在海畔，稍紆入山曰沙瑤。其俗椎髻，跣足，耳穿大孔，垂金錢，衣錦綺，多剪服之。最奉佛，所至拜寺，以兩手和南。尤嚴男女之禁，有與妻嘲笑，卽從以刃。盜無大小論死，其人願抵家別者，聽，及期，妻子送詣酋，登高棚，自剖腹死。孕婦以水灌之，所生子置水中。築版爲城，覆茅爲屋。又有班隘者，卽蚊罩山，山頭火光不斷，亦名火山，奇險不可到。人多扁頭赤身，不受佛郎機部署，此皆呂宋鄰壤諸夷也。佛郎機未據呂宋時，先聚朔霧，與其國人親好。其破呂宋，朔霧與有力焉，今以一大酋擁重兵守之，且通婚媾，亦居然一附庸矣。

《罪惟錄・外國列傳・呂宋國》　而沙瑤、吶嗶（嘽）〔嘽〕二國近界。其俗椎結，跣足，耳垂大金錢。築版爲域，覆茅爲屋。又有班隘者，卽蚊罩山，山頭火光不斷，亦名火山，奇險不可到。人多扁頭赤身，不受佛郎機部署。

《續通典・邊防一・沙瑤、吶嗶嘽》　沙瑤與吶嗶嘽連壤，吶嗶嘽在海

畔，沙瑤稍紆入山限，皆與呂宋近。男女蓄髮垂髻。以板爲城，豎木覆茅爲室。崇釋教，多建禮拜寺。物產甚薄。佛郎機據呂宋，多侵奪鄰近，惟二國號令不能及。

蒲哩嚕部 麻里魯

《諸蕃志・志國・蒲哩嚕》 蒲哩嚕，與三嶼聯屬，聚落差盛。人多猛悍，好攻劫。海多鹵股之石，槎牙如枯木芒刃，銛於劍戟，舟過其側，預曲折以避之。產青琅玕、珊瑚樹，然絕難得。風俗、博易與三嶼同。

《島夷誌略・麻里魯》 小港迢遞，入於其地。山隆而水多鹵股石，林少，田高而瘠。民多種薯芋。地氣熱。俗尚義。若番官沒，其婦再不嫁於凡夫；必有他國番官之子孫，閥閱相稱者，方可擇配，否則削髮看經，以終其身。男女拳髮，穿青布短衫，繫紅布縵。

民煮海爲鹽，釀蔗漿爲酒，編竹片爲床，燃生蠟爲燈。地產玳瑁、黃蠟、降香、竹布、木綿花。貿易之貨，用牙錠、青布、磁器盤、處州磁、水壜、大甕、鐵鼎之屬。

莽均達老部

《清朝通典・邊防二・莽均達老》 莽均達老，在東南海中。其種類曰巫來由。男女服短衣、絲幔，跣足。以手團食。土產有海參、黃蠟、烏木、檳榔之屬。雍正七年後通市不絕。其國距廈門水程一百五十更。

《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五・莽均達老》 莽均達老，在東南海中。其種類曰巫來由。男女服短衣、絲幔，跣足。以手團食。土產海參、黃蠟、烏木、檳榔之屬。本朝雍正七年後通市不絕。其國距廈門水程一百五十更。

尼泊爾部 泥婆羅 尼波羅 尼八剌 廓爾喀 尼巴爾 尼報里 尼怕爾

《舊唐書・西戎傳・泥婆羅》 泥婆羅國，在吐蕃西。其俗翦髮與眉齊，穿耳，揎以竹筒牛角，綴至肩者以爲姣麗。食用手，無匕箸。其器皆銅。多商賈，少田作。以銅爲錢，面文爲人，背文爲馬牛，不穿孔。衣服以一幅布蔽身，日數盥浴。以板爲屋，壁皆雕畫。俗重博戲，好吹蠡擊鼓。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曆術。事五天神，鐫石爲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眞珠、玻瓈、車渠、珊瑚、琥珀、瓔珞，耳垂金鉤玉璫，佩寶裝伏突，坐獅子牀，其堂內散花燃香。大臣及諸左右幷坐於地，持兵數百列侍其側。宮中有七層之樓，覆以銅瓦，欄檻楹栿皆飾珠寶。樓之四角，各懸銅槽，下有金龍，激水上樓，注於槽中，從龍口而出，狀若飛泉。那陵提婆之父，爲其叔父所篡，那陵提婆逃難於外，吐蕃因而納焉，克復其位，遂羈屬吐蕃。

貞觀中，衛尉丞李義表往使天竺，途經其國，那陵提婆見之大喜，與義表同出觀阿耆婆泳池。周迴二十餘步，水恆沸，雖流潦暴集，爍石焦金，未嘗增減。以物投之，即生烟焰，懸釜而炊，須臾而熟。其後王玄策爲天竺所掠，泥婆羅發騎與吐蕃共破天竺有功。永徽二年，其王尸利那連陀羅又遣使朝貢。

《新唐書・西域傳上・泥婆羅》 泥婆羅直吐蕃之西樂陵川。土多赤銅、犛牛。俗翦髮逮眉，穿耳，揎以筒若角，緩至肩者爲姣好。無匕筯，攫而食。

其器皆用銅，其居版屋畫壁。俗不知牛耕，故少田作，習商賈。一幅布蔽身，日數盥浴。重博戲，通推步曆術。祀天神，鐫石爲象，日浴之，烹羊以祭。鑄銅爲錢，面文人形，背牛馬形。其君服珠、頗黎、車渠、珊瑚、虎魄垂纓，耳金鉤玉璫，佩寶伏突，御師子大牀，燎香布花於堂，而大臣坐地不藉，左右持兵，數百列侍。宮中有七重樓，覆銅瓦，楹極皆大琲雜寶，四隅置銅槽，下有金龍，口激水，仰注槽中。

初，王那陵提婆之父爲其叔所殺，提婆出奔，吐蕃納之，遂臣吐蕃。貞觀中，遣使者李義表到天竺，道其國，提婆大喜，延使者同觀阿耆婆泳池。池廣數十丈，水常溢沸，共傳旱潦未始耗溢，或抵以物則生煙，釜其上，少選可熟。二十一年，遣使入獻波稜、酢菜、渾提葱。永徽時，其王尸利那連陀羅又遣使入貢。

《大唐西域記・尼波羅國》 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山川連屬。宜穀稼，多花菓。出赤銅、犛牛、命命鳥。貨用赤銅錢。氣序寒烈，風俗險詖，人性剛獷，信義輕薄。無學藝，有工巧。形貌醜弊，邪正兼信。伽藍、天祠，接堵連隅。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外道異學，其數不詳。

《通典・邊防六・泥婆羅》 泥婆羅國，在吐蕃西。其俗，翦髮與眉齊，穿耳，揎以竹筒，緩至肩者以爲姣麗。食用手，其器皆銅。多商賈，少田作。以銅爲錢，面文爲人，背文爲馬。其牛鼻不穿孔。衣服以一幅布蔽身，日數盥漱。以板爲屋，壁皆雕畫。俗重博戲，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曆術。事五天神，鐫石爲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着眞珠諸寶，耳垂金鉤玉鐺，佩寶裝伏突，坐獅子座，常散花燃香。大臣及左右幷坐於地，有阿耆婆瀰池。周迴二十餘步，以物投之，卽生煙焰，懸釜而炊，須臾而熟。唐永徽二年，遣使朝貢。

《唐會要・泥婆羅國》 泥婆羅在吐蕃之西樂陵川。土多赤銅。其俗翦髮與眉齊，穿耳，揎以竹筒，緩至肩者以爲妙麗，食用手，其器皆銅。多商賈，少田作。鑄銅爲錢，面文爲人，背文爲馬牛，不穿孔。衣服以一幅布蔽身，日數盥浴。以板爲屋，壁皆雕畫。俗重博戲，頗解推測盈虛，皆通曆術。祀天神，鐫石爲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珍珠諸寶，耳垂金鉤玉鐺，佩寶裝伏突，坐獅子座，常散花燃香。大臣及左右幷坐於地，有阿耆婆瀰池。周迴二十餘步，以物投之，卽生煙焰，懸釜而炊，須臾而熟。唐永徽二年，遣使朝貢。

《明史・西域傳三・西天尼八剌國》 尼八剌國，在諸藏之西，去中國絕遠。其王皆僧爲之。洪武十七年，太祖命僧智光齎璽書，綵幣往，幷使其鄰境地湧塔國。智光精釋典，負才辨，宣揚天子德意。其王馬達納羅摩遣使隨入朝，貢金塔、佛經及名馬、方物。二十年達京師。帝喜，賜銀印、玉圖書、誥敕、符驗及幡幢、綵幣。二十三年再貢，加賜玉圖書、紅羅傘。終太祖時，數歲一貢。成祖復命智光使其國。永樂七年遣使來貢。十一年命楊三保齎璽書、銀幣賜其嗣王沙的新葛及地湧塔王可般。明年遣使來貢。封沙的新葛爲尼八剌國王，賜誥及鍍金銀印。十六年遣使來貢，命中官鄧誠齎璽書、錦綺、

左右持兵，數百人列侍。宮中有七重樓，覆以銅瓦，楹栱皆飾以珠寶，四隅置銅槽，下有金龍，口激水，仰注槽中。初，提婆之父爲其叔所殺，提婆出奔，吐蕃納之，遂臣吐蕃。貞觀中，使者李義使天竺，道其國，提婆大喜，延使者觀阿耆婆彌池。池週迴二十餘丈，以物投之，則生烟焰，懸釜而炊，須臾可熟。二十一年，遣使獻波稜菜、渾提葱。永徽二年，其王尸利那連陀羅遣使朝貢。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四・泥婆羅》 泥婆羅國在吐蕃西，其俗翦髮與眉齊，穿耳，揎音宣。竹筒，緩至肩者，以爲姣麗。食用手，其器皆銅。多商賈，少田作。以銅爲錢，面文爲人，背文爲馬。其牛鼻不穿孔。衣服以一幅布蔽身，數日一盥浴。以板爲屋，壁皆雕畫。俗重博戲，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曆術。事五天神，鐫石爲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眞珠、諸寶，耳垂金鉤玉璫，佩寶裝伏突，坐獅子座。常散花燃香。大臣及左右幷坐于地。有阿耆〔婆〕彌池，周迴二十餘步，以物投之，卽生烟焰。懸釜而炊，須臾而熟。唐永徽二年，王尸利那連陀羅遣使朝貢。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二・泥婆羅》 泥婆羅國，在吐蕃西。其俗剪髮與眉齊，穿耳璫，楨竹筒，緩至肩者以爲姣麗，食用手。其器皆銅。多商賈，少田作。以銅爲錢，面文爲人，背文爲馬。其牛鼻不穿孔。衣服以一幅蔽身，數自盥漱。以板爲屋，壁皆雕畫。俗重博戲，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曆術。事五天神，鐫石爲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珍珠諸寶，耳垂金鉤玉璫，佩寶裝伏突，坐獅子座，常散〔花〕燃香，大臣及左右幷坐於地。有阿耆婆瀰池，周迴二十餘步，以物投之，卽生煙焰，懸釜而炊，須臾而熟。唐永徽二年，遣使朝貢。

紗羅往報之。【略】宣德二年又遣中官侯顯賜其王絨錦、紵絲，地湧塔王如之。自後，貢使不復至。

《續通典・邊防二・尼八剌國》 尼八剌國，在諸藏之西，其王皆僧也。明太祖洪武十七年，命僧智光往其國，幷使其鄰境。

《瀛環志略・亞細亞・五印度》 廓爾喀，一作庫爾卡。本名尼泊爾，一作尼巴爾，又作尼博拉。又稱巴勒布，一作巴爾布。或稱白布。廓爾喀乃其別部城名，當孔道而貿易繁，故其名獨著，猶西域浩罕之稱安集延也。在東印度北境，東西南皆界英人孟加拉、亞加拉屬部，東界哲孟雄，北境毗連後藏，東西約一千六百里，南北約四百里。舊分葉楞、布顏、庫庫木三部。雍正九年各以金葉表文貢方物，後幷爲一國。【略】其北境連雪山，凌摩霄漢，終年積雪。土肥沃，產二麥、黍稷、各豆、甘蔗、棉花、丹參、肉蔻。其人短，身強狠多力，戶口約百餘萬。嘉慶二十年，與英人交訌，搆兵累年，近年復相攻，互有勝負。其國亦雕題種類，彩衣塗額，與印度諸部同，面色尚不甚黑。俗崇佛教，紅黃喇嘛趾相錯，惟不能操大權。國分九部：曰尼泊爾，首城名加德滿都，一作甲曼土，又作陽布。其國都也，曰念四汗，首城名廓爾喀；曰念二汗，首城名齊伊利；曰馬各王不爾，首城名同；曰幾拉德斯，數酋分據，首城非一；曰加當，首城名希當；曰札言不爾，首城名同；曰薩巴帶，首城名那剌加利；曰麼隆，首城名那剌加利爾。

按廓爾喀地形狹長，幅員非廣，當英吉利破滅孟加拉，席卷長驅，諸部望風瓦解，獨廓爾喀自保疆圉，不失寸土。

其陰鷙多謀，習於戰攻，實爲印度諸部之最。然輔車無鄰，獨支大敵，亦岌岌之勢矣。廓夷稱英人屬部爲披楞乂，稱爲里底。

《海國圖志・五印度總述上》 〔《萬國地理全圖集》〕印度自主各國，一曰廓爾喀國，南、東、西三方皆連印度，北連西藏。遍地高山穿谷。產大麥、玉麥、棉花、甘蔗、荳，是參、肉荳蔻。土地廣袤，方圓一十五萬九千方里，居民二百萬丁。如西藏土人崇佛教，信喇嘛。山內民人身矮力大。乾隆年間侵西藏，劫廟宇，被天軍追剿。嗣嘉慶二十一年，與英結釁隙，戰敗議和。其都稱爲甲曼土。

又《五印度總述下》 〔《地理備考》〕其尼巴爾國在印度之北，東界布丹國，西界德列部，南界烏德國暨阿爾部，北界西藏。長一千六百里，寬四百里，地面積方約五萬五千五百六十里，煙戶二百五十萬口。王位歷代相傳。通國分爲九邑：一名尼巴爾，首城曰加德滿都，乃國都也；一名念四汗；一名念二汗；一名馬各王布爾，一名幾拉德斯，其中各汗分據，首城非一；一名加當；一名札言布爾；一名薩巴帶；一名麼隆。

又 〔《外國史略》〕印度各土君之國〕尼報里國，亦曰廓爾加，印度之北地也。與西藏交界，山峰插天。居民專務佛教，多拉麻僧，惟念經好靜，不養父母。一女配數男。山內之民甚勇猛。曾入貢中國。嘉慶十七年攻及英界，英人攻戰，始讓地議和。此時英人尚駐其都，所稱甲曼（土）〔土〕，居民二萬四千。其民互仇戰斗，山內各有酋長，自專其地，不聽其王之命。產鐵、鉛、銅等。多印度人，亦有回回族居住此地。其廓爾加族，即由北方所來之矮人，攻服此地種類。語音不同，教門互異，今尚占據。

《印度札記・五印度部落・廓爾喀國》 廓爾喀一名泥泡耳，《唐書》作泥婆羅，《明史》作尼八剌，藏中則稱爲畢棒子。舊分三部：一曰布顏，二曰葉楞，三曰庫庫木。雍正十年俱奉金葉表入貢。乾隆時，廓爾喀族最強，幷而爲一，擾及後藏。福文襄公征之，乃納款，定貢期十二年一次，迄今猶爲恭順。其國東界哲孟雄、孟加拉，南界拜哈、烏德國，西界德列，北界後藏，長約二千里，廣四五百里不等。其都城曰加得曼都，一名陽布，又名巴勒布，即古之白布國也。所屬之地，在南方則有那力丹巴，若摩岡普爾，若哈利哈普爾；在東方則有喀當，若札言普爾，若域丹支；在西方則有馬各得，若廓爾喀，若巴兒巴，若卡薩，皆通商繁盛之區。迤北一帶則峻峰疊嶂，綿亘數千里，統謂之希模黎雅大雪山。

唐貞觀二十三年，長史王玄策征天竺，檄召鄰國之兵，吐蕃以兵千人來，泥婆羅以七千騎來。玄策部分進戰茶鎛和羅城，今烏德國。三日破之。明洪武十七年，命僧智光齎璽書、綵幣往尼八剌國，幷使其鄰境地湧塔國，各遣使隨入貢。此外不見於史。其地風俗無異唐古忒，喇嘛亦多。當英吉利幷吞印度之時，鷹瞵虎視，各部酋長望風歸服，而廓爾喀仰仗天威，幸能自保，抑其地形險塞，民性勁勇，有足多者。聞前此有統兵大臣名藏克巴都，長於戰陣，名震四鄰，中朝曾加封爵，英吉利亦賞寶星。時有小部落曰拉克弄，爲英人所逼，乞援於廓爾喀，於是藏克巴都乘機遂幷其地，今之柄國政者乃其弟耳。

《出使日記續刻》卷九　〔光緒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記〕　自主之土邦，雖名自主，英不許其結黨同盟，亦禁擾英權利。僅有二邦：曰尼泊爾，即廓爾喀也；曰不丹，即布魯克巴也。

尼泊爾在雪山之南。長五百十二英里，闊自七十至一百五十英里，凡五萬四千英方里。戶口數百萬。自透來低窪之區，至近西藏則漸高，雪山大嶺悉在其中，樹林深邃，多儲貴木。高山之坡，宜米、麥、珍珠米、橘、波羅蜜，多野獸翠鳥。牧地雖少，羊牧成群；制造未廣，商務已興。【略】人皆蒙古本種，而雜以印度人。盛行婆羅門教。都城曰加德滿都。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印度土邦》　尼泊爾，即廓爾喀。《唐書》作泥婆羅，《明史》作尼八剌，皆尼泊爾之音轉也。東界錫金，南界巴哈，西界德列，北界後藏。先分三部：曰布顏、葉楞、庫庫木。乾隆時，廓爾喀族最強，幷而爲一。地居雪山之南，長五百十二英里，闊七十至一百五十英里，積方五萬四千英里。民數三四百萬，都城曰加德曼都。全境南低北高，樹林深邃，牧地不多，而羊羔成羣，與西藏、印度通商甚盛。人皆蒙古種，而與印度人雜居，盛行婆羅門教。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廓爾喀》　廓爾喀，本名尼泊爾，又稱巴勒布，或稱白布，廓爾喀乃其別部城名。地當孔道，貿易殷繁，其名獨著。東西距一千二百六十餘里，南北數百里。東界英屬哲孟雄部，南界孟加臘、亞加拉英屬部。雍正九年，諸部落各以方物來朝，藉得觀光上國，恪守藩封。【略】所統部落凡九，尼泊爾即其首部，喀蠻都爲其都城，或作加德滿都，又作甲曼土。地形長窄，北境雪山，峯嶺嵯峨，凌摩霄漢，川谷烟瘴爲癘，人誤觸之，輒多疾疫。惟田土肥沃，植產尚饒，二麥、黍、稷、棉花、丹參、肉蔻等物，頗足給用。其人游牧耕種，各守其業。身強多力，戶口碁繁，綜計之約三百萬。俗尚佛教。紅黃喇嘛趾相錯，惟不操大權，與西藏異。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英領印度國一》　尼怕爾，先謙案：元在般拉迷梭爾之後。何育杰云：案此與不丹宜置於北部，尼怕爾即廓爾喀也。今從之。雷《志》云：自主國，在希馬拉雅山南坡，千七百九十一年後朝貢於中國。面積五萬九千四百六十英方里，慕《志》云：緯綫自赤道北二十六度至三十一度，經綫自順天偏西二十八度至三十六度。長千五百里，廣三百五十里。《課程》云：東西千四百八十里，南北廣處三千餘里，面積四十五萬千四百四十方里。人三百萬口。自印度入口貨值六萬五千四百磅，出口貨值八萬千一百磅。《課程》云：商業與西藏、印度貿易，出口家畜、獸皮、鴉片、藥材、樹膠、染料、橡、米、豆、麥、油、雜糧、香料、煙草、材木、硝石等，歲值二千四百七十四萬七千五百四十一羅布，入口羊、鹽、香料、糖、煙草、藥材、染料、銅、鐵、繩綫、絲絹、毛織物等，歲值千五百三十七萬三千二百四十五羅布。喀孟都，都城，英有大員駐其地。徐《志》廓爾喀一作庫尔卡，《泰西新史》作古见卡，又作戈二卡。云：本名尼泊爾，一作尼巴尔，又作尼博拉。又稱巴勒布，一作巴爾布。或稱白布。其別部城名廓爾喀，當孔道而貿易繁，故其名獨著，猶西域浩罕之稱安集延也。在東印度北境，東、西、南皆界英人孟加拉、亞加拉屬部，東界哲孟雄，北連後藏，東西千六百里，南北約四百里，舊分葉楞、布顏、庫庫木三部。雍正九年各以金葉表文貢方物，後幷爲一國。【略】其北境連雪山，土肥沃，產二麥、黍、稷、各豆、甘蔗、棉花、丹參、荳蔻。其人短，身強很多力，戶口約百餘萬。嘉慶二十年，與英人交訌，搆兵累年，近相攻互有勝負。称英人属部为披楞，又称为里底。其國亦雕題種類，彩衣塗額，與印度諸部同。面色尚不甚黑。俗崇佛教，紅黃喇嘛趾相錯。惟不能操大權。國分九部：曰尼泊爾，都城曰加德滿都；一作甲曼土，又作陽布。曰念四汗，首城名廓爾喀，曰念（三）（二）汗，首城名齊伊利；曰馬各王不爾，首城名同；曰畿拉德斯，數酋分據，首城非一；曰加當，首城名希當；曰札言不爾，首城名同；曰薩巴帶，首城名那剌加利；曰麼隆，首城名那剌加利爾。又云，《西藏志附錄》白木戎管九部，稱小西天，半月至大西天，沿番僧夸大之稱，地名亦多恢詭，不足據也。先謙案：徐《志》尼泊爾，即雷《志》之尼怕爾也。《列國》《學會》二圖作尼伯爾，吳《志》作涅巴爾，《外國地理》作泥罷路，《萬國地志》作乃拍爾，《課程》云一作尼報里。據二圖，東界西金，南界孟加拉，北界中國西藏，西界德列。東北境有城曰加德滿都，與徐合，即雷之喀孟都。黃《記》作尼泡爾，云藏中稱爲畢棒子，都城曰加德曼都，一曰陽布。其屬地在南曰那力巴丹，曰摩岡普爾，曰哈和哈普爾；在東曰喀當，曰札言普爾，曰域丹支；在西曰馬各得，曰廓爾喀，曰巴爾巴，曰卡薩，皆通商繁盛之區；迤北則連山數千里，統謂之希模黎雅大雪山。【略】英兵入印度時，廓爾喀獨能自保，前此其大臣藏克巴都以善戰名，有拉克弄小部爲英所侷，乞援於廓，藏克巴都乘機遂幷其地。《唐書》貞觀二十三年，長史王玄（策）〔策〕征天竺，檄召土兵，泥婆羅以七千騎來，進戰茶鎛和羅城，今烏德国。三日破之。《明史》：洪武十七年，命僧智光齎詔往尼八剌國，並使其鄰境地湧塔國，各遣使隨入貢。泥婆羅，尼八剌，即尼泊爾也，此外不見於史。案那力巴丹，二圖作剌利剌大巴坦。喀當即徐之加當，卡薩二圖作喀西。《講義》云：居喜馬拉雅山高原，千八百十四年，與英戰，明年結平和條約，能自保其權力，英公使以印度兵一隊駐其都城，不能干預內政。常備兵三萬五千。《課程》云：地分八部：曰尼泊爾，曰郭爾喀，曰邁勒邦，曰

開治，曰模克瓦內，曰加當，曰札言不爾，曰麼隆，都城曰加德滿都，在山南公都克河東源之東南，當印度西北部之巴德拿。《紀程》云：《西域記》之佛栗恃，今在廓爾喀國馬各王不爾城東南二百里，馬各王不爾在赤道北二十七度二十六分，順天偏西三十一度十二分。尼婆羅，《西域記》作尼波羅，今爲廓爾喀國，西圖仍名尼婆爾，其國都在赤道北二十八度五十二分，順天偏西三十一度六分。

不丹部 布魯克巴 布但 布丹

《瀛環志略・亞細亞・五印度》 布魯克巴。一作不丹。在前藏之正南。其北境與前藏之帕爾接壤，東南界英人新闢之阿薩密，西南界孟加拉，西界哲孟雄與孟加拉。東西約一千五六百里，南北約六七百里。爲紅教喇嘛總持之地，與兩藏之奉黃教同。舊分布魯克、噶畢兩族。雍正年間，兩族相仇殺，先後赴藏投誠，貝勒頗羅鼐爲和解之，各遣使奉表貢方物。後噶畢合於布魯克爲一國。其地時序和平，類中國遠勝兩藏，土田肥沃，湖河交貫，五穀、蔬菜、瓜果皆宜，戶口極繁。產棉花、大黃、黑金、紋石。地分二部，曰德白拉乍，即布魯克巴。曰比斯尼即噶畢。都城在德白拉乍，曰達西蘇敦，《西藏志》作札什曲宗，乃國王避暑之地，國王所居名坪湯，距札什曲宗二百里。西藏喇嘛往來五印度，率取道於此。按布魯克巴在廓爾喀之東，中間僅隔哲孟雄一小部，泰西人地圖附見於五印度，而其書則別稱爲不丹國，不列五印度諸國之中，蓋其地勢偏東，不在五印度界內也。今附錄於此。

《海國圖志・西南洋・五印度總述下》 （《外國史略》印度各土君之國）布但地與尼報里，皆西藏所連之微地，山上雪冰恆積，多煙瘴，平地出蔬菜、果、麥。居民善灌溉，敬其老猿爲仙獸。百姓面貌似中國，而剛健習勞，信佛敬僧，多修寺院。其轉世剌麻號爲活佛，與西藏同俗。亦與旁甲拉通商。其都曰他西蘇屯城。此兩國均未信救主耶穌之教。

又《北南印度分述》 《地理備考》曰：布丹國，一名廓爾喀國，【略】其國土自北極出地二十六度二十分起，至二十九度止；經線自東八十六度十分起，至九十二度五十五分止。東至亞桑國，西連阿付干國，南接榜加剌地方，【略】長約一千六百里，寬約七百里。山陵疊起，人烟稠密，田土肥饒，湖河潤澤。五穀百果，鳥獸草木，靡弗蕃衍。綿花、大黃、黑金、紋石，（寶）（實）爲豐盛。地氣溫和。所奉之教乃黃衣釋教。人民黽勉，貿易興隆。通國分爲二大部，一曰德白拉乍，乃國都也；一曰比斯尼。

《印度札記・五印度部落・布魯克巴部》 布魯克巴部一名布屯，西界哲孟雄，南界亞山，東界貉獫野人，北界前後藏，長一千餘里，廣五六百里。雍正年間赴藏投誠。其會城曰塔西蘇登，《西藏志》作札什曲宗。爲藏商往來之孔道，西南距獨吉嶺二日程，東北逾嶺三日程至帕克里，又三日程至江孜汛。其地氣候溫和，出產五穀，俗重紅教喇嘛。有唐時賜印，篆曰『唐師國寶之印』。其北境尚有數路可通前藏及工布等部。

《出使日記續刻》卷九 （光緒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記 不丹，在雪山之西，北界西藏，南界阿薩密。高峰插天，佳景層出，約二萬英方里。戶口未詳。與尼泊爾不過錫金之隔，地形水土物產悉同於尼泊爾。工作專以樹皮爲紙。尚佛教。都城曰達西蘇敦。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印度土邦》 布丹，即布魯克巴。在雪山之西，北界西藏，南界阿薩密，與尼泊爾僅隔錫金一地，爲藏商往來孔道。積方二萬英里。水土、物產同尼泊爾。其工作則以樹皮爲紙，俗重紅教喇嘛，有唐時賜印。都城曰塔西蘇登。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〇・英領印度國一》 不丹，何育杰云，案即布魯克巴，從上條移置。《課程》云，西人地圖附見五印度，不列五印度諸國中，其地勢偏東，不在五印度界內。附錄於此。雷《志》云，自主國，在東希馬拉雅山，以喇嘛爲君，其實尚武，豪族政體也。《課程》云，國政略類西藏，主權者分爲二，一岱孚賴家，專理政事，其人舊由貴族選舉，近爲勢家擁立，一多唵摩賴家，即紅教喇嘛，專主教務，以聯絡國人之心，其人爲祖師化身，即喇嘛轉世。由童時選立。面積萬三千百三千英方里，慕《志》云，緯綫自赤道北二十六度至二十八度，經綫自順天偏西二十四度至二十八度。長千里，廣三百里。《課程》云，東西四百八十餘里，南北廣處二百六十餘里，面積十四萬四百四十八方里。人二十萬口。自印度入口貨值萬五千六百磅，出口貨值萬二千六百二十磅。《課程》云，工業能以樹皮造紙，製寶劍、繩、銃出口，米、穀、煙草、糖、絹、銅、鐵、金類，歲值萬九千二百十五羅布，入口馬、蠟、果實、乳油、雜品，歲值萬九千五百八十羅布。奔那喀，都城。徐

《志》布魯克巴一作不丹。云，在前藏之正南，其北境與前藏帕爾接壤，東南界英人新闢之阿薩密，西南界孟加拉，西界孟加拉、哲孟雄，東西約千五六百里，南北七八百里，爲紅教喇嘛總持之地，與兩藏之奉黃教同。舊分布魯克、噶畢兩族，雍正年間兩族相仇殺，先後赴藏投誠，貝勒頗羅鼐爲和解之，各遣使奉表貢方物，後噶畢合於布魯克爲一國。其地時序和平類中國，遠勝兩藏，土田肥沃，湖河交貫，穀、蔬、瓜果皆宜，戶口極繁，產棉花、大黃、黑金、紋石。地分二部，曰德白拉乍，即布魯克巴；曰比斯尼，《泰西新史》作瓶大雛即噶畢。都城在德白拉乍，曰達西蘇敦。《西藏志》作札什曲宗，乃國王避暑地。距札什曲宗二百里，名坪湯，國王所居。西藏喇嘛往來五印度皆取道於此。先謙案，《列國》《學會》二圖作不丹，與雷同。慕《志》作布難，馬《略》作布但，《課程》作不但，矢《志》作孛丹，吳《志》作布丹，《萬國地志》作婆頓，《外國地理》作布歎，謝《志》作布炭。黃《記》云，不丹，一名布屯，北界西藏，西界哲孟雄，東界貉貊野人，南界亞山，爲藏商往來孔道。西南距獨吉嶺二日程，東北踰嶺三日程至帕克里，又三日程至江孜汛。俗重紅教喇嘛，有唐時賜印，篆曰『唐師國寶之印』。其北境尚有數路通前藏及工布等處。慕《志》云：地分三土，北則巉巖參差，河流如箭，橋梁繩索奇異，賴以攀援而過；中則漫坡闊谷，沃土勤種，穀果皆宜，南則削巖深峽，長林荒草，野獸充牣，瘴癘侵人。南熱北冷，惟中央和。人民技藝商賈皆屬平庸。《講義》云，爲英政府所侵略，現今印度總督掌握其統轄權。《課程》云，國都曰塔思蘇丹，在山南麓，西距西金不遠，繁盛都會也。其大鎮曰普奈楷，在塔思蘇丹之東，山南麓，或云國都在此，未知孰是。曰塔斯岡，在國東境，東臨摩納巴斯河。案塔思蘇丹二圖同，黃《記》作塔西蘇登，慕《志》作大西蘇敦，即徐之達西蘇敦，《萬國圖》作塔西蘇頓，《圓球圖》作塔西蘇澄，即札什曲宗也。普奈楷即雷之奔那喀，是雷、徐所記國都互異。王達云，胡惟德所譯《西藏圖》，札什曲宗在來塔克河上游，其東有布那喀，在蠻楚河上游，即奈普楷也。野《志》云，塔思蘇丹，海拔二千米突，爲夏季首府。普奈楷爲冬季首府，即坪湯。

錫金部 哲孟雄 西金 細徑

《瀛環志略・亞細亞・五印度》　哲孟雄一作者木雄。在東印度北境，介尼泊爾、布魯克巴之間，北連前藏，壤地最狹，人戶止五六千，降於英爲屬國。

《海國圖志・西南洋・五印度總述下》　〔《外國史略》五印度土君藩屬國〕西金地在西藏旁，褊地也。天氣甚冷。土酋轄之。

《印度札記・五印度部落・哲孟雄部》　哲孟雄部一名西金，介於廓爾喀、布魯克巴之間，幅員百里，民戶五六千，南界獨吉嶺，西藏之人來此通商。其北境有白木戎，即朱巴爾。柞木郎諸小部落，毘連後藏定結，定日二汛之地。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印度土邦》　錫金，即哲孟雄。在東印度北境，北連前藏。凡地二千五百英方里，民數三萬。本藏中屬部，六十餘年以前爲廓爾喀即尼泊爾。所滅，英伐廓，敗之，遂立和約，俾以哲地復封其部長，歸英保護，仍許有自主之權。嗣英向哲部借地宿兵，哲指大吉嶺與之，本荒地也，既而貿易頗盛。閱三十餘年，英人游歷者，爲哲所拘，英伐哲，連敗之，于是立約，割南境之地以附益於大吉嶺，設副總督治之，而哲酋止有半主之權矣。英於大吉嶺左右，尋得野茶樹甚佳，講求廣種採製之法，茶務日旺，遂成重鎮。哲酋羨之，意欲索還其地，英歲給租費數百金，今漸增至數千金。夫西藏密邇印度，中隔大山數重，嶺路阻險，八月後大雪封山，往來絕迹，天所以限中外也。惟大吉嶺一路，最爲扼要，英乃修碉堡，築鐵路，鎮以重兵，統以副帥，蓋其注意藏衛，不僅爲通商計也。光緒十三年，一千八百八十七年。英人有入藏之說，藏人於隆吐山修築礮台，派兵防守，英以其地在哲部境內，遣印兵逐回。十四年，藏兵出攻日納宗之英寨，不克而還。日納宗者，亦哲部轄境，印度兵設卡駐營於此，而藏番以爲藏屬也。於十六年，一千八百九十年。由我駐藏大臣與英議定界約，於孟加拉以自布坦交界之支莫摯山起，至廓爾喀邊界止，分哲屬梯斯塔及近山南流諸小河，藏屬莫竹及近山北流諸小河，分水流之一帶山頂爲界。哲部之內政、外交均由英國徑辦，訂約三款，曰通商，曰郵驛，曰牧羊草地。通商一款在西藏野洞地方，所謂亞東關也。地在兩山之間，兩河縈繞，前爲咱利發源，後係拉堆來脉，兩水合流，直向莫竹河而去。自光緒二十年一千八百九十四年。起，開市貿易，准英派員管理商務，試辦五年，除軍火、毒藥、烈酒外，印度貨物皆准運往，均須納稅，惟印度茶葉不得運入，五年後入市，須照英國抽收中國

茶葉稅則納稅。西藏出口之貨以山羊、（棉）〔綿〕羊、犀牛等毛爲大宗，毛以拿沙所產爲最良，拿沙去亞東二百五十英里。又有麝香、鹿茸、金砂，印人則以雜色布、鐵器、玩器與藏人交易。郵驛一款，如印度官民印信文件可交藏中戍卒寄入內地，藏官奏章文牘可交印官附輪往華，較前由藏入川，由川遞京爲捷速。牧地一款，照前在哲界放草，每年期限須遵地方官例禁，其例由英官與華官酌定云。印度地當熱帶，北方氣候八十度，南方中度更高。大抵地高則涼，南風酷熱，又以海風而減。大吉嶺至加爾格達，火車一晝夜可達，故西人養生者，又以大吉嶺爲避暑之所焉。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〇・英領印度國一》 細徑，雷《志》云：英藩國，即哲孟雄，在希馬拉雅山。面積二千六百英方里。人三萬四百五十九口。塔朗，會城。三男脫里河、大畿林，以上要區。徐《志》云：哲孟雄，一作者木雄。在東印度北境，介尼泊爾、布魯克巴之間，北連前藏，壤地最狹，人戶止五六千，降於英爲屬國。先謙案，雷《志》細徑，《列國》《學會》二圖作西金，一音之轉。樋《志》作錫金，黃《記》云，哲孟雄部一名西金，幅員百里，民五六千戶，南界獨吉嶺，藏人來此通商，其北境有白木戎，即朱巴爾。柞木郎諸小部落，毗連後藏定結、定日二汛之地。又云：大吉嶺，幅員百餘里，三垂高山，天氣涼爽，西界廓爾喀，北界哲孟雄，東界布魯克巴，爲入藏孔道。土酋降伏於英，居民數百家，語言風俗似唐古忒。英人築堡駐兵，設領事一，曰夕格里得拉。孟加拉副帥每歲夏秋亦移駐於此。富商大賈多建別墅以避暑，新造鐵路，又令閩、廣之人住居其地，無非垂涎藏地，通商而已。藏地稱英人曰披楞，稱孟加拉曰甲瑙爾。薛《記》云：哲孟雄六十餘年前爲廓爾喀所滅，英伐廓，大敗之，廓人求和，以哲地復封其部長，以後哲、廓有事，聽英主持，歸英保護，仍許其有自主之權。後英向哲借一地造兵房，使戍兵養病，哲捐大吉嶺與之，本荒地也。既而建造漸多，貿易頗盛。閱三十年，英人游歷者其二爲哲官拘禁，英人連擊，破之。遂割哲南之地，附益於大吉嶺，設副總督治之。英官於其地覓得野茶甚佳，遂購種採製，商販傭工日衆，竟成重鎮。哲酋索還大吉嶺，英許歲給租費數百金，今已增至數千金矣。案，大吉嶺即獨吉嶺，二圖作荅吉陵，即雷之大畿林也。王達云，野《志》面積六千五百八十九方千米，人五十萬口，案口數未詳。饒穉栗、胡桃等。首府曰塔朗，與雷同。曹典球云，坂本健一《地名人名辭典》云，西金面積二千六百方英里，人口七千。

印度部 身毒 天竺 中天竺 天督 中國 呬度 賢豆 大秦 婆羅門 印毒 印都丹 印弟亞

題解

《後漢書・文苑傳上・杜篤》 天督。李賢注：即天竺國也。

《水經注・河水一》 自〔新頭〕河以西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爲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食與中國同，故名中國也。

《大唐西域記・印度總述》 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糾紛，舊云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隨地稱國，殊方異俗，遙舉總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羣生輪迴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其猶白日既隱，宵燭斯繼，雖有星光之照，豈如朗月之明。苟緣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聖賢繼軌，導凡御物，如月照臨。由是義故，謂之印度。印度種姓，族類羣分，而婆羅門特爲清貴，從其雅稱，傳以成俗，無云經界之別，總謂婆羅門國焉。

《續高僧傳・譯經篇・隋西京大興善寺北賢豆沙門闍那崛多傳》 賢豆。本音因陀羅婆陀那，此云『主處』，謂天帝所護故也。賢豆之音，彼國之訛略耳。身毒、天竺，此方之訛稱也，而彼國人總言『賢豆』而已，乃之以爲『五方』也。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二 天竺，或言身毒，或言賢豆，皆訛也。正言印度，印度名月，月有千名，斯一稱也。良以彼土賢聖相繼，開悟羣生，照臨如月，因以名也。一說云賢豆本名因陀羅婆他那，此云主處，謂天帝也。當以天帝所護，故世久號之耳。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三 其北方胡國，獨喚聖方以爲呬度。呬音許偈

反。全非通俗之名，但是方言，固無別義。西國若聞此名，多皆不識，宜喚西國爲聖方，斯成允當。或有傳云，印度譯之爲月，雖有斯理，未是通稱。且如西國名大周爲支那者，直是其名，更無別義。又復須知是五天之地，皆曰婆羅門，北方速利，總號胡疆。不得雷同，咸爲一喚耳。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七〇　〔印度〕或言天竺，或云身毒，或作賢豆，皆訛也。正言印度，印度名月，月有千名，斯一稱也。【略】一說云賢豆，本名相陀羅婆他那，此云主處，主謂天帝也，當以天帝所以護，故世久號也。

《冊府元龜》卷九五六　中天竺國，一名身毒，身毒即天竺，蓋傳譯音字不同，其實一也。從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列國數千里，每國置王，其名雖異，皆身毒也。

《續一切經音義》卷三　天竺。相承音竹，準梵聲合音篤。古云身毒，或云賢豆，新云印度，皆訛轉也。正云印特伽羅，此翻爲月也。月有千名，斯乃一稱。《西域記》云：良以彼土佛日既隱，賢聖誕生，相繼開悟，導利群生，如月照臨，故以爲名也。

又卷八　天竺國竺音篤，或云身毒，或云賢豆，或云印度，皆訛。正云印特伽羅，此云月。《西域記》云：謂諸羣生，輪迴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存，其猶白日既隱，宵月斯繼，良以彼土賢聖繼軌，導凡利物，如月照臨，故以名焉。

《文昌雜錄》卷一　天竺，舊名身毒，亦曰摩伽陀，又曰婆羅門。

綜述

《史記・西南夷列傳》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裴駰集解引韋昭曰：『邛縣之竹，屬蜀。』瓚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裴駰集解引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駰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司馬貞索隱：身音捐，毒音篤。一本作『乾毒』。《漢書音義》：一名「天竺」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閒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裴駰集解引徐廣曰：『嘗，一作「賞」。』乃留，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裴駰集解引如淳曰：『爲昆明所閉道。』正義：昆明在今巂州南，昆縣是也。莫能通身毒國。

又《大宛列傳》　〔大夏〕其東南有身毒國。裴駰集解引徐廣曰：『身』，或作『乾』，又作『訖』。司馬貞索隱：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張守節正義：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於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鉛。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脚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治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恆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恆伽河，即《經》稱〔恆〕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溼。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馳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爲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閒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製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

又　〔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張守節正義：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節高實中，或寄生，可爲杖。布，土麤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張守

節正義：大水，河也。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去蜀不遠矣。』

《漢書·張騫傳》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顏師古引臣瓚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服虔曰：『布，細布也。』師古曰：『邛竹杖，人皆識之，無假多釋。而蘇林乃言節間合而體離，誤後學矣。』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顏師古引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則浮屠胡也。』師古曰：『即敬佛道者。』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顏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其下亦同。』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顏師古曰：『象，大獸，垂鼻長牙。』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顏師古曰：『度，計也。』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

又《西南夷傳》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顏師古曰：『即天竺也，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顏師古曰：『求間隙而出也。』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乃留爲求道。顏師古曰：『當羌，滇王名。』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顏師古曰：『爲昆明所閉塞。』

《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李賢注：浮圖即佛也。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爲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土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毾㲪、李賢注：毾音它闔反。㲪音登。《埤蒼》曰：『毛席也。』《釋名》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諸香、石蜜、胡椒、薑、黑鹽。

《舊唐書·西戎傳·天竺》 天竺國，即漢之身毒國，或云婆羅門地也。在葱嶺西北，周三萬餘里。其中分爲五天竺：其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拒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會，其都城週迴七十餘里，北臨禪連河。云昔有婆羅門領徒千人，肄業於樹下，樹神降之，遂爲夫婦。宮室自然而立，僮僕甚盛。於是使役百神，築城以統之，經日而就。此後有阿育王，復役使鬼神，累石爲宮闕，皆雕文刻鏤，非人力所及。阿育王頗行苛政，置炮烙之刑，謂之地獄，今城中見有其迹焉。

中天竺王姓乞利咥氏，或云剎利氏，世有其國，不相篡弒。厥土卑濕暑熱，稻歲四熟。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又有旃檀、鬱金諸香。通於大秦，故其寶物或至扶南、交趾貿易焉。百姓殷樂，俗無簿籍，耕王地者輸地利。以齒貝爲貨。人皆深目長鼻。致敬極者，舐足摩踵。家有奇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上爲螺髻於頂，餘髮翦之使拳。俗皆徒跣。衣重白色，唯梵志種姓披白疊以爲異。死者或焚屍取灰，以爲浮圖；或委之中野，以施禽獸；或流之於河，以飼魚鼈。無喪紀之文。謀反者幽殺之，小犯罰錢以贖罪。不孝則斷手刖足，截耳割鼻，放流邊外。有文字，善天文算曆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云是梵天法。書於貝多樹葉以紀事。不殺生飲酒。國中往往有舊佛跡。

隋煬帝時，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爲恨。當武德中，其國大亂。其嗣王尸羅逸多練兵聚衆，所向無敵，象不解鞍，人不釋甲，居六載而四天竺之君皆北面以臣之，威勢遠振，刑政甚肅。貞觀十五年，尸羅逸多自稱摩伽陀王，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問，尸羅逸多大驚，問諸國人曰：『自古曾有摩訶震旦使人至吾國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詔書，因遣使朝貢。太宗以其地遠，禮之甚厚，復遣衛尉丞李義表報使。尸羅逸多遣大臣郊迎，傾城邑以縱觀，焚香夾道，逸多率其臣下東面拜受敕書，復遣使獻火珠及鬱金香、菩提樹。

貞觀十年，沙門玄奘至其國，將梵本經論六百餘部而歸。先是遣右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天竺，其四天竺國王咸遣使朝貢。會中天竺王尸羅逸多死，國中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篡立，乃盡發胡兵以拒玄策。玄策從騎三十人與胡禦戰，不敵，矢盡，悉被擒。胡并掠諸國貢獻之物。玄策乃挺身宵遁，走至吐蕃，發精稅一千二百人，并泥婆羅國七千餘騎，以從玄策。玄策與副使蔣師仁率二國兵進至中天竺國城，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

水溺死者且萬人，阿羅那順棄城而遁，師仁進擒獲之。虜男女萬二千人，牛馬三萬餘頭匹。於是天竺震懼，俘阿羅那順以歸。二十二年至京師，太宗大悅，命有司告宗廟，而謂羣臣曰：『夫人耳目玩於聲色，口鼻耽於臭味，此乃敗德之源。若婆羅門不劫掠我使人，豈爲俘虜耶？昔中山以貪寶取弊，蜀侯以金牛致滅，莫不由之。』拜玄策朝散大夫。是時就其國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自言壽二百歲，云有長生之術。太宗深加禮敬，館之於金飈門內，造延年之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發使天下，採諸奇藥異石，不可稱數。延歷歲月，藥成，服竟不効，後放還本國。太宗之葬昭陵也，刻石像阿羅那順之形，列於玄闕之下。

五天竺所屬之國數十，風俗物產略同。有伽沒路國，其俗開東門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發使貢以奇珍異物及地圖，因請老子像及《道德經》。那揭陀國，有醯羅城，中有重閣，藏佛頂骨及錫杖。貞觀二十年，遣使貢方物。天授二年，東天竺王摩羅枝摩、西天竺王尸羅逸多、南天竺王遮婁其拔羅婆、北天竺王婁其那那、中天竺王地婆西那，幷來朝獻。景龍四年，南天竺國復遣使來朝。景雲元年，復遣使貢方物。開元二年，西天竺復遣使貢方物。八年，南天竺國遣使獻五色能言鸚鵡。其年，南天竺國王尸利那羅僧伽請以戰象及兵馬討大食及吐蕃等，仍求有及名其軍，玄宗甚嘉之，名軍爲『懷德軍』。九月，南天竺王尸利那羅僧伽寶多枝摩爲國造寺，上表乞寺額，敕以『歸化』爲名賜之。十一月，遣使冊利那羅伽寶多爲南天竺國王，遣使來朝。十七年六月，北天竺國三藏沙門僧密多獻質汗等藥。十九年十月，中天竺國王伊沙伏摩遣其大德僧來朝貢。二十九年三月，中天竺王子李承恩來朝，授游擊將軍，放還。天寶中，累遣使來。

《新唐書・西域傳上・天竺》　天竺國，漢身毒國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羅門。去京師九千六百里，都護治所二千八百里，居葱嶺南，幅圓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皆城邑數百。南天竺瀕海，出師子、豹、猩、橐它、犀、象、火齊、琅玕、石蜜、黑鹽。北天竺距雪山，圜抱如壁，南有谷，通爲國門。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都城曰茶鞮和羅城，濱迦毗黎河。有別城數百，皆置長；別國數十，置王：曰舍衛，曰迦沒路，開戶皆東嚮；曰迦尸，或曰波羅奈，亦曰波羅那斯。其畜有稍割牛，黑色，角細，長四尺許，十日一割，不然困且死。人飲其血，或曰壽五百歲，牛壽如之。

中天竺王姓乞利咥氏，亦曰刹利，世有其國，不篡殺。土溽熱，稻歲四熟，禾之長者沒橐它。以貝齒爲貨。有金剛、旃檀、鬱金，與大秦、扶南、交趾相貿易。人富樂，無簿籍，耕王地者乃輸稅。以舐足摩踵爲致禮。家有奇樂倡伎。王大臣皆服錦罽，爲螺髻於頂，餘髮翦使卷。男子穿耳垂璫，或懸金耳緩者爲上類；徒跣，衣重白。婦人項飾金、銀、珠纓絡。死者燔骸取灰，建窣堵，或委野中及河，餌鳥獸魚鼈，無喪紀。謀反者幽殺之；小罪贖錢；不孝者斷手足，劓耳鼻，徙于邊。有文字，善步曆，學《悉曇章》，妄曰梵天法。書貝多葉以記事。尚浮圖法，不殺生飲酒，國中處處指曰佛故跡也。信盟誓，傳禁呪，能致龍起雲雨。

隋煬帝時，遣裴矩通西域諸國，獨天竺、拂菻不至爲恨。武德中，國大亂，王尸羅逸多勒兵戰無前，象不弛鞍，士不釋甲，因討四天竺，皆北面臣之。會唐浮屠玄奘至其國，尸羅逸多召見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爲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禍亂，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貞觀十五年，自稱摩伽陀王，遣使者上書，帝命雲騎尉梁懷璥持節尉撫，尸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戎言中國爲摩訶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詔書，戴之頂，復遣使者隨入朝。詔衛尉丞李義表報之，大臣郊迎，傾都邑縱觀，道上焚香，尸羅逸多率羣臣東面受詔書，復獻火珠、鬱金、菩提樹。

二十二年，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其國，以蔣師仁爲副；未至，尸羅逸多死，國人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玄策。時從騎纔數十，戰不勝，皆沒，遂剽諸國貢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隣國兵。吐蕃以兵千人來，泥婆羅以七千騎來，玄策部分進戰茶鞮和羅城，三日破之，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萬人。阿羅那順委國走，合散兵復陣，師仁禽之，俘斬千計。餘衆奉王妻息阻乾陀衛江，師仁擊之，大潰，獲其妃、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雜畜三萬，降城邑五百八十所。東天竺王尸鳩摩送牛馬三萬餽軍，及弓、刀、寶纓絡。迦沒路國獻異物，幷上地圖，請老子象。玄策執阿羅那順獻闕下。有司告宗廟，帝曰：『夫人耳目玩聲色，口鼻耽臭味，此敗德之原也。婆羅門不劫吾使者，寧至俘虜邪？』擢玄策朝散大夫。

得方士那邏邇娑婆寐，自言壽二百歲，有不死術，帝改館使治丹，命兵

部尚書崔敦禮護視。使者馳天下，采怪藥異石，又使者走婆羅門諸國。所謂畔茶法水者，出石臼中，有石象人守之，水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銷草木金鐵，人手入輒爛，以橐它囓髏轉注瓠中。有樹名咀賴羅，葉如梨，生窮山崖腹，前有巨虺守穴，不可到。欲取葉者，以方鏃矢射枝則落，爲羣鳥銜去，則又射，乃得之。其詭譎類如此。後術不驗，有詔聽還，不能去，死長安。高宗時，盧伽逸多者，東天竺烏茶人，亦以術進，拜懷化大將軍。

乾封三年，五天竺皆來朝。開元時，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一，獻五色能言鳥，乞師討大食、吐蕃，丐名其軍，玄宗詔賜『懷德軍』，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帶爲寵。』帝以錦袍、金革帶、魚袋幷七事賜之；北天竺一來朝。

《藝文類聚》卷七六 《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大月氏東南。修浮圖佛道以成俗，不殺伐。

又 《南州異物志》曰：天竺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上。其國王城郭宮室，皆雕文刻鏤。

《通典・邊防九・天竺》 天竺，後漢通焉，即前漢時身毒國。初，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身毒國市之。』即天竺也。或云摩伽陁，或云婆羅門。在葱嶺之南，去月氏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餘里。其中分爲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閒。國幷有王。漢時又有捐毒國，去長安九千八百里。去都護理所二千八百里，南與葱嶺相連，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故塞種也。顏師古云：捐毒即身毒，身毒則天竺也。塞種即釋種也，蓋語音有輕重也。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起，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有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名身毒。【略】都臨恆河，一名迦毗梨河。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有青石，頭似鷲鳥。竺法維《佛國記》云：『在摩竭提國南，亦天竺屬國也。』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俗修浮圖道，不殺生、飲酒。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時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其國人土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人弱於月氏。

魏晉代，絕不復通。梁武帝天監初，其王遣長史竺羅達貢獻。後魏宣武帝時，南天竺國遣使獻駿馬云。

其國出師子、貂、豹、獾、胡昆反。橐駝、犀、象。有火齊，如雲母而色紫，裂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穀之重沓。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琤瑽、金、銅、鐵、鉛、錫、金縷織成金罽、白疊、氈氈。氈音塔。氈音登。又有旃檀、鬱金等香，甘蔗諸果，石蜜、胡椒、薑、黑鹽。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貿易。多珊瑚、珠璣、琅玕。俗無簿籍。以齒貝爲貨。尤工幻化。丈夫致敬，極者舐足摩踵而致其辭。家有奇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王爲螺髻於頂，餘髮翦之使短。丈夫翦髮，穿耳垂璫。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怯於鬥戰，有弓、箭、甲、矟，亦有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有文字，善天文算曆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書於貝多樹葉以記事。

《蠻書》卷一〇 大秦婆羅門國界永昌北，與彌諾國江西正東安西城樓接界。東去蠻陽苴咩城四十日程。蠻王善之，街來其國。

《唐會要・天竺國》 天竺，即漢之身毒，或云摩伽佗，或云婆羅門。地在葱嶺之南，去月氏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餘里，其中分爲五：南天竺，南際大海；北天竺，北距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連，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間。國幷有王，而俱以天竺爲名。

《冊府元龜》卷九五六 中天竺國一名身毒，身毒即天竺，蓋傳譯音字不同，其實一也。從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列國數千里，每國置王，其名雖異，皆身毒也。或云摩伽佗。亦云婆羅門。昔有婆羅門領徒衆千人肆業於樹下，樹神降之，遂爲夫婦，宮室自然而立，僮僕甚盛，於是使役百神築壘以繞之，經日而就，此後有阿育王復使鬼累石爲宮闕，皆雕文刻鏤，非人所及。阿育王頗行苛政，置炮炙之刑，謂之地獄，今城中見有其迹焉。

《宋史・外國傳六・天竺》 天竺國舊名身毒，亦曰摩伽陀，復曰婆羅門。俗宗浮圖道，不飲酒食肉。漢武帝遣使十餘輩間出西南，指求身毒，爲昆明所閉，莫能通。至漢明帝夢金人，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由是其教傳於中國。梁武帝、後魏宣武時，皆來貢獻。隋煬帝志通西域，諸國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唐貞觀以後，朝貢相繼。則天天授中，五天竺王幷來朝獻。乾

元末，河隴陷沒，遂不復至。周廣順三年，西天竺僧薩滿多等十六族來貢名馬。

乾德三年，滄州僧道圓自西域還，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貝葉梵經四十夾來獻。道圓晉天福中詣西域，在塗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卽天竺也。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太祖召問所歷風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記。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詣闕上言，願至西域求佛書，許之。【略】又歷布路沙、加濕彌羅等國，並詔諭其國令人引導之。開寶後，天竺僧持梵夾來獻者不絕。八年冬，東印度王子穰結說囉來朝貢。

天竺之法，國王死，太子襲位，餘子皆出家爲僧，不復居本國。有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也，隨中國僧至焉，太祖令館於相國寺。善持律，爲都人之所傾嚮，財施盈室。衆僧頗嫉之，以其不解唐言，卽僞爲奏求還本國，許之。詔旣下，曼殊室利始大驚恨，衆僧諭以詔旨，不得已，遲留數月而後去。自言詣南海附賈人船而歸，終不知所適。

太平興國七年，益州僧光遠至自天竺，以其王沒徒曩表來上。上令天竺僧施護譯云：『近聞支那國內有大明王，至聖至明，威力自在。每慙薄幸，朝謁無由，遙望支那起居聖躬萬福。光遠來，蒙賜金剛吉祥無畏坐釋迦聖像袈裟一事，已披掛供養。伏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延長，常爲引導一切有情生死海中，渡諸沉溺。今以釋迦舍利附光遠上進。』又譯其國僧統表，詞意亦與沒徒曩同。

又　八年，僧法遇自天竺取經回，至三佛齊，遇天竺僧彌摩羅失黎語不多令，附表願至中國譯經，上優詔召之。法遇後募緣製龍寶蓋袈裟，將復往天竺，表乞給所經諸國敕書，遂賜三佛齊國王遐至葛、古羅國主司馬佶芒、柯蘭國主讚怛羅、西天王子謨馱仙書以遣之。

雍熙中，衡州僧辭澣自西域還，與胡僧密坦羅奉北印度王及金剛坐王那爛陀書來。又有婆羅門僧永世與波斯外道阿里烟同至京師。永世自云：本國名利得，國王姓牙羅五得，名阿喏你縛，衣黃衣，戴金冠，以七寶爲飾，出乘象或肩輿，以音樂螺鈸前導，多遊佛寺，博施貧之。其妃曰摩訶你，衣大紬縷金紅衣，歲一出，多所振施。人有冤抑，候王及妃出遊，卽迎隨伸訴。署國相四人，庶務幷委裁制。五穀、六畜、果實與中國無異。市易用銅錢，有文，漫圓徑，如中國之制，但實其中心，不穿貫耳。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大食國，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阿里烟自云：本國王號黑衣，姓張，名哩沒，用錦綵爲衣，每遊獵，三二日一還國。署大臣九人治國事。無錢貨，以雜物貿易。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婆羅門。

至道二年八月，有天竺僧隨舶至海岸，持帝鐘、鈴杵、銅鈴各一，佛像一軀，貝葉梵書一夾，與之語，不能曉。

天聖二年九月，西印度僧愛賢、智信護等來獻梵經，各賜紫方袍、束帛。五年二月，僧法吉祥等五人以梵書來獻，賜紫方袍。景祐三年正月，僧善稱等九人貢梵經、佛骨及銅牙菩薩像，賜以束帛。

《太平御覽》卷七九二　《異物志》曰：天竺，大國也。方三萬里，佛道所在。其國王治城郭，宮殿皆彫文刻鏤，鍾鼓音樂，跳丸躍劍。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二・天竺》　天竺國，後漢通焉，卽漢時身毒國。初，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問之。大夏國人曰：『吾往身毒市之。』卽天竺也。或云摩迦陀，或云婆羅門，在葱嶺之南，去月氏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餘里，其中分爲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北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大路，爲國陽門。東天竺東接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閒。國幷有王。漢時有捐毒國，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去都護理所二千八百里，南與葱嶺相連，北與烏孫接。衣服如烏孫，隨水草，爲塞種也。顏師古云：捐毒卽身毒，身毒卽天竺也。塞種卽釋種也，蓋語音有輕重。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起，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有別國數百，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名身毒。《扶南傳》云舍衛國隸屬天竺。伽尸國一名波羅奈國，亦云波羅奈斯國。竺法維《佛國記》云：波羅奈國在迦維羅越國南一千四百八十里。釋法盛《歷國傳》云：其國有稍割牛，黑色，角細長，可四尺餘，十日一割，不割便或致死。人服牛血皆老壽。國人皆壽五百歲。牛壽亦等于人。亦天竺屬國也。所都臨恆河，一名迦毗黎河。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頭似鷲鳥。竺法維《佛國記》云：在摩揭提國南，天竺屬國也。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俗修浮圖道，不殺生、飲酒。桓帝延熹二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時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其國王土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人弱于月氏。魏晉世，絕不復通。梁武天監初，其王長史竺羅貢獻。後魏宣武時，南天竺國遣使獻駿馬云。其國出獅子、貂、豹、獾、胡昆切。橐駝、犀、象。有火齊，如雲母而色紫，別之則

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有金剛，似紫石英，百煉不消，可以切玉。出玳瑁、金、銅、鐵、鉛、錫、金縷織金罽、白疊、氍毹。音塔蹬。又有旃檀、鬱金等香，甘蔗、石蜜、胡椒、薑、黑鹽。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貿易。多珊瑚、珠璣、琅玕。俗無簿藉。以齒貝爲貨。尤工幻化。丈夫致敬極者，舐足摩踵而致其辭。家有奇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王爲螺髻于頂，餘髮翦之使短。丈夫翦髮，穿耳垂璫，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怯于鬥戰，有弓、箭、甲、矟，亦有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有文字，善天文算曆之術。其人皆學習《〔悉〕曇章》，書于貝多樹葉以記事。隋煬帝通西域，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爲恨。唐武德中，其東西南北四天竺國悉臣服于中天竺國。貞觀初，中國沙門玄奘至其國，中天竺王尸羅逸多謂玄奘曰：『我聞彼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說秦王之爲人也。』玄奘具言聖德，其王曰：『信如所言，我當自朝也。』至十五年，自稱摩伽陀王，遣使朝貢。王姓乞利咥，丑栗切。名尸羅逸多，或云姓剎利氏。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奉使天竺，會尸羅逸多死，國中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乃發兵拒玄策。玄策挺身遁，抵于吐蕃之西南，以書徵鄰國之兵，吐蕃發精銳千二百人，泥婆羅國發七千餘騎來赴。玄策與其副蔣師仁率二國之兵，進至茶鏑音博。和羅城，即中天竺之所居也，連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獲其王妃及王子等，虜男女三萬餘人，牛馬三萬餘匹。于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遂俘阿羅那順以還。太宗大悅，因謂侍臣曰：『夫人耳目玩于聲色，口鼻耽于臭味，此乃敗德之源。若天竺不劫我使人，豈能俘虜耶，昔中山以貪寶取斃，蜀侯以牛金致滅，莫不由之。』是時就其國得方士那羅邇婆婆寐，自言年二百歲，云有長生之術。上深禮之，館于金飈門內，造延年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主之，發使天下，採訪奇藥異石，延歷歲月，藥成，服之無効，放還本國。拜玄策爲朝散大夫。天授三年，東天竺王摩羅杖摩、西天竺王尸羅逸多、南天竺王遮婁其杖羅婆、北天竺王婁其那那、中天竺王地婆西那，幷來朝貢。中、睿兩朝頻獻方物。開元三年，遣使瞿曇惠誠來朝貢。八年，南天竺遣使貢豹及黃色鸚鵡，又奏請以戰象、兵馬討大食國及吐蕃，求有以名其軍，制書嘉焉，號爲『懷德軍』。至九月，南天竺尸利那羅僧伽寶多拔摩爲國造寺，上表乞賜寺額，敕以『歸化』爲名以賜之。至十一月，遣使冊利那羅僧伽寶多拔摩爲南天竺國王，遣使來朝。十七年，北天竺國三藏沙門僧密多貢汗藥等。十九年至天寶中，皆有使至。

《宋會要輯稿・蕃夷四・天竺國》　天竺，後漢通焉，即漢時身毒國。鄧展曰：『毒（因）〔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初，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人曰：『吾賈人往身毒國市之。』即天竺也。或云摩伽陁，或云婆羅門，在葱嶺之南，去月氏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餘里。其中分爲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間。其都城周迴七千餘里，北臨禪連河，云昔有婆羅門領徒千人肄業於樹下，樹神降之，遂爲夫婦。宮室自然而立，童僕甚盛，於是使役百神築城以統之，經日而就，此後有阿育王復役使鬼神累石爲宮闕，皆雕文刻鏤，非人力所及。阿育王頗行苛政，置炮烙之刑，謂之地獄，今城中見有眞迹焉。國幷有王。漢時又有捐毒國，去長安九千八百里，去都護治所二千八百里，南與葱嶺相連，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故塞種也。顏師古曰：『捐毒卽身毒。身毒則天竺。塞種卽釋種也，蓋語音有輕重也。』《島夷志畧》云：居大食之東，隸秦國之主，去海二百餘里，地平田沃，氣候不齊，俗尚古風，男女身長七尺，目小項長，手帕擊額，編髮垂耳，穿百縫衣，民以藤皮織鞋，以綿紗結襪，仍時穿之，示其執禮也。不善煑海，食仰他國，民間以金錢流通使用。有酋長。地產沙金、駿馬，貿易之貨用銀青白花器、斗罐酒、色印布之屬。《路史・發揮佛之俗篇》云：昔老子西游出關，過於天竺，教胡人爲浮屠，厥後其徒更相推譽，流傳而失實爾。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起，皆身毒之地。有別城數百，城置長。有列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名身毒。《扶南傳》云：舍衛國隸屬天竺。伽尸國一名波羅柰國，一名皮波羅柰斯國。竺法維《佛國記》云：波羅柰國在伽維羅越國南千四百八十里。釋法盛《歷國傳》云：其國有稍割牛，其牛黑色，角細長，可四尺餘，十日一割，否則病或致死。人服牛血皆老壽。國人皆壽五百歲，牛壽亦等于人。亦天竺屬國。都臨恆河，一名伽毗黎河。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頭似鷲鳥。竺法維《佛國記》云：在摩竭提南，亦天竺屬國也。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命統其人。俗修浮圖道，不殺生、飲酒，遂以成俗。地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漢武帝遣使十餘輩出西南，指求身毒，爲昆明所閉，莫能通。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

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馬。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至魏時，中國人始祝髮爲僧。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勿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乎？』即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氏馬四匹報旃。勿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敦龐，土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於渠塹，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器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略】宋文帝元嘉五年，天竺伽毗黎國王月愛，又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寶物，赤白鸚鵡各一。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珍並爲建威將軍。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孝武孝建二年，有斤陁利國王釋婆羅那鄰陁遣長使獻金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元年，婆黎國遣使貢獻。此數國皆事佛道。凡此諸國，皆天竺之屬也。梁武帝天監初，天竺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瑠璃、唾壺、雜香、吉（具）〔貝〕等物。國臨大江新陶，源出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恆水，其水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如水精。後魏宣武帝時，南天竺遣使來獻駿馬，云其國出獅子、貂、豹、猬、胡昆反。橐駝、犀、象。有火齊，如雲母而紫色，列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有金剛似紫石英，百練不銷，可以切玉。瑇瑁、金、銅、鐵、鉛、錫，金縷織成金罽、白疊、毹氈。毹音塔，氈音登。又有旃檀、鬱金等香，甘蔗諸果，石（密）〔蜜〕、胡椒、薑、黑鹽。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貿易。多珊瑚、珠璣、琅玕。俗無簿籍，以齒貝爲貨，尤工幻化。丈夫致敬極者，舐足摩踵而致其詞。家有奇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王爲螺髻於頂，餘髮剪之使短。丈夫剪髮，穿耳垂璫，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怯於鬥戰，有弓、箭、甲、（弰）〔矟〕，亦有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有文字，善天文算曆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書，云是梵天法，書於貝多樹葉以記事。隋煬帝志通西域，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爲恨。唐武德中，其國大亂，中天竺王尸羅逸多練兵聚衆，所向無敵，象不解鞍，人不釋甲，居六歲而東、西、南、北四天竺國之君，皆北面臣之。天竺王姓乞利咥氏，亦曰剎利，世有其國，不篡殺。稻歲四熟，禾之長者沒橐駝。婦人項飾金銀珠瓔絡。死者燔骸取灰建宰堵，或委野中及河，餌鳥獸、魚鼈，無喪紀。謀反者幽殺之，小罪贖錢，不孝者斷手足、劓耳、徙邊。有文字，善步曆學，爲梵天書貝多葉以記事。國中處處指曰佛故跡也，信盟誓，傳禁呪，能致龍起雨。會唐浮屠玄奘至其國，尸羅逸多召見，曰：『而國有聖人作《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爲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禍亂，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貞觀十五年，自稱摩伽陀王，遣使者上書，帝命雲騎尉梁懷璥持節慰撫，尸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戎言中國爲摩訶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詔書，戴之項，復遣使者隨入朝，詔衛尉丞李義表報之，大臣郊迎，傾都邑縱觀，道上焚香，尸羅逸多率羣臣東面受詔書，復獻火珠、鬱金、菩提樹。二十二年，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其國，以蔣師仁爲副。未至，尸羅逸多死，國人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玄策。時從騎纔數十，戰不勝，皆沒，遂剽諸國貢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部，檄召隣國兵，吐蕃以兵千人來，泥婆羅以七千騎來，玄策部分進戰荼鎛和羅城，三日破之，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萬人，阿羅那順委國走，合散兵復陣，師仁禽之，俘斬千計，餘衆奉王妻息阻乾陀衛江。師仁擊之大潰，獲其王妃、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雜畜二萬，降城邑五百八十所，東天竺國王尸鳩摩送牛馬三萬餽軍及弓刀寶纓絡，於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千餘所，遂俘阿羅那順以還。太宗大悅，因謂羣臣曰：『夫人耳目玩於聲色，口鼻耽於臭味，此乃敗德之源。若婆羅門不劫掠我使人，豈爲俘虜耶，昔中山以貪寶取斃，蜀侯以金牛致滅，莫不由之。』拜玄策朝散大夫。是時就其國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自言壽二百歲，云有長生之術。太宗深加禮敬，館之於金飈門內，造延年之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發使天下，採諸奇藥異石，不可稱數。延歷歲月，藥成，服竟不効，後放還本國。【略】五天竺所屬之國數十，風俗物產畧同。有迦沒路國，其俗門東門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發使貢以奇珍異物及地圖，因請老子像及《道德經》。那揭陀國有醯羅城，中有重閣，藏佛頂骨及錫杖。貞觀二十年，遣使貢方物。高宗時，盧伽逸多者，東天竺鳥荼人，亦以術進，拜懷化大將軍。乾封三年，五天竺皆來朝。天授三年，東天竺王摩羅枝摩，西天竺王尸羅逸多，

南天竺王遮婁其枝羅婆，北天竺王婁其那那，中天竺王地婆西那，幷來朝獻。景龍四年，南天竺國復遣使來朝。景雲元年，復遣使貢方物。開元三年，西天竺遣使瞿曇惠誠來朝貢。八年，南天竺國遣使獻五色能言鸚鵡，其年，南天竺國王尸利那羅僧伽請以戰象及兵馬討大食及吐蕃等，仍求有以名其軍，玄宗甚嘉之，名軍爲『懷德軍』。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帶爲寵。』帝以錦袍、金革帶、魚袋幷七字賜之。九月，南天竺王尸利那羅僧伽寶多枝摩爲國造（等）〔寺〕，上表乞寺額敕，以『歸化』爲名賜之。十一月，遣使冊利那羅伽寶多爲南天竺國王，遣使來朝。十七年六月北天竺國三藏沙門僧密多獻質汗等藥。十九年十月，中天竺國王伊沙伏摩遣其大德僧勃來朝，貢獻方物。二十九年三月，中天竺國王子李承恩來朝，授游擊將軍，放還。天寶中，累遣使朝獻。乾元末，河隴陷沒，遂不復至。晉、宋《浮圖經》云：臨伲國，其王生浮圖，浮圖太子也。父曰屑頭耶，母曰莫耶。浮圖身體色黃，髮青如青絲。始莫耶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脇出。生而有髻，墮地能行（十）〔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曰，復立者，其人也。偏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聞、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圖》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北）〔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爲浮圖。徙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畧之。諸家記天竺事，多錄諸僧法明、道安之流傳記，疑皆怪誕不經，不復悉纂也。已具序畧注中。至周廣順三年，西天竺僧薩瑞多等十六族來貢名馬。宋乾德三年，滄州僧道圓自西域還，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貝葉梵經四十夾來獻。道圓天福中詣西域，在塗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卽天竺也。還經於闐，與其使偕至。太祖召問所歷風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記。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詣闕上言，願至西域求佛書，許之。【略】又歷布路沙、加濕彌羅等國，幷詔諭令人引道之。開寶後，天竺僧持梵夾來獻者不絕。五年四月，西天僧蘇葛陀以舍利一、水晶器及文殊花來獻。六年，賜西天僧彌羅等四人紫衣。八年冬，東（都）〔印度王子穰結說囉來朝貢。天竺之法，國王死，太子襲位，餘子皆出家爲僧，不復居本國。有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也。時中國僧至其國，因隨而至焉。太祖令館於相國寺，善持律，爲都人之所傾嚮，財施盈溢。衆頗嫉之，以其不解唐言，卽僞爲奏求還本國，許之。詔既下，曼殊室利始大驚，恨，衆僧諭以詔旨，不得已，遲留數月而後去。自言詣南海附賈人船而歸，終不知所適。至二十九日，西域中印土僧鉢納摩利來朝，以佛舍利塔一、氅拂一爲獻。太平興國五年五月，中天竺國僧囉護囉來獻香藥萬七千斤，貝多葉梵經一軸。七年，益州僧光遠至天竺，以其王沒徙曩表來上，幷獻佛頂印大小六、菩提貝多葉各七，上令天竺僧施護譯云：『近聞支那國內有大明王，至聖至明，威力自在。每慙薄幸，朝謁無由，遙望支那起居聖躬萬福。光遠來，蒙賜金剛吉祥無畏坐釋迦聖像袈裟一事，已披掛供養。伏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延長，常爲引道一切有情生死海中，渡諸沉溺。今以釋迦舍利附光遠上進。』又譯其國僧統表，詞意亦與沒（徙）〔徙〕曩同。

又八年，僧法遇自天竺取經回，至三佛齊，遇天竺僧彌摩羅失黎語不多令，附表頤至中國譯經，上優詔召之。法遇復募緣製龍寶蓋袈裟，將復往天竺，表乞給所經番國敕書，遂賜三佛齊國王遐至葛、古羅國主司馬佶芒、柯蘭國主讚怛羅、西天王子謨馱仙書以遣之。雍熙中，衛州僧辭自西域還，與胡僧密恆羅奉北印度王及金剛坐玉那爛陀書來。又有婆羅門僧永世與波斯外道阿里煙同至京師。永世自言本國名利得，國王姓牙羅五得，名阿喏你嚩，衣黃衣，戴金冠，以七寶爲飾，出乘象或肩輿，以音樂螺鈸前道，多游佛寺，博施貧乏。其妃曰摩訶你，衣紬縷金紅衣，歲一出，多所振施。人有寃抑，侯王及妃出游，卽迎隨申訴。署國相四人，庶務幷委裁製。五穀、六畜、果寶與中國無異。市易用銅錢，有文，漫圓經，如中國之制，但實其中心，不穿貫耳。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大食國，又二月至西州，又二月至夏州。阿里煙自云：本國王號黑衣，姓張，名哩里沒，用錦綵爲衣，每游獵，三二日一還國。署大臣九人治國事。男子以白疊布爲衣，婦人豪富者著大食國錦綺，貧下止服絹布。種陸田而無稻糯，土宜絲、蠶、羊、馬、果實，無錢貨，以雜物貨易。永世、阿里煙太平興國九年與西州回鶻同來。淳化二年五月，南天竺那蘭陁寺僧補羅吃多，以釋迦佛舍利來獻，賜紫方袍，館於太平興國寺。至道元年，天竺僧迦羅拏扇以佛頂骨來獻，詔賜紫衣，館於太平興國寺。二年八月，有天竺僧隨船至海岸，持帝鐘、鈴杵、銅鈴各一，佛像一軀，貝葉梵書一夾，與之語，不能曉。大中祥符三年九月，中天竺僧覺稱法戒來獻金剛座菩提葉梵夾舍利，覺稱又作讚聖德頌以獻，詔傳法院譯其文，賜紫方袍，加以束帛。天聖三年九月，西印度僧愛賢智信護等來獻梵書經，各賜紫方袍、束帶。五年二月，僧法吉祥等五人以梵書來獻，賜紫方袍。景祐三年正月，僧善稱等九人貢梵經、佛骨及銅牙菩薩像，賜以束帛。熙寧五年三月，木征

進天竺僧二人，詔令押赴傳法院，明年四月二十三日，詔以使臣引伴往五臺山，從其請也，仍給遞馬驛。

《通志・四夷傳三・天竺》　天竺，後漢通焉，即漢時捐毒國也。按《漢史・捐毒傳》云：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其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嶺屬，無人民。西上葱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嶺，本塞種也。按《漢史》所云，則其國甚小，自改稱天竺以後則爲大國。天竺亦曰身毒，一名摩伽陁，一名婆羅門，在葱嶺之南，去月氏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餘里，其中分爲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接，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按四天竺據四天竺之間，國各有王。從月氏、高附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越國，皆天竺之地。天竺有別城數百，城置長。有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名天竺。《扶南傳》云：舍衛國隸屬天竺。伽尸國一名波羅柰國，亦名波羅柰斯國。竺法維《佛（國）記》云：波羅柰國在伽維羅越國南千四百八十里。釋法盛《歷國傳》云：其國有稍割牛，其牛黑色，角細長，可四尺餘，十日一割，或不至十日一割，便困病或致死。人服牛血皆老壽。國人皆壽五百歲，牛壽亦等於人。亦屬天竺國。都臨恆河，一名迦毗黎河，河本名新淘，源出崑崙，分爲五派，總爲恆河，其水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如水精。有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頭如鷲鳥。竺法維《佛國記》云：在摩竭提國南，亦天竺屬國也。其國人土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人畏戰，弱於月氏。其時皆臣屬月氏，月氏殺其王，置將統其人。俗修浮圖道，不殺生，不飲酒。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遂絕。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面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事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至轉盛。魏、晉世絕，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勿使其國，從扶南發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十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乎！』即令觀視其國內。仍遣其臣陳宋等二人以月氏馬四匹報旃。勿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本國佛道所由興也，人民敦龐，土地饒沃，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于渠塹，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流通，百賈交會，器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其尊奉之以爲天地之中。宋文帝元嘉五年，有迦毗黎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明帝泰始二年，又遣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珍並爲建威將軍。元嘉十八年，有蘇摩黎國王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孝武孝建二年，有斤陁利國王釋婆羅那鄰陁遣長史留陀及多獻金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初，有婆黎國遣使貢獻。凡此諸國，皆天竺之屬也。梁武帝天監初，天竺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獻瑠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後魏宣武時，南天竺遣使獻駿馬，云其國出師子、貂、豹、渾、胡昆反。橐駝、犀、象，有火齊如雲母，而色紫，別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穀之重沓。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琦瑁、金、銅、鐵、鉛、錫、金縷織成金罽、白疊、氈毯。音塔登。又有旃檀、鬱金等物，甘蔗諸果，石蜜、胡椒、薑、黑鹽。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貿易，多珊瑚、珠璣、琅玕，俗無簿籍，以齒貝爲貨，尤工幻化。丈夫致敬，極者舐足摩踵而致其辭。家有奇樂，倡妓。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王爲螺髻於頂，餘髮翦之使短，丈夫翦髮，穿耳垂璫，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怯於戰鬥，有弓、箭、甲、（矟）〔矟〕，亦有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有文字，善天文、算曆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書，云是梵天法。書於貝多樹葉以記事。隋煬帝通西域，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多有至者，惟天竺不通，帝以爲恨。唐武德中，其國大亂，中天竺王尸羅逸多練兵聚衆，所向無敵，象不解鞍，人不釋甲，居六歲而東、西、南、北四天竺國之君皆北面臣之。尸羅逸多，姓乞利埵氏，或云姓剎利氏。貞觀十年，沙門玄奘至其國，將梵本經論六百餘部而歸。初尸羅逸多問玄奘曰：『爾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人。』玄奘乃言太宗神聖功德，故尸羅逸多奉表。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冊奉使天竺，會尸羅逸多死，國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乃發兵拒玄冊，玄冊遁抵于吐蕃之西南，以書徵鄰國之兵，吐蕃發精銳千二百人，泥婆羅國發七千餘騎來赴，玄冊與其副將師仁率二國之兵進至茶鐏和羅城，即中天竺之所居也，連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獲其王妃及王子等，虜男女萬三千人，牛馬三萬餘匹。於是天竺震響，城邑聚落降者五百

八十餘所，遂俘阿羅那順以還。晉、宋時《浮圖經》云：臨倪國，其王生浮圖，太子也，父曰屑頭耶，母曰莫耶。浮圖身體色黃，髮青如黛。始莫耶夢白象始孕，及生，從母左脇出。生而有髻，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域。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匿）〔盧〕受大月氏使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國以象乘入也。伊蒲塞、桑門、比邱皆弟子號也。《浮圖》所載，與《老子化胡經》相出入。蓋皆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爲浮圖徒屬弟子號各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諸家記天竺事，多取諸僧法明，道安之流所記錄，大率怪誕不經，不復悉纂集也。

《嶺外代答・外國門下・西天諸國》 西方諸國大率冠以西天之名，凡數百國。最著名者王舍城、天竺國、中印度。蓋佛氏所生，故其名重也。傳聞其地之東有黑水、淤河、大海，越之而東則西域、吐蕃、大理、交阯之境也。其地之西有東大食海，越之而西則大食諸國也。其地之南有洲，名曰細蘭國，其海亦曰細蘭海。昔張騫使大夏聞身毒國在大夏東南一千里，余聞自大理國至王舍城亦不過四十程。案賈耽《皇華四達記》云『自安南通天竺』，又達摩之來，浮海至番禺，此海道可通之明驗也。

《諸蕃志・志國・天竺國》 天竺國隸大秦國，所立國主悉由大秦選擇。俗皆辮髮，垂下兩鬢及頂，以帛纏頭。所居以石灰代瓦。有城郭居民。王服錦罽，爲螺髻於頂，餘髮剪之使短。晨出坐氈皮，氈乃獸名。用朱蠟飾之，畫雜物於其上。羣下皆禮拜祝壽。出則騎馬，鞍轡皆以烏金銀鬧裝，從者三百人，執矛劍之屬。妃衣大袖鏤金紅衣，歲一出，多所賑施。國有聖水，能止風濤，番商用琉璃瓶盛貯，猝遇海敗波，以水灑之則止。後魏宣武時，嘗遣使獻駿馬，云其國出獅子、貂、豹、橐〔駝〕、犀、象、璅瑁、金、銅、鐵、鉛、錫、金縷織成金罽、白疊、毧氈。有石如雲母而色紫，裂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有金剛石，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又有旃檀等香、甘蔗、石蜜、諸果。歲與大秦、扶南貿易。以齒貝爲貨。俗工幻化。有弓、箭、甲、矟、飛梯、地道，及木牛流馬之法，而怯於戰鬥。善天文算曆之術，皆學《悉曇章》書，以貝多樹葉爲紙。唐貞觀、天授中，嘗遣使入貢。雍熙間有僧囉護哪航海而至，自言天竺國人，番商以其胡僧，競持金繒珍寶以施，僧一不有，買隙地建佛剎于泉之城南，今寶林院是也。

《西使記》 印毒國去中國最近，軍民一千二百萬戶，所出細藥、大胡桃、珠寶、烏木、雞舌、賓鐵諸物。國中懸大鐘，有訴者擊之，司鐘者紀其事，及時王宮亦紀其名，以防姦欺民。民居以蒲爲屋。夏大熱，人處水中。

《事林廣記・癸集・天竺國》 隸大秦國，所立國之悉由大秦國選擇。俗皆辮髮，垂下兩鬢，以帛纏頭，衫袴鞋襪。國內取聖水，能止風濤，蕃商以琉璃瓶盛之，若遇風濤，以水洒之，立止。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五・天竺》 天竺，後漢通焉，即漢時身毒國。初，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人曰：『吾賈人往身毒國市之。』即天竺也。或云摩伽陀，或云婆羅門。在葱嶺之南，去月氏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餘里。其中分爲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閒。國並有王。漢時又有捐毒國，去長安九千八百里，去都護治所三千八百里，南與葱嶺相連，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故塞種也。顏師古云：捐毒即身毒，身毒則天竺，塞種即釋種也，蓋語音有輕重也。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起，皆身毒之地，有別城數百，城置長。有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名身毒。《扶南傳》云：舍衛國隸屬天竺。伽尸國一名波羅柰國，一名皮波羅柰斯國。竺法維《佛國記》云：波羅柰國在伽維羅越國南千四百八十里。釋法盛《歷國傳》云：其國有稍割牛，其牛黑色，角細長，可四尺餘，十日一割，否則病或致死。人服牛血皆老壽。國人皆壽五百歲，牛壽亦等於人。亦天竺屬國。都臨恆河，一名伽毗黎河。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有青石，頭似鷲鳥。竺法維《佛國記》云：在摩竭提國南，亦天竺屬國也。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俗修浮圖道，不殺生、飲酒，遂以成俗。地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漢武帝遣使十餘輩出西南指求身毒，爲昆明所閉，莫能通。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桓帝延熹二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盛。魏、晉世絕，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勿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乎！』即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疋報旃，勿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敦龐，土饒沃，其

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於渠壍，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器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其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宋文帝元嘉五年，天竺伽毗黎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寶物，赤白鸚鵡各一。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以其使爲建威將軍。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遣使獻方物。孝武孝建二年，斤陁利國王遣長史獻金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元年，婆黎國遣使貢獻。此數國皆事佛道。梁天監初，天竺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瑠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國臨大江新陶，源出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恆水，其水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如水精。後魏宣武時，南天竺遣使來獻駿馬，云其國出獅子、貂、豹、渾、胡昆反。橐駝、犀、象。有火齊如雲母而紫色，裂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穀之重沓。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璅瑁、金、銅、鐵、鉛、錫、金縷織成金罽、白疊、氈毲。毲音塔，毲音登。有旃檀、鬱金等香，甘蔗諸果，石蜜、胡椒、薑、黑鹽。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貿易。多珊瑚、珠璣、琅玕。俗無簿籍，以齒貝爲貨，尤工幻化。丈夫致敬極者，舐足摩踵而致其詞。家有音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王爲螺髻於頂，餘髮翦之使短。丈夫翦髮，穿耳垂璫。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怯於鬥戰，有弓、箭、甲〔稍〕，亦有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有文字，善天文、算曆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書於貝多樹葉以記事。國中處處指曰佛故跡也。信盟誓，傳禁呪，能致龍起雨。隋煬帝志通西域，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爲恨。天竺王姓乞利咥氏，亦曰刹利，世有其國，不簒殺。稻歲四熟，禾之長者沒橐駝。婦人項飾金銀珠纓絡。死者燔骨取灰，建窣堵，或委野中及河，餌鳥獸魚鼈，無喪紀。謀反者幽殺之，小罪贖錢，不孝者斷手足，劓耳，徙邊。唐武德中，國大亂，王尸羅逸多勒兵戰無前，象不弛鞍，士不釋甲，因討四天竺，皆北面臣之。會唐浮屠玄奘至其國，尸羅逸多召見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爲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禍亂，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貞觀十五年，自稱摩伽陀王遣使者上書，帝命雲騎尉梁懷璥持節慰撫，尸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戎言中國爲摩訶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詔書，戴之頂，復遣使者隨入朝。詔尉衛丞李義表報之，大臣郊迎，傾都邑縱觀道上，焚香，尸羅逸多率羣臣東面受詔書。復獻火珠、鬱金、菩提樹。二十二年，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其國，以蔣施仁爲副，未至，尸羅逸多死，國人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玄策。時從騎纔數十，戰不勝，皆沒，遂剽諸國貢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鄰國兵，吐蕃以兵千人來，泥波羅以七千騎來。玄策部分，進戰茶鏁和羅城，三日破之，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萬人。阿羅那順委國走，合散兵復陣，施仁擒之，俘斬千計。餘衆奉王妻息阻乾陀衛江，施仁擊之，大潰，獲其妃、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雜畜二萬，降城邑五百八十所。東天竺國王尸鳩摩送牛馬三萬餽軍及弓刀、寶纓絡，迦沒路國獻異物并上地圖，諸老子像。玄策執阿羅那順獻闕下，有司告宗廟，擢玄策朝散大夫。得方士那邏邇婆娑寐，自言壽二百歲，有不死術。帝改館，使治丹，命兵部尚書崔敦禮護視，使者馳天下，採怪藥異石，又使者走婆羅門諸國。【略】高宗時，盧伽逸多者，東天竺鳥荼人，亦以術進，拜懷化大將軍。乾封三年，五天竺皆來朝。開元時，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一，獻五色能言鳥，乞師討大食、吐蕃，丐名其軍，玄宗詔賜『懷德軍』。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帶爲寵。』帝以錦袍、金革帶魚袋并七事賜之。北天竺一來朝。乾元末，河隴陷沒，遂不復至。周廣順三年，西天竺僧薩滿多等十六族來貢名馬。宋乾德三年，滄州僧道圓自西域還，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貝葉梵經四十夾來獻。道圓天福中詣西域，在塗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即天竺也。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太祖召問所歷風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記。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詣闕上言，願至西域求佛書，許之。【略】又歷布路沙、加濕彌羅等國，并詔諭令人引導之。開寶後，天竺僧持梵夾來獻者不絕。八年冬，東印度王子穰結詣囉來朝貢。天竺之法，國王死，太子襲位，餘子皆出家爲僧，不復居本國。有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隨中國僧至焉。太祖令館於相國寺，善持律，爲都人之所傾嚮，財施盈溢，衆頗嫉之，以其不解唐言，即僞爲奏求還本國，許之。詔既下，曼殊室利始大驚，恨衆僧譖以詔旨，不得已，遲留數月而後去，自言詣南海附賈人船而歸，終不知所適。太平興國七年，益州僧光遠至天竺，以其王沒徙曩表來上，上令天竺僧施護譯云：『近聞支那國內有大明王至聖至明，威力自在，每慙薄幸，朝謁無由，遙望支那起居聖躬萬福。光遠來，蒙賜金剛吉祥無畏坐釋迦聖像袈裟一事，已披掛供養。伏

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延長，常爲引導一切有情生死海中，渡諸沉溺。今以釋迦舍利附光遠上進。』又譯其國僧統表，詞意亦與沒徙曩同。

又　八年，僧法遇自天竺取經回，至三佛齊，遇天竺僧彌摩羅失黎語不多令，附表願至中國譚經，上優詔召之。法遇復募緣製龍寶蓋袈裟，將復住天竺，表乞給所經蕃國敕書，遂賜三佛齊國主遐至葛、古羅國主司馬佶芒、柯蘭國主讚怛羅、西天主子謨駄仙書以遣之。雍熙中，衛州僧辭澣自西域還，與胡僧密怛羅奉北印度王及金剛坐王那爛陀書來。又有婆羅門僧永世與波斯外道阿里煙同至京師。永世自言：本國名利得，國王姓牙羅五得，名阿喏你嚩，衣黃衣，戴金冠，以七寶爲飾，出乘象或肩輿，以音樂螺鈸前導，多遊佛寺，博施貧乏。其妃曰摩訶你，衣紬鏤金紅衣，歲一出，多所賑施。人有冤抑，俟王及妃出遊，即迎隨申訴。署國相有四人，庶務幷委裁制。五穀、六畜、果實與中國無異。市易用銅錢，有文，漫圓徑，如中國之制，但實其中心，不穿貫耳。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大食國，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阿里煙自云：本國王號黑衣，姓張，名哩里沒，用錦綵爲衣，每遊獵三二日一還國。署大臣九人治國事。無錢貨，以雜物貨易。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婆羅門。至道二年八月，有天竺僧隨舶至海岸，持帝鐘、鈴杵、銅鈴各一，佛像一軀，貝葉梵書一夾，與之語，不能曉。天聖三年九（年）〔月〕，西印度僧愛賢、智信護等來獻梵書經，各賜紫方袍、束帶。五年二月，僧法吉祥等五人以梵書來獻，賜紫方袍。景祐三年正月，僧善稱等九人貢梵經、佛骨及銅牙菩薩像，賜以束帛。

《異域志・天竺國》　國隸大秦，國主悉由大秦選擇，地產良馬。俗皆編髮，垂下兩髻。以帛纏頭，衫袴鞋襪。國內有聖水，能止風濤，番商等以琉璃瓶盛之，若遇風濤，灑之即止，與默伽國水同。

又《印都丹》　其人身黑色，地熱無雲，出佛之處。其國人奉佛而勇悍，少有慈心，風尚故也。

《三才圖會・人物・天竺國》　天竺國，隸大秦，所立國主悉由大秦選擇。地產良馬，俗皆編髮，垂下兩髻，以帛纏頭，衫袴鞋襪。國內有聖水，能止風濤，番商人等以琉璃瓶盛之，若遇風濤，洒之即止。

《咸賓錄・西夷志・天竺》　自漢張騫見蜀布、卬竹杖，身毒之名始通中國。遂獻白玉連環羈，馬腦石爲勒，白光琉璃爲鞍，鞍在閣室中常照一十餘丈，如晝日。自是長安盛飾鞍轡，競加彫縷，由身毒之獻始也。後爲大月氏貴霜王所滅，遂屬月氏焉。至和、桓時，復遣使貢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遣使天竺求佛，於是佛教遂傳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而桓帝好神，數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魏、晉絕不復通。惟吳時扶南王范旃遣使蘇勿至其國。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使者來乎！』即遣使陳宋等以月氏馬四匹報旃。勿住四年，方得還國。是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言其國人淳龐，土沃饒，王號茂論，習尚靡麗，大有華風。宋文帝元嘉時，天竺屬國伽毗黎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寶物，赤白鸚鵡各一。明帝時復遣使至，以其使爲建威將軍。以後蘇摩黎國、斤陀利國、婆黎國俱入貢矣。梁武天監初，天竺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琉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魏宣武時，南天竺遣使獻駿馬，云其國出獅子、貂、豹、渾、橐駝、犀、象。有火齊如雲母而紫色，列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穀之重沓。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消，可以切玉。餘玳瑁、琅玕、諸香器物，不可勝紀。多與大秦、安息、扶南、交趾貿易往來，蓋西番之一大都會也。

隋煬帝遣裴矩通西域諸國，惟天竺、佛菻不至爲恨。唐武德中，國大亂，天竺王尸羅逸多勒兵戰，象不弛鞍，士不釋甲，因破四天竺，皆北面臣之。會唐浮屠玄奘至其國，尸羅逸多召見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貞觀中，遣使上書。帝命騎尉梁懷璥持節慰撫。尸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摩訶震旦者，華言中國也。王出迎謨拜，受詔書，戴之頂，復遣使者隨入朝，獻火珠、鬱金、菩提樹。頃之，唐遣長史王玄策使其國。會尸羅逸多死，國人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玄策。時從騎纔數十，戰敗皆沒。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諸鄰國兵。吐蕃以兵千人來，泥婆羅以七千騎來。玄策部分進戰於茶鏑和羅城，中天竺城也，濱恆河。三日破之，斬獲無算。遂擒阿羅那順，俘送闕下。唐擢玄策朝散大夫。得方士那羅邇婆娑寐，自言壽二百歲，有不死術。帝改館使治丹，遣使者馳采怪藥異石，後術不驗，竟死長安。是時摩伽陀國獻波羅樹，那揭國獻方物，烏茶國獻龍腦香，天竺屬國多入貢矣。

又　至周廣順初，僧薩滿多復入貢名馬。宋乾德後，來獻不絕矣。天竺

之法，國王死，太子襲位，餘子皆出家爲僧，不復居本國。有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隨中國僧至焉。太祖令館於相國寺。善持律，都人傾嚮之，施財盈溢，衆頗嫉焉。以其不解唐言，即僞爲詔求還本國。詔下，曼殊室利不得已，附南海賈人而歸，後不知所終。太平興國間，益州僧光遠至天竺，以其王沒徒曩表來上。表稱唐天子爲支那皇帝云。自是後僧密怛羅、僧法吉祥、僧善稱等凡四來朝獻，或貢梵書，或貢佛骨、銅牙、菩薩像。宋皆賜以束帶、紫方袍焉。

元太祖西征，滅回回國。其王走死，遂進次西印度國。遇大獸高數十丈，角如犀牛，作人語曰：『此非帝世界，宜速還。』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旄星之精，靈異不可犯也。』遂班師還。

《方輿勝略・外夷・天竺》　天竺一名身毒國，地方三萬餘里，分中、東、南、西、北五天竺國，即所謂五印度也。國各有王，地各數千里。東印度與扶南、占城鄰，但隔小海爾。南印度際大海。西印度與罽賓、波斯接，北距雪山，四面皆山，惟南通一谷爲國門。其中印度則據四印度之中，有別城數十，皆置長，別國數十，置王。曰舍衛，曰伽尸，即波羅奈也，曰伽毗黎，曰蘇摩黎，曰斤施利，曰摩伽陁，曰婆羅門，曰婆黎等，國皆屬中天竺，而四天竺亦各有屬國數十。自漢張騫見蜀布、邛竹杖，身毒名始通中國。後爲大月氏貴霜王所滅，遂屬月氏焉。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遣使天竺求佛，于是佛教遂傳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信其術，而桓帝好神，數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魏、晉不復通。吳時扶南王范旃遣使蘇勿至其國，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使者來乎！』即遣使陳宋等以月氏馬四匹報旃。宋文帝元嘉時，天竺屬國伽毗黎國王月愛，遣使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寶物。明帝時復遣使至，以其使爲建威將軍。梁武天監初，天竺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琉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魏宣武時，南天竺遣使獻駿馬云。其國出獅子、貂、豹、渾、橐駝、犀、象，有火齊、玳瑁、琅玕、諸香，器物不可勝紀，而與大秦、安息、扶南、交趾往來貿易。隋煬帝遣使裴矩通西域諸國，惟天竺、佛菻不至爲恨。唐浮屠玄奘至其國，尸羅逸多召見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爲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貞觀中遣使上書，帝命騎尉梁懷璥持節慰撫，尸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摩訶震旦者，華言中國也。王出迎膜拜，受詔書，戴之頂。隨遣使入朝，獻火珠、鬱金、菩提樹。頃之，唐遣長史王玄策使其國，會尸羅逸多死，國人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玄策，玄策奔吐番西鄙，檄召諸鄰國兵，吐番以兵千人來，泥婆羅以七千騎來，玄策部分進戰于茶鎛和羅城，中天竺，濱恒河。三日，遂擒阿羅那順，俘送闕下，擢玄策朝散大夫。是時摩伽陁國獻波羅樹，那揭國獻方物，烏茶國獻龍腦香，天竺屬國多入貢矣。烏茶國者地方五千餘里，人工禁術，其國有神化爲土蟒以濟饑渴，又與孔雀啄滄泉以愈衆疾，蓋神異之國也。高宗時，盧伽逸多者，烏茶人，亦以術進，拜懷化大將軍。天竺之法，國王死，太子襲位，餘子皆出家爲僧，不復居本國。有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隨中國僧至焉。太祖令館于相國寺，善持律，都人傾嚮之，附南海賈人而歸，後不知所終。元太祖西征，滅回回國，遂進次西印度國，遇大獸，高數十丈，角如犀牛，作人語曰：『此非帝世界，宜速還。』耶楚材曰：『此名角端，旄星之精，靈異不可犯也。』遂班師還。我朝有詔納樸兒，亦印度之一也。永樂中遣太監侯顯等賫詔往諭之，國王一不剌金王遣金銀柱杖各二人奉迎引導。柱杖者，其國大臣名也。

《裔乘・西夷・天竺》　天竺，即漢身毒大國，地方三萬餘里，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分中、東、南、西、北五天竺國，即所謂五印度也。國各有王，地各數千里。東印度一名榜葛剌，酋長居焉，國最大，與扶南、占城隣，僅隔小海。南印度際大海，西印度與罽賓、波斯接，四面皆山，惟南通一谷爲國門。其中印度則據四印度之中，有別城數十，皆置長，別國數十，皆置王。曰舍衛，曰伽尸，即波羅柰也，曰伽毘黎，曰蘇摩黎，曰斤施利，曰摩伽陁，曰婆羅門，曰詔納樸兒，即金剛座國，爲釋迦得道之所，曰婆黎等國，皆屬中天竺。而四天竺亦各有屬國數十，難以盡紀。總之，皆身毒也。

《明象胥錄・天竺》　天竺國，一名身毒，《漢史》稱：西通大秦，在月氏東南數千里，臨恒水，卑濕暑熱，乘象戰，脩浮屠道，別國數十王，幷以身毒爲名。張騫使大夏，見邛竹、蜀布，云市之身毒。武帝遣使十餘輩，間出西南指求，爲昆明所閉，不得通。至明帝，夢金人，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長丈六尺，面黃金色。乃遣使天竺問佛道法幷圖像，其教始入中國。桓帝延熹中，頻從日南徼外來獻。梁天監初，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琉璃唾壺、雜香、吉貝。《南史》作中天竺。其外復有天竺迦毗黎國。後

魏宣武時，南天竺國王婆羅化獻駿馬，凡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隋煬帝銳通西域，惟天竺、拂菻不至。唐武德中，王尸羅逸多討四天竺，皆臣之。貞觀十五年，遣使獻火珠、鬱金、菩提樹，自稱摩伽陀王，後朝貢相繼。乾封中，五天竺王幷來朝獻。五天竺其傳在海西南，距中國甚遠。或曰南天竺瀕海，北天竺距雪山，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居其會，幷直葱嶺南。有別國數十，置王曰舍衛，開戶東向。開元時，南天竺獻五色能言鳥。乾元末，河隴陷，遂絕。周廣順三年，西天竺僧薩蒲多等十六族來貢馬，而滄州僧道圓自晉天福中詣西域，歷乾德三年還，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貝葉梵經四十夾來獻，凡在塗十年，住五印度六年。五印度卽天竺也。明年，僧行勤等百五十七人詣闕，言願至西域求佛書，許之。開寶後，天竺僧數持梵夾來。八年，東印度王子襲結說囉朝貢。天竺法，王死，太子襲位，餘子皆出家爲僧，不復居本國。有王子曼殊室利隨中國僧至，館於相國寺，善持律，後附賈人船歸，不知所適。雍熙中，胡僧密坦羅奉北印度王及金剛坐王那爛陀書來，自云東行六月至大食國，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天聖二年，西印度僧獻梵經，賜紫方袍。大略其國土沃民淳，不茹葷，宗瞿曇學，戒貪嗔婬姝，七日一禮拜天，每食輒誦經，坐卧置天主爲惺上法。王與大臣服錦罽，頂爲螺髻，剪餘髮下垂。鐃、鈸、鈴、螺雜奏爲梵樂。男子髡首，穿耳懸璫，跣足，服色尚白，製如袈裟，致詞以（砥）〔舐〕足摩踵展敬。工天文星曆。產犀、象、貂、鼲、璆琅、金罽、火齊、金剛鑽，與大秦諸國交市。火齊如雲母，作紫金色，有光耀，裂之薄如蟬翼，積之則如（沙）〔紗〕穀重沓。金剛鑽似紫石英，可切玉，或云以肉投大澗底，飛鳥食肉遺糞得之。恒水源出崑崙，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如水精。

《明世法錄・西戎・天竺》 天竺國一名身毒，《漢史》稱：西通大秦，在月氏東南數千里，臨恒水，卑溼暑熱，乘象戰，脩浮屠道，別國數十王，幷以身毒爲名。張騫使大夏，見邛竹、蜀布，云：『市之身毒。』武帝遣使十餘輩，間出西南指求，爲昆明所閉，不得通。至明帝夢金人，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長丈六尺，面黃金色。乃遣使天竺，問佛道法幷圖像，其教始入中國。桓帝延熹中，頻從日南徼外來獻。梁天監初，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琉璃唾壺、雜香、吉貝。《南史》作中天竺。其外復有天竺迦毘黎國。後魏宣武時，南天竺國王婆羅化獻駿馬，凡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隋煬帝銳通西域，惟天竺、拂菻不至。唐武德中，王尸羅逸多討四天竺，皆臣之。貞觀十五年，遣使獻火珠、鬱金、菩提樹，自稱摩伽陀王，後朝貢相繼。乾封中，五天竺王並來朝獻。南天竺瀕海，北天竺距雪山，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居其會，幷直葱嶺南。有別國數十，置王，曰舍衛，開戶東向。開元時，南天竺獻五色能言鳥。乾元末，河隴陷，遂絕。周廣順三年，西天竺僧薩滿多等十六族來貢馬。而滄州僧道圓，自晉天福中詣西域，歷乾德三年還，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貝葉梵經四十夾來獻，凡在塗十年，住五印度六年。五印度卽天竺也。明年，僧行勤等百五十七人詣闕，言願至西域求佛書，許之。開寶後，天竺僧數持梵夾來。八年，東印度王子襲結說囉朝貢。天竺法，王死太子襲位，餘子皆出家爲僧，不復居本國。有王子曼殊室利隨中國僧至，館於相國寺，善持律，後附賈人船歸，不知所適。雍熙中，胡僧密坦羅奉北印度王及金剛坐王那爛陀書來，自云東行六月至大食國，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天聖二年，西印度僧獻梵經，賜紫方袍。大畧其國土沃民淳，不茹葷，宗瞿曇學，戒貪嗔淫姝，七日一禮拜天，每食輒誦經，坐卧置天王爲惺上法。王與大臣服錦罽，頂爲螺髻，剪餘髮下垂。鐃、鈸、鈴、螺雜奏爲梵樂。男子髡首，穿耳懸璫，跣足，服色尚白，製如袈裟，致詞以（砥）〔舐〕足摩踵展敬。工天文星曆。產犀、象、貂、鼲、璆琅、金罽、火齊、金剛鑽，與大秦諸國交市。火齊如雲母，作紫金色，有光耀，裂之薄如蟬翼，積之則如（沙）〔紗〕穀重沓。金剛鑽似紫石英，可切玉，或云以肉投大澗底，飛鳥食肉遺糞得之。恒水源出崑崙，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如水精。

《罪惟錄・外國列傳・天竺國》 天竺一名身毒。南天竺瀕海，北天竺距雪山，東天竺亦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居其會，幷直葱嶺南，有別國數十，王曰舍衛。漢明帝時，遣人問佛法，其教始入中國，歷有表貢。隋煬帝銳通西域，唯天竺、拂菻不至。唐武德中，王尸羅逸多討四天竺，皆臣之。貞觀中，遣使獻火珠、鬱金、菩提樹，自稱摩伽陀王。開元時，獻五色能言鳥。周廣順中，西天竺僧薩滿多等十六族來貢馬，有僧道圓自天竺還，獻佛舍利一、貝葉梵經四十夾，云在途十年，住五印度六年，五印度卽天竺也。開寶八年，東印度王子襲結說囉朝貢，尋有王子曼殊室利隨中國僧館相國寺，善持律。雍熙中，胡僧密坦羅奉北印度王及金剛

坐王那爛陀書來。天聖二年，西印度僧獻梵經，賜紫方袍。大畧其國土沃民淳，宗瞿曇學，置天主爲惺惺法。王與大臣服錦罽，頂爲螺髻，前餘髮下垂，男子髡首，穿耳懸璫，跣足。服色尚白，製同袈裟。致詞以（砥）〔舐〕足摩踵展敬。工天文星律。產火齊，如雲母，裂之薄如蟬翼，積之如（沙）〔紗〕穀重沓。恒水源出崑崙，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天竺僧渡海歷三年達濠鏡，卽香山澳也。

《職方外紀・印弟亞》　中國之西南曰印弟亞，卽天竺五印度也，在印度河左右。國人面皆紫色。其南土曉天文，頗識性學，亦善百工技巧。無筆札，以錐畫樹葉爲書。國王之統，例不世及，以姊妹之子爲嗣，親子弟給祿自膳。男子不衣衣，僅以尺布掩臍下。女人有以布纏首至足者。其俗士農工賈各世其業。最貴者曰婆羅門，次曰乃勒。大抵奉佛，多設齋醮。今沿海諸國與西客往來者，亦率奉天主正教。

《續通志・四夷傳三・天竺》　天竺，古身毒國，後漢時求佛法於其國，始通焉。或曰摩伽陀，曰婆羅門，居蔥嶺南，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與大秦、扶南、交趾貿易。人富樂，有文字，善推步，曰梵天法，書用貝多葉。不飲酒，殺生，俗信盟誓，傳禁咒。隋時復不通，煬帝遣裴矩通西域，獨天竺、拂菻不至。中天竺王姓乞利咀氏，武德時，王尸羅逸多討四天竺，悉臣之。會僧玄奘至其國，言太宗神武，四夷賓服狀。貞觀十五年乃遣使上書，自稱摩伽陀王，帝命雲騎尉梁懷璥持節慰撫之。復遣使者隨入朝。二十二年，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其國，未至，王死，國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玄策，從騎數十，皆戰沒。玄策奔吐蕃，檄鄰國兵合討之，禽阿羅那順以獻。乾封二年，五天竺皆來朝。開元時，中天竺遣使者三，北天竺一，南天竺亦來朝，丐名其軍，詔賜『懷德軍』。周廣順三年，西天竺僧薩滿多等十六族來。宋開寶後，天竺僧持梵夾來獻者不絕。八年冬，東天竺王子囊嘉特舒嚕來朝貢。天竺法，國王死，太子襲位，餘子皆爲僧，不復居本國。有滿珠錫哩者，王子也，隨中國僧至，太祖令館於相國寺。善持律，都人傾嚮焉。財施盈室，衆僧嫉之，以其不解唐語，僞爲奏求還，許之，詔下，滿珠錫哩大驚，不得已，遲留數月而去。太平興國七年，益州僧光遠至自天竺，其王瑪特巴附表賀。雍熙中，衡州僧辭澣自西域還，與胡僧密當羅奉北印度王書來。天聖二年九月，西印度僧愛賢智信護等來獻梵經，各賜紫方袍、束帛。五年二月，僧吉祥等五人以梵書來獻，賜紫方袍。景祐三年正月，僧善稱等九人貢梵經、佛骨及銅牙、菩薩像，賜以束帛。

《瀛環志略・亞細亞・五印度》　緬甸之西，兩藏之西南，有廣土突入南海，形如箕舌，所謂印度者也。《漢書》謂之身毒，又稱天竺，六朝以後譯典皆稱印度，今稱溫都斯坦，一作痕都，又作忻都，又作興都。身毒、印度、溫都、痕都、忻都、興都，本一音，以華文譯之，遂人人殊，凡外國地名皆類此。印度有五：地形入海之處爲中，南兩印度；東印度東界緬甸，北連後藏，北印度雪山拱抱，東爲後藏之邊徼，西爲西域之札布，卽布哈爾東南部落。西印度跨印度河，與西域之阿富汗、俾路芝接壤。東西約五千餘里，南北約七千餘里。

又　其地爲佛教所從出，故自古著名。自後漢通中國，唐時屢入貢，趙宋時爲回部所侵割。元起北方，括地西南，太祖征服西北印度，世所傳遇角端而迴兵者。至憲宗朝，復征服中印度，以宗王駙馬分王其地，東南諸部皆聽役屬，由是五印度爲蒙古別部。元末，駙馬帖木耳王撒馬兒罕，威行西域，印度諸部皆臣服。明嘉靖間，撒馬兒罕別部莫卧爾攻取中印度地立國，勢張甚力，尙回教，黜佛教，蒙古在葱嶺西者，至元末皆入回教。諸部皆納貢爲藩屬。久而陵夷，弱肉強食，時時搆兵。先是，明弘治八年，歐羅巴之葡萄牙，航海至印度西南界之孟買，開鑿海港，建立城邑，市舶通行，以此致富。荷蘭忌之，以兵船相攻，亦攘其地，立埔頭，設公班衙，擅印度海之利權者數十年。迨英吉利東來，驅除兩國而有其地，佛郎西亦於南印度之東界立埔頭。康熙七年，英吉利在東印度之孟加拉，買地建館，築礮臺，造屋七十所，帆檣雲集，百貨流通，埔頭日益富盛。乾隆十七年，孟加拉酋長毀其居，囚其人，英人以大兵攻之，遂滅孟加拉，乘勝兼南中諸部，諸部合縱禦之，心力不齊，紛紛潰敗，有爲英所滅者，有聽其置吏，僅擁空名者，有受役屬爲藩國者，由是五印度全土歸英轄者十之七，僅餘西北數部尙未服也。

又　五印度在亞細亞一土，正當午位，北面雪山綿亘，南境斗入溟渤，袤延蓋萬餘里。漢武帝欲由身毒通大夏斷匈奴右臂，西南夷之役，由此而興，然單車之使，卒未能度恆河卽安額河。而西發。東漢時，顯宗求佛法，始遣一使，由是漸通朝貢，唐代往來尤頻數，北宋時亦屢來貢獻。元太祖起於漠北，未削金源，先開西土，由印度之西北轉戰而南。憲宗繼之，五印度遂全歸囊括，亘古蠻荒之域，使以鞭箠，顏行莫逆，功烈可謂奇矣。惜乎有其土，莫

能變其俗。宗王國戚，遠授蠻封，魋髻箕踞，囂、佗自泰。迨元政既衰，聲靈隔絕，諸部之酋雖強半蒙古苗裔，而與昔日之蠻荒亦無大區別也。歐羅巴諸國之居印度，始於前明中葉。倡之者葡萄牙，繼之者荷蘭、佛郎西、英吉利，皆以重貲購其海濱片土，營立埔頭。蠻人憒憒，不察萌牙。英吉利漸於各海口建立砲臺，調設兵戍，養銳蓄謀，待時而動。迨孟加拉一發難端，遂以全力進攻，諸蠻部連雞棲桀，等於拉朽折枯，於是五印度諸部夷滅者十八九。哀哉！英人自得五印度，榷稅養兵，日益富強。其陸地與西藏之南界、滇省之西界，雖壤地幾於相接，而梯度繩懸，往來不易。水程則自孟加拉至粵東，兼旬可達。邇年英人貨船自印度來者十之六七。昔日之五印度求疏通而不得，今日之五印度求隔絕而不能，時勢之變，固非意料所及矣。

《海國圖志・西南洋・五印度國志》 叙曰：西南洋爲印度海。惟西、北二印度尚各自爲國，其中、南、東三印度幷據于西洋。東印度爲英夷駐防重鎮，凡用兵各國皆調諸孟加臘。每卒月餉銀約二十員，又與我屬國緬甸、廓爾喀鄰近，世仇。故英夷之侷中國，與中國之箝制英夷，其樞紐皆在東印度。南印度斗出南海，有佛蘭西、彌利堅、葡萄亞、荷蘭、呂宋各國市埠環列。而英夷之市埠曰曼達喇薩，曰孟邁，皆產鴉片烟，與孟加臘埒，各國不得分其利，恆外睦内猜。故我之聯絡佛蘭西、彌利堅及購買船炮，其樞紐皆在澳門與南印度。中印度爲英夷與俄羅斯相拒之所，中惟隔一興都哥士大山，俄羅斯逾山則可攻取溫都斯坦，英夷設重兵扼守之。故我之聯絡俄羅斯，其樞紐在中印度。不悉東印度之形勢，則不知用廓夷，雖有犄角擣批之策而不敢信也。不知南印度之形勢，則不知用佛蘭西、彌利堅，欲行購造兵船之策而未由決也。不知中印度、北印度之情形，則不知聯俄羅斯，方詢俄羅斯國都與英夷國都遠近，不知其相近者在印度邊境，而不在國都也。昔唐太宗貞觀中，王玄策用吐番之兵以擣印度，即廓爾喀攻孟加臘之路。元太祖兵至北、中二印度而返。及憲宗命諸王旭烈先攻取西印度，而後回取五印度，即今俄羅斯侵偪溫都斯坦之路。明三寶太監鄭和以舟師破錫蘭山，俘其國王歸獻諸朝，即今粵夷兵船赴南印度之路。具載往牒，近徵商舶，事異鑿空，形同肘腋，指示發蹤，誰端衡策？志西南洋實所以志西洋也。故以東、南、中三印度冠其前，而以西印度之天方教、天主教附其後。五印度沿革又附其後。

又《五印度總述上》 東、南、中三印度，今皆屬英吉利，惟西、北二印度各自爲國。印度國，即興都斯頓也。一作痕都斯坦，一作溫都，亦有作軒都斯丹者。地隸阿細亞洲。西南地廣，壤沃產豐，甲于諸國。其國如何創治，諸記未詳。查《探險寶記》，僅云爲數小國，而《西流古土記》又云大國，以巴利摩剌臘爲國都，仍未載及主國者爲誰。竟不知印度爲古佛國，蓋由西洋人奉天主教，不覽佛書，而近日印度又爲回教久據，力泯佛教踪迹也。然志中東、南、中三印度諸部落尚奉佛教，又似未盡改回教者。未詳其故。大西洋有公記始云：壯麻墨合印度、可臘山、達達里共爲一國，後被俄利所滅。俄利傳至巴旦王，耶蘇紀歲千三百九十八年，明建文二年。又爲底摩阿所滅。底摩阿傳百餘年，後悉歸蒙古。此蒙古謂賽馬爾罕之王。嗣各部落隔大山之險，不服蒙古統轄，各自立主。各部中又以馬拉他爲最強，此南印度主國，非東印度之孟加臘也。至西北溫大壓山、麻臘耦、特爾希、阿俄臘等部，均歸馬拉他所轄。南隅麻疏一部，爲哈達阿里所據。加補爾部爲阿密沙所據。阿密沙與馬拉他交戰時，各部互相攻擊，英吉利乘隙征服東隅，遣賀威廉駐防孟阿臘，遣賀族乞駐防。遂於曼達拉薩、孟買兩處開埠貿易，貨物充牣，各國商舟雲集。是時惟哈達阿里尚強，不服英吉利，於是印度之蘇拉札道臘統兵與英人爭鬥，收賀威廉部衆，置之黑獄。英吉利遂遣律記利付奪復其地，別置頭目。後至千七百六十五年，乾隆三十年。復又背叛，全滅英吉利之人。英吉利王復遣薩依姑底奪復疆域。自此印度地屬於英國者十三部：曰孟阿臘，曰曼達臘薩，曰孟買，曰彌那，曰歐尼，曰瀝部，曰麻疏，曰薩達臘，曰稔哇，曰特那灣戈，曰果眞，曰那治勃，曰西倫島。其各自爲主者：曰新低，曰阿魯斯，曰尼保爾，曰新尼，曰即茅爾且，數部而已。此數部乃中印度、南印度之邊境未盡屬英吉利者。若西、北二印度，又不在此數部之内。觀英夷所繪印度圖，印度河東岸尚係青色，不盡在所保黄色各國之内，可證即此數部也。

又 《貿易通志》曰：印度之地，距大西洋數萬里，自古不相通，其通商自荷蘭始。萬歷二十二年，荷蘭商船駛至南海五印度，市胡椒，返棹大獲利，於是設公班衙，僅洋銀三萬員，積久增至三百萬員，主其事者六十五商。及明泰昌間，僅二十年，公班衙所贏銀已千有四百萬員，每歲大船四十。旋據南海葛留巴洲，建總埠。順治四年，遂與佛蘭西國分擅其利。於是荷蘭公班衙大興，東通暹羅、日本，又據臺灣，雄長南洋諸島間，每年文武使費銀百五十萬員。其後雖失臺灣，仍踞暹羅東南方地，與各國互市。康熙三十八

年，再稟求其國王賜敕書，定歲貢額銀九十萬員，每歲別獻贐儀銀十五萬員。公班衙即公司之異名也。方荷蘭之立公班衙於南洋，英吉利商慕之，於萬歷二十七年糾國人合貲本，且稟求國王設立公司，嚴禁本國散商之赴南洋者。其始國人尚憚險遠，僅合貲十五萬員，次年增至二十六萬員，獲利皆三倍，且途劫荷蘭國、葡萄牙國之商船以歸。於是英吉利公司漸興，與荷蘭公班牙據地爭權。英吉利乘機於印度海濱開新地立商埠。其印度國民尚外視而輕忽之。時商船僅三十五隻，貲本僅三十五萬員。國人屢稟求散公司之局，於是國王令他商於印度西方孟買嶼立新公司，兩公司相傾軋。康熙四十年始合兩公司爲一，幷借國王公帑銀一千萬員，歲息八十萬員。其後復貸五百萬員，免其利息。於是英吉利南洋公司大盛。乾隆四年，東印度兵爲北印度侵偪，且臣下自相割據，結荷蘭、佛蘭西公班衙之兵爲助。於是英吉利公司兵船乘機取印度海南地。印度國王求援於荷蘭、佛蘭西，幷力拒敗英吉利之兵。乾隆二十四年後，英吉利復興兵與戰。荷蘭及佛蘭西連年軍旅，供億浩繁，雖歲稅四百餘萬，入不贍出，非惟盡逋本國之貢獻，反借其國帑數百萬，生計日耗。至乾隆五十年，遂敗於英吉利。嘉慶十六年，英吉利遂據公班衙之地。佛蘭西公班衙散局，惟與各國分市南印度，其東、中兩印度大半歸英吉利。道光十三年，國中會計公司貿易無利，且虧空公項以鉅萬計，始散公司局，聽散商自運，人人皆悅。

《每月統紀傳》曰：明弘治年間，葡萄亞人精神湧發，營大圖艱，始尋水路到五印度國。歐羅巴沿海各邦聞知之，皆乘船趲至其地，葡萄亞官禁之，令師艦縱橫洋面，截劫商船。各國商船不敢孤行，故各人出錢或千員，或萬員，或三萬員，積藏公帑，備船炮，募弁兵，遇葡艦海賊，則決戰保貨，返國則以所載之貨發賣各捐戶，公分其利。由此立商會曰公班衙。公班衙者，爲群商捐措資本錢（其）（共）作貿易也。荷蘭公班衙爲首，始出公銀二百五十萬員，赴牙瓦洲摩鹿群島買丁香、胡椒等貨歸國，獲益一倍。年年續駛南海，利路大開，始則向土酋買地開新埠，後則開釁戰鬥而奪其旁地。兵盛勢強。兩攻澳門，敗退。因據臺灣之港口，與福建沿海居民貿易。開墾愈廣，錢貨益增，船舶滿海，築城建邑，商變爲君。後（有）爲福建鄭成功所攻，時荷蘭公班衙通事何斌知港路深淺，說成功聯檣幷進。荷蘭嚴守安平大港，成功從鹿耳門進，水漲三丈餘，入據臺灣，與荷蘭相持甚久，圍其堡臺，鏖戰不息。鎮守官乞盟，返棹回國。康熙二年，公班衙雖失此地，別奪他島，建城立埠，復興貿易。自東自西自南自北，每年奉本國王銀十五萬員，別納一百萬員，以答國恩。嘉慶年間，與英吉利國構兵攻伐，忽然公班衙不幸，其船或沉淪，或被奪，英總兵乘機取其新地。荷蘭公司散局，將所據之地奉歸本國。英吉利公班衙始與荷蘭相合。但每開釁隙，屢次交鋒，於是公班衙密合防禦。共本錢八百萬員，爭鬥良久，後再立公班衙於五印度國。建兩城，東邊曰馬大剌，西邊曰夢買。其時國彼國土官貪賄慕勢，私取陋規，其土君復側目公司之利，誓逐英軍而奪其業。乾隆十七年，奮力攻戰，交鋒未及十餘合，土若皆敗散，自後英吉利特命總理官兼攝五印度國大半之權。佛蘭西人恨之，費力費帑，圖勝英軍。英兵冒火突鋒鏖戰，佛蘭西兵終敗。於是土君割地求和，不敢強偪。自三印度國屬英公班衙之後，所據地廣，不盡貿易，惟務治國而已。向來所赴廣東商船致載茶葉，自道光十四年不利於市。公司雖散，掌握尚存，每年所收國帑之銀，共計一千五百萬員。但使費亦繁，所餘者無幾。以上原本無，皆今補。

又《萬國地理全圖集》曰：五印度國，亦稱忻都士坦，北極出地自六度三十分至三十五度，偏東自六十五度至九十五度，東西南三方環海，北至西藏，東北連亞三，西北接加布。此邦自古有名，產玉、金、香、珠，萬國會聚赴市，廣袤方圓三百八十四萬方里，居民萬三千四百萬丁。北方各地高山插天，四面積雪，與西藏交界。其國中間山峰相接，自北至南半之二分，北至高之山二千五百丈，西方惟有三百丈而已。安額爲聖河，自北山流出其雪穴，闖入印度地方，東南流入旁葛剌海隅，即東恆河也。印度河由西藏出，至五印度西北疆入印度海，即西恆河也。又東北方有巴馬埔他江，自雲南流入亞三境，入旁葛剌海隅，即大金沙江也。西尚有逆埔他、答地等河，南有峨他惟利、吉那、加惟利等江。山內及沿河出鋼鑽、紅寶石、石榴珠、嫩黃玉、金色玉、珊瑚、青碧瑪瑙。其國豐盛，惟西北沙漠乃游牧之地。印度所出棉花最盛，每年運出十八萬九千七百石，青黛一十萬石，檀香、蘇木、胡椒、水果各項。其五爵，君王皆騎象，造金鞍，美麗光彩。其鷹甚怪，鷲則高飛，吞臭屍骸，飛及高山。山內金銀不多，但有鐵如石。其北方出硝甚多。而最惡之鴉片，亦此國所出。

又曰：自古以來，五印度國大有聲名，因離中國不遠，數次梵僧流布其

教，令中華固執奉事菩薩。周烈、顯等王年間，西國有希臘王，率其軍士，所向無敵，攻取印度各國，旋即退敗。嗣後與大秦各國總無交通，惟其商賈負物西往，但不進內地，又不探風俗，故述怪誕，以招人耳目。宋朝年間，回回旋自北侵國，自崇獨一眞主上帝，不奉事菩薩，幷力攻擊，拆其廟，壞其像，掃蕩全地，強其土民服其權轄。及元朝始衰之年，有蒙古兵犯界，剿滅地方，開基創業，四方強服。其居民算各戶，共計八千萬丁。忽於明弘治八年，葡萄牙船隻不遠數萬里來到印度西邊，即時開港墾地，貿易豐盛。強據沿海多口，築城建邑，幷立總帥，代王理藩。荷蘭妒之，亦來兵船，與葡接戰，百攻百勝。是時英商來國，請土君建館，亦築炮臺。又有公班衙總官操權。乾隆二十年，旁葛剌總帥肇釁，執英人付囚獄，暴虐之甚。英官力擊土人，厚施賄賂，教其將帥奸計投降，土軍即時四散，而英官操權。於是其土君皆怨結，約合軍南北，兩邊力戰而究敗走。惟英官施政行義，故其土民仰之，不敢背亂。

英國現今所據之地，北有旁葛剌省，方圓九十八萬四千方里，居民五千七百萬丁，其廣大雲南省三倍半。馬塔剌省，方圓四十六萬二千方里，居民一千五百萬丁。網買，方圓二十一萬一千方里，居民一千萬丁。所屬權轄居民共計八千三百萬丁。別有列國歸英轄，方圓八十四萬九千方里，居民一千五百萬丁。所有自主之國不服英者，方圓五十六萬一千方里，居民一千一百萬丁。

又《五印度總述下》 《地球圖說》：天竺國【略】其百姓約有十四千萬之數。都城地名甲谷他，城內民六十五萬，大半釋教，小半回回教，現有花旗國幷英吉利國人在是國傳耶穌教。人民聰明，能織羊毛布匹。體弱面黑，含笑溫和。南方最熱，不見冰雪。東南北三方俱有高山，中央平坦。惟北方之山更高，上有積雪。國內分列三部：曰旁葛剌，曰馬搭剌，曰網買。現屬英國管轄，故英官長教其庶民各歸四業：一僧，二兵，三商，四役，各傳其業，無相奪倫，不許互相姻好。一出其類，父母惡之，衆民棄之，親友疏之。有三大江：曰鉛絕斯江、印度江、布蘭布塔江。其沿絕斯江，僧人愚其國人，以爲聖江，能投赤子以飼鰐魚，則神佛護佑。遇大偶像乘車而來，凡所過境，民爭以子及身投於輪下。男或病亡，則其婦與其夫之屍一齊焚化。誠可傷矣！

旁葛剌之城名比拿力，內有高樓五六層，僧言古昔菩薩親手創造，妄稱聖域，人能至此燒香，即免地獄之苦。有河一帶，能入河洗滌，則罪惡俱淨，以此取人之利。國內有極大之榕樹，其枝倒垂於地，則枝復生根，綿延不絕。故一樹根株遠約二里，其下可容三四千人。國西有曠野沙漠，物產全無，禽獸繁殖。又一城名俄亞，現係葡萄牙國人管轄，逼令土人入天主之教，不從則鞭責，甚至火焚。何其忍也！大小書院學習文藝，處處皆有，不計其數。土產五穀、白糖、胡椒、果品、檀香、蘇木、青黛、綿花、鴉片、金鋼鑽、紅寶石、石榴珠、嫩黃玉、金色玉、珊瑚、瑪瑙、鐵硝、象、虎、豹、熊、鹿、水牛、鷹鸇各大鳥，又有最毒之大蛇等物。

又 《地理備考》曰：印度國又名天竺，在亞細亞州之南。北極出地七度起至三十六度止，經綫自東六十五度起至九十三度止。東至阿瓦國暨榜加剌海灣，西連阿付干國暨科曼海灣，南枕印度海，北界西藏。長七千五百里，寬五千五百里，地面積方約一百六十六萬里，烟戶一垓三京四兆餘口。本國地勢，東南北三方重岡疊嶺，迤邐延袤，中央平原坦闊，風景幽雅。湖河甚多，地方沃潤。河之長者有九：一名安日，一名印度，一名巴剌迷尼，一名瑪合奴的，一名哥達威黎，一名基斯德那，一名加威利，一名內爾布達，一名達布的。湖之大者有四：一名幾爾架，一名郭拉伊爾，一名林，一名達爾。田土膏腴，生殖蕃衍，土產金、銀、銅、鐵、錫、鉛、珍珠、水晶、硇砂、鑽石、花石、鴉片、綿花、藍靛、木料、香料等物。地氣酷熱，海風清涼，南方高山峻嶺，南北綿亘迤邐，冬夏互異，冷熱懸殊。每十二時，風色兩轉，由子至午，風向海去，則酷熱異常，由午至子，風向岸來，則清涼復生。國制名位不一，或爲王，或爲酋，或自設官長，或他國兵帥兼轄。所奉之教，或巴拉馬，或那內克，或回回，或天主，或釋，各教紛紛，趣向不一。技藝精巧，工肆林立，五方輻輳。史書紀載，淵源久遠，年歲迢遞，耶穌未誕之前，全奉釋教；耶穌降生之後一千年間，後回王肇居北偏，始創回教。明孝宗弘治十年，布路亞國人航海訪護水路，遂至其地。而（賀）〔荷〕蘭、英吉利、佛蘭西三國，次第接踵而至。所得境土，惟英吉利國人居多。

又 《外國史略》曰：五印度國爲亞悉亞熱帶地，北極出地自七度至三十五度，偏東自六十七度至九十七度，廣袤方圓四十一萬六千里，其東印度海邊一千二百里，自南至北一帶六千二百三十里，最闊之地約六千里。若論

其交界，北連雪山，稱曰希馬拉雅山，與西藏交界，〔南〕及大印度海，東及旁甲拉海隅，與緬甸交界；西及印度海西北，與押安、比路治等交界，則以印度江畫其疆也。北方之山高聳二百六十丈，四時積雪，不見巉巖，由此河流直下，岸谷蕃昌，終年花開，樹木蕃盛，然多瘴癘，無居人，入夏則禽獸俱不得生。自此南向，漸有廣坦，當河之支流，分爲三條：曰布蘭補答，曰恆額，曰印度。其水皆來自西藏。東西兩岸皆山連山，皆密林，延及南方海濱，所謂哥摩林也。印度西北有曠野，廣袤方圓五萬里，夏無草木，飛塵蔽空，惟于深谷內掘井以飲，產水瓜止渴。西北海邊甚低，有二海港：一曰屈治，一曰于拜。內有鹹澤，衆水所入，所謂裏海也。印度之南，有錫蘭島，島間有馬那爾海港，其水淺。大抵錫蘭島之間，與巴勒海相隔，無多港支，海舶不至。其印度河自西藏涌出，初西北流，後轉西南，入五印度地，衆水之所匯也。至一處，有五支河入之，五印度之所以名者，或亦以此。在新締地亦有海口，其水淺，大船不能入。恆額河所流出之地，在印度之北界，其地高於海面者九百丈，南流入印度國，又多分支，入旁甲拉海隅，即印度人所稱聖江者是也。流傳謂能浴此河內，即洗滌諸大罪過，故自遠來溺死河邊者不少。榜甲拉有石岸，在南地之河，產金沙、金剛石、紅青藍等玉，巴勒海產珍珠。其北方產米、鴉片、綿花、青靛、糖，南方產胡椒、檀香、各項香木、樹膏、椰子、桂皮。各項材木，獸有象、兕、豹、虎、駱駝、野驢、鹿，惟牛最鮮，有則民稱爲神。禽翎羽甚美，但無能鳴者。昆蟲多如海沙，而白蟻最狠，又多青蛇。

印度國自古有名，所出寶物不可勝數，人皆視爲樂土，故凡稱他國最美之區，則曰猶五印度云。自古與東洋、西洋各國無往來，其書冊所錄，惟述佛菩薩神明之異。衆民各分品類，各守戒律，有犯必逐，惟聽第一品婆羅門輩之命，其君大國者，皆出此族。周赧王年間有希臘國王者侵五印度，自後遂由紅海通商貿易，既而佛教之僧，遍往四方傳其教，竟至中國，中國百姓亦盛奉此教，即日本、暹羅、緬甸各國，皆設其像而建其廟，至漢時始與中國交接。自耶穌升天後數十年，其門徒亦至此國傳福音之理，所立聖會，至今尚存。後五印度各國多年肇釁，互相爭戰。及宋靖康年間，有回回族由白西爾亞伐五印度，據其地創立大國，富強浸盛。於是西域押安之游牧部落，皆貪其富而攻伐之。始於元初創國時爭據其地，壞佛菩薩像，強百姓入教門，不從則斬，亂久不息。明建文元年，西域蒙古撒馬爾罕諦母爾，強服印度國，創立大蒙古號，管理五印度大半，各國皆震慄。及明世宗嘉靖八年，蒙古王全操印度之權，建立法度，歷十五年。其國廣袤方圓至七萬餘里，居民四百萬名，歲收餉銀二萬二千四百萬，各國皆景仰焉。時葡萄〔亞〕〔牙〕人于明武宗正德七年初到五印度海西邊通貿易，後占其海口，稱曰峨亞，復於他海口開埠。而荷蘭人亦於嘉靖年間至此國，造船奪葡萄〔牙〕國所據之錫蘭島，開港通市，然必奉大蒙古之諭。後英吉利、佛蘭西、大尼三國亦乘機往租地通商，皆在偏隅，未開廣市，於是大蒙古之君威權重大，人皆畏之。其後衆子爭權，內亂幷起，各部酋皆乘間自王其地，遂四分五裂。

英吉利國於萬曆二十六年在印度創立公班衙，與各國貿易，得利甚微，萬歷三十八年，又在印度西北蘇拉地方開埠。順治十年始於馬答拉貿易。康熙二年葡萄牙國以網買島讓英國，正在印度之西。數年後，大蒙古王肇釁，商人有見殺者。康熙三十八年後，英吉利與佛蘭西肇釁，即在印度之炮臺互相攻擊，前則英失，後則佛奔。於是鄰國皆動干戈，或助英，或從佛，屢有戰爭，歐羅巴公使出爲兩國議平。乾隆二十年，佛國官蠱惑蒙古所駐榜甲拉之兵帥，將所轄之英商弁盡行禁錮，斃其大半。英人欲雪此仇，調傾國之師，駛入恆額河，與其土酋盟，自逐其蒙古酷主。佛蘭西乘隙復率荷蘭師船入內河，力拒英人。英人中有才能者曰加里威，集衆聚議，與其蒙古土君背城一戰，竟獲全（盛）〔勝〕。於是東印度各君長皆以其地讓給旁甲拉，以爲英人之藩屬。其南方地，或買或和得之。於是英國調兵帥代理其全地，又擇其年少聰明者使之學，而後執政。恐其受賄賂，則給厚俸以養其廉。乾隆六十年間，有蒙古土酋與英人交鋒，招佛蘭西助之，英軍盡力攻守。至嘉慶四年，土酋父子悉降，其地大半歸英。嘉慶十年，盡驅佛蘭西駐印度之兵，以據其地。又在南方占荷蘭國所據之牙瓦等島也。時英人在此地尚與印度爲對待。既而大蒙古國漸微，其外部盡背叛自立，於是英人入其都。其蒙古王曰得希者反賴英官賙濟之。其初財積如山，竟成窮乏，此以知大國之不可恃也！

嘉慶十六年，各土君在五印度者皆服，惟有耶加之族類越境侵擾，英人討之。西北有新起教門，其首領系西刻人，甚勇猛，土君惴惴求英人保護而納貢焉。緬甸王亦與英人爭鋒，且殺其兵將，入旁甲拉地，攻英藩屬，連年不解。後英軍擊敗緬甸，入其都，緬王求和，讓北方幷南海口，且償其兵費。

於是各國皆畏英兵之強，五印度國賴以少安。歷數百年，或同盟之土君有叛者，必除其位。是以農力於田，匠勤於肆，商則遍出於其途，皆歸英權轄。

忽峨羅斯國使與甲布君盟，合白西國攻擊黑臘城。道光十八年，英軍克甲布地，復立其舊主。二十一年，甲布人又生異心，英人募兵侵甲布，仍復前王之位。此時西刻地之主復募兵侵英境，英軍旋剿滅，以峨拉昇王此國，於是加治彌耳地亦歸英國。自是五印度皆安堵矣。

《使俄草》卷二　〔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緬甸之西，兩藏之西南，有廣土突入南海，形如箕舌，所謂印度也。《漢書》謂之身毒，又稱天竺，六朝以後釋典皆稱印度，令稱溫都斯坦，一作痕都，又作忻都，本一音，而以華文譯之，遂人人殊，凡外國地名皆如此類。印度畫分五區：地形入海之處爲中、南兩印度，德干及麻打拉薩諸部是也；東印度東界緬甸，北連後藏，孟加拉各部是也，北印度雪山拱抱，東爲後藏之邊徼，西爲西域之札布，即布哈爾東南部落。哲孟雄諸部是也，西印度跨印度河與西域之阿富汗、俾路芝接壤。境內水名二：東曰安額河，印度人稱爲靈水，即佛經所謂恆河者也，東南流至孟加拉，雅魯藏布江從東北來，會之入海；西曰印度河，發源後藏之阿里，西行繞雪山之背，至北印度之西北界，轉而南行，北印度諸水會之，至信地入海。此外西則逆埔他，答地諸河，南則莪他惟利、吉那、加惟利諸江。北倚雪山，南沿海，有連山環繞，中間數千里皆平土，西北界有沙磧，餘均沃壤。迤北寒暑適平，迤南近赤道，炎熇時甚，土宜五穀、棉花、鴉片。貴人額塗日光花卉，或以粉點面如星，庶人額亦刺紋，皆雕題遺俗也。人習技巧，金漆雕鏤精絕，所製玉器薄如蟬翼。自後漢通中國，唐時屢入貢，趙（宗）〔宋〕時爲回部所侵削。元太祖征服西、北印度，憲宗復征役中印度，以宗王駙馬分主其地，東南諸部皆聽役屬。明嘉靖間，撒馬兒罕別部莫卧爾攻取中印度立國，厥勢甚張，盡黜佛教。弘治八年，葡萄牙航海至孟買，開鑿海港，建立城邑，以此致富。荷蘭忌之以兵船相攻，亦攘其地，立埔頭，設公班衙。康熙七年，英人於東印度之孟加拉買地建館，築礮臺，建屋宇，日益富盛，乾隆十七年，孟加拉酋長毀其居，囚其人，英以大兵攻之，遂滅孟加拉，乘勝兼中南諸部。諸部合衆禦之，心力不齊，紛紛潰敗，有爲英滅者，有聽其置吏，僅擁虛名者，有受役屬爲藩國者，由是五印度全境盡在英人掌握中矣。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印度部》　印度，古天竺，西北則月氏、罽賓地也。東、西、南三面距海，西人謂之地舌。其陸界北枕雪山以隔西藏，西北倚蘇門里、哈拉兩山以隔阿富汗、俾路芝，東盡阿薩密，南北一千八百六十英里，西自蘇門里山東至雅魯藏布江岸一千五百英里，積方一百四十萬餘英里。緯度自赤道北八度四分至三十六度十五分，經度自英京東六十六度四十四分至九十九度三十三分。

又　印度開國極古，嘗屬波斯，屬阿富汗，是爲回朝。明初，爲蒙古所幷，是爲蒙古朝。正德中，葡萄牙人初至孟買，開港貿易，於是荷蘭、西班牙、法蘭西繼之。英之商於印度也，在明萬曆二十八年，西一千六百年。名曰東印度公司。國朝乾隆二十二年，一千七百五十七年。孟加拉人攻殺英商，英因以兵取東印度，乘勝克中、南諸部。四十九年，一千七百八十四年。英廷始派大臣管理。嘉慶中，乃盡驅法、荷駐印之兵，全有五印度地。咸豐七年，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土兵作亂，中、北諸省俱叛，英將哈非綠平之。明年，更立制度，悉去商局治民之權，總督而下設輔政者六人，復有加稔那次、加稔那首、康密欣耨，如中國巡撫、藩司、巡道等官，輔政與巡撫英君主所派也。又有議律例、定章程者十人至十六人，與藩司、巡道，皆總督所派，而仍聽節制於印度部，其餘設官行政，略同本國，刑名、錢穀，各有分司。勘獄用陪審十二人，刑官分上、中、下三司。上司皆用英人，土人漸嫻西律亦有充下司者。取稅準民貧富，度一歲之所入，注冊徵之。設議院於省府，各許推舉入院議事，幷徵數人入倫敦議院，咨以大政。大興學校，抽商貨以充經費，居民肄業者得百之六，或操土音而習英語通英文者有十一兆人，大小學堂十三萬八千餘所。光緒三年，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上英主尊號爲印度后焉。印民種類甚多，溫都斯坦尼斯者，恒河上游之人也，聰強爲全印冠。教有婆羅門教，有回教，有佛教，有靈性教、基督教、西克司教、專恆司教、猶太教、波斯火教，幷有無名各教。婆羅門教最先，在虞舜時。西歷前二千年。迨周定王時，前六百年。釋迦牟尼始行佛教，兩教幷行千餘年，佛教衰，而修正之婆羅門教盛，專恆司教，合兩教爲一。史他爾創靈性教，西克司爲婆羅門之別派，回人入印度，而回教盛。葡、荷教士踵往，而西教傳。調和、安戢總督之任最重，英每以勛戚威望大臣爲之。額兵二十一萬八千餘名，歐洲兵七萬四千，幾過其國兵額之半，此沿革政教之大略也。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印度》　緬甸之西，兩藏之南，有廣土突入南海，形如箕舌，《漢書》謂之身毒，又稱天竺，六朝以後皆稱印度，今有稱溫都斯坦、痕都、忻都者，蓋同一地方，而譯者互異也。南界海洋，西跨印度河，與阿富汗、俾路芝接壤。東西相距約五千八百餘里，南北約五千餘里。北枕雪山，南連岡嶺，中間沃野千里，西北沙磧無垠。氣候不齊，暑寒各異，北方涼燠咸宜，迤南炎熇殊甚。後漢始通華夏，佛教之入中國，實根於此。唐世屢次入貢，趙宋時，爲回部侵割。元起北方，據有其地，太祖征服西北印度，憲宗征服中印度，以宗王附馬統之，東、南諸部皆聽役焉，由是印度爲蒙古別部。元末駙馬帖木耳鎮撫撒馬兒罕，威行西域，印度諸部低首稱臣，慴伏恭順。明嘉靖初，撒馬兒罕別部莫臥爾盡奪印度地，整飭紀綱，力黜佛教，歷十五年，聲名赫濯，威震四鄰，惜諸子爭立，內亂頻仍，各部酋皆乘間自主其地，印度遂分崩離析，幾至不國。弘治八年，葡萄牙人航海至印度西境，占其海口，建城畫邑，設埠通商，利權遂爲所擅。荷人忌之，於嘉靖間脅以兵威，開港通市，如是者數十年，英吉利、法蘭西幷起而爭，遂成兩國利藪，各立埠頭。國朝康熙初，英人在孟加臘買地築屋，建立炮臺，帆檣雲集，百貨流通，頗有蒸蒸日上之勢。乾隆二十年，孟加臘酋長將英國官民盡行禁錮，橫加屠戮。英人銜之，率勁兵進攻，滅孟加臘，乘勝長驅直入，攻擊鄰封諸部，諸部合力禦之，奈人心渙而不萃，卒紛紛潰敗，於是印度全境，幾盡屬英人轄下。其間隸入版圖者四之二三，有聽其置吏徒擁地主虛名者，有受其節制列入藩屬者。其未經摧滅自守疆圻者，惟郭爾喀暨不丹兩國，然亦時遭侵削，危如累卵。至海口埠頭，仍歸他國者，爲數無幾。屬法國者，曰本地治里，曰加黎架爾，曰牙那，曰商德爾那哥耳，曰馬黑。屬葡萄牙者，曰疴襪，一名俄亞，曰達蒙，曰的玉。類惟一城一邑，或受海濱一廛，藉以僑寓客商，堆積財貨，非分裂其土壤而據之也。言印度於今日，不勝滄海桑田，奪主喧賓之慨矣。

印度雖全隸英人管轄，而治權仍有差等。其列入版圖，可以省郡比擬者，東爲孟加臘，又作榜噶剌，南爲馬特拉斯，西爲孟買，此三大鎮各設總鎮大臣。又設總督一人，統領印度全地事務。議政衙門大員五六人，以綜其治要。皆自幼東來，學習土語，責以視事，然後量才擢用，按職遷升，優給厚俸，以養其操守。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〇・英領印度國一》　印度。謝《志》云：印度大半已歸英領，故或稱之曰英屬印度，或以安南、暹羅、緬甸等地爲後印度，稱之曰前印度，又稱信都斯坦，即古天竺國也。居北緯八度四分至三十六度，東經六十六度至九十七度，中緯百二十度，中經東七十五度，面積約千四百十萬方里。慕《志》云：印度在亞細亞之南，緯綫自赤道北八度至三十四度，經綫自順天偏西二十四度至四十九度。東連緬甸，孟加拉海灣，西接阿富汗、俾路芝、阿剌伯海，南至印度洋，北界西藏。長六千里，廣或五千里或數百里，總計約六百萬方里。雷《志》云：印度半島，天然獨立之國也。辻《志》云：東因山脈以接暹羅、安南，西因薩利滿山脈以界阿富汗、俾路芝，南瀕印度洋，北因喜馬拉亞山脈及佩密爾高原以界中國之西藏、新疆及俄領中亞細亞。土耳其斯坦。其沿海平低無彎曲，東半濱辨軋爾灣，東隅有茂爾他班灣，西半濱亞剌比亞海，有庫氣、坎倍二灣，其南端一岬斗出，曰口茂林岬，而錫蘭島橫在其前。徐《志》云：緬甸之西，兩藏之西南，有廣土突入南海，形如箕舌，即印度也。《漢書》謂之身毒，又稱天竺，六朝以後釋典皆曰印度，今稱溫都斯坦，一作痕都，又作忻都，又作興都。身毒、天竺、印度、溫都、痕都、忻都、興都，本一音，以華文譯之，遂人人殊，外國地名皆類此。印度有五：地形入海之處爲中、南兩印度；東印度東界緬甸，北連後藏，北印度雪山拱抱，東爲後藏之邊徼。西爲西域之札布，即布哈爾東南部落。西印度跨印度河，與阿富汗、俾路芝接壤。東西約五千餘里，南北約七千餘里。境內名水二：東曰安額河，發源西北，東南流至孟加拉，雅魯藏布江從東北來，會之入海，印度人稱爲聖水，佛書所謂恆河者也。西曰印度河，發源後藏之阿里，西行繞雪山之背，至北印度之西北界，轉而南行，北印度諸水會之，至信地入海。此外西有逆埔他、答地諸河，南有莪他惟利、吉那、加惟利諸江。北境倚雪山，南境沿海，有連山環繞，中間數千里皆平土。西北界有沙磧，餘皆沃壤。迤北寒暑適平，迤南近赤道，炎歊特甚。土產五穀、棉花、鴛粟花、金剛鑽、黃玉、寶石、青精、瑪瑙、明珠、珊瑚、藥材、香木、海味、獅子、馴象、大鳥。辻《志》有麻、藍、榕樹、黑檀、竹、藤、煤炭、鐵、金、銀、牛、羊、馬、驢、橐駝、虎、豹、鸚鵡、孔雀。人多黑面青臀，迤北稍（皆）〔皆〕，迤南黑甚。以白布裹頭，故粵東呼小白國。地本雕題種類，貴人額塗日光花卉，或以粉點面如星。庶人頭額刺紋，胸臂髀烙卦畫形，皆雕題遺俗也。男裸（下）〔上〕體，耳挂環，下著圍裙。女加上衣，穿耳鼻挂金銀環，臂脛俱帶釧鐲。人習技巧，金漆雕鏤皆精絕，所製玉器薄如蟬翼。其地爲佛教所從出，故自古著名。自後漢通中國，唐時屢入貢，趙宋時爲回部所侵割。元起北方，括地西南，太祖征服西、北印度，世所傳遇角端而回兵者。憲宗朝，復征服中印度，以宗王駙馬分王其地，東、南諸部皆聽役屬，由是五印度爲蒙古別部。元末，駙馬帖木耳王撒馬兒罕，

威行西域，印度諸部皆臣服。明嘉靖間，其別部莫臥爾攻取中印度地立國，力尚回教，黜佛教，蒙古在蔥嶺西者，至元中皆入回教。諸部皆納貢爲藩屬。久而陵夷，時時搆兵。《紀程》云：西人紀載言，虞舜時印度始興婆羅門教，造梵字。周定王時，婆羅門教衰，而佛教行。周景王時，波斯盛強，印度西境爲波斯有。顯王時，馬基頓王亞歷山德有今希臘、土耳其、埃及、阿剌伯、波斯、阿富汗、俾路支等國，東北至塔什干囘部，東逾印度河，而印度遂屬馬基頓。亞歷山德死，國分，其雄長東方者，有西里亞、巴爾的、拔克德里諸國。考西人地圖，西里亞今土耳其之安提阿等城，西瀕地中海；巴爾的，今波斯地，即《漢書》之安息；拔克德里，今阿富汗、巴達克山、布哈爾，即《漢書》之大夏。西史言印度於周末嘗屬西里亞，漢初又屬拔克德里，張騫言，在大夏見邛竹杖、蜀布，云「市之身毒。」是印度嘗通大夏，西史云屬之可信。及大夏爲大月氏所滅，印度屬月氏數百年。據《後漢書》《魏書》至元魏皆屬月氏，後月氏爲厥達、吐火羅等國，印度不知何屬。唐武德中，天竺王尸羅逸多即《大唐西域記》之戒日王。討四天竺，皆北面臣之。尸羅逸多死，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發兵距唐使王玄策，玄策號召吐蕃及泥婆羅兵，攻其國都茶鞞和羅城，即《西域記》之曲女城，一名羯若鞠闍。破之，執阿羅那順獻闕下，自是朝貢不絕。玄宗復詔賜南天竺名「懷德軍」。中葉後，西域各國盡役屬於大食。五季至宋，大食浸衰，有西突厥遺種建國於伽寺尼，即哈斯那，今屬阿富汗。號土耳其，復稱雄西域。宋咸平三年，其王馬毛多伐印度，血戰二十五年，印地多爲所據。天聖三年，印度人費沙拉據地稱王。明年，馬毛多死，費沙拉遂復舊疆，其後國分，日尋干戈。紹熙五年，阿富汗君長高黎取印度，立國於特里。即德列，今屬旁遮普。時伽寺尼國已爲土耳其別酋達路克所幷，撫有波斯、阿富汗、俾路芝等地，號土耳其色舒格朝，高黎其別部也。開禧二年，高黎爲其下所殺，土耳其人甲丟伯復入特里爲王。嘉定十六年，元太祖十六年癸未。元太祖取波斯，明年駐兵鐵門，在今布哈爾境內撒馬兒罕城南數百里，南臨阿母河。欲征北印度，不果。（純）（淳）祐十二年，元憲宗二年壬子。元憲宗命禿兒花、撒丘征身毒，明年命塔塔帶撒里、士魯番等征欣都斯，即身毒。怯失迷兒《郭侃傳》作乞石迷，即今之克什米爾。等國，旋降（怯）失迷兒，而特里仍自爲國，未嘗役屬於元也。元至元二十六年，甲丟伯裔曰阿老丁與元兵戰，破之。至和初，特里漸衰。明建文初，元舊藩撒馬兒罕帖木兒始征服印度，屠殺十萬衆，以印度爲別部，然未幾即去。永樂十二年，特里故王裔奢一精復爲特里王。嘉靖五年，撒馬兒罕帖木兒五世孫巴卑爾，或作巴巴，亦作莫臥爾。立國於阿富汗之開布爾，即哈布爾，今爲阿富汗國都。大舉入印度，取特里，幷其地。印度爲土耳其人所據凡三百餘年，至是爲蒙古有。巴卑爾仍都特里，東取孟加拉爲附庸。即《明史》榜葛剌國。四十四年，特里王亞格巴爾城阿格拉，即亞加拉，今屬西北部。都之。萬曆十三年，又遷於勒和，即勞尔，今屬旁遮普。勝兵六十萬，國日強。二十二年，分國爲十二部。國朝順治四年，特里國王復都特里。乾隆初，特里漸衰，土豪各據地相雄長，於是有痲剌多、跨有今剌日不德中印度羣土部及中部孟加拉部所屬之痾黎薩。買索、今爲買索爾土部。烏德今爲西北部所屬之盧各臘雷、巴勒里、非薩巴爾、治大波爾等四部。等部。十四年，阿富汗侵特里，拒之，不克，求援於痲剌多，阿富汗人敗走，痲剌多遂據特里，閱五年始去，而特里國勢愈微。

又《亞洲一二・英領印度國三》〔印度〕

《新印度志略》云：婆羅門教創自阿利安種人，其人初居印度河左右地，次則東趨朱木拿及恆河上游之區，生齒日繁，所占境界西起旁遮普，東至烏德及亞拉赫巴得，北依喜馬拉山，南界文得亞山，皆入其範圍。經營多世，成爲國體，統屬中央之政府，垂立四級之族制，而強有力之教僧操其王權，兼爲祭司，董督重要祀典，祈禱歌詩，修飾神壇，改正儀注。每以力取之地，分賜同族，其兵士所得，則役使降服之番族爲之耕刈，故積日既久，獨成一部，專任護衛酋長，備豫戰事，無與農功。迨後阿利安種定地甚廣，名曰中地，遂成強國。干戈既息，有解甲歸農及專事太平職業者。初時農田接連敵壞，既相距寫遠，別需常備兵士，而舊日王之衛士與新募有膽略者，合爲一級，如是則區爲三級：第一級僧即婆羅門，第二級兵士與王之護衛，第三級農人，以後漸分門戶，勿通婚嫁，且各守祖傳職業，惟逢國家大祀典與會拜神。第四級曰蘇得拉斯，即被虜番族，役爲奴隸，永不除籍，祀典、宴會概不與聞，勞苦賤事，俱令操作。迨後婆羅門尊其特權，以杜爭競，乃言彼之等級由上帝所賜，古初已然，以固族制，而保權利。後有高撻麥伯哈氏即今所稱佛，於紀元前六百年間創立佛教，其卒葬於拉日格列哈左近，弟子來會者五百人，裒集遺言，別爲三類：一、誡言，專誡弟子者。二、教法，三、教理。此爲佛門弟子初次聚會。百年後再會於維稅里，來者七百人，平同門爭端，定悔罪條款十則。自是佛弟子分爲兩黨，後又分爲十八派。佛歿後二百年間，傳徧印度之北。前二百四十四年，麥加特哈巴哈爾古名。王亞蘇氏王旁遮普，巴哈爾，烏德一帶，爲希臘王國。深信佛教，極力讚揚，廣建廟宇，養僧六萬四千，其所王地今猶稱僧寺國，以佛爲國教。是年復會佛弟子於巴德拿，到者千人，立公署，派大員，以傳教爲專職，分遣教士，開導番族，雖貴如婆羅門，賤如乞丐，無不以善言相誘勸，蓋德化感人至深也。佛歿四百餘年，康尼蘇喀氏王印度西北克什米爾，牙千特古康、亞加拉、信地一帶開第四次大會，輯佛經三冊，後成立藏經或稱北經半本於此，此會關北方及西藏之信徒，猶亞氏會關南方及錫蘭也。自巴德拿開會。次年，亞氏子馬森都率教士攜新輯佛經至錫蘭宣講，未幾，其女弟姓嘉密泰亦領女僧隨往。四百十年至四百三十二年間，復將佛經譯成巴里方言。南方佛徒以巴里爲神聖方言。四百五十年間，教士自錫蘭至緬甸。六百三十八年，暹羅奉之。五百年至七百年間，爪哇奉之。蘇門荅拉與波利，又自爪哇輸入。波利在爪哇東。旁遮普及其左右地方曾屬格里科白克脫王國，沙什亞族亦接王其地，佛教皆盛。蓋自康氏一會，

而佛教勢力愈振，西藏、中亞細亞南部及中國一帶，已成北佛教傳道之路。三百七十二年，傳入高麗。五百五十二年，延及日本，此佛教偏被東方之大略也。西方則爲格弗斯族所傳布，遠至裏海而止。自佛降生至今二千四百餘年，信從者已達五百兆之多，占世界人民三分之一有奇。然當日於婆羅門教絕不相惡，幷立垂千餘年，祠廟同建一方，徒衆皆爲人尊崇，此得之遊歷實驗者，其後有興都教，化合二者而成，又有監穎教，自佛教出，信奉者亦多。初，前三百二十七年，馬基頓王亞歷山大由波斯入印度，渡亞德各以上之印度河，越丹稅爾城在印度、熱倫二河間，最富庶。至熱倫河，旁遮普酋長葆拉斯禦之於距芝里瓦拉十四邁地方，敗績。亞歷山大建二城於此，一在熱倫河西，曰卜斯福里亞，一在河東，曰那希亞，即今莽格也。又向東南進，行次阿木利昔爾，復折而西，敗加希阿族於散格拉，抵皮阿斯河，河在拉合爾東南五十邁，與薩特里日河相連。駐兵蘇孛拉倭距拉合爾東南四十五邁。相近地方，欲徑至恆河。而土族蜂起，部卒怨憤，遂退至熱倫城，具船下駛。餘兵循河岸前進，至穆里坦與麻里族血戰，據其城，次旁遮普五河匯流處建一城，曰亞歷山特里，今之烏則也。四鄰降附日多，留兵將鎮撫，創立舟師，率以南行，經信地循印度河抵大海，河口建一城，曰巴德拉，今之赫得拉巴也。分其兵之半，令尼客氏統之，進至波斯灣，自率餘衆經俾路芝、波斯，於前三百二十五年抵蘇薩。其於信地、旁遮普二地，用兵二年，惟與酋長聯盟建城駐兵而已，所得土地，以與酋長及聯盟部落之附己者，故每一小朝廷必有希臘政黨，自阿富汗邊境至皮阿斯河，又自喜馬拉雅山麓至信地河口，皆駐軍以固歸路。丹稅爾北，旁遮普之那希亞南，旁遮普之亞歷山特里，信地之巴德拉及它經過地，皆置營汛，選希臘兵或聯軍守之，而以大隊駐白克脫里亞。前三百二十三年，亞歷山大歿，其國分裂。前三百十二年部將希路客尼開多創立敘利亞王國，自地中海東起，至育勿雷特河與阿剌伯沙漠，又自埃及北至緯綫三十六度止。據有其地。時有康特拉加撻者，印度人，起微賤，率亡命，於前三百十六年攻取麥加特哈，即巴哈爾，爲那帶王朝地。進破巴得利布脫拉都城，即巴德拿。印度西北部諸酋奉爲主。希氏既克貝孛倫，在育勿雷特河旁，北緯三十二度三十分，英天文臺東經四十四度三十分。遣將取旁遮普。康氏馳至，逐其將境外，於是結約罷兵，希氏割讓希臘人居留旁遮普一部之地及加普爾流域一帶，以報康氏贈象五百之惠，又以女妻康，遣使臣駐北印度，自此遂爲友邦。自前三百十六年至二百九十二年，康氏王東方，經營二十餘年而國立，又數十年，而亞蘇咖出，以闡揚佛教爲事。北印度宗教一變西方崇重希臘，而興都學術工藝一變，蓋風氣所趨也。前百八十一年至百六十一年間，有白克脫里亞即格里科克白脫。王尤克雷太特，希臘人，取巴德拉城及開治，古直拉德二地。又有明奈德爾王於印度西北諸部曾得其錢幣於加普爾，蓋當時曾都馬特拉一帶，馬特拉臨朱木拿河，北緯二十七度三十分。英天文臺東經七十七度四十五分。地。〔前〕百二十六年，白克脫里亞朝爲韃靼族所驅除，其旁遮普境內格里科白克脫之居留地，亦爲杜濟族所覆。及沙什亞族入主印度，傳至康尼蘇咯，於西曆四十年開四次大會以昌明佛教，時與爲敵者有育監國王活克蘭梅狄替亞，七十八年有南印度王薩列韋哈那，七十年至二百三十五年有蘇拉蘇特拉之薩斯朝，三百十九年有西北部岡腦吉之加撻斯朝，都婆羅門之中地，轄北印度及西南巴羅達一帶，四百七十年爲西北新入之白亨斯族所滅。繼之者有威拉孛希斯朝，自四百八十年至七百二十二年轄開治、孟買之西北部及馬盧禮一帶，八百年間，爲攻克信地之阿剌伯人所滅。又有非阿利安種人者，早居印度，爲阿利安族驅之山林，及阿利安生齒日繁，拓地日廣，屢行此法，然非阿利安族亦創立最強王國，如那帶王巴哈爾，即蘇得拉斯也。第四級。後滅於康特拉加撻。亦有謂康氏爲那帶出者，其聯入印度國法佛教之力爲多，其族居北印度善地烏德及西北部，多有城邑堡壘。迨穆罕默德入印度時，其族尚據有郡縣，後乃漸失，今在英屬境內者尚千八百萬人。又有加喀爾斯族者，行同生番，一婦多夫，一千八年，穆罕默德都各什尼在阿富汗境內，北緯三十三度三十四分，英天文臺東經六十八度十四分。時曾爲所困。回族（人）〔入〕印度，其族仍堅守故地。千二百五年，殺回族首領哥烈於帳中，焚掠旁遮普，拉合爾，相持甚久。千五百二十五年，蒙古王許以土地，始歸順焉。自是居旁遮普爲藩服，極效忠誠，勢力日重。千七百六十五年，敗於稅克斯族，棄其平原，退守猛剌山間。千八百三十年，滅於稅克斯，見在此族人數僅萬百五十三人，英官頗貴其種族，稱爲內剛勁而外儒雅云。又有巴爾斯族者，巴勒里一部，當千年前，亞爾斯族自北入，壁爾自南入，巴爾斯族自西入，阿利安爲三族所驅除。當佛教陵替時，巴爾斯據有恆河北地，國境包烏德省，其在西部之權力，千四百年間，爲遮翁普爾之夏爾企朝所傾覆。遮翁普爾在西北部，北緯二十五度四十分，英天文臺東經八十二度四十分。又孟加拉之北干姆拉不地方，屬阿利安族王國，千四百八十九年，孟加拉之阿富汗王滅之。有庫什族者建國於干姆拉不，名故里曰庫什貝哈。干姆拉不在北緯二十六度十五分，英天文臺東經六十九度二十分。庫什貝哈在北緯二十六度三十分，英天文臺東經九十一度。今其族猶占鄰邑人民多數，東至阿薩密境。有阿姆斯族，千三百五十年，自東南入主其地，從興都教，千八百二十年爲緬甸所破，治權遂失，國中教侶有十七萬九千人。恆河之南邦德爾一部，有民族曰邦德爾斯，久居於此，故地以族名，半番族裔孫。再南至印度中央高原，爲非阿利安族聚居地，如高烈斯，如那加斯，如剛特斯亞爾斯等族，相繼握治權於稍特不拉之平原。孟加拉南部，非阿利安族種人尤多。至印度南境，居民幾全爲非阿利安族，成特拉佛田之方言，今習其語者約四十六兆人。穆罕默德者，阿剌伯人，創伊斯蘭新教，六百三十二年歿於麥的拿城，後三十二年教徒犯印度，掠旁遮普。七百十一年，回族開興征服信地之興都人。七百五十年，興都人叛，逐之。土耳其人薩北撻金再犯印度，取科拉薩北界亞俄，東界阿富汗。及阿富汗地，都各什尼，稱各什尼王。九百七十七年，敗拉合爾之興都酋長吉貝爾，以旁遮普爲藩屬，責納貢賦。九百九

十七年，薩北撻金卒，子麻摩嗣，在位三十三年，拓地甚廣，（東）（西）起波斯，（西）（東）至恆河。一千一年敗吉貝爾，俘而囚之，其子亞那特貝爾聯剌日不的，與麻摩戰於白沙瓦，以報前怨。麻摩得土耳其騎兵之助，又勝之，嗣是旁遮普爲其郡縣。千二十四年，擊古直拉德，避信地沙漠，取道亞日迷爾，與都人聞之，扼沙木那斯之隘，力戰二日，敗潰，婆羅門僧徒退保所奉薩瓦神廟。麻摩追入，僧徒求勿毀神，獻金以贖，麻摩不聽，棍擊神像，寶石迸落，蓋神廟素富也。傳世十四，歷百餘年，與阿富汗各爾朝王亞拉額亭相爭。千百五十二年，王巴爾蘭木爲阿王所覆，各什尼城剷爲平地，巴爾蘭木子格司路逃至拉合爾，復建穆罕默德朝，傳其子，亦名格司路。千百八十六年，仍爲阿王摩哈默哥烈所滅，格司路爲俘虜焉。各爾朝創業者曰伊石亭赫森，亞拉額亭父也。亞拉有二姪，一嘉牙司額亭，一麥尼什額亭，又名宣哈孛額亭，而史稱摩哈默哥烈。千百七十六年，麥尼什取穆里坦，烏則諸地。千百八十七年，再克拉合爾。千百九十一年，擊特里，時興都斯坦分二剌日不的王國，一都剛腦吉，一都特里。麥尼什戰不利，以計離間二王，使相猜忌，從而圖之，戰勝攻取。千百九十三年，國境遠至班拿勒斯。其潰敗之剌日不的，羣徙山鄉，沙漠之區，今之剌日不的拿是也。千百九十九年，麥尼什裨將拔克鐵亞兒率兵入孟加拉，逐奴底亞之興都會長於境外，故北境自印度河起至布拉馬普得拉河，咸歸轄治。惟麥尼什喜居各什尼舊都，印度政事皆由愛奴柯撻伯亭董理，麥尼什遙制而已。千二百六年，麥尼什駐印度河岸，夜寢帳中，爲加喀爾斯族人剌殺。麥尼什既歿，都城移於特里。柯撻伯亭自號特里王，世所稱奴隸朝也，享國百年，覆於法羅寺氏。今故都雖圮，當時所立得勝柱，巍然獨存，上鐫柯撻氏名字尚顯見。傳言柯達氏武略政事，皆頗可觀，後王無所表見，故史不詳其事蹟。千二百九十四年，法羅寺之姪亞拉額亭開列吉弒其叔自立，亞拉額亭曾將兵入印度南部，掠中印度之壁爾薩廟，佛廟此爲最盛。復南行抵台干之狄烏格里，侵麻哈拉德都城。既篡立，欲幷吞全國，分道經略，亞拉夫汗一軍入古直拉德，逐安納爾瓦又曰班丹。之剌日不的王，攻取其地，麻里哈福爾一軍入印度南部之馬都剌，逐特拉佛田族，搜各寺廟，積儲財寶無幸免者，自將一軍入剌日不得拿，台干，古直拉德來附。千三百十六年歿，子孫繼王者三人，同時執權，甫五年而有杜科拉克之變。杜，土耳其人，爲旁遮普首領，千三百二十一年叛，王印度北部，號杜科拉克朝，遷都特里東四邁之地，名曰杜科拉克巴德。千三百二十五年卒，子摩哈默杜科拉克嗣，弊政繁興，遷都台干，強特里人民徙居相距七百邁之狄烏格里及督拉撻巴德，故興都斯坦一方尤被其虐。千三百三十六年，孟加拉之阿富汗王叛而自立。千三百四十七年，亞拉額直列一人。自立於台干，是爲巴曼尼朝。千三百五十一年，摩哈默杜科拉克卒，從兄法羅寺嗣，又別建都於特里以南數里之地，以己名名之。千三百九十一年，古直拉德首領柴發爾汗自立爲亞麥達巴德王，相繼叛者數人。千三百九十八年，帖木兒入印度，杜科拉克王摩穆拒戰於特里，敗竄古直拉德，帖木兒殘殺其民，仍返撒馬爾罕都城，北緯三十九度四十分，英天文臺東經六十七度。摩穆仍回特里。其後稅伊得朝代之，據特里及周圍數邁地，歷四十年，阿富汗之洛狄族貝羅利滅之，其子孫遷都亞加拉。千五百二十五年，帖木兒第五代嗣王巴貝爾伐印度，與洛狄王伊伯拉希木戰於班尼伯的，北距特里五十六邁。勝之，巴貝爾遂號印度皇帝。初，印度極南一部分爲四國：曰開爾拉，曰班特瓦，曰科拉，曰其爾拉。四者統一曰特拉佛田。四國中班特瓦最強，都馬都剌；科拉都康貝康納木，後遷貪昭爾；其爾拉都賣索爾之托喀特。城基爲加惟利河沙漠所湮。班特瓦第一朝傳七十三王，第二朝傳至四十三王巴拉克拉麥，爲穆罕默德教徒麻里哈福爾所滅，時千三百二十四年也。同族素未樹權於印度極南，故興都族人相繼治馬都剌，直至千八百年間乃已。其爾拉國相繼五十王，科拉六十六王，小國畫地自治者尚多。十二世紀至十六世紀，則興都佛日秧那加爾又曰那森哈。治理印南全境，都巴剌里之通加不得拉河右岸。其時與台干王屢戰未挫，王南印約三百年之久。亞拉額亭之創巴曼尼朝也，在千三百四十七年及千三百五十七年間，初都古爾巴各，後遷比德爾。千四百年間，巴曼尼朝亡，裂爲五國：一、亞狄爾宣赫朝，都北日不爾，千四百八十九年，倭托曼王亞墨拉斯所創，乃土耳其支族；二、古塔宣赫朝，都哥爾康達，千五百十二年，土科曼族人所創，亦土耳其種；三、尼桑宣赫朝，都挨彌得奴格爾，千四百九十年，一波羅門背佛日秧那加爾而自立者；四、比拉爾之伊梅特宣赫朝，都伊烈克普爾，千四百八十四年，一興都族人背佛日秧那加爾而自主者；五、巴烈特宣赫朝，都比德爾，千四百九十二年，或言創主爲土耳其人，亦有謂佐治安之奴者。千五百六十五年，五國之師共擊興都王佛日秧那加爾，戰於托律科撻，興都王敗死，其國遂滅。敵兵陷城後亦未南進，時封建之諸侯有訥克斯者，聞君亡國滅，守地自主，今南印度之巴里加爾斯及賣索爾之土酋皆訥克斯所傳也。又有一王族逃至昌特拉吉利自立，千六百三十九年，其子孫以麻打薩拉部讓英，仍保舊日主權者，又有王裔於佛日秧那加爾左近自立，延至今日所稱亞那監的卽尼桑赫得那巴之封邑。王者是也。時惟台干薩爾丹土耳其皇號。之主權尚盛，十七世紀後半（祺）（祺），始爲蒙古所滅。奧蘭格什孛回朝王亞麥達巴得一帶，自千三百九十一年至千五百七十三年，垂二百年，爲亞克巴爾所覆，同時孟加拉之阿富汗王都皋爾，自千三百三十六年至千五百七十三年，亦自主二百餘年。蒙古巴貝爾稱印度皇帝時，聲勢之盛，無異帖木兒。惟帖木兒克特里後，卽還舊都。巴貝爾則圖創新國，久居興都斯坦平原。時吉都爾之剌日不的謀取亞加拉之稅克利，巴貝爾擊敗之。千五百三十年，巴貝爾卒，子哈麻呷嗣。有蘇沙爾者，孟加拉土人，率阿富汗人突起，據興都斯坦，哈麻呷被逐至波斯，道經信地，至育麻各德堡，其妻生子亞克巴爾。蘇沙爾旋攻開林加爾之石堡，戰死。哈麻呷備嘗艱苦，復自立於拉合爾與特里之間。千五百五十六年，哈麻呷卒，子亞克巴爾嗣，年十四，師事貝蘭木汗，博達克宣人，多謀善戰。博達克宣在中亞細亞，北緯自三

十六至三十八度，英天文臺東經自六十九至七十二度。擊阿富汗之叛者，先定旁遮普、亞加拉一帶。千五百六十八年攻吉都爾之剌日不的城，克亞日迷爾。千五百七十年，取烏德及格瓦律倭爾北緯二十五度，英天文臺東經七十二度。二省。千五百七十二年，親率兵至古直拉德，敗亞麥達巴得之自主薩爾丹，改其地爲蒙古省治，遣將驅阿富汗人於孟加拉境外，以恆河下游之地劃歸輿都斯坦。千五百七十八年，其將軍托達麥爾取俄里薩。千五百八十一年，降加普爾。千五百八十六年，取克什米爾。千五百九十二年，降信地。千五百九十四年，降康達哈爾，阿富汗屬地首邑亦名康達哈爾。北緯三十一度四十二分，英天文臺東經六十五度三十一分。伐台干，取比拉爾部，自特里遷都亞加拉。定地賦三分取一之制。前此印度通國地賦徵英金千六百五十萬鎊，亞克巴爾所王土地面積與今英屬者較，則亞克巴爾能得千五百五十萬鎊者，今英政府僅得千三百五十萬鎊，是所取較英多矣。軍制如封建法，凡附庸納貢之土王，必監以蒙古之公卿。又創立新教，本自然神學，專論上帝。包括他教之最善者，自爲教堂。首領晨興，必禱太陽，以神靈發光於世界萬物得以生活，太陽乃其代表，故崇拜之。而國內愚民又崇拜亞克巴爾如神靈焉。千六百五年，亞克巴爾卒，子監漢吉嗣，自亞加拉遷都拉合爾。英人之營業於蘇拉特及遣使蒙古朝，自監漢吉始。千六百二十七年卒，子夏甲汗立，建特里城，營（官）（宮）殿，爲其妻造陵，用工人二萬，廿年畢工。千六百五十八年卒，在時四子爭儲相殺，奧蘭格什孛以計覆諸兄弟，遂即位，仍都特里。其先爲台干北半部酋長，既立，首克台干之薩爾丹，威行南部。自佛日秩那加爾亡後，北日不爾、哥爾康達二部已自立爲王。有沙韋嘉者，時爲北日不爾外藩，守高止石壘，乘機奮起，遂爲麻哈拉德聯邦之主。千六百八十年歿，子薩北赫甲繼業，未久爲奧蘭格什孛所殺，麻哈拉德權勢少挫，蒙古兵力得以經營台干東部。千六百八十六年，取北日不爾。明年，降哥爾康達，南印度悉定。其永不歸附者巴里加爾斯、訥爾斯等而已。千七百七年，奧蘭格什孛卒，台干、烏德、孟加拉三部之那瓦孛，印度副首之稱。各以其地自主。子伯哈德爾宣嗣，在位五年卒，三子相繼嗣王，合計五年。千七百三十九年，波斯王訥狄爾宣侵輿都斯坦，掠特里城，麻哈拉德之將相等乘其瓦解之勢，自建新國，據西部全境及印度中央之半。蒙古六君雖相繼御世，擁虛名而已。其新國至近年始爲英所幷。又有慶科里克汗者，土科曼族人，亦名亞蘇夫甲，又稱尼桑阿爾麥爾克，千七百十二年，建國於台干之赫德拉巴。有薩塔亞里汗者，波斯人，千七百二十年，爲烏德之薩孛亞特爾，印度大官。後據烏德省，不納貢賦。其孟加拉省，自千七百四年，謨希科利汗以世襲那瓦孛統治之。其特里爲麻哈拉德所偪，危困日甚，千七百六十一年，亞麥特宣都蘭尼於班尼伯的一役，戰勝麻哈拉德聯邦。蒙古阿拉木宣於特里嗣王位，政歸其臣馬哈撻吉。卒，亞克巴爾第二立，恃英人保護之。卒，伯哈德爾宣立，千八百五十七年，以謀叛流於緬甸，蒙古遂亡，歷三百三十年。回教徒之攻略印度也，皆自西北入，而後來者，非由海道，則進自南方。自亞歷山大至韋斯科德加麻，葡萄牙著名航海家。千餘年來，歐人與東方交通絕少。遊歷者自東方歸，極言國富民強，惟陸有間阻，水無輪舟，商務雖不盡絕，然止地中海沿岸之意大利諸城邑，及薈萃於利萬德意大利以東地直至育勿特雷河。一帶而已。千四百九十二年，哥侖布航行大西洋，以覓印度，舟懸西班牙關徽，攜與韃靼里王書。五年後，韋斯科德加麻自葡國力士奔行，繞好望角抵加利客的，千四百九十八年也。時王特里者，爲阿富汗之洛狄朝，而王孟加拉者，亦一阿富汗，餘如古直拉德之亞麥達巴德，台干之古爾巴各，北日不爾，挨彌得奴格爾，伊烈克普爾，皆爲回部自主王國之都城。佛日秩那加爾之輿都王，則王南印度全境，爲當時強國。韋居馬拉巴爾與其輿都酋長往來六閱月，歸，以什墨爾林馬拉巴爾輿都酋長之稱。手書呈葡王。其書云：『貴邦大夫韋某惠臨敝國，欣幸何如。肉桂、丁香、椒、薑及寶石諸物土產甚富，而予所求於貴邦者，則金銀與珊瑚耳。』韋歸，舉國歡迎。千五百年，葡王命水師提督開卜雷爾，統師船十三艘，兵千二百人往諭，以宣教爲事，不成則繼以兵力。既至加利客的，遂於其地及可陳二埠設局廠，雖土人力抗，不顧也。千五百二年，葡王奉教皇亞歷山大第六敕命，凡伊什倭比亞、在埃及南。阿剌伯、波斯、印度四國，其航業、商業、征伐之事，悉歸專主。是歲，韋斯科德加麻復率師船二十駛至東方，與可陳及康訥洛爾在馬拉巴爾境內，北緯十一度五十一分，英天文臺東經七十五度二十二分，極要海口。之酋長聯盟，攻加利客的之什墨爾林，更以巨礮轟其宮殿。千五百三年，阿爾伯奎克率師至印度，又二年，遣亞爾米達統舟師二十二艘，兵千五百人往，旋授爲印度總督，此葡國設官之始。千五百九年，阿爾伯奎克繼之開拓土地，大張權勢，攻加利客的未下，乃取般木日爲葡屬都城，又以舟師繞錫蘭，襲取馬拉哈，遂與暹羅及斯北司墓島通商。蓋馬拉哈爲印度墓島航路之鎖鑰也。更西行，入波斯灣，紅海而後返般木日。自此至千六百年，葡人獨享東方商業之利權約百年之久，然未預籌振興之方及防守維持之策略，獨阿爾伯奎克公允仁恕，撫綏土人，交歡鄰國，千五百十五年，歿於般日本，即葬其地，輿都人追念舊情，常修葺其墓以表敬。後蘇雷什、希奎爾拉、米尼稅斯韋斯、科德加麻等，虐遇土人，故鋌而走險，千五百六十七年，遂有西印度諸王聯合拒葡之舉，未幾，亞慶王亦入同盟，惟印度烏合，不足抵節制之師。馬拉哈一戰，葡人以精兵三百，敗敵萬五千人。千五百七十八年，亞慶王攻馬拉哈，葡人又以少勝衆，亞慶兵傷亡萬人。千六百十五年及千六百二十八年，亞慶迭圍馬拉哈城，勝負相埒，然土人伺隙以乘，葡人疲於防守，雖增兵繼至，而財力、民力俱難堪矣。千五百八十年，葡王稅貝斯宣卒，葡國與西班牙合，一統於斐律伯第二。由是葡國商權又爲一蹶，雖葡人致敗不止一端，而最甚者則因葡國在亞洲之利益，不敵歐人在西班牙之利益也。千六百四十年，葡國復獨立，時荷蘭、英國已游弋東海，尚未與葡爭，而葡之商業屬地，已日即零落。自千五百九十年至千六百十年，此二十年間，葡之商務最稱發達，然其政權已漸歸

荷人。當日葡人商船自般日本往康木拜或蘇拉特者，多至二百五十艘，少亦百五十艘，今自力士奔至般日本者，歲僅一艘，屬地存者般日本、丹曼、狄路三區而已，合計面積千八十六方英里，戶口四十萬七千七百十二人。歐人奪葡國東方商權者，荷蘭爲首，當十六世紀時，孛路吉斯、安脫瓦不及亞姆斯特丹三地相繼爲商埠，凡印度土產爲葡所運入者，必由此分往日爾曼、英吉利諸國。初，荷人效英，欲以舟師繞歐、亞之北海岸，闢新航路往印度，統之者曰威廉巴倫斯，試行三次，歿於中途。其繞好望角以往者，曰高尼利阿，千五百九十六年，行抵蘇門答臘與班丹木。爪哇海口。是後荷人在本國創設私家公司與東方交易處甚多，千六百二年，聯合爲一，名曰荷蘭東印度公司，隸於議法院。數年間，於印度、錫蘭、蘇門答臘、波斯灣及紅海等處建設局廠，經營商業，墨勒喀斯島卽斯北司島。亦歸荷國。初以亞波伊那島墨勒喀斯羣島之一。爲東方屬邑之行政地，本葡人所定，千六百五年，荷取之，在南緯三度四十一分，英天文臺東經一百二十八度十分之間。千六百十八年，於爪哇築巴塔維亞城，移政府其地，同時覓得澳大里亞海岸，又建新城於北美洲，名曰斯亞姆斯特丹，又名曼漢丹，今之紐約是也。當十七世紀間，海權之強盛無若荷人者。千六百二十三年，亞波伊那之亂，英之東印度公司遂乘機自東海移至印度大陸，荷、英之水師鏖戰海上者久之。千六百八十九年，奧倫吉之藩王威廉合王兩國，始各罷兵，荷人執東方霸權，取葡屬地殆盡。千六百三十五年，占化墨薩。卽台灣。千六百四十年，取馬拉哈。千六百五十一年於好望角開埠殖民，爲往來中途停泊地。千六百五十八年，克錫蘭之日夫耶巴丹木，亦葡屬堅城也。千六百六十四年，馬拉巴爾海岸一帶產椒之地，葡人曾寄寓經商者，荷皆幷之，此葡屬隸荷之大略也。然其敗尤速，蓋其貿易政策毫無遠見，印度地居熱帶，辛香物品最富，荷人操專賣之權，而國家始終不爲籌畫雜居交往之土人，又不能使之進化。千七百五十八年，英人克里夫將兵擊慶蘇爾拉，北距加爾各答二十四英里，在呼格里河口，千六百五十六年荷人取之。攻圍甚急。千八百二十四年，荷讓慶蘇爾拉與英，是後荷之霸權日弱。自千七百八十一年至千八百十一年法國戰爭之際，英人悉幷荷之屬地，惟爪哇於千八百十六年仍歸荷，而蘇門答臘則於千八百二十四年始易馬拉哈。今印度大陸無荷人旗幟，惟屋宇、溝渠之在慶蘇爾拉、那加巴特南木、日夫那巴丹木及在加爾那的、馬拉巴爾兩岸者存焉。千八百七十二年，查荷人居印度者七十人耳。初，英人欲由西北航路至印度，千四百九十六年，英王顯理第七始令開卜覓路，予以文憑。開卜以舟二艘，攜三子同行。其子稅貝斯宣覓得北美之牛芳蘭島，又沿美洲海岸，自拉孛拉特爾在牛芳蘭島南。駛達佛吉尼亞而已，而印度航路終弗得。千五百五十三年，蘇佛洛伯欲循歐、亞二洲北以往東方，中道而阻，其副常綏羅爾駕舟抵白海口，卽今阿昌吉爾也。自此登陸，深入內地，至墨斯科卽俄舊京。某公爵之署，議創俄國公司，經辦印度、波斯、波加哈剌與墨斯科由陸路交通之商務。自千五百七十六年至千六百十六年，四十年間，屢覓西北航路，而夫洛孛希亞、塔佛斯、赫特杉、貝弗四地亦此時發見者。千五百七十七年，夫蘭塞司特雷克環歷地球，歸途抵墨勒喀斯羣島之斗那替島，島酋願以其地所產丁香盡貢英國，而印度亦始終未到。千五百七十九年，尙馬斯替弗首履印地。五百八十三年，有英商三人，曰利持，曰拉爾夫弗曲，曰佶姆斯紐伯里，自陸路至印度，冒危險以闢商務。葡人見英商至，深忌之，禁錮於奧麥土獄，又囚之於般木日，後佶姆斯紐伯里卽於般木日爲商，利持入爲蒙古差事，拉爾夫弗曲遊歷錫蘭，孟加拉，擺古，暹羅，馬拉哈及它東印度城邑，考察甚久而後返國。千五百八十八年，英人擊敗亞麻帶，卽西班牙。時葡、班聯合，英人乘銳氣以圖海權。千五百九十六年，荷國高尼利阿繞好望角以達印度，東西交通愈便。千五百九十九年在印度荷商，攫胡椒價以制英人，每磅三、六、八先零不等。倫敦英人遂議設商會，與印度直接交易，英后伊里什貝斯遣米爾登霍爾至印度蒙古朝，要求設立公司，畀以憑照。千六百年十二月，英之東印度公司成立，集商股百二十五，母本英金七萬鎊，千六百十二年，已增至四十萬鎊矣。千六百三十五年，寇丹創設麻塔加斯哈商會，名亞稅達商局，彼此爭競。千六百五十年，歸幷公司。千六百九十八年，又有一英公司存母本二百萬金鎊，與倫敦公司爲敵。千七百九年，始合爲一，名曰英國與印度經商之合衆公司，集債三百十九萬金鎊，長年每百三釐行息，自好望角至麥格蘭海峽各地方，均有經商特權。千六百年至千六百十二年，東印度公司分班營商，孟班十二，凡商貨運輸一次，簽名者各自出費，其贏利全歸出費之人。十二年間，除第四次外，無不獲利，且多息逾百成。千六百十二年後，始代以公共母本云。初，葡人反抗英人，與待荷人無異。千六百二年，佶姆蘭開斯德始與亞慶王約，通商於蘇門答臘之孛里亞曼及墨勒喀斯羣島，次年更於班丹木設商會。千六百四年，二次經商。統之者爲顯理默特里敦，推廣商務於班帶與亞波伊那島。時私家商人見公司利益溥廣，欲共分商業。千六百六年，佶姆斯第一以憑照予愛德華、米吉爾坡及它商人，令營商於加薩，在亞洲之東，中國之北。中國、日本、高麗及康木拜亞諸處。乃愛德華等效葡人所爲，專於印度羣島中劫掠土商，損英人聲譽，班丹木公司亦緣是大生阻礙。千六百八年，默特里敦統率商船航行第五次，爲荷人所阻，未達班帶，僅於蒲羅韋運載貨物。是歲霍金乘尼林管帶第三次出航之船，銜東印度公司使命，自蘇拉特往蒙古朝，蒙王監漢吉歡迎，故霍金留亞加拉三年。千六百九年，夏比伊第四次航海，得亞丁埠自由貿易之准許，又在孛里亞曼載運胡椒甚多。是歲公司建船隻於英之德化特，始增置巨船。千六百十一年，顯理默特里敦於第六次航行抵康木拜灣，葡人阻之，顯理攻擊葡人，又獲土酋要地。後有希滂管帶第七次船隻，達馬斯利巴丹木及暹羅，與馬來島之巴丹尼埠均設分公司，又立製造廠於彼的坡里。千六百十四年，貝斯的統商船爲第十次航行於斯瓦里，蘇拉特海口，在塔普提河口。爲葡國重兵所擊，連戰四次，葡人潰敗，英設總商廠於蘇拉特，設分廠於哥格剌、康木拜、亞麥達巴得、亞日迷爾，又與波斯灣交

通商貨。次年尚馬斯爾羅至蒙古朝，約定公司於蒙屬境內經商，自是商務日增，總廠即爲政府管理印度西部。千六百八十五年移至孟買。千六百十八年，於墨冊阿剌伯海口岸。立廠。千六百十九年，又建廠堡於波斯灣之加斯克。是歲英、荷定互相保護之約，以免兩國公司爭競。時英公司於印度除蘭托爾島又名大班帶。外，無一屬地，班帶、蒲羅爾路、魯森金諸小島，麥喀薩爾、南緯五度八分，英天文臺東經百十九度二十四分亞慶等處，或派經理，或設廠局，均歸班丹木轄。千六百二十年，荷人敗約，將蒲羅爾路、蘭托爾、班丹木之英商驅之島外，乃議於浦里夾、馬斯利巴丹木立定基址，終爲荷人所梗。明年葡人擊英舟師，英之統帶官希林吉一戰破敵，葡人喪亡甚衆，英始於亞加拉、巴特拿二邑分設支廠。千六百二十二年，英人連結波斯人擊葡人，克取奧麥士，又請於波王亞伯斯宣獲戈木孛路之海關，波斯海口岸與奧麥士相對，在北緯二十七度十二分，英天文臺東經五十六度二十分。復設馬斯利巴丹木行廠。千六百二十三年二月十七日，英商遭亞波伊那之慘殺，案此語前後俱未明晰。荷人遂爲蘭托爾及鄰島之主，而印度羣島之商務歸其掌握。千七百九十三年，英敗荷舟師，克復島嶼，荷勢始衰。當千六百二十四年間，荷人權力方張，故馬來、暹羅、日本及印度羣島，英人已設商廠幾至全撤，惟尚有數商回至杉達海峽即分蘇門答臘與爪哇之海道。之雷剛帝島，嗣以水土不宜，棄去。千六百二十五六年，英設商廠於加爾那的之亞梅哥，仍屬馬斯利巴丹木。千六百二十八年，以馬斯利巴丹木土官苛刻，棄去，專經營亞梅哥。明年又設班丹木廠。千六百三十二年，以奉哥爾康達王敕書，名曰金詔。再設馬斯利巴丹木廠。千六百三十四年得蒙古朝敕書，許英商於孟加拉省貿易自由，別無限制，惟商船僅能聚泊俄里薩之壁壁利一隅而已。是年葡人被逐出孟加拉。千六百三十四五年，班丹木作爲自主故，立商局於所屬之塔撻。千六百三十七年，寇丹商會分派經理人往般木日、貝鐵科拉、卡瓦爾、亞慶、拉日普爾等處，其商船在蘇拉特及低猷島劫奪土船，頗辱公司名譽，故蘇拉特之商務損害，而荷人益興盛。千六百三十八年，以亞梅哥不宜商務，棄之。明年移霍陝佐治。初屬班丹木，旋列爲「伯里璽德希」，凡屬邑可轄之大地常稱此名，如孟加拉、孟買、麻打拉薩，同此稱。千六百四十年，設支商於布蘇爾拉，距波斯灣五十五邁。立商廠於卞瓦爾，商務日益擴充，德化特船隻過少，不足造多船，於孛拉克瓦爾購地建隻，後成一船，名皇家佐治，可容千二百噸。千六百四十二年，設商廠於巴拉索爾與呼格里。千六百四十五年，英外科醫士卜洛敦爲夏甲汗王愈病，明年爲孟加拉酋長愈病，俱酬謝公司，故兩地商廠益形鞏固。千六百五十八年，立一廠於凱森巴塞爾。千六百六十一年，葡人以孟買畀英國，爲加塞爾林葡人，爲英王后。妝奩之助，名雖讓英，實葡守之。千六百六十五年，始行交割。千六百六十八年，移交東印度公司。千六百八十三年，霍陝佐治列爲伯里璽德希。千六百八十四年，莊恰爾特爲印度水陸軍提督，莊韋卜嬴爲副水師提督，署孟買巡撫。千六百八十五年，以孟買爲伯里璽德希之首地。千六百八十六年，孟加拉巡撫屢苛朘呼格里之商廠，而公私商務又以蒙古與麻哈拉德之戰事，常被其害，故英王以莊恰爾特爲總督，畀以全權，或和或戰，命其準酌辦理。千六百八十九年，維薩哥巴坦、馬斯利巴丹木商廠爲穆罕默德所據佔，廠中商人均遭屠戮，於是公司欲行疆域主權，俾與蒙古、麻哈拉德交涉，得以自秉政柄，故議定以下主見爲地方自治之先導：一、增益賦稅爲最要，稅之多寡視商業之盛衰；一、養兵以保商務；一、吾輩在印度必當作爲一國，否則不過英王憑照所准之私商一羣，僅能經商於無人爭攘之地，故荷人書約法十章，論政事、武備之策及增益賦稅、講求戰事俱預爲計畫，論商務者僅一章，此吾輩所應行也。初，東方商務，葡人以爲其國家專利，未立公司於印度，故歐洲之有公司自千六百年英人始。越二年，荷人繼之，然荷人在印度所得地方以爲國家殖民地，非私家產業也。六百四年，法人立第一印度公司，至千七百十九年，第二、三、四、五、六公司以次成立，其應享之特別權利，千七百六十九年，奉法王命暫停。千七百九十六年，法國國會竟將公司除撤。丹人之東印度公司立於千六百十二年，千六百十六年以希爾蘭普爾及特蘭奎巴爾二邑爲居留地，千六百七十年，又設一公司於印度，千八百四十五年售與英人。此外如馬拉巴爾沿岸之卜拖羅烏、愛持巴瓦、及霍爾吉利均丹屬地。千七百三十三年，西班牙王所聯設於斐律賓島之公司與印度絕少交涉。千七百二十三年，奧國立烏斯登公司，甚爲重要，但奧國海權薄弱，維也納政府見偪於強國，於千七百二十七年暫停商業，千七百八十四年公司虧累難償，終歸消滅。瑞典國顯理康尼利用烏斯登經商失業之人，於千八百六年復行設立。今據千八百七十一年所報外國人數，在英屬印度之歐商約八千人，確知其國籍者，不過二千六百餘人而已。英人最先有之屬地爲霍陝佐治，在麻打拉薩之中，周圍面積長約五邁，寬一邁許，千六百三十九年尚馬斯狄購自昌特拉吉利之土酋。千六百七十二年，加爾那的東岸下百英里，有本地治里，法人闢爲殖民地。時奧蘭格什孛已幷印度南部，英人歲輸蒙古租金五百鎊，且二次被圍，以巨款賄統將，使解圍去。千七百七年，奧蘭格什孛歿，南印度遂離特里自主，而尼桑阿爾麥爾克乘機建國於台干，以赫得拉巴爲都統，治南印度全境，然擁虛名而已。蓋其時治加那鐵克者爲尼桑之官，即亞科特之那瓦孛也，謀世據其政權。再南則德里支那波勒爲興都酋長之都城，而貪昭爾亦興都之屬國，王其地者沙韋嘉之子孫也。賣索爾亦漸爲興都所有，而各地土頭目稱爲納克斯及巴里加爾斯，據有山堡城郭爲半自主者，又不勝枚舉焉。英、法比鄰，貿易日不相能，千七百四十五年，愈形決裂。時本地治里長官爲邱必烈克斯，英人克里夫尚年少，在麻打薩拉爲書記，英國舟師至加爾那的海岸，邱必烈克斯說亞科特之那瓦孛，居間調停。明年法水師抵，東統將拉波敦納斯尚未攻擊，而麻打薩拉已降，所留與英人者僅台格那巴丹木一地。在本地治里之南相距數里，克里夫避匿於此，那瓦孛挈兵萬人往逐法人於境外，法以兵四百，礮二尊，大破那瓦孛。千七百四十八年，英提督卜司開文率水師至，圍攻本地治里，洛爾倫斯以

陸兵助擊，法人拒守甚力，擊退英兵。嗣亞什斯拉吉貝爾在布魯士國，北緯五十度四十六分，英天文臺東經五度六分。和約成，兩國罷兵，法人仍以麻打薩拉交英，千七百四十八年也。邱必烈克斯見法兵成功之速，欲倚回王權力，爲法國建一外藩於印度，無機可乘，適赫德拉巴及亞科特以嗣位相爭，邱必烈克斯喜，急以己名代表二王位，未幾，執南部最大之裁判權。時麻打薩拉之英人亟圖自保，亦扶持一人置於亞科特之王位，與法爲敵，其人曰穆曷特阿里。亦稱瓦雷扎。英、法各挾其聯盟之土酋，突起戎兵。千七百五十一年，英人克里夫先勝於伯拉希，北距加爾各的八十餘英里。又大勝於亞科特，於是英人聲勢偏加那鐵克全境。其代表穆曼特阿里亦堅守亞科特之地位。時台干之法人尚握大權，取沿海岸之北塞加爾斯北緯十六度至二十度地方，爲屬地。至千七百六十年英將科鐵以兵起家，官至提督，一名伊爾里。敗法將雷利於萬特瓦蘇，在亞科特左近。乘勝圍本地治里。千七百六十一年，本地治里糧盡降英，越數日，金吉之山堡亦降，印度無復有法人國旗矣。英人經營孟加拉，始經商於俄里薩之璧壘利，地旁河道，後水滋成澤國，當時聚居地方今不可知。較麻打薩拉早六年。千六百四十二年，設廠於巴拉索爾及呼格里。千六百八十一年孟加拉改爲伯里璽德希，然仍隸麻打薩拉。千六百八十六年，呼格里頭目蔡諾克爲蒙王奧蘭格什孛之官所逐，徙居河對岸，蒙王許以三村之地，曰蘇丹納鐵，曰各賓特普爾，曰加爾各答。千六百九十六年，蔡諾克築砲臺於加爾各答，名霍的威連。千七百七年，奧蘭格什孛歿。時孟加拉之那瓦孛曰讓書特科里汗，歐洲史記稱嘉餐爾汗。先爲婆羅門，既長，至汝斯爲奴，背本教。孟加拉省城在達咯，乃移至讓書帶擺得，其地鄰凱森巴寨爾，爲恆河商務之要口，英、法、荷各設商場。惟英以加爾各答爲商業總處，法以昌答爾那加，荷以慶蘇爾拉，此三城俱臨呼格里河邊，暢行大舟，故於商場爲宜。讓書特科里治孟加拉二十一年，極稱興旺，歿後遺其權位於孫及壻。千七百四十年，阿利瓦狄汗代爲孟加拉之那瓦孛，千七百五十六年，卒。孫蘇拉日多拉繼之，年十八，性情放縱，與其親屬某迕，某懼而遁，蘇率兵追至加爾各答，英人見勢洶洶，匿舟下駛，其未及逃逸之英商，與蘇兵略一抵抗，即降於蘇，待以俘虜，百四十六人囚置霍的威連監牢，其屋十八方尺，僅二小窗，圍以鐵欄，呼曰黑穴，時值盛暑，次日存者二十三人，餘俱死矣。時克里夫在麻打薩拉商之水師提督華德生，調集兵士，駛至恆河口登陸，一戰而克加爾各答，蘇拉日多拉願悉復公司利權，賠償所失產業。適值英、法宣戰，故克里夫移兵擊昌答爾那加，下之。時蘇拉日多拉以英侵中立之地，遂聯法敵英，克里夫乃效邱必烈克斯別置一人於王位，以爲代表，自率歐兵一千，土兵二千一百，大砲九尊，馳抵伯拉希。時敵人有回兵五萬，馬兵萬八千，大砲五十尊。交綏數次，蘇拉日多拉敗遁，千七百五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也。英之史記以是日爲東方藩國建立之始，歲設會以致慶賀焉。穆爾甲發者，前那瓦孛阿利瓦狄汗之妹壻也，在敵營爲英間諜，克里夫請於蒙古朝，得一授職敕書，令穆爾甲發爲讓書帶擺得之酋，又向索巨金爲報戰後公司開所失產業，加爾各答寓居各國人償金，水陸二軍及參議將佐等所索各款，合英金二百六十九萬七千七百五十鎊，後知庫藏空虛，僅償其半。同時那瓦孛又以環繞加爾各答之地，許公司有什明達爾之權利，其地今所稱爲廿四巴格那斯之邑者是也。計其面積約八百八十二英方里，應付常租英金二萬三千鎊。初，公司收租稅英金五萬三千鎊，十年之間增至十四萬六千鎊。然公司受地之始，不過有什明達爾之權利已耳，而收正租之主人仍爲那瓦孛。惟那瓦孛於特里王僅存統屬虛名，故特里王於千七百五十九年將此權利悉與克里夫，而克里夫遂爲主人矣。時克里夫已爲蒙古朝貴卿，統步兵六千，馬隊五千，產業甚富，後克里夫歿，始歸公司。故公司什明達爾之職一變而握地主之業矣。千七百五十八年，英以克里夫爲孟加拉巡撫，轄公司所有地界。時西有藩王阿拉木宣率阿富汗、麻哈拉德之聯兵，又有烏德之那瓦孛相助，謀取孟加拉之地，南則法人雷利與卜希二將頻擾麻打薩拉之英商，克里夫從容鎮定，不憚艱危。阿拉木宣圍巴德拿時，穆爾甲發欲行賂退師，克里夫率歐兵四百五十、印兵二千五百赴援，未交綏而蒙兵潰散。又遣守備福特取法之馬斯利巴丹木，軍勢大振。移兵擊荷人，一戰而荷之水陸皆敗。自此慶蘇爾拉之殖民地受制於英。千七百六十一年，英人去穆爾甲發之那瓦孛，以其壻穆爾凱森木代之，除私餽外，又得貝爾德溫、浙地港、彌德拿普爾三邑，計歲出租稅英金五十萬鎊。穆爾凱森木爲那瓦孛後，即思自主，自讓書帶擺得馳往蒙赫爾地臨恒河，扼東西交通之路。練兵，一切營制器械師法歐洲，又密與烏德之那瓦孛結援，未幾，遂與英起衅。先是東印度公司之執事要求在孟加拉私營商務之利權，並免一切稅釐，那瓦孛告加爾各答商會，以爲如此則彼之治權墮地，會中議員不聽，那瓦孛之將士突用砲擊英船，孟加拉人亦蜂起爲亂，英之印度士兵二千在巴德拿被殺，英商散在各省者二百人亦爲回教徒所戮，迨英兵搦戰，穆爾凱森木與亞丹密激戰，一敗於吉利阿，再敗於額特那拉，乃逃往烏德。時阿拉木宣已繼其父爲帝，約烏德那瓦孛蘇日倭多拉，欲以聯兵攻巴德拿，時已爲英克復。而英營印兵謀殺者衆，少將孟羅偵得爲首滋事者二十四人，以砲轟之，事遂定。千七百六十四年，孟羅與聯軍戰於巴格賽爾，勝之，克烏德，虜蒙古帝回營。明年克里夫男爵再爲孟加拉巡撫，條上二策，一用蒙帝之勢力得土地實權，一清公司之執業，禁非理婪取。自加爾各答馳至阿拉哈巴德，以烏德還之那瓦孛，取兵費英金五十萬鎊，而阿拉哈巴德、科拉二省成德伯大部者介恒河、朱木拿河中間，稱爲德伯，長五百英里。則還之阿拉木宣。阿拉木宣以孟加拉、巴哈爾、俄里薩之財政權，北寨加爾斯之政治權，許公司爲報。惟讓書帶擺得尚存，那瓦孛歲受金五十萬鎊，以其半與阿拉木宣作爲孟加拉省貢賦，故孟加拉成二政府之制，租稅歸英官徵收，以養軍隊守邊界，訟獄、庶務那瓦孛掌之。自印度文字言公司爲狄萬，那瓦孛乃尼桑也。狄萬彷彿首輔，尼桑則國君。然英人雖管稅務，經理徵收之權操之土官，時公司文武官役習染已深，歲俸甚薄，獨許私營商業收受餽遺，克里夫全行禁革，於專賣

食鹽內撥款增俸，故論英人印度國基，始於克里夫。伯拉希之戰勝，印度治權始於克里夫孟加拉之再任，然整理公司繼任之官，未有能實行者。千七百六十七年，克里夫去印度。千七百七十二年，瓦蘭海斯汀爲孟加拉巡撫，商會議自爲狄萬，將整理徵收之權概歸執掌，瓦蘭海斯汀欲實行之，移謨書帶攜得之財政部於加爾各答，簡歐人爲徵稅官，監察其事，康瓦烈斯公爵繼任，乃卒成之。當千六百八十年奧蘭格什孛尙在帶位，而沙韋嘉方歿，其族人或爲麻哈拉德聯邦之領袖，都於薩達拉，或爲康拉普爾及貪昭爾之酋長，尙相繼勿絕，徒擁虛名，其權歸婆羅門大臣某氏，於十八世紀初自建朝廷於捕拿，有麻哈拉德將軍數人，雖認某氏爲君，仍各建國於印度諸部，其首領卽古直拉德、新的亞、馬盧襪之苛爾加，及比拉爾、那哥不爾諸酋是也。聯邦勢力方強，幾將北印度之回王驅諸境外，乃千七百六十一年班尼伯的一戰，阿富汗人大勝，而特里之朝廷安然無事，由此聯邦之勢稍渙。英人自千六百六十一年得孟買島，千七百七十五年，始與麻哈拉德開衅。初，孟買政府效孟加拉、麻打薩拉二省故事，欲置一私人於酋長之位，爲（補）〔捕〕拿朝廷樹立威勢之計，其事成於千七百七十五年蘇拉特條約中載明：洛格亨那羅卽酋長。以已復位捕拿，故願割稅爾稅的及巴森二地畀英。時瓦蘭海斯汀任總督，不以蘇拉特之約爲然，且要求管轄孟買政府，事未就緒而干戈隨之，瓦蘭海斯汀以孟加拉全軍決戰，部將哥答特自海道往取古直拉德，兵不血刃而得其地，部將波漢木攻破格瓦律倭爾砲臺。地勢險固，爲興都斯坦之屏障。英人有此二勝，可雪千七百七十九年華各姆條約之辱。千七百八十二年，稅爾伯和議成，罷兵，各如舊境，幷返古直拉德，惟稅爾稅的及它數小島歸英，而洛格亨那羅亦勿任捕拿酋位事乃定。時麻打薩拉政府頗不措意於政治，賣索爾之赫特亞里與台干之尼桑並起戎心，二酋爲印度強有力者之麥稅爾曼，欲結連麻哈拉德同拒英人。瓦蘭海斯汀說尼桑與那哥不爾之麻哈拉德酋長，棄赫歸已，然赫兵力尙盛，突攻加那鐵克之英屬，英守備隊覆於坡律洛爾。賣索爾騎兵直抵麻打薩拉城，一無阻抗，英將科鐵奉命由海道往救，兩軍相遇，激戰甚厲，未能取勝。千七百八十二年，赫特亞里卒。又二年，英與其子鐵布議和，各返所得土地。瓦蘭海斯汀任總督十三年，時英失美洲屬地，幸印度聲威大振，尙足相抵。千七百八十六年，康瓦烈斯公爵繼任總督，其治印度之事功，如刑獄裁判權之託於歐人，設刑署於加爾各答，分刑官之責任，後得麻打拉薩、孟買土地權，卽以孟加拉所定政制施之，尤以定孟加拉之地賦爲最。蓋從前徵收賦稅多蒙朝舊制，什明達爾之職任幾成世襲，顧其稅無常額，而徵收之數歲各不同，康據舊日所交，勒爲常額，初擬十年一更，謂之十年稅。自千七百九十三年布告國民，永著爲額，計盧比二千六百八十萬九百八十九，合英金二百七十五萬鎊。千七百九十年，賣索爾酋長鐵布又與英啓衅，台干之尼桑、麻哈拉德之聯邦同盟助英，康瓦烈斯戰勝，率兵環薄都城，鐵布乃降，願割土地之半分畀同盟諸國，又允英金三百萬鎊以償兵費，乃罷兵。千七百九十八年，毛尼吞爲總督，世稱韋里斯里侯。抵印度，謀拓疆土，欲土酋僅擁統治之名，而實權則歸之於英。至英后維多利亞嗣位，所定方略，竟如願而償。時法人勢力方張，拿破侖駐兵埃及，其侵略印度事在意中，故毛尼吞籠絡土酋以爲之敵。蓋法兵在赫得拉巴威嚇尼桑，而新的亞之兵稱爲麻哈拉德聯邦之冠，亦由法人教練統率。鐵布與法密通信函，且許以於其境內自由行動，墨利帖及卜爾榜二島在印度海。爲法人密謀國事聚合師旅之地。毛尼吞首注意尼桑，適值赫得拉巴之法兵解散，遂與尼桑訂約，若非英政府允許，凡屬歐人概勿任用。自是英與土酋訂約皆列此條，以限制外權也。尼桑既定，乃專力鐵布，鐵布自受懲創，時懷舊怨，英仍欲與和好，鐵布不從，毛尼吞馳抵麻打薩拉，勒兵進賣索爾，以尼桑軍爲助，一由西岸夾擊，鐵布不敵，退往西林加巴坦，英兵進薄都城，鐵布戰死。事聞英晉毛尼吞阿爾蘭侯爵，乃區畫鐵布國土，賣索爾中部歸一輿都酋長之代表某氏，曾爲赫特亞里所廢者，其餘土地歸尼桑、麻哈拉德及英人均分；又以亞科特那瓦孛所轄加那鐵克省及貪昭爾等處畫歸英人。故麻打薩拉遂成爲伯里璽德希，今日界域與往時無異焉。英之用兵賣索爾也，麻哈拉德名爲英同盟，然未實力助英，時麻哈拉德有五邦，共認捕拿酋爲首領，治理西高止山一帶，卽其種族發源之地也。古直拉德素號膏腴，印度中央則有格瓦律倭爾之新的亞一朝代名。與印度之苛爾加麻哈拉德之家族名。二酋輪握大權。至印度東方自比拉爾至俄里薩一帶，爲那哥不爾之波斯拉土酋所統轄，波斯拉土酋與沙韋嘉同種，此麻哈拉德聯邦之大略也。千八百二年，捕拿之白蘇瓦卽土酋名號。爲苛爾加所敗，逃入英之屬地，勢處維谷，遂訂巴森之約，除英國外，無論歐人土酋不得與之交往，且讓地與英，以養輔軍。英人得此，乃大擴其勢力，然麻哈拉德戰事亦因此而起。蓋新的亞與那哥不爾二酋，以白蘇瓦自棄麻哈拉德主權，情不能忍，遂以兵戎相見。英國決策籌餉，皆毛尼吞任之。統將阿寨韋里斯里後封威靈吞公爵。經營台干一路，數月間一勝於亞稅，赫德拉巴一村。再勝於亞格姆，進取挨彌得奴格爾。統將雷克後亦封公。規畫與都斯坦，於亞來格爾，在北緯二十八度，英天文臺東經七十八度。拉司瓦利距特里七十八英里。二役以少勝衆，又克亞加拉及特里二城，而新的亞之法兵亦相將散去。雷克入蒙古都城，保護蒙地。千八百三年，新的亞與波斯拉酋俱求和罷兵，新的亞朝割朱木拿河北地畀英，阿拉木宣自此歸依英人。波斯拉酋以俄里薩畀英，尼桑亦得比拉爾部。自尼桑附英，甚爲殷勤，從征立功，必有所得。時三酋既服其二，獨哿爾加未降，其部兵日以劫略馬盧襪及剌日不得拿爲生。英人辦理經年，激戰數次，迄未就緒，裨將孟松撤兵時經中央印度失利，敵圍巴得普爾，雷克奮力擊退之，毛尼吞之政策願望既奢，用兵多時，猶未能息，故英國秉政諸人，不復忍待。千八百四年，康瓦烈斯再任印度總督，以哿爾加未服，命其相機議和，勿拘成見。康瓦烈斯未幾卒，佐治巴羅繼之，減少英國疆域之面積，棄剌日不的之首領歸於哿爾加及新的亞二酋，顯違定約，麻打薩拉土兵潰叛於維洛里，雖撲滅迅速，然通國震動，幾致不可收拾。千八百七

年至千八百十三年，明都公爵任總督，舉毛尼吞所征得地聯爲一氣，以固根本，又自將奪取墨利帖、瓜哇二島，惟印度中央仍未平靜，明都設法禁遏，不假兵刃之力，粗已就緒，印度英政府遣派使臣與外邦交往，自明都任總督始。梅加富往拉合爾之蘭日的森朝，馬爾科墨往波斯愛爾斐斯敦，在白沙瓦見阿富汗王，皆使不辱命。千八百十四年，明都去任，穆爾拉捋海斯汀侯。爲印度總督。時尼泊爾之戈喀司族，本居剌日不德拿，爲回族所逐，日近尼泊爾之地，後遂入據國權。與尼泊爾之土人合，土人名日尼瓦，爲鐵貝坦種。鐵貝坦即西藏。千七百六十七年，遂王尼泊爾。初據加德滿都，後徧尼泊爾山鄉之地，東至西金，西及古曼，南入恆河流域，英民被害者甚多。千八百十四年，與戰不利，蓋地險瘴惡，未交綏而氣已餒，士兵雖不畏險，然數戰數敗，戈喀司人多奮勇，兵器又重且利，故印兵難抵禦也。千八百十五年，將軍敖克忒蘭自將出薩特里日河，猛攻山間砲臺，節節進取，尼泊爾來營求和，今喜馬拉雅山間猶有山堡遺存，已歸旁遮普政府統轄矣。明年敖自巴德拿至希高里距加德滿都數里。訂約而歸，英尼交往至今，戈喀司亦撤西金及西喜拉雅山下守隊，而適於體氣之森姆拉、拿尼達摩蘇爾里皆讓與英。時印度中央有匪黨曰品特赫列斯，印度散族，及亂，民皆入其中，總營在馬盧襪。人或數百或數千，策騎出劫，遠及馬拉巴爾及加爾那的海岸。爲首者名亞迷爾汗，部下有節制，兵多，營巨砲數尊，二頭目曰吉都，曰加律穆，每次納新的亞贖金至英金十萬鎊。千八百十七年，穆爾拉選精兵十二萬，先威劫新爾亞，而後及亞迷爾汗，解散其部兵。亞迷爾既平，餘被攻擊，或降或潰，加律穆投誠，吉都逃入山林爲虎所殺。其年十一月，捕拿、那哥不爾及印度爾三聯邦叛英，而白蘇瓦之貝吉羅以巴森、捕拿二次條約久懷忿怒，時愛爾斐斯敦駐節白蘇瓦，觀其舉動，知有發難之意，乃馳抵口爾吉部勒歐兵，而白蘇瓦之師即於次日火愛居室，進至口爾吉，圍攻甚密。愛守禦有方，卒擊退之。白蘇瓦知事不成，遁去，那哥不爾亦然。幸印度士兵捍衛稅達貝爾狄山，奮勇破敵，而哿爾加軍隊十二月米希特普爾一戰，大敗，諸路悉定，惟追索逃亡，辦理善后而已。是二役馬爾科墨功獨多，白蘇瓦降英，其疆域盡歸孟買，而令居科尼普爾相近之比鐵赫爾，歲給恩餉英金八萬磅，別覓沙韋嘉之裔孫，置於薩達拉王位，以代表白蘇瓦，且爲麻哈拉德聯邦之首領焉。哿爾加與那哥不爾二部，各置一幼童爲酋長，歸英人保護。時剌日不德拿亦有數處，同認英爲上國，自居藩封之位。穆爾拉所區畫之印度疆界，至達爾霍希時尚無變易。拯數千萬生民於麻哈拉德及品特赫列斯暴君之手，而登之衽席，可謂有功矣。穆爾拉去任，亞丹權理數月。千八百二十三年，亞茂司底繼爲印度總督。印度東北邊境有緬甸國，地接孟加拉灣，循伊洛瓦底河，其民種曰鐵貝土支那，鐵貝土即西藏，支那，即中國。先謙案，土一作坦，見前。其族自名德倫，又稱德柳，古崇信佛教。南暹羅，北山戎頻相侵入，據地守土，殘虐其民。當十五世紀間，歐人遊歷擺古及地那悉林二部者，稱其貿易之盛。後葡人雄長東方，阿剌干部爲歐人冒險聚集之地，其土人得歐人之助，漸擴其權力於內地，強踞浙地港，當時恆河口一帶無不畏之。千七百五十年，阿爾洛費亞又名阿洛孛拉。創建新朝廷，以阿瓦爲都城，自後繼位者多喜功，既服緬甸全境及阿薩密一省，乃漸侵占英之屬地。亞茂司底遂於千八百二十四年宣戰，以煙瘴之地用兵匪易，分三路進兵，一派砲艦自布拉馬普得江上駛至阿薩密，一由陸路經浙地港抵阿剌干，因孟加拉士兵不願由海道往也，而別選精兵自麻打薩拉航海至伊洛瓦底河口。即薩漆瓦諦江。兵連禍結，相持二年之久，喪軍人二萬，費軍需千四百萬金鎊，緬王始允於楊德布議和立約，讓出阿薩密，並割阿剌干、地那悉林二部，時英人已據其地也。自伊洛瓦底河流域下至仰光，仍歸緬王自主。千八百二十七年，康貝米爾攻拔印度中央之巴得普爾城，足雪千八百五年正月雷克敗於此城之恨。時巴得普爾以繼位事，自相爭競，英人得乘機圖之，然城垣堅大，純以泥築，砲失其用，後穴地道，城崩，始攻入心。千八百二十八年，亞茂司底去任，威廉貝汀克爲印度總督，當維洛里兵鬨之前，已任麻打薩拉巡撫二十年，在任秉政仁惠。自緬甸軍興，財政頗困，貝汀克減少歲出常費英金一兆半鎊，增入避匿之地賦及馬盧襪之煙土稅，互相損益，以均其數，又許土人有學問者執事公司。印度土俗焚嫠婦殉葬，亞克巴爾帝禁止無效，千八百十七年，孟加拉一省多至七百餘人。貝汀克於千八百二十九年頒示禁止，凡慫恿焚殉者，科以殺人之罪。又有陰殺黨結徒奉加利女神，神以殘殺飲人血著，自千八百二十六年至千八百三十五年，英屬印度捕得千五百餘人，或殺或流，盡法懲治，黨以除滅。千八百三十三年，派員修訂律法。千八百三十四年，以庫爾格土酋失政，遽啓兵端，爲時雖暫，戰事甚厲，土酋既敗，英許其退居班拿勒斯，而其山鄉驕悍之民，則自議歸公司轄。自千八百年取賣索爾隸英，千八百八十一年，仍歸土酋。貝汀克後，查理梅加富繼之。是時印度之輿論與英國秉政之意，以續行貝汀克之政，惟梅加富爲能，然其事非倉卒可就，必一任總督期內，從容辦理，乃黨事甚急，遂簡奧克蘭特代之，自此兵連禍結，垂二十年之久。奧克蘭特抵任，欲自炫才能，擬將蘇日宣置於加普爾之王位，而辦理不善，致布置該城之守備隊，爲敵殲滅無遺。自阿富汗之變起，英人即以兵力取信地，旋有旁遮普、緬甸之戰事，而軍士鬨亂一案，亦隨之而起。阿富汗王亞麥特宣都蘭尼《阿富汗志》作沙馳碩愛默特。於千七百四十七年開拓疆土，勢如風捲，蓋自各什尼及各爾之薩爾丹以來，未有如是之盛者也。因波斯王訥狄宣爾歿後，國事紛擾，故亞麥特宣都蘭尼乘間而起，千七百七十三年已克服地方甚廣，自希爾拉得阿、波交界地，在北緯三十四度二十二分，英天文臺東經六十二度九分。至白沙瓦，又自克什米爾至信地，統隸阿富汗矣。千七百六十一年，干預班尼伯的一役大敗，麻哈拉德聯邦更置蒙古帝於特里，而自往來於其舊都加普爾及康達哈爾之間。多子嗣，歿後因繼位故，互相爭殺。千八百二十六年，巴雷克瑞族之首領德斯摩曼特，《阿志》作特司德穆罕默特。自爲加普爾王，案加普爾，即喀布爾。都蘭尼之子蘇爾宣《阿志》作轄吉。及弟二人，

逃居旁遮普之路特愛哈那邊境，歸英人保護，乃免。自毛尼吞總督印度以來，英政府頗注意阿富汗之事。時什曼宣方王拉合爾，故毛尼吞恐其效訥狄爾宣所爲，侵略興都斯坦，迨後拉日鐵森朝又名蘭日的森。之稅克王國日益強盛，然後未來之恐怖消滅無形。千八百九年，法人攻印度明都，乃遣愛爾斐斯敦往約蘇日宣，共任保守之責。時蘇日宣已被逐它徙，其第三弟摩穆宣繼位。千八百三十七年，英人始干預阿富汗，時僭位加普爾之德斯摩曼特勢力已固，欲自稅克手中得白沙瓦，奧克蘭特遣亞歷山大卜尼至其都，約與通商，德斯摩曼特云：若能得白沙瓦，無不允許。時俄人經營中亞細亞，又助波斯攻希爾拉特，俄使適與卜尼同抵加普爾，故卜尼於白沙瓦之事不能滿德斯摩曼特之求，商議無成，遂返印度。至是奧克蘭特欲別置能輔助者一人於加普爾之王位，用強硬手段，助成其事。時旁遮普、信地俱自主王國，而信地較弱，故英軍護衛蘇爾宣，經信地，出卜蘭山徑以入阿富汗，降康達哈爾，克各什尼，德斯摩曼特由興都庫什遁去。千八百三十九年八月，蘇日宣入加普爾之巴拉希薩爾城，英軍駐阿富汗二年。千八百四十一年十一月猝遭事變，卜尼在加普爾被刺，卒。案卜尼當即《阿志》之白恩納斯。時將軍愛爾斐斯敦此又一人，案《阿志》作愛兒賓斯通，爲阿人所殺，與此異。統帶戍兵，年已老邁，威廉馬克訥汀《阿志》作參克納吞。爲政務參謀員，因見阿酋德斯摩曼特之子亞克巴爾汗，《阿志》作愛克巴遂爲人所誘殺，英軍又留戍兩月，正值隆冬，越嶺踰山，遄歸印度。起行時有戰士四千，隨營雜役萬二千人，迨行抵稅爾所守之扎拉拉巴得，僅存伯拉敦一人，餘衆經扣特加普爾及扎格德拉克等處，或死於火槍，或死於寒凍，尚有職官爲虜俘者，皆被虐待，蓋亞克巴爾汗之命令也。警報至加爾各答，未匝月，政府即命愛倫葆拉富代奧克蘭特爲總督，時葆洛克《阿志》作普洛克。方出旁遮普救稅爾，中途奉政府命令其直入加普爾，而瑣特《阿志》作腦德。亦自康達哈爾撤兵，還經加普爾。二軍且戰且行，於千八百四十二年九月遇於加普爾境內，火其市街，收回被虜之人，事畢同返印度，任聽德斯摩曼特重蒞王位。愛倫葆拉富令將各什尼王麻摩之墓門攜回印度，以作報復，沙木那斯之記念頗於告示誇大其事。千八百四十三年，信地之回族酋長本自主王國，不願歸降，遂爲英將查理奈比爾所滅。信地之海得拉巴有一村落曰麻亞尼，英兵三千與俾路芝人二萬戰於此，大勝。是年格瓦律倭爾以爭繼立故，致起兵亂，此滋事兵即許新的亞朝所練之陸軍也。自麻哈拉吉普爾在亞加拉南五十一邁，英將戈富敗麻哈拉德於此，愛倫葆拉富親往督率。及班尼阿迭獲勝仗，亂兵潰敗，地方平定。千八百四十四年，英政府召回愛倫葆拉富，以顯理赫亭吉代之，其人曾從長島之戰，千八百八年至千八百十四年，英、葡、班聯軍大戰法人，逐出班、葡二國之境，稱爲長島戰事。林尼一役，林尼亦在歐洲。折一手臂。時人皆以英人與稅克戰端近在眉睫矣。稅克者，其教曰稅克斯，雖非邦國，然同教之人以軍法部勒，合從固結，與一國民羣無異。其教原於那那克氏，十五世紀間生於拉合爾左近，時蒙、葡未至印度也。其教以革除貴賤等級之制，即印度四級民族。統一於上帝，引人潔身自修爲宗旨，弟子授受相傳者千人，至千七百八年戈文森而止。雖頻受回教摧殘，而堅忍自保，未嘗稍有餒怠。迨蒙古朝去印度後，稅克教始握有疆土之權，其支族各舉一人爲薩帶爾，如一軍之總統。自立聯邦制度，環居於薩特日爾河左右岸一帶。創立稅克王國之拉日鐵森，生於千七百八十年，方二十歲時，奉阿富汗王命任拉合爾巡撫，即藉稅克之教，自建一專制政體。凡教中之人，部勒成軍，統以歐洲武員，軍人堅毅雄憤之志，自康木威爾之鐵軍外，英人康木威爾於千六百四十三年招募教中人練成一軍，謂之模範隊，氣甚勇，人勿能奪，故稱之曰鐵軍。無其匹敵也。開拓土地，自其都拉合爾起，南取穆里坦，西克白沙瓦，北定克什米爾，東至薩特里日河而止，蓋河東岸早爲英人勢力範圍之地也。千八百九年，與梅加富訂約謹守。千八百三十九年拉日鐵森卒，子幼，拉合爾大亂，強有力之將軍大臣及王后分裂其地。最強者爲凱爾薩軍，即稅克教所部勒之兵。自阿富汗事變後，欲與英軍角力，時法國統將二人辭去，別舉稅克教人分握兵權。千八百四十五年，稅克軍六萬人，攜砲百五十尊，渡河侵英，英將戈富與印督聞警，馳赴邊境，二十日中，血戰四次，一在麥特企，距拉合爾六十七英里，在東南向。一在斐羅什宣，在旁遮普。一在亞律瓦爾，薩特里日河邊之村落，北緯三十度五十五分，英天文臺東經七十度七十分。一在蘇孛拉倭。在拉合爾東南四十五英里。英兵每戰，傷亡甚多，最後一戰大勝之，稅克兵踰河而遁，拉合爾亦降英。英人至拉合爾議定和約：一、公認拉日鐵森之幼子杜律伯森爲土王；二、遮蘭達德孛介拉微及薩特里日二河之間地。割歸英屬；三、限制稅克兵數，不得多練；四、英簡洛爾倫斯駐守拉合爾；五、英軍戍守旁遮普，以八年爲期。千八百四十八年，赫亭吉回英，賜上爵，達爾霍希又名蘭摩端代之，未六月，稅克亂。先是，二英官在穆里坦爲人刺殺。時顯理格爾倫斯回英養病，惟副將愛德華後稱希爾孛爾。在印度，暑月，軍人休息，未備戰守，倉卒赴敵，不能有濟。凱爾薩軍聯爲一氣，初戰勝負尚相當。迨智利安瓦拉地近熱倫河，在北緯三十二度四十五分，英天文臺東經七十三度三十五分。一役，英軍損失將士二千四百名，砲四尊及三營旗幟。英政府聞警，派查理奈比爾馳援，未抵境，而戈富已於古直拉德大破稅克，殺戮無遺，時穆里坦已下，德斯摩曼特所統阿富汗騎兵，爲英軍所逐，遁入土山，頗爲慙愧。蓋阿富汗騎兵與稅克宿嫌，今以惡英故，乃捐舊怨也。英廢土酋杜律伯森爲庶人，命居英之腦爾夫克，歲給英金五萬鎊以資用度。以旁遮普爲行省，使達爾霍希及二洛爾倫斯改革政制及辦理善後事宜。首繳器械，次訂地賦，境內村落逐一估定，薄取於民，去稅克遠甚，次頒刑律，法制寬簡，措施公允，令羅孛奈比爾後又稱麥格達拉公爵，因千八百六十八年攻克非洲麥格達拉城，故封此爵。其地在北緯十一度二十二分，英天文臺東經三十九度二十五分。修造道路溝渠。自此英人權力漸及邊遠地方，亦綏靖鞏固。千八百五十七年，印度兵變事起，西北諸部歸英五十餘年，猶乘勢離叛，而旁遮普隸英

八年，固結勿貳，豈非有官守者布政宣德，拊循得法，有以致之與。千八百五十二年，與緬甸第二次開戰，緬王薄待歐商，又無禮於遣往之艦長，以致啓釁。兵端既開，數月間自仰光至普羅美一帶流域，悉爲英師所據，旋因議和不果，始以其地幷入阿剌干、地那悉林二部，名曰擺古。自歸英屬後，仰光之居民驟增十倍。印度封建之酋長國頗多，達爾霍希以爲若土酋國中積年失政或土酋已死，下無儲子者，皆不應容留。考輿都私律，螟蛉之子與己所出者無異，此私家爲然，若國君則事之輕重，相去甚遠，用之不愼，是以億兆民人付之不知誰何之微賤人，豈不殆哉！且立君既以利民，則英之惠政被於生民，豈不較妄假之土酋更爲遠大乎。故印度藩邦之因此而幷入英國者爲薩達拉。千八百十八年，麻哈拉德首目白蘇瓦傾覆，後薩達拉再建國。爲代表沙韋嘉，千八百四十八年，代表者歿無子，雖有繼子不得立。爲西占，千八百三十三年。爲那哥不爾，其波斯拉朝某氏，歿於千八百五十三年。爲加那鐵克，那瓦孛。爲貪昭爾，爲貝吉羅。前任白蘇瓦者，千八百五十三年歿後始已。是年，海得拉巴之尼桑惑於人言，以比拉爾地方讓與英人，以擔保未清之欠款，至是英之政權遂及於比拉爾數邑。烏德省，自千七百六十五年，克里夫給還那瓦孛蘇日倭多拉後，雖爲自主國，而外敵內訌，惟英是賴，故其後人以己無責任，相沿成習，政事荒怠，百弊叢生，千八百十九年後稱王。有史家愛爾文著《印度圓囿》一書，稱烏德爲印度圓國。詳言其竄敗，歷任總督聽其破壞，雖誥誡亦若勿聞。達爾霍希知那瓦孛終不悛改，民生困苦，苦再因循保護，是助紂爲虐，同一罪戾，始決取之。英政府又力贊其成，千八百五十六年，令駐雷各腦德烏德都城。之將軍倭德爾蘭即收烏德政權，烏德王章吉特阿里被廢，後往訴英國，事勿就，歸居加爾各答郭外之加丁里曲村，歲受恩俸英金十二萬鎊，英人乃以烏德爲郡縣，不別置酋長。達爾霍希在任八年，專以化成風俗，增進實業爲心，設工程局以治道塗，建鐵路以通商貨，電綫、郵政同時興舉，其開監吉士渠即恒河渠。利賴尤宏遠焉。千八百五十六年，達爾霍希以疾辭職，年甫四十四。後五年卒。代之者爲嵌尼格。次年即有孟加拉土兵之亂。土兵之叛也，以達爾霍希興舉要政，兼幷地方，爲全吞印度之肇端，流言四布，各懷貳心，而被廢之酋長與儲子、寡妻，不知凡幾，莫不乘此危機以圖報復。且聞克蘭米亞之戰，俄、英仇隙甚深，土兵又富於財帛，急欲賄買土衆，同舉義旗，以清外敵，孟加拉之營汛謠言蠭起，謂所用之子彈火藥必塗獸膏，與都衆同蒙汗穢。此言一出，土軍鼓噪，無可解說。千八百五十七年五月，彌魯特土軍先叛，破獄釋犯，奔入營汛，遇歐人即殺，旋至特里城，慫恿戍兵罪犯，聯成一氣，尊蒙古廢帝爲首領，大舉起事。彌魯特本陸軍雄鎮，歐兵甚多，器械充實，足以撲滅叛軍，而英官游移，毫無意識，警電傳至特里，其夜一無所事，治次晨，特里回人同聲起叛，歐人所能爲者，惟轟燬火藥倉而已。叛兵既據特里，已得地勢，倏忽之間，徧及西北部烏德以至孟加拉南部，凡歐人及耶穌教徒，悉遭殺戮，婦孺不免。羣集特里，隱若敵國，獨旁遮普省洛爾倫斯及副將愛德華尼科爾孫二人，預爲布置，繳軍械，嚴約束得以無事。麻打薩拉及孟買土兵尚無變動，中央酋長從叛者多，惟各有遲早，獨赫得拉巴之回國，其忠順一如往日，此首輔薩拉爾吉之功也。叛軍戰事，科尼普爾、雷各瑙德、特里三城最甚。科尼普爾一邑，戍防土兵最多，其鄰地比得赫爾，則丹圖班斯宮室所在，故衆集尤衆。丹圖班斯又名那那薩希孛，即前白蘇瓦已廢之儲子也。初，於英頗忠順，及叛軍事起，遂爲首領，且自立爲麻哈拉德之白蘇瓦，時科尼普爾之歐人婦孺居多，戰士甚少，築濠壘固守，夏六月被圍，相持十九日，丹圖班斯允保護至阿拉哈巴，不加傷害，歐人始降，共四百五十人趁舟自恆河下駛，忽土兵麕集，悉罹於難，惟四人生還詳述其事。時海瓦洛克之援軍方將抵境也，烏德總管顯理洛爾倫斯居雷各腦德，知禍亂將至，建壘儲糧，凡歐人寓本省者，均令入城，甫就緒，而叛軍圍之，後二日，洛爾倫斯受重傷，英兵愈奮。九月，海瓦洛克及奧特蘭木以援軍至，甫入城，叛黨益兵圍之，幸科林康貝爾後稱克雷特公爵。於十一月率兵抵雷各腦德，破圍而入，闔城得全。叛黨踞特里匝月，英將圍之，時英兵八千，叛軍三萬餘，八月中，尼科爾孫自旁遮普率兵至，親閱戰地。九月十四日，大舉攻城，血戰六日而城破，尼科爾孫陣歿，騎將霍德森虜蒙古帝伯哈德爾宣，手刃其子。英軍既克特里老巢，雖各處用兵，至年餘始平，而大局已定矣。烏德及羅希爾干德之民，因烏德之公主、巴勒里之那瓦孛及那那薩希孛三人，至激於公憤，遂連結叛徒，同抗英軍，此數部亂者，民也，非兵也，科林康貝爾自任烏德剿撫之事，而尼泊爾之監貝哈吉爾亦統戈喀司軍援助，經營二年之久，始將城邑碉堡逐一克復。千八百五十九年正月，叛黨渠魁逃往邊界，事遂粗定。富戈羅斯後稱司徒斯那爾爵頼公。別統一軍，自孟買抵印度中央，戰勝、攻克敵人。如占西廢后某氏及丹希亞托比皆以勇悍稱，廢后自率所部，奮戰多日，於千八百五十八年歿於陣，丹希亞托比於千八百五十九年被獲。土兵之亂，雖二百五十餘年之東印度公司，亦受其殃。初，千六百年英后伊里什貝斯准創立公司，千七百七十三年瑙斯公爵諸政員議定憲章，始握政權，及創立印度政府，孟加拉巡撫亦於是年改印度總督，增設參議員四，爲隸屬督署之議院，凡修訂法律章程及制度之大權，皆歸主持。而麻打薩拉及孟買二部，關和戰重事，亦由總督管轄，設至高之裁判署於加爾各答，其問刑官由英王簡派。至千七百八十四年，以壁鐵之印度條議，始設立專部掌印度事務，孟加拉亦增統治它部伯里璽德希之權，惟公司經營商務之專權，遵定律革除。在千八百三十三年。又議准增設議員，勿限定公司執事中選充，於修訂章程時至院與議，它不過問。又選派修律員幷予孟加拉總督以管轄它省政治武備之權，自是英國管理印度之議政會員人數較減，而公司選派官吏之權亦同時革除。千八百五十八年，爲欲修明印度政治，以公司政權全歸英主。新章一出，管理印度之議政員及議院黨抗辯數四，而後定局，議定治權統於英主一切政事由政務參謀部辦理，即國務大臣。設議員十五，隸參謀部，以資襄助，公司之歐兵將士二萬四千人歸幷國家，裁印度水師。千八

百六十一年，總督轄下及麻打薩拉、孟買之議院即極密院。增設議員，歐人、土著皆可選充，僅與議立法事，不與它務。又於無上之裁判署外，分設高等裁判署數所。千八百五十八年十一月，阿拉哈巴大會，宣布英后統治印度之諭，稱爲印度人民之馬加拿吉泰。馬加拿吉泰即千二百十五年諭英民自由之文告。諭言英后甚願政尚寬平，許以信教自由，除殺害英民兇犯外，餘悉赦免。明年冬，嵌尼格往北部考察地方，迎曾效忠義之親王首領擔認隸英之權利。印度自平兵亂後，驟增國債四十兆金鎊，而變易營制，亦歲增餉金十兆，庫藏空虛，英主派吉姆斯佛爾森爲財政官，重訂關稅制度，創辦入款稅牌照捐，行用國家鈔票。千八百六十二年，嵌尼格解任回英，一月病卒。嵌尼格當兵亂時，鎮靜堅定，惟處事公嚴，致毀譽互見。愛爾吉代爲印度總督，次年十一月以勞歿於喜馬拉雅之丹馬稅拉。在北緯三十度，英天文臺東經七十六度間。莊穎洛爾倫斯代之，以救全旁遮普著稱，莅任後遇不丹用兵、反俄里薩凶荒二事。千八百六十九年，梅俞代之，翁巴拉在旁遮普當鐵路孔道。之會同認希爾阿利爲阿富汗之亞米爾。千八百七十二年，巡察邊境至阿達曼羣島，爲刺客所殺。洛斯孛路克爲印度總督。千八百七十四年，孟加拉南部歲大凶，設局賑撫，興工程，役用災民，雖所費甚巨，救全實多。千八百七十五年，以巴羅達土酋政治敝敗，不能忠順，廢之，仍以其族子嗣。其冬，威爾斯親王遊歷印度，明年賴敦繼爲總督。千八百七十七年正月朔，英后維多利亞尊爲印度皇后，開大會於特里，二年來雨澤愆期，地方荒歉，初止台干至科馬林角，浸及北境，自英人治理以來災區之廣，以此爲最。振撫之款費至十一兆金鎊，然死於饑困疾疫之數，無慮五百二十五萬人，其死率約得百之四十，可謂慘矣。千八百七十八年秋，阿富汗主希爾阿利《阿志》作歇爾愛里密結俄人謀英。英使至，堅拒勿納，俄使至，以禮郊迎。英不能忍，遂宣戰分三路進兵。一由加泊，一由古蘭，一由卜蘭，皆入阿富汗山徑，暢行無阻，希爾阿利逃往土耳其斯坦，未幾，死。英人與其子牙古柏汗《阿志》作約庫白定約於千特麥克，加普爾東一村落。允許英之邊境以山徑裏日爲界，加普爾城亦允英遣官駐紮。約成，英遣路易凱瓦訥里阿志作喀乏納里。居加普爾，數月爲阿人殺害，護衛兵丁同及於難。事聞於英，乃再用兵。英師至阿富汗，據加普爾，放牙古柏汗於印度，而以都蘭尼王室之阿富汗酋位置於康達哈爾政府，號爲瓦里。亦酋長之稱。時英國適行選舉，賴敦與守舊政黨同時辭職。千八百八十年，律滂代爲總督，未幾亞育孛汗希爾阿利之子。率希爾拉的兵，擊敗英軍於康達哈爾與格里綿得河之間。將軍夫里特律克洛卜鐵聞信，自加普爾悉師往救馳抵康達哈爾，是年九月，一戰而殲亞育孛汗之軍，而代表德斯摩曼特之子阿孛斗拉曼汗，《阿志》作愛白柱拉曼自此遂認爲加普爾之亞米爾。後事詳《阿志》。

分述

地理環境

《齊民要術》卷一〇 《西域諸國志》曰：天竺十一月六日爲冬至，則麥秀；十二月十六日爲臘，臘麥熟。

《藝文類聚》卷五 《括地圖》曰：天毒國最大暑熱，夏，草木皆乾死。民善沒水以避日，入時暑，常入寒泉之下。

《大唐西域記・印度總述》 時特暑熟，地多泉濕。北乃山阜隱軫，丘陵舄鹵；東則川野沃潤，疇壠膏腴；南方草木榮茂；西方土地磽确。斯大概也，可略言焉。

又《鉢露羅國》 從此復還烏鐸迦漢荼城，南渡信度河。河廣三四里，西南流，澄清皎鏡，汩溶漂流，毒龍惡獸，窟穴其中。若持貴寶奇花果種及佛舍利渡者，船多飄沒。

又《窣祿勤那國》 閻牟那河東行八百餘里，至殑伽河。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水色滄浪，波流浩汗。靈怪雖多，不爲物害。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福水。罪咎雖積，沐浴便除，輕命自沈，生天受福。死而投骸，不墮惡趣。揚波激流，亡魂獲濟。

《釋迦方誌・遺跡篇》 還從健馱邏國烏鐸迦城，南渡信度河，廣四里許，西南流，清澄如鏡。毒龍惡獸，窟穴其中。有持舍利寶花者，船多沉沒。

又 閻牟河東八百餘里至殑伽源，廣三四里，東南入海，廣十餘里，水色滄浪，味甘砂細，隨水而流，俗謂福水。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 自烏鐸迦漢荼城南渡信渡河，河廣三四里，流極清急，毒龍惡獸多窟其中，有持印度奇寶名華及舍利渡者，船輒覆沒。

又 又河東行八百餘里，至殑伽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福水』。就中沐浴，罪障銷除；啜波嗽流，則殃災殄滅；沒而死者，即生天受福。愚夫愚婦常集河濱，皆外

道邪言，無其實也。後提婆菩薩示其正理，方始停絕。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二 恆伽河。準經香山頂上有阿耨達池，其池四面各流出一河。東面私陀河，從金剛師子口流出，其沙金剛，東入震旦國，便入東海。南面恆伽河，從銀象口流出，其沙白銀，流入南印度，便入南海。西面信度河，從金牛口流出，其沙黃金，流入信度國，便入西海。北面縛芻河，從瑠璃馬口流出，其沙是瑠璃，流入波斯、拂林，便入北海。其池縱廣五十由旬，四面口各一由旬也。

《咸賓錄・西夷志・天竺》 其山川古蹟則聖水。能止風濤。番人以琉璃盛之，遇風洒之即止。

《職方外紀・印地亞》 其地有加得山，中分南北。南半則山川、氣候、鳥獸、蟲魚、草木之屬，無不各極詭異。其地自立夏以至秋分無日不雨，反是則片雲不合，酷暑難堪，惟日有涼風解之。其風自巳至申從海西來，自亥至寅從陸東來。草木異於常者不可屈指。西友鄧儒望嘗游其國，獲覩草木生平未嘗見者至五百餘種。其所產木，以造舟極堅，永不破壞。多產椰樹，爲天下第一良材，幹可造舟車，葉可覆屋，實可療饑，漿能止渴，又可爲酒、爲醋、爲油、爲飴糖，堅處可削爲釘，殼可盛飲食，瓤可索絢，種一木而一室之利畢賴之矣。又有二奇木，其一名陰樹，花形如茉莉，且晝不開，至夜始放，向晨盡落地矣。國人好卧於樹下，至蕃花覆滿身。其一木不花而實，人不可食，其枝飄揚下垂，附地便生根若柱，如是歲久，結成巨林，國人蔭其下，無異屋宇，至有容千人者，其樹之中近原幹處，則以供佛，名菩薩樹。鳥類最多，有巨鳥，吻能解百毒，國中甚貴之，一吻直金錢五十。地產象，異於他種，能識人言。土人或命負物至某地，往輒不爽，他國象遇之則蹲伏。有獸名獨角。天下最少亦最奇，利未亞亦有之，額間一角，極能解毒。此地恆有毒蛇，蛇飲泉水，水染其毒，人獸飲之必死，百獸在水次，雖渴不敢飲，必俟此獸來以角攪其水，毒遂解，百獸始就飲焉。勿搦祭亞國庫云有兩角，稱爲國寶。有獸形如牛，身大如象而少低，有兩角，一在鼻上，一在頂背間，全身皮甲甚堅，銃、箭不能入，其甲交接處比次如鎧甲，甲面犖确如鯊皮，頭大尾短，居水中可數十日，從小豢之亦可馭，百獸俱慴伏，尤憎象與馬，偶值必逐殺之，其骨肉皮角牙蹄糞皆藥也，西洋俱貴重之，名爲罷達，或中國所謂麒麟、天祿、辟邪之類。其貓有肉翅能飛。蝙蝠大如貓。蛇種類極多，大半俱毒。

地勢爲三角形，末銳處闊不百步。東西氣候無不各極相反，此晴則彼雨，此寒則彼熱，此風濤蔽天則彼穩如平地矣。故海舶有乘順風而過者，至銳處則行如拔山。此南印度之尤異也。

《瀛環志略・亞細亞・五印度》 境內名水二：東曰安額河，發源西北，東南流至孟加拉，雅魯藏布江從東北來會之入海，印度人稱爲聖水，佛書所謂恆河者也。西曰印度河，發源後藏之阿里，西行繞雪山之背，至北印度之西北界，轉而南行，北印度諸水會之，至信地入海。此外西有逆埔他、答地諸河，南有葭他惟利、吉那、加惟利諸江。北境倚雪山，南境沿海，有連山環繞，中間數千里皆平土。西北界有沙磧，餘多沃壤。迤北寒暑適平，迤南近赤道，炎熇特甚。

《海國圖志・西南洋・五印度總述上》 河道三：安治士河，即恆河。發源謙麻那壓山。希臘特河，發源阿山。俱至孟阿臘出海。新地河，又名興都士河，發源西藏，經歷數千里，至達岱入海。

又《五印度總述下》 〔《外國史略》〕平坦豐盛，恆額河東南流之所在也。海邊有瀦澤。二十四分之中，三分河湖，四分荒蕪，一分鄉城，三分牧場，九分田，四分未墾之地。遍地皆支江，可以灌溉，其水時漲壞田，夏旱又易淺涸，稍雨則水驟長。江河遷變無常，滄桑陵谷，盈涸時有。春夏之交，雷雨連月，不勝蒸熱；秋則無雨，零露瀼瀼，天氣苦冷。北方則近雪山，寒凍更甚。中央地勢卑濕，平地皆水，家家以小舟通來往。鄉村廣大，皆築高阜以居，生齒浩繁。

《西徼水道・恆河考上》 印度凡三大水，西爲印度河，東爲蒲蘭蒲達江，而恆河橫貫其中。自西北而東南，地勢平衍，支派甚多，番名安治士河，一作安額，或作殑伽，印度人稱爲聖水，浴之可以滌洗畢生罪過，佛經凡言恆河者皆指安治士河也。中土之人稱印度河爲西恆河，安治士河爲東恆河，實則恆者安之譯音也。印度河或譯作新頭河，一作信地河，初無恆河之名也。《水經注》及康泰《扶南傳》於二水之源流，往往混亂不能區別，蓋皆得之請經求法之僧，傳聞異詞，轉展繙譯，莫道其詳。《海國圖志・恆河考》二篇誤以安治士河與印度河同出一源，至中印度以下乃分爲二流。不知印度河有五大源，皆西南流匯而入海，安治士河有三大源，皆東南流匯而入海。宗派各異，趨向殊途，中間隔於千餘里之砂磧，尚有數小水自北而南至砂磧而伏流兩無所歸者。且砂磧地高，水易滲洩，安治士河之水何緣飛越而過，與印度

河同源乎？此上流之牽合兩源爲一源，其誤一也。又謂安治士河之下流與大金沙江會而入海，則竟以亞山之蒲蘭蒲達江爲緬甸之大金沙江，豈知大金沙江之上源即西藏之雅魯藏布江，東南流入緬境，經阿瓦都城，再南流數千里，分爲數派，至漾貢、跋散等處而入海，距孟加拉五六千里，中間隔於孟養、阿拉干一帶之崇岡疊巘，大金沙江之水何緣飛越而過，與安治士河會流乎？此沿西人地圖之譌，指鹿爲馬，不知大金沙江與蒲蘭蒲達江原委各別，形隔勢阻，混合二水爲一水，其誤二也。又言懸渡在巴達克山西境，愛烏罕東境，恆河蓋貫二部而南經克什彌爾之東，按印度河經流克什彌爾西境，非東也。豈知懸渡乃由于闐往北印度之道，在葱嶺之東南，晉法顯從于闐進向子合國，在道二十五日，又南行四日，入葱嶺山到於麾國安居，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國，國當葱嶺之中，從此北北疑西之訛。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疑毒龍池之訛。度嶺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崖岸險絕，石壁千仞，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鑿石通路，及度七百傍梯已，躡懸絙過沙河，兩岸相去八十步，渡河便到烏萇國，是正北天竺也。北魏僧惠生從于闐歷朱駒波國，又南行入渴盤陀國界，西行六日登葱嶺山，復西行三日到鉢孟城，三日到毒龍池。自發葱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下實天半矣。渴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葱嶺已西水皆西流入西海，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九月中旬入鉢和國，十月初旬入嚴達國，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漸出葱嶺，磽确危峻，人馬僅通，鐵索懸渡，下不見底，十二月初旬入烏場國，北接葱嶺，南連天竺云云。按法顯、惠生同出一途，由于闐而南踰葱嶺以達於北印度，是以道里遠近及所經國名大略相同。竭叉即渴盤陀，於麾即朱駒波，又烏萇、烏場一也。准以地望，蓋在克什彌爾之東境，古今譯音各別耳。傍梯即偏橋棧道，懸渡即溜筒鐵索，三藏之地及滇蜀徼外，所在多有。至若唐玄奘之使西域，與元邱長春之詣雪山行在，則皆由伊犁西行，遶出葱嶺之外，經鐵門過縛芻河折南，踰大雪山以達於北印度，故未經懸渡焉。蓋程途有東西道之別，津渡有上下游之分，魏晉以前往罽賓者，多由東道出於闐，必經懸渡、傍梯之險。唐宋而後至天竺者，多由西道出疏勒，亦有鐵門、石峽之奇。邱長春《西遊記》云：初從鐵門過阿母河至印度北雪山行在，及歸，從他道過石峽，有石梁橫其上，下流甚急。賦詩有『水北鐵門猶自可，水南石峽更堪驚』之句，此水即印度河在懸渡之下游者也。石峽乃巴達克山，另一小水西北流入縛芻河，非印度河也。長春僅至雪山行宮，尚未入北印度境，無緣得渡印度河，余初亦誤，未及更正，今補注於此。《海國圖志》東西易置，上下乖舛，移懸渡於巴達克山之西，反以石梁爲其上流，其誤三也。又法顯《記》順恆水東下十八由延，南岸有瞻波大國，從此東行近五十由延，到多麾梨軒國即是海口，其說甚明。自酈氏《水經注》別引大秦一名梨軒之文，致令後人眯惑。魏氏遂移梨軒於印度河口，附會於條支瀕西海之地，尤謬之遠矣。且謂縛芻河與印度河同發源於葱嶺脊上之大龍池，西行六七百里始分爲二，縛芻河北流經圖斯泊，印度河西流經伊西洱泊，直至包社始轉而南，印度河豈有如此之迂遠哉，其誤四也。且夫五印度幅員遼闊，東至亞山、阿拉干，西至阿富汗、俾路芝，南際大海，北抵大雪山爲界，其中列國數十，大小不等，玄奘《記》敘述最詳，疆域廣狹，道里遠近，井井有條，其逾印度河至狼揭羅國，則曰自此西北至波剌斯、拂懍、西女等國，皆非印度之境也。乃魏默深則并波斯、天方、安息、條支諸國迄於地中海，概目爲西印度，其迤北一帶則巴達克山、布哈爾、機窪及哈薩克游牧諸部落，概指爲北印度，故爲夸大之詞，鋪張揚厲，是誠何心，豈知西域諸部自古皆回教，語言、文字、風俗、種族與五印度各不相同，雖罽賓、月氏境壤毘連，迭爲強弱，互相兼并，或彼或此，原無一定之界限，然不得因據其地遂并誣其名。方今五印度爲英人所踞，將英倫三島亦可目爲西印度，有是理乎？余觀西人地圖，凡繪印度全境者，西至阿富汗、俾路芝，北至大雪山而止，即《梁書》所云：從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列國數十，皆身毒也。漢唐諸史及釋氏《西域記》凡言西海者，多指印度洋，非地中海，故印度河歸西海，恆河歸東海，《水經注》所謂二水所注兩海，所納自爲東西是已。月氏即今之阿富汗，高附與甲布譯音相近，蓋順印度河而下，西南至於科曼海灣，爲西海也。若以地中海爲西海，則當云從月氏、安息以西至西海，不當云以西南，然則月氏、安息之非印度明矣。

又《恆河考下》　恆河者，安治士河也，恆之與安，華、梵譯音之異也。源流廣大，支派紛繁，經行中、東二印度，平衍膏腴，物產殷阜，列國數十，自古名城勝蹟，琳宮梵剎，號稱西天樂土，諸佛菩薩亦多托生其間，是以釋典說法動喻恆河。西北希模黎雅大山，綿亘數千里，重巒疊巘，大小溪澗數百道，滂沱南下，匯注於恆，至痕都司丹以下，地勢寬平，渠并愈多，滌洄浩瀚，廣至數里或十餘里不等，迄於東印度孟加拉會合廓爾喀、布丹、亞山

諸國之水以入於海，首尾五千餘里云。顧恆河初無正幹，來既衆派，去復歧汇，就其源之最大者而論之，凡有五水，爲北源者三，曰安治士，曰延那，曰殑伽；爲南源者二；曰幹普，曰申河；其餘旁支別派更僕難終矣。安治士亦有三源：正中曰薩罕，發源後藏阿里大雪山之陽，西南流入北印度爲威聊、一作古爾瓦勒。德列二國之分界，至好兒岕折南流入中印度，轉東南至勿鹿亞巴，約千餘里，與左右二源相合；左源曰薩利，出於米鹿，南流少東經孟波利，又東南流來會，右源曰冷庚伽，出於德列國北境，南流經慕那得巴，又東南與楞普爾、巴勒里、巴勒里城路通後藏，嘉慶十九年爲廓爾喀所據，後讓於英人。被勒摩即東女國，居大山中，界連西藏，玄奘《記》作婆羅吸摩補羅。諸城之水合而來會。三水既合，乃名安治士河。唐玄奘則以殑伽爲恆河之通稱，而於上流之安治士概冒以殑伽之名焉。恆水又東南流經康普爾，古曲女城也。玄奘《記》云：戒日王征服四鄰，雄視一時，將還曲女城，設五歲無遮大會，從數十萬衆在河南岸，揚摩羅王從數萬衆，在河北岸，分河中流水陸幷進，經九十日至曲女城。《新唐書》作茶鎛和羅城。貞觀二十三年遣右衛率府王玄策使天竺，其王發兵拒之，玄策檄召吐番、泥婆羅諸國之兵進攻茶鎛和羅城，破之。今河左爲烏得國，烏得一作烏納，廣袤二千餘里，西北毘連後藏阿里與廓爾喀，其都城曰盧恰路，降附於英，英遣巨酋司理財賦。河右爲厄納特國。又東南流與延那河相會，兩河之交有亞拉哈巴城，即厄納特國都也，居印度適中之地，號稱聖城，四方雲集，拜佛焚香，其城乃蒙古所建，甚爲堅固。此外尚有亞加拉城、抹得拉城及德希城，所謂中印度四聖城是已。延那河一曰遙奴，《西域記》阿耨達山西南有水名遙奴。法顯《記》曰捕那，法顯《記》云：又經捕那河到摩頭羅國，即抹得那城也。玄奘《記》曰閻牟那，皆一音之轉也。發源布士沙山谷中，南流二百餘里，有新拉河自西北來，新拉居萬山之中，林谷深邃，印度總帥置行館於此以避暑。合而西南流，經德列國西境折南，流入厄納特國界，至德希城左右各受一水。前明建文年間，有賽馬爾罕王諦母爾，本元駙馬塞因帖木耳之後，幷兼西域回部，遂南征五印度，據之，創國號曰大蒙古，建都於德希城，歷二百四十年莫之敢抗，其後國勢浸衰，四分五裂。乾隆二十五年，蒙古王納款於英，今其後裔猶居此城，食租衣稅，徒擁空名而已。延那河又南，經秣得拉、玄奘《記》作秣菟羅。亞加拉明正德四年蒙古王所建，今有英國兵帥駐此。二城折而東下，右受兵達河，又屈曲東南流，與西南一源幹普河相會。幹普河發源麻爾哇，一作馬盧禡。北流經新的亞、賀兒加等部，至和塔城轉東北流，右受牛者河、巴得河，左受半剌士河，又東北經吉勞里而東、而東南，與延那河會。延那河折南受新地河，又東南至候末普爾，有尼散河與北哇河合而西來入之。又東南流，有朗河自西北來，康河自西南來，幷入之。又東南受六小水，至亞拉哈巴城與恆河相會。恆水又右納敦沙河，曲曲東流至馬思普爾，折東北至丕那勒士，古波羅奈城也。城東北十里有鹿野苑精舍、佛轉法輪處。恆水又東北流與幹得河相會，幹得河一名高翁河，源出烏得國北境，南流經盧恰路城，又東南與色河合而入於恆水。而東南、而北經迦尸普爾，又東北與殑伽河相會。殑伽河一名固那河，又名岡噶江，發源後藏阿里郎噶池，東南曰馬伯家喀巴珀、譯言孔雀口也，爲阿耨達四水之一，南流經達克拉城，土名麻楚河，西南流與郎楚河相合，始名岡噶江。《一統志》：狼楚河發源岡底斯山，西流折北遶古格札什城，仍轉南，又西流至桑納蘇木多之地，與拉楚河會。又南流，經畢底城之西，折東流至達克拉斯木多北鄙，與麻楚河會。三水既合，始名岡噶江。又東南徑馬木巴柞木郎部落，至厄納特克國入南海。今按拉楚一水，乃西南流入印度河，不入岡噶江也。狼楚河亦不經桑納、畢底城等處。南流入烏得國境，又東南至烏得城，古揚摩羅國舍衛城，即波斯匿王所治也，城內人民稀曠，南門外有祇洹精舍，池流清淨，林木蔚然，佛住此最久，說法度人，經行坐處有塔表之。西南五十里有非薩巴城，玄奘《記》作室羅伐悉底。人民富庶，岡噶江從舍衛城分爲雙流，幷趨而下，有決列河及列低河自西北來入之。列低河發源廓爾喀西境，東南流經哥鹿普爾，古迦羅衛國，即白淨王故宮也。法顯《記》云：從舍衛城東南行十二由延，到迦羅衛城，釋迦太子出家修行還家見父處，故跡具存，有塔表之，國內空荒，人民稀少。又東南納小康托河，而後同會於恆水。又東至五河合口。五河者何？中爲恆水，右爲申河，左則大康托河所分出之三支，大康托河發源廓爾喀國北境雪山，大小溪澗十餘道，會合爲一流，入沙冷境，又東南析爲三支，同注於恆。五水幷匯於此焉。余按法顯《記》所稱希連河，當即今之康托河。法顯《記》云：從迦羅衛城東行十七由延到揚夷那竭城，城北雙樹閒希連河邊，爲世尊般涅（槃）（槃）處，從此東行到五河合口，世尊自般涅（槃）（槃）於河中央，分身作二分，各在一岸，俾兩國王各得半身舍利起塔。玄奘《記》所稱尼連禪河當即今之申河。元太祖征痕都司丹，遣將追可弗乂算端，及於申河而止，亦此水也。申河發源索哈支南山，西北流經邊托格，有留底河自西來入之，折而東流千餘里，會合古必河、列限河、孤伊河諸水，皆南境支流之大者，轉東北經社哈巴的部內，又東合

於恆水。自五河合口東行一由延，至帕旦那城，古巴連弗邑，是阿育王所治也。印度人言爲地之中心，從古著名之區，水陸輻湊，商賈所萃，東南百餘里爲拜哈城，所稱王舍新城是也，阿闍世王從上茆宮遷都於此。如來御世五十載，居此國最久，遺蹟甚夥。如五指山、雞足峯、耆闍窟皆在其南，正覺山、金剛座、迦耶城皆在其西，晉法顯居巴連弗邑三年，學梵書梵語，譯經寫律十有八部。自是以下爲東印度境。法顯《記》云：自此東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軒，卽是海口。唐、宋以前，東印度諸國未通中土，故不見於史，至明初孟加臘乃由海道入貢，其後亦爲蒙古所幷。乾隆年間，英吉利之公班衙侵佔其地，建立埠頭，於是卡呢格達一作甲兒古他。遂爲南洋一大都會焉，稱曰孟加拉省，所轄十有八郡。玄奘《記》中所述東印度諸國名，今無可考，蓋英人於此部多所變革，語言、文字、風俗、教化一變而爲太西矣。恆水自帕旦那東流，左右受十數枝河，經罽賓喀之哥薩河。哥薩河發源廓爾喀陽布城東，至域丹支普爾與亞郎河、忝巴河相合，東南流，經布利亞城入於恆水。又東流，至夕力告里，有麻哈拉得河東北來入之，折南流而東南，歷妙兒塔那咤斜利、磨耳士利等郡至沙達，有火輪渡船，爲通大吉嶺之鐵路。又南流，河中有大洲，廣四十里，又南經姑蘇替，亦大市埠，卽《明史》古里、瑣里國也。又東南流，蒲蘭蒲達江自東北來會，昔人指此爲大金沙江，非也。又東南經達喀與未吉剌河會，自此以下，江海之水混而爲一，從徹地缸以西，沿海千餘里，港口數十，皆恆水所洩，是謂孟加拉海灣。其水渾濁，淺深叵測，必遍置浮泡以志水道，而後操舟者不迷所向。其卡呢格達之港口，曰固支黎，一曰賀給黎，從磨耳士利郡分出，一支西南流經法國所屬市埠曰商得耳那哥，又南經丹國所屬市埠曰色林坡，皆在河之西岸，其東岸有麻利坡城，爲英國屯軍之所，又有吸水機器引至卡呢格達四十餘里，足供滿城數十萬家，用之不竭，跨河建造鐵橋，長六十丈，以通火車往來。河濱有霍威廉礮臺，圜周三里，形若蓮瓣，四面皆人字壘，重濠疊壍，內有鑄礮之局。河水折西南三百里至固支黎海口。康泰《扶南傳》：從迦那調洲西南入大灣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枝扈黎卽恆水也。余按枝扈黎乃扈枝黎之訛，與固支黎、賀給黎譯音相近耳。

又《印度河》　安治士河經流東、中二印度，印度河經流西、北二印度，中土所稱東、西兩恆河是也。自酈氏《水經注》、康泰《扶南傳》於二水源流多所混亂，佛經凡言恆河者，皆指安治士而不及印度河。《梁書》云：『天竺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曰恆水。』實則五水合一，非一源分五。又東恆河亦有五河合口，尤易相混。《衞藏志》及各家輿地圖，移阿里之拉楚河合於岡噶江，皆傳聞之訛也。中土請經求法之僧，多沿恆河至中印度，而西北地境親歷者少，惟唐玄奘自北而中、而東、而南、而西，再度此河。上流則稱新頭河，下流則稱信地河，頗得其實，與恆河絕不相蒙。蓋新頭爲上流之一源，五源既合之後，從信地國以入海，始名信地河，統稱則曰印度士也。所謂五大源者何？一曰新頭河。源出後藏阿里僧格喀巴珀、譯言獅口也。流泉二十餘道，匯合爲一，西北流至札錫岡，納心克賀河，又西北千餘里至辣達克，古嚩達國也，西爲罽賓，南爲烏萇，北爲渴盤陀，今皆幷於克什米耳。考懸渡在嚩達東南，烏萇西北。《漢書・罽賓傳》：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歷三池，盤石阪，陘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渡。晉法顯《記》云：由于闐進向子合國，南上葱嶺，有毒龍池，昔盤陀王以婆羅門咒咒之，龍乃徙去。毒龍池在阿里魯多克城西北，袤長五百餘里，今名邊京池。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崖岸險絕，石壁千仞，下爲新頭河。昔人鑿石通路，及度七百傍梯已，躡懸絙過沙河，兩岸相去八十步，渡河便到烏萇國。北魏慧生所述亦同，是爲和闐入印度之東道也。至若唐僧玄奘乃由大宛西道繞出葱嶺之外，踰鐵門渡縛芻河，過興都哥士大雪山至迦畢試國，今日喀非利司丹，在甲布之東北。又東至烏鐸迦漢（荼）〔荼〕城，南渡新頭河入迦濕彌羅國。卽克什米耳。蓋程途有東西道之分，津渡有上下游之別，相距三千餘里。他如元邱長春之詣雪山行宮，僅至巴達克山，尚未入北印度境，無緣得涉新頭，更無緣得至懸渡，乃魏默深移懸渡於巴達克山之西，反以長春所經石梁在其上流，長春《記》云：歸從他道，過石峽，有石梁橫其上，下流甚急，賦詩有「水北鐵門猶自可，水南石峽更堪驚」之句，此當是巴達克山另一小水。東西易位，上下乖舛，尤謬之遠矣。新頭河自辣達克西北流，有善旣兒、林格底二河相合之水自南來會。又西北至札來士，有洒威河自東來會。洒威河發源葱嶺毒龍池之北，南流至辣達克山外，折向西北，至札來士入於新頭河。又西北至夕卡陀，北納畢兒底司丹之水。又西北至本楚折而西南流，有基節河自西北來會。基節河有二源，右源出於亨沙，左源出於葉心，至基兒節合流，東南入於新頭河。又西南流，經邊芻

哥亞東境、亞士多爾西境，左右受數小水。自此以上爲克什米耳所屬之境，兩岸皆崇山峻嶺，急溜奔瀧，自此以下爲英吉利所佔之本若部，地勢沃衍，居民繁盛。又西南至亞叨克，乃一大市埠，英人建造火車鐵路，西抵俾石哇，東達孟加拉。有甲布河自西來會。甲布者，古高附國也，屬於大月氏，今爲阿富汗國都。其水從西南山谷中流出，遶甲布城南，東流至折剌那巴，有庫那河自北來會。庫那河二源，俱出喀非利境，南流入甲布河。又東流，至俾石哇，爲英國所轄，有邊達河自東北來會。邊達河二源，出於喀非利東境黑嶺，西南流入甲布河，疑爲《西域記》所稱達麗羅川。又東至亞叨克入於新頭河。自發源至此約千餘里，兩岸多高山，水流湍急，舟楫難通。新頭河至亞叨克以下，則水勢深廣，可駛輪船。又西南流，右受生河，生河發源好斜那，西南流，入於新頭河。左受幹丕河、幹丕河發源固冷山中，東南流，經本路從葛篤妙襪兩山峽之間流出，入於新頭河。索丕河、索丕河發源阿富汗南境，東北流五百餘里，與北來之哥末河相合，東流入於新頭河。暨斯來曼山麓諸小溪。兩傍汇港歧出，不一而足，忽分忽合，不出十里之外。東境有勒亞沙磧，廣袤三百餘里。復西南流，與四源相會，流入信地國境，是爲印度河最遠之一源也。二曰薩拉楚河。亦發源後藏阿里境內，有山曰郎干喀巴珀，譯言象口也。山之上有二池，一曰馬品木達賴淖爾，一曰郎噶淖爾，二池之水從西北流出，左右山泉數十道河同注之，西北流千餘里，至桑納出阿里境，折西南入印度界，歷幹那空、布士沙賀、社普爾等部落，至好利加，有丕士河東北來會。又西南至占普爾合於新頭河。迤南有大沙磧，廣圓數千里，然沿河兩岸皆平衍膏腴，人戶稠密。三曰拉維河。發源辣普爾北境山谷中，西南流至勞爾城，一曰那哈爾，昔塞哥王林日昇建都於此，後與英國戰爭不勝，乃將本若一部割隸於英，幅員二千里，跨印度河。五大源南以薩拉楚河爲界，英人從勞爾城沿拉維河南岸新修一鐵路，以達於信地。四曰占勞河。發源好那爾部中，北流經克什米耳東南境，折西南至慕兒丹合於拉維河。五曰志林河。發源克什米耳東南山麓，北流經色冷那格城，西合東北一水，流入一泊，復從泊西南流出，南受凹里河，北受吉善更格河，至麻撒花那折南流，轉西南合於占勞河。五源既合，流入信地國境，稱曰信地河。西南流至路得，分一支南流，經恕易普爾，至洛麻加入於叩齒澤中，其正幹則西流，折南經海地拉巴，爲信地國都城。又西南至塔塔，復分爲數派，入科曼海灣，即印度洋，或稱小西洋。《梁書》所云從月氏高附以西南至於西海，蓋指此也。

《出使日記續刻》卷九　〔光緒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記　印度北自雪山之麓南至于溫哈山，皆平陽，西人謂之印度大平原，其地兼及北、中、東、西四印度。溫哈山嶺之南，即德干，即南印度。有東、西告次兩山環抱，至南合爲一峰，名曰尼勒里山，山北即賣索爾高地。西告次山，南至考麻林海角。尼勒里山直南，有一嶺曰哥英巴都爾掰潑。「掰潑」者，譯言缺口也。印度大平原之西，甲的華地舌之土頸，有平原曰日瓜爾。其中有小山蜿蜒至助姆那江岸，劈分印度大平原爲二，東曰恆河平原，西曰印度河低地幷印度大沙漠。阿拉浮里及溫哈兩山之間，地亦高，謂之麥爾淮高地。此內地形勢也。

沿海自西北克辣溪而下，有印度河口，地形低窪，有枯樁地舌。由枯樁而下，越甲的華地舌，則有開姆盤海股，有小島曰的餘。自此至考麻林海角，即西海岸，名麻來排，有石岸。其泊舟佳口曰孟買、俄亞、名小西洋。可陣、孟甘羅。海角東北，爲蠻那海股，爲派克海峽；其北，有浦里夾湖，在麻打拉薩之北。有吉那江口；再東北，有切爾楷湖。越恆河、雅魯藏布江各口而東，則有切塔貢一地。其南過尼格來海角，即馬爾達班海股，又東南至呑納叟林。沿海之長，蓋不下四千五百英里云。

又　二十七日記　恆河、雅魯藏布江、印度河，爲印度北方三大江。較次之江有六：曰塔雍，曰耨白達，皆西流，入阿剌伯海；曰襪安耨代，曰告臺浮里，曰吉那，曰考浮里，皆東流，入孟加拉海灣；德干水利沾其大半。蓋以西告次山長而且高，視考羅蠻特爾海岸之山獨多水利；又以德干地勢東向低斜，故有東流之各江。

印度在北緯八度至三十七度之間，多熱帶之地。北方氣候八十度，南方年中中數之度更高。大抵地愈高則候益涼，南風酷熱又以海風而減，多養身之地。若昔姆拉，近色來土江之上游。若大吉嶺，在錫金。若麥哈盤爾司華，在西告次山。若烏貪開盟，在尼勒里山。西人養生者爭往焉。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印度部》　全境地勢北起雪山，南泊溫哈山，土地平曠，謂之印度大平原，兼及北、中、東、西四印度之地。大平原之西，喀地瓦地舌之間，有平原曰日瓜爾，中有山蜿蜒，至助那姆江岸，劈分大平原爲二，東曰恆河平原，西曰印度河低地並印度大沙漠。其溫哈山之南爲南印度，有東、西高次山，環抱而南，合爲一峯，曰尼勒里山。山北爲賣索爾

高地，山南有嶺，曰哥英巴都爾掛潑，溫哈及阿浮拉里兩山之間，則麻爾瓦高地也。沿海自西北克拉溪而下印度河口，爲叩齒地舌，由叩齒越喀地瓦，則爲開姆盤海股，自此至哥摩林海角，即馬拉巴西海岸，孟買埠在焉。東北由馬尼阿海股至北耳克海峽，與錫蘭隔海相對。再東北經麻打拉薩商埔至吉那江口，即科羅滿秩耳東海岸。循是復北，則爲孟加拉海灣，加爾格達，英人亞洲第一商埔也。復越恆河、雅魯藏布江而東，爲七塔港，入緬甸，南過尼格來海角，即馬爾達般海股，又東南至底尼色領而止。其大河自恆河、印度河、雅魯藏布江外，曰塔梯，曰耨白達，皆西流入阿剌伯海；曰襪安耨代，曰吉那，曰考浮里，皆東流入孟加拉海；德干沾其水利獨多，此疆域山川形勢之大略也。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〇・英領印度國一》

與亞洲大陸相隔爲希馬拉雅山先謙案：即佛書之須彌山也。喜馬、須彌一音之轉。謝《志》云：希馬拉山平均高度二萬三千英尺，最高峯曰愛佛雷斯特。矢《志》作愛佛勒斯德，辻《志》作依委列斯特，出海面二萬九千英尺，長千五百英里，廣約二百英里。山足有熱帶樹木，自七千至萬二千英尺之間無喬木，再上至萬五千英尺則止苔蘚，再上則四時冰雪，故號雪山。及他山，均甚崇峻，踰越頗難。謝《志》云：西界司拉以曼山與阿弗干分界，最高峯曰所羅們寶位，高萬千三百英尺，與備魯支分界處有帶山，曰哈拉。代干高原之東、西各有軋齒嶺，西軋齒嶺距海岸三四十英里，突起干霄，高度約三千英尺，連綿不絕，直抵革摩林角；東軋齒嶺距海較遠，高度稍遜，中多間斷。案阿弗干即阿富汗，備魯支即俾路支。革摩林，《列國》《學會》二圖作科馬林。《紀程》云：北隣西藏希瑪納雅山爲界，西接阿富汗、俾路支，以蘇米曼山爲界，東連緬甸，以巴亞給布山爲界。諸山之內坡可分爲五區：北大野，自阿剌伯海起至孟加拉灣首止，中間有印度河及恆河，又向東至勃拉曼普脫拉入亞塞爲一區；案此由西北最高地勢，順恆河流斜橫趨東南海灣。亞塞即阿薩密，有布拉馬普得拉江，蓋因地立名，布拉馬普得拉即勃拉曼普脫拉也。周《志》作勃拉昧拍脫利，《世界地理》作勃拉馬波特拉。沿北大野南之山及高原爲一區；德肯之高地爲一區；案德肯，謝《志》作代干，矢《志》作臺庚，《課程》作德干，周《志》作提根，辻《志》作兌坎，《講義》作迭康，依《圖》作鐵康。吳《志》作鐵幹，云印度大平原之高度，平均不過六百尺，此低地以南，半島地再起爲高臺，東、西格次山之兩脈，擁護鐵幹臺地。沿海之低野爲一區；矢《志》云：海岸地在嘉志嶺以外，地雖狹而肥美。東曰谷爾孟德海岸，西曰馬拉巴海岸，而谷爾孟德頗多繁盛之所。吳《志》云：海岸漸低，東曰可盧門鐵海岸，西曰馬蘭班海岸，若印度洋之水準增高六百尺。周《志》東海岸作各羅們對，西海岸曰埋拉排爾。後有加脫山以致甚狹爲一區。謝《志》云：全國天然分四大部，曰希瑪拉山部，曰恆河灌域，曰印度河灌域，曰南方代干高原，合緬甸爲五大部。地爲三大角形，其面凸凹不一，大半中央爲高原，分南北二部，南曰代干高原，出海面二千尺，向東而斜，北曰麻耳窪，向北而斜。北部東西二大原；東爲恆河灌域，土地肥美，向東南而斜，上流炎熱多雨，禽獸充牣，人不可居。中流以下廣漠無垠，皆良田也；西爲印度河沙地，向南而斜。全土股東西沿海各有一條低原，在代干高原之外，東曰哥羅曼代海岸，西曰馬拉海岸，案哥羅曼代即谷爾孟德，可羅門鐵，各羅們對，一音之轉。馬拉即馬拉巴，馬蘭班、埋拉排爾也。皆多巨都大邑。海岸長四千英里，少有出入。西岸二大灣，曰甘備，曰甲克，小灣曰孟買。南有馬那耳海腰，與西倫。其之東岸無一佳海口，西方稍多。《課程》云：地勢北倚喜馬拉雅山，自山南麓南迤，至赤道北二十二三度間，爲印度大平原。此平原爲印度北半大陸地，其南界東自孟加拉海灣之恆河口，西訖阿剌伯之印度河口，中間東西橫亘者則溫特哈山也。在那爾巴達河北。溫特哈山迤南，爲印度南半三面環海之地，名爲德干高原。其東、西海岸，有東、西高止山，原環抱如屏蔽，兩山外瀕海，皆峻削壁立，山內聯爲高原，高率中數約高於海面二千尺。蓋喜馬拉雅山西北抵印度河，東南抵雅魯藏布江，蜿蜒五千餘里。【略】其山自薩特里日河發源處分支，西迤於薩特里日河之南，恆河諸源之北，又西南落大平原，南迤過剌日不德拿，爲阿拉勿利山，山東爲恆河平原，山西爲印度河低地及大沙漠，是此山脈又分印度大平原爲二也。山又東南迤至那爾巴達河之北，轉東迤曰溫特哈山。溫特哈之北，阿拉勿利之東，其地頗高，曰馬盧穢高原，是恆河平原內又有小高原也。山至那爾巴達河發源處，轉而西南迤至哥達惟利河發源處，轉南迤傍海岸，緜亘二千餘里不絕，曰東高止山，直南盡於科馬林角，此自喜馬拉雅山南分一大支蟠亘於恆河與印度河之間者。此大支山自那爾巴達河發源處西南迤以來，復分無數小支，東南迤於馬呼努的河、哥達惟利河、奇斯得那河、本瑙河、加惟利河諸水之間，均東至海濱，復隆起，南北相望，遂成東高止長山與西高止幷峙，二高止中間接續之脈，亦聯而爲德干高原。辻《志》云：分喜馬拉亞地方、見上。印度平源、兌坎高原，合緬甸地方爲四部。印度平原在幹節司，案一作乾吉思，即恆河。印度二河間，平原萬里，茫茫無際。兌坎高原在其南隅，山脈相連，土地高峻。緬甸地方位其東隅，土地平坦。案以上與雷《志》分區不同，今備載之。樋《志》云：印度大河三：曰干基司。一作甘幾士，一作梗其斯，即恆河。出希馬拉亞山中，南流千五百英里，經阿哈拉巴、比那利司、即班拿勒斯。巴德那即巴德拿。三大市府，與雅魯藏布河合注孟加拉灣。其支流最大者爲朱納河；一作渠那，一作朱木拿，一作敖母那，一作閻那。曰雅魯藏布。即布剌馬浦特剌。出希馬拉亞山峽，入印度東北隅阿薩密地，西流至孟加拉，會干基斯河入海；曰印度河。出西

藏，經希馬拉亞山峽入克什米爾，南流入阿拉伯海。其合於印度河支流之大者，在右岸爲喀布爾河，一作加普爾，一作嘎（希）〔布〕勒。自阿富汗之喀布爾流出，至丕沙瓦一作亞德各。與印度河會；其左岸支流爲本若河。陳炳煥云：本若上二大流，一爲薩特里日，即撒特列齒，一爲析納布，合入印度河。此三大河外，有西流入阿拉伯海者，那布達、一作尼爾巴達。塔布的一作塔普德。二河皆自馬爾窪、德干二高原間流出，注喀比灣。一作康木拜灣。東流入孟加拉灣者，馬哈那第、一作馬呼努的。戈達斐利、一作哥達惟利，一作古特佛立。克立什那、一作奇斯得那，一作棄斯德那。靠福黎一作加惟利。四河，皆出西郭芝山，郭芝，一作嘉志，一作格次，一作軋齒，一作高止，一作角趾。灌科羅滿待耳沿岸田地而入海。黃《記》云：印度凡三大水，西印度河，東蒲蘭蒲達江，而橫河貫其中，自西北而東南支派甚多。番名安治士河，一作安額或作殑伽，佛經凡言恆河皆指此水。中土人稱印度河爲西恆河，安治士爲東恆河，實則恆者安之譯音也。印度河或譯作新頭河，一作信地河，無恆河之名。《水經注》及康泰《扶南傳》於二水源流往往混亂，蓋皆得之僧流，傳聞異詞，展轉繙譯，莫道其詳。《海國圖考》誤以安治士河與印度河同源，至中印度以下乃分二流，不知印度河有五大源，皆西南流匯而入海；安治士河有三大源，皆東南流匯而入海。中隔千餘里沙磧，尚有數小水自北而南伏流兩無所歸者，且沙磧地高，水勢滲泄，安治士河之水何緣飛越與印度河同流？其誤一也。又謂安治士河之下流與大金沙江會而入海，是以亞桑之蒲蘭達江爲緬甸之大金沙江。豈知大金沙江之上源即西藏之雅魯藏布江，東南流入緬境，經阿瓦都城再南流數千里，分數派至漾黃、跋散等處而入海，距孟加拉五六千里，中隔孟養、阿拉干一帶山嶺，大金沙江何緣飛越而過與安治士河會流？其誤二也。又言懸度在巴達克山西境，愛烏罕東境，恆河貫二境而南經克什米爾之東，不知懸度乃由于闐往北印度之道，在葱嶺之東南，法顯、惠生同出一途，由于闐而南踰葱嶺以達北印度，是以道里遠近，所經國名略同，所記竭叉即渴盤陀，於麾即朱駒波，又烏萇、烏場一也，準以地望，蓋在克什米爾之東境，傍梯即偏橋棧道，懸度即溜筒鐵索，三藏之地及滇、蜀徼外，所在多有，至玄奘之使西域，邱長春之詣雪山行在，皆由伊犁西行，繞出西嶺外，經鐵門，過縛芻河，折南踰大雪山達北印度，故未經懸度。蓋程途有東西道之別，津渡有上下流之分。魏、晉以前，往罽賓者多由東道出于闐，必經懸度，傍梯之險。唐、宋而後，至天竺者多由西道出疏勒，亦有鐵門、石峽之奇。魏氏東西易置，上下乖舛，移印度於巴達克山之西，其誤三也。又法顯《記》順恆水東下十八由延，南岸有瞻波大國，從此東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軒國，即是海口，其說甚明。自酈《注》別引大秦一名，梨軒之文，致後人迷惑，魏氏因移梨軒於印度河口，附會於條支瀕西海之地，尤謬甚矣。且謂印度、縛芻同發源葱嶺脊上大龍池，西行六七百里分爲二。縛芻河北流經圖斯泊，印度河西流經伊西洱泊，直至包社始轉而南，印度河豈有如是之迂遠哉？其誤四也。五印度東至亞桑、阿拉干、西至阿富汗、俾路支，南際大海，北抵雪山爲界，玄奘《記》敘述最詳，其逾印度河至狼揭羅國，則曰西北至波剌斯、拂懍、西女等國，皆非印度之境也。魏氏幷波斯、天方、安息、條支諸國迄地中海，概目爲西印度，其迤北一帶巴達克山、布哈爾、機窪、哈薩克諸部，概指爲北印度，故爲夸大，是誠何心？余觀西人地圖，凡繪印度全境者，西至阿富汗、俾路支，北大雪山而止。《梁書》所云：『從月氏、高附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列國數十，皆身毒也。』《漢書》諸史及釋氏《西域記》凡言西海皆指印度洋，非地中海，故印度河歸西海，恆河歸東海，《水經注》所謂二水所注，兩海所納，自爲東西是也。月氏即今阿富汗，高附與甲布諱音相近，蓋順印度河而下，西南至科曼海灣爲西海也，若以地中海爲西海，則當云從月氏、安息至西海，不當云從月氏、高附以西南，然則月氏、安息之非印度明矣。其國大半在溫帶之內，先摩拉高於海面七千四十八英尺，熱度中數五十五度，極寒四十一度，極暑六十七度。每年雨水中數常隨印度洋之中數爲轉移，中數四十二英寸，東岸及山間爲最多。辻《志》云：北境氣候清爽可人，南屬熱帶，炎熱如燬，六月、九月霖雨連旬，多水患。

疆域政區

《後漢書・西域傳論》 論曰：【略】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李賢注引《天竺國記》云：『中天竺人殷樂無戶籍，耕王地者輸地利。又其土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種田無時節。』

《宋書・夷蠻傳・天竺迦毗黎國》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曰：【略】臣之所住，名迦毗河，東際於海，其城四邊，悉紫紺石，首羅天護，令國安隱。國王相承，未嘗斷絕，國中人民，率皆修善，諸國來集，共遵道法，諸寺舍子，皆七寶形像，衆妙供具，如先王法。臣自修檢，不犯道禁，臣名月愛，棄世王種。

《魏書・西域傳・南天竺國》 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有伏醜城，周市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東三百里有拔賴城，城中出黃金、白眞檀、石蜜、蒲萄。土宜五穀。世宗時，其國王波羅化遣使獻駿馬、金、

銀，自此每使朝貢。

《梁書・諸夷傳・中天竺國》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身毒即天竺，蓋傳譯音字不同，其實一也。從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海，東至槃越，列國數十，每國置王，其名雖異，皆身毒也。漢時羈屬月支，其俗土著與月支同，而卑濕暑熱，民弱畏戰，弱於月支。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崐崙，分爲五江，總名曰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如水精。土出犀、象、貂、鼠、璅瑁、火齊、金、銀、鐵、金鏤織成金皮罽、細摩白疊、好裘、氈毳。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別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穀之重沓也。其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蘇合是合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採蘇合，先笮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鬱金獨出罽賓國，華色正黃而細，與芙蓉華裹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香槁，乃糞去之，賈人從寺中徵雇，以轉賣與佗國也。

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賈，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論乃徑還本國。漢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遂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魏、晉世絕，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物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即呼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匹報旃，遣物等還，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民敦厖，土地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於渠塹，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奇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也。』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曰：『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國土，猶如化城。宮殿莊飾，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大王出遊，四兵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國中臣民，循行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悲羣生，無所遺棄。常修淨戒，式遵不及，無上法船，沉溺以濟。百官恪庶，受樂無恐。諸天護持，萬神侍從，天魔降服，莫不歸仰。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於彼震旦，最爲殊勝。臣之所住國土，首羅天守護，令國安樂。王王相承，未曾斷絕。國中皆七寶形像，衆妙莊嚴，臣自脩檢，如化王法。臣名屈多，奕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平。今以此國羣臣民庶，山川珍重，一切歸屬，五體投地，歸誠大王。使人竺達多由來忠信，是故今遣。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國，王之法令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信返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敕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返，所白如允，願加採納。今奉獻琉璃唾壺、雜香、古貝等物。』

《南史・夷貊傳上・天竺迦毗黎國》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珍並爲建威將軍。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孝武孝建二年，斤陁利國王釋婆羅那隣陁遣長史竺留陁及多獻金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元年，婆黎國遣使貢獻。凡此諸國皆事佛道。

又《中天竺國》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即天竺也。從月支、高附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列國數十，每國置王，其名雖異，皆身毒也。漢時羈屬月支。其俗土著與月支同，而卑濕暑熱，人畏戰，弱於月支。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如水精。土出犀、象、貂鼠、璅瑁、火齊、金銀銅鐵、金鏤織成金罽、細靡白疊、好裘、氈毳。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曜，別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穀之重沓也。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蘇合是合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蘇合，先笮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鬱金獨出罽賓國，華色正黃而細，與芙蓉

華裏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槁乃糞去之，賈人以轉賣與他國也。

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賈往往至扶南、日南、交阯。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阯，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論方土風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乃徑還本國也。

漢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遂絕。至桓帝延熹三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魏、晉世絕，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勿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乎！』即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疋報旃，勿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敦龐，土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於渠塹，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鐫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鍾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器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

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瑠璃唾壺、雜香、古貝等物。

《北史·西域傳·南天竺國》 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有伏醜城，周匝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東三百里有拔賴城，城中出黃金、白眞檀、石蜜、薄桃，土宜五穀。

宣武時，其國王婆羅化遣使獻駿馬、金、銀。自此，每使朝貢。

《大唐西域記·印度總述》 若其封疆之域，可得而言。五印度之境，周九萬餘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形如半月。畫野區分，七十餘國。

《釋迦方誌·遺跡篇》 其五印度之境，周帀五萬餘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如半月也。七十餘國，同一王命。

《往五天竺國傳》 即從中天國南行三箇餘月，至南天竺國王所住。王有八百頭象。境土極寬，南至南海，東至東海，西至西海，北至中天、西天、東天等國接界。衣着飲食人風，與中天相似，唯言音稍別。土地熱於中天。土地所出，氎布、象、水牛、黃牛。亦少有羊，無馳騾、驢等。有稻田，無黍粟等。至於綿絹之屬，五天惣無。

又 又從南天北行兩月，至西天國王住城。此西天王亦有六百頭象。土地所出，氎布及銀、象、馬、羊、牛。多出大小二麥及諸荳等，稻穀全少。食多餅麨乳酪、蘇油。市買用銀錢、氎布之屬。王及首領、百姓等，極敬信三寶。足寺足僧，大小乘俱行。土地甚寬，西至西海。國人多善唱歌，餘四天國不如此國。又無枷棒牢獄形戮等事。見今被大實來侵，半國已損。又五天法，出外去者，不將糧食，到處即便乞得食也。唯王首領等出，自賫糗，不食百姓祗糉。

《蠻書》卷一〇 據佛經，舍利城，中天竺國也。近城有沙山，不生草木。《恆河經》云沙山中過。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二·天竺》 四至：去長安九千八百里，都護理所二千八百里，南與蔥嶺相連，北與烏孫接。

《異域志·東印度國》 人性強獷，好殺伐，以戰死爲吉利，以善終爲不祥。昔周伯陽父惡其兇殺，化之，見《周書》。至周莊王九年四月八日，恆星不見，星隕如雨，是夜，釋氏生，能修性宗教，國人宗之，稱名曰佛。蓋佛者如中國稱神，彼皆稱佛。漢明帝時，其法流入中國，晉明帝時，其法大行。

《三才圖會·人物·東印度國》 東印度國係西番人，性強獷，好殺伐，以戰死爲吉利，以善終爲不祥。至應天府，馬行五個月。

《咸賓錄·西夷志·天竺》 天竺一名身毒，大國也。地方三萬餘里，分中、東、南、西、北五天竺國，即所謂五印度也。國各有王，地各數千里。東印度與扶南、占城鄰，但隔小海爾。南印度際大海。西印度與罽賓、波斯接，北距雪山，四面皆山，惟南通一谷爲國門。其中印度則據四印度之中，有別城數十，皆置長。別國數十，置王。曰舍衛；曰伽尸，即波羅奈也；曰伽毗黎；曰蘇摩黎；曰斤陀利；曰摩伽陀；曰婆羅門；曰婆黎等國，皆屬中天竺者。而四天竺亦各有屬國數十，難以盡紀矣。

《瀛環志略·亞細亞·五印度》 英人於沿海立藩部三：曰孟加拉，曰麻打拉薩，曰孟買。內地立藩部一，曰亞加拉。

余嘗見米利堅人所刊地圖，五印度共二十餘國，在東者曰孟加拉，曰麥哈爾，曰尼泊爾，曰阿力色，在北者曰克什米爾，曰勒懷，曰威聊，曰烏訥，

曰聶離，在中者曰阿爾各拉，曰阿拉哈板特，曰工窪納，曰馬爾窪，在南者曰甘勒士，曰彌勒爾，曰海特爾拉蠻，曰麻打拉薩，曰噶納的，曰孟買，在西者曰爾勒士布他拉，曰阿布爾信。據米人雅裨理云，此係五印度舊部落之名，自英吉利據印度後，有分析，有改革，與此圖不同，後見英人所刻五印度圖，與米利堅圖全不同，地名繁簡亦異，地既屬英，當就英圖立說，附米圖於後，以資考核。

又　阿薩密，一作阿三，又作亞桑，又名徹地缸。在孟加拉之東北，緬甸之西北，前藏之東南，距雲南邊徼不遠，西北與布魯克巴相連。東西約一千一百里，南北約五百里。北面高山綿亙，迤南平衍膏腴，雅魯藏布江由兩藏來，折而南下，經此土西行，入孟加拉。地本土夷部落，俗崇佛教，英人既取孟加拉，溯藏江漸拓而東，遂據其地，立爲別部，會城曰若爾合德。其土宜茶，近年英人試種，每歲得二十餘萬觔，性寒劣，飲之多作泄。阿薩密不在五印度界內，因英人由東印度跨割與孟加拉藩部相連，故附記於此。

又　亞加拉，米《圖》作亞爾各拉，又名額納特珂克。在五印度東西適中之地，元時，蒙古初據印度全土，以此爲都城，所謂中印度也。殿閣宏整，百官之署畢具，城內有塔，陟其頂，可周視九十里。城外有蒙古故王塚，亦作塔形，週圍數十丈，工作極奇麗。城四面築礮臺，俱扼形勝。民皆回回，不崇佛教。舊時本大都會，自蒙古衰廢，荒殘久矣，近年生聚漸繁，貿易復盛。道光十三年，英人於其地立藩部，稱爲地內省，轄四部：東南曰阿拉哈巴，即米《圖》之阿拉哈板特。迤北曰德列，即米《圖》之聶離。極北曰古爾瓦勒，即米《圖》之威聊。迤西曰亞日迷爾。一作亞北得希。亞日迷爾本回回大部。明嘉靖五年，撒馬兒罕蒙古別部。即莫卧爾。取其地立國，歷二百三十餘年。當其盛時，印度諸國皆入貢，後權臣專政，四鄰內侵，國王孱弱，不能自立，乾隆二十五年求援於英，英師未至，王已爲敵所虜，矐其目，使自尋導者，以爲笑樂。英人以勁兵破敵，乃免，然從此地歸英轄，王僅居宮殿，食俸糈，足以養其宗族而已。

按五印度別國埔頭尚有數處：屬佛郎西者，本地治里之外，曰加黎架爾，在加爾那的部內。曰牙那安，在北西爾加耳部內。曰商德爾那哥耳，在孟加拉部內。曰馬黑。在馬拉巴爾部內。屬葡萄牙者，疴襪之外，曰達蒙，在古塞拉德部內。曰的玉，曰奔達，曰加那哥納，曰比這靈，曰薩達利，曰比爾凝，曰阿斯德拉加爾，曰巴黎，曰英巴爾巴升，曰順達拉瓦的，曰加哥剌。皆海濱小聚落。屬嘯國者，曰西林不爾，在孟加拉部內。曰達郎給巴爾，在加爾那的部內。大約不過一城一邑，或海濱一廛，藉以僑寓客商，居積財貨，非裂其壤土而有之也，則亦不足著錄矣。

又　五印度中東南諸國。大半爲英所夷滅。分隸四部，尚有十餘國納款稱藩僅存故號者，英人各派大酋駐札，代理國政。德干又名尼桑。一作尼散，米《圖》作海特爾拉蠻，乃其都城之名。又米《圖》之彌勒爾係其屬部。在南印度腹地，幅員之廣爲中南諸部之最，國無政而好戰，民多怨畔，四鄰幷侵，英人助以兵力乃免於亡，遂降於英爲屬國。其地天氣炎熱，物產豐饒，風俗邪淫最甚。地分五部：曰海德拉巴，米《圖》作海特爾拉蠻。其都城也，曰比德爾，曰比拉爾，米《圖》作彌勒爾。曰亞瓦郎加巴，曰北乍不爾。那哥不爾，一作納不邦。在德干之東北，幅員半之，素以盜刦爲俗，飛騎四出，剽掠諸鄰，英人力征，降之，今爲屬國。其都城與國同名，所屬通商之地：曰罷架爾，曰郎德各，曰昭布爾，曰拉登不爾，曰馬合罷，曰列不爾，曰古達，曰威拉合爾。剌日不德，即米《圖》之爾勒士布他拉。又名澳地，在西印度，幅員遼闊，西境沙磧居多，東境土田最沃，江河足資灌溉。舊本大國，夙稱富饒，以力不敵而降英。地分九部：曰日宜不爾，曰哥達，曰奔的，曰疴代不爾，曰入德不爾，曰當克，曰日薩爾迷耳，曰比加尼爾，曰巴的。賣索爾，一作買素，又作邁蘇耳，即米《圖》之買若爾。在南印度南界，素稱強國，地多沃土，農功甚力，其王好戰，侵伐四鄰，連年不息，英人力戰取其地，散其兵，乃降爲屬國。都城與國同名，所屬通商之地：曰邦加羅爾，曰幾那巴登，曰幾德爾德拉克，曰賽拉，曰哥剌爾。烏德，米《圖》作烏訥，西藏稱爲盆烏子在東印度北境，與尼泊爾爲鄰，力不敵英，降爲屬國。都城曰盧各腦，所屬通商之地：曰非薩巴爾，曰幾拉巴，曰巴來支，曰丹達。西林德，在北印度隆德勒至河之左，本塞哥國左部，降於英爲屬國。地分四部，各有酋長：曰巴的亞拉，曰達內薩爾，曰拉的亞納，曰翁巴拉。邦德爾干、波保爾、曷爾加那，皆中西印度小國，與新的亞犬牙相錯，孱弱不能自立，降附於英。曰瓜爾，又名古宜加瓦爾，在西印度西南隅，三面懸海，素以寇掠爲俗，印度人稱爲賊渠，爲強敵所迫降於英，都城曰巴羅達。一作巴羅他。薩達拉，英之屬國，在德干之西南。都城同國名，所屬通商之地：曰馬合比里昔爾，曰美黎至，曰般德

爾不耳，曰合達尼。達拉王哥爾，亦英屬國，在南印度極西南海角。都城曰的里彎德稜，所屬通商之地：曰達拉王哥爾，曰波爾架，曰固蘭，曰安任加。

又　此外中西印度尚有數小部，皆屬於英。按印度中東南諸部，皆已屬英，內德干等十餘部，因納土歸降，未夷九縣，然各國皆有英酋駐札，代理國政，名號空存，塊然守府，介於若存若亡之間，亦終歸於絕滅而已。

又　新的亞一作新地亞。在中印度，地形曲折迴環，與英人屬部、屬藩交錯，素以剽掠爲俗，飛騎出沒，屢與英人搆兵。地分三部，各有酋長，不相統屬：曰亞加拉，亞加拉舊都已爲英屬，此蓋其西南部落。首城名瓜利爾，其王都也；曰干德宜至，首城名不郎不爾；曰馬盧襪，即米《圖》之馬爾窪，一作馬剌他，其都城已爲英屬，此蓋其東北部落。首城名荷日音。馬盧襪爲鴉片總聚之地，每年運出二萬餘箱。

《海國圖志・西南洋・五印度總述上》　彌那幅員九萬六千方里，戶口一千萬名。歐尼幅員二萬方里，戶口三百萬名。薩達臘幅員一萬四千方里，戶口百五十〔萬〕名。特臘彎戈果眞幅員八千方里，戶口一百萬名。那治勃幅員二十八萬三千方里，戶口千六百五十萬名。西倫島幅員二萬四千六百六十方里，戶口百萬名。俱英吉利統轄，而各部頭目則由部民公舉。

尙有新低阿，幅員四萬方里，戶口四百萬名；魯斯幅員五萬方里，戶口三百萬名。所屬加斯彌野，幅員一萬方里，戶口百萬名。尼保爾，幅員五萬三千方里，戶口二百萬名。新尼卽茅爾旦，幅員二萬二千方里，戶口百萬名。此皆自主之部落，不屬英國所轄。

又　〔《每月統紀傳》〕塔喇瓦府，每年納餉七十萬員，昔屬瑪哈喇塔國。其國本有大權勢，因與回回戰鬥不息，而後衰敗，民遂任意作亂，諸侯操權，戰鬥爲務。自王達於庶民，俱劫奪爲業。婆羅門僧狡獪巧捷，煽惑民人，恐嚇取財。既貯藏銀，王卽革頂，奪其不義之利。嘉慶二十年間，瑪哈喇塔王攻孟買，肆焚掠，與英軍交鋒。瑪哈喇塔兵敗走，諸侯皆服，百姓甘順。自從英人操權，匪徒安分，其王除位而安享空祿。

乾底（土）〔士〕府，屬省治不久。其郡係盜藪，農廢田荒，獨守堡臺，土人只捕野獸，故甚猛烈，捐軀而戰，風俗甚蠻。且不守婆羅門教，乃供奉污鬼塑偶，近於禽獸。

君乾，分作南北兩府，皆豐腴地，出米、糖等貨。亞美塔拔府先爲回回之國，徵斂朘削，百姓盡窮。後已復興。惟嘉慶二十四年，遭地震敗廢。該喇府之土人崇婆羅門邪教，常殺怨敵以獻神贖罪。英國律例嚴禁，然作亂不已，當用軍防範。

又　布羅者府，陸海地方，久歸英國掌管。

北方各府，其名吉斯喇地方，居民皆印度國之土人。俗尙火葬，婦與夫屍同燒，嬖妾爭先蹈焰。貴家恐養女辱門，輒殺之，無惻隱之心。而婆羅門僧亦無警醒之言，反礪磨愚民，行溺女之罪。近日英國嚴禁此弊。以上原本無，皆今補。

五印度，東界西藏、緬甸，西南界海，北界韃靼里。近日東、南、中三印度皆屬英吉利，其自主之國惟西、北二印度耳。

孟阿臘、孟買、曼達那薩，均濱海大市埠。以下又原本。

又　麻哈，東印度部落，東界孟阿臘，西界阿臘哈墨，北界尼保爾，南界尼路阿那。領小部落十。俗奉墨那敏佛教。而〔尼〕〔巴〕達那出產鴉片，曰黑土，又曰公班。

尼路阿那，東印度部落，東界麻哈、孟阿臘，西界彌里阿，南界那特蘭，北界阿臘哈墨。領小部落三十。俗奉墨那敏佛教。

阿蘭牙墨，南印度部落，東界彌那，南界靡渣布，西界海，北界堪力市。領小部落九。俗奉墨那敏佛教。《海錄》謂居斯土者爲巴史種類，顏色稍皙，卽今來粵貿易之白頭夷也。家居溫厚，人習商賈。所屬孟買，爲麻爾窪鴉片出口之埠頭。

厘加那特，南印度部落，東、南俱界海，北界麻臘耦，西界特臘彎戈。在孟阿臘西少南，陸行二十餘日，水路順風五六日。領小部落二十有一。俗奉墨那敏佛教。《海錄》謂之曼達喇薩。居斯土者爲雪那里種類。出產鴉片，一曰金花紅，一曰油紅，以金花紅爲最。

阿那哈默，南印度部落，東界麻哈，西界麻爾窪，南界尼路阿那，北界歐尼。領小部落十有二。俗奉墨那敏佛教，產鴉片曰黑土，遜于巴達那。

麻爾窪，南印度部落，東界阿臘哈墨，西界吾治瀝，南界堪力市，北界臘赤布達那。領小部落十有二。俗奉墨那敏佛教。產鴉片，中國謂之白皮。

吾治瀝，南印度部落，東界麻爾窪，西界刮治，南界海，北界臘赤布撻

那。領小部落十有六。俗奉墨那敏佛教。

特那彎戈，南印度部落，東界厘加那特，西界海，南界海，北界果眞。領小部落二。俗奉墨那敏佛教。

又　彌那，南印度部落，東界尼路阿那，西界阿蘭牙墨，南界海里那墨，北界摩那。領小部落六。俗奉墨那敏佛教。

歐尼，南印度部落，東界麻哈，西界阿尼那，南界阿那哈默，北界尼保爾。領小部落六。俗奉墨那敏佛教。

又　靡渣部，南印度部落，東界海里那墨，南界麻疏，西界海，北界阿蘭牙墨。領小部落十有五。俗奉墨那敏佛教。

麻疏，南印度部落，東界麻那耦，南界歌壬麻都，西界加那臘，北界麻臘耦。領小部落十。俗奉墨那敏佛教。

馬拉他，南印度部落，東界歌壬麻都，西界海，南界果眞，北界加那臘。領小部落四。俗奉墨那敏佛教。產鴉片。

又　臘和爾，中印度部落，東、北俱界西藏，南界特爾希，西界牙爾士丹。領小部落十有五。俗奉墨那敏佛教。

俄爾窪，中印度部落，東界西藏，西界特爾希，南界尼保爾，北界西藏。領小部落二。俗奉墨那敏佛教。

特爾希，中印度部落，東界俄爾窪，西界臘赤布達那，南界阿厄臘，北界臘和爾。領小部落十。俗奉墨那敏佛教。

臘赤布達那，南印度部落，東界阿厄臘，西界茅爾旦，南界麻爾窪，北界臘和爾。領小部落十有八。俗奉墨那敏佛教。

茅爾旦，卽新地，南印度部落，東界臘赤布達那。西界麻凝士丹，北界臘和爾。領小部落七。俗奉墨那敏佛教。

刮治，南印度部落，東界吾治瀝，西界海，南界海，北界茅爾旦。領小部落四。俗奉墨那敏佛教。

阿厄臘，南印度部落，東界歐尼，南界阿臘哈墨，西界臘赤布達那，北界特爾希。領小部落五。俗奉墨那敏佛教。

尼保爾，中印度部落，東界西藏，西界俄爾窪，南界孟阿臘，北界西藏。領小部落四。俗奉墨那敏佛教。

阿里沙，東印度部落，東界孟阿臘，南界海，西界特蘭沙加爾司，北界尼路阿那。領小部落五。俗奉墨那敏佛教。

特蘭沙加爾司，東印度部落，東界阿里沙，西界麻那耦，南界海，北界尼路阿那。領小部落十有二。俗奉墨那敏佛教。

海里臘墨，東印度部落，東界尼路阿那，西界靡札布，南界麻那耦，北界彌那。領小部落六。俗奉墨那敏佛教。

靡臘，東印度部落，東界尼路阿那，南界彌那，西北界堪力市。領小部落三。俗奉墨那敏佛教。

堪力市，東印度部落，東界尼路阿那，南界摩臘，西界吾治瀝，北界麻爾窪。領小部落三。俗奉墨那敏佛教。

麻那耦，南印度部落，東界特蘭沙加爾司，西界麻疏，南界里加那特，北界海里那墨。領小部落五。俗奉墨那敏佛教。

加那臘，南印度部落，東界麻疏，南界馬拉他，西界海，北界靡查布。領小部落五。俗奉墨那敏佛教。

歌壬麻都，南印度部落，東界西林，西界馬拉他，南界里加那特，北界麻疏。領小部落一。俗奉墨那敏佛教。

又　〔《萬國地理全圖集》〕又曰：印度各國貢於英吉利者，一曰尼散國，在印度內地，廣袤方圓二十八萬八千方里，居民一千〔萬〕丁。其地山峰不高，天暑物阜。國王好戰，募兵與鄰國結釁。兄弟離散，四方讎敵幷起。英人助之，始免亡失。王交接匪類，近習嬖幸。英國始派大臣駐都理國，所有軍士皆歸英國將弁督率彈壓。都城最大，居民二十萬丁。國衆淫邪無度，王常避宮不出。

一曰納不邦者，廣袤方圓二十一萬方里，居民三百四十七萬丁。古王以剽掠鄰邦爲生，往往犯英藩屬，是以伐其王，別遣大臣代辦國事。

一曰澳地，廣袤方圓六萬方里，居民三百萬丁。田地甚豐，江河灌溉。土民健強好鬥，恆結釁隙，近招英官辦事。其王甚富，府庫充滿，賴英大臣代理國政，故百姓樂業。

一曰巴羅他，乃賊魁之國。本地暨破報兩國，因鄰敵逼迫，幷無攻戰之法，故招英官而服其權。

一曰買素，在印度南方，廣袤方圓八萬一千方里。古時農務甚興，但王好戰，連年英官效死力戰，全取其地。而此外別有列國小邦，如中國之諸侯，

皆以英爲其地主，隨時進貢，而拜其大臣，如辦政之宰相。

又〔印度自主各國〕一曰新地亞，地廣袤方圓一十二萬方里，居民四百萬丁。國雖廣大，然諸侯甚多，各係自主，好擄掠攻擊，爲英軍力戰擊退。只待機會，再可征伐。土產鴉片，每年運出二萬餘箱，銷賣四方。其都稱曰烏忽，多有古蹟。

又 英吉利在印度國權力勢重，始係商賈結夥爲公班衙，其貿易人等到印度沿海各口，建立商館買賣，因土君力索磨難，必須防範，是以操演軍法，逐一過人，百擊百勝。雖本國距印度幾萬里，能遙制之也。所養騎、步、炮手各等兵共計三十萬，其中僅十分之一爲英人。恆布眞教，勸人棄菩薩而崇拜眞主上帝。又引導各民悅服救世主耶穌，故上帝增廣其土地而豎其國家矣。

又《五印度總述下》〔《地理備考》〕通國之地約分爲三：一屬於別國管轄，一不屬於別國管轄，一進貢於英吉利國。自是天主教大興。

其一分內建四國：一名新的亞，一名塞哥，一名信地，一名尼巴爾。

其新的亞國在印度之中，東西南北四至，皆英國兼攝之地。土地版圖不相聯絡，錯落別國疆域之中。統計地面積方約有四萬一千三百餘里，烟戶四百萬口。通國分爲三方：一名亞加拉，首城瓜利爾，乃國都也，建於平原之中，屋宇峻麗，人烟稠密，百貨駢集；一名〔于〕〔干〕德宜至；一名馬盧襪。

又 其一分內建十二國：一名烏德，一名德干，一名那哥布爾，一名曷爾加耳，一名賣索耳，一名日瓜爾，一名剌日布德，一名西林德，一名邦德爾干，一名波保爾，一名薩達拉，一名達拉王哥爾。

其烏德國在印度之北，東界巴阿爾，西界德列暨亞加拉，南界亞拉合巴爾德，北界呢巴爾國。長約九百里，寬約三百五十里，地面積方約二萬三千三百三十里，烟戶三百萬餘口。朝綱王位歷代相傳。首城名盧各腦，乃本國都也，建於高翁的河岸。其通商衝繁之地，一名非薩巴爾，一名幾拉巴，一名巴來支，一名丹達。

其德干國又名尼桑，在印度之南，東界那哥布爾國，西界薩達拉國，南界加爾那德部，北界馬爾襪部。長約三千七百五十里，寬約三千三百里。至於朝綱，王位歷代相傳。通國分爲五部：一名海德拉巴，乃本國都也；一名比德爾；一名北拉爾；一名亞瓦，卽加巴，一名北乍布爾。

其那哥布爾國在印度西南，東界阿利薩部，西界尼桑國，南界西爾加部，北界亞拉把部。國境長約一千五百里，寬約一千里，地面積方約八萬里，烟戶二百四十七萬口。王位歷代相傳。首城亦名那哥布爾，乃本國都也。其通商衝繁之地，一名霸架爾，一名郎德各，一名昭布爾，一名拉登布爾，一名馬合罷，一名列布爾，一名古達，一名威拉合爾。

其曷爾加耳國在印度之西，東界新的亞國，西界古薩拉的部，南界干的是部，北界剌日布德國。地面積方約一萬五千里，烟戶一百二十萬口。王位歷代相傳。首郡亦名曷爾加耳，乃本國都也。

其賣索爾國在印度之南，東南二方界加爾那德部，西界加那剌部，北界貝查布爾部。長約七百五十里，寬約六百里，地面積方約四萬五千里，烟戶二百二十七萬口。王位歷代相傳。首郡亦名賣索爾，乃國都也。其通商衝繁之地，一名邦加羅爾，一名幾那巴登，一名幾德拉克，一名賽拉，一名哥剌爾。

其日瓜爾國又名古宜加瓦爾，在印度之西，東界亞美大巴府，西南北三方皆界疴曼海灣。長約五百五十里，寬約四百餘里，地面積方約二萬三千五百里，烟戶二百萬口。王位歷代相傳，首郡名巴羅達，乃本國都也。

其剌日布德國在印度西北，東界亞哥拉部，西界阿付干國，南界古斯拉德部，北界塞哥國。長約一千二百六十里，寬約七百二十里，地面積方約九萬里，烟戶三百餘萬口。侯位相傳，各分部落。通國分爲九部：一名日宜布爾；一名哥達；一名奔的；一名柯代布爾；一名入德布爾；一名當克；一名日薩迷耳，內有諸酋分部；一名比加尼爾；一名巴的，內有諸酋分部。

其西林德國，卽薩德勒至河左之塞哥國也。在印度之北，東界德列部，西、北界塞哥國，南界剌日布德國。長約八百餘里，寬約四百里，地面積方約三萬餘里。至於朝綱，諸酋統轄，各分部落。首郡一名巴的亞拉，一名達內薩爾，一名拉的亞納，一名翁巴拉。

其邦德爾干國在印度之中，東界烏德國，西界新的亞國，南界亞拉合巴部，北界德列部。長約六百里，寬約五百餘里，地面積方約三萬里。諸酋統轄，各分部落。首郡一名札德爾布，一名某，一名布那。

其波保爾國在印度之中，東、南界亞拉合巴部，西、北界新的亞國，長寬皆約三百里，地面積方約九千里。至于朝綱，王位臨御。首郡亦名波保爾，

乃本國都也。

其薩達拉國在印度之西，周圍四方，皆英國屬地北惹布爾部包括，長約五百里，寬約四百里，地面積方約一萬餘里。王位臨御。首郡亦名薩達拉，乃國都也。其通商衝繁之地，一名馬合比里昔爾，一名美黎至，一名般德爾布，一名合達尼。

其達拉王哥爾國在印度之南，東、北界加爾那德部，西、南界海。長約五百餘里，寬約二百餘里，地面積方約一萬里。王位臨御。首郡名的里灣德棱，乃本國都也。其通商衝繁之地，一名達拉王哥爾，一名波爾架，一名固蘭，一名安任加。

《地理備考》曰：本州之地隸英吉利者實多，有國君專管之地，即錫蘭海島。有印度公司兼管之地，即印度之榜加剌等十九部，暨亞桑、阿剌干、馬爾達般、達威新埠、息辣、馬拉加各等處。分四兵帥管攝，一在榜加剌駐扎，一在亞加剌駐扎，一在馬達拉斯駐扎，一在孟買駐扎。

又　榜加剌部，東界阿瓦國，西界阿拉合巴暨巴合爾二部，南界印度海，北界布丹國。長寬皆約一千二百五十里，地面積方十五萬六千二百五十里，烟戶二京五兆三億口。地勢土產，已詳印度國志。貿易興隆，五方輻輳。總領十八府，首府名加爾古達，乃都會也，建於烏給黎河之左，地勢平坦，澤隰間隔，屋宇峻麗。

巴合爾部，東界榜加剌部，西界烏德國暨阿拉合巴部，南界岡都亞那部，北界尼巴爾國。長一千里，寬七百五十里，烟戶一京餘口。總領六府，首府名巴達那，乃都會也。

科黎薩部，東界榜加剌海灣，西界岡都亞那部，南界哥達威利河，北界榜加剌部。長寬皆約三百里。總領六府，首府名古達克，乃都會也。

岡都亞那部，東界科黎薩部，西界北拉爾、根的土二部，南界義德拉巴、北西爾加耳二部，北界馬爾襪、阿拉合巴二部。長二千里，寬一千八百里，地面積方十五萬四千四百里，烟戶三兆口。爲英國兼攝者，只東、北二方。首府名倭巴爾布。以上四部，皆屬駐榜加剌之兵帥管轄。

亞加拉部，東界烏德國暨阿拉合巴部，西界亞日迷爾部，南界馬爾襪部，北界德列部。長九百里，寬六百里，烟戶六兆口。總領五府。首府亦名亞加拉，乃都會也。

阿拉合巴部，東界卑合爾、榜加剌二部，西界馬爾襪、亞加拉二部，南界岡都亞那部，北界亞加拉部暨烏德國。長九百七十里，寬四百三十里，烟戶七億口。總領六府。首府亦名阿拉合巴，乃都會也。

德列部，東界烏德國，西界亞日迷爾部，南界亞加拉部，北界古爾瓦勒部。長寬皆約五百里，烟戶八兆口。總領六府。首府亦名德列，乃都會也。

古爾瓦勒部，東界尼巴爾國，西界勞爾府，南界德列部，北界西藏。長約一千里，寬約八百里，烟戶五億口。總領三府。首府名西里那都，乃都會也。

亞日迷爾部，東界亞加拉部，西界阿付干國，南界古塞拉德部，北界勞爾府。長一千二百六十里，寬七百二十里，烟戶三兆口。此部惟首府亞日迷爾爲英國兼攝。以上五部，皆屬駐東方亞加拉之兵帥管轄。案：克什彌爾惟首郡屬英，則北印度未全爲英夷有也。

加爾那的部，東、南界榜加剌海灣，西界達拉王哥爾暨賣索爾二國，北界北日布爾部。長二千里，寬約三百里。總領十府。首府名馬達拉斯大，乃都會也。

哥英巴都爾部，東界加爾那的部，西界馬拉巴爾部，南界丁的古爾府，北界加的山。長約五百里，寬三百里，烟戶六億口。總領二府。首府亦名哥英巴都爾，乃都會也。

馬拉巴爾部，東界哥英巴都爾部，西界海，南界達拉王哥爾國，北界加那拉部。長七百里，寬二百里，烟戶九億口。總領一府，首府多加里古都。

加那拉部，東界賣索爾國，西界大海，南界馬拉巴爾部，北界北日布爾部。長七百里，寬約二千里，烟戶三億九萬口。總領五府。首府名蒙加羅爾，乃都會也。

巴拉加部，東界加爾那的部，西界加那拉部，南界薩靈部，北界義德拉巴部。長一千里，寬八百里，烟戶二兆口。總領二府。首府名北拉利，乃都會也。

北西爾加部，東、南界榜加剌海灣，西、北界窩黎薩部。長一千二百五十里，寬約二百里，烟戶五兆五億口。總領五府。首府名千都爾，乃都會也。以上五部，皆屬駐南方馬達拉斯大之兵帥管轄。

科隆加巴部，東界德干國之東比德爾府，西界科曼海灣，南界北日布爾

部，北界根的土部。長約六百里，寬約五百五十里。總領十府。首府名孟買，乃都會也。

北曰布爾部，東界義德拉巴部，西界印度海，南界賣索爾國暨加那拉部，北界科隆加巴部。長一千三百里，寬七百五十里，烟戶七兆口。總領五府。首府亦名北曰布爾，乃都會也。

根的土部，東界北拉爾部，西界古塞拉德部，南界科隆加巴部，北界馬爾襪部。長六百五十里，寬約五百里。總領三府。首府名高爾那，乃都會也。

古塞拉德部，東、西、南界海，北界亞日迷爾部。長一千四百里，寬六百五十里，地面積方約四萬四千里，烟戶二兆一億六萬口。總領四府。首府名蘇拉的，乃都會也。以上四部，皆屬駐孟買之兵帥管轄。

又　達蒙在印度國古塞拉的部內，其地甚小，長寬不過數十里，烟戶約一萬五千口。在昔貿易興隆，今甚凌替。

的玉在印度國內，地方狹窄，人烟稀疏，海口深闊，泊舟便利。

《地理備考》曰：佛蘭西國兼攝之地，皆在印度國內，分爲五府：一名奔的支黎府。【略】一名加黎架爾府。亦在加爾那的部內，於北極出地十度五十五分，經綫自東七十七度二十八分，烟戶一萬五千口。土產綿花。一〔名〕牙那安府。在北西爾加耳部內，其北極出地十六度五十五分，經綫偏東七十九度五十分，烟戶一萬八千口。土產木料。一名商德爾那哥府。在榜加剌部內，其北極出地二十二度五十五分，經綫偏東八十六度九分，烟戶一萬五千口。土產鴉片。一名馬黑府。在馬拉巴爾部內，其北極出地十一度四十二分，經綫偏東七十三度十六分，烟戶一萬口。土產胡椒。

《地理備考》曰：大尼國兼攝之地，俱在印度國內。一名西棱布爾府。在榜加剌部內，烏給黎河之右。其北極出地二十二度四十五分，經綫偏東八十六度六分，烟戶一萬三千口。設有總管衙門。一名達郎給巴爾府。在加爾那的部內，其北極出地十一度十五分，經綫偏東七十七度三十四分，烟戶一萬二千口。

又　〔《外國史略》〕英國據印度地大半，分四部：東北方曰榜甲拉部。方圓萬有二百四十八里，居民六千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口。中央曰亞加拉部。廣袤方圓四千一百九十六里，居民二千二百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口。東南曰馬答拉部。廣袤方圓六千七百里，居民六千四百八十七萬六千口。西方曰網買部。方圓三千六十五里，居民六百八十八萬七千口。北界廓爾加地，南界同名之海隅，東至亞散、緬甸等地，西至巴哈部。（經）〔緯〕度自二十一度至二十七度。

又　東連榜甲拉之亞山地，在雲南交界，亦屬榜甲拉。長一千二百里，闊自六百里及百二十里不等，地平坦，巴馬布他河支流之下游也。多礦，沿河有金沙，山內產石炭，出米穀。田未開墾者十之八九。多瘴癘。居民由中國遷來者，建屋築城，其古迹至今尚存，後被緬甸掃蕩，而其地難以復興。居民約三十萬，崇佛教。山民尤樸實，與人無詐騙。其居民大半老掌之族，守分務業，藉英國人爲保護。

榜甲拉海隅之東，爲亞拉干地，廣袤方圓千八百里，東連緬甸，以高山爲界。內多廣谷支溪，遇雨漲溢，遍地成湖澤。土極豐腴，宜果木而多瘴。異方人不服水土。海口處處可泊，其魚繁。林內多象、虎。居民二十一萬六千名。會城曰亞拉干，古極興旺。今又有海口之邑曰腳地，亦通商之處。

亞山之南尚有各地，草木叢茂，人迹罕到，然居民健勇可用。此地當東印度、緬甸之交界，乃母尼補、甲治加特、比拉、可西亞各土酋所轄，其民野性不馴，統歸英人羈縻。

亞甲部，在榜甲拉西北，廣袤方圓四千一百八十七里，居民二十萬。當諸河下游，西南其山漸高。布那出金剛石，西方多牧場，與高山相連，天氣與江浙無異。居民健壯，產麥，多猛獸。東連榜甲拉，西南抵網買列酋境，北及雪山、西刻之地，北極出自二十五及二十八度。內河甚淺，未足灌溉。盛出者綿花、青黛、白糖，居民織粗布，僅足用。此地昔爲大蒙古之都，尚有古蹟，居民多回回，是爲印度之聖城。其都會曰亞拉哈巴城，在恆額河、閏那河會匯之處，居民六萬餘口。印度人在此集會燒香。城爲蒙古所造，甚堅固，有大軍局。又有比那勒城，亦五印度之聖城，四方雲集，以拜佛像，婆羅門僧多若蜂聚。其街甚狹，居民二十餘萬，每年自遠方來敬佛者不下十萬，爭向恆額河浴身。回回五分之一，與土民分黨，不居城內。

亞甲居民九萬六千，昔係大城，今漸衰矣。內多宮殿古蹟，有昔時王后之陵，最壯麗，廣通商。又德希城，大蒙古之故都也。居民十五萬，舊國王苗裔在此，賴英人之祿以度生。

巴勒里城居民七萬，回回居三分之一。屬地曰古摩雲，與西藏不遠，山

林深邃，冬甚冷。物產茂盛，居民不多，田亦褊少。前婆羅門僧再據此地，與西藏通。廓爾加國君於嘉慶十九年據之，後讓地於英人。英國貴人多建別墅，每歲從印度來此，作銷夏之會，所駐之地曰新拉，乃印度統帥行館納涼之所，且登山以獵熊、虎，夏後仍還印度平坦之地。

尼布他地在尼布（地）〔他〕河之兩岸，其民未向化，惟伐林木爲材料，不用銀錢，只以鹽、糖交易。其平地及谷內亦有印度人，但地未開墾。所交界之雲他瓦地，間有向化之土人，與中國苗蠻無異。

馬他拉部在印度南，廣袤方圓六千七百里，居民千四百八十七萬。海邊有輕沙如鹽鹵，天氣長熱，雨則全地皆漲，旱則野無青草。南方高山深林，下匯溪澗，可灌全地。山頂結冰，而谷中暑燠難堪。海邊出椰子、綿花，內地產米稻、甘蔗、芝麻。西邊地最低，出胡椒、肉豆蔻、米，山溪內多產金沙。其會城同名馬答拉，計屋二萬七千間，居民四十二萬。雖瀕海口，而無泊處，船難到岸。各炮臺內，文官日間務事，晚則歸莊園水榭，以度良夜。其土民所住稱黑城，爲數甚繁。旁牙羅利城，在內地高原，英軍屯駐焉。西令牙巴城，高而堅固，居民三萬，英軍前此力攻克者也。君巴歌倫，居民三萬，有大池，云浴之者可滌諸罪，各信士雲集，以祈清潔。亦恆額河所分匯也。

特治那破里城，居民八萬，乃土君所駐之都，四方豐盛，多奉耶穌教。曼牙羅利海口在西方，居民三萬。加里屈海口，居民數同，葡萄牙人初到印度時，即抵此港。在西邊爲海灣最深入之地，東邊無灣可泊。

又　五印度土君藩屬國。此外尚有土君之國，雖未設英官而係爲英國藩屬者，今別叙於左：

內地有希答巴地，廣袤方圓一萬零五百里，地高坦，出好麥，因其國官吏朘削其農，故民甚貧乏。又罕通商，歲費重餉約七百萬兩，地大半爲爵士所據。其土君昔與英對敵，募兵約八千丁，此嘉慶年間之事。但君既無智能，其臣又奸宄，惟利是圖，故英人時時計議，欲取其國焉。其都城居民八萬口，內多匪惡，雖有一萬二千之英兵屯此，尚時時反側不安。其附近之峨干他邑，昔曾出珍玉，號爲寶庫，茲已盡矣。又有墨龍牙巴，居民六萬，昔盛今衰。土雖豐產，僅足食用。前代后妃之陵，惟在此者最壯麗。

其毗連此部者爲納布里，廣袤方圓約六千里，多出豆、烟、麥、粟米。其土君無大權，常以千騎自衛。其都城居民八萬，地頗廣，屋則土寮。附近此城有英人炮臺。

薩他拉等部土君，系馬拉他種類，好騎，好虜掠。自英人攝權后，悉順服。地無高山，其民好獵。古城廣大，居民罕少。中有聖城，遠方雲集，焚香禮佛，不遠千里。

答文可利部在南方海邊，山水極佳，果木尤可珍。海口古時被荷蘭所據，居民一萬，大半遷徙別處。內地之米所地，昔有土君，近歸英國，亦廣大之邦，但居民屢遭困迫，不足以獲其益。

又　烏地在榜甲拉之北，土雖豐產，居民甚貧，惟土君之帑常充。都城曰鹿那，居民五十萬，英國屯兵在此，時遣大官涖辦政務。

本得君地在西北，半歸英權轄，半爲各土酋所管。其土無所出。布陂城小而固，英人嘗再攻不破，三次乃陷。

破巴係山地，在匿補他河邊。民不勤作，惟以武藝爲重。

突鹿小地，英人所立，在馬拉他族類之中間。

哈甲係馬拉他種類，古時廣大，屢擾印度各界。英人降其桀驁，而民以靖。

巴羅他廣地，在西北干拜海隅。民以劫盜爲生，英人調重兵征服。道光二十四年復抗拒，再擊敗之。多印度國之聖蹟，居民焚香處也。此際歸英國者已大半。

古治在西北之極，形勢斗出，常懼地震。逼近火山，故其地磽，不甚產物。民多野心，約三十五萬，惟水手不憚死。會城曰威城，居民三萬丁，英軍屯駐焉。

拉補坦亦列君之地，居民有膽略，遇險不懼。印度列國之兵，惟此稱武勇。

新蒂地在印度河邊，多叢林，列君射獵處也。道光二十三年悉爲英人所滅。地豐沃，全賴印度河灌溉，一遇亢旱，五穀遂不登。其都曰希答巴，居民二萬，屋則土寮。城之固者曰答他，城在平原，列土君藏所劫奪之財帛約數千萬兩，今已罄矣。

又　印度各土君之國。新地亞附近之亞甲，即所稱馬臘地也。廣袤方圓四千七百里，居民四百萬有餘口。每年所出之餉約四百二十萬兩。其都爲吳亞末鹿，居民五萬口。（鳥）〔烏〕音之城亦堅固，步兵萬四千，騎兵一萬，

有大炮二百五十門，常與英抗。

又《中東印度分述》　《萬國地理全圖集》曰：亞加者，古時中印度之省會，係蒙古印度王之都。殿宇官衙，光曜燦輝，形勢在北極出地二十七度十一分，偏東七十七度五十三分。有塔建在平坦，周視九十里。所有居民，大半崇回回教，并不崇拜菩薩，其廟內無偶像，并無燒香，惟念經叩頭而已。回回教門之人數百萬，在五印度各處居住。昔蒙古軍侵國，強令土人弃絕佛像，否則誅死，故此印度多奉其教，至今不絕。其近城有古王之墓，高如叠塔，一周幾十丈，煥然齊整。其炮臺四面險固。此際鄰國咸寧，毫無戰釁，故生意復興。道光十三年以此地爲省會。

又亞北得希者，古回回王之京。明嘉靖五年，蒙古汗乘機侵奪，創立大國，歷二百三十五年，令五印度列國進貢，乃佞臣結黨，變詐蜂出；乾隆二十五年，王懦無能，投降英人，蒙其俸祿，安居本都，但戰鬥不息，爲敵國侵擄，於是英官征逆，靖國。宣威回回王現時駐宮，無權，惟享虛榮，受英俸祿，足以養宗室而已。其都廣大，其殿遼闊，其民各服英權，歷年泰平。

《印度札記·五印度部落》　五印度幅員遼廓，東起亞山偏西二十三度，西至阿富汗偏西四十八度，南起哥摩林角北緯七度，北迄葱嶺北緯四十度，其間大小數十國，從古不相統一。今時歸英吉利所轄者十之八九，或設官置吏，夷爲郡縣，或輸賦納貢，降在藩服，沿革分合，多所變更，不但漢、唐諸史，古時國名不能符合，即《海國圖志》《瀛寰志略》諸家所載，亦參差互異。椷材繪《印度全圖》從英吉利語譯出，悉用今名，耳目所及，略述梗概，至於列代掌故，佛氏遺蹟，未暇詳考，以俟博雅君子教之。

東方之省：孟加拉部【略】大吉嶺，幅員百餘里，三垂高山，天氣涼爽。西界廓爾喀，北界哲孟雄，東界布魯克巴，爲入藏孔道，土酋降附於英。居民數百家，語言、風俗與唐古忒相似。英人修築碉堡，駐劄洋兵，設領事一員曰夕格里得拉，其孟加拉副帥每歲夏秋二季亦移駐於此，富商大賈多建別墅以避暑。余觀英人不惜重費新造鐵路，又令閩、廣之人住居其地，無非垂涎於藏地通商耳。藏地稱英人曰披楞，稱孟加拉曰甲噶爾。

亞山部，一曰阿賽密，在孟加拉之東北。四境多山，長一千五百里，廣三四百里不等，惟蒲蘭布達江兩岸平壤沃饒。居民由中國遷來者皆老撾、獾夷之族，性行樸實，勤力耕作，崇信佛教。英人開闢其地種茶栽桑，日臻富庶。首城曰若爾合得，商貨雲集，輪舶往來，其南有路可通緬甸孟拱、孟養，而達於騰越徼外約二十日程，然崇岡叠嶂，崎嶇難行。又東北有一路歷怒夷、俅夷至江卡而達於四川徼外之巴塘，尤爲險阻，人跡罕到，其里數無可考。葢東北二面皆貉獠野人，《衛藏圖志》所謂戳殊烏魯爾兔族是也，又名老卡止，唇割數缺，塗以五色，穴居巢處，生啖蛇蟲，英人以利誘之，亦漸馴服。

亞山之西北有數小部，曰固只必哈爾，曰箇押兒巴那，曰路亞，幅員一二百里不等；其南有數小部，曰格路時，曰各士亞，曰的北亞，曰正得耳，曰孟奈普爾。界連緬甸。山嶺週遭，林深谷邃，民俗勇悍。土酋分轄，附庸於英，羈縻而已。拜哈部，巴哈爾。東界孟加拉，西界厄納特，南界工窪納，北界呢泡耳，長一千里，廣八百餘里，所轄六郡，如來御世五十載居此國最久，遺跡甚夥。城臨但剌河，阿堵世王所建王舍新城是已。西北百餘里曰帕特那，八旦拏。東臨恆水，印度人所稱聖城古巴連弗邑，法顯、玄奘常住此寫經。所產鴉片多聚於此。

西北之省：痕都司丹【略】。阿拉哈巴部，東界拜哈，西界亞加拉，南界馬爾窪、工窪納二部，北界烏德國，長千餘里，廣五百里，所轄六郡。首城曰阿拉哈巴得，一作厄納特珂克，在閻那河、安額河交會之處，有大軍局。其東三百里有丕那勒城，南臨恆水，即古之波羅奈，亦印度人所稱聖城也。東北亞心格爾、歌鹿普爾兩郡，瀕於岡噶江，毘連廓爾喀。

亞加拉部，東界阿拉哈巴及烏德國，西界亞日迷，南界馬爾窪，北界德列，長九百里，廣六百里，所轄五郡。亞加拉城東北臨閻那河，蒙古王所建，甚堅固，尚有宮殿古蹟。又北四百餘里有得希城，一名台里。蒙古王之故都也，其後裔猶居此，英人給以歲祿。

德列部，東界烏德國，西界亞日迷，南界亞加拉，北界古爾瓦勒，廣袤六百里，所轄六郡。其德列城及被勒眉城、慕那得巴城，皆繁盛著名之區。東北屬境曰古摩雲，距後藏阿里甚近，山深林密，居民無多。東南有城曰巴勒里，嘉慶十九年爲廓爾喀所據，後讓於英人。

古爾瓦勒部，東北界後藏阿里，南界德列，西界新拉原，所轄三郡，長五百里，廣三百里。首城名西里那都，土酋所治，其東二郡割隸於德列。

新拉在德列之西北，四境高山，風景幽雅，孟加拉大帥建築行館，每值夏秋二季移駐於此。其他富紳豪賈亦多置別墅爲消夏之會，時而登山射獵，

遊目騁懷。

烏德國：烏德國，澳地、烏訥。古揚摩羅國舍衛城，即波斯匿王所治也。東界拜哈，西界德列，南界阿拉哈巴，北界廓爾喀，長九百里，廣五百里。都城名盧角腦，建於幹得江岸。其烏德城北臨殑伽河，衰廢已久，南門外有祇洹精舍遺跡。西南五十里有費薩巴城，居民繁盛。此外若幾那巴，若畢索亞，若巴來支，若丹達等城，皆商賈會萃之區，土君世襲，英國遣兵帥鎮守，幷遣大臣司其會計。

本若省：本若省，一名西林德，昔屬塞哥國，一作西刻。後割隸於英。東界德列，西界阿富汗國，南界剌日布得，北界克什米耳，廣袤二千里，首城曰勞爾，一名那哈爾。塞哥王倫亞昇之故都也。臨拉維河之陽，附河兩岸人煙稠密，市埠如林。西北隅有亞叨克城、俾石哇城，西南隅有慕兒丹城，皆修建鐵路，通行火車。

剌日布德部，一名亞日迷爾，東界亞加拉，西界信地，南界古支拉德，北界本若省，長一千五百里，廣七百餘里。北境砂磧曠渺，南境地土腴饒，所（割）〔轄〕九部，惟首部亞日迷爾割隸於英，其餘諸部土酋分治。

腹內之省：腹內諸部，英語稱爲仙得剌博羅運司，譯曰腹內之省也。半置郡縣，半隸土酋。

新的亞部，一名哈那歐替，在印度之中央，其地形散裂不相聯屬，而與賀兒架爾、折那哇爾諸部犬牙交錯。

賀兒架爾部葛爾加耳。與新的亞、麻爾哇諸部參錯相間，土酋分轄。

麻爾哇部，馬盧襪。在新的亞之南，幅員五六百里，首城曰英朵耳。

本的勒看部，邦德爾干。在新的亞之東，長六百里，廣五百里，所轄五郡，首城名札德普爾。

波保爾部，在闍爾披達江之陰，幅員三百里，山深林密，民俗剛勇。

來格普爾部，那哥布耳。東界俄力薩，西界麻爾哇，南界伯西耳加，北界阿拉哈巴，長一千五百里，廣九百里。首城名來格普爾，爲通商大埠。

岡都亞那部，一名工窪納，東界俄力薩，西界刊代施，南界尼桑，北界阿拉哈巴，長一千五百里，廣一千八百里，爲英國兼攝者只東、北二方，餘皆土酋分治，首城曰倭巴耳布。

俄力薩部，東界孟加拉海灣，西界工窪納，南界斐薩乾，北界拜哈，廣袤一千三百餘里，所轄六郡。首城名科塌克，亦大都會也。山內之民，但聽本宗約束，不服他人。

以上五大部落，統歸孟加拉大帥所轄，自西北而東南長六千餘里，廣三千餘里，約得印度之太半。

曼打拉薩兵帥所轄：德干部，一名尼桑，東、北界來格普爾，西界伯日普爾，南界加爾那德，長二千里，廣一千三百里，所屬凡五部。首城曰海德拉巴，希答巴。英軍一萬二千屯之。其境內多高原，產良麥，土酋世襲，朘削平民，嘉慶時屢與英人搆難，後乃決計取之，雖鎮以重兵，尙時時反側不安。

加爾那得部，東、南界海，西界達來番科耳暨賣索爾，北界尼桑，長二千六百里，廣一千三百里，所領十郡。其會城曰曼打拉薩【略】。

哥英巴都爾部，東界加爾那得，西界馬勒巴爾，南界馬都拉，北界薩林，長五百里，廣三百里，所領二郡。

馬勒巴爾部，東界哥英巴都、西界海、南界科青，北界加那拉，長七百里，廣二百里。海濱有市埠，曰卡里古得，曰丹那，曰邦那里。

達來番科耳部，東界丁利肥里，北界科青，西、南界海，長五百里，廣二百里。首城名特來番得郎，土酋所轄。其海濱通商之埠，曰波爾架，曰魁琅。南方有地形斗入海中者，所謂歌摩林角是也。海船至此轉舵，風濤甚猛。內地有米瑣邑，山水秀麗，果木尤佳。此部土酋前爲荷蘭所逐，居民亦多遷徙，今隸於英。

科青【略】。

南加那拉部，東界賣索爾，西界海，南界馬勒巴爾，北界是摩加，長五百餘里，廣二百里，所領五郡。首城曰蒙加羅耳，瀕於海岸。又有北加那拉部，歸孟買所轄。

賣索爾部，東界加爾那得，西界加那拉，南界哥英巴都，北界伯日普爾，長八百里，廣六百里，所領十郡，有土王居賣索爾城。其通商之埠，曰邦加羅耳，曰色林甲巴丹，曰故喇，曰幾得拉，皆繁盛之區。

巴剌加部，東界加爾那得，西界加那拉，南界薩林，北界尼桑，長七百里，廣五百里。首城名北那里，爲火車鐵路四達通衢。

伯西爾加部，一名薩卡司，東界孟加拉，西南界加爾那得，北界峨力薩，南界海，長一千五百里，廣二三百里不等。東有齊家湖，西有詞林湖，所領

四郡：曰憨沙，曰諳展，曰斐薩乾，曰那咤面。

以上諸部落爲南印度境，所謂地形如箕舌，斗入南洋者也。或有土君世傳其位，或部民公立酋長治之。其山內之民尚仍其舊俗，崇奉釋教。而皆降附於英，歸曼打拉薩之兵帥所統轄。

孟買兵帥所轄：凹隆加巴部，東界德干，西界海，南界伯日普爾，北界刊代施，廣袤六百餘里，所領十郡。其會城曰孟買，網買。三面瀕海。初爲葡萄牙所據，後讓於英人，遂建大鎮駐重兵，爲輪船往來所必經。居民殷富，商販遠方，粵東所謂港腳白頭回子也，華人亦多至此貿易。有大船廠，常造戰艦、商船。

伯日普爾部，東界德列，西界康肯，南界賣索爾，北界凹隆加巴，長一千三百里，廣七百餘里，所轄五郡。

康肯在孟買之南，一名鹿那乍里，即《海錄》之盎几里也。東界高山，西瀕大海，長五百餘里，廣僅數十里。首城曰勒剌志里。其東南山後有固那普爾、稍挖耳二部，爲葡萄牙所屬。

刊代施部，根地土。東界百剌爾，西界古支拉得，南界凹隆加巴，北界麻爾哇，長六百五十里，廣五百里，所領三郡。首城曰高爾那。

古支拉得部，東界麻爾哇，西界海港，南界刊代施，北界亞日迷，長一千四百里，廣六百餘里，所領四郡，首城曰蘇拉特。其港口通商之埠曰開拜，即『科曼』之轉音。自此以西統謂之科曼海灣也。海港之西北有亞米特巴部，民多劫盜，英人征服之，設兵戍守，境內多佛氏遺跡。

日瓜爾部，一名佳得低哇，東北界亞米特巴郡，餘三面濱海，中央岡巒絡繹，廣袤五百餘里。首城名包來丹那，土君所轄，沿海市埠亦夥。

叩齒加支、古治。在日瓜爾之西北，信地之東南，四面海水環之。長四百里，廣百餘里，土磽民貧，往往地震。有英軍駐此。

信地國東界沙漠，南界叩齒灣，西界俾路芝國，北界阿富汗國，及本若省，長一千里，廣六百里，所領六郡，其會城曰海得拉巴。此外通商之埠，若塔塔，若格那齊，若勞社那，若戒易坡，俱繁盛著名之區。其印度河經流國中分爲多派入海，藉資灌溉，五穀豐登。昔時土君甚富饒，貨賄山積，藏於塔塔城。道光二十三年爲英人所滅。印度諸軍惟此部人號爲勁勇，且可募爲水手，狎習風濤。

以上諸部，歸孟買兵帥所轄。【略】。

葡萄牙屬地：峨亞【略】。達蒙在開拜海灣之旁，幅員四十里。的玉在信地國內，地方狹小，然便於泊舟。

法蘭西屬地：本得支黎【略】。加黎架兒亦在此部內，牙那安在百西爾加部內，商得爾那哥在孟加拉部內，馬黑在馬勒巴爾部內，不過一城一埠，寄屯貨物而已。

大尼屬地：西棱普爾在孟加拉部內賀格黎河之左，達郎給巴爾在加爾那得部內。

《西征紀程》〔印度〕疆域南北五千餘里，東西四千餘里，爲方里者一千一百五十六萬二千七百二十三。

《出使日記續刻》卷九〔光緒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記　印度之地，三面距海。西人謂之地舌，蓋象形也。大於英國三島十五倍有奇。其天然界限，北枕雪山以隔西藏，西北倚蘇來芒、哈拉兩山以隔阿富汗、俾路芝，東盡阿薩密，此界於陸者也；西自印度河口，東自雅魯藏布江口、安額河口，即恆河。所有西南東南沿海各岸，皆南向考麻林海角而盡，此界於海者也。南北長一千八百六十英里；西自蘇來芒山，東至雅魯藏布江岸，闊一千五百英里；積方一百四十餘萬英里。此指印度本境而言。若計印度分省，兼阿薩密與英屬緬甸，則有一百五十五萬八千二百五十四英方里。前年戶口二萬二千一百十七萬二千九百有奇。緯度自赤道北八度四分至三十六度十五分，經度自英京東六十六度四十四分至九十九度三十三分。此印度之疆域也。

又〔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英屬印度各省，依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之冊：亞日迷爾省，二千七百十一英方里，屬縣二，民五十四萬二千有奇；阿薩密省，四萬九千英方里，屬縣十三，民五百四十七萬有奇；孟加拉省，十五萬一千餘英方里，屬縣四十八，民七千一百三十四萬有奇；比拉爾省，一萬七千餘英方里，屬縣六，民二百八十九萬七千有奇；孟買省，七萬七千英方里，屬縣十九，民一千五百九十八萬有奇；信地省，四萬七千英方里，屬縣五，民二百八十七萬有奇；亞丁省，八十英方里，信地、亞丁皆屬孟買。屬縣二，民四萬四千有奇；上緬甸省，八萬三千餘英方里，屬縣十七，民二百九十四萬有奇；下緬甸省，以上二省歸緬甸。八萬七千餘英方里，屬縣十九，民四百六十五萬有奇；中路各省，八萬六千英方里，屬縣十八，民一千

七十八萬有奇；枯亞格省，一千五百餘英方里，屬縣一，民十七萬有奇；麻打拉薩省，十四萬餘英方里，屬縣二十二，民三千五百六十三萬有奇；西北各省，八萬三千餘英方里，屬縣三十七，民三千四百二十五萬有奇；烏德省，與西北各省可分可合。二萬四千餘英方里；本若省，十一萬餘英方里，屬縣三十一，民二千八十六萬有奇；寬他等省，方里屬縣未詳，民二萬七千有奇；安台蠻省，二千五百英方里，屬縣未詳，民一萬五千有奇。

二十四日記　亞日迷爾，在剌日不德之中。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始爲英有。有代辦總督即首康密欣耨。駐於剌日不德以鎮撫之。

又　二十五日記　比拉爾，《志略》作彌勒爾。在海德拉巴之北。一千八百五十三年，英人得自尼散，即德千。蓋尼散逋欠於英而以地償者也。今兼轄於海德拉巴，而不全行英令。土肥沃，產上上棉花。一千八百九十年間，入款英金一百六萬八千餘鎊，出款九十一萬八千餘鎊，以印度一羅比合兩先令計。贏餘歸於尼散政府，是年得十五萬餘鎊。蓋自比拉爾歸英後，贏餘有二百八十四萬餘鎊云。大城曰哀立處坡。

又　二十七日記　中路各省，不止一省。戶口有荷蘭、比利時兩國之數，而地大於兩國三倍半，蓋一千八百六十一年，由西北各省與麻打拉薩分出者也。其先爲那哥不爾之馬拉他地，多土番，開墾者僅四之一。今自孟買至嘎爾格達，通以鐵路，中貫全境，風氣漸開，其俗大變。煤、鐵、米、麥、棉花爲土產大宗。首城曰那哥不爾，民十一萬有奇；又城曰直不爾鋪，曰爾來坡。

枯亞格省，於道光十四年始幷於英。有首康密欣耨駐於賣索爾以鎮撫之。

又　二十八日記　西北各省與烏德地，共十萬七千五百餘英方里，民四千六百九十萬有奇，印度人居七之六。地不及德國之半，而戶口相若。在孟加拉之西，北枕雪山，南界中印度高地之小山，占恆河平原之上游。西北各省本孟加拉地，道光十五年，英人欲立爲亞加拉一部，不果行，越二年，始設次加稔那以分治之。

烏德之地，大若荷蘭、比利時兩國。咸豐六年始幷於英，初轄於首康密欣耨。光緒五年，始同轄於西北各省之次加稔那。土產麥、靛、棉花、糖、鴉片、油子，近雪山之地亦產茶。西北各省以阿拉哈巴爲首城，居民十七萬有奇；又城曰皮拿司，爲印度人教中聖地，居民六十萬；曰康坡，民十五萬有奇；曰亞加拉，在助姆那江上，當國朝順治四年，尚爲蒙古朝之都，多廟宇宮殿陵寢，民十六萬有奇；曰吼突華，在恆河通入大平原之處，多市集。烏德之首城曰盧各腦，民二十七萬有奇。

二十九日記　本若，一作俘及拔，又作烹齋拔。地在印度大平原北之西北，以自雪山而下之五江通於平原、入於印度河者而得名。自英人第二次用兵於塞哥，其地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始爲英有。轄於英之行政局，以首康密欣耨爲首領。越十一年，升首康密欣耨爲次加稔那。其德列一部，亦由西北各省中歸於本若。除三十四土邦外，其地埒乎意大里。大半宜耕，土產以鹽、麥、米、棉花爲大宗。戶口多於西班牙、葡萄牙兩國。首城曰勞爾，在爾來維江上，民十七萬有奇。又城曰阿姆立技，爲塞哥之教地；曰德列，在助姆那江上，昔爲蒙古朝之舊都，民約二百萬，今遠遜矣。

寬他等地，一名英國俾路芝。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始行分治，轄於英駐俾路芝之首康密欣耨亦即代辦總督。其地半得自阿富汗，半得自稀辣。即俾路芝都城。

又　〔十二月己卯朔記〕　土邦有土酋，以自治其民。大小不一，共有八百。略大者不過二百。英國控制之方亦不一。有納貢於英者，各土酋歲收賦稅共印銀二百兆羅披，以七兆五十萬貢英。有不納貢者，有徒有貢獻之名者。其酋雖名號尚存，廢立之權操之於英，英復派員監其政府，從違予奪，悉聽英命。故稱爲英國保護之邦，有散布於英省之中者，有獨處英省之外者。

英國海部衙門圖內，中國北京經緯在格林尼址東一百十六度三十分，此係近測最準之經綫。

初三日記　土邦散布英省中者：其在孟買之曰瓜爾一名排羅大。者，得地八千二百英方里，民二百四十一萬五千有奇；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冊，下仿此。在孟買他處者，得地六萬九千餘英方里，民八百五萬九千有奇。土邦大者曰枯楮，六千五百英方里，民五十五萬有奇。曰殼爾哈伯，二千八百英方里，民九十一萬有奇。曰開亞伯。六千一百英方里，民十三萬有奇。其在麻打拉薩者，得地九千六百英方里，民三百七十萬有奇。土邦大者曰達拉王哥，六千七百英方里，民五十五萬有奇。曰可陳。一千三百英方里，民七十二萬有奇。其在中路各省者，爲地二萬九千餘英方里，民二百十六萬有奇。土邦大者曰拔司他。一萬三千英方里，民三十一萬有奇。其在孟加拉者，爲地三萬五千餘英方里，民三百二十

九萬有奇。土邦大者曰枯處巴哈爾，一千三百英方里，民五十七萬有奇。曰希爾揚伯拉。四千英方里，民十三萬七千有奇。其在西北各省者，爲地五千一百英方里，民七十九萬有奇。土邦大者曰爾辣姆伯，九百餘英方里，民五十五萬有奇。曰骯華爾。四千一百英方里，民二十四萬有奇。其在本若者，爲地三萬八千餘英方里，民四百二十六萬有奇。

初四日記　本若省內土邦之大者曰拍下拉，五千九百餘英方里，民五十五萬有奇。曰拔霍和爾伯，一萬七千餘英方里，民六十五萬有奇。曰秦突，一千二百英方里，民二十八萬有奇。曰那哈，九百餘英方里，民二十八萬有奇。曰甲褒車拉，五百九十八英方里，民二十九萬有奇。曰蠻提，一千一百英方里，民十六萬有奇。曰色茂，一千一百英方里，民十二萬有奇。曰馬摟可他，一百六十英方里，民七萬有奇。曰法立殼，六百四十英方里，民十一萬有奇。曰閘姆排，二千一百英方里，民十二萬四千。曰色開，四百英方里，民五萬二千。曰甲爾瀉，一百五十英方里，民六萬八千。曰錫金，《志略》作哲孟雄，二千五百英方里，民三萬有奇。曰山司貪芝。即撣人地，或云有四萬英方里，民三十七萬有奇。以上二邦皆未的。

土邦獨處於英省之外者：曰賣索爾，曰尼散，一名海德拉巴。曰因杜，即中印度地，惟此地西名爲中印度。曰剌日不德，曰克什米爾。

賣索爾地形高聳，除西北與孟買接壤外，餘皆與麻打拉薩毗連。英以前酋不君，曾於一千八百三十四年派首康密欣耨往理其政，後於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政事仍歸土酋。其地廣植加非，爲印度冠。得地二萬七千九百餘英方里，民四百九十四萬有奇。首城與邦同名，舊都曰西令牙巴坦，即北西爾加耳。又有大城曰滂甘羅，水土甚美。

初五日記　尼散，南至唐甘蒲特拉江，吉那江之支流。北至潘肯甘江。義他惟利江之支流。得地八萬二千餘英方里，民一千一百五十三萬有奇。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以前，英曾派員管理其政，今仍歸尼散自主。大城曰海德拉巴，其都城也，在吉那江之分江上；又曰告爾康大；曰愛羅拉。

因杜亞，在阿拉浮里與溫哈兩山之間，得地八萬英方里。共有七十一邦，較大者曰瓜利爾，即新的亞，二萬五千八百英方里，民三百三十七萬有奇。曰利華，一萬二千六百英方里，民一百五十萬有奇。曰因杜亞，九千六百英方里，民一百九萬有奇。曰波保爾。六千九百英方里，民九十五萬有奇。

剌日不德之地，東自春爾白江，即恆河之支江。西至印度河，約十二萬三千英方里。民一萬一千一百萬，皆印度人。土邦十八，較大者曰疴代不爾，一萬二千八百英方里，民一百八十四萬有奇。曰入德不爾，三萬七千餘英方里，民二百五十二萬有奇。曰比加尼爾，二萬三千英方里，民八十三萬有奇。曰付不爾，一萬五千餘英方里，民二百八十三萬有奇。曰排不爾，一千一百餘英方里，民二十七萬有奇。曰道爾不爾。三千餘英方里，民七十六萬有奇。曰阿爾華，三千餘英方里，民七十六萬有奇。曰什來華，三千餘英方里，民三十四萬有奇。曰當克，二千八百英方里，民三十八萬有奇。曰哥達。三千八百英方里，民五十二萬有奇。

又　〔初十日記〕　法國印度屬地，凡二百五英方里，民二百八萬有奇。一千八百九十年。以本地支黎爲最大。凡一百十五英方里，民十七萬有奇。【略】

此外，在火立江上者曰商德爾那哥耳，四英方里，民二萬四千。距嘎爾格達之北十七英里；在加維利江口者曰加黎架爾。五十三英方里，民七萬有奇；在我他惟利江口者曰牙那安五英方里，民五千有奇；在西海岸者曰馬黑，一小城也，二十六英方里，民數近萬。然商務無不日衰者。

又　〔十一日記〕　孟買之北更有葡國屬埠曰達蒙，三百八十英方里，民六萬有奇。城名同。曰瓜爾海岸之外有小島曰的玉，五十二英方里，民一萬有奇。上有炮臺，即以爲城。《志略》尚有葡屬之海濱小聚落數處，嗹屬之西林不爾及達郎給巴爾二處。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印度部》　英屬各省屢有分幷增改，多與舊志不同，今計英官自治之地，曰孟加拉，曰孟買，曰麻打拉薩，曰亞日米爾，曰阿薩密，曰比拉爾，曰信地，曰亞丁，曰中路各省，曰古亞格，曰西北各省，曰烏德，曰本若，曰寬他等省，曰安他曼。俄自併吞中亞細亞，虎視印度，築鐵路以接裏海，直達阿富汗境。光緒二十三年，印度北境有亂，據地都拉兒地方，爲印度河發源之地，向有亞非利獅子蠻、打拉克薩士莫曼子蠻、倭知力士蠻、知拉蠻等諸族聚居其間。先於二十一年，嘗作不靖，蠻族分而爲二，英軍助阿非利獅子蠻以平之，收屬其地，戍兵三千於麥拉干土，築礮台焉。此（次）〔後〕蠻民屢次攻襲，英調大軍援救，漸以平定，或謂阿富汗實煽其亂，或謂皆回教徒與土、希之爭相應和，而俄人陰爲其謀主。故英俄交爭其地有三，中國之外，曰土耳其，曰印度。中國及土耳其爲諸國所平視，惟爭印度者則英、俄二國而已。

又　亞日米爾省，在剌日不德之中，本回回大部，嗣爲撒馬爾罕蒙古別

部之地。道光二十八年，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始爲英有，共二千七百十一英方里，屬縣二，民數五十四萬。阿薩密省，在孟加拉東北。北界布魯克巴，東界貉獞野人，東南界緬甸。四境多山，惟蒲蘭布達江兩岸平原膏沃。土產米爲大宗。道光五年，一千八百二十五年。英取之緬甸，同治十三年，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始立爲省。英人於此墾地植茶，若西爾海脫、開扯西孛衰加拉克歇姆拍爲印茶極旺之地。全省共四萬九千英方里。屬縣十三，民數五百四十萬。會城曰告爾潘拉。比拉爾省，在德干北，卽《瀛寰志略》圖之彌勒爾也，咸豐三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始爲英有。今兼轄於海德拉巴，而不全行英令。共一萬七千餘英方里。屬縣六，民數二百八十九萬。大城曰埃立處坡。

又　中路各省，於咸豐十一年一千八百六十一年。由西北各省與麻打拉薩分出者也。先爲馬拉他地，今自孟買至加爾格達開通鐵路，墾闢日廣。產米、麥、棉花，煤、鐵甚夥。共積八萬六千餘英方里。屬縣十八，民數一千七十餘萬。首城曰那哥不爾，又城曰直不耳坡，曰爾來坡。古亞格省，共一千五百英方里。屬縣一，民數十七萬。西北各省，在孟加拉之西，占恆河平原之上游。英先擬立爲亞加拉部，後不果行。共八萬三千餘英方里。屬縣三十七，民數三千四百萬。首城曰阿拉哈巴；又城曰皮拏司，印度教中聖地也；曰康坡；曰亞加拉，在助那姆江上，蒙古朝建都地也；曰吼特瓦，在恆河平原，商市均盛。烏德省，在阿拉哈巴之南。咸豐六年，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始幷於英。共二萬四千餘英方里。首城曰盧各瑙，建於幹得江岸，城南猶有祗洹精舍遺蹟。本若省，在大平原西北，剌日不德、克什米爾之間。道光二十八年，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英人二次用兵克什米爾，始割其地，共十一萬餘英方里。屬縣三十一，民數二千萬。首城曰勞爾，在拉維江上。又城曰阿姆立岐，曰德列。寬他等省，一名英俾路芝。其地半得自俾路芝，半得自阿富汗。光緒十四年，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始行分治，兼轄於英駐俾路芝之康密欣耨。民數二萬七千。

又《英屬亞洲印度土邦》　英屬印度地方，有土邦數百，皆有土酋以自治，其大者百餘。英廷控制之方，有納貢者，有不納貢者，英操其酋廢立之權，派員監其治理，號爲保護。各土酋所收賦稅，約合英金二千萬磅，而貢其七十五萬於英。其地有散布英省之中者，有分處英省之外者。計在孟加拉省者，爲地三萬五千餘方英里，民數三百二十九萬。在孟買省者，爲地七萬七千餘方英里，民數九百四十萬。在麻打拉薩省者，爲地九千六百方英里，民數三百七十萬。在中路各省者，爲地二萬九千方英里，民數二百十六萬。在西北各省者，爲地五千一百方英里，民數七十九萬。在本若省者，爲地三萬八千方英里，民數四百二十六萬。其在英省外者，曰買瑣爾，曰尼桑，曰因杜亞，曰剌日不德，曰布丹，曰尼泊爾。布丹、尼泊爾號稱自主，另詳下篇。而其間有錫金部，爲通西藏要路，今幷屬英。

又　在孟加拉省，土邦大者曰巴哈爾，地方一千三百英里，內多如來遺蹟。西北有帕特那，印人所稱聖城者也，民數五十七萬。曰西爾揚伯拉，地方四千英里，民數十三萬七千餘，土邦約共二萬九千餘英方里，民數二百五十餘萬。在孟買省，土邦大者曰日瓜爾，又名佳得低哇，三面濱海，市埠甚盛，地方八千二百英里，民數二百四十萬。曰叩齒，又作加支古治，在日瓜爾西北，地方六千五百英里，民數五十五萬。曰庫爾哈伯，地方二千八百英里，民數九十一萬。曰開亞伯，地方六千一百英里，民數十三萬。餘土邦約共五萬三千餘英方里，民數六百四十餘萬。在麻打拉薩省，土邦大者曰拉達萬科，地方六千七百英里，民數五十五萬。曰科青，又作可陳，地方一千三百英里，民數七十二萬。餘土邦約共一千六百英方里，民數二百四十三萬。

在中路各省，土邦大者曰拔司他，地方一萬三千英里，民數三十一萬。餘約一萬六千英方里，民數一百八十萬。在西北各省，土邦大者曰爾拉姆伯，地方九百餘英里，民數五十五萬。曰介瓦爾，地方四千一百英里，民數二十四萬。在本若省，土邦大者曰拍亞拉，地方五千九百英里，民數五十五萬。曰拔霍和爾伯，地方一萬七千英里。曰秦突，地方一千二百英里，民數二十八萬。曰曼提，曰色茂，各地方一千一百英里。曰閘姆排，地方二千一百英里，民數各十餘萬。買瑣爾，在孟買東南，與麻打拉薩連界。土產加非，爲印度冠。地方二萬七千九百英里，民數四百九十四萬。首城同名，舊城曰北西爾加耳。又有城曰邦加羅爾，水土肥美，商市輻湊。尼桑，卽德干，南界唐甘蒲特拉江，吉那江之支流。北界潘肯甘江。義地惟里江之支流。共地方八萬二千英里，民數一千餘萬。都城曰海德拉巴。產麥最良。嘉慶中，屢與英人搆難，英以重兵鎮之。又城曰告爾康達，曰愛羅拉。因杜亞，在阿拉浮里與溫哈兩山之間，地方八萬英里，共分七十一邦。較大者曰瓜利爾，卽新的亞，曰利瓦，曰因杜，曰波得爾。剌日不德，東起春爾白江，恆河之支

流。西暨印度河，南界古支拉德，北界本若。地方十二萬三千英里，北境多沙磧，南境多膏腴。民數約一萬餘萬。分十八邦，大者曰痕代不爾，曰日德不爾，曰比加尼爾，曰付不爾，曰排不爾，曰道爾不爾，曰阿爾瓦，曰什來瓦，曰當克，曰哥達。

又《法屬亞洲東埔寨》附　法屬印度之地，凡二百五英方里，民數二十八萬有奇。【略】其在加爾格達之北〔者〕，曰商德爾那哥爾，距加爾格達十七英里，方四英里，民數三萬四千。在加維利江口者，曰加黎加耳，方五十三英里，民數七萬。在俄他維利江口者，曰牙那安，方五英里，民數五千。在西海岸者，曰馬黑，一小城也，方二十六英里，民數近萬。

又《葡屬亞洲各地》　孟買之北又有埔曰達蒙，約地三百八十英方里，民數六萬。又曰爪爾海岸之外，有小島曰的玉得，地五十二英方里，民數一萬。上有砲臺，即以爲城。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印度》　其總督暨議政大臣，與孟加臘總鎮，皆駐節加爾谷塔城，或作甲谷他。爲印度全地一大都會，在安額河之濱，溝深濠廣，〔堆〕〔雉〕堞崔巍，國人恃爲金湯焉。城內屋宇閎敞，街衢矢直，城外萬艘鱗集，百貨薈萃，繁富爲一國冠。惟林箐叢雜，以致蠻烟瘴雨，疾疫滋多。大河一，名安額，即佛經所稱恆河，發源雪山，倒流而下，高逾千仞，繼自西北順流傾瀉，勢頗湍急，卒分數支入海。每屆潦水漲發，農田恆受其患，而土人反爲僧衆所惑，稱爲聖江，妄謂凡人負罪深重，苟入內洗澡，即能滌去一身罪愆。若爲鱷魚吞噬，或將子女投之江流，以飽魚腹，則佛更錫之遐福。其荒唐惑世，居心殘忍有如此。孟加臘所屬地，廣袤數千里，東南曰德那塞靈部，城名馬爾大萬，一作馬爾達般，爲通商第一埠頭；秘古部次之，埠名蘭雲，亦稱繁庶；阿臘干部又次之。東北有阿薩密部，迤北之地甚瘠薄，南則平衍膏腴，雅魯藏布江自西藏東流，折西南入境，易番名蒲蘭蒲達，卒會恆河以入海。地本土夷部落，英人即滅孟加臘，拓藏江東地，據爲己有。西爲巴哈爾部，戶口繁密，人多製硝爲業。西北有小部，介不丹與廓爾喀之間，名哲孟雄。道光三十年，英人滅之，隸孟加臘。都城之西南，爲岡都亞那部，西南濱海曰痕黎薩，昔爲佛教最盛之地，今已淹滅。西北曰烏德部，與廓爾喀爲鄰，古稱雄國，後漸衰弱，以力不能敵，久列英國屏藩，咸豐六年，竟爲英人所滅。又西北有亞加拉、德列等部，古中印度地。元世蒙古以亞加拉爲都城，殿閣宏整，衙署畢具，城內有塔，高峻絕倫，陟其巔，遙望可九十里。城外有蒙古王塚，亦作塔形，週圍數十丈，窮工極巧，精麗無比，亦遊眺之區也。至其本若部，僻處西北隅，本克什米爾迤南部落，道光二十九年，英人割以內附，立爲副鎮，會城名勞爾，有電線，火車與甲谷他都城遞通消息，千里咫尺，最利用兵，而逞志思叛者，遂不復再覯，英人之勵精圖治，洵可謂在遠不遺矣。

又　〔馬特拉斯〕迤北曰西爾加爾，初本大國，曾力拒英人，旋以弱不敵強，竟遭夷滅。迤西曰哥音巴都爾部，炮臺最稱鞏固，街衢亦平坦整潔。再西曰馬拉巴爾，嶺斷岡連，最爲奇險，係流徙罪人之所。昔年諸礦咸備，今惟存鐵礦數處而已。再西曰加那拉部，土地饒裕，萬廈雲連，爲印度名區。此外尚多小部落，未能悉數。

又　〔孟買鎮〕南部曰北日不爾，痕襪城在其境內，前明正德間，葡萄牙人掠其地，興建堅城，一時稱盛，今則日漸式微，氣象蕭瑟矣。東北曰根的士部，西北曰古塞拉德部，地方數百里，英據三分之一，二分尚屬土酋，列入藩屬。【略】此三大鎮之畧也。

又　〔克什米爾〕南爲新地亞，形勢曲折，西陲多窮荒地。又南曰尼桑，幅員尚寬廣，都城曰海德拉。再南爲賣索爾及達拉王哥爾等部，雖未納土歸降，夷爲郡縣，然唇亡齒寒，危急正在朝夕矣。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〇・英領印度國一》　葡領印度附：　哥亞、德曼、條島。雷《志》云：葡領，面積千四百十英方里。千八百八十七年，人五十七萬二千二百九十口。【略】徐又云，五印度別國埔頭尚有數處屬葡萄牙者，痕襪之外曰達蒙，在古塞拉德部內。曰的玉，曰奔達，曰加那哥納，曰比這靈，曰薩達利，曰比爾凝，曰阿斯德拉加爾，曰巴黎，曰英巴爾巴升，曰順達拉瓦的，曰加哥剌，皆海濱小聚落。案黃《記》云：達蒙在開拜即康木拜。海灣之旁，幅員四十里，《圓球圖》作達莽，慕《志》作大謀尼，二圖作達馬溫，即雷之德曼。《課程》云：其地在孟買北，面積三千二百十方里，人六萬三千二百八十四口。黃又云：的玉在信地國內，地方狹小，然便於泊舟。慕《志》作底污，《圓球圖》作低伍，二圖作低猷，《課程》云：低猷島在古直拉德一作喀的亞瓦，徐《志》作日瓜爾。海岸之南海中，面積四百三十五方里，島有礮城，人萬二千五百七十八口。案即雷之條島也，低、條雙聲。王達云：《高等地理》言，葡領印度大抵以鹽爲富源，痕襪製鹽場五百十一，達馬溫十一，低猷島五。痕襪輸出又有穀類、豆類。

法領印度附：磅底采里、喀里各爾、也農、采打那格。近加耳喀他。雷《志》云：法領面積百九十六英方里，人二十八萬六千九百十三口。入口貨值十八萬二千四百磅，出口貨值七十五萬二千磅。【略】徐又云：五印度別國埔頭尚有數處屬佛郎西者，本地治里之外，曰加黎架爾，在加爾那的部內。曰牙那安，在北西爾加爾部內。曰商德爾那哥爾，在孟加拉部內。曰馬黑。在馬拉巴爾部內。屬噠國者，曰西林不爾，在孟加拉部內。曰達郎給巴爾。在加爾那的部內。大約不過一城一邑，或海濱一廛，藉以寓商居貨，非裂其壤土而有之，亦不足著錄矣。先謙案，加黎架爾即雷之喀里各爾，黃《記》作加黎兒，《萬國圖》作卡里密阿，《圓球圖》作喀里考耳，二圖作開利開爾，《課程》云：開利開爾在本地治里之南東海岸加惟利河入海處，面積四百四十三方里，人七萬五百二十六口。牙那安即雷之也農，二圖作雅瑙王，《課程》作雅瑙汪，云在麻打拉薩之東北，東海岸哥達惟利河入海處，面積四十三方里，人五千三百二十七口。商德爾那哥耳，黃《記》無耳字，即雷之采打那格，慕《志》作山德那哥，二圖作珊德納哥，《課程》云：珊德納哥在加爾各達之北約五十里，呼格里河即恒河西支。西岸，面積三十三方里，人二萬四千三百八十一口。馬黑，慕《志》作瑪喜，二圖作馬赫，《海錄》作馬英，《課程》云：馬赫在西海岸拜普爾之西北馬拉巴爾境內，西瀕海，面積二百十七方里，人九千九百七十八口。西林不爾，二圖作西加普爾，黃《記》作西稜普爾，在賀格黎河之左。二圖賀格黎作呼格里。達郎給巴爾，二圖作特蘭圭巴爾，大尼屬地，從徐附錄。

印度北部。

孟加拉省。

又　附毗連孟加拉本土國。雷《志》云：面積三萬五千八百三十四英方里，人三百二十九萬六千三百七十九口。《課程》云：印度域內有直轄部、藩部之分。直轄部者，孟加拉、孟買、麻打拉薩、緬甸四大部所領地。每部設長官以治其民，而統轄於總督。略同中國之有行省。藩部者，皆印度舊國，各有酋長，世守其人民、土地，政務則歸英官控制。略同中國之有蒙古等部。而藩部又分爲二，有散布於直轄各部之內者，有獨處於直轄各部之外者。散布部內者，政教號令悉聽命於本部長官。略同宣撫司、安撫司之隸於各府、州。獨處部外者，由印督遣官監治其政務，一官往往監數十藩部，故以一監爲一區。略同喀爾喀各旗，部分隸於定邊將軍及庫倫大臣。總印地計之，直轄部約得三分之二，藩部約得三分之一。

亞連薩，雷《志》云：面積萬四千三百八十七英方里，人百四十一萬百八十三口。先謙案：雷《志》亞連薩，即徐《志》之疴黎薩，見上。《列國》《學會》二圖作俄里薩，在孟加拉西南端，《世界圖》作婆羅所爾，《圓球圖》作俄力薩。《講議》孟加拉領藩部土人地有俄里薩，曹典球云，《學會圖》繪入麻打拉薩，非是，據《英文圖》實在巴拉索爾以南，支爾開灣以北也。王達云，亞連薩《二十世紀大地圖》作疴里薩。野氏《世界大地志》云，疴里薩凡十七公國，面積四萬方粁，人百六十二萬五千口，占馬呼努的河、布拉不尼河諸谿谷，有鐵木、農產、畜產等，《學會圖》繪入麻打拉薩部內之奇帕來州地方，大誤。先謙案，二圖有庫台克，俄里薩之屬城也。黃《記》作科塌克，《萬國圖》作咳德克，《異名記》作和塌克。俄里薩乃佛教最盛之地。互見孟加拉下。

朝他耐派，雷《志》云：面積萬六千五十四英方里，人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五十九口。先謙案：《講義》孟加拉領藩部土人地，有朝達拿哥波爾，即《雷志》之朝他耐派也。《列國》《學會》二圖作朝大拿哥波爾，在孟加拉之西。王達云：野《志》的阿他及拿哥波爾之七邦，面積四萬方粁，人四十四萬二千口，在孫河及馬呼努的河之間，土肥沃，富農產。

希耳剔不拉，雷《志》云：面積四千八十六英方里，人十三萬七千四百四十二口。王達云：希耳剔不拉，即《學會圖》之大貝剌土部。詳緬甸圖，案《列國圖》同。野《志》云：面積十五方粁，人九千五百口，首邑曰亞喀爾他拉，《二十世紀圖》載入孟加拉部內，較《學會圖》爲明晰。又案野《志》孟加拉土部凡五，曰西金，曰庫什貝哈，曰大貝剌，曰朝大拿哥波爾，曰俄里薩。雷《志》僅舉四部。先謙案：大貝剌，桶《志》作地爬拉。又《講義》孟加拉領藩部土人地，有巴哈，即徐之巴哈爾，見上。《萬國圖》作比哈，黃《記》作拜哈。云東界孟加拉，西界尼納拜哈，南界工窪納，北界尼泡爾，長千里，廣八百餘里，轄六部。如來御世五十載，居此國最久，遺迹甚夥，城臨但剌河，阿堵世王所建王舍新城也，西北百餘里即帕特那。王達云：野《志》無巴哈明文，疑在的阿他及拿哥波爾之七邦內。又庫什貝哈，黃《記》之姑斯替也。野《志》云：面積三千三百八十五方粁，人五十三萬二千五百口，富於河流，土地肥沃。《異名記》作固世比哈。

又　亞塞省：亞塞，雷《志》云：英省，以大臣管理。面積四萬九千四英方里，人五百四十七萬六千八百三十三口。希郎，省治。人二千百八十五口。加海地，人十萬八千十七口。雪爾海忒，人萬四千二十七口。以上要區。徐《志》阿薩密，一作阿三，又作亞桑，又作徹地紅。云：在孟加拉之東北，緬甸之西，北前藏之東南，距雲南邊徼不遠，西北與布魯克巴相連。東西約千一百里，南北約五百里。北面高山綿亘，迤南平衍膏腴。雅魯藏布江由兩藏來，折而南下，經此土西行，入孟加拉地。本土夷部落，俗崇佛教，英人既取孟加拉，溯藏江漸拓而東，遂據其地，立爲別部。會城曰若爾合德。其土宜茶，近年英人試種，每歲得二十餘萬斤，性

寒劣，飲之多泄。先謙案：即雷《志》之亞塞也，《列國》《學會》二圖與徐同，辻《志》《世界圖》作阿煞母，《漢文圖》作愛賽母，《世界地誌》作阿撒穆，《課程》作亞薩密，周《志》作阿薩麻。據二圖西南隅有城曰西里特，即雷之雪爾海忒，徐之若爾合德也。北境有哥海德，即雷之加海地，據《講義》云，希郎省治，與雷同，是今日會城已自雪爾海忒移之希郎矣。曹典球云：希郎在海面上二千三十米突，地準《英文圖》在西黑德北方少西，《學會圖》未著。《講義》又云：阿薩密州合布拉馬普得拉流域及加西亞邱，拉加邱所成，產米、產茶日盛。謝《志》云：亞桑爲印度東北部伊拉瓦第江穿流過之首府，曰溝哈底，在雅魯藏布江濱，溝哈底即加海地也，云省治在此，蓋誤。黃《記》云：亞山部一曰阿賽密，在孟加拉之東北，四境多山，長千五百里，廣三四百里不等，惟蒲南布達江南岸平壤沃饒，居民由中國遷往者，皆老撾、玀夷之族，性行樸實，勤力耕作，英人開闢其地，種茶栽桑，日臻富庶。首城曰若爾合得，商貨雲集，輪舶往來。南有路通緬甸孟拱、孟養以達騰越徼外，約二十日程，然山險難行。【略】亞山之西部有數小部，曰固止必哈爾，曰箇押兒巴那，曰路亞，幅員一二百里不等。其南有數小部，曰格路時，曰各土亞，曰的北亞，曰正得耳，曰孟奈普爾，界連緬甸，山嶺周遭，民俗勇悍，土酋公轄附庸於英，羈縻而已。《課程》云：以哥海德之西雅魯藏布江南岸哥爾巴拉爲市埠。

附本土國：曼尼派，雷《志》云：面積八千三百，下有脫文。人二十五萬口。先謙案：雷《志》曼尼派，《列國》《學會》二圖作曼尼坡，在阿薩密之東南，緬甸之西北。樋《志》獨立諸州作麥尼蒲兒。王達云：野《志》曼尼坡部，省城同名，爲臺地，頗乏農產。

又《亞洲一一・英領印度國二》 西北諸省及痾狄：西北諸省及痾狄，雷《志》云：英領，以巡撫管理。面積十萬七千五百三英方里，人四千六百九十萬五千八十五口。拉克拿，人二十七萬三千二十八口。比男爾，人二十二萬九千四百六十七口。康巴爾，人十八萬八千七百十二口。阿拉漢板，人十七萬五千二百四十六口。愛格拉，人十六萬八千六百六十二口。北來里，人十二萬千三十九口。迷拉脫，人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十口。滿隨派，人八萬四千百三十口。非隨板，人七萬八千九百二十一口。以上要區。此外，居民過五萬之處尚有九所。徐《志》云：亞加拉米《圖》作亞爾各拉，又名額納特珂克。在五印度東西適中之地，元時蒙古初據印度，全土以此爲都城，所謂中印度也。殿閣宏整，官署畢具。城內有塔，陟其頂可周視九十里。城北有蒙古故王冢，亦作塔形，周圍數十丈，工作極奇麗。城四面築礮臺，俱扼形勝。民皆回族，不崇佛教。舊時本大都會，自蒙古衰廢，荒殘久矣。近年生聚漸繁，貿易復盛。道光十三年，英人於其地立藩部，稱爲地內省，轄四部，東南曰阿拉哈巴，米《圖》作阿拉哈板特。迤北曰德列，米《圖》作聶雒。極北曰古爾瓦勒，米《圖》作威聊。迤西曰亞日迷爾。一作亞北得希。亞日迷爾，本回回大部，明嘉靖五年，撒馬兒罕蒙古別部即莫臥爾。取其地立國，歷二百三十餘年。當其盛時，印度諸國皆入貢，後權臣專政，四鄰內侵，國王孱弱，不能自立。乾隆二十五年，求援於英，英師未至，王已爲敵虜，矐其目。英人破敵，從此地歸英轄。王僅居宮殿，食俸糈足養宗族而已。先謙案：雷《志》西北諸省及痾狄，辻《志》作西北諸州及奧德，謝《志》作西北諸省及河德，云在孟加拉之西，當恆河中流之域，地平土沃，亞於孟加拉，面積十一萬英方里。慕《志》云：西北諸省與烏德合而爲一。痾狄、奧德、河德、烏德，皆字音之變轉也。黃《記》云：西北之省痕都司丹，溫都土坦，忻都土丹。古稱中印度厄納特國，爲四方適中之地，東恆河五大源交匯於此。民物殷富，前明時蒙古王建立國都，傳二百餘年，嘉慶後幷於英，築亞加拉城，戍以重兵，鎮以巨帥，稱爲將威博羅運司，譯言西北之省也，轄六郡。據《列國》《學會》二圖，孟加拉省之西曰興都斯坦，即痕都斯丹也。黃《記》云：阿拉哈巴部，東界拜哈，西界亞加拉，南界馬爾窪、工窪納二部，北界烏德國。長千餘里，廣五百里，轄六部。首城曰阿拉哈巴得，一作厄納特珂克，在閻那河、安額河交會處，有大軍局。其東三百里有丕那勒城，南臨恆水，即古之波羅奈，東北亞心格爾、歌鹿普爾兩郡，濱於岡噶江，毘連廓爾喀。《講義》云：阿拉哈巴，人十八萬口，汽船往來甚繁，有本州政廳，副總督駐此，又爲回教靈地之一。案二圖有阿拉哈巴，與徐、黃合，即雷之阿拉漢板。《圓球圖》作阿拉哈巴得，吳《志》作阿蘭哈巴德，矢《志》作亞爾哈勃德，辻《志》作亞剌哈拜德，《泰西新史》作耶喇哈叭，云英將哈飛綠自此出師以平烏德之亂。東抵巴哈爾，即拜哈；西抵亞加拉；南抵馬盧襪即馬爾窪，岡都亞即工窪納；北抵烏德閻那河，作朱木拿河，謝《志》作救母那河，云印度人以爲於此浴身，大有功德。丕那勒，二圖作班拿勒斯，即雷之比男爾，《圓球圖》作本那耳斯，《萬國圖》作便阿列士，《異名記》作俾拿離士，吳《志》作別拉列。《講義》云：人二十二萬餘口，有織物及鴉片製造所，本婆羅門教之靈地，寺院殿堂極壯麗，又爲釋迦出山後始行唱導佛法之所。謝《志》作笨阿勒斯，云在恆河濱，爲本部最大城，廟宇多至千餘所。慕《志》作伯利那斯，云人民繁滋，商旅輻輳，爲印度文學薈萃之所。其東北有亞薩姆格爾，即亞心格爾。又北曰哥爾克波爾，即歌鹿普爾。《恆河考》云上見下德列部。恆水又東南流，經康普爾，玄奘《記》之曲女城也，又作羯若鞠闍，即《新唐書》之茶鏑和羅城。《紀程》云：今西北部科尼普爾之西北百四十里，東北臨乾吉思河。科尼普爾在赤道北百二十六度二十八分，順天偏西三十六度七分。今河左爲烏德國，河右爲厄納特國。恆水又東南流，與延那河會，兩河之交有亞拉巴城，案即阿拉哈巴。即厄納特舊都也，與亞加拉、抹得拉、德希稱印度四聖城，四方來此拜佛。延那河，一曰遙奴。

見《西域記》。法顯《記》曰捕那，法顯《記》云：又經捕那河到摩頭羅國，即秣得那城也。玄奘《記》曰闍牟那，皆一音之轉也。出布士沙山谷中，南流二百餘里，新拉河自西北來會之。又西南流，經德列國西境，折南流，入厄納特國界，至德希城，左右各受一水，城即蒙古王國都也。延那河又南經秣得拉、玄奘《記》作秣菟羅。亞加拉二城，折而東下，右受兵達河水，又屈曲東南流與幹普河會。幹普河出馬盧襪，北流經新的亞、賀兒加等部，至和塔城轉東北流，右受牛者河、巴得河，左受半剌士河，又東北徑吉勞里而東，又轉而東南與延那河會。延那河又折而南，受新地河水，又東南至候末普爾，有尼散河、北哇河合而西來入之，又東南流，有朗河自西北來，康河自西南來入之，又東南受六小水，至亞拉哈巴城與恆河會。恆河又右納敦沙河水，曲折東流，至馬思普爾折而東北，至丕那勒士，古波羅奈城也。城東北十里有鹿野苑精舍佛轉法輪處。恆水又東北流，幹得河水注之。幹得河一名高翁河，出烏得國北境，南流經盧恰路城，又東南與色河會而入於恆水。恆水又東南折而北，經迦戶普爾，又東北殑伽河水入之。黃《記》云：亞加拉部東界阿拉哈巴及烏德國，西界亞日迷，南界馬爾窪，北界德列。長九百里，廣六百里。轄五郡。亞加拉城東北臨閻那河，蒙古王所建，甚堅固，有宮殿古蹟。又北四百餘里有得希城，一名晝里。蒙古王之故都，其後裔猶居此，英人給以歲祿。《講義》云：亞加拉，人十七萬口，在朱木拿河上流，爲謨家爾帝國首府之一。案二圖有亞加拉，與徐合，即雷之愛格拉也。辻《志》作亞救美雅巴，矢《志》作臘克勒，《萬國圖》作阿格拉，謝《志》作阿革拉，一作亞爾各拉。據二圖，東抵阿拉哈巴烏德，西抵剌日不德，即亞日迷，南抵馬盧襪，即馬爾窪，北抵特里，即德列，北有德希拉，即得希城。黃《記》云：德列部東界烏德國，西界亞日迷，南界亞加拉，北界古爾瓦勒，廣袤六百里，轄六郡。其德列城、被勒眉城、慕那得巴城，皆繁盛名區。東北屬境曰古摩雲，距後藏阿里甚近，山深林密，居民無多。東南有城曰巴勒里，嘉慶十九年爲廓爾喀所據，後讓於英。案二圖有特里，即徐、黃之德列。其東北有摩拉達巴的，即慕那得巴，其東南有巴勒里。《恆河考》云：恆河者，安治士河也。恆與安乃華、梵譯音之異。恆河無正幹，來有衆派，去復歧汊，就最大之源論之，凡有五水。北源三，曰安治士，曰延那，曰殑伽；南源二，曰幹普，曰申河。安治士亦有三源，正中曰薩罕，出後藏阿里大雪山之陽，西南流入北印度爲威聊，即古爾瓦勒。德列二國之分界，至好兒岦折南流入中印度，轉東南至勿鹿亞巴，約千餘里，與左右二源合。左源曰薩利，出米鹿，南流少東經孟波利，又東南流來會，右源曰冷庚伽，出德列國北境，南流經慕那得巴，又東南與楞普爾巴勒里被勒摩即東女國，居大山中，畧連西藏。玄奘《記》作婆羅吸摩補羅，案即黃之被勒眉。諸城之水合而來會。三水既合，乃名安治士河。玄奘以殑伽爲恆河之通稱，而於上流之安治士概冒以殑伽之名焉。下見阿拉哈巴部。又古爾瓦勒見下文，與阿拉哈巴、亞加拉、德列諸部，同隸於孟加拉大帥，所謂西北諸省。徐《志》云：烏德米《圖》作烏納，西藏稱盆烏子。案《西域記圖錄》云即鞞索伽。在東印度北境與尼泊爾爲鄰，力不敵英，降爲屬國，都城曰盧各腦。所屬通商之地，曰非薩巴爾，曰幾拉巴，曰巴來文，曰丹達。案烏德，《異名記》作武德，黃《記》云：烏德國，澳地，烏納。古揚摩羅國舍衛城，即波斯匿王所治也。東界拜哈，西界德列，南界阿拉哈巴，北界廓爾喀。長九百里，廣五百里。都城名盧角腦，建於幹得江岸。其烏德城北臨殑伽河，衰廢已久。西南五十里有費薩巴城，玄奘《記》作室羅伐悉底。居民繁盛。此外曰幾那巴，曰畢索亞，曰巴來支，曰丹達等城，皆商賈薈萃之區，士君世襲，英國遣兵帥鎮守，幷遣大臣司其會計。據二圖，烏德部東抵巴哈爾，即拜哈；西抵特里，即德列；南抵阿拉哈巴；北抵尼泊爾，即廓爾喀。都城盧各腦德，即徐之盧各腦，雷之拉克拏，慕《志》作盧克腦，謝《志》作勒革瑙，云人二十四萬口，屋宇美麗，東有河德城。盧各腦德之東曰非薩巴得，即徐之非薩巴爾，雷之非隨板，黃之費薩巴，《平方圖》作非薩巴爾。非薩巴得之北曰巴來支，巴來支之西曰幾拉巴，與徐合。盧各腦德之南曰班達，即丹達。《紀程》云：烏德所屬盧各腦、雷巴勒里、非薩巴爾，治大巴爾四部。《學會圖》有雷巴勒里，治大巴爾，作西大普爾，《列國圖》無。曹典球云：雷之康巴爾，《學會圖》作科尼普爾；北來里，作巴勒里；迷拉脫，作彌魯特；滿隨派，作默察普爾。《恆河考》云：上見阿拉哈巴部。殑伽河一名固那河，又名岡噶江，出後藏阿里郎噶池東南，曰馬伯家喀巴珀，譯言孔雀口也，爲阿耨達四水之一。南流經達克拉，俗名麻楚河，西南流與郎楚河合，始名岡噶江。【略】又南流入烏得國境，又東南至烏得城，城內人民稀曠。南門外有祇洹精舍，佛住此最久，說法度人，經行坐處，有塔表之。岡噶江自舍衛城雙流並趨而下，有決列河、列低河西北來入之。列低河出廓爾喀西境，東南流，經哥鹿普爾，古迦羅衛國，即白淨王故宮也。法顯《記》云：從舍衛東南行十二由延，到迦羅衛城，釋伽太子出家修行，還家見父處，故迹具存，有塔表之。岡噶江又東南受小康托河水，又東南會恆水，又東至五河合口。五河者，中爲恆水，右爲申河，左爲大康托河所分出之三支，大康托河出廓爾喀北境雪山，大小十餘水，會合爲一，入沙冷境，又東南析爲三支，同注於恒。五水並匯於此。案法顯《記》所稱希連河，當即今之康托河。法顯《記》：從迦羅衛城東行十七由延，到揚夷那竭城，城北雙樹間，希連河邊爲世尊般涅槃處，從此東行，到五河合口，世尊自般涅槃於河中央，分身作二身，各在一岸，俾兩國王各得半身舍利起塔。玄奘《記》所稱尼連禪河當即今之申河，元太祖征痕都司丹，遣將追可佛叉算端及於申河而止，即此水也。申河出索哈支南山，西北流經邊托格，有留底河西來入之，折而東流千餘里，合古必河、列限河、孤伊河諸水，皆南境支流之大者。轉東北經社哈巴的部內，又東合於恆水。《紀程》又云：《西域記》之秣底補羅，今西北部之彌魯特城，在赤道北二十九度，順天偏西三十八度四十五分。又摩蘇佛奴格城，在彌魯特之北，蘇

哈隆普爾城，在彌魯特西北，皆抹底補羅地。又婆羅吸摩補羅，今西北部之庫馬汪，在赤道北三十度，順天偏西三十七度六分。又瞿毗霜那，今西北部屬之蘭木普爾國，在赤道北三十一度二十六分，順天偏西三十八度四十八分。又亞醯掣呾羅，今西北部之巴勒里城，在赤道北二十八度二十一分，順天偏西三十六度五十二分。又毗羅刪拏，今西北部之埃杜城，在赤道北二十七度三十三分，順天偏西三十七度四十七分。又劫比他，一作僧伽舍，《佛國記》僧伽施，今西北部之瑞普里城，在赤道北二十七度十三分，順天偏西三十七度二十五分。又鉢羅耶伽，今西北部之阿拉哈巴城，在赤道北二十五度二十五分，順天偏西三十四度三十五分。又殑伽河，一作恆河，《唐書》作乾陀衛江，又作伽毗黎河，即今乾吉思河。又閻牟那河，今仍舊名。乾吉思別源自西北流來至阿拉哈巴之南，與乾吉思河合。又憍賞彌，今阿拉哈巴之南稍西六七十里，南臨閻牟那河。又迦奢布羅，今西北部之蘇爾呾波爾城，在赤道北三十一度五十三分，順天偏西三十九度二十分。又鞞索伽，即今西北部之烏德城，在赤道北二十六度四十八分，順天偏西三十四度十八分。又室那伐悉底，即《佛國記》拘薩羅之舍衛城，今西北部巴來支之東六七十里，巴來支在赤道北二十七度三十三分，順天偏西三十四度五十分。又劫比羅伐窣堵，一作伽毗羅衛，《佛國記》作那毗伽，今西北部烏德之東百里。又藍摩，《佛國記》作藍莫，今西北部亞薩姆格爾之北五十里，南臨哥伽離河，亞薩姆格爾在赤道北二十六度四分，順天偏西三十三度十一分。又大窣堵波，一作比巴拉伐那，今西北部哥魯克波爾之東南百三十里，南臨拉普的河入哥伽離河處。又拘尸那揭羅，《佛國記》作拘彝羅竭，今在哥魯克波爾之東百里，哥魯克波爾在赤道北二十六度四十四分，順天偏西三十三度三分。又阿恃多伐底河，《佛國記》作希連河，今名哥伽離河，在西北部，東南流入乾吉思河。又婆羅痆斯，一作波羅奈，《佛國記》作波羅捺，今西北部之班拿勒斯城，在赤道北二十五度二十分，順天偏西三十三度二十六分。又秣菟羅，今西北部之馬特剌城，在赤道北二十七度二十八分，順天偏西二十八度四十五分。

附本土國：蘭派，雷《志》云：面積九百四十五英方里，人五十五萬千二百四十九口。先謙案：《列國》《學會》二圖西北部內有蘭木普爾，即雷之蘭派也。王達云：野《志》首城，與國同名。人七萬九千口，爲生毛之一大市場。

加華爾，雷《志》云：面積四千百六十一英方里，人二十四萬千二百十二口。先謙案：黃《記》云：古爾瓦勒部，東北界後藏阿里，南界德列，西界新拉原，轄三郡。長五百里，廣三百里。首城名西里那都，土酋所治。其東二郡割隸於德列。新拉在德列之西北，四境高山，風景幽雅，孟加拉大帥建築行館，夏秋二季移駐於此，其富紳豪賈，亦多置別墅，爲消夏之會，或登山射獵，遊目騁懷焉。案《列國》《學會》二圖有加瓦爾，即雷之加華爾，黃之古爾瓦勒，《圓球圖》作勾耳瓦。西里那都，二圖作西里奴戈爾，土酋治所。新拉原據黃氏《西輶日記》在中印度德列部內，二圖作森姆拉，王達云：野《志》面積萬八百二十六方粁。人二十五萬口，在恆河及朱木拿之水源地，首邑曰的里。似即黃之西里那都。

奔者勃省：奔者勃，雷《志》云：英省，以巡撫管理。面積十一萬六百六十七英方里，人二千八十六萬六千八百四十七口。特爾希，人十九萬二千五百七十九口。雷霍耳，熱度中數七十五度，極寒五十四度，極暑九十三度，雨水二十二英寸。人十七萬六千八百五十五口。愛摩力叉，人十三萬六千七百六十六口。板沙華，人八萬四千百九十一口。愛摩巴拉，人七萬九千二百九十四口。麥爾坦，人七萬四千五百六十二口。勞來耳賓底，人七萬三千七百九十五口。皆倫德，人六萬六千二百二口。配西亞拉，人五萬五千八百五十六口。西阿爾考脫，人五萬五千八十七口。飛勞司派，人五萬四百三十七口。以上要區。徐《志》云：西林德在北印度隆德勒至河之左，本塞哥國左部，降於英爲屬國，地分四部，各有酋長：曰巴的亞拉，曰達內薩爾，曰拉的亞納，曰翁巴拉。徐《志》塞哥下又云：國分九部，曰本若，都城建於拉維河岸，曰勞爾，一作剌令，米《圖》作勒懷。貿易繁盛，爲通國大都會；曰固宜斯丹，首城名拉德如爾；曰克什迷爾，首城同名；案克什迷爾別見下。曰著這，首城名亞德各；曰亞薩勒；曰北朝威爾；曰幾爾加爾不耳；曰不耳丹；曰勒亞，曰德勒義斯馬伊爾汗；曰德拉合西汗；曰巴合瓦爾不耳，首城皆同名。黃《記》云：本若，一名西林德，昔屬塞哥國，一作西刻。後割隸於英。東界德列，西界阿富汗國，南界剌日布得，北界克什米耳。廣袤三千里。首城曰勞爾，一名那哈爾。塞哥王倫亞昇之故都也，案倫亞昇即徐之林日星。臨拉維河之陽，附河兩岸，市埠如林。西北隅有亞叨克城，俾石哇城，西南隅有慕兒丹城，皆修建鐵路，通行火車。先謙案即雷之奔者勃也，《列國》《學國》二圖、《講義》作旁遮普，《萬國圖》作奔扎比，《圓球圖》作噴查白，辻《志》作盤蛟布，周《志》作噴基勃，謝《志》作烹齋，云當印度施河之流域，在印度北部，一稱五江省，地爲五河流灌，面積十一萬英方里，人二千一百萬口。慕《志》作本若比，云在西北，沙磧居多，內有五河，其流俱與印度河相匯，本分三部。乾隆間，酋長林日星兼幷爲一，鄰邦惕服，英取孟加拉後與之止戈修好，後嗣聽讒信佞，國勢浸衰，英遂連年大舉蠶食其地。道光三十年屬於孟加拉。據《圖》，西南隅有城曰特里，雷之特爾希也。《講義》旁遮普下云：特里，莫卧爾帝國舊都在此，當時居民二百餘萬。慕《志》本若比下云：德立，古王京都，亂時爲土兵動擾，英兵勝後，宮室園亭備極美麗。謝《志》烹齋下云：東南有德利城，在救母那河岸，爲蒙古朝京都，尚存遺宮，有大禮拜堂及大學校，居民二十萬，城周二十里，有砲臺。此雷、謝、《講義》皆以特里屬旁遮普，

《紀程》亦云特里即《志略》之德列，今屬旁加普部。案徐《志》德列屬亞加拉，《黃記》德列自爲部，亦不屬本若省。俱引見前。王達云：《高等地理》、野《志》特里俱屬旁遮普，《二十世紀現勢圖》作德列，亦屬旁遮普。野《志》云：特里亦云德列哈，人二十萬口，瀕朱木拿河，海拔二百十五米突。曹典球云：依田雄甫《世界讀史地圖》特里本獨自爲部，千八百二年，英國毛尼吞任總督時隸英。又坂本健一《世界史》：千八百四十九年，塞哥族戰敗，旁遮普始歸英領。據此，則特里隸英在前，旁遮普隸英在後，英得旁遮普乃與特里合併爲一，係近今事，故《講義》等志與黃、徐不合。特里之北曰翁巴拉，翁巴拉之西曰巴的亞拉，巴的亞拉之北曰西林德，幷與徐合。其西北曰綠的亞拉，即徐之拉的亞納。拉的亞納之西北曰拉合爾，即雷之雷霍耳，徐之勞耳，《圓球圖》作辣合兒，黃《記》稱爲瀕河辣達克部。《講義》云：副總督駐此，又爲鐵道之中心。謝《志》作拉賀，即拉合也，云在西北境，近印度施河之支流拉來河，設有大學，居民十八萬。慕《志》云：勞爾，首城同名，建拉維河濱，貨財轉輸，技藝精巧。拉維即拉來，二《圖》作拉微，《紀程》作勒和，即米《圖》之勒懷。拉合爾之西北曰拉烏爾奔的，即雷之勞來耳賓底。拉烏爾奔的之西北曰亞得各，與徐合，即黃之亞叨克。亞德各之西曰白沙瓦，即黃之俾石哇，雷之板沙華，徐之北朝威爾也。《講義》作白沙威爾，云在哈伊威爾峠之口，乃北邊要地。白沙瓦之南曰德勒義斯馬伊爾汗，此印度河西偏北分部。又南曰勒亞，又南曰德拉合西汗，此印度河西偏南分部，幷與徐合。德拉合西汗之東曰穆里坦，即雷之麥爾坦，黃之慕兒丹，《萬國圖》作摹耳坦。穆里坦之東南曰布哈烏爾普爾，即徐之巴合瓦爾不耳。布哈烏爾普爾之東北曰菲羅斯普爾，即雷之飛勞司派。菲羅斯普爾之北曰阿木剌昔爾，《講義》同，云人十三萬六千口，以織物商業著名。阿木剌昔爾即雷之愛摩力叉。曹典球云：據《學會圖》，雷之愛摩巴拉即翁摩拉，皆倫德即遮蘭達，配西亞拉即巴的亞拉，西阿爾考脫即西哥特。《課程》云：旁遮普居恆河上流，跨印度河流域，治特里，或云治拉合爾，《西徼水道考》云：上見克什米爾。新頭河水自克什米爾入本若境，西南流至雅叨克，乃一大市埠，英人造火車鐵路。西抵俾石哇，東達孟加拉，有甲布河自西來會。甲布者，古高附國也，屬大月氏，今爲阿富汗國都。其水從西南山谷中流出，繞甲布城南，東流至折剌那巴，有庫那河注之。庫那河水二源，俱出喀非利境，南流入甲布河。甲布河水又東流至俾石哇，爲英所轄，有邊達河注之。邊達河二源，出喀非利東境黑嶺，西南流入甲布河，疑《西域記》之達厲羅川也。甲布河又東，至亞叨克入新頭河。自發源至此約千餘里，兩岸多高山，水流湍急，舟楫難通。新頭河又流至亞叨克以下，水勢深廣，可駛輪船。又西南流，右則生河注之，河出好斜那，西南流入新頭河。左則幹丕河注之，河出固冷山中，東南流，經本路從葛篤妙襪兩山峽之間流出，入新頭河。又索丕河注之，河出阿富汗南境，東北流五百餘里，有哥末河北來注之，又東流入新頭河。新頭河水又西南〔流〕。斯來曼山麓諸小溪，兩旁汊港甚多，忽分忽合，不出十里之外。東境有勒亞沙磧，廣袤三百餘里。復西南流與四源相會，是爲最遠之一源也。四源者：一、薩拉楚河。亦出後藏阿里境內，有山曰郎干喀巴珀，譯言象口也。山上有二池，曰馬品木達賴淖爾，曰郎噶淖爾，二池水從西北流出，左右山泉數十道同注之，西北流千餘里至桑納出阿里境，折西南入印度界，歷幹那空、布士沙賀、社普爾等部落，至好利加，有丕士河東北來會，又西南至占普爾，合新頭河。迤南有大沙磧，廣圓數千里，然沿河兩岸皆平衍膏腴，人戶稠密。二、拉維河出辣爾普北境山谷中，西南流至勞爾城，一名那哈爾，昔塞哥王割本若隸英，幅員二千里，跨印度河五大源，南以薩拉楚河爲界，英人自勞爾城沿拉維河南新修鐵路以達於信地。三、占勞河。出好那爾部中，北流經克什米爾東南境，折西南至慕兒丹，合於拉維河；四、志林河。出克什米爾東南山麓，北流經色冷那格城，西合東北一水，流入一泊中，泊名闕。復自泊西南流出，南受凹里河，北受吉善更格河，至麻撒花那折南流，轉西南合於占勞河。五源既合，下流入信地爲信地河。下見新狄。《紀程》云：《西域記》之跋虜沙城，《佛國記》作佛格沙城，即今旁遮普之白斯哈瓦城，在赤道北三十三度五十九分，順天偏西四十四度五十六分。又烏釋迦漢茶城，在今白斯哈瓦之北二三十里。又呾叉始羅，今旁遮普之拉烏爾奔的城，在赤道北三十三度三十六分，順天偏西四十四度二十三分。又僧訶補羅，今旁遮普之哲蘭穆城，在赤道北三十二度五十六分，順天偏西四十二度四十五分。又磔伽即塞哥，今旁遮普勞爾之西北，勞爾在赤道北三十一度三十二分，順天偏西四十二度十分。又毗播奢河，今曰比斯河，出克什米爾南境，西南流過勞爾北，又西南流入印度河。又闍爛達羅，今旁遮普之遮蘭達城，在赤道北三十一度十九分，順天偏西四十度五十八分。又屈露多，今旁遮普之庫爾魯，在赤道北三十一度，順天偏西三十九度二十六分。又設多圖盧，今旁遮普之翁巴拉城，在赤道北三十度二十四分，順天偏西三十九度四十四分。又森姆拉城，在翁巴拉東北。西林德城，在翁巴拉西北，皆其地也。又薩他泥濕伐羅，今旁遮普之達內薩爾城，在赤道北二十九度五十六分，順天偏西三十九度三十七分。又窣祿勤那，今旁遮普之耶階爾里，在赤道北三十度十分，順天偏西三十九度五分。又茂羅三部盧國，今旁遮普之木耳丹城，在赤道北三十度十四分，順天偏西四十四度五十六分。〔又〕鉢伐多，今旁遮普之舍阿特城，在赤道北三十度五十二分，順天偏西四十四度二十一分。

附本土國：雷《志》云：面積三萬八千三百九十九英方里，人四百二十六萬三千二百八十口。著名之國列下：

配西亞拉，雷《志》云：面積五千九百五十一英方里，人百五十八萬三千五百二十一口。先謙案：《講義》旁遮普領藩部土人地，有巴西亞拉，即雷《志》之配西亞拉《列國》《學會》二圖作巴的亞拉。

巴哈華爾派，雷《志》云：本土最大國。面積萬七千二百八十五英方里，人六十五萬四十二口。先謙案：雷《志》巴哈華爾派，《列國》《學會》二圖作布哈烏爾普爾。又《講義》旁遮普領藩部土人地，有塞克等，《列國》《學會》二圖亦作塞克、蓋加等字，以包巴哈華爾派諸國也。

又　西北邊疆：西北邊疆，雷《志》云：俾路芝邊地，面積十四萬九千英方里，人九十七萬二千七百口。阿富汗邊地及開巴路、司華德、開覆里司担，共面積二萬六千九百英方里，人八十萬口。先謙案：《講義》藩部土人領地，有俾路芝斯坦耶借西，注云，即俾路芝保護地，雷《志》所云俾路芝邊地即此，當與俾路芝下參看。王達云：野《志》作西北國境州，《高等地理》作西北邊疆州，野《志》又云：千九百零一年置，殆有哈薩拉地方全部及旁遮普之外印度地方，如白沙瓦、科哈得德勒義斯、馬伊爾等，並包蘇瓦特、赤哈爾等。雷之司華德，即蘇瓦特；開覆里斯坦，即加非哩斯坦，《學會圖》俱繪入阿富汗境，蓋此州新置，相沿未改之故。《新譯世界現勢全地圖》有此州，界限甚明。

愛米爾與美華拉：愛米爾與美華拉，雷《志》云：幷直隸印度政府。面積二千七百十一英方里，人五十四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愛米爾，人六萬八千八百四十三口。徐《志》云：剌日不德，米《圖》作爾勒士布他拉。又名澳地，案澳地即雷《志》之疥狄非剌日不德也，徐誤。在西印度，幅員遼闊，西境沙磧居多，東境土田最沃，江河足資灌溉。舊本大國，夙稱富饒，以力不敵而降英。地分九部：曰日宜不爾，曰哥達，曰奔的，曰疥代不爾，曰入德不爾，曰當克，曰日薩爾迷耳，曰比加尼爾，曰巴的。黃《記》云：剌日布德部，一名亞日迷爾。東界亞加拉，西界信地，南界古支拉德，北界本若。長千五百里，廣七百餘里。北境沙磧曠渺，南境土地腴饒。所屬九郡，惟亞日迷爾割隸於英，其餘諸部土酋分治。先謙案：剌日布德即剌日不德，《列國》《學會》二圖與徐同，樋《志》作拉日布德，《萬國圖》作拉札士丹，又名拉者布丹納，《漢文圖》作拉止普塔那，周《志》作拉球拍他奈，稱爲英屬印度河東沙地。亞加拉之西曰日宜不爾，《圓球圖》作魯阿頗阿。日宜不爾之南曰當克，當克之南曰奔的，與徐合。奔的之東南曰科大，即徐之哥達。科大之西南曰疥代不爾，與徐合，《萬國圖》作烏帶婆阿，《圓球圖》作烏德普爾。疥代不爾之北曰巴里，即徐之巴的。巴里之西北曰入德不爾，《圓球圖》作昭德普耳。入德不爾之西北曰日薩爾迷爾，日薩爾迷爾之東北曰比加尼爾，幷與徐合。比加尼（東）（爾），《圓球圖》作比喀尼耳。案黃云：剌日布德，一名亞日迷爾，又云亞日迷爾割隸於英。則是全部隸屬矣，語未甚晰。據二圖，諸部內有亞日迷爾部，英惟割此一部也。亞日迷爾，《萬國圖》作阿這密阿，《圓球圖》作唵斯米耳，即雷之愛米爾。曹典球云：雷之美華拉，即西南山地。王達云：亞日迷爾在海拔六百米突內外之臺地，富風景，首府同名，人七萬四千口，在他拉喀爾丘之麓，回教徒稱爲靈地。其美華拉則據阿拉勿祖山脈，有肥沃之谿谷，首府比瓦爾。《紀程》云：《西域記》之瞿折羅，今剌日不德羣國中之波爾墨城，在赤道北二十五度四十八分，順天偏西四十五度十五分。波理夜呾羅，今剌日不德羣國中烏爾瓦國西北之科德城，在赤道北二十七度四十四分，順天偏西四十度十三分。

附本土國：蘭皆普推那，雷《志》云：二十一本土國所合而成，大半爲蘭皆普武族所管轄，而蘭皆普武族不過居人民百分之五。面積十三萬二百六十八英方里，人千二百二十二萬三百四十三口。皆派，人十五萬八千九百五口。巴蘭派，人六萬八千三十三口。朝派，在馬華，人六萬千八百四十九口。比開暖，人五萬六千二百五十二口。亞爾華，人五萬二千三百九十八口。阿對派，在迷華，人四萬六千六百九十三口。以上要區。先謙案，辻《志》印度英國藩屬有喇吉浦他那，即雷之蘭皆普推那也。《講義》藩部土人領地有剌日不德拿，亦即蘭皆普推那，《課程》作剌日不得拿，云在旁遮普之南，西北部之西，印度河之東，計土國十八，英督遣一官監之。其較大者疥代不爾、在南境亞日迷爾城之西南，阿拉勿利山東南麓。日薩爾迷爾、在西境亞日迷爾城之西偏北。入德不爾、在亞日迷爾城之西，日薩爾迷爾之東偏南，阿拉勿利山西，盧尼河之北岸。日宜不爾、在亞日迷爾城之東北，云鐵路經過處。多爾普爾、在東境日宜不爾之東，專不耳河北岸。比加宜爾。在北境沙漠中，亞日迷爾城之西北。案多爾普爾，據二圖在亞加拉之南，《課程》與上徐《志》大同，諸部中英惟割亞日迷爾，其餘皆土部可知。曹典球云：雷之阿對派，《學會圖》作疥代不爾，朝派作入德不爾，比開暖作比加宜爾，皆派作遮日不爾，巴蘭派作巴德普爾，亞爾華作亞盧爾，迷華作馬盧襪。

中印度：中印度，雷《志》云：包有八十二本土國，面積七萬七千八百八英方里，人二千三十一萬八千八百十二口，其稍著名之國列下：瓜里爾，面積七萬九千六十七英方里，人三百五十二萬五千二百三十三口。蘭斯喀，都城。徐《志》云：新的亞一作新地亞。在中印度，地形曲折回環，與英人屬部、屬藩交錯，素以剽掠爲俗，飛騎出沒，屢與英人搆兵。地分三部，各有酋長，不相統屬；曰亞加拉，亞加拉舊都已爲英屬，此蓋其西南部落。首城名瓜利爾，即王都也；曰干德宜至，首城名不郎不爾；曰馬盧襪，米《圖》作馬爾窪，一作馬剌他，其都城已爲英屬，此蓋其東北部落。首城名疥日音。馬盧襪爲鴉片總集之地，每年運出二萬餘箱。徐又云：邦德爾干、波保爾、曷爾加那皆中西印度小國與新的亞犬牙相錯，孱弱不能自立，降附於英。黃《記》云：腹內之省，英語稱爲仙得剌博羅運司，譯曰腹內之省也，半置郡縣，半隸土酋。新的亞部，一名哈那歐替，在印度之中央，地形散

裂，不相聯屬，而與賀架爾、折那哇爾諸部犬牙交錯。先謙案，即雷《志》之中印度也。《列國》《學會》二圖作瓜利爾，與徐合，即雷之瓜里爾，《世界圖》作瓜略爾，《萬國圖》作果利阿，《圓球圖》作果阿里奧，周《志》作喝喟利爾州。據二圖，新的亞在中印度之北，其首城新的亞，反在馬盧襪之南，所謂地形散裂也。黃又云：賀兒架爾部一作葛爾加耳。與新的亞、麻爾哇諸部參錯相間，土番分轄。案賀兒架爾，即徐之曷爾加那，二圖作何由加巴得。又云：麻爾哇部在新的亞之南，幅員約五六百里，首城曰英朵耳。案二圖麻爾哇，作馬盧襪，《萬國圖》作麻耳瓦，《圓球圖》作毛耳瓦，周《志》作麥爾渭高原。英朵爾即印度爾，在馬盧襪西南境，乃印度爾首城，非麻耳哇首城也，黃誤。又云：本的勒看部，一名邦德爾干。在新的亞之東，長六百里，廣五百里，轄五郡，首城名札德普爾。案二圖作邦德爾，即徐之邦德爾干，在中印度之東北。札德普爾作赫德彌爾普爾。又云：岡都亞那部一名工窪納，東界俄力薩，西界刊代施，南界尼桑，北界阿拉哈巴。長千五百里，廣千八百里。爲英國兼攝者，止東北二方，餘皆土酋分治。酋城曰倭巴耳布。案二圖，俄力薩即俄里薩，刊代施即根的士。岡都亞那西距根的士，中隔那哥不爾，北距阿拉哈巴，中隔勒限，二圖似未甚台。又云：以上孟加拉、痕都司丹、烏德、本若、中印度五大部落，統歸孟加拉大帥所轄。自西北而東南長六千餘里，廣三千餘里，約得印度之大半。《課程》云：中印度羣土國，在西北部之西南，剌日不得拿之東南，溫特哈山北麓，即馬盧襪高原地，計土國七十一，英督遣一官監之。其較大者印度爾，波保爾，俱見下。瓜利爾。在北境，近專不爾河南岸。勒限，在東境，插入恒河之南，中部之北。二圖同，《萬國圖》作利哇，《圓球圖》作來瓦。王達云：野《志》中央印度分二部，其西部由馬盧襪、波保爾、瓜利爾而成，瓜利爾有舊街、新街、商街三市，可想見往日之盛，附近之摩拉爾，則英屯營地也。其東部分邦德爾、勒限二區。《紀程》云：《西域記》之鄔闍衍那，今中印度羣國中瓜利爾國之舟日音城，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十二分，順天偏西四十度四十三分。又擲枳陀，今中印度羣國之賓內西北五十里，賓內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四十一分，順天偏西二十六度十二分。又摩臘婆即馬盧襪，今中印度羣國中之印度爾，德哈等地。印度爾在赤道北二十二度四十一分，順天偏西四十度三十七分；德哈在印度爾西南。又摩濕伐羅補羅，今中部蒙德剌之北六十里，蒙德剌在赤道北二十二度三十四分，順天偏西三十五度五十六分。《西域記》以擲枳佗屬南印度，摩濕伐羅屬中印度，是擲在南，而摩在北。今據英人所作《玄奘游蹟圖》則二圖之南北倒置，以形勢觀之，二國均應在中印度，《西域記》本容有傳寫之誤。

因獨爾，雷《志》云：面積八千四百二英方里，人一百九萬四千五百十口。因獨爾，都城。人九萬二千三百二十九口。先謙案：《列國》《學會》二圖，岡都亞那之西，根的士之東南，有印度爾，即雷之因獨爾也。《圓球圖》作英朵耳，樋《志》作印多阿，周《志》作英特亞，稱爲德干高原支部，地處馬剌他高原，中印度羣土國之一。《課程》云：印度爾在西南境，首城在溫特哈山北麓，當鐵路經過處。中印度一區俱在溫特哈山之北，惟印度爾疆域跨山而南，並逾那爾巴達河南岸，地膏沃，產布、棉花、煙葉、鴉片。野《志》云：印度爾首府曰印度爾，人八萬七十口，在馬盧襪地方內，棉、罌粟集散之地。餘互見上。

波卜爾，雷《志》云：面積六千八百七十四英方里，人九十五萬二千四百八十六口。波卜爾，都城。人七萬七百七十八口。先謙案：波卜爾即徐《志》之波保爾也。見上。黃《記》云：波保爾部在閻爾披達江之陰，幅員三百里，山深林密，民俗剛勇。據《列國》《學會》二圖，波保爾在馬盧襪之南。《課程》云：波保爾在南境溫特哈山北麓，印度爾城之正東。野《志》云：波保爾，人七萬七千口，爲回教國之首府，當交通之衝。餘互見上。

孟買省。【略】

附本土國：雷《志》云：面積五萬六千八百二十七英方里，人七百七十九萬五千四百二十四口。著名之國列下：

開前亞華，雷《志》云：面積二萬五百五十九英方里，人二百七十五萬二千四百四口。先謙案：《講義》孟買藩部領土人地有加西亞華，即雷《志》之開前亞華。王達云：野《志》開前亞華諸邦，面積五萬七千方（籽）（千米），人二百五十萬口，占古直拉德半島，北部低卑，南部多起伏。首府曰拉第哥德，在半島之中央，外有臨康木拜灣之港，曰巴瓦那喀爾，人三萬六千口；臨開治灣之港曰那瓦喀爾，人三萬五千口。《學會圖》地名多漏，鮮可合者。

喀區，雷《志》云：面積六千五百英方里，人五十五萬八千四百十五口。黃《記》云：叩齒一名加支古治，在日瓜爾之西北，信地之東南，四面海水環之。長四百里，廣百餘里。土磽民貧，往往地震。有英軍駐此。先謙案：叩齒即雷之喀區，音變字也。《列國》《學會》二圖作開治，一名布支，在孟買、信地之間，南北海灣名開治灣，一作叩齒灣。《講義》孟買領藩部土人地，有開治。

新狄部：新狄，雷《志》云：孟買之一部。面積四萬七千七百三十九英方里，人二百八十七萬千七百四十四口。喀拉欠，人十萬五千百九口。漢大累板，人五萬八千四十八口。以上要區。徐《志》云：信地米《圖》作阿布爾信。在西印度極西南隅，北界塞哥，西界俾路芝，南臨印度海，印度河由此入海。南北約千里，東西約五百里，都城曰海德拉巴，其國未歸英轄。先謙案：即雷《志》之新狄也，新、信、狄、地，一音之轉。《列國》《學會》二圖與徐同，《萬國圖》作辛得，《漢文圖》作星得，《泰西新史》作沁得。都城作海得拉巴，即雷之漢大累板，《萬國圖》

作海德拉板，《圓球圖》作哈愛豆辣巴得，《世界圖》作海德兒拉巴德，矢《志》作海德拉勃德，《泰西新史》作醢笛喇叭。黃《記》云：其國東界沙漠，南界叩齒灣，西界俾路芝，北界阿富汗國及本若省。長千里，廣六百里，領六郡。此外商埠曰塔塔，曰格勞齊，曰勞社那，曰戒易坡，俱繁盛名區。印度河經國中，分多派入海，藉資灌溉，五穀豐饒。昔時土君甚富，貨賄山積，藏於塔塔城。道光二十三年，爲英所滅，印度惟此部人號爲勁勇，兼狎習風濤。二圖塔塔作大達，勞社那作瑙舍拉。《講義》云：千八百十四年幷於孟買州，地勢當與沙漠分離之處，海岸一帶酷熱溼潤，地味甚瘠。西有商埠曰喀喇蚩，即雷之喀拉欠，黃之格勞齊。《講義》云：此印度河口附近之港，人十萬五千餘口，印度西北大貿易場也；海得拉巴陸路貿易繁盛。《課程》云：海得拉巴在印度河中小島上，鐵路東北達拉合爾，人二萬口，有礮臺及製造軍械廠。喀喇蚩在海得拉巴西南，南臨海灣，爲停泊絕佳處，有海電綫達蘇彝士河。《西徼水道考》云：上見旁遮普。信地河西南流至路得，分一支南流，經恕易普爾至洛麻加，入叩齒澤中，其正幹則西流折南，經海地拉巴，爲信地都城，又西南至塔塔，杜宗預以《學會圖》之喀塔當之。案此云由海地拉巴西南至塔塔分爲數派，則是大達，非喀塔也。復分爲數派入科曼海灣，即印度洋，或稱小西洋。《梁書》所云從月氏、高附以西，南至於西海，蓋指此也。《紀程》云：《西域記》之信度，今孟買所屬之信地部，玄奘所到處爲今信地所屬之克爾普爾國，在赤道北二十七度二十七分，順天偏西四十七度三十四分。又狼揭羅，今信地部之喀剌直城，案即喀剌蚩。在赤道北二十四度五十三分，順天偏西四十九度二十九分。又阿點婆翅羅，今信地部所屬開治國之西北境，開治在赤道北二十三度二十分，順天偏西四十七度六分。

附本土國：開爾派，雷《志》云：面積六千一百九英方里，人十三萬千九百三十七口。先謙案：開爾派，《列國》《學會》二圖作克爾普爾，在信地部內。

巴羅答，雷《志》云：面積八千二百二十六英方里，人二百四十一萬五千四百十三口。巴羅答，都城。人十一萬六千四百二十口。徐《志》云：曰瓜爾又名古宜加瓦爾，在西印度西南隅，三面懸海，素以寇掠爲俗，印度人稱爲賊渠，爲強敵所迫，降於英。都城曰巴羅達。一作巴羅他。先謙案：即雷《志》之巴羅答也，《列國》《學會》二圖與徐同，《紀程》作喀的亞瓦，《萬國圖》作喀第瓦。黃《記》云：曰瓜爾部，一名佳得低哇，東北界亞米特巴部，餘三面濱海，中央岡巒絡繹，廣袤五百餘里，首城名包來丹那，土君所轄，沿海市埠亦夥。案部地與古塞拉德相錯。

印度南部。

中部諸省：中部諸省，雷《志》云：英領，以大臣管理。面積八萬六千五百一英方里，人千七十八萬四千二百九十四口。耐派，人十一萬七千十四口。皆勃耳派，人八萬四千四百八十一口。以上要區。徐《志》云：那哥不爾一作納不邦。在德干之東北，幅員半之，素以盜劫爲俗，飛騎四出，剽掠諸鄰，英人力征降之，今爲屬國，其都城亦名那哥不爾。所屬通商之地，曰罷架爾，曰郎德各，曰昭布爾，曰拉登不爾，曰馬合罷，曰列不爾，曰古達，曰威拉合爾。先謙案：即雷《志》之中部諸省也，辻《志》作中央諸州，《列國》《學會》二圖作中部。慕《志》云：中土諸省，其都城曰如伯卜，乃鐵路可通之所，故其貿易特興盛。又有那哥不爾，其俗素稱強悍，以劫奪爲能，剽掠四鄰。《課程》云：中部居德干高原東北隅。治那哥不爾，在不蘭赫塔河上游西岸，其河水南流入哥達惟利河。《講義》云：中央州占尼爾巴達及馬呼努的兩岸上流之地，幷有邱陵地方。那哥不爾，人千二萬口，乃中央印度工業之中心。謝《志》云：中央諸省在代干高原之北部，繞以本地屬部，面積約八萬六千英方里，人千一百萬口。首府那哥不爾，有鐵路與孟買連絡。黃《記》云：來格普爾部，一作那哥布爾。東界俄力薩，西界麻爾哇，南界伯西耳加，北界阿拉喀巴。長千五百里，廣九百里。首城名來格普爾，爲通商大埠。樋《志》云：中央州占德干高原一部，產棉花及煤、鐵。周《志》德干高原作提根高原。《世界圖》那哥不爾作那格鋪爾，《萬國圖》作那頗阿，《漢文圖》作那孤波爾，《圓球圖》作那格普瓦。據二圖，那哥不爾東北有昭布爾，東有拉登不爾；列不爾東南有威拉合爾，並與徐合。那哥不爾即雷之耐派，昭布爾即雷之皆勃耳派。又二圖有馬呼爾，《平方圖》作馬赫，即徐之馬合罷；有虎塔，即徐之古達。《紀程》云：《西域記》之憍薩羅，一作拘薩羅，今中部之琛達城，在赤道北十九度五十五分，順天偏西三十七度八分。杜宗預云：有比拉爾、庫爾格兩部，與那哥不爾部地相錯。

附本土國：雷《志》云：面積二萬九千四百三十五英方里，人二百十六萬五百十一口。最要之國列下：

勃司泰，面積萬三千六十二英方里，人三十一萬八百八十四口。先謙案：勃司泰，《列國》《學會》二圖作布斯塔，在那哥不爾之東南。

馬德拉斯省。【略】

附本土國：雷《志》云：面積九千六百九英方里，人三百七十萬六百二十六口。著名之國列下：

脫郎佛科爾，雷《志》云：面積六千七百三十英方里，人二百五十五萬七千七百三十六口。徐《志》云，達拉王哥爾亦英屬國，在南印度極西南海角，都城曰的里彎德稜。所屬通商之地：曰達拉王哥爾，曰波爾架，曰固蘭，曰安任加，此外中、西印度尚有數小部，皆屬於英。先謙案：達拉王哥爾即雷《志》之脫郎佛科爾也，《列國》《學會》二圖、《講義》與徐同，謝《志》作打冷莽柯，樋《志》作特拉萬科阿，

周《志》作得拉維夸爾，《圓球圖》作特來番科耳。黃《記》作達來番科耳，云東界丁利肥里，北界科青，西南界海。長五百里廣二百里。城名特來番得郎，土酋所轄。海濱商埠曰波爾架，曰魁琅。南方有地形斗入海中，所謂哥摩林角是也。海船至此轉柁，風濤甚猛，內地有米瑣邑，山水秀麗，果木尤佳。土酋前爲荷蘭所逐，居民亦多遷徙，今隸於英。案特來番得郎即徐之的里彎德稜，《萬國圖》作剔利萬特隆，《圓球圖》作特里發恩得婁，二圖與徐同，丁利肥里作丁那威勒，波爾架、安任加，幷同，固蘭與徐同，即黃之魁琅。哥摩林作科馬林。

枯爾，雷《志》云：英領縣，直隸印度政府。面積千五百八十五英方里，人十七萬三千五十五口。黃《記》云：庫爾格在賣索爾土部之西，西高止山東麓，治美爾喀拉，在西高止山中。先謙案：庫爾格，即雷《志》之枯爾也。

漢大累板，雷《志》云：英最重要之藩國，在德肯高原。面積八萬二千六百九十八英方里，人千百五十三萬七千四十口。黑打蘭板，人四十一萬五千三十九口。亞倫格板，人三萬三千八百八十七口。以上要區。徐《志》云：五印度，中、東、南諸國，大半爲英所夷滅，分隸四部，尚有十餘國納款稱藩，僅存故號，英派大酋駐之，代理國政。德干一名尼桑，一作尼散，米《圖》作海特爾拉巒。在南印度腹地，幅員廣闊，爲中、南諸部之最，國無政而好戰，民多怨畔，四鄰幷侵，英人助以兵力，乃免於亡，遂降英爲屬國。其地天氣炎熱，物產豐饒，風俗邪淫最甚。地分五部：曰海德拉巴，其都城也，曰比德爾，曰比拉爾，米《圖》作浦勒爾。曰亞瓦郎加巴，曰北乍不爾。先謙案：海特爾拉巒即雷之漢大累板也。《講義》印度諸藩部云：海得拉巴居迭康高原之中心，東部有大炭坑，首府海得拉巴，人口四十餘萬，亦大都會也。案海得拉巴即徐之海德拉巴，雷之黑打蘭板。樋《志》云：海德拉巴州在德干高原之中央，其地出海面二千尺，州中產棉，地甚廣，部長之爵名曰尼薩密。陳炳煥云：在哥達惟利河之南，奇斯德那河之北。矢《志》作海得拉勃德，吳《志》作海達巴德，周《志》作哈台蘭特，辻《志》作海德兒拉巴德，許《考》作海德拉，《漢文圖》作日特拉拔得，《圓球圖》作哈愛豆辣巴得。黃《記》云：德干部一名尼桑，東北界來格普爾，西界伯日普爾，南界加爾那德。長二千里，廣千三百里。轄五部，首城曰海德拉巴，一作希答巴。英軍萬二千屯之。境內多高原，產良麥，土酋世襲，朘削平民，嘉慶中，屢與英搆釁，英乃決計取之，雖鎮以重兵，猶常反側不安。所記與徐略異。德干、迭康即雷之德肯，《世界圖》作兌坎，周《志》作提根，《地學》作鐵幹，《外國地理》作敵更，二圖作尼桑，與徐同。徐之亞瓦郎加巴即雷之安琅加巴得。《課程》云：尼桑土國在孟買之東，麻打拉之西，比拉爾之南，哥達惟利河、奇斯得那河二水之間，英督遣官監之。國都海得拉巴，在奇斯得那支源南岸，有鐵路西達幹路。二圖比德爾與徐同，《萬國圖》作必達。北乍不爾作比吃婆阿。亞瓦郎加巴作澳冷葛巴，《平方圖》作安琅加巴得，《圓球圖》作俄倫勾巴得。《紀程》云：《西域記》之案達羅，今尼桑國之空蒙麥特城，在赤道北十七度十三分，順天偏西三十六度十七分。又恭那補羅，今尼桑國模德古爾城之東南百里，模德古爾在赤道北十六度二分，順天偏西四十度。

般拉省：般拉，雷《志》云：英省，直隸印度政府。面積萬七千七百十八英方里，人二百八十九萬七千四百九十一口。愛里區派，人三萬六千二百四十口。愛摩勞替，人三萬三千六百五十五口。以上要區。王達云：《學會圖》有比拉爾，即雷《志》之般拉省也，在尼桑土部之北，稍特不拉山之南。《課程》云：本尼桑土部地，割以償英債者。《學會圖》有伊里治布爾，即雷之愛里區派，有鄂木老烏的，即雷之愛摩勞替。野《志》云：境內地味肥沃，產棉花；又云比拉爾西端有布爾塔那國，首邑曰模爾克普爾。先謙案：《列國圖》同《課程》云：在塔普提河北岸，人二萬六千餘口，爲孟加拉所領八分部之一。案此地歸英後，併入孟加拉也。辻《志》作伯兒拉州，般、伯一聲之轉。

迷梭爾：迷梭爾，雷《志》云：英藩國。面積二萬七千九百三十六英方里，人四百九十四萬三千六百四口。迷梭爾，人七萬四千四十八口。奔加勞，人十八萬三百六十八口。以上要區。徐《志》云：賣索爾一作賣索，又作邁蘇爾，米《圖》作買若爾。在南印度南界，素稱強國，地多沃土，農功甚力。其王好戰，侵伐四鄰，連年不息，英人力戰取其國，散其兵，乃降爲屬國。都城與國同名，所屬通商之地：曰邦加羅爾，曰幾那巴登，曰幾德爾德拉克，曰賽拉，曰哥剌爾。先謙案：即雷《志》之迷梭爾也，《列國》《學會》二圖與徐同，《世界圖》作邁叟，《萬國圖》作買瑣阿，《圓球圖》作麻梭耳，樋《志》作買索爾，周《志》作痳蘇亞，《泰西新史》作梅鎖，《西洋史要》作墨所。《講義》印度諸藩部云：橫迭康高原之中，全土多旱。黃《記》云：東界加爾那得，西界加那拉，南界哥英巴都，北界伯日普爾。長八百里，廣六百里。領十郡，有土王居賣索爾城。其商埠曰邦加那耳，曰色林甲巴丹，曰故剌，曰幾得拉，皆繁盛之區。案邦加羅即雷之奔加勞，二圖作邦加洛爾，此郡在國之東北。色林甲巴丹即徐之幾那巴登，《萬國圖》作西冷葛巴耽，《圓球圖》作蒐凌軋帕坦。故剌即徐之哥剌爾，幾得拉即徐之幾德爾德拉克，此郡在國之西北。《課程》云：賣索爾大土國，在德干高原南境，四面環麻打拉薩，境土惟西北一隅與孟買接壤，英督遣一官監之。國都買索爾，在南境加惟利河上游南岸，南倚尼吉里山，西接庫爾格，倚西高止山。又西林加巴坦在買索爾之北加惟利河上游北岸，其舊都也。案西林加巴坦即黃之色林甲巴丹。

民族人口

《法苑珠林・六道篇》 天竺國，人皆長一丈八尺。

《西征紀程》 〔印度〕民口二萬五千三百九十四萬一千三百一十。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印度》 印度人民之數，綜計得二百九十兆。地丁雜稅等銀，爲數縱鉅，究以兵費浩繁，所入不敷所出。人多面容黧黑，居北方者稍爲清皙，以白布裹頭，粵東人稱之爲小白頭，以別波斯國之大白頭也。

《康有爲遺稿・列國游記・印度游記》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八日〕是夕到支那街天后廟演說。吾國人之來印者，自香山楊大昭始，在乾隆時矣。楊以販茶乏利，乃以其茶盡送英印度公司總辦，總辦厚待之。時新得印，荒地無垠，嘗與同車游海濱，問楊所欲，楊指眼前地，總辦恣其所欲，得聽楊跨馬一周，盡馬所至地以與楊。蓋周數十里，地名唐園，今其土地祠，即祠楊者也。正月鄉人群往祠之，備極熱鬧。后楊嗣不肖，典與公司黃姓者，黃姓轉典與印人，凡五千金。吾來欲興中華會館，鄉人咸獻議，請與英吏言贖此地焉。邦人來此約四千人，嘉應人七八百，爲一館，曰關帝廟。南海、順德合爲一館，曰南順，約六七百人。東莞、新安合爲一館，名東新館，約百余人。四會自爲一館，約七百人。新會、新寧、恩平、開平爲一館，曰四邑，約二百人。番禺、三水皆約二三十人，盡此矣。大商惟廣裕盛一店，餘則嘉應業鞋、廣州業木，日皆有盧卑一二元，以中國人所爲工精細，印人不能故也。嘉人業鞋尤易足，公館每鞋收稅二錢，積久遂有公產二十萬也。廣州人皆聚居支那街，百貨具備，無一非中國用物。其歲時宴會，紅帽長衣，鼓樂爆竹，儼如內地，幾若忘在外域者，中土人行數萬里能用舊俗，大地上亦惟中國人與歐人耳。以剪發易服進教爲大恥，故數千人無一剪發易服進教者，此則他埠所未之見也。蓋各地待中國人以此爲最寬，自蕃自育，故尤能自立，其娶印婦及與葡萄牙人通婚者亦有之，此則進教易服多不認支那人矣。英人待之太寬，故若聽其別自爲國，不復過問者。印人呼中國人爲支那，故名支那人，所居曰支那街。是街道既穢窄，與印人雜居，而各館終日聚賭，以爲正業，公館抽其羨爲公費。公館既有公費，則各招呼其鄉人，而視異邑人如仇。以公費之足，乃日與鄰邑輕訟，動費數萬。蓋值理藉以開銷者，不知合群而內鑠，未有如吾邦人之愚者也。各邑既有會館，而無中華及廣東會館，故無地可以合群，而邦人異邑者，若不相識。此地既有木鞋，足以養生，人樂所業，而無求於外，於故國之事，乃一無所知。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〇・英領印度國一》 面積百八十五萬二千三百三十九英方里，辻《志》云：千八十萬方里。人二億九千七十九萬千二百六十三口。謝《志》云：阿利安人爲最盛族，貴賤之別甚嚴，上等曰百拉滿人，案即婆羅門。如華人、僧侶；二曰武士，即貴族，掌國權；三曰農商族，無入仕之望；四曰奴役，則僕隸而已。其間又分若干等級，各不相交際，實爲文明進步之大阻礙。性情節儉，善待親屬，然多飲酒怠惰，游丐成羣，夫死寡婦不得再嫁，或焚以殉，今英官已禁此俗。《課程》云：其教婆羅門最盛，佛、回次之，基督又次之。又有靈性教，其徒亦繁；有塞哥斯教，婆羅門之別也；有專恆司教，合婆羅門、佛教爲一者也；波斯火教、猶太教，俱行於境內。鄒《考》云：印度適中之地，有比烈山，山下居民曰比烈族，所事之神甚多，如瘟神、龍神、痘神，各有其名。祭祀多在高山，壘石爲臺，旁設泥馬、石馬各一，泥馬特空其身，糞門極大，以爲人死之後，人必行入糞門，然後上升天堂。別有種人曰蓋衣族，祭神之禮，懸小錢一於深林中，向錢膜拜。又木打拉即孟加拉。之南，以巨木刻極大神像，旁有小男像五，爲巨神弟；小女像一，爲巨神姊；俱能致人病，使速死。又女神名加利，司痘證。建大廟，設像祀之，祭必殺人，以爲神性喜生人血。道光初，英人禁之無效。又有敬牛之俗，每族公選神牛一，居廟中，牛之糞溺以器受之，若仙丹然，分之民戶，良辰令節各以牛糞染額，入廟叩拜，家祭亦供牛糞，遇吉事必用之，誠爲異俗也。西北邊界諸國，面積十六萬千七百三十九英方里，人三百六十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五口。封建諸國，面積七十七萬六千六十英方里，人六千七百三十八萬六千四百六十九口，總計人三億二百四十五萬口。徐又云：先是明弘治八年，葡萄牙航海至印度西南界之孟買，開鑿海港，建立城邑，市舶通行，以此致富。荷蘭忌之，以兵船相攻，亦攘其地，立埔頭，設公班衙，擅印度海之利權者數十年。迨英人東來，驅除兩國而有其地，亦於東印度之東界立埔頭。康熙七年，英人在東印度之孟加拉買地建館，築礮臺，造屋七十所，帆檣雲集，百貨流通，埔頭日益富盛。乾隆十七年，孟加拉酋長毀其居，囚其人，英人以大兵攻之，遂滅孟加拉，乘勝兼南、中兩部。諸部合縱禦之，皆不濟，紛紛潰散，有爲英所滅者，有聽其置吏僅擁空名者，有受役屬爲藩屬者，由是五印度全土歸英轄者十之七，僅餘西北數部未服。英人於沿海立藩部三，曰孟加拉，曰麻打拉薩，曰孟買，內地立藩部一，曰亞加拉。《紀程》云：明弘治十一年，歐人始至印度。十七年葡人立商埠於南印度之哥

陳，卽可陳，《明史》稱技國。今屬麻打拉薩之馬拉巴爾部，馬拉巴爾又卽《元史》之馬八兒國。漸蔓延西邊瀕海地。嘉靖十四年，英人至孟加拉通商，萬曆二十八年，英人設東印度公司於孟加拉，駐水師於加爾各搭保護之，三十年，荷人踵爲公司，三十七年，英人入中印度，泰昌元年，復立埠於南印度之麻打拉薩。先是葡人建南印度西邊之埠曰孟買，漸富盛，英之東印度公司又甲一時。天啓中，荷人兩攻之不克，法人亦在孟加拉立商埠。乾隆二十一年，英奪之，明年與孟加拉酋戰，大破之。二十五年，復與特里戰，特里割地請和，孟加拉始盡爲英有。三十四年，英與麻剌多合兵侵買索，旋議和。四十四年，法人陰激買索酋長連麻剌多及他土部，攻取英之軍儲器械。英商人哈斯丁士以計散其謀，厚賂麻剌多，他部乃不敢發。五十年，麻剌多侵特里，特里請援於英，英師不至，麻剌多遂滅特里。嘉慶四年，英人復連麻剌多滅買索，分其地。八年，英始用兵於麻剌多，取特里，立蒙古人亞格巴爾爲王，歲給王祿。二十二年，英人滅麻剌多。當康熙初，葡人嫁女於英，以孟買送女，至是東、南、中三印度皆爲英據。道光二十二年，取西印度之信地。二十五年，攻北印度之塞哥，塞人請和。二十八年，塞人叛英，英擊滅之。塞哥，克什米爾之別部也。塞哥既滅，克什米爾亦隨之稱藩。信地，卽《西域記》之信度。塞哥，卽《西域記》之磔加。克什米爾，卽《西域記》之伽濕彌羅。皆唐以來古國，一旦俱滅，印度全土無復抗英者。然其地本英之公司所取，公司、商會權力不足馭遠。咸豐七年，孟加拉民叛據特里，擁蒙古後裔稱尊號，屠英人十餘萬。明年，公司募大兵，次第削平之。自以平民不能守此廣土，乃歸其地於英政府。馬《略》云：萬曆二十六年，英在印度創立公班衙，與各國貿易，得利甚微。三十八年，在印度蘇拉開埠。順治十年，始於馬答拉貿易。康熙二年，葡人以網買島讓英。數年後，蒙古王起衅，商人有見殺者。三十八年，英、法相攻。前則法失，後則法奔，於是鄰邦或助英，或從法，戰爭不已，歐洲公使爲兩國議平。乾隆二十年，法官慫恿蒙古駐旁甲拉之兵帥，將所轄英國商弁禁錮，斃其大半。英調傾國之師，駛入恆額河，與其土酋盟，自逐其蒙古主。法乘隙復率荷蘭師船入內河，力拒英人。英有能人加里威，會眾集議，與蒙古土君背城一戰，大勝之，於是東印度君長皆以其地讓，旁甲拉爲英藩屬，其南方地或買或和得之，英調兵帥代理其地。六十年，蒙古土酋招法人相助，與英戰，英人盡力攻守。嘉慶四年，土酋父子悉降，地大半歸英。十年，盡驅法駐印度之兵而據其地。又在南方占荷蘭所據之牙瓦等島，既而蒙古國微，外部盡背叛自立，於是英人入其都，蒙古王得希反賴英人睛濟之。十六年，五印度土君皆服，惟耶加之族越境侵擾，英人討之。西北有新起教門，其首領係西刻人，甚勇猛，土君惴惴求英保護而納貢焉。英敗緬甸，入其都，滅之，於是各國畏英強，印度賴以少安。忽俄與甲布盟，合白西國，攻黑臘城。道光十八年，英克甲布，復立其舊主。二十一年，甲布復畔，英敗之，仍復前王之位。時西刻之君來侵，英擊滅之，以戎拉昇王其國，於是加治彌耳地亦歸英，五印度皆安堵矣。

城市聚落

《康有爲遺稿・列國游記・印度游記》〔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日〕船上多暇，與船主按印度沿海圖，自卡拉吉打循海南一百二十英里〔至〕巴拉疏（Palasor），自巴拉疏循海南四百英里至嘛賒劫不擔（Vizaga Patam），是市人三萬二百。又循海南四百四十英里至密他喇士，人民四十萬，有巡撫駐焉。當南印度之南，鐵路四達，自加拉吉打、孟買外，爲印度第三大都會矣。【略】自此循海南行一百四十英里，至呢格不擔（Nega Patam），爲南印度之極，印度地平如掌，此乃舌尖矣，人民五萬八千，亦一都會也。自此行三十二英里至天助，卽渡海，凡三十海里至錫蘭矣。吾己酉冬游之，見后記。錫蘭本與印度大地毗連，中隔海不及一英里，水深僅三十五英尺。呢格不擔有頗眠奶士燈塔可相望也，但水淺不能行汽船，故繞行三十海里。若自加拉吉打至錫蘭之哥林布都會，凡海里一千二百，船行四日程也。自呢格不擔西南循海行七十英里至挑秩溝（Tuticorin），人民二萬，少南至碼刀喇（Madena）小鎮，爲南印度之極。自加拉吉打汽車路行三十六時可至，印度地平長如舌，此爲舌尖。自此沿海漸西北行，復至孟買矣。

文化風俗

《大唐西域記・印度總述》夫數量之稱，謂踰繕那。舊曰由旬，又曰踰闍那，又曰由延，皆訛略也。踰繕那者，自古聖王一日軍程也。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印度國俗乃三十里；聖教所載惟十六里。窮微之數，分一踰繕那爲八拘盧舍。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稱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爲五百弓，分一弓爲四肘，分一肘爲二十四指，分一指節爲七宿麥，乃至虱、蝨、蟻、隙塵、牛毛、羊毛、兔毫、銅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細塵七分，爲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析，析卽歸空，故曰極微也。

若乃陰陽曆運，日月次舍，稱謂雖殊，時候無異，隨其星建，以標月名。時極短者，謂剎那也。百二十剎那爲一呾剎那，六十呾剎那爲一臘縛，三十

臘縛爲一牟呼栗多，五牟呼栗多爲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晝三夜三。居俗日夜分爲八時。晝四夜四，於一一時各有四分。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小大故也。黑前白後，合爲一月。六月合爲一行。日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爲一歲。又分一歲以爲六時：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漸熱也；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雨時也；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茂時也；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漸寒也；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也。如來聖教，歲爲三時：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熱時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雨時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時也。或爲四時，春、夏、秋、冬也。春三月謂制呾羅月、吠舍佉月、逝瑟吒月，當此從正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五日；夏三月謂頞沙荼月、室羅伐拏月、婆達羅鉢陁月，當此從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秋三月謂頞溼縛庾闍月、迦剌底迦月、末伽始羅月，當此從七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冬三月謂報沙月、磨祛月、頗勒窶拏月，當此從十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故印度僧徒依佛聖教，坐雨安居，或前三月，或後三月。前三月當此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後三月當此從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前代譯經律者，或云坐夏，或云坐臘，斯皆邊裔殊俗，不達中國正音，或方言未融，而傳譯有謬。又推如來入胎、初生、出家、成佛、涅槃日月，皆有參差，語在後記。

若夫邑里閭閻，方城廣峙；街衢巷陌，曲徑盤迂。闤闠當塗，旗亭夾路。屠、釣、倡、優、魁膾、除糞，旌厥宅居，斥之邑外，行里往來，僻於路左。至於宅居之製，垣郭之作，地勢卑溼，城多壘甎，暨諸牆壁，或編竹木，室宇臺觀，板屋平頭，塗以石灰，覆以甎墅。諸異崇構，製同中夏。苫茅苫草，或甎或板，壁以石灰爲飾，地塗牛糞爲淨，時花散布，斯其異也。諸僧伽藍，頗極奇製，隅樓四起，重閣三層，榱栱棟梁，奇形彫鏤，戶牖垣牆，圖畫衆綵。黎庶之居，內侈外儉，隩室中堂，高廣有異，層臺重閣，形製不拘。門闢東戶，朝座東面。至於坐止，咸用繩牀。王族、大人、士、庶，豪右，莊飾有殊，規矩無異。君王朝座，彌復高廣，珠璣間錯，謂師子牀，敷以細氈，蹈以寶机。凡百庶僚，隨其所好，刻彫異類，瑩飾奇珍。

衣裳服玩，無所裁製，貴鮮白，輕雜綵，男則繞腰絡腋，橫巾右袒，女乃襜衣下垂，通肩總覆，頂爲小髻，餘髮垂下。或有剪髭，別爲詭俗。首冠花鬘，身佩瓔珞。其所服者，謂憍奢耶衣及氎布等。憍奢耶者，野蠶絲也；敢摩衣，麻之類也；領墟嚴反。鉢羅衣，織細羊毛也；褐剌縗衣，織野獸毛也。獸毛細輭，可得緝績，故以見珍，而充服用。其北印度，風土寒烈，短製褊衣，頗同胡服。外道服飾，紛雜異製，或衣孔雀羽尾，或飾髑髏瓔珞，或無服露形，或草板掩體，或拔髮斷髭，或蓬鬢椎髻，裳衣無定，赤白不恆。沙門法服，惟有三衣及僧卻崎、泥嚩些桑箇反。那。三衣裁製，部執不同，或緣有寬狹，或葉有小大。僧卻崎唐言掩腋。舊曰僧祇支，訛也。覆左肩，掩兩腋，左開右合，長裁過腰。泥嚩些那唐言裙。舊曰涅槃僧，訛也。既無帶襻，其將服也，集衣爲襵，束帶以紲，襵則諸部各異，色乃黃赤不同。剎帝利、婆羅門清素居簡，潔白儉約。國王、大臣服玩良異，花鬘寶冠以爲首飾，環釧瓔珞而作身佩。其有富商、大賈，唯釧而已。人多徒跣，少有所履。染其牙齒，或赤或黑，齊髮穿耳，修鼻大眼，斯其貌也。

夫其潔清自守，非矯其志。凡有饌食，必先盥洗，殘宿不再，食器不傳，瓦木之器，經用必棄，金、銀、銅、鐵，每加摩瑩。饌食既訖，嚼楊枝而爲淨。澡漱未終，無相執觸。每有溲溺，必事澡灌。身塗諸香，所謂栴檀、鬱金也。君王將浴，鼓奏絃歌。祭祀拜祠，沐浴盥洗。

詳其文字，梵天所製，原始垂則，四十七言。遇物合成，隨事轉用，流演枝派，其源浸廣，因地隨人，微有改變，語其大較，未異本源。而中印度特爲詳正，辭調和雅，與天同音，氣韻清亮，爲人軌則。鄰境異國，習謬成訓，競趨澆俗，莫守淳風。

至於記言書事，各有司存。史誥總稱謂尼羅蔽荼，唐言青藏。善惡具舉，災祥備著。

而開蒙誘進，先導十二章。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論：一曰聲明，釋詁訓字，詮目流別。二工巧明，伎術機關，陰陽曆數。三醫方明，禁呪閑邪，藥石針艾。四曰因明，考定正邪，研覈眞僞。五曰內明，究暢五乘因果妙理。其婆羅門學四《吠陀論》：舊曰毘陀，訛也。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謂異能、伎數、禁呪、醫方。

師必博究精微，貫窮玄奧，示之大義，導以微言，提撕善誘，彫朽勵薄。若乃識量通敏，志懷逋逸，則拘縶反關，業成後已。

年方三十，志立學成，既居祿位，先酬師德。其有博古好雅，肥遁居貞，沈浮物外，逍遙事表，寵辱不驚，聲聞已遠，君王雅尚，莫能屈迹。然而國重聰叡，俗貴高明，褒贊既隆，禮命亦重。故能強志篤學，忘疲遊藝，訪道依仁，不遠千里，家雖豪富，志均羈旅，口腹之資，巡匄以濟，有貴知道，無恥貿財。娛遊惰業，媮食靡衣，既無令德，又非時習，恥辱俱至，醜聲載揚。

如來理教，隨類得解，去聖悠遠，正法醇醨，任其見解之心，俱獲聞知之悟。部執峯峙，諍論波騰，異學專門，殊途同致。十有八部，各擅鋒銳；大小二乘，居止區別。其有宴默思惟，經行住立，定慧悠隔，誼靜良殊，隨其衆居，各制科防。無云律論，絓是佛經，講宣一部，乃免僧知事；二部，加上房資具；三部，差侍者祗承；四部，給淨人役使；五部，則行乘象輿；六部，又導從周衛。道德既高，旌命亦異。時集講論，考其優劣，彰別善惡，黜陟幽明。其有商搉微言，抑揚妙理，雅辭贍美，妙辯敏捷，於是馭乘寶象，導從如林。至乃義門虛闢，辭鋒挫銳，理寡而辭繁，義乖而言順，遂即面塗赭堊，身岔塵土，斥於曠野，棄之溝壑。既旌淑慝，亦表賢愚。人知樂道，家勤志學。出家歸俗，從其所好。罹咎犯律，僧中科罰，輕則衆命訶責，次又衆不與語，重乃衆不共住。不共住者，斥擯不齒，出一住處，措身無所，羈旅艱辛，或返初服。

若夫族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羅門，淨行也，守道居貞，潔白其操。二曰刹帝利，王種也，舊曰刹利，略也。奕世君臨，仁恕爲志。三曰吠奢，舊曰毘舍，訛也。商賈也，貿遷有無，逐利遠近。四曰戍陀羅，舊曰首陀，訛也。農人也，肆力疇隴，勤身稼穡。凡茲四姓，清濁殊流，婚娶通親，飛伏異路，內外宗枝，姻媾不雜。婦人一嫁，終無再醮。自餘雜姓，實繁種族，各隨類聚，難以詳載。

又　夫其俗也，性雖狷急，志甚貞質，於財無苟得，於養有餘讓，懼冥運之罪，輕生事之業，詭譎不行，盟誓爲信，政教尚質，風俗猶和。凶悖羣小，時虧國憲，謀危君上，事迹彰明，則常幽囹圄，無所刑戮，任其生死，不齒人倫。犯傷禮義，悖逆忠孝，則劓鼻，截耳，斷手，刖足，或驅出國，或放荒裔。自餘咎犯，輸財贖罪。理獄占辭，不加荊朴，隨問款對，據事平科。拒違所犯，恥過飾非，欲究情實，事須案者，凡有四條：水、火、稱、毒。水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沈之深流，校其眞僞，人沉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沉則無隱。火乃燒鐵，罪人踞上，復使足蹈，即遣掌案，又令舌舐，虛無所損，實有所傷；憑弱之人不堪炎熱，捧未開花，散之向焰，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人石平衡，輕重取驗，虛則人低石舉，實則石重人輕。毒則以一羖羊，剖其右髀，隨被訟人所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右髀中，實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蘇。舉四條之例，防百非之路。

致敬之式，其儀九等：一、發言慰問，二、俯首示敬，三、舉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長跪，七、手膝踞地，八、五輪俱屈，九、五體投地。凡斯九等，極惟一拜。跪而讚德，謂之盡敬。遠則稽顙拜手，近則舐足摩踵。凡其致辭受命，褒裳長跪。尊賢受拜，必有慰辭，或摩其頂，或拊其背，善言誨導，以示親厚。出家沙門，既受敬禮，惟加善願無止跪拜。隨所宗事，多有旋繞，或唯一周，或復三匝，宿心別請，數則從欲。

凡遭疾病，絕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瘳差，方乃餌藥。藥之性類，名種不同；醫之工伎，占候有異。終沒臨喪，哀號相泣，裂裳、拔髮，拍額、椎胸。服制無間，喪期無數。送終殯葬，其儀有三：一曰火葬，積薪焚燎。二曰水葬，沈流漂散。三曰野葬，棄林飤獸。國王殂落，先立嗣君，以主喪祭，以定上下。生立德號，死無議謚。喪禍之家，人莫就食；殯葬之後，復常無諱。諸有送死，以爲不潔，咸於郭外，浴而後入。至於年耆壽耄，死期將至，嬰累沈痾，生崖恐極，厭離塵俗，願棄人間，輕鄙生死，希遠世路；於是親故知友，奏樂餞會，泛舟鼓棹，濟殑伽河，中流自溺，謂得生天。十有其一，未盡鄙見。出家僧衆，制無號哭，父母亡喪，誦念酬恩，追遠愼終，實資冥福。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　且如五天之地，界分綿邈，大略而言，東西南北各四百餘驛。除其邊裔，雖非盡能目擊，故可詳而問知。所有噉嚼，奇巧非一。北方足麵，西邊豐麰，摩揭陁國麵少米多，南裔東陲，與摩揭陁一類。酥油乳酪，在處皆有。餅果之屬，難可勝數。俗人之流，膻腥尚寡。諸國幷多粳米，粟少黍無。有甘瓜，豐蔗芋，乏葵菜，足蔓青，然子有黑白，比來譯爲芥子，壓油充食，諸國咸然。

《往五天竺國傳》　五天國法，上至國王至國王王妃、王子，下至首領及妻，隨其力能，各自造寺也，還別作，不共修營，彼云各自功德，何須共造。

此既如然，餘王子等亦爾。凡造寺供養，即施村莊百姓供養三寶，無有空造寺不施百姓者。爲外國法。王及妃妬，各別村莊百姓。王子首領，各有百姓。布施自由，不（問）王也。造寺亦然，須造即造，亦不問王，王亦不敢遮，怕拈罪也。若富有百姓，雖無村莊布施，亦勵力造寺，以自經紀，得物供養三寶。爲五天不賣人，無有奴婢。要須布施百姓村菌也。

《冊府元龜》卷九六一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浮圖，佛也。土出象、犀、璆琳、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細布、好氍毹、諸香、石蜜、胡椒、薑、黑鹽。一說其俗佛道所興也，人民敦龐，土地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子渠塹下注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奇玩珍偉，恣心所欲。左右喜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也。南天竺國有伏醜城，出摩尼珠、珊瑚，城東有拔賴城，出黃金、白旃檀、石蜜、葡桃，土宜五穀。中天竺國，其俗土著與月支同，而地卑溼暑熱，稻歲四熟，苗甚長茂，沒於馳馬；出獅子、豹、渾、橐駝、犀、象，有火齊，如雲母而色紫，精者薄如蟬翼焉。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又有旃檀、鬱金等香，甘蔗諸果。出石蜜、黑鹽。通於大秦致其寶，或至扶南、交趾貿易焉。俗無簿籍，以龜貝爲貨，尤能幻化禁呪，或能呪龍以致雲雨。丈夫致敬，極者舐足摩踵而致其辭。家有奇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王爲螺髻於頂，餘髮剪之使拳。（大）〔丈〕夫剪髮，穿耳垂璫，或以金龍懸於耳，耳緩者爲上。俗皆徒跣，衣重白色。婦人以金銀、眞珠、瓔珞挂頭項。死者或焚屍取仄以爲浮圖，或委之中野以施禽獸，或流之於河以餉魚鼈。無服制之差，喪紀之數。謀反者幽殺之，小犯罰錢贖罪，不孝則斷手、刖足、截耳、割鼻、放流邊外。其人柔弱，怯於戰鬬，有弓、箭、甲、矟，亦有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有文字，善天文筭曆之術，人皆學《悉曇章》，云是梵天法，書於貝多樹葉以記事。然尤修浮圖道，不殺生、飲酒，修戒數百，特信盟誓，國中往往有佛舊迹存焉。

《咸賓錄·西夷志·天竺》 其地土廣人稠，財物豐衍。市用銀錢、海貝。民好耕植，一歲二收。王居極侈，禮法森嚴。男女皆黑。男剃髮，白布纏之，身服從頭套下，下圍以幌。女短衫，下圍色布絲綿，不施脂粉，惟嬌艷者生而白色。耳垂寶鈿，項掛瓔珞，腕金鐲，手足戒指，甚可觀也。傳言先時人性獷悍，以戰死爲吉利，以善終爲不祥。至周老聃惡其強暴，出關化之，作浮屠法，令其內外剪除，不傷形體。後卒托生爲佛，仍修老子之道，以故至今俗甚淳美，不相殺伐。亦有文字。交易雖萬金，亦價定量平，略無怨悔。賦有十二刑，有笞杖、流徙、陰陽、醫卜、藝技大類中國。有一種人不食肉味，夫死妻不再嫁，夫不再娶。若孤寡無倚，一村之家輪養之，不容別村求食，其義氣如此。亦有女人稱衒衒者，粧服華麗，人家飲宴，亦來侑觴，口唱番曲對舞。又有人曰根肖速魯奈者，蓋優人也，能作百戲幷伏虎，日往人家索錢。

《瀛環志略·亞細亞·五印度》 其人多黑面青唇。迤北稍皙，迤南黑甚。以白布裹頭。故粵東呼爲小白頭國。地本雕題種類，貴人額塗日光花卉，或以粉點面如星。庶人額刺紋，胸臂膀烙卦畫形，皆雕題遺俗也。男裸上體，耳掛環。下著圍裙。女加上衣，穿耳鼻，掛金銀環，臂脛俱帶釧鐲。人習技巧，金漆雕鏤皆精絕，所製玉器薄如蟬翼。

《海國圖志·西南洋·五印度總述上》 （《萬國地理全圖集》）又曰：印度人身體懦弱，四肢百體相稱，面黑容溫。其女不美，穿鼻挂環。天氣甚熱，男惟着圍涼，時將花帕包肩胸，女則渾身加衣。所食淡薄。庶民各分品等，上品者稱曰巴閔，爲國之儒。又有戰品，乃兵弁之類，自幼讀兵書、習武藝。各匠自爲一品，子接父業，否則父母棄之，親友疏之，餧斃溝洫。固執己見，不向教化，仍蹈前轍陷習惡。所拜之菩薩、神像千萬，節期相接無已。其僧大有權勢，教其愚民將嬰兒投河，或飼鱷魚。如有僧將死，寡婦於其墓堆薪自焚。英官禁其弊而罰之。印度之行，外屈節從權，內巧獪詭謀，說謊騙人。現開通商之路，每年所運之貨共計銀二千四百萬兩，所運出之物銀三千五百萬兩。

又《五印度總述下》 （《外國史略》）五印度人固執教門，不論佛教、婆羅門，回回，皆一心堅守。民多紫黑色，有面白者，有正黑者。身體高大，行不能速，發長而黎，身多瘦，貌圓扁，額大而高。女多美。男女以白布繞身，好潔勤洗，常以布纏頭，即纏頭回回也。百姓畏熱少衣，好以金銀器飾手足耳鼻，常赤足，不用履。其教門古分四品，即婆羅門等是也。僧長領軍

士，商匠、農工，各分品類等級，世守其業，不得互相婚姻，一出其品類，即謂忘本原，不得比於人數。是以上品世貴，下品世賤。婆羅門爲上品，門第最重，婆羅門之巧獪者，藉經術以漁利濟私。此外尚有各國族類與本土人相雜。歐羅巴中維葡萄亞人甚多，計約六十萬，皆執天主教，與土人未通往來。英人苗裔在此者，文武兵丁六萬，工商等人四萬。亞拉人亦有來此充兵立業。各類參雜，統計約二十（萬）萬口，大半服英國權轄。土音係梵語，所撰書冊詩本，惟僧能講。其民土音有三十餘種，今則多習英語，譯各藝術之書，以資日用。城內大開書院，廣教學士。崇婆羅門佛教者居十之九，尤異者，數年前，教門之寡婦必同夫屍自焚；爭赴禮佛菩薩之像，致車輪壓斃者不勝數。此眞婆羅酷虐之門，迷惑不悟，大可哀哉！其回回教之人約千五百萬口，崇耶穌教者亦幾十萬人。又北印度國、錫蘭島等處，皆確守釋迦之教。

《出使日記續刻》卷九　〔光緒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記　印度人類甚雜，言語風俗教化不同。文人言語已有二十五種，合土番計之不下五十餘種，可謂人雜言龐矣。溫都斯坦尼司者，恆河上游之人也，聰明精強，冠絕各處，故以其名名全印度，印度一名『溫都斯坦』；『尼司』者，人也。與概稱印人者不同。

印度人之多，首推孟加拉。尚婆羅門教，即古時佛教也。印度以婆羅門教人爲最多，有二萬七百七十三萬餘人；次回教，有五千七百三十二萬餘人；次靈性教，有九百二十八萬餘人；次佛教，有七百十三萬餘人；次基督教，係天主、耶穌、希臘等教之總名，有二百二十八萬餘人；次西克司教，係婆羅門之別派。有一百九十萬餘人；次專恆司教，係合婆羅門與佛教爲一者。有一百四十一萬餘人；又波斯火教八萬九千餘人；猶太教一萬七千餘人；其他無名各教四萬二千餘人。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印度》　巨家額塗日光花草，或點以粉，或刺以紋，胸臂間皆烙卦形，《禮》所謂雕題之國，殆其苗裔歟？衣以華縛相尚，貧人則俱裸體，但以幅布圍腰，又自臍下紲至臀後，以掩下體，謂之水幔。出門則幅布稍寬，遇正事則穿長衣曳地。男掛耳環，女穿耳鼻，挂金銀環，臂脛俱帶釧鐲。秉性靈巧，百技俱工，金漆雕鏤，皆精絕，所製玉器，薄若蟬翼。國人分四類：一曰婆羅門，學士及僧衆所從出；二曰王孫貴族，世世從軍；三曰農，爲商爲兵，聽其自便，四曰工，終身傭力，受役於人。凡此四等，皆各守世業，不得互相交接，更不得聯秦晉之好，違之者，父母惡，親戚疏，衆民絕，等諸罷民，終身不齒，以謂負本忘宗，辱莫甚也，以故貴者世貴，賤者世賤。賤者死，多有棄諸水，而葬於魚腹。更有婦人伉儷情篤，以身殉夫者，夫既死，積薪於野，置屍其上。舉烈火焚之，婦則盡戴所有金銀珠寶，繞火大哭，親戚亦隨之哭，見屍將化。婦盡撤諸寶飾，分贈親族及生平所與厚者，乃躍入火中殉之，誠陋俗也。印度爲佛教所宗，今中國僧人袈裟，與合掌膜拜之禮，悉爲印度土俗。然自回教起於唐世，由天方漸侵東北，印度雖尚佛法，亦半舍牟尼，而拜謨罕驀德。厥後天主教，各處廣傳，馴至今日，已積兆有八十萬人。若英教、火教等。從者甚鮮。

《康有爲遺稿・列國游記・印度游記》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　四日，游吉埠，內偏印人所居地，則湫隘污穢，衣服怪異，別一世界矣。其市道甚窄，其店高廣無過五六尺者，深不過七八尺，人皆席地，卧有矮床，而坐無寸几。店陳百貨，數人蹲坐於中，雖大店皆是，日售貨金數千，而其規模仍如此，遍游全印及其舍衛勒撓故都亦無異者，被英化久而不少改，亦可異也。疑當日舊俗限制工商，故賤抑之耶？店上皆有樓，則人家所居，築必以石，髹必以白，牆必雕花，門外必欄，諸戶羅列，而門常閉，頗類上海，然而壯麗過吾中土遠矣。男女耳多飾環，或累十數，鼻唇或亦有小環。少女皆赤足，聞自廿六歲以上始可穿履，蓋亦舊制，長裙近地，綉布裹頭，垂曳至足，若中人之家，則婦人無出門者矣。男女衣皆紅黃色爲多，男女皆無褲，男子以一白布裹首，又以一布纏身，又以一布纏下，左右搭繞，余者下垂，凡布三匹，而冠衣褲皆備，不待一針一縷，蓋一身皆天衣無縫者。行則男女皆以手曳衣或褲，凝事甚至。昔在北京游雍和宮見喇嘛以一匹赤布纏繞作衣，吾令解而視之，未經針縷，今乃知本於印度也。佛法袈裟之制，亦以數尺布蔽其前後而斜搭肩上，蓋亦無縫之制，巫來由人衣多如此，不意印度文明而其愚竟與巫來由人同。嘗見波斯人，問之亦無褲，蓋衣服之修齊有褲，大地惟歐美及中國耳。經英化百年時，有曳英履、穿英服者，而身首足之間，必有一二纏繞拖曳，不肯全衣英服，彼俗既久，殆以是爲美觀而不肯改歟！闤闠喧闐，百貨擠壅，高樓有三四層，上有弦歌聲，惟無酒樓食店，僅鷄卵羊肉，蓋其王及士夫皆不出，惟市井首陀之賤族就食焉，故無美食也。惟神廟

極偉麗，是日訪問佛寺得一所，牆壁以五彩玻璃爲之，頂用圓塔五座，中大四方小，相輪十余層，殿門平頂用三成，上乃雕刻。殿前二亭塑菩薩像，如中土。前開方塘，佛像僅二尺，純白石爲之，其偉麗皆中土所無也。又游一摩訶默廟，殿閣崇嚴，全嵌白石，層階數十級，黃銅爲門，爲園甚大，雜花環大方池，池四角有白亭，中有一小廟，園牆用波疊形，髹黃色，門樹頂一一皆平臺，可游登也。其小巷截竹爲瓦，編蘆爲牆，蓬頭垢面，相望於道，蓋印人惰於力作，日有少得，即不事事，不求贏餘。其食人各銅盤一具，上置飯及綠豆，菜架厘。富者或豬或牛，以手取之，然亦無常食，隨意食糖果，即已果腹。雨亦無傘，聽其淋沐，晴則卧地，相與曝日，以油塗身，遍地蜷伏，有如羊豕，色黑如鍋，眼圓如鈴。今中土所傳羅漢像，蓋其種也。身亦短小，與香港所見之印兵相遠，蓋印兵皆選自北、中者。昔誤印人身體高長，到此乃知不然。物皆戴於首，或負於背，與孟子所謂負戴於道路同，蓋古俗皆然也。傍晚車過印人戲院，因入觀之，院之帳幔、房宇已用西式，其樂用鐃鈸，嘽慢不赴節，其樂人遲緩難測，每一出後，隔一時半時，乃演後出，蓋腦根怠緩，習爲固然，故但知誦經事神，而不能趨事赴功。用其人亦如無心肝者，忽爾閑游半日一日不顧，或高卧地上不恤，故英人謂用印人二三人，不如用中國一人，其絕無志氣，惰於作業，眞亡國之餘民也。苦行儉嗇，其道太觳，需用無多，故藝業不興。推所以然，一因地爲熱帶，故精氣渙散，以致其人神氣怠緩；一因舊俗辨種，上種剎利爲王、婆羅門爲士，其下種首陀爲商，至下種□□爲農工，積數千年未嘗養生易種，故其人愚儉苦觳，印人之能苦行冠大地者，亦其習俗使然。行之甚易，苦惱如此，信爲五濁世界，宜佛之投生其間以拯之也。若世無苦惱，何待如來？又印度二百餘國，言語、文字各自不通，即今言語分四大種，文字尚分十九大種，其小者不計矣。以緩怠無氣之性質，懶惰極嗇之作業，至愚之知識，不合之人種，而與方興堅勁明敏之英人鬥，宜其立滅也。今滅國百餘年，而舊俗分毫不少變，其愚而不知大勢如此，其滅固宜。中國人之尚氣急功，勤作智巧，合種同心，與印度相反，實有自立之氣勢，自歐人外無如中國者。近者風氣甫開，人心大變，與印人之滅國百年而不少變者，亦相遠矣。然所見皆印下等人耳，若其上等人聰明雄偉，此印度文明所以爲地球之先，不可以所見者該之。印之最不良在人類分等，不如中國人類平等，此眞孔子之大功耳。

又　父曰巴巴，祖曰打打，曾祖曰霸路霸遮，高祖曰亞他拉遮。母曰媽衣，祖母曰打的，曾祖母曰霸路霸衣，高祖母（曰）亞他拉衣。其祭至高祖而止，每三月一祭，歲祭七次。祭天、祭神、祭祖、祭墳墓，以全燒豕及檀香酒、牛奶、面包。其戒食豬者，以全牛，皆置於地，有莧菜、芥菜、矮瓜、白豆、番瓜。富者以八，貧者三四，前陳檀香一爐，次陳酒三杯，或五、或九，飯亦或三、或五、或九，次陳菜品，右陳衣裳，左執豕刺其首。來祭者以豬血點首，問豕言吉否？仰豕首曰吉，退乃飯之。

父母死，衣純白，十日不食肉鹽、不飲酒，跣足，服一年，亦有六月，孫服一月。皆以白布爲首絰、腰絰。夫死妻以朱塗額、散髮、跣足，不飲酒、食肉及鹽。衣白一年，皆以白布爲腰絰、首絰，三年不食檳榔。兄弟服六月，頭衣白下可衣綵，有父則兄不爲弟服，而弟爲兄服，仍無首絰而有腰絰。妻死夫有父母則下服白，無腰首絰，父母死則有之，亦服六月，子死亦服六月，無首絰，而有腰絰。死哭而哀之，殮以白衣在內，紅衣蓋之，親戚皆送紅白衣，或數時、一二日而葬。無棺，葬畢燃燈於門側，每日六時、十二時加油於燈，奠酒於地，而哭祭之。九日而大祭，宰豕陳庶品如祭儀，親戚皆集，十日而撤靈，至逾年忌日而祭之。此皆言民俗，其王大夫士尚未盡詳也。

其娶婦之禮，先於數年納徵，以金銀爲鐲約定之，至期納幣，亦以首飾衣酒，婦亦於先二三日遷衣物來夫家。娶前二日備鼓樂三四人歌曲，及迎娶亦以樂，富者以馬車迎，貧者則步行送婦者甚多。至門，婿不迎，男家先問婦之物，乃入與婿，結褵以紅布爲之，繫於襟，遂交拜天地及神，遍拜尊親，乃延送婦者及親友飲，親友數百人，雖貧者亦宰豕數頭，酒、牛奶、面包，費盧卑數百。

印人以三月爲歲首，雖有不同，相去不過數日。有閏日，無閏月。

印人皆席地坐，其室中空空無有，貴富者有方八寸小木几以爲坐，亦絕無陳設，壁上亦不挂物。坐屈膝而坐於膝上，如吾古人及今日本人，其讀書寫字皆置膝上。其牆必嵌龕，所有器物皆庋其中，富者亦但銅器數具，一銅盂大如鉢以浴面，浴畢即漱其水，此貧富所同。便溺則以手拭之，而洗其水。然以無物故，故望之室頗潔。富人食具有數銅盤，大尺許，或二尺余，其尤富者，刻鏤人神於盤上，乃其最致意者矣。吾國古物有比干銅盤，可知古者亦重視此歟。印人衣服不縫，以匹布爲之，地又酷熱，故無須多衣。印人昔

多有挂刀於壁者，英人重禁藏刀，今亦無矣。故印人之室絕無有，惟富者奴僕稍多而已。故印人眞有煩惱，而無少樂趣者也。

又〔六日〕諸印王舊所有地皆歸英治，其私有地英人爲之代收其租稅，以三數分與印王，故諸王無權而甚富，率皆月給一二萬，多或十數萬。其故臣尚服事焉，多有馬數百，象數十或數頭，家丁千數百。印王既無事而富，故住都會者，宮室陳設器用皆效英式。出入輿馬，僕從執棍持槍，尚復赫然，其用度極侈，好洋貨奇巧及古董，蓋不知稼穡之難故也。諸商賈見印王購物，則高昂其價，動稱千百，印王好則取之，無所計，此則英人亦無其豪侈矣。印人呼王爲喇喳，大王爲馬哈喇喳，印中之大廈臺几器用皆奇貴，以喇喳之故，此則地球所無，惟印度獨有者。吾到印，印人以喇喳稱吾，故受累亦甚。吁嗟喇喳！亡國故君，此間樂不思蜀，惟有玉樓瑤殿，空照恆河也。既見而哀之，亦復自哀瑣尾，而吾中國亦可爲鑒矣！今印中惟南印度□□□□□三國尚自治，蓋三國地大二千餘里，強勁自立，故英人亦度外置之。雖英人入之，尚請護照，乃能行其地，不容異國人，誤入多有被殺害者，蓋守舊閉關之俗然也。

經濟物産

《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　土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氍毹、李賢注：氍音它闔反。毹音登。《埤倉》曰：「毛席也。」《釋名》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諸香、石蜜、胡椒、薑、黑鹽。

《北堂書鈔》卷一二一　黑白氈出天竺。

又卷一三四　天竺出細靡氍毹。

《藝文類聚》卷八四　《玄中記》曰：車渠出天竺國。

《初學記》卷二九　《廣志》曰：橐駝亦出天竺國。

《大唐西域記・印度總述》　政教既寬，機務亦簡，戶不籍書，人無傜課。王田之內，大分爲四：一充國用，祭祀粢盛；二以封建輔佐宰臣；三賞聰叡碩學高才；四樹福田，給諸異道。所以賦斂輕薄，傜稅儉省，各安世業，俱佃口分。假種王田，六稅其一。商賈逐利，來往貿遷，津路關防，輕稅後過。國家營建，不虛勞役，據其成功，酬之價直。鎮戍征行，宮廬營衛，量事招募，懸賞待人。宰牧、輔臣、庶官、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

風壤既別，地利亦殊，花草果木，雜種異名。所謂菴沒羅果、菴弭羅果、末杜迦果、跋達羅果、劫比他果、阿末羅果、鎖杜迦果、烏曇跋羅果、茂遮果、那利薊羅果、般榛娑果，凡厥此類，難以備載，見珍人世者，略舉言焉。至於棗、栗、柹、柰、桃、杏、蒲萄等果，迦溼彌羅國已來，往往間植；石榴、甘橘，諸國皆樹。

墾田農務，稼穡耕耘，播植隨時，各從勞逸。土宜所出，稻、麥尤多。蔬菜則有薑、芥、瓜、瓠、葷陁菜等，葱、蒜雖少，噉食亦希，家有食者，驅令出郭。

至於乳酪、膏酥、沙糖、石蜜、芥子油、諸餅麨，常所膳也。魚、羊、麞、鹿，時薦肴胾。牛、驢、象、馬、豕、犬、狐、狼、師子、猴、猨，凡此毛羣，例無味噉，噉者鄙恥，衆所穢惡，屏居郭外，希迹人間。

若其酒醴之差，滋味流別：蒲萄、甘蔗，刹帝利飲也；麴糵醇醪，吠奢等飲也；沙門、婆羅門飲蒲萄、甘蔗漿，非酒醴之謂也。雜姓卑族，無所流別。

然其資用之器，功質有殊；什物之具，隨時無闕。雖釜鬵斯用，而炊甑莫知。多器坯土，少用赤銅。食以一器，衆味相調，手指斟酌，略無匙箸，至於病患，乃用銅匙。

若其金、銀、鍮石、白玉、火珠，風土所產，彌復盈積；奇珍雜寶，異類殊名，出自海隅，易以求貿。然其貨用，交遷有無，金錢、銀錢、貝珠、小珠。

印度之境，疆界具舉，風壤之差，大略斯在，同條共貫，粗陳梗概，異政殊俗，據國而叙。

《白孔六帖》卷九七　天竺。濱海出師子。

《太平御覽》卷九八二　《南州異物志》曰：青木香出天竺，是草根狀如甘草。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二・天竺》　土俗物產：後魏宣武時南天竺國遣使獻駿馬，云其國出獅子、貂、豹、猞、橐駝、犀、象，有火齊、金剛、玳瑁、五金，金縷織成罽、白疊、氈氍音塔登。又有旃檀、鬱金、果實、鹽、

駝，尤多海味。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俗無簿籍，以齒貝爲貨，尤工幻化。

《咸賓錄・西夷志・天竺》 其產：細布，有五六樣，貴賤不同。兜羅錦，闊四五尺，厚五分，背面毳絨，番名氍黑氍勒。白樹皮紙，滑澤光潤，如鹿皮然。波羅蜜，大如斗，味佳。奄摩勒，香酸，甚佳。稍割牛，角長四尺，十日一割，不割則死。人飲其血，壽五百歲，牛壽如之。龍腦香，狀類雲母，色如冰雪。絲棉，鑌鐵，鎗，剪，極巧且利。漆器，磁器俱極精巧。爲奇。

《瀛環志略・亞細亞・五印度》 土宜五穀，宜棉花，宜鴉粟花。山水之所產者，金剛鑽，黃玉，寶石，青精，瑪瑙，明珠，珊瑚，藥材，香木，海味。又產獅子，馴象，大鳥。

又 英吉利印度埔頭，孟加拉最盛，孟買次之，麻打拉薩又次之。英吉利本國商船與歐羅巴諸國之船，每歲往來以數千百計，其稅銀每歲得千餘萬。養兵太多，支銷之外，所餘亦無幾。

中國之布，從前皆以麻織，自元太祖征印度，乃得棉花之種。棉花初稱吉貝。流傳中土，至今衣被九州，功駕桑麻之上，其利溥矣。乃鴉片之毒，亦出於此。五印度諸部皆產此物，而最多者爲馬剌他。川南、灘西地近印度，故亦有栽種鴉粟者。鴉片分兩種，成團者爲大土，其價昂，聚於孟加拉、麻打拉薩，成片者爲小土，其價廉，聚於孟買。五印度貨物惟棉花、鴉片最多，近年竟以鴉片爲主，每歲出運數萬餘箱。宇宙浮孽之氣，乃獨鍾於佛國，何其怪也。

《海國圖志・西南洋・五印度總述上》 產棉花、胡椒、檳榔、檀香、蘇木、糖、洋靛、牙硝、絹、紗、羊毛、鑽石、金沙、貓兒眼石、碧玉、水晶、寶石、銀、鐵、硫黃、砒霜、洋參、鉛、椰子、象、虎、地氈、襪、緞布、姜黃、荳蔻、肉桂、鴉片。鴉片爲最鉅之貿易，英吉利獨擅其利，初時尚稀，近則遍地皆種，以麻尼哇所產爲最，每年出港共六千五百滿，六百斤爲一滿。每滿價約百二十五員。以上原本。案此所述鴉片，專指麻尼哇一處，非全數。麻尼哇，一作麻爾洼，乃自主部落，非英夷所轄。

又**《五印度總述下》** 〔《外國史略》五印度土君藩屬國〕各國民經營不一，惟英國所營者爲富庶。旁甲拉貨物共價銀七十萬萬圓，衆務事所收銀一千九百萬。亞甲貨物共價銀三十五萬萬圓，每年衆務事所收者七萬萬圓。馬答拉銀十四萬萬圓，衆務事所收者共二萬三千六百萬圓。網買部貨物價值銀五百萬圓，衆務事所收者萬七千五百萬圓。貿易甚大，任百姓自作生計，無苛政管束，故民甘出力，宜其旺相也。人皆善積，各安分樂業。印度地豐盛，但不善灌溉，一旱亢則無禾麥。除五穀、豆、菜外，遍地種青黛，約五十餘萬頃。亦產湖絲，種罌粟，每年出鴉片約四萬箱。榜甲拉所出者五穀，每年價值銀三千三百萬兩，蜀黍九百萬兩，豆千六百萬兩，種子千四百萬兩，白糖、烟、綿花等貨二千七百餘萬兩，共九千七百七十三萬兩。合五印度各國所陳田產統計四萬萬兩。百姓以制造物件爲重，不出運賣外國，其細布、綢緞之美者，惟西洋每歲買之。外有加治彌耳人織造搭膊布，悉不得運出外國。印度人不知掘礦，故鐵、銅、金、玉必由外國入。道光十七年，運入之貨三千四百六十餘兩，運出者五千三百八十有餘萬兩。現掘河以運貨，立銀局以便貿易。百姓向愚蠢，英人於此設學館教民，於是印度人皆事天主。

五印度各屬地，有大事必問本國公班衙，乃與英國公同會議，復立議士，會同斟酌。在馬答利、網買兩部，各調兵帥，共同議士商辦，聽大帥之命。惟英人能務大事，其土人只任下職而已。若征田賦，亦立鄉紳總理錢粮。

國費出入：榜甲拉部入八千一百七十萬圓，經費銀七千六十二萬五千九百圓，所調之軍十一萬六千。馬答拉入銀三千一十二萬四千圓，經費二千四百二十二萬六千圓，軍士七萬。網買收銀千四百萬圓，經費千九百七十三萬二千圓，軍士四萬。在旁、網兩部調水師戰艦、火輪船防範，其火輪大船二十隻，另建鐵船、小火輪船。其守五印度三營者大半土人。

《西征紀程》 地產北以鹽爲最多，南以鴉片爲最多，歲稅二者居三分之二，地稅僅居其一。光緒十二年所入英金七千四百四十六萬四千一百九十七磅，所出尚浮於所入二百餘萬磅，以經營緬甸故也。進口貨值英金七千二百八十六萬二百八十三磅，出口貨值英金九千二十萬一千四百六十一磅。鐵路三萬八千八百三十一里，電綫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二十二里。鴉片禁民間私種，種者皆受地於官，故鴉片之利土民不與也。

《出使日記續刻》卷九 〔光緒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記〕 地多濕潤，草木暢茂，果實纍纍。柚木、鐵木、椴木，山中多有。無花果、波羅蜜、香蕉、芒果、棗、杏、薑、胡椒、香料，取之無盡。獸有虎、豹、犀、象、獅、狼、猴、鹿。鳥有孔雀、鸚鵡。鱗族多鰐魚、大蛇。

又 〔二十九日記〕 印人善耕織、渲染、木工，然地宜耕而尚多荒，

耕雖勤而法未備。土產：米、棉花、靛、鴉片、葡萄、桑、蔗、茶、加非、金鷄那樹、麻、薑、芋、胡椒及各種蔬果。製造之物販運於阿剌伯、波斯、東印度各島者，有棉布、織花巾、印花布。本若與孟加拉以絲綢著，代楷，在孟加拉。信地、本若以金銀綫之錦繡名。滂甘羅之氈、克什米爾之膊巾，皆重於世。

英屬印度商務甚大，東南西洋各處輪船皆通。運英之貨，以生棉花、羊毛、麻、皮革、絲、靛、柚木、硝、米、糖、茶、加非、胡椒、油、香水、香料爲大宗。鴉片販於中國，約歲值英金一千二百萬鎊。《貿易總冊》無此數，似有偸漏。

十一月己卯朔記　近兩年中，印度出口貨值英金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六萬鎊；進口貨以英國製造物爲大宗，其他洋酒、西書、器用各種，皆爲駐印英人所必需，值英金八千四百十五萬鎊。出多於進，其富可知。賦稅，英金八千五百七十四萬鎊，其出於鴉片者八百二十五萬鎊。出款八千二百五萬餘鎊。國債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二萬餘鎊。

又〔十二月〕十七日記　印度已造之鐵路，自嘎爾格達至阿拉哈巴爲一路。由此再分西北、西南二路，西北達於德列，西南達於直不爾鋪。其自德列至勞爾，勞爾至陌召穢之吉白山峽，爲支路一。勞爾西南經木耳丹，至印度河之色扣，接於克辣溪之鐵路，爲支路二。色扣至近波瀾在寬他省。山峽之悉畢，亦有鐵路，此路將欲造至阿富汗之堪達哈耳。又有自孟買東北行，至直不爾鋪爲一路，以與阿拉哈巴西南一路通。其在孟買與直不爾鋪中間之地，亦有二路：一西北至因杜亞；一正西至那哥不爾，此路後欲東通爾來坡以貫通印度。復有孟買鐵路二：一北通蘇辣、巴羅大、阿米代拔，而至枯楮海股；一東南行經坡南，一作埔拿。會海德拉巴之支路，而至麻打拉薩城。此皆幹路也。其南，則由麻打拉薩而至印度之極南。所有要區，鐵路皆通。其北，則嘎爾格達之鐵路，已抵西藏近邊之大吉嶺。英之經營全印，可謂不遺餘力矣。

《康有爲遺稿・列國游記・印度游記》〔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三日〕

盧卑重三錢二，而匯來用星坡、香港之銀重七銀二分者，每百僅得一百四十盧卑或一百三十有奇，是每盧卑值中國、港、坡銀五錢或有奇矣。計每一盧卑贏水一錢八分，但此一端，英政府之以此獲利，何可算哉！是時吾在檳嶼攜有美國金錢，值銀千圓，檳嶼之價大金四十三元半，中金錢半之，小金錢又半之。至印則大金錢僅值六十盧卑，中金錢三十盧卑，小金錢值十五盧卑。及游印度內地，則一中金僅值二十八盧卑或二十五，甚者值十五盧卑，所虧至十之一，否或不用，故各國無不用本國錢幣者。昔經美及倫敦，皆沿途易其國幣，本國皆贏其匯水，惟中國不然，愚不可及，此不可不亟改者也。盧卑之圓法大厚，略如中國中銀錢，三錢六分重者，體小易握，亦與古五銖等，實便民用，勝於七錢二分者也。自印度以西至俄國哈薩克、波斯皆行用之，亦廣大矣。印度圓法每一大銅錢名卑士，印人名卑沙，如香港之仙士也。每一卑士可易亞打卑士二枚，亞打者半也。每一亞打卑士易時機卑士三枚，時機卑士如香港之小錢，值一錢者，甚至小矣。銅錢凡三等，皆無孔，四卑士爲一烟拿矣。銀錢凡四等，小者曰叨烟拿，重四分，易大錢八枚；倍之曰科烟拿，重六分，易叨烟拿二枚，爲大錢十六枚；又倍之曰半盧卑，重一錢六分，可易科烟拿二枚；又倍之曰盧卑，銀錢之至大者矣。每一盧卑易半盧卑二枚、科烟拿四枚、叨烟拿八枚、大錢六十四枚，有鑄銀局鑄之。其銀幣多自千盧卑，少至五盧卑，無一二盧卑者，其銀級以倍，其數以四起算。吾以中土十進算法較之，其算一數，而印法五倍中法之時，其算數不便，遠不如十進者也。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印度部》　印度地當熱帶，物產極盛，其詳舊志者不復贅錄。若孟加拉之絲綢，信地、本若之錦繡，阿薩密之茶，滂甘羅之氈，克什米爾之巾，其尤著也。紡織之業，自咸豐元年創設公司，至光緒元年以後始漸興盛。二十二年，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計有公司百五十五，錘數三百九十三萬二千餘，製絲四十萬三千萬封，出口亦十萬六千五百四十萬封。通計近年出口貨值英金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六萬餘磅，進口貨值八千四百十五萬餘磅，稅入八千五百七十四萬餘磅。內出於鴉片者八百二十五萬餘磅，出欵八千二百五萬餘磅。鴉片向由官製、官售，出產多在孟加拉之巴哈爾與西北各省之皮拏司，約佔地五十萬英畝，種者以漿入官，官取而乾之，重百四十磅爲一箱，運至加爾格達拍賣出口。光緒十六年，一千八百九十年。出口五萬四千箱，合價英金六百九十一萬四千磅。約印度銀一千三百羅比爲一箱，每羅比合二先令弱。次年，減三千箱。另在孟加拉銷售者，約合英金三十一萬磅，此皆英政府取其值以充國用者也。更有由孟買出口者三萬七十九箱，皆中印

度產，曰麻爾瓦、阿日迷爾、阿米代拔，而總名曰麻爾瓦鴉片，英征稅每箱六百羅比，共合英金一百七十五萬四千磅，通計英地與土邦鴉片除費用外，實得五百六十九萬餘磅，視十年前已減少矣。英人初有禁煙會，官紳入會者甚衆，嗣因中國加稅議起，散者大半。鐵路自加爾格達至阿拉哈巴分二路，西北達於德列，西南達於直不耳坡，與孟買之路通。孟買與直不耳之中，亦分二路，西北至因杜亞，正西至那哥不爾，復東至爾來坡，以貫通全印度。孟買以北經蘇拉、巴羅大、阿米代拔而至叩齒，又自爾來坡南經海德拉巴而至麻打拉薩，皆爲幹路。其自德列至勞耳，勞耳至陌召穢之吉白山峽，又西南經木爾丹，至印度河之色扣，通於克拉溪。又自色扣至悉畢，又至阿富汗之堪達哈耳，皆有支路。麻打拉薩之路，通印度以南各處；加爾格達之路，亦通於大吉嶺。共計長有一萬七千五百六十四英里。電線共長十一萬三千五百十二英里。此物產、商務、鐵路、電線之大略也。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印度》 言其物產，土宜五穀、棉花、鴛粟花等物，鴉片之流毒，即由於此。亦產金綱鑽、黃金、寶石、瑪瑙、明珠、珊瑚、香木、海味，又有獅、象、虎、豹、毒蛇、猛獸，成羣走壙，無敢或殺，且或敬之。數年前，有好事者統計其數，得一萬九千六百有奇，民間因傷致斃者，得二萬人。其他家禽馴獸，如馬、牛、羊等，爲其吞噬傷斃者，五萬三千有奇。仁民不如愛物，佛家輪迴之爲禍也烈矣。吾願天下惑於是說者，悉心思之。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〇・英領印度國一》 業農者居百分之六十，有收穫之地八十三萬九千八百英方里，尚在開墾之地三十六萬四千八百英方里，宜耕種之地十七萬六千英方里，植林木之地九萬九千九百五十英方里。常種者穀十萬三千四百九十一英方里，小麥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七英方里，別種食物十二萬二千二百四十六英方里，苘麻子萬六千四百五十七英方里，棉花萬四千七百七十九英方里。用人力灌溉之地四萬六千五百十英方里。謝《志》云：孟加拉及沿岸種稻，中部多雜穀，北方多麥，各處多甘蔗、香料、荷蘭薯、香蕉、芒果與各果品，棉花、鴉片、靛青、苧麻爲大宗。鴉片產中央高原，靛青、苧麻出孟加拉，希馬拉山麓植茶，西軋齒嶺種加非。山中多柚木、麻栗木、竹林，水旁多榕木，近年試種雞哪樹亦佳。居民三分之一務農，善講水利，恆河旁濬支河長二千里以灌田。其工推爲天下無雙。礦產：煤每歲四百六萬三千噸，鐵石腦油每歲千五百萬格倫，金每歲出三十九萬兩。卽恩司。紅寶石出緬甸。謝《志》云：鐵最多，孟加拉省及中部產煤，烹齋案卽本若。產石鹽，沿海製鹵爲鹽硝，隨處有之。金剛石鑲著名，最大曰谷衣奈，意謂光山也，產各達瓦里河畔，今嵌英君主冠中。又產紅綠寶石，歲出額約三十萬四千噸。以燒料缺乏，故鐵利不興。千八百九十七年，有汽機織布局百九十一所，用工人二十四萬八千人，大織機五萬六百三十四座，機錠四百二十五萬三千枚。謝《志》云：自古以織細布，紬絹，圍巾著名，各處俱有織機。孟買等處有大紡紗廠百四十餘所，錘數三百六十五萬，爲亞洲第一。銅器、陶器，隨地造之，製靛青、煙草、檳呢等物亦興盛。鐵路二萬一千百五十七英里。辻《志》云：起卡爾客塔，經亞剌哈拜德、對兒海、拉荷阿至倍霞窪路爲幹綫，其支綫由對兒海分過孟買至馬德辣斯，又起緬甸之蘭貢至滿大類。其外長短鐵路貫通各地。全長約六萬千四百六十餘里。電綫長三十三萬六千里。海底綫東經馬獨辣斯通亞洲諸處，西過孟買達阿剌伯及亞洲諸國。《課程》云：鐵路偏境內，其幹路可紀者，自加爾各答發軔，有北達西金、南達苔吉陵之路，西北達西北部阿拉哈巴之路。自阿拉哈巴又分二大幹：一西北過特里，卽德列。拉合爾，卽勞爾。達阿富汗界之白沙瓦；一西南達孟買。自特里有西南達亞日迷爾之路，自拉合爾有西南自蘇庫爾渡印度河達信地部喀喇蚩之路，自孟買有西北達北部巴特里之路，有東南達麻打拉薩之路，此其大幹也。其地名埠要區，均有支路相通，光緒二十三年，通計境內爲六萬一千餘里。入口貨值四千六百三萬七千八百磅，出口貨值六千百二萬五百磅，棉花二十五萬二千四百十五噸，值八百三十四萬二千磅，米百六十萬千一百三十五噸，值八百五萬六千二百磅，種子值六百九十一萬四千四百磅，鴉片值五百八十四萬九千磅。黃《記》云：鴉片爲印度大宗，公家之地募民栽種，給以工貲，四季不斷，所收鴉片，概入公司，隔年售之，點滴歸公，不能走私。孟加拉所產者爲公班大土，孟買等處所產者爲白皮小土。印度人名爲波畢，初但知生啖之，近亦效華人吸煙，且多酷好者，數十年後必漸盛行。鴉片一物始自印度，流中華吸煙之法，復由中華傳印度，此中循環之理，有非人力所能爲矣。《紀程》云：鴉片禁民間私種，種者皆受地於官，故鴉片之利，民間不與。謝《錄》云：鴉片二種，一爲公班，皮色黑，最上；一名叭第咕喇，皮色赤，稍次，皆華人所云烏土也。出孟加拉屬邑地（者）名八拿。其出麻打拉薩者，亦有二種，一名金花紅，爲上；一名油紅，次之。出馬拉他及盎肌哩者，名鴨屎紅，皆華人所云紅皮也。出孟買及啷肚者，則爲白皮。小麥八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八噸，值五百八十萬五千二百磅，及粗布、茶等爲大宗，多與英國屬地及中國、法國貿易。黃《記》云：銀錢曰路畀，重三錢二分，小者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略】銅錢二種，大者曰哈夫安那，每路畀值三十二文；小者曰拜士，每路畀值六十四文，四拜士爲一安。另有公班衙銀票，交易通用，其數自路畀十枚至數百數千不等。金銀錢

入口值千二百七十八萬一千六百磅，出口值四百四十六萬七千磅；陸地入口貨值二百九十七萬四千磅，出口貨值二百八十五萬磅；每年入款通計五千五百五十五萬三千磅。千八百九十七年，印度國債七千七百十五萬一千磅，英省國債七千百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磅。千八百九十八年，歐洲兵七萬四千六百二十人，土兵十四萬五千五百六十五人，巡警兵萬六千六百十八人，爲本土諸國所養。《遊歷刍言》云：每歲冬、春二季，英酋駐孟加拉，夏、秋二季駐巴勒里，額設英軍三萬，土軍十八萬二千有奇，或輪調駐防，或派充工役。其人半係釋教，或係回教，分門別戶，彼此如仇，互相牽制，免致同心謀叛。黃《記》云：卡呢格達東南隅曰亞力坡，有苑囿，廣數里。

交通

《西天路竟》　東京至靈州四千里地，靈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略】又西南行二十餘日至布路沙國，又西行二十餘日至迦濕迷羅國，又西南行二十日至左蘭郍羅國，此國出雪（也山）〔山也〕，更无山也，此是北印土也。又西行八日至佉羅理，又東南行三个月至波羅奈國，又東行一日入林，行七日出林，此林煞難過，至曠野國，又東行三日至那迦羅理，又南行二日至郍蘭陁寺，寺東三十里有漢寺，漢僧在此也。又西南行七十里至王舍城，聖跡不少也。又西南行入林，行三百餘里，至金剛座，座西一百里餘，至昧底寺。又南行壹年七个月，至南天竹國，西南海邊有寶陁洛山，其山東、西、南、北各四十由巡，南面是大海，西、北、東面是淤泥苦水。

《宋史・外國傳六・天竺》　施護者，烏塡曩國人。其國屬北印度，西行十二日至乾陀羅國，又西行二十日至曩誐囉賀囉國，又西行十日至嵐婆國，又西行十二日至誐惹曩國，又西行至波斯國，得西海。自北印度行百二十日至中印度。中印度西行三程至阿囉尾國，又西行十二日至末曩囉國，又西行十二日至鉢賴野迦國，又西行六十日至迦囉挐俱惹國，又西行二十日至摩囉尾國，又西行二十日至烏然泥國，又西行二十五日至囉囉國，又西行四十日至蘇囉荼國，又西行十一日至西海。自中印度行六月程至南印度，又西行九十日至供迦揲國，又西行一月至海。自南印度南行六月程得南海。皆施護之所述云。

《宋會要輯稿・蕃夷四・天竺國》　施護者，烏塡曩國〔人〕。屬北印度。西行十二日至乾陁羅國，又西行二十日至曩誐羅賀羅國，又西行十日至嵐婆國，又西行十二日至誐惹曩國，又西行至波斯國，得西海。自北印度行百二十日至中印度。中印度西行三程至呵囉尾國，又西行十二日至迦囉揲俱惹國，又西行十二日至摩羅尾國，又西行二十日至烏然泥國，又西行二十五日至羅囉國，又西行四十日至蘇囉荼國，又西行十一日至西海。凡中印度行六月程至南印度，又西行九十日至供迦揲國，又西行一日至海。自南印度南行六月程得南海。皆施護之所述云。

（幷見《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五・天竺三》。）

《吳船錄》卷上　秋七月戊戌朔，離黑水復過白水寺前渡雙溪橋入牛心寺。【略】此寺卽繼業三藏所作，業姓王氏，耀州人，隸東京天壽院。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貝多葉書。業預遣中，至開寶九年，始歸。寺所藏《涅盤經》一函四十二卷。業於每卷後分記西域行程，雖不甚詳，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見，錄於此以備國史之闕。

業自階州出塞西行，【略】度雪嶺，至布路州國。又度大葱嶺、雪山至伽溼彌羅國。西登大山，有薩埵太子投崖飼虎處。遂至健陀羅國，謂之中印土。又西至庶流波國及左爛陀羅國，國有二寺。又西過四大國，至大曲女城。南臨陷牟河，北背洹河，塔廟甚多，而無僧尼。又西二程，有寶堦故基。又西至波羅奈國。兩城相距五里，南臨洹河。又西北十許里，至鹿野苑廟，佛蹟最夥。業自云別有傳記，今不傳矣。南行十里，渡洹河，河南有大浮圖。自鹿野苑西至摩羯提國，館於漢寺。寺多租入，八村隸焉，僧徒往來如歸。南與杖林山相直，巍峯歸然。山北有優波掬多石室及塔廟故基，南一作西南。百里有孤山，名鷄足三峰，云是迦葉入定處。又西北百里，有菩提寶座城，四門相望，金剛座在其中，東向。又東至尼連禪河，東岸有石柱，記佛舊事。自菩提座東南五里，至佛苦行處。又西三里，至三迦葉村及牧牛女池。金剛座之北門外，有師子國伽藍。又北五里，至伽耶城。又北十里，至伽耶山，云是佛說《寶雲經》處。又自金剛座東北十五里，至正覺山。又東北三十里，至骨磨城，業館於毉羅寺，謂之南印土，諸國僧多居之。又東北四十里，至王舍城。東南五里，有降醉象塔。又東北登大山，細路盤紆，有舍利子塔。又臨澗，有下馬迎風塔。度絕壑，登山頂，有大塔廟，云是七佛說法處。山

北平地，又有舍利本生塔。其北山半曰鷲峰，云是佛說《法華經》處。山下即王舍城。城北山址，有溫泉二十餘井。又北有大寺及迦蘭陁竹園故跡。又東有阿難半身舍利塔。溫湯之西，有平地。直南登山腹，有畢鉢羅窟。業止其中，誦經百日而去。窟西復有阿難證果塔，此去新王舍城八里，日往乞食會新王舍城。中有蘭若隸漢寺。又有樹提迦故宅城，其西有輪王塔。又北十五里，有那爛陁寺，寺之南北，各有數十寺，門皆西向。其北有四佛座。又東北十五里，至烏鎖頭寺。一作烏顱頭寺。東南五里，有聖觀自在像。又東北十里，至伽溼彌羅漢寺，寺南距漢寺八里許。自漢寺東行十二里，至卻提希山。又東七十里，有鴿寺。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漢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氏城，育王故都也。自此渡河，北至毘耶離城，有維摩方丈故跡。又至拘尸那城及多羅聚落。踰大山數重，至泥波羅國。又至磨逾里，過雪嶺，至三耶寺。由故道自此入階州。太祖已宴駕，太宗即位，業詣闕，進所得梵夾、舍利等，詔擇名山修習，登峩眉，北望牛心，衆峯環翊，遂作菴居，已而爲寺，業年八十四而終。

藝文

《外國竹枝詞・天竺》 寶髻青螺錦罽裁，曼殊王子渡江來。五方雜奏饒鈴樂，語鳥常聞念善哉。五印度國王服錦罽，頂結螺髻，餘髮下垂。鐃、鈸、鈴、螺，雜奏梵樂。有五色能言鳥。王子曼殊室利嘗至中國。

雜録

《西京雜記》卷二 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馬瑙石爲勒，白光琉璃爲鞍。鞍在閣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日。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或一馬之飾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爲珂，紫金爲華，以飾其上。猶以不鳴爲患，或加以鈴鐸，飾以流蘇，走則如撞鐘磬，若飛幡葆。

《康有爲遺稿・列國游記・印度游記》〔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十時一刻行至烟打飛路。此地不冷，有鄉村風味。有廟，所事之神曰葛地士，印人所尊奉者也。十二時到阿喇伯，道廣數丈，屋院宇甚大，皆平頂，印式也。投客店，簾幕用一布，大有塵土氣，每日五盧卑。地爲大鎮，英人一千又一百，土人五千，鴉片即出其地。有官名襟呢順，如中國之道員，駐札焉。共設官二十人，隸北印度毓訶副巡撫。游其炮臺，有紅衣兵三百守之，兵管八英里地，其兵官導游一切，蓋因印之舊城爲之也。有本地所鑄之短炮，長尺許，名可倫謀打，可打一百英尺。

既游其市，土牆茅屋多如中土北方，惟大屋皆有樓，樓皆列門如鴿巢，其門淨板，中有木柱，加以鎖或貼銀紙，中土齋醮燒幽紙門，其式正同，乃知本自印俗，數千年守舊不改也。野人家有豢象者，以鼻挑草而食，若村野之繫牛，然亦不多見也。有大橋十六洞，每洞鐵柱二十一，每柱約八尺，共長二百余丈，亘卧恆河，沿河游一周，無可觀者。阿喇伯絕無雪山，惟瑪蘇來有之，去此須汽車十余時，又三轉車乃能至，憚其迂遠，不復往，乃即日行，往游印之故都丫忌喇，幷訪佛迹。夜九時搭汽車，上艙二十六盧卑，中艙半之，下者三元半。丫忌喇即摩竭提之轉音也。

十四日早九時至屯架喇，轉車，自加拉吉打至此，凡八百英里，自此去孟買亦八百英里，汽車一日二夜可至，眞印度之中矣。以中里計，吾行將三千里矣。曠查平原，絕無寸山，聞至孟買亦然，蓋須彌東走，萬里山盡，而爲大原，盡印度數千里皆大陸無山，揩亞間有一二，亦不足數。加拿大落機山東亦數千里無寸山，與此正同。然因此故，赤道風來無所遮隔，故極熱。因無山，故亦復少河，自中印度五河環之爲帝都名蹟，外此無少水矣。故極目林野，沙塵漠漠，幾與瀚海同也。印人之苦在此，印人之愚亦在此。遇印人二在倫敦大學歸者，問吾愛印度否？吾稱其古代之文明，而惜其少水。印學生曰：支那亦不過江、河二水耳，吾印度且有五河，何少也。蓋彼習聞中國江、河，而以爲此外無水與印同也，其可笑如此，非親歷印度者不知也。停車一時，遇英教士告吾，爹利去此僅百余英里，爲印故帝都第一大都會也。吾按圖地爲中印之中，臨恆河，與佛書自稱中國，日言恆河正同，則爹利當即舍衛也，爲之神往。此去摩竭提二十英里，故仍先去摩揭提。屯架喇乃小鎖，人僅萬數，地較吉爲冷。十時到摩竭提，遙望白塔，三座鼎立，高跨雲表，其名他治，蓋冕之義也，隔數十里已見此塔，乃嘆印度宮室之美，眞開

歐洲之先路也。野中林樹稀微，牛羊成群，塵土坌天，如吾北直，恆河干涸，上流幾不通舟，然河邊沙上洗衣者千數，若河面則甚闊，吾昔經桑乾河，甚相似也。漸近見紅石炮臺完好，女牆作圭形，森萃高矗，蓋七八丈，下臨恆河，名厘家拔士，蓋前四百年蒙古帝禁城也，今英旗揚風，以爲炮臺焉。

元太祖成吉斯汗使駙馬帖木兒平印度，卽王其地，蓋印度人事神而失於愚，故數千年間不能立國。當千年前滅於回教，至是又滅於蒙古。蒙古中葉帝厄渠巴路（Akbar），始由舍衛遷摩竭提，傳遮哈基路（Jehancir）、沙之汗（Shahjahan）三帝，皆帝丫忌喇，其子孫傳至今，四十年前爲英國監禁，瞽其目。

又　十六日游昔根嘉頓，距丫忌喇十餘里，蓋蒙古帝厄渠巴路巴沙之陵也。帝爲沙之汗孫，此陵當前三百三十六年，爲明嘉靖三十九年也。

又　自丫忌喇至麻刀喇三十五英里，至敦拉十五英里，至舍衛一百四十二英里。

丫忌喇米價，上者一盧卑八磅，下者一盧卑三十磅。牛肉每磅四卑士，羊肉每磅叨烟拿。男女工日科烟拿約中國一錢二分之間，各物亦與中土略同。屋稅每百取二十，小屋月稅一二盧卑。其民生計殊艱，故人情鄙吝狡詐。售物開價過十倍，與之購物多一科烟拿，令找換，卽借以遁去。其屋主乃竊吾一機器文房四寶，其貪盜如此，蓋謀生難，故習俗壞也。此地與舍衛皆爲印度大都會，久爲帝都，出金繡，光華耀目，頗可觀。街道廣大，可容十軌，屋外皆有地栽花，動盈十畝，惟引水甚深而難，井皆數十丈，極整潔，以二牛引轆轤而挽之。吾所寓小客棧，而花木極繁。英官有一襟喔順駐焉。小廟甚多，大率皆頂上塔亭崢嶸，不暇悉數悉游矣。

又　十七日二時自丫忌喇往乜刀喇，上艙一盧卑零九烟拿，下者六烟拿零三卑士。道上牛羊被野，以萬千計，沿途多鴉片樹，自摩竭提至舍衛皆然，以毒我中國者。佛與鴉片同產一地，異哉！石榴番捻甚多，中土物當從此來。果多同中土，荷蘭豆尤多而賤，樹多如榆、柳，高僅丈許，極目皆是。運物以駱駝、騾、馬，連屬於道，如吾北京，蓋去克什米爾本不遠也。惟象不甚見，聞多在南印度也。有雁千數，一字橫飛，風物略與中土同。大樹下有石，如人如獸，飾以紅布，蓋印人祀以爲神者。印度屋皆數層，平頂，上作方室或圓亭，螺旋而上，牆及瓦蓋厚皆數尺或尺余，戶皆駢列，粉以白灰，柱甚多，蓋歐人宮室之制實出於是，所過數千里皆然。

四時到乜刀喇（Muttra），昔爲都會，今則蕭條矣。室屋落落，乃無英店，僅得野店，茅檐玻窗，然光大整潔，土人索高價，人四元，先給銀，乃得爲食，蓋客游此者亦鮮矣。床無褥席，以白帶爲之。

又　十九日十二時到爹利，卽古之舍衛也，今印音曰爹利。舍衛當印度之中，臨恆河，自古四爲都會，至近蒙古之帝，實都於是。道路之廣闊，宮室之宏偉，吾行地球大半，東盡亞洲，西至歐美，未之見也。但層高不如歐人耳。若其庭院，大皆數十畝，道廣數十丈，則過歐美遠矣。實以地爲大陸，且地價賤故也。夾道皆樹，其大道茂樹數重，不知德之柏林何如耳？英吏有襟喔順一人駐焉，兵凡三百，蓋久爲內地，不須重鎮矣。英人僅二百余，余皆印人，凡十六萬五千三百五十一人，印王及故士大夫多居於是，以屋占地廣大，故相尋極遠，人居無多，而綿亘百數十里，樓閣寺塔相望不絕，掩映于烟樹中。印度數千里無山，惟舍衛城中有鷲嶺，名曰之稚士，高僅數十丈而純石莽蒼，盤亘數里，此外土山數十重環之。英人新築塔於鷲嶺顛二十年矣，高五層，累石八十級，驅車登嶺，蹴步登塔，憑欄四望，樓塔臺觀，極目無際。夕陽將下時，與烟樹河山相映，光景瑰偉，氣象萬千，覺燕京、金陵無此氣象。蓋印度爲萬里大陸，而舍衛特當其中，而又山河環抱，故一成佛窟，四爲帝都，舟車走集，道里均便，士夫薈萃，工匠精巧，故規模之宏大若此。今雖以在陸不在海，非舟車之總匯，又夷爲郡縣，非復帝室皇居之時，象教已衰，無復居士長者聽經之會，而憑眺山河，雄壯如故，地靈所積，蓋非偶然，宜佛之生此土也。住舍衛四日，登塔凡二，入英人客店，店外園地數十畝，可徐步也。此地屋皆是。

又　〔二十日〕舍衛第一次都城在一千七百年，當中國漢末，爲他華鴉泥痕巴盧大王所建。第二次都城在五百五十年前，爲蒙古二代帝多古勒汗所建。第三次都城卽今舍衛外城，爲蒙古第三代帝呵馬囂沙所建，凡四百年。第四次都城卽今舍衛城，爲蒙古第六代帝沙之汗所建，於今三百七十八年，當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孔子生二千七十七年也。第一遷都城，離布金地約二十里耳。一成佛土，四營帝都，舍衛之山川雄秀，固冠絕亞洲哉！

又　〔二十三日〕舍衛城營之二百五十年，今少廢毀矣。道廣大，城外列樹成行，走馬相望，惟車塵極多，終日飛塵蔽天，酷暑蒸人，全印如此，

而舍衛之塵尤劇。英人久居是地者，子孫變相，皆成黃藍色。蓋全印之地，實非樂土，且教化風俗束縛極嚴，全無自由之樂，印度可謂爲西方極苦世界，惟其煩惱至極，佛乃降生是間而超度之歟！

舍衛屋宇極大，租亦不貴，蓋印之士大夫既失國家后，日卽困苦，英人居是者亦少，故大屋極賤，與卡拉吉打迥異也。英人攻印，先破舍衛。

古印度七大城，而卡拉吉打、孟買、密遮士不與焉。七城皆在印之中，北爲印度之中原，故都亘帶五河，地最繁庶者：一曰舍衛，二曰丫忌喇，三曰勒撓，四曰間波，五曰罽訶，六曰邠雞，七曰擔裂射，總名之曰五河，猶中士之言九江三河也。五河者：一曰芝林，二曰罽嘓，三曰氈鴨，四曰呷爺，五曰漆烈住，五河皆流入恆河。英人名恆河曰針拿，然恆河已極淺小，五河可知。吾嘗與印之在倫敦學者言印度甚好，可惜水少。印學者曰支那亦不過江、河二水耳，我印有五河，何少之有！彼以爲我國除江、河外無水也，其可笑如此。觀於印度而中國之水流繁衍，支脉交錯，眞天府之地也，何可不自幸而輕棄之歟？無水之國，其辛苦瘠磽，沙漠酷蒸必矣。

七城繁盛，以有水故，皆蒙古故王及印度大王所治。英人破之，卽定全印，罽訶毗連克什米爾，英特駐巡撫於是，爲北印度省會焉。克什米爾商務皆聚於是。印人屋室必石，而石皆出於罽訶，雕鏤極精美。間波去罽訶不遠，由舍衛汽車往罽訶，此行攜寒衣甚少，若往罽訶，必順道游克什米爾，而時近季冬，克什米爾冷度同於新疆，積雪蔽地，洹寒嚴栗，實不可行。來印原欲游雪山以避暑，印之雪山，英人所闢，五地皆極繁盛，曰大吉嶺，近西藏者；曰抹蘇利（Mussoorie）；曰奶呢多路（Ninetall）；曰暹拉（Simla），曰嗎利（Murree），近克什米爾者，北印巡撫避暑所駐；抹蘇利，暹拉總督避暑所駐。大吉嶺者，孟加拉副巡撫避暑所駐。近四大城尚有來遍地（Rawalpindi），抹檀（Multan），撇沙（Peshawar），曰阿富汗（Afghanastan），以冬寒皆待後期。其近孟買大鎭曰普拿，曰奄多不地，亦緩往，乃還游勒撓。以二十三日三時搭汽車行，自舍衛至勒撓三百四十英里，約中土千餘里矣。汽車十二時乃至，還卡拉吉打則九百二十四英里。車行三十六時乃至也。

二十四日早六時到勒撓，勒撓亦蒙古帝分藩之地，故王最多，規模之大，道路之廣，不遜舍衛，而宮室過之，舉全印之宮室無若勒撓，眞足驚人者也。

又　二十七日六時到街亞，無英人店，但有土店，而少仿英式者，甚凄凄。驅車出行，石山秀聳，綿迤數十里，高百數十丈，山頂有塔，巍峙鬱然。來往印度七千餘里，皆未見山，舍衛石山及此外間有土阜，皆高不十數丈，惟此秀蒼有中土意，耳目一新，神氣甚樂，望山欣然，意塔必爲佛寺也。乃遍游邑市，皆婆羅門廟，無知有佛寺者，爲之懊惱。最后有告者曰郭外七英里有焉。

紀事

《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　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

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法苑珠林・十惡篇》　顯慶已來，王玄策等數有使人向五印度。

陀歷部陁羅伊羅 阿羅伊羅

《法顯傳》　度〔葱〕嶺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國名陀歷。

《通典・邊防九・陁羅伊羅》　陁羅伊羅，隋時聞焉。在烏茶國北，大雪山坡上。緣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

（幷見《通志・四夷傳三・陁羅伊羅》、《文獻通考・四裔考一六・陁羅伊羅》。）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陁羅伊羅國，在烏蔡國北，（天）〔大〕雪山坡

上。緣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阿羅伊羅》　阿羅伊羅國，隋時聞焉。在烏茶國北，大雪山坡上。緣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

濫波部覽波

《大唐西域記・迦畢試國》　自此〔迦畢試國〕東行六百餘里，山谷接連，峰巖峭峻，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濫波國。北印度境。

又《濫波國》　濫波國周千餘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自數百年，王族絕嗣，豪傑力競，無大君長，近始附屬迦畢試國。宜粳稻，多甘蔗，林樹雖衆，果實乃少。氣序漸溫，微霜無雪。國俗豐樂，人尚歌詠。志性怯弱，情懷詭詐，更相欺誚，未有推先。體貌卑小，動止輕躁。多衣白氎，所服鮮飾。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幷多習學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甚多。

《釋迦方誌・遺跡篇》　濫波國者，在無熱池西，倚北胡活國東南，三垂黑嶺，北約雪山。都城周十餘里。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　〔迦畢試〕東進行六百餘里，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濫波國。國周千餘里。伽藍十所，僧徒皆學大乘。

《往五天竺國傳》　又從此建馱羅國，西行入山七日，至覽（彼）〔波〕國。此國無王，有大首領，亦屬建馱羅國所管。衣著言音，與建馱羅國相似。亦有赤有僧，敬信三寶，行大乘法。

那竭部那迦羅阿 那揭羅曷

那伽羅曷

《法顯傳》　〔弗樓沙國〕西行十六由延，便至那竭國界醯羅城，【略】從此北行一由延，到那竭國城。

《洛陽伽藍記》卷五　《道榮傳》云：至那迦羅阿國，有佛頂骨。

《大唐西域記・濫波國》　從此〔濫波國〕東南行百餘里，踰大嶺，濟大河，至那揭羅曷國。北印度境。

又《那揭羅曷國》　那揭羅曷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五六十里，山周四境，懸隔危險。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主令，役屬迦畢試國。豐穀稼，多花果。氣序溫暑，風俗淳質。猛銳驍雄，輕財好學。崇敬佛法，少信異道。伽藍雖多，僧徒寡少，諸窣堵波荒蕪圮壞。天祠五所，異道百餘人。

又　城東南三十餘里，至醯羅城，周四五里，豎峻險固。花林池沼，光鮮澄鏡。城中居人，淳質正信。復有重閣，畫棟丹楹。第二閣中有七寶小窣堵波，置如來頂骨。

《釋迦方誌・遺跡篇》　〔濫波國〕東南百餘里，踰大嶺、大河至那伽羅曷國，屬北印度，古花氏城。廣六百餘里，長二百餘里，山周四境。都城周二十餘里。

犍陀衛部 乾陀 乾陀羅 小月氏 犍陀囉 乾陀越 健馱邏 健陀邏 建馱羅 乾駝

題解

《續高僧傳・譯經篇・隋西京大興善寺北賢豆沙門闍那崛多傳》 犍陀囉國人也，隋言香行國焉。

玄應《一切經者義》卷三 乾陀越國，應云乾陀婆那，此譯云香林，《明度經》云香淨國，同一也。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二 乾陀羅國。此云持地國，昔此國多有道果聖賢住持，其境不爲他國侵害也。又云乾陀是香，羅謂陀羅，此云遍也。言遍此國內多生香氣之花，故名香遍國。其國在中印度北、北印度南二界中間也。

《續一切經音義》卷三 乾陁羅。上音虔。舊云健馱羅，此云持地，昔此國多有得道、聖賢住持，其境不爲他國侵害故也。又云香氣遍，謂此國多生香氣之花，遍其國內，以爲名也。其國在中印度北，北印度南境也。

綜述

《法顯傳》 （宿呵多國）從此東下五日行，到犍陀衛國，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處。

《魏書・西域傳・乾陀國》 乾陀國，在烏萇西，本名業波，爲嚈噠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敕勒，臨國已二世矣。好征戰，與罽賓鬥，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鬥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卽所謂『雀離佛圖』也。（幷見《北史・西域傳・乾陀國》。）

又《小月氏國》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幷見《北史・西域傳・小月氏國》。）

《洛陽伽藍記》卷五 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土地亦與烏場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爲嚈噠所滅，遂立剌勱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兇暴，多行殺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情願。自恃勇力，與罽賓爭境，連兵戰鬥，已歷三年。王有鬥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持刀楯，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上，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

《大唐西域記・那揭羅曷國》 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五百餘里，至健馱邏國。舊曰乾陁衛，訛也。北印度境。

又《健馱邏國》 健馱邏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東臨信度河。國大都城號布路沙布邏，周四十餘里。王族絕嗣，役屬迦畢試國。邑里空荒，居人稀少，宮城一隅有千餘戶。穀稼殷盛，花果繁茂，多甘蔗，出石蜜。氣序溫暑，畧無霜雪。人性恇怯，好習典藝，多敬異道，少信正法。自古已來，印度之境。

《釋迦方誌・遺跡篇》 自此東南山谷中行，五百餘里至健陀邏國，北印度也。廣千餘里，長八百里，東臨信度河。都城周四十餘里，少空荒。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 從此復與伴合。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健陀邏國。舊雲健陀衛，訛也。北印度境也。其國東臨信度河，都城號布路沙布羅。

《往五天竺國傳》 又從迦葉彌羅國西北隔山一月程，至建馱羅。此王及兵馬，惣是突厥。土人是胡，兼有婆羅門。此國舊是罽賓王王化。爲此突厥王阿耶領一部落兵馬，投彼罽賓王。於後突厥兵盛，便煞彼罽賓王，自爲國主，因茲國境。突厥霸王此國已北，幷住中。其山幷燋無草及樹。衣著人風，言音節氣並別。衣是皮毯氈衫靴袴之類。土地宜大麥小麥，全無黍粟及稻。

人多食麨及餅。

又　即此建馱羅國，乃至五天崑崙等國，惣無蒲□□□甘蔗。

此突厥王象有五頭，羊馬無數，駝騾等甚多。漢地與胡□□□□□迴不過。向南爲道路險惡，多足劫賊。從茲已北，西業者多。市店之間，極多屠煞。

此王雖是突厥，甚敬信三寶。王、王妃、王子、首領等，各各造寺，供養三寶。此王每年兩迴設無遮大齋。但是緣身所受用之物，妻及象馬等，幷皆捨施。唯妻及象，令僧斷價，王還自贖。自餘駝馬、金銀、衣物、家具，聽僧貨賣，自分利養。此王不同餘已北突厥也。兒女亦然，各各造寺，設齋捨施。

此城俯臨辛頭大河北岸而置。

《佛說十力經・唐貞元十地等經》　至〔天寶〕十二載癸巳二月二十一日至乾陀羅國。梵音正曰健馱邏國，此即罽賓東都城也。王者冬居此地，夏處罽賓，隨其暄涼以順其性。

《通典・邊防八・小月氏》　小月氏，理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蠕蠕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後魏史》云，去漢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閒，幷今郡。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北狄。

《西陽雜俎・前集・物異》　健馱邏國石壁上有佛像。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乾陀國，在烏長西，本名葉波，爲嚩噠所破，因改焉。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謂雀離佛圖也。

《通志・四夷傳三・乾陀》　乾陀，後魏時通焉。在烏萇西，本名業波，爲嚩噠所破，因改焉。其王本勅勒人，臨國已三世矣。好攻戰，與罽賓斗，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門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謂雀離佛圖也。

《異域志・乾駝國》　其國乃尸毗王之倉庫之所，倉爲火焚，米皆焦，至今尚存。得一粒服之，則終身無疾。

分述

地理環境

《大唐西域記・健馱邏國》　跋虜沙城東北二十餘里至彈多落迦山。

又　跋虜沙城東北五十餘里至崇山。

城市聚落

《洛陽伽藍記》卷五　〔辛頭大河〕復西行三日，至佛沙伏城。川原沃壤，城郭端直，民戶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俗淳善。

又　〔佛沙伏城〕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略】復西行一日，乘船渡一深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羅城。

《大唐西域記・健馱邏國》　〔王〕城外東南八九里有卑鉢羅樹，【略】卑鉢羅樹南有窣堵波，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略】大窣堵波西南有故伽藍，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略】迦膩色迦王伽藍東北行五十餘里，渡大河，至布色羯邏伐底城，周十四五里。居人殷盛，閭閻洞連。

又　〔布色羯邏伐底〕城北四五里有故伽藍，【略】伽藍側有窣堵波，【略】是釋迦佛昔爲國王，修菩薩行，從衆生欲，惠施不倦，於此國土千生爲王，即斯勝地千生捨眼。捨眼東不遠有二窣堵波，各高百餘尺，右則梵王所立，【略】梵釋窣堵波西北五十餘里，有窣堵波，是釋迦如來於此化鬼子母，【略】化鬼子母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商莫迦菩薩舊曰睒摩菩薩，訛也。恭行鞠養，侍盲父母，於此採菓，遇王遊獵，毒矢誤中。【略】商莫迦菩薩被害東南行二百餘里，至跋虜沙城。

又　〔崇〕山有青石大自在天婦像，毗摩天女也。【略】毗摩天祠東南行百五十里，至烏鐸迦漢荼城，周二十餘里，南臨信度河。居人富樂，寶貨盈積，諸方珍異，多集於此。

烏鐸迦漢荼城西北行二十餘里，至娑羅覩邏邑，是製《聲明論》波你尼

仙本生處也。

《釋迦方誌・遺跡篇》　又東南約二百里跋魯沙城，沙城東北五十里大山，有大天祠。祠東南行百五十里，至烏鐸迦漢荼城，周二十餘里，南臨信度河。

軍事

《冊府元龜》卷九六一　乾陁國，在烏長西，本名業波。有鬥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

烏萇部 烏場 烏荼 烏仗那 烏長 越底延

綜述

《法顯傳》　度〔新頭河〕便到烏萇國。烏萇國是正北天竺也，盡作中天竺語。

《魏書・西域傳・烏萇國》　烏萇國，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爲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王動則訪決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多諸寺塔，事極華麗。人有爭訴，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爲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

（并見《北史・西域傳・烏萇國》。）

《洛陽伽藍記》卷五　〔神龜二年〕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葱嶺，南連天竺，土氣和暖，地方數千里，民物殷阜，匹臨淄之神州，原田膴膴，等咸陽之上土。鞞羅施兒之所，薩埵投身之地，舊俗雖遠，土風猶存。

又　土地肥美，人物豐饒。五穀盡登，百果繁熟。

《新唐書・西域傳上・烏荼》　烏荼者，一曰烏伏那，亦曰烏萇，直天竺南。地廣五千里，東距勃律六百里，西罽賓四百里。山谷相屬，產金、鐵、蒲陶、鬱金。稻歲熟。人柔詐，善禁架術。國無殺刑，抵死者放之窮山。罪有疑，飲以藥，視溲清濁而決輕重。有五城，王居術薩羅利城，一曰薩揭釐城，東北有達麗羅川，即烏萇舊地。貞觀十六年，其王達摩因陁訶斯遣使者獻龍腦香，璽書優答。大食與烏萇東鄙接，開元中數誘之，其王與骨咄、俱位二王不肯臣，玄宗命使者冊爲王。

又《西域傳下・吐火羅》　越底延者，南三千里距天竺，西北千里至賒彌，東北五千里至瓜州，居辛頭水之北。其法不殺人，重罪流，輕罪放。無租稅。俗翦髮，被錦袍，貧者白氈。自澡潔。氣溫，多稻、米、石蜜。

《大唐西域記・健馱邏國》　從烏鐸迦漢荼城北踰山涉川，行六百餘里，至烏仗那國。唐言苑，昔輪王之苑囿也。舊云烏場，或曰烏荼，皆訛。北印度境。

又《烏仗那國》　烏仗那國周五千餘里，山谷相屬，川澤連原。穀稼雖播，地利不滋，多蒲萄，少甘蔗。土產金鐵，宜鬱金香。林樹蓊鬱，花果茂盛。寒暑和暢，風雨順序。人性怯懦，俗情譎詭，好學而不功，禁呪爲藝業。多衣白氈，少有餘服。語言雖異，大同印度，文字禮儀，頗相參預。崇重佛法，敬信大乘。

又　堅城四五，其王多治薩揭釐城。城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

又　薩揭釐城東北，踰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險，山谷杳冥，或履緪索，或牽鐵鏁。棧道虛臨，飛梁危構，椽朽蹶蹬，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即烏仗那國舊都也。多出黃金及鬱金香。

《釋迦方誌・遺跡篇》　從此城北越山行六百里，至烏仗那國，北印度之正國也。古謂烏長。山谷相連，周五千里，昔輪王苑也。土宜鬱金香。夾蘇婆窣堵河。王城周十四五里。

又　王都薩揭釐城，【略】王城東北踰山谷，逆上信度河，途路極險，乘緪棧梁，鎖杙蹶隥，千有餘里，至達麗羅川，烏仗那舊所都也。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　從此又到烏鐸迦漢荼城。城北涉履山川，行六百餘里，入烏仗那國。此言苑。昔阿輪迦王之苑也。舊稱烏長，訛也。夾蘇婆薩堵河。昔有伽藍一千四百所，僧徒一萬八千，今并荒蕪減少。其僧律儀傳

訓有五部焉：一法密部，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衆部。其王多居瞢揭釐城，人物豐盛。

又　城東北聞說有人登越山谷，逆上徙多河，塗路危險，攀緣絙鎖，踐躡飛梁，可行十餘里，至達麗羅川，即烏仗那舊都也。

《往五天竺國傳》　又從此建馱羅國正北入山三日程，至烏長國，彼自云鬱地引郝。此王大敬三寶。百姓村莊，多分施入寺家供養，少分自留，以供養衣食。設齋供養，每日是常。足寺足僧。僧稍多於俗人也。專行大乘法也。衣著飲食人風，與建馱羅國相似。言音不同。土地足駝、騾、羊、馬、氈布之類。節氣甚冷。

《通典・邊防九・越底延》　越底延國，隋時聞焉。理辛頭河北。南至婆羅門國三千里，西北至賒彌國千餘里，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其王婆羅門種類。戶數萬。有弓矢、刀矟、皮甲。國法不殺人，重罪流，輕者杖。國無課稅。其俗事佛，書同婆羅門。王及庶人翦髮，衣錦袍，不開縫。貧者衣白疊。婦人爲髻，衣裙衫，帔長巾。俗清潔。氣候溫，多稻。有羊、馬，多牛。出鍮石、訶梨勒、石蜜、氎反、細疊。

《唐會要・烏萇國》　烏萇國在中天竺南，一名烏枝那。地方千餘里，百姓殷實。人性懦弱，頗詭詐，尤工禁呪之術。篤信佛法，與天竺同，而天竺不及之。自古未通中國焉。

貞觀十六年十一月，朝獻使至。開元八年四月，遣使冊立其王。時大食東與烏萇鄰境，煽誘爲虐，其王與骨咄王、俱位王皆守節不應，亦潛輸款誠，玄宗深美之，故幷降冊名。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烏長國在徐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

又　越延底國，治辛頭河北。西北去賒彌國千餘里，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二・烏萇》　烏萇國，即北天竺國也。在中天竺南，一名烏伏那。地方五千里，百姓殷實。人性懦弱，頗詭計，尤工禁咒之術。篤信佛法，言語文字與天竺同，而天竺不及之。宋曇《行記》云：人皆美白，多作羅刹鬼法，食噉人肉，晝日與羅刹雜于市朝，善惡難別。自古未通中國。唐貞觀十六年朝貢使至，幷獻龍腦香。開元八年，遣使冊立其王。時大食東與烏萇鄰境，扇誘爲盜，其王與骨咄王、俱位王皆守忠節不應，潛輸誠信，玄宗嘉奬，故幷降冊命。

又《四夷一五・越底延》　越底延國，隋時聞焉。理辛頭河北。其王婆羅門種類。戶數萬。有弓矢、刀矟、皮甲。國法不殺人，重罪流，輕罪杖。國無課稅。其俗事佛，書同婆羅門。王及庶人翦髮，衣錦袍，不開縫。貧者衣白氈。婦人爲髻，衣裙衫，帔長巾焉。

《通志・四夷傳三・烏萇》　烏萇，後魏時通焉。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波羅門。土多林果，引水灌田。宜稻、麥。俗信佛，多諸寺塔。人有爭訟，則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爲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來往也。

又《越底延》　越底延國，隋時聞焉。治辛頭河北，南至婆羅門國三千里，西至賒彌國千餘里，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其王婆羅門種類，戶數萬，有弓矢、刀矟、皮甲。國法不殺人，重罪流，輕者杖。國無課稅，其俗事佛，書同婆羅門。王及庶人翦髮，衣錦袍不開縫，貧者衣白疊，婦人爲髻，衣裙衫，帔長巾。俗清潔。氣候溫，多稻，有羊、馬，多牛，出鍮石、訶梨勒、石蜜、氎皮、細疊。

（幷見《文獻通考・四裔考一六・越底延》。）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五・烏萇》　烏萇國，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爲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主動則訪決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多諸寺塔，極華麗。人有爭訟，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爲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

又《摩揭它》　烏茶者，一曰烏萇，直天竺南，地廣五十里。東距勃律六百里，西罽賓四百里，山谷相屬，產金、鐵、葡萄、鬱金，稻歲熟。人柔詐，善禁架術。國無刑殺，抵死者放之窮山。罪有疑，飲以藥，視溲清濁而決輕重。有五城，王居術瞢檗利城，一曰瞢揭釐城，東北有達麗羅川，即烏萇舊地。貞觀十六年，其王達摩因陁訶斯遣使者獻龍腦香，璽書優答。

《異域志・烏仗那國》　其國有土神，於此化大蟒，以濟饑渴，遂立其國。又與孔雀王啄崖涌泉，以愈衆疾，民稍富。

又《烏萇國》　其國民有死罪，不立殺刑，惟徙之空山，任其飲啄。事

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自驗，隨事輕重而決之。

《咸賓錄・西夷志・天竺》 烏茶國者，地方五千餘里，人工禁術。其國有神，化爲土蟒，以濟饑渴。又與孔雀啄滄泉，以愈衆疾，蓋神異之國也。高宗時，盧伽逸多者，烏茶人，亦以術進，拜懷化大將軍。自後天竺來使皆曰藩夷。以袍帶爲寵，唐輒以金帶錦袍賜焉。乾元末，河隴陷沒，遂不至矣。

分述

地理環境

《大唐西域記・烏仗那國》 瞢揭釐城東北二百五六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邏羅龍泉，即蘇婆伐窣堵河之源也。派流西南，春夏含凍，晨夕飛雪。雪霏五彩，光流四照。

又 瞢揭釐城南四百餘里至醯羅山，谷水西派，逆流東上。雜花異果，被澗緣崖。峯巖危險，谿谷盤紆，或聞諠語之聲，或聞音樂之響。

又 瞢揭釐城東北三十餘里，至遏部多唐言奇特。石窣堵波，高四十餘尺。在昔如來爲諸人天說法開導，如來去後，從地踊出，黎庶崇敬，香花不替。

石窣堵波西渡大河三四十里，至一精舍，中有阿縛盧枳低濕伐羅菩薩像，唐言觀自在。合字連聲，梵語如上；分文散音，即阿縛盧枳多，譯曰觀，伊濕伐羅，譯曰自在。舊譯爲光世音，或云觀世音，或觀世自在，皆訛謬也。威靈潛被，神迹昭明，法俗相趨，供養無替。

觀自在菩薩像西北百五十里至藍勃盧山。山嶺有龍池，周三十餘里，淥波浩汗，清流皎鏡。

《釋迦方誌・遺跡篇》 城東北二百六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邏龍泉，即前河源也。派流西南，春夏合凍，晨夕飛雪。

又 此西百五十里山嶺龍池，周三十餘里。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 城東北二百五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邏羅龍泉，即蘇婆河之上源也。西南流。其地寒冷，春夏恆凍，暮即雪飛，仍含五色，霏霏舞亂如雜華焉。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二・烏萇》 檀特山、《外國傳》云：須達拏太子所住石室在山東壁上，西南有東泉生白蓮花，西北有塔，即阿周仙人住處。阿波羅邏龍池。一名奄羅龍池，中有毒龍。

疆域政區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越底延》 四至：南接婆羅門國三千里，西北至賒彌國千餘里，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

文化風俗

《冊府元龜》卷九六一 烏長國，在中天竺南，一名烏仗那。百姓殷實，人性懷弱，頗詭詐，尤攻禁呪之術。篤信佛法，言語、文字、禮義法式畧同天竺，而弗之及也。一說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王動則訪決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豆稻麥。事佛，多諸寺塔，事極華麗。人有爭訴，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爲法不殺，犯死者唯徙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抑，自知往來。

經濟物産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越底延》 土俗物産：俗清潔，氣候暖，多稻，有羊、馬，多牛，出鍮石、訶黎勒、石蜜、麝音京。皮、細氈等物。

竺剎尸羅部 呾叉始羅

《法顯傳》 自此〔犍陀衛國〕東行七日，有國名竺剎尸羅。竺剎尸羅，漢言截頭也。佛爲菩薩時，於此處以頭施人，故因以爲名。

《新唐書・西域傳下・箇失蜜》 所謂呾叉始羅者，地二千里，有都城。

《大唐西域記・鉢露羅國》 渡〔信度〕河至呾叉始羅國。北印度境。

又《呾叉始羅國》 呾叉始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酋豪力競，王族絕嗣，往者役屬迦畢試國，近又附庸迦濕彌羅國。地稱沃壤，稼穡殷盛，泉流多，花果茂。氣序和暢，風俗輕勇。崇敬三寶，伽藍雖多，荒蕪已甚。僧徒寡少，幷學大乘。

又 大城西北七十餘里，有醫羅鉢呾羅龍王池，周百餘步。其水澄清，雜色蓮花同榮異彩。

《釋迦方誌・遺跡篇》 度〔信度〕河至呾叉始羅國，北印度也。周二千餘里。都城周十餘里。寺多僧少，幷大乘學。城西北七十餘里有伊羅鉢龍池，周百餘步。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二・箇失蜜》 其役屬五種，亦名國，所謂〔呾〕〔呾〕叉始羅者，地二千里，有都城。

僧訶補羅部 僧伽補羅

《新唐書・西域傳下・箇失蜜》 〔呾叉始羅〕東南餘七百里得僧訶補羅，地三千餘里，亦治都城。

《大唐西域記・呾叉始羅國》 從此〔呾叉始羅國〕東南越諸山谷，行七百餘里，至僧訶補羅國。北印度境。

又《僧訶補羅國》 僧訶補羅國周三千五六百里，西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依山據嶺，堅峻險固。農務少功，地利多獲。氣序寒，人性猛，俗尚驍勇，又多譎詐。國無君長主位，役屬迦濕彌羅國。

《釋迦方誌・遺跡篇》 〔呾叉始羅國〕又東南越山谷，七百餘里至僧伽補羅國，北印度也。周三千五百里，西臨信度河。大城周十四五里。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二・箇失蜜》 西南餘七百里得僧訶補羅，地三千餘里，亦治都城。

郭酣 哈喇替艮部 呾喇替良部

《茶餘客話・郭酣》 郭酣，回國。在葉爾羌之西，馬行四十餘日至。其地人短小，僅二三尺餘。好鬥，有笑其矮者，輒持刀併命。馬牛高二尺，羊長尺餘，味肥而甘。駝如驢。有菽粟，無布帛。至內地購布，而不愛絲綢。

《西域聞見錄・外藩傳下・郭罕》 郭罕，西域回子之一國也。風俗、衣冠、居室、土產與新疆回子略同，惟語言不通。在葉爾羌西，馬行四十日可至。稱其君曰汗。其人短小，男女皆長二尺餘，魁梧俊偉者，亦不能過三尺。然尚氣好鬥，少有不合，即裂眦相向，人有笑其么麼者，則抽刀幷命，怒不可解。其地萬山環繞，一夫當關，百夫莫過，故雖小弱，能自立於西域各國之間。羊高八九寸，長尺餘，肥美勝於他產。牛馬高不二尺，駝之大如內地之驢。時驅其羊數千或數萬來葉爾羌貿易，歸則攜布、茶而去。

《異域竹枝詞・外藩》 人長三尺號魁梧，小小牛羊味總腴。尚氣睚眦螳奮臂，東方那得笑侏儒。郭酣，回子之一國也。居有室宇，食資耕牧，田園瓜果，在在種植。衣帽飲食及馬納滋禮拜，皆與回子無異，但語言不通，經咒異耳。在葉爾羌

西南，馬行四十餘日。稱其君長曰汗。其人短小，男婦皆長二尺餘。魁梧俊偉者，不能過三尺。尚氣好鬥。人笑其矮，輒抽刀拼命。其地萬山環繞。產羊，高八九寸，長尺餘，肥膩而甘。牛高二尺許。駝大如內地之驢。驅其羊千萬至葉爾羌貿易，攜茶、布而去。其地白楊高於江葦，麥顆大於菊粒。夙聞異域有僬僥之國，人皆三尺。東方曼倩以西北大荒有小人之國，人皆七寸，朱衣無冠，海鵠吞之，豈其類與？其人既小，乃飛潛動植之物，俱從之而收縮，亦天地餘氣之所及也。

《茶餘客話・哈喇替良》 哈喇替良，在安集延之南。多山，無平壤，苦寒，十月雪深盈丈，人皆於山坳溫處搆屋藏閉，次年三月始出戶。地產獨峯駝。

《西域聞見錄・外藩傳下・哈拉替艮》 哈拉替艮在安集延之南，重山複嶺之中。人戶寡弱，不足六七千家，稱君爲比。不蓄寸髮，不食猪肉，衣帽言語與安集延同。穹帳爲居，打牲爲業。冬日嚴寒，人皆覓山坳溫煖之處，以大木蘆葦搆屋而居，人畜共處其中，蓄粮聚草以禦冬寒，至十月雪已盈尺丈，三月雪融，始可出作。地產獨峯之駝。

《異域竹枝詞・外藩》 只知布種不知耘，架木編蘆也自勤。二十丈深埋屋雪，消時人放獨峰群。哈拉替艮，西域一部落也。在安集延之南。皆崇山峻嶺，無膏腴平曠之田。人戶寡弱，數千家耳。其君長曰比。無髮，不食猪肉，與布魯特無異。氈帳爲居，打牲爲業，間亦耕種。逢春布種，則遊牧而去。秋歸收穫而已。冬嚴寒大雪，則皆擇山坳溫暖之處，架大木蘆葦而居。人畜同處其中。大雪之年，有深二十丈者。次年三月雪消始出。地產獨峰駝。

克什米爾部 罽賓 迦濕彌羅

迦葉彌羅 箇失蜜 迦羅 克食米爾

加士敏耶 克什米耳

題解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二 迦葉彌羅國。舊名罽賓國，此翻爲阿誰（人）〔入〕。昔此國未建之時，其地有大龍池，人莫敢近。其後有一羅漢，見其形勝，宜人居止，乃從龍乞容一膝地。時龍許之，而羅漢變身，漸大其膝，漸滿龍池。龍以言信，便捨而去，羅漢即以神力乾竭其水，令百姓於中建立屋宅。衆人咸言：「我等不因聖師，阿誰得（人）〔入〕此處？」故從此語，即立其名。其國即在北印度境，乾陀羅國次北隣也。

又卷二四 罽賓。【略】《漢書》云：罽賓者，古譯訛略也。正梵音羯陁弭羅，北天竺國也。

又卷四一 罽賓。【略】梵語，西國名也。或名罽溼彌羅，或名箇溼蜜，皆古譯訛略也。正梵音羯溼弭羅，北印度境也。

《續一切經音義》卷一 罽賓。上居乂反，西域國名。或云个溼蜜羅，亦云迦葉弥羅，皆梵語訛轉也。正云羯溼弭羅，此翻爲阿誰入。謂此國未建都時，有大龍池，人莫敢近也。有一羅漢，見地形勢宜人居止，從龍乞容一膝地。時龍許之，羅漢變身漸大，膝滿龍池。龍以言信，捨之而去。羅漢復以神力，乾竭其水，遂建城郭。衆人咸言：「我等不因聖師，阿誰敢入？」因有此語，乃立國名。

又卷三 迦濕彌羅。或云迦葉蜜羅，舊云罽賓，訛畧也。此翻爲阿誰入。謂此國未建時，有大龍池，人莫敢近。其後有羅漢，見地形勝，宜人居止，從龍乞容一膝。

時龍許之。羅漢變身漸大，膝滿龍池，龍以言信，捨之而去。羅漢後以神力，乾竭其水，遂建城郭。衆人咸言：『我等不因聖師，阿誰得入？』故因此語，乃立國名。其國北印度境也。

綜述

《漢書・西域傳上・罽賓國》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顏師古曰：『君謂爲之君也。塞音先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顏師古曰：『即所謂釋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

又　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顏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乃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爲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顏師古曰：『相失意也。』陰末赴鎖琅當德，顏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琅音郎。』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

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顏師古曰：『卒，終也。』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愚快其求者，爲壞比而爲寇也。顏師古曰：『比，近也。爲其土壤接近，能爲寇也。愚音苦類反。比音頻寐反。』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顏師古曰：『鄉讀曰嚮。』雖不附，不能危城郭。顏師古曰：『城郭，總謂西域諸國也。』前親逆節，惡暴西域，顏師古曰：『暴謂章露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顏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工衡反。』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顏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也。刁斗，解在《李廣傳》。』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顏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讀曰飤。次下并同。』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餧山谷之間，顏師古曰：『餧，饑也，音能賄反。』乞匄無所得，顏師古曰：『匄亦乞也，音工大反。』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顏師古曰：『離亦歷也。曠，空也。』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顏師古曰：『嘔音一口反。』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峥嶸不測之深，顏師古曰：『峥嶸，深險之貌也。峥音仕耕反。嶸音宏。』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顏師古曰：『隊亦墮也。靡，散也。隊音直類反。靡音縻。』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顏師古曰：『九州：冀、兗、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侯、甸、綏、要、荒。』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顏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之人也。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顏師古曰：『言已立計遣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魏書・西域傳・罽賓國》　罽賓國，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四千二百里。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種五穀，糞園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鏤，織罽。有金銀銅錫以爲器物。市用錢。他畜與諸國同。每使朝獻。

（并見《北史・西域傳・罽賓國》。）

《新唐書・西域傳下・箇失蜜》　箇失蜜，或曰迦濕彌邏。北距勃律五百里，環地四千里，山回繚之，它國無能攻伐。工治撥邏勿邏布邏城，西瀕彌那悉多大河。地宜稼。多雪不風。出火珠、鬱金、龍種馬。俗毛褐。世傳地本龍池，龍徙水竭，故往居之。

開元初，遣使者朝。八年，詔冊其王眞陀羅祕利爲王；間獻胡藥。天木

死，弟木多筆立，遣使者物理多來朝，且言：『有國以來，幷臣天可汗，受調發。國有象、馬、步三種兵，臣身與中天竺王阨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戰輒勝。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雖衆二十萬，能輸糧以助。又國有摩訶波多磨龍池，願爲天可汗營祠。』因丐王冊，鴻臚譯以聞。詔內物理多宴中殿，賜賚優備，冊木多筆爲王，自是職貢有常。

《大唐西域記・烏剌尸國》 從此東南，登山履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迦濕彌羅國。舊曰罽賓，訛也。北印度境。

又《迦濕彌羅國》 迦濕彌羅國周七千餘里，四境負山。山極隃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自古鄰敵無能攻伐。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南北十二三里，東西四五里。宜稼穡，多花果。出龍種馬及鬱金香、火珠、藥草。氣序寒勁，多雪少風。服毛褐，衣白氎。土俗輕僄，人多怯懦。國爲龍護，遂雄鄰境。容貌妍美，情性詭詐，好學多聞，邪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

《釋迦方誌・遺跡篇》 〔烏剌尸國〕又東南登山乘鐵橋，千餘里至迦濕彌羅國，北印度也，古曰罽賓。周七千里，四面負山，雖有門徑，狹而劣通。城西臨大河，長十三里，廣四里許。寺百餘，僧五千餘人。土出龍種馬、鬱金、火珠。

《往五天竺國傳》 又從此北行十五日，入山至迦羅國。此迦彌羅，亦是北天數。此國稍大，王有三百頭象。住在山中，道路險惡，不被外國所侵。人民極衆。貧多富少。王及首領諸富有者，衣著與中天不殊。自外百姓，悉被毛毯，覆其形醜。

土地出銅、鐵、氈布、毛毯、牛、羊，有象、少馬、粳米、蒲桃之類。土地極寒，不同已前諸國。秋霜冬雪。夏足霜雨，百卉亘青。葉彫。冬草悉枯。

川谷狹小，南北五日程，東西一日行，土地即盡。餘幷蔭山。屋幷板木覆上，不用草瓦。王及首領、百姓等，甚敬三寶。國內有一龍池，彼龍王每日供養千一羅漢僧。雖無人見彼聖僧食，亦過齋已，即見餅飯從水下紛紛亂上，以此得知。迄今供養不絕。

王及大首領出外乘象，小官乘馬，百姓幷皆途步。國內足寺足僧，大小乘俱行。

《佛說十力經・唐貞元十地等經》 其國〔迦濕彌羅〕四周山爲外郭，總開三路以設關防，東接吐蕃，北通勃律，西門一路通乾陀羅，別有一途常時禁斷，天軍行幸方得暫開。

《通典・邊防八・罽賓》 罽賓在懸度山西，漢時通焉。王理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理所六千八百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疎勒以西北，休屠、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顏師古曰，卽釋種也。

又 自漢武帝時始通，其王自以絕遠，大兵不至，雖遣使貢獻，屢殺漢使。至成帝時，又遣使者奉獻。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慁快其求者，爲壞比而爲寇也。比，近也。爲其土壤接近，能爲寇也。慁音苦頰反。今懸度之阨，非罽賓所能越也。其嚮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城郭，總謂西域諸國也。今遣使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朝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懸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廩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強漢之節，餧山谷之閒，離一二旬則人畜弃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峥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懸度。險阻危阨，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自後無聞。至後魏始通之，都善見城。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一・罽賓》 罽賓國，在葱嶺南，懸度山西，漢時通焉。王理循鮮城，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居大夏，而塞王南居罽賓。塞先得切。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塞種也。顏師古云：卽釋種也。自漢武時始通罽賓，自以絕遠，大兵不至，雖遣貢獻，屢殺漢使。至成帝時，復遣使者奉獻謝罪。漢欲遣使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

慝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也。比近也。爲其土壤接近，能爲寇也。慝，音居頰切，比音頻寐切。今懸度之隘，非罽賓所能越也。其嚮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城郭，總謂西域諸國也。今遣使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朝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懸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以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工衡切。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廩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強漢之節，餧山谷之閒，離一二旬則人畜弃捐曠野而不返。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坂，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後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峥嶸不測之深，谷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懸度。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陟危險之路，罷弊所持以事無用，非長久之計也。』于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自後無聞，至後魏始通之。都善見城。

《通志・四夷傳三・罽賓》　罽賓，漢時通焉。其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君，謂爲之君也。塞先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

又　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迺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爲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琅音郎。殺副己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育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也。今懸度之隘，非罽賓所能越也。其嚮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七百餘人，五夜分擊刁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餧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峥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阬谷，末半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賣市，其使卒數年而壹至。自後無聞，至後魏始通之。其使人云其國今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四千二百里，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其風土物產皆如前史所云。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二・簡失蜜》　簡失蜜，或曰迦濕彌邏。北距勃律五百里，環地四千里，山回繚之，他國無能攻伐。王治撥邏勿還布邏城，西瀕彌那悉多大河。地宜稼，多雪不風。出火珠、鬱金、龍種馬，俗毛褐。世傳地本龍池，龍徙水竭，故往居之。唐開元初，遣使者朝。八年，詔冊其主眞陀羅祕利爲王，閒獻胡藥。天木死，弟木多筆立，遣使者佛理多來朝，且言：有國以來，幷臣天可汗，受調發。國有象、馬、步三種兵，臣身與中天竺王（阤）〔陁〕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戰輒勝。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雖眾二十萬，能輸糧以助。又國有摩訶波多磨龍池，願爲天可汗營祠。因丐王冊，鴻臚譯以聞。詔內佛理多宴中殿，賜賚優備，冊木多筆爲王，自是職貢有常。

又《四裔考一四・罽賓》　罽賓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代）〔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

又　自漢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乃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爲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相失意也。陰末赴鎖琅當德，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殺副以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懸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慢，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爲通厚蠻夷、愜快其欲者，爲壤比而爲寇。今懸度之阨，非罽賓所能越也。其向慕，不足以定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城郭，總謂西域諸國。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懸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也。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廩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強漢之節，餧山谷之閒，乞丐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隘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峥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懸度，畜墜，未（平）〔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罷敝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之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言已立計遣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後數年而一至云。自後無聞。至後魏始通之，都善見城。

《**苯餘客話・克食米爾**》　克食米爾，回子大國，在葉爾羌西南。冬夏溫和，多沃野，花木檀隆甚茂。精水法，引水逆流，樓上垂瀑布。好販運，通海洋至溫都斯坦，皆以舟。

《**西城聞見錄・外藩傳上・克什米爾**》　克什米爾，回子一大國也，葉爾羌西南馬行六十餘日可至。其國中隔一冰山，人畜至此，須土人駝牽而過，其險尤甚於木肅爾塔板。其人深目高鼻，黃睛多鬚，衣圓領窄袖，無髮辮，飲食尤多禁忌，禮拜尤多虔。語強半可通，稱其君曰汗。所屬回衆近百萬戶，城池周三十餘里。時序平和，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地土沃饒，產名香、白檀、紫降。人多奇巧，精於關捩之術，能於山麓起樓，引水逆上，自樓後倒垂前檐，如水晶之簾。善貨販興利。江河之水，多通海洋。俗尚宴會，喜歌舞，娶婦花燭之夕，輒先有物入洞房，新婦輒昏瞶，聽其淫污而去，亦不知爲何物，從古至今萬千不爽。天時和正，山水媚秀，溫都斯坦之富商多家於其地者。

《**海國圖志・西南洋・五印度總述上**》　〔《每日統紀傳》〕加士敏耶，中印度部落，東、北俱界西藏，西、南俱界臘和爾。領小部落一。俗奉墨那敏佛教。

《**印度札記・五印度部落**》　克什米耳國：克什米耳，爲北印度古罽賓國也。《唐書》作迦濕彌羅，《元史》作乞石米耳，皆一音之轉也。昔屬塞哥國倫亞昇王所轄，後將本若一部割隸於英，僅餘克什米耳。其幅員尚二千餘里，東界後藏阿里，西界阿富汗國，南界本若省，北界葱嶺。都城曰色令那加，建於谷內，四山環繞，形勢險要，高於海面六百丈，最高之峯一千七百丈。然國富兵強，民物繁庶，自古稱爲大國。新頭河即印度河上源。曲抱，其三面瀕河。【略】懸渡在其境內，東北至和闐，東南至阿里，俱兩月餘程。其人奉回教，修髯偉貌，遠遊服賈，南路八城及三藏之地，處處有之，藏中稱爲纏頭回子。《漢書》：罽賓，王治循鮮城，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五十里，烏秅即烏萇，一作烏仗那，當在今之德列、威聊等部。自皮山以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熱身之阪，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隘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峥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懸渡云。此即晉法顯、北魏惠生所行之路也。至唐玄奘則由西北博羅爾即邊達哥亞。過印度河，魏氏源反移懸渡於下游巴達克山境，失之遠矣。

《**出使日記續刻**》**卷三**　〔光緒十八年正月〕二十三日記　克什米爾，五印度極北大部也，與格拉伯新格接壤，近年歸英保護。在京師西經三十六度四十八分即英京東經七十九度四十分至四十二度五十八分，即英京東經七十三度三十分。赤道北緯三十二度十七分至三十六度十五分。全境居伊瑪拉雅山平地，

東界西藏，西名剔倍脫。南界俘及拔，即本若，印度部落。西界俘及拔與阿富汗，北界克拉考崙模山，從東土耳其發脉，今圖作喀喇闊魯穆嶺。方二萬五千英里。居民前有七十五萬；厥后地震饑疫，今僅存二十萬。【略】四面皆山，川原中啓，印度河諸水徑焉。

境內峰巒層疊，皆伊瑪拉雅山脉，高者距海面萬五千尺以上，東境最高之峰一萬七千八百三十九尺。山道十二，經歲冰雪無阻者，四道而已。有俘及爾山，石作灰及鐵黑色。有五金之礦。全境水利，哲拉穆江爲大。入印度江。有三水注之。地既高寒，終歲飛雪。山地饒沃，物產米爲大宗，有大小麥、珍珠米、瓜果、蔬菜、蓮藕、烟葉、棉花、油紙、印度麻布之屬，而蜂蜜尤佳。土人偉軀有力，婦女美容止。善制絨巾，販西藏羊毛織之，運至外國最珍貴；數年前出口歲約三十萬鎊，今已稍減，因麥赫拉社仿造也。餘如皮料、馬鞍料、紙札、玫瑰花、油、刀件、玻璃器、寶石，皆爲出口之物。民多回教。千五百八十六年，全部爲挨開拔王攻取。乾隆十七年，屬阿富汗。嘉慶二十四年，屬錫克斯。道光二十五年，爲俘及拔之麥赫拉社大酋管轄。其冬，錫克斯攻英邊境，大敗，英遂進據拉花挨地。於是割皮斯、陰杜斯兩地，及克什米爾全部，以抵所償兵費，而印屬格拉伯新格之北境遂擴。然地雖屬英，民事皆歸自主，和約內英許彼此保護，以禦外侮。近數年內，聞克什米爾回王爲英所廢，別立一王，則克部自主之權恐亦漸削矣。

又卷九　（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記　克什米爾，大地也。北界揩拉可蘭山，東界西藏，南界、西界本若與海什拉地。得地八萬九百英方里，民二百五十四萬有奇。多水利，風景亦佳，水土宜人。以製膊巾爲利源，其物以西藏羊毛爲之。羊牧於最高之地。以吉爾脫爲大市，近揩拉可蘭山峽。再運至克什米爾城。民皆印度種，尚回教。其王曰『麥哈拉纔』。都城與邦同名，在什楞江上。東北有小湖曰什摩湖，景之美聞於世，在察喇孛江上，克王駐蹕於此。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印度土邦》　克什米爾，印度極北大部也。《唐書》謂之迦溼彌羅，《元史》謂之乞石米耳。東界西藏，北界喀喇濶魯穆山，南與西界本若暨阿富汗。當赤道北三十二度十七分至三十六度十五分。全境居伊瑪拉亞山即雪山。平地，共方二萬五千英里。山勢峻峭，東境最高之峰有一萬七千八百三十九尺。山道十二，經歲冰雪，惟有四道可通往來。水利以哲拉穆江爲大。都城與邦同名，其酋曰麥哈拉才。東北有什摩湖，風景清美。物產以米爲大宗，大小麥、包粟、瓜果、菸葉、棉花、油紙俱有，蜂蜜尤佳。土民善製膊巾，以西藏羊毛爲之，以吉爾脫爲市集。其商或遠賈中國新疆南路八城及三藏之地，所謂纏頭回子是也。乾隆中，屬阿富汗。嘉慶中，屬錫克斯。道光二十五年，一千八百四十五年。錫克斯攻英邊境，大敗，英遂進據拉花埃地，割皮斯因杜斯以和，錫克斯即塞哥也。二十八年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英復以兵取本若一部所有查忒沙耶三岡助等處悉歸於英。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印度》　克什米爾或作塞哥，又名西刻，本北印度大國，近英人大舉兵戎，侵割疆域過半。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二・英領印度國二》　克什米爾：克什米爾，雷《志》云：英藩國。在西希馬拉雅，印度河之上流，合畿耳畿脫、匈社支脫蘭耳計之，面積九萬四千九百英方里，人二百七十九萬四千口。雪林男加，都城。人十一萬八千九百六十口。徐《志》云：塞哥，一作悉國，一作西刻。北印度大國，西域稱爲克什米爾，一作加治彌爾，又作加支迷爾，一作夾氏米里。乃其別部之名，其部自古以此部爲國名，《新唐書》曰箇（日）失密，又曰迦溼迷羅。《宋史》曰迦溼迷勒，元人曰乞石迷耳，皆克什米爾之轉音也。猶尼泊爾之稱廓爾喀，浩罕之稱安集延也。東北雪山環抱，與後藏西徼毘連，西北隅接西域之札布，西界阿富汗、俾路芝，西南界信地。東西約千里，南北約二千五百里。其地時序和平，山水明秀，沙磧雖多，而土田極沃，農功甚勤，戶口約三百萬，商賈善於行遠，西域、回疆、後藏處處有之。國舊分左右部，以隆德勒至河爲界，河左之西林德部已降英爲屬國，餘諸部皆在河右，各有酋長，不相統屬。乾隆末，勞爾即剌合。酋長林日星兼幷河右諸部，又逾印度河割阿富汗數城。繼立之王尤雄武，以歐人爲將，戰勝攻取，四鄰畏服。道光十九年，王卒，宗孫嗣立，信任讒佞，大柄旁落，國勢頓衰。先是英人滅孟加拉，乘勝脅降諸部，值塞哥兩世得賢主，國治兵強，故英人止戈修好，至是昏庸在位，閒隙可乘，遂連年大舉深入，侵割其疆土過半，所失何部，不得其詳。國分九部。已見前奔者勃省下。先謙案：《列國》《學會》二圖克什米爾與雷，徐《志》同，辻《志》作噶什密雅。吳《志》作加西米爾。《講義》云：中以喜馬拉耶山脉橫隔印度，印度河上流之山脉丘陵地也。樋《志》云：在印度西北隅之山閒，地多湖沼。黃《記》云：克什米爾在北印度，昔屬塞哥國倫亞昇王所轄，後將本若一部割隸於英，僅餘克什米爾，其幅員尚一千餘里。東界後藏阿里，西界阿富汗國，南界本若省，北界蔥嶺。都城曰色令那加，建於谷內，四山環繞，形勢險要。高於海面六百丈，最高峰千七百丈。民物繁庶，自古稱爲大國。新頭河即印度河上源。曲抱，其三面瀕河。【略】其人奉回教，修髯偉貌，遠遊

服賈，南路八城及三藏之地，處處有之，藏中稱纏頭回子。案色令那加，卽雷之雪林男加。《課程》引《外國史略》云：地多鹽，可爲藥材，每年所掘約八百萬石。南地多鹵，不產物。北方豐盛，因官吏勒迫，民甚貧乏。勞爾有回回廟，其酋常至此縱樂。又有雲勒悉城，爲王藏府庫處。有莫怛城，爲造絲段處。所屬之谷曰加治彌耳，高於海面五百六十丈，最高山峰千七百丈，自割地與英後，長僅七百六十里，廣百三十里。《西徼水道考》云：印度河、安治士河經流西、北二印度，中土所稱東、西兩恆河也。鄙道元、康泰於二水源流多所混亂，佛經凡言恆河者，皆指安治士河，而不言印度河。《梁書》云：天竺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恆水。實則五水合一，非一源分五。又東恆河亦有五河合口，尤易相混。《衛藏志》及諸家輿圖移阿里之拉楚河合於岡噶江，皆傳聞之譌也。中土僧人多沿恆河至中印度，而西北地境親歷者少，惟唐玄奘自北而中、而東、而南、而西、再渡此河，上流則稱新頭河，下流則稱信地河，頗得其實，與恆河絕不相蒙。蓋新頭爲上流之一源，五源既合之後，從信地河以入海，始名信地河，統稱則曰印度河也。所謂五大源者，一曰新頭河，出後藏阿里僧格喀巴珀，譯言獅口也，流泉二十餘道，通合爲一，西北流至札錫岡，受心克賀河，又西北流千餘里，至辣達克。【略】考懸度在噶達東南，烏萇西北。法顯《記》云：由于闐進向子合國，南上蔥嶺，有毒龍池，昔盤陀王以婆羅門呪呪之，龍乃徙去。毒龍池在阿里魯多克城西北，袤長五百餘里，今名邊京地。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崖岸險絕，石壁千仞，下爲新頭河，昔人鑿石通路，及度七百，傍梯已，躡懸絙過沙河，兩岸相去八十步，渡河便到烏萇國。北魏惠生所述亦同，是爲和闐入印度之東道。至玄奘乃由大宛西道繞出蔥嶺外，踰鐵門，渡縛芻河，過興都哥士大雪山，至迦畢試國。今日喀非利司丹，在甲布之東北。又東至烏鐸迦漢荼城，南渡新頭河，入迦濕彌羅國。卽克什米爾。蓋程途有東西道之分，津渡有上下游之別，相距三千餘里。他如元丘長春之詣雪山行宮，僅至巴達克山，尚未入北印度境，無緣得涉新頭，更無緣得至懸度。乃魏氏源移懸度於巴達克山之西，反以長春所經石梁在其上流，東西易位，上下乖舛，尤失之遠矣。新頭河自辣達克西北流，有善旣兒河、林格底河合流自南注之。又西北至札來士，有洒威河自東注之。洒威河出毒龍池北，南流自辣達克山外折向西北，至札來士入於新頭河。新頭河又西北至夕卡陀，北受畢兒底司丹之水。又西北至本楚，折而西南流，有基節河自西北來注之。基節河有二源，右源出於亨沙，左源出於葉心，至基節合流，東南入新頭河。新頭河水又西南流，經邊鈒哥亞東境、亞士多爾西境，左右受數小水。自此以上皆克什米爾屬境，兩岸皆崇山峻嶺，急湍奔瀧，自此以下入本若部。見上旁遮普下。《紀程》云：《西域記》之鉢露羅，《佛國記》作陀歷，今爲巴勒提同部，近年亦滅，幷入克什米爾，以地望準之，當卽斯喀多城。伽濕彌羅卽克什米爾，亦其會城。在赤道北三十四度六分，順天偏西四十三度三十一分。先謙又案：徐《志》巴勒提一作巴爾替，又作哈拉替艮。云：在博羅爾南重山複嶺之中，人戶寡弱，不足六七千。有屬邑曰哈普倫，稱其酋曰比，俗遵回教，不蓄髮，不食猪肉，衣帽語言與安集延同，以游牧爲業。冬日嚴寒，覓山坳溫處，以蘆荻結寮，人畜共處其中。十月，雪已盈丈，三月，雪消始出。地產獨峯之駝。因《紀程》所載，附見於此。

分述

疆域政區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戈山離接，南去舍衛國三千五百里。

後名漕國，在葱嶺之北。都城方四里。勝兵萬餘人。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劫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河國百三十里。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一·罽賓》 四至：去長安一萬二千二百里，東北至都護理所六千八百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程，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南去舍衛國三千五百里，水皆南流，注于南海。

經濟物產

《漢書·西域傳上·罽賓國》 罽賓地平，溫和，有目宿，雜草奇木，檀、櫰、梓、竹、漆。顏師古曰：「櫰音懷。卽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顏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顏師古引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顏師古曰：「幕卽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

爵、顏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鈴以呼之。沐猴即獼猴也。』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顏師古引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顏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恆。今俗所用，皆銷（冶）〔治〕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眞物。』它畜與諸國同。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九　苜蓿。【略】草名也。本出罽賓國，大宛馬嗜之。

《通典・邊防八・罽賓》　罽賓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櫰、梓、竹、漆。櫰音懷，槐之類，葉大而黑。種五穀、蒲陶諸果，糞理園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理宮室，織罽，刺文繡，好理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市有列肆，如中國。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今所呼幕皮，謂其平而無文也。出犎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雀、犎牛，項上高起。大狗，如驢，赤色。珠璣、珊瑚、琥珀、璧琉璃。琉璃，青色如玉。《魏略》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琉璃。孟康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自然之物，彩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常。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非其物也。他畜與諸國同。

《西陽雜俎・前集・毛篇》　罽賓國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

《冊府元龜》卷九六〇　罽賓國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櫰、梓、竹、漆。櫰音懷。卽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種五穀、葡萄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飲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以金銀爲錢，文上爲騎馬形，漫下爲人面形。出犎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雀。犎牛，項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勒）〔靽〕以呼之。沐猴卽獼猴也。珠璣、珊瑚、琥珀、辟琉璃。《魏畧》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琉璃。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恆。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分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眞物。它畜與諸國同。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一・罽賓》　土俗物產：按《西域記》云：罽賓地平，暑濕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櫰、梓、竹、漆。櫰音槐。卽槐之類，葉大而黑。種五穀、蒲萄諸果，糞理園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理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市有肆，如中國。金銀爲錢，文騎馬，幕爲人面。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今所呼幕皮，謂其平而無文也。出犎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雀、犎牛，項上高起。大狗如驢，赤色。珠璣、珊瑚、琥珀、璧琉璃。琉璃青色如玉。《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琉璃。孟康云，青色如玉，不博通也。此自然之物，采澤光潤，逾于衆玉，其色不恆。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膺物也。縹皮妙切。他畜與諸國同。

《通志・四夷傳三・罽賓》　罽賓地平，溫和，有目蓿，雜草奇木，檀、櫰、梓、竹、漆。種五穀、蒲萄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封牛，項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鈴以呼之。沐猴，卽獼猴也。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恆。今俗所用，皆銷治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眞物。他畜與諸國同。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四・罽賓》　罽賓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櫰、卽槐之類，葉大而異。梓、竹漆。種五穀、葡萄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鐵，以爲器。市列。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錢文面作騎馬形，幕面作人面目。幕音漫，謂平而無文也。出犎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犎牛，項上隆起者也。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鈴以呼之。沐猴卽獼猴也。珠璣、珊瑚、琥珀、璧琉璃。孟康曰：琉璃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琉璃。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異於衆玉，其色不恆。今俗所謂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非其物也。他畜與諸國同。

藝文

《異域竹枝詞・外藩》　樓頭倒掛水晶簾，海嶠春回氣不炎。香末返魂花

泥睡，倩誰敕勒到香奩。

克食米爾，西域回子一大部落也。在葉爾羌西南。馬行六十餘日，至其都會。中隔冰山一道。人畜至此，土人駝牽而過。其人深目高鼻，黃睛多鬚。衣類布魯特。性巧精關捩之術，能引水上樓頂，自檐下垂如水晶簾。其地沃野，其時和暖，無大暑嚴寒。以是多五穀、奇花、異果，尤多名香、檳、桄、柚、棕、白檀、紫降。重宴會，喜歌舞聚飲。花燭之夕，輒有物入洞房，新婦昏迷，聽其淫污而去，亦不知其爲何物也。本夫次日合巹，萬千不爽。人多富饒，好興營運，善權子母。其湖河多通海洋，地近痕都斯坦。

難兜 烏剌尸部

《漢書・西域傳・難兜國》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婼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婼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一・難兜》 難兜國，漢時通焉。去長安一萬一百里，戶五千，東北至都護理所二千八百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婼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種（有）五穀、蒲萄諸果，（及）〔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通志・四夷傳三・難兜》 難兜，漢時通焉。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婼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按婼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耳，在都護之東，而此渠勒、于闐、難兜之類，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安得與婼羌接，必誤。種五穀、蒲萄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四・難兜》 難兜，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一百里。戶五千。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里，西南至罽賓三百里，南至婼羌、北與休（屠）〔循〕、西與大月支接。種五穀、葡萄〔諸〕果。有銀、鐵、銅，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新唐書・西域傳下・箇失蜜》 〔僧訶補羅〕東南山行五百里得烏剌尸，地二千里，有都城。宜稼穡。東南限山千里即箇失蜜。（并見《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二・箇失蜜》。）

《大唐西域記・僧訶補羅國》 從此〔大石門〕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剌尸國。北印度境。

又《烏剌尸國》 烏剌尸國周二千餘里，山阜連接，田疇隘狹。國大都城周七八里。無大君長，役屬迦濕彌羅國。宜稼穡，少花果。氣序溫和，微有霜雪。俗無禮義，人性剛猛，多行詭詐，不信佛法。

《釋迦方誌・遺跡篇》 又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剌尸國，北印度也。周二千餘里，山阜相屬。都城周十八里。不信佛法，屬迦濕彌羅。

半笯蹉半笯嗟 曷邏闍補羅部

《新唐書・西域傳下・箇失蜜》 西南行險七百里得半笯蹉，地二千里。（并見《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二・箇失蜜》。）

《大唐西域記・迦溼彌羅國》 從此西南，踰山涉險，行七百餘里，至半笯奴故反。嗟國。北印度境。

又《半笯嗟國》 半笯嗟國周二千餘里，山川多，疇壠狹。穀稼時播，花菓繁茂，多甘蔗，無蒲萄。菴沒羅果、烏淡跋羅、茂遮等菓，家植成林，珍其味也。氣序溫暑，風俗勇烈。裳服所製，多衣氎布。人性質直，淳信三

寶。伽藍五所，幷多荒圮。無大君長，役屬迦濕彌羅國。

《釋迦方誌・遺跡篇》 從此西南越山行七百餘里至半笯蹉國，北印度，屬罽賓。周二千餘里。寺有五所。多山川。

《新唐書・西域傳下・箇失蜜》 又得曷邏闍補羅者，其大四千里，有都城，多山阜，人驍勇。

（幷見《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二・箇失蜜》。）

《大唐西域記・半笯嗟國》 從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曷邏闍補羅國。北印度境。

又《曷邏闍補羅國》 曷邏闍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極險固，多山阜。川原隘狹，地利不豐，土宜氣序，同半笯嗟國。風俗猛烈，人性驍勇。國無君長，役屬迦濕彌羅國。伽藍十所，僧徒寡少。天祠一所，外道甚多。自濫波國至於此土，形貌龜弊，情性獷暴，語言庸鄙，禮義輕薄，非印度之正境，乃邊裔之曲俗。

《釋迦方誌・遺跡篇》 東南行四百餘里至遏羅闍補羅國，非正北印度，乃荒服國也。周四千餘里。都城周十餘里。寺十所，僧甚少，天祠一所，外道甚多。自濫波達此，形體鄙薄，非印度之正境也。

磔迦部 吒社

《大唐西域記・曷邏闍補羅國》 從此東南下山渡水，行七百餘里，至磔迦國。北印度境。

又《磔迦國》 磔迦國周萬餘里，東據毗播奢河，西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粳稻，多宿麥，出金、銀、鍮石、銅、鐵。時候暑熱，土多風颱。風俗暴惡，言辭鄙褻。衣服鮮白，所謂憍奢耶衣、朝霞衣等。少信佛法，多事天神。伽藍十所，天祠數百。此國已往多有福舍，以贍貧匱。或施藥，或施食，口腹之資，行旅無累。

大城西南十四五里，至奢羯羅故城。垣堵雖壞，基趾尚固，周二十餘里。其中更築小城，周六七里。居人富饒，即此國之故都也。數百年前，有王號摩醯邏矩羅，唐言大族。都治此城，王諸印度。有才智，性勇烈，鄰境諸國，莫不臣伏。

《釋迦方誌・遺跡篇》 於此（遏羅闍補羅國）東南下山度水，行七百餘里至磔迦國，北印度也。周萬餘里，東據毗播奢河，西臨信度河。都城周二十餘里。俗少信佛，多事天神。寺有十餘，天祠數百。城西南十五里奢羯羅故城，寺塔高二十餘丈，昔四佛說法經行處。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 從此（遏羅闍補羅國）東南下山渡水七百餘里，至磔迦國。北印度境。自藍波至於此土，其俗既住邊荒，儀服語言稍殊印度，有鄙薄之風焉。

《往五天竺國傳》 又從此闍蘭達羅國西行，經一月，至一（社吒）（吒社）國。言音稍別，大分相似。衣著人風，土地所出，節氣寒暖，與北天相似。亦足赤足僧，大小乘俱行。王及首領百姓等，大敬信三寶。

至那僕底 闍爛達羅部

《大唐西域記・磔迦國》 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至那僕底國。北印度境。

又《至那僕底國》 至那僕底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穡滋茂，菓木稀疎。編戶安業，國用豐贍。氣序溫暑，風俗怯弱。學綜眞俗，信兼邪正。伽藍十所，天祠八所。

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鄰國，威被殊俗，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賞遇隆厚，三時易館，四兵警衛。此國則冬所居也，故曰至那僕底。唐言漢封。質子所居，因爲國號。此境已往洎諸印度，土無梨、桃，質子所植，因謂桃曰至那你，唐言漢持來。梨曰至那羅闍弗呾邏。唐言漢王子。故此國人深敬東土，更相指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

《釋迦方誌・遺跡篇》〔磔迦國〕東行五百餘里至至那僕底國，北印度。周二千餘里。都城周十四五里。

《大唐西域記・至那僕底國》從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羅國。北印度境。

又《闍爛達羅國》闍爛達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二三里。宜穀稼，多粳稻，林樹扶疎，花菓茂盛。氣序溫暑，風俗剛烈，容貌鄙陋，家室富饒。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專門習學。天祠三所，外道五百餘人，幷塗灰之侶也。此國先王，崇敬外道，其後遇羅漢，聞法信悟，故中印度王體其淳信，五印度國三寶之事，一以總監。混彼此，忘愛惡，督察僧徒，妙窮淑慝。故道德著聞者，竭誠敬仰；戒行虧犯者，深加責罰。聖迹之所，幷皆旌建，或窣堵波，或僧伽藍，印度境內無不周遍。

《釋迦方誌・遺跡篇》從此東行百五十里至闍爛達那國，北印度也。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里。都城周十餘里。

《往五天竺國傳》又從西天北行三箇餘月，至北天國也，名闍蘭達羅國。王有三百頭象。依山作城而住。從茲已北，漸漸有山。爲國狹小。兵馬不多。常被中天及迦葉彌羅國屢屢所吞。所以依山而住。人風衣著言音，與中天不殊。土地稍冷於中天等也。亦無霜雪，但有風冷。土地所有出象、氈布、稻麥。驢騾少有。其王有馬百疋，首領三五疋，百姓幷無。西是平川，東近雪山。國內足寺足僧，大小乘俱行。

屈露多屈露多羅 設多圖盧部

《大唐西域記・闍爛達羅國》從此東北，踰峻嶺，越洞谷，經危途，涉險路，行七百餘里，至屈居勿反。露多國。北印度境。

又《屈露多國》屈露多國周三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地沃壤，穀稼時播，花果茂盛，卉木滋榮。既鄰雪山，遂多珍藥，出金、銀、赤銅及火珠、雨石。氣序逾寒，霜雪微降。人貌麁獷，既嫚且慠，性剛猛，尚氣勇。伽藍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大乘，少習諸部。天祠十五，異道雜居。依巖據嶺，石室相距，或羅漢所居，或仙人所止。國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建也，在昔如來曾至此國說法度人，遺迹斯記。

《釋迦方誌・遺跡篇》〔闍爛達那國〕東北越山，七百餘里至屈露多羅國，北印度也。山周四境。都城周十四五里。寺二十餘，僧千餘人，多大乘學。天祠十五，異道雜居。出火珠、雨石。俗嫚且慠。

《大唐西域記・屈露多國》自屈露多國南行七百餘里，越大山，濟大河，至設多圖盧國。北印度境。

又《設多圖盧國》設多圖盧國周二千餘里，西臨大河。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穀稼殷盛，果實繁茂。多金銀，出珠珍。服用鮮素，裳衣綺靡。氣序暑熱，風俗淳和，人性善順，上下有序。敦信佛法，誠心質敬。

《釋迦方誌・遺跡篇》又從屈露羅南行七百餘里，越山濟河，至設多圖盧國，北印度也。周二千餘里，西臨大河。都城十七八里。佛法大盛。

婆羅吸摩補羅 鉢伐多部

《大唐西域記・秣底補羅國》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北印度境。

又《婆羅吸摩補羅國》婆羅吸摩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沃壤，稼穡時播。出鍮石、水精。氣序微寒，風俗剛猛，少學藝，多逐利。人性獷烈，邪正雜信。伽藍五所，僧徒寡少。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

《釋迦方誌・遺跡篇》從摩裕北行三百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北印度。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都城周二十餘里。

《大唐西域記・茂羅三部盧國》　從此東北行七百餘里，至鉢伐多國。北印度境。

又《鉢伐多國》　鉢伐多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磔迦國。多旱稻，宜宿麥。氣序調適，風俗質直。人性躁急，言含鄙辭，學藝深博，邪正雜信。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四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天祠二十，異道雜居。

《釋迦方誌・遺跡篇》　〔茂羅三部盧國〕又正東七百餘里至鉢伐多國，北印度。屬磔迦也，周五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盛，雜信。寺十餘，僧千餘人，小大兼學。有育王塔。天祠二十。城側大寺，僧百餘人，幷大乘學，近天火燒之。土多旱稻。

弗栗恃部　婆栗闍

《大唐西域記・吠舍釐國》　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恃國。北人謂三伐恃國，北印度境。

又《弗栗恃國》　弗栗恃國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地膏腴，花菓茂盛。氣序微寒，人性躁急。多敬外道，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大小二乘兼功通學。天祠數十，外道寔衆。國大都城號占戍拏，多已頹毀。故宮城中尚有三千餘家，若村若邑也。大河東北有伽藍，僧徒寡少，學業清高。

《釋迦方誌・遺跡篇》　從北岸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恃國，北印度也，人謂三伐恃。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寺十餘，僧減千人，大小通學。天祠數十，外道衆矣。故宮城中有三千家。

《法苑珠林・日月篇》　王玄策《西國行傳》云：王使顯慶四年至婆栗闍國。

沙關記部

《茶餘客話・沙關記》　沙關記，葉爾羌屬之回人，先爲霍集占之黨，逃至外藩，同伴奉以爲尊，漸聚衆至五千人，自立爲伯克。兇暴好殺，在葉爾羌西，馬行三十餘日，沿途無薪草，以馬通爲炊，窮僻之區。

《西域聞見錄・外藩傳上・沙關記》　其地在葉爾羌西馬行三十餘日，沿途以馬通爲炊。沙雅爾伊什罕伯克阿拉呼里隨將軍惠兆平定葉爾羌時，曾奉令往探其地，因戈壁甚大，無柴草，故未能進兵勦滅也。

《異域竹枝詞・外藩》　浴鐵然鎗劇賊爲，忍戕父母與妻兒。游魂假息應非久，何有區區劫奪貲。沙關記，回子人名也，爲霍集占黨類。大兵平定回疆，霍集占兄弟伏誅。沙關記逃之痕都斯坦無人之處，苟延性命。同時逃竄之回子及額魯特人等，漸集其地，群擁沙關記爲尊。有衆五千人，鐵甲三百副，鳥鎗五百。遂自立爲阿奇木伯克，佔據空闊之地，造舍墾田，以營生計。凶暴好殺，時掠博羅爾人口，販賣自肥，且中道劫奪漢人回子貨物，西域之劇賊也。與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鄂對本係仇敵。乾隆四十一年，鄂對之買賣回子誤入其地，擒搏欲殺，與其黨熟議，畏天朝之威，乃不敢殺。置地牢中四十日。沙關記忽自將其父母妻女俱綁出，喚鄂對之買賣回子令看，而問鄂對在葉爾羌敢殺人否。答以不敢。沙關記大笑云：『鄂對不敢殺人，如何算得健男子？我不但殺人，且敢殺我之父母妻子。』遂將其父母妻子俱凌遲處死。放鄂對之回子，使歸告鄂對。後其屬至葉爾羌，鄂對亦擒至地牢，六十日放出，令其看視人戶、城池、牲畜、器械、寶玉、瓷、緞之類畢，遂令步回，使告之沙關記云：『鄂對之利害如此。』其地在葉爾羌正西，馬行三十餘日。

塞克部 塞哥 悉國 西刻

《茶餘客話・塞克》 塞克，西域大國，非回類，在敖罕之西。人戶百萬家，地肥，備五穀，駝馬牛羊遍野，食以豬爲上饌，人富足。善射，以打牲爲業，每人挾標槍五桿，長四五尺，百步內發輒中。西域中此最無欺詐者。

《西域聞見錄・外藩傳上・塞克》 塞克，西域一大國也，在敖罕西，絕非回子種類。稱其王汗，部落數百處，各有統轄之人，皆其汗之阿拉也圖，事權歸一，無跋扈叛弒之事。城池巨麗，人民殷庶，居室寬敞整潔，人家院中各立一木竿，向之禮拜。冬夏和平，風俗坦白。尚宴會，喜歌舞。以豬肉爲上饌，野牲爲常食。人多力善射，發必中。佩標鎗五枝，長四五尺，取物於百步之外，與敖罕稱勍敵也。

《瀛環志略・亞細亞・五印度》 塞哥，一作悉國，又作西刻。北印度大國，西域稱爲克什米爾，一作加治彌爾，又作加支迷爾，又作夾氏米里。乃其別部之名，其國自古以此部爲國名，《新唐書》謂之箇失密，又謂之迦濕彌羅，《宋史》謂之迦濕彌勒，元人謂之乞石迷耳，皆克什米爾之轉音也。猶尼泊爾之稱廓爾喀，浩罕之稱安集延也。東北雪山環抱，與後藏西徼毗連，西北隅接西域之札布，西界阿富汗、俾路芝，西南界信地。東西約千里，南北約二千五百里。其地時序和平，山水明秀，沙磧雖多，而土田極沃，農功甚勤。戶口約三百萬，商賈善於行遠，西域、回疆、後藏處處有之。國舊分左右部，以隆德勒至河爲界，河左之西林德部，已降英吉利爲屬國，餘諸部皆在河右，各有酋長，不相統屬。乾隆末，勞爾卽刺合。酋長林日星兼幷河右諸部爲一，又逾印度河割阿富汗數城。繼立之王尤雄武，以歐羅巴人爲將，戰勝攻取，四鄰畏服。道光十九年王卒，宗孫嗣立，信任讒佞，大權旁落，國勢頓衰。先是，英吉利攻滅孟加拉，乘勝脇降諸部，値塞哥兩世得賢主，國治兵強，故英人止戈修好，未嘗措意。至是昏庸在位，閒隙可乘，遂連年大舉深入，侵割其疆土過半。其所失爲何部，尙未得其詳也。國分九部：首曰本若，都城建於拉羅河岸。曰勞爾，一作剌合，米圖作勒懷。貿易繁盛，爲通國大都會。曰固宜斯丹，首城名拉德如爾。曰克什米爾，首城同名。曰著這，首城名亞德各。曰亞薩勒。曰北朝威爾。曰幾爾加爾不耳。曰木耳丹。曰勒亞。曰德勒義斯馬伊爾汗。曰德拉合西汗，曰巴合瓦爾不耳。首城皆同名。道光二十年，粵東譯出英人新聞紙，有英軍攻阿付顏尼，戮羅斯約木哈臘欲取阿付顏尼之說，意在爭北印度也。二十六年，傳聞英人用兵於北印度，有取得西刻之加治彌爾與後藏接壤，欲赴藏通市之說。西刻卽塞哥，加治彌爾卽克什米爾。據西人所刻地圖，克什米爾在塞哥極北界，英人果割地至此，則已拊塞哥之背，不止喪地實多，抑且危如朝露矣。

《海國圖志・西南洋・五印度總述上》〔《萬國地理全圖集》印度自主各國〕 一曰悉國，在西藏西南，形勢廣袤方圓一十五萬方里，民人三百萬丁。田地沙多，農夫力耕，居民獨拜上帝一位，不崇菩薩。力戰回回教門，自創立新國。道光年間明君操權，百攻百勝，請西洋國將軍率兵，講求武藝，精熟韜略，故此鄰國畏之。道光十九年沒宗孫攝政，讒佞在朝，權奸營私，國不如舊。其都稱爲剌合。

又《五印度總述下》〔《地理備考》〕其塞哥國在印度西北，中爲（隆）〔薩〕德勒至河分歧，在河左者爲英國兼攝，別序於後；在河右者，東界西藏，西界北羅吉斯丹、阿付干二國，南界信地國【略】。長約二千五百里，寬約一千里，地面積方約十八萬零五百五十里，烟戶八百萬口。昔則列君分據，各霸一方，彼此結盟，不相統屬，今則一君統攝，世襲王位。通國分爲十二部：一名本若，首部曰勞爾，乃本國都也，建於拉維河岸。昔繁華，今蕭條，貿易仍盛，技藝猶巧。一名固宜斯丹，一名加支迷爾，一名着者，一名亞薩勒，一名北朝威爾，一名幾爾加布，一名木爾丹，一名勒亞，一名德拉義斯馬伊汗，一名德拉合西汗，一名巴合瓦爾布。

又 〔《外國史略》五印度土君藩屬國〕 西刻地在後藏南，嘉慶年間倫亞升王所立國也。此君之祖曾取印度及回教二者參合爲一，以宇宙萬物之主宰爲萬土之王，盡絕神佛，自爲一教。至倫亞升王募兵攻伐甲布居民，奪加治彌耳等地，且招西國之武官操練兵法，鄰國畏之。於道光十九年倫薨，干戈幷起，其子孫越英藩屬境，大肆擄掠。道光二十二年復侵英藩屬地，乘英人不備，一戰而勝，英人死者甚多。英軍士力拒旬月，始破西刻之軍，直入其國都，於是割地請盟焉。其地長七百六十里，闊百三十里，居民四百萬。

地多鹽，可爲藥材，每年所掘約八百萬石。南地多鹵，不產物，北方豐盛。因官吏勒迫，民甚貧乏，惟專意於武戰。與後藏交界，多山嶺，遍地江流，乃印度五支江所派也。其都曰拉合，居民八萬，內有回回廟，其君常至此縱樂。又有雲勒悉城，王所藏庫處。莫但城乃制造絲緞之處，居民四萬五千。所屬之谷曰加治彌耳，高於海面五百八十丈。所環之峰，最高者約千七百丈，冬夏積雪不消。物產甚多，甲於南北，奈國主酷待其民，故地雖腴，無能興焉。前時居民八十萬，今僅二十萬而已。昔大蒙古之君夏時於此納涼，爲加治彌耳國之名勝地。居民多爲商，與後藏、西藏多年貿易。其都會同名，居民四萬。

《異域竹枝詞・外藩》　重洋別自春如海，吹律何因各變暄。荒外有天天不老，金人祭始一竿尊。塞克，西域一大國，在敖罕之西。稱其王曰汗。幅員寬廣。部落數百，各有統轄，皆其汗之臣僕。奉其教令，事歸畫一。無跋扈之習。都城閎闊，戶逾百萬。築室而居。喜寬敞潔淨。蓄髮辮，帽圓簷。袍長袖尖，褂微短，袖寬及腕而止。人家院落中各立木杆一株，向之祭拜。氣溫和，冬不嚴寒，夏無大暑。耕牧爲生。田土肥腴。產五穀、稻、蔬、瓜、果、牛、馬、駝、羊，遍滿山谷。五金、珠寶、畜牝繁生。家俱富饒，無缺乏。俗尚宴會，喜歌舞。而食以豬爲上饌，祭天祭神皆用之。家畜豬，百十爲群。秋冬之際，好打牲，挾弓矢入山，獸遇之無得脫者。且多力善射，各有標鎗五枝，長四五尺，百步內發必中。亦有自來火鎗，而不常用。臨敵決戰，遠則標鎗，近則弓矢，勇敢無倫。與敖罕連界。敖罕之人甚畏之。椿園氏曰：塞克，西域最遠之大國，去葉爾羌西二萬餘里。或曰其西北之境與薩穆控噶爾相連，亦或曰與阿喇克等國犬牙相錯，大抵皆世所傳之大西洋也。

温都斯坦諸部 溫都斯坦 痕都斯坦 痕都司丹 黑色印度

《茶餘客話・溫都斯坦》　溫都斯坦，回子大國。在葉爾羌西南，馬行六十日至克食米爾，復西南行四十日即是，水道亦通。以象耕，服車致遠皆以象。有馬牛，無駝羊，不知游牧。產米穀、瓜蔬、花竹。人習伎巧，善攻玉器，而大薄如蟬翼，文如髮；鏤金銀爲絲織綢緞，金漆雕鏤，皆精奇。遍貨於各國。穴地爲池，深數丈，旁掘土爲室。室亦精潔，飾以金玉，亦有樓閣。無地上建屋者，舟居者亦多。市必以夜，皆因地炎溽，不敢烈日居處往來也。有玉山，多產黃金、寶石、珊瑚之屬。貴中國磁器。尤重大黃，貴客至，以大黃代茶，人一年不服大黃則死，雖貧苦小回亦儲兩許，囊繫衣領，時舐嗅之。然其地險遠瘴癘，他國人至多死。城之西巨澤數千里，中有高山，莫窮其頂。出獅子，頭大尾虬，黃質黑章，毛如虎文，長五六丈，時踞峯頂，望月欲吞，往往猛飛吞月，去十許里而墜死於山谷中。取獅者開地爲阱。伏砲手於下，遇負雛而至者，發砲斃其母而取雛，以精鐵作柱，密布層覆，圍而畜之。日飼以牛。

《西域聞見錄・外藩傳上・溫都斯坦》　亦西域回國之大者也。在葉爾羌西南，馬行六十餘日，至克食米爾，克食米爾復西南行四十餘日，至溫都斯坦。水亦可通，兩地貿易之人，往來不絕。稱其王曰汗。其都城雄壯，周圍六十餘里，轄大小回城三百七十餘處。其人深目高鼻多鬚，目睛墨白，光如琉璃。面黑色，唇青色，言語類鳥鳴，回子亦不能辨。衣敞前襟，帽纏花布。厥土黑墳，地極溽暑，瘴癘爲害，人有頭面生贅疣，引之而長放之仍縮者。

地以象耕，負重致遠，皆取給象。有牛馬，無駝羊騾驢，不解游牧。粳糯杭稻及瓜果蔬菜，靡不繁植。檳榔、棕櫚、橘、柚，在在成林，冬不凋葉。人習技巧，金漆雕鏤，制作精奇，所製玉器，薄如蟬翼，文成如髮。抽金銀爲絲，織綢緞氈布，遍貨於西域各國及各回城。所居穴地深數丈，旁掘土洞爲室，室亦絕精，飾以金玉，從無地上起屋幷園亭之事，其城村似曠邈無人烟處也。郭外大澤，山水秀麗，花木蔚然，居人多攜眷乘舟，累月經旬，游於其內。多美釀，尚宴，每會必費數百金，亦多載酒泛舟於澤中者。凡其地之公私事務及一切農工商旅操作交易，皆於夜間爲之，日出則伏。國既富庶，風俗奢靡。其地亦有玉山，獨少白金，價過黃金也。最貴中國之磁器，或有攜至其國，爭以白玉盤碗交易而去，惟恐失之。而大黃尤爲至寶，以黃金數十倍兌換，蓋其地之一切疾病瘡傷，得大黃即愈，百不失一。貴客來及大筵宴，皆以大黃代茶。人若經年不服大黃則必死，故雖貧苦小回，亦必有一半兩大黃囊繫胸前，舌舐而鼻嗅之。其地之江河皆通海洋，時有閩、廣海航到彼停泊，多有以大黃漁利者。故兩廣、福建之物，往往有之，或重販至葉爾羌，轉入中國矣。哈什噶爾回子買得漳絨一端，上有漢字天順字號，固閩貨也。

其國西隅有巨澤，圍數千里，澤中有山，圍逾千里，萬峰聳峙，高入雲天，或曰人間第一高山也，名曰牽各里麻膽達喇斯。山中產獅子，每於秋月皎潔，輒負雛於山中往來，頭大而毛虬，尾形如帚，黃質黑章如虎皮，長六七丈，時登山絕頂，望月垂涎，咆哮跳擲，猛飛吞月，有飛去八九里十餘里而墜死山谷中者。其國人以豢養獅子爲上戶。每當秋月，其汗使人取獅，以精鐵作柱，大如瓮，密布層遮，圍畜之於其中，飼以牛，時而吼如雷霆，滿城震動，人畜不寧。

又　椿園氏曰：乾隆四十年，有溫都斯坦之海蘭達爾游至回疆，予晤其人，面黑唇青，睛如琉璃，據云彼乃其地之白皙者耳。又云：其國之西南數萬里，有黑白之人，白者如雪，黑者如漆，國在大海之中。得毋即東粵之所謂黑鬼、白鬼者歟？因細談其地之事甚詳，與予向所聞無異。而牽各里麻膽塔拉斯之山，高聳至極，靈蹟最著，其即古人所言日繞之峰歟？顧山雖至高，無出沒日月之理，四圍皆水，舟楫可通，亦無所謂弱水焉。其地暑而多瘴多雨，類閩、廣。水土惡劣之鄉，而山有寶，地生毛，故人繁而殷富。惜乎象胥通言，不能盡解其說，所得考核存據者，亦僅參半焉爾。

《皇輿西域圖志・藩屬三・痕都斯坦》　痕都斯坦在拔達克山西南，愛烏罕東。國工治玉，以水磨成，器最精，爲內地所弗逮。舊於葉爾羌貿易，乾隆二十五年頒敕書賜物，令通市如故。其地蓋北印度交界，北極高二十九度十五分，距京師偏西四十五度五分，當爲古罽賓國地。

《異域竹枝詞・外藩》　穴居夜市避驕陽，三百城如滌廣場。舌轉鸚喉人語別，玉如蟬翼鬼工良。痕都斯坦，西域回子一大國也。在克食米爾西南，行四十餘日。其汗都城，圍六十餘里。所屬部落，自萬戶至十餘萬戶者，三百七十餘城。其人率深目高鼻，繞喙多鬚，睛黑白如玻璃，面黑色而唇青。語言類鳥鳴。衣敞前襟，自領至腹，鈕二十餘釦。帽纏花布，帛、錦爲飾。日出極炎，穴地爲居。亦有樓閣，但不出地平。室極精巧，富者飾以金玉。故入其城村，似曠邈無人煙耳。以夜爲市。能金漆雕鏤，善琢玉器。大而薄如蟬翼，細可如髮。鏤金銀如絲。織紬、緞、毯布，貨於西域各國。米穀、花木、瓜果、菜蔬，罔不繁植，且多異種。柑橘尤多。綠竹、白杉、檳、桄、檀、棕，在在成林。冬夏皆熱，木不凋零，但夏則熱風煙瘴耳。山水秀麗，花木分葩。郭外巨澤一。攜眷乘舟，遊者經旬累月，比比皆然。貴中國瓷器，以白玉碗交易。地多瘴厲爲害，有面生贅瘤，引之而長，放之則捲者。人有病，食大黃則愈。貴客來，及大筵宴，以大黃代茶茗。經年不見大黃則死。以故人佩大黃，常舌舐鼻嗅之。以象耕，亦以之載物致遠。有馬牛，無駝羊，不知遊牧之事。國中有玉山，而白金少，價與黃金等。江河通洋海，閩粵海航到焉。

沙彌靈湫萬仞峰，黑章黃質見獅雄。不教神物飛吞月，猶有遺雛怒吼風。痕都斯坦域中西隅，有巨澤一。圍數千里，中有山，圍逾千里。萬峰聳秀，高入雲表，人間第一高山也。上多異草名香。彩馴之獸，人語之禽，靈蹟最著，土人名之曰章各里麻坦。達喇斯。出獅子，秋月皎潔，負雛遊山，頭大尾虬，黃質黑章，長六七丈有奇。登峰絕頂，望月垂涎，盤旋跳舞，往往猛飛吞月，飛去八九里，墜死山谷。國人以豢獅爲上戶。每於秋月，擇砲手之最精者，開地爲阱，人處其中。遇有獅負雛而來者，潛以砲斃之，而取其子。砲不中，則掀山裂石，人無噍類矣。取至國中，以精鐵爲柱圈之，飼以牛，時而一吼，聲如雷，屋宇震動。

《清一統志・西域藩部・痕都斯坦》　在拔達克山西南，愛烏罕東，南與北印度國交界。其貢道由回部以達於京師。　建置沿革：　漢以來爲罽賓國地。其國人工巧，精於治玉，以水磨治，不以沙石爲錯。地鄰五印度，去中國絕遠。其俗善賈，舊於回部葉爾羌地方貿易。本朝乾隆二十五年，西域底平，頒敕書賜物，令通市如故。向稱溫都斯坦，今考梵文改正痕都斯坦。

晷度：北極高二十九度十五分，距京師偏西四十五度五分。《西域圖志》。

《印度札記・五印度部落》　痕都司丹，溫都士坦、忻都士丹。古稱中印度厄納特國，爲四方適中之地，東恆河五大源交匯於此，平衍沃壤，民物殷富。前明時大蒙古王建立國都，傳二百餘年，至嘉慶以後乃幷於英，築亞加拉城，戍以重兵，鎮以巨帥，稱爲捋威博羅運司，譯曰西北之省也。

《西遊錄》　自此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城。其國人亦有文字，與佛國字體聲音不同。國中佛像甚多。國人不屠牛羊，但飲其乳。風俗夫先亡者，其室家同茶毗之。詢詰佛國，反指東南隅。校之以理，此國非正北印度，乃印度北鄙之邊民也。土人不識雪。歲二穫麥。盛夏置錫器於沙中，尋即鎔鑠，馬糞墮地爲之沸溢，月光射人如中原之夏日，遇夜人輒避暑於月之陰。此國之南有大河，闊如黃河，冷於冰雪，湍流猛峻。從此微西而來，注於正南稍東而去，以意測之，必注入南海也。又土多甘蔗，廣如禾黍，土人絞取其液，釀之爲酒，熬之成糖。

波理夜呾羅諸部 波理夜呾羅 波狸夜呾羅 摩頭羅 秣菟羅 薩他泥濕伐羅 薩陀泥濕伐羅 窣祿勒那 窣祿勒那祿勒那

《大唐西域記・設多圖盧國》　從此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呾羅國。中印度境。

又《波理夜呾羅國》　波理夜呾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宜穀稼，豐宿麥，有異稻，種六十日而收穫焉。多牛羊，少花菓。氣序暑熱，風俗剛猛，不尚學藝，信奉外道。王，吠奢種也，性勇烈，多武畧。伽藍八所，傾毀已甚，僧徒寡少，習學小乘。天祠十餘所，異道千餘人。

《釋迦方誌・遺跡篇》　自此（設多圖盧國）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狸夜呾羅國，入中印度也。周三千里。都城周十五里。寺有八所，僧亦少耳。俗信外道，天祠十所，異道千餘。土有稻種，六十日收。

《法顯傳》　到一國，國名摩頭羅，有遙捕那河。

《大唐西域記・波理夜呾羅國》　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秣菟羅國。舊名摩偸羅國。中印度境。

又《秣菟羅國》　秣菟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是務。菴沒羅菓家植成林，雖同一名而有兩種，小者生青熟黃，大者始終青色。出細班氎及黃金。氣序暑熱，風俗善順，好修冥福，崇德尚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五所，異道雜居。

《釋迦方誌・遺跡篇》　（波狸夜呾羅國）東行五百餘里至秣菟羅國，中印度也，古云摩偸羅。周五十餘里。都城二十餘里。寺二十餘，僧二千餘人，大小兼學。天祠五所，異道雜居。土植菴沒羅果，小者生青熟黃，大者始終青色。

《大唐西域記・秣菟羅國》　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濕伐羅國。中印度境。

又《薩他泥濕伐羅國》　薩他泥濕伐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澆薄。家室富饒，競爲奢侈。深閑幻術，高尚異能。多逐利，少務農，諸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三所，僧徒七百餘人，幷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百餘所，異道甚多。

《釋迦方誌・遺跡篇》　（秣菟羅國）又東北五百餘里，至薩陀泥濕伐羅國，中印度也。周七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

《大唐西域記・薩他泥濕伐羅國》　從此東北行四百餘里，至窣祿勒那國。中印度境。

又《窣祿勒那國》　窣祿勒那國周六千餘里，東臨殑伽河，北背大山，閻牟那河中境而流。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臨閻牟那河，荒蕪雖甚，基趾尚固。土地所產，風氣所宜，同薩他泥濕伐羅國。人性淳質，宗信外道。貴藝學，尚福慧。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小乘，少習餘部。商攉微言，清論玄奧。異方俊彥，尋論稽疑。天祠百所，異道甚多。

《釋迦方誌・遺跡篇》　（薩陀泥濕伐羅國）又東北四百餘里至窣祿勒那國，中印度也。周六千餘里，少荒。東境臨殑伽河，即古恆河。北接大山，城

東南閻牟那河從國西北山中出，中境而流。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臨閻牟河。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　〔薩他泥濕伐羅國〕又東行四百餘里，至祿勒那國。中印度境。東臨殑伽河，北背大山，閻牟那河中境而流。

秣底補羅諸部 秣底補羅 瞿毗霜那 堅醯掣呾邏 毗羅刪拏

《大唐西域記·窣祿勒那國》　渡〔殑伽〕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中印度境。

又《秣底補羅國》　秣底補羅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穀麥，多花果。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崇尚學藝，深閑呪術，信邪正者，其徒相半。王，戍陀羅種也，不信佛法，敬事天神。伽藍十餘所，僧徒八百餘人，多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

又　國西北境殑伽河東岸有摩裕羅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清流交帶，出鈆石、水精寶器。去城不遠，臨殑伽河，有大天祠，甚多靈異。其中有池，編石爲岸，引殑伽水爲浦，五印度人謂之殑伽河門，生福滅罪之所。常有遠方數百千人集此澡濯。樂善諸王建立福舍，備珍羞，儲醫藥，惠施鰥寡，周給孤獨。

《釋迦方誌·遺跡篇》　度〔殑伽〕河東至秣底補羅國，中印度。周六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不信佛而敬天。寺有十餘，僧八百人，多小乘者。天祠五千餘，異道雜住。國西北境殑伽東岸摩裕羅城，周二十餘里，出鈆石、水精。城側臨大河。

《大唐西域記·婆羅吸摩補羅等二國》　從秣底補羅國東南行四百餘里，至瞿毗霜那國。中印度境。

又《瞿毗霜那國》　瞿毗霜那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崇峻險固。居人殷盛。花林池沼，往往相間。氣序土宜，同秣底補羅。風俗淳質，勤學好福，多信外道，求現在樂。伽藍二所，僧衆百餘人，并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三十餘所，異道雜居。

《釋迦方誌·遺跡篇》　又從秣底補羅國東南行四百餘里至瞿毗霜那國，中印度。周二千餘里。都城十四五里。寺二所，僧百餘人，而習小乘。天祠三十餘，異道雜住，城固險峻。

《大唐西域記·瞿毗霜那國》　自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堅醯掣呾邏國。中印度境。

又《堅醯掣呾邏國》　堅醯掣呾邏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依據險固。宜穀麥，多林泉。氣序和暢，風俗淳質。翫道篤學，多才博識。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九所，異道三百餘人，事自在天，塗灰之侶也。

《釋迦方誌·遺跡篇》　〔瞿毗霜那國〕又東南行四百餘里至堅醯掣呾邏國，中印度。周三千餘里。都城周十七八里。

《大唐西域記·亞醯掣呾邏國》　自此南行二百六七十里，渡殑伽河西南至毗羅刪拏國。中印度境。

又《毗羅刪拏國》　毗羅刪拏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氣序土宜同堅醯掣呾邏國。風俗猛暴，人知學藝，崇信外道，少敬佛法。伽藍二所，僧徒三百人，并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所，異道雜居。

《釋迦方誌·遺跡篇》　〔堅醯掣呾邏國〕又南二百七十里度殑伽河，西南至毗羅刪拏國，中印度。周二千餘里。都城周十餘里。

僧伽施諸部 僧伽施 申迦扇奈揭 劫比他 阿踰陀 阿輸陀 阿耶穆佉 鉢邏耶伽 鉢羅伽耶

《法顯傳》　從此〔摩頭羅〕東南行十八由延，有國名僧伽施。【略】其

國豐饒，人民熾盛，最樂無比。諸國人來，無不經理，供給所須。

《水經注・河水一》　釋氏《西域志》曰：恆曲中次東，有申迦扇奈揭城。

《大唐西域記・毗羅刪拏國》　從此東南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國。舊謂僧迦舍國，中印度境。

又《劫比他國》　劫比他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氣序土宜，同毗羅刪拏國。風俗淳和，人多學藝。伽藍四所，僧徒千餘人，幷學小乘正部量法。天祠十所，異道雜居，同共遵事大自在天。

《釋迦方誌・遺跡篇》　於此〔毗羅刪拏國〕東南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國，中印度，古僧伽舍也。周二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

《大唐西域記・羯若鞠闍國》　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殑伽河，南至阿踰陁國。中印度境。

又《阿踰陁國》　阿踰陁國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穀稼豐盛，花菓繁茂。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營福，勤學藝。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乘小乘，兼功習學。天祠十所，異道寡少。

《釋迦方誌・遺跡篇》　〔羯若鞠闍國〕又東南行六百餘里，度殑伽河，南至阿輸陀國，中印度。周五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

《大唐西域記・阿踰陁國》　從此東行三百餘里，渡殑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中印度境。

又《阿耶穆佉國》　阿耶穆佉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臨殑伽河，周二十餘里。其氣序土宜，同阿踰陁國。人淳俗質，勤學好福。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

《釋迦方誌・遺跡篇》　自此〔阿輸陀國〕東行三百餘里度殑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中印度。周二千五百里。都城臨河，周二十里。

《大唐西域記・阿耶穆佉國》　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渡殑伽河南、閻牟那河北，至鉢邏耶伽國。中印度境。

又《鉢邏耶伽國》　鉢邏耶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兩河交，周二十餘里。稼穡滋盛，菓木扶疎。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學藝，信外道。伽藍兩所，僧徒寡少，幷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數百，異道實多。

《釋迦方誌・遺跡篇》　〔阿耶穆佉國〕又東南行七百餘里，度殑伽河南閻牟那北，至鉢羅伽耶國，中印度。周五千餘里。都城據兩河交，周二十餘里。

罽饒夷部　羯若鞠闍　曲女城

葛郎及

綜述

《法顯傳》　〔僧伽施〕東南行七由延，到罽饒夷城，城接恆水。

《大唐西域記・劫比他國》　從此東南行減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城國。中印度境。

又《羯若鞠闍國》　羯若鞠闍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殑伽河，其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城隍堅峻，臺閣相望。花林池沼，光鮮澄鏡。異方奇貨，多聚於此。居人豐樂，家室富饒。花菓具繁，稼穡時播。氣序和洽，風俗淳質。容貌妍雅，服飾鮮綺。篤學遊藝，談論清遠。邪正二道，信者相半。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二百餘所，異道數千餘人。

又　今王本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唐言喜增。君臨有土，二世三王。父字波羅羯羅伐彈那，唐言光增。兄字曷邏闍伐彈那。唐言王增。王增以長嗣位，以德治政。時東印度羯羅拏蘇伐剌那唐言金耳。國設賞迦王唐言月。每謂臣曰：『鄰有賢主，國之禍也。』於是誘請，會而害之。人既失君。國亦荒亂。時大臣婆尼，唐言辯了。職望隆重，謂僚庶曰：『國之大計，定於今日。先王之子，亡君之弟，仁慈天性，孝敬因心，親賢允屬，欲以襲位。於事何如？各言爾志。』衆咸仰德，嘗無異謀。於是輔臣執事咸勸進曰：『王

子垂聽。先王積功累德，光有國祚。嗣及王增，謂終壽考，輔佐無良，棄身讎手，爲國大恥，下臣罪也。物議時謠，允歸明德，光臨土宇，克復親讎，雪國之恥，光父之業，功孰大焉，幸無辭矣！』王子曰：『國嗣之重，今古爲難。君人之位，興立宜審。我誠寡德，父兄遐棄，推襲大位，其能濟乎？物議爲宜，敢忘虛薄！今者殑伽河岸有觀自在菩薩像，既多靈鑒，願往請辭！』即至菩薩像前斷食祈請。菩薩感其誠心，現形問曰：『爾何所求，若此勤懇？』王子曰：『我惟積禍，慈父云亡，重茲酷罰，仁兄見害。自顧寡德，國人推尊，令襲大位，光父之業。愚昧無知，敢希聖旨！』菩薩告曰：『汝於先身，在此林中爲練若苾芻，而精勤不懈。承茲福力，爲此王子。金耳國王既毀佛法，爾紹王位，宜重興隆，慈悲爲志，傷愍居懷。不久當王五印度境。欲延國祚，當從我誨，冥加景福，隣無強敵。勿昇師子之座，勿稱大王之號！』於是受教而退，即襲王位，自稱曰王子，號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於是命諸臣曰：『兄讎未報，鄰國不賓，終無右手進食之期。凡爾庶僚，同心勠力！』遂總率國兵，講習戰士，象軍五千，馬軍二萬，步軍五萬，自西徂東，征伐不臣。象不解鞍，人不釋甲，於六年中，臣五印度，既廣其地，更增甲兵，象軍六萬，馬軍十萬。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務修節儉，營福樹善，忘寢與食。令五印度不得噉肉，若斷生命，有誅無赦。於殑伽河側建立數千窣堵波，各高百餘尺。於五印度城邑、鄉聚、達巷、交衢，建立精廬，儲飲食，止醫藥，施諸羈貧，周給不殆。聖蹟之所，幷建伽藍。

《釋迦方誌・遺跡篇》 從此（劫比他國）西北減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中印度，曲女城也。周四千餘里。都城西近殑伽河，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 從此西北行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此言曲女城。中印度。國周四千里。都城西臨殑伽河，長二十餘里，廣五六里。伽藍一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俱學。其王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此言喜增。父字波羅羯邏伐彈那，此言作增。兄字遏邏闍伐彈那。此言王增。喜增在位仁慈，國人稱詠。時東印度羯羅拏蘇伐剌那此言金耳。國設賞迦王此言日。惡其明略而爲鄰患，乃誘而害之。大臣婆尼此言明了。及羣僚等，悲蒼生之無主，共立其弟尸羅阿迭多此言戒日。統承宗廟。王雄姿秀傑，算略宏遠，德動天地，義感人神，遂能雪報兄讎，牢籠印度，威風所及，禮教所霑，無不歸德。天下既定，黎庶斯安，於是戢武韜戈，營樹福業，敕其境內無得殺生，凡厥元元普令斷肉。隨其聖蹟，皆建伽藍，歲三七日徧供衆僧。五年一陳無遮大會，府庫所積幷充檀捨，詳其所行，須達拏之流矣。城西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東南六七里殑伽河南有窣堵波，亦高二百餘尺，幷無憂王所造，皆是佛昔說法處。

《往五天竺國傳》 又即從此彼羅疤斯國西行□月至中天竺國王住城，名葛郝及。

自此中天王境界極寬，百姓繁鬧。王有九百頭象，餘大首領各有三二百頭。其王每自領兵馬鬥戰，常與餘四天戰也。天中王常勝。彼國法，自知象少兵少，即請和，每年輸稅，不交陣相煞也。

衣著言音，人風法用，五天相似。唯南天村草百姓，語有差別。仕□之類。中天不殊。

五天國法，無有伽棒牢獄。有罪之者，據輕重罰錢，亦無形戮。上至國王，下及黎庶，不見遊獵放鷹走犬等事。道路雖有足賊，取物即放，亦不殤煞。如若悋物。即有損也。

土地甚暖，百卉恆青，無有霜雪。食唯粳糗、餅麪、蘇乳酪等，無醬有鹽。惣用土鍋炙飪而食，無鐵釜等也。

百姓無別庸稅。但抽田子一石與王。王自遣人運將，田主□不爲送也。

彼土百姓，貧多富少。王官屋里及富有者，着氈一隻，自□一雙，貧者半片，女人亦然，其王每坐衙處，首領百姓，惣來遶王四面而坐。各諍道理，訴訟紛紜，非常亂鬧。王聽不嗔，緩緩報云，汝是汝不是。彼百姓等，取王一口語爲定，更不再言。其王首領等，甚敬信三寶。若對師僧前，王及首領等在地而坐，不肯坐床。王及首領行坐來去處，自將床子隨身，到處即坐，他床不坐。寺及王宅，幷皆三重作樓，從下等第一重作庫，上二重人住。諸大首領等亦然。屋皆平頭，塼木所造。自外□幷皆草屋。似於漠屋兩下作也。又是一重。

分述

城市聚落

《大唐西域記・羯若鞠闍國》 大城東南行百餘里，至納縛提婆矩羅城，據殑伽河東岸，周二十餘里。花林清池，互相影照。

《釋迦方誌・遺跡篇》 城東南百餘里有納縛提婆城，據殑伽河東岸。

經濟物産

《往五天竺傳》 〔葛郎及〕土地所出，唯有氈布、象、馬、萬物。當土不出金銀，幷從外國來也。亦不養駝、騾、驢、猪等畜。其牛惣白，萬頭之內，希有一頭赤黑之者。羊馬全少，唯王有三二百口、六七十疋。自外首領百姓，惣不養畜，唯愛養牛，取乳酪蘇也。土地人善，不多愛煞。□市店間，不見有屠行賣肉之處。

雜録

《大唐西域記・羯若鞠闍國》 羯若鞠闍國人長壽時，其舊王城號拘蘇磨補邏，唐言花宮。王號梵授，福智宿資，文武允備，威懾贍部，聲震隣國。具足千子，智勇弘毅。復有百女，儀貌妍雅。時有仙人居殑伽河側，棲神入定，經數萬歲，形如枯木。遊禽棲集，遺尼拘律果於仙人肩上。暑往寒來，垂蔭合拱。多歷年所，從定而起，欲去其樹，恐覆鳥巢，時人美其德，號大樹仙人。仙人寓目河濱，遊觀林薄，見王諸女相從嬉戲，欲界愛起，染著心生。便詣花宮，欲事禮請。王聞仙至，躬迎慰曰：『大仙棲情物外，何能輕舉？』仙人曰：『我棲林藪，彌積歲時。出定遊覽，見王諸女，染愛心生，自遠來請！』王聞其辭，計無所出，謂仙人曰：『今還所止，請俟嘉辰。』仙人聞命，遂還林藪。王乃歷問諸女，無肯應娉。王懼仙威，憂愁毀悴。其幼稚女候王事隙，從容問曰：『父王千子具足，萬國慕化，何故憂愁，如有所懼？』王曰：『大樹仙人幸顧求婚，而汝曹輩莫肯從命。仙有威力，能作災祥，儻不遂心，必起瞋怒，毀國滅祀，辱及先王。深惟此禍，誠有所懼。』稚女謝曰：『遺此深憂，我曹罪也。願以微軀，得延國祚！』王聞喜悅，命駕送歸。既至仙廬，謝仙人曰：『大仙俯方外之情，垂世間之顧，敢奉稚女，以供灑掃！』仙人見而不悅，乃請王曰：『輕吾老叟，配此不妍。』王曰：『歷問諸女，無肯從命，唯此幼稚，願充給使。』仙人懷怒，便惡呪曰：『九十九女，一時腰曲，形既毀弊，畢世無婚！』王使往驗，果已背僊。從是之後，便名曲女城焉。

拘睒彌部 憍賞彌 憍睒彌

《法顯傳》 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延，有國，名拘睒彌。

《大唐西域記・鉢邏耶伽國》 從此西南入大林中，惡獸野象，羣暴行旅，非多徒黨，難以經涉。行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舊曰拘睒彌國，訛也。中印度境。

又《憍賞彌國》 憍賞彌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稱沃壤，地利豐植，粳稻多，甘蔗茂。氣序暑熱，風俗剛猛。好學典藝，崇樹福善。伽藍十餘所，傾頓荒蕪。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教。天祠五十餘所，外道實多。

又 城西南八九里毒龍石窟，昔者如來伏此毒龍於中留影。雖則傳記，今無所見。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傍有如來經行遺蹟及髮爪窣堵波，病苦之徒，求願多愈。

又 龍窟東北大林中，行七百餘里，渡殑伽河，北至迦奢布羅城，周十餘里，居人富樂。城傍有故伽藍，唯餘基址，是昔護法菩薩伏外道處。

《釋迦方誌・遺跡篇》　自此（鉢羅伽耶國）西南大林野，行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中印度。周六千里，都城周三十餘里。

又　城西九里石窟，【略】窟東北大林中行七百餘里，度殑伽北岸，至迦奢布羅城，周十里許，是護法菩薩伏外道處。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〇　憍睒戶染反。彌國。或云憍償彌，昔優田王所治境也。最初刻檀作佛，形像見在此國，即護法菩薩伏外道之處，形彰之已矣。

舍衛諸部舍衛聞物國室羅伐 室羅筏 室羅伐悉底 維那

題解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四　舍衛國，《十二遊經》云無物不有國，或言舍婆提城，或言捨羅婆悉帝夜城，并訛也。正言室羅伐國，此譯云聞者城。《法鏡經》云聞物國。《善見律》云舍衛者是人名，昔有人居住此地，往古有王見此地好，乞立爲國，以此人名號舍衛國，一名多有國，諸國珍奇皆歸此國也。

又卷八　聞物國，謂舍衛國，《十二遊經》文云無物不有國也。

又卷二一　室羅伐，尸逸反。舊經中言舍衛國，或作舍婆提城，又言憍薩羅，皆一也。此云聞者城。《十二遊經》云無物不有國。《法鏡經》言聞物國。《善見律》云多有國，言多有聰明智慧人及諸國珍奇皆歸此國，故云多有，其義一也。又舍衛者是人名，昔有人居住此地，往古有王見此地好，故乞立爲國，以此人名號舍衛國。又云仙人住處。皆古名也。在中印度境。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〇　舍衛國，梵語，訛也。案《十二遊經》義譯云：無物不有國。或云舍婆提城，或言捨羅婆悉帝夜城。并訛也。正梵音云室羅伐悉底國，此譯云聞者城。《法鏡經》譯云聞物國。又《善見律》云：舍衛者，人名也。舍衛先居此地，時有國王見其地好，心生愛樂，舍衛遂請王住，王即許之，因以其名而爲國号。又國云多有國，諸國珍奇多歸此國，故以爲名也。

又卷一二　室羅伐，梵語，西土國名也。古譯名舍衛，或云舍婆提，皆語訛轉也。唐言聞物國，言此國出多聞之人，足寶物。《善見律》亦名多有國，言多足聰明智人，諸國珍奇皆歸此國，富有物產，故言多有，其義一也。上古有舍衛人住居此地，因名舍衛，在中印度境。

又卷二三　室羅筏國，舊云舍衛國，具稱室羅筏悉底，此翻爲好道，或曰聞物，此乃城名，非是國号。以其城中多出人物，好行道德，五天共聞，故曰聞物。或曰室羅筏悉底者，此云聞者城，《西域俗聞傳記》云：昔於此處有一老仙修習仙道，後有少仙從其受學，厥号聞者，老仙歿後，少仙建立此城，即以少仙之名爲其城稱，然國都号爲憍薩羅但，以就勝易彰，故城取國号耳也。

《續一切經音義》卷二　室羅筏，下音伐，梵語，西域國名也。具足應云室羅筏悉底，此翻爲豐德，或曰聞物，即舊云舍衛國也。謂此城中多出人物。好行道德，五天共聞，故曰聞物。又云昔有老仙，於此習仙道，後有少仙從後受學，厥号聞物，老仙沒後。少仙於此建立城郭，因以爲号也。

綜述

《法顯傳》　從此（沙祇大國）北行八由延，到拘薩羅國舍衛城。城內人民希曠，都有二百餘家。即波斯匿王所治城也。

《大唐西域記・鞞索迦國》　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舊曰舍衛，訛也。中印度境。

又《室羅伐悉底國》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千餘里。都城荒頓，疆場無紀。宮城故基周二十餘里。雖多荒圮，尚有居人。穀稼豐，氣序和。風俗淳質，篤學好福。伽藍數百，圮壞良多。僧徒寡少，學正量部。天祠百所，外道甚多。此則如來在世之時，鉢邏犀那恃多王唐言勝軍。舊曰波斯匿，訛略也。所治國都也。故宮城內有故基，勝軍王殿餘址也。

又　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本生城也。

《釋迦方誌・遺跡篇》　自此〔鞞索迦國〕東北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中印度，即舍衛也。周六千餘里。都城荒毀，故基周二十餘里。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　從此〔鞞索迦國〕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舊曰舍衛，訛也。周六千餘里，伽藍數百，僧徒數千，并學正量部。佛在時，鉢羅斯那恃多此言勝軍。舊曰波斯匿，訛。王所居都也。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〇　室羅筏國。即是說此經處佛在時，波斯匿王所治之境也。

《太平御覽》卷七九七　支僧載《外國事》曰：舍衛國今無復王，盡屬播黎曰國。

《藝文類聚》卷七六　〔支僧載《外國事》〕又曰維那國，去舍衛國五十由旬。由旬者，晉言四十里。

迦維羅衛部　劫比羅伐窣堵

迦維羅越　迦毗羅　劫比羅

《法顯傳》　到迦維羅衛城，城中都無王民，甚如坵荒，只有衆僧、民戶數十家而已。

又　迦維羅衛國大空荒，人民希疏。道路怖畏白象、師子，不可妄行。

《大唐西域記・室羅伐悉底國》　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窣堵國。舊曰迦毗羅衛國，訛。中印度境。

又《劫比羅伐窣堵國》　劫比羅伐窣堵國周四千餘里。空城十數，荒蕪已甚。王城頹圮，周量不詳。其內宮城周十四五里，壘甎而成，基址峻固。空荒久遠，人里稀曠。無大君長，城各立主。土地良沃，稼穡時播。氣序無愆，風俗和暢。伽藍故基千有餘所，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十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教。天祠兩所，異道雜居。

又　城南行五十餘里，至故城，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馱佛本生城也。城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見父之處。城東南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建焉。

迦羅迦村馱佛城東北行三十餘里，至故大城，中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時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也。

《釋迦方誌・遺跡篇》　〔室羅伐悉底國〕又東南行五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窣堵國中印度，古云迦毗羅也。周四千餘里。空城十數，并無人住。宮城周十五里許，以甎成之。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　從此〔室羅伐悉底國〕東南行八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窣堵國。舊曰迦毗羅衛國。國周四千餘里，都城十餘里，并皆頹毀。宮城周十五里，壘甎而成，極牢固。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六　劫比羅國。正梵音云劫比羅伐窣堵國，舊名迦比羅衛國，或曰迦羅，皆梵語訛略也。即是釋迦如來降生之地，淨梵王所治之境。此國中有鷄足毗富羅山、卑鉢羅石窟，大迦葉波與千羅漢結集三藏聖教之處。

又卷一〇　迦毗羅衛國。即如來下生之地，淨飯王所治之境界。

又卷二三　迦毗羅城。具云迦比羅皤窣都。言迦比羅者，此云黃色也；皤窣都者，所依處也。謂上古有黃頭仙人依此處修道，故因名耳。

又卷二六　迦毗羅城。此云黃色，古有黃頭仙人於此修學，得成仙道，故以爲名。

《太平御覽》卷七九七　支僧載《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令）今無復王也，國人亦屬播黎曰國。

拘夷那竭部 拘尸那揭羅 拘尸郍

拘夷 拘私郍竭

《法顯傳》〔炭塔〕復東行十二由延，到拘夷那竭城。城北雙樹間希連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般泥洹。【略】其城中人民亦稀曠，止有衆僧民戶。

《大唐西域記・藍摩國》自此東北大林中行，其路艱險，經途危阻，山牛、野象、羣盜、獵師，伺求行旅，爲害不絕。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中印度境。

又《拘尸那揭羅國》拘尸那揭羅國城郭頹毀，邑里蕭條，故城甄基，周十餘里。居人稀曠，閭巷荒蕪。

又 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河，唐言無勝，此世共稱耳。舊云阿利羅跋提河，訛也。典謂言之尸賴拏伐底河，譯曰有金河。西岸不遠，至娑羅林。其樹類槲，而皮青白，葉甚光潤，四樹特高，如來寂滅之所也。

《釋迦方誌・遺跡篇》〔藍摩國〕又東北大林路險，五百里至拘尸那揭羅國，中印度。城頹荒，人物少也。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 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處極荒梗。城內東北隅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準陀故宅。舊曰純陀，訛也。宅中有井，將營獻供時鑿也，水猶澄映。

城西北三四里，度阿恃多伐底河，此言無勝。舊曰阿利跋提河，訛也。河側不遠至娑羅林，有樹似槲而皮青葉白，甚光潤，四雙齊高，卽如來涅槃處也。

《往五天竺國傳》一月至拘尸郍國。仏入涅槃處。其城荒廢，無人住也。仏入涅槃處置塔，有禪師在彼掃灑，每年八月八日，僧尼道俗，就彼大設供養。於其空中有幡現，不知其數，衆人同見。當此日之發心非一。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五 拘尸那城，梵語，西國城名也。唐云雙草城。在中天竺界，周十餘里。

《太平御覽》卷七九七 釋道安《西域志》曰：拘夷國，【略】其國掌有婆羅門守視。

又 支僧載《外國事》曰：佛在拘私郍竭國，佛欲入涅槃，時自然寶床從地出，有八萬四千國王爭將佛歸。

波羅奈部 波羅榇 婆羅疐斯 疐斯 迦尸 伽尸 筏羅疐斯 筏羅捺斯 波羅奈斯

《法顯傳》復順恆水西行十二由延，到迦尸國波羅榇城。

《水經注・河水一》竺法維曰：波羅柰國，在迦維羅衛國南千二百里，中閒有恆水，東南流。

《新唐書・西域傳上・天竺》曰迦尸，或曰波羅奈，亦曰波羅那斯。

《藝文類聚》卷七六〔支僧載《外國事》〕又曰：【略】波羅奈國，在迦維羅越南。

（并見《太平御覽》卷七九七。）

《大唐西域記・拘尸那揭羅國》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至婆羅疐女黠反。斯國。舊曰波羅奈國，訛也。中印度境。

又《婆羅疐斯國》婆羅疐斯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殑伽河，長十八九里，廣五六里。閭閻櫛比，居人殷盛，家積巨萬，室盈奇貨。人性溫恭，俗重強學。多信外道，少敬佛法。氣序和，穀稼盛，果木扶踈，茂草靡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并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餘所，外道萬餘人，并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斷髮，或椎髻，露形無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

《釋迦方誌・遺跡篇》〔拘尸那揭羅國〕西南行一百餘里至大邑，又

大林，行五百餘里至婆羅痆女八反斯國。中印度，古波羅奈也。周四千餘里。都城西臨殑伽河，長減二十里，廣六里許。人居盛滿，多信外道。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二五　痆斯，女黠反。國名也。舊言波羅奈國也。（并見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七一。）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　從此（拘尸那揭羅國）復大林中經五百餘里，至婆羅痆音女點反。斯國。國周四千餘里，都城西臨殑伽河，長十餘里，廣五六里。伽藍三十餘所，僧二千餘人，學小乘一切有部。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〇　波羅痆拏黠反。斯國。舊曰：波羅奈施，鹿林在此國也。

又卷一四　婆羅痆斯【略】。梵語，城名也。舊云波羅奈，訛略也。

又卷二二　迦尸國。迦尸者，西域竹名也。其竹堪爲箭笴，然以其國多出此竹，故立斯名。其國即在中天竺境憍薩羅國之北隣，乃是十六大國之一數也。

又卷二八　鹿苑。【略】《西域記》云波羅痆斯國之園苑名。亦鹿野苑，亦名施鹿林，舊譯云波羅奈國。

《通典・邊防九・天竺》　（俱名身毒）《扶南傳》云：舍衛國隸屬天竺。伽尸國一名波羅奈國，亦名波羅柰斯國。竺法維《佛國記》云：波羅柰國在伽維羅越國南千四百八十里。釋法盛《歷國傳》云：其國有稍割牛，其牛黑色，角細長，可四尺餘，十日一割，不割便困病或致死。人服牛血皆老壽。國人皆壽五百歲，牛壽亦等於人。亦天竺屬國。

《續一切經音義》卷六　筏羅痆斯痆音儜軌反，梵語，國名也。或云婆羅痆斯，古經云波羅奈國是。

又卷七　筏羅捺斯：筏音伐。或云波羅痆斯，亦云波羅奈，梵語。西域國名也。

又卷八　婆羅痆斯：痆女黠反。亦云波羅捺斯，舊云波羅奈，亦梵語。西域國名也。

《太平御覽》卷七九七　釋道安《西域記》曰波羅奈斯國。

沼納樸兒　底里迪里部

《明史・外國傳七・沼納樸兒》　沼納樸兒，其國在榜葛剌之西。或言即中印度，古所稱佛國也。永樂十年遣使者齎敕撫諭其國，賜王亦不剌金絨錦、金織文綺、綵帛等物。十八年，榜葛剌使者愬其國王數舉兵侵擾，詔中官侯顯齎敕諭以睦隣保境之義，因賜之綵幣；所過金剛寶座之地，亦有賜。然其王以去中國絕遠，朝貢竟不至。

《明一統志・外夷・沼納樸兒國》　沿革：其國居印度之中，即佛國也。本朝永樂中，遣使齎詔諭其國王一不剌金。

《明四夷考・沼納樸兒》　沼納樸兒，在印度之中，古所謂佛國也。永樂中，遣使詔諭，國王一不剌金玉遣人來朝貢。（并見《圖書編・沼納樸兒》、《武備志・四夷一三・沼納樸兒》、《明書・四國傳三・沼納樸兒》。）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沼納樸兒》　在榜葛迤西，古天竺國也。在印度之中，又名金剛座國，而釋迦得道之所。皇明永樂中，遣使詔諭，國王一不剌金遣人來朝貢。

《咸賓錄・西夷志・天竺》　我朝有詔納樸兒，亦印度之一也。永樂中，遣太監侯顯等賫詔往諭之。至其境，國王一不剌金玉遣金銀、柱杖各二人奉迎引導。柱杖者，其國大臣名也。至則其王拜詔，叩謝甚恭。及畢，鋪戎毯於殿地，待我天使，宴我天兵，燔炙牛羊。禁不飲酒，恐亂其性，惟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宴畢，復贈正使、副使及諸官兵金銀、盔甲、瓶、盆、盞、蓋等物有差。尋置金筒銀葉表文，遣使隨顯等貢獻方物。

《諸夷考・沼納樸兒》　沼納樸兒，在印度之中，古佛國也。永樂中遣使詔諭，因來朝貢。

《廣皇輿考・四夷・沼納樸兒》　其國居印度之中，即佛國也。國朝永樂

中遣使詔諭。

《獻徵錄・四夷・沼納撲兒》 沼納撲兒，在印度之中，卽古佛國。永樂十八年，國王亦不剌金數侵榜葛剌，遣使諭解之，隨遣人來朝貢。

《裔乘・西夷・詔納樸兒》 詔納樸兒，地在西天，居印度之中，卽佛國也。永樂中奉貢，常遣使招諭之。

《明象胥錄・沼納撲兒》 沼納撲兒國，在印度中，卽古佛國也。永樂十八年，國王亦不剌金數侵榜葛剌，遣使齎敕諭之，因來朝貢。

（幷見《明世法錄・西戎・詔納樸兒》。）

《名山藏・王享記三・沼納樸兒國》 沼納樸兒國，在印度之中，古佛國也。永樂十八年，國王亦不剌金數侵榜葛剌國，遣使敕諭之。

《四夷廣記・沼納撲兒國》 國在印度之中，卽古佛國。永樂十八年，其國王亦不剌金數侵榜葛剌國。遣使齎敕諭之。

《續通典・邊防三・沼納樸兒》 迪里附。沼納樸兒，在榜葛喇西。或言卽中印度，古所稱佛國也。明成祖永樂十年遣使者齎敕撫諭其國，賜王額布勒金絨錦、金織文綺、綵帛等物。十八年，又敕諭賜之綵幣，然其王以去中國絕遠，朝貢不至。又有迪里國，近沼納樸兒，成祖永樂十年遣使招諭賜賞之。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榜葛剌》 又有沼納樸兒，其國在榜葛剌之西。永樂十年亦遣使敕諭其國，然以去中國絕遠，朝貢竟不至。《續文獻通考》：沼納樸兒在榜葛剌迤西，古天竺國也，居印度之中，又名金剛寶座國，乃釋迦得道之所。

《明史・外國傳七・底里》 底里，永樂十年遣使奉璽書招諭其王馬哈木，賜絨錦、金織文綺、綵帛諸物。其地與沼納樸兒近，幷賜其王亦不剌金。

毗舍離部 毗舍利 吠舍釐 薜舍離

毗耶離

《法顯傳》 自此東行五由延，到毗舍離國。

《水經注・河水一》 恆水又東逕毗舍利城北。釋氏《西域志》曰：毗舍利，維邪離國也。支僧載《外國事》曰：維邪離國，去王舍城五十由旬。城周三由旬。

《大唐西域記・戰主國》 從此東北渡殑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舊曰毗舍離國，訛也。中印度境。

又《吠舍釐國》 吠舍釐國周五千餘里。土地沃壤，花菓茂盛。菴沒羅菓、茂遮菓，既多且貴。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福重學，邪正雜信。伽藍數百，多已圮壞，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天祠數十，異道雜居，露形之徒，實繁其黨。吠舍釐城已甚傾頹，其故基趾周六七十里，宮城周四五里，少有居人。

又 吠舍釐城西北減二百里，有故城，荒蕪歲久，居人曠少，中有窣堵波。

《釋迦方誌・遺跡篇》 又東北度殑伽河，百五十里至吠舍釐國，中印度，古云毗舍離。周五千餘里。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六 吠舍釐國。釐音离。古名毗舍離，亦名毗耶離，皆訛也。此國有維摩詰居士故宅及說法處、方丈室，靈跡頗多，及鹿女千子神蹟、七百羅漢結集聖教等。

又卷一〇 毗舍離國，舊曰毗耶離，卽維摩大士所居地也，七百羅漢在此國界結集聖教。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 從此東北渡殑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舊曰毗舍離，訛也。國周五千餘里，土壤良沃，多菴沒羅果、茂遮果。都城荒毀。故基周六七十里，居人甚少。

《續一切經音義》卷八 薜舍離。上蒲計反，梵語。或云吠舍離，古云維耶離，亦云毘耶離，皆訛略也。此翻爲廣嚴城，謂此城於中印度境，最大廣博嚴淨，因名焉。

又卷二八 毗耶離，或作毗舍離，或言維耶離，亦云鞞奢隸夜，皆梵言轉也。正言吠舍釐，在恆河南中天竺界。

摩竭提諸部 摩竭提 摩揭它 摩揭陀 摩伽陁 摩訶賴

題解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 摩竭提，或云摩竭陀，亦言默偈陀，又作摩伽陀，皆梵音訛轉也。正言摩揭陀，此譯云善勝國，或云無惱害國。一說云摩伽星名。此言不惡主十二月陀音處也，名爲不惡處國，亦名星處國也。揭，音木謁反。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 摩揭陀。梵語，中天竺國名也。或云摩竭提，皆聲轉也。

又卷一二 摩揭陀。京謁反。或云摩竭陀，或云摩竭提，皆一也。《西域記》說即中印度境，舊曰〔已〕〔巳〕連弗邑，其地下溼，出好粳米，無憂王所治之都，最多聖跡也。

又卷二〇 摩竭提。或云摩竭陀，亦言默偈陀，又作摩伽陀，皆梵音訛轉也，正言摩揭陀。此譯云善勝國，或云無惱害國。一說云摩伽，星名，此言不惡，主十二日，陀者，處也；名爲不惡處國，亦名星處國也。

又二一 摩竭提國。摩竭提者，或云摩伽陀，或云摩揭陀，或曰墨竭提，此之多名，由依八轉聲勢呼召致異，然其意義大略不殊。或有釋云：摩者，不也；揭提，至也。言其國將謀兵勇，隣敵不能侵至也。又有云：摩，遍也；竭提，（總）〔聰〕慧也。言（總）〔聰〕慧之人遍其國內。又有云：摩，大也；竭提，體也。謂五印度中，此國最大，統攝諸國，故名大體。又釋云：摩，無也；竭提，害也。言此國法不行刑戮，其有犯死罪者，送置寒林耳。

《續一切經音義》卷七 摩伽陁。梵語也。或云摩竭陀，或云摩竭提，或云墨竭提，一也。此云無毒害，謂此國法不行刑戮，其有犯死罪者，但送置寒林也。或云大體國，言五印度中，此國最大，統攝諸國故也。又云遍聰慧，言聰慧之人，遍其國內也。皆隨義立名也。

又卷八 摩揭陀。或云摩竭提，亦云黑竭提，皆梵語訛轉也。自古翻傳隨義立名。或云不至，言其國隣敵不能侵至也。又云遍聰慧，言聰慧之人，遍其國內也。又言無毒害，言其國法不行刑殺，其有犯死罪，但送寒林耳。

綜述

《法顯傳》 凡諸中國，唯此〔摩竭提〕國城邑爲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

《新唐書・西域傳上・摩揭陀》 摩揭它，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屬國。環五千里，土沃宜稼穡，有異稻巨粒，號供大人米。王居拘闍揭羅布羅城，或曰俱蘇摩補羅，曰波吒釐子城，北瀕殑伽河。貞觀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獻波羅樹，樹類白楊。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卽詔揚州上諸蔗，拃瀋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國摩訶菩提祠立碑焉。後德宗自製鍾銘，賜那爛陀祠。

《大唐西域記・尼波羅國》 從此復還吠舍釐國，南渡殑伽河，至摩揭陁國。舊曰摩伽陁，又曰摩竭提，皆訛也。中印度境。

又《摩揭陁國上》 摩揭陁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戶。地沃壤，滋稼穡，有異稻種，其粒麤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俗謂之供大人米。土地墊溼，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溫暑。崇重志學，尊敬佛法。伽藍五十餘所，僧徒萬有餘人，幷多宗習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實多。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摩揭陀國中印度也，古者訛耳。周五千餘里。城少人居，邑落極多。寺五十餘所，僧徒出萬，多大乘學。天祠數十，異道甚多。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六 摩揭陀國。揭音居櫱反，梵語。中天竺境，如來於此國中示現八相成道，有金剛座、菩提樹，遊化聖跡，多於諸國。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 又南渡殑伽河，至摩揭陀國。舊曰摩伽陀，訛也。周五千餘里。俗崇學重賢。伽藍五十餘所，僧萬餘人，多大乘學。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五・摩揭它》　摩揭它，一曰摩伽陁，本中天竺屬國。環五（十）〔千〕里，土沃宜稼穡，有異稻巨粒，號供大人米。王居拘闍揭羅城，或曰俱蘇摩補羅，曰波吒釐子城，北瀕殑伽河。唐貞觀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於天子，獻波羅樹，樹類白楊。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卽詔揚州上諸蔗，拃瀋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國摩訶菩提祠立碑焉。後德宗自製鐘銘，賜那蘭陁祠。

分述

地理環境

《大唐西域記・摩揭陀國上》　〔伽耶〕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溪谷杳冥，峰巖危險，印度國俗，稱曰靈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統，化洽遠人，德隆前代，莫不登封而告成功。

又　伽耶山東南有窣堵波，迦葉波本生邑也。【略】伽耶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鉢羅笈菩提山。唐言前正覺山。如來將證正覺，先登此山，故云前正覺也。

又《摩揭陀國下》　莫訶河東，入大林野，行百餘里，至屈屈居勿反。吒播陁山，唐言雞足。亦謂窶盧播陁山。唐言尊足。高巒隱無極，深壑洞無涯，山麓谿澗，喬林羅谷，崗岑嶺嶂，繁草被巖。峻起三峯，傍挺絕嶼，氣將天接，形與雲同。其後尊者大迦葉波居中寂滅，不敢指言，故云尊足。

又　鷄足山東北行百餘里，至佛陀伐那山，峰崖崇峻，巉嶪隱嶙。巖間石室，佛嘗降止。傍有盤石，帝釋、梵王摩牛頭栴檀塗飾如來，今其石上餘香郁烈。五百羅漢潛靈於此，諸有感遇，或得覩見，時作沙彌之形，入里乞食。隱顯靈奇之蹟，差難以述。

又　〔上茅〕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姞栗陁羅矩吒山。唐言鷲峯，亦謂鷲臺。舊曰耆闍崛山，訛也。接北山之陽，孤標特起，既棲鷲鳥，又類高臺，空翠相映，濃淡分色。如來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廣說妙法。

又　山城北門西，有毗布羅山。聞之土俗曰：山西南崖陰，昔有五百溫泉，今者數十而已，然猶有冷有暖，未盡溫也。其泉源發雪山之南無熱惱池，潛流至此。水甚清美，味同本池。流經五百枝小熱地獄，火熱上炎，致斯溫熱。泉流之口，幷皆彫石，或作師子白象之首，或作石筒懸流之道，下乃編石爲池。諸方異域，咸來此浴，浴者宿疾多差。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二　鷲峰。音就，或名靈鷲，或名鷲頭，或名鷲臺，皆隨俗言耳。古曰耆闍崛，乃梵語略也。正云紇哩二合。馱羅。二合轉舌。矩吒山既栖鷲鳥，又類高臺，因名鷲臺，鷲鳥栖於峰上，故曰鷲峰。紇哩沒反也。

又卷三四　鷲峯。上音就，下芳封反。案天竺國靈山也，在摩竭陁國。此山高峻，鷲鳥栖止。此鳥形狀似鵰而小，亦怪鳥也，常食死屍，若翔集聚落邑中，必有死喪，以此咎徵，故名靈鷲。經文在此山說也，故摽顯其舊名。祇闍崛山，梵語訛轉也，亦名鷲山也，《說文》從山鳥，夆就聲者也。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　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姞栗陀羅矩吒山。此云鷲峰，亦云鷲臺。舊曰耆闍崛山，訛也。其山連岡北嶺，隆崛特高，形如鷲鳥，又狀高臺，故取爲稱。泉石清奇，林樹森鬱，如來在世多居此山說《法華》、《大般若》等無量衆經。

城市聚落

《法顯傳》　度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巴連弗邑是阿育王所治。

《大唐西域記・摩揭陀國上》　殑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址尚在。昔者人壽無量歲時，號拘蘇摩補羅城。唐言香花宮城。王宮多花，故以名焉。逮乎人壽數千歲，更名波吒釐子城。舊曰巴連弗邑，訛也。

初有婆羅門，高才博學，門人數千，傳以授業。諸學徒相從遊觀，有一書生徘徊悵望，同儔謂曰：『夫何憂乎？』曰：『盛色方剛，羈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無成。顧此爲言，憂心彌劇！』於是學徒戲言之曰：『今將爲子求娉婚親。』乃假立二人爲男父母，二人爲女父母，遂坐波吒釐樹，謂女聟樹也，採時果，酌清流，陳婚姻之緒，請好合之期。時假女父攀花枝以授書生曰：『斯嘉偶也，幸無辭焉！』書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懷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可同歸。林中猛獸恐相殘害。』書生遂留，往來樹側，景夕之後，異光燭野，管弦清雅，帷帳陳列。俄見老翁策杖來慰，復有

一嫗攜引少女，幷賓從盈路，袨服奏樂。翁乃指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酣歌樂讌，經七日焉。學徒疑爲獸害，往而求之，乃見獨坐樹陰，若對上客。告與同歸，辭不從命。後自入城，拜謁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諸友人同往林中，咸見花樹是一大第，僮僕役使，驅馳往來，而彼老翁從容接對，陳饌奏樂，賓主禮備。諸友還城，具告遠近。期歲之後，生一子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忍離阻。適復留止，棲寄飄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謂書生曰：『人生行樂，詎必故鄉？今將築室，宜無異志。』於是役使靈徒，功成不日，香花舊城遷都此邑。由彼子故，神爲築城，自爾之後，因名波吒釐子城焉。

王故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王作地獄處。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有阿輪迦唐言無憂，舊曰阿育，訛也。王者，頻毗娑羅唐言影堅，舊曰頻婆娑羅，訛也。王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都波吒釐，重築外郭，周於故城，年代浸遠，唯餘故基。伽藍、天祠及窣堵波，餘址數百，存者二三。唯故宮北臨殑伽河小城中有千餘家。

又　城西南隅二百餘里，至孤山，有伽藍餘址。【略】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鞞羅釋迦伽藍。【略】西南九十餘里，至大山，【略】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略】瞿那末底唐言德慧菩薩伏外道之處。【略】德慧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伽藍，尸羅跋陀羅唐言戒賢。論師論義得勝，捨邑建焉。【略】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禪河，至伽耶城。甚險固，少居人。唯婆羅門有千餘家，大仙人之祚胤也，王所不臣，衆咸宗敬。城北三十餘里有清泉，印度相傳謂之聖水，凡有飲濯，罪垢消除。

又《摩揭陀國下》　佛陀伐那山空谷中東行三十餘里，至洩移結反瑟知林。唐言杖林。【略】杖林東南行六七里，至大山。【略】從此大山中東行六十餘里，至矩奢揭羅補羅城。唐言上茅宮城。上茅宮城，摩揭陁國之正中，古先君王之所都，多出勝上吉祥香茅，以故謂之上茅城也。崇山四周，以爲外郭。西通峽徑，北闢山門，東西長，南北狹，周一百五十餘里。內城餘趾周三十餘里。羯尼迦樹遍諸蹊徑，花含殊馥，色爛黃金，暮春之月，林皆金色。

又　山城北門行一里餘，至迦蘭陀竹園，今有精舍。【略】竹林精舍北行二百餘步，至迦蘭陀池。【略】西北行二三里，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高六十餘尺，傍有石柱。【略】石柱東北不遠，至曷羅闍姞利呬城。唐言王舍外郭已壞，無復遺堵。內城雖毀，基址猶峻，周二十餘里，面有一門。

初，頻毗娑羅王都在上茆宮城也，編戶人家頻遭火害。一家縱逸，四隣罹災。防火不暇，資產廢業，衆庶嗟怨，不安其居。王曰：『我以不德，下民罹患。修何德可以禳之？』群臣曰：『大王德化邕穆，政教明察，今茲細民不謹，致此火災。宜制嚴科，以清後犯。若有火起，窮究先發，罰其首惡，遷之寒林。寒林者，棄屍之所，俗謂不祥之地，人絕遊往之迹。令遷於彼，同夫棄屍，既恥陋居，當自謹護。』王曰：『善，宜遍宣告居人。』頃之，王宮中先自失火，謂諸臣曰：『我其遷矣。』乃命太子監攝留事，欲清國憲，故遷居焉。時吠舍釐王聞頻毗娑羅王野處寒林，整集戎旅，欲襲不虞。邊候以聞，乃建城邑，以王先舍於此，故稱王舍城也。官屬士庶，咸徙家焉。或云至未生怨王乃築此城。未生怨太子既嗣王位，因遂都之。逮無憂王遷都波吒釐城，以王舍城施婆羅門。故今城中無復凡民，唯婆羅門滅千家耳。

又　從此〔曷羅闍姞利呬城〕北行三十餘里，至那爛陁唐言施無厭。僧伽藍。【略】伽藍西南行八九里，至拘理迦邑，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沒特伽羅子本生故里。

又　沒特伽羅子故里東行三四里，有窣堵波，頻毗娑羅王迎見佛處。【略】頻毗娑羅王迎佛東南，行二十餘里，至迦羅臂拏迦邑，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舍利子本生故里，幷今尚在。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故城在王舍城山北倚東二百四十里，北臨殑伽河，周七十餘里。人壽多歲時，號拘蘇摩補羅城，言香茅花宮也。人壽數千歲時，更因波吒釐樹名波吒釐子城，古名巴連弗者，訛也。故宮北石柱高數丈，無憂王作地獄處。佛涅槃後第一百年，有阿輪迦王，言無憂也。即頻毗娑羅王之曾孫，自王舍城遷都此城，重築外郭。出異種稻，粒大而美，光色奇異，名供大人米也。宮北臨殑伽河，小城千餘家現存。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六　吉祥茅國。古名王舍城，即摩揭陀國之正中心，古先君王之所都處。多出觧上吉祥香茅，因以爲名。亦名上茅城，崇山四周，以爲外郭，西通陿徑，卉木繁榮，羯尼迦樹盈滿其中，春陽華發，爛然金色。迦蘭陀竹園在山城門北，俯臨其側。耆闍崛山在此山城之內，王城外也。

又卷一〇　波吒羅國。亦波吒釐，或名上茅城，或名王舍城，鷲峯山在此國。

又卷七一　波吒釐，力之反。亦云波吒梨耶，舊言巴連弗。《說文》〔訛言〕，是

一花樹名，因此花樹以目城也。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　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雖復荒頹，猶有雉堞。昔人壽無量歲時，號拘蘇摩補羅城，此言香華宮城。王宮多華，故致此號。後至人壽數千歲時，更名波吒釐子國，舊曰華氏城，訛也。復約波吒釐樹爲名。

又　次東北三四里至曷羅闍姞利呬多城。此言王舍。外郭已壞，內城猶峻，周二十餘里，面有一門。初頻毗娑羅王居上茅宮時，百姓殷稠，居家鱗接。數遭火災，乃立嚴制，有不謹愼，先失火者，徙之寒林。寒林卽彼國棄屍惡處也。頃之，王宮忽復失火。王曰：『我爲人王，自犯不行，無以懲下。』命太子留撫，王徙居寒林。時吠舍釐王聞頻毘娑羅野居於外，欲簡兵襲之。候望者知而奏，王乃築邑。以王先舍於此，故名王舍城，卽新城也。後闍王嗣位，因都之。至無憂王遷都波吒釐，以城施婆羅門。今城中無雜人，唯婆羅門千餘家耳。

又　王舍舊城彼云矩奢羯羅補羅城，此言上茅宮城。城處摩揭陀國之中，古昔君王多住其內。其地又生好香茅，故取爲稱。四面皆山，峻峭如削，西通小徑，北有大門，東西長，南北狹，周一百五十餘里。其內更有小城，基周三十餘里，羯尼迦樹處處成林，發萼開榮，四時無間，葉如金色。

經濟物産

《酉陽雜俎・前集・木篇》　菩提樹出摩伽陀國，在摩訶菩提寺，蓋釋迦如來成道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至佛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至此日，國王、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歸，以爲瑞也。樹高四百尺，下有銀塔周回繞之。彼國人四時常焚香散花，繞樹作禮。唐貞觀中，頻遣使往，於寺設供，幷施袈裟。至高宗顯慶五年，於寺立碑，以紀聖德。此樹梵名有二：一曰賓撥梨婆一曰梨娑力叉，二曰阿濕曷呬婆一曰娑。力叉。《西域記》謂之卑鉢羅，以佛於其下成道，卽以道爲稱，故號菩提。婆一曰娑力叉，漢翻爲樹。昔中天無憂王剪伐之，令事大婆羅門，積薪焚焉。熾焰中忽生兩樹，無憂王因懺悔，號灰菩提樹，遂周以石垣。至設賞迦王復掘之，至泉，其根不絕，坑火焚之，漑以甘蔗汁，欲其焦爛。後摩揭陀國滿胄王，無憂之曾孫也，乃以千牛乳澆之，信宿，樹生如舊。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玄奘至西域，見樹出垣上二丈餘。

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娑一曰婆。力叉貝多，二者多梨婆一曰娑力叉貝多，三者部婆一曰娑力叉多羅多梨一曰多梨貝多。幷書其葉，部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是梵語，漢翻爲葉，貝多婆一曰娑力叉者，漢言葉樹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

又　胡椒出摩伽陀國，呼爲昧履支。其苗蔓生，莖極柔弱，葉長寸半，有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對，其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於葉中，子形似漢椒，至辛辣，六月採，今人作胡盤肉食皆用之。

又　蓽撥出摩伽陀國，呼爲蓽撥梨，拂林國呼爲阿梨訶呫。苗長三四尺，莖細如箸，葉似胡葉，子似桑椹，八月採。

《藝文類聚》卷七六　釋道安《西域志》又曰：摩訶賴國，有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

鞞索迦諸部 鞞索迦 藍莫 藍摩

戰主 伊爛拏鉢伐多

《大唐西域記・憍賞彌國》　自此北行百七八十里，至鞞索山格反。迦國。中印度境。

又**《鞞索迦國》**　鞞索迦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里。穀稼殷盛，花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學不倦，求福不回。伽藍二十餘所，僧衆三千餘人，幷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外道甚多。

《釋迦方誌・遺跡篇》　自〔憍賞彌國〕北行一百八十里至鞞索迦國，中印度。周四千餘里。都城周十七里。

《法顯傳》　從佛生處東行五由延，有國名藍莫。

《大唐西域記・劫比羅伐窣堵國》　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二百餘里，至藍摩國。中印度境。

又《藍摩國》　藍摩國空荒歲久，疆場無紀，城邑丘墟，居人稀曠。

《釋迦方誌・遺跡篇》　從此東行二百餘里荒林中，至藍摩國，中印度。多空城。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　從自東行荒林五百餘里，至藍摩國。中印度境。居人稀少。

《大唐西域記・婆羅痆斯國》　從此順殑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中印度境。

又《戰主國》　戰主國周二千餘里。都城臨殑伽河，周十餘里。居人豐樂，邑里相鄰。土地膏腴，稼穡時播。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獷烈，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并皆遵習小乘教法。天祠二十，異道雜居。

又　阿避陁羯剌拏伽藍東南行百餘里，南渡殑伽河，至摩訶娑羅邑，并婆羅門種，不遵佛法。

《釋迦方誌・遺跡篇》　河東北十餘里，鹿野寺也。【略】寺東順殑伽河三百餘里，東至戰主國，中印度。周二千餘里。都城臨殑伽河，周十餘里。人盛滿。

《大唐西域記・摩揭陀國下》　從此東入大山林中，行二百餘里，至伊爛拏鉢伐多國。中印度境。

又《伊爛拏鉢伐多國》　伊爛拏鉢伐多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臨殑伽河，周二十餘里。稼穡滋植，花菓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伽藍十餘所，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近有鄰王，廢其國君，以大都城持施衆僧，於此城中建二伽藍，各減千僧，并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又　大城側臨殑伽河，有伊爛拏山，含吐煙霞，蔽虧日月，古今仙聖繼踵棲神。今有天祠，尚遵遺則。在昔如來亦嘗居此，爲諸天人廣說妙法。

又　國西界殑伽河南，至小孤山，重巘巖崟，昔佛於此三月安居，降薄句羅藥叉。山東南巖下大石，上有佛坐跡，入石寸餘，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其上則建窣堵波焉。

又　此西有溫泉六七所，其水極熱。國南界大山林中，多諸野象，其形偉大。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又東入山林二百里至伊爛拏鉢伐多國，中印度。周三千餘里。都城北臨殑伽河，周二十里。寺十所，僧四千餘人，多小乘正量部。天祠二十餘，異道雜住。

瞻波部瞻婆　擔波

《法顯傳》　〔巴連弗邑〕順恆水東下十八由延，其南岸有瞻波大國。

《水經注・河水一》　釋氏《西域記》曰：恆曲次東，有瞻婆國，城南有卜佉蘭池。

《大唐西域記・伊爛拏鉢伐多國》　從此順殑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國。中印度境。

又《瞻波國》　瞻波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背殑伽河，周四十餘里。土地墊濕，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伽藍數十所，多有傾毀。僧徒二百餘人，習小乘教。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

都城壘甎，其高數丈，基址崇峻，卻敵高險。在昔劫初，人物伊始，野居穴處，未知宮室。後有天女降蹟人中，遊殑伽河，濯流自媚，感靈有娠，生四子焉。分瞻部洲，各擅區宇，建都築邑，封疆畫界，此則一子之國都，瞻部洲諸城之始也。

城東百四五十里，殑伽河南，水環孤嶼，崖巘崇峻。上有天祠，神多靈感。鑿崖爲室，引流成沼，花林奇樹，巨石危峰，仁智所居，觀者忘返。

國南境山林中，野象猛獸羣遊千數。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　自此順殑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國。中印度境。伽藍十所，僧徒二百餘人，習小乘教。城壘甎高數丈，基隍深

闊，極爲崇固。

《異域志・摵波國》 其國有城池，民種田，天氣常熱，地無霜雪。出獅子。與回回無異，有國君主之，番商交於隣國。

羯朱嗢祇羅諸部 羯朱嗢祇羅 奔那伐彈那 憍薩羅 摩醯濕伐羅補羅

《大唐西域記・瞻波國》 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朱嗢祇羅國。彼俗或謂羯蠅揭羅國，中印度境。

又《羯朱嗢祇羅國》 羯朱嗢祇羅國周二千餘里。土地泉濕，稼穡豐盛。氣序溫，風俗順，敦尚高才，崇貴學藝。伽藍六七所，僧徒三百餘人。天祠十所，異道雜居。自數百年王族絕嗣，役屬鄰國，所以城郭丘墟，多居村邑。故戒日王遊東印度，於此築宮，理諸國務。至則葺茅爲宇，去則縱火焚燒。國南境多野象。北境去殑伽河不遠，有大高臺，積壘甎石而以建焉。基址廣峙，刻彫奇製，周其方面鏤衆聖像，佛及天形區別而作。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瞻波國〕又東四百餘里至羯朱嗢祇羅國，中印度。周二千餘里。寺七所，僧三百餘人。天祠十所，異學雜居。地多卑濕。城北殑伽河岸有大高臺，以甎爲之，四面鏤佛天等像。南境多野象耳。戒日王遊巡東天，於此築行宮。

《大唐西域記・羯朱嗢祇羅國》 自此東渡殑伽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中印度境。

又《奔那伐彈那國》 奔那伐彈那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盛，池館花林往往相間。土地卑濕，稼穡滋茂。般榱娑菓既多且貴，其菓大如冬瓜，熟則黃赤，剖之，中有數十小菓，大如鶴卵；又更破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枝，如衆菓之結實；或在樹根，若伏苓之在土。氣序調暢，風俗好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尼乾，實繁其黨。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羯朱嗢祇羅國〕又東度殑伽河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中印度。周四千餘里。都城周四十餘里，人盛滿。寺二十餘，僧三千餘人，大小兼學。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偏多。城西二十餘里大寺，僧七百餘人，幷大乘學，東印度境名僧出此。有育王塔，佛曾三月於此說法，齋日放光。側有四佛行坐蹟。次精舍中作觀自在像，神降非一。人多絕粒，祈者必感。土地卑濕，出般耶婆果，既多且貴，大如鶴卵，或在樹枝及根中，如伏苓也。

《大唐西域記・羯餒伽國》 自此西北山林中行千八百餘里，至憍薩羅國。中印度境。

又《憍薩羅國》 憍薩羅國周六千餘里，山嶺周境，林藪連接。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壤膏腴，地利滋盛。邑里相望，人戶殷實。其形偉，其色黑，風俗剛猛，人性勇烈，邪正兼信，學藝高明。王，刹帝利也，崇敬佛法，仁慈深遠。伽藍百餘所，僧徒減万人，幷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七十餘所，異道雜居。

又 國西南三百餘里，至跋邏末羅耆釐山，唐言黑蜂。岌然特起，峯巖陗險，既無崖谷，宛如全石。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又此〔羯餒伽國〕西北山林中行一千八百餘里，至憍薩羅國，中印度。周六千餘里，山嶺周境，林藪連接。城周四十餘里，邑里相望。大信佛法。寺百餘所，僧減萬數，幷學大乘。天祠七十，異道雜居。

又 又西南三百餘里，有跋羅末羅耆釐山，云黑蜂也。岌然特上，峯峭斗絕，既無崖谷，宛如全石。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六 憍薩羅國，中天竺境，稍近南陲，此國有龍猛菩薩弘化聖跡，及引正王爲龍樹菩薩鑿黑蜂山以爲伽藍，諸精舍各鑄金像，量等佛身，今猶見在。

又卷一〇 憍薩羅國，唐云無鬥戰，龍猛所化之處也。

又卷一五 憍薩羅國。梵語也。不求字義，經自釋云無鬥戰城，即中天界也。

《大唐西域記・摩枳陀國》 從此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

中印度境。

又《摩醯濕伐羅補羅國》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同鄔闍衍那國。宗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數十，多有塗灰之侶。王，婆羅門種也，不甚敬信佛法。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擲枳陀國〕又北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中印度。周三千里。都城周二十餘里。不信佛法。

孟加拉部 鵬茄囉 朋加剌 榜葛剌 榜葛蘭 傍伽喇 民呀 網礁臘 孟阿臘 明呀喇 榜加剌 榜甲拉 明絞脊

綜述

《諸蕃志・志國・鵬茄囉國》　西天鵬茄囉國，都號茶那咭，城圍一百二十里。民物好勝，專事剽奪。以白砑螺殼磨治爲錢。土產寶劍、兜羅綿等布。或謂佛教始於此，唐三藏玄奘取經曾到。

《明史・外國傳七・榜葛剌》　榜葛剌，即漢身毒國，東漢曰天竺。其後中天竺貢於梁，南天竺貢於魏。唐亦分五天竺，又名五印度。宋仍名天竺。榜葛剌則東印度也。自蘇門答剌順風二十晝夜可至。

永樂六年，其王靄牙思丁遣使來朝，貢方物，宴賚有差。七年，其使凡再至，攜從者二百三十餘人。帝方招徠絕域，頒賜甚厚。自是比年入貢。十年，貢使將至，遣官宴之於鎮江。既將事，使者告其王之喪。遣官往祭，封嗣子賽勿丁爲王。十二年，嗣王遣使奉表來謝，貢麒麟及名馬方物。禮官請表賀，帝勿許。明年遣侯顯齎詔使其國，王與妃、大臣皆有賜。正統三年貢麒麟，百官表賀。明年又入貢。自是不復至。

《瀛涯勝覽・榜葛剌國》　自蘇門荅剌國開船，取帽山并翠藍島投西北上，好風行二十日先到浙地港泊船，用小船入港，五百餘里，到地名鎖納兒港登岸，向西南行三十五站到其國。有城郭，其王府并一應大小衙門皆在城內。

《西洋番國志・榜葛剌國》　榜葛剌國，自蘇門答剌國開舡，取帽山并翠藍島，投西北上行，好風二十日先到浙地港泊舡，易小舡入港，行五百里，到地名鎖納兒港。自此登岸又西南行三十五站，始到榜葛剌國。其國有城，王居及大小諸衙門皆在城內。

《星槎勝覽・前集・榜葛剌國》　其處曰西印度之地。西通金剛寶座，曰紹納福兒，乃釋迦佛得道之所。永樂十年并永樂十三年二次上命太監侯顯等統領舟師，賫捧詔敕，賞賜國王、王妃、頭目，至其國海口。有港曰察地港，立抽分之所。其王知我中國寶船到彼，遣部領賫衣服等物，人馬千數迎接。港口起程十六站至鎖納兒江，有城池街市，聚貨通商。又差人賫禮象馬迎接，再行二十站至板獨哇，是酋長之居處。城郭甚嚴，街道鋪店，連楹接棟，聚貨甚有。

《明一統志・外夷・榜葛剌國》　沿革：本古忻都州府。西天有五印度國，此東印度也。其國最大。本朝永樂六年，國王靄牙思丁遣使朝貢。十二年又遣其臣把一濟等來朝貢麒麟等物。

《西洋朝貢典錄・榜葛剌國》　其國在翠藍嶼西北可七千里。一曰東印度之國，地方千里。由蘇門答剌而往也，取帽山、翠藍西北而行，善風二十日至浙地之港，一曰泊察地。小舟以入，五百里至鎖納兒之港，港有城池街市。又行二十站及坂獨哇而至國。

《明四夷考・榜葛剌》　西天有五印度國，榜葛蘭者東印度也。永樂六年，王靄牙思丁遣人朝貢。九年，至太倉，命行人往宴勞之。十二年，王甍弗丁遣人奉金葉表，獻麒麟。國最大。自蘇門答剌海行，過翠藍島，至滭地港，更小舟行五百里至鎖納兒港，登陸行三十五里至其國。地廣人稠，財物豐衍，甲於諸鄰國。

（并見《明書・四國傳二・榜葛剌》。）

《三才圖會・地理・榜葛剌》 榜葛剌，本忻都州府。西天有五印度，此即東印度也。國最大。從蘇門答剌海西北行，二十日抵溜地港，是爲抽分之所。自港十六站至瑣納兒江，再行二十站至板獨哇，酋長居焉。又一種印度，百工技藝，大類中國。皇明朝貢。

《殊域周咨錄・西戎・榜葛剌》 榜葛剌本古忻都州府，即西天竺也。天竺有印度國五，此東印度國，或云此西印度國，釋迦得道之所也。海口有察地港，番商海泊於此叢聚，抽分其貨。漢明帝時，天竺浮圖法入中國，其俗捨身焚尸，謂之荼毘，至今傳之，學佛者猶然，中國小民火葬皆效焉。

又 本朝永樂三年，國王靄牙思丁遣使來朝。詔賜王紵絲紗羅各四疋、絹八疋，王妃紵絲紗羅各三疋、絹六疋。命使往天竺迎異僧，既至京兆，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彌吽，於是信者晝夜念之。翰林侍讀李繼鼎曰：『若彼既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爲待譯者而後知乎？且其所謂唵嘛呢叭彌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之悟耳。』

又 六年，國王遣使自太倉入貢。上命行人往宴勞之。十二年，王又遣其臣把濟一貢麒麟等物。禮部請上表賀。上曰：『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治，以惠天下。天下既安，雖無麒麟，不害爲治。其免賀。』詔賜王錦四段、綾六十疋，頭目人等給賞有差。

又 十三年，上命少監侯顯等統舟師賚詔敕賞賜國王、王妃、頭目。其王知我中國寶船到彼，遣部領賚衣服等禮人馬千數迎。自察地港口起程十六站至瑣納兒江，有城池街市，聚貨通商。又差人賚禮象馬迎接，二十站至板獨哇，是酋長之居處。城郭甚嚴，街市鋪店連楹接棟，聚貨百備。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榜葛剌》 本忻都州府。西天有五印度，此即東印度也。國最大。從蘇門荅剌海西北行，二十日抵溜地港，是爲抽分之所。自港十六站至瑣納兒江，有城池街市，聚貨通市。再行二十站至板獨哇，酋長居焉，城郭甚嚴。

又 皇明永樂戊子，國王靄牙思丁遣人朝貢。賜王紵絲紗羅各四疋、絹八疋；王妃紵絲紗羅各三疋，絹六疋。九年至太倉，命行人往宴勞之。十三年，命少監侯顯奉詔敕往諭，仍賜王錦四段、綾六十疋，頭目人等各有差已。而國王蹇弗丁遣臣把一濟等奉金葉表文貢麒麟。正統三年，又表貢。今中國佛殿皆金碧耀日，而佛像盤坐，豈所謂八寶嵌座而王箕踞者，故仍其俗歟。

《明會典・朝貢二・榜葛剌國》 西天有五印度國，榜葛剌即東印度。永樂六年，國王靄牙思丁來朝貢。九年至太倉，命行人往宴勞之。十二年，王蹇弗丁遣使貢麒麟等物。正統三年，貢同，表用金葉。

《咸賓錄・西夷志・天竺》 又有榜葛蘭，即西天東印度也。永樂六年，國王靄牙思丁遣人朝貢。十二年，王蹇弗丁遣使貢麒麟。禮部請上表賀，上曰：『卿等但當竭心輔治，以惠天下。天下既安，雖無麒麟，不害爲治。其免賀。』以後二國久不通貢。

《諸夷考・榜葛剌》 榜葛剌，國最大。西天有五印度，榜葛剌其一也。自蘇門荅剌過翠藍島至溜地港，更小舟行五百里至鎖納兒港，登陸行三十五里至其國。地廣人稠，財物豐衍，甲於諸國。城郭嚴整，街市鋪店連楹接棟，百貨畢聚。

又 永樂六年朝貢，命行人往太倉燕勞之。十二年，奉金葉表，獻麒麟。十三年，詔敕賚賜王、妃、頭目，王拜迎甚恭。宴我官兵。禁不飲酒，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與天竺同。

《廣皇輿考・四夷・榜葛剌國》 西天有五印度國，此東印度也。國朝永樂初入貢麒麟。其俗耕植爲業，野無曠土。一歲三收，氣候常熱。官稅十取其二。國富俗饒，鑄銀錢交易。錢名唐加。

《方輿勝略・外夷・天竺》 又有榜葛蘭，西天東印度也。永樂六年，國王靄牙思丁遣人朝貢。十二年，王蹇弗丁貢麒麟。

《獻徵錄・四夷・榜葛剌》 榜葛剌，在大海西南，東印度之地。永樂六年，國王藹牙思丁遣使朝貢。十年卒，命其子蹇弗丁嗣王。中使侯顯嘗奉詔往賜，王待之甚恭，表獻麒麟。其國地廣人稠，甲於他夷。王及臣僚皆回回人。有印章行移。陰陽醫卜諸技，大類中國。優人曰根肖速魯奈奈，能作百戲。繫虎入人家，裸而搏，具手探其喉，觀者勞以錢。曆十二月，不置閏。耕種二年一熟。產鑌鐵、翠羽、兜羅錦及諸異布。

《裔乘・西夷・榜葛剌》 榜葛剌地在西天，即五印度國之一也，國最大。永樂初奉貢，以後鮮至。

《武備志・四夷一五・榜葛剌》 西天有五印度國，榜葛蘭者東印度也。

永樂六年，王靄牙思丁遣人朝貢。九年，至太倉，命行人往宴勞之。十二年，王蹇弗丁遣人奉金葉表獻麒麟。國最大，自蘇門答剌海行，過翠藍島，至渤地港。更小舟行五百里，至鎖納兒港登陸，行三十五里至其國。地廣人稠，財物豐衍，甲於諸鄰國。

《名山藏・王享記三・榜葛剌國》　榜葛剌國，西天有五印度國，榜葛剌者東印度也。永樂六年，國王靄牙思丁遣使朝貢。九年，復至，命行人宴勞之太倉。王卒，子賽弗丁嗣，中使侯顯嘗奉詔往使，王待之甚恭，表獻麒麟。正統三年，復獻麒麟、鸚鵡等物，禮部尚書胡濙請表賀，從之。其國地廣人稠甲他夷。王及臣僚皆回回人。有印章行移。陰陽醫卜諸技，大類中國。優人曰根肖速魯奈奈，能作百戲，善弄虎。曆不置閏。耕種二年一熟。產（鎖）鐵、翠羽、兜羅錦及諸異布。

《明世法錄・西戎・榜葛剌》　自蘇門答剌順風二十晝夜，至榜葛剌。在海西南。或曰西天有五印度國，榜葛剌即東印度也。從翠藍島入察地港，更小舟行五百里有鎖納兒港，有城池市聚，始遵陸，抵國可三十五里。西通金剛寶座國，曰沼納樸兒，乃釋迦得道之所。永樂二年，國王靄牙思丁遣使朝貢。六年，上金葉表。九年，至太倉，命行人往宴勞之。十二年，王蹇弗丁奉金葉表來貢麟麟等物。正統三年，復至。其國地廣人稠，沃饒甲於他境。

《地圖綜要・四夷・榜葛剌》　沿革：西天有五印度國，此東印度也。國朝永樂初入貢。風俗：耕植爲業，野無曠土，一歲三收，氣候常熱。官稅十取其二。國富俗饒。鑄銀錢交易。錢名唐加。

《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榜葛剌國》　沿革：西天有五印度國，此東印度也。國朝永樂初入貢。十二年，又貢麒麟等物。

《四夷廣記・榜葛剌・榜葛剌國統》　榜葛剌即東天竺也。天竺有印度國五，東天竺濱海，接占城。西天竺接大食國。南天竺濱海。北天竺接雪山。此東印度國，或云此西印度國，釋迦得道之所也。漢明帝時，天竺浮圖法入中國。其俗舍身焚尸，謂之荼毘。中國小民火葬之自起也。中天竺王姓乞利咥氏，亦曰剎利。世有其國，不篡殺。都城曰茶鍔和羅城，濱迦毗黎河。有別城數百，皆置長。別國數十，置王。隋煬帝時遣裴矩通西域，獨天竺、拂菻不至爲恨。武德中，國大亂，王尸羅逸多勒兵討四天竺，象不弛鞍，士不解甲，四天竺皆北面臣之。貞觀十五年自稱摩伽陀王，來貢。太宗命雲騎尉梁懷持節撫慰。尸羅逸多驚問國人曰：『自古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之。』或稱中國爲摩訶震旦。乃率羣臣東面膜拜受詔。二十二年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等使其國，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弒尸羅逸多自立，發兵拒玄策。玄策單騎奔吐蕃，召泥婆羅諸國兵破之。執阿羅那順獻闕下。本朝永樂三年，國王靄牙思丁遣使來朝。詔賜王紵絲、紗羅各四疋，絹八疋，王妃紵絲紗羅各三疋，絹六疋。命使往天竺迎異僧，既至京，居靈谷寺，敎人念唵嘛呢叭彌吽。翰林侍讀李繼鼎曰：『若彼既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爲待譯者而後知乎？且其所謂唵嘛呢叭彌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知悟耳。』六年，國王遣使自太倉入貢，十二年，王蹇弗丁遣其臣把濟一奉金葉表，貢麒麟等物。詔賜王錦四疋、綾六十疋，頭目人等，給賞有差。十三年，上命少監侯顯等統舟師賫詔敕賞賜國王、王妃、頭目。其王遣部領賫衣服等禮，人馬千數迎。自察地港口起程十六站，至鎖納兒江。有城池街市，聚貨通商，又差人賫禮象馬迎接。二十站至板獨哇，是國王之都。城郭甚嚴，街市鋪店連楹接棟，聚貨百備。其王之宮皆磚灰甃砌高廣，殿宇平頂，白灰爲之。內門三重，九間長殿，其柱皆黃銅包飾，雕琢花獸。左右長廊設明甲、馬隊千餘，外列巨漢，明盔明甲，執鋒刃弓矢，威儀壯甚。丹墀左右設孔雀翎傘蓋百數，又置象隊百數於殿前。其王於正殿高座，嵌八寶，箕踞坐其上，劍橫於膝。乃令銀柱杖二人皆穿纏頭來引道，前五步一呼，至中則止。又金柱杖二人接引如前禮。其王拜迎詔敕叩頭，加額開讀，賞賜受畢，鋪毯毯於殿地，待我天使，宴我官兵，燔炙牛羊。禁不飲酒，恐亂性而失禮，以薔薇露和香密水飲之。宴畢，復以金盆、金繫腰、金瓶、金盆贈天使，其副使皆以銀盆、銀繫腰、銀瓶、銀盆贈之，其下官員亦贈以金鈴紐、紵絲。長衣兵士俱有銀錢，蓋此國富而有禮者也。其後船置金筒、金葉表文，差使臣賫捧貢獻方物於廷。自後貢使亦或一至。

《罪惟錄・外國列傳・榜葛剌國》　榜葛剌國，古忻都州府，西天印度國也。印度五國，榜葛剌爲東印度，一云西印度。西通金剛寶座國，曰詔納福兒，爲釋迦得道之所。自蘇門答剌西北舟行二十晝夜可至，或云浙地淹，易小舟五百里至鎖搭兒港，陸西南行三十五站至其國。永樂六年，國王靄牙思丁遣使朝貢。九年，復至。王卒，子賽弗丁嗣遣中使侯顯詔之。正統中，再遣把一濟等獻麒麟，禮部尚書胡濙請表賀，從之。凡詔使至其國，王遣部領

人馬千數，先迎察地港，再迎瑣納兒港。至板獨哇，爲酋長居處，城郭甚嚴，聚貨百有。

又　詔納福兒，永樂十八年王亦不剌金數侵榜葛剌國，遣使敕諭之。

《八紘譯史・榜葛剌》　榜葛剌國，乃東印度也；詔納樸兒，古天竺國也，又名金剛座國，乃釋迦得道之所，北印度名伐剌拏，俱古佛國。而《四譯考》及《星槎勝覽》無伐剌拏名，詔納樸兒亦甚略。獨於榜葛剌，言其地廣人稠，財物豐衍，賦法十二，文移刑法、陰陽醫卜、百工技藝，大類中國。其王殿庭壯麗，柱皆黃銅，儀衛華整。婦女寶鈿纓絡。田一歲二收，不用耘耔。禁不飲酒。明永樂時，國王靄牙思丁來朝，隨貢麒麟。

《廣輿記・外譯・榜葛剌國》　沿革：西天有五印度國，此東印度也。其國最大。明永樂初入貢。

《讀史方輿紀要・輿圖要覽・沙漠圖說》　榜葛剌本忻都州，西天東印度也。國最大。永樂時來貢獻麒麟

《海國聞見錄・小西洋記》　小白頭東鄰民呀國，民呀人黑，穿着皆白，類似白頭。英圭黎、荷蘭、佛蘭西聚此貿易。

又　戈什嗒東之沿海地名有三曰網礁臘，係英圭黎埔頭。

《續通典・邊防三・榜葛喇》　榜葛喇，爲五印度之一。唐時有五天竺，又名五印度。高宗乾封二年，五天竺幷來朝。玄宗開元時，中天竺遣使三至，南天竺二至，獻五色能言鳥，北天竺一至。周太祖廣順三年，西天竺僧薩滿多等十六族來貢名馬。宋太祖乾德二年，滄州僧道圓自西域還，太祖召問所歷風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記。開寶後，天竺僧持梵夾來獻者不絕。榜葛喇者，即東印度也。明成祖永樂中，遣使朝貢。英宗正統三年，又表貢。其國地大物阜，聚貨通商，繁華類中國。四時氣候常如夏，土沃，一歲二稔。俗淳龐，有文字。男女勤於耕織。其王敬天朝，拜迎詔，其貢物亦繁。

《海錄・西南海・明呀喇》　明呀喇，暎咭利所轄地。周圍數千里，西南諸番一大都會也。在徹第紅海西岸，由徹第紅渡海，順東南風約二日夜可到，陸路則初沿海北行，至海角轉西，又南行，然後可至。爲日較遲，故來往多由海道。其港口名葛支里。港外沿海千餘里，海水渾濁，淺深叵測。外國船至此不能遽進，必先鳴礮，使土番聞之，請於暎咭利，命熟水道者操小舟到船爲之指示，然後可。土番亦必預度其淺深，以泡志之。泡者截大木數尺，製爲欖形，空其中，繫之以繩，墜之以鐵，隨水道曲折，浮之水面，以爲之志，土番謂之泡。每一望遠及轉折處則置一泡，然外人終不能測，是殆天險也。港口有礮台，進入內港行二日許，到交牙礮台，又三四日到咕哩噶噠，暎咭利官軍鎮明呀喇者治此。有小城，城內唯住官軍，商民環處城外。暎咭利官吏及富商家屬俱住漲浪居。漲浪居者，城外地名也。樓閣連雲，園亭綺布，甲於一國，暎咭利居此者萬餘人。又有敍跛兵五六萬，即明呀哩土番也。酋長有三，其大者稱唧有士第，其次爲呢哩，又次爲集景，皆命於其王，數年則代。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榜葛剌》　在西海中。　建置沿革：【略】元太祖定西域，至東印度地。明永樂六年，榜葛剌國王靄牙思丁遣使來貢，正統後不復至。《續文獻通考》榜葛剌即東印度地也，國最大。從蘇門答剌海西北行，二十日抵滻地港，自港至瑣納兒江，有城池街市，聚貨通市。再行至板獨哇，酋長居焉，城郭甚嚴。其國殿宇廣大，內門三重九間，殿柱皆黃銅包飾，雕琢花獸。左右長廊內設明甲馬隊千餘，外列巨漢，甲冑執鋒刃弓矢。丹墀左右列孔雀翎扇蓋數百，又置象隊。王正殿高座嵌八寶。王箕踞坐其上，橫劍於膝。王及諸官皆回回人。男祝髮，白布纏頭，圓領長衣，束彩帨，蹺金錦羊皮鞾。婦人不施脂粉，耳垂寶釧，項掛纓絡。

《瀛環志略・亞細亞・五印度》　孟加拉，或作旁葛剌、又作網加拉、又作孟加臘。印度極東之地。其會城曰加爾各搭，或作甲谷他。在安額支河之濱。溝壕深廣，城垣鞏固。城內館舍閎敞，達衢矢直，高樓對起，皎如白雪。城外萬艘鱗集。百貨所萃，富盛爲五印度之最。英吉利有大酋，統轄印度全土，駐於此城。額兵英軍三萬，土軍二十三萬，謂之敘跛兵。文職皆幼年從英國來，學習土語，職以洊升，祿甚厚。加城之東，有城曰勢他加，織工所萃，布帛山積，昔爲孟加拉大酋駐札之地。轄三部，西北曰巴哈爾，一作八拿，即米圖之麥哈爾。西南曰岡都亞那，即米圖之工窪納。西南濱海曰痕黎薩。一作八拿力，即米圖之阿力色。巴哈爾戶口繁密，人多造硝，種鴉粟、青靛，又種玫瑰、酴醾造香露。痕黎薩，佛教最盛之地也。

《海國圖志・西南洋・五印度總述上》　孟阿臘以加爾格達爲首部，計幅員二十二萬零三百十二萬方里，戶口六千九百七十一萬名，外有八萬五千七百方里未計戶口。英吉利派加稔那一人加稔那，官名也。駐札孟阿臘，理糧餉、鹽法、貿易、鴉片、兵丁、醫館等事。隨員四人，分理各事。

又　（《每月統紀傳》）孟阿臘，東印度部落，東界緬甸，西界麻哈，南

界海，北界西藏、廓爾喀。領小部落二十一。俗奉墨那敏教，即古時佛教也。首部落曰噶里噶達，重兵駐防，商民環處，樓閣園亭，街衢廛市，盛甲南海。設有鴉片公司，凡巴達那、默那出產鴉片，均歸入公司，由公司發售出口。

又《五印度總述下》〔《地理備考》〕榜加剌部，東界阿瓦國，西界阿拉合巴暨巴合爾二部，南界印度海，北界布丹國。長寬皆約一千二百五十里，地面積方十五萬六千二百五十里，烟戶二京五兆三億口。地勢土產，已詳《印度國志》。貿易興隆，五方輻輳。總領十八府，首府名加爾古達，乃都會也，建於烏給黎河之左，地勢平坦，澤隰間隔，屋宇峻麗。

又《中東印度分述》〔明呀喇〕案明呀喇，《海國聞見錄》作珉呀，或人又作孟阿拉，或作孟加臘，實皆一地。

《海島逸志》明絞聳在望久里西，四夷雲集，土產大哞、羽毛、嗶嘰。

《印度札記・五印度部落》孟加拉部，孟加臘、明呀哩、榜葛剌、本告耳。即東印度，英語稱曰羅威兒博羅運司，譯曰東方之省也。廣袤一千五百里，所轄十八郡，平坦膏腴，汊港繁多，會城曰卡呢格達，甲兒古他。爲印度大帥所駐。北極出地二十二度三十三分。北四十餘里曰麻力普爾，爲屯軍之所。東北四百餘里曰姑斯替，城臨安治士河，商賈繁盛，疑爲《明史》古里、瑣里國。又東三百里曰達喀，亦大埠也。俱有鐵路，通行火車。會城之東曰勢他加，織工所萃，其南港口曰固支黎，即扈枝黎江口。有製造廠。此外若磨耳士利得巴，若妙兒塔，若布利亞，若地勒支普爾，皆名邑也。

《出使日記續刻》卷九〔光緒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記〕一千八百二十五年，緬甸始讓阿薩密之地於英，英屬之孟加拉。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始立爲一省，今轄於首康密欣耨。其地在雅魯藏布與搜馬兩江之間，山嶺崇峻。土產米爲大宗。若西爾海脫，若開扯，若西孛衰加，若辣克歇姆拍，尤爲印度產茶極旺之地。都會曰告爾潘拉。

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孟加拉曾轄於次加稔那，今歸總督兼轄。地占恆河兩岸，東至皮拿司，又自雪山而至襪安耨代江口，皆其地也，計有孟加拉本地與巴哈爾、疴黎薩、繫貪納坡之地。大半平原，饒水利。土產之豐，人民之衆，推爲第一。產米、鴉片、靛、印度麻，山中多煤。回民居三之一，農夫居三之二。會城曰嘎爾格達，印度之都城也；戶口合城鄉內外計之，凡九十七萬八千有奇，英國版圖以戶口而論，推爲第二。曰摩亞衰臺拔，曰忙赫，曰拍那，曰白突罔，皆大城。

《使俄草》卷二〔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按《海錄》云明呀喇，即孟加拉。土番有數種：一曰明呀哩，一曰夏哩，一曰吧藍美。明呀哩人較多，而吧藍美特富厚。明呀哩食牛，不食猪，夏哩食猪，不食牛。吧藍美則俱不食。富者衣食居處頗似英人，以華麗相尚。貧者家居俱裸體，以數寸寬幅布圍其腰，又自臍下絆至臀後以掩下體，男女皆然，謂之水幔。出門所用布幔稍寬，有吉慶則穿長衣，窄袖，其長曳地。娶妻皆童養，夫死婦不再嫁，髡髮而居。各種不相爲婚。吧藍美，死則葬諸土，餘則葬於水，有老死者，子孫親戚送至水旁，聚哭，各以手撫其尸，而反掌自舐之，急趨歸，以先至家者爲吉。明呀哩間有以火化者，更有伉儷敦篤者，夫死婦矢殉，先積薪於野，置夫屍其上火之，婦則盡戴所有玩飾，繞火行，哭極慟，親戚亦隨之哭，婦隨摘所飾分贈所厚，而跳入火，衆皆嘖嘖稱羨，俟化而後去。錫蘭亦同此俗，蓋佛法清淨，祇求自治其身，而斯民之失教也久矣。今西人雖據此百年，然亦但收其利權而已。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尚有待於後起者焉。

《五洲屬國記略・英屬亞洲印度部》孟加拉省，地跨恆河兩岸。東至皮拏司，北自雪山而至襪安耨代江口，計有孟加拉本地與巴哈爾、疴黎薩、岡都亞那之地，共十五萬一千餘英方里。屬縣四十八，民數七十一兆。會城曰加爾格達，印度之都會也，總督駐之。華商出洋開埠最早者，惟加爾格達與孟買，遠在新嘉坡之先。西人稱東南洋埠，亦以此爲第一，而上海次之。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〇・英領印度國一》孟加拉，雷《志》云：英省以巡撫管理。《爲言》云：英人治孟加拉，有地稅、房稅、招牌稅、牲畜稅、水火稅，百工技藝皆有捐，一牛一馬必納課，名目不勝枚舉，而民無怨言者，蓋昔之土官誅求無厭，視英尤過之。英人以所入之財，仍爲本地之用，除官俸兵餉外，如修理道路、橋樑、輪舶、火車、電綫、煤燈、學堂、醫院之類，民多便之，是以人心亦頗相安。

分述

地理環境

《明一統志・外夷・榜葛剌國》　山川：五嶺。山高林茂，民聚居之。

《殊域周咨錄・西戎・榜葛剌》　其山川曰五嶺。山高林茂，民聚居之。

《廣皇輿考・四夷・榜葛剌國》　其山則五嶺。

《方輿勝略・外夷・天竺》　〔榜葛蘭〕其川則有聖水。番人以琉璃乘之，遇風濤洒之即止。

《四夷廣記・榜葛剌・榜葛剌山川》　五嶺山高林茂。民居所聚迦毗黎河。

《廣輿記・外譯・榜葛剌國》　山川：五嶺。山最高，林木茂，民聚居之。

《海錄・西南海・明呀喇》　自此以西，地氣漸寒，中華人居此者可穿夾衣。自此以東及南洋諸國，天氣俱和暖，四時俱可穿單衣。

疆域政區

《四夷廣記・榜葛剌・榜葛剌國疆里》　榜葛剌國即天竺國，漢身毒國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羅門。東至海及占城界，西至厥賓、波斯國，或曰至金剛寶座國，又曰沼納模兒。南至海，北至葱嶺。其地廣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

《海國圖志・西南洋・五印度總述上》　〔《地里備考》〕榜加剌部，東界阿瓦國，西界阿拉合巴暨巴合爾二部，南界印度海，北界布丹國。長寬皆約一千二百五十里。地面積方十五萬六千二百五十里，煙戶二京五兆三億口。地勢土產已詳《印度國志》。貿易興隆，五方輻輳。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〇・英領印度國一》　〔孟加拉〕加耳喀他，熱度中數七十八度，極寒六十五度，極暑八十五度。人七十四萬千一百四十四口，其南郊人八十一萬七百八十六口。板那，人十六萬五千百九十二口。呵拉，人十一萬六千六百六口。德哈，人八萬三百八十二口。格雅，人八萬三百八十三口。大亨加，人七萬三千五百六十一口。巴格耳派，人六萬九千一百六口。采潑拉，人五萬七千三百五十二口。蒙格，人五萬七千七十七口。以上要區。徐《志》孟加拉或作旁葛剌，又作孟加臘。云：印度極東之地。其會城曰加爾各塔，一作甲谷他。在安額支河之濱。城內館舍閎敞，逵衢矢直，高樓對起，皎如白雪。城外萬艘鱗集。百貨所萃，富盛爲五印度之最。英有大酋統轄印度全土，駐於此城。額兵英軍三萬，土軍二十三萬，謂之敘跛兵。文職皆幼年從英國來，學習土語，職以洊升，祿甚厚。加爾各塔之東，有城曰勢他加，織工所萃。布帛山積，昔爲孟加拉大酋駐紮之地。轄三部，西北曰巴哈爾，一作八拿，米圖作參哈爾，案今在土部。西南曰岡都亞那，米圖作工窪納。西南濱海曰疝黎薩。一作八拿力，米圖作阿力色，案今在土部。巴哈爾戶口繁密，人多造硝，種鴉粟、青靛，玫瑰、酴釄造香露。疝黎薩佛教最盛之地也。黃《記》云：東方之省孟加拉部，即東印度，英語稱曰羅威兒博羅運司，譯曰東方之省也。廣袤千五百里，轄十八郡。會城曰卡呢格達，北極出地二十二度三十三分。北四十餘里爲麻力普爾，屯軍之所。東北二百餘里曰姑斯替，城臨安治士河，商賈繁盛，疑即《明史》古里、瑣里國。案今在土部。又東三百里曰達喀，亦大埠也。俱有鐵路，通行火車。會城南港口曰固支黎，即扈支黎江口。有製造廠。此外曰麼耳士利得巴，曰妙兒塔，曰布利亞，曰地勒支普爾，皆名邑。先謙案：《列國》《學會》二圖作孟加拉，與雷、徐《志》同。《明史》作榜葛剌，《西藏志》作不爾拉，《海錄》作明呀喇，馬《略》作旁甲拉，《泰西新史》作孟本剌，又作孟本利，又作本加利，《異名記》作東加拉，《圓球圖》作本告爾，《外國地理》作兵壓路，周《志》作孟加臘。據二圖，北界不丹、尼泊爾，東界阿薩密，南臨孟加拉灣，西南界麻打拉薩，西界興都斯坦。首府曰加爾各荅，即雷之加耳喀他，徐之加爾各搭，黃《記》作卡呢格達，《萬國圖》作卡爾咳搭，《世界圖》作卡爾喀塔，謝《志》作嘎勒革達，矢《志》作加爾谷塔，吳《志》作卡爾卡達，周《志》作哥爾喝得，《世界地理》作坎耳加塔，《東遊記》作加爾格達，《外國地志》作加路加他，《泰西新史》作喀爾科塔，《漢文圖》作甲谷他，或作喀克他。辻《志》云：有兵營，造幣局，大學堂。謝《志》云：在印度東北恆河，雅魯藏布江下流之域，城建恆河西濱，在三角洲中，距海口八十英里，印度總督駐此，統轄全土。海口有礮臺，曰當力。樋《志》云：恆河合雅魯藏布江後，距河口二百五十英里之處歧分爲勃特瑪河、訶革來河。案二圖東爲干吉斯河口，西有呼格里河口，乃恆河支流呼格里即訶革來也。馬《略》作胡義利。恆河，呼格里兩河中地謂之松達班，當加爾各達之下游，即雷之森他奔也。孟加拉灣，一作辨軋爾灣。故孟加拉省，辻《志》作辨軋爾州。《講義》云：大河內有碇泊二千五百噸以下之汽船，人九十六萬口，貿易驟盛。曹典球云：野《志》云，呵拉隔呼格里河與加爾各荅相對，人十六萬口，與雷合。加爾各荅

之西北有地名達喀，與黃合，即雷之德哈。達喀之西偏北，當呼格里河之上游，有地曰謨書帶擺德，《平方圖》作謨書帶罷脫，《異名記》作摩世達巴，黃《記》作摩耳士剌得巴。《講義》云：達喀及謨書帶擺得等皆著名都會也。謨書帶擺得之西北曰巴駕爾普爾，即雷之巴格爾派。巴駕爾普爾之西曰蒙赫爾，即雷之蒙格。蒙赫爾之西北曰都爾奔加，即雷之大亨加。都爾奔加之西南曰抽普剌，即雷之采撥拉。抽普剌之東南曰巴德拿，謝《志》作巴德那，周《志》作配得奈，《萬國圖》作巴納，《外國地理》作罷駱拿，《世界地理》作帕特奈，即雷之板那，黃《記》作帕特那，亦作八旦拏，東臨恆水，印度人所稱聖城古巴連佛邑，法顯、玄奘常住此寫經，所產鴉片多聚於此，《講義》云人十七萬口。其南偏西城曰加雅，即雷之格雅，《世界地理》作革亞，《外國地理》作壓也，謝《志》作嘎那，《講義》云：佛陀伽耶為佛誕生之地，即是處也。加雅之東南曰岡都亞那，與徐合。其會城名拉登不爾，黃《記》作俄巴耳布。又二圖有勢他加，即浙地港，繪入緬甸，即徐之勢他加，蓋英酋曾駐此。《萬國圖》浙地港作蚩塔港。《恆河考》云：上見下西北諸省及所狄。自五河合口東行一由延至帕旦那城，案即帕特那。阿育王所治也，從古名區，水陸輻湊。東南百餘里為拜哈城，阿闍世王從上茆宮遷居於此，所稱『王舍新城』是也。如來遺跡如五指山、雞足峰、耆闍屈皆在其南，正覺山、金剛座、迦耶城皆在其西，自是以下為東印度境。法顯《記》云：自此東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革，即是海口。玄奘《記》中所述東印度諸國名，今無可考，蓋英人於此部多所變革，語言、文字、風俗、教化一變而為泰西矣。恆水自帕旦那東流，左右受數十支河，經罷救兒城折東北，與哥薩河會。哥薩河出喬爾喀陽布城東北域，丹支普爾與丹亞郎河、忝西河合，東南流，經布利亞城入恒水。又東流至夕力告里，有麻哈拉得河東北來入之，折南流而東南，歷妙兒塔、那吃斜利、磨耳士利等郡，至沙達有火輪渡船，為通大寺嶺之鐵路。又南流，河中有大洲，廣四十里。又南經姑蘇替，亦大市埠。又東南流，蒲蘭蒲達江自東北來會之，昔人以為大金沙江，非也。又東南經達喀與未吉剌河會，自此以下江海之水混而為一。從徹地缸以西沿海千餘里，港口數十，皆恆水所洩，是為孟加拉海灣。其卡呢格達之港口，曰固支黎，一曰賀給黎。從磨耳士利郡分一支西南流，經法國所屬市埠曰商得爾那哥，又南經丹國所屬市埠曰色林坡，皆在河西岸。其東岸有麻利坡城，為英國屯軍之所，又有吸水機器，引至卡呢格達四十餘里，供城內數十萬家之用。跨河建鐵橋，長六十丈，通火車往來。河濱有霍威廉廠臺，圍周三里，形若蓮瓣，四面皆人字壘，重濠疊塹，內有鑄廠局。河水折西南三百里，至固支黎海口。康泰《扶南傳》從迦那調洲西南入大灣，可七八百里乃到支扈黎大江口。支扈黎乃扈枝黎之訛，即恆水矣。《紀程》云：《西域記》之吠舍離，《佛國記》作毗舍離，今孟加拉部摩蘇佛普爾之西稍南七十里。摩蘇佛普爾，在赤道北二十六度五分，順天偏西二十一度二分。又摩揭陀，一作摩伽陀，《佛國記》作摩竭提，疆域頗廣，今孟加拉乾吉思河南跨桑河兩岸地。又波吒釐子，摩提陀國都也，一作拘蘇摩補羅，唐言香花宮城，《佛國記》作巴連弗，今孟加拉之巴德拏，在赤道北二十五度三十三分，順天偏西三十一度十五分。又伽那，今巴德拏之南百七十里有伽那城，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四十八分，順天偏西三十一度三十九分。又喝羅闍姞利泗，《佛國記》作王舍城，今孟加拉巴哈爾之西南五十里巴哈爾，在赤道北二十五度十分，順天偏西三十度五十五分。又矩奢揭補羅，一作上茅宮城，《新唐書》作拘闍揭羅布羅，在王舍城之南稍西約十里。又伊爛拏鉢伐多，今孟加拉之蒙赫爾城，在赤道北二十五度二十二分，順天偏西二十九度五十六分。又瞻波，《新唐書》作瞻博，今孟加拉之科爾岡城，在赤道北二十五度十六分，順天偏西二十九度十一分。又羯朱嗢祇羅，今孟加拉科喀普爾以東之地。科喀普爾，在赤道北二十四度三十八分，順天偏西二十八度三十八分。又奔那伐彈那，今孟加拉之普布拏城，在赤道北二十四度一分，順天偏西二十七度十九分。又迦摩縷波，《新唐書》作迦沒路，今孟加拉之庫治具哈，在赤道北二十六度十六分，順天偏西二十七度一分。又三摩呾吒，今孟加拉之加爾各塔以東、巴利索爾以西之地。加爾各塔，在赤道北二十二度三十七分，順天偏西二十八度三分。巴利索爾在赤道北二十二度四十三分，順天偏西二十六度六分。又耽摩粟底，《佛國記》作多摩梨帝。又多摩梨軒，即《後漢書》之東離國，今孟加拉之耽摩魯克城，在赤道北二十二度二十分，順天偏西二十八度三十二分。又羯羅拏蘇伐剌那，今孟加拉之蘭木格城，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四十四分，順天偏西三十度五十八分。又有巴徹特城，在蘭木格之東南，亦其地。又烏茶，今孟加拉庫臺克之東北百七八十里。庫臺克，在赤道北二十度二十八分，順天偏西三十度三十三分。

城市聚落

《海錄・西南海・徹第缸》　徹第缸在烏土國大山之北，數十年來啖咭利新闢土地，未有商賈，其風俗土產未詳。

《海國圖志・西南洋・五印度總述下》　〔《地理備考》榜加剌部〕總領十八府。首府名加爾古達，乃都會也。建於烏給黎河之左，地勢平坦，澤隰間隔，屋宇峻麗。

又　〔《外國史略》〕榜甲拉之都會曰甲谷他城，在胡義利河邊，恆額河之支流也。北極出地二十二度三十三分，偏東八十八度二十八分，為榜甲拉之大海口，統印度大兵帥所駐，各文武官商皆居於此。地甚遼闊，城池高固，四方置大炮臺。居民甚雜，乃各國所集之大市，舟車輻輳，每年運出貨價約三千六百萬兩。其軍士則屯於巴拉破利炮臺，距荷蘭破利城不遠，其城前屬大尼國，亦美邑也，居民萬三千口，內多回回人，造縐袈裟布。母耳士他城，

城在河邊，屋宇三萬間，居民十六萬五千口，多富饒。巴那城，居民三十萬，種罌粟。其土人大半回回，性多傲。半古答，城壯屋美，民多長壽。距此地不遠，曰若尼宇城，有佛菩薩廟，印度四方之人每歲來禮拜者，約十萬人，道斃者不少，而僧則愈富足。

又《中東印度分述》（《萬國地理全圖集》）其省會曰甲谷他，在安額河之濱，於北極二十二度二十三分，偏東八十八度二十八分，天下互市之處。康熙七年，英商始建市館，築小炮臺，屋宇僅七十間。乾隆十七年，土君擅壞其房，囚其人，當時英官報仇，用兵驅逐虐主，總歸其管轄焉。都邑廣大，居屋如殿。其街直而廣，兩面高樓，粉白如雪，內有學校、文院各等文藝之館，男女讀書務學，勉爲良善。

全印度之總帥扎駐甲谷他，管下英國軍士三萬丁，土軍二十三萬丁。文官俱幼時來自英國，學習土話，自下升擢，俸祿甚厚，以理地方各事。所建炮臺四圍廣大，敵軍斷難取據，深溝高壘，金城湯池，四面險固。水路可通內地各大邑，若水淺流急，用火輪船牽其河舟，不待風潮，上下不絕。城內財帛不勝數，凡他省及內地富商皆云赴甲城，以包兌包送。

甲部東勢他加城，居民二萬丁，百姓立機房造織細幼布帛。昔總帥扎駐之省會，此時惟見頹牆壞壁。

民族人口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〇・英領印度國一》（孟加拉）面積十五萬七千四十三英方里。合森他奔計之，人七千百三十四萬六千九百八十七口。

文化風俗

《明史・外國傳七・榜葛剌》其國，地大物阜。城池街市，聚貨通商，繁華類中國。四時氣候常如夏。土沃，一歲二稔，不待耔耘。俗淳龐，有文字，男女勤於耕織。容體皆黑，間有白者。王及官民皆回回人，喪祭冠婚，悉用其禮。男子皆薙髮，裹以白布。衣從頸貫下，用布圍之。曆不置閏。刑有笞、杖、徒、流數等。官司上下，亦有行移。醫卜陰陽，百工技藝，悉如中國，蓋皆前世所流入也。

其王敬天朝。聞使者至，遣官具儀物，以千騎來迎。王宮高廣，柱皆黃銅包飾，雕琢花獸。左右設長廊，內列明甲馬隊千餘，外列巨人，明盔甲，執刀劍弓矢，威儀甚壯。丹墀左右，設孔雀翎傘蓋百餘，又置象隊百餘於殿前。王飾八寶冠，箕踞殿上高座，橫劍於膝。朝使入，令拄銀杖者二人來導，五步一呼，至中則止。又拄金杖者二人，導如初。其王拜迎詔，叩頭，手加額。開讀受賜訖，設毯毯於殿，宴朝使；不飲酒，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贈使者金盌、金繫腰、金瓶、金盆，其副則悉用銀，從者皆有贈。

《瀛涯勝覽・榜葛剌國》其國地方廣闊，物穰民稠，舉國皆是回回人，民俗淳善。富家造船往諸番國經營者頗多，出外傭役者亦多。人之容體皆黑，間有一白者。男子皆剃髮，以白布纏之，身服從頭套下圓領長衣，下圍各色闊手巾，足穿淺面皮鞋。其國王并頭目之服，俱奉回回教禮，冠衣甚整麗，國語皆從榜葛里自成一家言語，說吧兒西語者亦有之。

又國法有笞、杖、徒、流等刑。官品衙門印信行移皆有，軍亦有官管給糧餉。管軍頭目名吧斯剌兒。醫卜陰陽、百工技藝皆有之。其行衙身穿挑黑線白布花衫，下圍色絲手巾，以各色硝子珠間以珊瑚珠穿成纓絡，佩於肩項，又以青紅硝子燒成鐲，帶於兩臂，人家宴飲，此輩亦來動樂，口唱番歌對舞，亦有解數。有一等人名根肖速魯奈，即樂工也，每日五更時分，到頭目或富家門首，一人吹鎖唢，一人擊小鼓，一人擊大鼓，初起則慢，自有調拍，後漸緊促而息。又至一家，如前吹擊而去，至飯時仍到各家，或與酒飯，或與錢物。撮弄把戲，諸色皆有，不甚奇異。止有一樣，一人同其妻以鐵索拴一大虎，在街牽拽而行，至人家演弄，即解其鐵索，令虎坐於地，其人赤體單梢，對虎跳躍，拽拳將虎踢打，其虎性發，作威咆哮，勢若撲人，其人與虎對跌數交畢，又以一臂伸入虎口，直至其喉，虎不敢咬，其人仍鎖虎頸，則伏於地討食，其家則與肉啖之，又與其人錢物而去。日月之定，亦以十二箇月爲一年，無閏月，節氣早晚臨期推。王亦差人駕船往各番國買賣，取辦方物珍珠寶石，進貢中國。

《西洋番國志・榜葛蘭國》地廣人稠，風俗良善。富家多造舡往番買賣，而傭伎者亦多。國中皆回回人。男婦皆黑，間有一白者。男子剃頭，以白布纏裹。身服圓領長衣，自首而入，下圍各色闊手巾，足着淺面皮鞋。及

頭目俱服回回教禮，衣冠甚潔麗。國語名榜葛俚，自成一家語。說吧兒西話者亦有之。

又　冠婚喪祭，皆用回回禮。

又　國法有笞、杖、徒、流等刑。官府有品級印信行移，軍有糧餉。管軍頭目名吧斯剌兒。及有陰陽醫卜、百工伎藝。其衙衙身着挑黑綫白布花衫，下圍色絲手巾，以各色硝子珠間珊瑚琥珀，穿成瓔珞佩於肩頂，又以青紅硝子燒成針鐲，帶於兩臂。人家宴飲，皆來動樂，口唱番歌對舞，亦有解數可觀。其樂工名根肖速魯奈，每日五更時即到頭目或富家門首。一人吹鎖納，一人擊鼓，一人打大鼓，皆有拍調，初則慢，後漸緊促而止。又至一家吹打而去。及飯時回至各家，皆與酒飯，或與錢財。諸色把戲皆不甚奇。街市中有一人同妻以鎖鎖一大虎。每至人家即解索，虎耽耽坐地。其人赤體跳躍，將虎踢打。虎怒，作咆哮勢，來撲其人。其人與虎對搏數次，既又以臂探入虎口至喉，虎不敢食。戲訖鎖虎，虎伏地討食。人家以肉啖虎，并以錢物與其人而去。月日之定亦以十二月爲一年，無閏月。

王亦遣人駕舡往鄰邦買辦珍珠寶石進貢。

《星槎勝覽・前集・榜葛剌國》　其王之居，皆磚石甃砌高廣，殿宇平頂，白灰爲之。入去內門三重，九間長殿，其柱皆黃銅包飾，雕琢花獸。左右長廊內設明甲馬隊千餘，外列巨漢，明盔明甲，執鋒劍弓矢，威儀之甚。丹墀左右設孔雀翎傘百數，又置象隊百數於殿前。其王於正殿設高座，嵌八寶，踞跼坐其上，劍橫於膝。乃令銀柱杖二人，皆穿白纏頭，來引導前，五步一呼，至中則止。又金柱杖二人，接引如前禮。其王恭禮拜迎詔（初）〔敕〕，叩謝加額，開讀賞賜。受畢，鋪毯於殿地，待我天使，宴我官兵，禮之甚厚。燔炙牛羊，禁不飲酒，恐亂其性，抑不遵禮。惟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也。宴畢，復以金盔、金繫腰、金盆、金瓶奉贈天使。其副使皆以銀盔、銀繫腰、銀盆、銀瓶之類。其下之官亦以金鈴、紵紵絲、長衣贈之，兵士俱有銀盞錢，蓋此國有禮富足者矣。其後恭置金筒銀葉表文，差使臣賫捧貢獻方物於廷。其國風俗甚淳，男子白布纏頭，穿白布長衫，足穿金線羊皮靴，濟濟然亦其文字者衆。凡交易雖有萬金，但價定打手，永無悔改。婦女穿短衫，圍色布絲棉，然不施脂粉，其色自然嬌白，兩耳垂寶鈿，項掛瓔珞，堆髻腦後，四腕金鐲，手足戒指，可爲一觀。其有一種人曰印度，不食牛肉。凡飲食，男女不同處。夫死妻不再嫁，妻喪夫不再娶。若孤寡無倚，一村之家輪養之，不容別村求食，是其義氣之尚也。

《西洋朝貢典錄・榜葛剌》　其國城郭壯麗。其王有大殿，四方而堊飾，爲間凡九，三門而入。殿之柱裹以黃銅，鏤以花獸。其王之衣冠、王之臣之衣冠俱回回製。上下皆回回人，婚喪一如其禮。其民善，富庶而淳，好爲商賈。其男子髡，纏首以白布，服圓領長衫，下圍色帨，革履。女子椎髻，短衫，圍色布絲錦，珥寶鈿，項佩瓔珞，手足約以金鐲、戒指。

其土氣恆燠。其定歲以十二月。國無閏。刑止於流。百職有印符行移。掌軍者謂之巴斯剌兒。有醫師、卜人、星官暨百工，市肆咸備。其語謂之榜葛俚，亦善吧兒語。樂工謂之根肖速魯奈。凡夙興，舉樂於富貴者之家，擊小鼓一人，擊鼛鼓一人，吹篳篥一人，其音節先徐而後促。舉畢，則予之酒物、倘伽。凡款賓以檳榔。凡宴享用樂婦歌舞以娛賓。樂婦之飾也，服淺紅線布之花衫，下圍色絲帨，肩項佩五色硝子、珊瑚、琥珀珠之纓絡，腕約青紅（哨）〔硝〕子之釧鐲。其俗有虎戲，鐵索拽虎而行。其戲也，解索，虎蹲而據，人騎以擊虎，虎乃咆哮作勢，與人而對躍。人時掉臂於虎口。戲而畢，則虎伏於地。閱戲之家飼虎以肉，與人以倘伽。

又　其接天詔之日，明甲馬隊千餘，設於左右長廊，明光甲，巨漢秉劍，持弓矢以侍。孔雀翎之蓋百具設於丹墀，象隊百設於殿上。其王陞八寶座，橫劍於膝。乃有持銀杖者二人引導，五步一呼，至中則止。復有持金杖者二人引導如前。其王肅恭拜迎詔敕，叩首而加額。其開讀賞賜之訖也，是陳絨毯於殿，以宴天使。以牛羊爲燔炙，以薔薇之露、諸香之蜜水而爲飲。

論曰：榜葛剌，其饒富多儀之國也。夫觀其於天朝正使有金盔、繫腰盆瓶之獻，於副使有銀盔、繫腰盆瓶之獻，於行人有金鈴、紵紵長衣之獻，於兵士有銀錢之獻，非饒富多儀，曷克若此云。

《明四夷考・榜葛剌》　國有城郭，王及諸官皆回回人。男祝髮，白布纏頭，圓領長衣，束綵帨，躡皮屨。市用銀錢海貝。五嶺山最高大，氣候常熱如夏。賦十二。刑：笞、杖、徒、流。官有印章行移，軍有粮。陰陽醫卜，百工技藝，大類中國。有衣黑白花衫，縈帨，佩珊瑚琥珀，纓絡繫臂，硝子鐲釧，歌舞侑酒者，曰根肖速魯奈。奈，蓋優人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入人家，解索坐虎於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

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乃繫之，家人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曆有十二月，無閏。風俗朴厚。人好耕殖，一年二熟。

（幷見《明書・四國傳二・榜葛剌》。）

《殊域周咨錄・西戎・榜葛剌》 其王之舍皆磚灰甃砌高廣，殿宇平頂，白灰爲之。內門三重，九間長殿，其柱皆黃銅色，飾雕琢花獸。左右長廊內設明甲馬隊千餘，外列巨漢，明盔明甲，執鋒刃弓矢，威儀壯甚。丹墀左右設孔雀翎傘蓋百數，又置象隊百數於殿前。其王於正殿高座，嵌八寶，箕踞坐其上，劍橫於膝。乃令銀柱杖二人，皆穿纏頭，來引道前，五步一呼，至中則止。又金柱杖二人，接引如前禮。其王拜迎詔敕，扣頭加額，開讀賞賜。受畢，鋪絨毯於殿地，待我天使，宴我官兵，禮之甚厚。燔炙牛羊，禁不飲酒，恐亂性而失禮。以薔薇露和香密水飲之。宴畢，復以金盆、金繫腰、金瓶、金盆贈天使。其副使皆以銀盆、銀繫腰、銀瓶、銀盆贈之。其下官員亦贈以金鈴、紵紵絲、長衣，兵士俱有銀錢，蓋此國富而有禮者也。其後躬置金筒金葉表文，差使臣賫捧貢獻方物於廷。自後貢使亦或一至不常云。

其國風俗甚厚，男子白布纏頭，穿白布長衫，足穿金線羊皮靴，濟濟然有文字者衆。凡交易雖有萬金，價定打手，永無悔。鑄銀錢名唐加，每錢重二錢八分，以權小錢。婦女穿短衫，圍色布絲錦，不施脂粉，自然嬌白，首垂寶鈿，項掛纓絡，髻堆腦後，四腕金鐲，手足戒指。其印度一種，不食牛肉。飲食男女不同處。夫死不再嫁，妻死不再娶。若孤寡無倚，一村人家輪流養之，不容別村求食，其義氣有足稱者。

又 又按別誌，榜葛剌國最大。自蘇門答剌海行過翠藍島，至溜地港，更小舟行五百里至瑣納兒港登陸，行三十五里至其國。地廣人稠，財物豐衍，甲於諸鄰國。國有城郭，王及諸官皆回回人，氣候常熱如夏。刑：笞、杖、徒、流。官有印章行移，軍有糧。陰陽醫卜，百工技藝，大類中國。有衣黑白花彩縈帨，佩珊瑚琥珀纓絡、繫臂硝子鐲釧、歌舞侑酒者，曰根肖速魯奈，蓋優人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入人家，解索坐虎於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乃繫之，人家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曆有十二月，無閏。產白樹皮布，膩滑光潤如鹿皮，椰茭爲酒，檳榔當茶。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榜葛剌》 其國王殿宇廣大，平頂以白灰爲之，周圍以磚灰甃砌。內門三重，九間殿柱皆黃銅包飾，雕琢花獸。左右長廊內設明甲馬隊千餘，外列巨漢，明盔明甲，執鋒刃弓矢。丹墀左右列孔雀翎扇蓋數百，又置象隊百數於殿前。王正殿高座嵌八寶。王箕踞坐其上，劍橫於膝。王及諸官皆回回人。男祝髮，白布纏頭，圓領長衣，束綵帨，躡金線羊皮靴。俗尚信義。田豐美，一歲二收。男女勤耕織。婦人穿頭衫，圍色布絲綿，不施脂粉，耳垂寶鈿，項掛纓絡，髻椎後，四腕手足戒指。又一種印度，不食牛肉，飲食男女不同處。夫死不再嫁，妻死不再娶。若孤寡無托，則同村人輪膳。官有印章行移，刑：笞、杖、徒、流。軍有糧。陰陽醫卜，百工技藝，大類中國。曆有十二月，無閏。

《諸夷考・榜葛剌》 王居高廣，殿宇深邃。柱皆黃銅包飾，雕琢花獸。左右長廊內設明甲馬隊千餘，外列巨漢，威儀甚壯。丹墀設孔雀翎傘蓋百數，象隊百數。王及諸官皆回回人。男祝髮，白布纏頭，圓領長衣，束綵帨，躡金線羊皮履。婦女短衫，圍色布絲錦，不施脂粉。自然嬌白，耳垂寶鈿，項掛纓絡，堆髻腦後，金鐲戒指，濟濟可觀。賦十二。刑：笞、杖、徒、流。官有印章行移，軍有糧。陰陽醫卜，百工技藝，大類中國。有衣黑白花衫，縈帨，佩珊瑚琥珀，纓絡繫臂，硝子鐲釧，歌舞侑酒者，曰根肖速魯奈。奈，蓋優人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入人家，解索坐虎於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繫之。家人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曆有十二月，無閏。氣候常煖如夏。風俗朴厚，人好耕殖，一年二熟，不用耘耔，亦無豐歉。有一種曰印度，不食牛肉。飲食男女不同處。夫死不再嫁，妻死不再娶。若孤寡無倚，一村輪流養之，不容別村求食，其義氣足稱也。

《方輿勝略・外夷・天竺》 〔榜葛蘭〕其地土廣人稠，財物豐衍。市用銀錢、海貝。民好耕植。一歲二收。王居極侈，礼法嚴。男女皆黑。男剃髮，白布纏之。女短衫，下圍色布絲綿，不施脂粉，耳垂寶鈿，項掛瓔珞，腕金鐲，手足戒指。傳言先時人性獷悍，以戰死爲吉利，以善終爲不祥。至周，老聃惡其強暴，出關化之，作浮屠法，令其內外剪除，不傷形體，浚卒托生爲佛，仍修老子之道，以故至今俗甚淳美。賦有十二。刑有笞、杖、流、徒。陰陽、醫卜，藝技，大類中國。有一種人，不食肉味。夫死妻不再嫁，婦死夫不再娶。若孤寡無倚，一村之家輪養之，不容別村求食，其義氣可嘉。亦

有女人稱衒衒者，人家飲宴，亦來侑觴，口唱番曲，對舞。又有人曰根肖速嚕柰者，蓋優人也，能作百戲，日往人家索錢。

《武備志・四夷一五・榜葛剌》 國有城郭，王及諸官皆回回人。男祝髮，白布纏頭，圓領長衣。吏綵帨，躡皮履。市用銀錢、海貝。五嶺山最高大，氣候常熱如夏。賦十二。刑：笞、杖、（徒）〔徒〕、流。官有印章行移，軍有糧。陰陽醫卜，百工技藝，大類中國。有衣黑白花衫，縈帨，佩珊瑚琥珀，纓絡繫臂，硝子鐲釧，歌舞侑酒者，曰根肖速魯柰。柰，蓋優人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入人家，解索坐虎於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繫之，家人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曆有十二月，無閏。風俗朴厚。人好耕植。

《明世法錄・西戎・榜葛剌》 王及酋長皆回回人。祝髮，白布纏首。圓領長衣，綵帨皮履。風俗朴厚。人好耕殖，一歲二熟。賦十二。刑：笞、杖、徒、流。官有印，軍有糧。陰陽醫卜，百工技藝略備。市用銀錢、海貝，價定打手，雖萬金不改悔。別有一種印度，不食牛肉，飲食男女異處。夫死不改嫁，妻亡不再娶，孤寡衆輪贍之。五嶺山最高大。氣候恆熱如夏。曆有十二月，無閏。產鎮銕、翠羽、瑠璃、桑、漆、尤廣絲綿。製鎗剪絕巧。布數種，有闊四五尺者，兆羅錦，背面皆毳絨，厚可五分；白樹皮布，膩潤與鹿皮等。椰茭爲酒，檳榔爲茶。波羅蜜味甘，大如斗。優人衣黑白花衫，縈帨，佩珊瑚，琥珀，纓絡。歌舞侑觴，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入門解索，裸而搏虎，交撲數回，就繫如故，人爭以肉啖虎。永樂間使至，禮甚厚。禁用酒，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

《四夷廣記・榜葛剌・榜葛剌制度》 其國有文字，善步曆學。有官品衙門、印信行移及陰陽生、醫生之類，其頭目名吧斯剌兒。國王與頭目服色俱倣回回之制。刑有斷手足、劓耳鼻、笞杖、徒流等項，小罪贖錢。日月之定亦以十二個月爲一年，無閏月。開戶皆東嚮。

又《榜葛剌風俗》 氣候四時常熱如夏。土地廣闊，田畝豐沃，一歲四收，不用耘耔，隨時自宜。信盟誓，傳禁咒，能致龍起雲雨。男女勤於耕織，風俗淳厚。富者造船，多往諸番商販。人之容體皆黑，白者甚少。男婦皆剃頭。男子以白布纏頭，上穿白布長衣，下圍各色闊布手巾，足穿金線羊皮靴，衣冠甚整。婦女穿短衫，圍色布絲錦，不施脂粉，自然嬌白，耳垂寶鈿，項掛纓絡，髻堆腦後，四腕金鐲，手足戒指，以舐足摩踵爲致禮。國語多榜葛俚，自成一家言語，亦有說巴兒西話者。冠婚喪祭皆依回回教門。凡交易雖有萬金，價定打手，永無悔改。一應店鋪、浴堂、酒飯等肆俱有，百工技藝亦備。人家無茶，客至以檳榔代之。其有一種曰印度，不食牛肉，飲食男女不同處，夫死不再嫁，妻死不再娶，若孤寡無倚，一村人家輪流養之，不容別村求食，其義氣有足稱者。市井有一等行街妻，身穿黑綠白布花衫，下圍綠手巾，又以硝子珠間珊瑚、琥珀珠穿成纓絡，佩於肩頂。青紅硝子燒成釧鐲，帶於兩臂。人家飲宴，此輩亦來動樂，口唱番歌，對舞亦有解數。又有一等名根肖速魯柰。即樂戶也。每日五更到頭目或富家門首，一人吹鎖棕，一人擊小鼓，一人打鼓，初起則慢，自有板拍，至後漸緊，又至第二家吹擊而去。飯時則各處丐錢物，撮弄傳戲。又有一等人同其妻以錢綵拴一大虎，牽拽而行，至人家撮弄，即解其虎坐於地，其人赤體，單稍對虎跳躍，將虎踢打，其虎性發叫嗷，其人與虎對陳數次，又以拳頭伸入虎口，直至其喉。戲畢，仍鎖虎頭，虎伏地討食，人家則以肉啖之，及賞錢物。其地酒有數等，椰子酒、米酒、樹子酒、茭葦酒、燒酒。國王以銀鑄錢，名倘伽。每箇重官等三錢，官寸一寸二分，徑底面有文，交易皆以此錢論價。街市零用海貝，番名考黎，亦論個數。其貨用金、銀、緞、絹、青花白磁器、銅、鐵、麝香、銀珠、水銀、草蓆之屬。

《罪惟錄・外國列傳・榜葛剌國》 王之舍三重九楹。（柱）〔柱〕皆銅裹，鏤琢花獸。左右甲隊明晃，丹墀孔雀翎蓋百數，象隊分侍。王正殿高座，冠嵌八寶，箕踞其上，劍橫於膝。有銀柱杖者二人。纏頭前導，五步一呼，至中則止，又金柱杖者二人。導如前。王拜迎詔敕，叩頭加額，鋪毯毯於殿地，欵晏甚厚，但禁不飲酒，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宴畢，上金盔、金繫腰、金盆、金瓶爲壽，副使則俱以銀。其奉貢用金筒金葉表文，蓋此國富而有禮者也。其國地廣人稠，風俗淳厚。王及諸官皆回回人。男祝髮，白布纏首，圓領長衣，冒至下體，束綵帨，躡皮履。貌黧黑，間有一白者。國語皆猶榜葛里。市用銀錢、海貝。錢曰倘伽。貝曰老黎。氣候常熱如夏。賦十二。刑有笞、杖、徒、流。官有品及印信行移。軍有粮管事頭目名把斯剌兒。陰陽醫卜，百工技藝，大類中國。常人黑白花衫，縈帨。以硝子珠、貫珊瑚、琥珀佩之，繫臂硝子珠鐲釧。行衒侑飲者，動樂，口唱番歌，舞亦有解數。

又名根肖速魯柰者，蓋優人也。能作百戲。或鐵索繫虎行市，入人家解索坐虎於庭，虎馴不去，裸而搏虎，虎怒交搏，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探虎喉，虎不爲傷。人爭以肉啖虎，亦勞戲者。以十二月爲歲，無閏。一歲二熟。凡交易，雖萬金打手而定。女不施脂粉，自然嬌白，耳垂寶鈿，項掛纓絡，髻椎腦後，脛腕金鐲，手足皆上指戒。其有一種名印度，不食牛肉。飲食男女不同處。夫死不再嫁，妻死不再娶。或無倚，一村人爭傳養之，不令越村，惡無義也。

《海錄・西南海・明呀剌》 國有大政、大訟、大獄，必三人會議，小事則聽屬吏處分，其統屬文武總理糧餉一人，謂之辣，亦數年而代。其出入之儀仗，較三酋長特盛，前有騎士六人，後有四人，左右各一人，俱穿大紅衣，左右二人將束俱同辣，唯辣所穿衣當胸繡八卦文爲異耳。凡鞫獄訟，上下俱穿黑衣，唯三酋長兩肩有白絨緣，頭戴白帽，用白髮織成，狀如風帽。酋長上坐，客長十人旁坐。客長，客商之長也。每會鞫必延客長十人旁坐者，欲與衆共之也。其獄必僉曰是，然後定讞，有一不合則復鞫，雖再三不以爲煩。然怙奢尚利，賄賂公行，徒事文飾，無財不可以爲說也。其土番有數種，一明呀哩，一夏哩，一吧藍美。明呀哩種較多，而吧藍美種特富厚。明呀哩食牛不食豬，夏哩食豬不食牛，吧藍美則俱不食。富者衣食居處頗似唜咭利，以華麗相尚。貧者家居俱裸體，以數寸寬幅布圍其腰，又自臍下紲至臀後以掩下體，男女皆然，謂之水幔。無來由番亦多如此。出門所圍布幅稍寬，有吉慶則穿長衣，窄袖，其長曳地，用白布二丈纏其頭，以油徧擦其身。所居屋盡塗以牛糞。俗以螺壳有文彩者爲貨貝，交易俱用之。娶妻皆童養，夫死婦不再嫁。髮髮而居，各種不相爲婚。男子胸蓋小印數處，額上刺紋，女人皆穿鼻帶環。吧藍美死則葬於土，餘俱棄諸水。有老死者，子孫親戚送至水旁，聚而哭之，各以手撫其屍，而反掌自舐之，以示親愛，徧則棄諸水，急趨而歸，以先至家者爲吉。明呀哩間有以火化者，更有伉儷敦篤者，夫死婦矢殉，親戚皆勸阻，堅不從，則聽之，將殉，先積柴於野，置夫屍於上，火之，婦則盡戴所有金銀珠寶玩飾，繞火行哭，親戚亦隨哭，極慟，見屍將化，婦則隨舉諸飾分贈所厚，而跳入火，衆皆嘖嘖稱羨，俟火化而後去。每歲三、四月，則羣聚而賽神。於廟門外先豎直木一，再取一木度其長之半鑿孔，橫穿直木上，令活動可轉，橫木兩端各以繩繫鐵鈎二，有數人赤身，以長幅布圍下體，手綰一籃，籃內裝各種時果，立其下。衆先取兩人，以橫木兩端鐵鈎鈎其背脊兩旁，懸諸空中，手足散開，狀如飛鳥，觀者舉橫木推轉之，其人則取籃中果分撒於地，羣爭拾之，果盡復換兩人，衆皆歡笑，不以爲苦也。得果者歸以奉家長及病者，以爲天神所賜云。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榜葛剌》 〔風俗〕俗尚信義，田豐美，一歲二收，男女勤耕織。《續文獻通考》。地大物阜。繁華類中國。《明史》：地大物阜，城池街市，聚貨通商，繁華類中國。俗淳龐，有文字。官司上下，亦有行移，醫卜陰陽，百工技藝。悉如中國。《明史》：皆前世所流入也。敬迎朝使，宴贈盡禮。《明史》：其王敬天朝，聞使者至，遣官具儀物，以千騎來迎。王宮高廣，威儀甚壯。朝使入，令拄銀杖者二人來導，五步一呼，至中則止，又令拄金杖者導如前。其王拜迎詔，叩頭，手加額。開讀受賜訖，設毯毯於殿。宴朝使，不飲酒，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贈使者金盌、金繫腰、金瓶、金盆，其副悉用銀，其從者皆有贈。

經濟物産

《島夷志略・朋加剌》 五嶺崔嵬，樹林拔萃，民聚而居之，歲以耕殖爲業，故野無曠土，田疇極美。一歲凡三收谷，百物皆廉，即古忻都州府也。氣候常熱，風俗最爲淳厚。男女以細布纏頭，穿長衫。官稅以十分中取其二焉。國鑄銀錢，名唐加，每箇二錢八分重，流通使用，互易貝子一萬一千五百二十有餘，以權小錢便民，良有益也。

産苾布、高你布、兜羅錦、翠羽。貿易之貨，用南北絲、五色絹緞、丁香、荳蔻、青白花器、白纓之屬。茲番所以民安物泰，皆曰平農力有以致之。是故原防菅茅之地，民墾闢，種植不倦，犁無再勞之役，因天之時而分地利，國富俗厚，可以軼舊港而邁闍婆云。

《明史・外國傳七・榜葛剌》 厥貢，良馬、金銀琉璃器、青花白瓷、鶴頂、犀角、翠羽、鸚鵡、洗白苾布、兜羅綿、撒哈剌、糖霜、乳香、熟香、烏香、麻藤香、烏爹泥、紫膠、藤竭、烏木、蘇木、胡椒、粗黃。

《瀛涯勝覽・榜葛剌國》 國王以銀鑄錢名倘伽，每箇重官秤三錢，徑官寸一寸二分，底面有紋，一應買賣皆以此錢論價零用。海貝，番名考嗲，論箇數交易。民俗冠喪祭婚姻之禮，皆依回回教門禮制。四時氣候常熱如夏，稻穀一年二熟。米粟細長，多有細紅米。粟、麥、芝麻、各色荳、黍、薑、

芥、蔥、蒜、瓜、茄、蔬菜皆有。果有芭蕉子。酒有三四等，椰子酒、米酒、樹酒、茭葦酒，各色法制，多有燒酒。市賣無茶。人家以檳榔待人。街市一應鋪店、混堂、酒飯、甜食等肆都有。駝、馬、驢、騾、水牛、黃牛、山羊、棉羊、鵝、鴨、鷄、豬、犬、貓等畜皆有。果則有波羅蜜、酸子、石榴、甘蔗等類。其甜食則有沙糖、白糖、糖霜、糖果、蜜煎、蜜薑之類。土產五六樣細布，一樣氎布，番名卑泊，闊三尺餘，長五丈六七尺，此布勻細如粉箋一般；一樣氎黑布，番名滿者提，闊四尺許，長五丈餘，此布緊密壯實，一樣番名沙納巴付，闊五尺，長三丈，便如生平羅樣，即布羅也；一樣番名忻白勤搭黎，闊三尺，長六丈，布眼稀勻，即布紗也，皆用此布纏頭；一樣番名沙榻兒，闊二尺五六寸，長四丈餘，如好三梭布一般；有一樣番名驀黑驀勒，闊四尺，長二丈餘，背面皆起絨頭，厚四五分，即兜羅綿也。桑柘蠶繭皆有，止會作綫繰絲嵌手巾幷絹，不曉成綿。漆器、盤、碗、鎖鐵鎗、刀、剪等器皆有賣者。一樣白紙，亦是樹皮所造，光滑細膩如鹿皮一般。

《西洋番國志・榜葛剌國》　王以銀鑄錢，名倘加，每錢官秤重三錢，官尺徑一寸二分，底面有紋。一應買賣皆用此錢，街市零使則用海貝。海貝，番名考嚓，論箇數交易。

又　氣候時常熱如夏。出稻穀、芝麻、黍、粟、豆、麥。其稻穀一年二熟。米粒細長，多紅者。蔬有姜、芥、葱、蒜、瓜、茄。果有芭蕉、甘蔗、石榴、酸子、波羅蜜，及砂糖、白糖、糖霜、蜜煎之類。畜有蛇、馬、驢、騾、水牛、黃牛、山羊、綿羊、豬、犬、鷄、貓、鵝、鴨等畜。酒有米酒、椰子酒、茭葦酒，各有造法。多作燒酒賣。土俗無茶，以檳榔待客。街市一應鋪店、混堂、酒飯、甜食皆有。土產五六種細布。一種草布，番名泊，闊三尺餘，長五丈六七尺。此布極細，如中國細箋紙。一種姜黃布，番名滿者提，闊四尺許，長五丈餘。此布細密壯實。一種沙納巴布，闊五尺，長三丈，如生羅狀，即布羅也。一種細白勒搭嚓，闊三尺許，長六丈，布眼希疎勻淨，即布紗也。纏頭皆用此布。一種炒塌兒，止闊二尺五六寸，長四丈餘，如中國好梭布狀。一種驀黑驀勒。闊四尺許，長二丈餘，背面皆起絨頭，厚四五分，即兜羅綿也。桑柘蠶絲雖有，止織絲嵌手巾幷絹布。一等白紙光滑細膩如鹿皮，亦有是樹皮所造。其他漆器、盤碗、鎖鐵鎗、剪刀等項，皆市賣者。

《星槎勝覽・前集・榜葛剌國》　田沃豐足，一歲二收，不用耕耔，隨時自宜。男女勤於耕織。果有波羅蜜，大數斗，甘甜香美；奄摩勒，香酸甚佳；其餘瓜菓、蔬菜、牛、馬、鷄、羊、麅、鴨、魚、蝦之類甚廣。通使海貝，準錢市用。地產細布，撒哈剌、絨毯、兜羅錦、水晶、瑪瑙、珊瑚、眞珠、寶石、糖蜜、酥油、翠毛、各色手巾被面。貨用金銀、布緞、色絹、青白花磁器、銅錢、麝香、銀珠、水銀、草蓆、胡椒之屬。

《明一統志・外夷・榜葛剌國》　風俗：耕殖爲業。歲以耕殖爲業，野無曠土，田疇極美，一歲三收，原防管茅之地，墾闢種不倦，無再勞之役。氣候常熱。男女以細布纏頭，衣長衫。官稅十取其二。民安物泰，國富俗厚。國鑄銀錢。國鑄銀錢名唐加，每錢重二錢八分，以權小錢。以上俱《島夷志》。

又　土產：高你布、兜羅綿、翠羽、金、繡巾、瑠璃。

《西洋朝貢典錄・榜葛剌》　其交易以銀錢，名曰倘伽；以海貝，名曰考嚓。其利布帛。其穀宜五種，歲二穫，其畜宜六擾。銀錢重官秤三分，徑官寸一寸二分，底面有紋。海貝計斤。其酒之品有四：一曰椰子酒，二曰米酒，三曰桐子酒，四曰茭葦酒。其布帛之品有六：苾布謂之卑泊，廣二尺，長五丈六尺，勻細而白；黃布謂之滿者提，廣四尺，長五丈，緊而密；布羅謂之沙納巴付，廣五尺，長三丈，狀如生平羅；布紗謂之忻白勤搭嚓，廣三尺，長六丈，纏首用之；如三梭者，謂之沙塌兒，廣二尺五寸，長四丈；兜羅綿謂之驀哩驀勤，廣四尺，長二丈，背面有絨起可四五分。

其土物有珊瑚、珍珠、水晶、瑪瑙、翠羽，多芭蕉子、波羅蜜、石榴、酸子、甘蔗，多酥蜜，多瓜、葱、薑、芥、茄、蒜。有駱駝。有桑皮紙。有木焉，弱條而青葉，朝花而暮斂，如夜合，其子如李，其名曰菴摩勒，一曰餘甘，食之已丹石毒。

又　其貢物：馬、馬鞍、金銀事件。戩金琉璃器皿、青花白磁、撒哈剌、者扶黑答立布、洗白苾布、兜羅綿、糖霜、鶴頂、犀角、翠毛、鶯哥、乳香、龍黃熟香、烏香、麻藤香、烏爹泥、紫膠、藤竭、烏木、蘇木、胡椒。

《明四夷考・榜葛剌》　產鑌鐵、翠羽、瑠璃、（蛇）〔駝〕、馬、桑、漆樹，絲綿尤多。鎗剪最巧利。布數種，有闊四五尺者，驀黑驀勒闊四尺，背面皆毳絨，厚可五分，即兜羅錦也，白樹皮布膩滑光潤，如鹿皮。椰茭爲酒，檳榔當茶。

（幷見《明書・四國傳二・榜葛剌》。）

《殊域周咨錄・西戎・榜葛剌》　田沃豐足，一歲二收，不用耘耔，隨時自宜。男女勤於耕織。其瓜果、蔬菜、牛、馬、鷄、羊、兔、鴨、海魚之類其廣。通使海貝，準錢市用。貨用金、銀、緞絹、青花白磁器、銅、鐵、麝香、銀硃、水銀、草蔴之屬。

又　其產：細布、撒哈剌、毯絨、兜羅錦、水晶、瑪瑙、珊瑚、眞珠、寶石、琉璃、糖蜜、酥油、翠毛、各色手巾、被面、波羅蜜果，大如斗，甘甜大美。奄摩羅。香酸甚佳。其貢：馬、馬鞍金銀事件。戧金琉璃器皿、青花白磁、撒哈剌、者珠黑答立布、洗白苎布、兜羅錦、糖霜、鶴頂、犀角、翠毛、鴛哥、乳香、麝黃、熟香、烏香、麻藤香、烏爹泥、紫膠、藤竭、烏木、蘇木，胡椒。

王圻《續文獻通考・外夷常貢物・榜葛剌》　馬、馬鞍、戧金琉璃器皿、青花白磁、糖霜、撒哈剌、者抹黑荅立布、洗白苎布、兜羅錦、鶴頂、犀角、翠毛、鴛哥、乳香、麝黃、熟香、烏木、紫膠、藤竭、烏香、蘇木、麻藤香、烏爹泥、栁椒。

又《四裔考・榜葛剌》　產高你布、兜羅錦、翠羽、金繡巾、瑠璃。

《明會典・朝貢二・榜葛剌國》　貢物：馬、馬鞍、金銀事件。戧金瑠璃器皿、青花白瓷、撒哈剌、者抹黑答立布、洗白苎布、兜羅綿、鶴頂、犀角、翠毛、鴛歌、糖霜、乳香、熟香、烏香、麻藤香、烏爹泥、紫腴、藤竭、烏木、蘇木、胡椒、麝黃。

《諸夷考・榜葛剌》　產鎖鐵、翠羽、蝟螭、（蛇）〔駝〕、馬。果有波羅密，大如斗；奄摩羅，俱佳甚。桑漆絲綿尤多，鎗剪最巧利。布數種，有闊四五尺者。驀黑驀勒，闊四尺，背面皆毳絨，厚可五分，即兜羅錦也。白樹皮布，膩滑光潤，如鹿皮。椰茭爲酒，檳榔當茶。

《廣皇輿考・四夷・榜葛剌國》　其產高你布、兜羅錦、翠羽、金繡巾、撒哈喇。以毛織之，蒙茸如氈褐，有紅綠二色。其貢馬，馬鞍、金銀事件。戧金琉璃器皿、青花白磁、布、洗白苎布、兜羅錦、糖霜、鶴頂、犀角、鴛歌、乳香、粗黃、熟香、烏香、蔴藤香、烏爹泥、紫膠、藤竭。

《方輿勝略・外夷・天竺》　〔榜葛蘭〕其土產則有兜羅錦、闊四五尺，厚五分，番名驀黑驀勒。白樹皮紙，滑澤光潤，如鹿皮然。奄摩勒、香酸味佳。稍割牛、角長四尺，十日一割，不割則死，人飲其血，壽五百歲，牛壽如之。漆器、磁器。佳精巧。

《武備志・四夷一五・榜葛剌》　一年二熟。產鎖鐵、翠羽、琉璃、（蛇）〔駝〕、馬、桑、漆樹，絲綿尤多。鎗剪最巧利。布數種，有闊四五尺者，驀黑驀勒闊四尺，背面皆毳絨，厚可五分，即兜羅錦也。白樹皮布，膩滑光潤，如鹿皮，椰茭爲酒，檳榔當茶。

《明世法錄・西戎・榜葛剌》　貢物有戧金琉璃器皿、撒哈剌、兜羅錦、烏爹泥、藤竭、糖霜之屬。

《地圖綜要・四夷・榜葛剌考》　土產：兜羅錦、撒哈剌。以毛織之，蒙茸如氈褐，有紅綠二色。

《彙輯輿圖備攷全書・外夷・榜葛剌國》　風俗：耕植爲業，野無曠土，一歲三收，氣候常熱。官稅十取其二。國富俗饒。鑄銀錢交易。錢名唐伽。

土產：兜羅錦、撒哈剌以毛織之，蒙茸如氈褐，有紅、綠二色。

《四夷廣記・榜葛剌・榜葛剌物產》　稻一年四熟。禾之長者可沒橐它。米粒細長，多紅色。粟、麥、芝蔴、荳、黍。波羅密大如斗，味甘甜。菴摩羅味香酸。芭蕉、石榴、甘蔗、酸子、檳榔、沙糖。桑樹用以養蠶，亦能成絲。咀賴羅樹葉如梨，生山谷深處，有巨虺守之。欲取葉以矢射枝，鳥啣出，復射鳥得之。瓜、菜、薑。稍割牛黑色，角細長，四尺許，十日壹割，不然困且死，人飲其血壽五百歲。橐它、象牙、犀牛、牛、馬、羊、酥油、獅子、豹、獾、鷄、鴨、翠鳥、石蜜、魚。布有數號：一號簞布，番名卑泊，闊三尺餘，長五丈六七尺。此布白細如粉箋綿樣。一號姜黃布，番名滿者提，闊四尺許，長五丈如羅樣，即布羅也。一號斫白勒搭嘹，闊三尺許，長六丈，布綫稀疎，即布紗也，皆用纏頭。一號沙塌兒，闊二尺，長四丈餘；似好三梭布。一號驀嚜驀勒，闊四尺許，長二丈餘，背面皆起絨頭，厚四五分，即兜羅錦也。絨，嵌絲手巾、絹、被面。白紙樹皮所造，光滑細膩如鹿皮。水晶、瑪瑙、珊瑚、珍珠、寶石、鎖鐵刀、鎗、火齊、琅玕石、黑鹽、漆器、盤、碗。

又《榜葛剌貢物》　馬、馬鞍、金銀事件。戧金瑠璃器皿、青花白瓷、撒哈剌、者抹黑答立布、洗白苎布、兜羅綿、鶴頂、犀角、翠毛、鴛哥、糖霜、乳香、熟香、烏香、麻藤香、烏爹泥、紫膠、藤竭、烏木、蘇木、胡椒、粗黃。

《罪惟錄・外國列傳・榜葛剌國》 有布數種。凡爲卑泊、爲滿者提，爲沙納乞付，爲折白勒答黎，爲竗榻見，爲兜羅錦，背面皆起羢頭，厚四五分，番名驀里驀勒。有白紙，亦是樹皮所造，膩滑光潤如鹿皮。椰茭爲酒，檳榔當茶。器有髹漆杯盤，鑌鉄鎗剪。

《廣輿記・外譯・榜葛剌國》 風俗：耕種爲業，野無曠土。一歲三收，氣候常熱。官稅十取其二。國富俗饒。鑄銀錢交易。錢名唐加。

土產：兜羅錦、撒哈剌、以毛織之，蒙茸如氊褐，有紅、綠二色。琉璃。

《海錄・西南海・明呀喇》 土產鴉片、煙硝、牛黃、白糖、棉花、海參、瑇瑁、訶子、檀香。鴉片有二種，一爲公班，皮色黑，最上；一名叭第咕喇，皮色赤，稍次之，皆中華人所謂烏土也。出於明呀喇屬邑，地名叭旦拏。其出曼噠喇薩者亦有二種，一名金花紅爲上，一名油紅次之。出嗎喇他及盎叽哩者名鴨屎紅，皆中華人所謂紅皮也。出孟買及唧肚者則爲白皮，近時入中華最多。其木似嬰粟，葉如靛青，子如茄，每根僅結子二三顆。熟時夜以刀劃其皮分許，膏液流出，凌晨收之，而浸諸水數刻，然後取出，以物盛之，再取其葉曝乾，末之。雜揉其中，視葉末多少，以定其成色，葉末半則得膏半，然後捏爲團，以葉裹之，子出膏盡則拔其根，次年再種。邇年以來，閩粵亦有傳種者，其流毒未知何所底止也。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榜葛剌》 土產：鹽、《文獻通考》：天竺國臨大江，源出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洹水。其水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如水晶。金剛、《舊唐書》：似紫石英，百鍊不消，可以切玉。高你布、兜羅綿、翠羽、琉璃、良馬、鶴頂、犀角、烏爹泥、紫膠、烏木、蘇木、麒麟、金、銀、青花、白瓷、鸚鵡、洗白苾布、撒哈剌、糖霜、乳香、熟香、烏香、麻藤香、藤竭、胡椒、粗黃。自麒麟以下，俱見《明史》。

《海國圖志・西南洋・五印度總述下》 〔《外國史略》〕榜甲拉爲米穀所出，夏禾冬麥，兼產豆、粟、黍、薑，并出鴉片、青黛、烟、糖、油，在印度首推沃饒之地。田歲收二次，一穀一菜。但民不善耕，且多貧，不能具農器。男美體段，女好染指甲作赤色。平居亦喜爭訟。當步兵者四分之三。奉婆羅門教甚謹。出蠶絲，善造紬緞，織縐紗布。亦出硝硇砂并各藥材。富者開肆，兌換金寶，貸銀取利，不好遠出。

榜甲拉西連巴哈，亦屬此部，在廊耳加之南，（經）〔緯〕度自二十二度至二十六度。出鴉片、綿花、穀、糖、黛青、油、檳榔、玫瑰花露。

榜甲拉之南曰阿勒撒部，地瀕海，未開墾，多山林密箐。山民聽本宗長領，不服他人。其性蠻，其地磽，江中多毒蟲、鰐魚。

又《中東印度分述》 《粵商回述》：孟阿拉地宜種植，百物叢生，終歲南風，并無冬夏。每洋銀一圓，值彼處銅錢一百文，白米一升，值彼處銅錢一文。其鴉片烟四季種收，周流不息，各國夷人均向彼處收買。每公土一件，價銀一圓，白土一包，價銀六錢。國王所抽稅，每土一件約銀二圓，運至中國每碼土計成本銀四圓有奇。從前可賣至八九圓，聞去年中國禁令森嚴，彼處夷發售甚艱，價亦太賤，每船烟土所售銀兩，僅敷來往盤費。所獲既無大利，各夷均不願作此鴉片生理。本年夏間由彼處起程，聞英吉利國王以中國嚴禁，有傳令停止製造之說。《萬國地理全圖集》曰：榜葛剌國，（中）〔東〕印度也。海口河流疏派，田畝豐盛，物產如山，如糖、硝、棉花、鴉片、靛餅、胡絲、五穀等貨。

交通

《四夷廣記・榜葛剌蘇門答剌國至榜葛剌路程》 自蘇門答剌國開船，取收貌山并翠藍島，投西北順風行二十日，先到海口察地港，有抽分所，海船俱舶於此。復用小船入港五百餘里至，地名鎖納兒港，登岸西南行三十餘站至國中。有城郭，大小衙門俱在城內。

又《至榜葛剌陸路》 陸路自察地港起程十六站，至鎖納兒江，有城池，又二十站至板獨哇，即王都。

《順風相送》 阿齊往傍伽喇：開船，單子離山遠，乾戌十二更取伽倆貌山邊。單乾、乾亥四十五更取安德蠻南頭山。單壬及子十二更取平中尖大小山。單亥五十更取赤塗山，水十托。單亥五更見瀼列當頭來，水六七托，尋擦地港口入門，是傍伽喇矣。

藝文

《星槎勝覽・前集・榜葛剌》 詩曰：葛剌宗西域，留傳教不衰。兵戎

皆有法，文字悉周知。貨市排珍寶，轅門族羽旂。柱樑雕飾彩，階級引行儀。不飲羞燔炙，平鋪毯陸離。分邊盤坐處，異廣在飡時。言誓冰霜操，嬌顏玉雪姿。波羅大如斗，摩勒壓連枝。耘耔何曾用，豐穰只自宜。照臨天廣遠，採拾句搜奇。恩詔欽華夏，流風實外夷。小臣存悃愊。隨表進丹墀。

《外國竹枝詞・榜葛剌》 宮殿車旗大國風，金銀拄杖導呼嵩。賓筵祗飲薔薇露，三爵猶非衛武公。城郭莊嚴，王宮寶座類中國佛殿。詔至令金銀拄杖各二人呼導，宴使獨不飲酒，以薔薇露代之。

東方印度古毘耶，比屋堪封節義家。果有波羅香奄勒，土人自愛樹桑麻。即東印土國。夫死妻不再嫁，妻死夫不更娶，若孤寡無依，一村人輪養之。勤於耕織，一歲三收。

滇越諸部 滇越 盤越 伽没路 迦摩縷波 訶利雞羅 小婆羅門 羯羅拏蘇伐剌那

《史記・大宛列傳》 昆明之屬無君長，**【略】**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裴駰集解引徐廣曰：『一作城。』張守節正義：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南滇越、越巂則通號越，細分有巂、滇等名也。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

《三國志・魏志・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 盤越國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

《舊唐書・西戎傳・天竺》 有伽沒路國，其俗開東門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發使貢以奇珍異物及地圖，因請老子像及《道德經》。

《新唐書・西域傳上・天竺》 迦沒路，開戶皆東嚮。

《大唐西域記・奔那伐彈那國》 自此東行九百餘里，渡大河，至迦摩縷波國。東印度境。

又《迦摩縷波國》 迦摩縷波國周萬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泉濕，稼穡時播。般榛娑菓、那羅雞羅菓，其樹雖多，彌復珍貴。河流湖陂，交帶城邑。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形卑小，容貌釐黑，語言少異中印度。性甚獷暴，志存強學，宗事天神，不信佛法。故自佛興以迄於今，尚未建立伽藍，招集僧侶。其有淨信之徒，但竊念而已。天祠數百。異道數萬。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奔那伐彈那國〕又東九百餘里度大河，至伽摩縷波國，東印度也。周萬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至今未有佛法，自事天神。天祠數百，異道數萬人。有拘摩羅王言童子也。據之。相承千餘世矣。土泉溫燠，人物昌盛。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八一 遇土蕃界，更度雪山南腳，即入東天竺東南界迦摩縷波國。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荊州曇光律師》 訶利雞羅國，在東天之東。

又《荊州無行禪師》 從師子洲復東北，泛舶一月，到訶利雞羅國，此國乃是東天之東界也。

《蠻書・南蠻疆界接連諸蕃夷國名》 小婆羅門國與驃國及彌臣國接界，在永昌北七十四日程。俗不食牛肉，預知身後事。出貝齒、白蠟、越諾。共大耳國往來。蠻夷善之，信通其國。

《大唐西域記・毗摩栗底國》 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剌那國。東印度境。

又《羯羅拏蘇伐剌那國》 羯羅拏蘇伐剌那國周四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下濕，稼穡時播。衆花滋茂，珍菓繁植。氣序調暢，風俗淳和，好尚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異道實多。另有三伽藍，不食乳酪，遵提婆達多遺訓也。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耽摩栗底國〕又西北行七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剌那國，東印度金耳國也。周四千五百里。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物殷盛，邪正兼半。

三摩呾吒諸部三摩呾吒 多摩梨帝 耽摩栗底 耽摩立底 恭御陀 羯餧伽

《大唐西域記・迦摩縷波國》　從此南行千二三百里，至三摩呾吒國。東印度境。

又《三摩呾吒國》　三摩呾吒國周三千餘里，濱近大海，地遂卑濕。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稼穡滋植，花菓繁茂。氣序和，風俗順。人性剛烈，形卑色黑，好學勤勵，邪正兼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幷皆遵習上座部學。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尼乾，其徒甚盛。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從此（伽摩縷波國）南行千三百里至三摩呾吒國，東印度。周三千餘里，近海卑濕。都城周二十餘里。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　從此（羯羅拏蘇伐剌那國）東南出至三摩呾吒國。東印度境。濱近大海，氣序和暢。

《法顯傳》　從此（瞻波大國）東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國，即是海口。

《大唐西域記・三摩呾吒國》　自三摩呾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栗底國。東印度境。

又《耽摩栗底國》　耽摩栗底國周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濱近海垂，土地卑濕。稼穡時播。花菓茂盛。氣序溫暑，風俗躁烈。人性剛勇，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衆千餘人。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國濱海隅，水陸交會，奇珍異寶，多聚此國，故其國人大抵殷富。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又從三摩呾吒國西行九百里，至耽摩栗底國，東印度。周千五百里。都城周十餘里，濱海卑濕。寺十所，僧千餘人。天祠五十，異道雜居。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新羅慧輪法師》　（那爛陀寺）東向耽摩立底國，有六七十驛，即是海口昇舶歸唐之處。

又《潤州玄逵律師》　耽摩立底國，即東印度之南界也。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四　遂以咸亨二年十一月，附舶廣州，舉帆南海，緣歷諸國，震錫西天。至咸亨四年二月八日，方達耽摩立底國，即東印度之海口也。

《大唐西域記・烏荼國》　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陁國。東印度境。

又《恭御陁國》　恭御陁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濱近海隅，山阜隱軫。土地墊濕，稼穡時播。氣序溫暑，風俗勇烈。其形偉，其貌黑，粗有禮義，不甚欺詐。至於文字，同中印度，語言風調，頗有異焉。崇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百餘所，異道萬餘人。國境之內，數十小城，接山嶺，據海交，城既堅峻，兵又敢勇，威雄隣境，遂無強敵。國臨海濱，多有奇寶，螺貝珠璣，斯爲貨用。出大青象，超乘致遠。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烏荼國）又西南大林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陁國，東印度。周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濱海，土熱濕。多有奇寶，螺貝、眞珠、大青象等。其俗信外道，天祠百所，異道萬餘人。境內小城數十，據山海住。

《大唐西域記・恭御陁國》　從此西南入大荒野，深林巨木，干霄蔽日，行千四五百里，至羯餧力甑反。伽國。南印度境。

又《羯餧伽國》　羯餧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稼穡時播，花果具繁，林藪聯綿，動數百里。出青野象，隣國所奇。氣序暑熱，風俗躁暴，性多狷獷，志存信義。言語輕捷，音調實正，辭旨風則，頗與中印度異焉。少信正法，多遵外道。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甚衆，多是尼乾之徒也。

羯餧伽國，在昔之時氓俗殷盛，肩摩轂擊，舉袂成帷。有五通仙棲巖養素，人或陵觸，退失神通，以惡呪術殘害國人，少長無遺，賢愚俱喪，人煙斷絕，多歷年所。頗漸遷居，猶未充實，故今此國人戶尚少。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恭御陁國）又西南大荒林，行千五百里許，至羯餧伽國，南印度。周五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少信佛法。寺十餘

所，僧徒五百餘人，大乘上座部。天祠百餘，異道甚多。城南育王塔，高百餘尺，四佛坐處。境北垂大山，嶺上塔高百餘尺，劫初人壽無量時獨覺入滅處。國中深林數百里，出香象，隣國所重。

烏荼部 烏篤 烏文 大烏爹

《大唐西域記・羯羅拏蘇伐剌那國》 從此西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荼國。東印度境。

又《烏荼國》 烏荼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膏腴，穀稼茂盛。凡諸菓實，頗大諸國。異草名花，難以稱述。氣序溫暑，風俗獷烈，人貌魁梧，容色黯黮，言辭風調，異中印度。好學不倦，多信佛法。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幷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十所，異道雜居。諸窣堵波凡十餘所，幷是如來說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

又 國東南境臨大海濱，有折利呾羅城，唐言發行。周二十餘里。入海商人、遠方旅客，往來中止之路也。其城堅峻，多諸奇寶。城外鱗次有五伽藍，臺閣崇高，尊像工麗。南去僧伽羅國二萬餘里，靜夜遙望，見彼國佛牙窣堵波上寶珠，光明離然，如明炬之懸燭也。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羯羅拏蘇伐剌那國〕西南七百餘里至烏荼國，東印度也。周七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信佛法。寺百餘所，僧万餘人，幷大乘學。天祠五十，異道雜居。

又 東境臨大海折利呾囉城，言發行者。周二十餘里，入海商人止路次也。

《通典・邊防四・烏篤》 烏篤國在中天竺南，一名烏伏那。地方五千餘里。百姓殷實，人性懦弱，頗詭詐，尤工禁術，篤信佛法。文字禮儀略同天竺。自古不通中國。大唐貞觀中，其王達摩因陀訶斯遣使獻龍腦香。

（幷見《太平寰宇記・四夷六・烏篤》、《文獻通考・四夷考九・烏篤》。）

《太平御覽》卷七八七 烏文國：康泰《扶南土俗》曰：烏文國，昔混滇初載賈人大舶所成此國。

《島夷誌略・大烏爹》 國近巴南之地，界西洋之中岑，山多鹵股，田雜沙土。有黑歲，宜種豆。氣候常熱。俗尚淳。男女身修長。女生髭，穿細布，繫紅絹捎。女善戰，使標鎗，批竹矢，毒於蛇，別國人極畏之。仍以金錢、魚兼貝子使用。

煮海爲鹽，以逡巡法釀酒。有酋長。地產布匹、貓兒眼睛、鴉鶻石、翠羽。貿易之貨，用白銅、鼓板、五色緞、金、銀、鐵器之屬。國以貝子、金錢流通使用，所以便民也。成周之世，用錢幣，漢武造皮幣，鑄白銀，無非子母相權而已。如西洋諸番國，鑄爲大小金錢使用，與中國銅錢異。雖無其幣以兼之，得非法古之道者歟！

案達羅 馱那羯磔迦部

《大唐西域記・憍薩羅國》 從此大林中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印度境。

又《案達羅國》 案達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號瓶耆羅。土地良沃，稼穡豐盛。氣序溫暑，風俗猛暴。語言辭調異中印度，至於文字，軌則大同。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天祠三十餘所，異道實多。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從南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印度。周三千餘里。都城二十餘里。寺二十所，僧三千餘人。天祠三十餘，外道極多。

《大唐西域記・案達羅國》 從此林野中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亦謂大安達邏國，南印度境。

又《馱那羯磔迦國》 馱那羯磔迦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荒野多，邑居少。氣序溫暑，人貌釐黑。性猛烈，好學藝。伽藍鱗次，荒蕪已甚，存者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幷多習學大衆部

法。天祠百餘所，異道實多。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從此〔案達羅國〕林野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南印度。周六千餘里。都城周四十餘里。寺多毀壞，存者二十餘所。僧千餘人，大衆部也。天祠百餘，異道甚多。城東西據山間，各有大寺，昔王爲佛造，奠山疎石，制極華博，賢聖遊息。

車離部 東離 珠利耶 注輦 西洋瑣里

綜述

《後漢書・西域傳・東離國》　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三國志・魏志・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　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溼暑熱。其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忮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橐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

《大唐西域記・馱那羯磔迦國》　自此西南行千餘里，至珠利耶國。南印度境。

又《珠利耶國》　珠利耶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土野空曠，藪澤荒蕪，居戶寡少，羣盜公行。氣序溫暑，風俗奸宄，人性獷烈，崇信外道。伽藍頹毀，粗有僧徒。天祠數十所，多露形外道也。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自此〔馱那羯磔迦國〕西南千餘里至珠利耶國，南印度。周二千五百里。都城周十餘里。人物少，僧寺粗有。

《通典・邊防九・車離》　車離，後漢時通焉。居沙奇城。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別城數十，皆稱王。其人怯弱。地東西南北方數千里。人皆長八尺，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并見《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二・車離》、《文獻通考・四夷考三・車離》。）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列城數十，皆稱王。

《宋史・外國傳五・注輦》　注輦國東距海五里，西至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羅蘭二千五百里，北至頓田三千里，自古不通中國，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

又　自昔未嘗朝貢。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其國主羅茶羅乍遣進奉使侍郎娑里三文、副使蒲恕、判官翁勿、防援官亞勒加等奉表來貢。三文等以盤奉眞珠、碧玻璃升殿，布於御坐前，降殿再拜，譯者導其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誠。』其國主表曰：『臣羅茶羅乍言，昨遇舶船商人到本國告稱：鉅宋之有天下也，二帝開基，聖人繼統，登封太岳，禮祀汾陰，至德升聞，上穹眷命。臣昌期斯遇，吉語幸聞，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款。臣伏聞人君之御統也，無遠不臻；臣子之推誠也，有道則服。伏惟皇帝陛下功超邃古，道建大中。衣裳垂而德合乾坤，劍戟鑄而範圍區宇。神武不殺，人文化成。廓明明之德以臨御下民，懷翼翼之心以昭事上帝。至仁不傷於行葦，大信爰及於淵魚。故得天鑒孔彰，帝文有赫，顯今古未聞之事，保家邦大定之基。竊念臣微類醯鷄，賤如芻狗，世居夷落，地遠華風，虛荷燭幽，曾無執贄。今者竊聽歌頌，普及遐陬。恨年屬於桑榆，阻躬陳於玉帛。矧滄溟之曠絕，在跋涉以稍艱。是敢傾倒赤心，遙瞻丹闕。任土作貢，同螻蟻之慕膻；委質事君，比葵藿之向日。謹遣專使等五十二人，奉土物來貢，凡眞珠衫帽各一、眞珠二萬一千一百兩、象牙六十株、乳香六十斤。』三文等又獻珠六千六百兩、香藥三千三百斤。

又　詔閤門祗候史祐之館伴，凡宴賜恩例同龜茲使。其年承天節，三文等請於啓聖禪院會僧以祝聖壽。明年使回，降詔羅茶羅乍，賜物甚厚。

天禧四年，又遣使琶攔得麻烈呾奉方物入貢，至廣州病死。守臣以其表

聞。詔廣州宴犒從者，厚賜以遣之。

明道二年十月，其王尸離囉茶印佗囉注囉遣使蒲押陁離等以泥金表進眞珠衫帽及眞珠一百五兩、象牙百株，西染院副使、閤門通事舍人符惟忠假鴻臚少卿押伴。蒲押陁離自言數朝貢，而海風破船不達，願將上等珠就龍牀腳撒殿，頂戴瞻禮，以申嚮慕之心。乃奉銀盤升殿，跪撒珠於御榻下而退。景祐元年二月，以蒲押陁離爲金紫光祿大夫、懷化將軍，還本國。

熙寧十年，國王地華加羅遣使奇囉囉、副使南卑琶打、判官麻圖華羅等二十七人來獻豌豆珠、麻珠、瑠璃大洗盤、白梅花腦、錦花、犀牙、乳香、瓶香、薔薇水、金蓮花、木香、阿魏、鵬砂、丁香。使副以眞珠、龍腦登陛，跪而散之，謂之撒殿。既降，詔遣御藥宣勞之，以爲懷化將軍，保順郎將，各賜衣服器幣有差；答賜其王錢八萬一千八百緡、銀五萬二千兩。

《文昌雜錄》卷一　（佳）〔注〕輦，在廣州之南，水行約四十萬里，方至廣州。

《通志・四夷傳三・車離》　車離，後漢時通焉。居沙奇城。一名禮惟持，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別城數十，皆稱王。其人怯弱，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其地東西南北方數千里。人皆長八尺。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嶺外代答・外國門上・注輦國》　注輦國是西天南印度也。欲往其國，當自故臨國易舟而行，或云蒲甘國亦可往其國。王冠有明珠異寶。多與西天諸國戰爭，國有戰象六萬，皆高七八尺，戰時象背立屋，載勇士，遠則用箭，近則用槊，戰勝者象亦賜號以旌其功，至有賜錦帳金槽者，每日象亦朝王。國王及官民皆撮髻，繞白布。以金銀爲錢。出指環腦子，蓋貓兒睛之類也，眞珠、象牙、雜色琥珀、色絲布。妓女近萬家，每日輪妓三千入朝祗役。國人尚氣輕生，有不相伏者，日數十對在王前用短刀格鬥，死而無悔。父子兄弟不同釜而爨，不共器而食，然甚重義。眞宗大中祥符八年，注輦國王遣使貢眞珠等，譯者道其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心。至神宗熙寧十年六月，此國亦貢方物，上遣內侍勞問之，乃此國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五　（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己酉，注輦國王羅茶羅乍遣使婆里三文等來貢眞珠衫、帽各一及眞珠、象牙、香藥等。先是有舶商抵其國，告以天子東封西祀，其王曰：十年來海無風濤，古老傳云如此則中國有聖人，故遣使入朝。其使者又以盤捧眞珠、碧玻瓈升殿，布於御座前，降殿再拜，譯者道其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意。注輦國東距海五里，西至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羅蘭二千五百里，北至頓田三千里，前古不通中國，其使者舟行涉千一百五十日乃達廣州，約其道路蓋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其國有七城，統三十一部落。其王相傳今三世。

《諸蕃志・志國・注輦國》　注輦國，西天南印度也，東距海五里，西至西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羅蘭二千五百里，北至頓田三千里。自古不通商，水行至泉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餘里。欲往其國，當自故臨易舟而行，或云蒲甘國亦可往。

又　自昔未嘗朝貢。大中祥符八年，其主遣使貢眞珠等，譯者導其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意。詔閤門祗候史祐之館伴宴，錫恩例同龜茲使。適值承天節，其使獲預啓聖院祝壽。至熙寧十年又貢方物，神宗遣內侍勞問之。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注輦》　注輦國，東距海五千里，西至西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羅蘭二千五百里，北至頓田三千里。自古不通中國，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

又　自昔未嘗朝貢，朱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其國主羅茶羅乍遣進奉使侍郎娑里三文、副使蒲加心、判官翁勿、防援官亞勤加等奉表來貢。三文等以盤捧眞珠、碧玻璃升殿，布於御坐前，降殿再拜，譯者導其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意。其國主表曰：臣羅茶羅乍言，昨遇舸舶船商人到本國告稱：鉅宋之有天下也，二帝開基，聖人繼統，登封太嶽，禮祀汾陰，至德升聞，上穹眷命。臣昌期斯遇，古語幸聞，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款。臣伏聞人君之御統也，無遠不臻；臣子之推誠也，有道則服。伏惟皇帝陛下功超邃古，遂建大中。衣裳垂而保合乾坤，劒戟鑄而範圍區宇。神武不殺，人文化成。廓明明之德以臨御下民，懷翼翼之心以昭事上帝。至仁不傷於行葦，大信爰及於淵魚。故得天鑒孔彰，帝臨有赫，顯今古未聞之事，保邦家大定之基。竊念臣微類醯雞，賤如芻狗，世居夷落，地遠華風，虛荷燭幽，曾無執贄。今者竊聽歌頌，普及遐陬。限年屬於桑榆，阻躬陳於玉帛。矧滄溟之曠絕，在跋涉以稍難。是敢傾倒赤心，遙瞻丹闕。任土作貢，同螻蟻之慕羶；委質事君，比葵霍之向日。謹遣專使等五十二人，奉土物朝貢，凡眞珠衫帽各一、眞珠二萬一千一百兩，象牙六十株，乳香六十斤。

三文等又獻珠六千六百兩，香藥三千三百斤。

又　詔閣門祇候史祐之館伴，几宴賜恩例同龜茲使。其年承天節，三文等請於啓聖禪院會僧以祝聖壽。明年使迴，降詔羅茶羅斤，賜物甚厚。

天禧四年，又遣使琶闌得麻烈呾奉方物入貢，至廣州病死。守臣以其表聞。詔廣州宴犒從者，厚賜以遣之。

明（年）〔道〕二年，其王遣使以泥金表進眞珠衫帽及眞珠一百五兩，象牙百株，其使自言數朝貢，而海風破船不達，願將上等珠就龍牀腳撒殿，頂戴瞻禮，以申向慕之誠。乃奉銀盤升殿，跪散珠於御榻下而退。景祐元年，以其使蒲押陀離爲金紫光祿大夫、懷化將軍，還本國。

熙寧十年，復遣二十七人來獻豌豆珠、麻珠、瑠璃大洗盤、生白梅花腦、錦花、犀牙、乳香、瓶香、薔薇水、金蓮花、木香、阿魏、鵬砂、丁香。使副以眞珠、龍腦登殿，跪而散之，謂之撒殿。既降，詔遣御藥宣勞之，以使爲懷化將軍、保順郎將，各賜衣服器幣，荅賜其王錢八萬一千八百緡、銀五萬二千兩。

按：注輦國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凡千一百五十日而至，其去中國最遠。又自古未嘗相通，至大中祥符閒始入貢，然其表文敘述有理，詞采可觀，略無島夷侏離鄙俚之談，有類中土操觚文士之筆，高麗、交阯反所不逮。竊疑史文容有緣飾，非其實也。

《明史・外國傳六・西洋瑣里》　西洋瑣里，洪武二年命使臣劉叔勉以即位詔諭其國。三年平定沙漠，復遣使臣頒詔。其王別里提遣使奉金葉表，從叔勉獻方物。賜文綺、紗羅諸物甚厚，幷賜《大統曆》。

成祖頒即位詔於海外諸國，西洋亦與焉。永樂元年命副使聞良輔、行人寧善使其國，賜絨錦、文綺、紗羅。已復命中官馬彬往使，賜如前。其王即遣使來貢，附載胡椒與民市。有司請徵稅，命勿徵。二十一年偕古里，阿丹等十五國來貢。

又《瑣里》　瑣里，近西洋瑣里而差小。洪武三年，命使臣塔海帖木兒齎詔撫諭其國。五年，王卜納的遣使奉表朝貢，幷獻其國土地山川圖。帝顧中書省臣曰：『西洋諸國素稱遠蕃，涉海而來，難計歲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薄來可也。』乃賜《大統曆》及金織文綺、紗羅各四匹，使者亦賜幣帛有差。

《異域志・注輦國》　西胡南印度也，自故臨易舟而去。有象六萬，背立屋，載勇士。以金銀爲錢。國人尚氣輕生，不同釜而爨，亦不共器而食。

《明一統志・外夷・瑣里國》　沿革：前代無考。本朝洪武五年，國王卜納的遣其臣撒馬牙荼嘉兒斡的亦剌丹八兒奉金字表朝貢，幷圖其土地山川以獻。

《明四夷考・西洋瑣里》　西洋瑣里，近瑣里，視瑣里差大。物產大類瑣里。洪武三年，使來，以金葉表文貢方物，上喜王敬中國，涉海道甚遠，賜甚厚。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上曰：海外遠夷，附載畜貨勿征。二十一年，西洋十六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至京師，西洋瑣里貢獨豐美。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五・西洋瑣里》。）

又《瑣里》　瑣里，西海中小國，物產甚微，有撒哈剌諸異布。洪武五年，國王卜納的遣撒馬牙荼嘉兒幹的亦剌丹八兒奉金字表朝貢，圖上其土地山川，賜大統曆、金幣。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五・瑣里》。）

《三才圖會・地理・瑣里》　瑣里，西海中小國。洪武年朝貢。

《圖書編・瑣里》　瑣里，西海中小國。物產甚微，有撒哈剌諸異布。洪武五年，國王小納的遣馬牙荼嘉兒幹的亦剌丹八兒奉金字表朝貢，圖上其土地山川，賜大統曆、金幣。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

又《西洋瑣里》　西洋瑣里，近瑣里差大，物產大類瑣里。洪武三年使來，以金葉表文貢方物，上喜王敬中國，涉海道甚遠，賜甚厚。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上曰：海外遠夷，附載畜貨，勿征。二十一年，西洋十六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瑣里》　西海中小國也。產撒哈剌、紅八者藍布、覇木里布、白苧布。洪武壬子，國王卜納的遣其臣撒馬牙荼嘉兒幹的亦剌丹八兒奉金字表朝貢，遂圖其土地山川以獻，賜統曆、金幣。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

《咸賓錄・西夷志・西洋瑣里》　西洋瑣里，比瑣里爲差大。洪武三年遣使以金葉表朝貢。賜遇甚厚。永樂元年來貢。上令勿征其番貨。二十九年，西洋十五國遣使一千二百人貢方物，至京師。西洋瑣里貢獨豐美。其產惟布爲佳。

又《瑣里》　瑣里，小國也。洪武五年，國王卜納的遣馬牙茶嘉兒幹的亦剌丹八兒奉金字表來朝，貢方物，幷上其土地山川圖。詔優禮之，賜《大統曆》、金幣等物。永樂元年，復遣使朝貢。俗同西域，其地近西洋瑣里，勢力微弱，西洋瑣里輒侵辱之。

物產甚微，惟有撒哈剌諸布。其貢物雖有珍異，然皆自鄰國貿易來者，非本國所產也。

《廣皇輿考・四夷・瑣里國》　洪武五年，奉金字表獻幷圖。

《方輿勝略・外夷・瑣里》　瑣里俗同西域。洪武五年，其王卜納的遣馬牙茶嘉兒幹的亦剌丹八兒奉金字表貢方物，上其地山川圖。西洋瑣里比瑣里差大，永樂二十九年，西洋十六國遣使一千二百人貢方物，西洋瑣里貢獨豐美。其土產惟布爲佳。

《獻徵錄・四夷・瑣里》　瑣里小國也，物產甚微，有撒哈剌諸異布。洪武五年，國王卜納的遣使奉金字表入貢，幷圖其山川土地以獻，詔優禮之。永樂元年，復遣使貢。俗同西域。又有西洋瑣里，視瑣里差大。亦於洪武間貢，永樂二十九年，西洋十六國遣使一千二百人貢方物，獨西洋瑣里最豐美。或曰西洋瑣里卽瑣里，海道絕遠，無從質也。

《裔乘・西南夷・西洋瑣里》　西洋瑣里，比瑣里差大。洪武三年，遣使以金葉表朝貢，賜遇甚厚。永樂元年，復來貢，上令勿征其貨。二十九年，西洋十六國遣使一千二百人貢方物至京師，西洋瑣里貢獨豐美。其產惟布爲佳。

又《瑣里》　瑣里，西海小國也。洪武五年，國王卜納的遣馬牙茶嘉兒幹的亦剌丹八兒奉金字表來朝貢方物，幷上其山川圖，詔優禮之，賜大統曆、金幣等物。永樂元年，復遣使朝貢。其地近西洋瑣里，勢力微弱，西洋瑣里輒侵辱之。物產甚微，惟有撒哈剌諸布。其貢物雖有珍異，然皆自鄰國來者，非本國所產也。

《明象胥錄・西洋瑣里》　西洋瑣里，國瀕海，近瑣里，視爲差大。洪武三年，其王別里提奉金葉表貢方物，賚予甚厚。永樂元年，復遣使朝貢，上諭：海外遠夷，附載番貨，其勿征。二十一年，西洋十六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西洋瑣里貢物獨著。其貢有黃黑虎、兜羅錦被。

（幷見《明世法錄・南蠻・西洋瑣里》。）

又《瑣里》　瑣里，西海中小國。洪武五年，其王卜納的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幷圖上其土地山川，賜大統曆、金幣。永樂元年，復遣使朝貢，貢物有紅撒哈剌諸異布。

（幷見《明世法錄・南蠻・瑣里》。）

《明書・四國傳三・西洋瑣里》　西洋瑣里，近瑣里，視瑣里差大，物產大類瑣里。洪武三年遣使來，以金葉表文貢方物，上喜其王恭敬，涉海道遠，賜賚甚厚。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上曰：海外遠夷，附載番貨，勿征。二十一年西洋十六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至京師，西洋瑣里貢獨豐美，上賚予亦甚厚。

又《瑣里》　瑣里，西海中小國，物產甚微，有撒哈剌諸異布。洪武五年，國王卜納的遣人奉金字表朝貢，圖上其土地山川，賜大統曆、金幣。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

《罪惟錄・外國列傳・西洋瑣里》瑣里　西洋瑣里，其地近瑣里，差大。兩國物產甚微，風俗頗類。洪武三年，西洋瑣里王別里提以金葉表文貢方物。五年，瑣里國王卜納的遣撒馬牙茶嘉兒幹的亦剌丹八兒奉金字表朝貢，圖上其土地山川，賜大統曆、金幣。永樂元年，兩國復遣人朝貢。二十一年，西洋十六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而西洋瑣里貢獨豐美。

《續通典・邊防三・西洋瑣里》瑣里附　西洋瑣里，明太祖洪武二年，命使臣劉叔勉以卽位詔諭其國。三年，平定沙漠，復遣使臣頒詔，其王別里提遣使奉金葉表獻方物，賜文綺、紗羅諸物甚厚。永樂年閒，復遣使偕古里、阿丹等十五國來貢。土產胡椒，附載與民市。又有瑣里國，近西洋瑣里而差小。太祖洪武三年，命使臣齎詔撫諭其國。五年王卜納的遣使朝貢，幷獻其國土地山川圖。

《續通志・四夷傳四・注輦》　注輦國水行至廣州一萬一千四百里。其國有城七重，每城相去百步。四城用塼，二用土，最中以木，卽國王所居。所統三十一部落，有四侍郎分理之。刑禁略與占城同。俗衣布。兵陣象居前。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西洋瑣里》在西海中　建置沿革：自古不通中國。明洪武三年，其王別里提始遣使奉金葉表獻方物。永樂元年，又遣使來貢，附載胡椒與民市，命有司勿徵其稅。二十一年，偕古里、阿丹等十五國來貢。又有瑣里者，近西洋瑣里而差小。洪武五年，其王卜納的亦遣使奉表

朝貢。按瑣里本一小國，乃占城、暹羅、錫蘭、柯枝諸大國王，舊志皆云係瑣里人，故特存之。

分述

疆域政區

《宋史・外國傳五・注輦》所統有三十一部落，其西十二，曰只都尼、施亞盧尼、羅琶離鼈琶移、布林琶布尼、古檀布林蒲登、故里、婆輪岑、本蹄揭蹄、閻黎池離、郎部尼、遮古林、亞里者林。其南八，曰無雅加黎麻藍、眉古黎苦低、舍里尼、密多羅摩、伽藍蒲登、蒙伽林伽藍、琶里琶離遊、亞林池蒙伽藍。其北十二，曰撥囉耶、無沒離江、注林、加里蒙伽藍、漆結麻藍、握折蒙伽藍、皮林伽藍、浦稜和藍、堡琶來、田注离、盧婆囉、迷蒙伽藍。

《諸蕃志・志國・注輦國》統有三十一部落。其西十二，曰只都尼、施亞盧尼、羅琶離鼈琶移、布林琶布尼、古檀布林蒲登、故里、婆輪岑、本蹄揭蹄、閻黎池离、那部尼、遮古林、亞里者林。其南八，曰無雅加黎麻藍、眉古黎苦低、舍里尼、蜜多羅摩、伽藍蒲登、蒙伽林加藍、琶里琶離遊、亞林池蒙伽藍。其北十二，曰撥羅耶、無沒離江、注林、加里蒙伽藍、漆結麻藍、握折蒙伽藍、皮林伽藍、蒲稜和藍、堡琶來、田注离、盧娑囉、迷蒙伽藍。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注輦》所統有三十一部落，其西十二，其南八，其北十一。

城市聚落

《宋史・外國傳五・注輦》其國有城七重，高七尺，南北十二里，東西七里。每城相去百步，凡四城用塼，二城用土，最中城以木爲之，皆植花果雜木。其第一至第三皆民居，環以小河；第四城四侍郎居之；第五城主之四子居之；第六城爲佛寺，百僧居之；第七城卽主之所居，室四百餘區。

《諸蕃志・志國・注輦國》其國有城七重，高七尺，南北十二里，東西七里。每城相去百步，四城用磚，二城用土，最中城以木爲之，皆植花果雜木。第一第二城皆民居，環以小濠；第三第四城侍郎居之；第五城王之四子居之；第六城爲佛寺，百僧居之；第七城卽王之所居，屋四百餘區所。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注輦》其國有城七重，高七尺，南北十二里，東西七里。每城相去百步，凡四城用磚，二城用土，最中城以木爲之，皆植花果雜木。其第一至第三城皆民居，環以小河；第四城四侍郎居之；第五城主之四子居之；第六城爲佛寺，百僧居之；第七城卽主之所居，屋四百區。

文化風俗

《宋史・外國傳五・注輦》今國主相傳三世矣。民有罪，卽命侍郎一員處治之，輕者縶於木格，笞五十至一百；重者卽斬，或以象踐殺之。其宴，則國主與四侍郎膜拜於階，遂共坐作樂歌舞，不飲酒，而食肉。俗衣布。亦有餅餌。掌饌執事用婦人。其嫁娶，先用金銀指環使媒婦至女家，後二日，會男家親族，約以土田、生畜、檳榔酒等，稱其有無爲禮；女家復以金銀指環、越諾布及女所服錦衣遺婿。若男欲離女則不取聘財，女卻男則倍償之。其兵陣，用象居前，小牌次之，梭槍次之，長刀又次之，弓矢在後，四侍郎分領其衆。國東南約二千五百里有悉蘭池國，或相侵伐。

《諸蕃志・志國・注輦國》民有罪，命侍郎一員處治之，輕者縶於木格，笞五七十至一百；重者卽斬，或以象踐殺之。其宴則王與四侍郎膜拜於階，遂共作樂歌舞，不飲酒而食肉。俗衣布。亦有餅餌。掌饌執事用妓，近萬餘家，日輪三千輩祗役。其嫁娶先用金銀指環，使媒婦至女家，後三日會男家親族，約以田土、生畜、檳榔酒等，稱其有無爲禮；女家復以金銀指環、越諾布及女所服錦衣遺壻。若男欲離女，則不敢取聘財，女欲卻男，則倍償之。其國賦稅繁重，客旅罕到。與西天諸國鬥戰，官有戰象六萬，皆高七八尺，戰時象背立屋，載勇士，遠則用箭，近則用槊，戰勝者象亦賜號以旌其功。國人尚氣輕生，或有當王前用短兵格鬥，死而無悔。父子兄弟不同

釜而爨，不共器而食，然甚重義。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注輦》 今國主相傳三世矣。民有罪，即命侍郎一員處治之，輕者繫於木格，笞五七十至一百；重者則斬，或以象踐殺之。其宴則國主與四侍郎膜拜於階，遂共坐作樂歌舞，不飲酒，而食肉。俗衣布。亦有餅餌。嘗饌執事有婦人。其嫁娶，先用金銀指環使媒婦至女家，後三日，會男家親族，約以土田、生畜、檳榔酒等，稱其有無爲禮；女家復以金銀指環、越諾布及女所服錦衣遺壻。若男欲離女則不取聘財，女欲卻男則倍償之。其兵陣，用象居前，小牌次之，梭槍次之，長刀又次之，弓矢在後，四侍郎分領其衆。國東南約二千五百里有悉蘭池國，或相侵伐。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西洋瑣里》 風俗：無可考。

經濟物産

《宋史・外國傳五・注輦》 地產眞珠、象牙、珊瑚、頗黎、檳榔、豆蔻、吉貝布。獸有山羊、黃牛。禽有山鷄、鸚鵡。果有餘甘、藤蘿、千年棗、椰子、甘羅、崑崙梅、婆羅密等。花有白末利、散絲、蛇臍、佛桑、麗秋、青黃碧娑羅、瑤蓮、蟬紫、水蕉之類。五穀有綠豆、黑豆、麥、稻。地宜竹。

《諸蕃志・志國・注輦國》 地產眞珠、象牙、珊瑚、玻璃、檳榔、荳蔻、琉璃、色絲布、吉貝布。獸有山羊、黃牛，禽有山鷄、鸚鵡。果有餘甘、藤蘿、千年棗、椰子、甘羅、崑崙梅、波羅蜜之類。花有白茉莉、散絲、虵臍、佛桑、麗秋、青黃碧婆羅、瑤蓮、蟬紫、水蕉之類。五穀有綠黑豆、麥、稻。地宜竹。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注輦》 地產眞珠、象、珊瑚、玻璃、檳榔、豆蔻、吉貝布。獸有山羊、黃牛。禽有山雞、鸚鵡。果有餘甘、藤蘿、千年棗、椰子、甘羅、崑崙梅、婆羅蜜之類。花有白茉莉、散絲、蛇臍、佛桑、麗秋、青黃碧婆羅、瑤蓮、蟬紫、水蕉之類。五穀綠黑豆、麥稻。地宜竹。

《明一統志・外夷・瑣里國》 土產：撒哈剌，以毛織之，蒙茸如氈氉，有紅綠二色。紅八者藍布、覇木里布、白苧布。

《殊域周咨錄・南蠻・璞里》 璞里其產：撒哈剌，以毛織之，蒙茸如氈氉，有紅綠二色。紅八者藍布、覇木黑布、白苧布。其貢：馬、紅撒哈剌、紅八者藍布、紅番布、木里布、白苧布、珠子頂串、黃黑虎。其貢道亦由廣東。

王圻《續文獻通考・外夷常貢物・瑣里》 馬、紅撒哈剌、紅八者藍布、細番布、覇木里布、白苧布、珠子頂串。

又《西洋瑣里》 黃黑虎、馬。

《明會典・朝貢一・西洋瑣里國》 國濱海，近瑣里，視瑣里差大。洪武三年，其國王別里提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永樂元年，復遣使朝貢。

貢物：黃黑虎、馬、兜羅綿被、漫折的花被、皮剔布、槁泥布、沙馬打里布。

又《瑣里國》 西海中小國。洪武五年，其國王卜納的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幷圖其地山川以獻。

貢物：馬、紅八者藍布、紅撒哈剌、覇木里布、紅番布、白苧布、珠子項串。

《廣皇輿考・四夷・瑣里國》 其產：撒哈剌，以毛織之，蒙茸如氈氉。有紅綠色。紅八者藍布、覇木黑布、白苧布。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西洋瑣里》 土產：兜羅綿、白苧布。

交通

《宋史・外國傳五・注輦》 初，羅荼羅乍既聞商船言，且曰十年來海無風濤，古老傳云如此則中國有聖人，故遣三文等入貢。三文離本國，舟行七十七晝夜，歷鄔勿丹山、娑里西蘭山至占賓國。又行六十一晝夜，歷伊麻羅里山至古羅國。國有古羅山，因名焉。又行七十一晝夜，歷加八山、占不牢山、舟寶龍山至三佛齊國。又行十八晝夜，度蠻山水口，歷天竺山，至賓頭狼山，望東西王母塚，距舟所將百里。又行二十晝夜，度羊山、九星山至廣州之琵琶洲。離本國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廣州焉。

（幷見《文獻通考・四裔考九・注輦》。）

藝文

《外國竹枝詞・西洋瑣里、小瑣里》 西洋十六國誰何，瑣里偏攜方物

多。又有輿圖小瑣里，欲將紅撒斗兜羅。永樂中，十六國遣使千二百人入貢，瑣里貢物獨盛，小瑣里幷圖上土地山川。瑣里貢兜羅綿被，小瑣里貢紅撒哈剌諸異布。

黃支部 達利鼻荼 達羅毗荼

《漢書・地理志下》 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

《文選・班固〈西都賦〉》 黃支之犀。【略】李善曰：【略】〔《武紀》〕又曰，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

《藝文類聚》卷八四 《廣志》曰：【略】有明珠，稱夜光。有大珠徑寸，或圍二寸已上，出黃支。有至圓珠，置之平地，終日不停。

又 《廣志》曰：瑠璃出黃支、斯調、大秦、日南諸國。

《大唐西域記・珠利耶國》 從此南入林野中行千五六百里，至達羅毗荼國。南印度境。

又**《達羅毗荼國》** 達羅毗荼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號建志補羅，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豐盛。多花菓，出寶物。氣序溫暑，風俗勇烈。深篤信義，高尚博識，而語言文字，少異中印度。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皆遵學上座部法。天祠八十餘所，多露形外道也。如來在世，數遊此國，說法度人，故無憂王於諸聖跡，皆建窣堵波。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珠利耶國〕南林野行千六百里，至達羅毗荼國，南印度。周六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 從此〔珠利耶國〕南經大林，行一千五六百里，至達羅毗荼國。南印度境。國大都城號建志補羅。建志城即達磨波羅此言護法。菩薩本生之處。

又 建志城即印度南海之口，向僧伽羅國水路三日行到。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三 達利鼻荼。【略】。其國在南印度境。此翻爲銷融，謂此國人生無妄語，出言成咒，若隣國侵迫，但共呪之，令其滅亡，如火銷膏也。

《通典・邊防四・黃支》 黃支國，漢時通焉。合浦、日南之南三萬里，俗略與珠崖相類。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明珠、玉璧、琉璃、奇石、異物。大珠至圍二寸以下，而至圓者，置之平地，終日不停。

《太平寰宇記・四夷五・黃支》 黃支國，漢時通焉。去合浦、日南三萬里。俗畧與朱崖相類。自武帝已來皆獻見，地貢銀硃、玉璧、琉璃、奇石、異物。大珠圓及二寸，而至圓者，置之平地，終日不停。

《通志・四夷傳五・黃支》 黃支漢時通焉。在合浦、日南之南三萬里，其俗畧與朱崖相類。自武帝以來常獻見，有明珠、玉璧、琉璃、奇石、異物。大珠至圍二寸以下，而最圓者，置之平地，終日不停。

《文獻通考・四裔考八・黃支》 黃支國，漢時通焉。合海、日南之南三萬里，俗略與珠崖相類。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明珠、玉璧、琉璃、奇石、異物大珠至圍二寸以下，而至圓者，置之平地，終日不停。

《讀史方輿記要・廣西七・外國附考》 黃支國，舊記在日南之中大海中，去長安三萬里。漢元始二年，王莽諷使來貢。《漢志》：自甘都羅國船行可二日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朱崖相類，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

馬德拉斯部 曼噠剌薩 麻打拉薩 曼達那薩 馬塔剌 曼打拉薩 馬特拉斯

《海錄・西南海・曼噠喇薩》 曼噠喇薩，在明呀喇西少南，由葛支里沿海陸行約二十餘日，水路順東風約五六日，俱嗼咭利所轄地，至此別爲一都會。有城郭，嗼咭利居此者亦有萬人，敍跋兵二三萬。此地客商多阿哩敏番，即來粵東戴三角帽者是也。土番名雪那哩，風俗與明呀哩略同。土產珊瑚、

珍珠、鑽石、銀、銅、棉花、訶子、乳香、沒藥、鴉片、魚翅、猴梭、豸棱。豸形如小洋狗。又有金邊洋布，價極貴，一匹有值洋銀八十枚者。內山爲曉包補番。曉包補者，猶華言大也，本回回種類。其間國名甚多，疆域不過數百里。所織布極精細，大西洋各國番多用之。

《瀛環志略・亞細亞・五印度》 麻打拉薩。或作馬搭剌，又作曼噠喇薩，又作馬達拉斯大。在孟加拉之西南，城建於海濱沙坡之上，波潮衝激，登岸最險。英人設會城於此，專爲控扼南方。其人面多純黑，肢體便捷，工百戲。部名曰加爾那的，即米《圖》之噶納的。轄五部：迤北曰北西爾加耳，一作西令牙巴坦。迤西曰巴拉加，一作北剌利。西南曰哥英巴都爾，一作班牙樂。再西曰馬拉巴爾，一作骨他巴。再西濱海曰加那拉。一作骨他羅利。北西爾加耳，本印度大國，嘗募兵欲逐英人。英人進攻，割其國三分之一。嘉慶三年再搆兵，爲英所滅。巴拉加城建山頂，路惟蜿蜒一綫，一夫可以當關。哥英巴都爾礮臺堅固，街衢方廣，內有故王之宮，英所滅也。屬邑曰撒林，民多織布造硝。馬拉巴爾山嶺崎嶇，爲流徙罪人之地。加拉那沿海一綫，其城內萬廈整潔，頗稱饒裕。

《海國圖志・西南洋・五印度總述上》 曼達那薩幅員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方里，戶口千三百五十萬八千五百三十五名。英吉利派加稔那一人駐札曼達那薩，理糧餉、鹽法、貿易、鴉片、兵丁、醫館等事。

又 定例：曼達那薩、孟買兩處加溫那仍歸孟阿臘統轄。此外別設廨宿各一人，執連共七十六人，統設叙跛兵十八萬一千五百一十七名，英吉利兵八百名，蘭頓王家兵二萬名。曰王家兵者，雙分口糧也。

又《北南印度分述》 《萬國地理全圖集》曰：馬塔剌，南印度之省會也。形勢在北極十三度五分，偏東八十度二十一分。海邊浪湧濤鳴，上岸甚險。建城於沙坦。居民四十萬餘丁。土人面黑而肢骸趫捷，能翻飛作劇。富戶耗費銀錢，建廟造像，信佛奉神，不悟天主正教。英國建炮臺，保障防禦。其屋建於園裡，美花香草，芳芬漚鬱。佛蘭西軍屢次攻擊英臺，雖然獲勝，後亦必退。此時英權穩立如磐，斷難動移。馬塔剌之南爲本地治利城，乾隆間爲佛蘭西守據，挑唆土民肇釁驅英，但東得西失，惟留本城而已。此省內所有大城，如左班牙樂，炮臺堅固，街衢廣麗，內有古王宮殿，被英軍所攻敗者。北剌利建在山頂，係要隘，欲上山嶺惟有一路，防兵乘險開炮，無敵敢近。撒林居民織造布帛，又制火硝。骨他巴係罪犯（徙）徒流之邑。骨他羅利邑屋宇美，街衢廣。西令牙巴坦昔係王都，銳意欲驅英民出印度，所募民壯軍士不勝其數，因英國之兵奪險逼城，效死力戰，土王戰敗，和銀一千萬兩，割其國三分之一，以免剿滅。於嘉慶三年再開釁隙，王募四十萬軍士，立心力戰，於是英國軍士圍攻城池，闖入城內，其王被兵刺死，遂奪全地爲英屬國。

《印度札記・五印度部落》 曼打拉薩，南印度兵帥駐劄於此，雖瀕海口而無泊處，沙泥梗阻，船難到岸。天氣炎熱，文武員弁清晨治事畢，各歸山莊水榭以度良宵。其內地有旁牙羅城，英軍戍守。又有西令牙巴坦，昔爲土君之都城，地形險要，嘉慶之初與英人血戰連年，滅之。南方海濱有補落伽山，即釋氏所稱普陀岩也。高一千五百丈，谷內酷暑難堪，而山頂積雪未化，若由址及巔，覺四時之氣咸備於一山矣。

《出使日記續刻》卷九 〔光緒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記〕 麻打拉薩沿海，自切爾楷湖至考麻林海角，幷至麻來排海岸之加那拉，皆其地也。沿海長一千七百三十英里，惜無一佳海口。前爲英法戰爭地，麻打拉薩南九十英里，法之商埠本地支黎也。英人以孟加拉、孟買、麻打拉薩爲三大埠，而麻打拉薩爲最扼要。地初不廣，至嘉慶六年，得加爾那的，而疆始擴。今其地大於英三島，戶口如意大里。地非饒沃，礦產亦少。英設加稔那以鎮撫之。首城與省同名，民四十五萬有奇。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印度部》 麻打拉薩，在印度地舌之上，沿海自切爾楷湖，至哥摩林海角，幷至馬拉巴海岸之加那拉，皆其地也，共十四萬餘英方里。屬懸二十二，民數三千五百萬人。首城同省名。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印度》 馬特拉斯，一作麻打拉薩，在孟加臘西南，英屬三大鎮之一，因會城得名。建於沙坡之上，以控制南方，海濱波浪掀天，夙稱奇險。部名加爾那的，四郊荒磧，物產寥落。其人賦性聰明，尤工百戲。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一・英領印度國二》 馬德拉斯省。馬德拉斯，雷《志》云：英省，以總督管理。面積十四萬千一百八十九英方里，人三千五百六十三萬四百四十口。蘭坎替夫羣島，面積二十一英方里，人萬四千口。馬德拉斯，熱度中數八十度，極寒七十六度，極暑八十八度。人四十五萬二

千五百十八口。剔里金拿坡梨，人九萬六百九口。馬鳩拉，人八萬七千四百二十八口。塞雷摩，人六萬七千七百十口。加里喀，人六萬六千七十八口。板拉里，人五萬九千四百六十七口。尼格配坦，人五萬九千三百九十口。以上要區。徐《志》麻打拉薩一作馬搭剌，又作曼噠喇薩，又作馬達拉斯大。云，在孟加拉之西南，城建海濱沙坡之上，波潮衝激，登岸最險。英人設會城於此，專爲控扼南方。其人面多純黑，肢體便捷，工百戲。部名曰加爾那的，米國作噶納的。轄五部，迤北曰北西爾加耳，一作西令牙巴坦。迤西曰巴拉加，一作北剌利。西南曰哥英已都爾，一作班牙樂。再西曰馬拉巴爾，一作骨他巴。再西濱海曰加那拉。一作骨他羅利。北西爾加耳本印度大國，嘗募兵欲逐英人。英人進攻，割其國三分之一。嘉慶三年，再搆兵，爲英所滅。巴拉加城建山頂，路惟蜿蜒一綫，一夫可以當關。哥英巴都爾礮臺堅固，街衢方廣，內有故王之宮，英所滅也。屬邑曰撒林，民多織布，造硝。馬拉巴爾山嶺崎嶇，爲流徙罪人之地。加拉那沿海一綫，其城內萬廈整潔，頗稱饒裕。先謙案：麻打拉薩即雷之馬德拉斯，《列國》《學會》二圖與徐同，《世界圖》作馬獨辣斯，《泰西新史》作馬特拉司，云英昔與法戰處。《課程》一作麻得拉士，《外國地理》作馬篤拉斯。撒林即雷之塞雷摩，《講義》云：此州爲自俄里薩延長至科馬林岬一帶地方，東北及西南地方沿岸甚豐沃。野《錄》云：在半島南部，面孟加拉、阿勒伯兩海，東岸北至北緯二十度十八分止，西岸北至北緯十四度止。謝《志》作瑪德拉斯，云三面臨海，面積十四萬英方里。樋《志》作麻德拉斯，云此洲沿印度南部，東海岸即科羅滿待耳回轉哥摩林岬，而包括西洋岸之一部尼爾蓋利山地方，多英人加非園，麻德拉斯爲其首府。謝《志》云：南部最大之城地，瀕孟加拉灣內，有大學校。《講義》云：此港人四十五萬口，輸出貨棉花、菜種、糖、米、藍、加非等，輸入貨織物類、鐵器等。《世界地理》云：糾基可林在州之南部，與錫蘭島相對。二圖糾基可林作士的可倫。黃《記》云：加爾那得部東南界海，西界達來番科耳及賣索耳，北界尼桑。長二千六百里，廣千三百里。領十郡，其會城曰曼打拉薩，南印度兵帥駐此，雖瀕海而無泊處，沙泥梗阻，船難到岸。天氣炎熱，文武員弁清晨治事畢，各歸山莊避暑。其內地有旁牙羅城，英軍戍守。二圖加爾那得作加爾那的，與徐合。《課程》作卡那的，《圓球圖》作喀訥剔克，《泰西新史》作家拏梯。黃《記》云：西令牙巴坦，昔爲土君都城，地形險要，嘉慶初，英與血戰連年滅之。南方海濱有補落伽山，即釋氏所稱普陀巖也，高千五百丈，谷內酷暑難堪，而山頂積雪，若由趾及顛，覺四時之氣，備於一山矣。二圖西令牙巴坦作西林加巴坦，即徐之北西爾加耳。許《考》作西爾加爾。黃《記》云：巴剌加部東界加爾那得，西界加都拉，南界薩林，北界尼桑。長七百里，廣五百里。首城名北那里，爲火車鐵路四達通衢。二圖北那里作巴剌里，即徐之北剌利。雷之板拉里。黃《記》云：哥英巴都爾部，東界加爾那得，西界馬勒巴爾，南界馬都拉，北界薩林。長五百里，廣三百里，領二郡。二圖哥英巴都爾同，亦與徐合。黃《記》云：馬勒巴爾部，東界哥英巴都爾，西界海，南界科青，北界加那拉。長七百里，廣二百里。海濱有市埠曰卡里古得，曰丹那，曰邦那里。二圖馬勒巴爾作馬拉巴爾，與徐合。科青即可陳，卡里古得作科利庫特，丹那作堪南，那爾邦那里作特黎內里。《講義》云：科利庫特在馬拉巴爾海濱，以重要港有名，即雷之加里喀。黃《記》云：南加那拉部，東界賣索爾，西界海，南界馬勒巴爾，北界是摩加。長五百餘里，廣二百里。領五郡，首城曰蒙加羅耳，瀕於海岸。又有北加那拉部，歸孟買轄。二圖加那拉、與徐合，是摩加作什摩加，蒙加羅耳作莽哥那爾。黃《記》云：伯爾西加部，一名薩卡司。東界孟加拉，西南界加爾那得，北界峨力薩，南界海。長千五百里，廣二三百里不等。東有齊家湖，西有詞林湖。領四郡，曰憨沙，曰諳底，曰斐薩乾，曰那咤面。二圖伯爾西加作錫加爾斯，《圓球圖》作喀蒐斯。此部南臨孟加拉海，西南距哥達惟利河，屬城有維薩哥巴坦。《圓球圖》作斐薩軋帕塔，《萬國圖》作維薩噶拍探，《異名記》作維薩加巴丹。黃《記》云：以上諸部爲南印度境，所謂地形如箕舌，斗入南洋者也。或有土君世傳其位，或部民公立酋長治之。山內民仍舊俗，奉釋教，而皆降附於英，歸曼打拉薩兵帥統轄。《課程》云：加稔那所治在孟加拉西南沿海一帶，南至科馬林角，無分部，有小部二十，與孟加拉、孟買各分部所領之小部同等，故但列其數，而不記其名。麻打拉薩在東高止山東麓，東臨孟加拉海，其地難爲大部首城，然無停泊海口，上下客貨至，用浮船，近築石爲長橋如海口形，下椗始便。境內大城有馬斯利巴耳木，在麻打拉薩之北偏東，東臨孟加拉灣，奇斯特拿河分支入海處，出印花布，多運往波斯。《漢文圖》作麻斯利波打莫。有貪昭爾，在麻打拉薩西南，不瀕海，鐵路四達。《萬國圖》作坦佐阿。有德里支那波勒，在貪昭爾之西，亦鐵路四達，以造珠寶、金銀各物著名。《萬國圖》作剔利親諾坡利。有丁那威勒，在德里支那波勒之南偏西。有哥英巴都爾，在德里支那波勒之西，尼爾吉里山南麓，西當西高止山斷缺處，故東西海岸中通之鐵路經此，產棉花甚盛。有拜普爾，在哥英巴都爾之西，西臨海岸，有鐵路東通麻打拉薩，多大鐵廠。案德里支那波勒，即雷之剔里金拿坡梨也。曹典球云：雷之馬鳩拉，《學會圖》作馬都剌，尼格配坦作那加巴特南木。《紀程》云：《西域記》之恭御陀，今麻打拉薩部之根遮木城，在赤道北十九度二十四分，順天偏西三十一度十九分。又羯餒伽，今麻打拉薩之羯餒伽巴特，在赤道北十八度十八分，順天偏西三十二度十七分。又馱那羯磔迦，一作大案達羅，今麻打拉薩之公土爾城，在赤道北十六度十五分，順天偏西三十五度五十九分。又珠利那，今麻打拉薩之克奴爾城，在赤道北十五度四十七分，順天偏西三十八度二十一分。又達羅毗荼，今麻打拉薩之琛加爾普特城，在赤道北十二度四十一分，順天偏西三十六度二十七分。又枳株羅，今麻打拉薩之瑪都剌城，在赤道北九度五十六

分，順天偏西三十八度十九分。

本地治里部 笨支里 本地治理 本得支黎 奔的支黎 本得識理 本地支黎 磅底采里

《海錄・西南海・笨支里》 笨支里，在曼噠喇薩西南，爲佛郎機所轄地。由曼噠喇薩陸行約四五日，水行約日餘即到。土產海參、魚翅、訶子、棉花、猳梭、豸。內山亦屬曉包補。

《瀛環志略・亞細亞・五印度》 麻打拉薩之南有本地治理城，一作奔的支黎，又作笨支里。爲佛郎西埔頭，未能辟土，止據一城而已。

《海國圖志・西南洋・五印度總述下》 〔《地里備考》奔的支黎府〕在加爾那的部內，於北極出地十一度五十五分，經綫自東七十七度三十一分，烟戶四萬口。土產米、糖、藍靛、鴉片、藥材等物。設有總管衙門。

又 〔《外國史略》〕佛蘭西所據東南之偏地，居民二十一萬。其都曰本得識理。海邊種青黛、甘蔗、桑，亦開學院以教其民焉。

《印度札記・五印度部落》 〔法蘭西屬地〕本得支黎，在加爾那得部內，幅員三十里。

《出使日記續刻》卷九 〔光緒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記 法國印度屬地〕以本地支黎爲最大，凡一百十五英方里，民十七萬有奇。城名同部名，即法屬印度都會也，在考麻林海岸。先是炮臺鞏固，後與英戰，爲英所毀。巴黎立約，英不許其重築，并不許其駐兵。地雖便於泊舟，亦無海口，商務日衰。

《五洲屬國紀略・法屬亞洲東埔寨》 附印度本地治里各地以本地治里爲最大，在哥摩林海岸，介英屬麻打拉薩之中，得地一百十五英方里，法屬印度都會也。先有砲臺甚固，後爲英燬。巴黎立約，英不准法重築，亦不准法駐兵。地無海口，商務日衰。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〇・英領印度國一》 〔法領印度磅底采里〕徐《志》云：麻打拉薩之南，有本地治里城，一作奔的支黎，又作笨支里。爲佛郎西埔頭，未能闢土，止據一城而已。先謙案：即雷《志》之磅底采里也。《外國地理》作邦治，謝《錄》作笨支里，一作房低者里，《萬國圖》作崩第舍黎，桶《志》作奔第舍黎，馬《略》作本得識里，周《志》作滂特溪利，《括地略》作本第治利，一作本地西利，《西洋史要》作朋地杞利。黃《記》作本得支黎，云在加爾那得部內，幅員三十里。《列國》《學會》二圖與徐同。《課程》云：在東海岸麻打拉薩之南偏西，面積千二百五十四方里，首城同名，東臨海，昔有礮臺，嘉慶中與英戰被毀，後立約不許法築臺屯兵。爲通商大埠，然無海口，近年商務漸衰。人十七萬二千九百四十一口。

秣羅矩吒部 摩羅提

《大唐西域記・達羅毗荼國》 自此南行三千餘里，至秣羅矩吒國。亦謂枳秣羅國，南印度境。

又**《秣羅矩吒國》** 秣羅矩吒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田舄鹵，地利不滋。海渚諸珍，多聚此國。氣序炎熱，人多黰黑。志性剛烈，邪正兼崇。不尚遊藝，唯善逐利。伽藍故基，寔多餘址，存者既少，僧徒亦寡。天祠數百，外道甚衆，多露形之徒也。

又 國南濱海，有秣剌耶山，崇崖峻嶺，洞谷深澗。其中則有白檀香樹、栴檀你婆樹。樹類白檀，不可以別，唯於盛夏，登高遠瞻，其有大蛇縈者，於是知之。猶其木性涼冷，故蛇盤也。既望見已，射箭爲記，冬蟄之後，方乃採伐。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花菓斯別。初採既濕，尚未有香，木乾之後，循理而析，其中有香，狀若雲母，色如冰雪，此所謂龍腦香也。

秣剌耶山東有布呾落迦山，山徑危險，巖谷敧傾。山頂有池，其水澄鏡，派出大河，周流繞山二十市，入南海。

又 從此〔秣剌耶〕山東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伽羅國路。聞諸土俗曰：從此入海，東南可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唐言執師子，非印度之境。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自此（達羅毗荼國）南行三千餘里至秣羅矩吒國，南印度。周五千餘里。都城周四十里許。僧少。天祠數百，外道甚多露形者。其土潟鹵，不滋茂也。城東有育王弟寺，又育王立塔，佛曾說法，祈願皆遂。

又　國南近海有秣剌耶山，有白檀香樹。又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色如冰雪，即龍腦香也。山東有布怛落迦山，頂有池，流下出大河，繞山二十帀而入南海。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　自此（達羅毗荼）國界三千餘里，聞有秣羅矩吒國，南印度境。既居海側，極豐異寶。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三　摩羅提國。具云摩羅耶提數。此云鬘施，或曰摩羅耶者，山名也；提數，中也。言此國中央有摩羅耶山，故因名也。

又卷二六　摩羅耶山。亦云摩羅延摩羅，此云垢也；耶云除也。山在南天竺境，因國爲名。其山多白旃檀香，入者香潔，故云除垢也。

那伽鉢亶那諸部

那伽鉢亶那　沙里八丹　沙里灣泥　呢咕叭當　土塔　金塔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荊州無行禪師》　又十五日到羯荼國。至冬末轉舶西行，經三十日，到那伽鉢亶那。

《島夷誌略・沙里八丹》　國居古里佛山之後，其地沃衍，田少俗美，氣候微暖。男女繫布纏頭，循海而居，珠貨之馬頭也。民有犯罪者，以石灰畫圈於地，使之立圈內，不令轉足，此其極刑也。

地產八丹布，珍珠由第三港來，皆物之所自產也。其地採珠，官抽畢，皆以小舟渡此國互易，富者用金銀以低價塌之，舶至，求售於唐人，其利豈淺鮮哉！

《明史・外國傳七・沙里灣泥》　沙里灣泥，永樂十四年遣使來獻方物，命鄭和齎幣帛還賜之。

《名山藏・王享記三・沙里灣尼》　沙里灣泥國，以上海外小夷，永樂中遣使朝貢。

《海錄・西南海》　呢咕叭當國，在笨支里、西嶺介中，疆域甚小，土番名耀亞。

《島夷誌略・土塔》　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圍繞，有土磚甃塔，高數丈。漢字書云：『咸淳三年八月畢工』。傳聞中國之人其年旹彼，爲書於石以刻之，至今不磨滅焉。土瘠田少，氣候半熱，秋冬微冷。俗好善。民間多事桑香聖佛，以金銀器皿事之。

男女斷髮，其身如漆，繫以白布。有酋長。地產綿布、花布大手巾、檳榔。貿易之貨，用糖霜、五色絹、青緞、蘇木之屬。

又《金塔》　古崖之下，聖井傍有塔十丈有餘。塔頂曾鍍以金，其頂頹而石爛，惟苔蘚青青耳。上有鶴巢，寬七尺餘，有朱頂雌雄二鶴長存不去，每歲巢於其上。酋長子孫相傳以來千有餘年矣。春則育一二雛，及羽翼成，飛去，惟老鶴存焉。國人書扁曰老鶴里。土瘠而民貧。氣候不齊，俗朴。男女椎髻，纏白布，繫溜布。

民煮海爲鹽，女耕織爲業。壽多至百有餘歲。地產大布手巾、木綿。貿易之貨，用鐵鼎、五色布之屬。

加異勒部

《明史・外國傳七・加異勒》　加異勒，西洋小國也。永樂六年遣鄭和齎詔招諭，賜以錦綺、紗羅。九年，其酋長葛卜者麻遣使奉表，貢方物。命賜宴及冠帶、綵幣、寶鈔。十年，和再使其國，後凡三入貢。宣德五年，和復

使其國。八年又偕阿丹等十一國來貢。

《明一統志・外夷・加異勒國》　沿革：前代無考。本朝永樂中，國王者麻里奈那遣其臣別里呆不來等來朝，幷貢方物。

《明四夷考・加異勒》　加異勒，西戎小種，居人不及千家，貧窶乏食，常傭鄰國。永樂中王者麻里奈那遣使別里呆不來貢方物，宣德間遣使朝貢。（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三・加異勒》。）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加異勒》　西戎一小種也。居人不及千家，貧窶，常傭鄰國。皇明永樂中，國王者麻里奈那遣使別里呆不等來朝貢，宣德中，亦遣使朝貢。

《咸賓錄・西夷志・加異勒》　加異勒，小國也。永樂、宣德間俱遣使朝貢。其地民貧，常傭鄰國。物產無奇。

《廣皇輿考・四夷・加異勒》　前無考。國朝永樂中遣使朝貢。

《方輿勝略・外夷・加異勒》　加異勒，民貧，常傭鄰國。

《獻徵錄・四夷・加異勒》　加異勒，小國。永樂中王者麻里奈那遣使入貢，宣德、正統間再至。其國民不及千家，又貧，傭鄰國自給。

《裔乘・西南夷・加異勒》　加異勒，小國也。其地民貧，常傭隣國，物產無奇。永樂、宣德間，俱遣人來貢。

《明象胥錄・加異勒》　加異勒，西戎小種，居人不及千家，貧窶，常傭食鄰國。永樂中，王者麻里奈那遣使貢方物。宣德間再朝貢。（幷見《明世法錄・西戎・加異勒》。）

《名山藏・王享記三・加異勒國》　加異勒國，西戎小種，居人寡少，窶而傭鄰國。永樂中，王者麻里奈那遣使朝貢。宣德、正統間一再至。

《明書・四國傳三・加異勒》　加異勒，西戎小種，居人不及千家，貧窶乏食，常傭鄰國。永樂中，王者麻里奈那遣使來貢方物，宣德間遣使朝貢。

《罪惟錄・外國列傳・加異勒國》　加異勒國，西戎小種，居人寡少，不及（十）〔千〕家窶而傭鄰國。永樂中，王者麻里奈那遣使別里呆不來朝貢。宣德、正統時一再至。

《續通典・邊防三・加異勒》　加異勒，明成祖永樂九年，其酋長葛卜者麻遣使奉表貢方物，賜宴及幣鈔。鄭和再使其國，後凡三入貢。宣宗宣德八年，又偕阿丹等十一國來貢。

第三港諸部第三港　特番里

打冷莽柯　亞英咖

《島夷誌略・第三港》　古號馬淵，今名新港，口岸分南北，民結屋而居。田土、氣候、風俗、男女與八丹同。去此港八十餘里，洋名大朗，蚌珠海內爲最富。

採取之際，酋長殺人及十數牲祭海神。選日，集舟人採珠，每舟以五人爲率，二人蕩槳，二人收綆，其一人用圈竹匡其袋口，懸於頷上，仍用收綆，繫石於腰，放墜海底，以手爬珠蚌入袋中，遂執綆牽掣。其舟中之人收綆，人隨綆而上，纔以珠蚌傾舟中。既滿載，則官場週回皆官兵守之。越數日，候其肉腐爛，則去其殼，以羅盛腐肉漩轉洗之，則肉去珠存，仍巨細篩閱。於十分中，官抽一半，以五分與舟人均分。非祭海神以取之，入水者多葬於鰐魚之腹。吁，得之良可憫也。舶人幸當其取之歲，往往以金與之互易。歸則樂數倍之利，富可立致，特罕逢其時耳。

又《特番里》　國居西南角，名爲小食。官場深邃，前有石崖當關以守之，後有石洞周匝以居之。厥土塗泥，厥田沃饒臨溪，溪又通海。海口有閘，春月則放水灌田耕種。時雨降則閉閘，或歲旱則開焉。民無水旱之憂，長有豐稔之慶，故號爲樂土。氣候應節。俗淳，男女椎髻，繫青布。

煮海爲鹽，釀老葉爲酒，燒羊羔爲食。地產好黃蠟，綿羊高四尺許。波羅大如斗，甜瓜三四尺圍。貿易之貨，用麻逸布、五色紬緞、錦緞、銅鼎、紅油布之屬。

《海錄・西南海》　打冷莽柯國在西嶺西北，順東南風約二三日可到。疆域甚小，民極貧窮。然性頗淳良，風俗與上略同。沿海屬邑有地名咖補者，西洋客商皆居此。土產海參、魚翅、龍涎香、訶子。

又　亞英咖在咖補西北，順風約五六日可到，爲唳咭利所轄地。土番風

俗與上略同。土產棉花、燕窩、椰子、訶子。

錫蘭部 師子 獅子 僧伽羅 和訶條

私訶調 細蘭 西難 信合納帖音 僧迦剌 僧加剌 婆羅門 錫蘭山 則意蘭 西崙 西壠 西嶺

題解

《新唐書・西域傳下・師子》 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國。

《大唐西域記・僧伽羅國》 此國本寶渚也，多有珍寶，棲止鬼神。其後南印度有一國王，女娉鄰國，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之徒棄女逃難。女居巖中，心甘喪命。時師子王負女而去，入深山，處幽谷，捕鹿採菓，以時資給。既積歲月，遂孕男女，形貌同人，性種畜也。男漸長大，力格猛獸。年方弱冠，人智斯發，謂其母曰：『我何謂乎？父則野獸，母乃是人。既非族類，如何配偶？』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子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母曰：『我先已逃，不能自濟。』其子於後逐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去已，遂擔負母妹，下趨人里。母曰：『宜各愼密，勿說事源。人或知聞，輕鄙我等。』於是至父本國，國非家族，宗祀已滅。投寄邑人，人謂之曰：『爾曹何國人也？』曰：『我本此國，流離異域。子母相攜，來歸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資給。其師子王還無所見，追戀男女，憤恚既發，便出山谷，往來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物，殘毒生類。邑人輒出，遂取而殺。擊鼓吹具，負弩持矛，羣從成旅，然後免害。其王懼仁化之不洽也，乃縱獵者，期於擒獲。王躬率四兵，衆以萬計，掩薄林藪，彌跨山谷。師子震吼，人畜辟易。既不擒獲，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子除國患者，當酬重賞，式旌茂績。其子聞王之令，乃謂母曰：『飢寒已甚，宜可應募，或有所得，以相撫育。』母曰：『言不可若是，彼雖畜也，猶謂父焉。豈以難辛，而興逆害？』子曰：『人畜異類，禮義安在？既以違阻，此心何冀？』乃袖小刀，出應招募。是時千衆萬騎，雲屯霧合。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卽其前，父遂馴伏。於是乎親愛忘怒，乃剚刃於腹中，尚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刳腹，含苦而死。王曰：『斯何人哉，若此之異也？』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禍，然後具陳始末，備述情事。王曰：『逆哉，父而尚害，況非親乎？畜種難馴，兇情易動。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則國典不虧，王言不二。』於是裝二大船，多儲糧糗。母留在國，周給賞功。子女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珍玉，便於中止。其後商人採寶，復至渚中，乃殺其商主，留其子女。如是繁息，子孫衆多，遂立君臣，以位上下，建都築邑，據有疆域。以其先祖擒執師子，因舉元功而爲國號。

又 佛法所記，則曰：昔此寶洲大鐵城中，五百羅剎女之所居也。城樓之上豎二高幢，表吉凶之相。有吉事吉幢動，有凶事凶幢動。恆伺商人至寶洲者，便變爲美女，持香花，奏音樂，出迎慰問，誘入鐵城。樂讌會已，而置鐵牢中，漸取食之。時贍部洲有大商主僧伽者，其子字僧伽羅，父既年老，代知家務，與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風波飄蕩，遇至寶洲。時羅剎女望吉幢動，便賫香花，鼓奏音樂，相攜迎候，誘入鐵城。商主於是對羅剎女王歡娛樂會。自餘商侶，各相配合，彌歷歲時，皆生一子。諸羅剎女情疎故人，欲幽之鐵牢，更伺商侶。【略】僧伽羅者，智慧深固，心無滯累，得越大海，免斯危難。【略】〔羅剎女〕至僧伽羅家，詐其父僧伽曰：『我是某國王女，僧伽羅娶我爲妻，生一子矣。賫持寶貨，來還鄉國，泛海遭風，舟檝漂沒。唯我子母及僧伽羅，僅而獲濟。山川道阻，凍餒艱辛，一言忤意，遂見棄遺。詈言不遜，罵爲羅剎。歸則家國遼遠，止則孤遺羈旅，進退無依，敢陳情事！』僧伽曰：『誠如所言，宜時卽入室。』居未久，僧伽羅至。父謂之曰：『何重財寶，而輕妻子？』僧伽羅曰：『此羅剎女也。』則以先事具白父母，而親宗

戚屬，咸事驅逐。時羅剎女遂以訴王，王欲罪僧伽羅，僧伽羅曰：『羅剎之女，情多妖惑。』王以爲不誠也，而情悅其淑美，謂僧伽羅曰：『必棄此女，今留後宮。』僧伽羅曰：『恐爲災禍。斯既羅剎，食唯血肉。』王不聽僧伽羅之言，遂納爲妻。其後夜分，飛還寶渚，召餘五百羅剎鬼女，共至王宮，以毒呪術，殘害宮中，凡諸人畜，食肉飲血，持其餘屍，還歸寶渚。旦日，群臣朝集，王門閉而不開，候聽久之，不聞人語。於是排其戶，闢其門，相縱趨進，遂至宮庭，聞其無人，唯有駭骨。群官僚佐相顧失圖，悲號慟哭，莫測禍源。僧伽羅具告始末，臣庶信然，禍自招矣。於是國輔老臣群官宿將，歷問明德，推據崇高，咸仰僧伽羅之福智也，乃相議曰：『夫君人者，豈苟且哉？先資福智，次體明哲。非福智無以享寶位，非明哲何以理機務？僧伽羅者，斯其人矣。夢察禍機，感應天馬，忠以諫主，智足謀身。曆運在茲，惟新成詠。』衆庶樂推，尊立爲王。僧伽羅辭不獲免，允執其中，恭揖群官，遂即王位。於是沿革前弊，表式賢良，乃下令曰：『吾先商侶在羅剎國，死生莫測，善惡不分。今將救難，宜整兵甲。拯危恤患，國之福也。收珍藏寶，國之利也。』於是治兵，浮海而往。時鐵城上凶幢遂動，諸羅剎女覩而惶怖，便縱妖媚，出迎誘誑。王素知其詐，令諸兵士口誦神呪，身奮武威。諸羅剎女蹋墜退敗，或逃隱孤島，或沈溺洪流。於是毀鐵城，破鐵牢，救得商人，多獲珠寶。招募黎庶，遷居寶洲，建都築邑，遂有國焉。因以王名而爲國號。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 又言僧伽羅是商人子名，以其多智，免羅剎鬼害，後得爲王，至此寶渚，殺除羅剎，建立國都，因之爲名。

《通典・邊防九・師子》 能馴養神師子，遂以爲名。

（并見《通志・四夷傳三・師子》、《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五・獅子國》。）

《白孔六帖》卷九七 西域師子。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國。

《冊府元龜》卷九六一 （獅子國）其後鄰國人居之，能馴養獅子，遂以名國。

《太平寰宇記・西戎四・師子》 能馴養師子，遂以爲名。

《明象胥錄・錫蘭山》 番語高山爲錫蘭，因名。

《名山藏・王享記三・錫蘭山國》 其國有翠藍山，獨高山外，蕃語謂高山爲錫蘭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錫蘭山》 番語謂高山爲錫蘭，因名。

《罪惟錄・外國列傳・錫蘭國》 自帽山西北行三日，有翠藍山極高，番語謂高山爲錫蘭云，又名梭篤蠻山。

《讀史方輿紀要・廣西七・外國附考》 （錫蘭山）其國有高山，番語高山爲錫蘭也。

《續通志・四夷傳三・天竺》 師子者，亦天竺旁國，居西南海中，多奇寶。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唐總章三年，遣使來朝。天寶初，王尸羅迷迦再遣使貢。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一・英領錫蘭島》 （錫蘭島。）《明史》稱錫蘭山，土人謂高山爲錫蘭，島有高山，故名。

綜述

《法顯傳》 其（師子）國本在洲上，東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數，其間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統屬大洲。多出珍寶珠璣。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護，若有採者，十分取三。

其國本無人民，正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人共市易，市易時鬼神不自現身，但出寶物，題其價直，商人則依價置直取物。因商人來往住故，諸國人聞其土樂，悉亦復來，於是遂成大國。

其國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田種隨人，無所時節。

《宋書・夷蠻傳・師子國》 師子國，元嘉五年，國王剎利摩訶南奉表曰：『謹白大宋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外，無往不伏，方國諸王，莫不遣信奉獻，以表歸德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修德爲正，不嚴而治，奉事三寶，道濟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在己，欲與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難化。故託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臺像以爲信誓，信還，願垂音告。』至十二年，又復遣使奉獻。

《梁書・諸夷傳・師子國》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

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

晉義熙初，始遣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謂爲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宋元嘉六年，十二年，其王剎利摩訶遣使貢獻。

大通元年，後王伽葉伽羅訶梨邪使奉表曰：『謹白大梁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表，無有不從，方國諸王，莫不奉獻，以表慕義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脩德爲本，不嚴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爲善，度若己身，欲與大梁共弘三寶，以度難化。信還，伏聽告敕。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南史・夷貊傳上・師子國》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住者，遂成大國。

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號之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宋元嘉五年，其王剎利摩訶遣使奉表貢獻。十二年，又遣使奉獻。梁大通元年，後王迦葉伽羅訶黎邪使使奉表貢獻。

《新唐書・西域傳下・師子》 師子，居西南海中，延袤二千餘里，有稜伽山，多奇寶，以寶置洲上，商舶價直輒取去。後鄰國人稍往居之。

又 總章三年，遣使者來朝。天寶初，王尸羅迷迦再遣使獻大珠、鈿金、寶瓔、象齒、白氎。

《藝文類聚》卷七六 支僧載《外國事》曰：和訶條國，在大海之中，地方二萬里。國有大山。

《大唐西域記・僧伽羅國》 僧伽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沃壤，氣序溫暑。稼穡時播，花果具繁。人戶殷盛，家產富饒。其形卑黑，其性獷烈，好學尚德，崇善勤福。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山東北海畔城，古僧伽羅國，今入海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非印度攝，即執師子也。周七千餘里。都城周四十餘里，人戶大盛。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 （秣羅矩吒國）又聞東北海畔有城，自城東南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此言執師子，非印度境也。國周七千餘里，都城周四十餘里，人戶殷稠，穀稼滋實，黑小急暴，此其俗也。

《通典・邊防九・師子》 師子國，東晉時通焉，天竺旁國也。在西海之中，延袤二千餘里。多出奇寶。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明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

又 風俗與婆羅門同，而尤敬佛法。安帝義熙初，遣使獻玉佛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歷晉、宋代，在建康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畫維摩詰，幷玉像，時人謂爲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時咸歎惜之。建康即今丹陽郡江寧縣。

宋文帝元嘉五年，其王剎利摩訶南遣使貢獻。梁武帝大通元年，後王迦葉伽羅訶梨耶亦使使貢獻。杜環《記》云：師子國亦曰新檀，又曰婆羅門，即南天竺也。國之北，人盡胡貌，秋夏炎旱。國之南，人盡獠面，四時霖雨。從此始有佛法寺舍，人皆儋耳，布裹腰。」

（幷見《通志・四夷傳三・師子》。）

《唐會要・師子國》 師子在西南大海中洲，宋始朝貢。其洲中有山，名稜伽，多奇寶，古佛遊處。國中有王，以一善化，人皆以清淨學道爲勝。天寶五載正月，王尸羅迷伽遣使至，獻大珠鈿、金寶瓔珞，及貝葉鈔寫《大般若經》一部，細白氎四十張。

《冊府元龜》卷九五六 獅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國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

《太平御覽》卷七九七 支僧載《外國事》曰，和訶條國，在大海中，地方二萬里，大山名三漫屈。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二・師子》　師子國，東晉時通焉，天竺之旁國也。在西南大海之中，洲延袤三千餘里。其洲中有山，名稜伽，古佛遊處。國中有王，一以善化，人皆以清淨學道爲務。安帝義熙初，遣使獻玉佛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歷晉宋代，在建康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畫維摩詰，幷玉像時人謂爲建康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時咸嘆惜之。建康卽今丹陽郡江寧縣是。宋文元嘉五年，其王剎利摩訶南遣使貢獻。梁武大通元年，後王迦葉伽羅訶梨耶亦遣使朝貢。杜環《記》云：師子國一曰新檀，又曰婆羅門，卽南天竺也。國之北，人盡胡貌，秋夏炎旱。國之南，人盡獠面，四時霖雨。從此始有佛法寺舍。人皆儋耳，布裹腰。唐天寶五載使至，獻鈿、金寶瓔珞，及貝葉寫《大般若經》。

《諸蕃志・志國・細蘭國》　〔藍無里國〕北風二十餘日到南毗管下細蘭國。自藍無里風帆將至其國，必有電光閃爍，知是細蘭也。其王黑身而逆毛，露頂不衣，止纏五色布，躡金綫紅皮履，出騎象，或用軟兜，日啖檳榔。煉眞珠爲灰。屋宇悉用貓兒睛及青紅寶珠、瑪瑙、雜寶粧飾，仍用藉地以行。東西有二殿，各植金樹，柯莖皆用金，花實幷葉則以貓兒睛、青紅寶珠等爲之。其下置金椅，以琉璃爲壁。王出朝，早升東殿，晚升西殿，坐處常有寶光，蓋日影照射琉璃，與寶樹相映，如霞光閃爍然。二人常捧金盤從，承王所啖檳榔滓。從人月輸金一錠於官庫，以所承檳榔滓內有梅花腦幷諸寶物也。王握寶珠，徑五寸，火燒不煖，夜有光如炬，王日用以拭面，年九十餘，顏如童。國人肌膚甚黑，以縵纏身，露頂跣足，以手掬飯，器皿用銅。有山名細輪疊，頂有巨人跡，長七尺餘，其一在水內，去山三百餘里。其山林木低昂，周環朝拱。產貓兒睛、紅玻瓈腦、青紅寶珠。地產白荳蔻、木蘭皮、麝細香。番商轉易用檀香、丁香、腦子、金銀、鼗器、馬、象、絲帛等爲貨。歲進貢於三佛齊。

《大德南海志・舶貨・諸蕃國》　南毗馬八兒國：細藍。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五・獅子國》　獅子國，東晉時通焉，天竺旁國也。在西海之中，延袤二千餘里。多出奇寶。其地和適，無夏冬之異。五〔種〕〔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有龍居之。諸國商賈市易，不見其形，但〔出〕珍寶，明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略】風俗與婆羅門同，而尤敬佛法，安帝義熙初，遣使獻玉佛，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歷晉、宋代，在建康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畫維摩詰，幷玉像，時人謂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時咸嘆惜之。宋文帝元嘉五年，其王剎利摩訶南遣使貢獻。梁武帝大通元年，後王迦葉伽羅訶黎耶亦遣使貢獻。杜環《記》獅子國亦曰新檀，又曰婆羅門，卽南天竺也。國之北，人盡胡貌，秋夏（炎）〔炎〕旱。國之南，人盡獠面，四時霖雨。從此始有佛法寺舍，人皆儋耳，布裹腰。唐總章三年，遣使來貢。天寶初，尸羅述伽再遣使獻大珠鈿、金寶纓、象齒、白氈。

《明史・外國傳七・錫蘭山》　錫蘭山，或云卽古狼牙修。梁時曾通中國。自蘇門答剌順風十二晝夜可達。

永樂中，鄭和使西洋至其地，其王亞烈苦奈兒欲害和，和覺，去之他國。王又不睦隣境，屢邀劫往來使臣，諸蕃皆苦之。及和歸，復經其地，乃誘和至國中，發兵五萬劫和，塞歸路。和乃率步卒二千，由間道乘虛攻拔其城，生擒亞烈苦奈兒及妻子、頭目，獻俘於朝。廷臣請行戮，帝憫其無知，幷妻子皆釋，且給以衣食。命擇其族之賢者立之。有邪把乃那者，諸俘囚咸稱其賢，乃遣使賫印誥封爲王，其舊王亦遣歸。自是海外諸蕃益服天子威德，貢使載道，王遂屢入貢。

宣德五年，鄭和撫諭其國。八年，王不剌葛麻巴忽剌批遣使來貢。正統元年命附爪哇貢船歸，賜敕諭之。十年偕滿剌加使者來貢。天順三年，王葛力生夏剌昔利把交剌惹遣使來貢。嗣後不復至。

《異域志・私訶條國》　近女眞。金遼山廟有石罐，如人飲食將盡，向罐作禮，則飲食悉具。其人多尚巫，談禍福。

《瀛涯勝覽・錫蘭國》　過此〔翠藍山〕投西，船行七日，見鶯歌嘴山，再三兩日到佛堂山纔到錫蘭國馬頭，名別羅里，自此泊船，登岸陸行。此處海邊山腳光石上，有一足跡，長二尺許，云是釋迦從翠藍山來，從此處登岸，腳踏此石，故跡存焉。中有淺水不乾，人皆手蘸其水洗面拭目，曰佛水清淨。左有佛寺，內有釋迦佛混身，側卧，尚存不朽，其寢座用各樣寶石粧嵌沈香木爲之，甚是華麗。又有佛牙幷活舍利子等物在堂。其釋迦涅槃，正此處也。又北去四五十里纔到王居之城。

《西洋番國志・錫蘭國》　過此〔翠藍山〕正西舡行七八日見鶯哥嘴山，又三兩日見佛堂山，始到錫蘭國馬頭，番名別羅里，泊舡登岸。海邊山腳石上有足跡，長二尺許，云是釋迦佛自翠藍山來就此登岸，足跡存焉。中有淺水不乾，人就蘸水洗面目。其左有佛寺，乃佛涅槃處，寺內佛卧尚存，寢座皆用諸寶石嵌沉香木爲之，極華麗。及有佛牙幷活舍利子等物在堂。北去四五十里始到王居。

《星槎勝覽・前集・錫蘭山國》　其國地廣人稠，貨物各聚，亞於爪哇。國有高山參天之叢山，山頂產有青美盤石、黃雅鴿石、青紅寶石，每遇大雨，衝流山下，沙中尋拾得者。其海傍有珠簾沙，常此網取螺蚌，傾入珠池內，作爛淘珠，爲用而貨也。海邊有一盤石，上印足跡，長三尺許，常有水不乾，稱爲先世釋迦佛涅槃眞身在寺側卧尚存，亦有舍利子，在其寢處。氣候常熱，俗朴富饒，米穀足收。地產寶石、珍珠、龍涎、乳香。貨用金銀銅錢、青花白磁、色段、色絹之屬。男女纏頭，穿長衫，圍單布。永樂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監鄭和等齎捧詔敕、金銀供器、彩粧織金寶幡、布施於寺及建石碑，以崇皇圖之治，賞賜國王、頭目。

《明一統志・外夷・錫蘭山國》　沿革：前代無考。相傳其國有巨人足跡。本朝永樂十年，詔諭其國王不剌葛麻巴思剌查。正統十年，國王遣其臣耶把剌謨的里啞等來朝，幷貢方物。天順三年，其王葛力生夏剌昔利把交剌惹復遣使來貢。

《明四夷考・錫蘭山》　錫蘭山，在大海中。【略】〔赤（卯）卵塢〕又西海行可十日，至佛堂山。泊舟處濱海，山麓有卧佛寺，佛榻寶飾極華麗。又西北陸行五十里至王居。

又　正統十年，遣使耶把剌謨的里啞來朝，貢珠、寶石。天順三年，王葛力生夏剌昔利把交剌惹復遣使朝貢。

《三才圖會・地理・錫蘭山》　錫蘭山，前代無考。相傳其國有巨人足距〔跡〕。國朝永樂九年問罪其國，立其屬之賢者爲王。十年，詔諭其國。正統十年、天順三年，皆遣使來貢。其貢寶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剌、象、乳香、木香、樹香、土檀香、沒藥、西洋細布、藤竭、蘆薈、硫黃、烏木、胡椒、碗石。以後貢無常期，至則納之。

又《人物・訶條國》　訶條國，金遼山廟有石鼈，如人飲食將盡，向鼈行禮，則飲食悉具。

《殊域周咨錄・錫蘭》　錫蘭國，古狼牙須也，在西洋，與柯枝國對峙，以別羅里爲界。自蘇門答剌順風十二晝夜可至其國。占城極西可望見焉。番語謂高山爲錫蘭，因名。前代不通中國，或曰狼牙須，梁時通焉。

又〔永樂〕十四年，王遣使偕占城、爪哇諸國貢馬及犀、象方物。中官鄭和等賫敕及錦綺紗羅綵絹等物，偕往賜各國王。宣德八年，入貢。賜文綺，國王十八疋，王妃八疋；紗，國王與妃各四疋；正使副使給賞有差。詔使臣以下自進物俱給與價。

正統十年，貢珠石、寶石。天順三年，王率其子葛力生夏剌昔利把交把惹遣使貢。自後貢使亦間至。

其國在大海中，有翠藍山最高大參天，山頂產有青美藍石、黃鴉鴿石、青紅寶石，每遇大雨，衝流山下，沙中拾取之。其海旁有珠簾沙，或云珠池，日映光浮起，閃閃射人。常以網取螺蚌，傾入池中，作爛淘珠貨之。自山東南乘風可三日至赤卵塢。【略】又西海行可十日至佛堂山，海邊有一盤石，上印足跡，長三尺許，常有水不乾，稱爲先世釋迦佛從翠藍嶼來登此山，足躡其跡，至今尚存。故名佛堂山。盤石下有卧佛寺，稱爲釋迦佛涅槃眞身側卧在寺。亦有舍利子在其寢處，寶飾極華麗。又西北陸行五十里至王居。

《圖書編・錫蘭山國》　其國地廣人稠，貨物各聚，亞於爪哇。國有高山參天，山頂產青美盤石、黃雅鴿石、青紅寶石，每遇大雨，衝流山下，沙中尋拾得者。其海傍有珠簾沙，常以網收螺蚌，傾入珠池內，作爛（陶）〔淘〕珠，爲用而貨也。海邊一石，有足跡長三尺許，常有水不乾，稱先世釋迦佛從翠藍嶼來岸，足踏其跡，至今爲聖跡也。山下有石，側卧尚存，亦有舍利子在。永樂七年，上命太監鄭和等齎捧詔敕及建石碑，以崇皇圖之治，賞賜國王、頭目。其王亞烈（若茶）〔苦奈〕魁負固不恭，謀害舟師，鄭和等深機密策，使衆啣枚疾走，夜半奮勇殺入，生擒其王。至永樂九年，歸獻闕下，尋蒙恩宥，裨復歸國，四夷悉欽。天順三年朝貢。

又《天竺》　師子，天竺旁國也。在西海中，延袤二千餘里。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錫蘭山》　地在大海中，多山，而翠藍獨高插天。其海邊一盤石上有巨人足跡，長三丈許，四季水不乾，相傳爲先世

釋迦從翠藍嶼來登此山，足躡其跡云。下有寺，稱爲釋迦佛涅槃眞身（倒）〔側〕卧在寺。亦有舍利子，在其寢處。俗氣候常暑，地豐米穀。產寶石、水晶。皇明永樂己丑，遣中官鄭和奉勅齎金銀供器及綵粧、織金寶幡布施於寺，及建石碑，賞賜國王、頭目等。

又　正統十年，遣其臣耶把剌謨的里啞等來朝，貢珍寶石。宣德八年，遣使朝貢，賜王紵絲十八疋、紗四疋，王妃紵絲八疋、紗四疋，及其使臣等各有差。天順三年，國王葛力生夏剌昔利把交剌惹復遣使朝貢。今金陵靜海寺藏有佛寶，來自西方，每歲時出獻佛堂上祝云，亦鄭和所取。

又《錫蘭》　過此〔翠藍〕山投西，船行七八日見鶯哥嘴山，再三二日至佛堂山，纔到錫蘭國。馬頭名羅里，泊船登岸。海邊山脚光石上有一足跡，長二尺許，云釋迦自翠藍山岸脚踏，其跡存焉。中有淺水不乾，人皆以手蘸其水拭面目，曰佛水清淨。左有佛寺，內有釋迦佛混身，側卧，尚存不朽，其寢坐用各色寶石裝嵌，沉香木爲之，甚華麗。及其佛牙幷活舍利子等物在堂，其釋迦佛涅槃正此處也。去此四五十里纔到王居之處。

《明會典・朝貢二・錫蘭山國》　永樂九年，遣使諭西洋諸國，歸經錫蘭山。其國王亞烈苦奈兒發兵絕我歸路，使者襲其城，生擒國王及家屬，獻於朝，命釋之，擇立其屬之賢者。十年，封耶巴乃那爲王。正統十年、天順三年，遣使來貢。

《咸賓錄・西夷志・婆羅門》　婆羅門，卽古師子國。東晉時通焉，天竺一時屬國也。其地西海之中，延袤二千餘里，多出奇寶，四時和適，無夏冬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有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不見其形，但珍寶明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

晉安帝義熙初，遣使獻玉佛像，高四尺二寸，五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歷晉宋代，在建康瓦官寺。其後宋元嘉、梁大通，唐總章、天寶間朝貢不絕。獻有大珠、鈿金、寶纓等物。

宋淳化中，闍婆國使來言，其鄰國有婆羅門者，其人善法，察人情，人欲相危害者，皆先知之。至大觀中，婆羅門遣使來貢，詔禮之如交趾。及今我朝永樂中，遣使貢眞珠、玳瑁、瑪瑙、車渠等物。賜王及妃文綺。

其地負山面海，念佛素食。風俗土產大略與天竺同。

又《南夷志・錫蘭山》　錫蘭山在大海中。永樂七年遣太監鄭和賫詔幷賜物諭之。其國王亞烈苦奈兒，瑣里人也，負固不恭，謀害舟師。和暗設兵器，令衆夜半銜枚殺之，入其宮，生擒國王。至九年，獻俘闕下，朝廷赦之還國。封國人所推耶巴乃那者爲王。正統、天順間輒遣使來貢。

《諸夷考・細蘭》　細蘭國，在大海中。王黑身逆毛，不衣露頂，止纏五色番布，出入乘象，或用軟兜。商舶將至其國，先見電光閃爍，蓋其屋宇悉用猫睛及雜寶裝飾。東西二殿各植兩樹，枝柯花葉皆以金玉雜寶爲之。其下眞金椅，以琉璃爲壁。坐處常有光華，蓋日影照射，相暎如霞彩然。歲貢物於三佛齊國。

《廣皇輿考・四夷・錫蘭山》　前代無考。相傳其國有巨人足（距）〔跡〕。國朝永樂九年間罪其國，立其屬之賢者爲王。十年，詔諭其國。正統十年、天順三年皆遣使來貢。以後貢無常期，至則納之。

《方輿勝略・外夷・婆羅門》　婆羅門古師子國，天竺屬國也。其地延袤二千餘里。多出奇寶，四時和適，無夏冬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晉安帝義熙初，獻玉佛像，高四尺二寸，曆晉宋代，在建康瓦官寺。宋淳化中，闍婆國使來，言其鄰國有婆羅門者，其人善法，察人情，人欲相危害者，皆先知之。我朝永樂中，遣使貢眞珠、玳瑁、瑪瑙、車渠等物，賜王及妃文綺。其地負山面海，風俗與天竺同。

《獻徵錄・四夷・錫蘭》　錫蘭，古狼牙須，在大海中。自蘇門答剌舟行十二晝夜可到。永樂七年，中使鄭和至其國。國王亞烈苦奈兒，瑣里人也，素暴橫，患苦往來諸番使，索賂于和，不得，發兵劫和舟，和襲而虜之，俘獻闕下。更封其族人耶巴乃那爲王。天順三年卒，子葛力生夏剌昔利巴交剌惹嗣立，遣使貢。其國地廣人稠，稱富饒。王尚釋，重象牛，煆牛糞灰塗體，殺牛者死。民上裸，下纏幌，加壓腰，去鬚，留髮。女椎髻于後，下縈白布。產寶石、水晶。其山則翠藍山最高大，峙海中，去山三日程有赤卵塢，其人穴居，裸形，不粒食，若野獸然。

《裔乘・西南夷・婆羅門》　婆羅門，卽古師子國，天竺屬國也，東晉始通中國。其地在西海中，延袤二千餘里，多出奇寶，四時和適，無夏冬之異，五穀隨時可種。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後諸國人以爲樂土，多往居之，遂成大國。

又　我朝永樂中，遣使貢眞珠、玳瑁、瑪瑙、車渠等物，賜王及妃文綺。其地負山面海，念佛素食，風俗土產大略與天竺同。

又《錫蘭山》　錫蘭山在大海中，山多，而翠藍山獨高插天。其海邊一盤石上有巨人足跡，長三丈許，四季水不乾，世謂釋迦嘗徙翠藍嶼來登此山，此其迹云。下有寺，稱爲釋迦佛涅槃眞身倒卧在寺。亦有舍利子，在其寢處。氣候常暑，地豐米穀。產寶石、水晶。我朝永樂七年，遣太監鄭和賫金銀供器及綵粧織金寶幡布施于寺，及建石碑，賜之。其國王亞若奈兒，鎖里人，負固不服，謀害舟師，和以兵擊破之，俘其王。九年，獻俘闕下，尋宥歸國。十年封耶巴乃那爲王，自是西夷畏服。正統十年，遣其臣耶巴剌謨的里啞等來朝，貢珍寶石。宣德八年，入貢，賜王及妃紵絲等物，其使臣等亦賞各有差。天順三年，國王葛力生夏剌昔利把交剌惹復遣使朝貢。

《武備志・四夷一五・錫蘭山》　錫蘭山，在大海中。【略】（赤（卯）卯塢）又西海行可十日，至佛堂山泊舟處，濱海山麓有卧佛寺，佛榻寶飾極華麗。又西北陸行五十里，至王居。

又　正統十年，遣使耶把剌謨的里啞來朝，貢珠、寶石。天順三年，王葛力生夏剌昔利把交剌惹復遣使朝貢。

《職方外紀・則意蘭》　印第亞之南，有島曰則意蘭，離赤道北四度。人自幼以環繫耳，漸垂至肩而止。海中多珍珠，江河生貓睛、昔泥、紅金剛石等。山林多桂皮、香木，亦產水晶，嘗琢成棺，以斂死者。相傳爲中國人所居，今房屋殿宇亦頗相類。

《明象胥錄・錫蘭山》　錫蘭山與柯枝國對峙，以別羅里爲界。自蘇門答剌順風十二晝夜至，占城極西可望見焉。【略】或曰卽古狼牙須國。梁天監中，嘗奉表修貢，表稱『大吉天子足下』。其國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在南海中。【略】（赤（卯）卯塢）又西循海行十日至佛堂山泊舟，有大磐石，印足跡三尺許，水不涸，相傳先世釋迦佛從翠藍嶼來登，蹟跡尚存。山麓有卧佛寺，稱爲釋迦涅槃眞身，佛榻華飾，有舍利子。又西北陸行五十里抵王居。

又　永樂九年，中使鄭和賫詔諭西洋諸國，歸經錫蘭山，其王亞烈苦奈兒負固謀發兵絕歸塗。和先發，銜枚襲擊，虜其王，獻俘闕下。釋之，擇立其屬賢者。十年，封耶巴乃那爲王。正統十年，遣使貢珠、寶石。天順三年，復來貢。貢物有珊瑚、硫黃、乳香、沒藥、藤竭、碗石。（幷見《明世法錄・南蠻・錫蘭山》。）

《名山藏・王享記三・錫蘭山國》　錫蘭山國，古狼牙須，亦曰裸形國。不衣也，亦不穀食。與柯枝對峙，以別羅里爲界。占城極西可望見焉。【略】山頂產鴉鵲寶石，每雨甚，衝流下，可拾取。海畔石有巨人武，長三丈許，云是釋迦足跡。下有卧佛寺，舍利在其寢傍。

又　〔永樂〕十四年，偕占城、爪哇諸使貢方物，復命鄭和等賫賜之，幷及諸國王。自後宣德、正統、天順間，俱入貢。其國地廣人稠，貨物之聚亞於爪哇。尙佛，重象、牛，調牛糞塗地而禮佛，煆之以塗體。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錫蘭山》　錫蘭山國，古狼牙須也。自蘇門荅剌順風十二晝夜可至。其國地廣人稠，貨物多聚，亞於爪哇。中有高山，上產鴉鵲宝石，每遇大雨，衝流山下，沙中拾取之。隋常駿至林邑，極西望見焉。【略】相傳釋迦從翠藍嶼來嶼在龍涎西北，五晝夜程。登此山，猶存足跡。山下有寺，中貯釋迦涅槃眞身，側卧，及舍利于。狼牙修國，梁時通焉，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恐卽此國。

又　正統十年，國王遣使耶把剌謨的里啞等來朝貢方物。天順三年，其王葛方生夏剌昔利把交剌惹復遣使來貢。

又　按錫蘭山疆域，在西洋，與柯枝國對峙，南以別羅里爲界。

《罪惟錄・外國列傳・錫蘭國》　錫蘭國，古狼牙須也，與柯枝對峙，以別羅里爲界，占城極西可望見焉。【略】山頂產紅雅姑、青雅姑、黃雅姑、青米藍石、昔剌泥、窟沒藍等一切寶石，甚雨流下，任採之。又西行十日至佛堂山，海畔石有巨武跡，長三尺，云是釋迦足跡。下有卧佛寺，佛榻寶飾極華麗，稱爲釋迦涅槃眞身，側卧于此，尙有佛牙及活舍利子在寢處可觀。又西北陸行五十里至王居。

《八紘譯史・婆羅門》　婆羅門，古師子國，屬於天竺，處西海中，廣二千餘里。先時，南印度有國王女嫁隣國，路逢獅子，負女而去，遂孕男女。男長力格猛獸，問其母，知昔事，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擔母妹趨本國，獅子追戀憤恚，暴害人物。王募能擒獅子者酬重賞。子欲往，母曰：彼雖畜猶父焉，爾何忍。子曰：人畜異類，禮安在。乃袖小刃出應募，獅子踞林中，人莫敢近，子卽其前，父遂馴伏，乃剚刃於其胸中而死。王曰：逆哉，父而尙害，畜種難馴。重嘗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於是裝二大船，

多儲糧糗，母留在國，周給從優，子女各從一舟，隨風飄蕩，男船泛海至寶渚，建都築邑，因爲獅子國王。女船泛至波剌斯西，神鬼所居，產育羣女，爲西大女國。獅子國中多奇寶，四時和適，冬夏無殊，五穀不拘時節，隨人種植。其地舊無人民，惟鬼神與龍居之，客來市易，不見其形，但列珍寶，量其所值，商人依價取之。異域人聞其土樂，競至其處，遂成大國。晉義熙初，遣獻玉佛，高四尺二寸，形制特殊，五色潔潤，似非人工所至，在建康瓦官寺。宋淳化中，闍婆國使來言，其隣有婆羅門者，其人善察人情，先知吉凶。明時亦嘗入貢。其境負山面海，念佛修齋，風俗同於印度。

又《錫蘭》 錫蘭，海中大國。其王瑣里人也，明時入貢。其俗尚釋，最重牛象，煆牛糞塗體，飲牛乳不食其肉，殺牛者死。其禮佛也，手舒於前，腿伸於後，胸腹著地而拜。人稠國富，亞於爪哇。婚姻則親屬婦人拍胸哭泣，叫號爲賀。男去鬚，留髮以布纏首。土宜稻穀。所經海中有赤卵塢，其人穴居，男女裸體，有如野獸，食魚蝦及芭蕉子。俗云著有寸布在身，即生爛瘡徧體，相傳昔者釋迦過海，於此澡浴，塢人潛盜其衣，釋迦咒書，以故至今其人莫能衣服。海濱有一盤石，印一足跡甚長，有水不乾，云是釋迦足跡。山下有寺，乃釋迦涅槃處，眞身尚在寺中。

《廣輿記・外譯・錫蘭山》 在南海中，去廣州二萬四千里，與柯枝國相對。沿革：古無可考，或云即古狼牙須國。明永樂間，太監鄭和等齎詔諭其王亞烈苦奈兒，苦奈兒負固弗服，和設策擒獻闕下，乃改立耶巴乃那爲國王，自是貢獻不絕。《四夷考》錫蘭山即古狼牙須國。蕭梁時有南海中狼牙修國來貢，疑即此。其地在西洋，與柯枝國對峙，南與別羅里爲界。

《海國聞見錄・小西洋記》 小白頭南入於海之地曰戈什嗒，東、西、南三面皆臨大海，外懸一島曰西崙，中產大珠。

《茶餘客話・師子國》 唐開元初，有人上言往師子國求靈藥。其國在天竺，居西南海中。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以馴養師子得名，諸國商賈往與貿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題其所值。商賈依價取之。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諸國人聞其樂土，競往，遂成大國，此即佛經所言天龍夜叉之屬。又聞廣東民與海神市者，造舟海上，以貨置舟中，焚契於岸，縱舟而去，如期而舟來，所命貨物，與原契不爽，亦師子國之類也，天下事眞有不可理曉者。

《海錄・西南海・西嶺》 西嶺在笨支里少北，又名咕嚕慕。由笨支里水路約六七日，陸路約二旬可到，爲荷囒所轄地。土番名高車子，風俗與明呀哩略同。內山爲乃弩王國。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錫蘭山》 在西海中。建置沿革：自古不通中國。《明史・錫蘭山傳》：或云即古狼牙修。梁時曾通中國。自蘇門塔剌順風十二晝夜可達。明永樂中，鄭和使西洋至其地，其王亞烈苦奈兒欲害和，和覺，去之他國。及和歸經其地，復誘和至國中，發兵五萬塞歸路。和乃率步卒二千，由間道攻拔其城，生擒亞烈苦奈兒及妻子、頭目，獻俘於朝。帝憫其無知，皆釋之，且給以衣食。命擇其族之賢者立之。有邪把乃那者，諸俘囚咸稱其賢，乃遣使齎印誥封爲王，其舊王亦遣歸。自是遂屢入貢，至天順後不復至。其國地廣人稠，貨物多聚，亞於爪哇。【略】自此山（翠藍嶼）西行七日，見鸚哥嘴山。又二三日。抵佛堂山，即入錫蘭國境。《明史》海邊山石上有一足跡，長三尺許。故老云，佛從翠藍嶼來，踐此，故足跡尚存。中有淺水，四時不乾，人皆手蘸拭目洗面，曰『佛水清淨』。山下僧寺有釋迦眞身，倒卧牀上。旁有佛牙及舍利，相傳佛涅槃處也。其寢座以沈香爲之，飾以諸色寶石。王所居側。有大山，高出雲漢。其巔有巨人足跡，入石深二尺，長八尺餘，云是盤古遺跡。此山產紅雅姑、青雅姑、黃雅姑、昔剌泥、窟沒藍等諸色寶石。每大雨，衝流山下。土人競拾之。海旁有浮沙，珠蚌聚其內，光彩瀲灩。王使人撈取，置之地，蚌爛而取其珠，故其國珠寶特富。

《瀛環志略・亞細亞・五印度》 錫蘭錫倫、西崙、僧伽剌、楞伽山、寶渚、則意蘭、則意拉。在南印度之東南，海中大島也。周迴千餘里，中有崇山高阜，近海窪下。地多雨，多迅雷。山川靈秀，花木繁綺，禽聲歡樂，風景足怡。林內多象，土人用之如牛馬，居民皆崇佛教，云佛生於此土。生齒繁多，穀不足，仰食印度諸部。山出寶石，海濱出明珠。所產桂皮最良，勝於粵西。前明中葉，葡萄牙據錫蘭海口立埔頭，尋爲荷蘭所奪。嘉慶元年，英吉利驅逐荷蘭，盡有海濱之地。時錫蘭酋殘虐失民心。其都城在海濱，名可倫破，英人屢進攻，內潰而亡，全島遂爲英有。英以大酋鎮守。海舶屯集之地名停可馬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云：錫蘭山國，古狼牙修也。自蘇門答剌順風十二

晝夜可至。其國地廣人稠，貨物多聚，亞於爪哇。中有高山，上產鴉鵲寶石，每遇大雨，衝流山下，從沙中拾取之。隋常駿至林邑，極西望見焉。番語謂高山爲錫蘭，因名。相傳釋迦從迦藍嶼來登此山，猶存足迹。山下有寺，中貯釋迦涅槃眞身及舍利于。明永樂六年，遣太監鄭和等詔諭其王亞烈若奈兒，賚供器、寶旛，布施於寺，建石碑，嘗賜國王、頭目有差。亞烈若奈兒負固不服，擒之以歸。擇其支屬賢者亞巴乃那立之。十四年，偕占城、爪哇、滿剌加、蘇門答剌等國貢方物。正統十年、天順三年，復入貢云云。余嘗聞米利堅人雅裨理云：錫蘭爲天竺本國，今稱五印度爲天竺，乃世俗相沿之誤。按《後漢書》即以天竺爲身毒。似非以一島之名概全土。雅裨理所云不知何所據也。

《海國圖志・西南洋・五印度總述下》（《地球圖說》）再南有一島，名錫蘭洲，現與英吉利管轄，耶穌門徒亦在此傳教。是洲土產與天竺國無異，但另有桂皮、香料、象。土人用之如牛馬。山內多寶玉，海濱多珍珠。至於架非，近亦栽種不少。

又（《地理備考》）錫蘭海島在印度之南，緯度自北五度五十分起至九度五十二分止，經度自東七十七度三十分起至七十九度止。長約一千里，寬約四百里，烟戶一兆五億口。田土肥饒，穀果豐登，土產稻、烟絲、麻、椰子、檳榔、胡椒、桂皮、綿花、木料、金石之類。禽獸充牣，鱗介紛繁。地近赤道，暑多寒少。貿易昌盛，商舟絡繹。首郡名哥倫波，有國君所派總兵一員駐札。

又**《北南印度分述》**《地理備考》曰：馬爾地瓦斯國；一曰錫蘭山，在亞細亞州之南，居印度海中。北極出地十五分起，至七度二十分止，經線自東七十度三十分起，至七十一度三十分止。周圍枕海，地不相連，環以各島，共一千五百座，四面相向，自南而北約二千里。其烟戶所在，惟四五十島。地氣溫和，寒暑相稱。田土不澤，隴畝稀疎。穀果甚鮮，椰子木多。海出龍龍。土產珊瑚、玳瑁等物。商船絡繹，王位相傳，所奉之教乃回教也。國郡在馬劣島中。乃通國之首島。

《外國史略》：錫蘭山島，在印度東南。廣袤方圓千一百六十二里，居民一百四萬五千六百口。北極出地自五度五十六分及九度四十六分，偏東自七十九度三十六分及八十一度五十八分。地高於海，自八十丈及三百丈，最高之峰五百處，其一曰亞坦之峰，有石上足痕，或曰佛足蹟焉。西北地低，港汊皆流入之，夾以最深之海港，地形如箕舌。時有甘雨，地氣常如春時，絕不似印度亢熱。地多磽，產桂皮、加非、椰子，海邊尤豐，居人榨其油，市輿外國。土人用象如牛馬。多嫩黃青藍各色美玉。海產明珠，每年約值銀二十萬兩。內地多出鹽。但五穀不登，必買於印度。居民有三種，一爲內地之干地人；土民多由五印度來，半奉耶穌教，餘則拜佛。錫蘭島自古有名，珍奇鍾萃，號爲寶渚，時有中國大商艘、赴島貿易，亞西亞各國皆于是港通商。明時回回族類由亞拉國來侵據此島。孝宗弘治年間，與葡萄亞兵船結盟，歲貢肉桂皮，協力驅亞拉回人，遂爲葡萄亞所據，勸土民奉天主教。崇禎四年，干地王招荷蘭，助驅葡萄亞，而荷蘭復奪海邊各地開埠，越百三十年；嘉慶元年又爲英人攻據，自後全島歸英國。每年納餉約百萬，尙不足供官費。然貿易日興。所種珈琲樹，每年增至數萬石。開道院，勸民奉耶穌教。其都城曰可倫破，在西南海邊，居民六萬，築礮臺以護之，內設大礮三百門。干地山水甚美，高海面者六百餘丈，前與北地未通，欲攻擊其酷主，不能進。此時開通路，輻輳不絕，貿易日興。其海口曰可道丁馬里。又牙利城，東南之堅城。

《西游筆略》（咸豐九年六月念六）錫蘭島志：錫蘭在印度東南，緯綫自赤道北六度起至十度止，經線中華北京偏西四十度起至三十六度止。長九百里，闊五百里，戶口一百五十萬。其地峻嶺高阜，花木粉綺，河水洋洋，灌溉有資，禽族奇麗，亦有鷙鳥猛獸，錯處其中。地產象，土人驅之，不啻常畜。山多寶石，雨時隨流而下，每從沙中拾取。蚌產明珠，人多沒水而求之。五穀不足，仰食於印度。古時人民頗留心文詞技藝，近則荒陋殊甚。相傳佛生此地，故居民尤崇釋教，山下有寺，貯釋家涅槃眞身。其教死物奉事土木偶神，生物奉事走獸飛禽，俗爲最陋。其絕誕者，莫如天竺傳來之祖死化牛一節。其俗父母將死，卽擇白牛一犢，召僧徒誦經，禮畢，立爲聖牛，給以殊食，配以數牝，日則縱遊里巷，夜則引處美欄，糞溺街衢不敢怒，踐踏園圃不敢嗔，事死如事生，敬牛如敬父，縉紳巨族，恬不知羞。自方濟各、沙勿畧傳教此島後，奉天主聖教者亦多，故其陋爲稍減云。

補註：錫蘭，在印度半島之東南。氣候炎熱。居民大半爲僧伽黎土人及馬來、爪哇、阿剌伯等人，佛教最盛。產茶及茄菲，可可。自西元前六世紀

至一千八百十五年爲獨立王國，一千五百五年，葡人始殖民於其西南部，十七世紀中葉，荷蘭人占領之，至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全島爲英人所據。一千八百十五年，僧伽黎王以政權讓於英政府，一千八百三十一年，編爲自治州，設總督治之，首邑曰科崙埠。

《航海述奇》〔同治丙寅二月〕二十四日甲寅，晴。申初抵錫蘭，乃印度國之東南界也。其國共分東西南北中五處，謂之五印度，相傳即昔唐三藏取經之國也。其北亦有回教，自古稱爲佛國，今已半屬於英而奉耶穌教矣。進口見林壑城池、樓房島嶼，不計其數。又見本地小舟，廣可尺餘，長約丈餘，左有三木長六尺許，作丌字形。因是處波浪凶猛，船雖小，必須加力幫趁扶持，方不致有翻覆之患耳。是晚暴雨，河內小舟幷不停避。由新嘉坡至錫蘭，計水程四千五百里。

二十五日乙卯，早陰，細雨一陣。卯正，乘小舟登岸。見南面炮台如城，煤積若山。氣候四時莫辨，雨露均勻，終年紅綠不彫，春光恆駐。多產肉桂、豆蔻之類，寶石、玳瑁、貓眼、珠玉甚多。山鼠大約尺五，毛如猬，土人以其刺作筆管、筐籃、小盒等物。野外虎、豹、象、蛇亦多。土人面黑環眼，攏髮無巾，橫一月牙木梳。男子赤身，腰圍紅布長裙。女子亦無褌褲，着小白汗衫，下亦長裙。

《乘槎筆記》〔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晴。午正行七百九十六里。申正泊舟錫蘭土人統名之爲印度。酉刻　陣雨。

考《瀛環志略》：錫蘭在南印度之東南，海中大島也。周千餘里，中有崇山高阜。近海窪下地，多雨，多迅雷。花木繁綺，林內多象，山出寶石，所產桂枝最良。前明時葡萄牙據立埠頭，后爲荷蘭所奪。嘉慶元年，英人盡有其地。《天下郡國利病書》云，古狼牙修也，自蘇門答臘順風十二晝夜可至。相傳釋迦從伽藍嶼來登此山，猶存足蹟。山下有寺，中貯釋迦涅槃眞身及舍利子。明永樂六年，遣太監鄭和等，賫供器、寶旛，布施於寺，建碑。土人多畜象，置木架其背，形長方，上可坐四五人，驅策若牛馬。

又　二十六日　午，陰。閱各國地圖，雲錫蘭爲天竺本國，地廣人稠亞於爪哇南洋大島，即噶羅巴。古時佛教起於印度，盛行中土。晉法顯、北魏惠生、唐玄奘皆遍歷其地，紀載特詳。諸佛菩薩繪塑各像，多裸上體。或耳戴環，脛束釧。所衣袈裟，即外著之沙郎，至今多未改也。自紅衣喇嘛教興，嗣復演爲黃教。元起北方，取五印度，建爲外藩，乃已半從回教。今則備歐羅巴之東藩，而佛教愈微。《瀛環志略》云，慧光照於震旦，而淨土轉滋他族。盛衰之感，洵不虛也。

今則市肆樓宇之繁盛，皆泰西及中土人。村店尚有土人售魚蝦果蔬者，或樓居，或板屋。近岸三五里，樓宇相望，皆閎敞，堊白土，半頹圮矣。

《漫游隨錄・錫蘭佛跡》　錫蘭在南印度東，南洋中一大島也，周回千有餘里。

又　按錫蘭爲我佛如來降生之地，遺迹尚存。自佛教流傳中土，晉法顯、北魏惠生、唐玄奘皆親歷其境，今覽《佛國》、《西域》諸記，班班可考。明永樂年間，太監鄭和曾賫法器寶幡布施寺中。或傳尚有釋迦涅槃眞身在寺，香花供養。華人之來此者，當以鄭和爲能副其職，俾國威遠施於域外，嗣后華人亦幾絕迹矣。過此，則爲自古不通中國之地。故在錫蘭欲覓一華人，殊不可得。

錫蘭房屋多參洋制，然不甚高廣，外障蘆簾，內施窗牖。行衢市中，絕不見室以內人。堅吳欲導觀土妓，余婉辭之。各店以象牙、玳瑁諸器來求售者紛如也，顧多贋品，索價亦殊昂。略購二三，以充贈遺。

錫蘭有城堡，有炮臺，設兵居守。有一總督駐劄其地，有議會以治理政事，向爲強國，民戶甚繁。葡萄牙、荷蘭迭據其地，英人逐而有之。向來各部設立一主，爲民間所公舉，後廢。有野民居島之深處，雲是土番遺種，爲人迹所不到，以樹果穴獸爲糧，幾有上古茹毛飲血之風焉。豈釋迦牟尼時即有斯族歟？所不可解已。

《海島逸志》　西壠在西北海之隅，地極廣大，距葛留巴極遠，和蘭、紅毛、佛蘭西、呂宋緒國錯處其間，產金銀，寶石五色俱備，光彩奪目。地屬和蘭管轄，徙葛留巴之犯流罪者，悉置於此，華人之犯罪者，亦置於此，餘則不能到也。

《海客日譚》卷三　錫蘭島，英吉利步頭也。距漳貢約四千餘里，在印度東南，古名獅子國，一曰大狼牙修，地多佛氏遺跡。明永樂中，嘗遣太監鄭和供佛此島。島中岡巒雲列，阿丹峯獨竦凌虛，高可千仞，峯上產獅子，因名獅子國，蓋中華人名之也。又多產珍寶，土人庚題族，皆居島中峯之四周，海濱則皆印度人坿居。島橫約七百里，縱約千二百里。明以前爲天方所據，

明初葡萄牙逐天方而據之，明季荷蘭據之，盡逐葡萄牙。及我朝嘉慶初，英吉利又奪之荷蘭，守以重兵，以其西北邇接印度，欲永據爲外府焉。自明以前庚題人固有土酋長此島，今則僅存虛號矣。惟賴峯上所產軟瓚、寶玉、琥璽、象牙、肉桂之屬以自富。中華及諸國人皆豔其產，爭來集其步頭，印度人尤多，相去獨近故也。

劉錫鴻《英軺日記》　錫蘭之屬英吉利，亦在嘉慶元年。其地縱七百九十八里，橫四百二十里，無寄寓華民。土著長髮面黑，不衣履，腰以下繫花布，與檳榔嶼等處同。

《西征記程》　〔光緒十二年〕三月初一日戊子，早鐘十下，啓椗展輪向西行。按錫蘭，印度南海中島，即晉法顯《佛國記》《梁書》《新唐書》之師子國，《大唐西域記》之僧伽羅，《明史》始稱爲錫蘭山，土人謂高山爲錫蘭，島有高山，故名。《梁書》言其國舊無人民，鬼神及龍居之，其說殆不經。《西域記》坿注，言釋伽牟尼佛化身名僧伽羅，國人推尊爲王，以大神通力破大鐵城，滅羅刹女，拯卹危難，於是建都築邑，化導四方，示寂留牙在於茲土。西人紀載肇生人物之亞當，基督教人謂生於猶太，回教人謂實生錫蘭，後徙之猶太耳，合而觀之，四人所謂亞當，似即釋氏之釋伽牟尼。今島中央之刊的城，在赤道北七度十八分，京師偏西三十五度四十五分。即僧伽羅故城，有精舍，藏佛齒，《佛國記》言出佛齒供養，《西域記》謂晝夜遠望，光若明星者，即此。而《西域記》坿注及《明史》皆言，永樂中，鄭和西遊抵錫蘭，破其都，虜其王，禮佛牙，登舟至京師，詔莊嚴栴檀金剛寶座貯修供養，果爾則佛牙已東歸上都，何至今尚存刊的，殆佛所遺者或不一牙，抑亦好事者之僞造，非過客所敢知也。又《佛國記》云：佛至師子國，現神足；〔王〕〔汪〕大淵《島夷志略》言，僧加剌即僧伽羅轉音。海濱有石如蓮臺，上有佛足蹟；《明史》亦云。然今刊的城南之亞當峰在赤道北六度五十分，京師偏西三十五度五十二分。石上有足蹟，長五尺，相傳爲佛祖所遺，《佛國記》等書所言當即此。島南廣北狹，略如三角形，南北七百七十里，東西廣處四百里，爲方里者二十一萬二千八百三十。美水泉，茂草木，氣候多暑，然爽暢，無蘊隆瘴癘之病，西人樂其地，稱爲東海明珠。

又　光緒七年，英置長官治之，兼掌兵駐刊的，有副長官、刑官、天主教頭。舊俗專習佛教，自回教入印度，錫蘭亦從而奉之，近日則天主、耶穌與佛、回幷傳矣。約計之，佛教最多，天主教次之，回教又次之，耶穌教爲最少。土產加非、椰子、棉花、香木、稻米、桂皮等物。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　〔光緒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記　晴。風小、舟平。丑正，過包恩得葛拉似即曾侯《日記》之巴德夾，印度之東南境也。卯初，舟右見來無塔燈，蓋錫蘭東南境，山巒起伏，障海而西。午正，抵錫蘭島之克倫伯一作格崙坡，曾侯《日記》謂應作科郎埠。自昨午至此，行三百五十三海里。寒暑表八十七度，埠無碼頭，艤舟海中。錫蘭一島，長二百五十英里，闊百五十英里，周圍得二萬五千方英里，人丁二百五十萬。克倫伯，其大埠也，距新嘉坡一千五百九十七海里，人丁二萬有奇，種類約有六等，英吉利人、新格里人、印度人一名探末爾，一名麻矮司，新嘉坡人、荷蘭人，惟新格里人最舊。昔有新格里王，居開殿城，初爲葡萄牙所吞幷，繼屬荷蘭，嘉慶元年英又奪踞之，墾築招徠迄今。克倫伯有炮臺、兵房、教堂、書院、鐵廠、醫館、監獄、關署、花園、博物院、鐵路自山頂地名挪拉里。至開殿山之中間，自開殿至克倫伯埠南挪野止，計程二百英里。居民本崇佛教，近則天方、耶穌、天主各教皆有之。英、法、德、荷、奧、阿剌伯、巫來由各種人皆備，而印度人尤多，其人民粗陋與新嘉坡等。

克倫伯海面寬闊，水勢湍激，英人以西門土築堤，約長一里以障洪濤，始能泊舟，渡船抵岸，亦臻平穩。工程經始於曾侯出使時，至今始成。土產洋藥爲大宗，及寶石、象牙、玳瑁、加非、桂皮、檸檬、香蕉、波羅蜜、椰子油，出米亦多，近兼種茶；西北海灣麥那兒，尤饒蜃蛤。英有官駐克倫伯，職視知府；其大酋駐開殿譯音似作澈淀，即《使西紀程》所謂高諾者也。英人稱其大酋曰『格浮男』，譯之猶曰管理人，中外人稱之曰總督，或曰巡撫，皆以意會之云爾。其香港、新嘉坡等處亦然。

《出使日記續刻》卷九　〔光緒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記　錫蘭在印度東南印度洋中，英屬島也。洋中有礁石、沙綫，接於印度。在北緯五度五十三分、九度五十一分之間，英京東經七十六度四十二分至八十一度五十五分。得地二萬五千英方里，大於阿爾蘭四之三以上。其形如梨，其南較闊，南北長二百六十英里，極闊處一百四十英里。

《使俄草》卷二　〔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按錫蘭古稱佛國，晉法顯《佛國記》所稱獅子國，云在洲上，東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

右小洲乃有百數，相去或十里、二十里、二百里，統屬大洲。又云：由摩梨帝國海口，趁商船西南十四日即至。摩梨帝即今加爾各畣地。《唐志》云獅子國北岸距南天竺百里。今錫蘭自爲一島，在印度南，證之方輿形勝，當即此地不謬。民睛髮似中土，而黧黑可畏，跣足，短衣窄袖，下無袴，通服長裙，紅色間用印花者，上披紅袱，咸袒右臂，俗名沙郎。今中土僧服袈裟，或塑羅漢作種種形狀，不知乃其本俗，幷種類相貌，非有畸異也。髮含玳瑁細齒梳，形如半月。自柔佛以西，皆以首戴物，女子妝飾畧同新嘉坡。跳舞則鼓掌踏歌，蠢蠢如羊豕。土色赤，產洋藥爲大宗，其餘象、馬、牛皮、靛草、椰子、香蕉、波羅蜜、曼陀果、俗稱饅頭果。肉皮果、婆羅樹、貝多樹，近亦產茶，奪華商之利，然終不似華產之美也。天氣亦似新嘉坡。

又卷八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按錫蘭一島，長六百五十里，闊三百里，周圍二萬五千方里，距新嘉坡一千五百九十七海里。人民約二萬，餘種類計凡六等，新格里人最舊，餘則英吉利人、印度人、新嘉坡人、荷蘭人、巫來由人。昔有新格山德王居開殿城，譯音似作澈淀。即《使西紀程》所謂高諾也，初爲葡萄牙人所吞幷，繼屬荷蘭，嘉慶中英又奪踞之，新格山德王僅食祿俸守府而已，英人墾闢招徠迄今，有礮臺、兵房、教堂、書館、織廠、關署、醫院、花園、博物院。鐵路由山頂至開殿山中間至南挪野一帶，計程三百里。居民本崇佛教，近改習天方、耶蘇、天主各教。英人俑其大酋曰格浮男，譯即管理人。華人於香港各埠或俑之曰總督，曰巡撫，皆以意會之爾。是地進口多法國各種名酒，出口則以洋藥爲大宗，運往中國者十之八九，運往南洋各埠者十之二。是船所裝計不下八九千箱，皆運往中國者，其次青靛，亦多運往中土。地不出米，因人民疎惰，嬾於種植故也。近頗種茶。其西北海灣曰麥那兒，尤饒蜃蛤。

《印度札記・五印度部落》　錫蘭島，古獅子國也。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千餘里。中央則層巒疊嶂，自八百尺至六千尺，最高者曰亞坦之峰。產獅子。本土庚低之人居於山內，四圍海濱皆由印度遷來者。土產珍奇，夙稱寶渚，中華商艘，亦往來不絕。明初爲天方回教所據，土君因與葡萄牙聯盟，盡逐回人，遂爲葡人所據。崇禎時，又招荷蘭以驅葡人，而荷蘭復奪其市埠。至嘉慶元年，英吉利兵船襲而取之，自後全島悉歸於英。其會城曰可倫坡，在西方海濱，築礮臺以護之。其北境山谷內，路徑不通，土酋酷虐，近時乃由庚低開通一路，直達東北海隅。復由庚低修建火車鐵路二百餘里，至可倫坡。每年所收賦稅二百萬。

《南行記》　錫蘭有都會曰可倫坡，其港口則名戈爾片埠。如舌孤峙南海，惟北面與印土僅隔海峽，餘三面汪洋萬頃。土地縱七百九十八里，橫四百二十里。古稱狼牙修國，又名天竺，即佛教所始地，佛釋迦實生於此。明永樂中，太監鄭和曾擒其王歸，旋復釋之，故於明世效職貢焉。今亦屬英轄。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南洋各島》　錫蘭，在印度東南洋中。值北緯五度五十三分至九度五十一分，京師西經三十四度至三十六度。長二百五十英里，闊得其五分之三，積方二萬四千四百五十四英里。本爲新格里族所居，王城曰庚低，今有英酋駐之，即《使西紀程》所謂高諾者也，或曰格浮男，譯言爲管理人。華人或擬以總督、巡撫，蓋以意會之而已。明正德二年，一千五百七年。葡萄牙始設埔頭於此，旋爲荷蘭所奪，嘉慶元年，一千七百九十六年。英又奪之，先屬於麻打拉薩，後乃另爲一部，設巡撫、將軍等官，幷有議會及輔政司。二十年，一千八百十五年。英始廢其島王，全有其地。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印度》　錫蘭島，在馬特拉斯之南，周圍千餘里，山川秀媚，花木繽紛，風景之佳，甲於諸郡，惟濱海之地，窪下卑濕，時有颶風霪雨之患，山多寶石，隨水流下，不勞披揀。俗傳佛生於此，居民多崇佛教。明時，葡萄牙人占其海口，尋爲荷蘭所奪。嘉慶初，土酋殘虐，大拂民心，英人乘機進攻，勢如破竹，遂逐荷人，據其全島。今另設總督一人，以資鎮守，駐紮葛蘭巴城，即其都會也。西望有馬威羣島，地產珊瑚，居民勤作，類多野樸。折而北爲臘其地威羣島，沙磧石田，居民寥落。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一・英領錫蘭島》　錫蘭島。慕《志》云：在印度東南，緯綫自赤道北六度至十度，經綫自順天偏西三十四度至三十六度，長九百里，廣五百里，總計九萬方里。謝《志》云：西倫，一名錫蘭，地在北緯六度至十度，東經七十九度至八十一度，面積二十四萬八千方里。黃《記》云：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千餘里，產獅子。樋《志》云：南北二百五十英里，東西百五十英里，與其附近小島共成一殖民地，屬英國殖民事務大臣統轄。《泰西新史》作新錫藍。《課程》云：即《佛國記》、《梁書》、《新唐書》之師子國，《西域記》之僧伽羅國，《明史》稱錫蘭山。

又　〔錫蘭島〕徐《志》：錫蘭，錫倫、西嵩、僧伽剌、楞伽山、寶渚、則意蘭、則意拉。云在南印度之東南，海中大島也。周回千餘里，中有崇山高阜，近海窪下，地多雨，多迅雷。山川靈秀，花木繁綺，禽聲歡樂。林內多象，土人用之如牛馬。

居民皆崇佛教，云佛生此土。生齒繁多，穀不足，仰食印度。山出寶石，海濱出明珠。產桂皮最良，勝於粵西。前明中葉，葡人據錫蘭海口立埔頭，尋爲荷蘭所奪。嘉慶元年，英人驅逐荷人，盡有海濱之地。時錫蘭酋殘虐，失民心。其都城名可倫破，濱海，英人進攻，內潰而亡。全島爲英有，鎮以大酋。海舶屯集之地，名停可馬里。又云：《郡國利病書》言：錫蘭山國，古狼牙脩也。貨物多聚，亞於爪哇。中有高山，土產鴉鵲寶石，每遇大雨，衝流山下，從沙中拾取之。隋常駿至林邑，極西望見焉。番語謂錫蘭山爲高山，因名。相傳釋迦從迦藍嶼來登此山，猶存足蹟。山下有寺，中貯釋迦涅槃眞身及舍利子。明永樂六年，遣太監鄭和等詔諭其王亞烈若奈兒，齎供器、寶旛布施佛事，建石碑，賞國王、頭目有差。其王負固不服，擒之以歸，擇其支屬亞巴乃那立之。十四年、正統十年、天順三年皆入貢。

分述

地理環境

《大唐西域記・僧伽羅》　國東南隅有駄勒鄧反。迦山，巖谷幽峻，神鬼遊舍，在昔如來於此說《駄迦經》。舊曰《楞伽經》，訛也。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僧伽羅〕國洲東南隅有駄迦山，鬼神所遊，佛於此說此經。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　〔僧伽羅〕國東南隅有駄迦山，多神鬼依住。如來昔於此山說《駄迦經》。舊曰楞伽，訛也。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三一　楞伽。上勒登反，俗字也。正作棱，從木，麥聲，或作慢爲是。梵語，不求字訓，正梵音云駄迦，山名也，勒鄧反，去聲，并上聲字也。此亦寶名也，此山多饒此寶，故以爲名。在南海中師子國西南隅，海島大山也。

《嶺外代答・外國門下・西天諸國》　其地之南，有洲名曰細蘭國，其海亦曰細蘭海。

《島夷誌略・大佛山》　大佛山界於迓里、高郎步之間。至順庚午冬十月十有二日，因卸帆於山下，是夜月明如晝，海波不興，水清徹底，起而徘徊，俯窺水國，有樹婆娑。余指舟人而問：『此非青琅玕、珊瑚珠者耶？』曰：『非也。』『此非月中娑羅樹者耶？』曰：『亦非也。』乃命童子入水採之，則柔滑，拔之出水，則堅如鐵。把而翫之，高僅盈尺，則其樹槎牙盤結奇怪，枝有一花一蘂，紅色天然。既開者彷彿牡丹，半吐者類乎菡萏。舟人秉燭環堵而觀之，衆乃雀躍而咲曰：『此瓊樹開花也，誠海中之稀有，亦中國之異聞。余歷此四十餘年，未嘗覩於此，君今得之，茲非千載而一遇者乎？』余次日作古體詩百首，以記其實。袖之以歸。豫章邵庵虞先生見而賦詩，迨今留於君子堂以傳翫焉。

《咸賓錄・南夷志・錫蘭山》　其山川古跡，則翠藍山、產諸寶石，頂有巨足跡，云是盤古足跡也。彼國人言寶石乃盤古淚液結成，故有五色光彩。浮沙、中有螺蚌，國王令人網取傾入珠池內作爛，淘珠爲用而貨也。石跡。海邊山有一磐石，印足跡甚長，四時有水不乾，云釋迦足跡也。山下有寺，乃釋迦涅槃處，眞身尚在寺中。

《裔乘・西南夷・錫蘭山》　其山川古蹟則翠藍山、浮沙石。

《八紘譯史・錫蘭》　山川：翠藍山，山頂有盤古足跡，其形甚巨，產有五色寶石，國人云是乃盤古淚液結成，故有奇光異彩。珠簾沙中有螺蚌，國王令人網取，傾入珠池，採珠爲用。

《廣輿記・外譯・錫蘭山》　山川：佛堂山、國中泊舟處。山麓有卧佛寺，爲釋迦涅盤眞身。翠藍山。

《西征紀程》　西人樂其地，稱爲東海明珠。中高四下，最高之山曰佩時洛塔拉架瑙，在赤道北七度一分，京師偏西三十五度三十九分。高於海面八千二百八十英尺；次卽亞當峰，高於海面七千四百英尺。自九月至正月多西北風，三月至八月多東南風，二月風無定向。無長河，然足資灌溉。島之西北隅與印度麻打拉薩部之南觜相距僅一百六七十里，名曰巴克爾海夾，有數小島及礁石與兩岸相接，水落礁出，望之如橋，西人呼爲亞當橋，內產珠甚夥，瀕水居民多習水采之。

《出使日記續刻》卷九　〔光緒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記　錫蘭〕南方山嶺重叠，北方平坦。峻極之嶺曰撒突羅塔來格拉；更有高峰曰阿達姆，相傳爲佛西名菩大，卽菩提之諧聲。升天之處。其地雖在熱帶，而水土益人，海風徐來，酷熱不生；平陽氣候，恆無大變，以西十二月正月爲極寒，四五兩月爲極熱。川流多而不長，大江曰襪海懷里甘骭，源近阿達姆峰，約流二百英里，近停可馬里而入海。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南洋各島》　〔錫蘭〕全境南多大山，北多平

原。阿達姆峯，相傳爲佛升天之處。大江曰襪海懷里甘介，發源阿達姆，流二百餘里而入海，海口泊船築長堤一道，以禦風浪。地當熱帶，而無甚酷暑。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一・英領錫蘭島》 雷《志》云：與印度相隔爲巴克峽。吳《志》作巴爾庫，《世界地理》作泊卡，謝《志》作馬那耳海腰。由海岸至內地漸高，其最高者八千二百九十六英尺。矢《志》云：最高峯曰亞德密斯，高八千二百八十尺。樋《志》作亞當，黃《記》作亞坦，吳《志》作阿達姆。謝《志》云：河之大者曰瑪哈韋力，長四百里。小川尚多。

疆域政區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一・英領錫蘭島》 葛倫巴，熱度中數八十一度，極寒七十九度，極暑八十三度。雨水八十七英寸。又尼華拉愛里雅，熱度中數五十九度，極寒五十七度，極暑六十一度。雨水九十九英寸。人十二萬六千九百二十六口。皆夫那，人四萬三千四十二口。肯田，人二萬二百五十二口。以上要區。【略】先謙案：《列國》《學會》二圖作錫蘭，與雷，徐同。與印度相接處作保克海峽，即雷之巴克也。《世界圖》作羅克。其西岸有城曰可倫坡，即雷《志》之葛倫巴，徐之可倫破，《世界圖》作哥龍波，《萬國圖》作科隆跋，《紀程》作科隆坡，《漢文圖》作考老母，《外國地理》作蓋蘭波，《出使英法日記》作格侖坡，《世界地學》作哥倫波，周《志》作角龍勃，樋《志》作科倫布，許《考》、矢《志》作葛蘭巴。黃《記》云：明初爲回人所據，土君與葡聯盟，逐回人，遂爲葡所據。崇禎中，又招荷以逐葡，而荷又據其市埠，嘉慶元年，英人襲取之，全島遂歸於英，以可倫坡爲會城，於海濱築礮臺護之。本土庚低之人居山內，四圍海濱皆印度遷來者。其北境谷內路徑不通，土酋酷虐，近由庚低開路直達東北海隅，復由庚低建火車鐵路二百餘里至可倫坡，歲收賦稅二百萬。慕《志》云：分南、北、東、西、中五部，各有英官駐紮，英大臣駐葛倫巴。謝《志》云：哥倫波，人十二萬口，東西洋郵船必寄泊於此。南有高勒，爲南洋輪舟灣泊處，人三萬六千口。中央有城曰干第，爲土酋舊京，人二萬口。據二圖，中央有堪的，即雷之肯田，黃之庚低，謝之干第，《萬國圖》作坎地，《紀程》作刊的，《世界地學》作甘幾。南有加里，即謝之高勒，雷之皆夫那，《課程》作拋因脫甘里。東北有亭可馬里，即徐之停可馬里，《漢文圖》作刊火日，《日本新地球圖》作地利，《外國地理》作駝蓮蓋馬利。謝《志》云：亞當峯頂有天生灰石痕，愚人以爲佛足蹟。案諸志多以錫蘭爲釋迦生地，非也。巴德那，二圖作巴德拿，嘎那作加雅。

城市聚落

《島夷誌略・高郎步》 大佛山之下，灣環中，縱橫皆鹵股石。其地濕皁，田瘠，米穀翔貴，氣候暖。俗薄。舶人不幸失風，或駐閣於其地者，徒爲酋長之利。舶中所有貨物，多至全璧而歸之，酋以爲天賜也，敦知舶人妻子饑寒之所望哉！

男女撮髻，繫八卽那間布捎。煮海爲鹽，釀蔗漿爲酒。有酋長，地產紅石頭，與僧加剌同。貿易之貨，用八丹布、斗錫、酒、薔薇水、蘇木、金、銀之屬。

又《千里馬》 北與大奮山截界，溪水護市，四時澄徹，形勢寬容。田瘠穀少，氣候乍熱。俗淳。男女斷髮，身繫絲布。

煮海爲鹽，釀桂屑爲酒。有酋長。地產翠羽、百合、蘿蕷。貿易之貨，用鐵條、黃碗、蘇木、鉛、針之屬。

《海國圖志・西南洋・北南印度分述》 〔《外國史略》錫蘭山〕其都城曰可倫破，在西南海邊，居民六萬，築炮臺以護之，內設大炮三百門。干地山水甚美，高海面者六百余丈，前與北地未通，欲攻擊其酷主，不能進。此時開通路，輻輳不絕，貿易日興。其海口曰可道、丁馬里。又牙利城，東南之堅城。

《西征紀程》 科隆坡，島西岸臨海之埠也。在赤道北六度五十三分，京師偏西三十六度三十三分。民口約十二萬，多歐洲人。東北距刊的二百里，有鐵路。海岸甚堅實，舊有地牆，北伸入海，長不足千尺，不能辟西北風，停船者病之，故西船往來多出島西南隅之旁得加爾，至科隆坡者甚少。近年英人以石砌長隄，南著於觜，北伸入海，約二里許，東對島岸爲口門，隄之北端置燈樓，以便夜行入口，下椗之處甚闊而安，於是船泊科隆坡者遂與旁得加爾幷盛。口門廣約二里，口內水深率南一百六七十尺，北二百三十尺。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南洋各島》 〔錫蘭〕今分九省，會城曰可郎埔，在西岸，在礮臺、兵房、教堂、書院、鐵廠、醫館、監獄、博物院咸備。鐵路自那拉里經庚低山中，由庚低至可郎埔南之那野止，計程二百英里。其餘大城曰波因脫甘里，曰定可馬里，曰蘭突。

民族人口

《西征紀程》 島民種類凡四：曰新格利斯種，周、秦之際遷自北印度乾吉思河畔，至今爲最繁衍，短軀幹，膽小而詐，弱不任事；曰坦彌爾種，遷自南印度，居島北；曰摩哈默種，阿剌伯回族也，人性伉爽，善商賣；曰法答種，土人也，貧苦無知識，居樹林中，與獸無異。當明弘治之十八年，葡萄牙人始來據瀕海地，於島之南與西置埠。天啓初，荷蘭人爭奪之。我朝嘉慶元年，英吉利人復取之於荷人，會島酋虐用其民，英人遂攻滅島酋，有全島地，於是民類四種外，又有歐羅巴人，合島民共計二百七十六萬五千。

《出使日記續刻》卷九 〔光緒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記　光緒十七年，錫蘭民三百萬零八千有奇。以印度人種星海里司爲最多，約一百八十四萬有奇。其先蓋由印度徙此，在紀元前五百四十三年。次爲印度南方人種塔米爾司，約六十八萬有奇。次爲回回，十八萬有奇。又次則白厄司，或名烏蘭欣司，約一萬八千。歐洲人約五千而已。若物突司，即土著之番。若阿富汗人、巫來由人，則更少矣。其地盛行佛教。工藝所出，有金、銀、象牙、玳瑁、瓦器、席、扇、雕刻等物。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南洋各島》 〔錫蘭〕民數約三百萬人，以印度人種爲多，亦有回種，而佛教爲盛。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一・英領錫蘭島》 面積二萬五千三百六十五英方里。《課程》云：分八部，曰北部，曰北中部，曰中部，曰西北部，曰西部，曰東部，曰烏瓦部，曰南部。人三百三十九萬千四百四十三口。謝《志》云：官私學校約五千所。業農者居百分之二十八。

文化風俗

《冊府元龜》卷九六一 獅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國中有王，以一善化人。其樓閣皆以七寶裝，晃耀街巷。人衆熾盛，每於晨朝警皷曉群迷。常勸念佛，破諸衆生無明黑闇。嘗說空理，離於物外，以清淨學道爲務，不著於聲，不著於香。無量得道之處，一說在西海之中，延袤二千餘里。多出奇寶，本鬼神居之，商人到則不見，但置寶物價於洲上，商人依價買之而去。【略】風俗與婆羅門同，而尤敬佛法。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二・師子》 土俗物產：其地多出奇寶，土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求其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明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略】風俗與婆羅門同，而尤敬佛法。

《島夷誌略・僧加剌》 疊山環翠，洋海橫絲。其山之腰，有佛殿巋然，則釋迦佛肉身所在，民從而像之，迨今以香燭事之若存。海濱有石如蓮臺，上有佛足跡，長二尺有四寸，闊七寸，深五寸許。跡中海水入其內，不鹹而淡，味甘如醴，病者飲之則愈，老者飲之可以延年。

土人長七尺餘，面紫身黑，眼巨而長，手足溫潤而壯健，聿然佛家種子，壽多至百有餘歲者。佛初憐彼方之人貧而爲盜，故以善化其民，復以甘露水洒其地。產紅石。土人掘之，以左手取者爲貨，右手尋者設佛後，得以濟貿易之貨，皆令溫飽而善良。其佛前有一鉢盂，非玉非銅非鐵，色紫而潤，敲之有玻璃聲，故國初凡三遣使以取之。至是則舉浮屠之教以語人，故未能免於儒者之議。然觀其土人之梵相，風俗之敦厚，詎可弗信也夫！

《明史・外國傳七・錫蘭山》 其國，地廣人稠，貨物多聚，亞於爪哇。【略】自此〔翠藍嶼〕山西行七日，見鸚哥嘴山。又二三日抵佛堂山，卽入錫蘭國境。海邊山石上有一足跡，長三尺許。故老云：佛從翠藍嶼來，踐此，故足跡尚存。中有淺水，四時不乾，人皆手蘸拭目洗面，曰『佛水清淨』。山下僧寺有釋迦眞身，側卧牀上。旁有佛牙及舍利，相傳佛涅槃處也。其寢座以沉香爲之，飾以諸色寶石，莊嚴甚。王所居側有大山，高出雲漢。其顚有巨人足跡，入石深二尺，長八尺餘，云是盤古遺跡。此山產紅雅姑、青雅姑、黃雅姑、昔剌泥、窟沒藍等諸色寶石。每大雨，衝流山下，土人競拾之。海旁有浮沙，珠蚌聚其內，光彩瀲灩。王使人撈取，置之地，蚌爛而取其珠，故其國珠寶特富。

王，瑣里國人。崇釋教，重牛，日取牛糞燒灰塗其體，又調以水，徧塗地上，乃禮佛。手足直舒，腹貼於地以爲敬，王及庶民皆如之。不食牛肉，

止食其乳，死則瘞之，有殺牛者，罪至死。氣候常熱，米粟豐足，民富饒，然不喜噉飯。欲噉，則於暗處，不令人見。徧體者毫毛，悉薙去，惟髮不薙。

《瀛涯勝覽・錫蘭國》 國王係鎖俚人氏，崇信釋教，尊敬象牛。人將牛糞燒灰，遍搽其體。牛不敢食，止食其乳。如有牛死，即埋之。若私宰牛者，王法罪死，或納牛頭大金，以贖其罪。王之居址，大家小戶，每晨將牛糞用水調稀，遍塗屋下地面，然後拜佛，兩手直舒於前，兩腿直伸於後，胸腹皆貼地而爲拜。王居之側，有一大山，侵雲高聳。山頂有人腳跡一箇，入石深二尺，長八尺餘，云是人祖阿聃聖人卽盤古之足跡也。此山內出紅雅姑、青雅姑、黃雅姑、青米藍石、昔剌泥、窟沒藍等，一切寶石皆有。每有大雨冲出土，流下沙中，尋拾則有。常言寶石乃是佛祖眼泪結成。其海中有雪白浮沙一片，日月照其沙，光采激灩，日有珍珠螺蚌聚集沙上。其王置珠池，二三年一次，令人取螺蚌傾入池中，差人看守此池，候其壞爛，則用水淘珠納官。亦有偸盜賣於他國者。其國地廣人稠，亞於爪哇。民俗饒富。男子上身赤膊，下圍色絲手巾，加以壓腰。滿身毫毛俱剃淨，止留其髮，用白布纏頭。如有父母死者，其鬚毛卽不剃，此爲孝禮。婦人撮髻腦後，下圍白布。其新生小兒則剃頭，女留胎髮不剃，就養至成人。無酥油牛乳不食飯，人欲食飯，則於暗處潛食，不令人見。平居檳榔、老葉不絕於口。米穀、芝蔴、菜蓣皆有，惟無大小二麥。椰子至多，油糖酒醬皆以此物借造而食。人死則以火化埋骨，其喪家聚親鄰之婦，都將兩手齊拍胸乳而叫號哭泣爲禮。

《西洋番國志・錫蘭國》 王亦鎖里人，崇信佛教，敬象及牛。人以牛糞燒灰塗身。人不敢食牛，而食其乳。牛死卽埋之。若私宰牛者，其罪死，或納牛頭金，以贖其罪。王之所居，每早國人皆以牛糞調水，遍塗屋上地下，然後拜佛。其拜，以兩手舒前，兩腳伸後，胸腹著地而拜。近王居有一大山，高入雲表。上有人右腳跡，入石深二尺許，長八尺餘，云是人祖阿聃足跡。人祖華名盤古。此山出紅雅胡、黃雅胡、青米藍石、昔剌泥、窟沒藍等諸寶石。每大雨衝出沙土中，尋拾則有。彼人云乃人祖眼泪結成。又其國海中有雪白浮沙一所，出螺蚌，產珠，日照之光彩橫發。王因別爲珠池，每三年或二年，取沙上螺蚌入珠池養之，令人看守，淘珠納官。亦有竊取而賣者。

其國地廣人稠，亞於爪哇。民甚富饒。男子上皆赤體，下圍絲手巾，加以纏腰。渾身毫毛皆長剃，只留髮，用白布纏裹。父母死則髮毛不剃以爲孝禮。女人髻撮腦後，下圍白布。兒生皆剃頭，女則不剃，就養胎髮至長。其飯食皆不缺酥乳，亦以酥沃方食。若無酥乳，則自食於暗處。檳榔、扶菪葉晝夜不絕口。但人死則聚隣婦女以兩手拍胸乳，號叫爲禮。屍皆火化，骨則土埋。

《西洋朝貢典錄・錫蘭山國》 其臨海之山有釋迦登岸之足跡，其長可二尺許，其陷之水，四時不涸，名曰佛水。至者蘸拭其面目。左有寺，塑釋迦之卧像，其身不朽。其寢座以沉香木爲之，飾以衆寶，佛牙、舍利俱藏焉。

其王鎖俚之人，修浮圖教。重象暨牛，私解者辟，或贖以牛頭金。國人咸灰牛糞塗其體，食惟其乳，死則埋之。自王以下，晨用牛糞塗其居，而後禮佛。其拜，兩手舒之前，兩股舒之（復）〔後〕，胸腹著地以禮佛，謂之五體投地。其山之巔，有神人阿聃之足跡，陷於石者二尺許，一曰人祖，一曰盤古。其海中勝望曰白浮之沙。日而照也，則光彩激灩，爲國人之游望，是多螺蚌。其王宮之前曰珠池，凡三年則採煉。其採也，取沙中之螺蚌納之池，俟其腐爛，水盈而珠出，則取而納焉。其地廣，其民富饒。其男躶，下圍絲帨，謂之壓腰，纏首以白布。女椎髻，下圍白布。其恆食以牛乳，以醍醐以檳榔、蓁葉。食皆暗室。其國人不髮，喪則蓄焉。其葬也以火，取骨而埋之。喪之婦摽乳號哭而爲禮。

《明四夷考・錫蘭山》 王尚釋，重象牛，煆牛糞灰塗體，飲牛乳，不食其肉。殺牛者罪死。王宮民居，旦必調牛糞塗地而禮佛。國富饒，地廣人稠，亞於爪哇。民上裸，下纏帨，加壓腰，去鬚毫，留髮，布纏之。女椎髻於後，下縈白布。飲食不令人見。

（幷見《明書・四國傳二・錫蘭山》。）

《殊域周咨錄・西戎・錫蘭》 王尚釋，重象牛，煆牛糞灰塗體，飲牛乳，不食其肉，殺牛者罪死。王宮、民居旦必調牛糞塗地而禮佛。民上裸，下纏帨，加壓腰，去鬚毫，留髮，布纏之。女椎髻於後，下縈白布。飲食不令人見。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錫蘭》 國王係鎖里人，崇信佛教，尊敬象、牛。人將牛糞燒灰，遍搽其體。不敢食牛，止食其乳。如有牛死，卽埋之。若私宰者，王法罪死。或納牛頭大金，以贖其罪。王居之址幷大家小戶，每日侵晨先將牛糞用水調稀，遍塗屋下地面，然後拜佛，則兩手直舒於前，

兩腿直伸於後，胸腹皆着於地而拜。近有一大山，侵雲高聳。山頂有人右腳跡一箇，入深三尺許，長八尺餘，云是人祖阿（時）〔聃〕，聖人，即盤古之足跡也。此山出青紅黃牙烏、青米藍石、昔喇泥、窟沒盤等一應寶石，是人祖眼淚結成，信然。其海中有雪白浮沙一片，日照其沙，光彩激灩，日有珍珠螺蚌聚集其上。王置一珠池，二三年一次，令人取螺蚌傾入珠池內作爛，差人看守，水淘珠出納官。亦有竊取而賣者。其國地廣人稠，亞於爪哇。民俗富饒。男子上身赤膊，圍絲布手巾，加以壓腰。髮鬚幷滿身毫毛皆剃去淨，止留其髮，用白布纏頭。如有父母死亡者，其毫毛即不剃去，以此爲孝禮。女人髻綰腦後，下圍白布。其新生小兒則剃頭，女則腦後不剃，就養至長。人無酥油牛乳不食其飯，若人欲喫飯，則於暗處而食，不令人見。檳榔、蔞葉不絕其口而食。米穀、豆、蔬皆有，惟無麥麵。椰子至多，酒油糖飯皆將此物做造而食用之。人死則火化埋骨，其喪家娶親隣之婦都將兩手齊拍胸乳而叫嚎哭泣爲禮。

《咸賓錄・南夷志・錫蘭山》 其俗尚釋，重象、牛、煆牛糞塗體，飲牛乳，不食其肉，殺牛者死。王宮民居且必調牛糞塗室而後禮佛，兩手直舒於前，兩腳直伸於後，胸腹皆著地而拜。國富饒，地廣人稠，亞於爪哇。人死用火化。婚姻則親鄰婦人皆兩手齊拍胸乳而叫號哭泣爲賀。男去鬚毛留髮，女椎髻，皆以布纏之。土宜穀，市用金錢。

《裔乘・西南夷・錫蘭山》 其俗尚釋，重象牛，煆牛糞塗體，飲牛乳，不食其肉，殺牛者死。王宮、民居且必調牛糞塗室，而後禮佛，兩手直舒於前，兩腿直伸於後，胸腹皆著地而拜。國富饒，地廣人稠，亞於爪哇。人死用火化。婚姻則親鄰婦人皆兩手齊拍胸乳而叫號哭泣爲賀。男去鬚留髮，女椎髻，皆以布纏之。土宜稻，市用金錢。

《武備志・四夷一五・錫蘭山》 王尚釋，重象、牛，煆牛糞灰塗體，飲牛乳，不食其肉，殺牛者罪死。王宮民居，且必調牛糞塗地而禮佛。國富饒，地廣人稠，亞於爪哇。民上裸，下纏帨，加壓腰，去鬚毫，留髮，布纏之。女椎髻於後，下縈白布。飲食不令人見。產青紅黃鴉忽石、水晶。海洲有珠池，日映光浮起，閃閃射日間，歲一淘珠，諸番賈爭來市珠。土宜稻，不宜麥。市用金錢，重麝香、綺絹、青磁器、銅錢、樟腦。

《明象胥錄・錫蘭山》 王尚釋，重象及牛，煆牛糞塗體，飲牛乳，不食其肉，有殺牛者罪死。地廣人稠，宜稻，聚百物，富饒亞爪哇。山產水晶、青紅寶石、黃鴉鶻石，每大雨衝流，沙中拾取之。海旁有珠簾沙，光浮動射日間，歲淘珠，諸番賈爭來市。市用金錢。國人去鬚，留髮纏首，穿長衫，圍單布。《梁書》稱狼牙王先奔天竺。俗祖而被髮，以吉貝爲干縵，王及貴臣加雲霞布覆脾，金繩爲絡帶，金環貫耳。女子被布，瓔珞繞身。王出乘象，蓋近天竺敎云。

（幷見《明世法錄・南蠻・錫蘭山》。）

《罪惟錄・外國列傳・錫蘭國》 王世瑣俚人，尚釋。拜直舒手足、胸腹貼地爲敬。王居之側，有高山，石陷足跡，深二尺，長八尺餘，稱人祖阿聃，即盤古氏遺趾也。重象、牛，爲令殺牛者死。且必調牛糞塗地以禮佛，亦煆牛糞爲灰塗額及體。地廣人稠，氣候常熱。大率上裸，下纏帨，加壓腰，去鬚及遍體毫毛，留髮。父母喪即幷不去以爲孝，布纏之。火親屍，埋骨，聚諸婦拍乳而號。女椎髻於後，下縈白布。飲食不令人見。以金爲錢通用。海中浮沙一片，有光閃閃射日，王令其處網螺蚌入珠池，二三年淘取。有稅。土宜稻，不宜麥。市用金錢。

《廣輿記・外譯・錫蘭山》 風俗：尚釋，重牛，煆牛糞灰塗體，飲牛乳，不食其肉，有殺牛者，罪死。土宜稻，不宜麥。市用金錢。地廣人稠，亞於爪哇。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錫蘭山》 風俗：崇釋敎，禁食牛肉。《明史》：其王瑣里國人。崇釋敎，重牛，日取牛糞燒灰塗其體，又調以水，徧塗地上，乃禮佛。手足直舒，腹貼於地以爲敬，王及庶民皆如之。不食牛肉，止食其乳，死則瘞之，有殺牛者罪至死。氣候常暑，地豐米穀。見《續文獻通考》。又《明史》云：民富饒，然不喜噉飯。欲噉，則於暗處，不令人知。

經濟物産

《太平御覽》卷九八二 《唐子》曰：師子國出朱砂、水銀、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諸香。

又卷九九九 《外國事》曰：私訶條國大洲上有大山，上有石井，井自生千葉白蓮華及衆蓮華出。

《諸蕃志・志物・珠子》〔眞珠〕又出西難、監篤二國。

《明史・外國傳七・錫蘭山》所貢物有珠、珊瑚、寶石、水晶、撒哈剌、西洋布、乳香、木香、樹香、檀香、沒藥、硫黃、藤竭、蘆薈、烏木、胡椒、碗石、馴象之屬。

《瀛涯勝覽・錫蘭國》果有芭蕉子、波羅蜜。甘蔗、瓜茄、蔬菜、牛、羊、雞、鴨皆有。王以金爲錢，通行使用。每錢一箇，重官秤一分六釐。中國麝香、紵絲、色絹、青磁盤碗、銅錢、樟腦甚喜，則將寶石、珍珠換易。王常差人賫寶石等物，隨同回洋寶船進貢中國。

《西洋番國志・錫蘭國》王以金爲錢使用。每錢官秤重一分六厘。甚愛中國麝香、紵絲、色絹、青磁盤碗、銅錢，就以寶石、珍珠易換。王常遣使隨寶舡方物進貢中國。

出米穀麻豆，無麥。所用酒油飯皆以椰子造。所產菓有芭蕉、波羅蜜。菜有瓜、茄。牲畜有牛、馬、雞、鴨，無鵝。

《明一統志・外夷・錫蘭山國》土產：寶石、水晶。

《西洋朝貢典錄・錫蘭山國》其交易以金錢。其利玉石珠璣。其穀宜稻菽。其畜宜牛羊鷄鴨。金錢重官秤一分六厘。中國麝香、紵絲、色絹、青磁、銅錢、樟腦等物，彼則以寶石、珍珠易換。其寶石六物：一曰紅雅姑，二曰青雅姑，三曰黃雅姑，四曰青米藍石，五曰昔藍泥，六曰屈沒藍。是寶石也，皆產於參天之山巔，洪雨之衝則流於山麓之沙，中國人於是而拾採。多芭蕉子、波羅蜜、甘蔗，多椰子，多龍涎、乳香。

又 其貢物：寶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剌、象、乳香、木香、樹香、土檀香、沒藥、西洋細布、藤竭、蘆薈、硫黃、烏木、胡椒、碗石。

《明四夷考・錫蘭山》產青、紅、黃鴉忽石，水晶。海洲有珠池，日映光浮起，閃閃射日，間歲一淘珠。諸番賈爭來市珠。土宜稻，不宜麥。市用金錢。重麝香、綺、絹、青磁器、銅錢、樟腦。

（幷見《明書・四國傳二・錫蘭山》。）

《殊域周咨錄・西戎・錫蘭》氣候常熱，米穀豐足，地廣人稠，俗富饒，亞於爪哇。產龍涎香、乳香。貨用金錢、銅錢、青花白磁器、色緞、色絹之屬。其道由廣東至京。

王圻《續文獻通考・外夷常貢物・錫蘭山》寶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剌、象、乳香、木香、樹香、土檀香、沒藥、硫黃、藤竭、蘆薈、烏木、胡椒、碗石、西洋細布。

又《四裔考・錫蘭》其芭蕉子、波羅密、甘蔗等菓皆有，瓜、茄、〔蘇〕〔蔬〕菜、牛、羊、鷄、鴨亦有。王以金爲錢，通行使用，每箇重一分六釐。中國麝香、紵絲、色絹、青磁盤碗、銅錢、樟腦甚喜，則將寶石、珍珠換易。王着人齎寶石等隨同回洋寶船進奉朝廷。

《明會典・朝貢二・錫蘭山國》貢物：寶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剌、西洋細布、乳香、木香、樹香、土檀香、沒藥、硫黃、藤竭、蘆薈、烏木、胡椒、碗石、象。

《咸賓錄・南夷志・錫蘭山》其產：青米藍石、黃鴉鶻石、青紅寶石、每遇大雨，衝流山下，沙中拾取之。龍涎香見前。爲奇。

《裔乘・西南夷・錫蘭山》其產有青米藍石、黃鴉鶻石、青紅寶石、龍涎香之屬。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錫蘭山》錫蘭山貢獻方物：象、宝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剌、乳香、木香、土檀香、沒藥、西洋細布、藤竭、盧薈、硫黃、烏木、胡椒、碗石。

《廣輿記・外譯・錫蘭山》土產：珠，有珠簾沙，光浮動射（目）〔日〕，間歲一淘取，諸番賈爭來市。青紅寶石、黃鴉鶻石、每大雨衝，沙中拾取之。水晶。

《廣東新語・諸番貢物》錫蘭山，正統十年，其王遣使耶把剌謨的黑啞等來朝貢，其物有寶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剌象、乳香、木香、樹香、土檀香、沒藥、西洋細布、藤竭、蘆薈、硫黃、烏木、胡椒、碗石。

《海錄・西南海・西嶺》土產海參、魚翅、棉花、蘇合油。海參生海中石上，其下有肉盤，盤中生短蒂，蒂末即生海參，或黑或赤，各肖其盤之色。豎立海水中，隨潮搖動。盤邊三面生三鬚，各長數尺，浮沉水面。採者以鉤斷其蒂，撈起剖之去其穢，煮熟然後以火焙乾，各國俱有，唯大西洋諸國不產。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錫蘭山》土產：珠、珊瑚、諸色寶石、水晶、撒哈剌、西洋布、乳香、樹香、檀香、沒藥、木香、硫黃、藤竭、盧薈、烏木、胡椒、盤石、馴象。

《出使日記續刻》卷九〔光緒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記 錫蘭〕礦產富黃

紅藍各寶石、碧玉、貓兒眼；西北蠻那海股向來孕珠，今則較遜；植物葱蔚，林多花梨、椴木、烏木及有用名材。土產米、加非、茶、肉桂、可可、白豆蔻、金鷄那樹，種茶日盛。肉桂當荷蘭割據時爲土產中最要之物，利獨歸於國家，今出口者尚重二百八十一萬餘磅云。製鹽之利亦獨歸政府，歲贏金九十五萬餘鎊云。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南洋各島》　〔錫蘭〕土產洋藥、玉桂、米、茶、加非，可可，花黎、烏木甚多，玉桂每歲出口約重三百餘磅。鑛多寶石貓兒眼。製鹽之利，政府歲得贏金九十五萬餘鎊。西北海灣麥那兒，尤饒蜃蛤。出入歲欵約各五百餘萬，進口貨值六百萬，出口貨值一千萬。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一・英領錫蘭島》　耕種地三千百六十六英方里，草場千四百二十英方里。土產椰子、加非、金雞納、肉桂、椰樹等。矢《志》有棉、茶、煙草。有玉桂可造船。礦產石墨。謝《志》有金剛石、寶石、石鹽。沿岸產珠千八百九十七。年牛二百十八萬九千五百三十六。綿羊八萬六千六百二十七。入口貨值六百十二萬六千七百二十鎊。出口貨值五百三十一萬八千七百鎊。謝《志》云：每歲輸出貨約四千萬圓，入口貨四千三百萬圓。多與英國印度貿易。鐵路二百九十七英里。謝《志》云：鐵路六百里。電綫四千五百里。《課程》云：已成者八百五十八里，已測量未造者六百二十餘里。入款百五十萬四百十鎊，國債三百六十九萬九千八百十七鎊。謝《志》云：歲入可千萬圓，歲出之數如之。公債三千七百萬圓。

交通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　〔至耽摩栗底國〕是時聞海中有僧伽羅國，此云執師子。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伽論》者，涉海路七百由旬方可達彼。未去間，逢南印度僧相勸云，往師子國者不須水路，海中多有惡風、藥叉、濤波之難，可從南印度東南角，水路三日行即到。

《唐國史補》卷下　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舶最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

《元史・外夷傳三・馬八兒等國》　〔至元十七年〕十月，授哈撒兒海牙俱藍國宣慰史，偕〔楊〕庭璧再招諭。十八年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山。

《西洋朝貢典錄・錫蘭山國》　其國在南帽山西可三千里。由蘇門答剌而往，鍼位：十二更見南帽之山。又四更半歷龍涎之嶼。又十更過翠藍之嶼，嶼之水三十托。一曰桉篤蠻山，山有七門，四叠而一峻山。人之出也則乘獨木之舟。夏爲巢居，冬爲穴處。其體裸，不可以布帛，被之則浥爛。紐綴樹葉而爲蔽。山芋、波羅蜜、芭蕉子、魚、蝦以爲食。又九十更見鸚鵡嘴之山。又至佛堂之山。又五更平牙里，其下有沉牛之礁，鼓浪焉。外過之水三十托。又十更至別羅里，是爲錫蘭國之港。又北行五十里而至國。

《順風相送》　阿齊往羅里：【略】辛戌、單辛十更取翠蘭嶼山。單亥十更、辛戌五十更取色蘭山，番名僧伽那。若船身高有鶯歌嘴，恐犯石城礁，開過妙。沿山二十更取竹牌、鐵鑽嶼。單酉、庚酉八更取大佛堂。辛酉五更取牙里坎，有礁打浪，開妙。壬亥十更取羅里山進港，妙。

雜録

《北堂書鈔》卷一三二　珠交紿。應志云，斯調國王作白珠交紿帳。遣遺天竺之佛神。

《昌黎先生文集・送鄭尚書赴南海》　番禺軍府盛，【略】貨通師子國。

《元史・亦黑迷失傳》　〔至元〕二十一年，召還。復命使海外僧迦剌國，觀佛鉢舍利，賜以玉帶、衣服、鞍轡。

又《世祖紀一四》　〔至元三十年〕遣兵部侍郎忽魯禿花等使閣藍、可兒納答、信合納帖音三國，仍賜信合納帖音酋長三珠虎符。

《星槎勝覽・前集・錫蘭山國》　其王亞烈苦柰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我正使太監鄭和等深機密策，暗設兵器，三令五申，使衆卯枚疾走，夜半之際，信砲一聲，奮勇殺入，生擒其王。至永樂九年歸獻闕下，尋蒙恩宥，俾復歸國，四夷悉欽。

《斯里蘭卡科倫坡博物館藏鄭和在錫蘭所立碑文》　大明皇帝遣太監鄭和、王貴通等昭告於佛世尊曰：仰惟慈尊，圓明廣大，道臻玄妙，法濟羣倫。歷劫河沙，悉歸弘化，能仁慧力，妙應無方。惟錫蘭山介乎海南，言言

梵刹，靈感翕彰。比者遣使詔諭諸番，海道之開，深賴慈佑，人舟安利，來往無虞，永惟大德，禮用報施。謹以金銀織金紵絲寶旛、香爐、花瓶、紵絲表裏、燈燭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養。惟世尊鑒之。總計布施錫蘭山立佛等寺供養：金壹仟錢、銀伍仟錢、各色紵絲伍拾疋、各色絹伍拾疋、織金紵絲寶旛肆對，內紅貳對、黃壹對、青壹對、古銅香爐伍對，戧金座全古銅花瓶伍對、戧金座全黃銅燭臺伍對、戧金座全黃銅燈盞伍個、戧金座全硃紅漆戧金香盒伍個、金蓮花陸對、香油貳仟伍佰觔、臘燭壹拾對、檀香壹拾炷。時永樂七年歲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謹施。

《吳都文粹續集・道觀・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蹟記》 明宣德六年歲次辛亥春朔，正使太監鄭和、王景弘，副使太監朱良、周福、洪保、楊眞，左少監張達等立。其辭曰【略】永樂七年，統領舟師往前各國，道經錫蘭山國，其王亞烈苦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賴神靈顯應知覺，遂擒其王。至九年歸獻，尋蒙恩宥，俾復歸國。

（永樂七年事幷見福建長樂縣南山寺《天妃之神靈應記》。）

《明四夷考・錫蘭山》 永樂九年，王亞烈（若）〔苦〕柰兒，鎖里人，絕我使途。太監鄭和俘至京。十年，封耶巴乃那爲王，赦亞烈（若）〔苦〕柰兒還國。耶巴乃那，故王族人也，一名不剌葛麻巴思剌查。國人以爲賢，故封之，遣使送歸，詔諭其國。

《殊域周咨錄・西戎・錫蘭》 本朝永樂七年，中使鄭和偕行人泛海至其國，賫金銀供器、綵粧織金寶幡，布施於其寺。賞賜國主亞烈苦奈兒，詔諭之。國主貪暴，不輯睦隣國，數邀劫往來使臣，諸番皆苦之。和等登岸，至其國，國主驕倨不恭，令子納欵索金寶，不與，潛謀發兵數萬劫和舟，而先伐木拒險，絕和歸路。和覺之，擁衆回舟，路已阻塞。和與其下謀曰：『賊衆既出，國中必虛，且謂我軍孤怯，無能爲，如出其不意，可以得志。』乃率所從兵二千，夜半，間道啣枚疾走抵城下，約聞砲則奮擊，入其城生擒亞烈苦奈兒。九年，歸獻闕下。上命禮部擇其支屬賢者更立之。禮部詢於所俘，國人舉耶巴乃那賢。

十年，遣使賫詔印往封之。詔曰：『朕統承先皇帝鴻業，撫馭華夷，嘉有萬方，同臻至治。錫蘭國亞烈苦奈兒近處海島，素蓄禍心，毒虐下人，結怨鄰境。朕嘗遣使詔諭番國，至錫蘭，其亞烈苦奈兒敢違天道，傲慢弗恭，逞其兇逆，謀殺朝使。天厭其惡，遄被擒俘。朕念國中軍民，皆朕赤子，命簡賢能爲之統屬。爾耶巴乃那修德好善，爲衆所推，今特封爾爲錫蘭國王。嗚呼！惟誠敬可以立身，惟仁厚可以撫衆，惟忠可以事上，惟信可以睦鄰。爾其欽承朕命，永崇天道，無怠無驕，暨子孫世享無疆之福，欽哉！』時羣臣皆請誅烈苦奈兒。上曰：『蠻夷禽獸耳，不足誅。』遂赦之，亦遣歸。時國人立不剌葛麻巴思剌查爲王，詔諭使遜位。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錫蘭山》 始，其國王亞烈（若）〔苦〕奈兒，鎖里人，負固不服，謀害舟師，和以兵擊破之，俘其王。辛卯，獻闕下，尋宥之，遣王歸國。壬辰，封耶巴乃那爲王，自是西夷畏服。

《武備志・四夷一五・錫蘭山》 永樂九年，王亞烈（若）〔苦〕柰兒，鎖里人，絕我使途，太監鄭和俘至京。十年，封耶巴乃那爲王，赦亞烈（若）〔苦〕柰兒還國。耶巴乃那，故王族人也，一名不剌葛麻巴思剌查，國人以爲賢，故封之，遣使送歸，詔諭其國。

《名山藏・王享記三・錫蘭山國》 永樂初，國王亞烈苦奈兒者，鎖里人，數邀劫往來使者，諸番苦之。七年，鄭和偕行人諸蕃至其國，王侮之，欲加害，和覺而去。及歸，復過王，王誘和至國中，令其子納言索金銀寶物，不與。潛發番兵五萬餘出劫之。和覺，擁衆回舟，而亞烈苦奈兒已先伐木拒險，絕和歸路。和語其下曰：『賊衆大出，國中必虛，出不意攻之，可得志。』潛傳語舟人盡力死拒，自率兵二千，以夜半間道疾走，急攻王城，破之，生擒亞烈苦奈兒幷家屬、頭目、蕃卒，復圍城，交戰數合，大敗之，遂以歸。九年，至闕下，群臣請誅之，上曰『朕憫其愚。』釋而與衣食，命禮部詢所俘國人，擇其支屬賢者立之，國人皆舉耶巴乃那。十年，遣使賫詔印往封，幷送亞烈苦奈兒歸。時國人已立不剌葛麻巴思剌查爲王，詔使遜位。

《罪惟錄・外國列傳・錫蘭國》 永樂初，國王亞烈苦奈兒，數要劫往來使者，諸番苦之。七年，鄭和偕行人諸番至其國，王侮之，欲加害，和覺疾去。及還，復過王，王誘和至國中，令其子納言索寶貨，不與，潛發兵五萬餘出劫和，且斷歸路，和出不意，間道竟搗王城，破之，俘王及家屬諸頭目歸。詔釋王不死。其屬舉耶巴乃那賢，賫詔往封，幷送故王歸。未至，而國人已立不剌葛麻巴思剌查爲王，詔使遜位。十四年，偕占城、爪哇表貢。正統十年，遣耶巴剌謨的里啞表貢。天順三年，王葛力生夏剌悉利把交剌惹復

遣使表貢。貢物有珊瑚、硫黃、藤竭、碗石。

《明書・四國傳二・錫蘭山》　永樂九年，王亞烈（若）〔苦〕柰兒，鎖里人，絕我使途。太監鄭和俘至京。十年，封耶巴乃那爲王，赦亞烈（苦）〔苦〕柰兒還國。耶巴乃那，故王族人也，一名不剌葛麻把思剌查。國人以爲賢，故封之，遣使送歸，詔諭其國。正統十年，遣使來朝，貢珠、寶石，後貢使不絕。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錫蘭山》　本朝永樂七年詔諭其王亞烈苦奈兒，遣太監鄭和等賫詔敕金銀供器、綵粧織金寶幡布施於寺及建石碑，賞賜國王頭目有差。亞烈苦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和即潛備，先發制之，使衆擊枚疾走，夜半聞砲則奮擊而入，生擒其王。永樂九年，歸獻闕下。上命擇其支屬賢者立之。

《續通典・邊防二・錫蘭山》　錫蘭山，或言即古狼牙修。明成祖永樂六年，鄭和使西洋過其地，王發兵劫和，塞歸路。和攻拔其城，生擒王及妻子、頭目，獻俘於朝。釋之，命擇其族之賢者，詔封爲王，遂屢入貢。宣宗宣德、英宗正統、天順年間，數遣使來貢。

藝文

《星槎勝覽・前集・錫蘭山國》　詩曰：地廣錫蘭國，營商亞爪哇。高峯生寶石，大雨雜泥沙。淨水宜眸子，神光卧釋迦。池深珠燦爛，枝茂樹交加。出物奇偏貴，遺風富且奢。立碑當聖代，傳誦樂無涯。

《外國竹枝詞・錫蘭山》　山上珠簾海上沙，沙中磐石象黃鴉。中朝曾設幡幢供，古寺猶看卧釋迦。山中產黃鴉鶻石，每遇大雨，衝流沙中得之；海上有珠簾沙，產珠。寺內有釋迦佛涅盤眞身，側卧。鄭和捧詔以金銀寶旛布施。

殊奈　明家羅部

《唐會要・殊柰國》　殊柰，崑崙人也，在林邑南，去交趾海行三月餘日。習俗、文字與婆羅門同。絕遠，未嘗朝中國。貞觀二年十月，使至朝貢。

《太平寰宇記・四夷六・殊柰》　殊柰國，崑崙人也。在林邑南，去交趾海行三月餘日。習俗與婆羅門同。絕遠，古未嘗朝中國。唐貞觀二年十月朝貢使至。

《島夷誌略・明家羅》　故臨國之西山而三島：中島桑香佛所居，珍寶盈前，人莫能取；一島虎豹蛇虺縱橫，人莫敢入；一島土中紅石，掘而取之，其色紅活，名鴉鶻也。舶人興販，往往金銀與之貿易。

土瘠宜種粟，氣候大熱。俗朴。男女衣青單被。民煮海爲鹽。有酋長。惟產紅石之外，別物不見。

尼科巴諸部尼科巴那羅稽羅洲

裸國 羅婆斯 翠藍嶼 翠藍山
呢咕吧拉 尼哥巴 尼姑巴 尼可排
安他曼晏陀蠻 赤卵塢 出卵塢
安達門 安臺蠻 烟打門士 恩丹們

《大唐西域記・僧伽羅》 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洲。洲人卑小，長餘三尺，人身鳥喙。既無穀稼，唯食椰子。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僧伽羅〕國東南隅數千里那羅稽羅洲，人長三尺，鳥喙，唯食椰子。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 〔僧伽羅〕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洲。洲人短小，長於三尺，人身鳥喙，無稼穡，食椰子。其國海浪遼長，身不能至，訪諸人口，梗概如是。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二 裸國則迴無衣服，男女咸皆赤體。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潤州玄逵律師》下 從羯荼北行十日餘，至裸人國。向東望岸，可一二里許，但見椰子樹、檳榔林，森然可愛。彼見舶至，爭乘小艇，有盈百數，皆將椰子、芭蕉及藤竹器來求市易。其所愛者，但唯鐵焉，大如兩指，得椰子或五或十。丈夫悉皆露體，婦女以片葉遮形。商人戲授其衣，即便搖手不用。傳聞斯國當蜀川西南界矣。此國既不出鐵，亦寡金銀，但食椰子、藷根，無多稻穀，是以盧呵最爲珍貴。此國名鐵爲盧呵。其人容色不黑，量等中形，巧織團藤箱，餘處莫能及。若不共交易，便放毒箭，一中之者，無復再生。

《諸蕃志・志國・海上雜國》 晏陀蠻國，自藍無里去細蘭國，如風不順，飄至一所，地名晏陀蠻，海中有一大嶼，內有兩山，一大一小，其小山全無人煙，其大山周圍七十里，山中之人身如黑漆，能生食人，船人不敢艤岸。山內無寸鐵，皆以硨磲、蚌殼磨銛爲刃。上有聖跡渾金牀，承一死人，經代不朽，常有巨蛇衛護，蛇身毛長二尺，人不敢近。有井，每歲兩次水溢流入於海，所過砂石，經此水浸皆成金。闍山人常祭此井，如銅鉛鐵錫用火燒紅，取此水沃之，輒變成金。舊傳曾有商舶壞船，人扶竹木，隨流飄至此山，知有聖水，潛以竹筒盛滿，乘木筏隨浪飄漾至南毗國，以水獻南毗國王，試之果驗。南毗王遂興兵，謀奄有其山，船未至，間遭惡風飄回，船人漂至山，盡爲山蠻所食。蓋此山有金牀異人，密有神護，不令人近也。

《事林廣記・癸集・晏陀蠻國》 自藍無里國去細蘭國，如風不順，飄至一所，地名晏陀蠻，周圍七千里。人身如黑漆，能生食人，舡人不敢艤岸。山內無寸鐵，皆以珲瑔、蚌殼磨銛爲刃。其上有聖跡，用渾金作床，承一死人，經代不朽，常有巨蛇衛護，其蛇毛長二尺，人不敢近。有一井，每歲兩次水溢，流入於海，所過沙石經此水浸皆成金。舊傳曾有舶舡壞，舡人扶木飄至此山，潛以水筒盛滿，乘木信風飄流至南毗國，以獻國王，試之果驗。遂發七舡欲收幷此山，未至，爲惡風所壞，舡人至山，盡爲山蠻所食。

《島夷誌略・羅婆斯》 國與麻加那之右山聯屬，奇峰磊磊，如天馬奔馳。形勢臨海，風俗野朴。不織不衣，以鳥羽掩身。食無烟火，惟有如茹毛飲血，巢居穴處而已。雖然飲食宮室節宜之不可缺也，絲麻絺紵寒暑之不可或違也。夫以洛南北之地，懸隔千里，尚有寒暑之殊，而況於島夷諸國者哉！

其地鐘湯之全，故民無衣服之備，陶然自適，以宇宙輪輿。宜乎茹飲不擇，巢穴不易，相與浮乎太古之天矣！

《明史・外國傳七・錫蘭山》 東南海中有山三四座，總名曰翠藍嶼。大小七門，門皆可通舟。中一山尤高大，番名梭篤蠻山。其人皆巢居穴處，赤身髡髮。相傳釋迦佛昔經此山，浴於水，或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其皮肉。』自是，寸布掛身輒發瘡毒，故男女皆裸體。但紉木葉蔽其前後，或圍以布，故又名裸形國。地不生穀，惟啖魚蝦及山芋、波羅蜜、芭蕉實之屬。

《異域志・晏陀蠻國》 其國周圍七千里，人如黑漆，能生食人。地無

鐵，唯磨蚌殼爲刃。其國有一聖跡，用渾金作床，承一死人，經代不朽，常有巨蛇衛護。其蛇毛長二尺，人不敢近。有一井，一年兩次水溢流入海，所過沙石經浸盡成金。

《瀛涯勝覽・裸形國》 自帽山南放洋，好風向東北行三日，見翠藍山在海中，其山三四座，惟一山最高大，番名桉篤蠻山。彼處之人巢居穴處，男女赤體，皆無寸絲，如獸畜之形。土不出米，惟食山芋、波羅蜜、芭蕉子之類，或海中捕魚鰕而食。人傳云：若有寸布在身，即生爛瘡。昔釋迦佛過海，於此處登岸，脫衣入水澡浴，彼人盜藏其衣，被釋迦呪詛，以此至今人不能穿衣。俗言出卵塢，即此地也。

《西洋番國志・錫蘭國》 錫蘭國，自南浡里帽山放洋，好東北風，三日見翠藍山三四座，惟一山最高大，番名按篤蠻山。此處之人皆巢居穴處，男女赤體如禽獸然，無寸衣着膚。相傳昔釋迦佛過海，於此登岸，入水澡浴，土人偷佛衣而藏之。佛咒土人，故至今皆赤體，謂寸布着身即身爛。此謂裸形國也。其土不產米穀，人惟食山芋、波羅蜜、芭蕉子之類，或海中捕蝦魚而食之。

《星槎勝覽・前集・翠藍嶼》 其山大小有七門，中可行船。傳聞釋迦佛經此山，浴於水，被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皮肉。』由此男女削髮無衣，僅有樹葉紉結而遮前後。米穀亦無，惟在海網捕（漁）〔魚〕蝦，及蕉、椰子之爲食啖也。然聞此語，未可深信，然其往來未得泊其山下。宣德七年壬子十月二十三日，風雨水不順，偶至此山泊繫三日夜，山中之人駕獨木舟來貨椰實，舟中男婦果如前言，始如不謬矣。

詩曰：浩蕩翠藍嶼，叢林茂不踈。人形眞獸類，椰實似瓜粗。腰掩草微有，頭髡髮竟無。幾番揮筆寫，堪記不堪圖。

《明四夷考・錫蘭山》 海中有翠藍山，最高大。自山東南乘風可三日至赤（卯）〔卵〕塢。塢人穴居，男女皆裸，若野獸，不粒食，食芭蕉子、波羅蜜、魚蝦。

（幷見《明書・四國傳二・錫蘭山》。）

《圖書編・翠藍嶼》 其山大小有七門，中可過船。傳聞釋迦佛經此山，浴於水，被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其皮肉。』由此男女削髮無衣，僅有樹木紉結而遮前後。然往來未得泊其山下。宣德七年，偶至此山泊係三日夜，山中之人獨木舟來貨（柳）〔椰〕，人問舟人，果如前言不謬。

《三才圖會・人物・晏陀蠻國》 晏陀蠻國，自蘭無里國順風而去，其國周圍七千里。人身如黑漆，號山蠻，能食生人，船人不敢近岸。地無鐵，唯磨蚌殼爲刃。其國有一聖跡，用渾金作床，承一死人，經代不朽，常有巨蛇衛護，其蛇毛長二尺，人不敢近。有一井，一年兩次水溢，流入海，所過沙石經浸盡成金。

又《地理・錫蘭幷躶形國》 錫蘭幷躶形國，其人巢居穴處，男子赤體如獸畜之形。

《殊域周咨錄・西戎・錫蘭》 自山東南乘風可三日至赤卵塢。塢人穴居，男女皆裸若野獸，不粒食，食芭蕉子、波羅蜜、魚蝦。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錫蘭幷躶形國》 自南浡山開洋，好風行三日，見翠藍山在海中。其山四五座，惟一山最高大，番名按篤蠻山。彼處之人巢居穴處，男子赤體，皆無寸衣，如獸畜之形。土不出禾，惟食山芋、波羅密菓、芭蕉子之類，或入海捕魚椀等物而食。人傳云，若有寸布在身，即生爛瘡。昔釋迦佛過海，於此登岸，脫衣入水澡浴，被人偷藏其衣，被釋迦佛誓，以此至今人莫能穿衣服。俗言出（卯）〔卵〕嶼，即此地也。

《咸賓錄・南夷志・錫蘭山》 所經海中有赤卵塢，塢人穴居，男女裸若野獸然。食魚蝦及芭蕉子。傳云：若有寸布在身，即生爛瘡。昔釋迦佛過海，於此地入水澡浴，塢人盜其衣，被釋迦咒誓，以故至今人莫能衣。

《諸夷考・翠藍嶼》 翠藍嶼，在龍涎之西北五晝夜程。大小七門，門中皆可過船。相傳釋迦佛浴此山，袈裟被竊，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其皮肉。』由此男女皆削髮無衣，止用樹葉紉結而遮前後。米穀亦無，惟下海網魚蝦及種芭蕉、椰子爲食。然船去來營泊山下。宣德壬子十月二十二日，因風不便，泊此山三日夜，山中之人駕獨木舟來貿椰實，舟中男婦果如前言。

《裔乘・西南夷・錫蘭山》 所經海中有赤（卯）〔卵〕塢。塢人穴居，男女裸形，食魚蝦及芭蕉子。傳云：若有寸布在身，即生爛瘡。俗傳釋迦佛遇海浴於此地，塢人盜其衣，被釋迦呪誓，以故至今莫能衣云。

《武備志・四夷一五・錫蘭山》 海中有翠藍山，最高大。自山東南乘風可三日至赤（卯）〔卵〕塢。塢人穴居，男女皆裸，若野獸，不粒食，食芭蕉子、波羅蜜、魚蝦。

《明象胥錄・錫蘭山》　海中有翠藍山最高，循山東南乘風三日至赤（卯）〔卵〕塢。人穴居，裸形。網魚蝦，種芭蕉、椰子爲食。

《罪惟錄・外國列傳・錫蘭國》　又出（卯）〔卵〕塢，塢人穴居，男女皆裸，不粒食，食芭蕉子、波羅蜜及鰕魚之類。

《外國竹枝詞・翠藍嶼》　慣乘獨木捕魚鰕，不種禾苗只貨椰。怪底無衣紈樹葉，溪邊不合盜袈裟。釋迦佛經此山，浴於水，人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皮肉。由是男女削髮無衣，紈結樹葉以遮前後。

《海錄・南海・呢咕吧拉》　呢咕吧拉，西南中海孤島也。由亞齊山盡處北行少西，順風約十一二日可到。土番俱野人，性情淳良。日食椰子熟魚，不食五穀。閩人居吉德者，常偕吉德土番到此，採海參及龍涎香，其海道亦向西北行，約旬日可到。由此又北行，約半日許有牛頭馬面山，其人多人身馬面，是食人，海艘經過，俱不敢近，望之但見雲氣屯積，天日晴朗，遙見山頂似有火燄焉。又北行旬日即到明呀喇海口，若向北少西行，順風六七日可到曼噠喇薩。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錫蘭山》　東南海中有山三四座，總名曰翠藍嶼。大小七門，門皆可通舟。中一山尤高大，番名梭篤蠻山。《明史》：其人皆巢居穴處，赤身髡髮。相傳釋迦佛昔經此山，浴於水，或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其皮肉。自是寸布置身，輒發瘡毒，故男女皆裸體。但紈木葉蔽其前，故又名裸形國。

《海國圖志・西南洋・北南印度分述》　〔《外國史略》〕尼哥巴群島，在印度西海中，北極出地在七度。產木料。其烟瘴各島，多出椰子、檳榔，海出蛤、蜆、螃、海參、香涎等物。居民惰逸，耶穌之徒教化之。大尼國在此開埠，因瘟疫皆斃。道光二十六年再開墾。

大尼之北爲安他曼群島。土蠻未向化，居草寮，食魚蠔，泥身不衣，然善用弓箭，互相殺戮。其林箐內有紅黑香木，但烟瘴太重。乾隆五十四年，英國人在此開埠，旋退去。後或有船抵此，甫及岸，其土民即突出攻擊。

《西征紀程》　〔光緒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乙酉，船西行過尼科巴羣島之南，《海錄》言尼古巴拉島皆土番野人，性情淳良，日食椰子、熟魚，不食五穀者，即此。東南距亞齊北觜約四百里，羣島以數十，南北亘海面六百里，均阻水相望。其最大者曰大尼科巴，在羣島之極南，南北長約百里，廣半之，其山高於海面二千一百英尺。開馬大島居羣島之中，有市肆曰南庫里。各島皆林木茂密，產椰子、柑橘甚多，居民煑果爲糖。舊本無主，同治八年，英吉利取之，隸於印度。共計爲方里者五千七百三十九，民口五千五百。尼科巴羣島之北約二百七十里有安達門羣島，南北亘海面約六百里。北曰北安達門，南曰小安達門，中曰中安達門爲最大。南北長二百四十里，廣四十里，有城曰巴特布來，皆山深林密。乾隆五十四年，英吉利取之，隸於印度。共計爲方里者二萬一千四十，民口一萬四千六百三十。聞英人以巴特布來、南庫里兩鎮爲流放罪人之所。

《出使日記續刻》卷九　〔光緒十九年〕十二月己卯朔記　安臺蠻，山島也，在孟加拉海灣東面。分爲二群島，曰大安臺蠻，曰小安臺蠻。草木暢茂，多珍樹名材。居民係尼格里禿一派，近已日少。印度恆流罪人於此。土產茶、米、沙穀米、山芋、加非、可可。

又　〔二十日記〕　安台蠻之南、蘇門答臘之西北，有群島曰尼可排，凡地六百餘英方里。先屬丹國，一千八百六十九年，英始據之，以轄於安臺蠻。土人七千，狀貌如巫來由，在內地與南者已日少。群島中有人烟者十二島，無人迹者七島。極北一島曰楷尼可排，居民得群島之半；極南一島曰大尼可排，地得全群島之半，土亦肥沃。

《康有爲遺稿・列國游記・印度游記》　海上時見小島，晚過烟打問土島（Andaman），是島長一百四十英里，廣十四英里，狹處四英里，起經度十一度二十五分至十三度三十五分，緯度爲英倫之九十三度。海中據英圖。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印度部》　安他曼省，孟加拉海灣山島也。分東、西二島，曰大安他曼、小安他曼，共二千五百英方里，民數一萬五千。安他曼之南，蘇門答臘之西北，有羣島曰尼科巴。凡地六百餘英方里。先屬丹國，同治八年，一千八百六十九年。英始據之，以轄於安他曼。共十九島，而有人者十二。極北一島曰楷尼科巴，極南一島曰大尼科巴，舊圖或爲一島者，非也。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印度》　尼姑巴羣島，在孟加臘灣南，與檳榔嶼相望。居民不逾萬，秉性怠逸。初丹國據之，道光二十八年，讓於英。北爲安他曼羣島，民居草寮，食魚蠔，蠻方風氣，僻陋自安。乾隆末年，英取以內附，迄今世隸版圖，毋敢貳心。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七・尼科巴羣島》　尼科巴羣島，《雷志》云：在

恩丹們之南，面積六百二十四英方里，人六千九百口，地產椰子。先謙案：雷《志》尼科巴，《列國》《學會》二圖作呢古巴拉，有喀爾呢古巴拉、喀摩爾塔小呢古巴拉、大呢古巴拉諸島。《問答》作尼哥巴。《平方圖》作尼古巴，土地值緬甸地那悉林部西小島盡處，去麻喇甲、蘇門答臘不遠。《世界圖》作尼口巴，在孟加拉灣，英人於此立州。辻《志》數印度十二州，其一爲安達滿州及尼口巴，即此。

又《恩丹們羣島》　恩丹們羣島，雷《志》云：山嶺重疊，最高者二千七百三十英尺，樹林茂盛。面積二千五百英方里，人二萬五千口。勃雷耳埠。遷居罪人之地。先謙案：雷《志》恩丹們，《列國》《學會》二圖作阿達曼、有北阿達曼、中阿達曼、南阿達曼、利特阿達曼諸島。《世界圖》作安達滿，在孟加拉灣。《問答》作安達瑪。《平方圖》作安答曼。《紀程》作安達門，云分南、北、中三島，在尼科巴羣（島）北約二百七十里，城曰巴特布來，英隸於印度管轄，值孟加拉海東，緬甸地那悉林部西。

襪爾代夫諸部 襪爾代夫北溜

溜山 溜洋 牒幹 馬兒地襪 馬爾地瓦斯 馬地威 襪爾迭胡曼爾底甫 邁爾的甫 辣克代夫 臘其地威 辣開迭巫 來加的甫

綜述

《明史・外國傳七・溜山》　溜山，自錫蘭山別羅里南去，順風七晝夜可至，自蘇門答剌過小帽山西南行，十晝夜可至。永樂十年，鄭和往使其國。十四年，其王亦速福遣使來貢。自後三貢，幷與忽魯謨斯諸國偕。宣德五年，鄭和復使其國，後竟不至。

其山居海中，有三石門，幷可通舟。無城郭，倚山聚居。氣候常熱，土薄穀少，無麥，土人皆捕魚，暴乾以充食。王及羣下盡回回人，婚喪諸禮，多類忽魯謨斯。山下有八溜，或言外更有三千溜，舟或失風入其處，即沉溺。

《瀛涯勝覽・溜山國》　自蘇門答剌開船，過小帽山，投西南，好風行十日可到。其國番名牒幹，無城郭，倚山聚居。

《西洋番國志・溜山國》　溜山國，自蘇門答剌國開舡，過小帽山，投西南行，好風十日可到。其國番名牒幹。無城郭，倚山聚居。四面皆海，即如洲渚狀。

《星槎勝覽・後集・溜洋國》　其中有溜山，（有）〔自〕錫蘭山別羅里起程南去（順風七晝夜可至其山）。海中天巧，石門有三，遠遠如城門，中過船。溜山有八，曰：沙溜、官嶼溜、壬不知溜、起來溜、麻里溪溜、加平年溜、加加溜、安都里溜。皆人聚居，亦有主者，而通商舶。其八處地產龍涎香、乳香，貨用金銀、色緞、色絹、磁器、米穀之屬。傳聞有三萬八千餘溜山，即『弱水三千』之言也。亦有人聚，巢樹穴居，不識米穀，但捕海中魚鰕而食，倮形無衣，惟結樹葉遮前後也。若商船因風落溜，人船不得復矣。

《明一統志・外夷・溜山國》　沿革：前代無考。本朝永樂中，國王亦速福遣其臣來朝，幷貢方物。

《明四夷考・溜山》　溜山，四面濱海如洲，在西海中，有石門如城闕。土瘠，無城郭，依山聚居，八村稍大，皆以溜名，可通舟楫。餘小溜無慮三千，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人巢居穴處，不識菽粟，啖魚蝦，無衣，草木葉蔽前後。舟行遇風失入溜即溺。溜山傍有牒幹國，皆回回人。俗淳厚，業漁，好種椰樹。氣候常熱如夏。市用銀錢。產龍涎香、海貝，椰皮結繩可貫板成舟，塗瀝青，堅如鐵釘。鮫魚，一名溜（漁）〔魚〕。織絲幌甚精緻，亦有織金幌。永樂中，國王亦速福遣使來朝貢。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五・溜山》、《明書・四國傳三・溜山》。）

《三才圖會・地理・幹牒》　幹牒地在溜山之傍。溜山濱海，在西海中。其溜大者八：曰沙溜，曰官嶼溜，曰人不知溜，曰起來溜，曰麻里溪溜，曰加平年溜，曰加（加溜）、安都里溜。餘小溜無慮三千，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舟行遇風失入溜即（弱）〔溺〕。皇明永樂中，國王亦剌福遣使來朝貢。

《圖書編・溜山》 一名牒幹，小國也。洪武初，國王遣人朝貢。地無城郭，倚山聚居。風俗淳美，尚佛，業漁。其西有天生石門如城闕然。中有八溜，各有所主，廣三千里，所謂『弱水三千』是也。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溜山》 自蘇門答剌國開船，過帽山，投西南，船行好風十餘日可到。其國番名牒幹，無城郭，倚山聚居而歇。四圍皆海，地方不廣，國之西去程途不等。海中天生石門如城闕樣，有八大處，各有其名，曰：沙溜、人不知溜、〔起〕來溜、麻里奇溜、〔加平年溜〕、加加溜、每都里溜、官嶼溜。此八處皆有所主，而通商船，再有小窄之溜，傳云三千里有餘，所謂『弱水三千』正在此處也。其國之人巢居穴處，不識米穀，但捕魚蝦而食，不鮮穿衣，以樹皮遮其前後。設遇風雨不順，舟師失其船舵，過其溜，落瀉水，漸無力而沉。大槩行船謹防此也。

又《牒幹》 地在溜山之傍。溜山濱海，在西海中。其溜大者（曰八）〔八：曰〕沙溜，曰官嶼溜，曰人不知溜，曰起來溜，曰麻里溪溜，曰加平年溜，曰加〔加溜，曰〕安都里溜。餘小溜無慮三千，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舟行遇風失入溜即溺。皇明永樂中，國王亦剌福遣使來朝貢。

《咸賓錄・西夷志・溜山》 溜山一名牒幹，小國也。洪武初，國王遣人朝貢。其地無城郭，倚山聚居。

又《牒幹》 牒幹在西海中。永樂中國王亦速福遣使朝貢。其地居民皆回回人，俗淳厚。氣候常熱。市用金銀。

《諸夷考・溜山》 溜山，四面濱海如洲，在西海中，有石門如城闕。土瘠，無城郭，依山聚居，八村稍大，皆以溜名，可通舟楫。餘小溜無慮三千，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人巢居穴處，不識菽粟，啖魚蝦，無衣，草木葉蔽前後。舟行遇風失入溜，即溺。溜山傍有牒幹國，皆回回人。俗淳厚。業漁，好種椰樹。氣候常熱如夏。市用銀錢。產龍涎香、海貝。椰皮結繩，可貫板成舟，塗瀝青，堅如鐵釘。鮫魚，一名溜魚。織絲幌甚精緻，亦有織金幌。永樂中朝貢。

《廣皇輿考・四夷・溜山》 前無考。國朝永樂中遣使朝貢。

《方輿勝略・外夷・溜山》 溜山，一名牒幹。其地無城郭，倚山聚居。而西有天生石門如城闕。中有八溜，各有八主，廣三千里云，所謂『弱水三千』是也。商舡倘遇逆風，漂入其溜，其水漸無力而沉，不復反矣。市用銀錢、海貝。倘佛，業漁。風俗淳美。我朝洪武初入貢。

《獻徵錄・四夷・溜山》 溜山，在西海中，有石門如城闕。中有八村，皆以溜名，小溜甚多，舟行入溜即溺，世傳弱水三千所其地也。其人巢居穴處，食魚蝦，衣樹葉。氣候常溫。永樂中，國王亦速福凡再貢。產溜魚、龍涎香、嵌絲幌、織金帕。傍有牒幹國。

《裔乘・西南夷・溜山》 溜山，小國也。傍有牒幹，距蘇門答剌國可十餘日。國王民庶皆回回人。其地無城郭，倚山聚居，四面皆海。風俗淳美，尊尚教門。氣候甚熱，常如夏時。其男子白布纏頭，下圍以幌。婦人上穿短衣，以幌圍頭，止露其面。以銀爲錢，或用海貝。國人以漁爲生，以種椰子爲業。椰子外穰可作繩索，凡造番船止鑽其竅，以此索聯縛，加以木楔，不用一釘。其漁者常於溜礁上得龍涎香，價極高。又以馬鮫魚切成大塊，淡曬極乾，倉屋收貯，名曰溜（漁）〔魚〕。其西有天生石門如城闕然。中有八溜，各有所主，廣三千里，所謂『弱水三千』是也。其人巢居穴處，不解穀帛，但食魚蝦，以樹葉遮其前後。商船儻遇逆風，舟師不謹落入其溜，則其水漸無力而沉，不復反矣。溜山物產甚多，惟龍涎香、鮫魚、絲嵌手巾、金手巾爲奇。

又《牒幹》 牒幹在西海中，溜山之傍。其溜大者八：曰沙溜，曰官嶼溜，曰人不知溜，曰起來溜，曰麻里溪溜，曰加平年溜，曰加〔加溜〕、安都溜。餘小溜無慮三千，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舟行遇風失入溜即溺。其國皆回回人，俗淳厚。氣候甚熱。所用銀錢。產龍涎香、鮫魚，織金幌甚精。我朝永樂中，國王亦剌福遣使來朝貢。

《職方外紀・則意蘭》 西有小島，總名馬兒地襪，不下數千，悉爲人所居。海中生一椰樹，其實甚小，可療諸病。

《明象胥錄・溜山》 溜山，亦名溜山洋國。自錫蘭山別羅里南去，順風七晝夜至。其山四面濱海如洲，在西海中，有石門三，遙望如城闕。中可過船，八溜稍大，餘小溜無慮三千，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舟行遇風，入溜即溺。人率依山巢居穴處，或網溜洋大魚，曬以代糧。拳髮，穿短衫，圍梢布，亦多裸形，紉樹葉蔽前後。產龍涎香，貨用金銀、段帛、磁器、米穀。溜山傍有牒幹國，皆回回人。俗淳，業漁，好種椰樹，其椰皮結繩可貫板成舟，塗瀝青，堅如鐵釘。鮫魚，一名溜魚。織絲幌其工緻，亦有織金幌。永

樂中，國王亦速福遣使來朝貢。

《名山藏・王享記三・溜山國》 溜山國，永樂中，國王亦速福遣使來朝。其國在西海中，四面濱海，有石門，無城闕。皆巢居穴處，衣草木葉，啖魚蝦。依山聚居，八村稍大，皆以溜名。餘小溜無慮三千，失船入溜，溺矣，土人曰：三千弱水也。山傍有牒幹國，皆回回人。業魚，種椰。氣候常熱。市用銀錢。

《罪惟錄・外國列傳・溜山國》 牒幹 溜山國，自蘇門答剌過小帽山西南十日可至。在西海中，如洲，有石城門如城闕。人皆巢居穴處，以草木葉蔽前後，不識菽粟，啖魚蝦。有八村稍大，皆以溜名：爲沙，爲人不知，爲起泉，爲麻里奇，爲加牛年，爲加加，爲安都里，爲官瑞，共八溜，可通舟楫。餘小溜無慮三千，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船入溜，溺矣。山傍有牒幹國，皆回回人，業漁，種椰。氣候常熱。市用銀錢。產龍涎。織絲帨，甚精緻。永樂中，王亦速福遣使朝貢。

《八紘譯史・溜山》 溜山，一名牒幹小國也。地無城郭，倚由聚居。風俗淳美，尚佛業漁。男女微黑，富人以織金手帕纏頭，以銀爲錢，或用海貝。其西有天生石門如城闕然，中有八溜，各有所主，廣三千里，所云弱水三千是也。其人巢居穴處，不識穀帛，但食魚蝦，以樹葉遮其先後。若商舶遇風，舟師不謹，落入其溜水，漸無力，沉面不返矣。

山川：弱水其性至柔，雖秋毫飄入，亦至底。

《廣輿記・外譯・溜山》 在西海中 沿革：前代無考。明永樂中遣使入貢。

《續通典・邊防三・溜山》 溜山，明成祖永樂十四年，其王遣使來貢。自後三貢，幷與忽魯謨斯諸國偕。宣宗宣德五年，鄭和使其國，後不復至。其國居海中，倚山聚居。氣候常熱，土薄穀少。婚喪諸禮，多類忽魯謨斯。又有國曰比剌，曰孫剌，鄭和亦常齎敕往，以去中華絕遠，貢使不至。

《海國圖志・西南洋・北南印度分述》 《地里備考》曰：馬爾地瓦斯國一曰錫蘭山。在亞細亞州之南，居印度海中，北極出地十五分起，至七度二十分止，經綫自東七十度三十分起至七十一度三十分止，周圍枕海，地不相連，環以各島，共一千五百座，四面相向，自南而北約二千里，其烟戶所在惟四五十島。地氣溫和，寒暑相稱，田土不澤，隴畝稀疏，穀果甚鮮，椰子木多。海出龍龍，土產珊瑚、玳瑁等物，商船絡繹。王位相傳，所奉之教乃回教也。國都在馬劣島中，乃通國之首島。

又 〔《外國史略》〕又曰：馬地威群島，約百八十里，偏東七十二度四十八分，幷七十三度四十八分。產珊瑚，有沙石，亦出椰子、粟，多沙魚。居民勤勞，年年將椰油、鹹魚、貝子、玳瑁、穀等貨赴印度市，以易鐵器、布、沙糖。百姓馴樸，今皆遵天主教。

臘其地威十七島，偏東自七十二度至七十四度，北極出地自十度至十二度。惟八洲有居民，種椰子爲飲食，民甚貧乏。

《西征紀程》 〔光緒十二年三月〕初三日庚寅，舟過彌尼科伊島之南，島東北至西南亙長約三十三四里，廣不過五里，地勢平衍，蘆葦彌望，南脊有燈塔，舟行望之。蓋印度西南海中北有羣小島曰〔加來〕〔來加〕的甫，南有羣小島曰邁爾的甫。〔加來〕〔來加〕的甫羣島南北相屬約千里，東距印度西岸約五百里。邁爾的甫羣島南北相屬約千五百里，東北距錫蘭島約千二三百里。兩羣島間南北距約六百里，爲東西往來水道，彌尼科伊島適當水道之中，故因以爲表耳。

又 兩羣島居民頗繁，皆印度、阿剌伯種類。邁爾的甫有島長，回酋也，歲貢於錫蘭長官。

《出使日記續刻》卷九 〔光緒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記 襪爾迭胡群島，在錫蘭西南四百英里，錫蘭屬島也。會城曰美爾。土酋歲遣公使至可倫破，納貢於英之加稔那。土人尚回教。地瘠水惡。出口大宗惟乾魚、貝、玳瑁、可可果。

又 阿剌伯海中，距印度馬拉巴爾海岸二百英里，有群島曰辣開迭巫，皆低平珊瑚小島。島凡十四，有屬英者，有屬印度土邦者。戶口一萬四千有奇。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南洋各島》 錫蘭西南有屬島曰襪爾代夫羣島，會城曰美爾。水土磽瘠，惟產干貝、璅瑁、可可。土酋歲至可郎埔納貢一次。

又 阿剌伯海中，有辣克代夫羣島，在亞丁東南，哥摩林海角西南。大小共十四島，有屬英者，有屬印度土邦者。民數一萬四千有奇。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一・英領印度國二》 曼爾底甫羣島：曼爾底

甫，雷《志》云：羣珊瑚島，居民約三萬口。先謙案：雷《志》曼爾底甫，《列國》《學會》二圖作麻代父羣島，《萬國圖》作麻耳代夫，《圓球圖》作麻答愛夫。謝《志》作瑪勒代弗，云產椰子、魚介，民皆回人，有蘇丹治之，仰英國保護。《課程》云：在錫蘭西約五百海里，爲珊瑚所成，島酋世守其地，歲致貢於錫蘭長官。王達云：野《志》又稱千島，由十七羣之珊瑚礁而成，產棉、米、蜀黍等。本島屬錫蘭，一六四五年以來，島官住馬利島。二圖又有辣喀代父羣島，《圓球圖》作拉克答愛夫。謝《志》作拉嘎代弗，云多出椰子，均距南印度西岸百五十英里阿剌伯海中。王達云：野《志》辣喀代父羣島，分爲二羣，北羣由亞密的之五島而成，直隸於南加那拉區；案濱馬拉巴爾海岸。南羣由加瓦拉亞德羅得等而成，屬加那諾爾之拉第亞，受英人支配。地味不良土產。科亞西居民萬五千口。《紀程》云：印度西南海中，北羣小島曰來加的甫，南北相屬約千里，東距印度西岸約五百里；南羣小島曰邁爾的甫，南北相屬約千五百里，東西距錫蘭約千二三百里。兩羣島南北相距約六百里，爲東西往來水道。有彌尼科伊島，適當水道之東北至西南，亘長約三十三四里，廣不過五里，地勢平衍，南背有燈塔，舟行望之以爲表。兩羣島石質皆珊瑚結成，西國地學家謂珊瑚爲水中小蟲所造之窩，蟲小不能辨視，其體柔輭，石之久沈水底，銷化爲灰者，蟲藉之作窩，中留小孔，自容從孔伸出，吸取食物，生長甚繁，新窩從舊窩加長，新蟲生，舊蟲死，生生不已成珊瑚，如樹形，愈長愈大，久之爲泥沙，填實則爲島，出水即不加高，以蟲離水則死也。或低於水面百七八十尺處，其蟲亦死，於是水中礁石亦育珊瑚所成。其島狀，或正圓，或橢圓，或周他島之四外如圈。然澳洲東北太平洋中有珊瑚羣島，連屬三千餘里，爲最廣，次則來加的甫、邁爾的甫兩羣耳。西人謂石分兩大類，一曰水層石，一曰火山石。水層石中有生物形迹者爲殭石，珊瑚島蓋亦洋中殭石之類。《明史》云：溜山自錫蘭山南去，順風七晝夜可至。以地望準之，似即今之邁爾的甫羣島。其所謂三石門并可通舟，山下八港，各以溜名者，蓋羣島中之港汊也。近島海中產貝，黃白文者有之，白黃文者有之，博而頗大而險小而橢者亦有之，非洲迤北瀕地中海各部落，多於此采貝以爲錢幣。案：邁爾的甫即曼爾的甫，來加的甫即辣喀代父也。

分述

地理環境

《島夷誌略·北溜》 地勢居下，千嶼萬島。舶往西洋，過僧伽剌傍，潮流迅急，更值風逆，輒漂此國。候次年夏東南風，舶仍上溜之北。水中有石槎牙，利如鋒刃，蓋已不完舟矣。

《瀛涯勝覽·溜山國》 四圍皆海，如洲渚一般，地方不廣。國之西去程途不等，海中天生石門一座，如城闕樣。有八大處，溜各有其名：一曰沙溜，二曰人不知溜，三曰起泉溜，四曰麻里奇溜，五曰加半年溜，六曰加加溜，七曰安都里溜，八曰官瑞溜。此八處皆有所主而通商船。再有小窄之溜，傳云三千有餘溜，此謂『弱水三千』，此處是也。其間人皆巢居穴處，不識米穀，只捕魚蝦而食，不解穿衣，以樹葉遮其前後。設遇風水不便，舟師失針舵損，船過其溜，落於瀉水，漸無力而沈。大概行船皆宜謹防此也。

《西洋番國志·溜山國》 國之西去，途程不等，有天生石門海中狀如城闕。有八大處，曰沙溜，曰人不知溜，曰起來溜，曰麻里奇溜，曰加半年溜，曰加加溜，曰安都里溜，曰官塢溜。此八處者皆有地主而通商賈。其餘小溜尚有三千餘處，水皆緩散無力，舟至彼處而沉，故行船謹避，不敢近此經過。古傳『弱水三千』即此處也。其人皆巢居穴處，不着衣衫，只以樹葉遮蔽前後。平生不食米穀，惟於海中捕魚蝦而食之。行舡者或遇風水不順，舟師針舵有失，一落其溜，遂不能出。大槩行舡謹防此也。

《西洋朝貢典錄·溜山國》 國之西海有石門，狀如城闕者三。有溜山焉凡八：一曰沙溜，二曰官嶼溜，三曰人不知溜，四曰起來溜，五曰麻里奇溜，六曰加半年溜，七曰加加溜，八曰安都里溜。皆可通海舶，皆有聚落。其通也，有主焉。又西有小窄溜，是有三千，是皆弱水，即所謂『弱水三千』者焉。一曰有三萬八千餘溜，舟風而傾舵也，則墜於溜，水漸無力以沒。其小窄溜之民，巢穴而處，魚而食，草木而衣。

又 論曰：《山海經》諸古書及酈道元所引論弱水多矣。雖通人辨士，莫之能明也。茲復知有溜山弱水矣。見覽雖益廣遠，而天地之大，終不能窮焉。

《咸賓錄·西夷志·溜山》 其西有天生石門，如城闕然。中有八溜，各有所主，廣三千里，云所謂『弱水三千』是也。其人巢居穴處，不識穀帛，但食魚蝦。以樹葉遮其前後爲衣。商船倘遇逆風，舟師不謹，落入其溜，其水漸無力而沈，不復反矣。

《廣輿記·外譯·溜山》 形勝：四面濱海如洲，有石門如城闕。依山

聚居，八村稍大，皆以溜名，可通舟楫。餘小溜無慮三千，舟行遇風入溜，即溺，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

文化風俗

《瀛涯勝覽・溜山國》 牒幹國王、頭目、民庶皆是回回人。風俗純美，所行悉遵教門規矩。人多以漁爲業，種椰子爲生。男女體貌微黑，男子白布纏頭，下圍手巾。婦人上穿短衣，下亦以闊布手巾圍之，又用闊大布手巾過頭遮蓋，止露其面。婚喪之禮，悉依回回教門規矩而後行。

《西洋番國志・溜山國》 其牒幹國王、臣庶皆回回人。風俗淳美，悉遵教門行事。人皆以漁爲生。多種椰子樹。男女裸體微黑，男子白布纏頭，下圍手巾。女子上着短衣，下亦以闊布手巾圍之，又用闊大手巾過頭蓋下，只露其面。婚喪之禮依教門行。

《西洋朝貢典錄・溜山國》 其地四面濱海，倚山爲都。其都曰牒幹。其上下皆回回人，婚喪一如其教。風俗淳美。男纏首以白布，以金帕，下圍帨。女帨蓋首，上短衣，下亦圍帨。其膚體咸黑，其土氣恆燠。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溜山》 牒幹國王、頭目、民庶皆是回回人。風俗淳美，所行悉遵教門規矩。人多以魚爲生，種椰子樹爲業。男女體貌微黑，男子白布纏頭，下圍手巾。婦人上穿短衫，下以闊大手巾圍之，又以手巾過頭蓋覆，止露其面。婚喪之禮，悉依教門而行。

《咸賓錄・西夷志・溜山》 風俗淳美，尚佛，業漁。男女體貌微黑，男子白布纏頭，下圍以帨。婦人上穿短衣，以帨圍頭，止露其面。以銀爲錢，或用海貝。

《廣輿記・外譯・溜山》 風俗：巢居穴處。不識菽粟，啖魚蝦。無衣，採草木葉蔽前後。氣候常熱如夏。

經濟物産

《島夷誌略・北溜》 地産椰子索、貝子、魚乾、大手巾布。海商每將一舶貝子下烏爹、朋加剌，必互易米一船有餘。蓋彼番以貝子權錢用，亦久遠之食法也。

《瀛涯勝覽・溜山國》 土産降眞香也不多。椰子甚廣，各處來收買，往別國貨賣。有等小樣椰子殼，彼人旋做酒鍾，以花梨木爲足，用番漆漆其口足，甚爲希罕。其椰子外包之欖打成粗細繩索，堆積在家，各處番船上人亦來收買，賣與別國造船等用。其造番船，皆不用釘，止鑽其孔，皆以此索聯縛，加以木楔，然後以番瀝青塗縫，水不能漏。其龍涎香，漁者常於溜處採得，如水浸瀝青之色，嗅之無香，火燒惟有腥氣。其價高貴，買者以銀對易。海貝彼人採積如山，罨爛其肉，轉賣暹羅、榜葛剌等國，當錢使用。其馬鮫魚切成大塊，曬乾收貯，各國亦來收販他處，名曰海溜魚而賣之。織一等絲嵌手巾，甚密實長闊，絕勝他處所織者。又有一等織金方帕，與男子纏頭，價有賣銀五兩之貴者。天之氣候，四時常熱如夏。其土地甚瘠，米少無麥。蔬菜不廣，牛、羊、雞、鴨皆有，餘無所出。王以銀鑄小錢使用。中國寶船一二隻亦到彼處，收買龍涎香、椰子等物。乃一小邦也。

《西洋番國志・溜山國》 土産降香不多。惟椰子廣，他國皆來販賣。有等小樣椰子，土人將殼旋酒鍾，以花梨木爲足，用番漆其口足甚美。椰子皮穰打成麁細索，收積盈堆，各處番舡皆販去賣與造舡等用。蓋番人造舡不用鐵釘，止鑽孔，以椰索聯縛，加以木楔，用瀝青塗之至緊。出龍涎香，漁者溜中採得，狀如浸瀝青，嗅之不香，焚有魚腥氣。價高以銀對易。出海貝，土人採積如山，堆罨待肉爛取殼，轉賣暹羅、榜葛剌國代錢使。出馬鮫魚，土人將其魚切如臂大，淡晒至乾，盈倉收貯。他國多販去，名曰溜魚。又出一等絲嵌手巾，長闊而加實密，勝他處所出者。又出一等織金方帕，男子可纏頭，其價有賣銀五兩者。氣候長熱如夏。土瘦，米少麥無。蔬菜不廣，牛羊雞鴨皆有，餘無所産。王以銀鑄錢使用。中國寶舡亦一二往彼，收買龍涎香、椰子等物。乃一小邦也。

《西洋朝貢典錄・溜山國》 其交易以銀錢。重官秤二分三釐。其利魚、貝。其穀宜稻、麥。其畜宜牛、羊、鷄、鴨。凡爲杯，以椰子爲腹，花梨爲跗。凡爲舟，不以鍛鐵，以椰纖繩之而貫之而楔之，以龍涎鎔之而塗之。

凡取龍涎，多於溜嶼。其嶼石多蟠龍，春而吐涎，群鳥集之，群魚嚙之。其黃者如膠，黑者如五靈脂，白者如百藥煎。其氣腥。或得之魚腹，其大如斗，圓如珠，其價以兩而易。凡兩易金錢一十有二，凡斤易金錢一百九十有

二。凡取海貝，山積之而罨之、腐之。凡取馬鮫魚，斮之而暴之、貯之。其來易者爲暹羅之商，爲榜葛剌之商。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溜山》 土產降香不多。椰子甚廣，以外包之穰打成繩索，賣與造船等用。其造番船，不用一釘，止鑽其竅，皆以此索聯縛，加以木楔，然後以番瀝青塗之。龍涎香，其漁者常於溜礁上採得，如水浸瀝青之樣，嗅之無香，火燒腥氣，價高貴，以銀對易。海貝被人採積如山，罨爛其肉，轉賣暹羅等國，當錢使用。馬鮫魚切成手臂大塊，淡晒極乾，倉屋收貯，名溜魚，賣與他國。絲嵌手巾，其細密絕勝他處。又一等織金手帕，男子纏頭可用，其價賣銀五兩之貴。氣候常熱如夏，土瘦，米少無麥，蔬菜不廣，牛、羊、鷄、鴨皆有，餘無所出。亦以銀鑄錢使用。中國亦往彼國收買龍涎香、椰子等物。

《咸賓錄・西夷志・溜山》 溜山物產甚多，惟龍涎香、見前。鮫魚、一名溜魚，切塊淡乾，賣與它國。絲嵌手巾、細密絕勝它處。織金手帕絕精，富家男子以之纏頭，每幅價可值銀五兩。爲奇。

又《牒幹》 產龍涎香、鮫魚，織絲、織金帨甚精。

《廣輿記・外譯・溜山》 土產：龍涎香、海貝、椰皮、結繩可貫板成舟，塗瀝青，堅如鐵。釘鮫魚。一名溜魚。織絲帨，甚精緻。

交通

《西洋朝貢典錄・溜山國》 其國在小帽西南可二千里。由彭加剌而往，取北辰四指有半，又取北辰三指有半，又取北辰二指半腳，又取北辰一指三腳之半，又取北辰一指三腳。又過鸚鵡嘴之山，又五更見鐵砧之嶼。又七更見佛舍座之山。又五更見牙里之大山。由是至溜官之嶼而及其國。

藝文

《星槎勝覽・後集・溜洋國》 詩曰：溜山分且衆，弱水卽相通。米穀何曾種，巢居亦自同。盤針能指侶，商船慮狂風。結葉遮前後，倮形爲始終。雖云瀛海外，難過石門中。歷覽吟成句，慇懃獻九重。

《外國竹枝詞・溜山》 八溜山中聚族居，還傳三萬八千餘。何人駕得凌風舸，弱水飄飄縱所如。四面濱海如洲，有石門如城闕，依山聚居，八村皆以溜名，傳聞有三萬八千餘溜，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

甘巴里部甘把里

《明史・外國傳七・甘巴里》 甘巴里，亦西洋小國。永樂六年，鄭和使其地，賜其王錦綺、紗羅。十三年遣使朝貢方物。十九年再貢，遣鄭和報之。宣德五年，和復招諭其國。王兜哇剌札遣使來貢，八年抵京師。正統元年附爪哇舟還國，賜敕勞王。其隣境有阿撥把丹、小阿蘭二國，亦以六年命鄭和齎敕招諭，賜亦同。

《明一統志・外夷・甘巴里國》 沿革：前代無考。本朝永樂十二年國王兜哇剌查遣其臣得名公葛葛等來朝，幷貢方物。

土產：絲、錦。

《明四夷考・甘巴里》 甘巴里在南海中大島上。人多織錦，粒食，亦鮮食。永樂十二年，國王兜哇剌查，遣得名公葛葛來朝貢。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五・甘巴里》。）

又《甘把里》 甘把里，永樂間遣六人來朝貢。自言：其國小，介其西南海中，與諸鄰國不通交易。物產又薄，山無長林，田無宿麥，以故國用常乏。人民艱窘，然奉佛善，不求積聚，無乞丐者。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五・甘把里》。）

《三才圖會・地理・甘巴里》 甘巴里地在南海中大島上。皇明朝貢。

《圖書編・甘把里》 甘把里，永樂中遣六人來朝貢，自言：其國小，介於西南海中，與諸鄰國不通交易。人民艱窘，然奉佛好善，不求積聚，無

乞丐者。

又《甘巴里》 甘巴里，在南海中大島。永樂十二年，國王兜哇剌查遣得名公葛葛來朝貢。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甘巴里》 地在南海中大島上。皇明永樂甲午，國王兜哇剌查遣臣得名公葛葛等來朝貢。

《咸賓錄・南夷志・甘把里》 甘把里，小國也。永樂間遣六人朝貢。產薄，民淳奉佛，不事積聚，故雖貧無乞丐者。

《諸夷考・甘巴里》 甘巴里在南海中。人多織錦，粒食，亦鮮食。永樂十二年朝貢。

又《甘把里》 甘把里，永樂間朝貢，自言國小，介在西南海中，與諸隣國不通交易。物產又薄，山無長林，田無宿麥，國用常乏，人民艱窘，然奉佛好善，不求積聚，無乞丐者。

《廣皇輿考・四夷考・甘巴里》 前無考。永樂十二年朝貢。其產絲、錦。

《方輿勝略・外夷・甘把里》 甘把里，永樂間朝貢。產薄，奉佛，不事積聚，故雖貧，無乞丐。

《獻徵錄・四夷・甘巴里》 甘巴里，在南海中大島上，一名甘（巴）〔把〕里。人多織錦，粒食，亦鮮食。永樂十二年，國王兜哇剌查遣使得名公葛葛入貢。

《裔乘・西南夷・甘巴里》 甘把里，在南海大島中。產薄，民淳奉佛，不事積聚，雖貧無乞丐者。我朝永樂甲午，國王兜哇剌查遣臣得名公葛葛來貢。

《明象胥錄・甘巴里》 甘巴里，又名甘把里，國在南海中大島上。人多織錦，粒食，亦鮮食。永樂十二年，國王兜哇剌查遣使朝貢。或曰甘巴里，小國，介西南海中。不通鄰境交易，產薄用窘，然奉佛，亦不求積聚。（幷見《明世法錄・南蠻・甘巴里》。）

《名山藏・王享記三・甘把里》 甘把里，又曰甘巴里，在南海中。永樂十二年，國王兜哇剌查遣使朝貢。其人鮮食，多織錦。

《明書・四國傳三・甘把里》 甘把里，永樂間，遣六人附西大國來朝貢，自言其國小，介西南海中，與諸鄰國不通交易。物產又薄，山無長林，田無宿麥，以故國用常乏。人民艱窘。然奉佛善，不求積聚，無乞丐者。

《罪惟錄・外國列傳・甘巴里》 甘巴里國，南海中大島上。永樂十三年，國王兜哇剌查遣使得名公葛葛朝貢。其人粒食，亦鮮食，多綿繡。甘把里國，西南海中，永樂間，遣六人來朝，自言：國小產薄，不通交易，奉佛，不求積聚，然無乞丐者。

《續通典・邊防三・甘巴里》 甘巴里，明成祖永樂十二年遣使來朝貢方物。十九年再貢，遣鄭和報之。宣宗宣德八年，其王兜哇剌扎遣使來貢，英宗正統元年附爪哇舟還國。

大葛蘭部 大唄喃

《明史・外國傳七・小葛蘭》 又有大葛蘭者，波濤湍悍，舟不可泊，故商人罕至。土黑墳，本宜穀麥，民懶事耕作，歲賴烏爹之米以足食。風俗、物產，多類小葛蘭。

《星槎勝覽・後集・大唄喃國》 地與都欄礁相近。厥土黑壤，亦宜穀麥。居民懶事耕作，歲藉烏爹之米供食。商舶風信到遲，則波濤激灘，乃載貨不滿，蓋以不敢停泊也。若風逆，則遇巫里洋險阻之難矣，及防高郎阜沉水石之危。風俗頗厚，男女纏頭，穿長衫。

地產胡椒、椰子、溜魚、檳榔、貨用金錢、青白花磁器、布段之屬。

詩曰：大唄喃方險，都欄與結盟。土肥宜稻麥，民懶不耕耘。但有烏爹濟，須防羅股驚。此邦風俗異，舟舶恣吟行。

《圖書編・大唄南國》 洪武初，國王遣使入貢。地與都欄礁相近。厥土黑壤，亦宜穀麥。民懶事耕作栽種，烏爹之米供食。商舶風信到遲，則波濤激灘，乃載貨不滿，蓋以不敢停泊也。若風逆，則遇烏里洋險阻之難矣，及防高（即）〔郎〕阜沉水之危。風俗頗淳。

《咸賓錄・南夷志・大唄喃》 大唄喃，小國也。洪武初，國王遣使入

貢。風俗淳朴，男女俱纏頭，長衫。產青白磁器爲佳。

《諸夷考・大葛蘭》　大葛蘭與都欄樵相近。厥土黑墳，本宜穀麥，居民懶事耕作，歲賴烏米爲食。商船爲風所阻，不以時到，波濤激灘，載貨不敢滿，蓋以不可停泊之故也。若過巫里洋，則罹重險之難，及有高頭埠沉水羅股石之危。風俗淳厚，男女纏頭，穿單布長衫，圍色布手巾。產胡椒、椰子、溜魚、檳榔。貨用金錢，青白花磁器、布段之屬。

《裔乘・南夷・大唄喃》　大唄喃，小國也。洪武初，國王遣使入貢。風俗醇朴，男女俱纏頭長衫。產青白磁器爲佳。

《明象胥錄・大葛蘭》　又有大葛蘭，國與都欄樵相近。土黑墳，宜穀麥。居民懶事耕作，歲賴烏爹之米爲食。

（并見《明世法錄・南蠻・小葛蘭》。）

《罪惟錄・外國列傳・大葛蘭國》　大葛蘭國，與都欄樵近。民懶耕，賴烏爹之米爲食。番舶爲風所阻，不以時至，過巫里洋，則更險矣。風俗淳厚，男女纏頭，穿單布長衫，圍色幌。

《外國竹枝詞・大葛蘭》　黑墳滿野懶耘苗，乞米烏爹食亦饒。纔過高郎又巫里，長年三老莫停橈。厥土黑壤，亦宜穀麥。居民懶於耕作，藉烏爹米供食。高郎阜、巫里洋皆險處，不得泊也。

《續通典・邊防二・大葛蘭》　又有大葛蘭者，風俗物產多類小葛蘭。

故臨國部 俱藍 小唄喃 小葛蘭

綜述

《嶺外代答・外國門上・故臨國》　故臨國與大食國相邇，廣舶四十日到藍里住冬，次年再發船，約一月始達其國。人黑色，身纏白布，鬚髮伸直，露頭撮髻，穿紅皮履如畫羅漢腳踏者。好事弓箭，遇鬥戰敵時以綵纏纏髻。國王身纏布，出入以布作軟兜或乘象。國人好奉事佛。其國有大食國蕃客寄居甚多。每洗浴畢，用鬱金塗身，欲象佛之金身也。監篦國遞年販象牛，大食販馬，前來此國貨賣。國王事天尊牛，殺之償死。中國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臨易小舟而往，雖以一月南風至之，然往返經二年矣。

《諸蕃志・志國・故臨國》　故臨國自南毗舟行順風五日可到，泉舶四十餘日到藍里住冬，至次年再發，一月始達。土俗大率與南毗無異。土產椰子、蘇木，酒用蜜糖和椰子花汁醞成。好事弓箭，戰鬥臨敵以綵纏纏髻。交易用金銀錢，以銀錢十二準金錢之一。地暖無寒。每歲自三佛齊、監篦、吉陀等國發船，博易用貨亦與南毗同。大食人多寓其國中。每浴畢，用鬱金塗體，蓋欲仿佛之金身。

《元史・外夷傳三・馬八兒等國》　至期，朝庭遣使令庭壁獨往。十九年二月，抵俱藍國，國主及其相馬合麻等迎拜璽書。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入貢。

《島夷誌略・小唄喃》　地與都攔礁相近。厥土黑墳，本宜穀麥，居民懶事耕作，歲藉烏爹運米供給。或風迅到遲，馬船已去，貨載不滿，風迅或逆，不得過喃唎洋，且防高浪阜中鹵股石之厄。所以此地駐冬，候下年八九月馬船復來，移船回古里佛互市。風俗、男女衣著與古里佛同。有村主，無酋長。

《明史・外國傳七・小葛蘭》　小葛蘭，其國與柯枝接境。自錫蘭山西北行六晝夜可達。東大山，西大海，南北地窄，西洋小國也。永樂五年遣使附古里、蘇門答剌入貢，賜其王錦綺、紗羅、鞍馬諸物，其使者亦有賜。王及羣下皆瑣里人，奉釋教。重牛及他婚喪諸禮，多與錫蘭同。俗淳。土薄，收穫少，仰給榜葛剌。鄭和嘗使其國。厥貢惟珍珠傘、白棉布、胡椒。

《異域志・故臨國》　與大食相近，國人黑色，好事弓弩。中國船往大食，必自故臨易小舟而去，往返二年。彼多爲盜。

《瀛涯勝覽・小葛蘭國》　自錫蘭國馬頭名別羅里開船，往西北，好風行六晝夜可到。其國邊海，東連大山，西是大海，南北地狹，外亦大海，連海而居。國王國人皆鎖俚人氏，崇信釋教，尊敬象牛。婚姻喪葬等事與錫蘭國同。

《西洋番國志・小葛蘭國》　小葛蘭國，自錫蘭國馬頭別羅里開紅往西北行，好風六晝夜可到。其國邊海，東大山，西大海。南北地狹亦臨海。王及國人鎖俚人。崇信釋教，敬象及牛。婚喪諸事與錫蘭國同。土產蘇木、胡椒，但不多。果菜皆有。牛羊頗有，羊毛青，腳高二三尺，黃牛有重三四百斤者。人日二餐，皆以酥油沃飯。王以金鑄錢行使。用錢官秤重一分。雖小邦亦修貢獻。

《星槎勝覽・前集・小唄喃國》　山連赤土，地接下里。日中爲市，西洋諸國之馬頭也。

《西洋朝貢典錄・小葛蘭國》　論曰：小葛蘭，《星槎編》又云小唄喃，云『其國山連赤土，日中爲市。』而赤土者，扶南之別種也。西則婆羅娑國，東則波羅剌國，南則訶羅旦國，不知何者爲小葛蘭也。

《明四夷考・小葛蘭》　小葛蘭，小國也。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永樂中，太監鄭和至其國。王鎖里人，遣人入貢。俗尚浮屠，重象牛。飯和酥酪，市用金錢。婚喪巾服大類錫蘭山。自錫蘭山別那里西北海行六晝夜可至。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五・小葛蘭》、《明書・四國傳三・小葛蘭》。）

《三才圖會・地理・小葛蘭》　小葛蘭，其國邊海，東連大山，西大海。

《圖書編・小唄喃國》　山連赤土，地接下里，日中爲市，西洋諸國之馬頭也。永樂七年，太監鄭和至其國。本國流通使用金銀錢，名倘伽。地瘠穀少，歲藉榜葛剌米定食。氣候常熱，風俗淳美，男少女多，有南（晁）〔毘〕人。

又《小葛蘭》　小葛蘭，小國也。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永樂中，太監鄭和至其國。王瑣里人，遣人入貢。俗尚浮屠，巾服大類錫蘭山。自錫蘭山別那里西北海行六晝夜可至。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小葛蘭》　自錫蘭國馬頭到羅里船開往西北，好風行六晝夜到小葛蘭國。其國邊海，東連大山，西是大海。國王國人皆鎖俚。崇信佛教，尊敬象牛。婚姻等事與錫蘭同。土產蘇木，胡椒不多。其菓菜之類皆有。牛羊頗異，羊青毛，脚高二三尺，黃牛有三百觔者。人日食二飡，皆用蘇油拌飯而食。市使金錢。雖係小邦，亦將方物差人進貢。

又《西洋古里》　又有小葛蘭國，與柯枝接壤，亦西番諸國馬頭也。俗尚浮屠。少物產，歲藉榜葛剌國米爲食。是時鄭和亦至其國，王瑣里人，遂遣使入貢。

《咸賓錄・西夷志・蘇門答剌》　其鄰有故臨國，人黑如漆，好爲寇盜。中國人往大食者，必自故臨易小舟而去。

又《南夷志・小唄喃》　小唄喃，小國也。永樂七年，太監鄭和至其國，國王遣使來貢。其地田瘠而穀少，歲藉榜葛剌米糧來食。男少女多。使用金錢。

其產惟射香、胡椒、波羅蜜等。

又《小葛蘭》　小葛蘭，小國也。永樂中，太監鄭和至其國，王遣人朝貢。

《諸夷考・小葛蘭》　小葛蘭，山連赤土，與柯枝國接境，西洋諸國之市頭也。國使大金錢，名儻伽，重八分。小金錢名吧喃，四十個准大金錢一個。田瘠少收，歲藉榜葛剌國米爲食。氣候常熱。風俗小淳。男女多回回喃毗人。產胡椒、檳榔、波羅蜜、色布。其木香、乳香、眞珠、珊瑚、酥油、孩兒茶、梔子花，則皆自他國來。

《獻徵錄・四夷・錫蘭》　又有小葛蘭，土俗大類錫蘭，永樂中貢。

《裔乘・南夷・小唄喃》　小唄喃，小國也。永樂七年，太監鄭和至其國，國王遣使來貢。其地田瘠而穀少，歲食榜葛剌米。男少女多，所用金錢。其產有麝香、胡椒、波羅蜜之屬。

又《西南夷・小葛蘭》　小葛蘭國，東連大山，西傍大海。其俗崇信佛教，尊敬象牛，婚姻等事與錫蘭山同，而地亦相近焉。土產蘇木、胡椒；羊，毛青，脚高二三尺；黃牛有三百觔者。人日食二飧，皆用蘇油拌飯。市用金錢。我朝永樂中，太監鄭和至其國，王隨遣人入貢。

《明象胥錄・小葛蘭》　小葛蘭國，其東大山，連赤土，與柯枝國接境，西、南、北皆海。自錫蘭山別那里西北海行六晝夜可至。候熱土瘠，仰傍葛剌國米爲食。風俗小淳。多回回喃毗人，尚浮屠。重牛象。飯和酥酪。婚喪巾服大類錫蘭山。地產胡椒。市用金錢，大者名儻伽，重八分，小者名吧喃，小錢四十准大錢一。永樂五年附蘇門答剌等國朝貢，貢物珍珠傘、白綿布、胡椒。尋中使鄭和至其國。王瑣里人，復遣使入貢。

《名山藏・王享記三・小葛蘭》　小葛蘭，海上小國也，與柯枝接壤。永

樂中，鄭和至其國。王，鎖里人，遣人入貢。俗尚浮屠，重象牛。飯和酥酪。市用金錢。婚喪巾服大類錫蘭山。

《明世法錄・南蠻・小葛蘭》　小葛蘭國，其東大山，連赤土，與柯枝國接境，西、南、北皆海。自錫蘭山別那里西北海行六晝夜可至。候熱土瘠，仰傍葛剌國米爲食。風俗小淳。多回回喃毘人，尚浮屠。重牛象。飯和酥酪。婚喪巾服大類錫蘭山。地產胡椒。市用金錢，大者名儻伽，重八分，小者名吧喃，小錢四十准大錢一。永樂五年附蘇門答剌等國朝貢，貢物珍珠、青白綿布、胡椒。尋中使鄭和至其國。王瑣里人，復遣使入貢。

《罪惟錄・外國列傳・小葛蘭》　而小葛蘭，山連赤土，與柯枝接境，西洋之會也。自錫蘭山別那里西北行六晝夜至。田瘠少收，歲藉榜葛剌米爲食。氣候常熱。男女多回回喃（吡）〔毗〕人。市用金錢，大者名倪伽，小者名吧喃。永樂中，中官鄭和至其國，附蘇門答剌入貢。其王鎖里人，俗尚浮屠。重象牛。飯和酥酪。婚喪頗類錫蘭。

《續通典・邊防二・小葛蘭》　小葛蘭與柯枝接，小國也。明成祖永樂五年，遣使附蘇門答剌入貢。俗淳，土薄，收穫少，仰給榜葛剌。奉釋教，婚喪諸禮多與錫蘭山同。

分述

文化風俗

《西洋朝貢典錄・小葛蘭國》　其地東連大山，西、南、北濱海。其王修浮圖教。其俗重象暨牛。其風俗與錫蘭山大同。其和飯以酥，日二食。

《咸賓錄・南夷志・小葛蘭》　俗尚佛教，尊敬象牛。婚喪等事大類錫蘭山，地亦相近。

經濟物産

《島夷誌略・小唄喃》　地產胡椒、椰子、檳榔、溜魚。貿易之貨，用金、銀、青白花器、八丹布、五色緞、鐵器之屬。

《瀛涯勝覽・小葛蘭國》　土產蘇木、胡椒不多。其果菜之類皆有。牛羊頗異他產，其羊青毛長腳，高二尺、三尺者，黃牛有三、四百斤者。酥油多有賣者，人一日二飡，皆用酥油拌飯而食。王以金鑄錢，每箇重官秤一分，通行使用。雖是小國，其王亦將方物差人貢於中國。

《星槎勝覽・前集・小唄喃》　本國流通使用金錢名倘伽，數箇重八分，金錢名吧喃。四十箇準大金錢一箇，以便民也。田瘠而穀少，歲籍榜葛剌米足食。氣候常熱，風淳俗美，男少女多。有南毗人。地產胡椒，亞於下里。乾檳榔、波羅蜜、色布，其木香、乳香、眞珠、珊瑚、酥油、孩兒茶、梔子花，皆自他國也。貨用丁香、荳蔻、蘇木、色段、麝香、金銀銅器、鐵綫、黑鉛之屬。

《西洋朝貢典錄・小葛蘭國》　其交易以金錢。重官秤一分。其利蘇、椒。其穀宜稻。其畜宜牛羊。牛黃毫，羊青毫。

又　其貢物：珍珠傘、白綿布、胡椒。

王圻《續文獻通考・外夷常貢物・小葛蘭》　珍珠傘、白綿布、梢椒。

《明會典・朝貢二・小葛蘭國》　永樂五年，遣使附蘇門答剌等國朝貢。貢物：珍珠傘、白綿布、胡椒。

《咸賓錄・南夷志・小葛蘭》　其產青羊、青毛，足高三尺。黃牛重四五百斤。爲奇。

交通

《西洋朝貢典錄・小葛蘭國》　其國在別羅里西北可一千二百里。由是而歸南巫里也，鍼位：第一之日丁未、丁午，第二之日丙午，第三之日丙，第四之日丙巳，第五之日巽巳，第六之日辰巽，第七之日乙辰、乙卯，以求南巫里焉。

藝文

《星槎勝覽・前集・小唄喃國》　詩曰：西海唄喃國，諸蕃貨殖通。人

情應各別，花木總相同。珠子光涵白，珊瑚色潤紅。何由男與女，混雜自遺風。

《外國竹枝詞・小唄喃》　唄喃國裏使吧喃，陽少陰多女惑男。珠玉珊瑚百貨有，馬頭熱鬧似江南。用小金錢名吧喃。日中爲市，西洋諸國之馬頭也。或云即小葛之訛。

又《小葛蘭》　朝饘夕粥和蘇油，佛教流行敬象牛。牛大千斤比劉表，腳高三尺爛羊頭。日食二餐，用蘇油抹飯。信佛，尊敬象牛。牛有數百斤者。羊青毛，腳高三尺。

柯枝部 固貞 可陳 果眞 科青 科輕

綜述

《明史・外國傳七・柯枝》　柯枝，或言即古盤盤國。宋、梁、隋、唐皆入貢。自小葛蘭西北行，順風一日夜可至。

永樂元年遣中官尹慶齎詔撫諭其國，賜以銷金帳幔、織金文綺、綵帛及華蓋。六年復命鄭和使其國。九年，王可亦里遣使入貢。十年，鄭和再使其國，連二歲入貢。其使者請賜印誥，封其國中之山。帝遣鄭和齎印賜其王，因撰碑文，命勒石山上。其詞曰：『王化與天地流通，凡覆載之內、舉納於甄陶者，體造化之仁也。蓋天下無二理，生民無二心，憂戚喜樂之同情，安逸飽煖之同欲，奚有間於遐邇哉。任君民之寄者，常盡子民之道。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書云『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朕君臨天下，撫治華夷，一視同仁，無間彼此。推古聖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遠邦異域，咸使各得其所，聞風嚮化者，爭恐後也。柯枝國遠在西南，距海之濱，出諸蕃國之外，慕中華而歆德化久矣。命令之至，拳跽鼓舞，順附如歸，咸仰天而拜曰：『何幸中國聖人之教，沾及於我！』乃數歲以來，國內豐穰，居有室廬，食飽魚鼈，衣足布帛，老者慈幼，少者敬長，熙熙然而樂，凌厲爭競之習無有也。山無猛獸，溪絕惡魚，海出奇珍，林產嘉木，諸物繁盛，倍越尋常。暴風不興，疾雨不作，札瘥殄息，靡有害菑。蓋甚盛矣。朕揆德薄，何能如是，非其長民者之所致歟？乃封可亦里爲國王，賜以印章，俾撫治其民。幷封其國中之山爲鎮國之山，勒碑其上，垂示無窮。而系以銘曰：『截彼高山，作鎮海邦，吐烟出雲，爲下國洪龐。肅其煩歊，時其雨暘，祛彼氛妖，作彼豐穰。靡菑靡瘥，永庇斯疆，優游卒歲，室家胥慶。於戲！山之嶄兮，海之深矣，勒此銘詩，相爲終始。』自後，間歲入貢。

宣德五年，復遣鄭和撫諭其國。八年，王可亦里遣使偕錫蘭山諸國來貢。正統元年，遣其使者附爪哇貢船還國，幷賜敕勞王。

《瀛涯勝覽・柯枝國》　自小葛蘭國開船，沿山投西北，好風行一晝夜到其國港口泊船。本國東是大山，西臨大海，南、北邊海。有路可往鄰國。

《西洋番國志・柯枝國》　柯枝國，自小葛蘭國開紅，沿山向西北行，好風一晝夜到本國港口泊舡。其國東大山，西大海，南北亦海。有陸路可往鄰國。

《明一統志・外夷・柯枝國》　沿革：前代無考。本朝永樂二年，國王可亦里遣其臣完者答兒等來朝，幷貢方物。

《西洋朝貢典錄・柯枝國》　其國在小葛蘭西可二百里。柯枝之港水可四托。其地東倚大山，西、南、北濱海。

《明四夷考・柯枝》　柯枝，一名阿枝，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自葛蘭山海西北行一晝夜可至。永樂二年，王可亦里遣完者答兒朝貢，請封其國大山。詔封爲鎮國山，賜碑文。是時太監鄭和使至其國。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五・柯枝》。）

《三才圖會・地理・柯枝》　柯枝，其國與錫蘭山相對，村落旁海，田瘠少（牧）〔收〕。皇明來朝貢。

《圖書編・柯枝國》　古槃槃國，東連大山，西、南、北皆大海。宋、梁、隋遣使入貢。國初來貢，永樂中請封其國大山，從之。鄭和至其國。國王瑣里人也，國人五種。其處與錫蘭山國對峙，氣候常熱，田瘠少收，村落

傍海。風俗少淳，男女椎髻，穿短衫，圍單布。其人一種曰木瓜，無屋，惟穴居樹巢，臨海捕魚爲業，男女裸體，紉結樹葉或草數莖遮其前後，行遇路人則蹲宿於道傍，伺行過也。地產胡椒甚廣，豪富俱置板倉貯之，以售商販。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柯枝》 其國與錫蘭山相對，村落傍海，氣候常熱，田瘠少收。地產胡椒，通商販。皇明永樂二年，國王可亦里遣其臣完者答兒等來朝貢。十年，詔封其國之山爲鎮國山，御製碑文，命立其上。

又《西洋古里》 又柯枝國與錫蘭山相峙，去古里有三十程。其國王瑣里人也，尚浮屠，建寺，範金爲佛，每旦鳴鐘鼓汲泉灌佛頂數回，已乃禮之。永樂二年，王可亦里遣完者答兒來朝貢。十年，復遣使請封其國之山，詔封爲鎮國山，御製碑文賜之。

《咸賓錄・南夷志・柯枝》 柯枝，古槃槃國也。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漢、晉未通，宋、梁時俱三遣使入貢。隋大業中亦復遣使，後絕。獻物有佛畫、塔圖、菩提樹葉、舍利子。我朝洪武中來貢。至永樂二年，王可亦里遣使朝貢。十年，復遣使請封其國大山，詔從之。是時太監鄭和使至其國。

《諸夷考・柯枝》 柯枝，一名阿枝。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與錫蘭山對峙，通古哩界。氣候常熱，田瘠少收。風俗頗淳。市用金銀錢，銀錢十五、當金錢一。產珠、蘇木。國人五種：曰南毘，與王同類，祝髮，綴懸脛，爲貴族；次回回人；次富有財者，曰哲地；次牙儈，曰革全；又次卑賤者，曰木瓜。木瓜濱海而居，業漁樵，男女裸體，結草樹葉蔽前後，途遇南毘、哲地即蹲伏，候過乃起，蓋避羞也。王尚浮屠，敬象、牛。建寺，範金爲佛，每旦鳴鐘鼓、汲泉灌佛頂數回，已乃禮之。有曰濁肌者，蓋優婆夷也，娶妻，不剃胎髮，縷縷垂後，牛糞灰塗體，行吹大螺，妻隨之乞錢。永樂二年，朝貢，請封其國大山，詔封爲鎮國山，賜碑文。

《廣皇輿考・四夷・柯枝》 前無考。國朝永樂二年，朝貢。十年，從厥請封其鎮國山，賜御製碑。

《獻徵錄・四夷・柯枝》 柯枝，一名，阿枝，古槃槃國。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自錫蘭山西北舟行一晝夜可至。五代宋、梁時三遣使貢。永樂十四年，封其王可亦里爲柯枝國王，賜印誥，封其山爲鎮國山，樹碑，上親爲文。其銘曰：『截彼南山，作鎮海邦，吐烟出雲，爲下國洪龐。時其雨暘，肅其煩熇，作彼豐穰，祛彼氛妖。庇於斯民，靡災靡沴，室家胥慶，優游卒歲。山之嶄兮，海之深矣，勒之銘詩，相爲終始。』是時鄭和至其國。

《裔乘・西南夷・柯枝》 柯枝，古槃槃國。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與錫蘭山相對。漢、晉以前未通中國，宋、梁時數遣使入貢。隋大業以後遂絕。所獻有佛畫、塔圖、菩提樹葉、舍利子。我朝洪武中來貢。至永樂二年，王可亦里遣使朝貢。十年，復遣使請封其國大山，詔從之。是時太監鄭和使至其國。

國王瑣里人也。首纏黃白布，上不衣，下縈絲帨，束綵壓腰，綴椰木葉苫屋。國人五種：曰南毘，與王同類，祝髮，以綿懸脛，爲貴族；次回回人；次富有財者，曰哲地；次牙繪，曰革全；又次卑賤者，曰木瓜。木瓜濱海穴居，捕魚爲業，屋簷不過三尺，上衣不過膝。途遇南毘、哲地即伏，候過乃行。王尚浮屠，敬象、牛。建寺，範金爲佛。佛座四旁砌成溝渠，中穿一井，每旦鳴鐘鼓，汲井泉以灌佛頂數回，已方礼之。有曰濁肌者，蓋道士流也。不剃胎髮，髮縷縷垂後，牛糞灰塗體，行吹大螺，妻隨之乞錢。氣候常熱，多雨，五六月間大雨，街市成河，至八月乃盡。市用銀十五當金錢。其山川鎮國山。其產蓬萊柰、珠寶、香布之屬。

《明象胥錄・柯枝》 柯枝，一名阿枝，古槃槃國。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自錫蘭山西北舟行一晝夜至，通古里國界。永樂二年，國王可亦里遣使朝貢。十年，復至，請封其國大山，詔賜王印誥，并封山曰鎮國，上親製碑文，其銘曰：『截彼南山，作鎮海邦，吐烟出雲，爲下國洪龐。時其雨暘，肅其煩熇，作彼豐穰，祛彼氛妖。庇於斯民，靡災靡沴，室家胥慶，優游卒歲。山之蔚兮，海之深矣，勒此銘詩，相爲終始。』會中使鄭和使至其國。

（并見《明世法錄・南蠻・柯枝》。）

《名山藏・王享記三・柯枝》 柯枝，古槃槃，海上國也，去古里三十程。洪武中來貢。永樂二年，王可亦里遣使來貢。十年，復來。十五年，封爲柯枝國王。使鄭和與使者偕賜之印誥。并封其國中山爲鎮國山。碑之文曰：『朕撫治華夷，擬古帝王。柯枝國遠在西南鉅海濱，欣慕教化。命令之至，拳跪鼓舞，仰天而拜曰：「我國數歲以來，宴樂和煦，皆中國聖人教化所沾。」朕揆德薄，不能致，然其長民者之應歟！既封亦可里爲其國王，并

封國中山爲鎮國之山，勒碑其上，垂示亡窮，噁以銘曰：「截彼南山，吐烟出雲，爲下國洪龐。時其雨暘，肅其煩歊，作彼農穫。庇於斯民，靡菑靡沴。不若不逢，海深山嶄。勒此銘詩，相爲始終。」』其國尚浮屠、敬象牛。每旦鳴鐘鼓，灌佛頂數遍，乃禮之。國人五種：曰南昆，貴族也；次回回人，次哲地，富有財者也；次革全，牙儈也；次木瓜，卑賤矣。

《明書・四國傳二・柯枝》　柯枝，一名阿枝。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自葛蘭山海西北行一晝夜可至。永樂二年王可亦里遣人朝貢，請封其國大山，詔封爲鎮國山，賜碑文。是時太監鄭和使至其國。

《罪惟錄・外國列傳・柯枝國》　柯枝，古槃槃上，海上國也，一名阿枝。自小葛蘭山西北行一晝夜可至。洪武中來貢。永樂二年，王亦可里遣其臣完者答兒來貢。十五年，封爲柯枝國王，賜印誥，幷封其國中山爲鎮國山，給碑文而系之以銘。銘曰：『截彼南山，吐烟出雲，爲下國洪龐。時其雨暘，肅其煩歊，作彼豐穫。庇於斯民，靡菑靡沴。不若不逢，海深山嶄。勒此銘詩，相爲始終。』

《八紘譯史・柯枝》　柯枝，古槃槃國。宋梁時始入貢，明時亦遣使來朝，其貢物有佛畫塔圖、菩提樹葉、舍利子。使人云：國王，瑣里人也。首纏黃白布，上不衣，下綵帨束腰，綴椰木葉。國人五種：一曰南昆，與王同類；次回回；次哲地，富有財者；次牙儈；又次卑賤者，曰木瓜。木瓜穴居巢樹，捕魚爲業，男女裸體，級木葉蔽其前後，遇人蹲伏，候過乃行，蓋避羞也。王尚浮屠，每旦汲井泉灌佛頂。氣候常熱，雨水最多。

《廣輿記・外譯・柯枝》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　沿革：古槃國，明永樂二年遣使朝貢。

《續通典・邊防二・柯枝》　柯枝，或言即古槃槃國，與狼牙修接。唐太宗貞觀中，槃槃再遣使貢方物，高宗永徽中，獻五色鸚鵡，後不復聞。明成祖永樂元年，遣使齎詔撫諭其國。九年，柯枝王可亦里遣使入貢，請賜印誥封其國中之山。十年，遣鄭和齎印賜王，幷撰碑文，勒石山（土）〔上〕。自後閒歲入貢。其國俗頗淳。氣候常熱，夏多雨。田瘠少收，諸穀皆產，獨無麥。

《海錄・西南海・固貞》　固貞，在亞英咖西北，水路順風約日餘可到，爲荷囒所轄地。土番風俗，與上略同。內山爲晏爹呢咖國，寶回回種類。土產乳香、沒藥、魚翅、棉花、椰子、蘇合油、血竭、砂仁、訶子、大楓子。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柯枝》在西海中。　建置沿革：相傳即古盤盤國。其國與錫蘭山對峙，中通古里。東界大山，三面距海。自小葛蘭西北行，順風一日夜可至。宋元嘉中，始通中國。梁、隋皆入貢。唐貞觀九年，來貢。永徽中，獻鸚鵡。明永樂六年，命鄭和使其國。九年，國王可亦里遣使入貢，使者請賜印誥，封其國中之山爲鎮國之山。勒碑其上，系以銘。宣德八年，王可亦里復遣使偕錫蘭山諸國來貢。正統元年，遣其使者附爪哇貢船還國。

《瀛環志略・亞細亞・五印度》　又荷蘭有城在海濱曰可陳，一作固貞。近年亦爲英人所取。

又　固貞即可陳。在亞英咖西北，順風約日餘可到。本荷蘭、埔頭，近亦爲英吉利轄。土產乳香、沒藥、魚翅、棉花、椰子、蘇合油、血竭、砂仁、訶子、大楓子。

《海國圖志・西南洋・五印度總述上》〔《每月統紀傳》〕果眞，南印度部落，《海錄》作固眞，東界戈彎都，西界海，南界特那彎戈，北界馬那麻。領小部落二。俗奉墨那敏佛教。

《印度札記・五印度部落》　科靑，一作固貞，又曰可陳，幅員百餘里，在達來番科耳西北，昔爲荷蘭所據，今隸於英。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一・英領印度國二》　科輕，雷《志》云：面積千三百六十二英方里，人七十二萬二千九百六口。徐《志》云：荷蘭有城在海濱，曰可陳，一作固貞。近年亦爲英人所取。先謙案：卽雷《志》之科輕也，《列國》《學會》二圖與徐合，《萬國圖》作哥親，《異名記》作哥陳。《紀程》云：卽《明史》柯枝國。半島之西南端。黃《記》作科靑，云又曰可陳，幅員百餘里，在達來番科耳西北。

分述

地理環境

《明史・外國傳七・柯枝》　氣候常熱。一歲中，二三月時有少雨，國人皆治舍儲食物以俟。五六月間大雨不止，街市成河，七月始晴，八月後不復

雨，歲歲皆然。

《瀛涯勝覽・柯枝國》 其國氣候常煖如夏，無霜雪。每至二三月，日夜間則下陣頭雨一二次。番人各整蓋房屋，備辦食用。至五六月，日夜間下滂沱大雨，街市成河，人莫能行，大家小戶坐候雨信過。七月纔晴，到八月半後晴起，到冬點雨皆無，直至次年二三月間又下雨。常言半年下雨半年晴，正此處也。

《西洋番國志・柯枝國》 此地氣候常煖如夏，無霜雪。每歲二三月夜雨一二番，五六月日夜大雨，街市成河，七月盡雨信始過，八月半以後再不雨。人家於二三月間即修置房屋，備具食用，以防雨患。至次年二三月又雨如初。

《明一統志・外夷・柯枝國》 山川：鎮國山。永樂十年，詔封其國之山爲鎮國山，御製碑文賜之，命立碑其上。

《西洋朝貢典錄・柯枝國》 其土氣恆燠，無霜雪。其雨以半載，晴以半載。二月雨起，即乘屋修蓋備米物。五月六月，日夜下滂沱大雨，街市成河。至七月盡止。八月始晴。次年又復如是。

又 論曰：柯枝凡雨半載而霽，霽半載而雨，不知大化胡爲其然也。昔魏徵敍赤土，言其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理庶幾矣。必曰半載，其果親目之乎？然赤土今與小葛蘭爲鄰，其即爲柯枝章章矣。

《明四夷考・柯枝》 氣候常熱多雨。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五・柯枝》、《明書・四國傳二・柯枝》。）

《咸賓錄・南夷志・柯枝》 氣候常熱多雨，五六月間大雨，街市成河，至八月乃盡。市用銀錢，十五當金錢。

其山川：鎮國山。永樂二年封，上賜碑文。

《罪惟錄・外國列傳・柯枝國》 氣候常熱。自二三月至八月常雨，所謂半年晴者此國也。

文化風俗

《明史・外國傳七・柯枝》 王瑣里人，崇釋教。佛座四旁皆水溝，復穿一井。每旦鳴鐘鼓，汲水灌佛，三浴之，始羅拜而退。

其國與錫蘭山對峙，中通古里，東界大山，三面距海。俗頗淳。築室，以椰子樹爲材，取葉爲苫以覆屋，風雨皆可蔽。

人分五等：一曰南昆，王族類；二曰回回，三曰哲地，皆富民；四曰革全，皆牙儈；五曰木瓜。木瓜最貧，爲人執賤役者。屋高不得過三尺。衣上不得過臍，下不得過膝。途遇南昆、哲地人，輒伏地，俟其過乃起。

《瀛涯勝覽・柯枝國》 其國王與民亦鎖俚人氏，頭纏黃白布，上不穿衣，下圍紵絲手巾，再用顏色紵絲一匹纏之於腰，名曰壓腰。其頭目及富人服用與王者頗同。民居之屋用椰子木起造，用椰子葉編成片，如草苫樣蓋之，雨不能漏。家家用磚泥砌一土庫，止分大小，凡有細軟之物俱放於內，以防火盜。

國有五等人：一等名南昆，與王同類，內有剃頭挂綫在頸者，最爲貴族；二等回回人；三等人名哲地，係有錢財主；四等人名革令，專與人作牙保；五等人名木瓜。木瓜者，至低賤之人也。至今此輩在海濱居住，房簷高不過三尺，高者有罪。其穿衣上不過臍，下不過膝，其出於途如遇南昆、哲地人，即伏於地，候過即起而行。木瓜之輩，專以漁樵及擡負挑擔爲生。官不容穿長衣，其經商買賣與中國漢人一般。

其國王崇信佛教。尊敬象牛。建造佛殿，以銅鑄佛像，用青石砌座，佛座邊週圍砌成水溝，傍穿一井，每日侵晨則鳴鐘擊鼓，汲井水，於佛頂澆之再三，衆皆羅拜而退。另有一等人名濁賤，即道人也。亦有妻子。此輩自出母胎，髮不經剃，亦不梳篦，以酥油等物將髮搓成條縷，或十餘條，或七八條，披拽腦後。卻將黃牛之糞燒成白灰，遍搽其體。上下皆不穿衣，止用如拇指大黃藤兩轉緊縛其腰，又以白布爲梢子。手拏大海螺，常吹而行。其妻略以布遮其醜，隨夫而行。此等即出家人，倘到人家則與錢米等物。

又 國人婚喪之禮，其五等人皆各從其類而不同。

《西洋番國志・柯枝國》 王鎖俚人，頭纏黃白布，上不着衣，下圍紵絲手巾，又加顏色紵絲一疋爲壓腰。其頭目及財主服用頗與王者同。屋用椰木造，及用椰葉編蓋。各以磚砌土庫，收藏細軟諸物，以防火盜。

國人有五等：一等名南昆，與王同類，中有剃頭掛綫在頸者最爲貴族。二等回回人。三等名哲地，乃是國中財主。四等名革令，專爲牙保。五等名木瓜，最卑賤。木瓜居住俱在海濱，屋簷不得過三尺。着衣上不過臍，下不過膝。路遇南昆、哲地，皆俯伏，候過乃起。不許爲商賈，只以漁樵及擡負

重物爲生。

國王崇信佛教。敬象及牛。建造佛殿，以銅鑄象，以青石爲座，週遭爲溝，傍鑿井，每早起鳴鐘鼓，汲井澆佛頂三，羅拜而退。又一等人名濁肌，卽道人也。有妻室。濁肌出母胎卽不剃髮，亦梳篦，以酥油等物搓髮成縷，拽披腦後。人以黃牛糞燒白灰，徧塗身體上下。俱無衣服，只以大如指黃藤繞腰，重縛至緊，末垂白布爲飾。白晝吹海螺而行。其妻略以布遮蔽，前後隨之。每到人家，則與錢米諸物。

又　國人婚喪各依本類，禮制不同。

《星槎勝覽・前集・柯枝國》　其處與錫蘭山國對峙。氣候常熱，田瘠少收。村落傍海，風俗頗淳。男女椎髻，穿短衫，圍單布。其有一種曰木瓜，無屋居之，惟穴居樹巢，臨海捕魚爲業，男女倮體，紉結樹葉或草數莖，遮其前後之羞，行路遇人則蹲縮於道傍，伺過方行也。

《西洋朝貢典錄・柯枝國》　其王纏首以黃白布，上無衣，下圍紵絲幌，壓腰以色紵絲。其男女椎髻，服以短衫，圍以單布。其民之居用椰子木，以椰葉緝而蓋。其藏百物以庫，以磚爲之。

其爲人五種：一曰南毘，是爲王族；二曰回回，是爲仕族；三曰哲地，是爲富族；四曰革令，是爲庸保；五曰木瓜，是爲賤類，居限三尺，衣限膝，途遇哲地以上則伏，任負是事，其狀如儸人。

其王修浮圖教，敬象暨牛。國有梵宇，其佛像鑄以銅，座以青石爲之，座之周咸砌水溝，溝旁鑿井。夙興必鳴鐘鼓，汲水以灌佛頂，羅拜而退。其出家者名曰濁肌而蓄妻。其髮出胎不理不剃，澤以酥，揑而爲縷，被於後。灰牛糞以塗體，以黃藤束腰，幅布掩形，時常吹海螺，妻隨以行。

《明四夷考・柯枝》　國王瑣里人也。首纏黃白布，上不衣，下縈絲幌，束綵壓腰。綴椰木葉苫屋。國人五種：曰南毘，與王同類，祝髮，綫懸（脛）〔頸〕，爲貴族；次回回人，次富有財者，曰哲地；次牙繪，曰革全；又次卑賤者，曰木瓜。木瓜濱海而居，業漁樵，屋簷不得過三尺，上衣不過膝，途遇南毘、哲地卽伏，候過乃起。王尚浮屠，敬象、牛。建寺，範金爲佛，每旦鳴鐘鼓，汲泉灌佛頂數回，已乃禮之。有曰濁肌者，蓋優婆夷也。娶妻，不剃胎髮，髮縷縷垂後，牛糞灰塗體，行吹大螺，妻隨之乞錢。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五・柯枝》、《明書・四國傳二・柯枝》。）

《咸賓錄・南夷志・柯枝》　國王瑣里人也，首纏黃白布，上不衣，下縈紵幌，束絲壓腰。綴椰木葉苫屋。國人五種：曰南毘，與王同類，祝髮，以（綿）〔線〕懸（脛）〔頸〕，爲貴族；次回回人；次富有財者曰哲地；次牙（僧）〔儈〕曰革令；又次卑賤者曰木瓜。木瓜濱海穴居，捕漁爲業，屋簷不得過三尺，上衣不過膝，途遇南毘，哲地卽伏，候過乃行。

王尚浮屠，敬象、牛。建寺，範金爲佛。佛座四旁砌成溝渠，中穿一井，每旦鳴鐘鼓，汲井泉，以灌佛頂數回，已乃禮之。有曰濁肌者，蓋道士流也，不剃胎髮，髮縷縷垂後，牛糞灰塗體，亦取女與行，吹大螺，妻隨之乞錢。

《獻徵錄・四夷・柯枝》　俗信佛，敬象、牛，與錫蘭同。國人有五種：貴者曰南毘，次回回人，次富有財者曰哲地，次牙儈曰革全，最賤曰木瓜，穴居捕魚。屋簷過三尺，上衣過膝，皆有禁。遇南毘、哲地卽伏，候過乃行。又有曰濁肌者，優婆夷也。髮縷縷垂後，吹大螺，妻隨之行丐。產蘇木、胡椒。

《明象胥錄・柯枝》　王首纏黃白布，下縈絲幌，束綵壓腰。瑣里人也。國人椎髻，短衫，圍以單布。族有五種：南毘最貴，祝髮，綫懸（脛）〔頸〕與王同類；次回回人，次富有財，曰哲地；次牙儈，曰革全；其最卑賤曰木瓜。木瓜居瀕海，業漁樵，屋簷不得過三尺，衣不蔽膝，或裸體遮以草，遇南毘、哲地蒲伏，俟其過乃起。

王尚浮屠，範金爲佛，每旦鳴鐘鼓，汲泉灌佛頂數四，乃禮之。兼敬象、牛。有曰濁肌者，胎髮縷縷垂後，塗體以牛糞灰，行吹大螺，妻隨之乞錢，蓋優婆夷云。氣候常暖，多雨，土瘠。俗淳。

《明世法錄・南蠻・柯枝》　其國王首纏黃白布，下縈絲幌，束綵壓腰，瑣里人也。國人椎髻，短衫，圍以單布。族有五種：南毘最貴，祝髮，綫懸（脛）〔頸〕，與王同類；次回回人；次富有財，曰哲地；次牙儈，曰革全；其最卑賤，曰木瓜。木瓜居瀕海，業漁樵，屋簷不得過三尺，衣不蔽膝，或裸體遮以艸，遇南毘、哲地蒲伏，俟其過乃起。

王尚浮屠，範金爲佛，每旦鳴鐘鼓，汲泉灌佛頂數四，乃禮之。兼敬象、牛。有曰濁肌者，胎髮，縷縷垂後，塗體以牛糞灰，行吹大螺，妻隨之乞錢，蓋優　夷云。氣候常暖，多雨，土瘠。俗淳。

《罪惟錄・外國列傳・柯枝國》　王瑣俚人也，首纏黃白布，上不衣，下

縈絲帨，束綵壓腰。綴椰葉苫屋。國人五種：曰南昆，與王同類，最貴，祝髮，綫緣頸；次回回人；次富有財者，曰哲地；次牙儈，曰革令；又次最賤，曰木瓜。木瓜濱海而居，業漁樵，居簷不得過三尺，衣上不過臍，下不過膝，或裸遮以草，途遇南昆、哲地即伏，候過乃起。王尚浮屠，敬象、牛。建寺，範金爲佛，每旦鳴鐘鼓，佛傍有井，輒汲泉灌佛頂數，流水溝去，已乃禮之。有曰濁肌者，蓋優婆彝道人也。亦有妻，不薙胎髮，縷不櫛，分辮垂後，煆牛糞爲灰塗體，腰束指大黃籐，行吹大螺爲樂，妻隨之乞錢。

《廣輿記・外譯・柯枝》 風俗：氣候常熱，多雨。民濱海而居，業漁樵，屋簷不得過三尺，上衣不過膝。王尚浮屠，範金爲佛，每旦鳴鐘鼓，汲泉灌佛頂數回。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柯枝》 風俗：崇釋教。俗甚淳。《舊唐書・盤盤傳》：人皆尊婆羅門，敬佛法。《明史》：其王瑣里人，崇釋教。佛座四旁皆水溝，復穿一井，每旦鳴鐘鼓，汲水灌佛，三浴之，始羅拜而退。俗頗淳。築室以椰子樹爲材，取葉爲苫，以覆屋，風雨皆可蔽。呼僧爲比邱，呼道士爲貪。《舊唐書》：僧尼讀佛經，食肉而不飲酒。道士不食肉，國不甚重。人分五等。《明史》：一曰南昆，王族類；二曰回回；三曰哲地，皆富民；四曰革全，皆牙儈；五曰木瓜。木瓜最貧，爲人執賤役者，屋高不得過三尺。衣上不得過臍，下不得過膝。途遇南昆、哲地人，輒伏地，俟其過乃起。氣候常熱，田瘠少收。《明史》：氣候常熱。一歲中，二三月時有小雨，國人皆治舍儲食物以俟。五六月間大雨不止，街市成河，七月始晴，八月後不復雨，歲歲皆然。田瘠少收，諸穀皆產，獨無麥。諸畜亦皆有，獨無鵝與驢云。

經濟物產

《明史・外國傳七・柯枝》 田瘠少收，諸穀皆產，獨無麥。諸畜亦皆有，獨無鵝與驢云。

《瀛涯勝覽・柯枝國》 土無他產，祇出胡椒，人多置園圃，種椒爲業。每年椒熟，本處自有收椒大戶收買，置倉盛貯，待各處番商來買。論播荷說價。每一播荷該番秤二十五封剌，每一封剌該番秤十斤，計官秤十六斤。每一播荷該官秤四百斤，賣彼處金錢或一百箇，或九十箇，直銀五兩。名稱哲地者皆是財主，專一收買下寶石、珍珠、香貨之類，候中國寶石船或別國番船客人來買。珍珠以分數論價而買，且如珠每顆重三分半者，賣彼處金錢一千八百箇，直銀一百兩。珊瑚枝梗，其哲地論斤重買下，顧倩匠人剪斷，車旋成珠，洗磨光淨，亦秤分量而買。

王以九成金鑄錢行使，名曰法南，重官秤一分一釐。又以銀爲錢，比海螺醫大，每個官秤四釐，名曰荅兒。每金錢一箇，倒換銀錢十五個，街市行使零用則以此錢。

又 米、粟、麻、荳、黍、稷皆有，止無大小二麥。象、馬、牛、羊、犬、貓、雞、鴨皆有，只無驢、騾與鵝爾。國王亦差頭目隨共回洋寶船，將方物進貢中國。

《西洋番國志・柯枝國》 土無出產，人惟種椒爲業。每椒熟，大戶即收買置倉盛頓，以待各處客商。椒以播荷論價。每播荷該二十五封剌，該番秤十斤，較中國官秤該十六斤。一播荷共該官秤四百斤，彼處賣金錢一百箇或九十箇，直銀五兩。名哲地者專收買寶石、珍珠、香貨，以待中國寶船及各處番舡。珍珠以分數論價，每顆重三分半者，彼處賣金錢一千八百箇，直銀一百兩。珊瑚連枝柯者以斤論價，做成珠者以分論價。哲地多收買珊瑚枝柯，僱匠制造成珠，論分兩賣。王以九成金鑄錢行使，名曰法喃，官秤重一分一厘。又以銀爲錢名荅兒，大如海螺醫，官秤重四厘。每金錢一箇倒銀錢十五箇，街市零用。

又 國中出產米、粟、麻、豆、黍、稷，無麥。牲畜則有象、馬、牛、羊、犬、貓、雞、鴨，無驢及鵝。

國王遣使貢獻中國。

《星槎勝覽・前集・柯枝國》 地產胡椒甚廣，富家俱置板倉貯之，以售商販。行使小金錢名吧喃，貨用色段、白絲、青花白磁器、金銀之屬。其酋長感慕聖恩，常貢方物。

《明一統志・外夷・柯枝國》 土產：胡椒、蘇木。

《西洋朝貢典錄・柯枝國》 其交易以金銀錢。金曰法南，銀曰荅兒。金重官秤一分一釐，銀重四釐，大如螺醫。金錢一換銀錢十五。其利胡椒、珍珠、珊瑚。胡椒園種之，富者居以待商，以勉而易，爲斤二十有六而爲封剌，二十有五而爲播荷。凡播荷以金錢一百易之，視銀之爲兩者五。珍珠以分而易，凡分至三以上以金錢一千八百易之，視銀之爲兩者百。珊瑚以兩而易，倩工剪旋以成珠，磨淨而售。

其穀宜黍、稻、稷、菽，其畜宜六擾，是多象。

《明四夷考・柯枝》　市用金銀錢，銀錢十五當金錢一。產珠、象牙、蘇木。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五・柯枝》、《明書・四國傳二・柯枝》。）

《咸賓錄・南夷志・柯枝》　產：蓬蓬奈。肉紅，味甘，夷人乾以附遠。珠寶、香布等物俱佳。

《明象胥錄・柯枝》　產胡椒、貯以倉，轉售商販。市用小金錢，名吧喃，銀錢十五當金錢一。

（并見《明世法錄・南蠻・柯枝》。）

《罪惟錄・外國列傳・柯枝國》　市用金銀錢，銀錢十五當金錢一。金錢名吧喃，銀錢曰答兒。或珠重三分五厘者，值金錢一千八百枚，抵銀一百兩。

《廣輿記・外譯・柯枝》　土產：珠、象牙、胡椒、蘇木。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柯枝》　土產：胡椒、《續文獻通考》地產胡椒，通商販賣。鸚鵡。唐永徽中常入貢。

交通

《四夷廣記・柯枝國往古里路程》　自柯枝國港口往西北行三日，可到其國。

藝文

《星槎勝覽・前集・柯枝國》　詩曰：嗟彼柯枝國，山連赤鹵場。穴居相類獸，市集更通商。米穀少收實，胡椒積滿倉。恩宣中使至，隨處識蠻鄉。

《外國竹枝詞・柯枝》　柯枝不見一枝榮，止有胡椒萬斛盈。卻怪天公沒分曉，半年雨落半年晴。每年二、三月下陣頭雨，至八月半方晴，更不雨矣。諺云：半年雨落半年晴。

沙里八丹諸部 沙里八丹 大八丹 下里

《島夷誌略・沙里八丹》　國居古里佛山之後，其地沃衍，田少俗美。氣候微煖。男女繫布纏頭，循海而居，珠貨之馬頭也。民有犯罪者，以石灰畫圈於地，使之立圈內，不令轉足，此其極刑也。

地產八丹布，珍珠由第三港來，皆物之所自產也，其地採珠，官抽畢，皆以小舟渡此國互易，富者用金銀以低價塌之。舶至，求售於唐人，其利豈淺鮮哉！

又《大八丹》　國居西洋之後，名雀婆嶺，相望數百里。田平豐稔，時雨霑渥。近年田中生叢禾，丈有餘長，禾莖四十有八，穀粒一百三十，長半寸許，國人傳玩以爲禾王。民掘禾土移至酋長之家，一歲之上，莖不枯槁。後其穗自墜，色如金，養之以檳榔灰，使其不蛀。迨今存其國，時出曝之，以爲寶焉。

氣候熱。俗淳。男女短髮，穿南溜布。煮海爲鹽。地產綿布、婆羅蜜。貿易之貨，用南絲、鐵條、紫粉、木梳、白糖之屬。

又《下里》　國居小崑崙古里佛之中，又名小港口。山曠而原平，地方數千餘里。民所奠居，星羅碁布。家給人足，厥田中下。農力耕，氣候煖。風俗淳。民尚氣，出入必懸弓箭及牌以隨身。男女削髮，繫溜布。

地產胡椒，冠於各番，不可勝計。椒木滿山，蔓衍如藤蘿，冬花而夏實。民採而蒸曝，以乾爲度。其味辛，採者多不禁。其味之觸人，甚至以川芎煎湯解之。他番之有胡椒者，皆此國流波之餘也。

古里佛部 古里 古俚 古哩

西洋古里 隔瀝骨底

綜述

《島夷誌略・古里佛》 當巨海之要衝，去僧加剌密邇，亦西洋諸番之馬頭也。

《明史・外國傳七・古里》 古里，西洋大國。西濱大海，南距柯枝國，北距狼奴兒國，東七百里距坎巴國。自柯枝舟行三日可至，自錫蘭山十日可至，諸蕃要會也。

永樂元年命中官尹慶奉詔撫諭其國，賚以綵幣。其酋沙米的喜遣使從慶入朝，貢方物。三年達南京，封爲國王，賜印誥及文綺諸物，遂比年入貢。鄭和亦數使其國。十三年偕柯枝、南渤利、甘巴里、滿剌加諸國入貢。十四年又偕爪哇、滿剌加、占城、錫蘭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剌哇、阿丹、蘇門答剌、麻林、剌撒、忽魯謨斯、柯枝、南巫里、沙里灣泥、彭亨諸國入貢。是時，諸蕃使臣充斥於廷，以古里大國，序其使者於首。十七年偕滿剌加十七國來貢。十九年又偕忽魯謨斯等國入貢。二十一年復偕忽魯謨斯等國，遣使千二百人入貢。時帝方出塞，敕皇太子曰：『天時向寒，貢使即令禮官宴勞，給賜遣還。其以土物來市者，官酬其直。』

宣德八年，其王比里麻遣使偕蘇門答剌等國使臣入貢。其使久留都下，正統元年乃命附爪哇貢舟西還。自是不復至。

《瀛涯勝覽・古里國》 即西洋大國，從柯枝國港口開船，往西北行三日方到。其國邊海，山之東有五七百里，遠通坎巴夷國，西臨大海，南連柯枝國界，北邊相接狼奴兒地面，西洋大國正此地也。永樂五年，朝廷命正使太監鄭和等齎詔敕賜其國王誥命銀印，給賜陞賞各頭目品級冠帶，統領大舶寶船到彼。起建碑庭，立石云：『其國去中國十萬餘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風。刻石於茲，永示萬世。』

《西洋番國志・古里國》 古里國，此西洋大國也。從柯枝國開舡往西北行三日可到。其國邊海山遠，東通坎巴夷國，西臨大海，南連柯枝國，北臨狼奴兒國。永樂五年，朝廷遣正使乘大舶齎寶詔敕諭，賜其王誥命銀印及諸頭目冠服等物有差。遂立石爲記，謂曰：『中國相去十萬餘里，民物熙皞同風。』

《星槎勝覽・前集・古里國》 當巨海之要，去僧伽密邇。亦西洋諸番之馬頭也。

《明一統志・外夷・西洋古里國》 沿革：其國乃西洋諸番之會。本朝永樂元年，國王馬那必加剌滿遣其臣馬戍來朝，貢馬，。自是朝貢不絕。

《明四夷考・古俚》 古俚大國，西洋諸番之會。去中國十萬里，西瀕海，南距柯枝，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永樂元年，王馬那必加剌滿遣馬戍朝，貢馬。五年，遣太監鄭和賜王誥幣，陞賞其將領有差。

《殊域周咨錄・南蠻・古里》 瑣里國又曰西洋瑣里國，古里國又曰西洋古里國，或爲二國或爲四國，《會典》諸書所載各異，皆西海諸番之會。自廣州船船往諸番，出虎頭門，如入大洋，分東西三路。東洋差近，周歲可回；西洋差遠，兩歲一回。宋於中路置巡海水師營壘。其國與伽藍洲獅子國相隣，或云南距柯枝，西瀕海。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前代不通中國。

本朝洪武三年，遣使持詔諭西洋諸番曰：『自古爲天下主者，視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若遠若近，生人之類，無不欲其安土而樂生。然必中國治安，而後四方外國來附。近者元君歡帖木兒荒淫昏弱，志不在民，四方豪傑割據，郡縣十去八九。朕憫生民之塗炭，興舉義兵，攘除暴亂，天下軍民尊朕爲皇帝，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前年克取元都，四方以次平定。其占城、安南、高麗諸國俱已朝貢。今特遣將巡行北邊，始知元君已歿，獲其孫買的里八剌，封爲崇禮侯。朕做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臣民咸樂其所。又慮汝等僻在遠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諭，咸使聞知。』既而遣前行人聞良輔往諭西洋諸番。於是古里國主遣使來貢，進金葉表文。上以其國涉海道遠，賜賚甚厚。

五年，瑣里國主卜納的亦遣使貢，奉金字表文，幷圖其土地山川以獻。

上賜國主《大統曆》及織金綵緞紗羅各四疋，賜使臣綵緞紗羅各二疋。七年，上因暹羅番商詐貢，詔中書禮部曰：『古者中國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番方遠國則每世一朝，其所貢方物不過表誠敬而已。高麗稍近中國，頗有文物禮樂，與他番異，是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禮，彼若就每世一見，亦從其意。其他遠國如占城、暹羅、西洋瑣里等處新附國土，入貢既煩，勞費甚大，朕不欲也。今遵古典而行，不必頻貢，其移文使諸國知之。』

永樂元年，二國各遣使貢馬。詔許其附載胡椒等物皆免稅。命有司造艦舶二百五十艘備使西洋。三年，古里又遣使朝貢，詔封古里國王給印誥。五年，復來貢。七年，遣中官鄭和偕行人通西南夷，封海神宋靈惠夫人林氏爲護國庇民普濟天妃，建祠於京師儀鳳門。

又　和等領甲士駕巨艦自福州長樂縣出五虎門，航大海，西南行抵占城，正南行八晝夜抵滿剌加，以達西洋古里，分艚遍往支國阿丹、忽魯謨斯等處。於是古里復遣使貢金絲寶帶。金絲細如髮，結花，綴八寶、珍珠、鴉鶻石於上。

二十二年，仁宗卽位，從前戶部尚書夏原吉之請，詔停止西洋取寶船，不復下番。宣德中復開，至正統初復禁。成化間，有中貴迎合上意者，舉永樂故事以告，詔索鄭和出使水程。兵部尚書項忠命吏入庫檢舊案不得，蓋先爲車駕郎中劉大夏所匿。忠笞吏，復令入檢三日，終莫能得，大夏秘不言。會臺諫論止其事，忠詰吏謂：『庫中案卷寧能失去？』大夏在旁對曰：『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尙何追究其無哉！』忠竦然聽之，降位曰：『君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君矣。』大夏後果至兵部尚書。自後其國亦不常至，間一遣使朝貢云。

《圖書編・古俚》　古俚，大國，西洋諸番之會，去中國十萬里。西瀕海，南距柯枝，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永樂元年，王馬那必加剌滿遣馬戍朝，貢馬。五年，遣大監鄭和賜王誥幣，陞賞其將領有差。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傳子，傳外孫，否則傳弟；無外孫、弟，傳善行人。族類分五種，如柯枝。王南毘人，不食犬。將領回回人，不食豬。俗尙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海濱爲市，通諸番。刑無鞭笞，輕斷手足，重罰金、誅戮，沒產、夷其族。有西洋布，曰撦黎，本出鄰國坎夷。

又《古里國》　當巨海之要，與僧家密邇，亦西番諸洋之馬頭也。山廣田瘠，麥穀頗足。風俗尙厚，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法無刑杖，惟以石灰畫地乃爲禁令，其酋長富居深山。傍通爲市，聚貨通商，嬌美可觀。其有一種裸身之人，曰木瓜，與（木瓜）〔柯枝〕同也。其國能畜好馬，多自西番來。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西洋古里》　地最大，與僧伽密邇，西洋諸番之會也，去中國十萬里。西瀕大海，南距柯枝，北接狠奴兒國。其產沉香、木香、西洋布、五色布、白鴈、胡椒、馬、五色鴉鶻石。皇明永樂元年，國王馬那必加剌滿遣馬戍朝貢馬。三年，又遣使朝貢，詔封爲古里國王，給銀印誥命。五年，令大監鄭和賜王誥幣，陞賞其將領有差。地頗宜穀麥。人淳厚，行讓道，路不拾遺。最喜事浮屠。

《咸賓錄・西夷志・古里》　古里乃西洋諸番之會，去中國十萬里。永樂元年，王沙米的遣人朝貢。五年，遣太監鄭和賜王誥幣，封爲國王。陞賞其將領有差。

《諸夷考・古哩》　《圖說》所稱西洋，乃古哩國也。爲西洋諸國市賈之會，因槩目爲西洋。其國王老不傳子而傳外孫，否則傳弟，若無外孫與弟，則傳善行人，猶有官天下之風。法無刑杖，以石灰畫地爲禁令，而人不犯，則象刑之化也。是以俗淳民厚，行讓路，而道不拾遺云。《吾學編》所載又有瑣里及西洋瑣里二國，俱洪武、永樂中朝貢。

《廣皇輿考・四夷・西南夷西洋古里國》　西洋諸番之會。國朝永樂初朝貢，封古里國王。

《方輿勝略・外夷・古里》　古里乃西洋諸番之會，去中國十萬里。永樂元年，王沙米的遣人朝貢。五年，遣太監鄭和至其國。王好浮屠，族類分五種。煆牛糞爲囊佩之，或塗肢體。然而俗美，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海濱爲市，通諸番國。算法以手足二十指會計，毫髮無差。辨訟曲直，以手置沸油中試之。其國王死，不傳子而傳甥，無甥則傳弟。

《獻徵錄・四夷・古里》　古里，西洋大國，自柯枝舟行三日可至。永樂三年，其酋沙米的遣使隨中使尹慶入貢，詔封爲古里國王，賜印誥衣幣，其後屢入貢，俗尙信義，道不拾遺。國人有五種，與柯枝國同。王死不傳子而傳外孫，無外孫則傳弟。

《裔乘・西南夷・古里》 古里地最大，乃西洋諸番之會也，與僧迦密邇，去中國十萬里。西瀕大海，南距（河）〔柯〕枝，北接狠奴兒。我朝永樂元年、王沙米的遣人朝貢。五年，遣太監鄭和賜王誥幣，封爲古里國王。

王好浮屠，族類分五種。俗淳厚，尚信義，道不拾遺。國事皆決於二將領。國人亦有南昆、回回、哲地、革全、木爪五等，與三佛齊同。南昆爲王，不食牛；回回爲將領，不食豬。其國王死，不傳子而傳甥，無甥則傳弟。其辨訟亦以手置沸油中試之。其產沉香、木香、西洋布、五色布、白鴈、胡椒、鴉鵲石之屬。

《明象胥錄・古里》 古里綰西洋諸番之會，西瀕海，南距柯枝，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或曰從錫蘭山取道順風十晝夜至，亦海中一大國也，去中國十萬里。

又 永樂三年，其酋沙米的遣使朝貢，敕封爲古里國王，給印誥。五年、七年幷朝貢。貢物有琉璃瓶、椀、珊瑚珠、拂郎雙刃刀、番花人馬象物手巾。嘗貢金絲寶帶，金絲細如髮，結花綴八寶珍珠、鴉鵲石於上。鄰有坎夷巴國，出搶黎布、五色帨，皆闊四五尺，鬻於古里。

（幷見《明世法錄・南蠻・古里》。）

《名山藏・王享記三・古里國》 古里國，永樂元年，酋長馬那必加剌滿遣使朝貢。三年復貢，詔封爲國王。鄭和下番，自古里始。西洋諸番之會也。二十一年，西洋十二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古里最。其俗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王好浮屠，族類分五種。假牛糞爲囊佩之，或以塗肢體。

《明書・四國傳二・古俚》 古俚大國，西洋諸番之會。去中國十萬里，西瀕海，南距柯枝，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永樂元年，王馬那必加剌滿遣使朝貢。五年，遣太監鄭和賜王誥幣，陞賞其將領有差。

《地圖綜要・四夷・西洋古里國》 沿革：西洋諸番之會。國朝永樂初貢，封古里國王。

《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西洋古里國》 沿革：西洋諸番之會；國朝永樂初來朝貢馬，封古里國王。

《四夷廣記・古里・古里國統》 古里大國，西洋諸番之會，前代不通中國。本朝洪武二年，遣行人聞良輔詔諭西洋諸番。古里國王遣使進金葉表文，入貢。上以其涉海道遠，賜賚甚厚。五年，瑣里國王卜納的亦遣使，奉金葉表文，幷圖其土地山川以獻。上賜國王《大統曆》及織金綵緞、紗羅各四疋，賜使臣綵緞、紗羅各二疋。永樂元年，王馬那必加剌滿遣馬戍來朝貢。二年，二國各遣使貢馬，詔許其附載胡椒等物，皆免稅。三年，其酋長沙米的又遣使朝貢，詔封古里國王，給印誥。五年，復來貢。七年，遣中官鄭和遣西南夷賜王誥命幣帛，陞賞其將領有差。於是古里復遣使貢金絲寶帶。金絲其細如髮，結花綴八寶珍珠、雅鵲石於上。自後其國間一遣貢。

《罪惟錄・外國列傳・古俚國》 古俚，一曰古里，係西洋大國，諸番之會。自柯枝西北行三日可至，東通坎巴（美）〔夷〕國、北接狠奴兒地面。永樂元年，國王馬那必加剌滿遣使朝貢。三年，王沙米的復貢，予敕封古俚國王。五年，遣太監鄭和賜王誥幣銀印，立石其國，題云：『去中國十萬餘里，民物熙皞，大同風俗。刻石於茲，永樂萬世。』二十一年，西洋十二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古俚爲最。

《廣輿記・外譯・西洋古里國》 西瀕海，南距柯枝，去中國十萬里。沿革：西洋諸番之會。明永樂初，遣使朝貢，封古里國王。

《讀史方輿紀要・廣西七・外國附考》 西洋古里，在西海中，其國爲西洋諸番之會。永樂元年，其王馬那必加剌滿遣其臣馬戍來朝貢馬。自是朝貢不絕，道出廣東，以達於京師。

《續通典・邊防三・西洋古里》 西洋古里，地最大，與僧迦密邇，西洋諸番之會也，去中國甚遠，西瀕大海。其人淳厚，行者讓道，路不拾遺。喜事浮屠，半崇回教。富家多植椰子樹至數千，其他蔬果畜產多類中國。明成祖永樂時，遣使朝貢，賜印誥及文綺。是時諸番使臣充斥於庭，以古里大國，特序其使者於首。嗣是屢偕諸國入貢。

《海錄・西南海・隔瀝骨底》 隔瀝骨底國，在固貞北少西，水路順風約二日可到，陸路亦通。風俗與上同。土產胡椒、棉花、椰子，俱運至固貞售賣。內山仍屬晏爹呢咖。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古里》 在西海中。建置沿革：西洋大國也。自柯枝舟行三日可至，自錫蘭山十日可至，爲諸番要會。自古不通中國，明永樂元年，命中官尹慶奉詔諭其國，其酋沙米的喜其酋沙米的喜，舊志作其王馬那必加剌滿，今改正。遣使入貢，因封爲國王，賜印誥及文綺，遂比年入貢。十四年，偕爪哇、彭亨等國入貢，是時諸番使臣充斥於廷，以古里大國，序其

使者於首。宣德八年，其王比里麻遣使偕蘇門答剌等國使臣入貢，其使久留都下。正統元年，乃命附爪哇貢舟西還，自是不復至。

疆域政區

《西洋朝貢典錄・古里國》　其國在柯枝西北可六百里，東至坎巴夷替國，西臨大海，南連柯枝國，北接狼奴兒國，地方千里。

《四夷廣記・古里・古里國疆里》　古里國，又曰西洋古里國，又曰古俚，或以爲二國。《會典》諸書所載各異。其國與伽藍洲獅子國相鄰，南距柯枝，西至海，去中國十萬里。

文化風俗

《島夷誌略・古里佛》　山橫而田瘠，宜種麥。每歲藉烏爹米至。行者讓路，道不拾遺，俗稍近古。其法至謹，盜一牛，酋以牛頭爲準，失主仍以犯人家產籍沒而戮之。官場居深山中，海濱爲市，以通貿易。

《明史・外國傳七・古里》　其國，山多地瘠，有穀無麥。俗甚淳，行者讓道，道不拾遺。人分五等，如柯枝，其敬浮屠、鑿井灌佛亦如之。每旦，王及臣民取牛糞調水塗壁及地，又煅爲灰抹額及股，謂爲敬佛。國中半崇回教，建禮拜寺數十處。七日一禮，男女齋沐謝事。午時拜天於寺，未時乃散。王老不傳子而傳甥，無甥則傳弟，無弟則傳於國之有德者。國事皆決於二將領，以回回人爲之。刑無鞭笞，輕者斷手足，重者罰金珠，尤重者夷族沒產。鞫獄不承，則置其手指沸湯中，三日不爛即免罪。免罪者，將領導以鼓樂，送還家，親戚致賀。

《瀛涯勝覽・古里國》　國王係南昆人，崇信佛教，尊敬象牛。國人內有五等：回回人，南昆人，哲地人，革令人，木瓜人。其國王國人皆不食牛肉，大頭目是回回人，皆不食猪肉。先是王與回回人誓定：爾不食牛，我不食猪。互相禁忌，至今尚然。王以銅鑄佛像，名乃納兒。起造佛殿，以銅鑄瓦而蓋佛座，傍掘井，每日侵晨，王至，汲水浴佛，拜訖，令人收取黃牛淨糞，用水調於銅盆如糊，遍擦殿內地面牆壁，且命頭目幷富家每早亦塗擦牛糞。又將牛糞燒成白灰研細，用好布爲小袋盛灰，常帶在身。每日侵晨洗面畢，取牛糞灰調水搽塗其額幷兩股間各三次，爲敬佛敬牛之誠。傳云：昔有一聖人名某些，立教化，人人知其是眞天，人皆欽從。以後聖人同往他所，令其弟名撒沒嘹，掌管教人。其弟心起矯妄，鑄一金犢，曰此是聖主，凡叩之則有靈驗，教人聽命，崇敬其金牛。曰常糞金，人得金心愛而忘天道，皆以牛爲眞主。後某些聖人回還，見衆人被弟撒沒嘹惑壞聖道，遂廢其牛，而欲罪其弟，其弟騎一大象遁去。後人思之，懸望其還，且如月初，則言月中必至，及至月中，又言月盡必至，至今望之不絕。南昆人敬象牛，由此故也。王有大頭目二人掌管國事，俱是回回人。國中大半皆奉回回教門，禮拜寺有二三十處，七日一次行禮拜。至日，舉家齋浴，諸事不幹，巳午時大小男子到寺禮拜，至未時方散回家，纔做買賣，幹理家事。人甚誠信，狀貌濟楚標致。

又　國人亦會彈唱，以胡蘆殼爲樂器，紅銅絲爲絃，唱番歌相和而彈，音韻堪聽。民俗婚喪之禮，鎖俚人、回回人各依自家本等體例不同。其王位不傳於子，而傳於外甥，傳甥止論女腹所生爲嫡族。其王若無姊妹，傳之於弟，若無弟，遜與有德之人，世代相仍如此。王法無鞭笞之刑，罪輕者截手斷足，重則罰金誅戮，甚則抄沒滅族。人有犯法者拘之到官，即伏其罪。若事情或有冤枉不伏者，則於王前或大頭目前置一鐵鍋，盛油四五觔，煎滾，先以樹葉投試爆彈有聲，遂令其人以右手二指煠於油內片時，待焦方起，用布包裹封記，監留在官。二三日後聚衆開封視之。若手爛潰，其事不枉，即加以刑。若手如舊不損，則釋之，頭目人等以鼓樂禮送此人回家。諸親鄰友饋禮相賀，飲酒作樂以相慶，此事最爲奇異。使回之日，其國王欲進貢，用好赤金五十兩，令番匠抽如髮細金絲，結綰成片，以各色寶石、大珍珠廂成寶帶一條，差頭目乃邦進奉中國。

《西洋番國志・古里國》　其國亦有五等，名回回、南毘、哲地、革令、木瓜。王南毘人，其頭目皆回回人。云先王嘗與回回言：『誓不食牛則不食猪。』至今尚然。王信佛教，敬象及牛。蓋佛殿以銅瓦，及以銅鑄佛象乃納兒。掘井於佛像之傍，每早王自來汲水浴佛，禮拜。又每夜令人收取黃牛糞，以銅盤裝盛，早晨和水洒塗佛殿地上及各牆壁。王家幷頭目及諸富家皆如此敬佛。又燒牛糞爲細白灰，用好布爲袋裝盛。每早盥洗畢，以此灰調水塗額

幷鼻準及兩股間各三次方纔見佛。以此相傳。又昔有聖人名某些，乃眞天人，立教化於此地。其聖人因往他國，令弟撒沒嚓攝教。其弟心起矯妄，鑄銅爲犢，詐曰：『此聖主也。若能崇敬，當日糞金以酬。』其人貪得金而忘天道，因此皆敬牛爲重。及某些聖人回國，怪弟忘，乃廢其牛，欲罪，其弟卽乘一大象遁去。至今國人懸望撒沒嚓回，如月初則言月中必至，及月中又言月終必至。南毘人敬象及牛，蓋以此也。

王以二頭目掌國事。頭目回回人，多奉其教。禮拜寺有二三十所，七日一禮拜。至日，男子大小俱齋沐不治事，巳午時同到寺禮拜，未時回家，方敢交易。其人狀貌俊偉，亦甚誠信。

又　婚喪之禮，鎖俚人回回人各以類。亦有衙衙，能彈唱，以葫蘆殼爲樂器，紅銅絲爲絃，唱番歌相和而彈唱，甚有音韻可聽。國王位不傳子，傳與外甥。若王無姊妹，則傳於弟，無弟則傳與有德之人。世代相仍如此。國法無鞭笞之刑。輕則截手斷足，重則罰金誅戮，甚則抄封滅族。人犯法到官則稱冤。不伏者則於王前或大頭目前，以鐵鍋煮油令滾，先以樹葉爆裂有聲，乃命其人以右手二指浸滾油內，片時取出，用布包裹封記，監留在官。過三日聚衆開封視之。若手潰爛則不枉，遂加以刑。其不爛者，則頭目人等以皷樂送此人回家。諸親隣友皆賀，相與飲酒作樂。

《星槎勝覽・前集・古里國》　山廣田瘠，麥穀頗足。風俗甚厚，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法無刑杖，惟以石灰劃地乃爲禁令。酋長富居深山。傍海爲市，聚貨通商。男子穿長衫，頭纏白布。其婦女穿短衫，圍色布，兩耳懸帶金牌絡索數枚，其項上珍珠、寶石、珊瑚連掛瓔珞，臂腕足脛皆金銀鐲，手足指皆金廂寶石戒指，髻堆腦後，容白髮黑，嬌美可觀。其有一種裸身之人曰木瓜，與柯枝同。

《明一統志・外夷・西洋古里國》　風俗：海濱爲市，以通貿易。行者讓路，道不拾遺。山橫而田瘠，宜種麥。好畜馬，俗稍近古。俱《島夷志》。

《西洋朝貢典錄・古里國》　其王修浮圖教，殿而事之。佛像謂之乃納兒，以銅爲之，殿覆以瓦，以銅爲之。鑿井於傍，凡晨起，王汲以浴佛。是敬象牛。王每晨浴佛，禮拜訖，取黃牛淨糞，盛以銅盆，水調以塗壁地。頭目富家亦如之。又（煆）成白灰，盛以布囊，水調以〔塗〕額股，是爲敬佛。傳云：昔有神人，其名某些，適他國時，命弟撒沒嚓以攝。撒沒嚓鑄金牛，矯誣國人曰：『此天神也。國人遂皆敬禮。某些還，銷金牛。撒沒嚓乘象遁去。國人思之，而冀其歸，每月言月中必至，及月中又言月盡必至，逮今未絕也。南毘人之敬象牛由此。

其爲人五種：南毘、回回、哲地、革令、木瓜。南毘不食牛，回回不食豕，互以爲禁。婚喪各如其類。其頭目二人，是掌國事。其男長衫，纏首以白布。女短衫椎髻，圍以色布，珥金牌珠索，項佩珠寶、珊瑚、瓔珞，手足俱約以金銀鐲，以金寶戒指。其容白而艷。國人修回回教者十分之六。有禮拜寺，寺有三十餘。凡七日一禮拜，巳而往，未而歸。

又　國有樂婦，以葫蘆弦銅絲而歌。其位以女腹爲嫡，傳之姊妹之子，無姊妹之子則傳之弟，無弟則遜於有德。其刑有罰金、斷手足、斬、族之等。不服者探之沸膏而驗之。以右手二指置油鍋，黑而取出封裹，下獄之日開視，如爛壞卽加刑，否則鼓樂送回。

《明四夷考・古俚》　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傳子，傳外孫，否則傳弟，無外孫、弟，傳善行人。族類分五種，如柯枝。王南毘人，不食牛；將領回回人，不食猪。大家晨起用牛糞塗地，煆牛糞爲囊佩之，每旦水調抹額及股。國事皆決於二將領。土宜麥，多馬。俗尚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海濱爲市，通諸番。用金銀錢。以葫蘆爲樂器，紅銅絲爲絃，歌聲相協，鏗鏘可聽。刑無鞭笞，輕斷手足，重罰金，誅戮，沒產，夷其族。

《殊域周咨錄・南蠻・古里》　其國古里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傳子，傳外孫，否則傳弟，無外孫、弟傳善行人。族類分五種，如柯枝。王南毘人，不食牛；將領回回人，不食猪。大家晨起用牛糞爲囊佩之，每旦水調抹額及股。國事皆決于二將領。俗尚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海濱爲市，通諸番。用金銀錢。以葫蘆爲樂器，紅銅絲爲絃，歌聲相協，鏗鏘可聽。刑無鞭笞，輕斷手足，重罰金，誅戮。

《咸賓錄・西夷志・古里》　王好浮屠。族類分五種。煆牛糞爲囊佩之，或塗肢體，其穢俗也。尚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其美俗也。海濱爲市，通蕃諸國。事皆決於二將領。

國人亦有南毘、回回、哲地、革令、木瓜五等，與三佛齊同。南毘爲王，不食牛；回回爲將領，不食猪，各從其俗。其國王死，不傳子而傳甥，無甥則傳弟。其辨盜眞僞、辨訟曲直亦以手置沸油中試之。算法以手足二十指會計，毫髮無差。

《廣皇輿考・四夷・西南夷西洋古里國》　其俗行者讓路，道不拾遺。山橫而田瘠，宜種麥。好畜馬，俗稍近古。

《明象胥錄・古里》　土瘠，然宜麥穀。俗龐厚，以石灰畫地爲禁。傍海爲市，通諸番。貨用金銀錢，好馬自西番來，匹價金錢千百。胡椒多貯倉廩，以待商販。男子長衫，首纏白布。婦女短衫，圍色布，兩耳懸金牌絡索，項掛纓絡，臂腕足脛用金銀鐲。以葫蘆爲樂器，紅銅絲爲絃，歌聲相協，鏗鏘可聽。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傳子，傳外孫，否則傳弟，無外孫、弟，傳善行人。

（并見《明世法錄・南蠻・古里》。）

《明書・四國傳二・古俚》　王好浮屠，敬象、牛。老死傳外孫，否則傳弟，無外孫、弟，傳善行人。族類分五種，如柯枝。王南毘人，不食牛；將領回回人，不食豬。（犬）〔大〕家晨起用牛糞塗地，煅牛糞爲囊佩之，每旦水調抹額及股。國事皆決於二將領。土宜麥，多馬。俗尚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海濱爲市，通諸番。用金銀錢。以葫蘆爲樂器，紅銅絲爲絃，歌聲相協，鏗鏘可聽。刑無鞭笞，輕斷手足，重罰金，誅戮，沒產，夷其族。

《地圖綜要・四夷・西洋古里國》　風俗：行者讓路，道不拾遺。山橫而田瘠，宜種麥。俗稍近古。

《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西洋古里國》　風俗：行者讓路，道不拾遺。山橫而田瘠，宜種麥。俗稍近古。海濱爲市，以通貿易。

《四夷廣記・古里・古俚制度》　其王位父不傳子，傳與外甥，止論女腹所生爲嫡族。其王若無姐妹，傳之於弟。無弟，擇賢而傳之。王頭纏黃白布，上不穿衣，下圍絹絲手巾。再用五色紵絲二尺纏之，名曰壓腰。其刑法無鞭笞，輕者截手斷足，或罰金。重則誅戮，甚則抄滅。犯法者拘之到官，輸服則已，若稱冤枉不輸服者，則於王前或大頭目前置一鐵鍋，盛油五十斤，煎燒其油，先以樹葉投於油內，試之，爆烈有聲，遂命其人以右手二指蘸於油內片時，待焦取出，用布包裹，封記監留在官。三日後，聚衆開封看之，若手潰爛，是其事不枉，便即加刑。若手如舊無損，則釋之。頭目人等以鼓樂送其人回家，親鄰饋禮相賀，飲酒作樂。各處番船到彼，王差頭目幷寫字人來，眼同而賣，亦取稅錢。如永樂十三年，鄭和寶船到彼，王差頭目幷哲地米納，即書算手官牙人也來會。領舡大人議擇某日打價。至日，先將帶去錦綺等貨逐一議價，寫定合同，合掌。其牙人言某日交易，於衆手中拍一掌，或貴或賤，再不番悔。然後哲地富戶將寶石、珍珠、珊瑚等物來看。其議價，則非一日能也，速則一月，緩則二三月。價議已定，如買一主珍珠等物，該錢若干，則原經手頭目米納計算，該還紵絲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議交還，毫釐無改。王以六成金鑄錢行使，名吧喃。每箇官寸三分八厘，面底有紋，重官秤一分。又以銀鑄小錢，名搭兒。每番秤一錢，該官秤八分。其番秤名法剌央秤，番貨重二百斤，番秤爲一播荷，該官秤三百二十斤。若其量法官鑄銅升，番名光戛黎，每升該官升一升六合。

又《古俚風俗》　其地氣候常熱，多雨，田瘠少收。村落傍海，綴椰木葉苫屋。風俗頗淳。人無酥油不能食飯。男女椎髻穿短衫，圍單衣。國人半奉回回教門，禮拜寺有二三十處，七日一次拜禮。至日，本家齋沐，諸事不理，午時大小男子俱至禮拜寺，至未時方散，回理別務，人甚誠信。民族有五種，亦如古俚。曰南毘、曰回回人、曰哲地、曰革全、曰木瓜。婚喪之禮，鎖里人、回回人各依本等，體制不同。交易無算盤，以兩手兩脚十指計算，分毫無差。街市亦有彈唱者，以葫蘆殼爲樂器，唱番歌，相和而彈，音韻堪聽。交易用金銀錢，銀錢十五當金錢一。其貨用色段、白絲、青花白磁器、金銀之屬。

《罪惟錄・外國列傳・古俚國》　國人五等，回回、南毘、哲地、（草）〔革〕令、木瓜雜處。王係南毘人，崇信佛教，尊敬象、牛。相傳昔有眞人某些，立教化人，後他往，令其弟撒沒嚟權教。弟矯妄鑄一金牛，誣稱牛常糞金，于是愛金而忘道。某些還，罪其弟，弟騎象去不返，于是思象與牛不置，輒尊敬之。俗豢牛，止食其乳酪。老而死，埋諸地。佛殿以銅尾蓋，亦以銅鑄佛像，佛座之傍有井，王七日晨詣殿，汲水浴佛，礼訖令人取牛糞塗擦佛身。又煅牛糞成白灰爲囊佩之，晨起調水自塗其額幷兩股間各三次，爲礼佛之誠，與柯枝相同云。王有將領二，係回回人，不食豬，凡國事皆決于二將領。王老不傳子，傳外孫，以女所生爲嫡傳，無甥傳之于弟，無弟傳國之好善者。俗尚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海濱爲市，通諸番用金錢，名吧南，銀錢名搭兒。以葫蘆爲樂器，紅銅絲爲絃，歌聲相應。刑無鞭笞，以灰畫地爲令，輕斷手足，重誅戮，沒產，夷其族。又或疑獄，用滾油煠右手二指其內，移時灼爛即屈，否如故。土宜麥，多馬。男子長衫，頭纏白布。女子髮

椎腦後，衫短，圍腰色布，兩耳懸金牌綫索數枚，項掛纓絡，垂眞珠、寶石、珊瑚其上，腕與脛皆釧，足指亦套戒圈。而木爪人，裸體不衣，與柯枝同。行衍亦解彈唱，以葫蘆殼爲樂器，紅銅絲爲弦，頗叶若。其互市，算法精捷，以兩手兩脚共二十指打算，不爽絲黍。番商雜貨，則頭目哲地于衆手中拍一掌，萬不更價。

《廣輿記・外譯・西洋古里國》 風俗：行者讓路，道不拾遺。山橫而田瘠，宜種麥。俗稍近古。以石灰畫地爲禁，莫敢犯。王老不傳子，傳外孫，否則傳弟，無外孫與弟，傳善行人。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古里》 風俗：其人淳厚，行者讓道，路不拾遺。《續文獻通考》。敬浮屠，崇回教。《明史》：人分五等，如柯枝。其敬浮屠，鑿井灌佛亦如之，每旦，王及臣民取牛糞調水塗壁及地，又燬爲灰抹額及肢，謂爲敬佛。國中半崇回教，建禮拜寺數十處，七日一禮，男女齋沐謝事，午時拜天於寺，未時方散。王老不傳子而傳甥，無甥則傳弟，無弟則傳於國之有德者。國事皆決於二將領，以回回人爲之。刑無鞭笞，重者斷手足，輕者罰金珠。鞫獄不承，則置其手指沸湯中，三日不爛，即免罪。免罪者，將領導以鼓樂送還家，親戚致賀。蔬果畜產，多類中國。《明史》：其國山多地瘠，有穀無麥。富家多植椰子樹至數千，其嫩者漿可飲，亦可釀酒，老者可作油、糖，亦可作飯，幹可構屋，葉可代瓦，殼可製杯，瓤可索綯，燬爲灰可鑛金。其他蔬果畜產，多類中國。

經濟物產

《島夷誌略・古里佛》 地產胡椒，亞於下里，人間俱有倉廩貯之。每播荷三百七十五斤，稅收十分之二。次加張葉、皮桑布、薔薇水、波羅蜜、孩兒茶。其珊瑚、珍珠、乳香諸等貨，皆由甘理、佛朗來也。去貨與小崐喃國同。蓄好馬，自西極來，故以舶載至此國。每疋互易，動金錢千百，或至四十千爲率。否則番人議其國空乏也。

《明史・外國傳七・古里》 富家多植椰子樹至數千。其嫩者漿可飲，亦可釀酒，老者可作油、糖，亦可作飯。幹可搆屋，葉可代瓦，殼可製杯，穰可索綯，燬爲灰可鑛金。其他蔬果、畜產，多類中國。所貢物有寶石、珊瑚珠、琉璃瓶、琉璃枕、寶鐵刀、拂郎雙刃刀、金繫腰、阿思模達塗兒氣、龍涎香、蘇合油、花氈單、伯蘭布、苾布之屬。

《異域志・西洋國》 在西南海中，地產珊瑚、寶石等物，所織綿布絕細，瑩潔如紙。其人髡首，以白布纏頭，以金爲錢交易，國人至富。

《瀛涯勝覽・古里國》 其二大頭目受中國朝廷陞賞，若寶船到彼，全憑二人主爲買賣，王差頭目幷哲地未訥几計書算于官府，牙人來會，領船大人議擇某日打價。至日，先將帶去錦綺等物，逐一議價已定，隨寫合同價數，彼此收執。其頭目哲地即與內官大人衆手相拏，其牙人則言某月某日，於衆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貴或賤，再不悔改。然後哲地富戶纔將寶石、珍珠、珊瑚等物來看，議價非一日能定，快則一月，緩則二三月。若價錢較議已定，如買一主珍珠等物，該價若干，是原經手頭目未訥几計算，該還紵絲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貨交還，毫釐無改。彼之算法無算盤，只以兩手兩腳幷二十指計算。毫釐無差，甚異于常。王以六成金鑄錢行使，名吧南。每箇徑面官寸三分八釐，面底有紋，重官秤一分。又以銀爲錢，名搭兒，每箇約重三釐，零用此錢。衡法每番秤一錢，該官秤八分；每番秤一兩，計十六錢，該官秤一兩二錢八分；番秤二十兩爲一斤，該官秤一斤九兩六錢。其番秤名番剌失，秤之權釘定於衡末，稱準則活動於衡中，提起平爲定盤，星稱物則移準向前，隨物輕重而進退之，止可秤十斤，該官秤十六斤。秤香貨之類，二百斤番秤爲一播荷，該官秤三百二十斤。若稱胡椒，二百五十斤爲一播荷，該官秤四百斤。凡稱一應巨細貨物，多用天平對較。其量法，官鑄銅爲升行使，番名党戛黎，每升該官升一升六合。西洋布本國名撒黎布，出於鄰境坎巴夷等處，每疋闊四尺五寸，長二丈五尺，賣彼處金錢八箇或十箇。國人亦將蠶絲練染各色，織間道花手巾，闊四五尺，長一丈二三尺，每條賣金錢一百箇。胡椒山鄉住人置園多種，到十月間椒熟，採摘曬乾而賣，自有收椒大戶來收，上官庫收貯。若有買者，官與發賣，見數計算稅錢納官。每胡椒一播荷，賣金錢二百箇。其哲地多收買下各色寶石、珍珠，幷做下珊瑚珠等物，各處番船到彼，國王亦差頭目幷寫字人等眼同而賣，就取稅錢納官。富家多種椰子樹，或一千株，或二千三千株爲產業。其椰子有十般使用：嫩者有漿甚甜好喫，可釀酒，老者椰肉打油，做糖，做飯吃，外包之穰打索造船，椰殼爲碗、爲杯，又好燒灰，打箱金銀細巧生活，樹好造屋，葉好蓋屋。蔬菜有芥菜、生薑、蘿蔔、胡荽、蔥、蒜、葫蘆、茄子、菜瓜、東瓜、四時皆有。又有一等小瓜，如指大，長二寸許，如青瓜之味。其蔥紫皮如蒜，大頭小葉，稱觔

而賣。波羅蜜、芭蕉子，廣有賣者。木別子樹高十餘丈，結子如綠柿樣，內包其子三四十箇，熟則自落。其蝙蝠如鷹之大，都在此樹上倒掛而歇。米紅白皆有。麥大小俱無，其麵皆從別處販來賣。雞鴨廣有，無鵝。羊腳高，灰色，如驢駒子之樣。水牛不甚大，黃牛有三四百觔者，人不食其肉，止食其乳酪，人無酥油不吃飯，其牛養至老死即埋之。各色海魚其價極賤。山中鹿、兔亦有賣者。人家多養孔雀，其他禽鳥則有烏鴉、蒼鷹、鷺鷥、燕子，其餘別樣大小禽鳥則幷無有。

《西洋番國志・古里國》　中國寶舡一到，王即遣頭目幷哲地及米納凡來會。其米納凡乃是本國書算手之名，牙僧人也。但會時先告以某打價。至期將中國帶去各色貨物對面議定價值，書左右合契，各收其一。哲地乃與坐舡內臣各相握手。米納凡言過吉日，就中指一掌爲定，自後價有貴賤，再不改悔。以後哲地幷富戶各以寶石、珍珠、珊瑚來看。惟是議論價錢最難，疾則一月，徐則兩三月方定。如某寶石若干該紵絲某物貨若干，即照原打手價無改。其算盤只以兩手兩足十指計算，毫髮無差。

國王以六成金鑄錢名吧南行使。每錢中國官寸三分八厘，面底有紋，該官秤一分。又以銀爲小錢名搭兒零使，每銀錢重三厘。其番秤名法剌失，權釘衡末，準則活動，衡正中爲定盤星。秤物則移準向前。番名秤一錢該中國官秤八分；十六錢爲一兩，該官秤一兩二錢八分；二十兩爲一斤，該秤一斤九兩六錢。其秤只可秤十斤，該官秤十六斤。若以稱胡椒二百五十斤爲一播荷，該官秤四百斤。稱香貨二百斤爲一播荷，該官秤三百二十斤。衡法多是天平對秤，法無要妙。量法官鑄錢爲升，名黨戛黎，較中國官斗斛每升該一升六合二勺。

西洋布本國名撒黎布，出於鄰境坎巴夷等處，每疋闊四尺五寸，長二丈五尺，彼處賣金錢八箇或十箇。國人亦以蠶絲練織各色間道花手巾，闊四五尺，長一丈二三尺有餘，每手巾賣金錢一百箇。其山鄉人多置園種胡椒，十月椒熟，俱採摘晒乾，自有大戶收買送官庫，官與發賣，每一播荷賣金錢二百箇，見數稅錢。其哲地財主多收買各色寶石、珍珠，幷做珊瑚珠等，遇各處番舡到，王遣頭目幷計算人來，眼同發賣，亦收稅錢。

富家多種椰子，或千株或二三百株，以此爲產業。云椰有十用：嫩者有漿可飲，又可釀酒，老者肉可打油，或做糖與飯，其外皮穰可打索造舡，殼可爲碗爲酒鍾，又可燒灰，廂金銀細巧生活，樹可架屋，葉可蓋屋。此十用也。蔬菜有蘿蔔、姜、芥、葱、蒜、莞荽、葫蘆、茄子、菜瓜、東瓜，四時皆有。又有一種小瓜，僅如小指大，長二寸許，味如青瓜。其葱紫皮細葉，本大如蒜，賣則稱斤。芭蕉子、波羅蜜多有賣者。木別子樹高十餘丈，結實如大綠柿，內有子三四十，熟則自墮。其蝙蝠大如鷹，皆於此樹倒掛而棲。米有紅白二色。麥大小俱無，他處販麥與麵來用。有雞、鴨，無鵝。羊腳高如驢之駒，色灰。水牛不甚大，黃牛有三四百斤者。牛死則埋之。人不食牛肉，只食乳酪酥油，無酥油廢食飯。各色海魚極賤。兔、鹿亦有賣者。禽有孔雀、鷺鷥、烏鴉、鷹、燕。孔雀人家多有養者。其他飛鳥俱無。

又　國王其年以赤金五十兩令匠抽絲如髮，結綰成片，以各色寶石、珍珠廂成寶帶一條，遣頭目乃那進貢中國。

《星槎勝覽・前集・古里國》　地產胡椒，亞於下里，俱有倉廩貯之，待商之販。有薔薇露、波羅蜜、孩兒茶、印花被面手巾，其有珊瑚、珍珠、乳香、木香、金箔之類，皆由別國而來。其國能蓄好馬，自西蕃而來，動經錢千百爲疋。其國若西番馬來，本國馬來，不買則議爲國空之言也。貨用金銀、色段、青花白磁器、珍珠、麝香、水銀、樟腦之屬。

《明一統志・外夷・西洋古里國》　土產：沉香、木香、西洋布、幅廣至四五尺。五色巾、白鳩、胡椒、馬、國多駿馬來自西域。五色鴉鵲石。

《西洋朝貢典錄・古里國》　權謂之法剌失，量謂之党戛梨，以銅爲之。其制俱倍中國十分之六。權椒爲斤二百五十謂之一播荷，其價金錢二百。權香貨爲斤二百謂之一播荷。布謂之撒梨，其廣四尺五寸，其長二丈五尺，其價金錢十。五色絲帨謂之西洋手巾，其廣五尺，其長一丈二尺，其價金錢百。算人謂之米納凡，算之法，計以四支十指。其交易而成也，攜手而誓無悔。其交易以金銀錢。金曰吧南，銀曰搭兒。其錢面底有紋，用六成金鑄造，徑官寸三分八厘，重官秤一分，銀錢重三厘。

其利椒、椰。椰子之種也。富家千樹，以爲恆業。其資用也，漿爲酒，肉爲糖、飯、穰爲索，殼爲碗，爲酒食器，亦可廂金，木以架屋，葉以蓋。其穀宜稻，其畜宜牛、羊、鷄、鴨。

又　其國有鹿、兔。能畜良馬，凡匹價以金錢千。其土物有薔薇露。有金鏤寶帶，其造也，赤金三觔，抽絲如髮，綴結而成，間以珠寶。有珍珠、

珊瑚珠，哲地居之公鬻而取稅。多萊菔、胡葵、薑、蒜、四時冬瓜。其狀如小指，其長二寸，味如青瓜，紫皮而大葉，曰紫皮瓜。多芭蕉子、波羅蜜。有樹焉，其高丈餘，結如綠柿，內子數十，熟而自落者，其名曰木鼈子。有蝙蝠如鷹者，在樹而懸宿。有鷹、鴉、燕、鷺，多孔雀，家畜之。

又 其貢物：寶石、金繫腰、珊瑚珠、琉璃瓶、琉璃碗、拂郎雙刃刀，寶鐵刀、蘇合油、阿思摸達塗兒氣、龍涎、梔子花、花毹單伯蘭布、苳布、紅絲花手巾、番花人馬象物手巾、綫結花靠枕、木香、乳香、檀香、錫、胡椒。

《明四夷考・古俚》 有西洋布，曰撦黎，本出隣國坎夷巴，匹闊四尺五寸，色絲間花幌闊五尺。產孔雀、白鳩、馬，無餘鳥，諸香。嘗貢金絲寶帶，金絲細如髮，結花，綴八寶珍珠、鴉鶻石。

（并見《明書・四國傳二・古俚》。）

《殊域周咨錄・南蠻・古里》 田瘠宜麥，產沉香、木香、西洋布、幅廣至四五尺。五色布、花幌闊五尺、孔雀、白鳩、胡椒、馬、國多駿馬，來自西域。五色鴉鶻石。

其貢：寶石、金繫腰、珊瑚珠、琉璃瓶、琉璃碗、寶鐵刀、蘇合油、龍涎、梔子花、花氈單伯蘭布、苳布、紅絲花手巾、番花人馬象物手巾、綫結花靠枕、木香、乳香、檀香、錫、胡椒。

王圻《續文獻通考・外夷常貢物・古里》 寶石、金繫腰、珊瑚珠、琉璃碗、佛郎（奴）〔雙〕刃刀、寶鐵刀、蘇合油、阿思模達塗兒氣、龍涎、梔子花、花毹單伯蘭布、苳布、木香、紅絲花手巾、番花人馬象物手巾、乳香、綫結花靠枕、檀香、栝椒、錫。

《明會典・朝貢二・古里國》 古里大國，西洋諸番之會。永樂三年，其酋長沙米的遣使朝貢。

敕封爲古里國王，給印誥。五年、七年，皆遣使朝貢。

貢物：寶石、珊瑚珠、琉璃瓶、琉璃椀、寶鐵刀、拂郎雙刃刀、金繫腰、錫、阿思摸達塗兒氣、龍涎、蘇合油、乳香、檀香、木香、梔子花、胡椒、花毹單伯蘭布、苳布、紅絲花手巾、番花人馬象物手巾、綫結花靠枕。

《咸賓錄・西夷志・古里》 其產：小瓜，大如小指，長二寸，味佳。蝙蝠，其大如鷹，常於木鼈子樹上倒掛而歇。黃牛人不食其肉，死則埋之。重三四百斤。爲奇。

《廣皇輿考・四夷・西南夷西洋古里國》 其產：沉香、木香、布、幅廣至四五尺。五色巾、白鳩、馬、五色鴉鶻石。

《獻徵錄・四夷・古里》 產駿馬、白鳩、鴉鶻石、諸香。鄰有坎夷巴國，出撦黎布、五色帨，皆闊四五尺，鬻於古里。

《地圖綜要・四夷・西洋古里國》 土產：西洋布、幅廣四五尺。沉香、馬。地多駿馬，來自西域。

《彙輯輿圖備攷全書・外夷・西洋古里國》 土產：西洋布、幅廣四五尺。沉香、馬，地多駿馬，來自西域。白鳩。

《四夷廣記・古里・古俚物產》 稻，紅白皆有。椰子樹，椰子之用有十：嫩者漿甜可食，又可釀酒。老者肉打成油，做糖或做飯，外皮打索造船，殼爲碗，爲酒鍾，又可燒酒灰，打鑲細巧金銀器飾，樹堪造屋，葉堪蓋屋。富者則種椰子一千枝或二三百株，以爲世業。胡椒，山腳住人置園多種，到十月間椒熟，摘取曬乾，自有收椒大戶收買，上官庫盛貯，若有買者，官與發賣，見數計算稅錢納官。每胡椒二百五十斤爲一播荷，即官秤之四百斤也。賣金錢二百箇。波羅蜜、芭蕉、木鼈樹，高十餘丈，結子如大柿，內包其子三四十箇，熟則自落。芥菜、薑、蘿蔔、蒜，葱如蒜頭大，葉小。茄子、葫蘆、東瓜、小瓜如指大，長二寸許，味如東瓜。水牛不甚高大，黃牛重三四百斤，人不食其肉，止食乳酪、酥油。凡牛死則埋之。羊腳高，灰色，似驢，可騎。鹿、兔、鷄、鴨、鴉、鷹、鷺鷥、孔雀、燕子，蝙蝠其大如鷹，俱在木鼈樹上倒掛而歇。魚最多。西洋布，本國名撦黎布，出於隣境坎巴夷等處。每疋闊四尺五寸，長二丈五尺，賣金錢八箇或十箇。手巾，國人將蠶絲練染織成，間道花，闊五尺，長一丈二尺餘，每條賣金錢一百箇。

又《古里國貢物》 寶石、珊瑚珠、琉璃瓶、琉璃椀、寶鐵刀、拂郎雙刃刀、金繫腰、錫、阿思摸達塗兒氣、龍涎、蘇合油、乳香、檀香、木香、梔子花、胡椒、花毹單伯蘭布、苳布、紅絲花手巾、番花人馬象物手巾、綫結花靠枕。

《罪惟錄・外國列傳・古俚國》 有西洋布名撦黎，本出隣國坎夷巴，匹闊四尺五寸。而哲地出珍寶等貨。貢物有琉璃瓶椀、珊瑚珠、佛（頭）〔郎〕雙刃刀、番花人（物）〔馬〕象物手巾。或貢金絲寶帶，金絲細於髮，結花，

綴八寶珍珠、鴉鵲石於上。

又　論曰：自古俚迤近，眞民物熙皞，中國不若。

《廣輿記・外譯・西洋古里國》　土產：西洋布、幅廣四五尺。沉香、馬、地多駿馬，來自西域。白鴿、琉璃瓶椀、珊瑚珠、番花人馬象物手巾、金絲寶帶。金絲細如髮，結花，綴八寶珍珠、鴉鵲石於上，極工巧。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古里》　土產：寶石、珊瑚、珠、琉璃、鐵、龍涎香、蘇合油、花毯單、伯蘭布、苾布。

交通

《順風相送》　古里往忽魯謨斯：開船乾亥離石欄，水十五托，看北辰星四指、燈籠星正十一指半，單亥五更取白礁。沿山使用壬亥四十五更取丁得把昔。看北辰星七指，看燈籠骨七指半，好風過洋。乾戌、單戌一百更姑馬山，若戧風用單戌八十五更，見山遠的打水五托，船身低了見美之那山。見看北辰星四指半，沿山使用辛酉五更取伽里塔馬山頭，壬亥、單亥三更取迭微討水。乾亥五更取麻里實吉。辛戌取龜山門中過船，水十一托，是老古地。單亥及乾亥四更討亞剌食機山南邊，看山平成三個。乾亥廿五更取沙剌抹山，看東西二處都是山。用單子五更取忽魯謨斯，看北辰星十四指，燈籠星一指半是也。

回針：開船取嘴頭水四托。單午五更取沙剌抹山。單丙十更、單巳五更、巽巳十更取亞喇食機山外過。巽巳五更取迭微山討水，取伽里馬塔山頭幷龜山外過。巽巳十更內是麻里實吉。沿山五更取沙姑馬山，看北辰及華蓋雙星各十二指，看燈籠星四指半開洋。單巽、巽巳五十更，水五十托，泥地，見山及見花螳。若不見山，乙辰、辰巽、單辰三十更看北辰四指、燈籠星十一指取古里山過，白礁水十三四托。夜間不可行，怕流水急，沿山使乙辰三更也。

又　古里往阿丹：開洋乾亥離石欄外十五托，看北斗星四指、看燈籠星十一指半。單亥五更取白礁外過。乾戌五更平希星嶼。用乾亥二十更，看北斗辰五指三角，看燈籠星正十指三角，平莽角雙兒。過礁開洋，用辛酉一百二十五更平直蕉塔那山，看北辰五指、燈籠星十指取塔巴里付山。沿山一更取小赤塔密兒，取水。巡山使單坤二十更取阿丹馬頭。看北斗五指、燈籠星十指半，水六七托，沙泥地，是阿丹港矣。

回針：開船，用艮寅沿山使三十更平乃加泥。甲寅三十更平法塔喇山嘴，看北斗五指半、燈籠星十指，單卯廿五更平莽角雙兒，水四十托。乙辰、辰巽十五更平希星嶼，巽巳五更取白礁，單巳五更取古里也。

又　古里往祖法兒：開船，乾戌離石欄外水十五托，單亥五更取白礁外過。乾亥五更平希星山。單乾二十更，看北辰五指一角，燈籠十指一角，平莽角雙兒。過礁頭開洋，辛戌五十更，看北辰六指三角、燈籠星八指三角；單辛七十更，看北斗七指三角、燈籠星七指三角，取祖法兒馬頭，水六托，泊船是也。

回針：開洋，乙辰五更離山遠，看北辰七指半、燈籠八指，單乙五十更、乙卯四十更取礁頭。看北辰五指半、燈籠十指，單乙、乙卯廿五更取莽角雙兒，水四十托。乙辰、辰巽二十更平希星嶼。巽巳五更取白礁。巽巳五更取古里國是也。

藝文

《星槎勝覽・前集・古里國》　詩曰：古里通西域，山青景色奇。路遺他不拾，家富自無欺。酋長施仁恕，人民重禮儀。將書夷俗事，風化得相宜。

《外國竹枝詞・古里》　山城海市擁名王，好馬西來勒紫韁。瓔珞步搖金跳脫，美人不讓漢宮粧。多蓄好馬，自西番來，金錢千百爲疋。婦女粧飾珠寶，容白髮黑，嬌美可觀。

五等皈依乃納兒，葫蘆彈唱間銅絲。西風萬里艱人至，上岸先看永樂碑。

國有五等人。爲南毘、回回、哲地、革令、木瓜。王以銅鑄佛像，名乃納見。衙衙彈唱，以葫蘆殼爲樂器，紅銅絲爲絃，番歌相和，甚有音韻。永樂中，鄭和賫詔建碑云：「去中國十萬餘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風，刻石於茲，永樂萬世。」

麻離拔部 無離拔 麻囉拔 麻囉抹

嗎喇他

《嶺外代答・外國門下・大食諸國》 有麻離拔國，廣州自中冬以後發船，乘北風行，約四十日到地名藍里，博買蘇木、白錫、長白藤，住至次冬，再乘東北風，六十日順風方到此國。產乳香、龍涎、眞珠、琉璃、犀角、象牙、珊瑚、木香、沒藥、血竭、阿魏、蘇合油、沒石子、薔薇水等貨，皆大食諸國至此博易。國王官民皆事天。官豪各以金綫挑花帛纏頭搭項，以白越諾金字布爲衣或衣諸色錦，以紅皮爲履。居五層樓。食麵餅肉酪，貧者乃食魚蔬。地少稻米。所產果實甜而不酸，以蒲桃爲酒，以糖煮香藥爲思酥酒，以蜜和香藥作眉思打華酒，暖補有益。以金銀爲錢。巨舶富商皆聚焉。哲宗元祐三年十一月，大食麻囉拔國遣人入貢，即此麻離拔也。

《諸蕃志・志物・乳香》 乳香一名薰陸香，出大食之麻囉拔、施曷、奴發三國深山窮谷中。其樹大概類榕，以斧斫株，脂溢於外，結而成香，聚而成塊。以象輦之至于大食，大食以舟載易他貨于三佛齊，故香常聚于三佛齊。

又《沒藥》 沒藥出大食麻囉抹國。其樹高大，如中國之松，皮厚一二寸，採時先掘樹下爲坎，用斧伐其皮，脂溢於坎中，旬餘方取之。

又《木香》 木香出大食麻囉抹國，施曷、奴發亦有之。樹如中國絲瓜，冬月取其根，剉長一二寸，曬乾，以狀如鷄骨者爲上。

又《胡椒》 〔胡椒〕。或曰南毗無離拔國至多，番商之販於闍婆，來自無離拔也。

《異域志・麻離拔國》 其國產異香、龍涎、珍珠、玻瓈、犀角、象牙、珊瑚、木香、沒藥、血竭、阿魏、蘇合香、沒石子等貨，皆大食國至此博易，官豪以金綫挑花帛纏頭，以金銀爲錢交易，常爲番商。

《三才圖會・人物・麻離拔國》 麻離拔國，自廣州發舶，乘北風四十日至地名藍里，博買蘇木、白錫、長白滕，住至次年冬，再乘北風六十日方至其國。產異香、龍涎、珍珠、玻璃、犀角、象牙、珊瑚、木香、沒藥、血竭、阿魏、蘇合香、沒石子等貨，皆大食國至此博易。官豪以金綫桃花帛纏頭，以金銀爲錢交易。

《咸賓錄・西夷志・蘇門答剌》 麻離拔。貴人以金綫挑花帛纏頭，市用金銀錢。

《海錄・西南海・嗎喇他》 嗎喇他國，在打拉者西。疆域自東南至西北，長數千里。沿海邊地分爲三國，一小西洋，一孟婆羅，一麻倫呢，爲回回種類。凡拜廟，廟中不設主像，唯於地上作三級，取各花瓣徧撒其上，羣向而拜，或中間立一木椎，每月初三各於所居門外向月念經，合掌跪拜稽首。土產棉花、胡椒、魚翅、鴉片。

馬八兒諸部 馬八兒西洋

梵答剌亦納班達里

《元史・外夷傳三・馬八兒等國》 海外諸蕃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爲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其國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風，約十五日可到，比餘國最大。

世祖至元間，行中書省左丞唆都等奉璽書十通，招諭諸蕃。未幾，占城、馬八兒國俱奉表稱藩，餘俱藍諸國未下。行省議遣使十五人往諭之。帝曰：『非唆都等所可專也，若無朕命，不得擅遣使。』十六年十二月，遣廣東招討司達魯花赤楊庭璧招俱藍。十七年三月，至其國。國主必納的令其弟肯那卻不剌木省書回回字降表，附庭璧以進，言來歲遣使入貢。十月，授哈撒兒海牙俱藍國宣慰使，偕庭璧再往招諭。

十八年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山，舟人鄭震等以阻風乏糧，勸往馬八兒國，或可假陸路以達俱藍國，從之。四月，至馬八兒國新村

馬頭，登岸。其國宰相馬因的謂：『官人此來甚善，本國船到泉州時官司亦嘗慰勞，無以爲報。今以何事至此？』庭璧等告其故，因及假道之事，馬因的乃託以不通爲辭。與其宰相不阿里相見，又言假道。不阿里亦以它事辭。五月，二人蚤至館，屏人，令其官者爲通情實：『乞爲達朝廷，我一心願爲皇帝奴。我使札馬里丁入朝，我大閣赤赴算彈華言國主也。告變，算彈籍我金銀田產妻孥，又欲殺我，我詭辭得免。今算彈兄弟五人皆聚加一之地，議與俱藍交兵，及聞天使來，對衆稱本國貧陋，此是盲言，凡回回國金珠寶貝盡出本國，其餘回回盡來商賈。此間諸國皆有降心，若馬八兒既下，我使人持書招之，可使盡降。』時哈撒兒海牙與庭璧以阻風不至俱藍，遂還。

《中庵集・碑銘・敕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商議福建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榮祿大夫司空景義公不阿里神道碑銘》 有元大德三年冬十日，【略】公本名撒亦的，西域人，西域有城曰曰哈剌合底，其先世所居也。遠祖徙西洋，西洋地負海，饒貨，因世爲賈販以居。

《島夷誌略・馬八兒嶼》 控西北之隅，居加將門之右，瀕山而居。土鹹，田沃饒，歲倍收。氣候熱，俗淫。男女散髮，以椰葉蔽羞。不事緝織。鑿井煮海爲鹽，釀椰漿爲酒。無酋長。

地產翠羽、細布，大羊百有餘斤。穀米價廉。貿易之貨，用沙金、青緞、白礬、紅綠焰珠之屬。

次曰拔忽，曰里達那，曰骨里傍，曰安其，曰伽忽，皆屬此國之節制焉。

《三才圖會・地理・馬八兒諸國》 馬八兒諸國、南海諸番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爲馬八兒後障。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馬八兒諸國》 南海諸番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爲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其國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風，約十五日可到，比餘國最大。

元世祖至元間，唆都等奉璽書十通，招諭諸番。占城、馬八兒俱奉表稱藩，餘俱藍諸國未下。十六年，遣廣東招討司楊廷璧招俱藍，國主必納的即書降表，附廷璧以進，言來歲遣使入貢。尋即遣使與廷璧再往。宰相馬因的與不阿里屏人謂廷璧：『我一心願爲朝廷奴，使札馬里丁入朝，我大必闍赤赴算彈華言國主也。告變，算彈籍我金銀田產妻孥，又欲殺我，我詭辭得免。今算彈兄弟五人皆聚加一之地，議與俱藍交兵，此間諸國皆有降心，若馬八兒既下，我使人持書招之，可使盡降。』庭璧還以聞，即遣廷璧獨往。十九年抵俱藍，國主及其相馬合麻等迎拜璽書，隨遣使入貢。俱藍既下，餘諸國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蘭亦觧，曰蘇木都剌，皆遣使貢方物。二十二年秋八月，遣使往馬八兒國求奇貨寶。

右馬八兒諸國因《元史》所載筆之，其沿革、土風、物產、歷代朝貢，俱不可考，本朝亦無。

《裔乘・南夷・馬八兒諸國》 馬八兒在南海中，南海諸番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馬八兒最大。自閩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元世祖至元間，唆都等奉璽書招諭諸番，占城、馬八兒俱奉表稱藩，獨俱藍諸國未下。十六年遣廣東招討司楊廷璧往招俱藍。其國主必納的即書降表附廷璧以進言，來歲遣使入貢。尋即遣使與廷璧再往。宰相馬因的與不阿里屏人謂廷璧：『我一心願爲朝廷奴，使札馬里丁入朝，我大必闍赤赴算彈告變，算彈籍，我金銀田產妻孥，又欲殺我，我詭辭得免，今算彈兄弟五人聚議與俱藍交兵，此間諸國皆有降心，若馬八兒既下，我使人持書招之，可使盡降。』莫彈，華言國主也。廷璧還以聞，即復遣廷璧往。十九年抵俱藍，國主及其相馬合麻等迎拜璽書，隨遣使入貢。俱藍既下，餘諸國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藍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蘭亦觧，曰蘇木都剌，皆遣使貢方物。

《元史・食貨志二・市舶》 〔元元貞〕二年，禁海商以細貨於馬八兒、唄喃、梵答剌亦納三蕃國交易。

《島夷誌略・班達里》 地與鬼屈、波思國爲鄰，山峙而石盤，田瘠穀少。氣候微熱，淫雨間作。俗怪，屋旁每有鬼夜啼，如人聲相續，至五更而啼止。次日酋長必遣人乘騎鳴鑼以逐之，卒不見其蹤影也。厥後立廟宇於盤石之上以祭焉，否則人畜有疾，國必有災。

男女丫髻，繫巫崙布，不事針鏤紡績。煮海爲鹽。地產甸子、鴉忽石、兜羅綿、木綿花、青蒙石。貿易之貨，用諸色緞、青白瓷、鐵器、五色燒珠之屬。

巴南巴西諸部 巴南巴西 馬英

打拉 孟婆囉

《島夷誌略·巴南巴西》 國居大響山之南，環居數十里。土瘠，宜種豆。氣候乍涼。俗尚澆薄。男女體小而形黑，眼圓耳長。手垂過膝。身披絲絨單被。凡民間女子，其形窋於加切㚇若加切，自七歲，父母以歌舞教之，身摺疊而圓轉，變態百出，粗有可觀。倘適他國呈其藝術，則予以小錢爲賞。

地產細綿布，舶人以錫易之。

《海錄·西南海·馬英》 馬英，在隔瀝骨底北少西，水路順風約二日可到，爲佛郎機所轄地。土產、風俗與上略同。內山亦屬晏爹呢咖。

又《打拉》 打拉者，在馬英西北，陸路相去約數十里，爲暎咭利所轄地。土番風俗亦與上同。土產胡椒、海參、魚翅、淡菜。內山仍屬晏爹呢咖。

又《孟婆囉》 孟婆囉國在小西洋北山中，由小西洋水路順風約日餘可至國境。王都在山中，以竹爲城，疆域亦數百里，風俗與小西洋同，土產檀香、犀角。

小西洋部 疴襪 科襪 峨亞 哥亞

《海錄·西南海·小西洋》 小西洋，在嗎喇他東南沿海邊界，由打拉者向北少西行，經嗎喇他境約六七日到此，爲大西洋所轄地，疆域約數百里。土番名盈丟，奉蛇爲神，所畫蛇有人面九首者。婚嫁與明呀哩同，死則葬於土。每年五月，男女俱下河洗浴，延番僧坐河邊，女人將起，必以兩手掬水洗僧足，僧則念呪取水靧女面，然後穿衣起。又有蘇都嚕番、察里多番、咕嚕米番三種，多孟婆囉國人，西洋人取以爲兵，其風俗與盈丟略同。西洋番居此者有二萬人。土產檀香、魚翅、珊瑚、犀角、象牙、鮑魚。謝清高云：『昔隨西洋番舶到此時，船中有太醫院者，聞其妻死，特遣土番齎札回大西洋祖家，請於國王，以半俸給其家養兒女。』是知此地亦有陸路可通大西洋也。

《瀛環志略·亞細亞·五印度》 有地名疴襪。一作俄亞，俗稱小西洋。長一百二十里，闊六十里。明正德五年，葡萄牙取之，建城設險，役屬鄰藩，自葡萄牙衰，而其地貿易亦微。

《海國圖志·西南洋·五印度總述下》 《地里備考》曰：本州之地，爲葡萄亞兼攝者曰科襪，又名小西洋。在印度之西，緯度自北十四度五十四分起，至十五度五十三分止。經度自東七十一度三十分起，至七十二度五分止。東南至加那拉部，西枕疴曼海灣，北界北日布爾部。長二百五十里，寬一百二十里，地面積方約一千五百里，烟戶三億一萬餘口。內有一十九島，岡陵叠起，絡繹回環。田土肥饒，穀果茂盛。土產鹽、麻、綿花、豆蔻、胡椒、椰子、檳榔等物。禽獸草木，靡弗蕃衍。地氣炎熱，夏多颶風。技藝平常，貿易清淡。其地分爲三部：一名疴襪，首府邦靖，設有總管衙門。一名薩爾塞的，首府馬爾岡。一名巴爾德斯，首府馬布薩。此外又有新疆之地，內分十部：一名奔達，一名加那哥納，一名比吉靈，一名薩達利，一名北爾寧，一名阿斯德拉加，一名巴黎，一名英巴爾巴开，一名順達拉瓦的，一名加哥剌。

又 〔《外國史略》〕西洋各國所據五印度地：葡萄牙屬地曰峨亞，在西南方，海邊港口嘉邑也。地多山，無通路，其田大半能耕。居民五十萬，崇天主教三分之二。地門亦海口，昔與中國通商。撒米居民十萬。

又《北南印度分述》 〔《萬國地理全圖集》〕網買之南有葡萄藩屬國曰俄亞者，長一百二十里，闊六十里，於明正德五年攻取其地，建城保障，脅服鄰國。立廟造寺，養僧無算。不久速廢，今所留之地物產不多，生意亦少。

《出使日記續刻》卷九 〔光緒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記 葡萄牙印度屬埠，在孟買東南二百六十五英里，地當馬拉巴爾海岸即印度西海岸。曰疴襪。長六十英里，闊三十英里，凡一千八十英方里，民五十六萬有奇。都城同名，

亦即好望角以東所有葡屬之都會、商務總匯也。舊城在內地五六英里之遙，商務日衰；新城在海口，一名潘習姆，炮臺密布，頗得形勢。進口貨以布匹、象牙、生絲、羊毛、糖爲大宗，出口貨以麻、檳榔、耍貨爲大宗。

《印度札記・五印度部落》〔葡萄牙屬地〕峩亞，一作科襪，東南界加那拉，西界海，長二百五十里，廣一百二十里。所領三郡，首城曰邦靖。其北有新開闢之地，長三百里，廣一百餘里，內分十郡。

《五洲屬國紀略・葡屬亞洲各地》 葡有印度屬部，在孟買東南約二百六十英里馬拉巴海岸，曰疴襪，或作俄亞。長六十英里，闊三十英里，方一千零八十英里，民數五十六萬。都城同名，亦葡屬東部商務之都會也。舊城在內地，新城在海口，曰潘習姆。建有砲台，頗得形勢。進口以布疋、象牙、生絲、羊毛、糖爲大宗，出口以麻、梹榔、耍貨爲大宗。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〇・英領印度國一》〔葡領印度哥亞〕徐《志》孟買云：北日不爾之南濱海，有地名疴襪，一作俄亞。俗稱小西洋，長百二十里，闊六十里。明正德五年，葡人取之，建城設險，役屬鄰番。自葡萄牙衰，其地貿易亦微。先謙案：俄亞即雷《志》之哥亞也，亦即徐所云疴襪，謝《志》與雷同。樋《志》作果愛，周《志》作角亞，《世界地學》作哥亞，《萬國地理》作野利卧亞，黃《記》作峨亞，亦作科襪，云東南界加那拉，西界海，長二百五十里，廣百二十里，領三郡，首城曰邦靖，其北有新開之地，長三百里，廣百餘里，內分十郡。《列國》《學會》二圖，葡屬疴襪海口有地名般日本。《課程》云：葡人以商務日衰，復建斯城於北，即般日本也，一名新疴襪，在舊城北十餘里，北臨海港，亦便停泊，礮臺密布，葡官駐此。《萬國圖》作般申。

南毗 麻倫呢部

《宋史・外國傳五・南毗》 南毗國在大海之西南，由三佛齊風颿月餘可至。其國王每巡行，先期遣兵百餘人持水灑地上，以防颶風揚沙塵；列鼎百以進食，日一易之，置翰林官供王飲食。俗喜戰鬥，習刀矟，善射。鑿雜白銀爲錢。產眞珠、番布。其國最遠，番舶罕到。時羅巴智力干父子，其種類也，居泉之城南，自是，舶舟多至其國矣。

《諸蕃志・志國・南毗國》 南毗國在西南之極。自三佛齊便風月餘可到，國都號篾阿抹，唐語曰禮司。其主裸體跣足，縛頭纏腰，皆用白布，或著白布窄袖衫，出則騎象，戴金帽，以眞珠珍寶雜拖其上，臂繫金纏，足圈金鍊。儀仗有纛，用孔雀羽爲飾，柄拖銀朱，凡二十餘人，左右翊衛，從以番婦，擇貌壯奇偉者前後約五百餘人，前者舞導，皆裸體跣足，止用布纏腰，後者騎馬，無鞍，纏腰束髮，以眞珠爲纓絡，以眞金爲纏鍊。用腦麝雜藥塗體，蔽以毛雀毛傘，其餘從行官屬以白番布爲袋，坐其上，名曰布袋轎，以扛舁之。扛包以金銀，在舞婦之前。國多沙地。王出，先差官一員及兵卒百餘人持水灑地，以防颶風播揚。飲食精細，鼎以百計，日一易之。有官名翰林，供王飲食，視其食之多寡，每裁納之，無使過度。或因而致疾，則嘗糞之甘苦以療治之。國人紫色，耳輪垂肩，習弓箭，善刀矟，喜戰鬥。征伐皆乘象，臨敵以綵纈纏頭。事佛尤謹。地暖無寒，米、穀、麻、豆、麥、粟、芋、菜、食用皆足，價亦廉平。鑿雜白銀爲錢，鏤官印記，民用以貿易。土產眞珠、諸色番布、兜羅綿。國有淡水江，乃諸流湊匯之處。江極廣袤，旁有山突兀，常有星現其上，秀氣鍾結。產爲小石如貓兒睛，其色明透，埋於山坎中，不時山水發，溯洪推流，官時差人乘小舸採取，國人珍之。故臨，胡茶辣、甘琶逸、弼離沙、麻囉華、馮牙囉、麻哩抹、都奴何、啞哩喏、嗷囉囉哩皆其屬國也。其國最遠，番舶罕到。時羅巴、智力干父子，其種類也，今居泉之城南。土產之物，本國運至吉囉、達弄、三佛齊，用荷池纈絹、甆器、樟腦、大黃、黃連、丁香、腦子、檀香、荳蔻、沉香爲貨，商人就博易焉。

又**《志物・貓兒睛》** 貓兒睛狀如母指大，即小石也，瑩潔明透如貓兒眼，故名。出南毗國，國有江曰淡水江，諸流迤匯，深山碎石爲暴雨溯流，悉萃於此，官以小舸漉取，其圓瑩者即貓兒睛也。或曰有星照其地，秀氣鍾結而成。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南毗》 南毗國在西南，自三佛齊便風月餘可到。國多風，王出先差官及兵卒百餘人持水灑地，以防颶風播揚。精飲食，鼎以百計，日一易之。有官名翰林，供王飲食。喜戰鬥，善刀稍，習弓箭。

鑿雜白銀爲錢，鏤官印記，民用以貿易。土產珍珠、諸色番布。其國最遠，番舶罕到。有時羅巴、智力干父子，其種類也，入居泉之城南，自是舶舟多至其國矣。

《續通典・邊防二・南毗》 南毗國在大海之西南，自三佛齊便風月餘可至。國多風，王出，先期遣兵百餘人持水灑地，以防颶風播揚。精飲食，鼎以百計，日一易之。俗喜戰鬥，習刀矟，善射。鑿白銀爲錢。土產眞珠、諸色番布。其國最遠，番舶罕到。

《海錄・西南海・麻倫呢》 麻倫呢國在孟婆囉北，水路順風約日餘可到。疆域風俗與孟婆囉同。土產海參、魚翅、鮑魚。二國所產貨物多運至小西洋埔頭售賣。

孟買部 放拜 網買

《島夷誌略・放拜》 居巴隘亂石之間，渡橋出入，周圍無田。平曠皆陸地。宜種麥。氣候常暖。風俗質朴。男女面長，目反白，容黑如漆。編髮爲繩，穿斜紋木綿長衫。

煮海爲鹽，煅鵝卵石爲炭以代炊。有酋長。地產絕細布匹，闊七尺，長有餘丈。檳榔爲諸番之冠。貨用金、貝子、紅白燒珠之屬。

《海錄・西南海・孟買》 孟買，在盎叽哩北少西，相去約數十里，爲暎咭利所轄地，有城郭。土番名叭史，顏色稍白，性極淳良，家多饒裕，暎咭利鎮此地者有數千人。土產瑪瑙、大葱、棉花、阿魏、乳香、沒藥、魚膏、魚翅、鴉片、番靦、棉花最多，亦小西洋一大市鎮也。鄰近嗎喇他、盎叽哩、曉包補、啷肚諸國，多輦載貨物到此貿易。其內山亦屬曉包補。

《瀛環志略・亞細亞・五印度》 孟買。一作網買，粵東稱爲港腳。在印度西界。沿山傍海，地形狹長，其民勤於生計，供太陽火神。死者不葬，以飽烏鳶。明初，葡萄牙初開海港，建設埔頭。康熙初年，爲英入所奪。其地所產者棉花、胡椒、椰子、珊瑚之類。海舶甚巨，有載二萬二千五百担者，粵東最大之洋艘，皆從港腳來也。部名曰疴隆加巴，一作亞麥大巴。舊有回部大城，居民逾十萬，遭地震而殘毀，故以孟買爲會城，轄三部，東北曰根的士。即米圖之甘勒士。西北曰古塞拉德，南曰北日不爾。

《海國圖志・西南洋・五印度總述上》 孟買幅員五萬九千四百三十八方里，戶口六百二十五萬一千五百四十六名，外有五千五百五十方里未計戶口。英吉利派加稔那一人駐札孟買，理糧餉、鹽法、貿易、鴉片、兵丁、醫館等事。

又 《每月統紀傳》曰：孟買部，在痕都斯坦西南方，其酋部城建於嶼。其嶼初爲葡萄亞所屬地，後讓與英國。至順治二年間，英國王以此嶼賜公班衙治理。當時嶼甚荒杳，潮漲水溢，巨浸地也。英人駐三年，水土不服，染病多死。英人勉築堤防，火烈山澤，建磚屋，開衢衖，招徠流寓，戶口繁滋。其嶼雖磽瘦，終年之產不足一月之用，卻烟戶十六萬餘，皆恃貿易爲業。洋艘七百餘隻，皆往印度西北及法耳西、阿拉比及中國各處，所載出藥材、棉花、瑪瑙石等貨。除英國商賈外，有白頭回及法耳西商賈。白頭人本法耳西國之土民，當回教始興，盡力征服四方，不順奉者必遭刑戮，致令多人往印度避害。其人皆儉約勤作，善貿易，惟崇拜陰陽，每當日出日入之際，叩首敬奉。然其俗好善施濟，扶困持危，惜無人告以福音之眞道也。英國在孟買建造戰船，其匠皆白頭人，手藝甚巧。

又《五印度總述下》 （《外國史略》）網買部，廣袤方圓三千六百六十五里，居民六百八十八萬七千。屬此部者非一處。山多而地磽，五穀不足，惟產綿花，每年四分之一運進中國。又出檀香等貨。居民多回回。會城與部同名，北極出地十八度五十六分，偏東七十二度五十七分。昔葡萄亞國以此島讓英人，遂建城邑。初不服水土，今已天氣清爽。居民二十三萬，住屋二萬七百八十六間，中多白頭回人，有豪氣，博濟好施，專務通商。其民皆能講十九種語音，尤樂與中國人交易，亦與亞拉、白西等國貿易。英國船廠在焉，能造最大戰艦商船。蘇拉城亦在海隅，居民六十萬口，大半崇印度婆羅門之教，其愚人或以獸牲爲聖畜，養之誠謹。古時此處爲通商之埠，但海口潮溜甚急，船難近岸。布那乃內地之城，居民七萬，有大書館焉。此外城邑尚多。

又《北南印度分述》〔《萬國地理全圖集》〕又曰：網買在南印度之西邊，海濱之左。昔屬葡萄牙，此時歸英，建立省會。因潮水高漲，掘築船廠，建造戰艦。其房屋甚美。其人貴白頭回，惟利是圖，拜日祀火，不葬其屍，以供鷹食。恆時買賣獲益，亦好布施，厚賙濟，故令天下庶民景仰之也。

鄰地豐產棉花，大半運赴中國，亦有胡椒、椰子、珊瑚等貨。海船至大者載二萬二千五百石，入水甚深，每年進黃埔厚運貨物。省會形勢在北極十八度五十六分，偏東七十二度五十七分。天氣熱，昔時英人不服水土，此時已經開墾，安居無恙。其居民共計一十七萬丁，內有白頭一萬三千口。前日地磽人貧，今廣開通商之路，每年運出物價幾百萬兩，日增裕富。

《出使日記續刻》卷九〔光緒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記〕孟買在西海岸，先爲陌召穢地，英人大半得之於馬剌他與煞他拉。其地除土邦外，合信地、亞丁計之，大如德國。沿海長一千五十英里，多天然海口，尤以孟買、克辣溪兩口爲要。土邦占地三之一，信地占四之一，餘則孟買本地。土產棉花，向多出口，今本處紡織用者日多；幷產鹽。戶口之數，印度人居百之七十六，回回居百之十七。有加稔那以鎮撫之。首城與省同名，民八十二萬有奇，在同名之島上，爲印度通商極大之城。信地政事，稍與孟買省中不同。亞丁與非洲蘇馬里海岸歸英保護者。皆轄於孟買。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印度部》孟買省，先爲陌召穢地，英得之於馬剌他與撒他拉者大半，共地七萬七千餘方英里。屬縣十九，民數一千五百萬人。會城與省同名，即舊稱港腳者也。有大船廠，爲英修理兵商輪船之所。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印度》孟買鎮，在印度西境，依山傍海，地勢綿長，前明中葉，葡萄牙人始開港於此，建築埠頭。嘉靖八年，土酋讓其全地，百餘年來，悉聽葡人控扼。國朝康熙初，英人以兵威懾之，設立總鎮，督理西方。城池適當衝要，商賈輻輳，甲谷他都城而外，洵當首屈一指。惜地氣淤濕，瘴癘侵人，人多望而生畏，裹足不前。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一・英領印度國二》孟買省：孟買，雷《志》云：英省，以總督管理。除新狄與亞丁外，面積七萬七千二百七十五英方里，人千五百九十八萬五千三百二口。孟買熱度中數八十度，極寒七十四度，極暑八十五度，雨水七十四英寸。人八十二萬千七百六十四口。普那，人十六萬千三百九十口。阿美對板，人十四萬八千四百十二口。蘇蘭脫，人十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口。曉雷派，人六萬一千九百十五口。以上要區。徐《志》孟買一作網買，粵東稱港腳。云：在印度西界，沿山傍海，地形狹長，其民勤於生計，供太陽火神，死者不葬，以飽烏鳶。明初，葡萄牙初開海港，建設埠頭。康熙初年，爲英人所奪。土產棉花、胡椒、椰子、珊瑚之類。海船甚巨，有載二萬二千五百擔者，粵東最大之洋艘皆從港腳來也。部名曰疴隆加巴，一作亞參大巴。舊有回部大城，居民逾十萬，遭地震而殘毀，故以孟買爲會城。轄三部：東北曰根的士，米圖作甘勃士。西北曰古塞拉德，南曰北日不爾。孟買之北海濱有蘇疎城，昔爲商賈雲集之地，城內有禽獸院，養犬牛之老邁者，自市舶移於孟買，此城日益蕭索。根的士界內有埔拿城，本馬剌他之都城，米圖作馬爾窪，一作馬盧穢。嘉慶間，英人滅之，其地產鴉片最多。先謙案：孟買《列國》《學會》二圖與雷、徐同，《外國地理》作邦罷，又作邦卑。徐《志》亞麥大巴即雷之阿美對板，二《圖》作疴隆加巴。黃《記》作凹隆加巴，云東界德干，西界海，南界伯日普爾，北界刊代施，廣袤六百餘里，領十部。其會城曰孟買，三面瀕海，英人得自葡萄牙，遂建大鎮，駐重兵，爲輪船往來所必經，居民殷富，商販遠方，有大船廠。以二《圖》證之，南抵北日不爾，北抵根的士，東抵比德爾，西至海，有孟買港，即會城也。《講義》云：港在印度西岸孤島之陰，海水常靜穩，世界中最良港，貨物之多，冠於印度，蘇彝士河開通之效也，貿易額歲至五億二千萬圓。謝《志》云：島今與大陸連合，爲海口第一大城，居民八十二萬餘，海底電綫連歐洲，東西郵船必於此灣泊。馬《略》云：初不服水土，今已天氣清爽。辻《志》云：有造幣局、大學堂，多出棉花，繁華爲印度第一。慕《志》云：附近有古建寶剎，裝塑雕飾皆假山石而成，形狀奇異。孟買之南曰北日不爾，二《圖》與徐合。黃《記》作伯日普爾，云東界德干，西界康肯，南界賣索爾，北界凹隆加巴。長千三百里，廣七百餘里，轄五部。慕《志》云：北日不爾，昔時宮殿、廠臺、園亭宏整美麗，至今遺跡猶存。北日不爾之西，二《圖》有公根，《萬國圖》作孔坎，慕《志》作岡色爾。黃《記》作康肯，云在孟買之南，一名鹿那乍里，即謝清高《海錄》之盆几里，東界高山，西濱大海，長五百里，廣數十里。首城曰勒剌志里。其東南山後有固那普爾作庫拉普爾，稍它耳二部。二《圖》勒剌志里作治周里，固那普爾作庫拉普爾，稍它耳作薩瓦奴爾。又有疴襪，前見。皆葡所轄。疴隆加巴之北，二《圖》有根的士，與徐合。黃《記》作根地士，一作刊代施，云東界百剌爾，西界古支拉得，南界凹隆加巴，北界麻爾哇。長六百五十里，廣五百里。領三郡，首城曰高爾那。二《圖》百剌爾作比拉爾，高爾那作高耳拿。根的士之北有拉日皮。普剌即雷之普那，徐之埔拿，《萬國圖》作婆納，《世界地學》作別拿列府。根的士之北，二《圖》有古直拉德，即徐之古塞拉德，《圓球圖》作勾蒐拉得。慕《志》云，有古拉支，至要海口。周《志》作求垂拉得，云此州從半島印度之地頸突出於阿剌海。黃《記》作古支拉得，云東界麻爾哇，西界海港，南界刊代施，北界亞日

迷。長千四百里，廣六百餘里。領四郡，首城曰蘇拉持。杜宗預云，以蘇拉特爲古支拉得首城，似未諦。其海口通商之埠曰開拜，即科曼之轉音，自此以西統謂之科曼海灣也。海港西北有亞米特巴部，民多劫盜，英人征服之，設兵戍守，境內多佛氏遺蹟。案二《圖》蘇拉特在海濱，馬《略》作蘇拉，周《志》作羣特，即徐之蘇疎，雷之蘇蘭脫。開拜作康木拜，其西海灣作康木拜灣。亞米特巴作亞麥達巴特，《萬國圖》作阿密達巴，《圓球圖》作阿綿代巴得，此部在巴羅達，見新狄部本土國下。《課程》云：孟買加慈那所治，領分部三：一、北部，在康木拜灣之北與東，跨那爾巴達河、塔普提河南北，治孟買，在西高止山西麓西海岸孟買小島上，有蘇拉特城，北濱塔普提河，西臨康木拜灣，商務繁盛處也；一、南部，在孟買東南，西臨阿剌伯海，東跨西高止山，治埔拿；一、信地，即新狄。《紀程》云《西域記》之摩訶剌陀，今孟買部之加來尼城，在赤道北十九度十三分，順天偏西四十三度十六分。又跋祿羯婆，今孟買布羅亞治西北七十里，西臨堪伯爾海灣，布羅亞治在赤道北二十一度四十四分，順天偏西四十三度二十九分。又阿吒釐，今孟買所屬馬希干達羣國中之埃達城，在赤道北二十三度五十分，順天偏西四十三度二十七分。又契吒，今孟買之克拉城，在赤道北二十二度四十六分，順天偏西四十三度四十九分。又伐臘毗，今孟買所屬客的亞瓦羣國之苞拿加城，在赤道北二十一度五十七分，順天偏西四十四度十七分。又蘇剌陀，今喀的亞瓦羣國之桑掣特城，在赤道北二十度五十二分，順天偏西四十六度六分。又徐《志》云：薩達拉，英之屬國，在德干之西南，都城同國名，所屬通商之地曰馬合比里昔爾，曰美黎至，曰般德爾不耳，曰合達尼。案二《圖》，薩達拉北界疴隆加巴，東界北曰不爾，西界公根，南界疴襪。有般德爾不爾，即徐之般德爾不耳，有米魯治，即徐之美黎至，而雷《志》不載。

恭建那補羅諸部 恭建那補羅 摩訶剌侘 跋祿羯呫婆 摩臘婆麻囉華

《大唐西域記・達羅毗荼國》 自達羅毗荼國北，入林野中，歷孤城，過小邑，兇人結黨，作害羈旅，行二千餘里，至恭建那補羅國。南印度境。

又《恭建那補羅國》 恭建那補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躁烈，形貌黧黑，情性獷暴。好學業，尚德藝。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數百，異道雜居。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又於達羅毗國北林行二千餘里，至恭建那補羅國。南印度周五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寺百餘所，僧萬餘人，兼學大小。天祠數百，異道雜居。宮城側大寺精舍，高十餘丈，僧三百餘人。中有一切義成太子寶冠，減二尺許，齋日放光，即菩薩時也。大城側大寺中精舍，高五丈餘，二百億羅漢是一人名。造檀慈氏像，高一丈餘，齋日放光。城北近多羅林，周三十餘里，葉廣長，色光潤，諸國同採以供書也。

《大唐西域記・恭建那補羅國》 從此西北入大林野，猛獸暴害，羣盜兇殘。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剌侘國。南印度境。

又《摩訶剌侘國》 摩訶剌侘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殷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其形偉大，其性傲逸，有恩必報，有怨必復。人或陵辱，殉命以讎。窘急投分，忘身以濟。將復怨也，必先告之。各被堅甲，然後爭鋒。臨陣逐北，不殺已降。兵將失利，無所刑罰，賜之女服，感激自死。國養勇士，有數百人。每將決戰，飲酒酣醉，一人摧鋒，萬夫挫銳。遇人肆害，國刑不加。每出遊行，擊鼓前導。復卽暴象，凡數百頭，將欲陣戰，亦先飲酒，羣馳蹈踐，前無堅敵。其王恃此人象，輕陵鄰國。王，剎帝利種也，名補羅稽舍，謀猷弘遠，仁慈廣被。臣下事之，盡其忠矣。今戒日大王東征西伐，遠賓邇肅，唯此國人獨不臣伏。屢率五印度甲兵及募召諸國烈將，躬往討伐，猶未克勝。其兵也如此，其俗也如彼。人知好學，邪正兼崇。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所，異道甚多。

又 國東境有大山，疊嶺連障，重巒絕巘。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又〔恭建那補羅〕西北林中，猛獸所居。二千五百里許至摩訶剌侘國，南印度。周六千餘里。都城臨大河，周三十餘里。其俗有恩必報，有怨必復，強梁跋扈，不臣戒日王也。寺有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小兼學。天祠百數，異道衆矣。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 從此〔建那補羅國〕西北經大林暴獸之

野，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剌佗國。南印度境。其俗輕死重節。王剎帝種也。好武尚戎，故其國士兵馬齊整，法令嚴明，每使將與敵戰，雖喪軍失利，不加刑罰，但賜女服，使其羞慚，彼人恥愧，多至自死。常養勇士數千人，暴象數百，臨將對陣又多飲酒，量其欲醉，然後麾旗，以此奮衝，未有不潰，恃茲慢慠，莫顧鄰敵。戒日王自謂智略宏遠，軍帥強盛，親臨征伐，亦不能摧制。

《大唐西域記・摩訶剌佗國》 自此西行千餘里，渡耐秣陁河，至跋祿羯呫昌葉反。婆國。南印度境。

又《跋祿羯呫婆國》 跋祿羯呫婆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鹹鹵，草木稀踈，煑海爲鹽，利海爲業。氣序暑熱，迴風颺起。土俗澆薄，人性詭詐，不知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自此西行千餘里，度耐末陀河，至跋祿羯呫婆國，南印度。周二千五百里。都城周二十餘里。邪正兼信。寺十餘，僧三百餘人，習大乘上座部。天祠十所，異道雜居。土地鹵惡，草木希薄。

《大唐西域記・跋祿羯呫婆國》 從此西北行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即南羅羅國，南印度境。

又《摩臘婆國》 摩臘婆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據莫醯河東南。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草木榮茂，花菓繁實。特宜宿麥，多食餅麨。人性善順，大抵聰敏，言辭雅亮，學藝優深。五印度境，兩國重學，西南摩臘婆國，東北摩揭陁國，貴德尚仁，明敏強學。而此國也，邪正雜信。伽藍數百所，僧徒二萬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寔衆，多是塗灰之侶也。

又 大城西北二十餘里，至婆羅門邑，傍有陷坑，秋夏淫滯，彌淹旬日，雖納衆流，而無積水。其傍又建小窣堵波。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從此（跋祿羯呫婆國）西北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南印度。周六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據莫訶河東南，即五印度之重學土也。人性善順，諸國所無，同摩揭陀。南洲敬教，其二國而已。邪正兩信。寺數百所，僧二萬餘，小乘正量部。天祠數百，異道塗灰，其侶衆矣。城西北二十里，有大婆羅門邑，側大陷坑，水流無滿。昔大慢婆羅門謗大乘生陷入地獄處。自此西南入海道矣。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 從此（跋祿羯呫婆國）西北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南羅羅國也。南印度境。風俗調柔，崇愛藝業，五印度中唯西南摩臘婆、東北摩揭陀二國稱爲好學尚賢，善言談，有風韻。此國伽藍百餘所，僧徒二萬餘人，習小乘正量部教。亦有塗灰外道事天之衆。

《諸蕃志・志國・麻囉華國》 麻囉華國，與胡茶辣連接。其國管六十餘州，有陸路。衣服風俗與胡茶辣國同。產白布甚多，每歲約發牛二千餘隻馳布，就陸路往他國博易。

須文那 盎叽哩部

《島夷誌略・須文那》 國居班支尼那接境，山如瓜匏，民樂奠居，田瘠穀少，氣候應節。俗鄙薄。男女蓬頭繫絲。酋長之家有石鶴，高七尺餘，身白而頂紅，彷彿生像，民間事之爲神鶴。四五月間，聽其夜鳴，則是歲豐稔。凡有疾則卜之，如響斯應。

民不善煮海爲鹽。地產絲布，胡椒亞於郡苓、淡邈。孩兒茶又名烏爹土，又名胥實失之，其實檳榔汗也。貿易之貨，用五色紬緞、青緞、荳蔻、大小水罐、蘇木之屬。

《海錄・西南海・盎叽哩》 盎叽哩國在麻倫呢北少西，水路順風一二日可到，疆域風俗與小西洋略同。土產洋葱，其頭寸餘，熟食味極清酣。瑪瑙、棉花、鴉片。內山亦屬嘓包補。自曼噠喇薩至唧肚，土番多不食豬、牛、羊、犬，唯食鷄、鴨、魚蝦。男女俱戴耳環。

阿吒釐諸部 阿吒釐 契吒 伐臘毗 鄔闍衍那 擲枳陁

《大唐西域記・摩臘婆國》 自此西南入海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南印度境。

又《阿吒釐國》 阿吒釐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珍寶盈積。稼穡雖備，興販爲業。土地沙鹵，花菓稀少。出胡椒樹，樹葉若蜀椒也。出薰陸香樹，樹葉若棠梨也。氣序熱，多風埃。人性澆薄，貴財賤德。文字語言，儀形法則，大同摩臘婆國。多不信福，縱有信者，宗事天神。祠館十餘所，異道雜居。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摩臘婆國〕又西北行二千五百餘里至阿吒釐國，南印度。周六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盛滿。家事天神，祠十餘所，異道雜居。土地沙鹵，出胡椒樹，如蜀椒樹。又出薰陸香樹，葉如棠也。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 自此〔摩臘婆國〕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南印度境。土出胡椒樹，樹葉似蜀椒；出薰陸香樹，樹葉類此棠梨也。

《大唐西域記・摩臘婆國》 從摩臘婆國西北行三日，至契吒國。南印度境。

又《契吒國》 契吒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風土物產，遂同其俗。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外道衆多。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又從摩臘國西北三日行，彼百里爲一日行。至契吒國，南印度。周三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滿住。寺十餘，僧千餘人，大小通學。天祠數十，外道特多。

《大唐西域記・契吒國》 從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毗國。即北羅羅國，南印度境。

又《伐臘毗國》 伐臘毗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所產，氣序所宜，風俗人性，同摩臘婆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積財百億者，乃有百餘室矣。遠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實多。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契吒國〕又北千餘里至伐臘毗國，南印度，即北羅羅之別也。周六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人住盛多，財百億者有數百家。

《大唐西域記・瞿折羅國》 從此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闍衍那國。南印度境。

又《鄔闍衍那國》 鄔闍衍那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剌佗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伽藍數十所，多以圮壞，存者三五。僧徒三百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婆羅門種也，博覽邪書，不信正法。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瞿折羅國〕又東南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闍衍那國，南印度。周六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人盛滿。寺在者五所，僧三百人，大小兼學。天祠數十，異道雜居。地鹹果少。

《大唐西域記・鄔闍衍那國》 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陁國。南印度境。

又《擲枳陁國》 擲枳陁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稱沃壤，稼穡滋植，宜菽麥，多花菓。氣序調暢，人性善順，多信外道，少敬佛法。伽藍數十，少有僧徒。天祠十餘所，外道千餘人。王，婆羅門種也，篤信三寶，尊重有德。諸方博達之士，多集此國。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鄔闍衍那國〕又東千餘里至擲枳陀國，南印度。周四千餘里。都城十五里許。

阿難陁補羅諸部 阿難陁補羅 蘇剌侘須剌 蘇辣 蘇踈 蘇喇府 淡項 嘟肚

《大唐西域記・伐臘毗國》 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陁補羅國。西印度境。

又《阿難陁補羅國》 阿難陁補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土宜氣序，文字法則，遂亦同焉。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十，異道雜居。

《釋伽方誌・遺跡篇之餘》 又此〔伐臘毗國〕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西印度。周二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滿。寺十餘所，僧減千，小乘正量部。天祠數十，外道雜居。

《藝文類聚》卷七六 〔釋道安《西域志》〕又曰：須剌國，有五百沙彌眞人寺。

《大唐西域記・伐臘毗國》 從伐臘毗國西行五百餘里，至蘇剌侘國。西印度境。

又《蘇剌侘國》 蘇剌侘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西據莫醯河。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役屬伐臘毗國。地土鹹鹵，花菓稀少。寒暑雖均，風飄不靜。土俗澆薄，人性輕躁，不好學藝，邪正兼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多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雜居。國當西海之路，人皆資海之利，興販爲業，貿遷有無。去城不遠，有郁鄯多山。頂有伽藍，房宇廊廡，多疏崖嶺。林樹鬱茂，泉流交境，聖賢之所遊止，靈仙之所集往。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從伐臘西五百餘里至蘇剌吒國，西印度。周四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西據莫醯河，人住滿。屬伐臘，兼信邪正。寺五十餘所，僧三千餘人，上座部也。天祠百餘，外道雜住。地鹵斥，花果少。國當西海路口不遠。

《海錄・西南海・蘇辣》 蘇辣在孟買北，水路約三日可到，亦暎咭利所轄。土番名阿里敏。

《瀛環志略・亞細亞・五印度》 孟買之北海濱舊有蘇踈城。昔爲商賈雲集之地。城內有禽獸院，養犬牛之老邁者。自市舶移於孟買，此城日益蕭索。

《海國圖志・西南洋・五印度總述上》 〔《每月統紀傳》〕蘇喇府，在大南洋北方，昔海賊之藪，故公班衙立一幫師船，巡海剿賊，今始安靜。地產棉花，織布精工。府城卽印度國。當回教興旺時戶口有八十萬人，現在減少十五萬口。建放生院養各禽獸，不論犬、馬、鳥、蟲諸類，皆養之不殺。

又《北南印度分述》 〔《萬國地理全圖集》〕網買之北蘇剌城，昔大興盛，此際漸衰。城內有禽獸院，養各類老犬老牛。

《海錄・西南海・淡項》 淡項讀平聲。在蘇辣北，水路約日餘可到，爲西洋所轄，土產同孟買。

又《嘟肚》 嘟肚國在淡項北，疆域稍大，由淡項水路順風約二日可到。風俗民情與盎叽哩諸國略同。土產鴉片、海參、魚翅，俱運往蘇辣、孟買販賣。自明呀喇至此，西洋人謂之哥什嗒，我總稱爲小西洋。土人多以白布纏頭，所謂白頭鬼也。遇王及官長，蹲身合掌上于額，俟王及官長過然後起。子見父母亦合掌于額，平等相見亦如之。其來中國貿易，俱附暎咭利船，本土船從無至中國，中國船亦無至小西洋各國者。自此以西，海波汹湧，一望萬里，舟楫不通，淺深莫測，沿海諸國不可得而紀矣。《海國見聞》謂小西洋西南皆烏鬼國，延袤萬里，直趨西南海中，小西洋與大西洋海道不能直通，實爲烏鬼國所阻。與謝清高所述互異。余止錄所聞于謝清高者，以俟博雅之考核，不敢妄爲附會也。其嘟肚內山則爲金眼回回國，聞其疆域極大，不與諸國相往來，故其風俗土產，亦不可得而紀也。

瞿折羅諸部瞿折羅胡荼辣

西天南尼華囉 華羅

《大唐西域記・伐臘毗國》　從伐臘毗國北行千八百餘里，至瞿折羅國。西印度境。

又《瞿折羅國》　瞿折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毗羅摩羅，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剌佗國。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多事外道，少信佛法。伽藍一所，僧百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刹帝利種也，年在弱冠，智勇高遠，深信佛法，高尚異能。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又伐臘北千八百餘里，至瞿折羅國，西印度。周五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人盛，少信佛。

《嶺外代答・外國門下・西天南尼華囉國》　西天南尼華囉國，城有三重。其人早晚必浴，以鬱金塗身面，效佛金色。國人多稱婆羅門，以爲佛眞子孫。屋壁、坐席塗以牛糞。家置壇，崇三尺，三級而升，每晨以牛糞塗，焚香獻花供養。道通西域，西域忽有輕騎來劫，但閉門距之，數日乏糧自退。

《諸蕃志・志國・胡荼辣國》　胡荼辣國，管百餘州，城有四重。國人白淨，男女皆穴耳，墜重環，着窄衣，纏縵布，戴白煖耳，躡紅皮鞋。人禁葷食，有佛宇四千區，內約二萬餘妓，每日兩次歌獻佛飯及獻花。獻花用吉貝綫結縛爲毬，日約用三百斤。有戰象四百餘隻，兵馬約十萬。王出入乘象，頂戴冠。從者各乘馬持劍。土產青碇至多，紫礦、苛子、諸色番布，每歲轉運就大食國貨賣。

又《南尼華囉國》　西天南尼華囉國，城有三重。人早晚浴，以鬱金塗體，效佛金色。多稱婆羅門，以爲佛眞子孫。屋壁、坐席悉塗牛糞，相尚以此爲潔。家置壇，崇三尺，三級而升，每晨焚香獻花，名爲供佛。大食番至其國，則坐之門外，館之別室，具供帳器皿。婦人犯奸輒殺之，官不問。土產上等木香、細白花藥布。人多食酥酪飯豆菜，少食魚肉。道通西域，西域忽有輕騎來劫，但閉門距之，數日乏糧自退。

《事林廣記・癸集・西天南尼華囉國》　事佛教，尊牛，屋壁皆塗牛糞，以此爲潔。各家置壇，以牛糞塗，置花（水）〔木〕，爇香供佛。番商到，不得入屋，只坐門外。

《異域志・南尼華羅國》　國人好佛教，尊牛，屋壁皆塗牛糞以爲潔。各家置壇，以牛糞塗，置花木，爇香供佛。路通西域，常有輕騎來劫，閉門拒之，數日絕糧而退。番商到彼，不得入室。

《三才圖會・人物・南尼華羅國》　南尼華羅國，有三重城。人好佛教。尊牛，屋壁皆塗牛糞以爲潔，各家置壇，以牛糞塗，置花木，爇香供佛。路通西域，常有輕騎來劫，閉門拒之，數日絕糧而退。番商到彼，不得入屋，只在門外坐。

《島夷誌略・華羅》　植椰樹爲疆理，壘青石爲室。田土瘠磽，宜種稌。氣候常熱，秋冬草木越增茂盛。俗怪，民間每創石亭數四，塑以泥牛，或刻石爲像，朝夕諷經，敬之若人佛焉。仍以香花燈燭爲之供養。凡所主之壇，所行之地，及屋壁之上，悉以牛糞和泥塗之，反爲潔淨。隣人往來，苟非其類，則不敢造其所。男女形黑，無酋長，年尊者主之。語言譋陟加反。詼。女加反。以檀香、牛糞搽其額。以白布、細布纏頭，穿長衫，與今之南毗人少異而大同。

信度部新頭故羅 天竺 音底 信地

《大唐西域記・摩醯濕伐羅補國》　從此還至瞿折羅國，復北行荒野險磧，經千九百餘里，渡信度大河，至信度國。西印度境。

又《信度國》　信度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毗苫婆補羅，周三十餘里。宜穀稼，豐宿麥，出金、銀、鍮石，宜牛、羊、橐駝、騾畜之屬。橐駝卑小，唯有一峯。多出赤鹽，色如赤石，白鹽、黑鹽及白石鹽等，異域遠方

以之爲藥。人性剛烈而質直，數鬥諍，多誹譭，學不好博，深信佛法。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幷學小乘正量部法，大抵懈怠，性行弊穢。其有精勤賢善之徒，獨處閑寂，遠蹟山林，夙夜匪懈，多證聖果。天祠三十餘所，異道雜居。王，戍陁羅種也，性淳質，敬佛法。如來在昔頗遊此國，故無憂王於聖蹟處建窣堵波數十所。烏波馱多大阿羅漢屢遊此國，演法開導，所止之處，皆旌遺蹟，或建僧伽藍，或樹窣堵波，往往間起，可略而言。

信度河側千餘里陂澤間，有數百千戶，於此宅居，其性剛烈，唯殺是務。牧牛自活，無所係命。若男若女，無貴無賤，剃鬚髮，服袈裟，像類苾芻而行俗事，專執小見，非斥大乘。聞諸先志曰：昔此地民庶安忍，但事凶殘。時有羅漢愍其顛墜，爲化彼故，乘虛而來，現大神通，示希有事，令衆信受，漸導言教。諸人敬悅，願奉指誨。羅漢知衆心順，爲授三歸，息其凶暴，悉斷生殺，剃髮染衣，恭行法教。年代浸遠，世易時移，守善既虧，餘風不殄，雖服法衣，嘗無戒善。子孫奕世，習以成俗。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從瞿折羅北野磧行二千里許，渡信度河至信度國，西印度。周七千餘里。都城三十餘里。土出金、銀、鍮石。一峰駏駝極卑小。出赤、白、黑鹽。信佛法，寺數百所，僧萬餘人，幷小乘正量部，而多怠行。天祠三十，異道雜居。佛屢遊此，育王建塔數十焉。有烏河側千餘里陂澤間數百千戶，牧牛爲業，唯煞是務。無貴賤男女道俗之別，而剃頭髮，服袈裟，形同比丘，樂行鄙俗，又懷小見，誹斥大乘。昔有羅漢乘空往化，授三歸已，剃染行法，後還復本，風俗故爾。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　從此〔阿耆荼國〕又東行七百餘里，至信度國。西印度境。土出金、銀、鍮鈆、牛、羊、駱駝，赤鹽、白鹽、黑鹽等，餘處取以爲藥。

《往五天竺國傳》　又從此吒國西行一月，至新頭故羅國。衣著風俗，節氣寒暖，與北天相似。言音稍別。此國極足駱駝，國人取乳酪喫也。王及百姓等大敬三寶。足寺足僧，即造順正理論。衆賢論師，是此國人也。此國大小乘俱行，見今大窟侵半國損也。即從此國乃至五天，不多飲酒。遍歷五天，不見有醉人相打之者，縱有飲者，得色得力而已。不見有歌儛作劇飲宴之者。

《島夷誌略・天竺》　居大食之東，隸秦王之主。去海二百餘里。地平沃。氣候不齊。俗有古風。男女身長七尺，小目長項。手帕繫額，編髮垂耳，穿細布長衫，藤皮織鞋，以綿紗結襪，仍將穿之，示其執禮也。不善煮海爲鹽，食仰他國。民間以金錢流通使用。有酋長。地產沙金、駿馬。貿易之貨，用銀、青白花器、斗錫、酒、色印布之屬。

《茶餘客話・音底》　音底，西域一國，從葉爾羌西南馬行六十餘日即至。地饒多寶玉，非回子種而衣帽相似。人敬牛，朝夕朝拜，有事則禱之，以黃金飾其角，飼膏粱，被文繡，牛之室褥以金絲緞。凡飲食器，必以牛糞拂拭之，而後貯食。入回疆貿易，見殺牛者必痛詈之。予見世之不食牛肉者，孝弟可薄，法網可犯，而其戒終不可開。語云：涓涓不塞，將成江河，萌芽弗拔，尋及斧柯。音底之俗，殆亦由戒而生敬歟？

《異域竹枝詞・外藩》　禮拜晨昏戶一牛，金鑲蹄角緞爲裯。提刀莫奏庖丁技，被繡爲犧百不憂。音底，西域一國也。在葉爾羌西南，馬行六十餘日。其地富饒，多寶貨，時與葉爾羌交通貿易。携內地瓷、茶、大黃而去。其人深目高鼻多鬚，而非回子種類。飲食無所避忌。言語亦不與回子通。衣帽與回子無異而右衽，持物則以左手。其國敬牛。家畜一頭，築精舍處之，男婦朝夕禮拜，祈禱，默佑。金鑲角蹄，披以文繡，飼以膏粱。金銀絲緞爲褥，厚架以供之。滌器必牛糞拭之以爲潔，而後貯食。所居屋宇田園，所耕米麥瓜豆，皆與回地相似。但入回疆貿易，見回子殺牛，則痛詈之，以爲非人類也。

《瀛環志略・亞細亞・五印度》　信地，即米圖之阿布爾信。在西印度極西南隅，北界塞哥，西界俾路芝，南臨印度海，印度河由此入海。南北約千里，東西約五百里。都城曰海德拉巴，其國未歸英轄。

《海國圖志・西南洋・五印度總述下》　〔地理備考〕其信地國在印度之西，東界亞日迷爾、加支二部，西界北羅言斯丹國，南界加支部暨科曼海灣，北界北羅言斯丹、塞哥二國。長約一千餘里，寬約五百里，地面積方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烟戶一百萬口。至於朝綱，王位歷代相傳。首城名海德拉巴，乃本國都也。其通商衝繁之地，一名達大，一名哥拉齊，一名給伊布耳，一名拉爾加納，一名奴沙辣。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印度部》　信地省，東起沙漠，南限叩齒，西及北界俾路芝、阿富汗。印度河經流其地，土腴，饒五穀。共四萬七千餘英方里。屬縣五，民數二百八十七萬。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印度》　再西北爲信地部，地處西陲，與俾路芝相接。印度河貫其中，發源自後藏，西行繞雪山之背，至印度西北，始折而

南，會北印度諸河入海，源遠流長，有七千餘里。印度三大河中，當推第一，全地亦因是得名。

曼陀郎諸部 曼陀郎 剌泥 瑪轄提

《島夷誌略・曼陀郎》 國界西北隅，與波寧接壤。壤瘠，宜種麥。酋長七尺有餘。二國勢均，不事侵伐，故累世結姻，頗有朱陳村之俗焉。蠻貊之所僅聞，他國之所未見者。

氣候少熱。男女挽髻，以白布包頭，皂布爲服。以木犀花釀酒。地產犀角、木綿，摘四斗花，可重一斤。西瓜五十斤重有餘。石榴大如斗。貿易之貨，用丁香、荳蔻、良薑、蕃茇、五色布、青器、斗錫、酒之屬。

《明史・外國傳七・剌泥》 剌泥，永樂元年，其國中回回哈只馬哈沒奇剌泥等來貢方物，因攜胡椒與民市。有司請徵其稅，帝曰：『徵稅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遠人慕義來，乃取其貨，所得幾何，而虧損國體多矣。其已之。』

剌泥而外，有數國：曰夏剌比，曰奇剌泥，曰窟察泥，曰捨剌齊，曰彭加那，曰八可意，曰烏沙剌踢，曰坎巴，曰阿哇，曰打回。永樂中，嘗遣使朝貢。其國之風土、物產，無可稽。

《圖書編・西洋剌泥國》 永樂元年，西洋剌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貢方物，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上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

《續通典・邊防三・剌泥》 剌泥，明成祖永樂元年，其國中回回哈只馬哈等來貢方物。其外若夏剌比，若奇剌泥，若窟察泥，若捨剌齊，若彭加那，若八可意，若烏沙剌踢，若坎巴，若呵哇，若打回，成祖永樂中，俱嘗遣使朝貢。其風土、物產，無可稽。

《茶餘客話・瑪轄提》 瑪轄提，絕域國名。衣尚赤，以茜草日染其鬚令赤。善製大砲。人有巧思。通洋海。

《西域聞見錄・外藩列傳下・絕域諸國》 瑪轄提，絕域一大國也。都城八門。稱君其曰汗。地廣大肥沃，土產同布哈拉。多虎、豹、犀、象、洋磁、白糖、栽絨、金花白布。善製大炮，以銅爲之。一炮非十象百人不能挽運，每炮盛火藥數萬觔，炮子之大者，皆二三百觔，群子無算，一發則掀天裂地，威猛之極，呼之曰按布拉克。又有自來火鎗，可及二百步。路通洋海，與西洋近。

《異域竹枝詞・絕域諸國》 白帽紅衣三疊長，囊垂左右手深藏。却緣試礮驅馴象，百里轟雷勝火鎗。提，絕域一大國也。都城八門，稱其君長曰汗。其人帽圓，簷高五寸，以白布爲表，中實棉絮，簷也如之，似回地阿渾之帽。衣對襟，長短三疊，左右製袋各一，行，囊手其中。色尚赤，衣多紅。鬚亦茜草染之。幅員寬廣，土地沃肥。五穀、瓜果繁茂。棉花木本，高丈許。大米、酥油爲饌。尚宴會，善烹飪。地多虎、豹、犀、象、牛、羊、騾、馬。土產自鳴鐘表、喀拉明鏡、衣斯麥幾爾洋瓷、白冰糖、金花白布、金銀絲紬緞。善製大銅砲，名按布拉克，一砲非十象四五百人不能推，需火藥數萬觔。人負藥袋入砲填之。砲子大者重三五百觔，群子無算。一發掀天裂地。又善製自來火鎗，可及二百步。人戶衆盛，率多巧思。

茂羅三部盧諸部 茂羅三部盧 阿點婆翅羅 狼揭羅 臂多勢羅

《大唐西域記・信度國》 從此東行九百餘里，渡信度河東岸，至茂羅三部盧國。西印度境。

又《茂羅三部盧國》 茂羅三部盧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役屬磔迦國。土田良沃，氣序調順。風俗質直，好學尚德，多事天神，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多已圮壞，少有僧徒，學無專習。

天祠八所，異道雜居。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自〔信度國〕東九百餘里越信度東岸，至茂羅三部盧國，西印度。周四千里。都城周三十餘里，人盛，屬磔迦國。

《大唐西域記・信度國》 從信度國西南行千五六百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印度境。

又《阿點婆翅羅國》 阿點婆翅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揭麟濕伐羅，周三十餘里，僻在西境，臨信度河，鄰大海濱。屋宇莊嚴，多有珍寶。近無君長，統屬信度國。地下濕，土斥鹵，穢草荒茂，疇壟少墾。穀稼雖備，宿麥特豐。氣序微寒，風颱勁烈。宜牛、羊、橐駝、騾畜之類。人性暴急，不好習學，語言微異中印度。其俗淳質，敬崇三寶。伽藍八十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多是塗灰外道之所居止。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從信度西南千六百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印度。周五千里，都城周三十餘里。僻在西境，地卑下，臨信度河，濱大海。重佛法。

《大唐西域記・阿點婆翅羅國》 從此西行減二千里，至狼揭羅國。西印度境。

又《狼揭羅國》 狼揭羅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號窣堵黎濕伐羅。土地沃潤，稼穡滋盛。氣序風俗，同阿點婆翅羅國。居人殷盛，多諸珍寶，臨大海濱，入西女國之路也。無大君長，據川自立，不相承命，役屬波剌斯國。文字大同印度，語言少異。邪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百所，塗灰外道，其徒極衆。城中有大自在天祠，莊嚴壯麗，塗灰外道之所宗事。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阿點婆翅羅國〕又城西減二千里至狼揭羅國，西印度。廣縱各數千里。都城周三十餘里，人盛滿。近西海，入西女國路口，屬波斯。寺有百餘所，僧六千餘人，大小兼學。天祠數百，塗灰外道盛。土潤洽，滋茂百卉。

《四夷廣記・狼揭羅國》 狼揭羅國，西北距拂菻，西南際海。島有西女種，皆女子，多珍貨，附拂菻，君長歲遣男子配焉，俗產男不舉。

《大唐西域記・阿點婆翅羅國》 自阿點婆翅羅國北行七百餘里，至臂多勢羅國。西印度境。

又《臂多勢羅國》 臂多勢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地沙鹵，寒風凄勁。多宿麥，少花菓。而風俗獷暴，語異中印度。不好藝學，然知淳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并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餘所，并塗灰外道也。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從阿點北七百餘里至臂支勢羅國，西印度。周三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盛，屬信度國。

阿耨荼諸部 阿耨荼 耨荼 跋那 伐剌拏 稽疆那

《大唐西域記・臂多勢羅國》 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耨荼國。西印度境。

又《阿耨荼國》 阿耨荼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宜稼穡，宿麥特豐。花菓少，草木踈。氣序風寒，人性獷烈，言辭朴質，不尚學業。然於三寶，守心淳信。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所，并塗灰外道也。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臂多勢羅國〕又東北三百餘里，至耨荼國，西印度。周二千五百里。都城周二十餘里。國無君長，屬信度。寺二十所，僧二千餘人，小乘正量部。天祠五所，塗灰道也。地多花果。

《法顯傳》 〔羅夷國〕南下，行十日，到跋那國，亦有三千許僧，皆小乘學。

《大唐西域記・阿耨荼國》 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伐剌拏國。西印度境。

又《伐剌拏國》 伐剌拏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迦畢試國。地多山林，稼穡時播。氣序微寒，風俗獷烈，性急暴，志鄙弊，語言少同中印度。邪正兼崇，不好學藝。伽藍數十，荒圮已多。僧

徒三百餘人，幷學大乘法教。天祠五所，多塗灰外道也。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揭茶國〕又東北九百餘里至伐剌拏國，西印度。周四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人住滿。屬迦畢試。寺數十所，僧三百人，大小兼學。天祠五所，塗灰道也。地多山林。

《大唐西域記・伐剌拏國》聞諸土俗曰：從此〔伐剌拏〕國西接稽疆那國，居大山間，川別立主，無大君長。多羊、馬。有善馬者，其形姝大，諸國希種，鄰境所寶。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伐剌拏國〕城南故寺，佛曾遊此。側塔是四佛行坐蹟。俗云：此國西接稽疆那國，居大山中。

西域回部部

《職方外紀・回回》自此〔加斯加爾〕以西，曰撒馬兒罕，曰革利哈大藥，曰加非爾斯當，曰杜爾格斯當，曰查理，曰加木爾，曰古查，曰蒲加剌得，皆回回諸國也。其人多習武，若商旅防寇，非聚數百不可行。亦有好學好禮者。初宗馬哈默之教，諸國多同，後各立門戶，互相排擊。持戒亦有數端，其大者在不得辯論教中事，謂教如此立，則當冥心順受，雖理有未出，弗顧也。

《出使日記續刻》卷七〔光緒十九年二月〕初三日記　西域回部，漢唐以來號爲屬國，西人稱之爲『達爾給斯丹』。一作圖爾齊斯坦。其地在赤道北三十六度至五十六度，京師西三十六度至六十五度。

又　西北多流沙草場，名曰都郎。東南有高坡平原，土脉肥沃，河道暢達，亦有游牧草地，爲全境精華所萃。境內大山，多與興都哥士山之北面相聯絡，而阿克大士山實爲天山西出之幹。由此分爲兩界，在北界者曰費爾加拉高坡地，在南界者曰蘇的亞訥高坡地。費爾加拉爲納林河之上下游，蘇的拉高坡地，在南界者曰蘇的亞訥高坡地。費爾加拉爲納林河之上下游，蘇的亞訥爲阿母河之上下游。兩河雙流入鹹海，中夾一河曰射拉福散，流入加拉開勒湖，所謂黑湖者也。在漢爲烏孫、大宛、月氏北境，即康居、奄蔡故地。康居當今哈薩克諸部，奄蔡實俄之西伯里亞部。乾隆年間，元之後裔不振，回族亦日就衰替，而俄日強大。道光年間，屢伐機窪，三十年已占其東半國。同治十一年，取機窪全地，盡有阿母河之右岸，設巡撫以轄圖爾齊斯坦總部，復割布哈爾之地。明年，脅服勾岡特國，而納林河左右皆歸于俄。光緒二年，取勾岡特國全境，設巡撫治之。其地起自里海西岸，東盡伊犁，皆爲俄屬，駸駸有通印度之勢矣。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西域回部》新疆之西，裏海之東，西伯利西境之南，阿富汗與波斯之北，有廣土方數千里，統名西域回部，西人謂之達爾給斯丹，又稱韃靼里，一作韃靼。西漢以來，諸部弱肉強食，時分時幷，更名易號，以數千百計，元初，勁兵西指，囊括其地，既衰，諸部酋復紛紛割據。

康居部

《史記・大宛列傳》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漢書・西域傳・康居國》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顏師古曰：『樂音來各反。』到卑闐城。顏師古曰：『闐音徒千反。』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顏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一處。』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顏師古曰：『爲匈奴所羈率也。』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顏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其後都護甘延壽、

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於，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

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顏師古曰：『訖，竟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顏師古曰：『飲音於禁反。啗音徒濫反。』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顏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顏師古：『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於有自下之意，顏師古曰：『言單於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爲高，自以事漢爲太卑，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顏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顏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爲困苦。』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顏師古曰：『所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罷讀曰疲。耗音呼到反。』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顏師古曰：『以此聲名爲重也。』終羈縻而未絕。

又　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韃王，治蘇韃城，顏師古曰：『韃音下戒反。』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顏師古曰：『窳音庾。』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奧鞬王，顏師古曰：『奧音於六反。鞬音居言反。』治奧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晉書・四夷傳・康居國》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居蘇薤城。風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饒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獻善馬。

《初學記》卷二九　郭義恭《廣志》曰：大尾羊，細毛薄皮，尾上旁廣，重且十斤，出康居。

《通典・邊防九・康居》　康居國，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王理樂越匿地卑闐城，亦居蘇薤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戶十二萬。東至都護理所五千五百里。與大月氏同俗。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東羈事匈奴。宣帝時，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阻康居。依其險阻，以自保固。其後甘延壽、陳湯誅滅郅支單于。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都護郭舜數上言：『康居驕黠，今遣子入侍，此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不通使於其國。燉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乏。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以此聲名爲重。終羈縻而未絕。自後無聞，或名號變易，或遷徙吞并，非所詳也。

至晉武帝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獻善馬。

至後魏太武太延中，遣使朝貢，其國又稱者舌。《後魏史》云即漢康居國也。

《西陽雜俎・前集・毛篇》　大尾羊，康居出大尾羊，尾上旁廣，重十斤。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樂，音來谷切。到卑闐城。闐，音徒千切。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樂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一處。戶十一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大）〔人〕，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蘇韃王，治蘇韃城，韃音下戒切。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窳匿王，窳音庾。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奧鞬王，奧音預，於去切。鞬音鈐，居言切。治奧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九）〔凡〕五王，屬康居，後名康國。云其國先居張掖祁連山，爲突厥所破，南依葱嶺，遂有其地。

又卷九六〇　康居國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爲匈奴所羈牽也。風俗及人貌、衣服畧同大宛。地和煖，饒桐、柳、葡萄，多牛羊，出好馬。

又卷九六一　康居國在天竺東南三千里，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男女皆

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隣國有寇，乘象以戰。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二・康居》 康居國，漢時通焉。王理樂來各切。越匿地，到卑闐城，亦居蘇薤城。與大月氏同俗。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東羈事匈奴。宣帝時，郅支單于殺漢使，西阻康居。依其險阻，以自保固。其後甘延壽、陳湯誅滅郅支單于。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都護郭舜上言：『康居驕黠，其遣子入侍，本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宜歸其侍子，絕不復使。不通使于其國。燉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以此聲名爲重。終羈縻而未絕。自後無聞，或名號變易，或遷徙吞併，非所詳也。至晉武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獻善馬。至後魏太武太延中，遣使朝貢，其國又稱耆舌。《後魏史》云卽漢康居國。至隋謂之康國，大業中，遣使朝貢。

其王姓溫，月氏人也。《隋史》云卽漢康居之後，自漢以來相承不絕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自被匈奴所破，西踰蔥嶺，遂有此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有米國、史國、曹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凡九國，皆其種類，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其本也。康國都于薩寶水上阿祿迪城，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皁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強國，西域諸國多歸之。韋節《西蕃記》云：康國人並善賈。男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令學賈，以得利多爲善。其人好音聲。以六月一日爲歲首，至此日，王及庶人幷服新衣，翦鬚髮，在國城東林下七日馬射，至欲罷日，置一金錢于帖上，射中者得一日爲王。俗敬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着黑疊衣，徒跣撫胸號哭，涕淚交流，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國城外有二百餘戶，專知喪事，別築一院，院內養狗，每有人死，卽往取屍，置此院內，令狗食，食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

唐武德十年，其王屈木支遣使獻名馬。貞觀九年，獻獅子，太宗嘉其遠至，命秘書監虞世南爲之賦。至十一年，其國獻黃桃，大如鵝卵，其色如金，亦呼爲金桃，詔令植于苑囿。杜環《經行記》云：康居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一名薩米建，土沃人富貴，有小祠，祠名跋，諸國事者皆出于此也。永徽中，頻遣使告爲大食所攻，兼徵賦稅。顯慶三年，高宗遣果毅董寄生列其所居城爲康居都督府，仍以其王拂呼縵爲都督。萬歲通天元年，則天封其大首領篤娑鉢提爲王，鉢提尋卒，又冊其子泥濕師。神龍中泥濕卒，國人又立突昏。開元初，累遣使貢鎖子甲、水精珠、越諾及侏儒人、胡旋女子兼狗豹之屬。開元十九年，其王烏勒上表，請封其子咄曷爲曹國王，默啜爲米國王，上許之。至二十七年，烏勒卒，遣使冊咄曷襲其父位。天寶中，又封爲欽化王，其母可敦封爲郡夫人。至十一載、十三載，幷遣使來朝。

四至：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去長安一萬一千三百里，東至都護理所五千五百里。

土俗物產：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諸夷交易多輳其國。婚姻、音樂、葬制與突厥同。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駝、馬、犎牛、黃金、礜砂、甘松香、阿薩那香、瑟瑟、氈皮、氍毹、錦氍，多蒲萄酒，富家或至千石，連年不敗。

《通志・四夷傳三・康居》 康居，漢時通焉，其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大）〔人〕，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

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薤王，治蘇薤城，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奧音郁。鞬王，治奧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漢以後無聞，或名號改易，或遷徙吞幷，非所詳也。至晉武帝（太）〔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獻善馬，使人云：其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王所居號蘇薤城。則前史所稱康居五小王之一者所居也。云其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後魏太武延中，遣使朝貢，其國稱爲者舌。《後魏史》云：即漢康居國也。隋大業中，遣使入獻，又稱爲康國。使人云：其國遷徙，不恆居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祈）〔祁〕連山北（連）昭武，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蔥嶺，遂有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所謂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遏國、穆國，凡九國，皆其種類，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畢，爲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頭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有大臣三人共掌國事，有胡律，置於妖祠，將決罰則取而斷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賊盜截其足。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來助祭。王索髮，冠七寶金花（冠），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帛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彊國，西域諸國皆歸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治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封牛、黃金、碉砂、甘松香、阿薩那香、瑟瑟、毾㲪皮、氍毹、錦疊。多蒲萄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韋節《西蕃記》云：康居人並善賈，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爲善。其人好音聲。以六月爲歲首，至此日，王及人庶幷服新衣，翦髮鬚。在國城東林下七日馬射，至欲罷日，置一金錢於帖上，射中者則得一日爲王。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疊衣，徒跣撫胸號哭，涕淚交流。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國城外別有二百餘戶，專知喪事，別築一院，院內養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屍，令狗食之，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獻黃桃，大如鵝卵，其色如金，亦呼爲金桃。杜還《經行記》云：康國在米國西南二百餘里，一名薩末建，土沃人富，國小。有神祠名拔，諸國事者本出此。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五・康居》　康居，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隣接。王治樂越匿地卑闐城，亦居蘇薤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戶十二萬。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里。與大月氏同俗。地和暖，饒桐、柳、葡萄，多牛羊，出好馬。東羈事匈奴。宣帝時，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阻康居。依其險阻，以自保固。其後甘延壽、陳湯誅滅郅支單于。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都護郭舜數上言：『康居驕黠，今遣子入侍，此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不通使於其國。燉煌、酒泉二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驛橐駝食，皆苦乏。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以此聲名爲重。終羈縻而未絕。自後無聞，或名號變易，或遷徙吞併，非所詳也。晉武帝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獻善馬。後魏太武太延中，遣使朝貢，其國又稱者舌。《後魏史》云即漢康居國。隋時謂之康國。大業中遣使朝。其王姓溫，月氏人也。《隋史》云即漢康居之後，自漢以來相承不絕。舊居祁連山昭武城，自被匈奴所破，西（域）〔踰〕葱嶺，遂有此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凡九國，皆其種類，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康國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帛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強國，西域諸國多歸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商賈，諸夷交易多輳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犛牛，黃金，碉砂，甘松香，阿薩那香，枇杷，氍毹皮，氈毹，錦，疊。多葡萄酒，富家或至千石，連年不敗。韋節《西蕃記》云：康國人並善賈，男年五歲則令與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爲善。其人好音聲。以六月一日爲歲首，至此日，王及人庶幷服新衣，翦髮鬚。在國城東林下七日馬射，至欲罷日，置一金錢於帖上，射中者則得一日爲王。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疊衣，徒跣撫胸號哭，涕淚交流。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

七日便止。國城外別有二百餘戶，專知喪事，別築一院，院內養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屍，置此院內，令狗食之，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其國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尚浮屠法，祠妖神，出機巧技。十一月歌舞乞寒，以水交潑爲樂。唐武德十年，遣使來獻。貞觀五年，又獻獅子，獻金桃、銀桃。杜環《經行記》：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土沃人富。高宗永徽時，以其地爲康居都督府，即授其王爲都督。開元初，貢鎖子鎧、水精杯、碼碯瓶、駝鳥卵。其子與大食亟戰不勝，來乞師，天子不許。久之，封其子咄曷爲曹王，默啜爲米王。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謂忸密者。東北至東安，西南至畢，皆百里所。西瀕烏滸河，治阿濫密城，即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大城四十，小堡千餘。募勇健者爲柘羯。柘羯，猶中國言戰士也。武德時，遣使入朝。貞觀初，獻方物，太宗厚慰其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諸胡大說。其王訶陵迦又獻名馬，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云。是歲東安國亦入獻，言丁姓相承十世云。東安或曰小國，曰喝汗，在那密水之陽，東距河二百里許。西南至大安四百里。治喝汗城，亦曰窶斤。大城二十，小堡百。顯慶時，以阿濫爲安息州，即以其王昭武殺爲刺史。窶斤爲木鹿州，以其王昭武閉息爲刺史。開元十四年，其王遣使朝，納馬、豹。後八年，獻波斯驄二，拂菻繡毯一，鬱金香、石蜜等，其妻可敦獻柘辟大毯二、繡毯一，丐賜袍帶、鎧仗及可敦桂禯裝澤。

《續通志・四夷傳三・康居》 康居王，姓溫，本月氏人。始居祁連北昭武城，爲突厥所破，稍南依蔥嶺。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之九姓，皆氏昭武。隋時其王屈木支娶西突厥女，遂臣突厥。唐武德十年，始遣使來獻，貞觀五年，遂請臣，歲入貢。永徽時，以其地爲康居都督府，即授其王拂呼縵都督。萬歲通天中，以大首領篤娑鉢提爲王。死，子泥涅師師立。死，國人立突昏爲王。開元初來貢。其王烏勒伽與大食亟戰不勝，來乞師，不許。久之，請封其子咄曷爲曹王，默啜爲米王，許之。烏勒伽死，遣使封咄曷爲欽化王。大安者，西瀕烏滸河，武德時，遣使入朝。貞觀初，獻方物，厚禮其使。後其王訶陵迦又來獻，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云。又有東安國，顯慶時以其地爲安息、木鹿二州，即授其王昭武殺、昭武閉息爲刺史。開元十四年，其王篤薩波提遣弟阿悉爛達拂耽發黎來朝。後八年來獻。東曹者，武德中與康居同遣使朝。天寶十一載，其王設阿忽與安王請擊黑衣大食，帝慰撫之。西曹者，隋曰曹，武德中亦入朝。天寶元年，王哥邏僕羅遣使獻方物，詔封懷德王。中曹者，居迦底眞城。石國王，治柘枝城。隋大業初，西突厥殺其王，以特勒匐職統其國。武德、貞觀閒，數獻方物。顯慶三年，以其瞰羯城爲大宛都督府，授其王瞰土屯攝舍提于屈昭穆都督。開元初，封其君莫賀咄吐屯，有功，爲石國王。二十八年，冊順義王。明年，王伊捺吐屯屈勒上言，請討大食，不許。天寶初，封王子那俱車鼻施爲懷化王。安西節度高仙芝劾其無藩臣禮，請討之。王約降，仙芝遣使者護送至開遠門，俘以獻，斬闕下。自是西域皆走大食，爲之臣。至寶應時，遣使朝貢。米者，永徽時爲大食所破。顯慶三年，以其地爲南謐州，授其君昭武開拙爲刺史，自是朝貢不絕。開元十八年，大首領末野門來朝。天寶初，封其君爲恭順王。何者，貞觀十五年，遣使入朝。永徽時，以其地爲貴霜州，授其君昭武婆達地刺史。火尋，天寶十載，其君稍施芬遣使朝獻。寶應時復入朝。史者，隋大業中通，其君狄遮號最強。貞觀十六年，君沙瑟畢獻方物。顯慶時，以其地爲佉沙州，授其君昭武失阿喝刺史。開元十五年，君忽必多來獻。天寶中，詔改史爲來威國。

奄蔡諸部 奄蔡 阿蘭聊 阿速 阿蘇 阿克蘇 阿薩爾 柳國 藏國 嚴國

《史記・大宛列傳》 奄蔡張守節正義引《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闔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屬康居也。』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漢書・西域傳・康居國》　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大）〔人〕。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

《後漢書・西域傳・奄蔡國》　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溫和，多槙松、白草。李賢注：《前書音義》曰：『白草，草之白者。』又云：『似莠而細，熟時正白，牛馬所食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

《通典・邊防九・奄蔡》　奄蔡，漢時通焉。西與大秦接，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去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而屬康居。土氣溫和，臨大澤，無涯岸。多槙松、白草及貂。畜牧逐水草，蓋近北海。至後漢改名阿蘭聊國。後魏時曰粟特國，一名溫那沙。《後魏史》云：『初，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文成帝初，遣使朝貢，其王忽倪已三代矣。』周武帝時，亦遣使來貢。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後名慄（持）〔特〕國，在葱嶺西，居於大澤。去代一萬六千里。

又卷九六〇　奄蔡國大暑與康居同俗。

又卷九六一　阿蘭聊國，前漢奄蔡國也。地屬康居。土氣溫和，多槙松、白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二・奄蔡》　奄蔡國，漢時通焉。西去大秦，東南二千里與康國接，去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而屬康居。土氣溫和，臨大澤，無涯岸。亦多槙松、白草及貂。畜牧逐水草，蓋近北海。至後漢改名阿蘭（那）〔聊〕國，後魏時曰粟特國，一名溫那沙。《後魏史》云：初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文成帝初，遣使朝貢，其王忽倪已三世矣。周武帝時，亦遣使貢。

《通志・四夷傳三・奄蔡》　奄蔡，漢時通焉。一名栗弋。西與大秦、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去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而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葡萄、衆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又有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奄蔡。其國至後漢時改名阿蘭聊，居於地城。土氣溫和，多槙松、白草。後魏時稱爲粟特國，國人云：其國見居葱嶺之西，故奄蔡地也，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北距安息五千里。附庸小國四百餘城。土出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地，至今王忽倪已三世矣。粟特國商人先多詣姑臧販貿，及太武平涼州，并見鹵掠。文成初，忽倪遣使請贖所獲商人，詔聽焉。自後每使朝貢。周保定四年，復遣使致其方物。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五・奄蔡》　奄蔡，漢時通焉。西與大秦接，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去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而屬康居。土氣溫和，臨大澤，無涯岸。多槙松、白草及（豹）〔貂〕。畜牧逐水草，蓋近北海。至後漢改名阿蘭（那）〔聊〕國。後魏時曰粟特，一曰溫那沙。《後（漢）〔魏〕史》云：初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文成帝初，遣使朝貢，其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易，及魏克姑臧，悉見虜。文成初，粟特王遣人贖之，自後無使貢獻。周保定四年，來貢方物。

《明史・西域傳四・阿速》　阿速，近天方、撒馬兒罕，幅員甚廣。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有魚鹽之利。土宜耕牧。敬佛畏神，好施惡鬥。物產富，寒暄適節，人無饑寒，夜鮮寇盜，雅稱樂土。永樂十七年，其酋牙忽沙遣使貢馬及方物，宴賚如制。以地遠不能常貢。天順七年命都指揮白全等使其國，竟不復再貢。

《明四夷考・阿速》　阿速在西海中，爲大國。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有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海有魚鹽之市，野有耕牧之利。敬佛畏鬼，好布施，惡爭鬥。物產饒（俗）〔裕〕，涼暄適節，人無饑寒，夜無寇盜。永樂中，遣百十二人來朝貢。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五・阿速》。）

《三才圖會・地理・阿速》　阿速，西海中大國。永樂年遣百十二人朝貢。

《圖書編・阿速》　阿速在近海中，爲大國，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有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海有魚鹽之市，野有耕牧之利。敬佛鬼，好布施，惡爭鬥。永樂中，遣百十二人來朝貢。

《咸賓錄・西夷志・阿速》　阿速，西海中爲稍大國也。永樂中遣使百十二人朝貢。其地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俗敬佛惡鬥。涼暄適節。人無饑寒，夜無寇盜。物產無奇。

《諸夷考・阿速》　阿速，在西海中，爲大國。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

人。有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海有魚鹽之市，野有耕牧之利。敬佛畏鬼，好布施，惡爭鬥。物產饒裕，涼暄適節，人無饑寒，夜無寇盜。永樂中朝貢。

《方輿勝略・外夷・阿速》 阿速，俗敬佛惡鬥，涼暄適節，人無饑寒，夜無寇盜。

《獻徵錄・四夷・阿速》 阿速，西海中稍大國也。有魚鹽耕牧之利，其人敬佛好施，無寇盜。寒暑適節。永樂中，遣使百二十人朝貢。

《裔乘・西夷・阿速》 阿速，在西海中，爲大國。其地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俗敬佛畏鬼，好施惡爭。物產頗饒，氣候均適。我朝永樂中，遣百十二人來貢。

《明象胥錄・阿速》阿速，在西海中，爲大國。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涼暄適節，有魚鹽耕牧之利。俗尊鬼好施，惡爭鬥。亦饒物產，鮮饑寒、寇盜。聚落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永樂中，嘗遣使百十二人來朝貢。（幷見《明世法錄・西戎・阿速》。）

《明書・四國傳三・阿速》 阿速，在西海中，爲大國。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有城，倚山面川，南流入海。海有魚鹽之市，野有耕牧之利。敬佛畏鬼，好布施，惡爭鬥。物產饒（俗）〔裕〕，涼暄適節，人無饑寒，夜無寇盜。永樂中，遣百十二人來朝貢，後屢入貢。

《四夷廣記・阿速國》 阿速，在西海中，爲大國。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有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敬佛〔畏〕鬼，好布施，惡爭鬥。涼暄適節，人無饑寒，無盜賊。海有魚鹽之市，野有耕牧之利，物產饒富。永樂中，遣百十二人來朝貢。

《罪惟錄・外國列傳・阿速》 阿速，近天方，幅員甚廣，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敬佛畏鬼，好施惡鬥。人無饑寒，夜無寇盜。永樂中，遣百十二人來朝貢。

《續通典・邊防三・阿蘇》舊作阿速，今改正。 阿蘇，與天方相近，幅員甚廣。城倚山面川，南流入海。寒暄適中。俗敬佛畏神，好施惡鬥。明成祖永樂中，其酋遣使貢馬及方物，宴賚如制。以地遠不能常貢。英宗天順七年，命都指揮白全等使其國。

《續文獻通考・四裔一二・阿克蘇》 明成祖永樂十七年，阿克蘇酋雅呼沙遣使來朝。至天順七年，命官使其國，不復再至。《明史・阿克蘇傳》曰：

國近天方、賽瑪爾罕，幅員甚廣。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有魚鹽之利，土宜耕牧。敬佛畏神，好施惡鬥。物產富，寒暄適節，人無饑寒，夜鮮寇盜，雅稱樂土。

《茶餘客話・阿薩爾四城》 阿薩爾城、哈拉多拜城、巴拉城、哈喇他克城，四城同一部。以豆爲常饌。男女滿面皆毛。羊如驢。子壯多殺其父。

《西域聞見錄・絕域諸國・阿薩爾四城》 阿薩爾之城、哈拉多拜之城、巴拉之城、哈喇他克之城，同一部落也。以豆爲飯。土產寶石、玻璃，駱駝如驢。國有一河，飲之則瘸。男女滿面多皆毛，頭纏光明綿布。子壯則多殺其父。

《異域竹枝詞・絕域諸國》 鑾目豺聲滿頰毛，天生梟獍性貪饕。豈緣鳴鏑成澆俗，子壯先教父試刀。

阿薩爾城、哈拉多拜城、巴哈城、哈喇他克城，同一部落也。亦耕五穀，而以豆爲常饌。土產金、銀、寶石、青金、玻璃、駱駝。其羊之肥大如驢。境內有河一道，水不可飲，飲之則瘸。語言與西域不通。人各懸劍爲佩。足以牛馬皮、烏拉爲靴。男女滿面皆毛。頭纏光明錦布。子壯則殺父。

《三國志・魏志・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 又有柳國，又有嚴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

《後漢書・西域傳》 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幷見《冊府元龜》卷九六一。）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

《異域志・藏國》 其國有城池屋舍，地產大柳木，有五丈圍者。一曰柳國，其空樹中可容二十人。

沙哈魯部 薩哈勒

《明史・西域傳四・沙哈魯》 沙哈魯，在阿速西海島中。永樂中遣七十

七人來貢，日給酒饌、果餌，異於他國。其地山川環抱，饒畜產，人性樸直，恥鬥好佛。王及臣僚處城中，庶人悉處城外。海產奇物，西域賈人以輕直市之，其國人不能識。

《明四夷考・沙哈魯》 沙哈魯，永樂間遣七十七人來朝貢。國在阿速西南海島中。人民淳直，恥鬥好佛。交易海中諸國，西域賈胡來市海中奇物，不惜高價，亦有價廉而得奇貨去者，沙哈魯人不識也。王及酋長居城中，有瓦屋，庶人旅處城外。田野中村落相聚。山川環抱，畜產豐利。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五・沙哈魯》《明書・四國傳三・沙哈魯》。）

《圖書編・沙哈魯》 沙哈魯，永樂間遣七十七人來朝貢。國在阿蘇西南海島中，人民淳直。恥鬥好佛。交易海中諸國。西域賈胡來市海中奇物，不惜高價，亦有價廉而得奇貨去者，沙哈魯人不識也。

又《沙哈魯》 古投和國也。唐貞觀時奉貢，永樂間來貢者七十七人。其國民淳恥鬥。

《咸賓錄・南夷志・沙哈魯》 沙哈魯，古投和國也，隋時聞焉。唐貞觀中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獻金榼、金鎖、寶帶、犀、象、海物等數十品。自後未通。我朝名沙哈魯。永樂間七十七人來貢。

其地民淳恥鬥，物產豐饒。覆屋以瓦，并爲閣而居，屋壁皆以彩畫之。城內皆王宮室，城外人居可萬餘家。王宿衛之士百餘人。每臨朝則衣朝霞，冠金冠，耳挂金環，頸挂金涎衣，足履寶裝皮履。官屬有將軍、功曹、參軍、州郡縣等官號。刑法，盜賊重者死，輕者穿耳及鼻并鑽鬢，私鑄銀錢者截腕。國無賦稅，俱隨意貢奉，無多少之限。以農商爲業。國人乘象及馬，一國之中馬不過千匹，又無鞍轡，唯以繩穿頰爲節制。音樂則吹蠡擊鼓。死喪則祠祀哭泣，又焚屍以甕盛之，沈於水中。若父母之喪，則截髮爲孝。其國市物并貿易皆用銀錢，小如榆莢。有佛道，有學校，文字與中夏不同。

物產甚多，交易海中諸國。西域賈胡輒以廉價得奇貨去，沙哈魯人不識也。

《諸夷考・沙哈魯》 沙哈魯，國在阿速西南海島中。人民淳直，恥鬥好佛。交易海中諸國。西域賈胡來市海中奇物，不惜高價，亦有價廉而得奇貨去者，沙哈魯人不識也。王及酋長居城中，有瓦屋。庶人旅處城外，田野中村落相聚。山川環抱，畜產豐利。永樂中朝貢。

《獻徵錄・四夷・沙哈魯》 沙哈魯，在阿速西南海島中，古投和國，唐貞觀中一入貢，其後絕。永樂間遣使七十二人來朝貢。國有學校及將軍、功曹、參軍、州郡縣諸官號。畜產甚豐。海多奇物，西域賈胡輒輕直售之，其國人不能辨。

《裔乘・南夷・沙哈魯》 沙哈魯，古投和國，隋以前無聞，唐貞觀中遣使奉表，盛以金函。又獻金榼、金鎖寶帶、犀、象、海物等數十品。自後遂不相通。我朝更名沙哈魯。永樂間來貢者七十七人。

其地物產豐饒。覆屋以瓦。城內有王宮，城外人居可萬餘家。王宿衛之士百餘人，官屬有將軍、功曹、參軍、州郡縣等官。刑法，盜賊多者死，輕者穿耳鼻及鑽鬢，私鑄銀錢者截其腕。國無賦稅，唯隨意貢奉，不拘限數。以農商爲業，淳而恥鬥。國人乘象及馬，一國之中馬不過千匹，但無鞍轡，唯以繩穿頸爲節制。音樂則吹蠡擊鼓。死喪則祠祀哭泣，又焚屍以甕盛之，沈于水中。若父母之喪，則截髮爲孝。所用銀錢小如榆莢。有佛道，有學校，文字與中夏不同。物產甚多，交易海中諸國，西域賈胡輒以廉價得奇貨云。

《明象胥錄・沙哈魯》 沙哈魯，在阿速西南海島中。山川環抱，居民旅處村落，畜產孳息。王及酋長城居瓦屋。佞佛耻鬥，俗號淳直。西域賈胡來市海中得奇貨，不惜酬數倍，沙哈魯人不識也。永樂間遣使朝貢凡七十七人。或曰卽古投和國，唐貞觀中嘗入貢。

《明世法錄・西戎・沙哈魯》 沙哈魯，在阿速西南海島中。山川環抱，居民旅處村落，畜產孳息。王及酋長城居瓦屋。佞佛耻鬥，俗號淳直。西域賈胡來市海中得奇貨，不惜酬數倍，沙哈魯人不識也。永樂間遣使朝貢，凡七十七人。

《四夷廣記・沙哈魯國》 沙哈魯國，在阿速西南海島中。山川環抱，王及酋長居城中，有瓦屋，庶人旅處城外，田野中村落相聚。人民淳直，恥鬥好佛。畜產豐利，交易海中諸國。西域賈胡來市海中奇物，不惜高價，亦有價廉而得奇貨去者，沙哈魯人不識也。永樂間遣七十七人來朝貢。

《罪惟錄・外國列傳・沙哈魯》 沙哈魯，在阿速西南海島中。城居瓦屋，畜產富利，人民淳直，恥鬥好佛。永樂中遣七十七人來朝。

《續通典・邊防三・薩哈勒》 舊作沙哈魯，今改正。 薩哈勒，山川環抱，饒畜產。人性惇直，恥鬥好佛。明永樂中，遣七十七人來貢。

《續文獻通考・四裔一二・阿克蘇》附沙哈魯　又沙哈魯，傳曰在阿克蘇西海島中。永樂中遣七十七人來貢，日給酒饌果餅，異於他國。其地山川環抱，饒畜產。人性樸直，恥鬥好佛。王及臣僚處城中，庶人悉處城外。海產奇物，西域賈人以輕直市之，其國人不能識。

養夷部

《明史・西域傳四・養夷》　養夷，在賽藍東三百六十里。城居亂山間。東北有大溪，西流入巨川。行百里，多荒城。蓋其地介別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間，數被侵擾。以故人民散亡，止戍卒數百人居孤城，破廬頹垣，蕭然榛莽。永樂時，陳誠至其地。

《西域番國志・養夷》　養夷城，在塞藍之東三百六十里，城居亂山間，東北有大溪水西流，一大川長數百里，荒城遺址，年久湮蕪，蓋其地界乎別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間，與回鶻更相侵犯，故人民無寧，不得安居，惟留戍卒數百人，守此孤城而已。

《明四夷考・養夷》　養夷，在賽藍、撒馬兒罕、亦力把力、蒙古諸部落間。數相侵擾，以故人無寧居，惟戍卒數百人處孤城中。城四面皆亂山，東北有大溪西流，長數百里，溪旁頹垣破廬，蕭然草莽。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三・養夷》。）

《圖書編・養夷》　養夷（元）（在）賽藍、撒馬兒罕、亦力把力蒙古諸部落間，數相侵擾，以故人無寧居，惟戍卒數百人處孤城中。城四面皆亂山，東北有大溪西流，長數百里。

《明象胥錄・養夷》　養夷，在賽蘭、撒馬兒罕、亦力把力、蒙古諸部落間。數相侵掠，無寧居，惟數百人戍孤城。四面皆亂山，東北有大溪西流，長數百里，溪旁頹垣雜榛莽。

（并見《明世法錄・西戎・養夷》。）

《明書・四國傳三・養夷》　養夷，在賽藍、撒馬兒罕、亦力把力、蒙古諸部落間。數相侵擾，以故人無甯居，惟戍卒數百人處孤城中。城四面皆亂山，東北有大溪西流，長數百里，溪旁頹垣破廬，蕭然草莽。宣宗時入貢。

《續通典・邊防三・養夷》養夷，在撒瑪爾罕、薩蘭及伊里巴拉、舊作亦力把力，今改正。蒙古諸部落間，數相侵掠，無寧居。以故人民亡散，止戍卒百餘人居孤城。明成祖永樂間，陳誠至其地。

賽藍部 塞藍 薩蘭

《明史・西域傳四・賽藍》賽藍，在達失干之東，西去撒馬兒罕千餘里。有城郭，周二三里。四面平曠，居人繁庶。五穀茂殖，亦饒果木。夏秋間，草中生黑小蜘蛛。人被螫，偏體痛不可耐，必以薄荷枝掃痛處，又用羊肝擦之，誦經一晝夜，痛方止，體膚盡蛻。六畜被傷者多死。凡止宿，必擇近水地避之。元太祖時，都元帥薛塔剌海從征賽藍諸國，以礪立功，即此地也。陳誠、李貴之使，與諸國同。

《西域番國志・塞藍》　塞藍城，在達失干之東，西去撒馬兒罕一千三十里，城周迴二三里，四面俱平原，略無險要，人煙稠密，樹木長茂，流水環繞，五穀蕃殖。秋夏間，草中生小黑蜘蛛，爲毒滋甚，人或被其嗾者，疼痛遍身，呻吟動地，諸藥莫解。夷人有禳詛者，以薄荷枝於人身上掃打，及以鮮羊肝遍擦人身，口誦呪語，經一晝夜，其痛方息。愈後遍體皮膚皆蛻。頭足被其傷者，多翻滾就地而死。故凡安歇，必近水畔，則可避之。地生香草，狀類野蒿，結實甚香，可辟蠱蟲，即名瓦失實是也。

《竹山文集・內篇・塞藍城》　繞隄楊柳綠毿毿，隄上荒城說塞藍。郭外人家多土室，眼前風物近江南。園瓜樹果邨邨熟，樽酒盤餐味味甘。向晚砧聲敲月下，忽驚鄉夢思難堪。

《明四夷考・賽藍》　賽藍，在達失干東，西去撒馬兒罕千里。城周三

里，四面平原，草木長茂，流水環繞，五穀蕃殖。秋夏間，草生黑蜘蛛，甚小，毒甚，嚙人遍身痛，號呼聲動地，土人禳詛者口誦呪，以薄荷枝拂中毒處，又以鮮羊肝遍擦其體，經一晝夜痛方息，愈後皮膚如蛻脫。牛馬被傷輒死。行人宿必近水避之。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三・賽藍》。）

《圖書編・賽藍》 賽藍，在達失干東，西去撒馬兒罕千里，城周三里。四面平原，草木長茂，流水一繞，五穀蕃殖。秋夏間，草生黑蜘蛛，甚小，毒甚，嚙人。

《明象胥錄・賽蘭》 賽蘭，一作賽藍，去撒馬兒罕千里，在達失干東。城周三里，有浮圖，爲所拜之所。四面平原，流水環繞，草木豐茂，五穀蕃殖。夏秋間，草生黑蜘蛛，甚小，毒甚，嚙人遍體作痛，號呼動地，土人誦呪禳解，以薄荷枝拂毒處，又以鮮羊肝遍擦，經一晝夜痛息，膚如蛻。牛馬被傷輒死。行人宿必近水避焉。《元史》序薛塔剌海從征賽蘭諸國，並以礪立功。考《會典》西夷貢物，有賽蘭珠石。

《明世法錄・西戎・賽蘭》 賽蘭，一作賽藍，去撒馬兒罕千里，在達失干東。城周三里，有浮圖，爲祈拜之所。四面平原，流水環繞，草木豐茂，五穀蕃殖。夏秋間，艸生黑蜘蛛，甚小，毒甚，嚙人遍體作痛，號呼動地，土人誦呪禳解，以薄荷枝拂毒處，又以鮮羊肝遍擦，經一晝夜痛息，膚如蛻。牛馬被傷輒死。行人宿必近水避焉。《元史》序薛塔剌海從征賽蘭諸國，並以礪立功。考《會典》西夷貢物，有賽蘭珠石。

《明書・四國傳三・賽藍》 賽藍，在達失干東，西去撒馬兒罕千里。城周三里，四面平原，草木長茂，流水環繞，五穀蕃殖。秋夏間，草生黑蜘蛛，甚小，毒甚，嚙人偏身痛楚，土人禳詛者口誦呪，以薄荷枝拂中毒處，又以鮮羊肝偏擦其體，經一晝夜痛方息，愈後皮膚如蛻脫。牛馬被傷輒死。行人宿必近水避之。宣德時，入貢玉璞。

《續通典・邊防三・薩蘭》 舊作賽蘭，今改正。 薩蘭，西去撒瑪爾罕千餘里，在塔什罕之東。有城郭，四面平曠，居人繁庶。五穀茂植，亦饒果木。元太祖時，都元帥薛塔喇海舊作薛塔剌海，今改正。從征薩蘭諸國，以礪立功，卽此地也。明李達、陳誠、李貴之徒，亦齎物賜之。

塔什干部 者舌 石國 赭時 達失干 塔什罕

綜述

《魏書・西域傳・者舌國》 者舌國，故康居國，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遣使朝貢，自是不絕。

（并見《北史・西域傳・者舌國》。）

《隋書・西域傳・石國》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牀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興兵滅之，令特勤甸職攝其國事。南去鐵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甸職以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其後不復至。

《北史・西域傳・石國》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置牀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滅之，令特勤甸職攝其國事。南去鐵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甸職以隋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後不復至。

《新唐書・西域傳下・康》 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去京師九千里。東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臘，南二百里所抵俱戰提，西南五百里康也。圓千餘里，右涯素葉河。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眞珠河，亦曰質河。東南有大山，生瑟

瑟。俗善戰，多良馬。隋大業初，西突厥殺其王，以特勒匐職統其國。武德、貞觀間，數獻方物。

又　開元初，封其君莫賀咄吐屯，有功，爲石國王。二十八年，又冊順義王。明年，王伊捺吐屯屈勒上言：『今突厥已屬天可汗，惟大食爲諸國患，請討之。』天子不許。天寶初，封王子那俱車鼻施爲懷化王，賜鐵券。久之，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劾其無蕃臣禮，請討之。王約降，仙芝遣使者護送至開遠門，俘以獻，斬闕下，於是西域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邏斯城，敗仙芝軍，自是臣大食。寶應時，遣使朝貢。

《大唐西域記・笯赤建國》　從此西行二百餘里，至赭時國。唐言石國。

又《赭時國》　赭時國周千餘里，西臨葉河，東西狹，南北長。土宜氣序，同笯赤建國。城邑數十，各別君長，既無總主，役屬突厥。

《釋迦方誌・遺跡篇》　〔笯赤建國〕又西二百餘里至赭時國，唐言石國。周千餘里，西臨素葉河。

《唐會要・石國》　石國，其俗善戰。多良馬。西北去瓜州六千里。貞觀八年十二月，朝貢使至。

又　開元初，其蕃王莫賀咄吐屯有功，封爲石國王，加特進，尋又冊爲順義王。二十九年，其王伊吐屯屈勒遣使上表曰：『奴自千代以來，於國忠赤。祇如突厥騎施可汗，忠赤之中，部落安貼，後背天可汗，腳底大起。今突厥已屬天可汗，在於西頭爲患，惟有大食，莫踰突厥。伏乞天恩不棄突厥部落，討得大食，諸國自然安貼。』

天寶初，累遣朝貢。至五年，封其王子那俱車鼻施爲懷化王，幷賜鐵券。九載，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奏其王蕃禮有虧，請討之。其王約降，仙芝使部送，去開遠門數十里，負約，以王爲俘，獻於闕下，斬之。自後西域皆怨。仙芝所擒王之子，西走大食，引其兵至怛羅斯城，仙芝軍大爲所敗。自是西附於大食。至寶曆二年及大曆七年，幷遣使朝貢。

《通典・邊防九・石國》　石國，隋時通焉。居於藥殺水，都柘折城，方十餘里。本漢大宛北鄙之地。東與北至西突厥界，西至波臘國界，西南至康居界，南至率都沙那國界。王姓石。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於床上，巡遶而行，散以香花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而饗宴。有粟、麥，多良馬。南去鐵音撥。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隋大業五年、大唐貞觀八年，幷遣使朝貢。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石國》　石國，隋時通焉。居于藥殺水，都柘折城，方十餘里。本漢大宛北鄙之地。王姓石，名涅。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于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牀上，巡繞而行，散以香花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而饗宴。有粟、麥，多良馬。隋大業五年及唐貞觀八年，幷遣使朝貢。

又　開元初，其蕃王莫賀咄吐屯有功，封石國王，加特進，尋又冊爲順義王。二十九年，其王伊捺吐屯屈勒上表曰：『奴身千代已來，忠赤于國。只如突騎施可汗赤忠之日，部落安貼，後背天可汗，腳底火起。今突厥屬天可汗，在于西頭爲患，惟有大食，莫踰突厥。伏乞天恩不弃突厥部落，打破大食，諸國自然安貼。』天寶初，累遣使朝貢。至五年，封其王子那俱車鼻施爲懷化王，幷賜鐵券。九年，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奏其王蕃禮有虧，請討除之。其王納降于仙芝，乃遣使送去開遠門數十里，負約，以王爲俘囚，獻于闕下，斬之。自後西域皆怨。仙芝所擒王之子，西走大食，引其兵至怛邏斯城，仙芝軍大爲所敗。自是西附于大食國。至寶應二年及大曆七年，幷遣使來朝貢。又杜環《經行記》云：其國城一名赭支，一名大宛。國中有二水，一名珍珠河，一名質河，幷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實，出好犬良馬。又云：碎葉國，從安西西北千餘里敦達嶺，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厥騎施南界，西南至蔥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嶺北流者盡經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雪海。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細道，道傍往往有水孔，嵌空萬仞，輒墮者莫知所在。敦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又有碎葉城，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伐至此，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居止之處，今建大雲寺，猶存。其川西接石國，約長千餘里。川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厥，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閒雜，日尋干戈，凡是農人皆擐甲冑，專相虜掠以爲奴婢。其川西頭有城，名曰怛邏斯，石國大鎮，卽天寶十年高仙芝之軍所敗之地。

《通志・四夷傳三・石國》　石國，隋時通焉。居於藥殺水，都柘折城，

方十餘里。本漢大宛北鄙之地。東與北至西突厥界，西至波臘國界，西南康居界，南至率都沙那國界。王姓石，名涅。（國）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牀上，巡繞而行，散以香花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而饗。土有粟、麥，多良馬。南去撥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十）〔千〕里。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擊滅之，令特勒甸職攝其國事。甸職後以隋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後不復至。唐貞觀八年復遣使云。杜還《經行記》云：其國城一名赭支，一名大宛。天寶中，鎮西節度使高仙芝禽其王及妻子歸京師。國中有二水，一名眞珠河，一名質河，并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實，出好犬良馬。又云：碎葉國從安西西北千餘里有敎達嶺，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厥騎施南界。西（南）至蔥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嶺北流者盡經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雪嶺。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細道，道旁往往有水孔，嵌空萬仞，輒墮者莫知所在。敎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又有碎葉城，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之地建大雲寺猶存。其川西接石國，約長千餘里。川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厥，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閒雜，日尋干戈，凡是農人皆（環）〔擐〕甲冑，專相（擄）掠以爲奴婢。其川西頭有城，名曰怛邏斯，石國（人）〔大〕鎮，卽天寶十年高仙芝軍敗之地。從此至西海以東，自三月至九月，天無雲雨，皆以雪水種田。宜大麥、小麥、稻禾、豌豆、畢豆。飲蒲萄酒、橐酒、醋乳。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六・石國》 石國，隋時通焉。居於藥殺水，都柘折城，方（千）〔十〕餘里。本漢大宛北鄙之地。東與北至西突厥界，西至波臘國界，西南至康居界，南至率都沙那國界。王姓石。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於床上，巡繞而行，散以香花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而饗宴。有粟、麥，多良馬。南去鐵音撥。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嘗貳於突厥，射匱可汗滅之，令特勒甸攝其國事。隋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唐武德、貞觀間，數獻方物。顯慶三年，以瞰羯城爲大宛都督府，授其王都督。開元初，封其君長爲石國王。二十八年，又冊順義王。明年，其王上言：『今突厥已屬天可汗，惟大食爲諸國患，請討之。』天子不許。天寶初，封王子那俱車鼻施爲懷化王，賜鐵券。久之，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劾其無蕃臣禮，請討之，王約降，仙芝遣使者護送至開遠門，斬闕下。於是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邏斯城，敗仙芝軍，自是臣大食。寶應時，遣使朝貢。杜環《經行記》云：其國城一名赭支，一名大宛。天寶中，鎮西節度使高仙芝禽其王及妻子歸京師。國中有二水，一名眞珠河，一名質河，並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實，出好犬良馬。又云：碎葉國從安西西北千餘里有勃達嶺，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厥騎施南界。西南至葱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嶺北流者盡歸胡郡而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雪海，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有細道，道旁往往有水孔，嵌空萬仞，（轉）〔輒〕墮者莫知（數）〔所〕在。勃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又有碎葉城，天寶七載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處建大雲寺猶存。其川西接石國，約長千餘里。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厥，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閒雜，日尋干戈，凡是農人皆擐甲冑，轉相虜掠以爲奴婢。其川西頭有城曰怛邏斯，石國（人）〔大〕鎮，卽天寶十載高仙芝軍敗之地。從此至西海以來，自三月至九月，天無雲雨，皆以雪水種田。宜大麥、小麥、稻禾、豌豆、畢豆。飲蒲萄酒、橐酒、醋乳。

《明史・西域傳四・達失干》 達失干，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餘里。城居平原，周二里。外多園林，饒果木。土宜五穀。民居稠密。李達、陳誠、李貴之使，與沙鹿海牙同。

《西域番國志・達失干》 達失干城在塞藍之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餘里，城周迴二里，居平原上，四面皆平岡，多園林，廣樹木，流水長行。土宜五穀，居民稠密，負載則賃車牛。

《明四夷考・達失干》 達失干，在賽藍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里。城據平原，甚狹小。四面平岡，多林木，溪流蜿蜒。土宜五穀，人稠密，質朴，饒衣食。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三・達失干》。）

《圖書編・達失干》 達失干，在賽藍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里。城據平原，甚狹小。

《明象胥錄・達失干》 達失干，在賽蘭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里。城據平原，甚狹小。四面平岡，溪流蜿蜒，多林木。土宜五穀，居民稠密，俗朴而饒。

（并見《明世法錄・西戎・達失干》。）

《明書・四國傳三・達失干》 達失干，在賽藍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里。城據平原，甚狹小。四面平岡，多林木，溪流蜿蜒。土宜五穀，人稠密，質

樸，饒衣食。太宗時入貢。

《續通典・邊防三・塔什罕》舊作達失干，今改正。塔什罕，西去撒瑪爾罕七百餘里，多園林，饒果木，土宜五穀，民居稠密。明李達、陳誠、李貴先後奉使至焉。

《皇輿西域圖志・藩屬二・塔什罕》塔什罕東北與右部哈薩克接，東與布魯特接，東南與那木干接，距喀什噶爾城一千三百里。漢大宛、康居交界處，唐則石國地也。地居平原，有城。以三和卓分轄回衆。

又　其地北極高三十度五分，距京師偏西四十七度三十三分。由塔什罕西南行七百里外踰錫爾河，又踰那林河爲賽瑪爾堪城；又西南爲哈拉克則城，又西爲烏爾根齊城，又西臨達里岡阿鄂謨，西境盡矣。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西域回部》浩罕之北境爲塔什干，或作塔什罕，亦回部之具城郭者也。地處平原，多園林，饒果木，土宜五穀，居民稠密。漢爲康居、大宛交界地，隋唐爲安國、石國地。乾隆二十三年，遣使奉表求內附，且將準噶爾部逸賊擒縛以獻。先屬哈薩克，後又附浩罕，蓋弱小不能自存，迫欲依附強鄰，藉資保衛也。

分述

地理環境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石國》伊羅山、藥殺水，在國界。

疆域政區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其國南去鐵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石國》四至：東與北至西突厥界，西至波臘國界，西南至康居界，南至率都沙那國界。南去鐵音撥。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當長安西北一萬四百一十里。

文化風俗

《冊府元龜》卷九六一　石國其俗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瓮盛之，置于牀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

經濟物産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石國》土俗物産：從此至西海已來，自三月至九月，天無雲雨，皆以雪水種田。宜粟、大小麥、稻禾、諸豆等物，多良馬。飲葡萄酒、麨酒、腊乳等物。

藝文

《竹山文集・內篇・達失干城》僻壤遐陬去國賒，爲農爲士共生涯。桑麻禾黍連阡陌，雞犬牛羊混幾家。旅肆經年留富貴，戍樓泊暮隱悲笳。當時博望知何處，空想銀河八月槎。

弩室羯部 笯赤建

《新唐書・西域傳下・波斯》新城之國，在石東北贏百里。有弩室羯城，亦曰新城，曰小石國城，後爲葛邏祿所幷。

《大唐西域記・跋祿迦國》　從此〔恭御城〕南行四五十里，至笯奴故反。赤建國。

又《笯赤建國》　笯赤建國周千餘里。地沃壤，備稼穡。草木鬱茂，華果繁盛，多蒲萄，亦所貴也。城邑百數，各別君長，進止往來，不相稟命。雖則畫野區分，總稱笯赤建國。

《釋迦方誌・遺跡篇》　〔恭御城〕又南五十里至笯奴故。赤建國，周千餘里。

《白孔六帖》卷一〇〇　笯赤建國。西域有笯赤建國，多蒲桃。

者至拔部

《魏書・西域傳・者至拔國》　者至拔國，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去代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其國東有潘賀那山，出美鐵及師子。

（并見《北史・西域傳・者至拔國》。）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者至拔國，在疏勒西，去代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其國東有藩賀那山。

又卷九六一　者至拔國，在疏勒西。其國東有潘賀那山，出美鐵及獅子。

《通志・四夷傳三・者至拔》　者至拔，後魏時通焉。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去代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其國東有潘賀郝山，出美鐵及師子。

大宛部　破洛那　洛那　鐵汗　怖捍　寧遠　跋賀郝　拔汗那　判汗

綜述

《晉書・四夷傳・大宛國》　大宛西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餘城。土宜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鬚。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鐶爲娉，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絕婚。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乘不調墜死者，馬主出斂具。善市賈，爭分銖之利，得中國金銀，輒爲器物，不用爲幣也。

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楊顒拜其王藍庾爲大宛王。藍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貢汗血馬。

《魏書・西域傳・洛那國》　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太和三年，遣使獻汗血馬，自此每使朝貢。

《隋書・西域傳・鐵汗》　鐵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金花。俗多朱砂、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牙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并見《北史・西域傳・鐵汗》。）

《北史・西域傳・破洛那國》　破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太和三年，遣使獻汗血馬，自此每使朝貢。

《新唐書・西域傳下・康》　石東南千餘里，有怖捍者，山四環之，地膏腴，多馬羊。西千里距堵利瑟那，東臨葉葉水，水出葱嶺北原，色濁，西北流入大磧。無水草，望大山，尋遺跡，知所指，五百餘里即康也。

又《寧遠》　寧遠者，本拔汗那，或曰鍐汗，元魏時謂破洛那。去京師八千里。居西鞬城，在眞珠河之北。有大城六，小城百。人多壽。其王自魏、晉相承不絕。每元日，王及首領判二朋，朋出一人被甲鬥，衆以瓦石相之，有死者止，以卜歲善惡。

貞觀中，王契苾爲西突厥瞰莫賀咄所殺，阿瑟那鼠匿奪其城。鼠匿死，子遏波之立契苾兄子阿了參爲王，治呼悶城；遏波之治渴塞城。顯慶初，遏波之遣使朝貢，高宗厚慰諭。

又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王阿悉爛達干助平吐火仙，冊拜奉化王。天寶三載，改其國號寧遠，帝以外家姓賜其王曰寶，又封宗室女爲和義公主降之。十三載，王忠節遣子薛裕朝，請留宿衛，習華禮，聽之，授左武衛將軍。其事唐最謹。

《大唐西域記・赭時國》　從此東南千餘里，至怖卽敷發反。捍國。

又《怖捍國》　怖捍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土地膏腴，稼穡滋盛。多花菓，宜羊馬。氣序風寒，人性剛勇，語異諸國，形貌醜弊。自數十年無大君長，酋豪力競，不相賓伏，依川據險，畫野分都。

《釋迦方誌・遺跡篇》　〔赭時國〕又東南千餘里至怖捍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

《往五天竺國傳》　又從康國已東。卽跋賀那國。有兩王。縛又大河當中西流。河南一王屬大寔。河北一王屬突厥所管。土地亦出駝、騾、羊、馬、疊布之類。衣著皮裘、疊布。食多餅麨。言音各別。不同餘國。不識仏法。無有寺舍僧尼。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大宛國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萬人。副王、輔國（主）〔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去雒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

又　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踈勒西北，去代四千四百五十里。

又　鍐汗國，在葱嶺之西五百里，古渠搜國也。都城方四里。勝兵千人。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去突厥可汗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〇・判汗》　判汗國，亦名鍐汗國，都葱嶺西五百餘里。蓋古之渠搜國也。《禹貢》曰：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宋膺《異物志》以爲渠搜在疏勒國西。《西域記》云：鍐汗國，古渠搜國也。今按其國在長安西九千六百里，王姓昭武，字阿利柒。其先棄葉爲王，今則阿利柒之後也。唐高宗朝，此國人進鍐汗胡戲，其後盛爲此，尋爲諫臣拜疏，遂罷。

又《四夷一一・大宛》　大宛國，漢時通焉，王理貴山城，戶六萬。其王姓蘇色匿，字底失槃陀，積代承襲不絕。按今王卽底失槃陀之後也。始漢張騫爲武帝言之，帝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遂殺漢使。於是太初元年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城取善馬，率數萬人至其境，攻鄨成城不下，引還，往來二歲。至燉煌，士卒存者十不過一二。帝怒其不克，使遮玉門不許入，貳師因留屯燉煌。又遣貳師率六萬人，私負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天下騷然。益發戍甲卒十八萬，置居延休屠，今武威、張掖郡是也。以衛酒泉。貳師至宛，宛人斬王無寡首，獻馬，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千匹，而立宛貴人昧蔡爲王，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遂採蒲萄、苜蓿種而歸。貳師再行，往返凡四歲焉。後漢明帝時，宛又獻汗血馬。至後魏文成帝和平六年、孝文太和三年，幷遣使獻馬。隋時蘇對沙那國卽漢大宛之異名也。

《通志・四夷傳三・大宛》　大宛，漢時通焉，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其國都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耆酒，馬耆苜蓿。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張騫始爲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謂詈辱宛王。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母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語在《貳師傳》。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昧音秣，蔡音千葛

反。後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譌，使我國遇屠，相與共殺昧蔡，立母寡弟蟬封爲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使十餘輩，抵宛西諸國，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萄、苜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種蒲萄、苜蓿，離宮館旁極望焉。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髯。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鐶爲聘，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絕婚。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不調墜死者，馬主出斂具。其地無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也。後漢明帝時，宛又獻汗血馬。至後魏文成帝和平六年、孝文帝太和三年，幷遣使獻馬。隋時有蘇對沙郝國，云即漢大宛也。宋膺《異物志》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者。隋《西域圖記》云：其馬騮馬、烏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唯耳色別，自餘毛色與常馬不異。又云：王姓蘇色匿，字底失槃陁，積代永襲不絕。案今王即底失槃陁之後也。

又《撥汗》　撥汗，隋時通焉。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座，妻戴金花。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可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四・大宛》　大宛，漢時通焉，（主）〔王〕治貴（王）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戶萬。東至都護治所四千里，北至康居于闐城千五百里，西南至大月氏七百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人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葡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年不敗。人嗜酒，馬嗜苜蓿。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大宛國中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其汗血，因號爲天馬子。始張騫爲武帝言之，帝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遂殺漢使。太初元年，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則至貳師取善馬，率數萬人至其境，攻鬱城不下，引還，往來二歲。至燉煌，士卒存者十不過一二。帝怒其不剋，使遮玉門不許入，貳師因留屯燉煌。又遣貳師率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焉，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萬數，天下騷然。益發戍甲卒十八萬，置居延休屠，今武威、張掖郡界。以衛酒泉。貳師至宛，宛人斬王毋寡首，獻馬，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匹，而立宛貴人昧蔡爲王，約歲獻馬，遂採葡萄、苜蓿種而歸。貳師再行，往返凡四歲。自宛以西至安息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髭髯，善賈。其俗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無絲漆，不知鑄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兵器。後漢明帝時，宛又獻汗血馬。至後魏文成帝和平六年、孝文太和三年，並遣使獻馬。隋時蘇對沙那國即漢大宛也。宋膺《異物志》：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者。隋《西域圖記》云：其馬騮馬、烏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唯耳色別，自餘毛色與常馬不異。又云：王姓蘇色匿，字底失槃陁，積代承襲不絕。按今王即底失槃陁之後也。

又《四裔考一五・鐵汗》　鐵汗國，居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元魏時謂拔汗那，或曰破落那。有大城六，小城百。人多壽。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床，妻戴金花。俗多朱砂、金、鐵。東去疎勒千里，西至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可汗牙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其王自魏、晉相承不絕。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唐貞觀初，王契苾爲西突厥所殺，子遏波之治渴塞城。顯慶初，遏波之遣使朝貢，高宗厚（尉）〔慰〕諭。三年，以渴塞城爲休循州都督，就授刺史，自是歲朝貢。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其王以功拜奉化王。天寶三載，改其國號寧遠，帝以外家姓賜其王曰寶，又封宗室女爲公主，降之。十三年，王忠節遣子薛裕朝，請留宿衛，習華禮，聽之，授左武衛將軍，其事唐最謹。

《續通志・四夷傳三・拔汗那》　拔汗那，元魏時謂之破洛那，居西犍城，在眞珠河北。唐貞觀中，王契苾爲西突厥瞰莫賀咄所殺，阿瑟那鼠匿奪其城。鼠匿死，子遏波之立，與契苾兄子阿了參分治其衆。顯慶時，遏波之遣使朝貢，高宗以其所居渴塞城爲休循州，授都督，阿了參爲刺史，自是歲朝貢。開元二十七年，王阿悉爛達干助平吐火仙，冊拜奉化王。天寶三載，改其國號寧遠，帝以外家姓賜其王曰寶，又封宗室女爲和義公主，降之。十三載，王忠節遣子薛裕朝留宿衛，授左武衛將軍。

分述

疆域政區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一・大宛》 四至：去長安一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理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一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七百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

文化風俗

《酉陽雜俎・前集・境異》 拔汗那，十二月十九日，王及酋領分爲兩朋，各出一人着甲，衆人執瓦石棒杖，東西互擊，甲人先死卽止，以占當年豐儉。

《冊府元龜》卷九六〇 大宛國，治貴山城，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葡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耆酒，馬耆苜蓿。耆讀曰嗜。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大宛國有高山，其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也。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鬚髯，善市賈，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殺）〔教〕鑄作它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爲幣。一說土宜稻麥，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環爲娉，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絕婚。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乘不調墜死者，馬主出斂具。

又卷九六一 鐵汗國，古渠搜國也，其王坐金羊牀，妻戴金花，俗多朱砂、金、鐵。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〇・判汗》 土俗物產：土有波羅林，林下有毬場。又有野鼠，滿山谷偏宜蒲萄、菴羅果、香棗、桃、李。從此國至西海，盡居土屋，衣羊皮、疊布，男子、婦人皆著靴，婦人不飾鉛粉，以青黛塗眼而已。

又《四夷一一・大宛》 土俗物產：按《西夷記》云，自宛以西至安息，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其人深目，多鬚髯，善賈。貴女人，女人之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無絲、漆、枲麻之功，亦不知鑄鐵器爲用，及漢使亡卒降其國，教之。土地人俗與大月氏、安息同。俗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按《大宛記》云：國境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按《後漢書》云：明帝時，宛又獻汗血馬。又宋膺《異物志》云：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者。隋《西域圖記》云：其馬烏馬、騮馬多白耳，白馬、驄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唯耳色別，自餘色與常馬不異。

郝密水、貴霜水、貳師城、隨成城、寺伐城。在國南五百里。隋《西域圖記》：寺伐城西南百里有一土堆，近邊省者皆見，堆上有一大城，恆似倒懸，堆上有積雪，歷年不消，人不得上，其王每年殺白馬以祭祀此城。又有波悉山，南見一城，號彌遮城，內有一千戶。

安集延諸部 安集延俺的干 愛達罕 浩罕 霍罕 瑪爾噶朗 那木干

《明史・西域傳四・俺的干》 俺的干，西域小部落。元太祖盡平西域，封子弟爲王鎮之，其小者則設官置戍，同於內地。元亡，各自割據，不相統屬。洪武、永樂間，數遣人招諭，稍稍來貢。地大者稱國，小者止稱地面。迄宣德朝，效臣職，奉表箋，稽首闕下者，多至七八十部。而俺的干，則永樂十一年與哈烈並貢者也。迨十四年，魯安等使哈烈，失剌思諸國，復便道賜其酋長文綺。然地小不能常貢，後竟不至。

《清職貢圖》 安集延城在喀什噶爾西北千餘里，其地與布嚕特接壤，各

部回人多有往彼貿易者。乾隆二十四年秋大兵平定喀什噶爾，其目厄爾得尼伯克遂納欵歸誠。其人以貿易耕種爲業，言語服食大概亦與喀什噶爾等城回俗相同。

《續通典・邊防三・愛達罕》舊作俺的干，今改正。　愛達罕，明成祖永樂十一年與哈喇並貢，十四年魯安使哈喇諸國，便道賜其酋長文綺，然地小，不能常貢。

《西域聞見錄・外藩列傳上・安集延》　安集延，回子一部落也。其汗額得訥最爲著名，既死，其弟納拉帕塔立。統領四城：最大者曰豪罕，三萬餘戶，爲其罕之巢穴；次曰瑪拉噶朗，二萬餘戶；次曰奈曼，萬餘戶；最小之城曰安集延，千戶耳。四城人皆其汗之阿拉巴圖。乾隆二十三年歸附中國。在布魯特之西。有城池、屋宇、村堡、田園，業耕種。土產穀、豆、瓜、果皆備，而桃稱獨絕。畜牛馬，恆圍獵。人不蓄髮辮，禁猪肉，衣圓領窄袖，帽方無翅。其人率居權子母積載貨行賈，冒雪霜，犯危險，經年累歲，不獲利不歸。內地皆呼之爲安集延回子，亦猶各城回子至外國，總呼之爲喀什噶爾回子也。

《皇輿西域圖志・藩屬二・安集延》　安集延在霍罕東三百八十里，東南去鄂什四百里，去喀什噶爾五百里，西北爲那木干，西爲瑪爾噶朗，北濱那林河，南接葱嶺。乾隆二十四年奉將軍檄諭令協擒霍集占，既內附，專使籲請入覲。二十五年正月，其城伯克托克托瑪哈墨第等朝京師，賜宴瀛臺。其地北極高四十一度二十八分，距京師偏西四十四度三十五分。

又《霍罕》　霍罕在鄂什西北七百八十里，喀什噶爾西北八百八十里，東與布魯特部落錯處，其東爲瑪爾噶朗，又東爲安集延，東北爲那木干，皆有城郭。四城地當平陸，南控葱嶺，北濱那林河，河流從東布魯特境西行，過安集延城北，又西過瑪爾噶朗城北，又西過那木干城北，又西過霍罕城南，又西北行過賽瑪爾堪城北，又東南入於達里岡阿鄂謨。南北山泉支流會合，襟帶諸城之間，土膏沃衍，氣候和煦，人民殷庶，畜牧饒富。其人亦布魯特種，奉回教，習帕爾西語，則皆古之大宛國也。諸城皆有伯克，而霍罕城伯克額爾德尼爲之長，衆咸聽命。乾隆二十四年，將軍兆惠追捕霍集占，同侍衛達克塔納等撫定布魯特諸部，遂至其地，額爾德尼伯克遣都官伯克迎至城內，日饋特羊、爪、果、酒、米、又氈毯、馬匹諸物，感慕悅服，備極誠敬，使旋，乃遣頭目托克托瑪哈墨第等謁軍門，賫奉額爾德尼等恭進皇上表文，併上將軍書，曰：額爾德尼伯克等請大皇帝欽差統兵至威至勇，將軍等安仰賴上天之德，大皇帝洪福，我等羣生亦護安業，聞將軍至葉爾羌、喀什噶爾，後布魯特、哈薩克等衆部落俱傳檄安定，而我部檄書未至，日夜以冀，幸侍衛賚將軍書來，我等得爲大皇帝臣僕，永受康寧，不勝感悅。於是四城咸內附。二十五年正月，遣安集延伯克托克托瑪哈墨第來朝；詳安集延條。九月額爾德尼遣使貢馬。二十七年，貢白鷹，二十八年，額爾德尼遵駐守新疆尚書永貴等檄還所侵布魯特地。二十九年，賜敕訓諭額爾德尼幷免通信喀什噶爾伊沙噶伯克阿伯都喇伊木罪。是年貢白海青。三十五年額爾德尼卒，姪納祿博圖襲爲伯克，遣使來朝，貢龍泉盤子。其地北極高四十一度二十三分，距京師偏西四十五度五十六分。

《異域竹枝詞・外藩》　百頃桃花入望偏，連城向化息烽煙。射鵰身手原趫捷，遠向鄰封事貿遷。安集延，回子一部落也。其汗最爲表著，統領四城。最大者曰豪罕，三萬餘戶，爲其汗巢穴。次曰瑪爾噶朗，二萬餘戶。又次曰奈曼，一萬餘戶，最小之城曰安集延，數千戶耳。各有頭目，所轄之人，皆汗之屬，呼之爲阿爾巴圖。乾隆二十三年以後，與中國通，歸入王化。地在喀什噶爾西，布魯特邊境之外。有五穀、瓜、果、菜蔬。多桃，數十百頃，紅白成林。人無髮，不食猪肉，皆與喀什噶爾回子同，言語亦相同。但衣皆圓領窄袖，開敞前襟，帽無尖翅，矩方上平耳。善居積，權子母。遍遊鄂羅斯、克食米爾、痕都斯坦及回疆貿易。喜畜鵰圍獵，而其性多儉嗇褊急。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西域回部》　浩罕俗稱安集延，因其大城得名，又作敖罕霍罕，回散部也。元祖成吉思岡盛時，恃此城爲要害。其人長於計謀，精於貿易，性狡勇，習攻掠。

又《瑪爾噶朗》　瑪爾噶朗在安集延西百八十里，北濱那林河，東與安集延接，南拱葱嶺，西有河，出葱嶺北山北行入那林河。乾隆二十四年，侍衛達克塔納往撫其城，伊拉斯呼里拜伯克以其屬內附。其地北極高四十一度二十四分，距京師偏西四十五度十分。

又《那木干》　那木干在瑪爾噶朗城西北八十里，霍罕城東北八十里，南濱那林河，東西有水出北山南流入那林河，東北與布魯特雜處。乾隆二十四年與霍罕、安集延同時內附。其地北極高四十一度三十八分，距京師偏西四十五度四十分，東五十里踰河爲塔爾罕。

粟特部 粟弋 窣利 粟弋

《後漢書・西域傳・粟弋國》　粟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魏書・西域傳・粟特國》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克姑臧，悉見虜。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自後無使朝獻。

《周書・異域傳下・粟特國》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蓋古之庵蔡，一名溫那沙。治於大澤，在康居西北。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方物。

《北史・西域傳・粟特國》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魏克姑臧，悉見虜。文成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自後無使朝獻。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貢方物。

《大唐西域記・跋祿迦國》　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窣利，人亦謂焉。文字語言，即隨稱矣。字源簡略，本二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浸廣。粗有書記，豎讀其文，遞相傳授，師資無替。服氈褐，衣皮氈，裳服褊急，齊髮露頂，或總剪剃，繒彩絡額。形容偉大，志性恇怯。風俗澆訛，多行詭詐，大抵貪求，父子計利，財多爲貴，良賤無差。雖富巨萬，服食麁弊，力田逐利者雜半矣。

《通典・邊防九・粟弋》　粟弋，後魏通焉。在葱嶺西，大國。一名粟特，一名特拘夢。出好馬、牛、羊、蒲萄諸果。出美蒲萄酒，其土地水美故也。出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在安息北五千里。附庸小國四百餘城。至太武帝時，遣使來朝獻。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粟弋國，屬康居。

又卷九六一　粟（戈）〔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葡萄衆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粟弋》　粟弋國，後魏通焉。在葱嶺之西。一名粟特，一名特拘夢。出好馬、牛、羊、葡萄諸果。葡萄酒極美于諸國，蓋水味美故也。出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在安西北五千里。附庸小國四百餘城。太武帝時，遣使朝貢。《魏書・西域傳》云：粟特，一名溫那沙，古之奄蔡國。按弋一國也。《十三州志》奄蔡、粟特各有君長，而魏收以爲一國，謬也。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六・粟弋》　粟弋，後魏通焉。在葱嶺大國。一名粟特，一名特拘夢。出好馬、牛、羊、蒲萄諸果。出美蒲萄酒，其土地水美故也。出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在安息北五千里。附庸小國四百餘城。太武時，遣使朝貢。

東曹部 窣堵利瑟那 窣覩利瑟那 蘇都識匿

《新唐書・西域傳下・康》　東曹，或曰率都沙那，蘇對沙那，劫布呾那，蘇都識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陰，漢貳師城地也。東北距俱戰提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東北寧遠，皆四百里許，南至吐火羅五百里。有野叉城，城有巨窟，嚴以關鑰，歲再祭，人向窟立，中即煙出，先觸者死。武德中，與康同遣使入朝，其使曰：『本國以臣爲健兒，聞秦王神武，欲隸麾下。』高祖大悅。

《大唐西域記・怖捍國》　從此西行千餘里，至窣堵利瑟那國。

又《窣堵利瑟那國》　窣堵利瑟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臨葉河。葉河出葱嶺北原，西北而流，浩汗渾濁，汩沕漂急。土宜風俗，同赭時國。自有王，附突厥。

《釋迦方誌・遺跡篇》〔怖捍國〕又西行千餘里，至窣覩利瑟那國，周千四百里，東臨葉河。葉河出葱嶺北，西北流。

《西陽雜俎・前集・境異》蘇都識匿國有夜叉城。城舊有野叉，其窟見在。人近窟住者五百餘家，窟口作舍，設關籥，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烟氣出，先觸者死，因以尸擲窟中，其窟不知深淺。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五・曹國》東曹或曰都率沙那、蘇對沙那、劫布咀那、蘇都識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陰，漢貳師城地也。東北距俱戰提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東至寧遠，皆四百里許。南至吐火羅五百里。有野叉城，城有巨窟，嚴以關鑰，歲再祭，人向窟立，中卽煙出，先觸者死。武德中，與康同遣使入朝，其使曰：『本國以臣爲健兒，聞秦王神武，欲隸麾下。』高祖大悅。

《異域志・蘇都識匿國》國名夜叉，有野叉窟，人近窟住者五百餘家。窟口作舍，設關籥，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烟氣出，先觸者死，因以屍擲窟中，其窟不知深淺，其人皆如夜叉。

撒馬兒罕諸部 撒馬兒罕 悉萬斤 康國 颯秣建 尋思干 邪米思干 撒母耳干 賽瑪爾罕 撒瑪爾罕 的剌普剌

綜述

《魏書・西域傳・悉萬斤國》悉萬斤國，都悉萬斤城，在迷密西，去代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其國南有山，名伽色那，山出師子。每使朝貢。（幷見《北史・西域傳・悉萬斤國》。）

又《康國》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恆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畢，爲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皀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強國，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將決罰，則取而斷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助祭。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犛牛、黃金、硇沙、胆香、阿薩那香、瑟瑟、麝皮、氍毹、錦、疊。多蒲萄酒，富家或致十石，連年不敗。太延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隋書・西域傳・康國》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恆故地，然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爲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代失畢，爲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城多衆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皀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強國，而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來助祭。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封牛、黃金、鐃沙、胆香、阿薩那香、瑟瑟、麝皮、氍毹、錦、疊。多蒲陶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北史・西域傳・康國》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恆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

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幷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畢，爲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素冠七寶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髮，幪以皀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強國，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將決罰，則取而斷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助祭。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驢、犎牛、黃金、硇沙、䞣香、阿薩那香、瑟瑟、麞皮、氍毹、錦、疊。多蒲桃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舊唐書・西戎傳・康國》 康國，卽漢康居之國也。其王姓溫，月氏人。先居張掖祁連山北昭武城，爲突厥所破，南依葱嶺，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爲姓氏，不忘本也。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丈夫翦髮或辮髮。其王冠氊帽，飾以金寶。婦人盤髻，幪以皁巾，飾以金花。人多嗜酒，好歌舞於道路。生子必以石蜜納口中，明膠置掌內，欲其成長口常甘言，掌持錢如膠之黏物。俗習胡書。善商賈，爭分銖之利。男子年二十，卽遠之旁國，來適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到。以十二月爲歲首。有婆羅門爲之占星候氣，以定吉凶。頗有佛法。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潑，盛爲戲樂。

隋煬帝時，其王屈术支娶西突厥葉護可汗女，遂臣於西突厥。武德十年，屈术支遣使獻名馬。貞觀九年，又遣使貢獅子，太宗嘉其遠至，命祕書監虞世南爲之賦，自此朝貢歲至。十一年，又獻金桃、銀桃，詔令植之於苑囿。萬歲通天年，則天封其大首領篤婆鉢提爲康國王，仍拜左驍衛大將軍。鉢提尋卒，又冊其子泥涅師師爲康國王。師師以神龍中卒，國人又立突昏爲王。開元六年，遣使貢獻鎖子甲、水精杯、馬腦瓶、駝鳥卵及越諾之類。十九年，其王烏勒上表，請封其子咄曷爲曹國王，默啜爲米國王，許之。二十七年，烏勒卒，遣使冊咄曷襲父位。天寶三年，又封爲欽化王，其母可敦封爲郡夫人。十一載、十三載，幷遣使朝貢。

《新唐書・西域傳下・康》 康者，一曰薩末鞬，亦曰颯秣建，元魏所謂悉萬斤者。其南距史百五十里，西北距西曹百餘里，東南屬米百里，北中曹五十里。在那密水南，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君姓溫，本月氏人。始居祁連北昭武城，爲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卽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皆氏昭武。土沃宜禾，出善馬，兵彊諸國。人嗜酒，好歌舞于道。王帽氈，飾金雜寶。女子盤髻，幪黑巾，綴金蘤。生兒以石蜜啖之，置膠於掌，欲長而甘言，持珤若黏云。習旁行書。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國，利所在無不至。以十二月爲歲首，尙浮圖法，祠祆神，出機巧技。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潑爲樂。

隋時，其王屈木支娶西突厥女，遂臣突厥。武德十年，始遣使來獻。貞觀五年，遂請臣。太宗曰：『朕惡取虛名，害百姓，且康臣我，緩急當同其憂。師行萬里，寧朕志邪？』卻不受。俄又遣使獻師子獸，帝珍其遠，命祕書監虞世南作賦。自是歲入貢，致金桃、銀桃，詔令植苑中。

又 萬歲通天中，以大首領篤娑鉢提爲王。死，子泥涅師師立。死，國人立突昏爲王。開元初，貢鎖子鎧、水精杯、碼碯瓶、駝鳥卵及越諾、侏儒、胡旋女子。其王烏勒伽與大食亟戰不勝，來乞師，天子不許。久之，請封其子咄曷爲曹王，默啜爲米王，詔許。烏勒伽死，遣使立咄曷，封欽化王，以其母可敦爲郡夫人。

《大唐西域記・窣堵利瑟那國》 從此〔窣堵利瑟那國〕西北，入大沙磧，絕無水草，途路彌漫，疆境難測，望大山，尋遺骨，以知所指，以記經途。行五百餘里，至颯秣建國。唐言康國。

又《颯秣建國》 颯秣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極險固，多居人。異方寶貨，多聚此國。土地沃壤，稼穡備植，林樹蓊鬱，花菓滋茂。多出善馬。機巧之技，特工諸國。氣序和暢，風俗猛烈。凡諸胡國，此爲其中，進止威儀，近遠取則。其王豪勇，隣國承命，兵馬強盛，多諸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視死如歸，戰無前敵。

《釋迦方誌・遺跡篇》 〔窣覩利瑟那國〕又西北入大磧，行五百餘里至颯末建國，唐言康國。周千六百餘里，南北狹。都城周二十餘里，處極險固。

《通典・邊防九・康居》 至隋時，謂之康國。大業中，遣使朝貢。其王姓溫，月氏人也。《隋史》云：「卽漢康居之後，自漢以來，相承不絕。」舊居祁連

山北昭武城，自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此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凡九國，皆其種類，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

康國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帛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強國，西域諸國多歸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諸夷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驢、犛牛、黃金、硇砂、甘松香、阿薩那香、瑟瑟、毳皮、氈毯、錦、疊。多蒲萄酒，富家或置千石，連年不敗。

韋節《西蕃記》云：『康國人幷善賈，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爲善。其人好音聲。以六月一日爲歲首，至此日，王及人庶並服新衣，翦髮鬚。在國城東林下七日馬射，至欲罷日，置一金錢於帖上，射中者則得一日爲王。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疊衣，徒跣撫胸號哭，涕淚交流。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國城外別有二百餘戶，專知喪事，別築一院，院內養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屍，置此院內，令狗食之，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

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獻黃桃，大如鵝卵，其色如金，亦呼爲金桃。杜環《經行記》云：『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一名薩末建。土沃，人富，國小。有神祠名拔，諸國事者，本出於此。』

《唐會要・康國》　康國本康居之苗裔也，其王本姓溫氏。其人土著，役屬於突厥。先居祁連之北昭武城，爲匈奴所破，南依葱嶺，遂有其地。支庶強盛，分王鄰國，皆以昭武爲姓氏，不忘本也。俗多蒲萄酒。勝兵三千人。深目高鼻，多鬚髯。生子必以蜜食口中，以膠置手內，欲其成長口嘗甘言，持錢如膠之黏物。習善商賈，爭分銖之利。男子二十，即送之他國，來過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至。以十二月爲歲首。有婆羅門爲其占星候氣，以定吉凶。至十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潑，盛爲戲樂。

武德七年，其王屈术支遣使獻名馬。

貞觀九年七月，獻獅子，太宗嘉其遠來，使祕書監虞世南爲之賦。十一月，又獻金桃、銀桃，詔令植於苑囿。

永徽中，其國頻遣使，告爲大食所攻，兼徵賦稅。

又　萬歲通天元年，則天封其大首領篤婆鉢提爲王；鉢提尋卒，又冊立其子泥涅師師；神龍中，泥涅師師卒，又冊立其子突昏。

開元初，屢遣使獻鍮鉀甲、水晶杯及越諾、侏儒人、胡旋女子，兼狗豹之類。十九年，其王烏勒表請封其子咄曷爲曹國王，默啜爲米國王，許之。二十七年，烏勒卒，遣使冊咄曷襲其父位。

天寶三載，又封爲欽化王，其母可敦封爲郡夫人。十二載、十三載，並遣使朝貢。

《冊府元龜》卷九五六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嘗，不忘故地，然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在〔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

《通志・四夷傳三・悉萬斤》　悉萬斤，後魏時通焉。都悉萬斤城，在迷密西，去代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其國南有伽色那山，出師子，每使朝貢。

《西遊錄》上　訛打剌之西千里餘有大城曰尋思干。尋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饒故名之。西遼名是城曰河中府，以瀕河故也。尋思干甚富庶。用金銅錢，無孔郭。百物皆以權平之。環郭數十里皆園林也。家必有園，園必成趣，率飛渠走泉，方池圓沼，柏柳相接，桃李連延，亦一時之勝槩也。瓜大者如馬首許，長可以容狐。八穀中無黍糯大豆，餘皆有之。盛夏無雨，引河以激。率二畝收鍾許。釀以蒲桃，味如中山九醞。頗有桑，鮮能蠶者，故絲蠶絕難，皆服屈眴。土人以白衣爲吉色，以青衣爲喪服，故皆衣白。

《長春眞人西游記》卷上　〔邪米思干〕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爲之。秋夏常無雨，國人疏二河入城，分繞巷陌，比戶得用。方算端氏之未敗也，城中常十萬餘戶，國破而來，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紇人。田園不能自主，須附漢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長亦以諸色人爲之，漢人工匠雜處。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算端氏之新宮據焉。

《明史・西域傳四・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即漢罽賓地，隋曰漕國，唐復名罽賓，皆通中國。元太祖蕩平西域，盡以諸王、駙馬爲之君長，易前代國名以蒙古語，始有撒馬兒罕之名。去嘉峪關九千六百里。元末爲之王者，駙馬帖木兒也。

又　其國東西三千餘里，地寬平，土壤膏腴。王所居城，廣十餘里，民居稠密。西南諸蕃之貨皆聚於此，號爲富饒。城東北有土屋，爲拜天之所，規制精巧，柱皆青石，雕爲花文，中設講經之堂。用泥金書經，裹以羊皮。俗禁酒。人物秀美，工巧過於哈烈，而風俗、土產多與之同。其旁近東有沙鹿海牙、達失干、賽藍、養夷，西有渴石、迭里迷諸部落，皆役屬焉。

《異域志・撒母耳干》　在西番回鶻之西，其國極富麗，城郭房屋皆與中國同。其風景佳美，有似江南；繁富似中國，商人至其國者多不思歸。皆以金銀爲錢，出寶石、珍玉、良馬、獅子。

《西域番國志・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在哈烈之東北，東去陝西行都司肅州衛嘉峪關九千九百餘里，西南去哈烈二千八百餘里。地勢寬平，山川秀麗，土田地膏腴。有溪水北流，居城之東，依平原而建立，東西廣十餘里，南北逕五六里。六面開門。旱乾濠深險，北面有子城。國主居城之西北隅，壯觀下於哈烈。城內人煙俱多，街巷縱橫，店肆稠密，西南番客多聚於此。貨物雖衆，皆非其本地所產，多自諸番至者。交易亦用銀錢，皆本國自造，而哈烈來者亦使。街坊禁酒，屠牛羊，賣者不用腥血，設坎埋瘞。城東北隅有土屋一所，爲回回拜天之處，規制甚精，柱皆青石，雕鏤尤工，四面迴廊寬敞，中堂設講經之所。經文皆羊皮包裹，文字書以泥金。人物秀美，功巧多能，有金、銀、銅、鐵、氊罽之產。多種白楊、榆、柳、桃、杏、梨、李、葡萄、花紅。土宜五穀，民風土俗，與哈烈同。

《明一統志・外夷・撒馬兒罕》　東抵亦力把力，西連哈烈，東至肅州九千里。沿革：其地不知古何國，或云漢罽賓國地。東西相距三千餘里，地勢寬衍，土田膏腴，爲諸國勝。元駙馬帖木兒主其國，東有養夷城、沙鹿海牙、塞藍城、達失午，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皆隸焉。本朝洪武二十年，帖木兒遣回回滿剌哈非思等貢駝馬。永樂間，其孫兀魯伯遣使貢馬。正統二年，又貢馬及玉石。

《明四夷考・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漢罽賓也。在哈烈東北三千里，東去嘉峪關九千九百里，東西相距千里。地平，山川鐵門峽、阿术河最大。風景偉麗，土田膏腴，宜五穀，頗類中原，獨勝諸國。城依平原，濠深險，北有子城。王居高廣，在城北隅。王白帽。城中達巷縱橫，肆市稠密，西南番賈多聚於此。市易用銀錢，禁酒，俗尚回回教。有拜天屋，青石雕鏤，極精巧。以羊皮裹經文，文字泥金書。人物秀美，多藝能，尤善作室。國東有養夷、沙鹿海牙、塞藍、達失干，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皆隸焉。洪武二十年，國主帖木兒遣回回蒲剌哈非思貢駝馬，詔厚賜之。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三・撒馬兒罕》。）

又　弘治三年，由南海貢獅子，禮官倪岳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請卻之。自後貢皆從嘉峪關入。嘉靖中，其國稱王者五十三人，皆遣人朝貢。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三・撒馬兒罕》、《明書・四國傳三・撒馬兒罕》。）

《殊域周咨錄・北狄・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不知古何國，或云漢罽賓地。東西相距三千餘里，地勢寬衍，土田膏腴，爲諸番勝。元駙馬帖木兒者主其國，東有養夷城、沙鹿海牙、塞藍城、達失干諸城，西有渴石、失里迷諸城，皆隸焉。本朝洪武二十年，帖木兒遣回回滿剌哈非思等二人開通道路，貢駝馬。

二十七年，帖木兒遣酋長迭力失等奉表來朝，貢馬二百匹，表曰：『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四海，二德弘布，恩養庶類，萬國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運數，爲億兆之主，光明廣大，昭若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聖德寬大，超越萬古，自古所無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皆服之；遠方絕域，昏暗之地，皆清明之。老者無不安樂，少者無不長遂，善者無不蒙恩，惡者無不知懼，今又特蒙施恩遠國，凡商賈之人來中國者，使觀覽都邑城池，富貴雄壯，如出昏暗之中，忽覩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敕書恩撫勞問，使站驛相通，道路無壅，遠國之人咸得其濟，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聞茲德音，惟知懽舞感戴。臣無以報恩德，惟仰天祝頌聖壽福祿，如天地遠大，永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是年，又遣使貢海東青。

初，撒馬兒罕人有商於漠北者，大軍征進自捕魚海執歸京師。上疑其奸細，令居中國，後審知爲撒馬兒罕人，俱遣還。國主感恩，遣使入貢。上嘉其有文，遣主事寬徹等報之，幷諭各番，爲別失八里所留。別失八里卽亦力把力。永樂元年，禮科都給事中傅安歸自撒馬兒罕。先是傅安使西域，爲撒馬兒罕所羈留，凡十三載，至是始歸。上念其久勞於外，賜一品服致仕。是年，

國主兀魯伯遣使貢馬。帖木兒孫。五年，北平道按察使陳德文一名瑩中。亦自撒馬兒罕歸。德文，洪武末出使西域，遍歷諸境，採訪山川風俗，作詩歌一帙進呈。上嘉之，賜馬三疋，擢僉都御史。

德文詩不能悉，今特舉《見鴈懷友詩》云：上林書札爲誰將，漢節蘇卿憶帝鄉。萬里承恩來虜地，何年歸覲列鵷行。繡衣塵滿關山杳，驄馬星馳道路長。此日雲邊看鴈字，老懷無計附同窗。

十三年，復遣陳誠使西域。誠自行人進吏部員外郎，偕中使李達賫詔幣往至撒馬兒罕。其國主遣使隨二人來貢謝恩。正統二年，貢馬與玉石。四年，貢良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瑞鵝，詔畫史圖之。十三年，又貢方物。詔宴其使於陝西布政司，以數少故也。

又〔嘉靖〕十一年，頗剌乩國遣使扣關求貢。禮部查係原非入貢番夷，行總制陝西三邊都御史唐龍議其應否起送至京。唐龍疏稱：【略】今據行都司會審夷使火者皮列等供稱，哈辛王等原在撒馬兒罕北山額剌乩地面居住，且言半是達子，先年差使臣土魯孫等進貢，卷查相同，則今日哈辛剌前日哈辛，彼時稱北山則方隅，今稱額剌乩則地名耳。但彼處遠方既無可稽，供報詞語又隔譯審，委難取實。及照先年哈辛已經進貢，今次來使，似宜俯從，乞敕該部計議，合無念彼遠夷，其名稱言詞不必深較，准照撒馬兒罕等夷一例起送。惟復責其名稱之殊，恐有冒充之弊，以禮遣回。其已驗給軍馬量給官價以償其直。

禮部尚書夏言疏曰：『臣等檢閱堂稿，前項番文所稱哈辛王差來使臣土魯孫等實未嘗到京。今據其詞，未可輕信。若許其入貢，則撒馬兒罕載在《會典》，見今已行照例起送，夷使火者馬黑麻等在途，并存留男婦共一百六名口，豈有一國而二王，一次而兩起進貢之理？況既譯審係撒馬兒罕地面人分在此山寄住，則卽撒馬兒罕部落，豈可擅自稱王，擅求入貢？倘因容貢之後，他日與撒馬兒罕抗衡爭長，兵連禍結，責將誰歸？但係該邊守臣失於稽查覺察，遂將所進馬匹已行給軍騎操，今守候日久，似難遣回。依擬將額剌乩哈辛差來夷使火者等暫照撒馬兒罕事例，量行起送數人赴京，其餘存留在邊，聽候給賞，以全朝廷柔遠之道。往後入貢年分止許附搭撒馬兒罕同來，不許別稱王爵，自分國土，有違國典。再照鎮巡等官先因諸夷入貢名種殊常，番文繁疊，便當詳加譯審，研究來歷，遵照事例處分。爲是今既不能深察夷情，又不肯力扶國體，則邊方重寄所賴何人，合行鎮巡官今後務要愼重邊防，保全大體，毋或好大喜功，召侮啓釁，斯爲禦戎上策。』上從之。後哈辛附撒馬兒罕不絕至今。

《圖書編・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漢罽賓也。在哈里東北三千里，東去嘉峪關九千九百里，東西相距千里。地平，山川鐵門峽、阿木河最大。風景偉麗，土田膏腴，宜五穀，頗類中原，獨勝諸國。城依平原，濠深險，北有子城。王居高廣，在城北隅，西南番賈多聚于此。俗尚回回教，有拜天屋，青石雕鏤，極精巧。人物秀美多藝，尤善作室。國東有養夷、沙鹿海牙、塞藍、達失干，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皆隸焉。自漢之時關都尉文忠謀殺罽賓王，以漢印綬立陰末赴，至元魏復通。隋更名漕國。唐武德、貞觀貢物。顯慶三年，以其地立都督府，拜其王爲都督。宋時未通。我朝洪武二十年，國主帖木兒遣回回滿剌哈非思貢駝馬。二十二年，貢馬。二十四年，貢海青。二十七年，帖木兒遣使迭力必失表貢馬二百匹。二十八年，遣兵科給事中傅安、郭驥等使西域，留撒馬兒罕。永樂五年，頭目哈濟令虎達送安等還，且貢方物，厚賜之。正統十二年，又貢馬、玉石。四年，又貢。成化十九年，阿黑麻特王貢二獅子，夷使請大臣出迎，禮部尚書周洪謨以爲不可。二十三年，廣東布政使司陳選言，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貢獅子，欲于廣南浮海，從滿剌加更市獅子入貢，不可貴異物，開海道利賈番，貽笑安南諸夷。弘治三年，由南海貢獅子，禮官倪岳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請卻之。自後貢皆從嘉峪關入。嘉靖中，其國稱王者五十三人，皆遣人朝貢。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撒馬兒罕》　地在亦力把力之西，西連哈烈，東至肅州九千里，卽漢之罽賓地，東去嘉峪關九千九百里。土田膏腴，宜五穀，饒衍甲諸國。人物秀美，多藝能。元駙馬帖木兒主其國。

又　皇明洪武丁卯，國王帖木兒遣回回滿剌哈非思等貢駝馬，詔厚賜。己巳，又貢馬。辛未，貢海青、馬，賜敕賚予之。甲戌，帖木兒遣使迭力必失上表貢馬二百疋。乙亥，上遣兵科給事中傅安、郭驥等使西域，遂留其國，己而帖木兒卒，孫哈里嗣。永樂五年，哈里令虎女達送安等還，且貢方物，詔厚賜。正統十二年，貢馬及玉石。十四年，又貢。成化十九年，阿黑麻王貢二獅子，上命遣中官迎之。弘治三年，由海道貢獅子，禮官倪岳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請卻之，自後貢皆從嘉峪關入。嘉靖中，其國稱王者五十三人，

皆遣人朝貢。

《咸賓錄・西夷志・撒馬兒罕》撒馬兒罕，漢爲罽賓，隋爲漕國，西域中大國也。去嘉峪關萬里。漢武帝通西域，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者。烏頭勞死，子代立，遣子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忠固與其國容屈王子陰末赴共謀殺罽賓主，而以漢印綬立陰末赴。元帝時陰末赴復殺漢使趙德等七十餘人，上書貢謝。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上書說王鳳，乃止。魏、晉以後無聞。至元魏復通焉，其王都善見城，遣使朝獻。

在隋更名漕國，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也。國法嚴整。其俗淫祠有順天神祠，渾以金銀爲之。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至唐復名罽賓。王居修鮮城。武德中，遣使貢寶帶、金鎖、水晶、玻黎盞。貞觀中，貢俱物，頭花丹紫相間，其香遠聞。又貢名馬。太宗語大臣曰：『昔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今中夏安，四夷貢獻，皆徵力也。』乃遣使厚齎賜其國王。使至，罽賓王再拜受命，仍遣人導至天竺。頃之，獻褥特鼠，喙尖尾赤，能食蛇，螫者嗅其尿，瘡即愈。

顯慶三年，以其地爲修鮮都督府，拜其王爲修鮮都督。開元、天寶間，屢遣使朝貢，獻天文書及秘方奇藥。又獻上清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有仙人、玉女、雲鶴之象搖動於其中。及代宗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氣，上令檢出之，每有水旱兵革之災，禱之無不驗者，蓋奇物也。

宋時未通。我朝洪武中，國主帖木兒遣使貢駝馬，詔厚賜之。帖木兒者，故元主駙馬也。後復貢馬、貢海青，歷洪武朝凡四遣使奉貢馬。而我遣給事傅安、郭驥至西域，留撒馬兒罕，以其國豐腴偉麗，宜居故也。永樂初，安等還，言帖木兒死，孫哈里嗣。上遣使祭帖木兒，賜哈里璽書銀幣。哈里貢謝。復遣傅安報使，至洪熙元年安始還國。

正統十二年，貢玉石。成化十九年，阿黑麻王貢二獅子。夷使請大臣出迎。郎中陸容言獅子之爲獸，在郊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馭服，理不宜受。禮尚周洪謨亦以爲不可命官出迎。詔遣中官迎之。獅子日食生羊二、醋酣蜜酪各二瓶，官養獅人，光祿日供給焉。弘治二年，遣使貢獅子。夷人所過，橫爲侵擾。給事韓鼎上言：『珍禽異獸，非宜狎玩，且供費不貲，宜罷遣之。』未幾，廣東布政陳選上言：『撒馬兒罕使臣怕六灣貢獅子，欲從廣南浮海往滿剌加更市獅子入貢。不可貴異物，開海道利賈胡，貽笑安南諸夷。』三年，由南海貢獅子。禮官倪岳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請卻之。』自後貢皆從嘉峪關入。嘉靖中，其國稱王者五十三人，皆遣人入貢。

《諸夷考・撒馬兒罕》撒馬兒罕，漢罽賓也。風景偉麗，土田膏腴，宜五穀。頗類中原，獨勝諸國。城依平原，濠深險，北有子城，王居高廣，在城北隅。逵巷縱橫，肆市稠密，西南番賈多聚於此。市用銀錢。禁酒。俗尚回回教，有拜天屋，青石雕鏤，極精巧。以羊皮裹經文，文字泥金書。人物秀美，多藝能，尤善作室。國東有養夷、沙鹿海牙、塞藍、達失干，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皆隸焉。洪武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七年，皆遣人朝貢，表文有照世杯等語。永樂五年、正統十二年、成化十九年、弘治三年、嘉靖中，皆遣人朝貢，產金、銀、玉、銅、鐵、珊瑚、琥珀、琉璃、罽苾思檀、水晶鹽、花蘂布、名馬、獨峯駝、大尾羊、狻猊。

《廣皇輿考・四夷・撒馬兒罕》西連哈烈，東至肅州界。漢罽賓國地。相距三千里。國朝洪武、永樂、正統間，俱遣使貢駝、馬、玉石。

《方輿勝略・外夷・撒馬兒罕》撒馬兒罕，西域中大國也。去嘉峪關萬里。漢武帝通西域，罽賓自以絕遠，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漢使關都尉文忠與其國容屈王子陰末赴共謀，殺罽賓王，而以漢印綬立陰末赴。元帝時陰末赴復殺漢使趙德等七十餘人，上書貢謝。魏、晉以後無聞。元魏其王都善見城，遣使朝獻。至隋更名漕國，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也。至唐復名罽賓，王居修鮮城。武德中，貞觀中，俱入貢。太宗遣使厚齎賜其國王。罽賓王受命，仍遣人導至天竺。顯慶三年，以其地爲修鮮都督府。開元、天寶間，屢入貢，獻天文書及秘方奇樂。又獻上清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有仙人、玉女、雲鶴之象搖動其中。及代宗即位，寶庫中有神光異氣，上令撿出，每有水旱，禱之即驗。洪武時國王帖木兒遣使貢駝馬，詔厚賜之。帖木兒者，故元主駙馬也。遣給事傅安、郭驥至西域，留撒馬兒罕，以其國豐腴，宜居故爾。永樂初，安等還，言帖木兒死，孫哈里貢謝。正統十二年，貢玉石。成化十九年，阿黑麻貢二獅子，郎中陸容言獅之爲獸，郊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脩馭服，理不宜受。弘治二年，貢獅子，給事韓鼎上言：『珍禽異獸，非宜狎玩，供費不貲，宜罷遣之。』三年，又貢獅

子，禮官倪岳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自後皆從嘉峪關入。嘉靖中，其國稱王者五十三人，皆入貢。

《裔乘・西北夷・撒馬兒罕》　其國東有養夷、沙鹿海牙、賽籃、達失（午）〔干〕，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皆服屬焉。土田膏腴，地宜五穀。人物秀美，尤多藝能。王居高廣，市肆稠密。而山川景物頗類中原，大抵如《漢書》所載云。其山川曰鐵門峽，曰哈剌卜蘭河。其產有鬱金香、罽苾思檀、水晶鹽、花藥布、大尾羊、狻猊、瓦矢實之屬。

《明象胥錄・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古罽賓國，在懸度山西。史稱地平，溫和，有苜蓿、梓、竹、漆、蒲萄諸果。下濕，生稻。其民雕文刻縷，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市以金銀爲錢。出封牛、沐猴、孔雀、珠璣、珊瑚、琥珀，亦西域都會也。其先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自漢武帝始通中國，更立其王，成帝時遣使來獻。漢欲往報，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罽賓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又歷頭痛之山，身熱之阪，繩索相引乃抵縣度，涉危路以事無用，非久長計。卒罷遣如欽言。隋爲漕國，大業中貢方物，其王姓昭武，戴金牛頭冠，俗乘象，治浮屠法。唐貞觀中，罽賓獻名馬，王居脩鮮城。顯慶三年，以其地爲脩鮮都督府，拜其王都督。開元七年，遣使獻天文（書）及秘方奇藥。元駙馬帖木兒主其國。東有養夷、沙鹿海牙、賽蘭、達失干，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幷隸焉。洪武二十年，國主帖木兒遣貢駝馬，厚賜之。

（幷見《明世法錄・西戎・撒馬兒罕》。）

又　其國東西相距千里，在哈烈東北三千里，東去嘉峪關九千九百里。山川銕門峽、阿术河最大。王白帽，婦人以白繒纏首。尚回回教，有拜天屋，青石雕縷，最精巧。經文裹以羊皮，書以泥金。城市稠密，西南番賈多聚焉。禁酒，以手取食。貢物有番椀、矮納、鎖服、硇砂、賽蘭珠、梧桐鹼、銀鼠皮、珊瑚樹枝、阿思馬亦花珠，道哈密。《南史》述鬱金香獨出罽賓國，華色正黃而細，大似芙蓉。又《北戶錄》稱唐初罽賓國獻俱佛頭花，爲中國所無，今不聞入貢。

（幷見《明世法錄・西戎・撒馬兒罕》。）

《名山藏・王享記五・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在哈烈東，亦力把力西，漢罽賓也。洪武二十年，國王帖木兒貢駝馬，繼貢海東青，厚賜之。藍將軍深入逐殘胡，撒馬兒罕有行賈捕魚海者，盡俘以歸，上察其眞撒馬兒罕人，皆遣還之。帖木兒奉表謝，貢馬千二百疋。

《地圖綜要・四夷・撒馬兒罕》　西連哈烈，東至肅州界。　沿革：漢罽賓國。明朝洪武、永樂、正統間，俱遣使入貢駝馬、玉石。

（幷見《彙輯輿圖備攷全書・外夷・撒馬兒罕》。）

《四夷廣記・撒馬兒罕・撒馬兒罕國統》　撒馬兒罕，漢罽賓國，武帝時通焉。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還，王復欲害忠，忠覺之，乃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謀，攻罽賓，殺其王，而立陰末赴爲罽賓王。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不相得，陰末赴鎖琅當德，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入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成帝時，復遣使謝罪。唐時王居修鮮城，後屬大月氏。武德二年，貢寶帶，（今）〔金〕鎖、水精醆、頗黎狀若酸棗。貞觀中，獻名馬，遣果毅何處羅拔等齎賜其國，幷撫天竺，罽賓王東面稽首，仍遣人護使者至天竺。十六年，獻褥特鼠。顯慶二年，以其地爲修鮮都督府。開元七年，獻天文（書）及秘方奇藥。冊其王爲葛邏達支特勒。後烏散特勒灑死，請以子拂菻罽婆嗣，聽之。天寶四年，冊其子郭匐準爲襲罽賓及烏萇國王。乾元初入貢。元時以駙馬帖木兒者主其國。洪武二十年，帖木兒遣回回滿剌哈非思等二人開通道路，貢駝馬。二十一年，遣酋長迭力失等奉表貢馬二百匹，是年又遣使貢海東青。初，撒馬兒罕人有商於漢北者，大軍自捕魚海執歸，上審知爲撒馬兒罕人，遣還。國主感恩，遣使入貢。遣主事寬徹等報之，幷諭各番，爲別失八里所留。永樂元年，禮科都給事中（傅）〔傅〕安歸自撒馬兒罕。先是（傅）〔傅〕安使西域，爲撒馬兒罕所羈留，凡十三載，至是始歸。是年，國主兀魯伯遣使貢馬，帖木兒孫。五年，北平道按察使陳德文亦自撒馬兒罕歸。德文，洪武末出使西域，遍歷諸境。採訪山川風俗，作詩歌一帙進呈。十三年，復遣陳誠使西域。誠自行人進吏部員外郎，偕中使李達賫詔幣往至撒馬兒罕。其國主遣使隨二人來貢謝恩。正統二年，貢馬與玉石。四年，貢良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瑞（鵝），詔畫史圖之。

又　（嘉靖）十一年額即乩國遣使扣關求貢。禮部查係原非入貢番夷，總制陝西三邊都御史唐龍議稱：西域諸夷其名號不係我朝封爵，先年入貢止據哈密忠順王開奏某處某起人數。今忠順王年久缺封，哈密止照伴送之例，

遇夷使到日差人伴送，雖哈密之人知亦未眞。今據行都司會審夷使火者皮列等供稱，哈密辛王等原在撒馬兒罕北山額即乩地面居住，且言牙是達子，先年差使臣土魯孫等進貢，卷查相同，則今日哈辛即前日哈辛，彼時稱北山則方隅，今稱額即乩則地名耳。但彼處遠方，既無可稽，供報詞語又隔譯審，委難取實。及照先年哈辛已經進貢，今次來使，似宜俯從。上從之。後哈辛附撒馬兒罕貢不絕。

《廣輿記・外譯・撒馬兒罕》 西連哈烈，東至肅州界。　沿革：漢罽賓國地。明朝洪武、永樂、正統間俱遣使入貢。

《續通典・邊防三・撒瑪爾罕》 撒瑪爾罕，或云卽漢罽賓、隋爲漕國，唐復名罽賓。高宗顯慶三年，以其地爲修鮮都督府。中宗神龍初，卽拜其王督諸軍事。玄宗開元七年，遣使獻天文書及秘方奇藥，後其王以年老請以子布琳哲伯舊作拂林罽婆，今改正。嗣，許之。天寶四年，復冊其子本布準舊作勃匐準，今改正。襲王。肅宗乾元初，使者入貢。元太祖平西域，盡以諸王駙馬爲之君長，易前代國名以蒙古語，遂名罽賓爲撒瑪爾罕。元末爲之主者駙馬特穆爾。舊作帖木兒，今改正。明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屢遣使招諭，而遐方君長未有至者；二十年，撒瑪爾罕王特穆爾首遣回回瑪拉噶富實舊作非思，今改正。等來朝貢，自是頻歲貢馬駝。成祖永樂迄神宗萬曆，或比年、或閒歲、或三年輒入貢，皆有賞給。其國東西三千餘里，地寬平，土壤膏腴。王所居城廣十餘里，民居稠密。西南諸番之貨皆聚於此，號爲富饒。俗禁酒，人物秀美，工巧過於哈喇，舊作哈烈，今改正。而風俗、土產多與之同。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二・賽瑪爾罕》 元太祖平西域，命易罽賓地名賽瑪爾罕。賽瑪爾罕卽漢濟必地，隋曰漕國，唐復舊名，皆通中國。帝蕩平西域，盡以諸王駙馬爲之君（畏）〔長〕，易前代國名以蒙古語，始有賽瑪爾罕之名。去嘉峪關九千六百里。元末爲之王者，駙馬特穆爾也。

明太祖洪武二十年，賽瑪爾罕遣使來朝。先是帝欲通西域，屢遣使招諭，而遐方君長未有至者，至是特穆爾首遣使來朝，貢馬。見《土貢考》。二十五年，兼貢方物。其國中回回又自驅馬抵涼州互市，帝不許，令赴京鬻之。元時回回徧天下，及是居甘肅者尙多，詔守臣悉遣之，於是歸賽瑪爾罕者千二百餘人。《明史・賽瑪爾罕傳》曰：二十七年，賽瑪爾罕王特穆爾上表，有『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語。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帝得表，嘉其有文。

成祖初卽位，遣使敕諭賽瑪爾罕國。永樂五年，特穆爾死，其孫哈里嗣，遣使，賫賜幣物，自是累朝不絕。至嘉靖十二年，偕天方【略】來朝，稱王者至百餘人。禮官夏言及樞臣王憲等言：【略】正德間，天方四入貢，稱王者率一人，多不過三人，餘但稱頭目而已。今【略】天方二十七王，賽瑪爾罕五十三王，若循賽瑪爾罕往歲故事，類答王號，人與一敕，非所以尊中國制外番也。謂本國所封何以不見故牘，謂部落自號何以達之天朝，我槩給以敕，而彼卽據敕恣意往來，恐益擾郵傳，費供億，殫府庫以實谿壑，非計之得也。帝納其言，國止給一敕，且加詰讓，示以國無二王之義，然諸番迄不從。十五年，入貢復如故。甘肅巡撫趙載又言：諸國稱王者至一百五十餘人，宜令改正，且定貢使名數。從之。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西域回部》 由塔什干南行過納林河，經浩罕地，稍折而西南，爲撒馬兒罕城，或作賽馬爾堪，古大宛地。元駙馬帖木兒據此爲都，其時百廢俱興，令聞四達，人民多至十五萬，然久已荒廢，其不成丘墟者幾希矣。

《異域志・的剌普剌國》 有城池，民種田，出明珠異寶，番國皆往彼國買賣者多，與撒母耳干境相連。

分述

地理環境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悉萬斤國，在悉密西，去代一萬二千二百二十里。其國有山，名伽色那山。

《明一統志・外夷・撒馬兒罕》 山川：鐵門峽、在渴石城西，懸崖絕壁，高數十仞，徑路崎嶇，深二三里，夷人守此，名鐵門關，《唐書》云：自焉耆西五十里過鐵門關。疑卽此。哈剌卜蘭河、在撒馬兒罕城東。河淺闊而北流。火站河、在沙鹿海牙城西。哈卜連河、在沙鹿海牙城東。阿术河。在迭里迷城東，水西流，多魚。

《殊域周咨錄・撒馬兒罕》　其山川曰鐵門峽，渴石城西懸崖絕壁，夷人守此，名鐵門關。《唐書》：自焉耆過鐵門。曰哈剌卜蘭河。

《咸賓錄・西夷志・撒馬兒罕》　其山川：曰鐵門峽，曰哈剌卜蘭河。

《廣皇輿考・四夷考・撒馬兒罕》　其山則鐵門峽，夷人守此，名鐵門關，《唐（出）〔書〕》：自焉耆過鐵門。其川則哈喇卜蘭河，城東北流。阿术河。水西流，多魚。

《方輿勝略・外夷・撒馬兒罕》　其山川則有鐵門峽、哈剌卜蘭河。

《地圖綜要・四夷・撒馬兒罕》　山川：鐵門峽。懸崖絕壁，高數十仞，夷人守此，名鐵門關。

（并見《彙輯輿圖備攷全書・外夷・撒馬兒罕》。）

《四夷廣記・撒馬兒罕・撒馬兒罕山川》　鐵門峽，渴石城西，懸崖絕壁，夷人守此，名鐵門關。《唐書》：自焉耆國過鐵門。大頭痛山、小頭痛山，凡過者頭痛嘔吐，驢畜盡然。赤土身熱阪，過者身熱無色。三池、盤石阪，道陘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憊，勢不得相收視。哈剌卜蘭河。

《廣輿記・外譯・撒馬兒罕》　山川：鐵門峽、懸厓絕壁，高數十仞，夷人守此，名鐵門關。阿术河。水西流，多魚。

疆域政區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撒馬兒罕》　東有養夷、其地惟戍卒數百人處孤城，頹垣破屋，蕭然草莽。沙鹿海牙、地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里，據小岡立城，人繁庶，依崖谷而居。賽藍、其地去撒馬兒罕千里，五谷繁殖，草木長茂。達失干，地去撒馬兒罕百里，土宜五谷，人稠密，質朴。西有渴石、地在撒馬兒罕西南二百六十里，規模宏麗，故酋馴馬帖木兒居之。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諸城皆隸焉。

《咸賓錄・西夷志・撒馬兒罕》　國東有養夷、國小，處孤城中，四面蕭然。沙鹿海牙、民依崖谷居，頗蕃庶，有極臭草，熬汁爲阿魏。有細草，熬膏如蜜。賽藍、五穀蕃殖。有黑蜘蛛，嚙人致死，中者以薄荷枝拂毒，遍身擦以羊肝方愈。達失干、地狹人稠，宜五穀，民饒足。迭里迷居民僅千百，滋畜蕃息。河西有蘆林，多獅子。諸城皆隸焉。

《方輿勝略・外夷・撒馬兒罕》　其國東有養夷、國小，四面蕭然。沙鹿海牙、民依崖谷居，頗蕃庶，有極臭草，汁熬爲阿魏。賽籃、五谷蕃殖，有蜘蛛，嚙人致死，以薄荷擦毒，遍身以羊肝擦方愈。達失干、地狹人稠，宜五谷。迭里迷居民滋畜厚，河西有蘆林，多獅子。諸城皆隸焉。

《名山藏・王享記五・撒馬兒罕》　其服屬有迭里迷、沙鹿海牙、賽藍、渴石、養夷、達失干、荅兒密、卜花兒諸國。

《四夷廣記・撒馬兒罕・撒馬兒罕疆里》　撒馬兒罕，在葱嶺南，漢罽賓地。其地東至亦力把力，所隸小國有養夷城、沙鹿海牙、塞藍城、達失干等城。西至哈烈，所隸小國有渴石、迭里迷等城。

文化風俗

《長春眞人西游記》卷上　（邪米思干）男女皆編髮，男冠則或如遠山帽，飾以雜綵，刺以雲物，絡之以纓，自酋長以下在位者冠之，庶人則以白麽斯布屬。六尺許盤於其首。

酋豪之婦，纏頭以羅，或皁，或紫，或繡花卉，織物象，長六七尺，髮皆垂，有袋之以縣者，或素，或雜色，或以布帛爲之者，不梳髻，以布帛蒙之，若比丘尼狀，庶人婦女之首飾也。衣則或用白氈，縫如注袋，窄上寬下，綴以袖，謂之襻衣，男女通用。

車舟農器制度，頗異中原。國人皆以鍮石銅爲器皿，間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酒器則純用琉璃，兵器則以鑌。市用金錢，無輪孔，兩面鑿回紇字。其人多魁梧，有膂力，能負載，重物不以擔。婦人出嫁，夫貧則再嫁，遠行踰三月者，則亦聽他適。異者或有鬚髯。國中有稱大石馬者，識其國字，專掌簿籍。

《明一統志・外夷・撒馬兒罕》　風俗：善治宮室。陳誠《西域記》：人多工巧藝，善治宮室，門楹皆雕文刻鏤，窗牖綴以瑣瑣。主戴白帽，器用金銀。同上。主戴白圓帽，妻以白繒纏首。飲食喜甘酸，羹雜米肉。器用金銀。不設匕箸，以手取食。山川景物頗類中原。同上。賈用銀錢，屠埋血腥。同上。商賈交易用國中所造銀錢，坊市有酒禁，屠牛羊者埋其血腥。建屋祀天，泥金書經。同上。俗重拜

天，建屋祀之，以青石爲柱，雕鏤甚精。經文皆書以泥金，裹以羊皮。

《殊域周咨錄・北狄・撒馬兒罕》 其國山川景物頗類中華。國王戴白圓帽，妻以白繒纏首。飲食喜甘酸，羹雜米肉。器用金銀，不設匕箸。以手取食。商賈交易用中國所造銀錢，坊亦有酒禁，屠牛羊者埋其血腥。人多巧藝，善治宮室，門楹皆雕文刻鏤，窗牖綴以瑟瑟。俗重拜天，建屋祀之，以青石爲柱，雕鏤甚精。經文皆書以泥金，裹以羊皮。

《廣皇輿考・四夷・撒馬兒罕》 其俗土田膏腴。善治宮室，爲諸國勝。主戴白帽。交易用銀錢。以手取食。坊有酒禁。經文皆書以泥金。

《方輿勝略・外夷・撒馬兒罕》 其地宜五穀。王居高廣。市肆稠密，西南番貨多聚焉。其藝巧，雕文刻鏤，織罽刺文綉，泥金書經。山川景物頗類中原。

《地圖綜要・四夷・撒馬兒罕》 風俗：善治宮室，主戴白帽，器用金銀，以手取食，坊有酒禁。

（幷見《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撒馬兒罕》。）

《四夷廣記・撒馬兒罕・撒馬兒罕制度》 其王城依平原，濠深險，北有子城，王居在城北隅，室宇高廣。王戴白圓帽，妃以白繒纏頭。器用金銀，不設匕箸，以手取食，禁酒。市易用銀錢。

又《撒馬兒罕風俗》 地平溫和，風景偉麗，土田膏腴，宜五穀。人物秀美，多藝能，頗類中華，獨勝於諸國。城中逵巷縱橫，肆市稠密，西南番賈多聚於此。飲食喜甘酸，羹雜米肉。俗尚回回教，有拜天屋，青石雕鏤。極精巧。以羊皮裹經文，文字泥金書。國人善治宮室，門楹皆雕文刻鏤，窗牖綴以瑟瑟。屠牛者埋其血腥。

《廣輿記・外譯・撒馬兒罕》 風俗：人物秀美，多藝能，尤善治宮室。風景偉麗，土田膏腴，宜五穀，頗類中原。

經濟物産

《冊府元龜》卷九六一 悉萬斤國，在悉蜜西，其國南有山名伽邑那山，出獅子。

《明一統志・外夷・撒馬兒罕》 土産：金、銀、玉、銅、鐵、珊瑚、琥珀、琉璃、罽苾思檀、樹葉類山茶、實類銀杏而小。水晶鹽、堅明如水晶，琢爲盤，以水濕之，可和肉食。瓦矢實、類野蒿，實甚香，可辟蠹。阿魏、甘露、小草叢生，葉細如藍，秋露凝其上，味如蜜，可熬爲餳，夷呼爲達郎古膺，蓋甘露也。花蕊布、名馬、獨峯駝、大尾羊、狻猊。産阿術河邊葦叢中，七日內未開目，取之，則易調習，稍長則難馴伏。

《明四夷考・撒馬兒罕》 産金、銀、玉、銅、鐵、珊瑚、琥珀、琉璃、罽苾思檀、水晶鹽、花蕊布、名馬、獨峯駝、大尾羊、狻猊。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三・撒馬兒罕》、《明書・四國傳三・撒馬兒罕》。）

《殊域周咨錄・北狄・撒馬兒罕》 其産金、銀、玉、銅、鐵、珊瑚、琥珀、琉璃、罽苾思檀、樹葉類山茶、實類銀杏而小。水晶鹽、堅明如水晶，琢爲盤，以水濕之，可和肉食。瓦矢實、類野蒿，實甚香，可辟蠹。阿魏、甘露、小草叢生，其葉如蘭，秋露凝其上，味如蜜，可熬爲湯。花蕊布、名馬、獨峰駝、大尾羊、狻猊。産句水河邊葦叢中，七日內未開眼，取之，則易調習，稍長則難馴伏。

其貢駝、馬、玉石、海青。其域東抵亦力把力，西連哈烈，東至嘉峪關九千里。其入貢或三年或五年，起送無過三五十人，必經哈密。

《咸賓錄・西夷志・撒馬兒罕》 地宜五穀。王居高廣，市肆稠密，頗類中原。西南番貨多聚於此。其民巧雕文刻鏤，織罽刺文繡，尤善治室。市易銀錢，泥金書經。山川景物頗類中原。大抵如《漢書》所載，今其俗尚未改也。

又 其産有：鬱金香、色正黃，與芙蓉花相似。罽苾思檀、樹葉類山茶，實類銀杏而小。水晶鹽、堅明如水晶，琢爲盤，以水濕之，可和肉食。花蕊布、大尾羊、見前。狻猊、生七日，未開目時取之，易調習，稍長則難馴服。以其觔爲琴弦，一奏餘弦盡斷。取一滴乳併他獸乳同置器中，諸乳皆化爲水。瓦矢實香草，可辟蠹。爲異。

《廣皇輿考・四夷・撒馬兒罕》 其産金、銀、玉、銅、鐵、珊瑚、琥珀、琉璃、罽苾思檀、葉類山茶，實類銀杏。水晶鹽，以水濕之，可和肉食。瓦矢實、類野蒿，實甚香，可辟蠹。阿魏、甘露、花細如藍，秋露凝其上，味如蜜，可熬爲餳，甘露也。花蕊布、名馬、獨（駝峰）［峰駝］、大尾羊、狻猊。産阿术河邊葦叢中，未開目取之，則易調習，稍長則難馴伏。其貢駝、馬、玉石、海青。或三

年、或五年一期入貢，繇哈密入。

《方輿勝略・外夷・撒馬兒罕》 其產則有鬱金香、色黃似芙蓉花。罽苾思檀、葉類山茶，實似杏。水晶鹽、花藥布、狻猊、生七日未開目，取之，易養，長則難馴。瓦矢實。香草，可辟蠹。

《地圖綜要・四夷・撒馬兒罕》 土產：珊瑚、琥珀、花蓝布。

（并見《彙輯輿圖備攷全書・外夷・撒馬兒罕》。）

《四夷廣記・撒馬兒罕・撒馬兒罕物產》 稻、麥、蒲萄、菜。

櫰木，似槐葉大而黑。梓樹、漆樹。苾蒭檀樹，葉類山茶，實類銀杏而小。瓦矢實，類野蒿，實甚香，可辟蠹。阿魏。甘露草，小草叢生，其葉如蘭，秋露凝其上，味如蜜，可熬爲（湯）〔餳〕。苜蓿草、竹。

水牛、馬。封牛，項上隆起。獨峰駝、大尾羊。狻猊，產句水河邊葦叢中，七日內未開眼，取之，則易調習，稍長則難馴伏。象。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鞚以呼之。沐猴。褥特鼠，喙尖，尾赤，能食蛇，螫者嗅（且）〔其〕尿，瘡即愈。孔雀。

玉、珠璣、珊瑚、虎魄。流離，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恆，今俗所用，皆銷治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眞物。水晶鹽，堅明如水晶，琢爲盤，以水濕之，可和肉食。

金、銀、銅、鐵、錫。金銀錢，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

織罽、花藥布。

撒馬兒罕貢物：馬、駝、玉石、阿思馬亦花珠、賽蘭珠、瑪瑙珠、水晶椀、番椀、珊瑚樹枝、梧桐鹼、鎖服、矮納、鑌鐵刀、鑌鐵銼、磁砂、黑樓石、眼鏡、羚羊角、銀鼠皮、鐵角皮。

《廣輿記・外譯・撒馬兒罕》 土產：珊瑚、琥珀、花蓝布、金、銀、玉、銅、鐵、琉璃、罽苾思檀、其樹葉類山茶，實又類銀杏而小。水晶鹽、堅明如水晶，琢爲盤，以水濕之可和飯食。瓦矢實、類野蒿，實甚香，可辟蠹。阿魏、甘露、小草叢生，葉細如藍，秋露凝其上，味如蜜。名馬、獨峯駝、大尾羊、狻猊。產阿术河邊葦叢中，七日內未開眼，取之，則易調服，稍長則難馴。

藝文

《外國竹枝詞・撒馬兒罕》 鬱金香散佛頭開，國寶長傳照世杯。嘉峪關前旗鼓盛，中官迎得狻猊來。古罽賓國出鬱金香，俱佛頭花。照世杯，其國舊傳有杯朗徹，照之可知世事。成化中進二獅，遣中使迎之。

答兒密部達爾瑪

《明史・西域傳四・答兒密》 答兒密，服屬撒馬兒罕。居海中，地不百里，人不滿千家。無城郭，上下皆居板屋。知耕植，有毛褐、布縷、馬、駝、牛、羊。刑止箠朴。交易兼用銀錢。永樂中遣使朝貢，賜《大統曆》及文綺、藥、茶諸物。

《明四夷考・答兒密》 答兒密，永樂間遣使十八人來朝，貢方物，賜《大統曆》、文綺、藥、茶。國在海中，不百里，人不滿千家。有牆壘而無城郭。屋以板覆，田以牛耕，王居官舍不甚差別。產馬、駝、羊、牛、毛褐、布縷，交易兼用銀錢。刑專用箠朴。服屬撒馬兒罕。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五・答兒密》。）

《三才圖會・地理・答兒密》 答兒密，在海中，地不百里，人不滿千家。服屬撒馬兒罕，皇明朝貢。

《圖書編・答兒密》 答兒密，永樂間遣使十八人來朝，貢方物，賜《大統曆》文綺、藥、茶。國在海中，不滿百里，人不滿千家，有牆壘而無城郭。刑專用箠朴，服屬撒馬兒罕。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答兒密》 在海中，地不百里，人不滿千家。服屬撒馬兒罕。皇明永樂中，遣使十八人來朝，貢方物，賜《大統曆》、

文綺、藥、茶。

《諸夷考・答兒密》 答兒密國，在海中，不百里，人不滿千家，有牆壘而無城郭。屋以板覆，田以牛耕，王居官舍不甚差別。產馬、駝、羊、牛、毛褐、布縷。交易兼用銀錢。刑專用箠朴。服屬撒馬兒罕。永樂中朝貢，賜《大統曆》、文綺、藥、茶。

《明象胥錄・答兒密》 答兒密，國在海中，不百里，人不滿千家。板屋，有牆壘，無城郭。產馬、駝、羊、牛、布褐、交易兼銀錢。亦用牛耕。刑以箠朴。服屬撒馬兒罕。永樂中，遣使十八人來朝，貢方物，賜《大統曆》、文綺、藥、茶。

《續通典・邊防三・達爾瑪》 舊作答爾密，今改正。達爾瑪，服屬撒瑪爾罕，地不滿百里，人不滿萬家，無城郭，上下皆居板屋。刑止箠朴。明成祖永樂中，遣使朝貢，賜文綺、茶、藥諸物。

《續文獻通考・四裔一二・達爾瑪》 明成祖永樂中，達爾瑪遣使來朝，賜《大統曆》及文綺、藥、茶。

《明史・達爾瑪傳》曰：服屬賽瑪爾罕，居海中，地不百里，人不滿千家。無城郭，上下皆居板屋。知耕植，有毛褐、布縷、馬、駝、牛、羊。刑止箠朴。交易兼用銀錢。

永樂間，李達、陳誠使其地，其酋卽遣使奉貢。宣德七年，命中官李貴齎敕諭其酋，賜金織文綺、綵幣。

《西域番國志・沙鹿海牙》 沙鹿海牙城在撒馬兒罕之東，相去五百餘里，城築小岡上，西北臨山與河，河名火站，水勢衝急，架浮梁以過渡，亦有小舟。南邊山近，三面平川，城廣十數里，人烟繁庶，依崖谷而居。園林廣茂，西去過一大川，二百餘里無水，間有水處多麟，牛馬飲之，必多致損傷。地生臭草，根株獨立，高不尺餘，枝葉如蓋，春生秋死，臭氣逼人，生取其汁熬以成膏，卽名阿魏是也。又有小草，高一二尺，枝幹叢生，遍身棘刺，葉細如藍，清秋露降，凝結成珠，綴於枝幹，甘如餳蜜，可熬爲糖，名爲達郎古賓，卽甘露是也。

《竹山文集・內篇・沙（塵）〔鹿〕海牙城》 山勢南來水北流，水邊城過倚山丘。野人撩亂迎天使，官渡縱橫繫客舟。萬里嚴程沙塞遠，千年遺事簡編留。（兼）〔蒹〕葭兩岸風瀟瑟，又送寒聲報早秋。

《明四夷考・沙鹿海牙》 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里，城據小岡，西北臨山河，河名水站，勢衝急，有浮梁。其地南近山，三面皆平川，人繁庶，依崖谷而居，園林廣茂。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餘里，無水，卽有水，人不可飲，飲牛馬亦輒死。有臭草，根株獨立，高尺許，枝葉如蓋，春生秋死，臭氣逼人，取生汁熬膏，爲阿魏。亦有細草，可熬膏，味如蜜。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三・沙鹿海牙》。）

《圖書編・沙鹿海牙》 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里，城據小岡，西北臨山河，河名水站，勢衝急，有浮梁。其地南近山，三面皆平川，人繁庶，依崖谷而居。園林廣茂。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餘里，無水，卽有水，人不可飲。

《明象胥錄・沙鹿海牙》 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里，城據小岡，西北臨山河，河名水站，勢衝急，有浮梁。其地南近山，三面皆平川，居人依崖谷，頗繁庶。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餘里，無水，卽有水，不可飲，牛馬飲輒死。有臭草，根株獨立，高尺許，枝葉如蓋，春生秋死，穢氣逼人，取生汁熬膏，卽阿魏也。亦有細草，以熬膏，味如蜜。

（并見《明世法錄・西戎・沙鹿海牙》。）

《明書・四國傳三・沙鹿海牙》 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里，城據小

沙鹿海牙部 實喇哈雅

《明史・西域傳四・沙鹿海牙》 沙鹿海牙，西去撒馬兒罕五百餘里。城居小岡上，西北臨河。河名火站，水勢衝急，架浮梁以渡，亦有小舟。南近山，人多依崖谷而居。園林廣茂。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里。無水，間有之，鹹不可飲。牛馬悞飲之，輒死。地生臭草，高尺餘，葉如蓋，煮其液成膏，卽阿魏。又有小草，高一二尺，叢生，秋深露凝，食之如蜜，煮爲糖，番名達郎古賓。

岡，西北臨河，河名水站，勢衝急，有浮梁，其地南近山，三面皆平川，人繁庶，依崖谷而居，園廣茂。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里，無水，即有水人不可飲，飲牛馬亦輒死。有臭草，根株獨立，高尺許，枝葉如蓋，春生秋死，臭氣逼人，取生汁熬膏爲阿魏。亦有細草，可熬膏，味如蜜。宣德中，其酋遣使入貢。

《續通典・邊防三・實喇哈雅》舊作沙鹿海牙，今改正。　實喇哈雅，西去撒瑪爾罕五百餘里。城居小岡上，西北臨河。南近山，西有大沙洲。地生臭草，高尺許，枝葉如蓋，煑其液成膏，即阿魏也。又有小草，叢生，秋深露凝，食之如蜜，煑爲糖，番名達郎古賓。明成祖永樂間，李達、陳誠使其地，其酋即遣使奉貢。宣宗宣德七年，命中官李貴齎敕諭其酋，賜金織文綺、綵幣。

米國部 迷密 弭秣賀 弭末賀

《魏書・西域傳・迷密國》　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萬二千六百里。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橐駝。其國東有山，名郁悉滿，山出金玉，亦多鐵。

（幷見《北史・西域傳・迷密國》。）

《隋書・西域傳・米國》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也。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康國百里，東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北史・西域傳・米國》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新唐書・西域傳下・康》　米，或曰彌末，曰弭秣賀。北百里距康。其君治鉢息德城，永徽時爲大食所破。顯慶三年，以其地爲南謐州，授其君昭武開拙爲刺史，自是朝貢不絕。開元時，獻璧、舞筵、師子、胡旋女。十八年，大首領末野門來朝。天寶初，封其君爲恭順王，母可敦郡夫人。

《大唐西域記・颯秣建國》　從此東南至弭秣賀國。唐言米國。

又《弭秣賀國》　弭秣賀國周四五百里，據川中，東西狹，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

《釋迦方誌・遺跡篇》　自此（颯末建國）東南至弭末賀國，米國也。周繞四五百里，東西狹。

《冊府元龜》卷九五六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也。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

又卷九五八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康國百里，東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〇・迷密》　迷密國，《後魏書・西域傳》云：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城西，去代一萬二千六百里。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駝。

又《四夷一二・米國》　米國，都那密水西，本漢康居地。西北至康國百里，東至蘇對沙那國五百里。米國無王，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鵄音脛。鵄音羊。城。漢康居地，今其國惟有城長，屬康國。唐武德九年，城長康數次遣使獻玉盤。

《通志・四夷傳三・迷密》　迷密，後魏時通焉。在者至拔西，去代一萬二千一百里。太武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峰黑駝。其國東有都滿山，出金、玉，亦多鐵。

又《米國》　米國，隋時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王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五・米國》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隋大業

中，頻貢方物。

伽不單諸部伽不單曹國 西曹

劫布呾那 中曹

《魏書・西域傳・伽不單國》 伽不單國，都伽不單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平，宜稻麥，有五果。（并見《北史・西域傳・伽不單國》。）

《隋書・西域傳・曹國》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并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羅闍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并見《北史・西域傳・曹國》。金破羅，《北史》無『金』字。）

《新唐書・西域傳下・康》 西曹者，隋時曹也，南接史及波覽，治瑟底痕城。東北越于底城有得悉神祠，國人事之。有金具器，款其左曰：『漢時天子所賜。』武德中入朝。天寶元年，王哥邏僕羅遣使者獻方物，詔封懷德王，卽上言：『祖考以來，奉天可汗，願同唐人受調發，佐天子征討。』十一載，東曹王設阿忽與安王請擊黑衣大食，玄宗尉之，不聽。

《大唐西域記・弭秣賀國》 從此北至劫布呾那國。唐言曹國。

又《劫布呾那國》 劫布呾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

《釋迦方誌・遺跡篇》 （弭秣賀國）又西北至劫布呾那國，曹國也。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

《通典・邊防九・曹國》 曹國，隋時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并敬事之。其神有金人，金破羅闍丈五尺，高下相稱。每月以駝五頭、馬十疋、羊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

《唐會要・曹國》 曹國居都那密水南，古康居之地。俗與康國同。附于突厥，勝兵千餘人。好淫祠，罄資產而無悔。去瓜州六千里。

武德七年七月，朝貢使至，云：『本國以臣爲健兒，聞秦王神武，願在麾下。』高祖大悅。貞觀十一年至開元中，朝貢不闕。天寶元年，其王哥邏僕羅使獻方物。三載，詔封其王爲懷德王。四載，哥邏僕羅上表，自陳：『曾祖以來，奉向天可汗，忠赤，常受徵發，望乞恩慈，將奴土國同於唐國小子，所須驅遣，奴身一心爲國征討。』十一載，其王設阿忽與國副王野解及九國王幷上表，請同心擊黑衣大食，玄宗宴賜慰諭遣之。又有中曹國，在西曹國之東，康國之北。其所治謂之迦布底眞城，在平川。其人長大，工於戰鬥。又有西曹國，治那密水南瑟底痕城，東南去康國一百里，西北至何國二百里，南與史國界接，北與波覽國界接。其城東北四十里，有越於底城，內有得悉神，遠近敬信之。有金人，金頗羅闍一丈五尺，每日所祭羊馬，千人食之不盡，幷有金銀器，胡書題云：『漢天子所賜神器。』隋大業中始通，武德以後，常修蕃禮。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伽不單國，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七百八十里。

又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

又卷九六一 伽不單國，在悉萬斤西北，土平，宜稻麥，有五果。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二・曹國》 曹國，隋初時通焉。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時康居之地。國無主，康居王令子烏建領之。勝兵千餘人。國中有越于底城，內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并敬事之。好淫祠，罄資產而無悔。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羅闍丈五尺，高下相等稱。漢天子所賜神器，每月以駝十頭、馬十匹、羊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大業中，遣使來貢。唐武德七年，朝貢使至，云：『本國以臣爲健兒，聞秦王神武，願在麾下。』高祖大悅。至開元中，朝貢不絕。天寶元載，其王哥邏僕羅遣使朝貢。三載，詔下封其王爲懷德王。四載，王哥邏僕羅上表，自陳：『曾祖已來，向天可汗忠赤，常受徵發，望乞恩慈，將奴國土司于唐國小小，所須驅遣，奴身一心爲國征討。』至十一載，其王設阿蔥與國副王野解及九國王並上表，請同心擊

黑衣大食國，玄宗實賜慰勞之。又有中曹國，在西曹國之東，康國之北，其所治謂之迦布底眞城，在平川，其人長大，工於戰鬥。又有西曹國，理那密水南瑟底痕城。

四至：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北至何國百五十里，東至瓜州六千六百里。

《通志・四夷傳三・曹國》 曹國，隋時都那密水南數里，舊康居故地。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幷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國人丈有五尺，高大相稱。每日以馳五頭、馬十匹、羊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五・曹國》 曹國，隋時聞焉。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國無主，康居王令子烏建領之。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幷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闍丈五尺，高下相稱。每月以駝五頭、馬十匹、羊百口祭之，常有數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入貢。

又　西曹者，隋時曹也，南接使及波覽，治瑟底痕城。東北越于底城有得悉神祠，國人事之。有金貝器，款其左曰『漢時天子所賜』。武德中入朝。天寶元年，王哥邏僕羅遣使者獻方物，詔封懷德王，卽上言：『祖考以來，奉天可汗，願同唐人受調發，佐天子征討。』十一載，東曹王設忽阿與安王請擊黑衣大食，玄宗慰諭之，不聽。中曹者，居西曹東，康之北，王治迦底眞城，其人長大，工戰鬬。

何國部 屈霜你迦

《隋書・西域傳・何國》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幷見《北史・西域傳・何國》。）

《新唐書・西域傳下・康》 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卽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樓，北繪中華古帝，東突厥、婆羅門，西波斯、拂菻等諸王，其君旦詣拜則退。貞觀十五年，遣使者入朝。永徽時上言：『聞唐出師西討，願輸糧于軍。』俄以其地爲貴霜州，授其君昭武婆達地刺史。遣使者鉢底失入謝。

《大唐西域記・劫布呾那國》 從此國西三百餘里，至屈居勿反。霜去聲。你迦國。唐言何國。

又《屈霜你迦國》 屈霜你迦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狹，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

《釋迦方誌・遺跡篇》 〔劫布呾那國〕又西三百餘里至屈霜你迦國，何國也。周同曹國，而東西狹。

《通典・邊防九・何國》 何國，隋時亦都那密水南數里，亦舊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之族類。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則畫波斯、拂菻力甚反。諸國王，東壁則畫突厥、婆羅門諸國王。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風俗與康國同。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及大唐武德、貞觀中，皆遣使來貢。

《冊府元龜》卷九五六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

又卷九五八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二・何國》 何國，隋時通焉。亦都那密水南數里，亦舊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之族類也。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則畫波斯、拂菻諸國王，菻，力甚切。東壁則畫突厥、婆羅門諸國王。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風俗與康國同。唐貞觀中，遣使朝貢。

四至：東至曹國一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至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

土俗物產：《西域記》云：租稅風俗與康國同。其俗丈夫逢髮，婦人辮髮。亦有牢獄，推事之時，以水灌鼻，再灌不承卽放。計年不識卯酉辰巳，

惟數兔、雞、龍、蛇。若中國使至，散花迎之，王東面拜，又以麝香塗使人額，以此爲重。

《通志・四夷傳三・何國》 何國，隋時都那密水南數里，舊康居地。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屬，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千人。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畫波斯、拂菻力甚反。諸國王，東壁畫突厥、婆羅門諸國王。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風俗與康國同。大業中及唐武德、貞觀中，皆遣使來貢。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五・何國》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亦舊康居地。王姓昭武，康居之族類。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畫拂菻力甚反。諸國〔王〕，東壁則畫突厥、婆羅門諸國王。勝兵千人。風俗與康國同。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隋大業中遣使入貢。唐貞觀十五年，遣使入朝。永徽時，上言：『聞唐出師西討，願輸糧於軍。』俄以其地爲貴霜州，授其王刺史。

東安部 喝捍 小安息 科罕

《新唐書・西域傳下・康》 東安，或曰小國，曰喝汗，在那密水之陽，東距何二百里許，西南至大安四百里。治喝汗城，亦曰籔斤。大城二十，小堡百。

又 開元十四年，其王篤薩波提遣弟阿悉爛達拂耽發黎來朝，納馬豹。後八年，獻波斯驠二，拂菻繡氍毹一，鬱金香、石蜜等，其妻可敦獻柘辟大氍毹二、繡氍毹一，丐賜袍帶　鎧仗及可敦荂襭裝澤。

《大唐西域記・屈霜你迦國》 從此國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唐言東安國。

又《喝捍國》 喝捍國周千餘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

《釋迦方誌・遺跡篇》 〔屈霜你迦國〕又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東安國也。周千餘里。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三・小安息》 小安息國，一名渴汗國，治喝汗城，後漢小安息國也。《西域傳》云：安息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西域地理記》云：昔康國王之先，兄弟十人分居，王國其一即渴汗國也。城可十餘里，有戶二萬。志城山、滴水。

《茶餘客話・科罕》 科罕，絕域之地。築室耕田，有豆、穀、二麥。善釀酒。產海龍、黑貂、玄狐。

《西域聞見錄・絕域諸國・科罕》 科罕，西域一國也。築室以居，耕田而食。能造旨酒，琥珀色，味極清。人富饒，以金銀絲緞、噶朗明鏡爲衣，倭緞爲緣，以金銀絲繡之，衣多紅黑二色，以海龍爲帽，帽長三尺餘。皮韡木底，底下密布鐵釘。不解騶馬，人乘牡馬而行。風俗獷悍，往往殺人。時與哈薩克交易通貿易。

《異域竹枝詞・絕域諸國》 帽長三尺海龍皮，衣繡金銀鏤作絲。比似猩猩能著屐，更傾琥珀倒深巵。科罕，西域一部落也。築屋而居，耕田而食。豆、穀、二麥，其常饌也。善造旨酒，色如琥珀，清冽甘芳。人富饒，以金銀絲緞、喀拉明鏡爲衣，倭緞爲領緣，繡以金銀絲，衣多黑紅二色，以海龍皮爲帽，長三尺許。以紅、黑、綠股子皮爲韡，木底，密布鐵釘。土產五穀、諸果、鋼鐵、冰鹽、海龍、黑貂、元狐皮，牛、馬、羊甚多。不知騶馬。人乘牡馬。其人刁野兇頑，鬬毆即殺人。時與哈薩克交通貿易。

布哈拉部 忸密 安息 副貨 安國 捕喝 蒲華 卜花兒 布哈爾

《魏書・西域傳・忸密國》 忸密國，都忸密城，在悉萬斤西，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

（并見《北史・西域傳・忸密國》。）

又《安息國》　安息國，在葱嶺西，都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

又《副貨國》　副貨國，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副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間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貨城，周匝七十里。宜五穀、（葡萄）〔葡萄〕，唯有馬、駝、騾。國王有黄金殿，殿下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貢。

（并見《北史・西域傳・副貨國》。）

《周書・異域傳下・安息國》　安息國在葱嶺之西，治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東去長安一萬七百五十里。天和二年，其王遣使來獻。

《隋書・西域傳・安國》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登。妻，康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爲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國，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煬帝卽位之後，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

《北史・西域傳・安國》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妻，康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居，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隋煬帝卽位，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

又《安息國》　安息國，在葱嶺西，都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周天和二年，其王遣使朝獻。

《新唐書・西域傳下・康》　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謂忸蜜者。東北至東安，西南至畢，皆百里所。西瀕烏滸河，治阿濫謎城，卽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大城四十，小堡千餘。募勇健者爲柘羯。柘羯，猶中國言戰士也。武德時，遣使入朝。貞觀初，獻方物，太宗厚慰其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諸胡大悅。其王訶陵迦又獻名馬，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云。是歲，東安國亦入獻，言子姓相承十世云。

《大唐西域記・喝捍國》　從此國西四百餘里，至捕喝國。唐言中安國。

又《捕喝國》　捕喝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

《釋迦方誌・遺跡篇》　〔喝捍國〕又西四百餘里至捕喝國，中安國也。周千七百餘里，東西長。

《通典・邊防九・副貨》　副貨，後魏通焉。東至阿富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閒相去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千五百里。宜五穀、蒲陶，唯有馬、駝、騾。國王有黄金殿，殿下有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孝文帝時，其王遣使朝。

（并見《文獻通考・四裔考一六・副貨》，惟無『馬』字。）

《冊府元龜》卷九五六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同族。

又卷九五八　忸密國，在悉萬斤西，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

又　副貨國，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富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間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貨城，周匝七十里。

又　安國，漢安息之地，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國西百餘里有異國。

又卷九六一　副貨國，在沒隨國東。沒隨無土風。宜五穀、蒲萄，唯有馬、騾、騾。

又　安國，風俗同於康國，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副貨》　副貨國，後魏通焉。去代一萬七千里。東去阿富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閒相去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宜五穀、葡萄，惟有馬、騾、騾。國王有黄金殿，殿上有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孝文時其王遣使朝貢。

《通志・四夷傳三・忸密》　忸密，後魏時通焉。在悉萬斤西，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

又《副貨》　副貨，後魏時通焉。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富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閒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貨城，周匝七十里。宜五穀、葡萄，有馬、駝、騾。國王有黄金殿，殿下有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貢。

《西遊錄》上　尋思干之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土產更饒，城邑稍多。尋思干乃謀速魯蠻種落梭里檀所都者也。蒲華、苦盞、訛打剌城皆隸焉。

《明史・西域傳四・卜花兒》 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北七百餘里。城居平川，周十餘里，戶萬計。市里繁華，號爲富庶。地卑下，節序嘗溫，宜五穀、桑麻，多絲綿、布帛，六畜亦饒。

永樂十三年，陳誠自西域還，【略】悉詳其山川、人物、風俗，爲《使西域記》以獻，以故中國得考焉。宣德七年命李達撫諭西域，卜花兒亦與焉。

《西域番國志・卜花兒》 卜花兒城，在撒馬兒罕之西北七百餘里。城周迴十餘里，居平川中，民物富庶，街市繁華，戶口萬計。地土下濕，天氣溫和，冬不附向火。土宜五穀、桑麻，產絲綿、布帛。冬食生菜，牛、羊、魚、肉，天鵝、鷄、兔，悉皆有之。

《明四夷考・卜花兒》 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七百里。城居平川，周十餘里。民物富庶，市里繁華，戶口萬計。地平衍，宜五穀、桑麻。天氣溫和，冬不附火，蔬菜不絕。產絲綿、布帛，六畜大類中國。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三・卜花兒》。）

《圖書編・卜花兒》 卜花兒，在撒馬兒罕七百里。城居平川，周十餘里。民物富庶，市里繁華，戶口萬計。地平衍，宜五穀。六畜大類中國。

《明象胥錄・卜花兒》 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七百里。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市里華庶，戶口以萬計。地曠衍，宜五穀、桑麻，天氣溫和，冬不附火，蔬菜不絕。產布帛、絲綿，六畜大類中國。

（并見《明世法錄・西戎・卜花兒》。）

《明書・四國傳三・卜花兒》 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七百里。城居平川，周十餘里，民物富庶，市里繁華，戶口萬計。地平衍，宜五穀、桑麻。天氣溫和，冬不（付）〔附〕火，蔬菜不絕。產絲緜、布帛，六畜大類中國。太宗時入貢。

《茶餘客話・布哈拉》 布哈拉，回國，在葉爾羌西，馬行二十五日。地暖。冬無霜雪，歲三熟，瓜二熟，穀、豆、葡萄、桑皆盛。不飲酒，私飲者即爲匪人，擒赴禮拜寺塔頂擲殺之。河多魚。產骨重羊。短小肉瘠，但骨重耳。黑者多，灰毛不多得。初不甚牧，近以中國人愛之，牧以獲利，則安集延一帶皆有之。

《西域聞見錄・外藩列傳下・布哈拉》 布哈拉，回國也，在葉爾羌之西，馬行二十五日可至。城池闊大堅厚，周圍十二門，以十二辰布之。稱其曰汗。氣候炎熱，冬無大雪，五穀一歲三收，瓜二熟。人戶殷富，習尚技巧。錢有金、銀、銅三品，分別濟用。重禮拜，城內外禮拜寺二百餘處。晝夜納馬茲數十次，有私行飲酒游蕩不納馬茲者，羣以爲敗類，縛至禮拜寺塔頂擲殺之。男女好修飭。河產各種魚，土產重骨羊。

《續通典・邊防三・布哈爾》 舊作卜花兒，今改正。布哈爾，在撒瑪爾罕西七百里，節序常溫，宜五穀、桑麻，多絲綿、布帛，亦饒六畜。明成祖永樂十三年，陳誠自西域還，所經哈喇等凡十七國，悉詳其山川、人物、風俗，爲《使西域記》以獻。宣宗宣德七年，命李達撫諭西域，布哈爾皆與焉。

《異域竹枝詞・外藩》 十二辰爲十二門，一年三熟氣常溫。魂飛醉客臨高塔，骨種羶羊遍遠村。布哈拉，回子之一國也，在葉爾羌西，馬行二十五日。其城垣壯闊，圍十二門，以十二辰布之。稱其君長曰汗。土宇曠平，人戶強盛，氣候炎熱，冬無霜雪。大米、穀、豆，歲皆三收。瓜兩熟。葡萄、桑果皆盛。人富饒，工於製器，多技巧。以金、銀、銅爲錢。俗重禮拜。城內外禮拜寺二百餘處。如私飲酒不納馬茲者，即謂匪人，擒赴禮拜寺塔頂擲殺之。土產骨種羊，黑者多，灰色者十不得一。其河多各種魚。

《出使日記續刻》卷七 〔光緒十九年二月〕初六日記 布哈爾一國，沿阿母河右岸，北至納林河，回人稱之曰馬外爾郎，譯言近江之地。在古爲最繁盛，城內多祠宇。北界哈薩克，勾岡特，東界小布加里，南界阿富汗，西界阿母河，與機窪相近。地約一百餘萬方里。居民二百五十萬，多哈薩克人、烏士拜克人、雅拉伯人、波斯人、卑彌夜人、大哲克人、猶太人、印度人，雜處而成國。東有峻嶺，南接興都哥士山，餘皆平地，多草場沙漠，有大湖曰阿那勒，曰當日。物產有駝、騾、驢、牛、羊、鹿、熊、狼、狐、桃、杏、李、蘋果、梨、葡萄、瓜、大黃、稻、麥、穄、芝麻、玉米、烟葉、棉、桑，桑可育蠶，皮可造紙，地有五金礦。運自中國之貨曰磁器、水晶、綢緞、茶，又轉運華貨于機窪及里海之俄人而易其呢布。今之有國者曰烏士拜克人，以明弘治間始立國，舊稱王曰可汗，今改稱曰歐米爾。國多內亂，分合不常，故易受他國（陵）〔凌〕侮。俄王尼勾拉頗欲由布哈爾進窺西藏，事未成而中止。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西域回部》 西爲布哈爾，一作布噶爾，古之大月氏，漢之難兜國。幅員恢闊，諸回部莫與抗衡。東境山嶺綿延，西界沙磧廣漠，城郭之外，皆游牧地。部落甚多，戶口亦繁，俗尚騎射。與浩罕動輒

搆兵。乾隆二十五年，回部底定。遣使頒勅諭，以示懷柔。二十九年，其部酋因巴達克山請內附，議尋寢。其地氣候和平，原隰肥沃，產五穀、瓜果、桑麻、烟葉，出布疋、綢緞。

畢國部 伐地

《隋書・西域傳・安國》 國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後遂絕焉。

（并見《北史・西域傳・安國》，惟無『後遂絕焉』四字。）

《大唐西域記・捕喝國》 從此國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唐言西安國。

又《伐地國》 伐地國周四百餘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

《釋迦方誌・遺跡篇》 又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西安國也。周四百餘里。

《通志・四夷三・安息》 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入貢。

史國部 羯霜那 渴石 可只 克實 轄哩薩普薩 轄里薩普斯

綜述

《隋書・西域傳・史國》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遜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并見《北史・西域傳・史國》。）

《新唐書・西域傳下・康》 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獨莫水南康居小王蘇薤城故地。西百五十里距那色波，北二百里屬米，南四百里吐火羅也。有鐵門山，左右巉峭，石色如鐵，爲關以限二國，以金錮闔。城有神祠，每祭必千羊，用兵類先禱乃行。國有城五百。隋大業中，其君狄遮始通中國，號最彊盛，築乞史城，地方數千里。貞觀十六年，君沙瑟畢獻方物。

又 開元十五年，君忽必多獻舞女、文豹。後君長數死、立，然首領時時入朝。天寶中，詔改史爲來威國。

《大唐西域記・貨利習彌伽國》 從颯秣建國西南行三百餘里，至羯霜去聲。那國。唐言史國。

又《羯霜那國》 羯霜那國周千四五百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

《釋迦方誌・遺跡篇》 又從颯秣建國西南行三百餘里，至羯霜那國，云史國也。周可千五百里。又西南二百餘里，入大山，山路絕險，又少人物。東南山行三百餘里，至鐵門關，左右石壁，其色如鐵。鐵固門扉，懸鈴尚在，即漢塞之西門也。

《通典・邊防九・史國》 史國，隋時都獨莫水南十里，亦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枝庶也。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里。大業中，始通中國。後漸強盛，乃創建乞史城，爲數十里，郭邑二萬家。大唐貞觀中，遣使來貢。自曹國、何國、史國，皆在漢之康居故地，遂便附之。

《唐會要・史國》 史國居近獨莫水北，與康國同域，中有神祠，每祭牛羊口。自隋以來，國漸強盛，乃創置乞史城，都邑二萬餘家。貞觀十六年正月，朝貢使至。

又 開元十五年，其王阿忽必多延屯遣使獻胡旋女子及豹。二十七年，其延屯卒，冊立其子阿忽鉢爲王。二十九年，其王斯謹提立首領勃帝，未施朝貢。天寶中，詔使其國爲來威國。其那色波國亦謂之小史國，爲史國役屬。

《冊府元龜》卷九五六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支庶，俗同康國。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二・史國》　史國，隋時通焉。都獨莫水南十里，亦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支庶也。勝兵千餘人。其俗、衣服與康國同。大業中，始通中國。後漸強盛，乃創建乞史城，爲數千里，郭一邑二萬家。唐貞觀中，遣使來貢。自曹國、史國、何國，皆在漢康居之地，遂便附之也。

又　開元十五年，其王阿忽必多延屯遣使貢胡旋女子及豹。二十七年，其王延屯卒，冊其子阿忽鉢爲王。二十九年，其王斯謹提立首領敕帝米施來朝貢。天寶中，詔改其國爲來威國。其那色波國今亦謂之小史國，爲史國役屬。

《通志・四夷傳三・史國》　史國，隋時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王姓昭武，字狄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始通中國。後漸彊盛，乃創建乞史城，爲數十里，郭邑二萬家。唐貞觀中，遣使來貢。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五・史國》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亦舊康居之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後枝庶。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三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去瓜州六千里。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後漸強盛，乃創建乞史城，爲數十里，郭邑二萬家。有鐵門山，左右峭巉，石色如鐵，爲關以限二國，以金固闔。城有神祠，每祭必千羊。唐貞觀十六年，復入貢。顯慶時，以其地爲陁沙州，授其君刺史。開元十五年來獻舞女，其後首領時時入朝。天寶中，詔改史爲來威國。

《明史・西域傳四・渴石》　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三百六十里。城居大村，周十餘里。宮室壯麗，堂以玉石爲柱。牆壁窗牖盡飾金碧，綴琉璃。其先，撒馬兒罕酋長駙馬帖木兒居之。城外皆水田。東南近山，多園林。西行十餘里，饒奇木。又西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崖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峽口，有石門，色似鐵，路通東西，番人號爲鐵門關，設兵守之。或言元太祖至東印度鐵門關，遇一角獸，能人言，即此地也。

《異域志・可只國》　西番出寶物處，境與撒母耳干相隣，曰富貴番商，不入中國。

《西域番國志・渴石》　渴石城，在撒馬兒罕之西南約二百六十里。城居大村中，周圍十餘里，四面多水田，東南（山近）〔近山〕。城中有園林一所，云故酋長帖木兒駙馬所建，中有臺殿數十間，規模弘博，門廡軒豁，堂上四隅有白玉石柱，高不數尺，猶璧玉然。牆壁飾以金碧，窗牖綴以琉璃，惜皆頹塌。西行十數里，俱小山，多苾思檀果樹。又西去三百餘里，有大山屹立，界分南北，中有石峽，路通東西，石壁懸崖高數十丈，若如斧齊，路深二三里始出峽口，有門，名鐵門關。

《明四夷考・渴石》　渴石，在撒馬罕西南二百六十里。城據大村。周十餘里，四面水田，東南近山，中有園林，故酋帖木兒駙馬居也。規模極宏壯，堂四隅白石柱如玉，牆壁窗牖盡飾金碧，綴琉璃。西行十數里皆委曲，山多奇樹。又西去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壁懸崖，宛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峽口，有門，夷人曰：『此鐵門關也。』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三・渴石》。）

《圖書編・渴石》　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二百六十里。城據大村，周十餘里，四面水田。東南近山，中有園林，故酋帖木兒駙馬居也。規模極宏壯，堂四隅白石柱如玉，牆壁窗牖盡飾金碧，綴琉璃。西行十數里皆委曲，山多奇樹。又西去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壁懸崖，宛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峽口，有門，夷人曰：『此鐵門關也。』

《明象胥錄・渴石》　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二百六十里。城據大村，周十餘里，四面水田。東南近山，中有園林，頗宏麗，故酋帖木兒駙馬居也。牆壁窗櫺飾以金碧、琉璃，堂四隅白石柱如玉。西行十餘里，多奇樹。又西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壁懸崖如斧劈，行二三里出硤口，有門，石色如鐵，夷人指云：『此鎖門關也。』元太祖至東印度駐鎖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瑞獸，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帝爲班師，蓋其地近東印度矣。

（并見《明世法錄・西戎・渴石》。）

《明書・四國傳三・渴石》　渴石，在撒馬罕西南二百六十里。城據大村，周十餘里，四面水田。東南近山，中有園林，故元駙馬帖木兒居也。規

模極宏壯，堂四隅白石柱如玉，牆壁窗牖盡飾金碧，綴琉璃。西行十數里皆委曲，山多奇樹。又西去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壁懸崖，宛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峽口，有門，夷人曰：『此鐵門關也。』間遣使入貢。

《續通典・邊防三・克實》 舊作渴石，今改正。克實，在撒瑪爾罕西南。城周十餘里，四面水田。東南近山，中有園林，頗宏麗，元特穆爾駙馬居也。又西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出峽口有石門，色似鐵，路通東西，番人號爲鐵門關，設兵守之。元太祖駐此，遇一角獸，能人言，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瑞獸，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帝爲班師，蓋其地近東印度矣。

《茶餘客話・轄哩薩普薩》 轄哩薩普薩，在安集延之外，馬行三十日。別一種類。俗淫，好男寵，女子亦效之。

《西域聞見錄・外藩列傳下・轄里薩普斯》 轄里薩普斯，在喀什噶爾之西，馬行三十日至其地。大城有三，皆汗之阿拉巴圖。土產百菓、五穀、六畜、黃金，人多巧思。

分述

地理環境

《大唐西域記・羯霜那國》 從此〔羯霜那國〕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谿徑危險，既絕人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傍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以鐵鋸，多有鐵鈴，懸諸戶扇，因其險固，遂以爲名。

疆域政區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二・史國》 四至：北至康國二百三十里，南至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里。

藝文

《外國竹枝詞・渴石》 懸崖峽口鐵門關，蒙古東征見角端。此地何緣名渴石，大村四面水潺湲。城據大村，四面水田，峽口有門，石色如鐵，名鐵門關。元世祖駐師，見一角獸，作人言。耶律楚材曰：『此角端也。』

《異城竹枝詞・外藩》 以術行淫幻阱機，一墩城內望崔巍。迷離撲朔渾難辨，傍地雄雌孰是非。轄里薩普斯者，西域別一種類，在喀什噶爾西，安集延之外，馬行三十日。沙格普魯城、塔里扈魯斯城、色里卓衣城，皆其部落。土產黃金、葡萄、梨、杏，而棉花尤盛。人多巧思，精於工藝，且習邪僻妖魅之術。而風俗淫惡，不可以言語形容，惟男色是好。男女皆爲龍陽。其塔里扈魯斯城內，有一墩，高數丈，建於城之中央。他國人入其城，瞻視其墩，心神迷亂。即登其巔，逾時而醒。手握二銅錢，已被鷄姦矣。雖老醜禿髯，皆不得免。葉爾羌庫車回子，有曾誤入其地者，醉後往往自道其詳，言之鑿鑿也。椿園氏曰：回地有劈里之妖，好棲人屋隅爲祟，中之輒發狂疾。惑男則女，惑女則男。人形，長四五寸。病者見之，他人不能見也。回子中有能敕勒而制之者，謂之劈里渾。其法取生人支解，其妖即滅。劈里渾復頻頻急誦其咒，則支解之人，斷體自續而復生。自歸王化，不敢支解人，惟施之鷄犬。無非荒遠邪僻之習。以術行淫，人亦妖也。以術行污穢之淫，妖所不爲者矣。

牟知部 穆國 末祿 馬魯 麻里兀 馬羅

《魏書・西域傳・牟知國》 牟知國，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去代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里。土平，禽獸草木類中國。

（并見《北史・西域傳・牟知國》。）

《隋書・西域傳・穆國》 穆國，都烏滸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爲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

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曷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并見《北史・西域傳・穆國》。）

《新唐書・西域傳下・大食》 東有末祿，小國也。治城郭，多木姓。以五月爲歲首，以晝缸相獻。有尋支瓜，大者十人食乃盡。蔬有顆葱、葛藍、軍達、茇薤。

《通典・邊防九・大食》 〔大食〕〔杜環《經行記》〕云：末祿國在亞梅國西南七百餘里。胡姓末者，茲土人也。其城方十五里，用鐵爲城門。城中有鹽池，又有兩所佛寺。其境東西百四十里，南北百八十里，村柵連接，樹木交映，四面合匝，總是流沙。南有大河，流入其境，分渠數百，灌溉一州。其土沃饒，其人淨潔。牆宇高厚，市廛平正。木既雕刻，土亦繪畫。又有細軟疊布，羔羊皮裘，估其上者值銀錢數百。果有紅桃、白棕、遏白、黄李。瓜大者名尋支，十餘人飡一顆輒足。越瓜長四尺以上。菜有蔓菁、蘿蔔、長葱、顆葱、芸臺、胡芹、葛藍、軍達、茴香、茇薤、瓠蘆、尤多蒲陶。又有黄牛、野馬、水鴨、石雞。其俗以五月爲歲，每歲以晝缸相獻。有打毬節、鞦韆節。其大食東道使鎮於此。從此至西海以來，大食、波斯參雜居止。其俗禮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塗髮。

《冊府元龜》卷九五六 穆國，都烏滸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爲隣。其王姓昭武，亦康國之種類也。

又卷九五八 牟知國，在忸密西南，去代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里。

又 穆國，都烏滸河之西安息故地，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遏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七百里。

又卷九六一 牟知國，在忸密西南。忸密，無土風。土平，禽獸、草木類中國。

《通志・四夷傳三・穆國》 穆國，隋時都烏滸河之西，小安息之故地，與烏那遏爲鄰，其王姓昭武。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氂牛、蒲萄、五果，土宜五穀。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五・穆國》 穆國，都烏滸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遏爲隣。王姓昭武氏，亦康居王種類，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遏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百里。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元史・太祖紀》 〔十六年〕冬十月，皇子拖雷克【略】馬魯【略】等城。

又《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麻里兀。

《異域志・馬羅國》 出異寶生頭香，即西戎之國，其方多產寶物，人至醜惡可畏。

呼似密部 火尋 火辭彌 貨利習彌伽 貨利習彌佉

《魏書・西域傳・呼似密國》 呼似密國，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萬四千七百里。土平，出銀、琥珀，有師子，多五果。

（并見《北史・西域傳・呼似密國》。）

《新唐書・西域傳下・康》 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滸水之陽。東南六百里距戊地，西南與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薩，乃康居小王奧鞬城故地。其君治急多颶遮城。諸胡惟其國有車牛，商賈乘以行諸國。天寶十載，君稍施芬遣使者朝，獻黑鹽。寶應時復入朝。

又《波斯》 火辭彌，與波斯接。

《大唐西域記・伐地國》 從此西南五百餘里，至貨利習彌伽國。

又《貨利習彌伽國》 貨利習彌伽國順縛芻河兩岸，東西二三十里，南北五百餘里。土宜風俗同伐地國，語言少異。

《釋迦方誌・遺跡篇》 〔伐地國〕又西南行五百餘里，至貨利習彌佉國，順縛芻河兩岸，東西可三十里，南北五百餘里。

《唐會要・火辭彌國》 火辭彌，與波斯接，風俗亦與波斯同。貞觀十八年三月，遣使貢方物，與摩羅遊使者偕來。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呼似密國，在阿弗大汗西，去代二萬二百里。

又卷九六一　呼似密國，在阿佛大汗西。土平，出銀、琥珀，有獅子，多五果。

機窪部

《出使日記續刻》卷七　〔光緒十九年二月〕初七日記　機窪國，北界夜末河、意爾日河，河外即哈薩克故地，南界自阿得雷克河至印度之奔哲潑，西界里海之東岸，東界依一草地，經納林河而及加布勒嶺。地約九十萬方里。機窪其都城也。以外大城，曰歐沙拉巴，曰烏爾根，曰對爾們，曰加拉大勒。境內除納林河左岸一狹地外，皆平原曠野，中包水澤，土脈肥沃。居民以牲畜爲業，馬稱名種，物產麥、稻、棉、豆、罌粟、麻、桑、梨、杏、蘋果、櫻桃、葡萄、瓜。冬居室，夏居穴，游民支帳，遷徙無常。其地先後爲土耳其、蒙古所據，而哈薩克、布哈爾亦皆來侵擾，最後烏士拜克人據地立國，與俄人爲仇敵。道光十九年，俄兵伐機窪，潰去。同治八年，俄復來伐，遂脅爲屬國。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西域回部》　西北數百里，有機窪城。沙漠無垠，戶口寥落，民多貧困，富者僅能自給。此數城向爲西域回部之冠，皆有轄屬部落，與他國不甚軒輊。惟類皆粗野無文，囂凌習氣，未盡蠲除。數十年來，俄國百計侵削，布魯特、浩罕、塔什干、撒馬兒罕已悉爲所併，機窪及布哈爾二部，久隸藩封，危在旦夕。

怛滿部 咀蜜 迭里迷 特爾默

《新唐書・西域傳下・大食》　怛滿，或曰怛沒，東陀拔斯，南大食，皆一月行；北岐蘭，二十日行；西卽大食，一月行。居烏滸河北平川中。獸多師子。西北與史接，以鐵關爲限。

《大唐西域記・羯霜那國》　順縛芻河北，下流至咀蜜國。

又《咀蜜國》　咀蜜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西長，南北狹。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諸窣堵波卽舊所謂浮圖也，又曰鍮婆，又曰私鍮簸，又曰藪斗波，皆訛也。及佛尊像，多神異，有靈鑒。

《釋迦方誌・遺跡篇》　順河北下，至咀蜜國，東西六百餘，南北四百餘。王城周二十餘里。

《明史・西域傳四・迭里迷》　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有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其酋長居新城。城內外居民僅數百家，畜牧蕃息，城在阿术河東，多魚。河東地隸撒馬兒罕，西多蘆林，產獅子。陳誠、李達嘗使其地。

《西域番國志・迭里迷》　迭里迷城，在撒馬兒罕之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城臨阿木河之東岸，依水崖而立。河水稍寬，非舟楫難渡通，稍略據險要。城之內外居民數百家，牧畜蕃息，河水多魚。舊城相去十餘里，河東土地隸撒馬兒罕所轄。河西蘆林之內，云有獅子產焉。

《竹山文集・內篇・迭里迷城》　荒城科枕碧溪頭，溪上人家土築樓。兩岸遠山俱北向，一川渾水自西流。沙邊官舫推楊柳，天上星槎入斗牛。客裏光陰容易過，好天佳節又中秋。

《明四夷考・迭里迷》　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王居新城，東距阿木河，河廣，非舟不可渡。城內外居民僅數百家，牧畜蕃息，多魚。河東地隸撒馬兒罕，河西有蘆林，多獅子。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三・迭里迷》。）

《圖書編・迭里迷》 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新舊二城相去（千）〔十〕餘里，王居新城，東距阿木河，河廣，非舟不可渡。城內外居民僅數百家，牸牧蕃息，多魚。河東地隸撒馬兒罕。

《明象胥錄・迭里迷》 迭里迷，去哈烈二千餘里，在撒馬兒罕西南。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王居新城，東距阿术河，河廣，非舟不可渡，多魚。城內外居民僅數百家，孳畜蕃息。河東地隸撒馬兒罕，河西有蘆林，多獅子。

（并見《明世法錄・西戎・迭里迷》。）

《明書・四國傳三・迭里迷》 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王居新城，東距阿木河，河廣，非舟不可渡。城內外居民僅數百家，牸畜蕃息，多魚。河東地隸撒馬兒罕，河西有蘆林，多獅子。宣宗時入貢。

《續通典・邊防三・特爾默》 舊作迭里迷，今改正。特爾默，在撒瑪爾罕西南，去哈喇二千餘里。有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其酋長居新城。居民僅數百家，畜牧蕃息。明李達、陳誠嘗使其地。

石汗那部 赤鄂衍那

《新唐書・西域傳下・謝颶》 石汗那，或曰斫汗那。自縛野底南入雪山，行四百里得帆延，東臨烏滸河。多赤豹。開元、天寶中，一再朝獻。

《大唐西域記・呾蜜國》 東至赤鄂衍那國。

又**《赤鄂衍那國》** 赤鄂衍那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五所，僧徒甚少。

《釋迦方誌・遺跡篇》 〔呾蜜國〕又東至赤鄂衍那國，東西四百里，南北五百餘〔里〕。王城周十餘里。寺五所，僧少。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四・謝颶》 石汗那，或曰斫汗那。自縛野底南入雪山，行四百里得帆延，東臨烏滸河。多赤豹。開元、天寶中一再朝獻。

《續通志・四夷傳三・吐火羅》 石汗那在帆延北，開元、天寶中再朝獻。

忽露摩諸部 忽露摩 愉漫 鞠和衍那 俱德建 鑊沙

《大唐西域記・赤鄂衍那國》 東至忽露摩國。

又**《忽露摩國》** 忽露摩國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藍二所，僧徒百餘人。

《釋迦方誌・遺跡篇》 〔赤鄂衍那國〕又東至忽露摩國，東西百餘，南北三百餘〔里〕。王城周十六七里。寺有二所，僧百餘耳。

《大唐西域記・忽露摩國》 東至愉朔俱反。漫國。

又**《愉漫國》** 愉漫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藍二所，僧徒寡少。

《釋迦方誌・遺跡篇》 〔忽露摩國〕東至愉朔俱反。漫國，廣四百餘里，縱百餘里。王城周十餘里。寺二所，僧亦不多。

《大唐西域記・愉漫國》 西南臨縛芻河，至鞠和衍那國。

又**《鞠和衍那國》** 鞠和衍那國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三所，僧徒百餘人。

《釋迦方誌・遺跡篇》 〔愉漫國〕西南臨縛芻河，便至鞠和衍那國，廣二百餘里，縱三百餘里。王城十餘里。寺三所，僧百餘。

《西陽雜俎・前集・物異》 俱德建國烏滸河中，灘派中有火祆祠。

《大唐西域記・鞠和衍那國》 〔鞠和衍那國〕東至鑊沙國。

又**《鑊沙國》** 鑊沙國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

七里。

《釋迦方誌・遺跡篇》〔鞠和衍那國〕又東至鑊沙國，廣三百餘里，縱五百餘里。王城周十六七里。

骨咄部 珂咄羅

《新唐書・西域傳下・骨咄》骨咄，或曰珂咄羅。廣長皆千里。王治思助建城。多良馬、赤豹。有四大鹽山，山出烏鹽。

開元十七年，王俟斤遣子骨都施來朝。二十一年，王頡利發獻女樂，又遣大首領多博勒達干朝貢。天寶十一載，冊其王羅全節爲葉護。

《大唐西域記・鑊沙國》東至珂咄羅國。

又《珂咄羅國》珂咄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

《釋迦方誌・遺跡篇》〔鑊沙國〕又東至珂咄羅國，廣縱千餘里。王城周二十餘里。

《往五天竺國傳》又跋賀那國東有一國，名骨咄國。此王元是突厥種族。當土百姓，半胡半突厥。土地出駝、騾、羊、馬、牛、驢、蒲桃、疊布、毛毯之類。衣著疊布、皮裘。言音半吐火羅，半突厥，半當土。王及首領、百姓等敬信三寶，有寺有僧，行小乘法。此國屬大寔所管。外國雖云道國，共漢地一箇大州相似。此國男（女）〔人〕剪鬚髮，女人在髮。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二・骨咄》骨咄，或曰珂咄羅。廣長皆千里，王治思助建城。多良馬、赤豹。有四大鹽山，出馬、烏鹽。唐開元十七年，王俟斤遣子骨都施來朝。二十一年，王頡利發獻女樂，又遣大首領多博勒達于朝貢。天寶十一載，冊其王羅金節爲葉護。

《續通志・四夷傳三・吐火羅》又有骨咄。開元十七年，王俟斤遣子來朝。二十一年，王頡利發獻女樂，又遣大首領來朝。天寶十一載，冊其王羅金節爲葉護。

俱蜜部 拘謎陀

《新唐書・西域傳下・俱蜜》俱蜜者，治山中。在吐火羅東北，南臨黑河。其王突厥延陀種。貞觀十六年，遣使者入朝。開元中，獻胡旋舞女，其王那羅延頗言爲大食暴賦，天子但（尉）〔慰〕遣而已。天寶時，王伊悉爛俟斤又獻馬。

《大唐西域記・珂咄羅國》東接葱嶺至拘謎莫閇反。陁國。

又《拘謎陁國》拘謎陁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二百餘里，據大葱嶺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西南鄰縛芻河，南接尸棄尼國。

《釋迦方誌・遺跡篇》〔珂咄羅國〕東接葱嶺，至拘謎陀國，廣二千餘里，縱二百餘里，據大葱嶺之中。王城周二十餘里，西南臨縛芻河。國南接尸棄尼國。

《續通志・四夷傳三・吐火羅》俱蜜在吐火羅東北，其王突厥延陀種。貞觀十六年，遣使朝。開元中，其王那羅延來獻，自陳爲大食暴賦，帝慰諭遣之。天寶時，王伊悉爛俟斤又獻馬。

色知顯諸部色知顯 阿弗太汗 早伽至 諾色波羅

《魏書・西域傳・色知顯國》 色知顯國，都色知顯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四十里，土平，多五果。

（幷見《北史・西域傳・色知顯國》。）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色知顯國，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四十里。

又卷九六一 色知顯國，在悉萬斤西北。土平，多果。

《魏書・西域傳・阿弗太汗國》 阿弗太汗國，都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果。

（幷見《北史・西域傳・阿弗太汗國》。）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阿弗大汗國，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里。

又卷九六一 阿佛大汗國，在忸密西。土平，多五果。

《魏書・西域傳・早伽至國》 早伽至國，都早伽至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植，取稻麥於隣國，有五果。

（幷見《北史・西域傳・早伽至國》。）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畢）〔早〕伽至國，東接忸密國，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里。

又卷九六一 （旱）〔早〕伽至國，在忸密西。（平土）〔土平〕，少田殖，取稻麥於隣國，有五果。

《魏書・西域傳・諾色波羅國》 諾色波羅國，都波羅城，在忸密南，去代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麥，多五果。

（幷見《北史・西域傳・諾色波羅國》。）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諾色波羅國，在忸密南，去代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八里。

又卷九六一 諾色波羅國，在忸密南。土平，宜稻麥，多五果、韋伽。

噶拉特 烏爾古特部

《茶餘客話・噶拉特、查納等三城》 噶拉特、查納阿拉巴、特謨勒，此三城同一語言，與各國皆不通。鬚染紅色。在大水濱，以魚爲食，水鹹不可飲。

《西域聞見錄・絕域諸國・噶拉特等三城》 噶拉特之城，查納阿拉巴特之城，摩勒之城，同一部落也。言語與各國不通。人以茜草染鬚。居大水濱，牧放牲畜，千萬爲羣，食必有魚。呼其水曰阿曼多龍。龜，有徑十尺，魚有長千丈者。水鹹苦，甘泉亦間有之。

《異域竹枝詞・絕域諸國》 千丈長魚十丈龜，巨舟萬斛恣鯨吞。驚心阿曼河邊水，拋竹船頭白浪掀。噶拉特城、查納阿拉巴特城、謨勒城，同一部落也。語言與西域各國不通。其人皆茜草染鬚，居於大水之濱。耕者稀，專牧放馬、牛、羊，千萬爲群。以大米、魚蝦爲常饌。呼其水曰阿曼多龍。中有龜，徑數十丈。魚有千丈者，皆能吸舟而吞人。其地多竹舟，行必載竹數百束，以鐵包裹，遇其吸水則擲之，龜魚自去。其水鹹苦不可飲，寬幾千萬里。

《茶餘客話・烏爾古特二城》 烏爾古特城、雅爾城，同一部，人皆回子。地產甜瓜，長六七尺，西瓜大如磨。

《西域聞見錄・絕域諸國》 烏爾古特、雅爾，一部落也。人皆同回子。土產西瓜、甜瓜最佳，西域土產無出其右者，長及七尺，有圓大如車輪者。沙棗之大如梨。

《異域竹枝詞・絕域諸國》 瓜長七尺磨盤圓，沙棗如梨碩更繁。不羨安

期仙果大，甚垂六寸滿高原。烏爾古特城、雅爾城，同一部落也。其人皆回子。甜瓜、西瓜有長七尺者，有圓如水磨者。沙棗之大如梨。盤佳堪特城、帕爾海城，同一部落也。其地皆山，牲畜最少。人於山巔耕種小麥，色白如粉。大麥碧綠。多桑，結甚有赤、白、黑、綠四種，長五六寸許。人皆採以爲食。衣帽如回也。

大月氏部

綜述

《史記・大宛列傳》 大月氏張守節正義：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泰《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人衆，秦爲寶衆，月氏爲馬衆也。』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閒，張守節正義：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西南。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漢書・西域傳上・大月氏國》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顏師古曰：『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爲封牛。封音峯。』

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彊輕匈奴。顏師古曰：『自恃其彊盛，而輕易匈奴也。』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顏師古曰：『解在《張騫傳》。』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後漢書・西域傳・大月氏國》 大月氏國李賢注：氏音支。下幷同。居藍氏城，李賢注：《前書》『藍氏』作『監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

初，月氏爲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肹頓、都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丘就卻攻滅四翎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爲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魏書・西域傳・大月氏國》 大月氏國，都盧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爲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世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北史・西域傳・大月氏國》 大月氏國，都媲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爲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通典・邊防八・大月氏》 大月氏，漢時通焉。理藍氏城，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北則康居，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里。土地、氣

候、物類、風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脊上高起。

其國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恃強輕匈奴。本居燉煌、祁連閒，祁連在今張掖郡之西北。至冒頓單于攻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於大夏分其國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攻滅四翎侯，自立爲王，因號貴霜王。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復滅天竺。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

至後魏代，北與蠕蠕接，數爲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弗敵沙在藍氏城東。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國人乘四輪車，或四牛、六牛、八牛輓之，在車大小而已。太武時，其國人商販到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澈，觀者驚以爲神明所作。自此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玄中記》：『瑪瑙出大月氏。又有牛名爲日及，今日取其肉，明日瘡愈。』宋膺《異物志》云：『月氏國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尋生如故。』

《冊府元龜》卷九五六 西域大月氏，本行國也，居燉煌、祁連間。匈奴冒頓單于攻破月氏，（月氏）老上單于殺月氏（王），月氏乃遠去，過大（隴）〔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初月氏爲匈奴所滅，分其國爲體密、雙靡、貴霜、胐頓、都密凡五部翎侯。一云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罽賓國北與大月氏接，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君謂爲之君也。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卽所謂釋種者也，亦語頗有輕重。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三・大月氏》 大月氏國，月氏音肉支。漢時通焉。理藍氏城，一名薄羅城，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之側。不屬都護。戶十萬。其國本行國也，隨畜遷徙，與匈奴同。控弦十餘萬，故恃強輕匈奴。本居燉煌、祁連閒，祁連山在今張掖郡之西北。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于大夏分其國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攻滅四翎侯，翎音翕。自立爲王，因號貴霜王。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復滅天竺。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

至後魏時，北與蠕蠕接，數爲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弗敵沙在藍氏城東。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國人乘四輪車，或四牛、六牛、八牛輓之，在車大小而已。《後魏書》云：太武時，其國人商販至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于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于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可容百人，光色映澈，觀者驚以爲神明（自此所作）〔所作，自此〕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通志・四夷傳三・大月氏》 大月氏，漢時通焉。治監氏城，東漢作藍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鐵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爲封牛。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彊輕匈奴。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又 月氏之遷於大夏也，分其地爲五翎侯：翎卽翕字。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八十二里；三曰貴霜翎侯，治護澡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胐頓翎侯，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里。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後百餘歲，貴霜翎侯邱就卻攻滅四翎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邱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爲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自後無聞。

至後魏時，其國數爲蠕蠕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弗敵沙在藍氏城東。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國人乘四輪車，或四牛、六牛、八牛輓之，在車大小而已。太武時其國人商販至代都，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瑠璃。於是採礦於山中

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玄中記》曰：馬瑙出大月氏，又有牛名爲日及，今日取其肉，明日瘡愈。宋膺《異物志》云：月氏國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尋生如故。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五・大月氏》 大月氏，漢時通焉。治藍氏城，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北則康居，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里。土地、氣候、物類、風俗、錢貨與安息同。出封駝。脊上高起。其國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恃強輕匈奴。本居燉煌、祁連閒，祁連在今張掖郡之西北。至冒頓單于攻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於大夏分其國爲五部翎翎音翕。侯。武帝聞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其擊之。方從事滅胡，乃使張騫使月氏。時月氏既君大夏，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而還。後百餘歲，貴霜翎侯（兵）〔丘〕就卻攻滅四翎侯，自立爲王，因號貴霜王。又滅僕達、罽賓，悉有其國。復滅天竺。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

至後魏代，北與蠕蠕接，數爲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弗敵沙在藍氏城東。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國人乘四輪車，或四牛、六牛、八牛輓之，在車大小而已。太武時，其國人商販到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驚以爲神明所作。自此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玄中記》：瑪瑙出大月氏。又有牛名爲日及，今日取其肉，明日創愈。宋膺《異物志》云：月氏國有羊，尾重者十斤，割之供養，尋生如故。

《圖書編・大月氏》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北。

分述

疆域政區

《三國志・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 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幷屬大月氏。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監一作藍。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後爲匈奴冒頓單于所攻破，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月支有五翎侯：翎即翕字。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貴霜翎侯，治護澡城，澡音操。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肹頓翎侯，肹音許乙切。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一說大月氏北與蠕蠕接，數爲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三・大月氏》 四至：其南則大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北則康居。去長安一萬一千六百里。

經濟物産

《北堂書鈔》卷一三四 班固與弟超書云：月支騕褭，大小相雜，但細好而已。

《藝文類聚》卷六五 《玄中記》曰：大月氏有牛，名曰日及，割取肉一二斤，明日瘡愈。漢人入國，示之以爲珍異。

又卷八四 《玄中記》曰：馬瑙出月氏國。

《冊府元龜》卷九六〇　大月氏，治監氏城一作藍氏城。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皆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脊上有土封，封者言其隆高，若封土也。國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後魏大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三・大月氏》　土俗物產：土俗、氣候、物類、風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玄中記》云：瑪瑙出大月氏。又有牛名爲日及，今日割其肉，明日瘡愈。又宋膺《異物志》云：月氏國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尋生如故。

烏弋山離部烏弋

《漢書・西域傳上・烏弋山離國》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挑、西與犂軒、條支接。顏師古曰：『撲音布木反。犂讀與驪同。軒音鉅連反，又鉅言反。』

又　烏弋地暑熱莽平，顏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顏師古引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者）兩角（者）或爲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頰毳，尾端茸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卽《爾雅》所謂狻猊也。狻音酸。猊音倪。拔音步葛反。毳亦頰旁毛也，音而。茸音人庸反。』俗重妄殺。顏師古曰：『重，難也。言其仁愛不妄殺也。』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以金銀飾杖。顏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音直亮反。』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後漢書・西域傳》　自皮山西南經烏秅，涉懸度，歷罽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

《三國志・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　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烏弋一名排持。

《通典・邊防八・烏弋山離》　烏弋山離國，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理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挑、西與犂軒、條支接。犂軒，卽大秦也。犂讀與驪同。軒，巨連反。行可百餘日，乃到條支。魏時其國名排持。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烏戈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挑、西與犂軒、條支接。撲音布木切。犂讀與驪同。軒音鉅連切，又鉅言切。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

又卷九六〇　烏弋山離國地暑熱莽平，有草莽而平坦。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排）〔桃〕拔、獅子、犀牛。（排）〔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俗重妄殺。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射馬。以金銀飾仗。仗謂所持兵器也。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三・烏弋山離》　烏弋山離國，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至多，亦大國也。東北至都護理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接，北與撲挑、西與犂軒、條支接。犂軒，卽大秦也。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按《魏書》其國一名排持也。

《通志・四夷傳三・烏弋山離》　烏弋山離，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挑、挑或作桃。西與犂軒、條支接。行可百餘日乃到。烏弋地暑熱莽平，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飲食、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毛，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頰毳，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亦謂之狻猊。狻音酸，猊音倪。頰，而占反。毳，音而。俗重妄殺。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以金銀飾杖。杖，謂所持兵器也。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復馬行

六十日餘至安息。烏弋，東漢時改稱爲排持。

《白孔六帖》卷九七　烏弋。漢烏弋國，有師子似虎，正黃，尾端大如牛〔斗〕。

《文獻通考・四夷考一四・烏弋山離》　烏弋山離，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桃、西與犂靬、條支〔接〕。犂靬，即大秦也。犂與驪同，靬亘連反。行可百餘日，乃到條支。魏時其國名排持。

大夏部

《史記・大宛列傳》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裴駰集解引徐廣曰：『身，或作「乾」，又作「訖」。』司馬貞索隱：身音乾，毒音篤。引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

《漢書・西域傳・大月氏國》　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顏師古曰：『同受節度也。』有五翎侯：顏師古曰：『翎即翕字。』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貴霜翎侯，治護澡城，顏師古曰：『澡音藻。』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肸頓翎侯，顏師古曰：『肸音許乙反。』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

《通典・邊防八・大夏》　大夏，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君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共稟漢使者。同受節度。大夏人多，可百餘萬，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接身毒國，皆屬大月氏。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民多，可百餘萬。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三・大夏》　大夏國，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室，與大宛同俗。去漢一萬二千里，居漢西南。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甚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共稟漢使者。同受節度。按大夏人多，可萬餘，有市販賈諸物。東南接身毒國，皆屬大月氏。

《通志・四夷傳三・大月氏》　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大夏之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人衆多，可萬餘，有市列販賈諸物。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五・大夏》　大夏，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君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乃攻之，皆臣畜，共稟漢使者。同受節度。大夏人多，可萬餘，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界接身毒國。皆屬大月氏。

《圖書編・大夏》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

條枝部

綜述

《史記・大宛列傳》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溼。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張守節正義引《漢書》云：『條支出師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師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鴟鷹身，蹄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裴駰集解引應劭曰：『眩，相詐惑。』張守節正義顏云：『今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司馬貞索隱引《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括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烏，爲王母取食。』張守節正義：此弱水、西王母既是安息長老傳聞而未曾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卽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在于寘國南二千七百里。于寘去京凡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漢書・西域傳上・烏弋山離國》 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卵如甕。顏師古曰：『甕，汲水瓶也，音於龍反。』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顏師古曰：『安息以條支爲外國，如言蕃國也。』善眩。顏師古曰：『眩讀與幻同，解在《張騫傳》。』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顏師古曰：『《玄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也。』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後漢書・西域傳・條支國》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甕。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爲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

《三國志・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 前世謬以爲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爲彊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爲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爲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爲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

《北史・西域傳・條支國》 條支國，在安息西，去代二萬九千四百里。

《通典・邊防八・條支》 條支，漢時通焉。去陽關二萬二千一百里，在葱嶺之西。城在山之上，周迴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熱下濕，田宜稻。出犎牛、孔雀，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安息以條支爲外國，如言蕃國。善眩。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獅子、犀牛。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毛，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師子似大蟲，正黃有髦，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亦謂之狻猊。拔音步葛反。彪，亦頰旁毛也。髦音而占反。彪音而。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和帝永元中，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惡風雨，亦有三歲者。』英聞而止。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條支國，臨西海。暑濕，田稻。人衆甚多。其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惟西北隅通陸道。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爲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三・條支》　條支國，漢時通焉。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安息以條支爲外國，如言蕃國也。以地絶遠，漢使稀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按《後漢書》和帝永元中，班超掾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闊，往來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遲風，閒亦有三歲者。又曰：海中善使人思鄉，漢使若不顧父母妻子者，則可往矣。英聞而止。西海到玉門、陽關四萬里。

《通志・四夷傳三・條支》　條支，漢時通焉。去陽關二萬二千一百里，在葱嶺之西。城在山之上，周迴四十餘里。臨西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絶，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田宜稻。出封牛、孔雀，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外國如言外蕃也。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四・條支》　條支，漢時通焉。去陽關二萬二千一百里，在葱嶺之西。城在山之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絶，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濕，田宜稻。出犎牛、孔雀，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安息以條支爲外國，如言蕃國。善眩。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布）〔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獅子、犀牛。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毛，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拔）〔邪〕。獅子似大蟲，正黄有頰彤，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亦謂之狻猊。拔音步葛反。彤，亦頰旁毛也。頰音而占反。彤音而。其錢獨文爲人，幕爲騎馬。絶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漢和帝永元中，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惡風雨，亦有三歲者，故入海人皆賫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乃止。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玄中記》云：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爾雅》云：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也。自條支乘水西行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圖書編・條支》　條支乘水西行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分述

疆域政區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三・條支》　四至：去陽關二萬二千一百里，在葱嶺之西。城在山上，周迴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絶，惟西北通陸道。

經濟物産

《藝文類聚》卷九一　《續漢書》曰：【略】又云西域條支國出孔雀。

《冊府元龜》卷九六〇　條支國【略】有大鳥，卵如甕。又出師子、犀牛、犎牛、孔雀。

《太平御覽》卷九二四　張璠《漢記》曰：條支國，臨西海。出獅子、孔雀。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三・條支》　土俗物産：土地暑濕，田宜稻。出犎牛、孔雀，有大鳥，卵如甕。汲水瓶。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獸有桃拔、獅子、犀牛。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獅子似大蟲，正黄有頰彤，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所謂狻猊也。狻音俊，猊音倪，拔，步各切。彤亦頰旁毛也。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

嚩噠部 嚩噠 噷噠 挹怛

題解

《通典・邊防九・嚩噠》挹怛同。按劉璠《梁典》，滑國姓嚩噠，後裔以姓爲國號，轉訛又謂之挹怛焉。其本源或云車師之種，或云高車之種，或云大月氏之種。又韋節《西蕃記》云：『親問其國人，並自稱挹闐。』又按《漢書》，陳湯征郅支，康居副王挹闐抄其後重，此或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訛舛，年代綿邈，莫知根實，不可得而辨也。今考其風俗物產及諸家所說而編之。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二・嚩噠》按劉璠《梁典》，滑國姓嚩噠，後以姓爲國號，轉訛又謂之挹怛焉。又《西域記》云：其本源或云車師之種，或云高車之種，或云大月氏之種。又韋節《西蕃記》云：『親問其國人，又自稱悒闐。』又按《漢書》陳湯征郅支，康居副王悒闐抄其後重，此或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訛舛，年代綿邈，莫知根實，不可得而辨也。今攷其風俗物產及諸家所說而編之。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五・挹怛國》按劉璠《梁典》，滑國姓嚩噠，後裔以姓爲國號，轉訛又謂之挹怛焉。其本原或云是車師之種，或云高車之種。又韋節《西蕃記》云：『親問其國人，並自稱挹闐。』又按《漢書》陳湯征郅支，康居副王挹闐抄其後，則此或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訛舛，年代綿邈，莫知根實，不可得而辨也。今考其風俗物產及諸家所說而編之。

綜述

《魏書・西域傳・嚩噠國》嚩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烏（許）〔滸〕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角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任，死便授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者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冢內。其人兇悍，能鬥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與蠕蠕婚姻。自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遣使貢師子一，至高平，遇万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永熙以後，朝獻遂絕。其國南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洛陽伽藍記》卷五十月之初，至噷噠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游軍而治。以氈爲屋，隨逐水草，夏則遷涼，冬則就溫。鄉土不識，文字禮教俱闕。陰陽運轉，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周十二月爲一歲。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敕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貢。王居大氈帳，方四十步，周廻以氈甃爲壁。王著錦衣，坐金牀，以四金鳳凰爲牀脚。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書。至於設會，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噷噠國王妃亦著錦衣，長八尺奇，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帶一角，長三尺，以玫瑰五色珠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爲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似有角，團圓下垂，狀似寶蓋。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爲強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殺生血食，器用七寶。諸國奉獻，甚饒珍異。按噷噠國去京師二萬餘里。

《周書・異域傳下・噷噠國》噷噠國，大月氏之種類，在于闐之西，東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治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餘里。刑法、風俗，與突厥畧同。其俗又兄弟共娶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其人兇悍，能戰鬬。于闐、安息等大小二十餘國，皆役屬之。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魏廢帝二年、明帝二年，并遣使來獻。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絕。

《隋書・西域傳・挹怛》　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者五六千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強領其國。都城方十餘里。多寺塔，皆飾以金。兄弟同妻。婦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數爲角。南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北史・西域傳・噘噠國》　噘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有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偸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其人凶悍，能鬥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與蠕蠕婚姻。自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遣貢師子一，至高平，遇万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永熙以後，朝獻遂絕。至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廢帝二年、周明帝二年，並遣使來獻。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絕。至隋大業中，又遣使朝貢方物。其國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新唐書・西域傳下・吐火羅》　挹怛國，漢大月氏之種。大月氏爲烏孫所奪，西過大宛，擊大夏臣之。治藍氏城。大夏卽吐火羅也。噘噠，王姓也，後裔以姓爲國，訛爲挹怛，亦曰挹闐。俗類突厥。天寶中遣使朝貢。

《通典・邊防九・噘噠》　挹怛同。　噘噠國，或云高車之別種，或云大月氏之種類，其源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東去長安一萬一百里。至後魏文帝時，已八九十年矣。衣服類胡，加以纓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部衆可十萬。依隨水草。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又兄弟共娶一妻，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餘所，皆役屬之，號爲大國。每遣使朝貢。孝明帝熙平中，遣伏子統宋雲使西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今舉其略云。

挹怛同。至隋時又謂挹怛國焉。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五六千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強領其國。俗同吐火羅。南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二・噘噠》　噘噠國，或云高車之別種，或云大月氏之種類。其原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至後魏文帝時，已八九十年。其國無車有輿，多馳馬。用刑嚴急，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西域康居、于闐、踈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餘所，皆役屬之，號爲大國。每遣使朝貢。後魏孝明帝熙平中，遣王伏子統宋雲等使西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今舉其畧云。

至隋時又謂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五六千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強領其國。俗同吐火羅。南去曹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隋大業中，遣使來貢。

《通志・四夷傳三・噘噠》　噘噠，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源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衣服類胡加以纓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有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偸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其人凶悍，能鬥戰。西域康居、于闐、疏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與蠕蠕婚姻。自魏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遣貢師子一，至高平，遇万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永熙以後，朝獻遂絕。初，熙平中明帝遣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其略云。至大統十

二年，遣使獻其方物。廢帝二年、周明帝二年，幷遣使來獻。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絕。隋大業中，又遣使朝貢方物。其國去漕國千五百里，東至瓜州六千五百里。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五・嚩噠》　嚩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至後魏文成帝時，已七八十年矣。）在于闐之西，去長安一萬一百里。〔至後魏文成帝時，已七八十年矣。〕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餘里，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衣服類胡加以纓絡。頭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眾可有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其諸妻皆在別所，相去或一二百里、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賊盜無多少皆腰斬，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其人凶悍，能鬥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與蠕蠕婚姻。自後魏太安之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貢獅子一，至高平，遇萬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永熙以後，朝獻遂絕。初，熙平中明帝遣贈仗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其略云。至大統十二年，遣使貢方物。廢帝二年、周明帝二年，幷遣使來獻。〔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絕。隋大業中，又遣使朝貢方物。其國去曹國千五百里，東至瓜州六千五百里。

又《挹怛國》　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里，大月氏之種也。勝兵五六（萬）〔千〕。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宋語）〔字詰〕強領其國。俗同吐火羅。南去曹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隋大業中，遣使來貢。

分述

疆域政區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嚩噠國，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衆可十萬。無城邑。西域康居、于闐、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二・嚩噠》　四至：在于闐之西，東去長安一萬一千里。

文化風俗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二・嚩噠》　土俗物產：其俗衣服類胡，加以瓔珞，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又兄弟共娶一妻，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

滑國諸部 滑國 周古柯 呵跋檀 伽倍 鉢和 胡密丹 護蜜 達摩悉鐵帝 胡蜜 白題

《梁書・諸夷傳・滑國》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

班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又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

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爲小國，屬芮芮。後稍強大，征其旁國【略】開地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麨及羊肉爲糧。其獸有師子、兩脚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氈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幷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卽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

又　周古柯國，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來獻方物。

又　呵跋檀國，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

《南史・夷貊傳下・滑國》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

魏之居代都，滑猶爲小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旁國【略】開地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少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麵及羊肉爲糧。其獸有師子、兩脚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氈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卽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

呵跋檀、周古柯、胡蜜丹等國，幷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貢獻方物。

《通典・邊防九・滑國》　滑國，車師之別種也。後漢順帝永建初，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漢以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武帝普通初，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後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爲小國，屬芮芮。後稍強大，征其旁國【略】開地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麨及羊肉爲糧。其獸有師子、兩脚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氈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幷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卽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至後魏時，謂之滑匡。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滑國，車師別種也。後漢初居代都。滑爲小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旁國，開地千餘里。

又卷九六一　滑國，車師之別種也。土地溫暖，多山川、樹木、五穀。國人以麨及羊肉爲糧。其獸有獅子、兩脚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着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人）〔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在）〔共〕妻。無城郭，氈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幷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起。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卽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

又　古柯國、胡密丹國、檀國，皆滑旁小國也。衣服容貌皆與滑同。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二・滑國》　滑國，車師之別種也。後漢順帝永建初，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漢以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不通中國。至梁武帝普通初，其王厭帶夷（粟）〔栗〕陁始遣使獻黃獅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後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爲小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旁國。【略】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官職。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死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卽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至後魏時謂之嚈噠國。

土俗物產：其獸有獅子、兩脚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寸，用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氈屋爲居，東向開戶。

《通志・四夷傳三・滑國》阿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白題附。滑國，車師之別種也，後漢時通焉。順帝永建初，八滑從班勇擊北匈奴有功，漢以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梁武帝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初，復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後魏之居代都，滑猶爲小國，屬蠕蠕。後稍彊大，征其旁國，【略】開地千里。土地溫暖，多山川，少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麵及羊爲糧。其獸有師子、兩脚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袍，用金玉爲帶。女人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寸，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以氈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幷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有阿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等國，幷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初，皆遣使隨滑使來貢方物。

《文獻通考・四夷考一五・滑國》匹、阿跋檀、周古柯、胡密丹附。滑國，車師之別種也，後漢順帝永建初，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漢以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武帝普通初，其王厭帶夷（粟）〔栗〕陀始遣使獻貢黃獅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後魏之居桑乾也，滑猶小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旁國。【略】其獸有獅子、兩脚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袍，用金玉爲帶。女人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寸，以金銀飾之。兄弟共妻。無城，氈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跪一拜而止。死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譯而後通。至後魏時，謂之滑匹、阿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等國，幷滑旁小國也，衣服容貌皆同。普通初，使使隨滑入貢。

《魏書・西域傳・伽倍國》伽倍國，故休密翕侯。都和墨城，在莎車西，去代一萬三千里。人居山谷間。

（幷見《北史・西域傳・伽倍國》。）

又《鉢和國》鉢和國，在渴槃陁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峯。其人唯食餅麨，飲麥酒，服氈裘。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嚩噠，一道西南趣烏萇。亦爲嚩噠所統。

（幷見《北史・西域傳・鉢和國》。）

《洛陽伽藍記》卷五九月中旬入鉢和國。高山深谷，嶮道如常。國王所住，因山爲城。人民服飾，惟有氈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依。國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峯。

《梁書・諸夷傳・胡蜜丹國》胡蜜丹國，亦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

《新唐書・西域傳下・識匿》護蜜者，或曰達摩悉鐵帝，曰鑊侃，元魏所謂鉢和者，亦吐火羅故地。東南直京師九千里而贏，橫千六百里，縱狹纔四五里。王居塞迦審城，北臨烏滸河。地寒沍，堆阜曲折，沙石流漫。有豆、麥，宜木果，出善馬。人碧瞳。

又開元八年，冊其王羅旅伊陀骨咄祿多毗勒莫賀達摩薩爾爲王。十六年，與米首領米忽汗同獻方物。明年，大酋烏鶻達干復朝。王死，冊其從弟護眞檀嗣王。二十九年，身入朝，宴內殿，拜左金吾衛將軍，賜紫袍、金帶。天寶初，王子頡吉匐請絕吐蕃，賜鐵券。八載，眞檀來朝，請宿衛，詔可。授右武衛將軍，久乃遣。又遣首領朝貢。乾元元年，王紇設伊俱鼻施來朝，賜氏李。

《大唐西域記・屈浪拏國》從此東北，登山入谷，途路艱險，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亦名鎮侃，又謂護蜜。

又《達摩悉鐵帝國》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間，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五六百餘里，南北廣四五里，狹則不踰一里。臨縛芻河，盤紆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風凄烈。唯植麥豆，少樹林，乏花菓。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俗無禮義，人性獷暴，形貌鄙陋，衣服氈褐。眼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

昏馱多城，國之都也。

《釋迦方誌・遺跡篇》〔尸棄尼國〕又南越山河至達摩鐵悉帝國，一名護侃國，一名護密國。即覩貨羅之故地也，在兩山間。東西千五百里，南北減百里，或狹不踰十里，東臨縛芻河。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從此〔屈浪拏國〕又東北山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亦名護密也。國在兩山間，臨縛芻河，出善馬，形小而健。

俗無禮義，性暴形陋，眼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昏馱多城，國之都也。

《往五天竺國傳》 又從吐火羅國東行七日，至胡蜜王住城。當來於吐火羅國，逢漢使入蕃，略題四韻，取辭五言：『君恨西蕃遠，余嗟東路長。道荒宏雪嶺，險澗賊途倡。鳥飛驚峭嶷，人去偏樑□。平生不捫淚，今日灑千行。』冬日在吐火羅逢雪述懷，五言：『冷雪牽冰合，寒風擘地烈。巨海凍墁壇，江河凌崕囓。龍門絕瀑布，井口盤虵結。伴火上㲉歌，焉能度播蜜？』此胡蜜王，兵馬少弱，不能自護。見屬大實所管，每年輸稅絹三千疋。住居山谷，處所狹小，百姓貧多。衣著皮裘氈衫，王著綾絹疊布。食唯餅飯。土地極寒，甚於餘國。言音與諸國不同。所出羊牛，極小不大，亦有馬騾。有僧有寺，行小乘法。王及首領百姓等，惣事仏，不歸外道，所以此國無外道。男并翦鬢髮，女人在（頭）〔髮〕。住居山裏，其山無有樹水及於百草。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伽倍國，故休密翎侯所治和墨城也。在莎車西，去代萬三千里，民居山谷間。

《通志・四夷傳三・鉢和》 鉢和，後魏時通焉。在渴槃陁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峰。其人唯食餅，飲麥酒，服氊裘。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嚈噠，一道西南趨烏萇。亦爲嚈噠所統。

《文獻通考・四夷考一四・識匿》 護蜜者，或曰達摩悉鐵帝，曰護偘，元魏所謂鉢和者，亦吐火羅故地。東南直京師九千里而贏，橫千六百里。王居塞迦審城，北臨烏滸河。地寒沍，堆阜曲折，沙石流漫。有豆、麥，宜木果，出善馬。人碧瞳。顯慶時，以其地爲鳥飛州，王沙鉢羅頡利發爲刺史。地當四鎮入吐火羅道，故役屬吐蕃。開元八年，冊其王羅旅伊陀骨咄祿多毗勒莫賀達摩薩爾爲王。十六年，與米首領米忽汗同獻方物。明年，大酋鳥鶻達于復朝。王死，冊其從弟護眞檀嗣王。二十六年，身入朝，宴內殿，拜左金吾衛將軍，賜紫袍、金帶。天寶初，請絕吐蕃，賜鐵券。八載，眞檀來朝，請宿衛，詔授右武衛將軍，久乃遣。又遣首領朝貢。乾元元年，王紇設伊俱鼻施來朝，賜氏李。

《續通志・四夷傳三・吐火羅》 護蜜，元魏所謂鉢和者，亦吐火羅故地。顯慶時以地爲鳥飛州，王沙鉢羅頡利發爲刺史，役屬吐蕃。開元八年，冊其王羅旅伊陀骨咄祿多毗勒莫賀達摩薩爾爲王。十六年來獻。明年，復遣使來獻。王死，冊其從弟護眞檀嗣王。二十九年入朝，拜左金吾衛將軍。天寶八載，復來朝。乾元元年，王紇設伊俱鼻施來朝，賜氏李。

《梁書・諸夷傳・白題國》 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今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菓，食物略與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南史・夷貊傳下・白題國》 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是也。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果，食物略與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白題國，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

又卷九六一 白題國，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果，食物畧與滑同。

《通志・四夷傳三・滑國》 又有白題國，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果，食物略與滑同。其王姓支，字史稽毅。其先蓋匈奴之別種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是也。普通三年，亦遣使朝獻江左云。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五・白題》 白題，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是也。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果，食物略與滑同。梁普通三年，遣使貢方物。

吐火羅部 吐呼羅 覩貨邏

綜述

《魏書・西域傳・吐呼羅國》 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萬斤國，中間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

間相去一萬里。國中有薄提城，周市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駝、騾。其王曾遣使朝貢。

《隋書・西域傳・吐火羅》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必產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北史・西域傳・吐呼羅國》　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萬斤國，中間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間相去一萬里。薄提城周匝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駝、騾。其王曾遣使朝貢。

又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善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掛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馬於穴所，必產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新唐書・西域傳下・吐火羅》　吐火羅，或曰土豁羅，曰覩貨邏，元魏謂吐呼羅者。居葱嶺西，烏滸河之南，古大夏地。與挹怛雜處。勝兵十萬。國土著，少女多男。北有頗黎山，其陽穴中有神馬，國人游牧牝于側，生駒輒汗血。其王號『葉護』。武德、貞觀時再入獻。

永徽元年，獻大鳥，高七尺，色黑，足類橐駝，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俗謂駝鳥。顯慶中，以其阿緩城爲月氏都督府，析小城爲二十四州，授王阿史那都督。後二年，遣子來朝，俄又獻碼碯鐙樹，高三尺。神龍元年，王那都泥利遣弟僕羅入朝，留宿衛。開元、天寶間數獻馬、驢、異藥、乾陀婆羅二百品、紅碧玻瓈，乃冊其君骨咄祿頓達度爲吐火羅葉護，挹怛王。其後，鄰胡羯師謀引吐蕃攻吐火羅，於是葉護失里忙伽羅丐安西兵助討，帝爲出師破之。乾元初，與西域九國發兵爲天子討賊，肅宗詔隸朔方行營。

《大唐西域記・覩貨邏國故地》　出鐵門至覩貨邏國舊曰吐火羅國，訛也。故地，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阨葱嶺，西接波剌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自數百年王族絕嗣，酋豪力競，各擅君長，依川據險，分爲二十七國。雖畫野區分，總役屬突厥。氣序既溫，疾疫亦衆。冬末春初，霖雨相繼，故此境已南，濫波已北，其國風土幷多溫疾。而諸僧徒以十二月十六日入安居，三月十五日解安居，斯乃據其多雨，亦是設教隨時也。其俗則志性恇怯，容貌鄙陋。粗知信義，不甚欺詐。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自左向右，文記漸多。逾廣孳利。多衣氈，少服褐。貨用金銀等錢，模樣異於諸國。

《釋迦方誌・遺跡篇》　出鐵門關便至覩貨邏國古云吐火羅也。之故地，南北千餘，東西三千餘。東拒葱嶺，西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其中自分二十七國。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由溫熱多雨故也。

《往五天竺國傳》　又從此犯引國，北行廿日，至吐火羅國。王住城名爲縛底耶。見今大實兵馬，在彼鎮押。其王被（其王被）逼，走向東一月程，在蒲特山住，屬大實所管。言音與諸國別，共罽賓國少有相似，多分不同。衣著皮毬氈布等，上至國王，下及黎庶，皆以皮毬爲上服。土地足馳、騾、羊、馬、氈布、蒲桃。食唯愛餅。土地寒冷，冬天霜雪也。國王首領及百姓等，甚敬三寶。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內）〔肉〕及葱、韮等。不事外道，男人幷剪鬢髮，女人在髮。土地足山。

《通典・邊防九・吐火羅》　吐火羅，一名土壑宜，後魏時吐呼羅國也，隋時通焉。都葱嶺西五百里，在烏滸河南，即嬀水也。與挹怛雜居。勝兵十萬人，皆習戰。俗奉佛。多男，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飾載五角，十夫載十角。男子無兄弟者，則與他人結爲昆季，方始得妻，不然終身無婦矣。生子屬其長兄。被服、文字與于闐略同。城北有頗黎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焉。其北界則漢時大宛之地，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

大唐初，屬西突厥。高宗永徽初，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俗謂爲駝鳥。龍朔元年，吐火羅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幷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軍府百二十六，仍於吐火羅國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

《唐會要・吐火羅國》　吐火羅，在葱嶺之西數百里，與挹怛雜居。勝兵五萬。其國土著多男子，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戴五角，十夫則首戴十角。男子無兄弟，則與他人結爲昆季，方始得妻，不然則終身無婦

矣。被服、文字與于闐略同。其城北有頗黎山，南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產名駒汗血馬。北界接西域大宛之地。

貞觀九年五月，朝貢使至。永徽元年，獻大鳥，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俗謂之駝鳥。三年，其葉護那史烏溼波奉表告立，高宗遣置州縣使王名遠到其國，以所理阿緩大城爲月氏都督府，仍分其小城爲二十四州，以烏溼波爲都督。五年，烏溼波遣子伊室達官弩以朝獻。龍朔元年，授烏溼波使持節月氏等二十五州諸軍事、月氏都督。麟德二年，遣其弟祖訖多獻瑪瑙燈樹兩具，高三尺餘。開元七年，其葉護支汗那帝賒上表，獻解支之人暮闍，請加試驗。八年，獻名馬騄及異藥。至十二年，遣使獻胡藥乾陀婆羅等二百餘品。十七年，冊其首領骨咄祿頓達度爲葉護。其年，葉護遣使獻須那伽帝釋麥。十八年，遣使獻紅頗梨、碧頗梨、生馬腦、金精及質汗等藥。天寶八載，其葉護失理忙伽羅遣上表曰：『臣鄰境有一胡，號曰「羯師」，居在深山，恃其險遠，違背聖化，親附吐蕃。於國內置吐蕃城，投勃律要路，與吐蕃擬將兵入境。臣每憂懼，思破兇徒，望請安西兵馬來載五月到小勃律，六月到大勃律。伏乞允臣所奏，事若不成，請斬臣七段。緣失蜜王向漢忠赤，特望敕書宣慰，使其感恩。』玄宗覽表，許之。十二年，又遣使朝貢，乾元元年七月，與西域九國遣兵助國討逆，肅宗令赴朔方行營。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悒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一說其北界即漢西域大宛之地，今屬西蕃突厥，在瓜州西六千七百里。

又　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萬斤國，中間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間相去一萬里。中薄提城周迴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

又卷九六一　吐呼羅國在悉萬斤東。土宜五穀，有好馬、駝、騾。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吐火羅》　吐火羅國，一名土壑宜，後魏時吐呼羅國也，隋時通焉。都葱嶺西數百里，在烏滸河南，即嬀水也。勝兵十萬，皆善戰。大業中，遣使朝貢。唐初，屬西突厥。高宗永徽元年，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俗謂爲駝鳥。三年，其葉護那史烏溼波奉表告立，高宗遣置州縣使王名遠到其國，以所理阿緩大城爲月氏都督府，各分其小城爲二十四州，以烏溼波爲都督。王名遠請于吐火羅國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五年，烏溼波遣子伊室達官弩朝貢。龍朔元年，授烏溼波使持節月氏等二十五州諸軍事、月氏都督。麟德二年，遣其弟祖訖多貢瑪瑙燈兩具，高三尺餘。開元七年，其葉護支汗那帝賒上表，獻天文人大慕闍，請加試驗。八年，貢名馬及騄。十二年，貢異藥乾陁婆羅等二百餘品。十七年，冊其首領骨吐祿頓度爲葉護，葉護遣使貢須那伽帝釋麥。二十六年遣使貢紅玻璃、碧玻璃、生瑪瑙、生金精及質汗等藥。天寶八年，其葉護失理忙伽羅遣使上表云：『臣鄰境有一胡，號曰「羯師」，居在深山，恃其道險遠，違背聖化，親附吐蕃。于國內置吐蕃城，捉敦律要路，與吐蕃擬將兵入臣境。臣每憂懼，思破兇黨，乞請安西兵馬來載五月到小勃律，六月到大勃律。伏乞允臣所奏，事若不成，請斬臣爲七截。緣失密王向漢忠赤，特望敕書宣慰。』玄宗覽表，許之。十二年遣使來朝貢。乾元元年七月，與西域九國遣兵助國討逆，肅宗令赴朔方行營。

《通志・四夷傳三・吐火羅》　吐火羅，隋時通焉。一名土壑宜，後魏時吐呼羅國也。《魏史》稱吐呼羅，云：『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萬斤國，中間相去二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間相去一萬里。治薄提城，城周匝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騾。騾。其王曾遣使朝貢。』吐火羅之爲吐呼囉，音語訛舛，或當然也。《隋史》載：吐火羅都葱嶺之西五百里，在烏滸河南，即嬀水也，與挹怛雜居。勝兵十萬人，皆習戰。俗奉佛。多男子，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飾戴五角，十夫戴十角。男子無兄弟者，則與他人結爲昆季，方始得妻，不然終身無婦矣。生子屬其長兄。被服、文字與于闐略同。城北有頗梨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馬。其北界則漢時大宛之地，南去曹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唐初屬西突厥。高宗永徽初，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騾，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俗謂爲騾鳥。龍朔元年，吐火羅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幷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軍府百二十六，仍於吐火羅國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四・吐呼羅》　吐呼羅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萬斤國，中間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間相去一萬里。薄提城周匝六十里。城南有大水西流，名漢樓河。土宜五穀，

有好馬、駝、騾。其王曾遣使入貢。

又《四裔考一六・吐火羅》　吐火羅，一名土壑宜，後魏時吐呼羅國也，隋時通焉。都葱嶺西五百里，在烏滸河南，即嬀水也。與挹怛雜居。勝兵十萬人，皆習戰。俗奉佛。多男，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戴五角，十夫戴十角。男子無兄弟者，則與他人結爲昆季，方始得妻，不然終身無婦矣。生子屬其長兄。被服、文字與于闐略同。城北有玻璃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焉。其北界則漢時大宛之地，南去舊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唐初，屬西突厥。高宗永徽初，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俗謂駝鳥。龍朔元年，吐火羅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并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軍府一百二十六，仍於吐火羅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開元、天寶閒，數獻馬、騾、異藥、乾陀婆羅二百品、紅碧玻璃，乃冊其君骨咄祿頓達度爲吐火羅葉〔護〕、挹怛王。其後，隣胡羯師謀引吐蕃攻吐火羅，於是葉護失里忙伽羅丐安西兵助討，帝爲出師破之。乾元初，與西域九國發兵爲天子討賊，肅宗詔隸朔方行營。

《續通志・四夷傳三・吐火羅》　吐火羅，居葱嶺西，烏滸河之南，古大夏地，與挹怛雜處。其王號葉護，唐武德、貞觀時，再遣使貢。顯慶中，以其阿緩城爲月氏都督府，析小城爲二十四州，授王阿史那都督。後二年，遣子來朝。神龍元年，王那都泥利遣弟僕羅入朝，留宿衛。天寶閒，冊其君骨咄祿頓達度爲吐火羅葉護、挹怛王。其後吐蕃將攻吐火羅，於是葉護失里忙伽羅丐安西兵助討，帝爲出師破之。乾元初，與西域九國發兵爲天子討賊，肅宗詔隸朔方行營。

分述

地理環境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吐火羅》　波論山，今名屋數頗利山，南崖石壁有一穴，恆有馬尿流出，至七月旦石開，馬自出關頭飲水，土人因取草馬放牧，多生汗血馬，日行千里。忽遠山亦連亙。

疆域政區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吐火羅》　四至：在烏滸河南，即嬀水也。其北界漢時大宛之地，南去曹國一千七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里。

城市聚落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吐火羅》　藍氏城，故大夏國都也。《史記・大宛傳》：大夏在嬀水南，其都曰藍氏城。薄提城，今名薄底延城，在國北。《後魏書・西域傳》：吐呼羅國有薄提城，周圍六十里。與《西蕃記》薄提城可十四五里小異也。蔑陪城、酌汗建城、葱淪嚨城、數嚨城、章昂城。

文化風俗

《冊府元龜》卷九六一　吐火羅國，在葱嶺西，與揖怛雜居。勝兵共五萬。其國土多男子，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角飾戴五角，十夫則戴十角。男子無兄弟者，則與他人結爲昆季，方始得妻，不然者終身無婦矣。被服、文字與于闐畧同。城北有屋數頗梨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牝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穹廬。著小袖袍、小口袴、大頭長裙帽，女子被髮爲辮。其地與益州隣，嘗通同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教其書記，爲之辭譯，稍桀黠矣。一說多畜，逐水草，無城郭，後稍爲宮室，而人民猶以氈廬百子帳爲行屋。地嘗風寒，人行平沙中，沙礫飛起，行蹟皆滅。肥地則有雀鼠同穴，生黃紫花。瘦地輒有瘴氣，使人斷氣，牛馬得之疲汗不能行。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吐火羅》　土俗物產：其人與挹怛羅雜居。俗事佛。多男子，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飾戴五角，十夫戴十角。男子無兄弟，則與他人結爲昆季，方始得妻，不然則終身無婦矣。生子

屬長兄。衣服、文字與于闐畧同。城北有玻璃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牝馬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焉，事與大宛同。

烏那曷部 烏那遏 烏那曷 俺都淮

《隋書・西域傳・烏那曷》 烏那曷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北史・西域傳・烏那遏》 烏那遏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冊府元龜》卷九五六 烏那曷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種類。

又卷九五八 烏那遏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

《通志・四夷傳三・烏那遏》 烏那遏，隋時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王姓昭武，亦康國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二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五・烏那遏國》 烏那遏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王姓昭武，亦康國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東北至安國四百里，西北至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明史・西域傳四・俺都淮》 俺都淮，在哈烈西北千三百里，東南去撒馬兒罕亦如之。城居大村，周十餘里。地平衍無險，田土膏腴，民物繁庶，稱樂土。自永樂八年至十四年偕哈烈通貢，後不復至。

《西域番國志・俺都淮》 俺都淮在哈烈之東北，西南去哈烈約一千三百九十里，東北去撒馬兒罕約一千三百六十里。城居大村中，村廣百里，田土地膏腴，人民繁庶。城周迴十餘里，略無險峻。雖爲哈烈所隸，賦稅止入於其本處頭目之家。

《明四夷考・俺都淮》 俺都淮隸哈烈，西南去哈烈千三百里，東北去撒馬兒罕亦如之。城在大村中，村廣百里，城居十一。平曠無險峻，地沃人繁庶，稱樂土。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三・俺都淮》。）

《圖書編・俺都淮》 俺都淮，隸哈烈，西南去哈烈千三百里，東北去撒馬兒罕亦如之。城在大村中，村廣百里，城居十一。平曠無峻險，地沃人繁庶，稱樂土。

《明象胥錄・俺都淮》 俺都淮西南去哈烈千三百里，東北去撒馬兒罕如之。城在大村中，村廣百里，城居十一。曠衍無險峻，土沃人稠，稱樂土。永樂中，嘗遣使朝貢。

（并見《明世法錄・西戎・俺都淮》。）

《明書・四國傳三・俺都淮》 俺都淮隸哈烈，西南去哈烈千三百里。東北去撒馬兒罕亦如之。城在大村中，村廣百里，城居十一。平曠無險峻，地沃人繁庶，稱樂土。宣德中入貢。

活國諸部 活國 縛伽浪 紇露悉泯健 忽懔

《大唐西域記・闊悉多國》 從此西北，踰山越谷，度諸城邑，行三百餘

里，至活國。

又《活國》 活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別君長，役屬突厥。土地平坦，穀稼時播，草木榮茂，花菓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躁烈。衣服氈褐。多信三寶，少事諸神。伽藍十餘所，僧徒數百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南諸小國，遷徙鳥居，不常其邑。

《釋迦方誌・遺跡篇》 又從嚫健國西行百餘里，出葱嶺西頭，尋山而下，至活國，亦是故地，周二千餘里。王城周二十餘里。其王突厥也，鐵門已南諸小國多屬突厥。地安平，俗多信佛。

《大唐西域記・拘謎陁國》 活國西南至縛伽浪國。

又《縛伽浪國》 縛伽浪國東西五十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

《釋迦方誌・遺跡篇》 一道拘謎西南至縛伽浪國，廣五十餘里，長二百餘里。都城十餘里。

《大唐西域記・縛伽浪國》 南至紇露悉泯健國。

又《紇露悉泯健國》 紇露悉泯健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

《釋迦方誌・遺跡篇》〔縛伽浪國〕又南至紇露悉泯健國，周千餘里。都城周十五里許。

《大唐西域記・紇露悉泯健國》 西北至忽懔國。

又《忽懔國》 忽懔國周八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

《釋迦方誌・遺跡篇》〔紇露悉泯健國〕又西北至忽懔國，周八百餘里。都城周十五里餘，寺十餘，僧五百。

縛喝部 班城 班里城 八剌黑

《大唐西域記・忽懔國》〔忽懔國〕西至縛喝國。

又《縛喝國》 縛喝國東西八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北臨縛芻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皆謂之小王舍城也。其城雖固，居人甚少。土地所產，物類尤多，水陸諸花，難以備舉。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幷皆習學小乘法教。

又 大城西北五十餘里，至提謂城。城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

《釋迦方誌・遺跡篇》〔忽懔國〕又西至縛喝國，廣八百餘里，縱四百餘里，北臨縛芻河。王城周二十餘里，俗美其國，詻小王舍城。

又 王城西北五十餘里，有提謂城。王城正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七一 縛喝國呼曷反。北臨縛芻河，其國中有如來澡罐，可一斗餘，衆色炫燿，金石難名。又有佛牙。又有佛掃帚，迦奢草作也，長二尺餘，圍七寸，其把雜寶飾之也。

《西遊錄》上 又西瀕大河〔阿謀〕有斑城者頗富盛。

《長春眞人西遊記》卷下 過班里城，甚大。

《西域番國志・八剌黑》 八剌黑城，一名八里，在俺都淮之東北，城周圍十餘里，居平川，無險要，惟南山相近。田地寬廣，食物豐饒。西南諸番商旅聚此城中，故番貨俱多。哈烈沙哈魯遣其子守焉。

《明四夷考・八剌黑》 八剌黑一名八黑，在俺都淮東北，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南近山，無險阨，地平廣，食物豐饒，西南諸番賈聚焉。永樂中，哈烈沙哈魯各遣其子守之。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三・八剌黑》。）

《圖書編・八剌黑》 八剌黑，一名八黑，在俺都淮東北，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南近山，無險扼，地平廣，食物豐饒，西南諸番賈聚焉。永樂中，哈烈、沙哈魯各遣其子守之。

《明象胥錄・八剌黑》 八剌黑，一名八黑，在俺都淮東北，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南近山，無險。地廣，物豐饒，西南諸番賈聚焉。又八荅黑商，其國奉佛，浮圖壯麗如王宮。永樂間，朝貢方物織皮、絨罽、香木，疑卽八剌黑。

（幷見《明世法錄・西戎・八剌黑》。）

《明書・四國傳三・八剌黑》 八剌黑，一名八黑，在俺都淮東北，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南近山，無險阨，地平廣，食物豐饒，西南諸番賈聚焉。

永樂中入貢。後哈烈沙哈魯各遣其子守之，而其地如郡縣矣。

銳秣陀諸部 銳秣陀 胡寔健 咀剌健 揭職

《大唐西域記・縛喝國》 從大城西南入雪山阿，至銳秣陁國。

又《銳秣陁國》 銳秣陁國東西五六十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

《釋迦方誌・遺跡篇》 又從〔縛喝國〕大城西南入雪山阿三十餘里，至銳末陀國，廣五六里，縱百餘里。王城周十餘里。

《大唐西域記・銳秣陁國》 西南至胡寔健國。

又《胡寔健國》 胡寔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多山川，出善馬。

《釋迦方誌・遺跡篇》 〔銳末陀國〕又西南行三百里至胡寔健國，廣五百餘里，縱千餘里。王城周二十餘里。多山川。

《大唐西域記・胡寔健國》 西北至咀剌健國。

又《咀剌健國》 咀剌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五六十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接波剌斯國界。

《釋迦方誌・遺跡篇》 〔胡寔健國〕又西北至咀剌健國，廣同前〔五百餘里〕，縱五十餘里。王城十餘里。西接波剌斯國界，又縛喝國，東至忽懔國。

《大唐西域記・咀剌健國》 從縛喝國南行百餘里，至揭職國。

又《揭職國》 揭職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四五里。土地磽确，陵阜連屬。少花果，多菽麥。氣序寒烈，風俗剛猛。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幷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釋迦方誌・遺跡篇》 又從縛喝國南百餘里至揭職國，廣五百餘里，縱三百餘〔里〕。都城周五里許。寺十餘，僧三百餘人，幷小乘學。陵阜相連。

帆延部 梵衍那 犯引

《新唐書・西域傳下・謝颺》 帆延者，或曰望衍，曰梵衍那。居斯卑莫運山之旁，西北與護時健接，東南距罽賓，西南訶達羅支，與吐火羅連境。地寒，人穴處。王治羅爛城，有大城四五。水北流入烏滸河。貞觀初，遣使者入朝。

《大唐西域記・揭職國》 行六百餘里，出覩貨邏國境，至梵衍那國。

又《梵衍那國》 梵衍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在雪山之中也。人依山谷，逐勢邑居。國大都城據崖跨谷，長六七里，北背高巖。有宿麥，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馬。氣序寒烈，風俗剛獷。多衣皮褐，亦其所宜。文字風教、貨幣之用同覩貨邏國，語言少異，儀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鄰國，上自三寶，下至百神，莫不輸誠竭心宗敬。商估往來者，天神現徵祥，示崇變，求福德。伽藍數十所，僧徒數千人，宗學小乘說出世部。

《釋迦方誌・遺跡篇》 東南入大雪山。六百餘里出覩貨羅故地，又至梵衍那國，廣二千餘里，縱三百餘里，在雪山中。城依巖險。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 東南入大雪山，行六百餘里，出覩貨羅境，入梵衍那國。國東西二千餘里，在雪山中，塗路艱危，倍於凌磧之地，凝雲飛雪，曾不暫霽，或逢尤甚之處，則平途數丈，故宋玉稱西方之艱，層冰峩峩，飛雪千里，卽此也。

《往五天竺國傳》 又從謝颺國北行七日，至犯引國。此王是胡，不屬餘國。兵馬強多，諸國不敢來侵。衣著氈布衫、皮毬氈衫等類。土地出羊、馬、氈布之屬。甚足蒲桃。土地有雪極寒。住多依山。王及首領百姓等大敬三寶，足寺足僧，行大小乘法。此國及謝颺等亦幷剪於鬢髮，人風大分與罽賓相似。別異處多，當土言音不同餘國。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四・謝飀》　帆延者，或曰望衍，曰梵衍那。居斯卑莫運山之旁，西北與護時健接，東南距罽賓，西南訶達羅支，與吐火羅連境。地寒，人穴居。王治羅爛城，有大城四五。水北流，入烏滸河。貞觀初，遣使者入朝。顯慶三年，以羅爛城爲寫鳳都督府，縛時城爲悉萬州，授王葛寫鳳州都督、管內五州諸軍事，自是朝貢不絕也。

《續通志・四夷傳三・吐火羅》　〔謝飀〕其東北四百里爲帆延，居斯畢莫運山之旁。貞觀中，遣使朝。顯慶三年，以其羅爛城置寫鳳都督府，縛時城置悉萬州，授王匐寫鳳州都督管內五州諸軍事，自是朝貢不絕。

罽賓部劫國 迦畢試

綜述

《舊唐書・西戎傳・罽賓》　罽賓國，在葱嶺南，去京師萬二千二百里。常役屬於大月氏。其地暑濕，人皆乘象，土宜杭稻，草木凌寒不死。其俗尤信佛法。隋煬帝時，引致西域，前後至者三十餘國，唯罽賓不至。貞觀十一年，遣使獻名馬，太宗嘉其誠款，賜以繒綵。十六年，又遣使獻褥特鼠，喙尖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輒嗅而尿之，其瘡立愈。顯慶三年，訪其國俗，云『王始祖馨孽，至今曷擷支，父子傳位，已十二代』。其年，改其城爲修鮮都督府。龍朔初，授其王修鮮等十一州諸軍事兼修鮮都督。開元七年，遣使來朝，進天文經一夾、秘要方幷蕃藥等物，詔遣冊其王爲葛羅達支特勒。二十七年，其王烏散特勒灑以年老，上表請以子拂菻罽婆嗣位，許之，仍降使冊命。天寶四年，又冊其子勃匐準爲襲罽賓及烏萇國王，仍授左驍衛將軍。乾元元年，又遣使朝貢。

《新唐書・西域傳上・罽賓》罽賓，隋漕國也，居葱嶺南，距京師萬二千里而贏，南距舍衛三千里。王居脩鮮城，常役屬大月氏。地暑濕，人乘象，俗治浮屠法。

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水精醆、頗黎狀若酸棗。貞觀中獻名馬，太宗詔大臣曰：『朕始卽位，或言天子欲耀兵，振伏四夷，惟魏徵勸我脩文德，安中夏；中夏安，遠人伏矣。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長皆來獻，此徵力也。』遣果毅何處羅拔等厚齎賜其國，幷（憮尉）〔撫慰〕天竺。處羅拔至罽賓，王東向稽首再拜，仍遣人導護使者至天竺。十六年，獻褥特鼠，喙尖尾赤，能食蛇，螫者嗅且尿，瘡卽愈。國人共傳王始祖曰馨孽。至曷擷支傳十二世。顯慶三年，以其地爲脩鮮都督府。龍朔初，拜其王脩鮮等十一州諸軍事、脩鮮都督。開元七年，遣使獻天文及秘方奇藥，天子冊其王爲葛邏達支特勒。後烏散特勒灑年老，請以子拂菻罽婆嗣，聽之。天寶四載，冊其子勃匐準爲襲罽賓及烏萇國王。乾元初使者朝貢。

又《西域傳下・吐火羅》　劫者，居葱嶺中，西及南距賒彌，西北挹怛也，去京師萬二千里。氣常熱，有稻、麥、粟、豆。畜羊馬。俗死棄於山。武德二年，遣使者獻寶帶、玻瓈、水精杯。

《藝文類聚》卷七六　〔支僧載《外國事》〕又曰：罽賓國在舍衛之西，國王民人悉奉佛，道人及沙門到冬末中前飲少酒，過中不復飯。

《大唐西域記・梵衍那國》　從此東行入雪山，踰越黑嶺，至迦畢試國。

又《迦畢試國》　迦畢試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三陲黑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宜穀麥，多果木。出善馬、鬱金香。異方奇貨，多聚此國。氣序風寒，人性暴獷，言辭鄙褻，婚姻雜亂。文字大同覩貨邏國，習俗、語言、風教頗異。服用毛氈，衣兼皮褐。貨用金錢、銀錢及小銅錢。規矩模樣，異於諸國。王，窣利種也，有智略，性勇烈，威懾鄰境，統十餘國。

《釋迦方誌・遺跡篇》　大雪山東至小川澤，東入雪山，踰黑嶺，至迦畢試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嶺。都城周十餘里。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　如是經十五日出梵衍，二日逢雪，迷失道路，至一小沙嶺，過獵人示道，度黑山，至迦畢試境。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王則剎利種也，明略有威，統十餘國。

《往五天竺國傳》　又從此覽波西行入山，經於八日程，至罽賓國。此國

亦是建馱羅王所管。此王夏在罽賓，逐涼而坐。冬往建馱羅，趁暖而住。彼即無雪，暖而不寒。其罽賓國冬天積雪，爲此冷也。

此國土人是胡，王及兵馬突厥。衣著、言音、食飲與吐火羅國大同少異。無問男之與女，幷皆著氈布衫袴及靴。男女衣服無有差別。男人幷剪鬢髮，女人髮在。土地出驄、騾、羊、馬、驢、牛、氈布、蒲桃、大小二麥、鬱金香等。國人大敬信三寶，足寺足僧。百姓家各絲造寺，供養三寶。大城中有一寺，名沙糸寺，寺中貝仏螺髻骨舍利，見在王官百姓每日供養。此國行小乘。亦住山裏，山頭無有草木，恰似火燒山也。

《通典・邊防九・劫國》 劫國，隋時聞焉。在葱嶺中，西與南俱與賒彌國界接，西北至挹怛國，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戶數萬。氣候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棄於山。大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頗黎、水精盃各一，頗黎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棗，小者如酸棗。

《唐會要・罽賓國》 罽賓在葱嶺之南。其地川瀆，水皆南流，注於南海。人皆乘象，土宜種稻，多甘蔗、葡萄，草木凌寒不死。尤信佛法。南去舍衛國三千五百里，罕通上國，聞中夏有聖君，故遣使來朝。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劫國》 劫國，隋時聞焉。在蔥嶺中，有戶數萬。

《通志・四夷傳三・劫國》 劫國，隋時聞焉。在蔥嶺中，西與南俱與賒彌國界接，西北至挹怛國，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戶數萬。氣候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棄於山。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頗黎、水精盃各一，頗黎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棗，小者如酸棗。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六・劫國》 劫國，隋時聞焉。在葱嶺中，西與南俱與賒彌國界接，西北至挹怛國，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戶數萬。氣候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棄於山。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鏁、玻璃、水精盃各一，（玻璃）（頗梨）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棗，小者如酸棗。

《續通志・四夷傳三・罽賓》 罽賓，隋時爲漕國，在葱嶺西南。王居修鮮城，常役屬大月氏。俗治浮屠法。唐武德二年，遣使貢。貞觀中，獻名馬，遣果毅何處羅拔等厚賚賜其國。國人共傳王始祖曰馨孽，至曷擷支傳十二世。顯慶三年，以其地爲修鮮都督府，神龍初，拜其王修鮮等十一州諸軍事修鮮都督。開元七年，冊其王爲葛邏達支特勒。後烏散特勒灑年老，請以子拂菻罽婆嗣，聽之。天寶四年，冊其子勃匐準爲襲罽賓及烏萇國王。乾元初，遣使朝貢。至宋事蹟不可考。

又《吐火羅》 劫者，居葱嶺中，西北與挹怛接。武德二年遣使來獻。

分述

地理環境

《大唐西域記・迦畢試國》 謽蔽多伐剌祠城南三十餘里，至阿路猱奴高反。山，崖嶺峭峻，巖谷杳冥。其峰每歲增高數百尺，與漕矩吒國穊士句反，下同。那呬羅山髣髴相望，便即崩墜。

又 王城西北二百餘里，至大雪山，山頂有池，請雨祈晴，隨求果願。

又 城西南有比羅娑洛山，唐言象堅。山神作象形，故曰象堅也。

疆域政區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劫國》 四至：西與南俱與賒彌國界，西北至挹怛國，去長安一萬二千里。

城市聚落

《大唐西域記・迦畢試國》 城南四十餘里至謽胥立反。蔽多伐剌祠城，凡地大震，山崖崩墜，周此城界無所動搖。

文化風俗

《冊府元龜》卷九六〇　一說罽賓在葱嶺南，踰懸度，經熱坂。其地暑濕，人皆乘馬。土宜秔稻，多甘蔗、葡萄、草木凌寒不死。尤信佛法，南去舍衛國三千五百里。至隋爲漕國。國法嚴整，殺人及盜賊者皆死。其俗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鏤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騎馬出入。國王戴金魚頭冠，坐金馬座。

經濟物産

《冊府元龜》卷九六〇　〔罽賓〕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犎牛、金、銀、鑌鐵、氍毹、朱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半蜜、墨鹽、阿魏、白附子。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劫國》　土俗物産：氣候多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土俗與嚈噠同。人面似山羌，無尊卑之禮，死亡棄于山。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甲，玻璃、水精盃各一，（玻璃）〔頗梨〕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棗，小者如酸棗。

吉慈尼部 伽色尼 漕國 謝颸 漕矩吒 伽閣那

《魏書·西域傳·伽色尼國》　伽色尼國，都伽色尼城，在悉萬斤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里。土出赤鹽，多五果。

（并見《北史·西域傳·伽色尼國》。）

《隋書·西域傳·漕國》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鏤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魚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封牛、金、銀、鑌鐵、氍毹、朱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半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剗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北史·西域傳·漕國》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也。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重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鏤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牛頭冠，坐金馬座。多稻、粟、豆、麥，饒象、馬、犎牛、金、銀、鑌鐵、氍毹、朱沙、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剗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新唐書·西域傳下·謝颸》　謝颸居吐火羅西南，本曰漕矩吒，或曰漕矩，顯慶時謂訶達羅支，武后改今號。東距罽賓，東北帆延，皆四百里。南婆羅門，西波斯，北護時健。其王居鶴悉那城，地七千里，亦治阿娑你城。多鬱金、瞿草。瀆泉灌田。國中有突厥、罽賓、吐火羅種人雜居，罽賓取其子弟持兵以禦大食。景雲初，遣使朝貢，後遂臣罽賓。開元八年，天子冊葛達羅支頡利發誓屈爾爲王。至天寶中數朝獻。

《大唐西域記·伐剌拏國》　復此西北踰大山，涉廣川，歷小城邑，行二千餘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國。亦謂漕利國。

又《漕矩吒國》　漕矩吒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號鶴悉那，周三十餘里；或都鶴薩羅城，城周三十餘里。并堅峻險固也。山川隱軫，疇壟爽塏。穀稼時播，宿麥滋豐。草木扶疎，花菓茂盛，宜鬱金香，出興瞿草，草生羅摩印度川。鶴薩羅城中踊泉流派，國人利之，以溉田也。氣序寒烈，霜雪繁多。人性輕躁，情多詭詐。好學藝，多技術，聰而不明，日誦數萬言。文字言辭，異於諸國。多飾虛談，少成事實。雖祀百神，敬崇三寶。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并皆習學大乘法教。今王淳信，累葉承統，務興勝福，敏而好

學。無憂王所建窣堵波十餘所。

《釋迦方誌・遺跡篇》 從此〔弗栗恃薩儻那國〕南行五百餘里至漕矩吒國，亦曰早利。周七千餘里。王城周三十餘里。山川相半。寺有百數，僧徒數万，皆學大乘。育王塔十所。天祠數十，計多外道也。土宜鬱金香草，出興瞿草，生羅摩印度川。南境穊那呬羅山。

《往五天竺國傳》 又從此罽賓國西行至七日謝颮國。彼自呼云社護羅薩他郍。土人是胡。王及兵馬，即是突厥。其王即是罽賓王姪兒，自把部落兵馬，住於此國，不屬餘國，亦不屬阿叔。此王及首領雖是突厥，極敬三寶。足寺足僧，行大乘法。有一大突厥首領，名娑鐸幹，每年一迴。設金銀無數，多於彼王。衣着人風，土地所出，與罽賓王相似，言音各別。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〇〇 謝颮。雲鬱反。胡語也。或云謝越國。屬吐（人）〔火〕羅界。

《通典・邊防八・罽賓》 至隋時，謂之漕國，在葱嶺之西南。《隋史》曰『卽漢時罽賓國』。其王姓昭武，康國之宗族。勝兵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祀。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鍱爲屋，以銀爲地。祠前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魚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犎牛、金、銀、鑌音賓。鐵、氍毹、始盧反。硃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半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劫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物。大唐貞觀十一年，其國遣使，又號罽賓，獻俱物頭花，丹紫相閒，其香遠聞。

《酉陽雜俎・前集・木篇》 阿魏出伽闍那國，卽北天竺也。伽闍那呼爲形虞，亦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阿虞截。樹長八九丈，皮色青黃，三月生葉，葉似鼠耳，無花實。斷其枝，汁出如飴，久乃堅凝，名阿魏。拂林國僧鸞所說同。摩伽陀國僧提婆言，取其汁和米豆屑合成阿魏。

《冊府元龜》卷九五六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

又卷九六一 伽色尼國，在悉萬斤南，去代一萬二千五百里。

又 伽色尼國，在悉萬斤南。土出赤鹽，多五果。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一・罽賓》 至隋時，謂之漕國，在葱嶺之北。《隋史》云『卽漢時罽賓國』。其王姓昭武，康國王之宗族。勝兵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祀。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鍱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魚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犎牛、金、銀、鑌音賓。鐵、氍毹、硃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劫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唐貞觀十一年，其國使至，獻俱物頭花，丹紫相閒，其香遠聞。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朕卽位之初，有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伏四夷。惟魏徵勸朕偃革修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于道路，此皆魏徵之力也，朕之任用豈不得人？』又按《唐史》，貞觀十六年，遣使獻耨特鼠，喙銳尾赤，能食蛇。顯慶三年，訪國俗云：王始祖馨孽，今王曰曷擷支，父子傳位已十二代。其年列其城爲修鮮都督府，至龍朔初，授其王修鮮等一十一州諸軍事兼修鮮都督。至開元七年，遣使貢方物及天文經幷秘要藥方。至八年，詔遣使冊其王爲葛羅達支特勒。二十七年，其王烏散特勒灑以年老上表，請嫡子拂菻罽婆嗣位，許之，仍降冊命。至天寶四載，又冊其子敦匐準爲襲罽賓及烏萇國王，仍授右驍衛將軍。至乾元元年，又遣使來貢。

《嶺外代答・外國門下・大食諸國》 有吉慈尼國，皆大山圍遶，鑿山爲城，方二百里，環以大水。其國有禮拜堂百餘所，內一所方十里，國人七日一赴堂禮拜，謂之除或作廚。幭。其國產金、銀、越諾布、金絲錦、五色駞毛段、碾花琉璃、蘇合油、無名異、摩娑石。人食餅、肉、乳酪，少魚、米。民多豪富，居樓閣，有五七層者。多畜牧駞馬。地極寒，自秋至春雪不消，寖近西北故也。

《諸蕃志・志國・吉慈尼國》 吉慈尼國，自麻羅拔國約一百二十程可到，地近西北，極寒，冬雪至春不消。國有大山圍遶，鑿山爲城，方二百餘里，外環以水。有禮拜堂二百餘，官民皆赴堂禮拜，謂之除或作廚。幭。民多豪富，居樓閣，至有五七層者。多畜牧駞馬。人食餅、肉、乳酪，少魚、米，或欲飲飯，以牛湩拌水飲之。王手臂過膝。有戰馬百匹，各高六尺餘。騾數

十四，亦高三尺。出則更迭乘之。所射弓數石，五七人力不能挽。馬上使鐵鎚，重五十餘斤。大食及西天諸國皆畏焉。土產金、銀、越諾布、金絲錦、五色驉毛緞、碾花琉璃、蘇合油、無名異、摩娑石。

《通志・四夷傳三・罽賓》 至隋時，謂之漕國，在蔥嶺之西南。《隋史》曰：卽漢時罽賓國。其王姓昭武，康國之族屬也。勝兵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盜賊皆死。其俗淫祀。蔥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以金鍱爲屋，以銀爲地。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牛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封牛、金、銀、鎔鐵、氍毹、朱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劫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物。唐貞觀十年，其國遣使，又稱罽賓，獻俱物頭花，丹紫相間，其香遠聞。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四・罽賓》 隋時謂之漕國，在蔥嶺之西南。《隋史》曰：卽漢罽賓國。其王姓昭武，康國之宗族。勝兵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祀。蔥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爲屋，以銀爲地。祠前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牛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有硇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劫國六百里，（南）（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

大業中，遣使貢物。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水精醆、玻璃狀若酸棗。貞觀中，獻名馬，遣使厚齎賜其國，幷撫慰天竺。處羅拔王再拜受命，遣使導至天竺。十六年，又入貢，國人共傳王始祖曰馨孽，至昆嶺支傳十二世。顯慶三年，以其地爲修鮮都督府。神龍初，拜其王修鮮等十一州諸軍事修鮮都督。開元七年，遣使獻天文及祕方奇藥，其王請以子拂林罽婆嗣，聽之。天寶四載，冊其子勃匐準襲王。乾元初使者入貢。

又《謝颭》 謝颭居吐火羅西南，本曰漕矩吒。唐顯慶時謂訶達羅支，武后改今號。東距罽賓，東北帆延，皆四百里。南婆羅門，西波斯，北護時健。其王居鶴悉那城，七千里，多鬱金、瞿草。糞泉灌田。國中有突厥、罽賓、吐火羅種人雜居，罽賓取其子弟持兵以禦大食。景雲初，遣使朝貢，後遂臣罽賓。開元八年，天子冊葛達羅支頡利發誓屈爾爲王。至天寶中，數來朝獻。

《續通志・四夷傳三・吐火羅》 謝颭居吐火羅西南，顯慶時本名訶達羅支，武后改曰謝颭。景雲初，遣使朝貢，後臣罽賓。開元八年，始冊葛達羅支頡利發誓屈爾爲王。至天寶中，數朝獻。

《異域志・吉慈尼國》 盤山爲城，尚胡教，禮拜堂百餘所。出金、銀、金絲錦。富民居住七層樓閣，多畜牧駝馬。地極寒，春夏雪不消，有雪蛆可食。

《三才圖會・人物・吉慈尼》 吉慈尼國，皆大山圍遶，盤山爲城。禮拜堂百餘所。出金、銀、金絲錦。富民居住皆層樓。多畜牧駱馬，地近西北，極寒。

《咸賓錄・西夷志・蘇門答剌》 吉慈尼。地極寒，春雪不消，產雪蛆，狀如瓠瓜，食之味美，大治內熱。

安呾羅縛諸部 安呾羅縛 安怛羅縛婆 弗栗恃薩儻那 闍悉多 菩健

《大唐西域記・弗栗恃薩儻那國》 又三日行，方得下（婆羅犀那大）嶺，至安呾羅縛國。

又《安呾羅縛國》 安呾羅縛國，覩貨邏國故地，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阜連屬，川田隘狹。氣序寒烈，風雷凄勁。豐稼穡，宜花菓。人性獷暴，俗無綱紀，不知罪福，不尚習學，唯修神祠，少信佛法。伽藍三所，僧徒數十，然皆遵習大衆部法。有一窣堵波，無憂王建也。

《釋迦方誌・遺跡篇》 （闍悉多國）東南入谷越嶺，度諸小城，四百餘里至安呾羅縛國，亦是故地，周三千餘里。王城周十五里。屬突厥。寺有三所，僧有數十。有育王一塔。山阜連屬，極寒厲也。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　經五六日下〔雪山〕，至安怛羅縛婆國，即覩貨羅之故地。

《大唐西域記・漕矩吒國》　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恃薩儻那國。

又《弗栗恃薩儻那國》　弗栗恃薩儻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號護苾那，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同漕矩吒國，語言有異。氣序寒勁，人性獷烈。王，突厥種也，深信三寶，尚學遵德。

《釋迦方誌・遺跡篇》〔迦畢式國〕又西少南一千三百里，越山川，至弗栗恃薩儻那國，廣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王城周二十餘里。信佛法。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漕矩吒國〕又北行五百餘里，至佛栗氏薩儻那國。

《大唐西域記・安呾羅縛國》　從此西北，入谷踰嶺，度諸小城，行四百餘里，至闊悉多國。

又《闊悉多國》　闊悉多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減千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多川狹，風而且寒。穀稼豐，花菓盛。人情獷暴，俗無法度。伽藍三所，僧徒尠少。

《釋迦方誌・遺跡篇》〔活國〕東南越山谷諸城，三百餘里至闊悉多國，亦是故地，國周減千里。都城十餘里。山多川狹，極甚風寒。僧寺三所，衆亦少耳。

《大唐西域記・活國》　東行百餘里，至嚫健國。

又《嚫健國》　嚫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無大君長，役屬突厥。

《釋迦方誌・遺跡篇》　又從訖栗國越峻入洞，經川城，三百餘里至嚫健國，亦是故地，周四百餘里。都城周十六里。

阿利尼諸部阿利尼　曷邏胡　訖栗瑟摩　鉢利曷

《大唐西域記・嚫健國》　北至阿利尼國。

又《阿利尼國》　阿利尼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帶縛芻河兩岸，周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

《釋迦方誌・遺跡篇》〔嚫健國〕北渡河至阿利尼國，亦故地也，周三百餘里，帶縛芻河兩岸。大城周十五里。

《大唐西域記・阿利尼國》　東至曷邏胡國。

又《曷邏胡國》　曷邏胡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北臨縛芻河，周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

《釋迦方誌・遺跡篇》　東渡〔縛芻〕河至遏邏胡國，亦故地也，北臨前河，周二百餘里。大城周十五里。

《大唐西域記・曷邏胡國》　從嚫健國東踰峻嶺，越洞谷，歷數川城，行三百餘里，至訖栗瑟摩國。

又《訖栗瑟摩國》　訖栗瑟摩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嚫健國，但其人性暴，愚惡有異。

《釋迦方誌・遺跡篇》〔呬摩呾羅國〕西越山谷，三百餘里至訖栗瑟摩國，亦故地也，東西十餘里，南北三百里。都城周十五里。

《大唐西域記・訖栗瑟摩國》　北至鉢利曷國。

又《鉢利曷國》　鉢利曷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大同訖栗瑟摩國。

《釋迦方誌・遺跡篇》〔訖栗瑟摩國〕北至鉢利曷國，亦是故地，廣百

餘里，南北三百餘里。都城二十餘里。

巴達克山部 弗敵沙 鉢鐸創那 鉢創那 八答黑商 拔達克山 巴打克山

《魏書・西域傳・弗敵沙國》 弗敵沙國，故胣頓翕侯。都薄茅城，在鉗敦西，去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并見《北史・西域傳・弗敵沙國》。）

《大唐西域記・呬摩呾羅國》 〔呬摩呾羅國〕東谷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

又《鉢鐸創那國》 鉢鐸創那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邐迤，沙石彌漫。土宜菽麥，多蒲陶、胡桃、梨、柰等果。氣序寒烈，人性剛猛，俗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多衣氈褐。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質，深信三寶。

《釋迦方誌・遺跡篇》 〔滛薄健國〕又西北山谷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亦故地也，周二千餘里。都城山崖上，周六十里。寺有四所，僧亦少耳。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 自此〔呬摩呾羅國〕復東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亦覩貨羅故地也。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弗敵沙國，古胣頓翎侯所治薄茅城也。在鉗郭西，去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明史・西域傳四・八答黑商》 八答黑商，在俺都淮東北。城周十餘里。地廣無險阻，山川明秀，人物樸茂。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居。西洋、西域諸賈多販鬻其地，故民俗富饒。初爲哈烈酋沙哈魯之子所據。永樂六年命內官把太、李達賜其酋敕書綵幣，并及哈實哈兒、葛忒郎諸部，諭以往來通商之意，皆即奉命。自是，東西萬里行旅無滯。十二年，陳誠使其國。十八年遣使來貢，命誠及內官郭敬齎書幣往報。天順五年，其王馬哈麻遣使來貢。明年復貢。命使臣阿卜都剌襲父職，爲指揮同知。

《明四夷考・八答黑商》 八答黑商，永樂間遣四十人來朝貢方物織皮、絨罽、香木。其國山川明秀，人俗朴實，奉佛，有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宮。西洋、西域皆商販於此。大抵皆羽毛、織文、玉石、香木、駝羊也，布帛、銀錢皆可交易。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三・八答黑商》。）

《三才圖會・地理・八答黑商》 八答黑商國中山川明秀，人俗朴實。皇明朝貢。

《圖書編・八答黑商》 永樂中遣四十人來朝貢方物。其國山川明秀，人俗樸實，奉佛，有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宮。西洋、西域皆商販於此。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八答黑商》 國中山川明秀，人俗朴實。奉佛，有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宮。西洋、西域皆商販于此。皇明永樂間，遣四十人來朝貢方物織皮、絨罽、香木等。

《咸賓錄・西夷志・八答黑商》 八答黑商，永樂間遣四十人貢織皮、絨罽、香木。其國山明水秀，俗尚佛。西洋、西域皆商販於此。產無甚奇。

《諸夷考・八答黑商》 八答黑商國，山川明秀，人俗樸實。有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宮。西洋、西域皆商販於此，大抵皆羽毛、織文、絨罽、玉石、香木、駝羊也。布帛、銀錢，皆可交易。永樂中朝貢。

《方輿勝略・外夷・八答黑商》 八答黑商，俗尚佛，西洋、西域皆販于此。

《裔乘・西南夷・八答黑商》 八答黑商國，山川明秀，人皆尚佛，西洋、西域皆通商販。產無甚奇。永樂間，遣四十人來貢。

《明書・四國傳三・八答黑商》 八答黑商，永樂間其王遣人來朝貢方物織皮、絨罽、香木。其國山川特秀，人俗樸實，奉佛，有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宮。西洋、西域皆商販於此，大抵皆羽毛、織文、玉石、香木之類，凡布帛、銀錢皆可交易。

《罪惟錄・外國列傳・八答黑商國》　八答黑商，永樂間，遣四十人來貢方物織皮、絨罽、香木。其國山川明秀，人俗朴實，好佛法。西洋、西域皆商販於此。

《續通典・邊防三・拔達克山》舊作八答黑商，今改正。　拔達克山，在溫圖琿東北。城周十餘里，地廣無險阻，民俗富饒。明成祖永樂六年，命李達賜其酋敕書綵幣，諭以往來通商之意。十八年，遣使來貢，命陳誠等往報之。英宗天順時，復入貢。

《清職貢圖》　拔達克山在喀什噶爾之西二千餘里，蓋西域回部之稍大者。乾隆二十四年秋，大兵追擒逆回雨和卓木至其地，其酋素爾坦沙協力堵截，執然兩和卓木，獻馘軍門，輸誠內屬，遣使赴京瞻仰，貢獻狗、馬、槍械等物，其附近之坡羅爾等城回人，亦俱聞風向化。男女服食大約與喀什噶爾等城回俗相同，其言語謂之帕爾西話。

《茶餘客話・巴打克山》　巴打克山，回國。風俗、文字與內地漢回子（字）同。自葉爾羌西馬行三十里至其界。二十三年，霍集占逃至其地，其汗截而殺之。獻尸至，上賞之。三十三年後爲退木爾沙所滅，逃亡，人口僅千餘戶。

《西域聞見錄・外藩列傳上・巴達克山》　巴達克山，回國也，在葉爾羌西，馬行三十日可至。其地羣山環繞，田土膏腴，築居室以居，耕田而食，亦有牧放圍獵之利。禁猪肉，衣帽同安集延。稱其君曰汗，愛曼人戶四五萬，皆汗之阿拉巴圖。風尚淫蕩，喜男色。土產米、豆、棉花、果、瓜、寶石、黃金。乾隆二十三年，霍吉占叛兵由葉爾羌敗走巴達克山，欲奔溫都斯坦，其汗蘇爾坦沙率兵截路與之拒戰，霍吉占及其兄布拉敦皆死，輜重眷屬悉爲蘇爾坦沙所獲，并霍吉占弟兄之尸，獻之中國，并俘送霍吉占弟兄之尸，遂蒙上賞。布拉敦之子薩才薩克與其黨千人突圍走退木爾沙，退木爾沙之汗留之，因唆令退木爾沙之汗向蘇爾坦沙索取人口，不與，兩國遂成仇敵，互相戰鬥，相持二年，巴達克山大敗，爲退木爾沙所滅，回衆盡遭擄。近年來，逃亡之人口漸集故地，復有千餘戶矣。

《皇輿西域圖志・藩屬三拔達克山》　拔達克山在葱嶺中東南，自喀什噶爾葉爾羌西南行六百餘里至其境。有城郭，郭落繁盛，戶十萬有奇。其酋曰素爾坦沙。其國負山險，扼葱嶺之右，頗擅形勢。有河北流經博洛爾、拔達克山兩部之間，至葉什得拉克分流一流經北入圖斯庫爾，一流道西南，又北入於葉什勒庫勒舊對音伊西洱庫爾，今改正。淖爾。其北鄙之城曰斡罕。其地北極高三十六度二十三分，距京師偏西四十三度五十分。

《異域竹枝詞・外藩》　溫禺疏屬馘雙戶，助順天朝績可垂。縱使強鄰能屋社，孑遺生聚已蕃滋。拔達克山，回子之一國也。文字規矩與內地漢回同。在葉爾羌西，馬行三十日至其地。群山環繞，田土膏腴。人知耕牧，衣帽與安集延同。風俗淫佚，無人倫，尤喜男色。霍集占兵敗，逃入拔達克山，欲向痕都斯坦而逸。其汗素爾坦沙起兵截阻，與之大戰。霍集占及伊兄布拉敦皆死，獲其眷屬，獻尸中國焉。後爲退木沙爾所滅。今又漸集千戶矣。仲餘氏曰：拔達克山敬天朝而獻逆尸，其尊君敬上之風實爲可取。惜乎淫佚成風，卒致亡國也。

《出使日記續刻》卷七　〔光緒十九年二月初八日記〕　巴達克山，在阿母河上游，爲圖爾齊斯坦極東南之境，南接興都哥士山，東界哇克山，西界棍都。都城曰費乍巴，舊稱繁庶，今僅四百餘家。東南八十里有一邑名哲爾末，人民近二千，頭目居之，服屬于阿富汗。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西域回部》　巴達克山亦回部堅城，在博羅爾南數百里。《皇清四裔考》云：其王曰素爾坦沙，戶十萬有奇。頭目戴紅氈小帽，束以錦帕，衣錦氈衣，腰繫白絲條，足穿黑革鞮。女則披髮雙垂，餘與男子同。民人帽頂似葫蘆，邊飾以皮，衣黃褐，束白絲條，足穿黑革鞮，亦有用黃牛皮者。其國負山憑險，扼葱嶺之右，頗擅形勢。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回部逆酋博羅尼都、霍集占爲王師所敗，奔巴達克山，副將軍富德率師追之。二賊逸去，肆掠村落，素爾坦沙擒博羅尼都，以兵圍霍集占，擒之。遣人詣軍門投款，且報二賊就獲。副將軍富德鑒其誠，遣使往諭，責令獻俘，曉以順逆利害，尋縊殺之，而獻其馘。率其部十萬戶與博羅爾三萬戶俱降，屬部悉平。

呬摩呾羅　遥薄健部

《大唐西域記・鉢利曷國》　從訖栗瑟摩國踰山越川，行三百餘里，至呬摩呾羅國。

又《呬摩呾羅國》　呬摩呾羅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山川邐迤，土地沃壤，宜穀稼，多宿麥。百卉滋茂，衆菓具繁。氣序寒烈，人性暴急，不識罪福。形貌鄙陋，舉措威儀，衣氈皮褐，頗同突厥。其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岐。舅姑俱沒，角冠全棄。其先強國，王，釋種也，葱嶺之西多見臣伏。境鄰突厥，遂染其俗，又爲侵掠，自守其境。故此國人流離異域，數十堅城各別立主。穹廬毳帳，遷徙往來。西接訖栗瑟摩國。

《釋迦方誌・遺跡篇》　〔鉢鐸創那國〕山谷西行二百餘里至呬摩呾羅國，亦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山川相半，堅城數十。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　自嘗健復東行入山三百餘里，至呬摩怛羅國，亦覩貨羅故地。風俗大同突厥，而尤異者，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歧，表夫父母，上歧表父，下歧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歧，若舅姑俱歿，則舉冠全棄。

《大唐西域記・鉢鐸創那國》　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

又《淫薄健國》　淫薄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山嶺連屬，川田隘狹。土地所產，氣序所宜，人性之差，同鉢鐸創那，但言語少異。王性苛暴，不明善惡。

《釋迦方誌・遺跡篇》　〔屈浪拏國〕又西北踰嶺三百餘里至淫薄健國，亦故地也，周千餘里。都城十餘里。

俱蘭部　屈浪拏　俱訶蘭

《新唐書・西域傳下・吐火羅》　俱蘭，或曰俱羅笯，曰屈浪拏，與吐火羅接，環地三千里，南大雪山，北俱魯河。出金精，琢石取之。貞觀二十年，其王忽提婆遣使者來獻，書辭類浮屠語。

《大唐西域記・淫薄健國》　從此東南，踰嶺越谷，峽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居勿反。浪拏國。

又《屈浪拏國》　屈浪拏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土地山川、氣序時候同淫薄健國。俗無法度，人性鄙暴，多不營福，少信佛法。其貌醜弊，多服氈褐。有山巖，中多出金精，琢析其石，然後得之。伽藍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敬崇三寶。

《釋迦方誌・遺跡篇》　又西南登山入谷，五百餘里至屈浪拏國，亦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少有信向。

《唐會要・俱蘭國》　前亦名俱羅笯國，與吐火羅接，南抵雪山，地險窄，物產惟出金精。貞觀二十年閏三月，朝貢使至。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俱蘭國與吐火羅接，南抵雪山。唐貞觀中朝貢。

又卷九七一　〔天寶四載三月〕俱訶蘭國幷遣使獻方物。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俱蘭》　俱蘭國，一名俱羅拏國，與吐火羅接，南抵雪山，地險窄，物產唯出金精。貞觀二十年，朝貢使至。

《續通志・四夷傳三・吐火羅》　俱蘭與吐火羅接。貞觀二十年，其王忽提婆遣使來獻書。

識匿部 尸棄尼 瑟匿

《新唐書・西域傳下・識匿》 識匿，或曰尸棄尼，曰瑟匿。東南直京師九千里，東五百里距葱嶺守捉所，南三百里屬護蜜，西北五百里抵俱蜜。初治苦汗城，後散居山谷。有大谷五，酋長自爲治，謂之五識匿。地二千里，無五穀。人喜攻剽，劫商賈。播蜜川四谷稍不用王號令。俗窟室。貞觀二十年，與似沒、役槃二國使者偕來朝。開元十二年，授王布遮波資金吾衛大將軍。天寶六載，王跌失伽延從討勃律戰死，擢其子都督、左武衛將軍，給祿居藩。

《大唐西域記・達摩悉鐵帝國》 踰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

又《尸棄尼國》 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山川連屬，沙石遍野。多宿麥，少穀稼。林樹稀疎，花菓寡少。氣序寒烈，風俗獷勇，忍於殺戮，務於盜竊，不知禮義，不識善惡，迷未來禍福，懼現世災殃。形貌鄙陋，皮褐爲服。文字同覩貨羅國，語言有異。

《釋迦方誌・遺跡篇》 北越達摩悉帝大石山，至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山磧連野。

《往五天竺國傳》 又胡蜜國北山裏，有九箇識匿國。九箇王各領兵馬而住。有一箇王屬胡蜜王，自外各幷自住，不屬餘國。近有兩窟王來投於漢國，使命安西，往來絕。唯王首領衣著疊布皮裘，自餘百姓唯是皮裘氈衫。土地極寒，爲居雪山。不同餘國。亦有羊、馬、牛、驢。言音各別，不同諸國。彼王常遣三二百人於大播蜜川，劫彼與胡及於使命。縱劫得絹，積在庫中，聽從壞爛，亦不解作衣著也。此識匿等國無有仏法也。

《唐會要・瑟匿國》 瑟匿北接石國，其俗不好商賈，風俗與康國略同。貞觀二十年三月，使至朝貢。與似沒役槃國、康國同鄰，出好馬。

《冊府元龜》卷九六一 瑟匿國，北接石國，其俗不好商賈，風俗幷畧與康國同焉。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瑟匿》 瑟匿國，北接石國，其俗不好商賈，風俗畧與康國同。唐貞觀二十年朝貢，使與役槃使同至。役槃與康國隣，出好馬。

《文獻通考・四夷考一四・識匿》 識匿，或曰屍棄尼，曰瑟匿。東南直京師九千里，東五百里踞葱嶺守捉所，南三百里屬護蜜，西北五百里抵俱蜜。初治苦汗城，後散居山谷。有大谷五，酋長自爲治，謂之五識匿。地二千里，無五穀。人喜攻剽，劫商賈。播蜜川四谷稍不用王號令。俗窟室。唐貞觀二十年，與似沒、役槃二國使者偕來朝。開元十二年，授王布遮波資金吾衛大將軍。天寶六載，王跌失伽延從討勃律戰死，擢其子都督、左武衛大〔將〕軍，給祿居蕃。

波知部

《魏書・西域傳・波知國》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幷見《北史・西域傳・波知國》、《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五・波知》。）

《洛陽伽藍記》卷五 〔神龜二年〕十一月初入波知國。境土甚狹，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昔日甚淺，後山崩截流，變爲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行人由之，多致艱難。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閉目，茫然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

《通志・四夷傳三・波知》 波知，後魏時通焉。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

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則多有風雷之困。

賒彌部 折薛莫孫 俱位 商彌 拘衛

《魏書・西域傳・折薛莫孫國》 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翕侯。都雙靡城，在伽倍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里。人居山谷間。

（并見《北史・西域傳・折薛莫孫國》。）

又《賒彌國》 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嚩噠。東有鉢盧勒國，路嶮，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宋雲等竟不能達。

《北史・西域傳・賒彌國》 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嚩噠。

《洛陽伽藍記》卷五 （神龜二年）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此國漸出葱嶺，土田嶢峭，民多貧困。峻路危道，人馬僅通。

《新唐書・西域傳下・識匿》 俱位，或曰商彌。治阿賒颳師多城，在大雪山、勃律河北。地寒，有五穀、蒲陶、若榴，冬窟室。國人常助小勃律爲中國候。

（并見《文獻通考・四裔考一六・波斯》。）

《大唐西域記・尸棄尼國》 越達摩悉鐵帝國大山之南，至商彌國。

又《商彌國》 商彌國周二千五六百里。山川相間，堆阜高下。穀稼備植，菽麥彌豐。多蒲陶，出雌黃，鑿崖析石，然後得之。山神暴惡，屢爲災害，祀祭後入，平吉往來。若不祈禱，風雹奮發。氣序寒，風俗急。人性淳質，俗無禮義，智謀寡狹，伎能淺薄。文字同覩貨邏國，語言別異。多衣氈褐。其王釋種也，崇重佛法。國人從化，莫不淳信。伽藍二所，僧徒寡少。

《釋迦方誌・遺跡篇》 又從川西南入山險，七百餘里至商彌國，周二千六百里。土出雌黃。國人信佛，寺有二所，僧亦少耳。

《往五天竺國傳》 又從烏長國東北入山，十五日程，至拘衛國，彼自呼云奢摩褐羅闍國。此王亦敬信三寶，有寺有僧。衣著言音與烏長國相似，著氈衫袴等。亦有羊、馬等也。

《通典・邊防九・賒彌》 賒彌，後魏時聞焉。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嚩噠。東有鉢盧勒國，路嶮，緣鐵鏁而度，下不見底。後魏遣使宋雲等，竟不能達。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翕侯所治雙靡城也，在伽倍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里，居山谷間。

又卷九五八 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亦附嚩噠，東有鉢勒盧國。路險，緣鐵鏁而度，下不見底。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賒彌》 賒彌國，後魏時聞焉。在波斯之南。山居。不崇佛法，專事諸神。宋雲《行記》云：語音諸國同，不解書筭，不知陰陽，國人翦髮，婦人爲團髮。亦附嚩噠。東有鉢盧勒國，路險，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後魏時遣宋雲等使于彼，不達。

《通志・四夷傳三・賒彌》 賒彌，後魏時聞焉。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嚩噠。東有鉢盧國，路嶮，緣鐵縲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遣使宋雲等使其國，竟不能達。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五・賒彌》 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嚩噠，東有鉢盧勒國，路嶮，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後魏熙平中，遣使宋雲等，竟不能達。

懸度諸部 懸度 波路 鉢盧勒 博羅爾 鉗敦

《漢書・西域傳上・罽賓國》 起皮山南，【略】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略】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懸度。

《魏書・西域傳・波路國》　波路國，在阿鉤羌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其地濕熱，有蜀馬，土平，物產國俗與阿鉤羌同。（幷見《北史・西域傳・波路國》。）

《北史・西域傳・賒彌國》　東有鉢盧勒國，路險，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宋雲等竟不能達。

《西陽雜俎・前集・境異》　烏耗西有懸渡國，山溪不通，引繩而渡，朽索相引二千里。其土人佃于石間，壘石爲室，接手而飲，所謂猿飲也。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波路國，在阿鉤羌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

《西域聞見錄・外藩列傳上・博羅爾》　博羅爾，西域別一種也，在葉爾羌西。以土築屋而居，有村落，無文字，不通回子語言，惟衣帽與安集延彷彿。其人深目隆鼻，繞喙濃髭。其風男女無別，恆兄弟四五人共娶一妻，次第歇宿，以靴懸戶上爲記，生子女亦以次第招認。無弟兄者，與戚里夥之，以齒爲序。地多砂磧鹹鹵，可耕者稀。人多苦貧，歲收不過二麥一半畝而已。多桑，取葚曬乾爲糧，或山羊之乳借以餬口，馬湩爲酒。稱其君曰比。以人爲賦稅，凡生子女六七人，則納其三，四五人則納其二。所賦子女皆鬻於溫都斯坦、哈薩克、安集延及內地各回城爲奴婢，值頗昂，每口以五六十、八九十金爲率。性怯懦，往往爲布魯特、沙關記擄掠人口，鬻於他處，亦不能較。

《異域竹枝詞・外藩》　深目多髭種落新，弟兄共室蔑天倫。人奴生幸無笞辱，土里沙村耐得貧。博羅爾，西域別一種也。在葉爾羌西，以土築屋而居。有村落，不禮拜，不把齋，不知字記，不通回語。飲食無避忌，惟衣帽與安集延相倣。男女無別，無人倫，弟兄四五人共娶一妻，次第歇宿，以靴挂門爲記。生子女，以次第分認。無兄弟者，與戚里夥之，次以齒。地瘠人貧，以人爲賦，納於其王及頭目。生子女若六七取三，生四五取二，生二三取一。所取者皆鬻於痕都斯坦、哈薩克、安集延及內地回疆爲奴。性多怯懦，往往爲布魯特沙關記擄掠人口，鬻於各處，亦不能較。

《魏書・西域傳・鉗敦國》　鉗敦國，故貴霜翕侯。都護澡城，在折薛莫孫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人居山谷間。（幷見《北史・西域傳・鉗敦國》。）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鉗（郭）〔敦〕國，故貴雙翎侯所治護澡城也。在折薛莫孫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高附　閻浮謁部

《後漢書・西域傳・高附國》　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爲五翎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通典・邊防九・高附》　高附，後漢時通焉。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卽得之，弱則失之。《後漢史》云：『先未嘗屬月氏。《前漢書》以爲五翕侯數，誤矣。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翕，許及反。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三・高附》　高附國，後漢時通焉。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卽得之，弱則失之。《後漢史》云：『先未嘗屬月氏，前《漢書》以爲五翎侯數，誤矣。』

《通志・四夷傳三・高附》　高附，後漢時通焉。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彊卽得之。弱則失之。《後漢史》云：『先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爲五翎侯之數，恐誤。蓋高附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五・高附》　高附，後漢時通焉。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卽得之，弱則失之。《後漢史》云：『先未嘗屬月氏。《前漢書》以爲五翎侯數，誤矣。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魏書・西域傳・閻浮謁國》　閻浮謁國，故高附翕侯。都高附城，在弗敵沙南，去代一萬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間。（幷見《北史・西域傳・閻浮謁國》。）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閻浮謁國，故高附翎侯，所治高附城，在弗敵沙

南，去代一萬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薄知諸部薄知 伏盧尼 疊伏羅 拔豆

《魏書・西域傳・薄知國》 薄知國，都薄知城，在伽色尼南，去代一萬三千三百二十里。多五果。

（并見《北史・西域傳・薄知國》。）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薄知國，在伽色尼南，去代一萬三千三百三十里。

《魏書・西域傳・伏盧尼國》 伏盧尼國，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萬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爲城。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

（并見《北史・西域傳・伏盧尼國》。）

《通典・邊防九・伏盧尼》 伏盧尼，後魏時通焉。理伏盧尼城，在波斯國西北。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焉。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伏盧尼國，都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萬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爲城。

又卷九六一 伏盧尼國，在波斯國北。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嘗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獅子。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伏盧尼》 伏盧尼國，後魏通焉。理伏盧尼城，在波斯國西北。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似橐駝、馬者，皆有翼，嘗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

《通志・四夷傳三・伏盧尼》 伏盧尼，後魏時通焉。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萬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爲城。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

《魏書・西域傳・疊伏羅國》 疊伏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鹽奇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木，皮中織作布。土宜五穀。世宗時，其國王伏陀末多遣使獻方物，自是每使朝貢。

《北史・西域傳・疊伏羅國》 疊伏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鹽奇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木，皮中織作布。土宜五穀。宣武時，其國王伏陁末多遣使獻方物。自是每使朝貢。

《通典・邊防九・疊伏羅》 疊伏羅，後魏時通焉。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鹽奇水，西流。有白象。土宜五穀。宣武帝時，遣使獻方物。

《冊府元龜》卷九五八 疊伏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鹽奇水，西流焉。

又卷九六一 疊伏羅國，有勿悉城，城北有鹽奇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末〕黎（波）〔木〕，（波）〔皮〕中織作布。土宜五穀。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疊伏羅》 疊伏羅國，後魏通焉。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北有鹽奇水，西流。有白象，土宜五穀。宣武時，遣使貢方物。

《通志・四夷傳三・疊伏羅》 疊伏羅，後魏時通焉。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鹽奇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木，皮中織作布。土宜五穀。宣武時，其國王伏陁末多遣使獻方物。自是每使朝貢。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六・疊伏羅》 疊伏羅，後魏通焉。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鹽奇水，西流。有白象。土宜五穀。宣武帝時，遣使貢方物。

《魏書・西域傳・拔豆國》 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旃那國，中間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罽陵伽國，北至弗那伏且國，中間相去九百里。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氂牛、蒲萄、五果。土宜五穀。

（并見《北史・西域傳・拔豆國》。）

《冊府元龜》卷九六一　（技）〔拔〕豆國，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氂牛、葡萄、五果。

《通志・四夷傳三・拔豆》　拔豆，後魏時通焉。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旃郝國，中閒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罽陵伽國，北至弗那伏且國，中閒相去九百里。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遏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百里。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四・拔豆》　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旃那國，中閒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罽陵伽國，北至伏那伏且國，中閒相去九百里。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氂牛、葡萄、五穀。

退木沙爾諸部退木沙爾 退木爾沙 安他哈爾

《茶餘客話・退木爾沙》　退木爾沙，回國，在巴打克山之西。多山水，宜牧畜。間有種二麥者，以肉爲食，乳爲酒。牛馬遍地。好鬥，似布魯特之俗。

《西域聞見錄・外藩列傳上・退木爾沙》　退木爾沙，巴達克山之西一回國也。人七萬餘戶。地悉萬山之中，草肥水甘，牲畜蕃息，以氈帳爲家，游牧爲業。稱其君曰汗，國無貧乏之人，而強悍成性，劫掠成俗。帽方而上平，靴以牛羊革爲之，衣敞前襟，窄袖束腕，有布魯特之風。乾隆二十三年，布拉敦之子薩木薩克逃至其地，其汗留之，後因而滅巴達克山。敖罕聞之大怒曰：『退木爾沙、巴達克山原係隣好，素無仇隙，奈何因他人之事，自殘脣齒？不義孰甚！』因大起甲兵往侵退木爾沙，一鼓而滅之。退木爾沙之汗亦被夷族之禍，薩木薩克被擒，今其人所存者亦止千餘戶耳。

《異域竹枝詞・外藩》　膏腴深險足稱強，納叛佳兵自取亡。與國已忘脣齒勢，爲墟空使黍禾傷。退木沙爾，回子一國也。與拔達克山西界相連，人戶七八萬家，地皆崇山峻嶺，草肥水甘，宜於牧放。無城池屋宇，以氈帳爲家，遊牧爲業。間亦耕種二麥。以牛馬乳爲酒。稱其君曰汗。衣圓領，敞前襟，袖束腕，帽方平，靴以牛羊革爲之，鐵釘密布其底，與安集延裝束相似。牛、馬、駝、羊遍滿山谷，家各以千或萬計。無貧乏人，而強梁好鬥，時出劫奪。有十萬精強之衆。乾隆二十三年，布拉敦之子薩木薩克逃至其地，其汗留之。後薩木薩克以其家屬人口之羈拔達克山也，求退木沙爾汗爲之乞還。素爾坦沙不從。兩國交兵二年。素爾坦沙大敗。拔達克山回子爲其所滅。敖罕之汗聞之大怒，以退木沙爾自殘鄰好，因大起兵，與退木沙爾爲敵，一鼓而滅之。退木沙爾汗亦被族夷，人口皆遭屠殺。薩木薩克被擒去，不知其存亡。因而其地空虛。四五年來，逃亡人戶漸集故地者，不過千餘戶耳。椿園氏曰：退木沙爾以膏腴深險之邦，十萬精強之衆，使其保境養民，豈至一朝殄滅？顧釁端起於小忿，兵事動而無名，肆殘害於東鄰，固倖盲鷄之啄，啓責言於西界，因成再覆之車，卒之身死國亡，族類絕滅。不必哂乎其愚，正堪傳之爲戒者矣。

《茶餘客話・安他哈爾》　安他哈爾，絕域之地，多山。人以核桃、松子爲食，打牲爲業。

《西域聞見錄・絕域諸國・安他哈爾之城看他哈爾之城》　安他哈爾之城，看他哈爾之城，絕域一部落也。多山。人以松子、核桃爲糧，打牲爲業。產白礬、鉛、鐵。

《異域竹枝詞・絕域諸國》　雪白蘑菇爛勝銀，胡桃松子裹糧盈。自來鎗火天生鐵，秋日山前好射生。安他哈爾城、看他哈爾城，絕域一部落也。其地多山，產諸果，皆異種。人以核桃、松子爲食，打牲爲業。善製自來火鎗。多白蘑、鉛、鐵。

哈烈部 黑婁 哈里 哈魯 哈喇 噶婁

黑拉德

綜述

《明史・西域傳四・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三千里，去嘉峪關萬二千餘里，西域大國也。元駙馬帖木兒既君撒馬兒罕，又遣其子沙哈魯據哈烈。

洪武時，撒馬兒罕及別失八里咸朝貢，哈烈道遠不至。二十五年遣官詔諭其王，賜文綺、綵幣，猶不至。二十八年遣給事中傅安、郭驥等攜士卒千五百人往，爲撒馬兒罕所留，不得達。三十年又遣北平按察使陳德文等往，亦久不還。

成祖踐阼，遣官齎璽書綵幣賜其王，猶不報命。永樂五年，安等還。德文徧歷諸國，說其酋長入貢，皆以道遠無至者，亦於是年始還。德文，保昌人，采諸方風俗作爲歌詩以獻。帝嘉之，擢僉都御史。明年復遣安齎書幣往哈烈，其酋沙哈魯把都兒遣使隨安朝貢。七年達京師，復命齎賜物偕其使往報。明年，其酋遣使朝貢。

撒馬兒罕酋哈里者，哈烈酋兄子也，二人不相能，數搆兵。帝因其使臣還，命都指揮白阿兒忻台齎敕諭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各遂其生。朕統御天下，一視同仁，無間遐邇，屢嘗遣使諭爾。爾能虔修職貢，撫輯人民，安於西徼，朕甚嘉之。比聞爾與從子哈里搆兵相仇，朕爲惻然。一家之親，恩愛相厚，足制外侮。親者尚爾乖戾，疏者安得協和。自今宜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因賜綵幣表裏，幷敕諭哈里罷兵，亦賜綵幣。

又 自是諸國使幷至，皆序哈烈於首。及歸，命中官李達、吏部員外郎陳誠、戶部主事李暹、指揮金哈藍伯等送之，就齎璽書、文綺、紗羅、布帛諸物，分賜其酋。十三年，達等還，哈烈諸國復遣使偕來，貢文豹、西馬及他方物。明年再貢，及還，命陳誠齎書幣報之，所過州縣皆宴餞。十五年遣使隨誠等來貢。明年復貢，命李達等報如初。

又 嘉靖二十六年，甘肅巡撫楊博言：『西域入貢人多，宜爲限制。』【略】然是時哈烈已久不至，嗣後朝貢遂絕。

又《黑婁》 黑婁，近撒馬兒罕，世爲婚姻。其地山川、草木、禽獸皆黑，男女亦然。宣德七年，遣使來朝，貢方物。正統二年，其王沙哈魯鎖魯檀遣指揮哈只馬黑麻奉貢。命齎敕及金織紵絲、綵絹歸賜其王。六年復來貢。景泰四年，偕鄰境三十一部男婦百餘人，貢馬二百四十有七、騾十二、驢十、駝七，及玉石、碉砂、鑌鐵刀諸物。天順七年，王母塞亦遣指揮僉事馬黑麻捨兒班等奉貢。賜綵幣表裏、紵絲襲衣，擢其使臣爲指揮同知，從者七人俱爲所鎮撫。成化十九年，與失剌思、撒馬兒罕、把丹沙共貢獅子。

把丹沙之長亦稱鎖魯檀馬黑麻，景泰七年嘗入貢，至是復偕至。弘治三年，又與天方諸國貢駝、馬、玉石。

《西域番國志・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之西南，去陝西行都司肅州衛之嘉峪關一萬二千七百里。其地居一平川，川廣百里餘，中有河水西流，四面大山，城近東北山下，方十餘里。

《明一統志・外夷・哈烈》東北至撒馬兒罕一千四百里，東至肅州一萬一千里。沿革：古無可考。其地居平川，四面皆大山。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國人尊之爲速魯檀，猶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剌黑等城，皆隸焉。

本朝洪武三十五年，遣使詔諭酋長，賜織金文綺。永樂七年，頭目麼賚等來朝幷貢方物。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馬及玉石。

《明四夷考・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撒馬兒罕西南，去嘉峪關萬三千里。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其地，國人稱爲速魯檀，猶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剌黑諸城，皆隸焉。洪武二十五年，遣使詔諭酋長，賜金綺。永樂七年，頭目麼賚等朝貢。十二年，遣行在吏部員外郎陳誠使其國。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馬、玉石。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三・哈烈》、《明書・四國傳三・哈烈》。）

又《黑婁》 黑婁在嘉峪關西。近土魯番，世結好黑婁，黑婁夷入貢，

從土魯番入。其地山水、草木、禽獸皆黑，男女亦然。宣德七年，始遣使朝貢。

《三才圖會・地理・哈烈》 哈烈在肅州之西，相去一萬一千餘里，東北至撒馬兒罕一千四百里，即漢之大宛也。其地俱平川，四面皆大山。沙福遣使來朝貢。

又《哈魯國》 哈魯，國人尊之爲速魯檀，猶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剌黑等城皆隸焉。洪武遣使朝貢。

《殊域周咨錄・北狄・哈烈》 哈烈古無可考，其地居平川，四面皆大山。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國人尊之爲速魯檀，猶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剌黑等城，皆隸之。或云魯迷等地亦相屬。本朝洪武三十五年，遣使招諭酋長，賜織金文綺。永樂七年，其酋麼賚等遣使來貢方物。

《圖書編・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撒馬兒罕西南，去嘉峪關萬三千里。漢大宛、魏洛那、隋蘇對沙那及石國皆其地。自漢貳師屢征求汗血馬于大宛，至隋、唐朝貢不絕，宋無聞焉。元駙馬貼木兒之子沙哈魯居其地，國人稱爲速魯檀，猶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剌黑諸城，皆隸焉。洪武二十五年，遣使詔諭酋長，賜金綺。永樂七年，頭目麼賚等朝貢。十二年，遣行在吏部員外郎陳誠使其國。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馬。王石城方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王幷東北山壘石爲屋。相見稍屈，道『撒力馬力』一語，握手或相抱爲禮。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哈烈》 在肅州之西，相去一萬一千餘里，東北至撒馬兒罕一千四百里，即漢之大宛也。其地俱平川，四面皆大山。沙哈魯國人尊之爲速魯檀，猶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剌黑等城，皆隸焉。

又 洪武壬申，遣使詔諭酋長，賜金綺。永樂七年，頭目麼賚等朝貢。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馬、玉石。鄭端簡云：西域城郭諸國，哈烈最鄙陋。然有學舍，聚生徒，講習諸經義。省刑罰，薄賦斂，寡爭訟，好施予，務農桑，諸國又不及也。

《咸賓錄・西夷志・哈烈》 哈烈大國，昔漢之大宛、元魏之洛那、隋之蘇對沙那及石國皆其地也。昔漢武帝欲伐匈奴，聞月氏與匈奴有隙，欲通使月氏，幷力共滅之，乃慕能使者。張騫以郎應募，往月氏，道經匈奴，爲單于所得，留十餘歲，與妻，有子。後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聞漢饒財，乃遣使導送至月氏。踰二年，張騫還漢，具爲武帝言大宛城郭兵衆及汗血馬，其先天馬子也。帝聞宛多善馬，即遣使者持千金往宛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致，遂殺漢使。

泰初元年，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至期，貳師取善馬，率數萬人至其境，攻都城不下，引還。往來二歲，至燉煌，士卒存者十不過一二。帝怒其不克，使遮玉門，不許入。貳師回，留屯燉煌。又遣貳師率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焉，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萬數，天下騷然。益發戍甲卒十八萬，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貳師至宛，宛人斬王毋寡首，獻馬。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匹，而立宛貴人昧蔡爲王，約歲獻馬，遂採蒲萄、苜蓿種而歸。貳師再行，往返凡四歲。後漢明帝時宛獻汗血馬。後魏洛那國數獻馬。

隋時名蘇對沙那國。其王姓蘇色匿，字底失盤佗，而其北鄙爲石國，亦故大宛地。隋大業初遣使朝貢。唐武德、貞觀間數獻方物。顯慶三年，以瞰羯城爲大宛都督府，授其王都督。開元初，封其君長爲石國王。頃之，其王上言：『今突厥已屬天可汗，惟大食爲諸國患，請討之。』天子不許。天寶初，封王子那俱車鼻施爲懷化王，賜鐵券。久之，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劾其無藩臣禮，請討之。王約降，仙芝遣使者護送至開遠門，斬闕下。於是西域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邏斯城，敗仙芝軍，自是臣大食。寶應時，遣使朝貢。

前史載其俗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年不敗。其良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者，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床上，巡繞而行，散以香茶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而享宴。

宋時未通。元時內屬。我朝名哈烈，一名黑魯。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其地，國人稱爲速魯檀，猶華言君王也。洪武二十五年，遣使詔諭。永樂七年，頭目麼賚等朝貢。吏部陳誠曾至其國。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馬、玉石。

又《黑婁》 黑婁，小國也。宣德七年朝貢。其地近土魯番，世相結好。山川、禽獸皆黑，男女亦然，故名。

《廣皇輿考・四夷・哈烈國》東北至撒馬兒罕，東至肅州界。古無可考。四面皆大山。國朝洪武中，詔諭酋長，賜金幣。永樂、正統間遣使貢馬。

《方輿勝略・外夷・哈烈》哈烈，漢之大宛。張騫以郎應募，往月氏，道經匈奴，爲單于所得，留十餘歲，與妻，有子。後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遣使導送至月氏，踰二年，張騫還漢，具爲武帝言：大宛，其先天馬子也，多善馬。帝遣貳師至宛，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匹。漢明帝時獻汗血馬。後魏洛那國獻馬。隋時名蘇對沙那國。其王姓蘇色匿，字底失盤佗，而其北鄙爲石國，亦故大宛地。唐顯慶三年，以瞰羯城爲大宛都督府。前史載其俗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年不敗。其良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知音舞。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于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床上，巡繞而行，散以香花棟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饗宴。元時內屬。我朝名哈烈，一名黑魯。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其地，國人稱爲速魯壇，猶華言君王也。永樂七年，陳誠至其國。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玉石。

又《黑婁》黑婁近土魯番，世相結好。山川、禽獸皆黑，男女亦然。

《裔乘・西夷・哈烈》元時內屬，我朝名哈烈，一名黑魯。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其地，國人稱爲速魯壇，猶華言君王也。洪武二十五年，遣使詔諭，賜金綺。永樂七年，頭目麼賚等朝貢。吏部陳誠曾至其國。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馬、玉石。

其地城方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在肅州西一萬一千餘里，東北至撒馬兒罕一千七百里。東有俺都淮、八剌黑等城，皆隸焉。其王居東北山，壘石爲屋，無棟樑，牆壁、窗牖皆金碧琉璃。民土房或氈帳，以雨少故。君臣相見，但行跪禮。國無刑法，有罪罰錢而已。上下相呼以名。無正朔，不用甲子，以七日爲一周。婚室多以姊妹，謂爲至親。衣服尚白，有喪易以青。坊市不設斗斛，惟用權衡。無匕箸，以手取之。以蒲萄爲酒，數十年不敗。其良馬有肉角，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者。人死無棺槨。人多善走，日行三百里。氣候常熱。磁器及紈綺精巧過于中國。田多收穫。宴會豐厚。大抵西域城郭諸國，哈烈俗最鄙陋。然有學舍生徒，講習經義，好施予，務農桑，猶有可觀者焉。物產有鎖伏、花毯、獅子、水晶鹽、酒杯藤之屬。

又《黑婁》黑婁，小國也。近土魯番，世相結好。山川、禽獸皆黑，男女亦然，故名。宣德七年來貢。

《明象胥錄・哈烈》哈烈，一名黑魯。去嘉峪關萬三千里，撒馬兒罕西南。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焉，國人稱速魯檀，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剌黑諸城，幷隸其國。

（幷見《明世法錄・西戎・哈烈》。）

又　洪武二十五年，遣使詔諭酋長，賜金綺。永樂七年，夷目麼賚等朝貢。十五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使其國。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馬。

（幷見《明世法錄・西戎・哈烈》。）

《地圖綜要・四夷・哈烈》東北至撒馬兒罕，東至肅州界。沿革：古無可考，四面皆大山。國朝洪武中，詔諭酋長，賜金幣。永樂、正統間，遣使貢馬。

（幷見《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哈烈》。）

《罪惟錄・外國例傳・哈烈》俺都淮、八剌黑、魯迷。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嘉峪關萬三千里。元駙馬貼木兒之子沙哈魯嘗居其地，國人稱爲速魯檀，猶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剌黑諸城，皆隸焉。洪武二十五年，遣使詔諭。永樂七年，頭目麼賚朝貢。正統二年，使哈只貢馬。

又　而屬俺都淮去哈烈千三百里，平礦無險，地沃人繁。八剌黑，一名八黑在俺都淮東北，地平廣，食物豐饒，西南諸番賈聚焉。永樂中，哈烈沙哈魯各遣其子守之。魯迷，或云地屬哈烈。嘉靖中，一再入貢。禮部尚書席書奏：『魯迷不載王會，眞贋莫辨，宜善遣之』。五年，復貢獅子、犀牛，留熟夷五人，飼內府，定五年一貢，十餘人。三十二年，北虜寇甘州，總兵楊信以土官百戶馬能言，令魯迷諸國貢使九十餘人，前禦虜，寫亦阿力等九人死焉。詔罪信，棺殮返死者歸國，仍優諭其王。

《廣輿記・外譯・哈烈》東北至撒馬兒罕，東至肅州界，去嘉峪關萬三千里。沿革：一名黑魯，四面皆大山。惟明朝洪武中，詔諭酋長，賜金幣。永樂、正統間，遣使貢馬。

《續通典・邊防三・哈喇》哈喇，一名黑魯，在撒瑪爾罕西南，去嘉峪關絕遠。其國在西域最強大，王所居城方十餘里，壘石爲屋，平方若高臺，虛敞數十間，牖牖門扉繪以金碧，地鋪氈褥廁。不祭祖宗鬼神，惟重拜天之

禮，俗尚侈靡。土產白鹽、金、銀、銅、鐵之屬，多育蠶，善爲紈綺，果木、穀、獸甚繁。元駙馬特穆爾既君撒瑪爾罕，又遣其子薩哈勒舊作沙哈魯，今改正。據哈喇。明成祖永樂七年來朝貢，因其使臣遣使詔諭之，諸國使幷至，序哈喇于首，自是貢使常至。英宗正統三年，仍貢馬及玉石。其旁溫圖琿舊作淹都淮，今改正。等國幷隸焉。

又《哈魯》布達實克附。哈魯舊作黑婁，布達實克舊作把丹沙，今並改。哈魯近撒瑪爾罕，世爲婚姻，其地山川、草木、禽獸多黑。明宣宗宣德七年，始遣使來朝貢方物。景帝景泰四年，偕隣境三十一部來貢馬、駝及玉石等物。憲宗成化十九年，與沙喇思、舊作失剌思，今改正。撒瑪爾罕來貢。又有布達實克，景泰閒嘗入貢，至是亦遣使與哈魯偕至。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一二・噶婁》明宣宗宣德七年，噶婁遣使來朝。地近賽瑪爾罕，世爲婚姻。其山川、草木、禽獸皆黑，男女亦然。《明史・噶婁傳》曰：正德二年，其王薩哈勒蘇爾坦遺指揮哈濟瑪哈穆特奉貢。成化十九年，與實喇哈斯、賽瑪爾罕、巴達克珊偕至。

《海國圖志・西南洋・北南印度分述》《地理備考》曰：黑拉德國，又名東哥羅三，在亞細亞州之中，印度之北，北極出地三十三度起至三十六度止，經綫自東五十八度起至六十五度止，東南界阿付干國，西連白爾西亞國，北接達爾給斯丹國。長約一千五百里，寬約七百里，地面積方約八萬里，烟戶一兆五億口。地勢嶄巖，岡陵絡繹，湖河甚少。田畝肥饒，穀果豐稔，草木紛繁，牲畜充牣。土產鐵、絲、麻、烟、阿魏、綿花、香料、藥材、鴉片等物。地氣溫和。王位世襲。所奉之教乃回教也。技藝精良，商賈輻輳。通國分爲三部：一名黑拉德，乃國都也，建于平原之中，昔甚富麗，今稍凌替；一名夏般；一名巴米昂。

分述

地理環境

《西域番國志・哈烈》四時氣候多煖少寒。冬月如春，小草之生與薺麥同出。殘臘則遍地已青青，農事興作，人家少見圍爐。雖遠山積雪，平處稀有，春雨雖云多，亦不終日。隴畝田園，街衢巷陌，人家院落，皆引水通流，以淨塵土。雖天降雨澤不多，而流水四時不斷。鄉村僻處，多築水窖貯水，以飲人馬。其制高砌土屋，廣闊水池，甃以磚石，若冰窖然，此流水少處故也。

疆域政區

《咸賓錄・西夷志・哈烈》隸國則有俺都淮、八剌黑。二國俱平曠無險，地沃人繁。

《方輿勝略・外夷・哈烈》隸國則有俺都淮、八剌黑。二國地沃人繁。

文化風俗

《明史・西域傳四・哈烈》其國在西域最強大。王所居城方十餘里。壘石爲屋，平方若高臺，不用梁柱瓦甓，中敞，虛空數十間。窗牖門扉悉雕刻花文，繪以金碧。地鋪氈罽，無君臣、上下、男女，相聚皆席地趺坐。國人稱其王曰鎖魯檀，猶言君長也。男髡首，纏以白布，婦女亦白布蒙首，僅露雙目。上下相呼皆以名。相見止稍屈身，初見則屈一足三跪，男女皆然。食無匕箸，有瓷器。以葡萄釀酒。交易用銀錢，大小三等，不禁私鑄，惟輸稅於酋長，用印記，無印者禁不用。市易皆征稅十二。不知斗斛，止設權衡。無官府，但有管事者，名曰刀完。亦無刑法，即殺人亦止罰錢。以姊妹爲妻妾。居喪止百日，不用棺，以布裹屍而葬。常於墓間設祭，不祭祖宗，亦不祭鬼神，惟重拜天之禮。無干支朔望，每七日爲一轉，周而復始。歲以二月、十月爲把齋月，晝不飲食，至夜乃食，周月始茹葷。城中築大土室，中置一銅器，周圍數丈，上刻文字如古鼎狀。游學者皆聚此，若中國太學然。有善走者，日可三百里，有急使傳箭走報。俗尚侈靡，用度無節。

《西域番國志・哈烈》國主居城之東北隅，壘磚石以爲屋，屋平方，勢若高臺，不用棟梁陶瓦，中拱虛室數十間。牆壁窗牖粧繪金碧琉璃，門扉雕刻花紋，嵌以骨角。地鋪氈罽，屋傍仍設綵綉帳房，爲燕寢之所。房中設金

床，上輔茵褥數重，不設椅凳，惟席地跏趺而坐。國主衣窄袖衣及貫頭衫，戴小罩刺帽，以白布纏頭，髡髮後髻。服色尚白，與國人同，國人皆稱之曰鎖魯檀。鎖魯檀者，猶華言君主之尊號也。國主之妻，皆稱之曰阿哈，其子則稱爲米兒咱，蓋米兒咱者，猶華言舍人也。凡上下相呼，皆直比其名，雖稱國主亦然。不設大小衙門，亦無官制，但管事之人稱刁完官，凡小大之事，皆由刁完官計議處置。

凡相見之際，略無禮儀，惟稍屈躬，道『撒力馬力』一語而已。若久不相見，或初相識，或行大禮，則屈一足，致有三跪。下之見上，則近前一相握手而已。平交則止握手，或相抱以爲禮，男女皆然。若致意於人，則云『撒籃』。凡聚會之間，君臣、上下、男女、長幼，皆環列而坐。飲食不設匙筯，肉飯以手取食，羹湯則多以小木瓢汲飲。多嗜甜酸油膩之味，雖常用飯食亦和以脂油。器皿多用甃瓦，少用硃漆，惟酒壺台盞之類則用金銀。不置桌凳，皆坐地飲食。若宴會則用低桌飲食，諸品羹湯，一時幷進。食既，則隨即撤去。

屋舍皆壘以磚石，豪家巨室與國主同，甚者加以紈綺、撒哈剌之屬，遮護牆壁，以示驕奢。其下戶細民，或住平頭土房，或爲氈帳。屋皆不用瓦房，以其雨少，故不致傾頹也。市井街坊，兩傍築屋，上設覆篷，或以磚石拱甃，仍穴天牕取明。晴不畏日，雨不張蓋，遇乾燥生塵，則以水澆灑。鋪店各分行頭，若弓矢鞍轡衣服之類，各爲一行，不得參雜。少見紛爭，如賣馬駝犓畜，亦各聚一所。

又　官府文書行移，不用印信。國主而次，與凡任事者，有所施行，止用小紙一方，於上直書事體，用各人花押印記，即便奉行。花押之制，以金銀爲戒指，上鐫本主姓名，別無關防，罔有爲奸僞者。

國中不用刑法，軍民少見詞訟，若有致傷人命，亦不過罰錢若干，無償命者，其餘輕罪，略加責罰而已。酒禁最嚴，犯者以皮鞭決責，故不釀米酒，醞以葡萄。間有私買者。凡有操履之人，多不飲酒，以其早暮拜天，恐褻瀆也。

國中體例，有別色人願爲回回者，云以萬錢給之，仍賜衣服鞍馬。

婚姻多以姊妹爲妻妾，爲一門骨肉至親，雖同祖胞兄弟姊妹，亦皆得爲婚姻。至於弟妻兄妻，兄娶弟婦，亦其國之常事耳。國中男子髡首，以素帛纏頭，婦女亦蒙以素帛，略露雙眸。如有喪制，反以青黑布易之。帷幔皆用青黑，居喪不過百日即釋服。喪葬俱不用棺木，惟以布囊裹屍，置於塚。富家巨室，多於墳上高築土室，恣爲華靡。貧民下戶，墳墓止於居屋旁，絕無所禁忌。

不祀鬼神，不立廟社，不逢宗祖，不建家堂，惟以墳墓祭祀而已。每月數次，望西禮拜，名納馬思。若人煙輻輳之處，一所築大土屋，名默息兒，凡禮拜之時，聚土屋下，列成班行，其中一人高叫數聲，衆人隨班跪拜。若在道途，亦隨處禮拜。每歲十月幷春二月爲把齋月，白晝皆不飲食，至日暮方食。周月之後，飲食如初。開齋之際，乃以射胡蘆爲樂。射胡蘆之制，植一長竿，高數丈，竿末懸一胡蘆，中藏白鴿一雙，善騎射者躍馬射之，以破胡蘆白鴿飛出者爲得采。有通回回本教經義者，衆皆敬之，名曰滿剌，坐立列於衆人之右。雖國主亦皆尊之。凡有祠祭，惟滿剌誦經而已。

有等棄家業，去生理，蓬頭跣足，衣弊衣，披羊皮，手持拐杖，身掛牛羊骨節，多爲異狀，不避寒暑，行乞於途，遇人則口語喃喃，似可憐憫，若甚難立身者。或聚處人家墳墓，或居岩穴，名爲修行，名曰迭里迷失。有爲醫者，於市廛中聚求藥之人，使之環列而坐，卻於衆中口談病症，作爲多端，然後求藥人皆出錢與之，醫者各散藥少許而去，效驗竟莫可知。有好事之人，於城市稠人中，揮大鉞斧，手舞足蹈，高出大言，驚世駭俗，莫詳其故，大概警人爲善之意而已。有善步走者，一日可行三二百里，舉足輕便，疾於馬馳。然非生而善走，蓋自幼習學而能。凡官府有緊急事務，則令其持箭而走報，以示急切。常腰掛小鈴，手持骨朵，其去如飛。男女少能負荷，乘載全仗馬、騾、驢、駝。若少輕之物，則以頭戴趨走，搖揚不致覆墜。婦女出外皆乘馬、騾，道路遇人，談笑戲謔，略無愧色。且恣出淫亂之辭以通問，男子薄惡尤甚。

國俗尚侈，衣服喜鮮潔，雖所乘馬騾鞍轡，多以金銀彩色飾之。遍身前後，覆以氈罽，懸以響鈴。家家子弟俱係翡翠裝綉衣袍，珍寶綴成腰帶，刀劍鞘飾以金玉，或頭簪珠寶，以示奢華。

城郭鄉村，居民按堵。深山曠野，人馬獨行，晝無虎狼，夜無鬼魅。

又　城市鄉鎮，廣置混堂，男女各爲一所，制度與中國不異。一堂之中，拱虛室十數間，以便多人澡浴者。初脫衣之際，各與浴布一條遮身，然後入

室。不用盤桶，人各持一水盂，自於冷熱池中，從便汲溫凉净水，以澡雪洗淋其身，餘水流出，并無塵積。亦有與人摩擦肌膚，揣捻骨節，令人暢快者。浴畢出室，各與浴布二條，一蒙其首，一蔽其身，必令乾潔而後去，人以一二銅錢與之而已。

水磨與中國同，間有風磨，其制築垣牆爲屋高處，四面開門，門外設屏牆，迎風室中，立木爲表，木上周圍置板乘風，木下置磨石，風來隨表旋轉動，且不拘東西南北之風，皆能運動，以其風大而多故也。

道傍多築土屋，名郎（兒哥）〔哥兒〕，以爲來往之人留憩，免寒暑風雨之患。二十里爲一木頭，或每木頭設土屋一所。又名臘巴兒，内設飲食，以給往來之饑渴者。鄉村多立墟市，凡交易處名把咱兒，每七日一集，以有易無，至暮俱散。

正朔不頒，花甲不論，擇日用事，自有定規，每七日一轉，周而復始。七日之中，第一日爲阿啼納，二日爲閃伯，三日爲亦閃伯，四日爲都閃伯，五日爲且閃伯，六日爲閃伯，七日爲攀閃伯。凡拜天聚會，以阿啼納日爲上吉，餘日用事，各有所宜。

都城中有大土屋一所，名默得兒塞，四面房廊寬廣，天井中設一銅器，制如大鍋，周圍四丈，上刻文字如鼎狀。前後左右房室尤偉麗，多貯遊學生徒及通諸色經義者，若中國之太學然。

又　蠟燭以牛羊脂油澆灌，又以脂油和綿花撚成圍塊，置鐵籃中，下植鐵柱，以手持行，止則卓立於地上，風雨不避。暑天不知揮扇，或於帳房中高懸布幔，幔下多設鬚頭，兩面設繩索，牽動生風，名曰風扇。凡餽贈賜予及進送之物，不拘幣帛珠玉犬馬，皆以九數爲則，自一九至於九九，皆爲成禮。凡宴會之際，尊者飲酒，則下人皆跪。酒進一行，則陳幣帛，次進珍寶及金銀錢，雜和爲一，分散四座，餘者亂撒座間及前後左右，觀望執服事之人，使之競拾，喧嘩叫笑，以示豪奢，名曰喜錢。

《明一統志・外夷・哈烈》　風俗：服色尚白，金碧飾居。陳誠《西域記》：衣服喜鮮潔，色尚白，有喪易以青。國主之居，窗壁以金銀瑟瑟爲飾，地施氈罽，重席而坐，富家居室服用，頗同國主。禮儀簡畧。同上：禮儀簡畧，君臣相見，但行跪禮。無刑法，有罪罰錢而已。坊市不設斗斛，但用權衡。凡宴會環列而坐，酒器用金銀，餘用陶瓦。食無匕筯，惟以手取。婚室多以姊妹，謂爲至親。死無棺槨，以布囊裹屍而瘞之。國有學舍，俗無正朔。同上：國有學舍，中爲一大室，四面皆房廊，以居遊學之士，名曰默得兒塞。俗無正朔，不用甲子，以七日爲一周，擇日用事，則以第一日名阿啼納爲上吉，凡拜天聚會用之。酒禁甚嚴，脩行者多不飲酒，恐褻天也。

《明四夷考・哈烈》　城方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王幷東北山，壘石爲屋，屋若高臺，無棟梁，牆壁窗牖皆金碧琉璃，門扉雕刻嵌骨角，屋傍設綵繡帳房，爲燕寢所，金床重茵。衣冠大類亦力把力。民土房或氈帳，以雨少故。上下相與直呼名，雖王亦然。相見稍屈躬，道『撒力馬力』一語，握手或相抱爲禮。致意於人，則云『撒篾』。少炊爨，飯食就肆，無匕箸。交易用銀錢，錢三等。無正朔時日月，亦無斗斛，用權衡爲量。稅十二，國用資焉。男髡首，衣尚白，乃喪易青黑，無棺槨，不祀鬼神，祭先於墓所。人多善走，日行可三百里。氣候常煖，市中流水四時不斷，多水磨、風磨。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三・哈烈》、《明書・四國傳三・哈烈》。）

又　餽贈賜予宴會極豐厚。男女瀆亂無耻，大抵西域城郭諸國，哈烈最鄙陋。然有學舍，聚生徒，講習諸經義，省刑罰，薄賦歛，寡爭訟，好施予，務農桑，諸國又不及也。在王城中極弘偉。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三・哈烈》、《明書・四國傳三・哈烈》。）

《殊域周咨錄・北狄・哈烈》　其俗衣服喜鮮潔，色尚白，喪事易以青。國主之居，窗壁以金銀瑟瑟爲飾，地施氈罽，重席而坐。富家居室服用頗同國主。禮儀簡略。君臣相見，但行跪禮。無刑法，有罪罰錢。坊市無斗斛，但用權衡。凡宴會環列而坐，酒器用金銀，餘用陶瓦。飲無匙筯，惟以手取。婚室多以姊妹，謂爲至親。死無棺槨，以布囊裹屍而瘞。國有學舍，中爲大室，四面房廊，以居遊學之士，名曰默得兒塞。俗無正朔，不用甲子，以七日爲一周，擇日用事則以第一日名阿啼納爲上吉，凡拜天聚會用之。酒禁甚嚴，修行者多不飲酒，恐褻天也。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哈烈》　俗衣服喜鮮潔，色尚白，有喪易以青。國主之居，窗壁以金銀瑟瑟爲飾，地施氈罽，重席而坐。富家居室，服用，頗同國主。禮儀簡略，君臣相見，但行跪禮。無刑法，有罪罰錢而已。坊市不設斗斛，但用權衡。凡宴會環列而坐，酒器用金銀，餘用陶瓦。食亦無匕箸，惟以手取。婚室多以姊妹，謂爲至親。死無棺槨，以布囊裹屍瘞之。國有學舍，以居遊學之士。無正朔，不用甲子，以七日爲一周，擇日用事，

則以第一日名阿啼納爲上吉，凡拜天聚會用之。酒禁甚嚴，修行者多不飲，恐褻天也。

《咸賓錄・西夷志・哈烈》 其地城方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王居東北山，壘石爲屋，屋若高臺，無棟梁，牆壁窗牖皆金碧琉璃，門扉雕刻嵌骨角，屋傍設綵綉帳房，爲燕寢所，金牀重裀。民土房或氈帳，以雨少故。上下相與直呼名，雖王亦然。相見稍屈躬，道『撒力馬力』一語，握手或相抱爲禮。致意於人則云『撒篾』。少炊爨，飯食就肆，無匕箸。無正朔時日年月，男髡首，衣尚白，及喪反易青黑，死無棺槨，人多善走，日行三百里。氣候常熱。磁器及紈綺甚精，巧過中國。田多收穫，宴會豐厚。男女瀆亂無耻。大抵西域城郭諸國，哈烈俗最鄙陋。然有學舍生徒，講習經義，好施予，務農桑，則又諸國所不及也。

《廣皇輿考・四夷・哈烈國》 其俗服色尚白，喪事易青。飾壁以金銀。婚姻以姊妹。國有學舍。俗無正朔。修行者多嚴酒禁。

《方輿勝略・外夷・哈烈》 其城方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王居東北山，壘石爲屋，屋若高臺，無棟梁，牆壁窗牖皆金碧琉璃，門扉雕刻嵌骨角，屋傍設彩帳房，爲燕寢所，金床重裀。民土房或氈帳，以雨少故。上下相與直呼名，雖王亦然。相見稍屈躬，道『撒力馬力』一語，握手或相抱爲禮。致意于人，則云『撒篾』。少炊爨，飯食就肆。無匕箸，無正朔時日年月，男髡首，衣尚白，乃喪反易青黑，死無棺槨。人多善走，日行三百里。氣候常熱。磁器、紈綺精巧，田多收穫，宴會豐厚。男女瀆亂不耻，西域諸國哈烈俗最鄙陋。然有學舍生徒，講習經義，好施予，務農桑，則又諸國所不及也。

《明象胥錄・哈烈》 王石城方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王并山東北，叠石爲屋，屋若高臺，無棟梁，并金碧雕嵌，牖垣粲如，旁列帳重茵，錯以綺繡。上下相接直呼名，王亦然。謁見微屈躬，道『撒力馬力』一語，握手或相抱爲禮。人善走，日行可三百里。候常燠少雨，市中流水不斷。無正朔時日月，亦無斗斛，用權衡爲量。貿易以銀錢三等，稅十二，國用仰給。少炊爨，飲食無匕箸。不祀鬼神，祭先於墓所。男髡首，衣尚白，喪易青黑，亦無棺槨。

（并見《明世法錄・西戎・哈烈》。）

又 贈予宴會豐厚。大抵西域城郭諸國，哈烈最瀆亂無耻。然有學舍，聚生徒，講習經義，省刑薄斂，寡訟好施，兼務農桑，則諸國不逮云。

（并見《明世法錄・西戎・哈烈》。）

《地圖綜要・四夷・哈烈》 風俗：服色白，金碧飾居，國有學舍，俗無正朔。

《彙輯輿圖備攷全書・外夷・哈烈》 風俗：服色尚白，金碧飾居，國有學舍，俗無正朔。

《罪惟錄・外國列傳・哈烈國》 王石城方十里。壘石爲屋，牆壁窗牖皆金碧琉璃，金床重茵。衣冠大類亦力把力。民土房氈帳，以雨少故。上下互呼名，雖王亦然。相見少屈躬，道『撒力馬力』一語，握手或相抱爲禮。致意于人，則云『撒篾』。少炊爨，飯食就肆，無匕箸，交易用銀錢，錢三等。無正朔日月，亦無斗斛，用權衡爲量，稅十二，國用資焉。男髡首，衣尚白，喪易青烏，無棺槨，不祀鬼神，祭先于墓所。人多善走，日行三百里。氣候常煖。

又 男女瀆亂，然有學舍，聚生徒，講習經義，寡爭訟，好施予。

《廣輿記・外譯・哈烈》 風俗：候常燠少雨，市中流水不斷。無正朔時日月。亦無斗斛，用權衡爲量。田美多獲，宜桑與蠶。飲食無匕箸。不祀鬼神，祭先于墓所。男髡首，衣尚白，喪乃易青黑，亦無棺槨。然有學舍，聚生徒講習，省刑薄劒，寡訟好施，諸國不逮也。

經濟物産

《明史・西域傳四・哈烈》 土沃饒，節候多暖少雨。土產白鹽、銅鐵、金銀、琉璃、珊瑚、琥珀、珠翠之屬，多育蠶，善爲紈綺。木有桑、榆、柳、槐、松、檜，果有桃、杏、李、梨、葡萄、石榴，穀有粟、麥、麻、菽，獸有獅、豹、馬、駝、牛、羊、雞、犬。獅生於阿术河蘆林中，初生目閉，七日始開。土人於目閉時取之，調習其性，稍長則不可馴矣。其旁近俺都淮、八剌黑商，并隸其國。

《西域番國志・哈烈》 城市人家少見炊爨，飲食買於店鋪，故市肆夜不閉門，終夕燒燈燃燭交易。通用銀錢，大者重一錢六分，名曰等哥，次者每

錢重八分，名曰抵納，又其次者，每錢重四分，名曰假即眉，此三等錢，從人自造，造完於國主處輸稅，用印爲記，交易通用，無印記者不使。假即眉之下，止造銅錢，名曰蒲立，或六或九當一假即眉，惟於其地使用，不得通行。斗斛不置，止用權衡，權衡之制，兩端設盤，分中爲準，置大小鐵石，分斤兩輕重於一盤中，以平爲度，雖五穀亦以盤稱。其斤兩之則，各處不同，無一定之制。稅錢什分取二，交易則買者償稅，國用全資此錢。

又　地產銅鐵，製器堅利，造鎧器尤精，描以花草，施以五采，規制甚佳，但不及中國輕清潔瑩，擊之無聲，蓋其土性如此。土產琉璃器，人家不常用，但充玩好而已。多以五色琉璃薄葉疊綴窗牖，以取光明，炫耀人目。

渴石地面產白鹽，堅明與水晶同。若琢磨爲盤碟，以水濕之，可和肉食。

多有金、銀、寶貝、珊瑚、琥珀、水晶、金剛、朱砂、剌石、珍珠、翡翠，云非其所產，悉來自他所，有不可知。

多育鬣桑，善爲紈綺，輕妙細密，優於中原，但不能如中國壯厚，且不解織羅。其織成金綫，可以迴爐，布帛中有名鎖伏者，一如紈綺，實以羊毛織成。善織剪絨花毯，顏色雖久不衰。綿布幅制尤寬，亦有甚細密者。

土產桑、榆、楊、柳、槐、檀、松、檜、白楊，多植果樹，自國主而次，有力之家，廣築果園，盛種桃、杏、梨、李、花紅、葡萄、胡桃、石榴之類。葡萄有通明若水晶之狀者，無核而甚甘，杏子中有名巴旦者，食其核中之仁，香美可嘗。有若大棗而甜者，名忽鹿麻，未見其樹。有若銀杏而小者，名苾思檀，其樹葉與山茶相類。李有小如櫻桃而黃色者，有紫色者，滋味極甘，花紅極大而脆，皆可收藏，經年顏色不改，必以新舊相續爲佳。五穀之種與中國同，麻、豆、菽、麥、穀、粟、米、粱悉皆有之，但小豆有如珠圓者，綿花有淡紅色者，爲布若駝褐。然瓜種大而極甜。葱本有大如拳者，菜根有紅而大者，重十餘斤，若蘿蔔狀。耕農多鹵莽，廣播種而少耨鋤，然所收不薄者，以其田美而多，每歲更休，地力得完故也。時雨稀少，雖旱稻、綿花、小麥，皆藉水澆，若水不到處，難於耕種矣。

多產良馬，愛護甚密，皆於土房深處喂養，風日不及透，冬暖夏涼。人家畜養鷄犬鵝鴨，惟不養猪，亦不食其猪肉，此最忌憚之。凡宰牲口，非回回宰殺者不食。

又　獅子生於阿木河邊蘆林中，云初生時目閉，七日方開。欲取而養之者，俟其始生未開目之際取之，易於調習。若至長大，性資剛狠，難於馴馭。且其勢力強勝，爪牙距烈，奮怒之際，非一二人可駕馭之。善搏巨獸，一食能肉十斤多。有得其尾者，蓋操弓矢、設網罟以殺之，若欲生致，甚難得也。有一花獸，頭耳似驢，馬蹄騾尾，遍身文采，黑白相間，若織成者，其分布明白，分毫寸不差。

《明一統志・外夷・哈烈》　土產：葡萄、巴旦杏、有似棗而甜者，名忽鹿麻。蘿蔔，大者重十斤。鎖伏，又名梭服，以鳥毳爲之，紋如紈綺。花毯、極細密，色久不變。金、銀、銅、鐵、珊瑚、琥珀、珠、翡翠、水晶、金剛、朱砂、名馬、獅子。《爾雅》亦謂之狻貌。

《明四夷考・哈烈》　氈器尤精巧。產巴旦杏、鎖伏、花毯、金、銀、銅、珊瑚、琥珀、水晶、珠翠、名馬、獅子、黑白文獸。白鹽，堅明如水晶，琢磨爲器，以水潤之，和肉食。多桑，宜蚕，爲紈綺，細密過中國。農不甚勞，然多穫，田美而每歲更休，地力得完也。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三・哈烈》。）

《殊域周咨錄・北狄・哈烈》　其產葡萄、巴旦杏、有似棗而酣者，名忽鹿麻。蘿蔔，大者十斤。鎖伏，又名梭服，以鳥毳爲之，紋如紈綺。花毯，極細密，色久不變。金、銀、銅、鐵、珊瑚、琥珀、珠、翡翠、水晶、金剛、朱砂、名馬、獅子。其貢馬、玉石。其朝無常期，或三年或五年，其起送無過三五十人。其域東北至撒馬兒罕一千四百里，東至肅州一萬一千里。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哈烈》　其產亦有金、銀、銅、鐵、珊瑚、琥珀、珠、水晶、翡翠、名馬、狻猊。即獅子。織鳥毳爲鎖伏，紋如紈綺。又有花毯，極細密，色久不變。食物有葡萄、巴旦杏、蘿蔔大者重十斤。

《咸寧錄・西夷志・哈烈》　物產有鎖伏、花毯、獅子、水晶鹽、酒杯藤花堅明可愛，國人用以酌酒，實如豆蔻，香美銷酒。爲奇。

《廣皇輿考・四夷・哈烈國》　其產葡萄、巴旦杏、有似棗而甜者。蘿蔔，大者十斤。鎖伏，花毯，金、銀、銅、鐵、珊瑚、琥珀、翡翠、水晶、金剛、硃砂、馬、獅子。《爾雅》亦謂狻猊。其貢馬、玉石，或三年、或五年入貢。繇肅州入。

《明象胥錄・哈烈》　產巴旦杏、鎖服、花毯、金、銀、銅、珊瑚、琥珀、珠、翠、馬、獅、黑白文獸，白鹽堅潤如水晶，琢磨爲器，沃以水，和

肉食。田美多穫，農不甚勞，每歲更休，以完地力。宜桑與蚕，爲紈綺，細密踰中國。甕器尤精巧。

（幷見《明世法錄・西戎・哈烈》。）

《方輿勝略・外夷・哈烈》 其土產則有鎖伏、花毯、酒杯藤。花堅明可愛，國人用以酌酒，實如豆蔻。

《地圖綜要・四夷・哈烈》 土產：巴旦杏、鎖伏、一名梭服，以鳥毳爲之，文如紈綺。花毯、極細密，色久不變。珊瑚、珠。

（幷見《彙輯輿圖備攷全書・外夷・哈烈》。）

《罪惟錄・外國列傳・哈烈國》 磁器最精。產巴旦杏、鎖伏、花毯、金、銀、珊瑚、琥珀、水銀、珠、翠、名馬、獅子、黑白文獸，堅白鹽，可爲器。宜蚕，紈綺過中國。

《廣輿記・外譯・哈烈》 土產金、銀、水晶、琥珀、翡翠、黑白文獸，巴旦杏、鎖伏、一名梭服，以鳥毳爲之，紋如紈綺。花毯、極細密，色久不變。珊瑚、珠、蘿葡、大者十斤。葡萄、獅子。

藝文

《竹山文集・內篇・望哈烈城二首》 征騎經年別玉京，今晨喜見極邊城。未由下國開天詔，暫向平原駐使旌。萬斛塵襟聊自解，三杯香醪對誰傾？皇威至處邊城靜，何用嫖姚百萬兵！

行窮險道出平川，又是遐方一境天。城郭樓臺連草樹，街衢巷陌滿人煙。牆頭輪磨迎風轉，木杪胡蘆向日懸。異俗殊風多歷覽，襟懷不下漢張騫。

《外國竹枝詞・哈烈》 石屋金牀速魯壇，葫蘆白鴿射長竿。不圖學舍生徒聚，文物彬彬大國觀。速魯壇，華言王也。每周月聚衆，植長竿，懸葫蘆，中藏白鴿，躍馬射之，射中鴿飛爲得采。有學舍，聚生徒，講習經義。

又《黑婁》 何愁五色令人迷，百物皆從厥土黎。黑水驪山猶自可，那堪黑子配玄妻。其地山水、草木、禽獸皆黑，男女亦然。

伊倫部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三・伊倫》 伊倫，雷《志》云：伊倫高原自阿米尼亞案即亞美尼亞。與歐勿拉的河、底格里司河之低野起，向東至印度之野，其北有印度喀虛山、愛爾般士山，內蒂美文山高萬八千五百英尺。向裏海與土耳其斯坦形勢驟低。伊倫地多沙漠，分爲波斯、阿富汗、俾路芝三國。謝《志》云：波斯、阿弗干、備魯支三國之地，合爲義蘭高原。先謙案：義蘭、伊倫，音之變轉。《課程》作伊蘭，徐《志》所稱印度以西回部四國，三國與阿剌伯也。

阿富汗部 敖罕 阿附干 甲布 亞加業坦

綜述

《茶餘客話・敖罕》 敖罕，西域大國。在退木爾沙之西，溫都斯坦之東南，方數千里，人稠富。天熱多雨，花果茂盛。產五金、寶玉、金剛石。有煙瘴。出猩猩，通人言。以象耕，少牛，見則以爲異物。解蠶織。俗淫，男女無別，尤嬖男色，不許他合。種類甚雜，各分部居。

《西域聞見錄・外藩列傳上・敖罕》 敖罕，一大國也，回子謂之克則爾巴什，在退木爾沙之西。其地絕長補短，方數千里。稱其王曰汗。城池壯麗，

人戶富盛。天氣酷熱多雨，多奇花異果。五金、珠玉、寶石、金剛石，松、竹、杉，皆其土產。有瘴氣。多猩猩，亦通其人言語。巨蟒長蛇，熊羆虎豹，不一而足。地產象，耕田負重，皆取於象。間有牛，如中國之象，男女聚觀，以爲罕物。風俗淫佚，無人倫，尤重男色，人人皆有姣童，童之袴皆緊束，以細鎖鎖之，以防外遇。其人種類不一，有與內地回子相似者，有與安集延相似者，有與額魯特相似者，有與土爾扈特相似者，有鬚髮卷曲與鄂羅斯相似者。又有一種人，亦回子衣帽，但目益深，鼻益高，睛碧色，鬚繞額如蝟，而赤如丹砂，多力而橫恣，遇有戰陣，輒爲前鋒，無火鎗弓矢，專用木矛，冲突於矢石之間，矯疾無倫。其鬚用茜草染之，以爲豐采，西域人皆畏之。又一種人圓領大袖，衣冠類漢唐之制，貌多清秀似朝鮮人，或謂是後漢之遺種云。人類雖別，各有部落頭目，然皆敖罕汗之阿拉巴圖，奉其教令，而侵凌相尚，刼掠成風，既大遠於中國聖人之教，又不解佛教慈悲之說，嗜殺好利，篡奪相循，與溫都斯坦地界毗連，各以威力相制，迭爲強弱。

《瀛環志略・亞細亞・印度以西回部四國》　阿富汗，阿富汗尼士丹、愛烏汗、阿付顏尼。回部大國也。北界布哈爾，東界印度，南界俾路芝，西界波斯。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乾隆二十四年，因拔達克山內附，屢貢良馬。其國本波斯東境，明正德初，有巴卑爾者，取喀布爾，一作喀弈。堪達哈爾、濟斯尼三城，自立爲國，傳二百餘年。至康熙中，波斯衰亂，阿富汗乘勢幷兼，得其全土。越十七載，波斯復興，那的爾沙卽得國，詳《波斯傳》。盡銳東伐，滅阿富汗。那的爾沙死，阿富汗王子亞美里沙收復故土，仍與波斯幷立。乾隆五十四年，王塞曼沙爲弟馬慕所篡，國大亂者十餘年。北印度之塞哥，一作悉國，已詳《五印度圖說》。與阿富汗隔印度河爲鄰。阿富汗盛時，嘗渡河取塞哥邊地，俗傳愛烏罕滅溫都斯坦，卽此事也。至是內訌，塞哥勞爾部塞哥都城，一作勒懷，已詳《五印度圖說》。酋長林日星，收復河東地，幷渡河割數城，阿富汗由是不振。近年與英吉利所屬之印度西部搆兵數年，講和而罷。其國介印度、波斯之間，天氣酷熱多雨，西界有沙磧，餘皆沃壤。俗事耕種，無游牧。城池壯麗，戶口殷繁。勝兵數萬，軍器用鳥槍、長矛、腰刀，不習弓矢。風俗與波斯同。土產鐵、錫、礬、鹽、磠砂、硫磺、烟葉、棉花、阿魏、青黛、丹參、甘蔗、地毯。

又　按阿富汗本波斯東境，前明中葉乃裂波斯數城，自立爲國。前此固統於波斯，別無名號也。世多傳其兼幷溫都斯坦。今攷溫都斯坦。乃五印度總名，與阿富汗爲鄰者。爲北印度之塞哥國，兩國本以印度河爲界。阿富汗嘗逾河而割塞哥之西境，迨後塞哥亦逾河而割阿富汗之東境，所謂疆場之邑，一彼一此者耳。《西域聞見錄》謂敖罕與溫都斯坦地界毗連，各以威力相制，迭爲強弱。今攷與溫都斯坦爲鄰者，阿富汗之外，別無敖罕國名，蓋阿富汗一作愛烏罕，愛烏合音近敖，遂誤以愛烏罕爲敖罕，而安集延之浩罕，都城亦稱敖罕，一作豪罕，又作霍罕。論者遂以此譏椿園之謬妄。謂其移極北之回部於南方，實則轉音之淆訛，而不足深訾也。

又　《聞見錄》云：敖罕之人，種類不一，有與內地回子相似者，有與安集延相似者，有與土爾扈特相似者，有毛髮拳曲，與峨羅斯相似者。又一種人，亦回子衣帽，鬚繞頰如蝟而赤，染以茜。其人多力，善用木矛，西域人多畏之。又一種人，圓領大袖，衣冠類漢唐，貌清奇似朝鮮人，或謂是後漢之遺種云。又云：敖罕，西域之大國，亦西域之亂邦，詐力相尚，日日皆逐鹿之勢，蓋自古而然云云。余攷西洋人地圖，阿富汗境土縱橫皆不過一二千里，幅員既無莫大之勢，種族安得如許之繁？蓋其國本波斯所分，迨後由分而合，復由合而分，西域不知波斯國名，遂以波斯各部種類並歸之阿富汗耳。泰西人亦稱波斯客籍流寓，種類甚多，語音不一。有額力西者，卽希臘。有阿丹者，卽阿剌伯。有羅汶者，卽羅馬。有都魯機者，卽土耳其。正與《聞見錄》所云相合。至兩國再合再分，兵爭數起，又復時時內訌，迭相篡奪，所云日日皆逐鹿之勢，殆不虛也。

《海國圖志・西南洋・五印度總述上》　〔《萬國地理全圖集》曰：印度自主各國〕一曰甲布國，南連英藩屬國，北至新疆，東接后衛，西及白西國。其地廣大，但居民不多。部落土酋，各據其邦，大半爲回回教門。勇猛好戰，以騎射爲業。地內沙漠，狂風四起，道路崎嶇，人馬難行，故敵難攻擊。況山洞路窄，隘口難通。道光十九年，峨羅斯國私差奸人兜攬事情，遍滋事端。英國興師，望甲而進，跋涉勞頓不勝，卒擊其敵，逐其王，而防範其國。其王今貢于英。案：甲布一名阿付干，卽愛烏罕國。

又**《北南印度分述》**　《地里備考》曰：阿附干國卽加布爾，在亞細亞州之中，印度之西北，北極出地二十八度起至三十六度止，經綫自東五十七度起至七十度止。東至塞哥國，西連白爾西亞國，南接北羅吉國，北界達爾

給國，長三千二百餘里，寬約二千里，地面積方約十五萬二千七百餘里，烟戶四兆二億口。本國地勢，東南西南平原坦闊，其余各方峻嶺重疊。湖河甚少，河之長者惟一，名曰印度河，又名心德河。湖之大者有二：一名盧克湖，一名烏勒爾湖。其田土，西方則磽瘠過半，沙漠無垠；餘方則隴畝膴腴，穀果豐盛。土產鐵、錫、礬、鹽、窩宅、硇砂、硫磺、烟葉、綿花、阿魏、青黛、丹參、甘蔗、地氈等物。地氣互異，冷熱俱極。王位相傳，長幼皆得臨御，諸臣公舉，惟賢繼立。所奉之教乃回教也。技藝庸陋，貿易平常，商賈負販，結隊而行。粵稽本國，來歷渺茫。明武宗正德元年，有巴卑爾者，既獲加布爾、濟斯尼、干達爾等處，遂即位稱汗，歷傳二百餘載。康熙五十九年，復取白爾西亞國，歸于一統。越十七載，白爾西亞國君那的爾沙興師擊逐，反取本國，迨薨後本國復興，自爲一國，時君名亞美里沙。乾隆四十五年傳至塞曼沙者，被弟馬慕篡逐，以後綱紀敗壞，國亂民變。越十餘載，塞哥國勞爾地酋長林日星者乘機侵占，其兼攝諸地亦皆背叛，惟阿付干、西斯丹等處尚存。現改九部：一名加布爾，乃本國都也，建于平原之中，街市繁華，風景美麗；一名羅各曼；一名日剌拉巴，一名合斯那，一名西維，一名干達合爾，一名發來，一名都札克；一名伊隆達爾。其通商衝繁之地曰加布爾，曰干達合爾，曰合斯那。

案：又名阿付顏尼，即愛烏罕之轉音也。

《外國史略》曰：甲布國，或曰押安國，或曰加布額尼，前屬白西亞國。〔南〕及北路治，北及西域游牧部，東及五印度，西連白西國，廣袤方圓萬六千里，居民千四百萬。多山谷，故氣候土產皆異。在印度界內，惟此地無深淵大河，山頂積雪不消，而山內極熱。地肥磽不一，百姓稀少。農夫有五等，每年二收，多麥。產油幷阿魏，多駝及綿羊，犬善走，貓亦美，鷹能捉鹿。民樸實，有讎必報，百年不忘。恥買賣，不肯家居，以持械爭戰爲要務。山峽甚多，有外人入之，即絕其歸路，故敵國不敢侵，而屢伐他國獲勝。嘗據五印度地，後爲白西國所服，降爲藩屬。道光十七年，峨羅斯國慫恿其民畔白西，復動干戈，而白西國王率兵圍其北界之黑臘城，于是甲布別立新主，調兵以拒退白西國。道光二十一年冬，土民乘冬凍攻擊英兵，英兵乏衣食，多斃者。次年英兵攻之，仍令前王攝權，地始安靜。

其都曰加布額尼，城甚堅固，英人破之。干他哈亦交界之城，街廣而直，城長而方，民多甲布之族，與白西國所屬之黑臘國交界，其國君每駐此。與白西國有隙。地豐盛，民壯健。

哈薩克、甲布兩地之間，有地曰甲非勒坦山，地奉佛教，與附近甲布之回人交戰。族類甚多，地狹險，多巖居。出葡萄、南果。民美丰姿，但未向化，因在巖內負固，回族亦難侮之。無王無君，惟聽命于長老。好飲酒，面白，每將其女賣與回人爲奴。最輕忽無信，若非山巖險固，久爲他國降服矣。

又《瀛環志略》曰：阿富汗，波斯東境。明時裂波斯數城，自立爲國，前此固統于波斯，別無名號也。世多傳其兼幷溫都斯坦，今考溫都斯坦乃五印度總名，與阿富汗爲鄰者，爲北印度之塞哥國。兩國本以印度河爲界，阿富汗嘗逾河而割塞歌之西境，迨後塞歌亦逾河而割阿富汗之東境，所謂疆場之邑，一彼一此者耳。《西域聞見錄》謂敖罕與溫都斯坦地界毗連，各以威力相制，迭爲強弱。今考與溫都斯坦爲鄰者，阿富汗之外別無敖罕國名，蓋阿富汗一作愛烏罕，愛烏合音近敖，遂誤以愛烏罕爲敖罕，而安集延之浩罕都城亦稱敖罕，一作豪罕，又作霍罕。論者遂以此譏椿園之謬，妄謂其移極北之回部于南方，實則轉音之淆訛，而不足深訾也。

又《聞見錄》云：敖罕之人，種類不一，有與內地回子相似者，有與安集延相似者，有與土爾扈特相似者，有毛發拳曲，與峨羅斯相似者。又一種人亦回子衣帽，鬚繞頰如猬而赤，染以茜。其人多力，善用木矛，西域人多畏之。又一種人圓領大袖，衣冠類漢唐，貌清奇似朝鮮人，或謂是後漢之遺種云。又云：敖罕，西域之大國，亦西域之亂邦。詐力相尚，日日皆逐鹿之勢，蓋自古而然云云。余考西洋人地圖，阿富汗境土縱橫皆不過三千里，幅員既無莫大之勢，種族安得如許之繁？蓋其國本波斯所分，迨後由分而合，復由合而分，西域不知波斯國名，遂以波斯各部種類，幷歸之阿富汗耳。泰西人亦稱波斯客籍流寓，種類甚多，語音不一。有額力西者，即西臘。有阿丹者，即阿剌伯。有羅馬者，有土魯機者，正與《聞見錄》所云相合。至兩國再合再分，兵爭數起，又復時時內訌，迭相篡奪，所云日日皆逐鹿之勢，殆不虛也。

又《地球圖說》：亞加業坦國，東界天竺國，南界皮路直坦國，西界白耳西亞國，北界大布加利亞國。其百姓約有五百七十萬之數，皆半述釋教半述回回教，以牧羊馬爲生。南有曠野，東南北復有高山，惟中央平坦。人

民之狀與皮路直坦國相似。風俗亦無異，惜其民心不睦，時相矛盾，國王失柄，不從其令，心惟愚拙，何異天竺之民也？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印度土邦》　阿富汗，卽愛烏罕，亞洲北境回部大國也。南界俾路芝，北界布哈爾，以興都哥士山爲界。西界波斯，東界印度，以蘇來芒山爲界。緯度自赤道北二十九度至三十五度，經度自北京西四十九度至五十六度。南北五百英里，東西六百英里，積方二十七萬英里。

又　民數四五百萬。其地元時服屬蒙古，明初爲波斯屬部，正德中復自立爲國，屢與波斯相攻，互爲盛衰。乾隆時，同巴達克山歸順中國，貢進名馬。道光以來，與英搆兵，連數十年，時戰時和，英兵卒獲大勝，直搗加布，阿不能支，阿王遠遁俄境。子阿古伯立，又因民變，戕英大員。英人復立其弟，聽英保護。歲約入欵一千萬羅比，英由印度幣給百二十萬，兵額六萬有奇。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三・阿富汗國》　阿富汗。徐《志》《阿富汗》阿富汗尼士丹、愛烏罕、阿富顏尼。云：回部大國也。北界布哈爾，東界印度，南界俾路芝，西界波斯。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乾隆二十四年，因拔達克山內附，屢貢良馬。其國本波斯東境，明正德初，有巴卑爾者，取喀布爾、一作喀弁。堪達哈爾、濟斯尼三城，自立爲國，傳二百餘年。至康熙中，波斯衰亂，阿富汗乘勢兼併，得其全土。越十七載，波斯復興，滅阿富汗。其後阿富汗王子亞美里沙收復故土，仍與波斯幷立。乾隆五十四年，王塞曼沙爲弟馬慕所篡，國大亂者十餘年。北印度之塞哥與阿富汗爲鄰，阿富汗盛時，嘗渡河取塞哥邊地，俗傳愛烏罕滅溫都斯坦，卽此事。《西域聞見錄》以阿富汗爲敖罕，乃愛烏罕轉音之淸訛，致與安集延之敖罕都城相混。至是，塞哥之勞爾部塞哥都城，一作勒懷。酋長林日星收復河東地，幷渡河割數城，阿富汗由是不振。近年與英屬印度西部搆兵數年，講和而罷。其國界印度、波斯之間，天氣酷熱多雨，西界有沙磧，餘皆沃壤。俗事耕種，無游牧。城池壯麗，戶口殷繁。勝兵數萬，軍器用鳥槍、長矛、腰刀，不習弓矢。風俗與波斯同。土產鐵、錫、礬、鹽、礪砂、硫磺、烟葉、棉花、阿魏、靑黛、丹參、甘蔗、地毯。謝《志》云：國王曰阿密兒，全境分四省，國政自賦稅之外，皆不整理，近年仰英國保護，俄屢窺之。黃《記》云：俄厭阿富汗與英搆難，前後數十年，爭戰不息，俄遣使駐甲布城，英使至，拒而不納，復啓衅。始因天寒地險，英軍屢挫，旣而大勝，直搗甲布，阿王走避俄境，留其子阿古柏監國，未幾阿王病殂，阿古柏嗣，不得已割地償餉，立約罷兵，而民心不服，戕英大員，古柏之弟因民心起而爭位，古柏以位讓其弟。蔥嶺迤西回部，如霍罕、布哈爾、基發等，盡爲俄有，與印度止隔興都哥士一山，英力非不足滅阿富汗，留之爲藩籬，藉蔽西印度一面耳。曹譯野《志》云：阿富汗斯坦卽威拉雅的，沿革未詳，前屬喀疾甯家、格利家，後爲查母，林克所征服，至其子孫爲喀布尒、波斯堪達哈尒所領，嗣後之摩加尒帝保護喀布尒，波斯取侯勒特，堪達哈尒，時屬德里，或屬波斯。迨波斯斯拉的尒被剌，阿富汗乃獨立，東合旁遮普，克什米尒，北達痕克蘇。後爲英所干涉，以至交戰。千八百八十年，英兵退至基達行成。蓋阿富汗當印度與中央亞細亞之通路，由土耳基斯坦瘠地出印度之豐野，必假道此處，自古阿富汗被人侵略，無不因此，至今俄人必欲求此出路，以達氣候風地方，獨爲英人鎖其咽喉，斷其通道。兩國委員於千八百八十七年議定阿國北方界約，至今如故云。雷《志》云：居伊倫高原之東北，經過印度喀虛山至土耳其斯坦及上惡克隆司之低野。謝《志》云：全國如一高臺，以次斜向東南。東北爲印度古施山，高二萬丈，東界爲司拉以曼山，西南大沙漠曰雷斯坦。大河一曰嘎布勒河，爲印度施河之支流，曰布爾門河，西南流入雷斯坦沙漠內之敘拉澤。印度古施，卽雷之印度喀虛也。《課程》作興都庫什，云此山自蔥嶺穆斯塔格山分大支，西迤於阿母河南、印度河北。入阿富汗境者，西連波斯爲高原，卽伊蘭高地也，東西長亘，爲亞洲西南地脊。波斯據此脊之西，阿富汗據其東，故阿富汗境以此山爲中央最高處，漸南漸北，各就低平。曹譯野《志》云：興都庫什山包有巴羅基尒山口、薩多尒斯多蘭山口、采拉采米尒山口、案卽《學會圖》之多拉山口。哈威克山口、巴的克山口等處，案北部山口甚多，不詳其位置。正與巴山相連。又有西非得山脈橫亘其中，阿母河、木尒加布河橫西北國境。又有喀布尒河東流，與印度河會，格里綿得河、哈什河、華拉河、哈魯得河均終於閉塞之地。湖沼則有阿布斯塔達湖、哈蒙湖。案在納達里西。空氣乾燥，哈蒙湖北之華拉地方溫度極高，可熟雞卵。喀布尒夏季溫度三十二度，或至三十七度，以地勢高故也。冬季堅冰冷冽，河流可通行橐駝。野獸有豹、狼、海拉熊、安的羅威。家畜有橐駝、羊、馬。面積二十二萬九千英方里。慕《志》云：阿富汗在中亞西亞，緯綫自赤道北二十九度至三十六度，經綫自順天偏西四十六度至五十六度。長三千里，闊二千里，總計九十萬方里。謝《志》云：國在義蘭高原之東部，居北緯三十度至三十八度二十分，東經六十度三十分至七十四度三十分。北界俄屬中亞西亞，東界印度，以薩利曼山爲界。南界備魯支，西界波斯，面積二百三十九萬方里。《課程》云：東西千七百三十餘里，南北千四百四十餘里，面積百八十萬七百四十四方里。其東南初無定界，光緒十九年，與英官畫定今界。又云：以經緯度核之，三千字疑誤。辻《志》云百四十四萬方里。人四百萬口。

分述

地理環境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印度土邦》〔阿富汗〕國內全境皆山，實山上平原地也。最高之峰一萬二千八百三十一英尺，名曰大克的蘇來芒，爲諸大河發源之所。東北與中亞細亞相接，由興都哥士直接伊瑪拉亞山。其大河曰加布勒愛力孟，又有小河無數，流衍平地，多爲沙土所蝕。愛力孟河西南流二百利月，會諸小水，入阿門湖。加布勒河身最大，流長七十五利月。利月者，阿富汗里名，每一利月合中國八里。

又　氣候冬則苦寒，夏則苦暑。

疆域政區

《瀛環志略・亞細亞・印度以西回部四國》　阿富汗分九部，首部曰喀布爾，一作喀弈。其都城也，地處平原，烟戶湊密，景象繁華。曰堪達哈爾，在國之東北隅，四面皆山，亦大都會。曰哈斯那，與上二部皆商賈輻輳之地；曰羅各曼；曰日剌拉巴；曰維西；曰發來；曰都札克；曰伊隆達爾。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印度土邦》〔阿富汗〕大勢分爲七部：一曰加布利，又作喀布爾，即阿富汗都城也，內屬部七；二曰剛大亥，又作堪達哈爾，內屬部四；三曰濟斯尼，又作射士當，四曰愛拉，內屬部二；五曰歐潑，內屬部三；六曰愛乍爾；七曰加非利士當，內屬部七。又有圖爾齊斯坦，內加那各地，統於加布，係在七部外者。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三・阿富汗國》　坎勃耳、肯德哈、海蘭脫，要區。徐又云：其地分九部：首部曰喀布爾，都城也，地處平原，烟戶湊密，景象繁華；曰堪達哈爾，在國之東北隅，四面皆山亦大都會；曰哈斯那，與上二部皆商賈輻湊之地；曰羅各曼；曰日剌拉巴；曰維西；曰發來；曰都扎克；曰伊隆達爾。先謙案：謝《志》作阿弗干，亦作阿富汗，《課程》作亞加業坦，《漢文圖》作阿富汗斯坦，《列國》《學會》二圖作阿富汗，與雷、徐同。都城在東境，曰喀布爾，與徐合，即雷之坎勃耳。《課程》作加不，黃《記》作甲布，《紀程》作開布爾，《圓球圖》作考布耳，《外國地理》作加布路，《世界圖》、辻《志》作噶布爾，慕《志》作客布爾。謝《志》作嘎布勒，云在東北部山麓，地臨嘎布勒河，高出海面六千四百尺，風景絕佳，居民六萬，其地與印度白沙瓦相距。喀布爾之北曰昆都斯，《異名記》作渾都斯。《圓球圖》作庫恩杜施，云阿國別部，其東即巴達克山，故國也。巴達克山之東北爲帕米爾，天下第一高原，與中國葉爾羌連接，近爲英、俄二國占領。王達云：千八百九十四年，英、俄協約，興都庫什山以北，噴赤河以南，巴達克山以東，長約千英里，廣不及十英里一綫之地，屬阿富汗。《紀程》云：自此旁喀布爾河東行，經扎拉巴巴得，二《圖》同。或作日拉剌巴得。案即徐日剌拉巴也。《圓球圖》作齋拉拉巴，《平方圖》作納西拉巴得，《世界圖》作熱拉巴，《異名記》作日拉喇巴。北有帕沙特，即徐之都扎克，《異名記》作杜沙克。又云：由扎拉拉巴得至折穆魯得入印度界，抵白沙瓦，與鐵路接。漢罽賓國即此地。喀、罽一聲之轉，布爾急讀爲賓。或以罽賓在克什米爾，然懸度在克什米爾之北印度河上，烏秅在懸度西北加非利斯坦境內，二《圖》作加非哩斯坦，《異名記》作克裴力斯坦。罽賓更在烏秅之西，其爲喀布爾無疑。漢元朔中，大夏爲大月氏所滅，大夏塞王南君罽賓，即此。其先大夏國，即今阿富汗屬部波爾克，在國北境，二《圖》同。亦即周世之拔克德里國也。由喀布爾西南得克斯那，案即徐之哈斯那，二《圖》作喀斯那。《紀程》云：即西人紀載之伽寺尼。杜宗預云，以地望準之，徐之濟斯尼爲莫卧爾所取者，即哈斯那，不分二地。一作幾斯尼，《圓球圖》作勾斯尼。又西南傍土耳那克至堪達喀爾，即徐之堪達哈，雷之肯德哈也。謝《志》作干達哈，《圓球圖》作刊答哈，胡《圖》作看達哈爾，慕《志》作刊達哈爾，辻《志》作坎達哈兒。《異名記》云：在國東南，接連印度鐵道綫，明時蒙古莫卧爾曾取此地，幷喀布爾、濟斯尼二城，均阿分部。曹譯野《志》云：喀布尒，人口七萬五千，爲阿富汗首府，在海面上千七百六十二米突之地，交通要路，貿易繁盛。喀斯那，在海面上二千三百五十六米突之地，兵事要區，曾爲馬摩得帝國首都。扎拉拉巴得，濱喀布爾河。堪達哈尒，人口三萬，古名亞歷山大利阿，在喀斯那西南，位海面上千五十五米突，商業交通要地也。吉里什克，爲城塞地，監視黑里縣得山口。侯勒特，人口三萬，古爲希臘人之亞利亞，名曰亞歷山大利阿，位黑利尒得河之北，在海面上八百十米突，當重要商路，亦軍事要區。古尒揚，在侯勒特西約七十粁，位黑利尒得河右岸，有城寨。拉什，在華拉河北岸，有城寨，與卓歪尼相對，同以防禦西斯丹者也。瓦罕國，在阿富汗土耳基斯坦之最東部，包有痕克蘇河上流之谷，介於中國、英、俄領土之間，國土形狀狹而且長。巴達克山國，地積二萬方粁，人口十五萬。在痕克蘇河支流可札河之谿谷，地肥

沃，山岳亦多，低地谿谷可耕種。主要之邑，一法撒巴得，一結巴克。昆都斯汗國地積二萬八千方粁，人口四十萬。一名喀塔干國，在巴達克山西方，北至痕克蘇河，南限興都庫什山。痕克蘇支流昆都斯河，河谷肥沃，不甚宜人。首邑昆都斯。貼力勘，在首邑之東微南，舊都在此。法尒母汗國，在昆都斯西，地高而磽确，河谷肥沃，首府塔什庫尒干，人口三萬，在海面上四百五十四米突。巴尒噴赤汗國，即往古巴克脫利亞，案即大夏。地在巴尒噴赤河《學會圖》奪巴字。流域，首邑巴尒噴赤。外有亞克查、撒里普尒、什貝尒昆、安庫伊、邁美奈五小汗國亦隸屬阿富汗。《課程》云：漢世，大夏餘衆或南踰興都庫什山，立高附國，即此地。《後漢書》言高附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及大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以此觀之，高附與月氏必不連壤，故三國能屬高附，月氏必破安息始得高附，求可與三國連壤之地，當在天竺之西、罽賓之南、安息之東南，故決其爲堪達哈爾部地也。堪達喀爾之西曰吉里什克，《圓球圖》作基力克施，《外國地理》作希拉，《異名記》作希喇，云即徐之維西部。西北隅曰侯勒特，即格喇特，亦即雷之海蘭脫，胡《圖》作喀拉特，《世界圖》、樋《志》作黑拉特，《世界地學》作赫蘭德，周《志》作喜蘭得，謝、矢《志》作赫拉特。《異名記》作黑拉德，云地望居西，值日拉喇巴之北，介阿、波閒，亦阿母河南切要之部。許《考》云：赫拉特，本稱哈烈，與統部迭經沿革，近已專隸土酋管轄，不使受制於人，惟其地久屬阿部，有臣主之義，故今之論職方者，皆與阿目爲一國，無分畛域也。《課程》云：東漢之世，月氏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罽賓，是其時高附、罽賓屬月氏。晉法顯、魏宋雲均至罽賓之東，所言提陀衛、即乾陀羅。那竭國、羅彝國，俱在阿富汗東境薩利曼山中。後魏時，山北爲大月氏及吐呼羅地，山南爲罽賓及小月氏地。隋世，罽賓改稱漕國。至唐仍曰罽賓，而大月氏爲嚈噠、吐火羅所併，於是山北地爲吐火羅二十七國，山南地爲罽賓。唐置修鮮都督府，《西域記》譯作迦畢試。其雪山中梵衍羅國，似即今巴曼。迦畢試以東之濫波、那揭即那竭。醯羅、健駝羅即犍駝衛。等國，均役屬於迦畢試，仍爲今阿富汗東境。乾元以後，罽賓不見於史，蓋爲大食所併。貞元中，大食疆域東盡印度河，西盡地中海、紅海、北盡北海、裏海，南盡阿剌伯海，阿富汗地實爲大食有。唐末，波斯割大食東境立國，阿富汗又爲波斯有。宋初，突厥種人有式白克代肯者，據伽寺尼即今哈斯那。立國，盡有阿富汗地。仁宗天聖中，伽寺尼衰，僅守興都庫什山南地，山北河南復爲不花剌即今布哈爾。之色爾地尤克家所奪，色爾地尤克亦突厥種人也，據不花剌立國，後漸強，破伽寺尼，盡有中亞細亞、波斯等地，建都於哥剌查部內之尼沙不爾。哲宗天佑中，色爾地尤克氏衰，有奴希由代肯者，亦突厥種也，爲色爾地尤克兵馬指揮官，據花剌子模地。今鹹海南基發。高宗紹興中，色爾地尤克氏爲耶律大石所敗，花剌子模乘機立國，漸強盛，遂滅色爾地尤克家，時光宗紹熙中也。先是紹興二十二年，阿富汗人夏哈普巫丁據高廬立國，代伽寺尼，高廬今名雜爾尼，在喀布爾西南。復拓地於印度境內。寧宗開禧中，高廬始衰。嘉定八年，花剌子模南侵，奪高廬所轄阿富汗地，於是阿富汗全境盡爲花剌子模有。元太祖西征，滅花剌子模。憲宗復遣旭烈兀平西域諸國，以阿母河西南裏海、黑海之南，地中海以東，波斯海以北，薩利曼山以西之地封旭烈兀，西史所謂伊兒汗國也，《元史》謂之不賚因位下，阿富汗地遂屬於伊兒汗。其在薩利曼山中及巴達克山各地，則屬於察合台汗國。明初，有蒙古疏族帖木兒，奪察合台汗國所屬中亞細亞，都於撒馬兒罕，寢強盛，遂南奪伊兒汗地，阿富汗復爲撒馬兒罕有。帖木兒死，其子沙魯哈西史作削六加。據侯勒特，稱哥拉森王。即《明史》之哈烈，與侯勒特一聲。世宗嘉靖五年，帖木兒五世孫巴卑爾復立國於喀布爾，即而東據印度之特里，號特里王，阿富汗復屬於特里。國朝康熙五十四年，巴卑爾別裔每安夫大拉或作摩蓋爾。在喀布爾自稱阿富汗國王。乾隆初，爲波斯所滅。十四年，阿富汗王子美沙或作亞馬德。起兵復國。道光四年，國內亂，分爲三，喀布爾王自治之地，其西南爲堪達喀爾，西北爲侯勒特，強則兩部服之，弱則各王其地。道光十一年以來，常與英搆兵。光緒六年，與英連和，今王頗能光復舊業。新出《阿富汗志略》與《印度志》參看。云：地當英天文臺東經六十二度至七十度，北緯三十度至三十五度之間。各部名悉更改，阿里埃今名侯勒特，即格喇特。堀林根納今名塞伊斯坦。帕落帕密賽提今名喀布爾。阿拉庫西埃今名堪達喀爾。根大列鐵斯今分二部，一名白沙威爾，一名幼蘇弗碩。白沙威爾，今屬英領。北沿突古曼沙漠，包有安庫伊及靠吉薩勒之地，以痕爾蘇河源一名阿穆達爾。爲界，東以東蘇里曼山西麓，與印度分界，白沙威爾省以北以印度河爲兩國界，過此則阿富汗與大特種人之閒，其界綫不能明晰。南與俾路支爲界。南之東爲自主族。阿、俾境雜分析，惟東經六十七度之駭兒，屬俾之克勒特，南之西以洛剌河之山谷及格里綿得河爲限，而終於北緯三十度之塞伊斯坦湖。依此計算，俾之疆域自此至海約五度之地，其地終年少雨，燠旱異常。西自北緯三十度格里綿得河起，至哈里拉特城，更展至三十六度爲界，東西六百英里，南北同。河之最要者，曰喀布爾河，在喀布爾城東三十英里，舊名庫弗斯河，入印度河，長三百七十英里。曰格里綿得河，長六百餘英里。曰阿爾干達布河，長百九十七英里。曰法拉河，曰堪孽庫夫河，曰哈里魯特河，曰庫倫河，曰哥模爾河。二河入印度河。全國分五省：曰喀布爾，曰土耳其斯坦，曰格剌特，曰堪達喀爾，曰巴達克山。每省各一納布，即一區之行政長官也。又有志云：阿富汗東境諸部曰昆都斯，曰庫爾模，一名塔什庫爾干。曰波爾克，曰亞克查。西境諸部曰撒里普爾，曰什貝爾昆，曰安庫伊，曰邁美奈。此外，興都庫什及支山以北地，黑碩拉人居之。東起巴達克山；西迄木耳加布河上游；北界痕克蘇河，東至英天文臺東經六十九度半，巴達克山河合流之所，西至六十五度庫吉薩里渡口，界綫去河而沿突古曼沙漠，止於木

耳加布流出之所；南全以高山爲界。昆都斯以南爲興都庫什山發脈處，庫爾模、波爾克以南則其庫伊罷罷支山也。內地皆受治於阿人所設總督，巴曼、西干及諸高山谷，則屬專轄黑碩拉種人之官。昆都斯部：東巴達克山，西庫爾模，北痕克蘇，南興都庫什。昆都斯，首縣。喀斯勒特伊曼，在痕克蘇平原。巴格蘭、哥里，在蘇克亞布山谷中。杜歇，仝上。喀列蓋與懇疆，音得爾阿巴，羅馬王亞烈山大時史家所稱阿握拉普薩也，城在吐兒與哈瓦克兩山徑間，踰徑即越興都庫什山。十世紀時，波斯及土耳其斯丹王薩曼尼特因其地近巴養銀鑛，在此鑄錢。庫斯德，拿林與伊什克密什、法罕與卡兒、塔列干，當巴達克山都城孔道，昆都斯王麥拉特敗格於此設政府，巴達克山亦隸屬焉。堪納巴得，昆都斯低原曾長避暑離宮。庫爾模部：塔什庫爾干，首城，舊在痕克蘇平原，屢被厄斯敗克人侵擾，乃遷於此。當山徑口，去舊城四英里，人萬五千口。赫巴克，舊名薩曼干，古城之一。庫倫沙敗。波爾克部：引水河十八道，沿波爾克愛布河岸有三百六十村。敗克缺拉，千八百五十八年，穆罕默德愛弗碩兒汗代其父特司德穆罕默德筦土耳其斯坦時，移其居民，治所於塔克塔普爾，設兵備焉，其地東去舊城約八英里，今爲痕克蘇首都。馬沙里沙列夫，穆罕默德墳阿里墓，產玫瑰，色香特異，人多來此進香。其城在山間者略之。亞克查部：距波爾克西四五十英里，灌溉極便，居民繁盛，本厄斯敗克部，阿富汗占領之。撒里普爾部：在邁美奈東，波爾克西南，人萬八千口，三之二爲厄司敗克人，餘黑碩拉人，歲貢其奴於愛米爾，女之喪夫者視爲官有之物，估價售之，田園繁盛。什貝爾昆部：在亞克西二十英里，本厄司敗克人小部落，居民萬二千口，爲厄司敗克及帕雪旺種，農業極盛，灌溉仰給撒里普爾，而撒里普爾人則壅水以困之，故常爭鬨，即《馬哥普羅遊記》中之薩泊爾干。安庫伊部：距什貝爾昆西北二十英里，乃沙漠有水之處，藉撒里普爾，邁美奈聯合諸河以資灌溉。昔有居人五萬口，千八百四十年爲格刺特王雅穆罕默得所毀，迄今未能恢復。邁美奈部：距波爾克百五英里，西南距安庫伊五十英里，居民十萬口，物產、工藝、商業稱盛，厄司敗克人勇敢，多爲兵，其曾專販奴。以上所志與前不符，備錄之。

物產：金、鐵、銅、鉛、銻、鋅、硫磺、煤、硝、小大麥、珍珠米、棉、蔗、蘿蔔、瓜類、丹參、番紅花、草麻子、淡巴菰、紫花、苣類、桑葚、果品、葡萄、虎、豹、猿、狼、野狗、水獺、獾鼠、野豬、野驢、野羊、印度鹿、印度狐、熊、象、犀牛、田鼠、蝙蝠、松鼠、兔、駝、馬、牛、胡羊、獵狗、蜜臘、珠、蠶絲。西曆紀元前五百年，爲波斯愛且門甯行省長官轄地。其名薩倫勤斯，今之塞伊斯坦也；阿林，今格剌特也；薩塔勾廷斯，今上格里綿得高原，喀斯那高原也；根大里，今下喀布爾也；帕克梯司，今近印度河地也。達迭細，即塔吉克人也；阿帕累梯，即薩弗特庫山族也。亞歷山大東征所至之阿塔庫納，爲阿里挨京城，或以爲即格剌特地也。後至乍倫其，即塞伊斯坦也。又至傍愛透捫特爾河之歐其梯，愛透捫特爾河，即格里綿得河也。又過阿拉庫西埃，而至一積雪不毛之地，有印度人居之，蓋即喀斯那與喀布爾之高原也。由此復至高加索山麓，居帕落柏密賽提以度冬，嘗築城名亞歷山大列埃，在今小亞細亞境內。然後自敗克缺拉折回，由喀布爾之北而入印度。前二百五十年，希臘人於敗克缺拉建一王朝，傳襲數世。其版圖曾拓至喀布爾流域及今阿富汗全境。一作拓至錫爾達里亞河濱及印度開治海灣。後諸國興於此者不一，中國名爲月氏、魏歇旺、藥殺、吐火羅等，而西部亞歐諸國知爲庫山司、哈阿賽拉、愛非哈力替，或白蠶司與上卡里而已。耶穌降生時，堪尼什噶王朝亦名堪納克司。最著，權力遠及痕克蘇河流域、白沙威爾、克什米爾、印度諸地，佛教中流傳尤甚。嗣是有波斯、印度二朝興於喀布爾流域，相繼爲王者數百年。回教既興，攻喀布爾不得入，取塞伊斯坦、阿拉庫西埃兩地。十世紀末，印度王朝爲土耳其人賽敗克泰勤所覆，而遷都於喀斯那，賽敗克泰勤卒，子穆罕默德嗣，傳位數世。十二世紀中，阿富汗人格爾酋長阿拉廷，攻毀喀斯那城而自立。卒，姪轄哈白廷穆罕默德立。卒，其臣各擁地自立。後有喀拉庫穆王札拉路廷來轄此地，力抗成吉思汗西侵之師，爲世所稱。其侵入印度代有特里王朝者，千二百八十二年後爲克列吉司人，千三百二十一年後爲搭拉克司人，千四百五十年後爲帕生一作新。人。其後蒙古人轄治阿富汗者百餘年。十四紀中，有克爾忒人崛起西部，取格爾格剌特，逐蒙古人而有其地。自鐵木耳據阿富汗全境後，它地次第失去，喀布爾尚爲子孫世守，千五百四年，索丹巴布爾滅之，蒙古族裔阿爾干世有堪達喀爾，千五百二十二年巴白爾取之，千五百二十六年，又取興都斯坦，亦建特里帝國。千七百三十八年，喀布爾爲納迭爾所攻取。堪達喀爾常與蒙古、波斯互爭，得失不定，千六百四十二年後，堪達喀爾爲波斯所有。千七百年後，波斯虎興王在位，基爾賽人苦其官吏暴虐，奉密爾瓦斯爲首，而逐波斯人，密爾瓦斯遂王堪達哈爾，波斯攻之屢敗。千七百十五年，密爾瓦斯死，子穆罕默德嗣，能繼父志，大敗波斯。千七百二十二年，虎興王率其從官獻冕及佩刀以降。後二年，穆罕默德死，遂失管理波斯之權。千七百三十七年，納迭爾取堪達哈爾，其將沙駝碩愛默特於千七百四十七年弒之而自立，其人愛白代里種也，上尊號曰特里特倫，言珍珠時代也。遂以特倫尼名其種，是爲阿富汗人有國之始。在位二十六年，強勇善戰，闢地甚廣，西至開斯，瀕海岸，東屢勝印度。千七百六十一年，與禡拉人戰於班孽拍忒，大敗之。千七百七十三年死，子鐵木耳嗣。時國境併有旁遮普、克什米爾、信地、俾魯支、哥剌森，北至土耳其斯坦，以痕克蘇河爲界。鐵木耳自堪達喀爾遷都喀布爾，在位二十年死。子碩曼密碩立，兄弟爭位，千八百十八年弟轄吉代立，殺其權臣法塔可汗。轄吉，沙駝碩族。法塔可汗，巴拉克碩族也，善戰，長於治民。既死，巴拉克碩族逐轄吉，轄吉遁於旁遮普。特司德穆罕默特爲阿王，旁遮普王倫吉德信因阿國內亂，攻取其克什木爾、白沙威爾、印度河右岸地。千八百三十三年，倫吉德信允助轄吉，英印度總督本汀克又唆使圖復位，其事未成，然自是英謀阿之策，爲俄人所知，

俄駐波斯公使嗾波攻格剌特，英公使阻之，波王不聽，卒圍格剌特，英遣軍來援，波始撤兵去。印度總督遣白恩納斯往喀布爾，說特司德以合縱之策，特司德不聽，英人遂思復轄吉位，於是印度政府與倫吉德信及轄吉訂約。倫吉德信允與英合謀，不許英兵假道。千八百三十八年，英將約翰肯率駐上信地之印度河軍隊二萬餘人，冒險自布蘭山徑進，無抵禦者，時堪達喀爾之庫罕迭兒汗已逃往波斯，千八百三十九年四月，英人據其城，使轄吉就其祖父所建禮拜寺而加冕焉。七月，英兵至喀斯那，工程隊以礮洞其城門，猛撲而入，特司德遽興都庫什山遁。八月，轄吉入於喀斯那。戰事既畢，約翰肯留兵八千，使麥克納吞留駐其地，白恩納斯副之，遂整旅歸印度。英廷嘉其功，授以子爵。時英軍偵探隊直至痕克蘇流域之賽岡及賽伊斯坦平原之摩拉罕，特司德降，英人送至印度，善待之。然自轄吉復辟後，國人皆有仇視異種之心，內亂屢起，新政府未爲之備。千八百四十一年十一月，民黨暴發於喀布爾，圍王宮及英軍，殺白恩納斯及大將愛兒賓斯通。時特司德子愛克巴爲民兵長，十二月，麥克納吞與商敉亂之策，愛克巴於就會時手刺殺之。明年，英軍自喀布爾退回扎拉巴得，途中復被攻襲，全軍盡覆，幸扎拉拉巴得悉力死守，大將腦德亦固守堪達喀爾。四月，大將普洛克自印度率師踰克巴爾山徑，救扎拉拉巴得。七月，軍進。九月破喀布爾，轄吉爲民黨所殺，英盡撤駐兵，仍以特司德爲王。千八百五十一年，波斯來攻，取格剌特，英遣兵救之，次波斯灣。明年，英人老倫司會特司德於白沙威爾，約助械餉禦波斯，復遣將倫斯騰至堪達喀爾爲助。自千八百四十九年後，旁遮普屬英，英領土與阿直接，俄人沿痕爾蘇河拓其領土，日益相近，英人不欲兩強相接，故於阿之屏蔽尤所注意。千八百六十三年，特司德克復格剌特，六月卒，子歇爾愛里嗣，弟姪爭位，次年平定，時布哈爾已爲俄有。千八百六十九年，英伯爵麥遜代老倫司任，與歇爾愛里會於翁巴拉。初老倫司允助阿，以英金十二萬磅勝以軍械，未滿其數，代者亦少給之，故歇爾愛里雖歡迎，而情不甚洽。時阿國全境巴達克山亦爲屬土，千八百七十二年，英、俄講解之後，俄允撤去在阿勢力，以自痕克蘇河源之雪列高爾湖起，至波爾克西境爲阿邊界。千八百七十三年，俄占基窪，漸及阿之北境，歇爾愛里乞援於英，英又未明以兵餉相助，歇爾愛里疏英。塔什干之俄人知之，遂乘間餂以利，與訂俄、阿協約，接受俄之公使，歇爾愛里忻然允之。千八百七十七年，印督奉英主命與歇爾愛里訂聯盟之約，歇爾愛里不納，且阻使人於界外，印督遂與阿宣戰。董納兒司泰瓦德一軍，自布蘭山徑道俾魯支，趨堪達喀爾，一軍自喀巴山徑得扎拉拉巴得通喀布爾之道；弗勒特列克樂白忒一軍，踰高山，徑經庫倫入阿內地，在白瓦里山口敗阿兵。又得轄他噶騰山徑，可經落加山谷直入喀布爾，於是歇爾愛里逃之北省，千八百七十九年，死於馬撒爾。此後六閱月，土人與英軍搏戰屢敗，因是英軍勢力亦不能及遠，且慮軍行日久，退兵愈難，欲擇歇爾愛里諸子能守土而願聯英者立之。時歇爾愛里之子約庫白，以在喀布爾即位來告英軍少佐喀乏納里，於是英人與訂千七百八十九年五月之約，認約庫白爲阿王，阿之境外地屬英人，一切外交由英主之，英駐使喀布爾，許阿以永不受他國侵蝕之利益，事定。九月，喀乏納里與其屬僚及衛兵在喀布爾爲阿人所殺。英弗勒特列克樂白忒新軍隊道轄他噶騰山徑伐之，敗阿人於近喀布爾之察拉西埃。十月，入其都城，約庫白降歸之，印度英兵駐喀布爾之近地。十二月，民亂復起，時英軍駐阿者勢極危險，印度消息中斷，英軍迭戰平之。董納兒司泰瓦德自堪達喀爾至喀布爾，沿途擊散亂民甚多。然民情擾亂不已，全國無主。愛白杜拉曼者，歇爾愛里之兄子也，嘗以爭位與歇爾愛里戰，不勝被逐，踰痕克蘇河居俄境者十年，千八百八十年五月，復渡痕克蘇河而歸，入主阿富汗北境。印督聞之，亟遣駐喀布爾之使臣往說之，與訂聯英之約，不允。時愛白杜拉曼已主阿政矣，英人乃首認爲阿王，而不許其與他國交涉，凡事須承命於英政府。苟遵約者，則英人願永遠擔任保護之責，而不許受他國之侵伐。又割堪達喀爾省，立巴拉克碩族人錫打歇爾（爰）〔愛〕里，如一自主國，而服屬於英。歇爾（爰）〔愛〕里少子愛育白，自歇爾（爰）〔愛〕里之死即堅守格剌特，聞英之立錫打歇爾（爰）〔愛〕里，發兵攻堪達喀爾，英兵禦之於默旺一名納周得。而敗，弗勒特列克自喀布爾率萬人馳至堪達喀爾，擊破愛育白軍，愛育白逃歸格拉特。英議撤兵歸，錫打歇爾（爰）〔愛〕里知勢孤，遜於印度，愛白杜拉曼嗣領其地。千八百八十一年，愛育白復破堪達喀爾，愛白杜拉曼與戰，大破之，愛育白亡於波斯。千八百四十四年，俄人逐阿屬班夾台守兵，而有其地。是歲英、俄修訂阿富汗北界之約，以痕克蘇河爲界，俄、阿二國不得踰越。愛育白自波斯復入，愛白杜拉曼之族弟叛，皆討平之。千八百九十五年，討加非哩斯坦。阿之東北方悉野人窟宅，自來加兵，鮮不失敗，師至皆服。時阿之北境沿痕克蘇河屈折而東，與中國接壤，由英、俄兩國公定，東連印度，則英、阿定約，阿得補助鉅資及軍械於英，又許其自購英械，由印度輸入，故得擴充兵力，以制亂民，出資募常備軍，練西式隊軍約五萬人，立造兵工廠於喀布爾，日得彈子二萬枚，來福槍十五桿，每七日得砲二尊。此外，猶購之它國，以充軍實。財政雖不富厚，即以土地所入，供人民之用，亦斷不至不足。若能善籌補救，以近二十年太平無事，即商稅一項，即可將所負國債償還。其歲入約可得英金百萬鎊，印度政府歲給補助銀千二百萬羅比，千八百九十三年訂界後，增至百八十萬羅比云。阿之舊制，王分地賜酋長，酋長出部民衛王室，故兵權散而王室卑。自兵由王募，以稅充餉，於是權歸政府，王室始張，其素所疑忌，誅戮屏斥，除土酋專橫之弊，而行旅亦安。蓋自愛白杜拉曼時而國勢一大變，然征稅重，商業衰矣。千九百一年卒，子哈畢布拉嗣。今見阿之轄境界俄、印、波斯間，東界自主部落，凶暴好鬥，不可教化，北起赤特拉爾部之南，沿印度西北境而南至俾路支界，自印通阿諸山徑，咸在甌脫內。此族自古居山谷邊界，有衅則種人與焉，英、阿事起，亦嘗助阿攻印，甚著功效。千八百四十九年後，英迭與戰，僅乃勝之。阿王以其難馴，自願捐割與英，英募土人爲警衛兵，駐

其界內，又以術制馭之。自地歸英管後，印度西北界外軍政、民事，無難於治理此山族者。《紀程》云：《西域記》之迦畢試，在阿富汗境，今其國都喀布爾界，即迦畢試展轉移易之音，在赤道北三十四度五十三分，順天偏西四十七度二十六分。玄奘所度大雪山，即喀布爾北之海給伽山。又健馱羅，《佛國記》作乾陀衛，今喀布爾之東南有乾陀彌城，在赤道北三十四度十六分，順天偏西四十六度二十四分。又布路沙布羅城，健馱羅國都也，今乾陀彌之東北二十四里有布路巴城。又漕矩吒似即《佛國記》之羅彝，其國都曰鶴悉那，今喀布爾西南有哈斯那城，實鶴悉那一音之轉，在赤道北三十三度三十四分，順天偏西四十八度九分。又昏馱多，達摩悉鐵帝國都也，今阿富汗別部有昆都斯，蓋即其故城，在赤道北三十六度四十八分，順天偏西四十七度三十六分。又烏伏那，一作烏仗那，《佛國記》作烏萇，在今阿富汗別部加非利斯坦境內，《唐書》以烏萇爲南印度之烏茶，誤甚。又瞢揭釐城，烏伏那國都也，今加非利斯坦之瞢哥拉城，在赤道北三十四度五十六分，順天偏西四十四度三分。又蘇婆伐窣堵河，今加非利斯坦之斯瓦特河，西南流入喀布爾河。又徐《志》巴達克山云：蔥嶺西南城郭，回國也，扼蔥嶺之右，距葉爾羌千有餘里。北部有城曰窩罕，一作斡罕，又作瓦漢。其地羣山環繞，田土膏腴，築室以居，耕田而食，亦兼牧獵之利，戶口十餘萬，頭目戴紅氈小帽，束以錦帕，衣錦氈衣，腰繫白絲縧，足躡黑革鞾，女則披髮雙垂，餘與男子同，民人帽頂似葫蘆，邊飾以皮，衣黃褐，束白絲縧。乾隆二十四年，回酋布拉尼敦，霍集占爲王師所敗，奔巴達克山，縱兵肆掠，其酋素爾坦沙禽二人囚之，王師壓境檄索，乃縊殺之，而獻其尸，率所部及鄰境博羅爾，俱納款受封，賞甚厚。先謙案：巴達克山，《元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及《經世大典》作巴達哈傷，《元秘史》作巴惕克薛。

經濟物産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印度土邦》　〔阿富汗〕亦有沃土，一歲兩熟。物產以毛貨爲大宗，織成各種毛布甚佳，銷流極廣。餘則顏料、乾果、鮮果、絲煙、馬、駝、羊毛、硫磺、鉛、五金礦產亦富，未盡開採。道路崎嶇，今英人於卑梳瓦築大道至加布以通往來焉。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三·阿富汗國》　入口貨值九十三萬八千磅，出口貨值七十二萬七千磅。謝《志》云：夏熱冬寒，雨水稀少。沙漠山石之間多有肥地，各種果品極佳。民畜馬、牛、羊甚夥，以羊毛織地氈及袈裟布。運貨專恃駝、馬。自印度至波斯，以此國爲要道，歲入可七百二十萬圓。《課程》云：地居溫帶，南北僅千餘里，然高低不齊，忽山嶺，忽深谷，忽高原，忽沙漠，百里內外，地狀屢變，氣候因而迥異，一日之中，山巔則嚴寒，低地則盛暑，行者自朝至暮，葛裘屢更。產大麥、豌豆、大豆、米、粟、苴麻油、茜根、阿魏、蘋果、梨、梅、香橼、桃、李、石榴、葡萄、無花果、桑椹尤繁，國人以果爲常食。北境產銅，其多甲於全球，又有金、銻、鉛、鐵、寶石，青金石尤著名。辻《志》云：鐵路起坎達哈兒府，越峻嶺，通印度。曹譯野《志》云：政治由君主專制，君主稱愛米尒。其實權在英手，如英屬地。愛米尒每年由印度政府支送十八萬羅比，交通要地均英人占居。地方分喀布尒、侯勒特、堪達哈尒、土耳其斯坦，即塔什庫尒干等地。巴達克山合瓦罕屬地。等州，州置知事、兵備。有兵卒五六萬，砲二百餘門，分駐於侯勒特、馬撒尒、案在北部庫什塔尒干之西北。堪達哈尒、扎拉拉巴得、案在喀布尒河之南。喀布尒，亞斯馬爾案在東部赤拉拉尒東岸。六處。國多山岳，沙漠，居民類從事游牧。侯勒特及喀布尒河谷、堪達哈尒等，均爲沃地，歲穫二次。居民食物以果物爲主，如林檎，梨、巴達杏、桃、榲桲、梅、西里、石榴、葡萄、無花果、桑椹等，皆食物也。乾果爲出口大宗。絹、布、氈等產於堪達哈尒，製造羊皮波斯丁裘類。爲生業之一，貿易詳況難知。印度輸入阿富汗者歲約四百八十五萬盧比，阿富汗輸出印度者歲約三百五十五萬盧比。輸出大宗爲馬、果物、穀類、藥品、生毛、香料等，輸入大宗爲綿布、染料、砂糖、茶等。布哈拉輸入阿富汗歲約四百萬魯布尒。貨幣之名。道路均極險惡，克伊巴尒道、波蘭道稍良好，喀布尒、堪達哈尒可通車行，運輸商品多用駝、馬。其主要商路由堪達哈尒南至比升，鐵道北至波蘭山口以達印度爲一道，由喀斯那至庫馬尒山口以達印度爲一道。喀布尒有三大道：一由克伊巴尒山口至印度，一由哈威克山口至中國，一由法尒母至波尒克以達布哈尒。侯勒特有二大道：一由木尒加布《學會圖》有木尒加布河。至謀夫以達布哈尒，一由侯利尒得案在古尒揚之北。以達波斯之馬什得。

藝文

《異域竹枝詞·外藩》　紅頭子國少人倫，束腕纏頭戰鬥身。賣劍更無從買犢，春疇扶象一犁勻。敖罕，西域一大國也，亦呼之謂愛烏汗，回子謂之克則爾巴什，譯言紅頭子也。在退木沙爾之西，痕都斯坦之東南。幅員寬廣數千里，稱其王曰汗。都城壯麗富饒。多寶物。其人種類各異。在國都者衣敞前襟，兩袖緊束，自腕至胸，皆密布鈕釦。腕下另垂袖五七寸。帽以布、帛、花錦纏裹，高尺許，上尖，前指如螺，各帶刀劍，有與回子及安集延相似者。有耳墜金環，與退擺特相似者。又一種目益深，鼻益高，碧睛，茜鬚爲赤，多強力，好殺。其名山大川之中有煙瘴。多猩猩、蟒、

蛇、虎、豹、熊、羆之屬。多象，耕田、負重皆用之。其汗出遊，所需象以千計。無人倫，不可以言語形容。尤重男色，人人各有俊童同卧起。其幸童之袴，緊束而以細鎖鎖之，慮有外遇也。無牛，見之以爲奇異，群聚而觀之。一種人圓領大袖，如漢唐之衣冠。豈其遺種與？

俾路芝部 北路治地 北羅吉 皮路直坦

綜述

《瀛環志略・亞細亞・印度以西回部四國》 俾路芝，密羅既、北羅吉、忽魯謨斯、思布。在阿富汗之南，亦回部也。東接西印度，西接波斯，南臨印度海。東西約一千七八百里，南北約六七百里。岡阜重疊，沙磧廣莫，田土甚瘠，僅敷耕食，時序和平，物產與阿富汗略同。國無王，分六部：曰薩拉彎，曰加支千達瓦，曰倭拉彎，曰盧斯，曰美加蘭，曰古義斯丹。六部各有酋長，國小而強，習於攻戰，與英吉利所屬之印度西部時時搆兵，互有勝負。

按俾路芝立國，不知所自始。明初，鄭和等使西洋，乃有忽魯謨斯國名。泰西人舊地圖，阿富汗、俾路芝皆歸入波斯，不列爲國。蓋阿富汗本波斯東北境，則俾路芝自是波斯東南境，回族分爭，偶然割據，遂別成部落耳。又，《四裔考》謂愛烏罕之南有思布部落，過思布亦海也云云，正指俾路芝也。

《海國圖志・西南洋・北南印度分述》 《外國史略》曰：北路治地南及印度地，北連甲布，東及英藩屬地，西連白西亞國，廣袤方圓九千一百五十四里，居民二百七十萬。地分五部：曰撒拉文，曰云他瓦，曰以哈拉文，曰路士古地。天氣殊異，高峰夏亦雪積，平地則熱甚。野長六十五里，闊四十里，東多山，高者八百丈。有金、銀、銅、錫、鐵、鉛等礦，出綿花、五穀、青黛。居民分兩族，多游牧，頗誠實，喜接旅客，亦有印度、白西人。其宗派各有本酋，不相合駐。其拉之地每年征餉二十五萬圓，兵四千，有戰則召募民壯至三萬五千之多。曾進貢于甲布國。此地形勢未經詳察。

案：俾路芝南濱印度海，西北接巴社，居愛烏罕之南，西恆河迤西也。

又 按：俾路芝立國不知所自始，明初鄭和等使西洋，乃有忽魯謨斯國名，今《四裔考》之思布，皆指俾路芝也。

《地里備考》曰：北羅吉國，一作比路治國，亞細亞州之中，印度之西，北極出地二十五度起至三十度止，經綫自東五十八度起至六十七度止，東至塞哥、新的亞二國，西連白爾西亞國，南接痕曼海灣，北界阿付干國。長約一千餘里，寬約六百二十里，地面積方約十萬餘里，烟戶三兆餘口。本國地勢，岡陵重叠，沙漠廣闊，湖河甚小，逢夏略涸。田土頗瘠，樹林稀疏，五穀百果僅敷所需。各種鳥獸，罔不充牣。土產金、銀、銅、鐵、錫、鉛、礬、硝、窩宅、硫磺、硇砂、花石、茜草、綿花等物。地氣溫和，四季相適。至于朝綱，諸酋統轄，各分部落。所奉之教乃回教也。技藝庸拙，貿易清淡。通國分爲六部：曰薩拉灣，曰加支千達瓦，曰倭拉彎，曰盧斯，曰美加蘭，曰古義斯丹。

《地球圖說》：皮路直坦國，一作比路斯。其酋亦號士丹，猶痕都之號斯坦也。東界天竺國，南界亞拉北亞海，西界白耳西亞國，北界亞加業坦國。其百姓約有二百萬之數。都城名基拉，城內民二萬，半述釋教，半述回回教。其風俗亦有不善，遇財即劫。多居穹帳，少瓦屋，人尚規矩。又有不居于帳篷者，即不良之徒也。嘉慶年間，本與亞加業坦國爲一國，後各自分析立主。國內有極大之曠野，有極峻之高山，故少膏腴，惟牧羊馬。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印度土邦》 俾路芝，古忽魯謨斯部也。在阿富汗南，印度河西，西接波斯，南際大海。值赤道北二十度至二十五度，北京西五十一度至五十七度。南北約五百啓羅邁當，東西約九百啓羅邁當。地勢內多高敞，沿海低窪。近西沙漠荒瘠，惟東偏物產較富，草木暢茂，礬、硵、花石、棉花、甘蔗、五金俱有，海岸魚類極繁。民分二種，居東境者爲本種，號爲白拉烏衣；居西境者多從波斯、阿剌伯徙居而來。闔境俱奉回教。戶口二萬二千。唐時爲西印度屬部，玄奘西行曾經其地。元旭烈兀征哈里發，亦駐兵焉。《西域記》稱臂多勢羅，《西使記》稱失羅子，皆俾路芝之音轉也。始有國者曰沙來因。明神宗時，聶瓦在位，民多叛亂，于是白拉烏

衣人剛巴取而代之，乾隆三年，一千七百三十八年。波斯王拿低爾沙據其地，仍立剛巴之後。既而有加拉者，勢漸強，稱拿低沙可汗，始號自主之國。英據印度，漸以兵威脅服，駐首康密欣耨於其國都，監理其政。其地舊分七省：曰加拉，卽都城也；曰沙勒；曰剛大瓦；曰沙拉旺；曰查拉旺；曰拉士；曰彌格郎。境內大山曰阿拉，由南而北，趨剛大瓦。山近新河，其中山徑叢雜，道光十九年，一千八百三十九年。英征阿富汗，道出其地，水澤枯竭，全軍幾沒。近南水道較多，曰勒哈白江，曰白拿尼江，曰句拉得江，曰拿句爾江、聶拉江。又有二河，曰波拉，曰末拉，英人攻阿富汗所渡之河也。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俾路芝》 俾路芝，古名勿魯謨斯，或作思布。在印度河西，阿富汗南，西連波斯，南臨大海。東西相距約千七百五十里，南北約千里。

又 立國之始，史傳失載，不可考。後以國小勢微，迭經強鄰占據。首爲蒙古外部，嗣爲波斯東境，繼爲印度西藩，卒爲阿富汗南屬。當是時，哈拉酋受封於阿王，統轄諸部，諸屬酋按時稅貢，彼則受其獻貢，轉納天府。阿既衰，諸酋崛起自王，不肯降心相從。故今哈拉酋雖仍號盟長，治權久已旁落，惟遇疑難大事，有關全境安危者，諸部酋尙聽其召集，會議機宜，盟信立約。然近今英人借保護之名，奪其政權，不啻隸爲藩屬矣。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三・英領俾路芝國》 俾路芝。徐《志》俾路芝密羅既、北羅吉、忽魯謨斯、思布。云：在阿富汗之南，亦回部也。東接西印度，西接波斯，南臨印度海。東西約千七八百里，南北約六七百里。岡阜重疊，砂磧廣莫，田土甚瘠，僅敷耕食，時序和平，物產與阿富汗略同。又云：俾路芝立國，不知所自始。明初，鄭和等使西洋，乃有忽魯謨斯國名。泰西人舊地圖，阿富汗、俾路芝皆歸入波斯，不列爲國。蓋阿富汗本波斯東北境，則俾路芝自是波斯東南境，回族分爭，偶然割據，遂別成部落耳。《四裔考》謂愛烏罕之南有思布部落，過思布亦海也。忽魯謨斯、思布，皆指俾路芝。慕《志》云：緯綫自赤道北二十五度至三十度，經綫自順天偏西四十八度至五十八度。長二千里，廣千里，總計四十一萬方里。先謙案：洪鈞《元史譯文證補》云：西人言俾路芝國名甚古，蓋卽《後漢書》之排持，音譯切當。雷《志》云：包有諸同盟國，皆服屬於基蘭王。王爲英國所封，案基蘭見下。面積九萬七千英方里，人三十萬口，其英屬俾路芝面積四萬二千二百六十英方里，人五十七萬口，包有貴泰及阿富汗、俾路芝二國所讓之地。辻《志》云：其土地磽确，物產无多，惟有米及果实等。其交易多用橐駝。案英屬，以下英領印度部中所噸西北边疆也。自貴泰至印度之鐵路，已造至肯德哈。徐又云：國無王，分六部：曰薩拉彎，曰加支干達瓦，曰倭拉彎，曰盧斯，曰美加蘭，曰古義斯丹。六部各有酋長，國小而強，習於攻戰，與英屬印度西部時時搆兵，互有勝負。先謙案：《列國》《學會》二圖作俾路芝，《漢文圖》作比魯乞斯坦。謝《志》作備魯支。周《志》作俾耳芝斯坦。辻《志》作俾路芝斯坦，《課程》一作皮路直坦，一作卑魯其炭。據二《圖》，薩拉彎在國北境，與徐合。《世界圖》作薩拉煩，《圓球圖》作薩拉瓦思，《平方圖》作薩剌灣。杜宗預云：卽《元史》乞里，有城曰克勒特。《課程》云：六部各有會城。京都革拉德，一作刻拉特，亦作哈特，在薩拉灣，築於山頂，最高處建有部酋行宮，重樓疊峙，礮臺鱗接，以資保障，商賈薈萃。革拉德，卽克勒特也。《括地略》作改拉脫。《圓球圖》作啓拉特，《世界地學》作克蘭得，《漢文圖》作開辣託，《西洋史要》作開拉脫。《外國地理》作其拉駝，周《志》作概來得，一作哈拉，一作基拉。謝《志》云：國分多部，各有酋長管理，居革拉德城之汗最有權力。千八百七十六年，與英約，仰其保護，印度總督遣員監理要政，其東北全爲英之藩屬。歲入約四十萬圓，內有英助金十五萬。樋《志》云：君長在首府刻拉特，掌全國之制，人口凡三十五萬。許《考》云：立國之始不可考，後以國小勢微，首爲蒙古外部，嗣爲波斯東境，旋爲印度西藩，卒爲阿富汗南屬，哈拉酋受封於阿王，統轄諸部，屬酋按時納貢，轉獻阿王。阿既衰，諸酋崛起自強，哈拉酋雖號盟長，權久旁落，惟疑難大事，關全境安危者，諸部尙聽其召集會議盟約。近英人借保護之名，奪其政權，不啻隸爲藩屬。慕《志》六部作七省，其一名基拉，云部落甚多，皆服基拉可汗。基拉，卽克勒特也。雷云：同盟國皆服屬於英封之基蘭王。基蘭，卽基拉也。謝《志》云：東北部全爲英藩屬。據二《圖》，卽基達、悉畢、達都爾等地，基達亦基拉之音變。謝又云：闊塔在巴蘭山路之首，今屬英人，印度鐵道過巴蘭山路，經革拉德、闊塔而至干達哈。案干達哈，卽阿富汗之堪喀爾，雷之肯德哈也。闊塔，卽雷之貴泰，貴泰、闊塔，一音之轉。雷云：貴泰鐵路造至肯德哈，謝云經闊塔至干達哈，其意同也。許《考》云：倭拉彎，會城曰古達爾；加支干達瓦，會城曰干達瓦；盧斯，會城曰俾拉；美加蘭，會城曰哈日；古義斯丹，會城曰布拉。倭拉彎，二《圖》作札拉灣，《圓球圖》作查拉萬，《異名記》作惹拉。加支干達瓦，二《圖》作滾達瓦，《圓球圖》作根達發，《異名記》作闊達。盧斯，二《圖》同，《異名記》作魯斯。美加蘭，二《圖》作美克蘭，《異名記》作邁克蘭。古義斯丹，二《圖》作塞伊斯坦，《異名記》作科希斯坦。《課程》云：東北加支干達瓦部地較沃，然亦寒燠不齊，河道淤淺。盧斯，在國東南隅，與印度信地爲鄰。俾拉作百喇。美加蘭在國西南隅。布拉作布魯，在西北。謝云：東南海口曰松米尼。二《圖》作松彌安尼。樋《志》云：其地勢氣候動植物，殆同阿富汗。

居民分二種，曰俾路芝斯，曰勃拉訶斯。皆蠻族，宗回教。其俗勇悍好戰，以游牧爲業。上衫下褲，中束大帶，男女皆同，冬則長吏加棉袍一，平民加羊皮袍一，以禦寒，別無常服。婦女出門，以細巾掩面。五穀不登，民生艱用，較印度有天淵之別。《新俾路芝志略》云：俾路芝起北緯二十四度五十分至三十度二十分，英天文臺東經六十一度十分至六十八度三十八分。長五百英里，廣三百七十英里，約面積十萬六千五百方英里。都城曰克勒特。其薩拉彎省城曰模斯通，扎拉彎省城曰科斯達爾，百喇省城曰百喇，美克蘭省城曰怯折，開治滾達瓦省城曰巴格，其達都爾、滾達瓦，又開治滾達瓦之屬邑也。又有盧斯部，有庫黑斯坦部，其地山嶺萃集，亦曰多山部。河之著名者，曰德什特河，曰摩爾安尼河。氣候諸省互異，土地磽确。惟開治滾達瓦獨擅膏腴，若施種合法，所穫供全部有餘。金、銀、鉛、鐵、錫、銻、硝、磺鑛，在瑙斗城附近，距克勒特西南百五十英里。鹽所在多有。穀類、果品印度所產，各省皆植之，幷富有園蔬、木棉、靛，視孟加拉更佳，美克蘭尤多種棗。家畜惟無鵝、鴨。獸則虎、豹、狼、野狗、狐、兔、蒙鼠、羚羊、麋、紅大鹿、野驢。其先西曆紀元二百年前，有寬波者，受印度某君之命，剿平山賊，自爲部長，四傳至阿不度拉，與信地之拿威伯戰，死，子海及摩訶墨嗣。苛暴失衆心，次子諾西爾弒之而自立。諾西爾本從波斯王奈低爾征印度特里有功，爲所信任，遂命統俾路芝全部，時千七百三十九年也。奈低爾王卒，諾西爾又屬於喀布爾之阿曼阿不度拉王。千七百五十八年，諾西爾有貳心，阿曼王遣兵攻之，諾西爾大敗阿富汗之衆，阿王增兵圍克勒特，不能克，遂講和。千七百九十五年卒，子摩慕特嗣，爲人柔闇，羣下離叛，轄地多失。千八百三十九年，英軍經波蘭關向阿富汗進取俾路芝，彌勒勃汗要擊英軍，英將威爾解爾分軍千五十人攻克勒特，破之，彌勒勃汗死。明年，英設官治之，守衛甚弱，爲土人所乘。至歲終，英人復占其地。千八百四十一年，英置彌勒勃汗之幼子諾西爾爲汗而去。千八百五十四年，英將軍約翰耶哥伯與諾西爾汗議立條約：一，凡與英政府爲敵者，諾西爾汗及嗣子幷繼統之君必極力反對，無論何所設施，俱當與英政府合力共作而服屬之，如不得英政府允許，不得與它國締約；一，克勒特轄境內無論何地，或有必須設英國軍隊者，該軍隊即可占據其地，總期合於英將領視爲得宜；一，凡俾路芝人民在英國境內或其鄰境者，俾路芝酋長當禁止其民不得有侵掠情事；一，凡商旅過境，止能照附載入約之所訂條約，征取關稅，其酋長必加保護。以上各節，如能以誠信盡其責，則酋長每年從英政府收回補助費五萬盧比。即五千英磅。千八百五十六年，諾西爾汗死，弟墨爾賀達達汗嗣，年十二，諸酋以賞不饜，欲思立其從弟解爾地而。千八百五十七年，印度亂勢方熾，英簡派佐領韓雷格林與汗同駐克勒特，助其轄治亂黨。千八百六十三年，叛酋誘賀達達汗輕騎出，爲解爾地而擊傷，創重逃至英領地。叛酋立解爾地而爲汗，明年弒之，復推賀達達爲汗。賀達達既無才力以治悍民，英政府復漠然不相顧恤，所定約款亦多破壞，於是英與克勒特通好之使絕於千八百七十四年之終。曹譯野《志》云：北緯二十五度五十四分至北緯三十二度四分，東經六十度五十四分至東經七十度十五分。北與阿富汗斯坦及西國境州爲界，東與信地，旁遮普相接，南面阿拉伯海，西鄰波斯。東西相距八百八十五粁，南北相距七百二十四粁，面積三十四萬二千七百方粁。北有羅喀尼山脈，東有蘇里曼山脈，奇爾達爾山脈，南有塔諾伊山脈，塔來伊山脈，內部山脈亦多。河流注克達尔灣，除德什特河外，水運甚少，多流失於內部。湖沼有哈猛、洛特、馬什克，哈猛在西北部沙漠地方。土地大都童山，沙漠及磽确之地。氣候寒暑皆酷烈，高地雖冬亦熱，低地冬季有數月見雪，海岸地方在三月溫度五十度零五分。產野羊、山羊、鹿類、熊、豹、象、駝、馬、牛、驢等，礦物未詳，產鐵、石炭則甚著。沿革古事無攷，據口碑相傳，最舊之民爲塞來次，爲塞巴。西紀第十五世紀，有普拉非人甚顯。第十六世紀，東部地屬德利之皇帝阿苦巴尔。十八世紀，克勒特君主拉西尔汗合米克拉斯，其勢大振。尔來四分五裂，西部爲波斯所侵，獨克勒特稍強，而基達地方已爲印度帝國直轄，以外概爲帝國附庸，而屬英矣。分英管轄地與土邦及半獨立部三區：英管轄地，面積十一萬八千六百三十二方粁，人口三十萬八千二百四十六，稱不列顛西俾路支斯坦，在俾路支東北部。總督代理管領，分行政區五所，即基達與比升、奪耳與昨提亞里托巴波蘭、峠、曹云即在基達南，《學會圖》不著。札吉是也。常備軍駐屯於基達、采蠻曹云在基達西北，《學會圖》不著。等地。基達位海面上千六百八十米突之高地，占波蘭要隘。土邦一曰克勒特，面積十八萬九千百三十五方粁，人口六十三萬七千百二十七，以克勒特汗爲主，合薩拉彎，扎拉彎，科尔瓦，班札尔等土邦，聯合爲國。重要事件必受英總督忠告，每歲由印度政府支送汗十六萬四千盧比，兵力僅七百五十人。首府克勒特，在海（而士）面上）二千五十七米突之高地。一曰盧斯百喇，面積萬六千四百六十五方粁，人口五萬六千一百九。其君主名濟母，舊屬克勒特汗，近日兩者關係將絕，屬南俾路支駐官所轄。官駐喀剌蚩。首邑百喇，濱普拉里河肥沃之地也。半獨立部面積萬八千四百六十四方粁，人口三萬八千九百十九，爲馬尔里波克的領地，受制於奪耳，昨提亞里之官員。瓜德尔，在瓜德尔小半島，地峽有商港，爲印歐中驛。《紀程》云：《西域記》譬多勢羅，今爲俾路支之國地，不屬印度。其國都克勒特。在赤道北二十八度五十四分，順天偏西四十九度五十四分。

分述

地理環境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俾路芝》　其地岡阜險阻，峯嶺嵯峩，最高者在

都城四周。類皆一望荒蕪。僅能牧牲畜。絕少有用之材。沿海一帶與迤北邊境，則又沙磧延亘，不毛赤土。惟加支干達瓦地方較爲肥沃，然又寒燠不齊，颶風屢作，河道淤淺，夏日乾涸。

疆域政區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俾路芝》 部落有六：曰薩拉灣，曰倭拉灣，曰加支干達瓦，曰盧斯，曰美加蘭，曰古義斯丹。各有會城，曰哈拉，曰古達爾，曰干達瓦，曰俾拉，曰哈日，曰布拉。哈拉城築於山頂最高處，建有部酋行宮，擅一方之勝，城頗鞏固，重樓疊峙，炮臺鱗接，以資保障。商賈亦薈萃於斯，貨物雲屯，市廛鼎盛。

文化風俗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俾路芝》 全地人民得四十萬。分兩種，一宗波斯，一宗印度。風俗參差，言語互異。俗尚游行，居處屢徙無定。所穿衣服，上衫下褲，中束大帶，男女皆然。冬時長吏加綿袍一領，平民加羊毛皮袍以禦寒，別無常服。婦女外出，皆取細巾遮掩其容，以昭端重。國中兵民皆健捷果勇，奮不顧身，視死如歸。

經濟物産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俾路芝》 五穀不豐，民生艱困，較之印度、錫蘭等膏腴之地。正不啻天淵之別也。惟鳥獸最爲充牣。駱駝、馬、牛等。尤爲蕃孳。山中有金、銀、銅、鐵、鉛等礦，又產硫黃、玉石。以有易無，亦足自存。所貴經國宏才挺生其際，庶可捍衛自固矣。

波斯部 安息 波剌斯 波剌私 百爾西亞 巴剌西 大白頭 巴社 白西 白耳西亞 白爾西亞 白西亞

題解

《梁書・諸夷傳・波斯國》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并見《冊府元龜》卷九五六。）

綜述

《史記・大宛列傳》 安息張守節正義引《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烏弋山離，西條枝。國臨嬀水。土著。以銀爲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嬀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司馬貞索隱引《漢書》云：『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音漫。』包愷：『音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爲書記。裴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橫行爲書記。』司馬貞索隱：『畫音獲。小顏云：『革，皮之不柔者。』韋昭云：『外夷書

皆旁行，今扶南猶中國，直下也。」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司馬貞索隱引《漢書》作「犂靳」。《續漢書》一名「大秦」。按：三國幷臨西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國，惟西北通陸道」。然漢使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張守節正義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犂鞬，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璁珏、朱丹、青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爲〔磉〕，及五色水精爲壁。人民多巧，能化銀爲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爲柱，琉璃爲牆壁，水精爲磉鳥。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爲布，極細，手巾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污欲浣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問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爲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宮室爲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爲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瓜，植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眞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僥國，其人穴居也。」

《漢書・西域傳・安息國》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顏師古引蘇林曰：「番音盤。」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顏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頸及膺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嫣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爲書記。顏師古引服虔曰：「橫行爲書記也。」顏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爲皮之不柔者。」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顏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犂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顏師古曰：「說讀曰悅。」安息東則大月氏。

《後漢書・西域傳・安息國》　安息國居和櫝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爲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

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

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魏書・西域傳・波斯國》　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萬，河經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銀、鍮石、珊瑚、琥珀、車渠、馬腦、多大眞珠、頗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鑌鐵、銅、錫、朱砂、水銀、綾、錦、疊、氎、氍毹、赤鼊皮，及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畢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鳥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日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數千頭。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

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眞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以爲王，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噴』，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開禁；地卑，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薛波勃，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有甲、矟、圓排、劍、弩、弓、箭，戰兼乘象，

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刖若髡，或剪半鬢，及繫牌於項，以爲耻辱；犯強盜者，繫之終身；姦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準地輸銀錢。俗事火神、天神。文字與胡書異。多以姊妹爲妻妾，自餘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爲醜穢矣。百姓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勳人卽以分賜。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著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爲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

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

《梁書·諸夷傳·波斯國》 國有城，周迴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爲患。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琥珀、馬腦、眞珠、玫珂等，國內不以爲珍。市買用金銀。婚姻法：下聘訖，女壻將數十人迎婦，壻著金線錦袍，師子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弟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於茲永畢。國東與滑國、西及南俱與婆羅門國、北與汎慄國接。中大通二年，遣使獻佛牙。

《周書·異域傳下·波斯國》 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治蘇利城，古條支國也。東去長安一萬五千三百里。城方十餘里，戶十餘萬。王姓波斯氐。坐金羊牀，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皆飾以珍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幷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髻，後被之，飾以金銀華，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王卽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乃衆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卽立以爲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翳囋』，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關禁；地卑勃，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薩波勃，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器有甲、矟、圓排、劍、弩、弓、箭。戰幷乘象，每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刖若髡，或翦半鬚，及繫（排）〔牌〕於項上，以爲恥辱；犯彊盜者，禁之終身；姦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准地輸銀錢。俗事火祆神。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爲醜穢矣。民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勳人，卽以分賜。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治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爲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民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以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

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等，與中夏畧同，唯無稻及黍秫。土出名馬及駞，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珍珠、離珠、頗黎、珊瑚、琥珀、瑠璃、馬瑙、水晶、瑟瑟、金、銀、鍮石、金剛、火齊、鑌鐵、銅、錫、朱沙、水銀、綾、錦、白疊、毼、氍毹、毹氈、赤麞皮，及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蓽撥、石蜜、千（牛）〔年〕棗、香附子、訶棃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

魏廢帝二年，其王遣使來獻方物。

《隋書·西域傳·波斯》 波斯國，都達曷水之西蘇藺城，卽條支之故地也。其王字庫薩和。都城方十餘里。勝兵二萬餘人，乘象而戰。國無死刑，或斷手刖足，沒家財，或剃去其鬚，或繫（排）〔牌〕於項，以爲標異。人年三歲已上，出口錢四文。妻其姊妹。人死者，棄屍于山，持服一月。王著金花冠，坐金師子座，傅金屑於鬚上以爲飾。衣錦袍，加瓔珞於其上。土多良馬、大驢、師子、白象、大鳥卵、眞珠、頗黎、獸魄、珊瑚、瑠璃、碼碯、水精、瑟瑟、呼洛羯、呂騰、火齊、金剛、金、銀、鍮石、銅、鑌鐵、錫、錦、疊、細布、氍毹、毼氈、護那、越諾布、檀、金縷織成、赤麞皮、朱沙、水銀、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諸香，胡椒、畢撥、石蜜、半蜜、千年棗、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波斯每遣使貢獻。西去海數百里，東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東去瓜州萬一千七百里。

煬帝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遣使隨昱貢方物。

《北史·西域傳·波斯國》 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萬，河經其城中南流。

土地平正，出金、銀、鍮石、珊瑚、琥珀、車渠、馬腦，多大眞珠、頗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鑌鐵、銅、錫、朱砂、水銀、綾、錦、疊、毼、氍毹、毼氀、赤麞皮，及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鳥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馬　大驢及駝，往往有一日能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數千頭。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

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眞珠寶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箱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仍還。王卽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卽立以爲王。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囋』，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關禁；地卑，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薛波勃，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有甲、矟、圓排、劍、弩、弓、箭。戰兼乘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刖若髡，或翦半鬢及繫牌於項，以爲耻辱；犯強盜，繫之終身；奸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準地輸銀錢。俗事火神、天神。文字與胡書異。多以姊妹爲妻妾，自餘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爲醜穢矣。百姓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勳人，卽以分賜。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着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爲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

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恭帝二年，其王又遣使獻方物。隋煬帝時，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使隨昱貢方物。

《南史・夷貊傳下・波斯國》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國有城，周回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爲患。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武魄、馬腦、眞珠、玫瑰等，國內不以爲珍。市買用金銀。昏姻法：下娉財訖，女壻將數十人迎婦，壻著金線錦袍、師子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弟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於茲永畢。國東與滑國、西及南俱與娑羅門國、北與泛慄國接。梁中大通二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

《舊唐書・西戎傳・波斯》　波斯國，在京師西一萬五千三百里，東與吐火羅、康國接，北鄰突厥之可薩部，西北拒拂菻，正西及南俱臨大海。戶數十萬。其王居有二城，復有大城十餘，猶中國之離宮。其王初嗣位，便密選子才堪承統者，書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後，大臣與王之羣子共發封而視之，奉所書名者爲主焉。其王冠金花冠，坐獅子牀，服錦袍，加以瓔珞。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焉。其事神，以麝香和蘇塗鬚點額，及於耳鼻，用以爲敬，拜必交股。文字同於諸胡。男女皆徒跣。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衣下開襟，幷有巾帔，多用蘇方青白色爲之，兩邊緣以織成錦。婦人亦巾帔裙衫，辮髮垂後，飾以金銀。其國乘象而戰，每一象，戰士百人，有敗衄者則盡殺之。國人生女，年十歲已上有姿貌者，其王收而養之，以賞有功之臣。俗右尊而左卑。以六月一日爲歲首。斷獄不爲文書約束，口決於庭。其繫囚無年限，唯王者代立則釋之。其叛逆之罪，就火祆燒鐵灼其舌，瘡白者爲理直，瘡黑者爲有罪。其刑有斷手、刖足、髡鉗、劓刵，輕罪翦鬚，或繫牌於項以志之，經時月而釋焉。其強盜一入獄，至老更不出，小盜罰以銀錢。死亡則棄之於山，制服一月而卽吉。氣候暑熱，土地寬平，知耕種，多畜牧，有鳥形如橐駝，飛不能高，食草及肉，亦能噉犬攫羊，土人極以爲患。又多白馬、駿犬，或赤日行七百里者，駿犬今所謂波斯犬也。出騕及大驢、師子、白象、珊瑚樹高一二尺、琥珀、車渠、瑪瑙、火珠、玻瓈、硫璃、無食子、香附子、訶黎勒、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甘露桃。

隋大業末，西突厥葉護可汗頻擊破其國，波斯王庫薩和爲西突厥所殺，

其子施利立，葉護因分其部帥監統其國，波斯竟臣於葉護。及葉護可汗死，其所令監統者因自擅於波斯，不復役屬於西突厥。施利立一年卒，乃立庫薩和之女爲王，突厥又殺之。施利之子單羯方奔拂菻，於是國人迎而立之，是爲伊恆支，在位二年而卒。兄子伊嗣候立。二十一年，伊嗣候遣使獻一獸，名活褥蛇，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伊嗣候懦弱，爲大首領所逐，遂奔吐火羅，未至，亦爲大食兵所殺。其子名卑路斯，又投吐火羅葉護，獲免。卑路斯龍朔元年奏言頻被大食侵擾，請兵救援。詔遣隴州南由縣令王名遠充使西域，分置州縣，因列其地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爲都督。是後數遣使貢獻。咸亨中，卑路斯自來入朝，高宗甚加恩賜，拜右武衛將軍。儀鳳三年，令吏部侍郎裴行儉將兵冊送卑路斯爲波斯王，行儉以其路遠，至安西碎葉而還，卑路斯獨返，不得入其國，漸爲大食所侵，客於吐火羅國二十餘年，有部落數千人，後漸離散。至景龍二年，又來入朝，拜爲左威衛將軍，無何病卒，其國遂滅，而部衆猶存。

自開元十年至天寶六載，凡十遣使來朝，幷獻方物。四月，遣使獻瑪瑙牀。九年四月，獻火毛繡舞筵、長毛繡舞筵、無孔眞珠。乾元元年，波斯與大食同寇廣州，劫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大曆六年，遣使來朝，獻眞珠等。

《新唐書・西域傳下・波斯》 波斯，居達遏水西，距京師萬五千里而贏，東與吐火羅、康接，北鄰突厥可薩部，西南皆瀕海，西北贏四千里，拂菻也。人數十萬，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別裔，王因以姓，又爲國號。治二城，有大城十餘。俗尊右下左，祠天地、日月、水火。祠夕，以礬揉蘇，澤彤顏鼻耳。西域諸胡受其法，以祠祆。拜必交股。俗徒跣，丈夫祝髮，衣不剖襟，青白爲巾帔，緣以錦。婦辮髮著後。戰乘象，一象士百人，負則盡殺。斷罪不爲文書，決於廷。叛者鐵灼其舌，瘡白爲直，黑爲曲。刑有髡、鉗、刖、劓，小罪刑，或系木于頸，以時月而置。劫盜囚終老，偷者輸銀錢。凡死，棄于山，服閱月除。氣常歊熱，地夷漫，知耕種畜牧。有鷲鳥，能噉羊。多善犬、驢、大驢。產珊瑚，高不三尺。

隋末，西突厥葉護可汗討殘其國，殺王庫薩和，其子施利立，葉護使部帥監統。施利死，遂不肯臣。立庫薩和女爲王，突厥又殺之。施利之子單羯方奔拂菻，國人迎立之，是爲伊怛支。死，兄子伊嗣俟立。貞觀十二年，遣使者沒似半朝貢，又獻活褥蛇，狀類鼠，色正青，長九寸，能捕穴鼠。伊嗣俟不君，爲大酋所逐，奔吐火羅，半道，大食擊殺之。子卑路斯入吐火羅以免。遣使者告難，高宗以遠不可師，謝遣，會大食解而去，吐火羅以兵納之。龍朔初，又訴爲大食所侵，是時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即拜卑路斯爲都督。俄爲大食所滅，雖不能國，咸亨中猶入朝，授右武衛將軍，死。始，其子泥涅師爲質，調露元年，詔裴行儉將兵護還，將復王其國，以道遠，至安西碎葉，行儉還，泥涅師因客吐火羅二十年，部落益離散。景龍初，復來朝，授左威衛將軍。病死，西部獨存。開元、天寶間，遣使者十輩獻碼碯牀、火毛繡舞筵。乾元初，從大食襲廣州，焚倉庫廬舍，浮海走。大曆時復來獻。

《大唐西域記・狼揭羅國》 自此西北至波剌斯國。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見。舊曰波斯，略也。

又《波剌斯國》 波剌斯國周數萬里。國大都城號蘇剌薩儻那，周四十餘里。川土既多，氣序亦異，大抵溫也。引水爲田，人戶富饒，出金、銀、鍮石、頗胝、水精，奇珍異寶。工織大錦、細褐、毾㲪之類。多善馬、橐駝。貨用大銀錢。人性躁暴，俗無禮義。文字語言異於諸國。無學藝，多工技，凡諸造作，隣境所重。婚姻雜亂。死多棄屍。其形偉大，齊髮露頭，衣皮褐，服錦㲪。戶課賦稅，人四銀錢。天祠甚多，提那跋外道之徒爲所宗也。伽藍二三，僧徒數百，幷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法。釋迦佛鉢，在此王宮。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自此〔狼揭羅國〕西北卽至波剌斯國，非印度攝。周數萬里。都城周四十餘里，人物甚盛。寺有三所，僧數百人。天祠甚多，土出金、銀、鍮石、頗胝、水精。死多棄尸。佛鉢在王宮中。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 自此〔狼揭羅國〕西北至波剌斯國，非印度境，聞說之，其地多珠寶、大錦、細褐，善馬、駱駝其所出也。

又 西北接拂懔國。

《往五天竺國傳》 又從吐火羅國西行一月，至波斯國。此王先管大窣。大窣是波斯王放駱戶，於後叛，便煞彼王，自立爲主。然今此國，卻被大窣所吞。衣舊著寬氈布衫，剪鬢髮。食唯餅肉，縱然有米，亦磨作餅喫也。土地出駱駝、羊、馬，出高大驢、氈布、寶物。言音各別，不同餘國。土地人性受與易。常於西海汎舶入南海，向獅子國取諸寶物，所以彼國云出寶物。

亦向崑崙國取金，亦汎舶漢地，直至廣州，取綾絹絲綿之類。土地出好細疊。國人愛煞生，事天，不識仏法。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七〇　波剌私。闌葛反。亦言波斯，或云波斯國名也。臨近西海，最饒奇寶，諸國賈人皆取其貨。

《通典・邊防八・安息》　安息國，漢時通焉。王理番兜城，番音盤。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在葱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人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大爵。大爵，頸（及）〔長〕膺身，蹄似橐駝，色蒼，擧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地方數千里，最大諸國。地臨嫣水，今謂烏滸河。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爲書記。今西方胡書皆橫行，不直下。革謂皮不柔者。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其王令騎迎於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戶相屬。屬，連也。因發使隨漢使，以大鳥卵及犂軒眩人獻。至後漢章帝時，理和犢城。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渡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至後周武帝天和二年，其王理蔚搜城，遣使貢獻。至隋大業五年，安息國遣使朝貢。《隋史》云，卽漢時安息國。王姓昭武，與康國王同族。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爲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風俗同於康國，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

又《邊防九・波斯》　波斯，後魏時通焉。在達曷水之西，都宿利城。《後周史》云蘇利城，《隋史》云蘇藺城，記錄音訛，其實一也。有河經其城中南流，卽條支之故地也。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焉。王姓波斯。戶十餘萬。東去中國萬餘里，西去海數百里，東南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有樓觀、屋宇、佛寺。城西十五里有土山，周迴高大，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爲患。

又　孝明帝時及西魏末，幷貢方物。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隋大業中，亦遣使來貢。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又獻活褥蚰，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杜環《記》云：『自被大食滅，至天寶末已百餘年矣。』

《唐會要・波斯國》　波斯在京師西一萬五千里，東與吐火羅、康國接，北鄰突厥之可薩部，西北距拂林，西南濱海。戶數十萬。其王初嗣位，便密選諸子才堪承統者，書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後，大臣與王之羣子共發封而視之，奉所書名爲王焉。俗事天地、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焉。其事神，以麝香和蘇塗鬚點額，及於耳鼻，用以爲敬。以六月一日爲歲首。繫囚無年限，惟王代立則釋之。地多名馬，駿者日行七百里。又多駿犬，今所謂波斯犬也。出驟及大驢。

貞觀二十一年，其王伊嗣候遣使朝貢。龍朔元年，其國王卑路斯使奏頻被大食侵擾，請兵救援之。詔遣隴州南由令王名遠充使西域，分置州縣，因列其地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爲都督。是後，數遣使貢獻焉。咸亨中，卑路斯自來朝貢，高宗甚加恩賜，拜右武衛將軍。儀鳳三年，令吏部侍郎裴行儉將兵冊送卑路斯還波斯國。行儉以路遠，至安西碎葉而還。卑路斯獨返，不得入其國，漸爲大食所侵，客於吐火羅二十餘年，部落數千人，後漸離散。至景龍二年來朝，拜爲左威將軍。無何，病卒，其國遂滅，西部衆猶存。自開元十年至天寶六載，凡十遣使朝貢，獻方物。夏四月，遣使獻瑪瑙牀。九載，獻火毛繡舞筵、長毛繡舞筵、無孔眞珠。至大曆六年九月，遣使獻眞珠等。

《冊府元龜》卷九五七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番音盤。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戈山離、西與條支接。一說居櫝城，去雒陽二萬五千里。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爲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去雒陽二萬里。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國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往西南至於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後漢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二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又卷九五八　波斯國，都達曷水西蘇藺城，卽條支故地也。有城周迴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東與滑國、西及南俱與婆羅門、北與汎慄國接。西去海數百里，東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林四千五百里，東去瓜州一萬六千七百里。一說都宿利城，

在忸密南，古條支國也。去代地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萬。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三・安息》　安息國，漢時通焉。王理蕃兜城，蕃音盤。其屬大小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地臨嫣水，今爲烏滸河是。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爲書契。今西方胡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爲皮之不柔者也。武帝始遣使至安息，其王令騎迎于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去其王都又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戶相屬。因發使隨漢使，以大鳥卵及犁軒眩人獻。至後漢章帝時，理和櫝城。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西域記》云：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渡河，又西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至後周天和二年，安息王理蔚搜城，遣使獻貢。至隋大業五年，安息又朝貢。《隋書》云：王姓昭武，與康國同族。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流水，宮殿皆爲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

又《四夷一四・波斯》　波斯國，後魏通焉。在達曷水之西，都宿利城，《後周史》云蘇利城，《隋史》云蘇蘭城，記錄音訛，其實一也。有河經其城中南流，即條支之故地也。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焉。王姓波斯。戶十餘萬，國有樓觀、屋宇、佛寺。城西十五里有土山，周迴高大，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啖羊吞人，極以爲患。王坐金牀，冠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眞珠寶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亦有帔巾，緣以織成；婦人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絡之于膊。其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于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爲王。以其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謂王曰『醫噴』，才割切。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其刑法最酷，重罪繫高竿，射而殺之；次則繫獄，值新王立乃釋之。

孝明帝時及西魏末，貢方物。突厥不能服其國，亦羈縻領之。隋大業中，亦遣使來朝。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獻僞蛇，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不畏人。龍朔元年，其國王卑路斯奏云：頻被大食侵擾，請兵救援。其時，詔遣隴州南由縣令王名遠充使西域，分置州縣，因列其地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爲都督。自後屢遣使朝貢。咸亨中，卑路斯自來朝貢，高宗厚加恩異，授右武衛將軍。至儀鳳三年，令吏部侍郎裴行儉將兵冊送卑路斯還波斯國，行儉以其路遠，至安西碎葉而還，卑路斯獨返，不得入其國，漸爲大食所侵，客于吐火羅二十餘年，有部落數千人，後漸離散。至景龍二年來朝，拜爲左威武將軍，無何病卒，其國遂滅，而部曲存。自開元七年至天寶六載，凡十遣使來朝貢。夏四月，遣使貢瑪瑙床。又至九載四月，貢火毛繡舞筵、長毛繡舞筵、無孔眞珠。至大曆六年九月，再遣使來朝貢方物及大顆眞珠等物。

《通志・四夷傳三・安息》　安息，漢時通焉。王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在蔥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爲錢，文獨面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鳥爵。大爵，頸（及）〔長〕，鷹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嫣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爲書記。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謂皮之不柔者。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犁軒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後漢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悲懷思土，故數有死亡者。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聞之乃止。十二年，安息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後魏時，安息嘗通焉。使人云：其國見都蔚搜城，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周武帝天和二年，遣使貢獻。隋時稱爲安國。《隋史》云：即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與康國同族。字設力，妻康國王女也。煬帝即位，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云。其國見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

居。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

又《波斯》　波斯，後魏時通焉。在達曷水之西，都宿利城。《後周史》云蘇利城，《隋史》云蘇蘭城，記錄音訛，其實一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西去海數百里，東南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至拂菻四千五百里，即條支之故地也。王姓波斯，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以爲國號焉。所都城方十里，戶十餘萬，有河經其城中南流。城西十五里有土山，周迴高大，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爲患。其王坐金羊座，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眞珠寶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貢）〔貫〕頭衫，兩肩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人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游處之，十月仍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之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之爲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噴』，才割切。妃曰『（陟）〔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弗汗，掌庫藏開禁，地〔卑〕，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薛波敎，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有甲、矟、圓排、劍、弩、弓、箭。戰則乘象。其刑法：重罪縣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刖若髡，若翦半髮，又繫牌於項，以爲恥辱；犯彊盜，繫之終身；姦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准地輸銀錢。俗事火神、天神。文字與胡書異。多以姊妹爲妻妾，自餘婚配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爲醜穢。百姓女子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勳者，即以分賜。死者多棄於山，一月著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則搖鈴以自別。以六月爲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

氣候溫熱，家自藏冰。其地多砂磧，引水灌溉。其五穀及禽獸，與中國略同，唯無稻及黍。土出名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又出白象、獅子，多良犬。有大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有大鳥卵。其寶貝則有眞珠、頗梨、珊瑚、琉璃、馬瑙、水精、瑟瑟、金、銀、鍮石、金剛、火齊、銅、錫、鑌鐵、朱砂、水銀、錦、疊、細布、氍毹、毾㲪、護那、越諾布、金縷織成、赤瓕皮，其香藥則有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又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地有鹹池，國以饒富。

神龜中，其王遣使上書貢方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波斯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西魏恭帝二年，其王又遣使朝貢。隋煬帝時，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其國致貢，隨昱入朝。突厥不能至其國，頗羈縻之。隋大業中，亦遣使來。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獻理鞮蛇，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杜（還）〔環〕《記》云：自被大食滅至天寶末，已百餘年矣。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四・安息》　安息，漢時通焉。王治蕃兜城，蕃音盤。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在悉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人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大爵。大爵，頸長，鷹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地方數千里，最大諸國。地臨嫣水，今謂烏滸河。商賈車船行旁國。畫革，旁行爲書記。今西方胡書皆橫行，不直下。革謂皮不柔者。武帝始遣使至安息，其王令騎迎於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去王都數千里，行北過數十城，人戶相屬。因發使隨漢使，以大鳥卵及犂靬眩人獻。至後漢章帝時，治和櫝城。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罽）〔斯〕賓國。從（罽）〔斯〕賓南行渡河，又西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至後周武帝天和二年，其王治蔚搜城，遣使貢獻。至隋大業五年，安息國遣使朝貢。王姓昭武，與康國王同族。都在那蜜水南，城有五重，環流水。宮殿皆爲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尺。風俗同於康國，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

又《四裔考一六・波斯》　波斯，後魏時通焉。在達曷水之西，都宿利城。《後周史》云蘇利城，《隋史》云蘇蘭城，記錄音訛，其實一也。有河經其城中南流，即條支之故地也。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焉。王姓波斯，戶十餘萬。東去中國萬餘里，西去海數百

里，東南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至拂菻四千五百里。有樓觀、屋宇、佛寺。城西十五里有土山，山周迴高大，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爲患。其王坐金羊座，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眞珠寶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肩近下開之，幷（布布）〔有巾〕帔，緣以織成；婦人服大（衫）帔，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卽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卽立以爲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囋』，才割反。妃曰『（陟）〔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其刑法：重罪懸諸竿，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賦稅，准地輸銀錢。事火神、天神。婚合不擇尊卑，於諸夷中最爲醜穢。死者多棄尸於山，一月治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爲歲首。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其地多砂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與中州略同，唯無稻黍。土出名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出象、師子，多良犬。有大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人。有大鳥卵、眞珠、玻璃、珊瑚、琉璃、瑪瑙、水精、瑟瑟、金、銀、鍮石、金剛、火齊、銅、錫、鑌鐵、朱砂、水銀、錦、疊、細布、氍毹、毹氈、護那、越諾布、金縷織成、赤麖皮，薰陸、鬱金、蘇合、青（水）〔木〕等香，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又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地有鹹池，俗尊右下左，祠天地、日月、水火。戰乘象，一象士百人，負則盡殺。叛者鐵灼其舌，瘡白爲直，黑爲曲。

魏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恭帝二年，其王又遣使獻方物。梁中大通二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隋煬帝時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有使隨昱貢方物。隋末，西突厥葉護可汗討殘其國而不能有。唐貞觀十二年，遣使朝貢。又獻活褥蛇，狀類鼠，色正青，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後其王爲大酋所逐，大食復攻之，遣使告難，高宗以遠不可師，謝遣。龍朔初，又訴爲大食所侵，時天子遣使到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拜其王爲都督。俄爲大食所滅，雖不能國，咸亨中猶入朝，授右武衛將軍，死。始，其子泥涅師爲質，調露元年，詔裴行儉將兵護還，將復王其國，以道遠，至安西碎葉行儉還，泥涅師因客吐火羅二十年，部落益離散。景龍初，復來朝，授左威衛將軍。病死，西部獨存。開元、天寶閒，遣使者十輩獻瑪瑙牀、火毛繡舞筵。乾元初，從大食襲廣州，焚倉庫廬舍，浮海走。大曆時復來獻。

《圖書編・波斯》 在達曷水之西，東南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至拂菻四千五百里。

《職方外紀・百爾西亞》 印度河之西，有大國曰百爾西亞。太古生民之始，人類聚居，言語惟一。自洪水之後，機智漸生，人心好異，卽其地創一高臺，欲上窮天際。天主憎其長傲，遂亂諸人之語音爲七十二種，各因其語散厥五方。至今其址尚在，名罷百爾，譯言亂也，謂亂天下之言也。

百爾西亞之初，爲罷鼻落你亞，幅幀甚廣，都城百二十門，乘馬疾馳，一日未能周也。國中有一苑囿，造於空際，下以石柱擎之，上承土石，凡樓臺池沼草木鳥獸之屬，無不畢具，大復踰於一邑，天下七奇，此亦一也。後其國爲百爾西亞所併，遂稱今名，至今強大。國主嘗建一臺，純以所殺回回頭纍之。臺成，髑髏幾五萬。廿年前，其國主好獵，一圍獲鹿至三萬，欲侈其事，亦聚其角爲臺，今尚存也。

又東近撒馬兒罕界一塔，皆以黃金鑄成，上頂一金剛石如胡桃，光夜照十五里。

其地江河極大，有一河發水，水所及處卽生各種名花。

《罪惟錄・外國列傳・巴剌西》 巴剌西國，在南海甚遠。正德辛未，遣使臣沙他白入貢，言領其王命，在洋舶凡四年至西瀾舶壞，以腳艇飄風八日至吉零國，又往所爲秘得地，陸行二十六日乃至暹羅，附番人柰林船，入廣。其所貢木匣六，內金葉表，又祖母綠一塊，珊瑚樹四株，玻瓈瓶觥各四，及瑪瑙珠、胡里丹。

《續通典・邊防三・波斯》 波斯，地近拂菻。氣常歊熱，人知耕種、畜牧。產珊瑚。唐高宗龍朔間，以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拜其王爲都督。俄爲大食所破，其國漸微。玄宗開元、天寶閒，遣使者十輩獻瑪瑙杯等物。遼太祖天贊二年來貢。

《續通志・四夷傳三・波斯》 波斯，居達遏水西，東與吐火羅、康居接，北鄰突厥可薩部，西南皆濱海。隋末，西突厥葉護可汗殘其國，殺王庫薩和，其子施利立，葉護使部帥監統。施利死，遂不肯臣。立庫薩和女爲王，

突厥又殺之。施利之子單羯方奔拂菻，國人迎立之，是爲伊怛支。死，兄子伊嗣俟立。唐貞觀十二年，遣使者沒似半來朝。伊嗣俟不君，爲大酋所逐，奔吐火羅，半道，大食擊殺之。子卑路斯入吐火羅以免。會大食解而去，吐火羅以兵納之。龍朔初，又訴爲大食所侵，是時天子方遣使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卽拜卑路斯爲都督。其地多爲大食所幷。咸亨中入朝，授右武衛將軍，死。先是，其子泥涅師爲質，調露元年，詔裴行儉護送，泥涅師不敢入其國，客吐火羅二十年，部落益離散。景龍初，復來朝，授左威衛將軍。病死，西部獨存。開元、天寶閒，遣使來獻。大曆時復來。

《海國聞見錄・小西洋記》　大白頭國，東鄰小白頭，北與小白頭皆聯三馬爾丹，西北枕裏海，西鄰東多爾其，西南鄰阿黎米也，南臨大海。

《瀛環志略・亞細亞・印度以西回部四國》　波斯，白西、包社、巴社、高奢、百爾設、法耳西、北耳西亞、巴爾齊亞、伯爾西亞、伊蘭、哈烈、黑魯、塞克。回部大國，粵東呼爲大白頭，呼印度爲小白頭，兩地皆有白布纏頭之俗，因以爲名者也。東北連沙漠界，布哈爾，東界阿富汗、俾路芝，西接東土耳其，北抱裏海，與峨羅斯接壤，南抵阿勒富海，俗稱東紅海。與阿剌伯毗連一隅。其國地界遼闊，長約四千餘里，廣約三千里。雄富多寶貨，與中國貿易最早，所謂碧眼波斯胡也。立國在有夏之初，春秋時，居魯士由馬太開基，稱雄一時。後與歐羅巴之希臘諸部時時搆兵。迨羅馬既興，猶太以西囊括無遺，獨波斯未入版圖。其俗舊奉太陽火教。古時內地有火祆祠，由此而來。唐初，回教興於阿剌伯，波斯與之鄰，國爲所奪，由是爲回回大部。唐、宋兩朝，屢貢方物。元末，駙馬帖木兒據撒馬兒罕，富強無敵，今葱嶺以西，裏海以東諸回部，皆撒馬兒罕所屬。遣其子沙魯哈據波斯，稱哈烈國。明永樂間嘗入貢，爲西域諸部之首。後爲土耳其部人所奪，傳二百餘年而衰亂，廢弒頻仍，尋爲阿富汗所兼幷。康熙三十三年，故王後裔達馬斯募兵攻略，恢復舊土。大將那的爾沙本盜渠，達馬斯倚以集事，賞不酬勞，遂舉兵反，弒達馬斯，代其位。攻阿富汗，滅之。乾隆十二年，那的爾沙爲其下所殺，國又大亂。東境復爲阿富汗所據，那的爾沙部將紿靈據西境立國，惠愛其民，稱爲賢主，在位三十年而卒。弟薩的謀鴆嗣王，外戚亞里木拉以討亂爲名，起兵攻陷都城，殺薩的，幷弒嗣王，遂僭位。亞里木拉死，大酋日非爾代之。寺人馬何美攻滅日非爾，據王位。馬何美死，姪巴巴塞爾達耳繼立。今有國者，不知爲誰。都城周十四里，極鞏固。王宮壘石爲屋，平方若高臺，不用梁柱瓦甓，中敞虛空數十間。窗牖門扉，悉雕刻花文，繪以金碧，宏麗無比。別有園林池沼，尤極幽奇。國王最尊嚴，刑賞任意，視臣工如奴僕。土肥沃，節候多暖少雨。產良馬、紅棗、白鹽、銅、鐵、金、銀、琉璃、珊瑚、琥珀、珍珠、翠羽。又產獅子。獅子生阿木河卽阿母河，《漢書》稱爲嬀水，上游在布哈爾境內。蘆林中，初生目閉，七日始開，土人於目閉時取之，調習其性，稍長則不可馴。其民強健，男女多美姿容。風俗繁華，好修服飾。國尚武功，交戰殺敵，必割耳以爲信。嘉慶十八年，與峨羅斯搆兵敗績，割北境之日爾日部。道光初年，波斯欲窺印度，度磧圍札布卽布哈爾。之希辣域，英人以兵拒之，乃引還。

又　《西域聞見錄》云：塞克，西域一大國也。在敖罕西，絕非回子種類。稱其王曰汗，部落數百，各有統轄之人，皆其汗之阿拉巴圖，奴僕也。事權歸一，無跋扈叛弒之事。城池巨麗，人民殷庶，居室寬敞整潔。人家院落中，各立木竿，向之禮拜。冬夏和平，風俗坦白，尚宴會，喜歌舞，人多力善射，與敖罕稱勍敵云云。論者極訾其謬妄，謂敖罕之西幷無此國，殊不知椿園之所謂敖罕者乃愛烏罕，幷非安集延之敖罕，所云塞克者卽波斯國也。波斯開國最早，《漢書》稱爲安息，《唐書》稱大食，波斯，泰西人記居魯士分國爲二，兩子治之。其一波斯本國，《漢書》所謂安息也，其一泰西人未紀其國名，考之《漢書》有烏弋山離國，在罽賓之西南，犂鞬、條支之東北，似卽波斯所分國。蓋安息得其西北，烏弋得其東南也，然亦未有確據。泰西則稱爲波斯，至今未改。或譯爲包社、白西，亦猶是波斯轉音。元人稱爲哈烈，乃以蒙古語更易地名。其國在布哈爾之西南，愛烏罕之正西，幷非絕域。其人長於服賈，西域諸城亦必往來數數，而近來記西域事者，絕無一語及於波斯，蓋賈人止稱城邑聚落之名，紀事者因訛襲謬，遂不復知爲何國耳。惟《四裔考》謂愛烏罕取默沙特諸部於伊蘭，伊蘭卽義蘭，乃波斯北部著名大城。又首部名以辣亞日迷爾，以辣亦音近伊蘭。其爲指波斯無疑。惟波斯亦奉回教，而椿園謂非回子種類。又謂去葉爾羌二萬里，失之太遠，皆傳聞影響之說，不足深辨。又云塞克西北與峨羅斯薩穆接壤，或云與阿剌克等國犬牙相錯云云。今考波斯西北隅，實與峨羅斯接壤，西與東土耳其接壤，所云薩穆當卽猶太之撒馬利亞，南界與亞剌伯隔阿勒富海相望，陸地亦毗連一隅，此云阿剌克，卽阿剌伯，指畫

地界，處處脗合，塞克之爲波斯，尙何疑耶？

泰西人記波斯古事云：波斯立國最早，夏后不降時，其王有札的勞摩者，初造兵端，嘗侵厄日多，掠其財貨。厄日多，卽麥西，詳《阿非利加圖說》。歷商及周，部落事蹟無攷。成周中葉分數部，有馬太者，波斯大部，其王有女將嫁，夢葡萄生懷中，遍覆亞細亞地，疑女生子將背叛。已而女產子，王命格殺之，使者不忍，付牧人。牧人妻方生子而殤，乃乳哺王甥爲己子，名曰居魯士。一作西祿斯、又作西洛。後王知其不死，急捕之不得，怨使者之紿己也，烹其子而食之。居魯士旣長，英武過人，汎愛得衆心。時馬太王暴虐，國人側目，居魯士因募兵攻王，王命將征之。將，卽子被烹者，以全軍降，居魯士合兵攻王，王敗走，死於荒野，居魯士遂王馬太，時周靈王五年也。居魯士旣得國，修法度，詰戎兵，兼幷小弱諸部，聲威大震。時波斯別部有呂底亞國，富厚甲於諸鄰，聞居魯士逐外祖父而自立，欲伐之，其臣諫曰：『馬太族貧而悍，得其地無利於國，況其勢力強，不可犯。』王不聽，遂起兵，居魯士禦之境上，陳兵大戰，波斯軍皆乘駝，而呂底亞軍乘馬，駝喑鳴，馬見輒反走，波斯軍乘勢崩之，呂底亞軍大潰，逐北至都城，一鼓而下。擒其王，縛置積薪上，將燔之，王大慟曰：『悔不聽賢臣之言，以至於此。』居魯士詢得其故，惻然，釋其縛，赦臣民，秋毫無犯，民大悅，舉國皆降。波斯之西有巴庇倫，一作巴必鸞，又作巴必羅尼亞，詳《土耳其圖說》。據亞細亞地，卽土耳其東、中兩土，後來自此以東，皆謂之亞細亞。傳國已千餘年。其屬國有猶太者，詳《土耳其圖說》。西土文教之邦，壤地雖狹，四國皆欽重之，巴庇倫遇蕃國無禮，猶太不朝貢。周簡王年間，巴庇倫以大兵伐猶太，破都城，猶太王自殺，巴庇倫縱兵淫掠，又脅遷其民，每猶太人千餘，間勁兵一隊，鞭撻驅行，老弱轉死，數百里僵屍相屬，哭聲振野。猶太人恨之次骨，每食必祝其速亡。居魯士卽興，巴庇倫王淫虐無人理，國大亂，猶太族日備壺漿待王師。周景王八年，居魯士大舉伐巴庇倫，巴庇倫望風奔潰，破其都城，巴庇倫亡，乃釋猶太民歸國。居魯士北征，卒於軍。分國爲二，兩子治之。後有乾庇西王者，一作岡比斯。好用兵，嘗侵麥西，又名厄日多，詳《阿非利加圖說》。麥西潰，遣使招降，麥西民殺使者，王怒，圍都城破之，戮壯者二千人，幷殺王之子，麥西王僅以身免，後乃降附。王沉湎於酒，諫者輒射殺之，以妹爲妃，孕乃蹴之死。有弟聰敏，忌而殺之。醉後舞劍，自傷其喉而死。無子，有冒王弟者欲繼立，國人殺之。羣臣議所立未定，約騎馬同出，曰馬先嘶者，立爲王。已而大流士一作達黎約。馬先嘶，遂卽王位，時周敬王年間也。大流士有權略，好征伐。巴庇倫叛，圍之一年八月，城破，釘其民千人於十字架。後伐希臘而敗，慚憤死。子澤耳士一作捨爾時斯。嗣立，復以三十萬衆伐希臘，全軍皆覆，語詳《希臘圖說》。國勢遂衰。周顯王年間，希臘馬基頓王亞勒散得以三萬五千人伐波斯，波斯潰，馬基頓圍蘇撒，波斯都城。城幾陷，會亞勒散得卒於軍，希臘兵乃散走，亞細亞、麥西諸地俱爲希臘諸將所分割。西漢時，羅馬混壹西土，拓地至西里亞，卽亞細亞。以兵伐波斯，波斯以奇兵絕其糧道，羅馬兵潰歸。波斯尋遣使修好，故羅馬之兵不復東。《漢書》所云大秦，卽羅馬。安息，卽波斯。詳《意大里圖說》。唐初，阿剌伯人摩哈麥創立回教，因起兵攻阿剌伯，奪其國，時波斯衰弱，爲摩哈麥所兼幷，故自唐以後波斯遂爲回回國。

按上古時，波斯、天竺皆事火神，拂菻卽猶太。以西皆事天神。事火神者，拜旭日，或燃柴薪向之禮拜，民非火化不生，非白日則宇宙無睹，故兩地之夷上古卽有此俗，義起報本，非邪神也。事天神始於摩西，時在有商之初。沃丁年間。託言天神降於西奈山，在阿剌伯境內。垂十誡以教世人，七日安息禮拜，卽起於此。距耶蘇之生尙隔一千數百年，乃天主教之所自出，非卽天主教也。天竺自佛教興，而祀火之俗改。今西域之乾竺特、南印度之孟買，仍有拜火之俗，是其明證。波斯則自唐以前尙未改，後其國爲回部所奪，始改從回教，然至今禮拜，仍兼拜火神，故末惡嶼有太陽火神古殿也。中國自前五代時，有祆神祠，又有胡祆祠、火祆祠。唐時有波斯經教，天寶四年，詔改兩京波斯寺爲大秦寺。又有《景教流行中國碑》，建中二年大秦寺僧景淨述。今考祆字從示從天，卽天神。其教起於拂菻，卽猶太摩西初建此國，耶蘇乃其裔孫。本大秦國之東境，大秦卽意大里之羅馬國，漢人因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稱爲大秦，其本國幷無此名。謂胡祆之卽祆神，祆神之卽天神，祆字本中國人所造，西土不同文，安得有此等字。而屬之大秦，似也，拂菻自漢初隸羅馬，至唐時乃爲阿剌伯所奪。是卽耶蘇教之嚆矢也。若火神教則出自波斯，與大秦無涉，謂爲火祆，則已混火神於天神，謂波斯教出於大秦，則又遡本支於異姓，景教一碑尤爲荒誕。景教卽火教，中間景宿告祥，懸景日以破暗府，亭午昇眞云云，皆指太陽火也。又云判十字以定四方，七日一薦云云，又牽涉天主教。

其所謂三一妙身、无元眞主阿羅訶者，不知何人？而一切詞語又皆緣飾釋氏糟粕，非火、非天、非釋，竟莫名爲何等教矣。蓋波斯之祠火神，本其舊俗，而佛教行於天竺，乃其東鄰。天神教行於大秦，乃其西鄰，至唐代則大秦之天主教又已盛行，胡僧之黠者牽合三教而創爲景教之名，以自高異，中國不知其原委，遽從而崇信之。正昌黎所謂惟怪之欲聞者耳。又碑中云，貞觀十二年，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阿羅德果自大秦來，其爲天主教無疑，其經當即歐羅巴所傳之聖書福音，其像當即耶蘇被釘十字架之像，乃當時不聞有此，而其所謂景教者，依傍於波斯之火神，潤色以浮屠之門面，是不可解也。自唐以後，佛教盛行，胡祆、火祆之祠，波斯大秦之教，俱不復見。據泰西人所紀載，惟阿非利加北土之阿北西尼亞，尚有大秦教名，亦仍是波斯之火神教耳。

《海國圖志・西南洋・西印度西巴社國》　巴社國，又名巴爾齊亞，在都魯機之東，西與都魯機毗連，以戈厘斯頓山爲界；東與新都司頓毗連，即溫都斯坦。以比魯山爲界；北與俄羅斯、韃靼里毗連，韃靼里即西哈薩克、西布魯特各部。以古疏山爲界；南界海，即利瑪竇所謂默生丁海是也。《史記》所載，亦古名邦，如阿西利阿，巴比羅尼阿先日之國都，即巴社邊界之地也。後有國中之西臘士征服巴比羅尼阿，遂稱爲巴社國，以伊士巴含爲國都，恃其兵力，遂取西里阿伊，揖小阿細亞及東界之印度，疆域之大，古未有倫。後以奢淫無度，爲額力西所覆，額力西，一作厄勒祭，在意大里國之東，今幷于西都魯機。遂將巴社、印度等處均改爲部落。至耶穌紀歲三百年，漢永康元年。始有阿達色爾士奪回巴社，自立爲王，幷敗羅汶之兵。至七百年間，唐武后則天年間。爲阿丹所滅，改遵阿丹之回教，率師東征，拓地益廣，忽又被都魯機、韃靼里互侵，國中復爲戰場。至千五百八十六年，明萬歷十四年。國中阿巴士糾集部衆，悉驅外國之人，恢復故都，設官立政，垂二百餘年。復有阿富晏士作亂，所過焚戮，人民塗炭。越十有四年，有高里坎王者起兵攻擊阿富晏士，自立爲王。然以暴易暴，身沒無嗣，頭目爭立，爲一大將所據，稱曰加林坎王，在位十有六年，身沒，國中復亂，時耶穌之千七百七十九年也。乾隆四十四年。有闍人阿牙磨哈墨者以兵定亂，于千七百九十六年嘉慶元年。始立發底阿里沙爲王，厲精圖治，百廢俱舉，巴社之瘡痍稍息，雖俄羅斯亦常侵擾，奪去邊境數部，而國中無恙。惟屢遭兵亂，古昔典冊泯蕩無存。改遵回教，尊君卑下，尚勝于東方諸國。各部頭目世襲其職，擅財賦兵馬，各制一方，國王不得過問。各頭目角勝爭強，人民伺勝負爲去就，彼勝歸彼，此勝歸此，故頭目爭結民心以自固。國王之女止與教師婚配，不下嫁于頭目，以其掌兵，恐謀篡奪。

國王額設護衛兵三千，謂之王僕，步兵萬二千，以爲外護，按名給田，耕屯自養。其餘兵馬，分統于各頭目，遇警征調，可二十餘萬。善騎射，耐辛苦，斷敵糧草，絕敵水道，是其所長，曾以此困羅汶，后被韃靼里、阿富晏士攻敗，從此兵威不振。近世國王復按歐羅兵法，訓練其兵，漸還舊觀。佛蘭西王前曾遣牙鼎尼求援于巴社，以攻英吉利東邊之屬國，英吉利旋亦使至巴社力陳利害，發佛蘭西詭謀，巴社兵遂不東。復請英國將官往助訓練，故其騎兵輕捷，長于槍劍，復有槍炮步兵萬人，皆合歐羅巴法度。嗣值巴社與都魯機用兵，英國恐已將士助戰生衅，盡召回本國。

其地平遠，中央大山起自都魯機之阿彌巴阿，至南邊海岸。深山大谷，洞穴曲通，多爲盜窟，平時專事劫奪，有事亦可募爲軍鋒。北界俄羅斯，時虞侵逼，故近日國王移都于南，幷于加士比奄海即裏海也，亦名鹹海，亦名北高海。設立水師，防衛其國。戶口傳聞二萬萬人，多黃色，壯而不秀。客藉流寓，種類甚多，國中音語不一，有額力西者，有阿丹者，有羅汶者，有都魯機者。風俗虛假鮮實，善諂媚，尚禮貌，一見如故，久始知其知有己不知有人也。奢靡甲東方，宮室外則磚石閎麗，內則陳設璀粲，衣飾珠寶，一衣有值十餘萬金至二十三十萬金者。命婦衣皆絲縷，寬袍大袖，不蒙頭不出戶也。顏色易凋，不十年儼如老嫗。母以子貴，無論嫡庶。尤喜良馬，不惜高價，其嗜馬之心，百物無以尚之。惟飲食蔬儉，罕供魚肉，筵宴賓客，僅以果品爲豐。

巴社素稱文墨之邦，先日以詩名者，有哈斐士，長于揄頌；有沙底，善論風化；有法部西，工言情。歐羅巴之人譯出讀之，文奇趣溢，各極其妙。然古時文學早已殘缺，近日王重文學，每日必有詩人在側，曾對英吉利使者夸贊之，每一脫稿，即賜一金錢潤筆。醫學、星算諸館，亦與文學幷重，各有教授傳習之人，歲費三四十萬（棒）〔俸〕，故巴社之人多信星卜，謂可致富貴。歐羅巴人皆不信之。俗奉回教，以阿厘爲宗主。阿厘者，馬哈墨之兄子，亦即其婿也。阿厘之教，即馬哈墨所傳，都魯機、阿丹等國均宗馬哈墨，

何以各有不同，互爭得失，致成仇敵？有謂阿厘之教雖授自馬哈墨，然其中悟會亦少有分別，各自流傳，遂成偏執。如巴社禁人不飲酒，禮拜火神，即與他國回教不同。產米、麥、鹽、絲髮五采地氈、羊毛、綢、緞、磁器、紙、皮、寶石、銅、鐵。領小部落二百六十有六。

又《西印度西巴社回國沿革》　《萬國地理全圖集》曰：白西國，即西印度之包社地也。南及海隅，北至西域裏湖幷峨羅斯藩屬國，東至印度，西接土耳其藩屬國。北極出地自二十六度至四十度，偏東四十四度至六十度。其北方有高山數帶，自遠視如鉅齒。其河不長，或入湖，或浸于沙地。有好馬、奇羊。國王當周秦年間強服鄰國。唐朝年間，弃所習崇火拜太陽之教，而爲回回。往往自東自北，有強敵侵其國而逐其君，道光年間，土君與峨羅斯肇衅，屢次戰敗，割北方全地讓峨羅斯而服事之。雖英國大臣駐防者苦勸土君堅守，然不得其志。國王隨意賞罰，如令將軍領師交戰，而接捷音，遂令之割陣亡敵人之耳。獲勝是實，王釋放戮殺，不顧律例，凡事自專。其宮殿如仙境，四面花園，水池異鳥，香烟縹緲，珠玉交輝。臣工百僚，自視如奴。

東北各地交界，有西域游牧時時侵犯境界，掠民爲奴，而白西人不得折衝禦防。

又　《地球圖說・白耳西亞國圖說》：東界亞加業坦國、皮路直坦國、大布加利亞國，南界白爾西亞海，西界土耳基國，北界裏海幷大布加利亞國。其百姓約有九百萬之數。都城名第希蘭。（即）城內民十三萬，大都回回教，又另有拜火之教，名曰太陽教。是國昔時威震諸國，今不若昔矣。西北民最衆，東南次之，中有曠野。以牧羊紡織毛布、呢、氈毯爲業。好尚服色，頗知禮儀，言語文式。女容雅媚，出外必遍身遮蔽。交際專尚虛禮，不守忠信。遇有疑慮，常食鴉片以解鬱悶，然其食鴉片之形狀不似中國，而與土耳基國相似。其飲食不用刀叉匙箸，惟以手搏之，誠不美也。自道光年間，頻與俄羅斯國暨亞加業坦國交戰，未分勝負。土產氈毯、呢、羊毛、布、綢緞、葡萄酒、羊、馬、棗、銅、油、鹽。

再稽《聖書》，所謂古聖人摩西與眞神示誡于西奈山，以色列人奉摩西之諭避麥西國人之害，追入紅海，眞神即合水以相滅。其山其海均在是國焉。內有至曠之野，人民行走俱跨駱駝，以牧羊馬爲生，所居大都帳房。但其風俗每多不善，遇財即劫，誠可惡也。土產喫啡、棗子、靛青、藥材、珠子、駱駝、良馬。其馬上山如平地，渡水似浮橋，日行二百里。

《地里備考》曰：白爾西亞國，又曰義蘭，曰波斯，在亞細亞州之中。北極出地二十五度三十分起至三十九度止，經綫自東四十一度四十分起至六十一度三十分止。東至黑拉德、阿付干、北羅吉三國，西連土耳基國，南接白爾西亞、科曼二海灣，北界達爾給、厄羅斯二國暨加斯比約海。長約四千五百里，寬約三千里，地面積方約六十萬里，烟戶九兆餘口。

又　本國初併于美地亞國，周靈王十二年，有西祿斯者復立國基，即克服都蘭、美地亞暨亞細亞州西方等處。越二百零七載，傳至達里約，有馬塞多尼亞國君攻奪其地。迨薨後，麾下諸將互分其地，各霸一方。稱王未幾，各嗣君陸續皆被羅馬國君所侵，惟本國屢挫其三軍，不致盡隸版圖。唐太宗貞觀十年，爲天方回人侵奪。宋理宗景定五年，又爲蒙古人兼併。越一百二十六載，土耳基亞國人逐去蒙古而據其地。其後嗣君暴虐無道，康熙三十三年國中變亂，廢弒迭興，索非斯君之後裔達馬斯者招兵買馬，用賊首那的爾沙爲將，許以重賞，率討叛寇，大獲全勝，盡復失地。其後那的爾沙貪婪無厭，以賞不酬功爲詞，遂行背叛，將達馬斯君囚而弒之，篡位爲王，乾隆十二年被臣所弒。其後紛紛爭位，干戈四起，國之變亂，較昔尤甚，以致國人各分黨羽，皆欲立其酋爲君。殺戮搶奪，無所不至。東方各地竟爲阿付干國所獲，別建一國。西方各地則被那的爾沙家臣給靈者所據，即位後，任賢舉能，興利除害，爲一時之明君，在位約三十載而殂。時其弟薩的者欲竊君位，乃以鴆謀毒嗣君。其後妻從子亞里木拉亦欲竊位，聲言薩的欲行篡逆，乃率衆攻圍西拉斯城。越九月，既陷，遂將薩的暨嗣君一幷弒害，僭立爲君。時國內復亂，兵革滋擾，乾隆五十年亞里木拉薨後，國事未定，其哥麼部酋曰非爾者，僭位稱王，中涓馬何美起兵攻之，屢戰獲勝，而有其國。及薨，其侄巴巴塞爾達嗣立。嘉慶十八年與厄羅斯國交兵，即峨羅斯也，又喪日爾日亞地方。于是通國分爲十一部，大小不等，一曰義拉亞日迷爾，乃國都也，建于平原之中。一名達巴利，一名馬郎德蘭，一名義蘭，一名亞塞爾拜然，一名古爾利，一名古西，一名發爾斯，一名給爾滿，一名古義，一名哥剌森。其通商衝繁之地，一名亞不支爾，一名本德爾亞巴西，一名音西利，一名巴爾福祿支。

《外國史略》曰：白西亞國，北及峨羅斯、裏海、西域，東及西域、甲布、巴律坦，西及亞拉，幷土耳其藩屬地。廣袤方圓二萬二千七百四十里，居民二千一百二十五萬。北極出地自二十六度至四十度，偏東自四十二度至六十度。

又　白西亞本古國，民昔居山內，與他國無往來。周朝時有巴比倫國攻擊猶太人，虜之。陳高祖永定二年，白西亞朱魯士王陷巴比倫都，釋猶太人，厚送財帛，再建神殿，而阿西亞各地皆服之。其子又強陷麥西等國，恣其暴虐，國人廢之，別擇立賢明之大利阿王。出兵西方，據地益廣，降地中海各島，與東北游牧之徒戰，敗退。其子悉實又攻據希臘所屬之馬基頓地。王歿，國爲將軍所分。及北宋時，羅馬人欲占其地，與白西國戰，屢年不克而退。於東晉穆帝時，羅馬之君議和，以五部讓白西國。白西王又奪印度各國連界之亞拉地。於齊武帝永明元年，與匈奴盟，遂廣擴土地，自地中海延及印度，雖羅馬君亦畏之。唐太宗貞觀元年，羅馬軍突破其國，而亞拉之回王穆哈默亦攻敗白西，殺其君，強百姓歸回教，不服者誅之。白西國昔奉星宿、太陽，自太宗貞觀九年始歸亞拉回教。至南宋間，五百八十四載無所變易。及宋理宗二十五年，元太祖起蒙古，逾葱嶺西征，盡降其地，封其婿賽馬爾罕爲王，駐阿母河西北以遙轄之。至明洪武時，賽馬爾罕王興師而南，遍陷其地，盡有西域，亦奉回教。及賽馬爾罕王沒，大軍亦旋，留諸酋長分鎮各地，土耳其人乘間據白西國。正德間復歸蒙古。雍正元年，屢與土耳其、峨羅斯兩國結怨。白西人素勇，但性反復無常。乾隆元年，有蒙古王霸那得者，以本國地微，遂侵五印度，奪其財帛，降其百姓。性酷貪，境雖廣，歿后白西國遂分爲四，各鄰國亦奪其土地。峨羅斯兵之在界者，屢擊敗白西人，道光六年讓裏海邊地。後白西民又殺峨國公使，割其王之鼻耳。今王於道光十四年即位，受峨羅斯之命攻喜拉城，此地向屬五印度，英軍擊退之，峨羅斯因講和焉。其國各有土酋分封，本蒙古之宗室，常反側不安。

《使俄草》卷二　〔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波斯，回回大國，《漢書》稱爲安息，《唐書》稱大食，泰西則稱波斯，或譯爲包社、白西，皆音轉耳。春秋時，由馬太開基，稱雄一時，羅馬既興，獨未爲所併。舊奉太陽火教。唐初，阿剌伯回教興，波斯與之鄰，遂爲所奪。逮宋屢貢方物。元末撒馬兒罕富強，遣其子據波斯，稱哈烈國。明永樂間，嘗入貢。後突厥與阿富汗迭互吞併，給靈復興其國。嘉慶十八年，與俄搆兵，割北境目爾日部。道光初，欲窺印度布哈爾之希辣城，英人以兵拒之，乃引還，今益衰弱。

《出使日記續刻》卷四　光緒十八年壬辰三月己未朔記　波斯十一年前民數，約在七百六十五萬五千內外。幅員大于法蘭西三倍，而人民缺至五倍。或云波斯民數約得一千五百萬，或云五千萬，此甚不確。其地分四大省、六小省，設四總督、六巡撫治之。波斯王稱爲沙特，如猶太教中之總督。舊王系回教祖師謨罕默德弟子阿利之子孫，今王則土耳其國加乍爾之可汗，人奉之爲王者也。波斯向無國債。二十年前，歲入之款約合四千七百五十萬佛郎，歲出之款約四千三百九十萬佛郎。又五六年前，出口貨爲一萬零九百十五萬佛郎，進口貨爲一萬四千四百二十萬佛郎。礦產多金、銀、銅、鐵、鉛、煤，亦間有白玉及寶石之礦。

《五洲屬國紀略・附錄・亞洲各國》　波斯爲亞洲西北古國，通中國亦最早，始建都於色列齒。約在西曆前千餘年，嘗滅埃及、希臘，兵力震於歐、亞二洲，厥後屢興屢蹶。漢章帝元年，前歷八十三年。嘗獻獅子。和帝永元九年，甘英使大秦，嘗至其國。《水經》名爲安息，魏明帝時嘗上書，即稱波斯。至隋、唐，屢次入貢。太宗貞觀時，王爲大食所殺，吐火羅納其子。高宗龍朔元年，六百六十一年。西域大通，以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即以王卑路斯爲都督，俄爲大食所滅，遂入朝。調露元年，遣裴行儉護送其子歸國，道遠莫至，部衆離散。《宋史》無傳，疑爲回回之報達國。元憲宗初，建阿母河行省，命旭烈兀征哈里發等國，《郭侃傳》所謂報達，西戎大國是也。後帖木耳踞之，改稱哈烈。明自成祖至英宗時，一千四百餘年。復屢入貢，班諸國上。天順時，一千四百六十三年。爲土耳其部所踞。萬曆時，一千六百年。復立，嘗與各國立約通商。又嘗搆兵於阿富汗，屢勝屢敗。乾隆中葉，國分三部，其酋曰加利末，曰阿乍得，曰毛味得阿三，各據地，不相下。既而加利末漸強，兼統兩部。加利末死，而毛味得阿三之子阿加毛味得合三部爲一國，於乾隆五十七年稱王，即今王創業之祖也。至嘉慶中，割北境以畀俄。俄人嘗與法約，欲假途波斯以取印度，俄據阿蘇爾島，瞰裏海東南，波都實當其衝。南境則卧爾摩士海峽、乍士克，英人以重兵鎮之，英、俄互爲輕重。同治十二年，一千八百七十三年。王游歐洲還，整理國是，境內粗定。今其國分十一部，會城曰德黑蘭。東界阿富汗、俾路芝，北界俄，西界土，南際波斯海灣。環

國四境皆山，中夾平原，河道甚少，惟阿潑伊的及加倫兩河，可通舟楫。裏海諸地多林木，東南多沙磧，旋風吹之，駝行往往失道。土人名其沙曰大哲意拉阿彌，譯言失望也。惟意士巴汗一地，天氣清朗，四時常如秋日。波斯灣中商埔甚盛，如蒲夏領蓋盆豆阿辦司勃蘭恩。每年出入口貨約值三百餘萬磅，商務以英爲多。王宮寶器著名五洲，窖藏皆有兵卒守護，金銀、古銅錢、鋼石、珠翠不可勝計。有金地球一具，尤稱奇製，剖面界綫長六十個生特邁當，各地全用珠寶鑲嵌，印度爲紫玉，阿洲爲寶石，英倫三島則以小金鋼石積累而成，大海四周以翡翠鐫刻，作青綠色，洵宇內之大觀也。民俗貴爵而賤官，軍額十萬餘人，而眞練者不過二萬四千，或欠餉至三年、五年，近稍參用英、法、意、奧諸國人爲兵弁矣。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波斯》 波斯，西方大國也。漢世爲安息，唐季稱大食波斯，宋世仍之，元時改名哈烈。《四裔考》稱伊蘭，或作義蘭。後人謂之波斯，別名包社，又稱伯爾西亞，粵東人呼爲大白頭，以別印度之小白頭，因其國俗，皆以白布纏頭，故有是名。壤地遼闊，東界阿富汗、俾路芝，北連西域回部及俄羅斯，西接東土耳其，南踰海灣跨阿剌伯。東西相距二千五百七十里，南北二千三百四十里。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三・波斯國》 波斯。徐《志》波斯白西、包社、巴社、高奢、百爾設、法耳西、北耳西亞、巴爾齊亞、伯爾西亞、伊蘭、哈烈、黑會、塞克。云：回部大國，粵呼大白頭，呼印度爲小白頭，兩地皆有白布纏頭之俗，因以爲名也。東北連沙漠，界布哈爾，東界阿富汗、俾路芝，西接東土耳其，北抱裏海，與俄國接壤，南抵阿勒富海，俗稱東紅海。與阿剌伯毘連一隅。長約四千餘里，廣約三千餘里，雄富多寶貨，與中國貿易最早，所謂碧眼波斯胡也。立國在有夏之初，迨羅馬既興，猶太以西囊括無遺，獨波斯未入版圖。漢時稱安息，唐初爲阿剌伯所奪，遂爲回回大部，稱大食波斯。唐、宋屢貢方物。元末駙馬帖木兒據撒馬兒罕，今葱嶺以西，東海以東諸回部，皆撒馬兒罕所屬。遣其子沙魯哈據波斯，稱哈烈國。明代入貢，後爲土耳其部人所奪，傳二百餘年而衰亂，尋爲阿富汗所併。康熙間，其後裔達馬斯恢復故土。其大將那的爾沙弒達馬斯，滅阿富汗。乾隆間，阿富汗復興，據其東境，波斯保有西境。王最尊嚴，刑賞任意。土地肥沃，節候多暖少雨。產良馬、紅棗、白鹽、銅、鐵、金、銀、琉璃、珊瑚、琥珀、珍珠、翠羽、獅子。其民強健，男女多美姿容。風俗繁華，好修服飾。國尚武功，交戰殺敵，必割耳爲信。嘉慶十八年，與俄人搆兵敗績，割北境之日爾日部。道光初年，波斯欲窺印度，度磧圍札布卽布哈爾。之希辣城，英人拒之，乃引還。謝《志》云：獨立國，居北緯二十六至二十九度，東經四十四至六十三度。君主專制，稱王曰沙，治國律例悉遵《可蘭經》。大臣十：曰內務，曰外務，曰財政，曰司法，曰學校兼商務，曰郵政，曰技術，曰印刷，曰兵器。全國總督七人，守令由總督簡任。司法事務由總督及教士掌之。《政要》云：其國王名號謂之哨因哨，猶言王上王也，若太西稱安伯拉之意。矢《志》云：通於呵曼灣之海峽名曰阿爾密士峽，東北與西韃靼接境，西北與俄羅斯接境。曹典球譯野口保興《志》云：波斯一名馬木利克馬尒塞蘭，占高原之西部，北依亞特勒克河、裏海、阿拉斯河，與俄領土爲界，東阿富汗、俾路支，南濱阿拉伯海、阿曼海、波斯灣，西接亞細亞土耳其。長二千二百粁，廣千四百粁，面積約百六十五萬方粁。古有美的亞國，自西紀前六百四十年至五百五十八年。至居魯士滅之，建波斯國。自西紀前五百五十八年至三百三十年。領土自舟克蘇河、印度河之間以迄地中海。嗣後爲亞歷山大王等所管轄，復建薩遜朝之波斯帝國，自西紀前二百二十六年至西紀六百四十一年。旋服屬於薩拉生、塞尒齊克、土耳基、花辣子模、蒙古帖木兒等，後爲斯夫王朝自西紀千四百四十九年至千七百三十六年。所君臨，國亂而拉的尒沙作波斯王，嗣喀齊尒王朝興，從千七百九十五年起繼續至於今日。十九世紀時，阿拉美尼亞爲俄所占。千八百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與英交戰，戰畢言和，改革國政。然俄人勢力日增，國都附近地大蒙俄人之化云。

分述

地理環境

《通典・邊防九・波斯》 以六月爲歲首。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其地多砂磧，引水溉灌。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四・波斯》 勿遠山、達曷河、竭離別關。在國東北四千六百里。

《海國圖志・西南洋・西印度西巴社回國沿革》 〔《地里備考》白爾西亞國〕本國地勢，山陵疊起，砂磧綿邈，河之長者曰給拉，曰加倫，曰達波，曰西達羅干，曰的窩盧，曰固爾，曰給西魯森，曰馬三德蘭。湖之大者曰塞勒，又名都剌海，曰詩拉斯、烏爾迷亞，曰伊里完。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波斯》 其地氣候不齊，惟法爾西斯丹省冬夏常

溫，無酷暑，亦無嚴寒。故五穀、瓜果及日用飲食之物，靡不富備，謂之樂土，洵不謬也。通國湖澤三十有餘，最大者在西北境，名烏迷亞，水味甚鹹，不宜酌飲，居民苦之。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三・波斯國》 雷《志》云：面積六十三萬五千百五十英方里。慕《志》云：緯綫自赤道北二十五度至四十度，經綫自順天偏西五十四度至七十二度。長四千二百里，廣三千里，總計二百三十萬方里。辻《志》云：三百七十八萬方里。北有伊爾婆兒士山脈，連綿高聳，南亦有山脈。土地高燥，大半沙漠，沿岸一帶平直無彎曲。川流惟客龍河。卽野《志》之喀隆。其氣候寒暑皆烈，降雨不多，而天氣爽朗，他處無比。謝《志》云：縱五千里，橫四千里，面積六百三十萬方里。內地爲高平原，環以帶山，高二千至四千英尺。東方及中央部大率鹵地沙磧；西北二部及南部濱海，土地肥美。江河稀少，而小鹹湖甚多。北界愛爾盤山，與高嘎西亞共之。西北有大湖，曰烏羅米亞，高出海面四萬三千尺，其水極鹹。樋《志》云：北部愛爾勃司山脈頗高，最高曰特馬溫特，高二萬尺，西北隅包有阿爾美尼亞之一部，西教史所謂亞剌臘山亦在焉，高萬六千尺。先謙案：伊爾婆兒士卽愛爾勃司，亦卽愛爾盤也，雷上作愛爾般士。特馬溫特，《列國》《學會》二圖作德馬溫德。《課程》云：通國湖澤三十有餘，最大者曰烏述亞，水味甚鹹，不宜酌飲，民甚苦之。矢《志》云：河水甚少，惟流於波斯灣之數小河。曹譯野《志》云：海岸綫北部五百粁，南部二千粁，岬角港灣甚少，有拉拉克島，案在奇什木島之東。和尒木斯島、奇什木島、辛莊島、吉伊斯島、水支亞布舍伊木島。主要之山脈，北有厄耳巴尒山，西有查克洛斯山等。內地高原多至九百米突以上之地有大薩耳特。沙漠河流注裏海者，有亞特勒克河、奇尒金河，卽在阿斯特拉巴得之北。奇悉耳烏孫河、阿拉斯河；注印度洋者，有蒙普勒斯塔佛河，一名蒙得河。喀隆河，惟喀隆河最關重要；注入閉塞地者，有喀拉蘇河等。湖沼，西部最大者有務魯木湖。溫度平均不過十四五度，天氣常快晴，行星之光，不生陰影，電氣甚大，夜間裂紙可發電光。氣溫變化激烈，一時可由七度升至六十二度云。動物產獅子、虎豹、狼等野獸。國內不毛荒地甚多野生之植物。肥沃之地產米、麥、烟草、實、綿等及桃、櫻、葡萄、柑類、鐵、銅、鉛、石炭、硫黃等。

疆域政區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三・安息》 四至：去長安一萬一千六百里，在葱嶺之西，大宛西可數千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焉。

又《四夷一四・波斯》 四至：東去長安一萬五千三百里，西去海數百里，東南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後魏書・西域傳》云波斯在忸密西。

《瀛環志略・亞細亞・印度以西回部四國》 波斯地分十一部：中地之部曰以辣亞曰迷爾，一作以辣。地多山阜，都城曰德黑蘭，建於北境之平原。北方三部，極西北曰義蘭，一作伊蘭，又作倚蘭。稍東曰馬郎德蘭，一作馬散地蘭。兩部皆背負裏海，前阻連山，膴原衍沃，林密草芳，河流足資灌溉，耕牧皆宜。義蘭在西域最著名，昔有大城，極富庶，今廢。東南曰達巴利斯丹，建有大城，商賈所萃。西方三部，極北曰亞塞爾拜然，迤南曰古爾利斯丹，一作古爾的斯丹巴爾三。再東南曰古西斯丹。三部土甚沃，水利足資灌溉，惟西鄰土耳其，時被寇鈔，民恆苦饑。南方二部，曰法爾斯，在以辣之南，山水最爲清勝。其東曰給爾滿，一作克爾曼。地多沙磧，有草場，羊馬孳息，土人以羊毛造氈帕，極精緻。法爾斯之東南臨海曰剌郡，又名法南。地褊狹，多沙，所產惟紅棗。東方二部，北曰哥剌森，北界布哈爾，東界阿富汗，土甚沃，而北方游牧者時侵掠之，居民不得安業。迤南曰古義斯丹，與阿富汗、俾路芝爲鄰。法爾斯之西南，有海口曰亞不支爾，爲通國大埔頭。東南隅有惡末嶼者，古時海舶互市於此，久已荒廢，瓦礫之場有古殿，太陽火神祠也。

《海國圖志・西南洋・西印度西巴社回國沿革》 〔《萬國地理全圖》曰：白西國〕國之北部，如額蘭部，在裏海之濱，支流灌溉，林密草芳。省會居民六十萬。城多古蹟，昔有幾萬居民，今頹牆壞壁。馬散地蘭部，在裏海，四圍高峰，山麓平地爲牧羊之所。可剌散，廣大地方，省會米食，居民五萬人。田畝雖豐，游牧賊心，肆掠無忌，故農夫苦貧。

內地之部曰以辣，山嶺不毛，谷內物產甚阜，但因戰釁之久，遍處頹廢。國都地希蘭，周圍十四里，城池鞏固。益巴罕城，屋宇繁多，通商富裕，晝夜勤勞。東南磽土，惟葉大城居民繁多，生理富盛。法耳辣城，郊外山水清秀，國中詩人觀山玩水，歌誦吟嘯。其補食海口，與印度國通商，運出強馬、紅棗、珍珠，運入各項南產布匹。白西海隅有惡末嶼，古時大市，衆商聚會，今已廢爲沙野。部內有古蹟，花柱舊廟，大殿城瓦礫場，游人察其古蹟，解其碑記，乃古白西人崇火拜陽，與西國交戰興工營築者。

法南沿海，褊小。剌地沙惟出棗而已。

東方克耳曼部，居民養毳羊，用之以織造花帕，其價甚貴。

西古西但省，田肥土茂，其河灌溉全境。緣賊侵掠，小民缺于日用。

東南有沙野，無水。其王好戰，率兵圍甲布王之希辣城，欲侵印度，賴英國兵帥力行阻御，連月奮死擊退。

又〔《外國史略》曰：白西亞國〕其城邑最北者曰治耳文城，在裏海西，與峨羅斯交界。平坦，多五穀。有油泉自土涌出，每日得油千斤。有自然火，由淵上炎，五印度敬火之人爭赴此拜之。裏海之巴古海口可通商。

裏海之西曰其蘭部，甚豐盛，出蠶絲，多果木。水土惡，有瘟疫。南有溜山，路狹難通行。其都會曰勒悉城，居民六萬，大埠也，在裏海。

北部之東，裏海之南，有馬撒得蘭部，出米穀。巴佛，居民四萬。亞末，居民三萬。阿士搭拉巴部，四面雲山，麗景如畫。

西北之部曰亞得比安，與土耳其、峨羅斯交界，四面皆山，即古之他必城，極廣大，地豐五穀幷日用各物。多耶穌之教。又有大城，曰以利文。哥拉撒與西〔城〕〔域〕白西亞國交界，地甚廣，有鹵野，其都曰墨設城，居民五萬。以拉部西連土耳其、亞拉等國，地多磽，而產穀頗盛，農皆守分。其北方有新立都曰得希蘭城，居民五萬。大半駐兵，冬來夏去，以免瘟癘。其王嘗駐此以拒峨羅斯。其古都曰以士巴含城，百年前居民百餘萬，今荒廢。其海口曰布悉，有貿易，無戰船。〔注〕〔法〕斯部之示拉士邑，山川秀麗，距此百餘里有古城。

其王專威好殺，傲視他國。侍衛二千人。其都周圍以萬騎環之。其游牧者各有首領，戰即召之，各省所部以隨陣，各營增至十五萬及二十萬人，皆烏合易散。近請英人及佛蘭西人訓練其兵，仿歐羅巴軍令陣法以拒峨羅斯，然猶不能敵焉。政酷而餉重，故富戶甚鮮。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三·波斯國》 歎希倫，人二十萬口。歎辟里士，人十八萬口。壹斯翻恩，人八萬口。曼虛黑，人五萬口。巴爾勿拉虛，人五萬口。以上要區。徐又云：地分十一部：中地之部曰以辣亞日迷爾，一作以辣。地多山阜，都城曰德黑蘭，建於北境之平原。北方三部，極西北曰義蘭，一作伊蘭，一作倚蘭。稍東曰馬郎德蘭，一作馬散地蘭。兩部皆背負裏海，前阻連山，膴原衍沃，河流灌溉，耕牧皆宜。義蘭在西域最有名，昔有大城，極富庶，今廢。東南曰達巴利斯丹，建有大城，商賈所萃。西方三部，極北曰亞塞耳拜然，迤南曰古爾利斯丹，一作古爾的斯丹巴爾三。再東南曰古西斯丹。三部土甚沃，水利亦溥，惟西鄰土耳其，時被寇鈔，民恆苦飢。南方二部，曰法爾斯，在以辣之南，山水清勝。其東曰給爾滿，一作克爾曼。地方沙磧，有草場，羊馬孳息，土人以羊毛造氈帕，極精緻。法爾斯之東南臨海曰剌郡，又名法南。地褊狹，多沙，惟產紅棗。東方二部，北曰哥利森，北界布哈爾，東界阿富汗，上甚沃，而北方游牧者時侵掠之，居民不得安業。迤南曰古義斯丹，與阿富汗、俾路支爲鄰。法爾斯之西南有海口，曰亞不支爾，爲通國大埔頭。東南隅有惡末嶼者，古時海船互市於此，今已荒廢。先謙案：《列國》《學會》二圖作波斯，與雷、徐同。樋《志》云八州，慕《志》云二十省，謝《志》云二十七省，辻《志》云三十州，與野《志》云三十三州異，然三十三州之名，野亦未能偏舉也。據二《圖》，中部有以辣亞日迷爾，與徐、野同。《圓球圖》作伊拉克阿爾米，慕、謝《志》作伊拉阿日末，首府德黑蘭在其北境，與徐合。卽雷《志》之歎希倫，《政要》作脫蘭，謝《志》作德蘭，《世界地學》作帖蘭，《外國地理》作爹蘭，《漢文圖》作丁蘭，《圓球圖》作德希蘭，《括地略》作氐赫令，周《志》作稀海倫，樋《志》作特黑蘭。辻《志》云：在伊爾婆兒士山南麓，宮殿華麗，街市不潔。樋《志》云：人二十一萬口。矢《志》云：地居西北部高原，夏熱如燔，民皆避暑裏海之濱。《課程》云：卽《唐書》疾陵城。謝《志》云：有鐵道六英里，通近郊回教之瞻拜地。曹譯野《志》云：德黑蘭，人口二十八萬，當北緯三十五度四十一分，東經五十一度二十五分，乃王國首府，在海面上千一百三十二米突之高地，爲交通要區，風景甚佳。仙猛在首府東，位海面上千百六十米突之高地，乃道路之交叉點，兵事要區也。南境有伊斯巴亨，舊首府，卽雷之壹斯翻恩，《俄史》作意斯百海，《政要》作壹矢不亨，《圓球圖》作乙斯帕罕，《外國地理》作伊斯罷亨，《世界地學》作伊斯巴汗，周《志》作衣斯拍亨，謝《志》作伊斯巴罕，辻《志》作以斯巴漢。樋《志》作乙士帕罕，云人六萬口。慕《志》作以斯巴罕，云建於沃谷之中，殿堂、園亭、橋梁、驛市，猶存故址。曹譯野《志》云：伊斯巴亨人口七萬，亦稱伊斯夫亨，沿森多爾多河，位海面上千五百八十五米突之高地，大阿巴斯舊都在焉。伊斯特，人口四萬五千，在伊斯巴亨之南偏東，位海面上千二百三十三米突之高地，產絹布、綿布。極西北曰義蘭，與徐、野合。慕《志》作幾蘭。《圓球圖》作基蘭，《俄史》作奇蘭，又作噶蘭，云曾欲波以此省爲質，瀕海有地曰羅什特，稍東曰馬散地蘭，與野合。卽徐之馬郎德蘭，慕《志》作馬散德蘭，《圓球圖》作麻散直蘭，周《志》作買山大勒。《異名記》作馬撒地蘭，云曾畀俄，後仍還波。瀕海有地曰巴爾佛魯什，曹譯野《志》云巴爾佛魯什爲交通要區。卽雷之巴爾勿拉虛，《世界圖》作哈爾夫喇，西二部北臨裏海。案野《志》上云：巴爾佛魯什之北，有美西得伊薩爾與延西利，皆裏海主要港。又東南有大貝勒斯坦，卽徐之達巴利斯丹，《圓球圖》作楚拉散，慕《志》作拉喇斯灘。許《考》云：達巴利百貨流通，商賈駢集，有城曰阿斯特拉巴得。曹譯野《志》云：阿斯特拉巴得在裏海斜面，外港稱分得力斯克。《圓球

圖》作愛斯特窠巴特，《世界圖》作阿斯特剌巴，《萬國圖》作阿士特拉巴。《俄史》作阿斯特拉勒，云曾畀俄，後仍還波。案野《志》上云：阿斯特拉巴得之西有賓得尒伊克斯，亦裏海主要港。又西北有亞塞爾拜然，與徐、野同。慕《志》作亞塞比然，《圓球圖》作阿蒐巴查恩，《課程》作亞德爾拜然，古阿爾美尼亞國在其境內，有地曰太不里士。即雷之歎辟里士。曹譯野《志》云：太不里士人口二十萬，在亞塞爾拜然地方，濱務魯木湖東岸，位海面上千五百米突之高地，當交通要路，商業甚盛。又云：務魯木在湖西岸，人口三萬，位海面上千三百八十米突之高地，乃商業地，又帑伊要塞地也，產生毛。辻《志》《世界圖》太不里士作他布列士，《政要》作塔不里司，《異名記》作塔白里斯，矢《志》作韃勃利士，《外國地理》作他布利儲。樋《志》作塔勃里士，云當黑拉特、阿士（拉特）巴之衝，人十八萬口。謝《志》作達伯利斯，云全國商務最盛之邑，通歐洲陸路貿易皆出此城，居民約十二萬。迤南曰亞爾的蘭，慕《志》作亞的蘭，曹譯野《志》無此州名。《世界年鑑》云：波斯官制，總督兼轄數州之地，知事僅轄一州。野所舉爲知事轄地，徐所舉則總督轄地也。又南曰魯利斯丹，即野之諾利斯丹，徐之古爾利斯丹，《括地略》作古爾的斯丹巴爾三，《圓球圖》作魯力斯坦。《俄史》作胡沽利斯丹，云曾與波在此立約，值國西方，半屬東土耳其，半屬波斯。曹譯野《志》云：克滿沙，人口三萬二千，一名基爾滿西塞，在諾利斯丹地方，當起耳哈河上流，產衹席、兵器。附近有地名比斯敦，有釘狀文字雕刻之岩石，爲達柳司時代遺迹。比爾古得佳良牧地也，氈類毛布集散於此。又東南曰吉西斯丹，與野合，徐作古誤。《異名記》云：波分部與土鄰，《圓球圖》作楚昔斯坦。又南曰阿拉比斯丹，與野合，葢吉西斯丹之屬州也。以辣亞日迷爾之南曰法爾西斯丹，與野合。《圓球圖》作發西，《異名記》作法爾斯。謝《志》云：據波斯海股之首，爲古京都。慕《志》云：多宮殿古迹，有一祠高廣華麗，今已蕭條。外海口曰普侈爾，爲往來衝要。據二《圖》，法爾西西南瀕海曰德什斯丹，其海口布什爾。普侈、布什一音之轉，即徐之亞不支爾也。曹譯野《志》云：布什爾乃波斯海上貿易要區，輸出葡萄酒、烟草，鴉片等。《萬國圖》作蒲什阿，《圓球圖》作布希耳，《世界地學》作布夏港，《外國地理》作布特，《世界圖》作布西亞。辻《志》云：在國南端，瀕波斯灣，爲外國通商口岸之最，現歸英。謝《志》作布些，云在波斯海股北岸，人二萬口，多輸出鴉片、果實、紬絹。又樋《志》云：海岸之施拉士府，往時以葡萄酒著名，又產烟草、香水等，今不過一小市。二《圖》作失羅子。曹譯野《志》云：失羅子，在法爾西斯地方，人口五萬，位海面上千五百五十米突之高地，乃波斯極樂地之一，近日商業頗發達。伊斯塔哈爾，在失羅子北偏東五十粁，白爾塞波利斯舊迹在焉。《異名記》作什拉自，矢《志》作希拉士，《圓球圖》作希拉斯，《元史・郭侃傳》作石羅子，西人紀載作色立齒。法爾西之東曰給爾滿，與徐合。曹譯野《志》云：給爾滿在伊斯特之南偏東，人口六萬，產衹席。矢《志》作給爾曼，《括地略》作克爾曼，《圓球圖》作拉曼，《異名記》作卡買。瀕海有地曰本德爾拔斯，《世界圖》作本德爾鴨拔斯，曹譯野《志》云：本德爾拔斯爲沿喀拉林斯海峽之一港，令吉近拉斯可伊德拉岬，商港也。案此上所云，本特爾拔斯、令吉、布什爾，乃波斯灣三主要港也。法爾西之東南臨海曰剌甲斯坦，《圓球圖》作剌力斯坦，即野之剌里斯坦，慕《志》作拉喇斯灘，有城曰剌，即徐之剌郡，《世界圖》作拉爾。其東南有海島曰大威拉，葢徐之惡末嶼，《紀程》作阿爾謨斯，一作呼爾謨斯，《明史》爲國。慕《志》云：古海船互市之地，日久陵夷，盡成瓦礫，人多沒海求珠，歲得數百萬金。以拉亞日迷爾之東曰哥剌森，與徐、野合。《課程》作哥剌桑，《紀程》云：即西史之可拉生會合阿侯勒特地以立國。有都市曰馬什得，曹譯野《志》云：馬什得，人口六萬，在阿剌森地方，位海面上九百三十米突之高地，有伊蠻勒扎墓，參謁者甚多。樋《志》作麥什特。《異名記》作謀晒得，云西與阿士特拉巴相接。阿剌森之北曰庫善，曹譯野《志》云：庫善人口三萬，在海面上千二百七十九米突之高地，商業地也，絹布、米、果物等集散於此。馬什得迤南曰庫黑斯坦，即徐之古義斯丹，與阿富汗、俾路芝鄰。《課程》云：二省俱斥鹵地，地上鹽厚寸餘，無他產，惟草場頗廣，馬羊孳息，羊毛造氈毯精緻耐用。又曹譯野《志》云：哈馬丹人口三萬，在喀拉蘇河上流，位海面上三千二百七十米突之高地，美的亞舊都在此。庫木沿喀拉蘇河，爲伊蘭人之聖地，產土器。加珊在庫木南偏東，位海面上千一百三十米突之高地，製織物、銅器著名。又云：的斯夫耳在喀隆河支流阿耳布伊的斯河畔，人口二萬五千，波斯帝國舊都，斯薩古地名。在此地之西南。摩哈麥拉在喀隆河與馬夫拉達河相會處，商業不盛。又美克蘭在波斯南部與俾路支交界處。

城市聚落

《大唐西域記・波剌斯國》 國東境有鶴秣城，內城不廣，外郭周六十餘里。居人衆，家產富。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東境有鶴秣城，郭周六十餘里，人衆盛。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 國東境有鶴秣城。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四・波斯》 褐婆竭城、褐渾城。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波斯》 以辣亞日迷省南界有故都，方九十餘里，居民七十萬，土人稱爲半天下。其間宮闕殿宇，累百盈千，率皆金玉輝煌，極一時之盛。城中舊有大場，長一百二十丈，闊半之，爲練兵、賽馬、斗牛之所。說者謂天下大場，莫此爲甚，亦誇誕之詞，不足信也。自王室北

遷，其勢頓落，古時樓臺榭館，今已僅存其名，過其地者，不勝昔盛今衰之慨。德黑蘭新都城垣較小，可容十萬餘人，王宮之巍峩，御座之富麗，亦足奪目壯觀，稱爲罕覯。

民族人口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三·波斯國》 人九百萬口。曹譯野《志》云：教育有兵學、理學、語學等專門學校，普通教育亦具。居民大半從事於《可蘭》經典。有高等議會，合十二貴族爲之。地方分以拉亞日迷尒、哥剌森、馬散地蘭、義蘭、亞塞尒拜然、吉西斯丹、諾利斯丹、案在普什第山之東。阿拉比斯丹、法尒西斯丹、剌里斯坦、美克蘭等三十三州，各設總督與副總督，波斯稱哈吉母，州內遊牧之民有酋長，稱伊尒哈尼等名。鄒《考》云：素奉火教，因古人飲血衣毛，不知取火，苟得一火，以爲天降，用薪然之。置火之處，另有一廟，廟有塔，爇火其上，司廟者曰火司，民間有事入廟叩禱，然後取火歸，火偶息，則以爲天降奇禍，滅火以去，令其人再三叩禱，悔過遷善，乃得再舉。貧戶之火，取自廟中，富家自有置火之宮，潔淨掃除，罔敢或褻，人欲自置家火，多備祭禮，獻之火司，方舉以歸，則戚友互相慶賀。

文化風俗

《通典·邊防九·波斯》 其王坐金羊座，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眞珠寶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人服大衫，披大帔，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卽位以後，擇諸子納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卽立以爲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囋』，才割反。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其刑法：重罪懸諸竿，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賦稅，準地輸銀錢。事火神、天神。婚合不擇尊卑，於諸夷之中最爲醜穢。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理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

《冊府元龜》卷九六〇 安息國，治番兜城。番音盤。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鳥爵。大爵，項似鷹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嬀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爲書記。橫行爲書記也。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不直下。革謂毛華。

又卷九六一 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都宿利城。其王姓波斯氏。坐金羊牀，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餙以眞珠寶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延下關之，幷有巾帔，緣以織成。婦人服大衫，披大（帽）帔，其髮前爲髻，後被之，餙以金花，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王卽位以後，擇諸子（納）〔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乃衆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卽以爲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兵器有甲、矟、圓排、劍、弩、弓、箭。戰幷乘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刖若髡，或剪半鬢，及繫（排）〔牌〕於項，以爲耻辱；犯強盜者，禁之終身；姦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準地輸銀錢。俗事火、天神。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爲醜穢矣。民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勳人，卽分賜。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治服。城外有人別居，雅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爲歲首，尤重七月十七日、十二月一日。民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以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者。

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等，與中夏畧同，唯無稻及黍秫。土出名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又出白象、獅子、大鳥卵、眞珠、玻瓈、珊瑚、琥珀、瑠璃、瑪瑙、水精、瑟（琴）〔瑟〕、金、銀、鴿石、金剛、火齊、鑌鐵、銅、錫、朱砂、銀、綾、錦、氈毼、氍毹、〔毹〕氀、玄麞皮，及薰陸、鬱金、蘇合、青木香等，胡椒、畢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一說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爲患。國中有優鉢曇華，鮮華可愛。出龍駒馬。鹹地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琥珀、瑪瑙、眞珠、玫瑰等，國內不以爲珍。市買用金銀。婚姻法：下聘訖，女婿將數十人迎婦。婿着金線錦袍、

師子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弟便來捉手付託，夫婦之禮，於茲永畢。

《海國圖志・西南洋・西印度西巴社回國沿革》〔《萬國地理全圖》曰：白西國〕居民共計一千三百萬丁，皆奉回回之教。一飲釀酒，喜得心花俱開。農者勤勞種麥，因無水溝，不得植稻。葡萄豐生。內地草場甚廣，喂馬、羊，翦羊毛造帕毡，其價甚貴。北地出銅及土油，地面有鹽土，故田不膏腴。土人好字作詩，不盡唱和之歡，土音和雅，聽之如作樂。甚好飾身，耗費銀錢，又買好馬，挺槍躍騎，奔騰千里。好禮百拜，諂諛無實，常時食烟游玩。居環土牆，內鋪呢氈。夏冬洗身，眉清目秀，其女容儀雅媚，但不貴本地之女，必由番國買來爲妾，美豔易凋，嫁後七八年形容憔悴。男將女嚴禁閨中，若出過市，則渾身蓋蔽。貶食省用，只務外觀。

又〔《外國史略》曰：白西亞國〕其產宜麥，宜瓜果，多馬。其民貌美，女幼甚麗，逾二十餘歲遂成老丑。俗尚奢靡，惟利是圖。其屋外樸內華，其人外謙內詐，頗聰明，有豪氣，能詩文。多尚回教，喜拜太陽、火焰。多出外國貿易。好美其鬚，乘良馬。家家有浴室，甚整飾。語多亞拉音。與土耳其國爲仇。制造最巧者花氈、搭膊布。美兵器，嵌以金銀幷磁器。其民不善通商，故船赴海口者少，亦無土產運出。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波斯》 國王素極尊嚴，往往任意刑賞，視臣工如奴僕，統馭人民約九兆餘。性巧慧，百藝頗精，力強體健，姿容清秀。俗尚奢華，衣長衣，婦女外出，必以大幅巾掩其面，以昭端肅。所奉之教本爲火神，後爲阿剌伯回部所據，遂改從回教，火教大衰，延至今日，十中僅存一二，寥落如晨星矣。按火教與古時所稱景教判若霄壤，今世不究其原，直欲二而一之，實以考據未精，不足深咎。

經濟物產

《通典・邊防九・波斯》 其五穀及禽獸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土出名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出象、師子，多良犬。有大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有大鳥卵、眞珠、頗梨、珊瑚、琉璃、瑪瑙、水精、瑟瑟、金、銀、鍮石、金剛、火齊、銅、錫、鑌鐵、朱砂、水銀、錦、疊、細布、氍毹、毵氀、護那。越諾布，金縷織成。赤麖皮，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又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地有鹹池。

《酉陽雜俎・前集・木篇》 安息香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爲辟邪。樹長三丈，皮色黃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開花，黃色，花心微碧，不結實。刻其樹皮，其膠如飴，名安息香。六七月堅凝，乃取之。燒之通神明，辟衆惡。

無石子，出波斯國，波斯呼爲摩賊。樹長六七丈，圍八九尺，葉似桃葉而長。三月開花，白色，花心微紅。子圓如彈丸，初青，熟乃黃白。蟲食成孔者正熟，皮無孔者入藥用。其樹一年生無石子，一年生跋屢子，大如指，長三寸，上有殼，中仁如栗黃，可噉。

又 婆那娑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呼爲阿蔀嚲。樹長五六丈，皮色青綠，葉極光淨，冬夏不凋，無花結實。其實從樹莖出，大如冬瓜，有殼裹之，殼上有刺，瓤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棗，一實有數百枚，核中仁如粟黃，炒食之甚美。

波斯棗，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窟莽。樹長三四丈，圍五六尺，葉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狀如蕉花，有兩甲，漸漸開罅，中有十餘房。子長二寸，黃白色，有核，熟則紫黑，狀類乾棗，味甘如餳，可食。

偏桃，出波斯國，波斯呼爲婆淡。樹長五六丈，圍四五尺，葉似桃而闊大，三月開花，白色，花落結實，狀如桃子而形偏，故謂之偏桃。其肉苦澀不可噉，核中仁甘甜，西域諸國並珍之。

槃砮一作碧。穡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爲羣漢。樹長三丈，圍四五尺，葉似細榕，經寒不凋。花似橘，白色。子綠，大如酸棗，其味甜膩可食。西域人壓爲油以塗身，可去風痒。

齊暾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爲齊虛。音陽兮反。樹長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極芳香。子似楊桃，五月熟，西域人壓爲油，以煑餅果，如中國之用巨勝也。

又 馣齊，出波斯國，拂林呼爲頇勃梨咃。長一丈餘，圍一尺許。皮色青薄而極光淨，葉似阿魏，每三葉生於條端，無花實。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臘月更抽新條，極滋茂。若不剪除，反枯死。七月斷其枝，有黃汁，其狀如蜜，微有香氣，入藥療病。

波斯皀筴，出波斯國，呼爲忽野簷默，拂林呼爲阿梨去伐。樹長三四丈，圍四五尺，葉似枸櫞而短小，經寒不凋，不花而實。其筴長二尺，中有隔，隔內各有一子，大如指頭，赤色，至堅硬，中黑如墨，甜如飴，可噉，亦入藥用。

沒樹，出波斯國，拂林呼爲阿縒。長一丈許，皮青白色，葉似槐葉而長，花似橘花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

又　底稱實〔阿驛〕，波斯國呼爲阿驛，拂林呼爲底珍。一作稱。樹長四五丈，枝葉繁茂。葉有五出，似椑麻，無花而實。實赤色，類椑子，味似乾柿，而一月一作年。一熟。

《嶺表錄異》卷中　胡桐淚出波斯國，是胡桐樹脂也。名胡桐淚。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三・安息》　土俗物產：土地、風氣、人俗、物類與康國、烏弋、罽賓同。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有大馬爵，頸（及）〔長〕，鷹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

又**《四夷一四・波斯》**　土俗物產：【略】以六月爲歲首，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其地多砂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與中夏畧同，惟無稻及黍。土出名馬、駿駝，日行七百里，富室至千餘頭者。又多駿犬，今所謂波斯犬也。出麟及大驢、白象、獅子。有大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噉火。又有大鳥卵、眞珠、瑪瑙、玻璃、珊瑚、琉璃、水晶、瑟瑟、金、銀、鍮石、金剛、火齊、銅、錫、鑌鐵、珠砂、水銀、綾、錦、疊、細布、氍毹、毹氎、護那、越諾布、金縷織成，赤麞皮，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又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地有鹹池，人代鹽味。

《政和本草》卷四　《圖經》曰：珊瑚生南海。注云：又從波斯國及師子國來。

《海國圖志・西南洋・西印度西巴社回國沿革》　〔《地里備考》曰：白爾西亞國〕田土磽瘠，惟詩拉斯、伊〔斯〕巴汗、義蘭、馬三德蘭等處平原膏腴。穀果豐茂，禽獸充牣，樹木蕭條。土產銅、銀、鐵、鉛、絲、麻、烟、酒、窩宅、花石、硫磺、硇砂、磁器、綿花、珍珠、藥材、香料、大黃、鴉片、氈毯、牛皮等物。地氣互異，西冷、南熱、中溫。王位相傳。所奉之教乃回教也。技藝精巧，人烟輻輳，凡與鄰國交易，靡弗結隊而行，馱負運載。

又　〔《外國史略》曰：白西亞國〕西北多山，北地尤高，餘皆平坦，民皆穿河灌溉。海濱廣斥，卑濕而熱，山亦磽确，無草木，惟出馬、驢、駝、羊、鼠，各多異種。又產瓜、豆、麻、烟、薑、鴉片、綿花、乳香、阿魏、甘棗、百果、大黃、硝、硫磺、鐵、鉛、銅、鹽。道光四年，地大震，山崩，大邑遂多荒蕪。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波斯》　南方濱海二省，曰法爾西斯丹，東曰給爾曼，沙漠荒寒，一望數百里。迤東二省，曰哥剌桑，曰古義斯丹，皆斥鹵之區，地上舖鹽厚寸餘。無他產，惟草場頗廣，馬羊孳息，土人取羊毛造氈毯，極精緻耐用。他省土地之肥瘠，悉視川澤之流通與否，灌溉可資者，地卽因之饒富，五穀豐登，禽獸繁殖，惜虎、豹、熊、獅諸猛獸多出其中，爲民生患。其地產銀、銅、鉛、鐵、麻硫黃、磁器、珍珠、大黃等物。良馬高大莫比，惟較阿剌伯馬之疾走，尙爲不及。駱駝結隊成羣，不可勝數，最利走壙。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三・波斯國》　入口貨值五百七十八萬一千磅，出口貨珠、絲、鴉片、地氈、棉花、烟葉等，值四百三十七萬六千磅。辻《志》云：棉布、毛布、糖、茶、玻璃、加非、藥材爲大宗。樋《志》云：少道路，商人聯爲隊伍，乘駝攜水，旅行於沙漠。《政要》云：通用銀錢有二：曰鷄蘭，合英銀十一本士又二五；曰託曼，合英銀九喜林三本士又五。亦用淨金錢，一曰金託曼，合十鷄蘭數，一曰五鷄蘭，一曰二鷄蘭。謝《志》云：陸兵額數十五萬，常備二萬五千人，實能應調者不過總額之半。操演用歐西新法，火器亦有精巧者，海軍止小軍艦二。全國歲入款千三百萬圓，出千五百萬圓，國債五十萬圓，每歲出入口貨約共七千五百萬圓。辻《志》云：波斯灣沿岸一部已歸英領，輪船通客龍河下流三百里，鐵路十餘里，電綫長萬六千八百里，起鐵黑蘭，西北經高加索至歐俄之歐鐵殺，東南達印度之孟買。曹譯野《志》云：兵備有陸軍十萬五千五百人，稱常備軍者不過二萬四千五百人，海軍僅艦船二。千八百八十八年，財政歲入約五千四百四十八萬餘克蘭，一克蘭，值日本銀十八錢。歲出五千十萬克蘭。歲入百分之八十二出自町村徵稅，百分之十五出自關稅，餘額出自郵政、電信、漁業、鑛山等稅。沙所得者七百三十萬克蘭，國債三千二百五十萬盧布。國土多不毛，耕地不過五十分之一。民多從事農牧，農業大麥、小麥、棗、葡萄、無花果、瞿粟、藍、烟草、綿等，茶亦頗盛，牧業養馬、贏、橐駝等物。生毛出哥剌森地方最良，歲值三十五萬圓。產眞珠，歲約三百萬盧布。工業產生

絲、多出於裏海之西南地方，義蘭度額約四百萬圓。綿布、毛氈、兵器等物。商業要地爲太不里士、德黑蘭、伊斯巴亨。主要港在波斯灣，有本特尒拔斯、令吉、布什尒，在裏海有延西利、美西得伊薩尒，在巴尒佛會什之北。賓得尒伊克斯。在阿斯特拉巴得之西。貿易約值四億五千萬克蘭，與俄、英通商最繁，魚類、綿、乾葡萄、鴉片、絹布、米、席子等爲出口大宗。由德黑蘭以至庫木道路長一百四十六粁，由德黑蘭以至羅什得道路長三百五十四粁，由延西利以至喀山，由喀山以至德黑蘭，路均頗良好。山岳乘嬴，平原御橐駝以運貨物。鐵道長不過十三粁，商船、汽船、帆船各止一隻。郵便百六局，電信條長萬三千三百九粁，聯絡國內主要都會，一方依高加索之架高線，一方依波斯灣之水底線，與歐羅巴、印度相通。

可薩部 曷薩 阿薩

《新唐書・西域傳下・火尋》 西北抵突厥曷薩。

又**《大食》** 大食之西有苫國，亦自國，北距突厥可薩部。

《通典・邊防九・大食》 大食。〔杜環《經行記》云：苫國〕北接可薩突厥。可薩北又有突厥。

《西陽雜俎・前集・境異》 阿薩部，多獵蟲鹿，剖其肉，重疊之，以石壓瀝汁。稅波斯、拂林等國米及草子，釀於肉汁之中，經數日，卽變成酒，飲之可醉。

《異域志・阿薩部》 同苗，凡食生，皆剖其肉重疊之，以石壓瀝汁。稅波斯、拂林等國。米及草子釀於肉汁之中，經數日變成酒，飲之可醉。喜歌舞。

乾竺特部 坎巨提

《西域水道記》卷一 〔塞勒庫勒在葉爾羌城西八百里，爲外藩總會之區。〕自塞勒庫勒西五日程曰黑斯圖濟，又西南三日程曰乾竺特。

《新疆識略・外裔》 乾竺特，距葉爾羌十六站。

薛福成《奏爲坎巨提回部被英兵攻擊逐其頭目等事》 坎巨提一部，近喀什噶爾南界，在葱嶺西南，厥地縱橫數百里，戶口近萬人。歲貢中國沙金一兩五錢，例賞大緞兩端，近年屬回之入貢中國者，祇此一部，蓋卽《新疆識略》之乾竺特，《一統輿圖》及《時憲書》之喀楚特，同音而異譯也。【略】光緒十八年閏六月十九日。

巴勒提部

《皇輿西域圖志・藩屬三・巴勒提》 巴勒提在博洛爾南，東接土伯特，西接克什米爾，又西接痕都斯坦，南接哈普倫，中有長河。其地北極高三十一度五十分，距京師偏西四十五度二十八分。分兩部落，其酋默默斯帕爾烏蘇完分統之，各八千餘衆。舊在葉爾羌貿易。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內附令通市如故。

按巴勒提部在痕都斯坦東，痕都斯坦爲古罽賓國，巴勒提與之附近，應屬罽賓國東境也。

《清一統志・西域藩部・巴勒提》 在博洛爾之南，痕都斯坦之東。其貢道由回

部以達於京師。建置沿革，自古無聞。其地在痕都斯坦東陲，相與鄰接，國俗亦大略相似，蓋漢、唐時罽賓國近東屬境也。其部羣山接近，中有長河。其境有土伯特、札穆巴、克什米爾諸地，分兩部落。其酋長默斯帕爾及烏蘇兒分統之，各有衆八千餘人。舊在葉爾羌貿易，本朝乾隆二十五年，西域既平，其酋長請內附，自此通市不絕。

晷度：北極高三十一度五十分，距京師偏西四十五度二十八分。《西域圖志》。

莫卧爾部

《職方外紀·莫臥爾》　印度有五，惟南印度尚仍其舊，餘四印度皆爲莫卧爾幷矣。莫卧爾之國甚廣，分爲十四道，象至三千餘隻。近百年內吞幷鄰國甚多。嘗攻西印度，其西印度王統兵五十萬、馬十五萬、象二百，每象負一木臺，容人可二十，又載銃千門，其大者四門，每門駕牛二百，又盛載金銀滿五十巨罌以禦之；不勝，盡爲莫卧爾王所獲。

查爾卓衣　賽拉斯部

《茶餘客話·查爾卓衣、賽拉斯》　查爾卓衣、賽拉斯二城皆絕域之地，人貧乏，竊劫爲生。產獸如馬，性調良，日行千里，竊者乘之馳遠近。

《西域聞見錄·絕域諸國·賽拉斯之城、查爾丹衣之城》　賽拉斯之城、查爾丹衣之城，絕域一部落也。以氈帳爲家。地多山石沙鹻，可耕者稀。牲畜少，人戶窮苦，往往乏食，以盜劫爲生。無鳥鎗、弓矢，人佩腰刀一柄。山中生一種野獸，形似馬，頗調良，可於羈勒以乘，行如星電，日可千里，名曰特克亞圖。其人懸刀騎獸，四出劫掠，遠近苦之。語言與回子可通。

《異域竹枝詞·絕域諸國》　赤白探丸惱比鄰，砂壖犖确不逢春。黃金騾裹何須鑄，千里雕鞍迴軼塵。查爾卓衣城、賽拉斯城，絕域一部落也。無城郭屋宇，以氈帳爲家。地多山石沙壖，可耕者稀。牲畜少，亦不以游牧爲業。其人貧苦乏食，以竊劫爲生。無鳥鎗弓矢。人佩一刀。有獸生其地之深山大壑中，形全似馬，頗調良，可羈勒而控之，行如星電，日逾千里，名之曰特克亞牡圖。其人懸刀乘獸，四出竊劫，遠近苦之。語言與回子通。

乞里彎部乞力麻兒　吃力麻兒　奇爾瑪勒

《西使記》　黑契丹國名乞里彎，王名忽敎馬丁算灘。

《明史·西域傳四·乞力麻兒》　乞力麻兒，永樂中遣使來貢，惟獸皮、鳥羽、罽褐。其俗喜射獵，不事耕農。西南傍海，東北林莽深密，多猛獸毒蟲。有逵巷，無市肆，交易用鐵錢。

《明四夷考·吃力麻兒》　吃力麻兒，永樂中遣使十一人來朝貢方物，惟獸皮、鳥羽、罽褐之類。其俗不事耕農，喜射獵，山卑水淺，西南傍海，東北林莽深密，多猛獸毒虫。得中國雄黃、麝香、磁器甚喜。有逵巷，無市肆，交易無期，用鐵錢。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五·乞力麻兒》、《明書·四國傳三·乞力麻兒》。）

《圖書編·乞力麻兒》　永樂中遣使十二人朝貢。其國山卑水淺，西南傍海，民不事耕稼，喜射獵。

又《吃力麻兒》　吃力麻兒，永樂中遣使十二人來朝貢方物，惟獸皮、

鳥羽、罽褐之類。其俗不事耕農，喜射獵。有逵巷，無市肆，交易無期，用鐵錢。

《諸夷考・吃力麻兒》　吃力麻兒，國俗不事耕農，喜射獵。山卑水淺，西南傍海，東北林莽深密，多猛獸毒虫。得中國雄黃、麝香、磁器甚喜。有逵巷，無市肆，交易無期，用鐵錢。永樂中朝貢，惟獸皮、鳥羽、罽褐之類而已。

《咸賓錄・西夷志・乞力麻兒》　乞力麻兒，永樂中遣使十二人朝貢。其國山卑水淺，西南傍海，東北林莽深密，多猛獸毒蟲。民不事耕稼，喜射獵。物產無奇。

《方輿勝略・外夷・乞力麻兒》　乞力麻兒，其國山卑水淺，多猛獸毒虫，民不耕稼。

《裔乘・西南夷・乞力麻兒》　乞力麻兒國，山卑水淺，西方傍海，東北林莽深密，多猛獸毒蟲。民不事耕稼，喜射獵。物產無奇。永樂中遣使十二人來貢。

《明象胥錄・西戎・吃力麻兒》　吃力麻兒，山卑水淺，西南傍海，東北林莽，多毒蟲猛獸。得中國雄黃、麝香、磁器甚喜。不事耕農，好射獵。有逵巷，無市肆，交易無期，用銅錢。永樂中嘗使十一人來朝貢方物，惟獸皮、鳥羽、罽褐之屬。或曰卽俺力麻國。

《明世法錄・西戎・吃力麻兒》　吃力麻兒，山卑水淺，西南傍海，東北林莽，多毒蟲猛獸。得中國雄黃，麝香，磁器甚喜。不事耕農，好射獵。有逵巷，無市肆，交易無期，用銅錢。永樂中嘗遣使十一人來朝貢方物，惟獸皮、鳥羽、罽褐之屬。

《罪惟錄・外國列傳・吃力麻兒國》　吃力麻兒，永樂中遣使十一人來朝貢方物，惟獸皮、鳥羽、罽褐之類。其俗不事耕農，喜射獵。林多猛獸毒蟲。

《續通典・邊防三・奇爾瑪勒》舊作乞力麻兒，今改正。　奇爾瑪勒，西南傍海，東北林莽深密，多猛獸毒蟲。交易用鐵錢。明成祖永樂中，遣使貢獸皮、鳥羽、罽褐。

亦思弗罕部亦思把罕 亦思把罕甘

伊斯帕罕

《明史・西域傳四・亦思弗罕》　亦思弗罕，地近俺的干。永樂十四年使俺都淮、撒馬兒罕者道經其地，賜其酋文綺諸物。十七年偕鄰國失剌思共貢獅、豹、西馬，賞白金、鈔幣。使臣辭還，命魯安等送之。有馬哈木者，願留京師。從其請。成化十九年與撒馬兒罕共貢獅子、名馬、番刀、兜羅、鎖幅諸物，賜賚有加。

先是，宣德六年，有亦思把罕遣使臣迷兒阿力朝貢，或云卽亦思弗罕。

《明四夷考・亦思把罕》　亦思把罕，於西南海中爲大國，廣袤近千里，四面皆海，西北多山，東南皆平沙。國有城堅壯，王居亦侈麗。物產豐厚，風俗朴厚，尚佛畏刑，喜施惡奪。亦有中國人寓寄者。時時出賈撒馬兒罕。市多馬、駝，少布帛。有珠珀而無稻黍，日食惟麥穄，麥粒粗壯甘美。永樂中遣使四十四人來朝貢。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五・亦思把罕》。）

《三才圖會・地理・亦思把罕甘》　亦思把罕甘，地在西南海中，最大。皇明朝貢。

《圖書編・亦思把罕》　亦思把罕，於東南海中爲大國，廣袤近千里，四面皆海，西北多山，東南皆平沙。國有城堅壯，王居亦侈麗。物產豐厚，風俗朴，尚佛畏刑，（十）〔喜〕施惡奪。亦有中國人寄寓者。時時出賈撒馬兒罕。永樂時遣使四十四人來朝貢。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亦思把罕甘》　地在西南海中最要。物產豐，俗朴厚，尚佛，畏刑，喜施惡奪。亦有中國人寓焉。皇明永樂中，遣使四十人來朝貢。

《咸賓錄・南夷志・亦思把罕》　亦思把罕，在西南海中。永樂中遣四十

四人朝貢。地廣千里，四面皆海。國有城堅壯，王居侈麗。產厚，俗朴，尚佛好施。亦有中國人寄寓者。

《諸夷考・亦思把罕》 亦思把罕，於西南海中爲大國，廣袤近千里，四面皆海，西北多山，東南皆平沙。國有城堅壯，王居亦侈麗。物產豐厚，風俗樸厚，尚佛畏刑，喜施惡奪。亦有中國人時出賈撒馬兒罕。市多馬、駝，少布帛。有珠珀而無稻黍，日食惟麥穄，麥粒粗壯甘美。永樂中朝貢。

《裔乘・西南夷・亦思把罕甘》 亦思把罕甘，在西南海中最大。產豐俗朴，尚佛畏刑，喜施惡奪。亦有中國人寓焉。我朝永樂中，遣使四十人來貢。

《明象胥錄・亦思把罕》 亦思把罕，廣袤近千里，於西南海中爲大國，四面皆海，西北多山，東南皆平沙。王居宏麗，城亦堅壯。產饒俗朴。食惟麥穄，麥粒粗而甘美。少布帛、稻黍，多馬、駝、珠、珀。亦有中國人流寓。時賈撒馬兒罕以取給。永樂中，遣使四十四人來朝貢。一云亦思弗罕。

《明世法錄・西戎・亦思把罕》 亦思把罕，廣袤近千里，於西南海中爲大國，四面皆海，西北多山，東南皆平沙。王居宏麗。城亦堅壯。產饒俗朴。食惟麥穄，麥粒粗而甘美。少布帛、稻麥，多馬、駝、珠、珀。亦有中國人流寓。時賈撒馬兒罕以取給。永樂中遣使四十四人來朝貢。

《明書・四國傳三・亦思把罕》 亦思把罕，於西南海中爲大國，廣袤近千里，四面皆海，西北多山，東南皆平沙。國有城堅壯，王居亦侈麗。物產豐厚，風俗樸厚，尚佛畏刑，喜施惡奪。亦有中國人僑寓者。時時出賈撒馬兒罕。市多馬駝，少布帛。有珠珀而無稻黍，日食惟麥穄，粒粗壯甘美。永樂中遣使四十四人來朝貢。

《四夷廣記・亦思把罕國》 亦思把罕，於西南海中爲大國，廣袤近千里，四面皆海，西北多山，東南皆平沙。國有城堅壯，王居亦侈麗。物產豐厚，風俗淳朴，尚佛畏刑，喜施惡奪。亦有中國人寄寓者。時時出賈撒馬兒罕。市多馬、駝，少布帛。有珠珀而無稻黍，日食惟麥穄，麥粒粗壯甘美。永樂中，遣使四十四人來朝貢。

《罪惟錄・外國列傳・亦思把罕國》 亦思把罕，於西南海中爲大國，廣袤千里。王居壯麗，物產豐厚，風俗質朴，尚佛畏刑。有珠珀，無稻黍，日食惟穄麥。永樂中，遣四十四人來朝貢。

《續通典・邊防三・伊斯帕罕》 舊作亦思弗罕，今改正。 伊斯帕罕，地近愛達罕。明成祖永樂中，遣使貢獅、豹、西馬。宣宗宣德六年、憲宗成化十九年，并來貢。

失羅子部 失剌思 沙喇斯

《西使記》 其失羅子國，出珍珠。其王名襖思阿塔卑。

《明史・西域傳四・失剌思》 失剌思，近撒馬兒罕。永樂十一年遣使偕哈烈、俺的干、哈實哈兒等八國，隨白阿兒忻台入貢方物，命李達、陳誠等齎敕偕其使往勞。十三年冬，其酋亦不剌金遣使隨達等朝貢，天子方北巡，至明年夏始辭還，復命誠偕中官魯安齎敕及白金、綵緞、紗羅、布帛賜其酋。十七年遣使偕亦思弗罕諸部貢獅子、文豹、名馬，辭還。復命安等送之，賜其酋絨錦、文綺、紗羅、玉繫腰、磁器諸物。時車駕頻歲北征，乏馬，遣官多齎綵幣、磁器，市之失剌思及撒馬兒罕諸國。其酋即遣使貢馬，以二十一年八月謁帝於宣府之行宮。厚賜之，遣還京師，其人遂久留內地不去。仁宗嗣位，趣之還，乃辭去。

宣德二年貢駝馬方物，授其使臣阿力爲都指揮僉事，賜誥命、冠帶。嗣後久不貢。成化十九年與黑婁、撒馬兒罕、把丹沙諸國共貢獅子，詔加優賚。弘治五年，哈密忠順王陝巴襲封歸國，與鄰境野乜克力酋結婚。失剌思酋念其貧，偕旁國亦不剌因之酋，率其平章鎖和卜台、知院滿可，各遣人請頒賜財物，助之成婚。朝議義之，厚賜陝巴，并賜二國及其平章、知院綵幣。嘉靖三年與旁近三十二部并遣使貢馬及方物。其使者各乞蟒衣、膝襴、磁器、布帛。天子不能卻，量予之。自是，貢使亦不至。

《明四夷考・失剌思》 失剌思，永樂間遣人來朝貢。時遣內外官以綺幣、磁器市馬於迤西撒馬兒罕、失剌思諸國。獻陵卽位，詔諸使至十日內就所在還京，無得托故稽留。宣德中，遣使八人來朝貢。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三・失剌思》。）

《圖書編・失剌思》　失剌思，永樂間遣人來朝貢。時遣內官以綺幣、磁器市馬於迤西撒馬兒罕、失剌思諸國。獻陵卽位，詔諸使至十日內就所在還京，毋得托故稽留。宣德中，遣使八人來朝貢。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失剌思》　皇明永樂間遣人來朝貢，宣德中遣使八人來朝貢。

《咸賓錄・西夷志・失剌思》　失剌思，永樂間來貢。時遣內外官以綺幣、磁器市馬於撒馬兒罕、失剌思諸國。宣德中復朝貢。

（并見《裔乘・西夷・失剌思》。）

《諸夷考・失剌思》　失剌思，永樂間朝貢。時遣內外官以綺幣、磁器市馬於迤西失剌思諸國。獻陵卽位，詔諸使就所在還京，無得托故稽留。宣德中復朝貢。

《明象胥錄・失剌思》　失剌思，永樂間遣使朝貢。時遣官以綺幣、磁器市馬於迤西撒馬兒罕、失剌思諸國。宣德中，貢使凡八人。

（并見《明世法錄・西戎・失剌思》。）

《罪惟錄・外國列傳・失剌思國》　失剌思，永樂中遣使朝貢。時以內綺幣、磁器市馬於迤西及其國。宣德中遣使十人來朝貢。

《明書・四國傳三・失剌思》　失剌思，永樂間遣人來朝貢，時遣內外官以綺幣、瓷器市馬於迤西撒馬兒罕、失剌思諸國。仁宗卽位，詔諸使至十日內就所在還京，無得託故稽留。宣德中，遣使八人來朝貢。

《續通典・邊防三・沙喇斯》　沙喇斯，近撒瑪爾罕。成祖永樂中遣使偕哈喇等八國入貢，命李達等偕其使往勞之，自後每偕他國來，悉與厚賜。至世宗嘉靖三年，與旁近三十部俱至，從使者所乞，量與蟒衣、膝襴、磁器、布帛。

納失者罕部納蘇察罕　納實罕

《明史・西域傳四・納失者罕》　納失者罕，東去失剌思數日程，皆舟行。城東平原，饒水草，宜畜牧。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俗重僧，所至必供飲食。然好氣健鬥，鬥不勝者，衆嗤之。永樂中遣使朝貢。使臣還，歷河北，轉關中，抵甘肅，有司皆置宴。

《明四夷考・納失者罕》　納失者罕，東去失剌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其國山林川澤，有林木魚虫。城東平原饒水草，可牧馬。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俗敬事僧，僧所至必飲食之。顧尙氣健鬥，鬥不勝者，衆共嗤之。永樂中遣使十人來朝貢。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五・納失者罕》。）

《圖書編・納失者罕》　納失者罕，東去失剌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俗敬事僧，僧所至必飲食之。顧尙氣健鬥，鬥不勝者，衆共嗤之。永樂中遣使十人來朝貢。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納失者罕》　去失剌思數日程。俗敬事僧，僧所至必飲食之。尙氣健鬥。皇明永樂中，遣使十人來朝貢。

《咸賓錄・西夷志・納失者罕》　納失者罕，永樂中遣使朝貢。其地去失剌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國饒水草，故產馬多。俗敬僧喜鬥。物產無奇。

《諸夷考・納失者罕》　納失者罕，東去失剌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國有林木魚蟲，城東平原饒水草，可牧馬。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俗敬僧，所至必飲食之，顧尙氣健鬥，嗤不勝者。永樂中朝貢。

《方輿勝略・外夷・納失者罕》　納失者罕，地去失剌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國饒水草，故產馬多。敬僧，喜鬥。

《裔乘・西夷・納失者罕》　納失者罕，去失剌思數日，皆舟行。國饒水草，產馬。俗敬僧，僧所至必飲食之。尙氣喜爭。物產無奇。永樂中遣使來貢。

《明象胥錄・納失者罕》　納失者罕，東去失剌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其國有山林川澤魚蟲。城東平原饒水草，可牧馬。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俗重僧，所至飲食之。顧尙氣健鬥，以不勝爲嗤鄙。永樂中遣使十人朝貢。

（并見《明世法錄・西戎・納失者罕》。）

《明書・四國傳三・納失者罕》　納失者罕，東去失利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其國山林川澤，有林木魚蟲。城東平原饒水草，可牧馬。馬有數種，

最小者高不過三尺。俗敬事僧，僧所至必飲食之。顧尚氣健鬥，鬥不勝者衆共嗤之。永樂間遣使十人來朝貢。亦無他異產。

《罪惟錄・外國列傳・納失者罕國》 納失者罕，東去失剌思但舟行數程。產馬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敬佛。健鬥，不勝者衆共嗤之。永樂中遣使十人朝貢。

《續通典・邊防三・納蘇察罕》 舊作納失者罕，今改正。 納蘇察罕，東去沙喇斯數日程，皆舟行。城東平原，饒水草，宜畜牧。馬有數種，小者高不過三尺。俗重僧：所至必供飲食。然好氣健鬥。明成祖永樂中，嘗遣使朝貢。

《續文獻通考・四裔一二・納實罕》 明成祖永樂中納實罕遣使來朝。使臣還，歷河北，轉關中，抵甘肅，有司皆置宴。

陀拔斯單諸部陀拔斯單 記施 撻吉那 加里那 馬魯澗

《新唐書・西域傳下・波斯》 又有陀拔斯單者，或曰陀拔薩憚。其國三面阻山，北瀕小海。居婆里城，世爲波斯東大將。波斯滅，不肯臣大食。天寶五載，王忽魯汗遣使入朝，封爲歸信王。後八年，遣子自會羅來朝，拜右武衛員外中郎將，賜紫袍、金魚，留宿衛。爲黑衣大食所滅。

（并見《文獻通考・四裔考一六・波斯》。）

《續通志・四夷傳三・波斯》 又有陀拔斯單者，世爲波斯東大將。波斯滅，不肯臣大食。天寶五載，王忽魯汗遣使來朝，封歸信王。後八年，遣子來朝。尋爲黑衣大食所滅。

《諸蕃志・志國・記施國》 記施國在海嶼中，望見大食，半日可到，管州不多。王出入騎馬，張皂傘，從者百餘人。國人白淨，身長八尺，披髮打纏，纏長八尺，半纏於頭，半垂於背，衣番衫，繳縵布，躡紅皮鞋。用金銀錢。食麵餅、羊、魚、千年棗，不食米飯。土產眞珠、好馬。大食歲遣駱駝負薔薇水、梔子花、水銀、白銅、生銀、硃砂、紫草、細布等下船，至本國，販於他國。

《島夷誌略・撻吉那》 國居達里之地，即古之西域。山少田疇，氣候半熱，天常陰晦。俗與羌同。男女身面如漆，眼圓，白髮鬍鬚。籠軟錦爲衣。女資紡織爲生，男採鴉鶻石爲活。

煮海爲鹽，釀安石榴爲酒。有酋長。地產安息香、琉璃瓶、硼砂、梔子花尤勝於他國。貿易之貨，用沙金、花銀、五色緞、鐵鼎、銅線、琉黃、水銀之屬。

又《加里那》 國近具山，其地磽确，田瘠穀少。王國之亞波下，有石穴深邃。有白牛種，每歲逢春產白牛，仍有雌雄，酋長畜之，名官牛，聽其自然孳育於國。酋長因其繁衍，以之互市他國，得金十兩，厥後牛遂不產。

氣候稍熱，風俗淳厚。男女髡髮，穿長衫。煮井爲鹽，釀椰漿爲酒。地產綿羊，高大者二百餘斤。逢春則割其尾，用番藥搽之，次年其尾復生如故。貿易之貨，用青白花碗、細絹、鐵條、蘇木、水銀之屬。

又《馬魯澗》 國與遐邇沙喃之後山接壤，民樂業而富。週迴廣一萬八千餘里。西洋國悉臣屬焉。有酋長。元臨漳人，陳其姓也。幼能讀書，長練兵事。國初領兵鎮甘州，遂入此國討境，不復返。

茲地產馬，故多馬軍。動侵番國以兵凡若干萬。歲以正月三日則建高壇以受兵賀。所至之地，即成聚落一所。民間互易，而卒無擾攘之患。蓋以刑法之重如此。觀其威逼諸番，嚴行賞罰，亦豪酋中之表表者乎！

火剌札部呼喇濟

《明史・西域傳四・火剌札》 火剌札，國微弱。四圍皆山，鮮草木。水流曲折，亦無魚蝦。城僅里許，悉土屋，酋所居亦卑陋。俗敬僧。永樂十四

年遣使朝貢，命所經地皆禮待。弘治五年，其地回回怕魯灣等由海道貢玻璃、瑪瑙諸物。孝宗不納，賜道里費遣還。

《明四夷考・火剌札》　火剌札，國微人弱，物產涼薄。四圍皆山，山鮮草木。水流曲折，亦無魚蝦。城僅里許，皆土屋板屋，王居亦陋。俗尚佛重僧。喜中國磁器、針線。永樂十四年嘗遣人朝貢。（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三・火剌札》、《明書・四國傳三・火剌札》。）

《咸賓錄・西夷志・火剌扎》　火剌扎，國弱產微。四圍皆山，山少草木，水無魚蝦。俗尚佛。永樂中遣使朝貢。（幷見《裔乘・西南夷・火剌札》。）

《方輿勝略・外夷・火剌札》　火剌札，山少草木，水無魚蝦。俗尚佛。

《明象胥錄・火剌札》　火剌札，國頗微弱。四圍皆山，鮮草木。水流曲折，亦無魚蝦。城僅里許，多板屋。俗尚佛。喜中國磁器、針線。永樂十四年嘗朝貢。（幷見《明世法錄・西戎・火剌札》。）

《罪惟錄・外國列傳・火剌札國》　火剌札，國微人弱。物產涼薄，山鮮草木，水無魚蝦。城僅里許，悉土屋板屋，重佛敬僧。永樂十四年嘗遣人朝貢。

《續通典・邊防三・呼喇濟》舊作火剌扎，今改正。　呼喇濟，四圍皆山，鮮草木，水流曲折，亦無魚蝦。城僅里許，悉土屋，酋所居亦卑陋。俗尚佛。明成祖永樂十四年，遣使朝貢，命所經地皆禮待。孝宗弘治五年，其地回回布魯完舊作帕魯灣，今改正。等由海道貢玻璃、瑪瑙諸物，不納，賜道里費遣還。

白達部 報達 白葛達 黑葛達

《嶺外代答・外國門下・大食諸國》　有白達國，係大食諸國之京師也。其國王則佛麻霞勿之子孫也。大食諸國用兵相侵，不敢犯其境，以故其國富盛。王出張皂蓋，金柄，其頂有玉獅子，背負一大金月，耀人目如星，遠可見也。城市衢陌居民豪侈，多寶物珍段。皆食餅肉酥酪，少魚菜米。產金銀、碾花上等琉璃、白越諸布、蘇合油，國人皆相尚以好雪布纏頭。所謂軟琉璃者，國所產也。

《諸蕃志・志國・白達國》　白達國係大食諸國之一都會。自麻囉拔國約陸行一百三十餘程，過五十餘州乃到。國極強大，軍馬器甲甚盛。王乃佛麻霞勿直下子孫，相襲傳位，至今二十九代，經六七百年。大食諸國或用兵相侵，皆不敢犯其境。王出張皂蓋，金柄，其頂有玉師子，背負一大金月，閃耀如星，雖遠可見。城市衢陌民居豪侈，多寶物珍段。少米魚菜，人食餅肉酥酪。產金銀、碾花上等琉璃、白越諸布、蘇合油。國人相尚以好雪布纏頭及爲衣服。七日一次削髮剪爪甲，一日五次禮拜天，遵大食教度。以佛之子孫，故諸國歸敬焉。

《西使記》　報達國，南北二千里，其主曰合里法。其城有東、西，城中有大河，西城無壁壘，東城固之以甃甓，繪其上甚盛。【略】其國俗富庶，爲西域冠，宮殿皆以沈檀、烏木、降眞爲之，壁皆以黑白玉爲之，金、珠、珍貝，不可勝計。其妃、後皆漢人。所產大珠曰太歲強蘭，石璶璶、金剛鑽之類，帶有直千金者。其國六百餘年傳四十（年）〔世〕，至合里法則亡。人物頗秀於諸國，所產馬名脫必察。合里法不悅，以橙漿和糖爲飲。琵琶三十六絃。初，合里法患頭痛，醫不能治，一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絃，聽之立解。土人相傳，報達諸胡之祖，故諸胡皆臣服。

《明史・外國傳七・白葛達》　白葛達，宣德元年遣其臣和者里一思入貢。其使臣言：『遭風破舟，貢物盡失，國主惓惓忠敬之忱，無由上達。此使臣之罪，惟聖天子恩貸，賜之冠帶，俾得歸見國主，知陪臣實詣闕廷，庶幾免責。』帝許之，使附隣國貢舟還國，諭之曰：『倉卒失風，豈人力能制。歸語爾主，朕嘉王之誠，不在物也。』宴賜悉如禮。及辭歸，帝謂禮官曰：『天時漸寒，海道遼遠，可賜路費及衣服。』其國土地瘠薄，崇釋教，市易用鐵錢。

又《黑葛達》　又有黑葛達，亦以宣德時來貢。國小民貧，尚佛畏刑。多牛羊，亦以鐵鑄錢。

《異域志・白達國》　國王乃佛麻霞勿之子孫。諸國用兵，不敢侵犯。豪民多珍寶，食酥酪餅肉，少魚菜，產金、銀、玻瓈等物。人以雪布纏頭上，即回鶻之類。

《明一統志・外夷・白葛達國》　沿革前代無考。本朝宣德七年，國王遣其臣和者里一思等來朝并貢方物。

《明四夷考・白葛達》　白葛達，海中小國，土瘠，俗尚佛教，宣德七年，國王遣和者里一思等來朝貢。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五・白葛達》、《明書・四國傳三・白葛達》。）

又《黑葛達》　黑葛達，國小民貧，平川廣野，草木暢茂，禽獸鮮少。俗尚佛畏刑，市肆多牛羊，交易用鐵錢。宣德中，國（人）〔王〕嘗遣使十人來朝貢方物。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三・黑葛達》。）

《三才圖會・地理・白葛達》　白葛達，海中小國，土瘠，皇明入貢。

又《人物・白達國》　白達國，其國王弗霞麻勿之子孫。諸國用兵，不敢侵犯。豪民多珍寶。食酥酪餅肉，少魚菜。產金、銀、玻瓈等物。人以雪布纏頭上。

《圖書編・白葛達》　白葛達，海中小國，土瘠，俗尚佛教。宣德七年，國王遣和者里一思等來朝貢。

又《黑葛達》　黑葛達，國小民貧，平川曠野。俗尚佛畏刑。市多牛羊，交易俱用錢。宣德中，國王遣十人來貢方物。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白葛達》　海中一小國，土瘠，俗尚佛。皇明宣德壬子，國王遣其臣和者里一思等入貢。

又《白葛達》　地小民貧，俗尚佛畏刑。皇明宣德中，國王遣使十八人來朝貢。

《咸賓錄・西夷志・蘇門答剌》　白達地多珍寶，人食酥酪餅肉，白布纏頭，兵強，他國不敢侵犯。

又《黑葛達》　黑葛達，小國也。宣德中遣人朝貢。其地土瘠民貧，尚佛畏刑。山川、物產無奇。

《諸夷考・白葛達》　白葛達，海中小國。土瘠，俗尚佛教。宣德七年朝貢。

又《黑葛達》　黑葛達，國小民貧，平川廣野，草木暢茂，禽獸鮮少，俗尚佛畏刑，市肆多牛羊，交易用鐵錢。宣德中朝貢。

《廣皇輿考・四夷・白葛達》　前無考。國朝宣德七年來朝貢。

《方輿勝略・外夷・黑葛達》　黑葛達，土瘠民貧，尚佛畏刑。

《獻徵錄・四夷・白葛達》　白葛達，國小民貧，市易用鐵錢。宣德元年，遣使和者里一思等朝貢，舟溺，盡失其方物。既至京，言：『臣國自昔未通，今慕義而來，無以歸報，惟陛下哀憐，賜之冠服，庶臣得藉以反命。』上敕使者：『歸語而王，朕嘉王誠耳，安用物？』給冠帶遣歸。又有黑葛達，亦小國。永樂中貢。

《裔乘・西南夷・白葛達》　白葛達，海中小國也。土瘠尚佛。宣德時國王遣其臣和者里一思等入貢。

又《黑葛達》　黑葛達，小國也。其地土瘠民貧，尚佛畏刑。宣德中遣人來貢。

《明象胥錄・黑葛達》　黑葛達，國小而貧，平川廣野，多草木，禽獸稀少。市肆牛羊蕃育，用銕錢交易。俗尚佛畏刑。宣德中，嘗遣使十人朝貢。又有白葛達，在西海中，小國，土瘠，亦尚佛。宣德七年，國王遣使朝貢。

（并見《明世法錄・西戎・黑葛達》。）

《名山藏・王享記三・黑葛達》　黑葛達，國小民貧，平川廣野，草木暢茂，禽獸鮮少。尚佛畏刑，市肆多牛羊，交易用鐵錢。宣德中，遣使十人來朝貢方物。又有白葛達國，宣德中至。

《明書・四國傳三・（異）〔黑〕葛達》　葛達國小民貧，平川廣野，草木暢茂，禽獸鮮少。尚佛畏刑，市肆多牛羊，交易用鐵錢。宣德中，國王常遣使十人來朝貢方物

《罪惟錄・外國列傳・黑葛達國》白葛達　黑葛達，國小民貧，地平衍，尚佛畏刑，市用銀錢。宣德中，遣使十人朝貢。又有白葛達，海中小國，風尚與黑葛達同。宣德中，國王遣和者里一思朝貢。

《續通典・邊防三・白葛達　黑葛達》　白葛達，明宣宗宣德元年，遣使入貢。其使臣言：『遭風破舟，貢物盡失，乞恩貸之，賜之冠帶，俾歸見國主，庶幾免責。』許之，使附鄰國貢舟還國，宴賜悉如禮。其國土地瘠薄，崇釋教。又有黑葛達，亦以宣宗宣德時來貢。國小民貧，尚佛畏刑。二國俱以

鐵鑄錢。

勿斯離部 勿厮離 麻呵斯離 大食無斯離 大食勿斯離

《酉陽雜俎・續集・支植下》 大食勿斯離國，石榴重五六斤。

《嶺外代答・外國門下・大食諸國》 有勿斯離國，其地多（名）〔石〕山。秋露既降，日出照之，凝如糖霜，採而食之，清涼甘腴，此眞甘露也。山有天生樹，一歲生粟，次歲生沒石子。地產火浣布，有珊瑚。

《諸蕃志・志國・勿廝離國》 勿廝離國，其地多石山，秋露沆瀣，日曬即凝，狀如糖霜，採而食之，清涼甘腴，蓋眞甘露也。山有天生樹，一歲生栗，名蒲蘆，次歲生沒石子。地產火浣布、珊瑚。

又《志物・沒石子》 沒石子，出大食勿廝離。其樹如樟，歲一開花，結實如中國之茅栗，名曰沙沒律，亦名蒲蘆，可採食之。次年再生，名曰麻茶。麻茶，沒石子也。明年又生沙沒律，閒歲方生沒石子，所以貴售。一根而異產，亦可怪也。

《事林廣記・癸集・大食勿斯離國》 秋時露降，朝陽曝之，即成糖霜，眞甘露也。有樹一年生如栗子而長，名曰蒲盧，可採食之。次年再生，即名麻茶澤，沒石子也。明年又生栗子。是閒歲方生沒石子，一根而異產，亦可恠也。產麥，每粒長三寸，甜瓜每个大五六尺，石榴每个重五六斤，桃子每个重二斤，香橼每个重二十斤，菜每根可重十餘斤，葉長三四尺。米麥皆開地窖之，經三四十年不壞。穿井百餘丈，乃見水。又產胡羊，高三尺餘，其尾如扇，每歲春時割取脂二十餘斤，再縫合仍生，不取則脹死。

《島夷誌略・麻呵斯離》 去大食國八千餘里，與鯨板奴國相近。由海通溪，約二百餘里。石道崎嶇，至官場三百餘里。地平如席。氣候應節。風俗鄙儉。男女編髮，眼如銅鈴。穿長衫。

煮海爲鹽，釀苦葉爲酒。有酋長。地產青鹽、馬乳葡萄、米、麥。其麥粒長半寸許。甘露每歲八九月下，民間築淨池以盛之，旭日曝則融結如冰，味甚糖霜。仍以瓷器貯之，調湯而飲，以辟瘴癘。古云甘露王如來，卽其地也。貿易之貨，用剌速斯離布、紫金、白銅、青琅玕、閣婆布之屬。

《異域志・大食無斯離國》 出甘露，秋露降，暴之成糖霜，食之甘美。山有天生栗子，名蒲蘆，可採食。次年復生，名麻茶澤。三年再生，名沒石子。產麥、桃、榴等物，地窖之物數十年不壞。

《三才圖會・人物・大食勿斯離》 大食勿斯離國，秋露降，日暴之卽成糖霜，食之清涼甘美。山有天生樹，果子名蒲蘆，可採食。次年復生，名麻茶澤。三年再生，名沒石子。產麥、桃、榴等物，與木蘭皮國同。收米麥，開地窖之，數十年不壞。

《咸賓錄・西夷志・蘇門答剌》 勿斯離。有天生樹，其果名曰蒲蘆，可採食之。次年復生，名麻茶澤。三年再生，名沒石子。

敦薩羅部 弼斯囉 波斯離

《通典・邊防九・大秦》 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杜環《經行記》）又云：摩鄰國，在敦薩羅國西南。

《諸蕃志・志國・弼斯囉國》 弼斯囉國地主出入，騎從千餘人，盡帶鐵甲，將官帶連環鎖子甲。聽白達節制。人食燒麵餅、羊肉。天時寒暑稍正，但無朔望。產駱駝、綿羊、千年棗。每歲記施、甕蠻國常至其國般販。

《島夷誌略・波斯離》 境與西夏聯屬，地方五千餘里。關市之間，民比居如魚鱗。田宜麥禾，氣候常冷。風俗侈麗，男女長身，編髮，穿駝褐毛衫，以軟錦爲茵褥。燒羊爲食。煮海爲鹽。有酋長。地產琥珀、軟錦、駝毛、膃肭臍、沒藥、萬年棗。貿易之貨，用氈毯、五色緞、雲南葉金、白銀、倭鐵、大風子、牙梳、鐵器、達剌斯離香之屬。

苫國 如德亞部

《新唐書・西域傳下・大食》　大食之西有苫者，亦自國。北距突厥可薩部地數千里。有五節度，勝兵萬人。土多禾。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賈往來相望云。

《通典・邊防九・大食》　大食。〔杜環《經行記》〕又云：『苫國在大食西界，周迴數千里。造屋兼瓦，壘石爲壁。米穀殊賤，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客糶此糴彼，往來相繼。人多魁梧，衣裳寬大，有似儒服。其苫國有五節度，有兵馬一萬以上。北接可薩突厥。可薩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好噉人肉。』

《職方外紀・如德亞》　亞細亞之西，近地中海，有名邦曰如德亞，此天主開闢以後，肇生人類之邦。天下諸國載籍上古事蹟，近者千年，遠者三四千年而上，多茫昧不明，或異同無據，惟如德亞史書自初生人類至今將六千年，世代相傳，及分散時候，萬事萬物，造作原始，悉記無訛，諸邦推爲宗國。地甚豐厚，人烟稠密，是天主生人最初賜此沃壤。

又　如德亞之西有國名達馬斯谷，產絲綿、戎罽，刀劍、顏料極佳。城有二層，不用磚石，是一活樹糾結無隙，甚厚而高峻，不可攀登，天下所未有也。土人製一藥甚良，名的里亞加，能治百病，尤解諸毒。有試之者，先覓一毒蛇咬傷，毒發腫漲，乃以藥少許嚥之，無弗愈者，各國甚珍異之。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西里亞》　東土耳其六分之一爲西里亞，西里亞三分之一爲如德亞或作猶太，即唐、宋拂菻，晉、魏、明稱大秦，蓋羅瑪別號，誤加諸拂菻者也。西漢時，造物主降生其地，故極地球之廣，如德亞聲名特著，稱爲聖區，間嘗披覽地輿諸書，知凡究是學者，莫不鄭重視之，著爲論說，緣於東土耳其考論之餘，參考一二，以附於後。按如德亞，本名迦南，古帝楡罔之世，有亞巴郎者，以大德著，生兩河之間，遷於迦南。孫雅哥伯生子十二，其十一子名若瑟，聰慧過人，諸兄忌之，鬻於厄日多，即埃及國。尋得國王擢爲冢宰，治荒政有功，饑饉七年，民無凍餒，父兄聞風來糴，相識之餘，遷居旅此。凡四百餘載，子孫繁衍，國王畏忌，欲除之，殘虐無端，民不堪命。有梅瑟者，生而神異，學識過人，奉眞主諭旨，統領宗嗣回國，路經紅海，徒涉不濡。厄軍追渡，水復合，王與全軍悉遭淹沒。梅瑟卒，若蘇亞繼之，率衆返迦南本國，裂地爲十二部，統於日路撒冷。自後民長繼承，四百有餘載。周成王末年，衆推沙鬱爲王。既而達味代之，有賢德，上主降之福，許眞主降生，昌厥苗裔，在位四十年卒。撒落滿嗣位，亦稱令主，建天主大堂於京都，時周穆王初年也。十八傳至周匡王四年，若亞敬嗣立，時東北巴庇倫正強，逞雄西向，大破猶太都城。王死，國民虜居巴庇倫七十載，會波斯王居魯斯滅巴庇倫，如德亞旅民始獲釋歸，復興故國。西漢中，降羅瑪爲屬國。哀帝元壽二年，造物主降生於白冷地方，名曰耶穌。三十載隱居立則，三年間傳道淑人，發聾振聵，衆民悅服，遠近信從。在位者嫉其德，逼令羅瑪守宰置之死地，釘於十字架。三日後，耶穌死而復甦，以驗前言，以徵己爲天主。既升天，大降不祥於其國。未幾，人民離析，流至四方者不勝數紀，後爲回部所據，卒爲土耳其所幷，至今仍然役屬，未有振興兆。目下居是地者，大半旅人，土著者寥落焉。道光二十年。核計得二萬七千人，若統散居天下之衆計之，則當在四百萬左右也。

如德亞都城。名曰路撒冷，變音爲拂菻。殷商之世，業已奠定，地極崎嶇，城內最高處曰西婉，即達味，城視地中海洋面較高二十八丈有奇。盛時居民多至十五萬。西漢之季，有羅瑪藩王築圍垣三重，垣上築敵壘六十，其次四十，又次十九，門十三。後屢有沿革，至明嘉靖十二年，土王既據如德亞，重修都城，至今未改。城牆高三丈六尺，厚約四尺，周圍之廣約四千六百三十步，城門五。東門內古有天主大堂一座，爲聖王達味子撒落滿所建，規制宏廠，材料貴重，閱七寒暑，始得告成。其時王月遣工人一萬，伐木於黎巴嫩山，此去彼來，輪流勞役。擔負重任者凡七萬人，開山取石，琢磨成材者凡八萬人。有工師之任，督理其事者凡三千三百人。堂基磐石，碩大無朋，基址之長，得百有二丈五尺，堂中棟楹牆壁，皆裹以金片，一切動用器具，類皆珠玉輝煌，光耀奪目，洵爲世所未有，一時富麗傳聞，名馳宇內。惜工程雖大，僅四百二十載，爲巴庇倫王所廢。楚人一炬，焦土可憐，行其境者，有離黍故宮之感焉。後七十餘載，如德亞人自虜返，各出所寶，重建

殿堂，雖亦寬綽華美，終不及故殿什一，落成之日，凡長老之目覩前情者，莫不咨嗟流淚，不勝昔盛今衰之歎。又四百八十年，有羅瑪藩王代理其地，更整修而廓大之，其時工人十一萬，所用之石類長六丈餘，堂面鎮柱凡百六十，圍皆不止三合抱，時降生前四十六年也。降生後七十年，羅瑪人以如德亞屢有叛志，率師來攻取之，夷其城，焚其殿，自是餘燼不得復燃，今其地建有回回教堂。西婉山西北有加爾瓦畧山，高若邱陵，上平廣，方三十一丈六尺，爲造物主被難釘死之處，今建有聖堂二座。山麓有聖塚堂，即耶穌死後埋葬，三日復活之地，羅瑪總王公斯當定曾飭建大堂於此，雖以後屢會時艱，不無損益，而其大制，則千百年來猶歷歷可數。東門外有阿利伐山。即耶穌升天處，東晉時亦建有大殿，今半已頹廢。其下有園，名曰塞馬尼，園中尚存阿里伐古樹八大株，中二株圍二丈五尺，以其樹之難長測之，當不下二千年之久，此該處勝蹟之一二也。

如德亞名勝之城，除日路撒冷京都外，尚有下邑白冷與加利勒亞之納匝勒。白冷在京都南約十六里，東門外有山洞一，長三丈七尺，闊一丈餘。高僅九尺，乃耶穌誕生之地。東晉以來，多建聖殿於其旁，至今四方來朝者踵趾相錯。納匝勒在都城北約二百里，築於高阜，四面山嶺護繞，彷彿都城形勢，當時耶穌家居之處。垂型二十餘年，民到於今咸受其賜。惜道光十七年土地大震，城垣房屋半遭坍廢。東四十餘里，有大湖名底白利亞，又名日乃撒勒德，又作加利勒亞海。縱約四十六里，橫十餘里。水淡而潤，魚多而美，四鄰田地，肥沃無比。耶穌在世時，曾於此湖濱招徒集衆，宣道化人，往往顯靈救衆，如瞽者明，聾者聽，啞者言，跛者行，癩者淨，死者復生，各種神異，以徵其宰制萬物之能，非人力所可及。至若南境大湖稱死海者，則迥異是。初爲蘇多瑪等五城舊壤，因人民縱恣奢淫，怙終不改，天主震怒，降火焚之，陷爲巨澤。長凡百有十里，廣約三十里，水勢下沉，天下爲最。以視海洋水面，直百丈有奇，深亦百丈。兩岸巖石壁立，尚留火跡。西南有鹽柱一，高可四丈，水有鹽漬，得四分之一。湖中常有穢氣上升，易至疫疾，人不能堪，即魚族鱗介亦不得生育其間，游入輒死，故名死海。全境荒涼，人烟不聚，凡歷其地者，皆云止可身試，不能以筆舌宣，蓋上主故留遺蹟，炯戒後人，非尋常所能窺測也。至如德亞迤北諸山，如加利勒亞之大博爾與加爾墨祿等，皆宗黎巴嫩山。而黎巴嫩自北至南，廣袤約五百里。其濱海者別無名號，居東者爲黎巴嫩對峙山，以兩相對望，故有是名。山中自古產樹，名則獨鹿，形如水柳，性類月桂，以堅密聞。

板雷司吞部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四・板雷司吞》 板雷司吞。雷《志》云：耶穌行道之地也。古時之界限自旦起至皮爾希巴止，長百五十英里，面積約萬二千英方里。若連般拉脫之里窩司及担馬司喀司、蝦倫計之，則二萬二千英方里。其地形包四長區，皆與地中海平行。沿海之野，北狹，漸南漸闊，至喀曼爾山之南止，地極膏腴，爲一區。稍內一帶爲山嶺與高原，北有里彼農山高萬七十英尺，南有格里里山與鳩底亞山，爲一區。再內爲一迤長之低野，包有上里推尼之勃卡，在里彼農山與沙坎山內恩替里板納司、高八千七百二十四英尺。及希克山內歐蒙山，高九千百五十英尺。之間，與曲爾至死海止，低於海面千二百九十二英尺，爲一區。再內高原，在者担之東，上有畿勃爾蝦倫火山，高五千九百十英尺，地漸荒瘠，爲一區。其物產，板雷司吞產穀、葡萄、橄欖油，膏腴之地產小麥、山羊、綿羊，近般拉脫與三德產煤，近三德產琥珀，近黑斯比雅產石灰。獅、兕已絕迹，有鹿、羚羊、狐、狼、鬣狗、野狗、野豬、豹、兔、駝鳥、鱷魚。商埠著名者曰般拉脫，曰三德，曰愛款，曰漢發，曰朝派。自朝派至耶路撒冷，有鐵路；般拉脫經担馬司喀司，至蝦倫，亦有鐵路。里彼農山之美郎尼司脫，以耶穌教會著。担馬司喀司，與般拉克共爲一自主縣，人二十五萬五千口。般拉脫，熱度中數六十九度，五月五十五度，八月八十二度。雨水三十六英寸。人十萬五千口。耶路撒冷與里彼農，共爲一自主縣，耶路撒冷高於海面二千四百四十英尺，熱度中數六十三度，二月四十七度，八月七十六度。雨水二十二英寸。人四萬千三百三十五口。歐蒙山之雪，常數月不消，自十月底至五月初雨水最多。千八百六十一年後，里彼農總督必從耶穌教者。朝派，人二萬口。皆要區。先謙案：雷《志》板雷

司吞，諸圖志皆作巴勒士登，亦作巴勒斯坦。《講義》云巴勒士登稱迦南，又稱以色列，又稱猶太。在西里亞州之西南，自北緯三十一度三十一分至北緯三十三度三十分，東經三十四度三十分至東經三十六度。南北百四十英里，東西八十英里，面積八千餘方英里。地兼者丹之谿谷及非利士丁亞與西亞倫沿岸之平原，人三十三萬餘口。古撒羅門在耶路撒冷爲王國，至其子分裂，北部爲以色列王國，南部爲猶太王國。後屬亞西里亞與巴比倫尼亞，再屬波斯。此地爲猶太，基督二教發源之地，自歸土耳其，虐遇基督教之巡禮者，歐人連合起十字軍，喋血數十年。耶路撒冷在內地高邱之上，比地中海高二千尺，四方繚以城壁，城壁長二英里半，高二十尺或五十尺，耶穌墓在此，謨罕默德升天之處亦在此。彼鐵列希母，在耶路撒冷之南五英里，耶穌誕生之地也，有人三千口，巡禮者不絕。案二《圖》，耶路撒冷與雷同，《課程》作日路撒冷，《圓球圖》作耶羅撒冷，周《志》作求路薩米母，《外國地理》作嗟利沙龍。杜《記》云：猶太會城名，古稱邬城。者丹河在巴勒士登東，即雷之者担也。謝《志》云：耶路撒冷在死海北端，西北數里有聖殿拜上帝，建邨山上，遺址尚在。城南十五里一小邑曰伯利恆，耶穌降生地。再南曰希伯崙，亦古名城。耶路撒冷東北有耶利哥城，一名棗城。案近約但河。其海口曰乍法，古約帕也，有鐵路抵耶路撒冷。其西南迦薩地方，當埃及要路，貿易頗盛。希伯崙，二《圖》作希伯蘭，杜《記》作加百農，《問答》作迦百農。乍法，二《圖》作雅法；迦薩，作加剎。謝又云：猶太地界屢有變更，上古猶太人分十二支派。當耶穌時分三省，北曰加利利，見前。中曰撒馬利亞，南曰猶太。約但河之東，別爲一省，曰彼哩亞，當時屬羅馬，設官分理之，駐海濱該撒利亞城。今總名不利斯低尼。上國簡一巴沙司人稱其總督。治之。其南北長約四百里，東西約二百里，北接利巴嫩山。其瀕地中海突出者曰迦密山，其東曰大泊山，近耶路撒冷有橄欖山，皆小山著名者也。約但河出北方米倫湖，流過加利利海，南入死海。死海較洋面低千三百英尺，水較鹹八倍，人入不沉，魚介不生，環海山林，皆乏生氣。迦密山東有拿撒勒，乃耶穌生長之地，近加利利海。近有提比利亞城。案二《圖》，皮爾希巴作比爾舍巴，死海作底得海，有者丹，無約但，疑約但即者丹，亦即雷《志》之且。有大馬士革，即雷之担馬司喀司。有貝魯特，即雷之般拉脫。有黎巴嫩，即雷之里彼農也。《講義》云：死海長四十五英里，闊十二英里。其北方有根內薩勒蚩海，又名厄利勒，在地中海水面六百八十尺以下。《課程》云：東土耳其六分之一爲西里亞，西里亞三分之一爲如德亞，即猶太也，唐後中國謂之拂菻，都城名日路撒冷。其東迫近死海，南十六里有下邑曰白冷，東門外有山洞一，長三丈七尺，闊丈餘，高九尺，云即耶穌產生之地。東晉以來多建殿宇於其旁，四方來祀者踵趾相錯。別有納匝勒城，西近大博爾山，在日路撒冷北約二百里，亦名勝城，築於高阜，四面環山，形勝似日路撒冷，此耶穌家居之處。道光十七年，地大震，城屋半坍。（約）〔納〕匝勒東有底白利亞湖，亦作加利勒亞海，縱四十六里，橫十餘里，此耶穌湖濱招集徒衆之處。後在位者非之，令羅馬守軍釘死十字架。其地爲加爾瓦略山，一作加爾墨祿山，在西婉山西北，當日路撒冷之北。案白冷，即伯利恆，亦即《講義》之彼鐵列希母。納匝勒，二《圖》作那剎勒蚩，杜《記》作拿撒勒。土《志》云：自小亞細亞起，至西奈山土股，長可四百英里。部之中央有黎巴嫩及安的黎巴嫩二山，高自萬尺至萬一千尺不等，中有膏腴山谷曰倍加，又有巴爾貝克大城遺址，在山谷最高處。水北流者曰厄耳亞息，南流者里大尼河，皆入地中海。居黎巴嫩之基督教民以得法人保護，有自治之權。其奉回教之世仇特魯司人遷往好蘭山部，不再擾之矣。

阿拉伯部 大食 大窪 阿黎米也 阿丹 亞剌伯 亞拉比亞 天方 亞拉阿剌伯

綜述

《舊唐書・西戎傳・大食》　大食國，本在波斯之西。大業中，有波斯胡人牧駝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忽有獅子人語謂之曰：『此山西有三穴，穴中大有兵器，汝可取之。穴中幷有黑石白文，讀之便作王位。』胡人依言，果見穴中有石及稍刃甚多，上有文，教其反叛。於是糾合亡命，渡恆曷水，劫奪商旅，其衆漸盛，遂割據波斯西境，自立爲王。波斯、拂菻各遣兵討之，皆爲所敗。

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貢。其王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腻，自云有國已三十四年，歷三主矣。其國男兒色黑多鬚，鼻大而長，似婆羅門。婦人白皙。亦有文字。出駝馬，大於諸國。兵刃勁利。其俗勇於戰鬥，好事天神。土多沙石，不堪耕種，唯食駝馬等肉。俱紛摩地那山在國之西南，鄰於大海，其王移穴中黑石置之於國。又嘗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八年而未及西岸。

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頂著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便死，收在大食王宮。又有女國，在其西北，相去三月行。

龍朔初，擊破波斯，又破拂菻，始有米麪之屬。又將兵南侵婆羅門，吞併諸胡國，勝兵四十餘萬。長安中，遣使獻良馬。景雲二年，又獻方物。開元初，遣使來朝，進馬及寶鈿帶等方物。其使謁見，唯平立不拜，憲司欲糾之，中書令張說奏曰：『大食殊俗，慕義遠來，不可置罪。』上特許之。尋又遣使朝獻，自云在本國惟拜天神，雖見王亦無致拜之法，所司屢詰責之，其使遂請依漢法致拜。其時西域康國、石國之類，皆臣屬之，其境東西萬里，東與突騎施相接焉。

一云隋開皇中，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代爲酋長，孤列種中又有兩姓：一號盆泥奚深，一號盆泥末換。其奚深後有摩訶末者，勇健多智，衆立之爲主，東西征伐，開地三千里，兼克夏臘，一名鈐城。鈐音所鑒反。摩訶末後十四代，至末換。末換殺其兄伊疾而自立，復殘忍，其下怨之。有呼羅珊木鹿人幷波悉林舉義兵，應者悉令著黑衣，旬月間衆盈數萬，鼓行而西，生擒末換，殺之，遂求得奚深種阿蒲羅拔，立之。末換已前謂之白衣大食，自阿蒲羅拔後改爲黑衣大食。阿蒲羅拔卒，立其弟阿蒲恭拂。至德初遣使朝貢，代宗時爲元帥，亦用其國兵以收兩都。寶應、大曆中頻遣使來。恭拂卒，子迷地立。迷地卒，子牟栖立。牟栖卒，弟訶論立。貞元中，與吐蕃爲勍敵。蕃軍太半西禦大食，故鮮爲邊患，其力不足也。十四年，詔以黑衣大食使含差、焉雞、沙北三人幷爲中郎將，各放還蕃。

《新唐書・西域傳下・大食》　大食，本波斯地。男子鼻高，黑而髯。女子白皙，出輒鄣面。日五拜天神。銀帶，佩銀刀，不飲酒舉樂。有禮堂容數百人，率七日，王高坐爲下說曰：『死敵者生天上，殺敵受福。』故俗勇于鬥。土饒礫不可耕，獵而食肉。刻石蜜爲廬如輿狀，歲獻貴人。蒲陶大者如雞卵。有千里馬，傳爲龍種。

隋大業中，有波斯國人牧于俱紛摩地那山，有獸言曰：『山西三穴，有利兵，黑石而白文，得之者王。』走視，如言。石文言當反，乃詭衆哀亡命於恆曷水，劫商旅，保西鄙自王，移黑石寶之。國人往討之，皆大敗還，於是遂彊。滅波斯，破拂菻，始有粟麥倉庾。南侵婆羅門，幷諸國，勝兵至四十萬，康、石皆往臣之。其地廣萬里，東距突騎施，西南屬海。

又　永徽二年，大食王噘密莫末腻始遣使者朝貢，自言王大食氏，有國三十四年，傳二世。開元初，復遣使獻馬、鈿帶，謁見不拜，有司將劾之，中書令張說謂殊俗慕義，不可眞于罪，玄宗赦之。使者又來，辭曰：『國人止拜天，見王無拜也。』有司切責，乃拜。十四年，遣使蘇黎滿獻方物，拜果毅，賜緋袍、帶。

或曰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世酋長，號白衣大食。種有二姓：一曰盆尼末換，二曰奚深。有摩訶末者，勇而智，衆立爲王。闢地三千里，克夏臘城。傳十四世，至末換，殺兄伊疾自王，下怨其忍。有呼羅珊木鹿人幷波悉林將討之，徇衆曰：『助我者，皆黑衣。』俄而衆數萬，即殺末換，求奚深種孫阿蒲羅拔爲王，更號黑衣大食。蒲羅死，弟阿蒲恭拂立。至德初，遣使者朝貢。代宗取其兵平兩京。阿蒲恭拂死，子迷地立。死，弟訶論立。貞元時，與吐蕃相攻，吐蕃歲西師，故鮮盜邊。十四年，遣使者含嵯、烏鷄、沙北三人朝，皆拜中郎將，賚遣之。傳言其國西南二千里山谷間，有木生花如人首，與語輒笑，則落。

《往五天竺國傳》　又從波斯國，北行十日，入山至大窣國。彼王住不本國。見向小拂臨國住也。爲打得彼國彼國復居山島。處所極牢。爲此就彼。土地出驄、騾、羊、馬、疊布、毛毯。亦有寶物。衣著細疊寬衫，衫上又披一疊布，以爲上服。王及百姓衣服，一種無別。女人亦著寬衫。男人剪髮在鬢。女人在髮。噢食無問貴賤，共同一盆而食。手把亦匙筋取。見極惡。云自手煞而食，得福無量。國人愛煞事天。不識仏法。國法無有跪拜法也。

《通典・邊防七・西戎總序》　神龍以後，黑衣大食強盛，漸幷諸國，至於西海，分兵鎮守焉。

又《邊防九・大食國》　大食，大唐永徽中遣使朝貢云其國在波斯之西。或云：初有波斯胡人，若有神助，得刀殺人。因招附諸胡，有胡人十一來，據次第摩首受化爲王。此後衆漸歸附，遂滅波斯，又破拂菻及婆羅門城，所當無敵。兵衆有四十二萬。有國以來三十四年矣。初王已死，次傳第一摩首者，今王卽是第三，其王姓大食。其國男夫鼻大而長，瘦黑多鬚鬢，似婆羅門，女人端麗。亦有文字，與波斯不同。出駝、馬、驢、騾、羖羊等。土多砂石，不堪耕種，無五穀，惟食駝、馬等肉，破波斯、拂菻，始有米麵。敬

事天神。又云：其王常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涉八年，未極西岸。於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不語而皆能笑，動其手腳，頭著樹枝，人摘取，入手卽乾黑。其使得一枝還，今在大食王處。杜環《經行記》云：『一名亞俱羅。其大食王號暮門，都此處。其土女瓌偉長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爲功德。繫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人相爭者，不至毆擊。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爲衆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姦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己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爲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率土稟化，從之如流。法唯從寬，葬惟從儉。郭郭之內，鄽閈之中，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湊，萬貨豐賤，錦繡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騾，充於街巷。刻石蜜爲廬舍，有似中國寶肇。每至節日，將獻貴人琉璃器皿、鈆石瓶鉢，蓋不可算數。粳米白麵，不異中華。其果有偏桃人、千年棗。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蒲陶大者如雞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沒田女甲反。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蓽，蒲孔反。一名契蘆芠。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綈者，河東人樂隰、呂禮。又以橐駝駕車。良馬，俗云西海濱龍與馬交所產也。腹肚小，腳腕長，善者日走千里。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峰，良者日馳千里。又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腳似駝蹄，頸項勝得人騎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二升。又有薺樹，實如夏棗，堪作油，食除癰。其氣候溫，土地無冰雪。人多瘡痢，一年之內，十中五死。今吞滅四五十國，皆爲所役屬，多分其兵鎮守，其境盡於西海焉。』

《唐會要・大食國》　大食本在波斯之西。大業中，有波斯胡糾合亡命，渡恆曷水，劫奪商旅，其衆漸盛，遂割據波斯西境，自立爲王。其王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尼，自云有國已三十四年，歷三主矣。其國男兒黑而多鬚，鼻大而長，女子白皙，行必障面。文字旁行。日五拜天神，不飲酒舉樂。有禮堂，容數百人，率七日，王高坐爲下說法曰：『死敵者生天上，殺敵致福。』故俗勇於戰鬥。土多沙石，不堪耕種，唯食駝馬，不食豕肉。西隣大海，常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八年而未極西岸。海中有一方石，上有樹，幹赤葉青，上總生小兒，長六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腳，頭著樹枝，若使摘取一枝，小兒便死。

永徽二年八月，大食遣朝貢。至龍朔中，擊破波斯，又破拂菻，始有婪米之屬。又南侵婆羅門，吞併諸國，勝兵四十餘萬。開元初，遣使來朝，進良馬、寶鈿帶。其使謁見，平立不拜，云：『本國惟拜天神，雖見王亦不拜。』所司屢詰責之，其使遂依漢法致拜。其時康國、石國皆臣屬。十三年，遣使蘇黎滿等十三人獻方物，授果毅，賜緋袍銀帶，遣還。其境東西萬里，東與突騎施相接焉。又案賈耽《四夷述》云：隋開皇中，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代爲酋長。孤列種中，又有兩姓：一號盆尼夷深，一號盤泥末換。其奚深後有摩訶末者，勇健多智，衆立之爲王。東西征伐，開地三千里，兼剋夏獵，一名鈔音所鑒反。城。摩訶末後十四代，至末換。末換殺其兄伊疾而自立，復殘忍，其下怨之。有呼羅珊末粗人幷波悉林舉義兵，應者悉令著皂衣，旬日間，衆盛數萬，鼓行而西，生擒末換，殺之，遂求得夷深種阿蒲羅拔立之。自後，末換以前種人謂之白衣大食，自阿蒲羅拔以後改爲黑衣大食。阿蒲羅拔卒，立其弟阿蒲恭拂。至德初，遣使朝貢。代宗（之）〔立〕爲元帥，亦用其國兵以收兩都。寶應初，其使又至。恭拂卒，子迷地立。迷地卒，子牟栖立。牟栖卒，弟訶論立。貞元二年，與吐蕃爲勁敵。蕃兵大半西禦大食，故鮮爲邊患，其力不足也。至十四年丁卯九月，以黑衣大食使含嵯、焉雞、沙北三人幷爲中郎將，放還蕃。

《冊府元龜》卷九五六　大食國，大波斯之別種也。隋大業中，有波斯胡人牧駝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忽有獅子從地踊出，人語謂胡人曰：『此山西有三穴，穴中大有兵器，汝可取之。』至穴中，有刀及（稍）〔矟〕甚多，石上有文，教其反叛。於是糾合亡命，渡嘗曷水，劫奪商旅。其衆漸盛，遂割據波斯西境，自立爲王。波斯、拂菻各遣兵討之，反爲所敗。其王姓大食，名噉密莫末膩。至唐高宗時來朝貢，自云有國已三十四年，歷三王矣。

又卷九五八　大食國，本在波斯國之西，後衆漸盛，遂割據波斯西境，自立爲王。西隣於大海，有勝兵四十餘萬。

《宋史・外國傳六・大食》　大食國本波斯之別種。隋大業中，波斯有桀黠者探穴得文石，以爲瑞，乃糾合其衆，剽略資貨，聚徒浸盛，遂自立爲王，據有波斯國之西境。唐永徽以後，屢來朝貢。其王盆泥末換之前謂之白衣大食，阿蒲羅拔之後謂之黑衣大食。

乾德四年，僧行勤遊西域，因賜其王書以招懷之。開寶元年，遣使來朝貢。四年，又貢方物，以其使李訶末爲懷化將軍，特以金花五色綾紙寫官告以賜。是年，本國及占城、闍婆又致禮物于李煜，煜不敢受，遣使來上，因

詔自今勿以爲獻。六年，遣使來貢方物。七年，國王訶黎佛又遣使不囉海，九年又遣使蒲希密，皆以方物來貢。

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蒲思那、副使摩訶末、判官蒲囉等貢方物。其從者目深體黑，謂之崐崙奴。詔賜其使襲衣、器幣，從者縑帛有差。四年，復有朝貢使至。雍熙元年，國人花茶來獻花錦、越諾、揀香、白龍腦、白沙糖、薔薇水、琉璃器。

又　至道元年，其國舶主蒲押陁黎爾蒲希密表來獻白龍腦一百兩，腦肭臍五十對，龍鹽一銀合，眼藥二十小琉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甕，千年棗、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褊桃一琉璃瓶，薔薇水二十琉璃瓶，乳香山子一坐，蕃錦二段，駝毛褥面三段，白越諾三段。引對於崇政殿，譯者代奏云：『父蒲希密因緣射利，泛舶至廣州，迨今五稔未歸。母令臣遠來尋訪，昉至廣州見之。具言前歲蒙皇帝聖恩降敕書，賜以法錦袍、紫綾纏頭、間塗金銀鳳瓶一對、綾絹二十疋。今令臣奉章來謝，以方物致貢。』

太宗因問其國，對云：『與大秦國相鄰，爲其統屬。今本國所管之民纔及數千，有都城介山海間。』又問其山澤所出，對云：『惟犀象、香藥。』問犀象以何法可取，對云：『象用象媒誘至，漸以大繩羈縻之耳；犀則使人升大樹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殺之，其小者不用弓矢可以捕獲。』上賜以襲衣、冠帶、被褥等物，令閤門宴犒訖，就館，延留數月遣回；降詔答賜蒲希密黃金，準其所貢之直。三年二月，又與賓同隴國使來朝。

又　建炎三年，遣使奉寶玉珠貝入貢。帝謂侍臣曰：『大觀、宣和間，茶馬之政廢，故武備不修，致金人亂華，危亡不絕如綫。今復捐數十萬緡以易無用之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詔張浚卻之，優賜以答遠人之意。紹興元年，復遣使貢文犀、象齒，朝廷亦厚加賜與，而不貪其利。故遠人懷之，而貢賦不絕。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大食》　大食國，唐永徽中遣使朝貢云。其國在波斯之西。或云：隋大業中，有波斯胡人度怛曷水，若有神助，得刀殺人，劫奪商旅，其衆漸盛。因招附諸胡，有胡人十一來，據次第摩首受化爲王。此後衆漸歸附，遂割波斯西境，自立爲王。姓大食氏，名噉虎檻切。蜜莫末膩。又破拂菻音廩。及婆羅門城，所當無敵。兵衆有四十二萬。有國已四十四年。初王已死，次傳第一摩首者，今王即是第三。又云：前王常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涉八年，未及西岸。于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不語而笑，皆能動其手腳，頭着樹枝，人摘取，入手即黑乾。其使得一枝，今還在大食王處。長安中，使至，貢良馬。開元初，遣使來朝，進良馬、寶鈿帶。其使謁見，平立不拜，云本國惟拜天神，雖見王亦不拜。所司屢詰責之，其使遂依漢法致拜。今康國、石國皆臣屬之。開元十三年，遣使蘇黎滿等來朝貢，授果毅，賜緋袍、銀帶。又按賈躭《四夷述》云：開皇中，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代爲酋長。孤列種中又有兩姓：一號盆尼奚涅，一號盆奚末換。其奚涅後有磨訶末者，勇悍多智，衆立爲王。東西征伐，開地三千里，兼克夏臘，一名釤所監切。城。磨訶末後十四代，至末換，殺其兄伊疾而自立，性復殘忍，其下怨之。有呼羅栅木鬣人立波悉林舉義兵，應者悉令著皂。旬月衆盈數萬，鼓行而西，生擒末換，殺之，遂求得奚涅種阿婆羅拔立之。自末換以前謂之白衣大食，自阿婆羅拔後改爲黑衣大食。阿婆羅拔卒，立其弟阿蒲恭拂。至德初，遣使朝貢。代宗立爲元帥，亦用其國兵收兩都。寶應初，其使又至。恭拂卒，子迷地立。迷地卒，子牟棲立。牟棲卒，弟訶論立。貞元初，與吐蕃爲勍敵。蕃兵大半西禦大食，故鮮爲邊患，其力不足也。至十四年九月，以黑衣大食使舍嵯、烏雞、沙北三人幷爲中郎將，還蕃。

《資治通鑑・唐德宗貞元三年》　大食在西域爲最強，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

《文昌雜錄》卷一　大食，本波斯之別種，在波斯國之西，其人目深，舉體皆黑。

《嶺外代答・外國門下・大食諸國》　大食者，諸國之總名也。有國千餘，所知名者特數國耳。

《諸蕃志・志國・大食國》　大食在泉之西北，去泉州最遠。番舶艱於直達，自泉發船，四十餘日至藍里博易住冬，次年再發，順風六十餘日方至其國。本國所產，多運載與三佛齊貿易，賈轉販以至中國。其國雄壯，其地廣袤。民俗侈麗，甲於諸番。天氣多寒，雪厚二三尺，故貴氈毯。國都號蜜徐篱，或作麻囉拔。據諸番衝要。

又　其國本波斯之別種。隋大業中有波斯之桀黠者，探穴得文石以爲瑞，乃糾合其衆，剽略資貨，聚徒浸盛，遂自立爲王，據有波斯國之西境。唐永

徽以後，屢來朝貢。其王盆尼末換之前謂之白衣大食，阿婆羅拔之後謂之黑衣大食。皇朝乾德四年，僧行勤游西域，因賜其王書以招懷之。開寶元年，遣使來朝貢。四年，同占城、闍婆致禮物於江南李煜，煜不敢受，遣使上其狀，因詔自今勿以爲獻。淳化四年，遣副使李亞勿來貢，引對於崇政殿，稱其國與大秦國爲鄰，土出象牙、犀角。太宗問：『取犀象何法？』對曰：『象用象媒，誘至漸近，以大繩羈縻之耳；犀則使人升大樹，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殺之，其小者不用弓矢亦可捕獲。』賜以襲衣冠帶，仍賜黃金，準其所貢之直。雍熙三年，同賓瞳龍國來朝。咸平六年，又遣麻尼等貢眞珠，乞不給回賜。眞宗不欲違其意，嫉其還，優加恩禮。景德元年，其使與三佛齊、蒲甘使同在京師，留上元觀燈，皆賜錢縱飲。四年，偕占城來貢，優加館餼，許覽寺觀苑囿。大中祥符車駕東封，其主陁婆離上言：『願執方物赴泰山。』從之。四年祀汾陰，又來，詔令陪位。舊傳，廣州言大食國人無西忽盧華百三十歲，耳有重輪，貌甚偉異，自言遠慕皇化，附古邏國舶船而來，詔賜錦袍銀帶，加束帛。元祐、開禧間各遣使入貢。有番商曰施那幃，大食人也，蹻寓泉南，輕財樂施，有西土氣習，作叢冢於城外之東南隅，以掩胡賈之遺骸。提舶林之奇記其實。

《通志・四夷傳三・大食》 大食，唐永徽中，遣使貢獻。云其國在波斯之西。或云：初有波斯胡人，若有神助，得刀殺人。因招附諸胡，有胡人十一來，據次第摩首受記爲王。此後衆漸歸附，遂滅波斯，又破拂菻及婆羅門城，所當無敵。兵衆有四十二萬。有國以來三十四年矣。初王已死，次傳第一摩首者，今王卽是第三，其王姓大食。其國男人鼻大而長，瘦黑多鬚鬢，似婆羅門，女人端麗。亦有文（學）〔字〕，與波斯不同。出駝、馬、驢、騾、羖羊等。土多砂石，不堪耕種，無五穀，唯食駝、象等肉，破波斯、拂菻，始有米麵。敬事天神。又云：其王常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涉八年，未及西岸。於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不語，而皆能笑，動其手腳，頭著樹枝，人摘取，入手卽乾黑。其使得一枝還，今在大食王處。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六・大食》 大食，唐永徽中，遣使朝貢。云其國在波斯之西。或云：初有波斯胡人，若有神助，得刀殺人。因招附諸胡，有胡人十一來，據次弟摩首受化爲王。此後衆漸歸附，遂滅波斯，又破拂菻及婆羅門城，所當無敵。兵衆有四十二萬。有國以來三十四年矣。初王已死，次傳第一摩首者，今王卽是第三，其王姓大食。其國男夫鼻大面長，瘦黑多鬚鬢，（以）〔似〕婆羅門，婦女多端麗。亦有文（學）〔字〕，與波斯不同。出駝、馬、驢、騾、羖羊等。土多砂石，不堪耕種，無五穀，唯食駝、（象）〔馬〕等肉，破波斯、拂菻，始有米麵。敬事天神。又云：其王嘗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涉八年，未極西岸。於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不語而皆能笑，動其手腳，頭着樹枝，人摘取，入手卽乾黑。其使得一枝還，今在大食王處。

又 開元初，復遣使獻馬、鈿帶，謁見不拜，有司將劾之，中書令張說謂殊俗慕義，不可眞於罪。玄宗赦之。使者又來，辭曰：『國人止拜天，見王無拜也。』有司切責，乃拜。十四年，遣使蘇黎滿獻方物，拜果毅，賜緋袍、帶。或曰：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世酋長，號白衣大食。種有二姓：一曰盆尼末換，二曰奚深。有摩訶末者，勇而智，衆立爲王。闢地三千里，剋夏臘城。傳十四世，至末換，殺兄伊疾自王，下怨其忍。有呼羅栅木鹿人幷波悉林將討之，徇衆曰：『助我者，皆黑衣。』俄而衆數萬，卽殺末換，求奚深種孫阿蒲羅拔爲王，更號黑衣大食。蒲羅死，弟阿蒲恭拂立。至德初，遣使者朝貢。代宗取其兵平兩京。阿蒲恭拂死，子迷地立，死，弟訶論立。

又 宋乾德四年，僧行勤游西域，因賜王書以招懷之。開寶元年，遣使來朝貢。四年，又貢方物，以其使李訶末爲懷化將軍，特以金花五色綾紙寫官誥以賜。是年，本國及占城、闍婆又致貢物於李煜，煜不敢受，遣使來上，因詔今後勿以爲獻。六年，遣使來貢方物。七年、九年，皆遣使入貢。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貢方物。其從者目深體黑，謂之崑崙奴。詔賜其使襲衣、器幣，從者縑帛有差。四年，復有朝貢使至。雍熙二年，國人花茶復來獻花綿、越諾、揀香、白龍腦、白沙糖、薔薇水、琉璃器。

又 至道元年，其國舶主蒲押陁黎齎蒲希密表獻白龍腦、腦肭臍、龍鹽、眼藥、白沙糖、千年棗、五味子、偏桃、薔薇水、乳香山子、蕃錦、駝馬褥面、白越諾。引對於崇政殿，譯者代奏云：『父蒲希密因緣射利，泛舶至廣州，逮今五稔未歸。母令臣遠來尋訪，昨至廣州見之。具言前歲蒙皇帝聖恩降赦書，賜以法錦袍、紫綾纏頭、閒塗金銀鳳瓶一對、綾絹二十疋。今令臣奉章來謝，以方物致貢。』太宗因問其國，對云：『與大秦國相隣，爲其統

屬。今本國所管之民裁及數千，有都城界山海閒。』又問其山澤所出，對云：『唯犀象、香藥。』問犀象以何法可取，對云：『象用象媒誘致，漸以大繩羈縻之耳；犀則使人升大樹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殺之，其小者不用弓矢可以捕獲。』

又　熙寧中，其使辛押陀乞統察蕃長司公事，詔廣州裁度。又進錢銀助修廣州城，不許。六年，都蕃首保順郎將蒲陀婆離慈表令男麻勿奉貢物，乞以自代，而求爲將軍，詔但受麻勿郎將。其國部屬各異名，故有勿（延）〔巡〕，有陀婆離，有兪盧和地，有麻囉拔等國，然皆冠以大食。勿（延）〔巡〕所貢，又有龍腦、兜羅綿、毬錦襆、番花簟，陁婆有金飾壽帶、連環鉤臂、數珠之屬。

又　其國在泉州西北，自泉州發船四十餘日，至藍里博易住冬，次年再發，順風六十餘日方至其國。本國所產多運載與三佛齊貿易，商賈轉販以至中國。其國雄壯，其地廣袤，民俗侈麗，甲於諸蕃。天氣多寒，雪厚二三尺，故貴氈毯。國據諸蕃衝要，其王錦衣玉帶，躡閒金履，朔望則戴百寶純金冠。其居以瑪瑙爲柱，綠甘爲壁，水晶爲瓦，碌石爲甎，活石爲灰，帷幕之屬悉用百花錦。官有丞相、太尉，各領兵馬二萬餘人。馬高七尺，士卒驍勇。民居屋宇與中國同，但瓦則以薄石爲之。市肆誼譁，金銀綾錦之屬，種種而聚，技巧咸精。

《異域志・大食國》　在海西南山谷間有樹，枝上生花如人首，不解語，人借問，惟笑而已，頻笑輒落。大食，諸國之總名，有國千餘，其屬甚多。

《三才圖會・人物・大食國》　大食國，在海西南一千里，居山谷間有樹，枝上花生如人首，不解語，人借問，惟笑而已，頻笑輒凋落。大食，諸國之總名，有國千餘，其屬有麻離拔、白達、吉慈尼、眉路骨、勿斯離，餘未及知。

《圖書編・大食》　大食，其國波斯之西，在泉州西北。其國雄壯，其地廣袤，據諸番衝要。

《諸夷考・大食國》　大食國，本波斯之別種。地方千里，勝兵四十餘萬。民俗侈麗，其王頭纏織金番布，朔望則戴純金寶冠。所居以瑪瑙爲柱，（緣）〔綠〕粉爲壁，水晶爲瓦。臺榭飾以珠寶，堦砌包以純金。王視朝，坐珍珠簾內。將相披金甲，戴兜鍪，擁衛左右。餘官各領兵馬，馬高七尺。士卒驍勇，武藝絕倫。街闊數丈，鋪以光細石板。民居畧同中國，但瓦則以薄石爲之。市肆誼譁，百貨皆集。有駿馬，云與龍交而產者，日行千里。有駝（馬）〔鳥〕，可騎。瓜大者，數人食一枚。其王嘗令人入海，經涉八年，未及西岸，於海中石上見大樹枝，上皆生小兒，見人笑而不語，連枝摘取即乾黑，王寶藏之。樹兒見《瀛海續聞》即《西遊記》所謂人參果是也。

《海國聞見錄・小西洋記》　阿黎米也，東鄰包社大白頭，北接東、西多爾其，西北濱於大西洋之中海，西聯烏鬼國陸地一隅，自西至西南與烏鬼之地隔對一海，南臨大洋。國爲多爾其所屬，貢男女於多爾其爲奴婢。

《續通典・邊防三・大食》　大食，自唐玄宗開元初遣使來貢。其南有都盤等六國，天寶六載，皆遣使入朝，并封爲王。宋太祖乾德四年，僧行勤游西域，因賜王書，以招懷之。開寶元年，遣使來朝貢，後屢貢方物。遼太祖天贊三年來貢，聖宗時遣使進象及方物。爲其子察克舊作冊割，今改正。請婚，以王子班郎君胡思聖女噶老舊作可老，今改正。爲公主，嫁之。

《續通志・四夷傳三・大食》　大食國，本波斯別種。隋大業中，波斯有桀黠者探穴得文石，以爲瑞，乃糾衆剽掠，資貨浸盛，遂自立爲王，據有波斯西境。國人討之者，皆敗，破拂菻，南侵婆羅門，并諸國，勝兵至四十萬。唐永徽二年，大食王噉蜜莫末腻始遣使朝貢，自言王大食氏，有國三十年，傳二世。開元初，復遣使貢。十四年，遣蘇黎滿獻方物，拜果毅，賜袍帶。其王盆泥末換之前謂之白衣大食，阿蒲羅拔之後謂之黑衣大食。阿蒲羅拔死，子阿蒲恭拂立。至德初，遣使朝貢，代宗取其兵平兩京。阿蒲恭拂死，子迷地立，傳弟訶論。貞元時，與吐蕃相攻無閒歲，故吐蕃鮮盜邊。十四年，遣使者含差、烏雞、沙北三人朝，皆拜中郎將，遣還，其後絕不聞。宋乾德四年，僧行勤遊西域，因賜其國王書，招來之。開寶元年來貢，四年又貢，命其使爲懷化將軍。六年、七年、九年，皆來貢。太平興國中，再遣使來貢。淳化四年，遣其副酋長李亞勿來貢。其國舶主蒲希密至海南，以病不能詣闕，附表來獻，賜敕書、錦袍、銀器等答之。至道元年，其子蒲押陁黎又奉蒲希密表來貢，并謝前賜。太宗問其國，云與大秦國鄰，爲其統屬，今本國所管民纔數千，其山澤所出惟犀象、香藥。留數月，遣回，降詔答賜希密黃金，準其貢直。自後歷世朝貢不絕。建炎三年，遣使貢寶玉、珠貝。帝謂侍臣曰：『捐數十萬緡以易無用之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詔張浚卻之，優

賜以答其意。紹興元年，復遣使貢。

《瀛環志略・亞細亞・印度以西回部四國》 阿剌伯，亞拉彼亞、亞拉鼻亞、阿爾拉密阿、阿辣波亞、阿黎米也、阿丹、阿蘭、天方、天堂。回教初興之國也。北界東土耳其，東界波斯及阿勒富海，南距印度海，西抵勒爾西海。俗稱紅海。長四千餘里，廣三千餘里。其地西南濱海一帶有腴壤，中央皆戈壁。沙磧也。商旅必結隊以行，否則虞盜刼，且慮風沙埋沒。物產唯棗最多，人與畜皆食之。產名馬，牧者愛養如兒子，能一日行五六百里。駝尤良，負重行遠皆賴之。又產加非、香料、沒藥之類。其地古時爲土夷散部，恆役屬於波斯。陳宣帝大建元年，有摩哈麥者。或作摩哈默，又作瑪哈穆特。生於麥加，一作默伽，又作美加。少年爲商，往來西國，娶富商之寡，遂致大富。不識字而性聰敏，以佛教拜偶像爲非，而泰西諸國耶蘇教已盛行，思別創教門以自高異。入山讀書數年，著書曰《可蘭》，宣言於衆，謂獨一眞主上帝，命聖者教化世人，初命摩西，次命耶蘇，兩人之教雖行，然不能徧及也，復命摩哈麥立教，以補其缺。入其教者，焚香禮拜念經，禁食豬肉。唐高祖武德四年，逃難於麥地拿，一作默德那，又作美的納。土人靡然從教，卽以是年爲元紀。今回教稱一千二百幾十年，卽本於此。歐羅巴則以耶穌生年爲元年，故稱一千八百幾十年。其後徒黨日衆，不入教者，率衆攻之，兵敗徒散，收合復起，遂滅大敵，據阿剌伯全土，布其教於四鄰，鄰部皆畏而從之，回教遂蔓延西土。當其盛時，嘗翦滅波斯，荐食羅馬，猶太買諸諸部。據阿非之北境，紅海、地中海南岸諸部。裂歐羅之西垂，西班牙、葡萄牙。從橫三土，亞細亞、阿非利加、歐羅巴。幾於無敵。後爲土耳其所攻，屬藩盡失，日就衰微，卒乃納貢於土耳其，稱藩國焉。西域稱摩哈麥。爲派罕巴爾，華言天使也。其苗裔稱和卓木，華言聖裔也。巴達克山、塔什干皆其支派。

又 麥加、麥地拿皆在紅海之濱。摩哈麥生於麥加，其地有黑石，上作大殿，周一里許。麥地拿爲摩哈麥葬處，斂以鐵棺。每歲諸回回來兩地禮拜，南洋、西域、泰西、阿非利加，近者數千里，遠者數萬里，接踵膜拜，以數萬計。

又 按阿剌伯，古條支國也。回教既興，乃有天方、天堂等名，皆花門誇耀之稱，比其國於天上，其實本無此名。其國在波斯之西南，前明時累次朝貢，多由西域陸路來。明初，鄭和等由海道使西洋，至天方而止，稱爲西洋盡處，彼蓋由印度海駛入紅海，遂以爲海盡於此，而不知小西洋之外尚有所謂大西洋也。

又 考泰西人所刻地圖及所著書，五印度之西，土耳其東土之東，土耳其東土，卽西里亞、猶太諸地，在大秦國之東境。止有波斯一國。阿富汗、俾路芝皆波斯地，乃近代所分割，非古建國。稽之前後《漢書》，出莎車南道，西踰葱嶺，爲大月氏、安息諸國，毗連者爲罽賓、烏弋山離、條支諸國，證以泰西人地圖，波斯西南之阿剌伯，東界阿勒富海，俗名東紅海。南界印度海，西界勒必西海，俗名紅海。惟西北一面通陸路，與《漢書・條支傳》所云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惟西北隅通陸道者，一一脗合，是條支之爲阿剌伯，確鑿無疑。又《前漢書・安息傳》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又稱其國臨嫗水，商賈車船行旁國。又《後漢書・大秦傳》稱，大秦王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遏不得自達。今考波斯東北界有沙磧，臨阿母河，卽古之嫗水，其西界接土耳其東土，正古大秦國東境，由大秦通漢，舍此別無道路，是今波斯之爲安息亦無可疑也。惟大月氏、罽賓、烏弋三國爲今何地，迄無定論。或謂愛烏罕爲大月氏，北印度爲罽賓，中印度爲烏弋山離，殊未的確。大月氏本湟中行國，爲匈奴所破，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嫗水北爲王庭，今考嫗水卽阿母河，源分十數支，皆在雪山之北，葱嶺之西，匯流之後，西北行約二千餘里，又北折行約千里，而入於鹹海，在裏海之東，非裏海也。大月氏王庭既在嫗水之北，則其部曲自在嫗水左右，乃今布哈爾境土。愛烏罕在嫗水之南，距嫗水尚遠，以地勢攷之，似卽古之罽賓，其地與印度之克什米爾接壤，風土物產亦相類。以罽賓爲北印度，始於唐釋玄奘，證之《新唐書》殊爲未合。《新唐書》曰：天竺居葱嶺南，幅員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南天竺濱海，北天竺距雪山，圍抱如壁，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指畫地界，確鑿分明，證以泰西人地圖，亦絲毫不爽。罽賓爲天竺接界之國，則其不在天竺界內，不待辨而明矣。既在天竺之西，則其爲今之愛烏罕，又不待辨而明矣。如舉北印度而屬之罽賓，則天竺有東、西、南、中，而無北，何以謂之五天竺？不曰北印度卽罽賓，而曰與罽賓接，是二非一，彰彰明甚。烏弋山離國，《前漢書》稱東與罽賓，北與撲挑，西與黎軒、條支接，《後漢書》稱自皮山西南經烏秅涉懸度，歷罽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又西南馬行百

餘日至條支，是其國在罽賓之西南，條支之東北，乃今俾路芝及波斯極南境。黎軒即黎鞬，大秦國之別名，其東境正接波斯。條支即阿剌伯，其西北隅亦接波斯。波斯即漢之安息，若謂烏弋即中印度，則中隔數千里之安息，何由得與黎鞬、條支接耶？五印度西界有印度河，河西山岡連屬，是即天竺與迤西諸國天然界限。若謂罽賓爲北印度，烏弋爲中印度，西印度亦必包於兩國之中，是所謂天竺者，將專指東、南兩印度乎？且《漢書》明列罽賓、烏弋、天竺爲三國，今乃割天竺之大半屬之罽賓、烏弋，而令天竺本國轉無位置之處，恐孟堅、蔚宗無此紕繆文法也。又《天竺傳》稱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爲名。磐起不知爲何地，高附別有傳，云在大月氏西南，本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乃得高附云云。度其地總在附近印度河一帶，曷嘗云西至罽賓、烏弋皆身毒之地，俱以身毒爲名乎？又《天竺傳》稱天竺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曷嘗曰在罽賓之南、烏弋之東乎？諸胡弱肉強食，一彼一此，數十年即有變更，而大地山河，萬古不易，按圖而稽，固歷歷可攷耳。《後漢書》：東漢和帝永元九年，西域都護班超遣掾甘英往通大秦，抵條支，臨海欲渡，安息西界船人告以海水廣大，往來須齎三歲糧，英疑憚而止。大秦屢欲遣使於漢，爲安息遮遏不得通。桓帝延熹九年，其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得一通云云。考泰西人地圖，安息即今之波斯，條支即今之阿剌伯。東漢時，大秦即意大里之羅馬。正當全盛，未分東西，詳《意大里圖說》。其國都在意大里之羅馬，東境至西里亞，猶太，即《唐書》之拂菻國。與安息接壤。若由安息往大秦，渡嫣水，入安息境，約三千餘里，即今波斯。即已入大秦東境，今土耳其東土美索不達迷亞部之巴索拉地。再西北行約三千餘里，今土耳其東土，中土。渡海峽，即君士但丁黑海峽口。歷希臘之北境，今土耳其西土。約二千里至意大里之東北境，今墨地利亞地。又西南行千餘里即至大秦都城，即今羅馬。計陸路萬里而近。自西里亞以西皆大秦地，《漢書》所云從安息陸路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從無盜賊寇警者，的確不誣。又云道多猛虎、獅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爲所食。按西里亞以西皆大秦名都大邑，四達通衢，安得有猛獸遮害行旅，蓋安息貪繒綵交市之利，必不欲大秦之通漢，故爲此誕說，以阻漢使之西行，所謂遮遏不得通者，此也。若由條支從海道往，則阿非利加之大浪山一路，自明以前未通舟楫，即今歐羅巴諸國貨船往來之路。明弘治間葡萄牙始創行之。歐羅巴東來海道率取道於地中海、紅海，條支都城在麥加，乃紅海北岸，《漢書》云條支城在山上，周迴四十餘里，正今之麥加城也。而其東境又臨阿勒富海，甘英所臨之海，未知其爲阿勒富海，抑即紅海，若爲阿勒富海，則須繞條支三面之海，計水程六七千里，至紅海之尾而海盡，行陸路一百七十里，地名蘇爾士，麥西國地。至地中海之東南隅，再登舟西駛約六千餘里，而抵大秦都城，即羅馬。計水程約一萬三千餘里。若所臨係條支都城之紅海，則西北駛千餘里已至紅海之尾，計水程不足萬里，中間隔陸路一百七十里，不能一帆直達，明以前歐羅巴大船不能直抵中國，即因此阻隔。《海國聞見錄》所謂恨不用刀截斷者也。近年英吉利用火輪船遞送文報，皆由此路。地中海另有火輪船接遞。然舍此別無道路，計其水程速則四五十日，遲亦不過兩三月，半載儘可往返，何至須齎三歲糧，蓋安息總不欲大秦之通漢，故使西界船人麥加距安息已遠，甘英所臨之海，當係阿勒富海也。設此詞以難之。甘英憚於浮海，遂中止耳。至安敦之入貢，由日南徼外。即今越南南境之占城一帶，乃由紅海駛入印度海，東南行至蘇門答臘、噶羅巴之巽他海峽，轉而北行，入南洋，抵越南之南境。今歐羅巴諸國來粵東，繞阿非利加至印度海後，亦由此路。若從陸路，須由日南歷暹羅、緬甸，抵東印度，越中印度，至西印度，無論中間歷數十番部，使幣難通，而西印度以西仍須經遮遏之安息，方達大秦東境，故知其必由海道無疑也。大秦國之北方，亦有陸路可通中國，須從墨地利亞東北行，歷峨羅斯南境，至裏海之北岸，轉而東行，歷西域游牧城郭諸部，可抵玉關，此則不入安息境，無從遮遏之矣。然兩漢時，大秦北境至日耳曼而止，墨地利亞以東、以北，皆匈奴別部，時峨羅斯尚未立國。時擾大秦邊境，斷無可通之理，故通中國惟安息一路，既爲所遮遏，不得不由海道也。

《海國圖志・西南洋・西印度阿丹國》一作阿蘭。　阿丹國，一作阿蘭，一名阿臘比阿，又曰曷剌比亞，在阿細亞洲極西南，東、西、南皆界海，北界都魯機，東西距千一百里，南北距千五百里，幅員百十六萬六千方里，戶口約千萬名。形勢亦居要害，惟地多沙石，缺源泉，惟資山澗灌溉，遇沙即滲。通國僅有東隅一小港耳。西那山、伊阿列山、郎里山皆最高，濱臨西海。在墨加、墨德那各族中。不產草木，故古咸謂之石阿丹。然墨加之地較他處

尙稱沃壤，產上品乳香。其史書經典皆依回教。無官無王，類以族分，每族教頭即部長也。內地事牧畜，海岸多商賈，惟邊界土蠻事劫掠。

耶穌紀年七百以前，唐武后時。鄰國皆亂，獨阿丹無恙。有馬哈墨者，被謫多年，收納勇敢，教以戰陣。值羅汶之衰，東征西討，西取摩羅果，又渡海取呂宋等邊地，東取阿沙斯河各地。遂創立法制，與各教爲仇，爲古今文字之一變。傳及其兄子阿釐，嗣位爲大教師。初尙樸實，迨商旅輻輳，漸即樂逸。自後復有哈倫阿、蘭士支阿爾門二人佐理，大興文學。因本國磽确，遂遷于巴社，即古時巴比羅尼阿之首區也。嗣被韃靼里侵擾一空，謂元代蒙古也，曾滅回回祖國。退保本國，還其樸俗，不與他國往來。其濱海西岸復被都魯機奪去。越二百年，明英宗正統初，距元太宗末計二百年。值都魯機衰弱，始復奪回。千七百二十年，康熙五十九年。本國忽有微賤之洼都阿哈，聚集徒黨，欲興復麻哈密之教，刪去其附會，自謂能知未來。有少年頭目依沙烏信之，以兵力迫衆遵從，連合各族立爲通國教主，以墨加、默德那兩處爲首區，威震鄰國，一時稱盛。遂率其子阿巴爾臘圖據伊揖、磨加等國，廣行教化。伊揖之巴札領兵拒敵，竟擒阿巴爾臘歸國，戮之。然其教內之人滋蔓難圖，地方遼遠，兼多曠野，可以乘機出擾，而外地不能進攻。

政事以一族爲一部，每族立一教首，各理各族，不相統屬。故阿丹之族譜推究極詳，自古迄今，未有改易。其族中操權父老，謂之小師。而于衆小師中，議立一師，謂之大師，各小師均屬之。有大小，無尊卑。大者不能以王自居，而小者亦不以臣僕稱也。各族均有炮臺，牧畜游牧曠野，毋虞攘掠。人皆悍鷙好勝，各族亦互相械鬥。若能聯族合心齊力，實爲勁旅，阿細亞洲內強國恐非其敵。歷來各國均有更亂，而阿丹依然如故。此外又有一人曰耶米，在僻地獨立一族，以貴人執政。後有伊滿相繼爲政，于千六百三十年，明崇禎三年。將都魯機人驅逐，即擅權爲教主，立加底士官以判事焉。阿丹之人瘦小面黃，多力足智，善騎射鳥槍。俗尙儉節，富者始食稻米，皆產他國；貧者僅食本地大麥，以加非豆、柳豆之壳浸水飲之。凡菜飯皆調以駱駝乳，罕肉食。富家宴賓惟潔蔬菜，口腹之人衆皆不齒。衣則腰膊各纏白布，以便插刀。惟布帽無論寒暑，厚十余層，金綫繡字，再垂金銀穗于兩肩。其教師均出世家，如歐羅巴之俗，故師之名雖南面不易。國中麻哈密之後裔生齒蕃多，雜處民間，無處不有。其尊貴世家謂之煎里靡，其帽貴綠。又有哥厘士十二家，專司教事，亦得冠綠。部人望之若神明。俗尙劫奪，務慷慨。行人過境，必先求其保護，但有一飯之緣，即慨諾出力。設無保護，即謂是應劫之物，雖同處款洽，而一至曠野無不劫奪，如未謀面者然。惟被劫之人但尾至其帳，尙可動其矜憐，不至全受災害也。家居飲食時，見有行人，必招同餐，恐人疑其貧窶。喜結交，多禮節，乍見即搖手爲禮，曲盡殷勤，尊長見卑幼亦然。童稚即習禮儀，然皆虛文鮮實。器量狹小，與人有隙，不報不休，誤行觸犯，亦必報之。非特報其本人，且必誅及其族中尊貴而後已。故出門必攜利器，坐以達旦，終宵不寐，積習牢不可破。人多妻妾，別內外，民婦或可游行，若部落之女，不蒙頭即不外行，較之都魯機、巴社防範尤嚴。回教原出于阿丹，而阿丹又以馬哈墨爲最著。迨後又分兩種，一曰色底特士教，一曰比阿厘教，各立門戶。常見都魯機、巴社與阿丹人爭辯教理成仇，反以馬哈墨所傳之教爲邪教，是何謂耶？惟阿丹人不甚拒絕外教，故歐羅巴客商往彼貿易，或導人以克力士頓教，亦復客留善待，不至輕忽拒絕。若哇都阿哈之教，自爲伊揖敗死後，教亦不甚流傳。阿丹音語與由斯及巴社等相似。其書籍近多散軼，因先日奪得外地建造部落時，盡將著名書籍先運往貯，及至地失而書亦隨淪。本國人復又著輯論族類、論仇敵、論攻擊、論游覽、論女人以至小說等書。近有小說謂之《一千零一夜》，詞雖粗俚，亦不能謂之無詩才。土產加非豆、柳豆、巴爾色馬香、乳香、沒藥、樹膠、沉香、馬、駱駝。阿蘭爲香料聚集之埠頭，名馳異域，其實本國僅產乳香、沒藥、巴爾色馬香耳，餘俱購自阿末里加洲。

《萬國地里全圖集》曰：亞剌伯，即天方、阿丹，回教祖國也。此乃半土，南及南海，北至土爾其藩屬國，東接白西及其海隅，西及海峽，名曰死門，又至江海，以蘇葉微地（速）〔連〕與亞非利加大地。北極出自十一度至三十一度，偏東自三十度至六十度五十分。長四千五百里，闊三千六百里。大半沙漠，惟出棗。南方產珈琲，香味價貴。土出香料、藥材。其馬大有名，上山如平地，落水如浮橋，一日能走二百里。其駝係國之舟，忍耐辛苦。

陳宣帝大建元年，回教始祖摩哈麥者生于麥加邑。少年商游西國，雖不識字，性好默思道理，貿易通利。一觀本地人民，獨拜偶像，心內不悅，新造教門，令妻受之。其親戚朋友進教後合爲一會。著聖書，稱曰《可蘭》。獨一眞主上帝，而摩哈麥乃其所差之聖人。欲奉事上（帝），必每日定期祈禱念

經，賙濟貧乏，每年一次連月守齋，日間不食；必須終年一次往麽哈麥生死之兩邑附近其墓燒香禮拜；禁豕肉、飲酒，固守，死后即昇上界，享天女之樂。但佛教之徒不肯悅服，令麽避危，藏身穴內。唐高祖武德四年，逃麥地拿之邑，居民悅接，幷其從徒。以此年爲元紀，信徒雲集，結群攻擊。次年其敵復來，固圍國邑。麽哈麥募兵報讐，征取其炮臺，乘機掩殺，糜爛其民，威權愈重。是以使人遍往四方，令諸國承其教，稍敢忤違，率兵剿滅。年及五十，督兵侵本邑，拆壞菩薩，酷戮異己。土人畏其兵力，不敢不信服。進貢如是，其教廣布西域。

西奈山在亞剌西北方。商朝年間，上帝于此處雷電，頒立十條誡諭，人類敬守。

麥加在西方，離紅海不遠。回回民于此集會，拜麽哈麥所生之屋。于四角一里之殿有黑石，古人所敬，親嗅七次，周行後洗身水源，以表滌罪。巡行、瞻禮、上山事竣，其罪一概赦免。其城之居民三萬丁，每因大會，生意豐盛。

麥地拿系麽哈麥葬處，卧于鐵棺。回回亦往彼燒香。但城褊小，房屋不過五百（萬）〔間〕，年年南海、西域西國與亞非虔信士不止數萬，起程赴城，泛江涉嶮而至，大衆繁雜稠擠。

《地球圖說》：亞拉比亞國，又名亞拉伯國，東界白耳西亞海，南界南海，西界紅海，北界土耳基國，其百姓約有一萬之數。都城名麥加，城內民六百萬。其麥加之城，即昔回回教主麽哈麥所生之城。又一城名麥地拿，即回回教主葬地。故凡西域等國，不嫌千里之遠，每年必數至燒香禮拜。蓋昔年回回教主麽哈麥自云：奉天神親諭，令著聖書一冊，名曰《可蘭》，以示庶人。若能信從，即享天福；如遇不信之徒，即行誅戮，以致亞細亞之西方各國不敢不信。至禮拜日期亦以七日爲例，但與耶穌教不同，回教禮拜日在耶穌教禮拜後之第五日也。

《地里備考》曰：天方國又名亞拉亞，在亞細亞州之西，北極出地十二度起至三十四度止，經綫自東三十度起至五十七度止。東至科漫、白爾西亞二海灣，西枕紅海，南連科曼海灣暨印度海，北界穌挨斯徑暨土耳基亞國，長約六千里，寬約五千里，地面積方約八十萬里。烟戶一京二兆口。沙漠居多，丘陵甚少，一望平原曠野。河之大者有二：曰美丹，曰北波。其餘小川，不注于海。田土磽瘠，荒野寥絕，東南濱海，頗爲膴腴。土產銅、鐵、鉛、靛、穀、菓、烟、蔗、香料、胡椒、綿花、熟皮、珍珠、白玉、珊瑚、瑪瑙、鹵砂、硫磺、花石等物。禽獸蕃衍，馬匹極良。地氣互異，近日稍和，各處甚熱。泉少水缺，人物難堪。至于朝綱、諸酋統轄。所奉之教乃回教也。技藝庸陋，貿易興隆。本國自古開基，以至唐高祖武德五年，歷代相傳，幷無分踞。其後有本國美加城回人馬何美者，布傳新教，煽惑民心，紳衿家皆拂其言，且圖杜絕其教。乃去美加城，入美的納邑。居無何，名溢遐邇，授徒甚衆。因率之以攻美加城，既陷其地，復強其民，遂即位爲君，敷布新教，通國皆從風而靡，奉爲聖人。及薨，嗣君復以新教流布于亞細亞、亞非里加、歐羅巴三州，取地甚多。其後國勢凌替，互相分析，喪地于土耳基亞國者甚多。通國分爲六域：一名黑德倭斯，建于山谷之中，屋宇宏峻，街衢闊直；一名耶門；一名亞達拉毛；一名科曼；一名剌沙；一名內的惹。

《外國史略》曰：亞拉國半地，南及印度海，北連土耳其藩屬地，東連白爾西亞海隅，西及紅海，爲蘇益之微地，與麥西國隔海峽，即回教之天方國也。廣袤方圓五萬里，居民千二百萬。地多沙，恆酷暑。無土產，惟海島中產棗幷各樹，人賴以活。耶閔部，廣袤方圓三千二百四十里，居民三百萬口。產香馥、樹膠、沒藥等貨。其都曰末加城，出珈琲。東南及沙漠，西及紅海。有土酋管理，與麥西定貢物，其城曰撒那。阿曼係東南之地，東及白西亞海隅，東南有沙漠。其君有權勢，亦在鄰地或亞非利加兩海邊開埠。其城曰母士甲，居民萬二千口，是最廣之埠。哈查係白爾（白）〔西〕亞海隅，多海賊。黑查乃紅海濱之聖地，有兩邑：曰（黑）〔墨〕加，曰米地那那。回回所集。西北係磽地。內地有尼耶地，居民皆背回教。南海邊曰哈答毛，居民無幾。此地天氣殊異，平地尤熱，夜則反冷；有數處無雨，獨降露。地乾水鹹，亦產麥及甘露棗、綿花、藥材、烟、各種樹膠，運賣他國。馬尤駿，善走。多駝，民食其肉，用其毛，資其載負，來往皆以駝爲業。多獅、駝、野羊、野獸。土民貧而野，好游牧搶劫，以帳房爲居，牲乳爲食。各立長領，雖統屬于土耳其之君而不遵其命。隨意恣行，有犯之者必殺乃已。各族類亦恆相肇衅。其民自古不服他國，雖異國犯其界，俱未能勝。後亦爲希臘擊服。希臘君歿，亞拉百姓侵據河中間地。東漢安帝永初間又爲羅馬國強服。其邊地百姓或敬星宿、太陽，或奉耶穌教，亦有猶太國人爲王，禁遏耶穌門徒，

于是各族類屢鬥。有穆哈默者，本爲商賈，遠貿易，與道士往來，習印度、猶太之經典，隱居崖穴，忽若神授，因自立一教。邑之居士不信而驅逐之。唐高祖武德二年，穆哈默遂往異鄉聚衆起兵，立年號，自稱天使。屢戰獲勝，四方雲從，勢日益大，迫令鄰國之君棄其教而進回教，風俗丕變。穆既歿，其兄子嗣王位，益興其教，越羅馬之界，攻取其大城，有不肯奉其教者誅焉。後侵麥西國，疆土日廣，于是北據是班，東服白西亞，盡占五印度國，如是回回之教四布數百年。有麥西賢士著書闢其說爲異端，由是麥西國領大軍以驅除之，其教始漸廢。

亞拉國分三大分：一曰石地，一曰沙地，一曰豐地。石地在西北方，猶太人初出麥西國，即至此地。所謂摩西聖人受上帝命于西奈山，即此處也。穆哈默所自出之邑曰墨加者，四方雲集，無不敬爲聖域，貿易輻輳。米地那者，穆所葬，墓在廟內，輝煌焜耀，多不遠千里來禮拜之焉。音破者，紅海邊之港，居民六千。墨加之港，居民萬五千，商船極多，爲亞拉最豐之市埠。又摩加者，居民五千，出珈琲。東邊莫甲邑最旺相，在白爾西海隅。有海賊巢穴，英人兩次殄滅之。英人在死門海峽開埠，曰亞篤，堆積石炭以便火輪船往來。地甚磽，居民亦少。吉曼爲西南之地，大半沙野，其都會同名。近曰白爾西國王與土耳其之君分據亞拉之地，居民皆在山內，不順外國之主，只貢微物而已。

《出使日記續刻》卷七 〔光緒十九年二月〕十一日記 阿喇伯爲亞細亞西南之第三土股，在赤道北十二度四十分至三十四度五十分，西經五十六度至八十四度。開國于夏少康之世。唐武德五年改名什來生司，即《唐書》之大食國也。是時有國者曰謨罕默德，爲回教之祖，著書曰《可蘭經》，所謂三十本三千六百段者也。其教又分爲二，曰阿所大士教，曰叶自教。阿所大士爲謨罕默德之婦翁曰安拜畢開所傳，叶自教爲其子婿愛力所傳。謨罕默德死于貞觀六年。其徒遍走四方，亦能以兵威衛教，南涉阿非利加，東入亞細亞諸國。宣宗時，攻歐洲，得西班牙地而王之。明景泰時，得土爾其全境，是爲回教極盛之時，教徒有一萬萬人。國朝乾隆十五年，有國者曰阿拜得愛爾俄海俾。嘉慶二十三年，其曾孫曰阿畢代拉，爲敵兵所敗，囚于君士但丁而死。同治十二年，土爾其人來攻，英人不欲土之得阿喇伯也，爲之講和而罷兵。

又 〔十二日記〕 居民九百萬。文字守《可蘭經》。曆法與各國異，所謂回回曆也。頗究心於天文、算學、化學。俗好張大其教，故他教不易流入。政令不出于上，自主之族不可以數計。以麥思恰特爲都城，爲摩開特王所居。今稍稍著者，曰奧門蘇丹，曰峨海卑蘇丹，曰什末蘇丹。力非足以自存，而爲鄰國所不貪。觀其政令渙散，地土荒蕪，殆無振興之理。

《五洲屬國紀略·附錄·亞洲各國》 阿剌伯，爲亞細亞西南第三土股，在波斯西南，隔東紅海，西北界土耳其。後漢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抵條支，即其地。唐武德五年改名什來生司，《唐書》所謂大食國也。謨罕默德始倡回教之說，著書三十本，三千六百段，曰《可蘭經》。謨罕默德死於貞觀六年，六百三十六年。其徒徧走四方，頗能以兵衛教，南涉阿洲，東入亞細亞各國，又得西班牙地而王之，明景泰時一千四百五十年。得土耳其全境，是爲回教極盛之時，教徒有一萬萬。中史皆稱爲天方國。至同治十二年爲土所攻，英爲講和而罷。全境多山，在南界者尤高峻。有大沙磧曰代諾，譯言稍小之沙，皆草木不生。又北別爲一沙，有沙帶、石帶，時見水澤。西北紅海濱有西奈山，爲摩西頒示十誡之地。都城曰麥思哈，即謨罕默德所居，彼教稱爲聖城。國內政令不一，自主之族甚多。西海口曰熟地，東海口曰木甲，爲通商之埔。居民約九百萬。曆法用回回曆，紀元於陳後主至德二年，西曆五百八十四年。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阿剌伯》 阿剌伯，或名亞拉彼亞。在波斯西南，中隔波斯海灣，俗名東紅海，東南界大洋，北與西北接東土耳其，西與西南抵紅海。南北相距約四千二百里，東西約三千二百餘里。古稱條支國，《後漢書》和帝永和九年，西域都護班超遣掾甘英往通大秦，抵條支，疑憚而止，即此國也。迨回教既興，有天方、天堂等號，皆彼中誇耀之語，非實有此名。或有誤稱爲默伽與默德那國者，本其大城而名。按《明史》，宣德五年，鄭和使西洋，遣人至天方國，往返經歲，市奇珍異寶以歸，國王遣陪臣隨朝使來貢。正德初，武宗令甘肅守臣訪求諸番騾馬，番使云良馬出自天方，守臣因請諭諸番貢使，傳達其王入貢，果應命而來，常五六年貢一次，迄萬曆中不絕。其地昔爲土夷散部，陳宣帝大建元年，有謨罕驀德者生默伽城。少時家貧，豢駱駝爲業，繼從賈遠遊，徧交異國。年二十五娶富商寡婦，遂致大富，因萌霸國之心，於隋煬帝大業五年，創立教門，以詭言異行，羈服

人心，人多信之。初謨罕驀德【略】妄稱此時多受上神默牖，陟爲天使，能預知將來。荒誕無憑，莫此爲甚。如是者三年，得信徒五十餘人，妻亦與焉。唐高祖武德三年，民人不悅，共起攻之，潛竄至默德那城，幸免於難。轉益自負，宣講尤殷，土人靡然從教，即以是年爲紀元。其後徒黨日衆，不入教者率衆攻殺之，遂據阿剌伯全土，漸布其教於四鄰，不從者懾以兵，鄰部皆畏而信從，回教遂蔓延西域。及大勢稍定，益縱其驕淫之志，廣娶婦女，妻十有餘，妾不可以數計，復奪繼子之妻，據爲己有。年六十二逝世，葬默德那城。每歲諸回回至其地，接踵膜拜，以數萬計。謨罕驀德歿後，諸將繼起，東征西奪，威震一時，翦滅波斯，侵佔猶太等國，據亞斐利加北境，裂歐羅巴西陲，縱橫三洲，幾於無敵，後爲土耳其所攻，屬藩盡失，日就衰微，不能復起矣。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三・阿剌伯國》　阿剌伯。徐《志》阿剌伯亞拉彼亞、亞拉鼻亞、阿爾拉密阿、阿辣波亞、阿黎米也、阿丹、阿蘭、天方、天堂。云：回教初興之國也。北界東土耳其，東界波斯及阿勒富海，南距印度海，西抵勒爾西海。俗稱紅海。長四千餘里，廣三千餘里。其地西南濱海一帶有腴壤，中央皆戈壁，商旅結隊以行。否則虞盜劫，且慮風沙埋沒。物產惟棗最多，人畜皆食之。產名馬，牧者愛養如兒子，能一日行五六百里。駝尤良，負重行遠皆賴之。又產加非、香料、沒藥之類。其地古爲土夷散部，恆役屬於波斯。陳宣帝大建元年，有摩哈麥或作摩哈默，又作瑪哈穆特。生於麥加，一作默加，又作美加。少年爲商，往來西國，娶富商之寡，遂至大富。不識字而性聰敏，以佛教拜偶像爲非，而泰西諸國耶蘇教已大行，思別創教門以自高異。入山讀書數年，著書曰《可蘭》，宣言於衆，謂獨一眞主上帝，命聖者教化世人，初命摩西，次命耶蘇，兩人之教雖行，然不能徧及也，復命摩哈麥立教，以補其缺。入其教者，焚香禮拜念經，禁食猪肉。唐高祖武德四年，逃難於麥地拿，一作默德那，又作美的納。土人靡然從教，即以是年爲紀元。後徒黨日衆，不入教者率衆攻之，兵敗徒散，收合復起，遂滅大敵，據阿剌伯全土，布教四鄰，鄰國畏而從之，回教遂蔓延西土。當其盛時，嘗翦滅波斯，薦食羅馬，猶太買諾諸部。據阿非之北境，紅海、地中海南岸諸部。裂歐羅之西垂，西班牙、葡萄牙。幾於無敵。後爲土耳其所攻，屬藩盡失，日就衰微，卒納貢於土耳其，稱藩國焉。麥加、麥地拿皆在紅海之濱。摩哈麥生於麥加，其地有黑石，上作大殿，周一里許。葬於麥地拿，斂以鐵棺。每歲諸回人來兩地禮拜，南洋、西域、泰西、非洲近者數千里，遠者數萬里，接踵膜拜以數萬計。慕《志》云：緯綫自赤道北十二度至三十度，經綫自順天偏西五十七度至八十四度。東接波斯海灣，北至紅海，南距亞拉比亞海，北界土耳其。長五千里，廣四千里，總計四百三十萬方里。謝《志》云：北自北緯三十四度，南至南緯十二度四十八分，東自東經六十度，西至東經三十二度。面積千三百萬方里，自主者約九百七十萬方里。

分述

地理環境

《諸蕃志・志國・大食國》　農民耕種無水旱之憂，有溪澗之水足以灌溉，其源不知從出。當農隙時，其水止平兩岸，及農務將興，漸漸汎溢，日增一日，差官一員視水候至，廣行勸集齊時，耕種足用之後，水退如初。國有大港，深二十餘丈，東南瀕海，支流達於諸路。

《出使日記續刻》卷七　〔光緒十九年二月〕十二日記　阿喇伯四境皆山。在南界者尤高峻，曰哈得爾莫，曰麥臘，曰極貝爾阿開大。其內地之山曰害射，曰極貝爾土夜克，曰小昧。近海地皆荒瘠，平原曠野中又多沙磧。南沙漠曰代諾，譯言紅沙，約十餘萬方里，沙中時發大熱氣，化爲毒風，中人則死，草木不生，水無涓滴。代諾之東北曰力得爾代諾，譯言稍小之沙。又北別爲一沙，中分數帶，有沙帶石帶，時見水澤。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阿剌伯》　土壤大半荒涼，塵沙山積，觸目傷懷。更可憐者，行人商旅偶不愼防，輒被飛沙埋沒，故往往結隊同行，以便自相輔助。蓋阿剌伯歷來最多剪徑劫盜，行人過境，既入門，雖一飯之緣，亦必殷勤欵洽，無間親朋，待客行入壙野，則肆行劫奪，如從未識面者，然被劫之人尾至原處，苦索之，苟得動其矜憐，或肯還其一半，不致妙手空空，其反覆無常有如此。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三・阿剌伯國》　雷《志》云：地球上最大之半島，面積百萬英方里，《講義》云：百二十三萬英方里。辻《志》云：七百二十萬方里。爲歐、亞二洲之樞紐。沿海山嶺崇峻，沿紅海有替哈麥山，向東漸低，向東北而復高起，亞德山高九千九百英尺。雨水稀少不時，全國大半皆沙漠。謝《志》云：沿海有窄平原一條，廣五十里至百三十里，其內爲大高原，名曰

內遮德，中央多山陵，西、南二方沿海處亦各有帶山，高原之中多肥田。惟北方有敘利亞沙漠，南方有阿嘎弗沙漠，皆甚廣大。通國無大江河，惟霖雨之後，積水爲澤而已。東、西、南三面沿海，其岸甚直。西北有西乃土股，突出東南二土角，曰哈撒勒哈，曰伊梭勒。《講義》云：亞拉比亞爲一高原，至南方高原漸增，西及西南海岸，限以山脈，分爲中央高原及沙漠與海岸山脈。

疆域政區

《諸蕃志・志國・大食國》 麻囉抹、施曷、奴發、啞四包閑、囉施美、木俱蘭、伽力吉、毗喏耶、伊祿、白達、思蓮、白蓮、積吉、甘眉、蒲花羅、層拔、弼琶囉、勿拔、甕篱、記施、麻嘉、弼斯羅、吉蔓尼、勿斯離，皆其屬國也。

《瀛環志略・亞細亞・印度以西回部四國》 阿剌伯地分六部。首部曰黑德倭斯，都城曰麥加，建於山谷之中，夏屋雲連，街衢闊直，海口甚大。出運之貨，以加非爲主，販行歐羅巴各國。次曰也門，曰亞達拉毛，曰呵曼，曰剌沙，曰內德惹。其海口在西方者曰熱他，富商所萃。在東方者曰木甲。與英吉利、米利堅定約通商，以兵船巡海護之。亞丁，小島也，在紅海口門之外，現爲英人所據。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阿剌伯》 阿剌伯析分五部：首部曰黑德倭斯，會城曰默伽，彼教中稱爲聖城，建於谷中，廈屋雲連，街衢闊直。惟土壤磽瘠，水味鹹苦，養生爲艱，幸海口埠頭近便，轉運貨物尚不費力。城內有大殿一座，爲上古遺蹟。殿之四圍有大場長二百五十步，闊二百步，廊柱五百餘，類皆白石砌成，上有圓形覆頂，共一百五十有二，相爲聯絡。頂下多掛彩燈，每逢禮日，全行點燃，達旦通宵，光明若晝，如坐不夜城中，鬚眉可鑒焉。圍柱中心有聖室一，相傳爲古聖亞巴郎所建，闊二丈七尺，高三丈四尺，覆以黑綢繡錦，近世罕有此製。考國中史籍，知此殿建於謨罕驀德之前，而教門據爲己有。默德那城，爲謨罕驀德殮葬處，垣牆堅固，房屋宏敞，惟自數百年來，內亂頻仍，諸事頹落，又困於水，國人乃開隧河，以通水道。城西北紅海濱有西奈山，或作西乃山，自昔著名，殷商小丁朝，造物主嘗於此山顯頒十誡以示世人，飭令謹守。按：惟此沿海首部，雖有土酋管轄，尚納貢於土耳其王，宛同藩屬。他處回部全爲土酋所據，離析分崩，不相統屬，即一部之長，亦不得自居爲王，無征稅誅罰之權。族中有隙，自相殘殺，善勸之尚可解紛，勢壓之則反唇倒戈，爲禍愈烈。民有不快於心，輒共起而攻其長，去舊易新，積怨始洩。凡與別屬有嫌，致動干戈，則議和決戰，皆其部長分中事，外此則無所設施矣。部之第二曰也門，僻處西南隅，雄鎮紅海，或謂即古撒罷國，曾虎踞雄視，強盛一時，今雖稍弱，尚爲通國最富，不啻中夏之有江浙也。英人所據亞丁島，在海口盡處，堅築炮臺，固守要害。其三曰呵曼，在東南隅，兼亞達拉毛地。四曰剌沙，五曰內德惹部。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三・阿剌伯國》 俄曼，阿剌伯東南部，爲回人王國。面積七萬五千英方里，人百萬口。入口貨值十七萬五千磅，出口貨值三十四萬七千鎊，大半與印度貿易。麥司坎脫，會城，人六萬口。耐狄，阿剌伯內部，產馬最良，爲韋比哈教徒聚集之所，千八百十八年，韋比哈爲以勃拉希王所壓，權力遂衰。人四十萬口。里雅，會城。沙馬，人十一萬口。漢爾，會城。漢特拉麻脫，南部地，甚膏腴。土耳其屬阿剌伯，包有愛爾希者士以省及愛爾希士摩，面積九萬六千五百英方里，人三十萬口。以門，在紅海岸，面積七萬七千英方里，人七十五萬口。愛爾哈賽，在波斯灣，面積三萬千一百英方里，人十五萬口。曼底那，麥加，回教聖地。畿大埠與呵蒂大埠。以上要區。英領阿剌伯、亞丁及其四旁地。般里島，在紅海口與亞丁地方，共面積八千八十英方里，人十七萬二千口，入口貨值二百九十三萬八千磅，出口貨值二百四十九萬九千磅。喀馬蘭島，在紅海，面積六十英方里，人五百口。款良滿良羣島，傍阿剌伯之南岸，多鳥糞，面積二十七英方里。巴倫羣島，在波斯灣，歸英國保護，以產珠名，面積二百三十英方里，人六萬八千口，入口貨值四十九萬一千磅，出口貨值四十七萬六千磅。徐又云：阿剌伯地分六部：首部曰黑德倭斯，都城曰麥加，建山谷中，夏屋雲連，街衢洞直，海口甚大，出運之貨以加非爲主，販行歐羅巴各國。次曰也門，曰亞達拉毛，曰呵曼，曰剌沙，曰內德惹。其海口在西方者曰熱他，富商所萃。在東方者曰木甲。與英、米定約通商，以兵船巡海護之。紅海口門外有亞丁小島，現爲英人所據。先謙案：《列國》《學會》二圖作阿剌伯，與雷、徐同。《世界圖》作亞剌比亞，《萬國圖》作阿拉比阿，《圓球圖》作歐來比歐，矢、樋《志》作阿拉伯，《異名記》作阿喇伯，謝《志》作亞拉伯。野《志》云阿拉伯分獨立部及屬領部。據二《圖》，東部有阿曼，即雷之俄曼，徐之呵曼。西倚沙漠，東北臨阿曼灣。慕《志》作疴幔，《世界地學》作窩蠻，《圓球圖》作俄莽，《世界圖》作歐曼，《外國地理》作阿孟。謝《志》云：歐曼名爲蘇丹自治，

實則英國保護。《講義》云：阿曼王國，占亞拉比亞東南隅沿岸地方，面積八萬二千英方里，人百五十萬口。十九世紀初，阿曼王勢力甚大，後次第衰頹，今歸英保護。重要輸出品爲波斯棗、木棉、米、珍珠等，歲值二百七十餘萬圓，輸入品爲米、加非、糖、雜品等，歲值六百七十萬圓。自阿曼迤而西南爲蘇卜汗山，其東有城曰木甲。與徐合，爲歐、印、米貿易港。有地名馬斯開特，《列國圖》【開】作【加】。即雷之麥司坎脫。《圓球圖》作謀斯刻特，周《志》作麥斯克得，謝《志》作末斯嘎德，慕《志》作訥芝伊得，《世界地學》作謨斯加多，《外國地理》作馬斯加，稱爲阿孟首府。矢《志》作謨斯客德。云夏甚炎熱，樹木不生，無避暑之地，世人稱爲地獄。樋《志》作馬士喀特，云產棗。辻《志》云有王宮。曹譯野《志》云：阿曼在阿剌伯東南岸，獨立國也。面積十九萬方粁，人口百萬。千七百四十一年時，阿米得賓薩得即位，子孫君臨其土。十九世紀時，勢力及於阿剌伯大部、波斯灣諸島及波斯海岸，并有瓜達夫伊岬，在阿非利加。與印度政府交通最盛。馬斯開特，英領事駐焉。君主歲入二十五萬多尒，貿易輸入武器、雜貨、糖、穀、絲、珈琲等，約值三百八十八萬多尒，輸出珠、果物、魚等，約值二百五十萬多尒。商船來往每年五百四十二隻，首府馬斯開特，人口四萬，乃波尒多喀尒人所創建，要塞地也，有良港。其南有角，東北向，曰厄耳哈特角，《世界圖》作剌塞耳曷得角。迤而南有地曰哈拉，又西南傍蘇卜汗山曰墨爾巴特，皆英保護地。阿曼西北曰達歇拉，北出爲半島形，有角曰墨散丁角。又西曰貝尼雅斯，又西北曰喀塔耳，亦在英保護內，北出爲半島形。其西有巴林島，旁有數小島，即雷之巴倫羣島在波斯灣者也。曹譯野《志》云：巴林諸島在波斯灣，距尼尒哈薩海岸三十二粁，合摩哈勒克島，島在巴林島北。巴林島等六島所成，面積六百方粁，人口六萬八千，千八百六十七年爲英保護。以採珠名，產良驢、帆布、蘆席等，出口八十九萬磅，入口七十四萬磅。摩哈勒克政廳在摩哈勒克島，美拉馬在巴林島，商業之首府也。又西即尼爾哈薩，見下。又北與東土耳其接，其西曰內惹德，即雷之耐狄。謝《志》作內遮德，徐作內德惹，誤倒。日本《新地球圖》作尼爾雷夫胡夫，此部地望居中阿剌伯，自治。謝又云：居民曰瓦哈比人，爲同教別派，守道最清正。瓦哈比即雷之韋比哈也。南有首府曰利亞得，謝《志》作利阿德，即雷之里雅，會城。《圓球圖》作里阿得，《萬國圖》作力亞得。曹譯野《志》云：瓦哈碧田在喀什木南，占阿阿勒得高地，首府利亞得，人口三萬。又西曰沙卡，即雷之沙馬。曹譯野《志》作禪廟，云在內惹德，君主稱耶米尒，其勢力及於克非泉地，在亞得灣北。南至喀什木地方，首府海尒，人口萬五千，在亞札山東，位海面上千六十七米突之高地，係近代創設，頗繁盛。其北曰海爾，即雷之漢爾，會城。謝《志》作海耳，云北區曰伯所麥之首府。《講義》云：中央亞拉比亞，北自西里亞沙漠起，南至哈達拉毛止，包有內地高原及沙漠全部。古來爲阿拉比亞人游牧地，飼羊、馬、橐駝，轉徙各原地。利亞得及海爾，人二萬口。海爾爲自白格達至麥加巡禮者之中途驛站。南境曰哈達拉毛，即雷之漢特拉麻脫，徐之亞達拉毛，《萬國圖》作哈得拉毛特，慕《志》作哈達啦毛，《圓球圖》作哈得拉毛吳特，《異名記》作亞達毛拉亞達。海口有馬科爾拉，《圓球圖》作麻喀拉，《漢文圖》作麻加剌，《異名記》作馬喀拉。《講義》云：沿阿拉比亞南岸，橫二百英里，昔爲商販乳香、沒藥之中心，首府什班，在內地，此爲阿拉比亞獨立之游牧民所占領，受英國保護。案什班，二《圖》同，諸圖志未言英護，惟《講義》云然，蓋近歲事。自哈達拉毛迤而東爲馬拉，樋《志》作阿拉腓立克斯。又東與英保護之哈拉接。自哈達拉毛迤西爲亞丁灣，與雷合，乃半島，徐云小島誤。《圓球圖》作愛登，《俄史》作愛亨，慕《志》作亞甸，謝《志》作阿典，或云即《明史》鄭和所使阿丹國。《講義》云：亞丁，在亞拉比亞最南端，面積凡七十萬方里，人三萬餘口，東洋航路上最要，屯煤場，貿易甚盛，千八百三十九年，歸英領，屬孟買兼轄。辻《志》云：英建礮臺於此，海底電綫東通孟買，北達蘇彝士。亞丁之西，《學會圖》有丕林島，附屬亞丁，最爲重要，設有燈臺。千七百九十九年，英、法戰爭，曾併入英領。近因蘇彝士運河船舶增加，欲航行紅海者免受危險，故再領之。曹譯野《志》云：亞丁屬英，在阿剌伯西南岸，爲火山質半島，距巴布厄尒曼德峽之東百六十粁，合小亞丁半島大陸部及披林島，面積共百九十四方粁，人口四萬千二百二十二，軍隊司令官駐焉。庫里亞摩里亞諸島、索哥德拉島，均亞丁所屬，爲貿易轉輸地，出口貨珈琲，橡皮、皮革、雜貨、烟草，四千百八十三萬盧比，入口貨綿、絲、雜貨、穀物、皮革、烟草，五千六萬盧比。披林島，當巴布厄尒曼得海峽，千八百五十七年爲要塞地。庫里亞摩里亞島，在阿剌伯半島東南，有五小島，千八百五十四年，馬斯開特王讓與英屬，庫里亞摩里亞，即雷之款良滿良羣島也。又《世界圖》紅海內有英領喀馬蘭島，在衣門西南，與雷合，二《圖》漏載。曹譯野《志》云：格馬蘭諸島，紅海小島也，當北緯十五度，便於碇泊，千八百五十八年屬英。亞丁之西北歸土耳其領，首曰也門，與徐合。即雷之以門，《世界圖》作衣門，日本《地球圖》作耶門：《圓球圖》作厓孟。《講義》云：也門今爲州名，占半島之西南隅，合鐵海馬及其後山嶽地方，皆土屬地，產加非、小麥、果實等，首府薩那，人三萬五千口，貿易場曰俄的達，輸出加非、皮革等。案薩那，俄的達，二《圖》同。曹譯野《志》云：土耳其屬地，波斯灣沿岸之厄尒哈薩、紅海岸之黑德倭斯及也門，皆是也。又西柰半島，面積五萬九千方粁，人口二萬四千五百，屬埃及。謝《志》云：也門首府曰撒那，其海口曰和代達。近巴備滿德海腰，有海口曰馬加，古時多運出加非，今荒涼矣。撒那，即薩那。《紀程》云在摩加東北六七百里。和代達，即俄的達，亦即雷之呵大蒂也。巴備滿德海腰，二《圖》作巴布厄爾曼得海峽。馬加，即摩加。《圓球圖》作摩察，《萬國圖》作摩咯。自也門迤而西北曰亞西爾，又西北曰黑德倭斯。曹云黑德倭斯，即雷之愛爾希者士以省。其愛爾希士摩，準英文圖在黑德倭斯東北，當貝尼亞台之地。《世界圖》黑德倭斯作黑

甲士，《萬國圖》作黑札斯，《圓球圖》作海查斯。《講義》云：今爲州名，在亞達比亞西岸山脈地方。自美底安延至也門，廣六十英里或百五十五英里不等，其南境曰麥加。麥加之西，海口曰熱他，並與徐合。麥加，《聖武記》作墨克，《世界地學》作蔑加，又作滿開，《外國地理》作覓加，周《志》作梅喀，《圓球圖》作邁刻，《異名記》云即《元史》之密昔兒。其北曰麥地那，即雷之曼底那，徐之麥地拿，謝《志》云黑沙省之首府。美嘎，一作麥加。其海口曰吉大黑沙，即黑德倭斯。吉大，即熱他，亦即雷之畿大也。又云：美第那，回教聖域，每年朝此者十餘萬人。美第那，即麥地那也。《萬國圖》作麥丁納，《漢文圖》作安地拿，《圓球圖》作謀氏那，《外國地理》作咩始拿，《世界地學》作蔑器拿，周《志》作黑丁奈。《聖武記》作墨德，即《唐書》之俱紛摩地那，《明史》之默德那。麥加，人六萬口，在黑德倭斯南端，謨罕麥德生於此，距熱他港五十英里，多回教寺院。麥地那，人四萬八千口，有謨罕麥德墓，自烟波港上陸參詣者不絕。又北則西里亞大沙漠。謝《志》云：西方西乃山，高九千尺，山附近地歸埃及轄。東部之厄爾哈薩，亦土耳其轄，即雷之愛爾哈賽，《圓球圖》作愛爾哈薩，《世界圖》作衣爾哈撒。《講義》云：即格拉那也，自波斯灣頭至亞拉比亞東岸，沿岸地方皆是，有喀耶託港。謝《志》作哈薩。《課程》云：刺沙倨臨波斯海灣，在國東境。是哈薩又作刺沙，與徐合。慕《志》作拉沙。【略】洪鈞《西域古地安息條支攷》云：徐氏《志略》言安息即今之波斯，條支即今之阿剌伯。案《漢書》有安息，無波斯，《魏書》有安息，有波斯，無安息。《魏書》安息國，在蔥嶺西，都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詳述里至明是兩國，西書無安息國名，《志略》譯自西人，不應有此臆說。考西書之紀波斯，始於中國成周中葉，君其地者爲柯勒施朝，《志略》之居魯士、大流士皆柯勒施朝人也。周顯王時，希臘王阿來三得，《志略》作亞勒敕得。敗波斯，攘其地。顯王三十三年，阿來三得滅柯勒施朝，撫有波斯，十年而卒，諸將裂土自王，互攻奪，嗣爲其將賽魯克斯所幷，爲賽魯克斯朝，時在周赧王初年。後數十年，波斯東北境帕而特國起，其王自謂波斯族裔，曰阿而薩克。秦王政十八年爲帕而特建國始年，謂之阿薩朝，亦曰阿息，聞波斯使臣云，古時希臘人稱爲阿息。居裏海東南，臨阿母河。傳國七世，益強大，拓地至裏海，西南抵於波斯海灣，與羅馬東界爲鄰。漢獻帝初平年間，遂滅賽魯克斯。後建安五年，波斯故王之裔薩山復自立國，爲薩山朝。時帕而特國與羅馬搆兵垂百年，晉時羅馬敗之，薩山朝乘其敝，恢復波斯故壤。晉武帝時，帕而特國亡。波斯薩山朝至唐時爲阿剌比人所滅，其王卑路斯逃入中國。《唐書》所載相符。案阿薩、阿息，皆與安息音類。阿薩都城先曰帕而杜瓦，爲帕而特國號所本，他國人稱之曰帕而討尼薩。《前漢書》安息治番（都）〔兜〕城，蘇林注番音盤。番兜即帕而杜瓦、帕而特之轉音。繼西徙，都城曰喝克湯白洛斯，上三字義爲百，下三字義爲門。《後漢書》安息居和櫝城，和櫝即喝克湯之轉音。兩城已廢圮無存。《漢書》烏弋山離北與撲桃接。烏弋山離，東漢時改名排持，即今俾路芝。安息正當其北，撲桃亦帕而特等稱之異譯。阿母河即嫣水，所謂臨嫣水，商賈車船行旁國者是也。安息之即阿薩，殆無疑義。《志略》以安息當波斯，論疆域誠非異地，然與《魏書》不合。且漢末波斯仍自立國，西晉時帕而特爲波斯所滅，則不得以安息爲波斯也明矣。西書繪帕而特錢圖，面男像，背女像，與《漢書》鑄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語合。其地多產良馬，故漢使至界以二萬騎往迎。《後書》其東界木鹿城，號曰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此即《元史》之馬魯，爲西域衝途大郡，《新唐書·大食傳》呼羅珊木鹿人，亦即此木鹿。帕而特新舊都城皆在木鹿之西，中西古籍互證益明。惟西書云晉武帝時帕而特國亡，而《魏書》太延年間安息尚存，疑其紀年有誤。然西書又載，帕而特亡後仍有一小國，在裏海南山中，阿剌比人先滅波斯，乃滅此國，是亦《魏書》之一證。甘英臨之海，必非紅海而爲阿勒富海，亦名波斯海灣，由此登舟，繞阿剌比三面以入紅海之尾，紅海、地中海之間陸路百七十里，古時蘇彝士河未開，但有溪河可通小舟，以入地中海，而不能容巨船。紅海之中水程最滯，無風逆風皆不得行，往返程期或二三載。安息人所謂『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可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乃係實情，幷非誑語。裴松之注《三國志》引《魏略》云：大秦國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語極詳明，可爲安息船人左證。至云『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夫長年涉風濤，起居失調，旅況淒寂，憂能損人，理有固然，非危詞恐喝也。古時羅馬所屬之西里亞迤東帕而特所屬之美索卜塔尼亞等地，皆有師子遮害行旅，非結隊持械不敢行，載在羅馬、猶太古書，匪爲誕說。特往來商侶，無歲無之，俟伴偕行，何難刻期而至，一經沮抑，便憚遄征，遂致華夏軺車，既徂西而忽輟，犁鞬名國，欲通漢而無由，誠憾事已。又云：李光廷《漢西域圖考》謂條支國城在今俄羅斯國極南之擣里達部地，黑海之所環也。《後（漢）書》云：城在山上，周四十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惟西北一隅通陸路。考之西人所繪俄羅斯圖，確在此地。其云轉北而東，又馬行六十日至安息，蓋其國當時兼得俄羅斯高加索五部地，東界裏海，而南通安息，甘英之使大秦，臨海欲渡，蓋即臨黑海之東岸，而由安息以抵條支，故安息人得阻之也。漢時，大秦國都在意大里亞之羅馬，拓土而與安息鄰，經其國行程及萬里，故由海往。徐氏以天方當之，不知海水之環，指城而言，天方闊境數千，何止四十？且西北所通亦非一隅，其臨海句多解不去，良由未審地形耳。案黑海北境，古屬希臘，通舟楫，利商賈，名其地曰撒吉剌。詳釋地。後爲羅馬所幷，希臘國史確然可徵，固無條支之名，亦非安息、波斯所轄。成周中葉，波斯極盛之時，西界至地中海，北界至高喀斯山，皆在黑海南，而未有其北，漢時安息繼興，西界未至黑海。安息爲阿

息之轉音，詳《安息考》。黑海中片壤，古時通陸之路極狹，常沒水中，厥後沙土繼長增高，近經西人闢治，遂成衢路，車馬暢行，遐稽漢時，必非立國建都之所。且西向北轉東，復轉南，再轉東，乃達安息，程途、方向，亦未盡符。《後漢書》言安息南與烏弋山離接，又於德若國下言，自皮山西南經烏秅，涉懸度，歷罽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此即今之俾路芝，地望固合，復據西人云，俾路芝之名甚古，則必是也。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若條支在黑海北濱，當云西北行，不能西南行，說亦不符。自來志西域者，肇於《漢書》，詳於《魏書》。《魏書》曰：波斯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忸密，見《康居、奄蔡考》。古條支國也。城方十里，河經其城中南流。杜佑《通典》亦云波斯即條支故地，則必知波斯故都之所在，乃可得條支之所在。波斯全境多山，多沙漠，無南流大河，惟西境體格力斯河、哀甫拉特河並發源西北，導流東南，源遠流長，匯合而入波斯海灣。西書紀周赧王時，希臘王阿來三得之將塞魯克斯，據有波斯，其後建城於體格力斯河西，名之曰塞魯齊亞，遂爲都城；或云漢初始建。河東舊有城，曰特昔芬，於是國都有東南二城。近時西人考《後漢書》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斯賓，昔芬之轉音。從斯賓西行渡河，必是體格力斯河，或哀甫拉特河也。《漢書》所云里數，合於古羅馬千步爲一里之數，皆可徵實。東漢末，波斯故王後裔薩山恢復舊業，亦都於此。唐時阿剌比人西來，城始被毀。肅宗寶應元年，天方教主阿蒲札非爾於故城西北建八格達城，即《西使記》之報達。其後遷都於此，亦跨河爲東西二城，復於故城之地建離宮。博考西書，後漢波斯都城在體格力斯河，殆無疑義。跨河爲東西城，故《魏書》謂河經城中南流，《唐書》亦謂波斯王，居東、西二城。《魏書》言宿利城，《後周書》言蘇利，《隋書》言蘇闡，似皆塞魯之異譯。《新唐書》既列《波斯傳》，復於康國下云，狼揭羅西北即波剌斯，傳言廣萬里，王治蘇剌薩黨那城。似是兩國。案波斯本應作波爾斯，蘇剌亦即蘇利，蘇蘭之異譯。薩儜那三字，當是彼處方言，謂城，《唐書》下云。謝颺北有佛栗恃薩儜那可以比例。哀甫拉特河迤西波斯海灣西岸，皆與阿剌比接壤，西書又載古時阿剌比人東至體格力斯、哀甫拉特兩河之間，聚族而居，爲附庸小國，波斯等地稱阿剌比人曰塔赤克。塔赤正與條支音叶，又有大抑、大希之稱，爲《唐書》大食所本。今西人多稱波斯爲塔齊克族類，而不知由於阿剌比也。據是以考，體格力斯河古爲塔赤克人居地，其後乃被攘逐，漢時此河上游當已無此種人，而下游近海之處或尚爲其部地，故《漢書》謂抵條支臨海欲渡。閣波斯使臣云，兩河下游西境，今尚有古之阿剌比人，不率教化，類乎野番，經其境者，納賂乃免。今體格力斯、哀甫拉特兩河間地統名之曰義拉克，阿剌伯由古時阿剌比人居此，故蒙是稱。合中西書籍以互證，二千年之疑案可明。近世西人考輿地者，謂哀甫拉特河西古有大湖亦流入波斯海灣，巨泊回環，與《漢書》所云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惟西北一隅通陸之形相合，或者漢時條支故城在此，今沙磧壅塞，滄海桑田，而沮洳遺跡地，猶可考是說也，亦足爲《漢書》條支城之一證。徐氏謂條支即阿剌比，其說未可厚非，特於族類之遷移，名稱之繇起，考之猶未盡耳。【略】又《舊唐書・大食傳》考證》云：大食國，本在波斯之西。案釋地明晰勝於《新唐書》。大業中，有波斯胡人牧駝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忽有獅子人語謂之曰：「此山西有三穴，穴中大有兵器，汝可取之，穴中并有黑石白文，讀之便作王位。」胡人依言，果見穴中有石及矟刃甚多，上有文，教其反叛。案此皆彼教中人附會之詞，非真有是事。於是糾合亡命，渡恆曷水，劫奪商旅，其衆漸盛，遂割據波斯西境，自立爲王，波斯、拂菻各遣兵討之，皆爲所敗。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貢。其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膩，自云有國已三十四年，歷三主矣。案大食爲阿剌比人，古時阿剌比人游牧於西里亞者，西里亞人稱之若曰大抑，波斯人稱之若曰大希，繼而阿昧尼亞人、突厥基斯單人稱之若曰塔起克，大抑、大希、塔起，皆與大食音近，故中國有大食之稱，非姓也。永徽二年，時大食主奧自蠻爲謨罕默德後三代，故云王三世。惟云有國三十四年，則當起於武德元年，不合。噉密莫未膩，據西人云當是阿剌比語哀密耳阿而莫未甯之訛，言信從者之君也。奧自蠻之先，倭馬爾首膺此號。又阿剌比語噉密莫未甯，言信從者之願。其國男兒色黑多鬚，鼻大而長，似婆羅門，案阿剌比人膚理黝然，僅不如阿非利喀黑人之甚，今尚如是，鼻大而長，狀貌皆合。婦人白晳。亦有文字。出駝馬，大如諸國。兵刃勁利。其俗勇於戰鬥，好事天神。土多沙石，不堪耕種，惟食駝馬等肉。案謨罕默德之教，專主事天，無所謂神。土多沙石，不堪耕種，確合阿剌比地形。俱紛摩地那山在國之西南，鄰於大海，其王移穴中黑石寶之於國。案此即參喀之黑石殿也，彼土傳爲天降，西人謂即落星石，當不謬。謨罕默德之先，已供於殿，并非其王移置。龍朔初，擊破波斯，又破拂菻，案《拂菻傳》云：大食强盛，漸陵諸國，乃遣大將摩拽伐其都城，因約爲和好，請每歲輸之金帛，遂臣屬大食焉。拂菻非即漢之大秦，而爲大秦屬地，在黑海南，後歸東羅馬。《後漢書》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獅子，遮害行旅。所謂「人庶連屬，十里一亭，」皆指拂菻而言。宋元豐年間，塞而柱克朝人，自波斯地來奪踏其地，始不屬東羅馬，別爲羅姆國，見《西域補傳下》《元史》愛薛，西域菻林人。菻林，即拂菻。是元時猶有此名。明時屬土耳其，自此田野汙萊，生聚蕭索，非復昔時繁富矣。始有米麪之屬。又將兵南侵婆羅門，此指印度。吞併諸胡國，此指印度河西及阿母河南北諸國。勝兵四十餘萬。長安中，遣使獻良馬。景雲二年，又獻方物。開元初，遣使來朝，進馬及寶鈿帶等方物。案西人譯西域人他拔里書紀哈里發蘇勒滿事云：西七百十六七年時，大食將庫退拔自賁爾干據今喀什噶爾之地，遣使霍貝拉餽馬并他物於中國皇帝，令來臣服，謂否則我已立誓，必踐中國土地，中國皇帝令取土一包與之，謂可踐踏，以應其誓。語近兒戲，《唐書》無之。而考其年分則在開元四五

年，其占喀什噶爾，亦非無據，録之以誌異説。其使謁見，惟平立不拜，憲司欲糾之，中書令張説奏曰：『大食殊俗，慕義遠來，不可責罪。』上特許之。尋又遣使朝獻，自云在本國惟拜天神，雖見王亦無致拜之法。所司屢詰責之，其使遂請依漢法致拜。其時西域康國、石國之類皆臣屬之，其境東西萬里，東與突厥施相接焉。一云隋開皇中，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代爲酋長。孤列種中又有兩姓，一號盆泥溪深，一號盆泥末換。案孤列即《報達補傳》中之柯勒也，奚深即奚施也，或云謨罕默德本族爲哈深派，哈深、奚深，音亦類似。其俗謂子曰本，統謂子孫則曰本泥，加泥字音以取多數，末換亦見《補傳》。其奚深後有摩訶末者，案此即摩罕默德。勇健多智，衆立之爲主，東西征伐，開地三千里，兼克夏臘，案夏臘，當即歇拉，在哀甫拉特河西南濱，見《西北地附録》苦法釋地。一名鈐城。鈐音所鑒反。摩訶末後十四代，至末換，殺其兄伊疾而自立，案即《補傳》中末而換第二逐伊孛拉希姆，奪據其位之事，或云逐柘濟特第三。柘濟特，或作野息特，尤與伊疾音合。復殘忍，其下怨之。有呼羅珊木粗人并波悉林舉義兵，應者悉令著黑衣，案呼羅珊，即呼拉商，見《西域補傳》。木粗，《新唐書》作木鹿。木鹿城，見《漢書・安息傳》，益即《元史》之馬魯，爲呼拉商部内一省。并波悉林，當是人名，當時阿拔斯族黨有名阿布墨斯林者爲將領，或即此人。旬月間衆盈數萬，鼓行而西，生擒末換，殺之，遂求得奚深種阿蒲羅拔，立之。末換以前謂之白衣大食，自阿蒲羅拔後改爲黑衣大食。案阿蒲羅拔，即阿蒲而阿拔斯白衣改黑衣，皆見《補傳》。阿蒲羅拔卒，立其弟阿蒲恭拂。案即《補傳》之阿蒲札非而，西人考《唐書》疑「恭」字爲「茶」字之誤。至德初遣使朝貢，代宗時爲元帥，亦用其國兵以收兩都。寶應、大曆中，頻遣使來。恭拂卒，子迷地立。案迷地，即愛而每諦。迷地卒，子卒栖立。案《傳》作哈而突以謨薩。卒栖卒，弟訶論立。案即《傳》之哈而侖，惟《唐書》作弟爲異文。貞元中與吐蕃爲勍敵，蕃軍大半西禦大食，故鮮爲邊患，其力不足也。十四年，詔以黑衣大食使含嵯、焉雞、沙北三人并爲中郎將，各放還蕃。又《元史・報達補傳》云：報達，城名，直波斯海灣西北，據體格力斯大河，天方教主哈里發之所都也。天方教創始於謨罕默德，陳宣帝太建三年生於阿剌比麥喀之地，或謂太建二年。西書有二説：一、五百七十一年四月二十日爲太建三年；一、五百七十年八月二十日爲太建二年。《海國圖志》作太建元年，西書無此説也。其族曰柯勒奚施，或曰同族分數派，一曰哈深人，多貧，一曰倭馬亞人，多富。謨罕默德出哈深派。其父曰阿白塔拉，其母曰阿米那，其本名曰阿蒲而喀生本。阿白塔拉猶言阿蒲，而喀生爲阿白塔拉之子，本謂子嗣。謨罕默德乃阿剌比人贊美之詞，非其名。幼時親喪家貧，給事於富商，二十五娶其寡居主婦曰哈的札，以是雄於財。先時阿剌比人禮拜星日，造偶像以祀神，無所謂教也。猶太教、天主教亦有至麥喀者。耶穌在世時曾謂門徒，我死後當更出一人闡揚至教。古時猶太教人亦有此語，無稽傳述，歷千百年。謨罕默德四十歲時，僻居寂處，默思冥索，欲創新教，以應斯言。【略】麥喀有殿中置黑石，相傳天所降也。西人謂即落星石，當不謬。殿亦設土木偶像，遠近之人瞻拜祈福者，歲時不絕。而謨罕默德專主崇奉上帝，力闢偶像之非，族衆嫉之，謀加害，幸其叔伯哈姆札、其族長阿卜他立白救護之得免。其增倭脱蠻，亦曰奧自蠻，偕徒黨咸渡紅海，徙居西岸以避禍。地名阿比西尼亞，紅海西岸南口。未幾，倭馬亞族人曰倭馬爾來從教，謨罕默德遂與阿部倍壳耳、倭馬爾爲新教首領。歲五十，西六百二十年。婦哈的札死，娶新入教之女曰騷達，又娶阿部倍壳耳女曰阿夷舍，歲益廣置妻室，倭馬爾之女亦奉巾櫛，屢夢登天，寤則以上帝所謂告門徒書之，是爲《可蘭經》。《西域水道記》作「庫魯安」，不如「可蘭」。麥哈北牙脱里之來禮拜黑石者，聞其異，亦來從。是時阿卜他立白死，阿布拉哈貝爲族長，與謨罕默德不協，禍益亟。唐高祖武德五年，西六百二十二年。謨罕默德自麥喀避難往牙脱里，是爲天方教紀曆之始年，爲黑蚩拉大節日。黑蚩拉，譯義謂逃奔也。詳《天方教曆考》。改牙脱里爲麥地拿，義爲城，如言教師之城。《明史》天方古筠冲地，又曰默伽，復云默德那，回回祖國地，近天方。案默伽即麥喀，默德那即麥地拿，同在阿剌比境内，而《明史》區之爲二，誤矣。造禮拜堂，爲天方教第二聖殿，首則麥喀之黑石殿。遠近歸附，黨與日盛。憤柯勒奚施族人之仇，思強以入教，遣人掠其商旅。武德七年，攻敗麥喀人，殺其仇人阿不札耳。戰時不親臨陣，惟在室祈禱，戰既勝，輒謂祈禱得天祐。次年，麥喀人三千來攻，謨罕默德惟千人，戰敗，己亦受傷。又二年，麥喀人來困麥地拿城，議和而去。猶太教人爲敵助，敵退，猶太教人七百欲赴黑石殿禮拜，拒之，與約十年不相犯，乃允其往。又二年，麥喀人與阿剌比別族相仇殺，謨罕默德與之友議助力。其時徒黨已有萬人，麥喀人懼不敵，亦入教，乃盡毀黑石殿内偶像。敗麥喀東南各族類，阿剌比全境舉宗教，示諭門徒，若天主教，若猶太教，不從我者，厚取其稅，斂而不必強制，以其同奉上帝，同一根本也。此外之教，必脅之伐之滅之而後已。指火教、釋教。太宗貞觀六年，往麥喀禮拜，令此後異教人不容入殿瞻禮。招東羅馬人入教，不從，議用兵而病作，是年卒於麥地拿。西六百三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就死所建墓，就墓所建禮拜堂。謨罕默德無子，惟生數女，有女曰法梯昧，嫁阿里爲婿，死時惟法梯昧尚在。謨罕默德居麥地拿時，凡他適，必命一人代司教事，名之曰哈里發，義謂代天治事，此哈里發之稱所由起也。病時未定所傳，卒後公議立阿部倍壳耳爲哈里發。時波斯與東羅馬累歲搆兵，國是日衰替，阿部倍壳耳出二軍，一至西里亞，一入波斯，乘其敝以斥境。在位二年，卒於報達之地。西六百三十四年，或云爲猶太人毒死，其時報達城尚未建。臨沒，定以倭馬爾嗣位。倭馬爾能兵，憑倚武力，數敗波斯，蠶食其地，以東至於印度，西侵西里亞及阿非利喀北岸之脱里發利。今義大利國之對岸，隔地中海。東羅馬王海拉克里育斯兵敗於西里亞之北，西里亞全境被幷。一將曰阿拔謨薩，奪美索卜塔米牙、先謙案：即美索不達迷亞，今屬土耳其。庫昔斯單報達東南屬部，

其首城爲呼思特拉，見洪鈞《元史西域補傳》注中。二地。西六百三十八年至四十年。一將曰阿謨爾，自西里亞入埃及以占地。倭馬爾亦講求文治，於體格力斯河、哀甫拉特河會流入海之處建巴索拉城，西六百三十五年。哀甫拉特河西建苦法城，西六百三十八年，苦法城在波斯海灣西北，哀甫拉特河西，與歇拉城相近。西人謂《後漢志》之於羅國，即歇拉。皆造禮拜堂，設書院，以黑蚩拉節日爲元旦。貞觀十八年西六百四十四年。爲人所害。謨罕默德之壻奧自蠻嗣，其將阿拔搭拉占波斯，疆宇益廣。奧自蠻自率師船由西里亞出地中海，侵掠日斯巴尼亞國海濱地而歸。奧自蠻用人以愛憎爲去取，衆不平，高宗顯慶元年，西六百五十六年。爲阿部倍売耳之子所殺。其僚壻阿里嗣。時諸大酋自相爭鬥，玩視教主，阿里在位四載，阿孛堵阿滿害之。西六百六十年。阿里長子哈山嗣，未一載，以部衆思亂，畏而遜位。後八年，哈山爲婦毒死。哈山有弟曰忽辛，應嗣爲哈里發，而丹馬斯克大酋謨阿費牙來奪其位。西六百六十一年。謨阿費牙爲倭馬亞族人，自稱謨阿費牙第一，阿剌比、西里亞、埃及、波斯人，皆奉令惟謹，國勢復合爲一。先時哈里發皆居麥地拿，至是遷於丹馬斯克。在西里亞境内。定議哈里發之位必屬倭馬亞人，毋許他族僭奪，故稱爲倭馬亞朝。據地中海各島，海舟常東至羅馬鹵掠。海拉克里育斯以水師來爭，而謨阿費牙已有兵船千七百艘，軍勢甚盛，敗東羅馬水師，困康斯灘丁諾白爾都城，七載不能下，乃罷，東取昔義斯單、喀不爾，見《西域上傳》先謙案：即阿富汗都城喀布爾，《元史・西北地附録》作可不里。西取俺體育克、見《西域下傳》。案注云：近地中海。昔利齊，小阿味尼亞之古名，事在西六百六十三四兩年。繼又侵突而基斯單。西六百七十二年。案《唐書・西域傳》：永徽中，石國爲大食所破。永徽元年，西六百五十年，則其兵鋒遠被可知。又令其子柘濟特爲將，下撒馬爾干。西六百七十六年。又往占地中海西岸，爲東羅馬所敗，遂建城於土匿斯以駐兵。今爲法國所屬小邦。高宗永隆元年卒，西六百八十年。子柘濟特第一嗣。阿里子忽辛既失位，其徒黨以爲憤，聚衆至十四萬，奉以爲主，至哀甫拉特河，爲苦法守酋戰敗，忽辛隕於陣。高宗弘道元年，西六百八十三年。平阿剌比人之爲亂者。是年柘濟特第一卒，子謨阿費牙第二嗣，四十日即辭位，旋卒。時各大酋皆懷覬覦，麥地拿酋末而換第一入據其位，於是波斯之呼拉商部自立爲國，巴索拉酋亦自稱哈里發，而爲末而換部將所敗，位遂定。令屬地鑄錢，用阿剌比文，臣下咸習阿剌比語，攘阿昧尼亞之地，在位二十二年卒。西七百五年。子威利特第一嗣，東收阿母河、錫爾河及裏海各部族，幷西印度之信地，西收阿非利喀北境，渡海以攻日斯巴尼亞國，在位十一年卒。西七百十六年。弟蘇勒滿嗣，圍東羅馬康思灘丁都城，一載請成而退，在位一年卒。西七百十七年。倭馬爾第二嗣，不知是子是弟。不好兵，在位三年遇害。西七百二十年。末而換第一之子柘濟特第二嗣，在位三年卒。西七百二十三年。弟希沙姆嗣，在位十九年卒。西七百四十二年。臨没之年，有忽辛四世孫幸特爭位來戰，希沙姆殺之。在日斯巴尼亞之兵爲佛郎國所敗，阿剌伯等地稱法國曰佛郎國，西人曰佛郎人。自是日斯巴尼亞北境得安。次年，柘濟特第二子威利特第二嗣，好色不理事，在位二年，爲其下所殺。西七百四十四年。威利特第一之子柘濟特第三嗣，是年即卒。弟伊孛拉希姆嗣，旋爲末而換第二逐而據位。西七百四十五年。或謂被逐者即柘濟特第三，柘濟特別作野息特，兩歲之中，四易其主。倭馬亞朝哈里發素薄待其下，阿剌比人猶未忘謨罕默德教澤，而爲別派攘竊，益疾視倭馬亞人。謨罕默德叔伯之裔曰阿拔斯，其後人衣尚黑，倭馬亞朝人白衣，阿里之後人緑衣。稱謨斯阿費達，即黑衣之謂。《唐書》所謂黑衣大食是也。阿拔斯之孫謨罕默德轄呼拉商部自以教主本族，義得繼承統緒，沒時以屬其子依白喇希姆，相時而動，勉成父志。呼拉商人遂奉依白喇希姆爲哈里發，往麥喀禮拜，中途爲倭馬亞人所獲，置諸獄，其弟阿蒲而阿拔斯繼立。天寶八年，西七百四十九年。即哈里發位於苦法，遠近響應。攻敗末而換第二，逃入埃及，次年追獲，殺之。倭馬亞人麕集於丹馬斯克，阿蒲而阿拔斯之叔伯阿白搭喇盡殲其族，惟阿孛都拉蠻一人逸入日斯巴尼亞，自立爲哈里發。阿蒲而阿拔斯即位之四年，西七百五十四年。遷都於盎拔耳城，哀甫拉特河東，體格力斯河西。是爲阿拔斯朝。又二年卒，西七百五十四年。弟阿蒲札非而嗣，治國事甚有條理，國人頌之曰阿而曼蘇而。爲得勝之義。阿里後裔之在阿剌比者自立爲哈里發，攻以兵敗死。肅宗寶應元年，西七百六十二年。始建城於報達，在位二十一年卒。西七百七十五年。子愛而每諦謨罕默德嗣，十年卒，西七百八十五年。子哈里突以謨薩嗣。德宗貞元二年，西七百八十六年。始遷都報達。是年卒，子阿蒲謨罕默德哈而侖嗣，興學施治，頌聲載道，常稱美之曰哈而侖阿而阿釋，鄰近之國亦聞風傾慕，在位十九年卒。西八百五年。卒後三子分其國，長子阿敏轄報達、西里亞、埃及、阿非利喀、阿剌比等地，次子麻謨訥轄波斯東至於突而基斯單，三子謨阿塔遜轄小亞細亞、黑海南爲小亞細亞。阿昧尼亞、北至於黑海，鼎足而峙，爭端以起。阿敏攻謨阿塔遜，爲其將他海爾所敗，奪報達，殺阿敏，立麻謨訥爲哈里發。阿里之黨亦奉阿里後人阿里冶而利達爲哈里發，麻謨訥不與爭，且娶其女，改黑衣爲緑衣，以悦阿里之黨。見前注。國人見其所行不合，廢之，議立其叔伯伊拉希姆哀而謨哈立克，未幾，阿里冶而利達死，事遂解，麻謨訥仍爲哈里發。穆宗長慶三年，西八百二十三年。往攻東羅馬，大風覆其師船，復以衆往。布而噶爾部人助東羅馬，與戰，敗衄而歸。阿拔斯朝自此衰芬，大將他海爾轄呼拉商部，自立爲國。爲他海爾朝所由起，即《唐書》之呼羅珊，《志略》作哥剌森，《海國圖志》作可拉散、哥拉撒。文宗大和七年，西八百三十三年。麻謨訥卒，弟謨阿塔遜嗣，慮各部酋背叛，本國之兵不足恃，收買突厥人爲奴僕，西書作突而克。訓練成親軍，建城於報達北百里曰薩米而阿居焉。在位九年卒。西八百四十二年。子瓦體克壁拉嗣，旋卒，子幼，親軍擁立其弟謨塔瓦起而壁拉爲哈里發，其子與親軍通，使殺其父而立己，親軍從之，遂立其子木司灘錫爾壁拉。懿宗咸通三年，西八百六

十二年。親軍立其孫木司敦壁拉。是時阿里後人曰哈散，曰牙亞本倭馬爾，復來爭位，木司敦壁拉得他海爾之助，殺牙亞本倭馬爾，哈散逃入達拔而斯單，在馬三德蘭境內，《唐書・波斯傳》陀拔斯單，即此。在位四年，西八百六十六年。親軍作亂，殺之，謨塔瓦起而次子謨阿塔茲壁拉嗣。僅三載，西八百六十九年。親軍脅令遜位，瓦體克壁拉之子謨台諦壁拉嗣，殺親軍首領，仍爲首領之子所殺，在位一年。謨阿塔米忒嗣，西八百七十一年。以計收親軍之權，仍遷歸報達，在位二十二年。西八百九十二年。謨阿塔梯忒壁拉嗣，十年，西九百二年。謨克塔非壁拉嗣。七年，西九百九年。謨克塔的而壁拉嗣位，時年十三，眾廢之，立阿白塔拉，又殺之。仍立謨克塔的而壁拉，既而其弟喀海而壁拉嗣位，親軍復擅權，被廢。西九百三十四年。哀而哈諦壁拉嗣位，定親軍大將之稱曰哀密耳阿而渥姆阿，義謂將領中之首領。政由其出，哈里發惟主教而已，七年卒。西九百四十一年。謨塔奇壁拉嗣，三年，西九百四十四年。親軍廢之，以鐵烙其目成瞽，木司塔克非嗣兩年，謨梯忒壁拉嗣。二十八年，西九百七十四年。台亦壁拉嗣。十七年，西九百九十一年。喀諦而壁拉嗣。四十年，西一千三十一年。喀津姆貝阿謨爾亦拉嗣。四十四年，西一千七十五年。埃及人攻報達，圍城，乞援於塞而柱克王，圍始解，遂授塞而柱克王哀密耳阿而渥姆阿之職。謨克塔諦貝阿謨而亦拉嗣。二十年，西千九十五年。木司灘舍而壁拉嗣。二十三年，西千百十八年。木司塔而舍壁拉嗣。十七年，西千百三十五年。拉施特壁拉嗣。一年，謨克塔非貝俺木而亦拉嗣。二十四年，西千百六十年。木司灘术忒壁拉嗣。十年，西千百七十年。木司塔諦貝俺木而亦拉嗣。十年，西千百八十年。那昔爾彙丁亦拉嗣。四十五年，西千二百二十五年。蒙古平西域，哈里發東方屬國餘者無幾。哀脫塔海而壁拉嗣。一年，木司丹錫爾壁拉嗣。十六年，西千二百四十二年。蒙古兵屢侵其境，國勢益危。木司塔辛壁拉嗣。十五年，西（二）千二百五十七年，以上所云壁拉，譯義爲恃天，阿剌比語。旭烈兀既滅木剌夷，謀攻報達，木司塔辛無才，喜聽樂觀劇，《西使記》謂哈里法患頭痛，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絃，聽之立解。亦一證也。國事皆決於下，附近屬國若羅姆，若法而斯，若克兒漫，皆降服蒙古。若哀而陛耳，若毛夕耳等部，猶依違未定，埃及亦大部，而道遠，且憚蒙古，不敢來援。低瓦荅兒者，報達之官名也，《郭侃傳》有紂荅（爾）〔兒〕或即此，惟《傳》言將，此言相，《傳》爲人名，此爲官名。職視宰相，正副各一人。其大將曰素黎曼沙，其筦賦財官曰謨牙代丁，皆用事報達。城有十葉教人，聚居一處。阿里後人一派曰十葉教，阿拔斯後人一派曰素尼教。今土耳其爲素尼教，波斯爲十葉教。木司塔辛縱兵劫掠，謨牙代丁亦奉十葉教，怨哈里發，殘其同類，不惟不懲治部兵，反謂盡滅十葉教人，庶不生事，遂輸誠於旭烈兀，願爲蒙古臣僕。旭烈兀懲貝住之喪師，疑報達不易下，慮挾詐，責以要約實據。謨牙代丁復具書，悉以國事相告，勸進兵，并勸哈里發裁兵額，以節饋糈，有警則徵調屬國之兵爲衛。木司塔辛吝於財，從其言。低瓦荅兒之副曰哀倍克，與哈里發不協，謀廢立。謨牙代丁知其謀以告，哀倍克知其通蒙古，亦以告，木司塔辛皆不究。旭烈兀使至，書云：『我征木剌夷，令汝助兵，非有他意，欲締好也，而兵不至。汝席祖業，迪前光，但日入之後，月始照耀，日出則月沒矣。我蒙古自我祖西征，滅貨勒自彌，服塞而柱克，羅姆爲塞而柱克分國，故云。平低楞，即《西北地附錄》之低簾，木剌夷堡在低楞者居多，當即指滅木剌夷。收撫諸阿塔畢。凡此諸國逃人入汝境者，汝開門延之。我蒙古人至，則稱兵以拒。今我自至，汝如見機，毀平城壘，親來納降，或先遣將相大臣來議，汝位得保，我兵不入。如欲戰，則速集眾以待，屆時飛走路窮，汝無後悔。』木司塔辛覆以書曰：『汝少年偶然得志，便藐視天下。自西自東，凡信上帝、崇正教者，皆我管屬，我一震怒，則義而闌之人皆羣起而逐汝蒙古，以歸土而安。義而闌，即波斯地之古稱。義謂高朗，由其地勢高也。土而安，即突而基斯單之地，亦古稱。特我不願眾庶罹鋒鏑，故相容耳，汝安得令我平毀城壘哉？』蒙古使者出城，百姓努目視，幾欲加刃，謨牙代丁以兵護送，未被害。旭烈兀得書，議進兵。木司塔辛問計於謨牙代丁，則勸以納賂行成，而哀倍克不允。議久之，始令素黎曼沙集兵，謨牙代丁不迅籌饟，踰五月兵始集饟，仍遷延不發。木司塔辛復遣二使往說，自來列邦攻報達者無不受天譴，歷引塞而柱克、貨勒自彌等國故事爲證，旭烈兀斥其妄。報達東界有山，爲義拉克阿鄭、義拉克阿拉伯兩部分界，山有得而屯刻堡，守將曰忽珊姆哀丁，以事怨哈里發。旭烈兀知其情，招致之，果來見，令占奪旁堡，爲大軍前驅，忽珊姆哀丁先允，繼歸而悔。旭烈兀聞其中變，令怙的不花往誘出堡，擒之，使招堡中人悉出，毀其堡，殺其兵，忽珊姆哀丁亦見殺。旭烈兀將自進征，憲宗遣星者霍殺哀丁至軍前，《元史》云：憲宗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此亦一證。詢以攻報達之事，而星者奉教，曰：『如攻報達，日不出，雨不降，土馬亡，年歲荒，風霾地震，國有大喪』。詢之奉佛人及將士，皆曰吉。詢之納昔兒哀丁，則素仇哈里發，納昔兒哀丁，徒思人，奉阿里教，先在苦喝以斯單木剌夷大酋處爲從官，作詩以獻，木司塔辛報達之相，以書告木剌夷大酋，謂其交通哈里發，屬其慎防，乃拘置阿剌模忒堡中，木剌夷之主復釋而用之。力言無此六殃，引昔時哈里發爲人致死之事，以折霍殺哀丁。霍殺哀丁云：『如無此災殃，則殺我。』迨報達既平，其言不驗，遂被殺。遂決計深入，令貝住爲右翼，發羅姆，涉毛夕耳，自報達西北進，不花帖木兒、蘇哀察克、偕术赤孫三人曰布而嘎，曰土拉爾，曰庫理，將別隊佐之；令怯的不花、庫圖遜爲左翼，自報達東南羅耳之境進；旭烈兀將中軍，自報達東境進；郭侃、伊而喀、西人曾見《元史》者，謂當即郭侃，惟伊而喀三字不審何義，今作爲兩人，見《旭烈兀傳》注。鄂勒克圖、阿而哀阿喀，他書多以爲即行尚書省事之阿兒渾。喀而拉克筆帖齊、筆帖齊，官名，即《元史》之必闍赤。賽甫曷丁、科者納昔兒哀丁、阿拉哀丁阿塔瑪里克志費尼皆從，法而斯之阿塔畢遣其姪謨罕默德沙率兵以助。憲宗七年冬，大軍

蹦乞里茫沙杭城城名，見《元史西北地附録》，德人哈木耳云：西千二百五十八年正月初，自哈馬丹起程，正月十三日殘破乞里茫沙杭，合之中歷，應在憲宗七年十一、十二月間。召右翼貝住等將，東渡體格力斯河上游來議軍情，以羊胛骨卜之，吉。蒙古以羊胛卜卦，見《耶律楚材傳》。旭烈兀進至呼耳汪河等，仍西渡體格力斯，促師進發，其時報達遣低瓦荅兒、哀倍克及將費度曷丁、喀拉辛酷耳，駐守體格力斯河東之牙庫拔、八奇賽哩，皆城名。聞貝住等軍已在河西，行漸近，乃亦引兵西渡，遇前鋒將蘇哀察克於盎拔耳城，報達西北不及百里。蒙古軍敗退。費度曷丁老於戎，行持重，不輕進，哀倍克不從，追及於堵者耳河。體格力斯、哀甫拉脱兩河中之横河，昔人開此河以便運道。蒙古軍背水爲陣，戰竟日，無勝負。入夜，兩軍皆駐營，報達營地低下，蒙古軍夜決河隄，淹其營。次日進攻，覆其眾，西千二百五十八年正月十八日。二將死之，哀倍克逃歸報達。《郭侃傳》云：其將紂荅兒遁去，侃追之，夜暴雨，明日水深數尺。情節微有似處。貝住等至報達西城外，據其街市。西正月二十二日。怯的不花既平羅耳，先犹未降附，故曰既平。兵亦近城。而旭烈兀中軍已駐報達城東，西正月十八日已至。城圍遂合。城跨體格力斯大河，分東、西二城，西城外環市廛，内有子城，東城壁壘峻厚，牆上築敵臺百六十三座，嘗見西人所繪報達城圖，坐東南，向西北，東城有墻西城無之。劉鬱《西使記》云：城有東、西，城中有大河，西城無壁壘，東城固之以蠻。甚合。而又見他書專考天方教人在東方之事，則云西城亦有牆，寬廣尺寸咸備，并云先建西城，後建東城，異説紛拏，殊難審定。中軍營於阿鄭門，通義拉克阿鄭之路，故以此名其門。郭侃、伊而喀、怯的不花營於開而拔提門，布而嘎、土拉爾、庫理、希拉們、紳兒馬罕之子，勇冠三軍，蒙古人呼爲金柱。鄂勒克圖營於速克蘇而灘，此河東軍也。西則不花帖木兒、貝住、蘇哀察克等軍。體格力斯河上下游，皆泊舟置礮，以防其逸，築牆掘濠，一晝夜工畢，近城無石，運於遠山，撤民居屋甓爲礮臺，攻具畢備，遂進攻。哈里發懼，遣謨牙代丁等出，乞如前議納降。旭烈兀曰：『此我在哈馬丹時之議，今我在報達城下矣，速令素黎曼沙、低瓦荅兒來見』。遲日別遣官紳出，拒不見。下令亟攻，毀阿鄭門敵臺，責布而嘎等不督兵力攻，軍遂登城，據其臺。西二月初。低瓦荅兒具舟以遁，爲守兵所扼，仍回城。《郭侃傳》所謂合里法登舟以遁，有浮梁扼之，乃自縛詣軍前降是也。哈里發先後遣長子、次子出見，拒之如前。西二月初五初六日。旭烈兀遣人召低瓦荅兒及其大將出城，哈里發來否聽之。西初七日。哀倍克、素黎曼沙不得已，乃出謁，次日，悉伏誅。越日，哈里發挈其三子暨親族官紳三千人出降，西二月初十日，當已在憲宗八年正月。令諭民棄器械，勿再抗拒。以哈里發父子等置怯的不花營，軍入城，西二月十三日。大殺掠，惟天主教人納可托而教。及他國人居屋不入，凡七日，民求免，乃下令停刃，被殺者已八十萬人。角兒只兵從征，尤盡力屠戮。旭烈兀自入城西二月十五日。至哈里發之宮，令畢獻庫儲，復詰窖藏，目於井而出之，黄金珍異充牣其中。搜宮中得婦女七百人，内監千人。旭烈兀以城中伏尸積穢，移駐於鄉，西二月二十日。遣使招諭庫昔斯單。報達東南部落。事定，欲殺哈里發，木司塔辛自知不免，請沐浴而後就死，同死者長子及内監五人，皆裹以氈，置衢路，驅戰騎蹴踏而斃。木司塔辛四十六，在位十六載，西書則止十五年，蓋必滿一歲乃爲一年也。西一千二百五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見殺，合中曆在憲宗八年正月。報達阿拔斯朝第三十七代，至此國亡。次日復殺其次子及親族等，幼子謨拔來克沙以倭而采哈屯乞免，得不死。後娶蒙古女，生二子。自謨罕默德創立新教，從者風靡，招徠之窮，濟以威力，闢地萬里，驅策諸侯王，頫首慴伏，莫敢異趨，雖其後嗣寖衰，徒擁虚號，然有國者非受其冊封，即無以自立於臣民之上。冊封之禮，哈里發遣使錫以纏首巾一方，約指一枚，刀一柄，贏一騎，韉轡具備，飾以瓌寶，使者至國，官僚郊迎，國主迎於國門之内，以口嗾使者手背，如卑幼見尊長，西書又謂以口嗾贏蹄似乎言之過甚，然西書固鑿鑿言之。使者宣命，首以衛護其教爲勖，國主聽受惟謹。蓋歷六百餘載，而哈里發之位始絶，亦可謂悠久矣。當報達城破時，哀脱塔海而壁拉之子阿卜而喀辛阿黑昧脱逃，入阿剌比，旋至西里亞。世祖中統二年，西千二百六十一年。埃及王比拔而斯迎以至國，立爲哈里發，受其冊封爲蘇而灘，謀復報達，以騎兵二千及阿剌比兵衛以東行。既踰哀甫拉特河，遇其族人哀而哈勤率眾七百來合，破歇拉城，蒙古將喀拉布哈、報達守將阿里巴圖皆以兵至，戰於盎拔耳城，中伏軍敗，阿卜而喀辛無下落，是年西十一月二十九日。惟哀而哈勤得逸入埃及，嗣爲哈里發，竊號一隅，寄託籬下，蓋不足舉數云。明時，土耳其國滅之，自此不聞有哈里發矣。此傳所紀謨罕默德事實世系，皆由他西書譯出，若旭烈兀滅報達，則本多桑《書》也。報達，應作八格達，劉郁《西使記》始見報達之稱，《元史》無之，惟《憲宗紀》三年六月，命旭烈兀征西域哈里發八哈塔等國，八哈塔，即報達，哈里發，爲教主之稱。云等國者，旭烈兀所征非止報達，史文不明，遂若兩國。今審字音，以八哈塔爲近，而報達之稱，已屢見於諸儒著作，正史之八哈塔，反不甚著，故舍正史而從《西使記》作報達。云八格達亦作八格達脱，《元秘史》之巴黑塔惕字音最合。先謙案，洪氏於波斯、安息之疑案，阿剌伯教歷始末，辨析極詳，故備録之。惟於甘英臨海之方至，鉤稽未明，實緣一時誤會，辨見余所撰《後漢書・西域傳集解》。

民族人口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阿剌伯》　阿剌伯人民之數，約得三百五十萬人，其中游牧者半，廬居者亦半。人皆矮小，面黄體瘠。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三・阿剌伯國》 阿剌伯可分爲二大種，在北者爲以虛美列，在南者爲約推尼。《講義》云：人八百五十萬口，居民係塞米種族之亞拉比亞人，分爲倫古達那提及伊修米來提二族。鄒《考》云：阿剌伯本土風俗，凡遇喪事，死者已殯，舁赴墓上。墓前百餘步預鑿一河，上駕飛橋，死者至橋停歇。橋前設喪棚，有律師三十二人預宿棚中。柩停棚內時，戚友俱來送喪。如死者生前有曖昧欺心之行，任人向律師控訴。三日內無控者，則謂德望已孚，可入墓安葬。葬時俱來祭奠，葬後亦有祭奠之人。其祭奠法，取連根花草樹木植於墓前，久而暢茂，甚美觀也。倘有控者，律師憑公審斷，果素行有虧，停葬若干日，任人向棺辱罵，方許安葬，葬時不許眾人弔送。

文化風俗

《冊府元龜》卷九六〇 大食國在南海中。其國男夫黑色多鬚，鼻大而長，似婆羅門。婦人白皙。亦有文字。出駝、馬、驢、騾、羖羊等，其馬大於諸國。兵刃勁利。其俗勇於戰鬥，令事天神。而土多沙石，不堪耕種，惟食鳥獸等肉。俱紛地那山在國之南，國西隣於大海。其王移穴中黑石，寶之於國。

《宋史・外國傳六・大食》 地雄壯廣袤，民俗侈麗，甲於諸蕃。天氣多寒。其王錦衣玉帶，躡金履，朔望冠百寶純金冠。其居以碼磁爲柱，綠甘爲壁，水晶爲瓦，碌石爲磚，活石爲灰，帷幕用百花錦。官有丞相、太尉，各領兵馬二萬餘人。馬高七尺，士卒驍勇。民居屋宇略與中國同。市肆多金銀綾錦。工匠技術，咸精其能。

《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大食》 土俗物產：其俗男夫鼻大而長，瘦黑多鬚，似婆羅門。女人端麗。亦有文（學）〔字〕，與波斯不同。出駝馬、驢、騾、羖羊等。土多沙石，不堪耕種。無五穀，惟食馳象等肉。擊破波斯、拂菻，始有米麵。俗敬事天神。按杜環《經行記》云：【略】又云：未祿國在亞梅國西南七百餘里。胡姓末者，茲土人也。其城方十五里，用鐵爲城門。城中有鹽池，又有兩所佛寺。其境東西一百四十里，南北一百八十里，邨柵連接，樹木交映，四面合匝，總是流沙，南有大河，流入其境，其土沃饒，其人清潔。牆屋高厚，市廛平正。木既雕刻，土亦繪畫。又有細軟疊布，羔羊皮裘，估其上者值銀錢數百。果有紅桃、白捺、遏白、黃李。瓜大者名尋枝，十餘人食一顆輒足。越瓜長四尺以上。菜有蔓菁、蘿蔔、長葱、顆蔥、芸薹、胡芹、葛藍、軍蓮、茴香、瓠蘆等，尤多葡萄。又有黃牛、野馬、水鴨、石雞。其俗以五月爲歲，每歲以晝訖相獻。有打毬節、鞦韆節。其大食東道使鎮于此。自此至西海以來，大食、波斯參居雜止。其俗禮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塗髮。又云：（若）〔苫〕國在大食西界，周迴數千里，造屋兼瓦，疊石爲壁，米穀殊賤，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客糶此糴彼，而往來相繼。人多魁梧，衣裳寬大，有似儒服。其（若）〔苫〕國有節度五，有兵馬一萬以上，北接可薩突厥。可薩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好噉人肉。

《諸蕃志・志國・大食國》 王頭纏織錦番布，朔望則戴八面純金平頂冠，極天下珍寶，皆施其上。衣錦衣，繫玉帶，躡閒金履。其居以瑪瑙爲柱，以綠甘石之透明如水晶者爲壁，以水晶爲瓦，以碌石爲磚，以活石爲灰。帷幕之屬，悉用百花錦，其錦以眞金線夾五色絲織成。檯榻飾以珠寶，坐砌包以純金，器皿鼎鼐雜用金銀。結眞珠爲簾，每出朝坐於簾後。官有丞相，披金甲，戴兜鍪，持寶劍，擁衛左右。餘官曰太尉，各領兵馬二萬餘人，馬高七尺，用鐵爲鞋，士卒驍勇，武藝冠倫。街闊五丈餘，就中鑿二丈深四尺，以備駱駝、馬、牛馱負物貨，左右鋪砌青黑石板，尤極精緻，以便來往。民居屋宇與中國同，但瓦則以薄石爲之。民食專仰米穀，好嗜細麵、蒸羊，貧者食魚菜菓實，皆甜無酸，取蒲萄汁爲酒，或用糖煮香藥爲思酥酒，又用蜜和香藥作眉思打華酒，其酒大煖。巨富之家博易金銀以量爲秤。市肆諠譁，金銀綾錦之類種種萃聚。工匠技術咸精其能。王與官民皆事天，有佛名麻霞勿。七日一削髮剪甲，歲首清齋念經一月，每日五次拜天。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阿剌伯》 俗尚節儉，惟富者食米，貧苦之戶食大麥等類，以加菲殼浸水，煮而飲之。菜飯皆調以駱駝乳，罕肉食，豬肉向干例禁，非謨罕驀德創制也。土人衣長衫，腰纏白布，以佩刀劍，布帽無論寒暑，厚必數層。婦女亦長衣，頂珠冠，垂纓絡，耳佩金銀寶環，手金寶鐲釧，常蒙頭掩面，與波斯人同俗，惟貧賤家稍寬其例。人民稟性悍勇，各族屢相械鬥，尤善騎射，凡出行必佩刀劍，攜鳥鎗，往往終夜不寐，以備不虞，蓋地方盜賊甚多，竟有防不勝防之勢，不得不隨在戒心也。土人多妻妾，富者至四五人，偶然反目，輒至離間，俗陋如是，而回教不之禁，惟嚴求於宰豬食肉之間，洵可異已。婚嫁之禮甚爲簡便，男子求親，先憑媒妁通問，倘

閨女允諾，父母亦應承，即爲聘定。無饋送聘金之禮，亦無裝奩衣衾之備，後五六日即行婚娶。至期新壻率見證數人，牽綿羊一頭，至婦家宰之，血流至地，便爲婚禮，已而老幼共相歡飲，盡興而散。其野俗無文如此。

經濟物産

《嶺外代答・寶貨門・龍涎》　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採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

（并見《諸蕃志・志物・龍涎》。）

《諸蕃志・志國・大食國》　港之兩岸皆民居，日爲墟市，舟車輻輳，麻、麥、粟、豆、糖、麪、油、柴、鷄、羊、鵝、鴨、魚、蝦、棗圈、蒲萄、雜菓皆萃焉。土地所出，眞珠、象牙、犀角、乳香、龍涎、木香、丁香、肉荳蔻、安息香、蘆薈、沒藥、血碣、阿魏、膃肭臍、鵬砂、琉璃、玻瓈、硨磲、珊瑚樹、貓兒睛、梔子花、薔薇水、沒石子、黃蠟、織金軟錦、駝毛布、兜羅綿、異緞等。番商興販，係就三佛齊、佛囉安等國轉易。

又《志物・血碣》　血碣亦出大食國，其樹略與沒藥同，但葉差大耳，採取亦如之。有瑩如鏡面者，乃樹老脂自流溢，不犯斧鑿，此爲上品。其夾插柴屑者，乃降眞香之脂，俗號假血碣。

又《蘇合香油》　蘇合香油出大食國，氣味大抵類篤耨，以濃而無滓爲上，蕃人多用以塗身。閩人患大風者亦倣之。可合軟香及入醫用。

又《梔子花》　梔子花出大食啞巴閑、囉施美二國。狀如中國之紅花，其色淺紫，其香清越而有醞藉。土人採花曬乾，藏之琉璃缾中。花赤希有，即佛書所謂薝蔔是也。

又《薔薇水》　薔薇水，大食國花露也。五代時番使蒲諮散以十五缾效貢，厥後罕有至者。今多採花浸水，蒸取其液以代焉。其水多僞雜。以琉璃缾試之，翻搖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爲眞。其花與中國薔薇不同。

又《丁香》　丁香出大食、闍婆諸國，其狀似丁字，因以名之。能辟口氣，朗官咀以奏事。其大者謂之丁香母。丁香母即鷄舌香也。或曰鷄舌香，千年棗實也。

又《阿魏》　阿魏出大食木俱蘭國。其樹不甚高大，脂多流溢，土人以繩束其梢，去其尾，納以竹筒，脂滿其中。冬月破筒取脂，以皮袋收之。或曰其脂最毒，人不敢近，每採阿魏時，繫羊於樹下，自遠射之，脂之毒着於羊，羊斃，即以羊之腐爲阿魏。未知孰是，姑兩存之。

又《琉璃》　琉璃出大食諸國。燒煉之法與中國同。其法用鉛硝石膏燒成，大食則添入南鵬砂，故滋潤不烈，最耐寒暑，宿水不壞，以此貴重於中國。

又《眞珠》　眞珠出大食國之海島上，又出西南、監篤二國。廣西、湖北亦有之，但不若大食、監篤之明淨耳。

又《象牙》　象牙出大食諸國及眞臘、占城二國，以大食者爲上，眞臘、占城者爲下。大食諸國惟麻囉抹最多。象生於深山窮谷中，時出野外蹂踐。人莫敢近，獵者用神勁弓，以藥箭射之，象負箭而遁，未及一二里許，藥發即斃。獵者隨斃取其牙埋諸土中，積至十餘株，方搬至大食，以舟運載，與三佛齊、日囉亭交易。大者重五十斤至百斤。其株端直，其色潔白，其紋細縮者，大食出也。眞臘、占城所産，株小色紅，重不過十數斤至二三十斤。又有牙尖，止可作小香疊用。或曰象媒誘致，恐此乃馴象也。

又《膃肭臍》　膃肭臍出大食伽力吉國。其形如猾，腳高如犬，其色或紅或黑，其走如飛，獵者張網於海濱捕之，取其腎而瀆以油，名膃肭臍。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阿剌伯》　國中物産，首推馬匹，孳生蕃息，庶類甚多，其良者性極耐勞，可終日不食不飲，疾馳數百里，臨戰向敵直衝，竟難遏禦，故人皆愛之。又有驢一種，大且健，土人亦極愛養，然最能耐渴。而於沙漠之地，更便遠行者，莫如駱駝，乘之甚平穩，無蹉跌之虞，故乘者衆，而畜者亦多也。又有駝鳥，高過於鶴，生卵多至二十餘枚。三冬時，藏於沙磧之區，或山阜之麓，雌雄迭相覆育，其不覆育者棲於旁山之巔，代資看守，以防外患。土人識其性，每於嶺頂尋之，見有棲鳥，即知有卵不遠，循徑求之，果得其所，鳥見人來，即高颺去，人乃藏鳥鎗火器于卵旁，俟夜深人靜，鳥復下集，發鳥鎗擊之，往往二中獲一，間亦雙雙幷獲，取毛市之，可得重價。地多産加菲，每歲出運，爲數甚鉅。又多香料，其名巴爾撒末者，更馳名萬國。樹膠利於封槭，亦能治病，爲西方藥籠中必須之物。若甘露棗、棉花、銅、鐵、鉛等，則盡天下有之，不足爲奇也。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三・阿剌伯國》　土産加非、乳香、各種香草、

馬、橐駝、綿羊。辻《志》有棗、象、皮、綫、布、果實、眞珠。謝《志》云：沿海產粗穀，曰佗拉，與棗同爲國人日用要需。西南產加非，爲天下第一。產良馬，日可行七百里，駝負重行遠，較馬尤勝，又多樹膠、靛青、藥材、銅、鐵、鉛、煤、寶石、野驢、羚羊、豹、駝鳥。《講義》云：旃那產於鐵海馬，巴撒母香油之名。產於麥加附近。又有椰子、胡椒、甘蔗，自印度移殖，已繁茂。

交通

《新唐書・西域傳下・大食》 自大食西十五日行，得都盤，西距羅利支十五日行；南即大食，二十五日行；北勃達，一月行。

勃達之東距大食二月行；西抵岐蘭二十日行；南都盤，北大食，皆一月行。岐蘭之東南二十日行，得阿沒，或曰阿昧；東南距陀拔斯十五日行；南沙蘭，一月行；北距海二日行。居你訶溫多城，宜馬羊，俗柔寬，故大食常游牧於此。

沙蘭東距羅利支，北怛滿，皆二十日行；西即大食，二十五日行。羅利支東距都盤，北陀拔斯，皆十五日行；西沙蘭，二十日行；南大食，二十五日行。怛滿，或曰怛沒，東陀拔斯，南大食，皆一月行；北岐蘭，二十日行；西即大食，一月行。居烏滸河北平川中。獸多師子。西北與史接，以鐵關爲限。

《宋史・外國傳六・大食》 其國在泉州西北，舟行四十餘日至藍里，次年乘風颿，又六十餘日始達其國。

層檀部

《宋史・外國傳六・層檀》 層檀國在南海傍，城距海二十里。熙寧四年始入貢。海道便風行百六十日，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其王名亞美羅亞眉蘭，傳國五百年，十世矣。人語音如大食。地春冬暖。貴人以越布纏頭，服花錦白氎布，出入乘象、馬。有奉祿。其法輕罪杖，重罪死。穀有稻、粟、麥、食有魚，畜有綿羊、山羊、沙牛、水牛、橐駝、馬、犀、象，藥有木香、血竭、沒藥、鵬砂、阿魏、薰陸。產眞珠、玻璃、密沙華三酒。交易用錢，官自鑄，三分其齊，金銅相半，而銀居一分，禁民私鑄。元豐六年，使保順郎將層伽尼再至，神宗念其絕遠，詔頒賚如故事，仍加賜白金二千兩。

《文昌雜錄》卷一 層檀，東至海，西至胡盧沒國，南至霞勿檀國，北至利吉蠻國。

《清波別志》卷中 層檀，南海旁國也。國城距海二千里，海道須便風百六十許日，晝夜行，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國主名亞美羅亞眉蘭，傳國五百年，十世矣。春冬暖。貴人以好越布纏頭，服土產花綿白疊布，不服綾羅絹帛。出入乘象、馬。官有月俸。其法輕罪杖，重者死。有稻、麥、粟、胡羊、山羊、沙牛、水牛、駝馬、魚、犀、象、薰陸、沈水香、血竭、沒藥、鵬砂、阿魏、蘇合香、眞珠、玻璃、莆萄、千年棗、蜜沙華三酒。交易用官鑄錢，三分其齊，金銅相半，而加銀一分，禁私鑄。人之語音如大食國云。國朝承平日，外國朝貢，閒數年必有之，史策但書某國貢方物而已，如封域、風俗皆略焉。獨於層檀所書如此。

《文獻通考・四裔考九・層檀》 層檀國在南海傍，城距海二千里。宋熙寧四年始入貢。海道便風行百六十日，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其王名亞美羅亞眉蘭，傳國五百年，十世矣。人語音如大食。地春暖。貴人以越布纏頭，服花錦白疊布，出入乘象、馬。有俸祿。其法輕罪杖，重死。穀有稻、粟、麥、食有魚，畜有胡羊、山羊、沙牛、水牛、橐駝、馬、犀、象，藥有木香、血竭、沒藥、鵬砂、阿魏、薰陸。產珍珠、玻璃、密沙華三酒。交易用錢，官自鑄，三分其齊，金銅相半，而銀居一分，禁民私鑄。元豐六年，使保順郎將層伽尼再至，神宗念其絕遠，詔頒賚如故事，仍加賜白金二千兩。

《天下郡國利病書・交阯西南夷・蘇門答臘》 又有層檀國，在南海傍，城距海二十里。熙寧四年始入貢。順風行百六十日，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多產香藥。其風俗、語音與大食同。

《續通典・邊防二・層檀》 層檀在海南，宋神宗熙寧七年始入貢。海道

便風行百六十日，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人語音如大食。

《續通志・四夷傳三・層檀》　層檀國在南海傍，宋熙寧四年始入貢。海道便風行百六十日，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其王名亞美羅亞眉蘭，傳國五百年，十世矣。人語音如大食。元豐六年，使人層伽尼再至，神宗念其絕（運）〔遠〕，頒賚有加焉。

麻嘉部 默伽 天房 天堂 天方

綜述

《嶺外代答・外國門下・大食諸國》　有麻嘉國，自麻離拔國西去，陸行八十餘程乃到。此是佛麻霞勿出世之處，有佛所居方丈，以五色玉結甃成牆屋。每歲遇佛忌辰，大食諸國王皆遣人持寶貝金銀施捨，以錦綺蓋其方丈。每年諸國前來就方丈禮拜，幷他國官豪不拘萬里皆至瞻禮。方丈後有佛墓，日夜常見霞光，人近不得，往往皆合眼走過。若人臨命終時取墓上土塗胸，即乘佛力超生云。

《諸蕃志・志國・麻嘉國》　麻嘉國，自麻囉拔國西去，陸行八十餘程方到，乃佛麻霞勿所生之處，佛居用五色玉甃成。每歲遇佛忌辰，大食諸國皆至瞻禮，爭持金銀珍寶以施，仍用錦綺覆其居。後有佛墓，晝夜常有霞光，人莫能近，過則合眼。若人臨命終時，摸取墓上土塗胸，云可乘佛力超生。

《西使記》　報達之西，馬行二十日有天房，內有天使神，胡之祖葬所也，師名癖顏八兒。【略】轄大城數十，其民富實。

《事林廣記・癸集・默伽國》　古係荒郊，無人煙，因大食國祖師名蒲囉吽自幼有異狀，長娶妻，在荒野生一男子，無水可洗，弃之地，母走尋水不獲，及回，見其子以腳擦地，湧出一泉，水清甚。此子立名司麻煙，砌成大井，逢旱不乾，泛海遇風濤，以此水洒之，則應手而止。

《島夷誌略・天堂》　地多曠漠，即古筠冲之地，又名爲西域。風景融和，四時之春也。田沃稻饒，居民樂業。雲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西洋亦有路通。名爲天堂。有回回曆，與中國授時曆前後只爭三日，其選日永無差異。

氣候暖，風俗好善。男女辮髮，穿細布長衫，繫細布捎。地產西馬，高八尺許。人多以馬乳拌飯爲食，則人肥美。貿易之貨，用銀、五色緞、青白花器、鐵鼎之屬。

《明史・西域傳四・天方》　天方，古筠沖地，一名天堂，又曰默伽。水道自忽魯謨斯四十日始至，自古里西南行，三月始至。其貢使多從陸道入嘉峪關。

宣德五年，鄭和使西洋，分遣其儕詣古里。聞古里遣人往天方，因使人齎貨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經歲，市奇珍異寶及麒麟、獅子、駝雞以歸。其國王亦遣陪臣隨朝使來貢。宣宗喜，賜賚有加。正統元年始命附爪哇貢舟還，賜幣及敕獎其王。

又　後五六年一貢，迄萬曆中不絕。

《異域志・麻嘉國》　其國是土神麻霞勿出世處，稱神爲佛，廟後有神墓，日夜常有光，人不敢近，皆合眼而過也。

又《默伽國》　古係荒郊，無人烟，因大食國祖師蒲羅吽娶妻，在荒野生一子，無水可洗，棄之地下。其子以脚擦地，湧出一泉，甚清徹。此子立名司麻烟，砌成大井，逢旱不乾，泛海遇風波，以此水灑之即止。

《瀛涯勝覽・天方國》　此國即默伽國也。自古里國開船投西南申位，船行三箇月方到本國馬頭，番名秩達，有大頭目主守。自秩達往西行一日到王居之城，名默伽國。

又　又往西行一日到一城，名暮底納。其馬哈嘛聖人陵寢正在城內。至今墓頂豪光日夜侵雲而起。墓後有一井，泉水清甜，名阿必糝糝。下番之人取其水藏於船邊，海中倘遇颶風，即以此水洒之，風浪頓息。

宣德五年，欽蒙聖朝差正使太監內官鄭和等往各番國開讀賞賜，分艕到古里國時，內官太監洪見本國差人往彼，就選差通事等七人，齎帶麝香、磁

器等物，附本國船隻到彼，往回一年。買到各色奇貨異寶、麒麟、獅子、駝雞等物，幷畫天堂圖眞本回京。其默伽國王亦差使臣將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獻齎於朝廷。

《西洋番國志・天方國》 天方國，卽默加國也。自古里國開舡望西南申位行三月始到其國，地名秩沓，有大頭目守之。自秩沓往西行一日到王城。

又 又往西行一日到一城，番名驀底納。城中馬哈麻聖人陵寢在焉。至今墓上發毫光，日夜侵雲而起。墓後有井，番名阿必糝糝，味清甘。番人往往取水置舡中，遇風颶作，以水灑之，風浪頓息。

《星槎勝覽・後集・天方國》 地多曠漠，卽古筠冲之地，名爲西域。風景融和，四時皆春也。田沃稻饒，居民安業。

《明一統志・外夷・天方國》 沿革：古筠冲之地，舊名天堂，又名西域。本朝宣德中，國王遣其臣沙瓛等來朝幷貢方物。

《西洋朝貢典錄・天方國》 其國在古里西南可二萬里。古里西南申位行，善風三月至鎮，番名秩渣，守以頭目。秩渣西行一日至王城，本名默伽國，而又謂之天方。

又 其國西行百里曰驀底納城。城之東曰謨罕驀德神人之墓。墓頂有五色光，旦夕輝煌不絕。墓後有泉，其名阿必糝糝。其味甘美，其泉能息波濤，泛海者必汲藏於舟，遇颶風而灑之也，波濤隨息。

又 論曰：天堂之諺久矣，蓋慕其樂土也。今觀其國所有，乃知諺語爲不虛焉。但國史以默德伽別於天方，而歡云卽其地。余詳考之，謨罕驀德，默德伽王也，而天方之西有其墓焉，則一國二名者矣。

《明四夷考・天方》 天方，古筠冲地，舊名天堂，又名西域。宣德中，其王遣沙瓛來朝貢。俗用回回曆。風景融和，四時皆如春。田沃稻饒，居民樂業。男女辮髮。馬乳拌飯。產馬、金、琥珀、玉石、珊瑚、犀角。貢從嘉峪關入。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三・天方》、《明書・四國傳三・天方》。）

《三才圖會・人物・默伽國》 默伽國，古係荒郊，無人烟，因大食國祖師蒲羅吽自幼有異狀，長娶妻，在荒野生一男子，無水可洗，棄之地下，母走尋水不見，及回其子以脚擦地，湧出一泉，甚清徹。此子立名司麻烟，砌成大井，逢旱不乾，泛海遇風波，以此水洒之，〔無不〕止者。

《殊域周咨錄・西戎・天方國》 天方國與默德那接壤，古筠冲之地，舊名天堂。自忽魯謨斯四十晝夜可達其國，乃西洋之極盡處也。有言陸路一年可達中國，用回回曆，比中國曆前後差三日。或云天方回回祖國也。

本朝永樂七年，遣正使太監鄭和等往賞賜，其國王感恩，加額頂天，以方物、獅子、麒麟貢於廷。宣德中，國王遣其臣沙瓛等貢方物。自後來貢私自稱王。嘗與土魯番貢使同至，番文開其下小酋附貢者，率以王稱。韓文在禮部疏曰：『伏考西域等國稱王者亦止是一人，前此番文求討賞賜，除國王外，多者不過十餘紙，大抵皆稱王母、王弟、王子，其餘部落稱頭目名色。惟是今次土魯蕃開稱王號者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號者二十七人，不分孰爲國主而孰爲部領。今勅書回錫之，間若一概答之如其所稱，則是所稱地面皆係入貢之國，無復君臣之辨矣。此等事體大有關係，況稱號名目既多，則貢雖微俱該從重給賞，求討相同，自當逐項回答。且一次准許，則自後遂爲成例，將來不副其無厭之求，執詞啓釁，未必不由於此焉。宋人予契丹歲幣，富弼力爭獻納二字。古人愼重開端如是，夷狄安得不悚服乎！今我朝堂堂一統，神威聖武，四夷震疊太山之勢，何所不壓。而叢爾西戎，乃敢肆其狡詐，瀆濫王號，僭于天朝。揆諸大義，責以國無二主之道，彼將何詞？臣愚請降一勅，丁寧天語，發明華夏君臣之大分，備述祖宗廟堂之嚴規，外以折其奸，內以寓吾教，責付夷使宣示知之，庶懷柔之恩，制馭之略，各不相悖。』

又 〔嘉靖〕七年，各夷行至平涼府東關，時以土魯蕃常叛入寇，詔不許通貢。天方國及各夷俱謂歸路必經土魯蕃，今絕其朝貢，則我輩假道彼必肆掠，焉能前往？王瓊上聞，請許土魯蕃照例入貢，以興復哈密，且使各國通行，則邊釁可息。上從其議。迄今使人時至不絕云。

《圖書編・天方》 天方，古筠冲地，舊名天堂，又名西域。宣德中，其王遣沙瓛來朝貢。俗用回回曆。風景融和，四時皆如春，田沃穀饒，居民樂業。貢從嘉峪關入。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天方》 在海西之盡，古筠冲地，舊名天堂國，又名西域。地多曠漠，風景融和，四時皆春，田沃稻饒。民以安業，自不爲盜，酋長治不事刑罰，亦無科擾。男子削髮，以布纏頭，婦人編髮盤頭。自古置有禮拜寺，寺分爲四方，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曰漢初時天降也。寺層次高上如塔狀。

每見月初生，其酋長率其民皆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又日落聚爲市，盖日中熱故也。產金銀、寶石、珍珠、獅子、駱駝、祖剌法、豹、麅，馬八尺高，名天馬，珊瑚、犀角。皇明宣德七年，國王臣深遣臣沙瓛以方物、獅子、麒麟來貢。其國有回回曆，與中國曆前後差三日。

《咸賓錄・西夷志・蘇門答剌》　有默伽國，其先荒野，大食有祖師蒲羅哞徙居其地，取妻生子，曰司麻烟。生時以足蹙地，清泉湧出，頃之遂成大井。後泛海遇風波者，以此水洒之，無不頓止。與天竺、天方井同。

又《天方》　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宣德五年，太監鄭和等往各番國，到古里，差使諭天方國王。王即遣使來貢方物，幷畫《天堂圖》以獻。其地風景融和，四時皆春，田沃稻饒，居民安業。人以馬乳拌飯，故多肥美。俗好善，無科擾於民，故無貧難，無盜賊，故自然淳化，乃極樂之界也。

《諸夷考・天方》　天方，古筠冲地，舊名天堂。風景融和，四時皆如春，田沃稻饒，居民樂業。男子削髮，女子辮髮。馬乳拌飯，風俗好善，無科擾，亦無刑罰，不作盜賊，上下安和。見月初生，君民皆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中國使至則加額頂天。產馬、金、琥珀、玉石、珊瑚、犀角、駱駝。

《廣皇輿考・四夷・天方國》　古筠冲地，一名西域。國朝宣德中朝貢。其俗四時皆春，居民樂業。用回回曆。與中國曆前後差三日。馬乳拌飯。其產馬，高八尺許。金箔、珊瑚、眼鏡、金剛鑽。每貢起送三十人賫畫神、銅佛、氆氇、左髻毛纓、明盔甲。

《方輿勝略・外夷・天方》　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宣德五年，太監鄭和等往各番國，到古里，差使諭天方國王。王即遣使入貢幷畫《天堂圖》以獻。其地四時皆春，田沃稻饒。人以馬乳拌飯，故多肥美。俗好善，無科擾，無盜賊，乃極樂之界也。國內有禮拜寺，寺分爲四方，方各九十間，皆白玉爲柱，黃玉爲地。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云漢初天降也。遍寺牆壁皆薔薇、龍涎香和水爲之，馨香不絕，上用皂紵絲爲盖罩之，畜二黑獅子守其中門。每歲十二月十日，各番回回人雖萬里之外亦來礼拜，皆將所罩紵絲割取一方爲記而去，割盡復換，年年不絕。貨物甚多，日中不市，至日落之後方爲夜市，盖其日色極熱故也。其古蹟則有驀底城。內有前國王墓，墓頂日夜放光侵雲而起。墓後一井，名阿必糍，水可止風。

《裔乘・西夷・天方》　天方，古筠冲地，在海西之盡處，舊名天堂，又名西域。地多曠漠，風景融和，四時皆春，土沃稻饒。民不爲盜，酋長不事刑罰，亦無科擾。男子削髮，婦人編髮。國有禮拜寺。寺分爲四方，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爲柱，黃玉爲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曰漢初時天降也。寺層次高上如塔狀，牆壁皆薔薇露、龍涎香和水爲之，馨香不絕，有二黑獅子守其中門。每歲十二月十日，各番回回人雖萬里之外亦來禮拜。日色極熱，故以日落爲市。月初生時，酋長率其民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所產金銀、寶石、珍珠、獅子、駱駝、豹、麅、名馬、珊瑚、犀角之屬。其國有回回曆，與中國曆前後差三日。

《明象胥錄・天方》　天方，古筠冲地，舊名天堂，一稱西域。自忽魯謨斯四十晝夜至其國，乃西海盡處，或云從陸路抵中國凡匝歲。永樂七年，因中使鄭和往使，以獅子、麒麟來貢。宣德中，遣其臣沙瓛貢方物。正德十二年，再至。嘉靖四年，禮部言：天方等番國入貢，陝西都司稽留半年以上方爲具奏發冊，所進玉石多疵惡，而夷所私貨皆良。請行巡按御史查覈。自今無得多帶玉石，以擾驛路，其方物印封，案驗不堪，治都司官罪。明年火者馬黑木等入貢，禮部主客郎陳九川驗玉稍苛，夷有後言，鴻臚通事胡士紳修郤訐稱九川索受玉璞，上令逮訊，會大學士費宏製玉帶，邏騎執舍中兒去，宏疏辯係尚書鄧璋酬答，與天方前失玉璞輕重不倫，溫旨慰之，而九川竟謫戍。十七年，天方貢使請遊覽中國，禮部奏非例，疑有狡心，詔絕之。初定五年一貢，有駝、馬、鐵角皮、薙班兒香諸物。萬曆中復至。俗辮髮，穿白長衫。用回回曆，較中國前後差三日。風景融和，四時皆如春，田沃稻饒。以馬乳拌飯。日落聚爲夜市。建寺層次高上如塔。月初生，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有馬高八尺，名天馬。按杜環《經行記》大食國士女偉壯閒麗，衣裳鮮潔，一日五時必禮天，堂可容數萬人，市閈輻湊，萬貨豐賤。大約與天方國相類。

（幷見《明世法錄・西戎・天方國》。）

《名山藏・王享記五・天方國》　天方國，在西海之盡，古筠冲、默伽國。民無貧苦，繁富和淳。無雨雪霜雹，濃露夜霪，遂滋生物。產珍美色色而是，疑古所謂極樂國者。國有禮拜寺，寺分四方，方九十閒，層次如塔，皆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中有黑石方丈餘，曰漢初天降也。月初生，其酋長率衆拜天，以號呼讚揚爲禮。日中以熱，市用日夕。宣德七年，國王臣深

以獅子、麒麟貢。正德中貢。嘉靖中，定五年一貢。

《地圖綜要・四夷・天方國》 沿革：古筠冲地，一名西域。國朝宣德中朝貢。

（并見《彙輯輿圖備攷全書・外夷・天方國》。）

《四夷廣記・天方國・疆里》 天方國與默德那接壤，古筠冲之地，又名西域，舊名天堂，西洋之極盡處也。

又《天方國統》 天方國，即回回祖國也。其始祖於此國闡揚教法，至今國人遵之，不敢有違。本朝永樂七年，太監鄭和等往賞賜，國王感恩，加額頂天，以方物、獅子、麒麟來貢。宣德中，國王遣其臣沙瓛等貢方物。自後與土魯番貢使同至，番文開其下小酋附貢者二十七人，皆以王稱。

又〔嘉靖〕七年天方國及各夷俱謂歸路必經土魯蕃，今絕其朝貢，我輩假道彼必肆掠。王瓊上言，請許土魯蕃照例入貢，以興復哈密且使各國通行，則邊釁可息。王從其議，迄今貢使不絕。

《廣輿記・外譯・天方國》 貢道由嘉峪關入，從陸路抵中國凡匝歲。沿革：古筠冲地，一名西域。于明朝宣德中朝貢。

《續通典・邊防三・天方》 天方，古筠冲地，亦名天堂，又曰默伽。四時皆春，土沃饒稻。男子削髮，以布纏頭，婦人編髮盤頭。相傳回回設教之祖曰瑪哈穆特舊作馬哈麻，今改正。者，首於此地行教，死即葬焉，墓頂常有光，後人遵其教不衰。有禮拜寺，寺分四方，其層次高下如塔狀。每見月初生，其王及臣民咸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明宣宗宣德七年，國王遣臣沙瓛貢方物。【略】迄神宗萬曆中不絕。

《續文獻通考・四裔一二・天方》 明英宗正統元年，命天方國陪臣附扎哈貢舟還，賜幣及敕獎其王。

先是宣德五年，鄭和使西洋，分遣其儕詣古里，聞古里遣人往天方，因使人齎貨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經歲，市奇珍異寶及麒麟、獅子、駝雞以歸。其國王亦遣使隨朝使來。詳土貢考。宣宗喜，賜賚有加，至是乃有是命。六年，王遣子賽特阿里與使臣以珍寶來貢，陸行至哈喇，遇賊殺使臣，傷其子右手，盡劫物去。成化二十三年，其國中回回阿里欲訪求其兄，乃攜寶物鉅萬抵廣東，爲市舶中官韋眷侵剋，赴訴於京，眷先已貪緣於內，乃責爲閒諜行奸，逐之去，阿里乃號泣而去。正德初，從大監谷大用言，善馬出天方，兵部尚書劉宇希其指議遣使諭之。嘉靖五年，其國遣使者爲額木都康等八王。十一年，稱王者至三十七人，禮官以番文二十餘通，皆以索取叛人雅穆拉爲詞，恐託詞窺伺，乞嚴邊備。帝可其奏。十七年，其使臣請游覽中土，禮官疑有佼心，以非故事格之，然常通朝貢，迄萬曆中不絕。

分述

地理環境

《明史・西域傳四・天方》 天方於西域爲大國，四時常似夏，無雨雹霜雪，惟露最濃，草木皆資之長養。土沃，饒粟、麥、黑黍。

《瀛涯勝覽・天方國》 其處氣候四時常熱如夏，并無雨電霜雪。夜露甚重，草木皆憑露水滋養，夜放一空碗，盛至天明，其露水有三分在碗。

《西洋番國志・天方國》 其處氣候常熱如炎夏，並無雨電霜雪。夜露甚重，置碗露中，及旦可得水三分。凡草皆露滋養。

《西洋朝貢典錄・天方國》 其土氣恆燠，無雨電霜雪，四時玉燭，草木常不零落。其甘露日降，國人承露以食。

《咸賓錄・西夷志・天方》 其山川古跡：驀底納城。內有前國王墓、墓頂日夜放光，侵雲而起。墓後一井，名阿必穆，水可止風，與聖水同。

文化風俗

《明史・西域傳四・天方》 人皆頎碩。男子削髮，以布纏之。婦女則編髮蓋頭，不露其面。相傳回回設教之祖曰馬哈麻者，首於此地行教，死即葬焉。墓頂常有光，日夜不熄。後人遵其教，久而不衰，故人皆向善。國無苛擾，亦無刑罰，上下安和，寇賊不作，西土稱爲樂國。俗禁酒。有禮拜寺，月初生，其王及臣民咸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寺分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其堂以五色石砌成，四方平頂。內

用沉香大木爲梁凡五，又以黃金爲閣。堂中垣墉，悉以薔薇露、龍涎香和土爲之。守門以二黑獅。堂左有司馬儀墓，其國稱爲聖人塚。土悉寶石，圍牆則黃甘玉。兩旁有諸祖師傳法之堂，亦以石築成，俱極其壯麗。其崇奉回回教如此。

《瀛涯勝覽・天方國》 奉回回教門，聖人始於此國闡揚教法，至今國人悉遵教規行事，纖毫不敢違犯。其國人物魁偉，體貌紫膛色。男子纏頭，穿長衣，足着皮鞋。婦人俱戴蓋頭，莫能見其面。說阿剌畢言語。國法禁酒。民風和美，無貧難之家，悉遵教規，犯法者少，誠爲極樂之界。婚喪之禮，皆依教門體例而行。

自此再行大半日之程，到天堂禮拜寺。其堂番名愷阿白。外週垣城，其城有四百六十六門。門之兩傍皆用白玉石爲柱，其柱共有四百六十七箇，前九十九箇，後一百一箇，左邊一百三十二箇，右邊一百三十五箇。其堂以五色石疊砌，四方平頂樣，內用沉香大木五條爲梁，以黃金爲閣，滿堂內牆壁皆是薔薇露、龍涎香和土爲之，馨香不絕，上有皂紵絲爲罩罩之，蓄二黑獅子守其門。每年至十二月十日，各番回回人，甚至一二年遠路的，也到堂內禮拜，皆將所罩紵絲割取一塊爲記驗而去。剜割既盡，其王則又預織一罩，復罩於上，仍復年年不絕。堂之左有司馬儀聖人之墓。其墳壠俱是綠撒不泥寶石爲之，長一丈二尺，高三尺，闊五尺。其圍墳之牆以紺黃玉疊砌，高五尺餘。城內四角造四堆塔，每禮拜即登此塔喝班唱禮。左右兩傍有各祖師傳法之堂，亦以石頭疊造，整飾極華麗。

《西洋番國志・天方國》 彼人云，昔者西方聖人始於此處闡揚回回教法，至今國人悉遵教門規矩。其國人體貌壯偉，紫堂色。男子纏頭長衣淺鞋，婦人蓋頭，卒不能見其面。話說阿剌必言語。國法禁酒。風俗和美，人少犯法，無貧難之家。其婚喪禮皆回回教門。

再行半日到天堂禮拜寺，堂番名愷阿白，其週如城。有四百六十六門，兩傍以白玉石爲柱，共四百六十七柱。其在前者九十九，後一百單一，左一百三十二，右一百三十五。堂制如此。皆以五色石輳爲方而頂平，內以沉香木爲梁，以黃金爲承漏。牆壁皆薔薇露、龍涎香和土爲之，上用皂紵絲爲罩，畜二黑獅子守堂門。每年十二月十日，諸番回回行一二年遠路者到寺禮拜。及去，往往割皂蓋少許爲記。剜割既盡，王復易以新罩，歲以爲常。堂近有司馬儀聖人之墓在焉。其墳冢用綠撒不泥寶石爲之，長一丈二尺，高三尺，闊五尺。四圍牆垣皆以紺黃玉砌壘，高五六尺餘。牆內四隅造四塔，每禮拜即登塔叫禮。左右兩傍有各祖師傳法之堂，其堂亦以石砌造，皆極華麗。

《星槎勝覽・後集・天方國》 風俗好善，有酋長，無科擾於民，無刑法之治，自然淳化，不生盜賊，上下和美。古置禮拜寺，見月初生，其酋長及民下悉拜天，以爲一國之化，餘無所施。其寺分爲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曰漢初天降也。其寺層次高，上如塔之狀，男子穿白長衫。

《明一統志・外夷・天方國》 風俗：風景融和，四時皆春。田沃稻饒，居民樂業。男女辮髮俗好善，男女辮髮，衣細布衫，繫細布。有回回曆，與中國曆前後差三日。馬乳拌飯。人多以馬乳拌飯，故其人肥美，以上俱《島夷志》。

《西洋朝貢典錄・天方國》 其王修回回教，其俗和美而富。見月之初生也，上下皆稽首而禮天。其容貌偉正紫色，男纏首長衣，足有皮鞋。女蓋首，面不露。其語用阿剌畢。

國有酒禁，其婚喪悉行回回禮。其禮拜之寺曰天堂。其堂四方而高廣。謂之愷阿白。以黃金爲佛像，以玉爲座，堂之周如城，以五色石壘砌。城之門四百六十有六。其堂以沉香爲梁，梁有五。以黃金爲閣，以紺黃玉布地，以薔薇露、龍涎香日塗堂之四壁，馨香不絕。以白玉爲柱，柱凡四百六十有七。前之柱九十有九，後之柱一百有一，左之柱一百三十有二，右之柱一百三十有五。其堂之幔以紵絲，色用皂。其守堂獅子二，色咸黑。他國至堂而焚香也，歲一至，不遠萬里而來，以十二月十日爲期。每年此日，諸國回回人雖海行一二年遠道者，亦至此堂禮拜，皆割取堂內皂幔一方去爲記憶。盡，則王又以幔代之。

其堂之左有古佛墓，是爲綠撒卜泥寶石之所築。其長一丈二尺，高三尺，廣五尺。其墓之垣砌以紺黃玉，高五尺。其城四隅咸有寶塔，禮拜者登焉。有授法之堂，皆五色石爲之。

《殊域周咨錄・西戎・天方國》 其地風景融和，四時皆春，田沃稻饒，居民安業。男女穿白長衫，男子削髮，以布纏頭。婦女編髮盤頭。風俗好善。酋長無科擾於民，亦無刑罰，自然淳化，不作盜賊，上下安和。古置禮拜寺，見月初生，其酋長與民皆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餘無所施。以馬乳拌飯食

之，故人肥美。其寺分爲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曰漢初時天降也。其寺層次高上如塔之狀。每至日落，聚爲夜市，蓋日中熱故也。

《咸賓錄・西夷志・天方》　國內有禮拜寺，寺分爲四方，方各九十間，皆白玉爲柱，黃玉爲地。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云漢初天降也。遍寺牆壁皆薔薇露、龍涎香和水爲之，馨香不絕。上用皂紵絲爲蓋罩之。蓄二黑獅子守其中門。每歲十二月十日，各番回回人雖萬里之外亦來禮拜，皆將所罩紵絲割取一方爲記而去。割盡復換，年年不絕。貨物甚多，日中不市，至日落之後方爲夜市，蓋其日色極熱故也。

《地圖綜要・四夷・天方國》　風俗：四時皆春，居民樂業。用回回曆，與中國曆前後差三日。馬乳拌飯。

（并見《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天方國》。）

《四夷廣記・天方國・天方寺墓》　禮拜寺，自王都半日程至天堂，其寺在焉，番名愷何白，外週牆垣，分爲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爲柱，沉香木（香）爲樑，黃金爲閣，黃甘玉鋪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曰漢初時天降也。四壁皆薔薇露、龍涎香和土泥之，馨香不絕。上用皂紵絲爲罩罩之。二黑獅守其堂。每年十二月十一日，各番回回遠至數萬里者，亦至堂內禮拜一次，歸時皆割所罩皂紵絲一塊爲驗，割盡其王又織罩之。其堂以五色石壘砌，四平頂，層次高上如塔之狀。堂左有司馬儀祖師墓，其壠長一丈二尺，高三尺，闊五尺，皆上等寶石砌之。四圍壘石如城，高可五丈。四隅各有一塔，每禮拜即登塔叫禮。四旁又有各祖師傳法之堂。馬哈木祖師墓，自王都西行一日程至其城，番名驀地底納。其墓正在城內，晝夜有光不絕，井泉清甜，名曰阿北參參，下之人取之，渡海以灑，風波即時可息。

又《天方制度》　酋長無科擾於民，亦無刑罰，自然淳化，不作盜賊，上下安和。其曆用回回曆，比之中國曆前後差三日，古置禮拜寺，見月初生，其王與民皆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餘無所施，惟酒禁甚嚴。

又《天方風俗》　其地風景融和，四時常熟如夏，少雨電霜雪。草木全憑露水滋養，夜露甚重，放空碗盛露，至天明有水半碗。米穀雖少，而粟麥饒足。居民安業，悉遵教規。無貧家，亦無刑徒，即物書所說極樂國之界。人物魁偉，貌帶紫色。男女穿白長衫，男子削髮，以布纏頭，婦女編髮盤頭，蓋面不露。飲食以馬乳拌之，故人肥美。交易用十二成色好金鑄錢，名倘伽，每箇徑七分，重官等一錢。日落爲市，日中熱極故也。其貨用金銀、段疋、色絹、青白花磁器、鐵鼎、鐵銚之屬。

《廣輿記・外譯・天方國》　風俗：四時皆春，居民樂業。用回回曆。與中國曆前後差三日。人多以馬乳拌飯，故人皆肥。

經濟物産

《明史・西域傳四・天方》　瓜果諸畜，咸如中國。西瓜、甘瓜有一人不能舉者，桃有重四五斤者，鷄、鴨有重十餘斤者，皆諸番所無也。馬哈麻墓後有一井，水清而甘。泛海者必汲以行，遇颶風取水灑之即息。當鄭和使西洋時，傳其風物如此。其後稱王者至二三十人，其俗亦漸不如初矣。

《瀛涯勝覽・天方國》　土產米穀僅少，皆種粟麥、黑黍、瓜菜之類。西瓜、甜瓜每箇用二人擡一箇者亦有。又有一種纏花樹。如中國大桑樹，高一二丈，其花一年二放，長生不枯。果有蘿蔔、萬年棗，并石榴、花紅、大梨子、桃子，有重四五斤者。其駝、馬、驢、騾、牛、羊、貓、犬、鷄、鵝、鴨、鴿亦廣，鷄、鴨有重十斤以上者。土產薔薇露，俺八兒香、麒麟、獅子、駝鷄、羚羊，草上飛，并各色寶石、珍珠、珊瑚、琥珀等物。其王以金鑄錢名倘加行使，每箇徑七分，重官秤一錢，比中國金有十二成色。

《西洋番國志・天方國》　土產米穀少，皆種粟麥及黑黍。有瓜菜。其西瓜、甜瓜有以二人舁者。果有葡萄、萬年棗，並石榴、花紅、梨、桃，皆有大種四五斤者。亦有似棉花樹，如中國大桑樹，高一二丈，其花一年二收。牲畜有駝、馬、驢、騾、牛、羊、貓、犬、鷄、鵝、鴨、鴿。其鷄鴨有重十斤以上者。土產薔薇露，俺八兒香、麒麟、獅子、駝鷄、羚羊，并各色寶石、珍珠、珊瑚、琥珀等寶。王以赤金鑄錢名倘加行使，每錢官寸徑七分，官秤重一錢。其金比中國足十二成。

又　宣德五年，欽奉朝命開詔，偏諭西海諸番，太監洪保分艕到古里國。適默伽國有使人來，因擇通事等七人同往，去回一年，買到各色奇貨異寶及麒麟、獅子、駝鷄等物，並畫《天堂國》回京奏之。其國王亦採方物，遣使隨七人者進貢中國。

《星槎勝覽・後集・天方國》 地產金珀、寶石、眞珠、獅子、駱駝、祖剌法、豹、麅。馬八尺之高也，即爲天馬也。貨用金銀、段疋、色絹、青花白磁器、鐵鼎、鐵銚之屬。乃日中不市，至日落之後以爲夜市，蓋其日色熱之故也。

《明一統志・外夷・天方國》 土產：馬、高八尺許。金珀、珊瑚、犀角。

《西洋朝貢典錄・天方國》 其交易以金錢，名曰倘伽。其利玉石。其穀宜五種，其畜宜六擾。錢徑官寸七分，重官秤一錢。

又 其土物有薔薇露、俺八兒香。有豹、麅、草上飛、麒麟、獅子、羚羊，多龍馬，有駝鷄、駱駝、騾、驢、麅、鴿。其花有纏枝花，樹如大桑，高二丈，歲二收。有葡萄、萬年棗、石榴、林檎、梨、西瓜、巨桃，一桃而用二人以舉。

其朝貢無常。宣德中使鄭和至西洋，遣通事七人賫麝香、磁器、段匹同本國船至國，一年往回，易得各色奇異寶石幷麒麟、獅子、駝鷄等物，幷畫《天堂圖》一冊回京。其天方國王亦遣其臣沙瓌等將方物隨七人來朝貢。

《殊域周咨錄・西戎・天方國》 貨用金、銀、段疋、色絹、青白花磁器、鐵鼎、鐵銚之屬。其地產金珀、寶石、眞珠、獅子、駱駝、祖剌法、豹、麅，馬有八尺高者，名爲天馬。

《咸賓錄・西夷志・天方》 其產：珍寶、獅、豹、名馬、高八尺許。駝鷄、羚羊、草上飛，俱詳見後。纏花樹，其花一年二開，長生不枯。爲奇。

《方輿勝略・外夷・天方》 其土產則有珍寶，見前。纏花樹。花一年二開，長生不枯。

《地圖綜要・四夷・天方國》 土產：馬、高八尺。眼鏡、金鋼鑽。（幷見《廣輿記・外譯・天方國》。）

《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外夷・天方國》 土產：馬、高八尺。眼鏡、金剛鑽、珊瑚、犀角。

《四夷廣記・天方國・天方物產》 稻、粟、麥、黑黍、萬年棗、葡萄、石榴、花紅。桃重至五十斤。西瓜甘美，一枚二人舉之。薔薇露、梨、掩八兒香。纏花樹，如中國大桑樹，高二丈，其花一年兩發，長生不枯。押不盧，土人採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雖加以刀斧，亦所不知，至三日別以少藥投之即活。

牛、馬、高八尺。羊、騾、駱駝、貓、犬、獅子、羚羊、麒麟。草上飛，番名昔雅鍋失，形如大犬，渾身玳瑁斑，兩耳尖黑，如貓，性復馴善，若獅象等類猛獸見之，即伏不動，乃獸之王也。犀角、鷄、駝鷄、鵝。鴨重至十斤。金、玉、寶石、珍珠、珊瑚、高丈餘。琥珀。

天方國貢物：駝、馬、玉石、瑪瑙、鑌鐵刀、鑌鐵銼、花銅鍾、賽蘭石、磁砂、金剛鑽、麝班兒香、眼鏡、鎖服、羚羊角、鐵角皮。

交通

《四夷廣記・天方國・古里國至天方路程》 自古里國開船，投西南坤位行，順風十五日至忽魯謨斯國，又四十晝夜到本國馬頭，番名秧達，有大頭目把守。自秧達往西行一日到王都，名默伽國。又陸路一年可達中國。貢道從嘉峪關入。

藝文

《星槎勝覽・後集・天方國》 詩曰：罕見天方國，遺風禮義長。存心恭后土，加額感穹蒼。玉殿臨西域，山城接大荒。眞珠光彩潔，異獸貴馴良。日以安民業，晚來聚市商。景融禾稼盛，物阜草木香。尤念蒼生志，承恩覽遠邦。採詩雖句俗，誠意獻君王。

《外國竹枝詞・天方》 金閣香梁蓋紵絲，薔薇露水粉牆施。墓門更砌黃甘玉，爭拜先生司馬儀。古大食國以黃金爲閣，沉香木爲梁，皂紵絲爲蓋，牆壁皆薔薇露，龍涎香和土塗之。有司馬儀聖人之墓，以黃甘玉砌成。

無霜多露四時春，夜市歸來拜月新。人在天堂極樂界，金錢撒漫不知貧。無霜雪，夜露甚重。氣候常熱。日落後乃爲夜市，月初生，其王及民皆拜天叫佛。書《天堂圖》稱極樂界。以金鑄錢，人無貧者。

默德那部 默德訥

綜述

《明史·西域傳四·默德那》 默德那，回回祖國也。地近天方。宣德時，其酋長遣使偕天方使臣來貢，後不復至。相傳，其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爲別諳拔爾，猶言天使也。國中有經三十本，凡三千六百餘段。其書旁行，兼篆、草、楷三體，西洋諸國皆用之。其教以事天爲主，而無像設。每日西向虔拜。每歲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易常處。隋開皇中，其國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迄元世，其人徧於四方，皆守教不替。

國中城池、宮室、市肆、田園，大類中土。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其織文、製器尤巧。寒暑應候，民殷物繁，五穀六畜咸備。俗重殺，不食豬肉。嘗以白布蒙頭，雖適他邦，亦不易其俗。

《明一統志·外夷·默德那國》 沿革：即回回祖國也。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有大德，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號爲別諳拔爾，猶華言天使云。其教專以事天爲本，而無像設。其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其書體旁行，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諸國皆用之。又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之類。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其地接天方國，本朝宣德中，其國使臣隨天方國使臣來朝，并貢方物。

《明四夷考·默德那》 默德那，即回回祖國。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聖靈，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爲別諳拔爾，華言天使也。國中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書兼篆、草、楷，西洋諸國皆用之。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其地接天方，有城池、宮室、市肆、田園，大類中土。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藝。人俗重殺，非同類殺不食。不食豕肉。織文、雕鏤器皿最精巧。宣德中，國王遣人隨天方朝貢。

《殊域周咨錄·西戎·默德那》 默德那，即回回祖國也。其地接天方。初國王謨罕驀德者生而神靈，臣服西戎諸國，尊號之爲別諳拔爾。猶華言天使云。其教專以事天爲本，而無象設。其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其書體旁行，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諸國皆用之。又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之類。隋開皇中，始傳其教入中國。

本朝洪武元年，上改太史院爲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二年，上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議曆法，占天象，給廩賜服有差。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默德那》 與天方接壤，即回回祖國也。城池、宮室、田園、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穀。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藝。人俗重殺，非同類殺亦不食，不食豕肉。織金、雕鏤器皿最精巧。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聖靈，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爲別諳拔爾，猶華言天使也。國中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卷。書兼篆、草，西洋諸國並傳用之。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其教以事天爲本。皇明宣德壬子冬十月，國王遣使隨天方使來朝貢。

《咸賓錄·西夷志·默德那》 默德那，即回回祖國也。宣德中，遣人隨天方來貢。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臣服西域諸國。尊爲別諳拔爾，華言天聖也。國中有佛經三十藏，書兼篆、草、楷。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

《廣皇輿考·四夷·默德那國》 即回回祖國也。初國王生而神靈，臣伏西域諸國。國朝宣德中遣使隨天方國朝貢。其俗、城池、宮室、田畜、市列與江淮風土小異。每歲齋戒一月。俗重殺，不食犬豕。其古蹟藏經凡三十藏，共三千六百卷。楷、草、篆帖。

《方輿勝略·外夷·默德那》 默德那即回回祖國也。宣德中隨天方來貢。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臣服西域諸國，尊爲別諳拔爾，華言天聖也。其地接天方，城池、宮室、田園、市肆大類江淮。亦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藝。人不食豕肉。器皿精巧。

《裔乘・西夷・默德那》　默德那與天方接壤，即回回祖國也。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臣服西域諸國，尊爲別諳援爾，華言天聖也。國中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卷。書兼篆、草。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葛始傳其教入中國。其地城池、宮室、田園、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地宜五穀。亦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藝。人俗重殺，不食豕肉。織文、彫鏤器皿極精巧。土產貓睛、祖母綠、獅子、梭甫撒哈剌、西洋布、押不盧、藥名，人少飲即死。火失剌把都能治諸疾。之屬。

《武備志・四夷一三・默德那》　默德那，即回回祖國。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聖靈，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爲別諳援爾，華言天使也。國中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書兼篆、草、楷，西洋諸國皆用之。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其地接天方，有城池、宮室、田園、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穀。亦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藝。人俗重殺，非同類殺不食。不食豕肉。織文、雕鏤器皿最精巧。宣德中，國王遣人隨天方朝。

《明象胥錄・默德那》　默德那，即回回祖國，地接天方。有城池、宮室、田園、市肆，五穀繁滋，大類江淮間。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西域諸國並臣伏焉，尊爲別諳拔爾，華言天使也。其教以事天爲本，而無像，日每西向拜天。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書兼篆、草、楷，西洋諸國皆用之。隋開皇中，始傳入中國。尤精星曆，亦鮮醫藥、音樂。織文、雕縷器具精巧。

（并見《明世法錄・外夷・默德那國》。）

《明書・四國傳三・默德那》　默德那，即回回祖國。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聖靈，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爲別諳援爾，華言天使也。國中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書兼篆、草、楷，西洋諸國皆用之。隋開皇中，國人撒叭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其地接天方，有（地）〔城〕池、宮室、田園、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穀。亦有陰陽、星曆、藥、音樂諸技藝。人俗重殺，非同類殺不食，不食豕肉。織文、雕鏤器皿最精巧。宣德中，國王遣人隨天方朝貢。

《地圖綜要・四夷・默德那國》　沿革：即回回祖國也。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臣伏西域諸國。國朝宣德中，遣使隨天方國朝貢。

（并見《彙輯輿圖備攷全書・外夷・默德那國》。）

《四夷廣記・默德那國・默德那國統》　默德那，即回回祖國也。初國王謨罕驀德者生而神靈，臣服西戎諸國，尊號之爲別諳拔爾，猶華言天使云。其教專以事天爲本，而無像設。隋開皇中，其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本朝洪武元年，上改太史院爲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二年，上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議曆法，占天象，給廩賜服有差。初，回回人有入邊地者，上遣主事寬徹等往諭。至西域諸國，被別失八里國王拘留之。詔留回回人於中國，待使者歸然後遣還。回回人稱久羈思家，懇請還國。上曰：『逆人至情，仁者不爲也。』悉遣之還。永樂四年，國主遣回回結牙思進玉碗。永樂甲戌，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貢方物，因附載胡椒，有司請徵其稅。上曰：『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宣德中，又隨天方國使臣來貢方物。回回種類散流南北，爲色目人者甚多。而有一種寄住哈密城內，頗稱勁悍，常隨哈密往來入貢，後多叛哈密，往從土魯番。嘉靖中，以土魯番舉兵皆回回誘引，旋貢旋叛，七八年來迄無寧歲，諸臣奏疏悉指稱奸回云。後尚書王瓊撫處，番酋進貢，回人同貢，至今不絕。

《廣輿記・外譯・默德那國》　地接天方。　沿革：即回回祖國也。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臣伏西域諸國。隋開皇時始通中國，明宣德中，遣使隨天方國朝貢。

《續通典・邊防三・默德訥》　舊作默德那，今改正。　默德訥，回回祖國也，地近天方。有城池、宮室、田園、市肆。俗重殺，不食豕肉。常以白布纏頭。相傳其初國王瑪哈默特舊作謨罕驀德，今改正。生而神靈，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爲巴延鄂拉，舊作別諳拔爾，今改正。猶華言天使也。明宣宗宣德年間，其酋長遣使偕天方使臣來貢。

《續文獻通考・四裔一二・默德訥》　臣等謹按《明史》默德訥，回回祖國也。以《一統志》考之，回回土地隸入版圖及其人之入中國者，直同於華夏之民，今以其爲回回祖國，仍附於西域。明宣宗宣德時，默德訥酋長遣使來貢。時偕天方使臣同來，後不復至。

分述

疆域政區

《四夷廣記・默德那國・默德那疆里》　默德那，回回祖國也，其地接天方。

文化風俗

《明一統志・外夷・默德那國》　風俗：有城池宮室、田畜、市列，與江淮風土不異。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穀、蒲萄諸果。俗重殺，非同類殺者不食，不食豕肉。齋戒拜天。每歲齋戒一月，更衣沐浴，居必易常處。每日西向拜天，國人尊信其教，雖適殊域，傳子孫，累世不敢易。製造織文、雕鏤器皿尤巧。以上俱《晉安郡志》。

《殊域周咨錄・西戎・默德那》　其國有城池、宮室、田畜、市列，與江淮風土不異。製造織文、雕鏤尤巧。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穀、葡萄諸果。地雖接天竺而俗與之異。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唯一天字，天之外敬先師孔子而已。

其諺有曰：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眞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此言亦頗可取。

人尤重殺，非同類殺者不食，不食豕肉。每歲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異常處，每日西向拜天。國人尊信其教，雖適殊域，傳子孫，累世不敢易。今廣東懷聖寺前有番塔，創自唐時，輪囷直上凡十六丈有五尺，日於此禮拜其祖。浙江杭州亦有回回堂，崇峻嚴整，亦爲禮拜之處焉。主其教者或往來京師，隨路各回，量力賫送如奉官府云。

按回回祖國，史正綱以爲大食，《一統志》以爲默德那。據其教崇奉禮拜寺，四夷惟天方國有其寺，或實天方也。入中國自隋時，自南海達廣。其教有數種，吾儒亦有不如者。富貴、貧賤、壽夭一定也，吾儒惑於異端而信事鬼神矣，彼惟敬天事祖之外一無所崇。富貴者亦不少焉，吾儒雖至親友之貧者，多不尚義，他人莫問矣。彼則於同郡人貧日有給養之數，他方來者皆有助儀。吾儒守聖賢之教，或在或亡。彼之薄葬、把齋、不食、自殺，終身無改焉。道、釋二教又在吾儒之下不論也。

《咸賓錄・西夷志・默德那》　其地接天方，城池、宮室、田園、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地宜五穀，亦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藝。人不食豕肉，諸非同類殺不食。織文、雕鏤器皿極精巧。

《明象胥錄・默德那》　俗以（密）〔蜜〕爲酒，以牛爲菜，好歌舞，夫婦配合，必取水淋（流）〔沐〕。親死，用布囊屍入棺，鼓樂導至墓，去棺底，掩以土，妻子至，以水潑之，祈速朽爲孝，蓋近墨氏之流。非同類殺不食，禁食豕肉。

（幷見《明世法錄・西戎・默德那》。）

《名山藏・王享記五・默德那》　默德那，與天方接壤，回回祖國也。城池、宮室、田園、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民物繁庶。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藝。人俗重殺，非同類殺不食，不食豕肉。織金、雕鏤器皿最精。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聖靈，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爲別諳拔爾，猶華言天使也。國中有佛經三十藏，書兼篆、草，西洋諸國幷傳用之。隋開皇中，其教始入中國。教以事天爲本。宣德中，國王遣使隨天方使來朝貢。而今中華回回種所在有之。

《地圖綜要・四夷・默德那國》　風俗：城池、宮室、田畜、市列，與江淮風土小異。俗重殺，非同類殺者不食。不食犬豕。

又　古蹟：藏經凡三十藏，共三千六百卷。楷、草、篆帖。

（幷見《彙輯輿圖備攷全書・外夷・默德那國》、《廣輿記・默德那國》。）

《彙輯輿圖備攷全書・外夷・默德那國》　風俗：城池、宮室、田畜、市列，與江淮風土不異。俗重殺，非同類殺者不食。不食犬豕。雕鏤器皿尤巧。

《四夷廣記・默德那國・默德那制度》　其國有城池、宮室、市列。其書體旁行，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諸國皆用之。陰陽、星曆，精妙簡捷。醫藥、音樂各有其術。其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

又《默德那風俗》　寒暑應候，民物繁庶，風土與江淮不異。地雖接天竺，而俗與之異。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惟一天字，天之外敬先師孔子而已。人尤重殺，非同類殺者不食。禁用豕肉。每（月）〔歲〕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異常處，每日西向拜天。國人尊信其教，雖適殊域，傳子孫，累世不敢易。今廣東懷聖寺有番塔，創自唐時，輪囷直上凡十六丈五尺，日於此禮拜其祖。浙江杭州回回堂，亦崇峻嚴整，爲禮拜之處焉。主其教者或往來京師，隨路各回，量力賫送如奉官府云。製造織文、雕鏤尤巧。

《廣輿記・外譯・默德那國》　風俗：城池、宮室、田畜、市列，與江淮風土小異。俗重殺，非同類殺者不食，不食犬豕。雖適殊域，子孫遵守不敢變。製造織文、雕鏤器皿極精巧。

經濟物産

《咸賓錄・西夷志・默德那》　土産：貓睛、祖母綠、獅子、梭甫、撒合剌、西洋布、押不盧、藥名，人少飲卽死，刀斧不入，至三日投以別藥卽活。火失剌把都藥也，形如木鼈子而小，可治一百二十種疾。爲奇。

《方輿勝略・外夷・默德那》　其土産則有貓睛、祖母綠、獅子、梭甫、撒哈剌、西洋布、押不盧、藥名，人少飲卽死，刀斧不入，至三日投以別藥卽活。火失剌把都。藥也，形如木鼈子，可治一百二十種疾。

《四夷廣記・默德那國・默德那物産》　稻、麥、粟、葡萄。火失剌把都草，其形如木鱉子而小，可治一百二十種證，每證有湯引。

蜜人，回回國有七八十歲老人願捨身濟衆者，絕不飲食，惟澡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既死，國人殮以石棺，仍滿用蜜浸，鐫志歲月于棺蓋瘞之。俟百年後啓封，則蜜劑也。凡人損折肢體，食少許立愈。彼中亦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木乃伊。

聖鐵，大如瓜子，色紫碧，微有朱砂光，臨戎事密置衣領間，可以辟兵，或云雖冒（力）〔刀〕箭不能傷，蓋鐵中之精也。

寶石，回回石頭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元大德間，買紅剌一塊，重一兩三錢，估直中統鈔一十四萬定。呼曰剌，亦方言也。今錄其種類之名于後：

紅石頭四種，同出一坑，俱無白水。剌，淡紅色嬌；避者達，深紅色，石薄方嬌；昔剌泥，黑紅色；若木蘭，紅黑黃不正之色，塊雖大，石至低者。

綠石頭三種，同出一坑。助把避，上等，暗深綠色；助木剌，中等，明綠色，撒卜泥，下等，帶石淺綠色。

鴉鵲：紅亞姑，上有白水；馬思艮底，帶石無光，二種同坑；青亞姑，上等，深青色；你藍，中等，淺青色；屋撲你藍，下等，如水樣，帶石渾青色；黃亞姑；白亞姑。

貓睛：貓睛中含活光一縷，走水石新坑出者似貓睛而無光。

甸子：你捨卜的，即回回甸子，文理細；乞里馬泥，即河西甸子，文理麤；荆州石，即襄陽甸子，色變。

交通

《四夷廣記・默德那至中國路程》　隋時自南海達廣州。

藝文

《外國竹枝詞・默德那》　回回風土似江淮，回去回來到處佳。蜜作酒漿牛作菜，自生自殺自然齋。回回祖國。城池、宮室、田畜、市列與江淮略同。其人散處各國。俗重殺，非同類殺者不食。

香山濠鏡辨光芒，妙女兒干進秘方。最是同儕多意氣，鄭莊千里不齎糧。回回識寶，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正德中，進女你兒干于永，獻房中秘方。

甕蠻諸部 甕蠻 勿拔 勿巡

《諸蕃志・志國・甕蠻國》　甕蠻國人物如勿拔國。地主纏頭，繳縵不衣，跣足。奴僕則露首跣足，繳縵蔽體。食燒麵餅、羊肉幷乳、魚、菜。土產千年棗甚多，沿海出眞珠，山畜牧馬，極蕃庶。他國貿販惟買馬與眞珠及千年棗，用丁香、荳蔻、腦子等爲貨。

又《勿拔國》　勿拔國，邊海，有陸道可到大食。王紫棠色，纏頭衣衫，遵大食教度爲事。

《事林廣記・癸集・大食勿拔國》　邊海，天氣暖甚，出乳香樹，他國皆无。其樹逐日用刀斫樹皮取乳，或在樹上，或在地下，在樹自結透者爲明乳，蕃人用琉璃瓶盛之，名曰瓶香，在地者名塌香。每歲春末有一等飛禽自天而降，不知出沒，白如絲鶖，大如家雀，肥甚，而味極佳，每旦天明即四散飛泊，日出則絕不見影，國人張羅殺食之。惟春暮一月有之，交夏則絕。每歲常有大魚死，飄近岸，身長十餘丈，高二丈餘，國人不食，但刳其膏爲油，多者至二三百斤，肋骨作屋桁，脊骨作門扇，骨節可爲臼。又有龍涎，全不知所出，忽見成塊飄泊岸下地，人競爭貨買。

《異域志・大食勿拔國》　其國邊海，天氣暖甚，出乳香樹，逐日用刀斫樹皮取乳。每年春末有飛禽自天而降，如白絲鶖，肥而味佳。有大魚高二丈餘，長十丈餘，人不敢食，刳膏爲油，肋骨可作屋桁，脊骨可作門扇，骨節爲舂臼。又有龍涎成塊泊岸，人競取爲貨賣。

《三才圖會・人物・大食勿拔國》　大食勿拔國海邊，天氣暖甚，出乳香樹，逐日用刀斫樹皮取乳。每年春末有一等飛禽自天而降，如白絲鶖，肥而味佳。有大魚高二丈餘，長十丈餘，人不敢食，刳膏爲油，筋骨可作屋桁，脊骨可作門扇，骨節爲舂臼。又有龍涎成塊泊岸，人競取而貨賣。

《文昌雜錄》卷一　勿巡，舟船順風泛海二十晝夜至層檀。

忽魯謨斯部 忽里模子 甘埋里 虎六母思 忽魯謨厮 忽魯母思 忽魯母恩

綜述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忽里模子。

《島夷誌略・甘埋里》　其國邇南馮之地，與佛朗相近。乘風張帆二月可至小唄喃。其地船名爲馬船，大於商舶，不使釘灰，用椰索板成片。每舶二三層，用板橫棧，滲漏不勝，梢人日夜輪舀水不使竭。下以乳香壓重，上載馬數百匹，頭小尾輕，鹿身吊肚，四蹄削鐵，高七尺許，日夜可行千里。

所有木香、琥珀之類，均產自佛朗國來，商販於西洋互易。去貨丁香、荳蔻、青緞、麝香、紅色燒珠、蘇杭色緞、蘇木、青白花器、盞瓶、鐵條，以胡椒載而返。椒之所以貴者，皆因此船運去尤多，較商舶之取，十不及其一焉。

《異域志・虎六母思》　其國在西南海中，回紇之國。其地至熱，出番布珍寶，與西洋國頗同。

《明史・外國傳七・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西洋大國也。自古里西北行，二十五日可至。永樂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國已航海貢琛，稽顙闕下，而遠者猶未賓服，乃命鄭和齎璽書往諸國，賜其王錦綺、綵帛、紗羅，妃及大臣皆有賜。王卽遣陪臣已卽丁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十二年至京師。命禮官宴賜，酬以馬直。比還，賜王及妃以下有差。自是，凡四貢。和亦再使。後朝使不往，其使亦不來。

宣德五年復遣和宣詔其國。其王賽弗丁乃遣使來貢。八年至京師，宴賜有加。正統元年附爪哇舟還國。嗣後遂絕。

其國居西海之極。自東南諸蠻邦及大西洋商舶、西域賈人，皆來貿易，故寶物填溢。氣候有寒暑，春發葩，秋隕葉，有霜無雪，多露少雨。土瘠穀麥寡，然他方轉輸者多，故價殊賤。民富俗厚，或遭禍致貧，衆皆遺以錢帛，共振助之。人多白皙豐偉，婦女出則以紗蔽面，市列廛肆，百物具備。惟禁酒，犯者罪至死。醫卜、技藝，皆類中華。交易用銀錢。書用回回字。王及臣下皆遵回教，婚喪悉用其禮。日齋戒沐浴，虔拜者五。地多鹹，不產草木，牛羊馬駝皆啖魚腊。壘石爲屋，有三四層者，寢處庖廁及待客之所，咸在其上。饒蔬果，有核桃、把聃、松子、石榴、葡萄、花紅、萬年棗之屬。境內有大山，四面異色。一紅鹽石，鑿以爲器，盛食物不加鹽，而味自和。一白土，可塗垣壁。一赤土，一黃土，皆適於用。所貢有獅子、麒麟、駝雞、福祿、靈羊；常貢則大珠、寶石之類。

《瀛涯勝覽・忽魯謨廝國》　自古里國開船，投西北，好風行二十五日可到。其國邊海倚山，各處番船幷早番客商都到此地趕集買賣，所以國民皆富。

《西洋番國志・忽魯謨廝國》　忽魯謨廝國，自古里國開舡，投西北行，好風二十五日可到。其國邊海倚山，各處番舡幷陸路諸番皆到此趕集買賣，所以國民皆富。

《明一統志・外夷・忽魯謨斯國》　沿革：前代無考。本朝永樂中，國王遣其臣馬剌足等來朝，幷貢方物。

又《忽魯母恩國》　沿革：前代無考。本朝永樂三年，國王遣其臣已即丁等來朝，幷貢方物。

《西洋朝貢典錄・忽魯謨斯國》　其國在古里西北可五千里。其地倚山臨海。其國富，以石爲城。是多番商。

《明四夷考・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東連大山。國中土厚，宜耕種。人質直，狀貌偉碩。喜作佛事，常歌舞，惡殺。永樂三年，國王遣馬剌足來朝貢。產大馬、西洋布、獅子、駝鷄、福祿、靈羊、馬哈獸。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五・忽魯謨斯》。）

又《忽魯母恩》　忽魯母恩在東南海中，或曰在西徼外。國小，土瘠，物產薄。永樂三年，國王遣已即丁朝貢。

《三才圖會・地理・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地在西南海中，石城石屋。皇明朝貢。

《殊域周咨錄・西戎・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東連大山，西傍海，國中土厚，宜耕種。人質直，狀貌偉碩。喜作佛事，常歌舞，惡殺。前代無考，自古里國十晝夜可至其國。傍海，地無草木，牛羊駝馬皆食海魚乾。本朝永樂初，遣使朝貢。七年，中官鄭和往賜其國。酋長感慕天恩，躬獻方物及駝雞。

《圖書編・忽魯謨斯國》　其國傍海而居，聚民而市。地無草木，牛羊、馬駝皆食海魚之乾。風俗頗淳，壘石爲城。酋長深居，練兵畜馬。田瘠，麥廣，穀米少收，民不富饒。山連五色，皆是鹽也，鑿之鏃爲器皿盤碟之類，食物就而不知鹽也。堆石爲屋，有三五層者。永樂三年，國王遣馬剌足來朝貢。

又《忽魯母恩》　忽魯母恩在東南海中，或曰在西徼外。國小，土瘠，物產薄。永樂三年，國王遣已即丁朝貢。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忽魯謨斯》　地在西南海中。亦石城石屋。自古里國東南行二十五日可到。民富饒。產大馬、西洋布、獅子、駝鷄、福祿、靈羊、長角馬哈獸。上下皆回回教門。喜作佛事，常歌舞，惡殺。皇明永樂三年，國王遣臣馬剌足等來朝貢。

又《忽魯母恩》　地在東南海中，或曰在西徼外。國小，土瘠。產檀香、胡椒。皇明永樂三年，其王遣臣已即丁等入朝貢。

《咸賓錄・南夷志・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永樂三年太監鄭和至其國。國王遣人貢獅子、麒麟、馬匹、珍寶等物。

《諸夷考・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自古哩十晝夜可至。土厚，宜耕種，麥廣穀少。無草木，牛、羊、駝、馬皆食魚乾，或言深山中亦有草木。近水山五色，皆是鹽，鏃爲盤碗碟器，飲食就用不復加鹽。人民富饒，狀貌偉碩，風俗質直，喜佛事，常歌舞，惡殺。男拳髮。女子編髮四垂，黃漆其頂，出則布幔纏頭，面用青紅紗蔽之，兩耳輪周掛絡索金錢，以青石磨水，妝點眼眶，唇臉花紋，以爲美飾，頂掛珠石，珊瑚紐爲纓絡，臂腕腿足皆金銀鐲。產眞珠、寶石、撒哈喇、梭股、絨毯、獅子、駝雞、靈羊、馬哈獸。永樂中朝貢。

又《忽魯母恩》　忽魯母恩，在東南海中。國小，土瘠，物產薄。永樂三年朝貢。

《廣皇輿考・四夷・忽魯謨斯》　前無考。國朝永樂中朝貢。其產大馬、獅子、駝、昂首高可七尺。福祿、似驢而花文可愛。靈羊、尾大者重二十餘斤，行則以車載尾。長角馬哈獸。角長過身。

《獻徵錄・四夷・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東連大山，土厚，宜耕種。喜作佛事，常歌舞，惡殺。壘石爲屋，至三四層。醫卜技藝之流，絕勝他夷。國中有山土皆成鹽。永樂初，遣使貢方物及駝雞，上命侍臣金幼孜爲之賦。產胡椒諸香。

又《忽魯母恩》　忽魯母恩，永樂三年遣使朝貢。國小產微。或云在東南海中，或云在西徼外，莫考也。同永樂中貢者有夏剌比、窟察尼、魯密、彭加那、捨剌齊、八可意、坎巴夷替、千里達、沙里灣泥、烏沙剌錫、急蘭丹、奇剌尼諸國，皆海外小夷，莫詳其封疆道里。

《裔乘・西夷・忽魯（思）〔母〕恩》　忽魯（思）〔母〕恩在西徼外，小國也。或曰在東南海中。土瘠，產檀香、胡椒。我朝永樂三年，其王遣臣巳即丁等入朝貢。

《武備志・四夷一五・忽魯母恩》　忽魯母恩，在東南海中，或曰在西徼外。國小，土瘠，物產薄。永樂三年，國王遣巳即丁朝貢。

（并見《明書・四國傳三・忽魯母恩》。）

《職方外紀・百爾西亞》　南有島曰忽魯謨斯，在赤道北二十七度，其地悉是鹽，否則硫黃之屬，草木不生，鳥獸絕跡。人著皮履，遇雨過履底，一日輒敗。多地震，氣候極熱，人須坐卧水中，沒至口方解。又絕無淡水，勺水亦從海外載至，其艱如此。因其地居三大洲之中，凡亞細亞、歐邏巴、利未亞之富商大賈，多聚此地。百貨駢集，人烟輻輳，凡海內極珍奇難致之物，往輒取之如寄。土人嘗言，天下若一戒指，此地則戒指中之寶物也。

《明象胥錄・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東連大山。自古里國十晝夜至。土沃民饒，廣麥少穀，壘石爲城屋。山五色，皆鹽，鑿爲盤碟，因凌焉。男子偉貌拳髮，穿長衫，善騎射。女子編髮四垂，漆頂，出則布幔兜頭，用青紅紗布蔽面，兩耳輪掛絡索金錢數枚，以青石磨水點眼眶、唇臉花紋爲美飾。市用金銀錢。產珍珠、寶石、金珀、龍涎香、撒哈剌、羧毯，或曰產大馬、西洋布、駝雞、福祿、靈羊。喜作佛事，歌舞。俗頗淳直。永樂三年，遣使來朝，貢方物及駝雞。上命侍臣金幼孜爲之賦。駝雞如鶴，長三四尺，腳二指，毛如駝，行亦如之。其國又云忽魯母（恩）〔思〕，或曰忽魯母恩。國小土瘠，產薄，在東南海中，皆莫攷。

（并見《明世法錄・南蠻・忽魯謨斯》。）

《名山藏・王享記三・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又曰忽魯母思，海中國也。永樂七年，遣鄭和往其國，酋長感悅來朝。十八年，進麒麟、獅子、天馬、文豹、紫象、駝鷄、福鹿、靈羊、長角馬哈獸、五色鸚鵡等物。駝鷄昂首高七尺，福鹿似駝而花文可愛。靈羊尾大者重三十餘斤，雨則以車載其尾。長角馬哈獸角長過身。上喜，命侍臣爲賦。其國石城石屋，民富饒。喜作佛事，常歌舞，惡殺。產大馬，其酋長練兵畜馬。田瘠宜麥，無草木。牛、羊、駝、馬盡食魚腊。文武、醫卜、技藝之人勝他國。國中有大山，四面異色，紅如銀硃，白如石灰，黃如薑黃。一面產鹽如紅礬，鑿爲盤匜，乘食物不加鹽矣。

《明書・四國傳三・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東連大山。國中土厚，宜耕種。人質直，狀貌偉碩。喜作佛事，常歌舞，惡殺。永樂三年，國王遣人來朝貢。產大馬、西洋布、獅子、駝鷄、福祿、靈羊、馬哈獸。

《罪惟錄・外國列傳・忽魯謨斯國》　即忽魯母恩。　忽魯謨斯一曰忽魯母思。自古俚舟西北，二十五日可至，番賈咸集。永樂三年，國王巴即丁遣使馬剌足朝貢。七年復貢。十八年，進麒麟、獅子、天馬、文豹、紫象、駝鷄、福鹿、羚羊、長角馬哈獸、五色鸚鵡等物。羚羊尾大者重三十餘斤，雨則以車載其尾而行。馬哈獸、角長過身。上喜，命侍臣爲賦以紀之。又一獸名草上飛，番名雅禍失，等貓大，身如玳瑁斑，兩耳尖黑，性醇不惡，獅豹等見之，伏地戰甚。

《廣輿記・外譯・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　沿革：　前代無考。明永樂中入貢。

《續通典・邊防三・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西洋大國也，在古里西北。明成祖永樂十二年，遣陪臣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自是凡四貢，鄭和亦再使至其國。宣宗宣德八年貢使至，英宗正統元年附爪哇舟還國，嗣後遂絕。其國居西海之極，有霜無雪，多露少雨，土瘠寡穀麥。人多白皙豐偉，屭肆百

物具備，惟禁酒。牛、羊、馬、駝皆啖魚腊。不產草木。壘石爲屋，有三四層者。

分述

地理環境

《瀛涯勝覽・忽魯謨斯國》　其國氣候寒暑，春開花，秋落葉，有霜無雪，雨少露多。有一大山，四面出四樣之物。一面如海邊出之鹽，紅色，人用鐵鋤如打石一般鑿起一塊，有三四十斤者。又不潮溼，欲用食，則搥碎爲末而用。一面出紅土，如銀硃之紅。一面出白土，如石灰，可以粉牆壁。一面出黃土，如薑黃色之黃。俱着頭目守管，各處自有客商來販賣爲用。

《西洋番國志・忽魯謨廝國》　其處氣候寒暑，春則開花，秋則落葉，有霜無雪，雨少露多。有一大山出四種物。一面出紅鹽，其堅如石，以鐵鑿取之，有三四斤爲塊者。此鹽下濕滷擂末用之。一面出紅土，其色如銀硃。一面出白土，其色若石灰。一面出黃土，其色如姜黃。國王皆令人看守，賣與諸番用。

《咸賓錄・南夷志・忽魯謨斯》　國中有大山，山四面出四種物。一面出鹽如紅礬，塊有重三四百斤者，可碎之而食，亦可刻爲器皿。一面出紅土，色如銀硃。一面出白土，若石灰，可以粉牆。一面出黃土，色如薑黃。王差人守管各處，自有人來收買爲用。

《裔乘・東南夷・忽魯謨斯》　國中有大山，山四面出種物。一面出鹽如紅礬，塊有重四百斤者，可碎爲食，亦可刻爲器皿。一面出紅土，色如銀硃。一面出白玉若石灰，可以粉牆。一面出黃土，色如薑黃。

文化風俗

《瀛涯勝覽・忽魯謨斯國》　國王國人皆奉回回教門，尊謹誠信，每日五次禮拜，沐浴齋戒。風俗淳厚，無貧苦之家，若有一家遭禍致貧者，衆皆贍以衣食錢本而救濟之。人之體貌清白豐偉，衣冠濟楚標致。婚喪之禮，悉遵回回教規。男子娶妻，先以媒妁，已通禮訖，其男家即置席請加的。加的者，掌教門規矩之官也。及主婚人、幷媒人、親族之長者，兩家各通三代鄉貫來歷，寫立婚書已定，然後擇日成親，否則官府如姦論罪。如有人死者，即用白番布爲大殮小殮之衣，用瓶盛淨水，將屍從頭至足澆洗二三次，既淨，以麝香片腦填屍口鼻，纔服殮衣，貯棺內，當即便埋。其墳以石砌，穴下鋪淨沙五六寸，擡棺至，則去其棺，止將屍放石穴內，上以石板蓋定，加以淨土，厚築墳堆，甚堅整也。人之飲食，務以酥油拌煮而食。市中燒羊、燒雞、燒肉、薄餅、哈喇澈一應麵食皆有賣者。二三口之家多不舉火做飯，止買熟食而喫。王以銀鑄錢，名底那兒，徑官寸六分，底面有紋，重官秤四分，通行使用。書記皆是回回字。其市肆諸般鋪面百物皆有，止無酒館，國法飲酒者棄市。文武醫卜之人絕勝他處，各色技藝皆有。其撮弄把戲，皆不爲奇，惟有一樣，羊上高竿，最可笑也。其術用木一根，長一丈許，木竿頭上止可許羊四蹄立於木，將木立豎於地，扶定。其人引一小白羝羊，拍手念誦，其羊依拍鼓舞，來近其竿，先以前二足搭定其木，又將後二足一縱立於竿上。又一人將木一根，於羊腳前挨之，其羊又將前兩足搭上木頂，隨將後二腳縱起。人即扶定其木，其羊立於二木之頂，跳動似舞之狀。又將木一段趲之，連上五六段，又高丈許。俟其舞罷，然後立於中木，人即推倒其竿，以手接住其羊。又令卧地作死之狀。令舒前腳則舒前，令舒後腳則舒後。又有將一大黑猴，高三尺許，演弄諸般本事了，然後令一閒人，將巾帕重重摺疊緊縛其猴兩眼，別令一人潛打猴頭一下，深深避之，後解其帕，令尋打頭之人，猴於千百人中徑取原人而出，甚爲怪也。

《西洋番國志・忽魯謨廝國》　王及國人皆奉回回教門，每日五次禮拜，沐浴持齋，爲禮甚謹。其風俗淳樸溫厚，遇一家遭難致貧，衆皆助以衣糧錢財，所以國無貧苦之家。其人狀貌魁偉，衣冠濟楚，婚喪之禮悉依教規無違。如娶妻，先用媒妁通言，既允許，然後男家置酒請加的。加的者，掌教門規矩之官也。及請主婚幷媒人親族長者，兩家各通三代鄉貫來歷，寫立婚書，乃擇日成婚，否則官法以奸論。死者用極細白布，爲大殮小殮之衣，以瓶水澆屍，自首至足凡三，乃以麝香片腦填屍口鼻，始服殮衣，即棺盛貯造墳，

舁至葬所。其墳皆砌一石穴，底鋪淨沙五六寸，及葬則去棺取屍沙上，以石板蓋之，上聚土爲塚。人食飲務以酥油和飯。其市店出賣燒羊、燒雞、燒肉、薄餅、哈里撒一應麵食。三四口之家多不舉火，只買熟食。

王以銀鑄錢，名底那兒，徑官寸六分，面底有紋，官秤重四分，通行使用。書記皆回回字。諸色鋪店皆有，只無酒館，國法飲酒者棄市。文武醫卜絕勝他處，各色技藝皆有。常見人立一木長丈許，上平。有一白色小羖羊，其人拍手誦說，羊即跳舞而來，搭木而上爲舞態，如是者凡五六段。其人推斷所立之木，以手接羊，令卧地作死，羊即卧地。令舒前腳則舒前腳，令舒後腳則舒後腳。又有牽一大黑猴者演習諸藝畢，乃以手巾蒙其面，密令一人打之。及解縛即於稠人中取原打之人。

《星槎勝覽・前集・忽魯謨斯國》 其國傍海而居，聚民爲市。地無草木，牛、羊、馬、駝皆食海魚之乾。風俗頗淳。壘石爲城，酋長深居，練兵蓄馬。田瘠麥廣，米穀少收，民下富饒。山連五色，皆是鹽也。鑿之鏇爲器皿盤碟之類，食物就而不知鹽也。壘堆石而爲屋，有三四層者，其廚廁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也。男子拳髮，穿長衫，善弓矢騎射。女子編髮四垂，黃繚其項，穿長衫，出則布幔兜頭面，用紅青紗一方蔽之，兩耳輪用掛珞瑣金錢數枚，以青石磨水，粧點眼眶，唇臉花紋爲美。項掛寶石、眞珠、珊瑚紐爲瓔珞，臂腕腿足俱金銀鐲，此富家之規也。

《西洋朝貢典錄・忽魯謨斯國》 其王修回回教。有禮拜寺，日五度而禮拜。恆齋沐。其俗淳厚。其人白身而魁偉。其男卷髮長衫，善騎射。女編髮四垂，黃漆其頂，服長衫，出則色布蓋首，紅紗蔽面，珥絡索金錢，以黛飾眉，花紋飾唇，頂佩珠寶珊瑚瓔珞，四腕俱約金銀鐲。

其婚喪用加的禮。掌禮之官謂之加的。凡婚禮，男家先宴加的、親族、媒氏，然後二姓述三代譜系，爲之書，而後成禮，否則以姦論。喪禮以細白布爲大小殮衣，瓶盛淨水，三灌屍，以麝、腦填口鼻，服衣入棺。墳以石砌，壙藉淨沙五六寸。棺至，出屍入壙，石板蓋土，築成隆阜。其書記用回回字。其市肆咸備。國有酒禁，飲者棄市。其國勝兵、良馬、醫卜、技藝皆冠於西洋。

其民有羊猿之戲。羊戲：用木尺許，頂平正，可容羊四蹄者，樹地。一人拍手念誦，羊依拍鼓舞近木，前足搭木頂，後足跳上，似舞狀。人將木段五六次接上，高丈許，於中推斷，接羊置地。羊卧作死狀，令舒前足即前舒之，令舒後足即後舒之。猿戲：以三尺黑猴演弄畢，令一人帕縛猴眼，別令一人潛擊猴首，雜於衆中。解縛，猴於千人中徑取出擊首者。

《殊域周咨錄・西戎・忽魯謨斯》 風欲頗淳。壘石爲城，酋長深居，練兵畜馬。田瘠，麥廣穀少，民富饒。山連五色，皆是鹽也，鑿之鏇爲盤碟碗器之類，食物就用而不加鹽矣。壘石爲屋，有三四層者。其廚廁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髮，穿長衫，善弓矢騎射。女子編髮四垂，黃漆其頂，出則布幔兜頭，面用青紅紗布以蔽之，兩耳輪周掛絡索金錢數枚，以青石磨水收點眼眶，唇臉花紋，以爲美飾。項掛寶石珍珠珊瑚，紐爲纓絡，臂腕腿足皆金銀鐲，此富人也。行使金銀錢。

《咸賓錄・南夷志・忽魯謨斯》 其地土沃民富，人貌偉碩，喜佛惡殺。壘石爲城，酋長深居，練兵蓄馬。民亦壘石爲屋，有三五層者，其廚廁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也。男拳髮長衫，善騎射。女編髮四垂，帛繚其項，耳挂纓珞，腕腿俱金銀鐲。以青石磨水粧點目唇，花枝爲美，此富家之飾也。婚姻用媒妁如中國禮。市用銀錢。國法禁酒，有造酒者棄市。文武醫卜技藝之人絕勝它國。

《裔乘・東南夷・忽魯謨斯》 其地土沃民富，人貌偉碩，喜佛惡殺。壘石爲城，酋長深居，練兵畜馬，民亦壘石爲屋，其三五層者之上，爲廚廁卧室待客之所。男拳髮，長衫，女編髮四垂，帛繚其項，耳挂瓔珞，腕腿俱金銀鐲，以青石磨水，粧點目唇花紋爲美。婚姻用媒妁如中國。市用銀錢。國法禁酒，有造酒者弃市。文武、醫卜、技藝之人，絕勝他國。

《罪惟錄・外國列傳・忽魯謨斯》 其國石城石屋，民富饒。佞佛，常歌舞，惡殺，俗醇厚。尚回回教，日五禮佛。有貧者，衆衣食之。人率清白豐偉，衣冠濟楚。娶妻必受命于的的親，的的親，掌教門規矩之官也，否坐罪。人死，水灌頂洗之，以異香薰口鼻，營石郭封之。國法飲酒者棄市。有羊上高竿戲。設三木，木頂可容羊四足。先行拍手念誦，羊若解者，踏木頂，又縱一頂。三木立，羊跨二木，騰擲百變，已立中木，木倒輒蹲人手中，似死卧地，呼舒足前後，輒應不爽咫。又黑猴搬演故事畢，或帽其眼，擊其頭，即千百人中必得擊之者，異甚。田瘠宜麥，無草木，牛、羊、駝、馬盡食魚腊。產把聃果，松子長寸許，萬年棗，有鬥羊與人鬥彩。文武、醫卜、技藝之人勝他國。國中有山，四面異色。一面產鹽如紅礬，鑿爲盤匜以貯食物，不加鹽矣。三面出土，色紅、白、黃，可以彩畫，頭目守之。男子卷髮長衫，

善騎射。女子編髮四垂，黃漆其頂，兩耳輪周掛絡索，以青石磨水，粧點眼眶，唇臉取花紋以爲美餙，頂掛寶石、珍珠、珊瑚，紉爲纓絡，脛臂皆釧。

又　書記用回回字。

《廣輿記・外譯・忽魯謨斯》　風俗：人質直，狀貌偉碩，喜作佛事。土沃民饒，廣麥少穀。

經濟物産

《瀛涯勝覽・忽魯謨斯國》　土產米麥不多，皆是別處販來糶賣，其價極賤。果有核桃、把聃果、松子、石榴、葡萄乾、桃乾、花紅、萬年棗、西瓜、菜瓜、蔥、韭、薤、蒜、蘿蔔、甜瓜等物。其胡蘿蔔，紅色，如藕大者至多。甜瓜甚大，有高二尺者。其核桃，殼薄白色，手捏卽破。松子長寸許。葡萄乾有三四樣：一樣如棗乾，紫色。一樣如蓮子大，無核，結霜。一樣圓顆，如白荳大，略白色。把聃果如核桃樣，尖長色白，內有仁，味勝核桃肉。石榴如茶鍾大，花紅如拳大，甚香美。萬年棗亦有三樣：一樣番名垛沙布，每箇如母指大，核小，結霜如沙糖，忒甜難吃。一樣挼爛成二三十箇大塊，如好柿餅及軟棗之味。一等如南棗樣，略大，味頗澁，彼人將來喂牲口。此處各番寶貨皆有。更有青紅黃雅姑石，幷紅刺祖把碧、祖母刺、貓睛、金鋼鑽。大顆珍珠如龍眼大，重一錢二三分。珊瑚樹珠幷枝梗、金珀、珀珠、神珠、蠟珀，黑珀，番名撒白值。各色美玉器皿、水晶器皿。十樣錦翦絨花單，其絨起一二分，長二丈，闊一丈。各色梭幅、撒哈喇氊、氁羅、氁紗、各番青紅絲嵌手巾等類皆有賣者。駝、馬、騾、牛、羊廣有。其羊有四樣：一等大尾棉羊，每箇有七八十觔，其尾闊一尺餘，拖着地，重二十餘斤。一等狗尾羊，如山羊樣，其尾長二尺餘。一等鬥羊，高二尺七八寸，前半截毛長拖地，後半截皆翦淨，其頭面頸額似棉羊，角彎轉向前，上帶小鐵牌，行動有聲。此羊性快鬥，好事之人喂養於家，與人鬥賭錢物爲戲。又出一等獸，名草上飛，番名昔雅鍋失，如大貓大，渾身儼似玳瑁斑貓樣，兩耳尖黑，性純不惡，若獅豹等項猛獸，見他卽俯伏於地，乃獸中之王也。其國王亦將船隻載獅子、麒麟、馬疋、珠子、寶石等物，幷金葉表文，差其頭目人等跟隨欽差西洋回還寶船，赴闕進貢。

《西洋番國志・忽魯謨廝國》　土產米麥不多，各處販來，爲價亦賤。果有核桃、松子、葡萄乾、石榴、花紅、桃乾、把丹、萬年棗。蔬有葱、韭、薤、蒜、蘿蔔、菜瓜、西瓜、甜瓜。其葫蘿蔔色紅大如藕。甜瓜猶大，有高二尺者。核桃色白殼薄，可以手碎。松子長寸許。葡萄乾有三四種：一種如棗乾紫色，一種如蓮子大，無核結白霜，一種僅如豆，頗白。石榴大如茶鍾。花紅大如拳，香美。把丹如核桃，尖長匾黃色，內仁味勝核桃。萬年棗亦有三種：一種番名垛沙布，大如拇指，核小，結霜，如沙糖甘，難食。一種挼成塊，重二三十斤，味如好柿乾，歲收堆積喂馬。及有軟棗一種，如南棗乾，味澁，土人以喂牲口。

其處諸番寶物皆有。如紅鴉鶻、刺石、祖把碧、祖母綠、貓睛、金剛鑽，大顆珍珠若龍眼重一錢二三分者，珊瑚樹株幷枝梗、大塊金珀、幷珀、珠神珀、蠟珀、黑珀，番名撒白，值錢各色美玉器皿。十樣錦剪絨花單，其絨起一分，長二丈，闊一丈。各色梭幅、撒哈喇、氁羅紗、各番青紅絲嵌手巾等貨皆有。

駝、馬、驢、騾、牛、羊至廣。其羊有四種：一種大尾綿羊重七八十斤，其尾重二十餘斤，闊尺餘，拖地。一種狗尾羊，壯如山羊，尾長二尺餘。一種鬥羊，高二尺七八寸，前半身毛長拖地，後半身皆剪。其頭頗如綿羊，角彎轉向前，掛小鐵牌，行則有聲。此羊善鬥，好事者養之以爲博戲。又有獸名草上飛，番名昔雅鍋失，似貓而大，身玳瑁斑，兩耳尖黑，性純不惡。若獅豹等猛獸見之皆伏於地，乃百獸之王也。

國王修金葉表文，遣使隨寶舡，以麒麟、獅子、珍珠、寶石進貢中國。

《星槎勝覽・前集・忽魯謨斯國》　行使金銀錢。產有眞珠、金珀、寶石、龍涎香、撒哈剌、梭眼、絨毯。貨用金銀、青白花磁器、五色段絹、木香、金銀香、檀香、胡椒之屬。

《明一統志・外夷・忽魯謨斯國》　土產：大馬、西洋布、獅子、駝雞、昂首高可七尺。福祿、似驢而花文可愛。靈羊、尾大者重二十餘斤，行則以車載尾。長角馬哈獸。角長過身。

又《忽魯母恩》　土產：檀香、速香、胡椒。

《西洋朝貢典錄・忽魯謨斯國》　其交易以銀錢，名曰底那兒。其利玉石。其穀宜稻麥。其畜宜六擾。銀錢徑官寸六分，面底有紋，重官秤四分。其土

氣有寒暑，有霜雪，少雨多露。春而花開，秋而葉零。有山焉，其陽多紅鹽，其陰多白堊，其東多丹艧，其西多黃堊。其珍寶之類有八：一曰五色雅姑剌石，二曰相把碧，三曰祖母喇，四曰貓睛石，五曰金剛鑽，六曰珊瑚，七曰五色玉器皿，八曰大珠，狀如龍眼者有之。諸珀謂之撒白植，其類有五：一曰金珀，二曰幷珀，三曰珠神珀，四曰蠟珀，五曰黑珀。織之類有四：一曰十樣錦翦絨，絨起一分，長二丈，闊一丈。二曰五色梭幅，三曰撒哈剌毬紗，四曰青紅絲嵌手巾。羊之類有四：一曰九尾羊，二曰大尾羊，三曰狗尾羊，四曰鬥羊。一等尾闊尺餘，拖地，重三十餘斤。一等狗尾羊如山羊，尾長二尺餘。一等鬥羊高二尺七八寸，前半截留毛，後剪淨，頭似綿羊，角彎向前，上帶鐵牌，行動有聲，此羊快鬥，好事者蓄之，以博錢物。有獸焉，其狀如貓，質如玳瑁，黑耳而性仁，出則百獸伏地，其名曰草上飛，番名曰昔雅鍋失。其蘿蔔狀如藕而紅色。其胡桃質薄而白。其松子長寸許。其葡萄四等，有如蓮子色白而無核者，有如白豆圓而白者，有紅者，有紫者。有果焉，狀如胡桃，尖長色白，內仁甘美者，名把聃果。其石榴花如拳，果如鍾。有林檎、桃、甘蔗、西瓜。其萬年棗一名垛沙布，凡三等：有狀如拇指，小核而結霜，味如石蜜者；有挼爛而成軟塊，味如柿者；有狀如南棗而味澀，是用養牲者。

《殊域周咨錄・西戎・忽魯謨斯》 產有珍珠、寶石、金珀、龍涎香、撒哈剌、梭腹、絨毯。又產大馬、西洋布、獅子、駝雞、昂首高可七尺。福祿、似駝花紋可愛。靈羊、尾大者重二十餘斤，行則以車載尾。長角馬哈獸。角長過身。貨用金銀、青花磁器、五色段絹、木香、胡椒之屬。

《咸賓錄・南夷志・忽魯謨斯》 其產：松子、長二寸許。葡萄乾、有三四樣，一樣紫色如棗，一樣雪白色如蓮子，無核，一樣如白豆紫白色。把聃果、似核桃。萬年棗、結霜如糖，味太甜難食。大尾羊、重者七八十斤，尾闊尺餘，重有二十餘斤，行則以車載尾。鬥羊、前半截毛拖地，後半如剪淨者，角上帶牌，人家畜之以鬥。草上飛、見前。福鹿、似驢而花紋可愛。馬哈獸、角長過身。駝雞、見前。各色寶石、各色美玉器皿、各色水晶器皿、花毯、番絲毛巾爲奇。

《裔乘・東南夷・忽魯謨斯》 其產松子、葡萄乾、把聃果、萬年棗、大尾羊、鬥羊、草上飛、福鹿、馬哈獸、駝鷄、各色寶石、美玉、器皿、各色水晶器皿、花毯、番絲之屬。

《罪惟錄・外國列傳・忽魯謨斯》 產青紅黃（推）〔雅〕姑剌、相把碧、祖母剌、貓睛、金鋼鑽、珍珠如龍眼大，珊瑚、金珀、神珀、臘珀、黑珀、神珠、珀珠、各色美玉及鎖袱撒哈喇、毯羅氈、紗羅、錦剪絨、花單等物。銀錢名那底兒。

《廣輿記・外譯・忽魯謨斯》 土產：大馬、西洋布、獅子、駝雞、昂首高可七尺，曾貢，上命金幼孜賦之。長角馬哈獸、角長過身。靈羊。尾大者重二十餘斤，行則以車載尾。

紀事

《永樂十五年鄭和於泉州回教先賢塚行香石刻》 欽差總兵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廝等國公幹，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於此行香，望靈聖庇祐。鎮撫蒲和日記立。

藝文

《星槎勝覽・前集・忽魯謨斯國》 詩曰：忽魯謨斯國，邊城傍海居。鹽山高峯律，酋長富盈餘。原隰唯收麥，牛羊總食魚。女纏珠珞索，男坐翠氈毹。瑪瑙珊瑚廣，龍涎寶石珠。蠻邦成絕域，歷覽壯懷舒。

《外國竹枝詞・忽魯謨斯》 紅土銀硃白石灰，鴉姑青綠寶成堆。爭把底那游戲去，鐵牌絡索鬥羊來。國有五色土，紅如銀硃，白如石灰。又有青綠鴉姑。以銀鑄錢名底那兒。鬥羊角灣向前，上帶小鐵牌，行動有聲，人養在家，賭錢爲戲。

玳瑁斑斑草上飛，花紋福祿逐青獅。君王偏愛駝雞舞，作賦宣傳金幼孜。

國有奇獸名草上飛，大如貓，身玳瑁斑，百獸見之皆伏。又產花福祿、獅子。永樂中，貢駝雞，如鶴，長三四尺，腳二指，毛如駝，行亦如之，上命侍臣金幼孜賦焉。

祖法兒部 奴發 佐法兒 左法兒 撒發兒

綜述

《明史・外國傳七・祖法兒》 祖法兒，自古里西北放舟，順風十晝夜可至。永樂十九年遣使偕阿丹、剌撒諸國入貢，命鄭和齎璽書賜物報之。二十一年，貢使復至。宣德五年，和再使其國，其王阿里卽遣使朝貢，八年達京師。正統元年還國，賜璽書獎王。

其國東南大海，西北重山，天時常若八九月。五穀、蔬果、諸畜咸備。人體頎碩。王及臣民悉奉回回教，婚喪亦遵其制。多建禮拜寺。遇禮拜日，市絕貿易，男女長幼皆沐浴更新衣，以薔薇露或沉香油拭面，焚沉、檀、俺八兒諸香土罏，人立其上以薰衣，然後往拜。所過街市，香經時不散。天使至，詔書開讀訖，其王徧諭國人，盡出乳香、血竭、蘆薈、沒藥、蘇合油、安息香諸物，與華人交易。乳香乃樹脂。其樹似榆而葉尖長，土人砍樹取其脂爲香。有駝雞，頸長類鶴，足高三四尺，毛色若駝，行亦如之，常以充貢。

《瀛涯勝覽・祖法兒國》 自古里國開船，投西北，好風行十晝夜可到。其國邊海倚山，無城郭，東南大海，西北重山。

《西洋番國志・祖法兒國》 祖法兒國，自古里國開舡，投西北行，十晝夜可到。其國邊海倚山，無城郭。東南大海，西北重山。

《明一統志・外夷・祖法兒國》 沿革：前代無考。本朝永樂中，國王亞里遣其臣來朝，幷貢方物。

《西洋朝貢典錄・祖法兒國》 其國在古里西北可二千里，西北倚山，東南臨海。以石爲城爲屋，層起如浮圖。

《明四夷考・祖法兒》 祖法兒亦名左法兒，東南皆海，西北重山，自古俚西北海行，十晝夜可至。

又 永樂中，王亞里遣人來朝貢。宣德中又來朝貢。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五・祖法兒》、《明書・四國傳二・祖法兒》。）

《三才圖會・地理・祖法兒》 祖法兒，邊海倚山，東南大海，西北重山。永樂、宣德年朝貢。

《圖書編・祖法兒》 漢大夏、隋、唐吐火羅是也。漢張騫至大夏，隋大業入貢，唐初臣西突厥。唐高宗時獻大鳥，高七尺。顯慶中，以其阿緩城爲月氏都督府，授王阿史那爲都督，後遣子入侍。乾元初，與西域九國發兵爲天子討賊。肅宗詔隸朔方行營。宋未聞。我朝永樂、宣德中，王亞里俱遣使朝貢。國無城郭，俗尚回回教。

又《佐法兒國》 臨海住，居石城石屋，壘起高三四層者，若塔。田廣而少耕，山地皆黃，不生草木，牛、羊、駝、馬惟食魚乾。男女拳髮，穿長衫，女以布兜頭面出見人也。風俗頗淳。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祖法兒》 自古里開船，投西北，行十晝夜可到。其國邊海倚山，無城郭。東南大海，西北重山。

又《左法兒》《會典》所載，鄭端簡以與祖法兒爲二國。地在海，西北重山，地色多黃赤，與阿丹同。風俗頗淳，女人出則以布兜頭面，不令人見。俱奉回回教門。產西馬、鶴頂、駝鷄、福祿、片腦、沉香、乳香。皇明永樂中，王亞里遣人來朝貢。宣德中又朝貢。

《咸賓錄・西夷志・祖法兒》 祖法兒，漢之大夏，隋、唐之吐火羅是也。昔漢張騫至大夏，言其俗土著無大君長，兵弱畏戰，善賈市，其都曰藍市城。及匈奴擊破大月氏王，以王頭爲飲器，其種人遂收餘衆，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大夏遂臣屬月氏矣。至隋、唐時名吐火羅，世次難考，與嚈噠雜居，勝兵十萬。

嚈噠者，大月氏之遺種也。大業中遣使朝貢。唐初屬西突厥。然武德、貞觀中俱入獻也。高宗時獻大鳥，高七尺，色黑，足類駱駝，人可乘，鼓翅而行三百里，能啗鐵，俗謂駝鳥。顯慶中，以其阿緩城爲月氏都督府。析小城爲二十四州，授王阿史那爲都督。未幾遣子入朝，留宿衛。俄又貢瑪瑙鐙樹，高三尺。開元、天寶間數獻馬騾、異藥、乾阿陀婆羅二百品、紅碧玻璃。

乃冊其君骨咄祿頓達度爲吐火羅葉護、挹怛王。其後鄰胡羯師謀引吐蕃攻吐火羅，於是葉護失里忙伽羅丐安西兵助討。帝爲出師，破之。乾元初，與西域九國發兵爲天子討賊。肅宗詔隸朔方行營。宋時未通。我朝永樂、宣德中，王亞里俱遣使朝貢。

《諸夷考・祖法兒》　祖法兒，亦名佐法兒，東南皆海，自古里順風十晝夜可至。砌羅般石爲屋，有高三層，若塔狀，廚廁寢食皆在其上。田廣少收，山地黃赤，不生草木。捕魚晒乾，大者人食，小者以餵馬牛駝羊。男子拳髮，體幹脩碩，語言朴實。女人出則以布兜頭，紗蔽面，不令人見。風俗頗淳。王衣青花絲幌，或金錦袍，靴履。乘轎前後列象駝馬鼓吹。氣候常如秋。市用金銅錢，錢文人形。產鶴頂、駝雞、福鹿、片腦、乳香。乳香即樹脂。駝雞如鶴，長三四尺，腳節指毛如駝，行亦如之。永樂、宣德中朝貢。

《廣皇輿考・四夷・祖法兒》　前無考。國朝永樂中，遣使朝貢。其產西馬、鶴頂、駝鷄、福祿、片腦、沉香、乳香。

《方輿勝略・外夷・祖法兒》　祖法兒，漢之大夏也，其都曰藍市城。及匈奴擊破大月氏王，以王頭爲飲器，其餘衆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大夏遂臣月氏矣。至隋、唐時名吐火羅。大業中入貢。唐初屬西突厥。高宗時獻大鳥，高七尺，色黑，足類駱駝，人可乘，鼓翅而行三百里，能噉鐵，俗謂駝鳥。

又　宋時未通。我朝永樂、宣德中，王亞里俱遣使朝貢。國無城郭，尚回回教，氣候常熱。市用銀錢，文如人形。男多女少，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戴五角，十夫戴十角，無兄弟者與他人結爲昆季，然後得妻，生子屬其長兄。其民如遇禮拜寺日，必先沐浴，用薔薇露或沉香油塗其面，更以新衣，始往禮拜。其王出入乘轎跨馬，前後陳列象駝鼓吹。

《獻徵錄・四夷・祖法兒》　祖法兒，亦名左法兒，國西多山，氣候常秋。無城郭。尚回回教。其人質朴脩偉。王白布纏頭，衣青花絲幌或金錦袍，靴履，乘轎跨馬，前後列象駝，吹篳篥而行。永樂中，國王亞里遣人入貢。宣德中再至。產西馬、鶴頂、駝雞、福鹿、片腦、沉香、乳香。自古里西北舟行十晝夜可至。

《裔乘・西南夷・祖法兒》　國無城郭，俗尚質朴，尚回回教。王以白細番布纏頭，出入乘轎跨馬。氣候常熱。市用金銀錢，文如人形。男多女少，男拳髮，女以布兜頭，面不露。婦人五夫則首戴五角，十夫戴十角，無兄弟者，與他人結爲昆季。如遇禮拜寺日，必先用薔薇露沐浴，或以沉香油塗其面，更以新衣，復以沉檀、俺八兒香熏其衣，始往禮拜。是日經過街市，香氣旬日不散。其山川則頗黎山。其產則福鹿、名馬。又有駝雞，頭長如鶴，高三四尺。

《明象胥錄・祖法兒》　祖法兒國，又名左法兒，自古里西北海行，十晝夜可至。東南皆海，西北重山。壘石爲城，屋高三四層，亦石砌，狀如塔。田廣而饒，土黃赤，不生草木。民漁海爲生。氣候常如秋。俗頗淳，尚回回教。王白布纏首，衣青花絲幌，或金錦袍，靴履。乘轎跨馬，前後列象駝，吹篳篥。女人出以布蒙頭面。市用金銅錢，文如人形。永樂中，王亞里遣人來朝貢。宣德中復至。產西馬、鶴頂、駝雞、福鹿、片腦、沉香、乳香。乳香即樹脂。以易中國磁器、紵絲。駝，單峯雙峯皆可乘。或云其國無城郭。產金錢豹。

（并見《明世法錄・南蠻・祖法兒》。）

《名山藏・王享記三・祖法兒國》　祖法兒國，亦曰左法兒，漢之大夏，隋、唐之吐火羅，咸皆其國也。東南皆海，西北重山，自古里西北海行，十晝夜可至。永樂中，王亞里遣人朝貢。宣德中復至。其地氣候常秋，無城郭。其人體幹脩碩，語言眞質，尚回回教。王白布纏頭，衣青花絲幌，或金錦袍，靴履。出乘轎跨馬，前後列象、駝、馬，吹篳篥。市用金銅錢，錢文人形。有家鷄如鶴，腳二指，毛如駝，走如之。

《罪惟錄・外國列傳・祖法兒國》　祖一曰佐。法兒國，漢之大夏，隋、唐之吐火羅，咸皆其地也。東南皆海，西北重山，自古俚西北十晝夜可至。永樂中，王亞里遣人朝貢。宣德中復至。

《廣輿記・外譯・祖法兒》東南皆海，西北重山，自古里西北海行，十晝夜可至。　沿革：亦名左法兒，前代無考。明永樂中入貢。

《續通典・邊防三・祖法兒》　祖法兒，東南大海，西北重山。天時常若八九月，五穀、蔬果、諸畜咸備。人體頎碩，俗尚回回教，多建禮拜寺。土產馬、駝、乳香、沉香等物。明成祖永樂中，遣使朝貢。宣宗宣德中又至。

《西征記程》　〔索哥德拉島〕其北岸之撒法兒，即《明史》之祖法爾國，又作祖法兒、佐法兒。《明史》言其國產血竭、樹脂，蓋與索哥德拉近，

故所產亦同。日中舟人測日躔高弧幷校求時差，知所至爲赤道北十二度四十六分，京師偏西六十三度二分，蓋在索哥德拉島西北中。

分述

地理環境

《咸賓錄・西夷志・祖法兒》 其山川則頗黎山。有穴，產神駒皆汗血。

《方輿勝略・外夷・祖法兒》 其山則有頗黎山。有穴，產神駒。

文化風俗

《瀛涯勝覽・祖法兒國》 國王國人皆奉回回教門。人體長大，貌豐偉，語言朴實。王者之絆，以白細番布纏頭，身穿青花如大指大細絲嵌蓋頭，或金錦衣袍，足穿番靴，或淺面皮鞋。出入乘轎或騎馬，前後擺列象駝、馬隊、刀牌手，吹篳篥、鎖唢、簇擁而行。民下所服衣冠，纏頭長衣，腳穿靴鞋。如遇禮拜日，上半日市絕交易。男女長幼皆沐浴，既畢，卽將薔薇露或沉香幷油搽面幷四體，俱穿齊整新淨衣服。又以小土爐燒沉檀、俺八兒等香，立於爐上，薰其衣體，纔往禮拜寺，拜畢方回，經過街市，半晌薰香不絕。婚喪之禮，素遵回回教規而行。

《星槎勝覽・後集・佐法兒國》 臨海聚居，石城石屋，壘起高三五層者，若塔其上。田廣而少耕，山地皆黃，亦不生草木。牛、羊、駝、馬惟食魚乾。男女拳髮，穿長衫，女人則以布兜頭面，出見人也不露面貌。風俗頗淳。

《西洋番國志・祖法兒國》 王及國人皆奉回回教門。人體長大，貌壯語樸。王者以白細布纏頭，身着青花長衣，細絲嵌圓領，或金錦衣袍，足着番靴，或皮爲鞋。出入乘轎騎馬，前後擺列象駝馬隊牌手，吹篳篥、鎖納，擁從而行。民下亦纏頭衣長衣，着靴或鞋。如遇禮拜日，上半日市絕交易。男子長幼皆沐浴，以薔薇露或沉香油塗擦體面，始着新潔衣服。又以小土爐焚沉檀、俺八兒等香，跨其上以薰體。如到禮拜寺禮拜及散經過街市，香氣頓飯不散。其婚喪之禮悉教門。

《西洋朝貢典錄・祖法兒國》 其民容體偉長而性朴。其王纏首以白布，服錦袍，間服青花絲嵌圓領，足有花靴。其出入以輿馬，前列象駝，後吹叭嘶、鎖搽擁行。其民男纏首以色布，服長衣，足不跣。女蒙首面以布。其上下崇回回教，有禮拜寺。禮拜之日咸罷市。塗體以薔薇露，以沉香油。薰衣以沉、檀、俺八兒香。其將禮拜也，浴而塗體，乃服淨衣，爇香于胯下，薰而往，街市爲之芬芳不歇。其婚喪行回回禮。

又 論曰：自柯枝而西去，天方益近。而流風沾被，修回回教者益謹。至薰沐其身而始禮拜，其眞信習之篤也哉！

《明四夷考・祖法兒》 無城郭。俗尚回回教。體幹修碩，語言朴實。王白布纏頭，衣青花絲帨或金錦袍靴履。乘轎跨馬，前後列象、駝、馬、鼓吹。氣候常如秋。市用金銅錢，錢文人形。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五・祖法兒》、《明書・四國傳二・祖法兒》，有『銀』字，無『錢』字。）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祖法兒》 國王國民皆回回教門。人體長大，貌偉，言語質朴。王者之餙，以白細布纏頭，身穿青花如絹細嵌圓領，或金錦衣袍，足着靴，或淺面皮鞋。出入乘轎騎馬，前後擁列象、駝、馬隊及刀牌手，吹篳篥、嗩吶，簇擁而行。民下所服冠衣，纏頭長衣，脚穿皮鞋。如遇禮拜日，上半日市絕交易。長幼男子皆沐了，卽將薔薇露或沉香油搽其面，纔穿齊整新衣，又以小玉罏燒沉檀、唵叭兒香，立於其上，薰其衣體，纔往禮拜，悉遵教規而行。

《咸賓錄・西夷志・祖法兒國》 國無城郭，俗朴實，尚回回教。王以白細番布纏頭，身穿青花細絹，或金錦衣袍，出入乘轎跨馬，前後陳列象、駝、鼓吹。氣候常熱。市用金銀錢，文如人形。男拳髮穿長衫，女則以布兜頭面，出見人亦不出露。男多女少，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戴五角，十夫戴十角。無兄弟者與它人結爲昆季，然後得妻，生子屬其長兄。其民如遇禮拜寺日，必先沐浴，用薔薇露或沉香油塗其面，更以新衣，復以沉、檀、俺八兒香熏其衣體，始往禮拜。是日經過街市，香氣旬日不散。

《罪惟錄・外國列傳・祖法兒國》 其地氣候常秋，壘石爲城，砌羅殷石爲屋。地不生草木，尙回回教。王白布纏首，衣青花絲帨，或金錦袍，靴履。出乘轎跨馬，前後列象駝，吹篳篥。男女拳髮，女人以布兜頭，不令人見。凡礼拜佛寺沐浴，衣燃諸香，又塗薔薇露遍體，乃往。

《廣輿記・外譯・祖法兒》 風俗：氣候常如秋，土黃赤色，不生草木。人語言朴實，體幹脩碩。無城郭，尙回回教。

經濟物産

《諸蕃志・志物・蘆薈》 蘆薈出大食奴發國，草屬也。其狀如黍尾，土人採而以玉器揭研之，熬而成膏，置諸皮袋中，名曰蘆薈。

《瀛涯勝覽・祖法兒國》 土産乳香，其香乃樹脂也。其樹似榆而葉尖長，彼人每砍樹取香而賣。中國寶船到彼，開讀賞賜畢，其王差頭目遍諭國人，皆將乳香、血竭、蘆薈、沒藥、安息香、蘇合油、木別子之類，來換易紵絲、磁器等物。此處氣候常如八九月，不冷。米、麥、豆、粟、黍、稷、麻、穀及諸般蔬菜瓜、茄、牛、羊、馬、驢、貓、犬、雞、鴨之類，亦皆不缺。山中亦有駝雞，土人間亦捕獲來賣。其雞身匾頸長，其狀如鶴，腳高三四尺，每腳止有二指，毛如駱駝，食綠豆等物，行似駱駝，因此名駝雞。其駱駝則有單峯者，有隻峯者，人皆騎坐以適街市，將死則殺之賣其肉。其王鑄金錢名倘伽，每箇重官秤二錢，徑一寸五分，一面有紋，一面人形之紋。又以紅銅鑄爲小錢，約重三釐，徑四分，零用。其國王於欽差使者回日，亦差其頭目將乳香、駝雞等物，跟隨寶船以進貢于朝廷焉。

《星槎勝覽・後集・佐法兒國》 地産祖剌法、金錢豹、駝雞、乳香、龍涎香。貨用金錢、檀香、米穀、胡椒、色段、絹、磁器之屬。

《西洋番國志・祖法兒國》 土産乳香，其香乃樹脂也。樹似榆而葉尖長，斫樹取香而賣。中國寶船到，開讀詔書并賞賜勞，王即遣頭目偏諭國人，皆以乳香、血竭、蘆薈、沒藥、安息香、蘇合油、木別子之類來易紵絲磁器等物。此處氣候常如八九月，不熱不冷。米、麥、豆、粟、稷、黍、麻、穀及諸般菜蔬瓜、茄、牛、羊、馬、驢、貓、犬、雞、鴨皆有。山中亦出駝雞，土人捕獲來賣。駝雞身匾頸長，足有二指，其毛如駱駝，行亦如駝狀，故以駝雞名，食米豆等物。其地出駱駝有單峯雙峯者，國人皆騎坐，亦殺賣其肉。

王以金鑄錢，名倘加。每錢官秤重二錢，徑一寸五分，一面有紋，一面爲人形。又以紅銅鑄小錢，徑四分，零用。王亦遣人齎乳香駝雞等物表進中國。

《明一統志・外夷・祖法兒國》 土産：西馬、鶴頂、駝鷄、福祿、片腦、沉香、乳香。

《西洋朝貢典錄・祖法兒國》 其土氣溫和，其交易以金錢，以紅銅錢。金曰倘伽。金重官秤二錢，徑一寸五分，一面有紋，一面人形。銅徑四分。其穀宜五種，其畜宜六擾，多血竭、蘆薈、沒藥、乳香、木鼈子，多芥瓜。有雙峯駱駝，有金錢豹。有禽焉，長身而鶴頸，足四尺而二爪，其狀如駱駝，其名曰駝鷄，是食五穀。有香焉，其樹高可三丈，葉有四角，黃花而碧心，其膠如飴，其名曰安息，食之已鬼疰。其味篤耨，其色如紫檀，其汁濃浮而無滓，其名曰蘇合油，塗之已風。

《明四夷考・祖法兒》 產西馬、駝、鶴頂、駝鷄、福鹿、片腦、沉香、乳香。乳香即樹脂。諸奇藥以易中國紵絲、磁器。駝鷄如鶴，長三四尺，脚二指，毛如駝，行亦如之。駝單峯或雙峯，皆可乘。

（并見《武備志・四夷一五・祖法兒》、《明書・四國傳二・祖法兒》。）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祖法兒》 土產乳香，其香乃樹脂也。其樹似榆而葉尖長，被人（研）〔斫〕樹取香而賣。中國寶船到彼，開讀賞賜畢，王差頭目遍諭國人，皆將其乳香并血竭、蘆薈、沒藥、安息香、酥合油、木鱉子之類來，易換其紵絲、磁器等物。此處氣候常如七八月，不冷。米、麥、豆、粟、黍、稷、麻、穀及諸般菜蔬瓜茄，牛、羊、馬、驢、猫、犬、鷄、鴨皆有。山中亦出駝鷄，土人捕捉來賣。其駝鷄身匾頸長如鶴，高三四尺，足指每脚上有二指，毛如駱駝，喫豆米等物，行似駱駝。單峯、雙峯俱有，人皆騎坐街市，殺賣其肉。王以金鑄錢，名倘伽，每箇重三錢，零用此錢。王亦差頭目齎乳香、駝鷄等物進貢。

《咸賓錄・西夷志・祖法兒》 其產：福鹿、周身俱白，中有細青花如畫者。駝雞，即駝鳥也，中有肉鞍可乘，夷人殺之以賣其肉。名馬穴中產神馬。爲奇。

《方輿勝略・外夷・祖法兒》 其土產則有福鹿、色白，青花。駝雞。即駝鳥，有肉鞍可乘。

《罪惟錄・外國列傳・祖法兒國》　市用金錢，錢文人形，名倘伽。又銅鑄小錢零用。有駝鷄如鶴，脚高三尺，二趾，毛如駱駝，走如之。亦產祖剌法、鶴頂、福鹿、片腦諸藥。駝單峯或双峯，乳香其樹脂也，樹似楡而葉尖長。中國寶船到，王諭國人出乳香、血結、芦薈、沒藥、安息香、蘇合油、木別子之類易貨。

《廣輿記・外譯・祖法兒》　土產：西馬、駝、或單峯或雙峯，皆可乘。鶴頂、駝雞、長三四尺，脚二指，毛如駝，行亦如之。福鹿、片腦、沉香、乳香。

藝文

《星槎勝覽・後集・佐法兒國》　詩曰：佐法兒名國，周圍石壘城。乳香多土產，米穀少收成。大海魚無限，荒郊草絕生。採風吟異境，民物互經營。

《外國竹枝詞・佐法兒》　刀牌馬隊獨峯騎，篳篥吹完瑣吶吹。新衣禮拜歸街市，一陣香風奄八兒。國王出，騎獨峯駝，列馬隊、刀牌手，篳篥、瑣吶、鼓吹簇擁而行。如遇禮拜，以奄八兒香薰新衣，經過街市，香氣半日不散。

剌撒部

《明史・外國傳七・剌撒》　剌撒，自古里順風二十晝夜可至。永樂十四年遣使來貢，命鄭和報之。後凡三貢，皆與阿丹、不剌哇諸國偕。宣德五年，和復齎敕往使，竟不復貢。國傍海而居，氣候常熱，田瘠少收。俗淳，喪葬有禮。有事則禱鬼神。草木不生，久旱不雨。居室，悉與竹步諸國同。所產有乳香、龍涎香、千里駝之類。

《星槎勝覽・前集・剌撒國》　倚海而居，土石爲城，連山曠地，草木不生，牛羊駝馬皆食魚乾。民俗頗淳，氣候常熱，田瘠少收，唯麥略有。數年無雨，鑿井絞車，羊皮袋水。男女拳髮，穿長衫，婦女粧點兜頭，與忽魯謨斯國同。壘石築土爲屋，三四層者，其上廚爨、東廁、卧室待客，其下奴僕居之。

地產龍涎香、乳香、千里駱駝，餘無物也。貨用金銀、色段、色絹、磁器、米穀、胡椒之屬。

詩曰：海丘名剌撒，絕雨亦無寒。層石壘高屋，狂濤激遠灘。金銀營土產，駝馬食魚乾。雖有龍涎貨，蠻鄉不可看。

《圖書編・剌撒國》　倚海而居，壘石爲城。永樂中，鄭和至其國。連山廣地，草木不生，牛羊馬駝皆食魚乾。民俗頗淳，氣候常熱，田瘠少收，數年無雨。鑿井絞車，羊皮袋水。

《咸賓錄・南夷志・剌撒》　剌撒，小國也。永樂中，鄭和至其國。其地倚海而居，壘石以爲城屋，不生草木，田瘠少收，惟麥略有。歷年無雨。鑿井絞車，以羊皮袋水。男女拳髮長衫，婦人粧點兜頭，略與忽魯謨斯同。其產惟龍涎、乳香、駱駝、磁器等物。

《諸夷考・剌撒》　剌撒國，傍海而居，壘石爲城。連山曠地，草木不生，牛羊駝馬皆以海魚乾啖之，氣候常熱。

《裔乘・南夷・剌撒》　剌撒，小國。其地傍海，不生草木，田瘠少收，有麥。歷年無雨，鑿井絞車，以羊皮袋水。壘石爲城屋。男女拳髮長衫，婦人裝點兜頭，略與（魯忽）〔忽魯〕謨斯同。其產有龍涎、乳香、駱駝、磁器。我朝永樂中，鄭和曾至其國。

《名山藏・王享記三・剌撒國》　剌撒國，自古里舟行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城屋俱以石。其俗淳厚，喪葬有（禮）〔禮〕。

《續通典・邊防三・剌撒》　剌撒，明成祖永樂十四年，遣使來貢，命鄭和報之。凡三貢，皆與阿丹、不喇哇諸國偕，後不復至。其國傍海，氣候常熱，田瘠少收。風俗悉與竺步諸國同。

亞丁部 阿丹 亞登

綜述

《明史·外國傳七·阿丹》 阿丹，在古里之西，順風二十二晝夜可至。永樂十四年遣使奉表貢方物。辭還，命鄭和齎敕及綵幣偕往賜之。自是，凡四入貢，天子亦厚加賜賚。宣德五年，海外諸番久缺貢，復命和齎敕宣諭。其王抹立克那思兒即遣使來貢。八年至京師。正統元年始還。自後，天朝不復通使，遠番貢使亦不至。前世梁、隋、唐時，幷有丹丹國，或言即其地。

地膏腴，饒粟麥。人性強悍，有馬步銳卒七八千人，鄰邦畏之。王及國人悉奉回回教。氣候常和，歲不置閏。其定時之法，以月爲準，如今夜見新月，明日即爲月朔。四季不定，自有陰陽家推算。其日爲春首，即有花開；其日爲秋初，即有葉落；及日月交食、風雨潮汐，皆能預測。

其王甚尊中國。聞和船至，躬率部領來迎。入國宣詔訖，徧諭其下，盡出珍寶互易。永樂十九年，中官周姓者往，市得貓睛，重二錢許，珊瑚樹高二尺者數枝，又大珠、金珀、諸色雅姑異寶、麒麟、獅子、花貓、鹿、金錢豹、駝雞、白鳩以歸，他國所不及也。

蔬果、畜產咸備，獨無鵝、豕二者。市肆有書籍。工人所製金首飾，絕勝諸番。所少惟無草木，其居亦皆壘石爲之。麒麟前足高九尺，後六尺，頸長丈六尺有二，短角，牛尾，鹿身，食粟豆餅餌。獅子形似虎，黑黃色無斑，首大、口廣、尾尖，聲吼若雷，百獸見之皆伏地。

嘉靖時製方丘朝日壇玉爵，購紅黃玉於天方、哈密諸蕃，不可得。有通事言此玉產於阿丹，去土魯番西南二千里，其地兩山對峙，自爲雌雄，或自鳴，請如永樂、宣德故事，齎重賄往購。帝從部議，已之。

《瀛涯勝覽·阿丹國》 自古里國開船，投正西兌位，好風行一月可到。其國邊海，離山遠，國富民饒。國王國人皆奉回回教門，說阿剌壁言語。人性強梗，有馬步銳兵七八千，所以國勢威重，鄰邦畏之。永樂十九年，欽命正使太監李等齎詔敕衣冠賜其王酋，到蘇門答剌國分舶，內官周領駕寶船數隻到彼。王聞其至，即率大小頭目至海濱迎接詔敕賞賜，至王府，行禮甚恭謹感伏。開讀畢，國王即諭其國人，但有珍寶，許令賣易。在彼買得重二錢許大塊貓睛石、各色雅姑等異寶，大顆珍珠，珊瑚樹高二尺者數株，又買得珊瑚枝五櫃、金珀、薔薇露、麒麟、獅子、花福鹿、金錢豹、駝雞、白鳩之類而還。

《西洋番國志·阿丹國》 阿丹國，自古里國開舡，投正西兌位行，一月可到。其國邊海，去山遠。王與國人皆奉回回教門，說阿剌必語。國富民饒，人性強硬，有馬步銳兵七八千，鄰邦畏之。永樂十九年，上命太監李充正使，齎詔敕往諭旨。李□到蘇門答剌國，令內官周□□等駕寶舡三隻往彼。王聞，即率大小頭目至海濱迎入，禮甚敬謹。開詔畢，仍賜王衣冠。王即諭其國人，凡有寶物，俱許出賣。此國買到貓睛一塊重二錢許，幷大顆珍珠各色鴉鵲等石，珊瑚樹高二尺者數株，枝柯爲珠者五櫃，及金珀、薔薇露、麒麟、獅子、花福鹿、金錢豹、駝雞、白鳩之類。

《西洋朝貢典錄·阿丹國》 其國在古里西可六千里。其國濱海，以石爲城。其民庶而勇，騎步兵可二萬，威振鄰國。

《明四夷考·阿丹》 阿丹近古俚，瀕海可舟行。國中富饒。有馬步勝兵七八千，隣國畏之。永樂九年，詔中使鄭和賜命互市。

（幷見《武備志·四夷一五·阿丹》）

《三才圖會·地理·阿丹》 阿丹地瀕海，近古里國。壘石爲城，砌羅股石爲屋，田肥美。

又 阿丹其國邊海倚山。皇明朝貢。

《圖書編·阿丹國》 倚海而居，壘石爲城，砌羅股石爲屋，三四層，廚室皆在。用穀麥。風俗頗淳，民下富饒。永樂九年，遣太監鄭和諭之，命互市，其王拜詔，待使禮甚恭。地近古里。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阿丹》 地瀕海，近古俚。國壘石爲城，

砌羅殷石爲屋。田肥，收粟麥，民以富饒，其他產亦多。有馬步勝兵七千，隣國畏之。皇明永樂九年，詔中使鄭和賜命互市。

又　其國邊海倚山，國富民饒，皆奉回回教。皇明永樂十九年，太監鄭和奉敕賜王冠衣，國王進金鑲寶帶、金冠幷鴉姑各樣寶石、蛇角等物貢獻。

《咸賓錄・西夷志・阿丹》　阿丹，小國也。永樂九年，遣太監鄭和諭之，賜命互市。其王拜詔，使禮俱甚恭。隨遣使進金廂寶帶、金冠、鴉鶻諸寶石、蛇角等物。

《諸夷考・阿丹》　阿丹近古哩，傍海而居。草木不生，田肥種植，粟麥豐盛。羅殷石屋。男女拳髮，婦人粧餙，出蔽頭面，與祖法兒、忽魯謨斯諸國同。國中富饒。有馬步勝兵七八千，鄰國畏之。產羚羊，號九尾羊，千里駝、花驢、駝雞、金錢豹。永樂九年，鄭和奉命賜物，因來朝貢。

《方輿勝略・外夷・阿丹》　阿丹地近古里。市用赤金錢、紅銅錢。其四時惟以花木榮謝定之，推其毫髮無差。國有馬步兵七八千，鄰國畏之。永樂九年，太監鄭和賜命互市。

《獻徵錄・四夷・阿丹》　阿丹近古里，壘石爲屋。市易有赤金錢、紅銅（歲）〔錢〕。無閏月，善推算，四序不差。永樂九年，中使至其國，詔許互市，王拜命甚恭，以後屢入貢。

《裔乘・西南夷・阿丹》　阿丹，小國也。元以前無聞，我朝永樂九年，遣太監鄭和諭之。其王拜詔，使禮甚恭。隨遣使進金廂寶帶、金冠、鴉鶻諸寶石、蛇角等物。

地近古里。其俗國王金冠，黃袍，腰繫寶帶，至禮佛則易細番布纏頭，上加錦頂，身服白袍。其頭目冠服各有差。男女服飾，悉如溜山。屋皆石壘。交易有赤金錢、紅銅錢。以十二月爲一歲，歲亦無閏，每夜見新月，即一月也。不識四時，惟以花木榮謝定之。國有馬步兵七八千，鄰國畏之。其產珊瑚樹、薔薇露、萬年棗、大尾羊、獅子、麒麟、福鹿、駝鷄、白雉、寶石之屬。

《明象胥錄・阿丹》　阿丹國近古里，瀕海，可舟行。或曰自古里國順風二十晝夜至。土沃，豐粟麥。壘石爲城。有馬步勝兵數千。俗拳髮，穿長衫。婦女出不露形，用青紗蔽面，布帽兜頭，兩耳垂金錢數枚，項掛纓絡。產千里棗駝、黑色花驢。羚羊自胸至尾垂九塊，名九尾羊。永樂九年，遣中使鄭和往賜命互市。古南荒有丹丹國，疑卽此。或曰其國善推算，歲無閏月。市易有赤金、紅銅諸錢。嘉靖時造方丘及朝日壇玉爵，購紅黃玉於天方、哈密諸夷，不得。通事撒文秀言：二玉產在阿丹，去土魯番西南二千里，其地兩山對峙，自爲雌雄，或時自鳴，請依宣德下番例，資重賄往購。上竟從部議，已之。

（幷見《明世法錄・南蠻・阿丹》。）

《名山藏・王享記三・阿丹國》　阿丹國地瀕海，近古里。壘石爲城，羅（殷）石爲屋。田饒粟，他產亦多。有（國）〔馬〕步勝兵七八千人，鄰國畏之。

《明書・四國傳三・阿丹》　阿丹近古俚，瀕海可舟行。國中富饒，有馬步勝兵七八千，鄰國畏之。永樂九年，詔中使鄭和賜命互市，遣人入貢。

《罪惟錄・外國列傳・阿丹國》　阿丹國瀕海，自古俚向西二十二晝夜可至。壘石爲城，砌羅殷石爲屋，三四層，廚卧皆其上。土饒給，有馬步勝兵數千人，隣國畏之。永樂九年，詔鄭和賜命互市，常採得貓睛石重二錢許，各色雅姑等寶，大顆珍珠，珊瑚高二尺外，金珀、薔薇露、麒麟、獅子、花（貓）〔福〕鹿、金錢豹、白鳩等物。十九年，太監李奉敕賜王衣冠，王行禮甚恭。

《續通典・邊防三・阿丹》　阿丹，在古里之西。明成祖永樂中，遣使奉表貢方物，凡四至。宣宗宣德五年，命鄭和齎敕宣諭。八年復入貢。或言唐永徽年閒，有丹丹國貢方物，卽其地，地膏腴，饒粟麥。氣候常和，人性強悍，蔬果畜產咸備。惟無草木，其居亦皆壘石爲之。

《漫游隨錄・亞丁夜宴》　亞丁爲紅海口外形勝之地，屬阿非利加洲，本隸阿剌伯，后爲英人所踞，駐兵泊舟，爲歐洲西來之要道。其山童赭，無一草一木，日光照之作紅色。終歲無雨，視水尤爲珍貴。牲畜穀蔬皆取之于外，物價殊昂。自錫蘭至此六千四百餘里，非有此埔頭，則煤炭無從接濟，淡水、食物亦不能繼，輪舶經此，誰供其困乏者？英人以其爲東西往來必由之路，特設重兵以資防守。泊舟之所，有兵房、煤廠、信館、酒樓，巍然幷峙。地勢與阿剌伯毗連，英人就山以築炮臺。山盡處，東西各爲一山，山形突兀，怪石嶙峋，橫出海面，中廣十許里，天然可以停泊。西人自通商至者，皆環東山以居。英之戍兵二千有餘。以阿剌伯人皆奉回教，其性剽悍狙詐，動輒

劫殺，不可以理喻，以故設兵宜多。時剛十二月，而天氣炎熱如盛夏。以地在赤道下，故其人皆黑肉紅唇，卷髮如蓬葆。

《西游筆略》 〔咸豐九年七月初九〕 亞登乃亞喇伯國之埠，現售與英吉利。本地人與阿非利加相仿。往來火船必停一日之久，以備枚炭食物等。此處天氣炎熱，地俱焦赤，一毛不生，食物、水漿俱從遠方用駱駝運來。補註：亞登或亞丁，《明史》作阿丹，在阿剌伯西南海岸，扼紅海之口，歸英國管領，爲東西洋交通之要港，有堅固之要塞。輸出茄菲、橡皮、煙草、香料等。羅瑪時代，已爲東洋貿易之中心地。西元一千五百三十八年，爲土耳其所領。一千七百三十年獨立，回回教王管理之。一千八百三十六年，英船在其地被掠，回議王遂割讓於英，至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全爲英所有。

《航海述奇》卷一 〔同治丙寅三月〕 初四日癸亥，晴。早見東南一帶高峰，色紅白，并無一樹。午後至亞丁住船。此地係在紅海口外，南近阿非里加，北通亞細亞。其地亢旱，數年不雨，山雖多，不生草木，遍地紅黃。迤北有虎，有獨峰駝。又駝鳥形如駱駝，高約六尺，其羽毛大而輭，不足爲扇，其色深灰，西方女子取之，飾于帽上。其卵大如滷壺，可容升許。白石花狀如珊瑚叢生，一本千枝，枝皆小孔，色如玉簪花，根作青碧色，叩之鏗然。且出珠寶、珊瑚、海螺、蛤蜊，其海邊鱔鯉之大，蝦蟹之細，足供民食。

土人皆回教，面如漆而亮，滿口白牙。其髮匪黃匪赤，細冗如骨重羊，赤身，腰圍花布一幅，有服背心者。土音啞而尖，貌如亞細亞人。女子長服，亦赤腳露頂，短髮如男子。有黃面者，髮皆剃去，惟留兩鬢，長髮二縷，垂于耳邊，頭戴小高帽，係黃紅草所織，白衣過膝闊袖，褲散口而跣足。此種人料是迤北者，手持各種貨物售賣，其中廣者居多。

《乘槎筆記》 〔同治五年三月〕 初四日，晴。午初至亞丁。山在右面，亘數十里，若口門然，舟泊其中。山形突兀，怪石嶙峋，數十里皆不毛，內有火山數處。岸上土屋十餘所，係英國兵房，屯煤以備海舶之用。自錫蘭至此六千四百餘里，非有此埔頭，則煤與水不能繼。故英人設兵于此，東西往來，必由之路，以供困乏，制甚善也。惟地無所產，需用牛羊、食物、煤炭，皆自他處運來耳。是夜亥末開船。

劉錫鴻《英軺日記》 錫蘭放舟西上后，巨浸彌漫，數日絕無所睹。十三日始見一山，曰梭哥得辣，綿亘二百餘里。十四日辰正，又一山，曰加得非，則亞非利加之東境也。凡歷六千四百零二里，十五日抵亞丁，時已薄暮，不及登岸一行。遙望童山濯濯，高者矗立百餘丈番書云高一百七十六丈。臨水有洋樓十數間，東、南兩面各立炮臺南面圓臺二，東面方臺一。西北莽蕩平原，云是亞剌伯國土（亞喇伯即天方）。以其水口峰巒對峙，若別爲一港，覺與新嘉坡等處無異耳。

據番書內載，亞丁山后有小道，與亞剌伯似斷實連，如果蒂之與枝相綴故不名爲島，計中國一十八里。道光十八年，英吉利以金易得其地，設炮臺多大炮，其極大者四萬餘斤，撥兵防守，駐以總兵，統轄于孟買總督。蓋此地距紅海口三百五十里，居亞細亞及亞非利加兩洲之中，爲小西洋往來冲要。平時屯煤于此，備火船取攜。有事亦可扼守，以固歐洲門戶亦錫蘭以南各處之咽喉，故英人重焉。

土民遍體漆黑，其數八千；印度人二千，兵二千，粵省工匠十人。緣與亞非利加洲相對，故雇工人多彼洲，不可以數核。同治十三年，英國核算每年進口貨，值金錢三十五萬磅，出口運載赴英之貨十九萬磅，買賣亦不可謂寥落。然其地古稱火山，盡日陽燄，罕有雲氣，凡兩、三年始逢雨澤一濡，生殖是以枯促，惟產駱駝獨多而已駝鳥亦產于此，洋婦以其毛爲飾。卵大如碗，過客必售數枚以爲奇玩。是夜子正，仍開船。

《歐游雜錄》 〔光緒五年十月〕 初九日，到亞丁。四點鐘上岸，見地極瘠苦，塵沙漲天，不雨二年，寸草不生。人皆黑色，女人用巾蒙首，僅露兩目。此地有英國炮堡，惜無熟人導引，不及往觀。六點回船，見添載客貨甚多，皆由南洋及印度各處換船而來者。夜三點開船。

《西征紀程》 夜抵亞丁泊焉。亞丁爲阿剌伯也門部南瀕海之地，其地有兩山南伸入海，勢東西相向如蟹之兩螯。西山名哲貝爾海珊，其峰高於海面一千二百三十七英尺，地背自東南迤邐西北至大地相接處約十二三里。東山即亞丁，三面環海，北與大地相接處狹如馬頸，廣僅二三里，長五六里，如香山之望廈汛，其南羣峰叢矗，高者高於海面一千七百六英尺，南北約八九里，東西十二三里。亞丁市鎮在山之東麓，而停泊恆在山西，以山西之納斯達珊背對哲貝爾海珊爲口門，廣約十里，口內水深闊，無風濤之虞，甚便下椗也。自納斯達珊背登岸，繞山北瀕海東行逾峽，即抵亞丁市鎮。其地少雨，不生草木，英人於山阿鑿池積水，終成枯涸，蓋無泉脈耳。土人以皮囊盛水，自數十里外車載馬馱不絕。市有瓜果、蔬菜。苦炎熱。土人顏色黝黑，以白

布裹首，或戴紅帽，蓋回族也，狀類貧苦。按《明史》鄭和所使之阿丹國即此，蓋阿丹聲轉爲亞丁也。嘉靖時，有通事言阿丹兩山對峙，自爲雌雄，殆即今亞丁與哲貝爾海珊兩峰歟？道光中，英吉利貿易盛於印度，且漸及於廣州，而舟行出紅海，渡西印度洋，將萬里始至錫蘭，歷時久，所載煤恆不足用於火輪，不使。道光十八年，始取亞丁守之，爲屯煤之所，俾往來火輪得停泊添煤，置吏治之，東隸於孟買長官。民口三萬四千七百二十，屬英之地爲方里者五百五十四。其地觜在赤道北十二度五十分，京師偏西七十一度十一分。自亞丁南距索謀里蘭岸約四百三四十里。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一　〔光緒十六年二月〕初五日記　寅正抵亞丁灣，進口下椗。在赤道北十二度五十二分，北京西六十七度三十分，巴黎東四十六度四十分。克倫伯至此，計程二千一百十七海里；由昨日午正至此，行二百三十八海里。童山不毛，奇峰壁立，水深綠色。英人建屋東南山麓，爲往來舟艦接濟煤水之所。本阿剌伯海口，山後故城在焉。道光十八年西歷一千八百三十八年。爲英人所據，締造經營。建炮臺三座于山上，開山鑿徑，由山腳以至山頂，盤旋曲折，築石城，設鐵門，置巨炮，徙印度犯罪人于此，令修炮臺。山頂有蓄水池，近行蒸水之法，以海水化爲淡水焉。道上頗多駝、驢、牛、馬。駝小而矮，背皆獨峰。馬皆精壯雄健，蓋阿剌伯馬素有名者也。土人黧跣，而齒奇白，女則蒙面穿鼻，男女項間均挂佛珠。民人約有二萬，大約多奉回教，均阿剌伯、印度種也。英官知府一員駐此，屬孟買巡撫。戍兵約有二千。土無所產，僅產加非及駝鳥卵羽而已。

載振《英軺日記》卷三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初八日，卯刻舟抵阿丁灣。阿丁本爲阿剌伯也門部地，兩山對峙，名哲貝爾，東即阿丁，北接大陸，即《明史》所載阿丹國也。道光十八年英人據之。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印度部》　亞丁，本阿剌伯海口，與印度隔阿剌伯海灣。值赤道北十二度五十二分，北京西七十一度。道光十八年，一千八百三十八年。爲英所踞。其地東西兩山橫出海面，中廣十餘里可以泊舟，爲紅海通印度洋之要口，故英以屬孟買巡撫管轄。山上築石城，炮臺，頂有蓄水池。因天氣少雨，以蒸水之法化海水爲淡水，以供汲飲，兼爲往來舟艦接濟焉。地積八十英方里，屬縣二，民數四萬，戍兵二千。土產加非、駝羽。

分述

地理環境

《瀛涯勝覽・阿丹國》　其地氣候溫和，常如八九月。日月之定無閏月，惟以十二箇月爲一年。月無大小，若頭夜見新月，明月即月首也。四季不定，自有陰陽人推算，如以某日爲春首，後果然花草開榮，某日是初秋，果然木葉彫落。及於日月交食、潮信早晚并風雨寒暖，無不準驗。

《西洋番國志・阿丹國》　氣候溫和如八九月，月日之定無閏月，但以十二月爲一年。月之大小但以今夜見新月，明日即月一也。四季不定，自有陰陽人推算，某日爲春首，則花草開榮，某日是初秋，則木葉凋脫。至於日月交蝕、風雨潮信無不准。

《西洋朝貢典錄・阿丹國》　其土氣溫和。其定歲以十二月爲一歲，以哉生明爲一月。其算曆如神，某日而春，暨期枯者敷華；某日而秋，暨期榮者凋落。蝕而蝕，潮而潮，風而風，雨而雨，靡有違忒。

《罪惟錄・外國列傳・阿丹國》　氣候常溫，以十二月爲歲，無閏，以新月爲候。其陰陽亦能推算日蝕及風雨潮汐。

文化風俗

《瀛涯勝覽・阿丹國》　國王之紲，頭載金冠，身穿黃袍，腰繫寶粧金帶，至禮拜日赴寺禮拜，則換細白番布纏頭，上加金錦之頂，身穿白袍，坐車列隊而行。其頭目冠服各有等第不同。國人穿紲，男子纏頭，穿撒哈喇梭幅，錦繡紵絲等衣，足着靴鞋。婦人之紲，身穿長衣，肩項佩寶石珍珠纓絡，如觀音之紲。耳帶金廂寶環四對，臂纏金寶釧鐲，足指亦帶指環。又用絲嵌手巾蓋于頂上，止露其面。凡國人打造級細金銀首飾等項生活，甚精妙，絕勝天下。又有市肆混堂，并熟食、絲帛、書籍、諸色什物鋪店皆有。王用赤

金鑄錢行使，名甫嚕嚓，每箇重官秤一錢，底面有紋。又用紅銅鑄錢，名甫嚕斯，零使。

又　人之飲食，米粉麥麵諸品皆有，多以乳酪、酥油、糖蜜制造而食。

又　民居房屋皆以石砌，上以磚蓋，或土蓋。有石砌三層，高四五丈。亦有用木起架爲樓居者，其木皆土產紫檀木爲之。

《星槎勝覽・後集・阿丹國》　倚海而居，壘石爲城。砌羅股石爲屋，三四層高，廚房卧室皆在其上。用粟麥。風俗頗淳，民下富饒。男女拳髮，穿長衫，女若出，則用青紗蔽面，布幔兜頭，不露形貌，兩耳垂金錢數枚，項掛瓔珞。

《西洋番國志・阿丹國》　國王頭戴金冠，身服黃袍，腰繫寶粧金帶，至禮拜日，亦以細白番布纏頭，上加金錦爲頂，身服白袍，坐車列隊而行。其頭目冠服各有等第。國人男亦纏頭，服撒哈喇梭幅，錦綉紵絲細布等衣，足着靴鞋。婦人亦服長衣，肩頂佩珍珠寶石瓔珞，如中國所飾觀音狀。耳帶金廂寶環四對，臂纏金寶釧鐲，足指亦帶環。又用絲嵌手巾蓋頭，只露其面。

凡國人打造金銀入細生活，絕勝天下。市肆熟食、綵帛、書籍諸色物件鋪店，幷混堂皆有。

又　其人居屋皆砌以石，上蓋以磚或土。有石砌三層，高四五丈者。

《西洋朝貢典錄・阿丹國》　其上下修回回教，其語似阿剌畢，其王尙禮。永樂辛丑，正使太監李充等賫詔賜其王莫到冠服。蘇門答剌國分鯨周等領寶船往彼，王率頭目迎入王府甚肅。開讀賞賜畢，王諭國人，有珍寶者許易。王冠金冠，服黃袍，帶以金寶。有禮拜寺，其王日一禮拜，金冠易以白布纏首，頂有金錦飾，黃袍易以白，車而往。其臣服有等。其國人纏首以色布，服撒哈喇梭幅錦繡，足有靴鞋。其女長衣，項佩珍寶纓絡，珥寶環，四腕約寶鐲，手足指約以金環，蒙首以絲嵌帨，僅露其面。其金銀之工精巧，爲西方之冠。

其食造以酥蜜。其民以石爲屋，石之名曰羅股。以磚覆之，高五丈而三層。有浴室，有酒壚，有綵帛、典籍之肆。

《咸賓錄・西夷志・阿丹》　地近古里，其俗國王金冠黃袍，腰繫寶帶，至禮佛則易細番布纏頭，上加錦頂，身服白袍。其頭目冠服各有差。男女服飾悉如溜山。屋皆石壘。交易有赤金錢、紅銅錢。以十二月爲一歲，歲亦無閏。每夜見新月卽一月也。其四時惟以花木榮謝定之，自有推算，毫髮無差。國有馬步兵七八千，鄰國畏之。

《罪惟錄・外國列傳・阿丹國》　〔王〕金冠黃袍，寶粧金帶，礼畢換白番布纏頭，上加金錦之頂，服白袍，坐車，列隊而行。其頭目冠服等第不同。國人纏頭，穿撒哈喇梭幅籌衣，足着靴鞋。婦人長衣，頂佩寶石纓絡，耳環四對，加臂釧指環。飾用金寶，工最精，巧過中國。市肆備諸物，亦有書籍。王用赤金錢，名甫嚕嚓。又紅銅錢，名甫斯。

經濟物産

《瀛涯勝覽・阿丹國》　米粟豆穀、大小二麥、芝麻幷諸色蔬菜俱有。果子有萬年棗、松子、把擔、乾葡萄、核桃、花紅、石榴、桃、杏之類，象、駝、驢、騾、牛、羊、雞、鴨、猫、犬皆有，止無猪、鵝。棉羊白毛無角，頭上有黑毛二團，如中國童子頂搭，其頸下如牛袋一般，其毛短如狗，其尾大如盤。

又　其地土所產草木，又有薔薇露、簷蔔花、無核白葡萄，幷花福鹿、青花白駝雞、大尾無角棉羊。其福鹿如騾子樣，白身白面，眉心隱隱起細細青條花，起滿身，至四蹄，細條如間道，如畫青花。白駝雞亦有青花，如福鹿一般。麒麟前二足高九尺餘。後兩足約高六尺，頭擡頸長一丈六尺，首昂後低，人莫能騎，頭上有兩肉角在耳邊，牛尾鹿身，蹄有三跲，匾口，食粟豆麵餅。其獅子身形似虎，黑黃無斑，頭大口闊，尾尖毛多，黑長如纓，聲吼如雷，諸獸見之，伏不敢起，乃獸中之王也。

其國王感荷聖恩，特造金廂寶帶二條，窟嵌珍珠寶石金冠一頂，幷雅姑等各樣寶石地角二枚，金葉表文，進貢中國。

《星槎勝覽・後集・阿丹國》　地產九尾羖羊、千里駱駝、黑白花驢、駝蹄鷄、金錢豹。貨用金銀、色段、青白花磁器、檀香、胡椒之屬。

《西洋番國志・阿丹國》　王用赤金鑄錢名甫嚕嚓行使，每錢官秤重一錢，底面有紋。又用紅銅鑄錢名甫嚕斯零用。

人之飲食米麵諸品皆以乳酪、油、糖蜜制造。米、麥、穀、粟、麻豆幷蔬菜俱有。果有松子、核桃、花紅、石榴、桃仁、把丹、乾蒲萄、萬年棗之類。畜有象、駝、驢、騾、牛、羊、雞、鴨、犬、貓，只無猪及鵝。其綿羊

則白毛無角，於出角處有兩黑點，頸下有胡如黃牛，毛短如狗，尾大如盤。及出花福鹿、青花白駝雞、麒麟、獅子。其福鹿狀如騾，白身白面，眉肩起細細青條花纏身及蹄間道如畫。青花白駝雞狀與福鹿同。麒麟前足高八九尺餘，後足高六尺，褊口長頸，舉頭高一丈六尺，前仰後俯，不可騎乘，兩耳邊有短肉角，牛尾鹿身，蹄有三跲，食粟豆麵餅。獅子形如虎，黑黃無斑紋，頭大口闊，尾有毛黑長如纓，聲吼如雷，諸獸望見輒伏不敢動。及產紫檀木、薔薇露、簷葡花幷無核白蒲萄。

又　國王感慕聖朝恩德，常修金葉表文，進金廂寶帶一條，窟嵌珍珠寶石金冠一頂，幷鴉鵲等各寶石蛇角等物進貢。

《西洋朝貢典錄・阿丹國》　其交易以金錢，以紅銅錢。金曰哺嚕嘆，銅曰甫嚕斯。其利玉石。其穀宜五種，其畜宜牛、羊、雞、犬。金重官秤一錢，底面有紋。

又　其貿採之物，異者十有二品：一曰貓睛之石，二曰五色亞姑，三曰大珠，四曰珊瑚支，五曰金珀，六曰薔薇露，七曰麒麟，八曰獅子，九曰花福鹿，十曰金錢豹，十一曰駝鷄，十二曰白鳩。土物多紫檀木、薔蔔花，多萬年棗、把擔乾、白葡萄、松子、榴、杏。有象，有千里駱駝、九尾羖羊。其白毫無角，角處有兩圓黑毛，項如牛，狗毫而盤尾者，名曰綿羊。有獸焉，其狀如騾，白身白面而青紋，其名曰花福鹿。其足前高九尺，後高六尺，蹄三跲，匾口而長頸，奮首高一丈六尺，首昂後低，二肉角，牛尾而鹿身，其名曰麒麟，是食五穀。其狀如虎，元質而無紋，巨首而闊唇，其尾黑長如纓，其吼如雷，百獸見之，伏不敢起者，其名曰獅子。

《咸賓錄・西夷志・阿丹》　其產：珊瑚樹、薔薇露、萬年棗、大尾羊、獅子、麒麟、福鹿、駝雞、白雉、寶石以上物產俱各見前。爲奇。

《方輿勝略・外夷・阿丹》　其土產則有珊瑚樹、寶石、萬年棗。

《罪惟錄・外國列傳・阿丹國》　產羚羊，自胸至尾垂九塊，名九尾羊。又綿羊無角，尾大如盤。福鹿如騾，白身白面。駝鷄。麒麟，前二足高九尺，後足高六尺，頸長一丈六尺，二短角生耳後，牛尾鹿身，蹄有三跲，匾口，食粟豆麪。獅子身形似虎，黑黃無斑，頭大口闊，尾尖毛多，黑長如纓，聲吼如雷，諸獸見之，伏不敢動。果有萬年棗，把檐乾。無豬、鵝。嘉靖時郊壇，購紅黃玉。通事撒文秀言，阿丹有兩山對峙，自爲雌雄，或時自鳴，常產此二玉，不果購。

藝文

《星槎勝覽・後集・阿丹國》　詩曰：阿丹城廟石盤羅，黑色滋肥粟麥多。風俗頗淳民富貴，歲華常見日融和。境無存草千山接，羊有垂胸九尾拖。縱目採吟人物異，過歸稽首獻蠻坡。

《外國竹枝詞・阿丹》　兩山對峙自雌雄，雄玉黃流雌玉紅。好獻中朝禮朝日，日光長照海門東。國有兩山，自爲雌雄，或時自鳴，產紅黃二玉。嘉靖時，製朝日壇玉爵，通事撒文秀請往阿丹購之。

九尾羚羊千里駝，青紗布縵載嬌娥。金錢瓔珞垂垂動，不見紅顏奈爾何。婦女若出則用青紗蔽面，布縵兜頭，不露形貌，兩耳垂金錢數枚。項掛瓔珞。

哩伽塔　勃白爾門部

《島夷誌略・哩伽塔》　國居遼西之界，乃國王海之濱。田瘠，宜種黍。民疊板石爲居。掘地丈有餘深，以藏種子，雖三載亦朽也。氣候秋熱而夏涼。俗尚朴。男女瘦長，其形古怪，髮長二寸而不見長。穿布桶衣，繫自布捎。

煮海爲鹽，釀黍爲酒，以牛乳爲食。地產青琅玕、珊瑚樹，其樹或長一丈有餘，或七八尺許，圍一尺有餘。秋冬民間皆用船採取，以橫木繫破網及紗線於其上，仍以索縛木兩頭，人於船上牽以拖之，則其樹槎牙，掛挽而上。貿易之貨，用金、銀、五色緞、巫嵩布之屬。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亞洲印度部》　由亞丁入紅海口，左阿非利加，右阿剌伯，有兩山南北矗立夾峙，曰勃白爾門，或音轉爲畢爾林，俗呼爲流淚

門。其南山曰丕立姆，亦勃爾門之音轉。英築炮臺其上，以兵百餘守之。初，法使有至亞丁者，見此島欲據之，英孟買總督聞之，馳檄所部夜往立英旗於上，法人後兩日至，乃廢然返。地方七英里，而扼紅海之衝，由歐洲入中國者，此處壞船最多，故又名之爲哭海頸云。

拂菻部 拂懔 大佛臨 佛菻 大秦

綜述

《舊唐書・西戎傳・拂菻》　拂菻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東南與波斯接，地方萬餘里，列城四百，邑居連屬。其宮宇柱櫳，多以水精瑠璃爲之。有貴臣十二人共治國政，常使一人將囊隨王車，百姓有事者，卽以書投囊中，王還宮省發，理其枉直。其王無常人，簡賢者而立之。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其王冠形如鳥舉翼，冠及瓔珞，皆綴以珠寶，著錦繡衣，前不開襟，坐金花牀。有一鳥似鵝，其毛綠色，常在王邊倚枕上坐，每進食有毒，其鳥輒鳴。其都城疊石爲之，尤絕高峻，凡有十萬餘戶，南臨大海。城東面有大門，其高二十餘丈，自上及下，飾以黃金，光輝燦爛，連曜數里。自外至王室，凡有大門三重，列異寶雕飾。第二門之樓中，懸一大金秤，以金丸二十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焉。爲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其殿以瑟瑟爲柱，黃金爲地，象牙爲門扇，香木爲棟梁。其俗無瓦，擣白石爲末，羅之塗屋上，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至於盛暑之節，人厭鬰熱，乃引水潛流，上徧於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

風俗，男子翦髮，披帔而右袒，婦人不開襟，錦爲頭巾。家資滿億，封以上位。有羊羔生於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牆以院之，防外獸所食也。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唯人著甲走馬及擊鼓以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便遂水草。俗皆髡而衣繡，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大貝、車渠、瑪瑙、孔翠、珊瑚、琥珀，凡西域諸珍異多出其國。隋煬帝常將通拂菻，竟不能致。

貞觀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瓈、綠金精等物，太宗降璽書答慰，賜以綾綺焉。自大食強盛，漸陵諸國，乃遣大將軍摩棧伐其都城，因約爲和好，請每歲輸之金帛，遂臣屬大食焉。乾封二年，遣使獻底也伽。大足元年，復遣使來朝。開元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羅大首領獻獅子、羚羊各二。不數月，又遣大德僧來朝貢。

《新唐書・西域傳下・拂菻》　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國。去京師四萬里，在苫西，北直突厥可薩部，西瀕海，有遲散城，東南接波斯。地方萬里，城四百，勝兵百萬。十里一亭，三亭一置。臣役小國數十，以名通者曰澤散，曰驢分。澤散直東北，不得其道里。東度海二千里至驢分國。

重石爲都城，廣八十里，東門高二十丈，釦以黃金。王宮有三襲門，皆飾異寶。中門中有金巨稱一，作金人立，其端屬十二丸，率時改一丸落。以瑟瑟爲殿柱，水精、琉璃爲柷，香木梁，黃金爲地，象牙闥。有貴臣十二共治國。王出，一人挈囊以從，有訟書投囊中，還省枉直。國有大災異，輒廢王更立賢者。王冠如鳥翼，綴珠。衣錦繡，前無襟。坐金蕝榻，側有鳥如鵝，綠毛，上食有毒輒鳴。無陶瓦，屑白石墅屋，堅潤如玉。盛暑引水上，流氣爲風。男子翦髮，衣繡，右袒而帔，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建旌旗，擊鼓。婦人錦巾。家訾億萬者爲上官。

俗喜酒，嗜乾餅。多幻人，能發火于顏，手爲江湖，口幡眊舉，足墮珠玉。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眚。土多金、銀、夜光璧、明月珠、大貝、車渠、碼磄、木難、孔翠、虎魄。織水羊毛爲布，曰海西布。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墮鐵網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赤，枝格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繫網舶上，絞而出之，失時不取即腐。西海有市，貿易不相見，置直物旁，名鬼市。有獸名贙，大如狗，獷惡而力。

北邑有羊，生土中，臍屬地，割必死，俗介馬而走，擊鼓以驚之，羔臍絕，即逐水草，不能羣。

貞觀十七年，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瓈、綠金精，下詔答賚。大食稍彊，遣大將軍摩拽伐之，拂菻約和，遂臣屬。乾封至大足，再朝獻。開元七年，因吐火羅大酋獻師子、羚羊。

《大唐西域記・波剌斯國》 西北接拂懔國，境壤風俗，同波剌斯。形貌語言，稍有乖異，多珍寶，亦富饒也。

《釋迦方誌・遺跡篇之餘》 〔波剌斯國〕西北接拂懔國。非印度。出伯狗子，本赤頭鴨，生於穴中。案《梁貢職圖》云：『去波斯北一萬里，西南海島有西女國，非印度。拂懔年別送男夫配焉。』彼圖又云：『波羅斯西一萬里，極婆羅門國南一萬里，又是婆羅門。』以今往度，疑太遼遠。

《往五天竺國傳》 又小拂臨國，傍海西北，即是大拂臨國。此王兵馬強多，不屬餘國。大窟數迴討擊不得，突厥侵亦不得。土地足寶物，甚足駝、騾、羊、馬、疊布等物。衣著與波斯大窟相似。言音各別不同。

《通典・邊防九・大秦》 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杜環《經行記》〕云拂菻國在苫國西，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着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多淫巧，善織絡。或有俘在諸國，守死不改鄉風。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數千里。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相禦。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則彼去，彼來則我歸。賣者陳之於前，買者酬之於後，皆以其直置諸物傍，待領直然後收物，名曰『鬼市』。又聞西有女國，感水而生。

《唐會要・拂菻國》 拂菻，一名大秦國，在西海之北，東南與波斯接。地方萬里，列城四百，邑居連屬，其宮室柱棁，多以水晶琉璃爲之。有貴臣十二人，共治國政，常使一人將囊隨王車，百姓有事者，卽以事投囊中，王至宮省發，理其枉直。其王無常人，簡賢者立之。國有災異及風雨不時，卽廢之。有鳥似鶴，其色綠色，常在王邊倚枕上坐，每進食有毒，其鳥輒鳴。戶十萬餘，南臨大海。城東面有一大門，高二十丈。自外至王室，飾以黃金，凡有大門三重。第二大門之樓，懸一金杯，以金丸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焉。爲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金人卽應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差。其殿以瑟瑟爲柱，黃金爲地，象牙爲門扇，香木爲棟梁。無瓦，以白石末塗屋上，光潤如玉石。至盛夏之時，引水潛流，上徧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惟聞屋上鳴泉，俄見四簷飛溜，懸汲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如此。有羊羔生於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牆以護之，防外獸所食。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惟人著甲走馬，及擊鼓以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便逐水草。諸珍寶多出其國。隋煬帝常欲通之，竟不能致。

貞觀十七年，其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石、綠金精等物，太宗降璽書答慰。自大食強盛，漸陵諸國，遣將伐其都，乃歲輸金帛，臣屬大食焉。乾封元年，遣使獻底也伽。大足元年，復遣使朝貢。開元十年正月，遣吐火羅大首領獻獅子二、羚羊二。四月，又遣大德僧來朝。

《宋史・外國傳六・拂菻》 拂菻國東南至滅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

又 元豐四年十月，其王滅力伊靈改撒始遣大首領你廝都令廝孟判來獻鞍馬、刀劍、眞珠，言其國地甚寒，土屋無瓦。產金、銀、珠、西錦、牛、羊、馬、獨峯駝、梨、杏、千年棗、巴欖、粟、麥，以蒲萄釀酒。樂有箜篌、壺琴、小篳篥、偏鼓。王服紅黃衣，以金線織絲布纏頭，歲三月則詣佛寺，坐紅床，使人舁之。貴臣如王之服，或青綠、緋白、粉紅、褐紫，幷纏頭跨馬。城市田野，皆有首領主之，每歲惟夏秋兩得奉，給金錢、錦、穀、帛，以治事大小爲差。刑罰罪輕者杖數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則盛以毛囊投諸海。不尚鬥戰，鄰國小有爭，但以文字來往相詰問，事大亦出兵。鑄金銀爲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背爲王名，禁民私造。元祐六年，其使兩至。詔別賜其王帛二百匹、白金瓶、襲衣、金束帶。

《宋會要輯稿・蕃夷四・拂菻國》 拂菻，神宗元豐四年十月六日拂菻國貢方物，大首領你廝都令廝孟判言：其國東南至滅力沙，北至大海，皆四十程。【略】西至大海，約三十程。其王名滅力伊靈改撒，國地甚寒。王服紅黃衣，以金線織絲布纏頭，每歲過三月入佛寺燒香，坐紅床，人舁之。首領皆如王之服，或青（線）綠、緋白、粉紅、褐紫，亦名纏頭，跨馬。城市田野，各有首領主知之，每歲唯夏秋兩得俸，給金錢、胡錦、穀帛，以治事大小有差。刑罪輕者杖五七十，重者一二百，大罪盛以毛囊投之海。土屋無瓦。產金、銀、珠、胡錦、牛、羊、馬、獨峯駝、杏、黎、糖、千年棗、巴欖子、大小麥、粟、麻，以蒲桃釀酒。音樂彈胡琴、箜篌，吹小篳篥，擊偏鼓，拍

手而歌戲舞，不務戰鬥，事小止以文字往來詰問，事大亦出兵。以金銀爲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名，背鑿國王名，禁私造。其言語與滅力沙同。至是貢鞍馬、刀劍、珠。哲宗元祐六年四月十九日，詔拂國王別賜其帛二百匹、銀瓶、襲衣、金束帶。

《文昌雜錄》卷一 拂菻，一名大秦，在西海之北。

《嶺外代答・外國門下・大秦國》 大秦國者，西天諸國之都會，大食蕃商所萃之地也。其王號麻囉弗。以帛織出金字纏頭，所坐之物，則織以絲罽。有城郭居民。王所居舍，以石灰代瓦，多設簾幃，四圍開七門，置守者各三十人。有他國進貢者，拜於階陛之下，祝壽而退。屋下開地道至禮拜堂一里許，王少出，惟誦經禮佛，遇七日即由地道往禮拜堂拜佛，從者五十人。國人罕識王面，若出遊騎馬，打三簷青繖，馬頭項皆飾以金玉珠寶。遞年大食國王號素丹遣人進貢。如國內有警，即令大食措置兵甲，前來撫定。所食之物，多飯餅肉，不飲酒，用金銀器以匙挑之。食已即以金盤貯水濯手。土產琉璃、珊瑚、生金、花錦、縵布、紅瑪腦、眞珠。天竺國其屬也。國有聖水，能止風濤，若海揚波，以璃璃瓶盛水灑之，即止。

《諸蕃志・志國・大秦國》 大秦國，一名犁軒。西天諸國之都會，大食番商所萃之地也。其王號麻囉弗，理安都城，以帛織出金字纏頭，所坐之物則織以絲罽。有城市里巷，王所居舍，以水精爲柱，以石灰代瓦，多設簾幃，四圍開七門，置守者各三十人。有他國進貢者，拜於階陛之下，祝壽而退。其人長大美皙，頗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人皆髡頭，而衣文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堠。地多獅子，遮害行旅，不百人持兵器偕行，易爲所食。宮室下鑿地道，通禮拜堂一里許。王少出，惟誦經禮佛，遇七日即由地道往禮拜堂拜佛，從者五十餘人，國人罕識王面。若出遊則騎馬，用傘，馬之頭頂皆飾以金玉珠寶。遞年大食國王有號素丹者，遣人進貢。如國內有警，即令大食措置兵甲撫定。所食之物，多飯餅肉，不飲酒，用金銀器以匙挑之。食已即以金盤貯水濯手。土產琉璃、珊瑚、生金、花錦、縵布、紅瑪腦、眞珠，又出駭鷄犀，駭鷄犀即通天犀也。漢延嘉初，其國王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犀、象、瑇瑁，始通中國，所供無他珍異，或疑使人隱之。晉太康中又來貢。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處，幾於日所入也。按杜（還）〔環〕《經行記》云：拂菻國在苫國西，亦名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著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多工巧，善織絡。地方千里，勝兵萬餘，與大食相鄂。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則彼去，彼來則我歸，賣者陳之於前，買者酬之於後，皆以其值置諸物旁，待領值然後收物，名曰鬼市。

《文獻通考・四裔考一六・拂菻》 拂菻國（南東）〔東南〕至滅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

又 歷代未嘗朝貢。至宋元豐四年十月，其王滅力沙靈改撒始遣大首領你廝都令廝孟判來獻鞍馬、刀劒、眞珠，言其國地甚寒，土屋無瓦。產金、銀、珠、胡錦、牛、羊、馬、獨峯駝、梨、杏、千年棗、巴欖、粟、麥，以蒲萄釀酒。樂有箜篌、胡琴、小篳篥、偏鼓。王服紅黃衣，以金線織絲布纏頭，歲三月則詣佛寺，坐紅床，使人舁之。貴人如王之服，或青綠、緋白、粉紅、紫褐，幷纏頭跨馬。城市田野，皆有首領主之，每歲爲夏秋兩得俸給金錢、錦、穀、帛，以治事大小爲差。刑罰罪輕者杖數百，重者至二百，大罪則盛以毛囊投諸海。不尚鬥戰，鄰國小有爭，但以文字往來相詰問，事大亦出兵。鑄金銀爲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皆）〔背〕爲王名，禁民私造。元祐六年，其使兩至。詔別賜其王帛二百疋、白金餅、對衣、金束帶。

按《唐史》有拂菻國，以爲卽古大秦也。然大秦自後漢始通中國，歷晉、唐貢獻不廢，而宋《四朝史・拂菻傳》則以爲其國歷代未嘗朝貢，至元豐時始遣使入獻方物。今以二史兩《拂菻傳》參之唐《傳》，言其國西瀕大海，宋《傳》則言西至海尚三千程，而餘界亦齟齬不合，土產風俗亦不同，恐是其名偶同，而非大秦也。今故以唐之拂菻附入大秦，而此拂菻自爲一國云。

《異域志・大秦國》 西番之大國也，番商萃此。其王號麻羅弗，以布帛織出金字纏頭。地產珊瑚、生金、花錦、縵布、紅瑪瑙、珍珠等物。

《明四夷考・拂菻》 拂菻在嘉峪關外萬餘里，洪武四年遣其國故民捏古倫賫詔諭之，尋遣人來朝貢。其俗土屋無瓦，貴臣如王服。不尚鬥戰，鑄金銀錢。產金、銀、珠、西錦、千年棗、馬、獨峯駝、巴欖。

（幷見《明書・四國傳三・拂菻》、《武備志・四夷一三・拂菻》。）

《殊域周咨錄・西戎・拂菻》 拂菻古名密昔兒，在大葱嶺之上。其北至海，四十程。西亦海，三十程。東南滅力沙，東自大食、于闐、回紇抵中國。《唐書》謂其去京師四萬里。宋元豐四年，其王滅力伊靈改撒始遣使來獻方

物。元祐中，其使兩至。

本朝洪武四年，詔遣其故民揑古倫往諭其國。詔曰：『自有宋失馭，天絕其祀。元興沙漠，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其昏淫，亦用殞絕其命。華夏擾亂十有八年，當羣雄初起時，朕爲淮右布衣，起義救民。荷天之靈，授以文武之臣，東渡江左，練兵養民十有四年，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越，戡定巴蜀，北靖幽燕，奠安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朕爲臣民推戴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於今四年矣。凡四夷諸國皆遣告諭，惟是拂菻隔越西夷，未及報知。今遣爾國之民揑古倫賫詔往諭。朕雖未及古先哲王之德，使四夷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故茲詔示國王。』乃遣使來朝，幷貢方物。永樂中復遣使至貢。自後不常至，或間一來朝云。

《圖書編・拂菻》 拂菻在嘉峪關外萬餘里，卽漢大秦國也。元封初，大秦貢花蹄牛，高六尺。晉太康，唐貞觀、開元，宋元豐間來朝貢。元時其國人多來中國者，洪武四年，遣其國故民揑古倫賫詔諭之，尋遣人來朝貢。其俗土屋無瓦，貴臣如王服，不尚戰鬥。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拂菻》 在嘉峪關外萬餘里。宋元豐，元祐中皆來貢。【略】皇明洪武辛亥，遣其國故民揑古倫賫詔諭之，尋遣人來貢。俗土屋無瓦，不尚戰鬥。其產金、銀、珠、西錦、千年棗、馬、獨峰駝、巴欖、葡萄。

《咸賓錄・西夷志・佛菻》 佛菻，《唐書》云：『卽漢大秦國也，一名犁軒。』武帝遣使至安息。安息獻人二，皆戚眉峭鼻，亂髮拳鬢，長四尺五寸，是其國人也。元封初，大秦貢花蹄牛，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帝使鞏銅石以起望仙宮，足跡皆如花形，自後遂絕。

又　及桓帝延嘉初，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幷無珍異，疑傳者隱之也。至晉太康時復遣使貢獻。

唐貞觀中，佛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下詔答賚。時大食稍強，遣大將軍摩拽伐之。佛菻約和，遂臣屬焉。乾封以後，凡再來朝獻。開元中，因吐火羅大酋獻獅子、羚羊。五代時無聞。宋元豐時，國王滅力伊靈改撒始遣其首領來獻鞍馬、刀劍、眞珠。言其地甚寒，土屋無瓦礫，有箜篌、壺琴、小篳篥、偏鼓。皆國中樂也。王衣紅黃衣，以金線織絲布或五色布纏頭，貴臣冠服亦如之。每歲三月則詣佛寺，坐紅牀，使人舁之。元時其國人多居中國者。我朝洪武初，遣其國故民揑古倫賫詔諭之。尋遣使朝貢。

《廣皇輿考・四夷・拂菻國》 宋元豐通貢，洪武四年遣使奉表。其地甚寒，土屋無瓦。以葡萄釀酒，樂有箜篌。罪輕杖，大罪則盛以毛囊投諸海。鑿彌勒佛，背鑿王名，禁私造。珠、西錦、千年棗。

《方輿勝略・外夷・佛菻》 佛菻卽漢大秦國也，一名犁軒，其國在海西之西，又名海西。從條支西度海曲萬里，去長安蓋四萬里餘。地方萬里，城四百，勝兵百萬，小國役屬者數十。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堠，路無盜賊，但有獅虎爲害，行者非羣則不得過其國。其王都城廣八十里，門高二十丈，釦以黃金，宮殿以瑟瑟爲柱，水晶琉璃爲稅，異寶飾門，香木梁，黃金爲地，無陶瓦，白石墅屋，堅潤如玉。盛暑引水上流，氣爲風。有貴臣十二，共治國事。國有大災異，輒廢王更立賢者，亦無怨言，有幻人，能額上爲炎燼，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墜，開口則幡眊亂出。而安息利漢繒帛交市，故遮秦國不得通漢，昔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舩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皆賚三歲粮。英乃止。及桓帝延嘉初，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象牙、犀角、玳瑁。晉太康時入貢。唐貞觀中，佛菻王波多力獻赤玻璃、綠金精。開元中，回吐火羅大酋獻獅子、羚羊。五代時無聞。宋元豐時，國王滅力伊靈改撒遣使獻鞍馬、刀劒、眞珠，言其地甚寒，土屋無瓦礫，有箜篌、壺琴、小篳篥、偏鼓，皆中國樂也。元時其國人多居中國者。我朝洪武初，遣其國故民揑古倫賫詔諭之，尋遣使朝貢。

《獻徵錄・四夷・佛菻》 佛菻，《唐書》以爲漢大秦國也，去京師四萬里。《朝輶軒》所記則云，出嘉峪關萬餘里，其國自漢以來貢獻不絕，而《宋史》謂自古未通，風俗物產亦大相抵捂，不知今之佛菻果大秦否耶？洪武四年，遣其故民揑古倫詔諭之，隨遣使朝貢。俗土屋無瓦，貴臣如王服，不尚戰鬥，如有爭，文告而已。懸大金秤，以金丸十二定日時，每時至輒墜一丸。市用金銀錢，勒王名錢陰，毋得私鑄。產金、銀、珠、西錦、千年棗、馬、獨峰駝、巴欖、蒲萄。

《裔乘・西南夷・佛菻》 元時其國人多居中國者。我朝洪武初，遣其國故民揑古倫賫詔諭之，尋遣使朝貢。其國地方萬里，城四百，勝兵百萬，屬國數十。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堠，路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爲害，行人苦

之。王城廣八十里，門高二十丈，釦用黃金，寶殿以（琴）〔瑟〕爲柱，水精、琉璃爲桷，異寶飾門，香木爲梁，黃金爲地，有貴臣十二，共治國事，國有大災異，輒廢王，更立賢者。其人長大，頗類中國，故稱大秦云。地甚寒，無瓦礫，不尚戰鬥。刑罰輕者杖數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則投之江。每歲三月則詣佛寺，坐紅牀，使人舁之。其候時，日懸大金秤，以十二金丸繫之，每至一時，丸輒墜落，毫髮不爽。鑄金銀錢，無孔，面鑿彌勒佛，背爲王名，禁民私造。因有幻人能額上爲炎烬，手中作江湖，舉足則珠玉亂隳，開口則幡眡亂出。有善醫，能開腦取虫以愈目眚。其產五色玉、夜光璧、木難珠、降眞香、駭雞犀、卻火雀、西錦、奈祇花、千年棗、阿勃參、肉汁酒、龍種羊之屬。

《明象胥錄・拂菻》 拂菻國在嘉峪關外萬餘里，按唐史云古大秦也。大秦國一名犂鞬，居西海西，亦云海西國。漢時以安息遮〔閼〕不得達，都護班超遣椽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海欲渡，安息西界舟人以入海皆齎三歲糧，善令人戀慕，多死亡，英聞亦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犀角、象牙、瑇瑁，始一通焉。晉太康中使來貢。唐貞觀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瓈、綠金精，下詔答賚。其後臣屬大食。開元七年，因吐火羅大酋獻獅子，羚羊。宋元豐四年，始通貢鞍馬、眞珠、刀劍。元祐六年再至。國朝洪武四年，遣其國故民捏古倫賫詔諭之，尋遣使朝貢。其國地寒，土屋無瓦。王服紅黃衣，以金線織絲布纏首。不尚戰鬥。刑罰罪重者盛以毛囊投諸海。鑄金銀爲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背爲王名，禁私造。產金、銀、珠、西錦、千年棗、獨峰駝、巴欖。然自漢侈言大秦宮室皆以水精爲柱，珊瑚爲桷，琉璃爲牆。其土多出明珠、大貝、駭雞犀、夜光璧、及火浣布。王宮三襲，門飾異寶。中門有金巨稱，作金人立其端，屬十二丸，率時改一丸落。有眩人，能發火于顏，手爲江湖，足墮珠玉。有善醫，能開腦出蟲愈目眚。或織水羊毳，野蠶繭爲海西布及氍毹、騂氎、罽帳之屬。道多猛虎、獅子。羊種土而生，臍屬地，介馬擊鼓驚之，乃絕。〔他〕語多不經。或云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幾於日所入。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蔥嶺以西國最大，循海而南與交趾外夷接。又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

（幷見《明世法錄・西戎・拂菻》。）

《名山藏・王享記三・拂菻國》 拂菻國，《唐書》以爲漢大秦國也，去嘉峪關萬餘里。洪武四年，遣其國故民捏古倫齎詔諭之，尋遣使朝貢。其國產金、銀、珠、西錦、千年棗、馬、獨峰駝、巴〔欖〕、蒲萄。不尚戰鬥。懸大金秤，以金丸十二定日時，每時至，輒一丸墜。市用金銀錢，絕私鑄，勒王名於錢陰。

《罪惟錄・外國列傳・拂菻國》 拂菻，《唐書》以爲漢大秦國也，一名犂鞬，去嘉峪關萬餘里。漢時以安息遮闌不得達，桓帝時始一通貢。晉、唐、宋間來朝貢。洪武四年，遣其國故民捏古倫齎詔諭之，尋遣使朝貢。其地上屋無瓦。貴臣如王服，不尚戰鬥。懸大金秤，以金丸十二定日時，每時至輒一丸墜。市用金銀錢，絕私鑄，面有彌勒佛相，勒王名於錢陰。無刑罰，罪重者盛以毛囊投諸海。或云國西有弱水，近西王母所居。【略】論曰：最西律精，金丸定時，猶以十二云。

《四夷廣記・拂菻・拂菻至中國路程》 《唐書》謂其去京師四萬里。

《廣輿記・外譯・拂菻》 在嘉峪關外萬餘里。〔沿革〕前代無考，明洪武中入貢。

《續通典・邊防三・拂菻》 拂菻，或言卽古大秦國也，東南與波斯接。其俗無瓦，擣白石爲末塗屋上，其堅密光潤如玉石。唐太宗貞觀時，遣使獻方物，後大食強盛，拂菻每歲輸金帛屬之。玄宗開元時，復來朝貢。宋神宗元豐四年，其王遣大首領來獻鞍馬、刀劍、眞珠。哲宗元祐六年，其使兩至。元末其國人尼古爾舊作匿古倫，今改正。入市中國。及明太祖洪武四年，太祖召見，命齎詔書還諭其主，復命使臣布拉舊作普剌，今改正。齎書敕、綵幣招諭之，乃遣使入貢，後不復至。

《續通志・四夷傳三・拂菻》 拂菻，古大秦國也，亦曰海西國，東南接波斯。唐貞觀十七年，王波多力遣使來獻，下詔答賚，時大食稍強，伐之，遂臣屬焉。乾封及大足再朝獻。開元七年，因吐火羅大酋獻師子、羚羊。宋元豐四年，其王默埒伊楞噶薩納始遣使來獻。元祐六年，使兩至，詔亦優賜之。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拂菻》 在西海中。 建置沿革：即漢大秦國，又名犂軒。後漢延熹初，始通中國。《通典》：其國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其王理安都城，宮室皆以水晶爲柱。從條支西渡海曲萬里，去長安蓋四萬里。其人長大平

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云。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晉書》：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爲柷柄，琉璃爲牆壁。王有五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主。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異習。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至唐時，改名拂菻。貞觀十一年，其王波多力遣使入貢。開元七年，又遣大德僧來朝。《舊唐書》：拂菻國一名大秦，地方萬餘里，列城四百，邑居連屬。有貴臣十二人，共治國政。常使一人將囊隨王車，百姓有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還宮省發，理其枉直。其王冠形如鳥舉翼，冠及纓絡皆綴珠寶，衣錦繡，前不開襟。坐金花牀，有一鳥似鵝，毛綠色，常在王側倚枕上坐，每進食有毒，其鳥輒鳴。其都城疊石爲之，絕高峻，凡有十萬餘戶，南臨大海，城東面有大門，其高二十餘丈，自上及下，飾以黃金，光輝燦爛，連曜數里。自外至王室，凡大門三重，列異寶雕飾，第二門樓中懸一金秤，以金丸十二，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一金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其殿以瑟瑟爲柱，黃金爲地，象牙爲門扇，香木爲棟梁。其俗無瓦，擣白石爲末，羅之塗屋上，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至盛暑之節，人厭囂熱，乃引水潛流，上徧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布，激氣成涼風，其巧妙乃如此。嗣後無聞。至元末，其國人有捏古倫者，入市中國，不能歸，明洪武四年召見，命齎詔書還諭其王。復命使臣普剌等齎敕書綵幣，招諭其國，乃遣使來貢。後不復至。萬曆時，西洋人利瑪竇至京師，言天主耶蘇生於如德亞，蓋即古大秦國云。

分述

地理環境

《四夷廣記・拂菻・佛菻山川》　水銀海。元延祐間，佛菻國來朝，疑即拂菻國也。備言其城當日沒處有水銀海，周五十里，國人取之，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數十，使健夫駿馬皆貼以金薄，行近海邊，海日照耀，則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迴馬疾馳，水銀隨趕至，若行稍緩，人馬俱爲水銀撲沒，人馬既迴速，水銀勢遠力微，卻復奔回，遇坑井溜積其中，然後旋取之，用香草同煎成花銀矣。水銀中國亦產，固非奇物，術士輩往往煉之爲藥銀，然爲力甚艱，若彼國一煎而爲花銀，是殆其草藥之靈也。

疆域政區

《四夷廣記・拂菻・拂菻國疆里》　拂菻國即大秦國，古名密昔兒，一名犂靬，在西海上，或云苫國西大葱嶺之上，其國東至大食國，西至海，有遲散城。東南至波斯滅力沙，北至海，地方萬里，所屬凡數十國。

文化風俗

《殊域周咨錄・西戎・拂菻》　其國地甚寒，土屋無瓦，以葡萄釀酒。樂有箜篌、壺琴、小觱篥、福皷。國主服紅黃衣，以金綿織絲布纏頭。歲三月，則詣佛寺，坐紅牀，使人舁之。貴臣如國主之服，或青綠、緋白、粉紅、褐紫，幷纏頭，出騎馬。刑罰罪輕者杖數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則盛以毛囊投諸海。不尚戰鬥，小有爭，但以文字往來相詰問事，大亦出兵。鑄金銀爲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背爲國主名，禁民私造。

《咸賓錄・西夷志・佛菻》　其國在海西之西，又名海西。從條支西度海曲萬里，去長安蓋四萬餘里，地方萬里，城四百，勝兵百萬，小國役屬者數十。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堠。路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爲害，行者非羣則不得過其國。其王都城廣八十里，門高二十丈，釦以黃金，宮殿以瑟瑟爲柱，水精琉璃爲柷，異寶飾門，香木爲梁，黃金爲地。無陶瓦，白石墅屋，堅潤如玉。盛暑引水上流，氣爲風。有貴臣十二共治國事。國有大災異輒廢王，更立賢者，亦無怨言。

其人長大平正，頗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或曰本中國人也。有幻人，能額上爲炎燼，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幡旄亂出。有善醫，能開腦取蟲，以愈目眚。其王輒欲通漢，而安息欲以漢繒帛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昔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入海人往來皆賫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

英乃止。

又　其俗不尚戰鬥，鄰國小有爭，但以文字相問，大則加兵。賦稅但以治事大小爲差。刑罰輕者杖數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則盛以布囊而投諸江。其候時日，懸大金秤，以十二金丸繫之，每至一時，金丸輒落，毫髮無差。鑄金銀錢無孔，面鑿彌勒佛，背爲王名，禁民私造。

《方輿勝略・外夷・佛菻》　其俗不尚戰鬥，鄰國小有爭，但以文字相問，大則加兵。刑罰輕者杖，大罪則乘以布囊而投諸江。其候時日懸大金秤，以十二金丸係之，每至一時，金丸輒落，毫髮無差。

《四夷廣記・拂菻・拂菻國統》　拂菻，古名密昔兒，即大秦國也，在嘉峪関外萬餘里，一曰海西國。地方萬里，城四百，勝兵百萬。唐貞觀十七年，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瓈、綠金精，下詔荅賚。宋元豐四年，其王滅力伊靈改撒始遣使來獻方物。元祐中，其使兩至。本朝洪武四年，詔遣其故民捏古倫往諭其國，國王乃遣使來朝幷貢方物。永樂中復遣使貢。

又《拂菻制度》其國十里一亭，三亭一置。重石爲都城，廣數十里，東門高二十丈，釦以黃金，王宮有三襲門，皆餙異寶。中門中有金巨稱一，作金人立其端，屬十二丸，率時改一丸落。以瑟瑟爲殿柱，水精琉璃爲柧，香木梁，黃金爲地，象牙闥。有貴臣十二共治，國王出，一人挈囊以從，有訟書投衣中，還省枉直。國有大災異，輒廢王，更立賢者，廢者亦無怨。國王冠如鳥翼，綴珠，衣錦繡，色紅黃，前無襟。坐金鵝榻，側有鳥如鵝，綠毛，上食有毒，輒鳴。歲三月，則詣佛寺，坐紅牀，使人舁之。貴臣如國主之服，或青綠、緋白、粉紅、褐紫，幷金線織絲布纏頭，出騎馬。刑罰罪輕者杖數十，重者至貳百，大罪則盛以毛囊投諸海。不尚戰鬥，小有爭，但以文字往來相詰問，事大亦出兵。鑄金銀爲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背爲國主名，禁民私造。樂有箜篌、壺琴、小篳篥、褊鼓。

又《拂菻風俗》　其國地甚寒。其人類中國，長大美哲，男子剪髮，衣繡右袒而披，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建旌旗擊鼓。婦人錦巾，綴以木難青珠。家訾億萬者爲上官。無陶瓦，屑白石堅屋，堅潤如玉。盛暑引水上流，氣爲風。俗喜飲酒，嗜乾餅。善織絡，善舞。唐人謂拂菻妖姿，即此也。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眚。有幻人，峭鼻拳髮，長四尺餘，能額上爲炎燼，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幡旄亂出。西海中有鬼市，主客和同，我往彼去，彼來我歸，以直置諸物旁，待領直，然後收物。

《廣輿記・外譯・拂菻》　風俗：土屋無瓦，不尚鬥戰。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拂菻》　風俗：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魏書》。俗多奇幻。《魏書》：有幻人，能額上爲炎燼，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旛眊亂出。披帔右袒，錦爲頭巾。《舊唐書》：其男子披帔右袒，婦人不開襟，錦爲頭巾。

經濟物産

《西陽雜俎・前集・木篇》　阿勃參，出拂林國，長一丈餘，皮青白色，葉細，兩兩相對，花似蔓菁，正黃，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塗疥癬，無不瘥者。其油極貴，價重於金。

捺祗，出拂林國，苗長三四尺，根大如鴨卵，葉似蒜葉，中心抽條甚長，莖端有花六出，紅白色，花心黃赤，不結子。其草冬生夏死，與蕎一作薺。麥相類，取其花，壓以爲油，塗身，除風氣，拂林國王及國內貴人皆用之。

野悉蜜，出拂林國，亦出波斯國。苗長七八尺，葉似梅葉，四時敷榮。其花五出，白色，不結子。花若開時，遍野皆香，與嶺南詹糖相類。西域人常採其花，壓以爲油，甚香滑。

《嶺表錄異・補遺》　惟西方佛林、大食國即多白象。

《殊域周咨錄・西戎・拂菻》　其產：金、銀、珠、西錦、千年棗、馬、獨峯駝、巴欖、葡萄。

《咸賓錄・西夷志・佛菻》　其產：五色玉、青黃赤黑白俱有。夜光璧、木難珠、碧色、木難鳥口中結沫所成。降眞香、燒之引鶴。駭雞犀、通天犀也，以盛米，雞喙之，至輒驚去。獷，似狗，獷惡多力。卻火雀，似燕，置火中火滅，其雀無傷，云因浴沙水受卵，故然。西錦、奈祇花、取油塗身，可以去風。千年棗、阿勃參、油宜塗癬疥，大效，價極貴。肉汁酒、地有蠟蟲，剖其肉，重疊以石壓之，瀝汁，取外國草子釀於肉汁中，經數日成酒，飲之味佳。龍種羊以羊臍種土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屬地中，刀割必死，俗擊鼓驚之，臍斷便行。嚙草，至秋可食，臍內腹有種。爲奇。

《方輿勝略・外夷・佛菻》　鑄金銀錢，無孔，面鑿彌勒佛，背爲王名，

禁民私造。其土產則有五色玉、夜光璧碧色。木難珠、鳥口中結沫所成。降眞香、燒之引鶴。贊、似狗，獷惡多力。卻火雀、似燕，置火中火滅。駭雞犀、通天犀也，以盛米雞喙之，輒驚去。西錦、柰祇花，取油塗身，可去風。千年棗、阿勃參、油塗癬疥，大效，極貴。肉汁酒、地有蠟蟲，剖其肉，以石壓之，瀝汁，釀酒，味佳。龍種羊、以羊臍種土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屬地中，刀割必死，擊鼓驚之，臍斷便行。嗽草，至秋可食，臍復有種。

《廣輿記・外譯・拂菻》　土產：金、銀、珠、西錦、千年棗、馬、獨峯駝、巴攬。

《四夷廣記・拂菻・拂菻物產》　千年棗。波斯棗，土人呼爲鶻奔。巴欖。蒲萄酒。柰祇草，苗長三四尺，根大如鴨卵，葉似蒜葉，中心抽條甚長，莖端有花六出，紅白色，花心黃赤，不結子。其草冬生夏死，取其花，壓以爲油，塗身，除風氣。拂菻國王及國內貴人用之。野悉密花，苗長七八尺，葉似梅，四時敷榮。其花五出，白色，不結子。花開時，遍野皆香，採其花，壓以爲油，塗體，甚香滑，亦出波斯國。阿勃參，長一丈餘，皮色青白，葉細，兩兩相對，花似蔓菁，正黃，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塗癬疥，無不廖。其油極貴，價值千金。馬。獨峯駝。小狗，高六寸，長一尺，能曳馬啣燭。寶狗，大如狗，獷惡而多力。土生羊，拂菻北邑有羊，生土中，胯屬於地，以刀割之必死，其俗介馬而走，擊鼓以驚之，羔胯絕即逐水草，然不能群。孔雀。翠鳥。金。銀。明珠。珊瑚，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墮鐵網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霜，一歲而黃，三歲赤，枝格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繫網舶上，絞而出之，失時不取即腐。夜光璧。瑪瑙。木難。琥珀。大貝。琲瑰。琉璃，天下無比。海西布，織水羊毛爲之。

《清一統志・朝貢各國・拂菻》　土產：金、珠、玉、夜光璧、琥珀、瑪瑙、硨磲、赤玻璃、綠金精、珊瑚、《魏書》：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船載鐵網，令水工先投入視之，可下網乃下。初生白，漸似苗坼甲。歷一載許，出網目間，變作黃色。枝格交錯，高極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乃赤好，復沒視之，知可採，便以鐵鈔發其根，乃以索繫網，使人以舶上絞車舉出，還國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時不舉，便蠹敗。木難、《魏書》：碧色珠也，出翅鳥口中，結沫所成，土人珍之。蘇合香、《晉書》：會合諸香煎其汁爲之。火浣布、錦罽、海西布、《魏書》：大秦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毛，名曰海西布，作穜穫、氈氈、罽帳之屬，其色鮮于海東諸國所作。駭雞犀、獅子、《魏書》：大秦地多獅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將兵器，輒爲所食。羊羔。《舊唐書》：生於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牆以院之，防外獸所食也。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惟人著甲走馬及擊鼓以駭之，其羔驚鳴，臍遂絕。

藝文

《外國竹枝詞・拂菻》　珊瑚爲梲水晶梁，十二金人立闕旁。珍重鑄錢模異樣，要將彌勒配君王。古大秦國有金人立門，屬十二丸，率一時落一丸。鑄金銀錢，面鑿彌勒佛，背爲王名。

眉路骨惇部　蘆眉　眉路骨

《嶺外代答・外國門下・大食諸國》　有眉路骨惇國，居七重之城，自上古用黑光大石疊就，每城相去千步。有蕃塔三百餘，內一塔高八十丈，內有三百六十房。人皆纏頭搭項，寒卽以色毛段爲衣。以肉麵爲食，以金銀爲錢。所謂鮫綃、薔薇水、梔子花、摩娑石、鵬砂，皆其所產也。

《諸蕃志・志國・蘆眉國》　蘆眉國自麻囉拔西陸行三百餘程始到，亦名眉路骨國。其城屈曲七重，用黑光大石甃就，每城相去千步。有番塔三百餘，內一塔高八十丈，容四馬并驅而上，內有三百六十房。人皆纏頭塌頂，以色毛段爲衣。以肉麵爲食，以金銀爲錢。有四萬戶織錦爲業。地產絞綃、金字越諾布、閒金閒絲織錦綺、摩娑石、無名異、薔薇水、梔子花、蘇合油、鵬砂及上等碾花琉璃。人家好畜駝馬犬。

《異域志・眉路骨國》　其國似佛，有城七重，上古用黑光石砌就。有番人塚三百餘所，胡稱曰塔。一所高八十丈，安三百六十房。人以色毛段爲衣，肉麵爲食，金銀爲錢，地產硼砂、摩娑石等。

魯迷部羅密

《明史・西域傳四・魯迷》　魯迷，去中國絕遠。嘉靖三年遣使貢獅子、西牛。給事中鄭一鵬言：『魯迷非嘗貢之邦，獅子非可育之獸，請卻之，以光聖德。』【略】

五年冬，復以二物來貢。既頒賜，其使臣言，長途跋涉，費至二萬二千餘金，請加賜。御史張祿言：『華夷異方，人物異性，留人養畜，不惟違物，抑且拂人。況養獅日用二羊，養西牛日用果餌。獸相食與食人食，聖賢皆惡之。又調御人役，日需供億。以光祿有限之財，充人獸無益之費，殊爲拂經。乞返其人，卻其物，薄其賞，明中國聖人不貴異物之意。』不納。乃從禮官言，如弘治撒馬兒罕例益之。二十二年偕天方諸國貢馬及方物。【略】二十七年、三十三年幷入貢。其貢物有珊瑚、琥珀、金剛鑽、花瓷器、鎖服、撒哈剌帳、羚羊角、西狗皮、捨列猻皮、鐵角皮之屬。

《殊域周咨錄・北狄・哈烈》　按魯迷不知果在何處，但夷使言十年至京，雖其誇遠要賞之詞，不足爲據，然亦必西域遐荒之地。哈烈至肅州亦有一萬餘里，統謂之回夷。又產獅子，則魯迷爲其所屬，或其連界，故附著其事于此。

《明象胥錄・魯迷》　魯迷不詳所始，或云地屬哈烈。嘉靖三年，其王遣使自甘肅入貢獅子二、西牛。

《名山藏・王享記五・魯迷》　魯迷，嘉靖三年始通貢，所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阿骨剌馬駝、珊瑚、珠、玉，從甘肅入。世宗以其新入貢，下禮、兵二部議納否。給事中鄭一鵬、禮部尚書席書請勿納，上憫其遠，納之。五年，復以獅子、西牛貢，幷送調御五人，自言跋涉七年，費二萬三千餘金矣。御史張祿言：『聖德廣被，遠人來貢。第華夷殊方，人物異性，留人養物，不唯違物，亦且拂人。今奇獸西來，兼之馴調，京師遠邇，咤異喧傳，不知此物之在西土，亦猶中國之有虎豹也，其調御馴習，亦猶虎豹之豢於中國也。臣聞養獅子日用二羊，月計六十羊矣，歲計七百有餘羊矣。臣聞養西牛以菓餅，不芻豆，食人食矣。獸相食，食人食，聖賢所惡也。又通事人役，煩費多端，以光祿有限之財，充人獸無益之養，殊爲不經。抑其攜帶方物，覬賞規利，不過希望之私，寧復歸嚮之誠？伏惟返其人，卻其物，薄其賜，以明中國聖人不貴異物如此也。』上復憫其遠，納之。後定五年一貢。

《明世法錄・西戎・魯迷》　魯迷，或云地屬哈烈。嘉靖三年，其王遣使自甘肅入貢獅子二、西牛一。都御史陳九疇以聞，給事中鄭一鵬言所獻皆非土性，乞就彼犒遣，以光聖德，杜窺伺不報。【略】五年，復貢，命畜獅牛內府，仍留熟夷五人飼之，貢使頗索加賞云，往買瓦剌費且二萬金。詔定五年一貢。每貢起送十餘人，貢物有玉石、珊瑚、珠、金剛鑽、花帳子、捨列猻皮、花瓷、湯壺、羚羊角、瑣服。

《續通典・邊防三・羅密》舊作魯迷，今改正。　羅密，去中國絕遠。明世宗嘉靖三年，遣使入貢。二十二年，復偕天方諸國貢良馬及方物。二十七年、三十三年幷入貢。

亞洲土耳其諸部土耳其度爾格 多爾其 突厥 居比路居伯羅 賽冒司

綜述

《職方外紀・度爾格》　百爾西亞西北諸國皆爲度爾格所併，內有國曰亞剌比亞，中有大山名西乃。上古之世，天主垂訓下民，召一聖人美瑟於此山，賜以十誡，著於石版，左版三戒，右版七戒，今所傳十誡是也。土產金

銀極精，亦多寶石，地在二海之中，氣候常和，一歲再熟。有樹如橡栗，夜露墜其上，即凝爲蜜，晨取食之，極甘美。更產百物俱豐，自古稱爲福土。其地有沙海，廣二千餘里，沙乘大風如浪，行旅過之，偶爲沙浪所壓，倏忽上成丘山。凡欲渡者，須以羅經定方向，測道里，又須備糧糗及兼旬之水，乘以駱駝。駝行甚疾，可日馳四五百里，又耐渴，一飲可度五六日。其腹容水甚多，客或乏水，則剖駝飲其腹中水。傳聞有鳥名弗尼思，其壽四五百歲，自覺將終，則聚乾香木一堆，立其上，待天甚熱，搖尾燃火自焚矣。骨肉遺灰變成一蟲，蟲又變爲鳥，故天下止有一鳥而已。西國言人物奇異無兩者，皆謂之弗尼思云。

其西北舊有瑣奪馬，古極富厚，名於西土，因恣男色之罪，天主降之重罰，命天神下界，止尊一聖德士名落得者及其家人出疆，遂降火盡焚其國。至今小石遇火即燃，臭惡不可近。產一果如橘柚，形色鮮妍可玩，破之則臭煙而已。

《海國聞見錄・小西洋記》　多爾其分東西二國，皆回回。東多爾其國不通海，東鄰大白頭，東北傍裏海，北接惹鹿惹也。西鄰西多爾其。南接阿黎米也。

《瀛環志略・歐羅巴・土耳其國》　土耳其土耳嘰、土耳基亞、都耳基、多爾其、都魯機、特爾濟、杜爾格、控噶爾、痕多馬諾、阿多曼。回部大國也。地分西、中、東三土，西土在歐羅巴界內，中土、東土在亞細亞界內。

又　土耳其中土曰買諾，亞細亞極西之地，黑海、地中海環其三面。縱約千里，橫約二千餘里。南北曰縱，東西曰橫。凡後言縱橫皆倣此。南北峻嶺嵯峨，中多腴壤。土耳其起於此土。韃靼種人散布雜居，故土雖中衰，尚無分裂。所產者穀、麥、五金之礦、蠶絲、乾葡萄、南果、酒、油、蜜、香料、藥材。

又　土耳其東土，在買諾之東，亦亞細亞地。北枕黑海，東北隅接峨羅斯，東界波斯，南連亞剌伯、麥西，西抵地中海。縱約二千餘里，橫約千餘里。東北一帶，大山疊聳，最高者曰阿臘，曰黎巴嫩。阿付臘底斯河一作阿倫得，又名八河。發源西北，底格里士河一作地額河。發源正北，相對而東南流至巴索拉，合流入海。西南隅有大澤，曰死海。本大城邑，遭異災地陷爲湖，其水鹹惡，周圍皆瘦嶺枯山。死海之北，有湖曰加利利。其地爲泰西諸國創建之祖，大國名都代興者凡十數。自爲回部所據，其民種類各殊，在海岸海島者，皆額力西種，即希臘。謂之上等人。居於西里亞、美索不達迷亞各部者，半阿丹種，即阿剌伯。美髯善騎，長於經商，多素封。居於東北山中者，爲戈達曼種，游牧爲生，健勇好鬥，好虜掠，土俗類韃靼里。謂西域游牧各部。居於黎巴嫩山中者，曰馬羅奈底士，曰特魯西士，曰黑爾西。諸種皆回民，馬羅奈底士爲天主教名師馬倫所化，因以得名，阿丹以兵力脅入回教，戶口繁多，其俗儉嗇。特魯西果敢輕生，戰不長平陸而長山險，鳥槍縱高擊下，發無不中。黑爾西戰鬥最勇，以少敵衆，從未敗衂，土人與峨羅斯戰，倚此兩種爲勁旅。諸部地界遼闊，距王都絕遠。自土耳其中衰，守土之酋，多擁地自擅，不供賦役，百餘年來，僅僅羈縻勿絕而已。物產與中土同。

《出使日記續刻》卷八　〔光緒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記　土耳其，東西跨亞歐兩洲，南涉阿非利加洲，幅員廣袤，種類龐雜。自光緒四年柏林立約以後，疆域建置，今異于昔。【略】亞洲之地，自赤道北十八度至四十二度，京師西六十八度至九十度，巴黎東二十四度至四十六度。凡一兆七十七萬八千二百啓羅邁當方里，合阿剌伯在內。居民十五兆四十七萬五千有奇。

《使俄草》卷三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土耳其或譯土爾基，皆誤，實則西突厥也。突厥自唐中葉勢漸衰亂，游牧轉徙，漸即西方，入買諾而奪之。其都城君士但丁，實羅馬之東都，乃元至元年間互相攻取，至明景泰三年始滅而有之。徐松龕以爲即古大秦國，非也。大秦乃今義大利，即古之羅馬。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東土耳其》　土耳其，一作土耳基，或作都魯機，又名都爾基亞。分東西二土，西屬歐羅巴，今姑弗論。其在東方屬亞細亞者，爲人類肇基之地，名世挺生，聖賢首出。厥初人民僻處一隅，未有遠志，迨烟戶漸繁，始畫界分疆，各據一方爲己有，於是部落成而邦國立焉。上古湮遠，稱爲巴庇倫、亞爾美尼、拂菻、小亞細亞諸國，強食弱肉，相繼稱王。西漢中，羅瑪方盛，跨海來東，兵刃所及，莫不低首下心，遂將其國夷爲部落。大唐初年，羅瑪寖衰。阿剌伯回部方興，削迤東諸部，建爲藩屬。土耳其本韃靼種類，舊游牧葱嶺左右，即今伊犁一帶，至是蜂擁西徙，奪小亞細亞疆土，樹建回旗，風俗大變，於是黑海之南，各部相仇，干戈不息。呵多曼，土人頭目也。智勇過人，元成宗時，據其鄰族，建都亞巴美城，自

上蘇丹名號，或作索爾坦，至今土王，稱傳未替。呵多曼卒，子孫繼承，日益強盛。猶太即拂菻諸地，以次被其蠶食。厥後西取希臘，東滅波斯，南取亞斐利加洲與埃及以西濱海地，幅員之廣，過於羅瑪。明嘉靖以後，嗣王多昏庸不德，習於荒淫，以故篡弒頻仍，反叛相繼，所遣大酋，亦往往尾大不掉，跋扈爲患。波斯早已易姓，天方亦久隔絕，東割西讓，日幾不足，而於歐羅巴西土與亞斐利加所失之地，更不可問。光緒四年，與俄羅斯搆兵，敗績，割地償銀，始得息事。自是國勢奄奄，得苟延歲月，不爲大邦所滅者，直幾希耳。考其東土目下界域，東鄰波斯，北枕黑海，西界地中海，南連阿剌伯，東南爲波斯灣，東北與俄藩接壤。東西相距約三千一百七十里，南北約二千一百六十里。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四・亞細亞土耳其》 亞細亞土耳其。《講義》云：土耳其領土之在亞洲者，較在歐洲之本國尤大。東起波斯灣，西盡愛琴海，北起墨海沿岸，南盡巴布爾曼得海峽。阿多曼朝分此領土爲州，更細別之爲縣，爲郡，爲村，爲邑。各州有總督，行政官及州會爲之輔佐。謝《志》云：地屬蘇丹，回人稱其君。管轄分二十餘省，每省設一巴沙，回人稱其總督。事權獨掌，多施虐政。

分述

地理環境

《職方外紀・度爾格》 其地有一海，長四百里，廣百里，水味極鹹，性凝結，不生波浪，嘗湧大塊如松脂，不能沉物，雖用力按抑，不能入。曾有國王異之往觀，命人沉水試之。終不可入。海色一日屢變，日光炫耀，文成五色。因其不生水族，故命曰死海。

《出使日記續刻》卷八 〔清光緒十九年九月〕初四日記 亞洲土耳其，東北界俄屬高加索部，東界波斯，東南界阿剌伯沙漠，西北瀕馬爾馬拉海，北瀕黑海，西南瀕地中海，與歐洲僅隔頗斯福爾、他大尼里兩海峽，即《志略》所稱土耳其東土、中土也。其地多叢山大江。在高加索部及阿爾美尼部交界，有阿拉辣山，《志略》作阿臘。高一千六百餘丈，西南趨地中海岸；南爲朵留斯山，稍北爲盎底山；地中海東岸則有阿馬隅山、盎沙非山，而尤以黎巴嫩及盎底黎巴嫩兩山爲大，岡嶺蜿蜒，各長八百餘里。東北有蓋徐意非馬克江，流一千六百餘里，入黑海；又有惹格利亞江，流入黑海；哀爾禺目江，美盎特來江，皆流入伊直安海；比拉摩斯江流入地中海；東有歐付拉脫、《志略》作阿付臘斯。底格爾《志略》作底格里士。兩大江，歐付拉脫江發源阿爾美尼南境山中，曲折流過阿爾峴山，東南逾沙漠至古爾拿，與底格爾江合，曲折流入波斯灣，注印度海，計歐付拉脫江流長三千三百二十里，底格爾江流長二千二百二十里。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東土耳其》 考東土耳其形勢，雖非山嶺縱橫，盤旋萬里，而泱泱東國，以勝蹟著名者，亦復不少。就最著者言之：一曰亞臘臘，在東北邊境，峰壑嶄險，洞峽幽深。上古時，洪水爲災，天下悉遭淪溺，時有先哲諾厄一家八口，俱信天主。昭事敬恪。主乃默諭先造巨舟登避。水退，船擱山峰，久始滅跡。其二曰托羅斯，轉北爲托羅斯對峙山，在小亞細亞東境，高插雲霄，經年積雪，因其地而測之，當不下五六百丈。大河亦二：曰歐付臘底斯，又名八河；曰底格里斯，一作地額河。歐付臘底斯發源自西北高山，亞臘臘山其一也，蜿蜒轉折，約長三千里。而底格里斯河僅過其半，以矢直無曲折故，至近海約百五十里，始會合東流，入波斯灣。

《五洲地理志略・卷首・釋海》 死海，在土耳其西里亞境，長四十五英里，闊十二英里，鹹湖也，鹽分極強，魚類不能生息，其水面比地中海在千三百尺以下，其北方有根內薩勒蚩海，又名厄利勒，在地中海水面六百八十尺以下。

又《亞洲一四・亞細亞土耳其》 雷《志》云：一、包有小亞細亞半島，近出《小亞西亞志》云：亞洲極西，有凸出大陸之地，界黑海及地中海東偏流域之間，其西北與歐洲逼近有極窄海峽，一名博斯破魯斯，一名他大尼里者以隔之。南北界北緯三十六度至四十二度間，東西界東經二十六度及四十度內，北黑海，西愛琴海，南地中海，東界與亞美尼亞及美索不達米亞等地未能顯分。試自司肯得隆灣起，懸擬畫一界綫至薩母撒塔及馬拉替葉兩城中間之阿付拉底河濱，自此以河爲界，至近厄爾新姜，則界綫轉而南向，再懸擬一綫至達拉布松稍東之黑海濱，是爲東界。自達拉布松迤東至巴統之地，雖隸亞洲土耳其，然以地勢言，宜屬亞美尼亞，不屬小亞細亞也。初羅馬時代，以希臘古國貝加摩舊地爲亞西亞郡。五世紀中，有倭魯西斯名此地爲小亞西亞。十世紀中，希臘人名之曰亞那多里亞，譯即日出意，又名曰利梵德，譯即東方意，

上古時，有白西里亞人又曰加巴度西亞。爲最大民族，強盛時都蒲加斯庫伊，當日雕刻器及文書爲狀，至奇士麥拿及阿付拉底河間古城中皆有之。又有愛林人自歐洲遷來，在勿里其亞省立國，今尚有石墳壘堡等遺跡。紀元前八九世紀時，爲亞美尼亞之昔默利亞人所滅。迨昔默利亞衰，而後立地亞國始起。至西北兩岸，不知何時爲希臘人所有，後自羅得島至達拉布松濱海地及屬島，皆爲其殖民地。立地亞國，都於薩迭斯。昔默利亞來攻，幾覆其國。前六百十七年，立地亞王阿里亞德斯大敗之，盡逐其人。前五百六十年，末代王克利失斯立，大擴疆土，至於奇悉耳伊爾馬克，又盡得希臘殖民地。前五百四十六年，爲波斯王沙勒斯所滅，分爲四省。前三百三十四年，希臘亞立山大滅波斯、小亞西亞爲行省，置郡縣。今土耳其尚仍舊制。亞立山大死，其將塞柳格斯據之，兼得西里亞，爲西里亞王。前二百八十年，有希臘人起於貝加摩，爲獨立國。羅得島立爲民主國。前二百七十八年，有歐洲之高盧人渡博斯波魯斯海峽，立國於小亞細亞中央部。前二百三十二年，貝加摩王阿塔勒斯第一，限高盧人於薩克利亞河及奇耳伊爾馬克河之間，不令他往。前百八十九年，曼烈斯第一滅高盧。前百九十年，羅馬破塞柳格斯後裔安地倭格斯第三於馬尼薩，遂取其地，羅馬兵退，仍爲貝加摩國所有，前百三十年，貝加摩王阿塔勒斯第三卒，羅馬收爲行省，名曰亞西亞，以將軍潘比轄之。尚有別西尼亞及烹忒斯、西里西亞三國，前六十三年皆爲羅馬行省。紀元後二百九十七年，羅馬帝達倭克里尋規改制度，裁小亞西亞舊日武人治事之權，合數省爲一。後基督教大盛，小亞西亞之人幾盡從新教，從此畛域悉除，語言宗教混合爲一。當東羅馬時，回族二次攻君士但丁，小亞西亞未被其害。千七十一年，色耳及克又作色而淑克。突厥人得之，移民來居，於是舊有民族，日見蕭條。千九十七年，第一次十字軍來攻，奪其京都尼斯，去君士但丁百英里。又敗之於道列思恩，突厥退至安地倭格城而止。後遷都伊孔尼厄姆，僻在內地，從此不振，各酋分地自王，不相統一。後爲倭斯曼立之突厥人所併，合爲一大國，千四百年，索丹貝葉西德第一領有全小亞西亞，凡阿付拉底河迤西地，亦悉爲所得。千四百二年，貝葉西德第一爲蒙古鐵木爾所敗，其勝兵直至愛琴海濱。鐵木耳死，倭斯曼立之勢復振，至摩哈默德第二，又取喀拉馬尼亞、達拉布松。十三、四世紀中，意大利人所設商埠，盡行捨去，其地悉人土耳其矣。內有極大高原東向入款狄司坦、先謙案：即古爾的斯丹辻《志》作客的斯坦。阿米尼亞高地。內阿耳蘭脫山，高萬六千九百二十英尺。二、敍里亞狹高地。內歐蒙山高九千百五十英尺。三、歐勿拉的河及底格里司河兩岸之低野。先謙案：歐勿拉的河，辻《志》作幼夫列次，云出阿米尼亞山中，東南流，合提格里斯，行四千三百餘里。《列國》《學會》二圖作阿付腊底斯，吳《志》作由夫列得，慕《志》作幼發啦的，《世界地理》作幼發拉的斯，樋《志》作幼發臘底斯，謝《志》作弗拉德。底格里司河，辻《志》作提格里斯，云出客的斯坦山中，南流經巴格薄特府，又南合幼夫列次爲霞鐵爾阿辣伯河，入彼斯灣，行四千里。二《圖》作底格里，慕《志》作低格里，樋《志》作底格里士，吳《志》作器固利士，《世界地理》作鐵固利斯，謝《志》作第格利斯。霞鐵爾阿辣伯河，二《圖》作沙特厄耳亞拉布河，《世界地理》作霞典辣布河。四、阿剌伯西部之高地。近出《土耳其志》云：其在亞拉伯之領土，有濱波斯灣之厄耳哈薩低窪酷暑之地，哈馬山嶺錯雜之也門及黑夾斯，此諸省皆位於紅海之東海濱，中有麥加及麥地那兩聖城，土常戍以兵，其歲費不貲，賦稅所入不足以償，亞拉伯民亦極不滿於土，故非兵力不足守之，以其爲回教王發祥之所，土必欲占其地也。

疆域政區

《職方外紀・度爾格》　度爾格之西北曰那多理亞國。有山多瓊石，國人嘗往鑿之，至一石穴，見石人無算，皆昔時避亂之民穴居於此，死後爲氣所凝，漸化爲石。其地西界歐邏巴處，中隔一海，寬五里許。昔有一名王曰失爾塞者，造一跨海石梁，通連兩地，今爲風浪衝擊，亦崩頹矣。

又有地名際剌，產異羊，羊之絨輕細無比，雨中衣之，略不沾濡，即漬以油，毫不污染也，一種異犬，性好竊衣履巾帨之屬，稍不慎，輒爲竊匿矣。有山，生草木皆香，過之則香氣馥鬱，襲人衣裾。

《瀛環志略・歐羅巴・土耳其國》（中土）地分六部：亞那多里亞，一作士麥拿。又名小亞細亞。三面界海，與西土之羅美里隔一海峽，會城居民十萬，勤於懋遷，西國商賈雲集，每年出入貨價不下數百萬金。城內街衢污穢，每瘟疫盛行，傳染殆遍。所屬大城曰補撇，居民六萬，大邑曰加士他，曰牟尼，多回回廟宇。

加拉馬尼亞，在亞那多里亞之東。土耳其入初來時，寄居於此。會城曰可尼，土之舊都也。

亞達那，一作安峨剌。在加拉馬尼亞之西南，跨山臨海。其山之羊，毛細如絲，用以織布極溫軟。

西威斯，一作西瓦。在加拉馬尼亞之東南，臨海，山出銅礦，居民善造銅器。

馬拉士，一作古地亞，又作路彌阿。東接東土之亞爾美尼亞，西連加拉馬尼

亞、亞那多里亞兩部，北距黑海。

德勒比孫達，一作德比遜。在馬拉士之東北隅，南界亞爾美尼亞，北距黑海。其埔頭爲土耳其與峨羅斯通商之地。

買諾附近有數島。曰居伯羅島，其土膏腴，所產葡萄酒、南果最良。居民饒裕，女人美姿色，舊稱樂土，近困於土耳其苛政，凋敝甚矣。曰羅得島，水土平良，勤於農作，舊本自立爲小國，後爲土耳其所兼。曰治阿島，地極富庶，居民十五萬，不服土耳其政教。道光四年，土耳其以水師攻之，屠爲赤地。曰米地鄰島，產油、酒。

又〔東土〕地分五部：西里亞，一作叙里亞，《唐書》之西女國，即西里之訛。種皆女子，拂菻遣男子往配之說，乃華人所傳會，荒唐可笑。在地中海東岸，東北距阿付臘底斯河，南跨阿剌伯與麥西接壤。黎巴嫩山在其北境，迤逶入於中土，其地大勢分兩域，迤北曰西里亞，古之名國。有海口曰地破里，居民二萬五千。海濱舊有兩大城，一曰士羅西頓，昔時商賈萃集，富者埒王侯，今成廢墟；一曰大馬士革，其地山川秀澈，田園開爽，花卉尤繁，十里外芳馥襲人。迤南曰猶太，猶太舊分三部，曰猶太，曰撒馬利亞，曰加利利，在秦、漢以前爲名國。都城曰耶路撒冷，《唐書》稱爲拂菻。極廣大，城內居民逾十萬戶。本羅馬屬國，後衰亂，羅馬以大兵合圍，城破屠之，部民星散，後再立國，卒爲土耳其所取。因其爲天主耶蘇生長之地，故至今猶豔稱之。道光十六年，麥西酋叛土王，以兵取西里亞、美索不達迷亞二部。二十年，英人助土耳其將興兵，麥西乃還其土。

美索不達迷亞，一作磨俗鄰，即巴必羅尼亞。在西里亞之東，北倚黎巴嫩山，兩河迴繞，阿付臘底斯河、底格里士河。爲東土中原。唐虞時，有諾威者居此，爲泰西諸國之始祖。其地半河半澤，農力勤苦，境內有八塔者，昔回部都城，亞剌伯據東土時藩國。今成廢墟。又巴庇倫者，一作巴必鸞，又作巴必羅尼亞。古大國都城，廢滅已二千餘年，瓦礫猶積成岡阜。

古爾的斯丹，一作科爾力士丹。又名野哈馬，在美索不達迷亞之東。地多山，瘠陋難耕，部民多游牧於韃靼里。會城曰亞勒破，居民逾十萬。道光二年，毀於地震，不遺一椽，由此餓莩遍野。

亞爾美尼亞，一作亞麥尼。在古爾的斯丹、美索不達迷亞兩部之北。阿臘山在其境內，峯壑險峻，洞峽幽深，水漲則巨舟泊於峯。當雲擾時，其地被兵絕少，故戶口較他部獨繁。其民半奉耶蘇教，勤於商賈，家有恆產。會城曰黑爾斯倫，一作葉西倫。地氣寒甚，七月中卽見雪。巴牙息在山腳，居民之學館也。平地近河曰地里北客城，與隣國通商。山內古耳得族，建堡於洞壑之間，素爲盜巢。

巴索拉，一作巴斯剌。在古爾的斯丹、美索不達迷亞之東南。阿付臘底斯、底格里士兩河，至此部之東南隅，合流入阿勤富海。爲東南大埔頭，五印度商船輻輳。其城屋陋衢狹，而貿易極盛。

《出使日記續刻》卷八〔光緒十九年九月〕初五日記　亞洲土國，地分十七部：曰德勒比孫達部。曰愛爾瑞羅木部，《志略》作黑爾斯倫。古阿爾美尼國之都城也，自阿爾美尼爲俄土分裂，遂以城名爲部名。曰望部，以在望湖之東而名。曰加爾蒲脫部。曰第亞爾培基爾部。曰摩蘇爾部。曰巴格大達部，即《元史》所稱報達國地，亦即巴比倫國舊地也。曰巴索拉部，譯言石地。右四部古美索巴大米地。曰西威斯部，或名務魯木。曰加斯達摩尼部。曰昂哥拉部。曰古大房提基亞爾部，每歲出絲值洋銀一千萬圓。曰愛逮部。曰可尼部，即古加拉馬尼亞地。曰亞達那部。右七部古亞細亞諾地。曰阿爾魄部。曰西里亞部，亦作叙里。即《明史·外國傳》所稱古如德亞國地也。迤北即古腓尼基地，中即古西里亞地，迤南即古猶太地，及羅馬興，皆爲所滅。厥始嘗屬于波斯、阿剌伯，明正德九年，始屬于土國。

今考其分省：曰大馬士，即西里亞會城也。曰特惹貝爾意利滂，即黎巴嫩山地也。曰哀爾哥特，其會城曰耶路撒冷，即巴雷斯丁地也。按哀爾哥特，西史謂即古斐雷斯丹人所居之地。斐雷當即拂菻之轉音，斯丹當即斯坦之轉音。昔人謂猶太即唐拂菻國，據此益信。有耶穌墓，西人稱爲聖地，及爲回部所據，嘗因爭謁墓地，教士糾各國用兵，號『十字軍』，血戰二百餘年。近始稍息矣。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東土耳其》　綜分大部六：曰西里亞，曰亞那多里亞，即小亞細亞，曰美索不達迷亞，曰土屬古爾的斯丹，曰義拉亞拉伯，即巴庇倫尼亞，曰土屬亞爾美尼亞。又分作十八省，各派大員一人，總督其事，名曰巴扎，爲國中頭等大臣，下亦隸府州縣等。在地中海中，有數屬島，較大者曰米地鄰，曰治阿，居民六萬二千，地極富厚。道光二年，島人叛，土王以水師攻之，勦滅殆盡。曰羅得島，水土平良，人勤耕作，居民三萬，

時患地震。古時有銅人巨像置海口，高約十一丈有奇，右手持燈。通夜點燃，以照船舶。奈造後三十六年，地復大震，巨像傾毀。今徒存陳跡而已。轉東南爲居伯羅大島，土壤膏腴，產醇酒美果。前俄人之役，英人挾請此島於土，土以勢不能辭，拱手稱讓也。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四・亞細亞土耳其》　司滿那，人二十二萬五千口。擔馬司喀司，人十五萬口。愛米坡，人十一萬口。巴擔，人十萬口。般拉脫，人十萬五千口。歐善拉摩，人六萬口。勃拉沙，人七萬五千口。摩什爾，人五萬七千口。曼尼沙，人五萬二千口。坎沙里亞，人五萬口。大愛般，人四萬七千口。剔里比崇，人四萬五千口。以上要區。徐《志》云：土耳其中土曰買諾，亞洲極西之地，黑海、地中海環其三面。縱約千里，橫約二千餘里。南北曰纵，东西曰横。南北峻嶺嵯峨，中多腴壤，土耳其起於此土。韃靼種人散布雜居，故土雖中衰，尚無分裂。所產者穀、麥、五金之礦、蠶絲、乾葡萄、南果、酒、油、蜜、香料、藥材。地分六部。一曰亞那多里亞，一作土麦拿。又名小亞細亞。三面界海，與西土土耳其之羅美里隔一海峽。會城居民十萬，勤於貿遷，西國商賈雲集，每年出入貨價不下數百萬金。城內街衢污穢，每瘟疫盛行，傳染殆偏。所屬大城曰補撒，居民六萬。大邑曰加士他，曰牟尼，多回回廟宇。一曰加拉馬尼亞，在亞那多里亞之東。土耳其人初來時，寄居於此。會城曰可尼，土之舊都也。一曰亞達那，一作安峨剌。在加拉馬尼亞之西南，跨山臨海。其山之羊，毛細如絲，用以織布。極溫輭。一曰西威斯，一作西瓦。在加拉馬尼亞之東南臨海，山出銅礦，居民善造銅器。一曰馬拉士，一作古地亞，又作路彌阿。東接東土之亞爾美尼亞，西連加拉馬尼亞、亞那多里亞兩部，北距黑海。一曰德勒比孫達，一作德比孫。在馬拉士之東北隅，南界亞爾美尼亞，北距黑海，其埔頭爲土、俄通商之地。先謙案參之西史，小亞細亞之得名，以地形與亞細亞相似也。《講義》作亞拉多里亞，云一曰拉多利亞，亦曰黎溫得，土耳其人呼爲亞拉得利。其境界北臨黑海，西面馬爾摸拉海、愛琴海等，地南接地中海與西里亞，東界阿拉美尼亞、古爾的斯丹。其地勢爲一大高源，至東高度漸增。北有波丁克山脈，沿黑海岸而走，南有奪魯山脈，沿地中海岸而走。又有安提奪魯山脈，自東北而西南橫斷亞拉多里亞之東邊。奪魯山脈中有阿直什山，高萬三千一百英尺。河流注黑海者，有奇悉爾伊爾馬克河、即喀利斯河。薩克里亞河，入愛琴海者，有几的士河、民德勒河，入地中海者，有息順河、日順河等。其州名曰何達溫的格雅，曰亞伊丁，曰加士他牟尼，曰昂哥拉，曰可尼，曰亞達那，曰西威斯，曰達拉布松。謝《志》云，小亞細亞地乃一大土股，橫卧黑海與地中海之間，中爲高平原，北界叢山橫列黑海之濱，南界有達魯斯山。案即奪魯，謝《志》作達魯斯，樋《志》作討勒司，杜《記》作頭魯。河之長者，曰紅河，樋《志》作克治耳衣爾瑪河，二《圖》作奇彩耳伊爾馬克河。曰撒加利亞河，案即薩克里亞。皆入黑海，更有數小河入希利尼海，內地多小鹽湖。天氣溫和，物產穀、果、蔗糖、棉花。中央高原無樹木，皆草地，土谷曼人牧牛羊無數。北坡向黑海而斜，多產木材。安哥拉產細毛山羊，可織上品圍巾。商賈多歐人爲之，居民九百四十萬。據《列國》《學會》二圖小亞細亞西北隅爲亞那多里亞部，與徐合，即亞拉多里亞也，《俄史》作阿那多尼亞，《圓球圖》作愛訥他力唵，極北曰加士他牟尼，其西南曰何達溫的格雅，又西南曰亞伊丁，與《講義》合，今皆爲州名，亞那多里亞其大名也。加士他牟尼，徐云二邑，今併爲一，與腓尼基之土羅西頓同，此古今之別也。加士他牟尼，杜《記》作加士達彌尼，《萬國圖》作卡士塔門匿。加士他牟尼之西曰伊斯密得，《講義》云，即古名尼科美提亞者是也，《世界圖》作伊斯密門。又西有地突出西向，曰斯庫台里，與土都君士坦丁相對。樋《志》作師亮他利，中爲博斯破魯斯峽。《世界圖》作簿斯否拉斯。《講義》云，昔波斯王大流士挈兵侵入歐洲，嘗駕船橋渡此過峽。而西則爲馬爾馬拉海，吳《志》作馬爾莫拉，《世界圖》作馬默拉，刻本默誤點。樋《志》作瑪摩拉。加士他牟尼之西南，有何達溫的格雅部，杜《記》作科達文的刻阿，今爲州名。內地有布魯撒，即徐之補撒，雷之勃拉沙，《紀程》作白魯薩，謝《志》作孛路撒，云土耳其人古京，樋《志》作勃魯薩，《世界圖》作不路薩。《講義》云，布魯撒，人七萬六千餘口，在俄林普斯山麓，有溫泉，有製絹廠，有回回禮拜堂，有土耳其帝王陵寢。杜宗預云，酋長阿斯曼建國處，即《俄史》之果尼阿，稱爲君士但丁門戶者。又迤而西北，曰黑勒斯奔峽。又西南出口，曰他大尼里峽。《世界圖》作達爾達尼爾斯。《講義》云，自西南延於東北，長四十英里，闊一英里或四英里，峽中常有向西南之急流，兩岸炮臺城寨甚多。千八百五十四年，英、法爲保護土耳其，與俄爭戰，定議俄國軍艦不得自此峽出地中海之南。其南即愛琴海，《世界圖》謂之多島海，直兩峽之口，曰比加。比加之南，有亞得剌密他灣。又南有馬尼薩，即雷之曼尼沙。又南濱海曰士麥拿，與徐合，即雷之司滿那也，今在亞伊丁部內，其灣曰士麥拿灣。辻《志》云，首府在小亞細亞西端，歐洲貿易要衝，商業甚盛。矢《志》作斯密爾那，周《志》作斯麥奈，《世界地理》作士米那，《現勢圖》作斯曼納，《世界圖》作斯摩那，樋《志》作士美拿，謝《志》作士每拿，《泰西新史》作思梅那，《圓球圖》作斯謀訥，法《志》作士列密，《外國地理》作斯味路拿，《世界地理》作士密爾拿。《講義》云，天然良港，汽船隊商會合於此，輸出入總額歲逾六千七百萬圓。紀元前六百八十八年，伊亞尼奧人居之，羅馬時最盛，後迭遭殘壞，土耳其時乃復舊觀。又南有民得里亞灣，又南轉而東有可斯灣。亞那多里亞之東，曰加拉馬尼亞部，《課程》作卡拉綿尼阿，《圓球圖》作喀拉麻尼阿，《世界地學》作阿爾篾尼亞。中央有城曰可尼，與徐合。《萬國圖》作可尼阿，《圓球圖》作科逆唵，今爲州名。《講義》云，人四萬四千口，曾爲塞耳齊克土耳其人後裔之首府。西南曰亞

達里亞，《圓球圖》作阿荅里阿，《萬國圖》作阿迭利阿，《世界圖》作阿他利亞，其南有套魯山蔽之。即《講義》之奪魯。南岸有亞達利亞灣，甚廣闊，灣曲甚深，東方一帶絕壁峭立。山東南曰亞達那部，徐云西南，蓋誤。據《講義》今爲州名，云人四萬五千口，在國東南，當隊商之通路。加拉馬尼亞之北，曰昂哥拉，依《圖》作安果剌，《圓球圖》作安固窶。據《講義》今爲州名，云哥爾人舊都，產果實、毛織物甚盛。有喀伊撒里，人七萬二千口，在安地奪魯山西麓，自昔爲陸路貿易之中心點。曹典球云，喀伊撒里即雷之坎沙里亞。昂哥拉之東，曰西威斯部，與徐合，今仍爲州名。徐所志地，今惟馬拉士未顯，亞勒伯部內有馬拉士，疑非。杜宗預云，《學會圖》以西威斯當馬拉士，未知其審。西威斯東北，有達拉布松，今爲州名，即徐之德勒比孫達，雷之剔里比崇也，《世界圖》作特勒比遜，樋《志》作他拉比順，《括地略》作德勒比遜，《圓球圖》作特來比章得，《外國地理》作駝來卑莊，慕《志》作德比孫。《議義》云，達拉布松在黑海岸重要之港，曾爲達拉布松帝國之故都，人三萬五千口。其西方有昔奴魄港，北岸斷巖峭立，惟此爲安全泊舟之所。二《圖》昔奴魄同，《世界圖》昔奴魄作昔諾珀，《萬國圖》作信諾魄，《俄史》作西那卑，云俄曾以水師襲取口內士兵。謝《志》云，小亞細亞東南有城曰大數，爲教徒保羅之本土，亞力山大嘗在此浴於江內，幾遭滅頂之凶。又以弗所哥羅西等，皆境內著名古城。《講義》云，此外有多羅雅美勒多斯愛佛索斯，皆往古大都會，在西岸，諸地名二《圖》不著。徐《志》又云，土耳其東土，在買諾之東，亦亞細亞地。北枕黑海，東北隅接俄羅斯，東界波斯，南連亞剌伯，麥西，西抵地中海。縱約二千餘里，橫約千餘里。東北一帶，多大山，最高者曰阿臘，曰黎巴嫩。阿付臘底斯河一作阿倫得，一作八河。發源西北，底格里士河一作地額河。發源正北，相對東南流至巴索拉，合流入海。西南隅有大澤，曰死海。本土城邑，遭異災地陷爲湖，其水鹹惡，四圍皆瘦嶺枯山。死海之北，有湖曰加利利。其地爲泰西諸國創建之祖，大國名都代興者凡十數。自爲回部所據，其民種類各殊，在海岸海島者，皆額力西種，即希臘。謂之上等人。居西里亞、美索不達迷亞各部者，半阿丹種，即阿剌伯。美髯善騎，長於經商，多素封。居於東北山中者，爲戈達曼種，游牧爲生，健勇好鬥，好虜掠，土俗類韃靼里。謂西域游牧各部。居於黎巴嫩山中者，曰馬羅奈底士，曰特魯西士，曰黑爾西，諸種皆回民。馬羅奈底士爲爲天主教師馬倫所化，因以得名。阿丹以兵力脅入回教，戶口繁多，其俗儉嗇。特魯西果敢輕生，戰不長平陸而長山險，鳥槍從高擊下，發無不中，黑爾西戰最勇，以少敵衆，從未敗衄，土與俄戰，倚兩種爲勁旅。諸部地界遼闊，距王都遠，自土勢中衰，守土之酋，多擁地自擅，不供賦役，百餘年來，羈縻勿絕而已。物產與中土同。地分五部。一曰西里亞，一作細里亞，《唐書》之西女國，即西里之訛。華人傳會種皆女子，拂菻遣男子往配之說，荒唐可笑。在地中海東岸。東北距阿付臘底斯河，南跨阿剌伯與麥西接壤。黎巴嫩山在其北境，迤逶入於中土。其地大勢分兩域，迤北曰西里亞，古之名國。有海口曰地破里，居民二萬五千。海濱舊有兩大城：一爲士羅西頓，一時商賈萃集，富者埒王侯，今成廢墟。一爲大馬士革，其地山川秀澈，田園開爽，花卉尤繁，十里外芳馥襲人。迤南曰猶太，猶太舊分三部，曰猶太，曰撒馬利亞，曰加利利。秦、漢以前爲名國。都城曰耶路撒冷，《唐書》稱拂菻。極廣大，本羅馬屬國，爲羅馬所屠，後再立國，卒爲土耳其所取。因其爲天主耶穌生長之地，至今猶豔稱之。道光十六年，麥西酋叛土，以兵取西里亞、美索不達迷亞二部。二十年，英人助土將興兵，麥西乃還其地。一曰美索不達迷亞，一作磨俗隣，即巴必羅尼亞。在西里亞之東，北倚黎巴嫩山，兩河迴繞，阿什臘底斯河、底格里士河。爲東土中原。唐虞時，有諾威者居此，爲泰西諸國之始祖。其地半河半澤，農力勤苦，境內有八塔者，昔爲回部都城，阿剌伯據東土時薄國。今成廢墟。又巴庇倫者，一作巴必鸞，又作巴必羅尼亞。古大國都城，廢滅已二千餘年，瓦礫猶積成岡阜。一曰古爾的斯丹，一作科爾力士丹。又名野哈馬，在美索不達迷亞之東。地多山，瘠陋難耕，部民多游牧於韃靼里，會城曰亞勒破，居民逾十萬，道光二年，毀於地震，不遺一椽，由此餓莩徧野。一曰亞爾美尼亞，一作亞參尼。在古爾的斯丹、美索不達迷亞兩部之北，阿臘山在其境內，峰壑險峻，洞峽幽深，水漲則巨舟泊於峰。當雲擾時，其地被兵絕少，故戶口較他部獨繁。其民半奉耶穌教，勤於商賈，家有恆產。會城曰黑爾斯倫，一作莱西倫。地氣寒甚，七月中即見雪。巴牙息在山腳，居民之學館也。平地近河曰地里北客城，與鄰國通商。山內古爾得族建堡於洞壑之間，素爲盜巢。一曰巴索拉，一作巴所剌。在古爾的斯丹、美索不達迷亞之東南。阿付臘底斯、底格里士兩河，至此部之東南隅，合流入阿勒富海。爲東南大埔頭，五印度商船輻輳。其城屋漏衢狹，而貿易極盛。先謙案：徐《志》西里亞，即雷叙里亞狹高地也，二《圖》與徐同。《萬國圖》作賽利阿，《漢文圖》作西爾撒列莫，《世界地理》作西利亞，《外國地理》作市利亞，《地理問答》作安提阿，法《志》作安的沙。《講義》云，西里亞，土耳其語稱索利斯坦，亞拉比拉語稱耶斯寫摩。泛言叙利亞則包有巴勒斯坦在內。其境界北以奪魯山脈接小亞細亞，東北接美索不達迷亞，東鄰西里亞沙漠，南與埃及爲界，西瀕地中海。其沿岸無良港，惟有伊斯肯得隆，剌底奇耶，地力破里，貝魯特，哈伊法，雅法等小港。其地勢，北部之西有黎巴嫩山，北部之東有安地黎巴嫩山，其間擁抱溪谷，稱曰耶爾貝克。南部之西有撒馬利亞山，猶太山，南部之東有巴新山，稽利得山，摩亞布山、耶曼山等，東西兩山之間，則者丹河溪谷在焉。地中海斜面，北方甚狹，南方有廣大沃野，曰西倫阿利斯丁亞，即巴勒士登也。西里亞沙漠斜面，地勢緩降而延長，者丹河出希爾曼山之西，合美羅湖、根內勒湖諸水，入死海。俄倫特斯河，難特斯河，出兩黎巴嫩山間，入地中海。阿巴拉河東流注於內地。曹典球云，阿巴拉河即巴拉達河下流之名，中經大馬士革入內地湖沼。昔爲亞西里亞、巴比倫兩帝國之一部，復屬波斯，再屬亞力山

大，紀元六百三十六年，阿剌伯人侵入焉。千七十八年，塞爾齊克土耳其領有此土，歐洲至耶路撒冷巡禮者受其虐遇，因起十字軍，曾建耶路撒冷王國，終不成。千五百十七年爲阿多曼人所併，至於今日。中間曾爲埃及代王謨罕默德利亞所略取。千八百四十年，以歐洲諸國公議，復爲土耳其所領。其州名曰亞拉伯，曰蘇爾，曰西里亞，曰巴勒特，曰黎巴嫩，曰巴勒士登。叙里亞北部曰亞勒伯，《講義》云，人十二萬七千餘口，自古爲兵商重要都會。《世界圖》、辻《志》作亞類波，即雷之愛米坡。謝《志》作阿勒巴，云在弗拉德河、地中海中間，爲叙利亞北部首府，千八百三十二年地震，城半圮廢，然至今貿易猶盛。其海口曰亞力山大雷德，爲亞力山大帝所開闢。安提阿城，瀕地中海，古爲通商大埠，今尚未衰。案《泰西新史》作安梯凹，亦作安提阿。杜宗預云，蓋因部而命名也。此部南即古猶太國。二《圖》亞力山大雷德作亞力山大德勒達。其西爲伊斯肯德隆灣，爲北方最要之海港。南部總曰西里亞。據《講義》別有西里亞州，二《圖》不著。其在東曰巴勒特州，與《講義》合。又南曰蘇威得，即《講義》之蘇爾州。中部有黎巴嫩山及安地黎巴嫩山，其間曰巴爾貝克，即徐之耶爾貝克矣。《講義》黎巴嫩山當在此。其南曰大馬士革，與徐合，即雷之但馬司喀司，古撒馬利亞也。《世界圖》作大馬士科斯，矢《志》作達馬斯克斯，吳《志》作達馬斯加，周《志》作旦瑪斯克斯，《泰西新史》作大馬軾，《萬國圖》作達馬士喀士，《外國地理》作帶馬斯古斯，《圓球圖》作荅邁斯扣斯，云即代薰斯固斯。《講義》云，大馬士革，人十四萬五百口，爲西里亞第一大都會，在安地黎巴嫩山麓，居沙漠之西端，都人以製造刀劍鳴。謝《志》作大馬色，云在猶太東北，平原滋潤，爲世界最古之邑，三千年來幷不衰敗，物產玫瑰、寶劍、細絹著名。其海口曰倍魯德，爲叙利亞海口巨擘。案二《圖》倍魯德作貝魯特，《世界圖》作拜魯特，《外國地理》作俾路駝。巴勒士登，別見板雷司呑下。西瀕地中海，曰剌底奇耶。又南曰地力破里，即徐之地破里，《紀程》作加利波里，《圓球圖》作特力坡里，《地理問答》作加利利，言以加利利湖而名。其南有腓尼基，古之大商國也。海口有城曰西頓，即徐之士羅西頓，士是土之誤。據西史，腓尼基建國於此，有十城，其二曰土羅，一作峩羅。曰西頓，一作西敦。後人遂合爲一。謝《志》云，瀕海之埠北有西頓，其南有推羅，爲古名城，今則一漁村耳。土、峩、推，一音之轉。西頓之南曰雅法，惟哈伊法，二《圖》不著。《講義》云，貝魯特至大馬士革道路最良，又此二處及耶路撒冷至雅法等處，設有鐵道。亞勒伯之東，二《圖》曰美索不達迷亞，與徐合。亦作奧熱息拉，吳《志》作蔑梭波達米亞，《課程》作美索波塔米阿，周《志》作寐叔波太密，《世界地理》作美數波塔米亞，《外國地理》作咩所波他味亞，一作阿耶西拉，《世界圖》作美蘇波他米，法《志》作迷疏波多美，謝《志》作米所波大米。《講義》云，美索不達迷亞，本出希臘語之美索斯及不達母斯，取義爲中河，亞拉比亞語呼爲阿爾則濟勒，指阿付臘底及底格里斯兩河間之區域也。亞西里亞、巴庇倫兩帝國曾建於此，其地勢自的里比克至波斯灣，自西里亞沙漠之東端至波斯國境，阿付臘底及底格里斯二河水灌地屬之。全土爲一大平原，北部阿付臘底河與喀布爾中間，聖書稱耶拉母那哈勒母，昔日耕農甚盛，人口稠密，今已一望荒蕪。又有地在摩蘇爾以東，介底格里斯河、加查爾河間者，亞西里亞帝國根據地也。南部平原則巴比倫帝國之本土，地味豐沃，今耕作就荒，亦非昔比，二大河出亞拉美尼亞高原，東南流至庫爾那，合而成沙特尼耳亞拉布河入波斯灣。其河中成三角洲，歲增七十二尺。白格達雖有汽船往來，時有河水氾濫之患。兩河水域之南部是謂加耳特亞，居此之阿加特亞人，上古時以文學、建築著稱。有西摩派之加爾特亞人自南來征服之，采用其文化，建加爾特亞國於巴比倫尼亞，至紀元前二千二百八十六年，東北之耶拉摩崛興，建耶拉摩朝，巴比倫尼亞極繁榮，後有屬部亞西里亞案即西里亞述，一作亞西亞。叛之而獨立，都尼尼微，巴比倫尼亞族爲所征服。至紀元前六百二十五年，再致獨立建新巴比倫尼亞。案即迦勒邸。紀元前三百三十八年，爲波斯所滅，後屬希臘，復屬波斯，旋屬土耳其至今。其州名曰摩蘇爾，曰白格達，曰巴索拉。案尼尼微，《紀程》作尼尼威，杜《記》作尼尼位，日本《新地球圖》云，古名比肩城，在巴庇倫北約八百里。《西洋史要》作尼尼維，云古亞西利亞都城，亞西利亞在西里亞東。謝《志》云，米所波大米，今名亞日西拉，在亞述利亞之南，地勢平坦，首府曰馬色勒，臨第革利斯河，以細布名，又云迦勒底，今名以喇拉比，即古巴比倫國，夾於弗拉德、第革利斯二河下流之中，南臨波斯海股。巴革達德城，臨第革利斯河，古爲京都，今商隊往來兩河，猶爲貿易要地。南有巴比倫古城遺址，近弗拉德河，爲上古東方大城，周百八十里，共百門。內有空際花園，爲古今奇觀。案二《圖》，底格里河之西有摩蘇爾，美索不達迷亞會城，與《講義》合，今爲州名。即雷之摩什爾，謝《志》作馬色勒，《萬國圖》作穆蘇耳，《圓球圖》作摹蒐，《世界圖》作摩耳速，其東北與古爾的斯丹以底格里斯河爲界。摩蘇爾之南，二《圖》有白格達，今爲州，即徐之八塔，雷之巴擔，樋《志》作八達，吳《志》作巴固達，周《志》作培喝特，《平方圖》作白報達，《紀程》作帕古達，《世界地志》作博得多，《世界圖》作巴格戴特，《圓球圖》作八格代得，矢《志》作拔克達德，謝《志》作巴革達德。杜宗預云，即《唐書》黑衣大食。樋《志》云，在底格底士河畔，人十八萬口，與印度孟買府有汽船定期航行。《講義》云，昔薩拉生帝國哈倫主時，有人二百萬口，爲第一大都會。《講義》又云，有開爾普拉在阿付拉的之西，距巴比倫遺址數英里。又有阿里，有哈三之墳墓在焉。白格達之東南，二《圖》有阿拉伯，即土屬阿拉伯也。謝《志》云，全部天然分六段，西北曰小亞西亞，南曰叙利亞，東曰阿米尼亞，曰古爾迪斯但，中央曰米所波大米，東南曰迦勒底，曰土屬亞拉伯。不言白格達、巴索拉，蓋二地包在阿拉伯界內矣，亦曰義拉亞拉伯。《課程》云，義拉亞拉伯，一作伊剌克阿拉比，《圓球圖》作伊拉克阿來比，《地理問答》作西革達德，《外國地理》作伊拉革拉比，即

古之迦拉底，在第革利斯河、弗拉德河下流，爲東南大埔頭。其言巴庇倫即巴必鸞者，在部西臨河。又東南，二《圖》有巴索拉，今爲州名。《講義》云，臨沙特厄耳亞拉布河，海洋航船之停泊所也。樋《志》云，人六萬口。又南，左與阿拉伯國接，右入波斯海灣，徐所謂阿勒富海也。美索不達迷亞之東北，二《圖》有古爾的斯丹、亞美尼亞，與徐合。古爾的斯丹，即雷之款狄司坦，阿米尼亞高地也。《講義》云，屬土領者爲一大高原，北界俄領，東接波斯，南界美索不達迷亞及西里亞，西接亞拉多里亞。有數條山脈自東北連亘於西南，其間溪谷甚多，高原平均高六千英尺或七千英尺，國境之阿拉拉得山，高萬七千餘尺，阿付臘底河、底格里斯河發源於此。有溫尼湖，面積二千英方里。氣候寒暑均酷，不生樹木，民多事畜牧。其州名曰挨爾斯倫，曰馬模列託耶爾，曰的里比克，曰比特利斯，曰溫尼。曹典球云，馬模列託耶爾州，在的里比克西北；比特利斯州，在挨爾斯倫州南、溫尼州西。英文圖有此，《學會圖》未著，蓋近日所析置也。古爾的斯丹，《課程》作苦阿的士丹，《括地略》作古爾提士丹，《萬國圖》作苦阿的士坦，《圓球圖》作庫耳狄斯坦，《外國地理》作古路之斯坦，《世界地誌》作科基斯坦。《講義》云，古屬亞西里亞，後屬亞力山大，爲西里亞王國之一部，旋併於波斯，今歸土耳其。謝《志》云，亞述利亞案即亞西里亞。今名古爾迪斯但，案即古爾的斯丹。在第革利斯河之北。東北方多山，西南平坦。居民曰古爾人，遊牧爲生，多事劫掠。有尼尼微古城遺址，偪近第革利斯河岸，長約百里，好古者掘得宮牆遺址，字如尖頭，博士籍以考知古史事迹。其會城曰地里北克，二《圖》同，今爲州名，杜宗預云，徐義於阿美尼亞下出此城，蓋同名異地。即雷之大愛般，徐之亞勒破，《萬國圖》作第阿比克阿，《圓球圖》作氐阿比啓耳，《講義》作的里比克。正北曰溫尼，今爲州名。《講義》云，臨溫尼湖之沿岸。杜《記》作萬省云《圓球圖》作潘省，《平方圖》作溫尼，值萬湖東南，波斯烏魯米厓湖西，首城同名。徐《志》不載，據此萬省即溫尼。萬湖、烏魯米厓即務魯木湖，二《圖》可證，徐作《志》時尚無此州也。亞美尼亞，即徐之亞爾美尼亞，《萬國圖》作阿綿尼阿，吳《志》作阿爾蔑尼亞，周《志》作阿眉尼亞，《俄史》作阿迷尼亞，《泰西新史》作東羅美連。杜《記》作阿爾美尼阿，云《後漢書》作阿蠻國，即東羅美利亞也。《講義》作阿拉美尼亞，云古屬亞西里亞，後獨立，抗亞力山大，爲所征服，後建阿拉美尼亞王國，爲波斯所征服，後歸土耳其。謝《志》云，在黑海東南，東部屬俄，地勢多高原帶，山中爲谷地，東有亞喇拉山，爲土、俄、波斯三國界，山項長年積雪，東界內有凡湖，其水鹹，高出海面五千百英尺。案凡湖即溫尼湖，古爾的斯丹與亞美尼亞蓋以此分界，會城曰挨爾斯倫，今爲州名。《萬國圖》作額土冷，杜《記》作厄薩冷，曹典球云，以西文證合圖志，即雷之歐善拉摩。《講義》云，阿拉美尼亞一大都會，人三萬九千口，有城寨甚堅。樋《志》作葉爾斯倫，云人六萬口。謝《志》作耳賓倫，云古名城，東南近凡湖，今貿易尚盛。

城市聚落

《康南海文集・突厥游記》　自羅馬尼亞乘船，戊申六月廿九日曉起，自船中望黑海澄波萬里，紫瀾微迴，漸見岡巒，惟多剝皮。東坡岐山詩曰：有山禿如赭。蓋地有運會，苟非其時，則氣不澤潤。行數時，漸近突京，平岡迤邐，頗有古壘及村落，然山色枯而力弱，與歐西迥异，足覘突厥之衰矣。

六月廿九日曉泛黑海：澄浩萬里碧，接天鏡誰磨。紫瀾更不迴，穩渡枕席過。遠通地中海，深處室奧何。戰艦幾千里，白浪若山陀。我來際升平，幸睹不揚波，朝日升熹光，反射金勃羅。橫覽大地國。感慨起嘯歌。君士但丁帝，當年揮金戈。雄霸奄兩海，宅都移作家。遙望山禿枯，破壘枕山阿。突厥昔何雄，今茲衰可訶。極望高加索，美人產婆娑。雄濤鼓泮渫，北岸俄艦多。耽耽出海峽，英法實兩鋤。餘怒徙東海，我遂遘禍瘥。黑海雖絕域，動若洛鐘和。橫槊誰賦詩，吾應先支那。

十一時半，將至君士但丁那部，沿海邊岡阜漸綠，皆有人家，地名耶尼瑪哈，距京七英里，皆有歐式住宅，白窗三四層，英、德、荷使避暑別墅在焉。憑對黑海，漸入海口，自此屋宇相連矣。

入口處窄不及里，兩岸爲歐亞之界，兩岸皆有古城斜牆至海，歐岸圓，壘堞完好，高聳雲表，亞岸大圮，僅餘壞牆，此二壘蓋摩訶末手築，壞希臘教廟爲之者。自此兩山夾岸數十里，如江湖然。人家樓閣，彌山上下。汽舟帆檣，映帶碧濤，風景之美，略似長江之武昌、漢口黃鶴樓前，晴川閣外。而碧海迴環，島嶼外點，則爲內地江山所無，且兼控兩海，形勢奇偉，寒暑適中，實可謂爲大地都會第一。君士但丁之營此新都，可謂有識，若不裂國與諸子，實爲控扼歐亞之大都會，雖羅馬尚不及，何況今之巴黎、倫敦、維也納、柏林乎！近世惟俄大彼得之遷聖彼得堡略似之，而形勢尚遠不如也。遍大地中控扼兩海之口，綰轂兩洲之地，以爲都會者，亦惟此一都。若中國、印度、波斯域內，皆無此奇闢之境，且無論何京也。惜哉付之突人，如此江山，豈不可惜！若以拿破侖、俾士麥有之，則北出師以搗俄，南馳艦以擾班、意、奧，西扼直布羅陀、埃及之口，東闢波斯之地，歐西一統之局，何難有成？惜哉突人撫有之而坐困也。

此京既控扼山海之險要，而規模偉大亦無倫，後山自巴根涌來至近海，多成岡埠，如洪濤之奔放，而枝葉重重環抱如竹之苞，揚州蜀岡之勢頗肖之，但包裹不如之耳。君士但丁來此宅都，始營城郭，自後山數重塹至海環數十里，崇垣屹屹，圓壘嵯峨，依岡築之，自西千四百七十六年，突人破京而壞之，至今壘堞尚半存焉。蓋將二千年物，英主遺構，大都壯觀。中國自長城外，長安、洛陽久毀，今南北京比之既幼稚，南京大亦頗相仿，其雄偉精美亦遜之。波斯古（今）〔京〕毀于蒙古，印度吾曾游徧，舍衛、鴨忌喇遠不能比，然則就一城論，雄偉亦當爲大地冠焉。英雄作事令人驚，君士但丁在二千年已能如此也。吾策馬巡覽城址，撫其頹垣斷塹，拾其灰石，爲之驚嘆！

登其正門之樓，俯瞰山海之勢，其岡脈出士擔逋者，最高因爲王宮。左旁稍低之岡護從匝繞，其前亦然，凡數十里，皆樓閣布滿矣。外有四島侍之，今皆人家，而冰奇波島尤爲勝妙，歐人以爲避暑地，園林相接，今瀛車新成，他日之盛。不可思議。又外有三島遠拱，突人昔囚□□王至此，又逐犬數千于此，自此出口，故此京之大，蟠亘百里，閭閻撲地，其人口號百万。然近京邑聚，今皆相連，觀其氣象之大，實今不止百万矣。園林樓閣日盛，連百餘里，若他日接連諸島，則開方二百里以飲于山海，規模之大，益爲無倫。今柏林新闢京地二十五啓羅邁當，欲爭雄倫敦，而巴黎環山以內，廣原膴膴，然較之君士但丁那部之控據山海，氣象萬千，終有天壤之別也。

又　過河橋爲士擔逋，依岡憑海，則盡突人所居也。君士但丁故宮在焉。突舊據以爲宮，則臨海者是也。自生蘇非廟、索立曼廟，及一切大廟、獄囚、警院、學校、博物院、巴沙即市。及一切古迹，與突種人家，皆在士擔逋。故欲觀突俗之眞相，必當深觀而多游士擔逋，否則猶未至突也。

士擔逋宮室道路尤污穢，人多襤褸，乞丐相望，與諸犬橫卧廟前尤多，且跣足。其大道中爲墟，陳售器物，雜坐卧歌唱，占卜飲啖，北京舊狀，幾與迫眞。若其市之規模狹小，更有印度氣象。

市名巴沙，此市名唲屑路巴沙，自爲一地，如小城。而上有厚蓋，不通光氣。故陰沉暗黑如地獄焉，蓋百四十年矣。凡十數門，數十道，初入爲眩，列肆駢闐，肆僅占地數尺。售藥之醫，高踞牀上，後列藥物。米商後堆米包，僅容身坐，一切類是。亦有粥賣如中國。其中多大商，備百貨，資本極厚，而列肆亦同。惟地球萬國之圖，則無之，且所售皆突人用品耳。想其創法之初，以便交易，自謂至善，即今歐西各國食品列市及大雜貨店，亦用此法，而合衆商万貨于是。地隘無光，人氣薰蒸，吾少步游，猶思掩鼻，安得不爲歐人所輕笑乎！

又　其都會景色既夾海爲人居，近有四島點綴海中，大約百數里，皆有人家，且樓閣妙嚴，園林幽靚，爲突京富貴人所聚，故風景最佳，最有盛名。近者輪舟往來如織，四島橫列，左曰坡忌島，中右曰安底哥尼島，中左曰高忌島，其前岡之顛，有大校據之，萬松環擁，乃東教之僧校也。

其左曰冰奇坡島，最高廣，歐人多闢爲別墅，故尤勝。凌曉，吾渡海至對海之亞善，乘汽車行數十里，平原廣野，樓閣園林，日闢日盛，開闢于近二十年，而人家遂彌數十里，且皆新妙，爲歐式，勝君士但丁那部之塵穢遠矣。有以知近都會而聚人民之易，闢新埠而整潔之美也。突猶如此，況吾國乎！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東土耳其》　又以是地爲人類受造之區，故陳蹟最多，雖事遠人亡，迥非疇昔，而徵今撫古，當有會於興廢盛衰之理。外史載古帝楡罔之世，在地居民立國兩大河間，築都城曰巴庇倫，高十九丈，厚四丈八尺，城門一百，週圍一百八十里，上建塔二百五十，中間芳叢園囿。景致燦然，縻膏血以供版築，以爲子孫萬世之業。至周靈王時，波斯王居魯斯大舉來攻，克之，金城千仞，漸爲廢土，迄今遺址僅存，盈途瓦礫，初人類漸繁，未經離析，言語又同，無稍異，因頓生傲意，議定合建高塔一座，直達雲霄，與造物主角技能，俾得名留不朽。塔方經始，上主惡其傲惡已甚，降之禍而亂其音，一時衆民各言其言，不能互相領會，遂中罷。萬國方言，實緣始於此。說者謂是塔當爲巴庇倫城中之天象樓，究以年代過遠，雖憑傳說。巴庇倫北約八百里，古有比肩之城名尼尼位，周圍可百里，高約十丈，城上建塔，高二十丈，內容居民六十萬，一時富庶爲東方冠，然既經廢滅，遺跡全亡。前於道光二十五年，有歐洲博物士掘地探求，得其磚刻書籍甚多，珍異莫比，出重價購之歸，藏諸國家石室。

民族人口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東土耳其》　綜計人民約十五兆六十萬餘，種類

不齊，祖韃靼而崇回教者過半，信正教者亦多，而居亞美尼者爲最。性悍勇好鬥，倘一旦盡改回俗，去其奢靡，易其貪閒好逸之性，轉爲遵德樂道之行，我意俄國雖大，未必能割據侵陵，玩諸股掌也。

《五州地理志略・亞州一四・亞細亞土耳其》 面積六十八萬九千一百英方里，人千五百四十三萬口。辻《志》云：在亞洲西端，東接波斯，西臨地中海，南臨亞次比亞，北濱黑海，東北界俄領高加索，西北隔瑪茂喇海及達爾達尼爾斯海峽、薄斯波拉斯海峽，與歐洲土耳其相對，西南隅達蘇彝士，東南隅濱波斯灣，面積約三百九十六萬方里。《小志》云：自地理上分界言之，有亞那多里亞高原部、古爾的司丹高原部、美索不達迷亞低原部、亞美尼亞高原部、西里亞及巴勒士丁多山部、及亞拉伯東北及西面之濱海部。自千八百七十八年俄、土戰後，土以東界之庫土爾小部割讓波斯，以東北界之卡司及巴統讓俄，以塞普洛斯島讓英。東界與俄、波斯毘連，西南包亞拉伯之西北、東北諸境；在埃及之界線，則自亞喀巴城西北向至濱地中海之厄耳阿里什小海埠爲止。至政治上約分二十省，然時有更變，不能一定。其在小亞細亞之省名，曰白魯薩及彼葛與乙司密德，曰愛定及士麥拿，曰加斯塔木尼，曰安哥拉，曰庫尼，曰安達納，曰西伐斯及雅尼克，曰忒來別宋。在亞美尼亞及古爾的斯丹之省名，曰厄耳實龍及樊，曰地亞倍格爾及阿西時。在美索不達迷亞之省名，曰巴格達，曰巴斯拉及厄耳哈薩。在西里亞及巴勒士丁之省名，曰亞勒布，曰大馬士革及黎巴嫩與耶路撒冷。在亞拉伯之省名，曰黑夾斯及也門。

文化風俗

《康南海文集・突厥游記》 突食品甚能調味，又能切碎，遠過歐人，法、班、葡且不及，其他國無論也。其一切肉品幷切粒（斤）〔片〕，且先下味，極類中國。其作飯必用鷄，或牛羊雜揉之，此則青出于藍矣。蓋突厥本出于中國北方，而得中國之調味也。吾嘗就食于士擔逋之酒館，及突人貴家皆然，以國弱，故歐人不稱之，惟食品亦只四五味而已。突人皆不飲酒，以其教禁之故。惟所制果汁甜水甚佳，市上以大玻瓶儲之，聽人買飲。突人舉國皆食稻米飯，烹飪皆如中國，惟飯必加醬味，或肉粒，而架釐亦多。小飯館煮大鑊飯，旁置架釐肉汁肉粒一大盤，聽貧人作工者就食焉。其燒牛羊鷄鴨懸店中，香味皆似吾國，點心麵食亦可口，蓋皆于吾國爲近，而日本自燒魚外，無一能比之也。

突之樂，琵琶廿三弦，以四人爲樂隊，有二薄鼓，式似西班牙，相與唱和，其聲嘈嘈，然尚無印度、爪哇、緬甸之哀澀，當未爲亡國之聲也，然而亂矣。

突人宮室甚高大壯偉，多四五層者，皆多室而廣堂，又能飾花于上穹，惟壁與地無飾耳。其門與窗同式，惟窗則下截有闌耳，門窗稍多，惟突人居者皆閉，蓋不令婦女視外也。其屋制每間必門窗三列，而中作一凸廊臨外，一律同之，又髹同一色，其無味正與中國同。若其宏大，則近西班牙。大約歐北未興時，班與突、印之民居，爲萬國最偉大者矣。吾國對之則大愧。惟多板屋，此則不如班、印矣！

突人尊男抑女，其行亦夫先而妻隨，故其別最嚴。女子出必以黑紗蔽面，長衣革履，人不能見。其始起于避暴客之侵掠，後爲禮服。女衣多絲，且麗甚潔，即丐人亦整潔，無一敝服垢面者，此勝吾國遠甚。然皆步行，甚少乘馬車者。其居也，群坐室中，女子非父兄至親，不得見而坐談。既嫁後，歲僅一出省親歸寧。然數百年少正行婚禮者，其日覆連女者，即自由女也。不得以金購之，惟婢僕可購。其婚祭之禮，亦多有與吾國同者，亞剌伯行族制，亦與我類，蓋摩訶末之教然也。但抑女子則過于吾國耳。今貴族亦有行歐俗與人見者，則別設女門以迎客也。觀于古文明國，如印度、埃及、波斯、突厥皆抑女如囚，男女同爲天生人類，豈可如此？吾國不如歐人之縱肆，而比之諸古國者，又最爲寬大矣。吾嘗極意考此四國之禮俗，與其立教之本意，及與吾國有略同之原因，詳于別篇。惟男女之別，多妻之制，以明父子，而傳宗姓，以繁生也。故中國人類最繁，而埃及古種幾絕，今與波斯人民不過千萬，突厥亦不過三千萬，略當吾一省人民之數，此則不可解也。

突人多妻，今王之妃嬪十八人，昔者有八百人，今多改制矣。民間正妻得立四人，妾倍之，其多者八人或十人。突女無爲娼者，有之皆歐人，突俗亦少奸案，適與歐美反，蓋禁制極嚴所致也。其女頗秀美，色黃白，亦有紅者，其人色殆過吾江浙人。惟男子身體頗大，然多連眉蹙額，望之甚惡，如甚憂者，此爲萬國所獨，波斯與同教，然貌豐而開爽迥異。竊意以兵立國，久壓其民，又終日執業愁苦，無一樂事，其道太慤，傳種至久，習而成貌。或謂吾國人宮室器物、人貌，皆有怒氣，令人不和樂，此亦吾國人所宜鑒耶！突人足蹟極厚大，蓋其教跣足膜拜，久而傳種成形，故一切愼其所

習也。

突之浴堂乃爲最勝者。文石噴泉，周浹堂戶，式如明堂，五室九个，人擇一焉。冷熱水各有池，各有管，次第洗濯，皆有隸人供浴，且按摩焉。

經濟物産

《康南海文集・突厥游記》 突之貨幣亦已定金本位矣。惟其幣制以四進數，與印度同，當自印輸來也，不便甚矣。吾昔在印度，與印之學者較算，吾速彼四倍，足見其法之愚滯焉。惜突人猶不改也。突之銅錢曰啤亞士打者，昔主幣也。

幣最小數曰巴拉士。錢凡七種，有當五，有當十，有當二十、四十、五十、一百、二百者，以當五爲至小矣。自二十以上爲銅，自四十以下爲銀，每巴拉士四十，爲一啤亞士打。

啤亞士打八種。有一、有當二、有當二半、當五、當十、當二十者，如中國七錢二分銀圓之大矣。其一啤亞士打，略比吾三分六釐之小銀乎。二啤亞士打以上，皆小銀錢也。有當二十七者，則小金錢矣。夫十進之數至精善而簡易，而突人乃不用之，故其算數極艱，而游客至此少不留意，即爲所欺矣。彼一切之數，皆以啤亞士打爲起數，故買小物動盈千百，再多則萬億矣。乃以金錢給之，則以二十七之數，與百千萬諸數相乘，甚爲委曲繁重，多費時而易謬。其零數或以各種銀錢入之，益難算矣。蓋其通用者仍爲銀，金錢交葛，零數繁難。京中歐人太多，故又雜用英鎊。法國佛郎之數，每佛郎易五啤亞士打，英鎊之數，又假途佛郎以計之，故游客易欺。此與班、葡幣制之謬，皆相仿，而國之弱亦因之，亦可以鑒政之得失矣。

金錢曰釐拉，凡四種。一釐拉值二十七啤亞士打。有半重者，有四之一者，有五之一者，要皆多而亂耳。

突人自古雖尚武功，然迄今已滅封建之世爵，其平等頗與吾國同。此亦突政之善過于歐人也。

又　突稅甚重，民雖極貧者，歲出四啤亞士打，外國人十啤亞士打，修路費三啤亞士打，小舟月稅二十啤亞士打。然財政不修，上下交困，貧匱已甚。突人甚貧，其全國銀行僅十四家，皆歐人爲之，一切商務皆不解，而屬之于歐人，故以京師之大，而富者僅二三十萬鎊。惟一希臘人富百萬鎊，月用百鎊極矣。富人之用，日百餘二百啤亞士打，中人以上百啤亞士打，貧者每月三百啤亞士打，亦當吾國十餘金矣。大約房租月須廿五啤亞士打，而一室可居數人，以其無床桌如日本，故同居尤易省儉也。每人日食約二啤亞士打有奇，當吾國七八分銀，亦甚儉過中國矣。蓋稅重民貧，絕無工商故也，故民之貧過於吾國。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東土耳其》 土地多沃腴，出五金之礦，產蠶絲、穀、麥、油、酒，凡養身日用之物。盡地皆有。惟沿南近阿剌伯一帶，沙磧窮荒，依然瘠土。

《五洲屬國紀略・英屬歐洲地中海各島》 麻爾太之東南，距紅海口不遠，有島曰居伯羅，一作徐伯洛斯，長五百里，廣百六十里，方三千五百八十四英里。居民十八萬六千，希臘人居多。古爲小國，繼屬波斯、羅馬。明隆慶五年，一千五百七十一年。土人奪之。光緒四年，八百七十八年。讓與英國，訂約欵於土京，英國允保土國亞洲屬地，并以兵力拒俄。土王允保耶穌教等教民，即名其約爲徐卜洛斯之約。英於島中築炮台，置守兵，與麻爾太、直布羅陀爲鼎峙。島內亦有議院，有學堂。關稅猶仍土制，歲入十七萬磅，而以九萬給土耳其。會城曰尼哥西，其北曰惹利拿，西曰比弗，東曰弗麻司古特，南曰利美蘇，東南曰拉爾拿加，各國皆有領事駐紮焉。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四・賽冒司國》 賽冒司。雷《志》云：面積百八十英方里，人四萬八千口，以希臘之侯理其國事，朝貢於土。入口貨值十六萬六千二十磅，出口貨值十五萬九千八百二十磅，以葡萄酒、乾葡萄、革、油爲大宗。先謙案：《列國》《學會》二圖有薩摩斯島。謝《志》作撒摩，云歷來著名，在小亞細亞之西，慕《志》作撒摩斯，樋《志》作沙茂司，即雷《志》之賽冒司也。《講義》云，薩摩斯島，希臘時代大哲比達哥拉斯出於此，又安多尼及固勒俄巴多蘭曾住此地。今有良港，地味豐沃。千八百三十二年屬土耳其。

又《居比路島》 居比路。雷《志》云：爲地中海之一島，現爲英國所轄，與土國約定，每年酬土國金九萬二千八百磅。面積三千五百八十英方里，人二十萬九千二百八十六口。入口貨值二十六萬磅，出口貨值二十七萬七千磅，以卡拉不樹、此樹常年不凋，產歐洲南部。穀、葡萄酒、棉花、蠶繭

爲大宗，多與英國貿易。千八百九十七、千八百九十八二年，入款十九萬三百二十五磅。尼可西亞，會城，人萬二千五百十五口。徐《志》云，買諾附近有數島，曰居伯羅島，其土膏腴，所產葡萄酒、南果最良，居民饒裕，女人美姿色，舊稱樂土，近困於土耳其苛政，凋敝甚矣。先謙案：即雷《志》之居比路也。《列國》《學會》二圖作塞普洛斯島，標英字。樋《志》作塞勃拉斯，《世界地誌》作塞浦洛斯，《泰西新史》作雪補螺蜊，《西洋史要》作塞朴洛士，《漢文圖》作薩愛魄婁斯，一作徐卜洛斯。謝《志》云居比路島在小亞細亞南六十英里，叙利亞西四十一英里，爲地中海第三大島，廣百四十八英里，長四十英里，本土屬，千八百七十八年歸英，設官治之。首府曰尼哥亞，在島中央，大海口曰拉那嘎。古以產銅著名，又產葡萄。據二《圖》有尼哥悉亞，一作內得可悉亞，即雷之尼可西亞，謝之尼哥亞也。拉那嘎作剌那喀。慕《志》云，四周山嶺，中原腴壤。許《考》云，俄人之役，英脅請此島於土，土不能卻，遂爲英有。徐又云，羅得島水土平良，勤於農作，舊本自立爲小國，後爲土耳其所兼。曰治阿島，地極富庶，居民十五萬，不服土耳其政教。道光四年，土以水師攻之，屠爲赤地。曰米地鄰島，產油、酒。案：羅得，二《圖》同，在小亞細亞之西南，慕《志》作羅德斯，《萬國圖》作魯特士，謝《志》作羅底。許《考》云，居民三萬，時患地震，古有銅人巨像置海口，高十一丈有奇，右手持燈，夜然以照船舶，造後二十六年，地震像毀，今存陳迹而已。《講義》云，歷史上甚有名，首府曰羅冶，在島北岸，爲上古最大都府之一。港口立羅咨肖像，鑄以青銅，千四百八十年屬土，今僅爲耕作之地。治阿，二《圖》同，在小亞細亞之西，謝《志》作基阿。治阿之北曰米地鄰，南曰帕特摩斯島，慕《志》作拔的摩斯，謝《志》作拔摩，云耶穌使徒約翰著默示錄之地。又羅得島西南，二《圖》有卡葩托斯島，《紀程》作斯加班多，《萬國圖》作士卡扳拖，杜《記》作斯喀怕恩拖，三島均臨地中海。

流鬼部 流思

《新唐書・東夷傳・流鬼》 流鬼去京師萬五千里，直黑水靺鞨東北，少海之北，三面皆阻海，其北莫知所窮。人依嶼散居，多沮澤，有魚鹽之利。地虽寒，多霜雪，以木廣六寸、長七尺系其上，以踐冰，逐走獸。土多狗，以皮爲裘。俗被髮，粟似莠而小，無蔬菰它穀。勝兵萬人。南與莫曳靺鞨鄰，東南航海十五日行，乃至。貞觀十四年，其王遣子可也余莫貂皮更三譯來朝，授騎都尉，遣之。

《通典・邊防一六・流鬼》 流鬼在北海之北，北至夜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莫設靺鞨船行十五日。無城郭，依海島散居，掘地深數尺，兩邊斜豎木，構爲屋。人皆皮服，又狗毛雜麻爲布而衣之，婦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魚皮，制與獠同。多沮澤，有鹽魚之利。地氣沍寒，早霜雪，每堅冰之後，以木廣六寸，長七尺，施繫其上，以踐層冰，逐及奔獸。俗多狗，以其皮毛雜麻爲布而衣之，婦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魚皮，制與獠同。多沮澤，有鹽魚之利。地氣沍寒，早霜雪，每堅冰之後，以木廣六寸，長七尺，施繫其上，以踐層冰，逐及奔獸。俗多狗，以其皮毛爲裘褐。勝兵萬人。無相敬之禮、官僚之法。不識四時節序。有他盜入境，乃相呼召。弓長四尺餘，箭與中國同，以骨石爲鏃。樂有歌舞。死解封樹，哭之三年，無餘服制。靺鞨有乘海至其國貨易，陳國家之盛業，於是其君長孟蜂遣其子可也余志，以唐貞觀十四年，三譯而來朝貢。初至靺鞨，不解乘馬，上卽顛墜。其長老人傳，言其國北一月行有夜叉人，皆豕牙翹出，噉人。莫有涉其界，未嘗通聘。

《唐會要・流鬼國》 流鬼去京師一萬五千里，直黑水靺鞨東北，少海之北。三面阻海，多沮澤，有魚鹽之利。地氣早寒，每堅冰之後，以木廣六寸，長七尺，施系於其上，以踐層冰，逐其奔獸。俗多狗，以其皮毛爲裘褐。勝兵萬人。南與莫曳靺鞨鄰接，未嘗通聘中國。貞觀十四年，其王更三譯而來朝貢，授騎都尉。

《太平寰宇記・四夷二八・流思》一作流鬼。 流思去長安一萬五千餘里，在北海之北。北至夜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萬設靺鞨，船行十五日。無城郭，依海島散居，掘地深數尺，兩邊斜豎木構爲屋。人皆皮帽，以狗毛雜麻爲布而衣之。婦人冬衣鹿皮，夏衣魚皮，制與獠同。多沮澤，有魚鹽之利。地氣沍寒，早霜雪。每堅冰之後，以木廣六寸，長七尺，施系其上，以踐層冰，逐及奔獸。俗多狗，以其皮毛爲裘褐。勝兵萬餘人。無相敬之禮、官僚之法，不識四時節序。有他盜入境，乃相呼召。弓長四尺餘，箭與中國同，以骨石爲鏃。樂有歌舞。死解封樹，哭之三年，無餘服制。靺鞨有乘海至其國貨易，陳國之盛業。于是其君長孟哮遣其子可也余志，唐貞觀十四年三譯而來朝貢。初至靺鞨，不解乘馬，上卽顛墜。

駮馬部

《新唐書・回鶻傳下・駮馬》　又有駮馬者，或曰弊剌，曰遏羅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師萬四千里。隨水草，然喜居山，勝兵三萬。地常積雪，木不彫。以馬耕田，馬色皆駮，因以名國云。北極於海，雖畜馬而不乘，資渾酪以食。好與結骨戰，人貌多似結骨，而語不相通。皆劗髮，樺皮帽。構木類井幹，覆樺爲室。各有小君長，不能相臣也。

《通典・邊防一六・駮馬》　駮馬，其地近北海，去京萬四千里，經突厥大部落五所乃至焉。有兵三萬人，馬三十萬匹。其國以俟斤統領，與突厥不殊。有弓箭刀矟傍排，無宿衛隊仗。不行賞賜。其七境，東西一月行，南北五十日行。土地嚴寒，每冬積雪，樹木不沒者纔一二尺，至暖消，逐陽坡，浦波反。以馬及人挽犁種五穀。好漁獵，取魚、鹿、獺、貂、鼠等肉充食，以其皮爲衣。少鐵器，用陶瓦釜及樺皮根爲盤盌。隨水草居止，累木如井欄，樺皮蓋以爲屋，土牀草褥，加氈而寢處之。草盡即移，居無定所。馬色並駮，故以名云。其馬不乘，但取其乳酪充飡而已。與結骨數相侵伐。貌類結骨，而言語不相通。

大唐永徽中，遣使朝貢。突厥謂駮馬爲曷剌，亦名歇剌國。

《唐會要・駮馬國》　駮馬，其地近北海，在突厥北，去京師一萬四千里，經突厥大部落五所乃至。勝兵三萬，馬萬匹。地寒，至冬積雪，樹木不沒者一二尺。至雪消，逐陽坡，以馬耕種五穀，馬色並駮，故以爲國號。

《太平寰宇記・四夷二九・駮馬》　駮馬在結骨之北，其地近熱海，去長安萬四千里，經突厥大部落五所乃至。勝兵三萬人，馬三十萬匹。其國以俟斤統領，與突厥不殊。以弓箭刀矟傍排，無宿衛隊仗。不行賞賜。馬色并駮，故以名。云其馬不乘，但取其乳酪充食而已。與結骨數相侵伐，貌類結骨而言語不通。唐永徽中，遣使朝貢。突厥謂駮爲曷剌，亦名曷剌國也。

四至：其土境東西一月行，南北五十日行。地近北海，去鬼國六十日行。

土俗物產：土俗嚴寒，每冬積雪，樹木不沒者一二尺。至暖消，逐陽陂，以馬及人挽犁，種五穀。好漁獵，取魚、鹿、貂、鼠等物以充食，以其皮爲衣。少鐵器，用陶瓦釜及樺木根爲盤盌音碗。隨水草以居止，累木爲井欄，樺皮蓋以爲屋。土床草褥，加氈而寢處之。草盡，則移居無定所。

鬼國部

《通典・邊防一六・鬼國》　鬼國在駮馬國西，六十日行。其國夜遊晝隱，身著渾剝鹿皮衣。眼、鼻、耳與中國人同，口在頂上。食用瓦器。土無米粟，噉鹿、豕及蛇。

《唐會要・駮馬國》　其使云去鬼國六十日行。其國人夜遊晝隱，眼鼻耳與中國人同，口在頂上。土無米粟，噉鹿與蛇。

《太平寰宇記・四夷二九・鬼國》　鬼國在駮馬西，六十日行。其國夜遊晝隱，身着渾剝鹿皮爲衣。眼、耳、鼻與中國人同，口在頂上。食用瓦器。土無禾粟，噉鹿及蛇。

亞洲俄羅斯部

綜述

《海國圖志・北洋・俄羅斯國總記》　《萬國地里全圖集》【略】又曰：

戡羅斯藩屬國，南至滿州、蒙古、裏海、白西爾、（上）〔土〕爾其地，北及北冰海，東至東海，接海（陝）〔峽〕，間亞默利加，西連歐羅巴，西南接土爾其及黑海。北極出自三十七度至七十度，偏東自三十六度至一百九十度，諸國之最大者。然其北方冰雪之地，惟野獸所能生之，人跡所不到。其南方藩屬曰告甲俗，山嶺崎嶇，最高者千八百丈。其山之北，又復平坦。窩瓦河兩邊草場，玉海金山。自三十七至四十八（度）之裏海，廣大深淵。產金、銅、鐵、金鋼石。居民勇猛，風俗語音不同。一曰熱阿義人，本奉耶穌之教，近爲異端迷（或）〔惑〕。男女秀麗，其都曰得勒城，街狹屋卑，（包）〔但〕戡軍守城以後，漸入佳境。一曰黑海之濱，名頡里地，四方山嶺，土君販賣人口爲奴。一曰勒頡阿西地種類，居山內，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其民猛而野，既奉回回之教，與戡結敵，盡力擊退戡軍，連年攻戰不息。其女最美，多賣遠方爲人妾，其價甚貴，如有才能，往往爲國后。其會城曰迓大罕，通商富財。其產最繁者爲鱣魚龍，捕於裏海，而賣於各國。東方最豐青草，蒙古等種類遊牧其中，賣馬、羊、牛、皮貨，易布疋。

其東方藩屬曰西伯利，一作悉畢底阿，廣袤圓方一百五十萬方里，居民一百零三萬八千丁。自南流北之河，曰勒那，曰葉尼賽，曰阿比等。南方有蘇米、排牛兩湖，終年結冰，毫無通路。產金、銀、銅、鐵、寶玉、嫩黃玉。草木惟在南方；北地不毛，惟有矮松、楊樹。多狐狸、兔、貂鼠、海虎、水獺、毳獸。其居民各異種類，南方蒙古族，東南如滿州之東（如）〔各〕種，北有撒摩葉侏儒，各種大半尚崇佛，不拜上帝。戡國犯罪人流於此地，或逃走，再捕獲，則使開礦廠。又有率可薩類，多爲兵。四月尚冰凍。所獲毳皮，與蒙古通商，甚裕。所出銅五十一萬二千五百石，鐵九十九萬石，金銀百有餘萬兩。其部落之名如左：近西之藩屬，曰多僕部，設大鑄礦之爐，戡羅斯總帥劄駐，理東地之政。南方生草木，有哈薩克游牧，頻次侵國，雖派防兵，時入鈔掠。北方無物產，但調營汛，收其土貢。有芸益斯部，遍地草場，多礦，不通商路，城內防兵四千，與哈薩克常結衅。有東色部，豐盛，出穀蒸酒，士民沈湎。有東方耳谷部，甚廣大，銀鉛礦廠有名，居民秀雅好學，以皮及鉛爲賦。有他甲城，在蒙古交界，漢戡互市，彼此獲益，但陸商不如粵東海商之盛。牙谷部，在凍地，惟三月內冰消雪散，但其居民射獵，以毳皮爲市，稅官索需剝削，故民至飢寒。有阿谷部，在東海之濱，其會城在海隅，與隣島通商，土官惟征其皮貨，餘皆不毛之地。有堪察加部，極東北，長半土，少草木，繁野獸，土民矮小，以魚爲食，多居地穴，用犬如馬，好淫醉。戡羅斯開口貿易，爲罪人流徙之所。極東，亞律羣島，自亞齊亞極東至亞默利加，皆磽瘠，但有皮可市。古利羣島接日本國，半歸戡羅斯，惟南洲服日本也，戡商賈歲往取皮毳。亞齊亞東北之極，居民無主，幷不服戡羅斯，但將皮易烟。原無今補。

又《北洋俄羅斯東新藩在阿細亞洲內地》與蒙古、滿洲相毗連之地。悉畢厘阿國在阿悉亞洲之東北隅，俄羅斯藩屬也。東界大洋，與彌利堅洲對峙，中隔一峽謂之墨領峽。西界烏拉嶺，嶺高僅三百餘丈，而長則自北海而至加斯比菴海，即裏海也。阿細亞與歐羅巴即以此嶺分界，中有一路可通車馬，實爲兩洲之關鍵。北抵西海。南以阿爾臺山爲界，阿爾臺山起處距烏拉嶺不遠，自西而東，直抵海岸，最高之峯二千丈，有出火焰者。山北爲悉比厘阿，山南即蒙古、伊犁、韃韃里、黑龍江等處也。其地舊爲韃韃里游牧之所。觀此則俄羅斯東北亦舊爲游牧國，故佛經謂北方爲馬主。元太祖封其長子朮赤于阿羅思，故云亦游牧國也。額利西、羅汶國亦有人往焉，生齒日蕃，分族類，立頭目。其薩克阿左右之地界，連悉比厘阿者，爲韃韃里凝匿士王所得，凝匿士王似是元代藩封。陰遣人偵探悉比厘阿形勢，欲越阿爾臺山而取山北地，路險崎嶇，不果。迨俄羅斯自立國，不屬韃韃里統轄，有俄羅斯之商至悉比厘阿海岸貿易，

以洋貨易皮貨，日漸蕃盛，交結頭目，盛誇俄羅斯之富庶。各頭目惑之，間有率屬至俄羅斯者，覩其國都、市廛、宮殿之壯麗，傾心歸向，歲貢方物爲藩屬。俄羅斯遂于近海之烏彌河口建礮臺，扼要害，不勞一兵一矢，而悉比厘阿悉爲俄羅斯所有。然地曠人稀，乃取國中罪人謫戍於此，以罪名之輕重，分派力役。及至伊挽、洼爾西二代王時，恐生內患，將附近國都之韃韃里人，驅之加斯比庵海。即裏海。旋得端戈薩司之戰士，用爲前驅，恢復侵地。遂統大兵，欲盡驅韃韃里之人。韃韃里有豪健頭目耶爾麻不服，領部衆六千餘，東據悉比厘阿，欲自立國，而力不敵，仍臣服于俄羅斯。耶爾麻旋爲其部下所殺。于是俄羅斯王復移駐防阿斯之兵，闢地至華尼西（阿）〔河〕，其居民曰儻俄斯族，土沃淳良。大兵甫至，爭貢皮毳。復沿菴雅臘河而上，幾至雅克薩，即黑龍江雅克薩城。其居民曰模臏斯蒙古，猛悍異常。即索倫。俄羅斯憚於前進，改沿裏那河左而行，崎嶇冰雪，一片荒曠，惟產貂狐最貴。既而（端）戈薩司之兵不畏冰雪，往來其地五十餘年。至千六百三十九年，太宗文皇帝崇德四年。有（端）戈薩司之彌特厘者，直至東洋荷葛斯海岸偵探道路，復增兵前往，菴雅臏河以至麥加湖遠近之地，無不征服，此即康熙初年。俄羅斯與我朝爭黑龍江索倫地之事。由彼徑抵黑龍江。適遇滿洲兵至，與之交鋒，俄羅斯敗歸山後，阿模爾河，即黑龍江，麥加湖即呼倫貝爾泊也，山即外興（爾）〔安〕大嶺，《職方外紀》圖謂之東金山。故瀕江荒地仍屬滿洲，後即以此爲界。俄羅斯自此固守邊疆，撫其所得之地，較之當日阿列山達王、西沙爾王時，幅員遼闊不啻倍蓰。由是欲窮東界所極，是否與阿彌利堅洲相連，抑或東洋有海間斷，幷欲于阿細亞洲之西直抵印度，已得捷徑。惟阿悉阿洲東方與彌利堅洲斷續之處，屢訪之。先日蘭頓，荷蘭商舶未得端倪，比達額列王亦曾募荷蘭人操舟訪察無獲，旋令雅古薩各官雅古薩乃俄羅斯東方部落，非黑龍江之雅克薩也。偏考史記，亦無紀載，惟云里那河、因底雅加河、阿臘斯加河水皆北流注海。千六百四十八年順治五年。有（端）戈薩司頭目特斯紐及孤底那二人相繼舟訪，祇言阿細亞洲與彌利堅洲不相通。千七百年，康熙三十九年。取得甘查甲，其地斗出東海大洋，風土迥異，似別有天地。其東之少南，即日本國所屬之薩牙蓮島、熱斯梭島。正東邊界則與歐羅巴濱海諸國相連，幷得彌利堅洲一小隅之地及附近海島。報至國都，而比達額列王已逝。其（女）〔妻〕加特臘因嗣位，于千七百二十年康熙五十九年。繼述（父）〔夫〕志，復遣官一士般麻，一芝利果，一墨領，攜熟諳天文地理之特里斯列，乘船東邁，一無所獲。千七百二十八年，雍正六年。墨領復至東隅，僅考明阿細亞與彌利堅中隔一峽，雖不相連，而相距不甚遠，遂以己名而名其峽曰墨領峽，從茲不復遣使矣。按：悉畢厘阿國分二域，西二部曰都莫斯，曰科利弗，東二部曰雅古薩，曰甘查甲，英夷圖稱此爲四省，蓋四大斯科也，與中國相首尾。四部之城池，又以都莫斯、雅古薩爲最鉅。其王獨攬國權，雖有世家公卿，莫敢專政。廣興文學，以化邊鄙，聲名文物，日進于舊。然因地制宜，故與歐羅巴之俄羅斯法度稍異。且距俄羅斯國都遙遠，凡在悉畢厘阿之加彌業，貴官名。每自專擅，不爲百姓所服。幸當日甫得其地，即將本國之人分徙僑居，尚知王化，主客相維，故至今無敢背叛。水師官弁多侵船料以肥其私，近日力懲前轍。兵共二萬二千，半住都莫司，半住雅古薩，派守各口礮臺者十之六，派防南界者十之四。因當日取悉比厘阿者，皆（端）戈薩司之兵，故仍以其人充伍。此外尚有甘查甲部，地處極邊，屯兵較內地尤衆。

又《地球圖說》：西比利亞國，東界大東洋，南界滿州幷蒙古，西界歐羅巴大州，北界北海。其百姓約七百萬之數。所述之教，回回教、希臘教、釋教。所習之藝，漁臘商賈。凡裔羅斯之居民犯罪，咸遷徙于此。與中國貿易之處名甲他城。地勢東、南、西三方俱高，北方平坦。惜近北極之處，終年冰雪。五穀不登，草木野獸繁殖，人跡希少。土人每用木屐車一乘，負以五大犬，搭轡馳驅。南方頗溫和，略堪栽種。內有鹽湖數處，名不詳述。又有伊士江、胡壁江、里納江，此三江之大，甲于亞細亞洲。產金、銀、銅、鐵、金剛石、獸皮。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東俄羅斯》（西伯利亞）秦漢時爲渾庾、屈射、丁靈諸國，服屬匈奴。《史記・匈奴傳》稱冒頓單于北服渾庾、屈射、丁靈諸國，即指此也。唐時有黠戛斯、骨利幹等國。宋末，元太祖崛起北方，拓地西北，爰有吉里吉斯與謙州等處。明嘉靖年，俄廷因藩王來探形勢，繼以貿易交結其酋，盛誇俄羅斯之富，酋遂西向歸附，故不勞一兵，不折一矢，而西伯利地漸爲俄有。國朝順治、康熙間，俄人擾滿洲北境，齟齬經歲，始得重申盟約，畫定疆圻，事乃寢。咸豐季年，乘腹地髮、捻之亂，漸次奪我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壤地。旋於伊犁之役，復周折多番，不勝嘵舌。先是雍正朝，俄后遣其臣墨領向東北探尋，知亞細亞與亞墨利加中隔海峽，

遂名其峽曰墨領峽，因跨海據亞墨利加西北隅。繼於同治六年，售於美國。而庫頁島及堪察德加等地，仍隸版圖也。

《出使日記續刻》卷三　〔光緒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記　俄屬西伯里亞，即鮮卑之轉音。鮮卑在東漢時已強盛，其國勢不過稍亞於匈奴，其種族亦甚繁熾。流入中國者，迄于南北朝時，數百年不絕。自唐以後，日就衰微，漸徙而北，去塞絕遠，中國遂不復知有鮮卑矣。後爲蒙古所逼，益徙而北，立國於今之西伯里亞境內，以其地荒寒，得以久存。迨俄羅斯既滅其境內之蒙古，遂逾烏拉嶺闢地而東，至明中葉始滅鮮卑。今尚有鮮卑故城，俄音謂之西伯里亞，遂建西伯里亞省於此。

《五洲屬國紀略・俄屬亞洲圖爾齊斯坦》附甘查甲、庫頁等島。　圖爾齊斯坦，俄人稱西域回部之總名，即中亞細亞地也。東起伊瑪拉雅與興都哥士兩山相接之處，阿富汗之北，裏海之東，皆韃靼人所居。『斯坦』卽『蘇丹』也。境內大山爲天山西出之幹，由此分爲兩界，北曰費爾干，南曰蘇的納。費爾干爲納林河之上下游，蘇的納爲阿母河之上下游，兩河雙流入鹹海，中夾一河入加拉開勒湖，土人所謂黑湖者也。其中部落曰機窪、布哈爾、浩罕、塔什干、棍都細沙爾、巴達克山。乾嘉以來，俄人屢攻機窪不克，至咸同間連陷塔什干及納林河上下游之地，布哈爾乞和。同治五年，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始設圖爾齊斯坦總管，駐塔什干城。復漸取沙馬爾岡、特烏爾棍加勒達等地，全有阿母河之右岸，機窪、布哈爾降爲屬國，滅浩罕爲費爾干省。光緒二年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復得布魯特及厄魯特別部，東南與伊犁、印度爲界。全境西北多流沙、草場，東南有高坡。平原河道四達，土脉肥沃，亦有游牧草地，精華之所萃也。除屬部外，爲俄新省曰德其士丹、費爾干、烏拉士克、塞米烈成士克。而西悉畢爾哈薩克故地，先自咸豐十年至同治九年，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盡爲俄幷，設立阿克摩林士克、塞米巴拉登士克等省。至光緒八年，復幷阿克摩林士克、塞米巴拉登士克、塞米烈成士克三省之地，設一總督轄之，駐俄木士克，俄語謂之格聶拉勒固必爾拉脫云。俄人經營墾闢，商務日興，英雖欲與爭利，而轉運必出俄疆，俄稅本國貨物取百之二五，於英取百之四十，復禁印茶售於俄境，英終無如之何。光緒二十三年，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俄興羅烏俄儸多博覽會。繁盛尤在八年八十二年。莫斯科博覽會上，機織業之興，如綢緞及印花布，與里昂、曼且識特之精品相值，鑛山機械之巨，一新耳目。煤產比前十五年三倍其數。又種棉花於塔什干意里盟及南部高加索等地方，種茶於蔑爾甫，頗稱佳品。在撒馬兒罕種英國煙，在德其士丹種美國葡萄，產業長進，非昔可比，惟農業則似稍退云。

又　甘查甲一作監札加，又作堪察加，在亞洲極東。斜伸入海，形如大刀頭，惟西北與郭列穆斯相接。唐流鬼國地也。俄於康熙三十九年一千七百年。始得其地。初自爲部，今隸卜里摸爾士克省。俄人卑令昔由此渡峽而得北美洲之阿拉司喀，隸於此部，故甘查甲部舊跨兩洲。後以阿拉司喀售於美國，獨留此地。內有大山曰喀米槎得，由興安嶺分枝，而東突入海中，高一萬二千餘尺。河亦同名。土產貂、狐、海虎、水獺諸皮。居民捕魚爲生，用犬若馬。卑令海峽出海龍甚多。英、美與俄畫海爲界，往往以捕海龍越界生衅。光緒十六七年，一千九百九十年。英獲美船勒罰，俄又獲英船貨充公，互爭不已，至請鄰國公斷，議和而罷。二十一年，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俄國海軍士官給謝林伯爵與海軍少尉伯兒克，倡立太平洋捕鯨公司，由瑙威國造捕鯨船二隻，嘗以十月至四月在朝鮮沿岸，夏秋兩季則在日本海、韃靼海峽及俄喝多克海爲游弋場。又擬擴充漁域於北方，每年捕鯨約八十隻，每隻約價二千五百留，所得不下二十萬留，又於海參威東百英里之改打麥克埠設立製造鯨油所焉。

庫頁島在混同江口，西人謂之薩哈連，又作唐太，又作樺太。古女國、毛人國地，或曰苦兀，曰苦夷，曰莫曳，皆庫頁一聲之轉。《水道提綱》所謂大長島，《一統志》所謂吉林甯古塔所屬大洲是也。日人謂之北蝦夷島。起赤道北四十五度，至五十五度止，長二千里，東西六十里至三百里。全境分爲三段：其西北有圖蘇庫山，爲費雅喀人所居；東曰塔塔瑪山，庫頁人居之；中曰阿當吉山，鄂倫春人居之。一百三十年前爲中屬地，百年以前日本漁人有居之者，又十餘年乃屬於日。嘉慶年間，俄有兵船泊其北境。道光末年，俄、日立約通商，俄欲奄有全島，日人爭之，請以北緯五十度爲南北之界，俄人不許，惟以南海灣歸之。咸豐初年，俄復再三索地，日人仍執南北分界之說。同治五年，一千八百六十年。日使至俄，始議歸全島，割俄所屬庫拉爾羣島內之烏魯泊島幷三小島償之。于是俄牧益南。光緒元年始定以庫拉爾羣島十八易其南境，俄人徙犯於此，督開石炭。近來增設黑龍江松花江水師艦隊，以此島爲江口重鎮焉。北冰洋中有成伯拉島，亦俄屬也，縱約五百

里，橫約一千七百里，荒漠嚴寒，每歲不見日者近三月，惟漁臘之人間一往而已。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五・亞細亞俄羅斯一》 俄領西比里亞：西比里亞，徐《志》西伯利部一作西阜里亞，又作悉比聲。云：西伯利部，亞細亞北境也。西起烏拉嶺，《朔方備乘》云：案《異域錄》載赫林諾付亦屬西畢爾斯科轄，則又跨烏拉嶺而西矣。以此嶺爲東西之界，恐未確。東距大洋海，北距北冰海，南抵外興安嶺，界黑龍江、索倫、喀爾喀烏梁海、蒙古、哈薩克回部。長約萬三千里，寬約五千餘里。地處極北，限以峻嶺崇山，自古軺車之所未至，歷代行國之所不居。《備乘》云：西伯利全土在漢有丁零、堅昆等國，在魏有烏洛侯、室韋等國，在唐有骨利幹、黠戛斯、駮馬、流鬼等國，不得謂歷代行國所不居也。漢蘇武、魏李敞等，皆嘗銜命至彼，不得謂自古軺車所未至也。此二語誤。其地氣候極寒，迤南猶見草木，迤北句萌罕茁，僅有矮松、白楊，一年中冰雪凝結者九閱月。其人種類各殊，戶口甚稀，游牧者或偶至焉。寒冽不可久留，故庭幕不傳於紀載。《備乘》云：案歷代沿革，庭幕在此地者甚多，不得謂不傳於紀載也。元代有漠北藩王嘗探悉其地，欲跨嶺割據之，以險遠而止。《備乘》云：西伯利全土在元代皆入版圖，設州者二：謙州、益蘭州是也。爲部者三：吉利吉思部、烏斯部、撼合納部是也。以上合爲嶺北五部。而海都篤娃、昔里吉諸王分封其間，中間叛服不常，屢煩撻伐。地理形勢，《元史》可考，乃謂元代藩王欲跨嶺割據而未能，謬矣。前明中葉，俄羅斯既興，有商船於冰消時駛至西伯利海岸，以洋貨易皮貨，日漸狎熟，盛誇俄之富強。其頭人有率戶口至俄者，覩其國都、市廛、宮殿之莊麗，傾心歸向。各部競相傳播，咸貢方物爲藩屬。俄建黴臺於烏彌河口，《備乘》云：烏彌河口當即烏格里連，爲色楞格入北海處，海舶多集於此。扼險要以控制之，漸徙罪人供力役，築城戍。於是西伯利西方諸部，不費兵力，咸爲俄有。尋復展轉東略，阻於冰雪，獨薩拉德夫之兵能躡冰前進，遂征服東方諸部，達於東海之隅。俄與我爭雅克薩城，即此時事。至加他鄰后時，遣其臣墨領向東北探尋，《備乘》云：墨領向東北尋地，係康熙五十餘年事，詳見《四洲志》。時女主乃加特臘因，非加他鄰。知亞、墨二洲不連，中隔海峽數十里，遂名其峽曰墨領峽。先謙案：即白令峽。因跨海據亞墨利加之一隅。綜西伯利亞全土，東部所產惟皮貨，狐狸、兔、貂、鼠、獺之類皆備，專售中國；西部兼產金、銀、銅、鐵各鑛，鐵尤多，每歲得百餘萬擔。《備乘》云：案《萬國地理全圖集》云，西北利所出，銅五十一萬二千五百石，鐵九十九石，金銀百有餘萬石。泰西諸國皆仰給焉。地分八部：曰德波爾斯科，曰多木斯科，曰也尼塞斯科，曰疴慕斯科，曰義爾古德斯科，曰亞古德斯科，曰疴哥德斯科，曰岡札德加。《備乘》云：西伯即錫伯，其名出自鮮卑。《漢書・匈奴傳》：『黃金犀毗一』，顏注：『犀毗，帶鉤也，亦曰鮮卑，語有輕重耳。』據此，知鮮卑音近錫伯。今黑龍江境有錫伯一種，一作席北，亦作席伯，既非索倫，又非蒙古，即鮮卑遺民也。又云：西伯利亞當漢晉間，爲堅昆、丁零、一作高車。烏揭諸種族，匈奴北疆也。後漢時，堅昆居俄比、額爾齊斯兩河間，丁零據義爾古德斯克地，烏揭居色楞格河左右，案：色楞格河，《唐書・回鶻傳》作仙娥河，《元史》作薛靈哥水，《元秘史》作薛涼格河，《歐陽元集・使氏家傳》作偰輦傑河，明鄭大郁《四裔考》作昔令哥河。漢北水入北海者，此爲最大。皆稱鮮卑，由西北徙據什耳喀、額爾古納兩河間，領有也尼賽河域。晉時，在貝加爾湖、齋桑湖之間。北魏曰蠕蠕，起於也尼賽河水源；曰突厥，亦據阿爾泰山，數犯中國。唐初，分散至西方者，蟠據裏海、黑海間，徙西北者，在阿斯特拉干奧棱堡等地。唐伐突厥，數大舉遠征，西降葱嶺以南諸種，東伐興安嶺以南諸國，北領西北利亞各地，於後貝加爾地方置幽陵都督府，勒那河、也尼賽河之間置燕然都督府，又於色楞格河、也尼河水域設仙萼玄闕等州，羈縻諸民族。遼金時，黠戛斯及乃蠻克烈蒙古諸族最盛。黠戛斯據俄比河、色楞格河間，爲奇爾稽思部，乃蠻部初居也尼賽河水域。後漸開拓，自庫蘇古爾泊之旁至烏隴古河，東接克烈部，南接黑契丹。克烈部初居也尼賽河水域，其勢漸盛，達阿爾泰山。後南移土拉河，與蒙古部相接。成吉思汗興於蒙古，滅二部，漸攻略西伯利亞、滿洲、中亞細亞、欽察、歐俄諸地。後分四大國：一以滿洲、西伯利亞、高麗、蒙古及天山爲一部，稱元，太宗窩闊台統之，都和林；一自奇爾稽思部之地，東得額爾齊斯河、俄比河源以至天山，南至喜馬拉山合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諸府，及浩罕、布哈爾、基華之地，至興都克士山，以察合台統之，都托克默克，今賽密勒廷斯克州托克默府吹河岸。一自花剌散、亞富汗斯坦、波斯，沿印度河，興都克士山至高加索山，達尤甫列河，以拖雷之子旭列突統之，都忽里模子，其後地名不賽；一因奇爾稽思部，西至裏海、西海及西爾河下流，半今屬歐俄高加索山、亞速海、黑海及多惱河下流之地，以赤朮之子拔都統之，都窩爾喝河岸之薩來，名金黨汗國。世祖忽必烈都北京後，設嶺北行中書省於和林，統沙漠以北西伯利亞之地，奇爾稽思部、也尼賽河、昂噶拉河會流以上之地。昂噶拉部、額爾齊斯河下流之地。烏斯部、伊里穆河水域。據合納部、合雅古德斯克地。益蘭州、今也尼賽斯克省南部。謙州今唐努烏梁海地。等，皆置斷事官掌之。四大國皆成吉思汗後裔，然無世襲之權，選立汗位由元廷大臣決議，故秉朝政者勢力強盛，有牽制各汗之權勢。各汗亦互相傾軋，多僭立謀叛。前後封西伯利亞諸地者，有蔑里、海都、別兒哥、脫脫、土哇等。海都及土哇屢叛元，跋扈阿爾泰山南北者五十餘年。明時爲蒙古及韃靼所阻，不通中國。據利瑪竇《地圖》有黑文元、登都國、門臥爾、羅荒野亞馬是理等名。艾儒略之《職方外紀》圖有登都、其里目、西韃靼、務得諸名。南懷仁之《坤輿圖》有等都、達賴爾、猛護爾、單護得伯爾轄亞尼比、加爾里、巴兒護那穫加福那母都喜加棘諸名，皆在西伯利亞境內。其事蹟

不詳史冊，疆域亦茫無可考，蓋元衰，土人紛起割據一方，各統部衆，及俄人侵入，遂占領全部。沿革大略如此。吳《志》云：地形分高地、平原之二大部。高地東南接於蒙古，由阿爾泰山連結亞不若內山脈，矣《志》作耶勃鹿諾。及斯塔納晦山脈，矣作斯丹瑞蓬。至白零海峽。高地之中央有是加爾湖、堪察加半島，矣作千乍德戛。火山甚多，其火山脈連日本千島列島。平原占西北之大部，烏拉爾山以東一望無際，微斜向北冰洋。北流有名三大河，曰列拿，矣作里那，《講義》作勒那，樋《志》作勒納。曰耶設，矣作也尼塞，《講義》作葉尼賽。曰窩比，或曰窩布。矣作烏彌。《講義》作鄂畢，樋《志》作俄比。三大河流域最平坦，河口常冰，其用甚少，水溢四近，遂爲冰野。夏期僅融有水澤。中流地，曰吞多蘭，森林密茂，氣候一年三分之二皆爲冰雪所埋。列拿河畔畢克顏士之地，矣作阜克安斯科。終年平均在溫度零下四十度，稱世界之最寒地。辻《志》云：北從北緯七十八度二十分，南訖北緯四十六度，東從西經一十度，西訖東經六十度。其境北臨北冰洋，西有烏魯山案：即烏拉嶺。以界歐洲俄羅斯，東隔白令海峽對美洲之阿拉斯加，又臨歐候之克海、日本海與日本相對，南因圖們江以接朝鮮，因興凱湖、烏蘇里江、黑龍江、額爾古納河以接滿洲，西有阿爾泰山脈以接蒙古，又與俄領中亞細亞相接。面積二千九百十六萬方里。二面濱海，北有北冰洋，其西端一岬斗出，曰鴨爾茂爾半島。島東歐壁、恩尼西二灣互相深入。更東則特伊摩爾半島突出海中。再東南則有訝那灣，新西比里亞羣島橫出於前。自是以東，無甚彎曲，漸達邱苦氣半島，即臨白令海峽處也。轉至太平洋，即邱苦氣半島之南，有亞那得兒灣。更南下，則有堪卡加半島與日本千島羣島相望，其西即歐候之克海。進而西南則黑龍江口，有尼口來烏斯克口岸，薩哈連島橫於前。更南，則有彼得大帝灣，其灣頭則有海蔘崴口岸。山脈大者有五。曰烏魯山脈，綿亘西境，長約三千六百里，最高處約六千餘尺。曰阿爾泰山脈，蟠屈貝加湖西，最高處約六萬六千餘尺。更東曰牙布鹿耦以山脈，斯他耦服伊山脈，綿綿相連，勢頗高峻。斯他耦服伊山脈岐爲二派，其一入黑龍江地方，最高處約五千餘尺；一爲堪卡加山脈，直貫堪卡加半島，最高峯曰苦羅氣山，約萬六千餘尺，山頂四時噴火。其烏魯山以東中部一帶地方，則平原曠野，一望無際，有大河四：曰歐壁河，案：即窩比。出阿爾泰山，北流逕透薄兒斯克府會諸水，逕透路以斯克府入歐壁灣，長約八千四百里，漁利甚多。曰恩尼西河，案：即耶設。出蒙古中，北流逕恩尼西斯克府，更北合諸水入恩尼西灣，長約八千四百里，爲世界第五長流。曰立那河，案：即列拿。出貝加爾湖側深谷，東北流，逕訝庫斯克府與亞爾丹河合，又北分七派入於海，長約七千二百里。曰黑龍江，出蒙古中，東逕滿洲界，又與松花江、烏蘇里江合，又東北逕尼口來烏斯克府入於海，長約七千二百里，小輪船可溯行上游五千里。大湖二：曰貝加爾湖，一名聖海，在諾庫斯克府東，諾庫斯克省、貝加爾州交界。亞洲淡水湖此爲最大，長約九百六十里，廣四十八里至百二十六里，面積七萬九千二百方里。湖水五月即凍結。曰興凱湖，在沿海州，與滿洲交界，即烏蘇里江水源也。長約百二十里，廣九十里。鱗族甚富，往往觸輪船死，大者長丈五尺。其氣候北部嚴寒，冬雪深鎖，凍地至百六十尺。訝那河畔委爾口宴斯克尤爲世界最寒之地，熱度中數三度，正月六十四度，七月五十七度。南部亦寒氣極烈。北洋沿岸以外地，炎暑稍強。海蔘崴冬寒凍結，不通汽船，惟薩哈連島西南部氣候稍溫和焉。大別爲東部西比里亞、西部西比里亞、黑龍江地方三部。農產麥、麻爲大宗。德波斯克西南部恩尼西河上游美奴信斯克府饒麥，邱門府傍近多苧麻，歐摩河、諾直矢河、歐壁支流。黑龍江、貝加爾湖饒水族，阿爾泰山多金銀，烏魯山多白金，黑龍江畔多金沙。工業未甚振興。諾庫斯克、多木斯克、尼口來烏斯克貿易最盛，出入口貨歲值洋銀一億四千五百九十五萬元。鐵路起西境德波斯克省之米亞斯克府，東經歐摩斯克府，趨歐壁河，經多木斯克、苦拉士耦耶斯克、諾庫斯克三府，過貝加爾湖南岸，又沿黑龍江左岸經氣特列府、斯特列聽斯克府、布拉苟委士錢斯克府、加巴羅烏斯克府，過烏蘇里江右岸，達於海蔘崴，其米亞斯克以西則遙達於俄都彼得堡，長約萬六千二百餘里。又從斯特列聽斯克出支路，經滿洲齊齊哈爾達海蔘崴。又旅順口此路成，自旅順至俄都十五六日可達。案：日本攻奪旅順，大局一變。黑龍江諾庫斯克二軍二萬四千九百九十三名。歐摩斯克陸軍一萬八百名，戰艦六，巡洋艦十七，及礮艦、水雷艇、西伯利亞海兵團。繆祐孫《俄游彙編》云：後稱繆《編》。西伯利或稱錫伯利，細審之惟『悉畢爾』三字較準。俄學者雅德琳云：悉畢爾即『鮮卑兒』三字音轉。以《後漢書》考之，其言非妄。其全境自北極出地三十四度以南，赤道北五十六度內，始宜穀麥，餘多窩集、泥淖、杉、樺、松、栝，密植叢生，間以岡巒。由西而東，約闊二千餘里，金銀鑛多於銅、鐵、鉛，皆採自烏拉山、阿爾泰山、達烏爾山、薩彥山、聶爾琛山、列納河，歲可得金鑛二千五百鋪特，每鋪特令中國二十八斤。銀鑛一千鋪特。金沙出支河者聽民淘取。【略】又《譯俄人自記取悉畢爾始末》云：悉畢爾，古稱廣莫，其北沮洳，其南高爽。連山若濤爲之域，坂垤波衍於其中。有大水三：西曰倭別河，東曰埜尼賽河，又東曰咧納河，皆入北海。咧納距埜尼塞千六百餘里，倍中國里。埜尼塞距倭別六百餘里。地奇寒，盛夏始和煦。產皮毳。民種類非一，北惟游牧，性懦。南部居黠而強。俄曆千五百七十八年，明萬曆五年。俄人始有至者，以獵爲生，與土人不協，時交鬨，其汗伊萬第四遂欲以兵襲取之。俄人之始至也，結小村落，既而拓地，廣築堡砦，強土人輸皮毳。千六百年，萬曆十七年。有葉爾嗎克者，緣避罪遁之悉畢爾，始至托波爾，次得撒爾彌裘冕蘇爾姑特，及伊爾推什河左右地，在拉類穆築一砲臺，歸告其汗，獻所掠地，汗善之。千六百二十年，明泰昌元年。築託穆司克、枯士聶慈，因乞爾嘰子侵擾，築二城以備之也。乞爾嘰子即哈薩克。《元史・土土哈傳》：還至和林，有詔進取乞里

吉思。師次欠河，冰行數日，始至其境，盡收五部之衆。案：此即俄稱乞爾噶子所自昉也。旋至埜尼塞河，收其地，服圖魯汗人及滿噶塞人。千六百四十年，明崇禎十四年。圖魯汗人北徙東姑師，或往槎拿維雷，埜尼塞人亦漸南徙至克拉斯諾雅爾司克，《舊〔唐〕書・党項羌傳》有野利越詩、野利龍兒、野利厥律兒，或即此種。時乞爾噶子方與俄搆衅，俄聞二族分道遁，分兵躡其後，遇則勒索皮毳，至咧訥河，會二路俄兵自相爭，事旋解，築城而居，曰雅古特。又分兵爲二路，一向阿爾丹河，一向北冰海，沿牙拿河岸收攸嘎噶爾人。別一軍往南收倭烈克明克，後遂由拜噶爾湖南收烏金司克。千六百六十年，大清順治十六年。一軍循倭烈特河，一軍循阿爾丹河，至阿穆爾會，略地迄海涯，《備乘》言俄人自雅庫進兵略地，於崇德四年直抵東洋荷葛斯海岸，由是收郭列穆斯科地，即謂此事。而時之先後乖誤。斯時俄亦未全收東海濱地也。由烏蹣亞河歸築阿勒巴達城，即雅克薩。阿穆爾即黑龍江。以北地悉爲俄有，於是築伊爾古茨克城，築聶爾琛斯克城。即尼布楚。千六百八十年，康熙十八年。得喀米棲德瀕海地，即堪察加。枯爾伊利羣島。即古利羣島。千六百八十九年，康熙二十八年。中國索阿穆爾地，毀阿勒巴廬城，遂與中國立約定界，還阿勒巴廬、聶爾琛二城。千七百二十七年，雍正五年。與中國在布領司克近恰克圖，俄昔有守令。立約。初，俄之紀綱未立，至千七百八年，康熙四十六年。大彼得始將全俄地分省，以悉畢爾地爲一省。千七百三十一年，雍正八年。於東海濱哦霍特茨克城設總管頭目。千七百七十五年，乾隆三十九年。女主葉喀帖林又分悉畢爾爲三大省，一爲伊爾古茨克，一爲喀里灣，一爲託波爾。時規模粗創，條理未密，民多不受約束。千八百二十二年，道光二年。乃分東西兩境，以埜尼塞省之別諾雅爾地爲界，西則託波爾司克、倭穆司克爲大省，駐託波爾之格聶拉勒固畢爾納脫，兼理界務。東則伊爾古慈克爲大省，其格聶拉勒固畢爾納脫主交涉事。千八百五十四年，咸豐四年。於西邊仙米帕拉停司克設一官，次於格聶拉勒固畢爾納脫，因守土者誅求乞爾噶子無厭，距託波爾遠，無所控訴故也。其地本屬哈薩克，何時得之未詳。千八百五十八年，咸豐八年。與中國在愛琿立約，自此築城於阿穆爾，曰布拉郭悅式廛司克，類省而其制不備，設固必爾納脫一員，謂中國以此地相讓也。瀕東海又築卜哩模爾司克、尼顆拉耶務司克，即廟爾。尼顆拉尤要，設固必爾納脫一員。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在中國北京定約，將烏蘇哩河東至海地盡讓於俄，建城曰務拉的倭斯脫克。即海參崴。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與日本定約，以海爲界，以枯爾伊利羣島易薩哈霖島。即庫頁島。千八百八十二年，光緒八年。以阿克模林司克、仙米帕拉停司克、仙米烈成司克三地歸幷，此數省即上所稱伊爾推什河左右地，仙米烈即七河省，俄語「七」曰「仙米」，「河」曰「烈喀」。設一格聶拉勒固畢爾納脫轄之，駐倭穆司克。撤去託波爾之格聶拉勒固必爾拉脫，而以固畢爾納脫易之，託穆司克亦然。千八百八十四年，光緒七年。以雜拜噶爾及阿穆爾皆歸卜哩摸爾之格聶拉勒固畢爾納脫統轄，旋移駐哈巴羅夫城，即伯力。以其地居水陸之衝，兼顧江海之隘也。案：格聶拉勒固畢爾納脫執兵權，兼轄數省，其制實倣中國之總督。固畢爾納脫專管地方，實倣中國之巡撫。然一省之地有不足當中國一郡者，細校之，正如中國之總兵官及知府。

西西比里亞，雷《志》云：自款畿士野與阿爾泰山內卑路喀山高萬一千英尺。起，至北冰洋止，北部皆爲低澤，其地高下如浪紋。樹林茂盛，北部多落葉松，南部多樅。河之大者爲俄比，出阿爾泰山。農業頗利植穀，其北至赤道北六十一度，可種植之地約二十七萬二千英方里。鐵路現方修築。本地兵額萬一千三百五十人，戰時三萬二千二百十一人。

又　東西比里亞，雷《志》云：西比里亞東部地形之異，較西部爲尤甚，有塞盈山、也勃羅拿山、司担拿復山及他山以間隔北極斜坡與蒙古之野、黑龍江之低地、痾河次克海。河之大者，爲也尼塞河，流經貝加爾湖。利那河、黑龍江北部皆低澤，然全部樹林茂盛。北部產落葉松，中部產樅，海濱產樺，黑龍江之低地產柏、櫟，滿洲產山毛櫸。礦產金、銀、鉛、鐵、筆鉛、煤。氣候寒冽，沿太平洋之處冬亦嚴寒。其佛克呵痕司克世界最寒之處，熱度中數三度，正月負六十四度，七月五十七度。先謙案：雷《志》在土耳其斯坦後，今移前。《全球說》作東悉畢爾，云與恰克圖接境。

又《亞洲一六・亞細亞俄羅斯二》　俄屬中亞細亞。先謙案：雷《志》於西比里亞下標『與俄屬中亞細亞』七字，不加分別。今據諸圖志，分爲中亞細亞，列於東西比里亞之後、高加索斯之前。繆《編》《譯俄人自記取中亞細亞始末》云：中亞細亞分西北爲一境，東南爲一境，西北兼沙漠爲鹵，東南多大山，有白彌爾山即葱嶺。直接天山以判中俄之界。有希爾達利邪河介其東，即納林河。阿母達利邪河界其西，即阿母河。（阿母河）二水皆入鹹海。亦曰阿拉爾斯科邪撲烈。有湖曰巴爾哈什，即伊里湖。爲伊里河所歸，亦在西。千七百年，康熙三十八年。希洼國主山尼亞士爲布哈爾所陵，入貢輸款於俄。布哈爾即元時木乃兮，或曰木剌溪。大彼得許之。千七百三年，山尼死，其嗣阿蘭馬蔑特又致書投降，彼得納其降，聽兩國民通商，因聞其地產金。千七百十四年，康熙五十二年。遣武臣布果利司取道西伯利亞，徑指葉爾羌，循阿母河求金。布果利司道死，託波爾之總管代領其衆，進至濯爾喏伊爾推什失道止。遣使還報，命班師，即於所過築城三：曰倭穆司克，曰仙米拍拉停司克，曰烏思奇哈芈諾果爾司克。千七百十六年，康熙五十四年。遣王爵撇科韋特車爾噶司克領兵，由阿母河、希爾河往臨希洼、布哈爾，責其貢獻。軍距希洼百八十里，希人覺，率所部拒之。俄兵敗，王沒。案地勢，俄與希洼中亘乞爾噶子諸部，希洼又與之暱。道路之梗塞，軍食之不濟，皆乞爾噶子爲之也。於此見哈薩克右中各部當日甚强，俄畏而忌之。大彼得於是志收乞

爾噭子。先遣使通好，許其通商，不納稅，以利誘之。千七百三十四年，雍正十一年。大彼得卒，宜萬立，乞爾噭子使命至且納貢。然俄民經其境者猶輒受陵侮，遂築礮臺於倭連布爾克及倭木司克以逼之。乞爾噭子不懼，陵侮如故。又於界外甌脫建兵房四道，西曰烏拉爾司克，北曰薩馬拉，東曰烏伊，東北曰薩克馬爾，千八百十年，嘉慶十四年。前此七十餘年未敢大起兵南向者，我兵方平青海定新疆，諸回部大半內附，彼聞聲威而斂戢耳。得荒地於力爾顛克、伊烈克之間，曰嗎列呵爾木，曰中嗎列呵爾木。千八百二十二年，道光二年。以嗎列呵爾木之乞爾噭子皆屬倭連布轄，其地統名倭納達，割半隸西伯利亞。千八百二十四年，道光四年。至千八百三十四年，道光十三年。始大開墾，建兩礮臺於土爾迄司丹屬地：曰亞立克山，曰新亞立克山。千八百三十五年，道光十四年。於烏拉爾、烏伊兩河間得地，約寬六百餘里，周圍四千里，歸倭連布轄，又建礮臺五：曰英劈拉脫爾，曰拉思烈，曰寬思垣廳，曰尼果烈，曰米海洛。今名烏遵阿達，在裏海之濱。千八百四十五年，道光二十四年。於倭連布屬之土爾該建礮臺一，烏拉爾屬之伊爾咭建礮臺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喀拉塔勒河之南近伊犂邊所居乞爾噭子入俄貢獻。千八百四十七年，道光二十六年。於喀拉塔勒河東乞爾噭子地建闊拔勒城，將治其民也。又建唯爾訥城，其地直抵伊里河界。當是時，中亞細亞地自北至東皆爲俄有，餘西南一角與希洼、布哈爾及散處之乞爾噭子鄰。三族時出鈔掠，俄主決志取之。千八百五十二年，咸豐三年。俄遣兵自倭連布遵希爾達利邪河，步步爲堡，建撇羅爾斯礮臺。千八百六十二年，咸豐十一年。又從東遣一軍，由西伯利亞進奪霍罕三城：曰比時別克，曰託客馬克，曰蔑兒克。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二年。霍罕人因哈薩克受俄役使，攻之。俄合二軍伐霍罕，迭勝，降其衆。道光二十二年，布哈爾滅敖罕，虜其酋長頭目，遣使告捷於卡倫，乃不旋踵而爲俄所奪矣。千八百六十五年，同治三年。二軍又奪塔什干。千八百六十六年，得霍占。千八百六十七年，同治五年。破布哈爾礮臺雅尼苦爾干，設土爾迄斯丹總管官格聶拉勒固必爾納脫，塔爾巴哈台以北、塔什干以東，幷霍罕地皆屬俄。總管駐塔什干城。考中國西陲鄰境，葉爾羌距阿富汗四十驛，距克什米爾五十驛，皆爲葱嶺枝幹橫阻，惟霍罕、安集延一路絕少隘塞，途徑較多。今諸回部皆服於俄，且內地叛回多在此，誠可慮也。千八百六十八年，同治六年。南取布哈爾城：曰薩馬爾干，此城所居內地叛回約數百人。曰烏爾姑特，曰偏擦干特。布哈爾益不支，求與俄和。俄軍東南抵天山，西南抵幾薩爾山，定界時僅留霍罕一城給與布哈爾民以居。布哈爾潛通希洼，圖恢復。千八百七十三年，同治十一年。俄兵一由倭連布，一由克拉司吶倭得司克，一由塔什干，三路攻之。希洼兵敗，乞盟定約，以阿母河爲界，河左屬希，右皆屬俄。又在鹹海、裏海間得地分爲二：一曰滿噭什拉克，一曰克拉斯吶倭得司克。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霍罕人常叛亂，俄滅之，取其全地，名曰費爾干省。時希洼、布哈爾之南有土爾克綿尼人未服，恆出劫掠。千八百七十六年，光緒二年。遣將司科別烈甫往征之。其人驍勇善戰，不畏礮，銀兜鎃白甲裳，黑夜使人見，俄名將也。至阿爾特克，其地四圍沙磧，中有水草、村落，俄名曰呵爪斯。收阿思哈巴特即哈薩克巴什東布魯特部。及噭倭鐵撇二地，歸裏海、鹹海間，號曰雜喀思丕斯省。土爾克綿尼之地盡入於俄。其小部落蔑爾甫猶存，亦呵爪斯。千八百八十四年，光緒九年。亦降。案：土爾克綿尼即布魯特蔑爾甫，葢厄魯特之別部也。又云：中亞細亞居葱嶺西，古康居、大宛、月氏故壤，近赤道，氣候溫和，物產饒裕。仙米烈、費爾干諸境秔稻勝吳下，長腰米、吉貝、果實之類尤佳。俄建設城邑，平治驛路，所出費浮於所入三倍。光緒十三年以後已不及一倍。又云：俄自獲西伯利諸鑛以致富，遂有志於軍突希洼、布哈爾，葢豔其地亦產金也。然阻裏海、鹹海，復間以沙漠，勞師於遠，屢歲無功。後步步爲營壘，以偪哈薩克之衆，次第侵蝕。自康熙三十餘年至今，猶斷斷也。嘉慶間，欲與英人爭印度，屯兵中亞細亞之地，以助阿富汗。嗣以阿爲英誘，又與搆難。雖未大逞，而中亞細亞之地葢十得八九。希洼舊疆方五萬八千啓羅邁當，德里名，比俄里略小。今不及其半；布哈爾方二十三萬九千啓羅邁當，今亦不及半，俯首帖耳，甘心臣妾，乃俄志必獨雄而後快。今建鐵路已貫布哈爾，將抵塔什干，窮力南趨。我之伊犂、喀什噶爾、葉爾羌、塔爾巴哈台皆與接壤，近更欲窺我衛藏、阿里，得不熟籌而豫計哉。《講義》云：中央亞細亞境界，北有奇爾基思曠野，沿北緯五十一度之低山脉，而連於西伯利亞，東以帕米爾高原謝《志》作波米爾，《世界圖》作佩密爾。及天山、阿爾泰山與中國新疆、蒙古相接，南以波斯、阿富汗及帕米爾與印度爲界，西以裏海、烏拉河、烏拉山與歐洲爲界，全土約百五十四萬八千餘方里。除溪谷泉地外，人民極稀。此地非曠野即沙漠，惟帕米爾爲世界最高之原，而裏海濱則降於海面下八十呎，地勢不同如此。斯帖布諾伊總督管區曰烏納爾斯克，曰土耳階，曰亞克摩倫斯克，曰塞彌巴拉敦斯克。辻《志》云：中亞細亞北接西部西伯利亞，南界波斯、阿富汗，又隔佩密爾高原鄰英領印度，東界中國，西因烏魯山、烏魯河、裏海接歐洲俄羅斯，面積九百三十六萬方里。此內裏海百萬八千方里，阿棘爾海十六萬二千方里。分爲三部：一曠原，即北半部；一土耳其斯坦，即南半部；一特蘭斯喀司倫，即裏海東部。地勢中原曠野，惟東南大山，及印度庫失山脉綿亘，裏海沿岸土地深陷，低於海面八十四尺。又處處有沙漠。大河三：曰亞慕達利亞河，出佩密爾高原，西北流入阿棘爾海，謝《志》作阿拉海，即鹹海。下流七百二十里可通舟楫，曰瑟爾達利亞河，出天山中，西流過曠野入阿棘爾海，行三千六百里，舟楫頗便，灌溉甚大；曰伊犂河，出中國天山北，西流入巴爾喀失湖，行二千二百二十里，有舟楫之利。湖之大者，曰裏海，在西，面積百萬八千方里；阿棘爾海在中部，面積十六萬二千方里；巴爾喀失湖在東，面積五萬七千六百方里，皆鹹水。此外沼澤頗多。氣候溫和，冬則嚴寒，夏不甚熱。雨稀旱多。有總督統轄。土耳其斯坦總督駐他斯堅得府，轄南部。歐麿斯克總督駐

歐磨斯克府，轄北部。又各有酋長統治部落。北部曠原產牛、馬、羊、橐駝，南部河濱多穀、果、棉花。有敷布，婦人所製，頗美麗。特蘭司喀司偏鐵路起裏海東岸烏總夫克，經莫兒烏及渤克哈喇，達於薩瑪爾幹，長二千二百里。

分述

地理環境

《異域錄》卷上　楚庫柏興，係俄羅斯國界，相隔我國喀爾喀部長台吉車陵扎布之邊界博拉地方二百餘里。其間皆山，不甚大。沿途皆林藪，惟有杉松、樺樹而已。色楞格河寬四五十丈不等，水清溜急，自西南向東北而流。楚庫河來自東南，流至栢興之南十里外歸入色楞格河。沿岸皆叢柳、櫻蕤、榆樹。

又　烏的栢興【略】一種石片，其大如掌，層疊而生，人皆按層揭取而用。視其所揭石片，薄而透明，似玻璃、琉璃之類。俄羅斯國人所居廬舍之窗牖，皆以此石片合釘爲之。問其所出，言有一費提穆河自根特汗山之陰流出，由巴爾古西穆城之東繞過昂噶拉河源，歸入朱爾克河。其沿河山內產此石片，莫斯科窪城、托波兒等處皆用此石。

又　〔烏的栢興至博索爾斯科〕沿途皆大山林藪，路傍俱田畝。此間有則陽海及哈拉果兒兩村落，皆俄羅斯居住，不甚稠密。其栢海兒湖週圍諸山連繞，四面菁葱，嵐氛杳靄，林木蒼鬱，波浪浩瀚，極目無際。

栢海兒湖。自烏的栢興向西北行三百餘里方至，沿途皆大山林藪。其間有小栢興六七處，間有田畝。栢海兒湖南北有百餘里不等，東西有千餘里，四面皆山，色楞格河自西南流入。其巴爾古西穆河自東南流入，從東北流〔入〕〔出〕。又有一河，名曰昂噶拉河。鄂遼漢洲居（北）〔栢〕海兒湖內之東北，闊五十餘里，長二百餘里。其洲之上有山岡。【略】栢海兒湖內產各種魚及獺。于十二月下旬冰始結實，人方行走。三月盡，冰始解。栢海兒湖之西北流出一河，亦名曰昂噶拉河，向西北而流，兩岸皆大山林藪。約行五十餘里，皆山岡，川谷寬闊。

又　厄爾口城在（北）〔栢〕海兒湖之西北，相去一百五十餘里。沿途及附近厄爾口城之山不甚大，皆平坂山岡。昂噶拉河來自東南，繞過厄爾口城西，向西北而流。厄爾口河來自西南，入昂噶拉河。

又　三月下旬雪始化盡，昂噶拉河冰始解。四月上旬栢（梅）〔海〕兒湖冰始解，草始萌，樹始發。

又　其昂噶拉河兩岸奇巒絕壁，叠翠橫空，斷岸千尺，水聲淙淙，巉石嵯峨，橫波峭立，風高浪激，奔注如矢。

昂噶拉河自栢海兒湖流出，向西北遶過厄爾口城，仍向西北而流，匯於伊聶謝河，歸入北海。水清溜急，大於色楞格河。兩岸皆山，有高峻峯巒，亦有平坂山岡。多林藪，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櫻蕤、刺玫。岸有叢柳。行千餘里，水漸濁。厄爾口河自厄爾口城之處歸入。又行一千九百餘里，伊里穆河自東北歸入。自伊里穆河歸入之處，以至伊聶謝河，其間之河，俄羅斯又呼爲通古斯科河。除厄爾口河、伊里穆河，又有十餘小河皆歸入昂噶拉河。昂噶拉河內有碑克五處、破落克八處、西費喇九處。河內高峯及臨水懸崖，俄羅斯人名之曰碑克；河兩邊皆峭壁，中有大石，水直陡下流者，俄羅斯人名之曰破落克；水淺有石，水緊溜急之處，俄羅斯人名之曰西費喇。五月初四日，自厄爾口城乘船起程，沿途河岸之下，未消之冰雪尚有二三尺不等，亦有至丈餘之處。順流晝夜行十九日，至伊聶謝栢興地方，其間水程三千餘里，沿途河岸寬闊之處間有田畝，其山陂少平之處亦有耕種者。有小栢興甚稀。俄羅斯與布喇特及索倫人等雜處。

五碑克之名：滅提別西克碑克，巴達爾滿斯克碑克，多達爾斯克碑克，滅費斯克碑克，費達穆斯克碑克。

八破落克之名：博合滅爾訥破落克，皮牙乃破落克，巴敦破落克，多爾規破落克，沙滿斯克破落克，阿布林斯克破落克，木爾蘇斯克破落克，四鐵烈洛什破落克。

九西費喇之名：鄂標穆索斯奈西費喇，洛什西費喇，栢格西費喇，郭洛活瓦西費喇，郭費殷斯克西費喇，噶什那西費喇，鄂費夏那西費喇，鄂爾吉那西費喇，郭薩牙西費喇。

伊聶謝栢興在厄爾口城之西北，其間水程三千餘里，陸路一月程。川谷

寬闊，四面皆山岡。伊聶謝河自南流來，大於昂噶拉河。其昂噶拉河來自東南，離栢興十餘里歸入伊聶謝河。又遶過栢興，向東北流入北海。

又　揭的河自麻科佛斯科佛落克嶺發源，環流麻科斯科向西北而流，至那里穆柏興附近歸入鄂布河，寬六七丈不等，多灣曲，水色赤，蚊虻甚多。

又　其鄂布河來自東南，流過〔那里穆〕柏興，向西南與厄爾齊斯河合流，復向西北流入北海，大于伊聶謝河。水濁溜緩，水漲四溢，洲渚甚多。

又　尼爾齊斯河來自〔狄穆演斯科〕西南，向東北而流，水濁溜急，其大如色楞格河。自薩馬爾斯科至狄穆演斯科沿河一帶，東岸之上皆土山平坂，有杉松、楊樺、櫻奧等樹，甚密。河邊皆叢柳。

又　厄爾齊斯河來自東南，遶過托波兒，向東北而流。托波兒河來自西南，於托波兒相對地方歸入厄爾齊斯河。

《瀛環志略・歐羅巴・俄羅斯國》　高加索新藩部【略】南境有高加索山，西壓黑海，東抵裏海，綿亘蜿蜒，千峰矗起。其北境環抱裏海，地勢平闊，達於加窶部之白爾摩。

又　西伯利部【略】其地氣候極寒，迤南猶見草木，迤北勾萌鮮茁，僅有矮松、白楊，一年中冰雪凝結者九閱月。【略】亞古德斯科【略】其地寒甚，冰雪之消融者，每歲止得三四月。【略】痕哥德斯科一作阿谷。在亞古德東北，地盡亞細亞之東北隅，寒冽過於亞古德。【略】岡札德加【略】其地終年寒冽，草木稀疎，海鳥翔集如蠅蚋。

《海國圖志・北洋・北洋俄羅斯東新藩在阿細亞洲內地》　悉畢厘阿國【略】大湖二：一巴西達湖，由波洼出海；一麥嘉湖，在阿爾泰山之北、雅古薩之東南，衆水所匯，最爲灝淼。河十有四：烏彌河，自科利弗大山發源，紆繞北流，中途會走領河、野代士加河，幷匯伊新河、都莫爾河諸水，由麻洼尼士加而注之海。因尼西河自韃韃里發源，北流至朱爾戈河，會依那維河，至都錄山薩又會黨俄士加河、阿牙那河、裏那河，由豆定薩而注之海。因底牙加河、阿那斯加河、珂里馬河、阿那底河均發源阿爾臺山，僅阿那底河一水趨東海，餘俱北流而出冰海。

又　《地里備考》曰：【略】〔西卑里〕地勢平坦，海濱潟鹵，南方峯巒參天，湖河甚多。河之長者曰科比，曰日尼塞，曰亞那巴拉，曰勒那，曰英的日爾加，曰哥義馬，曰亞那的，曰亞木爾，曰義爾的土。湖之大者曰拜加爾，曰亞的音奴，曰德合尼，曰比牙星各，曰蘇迷，曰沙加德。【略】地氣嚴寒，多冬少夏。

又　日爾日亞【略】境內崇山峻嶺，田土瞻腴，草木禽獸，無不繁衍。地氣參差，寒暑俱極。

又　是爾彎【略】境內峯多積雪，田土膏腴，生物茂盛，四季溫和。

又　亞爾美尼亞【略】境內岡陵平原互相間隔，土饒穀菓，地氣溫和。

又　義米勒多【略】岡陵重疊，平原沃壤甚少。【略】地氣溫和，人安物阜。

又　明哥勒里亞【略】境內岡陵絡繹，多樹林，少隴畝。

又　達日斯丹【略】境內崇山峻嶺，湖河甚多。【略】地氣不一，冷熱互異。

又　西爾加西亞【略】境內峯巒參天，夏雪凝積，湖河甚多，灌溉田畝。【略】地氣互異，平原溫和，高陵寒凜。

又　亞巴西【略】境內岡陵與平原相間。

又　高加索部【略】境內山陵綿亘隴畝瞻腴間多潟鹵。【略】地氣溫和，人安物阜。

《朔方備乘・考一一・錫伯利等路疆域考》　托波爾【略】地氣寒甚。雅庫【略】寒威凜冽，冰雪之消融者，每歲止得三四月。郭列穆斯科【略】地嚴寒，每冬積雪，樹木不沒者纔一二尺。今其地寒冽過于雅庫，知史所載不誣。

甘查甲【略】其地終年寒冽，草木稀疏，海鳥翔集如蠅蚋。內有火山十座，吐焰不息，地常震動。

古里利群島【略】地多火山。

高加索【略】境內山嶺綿亘，峰巒層疊。地氣溫和，人安物阜。

日爾日亞【略】境內崇山峻嶺絡繹不絕，田土瞻腴，穀米豐稔，草木禽獸甚屬繁茂。地氣參差，寒暑俱極。

義米勒多【略】岡陵重疊，峰巒參天，平原甚多，沃壤寥寥。地氣溫和，人安物阜。

是爾灣【略】境內岡嶺層疊，峰巒參天，冰雪凝積，永弗融化。地氣溫和，四季相適。

諾尼阿【略】境內岡陵平原互相間隔，田土肥饒，穀果豐茂。地氣溫和，人物咸宜。

納希斯丹【略】境內崇山峻嶺絡繹不絕，湖河甚多。【略】地氣不一，冷熱互異。

亞巴西亞【略】境內岡陵居多，平原間隔。

薩加社【略】境內岡陵層疊，峰巒參天，冰雪凝積，永弗融化。湖河甚多。地氣互異，平原溫和，高陵寒凜。

又《考一六・庫葉附近諸島考》 附錄：俄羅斯國所屬各島。臣秋濤謹案：此諸島皆在庫葉島之東北，故附載以備考。

古利羣島，一作古里利，在庫葉島正東，迤北各島接甘查甲部，迤南各島接日本國屬島界。《地理備考》曰：古里利亞斯共二十五島。《地理全志》曰：古里利二十五島，亦多火山，爲日本、俄羅斯互市之地。地產狐狸、貂鼠、兎、獺之類，珍寶繁衍，五金之鑛甚多。

亞律羣島一作阿律，在庫葉島東北，迤西南各島接甘查甲部之東界，迤東北各島接亞墨利加洲之監札加亦俄羅斯屬部。南界。

以上各島均產皮貨，俄羅斯海船往來收皮，鬻於中國。

又《考一七・北徼山脉考》 俄羅斯境內諸山：金阿林。臣秋濤謹案：金阿林，卽東金山也。自中國肯特山分支東北行，連峯不斷，達俄羅斯境，皆曰外興安嶺。又東北曰楊阿林，楚庫河出焉。又東北，烏的河出其北麓。又東北至伊坦珠拜商東南，伊坦珠河出其北麓。三水皆西北流，注於色楞格河。又東北，分爲東西二支。其西支北行約數百里，巴爾古錫穆河出西麓，西流注白哈爾湖。郭拉河出東麓，北流合衛底穆河。又北行，折而西，德爾集昂噶拉河出南麓，集林噶河出北麓。又西抵白哈爾湖北，列訥色欽出其北麓，是爲列訥河，山北之水咸匯焉，注冰海。又折而西北行千餘里，東麓之水曰必魯爾集河、穆噶河、古達河、粗存河、郭瓦倭河、錫費雅河、諾雅河，皆注列訥河。西麓之水曰噶們噶河、倫多河、伊爾尼河、特德拉河、散巴特倭拉河、巴爾倭登噶河、伊里穆河，皆注昂噶拉河。又北行，分三支：一支東抵惹鞠斯科，瓦拉喀河、衛推河出北麓，東注列訥河；一支沿衛推河北抵列訥河海口，有必雅錫達河及二水出北麓，各入冰海；一支由窩集中西行，南麓有羅斯瑪納噶河、都里噶河、惹勒拉雅河，皆注於伊里穆河。北麓諸水匯爲鄂斯羅惹錫湖，北流爲必雅建達河，合必雅錫達河入海。又折西行，分東北、西北二支。東北一支向東北行，有郭斯里噶河出南麓，又北行抵於海。東麓有噶道噶河諸水，西麓有律錫誥湖下游諸水，各分流入海。西北一支繞律錫誥湖，額塞湖之南。又西北行，有多訥斯奇納河、噶多噶河、烏伯河、圖替納河、頗替納河、烏伯尼雅河、謨斯圖伊噶河，皆出西麓，入昂噶拉河。其東麓千餘里皆窩集，額塞湖水北流爲達拉伊達河，注冰海。又西北行，至烏格里達海灣，爲昂噶拉河入海之口。而自伊坦珠拜商所分之西支，至此盡矣。其東支自伊坦珠境東北行，恩吉德河出其南麓，注黑龍江。又東北，尼布楚河出焉，南流至尼布楚城注黑龍江。又東北，衛底穆河出焉，西北流注於列訥河。自此分爲兩大支，一東行抵海爲外興安嶺，一東北抵郭列穆斯科境爲金阿林。二大支之間，自衛底穆河以東，廣袤各數千里，盡窩集也。東抵大拉該海，南與中國黑龍江、吉林二省相接。外興安嶺一支已詳見前。其金阿林一支又東北行，都日爾河、希濃河、佛倫河、瑪雅河皆出西北麓，注列訥河。自是又分爲左右兩支，右支折西北行，直抵北海。又分一支繞郭列穆瑪河西岸，北亦抵海。其北有音底日爾噶河、阿拉薩納河、伊斯鞠郭特斯都克河、衰瓦河，皆出山北麓而注冰海。左支折而東，郭列穆瑪河出其北麓，北流注於海。又東行，鄂謨倫河、額勒瑪噶雅河出北麓，達達哈河出南麓。又折而北行，始曰金阿林。安巴鄂壘河、阿集格鄂壘河、伯勒蘇格河諸水皆出西麓，匯於郭列穆瑪河。其東麓則奔什納河，南注大拉該海。額拉博爾河，惹博羅訥雅河皆東注郭爾噶海。又分爲三支：一支折而東北行，阿納巴拉河出焉。又東北抵冰海，爲諾斯哈達大山。此亞細亞洲之極東北隅也。一支折而東南，行數千里，斜入於海，爲岡札德加諸山。衛底阿河、登屯河、巴倫河、伊斯奔爾納河、索羅烏達納雅河、郭斯米納河、達魯噶河、吉斯圖噶河、巴特沙底瑪納雅河、勒佛那雅河、烏哈魯薩瓦河、納努河、克羅多和羅瓦河、吉爾巴科瓦河、倭羅富斯噶瓦河諸水皆出其西南麓，鄂爾羅巴河、滿河、噶拉薩納河、鄂納們河、瑠都爾噶河、額瑪納拉河諸水皆出其東北麓，各注於海。一支折東行，抵於海，曰郭爾噶諸山。其東北卽墨領海峽，亦曰白令峽，踰峽卽北亞墨利加洲監札加境也。阿納底爾河出其西麓，西流折而南，又折而東南，流注於滿河。郭爾噶諸山亦西行抵滿河北岸而止，此山亦曰阿爾台山。《總記》云因底牙加河、卽音底日爾噶河。阿那斯加河、卽阿拉薩

納河。珂里瑪河、卽郭列穆瑪河。阿那底河卽阿納底爾河。均發源阿爾台山，僅阿那底河一水趨東海，餘俱北流而出冰海。臣秋濤謹案：諸水皆出東金山，而《總記》謂出阿爾台山，蓋蒙古語謂金爲阿勒坦，與阿爾台音相近，皆以其山出金爲名。東金山與西金山均爲崑崙東北幹，脉絡旣通，產金亦同，故不嫌於數千里之山同一名也。

塔奔們都爾罕阿林。臣秋濤謹案：塔奔們都爾罕阿林在俄羅斯通肯圖拉西北。其山由中國杭愛山分支，東北行千餘里，至交界之多什圖嶺，分爲東、中、西三支：東支向東行，南麓所出之水皆入哲德河，折東北行抵白哈爾湖南岸而止。中支向北行，額爾口河出其東麓。又北曰塔奔們都爾罕阿林。又折而東北行，達集雅河出其北麓。又東北抵昂噶拉河之西而止。西支折而西北行，曰克色訥色圖嶺，曰杭哈嶺，曰穆遜山，曰努克圖嶺，曰額爾吉克塔爾噶克山，曰托羅斯嶺，皆爲中國與俄羅斯交界處。山南所出之水，若華克穆河、貝克穆河之屬，皆匯爲大克穆河，下游曰伊聶謝河。山北所出之水曰古爾班孟訥斯河，曰罕河，曰噶們噶河，皆注於昂噶拉河。昂噶拉河與伊聶謝河合流於伊聶謝柏興之南，山脉亦盡於是云。魏源謂：《職方外紀》以杭愛山爲西金山。臣秋濤謹案：杭愛山正幹由喀爾喀東行，合肯特山以北爲東北羣山之源，若塔奔們都爾雖有汗山之稱，罕阿林卽汗山。然特杭愛之分支達俄羅斯境以後不過千數百里而止，自不得兼西金山之目矣。

麻科佛斯科嶺。臣秋濤謹案：麻科佛斯科嶺蓋金山直北行一大幹也。自唐努山而北，爲鄂爾噶汗山。山東麓之水曰罕騰格里河，流合大克穆河。山北麓之水曰察罕米哈河，曰阿努河，俱自中國流至俄羅斯界，合而東流注伊聶謝河。山西麓之水曰哈屯河，曰阿爾泰河，皆自中國流至俄羅斯界，合而西流注額爾齊斯河。山脉向東北行，衛巴特河出東麓，托穆河出西麓。又北行分二支：一支西北行，惹羅日噶河、必格納河、烏集納河皆出北麓，綽里穆河出南麓，又西北至格野斯科而止。一支東北行，抵瑪古斯歸，卽麻科斯科也，其山曰麻科佛斯科嶺。自昂噶拉河舟行至伊聶謝柏興，由陸路過此嶺，凡三日，行至揭的河仍登舟，沿途水路，直達托博爾城。山不甚大，俱林藪，地甚泥淖，多蚊虻。此使臣圖理琛所記也。山脉又北行，東麓諸水曰科穆河、傅爾底雅多瓦河，曰噶里克河，曰德薩底納河，曰色勒斯尼河，皆東注昂噶拉河；西麓水曰揭的河，亦作達格河。又折西北行，連峯不斷，北麓諸水曰音多沙雅河，曰達羅瓦雅河，曰欣河，曰惹老烏河，曰惹羅珊河，幷東北流注昂噶拉河；南麓諸水曰瑪傅斯噶河，曰阿色爾河，曰哈塞野河，曰鄂良河，曰鄂爾羅什噶河，曰赫里錫阿河，曰里錫薩河，曰訥里謨瓦河，皆西南流注揭的河。又折西行，抵大窩集，廣袤千里，山分東北、西北二支：其東北一支繞惹羅珊河之西，折而北行，伊哈河出東麓，注昂噶拉河；達斯河出西麓，北注阿比灣海。又折西北行，伊薩拉克河、舍達河幷出東麓，注昂噶拉河；鄂索圖魯克河出西麓，注阿比灣海。又北行抵烏格里達海灣之西、阿比海灣之北，凡三面皆距海，而東北一支山脉極矣。其西北一支又分爲二：左支自窩集中西行，抵布爾湖東，又折北行抵阿比海灣而止。索博爾底納河出東麓，北入海；右支自窩集中西行，抵布爾湖南，謨斯薩河、端河、瓦噶河、傅拉傅安河、博爾達掛河皆出南麓，南流注鄂布河。又西北行至惹薩克吉城北，濱海而止，是爲額爾齊斯河入海之口云。此金山直北大幹之所經也。

汗阿林。臣秋濤謹案：汗阿林在中國科布多西北，乃金山西北大幹，隨額爾齊斯河東岸以北者也。《唐書》稱黠戛斯依倉漫山，亦作倉汗山，當卽汗山之別名。其山南起科布多境，有烏梁海部落居之。《蒙古王公表傳》所稱汗烏梁海，卽以所居之山爲號也。汗阿林層峯相接，山脉向西北行，其東麓有亨吉泊，其西麓有色爾喀斯喀拉泊。又西北，有數水出東麓注鄂布河，其西麓有大泊曰惹謨斯夸湖，湖水西流入額爾齊斯河。又西北繞惹謨斯夸湖之北，瓦欣阿河、索爾瑪河、博索挂河、噶錫穆噶河皆出北麓，東北流注鄂布河；多拉河、阿爾噶爾噶河皆出南麓，南流注額爾齊斯河。山勢折西南行，博捫噶河、惹穆尼郭傅河皆出西麓，西北流注額爾齊斯河。又西南至托博爾城，俄羅斯東偏錫伯利部之總會也。汗阿林西北山脉至此而極云。

阿拉克山。臣秋濤謹案：阿拉克山在中國塔爾巴哈台之西北，乃天山北幹，隨額爾齊斯河西岸以北者也。甘肅迪化州東北有博克達山，乃天山最高之峯，自此分支北行，踰戈壁至色爾克山。又北至宰桑泊西南。又西北繞哈薩克游牧，其東麓水皆注宰桑泊。又西北爲哈爾滿山、靄古斯阿林，始達俄羅斯界。又西北曰阿拉克山，察爾河出東麓，東至森博羅特注額爾齊斯河；庫庫烏蘇河出西南麓，勒布錫河出西北麓，皆西流注巴爾喀錫淖爾。山勢蜿蜒，折而西行，金集里克河出南麓，渟于錫拉淖爾；謨斯格河、布爾哈蘇台河、伊爾底斯河均出北麓，注額爾齊斯河，又西爲阿爾輝山，靄古斯河、庫

克薩里河、巴哈納斯河皆出南麓，并入巴爾喀錫泊。泊南乃沙磧也。又西爲阿滿哈爾海山。又西爲錫德特額壘謨阿林，額錫爾河出西北麓，注托博爾河。又折而西南，層峯疊嶂，分二支：一支東南行，爲瓮袞阿林，入大漠中而止，當伊犁河所入之巴爾喀什泊西北。一支西南行，至北哈薩克部之北，又折而西，爲烏拉爾圖阿林，即烏拉嶺也。

又《考一九・色楞格河源流考》　臣秋濤謹案：中國之水由俄羅斯境入北海者，以色楞格、額爾齊斯爲最鉅。其他名川細流出杭愛山北者，皆會於色楞格，出金山北者皆會於額爾齊斯，二水洵漠北之江河也。今考其源流并所匯各水別自爲卷，不編入北徼水道中者，以非俄羅斯境所得攝也。仍列於北徼水道之前者，尊中國也。

又　又東北流經恰克圖西。臣秋濤謹案：恰克圖，中國與俄羅斯互市處也，有理藩院司官駐此。其北有俄羅斯國所建市圈，設有頭人管轄。

又北流達俄羅斯國界。臣秋濤謹案：色楞格河西岸有永和爾山，東岸有特們瑚珠倭爾輝圖山，皆中國與俄羅斯接界處也。

又東北流，澤德河自西北來入之。臣秋濤謹案：澤德河即者得河也，亦作哲德河。《提綱》曰：色楞格河既會鄂爾渾河，又東北百里，有一水自東南來注之。又東北百數十里，有者得河自西北大山合三水，東流九百餘里，亦巨川也。又曰：者得河上源出西北大山，三水東流百數十里而合。又東數十里有一水自西來，曰阿魯謀敦苦兒河，東流會焉。又東南百餘里，會北來一水。又東南二百餘里，有喀木仰河自北山合三水東南流四百餘里來會。又東南百數十里，有遮兒圖勒河臣秋濤謹案：即澤勒圖勒河。自西大山合二水東南流，又會西南來之即里多忒河，折東北曲曲五百里來會。又東百餘里，受北一小水。又東百數十里，入色楞格河。

又東北流，楚庫河自東南來入之。臣秋濤謹案：《提綱》曰：色楞格河又東北百七十里，有一河合三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北百餘里，經鄂羅斯國界之楚庫柏興西南，亦曰楚庫拜商，有楚庫河東南自喀爾喀境合數水西北流來會。齊召南曰：西八度八分，極五十餘度。色楞格自合鄂爾渾至此，又五百餘里。互詳楚庫河篇內。

又東北流，西納數小水。又北流，烏德河自東南來入之。臣秋濤謹案：烏德河即烏得河，又作烏的河，蓋即漢時烏偈國地。《提綱》曰：又東北百八十里有啓兒活河，自東南合三水，西北曲曲流四百里來入之。又正北流百餘里，有敖龍屋河自西南合三水東北流來入之。又北流，折東北百數十里，有衣巴勒漢河自西合三水，東北流六百里來入之。又正北流百里，經烏得拜商西南，有烏得河自東南大山，合兩水四源，西北七百里，經拜商南而西來入之。又北折而東北百數十里，有一河自西南山合二水來入之。

又東北流，折而北流，伊談珠河自東南來入之。臣秋濤謹案：伊談珠河一作伊坦珠河，即衣灘木河也。《提綱》曰：色楞格河又東北，折而正北，百數十里，有衣灘木河自東南大山，合兩水四源，曲曲西北流五百餘里，經衣灘木拜商南而西注之。又北經拜商西而北數十里，折而東北，而西北，曲曲百八十里，有一河自西南合二水東北流三百餘里來入之。又曰：自楚庫河而東北，如啓兒活河、烏得河、衣灘木河諸源皆出肯特山東北、大幹山之北麓，其隔山南麓皆東南流入黑龍江者。

又西北瀦爲白喀爾鄂模。臣秋濤謹案：白喀爾鄂模，一曰白哈兒湖，一曰白哈兒海，均見《一統志》。一曰拜喀爾鄂謨，見《內府圖》。一曰柏海爾湖，見《異域錄》。一曰貝加爾湖，見《地理全志》。一曰麥嘉湖，見《總記》。一曰拜加爾湖，見《地理備考》。一曰拜剌湖，見《圖志》。一曰柏海，見《一統志》。一曰白海，一曰菊海，說詳下。一曰白爾轄湖。見《坤輿圖說》。漠北第一巨浸也。《提綱》曰：色楞格河又正北流，折而西北曲曲二百數十里，北瀦爲巨澤曰白喀爾鄂模，又曰白哈兒湖，亦曰小海，南北徑二百餘里，齊召南曰：極出地五十三度九分至五十四度八分。東西徑九百里或千里。齊召南曰：自西七度至十度五分。色楞格自合鄂爾渾後，水清溜急，廣四五十丈，兩岸多山。於湖之正南流入。齊召南曰：西八度五分，極五十四度也。湖四面俱有山，齊召南曰：聞有一大水自東北角流入。中有洲曰敖衣葷山，臣秋濤謹案：一作鄂伊袞阿林，《異域錄》作鄂遼漢洲。南北五十餘里，東西二百里，十二月冰堅可渡，即漢時海北丁零，臣秋濤謹案：海北當作北海。唐時骨利幹、都播二部落北之少海。臣秋濤謹案：少海非此湖，辨見下。近黠戛斯，而色楞格即仙娥河、劍河也。臣秋濤謹案：劍河在仙娥河之西，既以色楞格爲仙娥河，又以爲劍河，非也。湖之大如海。《一統志》曰：白哈兒湖在楚庫柏興北五百餘里，亦曰柏海，去喀爾喀北界千餘里，乃巨澤也。南北長二百里許，東西廣千餘里，四面皆山。色楞格河自西南流入，臣秋濤謹案：諸書皆作自正南流入，與此不同。昂噶喇河自西北流

出。其從東北流入者又有一河，亦名昂噶喇。中有洲曰鄂遼漢，在湖內之東北偏，南北五十餘里，東西二百里，上有山岡，多野獸，水多魚，蒙古五十餘戶游牧於此。十二月下旬冰始堅，可行，三月盡冰始解。按《唐書·地理志》骨利幹、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堅時馬行八日可渡。海北多大山，其民狀貌甚偉，風俗類骨利幹，晝長而夕短。所謂小海，卽此水也。又按《史記·匈奴傳》，匈奴留郭吉遷之北海上。《漢書·蘇武傳》：匈奴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武旣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給衣食，賜馬畜。王死後，人衆徙去。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匈奴使李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武終不降。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夜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前言北海、海上，後言某澤，以塞外遇水澤通稱爲海也。白哈兒湖地在匈奴正北，與丁零正相近，《史記·匈奴傳》冒頓北服丁靈，《漢書·李陵傳》匈奴立衛律爲丁靈王。師古注：丁靈，胡之別種。又《蘇武傳》注：丁令卽上所謂丁靈耳。然則俄羅斯南境卽丁靈故地，而白哈兒湖卽蘇武牧羝之北海上歟。臣秋濤謹案：柏海、白海與北海音俱相近，故地志家疑卽一地，然骨利幹、都播北之小海，當是烏格里達海灣，非此湖也。《元史》劉好禮被海都拘執，脫走至菊海，蓋此湖又名菊海矣。

巴爾古錫穆河入其東南。臣秋濤謹案：巴爾古錫穆河，《異域錄》作巴爾古西穆河，源出伊談珠拜商東北境大山西麓，西流約百餘里至巴爾古錫穆城南，又西注於鄂模。

德爾集昂噶拉河入其東北。臣秋濤謹案：德爾集昂噶拉河源出東北大山南麓，其北隔山卽集林噶河源也。西南流注於鄂模。蒙古語『德爾集』，上也。此湖受色楞格、昂噶拉二水，其下游例得互受通稱，故俄羅斯人以入北海之經流槩名昂噶拉河，此河因被上游之目矣。魏源以昂噶拉河爲謙河，謂此河卽謙河上游，誤也。

復從鄂模西北溢爲昂噶拉河。臣秋濤謹案：《提綱》曰：從西北角流出齊召南曰：西十度二分，極五十四度七分。曰昂噶喇河，齊召南曰：亦曰昂阿拉河，圖從五十度止。當卽《元史》所謂吉利吉思之昂可剌河。

西北流經伊爾古斯歸城南，厄爾庫河自西南來入之。臣秋濤謹案：伊爾古斯歸城卽義爾古德斯科，《異域錄》之額爾庫城也。亦曰額爾口城，凡喀爾喀邊境事皆此城頭目掌之。《提綱》曰：昂噶喇河西北流百五十餘里，至厄爾庫城，受西南來之厄爾庫河，卽《圖》之厄里口河也。源出阿爾泰頂之東北大幹厄谷登召山之東北麓，臣秋濤謹案：卽額古登昭山。有兩水俱東北流，西源合四水，東源合三水，北流而合。又東北有一河自東南合二水東北流，折而西北，曲曲來會，又北曲曲流兩山間。自極五十二度北至五十五度，徑已八百餘里。

又西北流，噶們噶河自東北來入之。又折而西南流，倫多河自北來入之。又西南流，逕博拉斯歸城北，集達雅河自東南來入之。又西南流，薩瑪爾河自東北來入之。又西南流，納南來一水。臣秋濤謹案：有一水出穆遜山北，二源幷發，北流注昂噶喇河。此水發源處在通肯圖拉西北，其東卽額爾口河源也。

轉西北流，伊爾尼河自東北來入之。臣秋濤謹案：昂噶喇河折西北流，至里庫諾伊卡倫南，臣秋濤謹案：此俄羅斯所設卡倫。納伊爾尼河。伊爾尼河，卽《異域錄》之伊里穆河也。源出伊林斯歸城北山，臣秋濤謹案：伊林斯歸卽《異域錄》之伊里穆城。縈繞城之北、東、南三面，折而西南流，至里庫諾伊卡倫東來會，約長六百餘里。昂噶拉河自合伊里穆河之後，俄羅斯人亦呼爲通古斯科河。

又西流，古爾班孟訥斯河自南來入之。臣秋濤謹案：古爾班孟訥斯河源出穆遜山西北麓，其南隔山卽中國之騰吉斯河源也。三源幷發，故以古爾班爲名。臣秋濤謹案：蒙古語『古爾班』，三也。西北流九百餘里，入於昂噶喇河。

又西流，滿達河自南來入之。又西流，罕河自東南來入之。臣秋濤謹案：罕河源出托羅斯嶺北麓，其南隔山卽中國之伯集克穆河源也。西北流二百里，折北流二百餘里，合東南來一水。又西北流，合南來一水曰噶捫噶河。又西北逕噶捫噶珊南，繞其西北入昂噶喇河。

又北流，伊聶謝河自中國發源，合阿努河諸水，曲折東北流來會，曰惹尼色河。臣秋濤謹案：伊聶謝河卽中國之大克穆河也。互詳克穆河篇內。阿努河亦發源中國。互詳阿努河篇內。齊召南曰：聞伊聶謝河長三千餘里，受十餘水，較色楞格又大。五六月尚有冰，當卽《元史》所云謙河也。臣秋濤謹案：惹尼色卽伊聶謝，譯文之異。自此以後直至北海，通稱惹尼色河，一作惹尼色斯河，一作曰尼塞河，一作也尼塞河，一作因尼西河，一作葉尼賽河。

又北流逕伊聶謝柏興東。臣秋濤謹案：伊聶謝柏興即惹尼色斯歸城，亦曰也尼塞斯科。康熙間，使臣圖理琛由厄爾庫城乘舟至此，順流晝夜行，水程三千餘里。沿途河岸寬闊之處，間有田畝。其山陂少平之處，亦有耕種者。有小柏興甚稀，俄羅斯與布喇特及索倫人等雜處。又曰：昂噶拉河兩岸奇巒絕壁，疊秀橫空，斷岸千尺，水聲淙淙，巉石嵯峨，橫波峭立，風高浪激，奔注如矢。又曰：昂噶拉河內有伯克五處，臣秋濤謹案：伯克一作碑克。破落克八處，西費喇九處。河內高峰及臨水懸崖，俄羅斯人名之曰伯克。河兩邊皆峭壁，中有大石，水直陡下流者，俄羅斯人名之曰破落克。水淺有石，水緊溜急之處，俄羅斯人名之曰西費喇。五伯克之名：曰滅提別西伯克、巴達爾滿斯克伯克、多達兒斯克伯克、滅費斯克伯克、費達穆克伯克。八破落克之名：曰博合滅爾納破落克、皮牙乃破落克、巴敦破落克、多爾規破落克、沙滿斯克破落克、阿普林斯克破落克、木爾蘇斯克破落克、四鐵烈洛什破落克。九西費喇之名：曰鄂標穆索斯柰西費喇、洛什西費喇、柏格西費喇、郭洛活瓦西費喇、郭費殷斯克西費喇、噶什那西費喇、鄂費夏那西費喇、鄂爾吉那西費喇、郭薩牙西費喇。又曰：伊聶謝柏興四面皆山岡，伊聶謝河自南流來，大於昂噶拉河。其昂噶拉河來自東南，離柏興十餘里，歸入伊聶謝河。又繞過柏興，向東北流入北海。

又北流，科穆河自西來入之。臣秋濤謹案：惹尼色河又北流，必特河自東來入之。又北流，西納科穆河、科穆河出瑪古斯歸城東北山，東北流約二百里，逕伊聶謝柏興之北，又東入於昂噶拉河。

又西北流，左右各納數小水。又北流，鄂羅河自東來入之。臣秋濤謹案：惹尼色河又西北流，傅爾底雅多瓦河自西南來入之。又西北流，阿巴里尼雅河自東南來入之。又北流，伊薩郭瓦河自東來入之。又北流，納東來一小水。又西北流，噶里克河自西來入之。又西北流，德薩底納河自西南來入之。又西北流，必多巴河自東來入之。又北流，色勒斯尼河自西南來入之。諸水皆細流也。又折而東北流，與鄂羅河合。鄂羅河源出里庫諾伊卡倫北山，曲曲西北流四百餘里，又西入於惹尼色河。

又西北流，左右各納數小水。臣秋濤謹案：惹尼色河又西北流，多羅西河自東來入之。又西北流，音多沙雅河自西南來入之。又北流，有一水自東來入之，達羅瓦雅河自西來入之。又西流，折北流，有一水自東來入之，欣河自西南來入之。

又北流，巴喀拉河入之。臣秋濤謹案：巴喀拉河源出日爾郭瓦泊，在伊林斯歸城西北。泊周數百里，日爾郭瓦博爾薩雅河入其東南，日爾郭瓦謨拉達河入其西南，復從泊西北角流出。西北流百餘里，與東南來之特德拉河會。臣秋濤謹案：此河出伊林斯歸城東北大山北麓，行三百餘里，西流來會。又西北流，散巴納倭拉河自東北來入之。又西流，納南來一水。又西流，遜噶蘇爾薩雅河自東北來入之。此河源出一泊，周數十里。又西流，納南來一水。又西流，曰博特噶捫納河。又西流，丰取斯噶河自北來入之。又西流，納南來一水。折北流，索瑪雅河自東北來入之。又西北流二百餘里，曰巴尼巴河。有倭羅鄂巴河自東南來入之，此河源出一泊，周數十里。又西流，勒特納雅河自東南來入之。臣秋濤謹案：此河源出索瓦湖，湖周百餘里。又西流，始名巴喀拉河。又西流，入於惹尼色河。此水源流長千數百里，亦巨川也。

又西北流，左右各納數小水。臣秋濤謹案：惹尼色河又西北流，錫特噶瓦河自東來入之。又西北流，納西來一水。又北流，巴納音河自東來入之。又西北流，納南來一水。又北流，郭羅古河自東來入之。又北流，惹老烏河自西來入之，德底噶河自東來入之。又北流，米拉河自東來入之。又西北流，博集里噶河自西南來入之。

又西北流，惹羅珊河入之。臣秋濤謹案：惹尼色河又西北流約二百里，徑德羅伊特斯郭格廟之西，惹羅珊河發源西南窩集中，曲曲東北流八百餘里，經多羅三色吉城南，又東入於惹尼色河。

又北流，冬古薩河入之。臣秋濤謹案：冬古薩河蓋即《唐書》所載同羅水也，源出希穆斯歸城南。希穆斯歸南距伊林斯歸一千一百餘里，北距冰海一千六百餘里，冬古薩河西流曲曲百餘里，巴爾倭登噶河自南來入之。又西南流，訥巴河自東南來入之。又西流，曰郭勒斯郭野河。又西流，博爾薩惹野里瑪河自東南來入之。又西流，惹羅瑪河自南來入之。又西北流，羅斯瑪納噶河自東北來入之。又西流，伊里穆河自東南來入之。臣秋濤謹案：《異域錄》有伊里穆河，即所稱伊爾尼河，非此河也。又西流，伊爾達河自南來入之，都里噶河自東北來入之。又西流，惹勒拉雅河自東北來入之。又西流，索額達拉雅河自南來入之。又西流，達穆拉河自南來入之。又西北流，勒達訥達河自南來入之。又西北流，納東來一水。又西北至德羅伊特斯郭格廟北，又西

入惹尼色河。

又西北流，逕多羅三色吉城東。臣秋濤謹案：多羅三色吉城卽唐多濫葛部地也。

又西北流，左右各納數小水。臣秋濤謹案：惹尼色河自多羅三色吉城東折西北流，繞城北，又西流，有一水自南來入之。又西流，多訥斯奇納河源出窩集中，自東北來入之。又西，納北來一水。折西北流，伊哈河自西南來入之，噶多噶河自東北來入之。又西北流，烏伯河自東北來入之，伊薩拉克河自西南來入之。又西北，圖替納河自東來入之。又折西流，納南來一水。又西北流，頗替納河自東來入之。又折東北流，烏伯尼雅河自東來入之。又西流，舍達河自西南來入之。又西北流，謨斯圖伊噶河自東來入之。

又北流，入於北海。臣秋濤謹案：色楞格河入海處名烏格里達海灣，商舶多聚焉。圖理琛言：伊喇謝柏興距北海大洋一月程，蓋三千里也。統計色楞格河自發源至入北海，凡九千一百餘里。自烏格里達浮海而北數百里，有大島名伊策三布拉島，南北袤六百餘里，東西廣一千三百餘里。《唐書》謂骨利幹北有小海，冰堅，八日可渡者，卽指烏格里達以北之海也。其云海北多大山，其民狀貌甚偉，晝長夕短，煮羊胛纔熟，天卽曙者，卽指伊策三布拉島也。

楚庫河：楚庫河爲中國與俄羅斯分界之水，源出陽阿林。臣秋濤謹案：《水道提綱》曰：楚庫河爲俄羅斯及喀爾喀界，源出喀爾喀阿，卽格肯特山之北麓，隔山之南卽土喇河源，隔山東南卽敖嫩色禽也。凡三源，東北流百餘里而合。

自俄羅斯境西流，經中國土謝圖汗部卡倫外，右翼左末旗東北山諸水皆北流，出卡倫匯焉。臣秋濤謹案：《水道提綱》云：又東北行平地中，曲曲三百餘里，有一河合三水，自東南大山來會。折西北流百餘里，有一河合二水，自東南大山來會。按《提綱》所記水皆無名。又言楚庫河水東北流，亦與地圖不合，今據圖訂正。臣秋濤謹案：楚庫河自俄羅斯境西流至明几卡倫外，庫謨里河自卡倫東三源幷發，東北流來會。楚庫河又西過庫布倫台山南，俄羅斯境山也。又西南流，納雅魯哈當蘇河。是河自明几卡倫西南三源幷發，出卡倫外北流入焉。楚庫河又西流，有一水自烏雅勒喀卡倫內發源，出卡倫，東來會楚庫河。又西逕卡倫北，有阿魯齊都勒河自肯特山北發源，合二水北流來會。楚庫河又西流，有一水發源肯特山北，流至庫德里卡倫東來會。楚庫河又西過庫德里卡倫北，有哈扎河出博羅努特山北，東北流至卡倫西入於楚庫河。

轉北流入俄羅斯界。臣秋濤謹案：楚庫河折北流，逕俄羅斯伊拜商西。又北流，逕鄂伯爾齊都勒拜商西。

又西北流，有齊蘭河自南來入之。臣秋濤謹案：齊蘭河出齊蘭卡倫外，北流入於楚庫河。

又西北流，逕楚庫拜商南。又西流，與色楞格河會。臣秋濤謹案：《水道提綱》云：又西北曲曲流三百數十里，經楚庫城南而西入色楞格河。

克穆河：克穆河出托羅斯嶺。臣秋濤謹案：克穆河一作克木河，一作客木河，在唐努烏梁海旗境，乃俄羅斯國伊喇謝河之上源也。《元史》謙河亦卽此水。或以昂噶喇河爲謙河，失事實矣。托羅斯嶺在穆遜山西北，嶺之陰爲俄羅斯界，嶺之陽爲中國界。

又北流，達俄羅斯國界，噶哈爾河自西來入之。又北流，烏斯河自東來入之。臣秋濤謹案：大克穆河又北流，其西岸曰克穆克穆齊克博穆山，乃中國與俄羅斯交界處也。又北流，噶哈爾河自西來入之。噶哈爾河出中國境鄂爾噶汗山之北麓，北流達俄羅斯界，折東流入大克穆河。大克穆河又北流，有烏斯河自東來匯。烏斯河出塔爾噶克山北麓，《水道提綱》記烏斯河發源處，云卽呼孫古兒湖之西。隔山在杭愛山頂北六百餘里。自東南合三水，西北流七百餘里來會，卽元烏斯部舊壤也。按《元史》，烏斯亦因水爲名，在吉利吉思東、謙河之北，其俗每歲六月上旬刑白馬、牛、羊，灑馬湩，咸就烏斯水以祭河神，謂其始祖所從出也。

又西北流，逕烏邁圖喇東。臣秋濤謹案：烏邁圖喇蓋卽元吉利吉思部舊壤也。考《元史》云，吉利吉思南去大都萬有餘里，相傳乃滿部始居此，及元，析其民爲九千戶，其境長一千四百里，廣半之。謙河經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東北有水曰玉須，皆旦浸也，會於謙而注於昂可剌河，北入於海。俗與諸國異，其語言則與畏吾同，廬帳而居，隨水草畜牧，頗知田作。遇雪則跨木馬逐獵。土產名馬、白黑海東青。聚其所居，蓋古黠戛斯境，知克穆河卽鬲河矣。

又北流，阿努河自中國發源，合阿穆哈河諸水自西南來會。臣秋濤謹案：大克穆河又北流六百餘里，合阿努河。阿努河卽《元史》之阿浦河也。

詳阿努河篇內。

又北流，逕阿穆哈拜商東，又折東北流，曰伊聶謝河。又東流，與昂噶拉河會。臣秋濤謹案：阿努河與阿穆哈河合，通稱阿穆哈河。及與大克穆河合，俄羅斯人仍呼爲阿穆哈河，故拜商即以是爲名。折東北流六百餘里，曰伊聶謝河。又東流，逕伊聶謝柏興南，與東南來之昂噶拉河會。又北入於海。詳見色楞格河篇內。

阿努河：阿努河出唐努烏梁海旗北鄂爾噶汗山。臣秋濤謹案：鄂爾噶汗山在唐努烏梁海旗西北，阿努河及察罕米哈河、阿穆哈河皆出其北麓。

又　又北流，達俄羅斯界，過烏邁圖喇西境。臣秋濤謹案：阿努河東距烏邁圖喇約二百里。

轉東北流，南北各納一小水。又東北流，衛巴特河入之。臣秋濤謹案：衛巴特河出托穆斯科東境山，其發源處距托穆斯科約四百里，東流入阿努河。

又東北流，逕阿穆哈拜商南。臣秋濤謹案：阿努河與阿穆哈河合，故互受通稱也。

又東流，入於克穆河。臣秋濤謹案：阿努河即《元史》之阿浦河也，近人有謂阿努河入額爾齊斯河，而轉疑《元史》所記阿浦會謙河爲誤者，蓋未詳考諸水之源委爾。克穆河下游會色楞格河，入北海。詳見前。

又《考二〇・額爾齊斯河源流考》　額爾齊斯河、哈屯河。臣秋濤謹案：額爾齊斯河發源中國之西北境，由俄羅斯以達北海，今別爲一卷，不與北徼諸水同編，說已見前。凡吉利吉思舊壤以西，太和嶺以東，谿澗之流，鉅細畢赴。綜其水道有三要焉。南曰宰桑泊，巨浸汪洋，湖濱沃衍，近西域，鄰中國，自古爲匈奴右地，西突厥、葛邏祿相繼憑陵角逐於此，此游牧之要地也。中曰托博勒城，東通揭的鄂布諸川，西扼托波土拉各水，爲北方之都會，此城郭之要地也。北曰烏彌河口，當冰海之中央，爲商舶之所聚，此海道之要地也。是三要者，一在中國，二在俄羅斯，亦可知斯水爲西北之樞紐矣。臣薈萃圖籍，考其源委，并所受諸水，合而次之。至哈屯河，亦係發源中國，達俄羅斯境始與額爾齊斯合流，茲亦別爲一篇，附著於後云。

額爾齊斯河：額爾齊斯河有二源。【略】又東北流，達俄羅斯國界。臣秋濤謹案：《水道記》曰：塔爾巴哈台所屬哈薩克之北境，科布多所屬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之西北境，皆與俄羅斯國毗連。水入彼界，難知翔實。康熙五十一年，使臣圖理琛詣土爾扈特，阿玉奇汗所牧之額濟勒河，假道俄羅斯，往返郵程、經歷額爾齊斯，撰爲《異域錄》。今採其書，粗備條貫云。臣秋濤謹案：《西域水道記》載額爾齊斯河達俄羅斯國界，過托穆斯科。引《異域錄》云：哈薩克國、哈拉哈爾叭國、策妄阿喇布坦與俄羅斯四國分界之處曰托穆斯科云云，又東北流過鏗格爾圖喇。臣秋濤謹按：地圖額爾齊斯河自出卡倫，達俄羅斯界，即過鏗格爾圖喇，東西兩岸匯小水無數，并無先過托穆斯科之事。其托穆斯科南臨托穆河，又南距阿爾泰淖爾六百餘里。托穆河西流入鄂布河，鄂布河又西北流二千餘里，始入額爾齊斯河，距鏗格爾圖喇已三千餘里矣。此《西域水道記》之誤也。考《異域錄》原文亦無額爾齊斯過托穆斯科之說，今刪去之，仍爲辨正於此。

又東北流，過鏗格爾圖喇。臣秋濤謹案：鏗格爾圖喇一作坑格勒圖拉，俄羅斯小城也。《水道記》曰：額爾齊斯河既會布克圖爾瑪河，北流有胡蘇圖水自東來入之，又東北有烏蘭齋水自東來入之，圖魯台水自西來入之。又東北，有一水自東來入之，烏達圖水自西來入之。又東北，有烏里雅蘇圖水自東來入之，額貝圖水自西來入之。又東北，有坤達圖水自東來入之，阿海圖水自西來入之。又東北，有一水自東來入之，烏里雅台水自西來入之。又東北，有布爾噶蘇台水自東來入之，塔里衮水自西來入之。諸水皆細流也。額爾齊斯河又東北逕鏗格爾圖喇之東。

又東北流，過森博羅特域。臣秋濤謹案：森博羅特亦作僧博羅特。《水道記》曰：額爾齊斯河自鏗格爾圖喇東北流，有額布根水自西來匯。又東北，有圖倫亢寄淖爾水自東經哈里爾之北來匯。又東北，有一水自東來匯，阿布水自西來匯。又東北，有烏蘭布拉克自西來匯。又東北，逕布里爾之東，有一水自東北來匯。又東北，有烏孫楚謙水自西來匯。又東北，有察罕鄂爾博水自東來匯。又東北，有察爾河自西南來匯。又東北，逕森博羅特城東。森博羅特城極五十三度三十分，西三十二度二十分，地距中國界已千餘里。

又　又東北流，過達布遜淖爾。臣秋濤謹案：《水道記》曰：額爾齊斯河自森博羅特城東北流，有一水自東來匯。折而西流數十里，包達布遜淖爾之北，以至其東。淖爾北極出地自五十四度二十五分，至五十五度八分，偏西三十二度三十分。達布遜淖爾者，鹽池也。康熙五十九年，俄羅斯使臣伊思邁羅副言，我國之人今於鹽池以南宰桑淖爾之處，修建房屋居住。乾隆二十年，參贊富德奏言，額爾齊斯之北有達布遜圖喇地方，其地產鹽。

又東北，折而西北流，塔喇河入之。臣秋濤謹案：塔喇河一作多拉河。

《水道記》曰：托穆斯科西北二千五百餘里爲塔喇斯科。《元史・曷思麥里傳》：進擊斡羅思於鐵兒山，克之。『鐵兒』即『塔喇』之轉也。《異域錄》云：塔喇斯科，額爾齊斯河來自東南，向西北而流，塔喇河來自東南，於塔喇斯科相對地方歸入額爾齊斯河。

又　又西北流，托波兒河入之。臣秋濤謹案：托波兒河一作托博爾河。《水道記》曰：額爾齊斯河自塔喇斯科西北流一千二百餘里，至托波兒，臣秋濤謹案：托波兒即托博勒城，乃錫伯利部總管噶噶林治所，一都會也。而會托波兒河。《異域錄》云：費耶爾和土爾斯科城之西北二百餘里，有費耶爾和土爾斯科佛落克嶺。山不甚大，沿途皆林藪，有馬尾松、果松、杉松、楊樺、櫻奧、刺玫。山巔嶺上隨處流泉，地甚泥淖。上嶺五里許，下嶺十里許。自嶺西流出者謂之托波兒河，自嶺東流出者謂之土拉河，俱向東南流，經圖敏地方，土拉河歸入托波兒河。【略】又二百餘里，經費耶爾和土爾斯科佛落克嶺，其嶺峯巒競秀，泉脉爭流，夾路野花若張錦綺，雖極高之處，亦泥淖有水，斯卽土拉河、托波兒河所由發源。蓋二河幷東南流，千一百餘里而匯。又東北千餘里而至托波兒也。托波兒在狄穆演斯科西南六百餘里，額爾齊斯河來自東南，繞逕托波兒，向東北而流。托波兒河來自西南，於托波兒相對地方歸入額爾齊斯河。

又東北流，過狄穆演斯科。臣秋濤謹案：狄穆演斯科，今圖作底穆彥斯歸。《水道記》曰：額爾齊斯河自托波兒受托波兒河水，東北流六百餘里，至狄穆演斯科。《異域錄》云：托波兒河歸入額爾齊斯河，沿河兩岸地勢平坦，有杉松、楊樺、櫻奧、叢柳，小柏興五十餘處。【略】額爾齊斯河自西南向東北而流，至狄穆演斯科水濁溜急。

又東北流，過薩馬爾斯科。臣秋濤謹案：薩馬爾斯科，今圖作薩瑪羅特城。《水道記》曰：額爾齊斯河自狄穆演斯科東北流六百餘里，至薩馬爾斯科。《異域錄》云：自薩馬爾斯科至狄穆演斯科，沿河一帶東岸之上皆土山平坂，有杉松、楊樺、櫻奧等樹甚密。【略】額爾齊斯河岸山內甚多柏興，各處小兒鬻賣。

又東北流，有中國發源之哈屯河，亦名鄂布河，合托穆河、揭的河諸水，西北流來會。互詳後哈屯河篇內。臣秋濤謹案：《異域錄》云：鄂布河自托穆斯科二百里外來，自東南向西北而流，俄羅斯呼爲鄂布河，其巴爾巴忒人呼爲牙巴里河。有托穆河來自東南，由西面繞經柏興，向西北而流至百里外，歸入鄂布河。鄂布河西北流千餘里，有楚里穆河自麻科佛斯科山內發源，向西南歸入鄂布河。【略】鄂布河又北流數百里，有揭的河來入之。揭的河自麻科佛斯科佛落克嶺發源，環流麻科斯科，向西北而流。河寬六七丈不等，多灣曲，水色赤。

又　又東北流，入北海。臣秋濤謹案：《水道記》曰：額爾齊斯河既會鄂布河，復東北流，逕郭特斯科東。又東北，逕巴拉索瓦城東。又東北，逕惹薩克古城西。臣秋濤謹案：當作惹薩克吉城，此城東南五百餘里有布爾湖。凡千餘里。又東北，百餘里至阿布定噶珊之東入北海。《漢書・西域傳》云：北道西踰葱嶺，出大宛、康居、奄蔡。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人，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唐書》有流鬼國，去京師萬五千里，濱北海。《元史・天文志》載四海測驗，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晷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故《異域錄》云：伊聶謝去北海大洋一月程，時夏至前後夜不甚暗，日落夜深猶可圍碁，不數刻東方日出也。臣秋濤謹案：額爾齊斯入北海處名舜比灣，亦曰烏彌河口，其海乃渤海也。

又　哈屯河：哈屯河有二源，東曰喀喇河，西曰噶老圖河，合爲納爾噶河。【略】又西北，入俄羅斯界，逕納生斯噶珊東。又西北流，納色畢河。臣秋濤謹案：色畢河源出汗阿林東北。又北流，有察拉斯河出亨吉泊北山之北，而西北流來會。又北流，折而東北，逕沙拉哈爾海山麓，至納生斯噶珊西北入於哈屯河。

又西北流，逕蘇斯德必噶珊西，納汗阿林山水。臣秋濤謹案：有三水，皆出汗阿林山，合而東北流，逕博蘇噶珊南、沙拉哈爾海北，又東北入於哈屯河。

又西北，逕博蘇噶珊東，繞流其北。又西北流約二百餘里，曰鄂布河。臣秋濤謹案：哈屯河流至此，俄羅斯人謂之鄂布河，《內府圖》作鄂必河，巴爾巴忒人呼爲牙巴里河。

有托穆河西流來會。臣秋濤謹案：托穆河源出托穆斯科城東南山，西流三百餘里，逕托穆斯科，南繞過城西。此城乃庫程汗舊墟。塔塔拉人與巴爾巴忒人兩種雜處，巴爾巴忒卽內地之巴爾呼也。【略】托穆河又西流，逕阿巴圖拉北。又西北流百餘里，注哈屯河。

又西北流，納吉爾日斯水。臣秋濤謹案：吉爾日斯水源出吉爾日斯噶珊西。吉爾日斯噶珊疑即《異域錄》之克爾紀斯也。其水北流，逕德勒尼特斯噶珊東，又北流，注哈屯河。

轉北流二百里許，納東來之綽里穆河。臣秋濤謹案：綽里穆河出托穆斯科北山，西北流約三百里，注哈屯河。

又西北流二百餘里，逕格野斯歸城西。又西北流，逕瓦欣阿噶珊，東有揭的河西流來會。臣秋濤謹案：揭的河即格達河，發源瑪古斯歸即《異域錄》之麻科斯科。城南山中，北流逕城西，折西流，逕鄂羅錫舍噶珊北，有瑪傅斯噶河自北來入之。又西，有一水自南來入之。又折而西北，逕穆納薩爾噶珊東。又西流，遶噶珊北。又西，有一水自北來入之。又西，有阿色爾河、哈塞野河皆自北來入之。又西，惹羅日噶河自南來入之。又西，逕色爾日噶珊北。又西，鄂良河自北來入之。又西，鄂爾羅什噶河自北來入之。又西，必格納河自南來入之。又西，赫里錫阿河自北來入之。又西，烏集納河自南來入之。又折西北流，里錫薩河自東北來入之。又西北，有一水自東北來入之。又折而西流，訥里謨瓦河出窩集中，自北來入之。《異域錄》有那里穆柏興，當在此河之旁，以河爲名也。又西流至格野斯歸西北，與哈屯河合。此水源流約千里，且通舟楫，亦巨川也。

又西北，逕納隆城南。又西北，納南來之瓦欣阿河。又西北，逕羅納郭昂噶珊東北，納東北來之謨斯薩河。又西北，納東北來之端河、瓦噶河。又西北，納西南來之索爾瑪河。又西北，納東北來之傅拉傅安河、博爾達挂河。又西北，逕蘇爾古特城南，有博索挂河自西南來入之。又西北，逕瑪齊木噶珊北，納西南來之噶錫穆噶河。又西北流，至薩瑪羅特城北、薩林噶珊南，與額爾齊斯河會。臣秋濤謹案：薩瑪羅特城即《異域錄》之薩馬爾斯科也。餘詳額爾齊斯河篇內。

又《考二一・北徼水道考》　臣秋濤謹案：九州水道詳於《禹貢》，自後班固、桑欽、酈元之徒各有著述，歷代史冊、地志於川瀆分合亦多紀載。然皆詳中原而略邊徼，詳於東海、南海所受之水，而於北海、西海所受之水則闕焉莫考。今俄羅斯境內水道，往牒罕徵。職是故也，臣秋濤謹詳稽中外圖籍，訂證異同，經流支派，罔弗臚列，用補羣書之闕略。至中國發源之水流入俄羅斯界者，派別雖多，大概不外三大支：其在肯特山以東，水入彼界，復歸中國。而入東海者，東一支也，皆匯於黑龍江，別詳《艮維諸水考》。其在杭愛山以北，水入彼界，直達北海者，中一支也，皆匯於色楞格河，別詳《色楞格河源流考》。其在金山以北，水入彼界，直達北海者，西一支也，皆匯於額爾齊斯河，別詳《額爾齊斯河源流考》。是三大支均非俄羅斯境所得攝也。故析其部居不相雜廁，惟源委均在俄羅斯境者，始以北徼水道目之。謹發其凡於此云。

大拉該海所受水：大拉該海，東北方之渤海也，亦曰小海。臣秋濤謹案：吉林之東襟大海，自混同江口以北，海水漸迤西北，至索倫河口皆爲中國境。又北，得戾拉河口，又北，得烏底河口，爲甌脫地。又西北，得阿老河口，始爲俄羅斯境。西人地理書謂之大拉該海，即《唐書》黑水靺鞨北境之小海也。

迤而西北逾烏底河口，襟俄羅斯東境，阿老河入之。臣秋濤謹案：阿老河源出外興安嶺，東入海，其西隔山即中國噶穆河源也。

又北，鄂斯都爾納薩河入之。又北，烏底雅河入之。又西北，烏拉克河入之。又西北，鄂和達河入之。又西北，碩羅克瑪河入之。臣秋濤謹案：碩羅克瑪河二源幷發，南流而合，東入海。

又西北，一水入之。又西北，達溫河入之。又西北，拉瑪河入之。臣秋濤謹案：拉瑪河出外興安嶺北，其南隔山即精奇尼色禽也。拉瑪河曲曲東流約六百餘里入海。

又西北，鄂拉河入之。又西北，納勒春河入之。又轉而北，達達哈河入之。臣秋濤謹案：達達哈河源出金阿林東窩集中，東流五百里入海。大拉該海至此轉而北迤。

又北，衛底阿河入之。臣秋濤謹案：衛底阿河自西北發源，東南流入海。

又迤而東，登屯河入之。臣秋濤謹案：登屯河自北山發源，南流入海。大拉該海至此轉而東迤。

又東，巴倫河入之。又迤而東南，奔什納河入之。臣秋濤謹案：奔什納河發源金阿林東麓，流數十里，瀦爲巨泊，復從泊東北流出，曰奔什納河。又東北流五百餘里，曰伊斯奢爾納河。又東，受北來一水。折東南流，受東來一水。又南流，索羅烏達納雅河自東來入之。又南，阿噶隆河自西來入之。

又南，郭斯米納河自東來入之。又東南流，有一水自東北山發源，流五百餘里來會。又折西，流入海，大拉該海至此轉而東南迤。

又東南，達魯噶河入之。臣秋濤謹案：達魯噶河自東北大山發源，二水南流而合，又西流二百餘里入海。

又東南，吉斯岡噶河入之。又東南，巴特沙底瑪納雅河入之。又東南，勒佛那雅河入之。又東南，有五小水入之。又東南，烏哈魯薩瓦河入之。又東南，有一水入之。又東南，納努河入之。又東南，克羅多和羅瓦河入之。又東南，吉爾巴科瓦河入之。又東南，倭羅富斯噶雅河入之。又東南，有一水自東北來入之。臣秋濤謹案：此水兩源幷出北山，其山之北卽噶穆薩特喀城也。二源合，南流折西南流入海。

又東南，有二水入之。臣秋濤謹案：大拉該海至此轉而東迤三百餘里，又轉而北迤爲甘查甲海。

甘查甲海所受水：甘查甲海自南迤而北，有一水自西來入之。又迤而北，而西北，噶穆薩特喀水入之。臣秋濤謹案：噶穆薩特喀水發源噶穆薩特喀城南山中，西流，受北來一水。又西北流，受西南來二水。折東北流，受西來二水。又東北入海。

又迤而西，而西南，有一水自東來入之。又迤而北，而西，而南，而東南，復迤而西，而西北，而西南。又迤而北，而東北，而西。又迤而北，額瑪納拉河入之。臣秋濤謹案：額瑪納拉河源出西山東麓，隔山卽勒佛那雅河源也。東流入海。

又迤而西，而北，而東，有一水自西北來入之。又東，一小水自北來入之。又東，瑠都爾噶河入之。臣秋濤謹案：瑠都爾噶河源出西北大山中，東南流，合西來一水，南流入海。此水源處西隔大山，卽達魯噶河源也。

又迤而東，而北，有一水自西北來入之。又迤而東南，而東，而北，而西北，阿布噶河入之。又西北，噶底爾噶河入之。臣秋濤謹案：海至此又迤而西，爲郭爾噶海。

郭爾噶海所受水：郭爾噶海亦東北方之渤海也。自東迤而西，而北，阿納底爾河合諸水自西來入之。臣秋濤謹案：阿納底爾河一作阿那底河，源出郭爾噶東北山中，二源幷發，北流而合。西流，逕兩山間千餘里，折南流，惹博羅訥雅河自西來入之。又南流，額拉博爾河自西南來入之。折東南流五百餘里，滿河合諸水自西南來會。滿河源出大拉該海之北山中，三源幷發，北流而合，曰滿河。又北流，鄂爾羅巴河合一水自西來入之。折而東流，又北流，噶拉薩納雅河自東來入之。又北流，與阿納底爾河會。二水既合，折東流，有一水出西北山，東南流四百餘里來會。折東南流，鄂納們河發源西南山中，流百餘里自南來入之。又東流入海。此水源流二千餘里，納有名之水凡六，亦巨川也。《總記》言阿爾台山所出之水惟阿那底河趨東海，卽指此水。

又迤而東，尼哲爾河入之。又東，珠郭噶河入之。臣秋濤謹案：尼哲爾河、珠郭噶河皆出郭爾噶境北山，南流入海。海自此迤而東，而北，而東北，而東南。有海峽廣僅五十餘里，卽墨領峽，一名白令峽者也。渡海峽卽北亞墨利加洲境矣。自海峽迤而西北千餘里爲冰海。

冰海所受水：冰海自東南迤西北，阿納巴拉河入之。臣秋濤謹案：阿納巴拉河源出金阿林東麓，在博特錫倭爾斯歸城南窩集中瀦爲一泊，周數十里，東流四百餘里入海。《總記》有阿那斯加河，又作阿臘斯加河，卽此水也。

又迤而北，襟諾斯哈達大山之東。又迤而西，襟山北。又迤而西南，襟金阿林北。又迤而西南，襟博特錫倭爾斯歸城之北、之西，郭列穆瑪河合諸水自西南來入之。臣秋濤謹案：郭列穆瑪河一作珂里馬河，俄羅斯東北境巨川也。源出惹爾莽阿城東南山中，北流七百餘里，有一水自西南來會。臣秋濤謹案：此水源出惹爾莽阿城西北山中，卽郭列穆瑪河西源也。又東流，逕作租城南境，臣秋濤謹案：距城約二百里。安巴鄂壘河自東南來會。臣秋濤謹案：安巴鄂壘河出金阿林西麓，西流三百里，有額勒瑪噶雅河合鄂謨倫河自東南來會。折北流，有阿集格鄂壘河自東來會。又西北流三百餘里入郭列穆瑪河。又東北流，有一水自東南來入之。又東北流，伯勒蘇格河自東南來入之。臣秋濤謹案：伯勒蘇格河源出金阿林西麓，西流五百餘里來會。又東北岐爲二水，繞郭列穆斯歸城四面，至城東北復合。又東北流，逕德爾吉郭列穆斯歸城之西，復繞其北，又東北流入海。

又迤而西，袞古瓦河入之。臣秋濤謹案：袞古瓦河在郭列穆斯歸城西，作租城東，距二城各百餘里。發源窩集中，岐爲二水，皆北流，百餘里復合。又北流三百里入海。

又西，伊斯鞠郭特斯都克河入之。臣秋濤謹案：伊斯鞠郭特斯都克河源出作租城北窩集中，北流五百里入海。

又西，阿拉薩納河入之。臣秋濤謹案：阿拉薩納河源出作租城西境山中，距城約二百里，北流五百餘里入海。

又西，音底曰爾噶河入之。臣秋濤謹案：音底曰爾噶河有二源，皆出作租城西南境大山中，北流五百里而合。又西北流三百里入海。《總記》有因底牙加河，北流入冰海，即此。又西，有一水自東南來入之。臣秋濤謹案：此水源出惹爾莽阿城西北境大山中，曲曲西北流千餘里入海。

又西，有一水自南來入之。臣秋濤謹案：此水源出邁歸城東北境山中，曲曲西北流八百餘里，又北流入海。

又西，列訥江合衆水自南來入之。臣秋濤謹案：列訥江爲俄羅斯東境大川，自色楞格、額爾齊斯以外匯合之多，源委之遠，推此水爲最。一作列訥河，一作勒拿河，一作裏那河，一作朱爾克河。源出柏海爾湖之北大山北麓，曰列訥色欽。北流百餘里，逕格勒噶珊東。又東北流，合南來一水。又北流，合西來一水。又東北流，合東南來二水。又北流，倭爾郭任斯歸城水自西南來入之。又北流，合東南來一小水。又北流，必魯爾集河自西南來入之。又北流，集林噶河自東南來入之。又北流，逕鄂爾佛拉特噶珊東，折西流，繞其北，穆噶河自西南來會。臣秋濤謹案：穆噶河源出西南山中，北流合一水，又東北合古達河，又合南來一水，又東北入列訥河。又北流，有一水自東南來入之，水勢始盛，曰列訥烏拉。『烏拉』者，譯言『江』也。俄羅斯境水以江名者，惟列訥而已。列訥江又北流，粗存河自西來入之。又北流，巴多瑪徐噶雅河自東南來入之。又北流，逕米德里斯克噶珊東，巴多瑪布爾察雅河自東南來入之。又北流，郭瓦倭河自西來入之。又北流，衛底穆河自東南來會。臣秋濤謹案：衛底穆河源出外興安嶺西北麓，曰衛底穆色欽。北流五百餘里，折西流百餘里，合郭拉河。郭拉河源出巴爾古錫穆城東境大山，瀦爲一泊，周數十里。北流六百里，與衛底穆河合。又西北流一千二百餘里，至列訥城西南入列訥江。《異域錄》云有一費提穆河自根特汗山之陰流出，由巴爾古西穆城之東，繞過昂噶拉河源，歸入朱爾克河，即此衛底穆河也。此水源流長一千七百餘里。又北流，錫費雅河自西來入之。又北流，諾雅河自西來入之。又北流，烏勒克瑪河自東南來會。臣秋濤謹案：烏勒克瑪河上源曰都日爾河，出外興安嶺北千餘里外窩集中，瀦爲巨泊。西流，合南來一小水。又西北流，有三水合流，自南來會。又西北逕冬古爾斯歸城南，繞其西，又西北流，始曰烏勒克瑪河。又西北流入列訥江。此水源流長九百餘里。又北流，逕惹鞠斯歸城東。又東北流，希濃河自東南來會。臣秋濤謹案：希濃河源在都日爾河源之東北數十里窩集中，西北流，南合一小水，北合佛倫河。又曲曲西北流五百里，經巴達爾斯歸城西南。又西北流三百餘里，至邁歸城西南，瑪雅河自邁納甘湖發源，合一水西北流八百餘里來匯。又西北流二百里，入列訥江。此水源流長千餘里。又西北流，有一水自東南來入之。又北流，瓦拉喀河自西南來會。臣秋濤謹案：瓦拉喀河源出西南窩集中，曲曲東北流五百餘里，合西來之衛推河。又東北流三百餘里入列訥江。又北流三百餘里入海。自發源至此約三千二百餘里。

又迤而西，有一水入之。臣秋濤謹案：此水發源山中，北流五百里入海。其海口東距列訥江口約二百里。

又迤而西，有一水入之。臣秋濤謹案：此水發源山中，北流曲曲五百餘里入海。其水源處西隔山有一水，即西流入必雅錫達河者。

又迤而西，必雅錫達河入之。臣秋濤謹案：必雅錫達河源出希穆斯歸城西北五百里外窩集中，東北流二百里瀦爲巨湖，曰鄂斯羅惹錫湖。臣秋濤謹案：有一小水自湖東南流入，不知其名。復自湖之正北流出，東北流百餘里，有一水自東南大泊中西北流來會。又東北流，曰必雅建達河。又曲曲東北流六百餘里，有一水自西來會。臣秋濤謹案：此水出西南山，合一水，又東北流來匯。源流長六百餘里。又東流一百餘里，有一水自東南來入之。又北流二百餘里入海。

又西，有二水合流，自南來入之。又迤而西北，而北，而西，而南，而復西，有四水合流自南來入之。又西，噶道噶河入之。臣秋濤謹案：噶道噶河長二百餘里，北海細流也。

又西，有三水合流，自南來入之。又西南，郭斯里噶河合衆水自南來入之。臣秋濤謹案：郭斯里噶河源出窩集中，在鄂斯羅惹錫湖之西北，隔山相望，其水西北流四百餘里，有一水自南發源，合四水，又合律錫誥湖水來會。臣秋濤謹案：律錫誥湖水乃額塞湖水東北分流，互詳後達拉伊達河篇內。又北流，曰噶稻噶河。又北流，有一水自西南來，納南一水來會。又北流入海。海水自此迤而西北，而北，而西，而南，爲烏格里達海灣。

烏格里達海灣所受水：烏格里達海灣即小海也，自北迤而南，而東南，達拉伊達河入之。臣秋濤謹案：達拉伊達河源出東南窩集中，西北流，鍾爲

巨浸，曰額塞湖，南北袤二百餘里，東西廣百餘里。達拉伊達河匯其東南，有一水匯其正西。復從湖北面溢出，分爲二：其一支東北流，瀦爲律錫諧湖，下流合郭斯里噶河入冰海。其一支西北流，曰達拉伊達河，曲曲流六百餘里，北入烏格里達海灣。烏格里達海灣乃商舶所聚。自烏格里達浮海而北，有大島名伊策三布拉島，《唐書》謂骨利幹北有小海，冰堅八月可渡者，即指此海而言也。

又迤而西，惹尼色河合衆水來入之。臣秋濤謹案：惹尼色河即色楞格河也，詳《色楞格河源流考》。海自此迤而北，而西千餘里，復迤而南，而東，爲阿比海灣。

阿比海灣所受水：阿比海灣，正北方之渤海也。自北迤而南，而東八百餘里，鄂索圖魯克河入之。臣秋濤謹案：鄂索圖魯克河自東南發源，西北流，折西流，入海，源流長百餘里。

又迤而東南，達斯河入之。臣秋濤謹案：達斯河源出窩集中，瀦爲巨泊。自泊中流出，曰達斯河，北流二百餘里，逕薩達里莽阿斯城東。又西北流入海。

又迤而西，索博爾底納河入之。又西，布爾湖東支水入之。又西，納定河入之。又西，布爾湖西支水入之。臣秋濤謹案：布爾湖在薩達里莽阿斯城西南四百里外窩集中，南北袤二百里，東西廣二百餘里。湖中水分爲三支：東支自湖正北流出，行六百餘里入海；中支曰納定河，自湖西北流出，行七百餘里入海；西支自湖西稍北流出，行七百餘里，合南來一小水入海。

又迤而西南，襟惹薩克吉城西北，額爾齊斯河合衆水自南來入之。臣秋濤謹案：額爾齊斯河亦名阿比河，亦名烏彌河，故其入海處曰阿比灣，亦稱烏彌河口。詳見《額爾齊斯河源流考》。

又迤而西，襟阿布定噶珊北，索布色噶惹水自南來入之。臣秋濤謹案：索布色噶惹水源出索布色噶惹城西南山中，東北流三百餘里，南北各納一水。又北流，逕索布色噶惹城西。又東流，繞其北。又東至阿布定噶珊之北入海。海至此迤而北，而西，爲衛噶特海。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東俄羅斯》 西伯利三面皆山，西有烏拉嶺，南有天山，又名騰格里，金山即阿爾臺山，唐努山爲其分支，東爲塔而哈克，又東爲外興安嶺，折東北綿亘千里，或數百里。內蘊翡翠寶石、金銀諸礦。地有大河三：曰里那；曰也尼塞，又作伊聶謝，發源自唐努山，北入於海，《元史》所稱昂可剌者，伊聶謝之別源也；曰阿彌河，發源自阿爾臺山，西北流，合托北兒與厄爾濟斯二河，入於海。其湖之著名者，曰貝加爾，即巴哈爾，在恰克圖城之北，廣二百里許，長一千餘里。《唐書・地理志》謂骨利幹北有小海，冰堅時，馬行八日可渡。又《漢書・蘇武傳》載匈奴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草實食之。所稱北海，殆即此歟。巴爾噶什湖在特穆爾圖湖北。此外齋桑等湖，則皆瑣小不足紀。全地氣候極寒，南方猶見草木，迤北則勾萌鮮茁，僅有矮松、白楊而已。一年中冰雪凝結者九閱月，寒氣充溢，墮指裂膚，南人至此，幾難安居。【略】

〔高加索〕境內岡原錯雜，穀果富饒，氣候溫和，堪稱樂土。日爾日部多山嶺，延袤委宛，突兀可觀，田土亦膴腴，牛羊茁壯，輒千百成羣，視如常產。

《俄游彙編・山形志》 烏拉爾之左，爲亞洲境。山自西而東，有固必爾嶺、烏梁賅嶺，至木喀札山下垂爲土爾該、烏拉爾二省之界。土爾該境岡巒隱見，其大者曰吉赤山，跨阿克模林境，與五鹿陶山接。五鹿陶者，形如五鹿來會。其左右諸山皆以五鹿名之，實非一山也。再東，則布克達山。至仙米帕拉省，則庫克托木山，下瞰巴爾哈什湖。其他坡坂疊疊，翳蔽其南。自伊爾推什河起，由西南而東北，在緯綫五十度，大山有六：曰阿爾太山；曰薩彥山；曰達烏爾山，達烏爾與拜噶爾自是一山，即金阿林，元之東金山，由中國肯特山分支，今稱其南諸山曰達烏爾，其北諸山近拜噶爾湖者曰拜噶爾，其實一山也；曰雅布倫山，即外興安嶺，皆與中國爲界；曰斯他諾隈山；曰喀米槎德山，則東海之巖岸也。循阿爾太山而西南，有天山。葱嶺界中俄，爲諸山鼻祖。俄人稱葱嶺爲白彌爾。其南則雪山冰嶺矣。近阿富汗界有阿富汗山，近波斯界有喀撇特山。阿爾泰山俯伊爾推什河、倭別河，拔地一萬二千尺，方三千餘里，俄里。巍峯重嶺，競勢爭雄。近宰桑湖者，曰庫爾楚木嶺。再北曰楚克楚特嶺、喀爾賓山，又皆以阿爾太山爲鼻祖。入中國者曰南阿爾太山。其枝曰賽留格木嶺，及烏梁海之唐努山，嵐嵐稱雄傑矣。阿爾太山有銀鑛、鐵鑛、銅鑛、鉛鑛。其北有金鑛。宰桑湖之南有雷克山，即奎屯山之西嶺。元人所稱西金山也。再南則塔爾巴哈台山，枕中俄邊陲。費爾干之北爲喀拉陶山、阿克賽山、巴達克山。仙米烈省則阿烈克三德嶺，在伊西庫爾湖之北曰恭吉阿拉陶，湖之南曰乞爾吉子阿拉陶，其脉來自天山。

天山之東又名穆薩爾特山，廣袤徑二千餘里，實我新疆南八城之屏障也。布哈爾之東南則吉薩爾山、阿賴山。又東曰後阿賴山。皆葱嶺之枝也。薩彥山包埜尼塞河、洩楞格河，高一萬一千尺，其半入中國，與灘奴倭拉雪山相望，昔產金，今絕。達烏爾山北臨烈納河，南臨阿穆爾河，中臨拜噶爾湖，分四枝：一堪帖山，又曰坑特山，阿爾琨河、施爾喀河繞之；二聶爾琛山，在洩楞格、施爾喀之間，俄人稱尼布楚爲聶爾琛，此即尼布楚山，洩楞格河即尼布楚河也，產金、銀、鉛；三拜噶爾山，面拜噶爾湖；四哈馬兒達班山，在拜噶爾湖之南。雅布命山即外興安嶺，從阿爾丹河起，曲折以赴東海。斯他諾限山直趨東海，峭石騫翠，陰崖壓雪。喀米楼得山即甘查甲，又曰岡札加，突信入海中，有小火山焉。高者一萬二千尺。至阿木爾省之萬達嶺、布爾新司克嶺，又內興安嶺之別緒也。

謹案：凡言山者，必舉其大勢，明其起伏，而本末崇卑始判。今以身所踐歷，又譯俄人所著地理書，參互考證，刪其繁蕪，弟其先後，乃知俄居歐洲上游，而視中國殆仰之彌高，眞所謂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蓋葱嶺爲地球西半之脊，俄境大山皆葱嶺之枝，中國則枕其脊而有西、南、中三幹，地盤獨隆。故唐設瀚海都護府，領金微等七都督以控制回紇；元開幕府阿母河，建藩薩馬干以控制西域。今俄地雖漸逼，而我之形勢未盡失。西保新疆回疆，中輯外藩蒙古，嚴武備於庫倫、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東固東三省門戶，亦足拊背搤吭，使不敢逞。然其山嶺沙磧之隘塞，必得邊亭將佐躬自履探，繪圖討究，一旦有事，乃能審擇其要，遏抑其衝，固非空談所能卒事也。其平坡小阜，隨地異名，無關乎邊障者，皆已載置域表中。此但挈領提綱而已。何秋濤之《北徼山脉考》極爲繁富，然遞譯之名不無複誤，剌取以詢俄人，多不能曉，是殆有益於史學，而於時務猶隔閡者也。

又《水道記》　東海舊名堪察加，直北曰別霖果甫，其在喀米楼得之內稍南曰莪霍茨克，即荷葛斯。又南曰日本海，及中國之勃海，商務在日本海，然終未振興。頻海居民亦鮮，近遷歐洲之民以實之。【略】中亞細亞之水分東南一派、西北一派。西北有恩拔河，發源於烏拉爾山之枝穆喀察爾嶺，西行三百五十里入裏海。伊爾咭子河亦由烏拉爾山出，東南行四百里入撥爾喀爾湖之北一大泊而止。土爾該河出土爾該境內與倭克摸林分界之山，東會喀拉土爾該河，西流約三百餘里會伊爾咭子河，入泊撒爾蘇河，乃沙漠碎流所集，西南行約五百餘里止。拖波河亦發源於土爾該境。東南之水曰伊犂河，由中國之天山發源，西北行七百餘里入巴爾哈什湖。即伊犂湖。其東南曰喀拉塔勒河，發源阿拉陶，行二百里。列菩薩河發源列菩新城，行一百五十里。東北阿牙古河發源塔爾巴哈台嶺，行三百里，繞叶爾吉城，皆入於巴爾哈什湖。儲河由阿烈克三德嶺出，西北行七百里，入一大泊。撒裏蘇河發源阿克模林境，西南流四百里入掃馬爾湖。阿烈克三德山南有伊西庫爾湖，又名特穆爾圖淖爾。又有水曰希爾達利耶，由俄境天山發源，曲折而下，縱一千里，其上流即納林河，會於費爾干省之馬爾格蘭，又分向西入鹹海。阿母河即暗木河，俄名阿母達利亞，發源阿賴山，向西北會布哈爾諸水，入鹹海，縱一千五百里。二水皆在葱嶺之西。襍拉勿山河亦由天山之吉薩爾嶺發源，西流入布哈爾境四百餘里。巴爾哈什湖縱六百里，橫六十里。伊西庫爾湖縱二百五十里，橫六十里。悉畢爾之大水皆入北海，惟阿穆爾河東流。其西發源於阿爾泰山者有二焉：一即山泉噴瀉聚成奔流，曰喀吞河；即魏源所稱出大布里山者。案：此即哈屯河，何秋濤謂其入額爾齊斯河，非也。一由切烈慈湖一名阿爾泰湖。軼出，曰比牙河。兩河會於畢斯克城，同歸倭別河。倭別即阿被大河也，經畢斯克、巴爾訥烏勒、託穆司克、拉類木、蘇爾姑特，行三千里入於北海。由右來會者曰拖米河，曰褚林河，曰克乞河，即《異域錄》之揭的河，發源馬科弗司克嶺。曰託穆河，曰窪合河、喀西木河。由左來會者曰伊爾推什河，即厄爾齊斯河，《元史》稱曰葉爾的石河。其水亦發源阿爾太山，趣宰桑湖，再由湖軼出，二千里經仙米帕拉停司克、倭木司克、拖波爾司克，乃會倭別河焉。伊爾推什之右會布合他拉河、阿彌河，其左會伊什穆河、拖波爾河。拖波爾河經拖波爾司克城，有導源烏拉爾山之水曰他勿達河、衣攝提河、土拉河又曰禿拉，與土謝圖汗境內之土拉河名同而地異。皆歸之，合倭別河所匯之水，地方六萬四千密律。倭別河之東有大河曰也尼塞河，《內府圖》作惹尼色，或作因尼亞，或作曰尼塞亞。其源有二：一出中俄接界之薩彥山即塔奔們都爾罕阿林，由中國杭愛山分枝。南面，曰伯克赫穆河，又曰貝克穆河，合華克穆河入大克穆河；一出中國烏梁海之烏魯克赫穆河，又曰罕騰格里河。二河匯大克穆河北趨也尼塞，出界，三千里入於海，左則畢斯克東之阿巴堪河會之，右則喀拉河、上東姑師河、中東姑師河、下東姑師河會之。上東姑師或曰安噶拉，出金阿林南麓，即撼合納，亦即昂可剌，皆譯音之轉。今之水名，昔之

部族名也。山北所出之水曰古爾班孟訥斯河，曰罕河，曰噶們河，皆注於昂噶拉。其水性溫，冬日冰初結於下，天雖祁寒，必長至節後流漸成筋乃凍合焉。中東姑師或曰額特喀珉。三水皆出達烏爾山，上東姑師穿拜噶爾湖而出。拜噶爾湖即白哈爾，又曰柏海爾。縱六百里，橫六十里，深四千二百尺，機艇行焉。北有巴爾古情河，即巴爾古錫木河其源出金阿林西麓。安噶拉河歸之。出中國界內烏里雅蘇台之洩楞格河亦入之。出聶爾琛之烏達河，又入洩楞格。洩楞格之源一曰楚庫，又名塔米爾，出楊阿林。其左會鄂爾坤。也尼塞河上之城，南有米奴新司克，稍北克拉司諾雅爾司克、也尼塞司克，又北圖魯汗司克。安噶拉河上有城曰伊爾古慈克，近拜噶爾湖西北岸。拜噶爾湖之東南色楞河上有城曰上烏金司克、諾倭色楞庚司克、土洛羅伊自喀薩勿司克。又南曰恰克圖烈納河，亦大水也，又曰列納色欽，由拜噶爾山案：此即金阿林，元之東金山，自中國肯特山分支東北行。發源，東北彎環行四千里。其源闊一里，至倭烈克明斯克、雅古慈克以下闊至十里，其入海處至二百里，所會衆水地方二萬密律。其左二水橫入，南曰槎拿河，北曰維雷河，在伊爾古慈克境內達烏爾山之北發源，約東行一千七百里。其右六水曰吉連嘎河，即集林噶河，出金阿林北麓。發源拜噶爾山傍吉連嘎城。曰倭烈克馬河，發源雅布倫山。曰唯吉穆河，即衛底穆河。出聶爾琛司克山。曰阿爾丹河，又名傲爾當鄂爾登，即烏底河也。曰馬牙河，即馬雅河，出金阿林西北麓。曰阿木噶河，即馬尼噶河。亦出雅布倫山，其源皆在亂山中，岸高者四百二十尺。其入北海者，由西至東又有哈當格河、奄巴拉河、即阿納巴拉河，出金阿林東北。倭列聶克河、即伊斯鞠郭特斯都克河，出金阿林北。雅拿河、即阿拉薩納河，出金阿林北。因寄吉爾嘎河、即音底日爾噶河，出金阿林北。岢擂馬河。即郭列穆瑪河，出金阿林北。傍岢擂馬城阿拉堆河，即阿納巴拉河，出金阿林東北。皆小水也。阿穆爾河即黑龍江。在中俄界上，導源中國之額爾古納河。俄名阿爾胘，穿達來諾爾湖而出。又俄境之什爾喀河，即什勒爾河。什爾喀之源有三：一出中國之鄂倫河，即傲嫩河。俄境之陰葛達河、聶爾槎河，聶爾槎之源南流出雅布倫山；其二東北流阿穆爾，能行舟者可三千里，左岸由西而東則有節芽河、即錦衣里江，又曰精奇里河。色連札河、卜里牙河、即格爾必齊河。阿木胘河即恒滾河。會之，右岸則有中國之松眩里河、即松花江。穆林河、烏蘇里河會之，北趨混同江，又東入於海，東近琿春之綏芬河，導源中國寧古塔，自入海。烟癡河一曰巖杵河，即漢濟河，又曰舉爾和河，近土們江，東南入海。土們江出中國之長白山，東北流經朝鮮與俄境相望處入海。岡槎得河發源岡槎得嶺，自入海。

謹案：凡言水者必先探源竟委，使脉絡分明，乃曉然地勢高下，道涂險夷。俄境諸水身所經行已得其半，爰就俄書之言水道者譯之，撮取崖略，實以耳目所及，分條而叙次焉，庶幾枝分脉別，得所指歸。其他微流絕港，不通舟楫，可涉而過者，已錄於《疆域表》，故不贅述。昔人書中名稱或異，半緣譯音未合，確知爲一水則注於其下，其重末輕本，方隅偶乖及繁複傅麗，靡所徵印者，知聞譾陋，未能悉辨，一以彼國之書爲的，俾合於當時之用云爾。

《東北邊防輯要・庫頁島沿革形勝考》環近諸小島附。廷杰謹考：庫頁附近諸島，有在混同江口海中者，若東海島、沃新楚魯峰島、圖勒庫島、雅普格哩島及海內天然八島，均在吉林城東北各四千餘里。自混同江口迤而西南抵圖們江口之東北，約五千餘里，均歸吉林省轄。諸島屬中國者，若珊延島、小多壁島、滿洲語多壁，狐也。西斯赫島、滿洲語西斯赫，褥也。阿薩爾烏島、大多壁島、妞妞斐顏島、滿洲語妞妞，呼愛小兒之詞；斐顏，色也。扎克塘吉島、法薩爾吉島、岳杭噶島、滿洲語岳杭噶，猶言有絲棉者。鄂爾博綽島、特依楚島、翁郭勒綽島、和爾多島、蒐楞吉島、勒富島，均在吉林城東南一千一百里外至二千一百里內。又有在吉林城東北一千九百里之雅哈島，滿州語雅哈，無焰火也。二千一百里之摩琳烏珠島。又有在寧古塔城東南五百九十三里之舒圖島，八百八十四里之勒富島。恭查天命二年丙申，遣兵收海邊部衆時，東海沿邊諸部尚多未附。太祖遣兵四百往征，凡散處部衆悉收之。其島居負險不服者，乘小舟盡取之而還。當即此庫頁島及以上諸小島也。

《西伯利東偏紀要》 查徐爾固地方【略】松花江從西南來，經其前向東流。黑龍江從西北折到正西入松花江，有二口：下口即在徐爾固江沿，水淺不能行舟；上口在徐爾固上六十五里，松花江南岸莫宏庫地方西北，俄人輪船俱由此口出入。松花江水色渾黃，黑龍江水色深黑，至此合流，黃水在南，黑水在北，行七百餘里至伯利，二色始融。

徐爾固西南二方無山，東北二方有山，圍繞如城垣狀。北山自外興安嶺分枝，向南迤邐而來，西分精奇里、牛滿二大江入黑河，東分恆滾、格林、庫魯三江入松花江。其山至徐爾固正北數十里，落爲平陽。凡東北數十里外

之山，皆其麓也。東面數十里外街基、額圖諸山，由長白山東北分枝，經哈爾巴嶺，出牡丹江東、興凱湖西，曲折向東北行，盡于松花江南沿，與北山同爲黑龍、松花二江門戶，誠形勝地也。

又　查海蘭泡地方【略】天時寒暖與東北海口廟爾地方同，每年霜降前後封江，立夏前後開江。但地凍六七尺，芒種後必盡解透，不似廟爾夏至時僅解二三尺耳。

又　查摩闊崴在彦楚河海口【略】其南數里，有二石山生於海口內水中，平列如門，與長江東西梁山相似，但形勢較小。商船出入，莫不由斯。【略】

又　查札依地方在伯利下一千五百三十餘里。混同江至此折向正北流，其南二十餘里，東岸有湖號札依侯溫。黑斤、濟勒彌人等語，侯溫猶言湖也。其北七十里東岸亦有湖號奇吉侯溫，即奇吉泊，徑約六七十里。東逾山嶺二十餘里爲庫頁海峽。

又　查廟爾地方在伯利東北二千二百七十餘里，凡外興安嶺以西、以南，長白山以東、以北諸水俱于此處總匯，再向東偏南行百餘里，即出海口。口內有天然八島，天氣晴明時，立島上以遠鏡望之，可見庫頁島高山。

廟爾氣候極寒，每年霜降前後封江，立夏前後開江。本年六月初十、十一等日，已屆大暑節，鑿平陽地三尺許，凍猶未解。其有水溝澗，去浮沙四五寸，即見堅冰。日午可着單衣，早晚寒甚，非皮裘不暖。前于五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等日，在阿吉、博爾畢等處地方，審定九點初刻日甫入地，十點二刻艙內方須然燈。夜觀天象，但見白光半圓，約徑數十丈。由亥轉子，由子轉丑，以手對照，二三寸內可見掌紋，惟子正前一刻、后一刻間稍暗。丑初三刻天色已曙，丑正四刻未日又出地。至廟爾地方，以有度羅盤豎立測之，北極實出地五十二度強，距前測日時已十餘日，而日出入時刻尚不甚相遠。

其處形勢，北面高山，距街約二十里落爲平岡，山北數十里，即大拉該海，南面江寬約二十餘里，有二砂如蟹螯，彎鋪江心，西砂之頭有炮臺，即上砂盡處也。其內可泊巨舟數萬。江南沿高山平列，遠望爲一字，正岸自江心視之，則數十山頭一齊朝拜也。江自西向東，西面砂內有小河，砂外即混同江，東面有大山彎抱。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五・亞細亞俄羅斯一》　德波斯克省。【略】拜來掃夫府【略】居西伯利亞最北地，氣候極寒，家畜生育亦難，土人以漁獵爲生，夏季居此，冬季南移。【略】伊錫穆府【略】河流、沼澤散布，然沼澤水淺，不產魚類。【略】吐爾干斯克府【略】地據高丘上，周圍皆平闊澤地，一望無際，惟也尼賽河岸、下通古斯河岸有鐵葉樹林叢生而已。【略】冬季土凍乏水，夏季泥濘難行。六月十四至二十四日太陽不收入地平綫以下，夜中惟二時間收入半體，失其光綫而已。

又　雅喀次克。【略】俄來克明斯克府【略】俄來克麻河產金有名，民多營礦業，耕牧利微。【略】郭列穆斯克府【略】氣候極寒，積雪成山，稍一不慎，落指凍體至瀕於死。

又　沿海部與亞納德。【略】哈巴羅夫喀府【略】一年平均溫度十七度半，冬寒頗酷，雪風驟起，降至冰點下三十五度。【略】彼得巴布羅斯克府【略】〔王《志》云：〕每年自十一月下旬至次年五月上旬結冰。【略】〔阿尼華灣〕港口甚狹，海岸多巖石，水底暗礁排列，不宜碇泊。【略】氣候酷暑昇至列氏表二十七度，嚴寒降至冰點下九度，十月下旬降雪，二月下旬解凍，五月全解。道濘河濁，徒步爲艱，苦無飲水。嚴寒時，髯鬚含濕成冰。若握鐵器，手指固結不開，強放則指皮爲脫。就寢，呼吸過重，被衾亦凍，刺劇身體。碗盛暖飯，轉瞬凍合。貯藏生肉，多日不腐，凍後剖割，必用斧鋸。居民必服毛皮，惟蝦夷人，費牙喀人止著短外套，無防寒具，貧者幷無皮衣。夏季多蠅蚊，晝在幬下辦事。入夜苦壁虱。虱生壁內，螫則紅腫，癢痛不已，變爲疵疽，因而膿潰，惟阿莫尼亞療之。兼有風土病，患者咽喉或四肢膨脹死。由冬受嚴寒，春季病發不治。【略】麻烏喀港【略】冬較哥爾薩港溫和，而積雪稍多。【略】〔亞歷山府都額港〕背山面灘範海峽海岸，分跨小都額岬與重奇也拉岬間，海灣風波險惡，陰晴倏變，風雨驟來。

又《亞洲一六・亞細亞俄羅斯二》　款畿士野，雷《志》云：【略】其地非盡原野，樹林茂盛，中有伊悉克湖，湖之至大者爲貝加爾。

又　賽迷雷輕斯克。【略】雷《志》云：有河七道，皆伊犂河之支流。【略】其南部有山，多樹林。

又　土耳其斯坦。【略】雷《志》云：【略】惟酸河與阿母河之流域稍膏腴，二河均流入鹹海。鹹海面積二萬六千百七十英方里。氣候夏暑冬寒，雨水稀少。

又　畿窩。【略】王達云：《俄屬游記》言基發國地平坦，沙土間鹽。基發市之南，沙紅色而鬆，愈北愈堅而成塊有紋。

又　保哈喇。【略】近出《布哈爾志》云：【略】河流最要者爲阿母河，即痕克蘇河，在境內者僅中間一部分。水自東南而向西北，河身之廣自三百碼至八百碼，河中

產金沙。加爾支河、出撒馬爾罕東南山中，經查里，亦名歇爾塞布司，與加爾支兩地，而止於沙漠中。碩拉佛山河。出撒馬爾罕以東高地，流經撒馬爾罕、布哈爾兩城，北至哈拉庫爾省匯爲湖，長二十五英里。河源距湖凡三百四十英里，水量較阿母河爲少，然兩岸民居農業勝阿母河遠甚。【略】又縛芻河，即今阿母河，有二源，均出今窩罕，相距甚近。北源曰阿格蘇河，南源曰平查河，均西流，至瓦馬城而合，始名阿母。北源之北二百餘里，有湖名哈喇庫爾，《西域記》所謂山中有大龍池者是也。又北百餘里有考佛瑞山，高於海面二萬二千餘尺。山東北有兩河，分東西流，西流曰基西爾蘇河，《西域記》所謂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芻河合者是也。東流曰喀什噶爾河，《西域記》所謂東派一大流，東至佉沙國界與徙多河合者是也。又波謎羅即今之博羅爾，葱嶺間大平原也。

疆域政區

《瀛環志略・歐羅巴・俄羅斯國》 高加索新藩部，一作告甲俗。在海東諸部之東南，亞細亞極西之土也。【略】舊本游牧回部，峨羅斯以兵力取之。迤南在高加索山南北者皆土番種類，獷悍異常。舊屬土耳其，波斯兩國，近年俱爲峨羅斯所割，置新藩五大部。極北者曰痕倫不爾厄部。一作阿隣堡。【略】痕倫不爾厄之西南曰阿斯達拉干部，一作迓大罕。爲五藩部之都會。【略】阿斯達拉干之南曰薩加社，一作色爾各設，又作額勒阿西。在高加索山之陰。種人居巖谷，不事耕作，貧甚而性特悍猛，習於剽劫。鄉皆土堡，自練丁壯爲兵，梗令揭竿，時時有之。峨軍收捕，往往挫衄，僅羈縻以固邊圉，不能使之馴擾也。薩加社之南曰諾尼阿部，一作額里。在高加索山之陽。本屬土耳其，後稱兵叛土，峨羅斯征服之，收爲藩部。【略】民俗悍獷，甚於薩加社。諾尼阿之東曰日爾日部，一作熱阿義。東距裏海，跨高加索山之南北。本屬波斯，嘉慶十八年，峨羅斯戰勝割取之。民俗與諾尼阿同。男女多美姿容。會城曰得勒，甚卑陋，峨人修飾之，漸改觀矣。薩加社、諾尼阿、日爾日三部，近年又分爲八部：曰日爾日，曰是爾彎，曰亞爾美尼亞，曰義米勒多，曰明哥勒里亞，曰達日斯丹，曰西爾加西亞，曰亞巴西亞。八部之外，又別立高加索省。原圖皆未分畫。

西伯利部，一作西卑里亞，又作悉比釐。亞細亞之北境也。西起烏拉嶺，東距大洋海，北距北冰海，南抵外興安嶺，界黑龍江索倫、喀爾喀、烏梁海、蒙古、哈薩克回部。長約一萬三千里，寬約五千餘里。地處窮髮之北，限以峻嶺崇山，自古軺車之所未至，歷代行國之所不居，在大地爲別一區宇。【略】其人種類各殊，戶口甚稀，游牧者或偶至焉。寒冽不可久留，故庭幕不傳於紀載。元代有漠北藩王嘗探悉其地，欲跨嶺割據之，以險遠而止。前明中葉，峨羅斯既興，有商舶於冰消時駛至西伯利海岸，以洋貨易皮貨，日漸狎熟，盛誇峨之富強。其頭人有率戶口至峨者，睹其國都市廛、宮殿之壯麗，傾心歸向。各部競相傳播，咸貢方物爲藩屬。峨建炮臺於烏彌河口，扼險要以控制之，漸徙罪人供力役，築城戍。於是西伯利西方諸部，不費兵力，咸爲峨有。尋復展轉東略，阻於冰雪，獨薩拉德夫之兵能躡冰前進，遂征服東方諸部，達於東海之隅。峨羅斯與我爭雅克薩城，即此時事。至加他隣后時，遣其臣墨領向東北探尋，知亞細亞與亞墨利加一土不連，中隔海峽數十里，遂名其峽曰墨領峽，因跨海據亞墨利加之一隅。【略】地分八部：曰德波爾斯科，曰多木斯科，曰也尼塞斯科，曰痕慕斯科，曰義爾古德斯科，曰亞古德斯科，曰痕哥德斯科，曰岡札德加。德波爾斯科與海東部之亞爾千日爾、痕勒內、白爾摩等部相連，以烏拉嶺爲界。【略】多木斯科一作多僕。在德波爾西南，與海東部之白爾摩、痕倫不爾厄等部接壤。其南與西域之哈薩克回部毗連，游牧者時來侵掠，雖有防兵不能禁也。峨有大酋駐此，總理東方，兼督鑛務。也尼塞斯科一作云益士。在德波爾之南，多木之東。【略】南境與哈薩克毗連，駐兵四千，以防侵擾。痕慕斯科一作東色。在也尼塞之東。【略】南境抵外興安嶺，與烏梁海各部接壤。義爾古德斯科一作耳谷。在痕慕之東。【略】其人多美丰姿，頗講文學。南境抵外興安嶺，與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車臣汗兩部接壤。【略】亞古德斯科一作牙谷。在義爾古德之東。南境抵外興安嶺，與黑龍江接壤。康熙年間議定疆界，立有界碑。【略】痕哥德斯科。一作阿谷。在亞古德東北。地盡亞細亞之東北隅。【略】岡札德加一作堪察加。在痕哥德之東。東界斜伸入海，形如大刀頭。【略】自亞細亞極東北至亞墨利加海中各島，稱亞律羣島。迤南接日本各島，稱古利羣島。

《海國圖志・北洋・北洋俄羅斯東新藩在阿細亞洲內地》 都莫司部東界雅古薩，南界韃靼里，西界歐羅巴俄羅斯，北界海。領大小邑三十九。

又 雅古薩部即悉比釐阿首部，東界甘查甲，西界都莫斯，南界中國，北界海。領大小城五十有三。

又　科利弗部，東界雅古薩，西界韃韃里，南界中國，北界都莫斯。領大小城十。

又　甘查甲部，東界海，西界雅古薩，南、北俱界海。領大小城十七。

又　《地里備考》曰：亞悉亞州之地隸（尼）〔厄〕羅斯國者，曰西卑里，曰日爾日，曰是爾彎，曰亞爾美尼，曰義米勒多，曰明哥勒里，曰達日斯丹，曰西爾加西，曰亞巴西，曰高加索各等處，序列于左。案：西卑里一作西比利，一作悉畢里，一作細密里，皆譯音之殊。

西卑里，在亞細亞州之北，緯度自北四十八度起，至七十度四十分止，經度自東五十度起，至一百八十九度止。東枕白令、科各度斯各二海，西連烏拉爾山，南接達爾給斯丹、蒙古、滿洲三國，北界北海。長一萬三千里，寬五千餘里。地面積方約五百六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里。【略】所奉之教，或回，或釋，或大秦，或天主，趣向不一。【略】其地有鎮、部、郡三者之分。其鎮則四：一名德波爾斯各，一名多木斯各，一名耶尼塞斯各，一名義爾古德斯各。其部則二：一名科慕斯各，一名亞古德斯各。其郡則二：一名科哥德斯各，一名岡扎德加。

日爾日亞，在亞細亞州之西，緯度自北〔四十一度〕四十九分起，至四十二度四十八分止，經度自東四十一度起，至四十五度止。東至是爾彎地暨加斯比約海，西枕黑海暨亞爾美尼亞地，南接土爾基亞、白爾西亞二國，北界高加索山。長約一千里，寬約六百餘里。【略】首郡名的非利斯。

是爾彎，在亞細亞州之西，緯度自北三十八度四十分起，至四十一度三十八分止，經度自東四十二度四十分起至四十七度三十九分止。東枕加斯比約海，西連日爾日亞地，南接日爾西亞國，北界達日斯丹地。東西相距八百里，南北相去五百里。地面積方約一萬二千二百里。【略】首郡名巴古。

亞爾美尼亞，在亞細亞州之西，半屬土耳基亞國兼攝，半屬厄羅斯國兼攝。其屬厄羅斯者，又名黑里彎，昔爲白爾西管轄，道光八年始爲本國兼攝。東北界日爾日亞地，西連土耳基亞國，南接白爾西亞國。長寬皆約七百三十里。地面積方約九千九百里。【略】西北地名黑里灣，東南地名那各斯齊彎。

義米勒多在亞細亞州之西，黑海之邊。【略】首郡名古泰西。

明哥勒里亞，在亞細亞州之西，東至義米勒多地，西枕黑海，南接日爾日亞地，北界西爾加西亞地。長約五百里，寬百五十里。【略】首郡名宋鼻的。

達日斯丹，在亞細亞州之西，緯度自北四十度三十三分起，至四十三度四十八分止，經度自東四十三度三十分起，至四十六度四十分止。東枕加斯比約海，西連西爾加西亞、日爾日亞二地，南接是爾彎地，北界高加索部。長約九百三十里，寬約二百二十里。地面積方約一萬二千里。【略】首郡名古巴。

西爾加西亞在亞細亞州之西，緯度自北四十一度五十二分起，至四十五度十一分止，經度自東三十四度二十分起，至四十四度四十五分止。東枕加斯比約海暨達日斯丹地，西界黑海，南接日爾日亞地，北連高加索山。長約二千里，寬約五百里，地面積方約二萬七千七百三十里。【略】其地一名大加巴爾達，一曰小加巴爾達。

亞巴西，在亞細亞州之西，緯度自北四十二度三十分起，至四十四度四十五分止，經度自東三十四度四十八分起，至三十八度二十一分止。東至明哥勒里地，西連西爾加西地，南枕黑海，北界高加索山。長約八百餘里，寬約五百里。【略】其地一曰大亞巴西，諸酋統攝，各分部落；一曰小亞巴西，隸厄羅斯國兼攝。

高加索部，在亞細亞州之西，緯度自北四十度起，至四十五度止，經度自東三十五度起，至四十七度止。東枕加斯比約海，西連西爾加西地，南接高加索山，北界黑海，長約二千餘里，寬約七百二十里，地面積方約四萬五千里。【略】首郡名斯達窩羅波爾。

《朔方備乘・考一一・錫伯利等路疆域考》　錫伯利路、高加索路。臣秋濤謹案：論地利者，重險要形勢；務治理者，徵德教源流。觀於俄羅斯東土錫伯利路可見也。俄羅斯地分兩土，就彼國言之，西土波羅的等路固爲根本要地，而就中國邊防言之，則東土錫伯利路切近卡倫，尤不可忽。自古丁零、堅昆、鐵勒諸部，形勢無聞於史冊，蓋緣匈奴、突厥跨據朔漠，幽都地遠，難達中華，既未接於封疆，自罕知其風土。西洋人好談地理，而登都、韃靼，得自傳聞，殊多謬誤之語，他可知矣。恭遇聖朝宅中圖大，悉主悉臣，東海、索倫，歸順於前，喀部、準夷，疆理於後，凡此諸地，咸與錫伯利路鄰境，用能設畛繪圖，補亘古黃圖所未悉，猗歟盛已，抑不僅此也。戴斗惟尙武功，自昔不諳聲教，三代以後，惟唐太宗威震北海，咸設羈縻郡縣，此

錫伯利路聲教之一通也。既而默啜再起，回紇強盛，又復隔絕。元太祖開拓其地，封建親藩，此錫伯利路聲教之再通也。無何尾大不掉，尋干戈者五十餘載，至明更以荒外視之，職是故也。我聖朝德化覃敷，殊俗賓貢，於是錫伯利之人始得因俄羅斯以觀光上國。既而命將致討，震曜以武功，設館育才，訓迪以文教，在俄羅斯舉國衆庶，無不感沐鴻慈。而錫伯利附近中國，霑被尤速，至今日則冰海以南、金山以北，咸獲乂安，各務絃誦，斯皆二百年來涵泳聖澤之所致。蓋聖朝修德徠遠之效，彰彰如此，豈往代帝王所能企及萬一哉。臣謹考古證今，略具梗概，庶足以宣德意而備披尋。至若高加索路，乃安息舊壤，地屬亞細亞，附著於後，用備參稽。其尼布楚城雖現在亦屬錫伯利路，而事迹較繁，前已別自爲卷，茲不複載云。

錫伯利路總載。臣秋濤謹案：錫伯利路本鮮卑舊壤，故有錫伯之名。考《漢書・匈奴傳》云『黃金犀毗』，顏師古注曰：『犀毗，帶鉤也，亦曰鮮卑，語有輕重耳』。據此知鮮卑音近錫伯，今黑龍江境有錫伯一種，亦作席伯，亦作席北，既非索倫，亦非蒙古，即鮮卑遺民也。此路在俄羅斯屬境各部中最爲廣大。《一統志》、《四裔考》、《異域錄》并作西畢爾斯科，南懷仁《圖》作西北里亞，一作細密里亞，《總記》作悉比釐阿，又作西比里阿，《海國圖》作悉畢爾斯科，又作細密里，《志略》、《全志》并作西伯利，《志略》又作悉比釐，又作西卑里亞，與《備考》同，《海國聞見錄》作細密里也，顧林《圖說》作什卑釐國，《大地全球說》作什卑釐也，又作悉畢爾亞，又作昔白利牙，皆一地也。其疆域東至堪察加海，北至北海，西接大俄喀山諸路，南與中國接界，在吉林、黑龍江、庫倫、烏里雅蘇合、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伊犁各將軍大臣所轄境外，居中國藩屬索倫、達呼爾、俄倫春、畢喇爾、布拉特、巴爾呼、喀爾喀蒙古、車臣汗、土謝圖汗、唐努山烏梁海、阿爾泰諾爾烏梁海、阿爾泰山烏梁海、左哈薩克、右哈薩克、北哈薩克、安集延、布哈爾諸部落之北。漢爲堅昆、丁零、烏揭諸國，又爲匈奴北境。後漢爲鮮卑北境。後魏爲烏洛侯、大鮮卑諸國地，又爲蠕蠕北境。周、齊、隋時爲契骨諸國及突厥、西突厥北境。唐初爲鐵勒、流鬼、骨利幹、都播、僕骨、同羅、拔野古、多濫葛、斛薛、阿跋、鞠國、俞折、大漢、白霫、結骨、駮馬、鬼國、鹽漠念、驅度寐、拔悉彌諸國。初隸突厥，後屬薛延陀，又屬回紇。太宗時，置狼山、瀚海各都護府，領仙萼、玄闕等州，自漠北抵北海，皆爲羈縻郡縣。其後爲黠戛斯及木馬突厥所據。遼爲轄戛斯及乃滿部地。金爲乃蠻、克烈諸部地。元設謙州、益蘭州，又爲昂可剌、撼合納、烏斯、吉利吉思諸部地。後爲叛王海都等所據，用兵五十餘年乃降。明時阻於朔漠，未通中國。利瑪竇地圖有墨文元亞登都國、門卧耳、羅荒野亞馬是理諸名，艾儒略《職方外紀》圖有登都國、其里目西國、韃而靼、單務得諸名，南懷仁《坤輿圖》有等都、達賴爾、猛護爾、單護得伯爾轄亞泥比加爾里把兒獲那穫加福那毋都喜加辣諸名。案其所圖皆在錫伯利路境內，然其事蹟不詳於史冊，疆域亦茫昧難考。大抵元時分封諸王於此。元政既衰，土番仍自起割據，各設頭目，不相統攝。既而俄羅斯興於西方，錫伯利遂爲所服屬。先是元太祖長子朮赤之裔封於俄羅斯，世膺王爵，有大俄諸部地。既而俄羅斯復興，逐去朮赤之裔之爲王者，國號俄羅斯，自稱爲汗，國人稱之曰察罕汗，亦曰察爾，都於莫斯科窪，猶未得錫伯利寸土也。嗣是，俄羅斯之商舶，於冰消時駛至錫伯利海岸，以洋貨易皮貨，與其頭目日漸狎熟，盛誇俄羅斯之富強。各頭目惑焉，間有率其屬人至俄者，睹其國都、市廛、臺榭之壯麗，傾心歸向。各部競相傳播，咸願歲貢方物爲藩屬。俄羅斯遂於烏彌河海口建礮台，扼險要以控制之，漸徙罪人供力役，築城戍，於是錫伯利西方諸部不費兵力，咸爲俄有。初，蒙古之裔既失大俄地，猶據喀山及阿斯達拉干等處，沿佛爾格河至裏海，皆游牧部落也。俄羅斯之伊挽王及洼爾西王，益治兵攻戰，盡取喀山及阿斯達拉干諸地，蒙古人皆東走。俄人駐兵於阿鄰堡地防之。有庫程汗所屬之塔塔拉部落，居托波兒，俄兵破降之。又有蒙古頭目耶爾麻者，率部衆六千餘人，東據錫伯利地，欲自立國，而力不敵，仍臣服於俄羅斯。耶爾麻旋爲其部下所殺，俄羅斯取其地。於是俄羅斯王移駐防阿鄰堡之兵，闢地而東至伊聶謝地，一作華尼西阿。其居民曰儻俄斯族，一作通古斯，亦曰喀木尼漢，即索倫別部也。其俗使鹿，土沃民淳。俄兵甫至，爭貢皮毳。復循昂噶拉河溯流而南，其居民曰模臘斯蒙古，猛勇異常，蓋即黑龍江之索倫也。俄羅斯憚於前進，改道北略，循列訥河東而行，崎嶇冰雪，跋涉多阻。既而端可薩之兵不畏冰雪，往來其地。至大清崇德四年，有端可薩之彌特厘者，直至東洋荷葛斯海岸，偵探道路，復增兵前往昂噶拉河，以及白哈爾湖遠近之地，無不攻取，遂得厄爾庫城、巴爾古錫穆城、楚庫拜商、烏德拜商、伊談珠拜商、伊拜商各地，南界始與喀爾喀接壤。由是車臣汗部、土謝圖汗部

皆與之市，易得其鳥鎗以入貢焉。自後，俄羅斯復南侵，據蒙古舊屬之尼布楚城。旋於順治初年，俄國所屬之羅剎來擾我黑龍江所屬之雅克薩、呼瑪爾等處。羅剎即可薩之音轉也。屢經大兵征討，頻奏克捷。順治十二年，察罕汗遣使入貢，世祖章皇帝賜敕諭之，自後屢貢獻，而羅剎仍寇黑龍江等處如故，索倫等部皆不獲安。聖祖仁皇帝既平三藩，乃經營東北邊地，命將出師，勦撫兼施，遂於康熙二十二年設黑龍江將軍。二十四年，克復雅克薩城，虛其地，不戮羅剎一人，悉遣歸國。二十五年，羅剎再築雅克薩城，大兵復進圍之。察罕汗上疏乞撤圍定界，遂於康熙二十八年欽差大臣索額圖等，與俄國使臣費岳多羅等定議立碑，事詳《平定羅剎方略》。俄羅斯自是固守邊疆，撫其所得之地。復於康熙三十九年取得甘查甲地，而錫伯利東方諸部咸隸俄羅斯矣。案：《海國聞見錄》細密里也本境，當止轄托波兒附近之地，俄羅斯設噶噶林於此，總理東方，後來所取之伊喇謝、尼布楚以至甘查甲地，遂概名爲錫伯利路。其地東西長一萬三千餘里，南北寬約五千餘里，境土大於歐羅巴一洲。【略】康熙年間曰西畢爾斯科，爲八道之一。乾隆末年分所屬爲都莫司等四部。嘉慶年間分爲德波爾等八部。道光初年改爲鎮四、會城二、郡二。道光末年爲錫伯利路，仍統八部。

全境八到：東至堪察加海，南至中國喀爾喀四十七卡倫及科布多、塔爾巴哈台幷伊犁將軍所屬哈薩克回部界，西至大俄、喀山二路界，北至北海，東北至郭爾噶海，東南至中國吉林、黑龍江二省界，西南至北哈薩克及安集延諸國界，西北至冰海。

托波爾。臣秋濤謹案：托波爾，錫伯利路所屬八部中之首部也。《一統志》、《四裔考》所載幷同此名，《異域錄》作托波兒，《內府圖》作托博爾城，《理藩院則例》作托博勒城，《總記》作都莫斯，又作都莫司，《志略》作德波爾斯科，《備考》作德波爾斯各鎮，《全志》作德波斯科，《龍沙紀略》作脫博斯奇，皆一地也。本唐都播國地，亦作都波，距今千載，其名固相沿未易也。《新唐書》引賈耽所記中受降城入回鶻道云：中受降城正北如東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柵，谷北口有歸唐柵，車道也，入回鶻使所經。【略】又云：骨利幹、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堅時，馬行八日可度海。北多大山，其民狀貌甚偉，風俗類骨利幹，晝長而夕短。詧察方隅，是都播在骨利幹之西，處小海之南，正與托波爾疆域符合。《異域錄》言西畢爾斯科之總管官號噶噶林者駐此。《四裔考》曰凡通市諸物，有噶噶林印記者准市，餘則否。《理藩院則例》曰：俄羅斯行中國之公文，用俄羅斯國薩那特衙門及托博勒城守尉印信。蓋俄國諸路惟錫伯利地域最鉅，其方面之任亦惟托波爾城之噶噶林權寄最專。《志略》云俄有大酋駐多木斯科，總理東方，蓋誤以托波爾爲多木也。托波爾轄大小邑三十有九，西境與大俄路之亞干日窩祿那及喀山路之白爾摩等部相連，以烏拉嶺爲界。【略】乾隆末年爲悉畢厘阿四部之首部。嘉慶年間爲八部之一。道光初年爲四鎮之一。道光末年仍爲錫伯利路八部之首部，而分設將軍駐此，總理西方三部之政事云。

全境八到：東至雅庫部界，南至托穆斯科部界，西至大俄路所屬窩祿那部及喀山路所屬白爾摩部界，北至北海，東北至雅庫部界，東南至伊喇謝斯科部界，西南至多木斯科部界，西北至大俄路所屬亞干日部界。

多木斯科。臣秋濤謹案：多木斯科，錫伯利路所屬八部中之一部也。《志略》、《全志》所載幷同此名，南懷仁《圖》作都悶，《內府圖》作都們城，《異域錄》作圖敏，《海國圖》作土鄰邑，《志略》云一作多僕，《備考》作多木斯各鎮，皆一地也。圖理琛言：自托波兒起程，由厄爾齊斯河向西南入托波兒河，溯流越九宿至圖敏，沿途皆塔塔拉之人挽縴，岸旁林木叢密，無縴路，俱行泥水之中，俄羅斯兵丁猶加笞楚催促。到彼之日，管柏興官排列旂幟兵丁，迎接款宴，復餽送食物供給。俄羅斯出征擄來之西費耶國人亦安置於此。自此西北，由土拉河溯流五百餘里抵鴉班沁地方，捨舟陸行。蓋多木斯科地居托波兒河、土拉河之間，在托波爾城西南，亦一都會也。《元史》速不台征斡羅思之後，移家禿拉河上。禿拉河當即此土拉河，與土謝圖汗境內之土拉河，名同地異，不可不知。其疆域南皆沙漠，與西域之哈薩克回部毗連。哈薩克等以游牧剽敓爲俗，時來侵掠。有北哈薩克部尤強勁，俄羅斯雖有防兵不能禁也。【略】乾隆末年爲托波兒屬地。嘉慶年間設部，爲八部之一。道光初年爲四鎮之一。道光末年屬錫伯利西路，隸托波爾城將軍統轄。

全境八到：東至托穆斯科部界，南至沙漠接北哈薩克國界，西至東俄路所屬之阿鄰堡部界，北至托波爾部界，東北至托波爾部界，東南至哈薩克國界，西南至北哈薩克國界，西北至喀山路所屬之白爾摩部界。

托穆斯科。臣秋濤謹案：托穆斯科，錫伯利路所屬八部中之一部也。《四裔考》及《異域錄》所載幷同此名，《內府圖》作托穆斯歸，『斯歸』即

『斯科』之異文，《總記》作科利弗，《志略》、《全志》并作疴慕斯科，《志略》云一作東色，《備考》作疴慕斯各，皆一地也。其地在金山之北，古黠戛斯地，後爲吉利吉思部地。元太祖取之，後爲北邊諸王海都等所據。諸王既降，命將屯田於此。地頗豐饒，俗善釀酒，人多沈湎。康熙年間，準噶爾未平，使臣圖理琛經此，言其地爲俄羅斯及策妄阿拉布坦與哈薩克國、哈拉哈兒叭國四國交界。今案此地南境與烏梁海接界，是時阿爾泰諾爾烏梁海尚爲策妄阿拉布坦屬部，故圖理琛云然也。其地居民有塔塔拉及巴爾巴忒二種，舊與俄羅斯及策旺阿拉布坦兩國納賦，仍苦哈薩克人自西南來，時肆侵掠。今則地屬俄羅斯，與中國唐努山烏梁海接壤。邊境之事，中國以科布多、塔爾巴哈台諸大臣莅治之。地在伊聶謝之西，《志略》云在也尼塞東，誤也。轄大小城十。【略】乾隆末年爲悉畢厘阿四部之一。嘉慶年間爲八部之一。道光初年爲兩會城之一。道光末年屬錫伯利西路，隸托波爾城將軍統轄。

全境八到：東至伊聶謝斯科部界，南至中國所屬唐努山烏梁海部界，西至多木斯科部界，北至托波爾部界，東北至雅庫部界，東南至中國所屬卡倫界，西南至中國所屬阿爾泰諾爾烏梁海及哈薩克各部界，西北至托波爾部界。

額爾口城。臣秋濤謹案：額爾口城，錫伯利路所屬八部中之一部也。《綏服紀略》所載同此名，《內府圖》作伊爾古斯歸城，《異域錄》作厄爾庫，又作額爾庫，又作厄爾口，《海國圖》作額爾古克城，《志略》作義爾古德斯科，一作耳谷，《備考》作義爾古德斯各鎮，《全志》作義古斯科，《大地全球說》作阿爾古克，《龍沙紀略》作尼爾苦斯，皆一地也。古匈奴北境丁零國地，厥後鮮卑、突厥諸國遞有其地。唐時爲鞠國，亦曰祇部。元爲昂可剌部東南境。明爲加大閣辣東南境。大清崇德年間，俄羅斯侵有其地。疆域處伊聶謝之東。城在柏海爾湖之西北一百五十餘里，西臨昂噶拉河，有額爾口河自西南來入之，故城以水名。【略】南境抵外興安嶺，與中國所屬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車臣汗兩部接壤。康熙年間，俄羅斯設總管於此。南界有甲他城，與中國所設恰克圖市集相距一里許，中國與俄羅斯人互市於此。雍正五年，欽派大臣會同俄國使臣分定界址，建設卡倫，始立貿易章程，理藩院專派司員管理，仍歸庫倫大臣稽察。乾隆末年，俄國總管移治雅庫，以額爾口爲屬地。嘉慶年間，額爾口爲八部之一。道光初年爲四鎮之一。道光末年仍爲錫伯利路八部之一，而分設將軍駐此，總理東方五部之政事云。

全境八到：東至雅庫部界，南至楚庫河接中國所屬各卡倫界，西至伊聶謝斯科部界，北至雅庫部界，東北至雅庫部界，東南至中國所屬車臣汗部界，西南至中國所屬土謝圖汗部界，西北至伊聶謝斯科部界。

伊聶謝斯科。臣秋濤謹案：伊聶謝斯科，錫伯利路所屬八部中之一部也。《一統志》、《四裔考》、《異域錄》并作伊聶謝柏興，《內府圖》作惹尼色斯歸城，《總記》作華尼西阿，《志略》作也尼塞斯科，一作云益士，《備考》作也尼塞斯各，《全志》作也尼斯科，皆一地也。古匈奴北境，鮮卑、突厥諸國遞有其地。唐爲骨利幹國地。元爲昂可剌部地。明時曰加大閣辣，即昂可剌之音轉。喀木尼堪部居此。俄羅斯兵自托波爾闢地而東，至伊聶謝，喀木尼堪部衆皆降，遂收其地，建柏興，設管柏興官治之。其地在額爾口城之西北，有中國發源之色楞格河，北流瀦爲柏海爾湖，又北流爲昂噶拉河，自額爾口城西北流至伊聶謝柏興東南。又有中國發源之大克穆河，北流爲伊聶謝河，亦至柏興東南，與昂噶拉河合而北流，注北海。《內府圖》作惹尼色河，一作惹尼色斯河，或作因尼西河，或作日尼塞亞河，或作日尼塞河，皆伊聶謝譯字之音轉，詳見《色楞格河源流考》篇內。此地在托穆之東，《志略》誤以爲在疴慕西，因謂北接德波爾，南接哈薩克，皆誤也。其疆域南與中國所屬之喀爾喀蒙古及烏梁海諸部接壤。【略】康熙時僅設柏興，駐兵八百名。乾隆末年爲雅庫屬部。嘉慶年間建爲伊聶謝斯科，列八部之一，駐兵四千名。道光初年爲四鎮之一。道光末年屬錫伯利東路，隸額爾口城將軍統轄。

全境八到：東至額爾口城部界，南至中國所屬各卡倫及烏梁海部界，西至托穆斯科部界，北至北海，東北至雅庫部界，東南至中國所屬各卡倫界，西南至中國所屬烏梁海各部界，西北至托波爾部界。

雅庫。臣秋濤謹案：雅庫，錫伯利路所屬八部中之一部也。聖祖仁皇帝聖訓內載此地名，《內府圖》作惹鞠斯歸城，莊廷旉《地圖》作惹匊，《總記》作雅古薩，《志略》作亞古德斯科，一作牙谷，《備考》作亞古德斯各，《全志》作亞古斯科，皆一地也。古爲匈奴東境。唐爲鞠國北境。明爲加大閣辣以東地，俄羅斯兵既取伊聶謝，溯昂噶拉河而上，至額爾口城，又北循列訥河取得此地。其城東濱列訥河，疆域廣遠，北至冰海。【略】其南界抵外興安嶺，與黑龍江接壤，尼布楚城屬焉。康熙年間，羅刹擾邊侵及黑龍江雅克薩等處，屢奉聖諭，令其速回雅庫，即此地也。嗣於康熙二十八年奉旨議定疆

界，立碑於格爾必齊、額爾古納河等處。界碑之外皆屬此部。所轄領大小城五十有三。【略】乾隆末年，雅庫爲悉比釐阿四部之一，設大頭目駐此。嘉慶年間爲八部之一。道光初年爲兩會城之一。道光末年屬錫伯利東路，隸額爾口城將軍統轄。

全境八到：東至甘查甲部界，南至中國黑龍江省界，西至伊聶謝斯科部界，北至北海，東北至郭列穆斯科部界，東南至中國吉林省三姓副都統所屬地界，西南至中國呼倫貝爾城界，西北至北海。

郭列穆斯科。臣秋濤謹案：郭列穆斯科，錫伯利路所屬八部中之一部也。《內府圖》作郭列穆斯歸城，《海國圖》作燭惡砥族，《志略》作疴哥德斯科，一作阿谷，《備考》作疴哥德斯各，《全志》作疴哥斯科，皆一地也。地濱北海，唐駮馬國所居，其極東北海隅則唐夜叉國地也。《唐書》記駮馬土境東西一月行，南北五十日行，地近北海，與此部疆域相合。【略】俄羅斯自雅庫進兵略地，於大清崇德四年直抵東洋荷葛斯海岸，由是收郭列穆斯科地，設官以賦其皮，幷築城海濱，與海東各島通商以收皮貨。乾隆末年爲雅庫屬地。嘉慶年間建爲郭列穆斯科列八部之一。道光初年爲兩郡之一。道光末年屬錫伯利東路，隸額爾口城將軍統轄。

全境八到：東至郭爾噶海，南至大拉該海接甘查甲及雅庫二部界，西至雅庫部界，北至冰海，東北至冰海，東南至甘查甲部界，西南至雅庫部界，西北至冰海。

甘查甲。臣秋濤謹案：甘查甲，錫伯利路所屬八部中之一部也。《總記》所載同此名，《內府圖》作噶穆薩特喀城，《志略》、《備考》幷作岡札德加，《全志》作堪察加，皆一地也。其地斜伸入海，形如大刀頭，三面皆抵大海，惟西北一面與郭列穆斯科部相接，即唐時流鬼國地也。《唐書》言流鬼在北海之北，北至夜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莫設靺鞨船行十五日。莫設靺鞨即今庫葉島，與甘查甲部隔海南北相望。俄羅斯於康熙三十九年始取得甘查甲部，斗出大洋，風土迥異，似別有天地。其東之少南即日本國所屬之薩牙蓮島、熱斯梭島，正東邊界則與歐羅巴濱海諸國相連。地處極邊，俄羅斯屯兵甚衆。東洋遙遠，北海阻冰，或行數日無人煙。【略】乾隆末年爲悉比釐阿西部之一。嘉慶年間爲八部之一。道光初年爲兩郡之一。道光末年屬錫伯利東路，隸額爾口城將軍統轄。

全境八到：東至堪察加大海，南至大洋海，西至大拉該海，北至郭列穆斯科部界，東北至堪察加大海，東南至大洋海，西南至大拉該海，西北至郭列穆斯科部界。

新錫伯利三島。臣秋濤謹案：新錫伯利一作新西卑利，一作新西卑里，一作新西卑里亞，皆一地也。又名列哥畐，乃北洋中巨島，俄羅斯取其地名之曰新錫伯利，凡三島相連，地極廣大，在雅庫所屬列訥河入海處東北海中。《備考》以爲二島，《全志》圖列三島，今從《全志》，幅員、戶口未詳。

全境八到：東至冰海，南逾冰海接雅庫部界，西至冰海，北至冰海，東北至冰海，東南逾冰海至郭列穆斯科部界，西南逾冰海至雅庫部界，西北至冰海。

古里利羣島。臣秋濤謹案：古里利羣島一作古里利亞斯，爲島二十有五，在甘查甲部之南，隔海相望。《備考》稱諸島皆在疴各度斯各海，即堪察加海也。

又　羣島八到：東至大洋海，南至大洋海，西逾海至中國所屬庫葉島界，北逾海至甘查甲部界，東北至堪察加海，東南至大洋海，西南逾海至日本國屬島界，西北至大拉該海。

高加索路總載。臣秋濤謹案：高加索路因高加索山爲名，亦作高架所，亦作告甲俗，亦作高加薩斯。據艾儒略、南懷仁之說，皆謂高架所山爲歐羅巴境以東極高之山。又西人以天下輿地分隸五洲，而高加索山列入亞細亞洲，故今敘次是地附於錫伯利部之後。其疆域在兩海之間，東裏海，西黑海也。漢爲康居南境、安息北境。唐爲突厥可薩部南境，波斯、大食二國北境。元爲阿速國東境，太祖滅之以封朮赤。明時有阿速國及阿斯達拉干、惹鹿惹也諸國，各據一隅。阿速有其西北近黑海地，阿斯達拉干有其東北近裏海地，惹鹿惹也有其南境地。明嘉靖間，俄羅斯始盛，遂幷阿斯達拉干，而是時阿速地幷入土耳其國，惹鹿惹也地幷入波斯國，於是高加索一區遂爲三大國連年攻戰之所。康熙年間，使臣圖理琛記自阿斯塔爾汗即阿斯達拉干。之西南一帶皆興安山嶺，過此向西行百餘里，俱係圖里耶斯科國王拱喀爾汗所屬。圖理耶即土耳其國，拱喀爾汗乃汗名，後來記述家誤以控噶爾爲國名，皆因此致譌。案俄羅斯與土耳其搆兵凡二次，初次在康熙年間，《異域錄》言俄羅斯國取拱喀爾汗之阿藻城，至康熙五十三年二國講和，還其阿藻城，自阿藻城

東北盡入俄羅斯國。此初次搆兵之事也。二次搆兵則在乾隆中年，維時俄羅斯女主秉權，戰攻甚銳，土耳其衰機甫兆，兵力猶強，勝負之數大略相當。自乾隆五十四年俄羅斯屢戰克捷，土耳其失地喪師，頻割屬城以資講解。由是阿速舊壤及薩加社等處悉爲俄羅斯所有。俄國又攻克波斯之附庸諾尼阿部。已而波斯所併之惹鹿惹也，卽日爾日部，亦皆入於俄羅斯。幅員之大，益洸洋於西國矣。乾隆末年，曰俄羅斯南新藩統薩加社、納希斯丹、諾尼阿、阿斯達拉干、阿鄰堡五部。嘉慶年間曰高加索南新藩部，新增日爾日部，而納希斯丹併入焉，仍統五部。道光初年阿斯達拉干、阿鄰堡二部別爲東方之鎭，而高加索等地分爲部八、會城一。道光末年爲高加索路，凡統九部。

全境八到：東至裏海，南至波斯國及土耳其國界，西至黑悔，北至東俄路及南俄路所屬各部界，東北至東俄路所屬之阿斯達拉干部界，東南至波斯國界，西南至土耳其國界，西北至南俄路所屬各部界。

高加索：高加索，高加索路所屬九部中之首部也。《志略》、《全志》所載幷同此名，《坤輿圖》作高架所，《總記》作高加薩斯，或作告甲俗，《備考》作高加索會城，皆一地也。元時爲阿速屬地。明以來，高加索山南北幷屬土耳其所轄。土番種類獷悍異常，近年俄羅斯割取其地。《備考》曰緯度自赤道北四十度起至四十五度止，經度自佛郎西國東三十五度起至四十七度止。東枕加斯比約海，西連西爾加西亞地，南接高加索山，北界黑海。長約二千餘里，寬約七百二十里，地面積方約四萬五千里。【略】首部名斯達窩羅波爾。乾隆末年爲薩加社、諾尼阿、日爾日三部屬地。道光初年改設高加索會城。道光末年屬高加索路。

全境八到：東至裏海，南至高加索山，西至薩加社部界，北至阿斯達拉干部界，東北至阿斯達拉干部界，東南至薩加社部界，西北至加底里諾部界，西南至明哥里部界。

日爾日亞。臣秋濤謹案：日爾日亞，高加索路所屬九部中之一部也。《備考》所載同此名，南懷仁《圖》作日入阿的亞，《海國聞見錄》作惹鹿惹也，《志略》、《全志》幷作日爾日，《志略》又作熱阿義，皆一地也。《志略》誤以惹鹿惹也爲波蘭國別名，音旣不近，且厥之方隅里到亦皆不合，其誤顯然。案《海國聞見錄》載惹鹿惹也一國亦不通海，東傍裏海，西傍死海，北聯俄羅斯，南接東西多爾其。【略】詳其地域，實卽日爾日亞，譯字偶殊。蓋康熙年間尙自爲一國，附於波斯。包社卽波斯也。其後爲波斯所幷，仍以日爾日爲部名。至嘉慶十八年，波斯與俄羅斯搆兵敗績，割北境之日爾日部以請和，於是日爾日亞地隸俄羅斯矣，其地西距諾尼阿，東距裏海，跨高加索山之南北。民俗與諾尼阿同。《備考》曰緯度自赤道北四十度起，至四十二度四十八分止，經度自佛郎西國東四十一度起，至四十五度止。東至是爾彎地暨加斯比約海，西枕黑海暨亞爾美尼亞地，南接土耳基亞、白爾西亞二國，北界高加索山。長約一千里，寬約六百餘里。【略】首部名的非利斯。《志略》作得勒，《全志》作得非勒。相傳內有靈泉可療疾病，俄之大臣駐此統轄。城舊卑陋，俄羅斯修飾之，漸改觀矣。嘉慶年間始建此部，爲高加索五部之一，而省納希斯丹部，蓋幷入諸部中也。道光初年曰爾日爲南新藩。道光末年隸高加索路。

全境八到：東至裏海，南至波斯國界，西至諾尼阿部界，北至薩加社部界，東北至納希斯丹部界，東南至是爾彎部界，西南至諾尼阿部界，西北至義米勒多部界。

義米勒多。臣秋濤謹案：義米勒多，高加索路所屬九部中之一部也。《志略》、《備考》、《全志》所載幷同此名，《備考》曰義米勒多。在亞細亞洲之西，黑海之濱。【略】首部名古泰西。嘉慶年間未設部落。道光初年爲南新藩。道光末年隸高加索路。

全境八到：東至日爾日亞部界，南至諾尼阿部界，西至黑海，北至明哥里部界，東北至薩加社部界，東南至諾尼阿部界，西南至黑海，西北至明哥里部界。

明哥里。臣秋濤謹案：明哥里，高加索路所屬九部中之一部也。《全志》所載同此名，《志略》、《備考》幷作明哥勒里亞，皆一地也。《備考》曰明哥勒里。在亞細亞洲之西，東至義米勒多地，西枕黑海，南接日爾日亞地，北界西爾加西亞地。長約五百里，寬約一百五十里。【略】首部名宋鼻的。《全志》曰明哥里民庶而貧，專以販鬻男女爲利云。嘉慶年間未設部落。道光初年爲南新藩。道光末年隸高加索路。

全境八到：東至薩加社部界，南至義米勒多部界，西至黑海，北至高加索部界，東北至高加索部界，東南至薩加社部界，西南至黑海，西北至亞巴西亞部界。

是爾彎。臣秋濤謹案：是爾彎，高加索路所屬九部中之一部也。《志略》、《備考》、《全志》所載幷同此名。本屬波斯國地。《志略》曰：波斯之極西北曰義蘭，一作伊蘭，又作倚蘭。背負裏海，前阻連山，膴原衍沃，林密草芳，河流足資灌溉，耕牧皆宜。又曰：義蘭在西域最著名，昔有大城極富庶，今廢。《四裔考》謂愛烏罕取默沙特諸部於伊蘭，伊蘭即義蘭，乃波斯北部著名大城。其爲指波斯無疑。按『義蘭』聲與『是爾彎』相近，診察方隅，亦相符合，實即一地。《備考》曰是爾彎，在亞細亞洲之西，緯度自赤道北三十八度四十分起，至四十一度三十八分止，經度自佛郎西國東四十二度四十分起，至四十七度三十九分止。東枕加斯比約海，西連日爾日亞地，南接白爾西亞國，北界達日斯丹地。東西相距八百里，南北相距五百里，地面積方約一萬二千二百里。【略】首部名巴古，有火田，石漿溢滿，地氣焦灼，波斯之敬火者，昔皆來此朝拜焉。嘉慶年間未設部落。道光初年爲南新藩。道光末年隸高加索路。

全境八到：東至裏海，南至波斯國界，西至日爾日亞部界，北至日爾日亞部界，東北至納希斯丹部界，東南至波斯國界，西南至波斯國界，西北至日爾日亞部界。

諾尼阿。臣秋濤謹案：諾尼阿，高加索路所屬九部中之一部也。《總記》、《志略》所載幷同此名。《志略》云一作額里，《內府圖》裏海之西有額里旺城，即此。南懷仁《圖》裏海之西有亞兒墨泥亞，《備考》作亞爾美尼亞，《全志》作亞爾美尼，皆一地也。其地乃高加索山之陽，初本一部，後分爲二，南偏屬土耳其國，北偏屬波斯國。北偏又名黑里彎，即『額里旺』之音轉。元憲宗時，諸王旭烈兀西征，取乞里彎國，當即此地。巖巒盤亘，萬木參天，山深多鑛。隸波斯有年，因波斯國王與俄羅斯交兵，徵國中年不及壯之丁盡入行伍，諾尼阿人憤怨背叛。原欲自制方面，不意復爲俄羅斯所得，建爲諾尼阿部。時乾隆末年，猶有數部落屬於波斯。至道光八年，乃全歸俄羅斯。轄小部落二十。【略】《備考》曰亞爾美尼亞屬厄羅斯者又名黑里彎，東北界日爾日亞地，西連土耳基亞國，南接白爾西亞國。長寬皆約七百三十里，地面積方約九千九百里。【略】西北地名黑里彎。首部亦曰黑里彎。東南地名那各斯齊彎，首部亦曰那各斯齊彎。臣秋濤謹又案：《志略》以諾尼阿本屬土耳其，後稱兵叛土，俄羅斯征服之，收爲藩部，蓋不知諾尼阿即亞爾美尼亞分屬土耳其、波斯兩國，俄羅斯所取者乃波斯之舊屬，非土耳其之舊屬也。《志略》又曰土其耳國亞爾美尼亞，一作亞麥尼，在古爾的斯丹、美索不達迷亞兩部之北，阿臘山在其境內，峯壑險峻，洞峽幽深，水漲則巨舟泊於峯，當雲擾時，其地被兵絕少，故戶口較他部獨繁。其民半奉耶蘇教，勤於商賈，家有恆產。會城曰黑爾斯倫，一作葉西倫，地氣寒甚，七月中即見雪。巴牙息在山腳，居民之學館也。平地近河曰地里北客城，與鄰國通商。山內古耳得族建堡於洞壑之間，素爲盜巢云云。是即土耳其之屬部名同而地異者，合而考之，可證其非一地已。乾隆末年，諾尼阿爲俄羅斯南新藩五部之一。道光初年爲南新藩八部之一。道光末年屬高加索路。

全境八到：東至日爾日亞部界，南至土耳其國界，西至黑海，北至日爾日亞部界，東北至日爾日亞部界，東南至波斯國界，西南至土耳其國界，西北至義米勒多部界。

納希斯丹。臣秋濤謹案：納希斯丹，高加索路所屬九部中之一部也。《總記》所載同此名，《志略》作達日斯丹，《備考》作達爾斯丹，《全志》作達其但，皆一地也。《元史》記西北地名有的希斯丹，即此。《總記》云納希斯丹部東界裏海，南界巴社，西界諾尼阿，北界薩加社。近海岸土膏沃。領小部落十有三。《備考》曰達爾斯丹緯度自赤道北四十度三十三分起，至四十三度四十八分止，經度自佛郎西國東四十三度三十分起，至四十六度四十分止。東枕加斯比約海，西連西爾加西亞、日爾日亞二地，南接是爾彎地，北界高加索會城。長約九百三十里，寬約二百二十里，地面積方約一萬二千里。【略】首部名沽巴。嘉慶年間爲南新藩。道光末年隸高加索路。

全境八到：東至裏海，南至日爾日亞部界，西至日爾日亞部界，北至薩加社部界，東北至裏海，東南至是爾彎部界，西南至日爾日亞部界，西北至薩加社部界。

亞巴西亞。臣秋濤謹案：亞巴西亞，高加索路所屬九部中之一部也。《志略》、《備考》所載幷同此名，《全志》作古里利，實一地也。《備考》曰亞巴西亞，緯度自赤道北四十二度三十分起，至四十四度四十五分止，經度自佛郎西國東三十四度四十八分起，至三十八度二十一分止。東至明哥勒里亞地，西連西爾加西亞地，南枕黑海，北界高加索山。長約八百餘里，寬約五百里。【略】地列二名：一曰大亞巴西亞，諸酋統攝各分部落；一曰小亞巴

西亞，隸厄羅斯國兼攝。道光初年爲南新藩，道光末年隸高加索路。

全境八到：東至高加索部界，南至黑海，西至黑海，北至高加索部界，東北至高加索部界，東南至明哥里部界，西南至黑海，西北至阿索富城界。

薩加社。臣秋濤謹案：薩加社，高加索路所屬九部中之一部也。《總記》、《志略》所載幷同此名，《志略》云一作色爾各設，一作額勒阿西，又云薩加社、諾尼阿、日爾日三部近年又分爲八部，一曰西爾加西亞。《備考》亦有西爾加西亞部。駁其方隅，則西爾加西亞即薩加社，譯字偶殊，實一地也。《總記》曰：薩加社部境內崇山峻嶺，最高曰高加薩斯山，千三百二十丈，終年積雪。土不饒而宜麥。領小部落十有四。首部曰摩斯諾，設有礮臺。地極崎嶇，自俄羅斯闢山石，造橋梁，五年始蔵。設總領一人，及玉士領千五百名。玉士領，武官也。所乘馬皆雄壯善走，兵器弓矢鳥銃，甲堅能禦銃彈。所有奴僕分二等，一備戰陣，一司耕作。其備戰陣之奴僕多至萬人，修偉趫捷。女多妍麗，出則以布蒙面，而躡木屐。童女則皮束，下體釘以銀扣，俟嫁時夫親釋之。生兒女三四歲，親朋即抱去撫育，教習事業，無異親生。男至堪臨陣，女至可婚配，始還其父母，謂親自鞠養，恐其溺愛也。機士臘小部落瀕氏力河，市埠萬家，而都魯機之阿敏阿人十居七八。產絲髮及酒。《志略》曰：阿斯達拉干之南曰薩加社，在高加索山之陰，種人居巖谷，不事耕作，貧甚而性特悍猛，習於剽劫。鄉皆土堡，自練丁壯爲兵，梗令揭竿時時有之。我軍收捕往往挫衂，僅羈縻以固邊圉，不能使之馴擾也。《備考》曰：西爾加西亞緯度自赤道北四十一度五十二分起，至四十五度十一分止，經度自佛郎西國東三十四度二十分起，至四十四度四十五分止。東枕加斯比約海暨達日斯丹地，西界黑海，南接日爾日亞地，北連高加索山。長約二千里，寬約五百里，地面積方約二萬七千七百三十里。烟戶二億六萬餘口。【略】地列兩名，一曰大加巴爾達，一曰小加巴爾達。嘉慶年間爲南新藩。道光末年隸高加索路。

全境八到：東至裏海，南至日爾日亞部界，西至明哥里部界，北至高加索部界，東北至高加索部界，東南至納希斯丹部界，西南至義米勒多部界，西北至明哥里部界。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東俄羅斯》 俄羅斯東據亞洲北境，西奄有歐羅巴殆半，幅員之廣，亘古未聞，洵五洲之大國，天下之雄圖也。所隸歐洲之地，茲不具論。其屬亞細亞者，亦已土地廣袤，非他國所能幾及。按俄屬亞洲北境爲西伯利，西起烏拉嶺，東距大海洋，中隔墨領峽與墨洲分畛域，北絕北冰洋，南抵黑龍江、外蒙古、烏梁海、科布多、天山南北路，與中華錯壤，西與西域回部相接壤。地分十二部，極東曰濱海省，省之西曰黑龍江，又西曰亞古斯科，曰貝加爾右，曰義爾古斯科，曰也尼塞斯科，曰多木斯科，曰德波斯科，曰塞米巴拉登斯科，曰亞克木林斯科，曰多爾加義，曰烏拉斯科。東西相距約六千里有奇，南北約五千四百里。【略】亞洲俄屬三分：一爲西伯利，其二爲西域回部，以弱不敵強，漸遭夷滅，俄廷分遣大臣鎮守，改爲納林等部，今且日偪阿富汗與波斯北境，頗有虎視眈眈之概。其三在裏海西、黑海東，統名高加索南地，以其在是山之陽也。地分四部：曰日爾日，曰是爾灣，曰義米勒多，曰俄屬亞爾美尼。會城名黑里灣。初亞爾美尼亦自立爲國，嗣土耳其奪據之。嘉道間，其東部轉爲俄人侵削，西部仍歸土王。

《西伯利東偏紀要》 查該國近分六大部，伯利居一，其夙稱東海濱省地，始卜於奇吉，繼遷於廟爾，光緒十年定於伯利，統轄乞塔、尼布楚、系劃該國東悉畢爾屬地。海蘭泡、海參崴系江吉二省屬地。四固畢爾拉塔。凡興安嶺以南黑龍江、烏蘇里江以東及三姓所屬海以外庫頁島諸地，皆隸焉。官職曰一泥拉拉固畢爾拉塔，每年俸帖四萬張，華人呼爲總督，亦稱大將軍，見其用漢文出示，冠以大俄國總理軍務統轄文武威鎮東海濱大將軍銜。現任系晫哄人，名巴蘭羅付，有大戰功，該國王深爲信任。聞其來東海時，該國王命其因地制宜，不必拘定成憲，凡無關於軍國大事者，無庸奏聞，故禁令律條，近來多所更改。進呈。

《五洲屬國紀略・俄屬亞洲圖爾齊斯坦》 德其士丹即圖爾齊斯坦，本浩罕地，約方一百萬里。【略】會城在塔什干，於諸省爲最大。【略】費爾干省約十萬方里。【略】內分四部，曰果岡特、烏爾日郎、阿的占、即安集延。烏士根。

烏拉士克七十萬方里。【略】同治七年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定分四部，曰烏拉士克、孤利弗士大尼、加勒米句、福士該、愛班士克。塞米烈成士克一名七河省，七十餘萬方里。【略】東南與中國以天山爲界，內分五部，曰射爾日攸勒、勾巴勒、加拉庫勒、維尼夜、納林。

塞米巴拉登士克，八十萬方里。【略】會城曰澳潑士斯。分五部，曰巴烏路大爾、塞米巴拉登士克、句克巴登士克、烏斯加蒙耨句士克、加爾加拉蘭士克。內有大米什哇村，爲哈薩克人通市之地。

阿克摩林士克，一百萬方里。【略】內分四部，曰阿克摩林士克、句克哲大、福奧耒士克、貝特羅巴烏羅士克。

帕米爾居中亞細亞之中，爲全地球最高之處，平原之地高一萬三千英尺。東接天山，南接伊瑪拉亞及興都哥士。過脉之嶺距地又四千至五千尺，距海面二萬五千五百尺。兩山毘連，內多深谷，故名帕米爾。環分大小部落無數，屬中國者爲喀什噶爾，屬俄者爲浩罕布哈爾，屬英者爲阿富汗、克什米爾。小部如達爾瓦斯屬浩罕，哈薩爾屬布哈爾瓦罕，羅善什克南屬阿富汗。蓋帕米爾爲中、英、俄三國屬部交界之地，自光緒二年俄據谷岡一地，漸圖南牧。而迤南一帶，自英廢克什米爾自主之權，漸向北展，所有查脫沙亞、三岡助等處，盡行歸順。光緒十七年，坎巨提與印屬之音底部搆衅，英遂進兵脅坎，廢置其酋。坎巨提即《志略》之乾竺特，每歲入貢中國沙金一兩五錢，頒賞大緞兩端，中國之屬部也。而英以爲久屬克什米爾，適俄亦遣兵至我蘇滿卡倫，迫令撤還。蘇滿卡倫在雅什里帕米爾，乾隆時窮追霍酋，立碑紀功之地也。後由使臣據理力爭，遂有勘界之議。俄英亦定《巴馬之約》。巴馬者，即帕米爾也。約共五條：一、肥多利湖亦名曹果爾。以東，英、俄勢力所至之處，應畫線分界，至該湖將近極東之處起，依山頂偏向該湖南緯，直至班豆赤克及奧塔白爾山峽；二、該線應由兩國派畫圖委員會同繪畫，并議定的確線形，應派護送兵數不得過足資保護之數；三、中國邊界形勢凡能在畫圖處用最便之法查明者，亦責成該委員將實情具報，使可與中國政府將附近該線地界定議；四、英俄約定英不得在畫線以北，俄不得畫線以南逞其權勢；五、英國勢力所及之處，在印度格許及由肥多利湖東頭起，畫至中國界線之間者，應作爲阿富汗之屬地，不得附屬英國，尤不准在該處派駐陸兵并設礮台。議約之後，由兩國派員會同畫界，於光緒二十二年七月竣事，所有阿富汗北界畫定，自海里特上之直爾飛喀起，至巴馬止，依一千八百七十三年英俄約中所載之線，直至肥多利湖止。

《出使日記續刻》卷七　〔清光緒十九年二月初八日記〕　俄羅斯所并回部，設爲新省者：曰烏拉勒士克省，曰費爾格拉省，一作費爾干省。曰舍彌爾夜貞士克省，曰聶爾大里雅省，曰舍彌巴拉丹斯克省，曰阿克摩蘭斯克省，曰都爾該省。

烏拉勒士克省，同治七年始定爲省。北界俄蘭布爾省，東界都爾該省，南界特郎加士邊省及裏海，西界阿士特拉岡省及沙馬惹省。地約七十萬方里，居民五十二萬。每歲產馬六十萬匹，牛羊駝稱是。

費爾格拉省，西南界乍拉福珊省，西北界聶爾大里雅省，東北界舍彌爾夜貞士克省，東南界喀什噶爾，南界巴馬。即帕米爾。地約十四萬方里，居民八十萬。爲圖爾齊斯坦著名沃土，內分四（五）部：曰勾岡特，曰馬爾，曰郎，曰阿的占，即安集延。曰烏士根。本勾岡特國地，同治三年，俄人得之，始改今名。

初九日記　舍彌爾夜貞士克省，一名七河省，北界舍彌巴拉丹斯克省，西界聶爾大里雅省、費爾格拉省，東南界中國。地約七十餘萬方里，居民八十一萬。東南與中國分界處，依天山爲限。每年出馬百萬匹，牛五十萬，羊六百萬。分五部：曰射爾日悠勒，曰勾巴勒，曰加拉庫拉，曰維尼夜，曰納林。

聶爾大里雅省，北界都爾該省、阿克摩蘭士克省，東界舍彌爾夜貞士克省、費爾格拉省，南界沙馬爾岡得省、布哈爾，西界機窪、鹹海。地約一百萬方里，居民一百十四萬，會城爲塔什干，在諸省中爲最大。歲出馬四十萬匹，牛三十三萬，羊三百五十一萬，駝二十五萬。熟田不及百分之一。游民以哈薩克人爲多，約七十餘萬。進出各貨值洋銀四百萬員，進貨以塔什干爲總匯，出貨以加乍蘭士克爲總匯。其地爲各族所雜居。

哈薩克人常侵擾俄界，俄人乃沿河設防，首設礮臺於加乍蘭士克，又設加爾麻克哲炮臺，年年進兵，浩罕之酋怒，與俄戰，不勝；未幾，哈薩克全部服於俄，浩罕愈孤危。咸豐十一年，俄得雅危孤爾岡。同治元年，得買爾介；二年，得阿烏離夜阿大、達爾給斯丹即圖爾齊斯坦。哲耒根，始設巡撫。四年，得塔什干。光緒元年，得乍拉福珊，浩罕遂亡。俄改其地爲今名。迄十二年，全有阿母河之境，于是并入此省焉。

初十日記　舍彌巴拉丹斯克省，北界兜波來斯克省，東北界兜耒斯克省及中國，南界舍彌爾夜貞士克省，西界阿克摩蘭斯克省。會城曰奧潑士斯，共八十萬方里，居民五十三萬八十餘人。境內大彌什窪村爲哈薩克人通市之

地。地分五部：曰巴烏路大爾，曰舍彌巴拉丹斯克，曰勾克拜丹斯克，曰烏斯加蒙耨勾斯克，曰加爾加拉蘭斯克。

阿克摩蘭斯克省北界兜波來斯克省，東界舍彌巴拉丹斯克省，南界聶爾大里雅省，西界都爾該省。共一百萬方里，居民四十六萬三千餘人。地分四部：曰阿克摩蘭斯克，曰勾克哲大福，曰奧末斯克，曰貝特羅巴烏羅烏斯克。

都爾該省，未詳。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五・亞細亞俄羅斯一》 德波斯克省：德波斯克，徐《志》德波爾斯科云：與海東部之亞爾干日、疴勒內、白爾摩等部相連，以烏拉嶺爲界。地氣寒甚。產金、銀、銅、鐵礦。《西比利亞大地志》後稱《西志》。德波斯克省云：東至也尼賽斯克省，多木斯克省，南至賽密坡拉廷斯克州、阿古母棱斯克州，北臨北冰洋，西界烏剌爾山以接歐俄。爲府十：曰德波利斯克，曰拜來埽夫，曰蘇爾克特，曰伊錫穆，曰庫爾干，曰朱喀林斯克，曰塔喇，曰都凌斯克，曰朱緬，曰雅爾拖羅斯克。歸內務省直轄管區。繆《編》拖波爾司克云：大省。北北冰海，南土爾該司克、阿克模林司克，東託穆司克、野尼塞司克。距比得堡二千九百九十三里。有烏拉爾山、倭別河、伊爾推什河、拖波爾河、入伊爾推什河。伊什穆河、益攝提河、他勿達河、吐拉河、喀西穆河。先謙案：即雷《志》之德波斯克也。二漢、三國、晉堅昆國地，北魏西突厥地，唐都播國，一作都波。五代、遼轄戛斯國地，金乃蠻部地，元蒙古諸王封地，明爲都莫斯、細密里也國都，後幷於俄。《一統志》諸書作托波爾，理藩院《則例》作托博勒，《異域錄》作托波兒，《總記》作都莫斯，一作都莫司，《備考》作德波爾斯各鎮，《龍沙紀略》作脫博斯奇，以上見《備乘》。胡《圖》作脫博耳和屯，《萬國圖》作託博耳士克，《漢文圖》作拖保爾斯克，《世界地學》作脫毋鉢士，《外國地理》作駝末斯古，辻《志》作透薄兒斯克，吳《志》作脫鉢士，周《志》作脫簿爾斯克，謝《志》作多波勒斯革。又《備乘》云：《新唐書》引賈耽所記，由中受降城至回鶻牙帳，又正北如東過雪山至骨利幹，又西十三日行至都播部落。又云：骨利幹、都播二部北有小海，冰堅時馬行八日可渡，海北多大山，其民狀貌甚偉，風俗類骨利幹，晝長而夜短。訾察方隅，是都播在骨利幹之西，處小海之南，與托波爾疆域符合。辻《志》、《世界圖》作透薄兒斯克，《列國》、《學會》二圖作托波兒斯克。雷《志》云：面積五十三萬九千六百六十英方里。辻《志》云三百二十六萬三千百八十方里，《西志》云面積百四十七萬千七百四十五平吉米突。繆又云：在經度八十五度五十三分，緯度赤道北五十八度十二分，方二萬六千二十一密律。【略】《西志》云：德波利斯克府在北緯五十八度十二分，東經六十八度十五分，德波爾河、額爾齊斯河會流處，爲航行必由之地。【略】唐時曰都波，距今府地三吉米突有韃靼部酋宮殿，庫程汗妃居之。耶爾麻攻西伯利亞時，始爲哈薩克兵所毀。千五百八十七年，俄將朱爾古建德波利斯克寨亦作塞，下同。於德波爾河口。千五百九十年，爲西伯利亞首府。千六百九十六年，統轄西伯利亞全地。千七百八年，幷轄白耳穆省、烏雅特喀省。後以河流漫溢，移今地。千七百八十二年，設西伯利亞總督府。千八百二十四年，總督移疴慕斯克府，此府不如昔盛。千八百七十年，屬內部落六百八十五村，大部落曰得密楊村。

拜來埽夫府，在北緯六十三度五十六分，東經六十五度五分，索斯瓦河左岸之窩根喀河口。附近地勢高燥。【略】千五百九十三年，俄人爲徵收毛皮稅特設此府於俄斯札庫部落之蘇模克特窩西，左近人民專以牧畜漁獵爲生。千八百六十七年前，所轄部落百三十村，蘇爾克特府亦屬之，近則商務日衰，且無製造場。

又 蘇爾克特府在北緯六十一度十五分，東經七十三度三十分，俄比河右岸。【略】昔有俄斯札庫酋長巴爾達克居此。千五百九十五年，俄將票土爾取之，改造城池，以俄比河支流蘇爾克特之名名之。先是哈薩克兵據此地，進略向北冰洋岸至揭的河畔，征服俄斯札庫及薩墨額土人，徵其毛皮稅。後疏於經營，此府日即頹敗。千八百六十七年，始屬德波斯克省。部落百三十村。

伊錫穆府在北緯五十六度六分，東經六十九度二十七分九秒，伊錫穆河左岸，河流環其三面，【略】部落四百九十七村。

庫爾干府在北緯五十五度二十六分，東經六十六度二十三分九秒，德波爾河左岸高地。【略】此堡塞未設伊錫穆哨綫前，屢爲奇爾稽思野人擾亂。後哨綫南進，始免兵革。千七百八十二年來屬，部落四百十四村。

又 朱喀林斯克府在北緯五十五度五十二分，東經七十二度十四分九秒，伊錫穆河左岸之朱喀拉河口旁近。【略】部落三百二十六村，人口最多者曰祿比古村。

塔喇府在北緯五十六度五十四分五十二秒，東經七十四度二十三分四十六秒，亞哈爾喀河、額爾齊斯河會流處。【略】千五百九十四年，俄主比俄土爾命建塔剌寨於塔喇河口，以進討奇爾稽思。千六百六十九年，以水患移今地，後改爲府。部落四百十一村。

都凌斯克府在北緯五十八度三分，東經六十三度二十分，登拉河右岸。其西部爲西伯利亞航行輻輳之所，【略】此府距白爾穆省爲近，距伊爾比都府僅六十四吉米突。俄人未略此地以前，已有韃靼酋長都城，土人以爲成吉思汗所建，稱成吉思汗城。千六百年，俄將里哈勤於此築新寨，改名都凌斯克。初，俄時那爾麻至登拉河岸大敗韃靼兵於此，後以此府當白耳穆通西伯利亞要衝，俄主加他鄰第二命由下諾哥羅都府至烏剌爾鑛山一帶，沿途植樺，至此府止。自是人口驟增，成爲都會。嗣俄疆日擴，西伯利亞改南由朱緬府行，此地大衰。部落三百七十四村。

又　朱緬府在北緯五十七度十分，東經六十七度三十三分，登拉河兩岸。【略】部落七十二村。

雅爾拖羅斯克府在北緯五十六度三十九分，東經六十六度二十分，德波爾河左岸伊克乞河口。【略】千六百三十九年，俄人特設雅爾多羅斯克寨於此，防喀爾瑪克人，今爲府。部落三百九十二村，珠拉弗列窩村尤盛，民業耕牧。案：據二《圖》拖波爾司克西北有貝里索，即《西志》之拜來帰夫，繆之別略作甫，《世界圖》作百勒索夫。其正西有圖林斯克，《學會圖》無。即《西志》之都凌斯克，《世界圖》與《西志》同，曹典球云都凌斯克在登拉河右岸，《英文圖》著其名音叶，而經緯度亦合；野口保興《地誌》云都凌斯克在狄穆演上流，爲纊業地。又鄒譯《亞洲北段圖》土拉河中流右岸北緯五十八度三分、京師西五十二度五十分有圖林斯克，即都凌斯克也。又西南有狄穆演，即《西志》之朱緬，繆之裘冕，《備乘》所稱底穆彦斯歸和屯也。《講義》云：狄穆演臨託波兒河中流，曹典球云：當云在託波兒支流圖喇河中流。有各種製造所及造船所，產物以革皮、毛氈爲最，此府當貿易交通要路，歐俄貨物自此裝入船隻，由俄比河水路運輸各處。人口三萬。又西南有雅魯托魯甫斯克，即《西志》之雅爾拖羅斯克，繆之雅魯妥羅復司克，《世界圖》作呀郎特路斯克。又西南有庫爾干，與《西志》合，即繆之枯爾干，《世界圖》作庫耳干。其南有伊什穆，與繆合，即《西志》之伊錫穆。又南有求喀林斯克，即《西志》之朱喀林斯克。托波兒斯克之東南隅有土拉，即《西志》之塔喇，繆之他拉，《世界圖》作塔魯。又東北有蘇爾古特，即《西志》之蘇爾克特，繆之蘇爾姑特，《世界圖》與二《圖》同。又徐《志》云多木斯科一作多僕。在德波爾西南，與東海部之白爾摩，疘倫不爾厄等部接壤，其南與西域之哈薩克回部毗連，游牧者時來侵掠，雖有防兵不能禁也。我有大酋駐此，總理東方，兼督鑛務。先謙案：《備乘》云：多木斯科部，二漢、三國、晉堅昆國地，北魏西突厥地，五代、遼轄戛斯國地，金乃蠻部地，元蒙古諸王封地，明細密里也國地，後幷於俄。內府《圖》作都捫，南《圖》作都悶，《異域錄》作圖敏，《海國圖》作土鄰邑，《北徼考》諸書作多木斯科，與徐合。今《西志》、繆《編》及雷《志》皆無此省，自是省幷。《備乘》又載《異域錄》略云，自托波兒起程，由厄爾齊斯河向西南入托波兒河，溯流越九宿至圖敏，自此西北由土拉河溯流五百餘里抵鴨班沁，捨舟陸行，蓋多木斯科地，居托波兒河、土拉河間，在托波爾城西南，亦一都會也。先謙案：土拉，二《圖》作圖拉，與《西志》登拉皆一音之轉，《亞洲北段圖》作圖喇，其托坡兒、圖喇二河間又有塔甫達河。托穆斯克即徐《志》多木斯科。在塔甫達河左岸，北緯五十八度五十分，京師西五十二度五分。據二《圖》托波兒斯克省西托穆斯克，其東南爲托穆斯克省，證之《備乘》，康熙間俄圖托波兒西、圖敏東南托穆斯科，乾隆初俄圖托博爾西、都們。乾隆末俄圖作都莫斯，其二未詳。東南托穆斯歸，嘉慶間俄圖德波爾斯科西、多木斯科東南疘慕斯科，道光初俄圖德波爾斯各西、多木斯各東南疘慕斯各，道光末俄圖德波斯科西多木斯科，東南疘慕斯科，托波、托博、德波，一也。東南之托穆疘慕自當爲多木斯克省，見下。其西之圖敏、都們、都莫、多木，稽合方位即托穆斯克無疑。而《西志》諸書不言，蓋衰息久矣。又《講義》託波兒所克省下有疘慕斯克，云爲西部西伯利亞首都，位厄爾齊斯河上流，人口三萬八千，乃大鐵道中央停車場，農產饒多，牧畜亦盛云。首都者，謂總督駐地，與上《西志》德波利下總督移疘慕斯克府語合，二《圖》亦有疘慕斯克在托波兒斯克之南，與《講義》合，徐《志》多木斯科有『大酋總理東方』一語，又誤以疘慕事移之多木也。惟《西志》後無一語及此府情形，繆《編》亦無，殊不可曉，再考。

多木斯克：先謙案：雷《志》多木斯克惟《西志》相同，繆作託穆司克，徐作疘慕斯科，又誤東爲西，以致錯亂，今一以圖志正之。多木斯克，徐《志》云：疘慕斯科一作東色。在也尼塞之東，地頗豐饒，善釀酒，人多沈湎，南境抵外興安嶺，與烏梁海各部接壤。先謙案：『東』是『西』之誤。《西志》多木斯克省云：東至也尼賽斯克省，南界科布多，西南至賽密坡拉廷斯克州，西北至德波利斯克省，爲府六：曰多木斯克，曰巴爾那馬耳，曰比斯克，曰喀尹斯克，曰庫斯乃資克，曰麻林斯克。歸內務省直隸管區。繆《編》託穆司克云：大省，西北抡波爾司克，東北野尼塞司克，南仙米帕拉停司克，東南中國科布多布倫託海諸邊境，距比得堡四千百八十五里，此與上爲西悉畢爾。有阿爾泰山、倭別河、託穆河、《備乘》云：託穆河西流入額爾齊斯河，誤。額爾齊斯即伊爾推什，自西來會倭別，託穆自東來會倭別，其間相距二千餘里何？蓋誤以抡波爾河爲託穆河。比牙河、入倭別。喀吞河、抡迷河、入倭別。楮林河、入倭別。克乞河、即揭的河，入倭別。拖拉河、入伊爾推什。長湖、切烈慈湖。比牙河發源。先謙案：即雷《志》之多木斯克也。二漢、三國堅昆，呼偈二國地，北魏契骨國，隋結骨國屬西突厥。唐黠戛斯國，貞觀二十二年內附，設堅昆都督府。五代轄戛斯國，金吉利吉思部，元吉利吉思、烏斯等部地。國朝崇德間隸俄。《四裔考》諸書作托穆斯科，《內府圖》作托穆斯歸，《總記》作科利弗，《備考》作疘慕斯各，《全志》作疘慕斯科，與徐合。以上見《備乘》。《異名記》作拖木士克，慕《志》作疘穆斯克，辻《志》作通母斯克，周《志》作拖母斯克，吳《志》作脫姆士，《漢文圖》作叨母司克，胡《圖》作託穆斯歸和屯，謝《志》作盾斯革，《列國》、《學會》二圖作托穆斯克。雷《志》云：面積三十三萬千百六十英方里。辻《志》云二百萬二千四百方里，《西志》又云面積八十五萬二千五百二十三平吉米突，繆又云經度百二度三十六分，緯度赤道北五十六度三十分，方萬五千四百七十六密律。【略】《西志》又云：多木斯克府在北緯五十六度三十分，東經八十四度五十八分九秒，多木河岸。【略】千六百四年，韃靼太陽汗降俄，俄建多木斯克寨以鎮撫韃靼及奇爾稽思人。奇爾稽思人反覆無定者百餘

年。此寨雖爲西伯利亞第一要害，然自也尼賽斯克府、庫拉斯諾雅爾斯克府建立後，此府不甚關涉兵事，而人口益盛。【略】千七百九十七年，屬德波利斯克省。千八百四年來屬，爲首府。部落六百八十五村。那里穆府、哥騾瓦府、波古魯土村尤著。那里穆府在北緯五十八度五十四分，東經八十一度五十分，俄比河東。卑低多樹林。市街人二千口。千五百九十六年，爲鎮撫俄斯札庫人建那里穆寨，由德波利斯克將軍統轄。千七百八年屬西伯利亞省，後來屬。哥騾瓦府，在北緯五十度二十一分，東經八十二度四十六分九秒，查烏斯河岸。【略】千七百十三年，特建哥騾瓦寨以防奇爾稽思人。千八百二十二年，因多木斯克爲省首府，其寨遂廢。波古魯土村在府西北俄比河岸，人千四百餘口。

巴爾那烏耳府，在北緯五十三度二十分，東經八十三度五十分，俄比河、巴爾那烏耳河交會處。

又　比斯克府在北緯五十三度二十分，東經八十三度五十分，比雅河右岸。【略】千七百九年，俄人始建比斯克塞以鎮撫本地。千八百六年爲府。【略】區域內有由朱雅河谷地通科布多道。部落千二百三十村。

喀尹斯克府，在北緯五十五度二十七分，東經七十八度十八分，疴慕河岸。【略】千七百二十二年，俄建喀尹斯克塞以防喀爾瑪克、奇爾稽思人侵掠。千七百八十二年，移今地爲府。

庫斯乃資克府，在北緯五十三度四十六分，東經八十七度十四分，多木河右岸。【略】千六百十七年，俄官哈拉模等設庫斯乃資克塞於多木河左岸。其地本屬韃靼，時哈薩克兵以韃靼人鍛冶之巧，稱爲庫斯乃資，卽鍛工之義。後爲準噶爾侵掠，遂移今地。初屬西伯利亞省，又屬德波利斯克省，千八百四年來屬。韃靼喀爾瑪克未降俄以前，此府爲兵事必爭之地。

又　麻林斯克府，在北緯五十六度十分，東經八十八度，奇雅河左岸。【略】昔爲麻林斯克村，千八百五十年爲府。【略】案：《元祕史》卷六所稱脫忽木地面，李文田以爲卽托穆斯科，託穆與脫木正對音也。據《列國圖》托穆斯克府西南有科里文，卽繆之可雷灣，《西志》之哥羅瓦。《學會圖》無。又南有巴爾瑙爾，《學會圖》及《講義》同。卽雷之巴拿爾、繆之巴爾勒、烏勒《西志》之巴爾那烏爾，《世界圖》與《西志》同。又南曰布斯克，卽繆之畢斯克、《西志》之比斯克，《世界圖》作畢乙斯克。《學會圖》無。托穆斯克之南有木叟特斯克，卽繆之烏理迎斯克、《西志》之麻林斯克，《世界圖》與《西志》同。《學會圖》無。又東南有庫茲捏次克，《學會圖》同，卽繆之姑自聶茨、《西志》之庫斯乃資克，《世界圖》作庫資乃資克。托穆斯克之西有肯斯克，《學會圖》同，卽繆之喀迎斯克、《西志》之喀尹斯克，《世界圖》與《西志》同。

又　歐喀次克，雷《志》云：面積二百八十萬七千六百五十英方里。【略】先謙案：此總下文歐喀次克、也尼塞司克、雅喀次克言，蓋俄國最初之制，下黑龍江省同。

歐喀次克：歐喀次克，徐《志》云：義爾古德斯科一作耳谷。在疴慕之東，地極廣大。【略】《西志》義爾古德斯克云：北至雅克德斯克州，東至後貝加爾州，南界唐努烏梁海，西至也尼賽斯克省。爲府五：曰義爾古德斯克，曰巴拉崗斯克，曰下烏廷斯克，曰上聯斯克，曰吉連斯克。歸東部西伯利亞總督管區。繆《編》伊爾古特慈克云：大省，東北雅古特司克，西北野尼塞司克，東雜拜噶爾斯克，南中國所屬蒙古境庫蘇古爾噶湖、薩彥山。【略】先謙案：卽雷《志》之歐喀次克也。二漢、三國丁零國，北魏高車，柔然二國北境，隋突厥北境。唐鞠國，又爲木馬突厥，屬黠戛斯。五代爲黑車子，遼黠戛斯屬地，元昂可剌東境，明加大閣辣東南境，國朝崇德間隸俄。《內府圖》作伊爾古斯歸，《綏服紀略》諸書作額爾口，繆云：以額爾口河得名。額爾口河卽伊理木河，經伊理木城，故以水名爲城名，蓋其屬地也。此省舊爲蒙古布烈特種族所居，今其人猶衆，語言與外蒙古近，庫倫官卽以蒙古人作譯，或布烈特因以額爾口名之。《異域錄》作尼爾口，一作厄爾庫，又作額爾庫，《海國圖》作額爾古克，《全球說》作阿爾古克，《龍沙紀略》作尼爾若斯，《備考》作義爾古德斯各，《全志》作義古斯科，以上見《備乘》。胡《圖》作伊爾古斯歸和屯，《平方圖》作伊爾庫次克，吳《志》作以路庫，慕《志》作義庫次克，《圓球圖》作歐庫資克，周《志》作歐哥孜克，辻《志》作諾庫斯克，謝《志》作耳古資，《列國》、《學會》二圖作伊庫次克。雷《志》云：面積二十八萬七千六十英方里。《西志》又云：面積八十萬千九十八平吉米突。繆又云：在經度百二十一度五十六分，緯度赤道北五十二度十六分，方萬四千五百四十二密律。【略】《西志》云：義爾古德斯克府在北緯五十二度十六分，東經百四度十六分九秒，昂噶剌河右岸。【略】千六百五十二年，俄人宜萬建冬居場於昂噶剌河一島，曰義爾古德斯克，徵土人毛皮稅。千六百六十一年，築塞於昂噶剌河右岸，仍其名，以備土人。千六百八十六年，改爲府。千六百九十五年，爲布哩雅特人所襲毀。千七百六十五年，初置知事。千七百九十一年，學校特設支那、滿洲、日本語學科。千八百二十二年，建砲臺以防禦昂噶剌河。

又　巴拉崗斯克府在北緯五十三度四十三分，東經百三度十九分，義爾古德斯克府西北十九吉米突之處。

又　下烏廷斯克府在北緯五十四度五十五分，東經九十九度二分九秒，烏達朱那河右岸。【略】千六百六十四年，因徵布哩雅特人毛皮稅，建下烏廷斯克塞。千八百二十二年爲府。民居多在西伯利亞國道附近，昂噶剌河沿岸尤多，西南爲土人游牧地。

又　上聯斯克府在北緯五十四度，東經百五度三十分，勒那河右岸與克聯格河口

相對。【略】千六百三十一年，哈薩克兵瓦西里建上聯斯克塞以備土人，後布哩雅特人屢攻不克。千七百七十五年，始爲府來屬。部落在勒那河、貝加爾湖岸居多。

又　吉連斯克府，在北緯五十七度四十七分，東經百八度三分，勒那河右岸。【略】千六百五十五年，建吉連斯克塞。越二十年，爲府。【略】案：據《世界圖》諸庫斯克之北有巴拉岡斯克，與《西志》合，即繆之巴拉干司克。二《圖》無。又東北，《列國圖》有威沙連斯克，即《西志》之上聯斯克，繆之曰爾霍連斯克，《學會圖》無。《世界圖》與《西志》同。又東北，二《圖》有克連斯克，即《西志》、繆《編》之吉連斯克，《世界圖》與《西志》、繆《編》同。伊庫次克之西，二《圖》有下烏丁斯克，即《西志》之下烏廷斯克，繆之尼日爾金司克，《世界圖》作下烏請斯克。又西北，《列國圖》有伊里穆斯克，即繆之伊里穆。《學會圖》無。

也尼塞斯克：　也尼塞斯克，徐《志》云：也尼塞斯科一云云益士。在德波爾之南，多木之東。【略】《西志》也尼賽斯克省云：北臨北冰洋，東至雅爾德斯克州、義爾克德斯克省，南界科布多，西至多木斯克省、德波利斯克省。爲府六：曰庫拉斯諾雅爾斯克，曰也尼賽斯克，曰堪斯克，曰阿青斯克，曰密努新斯克，曰土爾干斯克。歸東部西伯利亞總督管區。繆《編》埜尼塞司克云：大省，北北冰海，南薩彥山，外蒙古科瑣甘、烏布薩兩湖之間，西拖波爾司克、託穆司克，東雅古特斯克、伊爾古特斯克。【略】先謙案：即雷《志》之也尼塞斯克也，西距以《西志》、繆《編》爲是，徐《志》德波爾南、多木東者誤。二漢、三國丁零地，北魏高車北境，隋骨利幹國，唐玄闕州，後更名余吾州，五代胡蘆河及牛跳突厥，元昂可剌；明加大閣辣，爲喀木尼堪部所居地，國朝崇德間隸俄。《一統志》諸書作伊聶謝柏興，《內府圖》作惹尼色斯歸，《北徼考》作伊聶謝斯科，《備考》作也尼塞斯各，《全志》作也尼斯科，以上見《備乘》。胡《圖》作惹尼塞斯歸和屯，吳《志》作耶尼設士州，《萬國圖》作煙尼塞士克，辻《志》作恩尼西斯克，周《志》作哀尼衰雨孜克，謝《志》作延伊巴斯革，《漢文圖》作厓尼賽司克，又名克拉斯那也，《平方圖》作耶呢色斯克，《列國》、《學會》二圖作葉斯塞司克。雷《志》云：面積六十八萬七千百九十英方里。《西志》又云：面積二百五十七萬二千四百八十六平吉米突。繆又云：在經度百九度四十六分，緯度赤道北五十八度二十七分，方四萬六千六百九十九密律。【略】《西志》又云：庫拉斯諾雅爾斯克府在北緯五十六度一分，東經九十二度五十五分，也尼賽河、喀札河交會處河中有紅巖石，故稱庫拉斯諾雅爾斯克，即紅巖意也。【略】舊爲喀札部韃靼人游牧地。千六百二十八年，俄將得孟斯機取之，築庫拉斯諾雅爾克斯塞，原屬西伯利亞省，改屬德波利斯克省，又屬多木斯克省。千八百二十二年，置也尼賽斯克省，爲首府。部落百三十村。

又　也尼賽斯克府在北緯五十八度二十五分，東經九十一度四十六分，也尼賽河左岸，有水患。【略】舊爲俄斯札庫人游牧地。千六百十八年，俄主亞歷山命其臣彼得建築壘塞，名曰也尼賽斯克。千六百七十八年，改爲府，屬德波利斯克省。千八百二十二年來屬。

又　堪斯克府在北緯五十六度十分，東經九十五度四十九分，堪河、塔來河會流處。【略】千六百二十八年，駐庫拉斯諾雅爾斯克府俄將得孟斯幾在堪河岸擇建塞柵，征游牧此地之古特人。千六百四十年，移今地。

又　阿青斯克府在北緯五十六度，東經九十度三十分，朱累模河右岸。【略】千六百四十二年，俄將土哥聶夫斯幾建塞於由斯河岸。千六百八十二年，火災，移今地。千八百二十二年，爲府來屬。

又　密努新斯克府在北緯五十三度四十二分，東經九十一度四十四分，密努新河岸。【略】部落三百七十五村。

吐爾干斯克府在北緯六十五度五十五分，東經八十七度二十九分，距吐爾干河二千一百米突，距也尼賽河八千五百米突。【略】先是本地爲冬居場，千六百六十一年始爲府。部落甚少。【略】案，據《列國圖》，克拉斯那也斯克即《西志》之庫拉斯諾雅爾斯克，繆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吳《志》作庫蘭士納，又《學會圖》作克拉斯那也爾斯克，《世界圖》作苦拉士耦那斯克。其北有葉尼塞斯克，《學會圖》同，即《西志》之也尼賽斯克，繆之野尼塞司克，雷所云要區也。《世界圖》作恩尼西斯克。又北有土魯琛斯克，即《西志》之吐爾干斯克，繆之吐魯汗斯克，《世界圖》與《西志》同。《學會圖》無。克拉斯那也斯克之東有干斯克，即《西志》、繆《編》之堪斯克，《學會圖》無。《世界圖》同。克拉斯那也斯克之西有阿臣斯克，《學會圖》同。即《西志》之阿青斯克，繆之阿陳司克，《世界圖》與《西志》同。克拉斯那也斯克之南有米奴森斯克，即《西志》之密努新斯克，繆之米奴新司克，《學會圖》無。《世界圖》與《西志》同。

雅喀次克：　雅喀次克，徐《志》亞古德斯科一作牙谷。云：在義爾古德之東南境，抵外興安嶺，與黑龍江接壤。【略】《西志》雅克德斯克州云：北臨北冰洋，東至沿海州，南至黑龍江州，後貝加爾州，西至義爾古德斯克省，也尼賽斯克省。爲府五：曰雅爾德斯克，曰俄來克明斯克，曰惟綠伊斯克，曰上延斯克，曰郭列穆斯克，歸東部西伯利亞總督管區。繆《編》雅古特慈克云：小省，北北冰海，南伊爾古特慈克、禘拜噶爾、阿穆爾司克，東卜里摸爾司克。【略】先謙案：即雷《志》之雅喀次克也。二漢匈奴東北境，三國鮮卑地，隋突厥地，唐鞠國北境，五代爲韃劫子，明加大閣辣東境，國朝崇德間隸俄。《聖訓》作雅庫，《內府圖》作惹鞠斯歸，莊廷旉《地圖》作惹匐，《總記》作雅古薩，《備考》作亞古德斯各，《全志》作亞古斯科，以上見《備

乘》。慕《志》作雅荷次克，辻《志》、《世界圖》作訝庫斯克，一作牙庫斯多，謝《志》作亞古資，吳《志》作亞庫，周《志》作野哥改克，《西洋史要》作雅固咨克，《萬國圖》作雅庫特士克、《列國》、《學會》二圖作雅庫次克。雷《志》云：面積百五十三萬三千四百英方里。《西志》又云：面積三百九十三萬八百十平吉米突。繆又云：在經度百四十七度二十四分，緯度赤道北六十二度一分，方七萬千三百五十八密律。【略】《西志》又云：雅克德斯克府在北緯六十二度，東經百三十度，勒那河谷地東部，爲西伯利亞大都會。【略】千六百三十二年，俄人彼得白給土至勒那河，征服雅克一作古。德人，建雅克德斯克塞，徵毛皮稅。後十五年，移今地，屬也尼賽斯克將軍轄。千六百四十年，特置將軍一。時將軍皆虐待土人，或強令移居，希圖私利。千七百八十三年，以要塞司令官代之，積弊依然。是年改爲義爾古德斯克首府。千八百二十一年，分西伯利亞爲東西兩部，屬東部，爲州首府，轄府五。千八百四十九年，以鄂和達斯克地方隸本府轄。

俄來克明斯克府在北緯六十度二十分，東經百二十一度，勒那河左岸。【略】千六百三十五年，也尼賽斯克府哈薩克兵遠征俄來克麻河，於河口對岸建俄來克明斯克塞，徵毛皮稅，且爲征黑龍江屯兵處。後移今地，爲府。

惟綠伊斯克府在北緯六十三度四十五分，東經百二十度三十五分。

又　上烏廷斯克府在北緯六十三度四十五分，東經百三十三度五十一分，雅那河岸。【略】如薩西威爾斯克村、西干斯克村、布倫村皆部落稍大者。

郭列穆斯克府在北緯六十七度十分，東經百五十四度五十分九秒，郭列穆河左岸。【略】案：據《列國圖》雅庫次克在省中央偏南，其西南有俄列克米斯克，即《西志》之俄來克明斯克、繆之倭列克明司克，《學會圖》無。《世界圖》作鄂勒克民斯克。雅庫斯克之西有威呂斯克，即《西志》之惟綠伊斯克、繆之惟雷司克，《學會圖》同，《世界圖》作惟里烏伊斯克。雅庫斯克之北，《世界圖》有委爾口宴斯克，即繆之唯爾何沿司克，亦即《西志》之上延斯克，二《圖》無。《西志》雅那河，繆作牙拿，《世界圖》作訝那，二《圖》作雅拿，此地在雅拿河上，惟二《圖》限超占斯克，方位證合，蓋唯爾河沿司克異名也。雅庫斯克之東北，《列國圖》有上、中、下科里木，在科里馬河上，即《西志》之鄂列穆斯克、繆之上、下科雷木司克，《學會圖》止有下科里木斯克，《世界圖》作可禮穆斯克。

黑龍江省，雷《志》云：面積百十五萬五千四十英方里。

又　脫倫司貝加爾：脫倫司貝加爾，《西志》云：後貝加爾州北至雅克德斯克州，東接黑龍江州及滿洲，南界外蒙古，西至義爾古德斯克省。爲府五：曰乞塔，曰尼布楚，曰上烏廷斯克，曰色楞格斯克，曰巴爾固靜。歸沿黑龍江總督管區。繆《編》褁拜噶爾克云：小省，西北伊爾古特慈克，北雅古特司克，東北阿穆爾，東南中國興安嶺，額爾古納河，正南車臣汗境。【略】先謙案：即雷《志》之脫倫司貝加爾也。吳《志》作薩貝加，謝《志》作脫蘭司巴伊革利亞，《萬國圖》作特蘭士拜喀爾，《漢文圖》作特蘭斯拜開爾，辻《志》、《世界圖》作外貝加爾，周《志》作貝加爾外州，《列國》、《學會》二圖作薩拜喀勒。雷《志》云：面積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七十英方里。《西志》又云：面積六十二萬三千八百五十二平吉米突。【略】《西志》又云：乞塔府，北緯五十二度二分，東經百十三度三十分，乞塔河岸沙丘上。

又　尼布楚府，在北緯五十一度五十八分，東經百十六度三十六分二十秒，尼布楚河左岸低地。東負高陵，西對河中島嶼。【略】千六百五十四年，俄將軍巴西古命部下白給土，距府四吉米突上流處建設壘塞，曰尼布楚塞，以備布哩雅特土人。千六百八十九年，俄國全權大臣兀老尹與中國全權大臣索額圖締約於此。千八百五年，屬義爾古德斯克省。千八百十二年，避水患，移今地。千八百五十一年來屬。部落惟蘇都勒甸斯克驛著名，人千二百餘口，黑龍江汽船往來泊此。案：《備乘》云，尼布楚亦作尼布潮、尼布抽、尼布紳，又作泥樸處，又作泥撲處，又作你不楮，皆譯文之異。康熙三十九年，上諭云：尼布楚等處原係布拉忒、烏梁海諸部落地，彼皆林居，以捕貂爲業，人稱之曰樹中人，後俄羅斯强大，遂并吞之，已五六十年矣。又云：尼布楚，三國鮮卑屬地，晉鮮卑拓跋氏地，北魏烏洛侯國，與俄羅斯音合，唐爲烏羅護，亦作烏羅渾。其北地在隋爲白霤，唐爲寘顏州，元爲林木中百姓，亦赤征服之，見《元祕史》。明爲蒙古茂明安游牧處，烏梁海、布拉忒等採捕於此。《講義》云：濱石勒喀河之支流，以產沙金及銀有名，爲西伯利鐵道之停車場。

上烏廷斯克府在北緯五十一度五十分，東經百七度四十五分，烏德河、色楞格河會流處。【略】千六百四十九年，築木寨以備布哩雅特人，爲所攻破。千六百八十八年，建新寨於烏德河岸高地，壁壘精嚴，今存遺迹。

巴爾固靜府在北緯五十三度三十六分，東經百九度四十八分九秒，巴爾固靜河右岸。【略】千六百四十八年，俄人宜萬建巴爾固靜塞，徵土人毛皮稅。千七百八十三年，屬義爾古德斯克省。千八百五十一年來屬。

色楞格斯克府在北緯五十一度六分，東經百六度五十三分九秒，色楞格河左岸。【略】本地布哩雅特人勤於耕牧，頗饒裕。千六百六十六年，俄於色楞格河右岸建色楞格斯克寨以備土人，旋修造市街。千六百八十八年，布哩雅特人來攻，兀老尹率狙擊兵五百名與戰，降之，屯兵鎮壓。千八百四十年，因水患移今地。案：據《列國圖》，赤塔城即《西志》之乞塔府，《學會圖》同，即徐之甲他，吳《志》作契塔，王《志》作治台，《世界圖》作乞塔，與《西志》同。《講義》云自東清鐵道開通以來，日益繁榮。

其西有上烏丁斯克，即《西志》之上烏廷斯克，繆之唯爾赫得烏金司克，《世界圖》作上烏請斯克。其西有特羅伊次闊薩甫斯克，即繆之上洛伊自科薩勿司克。《學會圖》無。又西南有恰克圖，與繆合，《學會圖》《世界圖》同。又西南有色楞格河，而無色楞格司克。其西有巴爾古精，即《西志》之巴爾固靜，繆之巴爾古情，《學會圖》無。《世界圖》作罷固晉。《講義》云在拜喀勒湖之東，地方物產之聚集地。其東有尼布楚，即捏爾臣斯克，與《西志》合，即繆之聶爾琛。《學會圖》無。又東北有斯特列田斯克，《學會圖》同，即繆之施特列厘斯克。《講義》又云在石勒喀之南岸，有人三千口，黑龍江定期汽船至此，爲最上流停泊之所。

黑龍江：黑龍江，《西志》黑龍江州云：北至雅爾德斯克州，東至沿海州，南界滿洲，西至後貝加爾州。首府曰伯拉照夫琛斯克，歸黑龍江總督管區。繆《編》阿穆爾云：小省，北雅古特慈克，西褲拜噶爾司克，東北卜哩摸爾司克，南中國黑龍江，西近達來諾爾湖，東近愛琿城，中近內興安嶺。【略】先謙案：黑龍江州不載於徐《志》，其時未爲俄人有也。吳《志》作阿姆爾，《世界圖》作阿模爾，《萬國圖》作阿模阿，《列國》、《學會》二圖作阿穆爾，《異名記》云俄人呼爲暗木，案即黑龍江也。雷《志》云：面積十七萬二千八百五十英方里。【略】《西志》又云：面積四十四萬七千八百四十四平吉米突。

又　勃羅哥佛虛輕斯克。【略】《西志》又云：伯拉照夫琛斯克府在北緯五十度十五分，東經百二十七度三十八分二十八秒，黑龍江、精奇里河會流處。【略】千八百五十六年，東部西伯利亞總督木喇福略取黑龍江，置哈薩克兵於此，以充警備。千八百五十八年，《愛琿條約》既定，明年即設此府，人口日增，農商業盛，滿洲物產每年總額近五十萬羅布。部落以阿爾巴青城爲最，中國稱雅克薩，在此府與蘇都勒甸斯克驛之中，中俄古戰場也。密海羅色，苗村在卓倫奇河岸，地味豐饒，爲第一殖民地。先謙案：《外國》《學會》二圖云，海蘭泡即布拉郭威什臣斯克，雷之勃羅哥佛虛輕，繆之布拉各悅式厘，《西志》之伯拉照夫琛也，吳《志》作布拉哥比琴，《伯利探路記》作不拉好爲十親四克，《世界圖》作布拉荀委士錢斯克。辻《志》同，云在加巴羅烏斯克府西，濱黑龍江北岸，地當黑龍江航路之中心，西伯利亞鐵路之線路。其西北曰阿勒巴金，即繆之阿勒巴厘，《世界圖》作阿爾巴晉，謝《志》云德人多於此貿易。

沿海部與亞納德：沿海部與亞納德，【略】徐《志》疴哥德斯科一作阿谷。云：在亞古德東北，地盡亞細亞之東北隅，寒冽過於亞古德，土人亦以獵獸爲生，俄設官以賦其皮。城建海濱，與海東各島通商以收皮貨。《西志》沿海州云：北臨北冰洋，西北沿雅克德斯克州，東沿白令海、鄂和達海及日本海至滿洲爲限。爲府十：曰烏拉地俄斯德，曰哈巴羅夫喀，吳《志》作哈巴葱布卡，王《志》作喀巴羅佛斯喀，辻《志》作加巴羅烏斯克，謝《志》作哈巴會弗克。曰尼古來斯克，王《志》作尼科來伊甫斯克。曰索匪斯克，曰彼得巴布羅斯克，王《志》作百特羅波甫羅甫斯克。曰提督島，曰鄂和達斯克，曰吉希噶斯克，曰阿納底爾，曰烏底斯克。爲部二：曰北烏蘇里部，曰南烏蘇里部。因爲日尚淺，未設府治，歸沿黑龍江總督管區。繆《編》云：卜里模爾斯克，大省，北北冰海，東南朝鮮，西雅古特司克、阿穆爾斯克，西南中國三姓、琿春、松花、綏芬河，東東海。【略】先謙案：即雷《志》之沿海部與亞納德也。今爲東海濱省。亞納德舊爲一部，故別言之，蓋當日分疆舊制也。唐爲駮馬、夜叉二國，五代爲狗國，國朝崇德間隸俄。《內府圖》作郭列穆斯歸，《北徼表》作郭列穆斯科，《海國圖》作燭惡砥族，《備考》作疴哥德斯各，《全志》作疴哥斯科，以上見《備乘》。周、樋《志》作海岸州，《萬國圖》作俄何特士克，《西洋史要》作俄科資克，《圓球圖》作俄考斯克，《列國》、《學會》二圖作鄂霍次克。雷《志》云：面積七十四萬五千三百二十英方里。《西志》又云面積百八十五萬五千八百一平吉米突。【略】此部包括薩哈林島，面積二萬九千三百四十英方里；《備乘》云：甘查甲東之少南即日本所屬薩牙連島、熱斯梭島。王《志》云：光緒三十一年，日俄戰後，割北緯五十度以南地與日，僅存北部。【略】案：《唐書》言流鬼南去莫設靺鞨船行十五日。莫設靺鞨即今庫貢島，與甘查甲隔海南北相望。國朝康熙三十九年隸俄。與堪察加半島，要區；徐又云：岡札德加一作堪察加。在疴哥德之東，東界斜伸入海，形如大刀頭。其地終年寒冽，草木稀疏，海鳥翔集如蠅蚋。居民捕魚爲業，穴地而居。東省所謂魚皮韃子。俄人設口收皮，朝臣有重罪者流竄於此。先謙案：即堪察加半島也。《備乘》云：甘查甲東境唐流鬼國，康熙三十九年屬俄。其西境唐驅度寐國，附近北海地有鬼國。《內府圖》作噶穆薩特喀，三面皆抵大海，惟西北一面與郭穆斯科相接。《唐書》言流鬼在北海之北，北至夜叉國，三面皆抵大海，是其地也。俄於康熙三十九年始取此部，屯兵甚衆。河道迂遠，或行數日無人煙，以產豐利厚，故商旅爭騖。有火山十座，吐燄不息，地常震動。案：《北徼考》諸書作甘查甲，《備考》作岡札德加，與徐合，本別爲一部。琿春，爲屯海軍之所。案：中國有琿春副都統，與俄國屯軍之所隔江相望。【略】繆又云：會城曰哈巴羅夫，所謂東海濱省城，即伯利，在烏蘇里河入黑龍江處。以上東悉畢爾也。屬城二十四。【略】《西志》又云：烏拉地俄斯德府即繆之務拉的倭司託克也，王《志》作剌氏倭斯託克，即海參崴，一曰浦鹽司德，臨阿穆爾灣，彼得大帝灣之一支也。謝《志》云西名傅拉底伏斯多克。在北緯四十三度六分五十一秒，東經百三十一度五十四分二十一秒，穆拉威夫亞模爾斯奇半島之南，金角港之西北，西臨亞模爾灣，南隔東波斯和爾海與俄人島相對。

又　哈巴羅夫喀府在北緯四十八度二十八分，東經百三十五度四十分，黑龍江右

岸。爲沿海州大都會，沿黑龍江總督府廳在焉。【略】千八百五十八年，東部西伯利亞護疆兵大隊參謀官某首闢此地，建官舍，以備攻略，黑龍江，卽取俄人哈巴羅之名名之。十餘年，有居民千，商戶十五，後逐年增殖。千八百八十年，遂爲沿海州首府。

尼古來斯克府在北緯五十三度八分，東經百四十度四十七分，黑龍江口左岸。

又　索匪斯克府在北緯五十一度二十五分，東經百四十度四十六分，黑龍江右岸。

又　彼得巴布羅斯克府在北緯五十三度，東經百五十八度四十四分九秒，阿克察灣東岸。管理堪察加半島府廳駐此。在西克那爾半島與沙洲間有港，可碇泊船舶。港內沿岸丘陵起伏斜通。【略】舊本一村，千七百四十年改爲海港。千八百五十四年，俄與英、法、土戰，以九百餘兵駐此，爲英法聯軍所破。次年，俄移此港於黑龍江口。及占領烏蘇里，又以阿倆斯喀半島讓與美國，此地遂無關繫。王《志》云：为渔船会集之地。

又　提督島府，千八百八十八年分白令島、銅島、海狸島特設提督島府。當十七世紀末，俄人移住堪察加，幷殖民於堪察加河、底吉利河、保里晒雅河之下流諸處，後設保里晒來斯克村、下堪察加村、克留奇村，移勒那河居民實之。

又　鄂和達斯克府在北緯五十九度二十一分，東經百四十三度四十五分，鄂和達河、克夫土伊河會流處。二河出斯塔諾威山，駢行而下，至海岸相會入海。

又　吉希噶斯克府在吉希噶灣北吉希噶河口左岸。【略】舊置吉希噶寨以鎮撫固哩雅克人，千七百七十五年屬雅克德斯克州，後屬義爾古德斯克省，又屬鄂和達斯克府。千八百五十六年，設沿海州時，改爲府。有阿洋港，人二百餘口。

阿納底爾府在北緯六十四度四十五分，東經百七十一度，阿納底爾河右岸。府治本吉希噶之麻爾古村，千八百八十八年，分眇精河迤北地設此府。

又　烏底斯克府在北緯五十四度三十分，烏底河左岸。人百六十一口。

又　北烏蘇里部，北由黑龍江岸古爾薩哥村，沿費資伊爾山出哈細河水源，又沿哈細河至格魯色威乞灣。東臨韃靼海峽及日本海，南由烏拉的米爾灣沿阿瓦克莫喀河及烏拉河至烏蘇里江，西以烏蘇里江爲界。面積十四萬二千八百十二平吉米突。【略】俄人分二十五兵村，又分爲二兵區，設兵區公署於喀薩給威知村、喀斯魯村。土人分二種，土著蠻子人、瓦爾喀人，游牧鄂倫春人。居此之中國人能任事相扶助，瓦爾喀、鄂倫春二族尊之如家主，從其命令，俄人深忌之。其地交通爲難，夏通汽船於烏蘇里江，冬冰後由哈巴羅夫喀府至松阿禪河口皆以驛馬行冰上。

南烏蘇里部，北至烏拉河、阿瓦克莫喀河，東瀕海，南自彼得大帝灣至圖們江，西界滿洲。面積八萬六千五百二十五平吉米突。分波西、綏芬、興凱、蘇城、俄里噶、上烏蘇里六部。地方廳設於尼古里斯克城，距烏拉地俄斯德府百二十吉米突，距綏芬河二吉米突半。【略】據《列國圖》，西與阿穆爾接壤處，烏蘇里江瀕有哈巴羅夫喀。《學會圖》同。沿黑龍江總督駐此。繆以爲省會，今依之。《世界圖》作加巴羅烏斯克。其南，《世界圖》有尼哥里斯克，卽《西志》之尼古來斯克，繆之泥顆立司克，卽雙城子。二《圖》無。又南有布色，卽繆之布什。又西南有烏拉地俄斯德，卽海參威，與繆合，《學會圖》止列海參威，《西志》之務拉的倭司託克也。哈巴羅夫喀之東北有索甫斯克，《學會圖》同，卽《西志》之索匪斯克，繆之朔非亞，《世界圖》與《西志》同。又東北，《世界圖》有阿力三德魯夫斯克，卽繆之阿烈克三德。二《圖》無。又東北有尼科來伊勿斯克，卽廟爾，《學會》同，卽繆之尼尼顆拉耶務司克，《世界圖》作尼口來烏斯克。又西有烏得斯開，在烏得河口，卽《西志》之烏底斯克，《世界圖》作烏得斯可伊。二圖無。又東北有鄂霍次克，卽痴哥德斯科，《學會圖》同，卽《西志》之鄂和達斯克，繆之哦霍次克，《世界圖》作歐候之斯克。其海曰鄂霍次克海，《世界圖》作歐候之克海。又東北有土伊斯克，《學會圖》同，《世界圖》作叨因斯克。又東北有雅木斯克，《學會圖》同，《世界圖》作雅穆斯克。又東北有吉支干斯克，《學會圖》同，《世界圖》作吉希噶斯克，與《西志》合。又東北有平甲斯克，《學會圖》同，《世界圖》作邊甲斯克。又東北有俄柳打斯克，《學會圖》同，《世界圖》作俄留安斯克。又北通堪察加山有阿那的爾河，河岸有瑪特里克，《學會圖》無。《世界圖》作阿那底爾河，河西南作麻爾古，卽《西志》之阿納底爾府也。堪察加山脉直貫堪察加半島，有上、下堪察次克，《學會圖》同。繆之喀槎特卽岡槎特，岡札、岡槎、堪察加、甘查加，一也。半島之南面，東有貝特羅波甫羅甫斯克，《學會圖》作百特羅波甫羅甫，卽《西志》之彼得巴布羅斯克，繆之撇待羅把勿諾司克，《世界圖》作彼得泡洛夫斯克。南、北烏蘇里部，繆《編》無據。二《圖》韃靼海峽間有格羅斜威察灣，卽《西志》之格魯色威乞灣。其南有伍拉底米爾灣，卽《西志》之烏拉的米爾灣，此北烏蘇里部之可攷者。二《圖》大彼得爾灣，卽《西志》之彼得大帝灣，《世界圖》與《西志》同。圖們江，《學會圖》、《世界圖》同。綏芬近綏芬河，興凱近興凱湖，上烏蘇里近烏蘇里江，此南烏蘇里部之可攷者。蓋北烏蘇里自海峽南出，東傍海，西抵老爺山脉，繞至海參威之東，南烏蘇里地方皆在海參威之西，此兩部界畫也。南烏蘇里置政廳之尼古里斯克城，當卽尼古來斯克府城，惟《世界圖》形勢可資印合，尼古來斯克府下云『將來烏羅里鐵道開設後，此地必益形衰敗』，亦其證也。《西志》云：薩哈連島北枕鄂和連海，東向太平洋，南以宗谷海峽界日本之北海道，西以韃靼海峽對於沿海州，面積七萬五千九百九十七平吉米突。爲府三：曰哥爾薩港府，曰圖伊米府，曰亞歷山府。哥爾薩港府在阿尼華灣中央，北緯四十六度五十三分十五秒，爲一都府。其地背山面水，北爲蘇斯雅嶽，東南爲俄達參山，三面環繞，船舶入港以俄達參山爲標準。【略】村落二十四。【略】圖伊米府在薩哈連島中央，圖伊米河岸。亞歷山、哥爾薩港兩府先有地方廳、兵營、寺院、病院、監

獄、署職、工場，然後邸宅、商店因之而起，乃成市街。且於附近便宜之地，爲滿期囚徒關一新部落，其繁庶固宜。圖伊米府不然，屬內概係荒蕪，惟土人及滿期囚徒部落而已。先是俄人密都利以圖伊米河岸及其支流沿岸，可爲將來一大殖民地，言於俄國政府。千八百八十四年，遂設此府。在亞歷山府、哥爾港，中間平原，四面環山，不通海運，設府以來，墾路架橋，始得交通之利。今殖民愈多，田野益闢。　亞歷山府在亞歷山港內，北緯五十度五十三分，東經百四十二度七分三十秒。此港在薩哈連島北，向係貧村。千八百八十年，設地方廳以來，地闢人多。千八百八十四年，改府廳。都額港爲全島長官陸軍少將駐地。【略】先謙案：卽雷《志》之薩哈林島也，二《圖》作庫頁島，《學會圖》云卽撒加棱，乃薩哈林之音變。北有鄂霍茨克，卽《西志》之鄂和達海。南有拉佩路斯海峽，卽《西志》之宗谷海峽。宗谷，日本北海道地名也。東南端有科爾薩科甫斯奇，卽《西志》之科爾薩府，《世界圖》作哥爾薩哥布斯克。當阿尼窪灣，卽阿尼華灣，《世界圖》作阿尼瓦，圖伊米府，《列國圖》不載。島中央有特密河，向東流，卽《西志》之圖伊米河也。亞歷山府，《列國圖》不載。島北有瑪利雅山，卽亞歷山。有坡那畢，卽《西志》之波固必。以上《學會圖》無。徐《志》又云：自亞細亞極東北至美洲海中，各島稱亞歷羣島，迤南接日本各島，稱古利羣島，皆產皮，俄人往來收皮，鬻於中國。先謙案：亞律羣島，二《圖》作科曼多爾斯奇業羣島，《世界圖》作亞歷森羣島。岡札德加之南，日本千島羣島之北，庫頁島之東，《列國圖》有伯剌穆什爾等島，蓋卽古利羣島也。《備乘》云：古里利羣島一作古里利亞斯，爲島二十五，在甘查甲南隔海相望。《備考》云：諸島皆在痕各度斯各海，卽堪察加海也。地多火山，爲日俄互市之地。土產狐、貂、兔、獺之類，珍寶繁衍，五金之鑛甚多。又云：新錫伯利一作新西卑里，又名列哥喜，乃北洋中巨島，俄取其地名之曰新錫伯利。三島相連，在雅庫所屬列訥河入海處東北海中。

又《亞洲一六・亞細亞俄羅斯二》　款畿士野：款畿士野，雷《志》云：轄地八十八萬一千英方里。【略】王達云：款畿士野包下文烏拉爾斯克及賽迷雷輕司克而言，猶土耳其斯坦包酸打里亞各部而言也。其轄地與各部面積統合之數甚合。一作其爾吉斯曠野，在北緯四十四度以北一帶之地。先謙案：《講義》云：奇爾基思全部，草野茫茫，不見樹木，奇爾稽思韃靼人飼羊及駱駝者，漂泊於此間。吳《志》作幾爾克士，雷作款畿士，皆卽奇爾基思之音變也。楠《志》中亞細亞下云：一、曠原，卽北半部，一、土耳其斯坦，卽南半部。曠原卽款畿士野也。

烏拉爾斯克：烏拉爾斯克，繆《編》烏拉爾斯克云：小省，北倭連布爾克、薩馬拉，南雜喀斯丕斯，西南裏海，西阿思達勒汗，東南鹹海，東土爾該。【略】先謙案：《講義》同，云斯帖布諾伊總督管區。《世界圖》作烏魯斯克，《學會圖》作烏拉省，《列國圖》作烏拉部。北歐洲俄羅斯，南薩喀斯比斯克，西北高加索，東土爾該省。雷《志》云：面積十三萬九千百七十英方里。【略】案：《講義》【略】又云烏司託烏爾託，高原之意。在阿拉爾海與裏海之間，磽确之高原也。據二《圖》南有喀勒梅科爾，卽繆之喀勒梅果甫司克。又西南有古利佛，卽繆之菰釐挼甫，《世界圖》作孤厲夫。

鍛格安：鍛格安，繆《編》土爾該司克云：大省，北倭連布爾克，南鹹海、希爾達利耶，西烏拉爾司克，東阿克模林司克。【略】先謙案：卽雷《志》之鍛格安也，《列國》、《學會》二圖作土耳階，《世界圖》作都爾該，《課程》作土耳該。《講義》云：土耳階位阿拉海之北，斯帖布諾伊總督管區，有土耳階而無鍛格安，雷《志》有鍛格安而無土耳階，知鍛格安卽土爾階矣。雷《志》云：面積十七萬六千二百二十英方里。

亞克摩林斯克：亞克摩林斯克，繆《編》阿克摸林司克云：大省，北拖波爾司克，南希爾達利亞，西土爾該，東仙米帕拉停司克。【略】先謙案：卽雷《志》之亞克摩林司克也。《講義》云：位伊什穆河上流，斯帖布諾伊總督管區。《世界圖》作阿克磨鄰斯克，《萬國圖》作阿克摩林士克，《課程》作阿克模林司克，《列國圖》作亞克摩倫斯克，《學會圖》與雷同。雷《志》云：面積二十二萬九千六百英方里。【略】案：據二《圖》，西土爾該斯克，東塞彌巴拉敦斯克，北拖波兒斯克，南土耳其斯坦。

塞迷板雷汀斯克：塞迷板雷汀斯克，繆《編》仙米帕拉停司克云：小省，正北、東北託穆斯克，南仙米烈厘司克，西阿克模林司克，東中國阿爾泰山、塔爾巴哈台鎮之間。【略】先謙案：卽雷《志》之塞迷板雷汀斯克也。《講義》作塞彌巴拉敦斯克，云斯帖布諾伊總督管區。《世界圖》作賽密坡拉廷斯克，《列國》、《學會》二圖作塞彌巴拉敦斯克，東北托穆斯克，西亞克摩倫斯克，南賽迷雷輕斯克。雷《志》云：面積十八萬四千六百三十英方里。

賽迷雷輕斯克：賽迷雷輕斯克，繆《編》仙米烈厘一作程。司克云：小省，北仙米帕拉停司克，西希爾達利耶、費爾干，西北阿克模林司克，東中國阿克蘇、烏梁海之間，南阿克蘇、喀什噶爾之間。【略】先謙案：卽雷《志》之賽迷雷輕也。《課程》云：厘亦作程。《講義》作斜米勒廷斯克，云土耳其總督管區。《講義》與雷異者惟此一省。《列國》、《學會》二圖作七河省。案：康熙間《平定羅刹方略》有『致書七河巡撫』之語，則省設已久矣。雷《志》云：有河七道，皆伊犁河之支流。面積十五萬二千二百九十英方里。【略】《講義》作斜米勒廷斯克，在土耳其斯坦管區內。其地在土耳其斯坦東北，形勢偪近，疑雷《志》誤。【略】又案：徐《志》云哈薩克四

部之大者也，東北界科布多所轄之烏梁海，迤南界塔爾巴哈台，東南界伊犂，北界俄羅斯，西南界塔什干、浩罕、布魯特諸界。地分三部：左部曰鄂爾圖玉斯，在伊犂之西北。右部二，亦稱中部、西部。中部曰齊齊玉斯，西部曰烏拉玉斯，兩部在伊犂之正西。乾隆二十年準部底定，阿睦爾薩納叛逃左部，誘其汗阿布賚合兵拒戰，我軍擊破之，左部遂降，中、西二部亦納款，皆授王公，台吉世爵，歲一市，以馬羊易緞布，而稅其百一，三年一貢。左部自古爲行國，逐水草游牧，與蒙古同俗而從回教。右二部則有城郭。右二部之北別有部曰北哈薩克，以寇鈔爲俗，時侵掠俄邊境，俄設兵防之。又徐《志》云：布魯特分東西部，東部五，在天山北、準部之西南，舊游牧於特穆圖泊左右，部長稱鄂拓克。後爲準部所偪，西遷安集延。王師定伊犂，乃復故地。乾隆二十三年，率戶口歸附，散處新疆回疆卡外，西部十有五，在葱嶺之西，與哈薩克、浩罕、拔達克山毘連。每部所轄多者千餘戶，少者二百餘戶，共二十餘萬戶，以額爾德納部爲之長。二十四年歸附，各授其頭目品官，凡二品至七品，貢市如哈薩克之例。兩布魯特皆游牧行國，而奉回教，與哈薩克左部同俗，性慓悍，喜擄掠。先謙案：以上各國，未知今何所屬，姑附於此。

俄領土耳其斯坦：土耳其斯坦，雷《志》云：俄領因覆爾亞那、酸打里亞二地及其鄰邦，昔皆土耳其種人所居，遂得此名。全面積四十九萬六千三百七十英方里。【略】徐《志》云：西域各回部，兩漢以來，諸部弱肉強食，時合時分，地名、國號變更以數千百計。元起北方，先開西土，歷代史籍所稱西域諸部幾於囊括無遺。元氏既衰，諸部紛紛割據，內多蒙古苗裔，亦有回回種族。我朝定鼎後，準噶爾侵擾喀爾喀蒙古部落，聖祖親統六師，肅清漠北。其後策妄阿拉布坦復據伊犂，鄰部咸被侵噬。高宗命將西征，拓地萬里。其後阿睦爾撒納、霍集占相繼畔亂，應時戡定。於是天山以北之準部，天山以南之回部編列屯戍。凡《漢志》所云西域諸國，隸版圖者十六七。俄國當元之衰，崛起西北。其國都在歐洲之波羅的海隅，漸拓地東南，至亞洲黑海之東岸。再拓而東南，至亞洲裏海之北、之西。泰西人所刻地圖，新疆回疆、後藏之西，俄羅斯之南、之東，波斯、阿富汗、印度之北，統名之曰達爾哈斯丹，又謂之韃靼里。或作達達爾，即韃靼之轉音。韃靼里者，游牧行國，無城郭室廬，歐人罕涉其地，故不詳其部落之名。綜其大勢，東起葱嶺，西抵裏海，不過四五千里，南起波斯、阿富汗、印度，北抵俄羅斯界，亦不過三四千里。其間部落之大者不過六七，東北多行國，西南多城郭國。先謙案：達爾給斯丹即雷《志》之土耳其斯坦也，《世界圖》作土爾啓斯坦，繆《編》作土耳迄斯丹，見下。謝《志》作土耳其斯炭，此在中亞細亞之內，仍別爲一地。如雷《志》下所列皆是。樋《志》云：近人稱爲西土耳其斯坦，而稱阿富汗及中國新疆等處爲東土耳其斯坦，又稱此地爲西韃靼，又稱土耳其馮尼亞，皆地理學家所立名稱，非其立國之號也。

酸打里亞：酸打里亞，繆《編》云：希爾達利亞，小省，北土爾該、阿克摸林，東南費爾干，南楪拉夫山、布哈爾，西南阿母達利耶，西鹹海，東仙米烈程司克。【略】先謙案：即雷之酸打里亞也。《列國圖》作色爾達里雅，《學會圖》作錫馬利利亞，《世界圖》不載，有瑟爾達利亞河，瑟達利亞即酸打里亞也，其河即希爾達利亞河矣。《講義》作錫爾河及阿穆河地方，云土耳其總督管區。雷《志》云：面積十九萬四千八百五十英方里。【略】《列國圖》塔什干南有霍占，與繆合，即雷之科勤脫。《學會圖》無。西南有折撒克，即繆之熾雜克，《學會圖》同。又西南有烏拉的求比，即繆之烏拉求別。誤繪入塞拉佛山省。《學會圖》無。塔什干東北有琛姆罕特，即繆之車木堪特。《學會圖》無。又東北，《學會圖》有奧列阿塔，即繆之傲利耶達，《世界圖》作歐黎他。《列國圖》無。又北，二《圖》有土爾其斯坦，即繆之土爾迄斯丹。又西北，二《圖》有白羅佛斯克，即繆之別羅甫斯克。又西北，二《圖》有加薩蘭斯克，即繆之喀薩林司克。

覆爾亞那：覆爾亞那，繆《編》費爾干云：小省，北希爾達利耶，南布哈爾，西楪拉夫山，東中國喀什噶爾、葉爾羌之間，北達天山，南近雪山。【略】先謙案：《講義》同，云土耳其斯坦總督管區。即雷之覆爾亞那也。《世界圖》作渤克哈剌，《學會圖》作佛爾哈納，《列國圖》與繆同。雷《志》云：面積三萬五千六百五十英方里。【略】案：二《圖》西有諾威瑪爾戛蘭，即徐之瑪爾噶朗，繆之斯他立馬爾格蘭。又西有浩罕，與徐合，即雷之科肯，繆之霍罕。其東，《學會圖》有烏茲根，即繆之烏自兼。又東，《列國圖》有安集延，與徐、繆合。南曼根，徐之納木干，繆之納馬干。其南，二《圖》有帕米爾高原，與雷合，《世界圖》作佩密爾高原。

什馬肯：什馬肯，繆《編》楪拉夫山云：小省，北希爾達利耶，西南布哈爾，東費爾干。【略】先謙案：雜拉夫山，《學會圖》作塞拉佛山，《列國圖》作塞爾佛山，《講義》作撒馬兒罕，云土耳其斯坦總督管區，亦即雷之什馬肯也。繆又作薩馬爾幹，見下。《世界圖》作薩馬爾干。《列國》、《學會》二圖於上二譯外，又別出撒馬兒罕，因譯音歧出，不悟其即一地也。《元太祖紀》作薛迷思干，《元史·西北地附錄》作撒麻耳干，《哈散納傳》作薛迷則干，《元祕史》十一卷作撒里黑崑，十四卷作溯斡兒合，《西遊記》作邪米思干，《西使記》作撏思干。案：《太祖紀》有尋思干、薛迷思干二名，朱一新因據《經世大典》、明《西域傳》以尋思干爲今塔什干，薛迷思干爲今霍罕，又據耶律文正《西游錄》河中府亦曰尋思干，而謂以薛迷思干爲河中府之非。沈惟賢云：《長春眞人西遊記》言至邪米思干大城，移剌國公郊迎，其城有算端氏新宮。詩《注》云：邪迷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大石即西遼。而其未至長松嶺時，言西

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云云，可證尋思干即邪迷思干。後算端據以叛，復攻之。《元史》先後異稱，致斯歧誤耳。雷《志》云：面積二萬六千六百三十英方里。【略】《課程》云：與布哈爾壤接最近，疆域視各省爲最小。《紀程》云：《西域記》之颯秣建即《唐書》之康國，《元史》之薛迷思干，又作尋思干，《明史》作撒馬兒罕，皆一音之轉也。在赤道北三十九度四十九分，順天偏西四十九度八分。王達云《俄屬游記》云：其地有不息燈，據土人云經數百年未滅。有屠夫墓，昔日工程浩大，需肉甚多，皆此人供給，土人至今奉爲神。如此之類，土人奉爲神者約二百人。

脫倫司坎司庇亞：脫倫司坎司庇亞，繆《編》襪喀思披一作丕。斯云：小省，正北、東北烏拉爾斯克，南波斯、阿富汗，西鹹海、裏海，東希洼。【略】先謙案：即雷《志》之脫倫司坎司庇亞也，《講義》作後加斯比地方，云土耳其斯坦總督管區。《世界圖》作特蘭司喀司偏，樋《志》同，云裏海之東部。《列國》、《學會》二圖作薩喀斯比斯克，東北、正北烏拉省，東阿穆達林，西裏海，南波斯、阿富汗。雷《志》云：面積二十一萬四千二百四十英方里。【略】裏海鐵路經過此處。【略】其西北，《列國圖》有瑪海洛甫斯闊業，即繆之米海洛夫司克。又西北，《列國圖》有克喇斯諾俄得斯克，即繆之克諾斯諾倭爾斯特，《世界圖》作庫拉斯諾伊德斯克。

畿窩：畿窩，雷《志》云：千八百七十三年始服屬於俄。面積二萬三千百七十英方里。【略】《講義》云：基發，土耳其斯坦總督管區，東臨俄克斯河，西南界後加斯比，北接阿拉爾海，面積二萬二千方哩。【略】此國於千八百七十三年爲俄國屬地，今其名尚爲可汗管轄。【略】繆《編》阿母達利耶一作牙。云：小省，北鹹海，東希爾達利耶，東南布哈爾，西希窪。【略】《課程》云：阿母達利耶，小省，偪近希洼回國。先謙案：基發、希洼，即雷《志》之幾窩也，本屬布哈拉，後自爲國，見保哈喇下。《世界圖》作基華。徐《志》作機窪，見前。《列國》、《學會》二圖與《講義》同，阿母達利耶作阿穆達林。其北有琛姆貝，即繆之成拜。謝《志》作基法，云國在波嘎拉之西北，面積二萬三千英方里。【略】千八百七十三年以後屬俄。【略】又徐《志》博羅爾云：在巴達克山之東，城郭回部也。四面皆山，西北有河，人戶三萬有奇。乾隆二十四年與巴達克山同時內附。

保哈喇：保哈喇，徐《志》布哈爾噶爾、札布、笨札布、甲不、布哈拉、木哈臘、黑拉德。云：回部大國也，東接拔達克山諸部，東南連北印度之克什米爾，南界阿富汗，西南界波斯北境，與浩罕接壤，包浩罕西界，抱鹹海而達裏海。幅員之恢闊，諸回部殆無與比。東境多山嶺，西界有大戈壁。有城郭而兼游牧，戶口不繁，部落甚多。屬城有鄂勒推帕、疑即《西域聞見録》之郭罕。濟雜克拜爾、哈噶斯呢等名。匝阿母河兩岸，皆布哈爾境土，元人所置行省者也。其地氣候頗炎，冬無大雪。產五穀、瓜果、骨重羊。俗長騎射，與浩罕常構兵。鄂勒推帕部山徑斗絕，人強悍，尤浩罕所忌也。乾隆二十九年，因巴達克山請內附。道光十九年，俄欲窺印度，密差頭人至布哈爾，使與英之印度屬國搆兵，英人率兵入險，講和而罷。先謙案：即雷《志》之保哈喇也。《講義》作布哈拉，云土耳其斯坦總督管區。吳《志》作薄加拉，周《志》作簿布拉。《課程》云：希洼、布哈爾向推回部大邦，皆已爲俄臣妾，即此。餘詳上《俄人自記取中亞細亞始末》。又案：《元太祖紀》作卜哈兒，又作蒲華，《（喀）〔哈〕散訥傳》作不花剌，《元祕史》作不合兒，別書一作花兒，或又作蒲花羅，《元遺山集》作普花，皆布哈拉異名。雷《志》云：面積七萬九千百五十英方里。【略】先謙案：保哈喇，《世界圖》作不花剌，《列國》、《學會》二《圖》作布哈爾。謝《志》作波嘎拉，云國在全部之南，面積九萬英方里，人二百五十萬口。千八百六十八年以後屬俄。【略】又云：基法、波嘎拉二國各有可汗，受西域總督節制。《講義》布哈拉云：東界帕米爾，南臨阿富汗，西南接後加斯比，北連土耳其斯坦，全面積九萬二千方里，人二百五十萬口。【略】自千八百六十八年俄人略取撒馬兒罕以來，此國即歸俄保護。首府布哈拉在薩拉佛爽河之灌域。曹典球云：《高等地理》言：布哈拉酋長阿米爾千八百九十三年爲俄國所廢，因於克里米亞，故布哈拉名爲酋長領土，實則俄領之一州也。近出《布哈爾志》云：布哈爾爲土爾其斯坦中韃韃里自主部落，北緯三十七度至四十一度，英天文臺東經六十二度至六十九度，北見奪於俄，南見侵於阿富汗，如波爾克、安庫伊、邁美奈諸城已悉入於阿，南約以疴克蘇河爲界，西與俄屬之基窪及喀拉庫穆沙漠接界，東連昆都斯部與浩罕爲界，面積約十萬英方里。【略】其國舊名索格迭愛納。【略】又英人所著《萬國地理書》云：道光十九年，俄私差奸人至甲不即布哈爾。兜攬事情，偏滋事端，即此事也。又云：《西域聞見録》所稱大西洋諸國大半影響，惟西域之博羅爾、退擺特，即乾竺特。哈拉替昆、即巴勒提。三部言其土俗頗詳，餘則不足深考矣。《新疆識略》及《西域水道記》所載諸部落之名，距回疆較近者曰滾，曰綽禪，曰差特拉勒，一作沙克拉。曰赫斯圖濟，曰羅善，曰克什南，即《西域聞見録》所云沙關記也。曰達爾瓦斯，距葉爾羌十三站至十八站不等，皆襪宅小回部，錯處於布魯特、浩罕之間。稍遠者曰依色克，曰差普雅，曰渾堵斯，曰塔爾罕，以上四部似是布哈爾屬部。皆距回疆二十餘站至三十餘站不等。至若瓦罕爲巴達克山之屬城，哈普隆爲巴勒提之屬城，窩什、霍占、科拉普爲浩罕之屬城，鄂勒推帕、濟襪克科爾、哈噶斯呢爲布哈爾之屬城，堪達哈爾爲愛烏罕之屬城。賈人往來喀、葉諸城，多稱其城邑之名，而不記其國土，遂致茫昧紛紜，不可辨識。其地形、方向，諸書或同或不同，不敢意爲位置也。王達云《聖武記》言布噶爾距葉爾羌四十驛，道光二十二年布噶爾滅敖罕，虜其酋長頭目，遣使告捷於卡倫。此國爲自古中華聲教兵力所不至，乾隆以來，惟通市，不列

朝貢。《俄屬游記》言附近有巴哈仂丹墓，布哈爾人尊之若聖，與摩哈默特等。【略】

案：西圖譯音博羅爾當作博彌爾，與波謎羅之聲尤合，其地在赤道北三十八度，順天偏西四十三度。又案：今圖凡葱嶺間之河與湖，皆有博羅爾之名，故《西域記》亦言波謎羅，洪鈞《元史西北地附錄釋地》不花剌云，圖在撒麻耳干西偏南，其爲布哈爾無疑。《元史》皆作卜哈兒，亦作蒲華，剌字收音僅此一見。【略】案：《唐書·西域傳》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西瀕烏滸河。布豁、捕喝，皆布哈之異譯。阿母河源出葱嶺，曰鄂克疏河，又曰瓦汗河，亦曰烏汗河，《唐書》烏滸當是烏汗轉音。玄奘《西域記》作縛芻河，或是鄂克疏轉音。代遠千年，音經重譯，誠難吻合。而烏滸、縛芻之即阿母河，可無疑義。布哈爾在唐時其名已見，謂非最古城哉。前六十年，英人游歷著書云：阿母河古稱木渾，繼稱鄂克蘇斯，後稱阿母達里雅。又那黑沙不城在布哈爾之東，今爲布哈爾屬地，名那克捨迫，即《魏書》之那譏波國，唐稱那色波。《唐書》曰：那色波亦曰小史，蓋爲史所役屬，居吐火羅故地，東阨葱嶺，西接波剌斯，即波斯。南雪山。

高加索斯。先謙案：雷《志》分章云，然高加索在歐洲，此後高加索也。繆《編》云山之南別曰襍喀復喀斯。「襍」之爲言「後」也。辻《志》作後高加索，《講義》作外高加索，王《書》作特蘭斯高加索，謝《志》作南高嘎西亞。

後高加索。繆《編》梯富麗斯以下襍喀復喀斯一作梯夫力斯。云：大省，北節爾斯喀邪，南喀兒斯、挨裏灣，耶里薩唯託波力，西枯楊伊斯，東達咭司丹。【略】先謙案：梯富麗斯，《備乘》作特付里斯，《講義》作第佛利斯，吳《志》作器夫利士，樋《志》作剔夫力士，慕《志》作斐利斯，《世界圖》作替夫列斯，《列國》、《學會》二圖作第佛利斯，即雷之替夫里斯。見歐洲下。會城同省名。西庫台伊斯，東達格斯敦，北倭拉的喀甫喀斯，南喀斯、挨里溫、熱利薩貝特波爾。其西有亞喀耳喀剌亢，即繆之阿哈爾喀拉吉。又西有亞喀爾悉克，即繆之阿哈爾積赫。其西北有哥里，即繆之果梨。其北有竺舍特，即繆之枯舌特。其東北有特剌勿，即繆之節拉弗。其東有息格那克，即繆之西隔拉合。《講義》云：第佛利斯人十五萬口，高加索總督駐此。【略】繆又云：耶哩薩唯托波力，大省，北梯富麗斯、達咭斯丹，西南挨裏灣，南波斯國，東八枯。【略】先謙案：耶哩薩唯托波力，《萬國圖》作伊里薩別拖朴耳，《異名記》云在高加索山之陽，本波地，俄攻之，西接挨爾灣，亦曰爾日部分置。《講義》作挨利薩貝特波爾，《列國圖》同，《學會圖》作熱利薩貝特波爾，東巴庫，北第佛利斯、達格斯敦，西南埃里溫，南波斯國。其東北有地曰奴喀，即繆之駑哈。其南有守沙，即繆之舒薩。繆又云：八枯，大省，北達咭斯丹，南波斯國，西耶哩薩唯託波力，東裏海。【略】先謙案：八枯，《備乘》作巴沽，謝《志》作巴古，《列國》、《學會》二圖作巴庫，即雷《志》之巴枯。其西南有棱科蘭，即繆之連珂蘭。其西有舍馬喀，即繆之佘馬哈。其西北有庫巴，即繆之枯拔。《講義》云：巴庫省人十一萬二千口，裏海艦隊以此爲根據地，設有礮臺。【略】繆又云：挨裏灣，大省。北梯富麗斯，南土耳其、波斯國，西喀兒斯，東北耶哩薩唯託波立。【略】先謙案：挨裏灣，《備考》、《全志》作是爾灣，與徐同。《列國》、《學會》二圖作挨裏溫，北第佛利斯，東挨利薩貝特波爾，南波斯、土耳其國，西喀斯。其西北有亞歷山得波爾，即繆之阿烈克山德羅波立，《講義》云：挨利溫位阿拉特山麓，俄領阿拉美尼亞之首府。亞歷山大得波爾，瀕亞拉斯河，設有礮臺。《備乘》云：二漢、三國安息地，北魏西域兩海之間地，唐、五代、遼波斯地，屢爲大食所奪，金波斯地，元報達國地，後爲蒙古諸王封地，明波斯地，後隸土耳其，旋復隸波斯。國朝嘉慶間隸俄。《北徼考》諸書皆作是爾彎。繆又云：枯楊伊斯，大省，北節爾斯喀，南拔禿木，西黑海，西北蘇烘木，東南梯富麗斯。【略】先謙案：《異名記》云枯楊依斯，《備乘》作古泰西，稱爲義米勒多首郡之名，《平方圖》作庫台依斯，《萬國圖》作孤泰士，《列國》、《學會》二圖同，南巴統，東南第佛利斯，西北蘇克亨。其西有勒都特開里，即繆之獵都特克烈。又東南有波的，即繆之波蹟，《世界圖》作波地，《講義》云爲鐵道之一端，黑海岸之要港。又東南有俄素爾几地，即繆之倭足兒接特。繆又云：拔圖模，一作拔禿木。小省，北枯楊伊斯，南土耳其國，西黑海，東喀兒斯。【略】先謙案：拔圖模，《圓球圖》作巴土母，《異名記》作拔禿木，云柏林定約，俄收自土。又西即土屬之德勒比孫達也。《世界圖》作拔丹，《列國》、《學會》二圖作巴統。北庫台伊斯，東喀斯，西南同，會城同省名。其西南有阿特文，即繆之阿爾特泛，繆作東南，未知孰是。【略】繆又云：喀兒斯，小省，北梯富麗斯，南土耳其國，西拔圖模，東挨裏灣。【略】先謙案：喀兒斯，俄史作喀爾斯，一作卡爾斯，一作加科斯。《異名記》云：光緒四年，柏林定約，俄取自土。《萬國圖》作喀士，《講義》作喀斯，《列國》、《學會》二圖同，會城同省名。北第佛利斯，東挨里溫，南土耳其，西巴統。其西北有亞爾打汗，即繆之阿爾達干。其東北有耶爾斗，即繆之倭爾堆。其南有喀吉斯曼，即繆之喀金什瞞。《講義》云：原屬土耳其，爲防俄城塞之一。苦戰後，卒以千八百七十八年訂伯林條約，歸於俄國，誠要地也。繆又云：蘇烘木，小省，北喀復喀斯山，南黑海，西車兒喏嗼斯克，東枯楊伊斯。【略】先謙案：蘇烘木，《列國》、《學會》二圖作蘇克亨，南、北同，東庫台伊斯，西布萊米西，西南瀕海，會城曰蘇克亨克拉，即繆之蘇烘克烈。其西北曰加格里，即繆之喀格立。《異名記》云：蘇烘木一作蘇芬穆，即《備乘》古里利地。案：古里利，二漢、三國安息國海東地，北魏西域兩海之間地，金阿速地，元（木）（鳖）赤封地，明阿速地，後隸土耳其，國朝嘉慶間隸俄。《北徼考》諸書作亞巴西亞，全《志》作古里利。繆又云：車兒喏嗼斯克，大省，北枯班，西南瀕黑海，東蘇烘木。【略】先謙案：《異名記》作車爾諾羅斯科諾倭羅西，《圓球圖》作阿納巴西，《列國》、《學會》二圖作布萊米

西不出，省名，西、南同，北庫班，東蘇克亨。其極西有安納巴，即繆之阿納巴，《世界圖》作阿那波。

城市聚落

《異域錄》卷上　〔色楞格河、楚庫河〕二河交匯處有俄羅斯收貯貨物倉房十餘間，居舍數間，皆樓房，用大木營治。河內有船二十餘隻，其船頭聳尾齊，寬丈餘，長七八丈不等。自二河交匯處以北十里外，色楞格河之東岸有大木營治樓房百餘間，無城垣，四面皆山。此處俄羅斯與蒙古人等二百餘戶相雜散處。有天主堂三座、小舟艇數百隻，設管轄栢興頭目一員，駐兵二百名。

又　烏的栢興，在楚庫栢興之東北，相去二百餘里。山高大，多林藪。色楞格河邊寬闊之處間有田畝。色楞格河自西南流過栢興，相西北而流。烏的河自東南來，於栢興之西邊流歸入色楞格河。四面皆山，無城垣。此處俄羅斯與蒙古人等二百餘戶雜處，駐兵二百名，設管轄栢興頭目一員。有天主堂二座。其廬舍、生計、牲畜與楚庫栢興同。

又　厄爾口城【略】無城垣，似栢興，居住八百餘戶。皆樓房，俱係大木營治。大半俄羅斯，蒙古人少。有天主堂五座，有市廛。厄爾口城及附近小栢興地方皆屬厄爾口城之頭目斯多爾尼科官名。衣宛薩委翅統轄，駐兵五百名。

又　伊聶謝栢興在厄爾口城之西北，其間水程三千餘里，陸路一月程。【略】無城郭，居住千有餘戶，俱俄羅斯。有天主堂八座。有市廛。設管轄栢興頭目一員斯多爾尼科阿列克散忒爾色敏訥委翅，駐兵八百名。其居住廬舍、生計、種植、牲畜等項與厄爾口城同。

又　麻科斯科在伊聶謝之西北，相去二百五十餘里，皆山路。揭的河來自東南，遶過麻科斯科，向西北而流。栢興內有廬舍四十餘間，俱俄羅斯居住。有天主堂一座。其河內有寬一丈、長七丈許船二十餘隻，舟艇甚多。由水路之人俱於此處登舟赴托波兒城。

又　那里穆栢興在麻科斯科之西北，其間水程二千五百餘里。鄂布河自南流來，過栢興，向西北而流，大於伊聶謝河。揭的河來自東南，流至栢興附近歸入鄂布河。居住四五十戶，俱俄羅斯。有天主堂二座。設管轄栢興頭目一員，名雅果付衣宛薩委翅，無兵。

又　蘇爾呼忒栢興在那里穆栢興之西北，其間由鄂布河舟行水程一千四百餘里。【略】河之北岸向有栢興廬舍，居二百餘戶。天主堂三座。因失火燒毀少半，新結廬舍居住，餘皆穴處，俱俄羅斯。設管轄栢興頭目一員，駐兵百名。

又　薩馬爾斯科在蘇爾呼忒栢興西南，其間水程六百餘里。厄爾齊斯河自南流來，遶過栢興，向西北流二十餘里歸入鄂布河。其河東岸之上有土山，不甚大，有杉松、楊樹。河邊有叢柳。山麓一帶有廬舍百餘間，居五十餘戶，皆俄羅斯。有天主堂一座。設管理驛站船隻頭目一員，無兵。以上三處林木甚多，係水窪地方，無耕種田畝，俱從托波兒、托穆斯科等處挽運麥石而食。其廬舍、生計、牲畜等項與厄爾口城、伊聶謝栢興同。

又　狄穆演斯科在薩馬爾斯科之西南，由厄爾齊斯河遡流而上，相去六百餘里。【略】兩岸有小栢興十餘處，間有田畝，俄羅斯與鄂斯提牙斯科幷搭搭拉人雜處。其河東岸土山之上有廬舍百餘間，居五十餘戶，皆俄羅斯。栢興之四面皆田畝。有天主堂一座。其栢興事務係薩馬爾斯科頭目兼管，無兵。

又　托波兒在狄穆演斯科之西南，其間遡流行六百餘里。【略】〔沿河有〕小栢興五十餘處。左近皆田畝。托波兒以北二十餘里，河東岸之上有小土山極平坦。無城郭，居千餘戶，其廬舍皆大木營治。有磚造廟宇二所。理事公署木房數間。其山麓及河岸一帶居二千餘戶，其廬舍亦皆係大木營治。有市廛、天主堂二十餘座。駐兵二千餘名，有頭目十數員。其西畢爾斯科省城堡及栢興地方頭目兵丁，俱屬噶噶林馬提飛費多爾委翅統轄。

又　鴉班沁在圖敏之西北，由土拉河遡流舟行五百餘里。沿河兩岸有杉松、楊、樺，叢柳甚稀。有小栢興二十餘處。栢興附近俱種田畝。俄羅斯與搭搭拉雜處。土拉河之西岸有栢興廬舍，居二百餘戶，俱俄羅斯。有天主堂三座。設管轄栢興頭目二員，無兵。從此舍舟陸行。

又卷下　費耶爾和土爾斯科城在鴉班沁之西北，其間四百餘里。無城郭。沿途皆山岡，多林藪，惟有杉松、馬尾松、楊、樺。地甚泥濘。有小栢興四五處。土拉河來自西北，流過費耶爾和土爾斯科城之西面，向東南而流。河之東岸石山上下及河之兩岸有栢興廬舍，居七百餘戶，俱俄羅斯。天主堂五

座。有市廛。設管轄柏興頭目一員，駐兵三百名。

《西伯利東偏紀要》　查徐爾固地方，在黑龍江入松花江處東北沿，距三姓約七百里。【略】百俄人於此立鎮，名迷海郎西苗斯克，設玉斯頗蘭一員，總理諸事。統兵官一員，帶實數兵二百名，駐扎鎮東二里江沿。其處大小官共二十四員。有巨炮二座，長九尺，口徑三寸，在玉斯頗蘭署前。糧房、軍械房各一所，在署東北。鐵綫房一所，在署西北。通共房舍三十餘所。其西三里許俄屯人民四十餘家，其東五里許俄屯人民七十餘家，土木營造，墾地遷民，方興未艾。然南岸爲三姓邊地，其西南九十餘里爲拉哈蘇屯，舊有巨炮二尊。其東六十餘里額圖，石砬斗峙江沿，上有古人炮臺、壕塹，皆爲險要所關。

查海蘭泡地方在舊黑龍江省城，即今愛琿城北七十里黑河東。【略】俄人呼黑河爲暗木錄。自咸豐四年五月十二三日，摩力搖付犯境後，次年即於海蘭泡立屯成聚成都，稱爲不拉好爲十親四克，一名把拉云省斯克。現有房舍二千八百八十八所，內有官房十四處，外有喇嘛廟二座，頗爲華麗。設固畢爾拉塔一員，專主其地，今歸伯利統轄，署在黑河屯卡倫對岸，江邊有樹，中間即署當面也。銀庫總管一員、俄名嘎士那旦。鐵綫總管一員、俄名居勒嘎木。律例總管一員、俄名蘇達。堂司總管一員、稅庫總管一員、俄名阿革粹次。班克一員、即借貸莊。公議會總爺一員、俄名革勒窪。給照總管一員、俄名巴士波勒達。倉官一員、俄名不拉位四克。屯官一員、俄名一士不拉勿泥克。站官一員、俄名士他拉士。庫官一員俄名文金丹士克。理民廳官一員、即巴立祠官。獄官一員、官醫生一員、俄名多何都魯。教官一員；俄名士戈傑。炮官十三員，管炮兵二百名；步兵官十三員，管步兵二百名；馬兵官十九員，管馬兵四百名。兵房、教軍場俱在黑河屯關帝廟對岸，距江沿約半里許。子藥軍械房三處，俱在兵房西北山腳地窖內，相距不及二里。上山即大獄，在黑河屯關帝廟上約二里對岸。糧倉二所，在黑河屯關帝廟對岸江沿，即兵房西南。鹽倉一所，在其旁。銀庫一所，在洋船碼頭東向直進第四條街口道北。其處僅有大炮四位。又黃河、即精奇里江，俄呼也也。黑河交匯之處，有大房二所，一爲機器磨面房，一爲教館。

按：海蘭泡地方，居黃、黑二河交匯之間，背北面南，黃河居左，黑河居右，擁二江之水利，爲東北之咽喉。先代所置黑水府，或即在斯。今入俄界，墾地盡膏腴，居民已殷富，市廛喧闐，一大都會。幸黑河以西，皆我版圖。黑河自此以上，深不及二丈，寬不及二里。呼瑪爾河一帶，林木尚未斬伐，俄人於此視爲固有，防堵實未盡善，一旦有事恢復，黑河之險，我皆可據。黃河以內，尚有旗民居住，并有愛琿各屯人，每年入河伐木之役，未盡禁阻，此或投間抵隙之機乎！有圖。

查伯利地方，在三姓東北千六百餘里烏蘇里江入松花江處東岸，時令與三姓同，較三姓微暖，俄人名曰克薄諾付克。光緒初年，始設固畢爾拉塔，專主其地。光緒十年，改設一泥拉拉固畢爾拉塔，總理東海濱省等處事宜。街道占居四岡三澗，凹凸不平。其一泥拉拉固畢爾拉塔署，在第二岡將盡頭處。西北半里許，有戴土石山，俯瞰江流，名曰上宏叩，險要與額圖相仿，俄人於此疏林藩院爲游觀之所。又西北行半里許宏叩盡處，有機器房，俄名馬思利，專備修理槍炮、輪船之用。由機器房北行一里餘，至第四岡山頭，有子藥房二所，中儲子藥甚夥。由機器房東行半里許，上岡即養病院，貧人有病者，送入院內，官給醫藥飲食以養之。院後有大兵房十所，每所可容數百人，常駐兵千名，號四千。兵房東北隅有常川取用軍械子藥房二所。固畢爾拉塔署西南山麓，有儲糧大倉三：二儲官糧，一儲商糧。糧倉前即輪船碼頭。由此東北行，進窮棒子溝，爲該處衝要。東南行約一里至廟上，華人買地建廟，供奉關聖、江神、山神畫像，有草舍數十間，可容數百人。廟前江沿系華人碼頭，商船俱泊于此。再由此東南行約一里山岡偏坡處，有大庫二，盡儲開花炮、后膛炮、哈乞開斯槍、炮車、子藥箱車，極爲宏富，晝夜常有一二人執槍梭巡，未嘗少停。凡糧倉、子藥房、軍械房、大獄、大官衙署皆然。聞伯利於有事時，可得實數兵三千名，緣官商服役諸人，平日不與操練，臨事皆聽調遣也。其處房舍現有一千二三百所，日新月盛，歲更不同。聽差固畢爾拉塔十一員，小官二百余員。該國夙稱東海濱省，今即定於此處爲都會。惟其地居松花、烏蘇里二江之總匯，華商夏行船，冬跑冰，俄人勢不能禁。又東南、東北、正東三面不及數里，林木陰翳，尚屬鴻荒，倘圖恢復，出奇其在斯乎？有圖。

查紅土巖地方，在興凱湖西沿適中之處。正南循鐵綫道二百二十九里弱俄里一百零三里。爲雙城子，正北偏西二百里爲蜂蜜山。由山西北行六百里至三姓，有孔道。由山正西行四百餘里，抵寧古塔。由山正東偏南行二百余里，

至龍廟子，其處爲興凱湖出口，水流一綫，曲折萬千，輪船入湖道必經此，有華民七八家，對岸即爲俄界。紅土岩天氣和藹，萬物發生，比三姓每早半月。沿湖一帶曠野無垠，皆有田壠舊迹，俄人於此立鎮，名曰甘冥俄里薄諾付，通呼里薄諾付。東北距伯利俄里七百六十四里，每里一千六百步，以華里七百二十步除之，實距一千六百九十八里弱。烏蘇里江輪船行至里薄諾付而止，有俄房百餘所，設有民詞官、鐵綫官、領兵官，共實數兵八十名。兵房一所在屯正北嶺上，再北有軍械房一所，湖水淺時，輪船泊此。屯正東湖沿有食倉二、鹽倉一，湖水深時，輪船泊此。其處有華人百餘名，華商二十餘家。又南二里，俄屯百餘家，亦有華人服苦者。

又　查趙老背地方，在紅土巖南四十三里，雙城子北六十里，皆以俄里計數。爲自紅土巖至雙城子第三站，獨有站房一所，專管來往迎送之事。站東五、六里有俄屯名馬得克，俄民三四十家，駐有實數馬兵五六百名。以該處南通雙城子、海參崴、彦楚河諸處，東通阿勒干、夾皮河、蘇城溝諸處，實爲興凱湖以南陸路咽喉，故據險扼要，以防不虞也。進呈。

查雙城子在紅土巖正南二百二十九里弱，東南距海參崴俄里九十六里，正西距三岔口華里一百四十里。由三岔口向西偏北行四百八十里至寧古塔，由三岔口向西南行五百里至琿春。雙城子以東西二城得名。相距四里許。俄人占東城，其城以土爲之，高可丈餘，城南北長，東西短，其東西二面城上，各有大土堆二十，每堆相距九十步。南北二面城上各有土堆八，每堆相距七十步。西城南城外尚有土壕三道。俄兵皆駐城內，共計實數炮兵五百、馬兵五百、步兵一千，兵房九所、倉房四所、馬房二所、官房五所、兵士住家房二十餘所。城外東北隅，俄街五層，俄房五六百家，喇嘛廟一，軍械子藥房二所在廟南里許。城北有華人丁字形街三道，計華商二三十家，常聚華人數千。西城俄人亦曾居之，多不利，今以爲安葬之處。其東南里許，有德商火磨房一，汽機一動，共激三磨，每日磨麥四十六石，皆華人照理。院內有古碑。

按：雙城子爲古肅愼國地，亦爲女眞部地，唐爲北沃沮，明爲建州衛、野人衛交界之處，國初屬瓦爾喀部。《大清一統輿地圖》：東城曰傅爾丹，西城曰朱爾根。未知創自何時。今此碑字迹剝蝕，僅存『其台』二字，台字旁寫，必有缺文。相傳原文有『寬永十三年，湖北進馬三千匹』二語，諦視之惟『寬永十三年湖北進馬』九字尚仿佛可識，『三千匹』三字已屬烏有。查『寬永』爲日本國號，豈此地早爲日本竊據歟？其曰『湖北』，當指興凱湖以北，非今內地湖北也。詳觀碑所，知爲日人古墓，碑，乘以鼇趺，舊有石人、石馬在其前，今被俄人毀壞，幷將碑之上截鑿爲階磉，距碑北丈余，有古墓形，亦被俄人發掘丈餘，迄無所見，掩之。惜書史無征，又被俄人侵占耳。考該處節氣比紅土巖更早數日，土地膏腴。惟東南皆山，餘則平岡盤旋，中多曠土，俄人名其城曰玉果斯克。設有理民事官、倉官、站官、醫官、鐵綫官、兵官、邊界官，廓米薩爾住此。蓋以徙民墾地爲先，即以固海參崴之後路也。有圖。

查蝦蟆塘在雙城子東南八十三里強，即俄里三十七里，東南距海參崴俄里五十九里。其處爲綏芬河入海門戶，扼海參崴陸路咽喉。俄人屯實數兵一千名，有兵房二所、子藥房一所、糧倉一、軍械庫一、鐵綫房一。北一綫通雙城子、紅土巖，至伯利。南四綫通海參崴，內有一綫，行數十里，分向西南，即通蒙古街、彦楚河等處地方也。該處爲由雙城子至海參崴第二站。俄民二百餘家，華人三四百名，皆服苦營生。俄人輪船每於七日內由海參崴兩至其處。惟屯北二里，有兩山東西對峙，相去約三里許，綏芬河繞西山之東麓而南流。俄人屯兵於屯南，距此處尚六七里，有事時亦必爭之險也。圖見海參崴。

查海參崴在雙城子東南二百一十三里強，即俄里九十六里。西南由海道距彦楚河約三百餘里，距琿春約四百餘里，俄名那吉窪斯托克。坐東北向西南，海口形如撮箕，長約十里，寬約六七里，出口處寬四里。口外數里有大島，名亢島，長七十餘里，寬二三十里不等。天然形勢，八風不忌。其街爲曲尺形，房舍一千七八百所，有日本、高麗、德國、美國、法國諸商，華人多至二萬八千名。系光緒九年俄官稽查總數，本年約二萬人。商以廣東爲巨，人以山東爲多。有華街三條，俄人設固畢爾拉塔署在南望遠樓山麓道南海沿，其東有二，以防不虞，便於瞭望。固畢爾拉塔署在南望遠樓山麓道南海沿，其東有糧房十餘所、兵房十餘所、總理各事公署一所、聽差官員公署一所、養病院一所。其西山岡大道東，有理民事衙門。衙門對面岡平處，爲日本領事衙門。折而南，有兵房六七所。再南二里許，有儲子藥軍械大庫二，與伯利埒。山後二里山凹處，名清溝子，爲陸路咽喉，有守卡實數兵二百名，營中置有大炮。由此北下，道東有俄民數十家，對屯西北海沿，有大房三四所，有兵看

守，亦藏軍械、軍糧。海參崴共屯實數兵二千餘名，時海口有小兵輪六艘，每艘可載二百五十人。聞其處大小兵輪共十四只，往來無常，大兵輪四只，每只可載五百人，小輪如前，然皆以木爲之，非鐵甲也。本年八月二十九日，有日本兵輪一只駛至此處，言因該國疫癘大作，至此避災。固畢爾拉塔署前海中，距岸不及半里。有整理輪船機器一座。華街東南即華人碼頭，有華船三四十只，俱號三葉板，每只可載六七萬斤。口內兩岸有炮臺六七處，東岸適中之地，有堆積煤炭房數所。亢島對岸，兩邊各有炮臺。由日本領事衙門向西直行一里許，即綏芬海口，有後膛巨炮一尊，口徑八寸，長一丈八尺，身高五尺，系本年秋初由海道運來。

該處天時比雙城子尤爲和暢。洋商房舍俱仿上海規模，土木之功，方興未艾，再數年後當與上海比美，宜俄人有『寧棄本國京城，不棄那吉窪斯托克』之語也。晝則車馬喧闐，夜則燈火達旦，氣象萬千，何俄人之善於擇地哉！

又　探三岔口地方在雙城子正西一百四十里，寧古塔正東偏南四百八十里，爲中俄分界之處。俄名格爾理斯，亦名巴大斯克，屯有實數馬、步兵約五百名，俄民約百餘家。進呈。

又　探得蒙古街即蒙武河，爲綏芬海口西北之支河，在三岔口正南二百餘里，東北距蝦蟆塘俄鎮二百餘里，西南距阿濟密俄鎮亦然。其處有俄民二百餘家，華人千餘，俄人屯馬、步、炮兵共實數千名於此。進呈。

又　探阿濟密地方在海中大多壁島，小多壁島西北，與琿春東北黑山背卡倫連界，東北距蒙古街俄鎮二百餘里，西南距彥楚河俄鎮稱是。其處有俄民百餘家，華民數十家，俄人屯實數兵一千名，馬、步、炮均備。進呈。

又　查摩闊崴在彥楚河海口內，東南距海口約二十里，北距彥楚河俄鎮三十里，西北距琿春一百二十里。【略】俄人名摩闊崴地方爲默些止。有俄人三十餘家，華人百餘名，大糧倉二所在屯東南，兵房二所在屯西北，常駐實數兵五百名。進呈。

查彥楚河，俄呼言其，在琿春東南九十里，東北距阿濟密俄鎮二百餘里，輪船由海參崴至此半日可到。其處屯有實數馬、步、炮兵一千名，俄商數十家，俄民百餘家，華商數家，華民數百，糧倉、軍械、子藥庫均備。進呈。

查札依地方在伯利下一千五百三十餘里。【略】俄人初得東海濱地時，於奇吉設立重鎮，名馬林義斯克，市廛雲連，議鑿東嶺以通海道，後遷廟爾，其議遂寢。土人有『先有奇吉，後有廟爾』之語。今則日就蕭條，僅存居民數十家，昔之市廛，已鞠爲茂草矣。札依地方，俄名沙費斯克。其處有俄房三十餘所，設玉斯頗蘭官一員，總理上下諸屯事務。俄官嘎勒泥斯克曾充其任，頗有聲名，後任海參崴事。其先幷有俄兵八百名駐此，俄官魚吉甫管之。現俱調往伯利，僅留二十餘名防守，尚有大炮四座、糧房一所、兵房一所、子藥房一所。進呈。

又　查廟爾地方。【略】距廟爾約二十餘里有俄屯名青得利，居民數十家，江自此略折而南，若廟爾地方建立南向都會，誠足以擅江海之利，固藩籬之門也。俄人於此設鎮，名利格來斯克，街道東西約長六里，南北寬一里有奇，共街四層。有喇嘛廟一所，在江沿街道適中之地，甚爲華麗。有舊設固畢爾拉塔署，前二年移固畢爾拉塔至伯利，此署遂空。現有玉斯波蘭主之，署在喇嘛廟西。道北有巴利祠一所，建高樓以望遠，在喇嘛廟正北第三條街。軍械、子藥庫、糧倉、兵房，俱在巴利祠西，有大小官數員主詞訟、取票、收稅及一切往來公文諸事。先有實數兵數千，自固畢爾拉塔移至伯利，其兵亦多調往，現存實數兵三百名。有炮臺三處：一在江心沙洲上，一在廟爾東三里許江北沿，一在對岸南山盡頭處，正對北岸炮臺，與江心炮臺成『品』字形。各有炮位、子藥房，以沙爾達士十數名守之。又有馬思利、堆糧房各一所，在喇嘛廟下江沿。該處昔最繁富，今則漸近寥落，華人住此者不過數人，往來貿易者常不滿百人。有廣東商人數家，日本人數家，高麗人數家，惟高麗改服。俄人尚有千餘家，美國大商數家，又有呂宋黑人數名。俄人重海參崴而輕此處，誠以地氣甚寒，更有岡札德加部及庫頁島，足固海外門戶，故兩利相權耳。有圖。

探庫頁島有山產煤，俄人名曰沙哈林。凡隸東海濱省犯重罪者，俱發往此處掘煤，日給黑捏餑四兩，最爲苦楚。有實數兵百餘名守之，該處有華人二百餘名，其南數百里即堆依河。進呈。

探堆依河在庫頁島西適中之地，即輿圖伊對河。俄人於此設官總理通島事務，遷移俄民數百家居此。常駐實數兵三百名，炮臺、糧倉、子藥房俱全，爲輪船自日本海入混同江必由之路。進呈。

探哈四第力地方，在混同江出口南行約百餘里西岸海沿，即輿圖尼滿河

口。有俄民百餘家，俄人駐兵二百餘名守之，實數約六七十人。進呈。

探嘎沙古斯克地方，在混同江出口南行約八百餘里西岸海口內，與札依侯溫東西相值，俄人徙民數百家居此，駐兵四百名，實卽一百人也。進呈。

探因拔納斯克地方，在嘎沙古斯克南八九百里，東北距庫頁島堆依河約五百餘里。其處海口寬平，可泊巨舟，與嘎沙古斯克無異。有俄民八九十家，俄兵三百名，以實數核之，共七十五人。進呈。

探刀平河疑卽輿圖夾皮河之轉音。在海參崴東北八百餘里，旱道與海參崴不通，惟向西北有道至趙老背，分往紅土巖、雙城子諸處。又有鐵綫道，至烏蘇里江、尼滿河口等處。其處屯有俄兵三百餘名，實卽八十餘人也。進呈。

探阿勒于在海參崴東北一千五百餘里，其處有大海口，與因拔納斯克同。俄人數百家，華人千餘名，屯兵百餘，號五百。由海道通海參崴，有旱道分通尼滿河、趙老背諸處。進呈。

又　徐爾固圖說：徐爾固，俄名迷海郎西苗斯克。設玉斯頗蘭一員，管理民事；統兵官一員，帶兵二百名，駐扎屯東二里江沿。有巨炮二座，在玉斯頗蘭署前；有糧房、軍械房各一所，在署東北。誠松花、黑龍二江之津要也。然南岸爲三姓邊地；其西南九十餘里爲拉哈蘇蘇屯，舊有巨炮二尊；其東六十餘里，額圖石砬斗峙江南沿，上有古人炮臺壕塹，皆爲險要所關，特爲圖出。

伯利圖說：伯利，俄名克薄諾付克。光緒初年始設固必爾拉塔，專主其地。光緒十年改設軍機拉固必爾拉塔，總理乞塔、尼布楚、海蘭泡、海（山）〔參〕崴各處一切事宜。

廟爾圖說：廟爾，俄名利格來斯克。舊設固必爾那塔官主之，前二年移至伯利，其署遂空。其先有實數兵三千，自固必爾那塔移至伯利，其兵亦多調往他處，現存實數兵三百名。有炮臺三處：一江心，一南岸，一北岸。倉糧、軍械房俱全。特林，在恆滾口上十里，有古碑二，并有炮臺、營壕舊迹，土人及俄人皆謂數百年前大國平羅剎所立，稍下里許山岡上有古城基。

海蘭泡圖說：海蘭泡，俄名不拉好爲十親斯克，一名把拉云省斯克，在黑龍江城上七十里黑河東。俄人於咸豐五年至此，初立屯舍，後設固必爾拉塔，專主其地，今歸伯利統轄。現有房舍二千八百十八所，屯兵八百餘名。河西爲黑河屯，民舍六十餘間。

雙城子圖說：雙城子，俄名玉果斯克。設有理民事官、倉官、站官、醫官、鐵綫官、兵官，邊界官廓密薩爾住此地。有東西二城，俄人占東城。其城以土爲之，高可丈餘，俄兵皆住城內。共計兵房九所，倉房四所，馬房二所，官房五所，兵丁住家房二十餘所。共計炮兵五百，馬兵五百，步兵一千。子藥軍械房二所，在城東北隅里許喇嘛廟之南。

海參崴圖說：海參崴，俄名那吉窪斯它克。西南海口寬四里許，口內寬六、七里，長約十里，水深二、三丈，俄人商船、兵船俱泊於此。進口兩岸有炮臺六、七處。其街爲曲尺形，軍械房在西岸街頭山腳，兵房十餘所，常住兵二千餘名，以固必爾那塔總理其事。后山頂有望樓二。西北山凹處，名清溝子，爲陸路咽喉，有兵二百名駐扎。再西北一百一十八里爲蝦蟆塘，系綏芬海口門戶，俄人有兵千名守之，海船常至其地，其間陸路由山澗通行，最爲險要。

《東三省輿地圖說・伯利考》　按：唐征高麗，絕沃沮千里，至頗黎。遼五國部有博和哩國。頗黎、博和哩，音同字異也。今華人稱伯利二字，皆呼波力，是與唐、遼音同。則俄之克薄諾甫克，卽頗黎、博和哩，似屬可據。

庚寅正月十六日識

《西洋雜志・由亞西亞俄境西路至伊犁等處路程考》　塔什干爲土耳迄司當都會，其地居中，四通八達，爲總督駐劄處所。瑞勒爾云：該處之城，半是回人，半是俄人，百姓約有三千，駐防兵六千。俄城約有房屋六百所，屋小而白。街道寬敞，中間往往種樹。人家亦間有小花園。河水分爲小渠，經流其間，頗類美國風景，惟多塵土。城內一花園，每禮拜兵士作樂三日。城外東邊又有一園名千杏園。總督公署甚佳。距署不遠建一大礮臺。城內有客寓名高莫弗，器具均不潔淨。亦有飯館，其價甚昂。如能在俄都持有信函，住在人家最妥。食物如羊肉、白菜、瓜果之類均佳。西洋酒比俄都貴四倍，英國比兒酒一瓶，貴至十施令。生意稀少，住家多是武官。夏日太熱，往往避至鄉下，棲居布棚。有新聞紙館一家，名爲土耳迄司當新報，係屬官辦，每年經費二萬二千盧布。一節。

又　薩馬爾罕爲薩爾拉夫商省會，人民約有三萬，印度、由太俱有之，而以阿富罕人爲多。元以前眞義司汪，及元時帖木耳，又後百年印度王巴貝爾相繼都此，古城尚存。城內一大禮拜堂，一千三百二十三年帖木耳所建。

又一學院，一千三百八十五年帖木耳夫人名比喀義木所建，回人至今尊仰。城南有一大礮臺，俄人依舊制修而守之。礮臺之外，俄人畧修街道房屋。近礮臺一禮拜堂，名姑爾哀密爾，內有帖木耳墳墓，係綠斑石作蓋，堂爲八方形，頂如瓜瓣，牆壁嵌白石，花紋悉六方塊，甚精緻。一節。

《歸槎日記》〔光緒己亥六月〕十四日無船，下午偕詞茗渡江至東岸，海蘭泡在西岸。游俄羅斯各勝處。此地本中國所屬，咸豐十一年，俄人以木筏載兵沿江而下窺我邊境，將軍奕山大懼，蒙奏以江東割與俄。俄立城曰布拉廓爲悅深司克，譯名太平城，事詳《東陲備考》中。城沿江而設，與中國之城不同，但築一城門，式高十餘丈，上有自鳴鐘，極準，有人司之。街六條，周圍百二十里，居民市肆均在其中，形勢雄壯，人物豐饒，俄駐兵二萬守之。設學堂、砲臺、鐵甲等等，有巡撫一，屹然爲東部一大關鍵。余是日游其兵房及女學堂、禮拜堂、馬戲房畢，至華商梁華昌泰號小憩。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五·亞細亞俄羅斯一》德波斯克，會城，熱度中數三十二度，正月負二度，七月六十六度。雨水十九英寸。皮商聚集之所。人二萬四百二十七口。繆又云：會城同省名，在拖波爾河、伊爾推什河合流處。案：伊爾推什即厄爾齊斯，《元秘史》作額兒的石水，《松漠草詩》注作豁爾起斯。駐步隊守兵一營，平日爲一巴塔里淵，戰時增爲坡爾克，乃有三千五百人。【略】《西志》云：德波利斯克府【略】市街濱河岸，分上下街。有男女中學校、公園等。貿易魚爲大宗，毛皮次之，有釀葡萄酒、麥酒廠，有汽船會社、合股銀行。婦女拔栗鼠皮之脂，趕伊爾比都府年市。【略】拜來埽夫府【略】市街人千七百餘口，有倉庫、小學校、病院、獄舍等，有商店、貯蓄倉庫。貿易毛皮第一，巨象骨油、乾魚、鹽魚次之，每年一月期。【略】部落中有一都會曰奧伯道耳斯克府，在北緯六十六度三十一分，東經六十六度三十五分九秒，波累河右岸，人二百餘口，爲德波斯克省北部貿易場，年市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月六日，俄斯札庫人、瑞涼人各以物產與俄商交易。蘇爾克特府【略】市街殘敗，人千二百口。【略】伊錫穆府【略】人六千口，有寺院、養育院、病院、獄舍、倉庫等，工商皆盛。昔本一村，名古爾奇那。千七百八十二年，改伊錫穆府。年市在十一月一日至二十日，來會十萬餘人。沃地，麥場所在皆是。【略】庫爾干府【略】市街人六千餘口，有寺院、病院、獄舍、公園、學校等，製造場二十八，年市三所。由此府上溯德波河，有土壘、溝渠遺址，相傳韃靼汗城此。後爲庫程汗所破。【略】朱喀林斯克府【略】市街人千五百口，有寺院、郵政局。年市在十月、十二月每日曜日即禮拜。一開市場。【略】塔喇府【略】人七千餘口，有寺院、男女學校、郵政局、獄舍等，有市場、商店、渡場，有獸脂、獸脂蠟石鹼、卽洋皂。麥粉諸製造場、酒精釀造場、鍛冶場、木匠、鍛工、靴工最多。貿易皆在年市，歲二次，一四月一日至六月一日，一十二月六日至一月一日。凡由此輸出伊爾比都府之貨物，皆冬季年市購齊欖運。此府爲自德波斯克府至多木斯克府軍驛要害。土腴食足，工商業盛，大都會也。【略】都凌斯克府【略】市街人四千口，有寺院、學校、監獄等，有商店。有製造場，專製革、油、陶器、煉瓦、鐵、銅、木漆器等。年市在二月六日至二十一日，每土曜日卽禮拜六。有小市。【略】內白緜穆城在塔夫達左岸，地勢高峻，昔沿國道貿易甚盛，近亦衰息。朱緬府在北緯五十七度十分，東經六十七度三十三分登拉河兩岸，右岸卑低，有水患，左岸街市繁華。人萬五千二百餘口，有學校、養育院、病院、兵營、銀行、旅館，有商埠、商店，有石鹼、麻索、陶器、呼鐘、馬車、木橇、魚膠、獸脂、煉瓦諸製造場，有製革、製鎗、製油諸場。其造船場木料取自登拉山，爲西伯利亞最佳品。有菩提樹，製造家具、木箱、車轅等。商務甚盛，凡歐俄輸出貨物，皆由此水運往西伯利亞諸地。以金曜、禮拜五。土曜、禮拜六。開市場二次。物產皮革，彩氈爲大宗。每歲一月十三日開年市一月，茶葉及各貨至百萬羅布以上。有汽船會社，船業亦盛。府城爲俄人攻略西伯利亞時所建。千五百八十六年，俄將蘇欽及密雅斯諾設市街於青吉都拉，移民居之，卽今地也。【略】雅爾拖羅斯克府【略】市街人六千餘口，有男女學校、寺院、病院等。有市場、商店，逢土曜日開市。有製革場，有石鹼、煉瓦諸製造場，有耕地、湖水之利。馬市頗盛。舊有韃靼人雅烏爾特爾城遺跡。

又　多木斯克，案：脫「會城」二字。人五萬二千四百三十口。巴拿爾，熱度中數三十一度，正月負三度，七月六十七度，雨水十英寸。人二萬九千口。繆《編》云：會城同省名，在託穆河上。【略】《西志》又云：多木斯克府【略】市街人二萬五千六百餘口，有省廳、學校、監獄、兵營、病院、養育院、盲兒院、戲場、商會、商店等，有皮革、獸脂、石鹼、蠟燭、蜂蜜、煙草、船網、煉瓦、油、陶器、木燧、貨車等製造場，共七十六。此府近多木河，當西伯利亞國道之衝，歐俄西伯利亞貿易品輻輳於此。年市十二月二十七日至正月二十七日。【略】那里穆府【略】市街人二千口。【略】哥騾瓦府【略】人三千四百餘口，有寺院、倉庫、市場、商店、工作場、麥粉製造場。【略】巴爾那烏耳府【略】市街人三千五百三十口。商店九十餘，有酒庫、鹽倉、演劇場，有寺院、獄舍、鑛山、學校、地質鑛物人種學博物館、氣象臺、圖書館、金銀鎔解場等。本府職工傭役、鑛山局者多，自營生理者少。有獸皮、獸脂、石鹼、獸脂蠟、麥粉、油諸製造場。【略】比斯克府【略】市街人六千三百餘口，有寺院，有製造場。【略】喀尹斯克府【略】市街人五千三百餘口，有商館、病院、監獄、寺院、養育院、學校等，有獸脂石鹼、蠟燭、皮革、煉瓦諸製造場。【略】庫斯乃資克府【略】地勢高燥，風景甚美，市街人三十三百餘口，有商店，有獄舍、學校、商

館、寺院等，有石鹼、獸脂蠟製造場。【略】麻林斯克府【略】市街人五千口，有石鹼、皮革、煉瓦製造場。地當西伯利亞國道。居沙金場中央，鑛夫羣集。惜物產不王。

又　歐喀次克，要區，熱度中數三十二度，正月負五度，七月六十六度。雨水十六英寸。人五萬千四百三十四口。繆又云：會城同省名，在安噶拉河上。東悉畢爾極繁劇之城。【略】《西志》云：【略】爲西伯利亞大都會。東北即西伯利亞總督駐紮地，自昔貿易繁盛，及東洋之海運開而恰克圖之貿易敗。尋割後貝加爾、黑龍江、沿海三州設置新政區，頓復昔時之盛。市街人三萬三千餘口，凡旅行於西伯利亞東部者，至此若別有天地。有府廳、寺院、學校、陸軍倉庫、病院、藥局、兵營、沙金鎔解場、博物館、氣象臺、育兒院等。【略】巴拉崗斯克府【略】市街枕昂噶拉河左岸，人九百餘口，有寺院、協同商館等。【略】下烏廷斯克府【略】市街環山，風景頗美，人三千三百餘口，有寺院、學校、病院、商店等，貿易不盛。【略】上聯斯克府【略】市街人千口，民業耕作，貿易不盛。【略】吉連斯克府【略】市街人八百餘口，有寺院、學校、商會、商店等。年市一次，貿易頗盛。

又　也尼塞斯克，要區，人六千九百口。繆又云：會城曰克拉斯諾雅爾司克，在野尼塞河上。【略】《西志》又云：庫拉斯諾雅爾斯克府【略】市街人萬三千餘口，有養育院、病院、監獄、商會等。有製革、煉瓦、石鹼、獸蠟、車油、陶器諸製造場、商店九十九。自野尼塞斯克府金沙發見，居民繁盛，每日曜開市二次。【略】也尼賽斯克府【略】市街人七千二百口，有學校、寺院、市場、商館等，有石鹼、皮革、船網、煉瓦、鐵器諸製造場，年市以鐵類、毛皮爲大宗。【略】堪斯克府【略】市街人二千五百餘口，有商店，有寺院、學校、病院、監獄、商館等，有石鹼、獸脂製造場。【略】阿青斯克府【略】市街人三千七百餘口，有府廳、寺院、盲兒院、學校、獄舍等，製造煉瓦爲重。【略】密努新斯克府【略】市街人四千三百餘口，有兵營、病院、養育院、寺院等，有商店，有獸脂、獸皮製造場。【略】吐爾干斯克府【略】市街人三百口，有寺院、學校、病院、獄舍等，有商店。【略】每年六月開年市，土人以毛皮交換日用品。

又　雅喀次克，要區，人六千五百口。繆又云：會城同省名，在烈納河上。【略】《西志》又云：雅克德斯克府【略】爲西伯利亞大都會，市街人五千八百餘口，有寺院、學校、養育院、病院、監獄、協同商館、各自陳列其商品之處，諸府多有，未備載。市場、商店等。市民貿易外，業耕牧漁，職工甚少。雅古德人住帳幕，製象骨器具有名。貨物輻輳，毛皮、獸脂、魚類、巨象骨、海馬齒、鹿皮爲大宗。又歐俄及中華貨物先輸入於此，遞運諸地，年市六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十三日，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正月二十二日，夏季尤盛。【略】俄來克明斯克府【略】人四百口，有寺院、學校、協同商館等，俄人、雅克德人、通古斯人雜居，俄人住房屋，土人住帳幕。【略】年市六月十三日至七月四日。【略】惟綠伊斯克府【略】市街居戶沿岸散處，人三百八十口。此地商人與雅克德斯克、俄來克明斯克商人每歲定期交易。茶、糖、煙草皆由雅克德斯克輸入。【略】上烏廷斯克府【略】市街人三百口。【略】郭列穆斯克府【略】市街人四百餘口，有寺院。

又　脫倫司貝加爾。【略】繆又云：會城曰赤塔，在陰葛達河上。【略】《西志》又云：乞塔府【略】市街周圍低凹，柳樺繁植。千八百五十一年前，有哈薩克兵木寨及一小村，凡運送上烏廷斯克及尼布楚貨物，以此爲裝卸埠頭。自設後貝加爾州，遂爲首府。市街人四千七百餘口，有寺院、學校、養育院、病院、戲園、公所、公園、鍛工場等，有麥粉、石鹼、蠟燭、麥酒、鐵器、煉瓦諸製造場。在後貝加爾州中央，當黑龍江州沿海州，置郵孔道，爲貿易重要之地。物產毛皮、獸革及布哩雅特所製油。年市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四日。尼布楚府【略】市街人四千餘口，俄商布成以採金致富巨萬，有住宅，內設博物館，列萬國珍奇，爲西北利亞建築第一。【略】上烏廷斯克府【略】西南河水環繞，東則矮松繁茂，平地廣闊，風景頗勝。有府廳、會計局、地方裁判所、寺院等。年市二月七日至十八日。居民四千口。有石鹼、蠟燭、玻璃諸製造場。毛皮貿易頗盛。居義爾古德斯克、恰克圖之中，運茶者四時不絕。屬內有恰克圖村，臨恰克圖河岸，爲中國與俄貿易處，茶葉輸入最盛。【略】巴爾固靜府【略】有寺院。市街人七百餘口。【略】色楞格斯克府【略】市街人千餘口。

又　勃羅哥佛虛輕斯克，要區。繆又云：會城曰布拉郭悅式厘司克，即海南泡，在節牙河入阿穆爾河處，與中國愛琿城僅隔一河。【略】《西志》又云：伯拉照夫琛斯克府【略】人六千口，市街沿黑龍江左岸，對岸即滿洲之哈薩連烏喇村，江狹至一吉米突餘。有官廨、寺院、學校等，商店櫛比，富商惟日耳曼爲最，移住黑龍江最早，掌握商權，已成壟斷，俄人深忌之。

沿海部與亞納德。【略】王《志》云：【略】長官駐亞勒基薩得羅甫，人三千口，有海電綫通對岸之特加斯得里港。【略】《西志》又云：【略】烏拉地俄斯德府【略】在南烏蘇里部中爲最大都會。地據丘陵，開鑿溝渠以通港灣，修繕道路、橋梁、隄防，粲然具備。府分四區，各置警察區長。人萬三千六百口。有府廳、兵營、海軍俱樂部、海陸軍病院、學校等。貿易日進，有皮革製造場、煉瓦場、麥酒場。千八百五十六年，英船初發見此港，名曰米伊港。千八百五十九年，俄船泊港內，時海岸各部落止滿洲人居住。千八百六十年，《北京條約》既定，俄國領有烏蘇里地方，即駐兵充警備，嗣後設烏拉地俄斯德及波西二鎮，兵營、寺院相繼而起。千八百六十二年，改烏拉地俄斯德鎮爲鎮守府。烏拉地俄斯德，俄語「領有東方」之義，蓋俄人欲以此地爲根據，鎮

壓東洋，故云。千八百六十四年，設管理廳。嗣復爲西伯利亞艦隊，造綏芬風帆船一艘，又以尼古來斯克府軍艦移此，人口驟增。千八百七十六年，實施市制。越四年，爲府。初，俄人以船舶損壞必送長崎，橫須賀修補，故於此地經營船塢不遺餘力。千八百九十一年，本港有西伯利亞艦隊十二、東洋分巡艦隊五、義勇艦隊十。集捐而成者。平時揭艦隊之旗運貨營利，有事則揭軍艦旗以阻害敵國商務，故各船人員用海軍軍人，歸海軍大臣轄，以義勇艦隊人艦隊社會統理事務。近擬掘塢，深三十尺，口寬九十尺，身長六百二十尺。地占西伯利亞門戶，爲太平洋極北第一大港，將來鐵道通行，加以美國尼噶喇噶運河開設，其進步尤未可量云。哈巴羅夫喀府【略】市街地勢高燥，俯瞰江岸。人四千七百餘口。有學校、寺院等。每家有庭園如本地公園，凡烏蘇里江所產草木搜羅畢集，構造天然。內有將軍木喇福岳福鑄像。有麥粉製造場一、黑龍江汽船會社及建築部鋸工場二。【略】尼古來斯克府【略】當水道咽喉，且爲內外貿易埠頭，有合立商社，夏季入港船舶極盛。【略】舊有鎮守府，人民頗繁庶，今遠不如前。戶數千餘，十室九空，寂寥萬狀。將來烏蘇里鐵道開設後，必益衰敗矣。索匿斯克府【略】屋傍山麓，人六百餘口，有兵營，電信由本地通的喀斯土里灣。迤北有亞歷山鎮，在北緯五十一度，東經百四十度九分十五秒。黑龍江上下貨物避韃靼海峽繞行者，皆由陸送此府及的喀斯土里灣諸處。彼得巴布羅斯克府【略】市街房屋寥寥，人約五百餘口。【略】吉希噶斯克府【略】人四百餘口，有府廳、兵營、火藥庫、穀庫等。【略】南烏蘇里部【略】地勢平坦，有寺院、學校、公園、府廳、警察署等。商會二，凡烏拉地俄斯德貨物無不畢具。尼古里斯克城，管本地農業之樞要，穀價甚賤，水禽、野獸、蔬菜極多，價廉食美。拉斯道里鎮，在綏芬河岸，距尼古里斯克城三十八吉米突，民皆業農，有穀庫、郵政局。喀門綠巴羅鎮，在興凱湖西岸，爲滿洲與哈巴羅夫喀府交通重要之處，有寺院、警察署等，哈薩克騎兵中隊參謀部駐之。波拉巴西鎮，在山間平地，與烏拉地俄斯德通運極便，爲生計家必爭之地，步兵大隊、哈薩克騎兵中隊分營駐之本鎮。模都該河岸有噶克列瓦驛。降至三吉米突即達模都該河、綏芬河會流處。蘇羅烏延喀鎮，自新基富鎮步兵分營、郵便局、電信局、倉庫、商店外，無居住者。波西港，即波西灣，有北諾威克船名。汽船，每二星期開往烏拉地俄斯德府三次，又有貝加爾船名。及其他往來日本與烏拉地俄斯德船舶，亦寄航於此，故交通最便。本港有游泳場，凡居烏拉地俄斯德者，夏季來此游泳。灣內有半島，跨諾哥羅都澳，遠征澳之間，設有諾哥羅都鎮，惟步兵一大隊皆住官舍。及會計局、郵便局、華、俄商人數名而已，居民俄二、朝鮮八。西南一帶朝鮮十村生計稍裕，俄官頗寬待之。惟有事之日，其茅舍作爲軍隊營舍，且須充當苦工，著爲定律。新基富鎮在波西灣岸山間平地，無海上濃霧，氣候差勝。波西港食物極賤，爲南部烏蘇里中最美之地。有警察署、寺院、郵政、電信局等，第二狙擊兵旅團及部兵二大隊本營在焉。烏拉地來羅喀鎮有蘇城廳，在蘇城河左岸，距河口埠頭二十一吉米突。居民當千八百六十六年，由尼古來斯克移此，專務農業，有二道至烏拉地俄斯德府，一郵路，一海路。有諾威克船名。航海，月三五次。乞模費村在乞模費河畔，居民二百五十口，業農漁獵，有事由村長裁判，大事訟官。聖俄里噶鎮在聖俄里噶灣內安靜港，地形與金角港同，風景頗美，禽獸最多，獵狩盛行。航海汽船有時期，年內交通無阻，凡七閱月。【略】哥爾薩港府【略】人千八百餘口。【略】有衙署、寺院、病院、倉庫、兵營等。【略】乞比薩尼村在哥爾薩港東南八吉米突，臨阿尼華灣，大船不便碇泊。有乞比薩尼河，水甚淺。人百數十口。麻烏喀港在哥爾薩港西七十吉米突，背負丘陵，面韃靼海峽，便碇泊，避西北風收入帝灣或的喀斯土里灣。人二百餘口。

又《亞洲一六・亞細亞俄羅斯二》烏拉爾斯克，會城。人三萬六千六百口。繆又云：會城，同省名，在烏拉河上。【略】案：《講義》云烏拉爾斯克城臨烏拉爾河。

又喀司推男，人二萬口。繆又云：會城，同省名。在土爾該河上。【略】先謙案：喀司推男，二《圖》作庫斯塔奈，在托波兒河上游左岸。伊爾嘰子，二《圖》作伊爾吉自，《課程》作乞爾嘰子，亦即乞里吉思，又作其爾吉思。俱見上文。

又亞克摩林斯克，人五千四百五十口。痾穆斯克，人三萬七千四百七十口。繆又云：會城，同省名，在伊實穆河上。【略】案：據二《圖》，【略】亞克摩林斯克會城東北有痾慕斯克，《學會圖》誤繪入托波兒斯克。即雷之痾穆斯克，繆之倭木斯克，《世界圖》作歐磨斯克，謝《志》作恩斯革。《講義》云：痾慕斯克爲本管區總督駐紮之地，又爲奇爾基思曠野商業之中心點，重要都會也。

又塞迷板雷汀斯克，會城。人二萬六千四百五十三口。繆又云：會城，同省名。在伊爾推什河上，傍伊爾推什河。【略】案：據二《圖》東有塞彌巴拉敦斯克，會城即雷之塞迷板雷汀斯克。王達云《俄屬游記》塞迷巴拉敦斯克，譯言古廟，喀爾木種人即厄魯特人。祀神之所，偶像僅存，屋宇傾斜。居民數經遷徙，一因河流漫溢，一因沙丘日逼之故。案：《講義》云人二萬九千口，臨額爾齊斯河之上流，其北有波羅達爾，即繆之巴勿洛達爾，《世界圖》作巴普勒大爾。其西有喀爾喀喇林斯克，即繆之喀拉喀林司克，《世界圖》作加爾哥拉鄰斯克。其東南有烏斯其喀綿諾郭爾斯克，即繆之烏私奇喀綿諾果爾司克。《學會圖》誤繪入托穆斯克。

又佛爾尼，會城，人二萬二千九百八十二口。繆又云：即七河省，會城曰日爾壘，在阿勒馬塔河上。【略】案：據二《圖》有威爾尼，即雷之佛爾尼、繆之日爾壘也。王達云《俄屬游記》：威爾尼產瓜甚大，有重三十六磅者，又有馬頭套繩、皮袋二物甚奇。《列國圖》其東北有闊伯勒，即繆之闊跋勒。又東北曰烏爾札爾，與繆合。

東南隅曰列普辛，即繆之列卜新司。其西有托克瑪克，即繆之脫克馬克。

又　脫虛肯脫，熱度中數五十六度，正月二十九度，七月八十度。雨水十二英寸。人十五萬六千四百十四口。科勤脫，人三萬七十六口。繆又云：會城曰塔什干，在尺爾尺克河上。【略】案：塔什干會城在省南，亦作塔什干特，有二等礮臺名塔什干特。即雷之脫虛肯脫也。王達云《俄屬游記》：塔什干譯言石城，見分新舊二城，俄人居新城，街衢甚闊，有天文臺、博物院、書樓、戲館等，舊城亞洲人居之，街狹不堪車行。有禮頗佳。吳《志》作塔休鏗，周《志》作得修堪，辻《志》作他斯堅得，謝《志》作達施干。案：會城在此，即塔什干國，其屬地與雜拉夫山毗連，又分爲雜拉夫山矣，互見後什馬肯下。《講義》云：總督駐此，且爲土耳其斯坦商業之中心點，臨錫爾河支流之波斯河，當自北方至布哈拉之通路，又爲加斯比鐵道一端。

又　科肯，人八萬二千五十七口。南曼根，人六萬千九百六口。帕米爾及亞克薩司河即阿母河。右岸諸縣近亦附於此，面積二萬五千英方里，居民二萬五千人。徐《志》浩罕亦作敖罕，亦作豪罕，又作霍罕。云：俗稱安集延，回部城郭之國也。地在葱嶺之西，有四大城，俱當平陸，最東爲安集延，與布魯特毘連，其人長於心計，好賈遠游，南北各城處處有之，故西域盛稱安集延，今遂爲浩罕種人之名。從安集延西百八十里爲瑪爾噶朗城，又西八十里爲納米干城，一名奈曼。又西八十里爲浩罕城，其汗居之。四城皆在那林河岸。又所屬城三：曰窩什，在東南；曰霍占，在西南；曰科拉普，在西北。近年塔什干亦附之，故浩罕又稱八城云。元人所置撒馬兒罕城在浩罕城西，今成廢墟。浩罕西南與布哈爾毗連，世爲勍敵。乾隆二十四年，其酋額爾德尼奉表貢馬。繆又云：會城曰諾威馬爾格蘭。

又　什馬肯，會城，人五萬四千九百口。爲裏海鐵路盡處。繆又云：會城曰薩馬爾干，在雜拉夫山河上。【略】案：《講義》云：撒馬兒罕爲查拉夫西溪谷之大都會，號爲曠野之花園。人文發達甚早，十四世紀末爲帖木兒首都，宮殿猶存。且有大回回教院，帖木兒墳墓在焉。

又　愛斯開板，人萬一千口。滿孚，人萬一千口。繆又云：會城曰阿思喀巴特，在鹹海、裏海之間。【略】案：據二《圖》，其南有阿斯哈巴得，即雷之愛斯開板，繆之阿思哈巴特。其東南有謀夫，即雷之滿孚，繆之蔑爾甫，謝《志》作美耳弗，《世界圖》作莫兒烏。王達云《俄屬游記》言謀夫譯言大堡，在木爾加布河岸，地頗肥潤，產黍、麥、米、棉、芝麻、甜瓜、葡萄、桑樹。有一種瘟風，經過之處草木凋落。《講義》云：謀夫本土耳其城寨，俄兵曾苦戰於此。千八百八十四年陷之。今於軍事最爲重要。

又　畿窩，會城，人五千口。《講義》云：【略】首府曰基發，人三萬口。【略】謝《志》：【略】首府曰基法，近阿木河，居民萬三千。向有賣奴之大市集，今已禁止。其或稱希洼，或否者，蓋俄得此地，新爲其省府名，而人多稱其故國也。【略】

又　保哈喇，會城，人十萬口。【略】（謝《志》云：）首府曰波嘎拉，近阿木河，城周九英里，環以土垣。嘎斯卡外大鐵道穿過之。居民十萬人，城中多回教寺。【略】近出《布哈爾志》云：【略】都城在北部碩拉佛山河左岸，去河六七英里，當北緯三十九度四十八分，東經六十四度二十六分，周八英里。內城曰特爾羅尼，外城曰白爾羅尼，街道穢惡，家屋狹小，河水汙濁，人七萬口。鐵木耳所建克倫禮拜寺較宏大，愛白杜拉汗及俄后喀什林各建一學堂較華美。其城爲波斯人愛弗拉錫愛白所造。【略】案：西國輿圖布哈爾都城稱布哈拉，與此正同。《元史》人名不花者皆應作布哈，義謂牝牛也。西域人云最古之城，唐中宗時西七百年後。屬於阿剌比。即《唐書》之大食。唐昭宗後，西九百年後。西域之薩蠻朝見《西域補傳上》。建都於此。

又　後高加索。【略】《講義》云：第佛利斯人十五萬口，高加索總督駐此，市街瀕庫爾河，西與波的，東與巴庫，皆以鐵道相通。由達利耶爾峽與倭拉的喀甫喀相連絡。工業、商業居高加索第一，與波斯貿易特盛。附近多硫黃泉涌出，故又呼熱市。【略】《講義》云：巴統人二萬四千口，位黑海之東南岸，設有礮臺。

民族人口

《海國圖志・北洋・北洋俄羅斯東新藩在阿細亞洲內地》　悉比厘阿所居之人有兩種，一流寓，一土著。流寓者或因官寄籍，或本國遷徙良民及謫配之人，亦有所俘綏領將士流戍此地，究皆官裔，無傖鄙之習。其罪犯定例，重者開礦採金，輕者酒舘服役，約束綦嚴。其遷徙良民授畝而耕，歲輸丁銀拉布爾八，只徵男丁而不徵女。土著者，西南隅近哈薩克皆回教，東北隅近蒙古則信奉剌麻教。文學技藝當推都莫司、雅古薩兩部。在都莫司者，多流寓之人，在雅古薩者，多武官客商。千七百九十年，乾隆五十（七）（五）年。創書舘，貯史書，設梨園，大略與歐羅巴相等。敬賓客，躭麵蘗。居則板屋，食亦儉薄，無非葱、蒜、魚、肉、牛馬乳。面多紫黃，似蒙古。慷慨勇猛，非耕牧即射獵。極北嚴寒，多不出戶，

又　《地里備考》曰：【略】西卑里【略】煙戶一兆餘口。

日耳日亞【略】煙戶三億口。

是爾彎【略】煙戶一億五萬口。

亞爾美尼亞【略】煙戶一億六萬口。
明哥勒里亞【略】煙戶約十萬餘口。
達日斯丹【略】煙戶二億六萬口。
西爾加西亞【略】煙戶二億六萬口。
亞巴西【略】煙戶一億九萬餘口。
高加索部【略】煙戶一億三萬口。

《朔方備乘・考一一・錫伯利等路疆域考》 高加索【略】煙戶一億三萬口。
日爾日亞【略】煙戶三億口。
明哥里【略】煙戶約十萬口。
是爾彎【略】煙戶一億五萬口。
諾尼阿【略】煙戶一億六萬口。臣秋濤謹案：《備考》所載戶口之數與《總記》不同，未詳孰是。
納希斯丹【略】煙戶二億六萬口。
亞巴西亞【略】煙戶一億九萬餘口。
薩加社【略】烟戶二億六萬餘口。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東俄羅斯》 〔西伯利亞〕其人種類各殊，崇尚不一，言語容貌亦迥不相同，戶口稀疎。俄廷因將罪人謫戍於此，一年中多至二三千名，按罪之大小，分派力役，而俄人安享其勞。然延至今日，居民之數。尚不過四百三十萬有奇。寥落荒涼，概可想見。【略】〔高加索〕人性果勇，姿容秀美，說者謂人類始祖亞當、厄娃初居福地，名地堂者，即此處，或離此不遠，其說近是。【略】統計〔西域回部、高加索〕兩地人民之數約九兆，所奉之教不一，奉回回，奉太陽，尚拆教，信邪神，奉正教者亦復不少，惜未能廣布福音，悉拯斯民於塗炭耳。

《俄游彙編・戶口略》 枯班一百有二萬四千人，葉克接泥諾達爾城內二萬八千人。所屬唉司克一萬八千人。
司塔勿羅波力五十八萬九千人，城內三萬五千人。
節爾斯喀耶六十萬有六千人，烏拉的喀復喀斯城內三萬二千人。
達咭思丹五十二萬六千人，帖密爾寒暑拉城內一萬五千人。
八枯五十一萬七千人，城內六萬五千人。所屬佘馬哈城二萬五千人。
耶哩薩唯託波力六十二萬五千人，城內一萬九千人。所屬駑哈城二萬二千人，舒斂城二萬人。
梯夫力斯七十萬有四千人，城內十萬有四千人。
枯塔伊斯六十八萬五千人，城內一萬三千人。
拔禿摸六萬五千人，城內九千人。
喀兒斯十五萬一千人，城內八千人。
挨裏灣五十六萬三千人，城內一萬二千人。
車爾諾嘆斯克二萬三千人，諾倭羅西司克城內三千人。
蘇烘木四萬五千人，蘇烘克烈城內二千人。
拖波力司克一百二十七萬九千人，城內二萬人。所屬裘冕城一萬五千人。
託木司克一百有七萬八千人，城內三萬二千人。
埜泥塞司克四十二萬八千人，克拉斯諾雅爾斯特城內一萬七千人。
伊爾古慈克三十八萬七千人，城內三萬六千人。
雅古慈克二十四萬七千人，城內五千人。
襖拜喀爾司克四十九萬七千人，赤塔城內一萬三千人。
阿穆爾四萬人，布拉郭悅式厘司克城內三千人。
卜里摸爾司克七萬四千人，哈巴羅夫城內三千人。所屬尼可拉耶務司克城二千人，務拉的倭司拖克城九千人。
烏拉爾司克八十萬八千人，城內二萬一千人。
阿克摸林司克四十六萬人，城內六千人。所屬倭木司克城三萬一千人。
仙米帕拉停司克五萬八千人，城內一萬七千八百十七人。
仙米烈成司克六十八萬五千人，唯爾涅城內一萬八千人。
土爾該三十二萬人，城內四百人。
阿母達利耶二十二萬二千人，城內三千人。
希爾達利耶一百一十萬有九千人，塔什干城內十萬人。所屬霍占二萬八千人。
襖拉夫山五萬八千人，薩馬干城內一萬七千八百十七人。
費爾干一百萬人，新馬爾格蘭城一萬有八百人。所屬霍罕城三萬五千人，舊馬爾格蘭二萬六千人，安集延四萬三千人。
襖喀思披斯十三萬人，阿思哈巴特城內四千人。

以上亞洲境。

《西伯利東偏紀要》　查俄人遷居江、吉二省舊地總數，光緒九年，七十三萬餘名口。本年三四月間，因英夷搆釁，或回本國，稽數不及七十萬，秋間事平復稽，共八十萬名口有零，官與兵不在此數，此詢之稽查戶口俄官而知者也。咨。【略】

又　查華人在俄界者，海參崴約二萬人，光緒九年稽數至二萬八千餘名。雙城子約二千餘人，光緒九年稽數至八千餘名。伯利約二千人，光緒九年稽數至四千餘人。海蘭泡約千余人，徐爾固約百余人，貿易松花、烏蘇里兩江者約千餘人，居烏蘇里江東岸及南濱海沿一帶者，共約二萬餘人。進呈入奏。

《五洲屬國紀略・俄屬圖爾齊斯坦紀略》　德其士丹即圖爾齊斯坦【略】民一百十四萬。【略】費爾干省【略】民八十萬。

烏拉士克【略】民五十二萬。【略】塞米烈成士克一名七河省【略】民八十一萬。

塞米巴拉登士克【略】民五十三萬八千。

阿克摩林士克【略】民四十六萬三千。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五・亞細亞俄羅斯一》　德波斯克省【略】人百四十三萬八千四百八十四口。辻《志》云：百四十一萬千四百七十五口。

德波斯克，會城，【略】人二萬四百二十七口。【略】《西志》云：德波利斯克府【略】人萬八千四百七十五口。

又　多木斯克【略】人百九十二萬九千九十二口。辻《志》云百四十三萬二千六百八十一口。【略】《西志》又云：巴爾那烏耳府各部落俄人居多，土人不及百分之一。

又　歐喀次克省。【略】人百三十二萬八千百五十口。

歐喀次克。【略】人五十萬六千五百十七口。

也尼賽斯克【略】人五十五萬九千九百二口。

雅喀次克【略】人二十六萬千七百三十一口。

黑龍江省。【略】人百十四萬九千九百三十四口。

脫倫司貝加爾【略】人六十六萬四千七十一口。

黑龍江【略】人十一萬八千五百七十口。

沿海部與亞納德【略】人三十六萬七千二百九十三口。【略】琿春【略】人萬三千口。

又《亞洲一六・亞細亞俄羅斯二》　款畿士野【略】人三百四十五萬千三百八十五口。

烏拉爾斯克【略】人六十四萬四千一口。

鍛格安【略】人四十五萬三千百二十三口。

亞克摩林斯克【略】人六十七萬八千九百五十七口。

塞迷板雷汀斯克【略】人六十八萬五千百九十七口。

賽迷雷輕斯克【略】人九十九萬百七口。

土耳其斯坦【略】人四百二十七萬三百口，內阿士板克土耳其種百二十萬人。

酸打里亞【略】人百四十七萬九千八百四十八口。

覆爾亞那【略】人百五十六萬四百十一口。

什馬肯【略】人八十五萬七千八百四十七口。在社蘭甫三之沃野。

脫倫司坎司庇亞【略】人七萬二千百九十三口。爲突科曼司人所居之村。

畿窩【略】人七十萬口。【略】《講義》云：　人八十萬口。　謝《志》：【略】人民七十五萬。

保哈喇【略】人三百五十萬。

後高加索【略】《講義》云：　第佛利斯人十五萬口。

文化風俗

《西伯利東偏紀要》　查各處俄人種類不一，有黃色鬢髮鬚眉、隆額深目黃睛者；有白色鬢髮鬚眉、隆額深目碧睛者；有紅黃色鬢髮鬚眉、隆額深目或黃睛或碧睛者；有如上三色鬢髮鬚眉、曲額黑睛者；有黑色鬢髮鬚眉、曲額黑睛如華人者，獨此種鬚不連鬢。其男皆截髮僅留寸餘，蓄鬍髭鬚髯，使之卷曲爲美觀。間有年少剃鬚，修飾容貌者。皆以小銅片爲十字形，長寸餘寬二分許，繫於項下當心，以奉耶蘇。冠平頂圓帽，以皮遮額。制見前俄兵下。亦有如近日京師冬帽平頂樣帽簷，壁立三寸許，緊貼帽身，簷蒙黑羊皮以爲官帽者。大官於耳上帽邊插金花，或一支，或二支，小官無之。兵卒迎接上司亦戴此帽，冬夏皆然。見官則去之，以爲敬。短衣長褲僅足周身。齊

民夏衣皆紅、白色，冬用灰色、青色。官衣冬夏皆青，間用灰色。褲則一律如其衣。足著皮靴，無襪，踵底厚寸餘或二寸。官之品級視帽花、肩牌爲大小，不須臾離。有圓領左衽衫，裘長及膝下，裘領或高五寸，可以藏頭，以便禦寒。女人蓄髮，作雙辮盤頂如髻，富貴者用各樣花紋錦繡爲圓圈數重盤髻下，覆以冠，如高麗紗帽，又以各色紋錦爲花朵形飾之。自頸及乳背亦用各色紋錦被之。衣皆小袖細腰，束以帶，著長裙及地，腰間摺疊最多，下寬大容步有餘，著革履，不履絲而曳縞。貧賤者皆以方幅花巾蒙頭露面，夏用紅白洋布，冬用灰青毡呢爲衣，亦有圓領左衽衫裘，惟無褌，圍以布幅。

婚姻由女自擇，女願從者，父母不得阻。桑間濮上，相習成風，旁觀不敢指議，本夫亦止譴責，雖富貴者往往如此。男女均好潔，冬夏用涼水沐面。

初見通呼都魯克；猶言朋友也。相識伸右手將指，以四指彼此相握爲禮；洽則緊握其手，上下者三，再則去帽爲敬，再則左手執帽避置腰下，屈右手將指，又略屈四指遮右鬢，禮極於此。家奉耶蘇，入門則去帽，屈右手無名指、小指、撮將指、食指、中指，先點額，次點心，次點右肩下，次點左肩下，如是者三，食畢亦然，入喇嘛廟亦然。不知揖讓跪拜，官與商見，禮皆平行。待兵極嚴，兵失儀或違令，用刑最酷。

農民墾地以馬以鋤，養牛僅取乳鬻殺。每七日爲禮拜，官、商、兵、農均不執事，飲食歌舞各從其願，市鎮鄉村半皆醉人。每年又有大節氣數次，每次各數日，亦如禮拜。最喜華人燒酒，禁令極嚴。通嗜好飲茶，日三次，食日二次，以黑捏餅爲正宗。

字用三十六母，去一不用，共三十五母。合二母、三母、四母以成聲，書皆橫行，從左向右接讀。婦孺亦多識字，於各國事迹能道其詳。至該國古今沿革制度，無不通知。唯無文法，詢以文章詩賦，則茫然莫解。所崇教門不一，大要以喇嘛專司化導，爲民祈禳。

詞訟入官，立傳被告到案，判其曲直，令兩造心服而去。有罪者，立即鞭笞發遣，無株連拖延胥吏作奸之弊。凡人理屈，皆直言無隱，不敢顛倒是非，謂恐獲罪於天，此則俄俗之可取者也。

查自伯利東北行一千二百餘里，至阿吉大山以上，沿松花江兩岸居者，通稱黑斤，亦呼短毛子，共約五六千人。其男皆薙髮，女未字則作雙髻，已字則垂雙辮，鼻端貫金環，語言多與國語同。衣服亦悉如制度，唯喜用紫色袖口，束以花帶，寬二三寸。足著魚獸皮烏喇，自膝至踝，或翦色布或翦魚皮爲花，下連烏喇如靴。男人亦多帶耳環，稍形奇異。無文字，削木裂革以記事。不知歲時朔望，問年則數食達莫嘎魚次數以對。

夏捕魚作糧，冬捕貂易貨，以爲生計。捕魚以網以鉤，駕一葉扁舟，名曰幾喇，皆用婦女搬槳。捕貂下箭如弩，貂動其繩則射之，百不失一，射鼠、鹿、狐、貉、水獺皆然。善瞎牲蹤，見蹤則迹之必獲。以數犬駕舟形木架，長一丈二尺，寬一尺餘，高如之，曰狗爬犁。雪甚則施踏板於足下，寬四寸，長四五尺，底鋪鹿皮或堪達韓皮，令毛尖向後，以釘固之，持木篙撐行雪上不陷，上下尤速。冬夏所止之處，取樹皮或草爲小屋，有安口、樺皮爲之，捕牲住。搓羅，草蓋圓棚，捕魚住。傲苟，冬行晚宿所住，或布或樹皮爲之。胡莫納、樺皮小圓棚，夏捕魚住。麻衣嘎，不剃髮黑斤捕魚小棚。刀倫，同上。阿吉嚷莽行船時晚宿岸上小布棚。諸名。平居皆草房，在江沿，有暖炕，門置晾魚木架。得魚則劃爲四片晾之，以其一帶魚頭脊刺作狗食。

又　不識金銀錢穀之利，富者蓄蟒緞羔皮以自侈，間有藏先代所遺甲冑及昔年充鄉長、姓長官給頂戴文憑者。喜飲酒，醉則出其所有，誇耀於家人鄰里之前，妄自尊大。子弟遠行或自外歸來，皆右執壺、左捧杯，請父母兄嫂坐，依次跪進一巡，再酌則父母兄嫂僅各粘唇，令子弟自飲。以嘴親子弟兩臉爲歡。親戚往來以抱見爲禮，見官商則皆跪拜。好淡巴菰，無醫藥，唯事跳神祈禳。【略】刻木奉先置炕頭，歲久則送入林中，更刻木肖鷄、鴨、狗、貓形，又爲人騎馬形，盛以木匣，藏於家，名曰額奇赫，亦曰搜溫。冬入山捕貂，則出懸林木上，殺豬奠酒而跪禱之。又以銀或鉛爲二小人，長寸餘，懸胸前，專稱額奇赫，有事設座設奠，祈福佑，甚驗。又刻木爲熊、虎形，置林中，家有病或有吉慶事，則抱置炕上，陳飲食，跪禱，旋送原處。又刻木爲人形，曰喀勒喀馬，夏得青黃魚則陳飲食，焚僧克勒香而敬之，專稱搜溫。

親喪，則子翦髮尖。夫喪，則妻纏白巾，衣襤褸，待安葬以終喪。後遂弟妻兄嫂、兄妻弟媳，甚至翁媳相配，曰西勒彌。聘娶，男攜酒壺入女家，先飲，後議銀兩數目。上者以綢緞、羔皮代，次者以布。女與父母俱允，即同宿一夕，再約期送女，不親迎。時有同妝婦女三四，即乘船至門前，步行入戶，女即執酒敬客，客以布爲禮，亦敬翁姑兄嫂。陪嫁用樺皮爲筐笥木杓。

生子無論冬夏皆用冷水沐浴。忌出痘，一人偶發，則合屯皆避居他處，或送出痘之人於林木中，爲小屋居之，愈然後歸。按：生子出痘之俗，通黑斤、濟勒彌、俄倫春、奇勒爾、奇雅喀喇諸人皆然。

其一姓一鄉各有長，有不法不平諸事，則投姓長、鄉長，集干證公議處置。其法：殺人者死，餘則視事之大小定布帛服物之多寡，令理屈者出之，名曰納威勒，至十頭爲止。小事納一頭二頭，大事則納十頭，約值銀數兩至百兩以內。公議云然，兩造心服，姓長、鄉長始以杖叩地，遂成鐵案，否則再議，有至數日數月不決者。

婦女用布一幅，曰勒勒，自喉下至膝下，寬以蓋兩乳爲度。腰以上，翦色布或魚皮爲花貼之，腰以下，用銅片圓徑一寸及二寸許者，共二十餘枚，各鑿云紋孔，呼曰空盆，以次垂布上。富者用繩貫珠，貧者貫銅叩，繫勒勒於頸後，走則丁冬有聲，聞一二里。以不好潔爲貞，不然即冒不韙之名。考《通志》有額登喀喇，當統此輩而言，特此輩今不披髮耳。向至三姓進貂，自入俄界後，俄人俾喇嘛惑以天主之說，屢令改裝，賴華商維持，其間不從。近有二三人通俄語，服俄服，充通事，以誘群輩者。咨。

查自阿吉大山順松花江東北行，又西北行，共約八百餘里，至黑勒爾地方以上，沿兩岸居者，通呼長毛子，共約二三千人。風俗習尚與剃髮黑斤同，惟語言各異。男不剃髮，垂辮。染濟勒彌俗，以弄熊爲樂，遂分兩類。《通志》：自寧古塔東北行千五百里，居混同江、黑龍江兩岸者爲赫哲喀喇。又東北四五百里居烏蘇里江、混同江、黑龍江三江匯流左右者，曰額登喀喇，其人披髮，鼻端貫金環，衣魚獸皮，陸行乘舟，或以舟行冰上，駕以犬，所謂使犬國也。其語言與窩集異，無文字筆墨，裂革以記事，如古之結繩然。地產貂。又曰：自寧古塔水路至其部東北界，共四千五百餘里，今以里到按之猶合，特昔稱額登喀喇，今區剃髮黑斤與此不剃髮黑斤爲兩地耳。向至三姓貢貂，後至賞烏綾木城處穿官，今入俄界，情形與剃髮發黑斤同。咨。

查自黑勒爾以下西北行，又東行南折至海口，共約六百餘里，松花江兩岸舊爲費雅喀喇人所居，今則合俄倫春、奇勒爾二族，凡遷居江沿者，統稱濟勒彌，凡四、五千人。男不剃髮，女未嫁則束髮垂背如錐，出嫁則合雙辮，橫束腦後。語言又與不剃發黑斤異，俄倫春、奇勒爾二族，又能各爲本部語言，與濟勒彌異，亦無文字、醫藥，不知歲時朔望，生計習尚半與黑斤同。常夏乘小舟，至海島及各處河汊，冬乘爬犁至索倫河以南俄倫春、奇勒爾諸地貿易。每家蓄犬數十頭，以備使用，擇其力衰性劣者食肉，以衣其皮，夏月亦不去身。喜弄熊，呼曰馬發，多以重價購養，聚鄰里親朋射殺爲懽，雖百里外亦多至者。其俗造室落成或遷居，則射狗熊。封江時，出門捕牲或貿易，合屯公爲大祭，則射馬熊，用木雕槽如舟，長六七寸，寬三四寸，曰俄通喀，圓如鉢者曰柯當，淺如椀者曰木格蘇。先食熊頭於野，以敬長老，餘則聚食於家，出胸佩木人，家藏木像奠之。婦女惟食熊髀，身不淨者遠之。食畢，仍藏木椀於林中或岩下，家儲恐有不祥，近來食麻勒特魚亦然。

親喪，則削木擬像，但具口眼，衣以熊皮，置炕頭，飲食必以少許供口內，亦備衾褥以安寢。夫喪，妻亦如是，增繫一犬於木像旁，待積數棺安葬。方終喪，遂從西勒彌俗。又刻木爲二小人，長二寸許，挂於心，有事祈禱多驗。又有木刻熊、蛇、猩猩等形像，無搜溫、喀勒喀馬諸名。跳神又媽能於密室令人見星月，又以皮條長數丈許，置壁隙，使幼壯數十室中執之，皮條由壁隙自行出外，幼壯不能挽，戶外亦闃其無人。喜煙酒，婚嫁亦如黑斤，性不好潔，面垢不知洗，衣垢不知浣。門前皆有晾魚木架，夏月過之，魚腥犬矢氣味極惡。

國初，與庫頁島各族至阿吉上三百餘里莫爾氣對岸賞烏綾木城處，受衣物服飾之賞，名曰穿官，後亦貢貂。又此輩自述，二十年以前，每年渡海至西山國穿官，黑斤、濟勒彌人等，呼日本爲西山國。即以木城所受衣物服飾貢於該國，該國命官至所止海濱，賞黃狐、水獺、白貂諸皮，彼此授受俱跪，攜皮回家，俟明年木城穿官賣之，亦至三姓城。自羅剎來，不許我等穿官，見木像則焚，見弄熊則阻。又欲我等截髮易服，心實不願，女人畏忌更甚，惟望大國如數百年前將羅剎盡驅回國方幸。據此，則費雅喀地曾兼隸日本，證以蘇城溝古城、雙城子殘碑，覺日本夙稱北征五十餘國，亦非無因。且康熙初羅剎與費雅喀人戰，朝廷屢遣大臣剿滅，至今傳聞不失其實，猶見祖宗之流澤孔長也。其人昔皆敬畏華商，今或有倚俄反噬者。咨。

查俄鎮因拔納斯克以南、阿勒幹以北、伯利以東，縱橫各千餘里奇雅喀喇地方，共約四五千人，通呼二腰子，語言與黑斤、濟勒彌又異，亦無文字、醫藥，削木爲節以記事。男女均蓄髮作辮，從耳後分垂肩前，即自耳下用紅繩束辮如雙椎，令垂乳上。又以彩綫或翦魚皮爲穗，上貫五色圓粒如珠，繫於椎下頸後，以繩貫珠或小海蚌及銅叩三四串，橫連雙椎。有喪，則解椎使

垂。置棺平地用木揜之，華人以爲木葬。知人倫，無西勒彌俗。婚姻由父母定，令男至女家宿數夕，攜以歸。衣服裁制悉如黑斤，惟女人喜用紫色，舊穿錢邊爲小圓孔，以飾衣緣。近來聽華商言，亦以小海蚌及銅叩代之，穿右鼻蘭臺，貫以金環，胸前亦間挂勒勒空盆。每月必避人獨坐數日，雖本夫亦不敢近。性皆好潔，勤浣衣沐浴，嗜煙不嗜酒。問姓，多牛與王，自謂係中國牛皋、王貴之後，不知何時人避世來此。黑龍江愛琿城附近，有寶姓人，自謂係寶爾敦之後，與此均未見記載者。刻木爲鳥張翼形，立木柱上，以爲祖。懸小鉛椎於心，號妙翁居革得，祈禱甚驗。跳神鼓大如籐牌。叉媽爲抽掣狀，立而不行，吃火自刺，幷口吐蛇蛙於鼓上，旋吸而吞之，以示異。亦刻木爲熊虎等形，畫以彩文，跳神時出而奠之。

無廬舍，游處山林及江海之濱。冬用樹皮、夏用布爲棚以居，剖楊爲舫，善使鳥槍、木弓、樺矢、低答。弓以黃蠟木爲之，性直不彎，長五尺，盈握爲度。用麻繩或皮作弦，弛則直，亦如矢。矢以蜂樺爲之，長視左手至左肩，鏃長視食指，本窄末寬，約四分。低答以木爲之，長七尺餘，頭貫利刃如槍。每與虎豹熊羆斗而殺之，黑斤、濟勒彌人不及也。衣食俱仰給於華商，曰弗納子。黑斤、濟勒彌亦同。以貂皮、鹿茸、魚骨爲價值之資，蓄獵犬，少狗爬犁。冬著踏板，行山林捕牲極力。遇不平事，則聚能言諸人公議處置，令理屈者輸財帛以寢事，曰白他巴哈。東海諸地，惟此部未被俄人侵占，亦無願隨俄俗者。咨。

查烏蘇里江兩岸約有黑斤四五千人，語言衣服生計習尚舊與伯利下剃髮黑斤同，近與華人久處，遂變華俗。謹守條規，一聽華人之命，惡俄人甚嚴。但不事耕種，惟喜捕牲捕鹿，其性情猶有殊耳。咨。

經濟物産

《異域錄》卷上　楚庫柏興【略】器用有床、桌、椅、車、拖床。

畜駝、馬、牛、羊、犬、鷄、猫。

種大麥、小麥、蕎麥、油麥。有兩種蘿蔔、蔓菁、白菜、葱、蒜。

山中有熊、狼、野猪、鹿、狍、黃羊、狐狸、灰鼠、白兔。河內有鮰魚、鱘鰉魚、哈打拉魚、他庫魚、鯉魚、石班魚、穆舒兒呼魚、鯽魚、松阿打魚、禪魚、勾深魚、牙魯魚。

一種魚，俄羅斯呼爲鄂莫裏，大似牙魯，長尺餘，於白露後五日內由柏海兒湖逆流而來，甚多。俄羅斯國人各行海捕，醃以度臘。鱘鰉以此魚爲食，相繼而來。其色楞格河於十月中旬始凍。

又　鄂遼漢洲居北海兒湖內之東北，闊五十餘里，長二百餘里，其洲之上有山岡，產杉松、榆樹、叢柳，幷各種野獸。布拉特蒙古五十餘戶游牧於此，畜牛、羊、馬匹。柏海兒湖內產各種魚及獺。

又　厄爾口城【略】器用有床、桌、椅、櫈、車、拖床、船、舟艇、水磨。

樂有鼓、鐘、木笛、哨吶、銅絃箏、胡琴。

產紵麻布、熏牛皮。

種大麥、小麥、蕎麥、油麥、蔴、蘿蔔、蔓菁、白菜、葱、蒜。

畜馬、牛、羊、豕、鷄、鴨、犬、猫。

食方木井水。

河內產各種魚。

又　麻科佛斯科嶺在伊聶謝西北二十里外，烏斯乞木地方下船陸行。山不甚大，沿途俱林藪，有果松、馬尾松、杉松、楊、樺、柳、櫻蔓、刺玫。地甚泥濘，多蚊虻。【略】產熊、狼、堪達韓、狐狸、銀鼠、灰鼠。【略】

俄羅斯呼索倫爲喀穆尼漢，又呼爲通古斯，俱畜鹿以供乘馭馱載。其鹿灰白色，形似驢騾，有角，名曰俄倫。林藪之內有鵾鷄。

北地最寒，有一種獸行地內，遇陽氣即死。身大重萬斤，骨色甚白潤，類象牙，質柔不甚傷損。每於河濱土內得之。俄羅斯獲其骨，製碗碟、梳篦用之。肉性最寒，人食之可除煩熱。梵名麻門彙窟，華名磉鼠。

又　沿揭的河【略】其地平坦，水窪處甚多。皆林藪，有馬尾松、果松、杉松、楊、樺、柳、櫻蔓、刺玫。河崖下，土燕之巢穴甚多。產熊、貂鼠、狐狸、銀鼠、灰鼠。

又　一種魚形類鱘魚，口似鮰，無鱗，脊上幷兩肋有骨三條連生，肉味同于鮰魚，大者不過三尺，俄羅斯名之曰四帖里烈帖，蒙古人名之曰舒里。於未凍河之前，從北海由鄂布河溯流而來甚多，人皆漁捕，曝乾爲食，亦貨賣。

沿（鄂布）河兩岸地勢平坦，皆林木，有杉松、楊、樺、櫻蔓。河邊多

叢柳。

又　一種草果，俄羅斯名之曰馬里那，蒙古人名之曰和尼柏兒濟爾，根形似桑椹，色赤，味甘酸，幹不盈尺。其厄爾齊斯河岸之山內甚多，柏興各處小兒鬻賣。

又　托波兒【略】沿河兩岸地勢平坦，有杉松、楊、樺、櫻蔥、叢柳。

器用有床、桌、椅、橈、車、拖床、船、舟艇。

樂有鐘鼓、喇叭、木笛、嗩吶、銅弦箏、胡琴。

種大麥、蕎麥、油麥、蔴。

產蔓菁、白菜、王瓜、芫荽、倭瓜、葱、蒜。

畜馬、牛、羊、猪、鵝、鴨、雞、犬、猫。

又　於稼穡之人，量其收獲之多寡，什一而稅。於布喇忒、索倫、鄂斯提牙斯科、兀良海、齊爾給斯等打牲人，令其交納貂鼠、狐狸、銀鼠、灰鼠皮張；不打牲之布喇忒、索倫等人，每歲人各納銀錢二百文。其兵丁每歲有食千錢者，亦有食七百文者不等。錢之外，又給與麥麵、食鹽、衣帽，五年一次，官給更換。

《瀛環志略・歐羅巴・俄羅斯》　疘倫不爾厄部一作阿隣堡。地接西域回部，豐草鋪原，蒙、回各部互市於此，以馬、牛、羊易布匹。【略】阿斯達拉干部爲五藩部之都會，窩瓦河從西北來，由此入裏海。兩岸草場豐美，牧畜蕃庶。卽土爾扈特寄居游牧之地。《西域聞見錄》謂烏巴錫因河冰未合，率河南戶口內附，而遺其河北。今考窩瓦河自西北而東南，烏巴錫之東徙，蓋攜其河東戶口而遺其河西也。其地通衢四達，西域游牧各部互市者絡驛於途，故富饒爲五部之最。【略】裏海產鱣魚龍，土人長於釣捕，販行甚遠。【略】諾尼阿部【略】其地山嶺崎嶇，戶口繁而貧，販鬻男女爲奴婢。

又　綜西伯利全土，東部所產惟皮貨，狐狸、兔、貂、鼠、獺之類皆備，專售中國。西部兼產金、銀、銅、鐵各礦，鐵尤多，每歲得百餘萬担，泰西諸國皆仰給焉。【略】德波爾斯科【略】產金、銀、銅、鐵礦。【略】也尼塞斯科【略】有草場，出各礦。【略】疘慕斯科【略】地頗豐饒，善釀酒，人多沉湎。【略】義爾古德斯科【略】地極廣大，出銀、鉛礦，兼產皮貨，每年所得鉛與皮甚多，足助國用。【略】南界有甲他城，卽內地所稱恰克圖，中國與俄人互市於此，庫倫辦事大臣司其事，彼以皮來，我以茶往。亞古德斯科【略】人戶稀少，射獵之外無生計。俄人取其所得之皮，以當賦稅。疘哥德斯科【略】土人亦以獵獸爲生，俄設官以賦其皮。城建海濱，與海東各島通商，以收皮貨。岡札德加【略】居民捕魚爲食，穴地而居。卽東省所謂魚皮韃子。俄人設口收皮。（亞律群島、古利群島）皆產皮，俄船往來收皮，鬻於中國。

《海國圖志・北洋・北洋俄羅斯東新藩在阿細亞洲內地》　產米穀、大麥、小麥、粗麥、石鹽、石髓、石奶油、野鴨、雁、鵝、牲畜。器用有大呢、玻璃、金、銀、銅、鐵、鉛、紅寶石、青金石、鑽石、水晶、綠晶。別有一種石，刀切成片，可代玻璃。皮毳則灰鼠、貂鼠、白狐、黑狐、紅狐、海狐、海虎、海獺。壤沃厚，易播種。五金產自烏拉嶺及阿爾臺山，幷有沙漠千有餘里，中亦產金。千八百二十八年，道光八年。三處產金五十三觔，銅三萬千五百觔，鐵六萬六千觔，銀三十三萬四千棒。近日銀礦不旺，歲產不過四五六萬棒。採取五金約萬有三千餘人。皮貨俱運售于都莫司、雅古薩。東洋遙遠，北海阻冰，或行數日無人煙。河道紆曲荒遠，崔苻出沒，貿易跋涉，艱難無匹。徒以產豐利厚，故商旅不絕，冒險爭騖。甘查甲物產尤甚，運至雅古薩，征稅甚輕，以貨易貨，大都烟酒、刀劍、玩物居多。中國恰克圖城爲俄羅斯與中國互市之所，以皮貨、呢絨、玻璃，易中國茶葉、大黃、磁器、絲髮、棉花、煙葉。每年交易約値二三十萬棒。

都莫司部【略】產金、銀、銅、鐵、錫、五穀、皮貨、馬、酒、材木、脂膏。

雅古薩部【略】產銀、鉛、皮貨。

科利弗部【略】產金銀、銅、鐵、鉛。

甘查甲部【略】產皮貨、海馬、珍寶。

《地理備考》曰：西卑里【略】至于田土，北方土曠人稀，西南膏腴豐茂。土產金、銀、銅、鐵、錫、鉛、礬、硝、硫磺、（磁）〔硇〕砂、信石、紋石、磁器、各種獸皮。【略】技藝平常，貿易豐盛。

日爾日亞【略】技藝庸極，貿易冷淡。

是爾彎【略】技藝庸常，貿易蕭疏。

又　亞爾美尼亞【略】土饒穀菓。

義米勒多【略】土產材木，魚類充斥，土人弗取。

明哥勒里亞【略】菓實茂盛，禽獸充斥，土產絲、酒。

達日斯丹【略】田土膴厚，葡萄成叢，不植自生。禽獸蕃衍，鱗介充斥。產錫、鐵、硫磺。【略】技藝蕭疏，貿易清淡。

西爾加西亞【略】產穀、果、絲、綿。

亞巴西【略】田土膴腴，生殖蕃衍，土產蠟、蜜、熟皮等物。

高加索部【略】土產蠟、蜜、牛、狐、貂鼠、海虎各皮。

《朔方備乘・錫伯利等路疆域考》 綜錫伯利全土，東部所產惟皮貨，專運至恰克圖售與中國，西部兼產五金之礦，泰西諸國咸仰給焉。

托波爾【略】產金、銀、銅、鐵、錫、五穀、皮貨、馬、酒、材木、脂膏。

多木斯科【略】五金之礦最多，專設官以督理礦務。

托穆斯科【略】產金、銀、銅、鐵、鉛。

額爾口城【略】地廣大，出銀、鉛礦；兼產皮貨，每年所得鉛與皮甚多，足助國用。【略】

雅庫【略】土產皮貨之外，惟銀、鉛。

郭列穆斯科【略】大清崇德四年直抵東洋荷葛斯海岸，由是收郭列穆斯科地，設官以賦其皮，幷築城海濱，與海東各島通商以收皮貨。

甘查甲【略】物產尤富，運至雅庫，征稅甚輕。

古里利群島【略】爲日本國與俄羅斯互市之地。土產狐狸、貂、鼠、兔、獺之類，珍寶繁衍，五金之礦甚多。

高加索【略】地多潟鹵，甚宜稼之地則隴畝膴腴，穀果豐茂，土產蠟、蜜、牛、狐、貂、鼠、海虎各皮。

日爾日亞【略】田土膴腴，穀米豐稔，草木禽獸甚屬繁茂。【略】技藝庸陋，貿易清淡。

義米勒多【略】土產穀果、木料等物，魚類充斥，土人弗取。

明哥里【略】境內岡陵接連，絡繹不絕，樹林居多，隴畝無幾，果木茂盛，禽獸充斥。土產絲酒極爲紛繁。

是爾灣【略】田土膏腴，穀果豐登，禽獸充牣，草木茂盛。【略】技藝庸常，貿易蕭疎。

納希斯丹【略】田土膴厚，穀果豐茂，葡萄等類不植自生，禽獸蕃衍，鱗介充斥。土產錫、鐵、硫磺等物。【略】技藝蕭疏，貿易清淡。

亞巴西亞【略】田土膴腴，穀果極豐，鳥獸、草木靡弗蕃衍。土產蠟、蜜、熟皮等物。

薩加社【略】湖河甚多，灌溉田畝，稼穡甚茂，種植適宜。土產穀果、絲棉、禽獸、鱗介等物。

《五洲圖考・亞細亞洲・東俄羅斯》 〔西伯里亞人〕俗喜游牧，所居半係板屋，衣皮衣，戴皮冠，飲食甚儉。射獵者以所獵爲生。其獸之貴者，有狐、貂、猞猁猻、銀鼠、海龍之類。又有白狐，性頗兇猛，惟蠢頑易獲，取其皮售於中國，獲利甚厚。互市之城名甲他，卽內地所稱恰克圖，又稱賣買城。中朝派有庫倫辦事大臣駐節其處。又出鹿一種，形如驢，色灰白，土人豢之以當牛馬，巨富之家有畜至萬餘頭者，頗稱利便。以上皆東方之產也。迤西兼產金、銀、銅、鐵礦，而於烏拉嶺一帶爲最，一年所出，動以百萬計。

又 〔高加索〕義米勒多地多植葡萄，取以釀酒，往往一藤所出可供一家之用。土人喜養蠶畜牧，惟性畏勞好逸，故萬事廢弛，不知振作。是爾灣之會城名巴古，在裏海西濱，離村有油泉八十二處，長流不絕，蓋石油火油之類也。多者一日能取五百斤，土人汲取售之，多得重價。近城約三十里有大火場，方可三里，常噴火燄，觸物卽燃，置管收之，有青烟上升管口，愚民詫爲奇事。實則物理使然，無足怪也。人有崇奉火神者，不遠千里而來，對火膜拜，令人失笑。

《西伯利東偏紀要》 查該夷東海濱省土產，黑龍江以北、以東，產大麥、小麥、蕎麥、苓大麥、苓大麥宜作鈴鐺麥。土豆、黑豆、紅豆、豌豆、蘇子、小米、糜米、白菜、菠菜、芹菜、芥菜、葱、蒜、韭、薤、葵、撇蘭、西洋白菜。食以大麥、鈴鐺麥、土豆爲大宗。山多松、樺、柞、椴、榆、產貂皮、麅、狼、馬鹿、堪達罕、四不像，出木耳、蘑菇。近水多楊、柳，江少魚。自伯利至廟爾產大麥、蕎麥、苓大麥、土豆、小米、白菜、葱、蒜、韭薤、蘿蔔、撇蘭、西洋白菜。食以苓大麥、土豆爲大宗，富者間食美國白鄂及三姓白鄂。山多松、樺、柞、椴、榆、楊，產狐、貉、貂皮、水獺、猞猁猻、熊、羆、虎、豹、豺、狼、獐、麅、貂、熊、黃鼠、灰鼠。自阿吉以下混同江南北無馬鹿，多堪達罕，北岸多四不像，惟恆滾河產黑狐，近水多楊、柳，沿江撲魚不可勝食，松花江海口出青黃魚骨、海豹皮，海濱多海牛、海馬、海虎。自伯利至海參崴各處，產大麥、蕎麥、小麥、土豆、黑豆、黃豆、

黃粱、赤粱、豌豆、蘇子、小米、白米、白菜、菠菜、芹菜、芥菜、葱、蒜、韭、薤、蘿蔔、胡蘿蔔、撇蘭、西洋白菜。食以小麥麪爲大宗，富者間食日本、上海粳米。山多松、樺、柞、椵、榆、楊，產狐、貉、貂皮、水獺、猞猁猻、熊羆、虎、豹、豺、狼、獐、麅、黃鼠、灰鼠。興凱湖以北，多馬鹿，以南多花鹿，出人參、木耳、蘑菇、菸、麻，近水多楊、柳。烏蘇里江多魚，沿海出海參、海菜、蟹肉，海多海豹、海牛。按俄人喜飲酒，鍾無大小，必一飲而盡。醉則或歌或哭，或起或伏，醜態萬千，不可殫述。尤喜華人燒酒，多醉至死，或失業廢事，今禁之甚嚴。茶皆自中國成磚運來，飲時必摻白糖和牛乳，無貧富貴賤皆然。肉食惟牛、鷄、鵝、鴨、魚，間食羊，少食豬者。進呈。

又　查由伯利東北行俄里二百七十里，至松花江南岸俄屯麻宜美斯克地方，其處有山，華人稱金山。俄人嘗於此采金，因金苗不旺，未興大工。對面北岸爲波蘭侯溫出口處，有山產銀，華人呼銀山。其處銀礦甚富，人有竊取者輒昏迷不能下山，俄人屢至皆然。與金山南北對峙，內有侯溫，外瞰江流，亦松江關要也。銀山下有烏扎喇地方名，順治九年駐防寧古塔章京海色，率所部擊羅剎戰於烏扎喇村，當即其處。咨。

查伯利下四百餘里，松花江南岸卧牛河內東北二百餘里磨勒木地方產金。俄商簡勒甫一名梭革江。於光緒九年系該國一千八百八十三年。至彼開采，因無道運糧，未大興工。又由卧牛河東南行約八九百里，至他勒馬蘇地方，山巖多白金，如鐘乳石形，滿鋪巖面，奇雅喀喇人曾取之以爲耳環，比銀尤堅而重。咸恐有神爲祟，不敢再取，僻在深山，俄人無知之者。咨。

查黑龍江東牛滿河上游，有俄人金廠二：俄呼金廠爲布利斯克。一名泥滿斯克，由甘般泥專辦，甘般泥系該國王合夥貿易之名；一名布金布利斯克，布金，人名，此廠係此人查出，故以其名名之，現賣與甘般泥專辦。二廠俱同治中年出，泥滿廠每年可得金七十餘甫特，布金廠每年可得金三十餘甫特，共銷苓大麥十餘萬甫特。專喂馬用。運糧，夏由黃河水道，冬由牛滿河冰道。進呈。

查黑龍江東北精奇里江上游，精奇里江，今通呼黃河，俄呼也也。有俄人金廠二：由黃河水道一千四百餘里至耶是干般泥金廠，每年可得金百餘甫特；其西二百餘里，有薩八什泥過付金廠，每年可得金二百餘甫特。二廠俱同治末年出，每年約銷苓大麥十餘萬甫特。運糧，夏由黃河輪船，冬由冰道，薩八什泥廠與日林德廠共一總領。進呈。

查黑龍江北雅克薩城，俄名阿勒巴金，其東二百餘里日林德地方，俄人有金廠一，名爲力胡阿木爐士干般泥，每年可得金二百餘甫特，約銷苓大麥十五萬甫特，運糧俱由旱道。進呈。

查混同江西岸恆滾河口內，有俄人金廠二：一距河口二百餘里，曰米墨勒金廠；一距河口千餘里，曰沙美郎金廠，皆俄人七居果付開采，每年共得金百餘甫特，共銷苓大麥四五萬甫特。運糧仍由海蘭泡順黑龍江入松花江進恆滾河口。二廠俱光緒元年出，先招華人采辦，現俱逐出。進呈。

查海參崴東南百餘里海中青島，先年出金最旺，華人偷采者多至數萬。俄人爭此島甚力，累興構釁，后歸俄人獨辦，金遂漸稀，近年不過百餘人在彼沙汰而已。進呈。

查混同江北岸七廠，每廠約二三千人。其初探得者報該國王，候旨采辦，國王不命采者。此人於開采後，每一分頭即十二兩。由承辦人給俄帖三張零七十五子，承領采辦者，每金一兩，該國王給俄帖三十張或三十餘張。其廠內一切費用，皆由承領人自備。每廠有兵數十名或百餘名，看守費用亦由承領人出。每年有欽差至廠查詢利弊，絲毫不能自私。承領人亦不得苛待勞金人等，每勞金一人，每月得俄帖四五十張不等。查俄帖統由該國王發給，通行六大部。凡買金與官俸、官餉，皆給此帖，無民間私行印用者。聞該國王將各處用帖買回之金，鑄爲大小金錢，以備大商不時換帖。其六大部一切票稅、田賦諸正供，仍用帖解庫，故俄境人民喜用俄帖。進呈。

又　查華人在俄界者，唯伯利、紅土巖、雙城子、海參崴、彥楚河五處，共計大小肆店三百餘家，各立門市坐賈營生。外有自三姓販運貨物，通行松花江至東北海口，行烏蘇里江至穆稜河口以上者，共二百餘家，皆于江沿蓋有房舍，以貨物易各處貂皮、鹿茸、魚骨、狐、貉、海豹、水獺、灰鼠、黃鼠等皮，分售伯利、三姓等處，名雖坐賈，實則行商。更有自三姓分住二江以貨易春去秋回者，每年亦約千餘人。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二　〔光緒十六年三月三十日記〕　俄地向不產金。有明中葉，吞幷烏拉嶺諸部，尋獲金礦，建議開採。萬曆九年，爲俄人設廠取金之始。三百年來，拓地日廣，據有東西悉卑爾全境。阿爾泰山

譯義爲金山，東幹北幹，縱橫數千里，山重水復，處處有金，故俄呼悉卑爾爲金穴。於是招礦師，設礦學，置礦官，頒礦律，凡產金之區，由官丈量，聽民開廠自行熬煉金砂，送交官爐熔化，再運俄都錢局提淨，笵爲金磚，以十分之九鑄錢幣，以十分之一作器皿。業主願得金磚、金錢者，如數領取，否則請領金票，聽民交易。稅收什一，轉運傾熔之費亦什一，皆於業主取償。開礦之地分爲八部：一曰撒爾穆部，烏拉嶺東西金廠隸焉；一曰鄂蘭布爾部，烏拉嶺東南附近裏海金廠隸焉；一曰西悉卑爾部，葉尼賽河以西、鄂蘭布爾以東金廠隸焉；一曰東悉卑爾部，葉尼賽河上下游東西境金廠隸焉；一曰拜喀勒斯克部，黑龍江以西、喀勒湖以南金廠隸焉；一曰牙庫特斯克部，外興安嶺東北金廠隸焉；一曰黑龍江部，尼布楚以東及黑龍江上下游金廠隸焉；一曰東海部，黑龍江東南沿海金廠隸焉。

《出使日記續刻》卷二　〔光緒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記〕　西伯里亞者，俄之東陲也，有大江三：一曰沃皮江，江面廣闊，所經由處皆繁富地也，與喀什噶爾一帶貿易甚便。沿江產皮貨。經拔奴城，產鉛銅極旺。經湯瑪斯克省，爲五穀皮貨聚會之所，人民繁盛，約百萬有奇，大半開礦爲業，鐵路即在此交會焉。用輪船駁貨至珊迷派，由陸路車行至圖爾齊斯坦。地產金石，層疊可揭如螺甸，尤光采陸離。西伯里江中，歲有輪船往來數十艘。有一地曰區明，設立製造局，宏敞異常，所製之物，與滿洲交易，生意頗形熱鬧，非有鐵路不能致此。

又卷七　〔十九年二月初六日記〕　布哈爾一國，沿阿母河右岸，北至納林河，回人稱之曰馬外爾郎，譯言近江之地。在古爲最繁盛，城內多祠宇。北界哈薩克，勾岡特，東界小布加里，南界阿富汗，西界阿母河，與機窪相近。地約一百餘萬方里。居民二百五十萬，多哈薩克人、烏士拜克人、雅拉伯人、波斯人、卑彌夜人、大哲克人、猶太人、印度人，雜處而成國。東有峻嶺，南接興都哥士山，餘皆平地，多草場沙漠，有大湖曰阿那勒，曰當日。物產有駝、騾、驢、牛、羊、鹿、熊、狼、狐、桃、杏、李、蘋果、梨、葡萄、瓜、大黃、稻、麥穄、芝麻、玉米、煙葉、棉、桑，桑可育蠶，皮可造紙；地有五金礦。運自中國之貨曰磁器、水晶、綢緞、茶，又轉運華貨於機窪及裏海之俄人而易其呢布。今之有國者曰烏士拜克人，以明弘治間始立國，舊稱王曰可汗，今改稱曰歐米爾。國多內亂，分合不常，故易受他國陵侮。俄王尼勾拉頗欲由布哈爾進窺西藏，事未成而中止。

初七日記　機窪國，北界夜未河、意爾日河，河外即哈薩克故地，南界自阿得雷克河至印度之奔哲潑，西界裏海之東岸，東界依一草地，經納林河而及加布勒嶺。地約九十萬方里，機窪其都城也。以外大城，曰歐沙拉巴，曰烏爾根，曰對爾們，曰加拉大勒。境內除納林河左岸一狹地外，皆平原曠野，中包水澤，土脈肥沃。居民以牲畜爲業，馬稱名種，物產麥、稻、棉、豆、罌粟、麻、桑、梨、杏、蘋果、櫻桃、葡萄、瓜。冬居室，夏居穴，游民支帳，遷徙無常。其地先後爲土耳其、蒙古所據，而哈薩克、布哈爾亦皆來侵擾，最後烏士拜克人據地立國，與俄人爲仇敵。道光十九年，俄兵伐機窪，潰去。同治八年，俄復來伐，遂脅爲屬國。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五・亞細亞俄羅斯一》　德波斯克省。【略】庫爾干府【略】民業耕牧，皆有餘裕。穀類、家畜爲本地輸出品，兼造獸脂、木箱。【略】朱喀林斯克府【略】農業西北爲盛。家畜四季放牧，其利頗大。魚類爲本地輸出品。

又　多木斯克【略】礦產在阿爾泰山，有金、銀、銅、鉛、鋅、鉑、煤等，世謂之金山。【略】《西志》又云：多木斯克府【略】北部重漁獵，南部重耕牧。【略】巴爾那烏耳府【略】千七百三十年，俄人的米土爲鑛業開闢此地，旋以阿爾泰鑛山區事務所移置於此。【略】地方耕牧皆盛。比斯克府【略】民業耕牧，商養煙草。【略】昔牧畜極盛，自俄商紛紛而來，先以貨幣貸於土人，或賒賣貨物，逾期不償，即奪其家畜爲抵，由此畜牧式微，商業亦衰。【略】喀尹斯克府【略】土地膏腴，民業耕牧、運輸、捕魚、製皮。【略】庫斯乃資克府【略】韃靼人游牧各部落者三萬人，飼養牛、馬、羊、豚。【略】今礦業頗盛。麻林斯克府【略】部落近西伯利亞國道者，業農牧、運輸，南部業採金、漁獵。

又　歐喀次克省。【略】《西志》云：義爾古德斯克府【略】千八百六十一年，設關徵恰克圖輸入貨稅。人民在昂噶剌河岸地者多業農，在義爾古德河岸地者牧畜爲盛。工業日進，各部落有製鹽場、製鐵場、大呢製造場，尤善製酒精。【略】巴拉崗斯克府【略】屬內耕牧皆盛，農產爲輸出品大宗。下烏廷斯克府【略】農商不王，自採金業盛，獵獸之利亦微。上聯斯克府【略】民業牧畜，貝加爾湖之布哩雅特人漁業稍盛。吉連斯克府【略】境內多山，惟伊里穆河谷地間有農業，畜牧不足，漁獵稍盛，天然鹽爲本地大利，每年採掘至二萬普度，水運諸村由喀朱噶埠運貨至雅克德斯克府。

又　也尼塞斯克。【略】《西志》又云：庫拉斯諾雅爾斯克府【略】民業耕牧、漁獵、運輸。也尼賽斯克府【略】上通古斯河、中通古斯河水域產沙金。堪斯克府【略】民業耕獵。阿青斯克府：農業最盛，兼牧畜、漁獵、採金。【略】密努新斯克府

【略】民多業耕牧。【略】農產家畜極盛。有鹽池。吐爾干斯克府【略】土人歸希臘教者免租稅三年。民以漁獵、養鹿爲事，間有俄人在南部耕作。居也尼賽河下流者，歲定期往北冰洋，以探求象骨爲業。

又　雅喀次克。【略】《西志》又云：【略】惟綠伊斯克府【略】村民業牧獵、鑄造，相貿易人數寥寥。上烏廷斯克府【略】氣候寒冷，無耕作，民業牧畜漁獵。南部雪少，富牛馬芻牧。中部、北部養馴鹿。【略】郭列穆斯克府【略】其地用犬曳橇，故犬爲家畜之一。近因漁獵減少，犬糧不繼，以馬代之。【略】貿易品雜貨、煙草、狐、獺、黃鼠皮、黑貂皮。

又　脫倫司貝加爾。【略】《西志》又云：【略】巴爾固靜府【略】民多業漁，通古斯人貿易頗盛。【略】色楞格斯克府【略】民業耕漁畜牧。地當恰克圖道路要衝，貨物皆由此經過。

又　薩哈林島。【略】王《志》云：【略】物產魚類、石炭爲主。【略】《西志》又云：【略】哈巴羅夫喀府【略】凡義爾古德斯克府、乞塔府、本府商人五六月間收買黑貂皮於華商，輸出於下諾哥羅都年市。又華商自赴烏蘇里江、松花江諸村落賣買貨物，俱爲輸入品。陸路由義爾德斯克、上烏廷斯克輸入，海路由尼古來斯克輸入，再由此府輸出於烏蘇里江沿岸兵村。論行政及商務，實爲樞要之地。【略】尼古來斯克府【略】土產鮭魚最美，俄人每食必備。鱘魚、鰊魚次之。【略】提督島府【略】今諸村設毛皮徵稅場，駐哈薩克兵衛之。千七百七十三年，俄人白穆獎勸農業，耕作豐盛。千八百二十五年後，農業大衰。居民從事漁獵。鄂和達斯克府【略】鄂和達河、克夫土伊河【略】二河產魚極多，居民以漁爲糧。兩岸樺、白楊、落葉松等蔚爲森林。屬內多通古斯人，專事游牧。土民部落四十三村，皆在二河及海岸諸處，牧場散而不聚，冬季雪多，不能飼養牛馬。養馴鹿者多至六萬二千餘頭，無草時即以魚飼鹿。貿易以毛皮、魚類交換鹽、糖、煙草、火藥等。【略】阿納底爾府【略】民業游牧、漁獵、養鹿。野鹿春渡河而北，冬渡河而南，土人乘此獵之。居北冰洋海岸者以獵海馬、海獅爲業。土造槍刀，鄰府亦好之。鹿皮衣襪歲輸出沿海州諸地，輸入品煙草、銅鐵器、小銃。烏底斯克府【略】氣候寒冷，不宜耕作，民業牧畜漁獵。有穀庫，通古斯人居此設之，以備乏食平糶。北烏蘇里部【略】地宜耕作、牧畜。【略】哥爾薩港府【略】地味枯瘠，玉菜、馬鈴薯非八月不成熟。物產石炭、貂、獺、羆、木鼠等，海產海帶、鯡、鱒、鮭、鱈魚等。距哥爾薩港四千三百米突之海岸有漁場，歲收鯡魚萬石，本港俄人一歲食糧，以一網所獲充之。運輸用馬橇、犬橇，各分乘橇、貨橇，又分蝦夷橇、俄國橇，形式相仿，俄橇稍大。【略】厮烏喀港【略】地味膏腴，宜園藝，惜止英商旬比伊茶園，土人坐失地利，以魚獸爲食物。又貿易品物產魚類、海帶、海獺、水豹、海獸，漁業爲日本人所占。漁場稱土密那伊，地跨二百十三吉米突。【略】亞歷山府【略】物產石炭、革類。土人夏漁河海，所獲充一年之食，冬獵山野，以所獲獸皮製衣服，或爲貿易品。與沿海州通信甚便，凡航行東海之汽船，石炭皆取資焉。

又《亞洲一六・亞細亞俄羅斯二》　土耳其斯坦，雷《志》云：【略】土產綿、絲、酒、煤、鐵、鉛。惟酸河與阿母河之流域稍膏腴，二河均流入鹹海。

又　畿窩【略】出口貨棉、絲。【略】《講義》云：【略】物產棉花、生絲、果實等。【略】王達云《俄屬游記》言【略】國無五金，鑛產止供本國之用。產瓜最多，每地一畝產萬枚至萬四千枚，既熟，懸於陰處，經年不爛。

又　保哈喇【略】出口貨絲、棉爲大宗。【略】《講義》布哈拉云：【略】產穀果、煙草、絹、絲、葡萄酒等，每歲生絲額一千噸，綿額三萬三千噸，鑛物金、硫黃、石炭、明礬、鹽等。多駝馬。貿易行於俄羅斯、波斯、阿富汗、印度。輸入額二千五百萬圓，輸出額二千三百五十餘萬圓。【略】近出《布哈爾志》云：【略】物產有蠶桑甚盛，果獲利十倍於穀，葡萄、無花果、榴、桃、梅、李、梨、蘋婆、木瓜、棉花、淡巴菰、零陵香、糖蘿蔔、荷蘭豆、葱、黃瓜、蠶豆、扁豆、西瓜、冬瓜、大小麥、稻米、高粱、蕎粟等。蕎粟，此地要品，以價廉，貧人恆藉以生也。馬驢甚多。橐駝轉運貨物，蓄者極多。毛柔，澤如馬。至夏，毛蛻，織爲布，稠密著水不溼。山羊毛細，質次於克什米爾所產。胡羊豢養極謹，阿拉伯人喜之。布哈爾之哈拉庫爾有特產羊毛，黑而拳，價甚昂。牛小不美觀。痕克蘇產小虎、野豬、野驢、羚羊、鹿，羣遊平原中。狐、狼、野狗，似豹之獸，間一產之。蝎子極多。地居歐亞之間，陸地商業孔道，設關征稅。道路惡劣，以迷信宗教，故非奉回教之商人，鮮能安然過此。近則行旅稍安，有俄人保護者悉可自便。與俄貿易，以駝馬轉運。其從出之道，一自基窪至開斯瀕海岸，即裏海。或渡開斯瀕海至阿斯達拉干，或至痕倫不爾厄，往還六十日；一自基窪之痕倫吉至土布爾斯克之忒老伊子喀，道鹽海東，往還四十九日；一至彼得魯拍夫斯克，亦即克碩兒達加。往還九十日。運物之駝歲五六千頭。出口至俄者棉花、果乾、生絲、染綢、靛青、絲帶、青鹽、寶石、細羊毛、毳皮等。自俄入口者，洋布、洋紗、印花布、大布、絲料、花緞、生牛皮、金類鐵。其與基窪貿易用駝，歲千頭或千五百頭，入口皆俄國貨物。基窪市中有餘則運銷布哈爾至波斯。馬什得商人歲來三四次，貨物棉花、絲料、洋布、印花布、洋紗、地毯、細羊毛、青藍寶石、鴉片等，歸則運羊皮、棉花、米等以去。自格剌特、克什米爾取道喀布爾入口者，爲大宗細羊毛與印度產物、英國製造品。浩罕、塔什干【略】亦微有貿易，商業中心點在布哈爾、加爾支二城，餘地亦各有市期。布哈爾自製物爲棉花織物、紬緞、地毯、熟牛皮、鐵器、珠寶等，生絲所

造紙頗有名。刀劍之屬則赫撒爾、加爾支所造。

又　後高加索。【略】《講義》云：【略】石油井散布〔巴庫〕市之附近，達七百餘所。辻志云：日產萬一千噸。

軍事

《西伯利東偏紀要》　查俄人海蘭泡、徐爾固二處，與江省愛琿連界，共實數兵一千名。伯利、紅土巖、雙城子、三岔口、蒙古街、阿濟密、彥楚河等處，與吉省寧、琿、姓三城接壤，共實數兵八千五百八十名。廟爾、堆依河、沙哈林、哈四第力、嘎沙古斯克、因拔納斯克、海參崴、蝦蟆塘、摩闊崴、阿勒于等處，分防海口，共實數兵五千餘名。札依居伯利、廟爾水路之冲，趙老背扼伯利以南陸路之要，二處共實數兵六百餘名，通共實數兵一萬五千餘名。觀其布置大勢，趨重雙城子、海參崴、彥楚河一帶。進呈。

交通

《異域錄》卷上　又行一日，至兩國接壤之蘇布克圖地方。【略】又越二宿，于二十三日至楚庫柏興，相近色楞格河之南岸，駐扎管理楚庫柏興俄羅斯官衣宛薩委翅。人名。【略】于是楚庫柏興官衣宛薩委翅撥給拖床七十餘輛，幷跟隨兵丁。勅書前排列伊國旂幟、兵丁引導，擂鼓放炮相送，于正月十六日自楚庫柏興起程。

又　途中行二日，於十八日至烏的柏興。管柏興官排兵列幟，迎接訖，設宴款待，深加欽敬，出其妻子獻酒，作伊國之音樂、跳躍以爲娛。

又　又越三宿，於二十一日至柏海兒湖之南岸博索爾斯科地方。

又　二十二日至柏海兒湖之北岸果落烏斯那地方。又越三宿，於二十五日至厄爾口城。其頭目排列旂幟、鳥鎗，鼓吹而迎。鋪設公署，款留安歇。【略】四月十五日，修葺船隻起，至月盡完備，撥給船四隻。排兵列幟，鳴炮放鎗，鼓吹而送。於五月初四日自厄爾口城起程。

又　自此乘舟起程，由昂噶拉河過破落克、西費喇諸危險之處。

又　由昂噶拉河水行十九日，於五月二十三日至伊聶謝柏興地方。管柏興官阿列克散忒爾色敏訥委翅人名。排兵列幟，鳴炮放鎗，鼓吹迎接。自此前往，有陸路三日，因馬匹未齊，住候五日。【略】二十九日，撥給馬匹，自伊聶謝柏興地方起程，亦排兵列幟、鳴炮鼓吹而送。

又　因候辦供給，住二日。備辦馬匹停妥，行李載於車內，官兵護送。過麻科佛斯科嶺，途中住一宿。于閏五月初二日至麻科斯科村落之揭的河岸駐扎。麻科佛斯科嶺在伊聶謝西北二十里外。烏斯乞木地方下船陸行。

又　在揭的河岸駐扎，候彼預備船隻供給之時，伊里穆城頭目喇法歛帖人名。帶領被擄西洋將軍牙那爾等來謁，見我等衣冠用度齊楚，不勝仰慕，叩頭獻酒而去。初五日，一切船隻供給完備，自揭河登舟起行。

又　有一種人類乎索倫，名曰鄂斯提牙斯科，在揭的河兩岸林木內散處，捕貂作貢。順流無晝夜。行十一日，河面遂寬，林木漸稀，河內水色漸白，蚊虻亦少。再行一日，至那里穆柏興，揭的河歸入鄂布河。其間水程二千五百餘里。

自麻科斯科村登舟，由揭的河順流而行，此間經羅新訥牙爾及茄斯科村落。出揭的河，入鄂布河。行一日，於十六日至那里穆柏興，管柏興官雅果付人名。排列旂幟兵丁迎接，請至伊家作樂筵宴。

又　從此處由鄂布河順流而下，行五日，於二十四日至蘇爾呼忒柏興。起程之次日，忽颶風大作，波濤洶湧，舟楫傾欹，上下浮沉。俄羅斯人操舟不似中國人諳練，幾至於危殆。倖得傍岸，避入小河，衆心始安。【略】居舟中越二宿，於二十七日自蘇爾呼忒起程，管柏興官駕舟遠送，辭歸。順流乘風揚帆而行，兩日行六百餘里，於二十九日至薩馬爾斯科。

又　至薩馬爾斯科之日，管柏興官濟爾果爾人名。遠來迎接，請至伊家欵宴，出其妻子獻酒，又請會同射的。六月十六日，差俄羅斯人往托波兒城通報大國使臣已到。緣由自此處由厄爾齊斯河遡流而行，俱塔塔拉之人挽縴。越六宿，于二十二日至狄穆演斯科。【略】在狄穆演斯科修理船舵損壞之處，幷俟供給，止二宿，閑暇時，管柏興官濟爾果爾相約射的爲娛。二十五日，濟爾果爾乘船相伴，同赴托波兒城。

又　於七月初四日至托波兒地方。【略】在托波兒地方住八日，於十二日自托波兒起程，仍派原接俄羅斯官博爾果付泥克四鐵班訥委翅，撥護送兵六十名，小心防護，送至阿玉奇汗處，一幷同回。又差伊所屬俄羅斯官等送二

十餘里方回。

又　自厄爾齊斯河向西南入托波兒河，溯流越九宿，於二十三日至圖敏，途中皆搭搭拉之人挽縴。【略】二十五日起程。

又卷下　自雅班沁捨舟，俱乘騎陸行。此間道路甚泥濘，一日止可行三十里許。地勢漸下，皆林藪。越九宿，于十一日至費耶爾和土爾斯科地方，此處俄羅斯謂其國之內地，愈加欽敬。管柏興官排列旂幟兵丁，鼓吹而迎。其護從官兵按隊層列，負鎗持刀，送至館驛安置。此處一帶山色奇秀，室宇清潔。土拉河環抱，舟楫往來，宛如江南，應接不暇，忘異鄉行路之崎嶇也。

《西伯利東偏紀要》　查江吉二省舊地，現屬俄夷東海濱省各處屯站，自伯利順松花江至廟爾共五十三。自伯利入烏蘇里江，過穆陵河口入興凱湖，至紅土巖，共三十六。自紅土巖順鐵綫道至海參崴，西南與寧、琿交界，抵圖們江，合紅土巖北一屯，共二十六。自雙城子北第一站以東，興凱湖入烏蘇里江處以南，盡海濱阿勒干西諸地，共三十六七。自伯利西溯松花江北岸至黑河口，即泝黑河東岸、北岸至額爾古納河入黑龍江處，共七十二。自外興安嶺東索倫河口，向東南抵恆滾河，盡恆滾河口，共十二。自廟爾出海，順海沿南至因拔納斯克地方及隔海庫頁島，共十餘。通共大小屯站二百四十有奇。進呈。

又　查伯利以西有鐵綫，順松花江北岸至黑河口，再順黑河東岸通海蘭泡，上至尼布楚以達該國京城。伯利東北有鐵綫，順松花江南岸下達廟爾。廟爾有鐵綫入海，一通庫頁島，一通岡札德加。伯利以南有鐵綫通興凱湖入烏蘇里江處，一循烏蘇里江源通阿勒幹等處，一入興凱湖。由紅土巖經雙城子至蝦蟆塘分爲四綫：一通彥楚河抵圖們江；一通海參崴；一通上海；其一不知通何處。每年必差官巡查兩次，綫柱朽壞者易之。查各處鐵綫通文報而外，兼寄各色人等私信，每一里約取小銅子三文，每年獲利盡以歸公。進呈。

查各處驛站，大站相距俄里二十六七里，小站相距俄里十四五里。唯自紅土岩至雙城子，自雙城子西南至彥楚河、東南至海參崴，自尼滿河口以上由烏蘇里江西沿至阿勒幹等處，各有驛路，寬平如砥，稍有凹凸，即遣俄兵修理。其順黑龍江、烏蘇里江下至松花江，以迄廟爾，順鐵綫道可以步行，無大驛路，江沿俱設有站房。夏月，輪船通行，無人經管；冬月，由江心跑站爬犁，與陸路站車同。其站各有馬數十匹，陸路有車及爬犁各四五具，江沿止有爬犁，無論華人、俄人，但取站車、站爬犁票，至站即送。駕以三馬，奔馳如飛，每一日夜可行華里七百。每行一俄里一馬給該國銅子三，曰特林克別克，特林謂三，克別克謂銅子，每一銅子合中錢十二文，行旅便之。進呈。

查東海濱省相通各道，由伯利溯松花江入黑河口，上至尼布楚，爲一道。夏由輪船，冬由冰道。順松花江北岸、黑河東岸、北岸有鐵綫路，可通徒行。其中由黑河東岸海蘭泡地方，溯精奇里江上外興安嶺，至索倫河口，又別爲一道，水路、陸路兼行。由伯利順松花江行三十餘里，北入庫魯河，行八百餘里登山，經格林河源，陸行四百餘里入恆滾河上游，即由恆滾河沿向東北行五百餘里，又折而北行二百餘里逾小嶺，由陸路向北偏西行九百餘里，即至索倫河，爲一道。此國初俄人敗歸之道，水陸兼行，黑斤與俄人均有述之者，本年三月間，海參崴備戰，有小輪船數支，入庫魯河探道，黑斤人多恥笑之。由伯利順松花江西入恆滾河，行一千七百餘里，與由庫魯河經恆滾河逾小嶺之陸路會，亦至索倫河，爲一道。其末抵恆滾河陸路之先，夏由輪船，冬由冰道，如履平地。由伯利下至廟爾，夏由江輪登海輪，南岸并有鐵綫道，通步行，爲一道。冬月海凍無所通，此由伯利通該國之道也。

由伯利入烏蘇里江，至穆陵河口上西南入興凱湖，至紅土巖，夏由輪船，冬由冰道，即由紅土巖陸路南至雙城子，再由雙城子陸路分往海參崴、彥楚河諸處，此爲一道，其半途由穆陵河口上順烏蘇里江西沿，由陸路南至阿勒幹等處，又於半途分道，由陸路西通趙老背、雙城子等處，此爲歧道，由伯利至穆陵河口以上，并無陸路可通。由海參崴、廟爾兩處，海輪通東海濱各口及薩哈林，遂東歷大洋，抵岡札德加部。南歷南洋，經大西洋，入波羅的海，抵該國京城，或經紅海入黑海，亦抵該國屬部。

其由西北海經正北，歷墨嶺海峽東北包岡札德加部入混同江口者，每年閏止五、六、七月可以行船，餘多凍。故由此道者，每年止一次，此該省相通之道路也。進呈。

查江吉二省通俄界之道，在琿春者二：一向南出彥楚河、圖們江二口，由海船向東北，抵海參崴，此爲水路一道；一向東南至彥楚河俄屯，即由俄人站道東北，至阿濟密、蒙古街、蝦蟆塘，向北偏東至三岔口，爲陸路一道。

在寧古塔者三：一向東偏南至三岔口；一向正東至紅土巖；一向東偏北至蜂蜜山東，皆陸路。在三姓者三：一向東南出蜂蜜山；一向正東出撓力河，此爲陸路；一順松花江抵徐爾固及伯利，此爲水路。在黑龍江者三：一由齊齊哈爾察邊舊道出額爾古納河口；一由卜魁驛路出愛琿城及大黑河屯；一由呼蘭河向東北，由小道亦出愛琿城，此爲正道。其呑昂河、都魯河等處，踏荒向北行數日，俱可抵黑龍江，則間道也。進呈。

查自雙城子東南至海參崴，陸路二百餘里，皆出入山澗，多叢林密樹。俄人又於海參崴西北一百餘里內，凡路在兩山間者，俱于其旁掘暗井，且有蝦蟆塘扼水路之冲，一旦有事，此道不可輕出。咨。

查俄人重海參崴，有『寧棄本國京城，不棄那吉窪斯托克』之語。誠以該國全境居北黑道內外，各處海口，多以冰凍不利行舟，唯海參崴碼頭，南距北黃道約十九度有奇，天時和暢，口外數里海水不冰，可以通行亞細亞、歐羅巴以南諸地，比該國黑海碼頭氣候尤暖，道路尤近，更有高麗、日本動其狡焉思啓之心，此諺語所由來也。進呈。

《東三省輿地圖說・吉江二省舊地現屬俄國東海濱省各處屯站數目》 自伯利順松花江至廟爾，共五十三。自伯利入烏蘇里江，過穆稜河口，入興凱湖至紅土崖，共三十六。自紅土崖順電綫道，至海參崴西南與寧、琿交界抵圖們江，合紅土崖北一屯，共二十六。自雙城子北第一站以東、興凱湖入烏蘇里江處以南，盡海濱阿勒幹諸地，共三十六七。自伯利西溯松花江北岸至黑河口，即溯黑河東岸、北岸至額爾古納河入黑龍江，共七十二。自外興安嶺東索倫河口，向東南抵恆滾河，盡恆滾河口，共十二。自廟爾出海，順海沿南至因拔納斯克地方及隔海庫頁島，共十餘。通共大小屯站二百四十有奇。此光緒乙酉廷杰游歷時案俄圖訪得之數，此後新屯不與焉。

《五洲屬國紀略・俄屬亞洲圖爾齊斯坦》 俄中亞細亞鐵路成於千八百九十六年，起於克拉斯諾倭爾斯特，裏海要埠。至撒馬爾罕爲中部鐵路之總匯，所謂都蘭士加斯卑洋軍事鐵路是也。俄又擬築支路於莫兒加布，亦作穆爾噶布，臨穆爾噶布河。移民興商，欲以拊英屬印度之背云。

西伯利亞鐵路起自烏拉山下，經由庫爾干、鄂穆斯克、喀音斯克、託穆斯克、克拉斯諾亞斯克、伊爾古斯克等地，周行拜噶爾湖畔而至赤塔。

《五洲地理志略・亞洲一六・亞細亞俄羅斯二》 酸打里亞。【略】又《講義》云：後加斯比鐵道，俄國於千八百七十四年，自裏海沿岸之烏曾阿達接波斯境，東南經謀夫至布哈拉、撒馬兒罕，其幹綫達塔什干，其支線達安集延，又一方自謀夫南向阿富汗迄侯勒特，千八百九十八年完工。俄若以大軍隊直指阿富汗及印度境，瞬息可達，將來可與英國軍用鐵道合而爲一。軍用鐵道者，自印度過俾路芝，越阿富汗境之巴拉山峽，向侯勒特直進者也。曹典球云：《高等地理》言千九百四年日俄交戰，俄人不以敗軍爲意，竟於是年十月開通痕倫不爾厄至塔什干之鐵道，凡千二百英里，自俄國幹綫之薩麻拉驛向東南分歧至痕倫不爾厄，經鄂爾斯克達鹹海東畔之錫爾河畔之加薩蘭斯克，沿錫爾河右岸至塔什干，與後裏海綫相連絡往來，自歐俄出阿富汗必由高加索綫至巴庫，越裏海，循後裏海綫路，頗迂回。此綫經歐俄與阿富汗相直接中亞，勢力益擴張矣。

圖表

《俄游彙編・疆域表下》 喀復喀斯部：有大山峍岉，波詭雲譎，介黑海、裏海間，由西北斜下，迄於東南，約二千里，即《魏書・西域傳》所謂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也。俄人稱爲喀復喀斯，舊譯爲高加索、高架所、高加薩。又曰喀卜喀山，即《唐書・西域傳》之波悉山，長育番族，澆鄙獷悍，歐洲諸國自古視爲域外大荒，無復眄睞。內諸小渠長，蓋數十。考西人記載，謂亞細亞北方有匈奴，三百七十年間徙西方，與亞蘭人爭其居。亞蘭人住窩爾噶河、敦河之間，料匈奴難敵，遂合爲一。診其地，當即此部。所謂亞蘭者，即阿爾綿宜也，棲身窮谷邃壑，酣馬潼，飽牛酪，安知城郭之固，兵革之利，關河之險，土地之富哉。波斯瞰其南，土耳基瞰其西，俄瞰其北，兩國力薄，羈縻以爲藩屬而已。俄竟梟剋酋健，摧破附落，且於二國所已得者，搤其吭而出之，餌驅其民人，剜殘其山骨。近數十年，經營慘淡，於是大定，菁華迸洩，用利於國而食其民。昔因部衆梗頑，號難治。其國一千八百四十年，於都城設喀復喀斯科彌階特署，專理其事。前主阿烈克三德弟二之弟海米勒分藩於喀境。今因民俗漸化，其署已裁。凡分爲十三省。山之南自拔圖穆以次，又別曰雜喀復喀斯。凡曰『雜』者，以『後』言也。自其國視之，則在山後也。《總記》、《志略》、《備乘》皆於此部多未詳核，所稱高加索九部：曰日爾日，曰諾尼阿，曰義米勒多，曰明哥里，曰是爾灣，曰納希

斯丹，曰亞巴西亞，曰薩加社，皆其地也，而譯音譌轉，不可究詰。其族曰喀撒克者，即隨唐時突厥之可薩部，所謂近西海與波斯大食鄰者，實此境也。勇敢善鬥，七八歲便馳馬如飛，用爲騎卒，戰屢克捷，遂衣以紅甲裳，俾殊其式而威鄰敵。他族之欲爲騎卒者，得入其籍。而端河之喀薩克亦頗著焉。俄主歲或一幸，以撫咻之，使王子遙領提督以矜寵而鼓舞之。故凡有大事，俄主長子尼闊來必服喀撒克之衣。凡國之邊要，皆駐喀撒克隊，蓋其鑛產遠遜於悉畢爾，而赴赴武夫足衛社稷，亦如我中國之用錫伯、索倫也。

省	屬城	山川	物產	炮臺	兵屯	全界	度數	道里	襍攷
司塔勿羅波力大省。其城名同，距大山極雄峙。其民喀撒克別諾族、諾該族、邪喀尔梅幾族，家有萬牲畜者爲巨富，凡游牧共八萬三千七百四十二人。	諾倭格麻熟嘎里郭里山。耶復白石司克銳峰。在省東枯馬河南一百發源喀八十復喀斯四里。山，入在省東屬南岸，即一百有三里。以爲界，其水入端河。	產牛羊。		駐步隊北端斯守兵一喀耶、阿隊。別斯達勒諾格林汗，東南斯克邪烏拉的駐本境喀復喀馬隊守斯，西兵一營。枯班。	克駐步隊守兵一隊。提督官轄喀復喀斯全境，兼轄襍喀斯不思省。	在經度方一千五十九二百三度三十十八密分，緯律。距北四十二千有五十三分。	方一千四里。		

枯班小省。	唉司克在省北斯山二百五亞速海十八里枯班河口，大山，一邁果朴埔，所出之貨海，一以二枝入亞速中則種植麥、牲畜、油、撚們之法，設官經理以爲民法。撚們其民別一百七別拉耶十三里河黑海、三水發源喀復喀斯山，入枯班。	喀復喀葉喀接離諾達爾城在岸海復喀河上。官果園。案：種植之法，皮張爲大宗。烏魯卜河在省西拉巴河一類充馬兵者曰枯班與喀撒克均別且抹留編一克籍，著在省西紅甲北一百裳，統三十五計約二里業瞞十七萬湖上，人。其近亞健者揀速。至彼得邁果樸堡日加在省東練習，一百三以成十九里，勁旅。	產蒲陶、萬鋪特。烏私奇二等。	駐本城營，炮隊一營。勿羅波東司塔八分，緯度赤道堡二千志》作古里利。	北端斯	在經度方一千即《備六百八乘》所稱亞巴西亞，《全度有四里。	
喀復喀克產鹽。烏自偏車爾諾斯喀耶、莫耶伊里迎司克。									
產煤、硫磺。	喀薩克喀耶，南馬隊一蘇烘木，度三十十密律。								
產石油。	喀薩克喀耶，南馬隊一蘇烘木，度三十十密律。								
產石炭，每拉頻斯年二十克

| | | |

| | | |

在省東南六十九里。赤金悠爾特在省西北四十七里。	梯富麗斯大省。末茨寫特斯山在省南。喀復喀器皿、白積赫阿拉隔斯山之處，山為最繁。二等。產鏤銀阿哈爾駐步隊北節爾在經度方七百《備乘》
	在省北二十里梯富麗斯山以梨、城上。戰兵一斯喀耶，六十二三十一作特付里斯。
	綢、花頭等，營，喀薩南喀兒度二十密律。
	綢，果實即在克馬兵斯、挨裏八分，緯距比得
	其城名阿拉隔同，在哇河入環城。橙、西阿茨呼枯拉河哇克唐瓜、蒲陶爾梯魯吉梯富麗產銅，每擦爾喀拉部之斯乃喀歲約六二等。西完斯舊都。復喀斯七萬克洼斂向南之鋪特。二等。宜二等。撒子赫馬兵一營，喀復尼斯拉郭得錫喀司工兵四隊、安修雷線二隊、叶爾特看守官物一隊、治地一隊。阿哈爾積赫、拉郭得錫各駐炮隊戰兵一營。
	隊、喀薩灣、耶里度赤道堡二千克步隊薩唯託北四十六百三善鎗手波力，西一度四十里。原馬炮兵一隊。二隊，步枯楊伊十二分。然達拉隊守兵斯，東達一隊，平咭斯丹。
	北節爾斯喀耶，六十二三十一作特付里斯。南喀兒度二十密律。八分，緯距比得赤道堡二千克步隊薩唯託北四十六百三善鎗手波力，西一度四十里。原馬炮兵一隊。二隊，步枯楊伊十二分。然達拉隊守兵斯，東達一隊，平咭斯丹。
	在經度方七百《備乘》作特付里斯。

在省東一百一拉。入枯約拉河入枯拉。	阿哈爾積赫、拉郭得錫各駐炮隊戰兵一營。克洼斂宜、果黎各駐喀薩克步隊善鎗手一隊。阿哈爾喀拉吉駐喀撒克炮隊馬兵一隊。擦爾司幾、喀羅特慈駐喀復喀斯馬隊戰兵一營。提督轄喀復喀斯。
十八里。節拉弗在省東北一百六十二里阿拉轡河上。	
在省西一百一十七里。波爾若木在省西一百有四里。今俄主之叔米海伊爾每夏日過此避暑。擦爾司幾喀囉特慈邪在省東南一百五十六里。	

耶哩薩唯託波力大省。其城名同，在剛熱河入枯班河處。

舒薩在省南一百三十三里。

喀復喀斯山在省北。小喀復喀斯山在省南。枯拉河剛熱河入枯拉。約拉河入枯拉。阿拉簪河入枯拉。以上二水皆發源境內。

產果實、繭絲。

舒薩二等。近波斯界上小礮營十四座。

往克駐枯班喀薩馬隊戰兵一營、野蓮朵爾馥一營。罕庚的駐喀撒克炮隊馬兵二隊。的里染駐喀復喀斯治地工兵一隊。

北梯富麗斯、達咭斯丹，西南挨裏灣，南波斯國界，東八枯。

在經度六十四度有一分，緯度赤道北四十度四十一分。

方八百有一密律。距比得堡二千二百一十二里。

八枯大省。其城名同，在裏海西面，最好船埠。

連珂蘭在省西南二百一十四里裏海口，近薩拉島。薩連村。佘馬哈在省西一百一十三里。絲作廠。箇格釵司克在省西一百七十五里。枯拔在省西北一百五十六里。古薩勒

喀復喀斯山在省北。枯拉河阿拉克斯河咭窄爾河嘎飭海汊

城東北十里巴拉酣產石油，每年出五千萬鋪特。又十八里蘇拉酣火山有鍊石油廠。地多山桑，民飼蠶繅絲，產綢如中國蜀綢，而光澤不逮。產吉貝、絨罽、酒、紅花，其名曰煞復蘭。丹參。其名曰馬烈納。云可染作藍色，非藥中之丹參也。

近波斯界上小壘二十二座。

駐巡邊馬兵一營。連珂蘭、佘馬哈各駐枯班喀薩克馬隊戰兵一營。枯拔、古薩勒各駐步隊戰兵一營。

北達咭斯丹，南波斯國界，西耶哩薩唯託波力，東裏海。

在經度六十七度三十分，緯度赤道北四十度二十二分。

方七百三十五密律。距比得堡二千二百一十二里。

《備乘》作巴沽。案：道光八年，俄與波斯立約，讓地七郡歸於俄，當即以上二省各城也。

挨裏灣	大省。其城名同。地本阿爾綿宜部，介俄與土爾基、波斯三國，厥後分剖但存部長虛號，住此城所屬之唉遲彌阿金。
納西遲灣	在省東南一百四十九里，即阿綿宜之舊都。阿列克山德羅波立在省西北一百九十七里。諾威巴牙窄特在省東北一百一十二里果克差湖上。阿爾拉里合耶唉遲彌阿金在省西一百八十里枯里卜邨。阿馬拉特
小喀復喀斯山	阿拉拉特山阿拉皆自山銳峯絕高。阿拉克司河果克差湖
其貨物半由裏海運往波斯出售，波斯稅亦重，若再運出必至折閱，故至波境而止。產石鹽。	
挨裏灣	頭等。阿烈克山德羅波立頭等。蘇爾馬尼，近波斯界、土爾基界，共小礮營五十一座。
駐步隊善鎗手一隊，枯班喀薩克馬隊戰兵一營。阿烈克三德羅波立駐步隊戰兵一營、步隊守兵一隊。	
北梯富麗斯，南土爾基界、波斯界，西喀兒斯，東北耶哩薩唯託波立。	
在經度六十二度十分，緯度赤道北四十度十分。	
方四百三十九密律，距比得堡二千八百八十一里。	
道光九年俄土立約，將多腦河中各島專屬於俄，將東土爾基之阿爾米尼數處地方讓歸俄，當即此省地也。阿爾米尼即阿爾綿宜。《志略》、《備考》、《全志》、《備乘》皆稱是爾灣。	

枯搨伊斯	大省。其城名同，在黎淵溪上。襍喀復喀斯內最古之城。其境內田畝歲豐收，麥種一斗可得三十倍，粟菽更旺，有水田出秔稻，饒裕。種植學館。
波蹟	在省西一百二十四里，黎淵入海處。黑海船埠，貿遷極暢。倭足兒接特在省西南八十里。獵都特克烈在省西一百有五里。黑海埔。
喀復喀斯山	在省北。安札爾山在省南。洼合唐山在省東。黎淵溪
產白綢	如蜀綢，花綢如甌綢，產匏器、鏤花銀器、牛角杯。果實以橙、橘、香櫞、榛、李、蒲陶爲最。有木名馬斯里拉，柞之取油。
獵都特克烈	二等。
駐步隊戰兵一營、枯班喀薩克馬隊戰兵一營、巡邊馬兵一營。倭足兒接特駐喀薩克步隊善鎗手一隊。	
北節爾斯喀，南拔禿木，西黑海，西北蘇烘木，東南梯富麗斯。	
在經度二十六度十八分，緯度赤道北六十度二十二分。	
方三百七十五密律。距比得堡二千二百九十三里。	

拔圖模	小省。其城名同，在黑海東岸。船埠。
阿爾特沄	在省東南七十七里濯洛克河上。
喀復喀斯枝山	安札爾山。濯羅克河
阿爾特沄。倭爾堆二等台。	
阿爾特沄駐步隊守兵一隊。	
北枯搨伊斯，南土爾基界，西黑海，東喀兒斯。	
在經度二十七度十八分，緯度赤道北五十九度十八分。	
方一百三十一密律。距比得堡二千三百九十九里。	

喀兒斯小省。其城名同。	
阿爾達干在省西北七十六里枯拉河上。前屬土爾基時曾築大礮臺。倭爾堆在省西一百七十一里倭爾達河上。喀奎什瞞在省南七十一里。薩纍喀梅斯在省西南五十五里。	
小喀復喀斯山阿拉拉特山枯拉河發源。倭爾達河其水入濯羅河。阿拉克斯河	
喀兒斯頭等，專爲防土爾基。喀拉楮合阿爾達干三等。古尼耶在黑海上，二等台。諾里瞞倭爾堆二等。迷城接爾特防土爾基，三等台。	
駐步隊戰兵二營。阿爾達干、喀奎什瞞、薩纍喀梅斯各駐步隊戰兵一營。喀拉枯爾特駐枯班喀薩克馬兵一營。倭爾堆駐節爾斯喀薩克馬兵一營。喀奎什瞞駐巡邊稽稅馬兵一營。	
北梯富麗斯，南土爾基界，西拔圖模，東挨裏灣。	
在經度二十七度七十八分，緯度赤道北六十度四十四分。	
方三百三十七密律。距比得堡二千九百四十七里。	
乾隆五十六年，俄土立約，將弟尼斯河以東一地讓於俄，當即以上二省。	

蘇烘木小省。蘇烘克烈城。地本狹小，因濱黑海東岸，爲防海要區，故不屬他省。	車兒喏嘆斯克大省。諾倭羅西司克。緊要海口，在黑海東北岸。
喀格立在省東南三十里。	阿納巴大城。在省西南三十二里，黑海要口，在喀復喀斯山極西。
喀復喀斯山	喀復喀斯山
	產石油。
喀格立二等。	諾倭羅西司克二等。阿納巴二等。
駐防守兵一營六百人。	駐步隊守兵一隊、枯班喀薩克馬隊戰兵一營。
北喀復喀斯山，南黑海，西車兒諾嘆斯克，東枯搨伊斯。	北枯班，西南皆頻黑海，東蘇烘木。
在經度五十八度四十分。緯度赤道北四十二度五十九分。	在經度五十五度二十七分，緯度赤道北四十四度四十三分。
方一百五十二密律距比得堡二千三百八十一里。	方一百三十二密律。距比得堡二千有四十四里。
	以上二省即《備乘》所稱義米勒多地。

悉畢爾部：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漢世祖之言也。中夏賢聖之主，不欲討伐戎狄，恢展封略，故漠北窮荒方萬餘里，未嘗郡邑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震耀當時，誇示後世焉。夫以行國，剽忽聚散，不執恆業，山川韞毓，無緣發舒，亦非造物者之意也。俄起歐洲北，適當胡虜衰寡，竟席捲而有之。畺理土地，械束人民，亦復大有規模。考其全境，至北極出地三十四度以南，赤道北五十六度內，始宜穀麥，餘多窩集、泥淖，杉、樺、松、栝密植叢生，間以岡巒，蓋積陰之地，木皮三寸，冰厚六尺矣。由西而東，約闊二千餘里，金銀鑛多於銅、銕、鉛，皆採自烏拉爾山、阿爾泰山、達烏爾山、薩彥山、聶爾琛山、列納河，歲可得金鑛二千五百鋪特。每鋪特準中國二十八斤。銀鑛一千鋪特。金沙出於支河者，聽民淘取。黑白狐來自吞得拉。近南多灰鼠，歲可得一千萬。豐貂，往歲可得四萬，近則二萬餘。林捕熊獐，山獵麋鹿，業獻者集倭別河、伊爾推什河、拜喀爾湖、宰桑湖及頻東海諸港。東海之魚，潮汛大時，積壓湧入，溢於沙岸，供鳥哺獸祭。阿穆爾河之魚，大者至四百餘斤。拜噶爾湖有魚名郭倮綿嘎，極鮮美，碎不易捕，浪激於岸，急收之，遲即融焉。此物產饒裕，所宜詳者也。其北之人二種，一本國，一他族。本國悉回民土著。他族曰伊諾囉特茨，其中游食於四方者，有定居竊掘金鑛爲生者，冬入林、即樹林中百姓。夏徙之吞得拉，曰卧古纍倭斯噶幾，善用水麻織布；曰薩莫咽得，即喀水尼堪，《黑龍江外紀》曰：索倫族類至繁，有敖喇都〔喇〕爾、布喇穆等姓。布特哈、呼倫貝爾皆有之，在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者寥寥，亦有流寓俄羅斯者，其國謂之喀穆尼漢，又謂之通古斯，蓋羅刹作亂劫去者。是以喀穆尼漢與東姑師爲一類，非也。善刳木爲小舠。以上三者在也尼塞之西北。東姑師，古匈奴種族，或譌曰通古斯、儻俄斯，善服鹿，用如牛馬。雅古特善養健馬，馬毛長，不畏風雪，雖奇寒，放諸野。又善熟皮張，鍊匕首，彫牛骨微器。曰科裏耶咭，曰攸噶嘰爾，皆柰瑪爾之族。其性馴而質。曰杵克遲，兇獷難制。曰岡槎纍，流鬼遺孽。以上六者，在也尼塞之東北，所謂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者也。凡北方之民入城貿遷，以貨物納稅，不取幣。近南則游牧蒙古，亦分三種：其近拖波爾司克之南者曰哈薩克；其近阿爾泰山者曰喀爾梅幾，即喀勒瑪克，乃準噶爾種類；其近拜喀爾湖之後者曰布獵特，即布哩雅特，與喀爾喀相似。此三種皆以豢養牲畜爲業，所豢馬小而瘠，然絕有力，能越山超澗。本國人往者，或自願行商、開鑛、墾治田畝。或充馬隊之喀撒克，由國派駐及執鎗爲城守兵，爲卡侖兵，予以地，使耕而食，如中國屯田制。其以罪遣謫者，亦予以地，限滿留屯。葉適之言曰：『有民必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可以爲役，出可以爲兵。』俄其知此意乎。其罪重者充鑛役，兼執雜賤工，多瘠瘁死。而國收其利，計歲譴諸囚至八九千人，以故善良少而姦蠹多。彼亦恃其使詐、使貪之術而已。守土官又輒喜事貪功，中國邊陲隱受鼠竊狗偷之患，有難以道御者。又案：悉畢爾或稱錫伯利、西伯利，蓋以伯力一地槩其全土也。其稱細密理、悉比釐、西卑里亞、悉畢釐阿者，與俄音略近。今細審之，實惟『悉畢爾』三字較準。聞諸俄之學者，雅德琳測甫云：『悉畢爾』實『鮮卑兒』三字之音轉。考《後漢書》鮮卑者，東胡之支。光武初，匈奴強盛，率以寇抄北邊，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號鮮卑。以此揆之，其言非妄。

省	屬城	山川	物產	炮臺	兵屯	全界	度數	道里	襍攷
拖波爾司克大省。其城名同，在拖波爾河與伊爾推什河合流之處。	裘冕在省西南二百五十七里吐拉河上。悉必爾之孔道，百貨咸萃。熟細毛皮廠。吉貝由土爾迄斯丹來集分售，哈薩克人及蒙回各種人皆至此交易。	烏拉爾山倭別河伊爾推什河拖波爾河入伊爾推什河。伊什穆河益攝提河他勿達河吐拉河喀西穆河	裘冕產牲畜、油、粗麻布。別略作甫產皮張、魚鮮、松子。土林司克產馬口銕，其民多習繪事。		駐步隊守兵一營。平日爲一巴塔里淵，戰時增爲坡爾克，乃有三千五百人。	北北冰海，南土爾該司克、阿克摸林司克，東託穆司克、埜尼塞司克。	在經度八十五度五十三分，緯度赤道北五十八度十二分。	方二萬六千有二十一密律。距比得堡二千九百九十三里。	《內府圖》作托博爾、《理藩院則例》作托博勒，餘多稱爲托波兒，《總記》作都莫斯，《志略》作德波爾各鎮，《全志》作德波斯科，《龍沙紀略》作脫博斯奇。《朔方備乘》定爲唐播國地。

別略作甫

在省北一千有六十五里。

伊什穆

在省南四百有五里伊什穆河上。

枯爾干司克

在省西南二百七十里拖波爾河上。

他拉

在省東南五百七十五里伊爾推什河上。

土林司克

在省西北四百二十二里吐拉河上。

雅魯安羅復司克

在省西南三百三十九里。

裘冕即《異域錄》之圖敏，南懷仁《圖》作都悶，《內府圖》作都捫，《海國圖》作土鄰。近日譯者或曰居由門、叠由門、丟們，皆由英語出，實不能切合。

撇雷木

在省東北五百二十里。

蘇爾姑特

在省東北八百六十四里倭別河上。

西畢爾

在省東北三百九十四里。

託穆司克大省。其城名同。在託穆河上。以上爲西悉畢爾。	可雷灣在省西南二百一十五里，山城頗大學館民工拖迷河以上爲烏勒巴爾納烏冰三等。	阿爾泰山，入倭別河，倭別。入倭別河，入倭別河，入倭別河，

	埜尼塞司克大省。克拉斯諾雅爾司克城。在埜尼塞河上。
馬理迎司克在省東南二百里。槎內什自蔑羅過拉類穆在省西北三百六十里倭別河上。	埜尼塞小城在省北三百四十里埜尼塞河上，儲畜頗裕。米奴新司克在省南四百九十里阿巴甘。曠野田土肥饒，收成極豐，一歲之儲足養悉畢爾全境之人。
	薩彥山蒙古名寒蓋山，由埜尼塞河至洩楞格河皆是。馬利弗領埜尼塞河初訥河東姑師河喀拉河入埜尼塞。
	米奴新司克產鹿茸、麝香。土魯汗司克、埜尼塞小城產白狐、青狐、水獺。北海產鯨、鱘，大者千餘斤。
	馬科弗斯特三等臺。
	駐步隊守兵一營、悉畢爾喀薩克馬兵一百人。
	北北冰海，南薩彥山、外蒙古科瑣甘、烏布薩兩湖之間，西拖波爾司克、託穆司克，東雅古特司克、伊爾古特司克。
	在經度一百有九度四十六分，緯度赤道北五十八度二十七分。
	方四萬六千六百九十九密律。距比得堡四千七百三十八里。
	《四裔考》、《異域錄》作伊聶謝，《內府圖》作惹尼色斯歸，《總記》作華尼西阿，《志略》一作云益士。《備乘》定爲古匈奴北境，鮮卑、突厥遞有其地，唐爲骨利幹，元爲昂可拉部，明時曰加大閣辣。

	阿陳司克在省西一百六十五里，孔道。滿嘎則在省北九百六十里。堪司克在省東二百一十六里喀拉河上，孔道。吐魯汗司克在省北一千四百一十五里。
	他字河霍灘噶河葉塔河怕希訥河以上四水皆入北海。

雅古特慈克小省。其城名同，在烈納河上。

唯爾何沿司克在省北八百六十里牙拿河上。維雷司克在省西七百一十里維雷河上。倭烈克明司克在省南六百五十七里倭烈克馬河入烈納河處。科雷木司克上下在省東北一千四百六十里岢擂馬河上。

雅布倫山。轄其北。司他納限嶺轄其西。可帖里尼島法節島新悉畢爾島愛元島熊島烈霍甫島皆在北海。烈訥河發源伊爾古特司克省內拜噶爾山。唯吉木河其西岸在襍拜噶爾、伊爾古特司克省。倭烈克馬河發源雅布倫山。

產豐貂、紅狐、海虎、水獺、熊、鼠、猞猁猻諸皮毳，亦產麝香、鹿茸、羚羊角、堪達韓、牛黃、鱘鰉魚、筋腦。

北北冰海，南伊爾古特慈克、襍拜噶爾、阿穆爾司克，東卜里摸爾司克。

在經度一百四十七度二十四分，緯度赤道北六十二度有一分。

方七萬一千三百五十八密律。距比得堡八千五百六十三里。

案：雅古即雅庫，《內府圖》作惹鞠斯歸，莊廷甹《地圖》作惹匊，《總記》稱雅古薩，《志略》稱亞古德斯科，一作牙谷，《備攷》作亞古德斯各。《備乘》定爲古匈奴東境，唐爲鞠國北境，明爲加大閣辣以東地。

阿爾丹河發源雅布倫山，入烈納河。維雷河槎拿河牙拿河阿木噶河發源雅布倫，入阿爾丹。馬牙河發源司他那限嶺。下東姑師河發源。科雷馬河因的寄爾喀河倭烈涅克河塔巴拉河入牙拿河。

伊爾古特慈克大省。其城名同，在安噶拉河上。東悉畢爾極繁劇之城。稅關。鑄金廠。凡東悉畢爾各屬所產之金，皆交納此廠鎔鑄成定，解赴彼得堡。玻璃廠。帖里珉廠。專造哈喇、布、紙、蠟。

巴拉干司克在省北一百九十里安噶拉河上。曰爾霍連司克在省東北二百七十三里烈納河上。吉連司克在省東北一千二百八十里。尼日里烏金司克在省西北五百三十五里烏達河上。伊里穆在省北五百二十里伊里穆河上。

薩彥山拜噶爾嶺拜噶爾湖西一半。安噶拉河入也尼塞。伊亞河入倭喀。倭喀河入安噶拉。烏達河入安噶拉。伊里穆河入安噶拉。烈納河發源於拜噶爾山。唯吉木河入安噶拉。尼日里東姑師河發源於此，即下東姑師。

凡中國之茶葉、絲綢及其境內皮張皆萃。

禿出爾額爾林布拉特皆沿河，三等台。

駐步隊守兵一營、悉畢爾喀薩克馬兵一百人。提督官兼轄雅古特司克、埜尼塞司克。

東北雅古特司克，西北也尼塞司克，東襍拜噶爾司克，南中國所屬蒙古境庫蘇古爾噶湖、薩彥山。

在經度一百二十一度五十六分，緯度赤道北五十二度十六分。

方一萬四千五百四十二密律。距比得堡五千七百四十五里。

《內府圖》作伊爾古斯歸，《綏服紀略》稱額爾口城，《志略》作義爾古德斯科，《備考》作義爾古德斯，《大地全球說》作阿爾古克，《龍沙紀略》作尼爾苦斯。《備乘》斷爲古匈奴北地、丁零國地，後鮮卑、突厥遞有其地，唐爲鞠國，亦曰裓部，元爲昂可剌部東南境，明爲加大閣辣東南境。又案：稱額爾口城者，

以額爾口河得名。今考額爾口河即伊理木河，經伊理木城，故以水名爲城名，蓋其屬地也。此省舊爲蒙古布烈特種族所居，今其人猶衆，語言與外蒙古近，庫倫官皆以蒙古人作譯，或布烈特固以額爾口名之者也。

襍拜噶爾司克小省。赤塔城。在陰葛達河上。比德羅甫鎮作廠造輪船，放入拜噶爾湖及什爾喀河。	聶爾琛司克在省東三百里聶爾槎河入什爾喀河處，即尼布楚城。金銀廠。土洛伊自科薩勿司克在省西南四百九十五里恰克圖河上，距恰克圖八里。恰克圖中俄互市卡在省西南五百一十二里。唯爾赫涅烏金司克在省西四百四十一里烏達河入洩楞格河。處，即上烏金也。	達烏爾山東南界中國曰肯特山，在什爾喀河、阿爾琨河之間，南聶爾琛山。又西哈馬爾達班嶺，近拜噶湖。東南曰拜喀爾嶺。陰葛達河。鄂倫河即傲嫩河。二水合流爲什爾喀河。什爾喀河會額爾古納河，同入黑龍江。洩楞格河俄音又曰叶連嘎。	產金沙、銀鑛、皮張。	土洛伊自科薩勿司克三等。	駐散隊步兵一隊八百七十五人、本省喀撒克馬兵一營、步兵二隊、礮隊馬兵一隊。土洛伊自科薩勿司克駐散隊步兵一隊。喀黎司幾普倮梅斯里駐本省喀撒克步兵一隊。唯爾赫涅烏金司克駐本省喀撒克礮隊馬兵一隊。施特烈厪司克駐步隊戰兵一隊。	西北伊爾古特慈克，北雅古特司克，東北阿穆爾，東南界中國興安嶺、額爾古納河，正南車臣汗境。	在經度一百三十一度十分，緯度赤道北五十二度有二分。	方一萬一千三百二十五密律。距比得堡六千六百九十八里。

有會場，每年二月開三十日。洩楞庚司克在省西南五百六十七里洩楞格河上。巴爾古情在省西北三百二十五里巴爾古情河上。喀黎斯幾普倮梅司里在省南三十八里。施特烈厪司克在省東北三百五十九里什爾喀河上，有輪舟。	烏達河發源聶爾琛，入洩楞格。巴爾古情河。入拜噶爾湖。唯吉木河。發源聶爾琛。聶爾槎河。發源雅布倫山，入什爾喀。拜噶爾湖東半。						

阿穆爾城	阿穆爾山	雅布倫山南，悅式厘南六百其半在司克。五十里雅古即海南阿穆爾特。泡。	產金。	布拉郭悅式厘司克百七十二等五名、本喝爾司台，傍省喀撒克，東北緯度赤堡八千定約時黑龍江。	駐散隊	北雅古特慈克，一百四一百六半係咸十五度十密律。豐十一十八分，距比得年愛琿克馬兵卜哩摸道北四一百五所讓。	在經度	方八千此省地	
小省。布拉郭在省東悅式厘南六百其半在司克。五十里雅古即海南阿穆爾特。泡。	城在省東山南，悅式厘南六百其半在司克。五十里雅古即海南阿穆爾特。泡。	阿穆爾河上。在節牙河入阿穆爾河在省西即黑龍江。中國愛二十里，即雅克薩。隔一河。	阿穆爾河北岸，發源雅布倫山，即錦衣里江，又曰精奇里江。卜理牙河發源雅布倫山。	悅式厘司克百七十二等五名、本喝爾司台，傍省喀撒克，東北緯度赤堡八千定約時黑龍江。	駐散隊	北雅古特慈克，一百四一百六半係咸十五度十密律。豐十一十八分，距比得年愛琿克馬兵卜哩摸道北四一百五所讓。	在經度	方八千此省地	
阿穆爾城	阿穆爾山	雅布倫山南，悅式厘南六百其半在司克。五十里雅古即海南阿穆爾特。泡。	產金。	布拉郭悅式厘司克百七十二等五名、本喝爾司台，傍省喀撒克，東北緯度赤堡八千定約時黑龍江。	駐散隊	北雅古特慈克，一百四一百六半係咸十五度十密律。豐十一十八分，距比得年愛琿克馬兵卜哩摸道北四一百五所讓。	在經度	方八千此省地	

卜里摸爾司克。	務拉的倭司託克省西南一千倭耶嶺，即哈巴羅夫城東北一百八十八里。	雅布倫山嶺虎、水獺皮。二等七名、炮隊司克、阿分，緯度距比得國圖作歸，《海略》作疗哥德斯科，一作阿谷，《備攻》作疗哥德斯各，《全志》作疗哥斯科，皆哦霍茨三字之譌譯也。《備乘》作郭列穆斯科，定爲唐駮馬國所居，極東北海隅則唐夜叉國地，盖即流鬼之域也。又《備乘》別甘查加爲一部，今此省實轄岡槎特。	產貂、狐、海獺。岡槎得產石炭。	務拉的倭司託克嶺虎、水獺皮。二等七名、炮隊司克、阿分，緯度距比得台，計六座。戰兵穆爾司赤道北堡九千燭惡砥克，西南四十八有三十族，《志》作疗哥德斯科，一作阿谷，《備攻》作疗哥德斯各，《全志》作疗哥斯科，皆哦霍茨三字之譌譯也。《備乘》作郭列穆斯科，定爲唐駮馬國所居，極東北海隅則唐夜叉國地，盖即流鬼之域也。又《備乘》別甘查加爲一部，今此省實轄岡槎特。	駐散隊	北北冰	在經度	方三萬《內府	
務拉的倭司託克省西南一千倭耶嶺，即哈巴羅夫城東北一百八十八里。	雅布倫山嶺虎、水獺皮。二等七名、炮隊司克、阿分，緯度距比得台，計六座。戰兵穆爾司赤道北堡九千燭惡砥克，西南四十八有三十族，《志》作疗哥德斯科，一作阿谷，《備攻》作疗哥德斯各，《全志》作疗哥斯科，皆哦霍茨三字之譌譯也。《備乘》作郭列穆斯科，定爲唐駮馬國所居，極東北海隅則唐夜叉國地，盖即流鬼之域也。又《備乘》別甘查加爲一部，今此省實轄岡槎特。	產貂、狐、海獺。岡槎得產石炭。	務拉的倭司託克省西南一千倭耶嶺，即哈巴羅夫城東北一百八十八里。	駐散隊	北北冰	在經度	方三萬《內府	

阿烟海口在省北一千有四十里，頻哦霍茨克海。哦霍茨克在省東北二千里哦霍茨克海上。上下喀米槎得在省東北一千九百五十里。撇特羅把勿諾斯克在省東北一千八百里喀米槎特上。波力佘在省東北二百四十八里喀米槎得上。朔非亞在省北二千七百里。

即恆滾河，入阿穆爾。阿拉堆爾河發源斯他那倭耶嶺，入東海。喀米槎得河入東海。韓喀湖即興開湖。

四百三十七人，烏蘇里東岸守卡侖喀薩克步兵半隊四百三十七人。亞塔馬絡甫斯果耶駐散隊馬兵一隊一百五十人。近朝鮮界琿春邨駐馬隊散兵一隊。巴拉把什駐炮隊戰兵一隊。喀綿宜雷波洛甫駐喀薩克步隊半隊。諾甫果倮特司幾駐步隊善鎗手一隊。提督官兼轄襍拜噶爾、阿穆爾。

又案：俄屬小邨鎮有名佘德郭者即摩闊崴，名俄樂個者即摩勒幹。

吉任司克在省南六百一十六里哦霍茨克海上。泥顆立司克在省西南一百五十里，即雙城子之東城廓，米薩爾所住。米海洛西斯苗克在省南六百七十里，即徐爾固，當溫麻河、松該里河入阿穆爾河之處。實南北要津，南岸近三姓屬地，西南四十餘里有拉喀穌，其

東三十餘里有額圖什納，皆憑江據險防守之要地。

綏芬司克在省南六百八十五里。

斯拉丈噶在省南五百五十里，即蝦蟆塘，係綏芬海口門戶。

拉茨節理勒耶邨烏拉的密爾邨在省東南六百二十里。

亞塔馬絡甫斯果耶琿春邨在省南六百里。

阿烈克三德邨在省東南六百五十里海口。

喀綿宜雷波洛甫在省南五百二十里興凱湖上。

阿魯起倮啫倭幾耶甫在省南六百四十里，即巖杵河。

布叶在省南三百七十里，亦名布司。

啫甫果倮特司幾把拉巴什即蒙古街。

中亞細亞部：俄自獲悉畢爾諸鑛以致富，遂有志於軍突希洼、布哈爾，蓋豔其地亦產金也。然阻裏海、鹹海，復間以沙漠，故其始，極跋涉倥傯，桴革屬鞬，轂馬揚埃，勞師於遠，傷敗踵係，屢歲無功。厥後步爲營壘，以逼哈薩克之衆，次弟侵蝕。至康熙三十餘年，以至於今，猶斷斷也。嘉慶年間，屯重兵於此，與英人爭印度，始助阿富汗。嗣以阿富汗爲英誘附，又與搆難，雖未大逞，而中亞細亞之地蓋十得八九矣。希洼舊畺方五萬八千啓羅邁當，德里名，較俄里略小。今不及其半。布哈爾方二十三萬九千啓羅邁當，今亦不及其半，俯首帖耳，甘心臣妾。乃俄志必獨薙而後快，今建鐵路已貫布哈爾境，將抵塔什干，窮力南趣，其堅銳不撓之心，且未釋於印度。我之新畺諸城，如伊里、喀什噶爾、葉爾羌及塔爾巴哈台，皆與之繡壤相錯，或屏嶺劃畺，隔河爲治。卧榻之畔，即覬敵國，曩乘回訌，率衆竊據，詭云代守，償貲返地。復恣情割裂，其未敢遽梗者，緣我兵方大克捷，挈全勝之勢，彼道涂綿阻，兵食器械，艱於迅濟，主客緩急相形，勝負難必，亡何國內變作，民賊其主，上下惶惑，西顧之憂正切，東向之志遂餒。今乃繼續前轍，登登馮馮，更欲窺我衛藏、阿里，覬覦之萌芽，得不熟籌而豫剔哉？

省	屬城	山川	物產	炮臺	兵屯	全界	度數	道里	襍攷
阿克摸林司克在省東大省。北四百五十里同，在伊爾推什上。大集場，凡中亞細亞諸產皆聚於此。其民多哈薩克部，居西北境。	倭木司五鹿陶在沙漠中，回語呼山曰陶。伊實穆河上。提督住子湖。武備學堂一區。	阿克摸林司克在省東三等。倭木司克二等。伊實木河河上。撒裡酥河入掃馬爾湖。阿特巴撒河	倭木司克一營。	北拖波克駐步隊守兵。提督官兼轄拖該，東北波爾司克、託穆克司克。	在經度方九千九百有八分，緯距比得《全志》作多，倭木司城名爲克距比省名。	《志略》四十五有稱僕，南希爾度五十三密律。《備乘》、達利亞，八分，西土爾度赤道堡三千皆作多，東仙北五十五百八木斯科，米帕拉一度有十一里。蓋誤以倭木司克停司克。九分。	得堡三千三百有八里。	撒特羅把勿洛司克在省西二百五十里伊實穆河上。儲河在省西轄其北岸，其南屬希爾達利耶，所謂惡沙與哈薩克人、其地極土爾迄瘠苦。斯丹人顛吉子貿易，湖其貨皮張、牲畜、油、吉貝、乾果。阿特巴撒爾在省西北二百二十里阿特巴撒爾河上。郭克赤達甫	入伊實河。漠者，克人、斯丹人顛吉子湖二區。

烏拉爾斯克小省。其城名同，在烏拉河上。其民即烏拉爾馬兵，餘多游牧哈薩克。									
菰釐掖甫在省南四百八十四里烏拉爾河入裏海之處。喀勒梅果甫斯克。在省南二百五十三里烏拉爾河上。曰爾赫恩頻司克在省東南五百二十四里恩拔河上。尼日里恩頻司克在省南五百里。									
烏拉爾山南面。穆喀察爾嶺烏拉之枝。烏連該嶺固別爾林嶺鹹海五分之一烏拉爾河恩拔河發源穆喀察爾嶺。薩木湖。阿思滿台湖									
貿易收裏海魚鹽之利。									
上恩頻司克三等。下恩頻司克二等。烏衣理司克三等。帖密爾三等。									
北倭連布爾克、薩馬拉，南襍喀斯丕斯，西南裏海，西阿思達勒汗，東南鹹海，東土爾該。									
在經度六十九度有二十四分，緯度赤道北三十一度二分。									
方三千六百五十四密律。距比得堡二千二百六十七里。									

土爾該司克大省。其城名同，在土爾該河上。其民什九哈薩克游牧。									
伊爾嘰子在省西南二百一十里伊爾嘰子河上。									
烏拉爾山穆喀察爾嶺雞翅山阿克崆山伊爾嘰子河札蘭尺克河土爾該河喀拉土爾該河即土爾該發源處。拖波爾河。發源。鹹海五分之一。									
土爾該二等。伊爾嘰子二等。喀拉布達克三等。									
駐本省喀撒克馬兵一營六百五十人。									
北倭連布爾克，南鹹海、希爾達利耶，西烏拉爾司克，東阿克摸林司克。									
在經度八十一度十五分，緯度赤道北四十九度三十八分。									
方八千二百九十三密律。距比得堡三千有三十三里。									

仙米帕拉停司克	喀拉喀林司克山	阿爾泰山	仙米帕拉停司克	駐步隊守兵一隊。	正北、東北託穆司克，南度五十二等。	在經度方八千六百六十有三十五里。			
在省西南六百六十八里。	在省西南六百六十八里。	在中國。	烏私奇喀綿諾果爾司克，東南度五十一分，緯度四十六分，赤道距比得堡四千五百七十里。	烏私奇喀綿諾果爾司克駐西模林司克悉畢爾克之間。	仙米烈厘司克，在省東北一百七十九里。				
其城名同，在伊犁河北三百里。	塔爾巴哈台嶺，其東南達爾巴台嶺，在省西北三百里。	北三百國。	布赫揚炮隊馬兵一隊。台山、塔爾明司克宰桑卡爾巴哈亞末奈倫駐西台嶺，在省東北一百哈台嶺即所謂七河省也。	悉畢爾克，東中國阿爾熱列勒喀撒克馬兵一營，散隊步兵八百七十五人。	寫爾吉波力天山，西面。阿拉陶山，近恭吉阿拉陶在伊犁西北三百乞爾嘰游牧哈薩克，又有喀撒克兵籍。其土腴，俄人多往開墾。	在省西北三百五十里。	什湖，屬北岸，一半。		
由中國宰桑南阿爾泰台山來，入南五百里，距此湖，宰桑湖再出即巴烟傲爾巴爾哈水。	在省東南三百五十七里。	柯克別克堆桑湖，在省東又有車爾泥伊爾推什河伊爾推什河發源宰桑湖再出即巴爾哈水。	熱列勒司克皆四等。	悉畢爾克之間。	阿爾泰山，其東南在河上。烏私奇喀綿諾成吉斯汗，所推什里伊爾即杭海山，其東南在中國。	庫爾勒界。	闊跋勒在省東北三百乞爾嘰游牧哈里，近阿拉陶山德嶺巴爾哈什湖三分之一。	產秔稻、吉貝、花。	
餘里。	南二百里，距此湖，五十餘里。	有二里推什河之南。	亞末奈倫駐西台嶺	西阿克北五十堡四千五百里。	即杭海山，其東南在中國。	闊跋勒庫爾湖北岸。	在伊犁河上。	曰爾壘二等。	
		伊爾推什河上。	果爾司克駐西模林司克，東中四分。	西阿克北五十堡四千五百里。	三十七阿爾陶傍伊爾推什河，所推什里伊爾	在伊犁河上。	納林司克，在納林河上。	闊拔爾二等。	
		柯克別克堆桑湖，在省東又有車爾泥伊爾推什河伊爾推什河發源宰桑湖再出即巴烟傲爾巴爾哈水。	喀綿諾果爾司克駐西模林司克，東中四分。	悉畢爾克之間。	北三百國。傍伊爾推什河，所推什里伊爾三十七阿爾陶	悉畢爾國阿克蘇、烏梁海之間，南中國河當即儲河。	楞爾干、科爾、朔古爾特喀什噶爾之間。	駐步隊守兵一帕拉停九十四度三十四密律。郭寶玉傳》：收別失八里當即比失別克，忽章城，次忽章河。	
		在伊爾推什河伊爾推什河上。	在伊爾果爾司克駐西模林司克悉畢爾克之間。	悉畢爾克，東中四分。	在省西北三百國。傍伊爾推什河，所推什里伊爾三十七阿爾陶	悉畢爾國阿克蘇、烏梁海之間，南中國河當即儲河。	楞爾干、科爾、朔古爾特喀什噶爾之間。	駐步隊守兵一帕拉停九十四度三十四密律。郭寶玉傳》：收別失八里當即比失別克，忽章城，次忽章河。	北仙米在經度方七千案：《元史・
		在伊爾推什河伊爾推什河上。	在伊爾果爾司克駐西模林司克悉畢爾克之間。	悉畢爾克，東中四分。	在省西北三百國。傍伊爾推什河，所推什里伊爾三十七阿爾陶	悉畢爾國阿克蘇、烏梁海之間，南中國河當即儲河。	楞爾干、科爾、朔古爾特喀什噶爾之間。	駐步隊守兵一帕拉停九十四度三十四密律。郭寶玉傳》：收別失八里當即比失別克，忽章城，次忽章河。	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蓋以唐臣李德裕所築北庭都護府當之，非也。

二十里，近中國界。比失別克在省西二百里儲河上。波羅呼襍爾在省東北二百七十里。穆札爾特在省東南三百二十里，近中國界。烏爾札爾巴赫堆阿呵特尼次柯耶槎爾干特在省東北三百五十里。朔裴司克。

入伊犂湖。喀拉塔勒河發源中俄界上阿拉陶。列菩薩河發源中俄界上阿拉陶，入伊犂湖。阿牙古自河發源俄境塔爾巴哈台山，入伊犂湖。儲河發源恭吉阿拉陶納林河發源中俄界上天山，至土爾克斯丹境入希爾達利亞河。藹米力河

希爾達利亞小省。塔什干城。在尺爾尺克河上。地氣熱至四十餘度，夏令開冰廠，用機器造冰以售於市。

霍占在省南一百一十五里希爾達利亞河上。土爾迄司丹在省北二百六十六里。車木堪特在省東北一百里。傲利耶達在省東北二百五十里。別羅甫司克在省西北五百里希爾達利耶河上。

發源中國塔爾巴哈台山，入阿拉枯力湖。

阿列克三德嶺喀拉陶槎特喀爾山阿克賽山希爾達利亞河發源天山，入鹹海。尺爾尺河阿雷斯克河發源喀拉陶，入希爾達利耶河。枯宛達利耶河希爾達利亞之旁枝。槎明達利耶河希爾達利亞入海處。

產吉貝、花。土爾迄斯丹產絲織、綿織各物頗精，氊罽亦美。

塔什干特二等。車木堪特二等。土爾迄斯丹二等。阿拉爾斯克耶二等。復爾特一復爾特二復爾特三俄人稱小礮台曰復爾特，此三者皆無名，但以次弟計耳。別羅甫司克儲烈克

駐步隊戰兵善鎗手一營、散隊步兵二隊、倭連布喀撒克馬兵一營、炮隊戰兵一營。又倭連布喀撒克炮隊馬兵一隊、治地工兵一隊。復爾特駐散隊步兵二隊、車木堪特一隊。提督官兼轄襍拉夫山、阿

北土爾該、阿克摸林，東南費爾干，南襍拉夫山、布哈爾，西南阿母達利耶，西鹹海，東仙米烈程司克。

在經度八十六度五十七分，緯度赤道北四十一度十八分。

方七千八百有八密律。距比得堡四千有五十二里。

| | | |

費爾干小省。諾威馬爾格蘭城。地三分之一水，三分之二山。人三分之一偶居，三分之二游牧。其國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即我光緒元年，與回人戰勝。次年遂有槎特喀、白米爾二山間希爾達利耶河兩岸之地，始建此省。	霍罕在省西六十五里。又曰浩罕，蒿汗，俄語若曰可堪。昔回人都會。斯他立馬爾格蘭在省西二十里。安集延在省東北六十五里。納馬干在省北六十里希爾達利耶河上。峩什在省東一百七十里。烏自兼在省東二百二十里希爾達利耶河上。	槎特喀爾山阿來嶺襍阿來嶺白彌爾山在中國界即葱嶺。喀拉枯力湖希爾達利耶河發源於天山、葱嶺之間。納林河入希爾達利耶。洼合什河發源兩阿來山之間。					
諾威馬爾格蘭二等。霍罕三等。始爾札四等。							
駐倭連布喀撒克馬兵一營、步隊戰兵四隊、步隊炮兵一隊、步隊散兵二隊、土爾迄斯丹炮隊馬兵一隊。峩什駐步隊散兵一隊八百七十五人。斯他立馬爾格蘭、安集延、霍罕各駐步隊散兵一隊。	北希爾達利耶，南布哈爾，西襍拉夫山，東中國喀什噶爾、葉爾羌之間，南近雪山，北近天山。						
在經度八十二度，緯度赤道北四十度二十七分。							
方一千五百密律。距比得堡四千四百六十五里。							
《元史・郭寶玉傳》撏思干城即今霍罕地，《瀛環志略》稱霍罕即安集延，非也。又案：馬爾格蘭當即馬里四。							

	襍喀思披斯小省。阿思哈巴特城。在鹹海、裏海之間。民多土爾克綿宜游牧人。其境包大戈壁。						
洼的里。在省南三十里。儲思奇在省西北七十二里。	克拉思諾倭爾斯特在省西北五百二十里。米海洛夫司克一名烏遵阿達在省西北四百里，濱裡海。蔑爾甫在省東南三百五十里穆爾噶卜河上。克吉拉爾洼特在省西北二百五十里。巴密	喀撇特山在波斯界。阿富汗山分枝由阿富汗來。穆爾噶卜河阿特烈克河在波斯界，北屬俄，南屬波。喀拉布噶自海汊包爾汗海汊在米海洛夫司克。德眞河					
	癡幾什掠爾三等。諾倭阿烈克三德洛甫司克三等。克拉斯諾倭得斯克三等。蔑爾甫三等。阿思哈巴特三等。克吉掠爾洼特郭克帖佩顛吉爾帖佩巴密叶拉赫施近波斯，在德眞河上。	駐步隊戰兵善鎗手四隊、枯班喀撒克馬隊戰兵一營。癡幾什掠爾、蔑爾甫、叶拉赫施、撒里雅仄、郭克帖佩各駐步隊戰兵善槍手二隊。叶拉赫施駐枯班喀撒克馬隊戰兵一營。裏海東岸喀合喀駐喀撒克礮隊馬兵一隊。					
	正北與東北皆烏拉爾斯克，南波斯、阿富汗，西（海）裏海，東希洼。						
	在經度七十五度五十九分，緯度赤道北三十七度四十五分。						
	方五千九百三十九密律。距比得堡三千八百有五里。						

廿五　擦利層司克
二十　成吉思阿噶斯喀
廿二　喀喇布拉格司克
廿一　薩里布拉格司喀
廿八　阿克亦赤金司克
廿七　闊拔爾　劇邑，有炮壘、兵屯。
廿九　阿拉珊斯克
廿一　阿巴枯莫甫司喀
廿五　阿克蘇亦士克
廿八　拔士干司喀
廿八　列卜星司科耶　小村，近中國邊。
十六　堪志噶布拉克
十七　阿士幾布拉格司喀耶
廿九　阿爾噶拉勤司開耶
卅一　竹事阿嘎敕喀耶
廿六　馬絡阿雅古自克耶
廿六　刻自爾幾司開耶
廿三　土爾堆古都刻斯喀耶
廿九　阿雅古自克耶
卅一　寫爾幾倭波立　以上向西北。
廿六　阿爾登顆拉格斯喫
廿九　伊布離迦司喫
廿六　烏尊布納刻司喫

廿四　阿列長阿堆羅復司喫
廿四　阿爾喀茨喫
廿六　奇仄爾畝立司喫
廿六　槎爾達弛司喫
廿一　阿施奇古爾司喫
廿七　阿爾喀雷刻司喫
廿二　烏魯古士克
廿五　仙米帕拉停斯克　省會。
十六　斯他立仙米帕拉停司克
十六　隔魯霍甫司科耶
十九　別洛卡珉司喀耶
廿三　多侖司克耶
二十　撒烈穆霍木司喀
十五　亦自曰斯特可威
十七　格拉撒甫斯克耶
廿六　仙米亞爾斯喀耶
廿九　克理倭耶
廿四　波特布司克乃
廿四　烈撇日亞
卅一　車爾泥　以上向東北。
廿二　雅梅佘甫斯喀
五十　坡得思帖布乃
廿一　把勿洛達爾　劇邑。以上向西北。

廿六	車爾雅爾斯喀
十三	格黎果里葉甫司客
十三	車爾諾獵次喀
十八	別烈司乃
廿四	別士槎拿耶
十六	噶赤爾司喀
十三	倭士莫累日斯喀
十八	波卜洛甫司喀
十七	撇脫累日司喀
廿四	熱列秦司喀耶
十五	拔實馬什乃
十四	烏爾留求別司喀耶
廿四	韃靼爾斯該
十四	阿特馬司該
十三	車爾納果甫司喀耶
十四	埜黎雜曰茨克
十二	索獵喏耶
十八	伊側勒拔什司喀耶
十七	波顆羅甫司喀耶
十八	阿扯伊爾司克
廿一	烏私奇雜倭司託羅甫
十六	撒咧木霍甫斯克
十九	倭穆司克

由庫勒札至札爾堪特路　案：此係商路，沿伊犁河行。

	【略】
	【略】
廿八	開魯干 中俄界，即廓克興。
十五	安達蘭
二十	獨本
十	伊犁河
四十五	札爾堪特
	又一路 亦商路，較前多十三里。
十八	英吉沙爾
卅七	汗梅
三十	可爾札特
五十三	獨本
十一	伊犁河
卅五	札爾堪特 與前官路合。

由木札爾至札爾堪特　案：木扎爾距阿克蘇不過二百里。

廿五	納林可爾 中俄界。
廿四	喀爾喀克
廿六	撒雷札士
卅五	迦堅帖尼
廿一	帖蔑爾立克

廿一	坡特果爾尼
廿一	沖直
卅五	伊里河
廿五	札爾堪特　以上向東北。
	由英吉沙爾至阿爾汀伊蔑立　與由庫勒札至倭穆司克路合，自此至納林碽臺皆小路，不易行，尚有水草，中間有嶺。所經唯爾壘即七河省城，俄設重兵甚嚴。
	【略】
	【略】
	【略】
	【略】
	【略】
三十	帖列克台山　中俄界。逾嶺。
五十五	阿克賽河　過河直北行。
四十	阿特巴什河　逾山渡河。
卅五	納林碽台
廿四	溫拿爾槎
廿六	喀蘭古爾特
廿六	薩理布拉克
廿二	拱別爾阿達
廿七	卧爾特脫凱
廿五	枯切馬爾勒司克耶　在伊西庫爾湖上。

廿四	可克買納克司喀耶
廿三	直力阿雷克
廿六	斯他羅脫克馬克
廿七	脫克馬克
卅二	喀拉布拉克
卅三	撒累札斯
廿六	喀司得克
廿七	喀簪司柯博郭羅茨科
廿七	留波勿乃
廿八	唯爾壘　即仙米烈省會。
廿四	喀喇穌亦司克
廿二	昆金台司克
廿三	伊利司克
廿三	成吉利金司克
卅三	喀喇赤金司克
廿七	枯煙古茨
廿八	阿爾汀伊蔑立
	由喀什噶爾至納林　小路難行，有水草，宜乘駱駝。
	【略】
	【略】
	【略】
	【略】

	【略】
三十	中俄界卡
十八	土魯噶爾特山 此山甚大，逾山即俄屬。
二十	查特爾枯力湖 沿湖向北。
廿五	過山 向東
五十五	喀喇開迎河
廿五	阿特巴什河 沿河行徑渡。
卅五	納林
	由喀什噶爾至薩馬爾干 俄建鐵路已達此城，又將修至塔什干。案：此二城俄皆駐重兵。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四十	伊爾格什他木 中俄界卡。
廿八	塔溫木倫 過天山、阿來司克山。
十二	喀喇坑得克
二十	薩擂達什

十三	塔爾堆克 過天山、阿來司克山。
十四	烏赤求別
十一	沙爾特
十二	蘇菲庫爾干
二十	克仄里庫爾干
十五	古爾槎炮臺 以上向北。
卅二	梁噶爾
十九	馬堆
十二	倭什 以上向西北。
廿五	霍哲洼特
二十	安集延
十六	阿薩克
廿一	枯洼
卅三	諾威馬爾格蘭 費爾干省。
十二	阿克阿雷克
廿九	庫爾干求別
三十	額利實丹
廿五	都爾瞞槎
廿六	霍罕
十一	鋤柴
廿一	卑什阿雷克
廿三	巴塔兒
廿七	喀拉出肱

廿二	喀斯達顆茨
十八	霍占　以上向西，以下向北。
廿四	木爾濟拉巴特
廿五	占布拉克
廿六	烏拉爾司克耶
廿六	別堪特
十六	託野求別
十九	尺爾尺克　在尺爾尺克河上。
十	塔什干　希爾達利亞省會。
二十	尼亞茨巴什
廿一	斯他立塔什干特
廿二	赤納茨　在希爾達利河上。
廿三	別爾唯喀傑茨馬烈克
卅三	穆爾札拉巴特
卅一	阿噶赤堆
廿二	烏飭求別
十五	制雜克
廿五	雅宜庫爾干
十七	薩來勒克
十五	喀綿尼抹司特　有石橋。
十九	成拜司克
十二	薩馬爾干

由倭什至諾威馬爾格蘭　此係捷徑，較前正路省三十五里。中間有山，不大。

廿四	阿拉咱
十四	門求別
十九	達爾馬札爾
廿八	新馬爾格蘭
	又由此至都爾瞞槎一，捷徑較，前正路省三十八里。
三十	阿爾堆阿雷克
廿八	都爾瞞槎

由楚庫察克至仙米帕拉停司克　楚庫察克在塔爾巴哈台邊境，至雜哈爾甫克係商路。以下係大路。

廿七	雜哈爾甫喀　中俄界。
廿七	阿塔該司開耶
廿八	赫吞蘇馬堪
廿一	巴拉克排司開耶
廿二	烏爾札爾司開耶
廿七	布爾觀司開耶
廿二	節爾思拔干司開耶
廿二	喀拉果爾司開耶
十九	札刻思札爾達甫司開耶
十七	疊協刻達石司開
廿四	納林司克
卅七	寫爾幾倭波立

廿六	阿爾登顆拉格司開
廿九	伊布離迦司克
廿六	烏尊布納刻司開
廿四	阿烈長阿堆囉復司喀
廿四	阿爾喀茨喀
廿六	奇仄爾畝立司喀
廿六	槎爾達弛司喀
廿一	阿思齊古爾司喀
廿七	阿爾喀雷刻司嘍
廿二	烏魯古士嘍
廿五	仙米帕拉停司克
	由科布多烏科克卡倫至仙米帕拉停司克　案：此卡與同治九年新界特勒噶魯圖卡接，其次鄂依霍爾巴爾塔蘇果克。自阿爾台司克以上商路，以下官路。
卅六	成達嘎禿亦司克摸司特
三十	他巴特
廿四	烏擂立斯克
廿四	成吉思台
卅三	阿爾台司克
廿三	別略作甫司克　又名庹得曰得喀。
十七	達羅甫嘎
廿八	馬絡納林司克
十六	納林司克

廿六	馬絡格拉司諾雅爾司克
二十	車烈木山司克
二十	倭羅尼
十九	布克達爾珉司克耶
十五	別略作甫司克
十	阿列克三德爾司克耶
十八	哆曰爾乃耶
十三	費刻黎司脫甫斯克
十五	烏爾頻司克
廿六	烏私奇喀綿諾果爾司克
廿四	烏洼囉甫司克
廿一	克拉司諾雅爾司克　即也尼塞省會。
二十	拔拉佘甫司克
廿五	烏賓司克
十八	畢雅諾牙爾司克
廿三	樹立必自克
廿五	接離紫克
廿四	阿嚩而尼
十八	仙米帕拉停司克
	由烏梁海之薩理布拉克至烏私奇喀綿諾果爾　案：薩理布拉克即鄂蘭布拉克，由此至布倫託海約一百五十里。自宰桑司克以上商路，以下官路，皆向北行。
三十	坑得爾尼克

廿五　帖烈克推

十六　宰桑司克　有駿臺。

十九　喀喇布拉克

三十　薩累布拉克

十九　拖衣朱紫兼特

廿五　挨司別

十七　撮爾嘎

十五　布爾汗

廿五　把雜爾喀

廿九　喀喇烏特枯立

廿二　諸士阿嘎飭

二十　阿拉理求別

廿二　科克別克推

廿八　喀喇札勒司克　由仙米帕拉有，小路至此二，百一十三里。

廿八　阿嘎乃科克停司克

廿六　仙成司克

廿四　叶賓斯克

廿四　烏倫該司克

廿八　烏私奇喀綿諾果爾

由霍占至制雜克　向西小路。如自喀什噶爾徑取霍占，可於此分路，一赴塔什干，一赴薩馬干。

廿六　納烏駿臺

廿七　納烏噶擬

十六　烏拉求別

卅二　撒洼特

廿九　雜明駿臺

卅一　拉巴特

二十　制雜克

由恰克圖至託穆司克　此爲中路。自託穆斯克至裘冕有輪舟水程，別錄於後。有新開商路，自烏私奇、恰克圖分至梅瑣洼合直北越大嶺數重，其途甚狹，但能兩車幷行。其驛站不由官經理，計九站。每站一車出十盧布，較正路可省百餘里。夏秋趁輪舟自伯雅爾徑渡拜噶爾湖，八十九里抵黎士特洼，遵陸三十八里至伊爾古慈克，可省一百五十四里。冬令湖冰合，即驅車從冰上過，里數與舟程同。

四　土洛伊自科薩勿司克　華人稱後營。

廿三　烏私奇恰克圖

廿五　喀離諾撇列洼洛復喀耶

廿四　坡倭囉特拉耶

十九　洩棱庚司克　過洩棱格河，沿河行。

三十　阿爾布作復司喀耶

廿七　尼日捏烏布工司喀耶

廿七　克留掣復司喀耶

十九　穆惺納　由此十八里至上烏金。

廿九　波羅維納耶

廿六　伊利盈司喀耶

廿五　塔蘭喀諾夫司喀耶

廿四　喀班司克

廿五 博離佘烈成司喀耶
廿三 伯雅爾斯喀耶　至拜噶湖上。
十九 梅瑣洼耶　頻湖。以下繞湖行。
廿五 米施星斯喀
十五 馬裏諾甫斯喀耶
十四 撇烈咽莫拿耶
廿四 威德連斯喀耶
十七 事聶日納
二十 穆陵司喀耶
廿七 烏圖理克司喀
十六 阿木耳斯科耶
十七 枯爾禿克　以下不頻湖。
廿三 駮爾設葛盧拌司科耶
廿一 莫脫司喀耶
二十 悅顚斯科耶
廿四 伊爾古慈克　大省會。
十三 波可甫司喀耶　過安噶拉河。
廿一 蘇霍甫司喀耶
廿七 帖利明司喀耶　過喫拖伊河。
廿一 馬理汀司喀耶　過別盧游河。
廿九 波羅唯納耶
十八 扯烈木霍甫司喀耶
廿八 枯禿黎克司喀耶

三十 雜拉林斯喀耶
廿三 推烈特斯喀耶
廿四 難鳴司喀耶　過吉水河。
三十 喫米立帖益司喀耶
二十 利普堅司喀耶
十八 奎屯司喀耶
廿三 土林司喀耶
廿九 佘拉古爾司喀耶
廿五 都魯諾甫司喀耶　過伊由河。
廿五 枯爾簪斯喀耶
廿一 佘拔金司喀耶
廿一 呼得益蘭斯喀耶
廿六 切爾敦堆司喀耶
廿一 尼日里烏金司克
廿八 烏果弗司喀耶
十八 卡梅佘特司喀耶
廿四 阿勒噶佘司喀耶
廿五 阿羅雜默司科耶
二十 額拉司觀拉耶
廿五 拔葉倮甫司喀耶
廿一 碧流新司喀耶
廿三 波羅沄喏掣列木霍甫
十九 克留稱司喀耶

廿八　亭司喀耶
廿五　尼日里殷噶佘務司喀耶
廿六　益蘭斯喀耶
廿七　堪司克
廿五　駁爾佘烏林司喀耶
廿二　克留掣弗司喀耶
十六　波羅汀司喀耶
十八　嚕頻司喀耶
廿五　烏鵄爾司喀耶
廿四　拔來司科耶
十八　銕爾帖石
十五　枯士昆司喀耶
廿五　波爾益司喀耶
十六　別略作甫司科耶
十四　克拉司諾雅爾司克　過埜尼塞河，大省。
廿一　烏私楊諾勿司喀耶
十八　蘇荷弗司喀耶
十八　馬洛切木初克司喀耶
廿二　伊布流利司喀耶
十七　迦爾初布司喀耶
十六　科鋤立司喀耶
廿二　擢爾諾列成司喀耶
十六　楊魯汀納

十六　阿陳司克　過楮林河。其城有路赴米奴星。
十三　別諾雅爾司喀耶
十七　克拉斯諾列成司喀耶
卅一　博可奪力司喀耶
十六　博利灼耶擴舒
十八　亦塔特司喀耶
十七　勃洛蔑茹脫赤拿耶
十七　恰仁司喀
廿八　蘇士羅注
廿五　馬里迎司克　過幾亞河。
廿三　波得貢力擬飭拿耶
十六　秋免聶注
十二　別梨古立司喀耶
廿六　駁飭丹司喀耶
廿三　顆類完司喀
廿二　伊實木司喀
廿三　圖侖塔葉注
廿三　哈爾迭葉注
十五　仙米盧什乃耶
十　倭倮擬拿
十九　託穆司克

由伯雅爾至伊爾古慈克輪舟水程　過湖至黎士特注入安噶拉河。

九十　黎士特洼擬斤那耶
二十　塔里勤司喀耶
廿三　拔脫羅諾夫司喀耶
十八　伊爾古慈克

由託穆司克至裘冕輪舟水程　陸路即沿河行，冬日河水凍合，車馳冰上。

十二　別羅薄洛奪洼
十五　車爾泥力飭可洼
廿七　布實喀略洼
十一　卜拉幾納　以上託木河，以下倭別河。
廿六　喀爾納烏合洼
十五　尼顆力司科耶
二十　卑理納
十九　茹可洼
廿六　莫勒查諾倭
十五　烏私奇楮林司克耶
廿二　格里倭鹿池幾耶
十八　松古爾韋
廿三　幾倭斯幾尼
廿五　巴拉納可威
十三　諾倭伊里迎司科耶
廿七　柯爾拔佘洼
十三　託古爾司科耶

十六　蒲羅多赤乃耶
廿一　伊彎節乃
二十　毅節乃
十四　薩爾杜可威
十八　木枚佘威
二十　納絲幾擬
廿一　把拉別力司科耶
卅二　納琳
卅五　伊里納
四十七　柯拉司幾宜
廿二　唯爾赫涅克仄司科耶
三十　推木司科耶
十七　喀爾幾押茨克耶
廿八　穆拉瑣洼
二十　類木飭乃　即拉類木。
十三　唯爾赫涅拔擬乃
二十　既牟涅拔擬乃
十三　窪爾朵甫司幾
卅一　納飭乃
十六　唯爾赫涅龍拔果爾司幾
廿一　列格鋪噶力司幾
卅四　拖卑爾幾尼
十八　龍拔果爾司幾

十八　拉琳司幾
廿六　可勒拖郭爾司幾耶
卅二　岢擂木司幾耶
卅七　襪爾奪甫司幾
卅四　唯爾赫涅梅烟司幾
廿六　尼日里梅烟司幾
廿六　斜馬羅威
十八　薄古爾司幾耶
廿八　伊洼什幾尼
廿五　窪合甫司科耶
卅三　拚果限
廿九　阿哀木幾尼
卅四　涅倭耶洛幾尼
五十一　蘇爾姑特
七十　瑣爾幾納
卅七　敦德林司克耶
廿六　古實尼可洼
四十四　薩哈陵司克
卅四　叶黎雅爾司克耶
廿五　札勒可洼
卅四　沙卜深司克耶　以上倭別河。
六十六　薩馬羅波
卅三　倭涅烈洼

廿六　把齊亞羅洼
卅九　額烈把羅甫司克耶
卅六　雜倭金司克
十四　薩爾噶茨幾耶
卅二　秦噶林司幾耶
四十三　節尼什黍果甫司喀耶
卅一　穌波極納
廿一　額諾馬諾甫司科耶
廿七　荻穆演司科耶
廿八　猶洛甫司科
廿一　額諾罵羅洼
廿五　顆佘略洼
十五　烏洼特司科耶
二十　阿雷木司克耶
三十　諾倭耶
四十九　喀爾賓司克
二十　肥納朵洼
廿五　布倫宜可洼　以上伊爾推什河。
十七　唯諾古羅洼
廿三　拖波爾斯克　省會由此有舟至倭木司克。
廿三　喀拉遲納
廿九　枯塔爾畢得喀
廿一　拜喀羅甫司幾

廿六　拔槎裏納　以上在拖波爾河。
廿五　葉勿烈洼
廿四　猶熱可洼
廿三　薄可羅甫司克耶
十五　土布羅烏拉　以上在卑什麻河。
十六　索作諾甫司科耶
十四　薄爾果甫司克耶
十一　唯藜惹詣吶
廿三　裘冕　以上土拉河。

由拖波爾至倭穆司克輪舟水程　其陸路多沿河行，冬夏分注，蓋冬日冰合，車馳河中。

十七　索烈拿耶　入伊爾推什河。
十七　拔克帖野洼
廿一　頗果司特　冬廿五 夏廿七
廿一　圖拉埜洼
十四　杜博羅勿諾耶
廿　喀吞姑彝司克　冬十二 夏十五
廿　薩舲司克邪　冬二十 夏十五
廿　喀喇賅司克　冬二十 夏三十
廿　雜克倭自精司科耶　冬二十 夏卅四
三十　帖平金司克耶
三十　烏私奇益什木司克耶
二十　喀駟馬果甫司克耶

十九　烏特銘司克耶
十五　古拉諾甫司克耶
廿四　帖勿利司科耶
十二　拜壩合金司克耶
十八　大沙達坑斯克耶
十八　拔克舍耶洼
十八　台岑斯克耶
十六　熟合洼
廿三　自拉明斯科耶
二十　布塔果夫司科耶
廿九　他納
十九　顆爾涅洼
廿四　節烈霍洼
十七　蔑實顆洼
十八　達克枚疵克耶
十八　薄獵佘列成司科耶
廿五　摩幾爾乃耶
十七　殷噶林司克耶
十八　車爾諾倭節爾拿耶
二十　悉畢爾司克耶撒爾噶特卡
二十　薄洩爾司科撒爾噶特卡
十八　別接迎斯克耶
廿四　克拉斯諾牙爾斯特　小邨。

十七　古拉陳司科耶
廿八　倭穆司克
由倭穆司克至裘冕　此陸路。
廿六　古拉勤司克
十七　克拉司諾雅爾司克　小站。
廿八　蘇合弗司喀
十八　別梯佘弗司科耶
廿八　安德巒齊納
廿六　秋喀林司克　分二路，一至葉南司克。
廿三　喀勒馬可洼
廿二　克魯拖耶
九　葉爾作甫喀
二十　倭爾羅洼
廿五　喀梅審司科耶
廿三　阿巴茨克耶
廿二　圖什諾羅波洼
廿八　駁洛甫司科耶
十五　伊什木
十四　別自盧可洼
廿七　喀喇蘇利司科耶
廿八　郭雷什馬諾洼
十六　色威士都神司科

十七　烏私奇納珉司克耶
廿五　倭米勒斯科耶
廿二　窄佘尼瓦干司科
廿二　諾倭雜因漠司克
廿七　雜倭奪烏果甫司科耶
廿二　牙諾都羅甫
十九　羅馬諾洼
卅三　波干丁司克
廿九　裘冕
由恰克圖順界卡向西
卅二　納烏深司克耶
九　雜罕烏松司克
三十　拔秦司克
廿一　抑擢多益司克
十二　車木爾達耶甫司克
十七　葉樂堆司克
廿七　奪烈益司克耶
廿一　喀喇才司克
八　哈林司克
廿一　大奪烈益司克耶
十八　阿爾薩刻司克耶
廿六　接日

十六　哈米涅司克
二十　雜幾爾
十九　莫奪枯爾
廿一　薩拉雜爾金
四十　克盧掣甫斯科耶
十五　薄離灼耶布囉特
六十　烏魯顧節葉甫司克
五　都益
三十　佘木精斯科耶
廿五　泥羅洼
四十五　海金司克
六十五　諾林霍爾乖司克
七十五　倭金司克　在倭喀河上。其水入安喝拉。

由恰克圖順界卡向東

廿二　喀喇木司克
廿五　枯塔林司克
十二　枯塔力
廿二　沙拉果爾司克

又由枯塔林司克分一路

十四　伊彎諾甫克
廿二　沙拉果爾斯克

卅三　烏私奇倭爾盧格
十五　制金司克
百廿　綿金司克
一百　阿審精司克
五十　駁爾直甘司克
三十　吉爾肱司克
三十　布谷肱斯克
廿八　阿爾單斯克
卅一　欻蓮司克
十九　先噶盧喀
廿七　唯爾赫涅烏爾渾司克
十五　滿古特慈克
二十　巴爾提烏爾渾司克
廿五　烏渾司克
四　納拉松司克耶
卅五　幾爾畢飭乃耶
三　阿克深司克耶
十三　烏私奇土侖達耶甫司克
廿一　枯爾南任司克耶
廿一　吐魯郭耶甫司克
四十一　姑布海耶甫司克
廿二　雜蘇撒甫司克　以下向南。
卅一　古魯蘇達葉甫司克　向東。

四十二　誠覃司克
卅一　刻留撒甫司克耶
廿七　雜甘烏魯貢甫司克耶
阿巴該土耶甫在阿爾肱河上，南行四十里即達來諾爾湖
廿五　雜隱喀烏爾侖古耶甫
卅一　朔刻都益甫司克　上二站向南。
五十四　阿巴該土耶甫司喀
四十四　凱納蘇都耶甫司克
四十四　土羅耶甫司克
廿八　土塔羅楚魯海都耶甫
二十　諾倭楚魯海都耶甫
廿五　作落郭耶甫司克
二十　布領司克
十六　薄爾勤司克
十九　布勒都魯亦司克
二十　郭爾布諾注　有路通尼布楚。
十五　倭倮誠司克
廿三　阿爾肱司克耶
十　木納成司克耶
廿一　唯爾赫宜唯纍司克　有山。
廿五　尼日里唯纍司克
十一　巴書羅注

十五　達羅甫噶
十九　烏羅甫司科耶　以上向西北。
廿三　利士特唯義飭乃耶
廿七　果掣英司喀耶
廿二　熱葛奪成司喀耶
廿五　烏侖堪斯克耶
廿五　烏留畢納　又名金枯拉烏稱克耶。
四十五　奴金司克
六十　熱葛奪陳司克耶
四十五　烏私奇得烈諾赤乃耶
四　薄克羅甫司開耶
此驛在阿爾肱什爾喀入阿穆爾之處。
由外蒙古境克魯侖河上克魯侖城至聶爾琛司克　案：克魯侖有路直達張家口。聶爾琛即尼布楚。
百零七　蒙古界
四十　古魯蘇達葉甫司克　在巴倫塔烈河。
卅一　司他諾勤達茨克
十二　諾倭勤達茨克
廿三　巴爾節博爾勤司克
廿五　土爾金司克耶　在鄂倫河上。
卅五　諾倭薩拉乃斯克耶
十　尼日里薩拉乃司克耶
廿二　喀喇可撒爾司克爾

廿五　日金斯科耶
十五　馬喀羅洼
廿四　寫洛圖魯所洼
廿七　密爾撒諾洼
廿九　聶爾琛司克
出外蒙古由德林司克至赤塔向南　案：赤塔或譯曰乞圖，係雅拜噶爾省會。又案：德林界內即奎屯河。
四　唯爾赫涅烏爾渾司克
十五　蒙古茨克
二十　拔爾吉烏爾渾司克
廿五　烏爾渾司克
三十　脫克奪爾司克
廿五　阿克深司克耶　即阿克沙。
十三　烏私奇士侖達葉甫司克
卅五　烏私奇伊里迎司克耶　在鄂倫河上。
卅三　獨羅圖林司克耶
十八　伊里迎司克耶
十三　克留撒甫司克耶
十二　巴爾靖司克耶
二十　達拉松
卅三　得爾幾堆司科耶
二十　任比林司克耶
十五　圖裏拉薄倭諾特耶

廿三　馬果唯埜洼
十　克鹿勤司喀耶
九　烏私奇盧薄果甫司克耶
廿七　赤塔
由海葭崴至赤塔　案：海葭崴俄人名曰務拉的倭斯脫克。自此至哈巴羅夫是商路，自布拉郭唯式廛司克以下分冬夏二程，其夏路即輪舟水站，至施特烈勤司克止。
十九　波特果倮得乃耶
十三　烏格諾倭耶
十八　額烈飭諾耶
三十　拉自多利洛耶
十六　巴拉諾甫斯喀耶
十　綏芬司科耶　在綏芬河上。
十　尼果力司科耶
十四　米海洛甫司喀耶
廿九　格黎果里埜洼
十六　肆帖烈飭乃耶
廿五　鄭
十九　喀綿嘈波羅甫　以下繞新凱湖。
卅一　烈弗
卅二　珊塔協雜
廿九　益斯脫克松喀察　中俄界，臨湖。
三十　司坍齊牙諾蔑爾特烈吉

廿五　司坍齊牙諾蔑爾復脫洛耶
廿五　馬爾顆注　順松花江行。
廿三　步洩　烏蘇里河自此始。
八　米海洛復司喀耶　小邨。
八　尼果立司喀耶
廿六　伊里迎司喀耶
十三　克拉思諾雅爾司嘰
十二　格拉弗司嘰耶
二十　克拈熱斯嘰耶
廿一　克盧脫別烈日磊
二十　羅拔勤司克耶　大驛。
三十　尼日里米海洛夫司喀
廿二　尼日里尼果力斯克耶
十二　雜盧畢納
廿四　駁可羅甫司喀耶
廿五　果自羅注
廿四　侖剎可注
十四　唯得拏耶
十九　舍爾涅蔑且注
十三　且奪羅注耶
廿一　曰牛顆注
廿三　布奪郭司喀耶
廿三　顧且烈注

十五　得略合肆曰梯帖力
二十　車爾尼耶弗司嘰耶
二十　涅唯力司嘰耶

由曰爾赫涅四拔斯喀別一小路　向東北十三里逕達盧葛哇耶。

二十　喀雜皆曰飭
二十　哈爾薩果注　以上沿烏蘇里。
二十　哈巴羅夫　即伯力，爲俄東海濱省會。
二十　諾甫果倮茨克耶
廿五　尼日里肆拔司喀
二十　曰爾赫涅四拔斯喀
十七　雜別羅注
十二　盧葛哇耶
廿二　別得羅甫司喀耶
二十　倭自涅旋司克
廿六　葛羅微拏
十八　肆帖把諾注
十三　倭斯克烈旋司喀耶
廿四　米海洛西苗諾甫司喀
廿八　諾哇耶
十八　克注什儗納
十八　諾倭韲仄獵注
廿一　奪布拉耶

十二　拿幾駁注

廿五　卜吉納

二十　頁喀帖離諾尼果力司喀

十八　率由自乃耶

十八　波立喀爾薄甫喀

冬廿六 夏廿一　新堪

冬二十 夏廿六　朋別耶甫喀

冬廿二 夏廿五　吉春

冬二十 夏十九　拉叠甫喀

廿一　斯拖羅熱注耶

十五　巴什課注

十九　撒幾薄注

廿六　喀灑得幾拿

卅一　米海洛夫司喀耶

十八　伊諾坑切夫司喀耶

十九　斯果別爾茨拿

廿四　尼果立斯喀耶

廿三　古撒里亞諾甫喀

十八　扯思諾果注

十五　薄牙爾可注

卅三　肆掣復斯喀耶

二十　寬斯坦汀羅甫司喀耶

廿六　擬自綿那邪

廿五　涅倭熱達賴耶　與愛琿對岸。

廿一　士單切諾米爾撒爾韋

廿六　布拉郭唯式厘斯克　即阿木爾省會。

冬廿三 夏廿三　亦格拿且注　入黑龍江輪舟路。

冬廿一 夏廿一　葉喀接离諾甫司喀耶

冬廿六 夏廿六　庇辟可注

冬廿五 夏廿九　肆節拔諾注　又名蘇合提納。

冬廿八 夏廿七　步叶注

冬十六 夏十六　喀爾薩果注

冬廿九 夏廿二　西抹諾注

冬廿一 夏卅三　古馬爾司喀耶

冬廿六 夏廿一　阿烈三得諾甫喀

冬廿四 夏十八　烏薩果注

冬十四 夏十四　果笠撮注

冬廿二 夏廿七　阿諾朔注

冬廿九 夏廿二　雜嘎陽

冬廿一 夏十二　葉爾罵果注

冬廿五 夏廿四　古自涅撮注

冬廿五 夏十八　葛藟

冬廿三 夏十六　車爾尼葉注

冬廿七 夏廿八　倭力吉拿

冬廿四 夏十九　諾倭瓦噶羅注

冬廿三 夏三十　託勒補齊拿

冬廿二 夏廿九 別迦託洼

冬廿二 夏廿四 別烈梅幾納

冬十九 夏廿五 別塔諾洼

冬十九 夏十七 倭司克涅旋司科耶

冬十九 夏十七 阿爾巴秦 即雅克薩。

冬三十 夏卅二 倭爾羅洼

冬卅五 夏卅三 肆威爾別埜洼

冬卅六 夏卅七 肆幾布涅洼

冬廿七 夏廿九 亦格拿幾諾

冬廿八 夏卅六 阿馬仄兒

冬卅四 夏卅六 波可洛夫司喀耶 在阿爾肱什爾喀合處。

冬廿八 夏卅 烏確司乃耶

冬廿三 夏廿三 波倭倮得乃耶

冬廿一 夏十九 喀拉干司喀耶

冬 夏廿六 寫烈布連司喀耶

冬廿八 夏三十 察索洼耶

冬二十 夏十八 掌波林司喀耶

冬十九 夏二十 倭斯克烈旋司科耶

冬廿七 夏廿二 郭爾卑成斯克耶

冬廿二 夏廿一 烏斯奇擢爾乃邪

冬廿一 夏廿二 盧然金司喀耶

冬十 夏 烏私奇喀喇

冬十六 夏 什爾幾諾

冬廿五 夏 駁堆

冬廿二 夏廿五 烏堆成司喀耶

冬十九 夏廿一 落梅

冬廿四 夏廿五 施特烈勤司克 至此遵陸。

十九 節流侖司喀

三十 古顏司科耶

廿四 尼日里克留掣弗司喀耶

二十 聶爾琛司克

廿九 米爾灑諾洼

廿四 喀雜諾弗斯科耶

廿八 拉茨麻合甯司喀耶

廿四 噶勒齊納

廿九 克涅齊別烈郭洼耶

廿四 凱撻羅弗司喀耶

卅六 潑倭倮特拿耶

廿三 馬可唯也洼

十 闊盧成斯喀耶

九 烏私奇克魯薄郭弗司喀

廿七 赤塔

由琿春至拉自多利洛耶 與前路合，此商路。

四十 諾倭畿耶甫司克 連直開庚奴界。

二十 郭拉特可洼

廿四	咧雜洛洼
十一	阿的密
五	司拉完司喀耶
十七	車爾喀司喀耶
廿三	噶迦烈洼
廿一	什可脫洼
二十	彝薩葉洼
十八	烏格諾倭耶
九	幾格諾倭耶
廿九	拉自多利洛耶

出甯古塔過江至肆帖烈飭乃耶　與前路合，此亦商路。

百五十	波爾塔夫司克
五	法帙頁甫司克
四十五	巴拉諾甫司克
十二	播固司納甫司克
十五	聶斯帖洛甫司克
卅五	肆帖烈飭乃耶

由赤塔至唯爾赫涅烏金司克　與前由恰克圖赴託穆司克路之穆惺納驛合。

廿一	車爾諾洼
十八	奪目諾刻留掣甫司喀
廿六	別克烈彌設勿司喀
卅二	昆金司科耶
三十	悅爾什諾烏金司克耶
廿一	奪木乃耶　又名韃韃爾司科耶。
廿七	烏克里司科
廿一	薄格羅明司喀耶
廿六	薄別烈赤乃耶
廿七	格獵得斯喀耶
卅一	倭甯司科耶
十五	古爾司科
廿七	塔巴哈台司科耶
廿四	呑格羅波勿達士科耶
廿六	古爾頻司科耶
卅三	倭諾霍益司科耶
卅四	唯爾赫涅烏金司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大典　历史地理　域外分典　二
作者=《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编纂
页数=1875
SS号=12739490
出版日期=2004.01
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